四部備要

中華書局輯刊

四部備要

第四六册

中華書局
中國書店
影印

本書據中華書局1936年版影印

四部備要
（第四六册）
中華書局編
•
中華書局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號）
中華書局
中國書店
影印發行
北京新興膠印廠印刷
•
787×1092毫米 1/16 62印張
1989年3月第1版 1989年3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印數 0001－500 册
（64）

說苑序

南豐曾鞏

劉向所序說苑二十篇崇文總目云今存者五篇餘皆亡臣從士大夫間得之者十有五篇與舊爲二十五篇正其脫謬疑者闕之而敘其目曰向采傳記百家所載行事之迹以爲此書奏之欲以爲法戒然其所取或有不當於理故不得而不論也夫學者之於道非知其大略之難也知其精微之際固難矣孔子之徒三千其顯者七十二人皆高世之材也然獨稱顏氏之子其殆庶幾乎及回死又以爲無好學者而回亦稱夫子曰仰之彌高鑽之彌堅子貢又以謂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則其精微之際固難知久矣是以取舍不能無失於其間也故曰學然後知不足豈虛言哉向之學博矣其著書及建言尤欲有爲於世忘其枉己而爲之者有矣何其徇物者多而自爲者少也蓋古之聖賢非不欲有爲也然而曰求之有道得之有命故孔子所至之邦必聞其政而子貢以謂非夫子之求之也豈不求之有道哉子曰道之將行也歟命也道之將廢也歟命也豈不得之有命哉令向知出此安於行止以彼其志能擇其所學以盡乎精微則其所至未可量也是以夫子稱古之學者爲己孟子稱君子欲其自得之自得之則取諸左右逢其原豈汲汲於外哉向之得失如此亦學者之戒也故見之敘論令讀其書者知考而擇之也然向數困於讒而不改其操與夫患失者異矣可謂有志者也

目錄

卷第一　君道　卷第二　臣術
卷第三　建本　卷第四　立節
卷第五　貴德　卷第六　復恩
卷第七　政理　卷第八　尊賢
卷第九　正諫　卷第十　敬慎
卷十一　善說　卷十二　奉使
卷十三　權謀　卷十四　至公
卷十五　指武　卷十六　叢談
卷十七　雜言　卷十八　辨物
卷十九　修文　卷二十　反質

護左都水使者光祿大夫臣向言所校中書說苑雜事及臣向書民間書誣校讎其事類衆多章句相溷或上下謬亂難分別次序除去與新序復重者其餘者淺薄不中義理別集以爲百家後令以類相從一一條別篇目更以造新事十萬言以上凡二十篇七百八十四章號曰新苑皆可觀臣向昧死

說苑卷第一

君道

晉平公問於師曠曰人君之道如何對曰人君之道清淨無爲務在博愛趨在任賢廣開耳目以察萬方不固溺於流俗不拘繫於左右廓然遠見踔然獨立屢省考績以臨臣下此人君之操也平公曰善

齊宣王謂尹文曰人君之事何如尹文對曰人君之事無爲而能容下夫事寡易從法省易因故民不以政獲罪也大道容衆大德容下聖人寡爲而天下理矣書曰睿作聖詩人曰岐有夷之行子孫其保之宣王曰善

成王封伯禽爲魯公召而告之曰爾知爲人上之道乎凡處尊位者必以敬下順德規諫必開不諱之門蹲節安靜以藉之諫者勿振以威毋格其言博采其辭乃擇可觀夫有文無武無以威下有武無文民畏不親文武俱行威德乃成既成威德民親以服清白上通巧佞下塞諫者得進忠信乃畜伯禽再拜受命而辭

陳靈公行僻而言失泄冶曰陳其亡矣吾驟諫君君不吾聽而愈失威儀夫上之化下猶風靡草東風則草靡而西西風則草靡而東在風所由而草爲之靡是故人君之動不可不慎也夫樹曲木者惡得直影人君不直其行不敬其言者未有能保帝王之號垂顯令之名者也易曰夫君子居其室出其言善則千里之外應之況其邇者乎居其室出其言不善則千里之外違之況其邇者乎言出於身加於民行發乎邇見乎遠言行君子之樞機樞機之發榮辱之主君子之所以動天地可不慎乎天地動而萬物變化詩曰慎爾出話敬爾威儀無不柔嘉此之謂也今君不是之慎而縱恣焉不亡必弑靈公聞之以泄冶爲妖言而殺之後果弑於徵舒

魯哀公問於孔子曰吾聞君子不博有之乎孔子對曰有之哀公曰何爲其不博也孔子對曰爲其有二乘哀公曰有二乘則何爲不博也孔子對曰爲行惡道也哀公懼焉有間曰若是乎君子之惡惡道之甚也孔子對曰惡惡道不能甚則其好善道亦不能甚好善道不能甚則百姓之親之也亦不能甚詩云未見君子憂心惙惙亦既見止亦既覯止我心則悅詩之好善道之甚也如此哀公曰善哉吾聞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惡微孔子吾焉聞斯言也哉

河間獻王曰堯存心於天下加志於窮民痛萬姓之罹罪憂衆生之不遂也有一民飢則曰此我飢之也有一人寒則曰此我寒之也一民有罪則曰此我陷之也仁昭而義立德博而化廣故不賞而民勸不罰而民治先恕而後教是堯道也當舜之時有苗氏不服其所以不服者大山在其南殿山在其北左洞庭之波右彭蠡之川用此險也所以不服禹欲伐之舜不許曰諭教猶未竭也究諭教焉而有苗氏請服天下聞之皆非禹之義而歸舜

之德

周公踐天子之位布德施惠遠而逾明十二牧方三人出舉遠方之民有飢寒而不得衣食者有獄訟而失職者有賢才而不舉者以入告乎天子天子於其君之朝也揖而進之曰意朕之政教有不得者與何其所臨之民有飢寒不得衣食者有獄訟而失職者有賢才而不舉者也其君歸也乃召其國大夫告用天子之言百姓聞之皆喜曰此誠天子也何居之深遠而見我之明也豈可欺哉故牧者所以辟四門明四目達四聰也是以近者親之遠者安之詩曰柔遠能邇以定我王此之謂矣

河間獻王曰禹稱民無食則我不能使也功成而不利於人則我不能勸也故疏河以導之鑿江通於九派灑五湖而定東海民亦勞矣然而不怨苦者利歸於民也

禹出見罪人下車問而泣之左右曰夫罪人不順道故使然焉君王何為痛之至於此也禹曰堯舜之人皆以堯舜之心為心今寡人為君也百姓各自以其心為心是以痛之也書曰百姓有罪在予一人

虞人與芮人質其成於文王入文王之境則見其人民之讓為士大夫入其國則見其士大夫讓為公卿二國者相謂曰其人民讓為士大夫其士大夫讓為公卿然則此其君亦讓以天下而不居矣二國者未見文王之身而讓其所爭以為閒田而反孔子曰大哉文王之道乎其不可加矣不動而變無為而成敬慎恭己而虞芮自平故書曰惟文王之敬忌此之謂也

成王與唐叔虞燕居剪梧桐葉以為珪而授唐叔虞曰余以此封汝唐叔虞喜以告周公周公以請曰天子封虞耶成王曰余一與虞戲也周公對曰臣聞之天子無戲言言則史書之工誦之士稱之於是遂封唐叔虞於晉周公旦可謂善說矣一稱而成王益重言明愛弟之義有輔王室之固當堯之時舜為司徒契為司馬禹為司空后稷為田疇夔為樂正倕為工師伯夷為秩宗皐陶為大理益掌敺禽堯體力便巧不能為一焉堯為君而九子為臣其何故也堯知九職之事使九子者各受其事皆勝其任以成九功堯遂成厥功以王天下是故知人者主道也知事者臣道也王道知人臣道知事毋亂舊法而天下治矣

湯問伊尹曰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知之有道乎伊尹對曰昔者堯見人而知舜任人然後知禹以成功舉之夫三君之舉賢皆異道而成功然尚有失者況無法度而任己直意用人必大失矣故君使臣自貢其能則萬一之不失矣王者何以選賢夫王者得賢材以自輔然後治也雖有堯舜之明而股肱不備則主恩不流化澤不行故明君在上慎於擇士務於求賢設四佐以自輔有英俊以治官尊其爵重其祿賢者進以顯榮罷者退而勞力是以主無遺憂下無邪慝百官能治臣下樂職恩流羣生潤澤草木昔者虞舜左禹右

臯陶不下堂而天下治此使能之効也
武王問太公曰舉賢而以危亡者何也太公曰舉賢而不用是有舉賢之名而不得真賢之實也武王曰其失安在太公望曰其失在君好用小善而已不得真賢也武王曰好用小善者何如太公曰君好聽譽而不惡讒也以非賢爲賢以非善爲善以非忠爲忠以非信爲信其君以譽爲功以毀爲罪有功者不賞有罪者不罰多黨者進少黨者退是以羣臣比周而蔽賢百吏羣黨而多姦忠臣以誹死於無罪邪臣以譽賞於無功其國見於危亡武王曰善吾今日聞誹譽之情矣
武王問太公曰得賢敬士或不能以爲治者何也太公對曰不能獨斷以人言斷者殃也武王曰何爲以人言斷太公對曰不能定所去以人言去不能定所取以人言取不能定所爲以人言爲不能定所罰以人言罰不能定所賞以人言賞賢者不必用不肖者不必退而士不必敬武王曰善其爲國何如太公對曰其爲人惡聞其情而喜聞人之情惡聞其惡而喜聞人之惡是以不必治也武王曰善
齊桓公問於甯戚曰筦子今年老矣爲棄寡人而就世也吾恐法令不行人多失職百姓疾怨國多盜賊吾何如而使姦邪不起民足衣食乎甯戚對曰要在得賢而任之桓公曰得賢奈何甯戚對曰開其道路察而用之尊其位重其祿顯其名則天下之士騷然舉足而至矣桓公曰既以舉賢士而用之矣微夫子幸而臨之則未有布衣屈奇之士踵門而求見寡人者甯戚對曰是君察之不明舉之不顯而用之疑官之卑祿之薄也且夫國之所以不得士者有五阻焉主不好士諂諛在旁一阻也言便事者未嘗見用二阻也壅塞掩蔽必因近習然後見察三阻也訊獄詰窮其辭以法過之四阻也執事適欲擅國權命五阻也去此五阻則豪俊並興賢智來處五阻不去則上蔽吏民之情下塞賢士之路是故明王聖主之治若夫江海無不受故長爲百川之主明王聖君無不容故安樂而長久因此觀之則安主利人者非獨一士也桓公曰善吾將著夫五阻以爲戒本也
齊景公問於晏子曰寡人欲從夫子而善齊國之政對曰嬰聞之國具官而后政可善景公作色曰齊國雖小則何爲不具官乎對曰此非臣之所復也昔先君桓公身體墮懈辭令不給則隰朋侍左右多過刑罰不中則弦章侍居處肆縱左右懾畏則東郭牙侍田野不修人民不安則甯戚侍軍吏怠戎士偷則王子成父侍德義不中信行衰微則筦子侍先君能以人之長續其短以人之厚補其薄是以辭令窮遠而不逆兵加於有罪而不頓是故諸侯朝其德而天子致其胙今君之失多矣未有一士以聞者也故曰未具景公曰善吾聞高繚與夫人游寡人請見之晏子曰臣聞爲地戰者不能成王爲祿仕者不能成政若高繚與嬰爲兄弟久矣未嘗干嬰之過補嬰之闕特祿仕之臣也何

足以補君

燕昭王問於郭隗曰寡人地狹人寡齊人削取八城匈奴驅馳樓煩之下以孤之不肖得承宗廟恐危社稷存之有道乎郭隗曰有然恐王之不能用也昭王避席願請聞之郭隗曰帝者之臣其名臣也其實師也王者之臣其名臣也其實友也霸者之臣其名臣也其實賓也危國之臣其名臣也其實虜也今王將東面目指氣使以求臣則廝役之材至矣南面聽朝不失揖讓之禮以求臣則人臣之材至矣西面等禮相亢下之以色不乘勢以求臣則朋友之材至矣北面拘指逡巡而退以求臣則師傅之材至矣如此則上可以王下可以霸唯王擇焉燕王曰寡人願學而無師郭隗曰王誠欲興道隗請爲天下之士開路於是燕王常置郭隗上坐南面居三年蘇子聞之從周歸燕鄒衍聞之從齊歸燕樂毅聞之從趙歸燕屈景聞之從楚歸燕四子畢至果以弱燕幷強齊夫燕齊非均權敵戰之國也所以然者四子之力也詩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此之謂也

楚莊王既服鄭伯敗晉師將軍子重三言而不當莊王歸過申侯之邑申侯進飯日中而王不食申侯請罪莊王喟然歎曰吾聞之其君賢者也而又有師者王其君中君也而又有師者霸其君下君也而羣臣又莫若君者亡今我下君也而羣臣又莫若不穀不穀恐亡且世不絕聖國不絕賢天下有賢而我獨不得若吾生者何以食爲故戰服大國義從諸侯戚然憂恐聖知不在乎身自惜不肖思得賢佐日中忘飯可謂明君矣

明主者有三懼一曰處尊位而恐不聞其過二曰得意而恐驕三曰聞天下之至言而恐不能行何以識其然也越王勾踐與吳人戰大敗之兼有九夷當是時也南面而立近臣三遠臣五令羣臣曰聞吾過而不告者其罪刑此處尊位而恐不聞其過者也昔者晉文公與楚人戰大勝之燒其軍火三日不滅文公退而有憂色侍者曰君大勝楚今有憂色何也文公曰吾聞能以戰勝而安者其唯聖人乎若夫詐勝之徒未嘗不危也吾是以憂此得意而恐驕也昔齊桓公得筦仲隰朋辯其言說其義正月之朝令具太牢進之先祖桓公西面而立筦仲隰朋東面而立桓公贊曰自吾得聽二子之言吾目加明耳加聰不敢獨擅願薦之先祖此聞天下之至言而恐不能行者也

齊景公出獵上山見虎下澤見蛇歸召晏子而問之曰今日寡人出獵上山則見虎下澤則見蛇殆所謂之不祥也晏子曰國有三不祥是不與焉夫有賢而不知一不祥知而不用二不祥用而不任三不祥也所謂不祥乃若此者也今上山見虎虎之室也下澤見蛇蛇之穴也如虎之室如蛇之穴而見之曷爲不祥也

楚莊王好獵大夫諫曰晉楚敵國也楚不謀晉晉必謀楚今王無乃耽於樂乎王曰吾獵將以求士也其榛藂刺虎豹者吾是以知其勇也其攫犀搏

兕者吾是以知其勁有力也罷田而分所得吾是以知其仁也因是道也而得三士焉楚國以安故曰苟有志則無非事者此之謂也

湯之時大旱七年雒坼川竭煎沙爛石於是使人持三足鼎祝山川教之祝曰政不節耶使人疾耶苞苴行耶讒夫昌耶宮室營耶女謁盛耶何不雨之極也蓋言未已而天大雨故天之應人如影之隨形響之効聲者也詩云上下奠瘞靡神不宗言疾旱也

殷太戊時有桑穀生於庭昏而生比旦而拱史請卜之湯廟太戊從之卜者曰吾聞之祥者福之先者也見祥而爲不善則福不生殃者禍之先者也見殃而能爲善則禍不至於是乃早朝而晏退問疾弔喪三日而桑穀自亡

高宗者武丁也高而宗之故號高宗成湯之後先王道缺刑法違犯桑穀俱生乎朝七日而大拱武丁召其相而問焉其相曰吾雖知之吾弗得言也聞諸祖己桑穀者野草也而生於朝意者國亡乎武丁恐駭飭身修行思先王之政興滅國繼絕世舉逸民明養老三年之後蠻夷重譯而朝者七國此之謂存亡繼絕之主是以高而尊之也

宋大水魯人弔之曰天降淫雨谿谷滿盈延及君地以憂執政使臣敬弔宋人應之曰寡人不佞齋戒不謹邑封不修使人不時天加以殃又遺君憂拜命之辱君子聞之曰宋國其庶幾乎問曰何謂也曰昔者夏桀殷紂不任其過其亡也忽焉成湯文武知任其過其興也勃焉夫過而改之是猶不過也故曰其庶幾乎宋人聞之夙興夜寐早朝晏退弔死問疾戮力宇內三年歲豐政平嚮使宋人不聞君子之語則年穀未豐而國未寧詩曰佛時仔肩示我顯德行此之謂也

楚昭王有疾卜之曰河爲祟大夫請用三牲焉王曰止古者先王割地制土祭不過望江漢雎漳楚之望也禍福之至不是過也不穀雖不德河非所獲罪也遂不祭焉仲尼聞之曰昭王可謂知天道矣其不失國宜哉

楚昭王之時有雲如飛鳥夾日而飛三日昭王患之使人乘馹東而問諸太史州黎州黎曰將虐於王身以令尹司馬說焉則可令尹司馬聞之宿齋沐浴將自以身禱之焉王曰止楚國之有不穀也由身之有匈脇也其有令尹司馬也由身之有股肱也匈脇有疾轉之股肱庸爲去是人也

邾文公卜徙於繹史曰利於民不利於君君曰苟利於民寡人之利也天生蒸民而樹之君以利之也民既利矣孤必與焉侍者曰命可長也君胡不爲君曰命在牧民死之短長時也民苟利矣吉孰大焉遂徙於繹

楚莊王見天不見妖而地不出孽則禱於山川曰天其忘予歟此能求過於天必不逆諫矣安不忘危故能終而成霸功焉

湯曰藥食先甞於卑然後至於貴藥言先獻於貴然後聞於卑故藥食甞乎卑然後至乎貴教也藥

言獻於貴然後聞於卑道也故使人味食然後食者其得味也多使人味言然後聞言者其得言也少是以明上之言必自他聽之必自他聞之必自他擇之必自他取之必自他聚之必自他藏之必自他行之故道以數取之爲明以數行之爲章以數施之萬物爲藏是故求道者不以目而以心取道者不以手而以耳

楚文王有疾告大夫曰筦饒犯我以義違我以禮與處不安不見不思然吾有得焉必以吾時爵之申侯伯吾所欲者勸我爲之吾所樂者先我行之與處則安不見則思然吾有喪焉必以吾時遣之大夫許諾乃爵筦饒以大夫贈申侯伯而行之申侯伯將之鄭王曰必戒之矣而爲人也不仁而欲得人之政毋以之魯衛宋鄭不聽遂之鄭三年而得鄭國之政五月而鄭人殺之

趙簡子與欒激遊將沉於河曰吾嘗好聲色矣而欒激致之吾嘗好宮室臺榭矣而欒激爲之吾嘗好良馬善御矣而欒激求之今吾好士六年矣而欒激未嘗進一人是進吾過而黜吾善也

或謂趙簡子曰君何不更乎簡子曰諾左右曰君未有過何更君曰吾謂是諾未必有過也吾將求以來諫者也今我却之是却諫者諫者必止我過無日矣

韓武子田獸已聚矣田車合矣傳來告曰晉公薨武子謂欒懷子曰子亦知吾好田獵也獸已聚矣田車合矣吾可以卒獵而後弔乎懷子對曰范氏之亡也多輔而少拂今臣於君輔也畾於君拂也君胡不問於畾也武子曰盈而欲拂我乎而拂我矣何必畾哉遂輟田

師經鼓琴魏文侯起舞賦曰使我言而無見違師經援琴而撞文侯不中中旒潰之文侯謂左右曰爲人臣而撞其君其罪如何左右曰罪當烹提師經下堂一等師經曰臣可一言而死乎文侯曰可師經曰昔堯舜之爲君也唯恐言而人不違桀紂之爲君也唯恐言而人違之臣撞桀紂非撞吾君也文侯曰釋之是寡人之過也懸琴於城門以爲寡人符不補旒以爲寡人戒

齊景公游於蔞聞晏子卒公乘輿素服馹而驅之自以爲遲下車而趨知不若車之速則又乘比至於國者四下而趨行哭而往矣至伏屍而號曰子大夫日夜責寡人不遺尺寸寡人猶且淫泆而不收怨罪重積於百姓今天降禍於齊國不加寡人而加夫子齊國之社稷危矣百姓將誰告矣

晏子沒十有七年景公飲諸大夫酒公射出質堂上唱善若出一口公作色太息播弓矢弦章入公曰章自吾失晏子於今十有七年未嘗聞吾過不善今射出質而唱善者若出一口弦章對曰此諸臣之不肖也知不足以知君之不善勇不足以犯君之顏色然而有一焉臣聞之君好之則臣服之君嗜之則臣食之夫尺蠖食黃則其身黃食蒼則其身蒼君其猶有諂人言乎公曰善今日之言章爲君我爲臣是時海人入魚公以五十乘賜弦章

歸魚乘塞塗撫其御之手曰曩之唱善者皆欲若魚者也昔者晏子辭賞以正君故過失不掩今諸臣諂諛以干利故出質而唱善如出一口今所輔於君未見於衆而受若魚是反晏子之義而順諂諛之欲也固辭魚不受君子曰弦章之廉乃晏子之遺行也

夫天之生人也蓋非以爲君也天之立君也蓋非以爲位也夫爲人君行其私欲而不顧其人是不承天意忘其位之所以宜事也如此者春秋不予能君而夷狄之鄭伯惡一人而兼棄其師故有夷狄不君之辭人主不以此自省惟既以失實心奚因知之故曰有國者不可以不學春秋此之謂也

齊人弑其君魯襄公援戈而起曰孰臣而敢殺其君乎師懼曰夫齊君治之不能任之不肖縱一人之欲以虐萬夫之性非所以立君也其身死自取之也今君不愛萬夫之命而傷一人之死奚其過也其臣已無道矣其君亦不足惜也

孔子曰文王似元年武王似春王周公似正月文王以王季爲父以太任爲母以太姒爲妃以武王周公爲子以泰顛閎夭爲臣其本美矣武王正其身以正其國正其國以正天下伐無道刑有罪一動天下正其事正矣春致其時萬物皆及生君致其道萬人皆及治周公戴己而天下順之其誠至矣

尊君卑臣者以勢使之也夫勢失則權傾故天子失道則諸侯尊矣諸侯失政則大夫起矣大夫失官則庶人興矣由是觀之上不失而下得者未嘗有也

孔子曰夏道不亡商德不作商德不亡周德不作周德不亡春秋不作春秋作而後君子知周道亡也故上下相虧也猶水火之相滅也人君不可不察而大盛其臣下此私門盛而公家毀也人君不察焉則國家危殆矣筦子曰權不兩錯政不二門故曰脛大於股者難以步指大於臂者難以把本小末大不能相使也

司城子罕相宋謂宋君曰國家之危定百姓之治亂在君行之賞罰也賞當則賢人勸罰得則姦人止賞罰不當則賢人不勸姦人不止姦邪比周欺上蔽主以爭爵祿不可不愼也夫賞賜讓與者人之所好也君自行之刑罰殺戮者人之所惡也臣請當之君曰善子主其惡寡人行其善吾知不爲諸侯笑矣於是宋君行賞賜而與子罕刑罰國人知刑戮之威專在子罕也大臣親之百姓附之居期年子罕逐其君而專其政故曰無弱君而强大夫老子曰魚不可脫於淵國之利器不可以借人此之謂也

臣術

人臣之術順從而復命無所敢專義不苟合位不苟尊必有益於國必有補於君故其身尊而子孫保之故人臣之行有六正六邪行六正則榮犯六邪則辱夫榮辱者禍福之門也何謂六正六邪六正者一曰萌芽未動形兆未見昭然獨見存亡之幾得失之要預禁乎不然之前使主超然立乎顯榮之處天下稱孝焉如此者聖臣也二曰虛心白意進善通道勉主以禮義諭主以長策將順其美匡救其惡功成事立歸善於君不敢獨伐其勞如此者良臣也三曰卑身賤體夙興夜寐進賢不解數稱於往古之德行事以厲主意庶幾有益以安國家社稷宗廟如此者忠臣也四曰明察幽見成敗早防而救之引而復之塞其間絶其源轉禍以爲福使君終以無憂如此者智臣也五曰守文奉法任官職事辭祿讓賜不受贈遺衣服端齊飲食節儉如此者貞臣也六曰國家昏亂所爲不諛然而敢犯主之顏面言主之過失不辭其誅身死國安不悔所行如此者直臣也是爲六正也六邪者一曰安官貪祿營於私家不務公事懷其智藏其能主飢於論渴於策猶不肯盡節容容乎與世沉浮上下左右觀望如此者具臣也二曰主所言皆曰善主所爲皆曰可隱而求主之所好卽進之以快主耳目偷合苟容與主爲樂不顧其後害如此者諛臣也三曰中實頗險外容貌小謹巧言令色又心嫉賢所欲進則明其美而隱其惡所欲退則明其過而匿其美使主妄行過任賞罰不當號令不行如此者姦臣也四曰智足以飾非辯足以行說反言易辭而成文章內離骨肉之親外妬亂朝廷如此者讒臣也五曰專權擅勢持招國事以爲輕重於私門成黨以富其家又復增加威勢擅矯主命以自貴顯如此者賊臣也六曰諂言以邪墜主不義朋黨比周以蔽主明入則辯言好辭出則更復異其言語使白黑無別是非無間伺候可推因而附然使主惡布於境內聞於四隣如此者亡國之臣也是謂六邪賢臣處六正之道不行六邪之術故上安而下治生則見樂死則見思此人臣之術也

湯問伊尹曰三公九卿大夫列士其相去何如伊尹對曰三公者知通於大道應變而不窮辯於萬物之情通於天道者也其言足以調陰陽正四時節風雨如是者舉以爲三公故三公之事常在於道也九卿者不失四時通於溝渠修堤防樹五穀通於地里者也能通不能通能利不能利如此者舉以爲九卿故九卿之事常在於德也大夫者出入與民同衆取去與民同利通於人事行猶舉繩不傷於言言之於世不害於身通於關梁實於府庫如是者舉以爲大夫故大夫之事常在於仁也列士者知義而不失其心事功而不獨專其賞忠正彊諫而無有姦詐去私立公而言有法度如是者舉以爲列士故列士之事常在於義也故道德

仁義定而天下正凡此四者明王臣而不臣湯曰何謂臣而不臣伊尹對曰君之所不名臣者四諸父臣而不名諸兄臣而不名先王之臣臣而不名盛德之士臣而不名是謂大順也

湯問伊尹曰古者所以立三公九卿大夫列士者何也伊尹對曰三公者所以參五事也九卿者所以參三公也大夫者所以參九卿也列士者所以參大夫也故參而有參是謂事宗事宗不失外內若一

子貢問孔子曰今之人臣孰為賢孔子曰吾未識也往者齊有鮑叔鄭有子皮賢者也子貢曰然則齊無管仲鄭無子產乎子曰賜汝徒知其一不知其二汝聞進賢為賢耶用力為賢耶子貢曰進賢為賢子曰然吾聞鮑叔之進管仲也聞子皮之進子產也未聞管仲子產有所進也

魏文侯且置相召李克而問焉曰寡人將置相置於季成子與翟觸我孰置而可李克曰臣聞之賤不謀貴外不謀內踈不謀親臣者踈賤不敢聞命文侯曰此國事也願與先生臨事而勿辭李克曰君不察故也可知矣貴視其所舉富視其所與貧視其所不取窮視其所不為由此觀之可知矣文侯曰先生出矣寡人之相定矣李克出過翟黃翟黃問曰吾聞君問相於先生未知果孰為相李克曰季成子為相翟黃作色不悅曰觸失望於先生李克曰子何遽失望於我我於子之君也豈與我比周而求大官哉君問相於我臣對曰君不察故也貴視其所舉富視其所與貧視其所不取窮視其所不為由此觀之可知也君曰出矣寡人之相定矣以是知季成子為相翟黃不悅曰觸何遽不為相乎西河之守觸所任也計事內史觸所任也王欲攻中山吾進樂羊無使治之臣吾進先生無使傅其子吾進屈侯鮒觸何負於季成子李克曰不如季成子季成子食采千鍾什九居外一居中是以東得卜子夏田子方段干木彼其所舉人主之師也子之所舉人臣之才也翟黃迮然而慙曰觸失對於先生請自修然後學言未卒而左右言季成子立為相矣於是翟黃默然變色內慙不敢出三月也

楚令尹死景公遇成公乾曰令尹將焉歸成公乾曰殆於屈春乎景公怒曰國人以為歸於我成公乾曰子資少屈春資多子義獲天下之至憂也而子以為友鳴鶴與芻狗其知甚少而子玩之鴟夷子皮日侍於屈春損頗為友二人者之智足以為令尹不敢專其智而委之屈春故曰政其歸於屈春乎

田子方渡西河造翟黃翟黃乘軒車載華蓋黃金之勒約鎮簟席如此者其駟八十乘子方望之以為人君也道狹下抵車而待之翟黃至而睹其子方也下車而趨自投下風曰觸田子方曰子與吾嚮者望子疑以為人君也子至而人臣也將何以至此乎翟黃對曰此皆君之所以賜臣也積三十歲故至於此時以閑暇祖之曠野正逢先生子方

曰何子賜車轝之厚也翟黃對曰昔者西河無守臣進吳起而西河之外寧鄰無令臣進西門豹而魏無趙患酸棗無令臣進北門可而魏無齊憂魏欲攻中山臣進樂羊而中山拔魏無使治之臣臣進李克而魏國大治是以進此五大夫者爵祿倍以故至於此子方曰可子勉之矣魏國之相不去子而之他矣翟黃對曰君母弟有公孫季成者進子夏而君師之進段干木而君友之進先生而君敬之彼其所進師也友也所敬者也臣之所進者皆守職守祿之臣也何以至魏國相乎子方曰吾聞身賢者賢也能進賢者亦賢也子之五舉者盡賢子勉之矣子終其次矣

齊威王遊於瑤臺成侯卿來奏事從車羅騎甚衆王望之謂左右曰來者何爲者也左右曰成侯卿也王曰國至貧也何出之盛也左右曰與人者有以責之也受人者有以易之也王試問其說成侯卿至上謁曰忌也王不應又曰忌也王不應又曰忌也王曰國至貧也何出之盛也成侯卿曰赦其死辠使臣得言其說王曰諾對曰忌舉田居子爲西河而秦梁弱忌舉田解子爲南城而楚人抱羅綺而朝忌舉黔涿子爲冥州而燕人給牲趙人給盛忌舉田種首子爲卽墨而於齊足究忌舉北郭刁勃子爲大士而九族益親民益富舉此數良人者王枕而臥耳何患國之貧哉

秦穆公使賈人載鹽徵諸賈人賈人買百里奚以五羖羊之皮使將車之秦秦穆公觀鹽見百里奚牛肥曰任重道遠以險而牛何以肥也對曰臣飲食以時使之不以暴有險先後之以身是以肥也穆公知其君子也令有司具沐浴爲衣冠與坐公大悅異日與公孫支論政公孫支大不寧曰君耳目聰明思慮審察君其得聖人乎公曰然吾悅夫奚之言彼類聖人也公孫支遂歸取鴈以賀曰君得社稷之聖臣敢賀社稷之福公不辭再拜而受明日公孫支乃致上卿以讓百里奚曰秦國處僻民陋以愚無知危亡之本也臣自知不足以處其上請以讓之公不許公孫支曰君不用賓相而得社稷之聖臣君之祿也臣見賢而讓之臣之祿也今君既得其祿矣而使臣失祿可乎請終致之公不許公孫支曰臣不肖而處上位是君失倫也不肖失倫臣之過進賢而退不肖君之明也今臣處位廢君之德而逆臣之行也臣將逃公乃受之故百里奚爲上卿以制之公孫支爲次卿以佐之也

趙簡主從晉陽之邯鄲中路而止引車吏進問君何爲止簡主曰董安于在後吏曰此三軍之事也君奈何以一人留三軍也簡主曰諾驅之百步又止吏將進諫董安于適至簡主曰秦道之與晉國交者吾忘令人塞之董安于曰此安于之所爲後也簡主曰官之寶璧吾忘令人載之對曰此安于之所爲後也簡主曰行人燭過年長矣言未嘗不爲晉國法也吾行忘令人辭且聘焉對曰此安于之所爲後也簡主可謂內省外知人矣哉故身佚國安御史大夫周昌曰人主誠能如趙簡主朝不

危矣

晏子侍於景公朝寒請進熱食對曰嬰非君之廚養臣也敢辭公曰請進服裘對曰嬰非田澤之臣也敢辭公曰然夫子於寡人奚為者也對曰社稷之臣也公曰何謂社稷之臣對曰社稷之臣能立社稷辨上下之宜使得其理制百官之序使得其宜作為辭令可分布於四方自是之後君不以禮不見晏子也

齊侯問於晏子曰忠臣之事其君何若對曰有難不死出亡不送君曰裂地而封之疏爵而貴之吾有難不死出亡不送可謂忠乎對曰言而見用終身無難臣何死焉謀而見從終身不亡臣何送焉若言不見用有難而死之是妄死也諫而不見從出亡而送之是詐為也故忠臣者能納善於君而不能與君陷難者也

晏子朝乘弊車駕駑馬景公見之曰嘻夫子之祿寡耶何乘不任之甚也晏子對曰賴君之賜得以壽三族及國交遊皆得生焉臣得煖衣飽食弊車駑馬以奉其身於臣足矣晏子出公使梁丘據遺之輅車乘馬三返不受公不悅趣召晏子晏子至公曰夫子不受寡人亦不乘晏子對曰君使臣臨百官之吏節其衣服飲食之養以先齊國之人然猶恐其侈靡而不顧其行也今輅車乘馬君乘之上臣亦乘之下民之無義侈其衣食而不顧其行者臣無以禁之遂讓不受也

景公飲酒陳桓子侍望見晏子而復於公曰請浮晏子公曰何故也對曰晏子衣緇布之衣麋鹿之裘棧軫之車而駕駑馬以朝是隱君之賜也公曰諾酌者奉觴而進之曰君命浮子晏子曰何故也陳桓子曰君賜之卿位以尊其身寵之百萬以富其家羣臣之爵莫尊於子祿莫厚於子今子衣緇布之衣麋鹿之裘棧軫之車而駕駑馬以朝則是隱君之賜也故浮子晏子避席曰請飲而後辭乎其辭而後飲乎公曰辭然後飲晏子曰君賜卿位以顯其身嬰不敢為顯受也為行君令也寵之百萬以富其家嬰不敢為富受也為通君賜也臣聞古之賢臣有受厚賜而不顧其國族則過之臨事守職不勝其任則過之君之內隸臣之父兄若有離散在於野鄙者此臣之罪也君之外隸臣之所職若有播亡在四方者此臣之罪也兵革不完戰車不修此臣之罪也若夫弊車駑馬以朝主者非臣之罪也且臣以君之賜臣父之黨無不乘車者母之黨無不足於衣食者妻之黨無凍餒者國之閒士待臣而後舉火者數百家如此為隱君之賜乎彰君之賜乎公曰善為我浮桓子也

晏子方食君之使者至分食而食之晏子不飽使者返言之景公景公曰嘻夫子之家若是其貧也寡人不知也是寡人之過也令吏致千家之縣一於晏子晏子再拜而辭曰嬰之家不貧以君之賜澤覆三族延及交遊以振百姓君之賜也厚矣嬰之家不貧也嬰聞之厚取之君而厚施之人代君為君也忠臣不為也厚取之君而藏之是筐篋存

也仁人不為也厚取之君而無所施之身死而財遷智者不為也嬰也聞為人臣進不事上以為忠退不克下以為廉八升之布一豆之食足矣使者三返遂辭不受也

陳成子謂鴟夷子皮曰何與常也對曰君死吾不死君亡吾不亡陳成子曰然子何以為常對曰未死去死未亡去亡其有何死亡矣從命利君為之順從命病君謂之諛逆命利君謂之忠逆命病君謂之亂君有過不諫諍將危國殞社稷也有能盡言於君用則留之不用則去之謂之諫用則可生不用則死謂之諍有能比和同力率羣下相與彊矯君君雖不安不能不聽遂解國之大患除國之大害成於尊君安國謂之輔有能亢君之命反君之事竊君之重以安國之危除主之辱攻伐足以成國之大利謂之弼故諫諍輔弼之人社稷之臣也明君之所尊禮而闇君以為己賊故明君之所賞闇君之所殺也明君好問闇君好獨明君上賢使能而享其功闇君畏賢妬能而滅其業罰其忠而賞其賊夫是之謂至闇桀紂之所以亡也詩云曾是莫聽大命以傾此之謂也

簡子有臣尹綽赦厥簡子曰厥愛我諫我必不於衆人中綽也不愛我諫我必於衆人中尹綽曰厥也愛君之醜而不愛君之過也臣愛君之過而不愛君之醜孔子曰君子哉尹綽面訾不面譽也

高繚仕於晏子晏子逐之左右諫曰高繚之事夫子三年曾無以爵位而逐之其義可乎晏子曰嬰仄陋之人也四維之然後能直今此子事吾三年未嘗弼吾過是以逐之也

子貢問孔子曰賜為人下而未知所以為人下之道也孔子曰為人下者其猶土乎種之則五穀生焉掘之則甘泉出焉草木植焉禽獸育焉生人立焉死人入焉多其功而不言為人下者其猶土乎孫卿曰少事長賤事貴不肖事賢此天下之通義也有人貴而不能為人上賤而羞為人下此姦人之心也身不離姦心而行不離姦道然而求見譽於衆不亦難乎

公叔文子問於史叟曰武子勝事趙簡子久矣其寵不解奚也史叟曰武子勝博聞多能而位賤君親而近之致敬以愻親而疏之則恭而無怨色入與謀國家出不見其寵君賜之祿知足而辭故能久也

泰誓曰附下而罔上者死附上而罔下者刑與聞國政而無益於民者退在上位而不能進賢者逐此所以勸善而黜惡也故傳曰傷善者國之殘也蔽善者國之讒也愬無罪者國之賊也王制曰假於鬼神時日卜筮以疑於衆者殺也

子路為蒲令備水災與民春脩溝瀆為人煩苦故與人一簞食一壺漿孔子聞之使子貢復之子路忿然不悅往見夫子曰由也以暴雨將至恐有水災故與人脩溝瀆以備之而民多匱於食故與人一簞食一壺漿而夫子使賜止之何也夫子止由之行仁也夫子以仁教而禁其行仁也由也不受

子曰爾以民爲餓何不告於君發倉廩以給食之而以爾私饋之是汝不明君之惠見汝之德義也速已則可矣否則爾之受罪不久矣子路心服而退也

說苑卷第三

建本

孔子曰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夫本不正者末必陭始不盛者終必衰詩云原隰既平泉流既淸本立而道生春秋之義有正春者無亂秋有正君者無危國易曰建其本而萬物理失之毫釐差以千里是故君子貴建本而重立始

魏武侯問元年於吳子吳子對曰言國君必愼始也愼始柰何曰正之正之柰何曰明智智不明何以見正多聞而擇焉所以明智也是故古者君始聽治大夫而一言士而一見庶人有謁必達公族請問必語四方至者勿距可謂不壅蔽矣分祿必及用刑必中君心必仁思民之利除民之害可謂不失民衆矣君身必正近臣必選大夫不兼官執民柄者不在一族可謂不權勢矣此皆春秋之意而元年之本也

孔子曰行身有六本本立焉然後爲君子立體有義矣而孝爲本處喪有禮矣而哀爲本戰陳有隊矣而勇爲本治政有理矣而能爲本居國有禮矣而嗣爲本生才有時矣而力爲本置本不固無務豐末親戚不悅無務外交事無終始無務多業聞記不言無務多談比近不說無務修遠是以反本脩邇君子之道也天之所生地之所養莫貴乎人人之道莫大乎父子之親君臣之義父道聖子道仁君道義臣道忠賢父之於子也慈惠以生之教誨以成之養其義藏其僞時其節愼其施子年七歲以上父爲之擇明師選良友勿使見惡少漸之以善使之早化故賢子之事親發言陳辭應對不悖乎耳趣走進退容貌不悖乎目卑體賤身不悖乎心君子之事親以積德子者親之本也無所推而不從命推而不從命者惟害親者也故親之所安子皆供之賢臣之事君也受官之日以主爲父以國爲家以士人爲兄弟故苟有可以安國家利民人者不避其難不憚其勞以成其義故其君亦有助之以遂其德夫君臣之與百姓轉相爲本如循環無端夫子亦云人之行莫大於孝孝行成於內而嘉號布於外是謂建之於本而榮華自茂矣君以臣爲本臣以君爲本父以子爲本子以父爲本棄其本者榮華槁矣

子路曰負重道遠者不擇地而休家貧親老者不擇祿而仕昔者由事二親之時常食藜藿之實而爲親負米百里之外親沒之後南遊於楚從車百乘積粟萬鍾累茵而坐列鼎而食願食藜藿爲親負米之時不可復得也枯魚銜索幾何不蠹二親之壽忽如過隙草木欲長霜露不使賢者欲養二親不待故曰家貧親老不擇祿而仕也

伯禽與康叔封朝于成王見周公三見而三笞康叔有駭色謂伯禽曰有商子者賢人也與子見之康叔封與伯禽見商子曰某某也日吾二子者朝乎成王見周公三見而三笞其說何也商子曰二子盍相與觀乎南山之陽有木焉名曰橋二子者往觀乎南山之陽見橋竦焉實而仰反以告乎商

子商子曰橋者父道也商子曰二子盍相與觀乎南山之陰有木焉名曰梓二子者往觀乎南山之陰見梓勃焉實而俯反以告商子商子曰梓者子道也二子者明日見乎周公入門而趨登堂而跪周公拂其首勞而食之曰安見君子二子對曰見商子周公曰君子哉商子也

曾子芸瓜而誤斬其根曾皙怒援大杖擊之曾子仆地有頃蘇蹷然而起進曰曩者參得罪於大人大人用力教參得無疾乎退屏鼓琴而歌欲令曾皙聽其歌聲令知其平也孔子聞之告門人曰參來勿內也曾子自以無罪使人謝孔子孔子曰汝聞瞽叟有子名曰舜舜之事父也索而使之未嘗不在側求而殺之未嘗可得小箠則待大箠則走以逃暴怒也今子委身以待暴怒立體而不去殺身以陷父不義不孝孰是大乎汝非天子之民耶殺天子之民罪奚如以曾子之材又居孔氏之門有罪不自知處義難乎

伯俞有過其母笞之泣其母曰他日笞子未嘗見泣今泣何也對曰他日俞得罪笞嘗痛今母之力不能使痛是以泣故曰父母怒之不作於意不見於色深受其罪使可哀憐上也父母怒之不作於意不見於色其次也父母怒之作於意見於色下也

成人有德小子有造大學之教也時禁於其未發之曰預因其可之曰時相觀於善之曰磨學不陵節而施之曰馴發然後禁則扞格而不勝時過然後學則勤苦而不馴雜施而不遜則壞亂而不治獨學而無友則孤陋而寡聞故曰有昭辟雍有賢泮宮田里周行濟濟鏘鏘而相從執質有族以文周召公年十九見正而冠冠則可以為方伯諸侯矣人之幼稚童蒙之時非求師正本無以立身全性夫幼者必愚愚者妄行愚者妄行不能保身孟子曰人皆知以食愈飢莫知以學愈愚故善材之幼者必勤於學問以修其性今人誠能砥礪其材自誠其神明睹物之應通道之要觀始卒之端覽無外之境逍遙乎無方之內彷徉乎塵埃之外卓然獨立超然絕世此上聖之所遊神也然晚世之人莫能閑居心思鼓琴讀書追觀上古友賢大夫學問講辯日以自虞疏遠世事分明利害籌策得失以觀禍福設義立度以為法式窮追本末究事之情死有遺業生有榮名此皆人材之所能建也然莫能為者偷慢懈墮多暇日之故也是以失本而無名夫學者崇名立身之本也儀狀齊等而飾貌者好質性同倫而學問者智是故砥礪琢磨非金也而可以利金詩書辟立非我也而可以厲心夫問訊之士日夜興起厲中益知以分別理是故處身則全立身不殆士苟欲深明博察以垂榮名而不好問訊之道則是伐智本而塞智原也何以立軀也騏驥雖疾不遇伯樂不致千里干將雖利非人力不能自斷焉烏號之弓雖良不得排檠不能自任人才雖高不務學問不能致聖水積成川則蛟龍生焉土積成山則豫樟生焉學積成聖則

富貴尊顯至焉千金之裘非一狐之皮臺廟之榱非一木之枝先王之法非一士之智也故曰訊問者智之本思慮者智之道也中庸曰好問近乎智力行近乎仁知恥近乎勇積小之能大者其惟仲尼乎學者所以反情治性盡才者也親賢學問所以長德也論交合友所以相致也詩云如切如瑳如琢如磨此之謂也

今夫辟地殖穀以養生送死銳金石雜草藥以攻疾苦知構室屋以避暑雨累臺榭以避潤濕入知親其親出知尊其君內有男女之別外有朋友之際此聖人之德教儒者受之傳之以教誨於後世今夫晚世之惡人反非儒者曰何以儒爲如此人者是非本也譬猶食穀衣絲而非耕織者也載於船車服而安之而非工匠者也食於釜甑須以生活而非陶冶者也此言違於情而行矇於心者也如此人者骨肉不親也秀士不友也此三代之棄民也人君之所不赦也故詩云投畀豺虎豺虎不食投畀有北有北不受投畀有昊此之謂也

孟子曰人知糞其田莫知糞其心糞田莫過利苗得粟糞心易行而得其所欲何爲糞心博學多聞何爲易行一性止淫也

子思曰學所以益才也礪所以致刃也吾嘗幽處而深思不若學之速吾嘗跂而望不若登高之博見故順風而呼聲不加疾而聞者衆登丘而招臂不加長而見者遠故魚乘於水鳥乘於風草木乘於時

孔子曰可以與人終日而不倦者其惟學乎其身體不足觀也其勇力不足憚也其先祖不足稱也其族姓不足道也然而可以聞四方而昭於諸侯者其惟學乎詩曰不愆不亡率由舊章夫學之謂也

孔子曰鯉君子不可以不學見人不可以不飾不飾則無根無根則失理失理則不忠不忠則失禮失禮則不立夫遠而有光者飾也近而逾明者學也譬之如污池水潦注焉菅蒲生之從上觀之知其非源也

公扈子曰有國者不可以不學春秋生而尊者驕生而富者傲生而富貴又無鑑而自得者鮮矣春秋國之鑑也春秋之中弒君三十六亡國五十二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甚衆未有不先見而後從之者也

晉平公問於師曠曰吾年七十欲學恐已暮矣師曠曰何不炳燭乎平公曰安有爲人臣而戲其君乎師曠曰盲臣安敢戲其君乎臣聞之少而好學如日出之陽壯而好學如日中之光老而好學如炳燭之明炳燭之明孰與昧行乎平公曰善哉

河間獻王曰湯稱學聖王之道者譬如日焉靜居獨思譬如火焉夫捨學聖王之道若捨日之光何乃獨思若火之明也可以見小耳未可用大知惟學問可以廣明德慧也

梁丘據謂晏子曰吾至死不及夫子矣晏子曰嬰聞之爲者常成行者常至嬰非有異於人也常爲

而不置常行而不休者故難及也
甯越中牟鄙人也苦耕之勞謂其友曰何爲而可以免此苦也友曰莫如學學三十年則可以達矣甯越曰請十五歲人將休吾將不休人將臥吾不敢臥十五歲學而周威公師之夫走者之速也而過二里止步者之遲也而百里不止今甯越之材而久不止其爲諸侯師豈不宜哉
孔子謂子路曰汝何好子路曰好長劒孔子曰非此之問也請以汝之所能加之以學豈可及哉子路曰學亦有益乎孔子曰夫人君無諫臣則失政士無教友則失德狂馬不釋其策操弓不返於檠木受繩則直人受諫則聖受學重問孰不順成毀仁惡士且近於刑君子不可以不學子路曰南山有竹弗揉自直斬而射之通於犀革又何學爲乎孔子曰括而羽之鏃而砥礪之其入不益深乎子路拜曰敬受教哉
子路問於孔子曰請釋古之學而行由之意可乎孔子曰不可昔者東夷慕諸夏之義有女其夫死爲之內私壻終身不嫁不嫁則不嫁矣然非貞節之義也蒼梧之弟娶妻而美好請與兄易忠則忠矣然非禮也今子欲釋古之學而行子之意庸知子用非爲是用是爲非乎不順其初雖欲悔之難哉
豐墻墝下未必崩也流行潦至壞必先矣樹本淺根垓不深未必橛也飄風起暴雨至拔必先矣君子居於是國不崇仁義不尊賢臣未必亡也然一旦有非常之變車馳人走指而禍至乃始乾喉燋脣仰天而歎庶幾焉天其救之不亦難乎孔子曰不慎其前而悔其後雖悔無及矣詩云啜其泣矣何嗟及矣言不先正本而成憂於末也
虞君問盆成子曰今工者久而巧色者老而衰今人不及壯之時益積心技之術以備將衰之色色者必盡乎老之前知謀無以異乎幼之時可好之色彬彬乎且盡洋洋乎安託無能之軀哉故有技者不累身而未嘗滅而色不得以常茂
齊桓公問管仲曰王者何貴曰貴天桓公仰而視天管仲曰所謂天者非謂蒼蒼莽莽之天也君人者以百姓爲天百姓與之則安輔之則彊非之則危背之則亡詩云人而無良相怨一方民怨其上不遂亡者未之有也
河間獻王曰管子稱倉廩實知禮節衣食足知榮辱夫穀者國家所以昌熾士女所以姣好禮義所以行而人心所以安也尚書五福以富爲始子貢問爲政孔子曰富之既富乃教之也此治國之本也
文公見咎季其廟傅於西墻公曰孰處而西對曰君之老臣也公曰西益而宅對曰臣之忠不如老臣之力其墻壞而不築公曰何不築對曰一日不稼百日不食公出而告之僕僕頓首於軫曰呂刑云一人有慶兆民賴之君之明羣臣之福也乃令於國曰毋淫宮室以妨人宅板築以時毋奪農功
楚恭王多寵子而世子之位不定屈建曰楚必多

亂夫一兎走於街萬人追之一人得之萬人不復走分未定則一兎走使萬人擾分已定則雖貪夫知止今楚多寵子而嫡位無主亂自是生矣夫世太子者國之基也而百姓之望也國既無基又使百姓失望絕其本矣本絕則撓亂猶兎走也恭王聞之立康王爲太子其後猶有令尹圍公子棄疾之亂也

晉襄公薨嗣君少趙宣子相謂大夫曰立少君懼多難請立雍雍長出在秦秦大足以爲援賈季曰不若公子樂樂有寵於國先君愛而仕之翟翟足以爲援穆嬴抱太子以呼於庭曰先君奚罪其嗣亦奚罪舍嫡嗣不立而外求君乎出朝抱以見宣子曰惡難也故欲立長君長君立而少君壯難乃至矣宣子患之遂立太子也

趙簡子以襄子爲後董安于曰無恤不才今以爲後何也簡子曰是其人能爲社稷忍辱異日智伯與襄子飲而灌襄子之首大夫請殺之襄子曰先君之立我也曰能爲社稷忍辱豈曰能刺人哉處十月智伯圍襄子於晉陽襄子疏隊而擊之大敗智伯漆其首以爲飲器

說苑卷第四

立節

士君子之有勇而果於行者不以立節行義而以妄死非名豈不痛哉士有殺身以成仁觸害以立義倚於節理而不議死地故能身死名流於來世非有勇斷孰能行之子路曰不能勤苦不能恬貧窮不能輕死亡而曰我能行義吾不信也昔者申包胥立於秦庭七日七夜哭不絕聲遂以存楚不能勤苦安能行此曾子布衣緼袍未得完糟糠之食藜藿之羹未得飽義不合則辭上卿不恬貧窮安能行此比干將死而諫逾忠伯夷叔齊餓死于首陽而志逾彰不輕死亡安能行此故夫士欲立義行道毋論難易而後能行之立身著名無顧利害而後能成之詩曰彼其之子碩大且篤非良篤修激之君子其誰能行之哉王子比干殺身以成其忠尾生殺身以成其信伯夷叔齊殺身以成其廉此四子者皆天下之通士也豈不愛其身哉以為夫義之不立名之不著是士之恥也故殺身以遂其行因此觀之卑賤貧窮非士之恥也夫士之所恥者天下舉忠而士不與焉舉信而士不與焉舉廉而士不與焉三者在乎身名傳於後世與日月並而不息雖無道之世不能污焉然則非好死而惡生也非惡富貴而樂貧賤也由其道遵其理尊貴及己士不辭也孔子曰富而可求雖執鞭之士吾亦為之富而不可求從吾所好大聖之操也詩云我心匪石不可轉也我心匪席不可卷也言不失己也能不失己然後可與濟難矣此士君子之所以越衆也

楚伐陳陳西門燔因使其降民脩之孔子過之不軾子路曰禮過三人則下車過二人則軾今陳脩門者人數衆矣夫子何為不軾孔子曰丘聞之國亡而不知不智知而不爭不忠忠而不死不廉今陳脩門者不行一於此丘故不為軾也

孔子見齊景公景公致廩丘以為養孔子辭不受出謂弟子曰吾聞君子當功以受祿今說景公景公未之行而賜我廩丘其不知丘亦甚矣遂辭而行

曾子衣弊衣以耕魯君使人往致邑焉曰請以此脩衣曾子不受反復往又不受使者曰先生非求於人人則獻之奚為不受曾子曰臣聞之受人者畏人予人者驕人縱子有賜不我驕也我能勿畏乎終不受孔子聞之曰參之言足以全其節也

子思居於衛緼袍無表二旬而九食田子方聞之使人遺狐白之裘恐其不受因謂之曰吾假人遂忘之吾與人也如棄之子思辭而不受子方曰我有子無何故不受子思曰伋聞之妄與不如遺棄物於溝壑伋雖貧也不忍以身為溝壑是以不敢當也

宋襄公茲父為桓公太子桓公有後妻子曰公子目夷公愛之茲父為公愛之也欲立之請於公曰請使目夷立臣為之相以佐之公曰何故也對曰臣之舅在衛愛臣若終立則不可以往絕迹於

衛是背毋也且臣自知不足以處目夷之上公不許彊以請公公許之將立公子目夷目夷辭曰兄立而弟在下是其義也今弟立而兄在下不義也不義而使目夷爲之目夷將逃乃逃之衛茲父從之三年桓公有疾使人召茲父若不來是使我以憂死也茲父乃反公復立之以爲太子然後目夷歸也

晉驪姬譖太子申生於獻公獻公將殺之公子重耳謂申生曰爲此者非子之罪也子胡不進辭辭之必免於罪申生曰不可我辭之驪姬必有罪矣吾君老矣微驪姬寢不安席食不甘味如何使吾君以恨終哉重耳曰不辭則不若速去矣申生曰不可去而免於死是惡吾君也夫彰父之過而取笑諸侯孰肯內之入困於宗出困於逃是重吾惡也吾聞之忠不暴君智不重惡勇不逃死如是者吾以身當之遂伏劍死君子聞之曰天命矣夫世子詩曰萋兮斐兮成是貝錦彼譖人者亦已太甚

晉獻公之時有士焉曰狐突傳太子申生公立驪姬爲夫人而國多憂狐突稱疾不出六年獻公以譖誅太子太子將死使人謂狐突曰吾君老矣國家多難傳一出以輔吾君申生受賜以死不恨再拜稽首而死狐突乃復事獻公三年獻公卒狐突辭於諸大夫曰突受太子之詔今事終矣與其久生亂世也不若死而報太子乃歸自殺

楚平王使奮揚殺太子建未至而遣之太子奔宋王召奮揚使城父人執之以至王曰言出於予口入於爾耳誰告建也對曰臣告之王初命臣曰事建如事余臣不佞不能貳也奉初以還故遣之已而悔之亦無及也王曰而敢來何也對曰使而失命召而不來是重過也逃無所入王乃赦之

晉靈公暴趙宣子驟諫靈公患之使鉏之彌賊之鉏之彌晨往則寢門闢矣宣子盛服將朝尚早坐而假寐之彌退歎而言曰不忘恭敬民之主也賊民之主不忠棄君之命不信有一於此不如死也遂觸槐而死

齊人有子蘭子者事白公勝勝將爲難乃告子蘭子曰吾將舉大事於國願與子共之子蘭子曰我事子而與子殺君是助子之不義也畏患而去子是遁子於難也故不與子殺君以成吾義契領於庭以遂吾行

楚有士申鳴者在家而養其父孝聞於楚國王欲授之相申鳴辭不受其父曰王欲相汝汝何不受乎申鳴對曰舍父之孝子而爲王之忠臣何也其父曰使有祿於國立義於庭汝樂吾無憂矣吾欲汝之相也申鳴曰諾遂入朝楚王因授之相居三年白公爲亂殺司馬子期申鳴將往死之父止之曰棄父而死其可乎申鳴曰聞夫仕者身歸於君而祿歸於親今既去子事君得無死其難乎遂辭而往因以兵圍之白公謂石乞曰申鳴者天下之勇士也今以兵圍我吾爲之奈何石乞曰申鳴者天下之孝子也往劫其父以兵申鳴聞之必來因與之語白公曰善則往取其父持之以兵告申鳴

曰子與吾吾與子分楚國子不與吾子父則死矣申鳴流涕而應之曰始吾父之孝子也今吾君之忠臣也吾聞之也食其食者死其事受其祿者畢其能今吾已不得爲父之孝子矣乃君之忠臣也吾何得以全身援桴鼓之遂殺白公其父亦死王賞之金百斤申鳴曰食君之食避君之難非忠臣也定君之國殺臣之父非孝子也名不可兩立行不可兩全也如是而生何面目立於天下遂自殺也

齊莊公且伐莒爲車五乘之賓而杞梁華舟獨不與焉故歸而不食其母曰汝生而無義死而無名則雖非五乘孰不汝笑也汝生而有義死而有名則五乘之賓盡汝下也趣食乃行杞梁華舟同車侍於莊公而行至莒莒人逆之杞梁華舟下鬬獲甲首三百莊公止之曰子止與子同齊國杞梁華舟曰君爲五乘之賓而舟梁不與焉是少吾勇也臨敵涉難止我以利是汚吾行也深入多殺者臣之事也齊國之利非吾所知也遂進鬬壞軍陷陣三軍弗敢當至莒城下莒人以炭置地二人立有閒不能入隰侯重爲右曰吾聞古之士犯患涉難者其去遂於物也來吾踰子隰侯重仗楯伏炭二子乘而入顧而哭之華舟後息杞梁曰汝無勇乎何哭之久也華舟曰吾豈無勇哉是其勇與我同也而先吾死是以哀之莒人曰子毋死與子同莒國杞梁華舟曰去國歸敵非忠臣也去長受賜非正行也且雞鳴而期日中而忘之非信也深入多殺者臣之事也莒國之利非吾所知也遂進鬬殺二十七人而死其妻聞之而哭城爲之阤而隅爲之崩此非所以起也

越甲至齊雍門子狄請死之齊王曰鼓鐸之聲未聞矢石未交長兵未接子何務死之爲人臣之禮邪雍門子狄對曰臣聞之昔者王田於囿左轂鳴車右請死之而王曰子何爲死車右對曰爲其鳴吾君也王曰左轂鳴者工師之罪也子何事之有焉車右曰臣不見工師之乘而見其鳴吾君也遂刎頸而死知有之乎齊王曰有之雍門子狄曰今越甲至其鳴吾君也豈左轂之下哉車右可以死左轂而臣獨不可以死越甲也遂刎頸而死是日越人引甲而退七十里曰齊王有臣鈞如雍門子狄擬使越社稷不血食遂引甲而歸齊王葬雍門子狄以上卿之禮

楚人將與吳人戰楚兵寡而吳兵衆楚將軍子囊曰我擊此國必敗辱君虧地忠臣不忍爲也不復於君黜兵而退至於國郊使人復於君曰臣請死君曰子大夫之遁也以爲利也而今誠利子大夫毋死子囊曰遁者無罪則後世之爲君臣者皆入不利之名而効臣遁若是則楚國終爲天下弱矣臣請死退而伏劍君曰誠如此請成子大夫之義乃爲桐棺三寸加斧質其上以徇於國

宋康公攻阿屠單父成公趙曰始吾不自知以爲在千乘則萬乘不敢伐在萬乘則天下不敢圖今趙在阿而宋屠單父則是趙無以自立也且往誅

宋趙遂入宋三月不得見或曰何不因鄰國之使而見之成公趙曰不可吾因鄰國之使而刺之則使後世之使不信荷節之信不用皆曰趙使之然也不可或曰何不因羣臣道徒處之士而刺之成公趙曰不可吾因羣臣道徒處之士而刺之則後世之忠臣不見信辯士不見顧皆曰趙使之然也不可吾聞古之士怒則思理危不忘義必將正行以求之耳朞年宋康公病死成公趙曰廉士不辱名信士不惰行今吾在阿宋屠單父是辱名也事誅宋王朞年不得是惰行也吾若是而生何面目而見天下之士遂立槁於彭山之上

佛肹用中牟之縣畔設祿邑炊鼎曰與我者受邑不與我者其烹中牟之士皆與之城北餘子田基獨後至祛衣將入鼎曰基聞之義者軒冕在前非義弗乘斧鉞於後義死不避遂祛衣將入鼎佛肹播而之趙簡子屠中牟得而取之論有功者用田基爲始田基曰吾聞廉士不恥人如此而受中牟之功則中牟之士終身慙矣襁負其母南徙於楚楚王高其義待以司馬

齊崔杼弒莊公邢蒯聵使晉而反其僕曰崔杼弒莊公子將奚如邢蒯聵曰驅之將入死而報君其僕曰君之無道也四鄰諸侯莫不聞也以夫子而死之不亦難乎邢蒯聵曰善能言也然亦晚矣子早言我我能諫之諫不聽我能去今既不諫又不去吾聞食其祿者死其事吾既食亂君之祿矣又安得治君而死之遂驅車入死其僕曰人有亂君人猶死之我有治長可毋死乎乃結轡自刎於車上君子聞之曰邢蒯聵可謂守節死義矣死者人之所難也僕夫之死也雖未能合義然亦有志士之意矣詩云夙夜匪懈以事一人邢生之謂也孟子曰勇士不忘喪其元僕夫之謂也

燕昭王使樂毅伐齊閔王亡燕之初入齊也聞蓋邑人王歜賢令於軍曰環蓋三十里毋入以歜之故已而使人謂歜曰齊人多高子之義吾以子爲將封子萬家歜固謝燕人燕人曰子不聽吾引三軍而屠蓋邑王歜曰忠臣不事二君貞女不更二夫齊王不聽吾諫故退而耕於野國既破亡吾不能存今又劫之以兵爲君將是助桀爲暴也與其生而無義固不如烹遂懸其軀於樹枝自奮絕脰而死齊亡大夫聞之曰王歜布衣義猶不背齊向燕況在位食祿者乎乃相聚如莒求諸公子立爲襄王

左儒友於杜伯皆臣周宣王宣王將殺杜伯而非其罪也左儒爭之于王九復之而王弗許也王曰別君而異友斯汝也左儒對曰臣聞之君道友逆則順君以誅友友道君逆則率友以違君王怒曰易而言則生不易而言則死左儒對曰臣聞古之士不枉義以從死不易言以求生故臣能明君之過以死杜伯之無罪王殺杜伯左儒死之

莒穆公有臣曰朱厲附事穆公不見識焉冬處於山林食杼栗夏處洲澤食蔆藕穆公以難死朱厲附將往死之其友曰子事君而不見識焉今君難

吾子死之意者其不可乎朱厲附曰始我以爲君不吾知也今君死而我不死是果不知我也吾將死之以激天下不知其臣者遂往死之

楚莊王獵於雲夢射科雉得之申公子倍攻而奪之王將殺之大夫諫曰子倍自好也爭王雉必有說王姑察之不出三月子倍病而死邲之戰楚大勝晉歸而賞功申公子倍之弟進請賞於王曰人之有功也賞於車下王曰奚謂也對曰臣之兄讀故記曰射科雉者不出三月必死臣之兄爭而得之故夭死也王命發乎府而視之於記果有焉乃厚賞之

說苑卷第四

說苑卷第五

貴德

聖人之於天下百姓也其猶赤子乎飢者則食之寒者則衣之將之養之育之長之唯恐其不至於大也詩曰蔽芾甘棠勿翦勿伐召伯所茇傳曰自陝以東者周公主之自陝以西者召公主之召公述職當桑蠶之時不欲變民事故不入邑中舍于甘棠之下而聽斷焉陝間之人皆得其所是故後世思而歌詠之善之故言之言之不足故嗟歎之嗟歎之不足故詠歌之夫詩思然後積積然後滿滿然後發發由其道而致其位焉百姓歎其美而致其敬甘棠之不伐也政教惡乎不行孔子曰吾於甘棠見宗廟之敬也甚尊其人必敬其位順安萬物古聖之道幾哉仁人之德教也誠惻隱於中悃愊於內不能已於其心故其治天下也如救溺人見天下強凌弱衆暴寡幼孤羸露死傷係虜不忍其然是以孔子歷七十二君冀道之一行而得施其德使民生於全育烝庶安土萬物熙熙各樂其終卒不遇故睹麟而泣哀道不行德澤不洽於是退作春秋明素王之道以示後人思施其惠未嘗輟忘是以百王尊之志士法焉誦其文章傳今不絕德及之也詩曰載馳載驅周爰咨謀此之謂也聖王布德施惠非求報於百姓也郊望禘嘗非求報於鬼神也山致其高雲雨起焉水致其深蛟龍生焉君子致其道德而福祿歸焉夫有陰德者必有陽報有隱行者必有昭名古者溝防不修水爲人害禹鑿龍門闢伊闕平治水土使民得陸處百姓不親五品不遜契教以君臣之義父子之親夫婦之辨長幼之序田野不修民食不足后稷教之闢地墾草糞土樹穀令百姓家給人足故三后之後無不王者有陰德也周室衰禮義廢孔子以三代之道教導於後世繼嗣至今不絕者有隱行也周頌曰豐年多黍多稌亦有高廩萬億及秭爲酒爲醴烝畀祖妣以洽百禮降福孔偕禮記曰上牲損則用下牲下牲損則祭不備物以其舛之爲不樂也故聖人之於天下也譬猶一堂之上也今有滿堂飲酒者有一人獨索然向隅而泣則一堂之人皆不樂矣聖人之於天下也譬猶一堂之上也有一人不得其所者則孝子不敢以其物薦進

魏武侯浮西河而下中流顧謂吳起曰美哉乎河山之固也此魏國之寶也吳起對曰在德不在險昔三苗氏左洞庭右彭蠡德義不修而禹滅之夏桀之居左河濟右太華伊闕在其南羊腸在其北修政不仁湯放之殷紂之國左孟門而右太行常山在其北大河經其南修政不德武王伐之由此觀之在德不在險若君不修德船中之人盡敵國也武侯曰善

武王克殷召太公而問曰將奈其士衆何太公對曰臣聞愛其人者兼屋上之烏憎其人者惡其餘胥咸劉厥敵使靡有餘何如王曰不可太公出邵公入王曰爲之奈何邵公對曰有罪者殺之無罪者活之何如王曰不可邵公出周公入王曰爲之

奈何周公曰使各居其宅田其田無變舊新唯仁是親百姓有過在予一人武王曰廣大乎平天下矣凡所以貴士君子者以其仁而有德也

孔子曰里仁爲美擇不處仁焉得智夫仁者必恕然後行行一不義殺一無辜雖以得高官大位仁者不爲也夫大仁者愛近以及遠及其有所不諧則虧小仁以就大仁大仁者恩及四海小仁者止於妻子妻子者以其知營利以婦人之恩撫之飾其內情雖盡其僞孰知其非真雖當時蒙榮然士君子以爲大辱故共工驩兜符里鄧析其智非無所識也然而爲聖王所誅者以無德而苟利也豎刁易牙毀體殺子以干利卒爲賊於齊故人臣不仁篡弒之亂生人臣而仁國治主榮明主察焉宗廟大寧夫人臣猶貴仁況於人主乎故桀紂以不仁失天下湯武以積德有海土是以聖王貴德而務行之孟子曰推恩足以及四海不推恩不足以保妻子古人所以大過人者無他焉善推其所有而已

晏子飲景公酒令器必新家老曰財不足請斂於民晏子曰止夫樂者上下同之故天子與天下諸侯與境內自大夫以下各與其僚無有獨樂今上樂其樂下傷其費是獨樂者也不可

齊桓公北伐山戎氏其道過燕燕君逆而出境桓公問管仲曰諸侯相逆固出境乎管仲曰非天子不出境桓公曰然則燕君畏而失禮也寡人不道而使燕君失禮乃割燕君所至之地以與燕君諸侯聞之皆朝於齊詩云靖恭爾位好是正直神之聽之介爾景福此之謂也

景公探爵鷇鷇弱故反之晏子聞之不待請而入見景公汗出惕然晏子曰君胡爲者也景公曰我探爵鷇鷇弱故反之晏子逡巡北面再拜而賀曰吾君有聖王之道矣景公曰寡人入探爵鷇鷇弱故反之其當聖王之道者何也晏子對曰君探爵鷇鷇弱故反之是長幼也吾君仁愛禽獸之加焉而況於人乎此聖王之道也

景公覩嬰兒有乞於途者公曰是無歸夫晏子對曰君存何爲無歸使養之可立而以聞

景公遊於壽宮覩長年負薪而有飢色公悲之喟然歎曰令吏養之晏子曰臣聞之樂賢而哀不肖守國之本也今君愛老而恩無不逮治國之本也公笑有喜色晏子曰聖王見賢以樂賢見不肖以哀不肖今請求老弱之不養鰥寡之不室者論而供秩焉景公曰諾於是老弱有養鰥寡有室

桓公之平陵見家人有年老而自養者公問其故對曰吾有子九人家貧無以妻之吾使傭而未返也桓公取外御者五人妻之管仲入見曰公之施惠不亦小矣公曰何也對曰公待所見而施惠焉則齊國之有妻者少矣公曰若何管仲曰令國丈夫二十而室女子十五而嫁

孝宣皇帝初即位守廷尉吏路温舒上書言尚德緩刑其詞曰陛下初即至尊與天合符宜改前世之失正始受命之統滌煩文除民疾存亡繼絕以

應天德天下幸甚臣聞往者秦有十失其一尚存治獄吏是也昔秦之時滅文學好武勇賤仁義之士貴治獄之吏正言謂之誹謗遏過謂之妖言故盛服先王不用於世忠良切言皆鬱於胷譽諛之聲日滿於耳虛美薰心實禍蔽塞此乃秦之所以亡天下也方今海內賴陛下厚恩無金革之危飢寒之患父子夫婦勠力安家天下幸甚然太平之未洽者獄亂之也夫獄天下之命死者不可生斷者不可屬書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今治獄吏則不然上下相驅以刻為明深者獲公名平者多後患故治獄吏皆欲入死非憎人也自安之道在人之死是以死人之血流離於市被刑之徒比肩而立大辟之計歲以萬數此聖人所以傷太平之未洽凡以是也人情安則樂生痛則思死捶楚之下何求而不得故囚人不勝痛則飾誣詞以示之吏治者利其然則指道以明之上奏恐卻則鍛鍊而周內之蓋奏當之成雖皐陶聽之猶以為死有餘罪何則成鍊之者衆而文致之罪明也是以獄吏專為深刻殘賊而無極偷為一切不顧國患此世之大賊也故俗語云畫地作獄議不可入刻木為吏期不可對此皆疾吏之風悲痛之辭也故天下之患莫深於獄敗法亂政離親塞道莫甚乎治獄之吏此臣所謂一尚存也臣聞烏鷇之卵不毀而後鳳凰集誹謗之罪不誅而後良言進故傳曰山藪藏疾川澤納汙國君含垢天之道也臣昧死上聞願陛下察誹謗聽切言開天下之口廣箴諫之路改亡秦之一失遵文武之嘉德省法制寬刑罰以廢煩獄則太平之風可興於世福履和樂與天地無極天下幸甚書奏皇帝善之後卒為臨淮太守

晉平公春築臺叔向曰不可古者聖王貴德而務施緩刑辟而趨民時今春築臺是奪民時也夫德不施則民不歸刑不緩則百姓愁使不歸之民役愁怨之百姓而又奪其時是重竭也夫牧百姓養育之而重竭之豈所以定命安存而稱為人君於後世哉平公曰善乃罷臺役

趙簡子春築臺於邯鄲天雨而不息謂左右曰可無趨種乎尹鐸對曰公事急措種而懸之臺夫雖欲趨種不能得也簡子惕然乃釋臺罷役曰我以臺為急不如民之急也民以不為臺故知吾之愛也

中行獻子將伐鄭范文子曰不可得志於鄭諸侯讎我憂必滋長郤至又曰得鄭是兼國也兼國則王王者固多憂乎文子曰王者盛其德而遠人歸故無憂今我寡德而有王者之功故多憂今子見無土而欲富者樂乎哉

季康子謂子游曰仁者愛人乎子游曰然人亦愛之乎子游曰然康子曰鄭子產死鄭人丈夫舍玦珮婦人舍珠珥夫婦巷哭三月不聞竽瑟之聲仲尼之死吾不聞魯國之愛夫子奚也子游曰譬子產之與夫子其猶浸水之與天雨乎浸水所及則生不及則死斯民之生也必以時雨既以生莫愛

其賜故曰譬子產之與夫子也猶浸水之與天雨乎

中行穆子圍鼓鼓人有以城反者不許軍吏曰師徒不勤可得城奚故不受曰有以吾城反者吾所甚惡也人以城來我獨奚好焉賞所甚惡是失賞也若所好何若不賞是失信也奚以示民鼓人又請降使人視之其民尚有食也不聽鼓人告食盡力竭而後取之克鼓而反不戮一人

孔子之楚有漁者獻魚甚強孔子不受獻魚者曰天暑遠市賣之不售思欲棄之不若獻之君子孔子再拜受使弟子掃除將祭之弟子曰夫人將棄之今吾子將祭之何也孔子曰吾聞之務施而不腐餘財者聖人也今受聖人之賜可無祭乎

鄭伐宋宋人將與戰華元殺羊食士其御羊斟不與焉及戰曰疇昔之羊羹子爲政今日之事我爲政與華元馳入鄭師宋人敗績

楚王問莊辛曰君子之行奈何莊辛對曰居不爲垣牆人莫能毀傷行不從周衞人莫能暴害此君子之行也楚王復問君子之富奈何對曰君子之富假貸人不德也不責也其食飲人不使也不役也親戚愛之衆人喜之不肖者事之皆欲其壽樂而不傷於患此君子之富也楚王曰善

丞相西平侯于定國者東海下邳人也其父號曰于公爲縣獄吏決曹掾決獄平法未嘗有所冤郡中離文法者于公所決皆不敢隱情東海郡中爲于公生立祠命曰于公祠東海有孝婦無子少寡養其姑甚謹其姑欲嫁之終不肯其姑告鄰之人曰孝婦養我甚謹我哀其無子守寡日久我老累丁壯奈何其後母自經死母女告吏曰孝婦殺我母吏捕孝婦孝婦辭不殺姑吏欲毒治孝婦自誣服具獄以上府于公以爲養姑十年以孝聞此不殺姑也太守不聽數爭不能得於是于公辭疾去吏太守竟殺孝婦郡中枯旱三年後太守至卜求其故于公曰孝婦不當死前太守強殺之咎當在此於是殺牛祭孝婦冢太守以下自至焉天立大雨歲豐熟郡中以此益敬重于公于公築治廬舍謂匠人曰爲我高門我治獄未嘗有所冤我後世必有封者令容高蓋駟馬車及子封爲西平侯

孟簡子相梁幷衞有罪而走齊管仲迎而問之曰吾子相梁幷衞之時門下使者幾何人矣孟簡子曰門下使者有三千餘人管仲曰今與幾何人來對曰臣與三人俱仲曰是何也對曰其一人父死無以葬我爲葬之一人母死無以葬亦爲葬之一人兄有獄我爲出之是以得三人來管仲上車曰嗟茲乎我窮必矣吾不能以春風風人吾不能以夏雨雨人吾窮必矣

凡人之性莫不欲善其德然而不能爲善德者利敗之也故君子羞言利名言利名尚羞之況居而求利者乎

周天子使家父毛伯求金於諸侯春秋譏之故天子好利則諸侯貪諸侯貪則大夫鄙大夫鄙則庶人盜上之變下猶風之靡草也故爲人君者明貴

德而賤利以道下下之爲惡尙不可止今隱公貪利而身自漁濟上而行八佾以此化於國人國人安得不解於義解於義而縱其欲則災害起而臣下僻矣故其元年始書螟言災將起國家將亂云爾

孫卿曰夫鬬者忘其身者也忘其親者也忘其君者也行須臾之怒而鬬終身之禍然乃爲之是忘其身也家室離散親戚被戮然乃爲之是忘其親也君上之所致惡刑法之所大禁也然乃犯之是忘其君也今禽獸猶知近父母不忘其親也人而忘其身內忘其親上忘其君是不若禽獸之仁也凡鬬者皆自以爲是而以他人爲非己誠是也人誠非也則是己君子而彼小人也夫以君子而與小人相賊害是人之所謂以狐白補犬羊身塗其炭豈不過甚矣哉以爲智乎則愚莫大焉以爲利乎則害莫大焉以爲榮乎則辱莫大焉人之有鬬何哉比之狂惑疾病乎則不可面目人也而好惡多同人之鬬誠愚惑失道者也詩云式號式呼俾晝作夜言鬬行也

子路持劒孔子問曰由安用此乎子路曰善古者固以善之不善古者固以自衞孔子曰君子以忠爲質以仁爲衞不出環堵之內而聞千里之外不善以忠化寇暴以仁圍何必持劒乎子路曰由也請攝齊以事先生矣

樂羊爲魏將以攻中山其子在中山中山懸其子示樂羊樂羊不爲衰志攻之愈急中山因烹其子而遺之樂羊食之盡一杯中山見其誠也不忍與其戰果下之遂爲文侯開地文侯賞其功而疑其心孟孫獵得麑使秦西巴持歸其母隨而鳴秦西巴不忍縱而與之孟孫怒而逐秦西巴居一年召以爲太子傅左右曰夫秦西巴有罪於君今以爲太子傅何也孟孫曰夫以一麑而不忍又將能忍吾子乎故曰巧詐不如拙誠樂羊以有功而見疑秦西巴以有罪而益信由仁與不仁也

智伯還自衞三卿燕于藍臺智襄子戲韓康子而侮段規智果聞之諫曰主弗備難難必至曰難將由我我不爲難誰敢興之對曰異於是夫郤氏有車轅之難趙有孟姬之讒欒有叔祁之訴范中行有函冶之難皆主之所知也夏書有之曰一人三失怨豈在明不見是圖周書有之曰怨不在大亦不在小夫君子能勤小物故無大患今主一謀而媿人君相又弗備曰不敢興難毋乃不可乎嘻不可不懼蚋蟻蜂蠆皆能害人況君相乎不聽自是五年而有晉陽之難段規反而殺智伯于師遂滅智氏

智襄子爲室美士茁夕焉智伯曰室美矣夫對曰美則美矣抑臣亦有懼也智伯曰何懼對曰臣以秉筆事君記有之曰高山浚源不生草木松柏之地其土不肥今土木勝人臣懼其不安人也室成三年而智氏亡

說苑卷第六

復恩

孔子曰德不孤必有鄰夫施德者貴不德受恩者尙必報是故臣勞勤以爲君而不求其賞君持施以牧下而無所德故易曰勞而不怨有功而不德厚之至也君臣相與以市道接君懸祿以待之臣竭力以報之逮臣有不測之功則主加之以重賞如主有超異之恩則臣必死以復之孔子曰北方有獸其名曰蟨前足鼠後足兔是獸也甚矣其愛蛩蛩巨虛也食得甘草必齧以遺蛩蛩巨虛蛩蛩巨虛見人將來必負蟨以走蟨非性之愛蛩蛩巨虛也爲其假足之故也二獸者亦非性之愛蟨也爲其得甘草而遺之故也夫禽獸昆蟲猶知比假而相有報也況於士君子之欲興名利於天下者乎夫臣不復君之恩而苟營其私門禍之原也君不能報臣之功而憚行賞者亦亂之　也夫禍亂之源　由不報恩生矣

趙襄子見圍於晉陽罷圍賞有功之臣五人高赫無功而受上賞五人皆怒張孟談謂襄子曰晉陽之中赫無大功今與之上賞何也襄子曰吾在拘尼之中不失臣主之禮唯赫也子雖有功皆驕寡人與赫上賞不亦可乎仲尼聞之曰趙襄子可謂善賞士乎賞一人而天下之人臣莫敢失君臣之禮矣

晉文公亡時陶叔狐從文公反國行三賞而不及陶叔狐陶叔狐見咎犯曰吾從君而亡十有三年顏色黧黑手足胼胝今君反國行三賞而不及我也意者君忘我與我有大故與子試爲我言之君咎犯言之文公文公曰嘻我豈忘是子哉夫高明至賢德行全誠耽我以道說我以仁暴浣我行昭明我名使我爲成人者吾以爲上賞防我以禮諫我以義蕃援我使我不得爲非數引我而請於賢人之門吾以爲次賞夫勇壯强禦難在前則居前難在後則居後免我於患難之中者吾又以爲之次且子獨不聞乎死人者不如存人之身亡人者不如存人之國三行賞之後而勞苦之士次之夫勞苦之士是子固爲首矣豈敢忘子哉周內史叔輿聞之曰文公其霸乎昔聖王先德而後力文公其當之矣詩云率禮不越此之謂也

晉文公入國至於河令棄籩豆茵席顏色黧黑手足胼胝者在後咎犯聞之中夜而哭文公曰吾亡也十有九年矣今將反國夫子不喜而哭何也其不欲吾反國乎對曰籩豆茵席所以官者也而棄之顏色黧黑手足胼胝所以執勞苦而皆後之臣聞國君蔽士無所取忠臣大夫蔽遊無所取忠友今至於國臣在所蔽之中矣不勝其哀故哭也文公曰禍福利害不與咎氏同之者有如白水祝之乃沉璧而盟介子推曰獻公之子九人唯君在耳天未絕晉必將有主主晉祀者非君而何唯二三子者以爲己力不亦誣乎文公即位賞不及推推母曰盍亦求之推曰尤而効之罪又甚焉且出怨言不食其食其母曰亦使知之推曰言身之文也

身將隱安用文其母曰能如是與若俱隱至死不復見推從者憐之乃懸書宮門曰有龍矯矯頃失其所五蛇從之周徧天下龍饑無食一蛇割股龍反其淵安其壤土四蛇入穴皆有處所一蛇無穴號於中野文公出見書曰嗟此介子推也吾方憂王室未圖其功使人召之則亡遂求其所在聞其入緜上山中於是文公表緜上山中而封之以爲介推田號曰介山

晉文公出亡周流天下舟之僑去虞而從焉文公反國擇可爵而爵之擇可祿而祿之舟之僑獨不與焉文公酌諸大夫酒酒酣文公曰二三子盍爲寡人賦乎舟之僑進曰君子爲賦小人請陳其辭辭曰有龍矯矯頃失其所一蛇從之周流天下龍反其淵安寧其處一蛇耆乾獨不得其所文公瞿然曰子欲爵邪請待旦日之期子欲祿邪請今命廩人舟之僑曰請而得其賞廉者不受也言盡而名至仁者不爲也今天油然作雲沛然下雨則苗草興起莫之能禦今爲一人言施一人猶爲一塊土下雨也土亦不生之矣遂歷階而去文公求之不得終身誦甫田之詩

邴吉有陰德於孝宣皇帝微時孝宣皇帝卽位衆莫知吉亦不言吉從大將軍長史轉遷至御史大夫宣帝聞之將封之會吉病甚將使人加紳而封之及其生也太子太傅夏侯勝曰此未死也臣聞之有陰德者必饗其樂以及其子孫今此未獲其樂而病甚非其死病也後病果愈封爲博陽侯終饗其樂

魏文侯攻中山樂羊將已得中山還反報文侯有喜功之色文侯命主書曰羣臣賓客所獻書操以進主書者舉兩篋以進令將軍視之盡難攻中山之事也將軍還走北面而再拜曰中山之舉也非臣之力君之功也

平原君旣歸趙楚使春申君將兵救趙魏信陵君亦矯奪晉鄙軍往救趙未至秦急圍邯鄲邯鄲急且降平原君患之邯鄲傳舍吏子李談謂平原君曰君不憂趙亡乎平原君曰趙亡卽勝虜何爲不憂李談曰邯鄲之民炊骨易子而食之可謂至困而君之後宮百數婦妾荷綺縠廚餘粱肉士民兵盡或剡木爲矛戟而君之器物鐘磬自恣若使秦破趙君安得有此使趙而全君何患無有君誠能令夫人以下編於士卒間分功而作之家所有盡散以饗食士方其危苦時易爲惠耳於是平原君如其計而勇敢之士三千人皆出死因從李談赴秦軍秦軍爲却三十里亦會楚魏救至秦軍遂罷李談死封其父爲孝侯

秦繆公嘗出而亡其駿馬自往求之見人已殺其馬方共食其肉繆公謂曰是吾駿馬也諸人皆懼而起繆公曰吾聞食駿馬肉不飲酒者殺人卽以次飲之酒殺馬者皆慙而去居三年晉攻秦繆公圍之往時食馬肉者相謂曰可以出死報食馬得酒之恩矣遂潰圍繆公卒得以解難勝晉獲惠公以歸此德出而福反也

楚莊王賜羣臣酒日暮酒酣燈燭滅乃有人引美人之衣者美人援絕其冠纓告王曰今者燭滅有引妾衣者妾援得其冠纓持之趣火來上視絕纓者王曰賜人酒使醉失禮奈何欲顯婦人之節而辱士乎乃命左右曰今日與寡人飲不絕冠纓者不懽羣臣百有餘人皆絕去其冠纓而上火卒盡懽而罷居二年晉與楚戰有一臣常在前五合五獲首卻敵卒得勝之莊王怪而問曰寡人德薄又未嘗異子子何故出死不疑如是對曰臣當死往者醉失禮王隱忍不暴而誅也臣終不敢以蔭蔽之德而不顯報王也常願肝腦塗地用頸血湔敵久矣臣乃夜絕纓者也遂斥晉軍楚得以強此有陰德者必有陽報也

趙宣孟將上之絳見翳桑下有臥餓人不能動宣孟止車爲之下飡自含而餔之餓人再咽而能視宣孟問爾何爲飢若此對曰臣宦於絳歸而糧絕羞行乞而憎自取以故至若此宣孟與之壺飡脯二胊再拜頓首受之不敢食問其故對曰向者食之而美臣有老母將以貢之宣孟曰子斯食之吾更與汝乃復爲之簞食以脯二束與錢百去之絳居二年晉靈公欲殺宣孟置伏士於房中召宣孟而飲之酒宣孟知之中飲而出靈公令房中士疾追殺之一人追疾先及宣孟見宣孟之面曰吁固是君耶請爲君反死宣孟曰子名爲誰反走且對曰何以名爲臣是夫桑下之餓人也還鬭而死宣孟得以活此所謂德惠也故惠君子君子得其福惠小人小人盡其力夫德一人活其身而況置惠於萬人乎故曰德無細怨無小豈可無樹德而除怨務利於人哉利出者福反怨往者禍來刑於內者應於外不可不慎也此書之所謂德無小者也詩云赳赳武夫公侯干城濟濟多士文王以寧人君胡可不務愛士乎

孝景時吳楚反袁盎以太常使吳吳王欲使將不肯欲殺之使一都尉以五百人圍守盎盎爲吳相時從史與盎侍兒私通盎知之不泄遇之如故人有告從史從史懼亡歸盎自追遂以侍兒賜之復爲從史及盎使吳見圍守從史適爲守盎校司馬夜引盎起曰君可以去矣吳王期旦日斬君盎不信曰公何爲者也司馬曰臣故爲君從史盜侍兒者也盎乃敬謝曰公有親吾不足以累公司馬曰君去臣亦且亡避吾親君何患乃以刀決帳醉從卒道出分背去盎遂歸報

智伯與趙襄子戰於晉陽下而死智伯之臣豫讓者怒以其精氣能使襄子動心乃漆身變形吞炭更聲襄子將出豫讓僞爲死人處於梁下駟馬驚不進襄子動心使使視梁下得豫讓襄子重其義不殺也又盜爲抵罪被刑人赭衣入繕宮襄子動心則曰必豫讓也襄子執而問之曰子始事中行君智伯殺中行君子不能死還反事之今吾殺智伯乃漆身爲厲吞炭爲啞欲殺寡人何與先行異也豫讓曰中行君衆人畜臣臣亦衆人事之智伯朝士待臣臣亦朝士爲之用襄子曰非義也子壯

士也乃自置車庫中水漿毋入口者三日以禮豫讓讓自知遂自殺也

晉逐欒盈之族命其家臣有敢從者死其臣曰辛俞從之吏得而將殺之君曰命女無得從敢從何也辛俞對曰臣聞三世仕於家者君之二世者主之事君以死事主以勤爲其賜之多也今臣三世於欒氏受其賜多矣臣敢畏死而忘三世之恩哉晉君釋之

留侯張良之大父開地相韓昭侯宣惠王襄哀王父平相釐王悼惠王悼惠王二十三年平卒二十歲秦滅韓良年少未宦事韓韓破良家童三百人弟死不葬良悉以家財求刺客刺秦王爲韓報仇以大父父五世相韓故遂學禮淮陽東見滄海君得力士爲鐵椎重百二十斤秦皇帝東游良與客狙擊秦皇帝於博浪沙誤中副車秦皇帝大怒大索天下求購購甚急良更易姓名深亡匿後卒隨漢報秦

鮑叔死管仲舉上衽而哭之泣下如雨從者曰非君父子也此亦有說乎管仲曰非夫子所知也吾嘗與鮑子負販於南陽吾三辱於市鮑子不以我爲怯知我之欲有所明也鮑子嘗與我有所說王者而三不見聽鮑子不以我爲不肖知我之不遇明君也鮑子嘗與我臨財分貨吾自取多者三鮑子不以我爲貪知我之不足於財也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鮑子也士爲知己者死而況爲之哀乎

晉趙盾舉韓厥晉君以爲中軍尉趙盾死子朔嗣爲卿至景公三年趙朔爲晉將朔取成公姊爲夫人大夫屠岸賈欲誅趙氏初趙盾在時夢見叔帶持龜要而哭甚悲已而笑拊手且歌盾卜之占兆絕而後好趙史援占曰此甚惡非君之身及君之子然亦君之咎也至子趙朔世益衰屠岸賈者始有寵於靈公及至於晉景公而賈爲司寇將作難乃治靈公之賊以致趙盾徧告諸將曰趙穿弑靈公盾雖不知猶爲首賊臣殺君子孫在朝何以懲罪請誅之韓厥曰靈公遇賊趙盾在外吾先君以爲無罪故不誅今諸君將誅其後是非先君之意而後妄誅妄誅謂之亂臣有大事而君不聞是無君也屠岸賈不聽厥告趙朔趣亡趙朔不肯曰子必不絕趙祀朔死且不恨韓厥許諾稱疾不出賈不請而擅與諸將攻趙氏於下宮殺趙朔趙括趙嬰齊皆滅其族朔妻成公姊有遺腹走公宮匿後生男乳朔客程嬰持亡匿山中居十五年晉景公疾卜之曰大業之後不遂者爲祟景公疾問韓厥韓厥知趙孤在乃曰大業之後在晉絕祀者其趙氏乎夫自中衍皆嬴姓也中衍人面鳥噣降佐殷帝大戊及周天子皆有明德下及幽厲無道而叔帶去周適晉事先君文侯至于成公世有立功未嘗有絕祀今及吾君獨滅之趙宗國人哀之故見龜策唯君圖之景公問云趙尚有後子孫乎韓厥具以實對於是景公乃與韓厥謀立趙孤兒召而匿之宮中諸將入問疾景公因韓厥之衆以脅諸將而見趙孤孤名曰武諸將不得已乃曰昔下宮

之難屠岸賈爲之矯以君令并命羣臣非然孰敢作難微君之疾羣臣固且請立趙後今君有令羣臣之願也於是召趙武程嬰徧拜諸將軍將軍遂返與程嬰趙武攻屠岸賈滅其族復與趙武田邑如故故人安可以無恩夫有恩於此攻復於彼非程嬰則趙孤不全非韓厥則趙後不復韓厥可謂不忘恩矣

蘧伯玉得罪於衛君走而之晉晉大夫有木門子高者蘧伯玉舍其家居二年衛君赦其罪而反之木門子高使其子送之至於境蘧伯玉曰鄙夫之子反矣木門子高後得罪於晉君歸蘧伯玉伯玉言之衛君曰晉之賢大夫木門子高得罪於晉君願君禮之於是衛君郊迎之竟以爲卿

北郭騷踵見晏子曰竊悅先生之義願乞所以養母者晏子使人分倉粟府金而遺之辭金而受粟有閒晏子見疑於景公出犇北郭子召其友而告之曰吾悅晏子之義而嘗乞所以養母者吾聞之曰養及親者身更其難今晏子見疑吾將以身白之遂造公庭求復者曰晏子天下之賢者也今去齊國齊國必侵矣方必見國之侵也不若先死請絕頸以白晏子逡巡而退因自殺也公聞之大駭乘馳而自追晏子及之國郊請而反之晏子不得已而反之聞北郭子之以死白己也太息而歎曰嬰不肖罪過固其所也而士以身明之哀哉

吳赤市使於智氏假道於衛甯文子具紵絺三百製將以送之大夫豹曰吳雖大國也不壤交假之道則亦敬矣又何禮焉甯文子不聽遂致之吳赤市至於智氏既得事將歸吳智伯命造舟爲梁吳赤市曰吾聞之天子濟於水造舟爲梁諸侯維舟爲梁大夫方舟方舟臣之職也且敬大甚必有故使人視之視則用兵在後矣將以襲衛吳赤市曰衛假吾道而厚贈我我見難而不告是與爲謀也稱疾而留使人告衛衛人警戒智伯聞之乃止

楚魏會於晉陽將以伐齊齊王患之使人召淳于髡曰楚魏謀欲伐齊願先生與寡人共憂之淳于髡大笑而不應王復問之又復大笑而不應三問而不應王怫然作色曰先生以寡人國爲戲乎淳于髡對曰臣不敢以王國爲戲也臣笑臣鄰之祠田也以奩飯與一鮒魚其祝曰下田洿邪得穀百車蟹堁者宜禾臣笑其所以祠者少而所求者多王曰善賜之千金革車百乘立爲上卿

陽虎得罪於衛北見簡子曰自今以來不復樹人矣簡子曰何哉陽虎對曰夫堂上之人臣所樹者過半朝廷之吏臣所立者亦過半矣邊境之士臣所立者亦過半矣今夫堂上之人親却臣於君朝廷之吏親危臣於法邊境之士親劫臣於兵簡子曰唯賢者爲能報恩不肖者不能夫樹桃李者夏得休息秋得食焉樹蒺藜者夏不得休息秋得其刺焉今子之所樹者蒺藜也非桃李也自今以來擇人而樹毋已樹而擇之

東閭子嘗富貴而後乞人問之曰公何爲如是曰吾自知吾嘗相六七年未嘗貴一人也吾嘗富三

千萬者再未嘗富一人也不知士出身之咎然也

孔子曰物之難矣小大多少各有怨惡數之理也人而得之在於外假之也

魏文侯與田子方語有兩僮子衣青白衣而侍於君前子方曰此君之寵子乎文侯曰非也其父死於戰此其幼孤也寡人收之子方曰臣以君之賊心爲足矣今滋甚君之寵此子也又且以誰之父殺之乎文侯愍然曰寡人受令矣自是以後兵革不用

吳起爲魏將攻中山軍人有病疽者吳子自吮其膿其母泣之旁人曰將軍於而子如是尚何爲泣對曰吳子吮此子父之創而殺之於注水之戰戰不旋踵而死今又吮之安知是子何戰而死是以哭之矣

齊懿公之爲公子也與邴歜之父爭田不勝及即位乃掘而刖之而使歜爲僕奪庸織之妻而使織爲參乘公游于申池二人浴於池歜以鞭抶織織怒歜曰人奪女妻而不敢怒一抶女庸何傷織曰孰與刖其父而不病奚若乃謀殺公納之竹中

楚人獻黿於鄭靈公公子家見公子宋之食指動謂子家曰我如是必嘗異味及食大夫黿召公子宋而不與公子宋怒染指於鼎嘗之而出公怒欲殺之公子宋與公子家謀先遂弒靈公

子夏曰春秋者記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者也此非一日之事也有漸以至焉

說苑卷第七

政理

政有三品王者之政化之霸者之政威之彊者之政脅之夫此三者各有所施而化之爲貴矣夫化之不變而後威之威之不變而後脅之脅之不變而後刑之夫至於刑者則非王者之所貴也是以聖王先德教而後刑罰立榮恥而明防禁崇禮義之節以示之賤貨利之弊以變之修近理內政橛機之禮壹妃匹之際則莫不慕義禮之榮而惡貪亂之恥其所由致之者化使然也

季孫問於孔子曰如殺無道以就有道何如孔子曰子爲政焉用殺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風也小人之德草也草上之風必偃言明其化而已也

治國有二機刑德是也王者尚其德而希其刑霸者刑德並湊强國先其刑而後德夫刑德者化之所由興也德者養善而進闕者也刑者懲惡而禁後者也故德化之崇者至於賞刑罰之甚者至於誅夫誅賞者所以別賢不肖而列有功與無功也故誅賞不可以繆誅賞繆則善惡亂矣夫有功而不賞則善不勸有過而不誅則惡不懼善不勸而能以行化乎天下者未嘗聞也書曰畢力賞罰此之謂也

水濁則魚困令苛則民亂城峭則必崩岸竦則必阤故夫治國譬若張琴大絃急則小絃絕矣故曰急轡銜者非千里御也有聲之聲不過百里無聲之聲延及四海故祿過其功者損名過其實者削情行合而民副之禍福不虛至矣詩云何其處也必有與也何其久也必有以也此之謂也

公叔文子爲楚令尹三年民無敢入朝公叔子見曰嚴矣文子曰朝廷之嚴也寧云妨國家之治哉公叔子曰嚴則下喑下喑則上聾聾喑不能相通何國之治也蓋聞之也順針縷者成帷幕合升斗者實倉廩并小流而成江海明主者有所受命而不行未嘗有所不受也

衛靈公謂孔子曰有語寡人爲國家者謹之於廟堂之上而國家治矣其可乎孔子曰可愛人者則人愛之惡人者則人惡之知得之己者亦知得之人所謂不出於環堵之室而知天下者知反之己者也

子貢問治民於孔子孔子曰懔懔焉如以腐索御奔馬子貢曰何其畏也孔子曰夫通達之國皆人也以道導之則吾畜也不以道導之則吾讎也若何而毋畏

齊桓公謂管仲曰吾欲舉事於國昭然如日月無愚夫愚婦皆曰善可乎仲曰可然非聖人之道桓公曰何也對曰夫短綆不可以汲深井知鮮不可以與聖人之言慧士可與辨物智士可與辨無方聖人可與辨神明夫聖人之所爲非衆人之所及也民知十己則尚與之爭曰不如吾也百己則疵其過千己則誰而不信是故民不可稍而掌也可并而牧也不可暴而殺也可麾而致也衆不可戶說也可舉而示也

衛靈公問於史鰌曰政孰爲務對曰大理爲務聽獄不中死者不可生也斷者不可屬也故曰大理爲務少焉子路見公公以史鰌言告之子路曰司馬爲務兩國有難兩軍相當司馬執枹以行之一鬬不當死者數萬以殺人爲非也此其爲殺人亦衆矣故曰司馬爲務少焉子貢入見公以二子言告之子貢曰不識哉昔禹與有扈氏戰三陳而不服禹於是脩教一年而有扈氏請服故曰去民之所事奚獄之所聽兵革之不陳奚鼓之所鳴故曰教爲務也

齊桓公出獵逐鹿而走入山谷之中見一老公而問之曰是爲何谷對曰爲愚公之谷桓公曰何故對曰以臣名之桓公曰今視公之儀狀非愚人也何爲以公名對曰臣請陳之臣故畜牸牛生子而大賣之而買駒少年曰牛不能生馬遂持駒去傍鄰聞之以臣爲愚故名此谷爲愚公之谷桓公曰公誠愚矣夫何爲而與之桓公遂歸明日朝以告管仲管仲正衿再拜曰此夷吾之愚也使堯在上咎繇爲理安有取人之駒者乎若有見暴如是叟者又必不與也公知獄訟之不正故與之耳請退而脩政孔子曰弟子記之桓公霸君也管仲賢佐也猶有以智爲愚者也況不及桓公管仲者也

魯有父子訟者康子曰殺之孔子曰未可殺也夫民不知子父訟之不善者久矣是則上過也上有道是人亡矣康子曰夫治民以孝爲本今殺一人以戮不孝不亦可乎孔子曰不孝而誅之是虐殺不辜也三軍大敗不可誅也獄訟不治不可刑也上陳之教而先服之則百姓從風矣躬行不從而后俟之以刑則民知罪矣夫一仞之牆民不能踰百仞之山童子升而遊焉凌遲故也今是仁義之凌遲久矣能謂民弗踰乎詩曰俾民不迷昔者君子導其百姓不使迷是以威厲而不至刑錯而不用也於是訟者聞之乃請無訟

魯哀公問政於孔子對曰政有使民富且壽哀公曰何謂也孔子曰薄賦斂則民富無事則遠罪遠罪則民壽公曰若是則寡人貧矣孔子曰詩云凱悌君子民之父母未見其子富而父母貧者也

文王問於呂望曰爲天下若何對曰王國富民霸國富士僅存之國富大夫亡道之國富倉府是謂上溢而下漏文王曰善對曰宿善不祥是日也發其倉府以賑鰥寡孤獨

武王問於太公曰治國之道若何太公對曰治國之道愛民而已曰愛民若何曰利之而勿害成之勿敗生之勿殺與之勿奪樂之勿苦喜之勿怒此治國之道使民之義也愛之而已矣民失其所務則害之也農失其時則敗之也有罪者重其罰則殺之也重賦斂者則奪之也多徭役以罷民力則苦之也勞而擾之則怒之也故善爲國者遇民如父母之愛子兄之愛弟聞其飢寒爲之哀見其勞苦爲之悲

武王問於太公曰賢君治國何如對曰賢君之治國其政平其吏不苛其賦斂節其自奉薄不以私

善害公法賞賜不加於無功刑罰不施於無罪不因喜以賞不因怒以誅害民者有罪進賢舉過者有賞後宮不荒女謁不聽上無淫慝下不陰害不幸宮室以費財不多觀游臺池以罷民不彫文刻鏤以逞耳目官無腐蠹之藏國無流餓之民此賢君之治國也王武曰善哉

武王問於太公曰爲國而數更法令者何也太公曰爲國而數更法令者不法法以其所善爲法者也故令出而亂亂則更爲法是以其法令數更也

成王問政於尹逸曰吾何德之行而民親其上對曰使之以時而敬順之忠而愛之布令信而不食言王曰其度安至對曰如臨深淵如履薄冰王曰懼哉對曰天地之間四海之內善之則畜也不善則讎也夏殷之臣反讎桀紂而臣湯武夙沙之民自攻其主而歸神農氏此君之所明知也若何其無懼也

仲尼見梁君梁君問仲尼曰吾欲長有國吾欲列都之得吾欲使民安不惑吾欲使士竭其力吾欲使日月當時吾欲使聖人自來吾欲使官府治爲之奈何仲尼對曰千乘之君萬乘之主問於丘者多矣未嘗有如主君問丘之術也然而盡可得也丘聞之兩君相親則長有國君惠臣忠則列都之得毋殺不辜毋釋罪人則民不惑益士祿賞則竭其力尊天敬鬼則日月當時善爲刑罰則聖人自來尚賢使能則官府治梁君曰豈有不然哉

子貢曰葉公問政於夫子夫子曰政在附近而來遠魯哀公問政於夫子夫子曰政在於諭臣齊景公問政於夫子夫子曰政在於節用三君問政於夫子夫子應之不同然則政有異乎孔子曰夫荆之地廣而都狹民有離志焉故曰在於附近而來遠哀公有臣三人內比周公以惑其君外鄣距諸侯賓客以蔽其明故曰政在諭臣齊景公奢於臺榭淫於苑囿五官之樂不解一旦而賜人百乘之家者三故曰政在於節用此三者政也詩不云乎亂離斯瘼爰其適歸此傷離散以爲亂者也匪其止共惟王之邛此傷姦臣蔽主以爲亂者也相亂蔑資曾莫惠我師此傷奢侈不節以爲亂者也察此三者之所欲政其同乎哉

公儀休相魯魯君死左右請閉門公儀休曰止池淵吾不稅蒙山吾不賦苛令吾不布吾已閉心矣何閉於門哉

子產相鄭簡公謂子產曰內政毋出外政毋入夫衣裘之不美車馬之不飾子女之不潔寡人之醜也國家之不治封疆之不正夫子之醜也子產相鄭終簡公之身內無國中之亂外無諸侯之患也子產之從政也擇能而使之馮簡子善斷事子太叔善決而文公孫揮知四國之爲而辨於其大夫之族姓變而立至又善爲辭令裨諶善謀於野則獲於邑則否有事乃載裨諶與之適野使謀可否而告馮簡子斷之使公孫揮爲之辭令成乃受子太叔行之以應對賓客是以鮮有敗事也

董安于治晉陽問政於蹇老蹇老曰曰忠曰信曰

敢蕫安于曰安忠乎曰忠於主曰安信乎曰信於令曰安敢乎曰敢於不善人蕫安于曰此三者足矣

魏文侯使西門豹往治於鄴告之曰必全功成名布義豹曰敢問全功成名布義爲之奈何文侯曰子往矣是無邑不有賢豪辯博者也無邑不有好揚人之惡蔽人之善者也往必問豪賢者因而親之其辯博者因而師之問其好揚人之惡蔽人之善者因而察之不可以特聞從事夫耳聞之不如目見之目見之不如足踐之足踐之不如手辨之人始入官如入晦室久而愈明明乃治治乃行

宓子賤治單父彈鳴琴身不下堂而單父治巫馬期亦治單父以星出以星入日夜不處以身親之而單父亦治巫馬期問其故於宓子賤宓子賤曰我之謂任人子之謂任力任力者固勞任人者固佚人曰宓子賤則君子矣佚四肢全耳目平心氣而百官治任其數而已矣巫馬期則不然弊性事情勞煩教詔雖治猶未至也

孔子謂宓子賤曰子治單父而衆說語丘所以爲之者曰不齊父其父子其子恤諸孤而哀喪紀孔子曰善小節也小民附矣猶未足也曰不齊也所父事者三人所兄事者五人所友者十一人孔子曰父事三人可以教孝矣兄事五人可以教弟矣友十一人可以教學矣中節也中民附矣猶未足也曰此地民有賢於不齊者五人不齊事之皆教不齊所以治之術孔子曰欲其大者乃於此在矣昔者堯舜清微其身以聽觀天下務來賢人夫舉賢者百福之宗也而神明之主也不齊之所治者小也不齊所治者大其與堯舜繼矣

宓子賤爲單父宰辭於夫子夫子曰毋迎而距也毋望而許也許之則失守距之則閉塞譬如高山深淵仰之不可極度之不可測也子賤曰善敢不承命乎

宓子賤爲單父宰過於陽晝曰子亦有以送僕乎陽晝曰吾少也賤不知治民之術有釣道二焉請以送子子賤曰釣道奈何陽晝曰夫扱綸錯餌迎而吸之者陽橋也其爲魚薄而不美若存若亡若食若不食者魴也其爲魚也博而厚味宓子賤曰善於是未至單父冠蓋迎之者交接於道子賤曰車驅之車驅之夫陽晝之所謂陽橋者至矣於是至單父請其耆老尊賢者而與之共治單父

孔子弟子有孔蔑者與宓子賤皆仕孔子往過孔蔑問之曰自子之仕者何得何亡孔蔑曰自吾仕者未有所得而有所亡者三曰王事若襲學焉得習以是學不得明也所亡者一也奉祿少鬻鬻不足及親戚親戚益疏矣所亡者二也公事多急不得弔死視病是以朋友益疏矣所亡者三也孔子不說而復往見子賤曰自子之仕何得何亡子賤曰自吾之仕未有所亡而所得者三始誦之文今履而行之是學日益明也所得者一也奉祿雖少鬻鬻得及親戚是以親戚益親也所得者二也公事雖急夜勤弔死視病是以朋友益親也所得者

三也孔子謂子賤曰君子哉若人君子哉若人魯無君子也斯焉取斯

晏子治東阿三年景公召而數之曰吾以子爲可而使子治東阿今子治而亂子退而自察也寡人將加大誅于子晏子對曰臣請改道易行而治東阿三年不治臣請死之景公許之於是明年上計景公迎而賀之曰甚善矣子之治東阿也晏子對曰前臣之治東阿也屬託不行貨賂不至陂池之魚以利貧民當此之時民無飢者而君反以罪臣今臣後之治東阿也屬託行貨賂至并會賦斂倉庫少內便事左右陂池之魚入於權家當此之時飢者過半矣君乃反迎而賀臣愚不能復治東阿願乞骸骨避賢者之路再拜便僻景公乃下席而謝之曰子强復治東阿東阿者子之東阿也寡人無復與焉

子路治蒲見於孔子曰由願受教孔子曰蒲多壯士又難治也然吾語汝恭以敬可以攝勇寬以正可以容衆恭以潔可以親上

子貢爲信陽令辭孔子而行孔子曰力之順之因子之時無奪無伐無暴無盗子貢曰賜少而事君子君子固有盗者邪孔子曰夫以不肖伐賢是謂奪也以賢伐不肖是謂伐也緩其令急其誅是謂暴也取人善以自爲己是謂盗也君子之盗豈必當財幣乎吾聞之曰知爲吏者奉法利民不知爲吏者枉法以侵民此皆怨之所由生也臨官莫如平臨財莫如廉廉平之守不可攻也匿人之善者是謂蔽賢也揚人之惡者是謂小人也不內相教而外相謗者是謂不足親也言人之善者有所得而無所傷也言人之惡者無所得而有所傷也故君子慎言語矣毋先己而後人擇言出之令口如耳

楊朱見梁王言治天下如運諸掌然梁王曰先生有一妻一妾不能治三畝之園不能芸言治天下如運諸手掌何以楊朱曰臣有之君不見夫羊乎百羊而羣使五尺童子荷杖而隨之欲東而東欲西而西君且使堯牽一羊舜荷杖而隨之則亂之始也臣聞之夫吞舟之魚不遊淵鴻鵠高飛不就汙池何則其志極遠也黃鍾大呂不可從繁奏之舞何則其音疏也將治大者不治小成大功者不小苛此之謂也

景差相鄭鄭人有冬涉水者出而脛寒後景差過之下陪乘而載之覆以上衽叔向聞之曰景子爲人國相豈不固哉吾聞良吏居之三月而溝渠脩十月而津梁成六畜且不濡足而况人乎

魏文侯問李克曰爲國如何對曰臣聞爲國之道食有勞而祿有功使有能而賞必行罰必當文侯曰吾賞罰皆當而民不與何也對曰國其有淫民乎臣聞之曰奪淫民之祿以來四方之士其父有功而祿其子無功而食之出則乘車馬衣美裘以爲榮華入則脩竽瑟鍾石之聲而安其子女之樂以亂鄉曲之教如此者奪其祿以來四方之士此之謂奪淫民也

齊桓公問於管仲曰國何患管仲對曰患夫社鼠桓公曰何謂也管仲對曰夫社束木而塗之鼠因往託焉燻之則恐燒其木灌之則恐敗其塗此鼠所以不可得殺者以社故也夫國亦有社鼠人主左右是也內則蔽善惡於君上外則賣權重於百姓不誅之則爲亂誅之則爲人主所察據腹而有之此亦國之社鼠也人有酤酒者爲器甚潔清置表甚長而酒酸不售問之里人其故里人云公之狗猛人挈器而入且酤公酒狗迎而噬之此酒所以酸不售之故也夫國亦有猛狗用事者是也有道術之士欲明萬乘之主而用事者迎而齕之此亦國之猛狗也左右爲社鼠用事者爲猛狗則道術之士不得用矣此治國之所患也

齊侯問於晏子曰爲政何患對曰患善惡之不分公曰何以察之對曰審擇左右左右善則百僚各得其所宜而善惡分孔子聞之曰此言也信矣善言進則不善無由入矣不進善言則善無由入矣

復槖之君朝齊桓公問治民焉復槖之君不對而循口操衿抑心桓公曰與民共甘苦飢寒乎夫以我爲聖人也故不用言而諭因禮之千金

晉文公時翟人有封狐文豹之皮者文公喟然歎曰封狐文豹何罪哉以其皮爲罪也大夫欒枝曰地廣而不平財聚而不散獨非狐豹之罪乎文公曰善哉說之欒枝曰地廣而不平人將平之財聚而不散人將爭之於是列地以分民散財以賑貧

晉文侯問政於舅犯舅犯對曰分熟不如分腥分腥不如分地割以分民而益其爵祿是以上得地而民知富上失地而民知貧古之所謂致師而戰者其此之謂也

晉侯問於士文伯曰三月朔日有食之寡人學惛焉詩所謂彼日而蝕于何不臧者何也對曰不善政之謂也國無政不用善則自取謫於日月之災故不可不慎也政有三而已一曰因民二曰擇人三曰從時

延陵季子游於晉入其境曰嘻暴哉國乎入其都曰嘻力屈哉國乎立其朝曰嘻亂哉國乎從者曰夫子之入晉境未久也何其名之不疑也延陵季子曰然吾入其境田畝荒穢而不休雜增崇高吾是以知其國之暴也吾入其都新室惡而故室美新牆卑而故牆高吾是以知其民力之屈也吾立其朝君能視而不下問其臣善伐而不上諫吾是以知其國之亂也

齊之所以不如魯者太公之賢不如伯禽伯禽與太公俱受封而各之國三年太公來朝周公問曰何治之疾也對曰尊賢先疏後親先義後仁也此霸者之迹也周公曰太公之澤及五世五年伯禽來朝周公問曰何治之難對曰親親者先內後外先仁後義也此王者之迹也周公曰魯之澤及十世故魯有王迹者仁厚也齊有霸迹者武政也齊之所以不如魯也太公之賢不如伯禽也

景公好婦人而丈夫飾者國人盡服之公使吏禁之曰女子而男子飾者裂其衣斷其帶裂衣斷帶

相望而不止晏子見公曰寡人使吏禁女子而男子飾者裂其衣斷其帶相望而不止者何也對曰君使服之於內而禁之於外猶懸牛首於門而求買馬肉也公胡不使內勿服則外莫敢爲也公曰善使內勿服不旋月而國莫之服也

齊人甚好轂擊相犯以爲樂禁之不止晏子患之乃爲新車良馬出與人相犯也曰轂擊者不祥臣其祭祀不順居處不敬乎下車棄而去之然後國人乃不爲故曰禁之以制而身不先行也民不肯止故化其心莫若教也

魯國之法魯人有贖臣妾於諸侯者取金於府子貢贖人於諸侯而還其金孔子聞之曰賜失之矣聖人之舉事也可以移風易俗而教導可施於百姓非獨適其身之行也今魯國富者寡而貧者衆贖而受金則爲不廉不受則後莫復贖自今以來魯人不復贖矣孔子可謂通於化矣故老子曰見小曰明

孔子見季康子康子未說孔子又見之宰予曰吾聞之夫子曰王公不聘不動今吾子之見司寇也少數矣孔子曰魯國以衆相凌以兵相暴之日久矣而有司不治聘我者孰大乎於是魯人聞之曰聖人將治可以不先自爲刑罰乎自是之後國無爭者孔子謂弟子曰違山十里蟪蛄之聲猶尚存耳政事無如膺之矣古之魯俗塗里之閭羅門之羅收門之漁獨得於禮是以孔子善之夫塗里之閭富家爲貧者出羅門之羅有親者取多無親者取少收門之漁有親者取巨無親者取小

春秋曰四民均則王道興而百姓寧所謂四民者士農工商也婚姻之道廢則男女之道悖而淫佚之路興矣

說苑卷第八

尊賢

人君之欲平治天下而垂榮名者必尊賢而下士易曰自上下下其道大光又曰以貴下賤大得民也夫明王之施德而下下也將懷遠而致近也夫朝無賢人猶鴻鵠之無羽翼也雖有千里之望猶不能致其意之所欲至矣是故游江海者託於船致遠道者託於乘欲霸王者託於賢伊尹呂尚管夷吾百里奚此霸王之船乘也釋父兄與子孫非疏之也任庖人釣屠與仇讎僕虜非阿之也持社稷立功名之道不得不然也猶大匠之爲宮室也量小大而知材木矣比功校而知人數矣是故呂尚聘而天下知商將亡而周之王也管夷吾百里奚任而天下知齊秦之必霸也豈特船乘哉夫成王霸固有人亡國破家亦固有人桀用有莘紂用惡來宋用唐鞅齊用蘇秦秦用趙高而天下知其亡也非其人而欲有功譬其若夏至之日而欲夜之長也射魚指天而欲發之當也雖舜禹猶亦困而又況乎俗主哉

春秋之時天子微弱諸侯力政皆叛不朝衆暴寡強刼弱南夷與北狄交侵中國之不絕若綫桓公於是用管仲鮑叔隰朋賓胥無甯戚三存亡國一繼絕世救中國攘戎狄卒脅荊蠻以尊周室霸諸侯晉文公用咎犯先軫陽處父強中國敗強楚合諸侯朝天子以顯周室楚莊王用孫叔敖司馬子反將軍子重征陳從鄭敗強晉無敵於天下秦穆公用百里子蹇叔子王子廖及由余據有雍州攘敗西戎吳用延州來季子幷冀州揚威于雞父鄭僖公富有千乘之國貴爲諸侯治義不順人心而取弑於臣者不先得賢也至簡公用子產裨諶世叔行人子羽賊臣除正臣進去強楚合中國國家安寧二十餘年無強楚之患故虞有宮之奇晉獻公爲之終夜不寐楚有子玉得臣文公爲之側席而坐遠乎賢者之厭難折衝也夫宋襄公不用公子目夷之言大辱於楚曹不用僖負羈之諫敗死於戎故共維五始之要治亂之端存乎審己而任賢也國家之任賢而吉任不肖而凶案往世而視已事其必然也如合符此爲人君者不可以不愼也國家惽亂而良臣見魯國大亂季友之賢見僖公卽位而任季子魯國安寧外內無憂行政二十一年季子之卒後邾擊其南齊伐其北魯不勝其患將乞師於楚以取全耳故傳曰患之起必自此始也公子買不可使戍衛公子遂不聽君命而擅之晉內侵於臣下外困於兵亂弱之患也僖公之性非前二十一年常賢而後乃漸變爲不肖也此季子存之所益亡之所損也夫得賢失賢其損益之驗如此而人主忽於所用甚可疾痛也夫智不足以見賢無可奈何矣若智能見之而強不能決猶豫不用而大者死亡小者亂傾此甚可悲哀也以宋殤公不知孔父之賢乎安知孔父死己必死趨而救之趨而救之者是知其賢也以魯莊公不知季子之賢乎安知疾將死召季子而授之國政

授之國政者是知其賢也此二君知能見賢而皆不能用故宋殤公以殺死魯莊公以賊嗣使宋殤蚤任孔父魯莊素用季子乃將靖鄰國而況自存乎

鄒子說梁王曰伊尹故有莘氏之媵臣也湯立以爲三公天下之治太平管仲故成陰之狗盜也天下之庸夫也齊桓公得之爲仲父百里奚道之於路傳賣五羊之皮秦穆公委之以政寗戚故將車人也叩轅行歌於康之衢桓公任以國司馬喜髕脚於宋而卒相中山范雎折脅拉齒於魏而後爲應侯太公望故老婦之出夫也朝歌之屠佐也棘津迎客之舍人也年七十而相周九十而封齊故詩曰緜緜之葛在於曠野良工得之以爲絺紵良工不得枯死於野此七士者不遇明君聖主幾行乞丐枯死於中野譬猶緜緜之葛矣

眉睫之微接而形於色聲音之風感而動乎心寗戚擊牛角而商歌桓公聞而舉之鮑龍跪石而登嵯孔子爲之下車堯舜相見不違桑陰文王舉太公不以日久故賢聖之接也不待久而親能者之相見也不待試而知矣故士之接也非必與之臨財分貨乃知其廉也非必與之犯難涉危乃知其勇也舉事決斷是以知其勇也取與有讓是以知其廉也故見虎之尾而知其大於貍也見象之牙而知其大於牛也一節見則百節知矣由此觀之以所見可以占未發覩小節固足知大體矣

禹以夏王桀以夏亡湯以殷王紂以殷亡闔廬以吳戰勝無敵於天下而夫差以見禽於越文公以晉國霸而厲公以見弒於巨麗之宮威王以齊強於天下而湣王以弒死於廟梁穆公以秦顯名尊號而二世以劫於望夷其所以君王者同而功迹不等者所任異也是故成王處襁褓而朝諸侯周公用事也趙武靈王年五十而餓於沙丘任李兌故也桓公得管仲九合諸侯一匡天下失管仲任豎刁易牙身死不葬爲天下笑一人之身榮辱俱施焉在所任也故魏有公子無忌削地復得趙任藺相如秦兵不敢出鄢陵任唐雎國獨特立楚有申包胥而昭王反位齊有田單襄王得國由此觀之國無賢佐俊士而能以成功立名安危繼絕者未嘗有也故國不務大而務得民心佐不務多而務得賢俊得民心者民往之有賢佐者士歸之文王請除炮烙之刑而殷民從湯去張網者之三面而夏民從越王不隳舊冢而吳人服以其所爲之順於民心也故聲同則處異而相應德合則未見而相親賢者立於本朝則天下之豪相率而趨之矣何以知其然也曰管仲桓公之賊也鮑叔以爲賢於己而進之爲相七十言而說乃聽遂使桓公除報讎之心而委國政焉桓公垂拱無事而朝諸侯鮑叔之力也管仲之所以能北走桓公無自危之心者同聲於鮑叔也紂殺王子比干箕子被髮而佯狂陳靈公殺泄冶而鄧元去陳自是之後殷兼於周陳亡於楚以其殺比干泄冶而失箕子與鄧元也燕昭王得郭隗而鄒衍樂毅以齊趙至蘇

子屈景以周楚至於是舉兵而攻齊棲閔王於莒燕校地計衆非與齊鈞也然所以能信意至於此者由得士也故無常安之國無恆治之民得賢者則安昌失之者則危亡自古及今未有不然者也明鏡所以照形也往古所以知今也夫知惡往古之所以危亡而不務襲迹於其所以安昌則未有異乎却走而求逮前人也太公知之故舉微子之後而封比干之墓夫聖人之於死尚如是其厚也況當世而生存者乎則其弗失可識矣

齊景公問於孔子曰秦穆公其國小處僻而霸何也對曰其國小而志大雖處僻而其政中其舉果其謀和其令不偷親舉五羖大夫於係縲之中與之語三日而授之政以此取之雖王可也霸則小矣

或曰將謂桓公仁義乎殺兄而立非仁義也將謂桓公恭儉乎與婦人同輿馳於邑中非恭儉也將謂桓公清潔乎閨門之內無可嫁者非清潔也此三者亡國失君之行也然而桓公兼有之以得管仲隰朋九合諸侯一匡天下畢朝周室爲五霸長以其得賢佐也失管仲隰朋任豎刁易牙身死不葬蟲流出戶一人之身榮辱俱施者何者其所任異也由此觀之則士佐急矣

周公旦白屋之士所下者七十人而天下之士皆至晏子所與同衣食者百人而天下之士亦至仲尼脩道行理文章而天下之士亦至矣伯牙子鼓琴鍾子期聽之方鼓而志在太山鍾子期曰善哉乎鼓琴巍巍乎若太山少選之間而志在流水鍾子期復曰善哉乎鼓琴湯湯乎若流水鍾子期死伯牙破琴絕絃終身不復鼓琴以爲世無足爲鼓琴者非獨鼓琴若此也賢者亦然雖有賢者而無以接之賢者奚由盡忠哉驥不自至千里者待伯樂而後至也

周威公問於寧子曰取士有道乎對曰有窮者達之亡者存之廢者起之四方之士則四面而至矣窮者不達亡者不存廢者不起四方之士則四面而畔矣夫城固不能自守兵利不能自保得士而失之必有其間夫士存則君尊士亡則君卑周威公曰士壹至如此乎對曰君不聞夫楚平王有士曰楚傒胥丘負客王將殺之出亡之晉晉人用之是爲城濮之戰又有士曰苗賁皇王將殺之出亡走晉晉人用之是爲鄢陵之戰又有士曰上解于王將殺之出亡走晉晉人用之是爲兩堂之戰又有士曰伍子胥王殺其父兄出亡走吳闔閭用之於是興師而襲郢故楚之大得罪於梁鄭宋衛之君猶未遽至于此也此四得罪於其士三暴其民骨一亡其國由是觀之士存則國存士亡則國亡子胥怒而亡之申包胥怒而存之士胡可無貴乎

哀公問於孔子曰人何若而可取也孔子對曰毋取拑者毋取健者毋取口銳者哀公曰何謂也孔子曰拑者大給利不可盡用健者必欲兼人不可以爲法也口銳者多誕而寡信後恐不驗也夫弓矢和調而後求其中焉馬慤愿順然後求其良材

焉人必忠信重厚然後求其知能焉今人有不忠信重厚而多知能如此人者譬猶豺狼與不可以身近也是故先其仁信之誠者然後親之於是有知能者然後任之故曰親仁而使能夫取人之術也觀其言而察其行夫言者所以抒其胷而發其情者也能行之士必能言之是故先觀其言而揆其行夫以言揆其行雖有姦軌之人無以逃其情矣哀公曰善

周公攝天子位七年布衣之士執贄所師見者十二人窮巷白屋所先見者四十九人時進善者百人教士者千人官朝者萬人當此之時誠使周公驕而且悋則天下賢士至者寡矣苟有至者則必貪而尸祿者也尸祿之臣不能存君矣

齊桓公設庭燎為士之欲造見者朞年而士不至於是東野鄙人有以九九之術見者桓公曰九九何足以見乎鄙人對曰臣非以九九為足以見也臣聞主君設庭燎以待士朞年而士不至夫士之所以不至者君天下賢君也四方之士皆自以論而不及君故不至也夫九九薄能耳而君猶禮之況賢於九九乎夫太山不辭壤石江海不逆小流所以成大也詩云先民有言詢于芻蕘言博謀也桓公曰善乃因禮之朞月四方之士相攜而並至詩曰自堂徂　自羊徂牛言以內及外以小及大也

齊景公伐宋至于岐隄之上登高以望太息而歎曰昔我先君桓公長轂八百乘以霸諸侯今我長轂三千乘而不敢久處於此者豈其無管仲歟弦章對曰臣聞之水廣則魚大君明則臣忠昔有桓公故有管仲令桓公在此則車下之臣盡管仲也

趙簡子游於河而樂之歎曰安得賢士而與處焉舟人古乘跪而對曰夫珠玉無足去此數千里而所以能來者人好之也今士有足而不來者此是吾君不好之乎趙簡子曰吾門左右客千人朝食不足暮收市征暮食不足朝收市征吾尚可謂不好士乎舟人古乘對曰鴻鵠高飛遠翔其所恃者六翮也背上之毛腹下之毳無尺寸之數去之滿把飛不能為之益卑益之滿把飛不能為之益高不知門下左右客千人者有六翮之用乎將盡毛毳也

齊宣王坐淳于髡侍宣王曰先生論寡人何好淳于髡曰古者所好四而王所好三焉宣王曰古者所好何與寡人所好淳于髡曰古者好馬王亦好馬古者好味王亦好味古者好色王亦好色古者好士王獨不好士宣王曰國無士耳有則寡人亦說之矣淳于髡曰古者驊騮騏驥今無有王選於眾王好馬矣古者有豹象之胎今無有王選於眾王好味矣古者有毛廧西施今無有王選於眾王好色矣王必將待堯舜禹湯之士而後好則堯舜禹湯之士亦不好王矣宣王嘿然無以應

衛君問於田讓曰寡人封侯盡千里之地賞賜盡御府繒帛而士不至何也田讓對曰君之賞賜不可以功及也君之誅罰不可以理避也猶舉杖而

呼狗張弓而祝雞矣雖有香餌而不能致者害之必也

宗衞相齊遇逐罷歸舍召門尉田饒等二十有七人而問焉曰士大夫誰能與我赴諸侯者乎田饒等皆伏而不對宗衞曰何士大夫之易得而難用也饒對曰非士大夫之難用也是君不能用也宗衞曰不能用士大夫何若田饒對曰廚中有臭肉則門下無死士今夫三升之稷不足於士而君鴈鶩有餘粟紈素綺繡靡麗堂楯從風雨弊而士曾不得以緣衣果園梨栗後宮婦人摭以相擿而士曾不得一嘗且夫財者君之所輕也死者士之所重也君不能用所輕之財而欲使士致所重之死豈不難乎哉於是宗衞面有慚色逡巡避席而謝曰此衞之過也

魯哀公問於孔子曰當今之時君子誰賢對曰衞靈公公曰吾聞之其閨門之內姑姊妹無別對曰臣觀於朝廷未觀於堂陛之閒也靈公之弟曰公子渠牟其知足以治千乘之國其信足以守之而靈公愛之又有士曰王林國有賢人必進而任之無不達也不能達退而與分其祿而靈公尊之又有士曰慶足國有大事則進而治之無不濟也而靈公說之史鰌去衞靈公邸舍三月琴瑟不御待史鰌之入也而後入臣是以知其賢也

介子推行年十五而相荆仲尼聞之使人往視還曰廊下有二十五俊士堂上有二十五老人仲尼曰合二十五人之智智於湯武并二十五人之力力於彭祖以治天下其固免矣乎

孔子閒居喟然而歎曰銅鞮伯華而無死天下其有定矣子路曰願聞其爲人也何若孔子曰其幼也敏而好學其壯也有勇而不屈其老也有道而能以下人子路曰其幼也敏而好學則可其壯也有勇而不屈則可夫有道又誰下哉孔子曰由不知也吾聞之以衆攻寡而無不消也以貴下賤無不得也昔者周公旦制天下之政而下士七十人豈無道哉欲得士之故也夫有道而能下於天下之士君子乎哉

魏文侯從中山奔命安邑田子方後太子擊遇之下車而趨子方坐乘如故告太子曰爲我請君待我朝歌太子不說因謂子方曰不識貧窮者驕人富貴者驕人乎子方曰貧窮者驕人富貴者安敢驕人人主驕人而亡其國吾未見以國待亡者也大夫驕人而亡其家吾未見以家待亡者也貧窮者若不得意納履而去安往不得貧窮乎貧窮者驕人富貴者安敢驕人太子及文侯道田子方之語文侯歎曰微吾子之故吾安得聞賢人之言吾下子方以行得而友之自吾友子方也君臣益親百姓益附吾是以得友士之功我欲伐中山吾以武下樂羊三年而中山爲獻於我我是以得友武之功吾所以不少進於此者吾未見以智驕我者也若得以智驕我者豈不及古之人乎

晉文侯行地登隧大夫皆扶之隨會不扶文侯曰會夫爲人臣而忍其君者其罪奚如對曰其罪重

死文侯曰何謂重死對曰身死妻子爲勠焉隨會曰君奚獨問爲人臣忍其君者而不問爲人君而忍其臣者邪文侯曰爲人君而忍其臣者其罪何如隨會對曰爲人君而忍其臣者智士不爲謀辨士不爲言仁士不爲行勇士不爲死文侯援綏下車辭諸大夫曰寡人有腰髀之病願諸大夫勿罪也

齊將軍田瞶出將張生郊送曰昔者堯讓許由以天下洗耳而不受將軍知之乎曰唯然知之伯夷叔齊辭諸侯之位而不爲將軍知之乎曰唯然知之於陵仲子辭三公之位而傭爲人灌園將軍知之乎曰唯然知之智過去君弟變姓名免爲庶人將軍知之乎曰唯然知之孫叔敖三去相而不悔將軍知之乎曰唯然知之此五大夫者名辭之而實羞之今將軍方吞一國之權提鼓擁旗被堅執銳旋回十萬之師擅斧鉞之誅愼毋以士之所羞者驕士田瞶曰今日諸君皆爲瞶祖道具酒脯而先生獨教之以聖人之大道謹聞命矣

魏文侯見段干木立倦而不敢息及見翟黃踞堂而與之言翟黃不說文侯曰段干木官之則不肯祿之則不受今汝欲官則相至欲祿則上卿既受吾賞又責吾禮毋乃難乎

孔子之郯遭程子於塗傾蓋而語終日有間顧子路曰取束帛一以贈先生子路不對有間又顧曰取束帛一以贈先生子路屑然對曰由聞之也士不中而見女無媒而嫁君子不行也孔子曰由詩不云乎野有蔓草零露漙兮有美一人清揚婉兮邂逅相遇適我願兮今程子天下之賢士也於是不贈終身不見大德毋踰閑小德出入可也

齊桓公使管仲治國管仲對曰賤不能臨貴桓公以爲上卿而國不治桓公曰何故管仲對曰貧不能使富桓公賜之齊國市租一年而國不治桓公曰何故對曰疏不能制親桓公立以爲仲父齊國大安而遂霸天下孔子曰管仲之賢不得此三權者亦不能使其君南面而霸矣

桓公問於管仲曰吾欲使爵腐於酒肉腐於俎得毋害於霸乎管仲對曰此極非其貴者耳然亦無害於霸也桓公曰何如而害霸管仲對曰不知賢害霸知而不用害霸用而不任害霸任而不信害霸信而復使小人參之害霸桓公曰善

魯人攻鄪曾子辭於鄪君曰請出寇罷而後復來請姑毋使狗豕入吾舍鄪君曰寡人之於先生也人無不聞今魯人攻我而先生去我我胡守先生之舍魯人果攻鄪而數之罪十而曾子之所爭者九魯師罷鄪君復脩曾子舍而後迎之

宋司城子罕之貴子韋也入與共食出與共衣司城子罕亡子韋不從子罕來復召子韋而貴之左右曰君之善子韋也君亡不從來又復貴之君獨不愧於君之忠臣乎子罕曰吾唯不能用子韋故至於亡今吾之得復也尚是子韋之遺德餘教也吾故貴之且我之亡也吾臣之削迹拔樹以從我者奚益於吾亡哉

楊因見趙簡主曰臣居鄉三逐事君五去聞君好士故走來見簡主聞之絕食而歎跽而行左右進諫曰居鄉三逐是不容衆也事君五去是不忠上也今君有士見過八矣簡主曰子不知也夫美女者醜婦之仇也盛德之士亂世所疏也正直之行邪枉所憎也遂出見之因授以爲相而國大治由是觀之遠近之人不可以不察也

應侯與賈子坐聞其鼓琴之聲應侯曰今日之琴一何悲也賈子曰夫張急調下故使之悲耳急張者良材也調下者官卑也取夫良材而卑官之安能無悲乎應侯曰善哉

十三年諸侯舉兵以伐齊齊王聞之惕然而恐召其羣臣大夫告曰有智爲寡人用之於是博士淳于髡仰天大笑而不應王復問之又大笑不應三問三笑不應王艴然作色不悅曰先生以寡人語爲戲乎對曰臣非敢以大王語爲戲也臣笑臣鄰之祠田也以一奩飯一壺酒三鮒魚祝曰蟹堁者宜禾洿邪者百車傳之後世洋洋有餘臣笑其賜鬼薄而請之厚也於是王乃立淳于髡爲上卿賜之千金革車百乘與平諸侯之事諸侯聞之立罷其兵休其士卒遂不敢攻齊此非淳于髡之力乎

田忌去齊奔楚楚王郊迎至舍問曰楚萬乘之國也齊亦萬乘之國也常欲相并爲之奈何對曰易知耳齊使申孺將則楚發五萬人使上將軍將之至禽將軍首而反耳齊使田居將則楚發二十萬人使上將軍將之分別而相去也齊使眄子將楚發四封之內王自出將而忌從相國上將軍爲左右司馬如是則王僅得存耳於是齊使申孺將楚發五萬人使上將軍至禽將軍首反於是齊王忿然乃更使眄子將楚悉發四封之內王自出將田忌從相國上將軍爲左右司馬益王車屬九乘僅得免耳至舍王北面正領齊袪問曰先生何知之早也田忌曰申孺爲人侮賢者而輕不肖者賢不肖者俱不爲用是以亡也田居爲人尊賢者而賤不肖者賢者負任不肖者退是以分別而相去也眄子之爲人也尊賢者而愛不肖者賢不肖俱負任是以王僅得存耳

魏文侯觴大夫於曲陽飲酣文侯喟焉歎曰吾獨無豫讓以爲臣蹇重舉酒進曰臣請浮君文侯曰何以對曰臣聞之有命之父母不知孝子有道之君不知忠臣夫豫讓之君亦何如哉文侯曰善受浮而飲之釂而不讓曰無管仲鮑叔以爲臣故有豫讓之功也

趙簡子曰吾欲得范中行氏之良臣史黶曰安用之簡子曰良臣人所願也又何問焉曰君以爲無良臣故也夫事君者諫過而薦可章善而替否獻能而進賢朝夕誦善敗而納之聽則進否則退今范中行氏之良臣也不能匡相其君使至於難出在於外又不能入亡而棄之何良之爲若不棄君安得之夫良將營其君使復其位死而後止何曰以來若未能乃非良也簡子曰善

子路問於孔子曰治國何如孔子曰在於尊賢而

賤不肖子路曰苑中行氏尊賢而賤不肖其亡何也曰苑中行氏尊賢而不能用也賤不肖而不能去也賢者知其不己用而怨之不肖者知其賤己而讎之賢者怨之不肖者讎之怨讎並前中行氏雖欲無亡得乎

晉荆戰於邲晉師敗績荀林父將歸請死昭公將許之士貞伯曰不可城濮之役晉勝于荆文公猶有憂色曰子玉猶存憂未歇也困獸猶鬬況國相乎及荆殺子玉乃喜曰莫予毒也今天或者大警晉也林父之事君進思盡忠退思補過社稷之衛也今殺之是重荆勝也昭公曰善乃使復將

說苑卷第八

說苑卷第九

正諫

易曰王臣蹇蹇匪躬之故人臣之所以蹇蹇爲難而諫其君者非爲身也將欲以匡君之過矯君之失也君有過失者危亡之萌也見君之過失而不諫是輕君之危亡也夫輕君之危亡者忠臣不忍爲也三諫而不用則去不去則身亡身亡者仁人所不爲也是故諫有五一曰正諫二曰降諫三曰忠諫四曰戇諫五曰諷諫孔子曰吾其從諷諫矣乎夫不諫則危君固諫則危身與其危君寧危身危身而終不用則諫亦無功矣智者度君權時調其緩急而處其宜上不敢危君下不以危身故在國而國不危在身而身不殆昔陳靈公不聽泄冶之諫而殺之曹羈三諫曹君不聽而去春秋序義雖俱賢而曹羈合禮

齊景公遊於海上而樂之六月不歸令左右曰敢有先言歸者致死不赦顏燭趨進諫曰君樂治海上而六月不歸彼儻有治國者君且安得樂此海也景公援戟將斫之顏燭趨進撫衣待之曰君奚不斫也昔者桀殺關龍逢紂殺王子比干君之賢非此二主也臣之材亦非此二子也君奚不斫以臣參此二人者不亦可乎景公說遂歸中道聞國人謀不內矣

楚莊王立爲君三年不聽朝乃令於國曰寡人惡爲人臣而遽諫其君者今寡人有國家立社稷有諫則死無赦蘇從曰處君之高爵食君之厚祿愛其死而不諫其君則非忠臣也乃入諫莊王立鼓鍾之間左伏楊姬右擁越姬左裯衽右朝服曰吾鼓鍾之不暇何諫之聽蘇從曰臣聞之好道者多資好樂者多迷好道者多糧好樂者多亡荊國亡無日矣死臣敢以告王王曰善左執蘇從手右抽陰刀刎鍾鼓之懸明日授蘇從爲相

晉平公好樂多其賦斂下治城郭曰敢有諫者死國人憂之有咎犯者見門大夫曰臣聞主君好樂故以樂見門大夫入言曰晉人咎犯也欲以樂見平公曰內之止坐殿上則出鍾磬竽瑟坐有頃平公曰客子爲樂咎犯對曰臣不能爲樂臣善隱平公召隱士十二人咎犯曰隱臣竊顧昧死御平公曰諾咎犯申其左臂而詘五指平公問於隱官曰占之爲何隱官皆曰不知平公曰歸之咎犯則申其一指曰是一也便游赭盡而峻城闕二也柱梁衣繡士民無褐三也侏儒有餘酒而死士渴四也民有飢色而馬有粟秩五也近臣不敢諫遠臣不得達平公曰善乃屏鍾鼓除竽瑟遂與咎犯參治國

孟嘗君將西入秦賓客諫之百通則不聽也曰以人事諫我我盡知之若以鬼道諫我我則殺之謁者入曰有客以鬼道聞曰請客入客曰臣之來也過於淄水上見一土耦人方與木梗人語木梗謂土耦人曰子先土也持子以爲耦人遇天大雨水潦並至子必沮壞應曰我沮乃反吾真耳今子東園之桃也刻子以爲梗遇天大雨水潦並至必浮

子泛泛乎不知所止今秦四塞之國也有虎狼之心恐其有木梗之患於是孟嘗君逡巡而退而無以應卒不敢西嚮秦

吳王欲伐荆告其左右曰敢有諫者死舍人有少孺子者欲諫不敢則懷操彈於後園露沾其衣如是者三旦吳王曰子來何苦沾衣如此對曰園中有樹其上有蟬蟬高居悲鳴飲露不知螳螂在其後也螳螂委身曲附欲取蟬而不知黃雀在其傍也黃雀延頸欲啄螳螂而不知彈丸在其下也此三者皆務欲得其前利而不顧其後之有患也吳王曰善哉乃罷其兵

楚莊王欲伐陽夏師久而不罷羣臣欲諫而莫敢莊王獵於雲夢椒舉進諫曰王所以多得獸者馬也而王國亡王之馬豈可得哉莊王曰善不穀知詘强國之可以長諸侯也知得地之可以爲富也而忘吾民之不用也明日飲諸大夫酒以椒舉爲上客罷陽夏之師

秦始皇帝太后不謹幸郎嫪毐封以爲長信侯爲生兩子毐專國事浸益驕奢與侍中左右貴臣俱博飲酒醉爭言而鬬瞋目大叱曰吾乃皇帝之假父也窶人子何敢乃與我亢所與鬬者走行白皇帝皇帝大怒毐懼誅因作亂戰咸陽宮毐敗始皇乃取毐四支車裂之取其兩弟囊撲殺之取皇太后遷之于萯陽宮下令曰敢以太后事諫者戮而殺之從蒺蔾其脊肉幹四支而積之闕下諫而死者二十七人矣齊客茅焦乃往上謁曰齊客茅焦願上諫皇帝皇帝使使者出問客得無以太后事諫也茅焦曰然使者還白曰果以太后事諫皇帝曰走往告之若不見闕下積死人耶使者問茅焦茅焦曰臣聞之天有二十八宿今死者已有二十七人矣臣所以來者欲滿其數耳臣非畏死人也走入白之茅焦邑子同食者盡負其衣物行亡使者入白之皇帝大怒曰是子故來犯吾禁趣炊鑊湯竇之是安得積闕下乎趣召之入皇帝按劍而坐口正沫出使者召之入茅焦不肯疾行足趣相過耳使者趣之茅焦曰臣至前則死矣君獨不能忍吾須臾乎使者極哀之茅焦至前再拜謁起稱曰臣聞之夫有生者不諱死有國者不諱亡諱死者不可以得生諱亡者不可以得存死生存亡聖主所欲急聞也不審陛下欲聞之不皇帝曰何謂也茅焦對曰陛下有狂悖之行陛下不自知耶皇帝曰何等也願聞之茅焦對曰陛下車裂假父有嫉妬之心囊撲兩弟有不慈之名遷母萯陽宮有不孝之行從蒺蔾於諫士有桀紂之治今天下聞之盡瓦解無嚮秦者臣竊恐秦亡爲陛下危之所言已畢乞行就質乃解衣伏質皇帝下殿左手接之右手麾左右曰赦之先生就衣今願受事乃立焦爲仲父爵之爲上卿皇帝立駕千乘萬騎空左方自行迎太后萯陽宮歸於咸陽太后大喜乃大置酒待茅焦及飲太后曰抗枉令直使敗更成安秦之社稷使妾母子復得相會者盡茅君之力也

楚莊王築層臺延石千里延壤百里士有反三月

之糧者大臣諫者七十二人皆死矣有諸御己者違楚百里而耕謂其耦曰吾將入見於王其耦曰以身乎吾聞之說人主者皆閒暇之人也然且至而死矣今子特草茅之人耳諸御己曰若與予同耕則比力也至於說人主不與子比智矣委其耕而入見莊王莊王謂之曰諸御己來汝將諫邪諸御己曰君有義之用有法之行且己聞之土負水者平木負繩者正君受諫者聖君築層臺延石千里延壤百里民之釁咎血成於通塗然且未敢諫也己何敢諫乎顧臣愚竊聞昔者虞不用宮之奇而晉并之陳不用子家羈而楚并之曹不用僖負羈而宋并之萊不用子猛而齊并之吳不用子胥而越并之秦人不用蹇叔之言而秦國危桀殺關龍逄而湯得之紂殺王子比干而武王得之宣王殺杜伯而周室卑此三天子六諸侯皆不能尊賢用辯士之言故身死而國亡遂趨而出楚王遽而追之曰己子反矣吾將用子之諫先日說寡人者其說也不足以動寡人之心又危加諸寡人故皆至而死今子之說足以動寡人之心又不危加諸寡人故吾將用子之諫明日令曰有能入諫者吾將與為兄弟遂解層臺而罷民楚人歌之曰薪乎萊乎無諸御己訖無子乎萊乎薪乎無諸御己訖無人乎

齊桓公謂鮑叔曰寡人欲鑄大鍾昭寡人之名焉寡人之行豈避堯舜哉鮑叔曰敢問君之行桓公曰昔者吾圍譚三年得而不自與者仁也吾北伐孤竹剗令支而反者武也吾為葵丘之會以偃天下之兵者文也諸侯抱美玉而朝者九國寡人不受者義也然則文武仁義寡人盡有之矣寡人之行豈避堯舜哉鮑叔曰君直言臣直對昔者公子糾在上位而不讓非仁也背太公之言而侵魯境非義也壇場之上詘於一劍非武也姪娣不離懷衽非文也凡為不善遍於物不自知者無天禍必有人害天處甚高其聽甚下除君過言天且聞之桓公曰寡人有過乎幸記之是社稷之福也子不幸教幾有大罪以辱社稷

楚昭王欲之荊臺游司馬子綦進諫曰荊臺之游左洞庭之陂右彭蠡之水南望獵山下臨方淮其樂使人遺老而忘死人君游者盡以亡其國願大王勿往游焉王曰荊臺乃吾地也有地而游之子何為絕我游乎怒而擊之於是令尹子西駕安車四馬徑於殿下曰今日荊臺之游不可不觀也王登車而拊其背曰荊臺之游與子共樂之矣步馬十里引轡而止曰臣不敢下車願得有道大王肯聽之乎王曰第言之令尹子西曰臣聞之為人臣而忠其君者爵祿不足以賞也為人臣而諛其君者刑罰不足以誅也若司馬子綦者忠臣也若臣者諛臣也願大王殺臣之軀罰臣之家而祿司馬子綦王曰若我能止聽公子獨能禁我游耳後世游之無有極時奈何令尹子西曰欲禁後世易耳願大王山陵崩阤為陵於荊臺未嘗有持鍾鼓管絃之樂而游於父之墓上者也於是王還車卒不

游荆臺令罷先置孔子從魯聞之曰美哉令尹子西諫之於十里之前而權之於百世之後者也

荆文王得如黃之狗箘簬之矰以畋於雲夢三月不反得舟之姬淫暮年不聽朝保申諫曰先王卜以臣爲保吉今王得如黃之狗箘簬之矰畋於雲夢三月不反及得舟之姬淫暮年不聽朝王之罪當笞匍伏將笞王王曰不穀免於襁褓託於諸侯矣願請變更而無笞保申曰臣承先王之命不敢廢王不受笞是廢先王之命也臣寧得罪於王無負於先王王曰敬諾乃席王王伏保申束細箭五十跪而加之王背如此者再謂王起矣王曰有笞之名一也遂致之保申曰臣聞之君子恥之小人痛之恥之不變痛之何益保申趨出欲自流乃請罪於王王曰此不穀之過保將何罪王乃變行從保申殺如黃之狗折箘簬之矰逐舟之姬務治乎荆兼國三十令荆國廣大至於此者保申敢極言之功也蕭何王陵聞之曰聖主能奉先世之業而以成功名者其唯荆文王乎故天下譽之至今明主忠臣孝子以爲法

晉平公使叔嚮聘於吳吳人拭舟以逆之左五百人右五百人有繡衣而豹裘者有錦衣而狐裘者叔嚮歸以告平公平公曰吳其亡乎奚以敬舟奚以敬民叔嚮對曰君爲馳底之臺上可以發千兵下可以陳鐘鼓諸侯聞君者亦曰奚以敬臺奚以敬民所敬各異也於是平公乃罷臺

趙簡子舉兵而攻齊令軍中有敢諫者罪至死被甲之士名曰公盧望見簡子大笑簡子曰子何笑對曰臣有宿笑簡子曰有以解之則可無以解之則死對曰當桑之時臣鄰家夫與妻俱之田見桑中女因往追之不能得還及其妻怒而去之臣笑其曠也簡子曰今吾伐國失國是吾曠也於是罷師而歸

景公爲臺臺成又欲爲鍾晏子諫曰君不勝欲爲臺今復欲爲鍾是重斂於民民之哀矣夫斂民之哀而以爲樂不祥景公乃止

景公有馬其圉人殺之公怒援戈將自擊之晏子曰此不知其罪而死臣請爲君數之令知其罪而殺之公曰諾晏子舉戈而臨之曰汝爲吾君養馬而殺之而罪當死汝使吾君以馬之故殺圉人而罪又當死汝使吾君以馬故殺人聞於四鄰諸侯汝罪又當死公曰夫子釋之夫子釋之勿傷吾仁也

景公好弋使燭雛主鳥而亡之景公怒而欲殺之晏子曰燭雛有罪請數之以其罪乃殺之景公曰可於是乃召燭雛數之景公前曰汝爲吾君主鳥而亡之是一罪也使吾君以鳥之故殺人是二罪也使諸侯聞之以吾君重鳥而輕士是三罪也數燭雛罪已畢請殺之景公曰止勿殺而謝之

景公正晝被髮乘六馬御婦人以出正閨刖跪擊其馬而反之曰爾非吾君也公慚而不朝晏子睹裔敖而問曰君何故不朝對曰昔者君正晝被髮乘六馬御婦人出正閨刖跪擊其馬而反之曰爾

非吾君也公慙而反不果出是以不朝晏子入見公曰昔者寡人有罪被髮乘六馬以出正閨刖跪擊其馬而反之曰爾非吾君也寡人以天子大夫之賜得率百姓以守宗廟今見戮於刖跪以辱社稷吾猶可以齊於諸侯乎晏子對曰君無惡焉臣聞之下無直辭上有隱君民多諱言君有驕行古者明君在上下有直辭君上好善民無諱言今君有失行而刖跪有直辭是君之福也故臣來慶請賞之以明君之好善禮之以明君之受諫公笑曰可乎晏子曰可於是令刖跪倍資無正時朝無事

景公飲酒移於晏子家前驅報閭曰君至晏子被玄端立於門曰諸侯得微有故乎國家得微有故乎君何爲非時而夜辱公曰酒醴之味金石之聲願與夫子樂之晏子對曰夫布薦席陳簠簋者有人臣不敢與焉公曰移於司馬穰苴之家前驅報閭曰君至司馬穰苴介胄操戟立於門曰諸侯得微有兵乎大臣得微有叛者乎君何爲非時而夜辱公曰酒醴之味金石之聲願與夫子樂之對曰夫布薦席陳簠簋者有人臣不敢與焉公曰移於梁丘據之家前驅報閭曰君至梁丘據左操瑟右挈竽行歌而至公曰樂哉今夕吾飲酒也微彼二子者何以治吾國微此一臣者何以樂吾身賢聖之君皆有益友無偷樂之臣景公弗能及故兩用之僅得不亡

吳以伍子胥孫武之謀西破强楚北威齊晉南伐越越王勾踐迎擊之敗吳於姑蘇傷闔廬指軍却闔廬謂太子夫差曰爾忘勾踐殺而父乎夫差對曰不敢是夕闔廬死夫差既立爲王以伯嚭爲太宰習戰射三年伐越敗於夫湫越王勾踐乃以兵五千人棲於會稽山上使大夫種厚幣遺吳太宰嚭以請和委國爲臣妾吳王將許之伍子胥諫曰越王爲人能辛苦今王不滅後必悔之吳王不聽用太宰嚭計與越平其後五年吳王聞齊景公死而大臣爭寵新君弱乃興師北伐齊子胥諫曰不可勾踐食不重味弔死問疾且能用人此人不死必爲吳患今越腹心之疾齊猶疥癬耳而王不先越乃務伐齊不亦繆乎吳王不聽伐齊大敗齊師於艾陵遂與鄒魯之君會以歸益疏子胥之言其後四年吳將復北伐齊越王勾踐用子貢之謀乃率其衆以助吳而重實以獻遺太宰嚭太宰嚭既數受越賂其愛信越殊甚日夜爲言於吳王王信用嚭之計伍子胥諫曰夫越腹心之疾今信其游辭僞詐而貪齊譬猶石田無所用之盤庚曰古人有顚越不恭是商所以興也願王釋齊而先越不然將悔之無及也已吳王不聽使子胥於齊子胥謂其子曰吾諫王王不我用吾今見吳之滅矣女與吾俱亡無爲也乃屬其子於齊鮑氏而歸報吳王太宰嚭既與子胥有隙因讒曰子胥爲人剛暴少恩其怨望猜賊爲禍也深恨前日王欲伐齊子胥以爲不可王卒伐之而有大功子胥計謀不用乃反怨望今王又復伐齊子胥專愎强諫沮毀用事徼幸吳之敗以自勝其計謀耳今王自行悉國

中武力以伐齊而子胥諫不用因輟佯病不行王不可不備此起禍不難且臣使人微伺之其使齊也乃屬其子於鮑氏夫人臣內不得意外交諸侯自以先王謀臣今不用常怏怏願王蚤圖之吳王曰微子之言吾亦疑之乃使使賜子胥屬鏤之劍曰子以此死子胥曰嗟乎讒臣宰嚭爲亂王顧反誅我我令若父霸又若立時諸子弟爭立我以死爭之於先王幾不得立若既立欲分吳國與我我顧不敢當然若之何聽讒臣殺長者乃告舍人曰必樹吾墓上以梓令可以爲器而抉吾眼著之吳東門以觀越寇之滅吳也乃自刺殺吳王聞之大怒乃取子胥尸盛以鴟夷革浮之江中吳人憐之乃爲立祠於江上因名曰胥山後十餘年越襲吳吳王還與戰不勝使大夫行成於越不許吳王將死曰吾以不用子胥之言至於此令死者無知則已死者有知吾何面目以見子胥也遂蒙絮覆面而自刎

齊簡公有臣曰諸御鞅諫簡公曰田常與宰予比二人者甚相憎也臣恐其相攻相攻雖叛而危之不可願君去一人簡公曰非細人之所敢議也居無幾何田常果攻宰予於庭賊簡公於朝簡公喟然太息曰余不用鞅之言以至此患也故忠臣之言不可不察也

魯襄公朝荆至淮聞荆康王卒公欲還叔仲昭伯曰君之來也爲其威也今其王死其威未去何爲還大夫皆欲還子服景伯曰子之來也爲國家之利也故不憚勤勞不遠道塗而聽於荆也畏其威也夫義人者固將慶其喜而弔其憂況畏而聘焉者乎聞畏而往聞喪而還其誰曰非侮也芊姓是嗣王太子又長矣執政未易事君任政求說其侮以定嗣君而示後人其讎滋大以戰小國其誰能止之若從君而致患不若違君以避難且君子計而後行二三子其計乎有御楚之術有守國之備則可若未有也不如行乃遂行

孝景皇帝時吳王濞反梁孝王中郎枚乘字叔聞之爲書諫王其辭曰君王之外臣乘竊聞得全者全昌失全者全亡舜無立錐之地以有天下禹無十戶之聚以王諸侯湯武之地方不過百里上不絕三光之明下不傷百姓之心者有王術也故父子之道天性也忠臣不敢避誅以直諫故事無廢業而功流於萬世也臣誠願披腹心而効愚忠恐大王不能用之臣誠願大王少加意念惻怛之心於臣乘之言夫以一縷之任係千鈞之重上懸之無極之高下垂之不測之淵雖甚愚之人且猶知哀其將絕也馬方駭而重驚之係方絕而重鎮之係絕於天不可復結墜入深淵難以復出其出不出間不容髮誠能用臣乘言一舉必脫必若所欲爲危如重卵難於上天變所欲爲易於反掌安於太山今欲極天命之壽弊無窮之樂保萬乘之勢不出反掌之易以居太山之安乃欲乘重卵之危走上天之難此愚臣之所大惑也人性有畏其影而惡其迹者卻背而走無益也不如就陰而止影

滅迹絕欲人勿聞莫若勿言欲人勿知莫若勿爲欲湯之冷令一人炊之百人揚之無益也不如絕薪止火而已不絕之於彼而救之於此譬猶抱薪救火也養由基楚之善射者也去楊葉百步百發百中楊葉之小而加百中焉可謂善射矣所止乃百步之中耳比於臣未知操弓持矢也福生有禍生有胎納其　絕其胎禍何從來哉泰山之溜穿石引繩久之乃以挈木水非石之鑽繩非木之鋸也而漸靡使之然夫銖銖而稱之至石必差寸寸而度之至丈必過石稱丈量徑而寡失夫十圍之木始生於蘖可引而絕可擢而拔據其未生先其未形磨礱砥礪不見其損有時而盡種樹畜長不見其益有時而大積德修行不知其善有時而用行惡爲非棄義背理不知其惡有時而亡臣誠願大王熟計而身行之此百王不易之道也吳王不聽卒死丹徒

吳王欲從民飲酒伍子胥諫曰不可昔白龍下清冷之淵化爲魚漁者豫且射中其目白龍上訴天帝天帝曰當是之時若安置而形白龍對曰我下清冷之淵化爲魚天帝曰魚固人之所射也若是豫且何罪夫白龍天帝貴畜也豫且宋國賤臣也白龍不化豫且不射今弃萬乘之位而從布衣之士飲酒臣恐其有豫且之患矣王乃止

孔子曰良藥苦於口利於病忠言逆於耳利於行故武王諤諤而昌紂嘿嘿而亡君無諤諤之臣父無諤諤之子兄無諤諤之弟夫無諤諤之婦士無諤諤之友其亡可立而待故曰君失之臣得之父失之子得之兄失之弟得之夫失之婦得之士失之友得之故無亡國破家悖父亂子放兄棄弟狂夫淫婦絕交敗友

晏子復於景公曰朝居嚴乎公曰朝居嚴則曷害於治國家哉晏子對曰朝居嚴則下無言下無言則上無聞矣下無言則謂之喑上無聞則謂之聾聾喑則非害治國家如何也且合菽粟之微以滿倉廩合疏縷之緯以成幃幕太山之高非一石也累卑然後高也夫治天下者非一士之言也固有受而不用惡有距而不入者哉

說苑卷第十

敬慎

存亡禍福其要在身聖人重誠敬慎所忽中庸曰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故君子能慎其獨也諺曰誠無詬思無辱夫不誠不思而以存身全國者亦難矣詩曰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此之謂也

昔成王封周公周公辭不受乃封周公子伯禽於魯將辭去周公戒之曰去矣子其無以魯國驕士矣我文王之子也武王之弟也今王之叔父也又相天子吾於天下亦不輕矣然嘗一沐而三握髮一食而三吐哺猶恐失天下之士吾聞之曰德行廣大而守以恭者榮土地博裕而守以儉者安祿位尊盛而守以卑者貴人衆兵強而守以畏者勝聰明睿智而守以愚者益博聞多記而守以淺者廣此六守者皆謙德也夫貴爲天子富有四海不謙者先天下亡其身桀紂是也可不慎乎故易曰有一道大足以守天下中足以守國家小足以守其身謙之謂也夫天道毀滿而益謙地道變滿而流謙鬼神害滿而福謙人道惡滿而好謙是以衣成則缺衽宮成則缺隅屋成則加錯示不成者天道然也易曰謙亨君子有終吉詩曰湯降不遲聖敬日躋其戒之哉子其無以魯國驕士矣

孔子讀易至於損益則喟然而歎子夏避席而問曰夫子何爲歎孔子曰夫自損者益自益者缺吾是以歎也子夏曰然則學者不可以益乎孔子曰否天之道成者未嘗得久也夫學者以虛受之故曰得苟接知持滿則天下之善言不得入其耳矣昔堯履天子之位猶允恭以持之虛靜以待下故百載以逾盛迄今而益章昆吾自臧而滿意窮高而不衰故當時而虧敗迄今而愈惡是非損益之徵與吾故曰謙也者致恭以存其位者也夫豐明而動故能大苟大則虧矣吾戒之故曰天下之善言不得入其耳矣日中則昃月盈則食天地盈虛與時消息是以聖人不敢當盛升輿而遇三人則下二人則軾調其盈虛故能長久也子夏曰善請終身誦之

孔子觀於周廟而有欹器焉孔子問守廟者曰此爲何器對曰蓋爲右坐之器孔子曰吾聞右坐之器滿則覆虛則欹中則正有之乎對曰然孔子使子路取水而試之滿則覆中則正虛則欹孔子喟然歎曰嗚呼惡有滿而不覆者哉子路曰敢問持滿有道乎孔子曰持滿之道挹而損之子路曰損之有道乎孔子曰高而能下滿而能虛富而能儉貴而能卑智而能愚勇而能怯辯而能訥博而能淺明而能闇是謂損而不極能行此道唯至德者及之易曰不損而益之故損自損而終故益

常摐有疾老子往問焉曰先生疾甚矣無遺教可以語諸弟子者乎常摐曰子雖不問吾將語子常摐曰過故鄉而下車子知之乎老子曰過故鄉而下車非謂其不忘故耶常摐曰嘻是已常摐曰過喬木而趨子知之乎老子曰過喬木而趨非謂敬老耶常摐曰嘻是已張其口而示老子曰吾舌存

乎老子曰然吾齒存乎老子曰亡常摐曰子知之乎老子曰夫舌之存也豈非以其柔耶齒之亡也豈非以其剛耶常摐曰嘻是已天下之事已盡矣何以復語子哉

韓平子問於叔向曰剛與柔孰堅對曰臣年八十矣齒再墮而舌尚存老聃有言曰天下之至柔馳騁乎天下之至堅又曰人之生也柔弱其死也剛強萬物草木之生也柔脆其死也枯槁因此觀之柔弱者生之徒也剛強者死之徒也夫生者毀而必復死者破而愈亡吾是以知柔之堅於剛也平子曰善哉然則子之行何從叔向曰臣亦柔耳何以剛為平子曰柔無乃脆乎叔向曰柔者紐而不折廉而不缺何為脆也天之道微者勝是以兩軍相加而柔者克之兩仇爭利而弱者得焉易曰天道虧滿而益謙地道變滿而流謙鬼神害滿而福謙人道惡滿而好謙夫懷謙不足之柔弱而四道者助之則安往而不得其志乎平子曰善

桓公曰金剛則折革剛則裂人君剛則國家滅人臣剛則交友絕夫剛則不和不和則不可用是故四馬不和取道不長父子不和其世破亡兄弟不和不能久同夫妻不和家室大凶易曰二人同心其利斷金由不剛也

老子曰得其所利必慮其所害樂其所成必顧其所敗人為善者天報以福人為不善者天報以禍也故曰禍兮福所倚福兮禍所伏戒之慎之君子不務何以備之夫上知天則不失時下知地則不失財日夜慎之則無害災

曾子有疾曾元抱首曾華抱足曾子曰吾無顏氏之才何以告汝雖無能君子務益夫華多實少者天也言多行少者人也夫飛鳥以山為卑而層巢其巔魚鼈以淵為淺而穿穴其中然所以得者餌也君子苟能無以利害身則辱安從至乎官怠於宦成病加於少愈禍生於懈惰孝衰於妻子察此四者慎終如始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

單快曰國有五寒而冰凍不與焉一曰政外二曰女厲三曰謀泄四曰不敬卿士而國家敗五曰不能治內而務外此五者一見雖祠無福除禍必得致福則貸

孔子曰存亡禍福皆在己而已天災地妖亦不能殺也昔者殷王帝辛之時爵生烏於城之隅工人占之曰凡小以生巨國家必祉王名必倍帝辛喜爵之德不治國家亢暴無極外寇乃至遂亡殷國此逆天之時詭福反為禍至殷王武丁之時先王道缺刑法弛桑穀俱生於朝七日而大拱工人占之曰桑穀者野物也野物生於朝意朝亡乎武丁恐駭側身修行思昔先王之政興滅國繼絕世舉逸民明養老之道三年之後遠方之君重譯而朝者六國此迎天時得禍反為福也故妖孽者天所以警天子諸侯也惡夢者所以警士大夫也故妖孽不勝善政惡夢不勝善行也至治之極禍反為福故太甲曰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逭

石讎曰春秋有忽然而足以亡者國君不可以不

慎也妃妾不一足以亡公族不親足以亡大臣不任足以亡國爵不用足以亡親佞近讒足以亡舉百事不時足以亡使民不節足以亡刑罰不中足以亡內失衆心足以亡外嫚大國足以亡

夫福生於隱約而禍生於得意齊頃公是也齊頃公桓公之子孫也地廣民衆兵强國富又得霸者之餘尊驕蹇怠傲未嘗肯出會同諸侯乃興師伐魯反敗衛師于新築輕小嫚大之行甚俄而晉魯往聘以使者戲二國怒歸求黨與助得衛及曹四國相輔期戰於鞍大敗齊師獲齊頃公斬逢丑父於是懼然大恐賴逢丑父之欺奔逃得歸弔死問疾七年不飲酒不食肉外金石絲竹之聲遠婦女之色出會與盟卑下諸侯國家內得行義聲問震乎諸侯所亡之地弗求而自爲來尊寵不武而得之可謂能詘免變化以致之故福生於隱約而禍生於得意此得失之効也

大功之効在於用賢積道浸章浸明衰滅之過在於得意而怠浸蹇浸亡晉文公是其効也晉文公出亡修道不休得至于饗國饗國之時上無明天子下無賢方伯强楚主會諸侯背畔天子失道出居于鄭文公於是憫中國之微任咎犯先軫陽處父畜愛百姓厲養戎士四年政治內定則舉兵而伐衛執曹伯還敗强楚威震天下明王法率諸侯而朝天子莫敢不聽天下曠然平定周室尊顯故曰大功之効在於用賢積道浸章浸明文公於是霸功立期至意得湯武之心作而忘其衆一年三用師且弗休息遂進而圍許兵亟弊不能服罷諸侯而歸自此而怠政事爲狄泉之盟不親至信衰義缺如羅不補威武詘折不信則諸侯不朝鄭遂叛夷狄內侵衛遷于商丘故曰衰滅之過在於得意而怠浸蹇浸亡

田子方侍魏文侯坐太子擊趨而入見賓客羣臣皆起田子方獨不起文侯有不說之色太子亦然田子方稱曰爲子起歟無如禮何不爲子起歟無如罪何請爲子誦楚恭王之爲太子也將出之雲夢遇大夫工尹工尹遂趨避家人之門中太子下車從之家人之門中曰子大夫何爲其若是吾聞之敬其父者不兼其子兼其子者不祥莫大焉子大夫何爲其若是工尹曰向吾望見子之面今而後記子之心審如此汝將何之文侯曰善太子擊前誦恭王之言誦三遍而請習之

子贛之承或在塗見道側巾弊布擁蒙而衣衰其名曰舟綽子贛問焉曰此至承幾何嘿然不對子贛曰人問乎己而不應何也屏其擁蒙而言曰望而黷人者仁乎覩而不識者智乎輕侮人者義乎子贛下車曰賜不仁過問三言可復聞乎曰是足於子矣吾不告子於是子贛參偶則軾五偶則下

孫叔敖爲楚令尹一國吏民皆來賀有一老父衣麤衣冠白冠後來弔孫叔敖正衣冠而出見之謂老父曰楚王不知臣不肖使臣受吏民之垢人盡來賀子獨後來弔豈有說乎父曰有說身已貴而驕人者民去之位已高而擅權者君惡之祿已厚

而不知足者患處之孫叔敖再拜曰敬受命願聞餘教父曰位已高而意益下官益大而心益小祿已厚而愼不敢取君謹守此三者足以治楚矣

魏安釐王十一年秦昭王謂左右曰今時韓魏與秦孰強對曰不如秦強王曰今時如耳魏齊與孟嘗芒卯孰賢對曰不如孟嘗芒卯之賢王曰以孟嘗芒卯之賢率強韓魏以攻秦猶無柰寡人何也今以無能如耳魏齊而率弱韓魏以伐秦其無奈寡人何亦明矣左右皆曰然申旗伏瑟而對曰王之料天下過矣當六晉之時智氏最強滅范中行氏又率韓魏之兵以圍趙襄子於晉陽決晉水以灌晉陽之城不滿者三板智伯行水魏宣子御韓康子爲驂乘智伯曰吾始不知水可以亡人國也乃今知之汾水可以灌安邑絳水可以灌平陽魏宣子肘韓康子康子履魏宣子之足肘足接於車上而智氏分身死國亡爲天下笑今秦雖強不過智氏韓魏雖弱尚賢其在晉陽之下也此方其用肘足之時願王之必勿易也於是秦王恐

魏公子牟東行穰侯送之曰先生將去冉之山東矣獨無一言以教冉乎魏公子牟曰微君言之牟幾忘語君君知夫官不與勢期而勢自至乎勢不與富期而富自至乎富不與貴期而貴自至乎貴不與驕期而驕自至乎驕不與罪期而罪自至乎罪不與死期而死自至乎穰侯曰善敬受明教

高上尊賢無以驕人聰明聖智無以窮人資給疾速無以先人剛毅勇猛無以勝人不知則問不能則學雖智必質然後辯之雖能必讓然後爲之故士雖聰明聖智自守以愚功被天下自守以讓勇力距世自守以怯富有天下自守以廉此所謂高而不危滿而不溢者也

齊桓公爲大臣具酒期以日中管仲後至桓公舉觴以飲之管仲半棄酒桓公曰期而後至飲而棄酒於禮可乎管仲對曰臣聞酒入舌出舌出者言失言失者身棄臣計棄身不如棄酒桓公笑曰仲父起就坐

楚恭王與晉厲公戰於鄢陵之時司馬子反渴而求飲豎穀陽持酒而進之子反曰退酒也穀陽曰非酒也子反又曰退酒也穀陽又曰非酒也子反受而飲之醉而寢恭王欲復戰使人召子反子反辭以心疾於是恭王駕往入幄聞酒臭曰今日之戰所恃者司馬司馬至醉如此是亡吾國而不恤吾衆也吾無以復戰矣於是乃誅子反以爲戮還師夫穀陽之進酒也非以妬子反忠愛之而適足以殺之故曰小忠大忠之賊也小利大利之殘也

好戰之臣不可不察也羞小恥以構大怨貪小利以亡大衆春秋有其戒晉先軫是也先軫欲要功獲名則以秦不假道之故請要秦師襄公曰不可夫秦伯與吾先君有結先君一日薨而興師擊之是孤之負吾先君敗鄰國之交而失孝子之行也先軫曰先君薨而不弔贈是無哀吾喪也興師徑吾地而不假道是弱吾孤也且柩畢尚薄屋無哀吾喪也興師卜曰大國師將至請擊之則聽先軫

興兵要之𣪍擊之匹馬隻輪無脫者大結怨構禍於秦接刃流血伏尸暴骸糜爛國家十有餘年卒喪其師衆禍及大夫憂累後世故好戰之臣不可不察也

魯哀公問孔子曰予聞忘之甚者徙而忘其妻有諸乎孔子對曰此非忘之甚者也忘之甚者忘其身哀公曰可得聞與對曰昔夏桀貴爲天子富有天下不修禹之道毀壞辟法裂絕世祀荒淫于樂沉酗于酒其臣有左師觸龍者諂諛不止湯誅桀左師觸龍者身死四支不同壇而居此忘其身者也哀公愀然變色曰善

孔子之周觀於太廟右陛之前有金人焉三緘其口而銘其背曰古之慎言人也戒之哉戒之哉無多言多言多敗無多事多事多患安樂必戒無行所悔勿謂何傷其禍將長勿謂何害其禍將大勿謂何殘其禍將然勿謂莫聞天妖伺人熒熒不滅炎炎奈何涓涓不壅將成江河緜緜不絕將成網羅青青不伐將尋斧柯誠不能慎之禍之根也口是何傷禍之門也强梁者不得其死好勝者必遇其敵盜怨主人民害其貴君子知天下之不可蓋也故後之下之使人慕之執雌持下莫能與之爭者人皆趨彼我獨守此衆人惑惑我獨不從內藏我知不與人論技我雖尊高人莫害我夫江河長百谷者以其卑下也天道無親常與善人戒之哉戒之哉孔子顧謂弟子曰記之此言雖鄙而中事情詩曰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行身如此豈以口遇禍哉

魯哀侯棄國而走齊齊侯曰君何年之少而棄國之蚤魯哀侯曰臣始爲太子之時人多諫臣臣受而不用也人多愛臣臣愛而不近也是則內無聞而外無輔也是猶秋蓬惡於根本而美於枝葉秋風一起根且拔矣

孔子行遊中路聞哭者聲其音甚悲孔子曰驅之驅之前有異人音少進見之丘吾子也擁鐮帶索而哭孔子辟車而下問曰夫子非有喪也何哭之悲也丘吾子對曰吾有三失孔子曰願聞三失丘吾子曰吾少好學問周遍天下還後吾親亡一失也事君奢驕諫不遂是二失也厚交友而後絕三失也樹欲靜乎風不定子欲養乎親不待往而不來者年也不可得再見者親也請從此辭則自刎而死孔子曰弟子記之此足以爲戒也於是弟子歸養親者十三人

孔子論詩至於正月之六章懼然曰不逢時之君子豈不殆哉從上依世則廢道違上離俗則危身世不與善己獨由之則曰非妖則孽也是以桀殺關龍逢紂殺王子比干故賢者不遇時常恐不終焉詩曰謂天蓋高不敢不跼謂地蓋厚不敢不蹐此之謂也

孔子見羅者其所得者皆黃口也孔子曰黃口盡得大爵獨不得何也羅者對曰黃口從大爵者不得大爵從黃口者可得孔子顧謂弟子曰君子慎所從不得其人則有羅網之患

修身正行不可以不慎嗜欲使行虧讒諛亂正心衆口使意回憂患生於所忽禍起於細微汙辱難湔洒敗事不可復追不深念遠慮後悔當幾何夫徼幸者伐性之斧也嗜欲者逐禍之馬也讒諛者窮辱之舍也取虐於人者趨禍之路也故曰去徼幸務忠信節嗜欲無取虐於人則稱為君子名聲常存怨生於不報禍生於多福安危存於自處不困在於蚤豫存亡在於得人慎終如始乃能長久能行此五者可以全身己所不欲勿施於人是謂要道也

顏回將西游問於孔子曰何以為身孔子曰恭敬忠信可以為身恭則免於衆敬則人愛之忠則人與之信則人恃之人所愛人所與人所恃必免於患矣可以臨國家何況於身乎故不比數而比疏不亦遠乎不修中而修外不亦反乎不先慮事臨難乃謀不亦晚乎

凡司其身必慎五本一曰柔以仁二曰誠以信三曰富而貴毋敢以驕人四曰恭以敬五曰寬以靜思此五者則無凶命曰能治敬以助天時凶命不至而禍不來敬人者非敬人也自敬也貴人者非貴人也自貴也昔者吾嘗見天雨金石與血吾嘗見四月十日並出有與天滑吾嘗見高山之崩深谷之窒大都王宮之破大國之滅吾嘗見高山之為裂深淵之沙竭貴人之車裂吾嘗見稠林之無木平原為谿谷君子為御僕吾嘗見江河乾為坑正冬采榆葉仲夏雨雪霜千乘之君萬乘之主死而不葬是故君子敬以成其名小人敬以除其刑奈何無戒而不慎五本哉

魯有恭士名曰机氾行年七十其恭益甚冬日行陰夏日行陽市次不敢不行參行必隨坐必危一食之間三起不羞見衣裘褐之士則為之禮魯君問曰机子年甚長矣不可釋恭乎机氾對曰君子好恭以成其名小人學恭以除其刑對君之坐豈不安哉尚有差跌一食之上豈不美哉尚有哽噎今若氾所謂幸者也固未能自必鴻鵠飛沖天豈不高哉矰繳尚得而加之虎豹為猛人尚食其肉席其皮譽人者少惡人者多行年七十常恐斧質之加於氾者何釋恭為

成回學於子路三年回恭敬不已子路問其故何也回對曰臣聞之行者比於鳥上畏鷹鸇下畏網羅夫人為善者少為讒者多若身不死安知禍罪不施行年七十常恐行節之虧回是以恭敬待大命子路稽首曰君子哉

說苑卷第十一

善說

孫卿曰夫談說之術齊莊以立之端誠以處之堅强以持之譬稱以諭之分別以明之歡欣憤滿以送之寶之珍之貴之神之如是則說常無不行矣夫是之謂能貴其所貴傳曰唯君子爲能貴其所貴也詩云無易由言無曰苟矣鬼谷子曰人之不善而能矯之者難矣說之不行言之不從者其辯之不明也既明而不行者持之不固也既固而不行者未中其心之所善也辯之明之持之固之又中其人之所善其言神而珍白而分能入於人之心如此而說不行者天下未嘗聞也此之謂善說子貢曰出言陳辭身之得失國之安危也詩云辭之繹矣民之莫矣夫辭者人之所以自通也主父偃曰人而無辭安所用之昔子產脩其辭而趙武致其敬王孫滿明其言而楚莊以慚蘇秦行其說而六國以安蒯通陳說而身得以全夫辭者乃所以尊君重身安國全性者也故辭不可不脩而說不可不善

趙使人謂魏王曰爲我殺范痤吾請獻七十里之地魏王曰諾使吏捕之圍而未殺痤自上屋騎危謂使者曰與其以死痤市不如以生痤市有如痤死趙不與王地則王奈何故不若與定割地然後殺痤魏王曰善痤因上書信陵君曰痤故魏之免相也趙以地殺痤而魏王聽之有如强秦亦將襲趙之欲則君且奈何信陵君言於王而出之

吳人入荊召陳懷公懷公召國人曰欲與荊者左欲與吳者右逢滑當公而進曰吳未有福荊未有禍公曰國勝君出非禍而奚對曰小國有是猶復而況大國乎楚雖無德亦不斬艾其民吳日弊兵暴骨如莽未見德焉天其或者正訓荊也禍之適吳何日之有陳侯從之

桓公立仲父致大夫曰善吾者入門而右不善吾者入門而左有中門而立者桓公問焉對曰管子之知可與謀天下其强可與取天下君恃其信乎內政委焉外事斷焉驅民而歸之是亦可奪也桓公曰善乃謂管仲政則卒歸於子矣政之所不及唯子是匡管仲故築三歸之臺以自傷於民

齊宣王出獵於社山社山父老十三人相與勞王王曰父老苦矣謂左右賜父老田不租父老皆拜閭丘先生不拜王曰父老以爲少耶謂左右復賜父老無徭役父老皆拜閭丘先生又不拜王曰拜者去不拜者前曰寡人今日來觀父老幸而勞之故賜父老田不租父老皆拜先生獨不拜寡人自以爲少故賜父老無徭役父老皆拜先生又獨不拜寡人得無有過乎閭丘先生對曰惟聞大王來遊所以爲勞大王望得壽於大王望得富於大王望得貴於大王王曰天殺生有時非寡人所得與也無以壽先生倉廩雖實以備災害無以富先生大官無缺小官卑賤無以貴先生閭丘先生對曰此非人臣所敢望也願大王選良富家子有修行者以爲吏平其法度如此臣少可以得壽焉春秋

冬夏振之以時無煩擾百姓如是臣可少得以富焉願大王出令令少者敬長長者敬老如是臣可少得以貴焉今大王幸賜臣田不租然則倉廩將虛也賜臣無徭役然則官府無使焉此固非人臣之所敢望也齊王曰善願請先生爲相

孝武皇帝時汾陰得寶鼎而獻之於甘泉宮羣臣賀上壽曰陛下得周鼎侍中虞丘壽王獨曰非周鼎上聞之召而問曰朕得周鼎羣臣皆以爲周鼎而壽王獨以爲非何也壽王有說則生無說則死對曰臣壽王安敢無說臣聞夫周德始產于后稷長於公劉大於大王成於文武顯於周公德澤上洞天下漏泉無所不通上天報應鼎爲周出故名曰周鼎今漢自高祖繼周亦昭德顯行布恩施惠六合和同至陛下之身逾盛天瑞並至徵祥畢見昔始皇帝親出鼎於彭城而不能得天昭有德寶鼎自至此天之所以予漢乃漢鼎非周鼎也上曰善羣臣皆稱萬歲是日賜虞丘壽王黃金十斤

晉獻公之時東郭民有祖朝者上書獻公曰草茅臣東郭民祖朝願請聞國家之計獻公使使出告之曰肉食者已慮之矣藿食者尚何與焉祖朝對曰大王獨不聞古之將曰桓司馬者朝朝其君舉而晏御呼車驂亦呼車御肘其驂曰子何越云爲乎何爲藉呼車驂謂其御曰當呼者呼乃吾事也子當御正子之轡銜耳子今不正轡銜使馬卒然驚妄轢道中行人必逢大敵下車免劍涉血履肝者固吾事也子寧能辟子之轡下佐我乎其禍亦及吾身與有深憂吾安得無呼車乎今大王曰食肉者已慮之矣藿食者尚何與焉設使食肉者一旦失計於廟堂之上若臣等之藿食者寧得無肝膽塗地於中原之野與其禍亦及臣之身臣與有其憂深臣安得無與國家之計乎獻公召而見之三日與語無復憂者乃立以爲師也

客謂梁王曰惠子之言事也善譬王使無譬則不能言矣王曰諾明日見謂惠子曰願先生言事則直言耳無譬也惠子曰今有人於此而不知彈者曰彈之狀何若應曰彈之狀如彈則諭乎王曰未諭也於是更應曰彈之狀如弓而以竹爲弦則知乎王曰可知矣惠子曰夫說者固以其所知諭其所不知而使人知之今王曰無譬則不可矣王曰善

孟嘗君寄客於齊王三年而不見用故客反謂孟嘗君曰君之寄臣也三年而不見用不知臣之罪也君之過也孟嘗君曰寡人聞之縷因針而入不因針而急嫁女因媒而成不因媒而親夫子之材必薄矣尚何怨乎寡人哉客曰不然臣聞周氏之譽韓氏之盧天下疾狗也見菟而指屬則無失菟矣望見而放狗也則累世不能得菟矣狗非不能屬之者罪也孟嘗君曰不然昔華舟杞梁戰而死其妻悲之向城而哭隅爲之崩城爲之阤君子誠能刑於內則物應於外矣夫土壤且可爲忠況有食穀之君乎客曰不然臣見鷦鷯巢於葦苕著之髮毛建之女工不能爲也可謂完堅矣大風至則

哲折卵破子死者何也其所託者使然也且夫狐者人之所攻也鼠者人之所燻也臣未嘗見稷狐見攻社鼠見燻也何則所託者然也於是孟嘗君復屬之齊齊王使爲相

陳子說梁王梁王說而疑之曰子何爲去陳侯之國而教小國之孤於此乎陳子曰夫善亦有道而遇亦有時昔傅說衣褐帶劍而築於秕傅之城武丁夕夢旦得之時王也甯戚飯牛康衢擊車輻而歌顧見桓公得之時霸也百里奚自賣五羊之皮爲秦人虜穆公得之時强也論若三子之行未得爲孔子駿徒也今孔子經營天下南有陳蔡之阨而北干景公二坐而五立未嘗離也孔子之時不行而景公之時怠也以孔子之聖不能以時行說之怠亦獨能如之何乎

林既衣韋衣而朝齊景公齊景公曰此君子之服也小人之服也林既逡巡而作色曰夫服事何足以端士行乎昔者荆爲長劍危冠令尹子西出焉齊短衣而遂偞之冠管仲隰朋出焉越文身剪髮范蠡大夫種出焉西戎左衽而椎結由余亦出焉即如君言衣狗裘者當犬吠衣羊裘者當羊鳴且君衣狐裘而朝意者得無爲變乎景公曰子真爲勇悍矣今未嘗見子之奇辯也一鄰之鬭也千乘之勝也林既曰不知君之所謂者何也夫登高臨危而目不眴而足不陵者此工匠之勇悍也入深淵刺蛟龍抱黿鼉而出者此漁夫之勇悍也入深山刺虎豹抱熊羆而出者此獵夫之勇悍也不難斷頭裂腹暴骨流血中野者此武士之勇悍也今臣居廣廷作色端辯以犯主君之怒前雖有乘軒之賞未爲之動也後雖有斧質之威未爲之恐也此既之所以爲勇悍也

魏文侯與大夫飲酒使公乘不仁爲觴政曰飲不釂者浮以大白文侯飲而不盡釂公乘不仁舉白浮君君視而不應侍者曰不仁退君已醉矣公乘不仁曰周書曰前車覆後車戒蓋言其危爲人臣者不易爲君亦不易今君已設令令不行可乎君曰善舉白而飲飲畢曰以公勝不仁爲上客

襄成君始封之日衣翠衣帶玉劍履縞舄立於遊水之上大夫擁鍾錘縣令執桴號令呼誰能渡王者於是也楚大夫莊辛過而說之遂造託而拜謁起立曰臣願把君之手其可乎襄成君忿作色而不言莊辛遷延沓手而稱曰君獨不聞夫鄂君子皙之汎舟於新波之中也乘青翰之舟極𦽍芘張翠蓋而擒犀尾班麗袿衽會鍾鼓之音畢榜枻越人擁楫而歌歌辭曰濫兮抃草濫予昌桓澤予昌州州鍖州焉乎秦胥胥縵予乎昭澶秦踰滲惿隨河湖鄂君子皙曰吾不知越歌子試爲我楚說之於是乃召越譯乃楚說之曰今夕何夕兮搴中洲流今日何日兮得與王子同舟蒙羞被好兮不訾詬恥心幾頑而不絕兮知得王子山有木兮木有枝心說君兮君不知於是鄂君子皙乃揄脩袂行而擁之舉繡被而覆之鄂君子皙親楚王母弟也官爲令尹爵爲執珪一榜枻越人猶得交歡盡意

焉今君何以踰於鄂君子晳臣何以獨不若榜枻之人願把君之手其不可何也襄成君乃奉手而進之曰吾少之時亦嘗以色稱於長者矣未嘗遇僇如此之卒也自今以後願以壯少之禮謹受命

雍門子周以琴見乎孟嘗君孟嘗君曰先生鼓琴亦能令文悲乎雍門子周曰臣何獨能令足下悲哉臣之所能令悲者有先貴而後賤先富而後貧者也不若身材高妙適遭暴亂無道之主妄加不道之理焉不若處勢隱絕不及四鄰詘折儐厭襲於窮巷無所告愬不若交歡相愛無怨而生離遠赴絕國無復相見之時不若少失二親兄弟別離家室不足憂蹙盈胷當是之時也固不可以聞飛鳥疾風之聲窮窮焉固無樂已凡若是者臣一爲之徽膠援琴而長太息則流涕沾衿矣今若足下千乘之君也居則廣廈邃房下羅帷來清風倡優侏儒處前迭進而諂諛燕則鬭象棊而舞鄭女激楚之切風練色以淫目流聲以虞耳水遊則連方舟載羽旗鼓吹乎不測之淵野遊則馳騁弋獵乎平原廣囿格猛獸入則撞鍾擊鼓乎深宮之中方此之時視天地曾不若一指忘死與生雖有善鼓琴者固未能令足下悲也孟嘗君曰否否文固以爲不然雍門子周曰然臣之所爲足下悲者一事也夫聲敵帝而困秦者君也連五國之約南面而伐楚者又君也天下未嘗無事不從則橫從成則楚王橫成則秦帝楚王秦帝必報讎於薛矣夫以秦楚之強而報讎於弱薛譬之猶摩蕭斧而伐朝菌也必不留行矣天下有識之士無不爲足下寒心酸鼻者千秋萬歲之後廟堂必不血食矣高臺既以壞曲池既以漸墳墓既以下而青廷矣嬰兒豎子樵採薪蕘者蹢躅其足而歌其上衆人見之無不愀焉爲足下悲之曰夫以孟嘗君尊貴乃可使若此乎於是孟嘗君泫然泣涕承睫而未殞雍門子周引琴而鼓之徐動宮徵微揮羽角切終而成曲孟嘗君涕浪汗增欷而就之曰先生之鼓琴令文立若破國亡邑之人也

蘧伯玉使至楚逢公子晳濮水之上子晳接草而待曰敢問上客將何之蘧伯玉爲之軾車公子晳曰吾聞上士可以託色中士可以託辭下士可以託財三者固可得而託身耶蘧伯玉曰謹受命蘧伯玉見楚王使事畢坐談語從容言至於士楚王曰何國最多士蘧伯玉曰楚最多士楚王大悅蘧伯玉曰楚最多士而楚不能用王造然曰是何言也蘧伯玉曰伍子胥生於楚逃之吳吳受而相之發兵攻楚墮平王之墓伍子胥生於楚吳善用之釁蚠黃生於楚走之晉治七十二縣道不拾遺民不妄得城郭不閉國無盜賊蚠黃生於楚而晉善用之今者臣之來逢公子晳濮水之上辭言上士可以託色中士可以託辭下士可以託財三者固可得而託身耶又不知公子晳將何治也於是楚王發使一駟副使二乘追公子晳濮水之上子晳還重於楚蘧伯玉之力也故詩曰誰能烹魚溉之釜鬵孰將西歸懷之好音此之謂也物之相得固

微甚矣

叔向之弟羊舌虎善樂達達有罪於晉晉誅羊舌虎叔向爲之奴既而祁奚曰吾聞小人得位不爭不義君子所憂不救不祥乃往見范桓子而說之曰聞善爲國者賞不過刑不濫賞過則懼及淫人刑濫則懼及君子與不幸而過寧過而賞淫人無過而刑君子故堯之刑也殛鯀於羽山而用禹周之刑也僇管蔡而相周公不濫刑也桓子乃命吏出叔向救人之患者行危苦而不避煩辱猶不能免今祁奚論先王之德而叔向得免焉學豈可已哉

張祿掌門見孟嘗君曰衣新而不舊倉庾盈而不虛爲之有道君亦知之乎孟嘗君曰衣新而不舊則是脩也倉庾盈而不虛則是富也爲之奈何其說可得聞乎張祿曰願君貴則舉賢富則振貧若是則衣新而不舊倉庾盈而不虛矣孟嘗君以其言爲然說其意辯其辭明日使人奉黃金百斤文織百純進之張先生先生辭而不受後先生復見孟嘗君孟嘗君曰前先生幸教文曰衣新而不舊倉庾盈而不虛爲之有說汝亦知之乎文竊說教故使人奉黃金百斤文織百純進之先生以補門內之不贍者先生曷爲辭而不受乎張祿曰君將掘君之偶錢發君之庾粟以補士則衣弊履穿而不贍耳何暇衣新而不舊倉庾盈而不虛乎孟嘗君曰然則爲之奈何張祿曰夫秦者四塞國也遊宦者不得入焉願君爲吾爲丈尺之書寄我與秦王我往而遇乎固君之入也往而不遇乎雖人求間謀固不遇臣矣孟嘗君曰敬聞命矣因爲之書寄之秦王往而大遇謂秦王曰自祿之來入大王之境田疇益辟吏民益治然而大王有一不得者大王知之乎王曰不知曰夫山東有相所謂孟嘗君者其人賢人天下無急則已有急則能收天下英乂雄俊之士與之合交連友者疑獨此耳然則大王胡不爲我友之乎秦王曰敬受命奉千金以遺孟嘗君孟嘗君輟食察之而寤曰此張生之所謂衣新而不舊倉庾盈而不虛者也

莊周貧者往貸粟於魏文侯曰待吾邑粟之來而獻之周曰乃今者周之來見道傍牛蹄中有鮒魚焉大息謂周曰我尚可活也周曰須我爲汝南見楚王決江淮以溉汝鮒魚曰今吾命在盆甕之中耳乃爲我見楚王決江淮以溉我汝即求我枯魚之肆矣今周以貧故來貸粟而曰須我邑粟來也而賜臣即來亦求臣傭肆矣文侯於是乃發粟百鍾送之莊周之室

晉平公問叔向曰歲饑民疫翟人攻我我將若何對曰歲饑來年而反矣疾疫將止矣翟人不足患也公曰患有大於此者乎對曰夫大臣重祿而不極諫近臣畏罪而不敢言左右顧寵於小官而君不知此誠患之大者也公曰善於是令國中曰欲有諫者爲隱左右言及國吏罪

趙簡子攻陶有二人先登死於城上簡子欲得之陶君不與承盆疽謂陶君曰簡子將掘君之墓以

與君之百姓市曰踰邑梯城者將赦之不者將掘其墓朽者揚其灰未朽者辜其尸陶君懼謂効二人之尸以為和

子貢見太宰嚭太宰嚭問曰孔子何如對曰臣不足以知之太宰曰子不知何以事之對曰惟不知故事之夫子其猶大山林也百姓各足其材焉太宰嚭曰子增夫子乎對曰夫子不可增也夫賜其猶一累壤也以一累壤增大山不益其高且為不知太宰嚭曰然則子有所酌也對曰天下有大樽而子獨不酌焉不識誰之罪也

趙簡子問子貢曰孔子為人何如子貢對曰賜不能識也簡子不說曰夫子事孔子數十年終業而去之寡人問子子曰不能識何也子貢曰賜譬渴者之飲江海知足而已孔子猶江海也賜則奚足以識之簡子曰善哉子貢之言也

齊景公謂子貢曰子誰師曰臣師仲尼公曰仲尼賢乎對曰賢公曰其賢何若對曰不知也公曰子知其賢而不知其奚若可乎對曰今謂天高無少長愚智皆知高高幾何皆曰不知也是以知仲尼之賢而不知其奚若

趙襄子謂仲尼曰先生委質以見人主七十君矣而無所通不識世無明君乎意先生之道固不通乎仲尼不對異日襄子見子路曰嘗問先生以道先生不對知而不對則隱也隱則安得為仁若信不知安得為聖子路曰建天下之鳴鍾而撞之以挺豈能發其聲乎哉君問先生無乃猶以挺撞乎

衞將軍文子問子貢曰季文子三窮而三通何也子貢曰其窮事賢其通舉窮其富分貧其貴禮賤窮而事賢則不侮通而舉窮則忠於朋友富而分貧則宗族親之貴而禮賤則百姓戴之其得之固道也失之命也曰失而不得者何也曰其窮不事賢其通不舉窮其富不分貧其貴不理賤其得之命也其失之固道也

子路問於孔子曰管仲何如人也子曰大人也子路曰昔者管子說襄公襄公不說是不辯也欲立公子糾而不能是無能也家殘於齊而無憂色是不慈也桎梏而居檻車中無慙色是無愧也事所射之君是不貞也召忽死之管仲不死是無仁也夫子何以大之子曰管仲說襄公襄公不說管子非不辯也襄公不知說也欲立公子糾而不能非無能也不遇時也家殘於齊而無憂色非不慈也知命也桎梏居檻車而無慙色非無愧也自裁也事所射之君非不貞也知權也召忽死之管仲不死非無仁也召忽者人臣之材也不死則三軍之虜也死之則名聞天下夫何為不死哉管子者天子之佐諸侯之相也死之則不免為溝中之瘠不死則功復用於天下夫何為死之哉由汝不知也

晉平公問於師曠曰咎犯與趙衰孰賢對曰陽處父欲臣文公因咎犯三年不達因趙衰三日而達智不知其士衆不智也知而不言不忠也欲言之而不敢無勇也言之而不聽不賢也

趙簡子問於成摶曰吾聞夫羊殖者賢大夫也是

行奚然對曰臣摶不知也簡子曰吾聞之子與友親子而不知何也摶曰其爲人也數變其十五年也廉以不匿其過其二十也仁以喜義其三十也爲晉中軍尉勇以喜仁其年五十也爲邊城將遠者復親今臣不見五年矣恐其變是以不敢知簡子曰果賢大夫也每變益上矣

說苑卷第十二

奉使

春秋之辭有相反者四既曰大夫無遂事不得擅生事矣又曰出境可以安社稷利國家者則專之可也既曰大夫以君命出進退在大夫矣又曰以君命出聞喪徐行而不反者何也曰此義者各止其科不轉移也不得擅生事者謂平生常經也專之可者謂救危除患也進退在大夫者謂將帥用兵也徐行而不反者謂出使道聞君親之喪也公子結擅生事春秋不非以為救莊公危也公子遂擅生事春秋譏之以為僖公無危事也故君有危而不專救是不忠也若無危而擅生事是不臣也傳曰詩無通詁易無通吉春秋無通義此之謂也

趙王遣使者之楚方鼓瑟而遣之誡之曰必如吾言使者曰王之鼓瑟未嘗悲若此也王曰宮商固方調矣使者曰調則何不書其柱耶王曰天有燥濕絃有緩急宮商移徙不可知是以不書使者曰明君之使人也任之以事不制以辭遇吉則賀之凶則弔之今楚趙相去千有餘里吉凶憂患不可豫知猶柱之不可書也詩云莘莘征夫每懷靡及

楚莊王舉兵伐宋宋告急晉景公欲發兵救宋伯宗諫曰天方開楚未可伐也乃求壯士得霍人解揚字子虎往命宋毋降道過鄭鄭新與楚親乃執解揚而獻之楚楚王厚賜與約使反其言令宋趣降三要解揚乃許於是楚乘揚以樓車令呼宋使降遂倍楚約而致其晉君命曰晉方悉國兵以救宋宋雖急慎毋降楚晉兵今至矣楚莊王大怒將烹之解揚曰君能制命為義臣能承命為信受吾君命以出雖死無二王曰汝之許我已而倍之其信安在解揚曰死以許王欲以成吾君命臣不恨也顧謂楚君曰為人臣無忘盡忠而得死者楚王諸弟皆諫王赦之於是莊王卒赦解揚而歸之晉爵之為上卿故後世言霍虎

秦王以五百里地易鄢陵鄢陵君辭而不受使唐且謝秦王秦王曰秦破韓滅魏鄢陵君獨以五十里地存者吾豈畏其威哉吾多其義耳今寡人以十倍之地易之鄢陵君辭而不受是輕寡人也唐且避席對曰非如此也夫不以利害為趣者鄢陵也夫鄢陵君受地於先君而守之雖復千里不得當豈獨五百里哉秦王忿然作色怒曰公亦曾見天子之怒乎唐且曰王臣未曾見也秦王曰天子一怒伏尸百萬流血千里唐且曰大王亦嘗見夫布衣韋帶之士怒乎秦王曰布衣韋帶之士怒也解冠徒跣以頭頓地耳何難知者唐且曰此乃匹夫愚人之怒耳非布衣韋帶之士怒也夫專諸刺王僚彗星襲月奔星晝出要離刺王子慶忌蒼隼擊於臺上聶政刺韓王之季父白虹貫日此三人皆夫布衣韋帶之士怒矣與臣將四士含怒未發祲厲於天士無怒即已一怒伏尸二人流血五步即案匕首起視秦王曰今將是矣秦王變色長跪曰先生就坐寡人喻矣秦破韓滅魏鄢陵獨以五

十里地存者徒用先生之故耳

齊攻魯子貢見哀公請求救於吳公曰奚先君寶之用子貢曰使吳責吾寶而與我師是不可恃也於是以楊幹麻筋之弓六往子貢謂吳王曰齊爲無道欲使周公之後不血食且魯賦五百邾賦三百不識以此益齊吳之利與非與吳王懼乃興師救魯諸侯曰齊伐周公之後而吳救之遂朝於吳

魏文侯封太子擊於中山三年使不往來舍人趙倉唐進稱曰爲人子三年不聞父問不可謂孝爲人父三年不問子不可謂慈君何不遣人使大國乎太子曰願之久矣未得可使者倉唐曰臣願奉使侯何嗜好太子曰侯嗜晨鳧好北犬於是乃遣倉唐緤北犬奉晨鳧獻於文侯倉唐至上謁曰孽子擊之使者不敢當大夫之朝請以燕閒奉晨鳧敬獻庖廚緤北犬敬上涓人文侯悅曰擊愛我知吾所嗜知吾所好召倉唐而見之曰擊無恙乎倉唐曰唯唯如是者三乃曰君出太子而封之國君名之非禮也文侯怵然爲之變容問曰子之君無恙乎倉唐曰臣來時拜送書於庭文侯顧指左右曰子之君長孰與是倉唐曰禮擬人必於其倫諸侯毋偶無所擬之曰長大孰與寡人倉唐曰君賜之外府之裘則能勝之賜之斥帶則不更其造文侯曰子之君何業倉唐曰業詩文侯曰於詩何好倉唐曰好晨風黍離文侯自讀晨風曰鴥彼晨風鬱彼北林未見君子憂心欽欽如何如何忘我實多文侯曰子之君以我忘之乎倉唐曰不敢時思耳文侯復讀黍離曰彼黍離離彼稷之苗行邁靡靡中心搖搖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悠悠蒼天此何人哉文侯曰子之君怨乎倉唐曰不敢時思耳文侯於是遣倉唐賜太子衣一襲勑倉唐以雞鳴時至太子起拜受賜發篋視衣盡顛倒太子曰趣早駕君侯召擊也倉唐曰臣來時不受命太子曰君侯賜擊衣不以爲寒也欲召擊無誰與謀故勑子以雞鳴時至詩曰東方未明顛倒衣裳顛之倒之自公召之遂西至謁文侯大喜乃置酒而稱曰夫遠賢而近所愛非社稷之長策也乃出少子摯封中山而復太子擊故曰欲知其子視其友欲知其君視其所使趙倉唐一使而文侯爲慈父而擊爲孝子太子乃稱詩曰鳳凰于飛噦噦其羽亦集爰止藹藹王多吉士維君子使媚于天子舍人之謂也

楚莊王欲伐晉使豚尹觀焉反曰不可伐也其憂在上其樂在下且賢臣在焉曰沈駒明年又使豚尹觀反曰可矣初之賢人死矣諂諛多在君之廬者其君好樂而無禮其下危處以怨上上下離心興師伐之其民必先反莊王從之果如其言矣

梁王贅其羣臣而議其過任座進諫曰主君國廣以大民堅而衆國中無賢人辯士奈何王曰寡人國小以狹民弱臣少寡人獨治之安所用賢人辯士乎任座曰不然昔者齊無故起兵攻魯魯君患之召其相曰爲之奈何相對曰夫柳下惠少好學長而嘉智主君試召使於齊魯君曰吾千乘主也

身自使於齊齊不聽夫柳下惠特布衣韋帶之士也使之又何益乎相對曰臣聞之乞火不得不望其炮矣今使柳下惠於齊縱不解於齊兵終不愈益攻於魯矣魯君乃曰然乎相即使人召柳下惠來入門祛衣不趨魯君避席而立曰寡人所謂飢而求黍稷渴而穿井者未嘗能以歡喜見子今國事急百姓恐懼願藉子大夫使齊柳下惠曰諾乃東見齊侯齊侯曰魯君將懼乎柳下惠曰臣君不懼齊侯忿然怒曰吾望而魯城芒若類失亡國百姓發屋伐木以救城郭吾視若魯君類吾國子曰不懼何也柳下惠曰臣之君所以不懼者以其先人出周封於魯君之先君亦出周封於齊相與出周南門刳羊而約曰自後子孫敢有相攻者令其罪若此刳羊矣臣之君固以刳羊不懼矣不然百姓非不急也齊侯乃解兵三百里夫柳下惠特布衣韋帶之士至解齊釋魯之難奈何無賢士聖人乎

陸賈從高祖定天下名為有口辯士居左右常使諸侯及高祖時中國初定尉佗平南越因王之高祖使陸賈賜尉佗印為南越王陸生至尉佗椎結箕踞見陸生陸生因說佗曰足下中國人親戚昆弟墳墓在真定今足下弃反天性捐冠帶欲以區區之越與天子抗衡為敵國禍且及身矣且夫秦失其政諸侯豪傑並起惟漢王先入關據咸陽項籍倍約自立為西楚霸王諸侯皆屬可謂至彊然漢王起巴蜀鞭笞天下劫諸侯遂誅項羽滅之五年之間海內平定此非人力天之所建也天子聞君王王南越不助天下誅暴逆將相欲移兵而誅王天子憐百姓新勞苦且休之遣臣授君王印剖符通使君王宜郊迎北面稱臣乃欲以新造未集之越屈彊於此漢誠聞之掘燒君王先人冢墓夷種宗族使一偏將將十萬衆臨越越則殺王以降漢如反覆手耳於是尉佗乃蹶然起坐謝陸生曰居蠻夷中久殊失禮義因問陸生曰我孰與蕭何曹參韓信賢陸生曰王似賢復問我孰與皇帝賢陸生曰皇帝起豐沛討暴秦誅彊楚為天下興利除害繼五帝三王之業統理中國中國之人以億計地方萬里居天下之膏腴人衆車輿萬物殷富政由一家自天地剖判未嘗有也今王衆不過數十萬皆蠻夷崎嶇山海之間譬若漢一郡何可乃比於漢王尉佗大笑曰吾不起中國故王此使我居中國何遽不若漢乃大悅陸生與留飲數月曰越中無足與語至生來令我日聞所不聞賜陸生橐中裝直千金佗送亦千金陸生拜尉佗為南越王令稱臣奉漢約歸報高祖大悅拜為太中大夫

晉楚之君相與為好會於宛丘之上宋使人往之晉楚大夫曰趣以見天子禮見於吾君我為見子焉使者曰冠雖弊宜加其上屨雖新宜居其下周室雖微諸侯未之能易也師升宋城猶不更臣之服也揖而去之諸大夫瞿然遂以諸侯之禮見之

越使諸發執一枝梅遺梁王梁王之臣曰韓子顧謂左右曰惡有以一枝梅以遺列國之君者乎請

爲二三子慙之出謂諸發曰大王有命客冠則以
禮見不冠則否諸發曰彼越亦天子之封也不得
冀兗之州乃處海垂之際屏外蕃以爲居而蛟龍
又與我爭焉是以剪髮文身爛然成章以像龍子
者將避水神也今大國其命冠則見以禮不冠則
否假令大國之使時過弊邑弊邑之君亦有命矣
曰客必翦髮文身然後見之於大國何如意而安
之願假冠以見意如不安願無變國俗梁王聞之
披衣出以見諸發令逐韓子詩曰維君子使媚于
天子若此之謂也
晏子使吳吳王謂行人曰吾聞晏嬰蓋北方之辯
於辭習於禮者也命儐者客見則稱天子明日晏
子有事行人曰天子請見晏子憱然者三曰臣受
命弊邑之君將使於吳王之所不佞而迷惑入于
天子之朝敢問吳王惡乎存然後吳王曰夫差請
見見以諸侯之禮
晏子使吳吳王曰寡人得寄僻陋蠻夷之鄉希見
教君子之行請私而毋爲罪晏子憱然避位矣王
曰吾聞齊君蓋賊以慢野以暴吾子容焉何甚也
晏子逡巡而對曰臣聞之微事不通麤事不能者
必勞大事不得小事不爲者必貧大者不能致人
小者不能至人之門者必困此臣之所以仕也如
臣豈能以道食人者哉晏子出王笑曰今日吾譏
晏子也猶倮而訾高橛者
景公使晏子使於楚楚王進橘置削晏子不剖而
幷食之楚王曰橘當去剖晏子對曰臣聞之賜人
主前者瓜桃不削橘柚不剖今萬乘無教臣不敢
剖然臣非不知也
晏子將使荊荊王聞之謂左右曰晏子賢人也今
方來欲辱之何以也左右對曰爲其來也臣請縛
一人過王而行於是荊王與晏子立語有縛一人
過王而行王曰何爲者也對曰齊人也王曰何坐
曰坐盜王曰齊人固盜乎晏子反顧之曰江南有
橘齊王使人取之而樹之於江北生不爲橘乃爲
枳所以然者何其土地使之然也今齊人居齊不
盜來之荊而盜得無土地使之然乎荊王曰吾欲
傷子而反自中也
晏子使楚晏子短楚人爲小門於大門之側而延
晏子晏子不入曰使至狗國者從狗門入今臣使
楚不當從此門儐者更從大門入見楚王王曰齊
無人耶晏子對曰齊之臨淄三百閭張袂成帷揮
汗成雨比肩繼踵而在何爲無人王曰然則何爲
使子晏子對曰齊命使各有所主其賢者使賢主
不肖者使不肖主嬰最不肖故宜使楚耳
秦楚轂兵秦王使人使楚楚王使人戲之曰子來
亦卜之乎對曰然卜之謂何對曰吉楚人曰噫甚
矣子之國無良龜也王方殺子以釁鐘其吉如何
使者曰秦楚轂兵吾王使我先窺我死而不還則
吾王知警戒整齊兵以備楚是吾所謂吉也且使
死者而無知也又何釁於鐘死者而有知也吾豈
錯秦相楚哉我將使楚之鐘鼓無聲鐘鼓無聲則
將無以整齊其士卒而理君軍夫殺人之使絶人

之謀非古之通議也子大夫試熟計之使者以報
楚王楚王赦之此之謂造命

楚使使聘於齊齊王饗之梧宮使者曰大哉梧乎王曰江海之魚吞舟大國之樹必巨使何怪焉使者曰昔燕攻齊遵雒路渡濟橋焚雍門擊齊左而虛其右王歜絕頸而死於杜山公孫差格死於龍門飲馬乎淄澠定獲乎琅邪王與太后奔于莒逃於城陽之山當此之時則梧之大何如乎王曰陳先生對之陳子曰臣不如刁勃王曰刁先生應之刁勃曰使者問梧之年耶昔者荊平王為無道加諸申氏殺子胥父與其兄子胥被髮乞食於吳闔廬以為將相三年將吳兵復讎乎楚戰勝乎柏舉級頭百萬囊瓦奔鄭王保於隨引師入郢軍雲行乎郢之都子胥親射宮門掘平王冢笞其墳數以其罪曰吾先人無罪而子殺之士卒人加百焉然後止當若此時梧可以為其柎矣

蔡使師強王堅使於楚楚王聞之曰人名多章章者獨為師強王堅乎趣見之無以次視其人狀疑其名而醜其聲又惡其形楚王大怒曰今蔡無人乎國可伐也有人不遣乎國可伐也端以此人誠寡人乎國可伐也故發二使見三謀伐者蔡也

趙簡子將襲衛使史黯往視之期以一月六日而後反簡子曰何其久也黯曰謀利而得害由不察也今蘧伯玉為相史鰌佐焉孔子為客子貢使令於君前甚聽易曰渙其羣元吉渙者賢也羣者象也元者吉之始也渙其羣元吉者其佐多賢矣簡子按兵而不動耳

魏文侯使舍人毋擇獻鵠於齊侯毋擇行道失之徒獻空籠見齊侯曰寡君使臣毋擇獻鵠道飢渴臣出而飲食之而鵠飛冲天遂不復反念思非無錢以買鵠也惡有為其君使輕易其弊者乎念思非不能拔劍刎頭腐肉暴骨於中野也為吾君貴鵠而賤士也念思非不敢走陳蔡之間也惡絕兩君之使故不敢愛身逃死來獻空籠唯主君斧質之誅齊侯大悅曰寡人今者得茲言三賢於鵠遠矣寡人有都郊地百里願獻子大夫以為湯沐邑毋擇對曰惡有為其君使而輕易其弊而利諸侯之地乎遂出不反

說苑卷第十二

說苑卷第十三

權謀

聖王之舉事必先諦之於謀慮而後考之於蓍龜白屋之士皆關其謀芻蕘之役咸盡其心故萬舉而無遺籌失策傳曰眾人之智可以測天兼聽獨斷惟在一人此大謀之術也謀有二端上謀知命其次知事知命者預見存亡禍福之原早知盛衰廢興之始防事之未萌避難於無形若此人者居亂世則不害於其身在乎太平之世則必得天下之權彼知事者亦尚矣見事而知得失成敗之分而究其所終極故無敗業廢功孔子曰可與適道未可與權也夫非知命知事者孰能行權謀之術夫權謀有正有邪君子之權謀正小人之權謀邪夫正者其權謀公故其為百姓盡心也誠彼邪者好私尚利故其為百姓也詐夫詐則亂誠則平是故堯之九臣誠而興於朝其四臣詐而誅於野誠者隆至後世詐者當身而滅知命知事而能於權謀者必察誠詐之原而以處身焉則是亦權謀之術也夫知者舉事也滿則慮溢平則慮險安則慮危曲則慮直由重其豫惟恐不及是以百舉而不陷也

楊子曰事之可以之貧可以之富者其傷行者也事之可以之生可以之死者其傷勇者也僕子曰楊子智而不知命故其知多疑語曰知命者不惑晏嬰是也

趙簡子曰晉有澤鳴犢犨魯有孔丘吾殺此三人則天下可圖也於是乃召澤鳴犢犨任之以政而殺之使人聘孔子於魯孔子至河臨水而觀曰美哉水洋洋乎丘之不濟於此命也夫子路趨進曰敢問奚謂也孔子曰夫澤鳴犢犨晉國之賢大夫也趙簡子之未得志也與之同聞見及其得志也殺之而後從政故丘聞之刳胎焚夭則麒麟不至乾澤而漁蛟龍不遊覆巢毀卵則鳳凰不翔丘聞之君子重傷其類者也

孔子與齊景公坐左右白曰周使來言周廟燔齊景公出問曰何廟也孔子曰是釐王廟也景公曰何以知之孔子曰詩云皇皇上帝其命不忒天之與人必報有德禍亦如之夫釐王變文武之制而作玄黃宮室輿馬奢侈不可振也故天殃其廟是以知之景公曰天何不殃其身而殃其廟乎子曰天以文王之故也若殃其身文王之祀無乃絕乎故殃其廟以章其過也左右入報曰周釐王廟也景公大驚起再拜曰善哉聖人之智豈不大乎

齊桓公與管仲謀伐莒謀未發而聞於國桓公怪之以問管仲管仲曰國必有聖人也桓公歎曰歖日之役者有執柘杵而上視者意其是邪乃令復役無得相代少焉東郭垂至管仲曰此必是也乃令儐者延而進之分級而立管仲曰子言伐莒者也對曰然管仲曰我不言伐莒子何故言伐莒對曰臣聞君子善謀小人善意臣竊意之也管仲曰我不言伐莒子何以意之對曰臣聞君子有三色優然喜樂者鐘鼓之色愀然清靜者縗絰之色勃

然充滿者此兵革之色也日者臣望君之在臺上也勃然充滿此兵革之色也君吁而不吟所言者莒也君舉臂而指所當者莒也臣竊慮小諸侯之未服者其惟莒乎臣故言之君子曰凡耳之聞以聲也今不聞其聲而以其容與臂是東郭垂不以耳聽而聞也桓公管仲雖善謀不能隱聖人之聽於無聲視於無形東郭垂有之矣故桓公乃尊祿而禮之

晉太史屠餘見晉國之亂見晉平公之驕而無德義也以其國法歸周周威公見而問焉曰天下之國其孰先亡對曰晉先亡威公問其說對曰臣不敢直言示晉公以天妖日月星辰之行多不當曰是何能然示以人事多不義百姓多怨曰是何傷示以鄰國不服賢良不興曰是何害是不知所以存所以亡故臣曰晉先亡居三年晉果亡威公又見屠餘而問焉曰孰次之對曰中山次之威公問其故對曰天生民令有辨有辨人之義也所以異於禽獸麋鹿也君臣上下所以立也中山之俗以晝爲夜以夜繼日男女切踦固無休息淫昏康樂歌謳好悲其主弗知惡此亡國之風也臣故曰中山次之居二年中山果亡威公又見屠餘而問曰孰次之屠餘不對威公固請屠餘曰君次之威公懼求國之長者得錡疇田邑而禮之又得史理趙巽以爲諫臣去苛令三十九物以告屠餘屠餘曰其尚終君之身臣聞國之興也天遺之賢人與之極諫之士國之亡也天與之亂人與善諛者威公薨九月不得葬周乃分而爲二故有道者言不可不重也

齊侯問於晏子曰當今之時諸侯孰危對曰莒其亡乎公曰奚故對曰地侵於齊貨竭於晉是以亡也

智伯從韓魏之兵以攻趙圍晉陽之城而漑之城不沒者三板絺疵謂智伯曰韓魏之君必反矣智伯曰何以知之對曰夫勝趙而三分其地今城未沒者三板臼竈生鼃人馬相食城降有日矣而韓魏之君無喜志而有憂色是非反何也明日智伯謂韓魏之君曰疵言君之反也韓魏之君曰必勝趙而三分其地今城將勝矣夫二家雖愚不棄美利而偝約爲難不可成之事其勢可見也是疵必爲趙說君且使君疑二主之心而解於攻趙也今君聽讒臣之言而離二主之交爲君惜之智伯出欲殺絺疵絺疵逃韓魏之君果反

魯公索氏將祭而亡其牲孔子聞之曰公索氏比及三年必亡矣後一年而亡弟子問曰昔公索氏亡牲夫子曰比及三年必亡矣今期年而亡夫子何以知其將亡也孔子曰祭之爲言索也索也者盡也乃孝子所以自盡於親也至祭而亡其牲則餘所亡者多矣吾以此知其將亡也

蔡侯宋公鄭伯朝於晉蔡侯謂叔向曰子亦奚以語我對曰蔡言地計衆不若宋鄭其車馬衣裘侈於二國諸侯其有圖蔡者乎處期年荆伐蔡而殘之

白圭之中山中山王欲留之固辭而去又之齊齊王亦欲留之又辭而去人問其辭白圭曰二國將亡矣所學者國有五盡故莫之必忠則言盡矣莫之必譽則名盡矣莫之必愛則親盡矣行者無糧居者無食則財盡矣不能用人又不能自用則功盡矣國有此五者毋幸必亡中山與齊皆當此若使中山之與齊也聞五盡而更之則必不亡也其患在不聞也雖聞又不信也然則人主之務在乎譱聽而已矣

下蔡威公閉門而哭三日三夜泣盡而繼以血旁鄰窺牆而問之曰子何故而哭悲若此乎對曰吾國且亡曰何以知也應之曰吾聞病之將死也不可爲良醫國之將亡也不可爲計謀吾數諫吾君吾君不用是以知國之將亡也於是窺牆者聞其言則舉宗而去之於楚居數年楚王果舉兵伐蔡窺牆者爲司馬將兵而往來虜甚衆問曰得無有昆弟故人乎見威公縛在虜中問曰若何以至於此應曰吾何以不至於此且吾聞之也言之者行之役也行之者言之主也汝能行我能言汝爲主我爲役吾亦何以不至於此哉窺牆者乃言之於楚王遂解其縛與俱之楚故曰能言者未必能行能行者未必能言

管仲有疾桓公往問之曰仲父若棄寡人豎刁可使從政乎對曰不可豎刁自刑以求入君其身之忍將何有於君公曰然則易牙可乎對曰易牙解其子以食君其子之忍將何有於君若用之必爲諸侯笑及桓公歿豎刁易牙乃作難桓公死六十日蟲出於戶而不收

石乞侍坐於屈建屈建曰白公其爲亂乎石乞曰是何言也白公至於室無營所下士者三人與己相若臣者五人所與同衣食者千人白公之行若此何故爲亂屈建曰此建之所謂亂也以君子行則可於國家行過禮則國家疑之且苟不難下其臣必不難高其君矣建是以知夫子將爲亂也處十月白公果爲亂

韓昭侯造作高門屈宜咎曰昭侯不出此門曰何也曰不時吾所謂不時者非時日也人固有利不利時昭侯嘗利矣不作高門往年秦拔宜陽明年大旱民飢不以此時恤民之急也而顧反益奢此所謂福不重至禍必重來者也高門成昭侯卒竟不出此門

田子顏自大術至乎平陵城下見人子問其父見人父問其子田子方曰其以平陵反乎吾聞行於內然後施於外子顏欲使其衆甚矣後果以平陵叛

晉人已勝智氏歸而繕甲砥兵楚王恐召梁公弘曰晉人已勝智氏矣歸而繕甲兵其以我爲事乎梁公曰不患害其在吳乎夫吳君恤民而同其勞使其民重上之令而人輕其死以從上使如虜之戰臣登山以望之見其用百姓之信必也勿已乎其備之若何不聽明年闔廬襲郢

楚莊王欲伐陳使人視之使者曰陳不可伐也莊

王曰何故對曰其城郭高溝壑深蓄積多其國寧也王曰陳可伐也夫陳小國也而蓄積多蓄積多則賦斂重賦斂重則民怨上矣城郭高溝壑深則民力罷矣興兵伐之遂取陳

石益謂孫伯曰吳將亡矣吾子亦知之乎孫伯曰晚矣子之知之也吾何爲不知石益曰然則子何不以諫孫伯曰昔桀罪諫者紂焚聖人剖王子比干之心袁氏之婦絡而失其紀其妾告之怒棄之夫亡者豈斯人知其過哉

孝宣皇帝之時霍氏奢靡茂陵徐先生曰霍氏必亡夫在人之右而奢亡之道也孔子曰奢則不遜夫不遜者必侮上侮上者逆之道也出人之右人必害之今霍氏秉權天下之人疾害之者多矣夫天下害之而又以逆道行之不亡何待乃上書言霍氏奢靡陛下即愛之宜以時抑制無使至於亡書三上輒報聞其後霍氏果滅董忠等以其功封人有爲徐先生上書者曰臣聞客有過主人者見竈直堗傍有積薪客謂主人曰曲其堗遠其積薪不者將有火患主人默然不應居無幾何家果失火鄉聚里中人哀而救之火幸息於是殺牛置酒燔髮灼爛者在上行餘各用功次坐而反不錄言曲堗者向使主人聽客之言不費牛酒終無火患今茂陵徐福數上書言霍氏且有變宜防絶之向使福說得行則無裂地出爵之費而國安平自如今往事既已而福獨不得與其功惟陛下察客徙薪曲堗之策而使居燔髮灼爛之右書奏上使人賜徐福帛十匹拜爲郎

齊桓公將伐山戎孤竹使人請助於魯魯君進羣臣而謀皆曰師行數十里入蠻夷之地必不反矣於是魯許助之而不行齊已伐山戎孤竹而欲移兵於魯管仲曰不可諸侯未親今又伐遠而還誅近鄰鄰國不親非霸王之道君之所得山戎之寶器者中國之所鮮也不可以不進周公之廟乎桓公乃分山戎之寶獻之周公之廟明年起兵伐莒魯下令丁男悉發五尺童子皆至孔子曰聖人轉禍爲福報怨以德此之謂也

中行文子出亡至邊從者曰爲此嗇夫者君人也胡不休焉且待後車者文子曰異日吾好音此子遺吾琴吾好佩又遺吾玉是不非吾過者也自容於我者也吾恐其以我求容也遂不入後車入門文子問嗇夫之所在執而殺之仲尼聞之曰中行文子背道失義以亡其國然後得之猶活其身道不可遺也若此

衛靈公襜被以與婦人游子貢見公公曰衛其亡乎對曰昔者夏桀殷紂不任其過故亡成湯文武知任其過故興衛奚其亡也

智伯請地於魏宣子宣子不與任增曰何爲不與宣子曰彼無故而請地吾是以不與任增曰彼無故而請地者無故而與之是重欲無厭也彼喜必又請地於諸侯諸侯不與必怒而伐之宣子曰善遂與地智伯喜又請地於趙趙不與智伯怒圍晉陽韓魏合趙而反智氏智氏遂滅

楚莊王與晉戰勝之懼諸侯之畏己也乃築爲五仞之臺臺成而觴諸侯諸侯請約莊王曰我薄德之人也諸侯請爲觴乃仰而曰將將之臺窅窅其謀我言而不當諸侯伐之於是遠者來朝近者入賓

吳王夫差破越又將伐陳楚大夫皆懼曰昔闔廬能用其衆故破我於柏舉今聞夫差又甚焉子西曰二三子恤不相睦也無患吳矣昔闔廬食不貳味處不重席擇不取費在國天有災親戚乏困而供之在軍食熟者半而後食其所嘗者卒乘必與焉是以民不罷勞死知不曠今夫差次有臺榭陂池焉宿有妃嬙嬪御焉一日之行所欲必成玩好必從珍異是聚夫差先自敗己焉能敗我

越破吳請師於楚以伐晉楚王與大夫皆懼將許之左史倚相曰此恐吾攻己故示我不病請爲長轂千乘卒三萬與分吳地也莊王聽之遂取東國

陽虎爲難於魯走之齊請師攻魯齊侯許之鮑文子曰不可也陽虎欲齊師破齊師破大臣必多死於是欲奮其詐謀夫虎有寵於季氏而將殺季孫以不利魯國而容其求焉今君富於季氏而大於魯國茲陽虎所欲傾覆也魯免其疾而君又收之毋乃害乎齊君乃執之免而奔晉

湯欲伐桀伊尹曰請阻乏貢職以觀其動桀怒起九夷之師以伐之伊尹曰未可彼尙猶能起九夷之師是罪在我也湯乃謝罪請服復入貢職明年又不供貢職桀怒起九夷之師九夷之師不起伊尹曰可矣湯乃興師伐而殘之遷桀南巢氏焉

武王伐紂過隧斬岸過水折舟過谷發梁過山焚萊示民無返志也至於有戎之隧大風折旆散宜生諫曰此其妖歟武王曰非也天落兵也風霽而乘以大雨水平地而嗇散宜生又諫曰此其妖歟武王曰非也天灑兵也卜而龜熸散宜生又諫曰此其妖歟武王曰不利以禱祠利以擊衆是熸之已故武王順天地犯三妖而禽紂於牧野其所獨見者精也

晉文公與荆人戰於城濮君問於咎犯咎犯對曰服義之君不足於信服戰之君不足於詐詐之而已矣君問於雍季雍季對曰焚林而田得獸雖多而明年無復也乾澤而漁得魚雖多而明年無復也詐猶可以偷利而後無報遂與荆軍戰大敗之及賞先雍季而後咎犯侍者曰城濮之戰咎犯之謀也君曰雍季之言百世之謀也咎犯之言一時之權也寡人既行之矣

城濮之戰文公謂咎犯曰吾卜戰而龜熸我迎歲彼背歲彗星見彼操其柄我操其標吾又夢與荆王搏彼在上我在下吾欲無戰子以爲何如咎犯對曰卜戰龜熸是荆人也我迎歲彼背歲彼去我從之也彗星見彼操其柄我操其標以掃則彼利以擊則我利君夢與荆王搏彼在上君在下則君見天而荆王伏其罪也且吾以宋衛爲主齊秦輔我我合天道獨以人事固將勝之矣文公從之荆人大敗

越饑句踐懼四水進諫曰夫饑越之福也而吳之禍也夫吳國甚富而財有餘其君好名而不思後患若我卑辭重幣以請糴於吳吳必與我與我則吳可取也越王從之吳將與之子胥諫曰不可夫吳越接地鄰境道易通仇讎敵戰之國也非吳有越越必有吳矣夫齊晉不能越三江五湖以亡吳越不如因而攻之是吾先王闔廬之所以霸也且夫饑何哉亦猶淵也敗伐之事誰國無有君若不攻而輸之糴則利去而凶至財匱而民怨悔無及也吳王曰吾聞義兵不服仁人不以餓飢而攻之雖得十越吾不為也遂與糴三年吳亦饑請糴於越越王不與而攻之遂破吳

趙簡子使成何涉他與衛靈公盟於鄟澤靈公未喋盟成何涉他捘靈公之手而撙之靈公怒欲反趙王孫商曰君欲反趙不如與百姓同惡之公曰若何對曰請命臣令於國曰有姑姊妹女者家一人質於趙百姓必怨君因反之矣君曰善乃令之三日遂徵之五日而令畢國人巷哭君乃召國大夫而謀曰趙為無道反之可乎大夫皆曰可乃出西門閉東門趙氏聞之縛涉他而斬之以謝於衛成何走燕子貢曰王孫商可謂善謀矣憎人而能害之有患而能處之欲用民而能附之一舉而三物俱至可謂善謀矣

楚成王贊諸屬諸侯使魯君為僕魯君致大夫而謀曰我雖小亦周之建國也今成王以我為僕可乎大夫皆曰不可公儀休曰不可不聽楚王身死國亡君之臣乃君之有也為民君也魯君遂為僕

齊景公以其子妻闔廬送諸郊泣曰余死不汝見矣高夢子曰齊負海而縣山縱不能全收天下誰干我君愛則勿行公曰余有齊國之固不能以令諸侯又不能聽是生亂也寡人聞之不能令則莫若從且夫吳若蜂蠆然不棄毒於人則不靜余恐棄毒於我也遂遣之

齊欲妻鄭太子忽太子忽辭人問其故太子曰人各有偶齊大非吾偶也詩云自求多福在我而已矣後戎伐齊齊請師于鄭鄭太子忽率師而救齊大敗戎師齊又欲妻之太子固辭人問其故對曰無事於齊吾猶不敢今以君命救齊之急受室以歸人其以我為師婚乎終辭之

孔子問漆雕馬人曰子事臧文仲武仲孺子容三大夫者孰為賢漆雕馬人對曰臧氏家有龜焉名曰蔡文仲立三年為一兆焉武仲立三年為二兆焉孺子容立三年為三兆焉馬人見之矣若夫三大夫之賢不賢馬人不識也孔子曰君子哉漆雕氏之子其言人之美也隱而顯其言人之過也微而著故智不能及明不能見得無數卜乎

安陵纏以顏色美壯得幸於楚共王江乙往見安陵纏曰子之先人豈有矢石之功於王乎曰無有江乙曰子之身豈亦有乎曰無有江乙曰子之貴何以至於此乎曰僕不知所以江乙曰吾聞之以財事人者財盡而交疎以色事人者華落而愛衰今子之華有時而落子何以長幸無解於王乎安

陵纏曰臣年少愚陋願委智於先生江乙曰獨從爲殉可耳安陵纏曰敬聞命矣江乙去居朞年逢安陵纏謂曰前日所諭子者通之於王乎曰未可也居朞年江乙復見安陵纏曰子豈諭王乎安陵纏曰臣未得王之間也江乙曰子出與王同車入與王同坐居三年言未得王之間子以吾之說未可耳不悅而去其年共王獵江渚之野野火之起若雲蜺虎狼之嗥若雷霆有狂兕從南方來正觸王左驂王舉旌旄而使善射者射之一發兕死車下王大喜拊手而笑顧謂安陵纏曰吾萬歲之後子將誰與斯樂乎安陵纏乃逡巡而却泣下沾衿抱王曰萬歲之後臣將從爲殉安知樂此者誰於是共王乃封安陵纏於車下三百戸故曰江乙善謀安陵纏知時

太子商臣怨令尹子上也楚攻陳晉救之夾泜水而軍陽處父知商臣之怨子上也因謂子上曰少却吾涉而從子子上却因令晉軍曰楚遁矣使人告商臣曰子上受晉賂而去之商臣訴之成王成王遂殺之

智伯欲襲衛故遺之乘馬先之一璧衛君大悅酌酒諸大夫皆喜南文子獨不喜有憂色衛君曰大國禮寡人寡人故酌諸大夫酒諸大夫皆喜而子獨不喜有憂色者何也南文子曰無方之禮無功之賞禍之先也我未有往彼有以來是以憂也於是衛君乃修梁津而擬邊城智伯聞衛兵在境上乃還

智伯欲襲衛乃佯亡其太子顏使奔衛南文子曰太子顏之爲其君子也甚愛非有大罪也而亡之必有故然人亡而不受不祥使吏逆之曰車過五乘慎勿內也智伯聞之乃止

叔向之殺萇弘也數見萇弘於周因佯遺書曰萇弘謂叔向曰子起晉國之兵以攻周吾廢劉氏而立單氏劉氏請之君曰此萇弘也乃殺之

楚公子午使於秦秦因之其弟獻三百金於叔向叔向謂平公曰何不城壺丘秦楚患壺丘之城若秦恐而歸公子午以止吾城也君乃止難亦未構楚必德君平公曰善乃城之秦恐遂歸公子午使之晉晉人輟城楚獻晉賦三百車

趙簡子使人以明白之乘六先以一璧爲遺於衛衛叔文子曰見不意可以生故此小之所以事大也今我未以往而簡子先以來必有故於是斬林除圍聚斂蓄積而後遺使者簡子曰吾舉也爲不可知也今既已知之矣乃輟圍衛也

鄭桓公將欲襲鄶先問鄶之辨智果敢之士書其名姓擇鄶之良臣而與之爲官爵之名而書之因爲設壇於門外而埋之釁之以猳若盟狀鄶君以爲內難也盡殺其良臣桓公因襲之遂取鄶

鄭桓公東會封於鄭暮舍於宋東之逆旅逆旅之叟從外來曰客將焉之曰會封於鄭逆旅之叟曰吾聞之時難得而易失也今客之寢安殆非封也鄭桓公聞之援轡自駕其僕接淅而載之行十日夜而至釐何與之爭封故以鄭桓公之賢微逆旅

之叟幾不會封也

晉文公伐衛入郭坐士令食曰今日必傳大垣公子慮俛而笑之文公曰奚笑對曰臣之妻歸臣送之反見桑者而助之顧臣之妻則亦有送之者矣文公懼還師而歸至國而貉人攻其地

說苑卷第十四

至公

書曰不偏不黨王道蕩蕩言至公也古有行大公者帝堯是也貴爲天子富有天下得舜而傳之不私於其子孫也去天下若遺躧於天下猶然況其細於天下乎非帝堯孰能行之孔子曰巍巍乎惟天爲大惟堯則之易曰無首吉此蓋人君之公也夫以公與天下其德大矣推之於此刑之於彼萬姓之所戴後世之所則也彼人臣之公治官事則不營私家在公門則不言貨利當公法則不阿親戚奉公舉賢則不避仇讎忠於事君仁於利下推之以恕道行之以不黨伊呂是也故顯名存於今是之謂公詩云周道如砥其直如矢君子所履小人所視此之謂也夫公生明偏生暗端慤生達詐僞生塞誠信生神夸誕生惑此六者君子之所慎也而禹桀之所以分也詩云疾威上帝其命多僻言不公也

吳王壽夢有四子長曰謁次曰餘祭次曰夷昧次曰季札號曰延陵季子最賢三兄皆知之於是王壽夢薨謁以位讓季子季子終不肯當謁乃爲約曰季子賢使國及季子則吳可以興乃兄弟相繼飲食必祝曰使吾早死令國及季子謁死餘祭立餘祭死夷昧立夷昧死次及季子季子時使行不在庶兄僚曰我亦兄也乃自立爲吳王季子使還復事如故謁子光曰以吾父之意則國當歸季子以繼嗣之法則我適也當代之君僚何爲也於是乃使專諸刺僚殺之以位讓季子季子曰爾殺吾君吾受爾國則吾與爾爲共篡也爾殺吾兄吾又殺汝則是昆弟父子相殺無已時也卒去之延陵終身不入吳君子以其不殺爲仁以其不取國爲義夫不以國私身捐千乘而不恨棄尊位而無忿可以庶幾矣

諸侯之義死社稷大王委國而去何也夫聖人不欲強暴侵陵百姓故使諸侯死國守其民大王有至仁之恩不忍戰百姓故事勳育戎氏以犬馬珍幣而伐不止問其所欲者土地也於是屬其羣臣耆老而告之曰土地者所以養人也不以所以養而害其養也吾將去之遂居岐山之下邠人負幼扶老從之如歸父母三遷而民五倍其初者皆興仁義趣上之事君子守國安民非特鬭兵罷殺士衆而已不私其身惟民足用保民蓋所以去國之義也是謂至公耳

辛櫟見魯穆公曰周公不如太公之賢也穆公曰子何以言之辛櫟對曰周公擇地而封曲阜太公擇地而封營丘爵土等其地不若營丘之美人民不如營丘之衆不徒若是營丘又有天固穆公心慙不能應也辛櫟趨而出南宮邊子入穆公具以辛櫟之言語南宮邊子南宮邊子曰昔周成王之卜居成周也其命龜曰予一人兼有天下辟就百姓敢無中土乎使予有罪則四方伐之無難得也周公卜居曲阜其命龜曰作邑乎山之陽賢則茂昌不賢則速亡季孫行父之戒其子也曰吾欲室

之佽於兩社之閒也使吾後世有不能事上者使其替之益速如是則曰賢則茂昌不賢則速亡安在擇地而封哉或示有天固也辛櫟之言小人也子無復道也

秦始皇帝既吞天下乃召羣臣而議曰古者五帝禪賢三王世繼孰是將爲之博士七十人未對鮑白令之對曰天下官則讓賢是也天下家則世繼是也故五帝以天下爲官三王以天下爲家秦始皇帝仰天而歎曰吾德出于五帝吾將官天下誰可使代我後者鮑白令之對曰陛下行桀紂之道欲爲五帝之禪非陛下所能行也秦始皇帝大怒曰令之前若何以言我行桀紂之道也趣說之不解則死令之對曰臣請說之陛下築臺干雲宮殿五里建千石之鍾萬石之簴婦女連百倡優累千興作驪山宮室至雍相繼不絕所以自奉者殫天下竭民力偏駮自私不能以及人陛下所謂自營僅存之主也何暇比德五帝欲官天下哉始皇闇然無以應之面有慙色久之曰令之之言乃令衆醜我遂罷謀無禪意也

齊景公嘗賞賜及後宮文繡被臺榭菽粟食鳧鴈出而見殣謂晏子曰此何爲死晏子對曰此餧而死公曰嘻寡人之無德也何甚矣晏子對曰君之德著而彰何爲無德也景公曰何謂也對曰君之德及後宮與臺榭君之玩物衣以文繡君之鳧鴈食以菽粟君之營內自樂延及後宮之族何爲其無德也顧臣願有請於君由君之意自樂之心推而與百姓同之則何殣之有君不推此而苟營內好私使財貨偏有所聚菽粟幣帛腐於囷府惠不遍加於百姓公心不周乎國則桀紂之所以亡也夫士民之所以叛由偏之也君如察臣嬰之言推君之盛德公布之於天下則湯武可爲也一殣何足恤哉

楚共王出獵而遺其弓左右請求之共王曰止楚人遺弓楚人得之又何求焉仲尼聞之曰惜乎其不大亦曰人遺弓人得之而已何必楚也仲尼所謂大公也

萬章問曰孔子於衛主雍雎於齊主寺人瘠環有諸孟子曰否不然好事者爲之也於衛主顏讎由彌子之妻與子路之妻兄弟也彌子謂子路曰孔子主我衛卿可得也子路以告孔子孔子曰有命進之以禮退之以義得之不得曰有命而主雍雎與寺人瘠環是無命也孔子不說於魯衛將適宋遭桓司馬將要而殺之微服過宋是孔子嘗阨主司城貞子爲陳侯周臣吾聞之觀近臣以其所爲之主觀遠臣以其所主如孔子主雍雎與寺人瘠環何以爲孔子乎

夫子行說七十諸侯無定處意欲使天下之民各得其所而道不行退而修春秋采毫毛之善貶纖介之惡人事浹王道備精和聖制上通於天而麟至此天之知夫子也於是喟然而歎曰天以至明爲不可蔽乎日何爲而食地以至安爲不可危乎地何爲而動天地而尚有動蔽是故賢聖說於世

而不得行其道故災異並作也夫子曰不怨天不
尤人下學而上達知我者其天乎
孔子生於亂世莫之能容也故言行於君澤加於
民然後仕言不行於君澤不加於民則處孔子懷
天覆之心挾仁聖之德憫時俗之汙泥傷紀綱之
廢壞服重歷遠周流應聘乃俟幸施道以子百姓
而當世諸侯莫能任用是以德積而不肆大道屈
而不伸海內不蒙其化羣生不被其恩故喟然歎
曰而有用我者則吾其爲東周乎故孔子行說非
欲私身運德於一城將欲舒之於天下而建之於
羣生者耳
秦晉戰交敵秦使人謂晉將軍曰三軍之士皆未
息明日請復戰臾駢曰使者目動而言肆懼我將
遁矣迫之河必敗之趙盾曰死傷未收而棄之不
惠也不待期而迫人於險無勇也請待秦人夜遁
子胥將之吳辭其友申包胥曰後三年楚不亡吾
不見子矣申包胥曰子其勉之吾未可以助子助
子是伐宗廟也止子是無以爲友雖然子亡之我
存之於是乎觀楚一存一亡也後三年吳師伐楚
昭王出走申包胥不受命西見秦伯曰吳無道兵
强人衆將征天下始於楚寡君出走居雲夢使下
臣告急哀公曰諾固將圖之申包胥不罷朝立於
秦廷晝夜哭七日七夜不絕聲哀公曰有臣如此
可不救乎興師救楚吳人聞之引兵而還昭王反
復欲封申包胥申包胥辭曰救亡非爲名也功成
受賜是賣勇也辭不受遂退隱終身不見詩云凡
民有喪匍匐救之
楚令尹虞丘子復於莊王曰臣聞奉公行法可以
得榮能淺行薄無望上位不名仁智無求顯榮才
之所不著無當其處臣爲令尹十年矣國不加治
獄訟不息處士不升淫禍不討久踐高位妨羣賢
路尸祿素飡貪欲無猒臣之罪當稽於理臣竊選
國俊下里之士曰孫叔敖秀贏多能其性無欲君
舉而授之政則國可使治而士民可使附莊王曰
子輔寡人寡人得以長於中國令行於絕域遂霸
諸侯非子如何虞丘子曰久固祿位者貪也不進
賢達能者誣也不讓以位者不廉也不能三者不
忠也爲人臣不忠君王又何以爲忠臣願固辭莊
王從之賜虞子采地三百號曰國老以孫叔敖爲
令尹少焉虞丘子家干法孫叔敖執而戮之虞丘
子喜入見於王曰臣言孫叔敖果可使持國政奉
國法而不黨施刑戮而不骫可謂公平莊王曰夫
子之賜也已
趙宣子言韓獻子於晉侯曰其爲人不黨治衆不
亂臨死不恐晉侯以爲中軍尉河曲之役趙宣子
之車干行韓獻子戮其僕人皆曰韓獻子必死矣
其主朝昇之而暮戮其僕誰能待之役罷趙宣子
觴大夫爵三行曰二三子可以賀我二三子曰不
知所賀宣子曰我言韓厥於君言之而不當必受
其刑今吾車失次而戮之僕可謂不黨矣是吾言
當也二三子再拜稽首曰不惟晉國適享之乃唐
叔是賴之敢不再拜稽首乎

晉文公問於咎犯曰誰可使爲西河守者咎犯對曰虞子羔可也公曰非汝之讎也對曰君問可爲守者非問臣之讎也羔見咎犯而謝之曰幸赦臣之過薦之於君得爲西河守咎犯曰薦子者公也怨子者私也吾不以私事害公義子其去矣顧吾射子也

楚文王伐鄧使王子革王子靈共捃菜二子出採見老丈人載畚乞焉不與搏而奪之王聞之令皆拘二子將殺之大夫辭曰取畚信有罪然殺之非其罪也君若何殺之言卒丈人造軍而言曰鄧爲無道故伐之今君公之子之搏而奪吾畚無道甚於鄧呼天而號君聞之羣臣恐君見之曰討有罪而橫奪非所以禁暴也恃力虐老非所以教幼也愛子棄法非所以保國也私二子滅三行非所以從政也丈人舍之矣謝之軍門之外耳

楚令尹子文之族有干法者廷理拘之聞其令尹之族也而釋之子文召廷理而責之曰凡立廷理者將以司犯王令而察觸國法也夫直士持法柔而不橈剛而不折今棄法而背令而釋犯法者是爲理不端懷心不公也豈吾營私之意也何廷理之駮於法也吾在上位以率士民士民或怨而吾不能免之於法今吾族犯法甚明而使廷理因緣吾心而釋之是吾不公之心明著於國也執一國之柄而以私聞與吾生不以義不若吾死也遂致其族人於廷理曰不是刑也吾將死廷理懼遂刑其族人成王聞之不及履而至于子文之室曰寡人幼少置理失其人以違夫子之意於是黜廷理而尊子文使及內政國人聞之曰若令尹之公也吾黨何憂乎乃相與作歌曰子文之族犯國法程廷理釋之子文不聽恤顧怨萌方正公平

楚莊王有茅門者法曰羣臣大夫諸公子入朝馬蹄蹂霤者斬其輈而戮其御太子入朝馬蹄蹂霤廷理斬其輈而戮其御太子大怒入爲王泣曰爲我誅廷理王曰法者所以敬宗廟尊社稷故能立法從令尊敬社稷者社稷之臣也安可以加誅夫犯法廢令不尊敬社稷是臣棄君下陵上也臣棄君則主失威下陵上則上位危社稷不守吾何以遺子太子乃還走避舍再拜請死

楚莊王之時太子車立於茅門之內少師慶逐之太子怒入謁王曰少師慶逐臣之車王曰舍之老君在前而不踰少君在後而不豫是國之寶臣也

吳王闔廬爲伍子胥興師復讎於楚子胥諫曰諸侯不爲匹夫興師且事君猶事父也虧君之義復父之讎臣不爲也於是止其後因事而後復其父讎也如子胥可謂不以公事趨私矣

孔子爲魯司寇聽獄必師斷敦敦然皆立然後君子進曰某子以爲何若某子以爲云云又曰某子以爲何若某子曰云云辯矣然後君子幾當從某子云云乎以君子之知豈必待某子之云云然後知所以斷獄哉君子之敬讓也文辭有可與人共之者君子不獨有也

子羔爲衛政刖人之足衛之君臣亂子羔走郭門

郭門閉刖者守門曰於彼有缺子羔曰君子不踰曰於彼有竇子羔曰君子不遂曰於此有室子羔入追者罷子羔將去謂刖者曰吾不能虧損主之法令而親刖子之足吾在難中此乃子之報怨時也何故逃我刖者曰斷足固我罪也無可奈何君之治臣也傾側法令先後臣以法欲臣之免於法也臣知之獄決罪定臨當論刑君愀然不樂見於顏色臣又知之君豈私臣哉天生仁人之心其固然也此臣之所以脫君也孔子聞之曰善爲吏者樹德不善爲吏者樹怨公行之也其子羔之謂歟

說苑卷第十五

指武

司馬法曰國雖大好戰必亡天下雖安忘戰必危易曰君子以除戎器戒不虞夫兵不可玩玩則無威兵不可廢廢則召寇昔吳王夫差好戰而亡徐偃王無武亦滅故明王之制國也上不玩兵下不廢武易曰存不忘亡是以身安而國家可保也

秦昭王中朝而歎曰夫楚劍利倡優拙夫劍利則士多慓悍倡優拙則思慮遠也吾恐楚之謀秦也此謂當吉念凶而存不忘亡也卒以成霸焉

王孫厲謂楚文王曰徐偃王好行仁義之道漢東諸侯三十二國盡服矣王若不伐楚必事徐王曰若信有道不可伐也對曰大之伐小強之伐弱猶大魚之吞小魚也若虎之食豚也惡有其不得理文王遂興師伐徐殘之徐偃王將死曰吾賴於文德而不明武備好行仁義之道而不知詐人之心以至於此夫古之王者其有備乎

吳起爲苑守行縣適息問屈宜臼曰王不知起不肖以爲苑守先生將何以教之屈公不對居一年王以爲令尹行縣適息問屈宜臼曰起問先生先生不教今王不知起不肖以爲令尹先生試觀起爲之也屈公曰子將奈何吳起曰將均楚國之爵而平其祿損其有餘而繼其不足厲甲兵以時爭於天下屈公曰吾聞昔善治國家者不變故不易常今子將均楚國之爵而平其祿損其有餘而繼其不足是變其故而易其常也且吾聞兵者凶器也爭者逆德也今子陰謀逆德好用凶器殆人所棄逆之至也淫泆之事也行者不利且子用魯兵不宜得志於齊而得志焉子用魏兵不宜得志於秦而得志焉吾聞之曰非禍人不能成禍吾固怪吾王之數逆天道至今無禍嘻且待夫子也吳起惕然曰尚可更乎屈公曰不可吳起曰起之爲人謀屈公曰成刑之徒不可更已子不如敦處而篤行之楚國無貴于舉賢

春秋記國家存亡以察來世雖有廣土衆民堅甲利兵威猛之將士卒不親附不可以戰勝取功晉侯獲於韓楚子玉得臣敗於城濮蔡不待敵而衆潰故語曰文王不能使不附之民先軫不能戰不教之卒造父王良不能以弊車不作之馬趨疾而致遠羿逢蒙不能以枉矢弱弓射遠中微故強弱成敗之要在乎附士卒教習之而已

內治未得不可以正外本惠未襲不可以制末是以春秋先京師而後諸夏先諸華而後夷狄及周惠王以遭亂世繼先王之體而強楚稱王諸侯背叛欲申先王之命一統天下不先廣養京師以及諸夏諸夏以及夷狄內治未得忿則不料力權得失興兵而征強楚師大敗撙辱不行大爲天下笑幸逢齊桓公以得安尊故內治未得不可以正外本惠未襲不可以制末

將師受命者將率入軍吏畢入皆北面再拜稽首受命天子南面而授之鉞東行西面而揖之示弗御也故受命而出忘其國即戎忘其家聞枹鼓之

聲唯恐不勝忘其身故必死必死不如樂死樂死不如甘死甘死不如義死義死不如視死如歸此之謂也故一人必死十人弗能待也十人必死百人弗能待也百人必死千人不能待也千人必死萬人弗能待也萬人必死橫行乎天下令行禁止王者之師也

田單爲齊上將軍興師十萬將以攻翟往見魯仲連子仲連子曰將軍之攻翟必不能下矣田將軍曰單以五里之城十里之郭復齊之國何爲攻翟不能下去上車不與言決攻翟三月而不能下齊嬰兒謠之曰大冠如箕長劍拄頤攻翟不能下壘於梧丘於是田將軍恐駭往見仲連子曰先生何以知單之攻翟不能下也仲連子曰夫將軍在卽墨之時坐則織蕢立則杖臿爲士卒倡曰宗廟亡矣魂魄喪矣歸何黨矣故將有死之心士卒無生之氣今將軍東有掖邑之封西有淄上之寶金銀黃帶馳騁乎淄澠之間是以樂生而惡死也田將軍明日結髮徑立矢石之所乃引枹而鼓之翟人下之故將者士之心也士者將之枝體也心猶與則枝體不用田將軍之謂乎

晉智伯伐鄭齊田恆救之有登蓋必身立焉車徒有不進者必令助之壘合而後敢處井竈成而後敢食智伯曰吾聞田恆新得國而愛其民內同其財外同其勤勞治軍若此其得衆也不可待也乃去之耳

太公兵法曰致慈愛之心立武威之戰以畢其衆練其精銳砥礪其節以高其氣分爲五選異其旗章勿使冒亂堅其行陣連其什伍以禁淫非壘陳之次車騎之處勤兵之勢軍之法令賞罰之數使士赴火蹈刃陷陳取將死不旋踵者多異於今之將者也

孝昭皇帝時北軍監御史爲姦穿北門垣以爲賈區胡建守北軍尉貧無車馬常步與走卒起居所以慰愛走卒甚厚建欲誅監御史乃約其走卒曰我欲與公有所誅吾言取之則取之斬之則斬之於是當選士馬日護軍諸校列坐堂皇上監御史亦坐建從走卒趨至堂下拜謁因上堂走卒皆上建跪指監御史曰取彼走卒前拽下堂建曰斬之遂斬監御史護軍及諸校皆愕驚不知所以建亦已有成奏在其懷遂上奏以聞曰臣聞軍法立武以威衆誅惡以禁邪今北軍監御史公穿軍垣以求賈利買賣以與士市不立剛武之心勇猛之意以率先士大夫尤失理不公臣聞黃帝理法曰壘壁已具行不由路謂之姦人姦人者殺臣謹以斬之昧死以聞制曰司馬法曰國容不入軍軍容不入國也建有何疑焉建由是名興後至渭城令死至今渭城有其祠也

魯石公劍迫則能應感則能動昒穆無窮變無形像復柔委從如影與響如尨之守戶如輪之逐馬響之應聲影之像形也閶不及輪呼不及吸足舉不及集相離若蟬翼尚在肱北眉睫之微曾不可以大息小以小況大用兵之道其猶然乎此善當

敵者也未及夫折衝於未形之前者揖讓乎廟堂之上而施惠乎百萬之民故居則無變動戰則不血刃其湯武之兵與

孔子北遊東上農山子路子貢顏淵從焉孔子喟然歎曰登高望下使人心悲二三子者各言爾志丘將聽之子路曰願得白羽若月赤羽若日鐘鼓之音上聞乎天旌旗翩翻下蟠於地由且舉兵而擊之必也攘地千里獨由能耳使夫二子為我從焉孔子曰勇哉士乎憤憤者乎子貢曰賜也願齊楚合戰於莽洋之野兩壘相當旌旗相望塵埃相接接戰構兵賜願著縞衣白冠陳說白刃之間解兩國之患獨賜能耳使夫二子者為我從焉孔子曰辯哉士乎僊僊者乎顏淵獨不言孔子曰回來若獨何不願乎顏淵曰文武之事二子已言之回何敢與焉孔子曰若鄙心不與焉第言之顏淵曰回聞鮑魚蘭芷不同篋而藏堯舜桀紂不同國而治二子之言與回言異回願得明王聖主而相之使城郭不脩溝池不越鍛劍戟以為農器使天下千歲無戰鬬之患如此則由何憤憤而擊賜又何僊僊而使乎孔子曰美哉德乎姚姚者乎子路舉手問曰願聞夫子之意孔子曰吾所願者顏氏之計吾願負衣冠而從顏氏子也

魯哀公問於仲尼曰吾欲小則守大則攻其道若何仲尼曰若朝廷有禮上下有親民之衆皆君之畜也君將誰攻若朝廷無禮上下無親民衆皆君之讎也君將誰與守於是廢澤梁之禁弛關市之征以為民惠也

文王曰吾欲用兵誰可伐密須氏疑於我可先往伐管叔曰不可其君天下之明君也伐之不義太公望曰臣聞之先王伐枉不伐順伐險不伐易伐過不伐不及文王曰善遂伐密須氏滅之也

武王將伐紂召太公望而問之曰吾欲不戰而知勝不卜而知吉使非其人為之有道乎太公對曰有道王得衆人之心以圖不道則不戰而知勝矣以賢伐不肖則不卜而知吉矣彼害之我利之雖非吾民可得而使也武王曰善乃召周公而問焉曰天下之圖事者皆以殷為天子以周為諸侯以諸侯攻天子勝之有道乎周公對曰殷信天子周信諸侯則無勝之道矣何可攻乎武王忿然曰汝言有說乎周公對曰臣聞之攻禮者為賊攻義者為殘失其民制為匹夫王攻其失民者也何攻天子乎武王曰善乃起衆舉師與殷戰於牧之野大敗殷人上堂見玉曰誰之玉也曰諸侯之玉即取而歸之於諸侯天下聞之曰武王廉於財矣入室見女曰誰之女也曰諸侯之女也即取而歸之於諸侯天下聞之曰武王廉於色也於是發巨橋之粟散鹿臺之財金錢以與士民黜其戰車而不乘弛其甲兵而弗用縱馬華山放牛桃林示不復用天下聞者咸謂武王行義於天下豈不大哉

文王欲伐崇先宣言曰予聞崇侯虎蔑侮父兄不敬長老聽獄不中分財不均百姓力盡不得衣食予將來征之唯為民乃伐崇令毋殺人毋壞室毋

填井毋伐樹木毋動六畜有不如令者死無赦崇人聞之因請降

楚莊王伐陳吳救之雨十日十夜晴左史倚相曰吳必夜至甲列壘壞彼必薄我何不行列鼓出待之吳師至楚見成陳而還左史倚相曰追之吳行六十里而無功王罷卒寢果擊之大敗吳師

齊桓公之時霖雨十旬桓公欲伐漅陵其城之值雨也未合管仲隰朋以卒徒造於門桓公曰徒衆何以爲管仲對曰臣聞之雨則有事夫漅陵不能雨臣請攻之公曰善遂興師伐之既至大卒間外士在內矣桓公曰其有聖人乎乃還旗而去之

宋圍曹不拔司馬子魚謂君曰文王伐崇崇軍其城三旬不降退而脩教復伐之因壘而降今君德無乃有所闕乎胡不退脩德無闕而後動

吳王闔廬與荊人戰於柏舉大勝之至於郢郊五敗荊人闔廬之臣五人進諫曰夫深入遠報非王之利也王其返乎五將鍥頭闔廬未之應五人之頭墜於馬前闔廬懼召五子胥而問焉子胥曰五臣者懼也夫五敗之人者其懼甚矣王姑少進遂入郢南至江北至方城方三千里皆服於吳矣

田成子常與宰我爭宰我夜伏卒將以攻田成子令於卒中曰不見旌節毋起鴟夷子皮聞之告田成子田成子因爲旌節以起宰我之卒以攻之遂殘之也

齊桓公北伐山戎氏請兵於魯魯不與桓公怒將攻之管仲曰不可我已刑北方諸侯矣今又攻魯無乃不可乎魯必事楚是我一舉而失兩也桓公曰善乃輟攻魯矣

聖人之治天下也先文德而後武力凡武之興爲不服也文化不改然後加誅夫下愚不移純德之所不能化而後武力加焉

昔堯誅四凶以懲惡周公殺管蔡以弭亂子產殺鄧析以威侈孔子斬少正卯以變衆佞賊之人而不誅亂之道也易曰不威小不懲大此小人之福也

五帝三王教以仁義而天下變也孔子亦教以仁義而天下不從者何也昔明王有紱冕以尊賢有斧鉞以誅惡故其賞至重而刑至深而天下變孔子賢顏淵無以賞之賤孺悲無以罰之故天下不從是故道非權不立非勢不行是道尊然後行

孔子爲魯司寇七日而誅少正卯於東觀之下門人聞之趨而進至者不言其意皆一也子貢後至趨而進曰夫少正卯者魯國之聞人矣夫子始爲政何以先誅之孔子曰賜也非爾所及也夫王者之誅有五而盜竊不與焉一曰心辨而險二曰言僞而辯三曰行辟而堅四曰志愚而博五曰順非而澤此五者皆有辨知聰達之名而非其眞也苟行以僞則其知足以移衆強足以獨立此姦人之雄也不可不誅夫有五者之一則不免於誅今少正卯兼之是以先誅之也昔者湯誅蠋沐太公誅潘阯管仲誅史附里子產誅鄧析此五子未有不誅也所謂誅之者非爲其晝則攻盜暮則穿窬也

皆傾覆之徒也此固君子之所疑愚者之所惑也詩云憂心悄悄慍于羣小此之謂矣

齊人王滿生見周公周公出見之曰先生遠辱何以教之王滿生曰言內事者於內言外事者於外今言內事乎言外事乎周公導入王滿生曰敬從布席周公不導坐王滿生曰言大事者坐言小事者倚今言大事乎言小事乎周公導坐王滿生坐周公曰先生何以教之王滿生曰臣聞聖人不言而知非聖人者雖言不知今欲言乎無言乎周公俛念有頃不對王滿生藉筆牘書之曰社稷且危傅之於膺周公仰視見書曰唯唯謹聞命矣明日誅管蔡

談叢

王者知所以臨下而治衆則羣臣畏服矣知所以聽言受事則不蔽欺矣知所以安利萬民則海內必定矣知所以忠孝事上則臣子之行備矣凡所以劫殺者不知道術以御其臣下也凡吏勝其職則事治事治則利生不勝其職則事亂事亂則害成也

百方之事萬變鋒出或欲持虛或欲持實或好浮遊或好誠必或行安舒或爲飄疾從此觀之天下不可一聖王臨天下而能一之

意不並銳事不兩隆盛於彼者必衰於此長於左者必短於右喜夜臥者不能蚤起也

鸞設於鑣和設於軾馬動而鸞鳴鸞鳴而和應行之節也

不富無以爲大不予無以合親親疏則害失衆則敗不教而誅謂之虐不戒責成謂之暴也

夫水出於山而入於海稼生於田而藏於廩聖人見所生則知所歸矣

天道布順人事取予多藏不用是謂怨府故物不可聚也

一圍之木持千鈞之屋五寸之鍵而制開闔豈材足任哉蓋所居要也

夫小快害義小慧害道小辨害治苟心傷德大政不險蛟龍雖神不能以白日去其倫飄風雖疾不能以陰雨揚其塵邑名勝母曾子不入水名盜泉孔子不飲醜其聲也婦人之口可以出走婦人之喙可以死敗

不脩其身求之於人是謂失倫不治其內而脩其外是謂大廢重載而危之操策而隨之非所以爲全也

士橫道而偃四支不掩非士之過有土之羞也

邦君將昌天遺其道大夫將昌天遺之士庶人將昌必有良子

賢師良友在其側詩書禮樂陳於前棄而爲不善者鮮矣義士不欺心仁人不害生謀泄則無功計不設則事不成賢士不事所非不非所事愚者行閒而益固鄙人飾詐而益野聲無細而不聞行無隱而不明至神無不化也至賢無不移也上不信下不忠上下不和雖安必危求以其道則無不得爲以其時則無不成

時不至不可強生也事不究不可強成也貞良而亡先人餘殃猖蹶而活先人餘烈權取重澤取長才賢任輕則有名不肖任大身死名廢

士不以利移不爲患改孝敬忠信之事立雖死而不悔智而用私不如愚而用公故曰巧僞不如拙誠學問不倦所以治己也教誨不厭所以治人也所以貴虛無者得以應變而合時也冠雖故必加於首履雖新必關於足上下有分不可相倍一心可以事百君百心不可以事一君故曰正而心又少而言

萬物得其本者生百事得其道者成道之所在天

下歸之德之所在天下貴之仁之所在天下愛之義之所在天下畏之屋漏者民去之水淺者魚逃之樹高者鳥宿之德厚者士趨之有禮者民畏之忠信者士死之衣雖弊行必脩頭雖亂言必治時在應之爲在因之所伐而當其福五之所伐不當其禍十之

必貴以賤爲本必高以下爲　天將與之必先苦之天將毀之必先累之孝於父母信於交友十步之澤必有香草十室之邑必有忠士草木秋死松柏獨在水浮萬物玉石留止飢渴得食誰能不喜賑窮救急何患無有視其所以觀其所使斯可知已乘輿馬不勞致千里乘船楫不游絕江海智莫大於闕疑行莫大於無悔也制宅名子足以觀士利不兼賞不倍忽忽之謀不可爲也惕惕之心不可長也

天與不取反受其咎時至不迎反受其殃天地無親常與善人天道有常不爲堯存不爲桀亡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惡之家必有餘殃一噎之故絕穀不食一蹶之故卻足不行心如天地者明行如繩墨者章

位高道大者從事大道小者凶言疑者無犯行疑者無從蠹蝝仆柱梁蚊虻走牛羊

謁問析辭勿應怪言虛說勿稱謀先事則昌事先謀則亡

無以淫泆棄業無以貧賤自輕無以所好害身無以嗜欲妨生無以奢侈爲名無以貴富驕盈

喜怒不當是謂不明暴虐不得反受其賊怨生不報禍生於福

一言而非四馬不能追一言不急四馬不能及順風而飛以助氣力銜葭而翔以備矰弋

鏡以精明美惡自服衡平無私輕重自得蓬生枲中不扶自直白砂入泥與之皆黑

時乎時乎間不及謀至時之極間不容息勞而不休亦將自息有而不施亦將自得

無不爲者無不能成也無不欲者無不能得也衆正之積福無不及也衆邪之積禍無不逮也

力勝貧謹勝禍慎勝害戒勝災爲善者天報以德爲不善者天報以禍君子得時如水小人得時如火

謗道己者心之罪也尊賢己者心之力也心之得萬物不足爲也心之失獨心不能守也子不孝非吾子也交不信非吾友也食其口而百節肥灌其本而枝葉茂本傷者枝槁根深者末厚爲善者得道爲惡者失道惡語不出口苟言不留耳務僞不長喜虛不久義士不欺心廉士不妄取以財爲草以身爲寶慈仁少小恭敬耆老犬吠不驚命曰金城常避危殆命曰不悔富必念貧壯必念老年雖幼少慮之必早夫有禮者相爲死無禮者亦相爲死貴不與驕期驕自來驕不與亡期亡自至踐人日夜願一起盲人不忘視知者始於悟終於諧愚者始於樂終於哀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力雖不能心必務爲慎終如始常以爲戒戰戰慄慄日慎其

事聖人之正莫如安靜賢者之治故與衆異
好稱人惡人亦道其惡好憎人者亦爲人所憎衣
食足知榮辱倉廩實知禮節江河之溢不過三日
飄風暴雨須臾而畢
福生於微禍生於忽日夜恐懼唯恐不卒
已雕已琢還反於樸物之相反復歸於本循流而
下易以至倍風而馳易以遠兵不豫定無以待敵
計不先慮無以應卒中不方名不章外不圜禍之
門直而不能枉不可與大任方而不能圜不可與
長存愼之於身無曰云云狂夫之言聖人擇焉能
忍恥者安能忍辱者存脣亡而齒寒河水崩其懷
在山毒智者莫甚於酒留事者莫甚於樂毀廉者
莫甚於色摧剛者反己於弱富在知足貴在求退
先憂事者後樂先慠事者後憂福在受諫存之所
由也恭敬遜讓精廉無謗慈仁愛人必受其賞諫
之不聽後無與爭舉事不當爲百姓誹悔在於妄
患在於先唱
蒲且脩繳鳧鴈悲鳴逢蒙撫弓虎豹晨嗥河以委
蛇故能遠山以凌遲故能高道以優游故能化德
以純厚故能豪言人之善澤於膏沐言人之惡痛
於矛戟爲善不直必終其曲爲醜不釋必終其惡
一死一生乃知交情一貧一富乃知交態一貴一
賤交情乃見一浮一沒交情乃出德義在前用兵
在後初沐者必拭冠新浴者必振衣敗軍之將不
可言勇亡國之臣不可言智
坎井無黿鼉者隘也園中無脩林者小也小忠大
忠之賊也小利大利之殘也
自請絕易諝人絕難水激則悍矢激則遠人激於
名不毀爲聲下士得官以死上士得官以生禍福
非從地中出非從天上來己自生之
窮鄉多曲學小辯害大知巧言使信廢小惠妨大
義不困在於早慮不窮在於早豫欲人勿知莫若
勿爲欲人勿聞莫如勿言
非所言勿言以避其患非所爲勿爲以避其危非
所取勿取以避其詭非所爭勿爭以避其聲明者
視於冥冥謀於未形聰者聽於無聲慮者戒於未
成世之溷濁而我獨清衆人皆醉而我獨醒
乖離之咎無不生也毀敗之端從此興也江河大
潰從蟻穴山以小陁而大崩淫亂之漸其變爲興
水火金木轉相勝卑而正者可增高而倚者且崩
直如矢者死直如繩者稱
禍生於欲得福生於自禁聖人以心導耳目小人
以耳目導心
爲人上者患在不明爲人下者患在不忠人知糞
田莫知糞心端身正行全以至今見亡知存見霜
知氷
廣大在好利恭敬在事親因時易以爲仁因道易
以達人營於利者多患輕諾者寡信
欲賢者莫如下人貪財者莫如全身財不如義高
勢不如德尊父不能愛無益之子君不能愛不軌
之民君不能賞無功之臣臣不能死無德之君問
善御者莫如馬問善治者莫如民以卑爲尊以屈

爲伸聖人所因上法於天

君子行德以全其身小人行貪以亡其身相勸以禮相強以仁得道於身得譽於人

知命者不怨天知己者不怨人人而不愛則不能仁佞而不巧則不能信言善毋及身言惡毋及人上清而無欲則下正而民樸來事可追也往事不可及無思慮之心則不達無談說之辭則不樂善不可以僞來惡不可以辭去近市無賈在田無野善不逆旅非仁義剛武無以定天下

水倍源則川竭人倍信則名不達義勝患則吉患勝義則滅五聖之謀不如逢時辯智明慧不如遇世有鄙心者不可授便勢有愚質者不可予利器

多易多敗多言多失

冠履不同藏賢不肖不同位官尊者憂深祿多者責大積德無細積怨無大多少必報固其勢也

梟逢鳩鳩曰子將安之梟曰我將東徙鳩曰何故梟曰鄉人皆惡我鳴以故東徙鳩曰子能更鳴可矣不能更鳴東徙猶惡子之聲

聖人之衣也便體以安身其食也安於腹適衣節食不聽口目

曾子曰鷹鷲以山爲卑而增巢其上黿鼉魚鼈以淵爲淺而穿穴其中卒其所以得者餌也君子苟不求利祿則不害其身

曾子曰狎甚則相簡也莊甚則不親是故君子之狎足以交懽莊足以成禮而已

曾子曰入是國也言信乎羣臣則留可也忠行乎羣臣則仕可也澤施乎百姓則安可也

口者關也舌者機也出言不當四馬不能追也口者關也舌者兵也出言不當反自傷也言出於己不可止於人行發於邇不可止於遠夫言行者君子之樞機樞機之發榮辱之本也可不慎乎故蒯子羽曰言猶射也栝既離弦雖有所悔焉不可從而追已詩曰白珪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爲也

蠋欲類蠶鱓欲類蛇人見蛇蠋莫不身洒然女工脩蠶漁者持鱓不惡何也欲得錢也逐魚者濡逐獸者趨非樂之也事之權也

登高使人欲望臨淵使人欲窺何也處地然也御者使人恭射者使人端何也其形便也

民有五死聖人能去其三不能除其二饑渴死者可去也凍寒死者可去也罹五兵死者可去也壽命死者不可去也癰疽死者不可去也饑渴死者中不充也凍寒死者外勝中也罹五兵死者德不忠也壽命死者歲數終也癰疽死者血氣窮也故曰中不正外淫作外淫作者多怨怪多怨怪者疾病生故清淨無爲血氣乃平

百行之本一言也一言而適可以卻敵一言而得可以保國響不能獨爲聲影不能倍曲爲直物必以其類及故君子慎言出己負石赴淵行之難者也然申屠狄爲之君子不貴之也盜跖凶貪名如日月與舜禹並傳而不息而君子不貴

君子有五恥朝不坐燕不議君子恥之居其位無

其言君子恥之有其言無其行君子恥之既得之又失之君子恥之地有餘而民不足君子恥之君子雖窮不處亡國之勢雖貧不受亂君之祿尊乎亂世同乎暴君君子之恥也衆人以毀形爲恥君子以毀義爲辱衆人重利廉士重名

明君之制賞從重罰從輕食人以壯爲量事人以老爲程

君子之言寡而實小人之言多而虛君子之學也入於耳藏於心行之以身君子之治也始於不足見終於不可及也

君子慮福弗及慮禍百之君子擇人而取不擇人而與君子實如虛有如無

君子有其備則無事君子不以愧食不以辱得君子樂得其志小人樂得其事君子不以其所不愛及其所愛也

君子有終身之憂而無一朝之患順道而行循理而言喜不加易怒不加難

君子之過猶日月之蝕也何害於明小人可也猶狗之吠盜狸之夜見何益於善夫智者不妄爲勇者不妄殺

君子比義農夫比穀事君不得進其言則辭其爵不得行其義則辭其祿人皆知取之爲取也不知與之爲取之政有招寇行有招恥弗爲而自至天下未有極獸狐疑不若蜂蠆之致毒也高議而不可及不若卑論之有功也

秦信同姓以王至其衰也非易同姓也而身死國亡故王者之治天下在於行法不在於信同姓

高山之巔無美木傷於多陽也大樹之下無美草傷於多陰也

鍾子期死而伯牙絕絃破琴知世莫可爲鼓也惠施卒而莊子深瞑不言見世莫可與語也

脩身者智之府也愛施者仁之端也取予者義之符也恥辱者勇之決也立名者行之極也

進賢受上賞蔽賢蒙顯戮古之通義也爵人於朝論人於市古之通法也

道微而明淡而有功非道而得非時而生是謂妄成得而失之定而復傾

福者禍之門也是者非之尊也治者亂之先也事無終始而患不及者未之聞也

枝無忘其根德無忘其報見利必念害身故君子留精神寄心於三者吉祥及子孫矣

兩高不可重兩大不可容兩勢不可同兩貴不可雙夫重容同雙必爭其功故君子節嗜欲各守其足乃能長久夫節欲而聽諫敬賢而勿慢使能而勿賤爲人君能行此三者其國必強大而民不去散矣

默無過言慤無過事木馬不能行亦不費食騏驥日馳千里鞭箠不去其背

寸而度之至丈必差銖而稱之至石必過石稱丈量徑而寡失簡絲數米煩而不察故大較易爲智曲辯難爲慧

吞舟之魚蕩而失水制於螻蟻者離其居也猿猴

失木禽於狐貉者非其處也騰蛇遊霧而升騰龍乘雲而舉猿得木而挺魚得水而鶩處地宜也

君子博學患其不習既習之患其不能行之既能行之患其不能以讓也

君子不羞學不羞問問訊者知之本念慮者知之道也此言貴因人知而加知之不貴獨自用其知而知之

天地之道極則反滿則損五采曜眼有時而渝茂木豐草有時而落物有盛衰安得自若

民苦則不仁勞則詐生安平則教危則謀極則反滿則損故君子弗滿弗極也

說苑卷第十六

說苑卷第十七

雜言

賢人君子者通乎盛衰之時明乎成敗之端察乎治亂之紀審乎人情知所去就故雖窮不處亡國之勢雖貧不受汙君之祿是以太公年七十而不自達孫叔敖三去相而不自悔何則不強合非其人也太公一合於周而侯七百歲孫叔敖一合於楚而封十世大夫種存亡越而霸勾踐賜死於前李斯積功於秦而卒被五刑盡忠憂君危身安國其功一也或以封侯而不絕或以賜死而被刑所慕所由異也故箕子棄國而佯狂范蠡去越而易名智過去君弟而更姓皆見遠識微而仁能去富勢以避萌生之禍者也夫暴亂之君孰能離縶以役其身而與于患乎哉故賢者非畏死避害而已也為殺身無益而明主之暴也比干死紂而不能正其行子胥死吳而不能存其國二子者強諫而死適足明主之暴耳未始有益如秋毫之端也是以賢人閉其智塞其能待得其人然後合故言無不聽行無見疑君臣兩與終身無患今非得其時又無其人直私意不能已閔世之亂憂主之危以無貲之身涉蔽塞之路經乎讒人之前造無量之主犯不測之罪傷其天性豈不惑哉故文信侯李斯天下所謂賢也為國計揣微射隱所謂無過策也戰勝攻取所謂無強敵也積功甚大勢利甚高賢人不用讒人用事自知不用其仁不能去制敵積功不失秋毫避患去害不見丘山積其所欲以至其所惡豈不為勢利惑哉詩云人知其一莫知其他此之謂也

子石登吳山而四望喟然而歎息曰嗚呼悲哉世有明於事情不合於人心者有合於人心不明於事情者弟子問曰何謂也子石曰昔者吳王夫差不聽伍子胥盡忠極諫抉目而辜太宰嚭公孫雒偷合苟容以順夫差之志而伐吳二子沉身江湖頭懸越旗昔者費仲惡來革長鼻決耳崇侯虎順紂之心欲以合於意武王伐紂四子身死牧之野頭足異所比干盡忠剖心而死今欲明事情恐有抉目剖心之禍欲合人心恐有頭足異所之患由是觀之君子道狹耳誠不逢其明主狹道之中又將險危閉塞無可從出者

祁射子見秦惠王惠王說之於是唐姑讒之復見惠王懷怒以待之非其說異也所聽者易也故以徵為羽非絃之罪也以甘為苦非味之過也

彌子瑕愛於衛君衛國之法竊駕君車罪刖彌子瑕之母疾人聞夜往告之彌子瑕擅駕君車而出君聞之賢之曰孝哉為母之故犯刖罪哉君遊果園彌子瑕食桃而甘不盡而奉君君曰愛我而忘其口味及彌子瑕色衰而愛弛得罪於君君曰是故嘗矯吾車又嘗食我以餘桃故子瑕之行未必變初也前見賢後獲罪者愛憎之生變也

舜耕之時不能利其鄰人及為天子天下戴之故君子窮則善其身達則利於天下

孔子曰自季孫之賜我千鍾而友益親自南宮頊

叔之乘我車也而道加行故道有時而後重有勢而後行微夫二子之賜丘之道幾於廢也

太公田不足以償種漁不足以償網治天下有餘智文公種米曾子架羊孫叔敖相楚三年不知軛在衡後務大者固忘小智伯廚人亡炙鑊而知之韓魏反而不知邯鄲子陽園人亡桃而知之其亡也不知務小者亦忘大也

淳于髡謂孟子曰先名實者為人者也後名實者自為者也夫子在三卿之中名實未加上下而去之仁者固如此乎孟子曰居下位不以賢事不肖者伯夷也五就湯五就桀者伊尹也不惡汙君不辭小官者柳下惠也三子者不同道其趣一也一者何也曰仁也君子亦仁而已何必同曰魯穆公之時公儀子為政子思子庚為臣魯之削也滋甚若是乎賢者之無益於國也曰虞不用百里奚而亡秦穆公用之而霸故不用賢則亡削何可得也曰昔者王豹處於淇而河西善謳綿駒處於高唐而齊右善歌華舟杞梁之妻善哭其夫而變國俗有諸內必形於外為其事無其功髡未睹也是故無賢者也有則髡必識之矣曰孔子為魯司寇而不用從祭膰肉不至不脫冕而行其不善者以為為肉也其善者以為為禮也乃孔子欲以微罪行不欲為苟去故君子之所為眾人固不得識也

梁相死惠子欲之梁渡河而遽墮水中船人救之船人曰子欲何之而遽也曰梁無相吾欲往相之船人曰子居船楫之間而困無我則子死矣子何能相梁乎惠子曰子居艘楫之間則吾不如子至於安國家全社稷子之比我蒙蒙如未視之狗耳

西閭過東渡河中流而溺船人接而出之問曰今者子欲安之西閭過曰欲東說諸侯王船人掩口而笑曰子渡河中流而溺不能自救安能說諸侯乎西閭過曰無以子之所能相傷為也子獨不聞和氏之璧乎價重千金然以之間紡曾不如瓦磚隨侯之珠國之寶也然用之彈曾不如泥丸騏驥騄駬倚衡負軛而趨一日千里此至疾也然使捕鼠曾不如百錢之貍干將鏌鋣拂鍾不錚試物不知揚刃離金斬羽契鐵斧此至利也然以之補履曾不如兩錢之錐今子持楫乘扁舟處廣水之中當陽侯之波而臨淵流適子所能耳若誠與子東說諸侯王見一國之主子之蒙蒙無異夫未視之狗耳

甘戊使於齊渡大河船人曰河水間耳君不能自渡能為王者之說乎甘戊曰不然汝不知也物各有短長謹愿敦厚可事主不施用兵騏驥騄駬足及千里置之宮室使之捕鼠曾不如小貍干將為利名聞天下匠以治木不如斤斧今持楫而上下隨流吾不如子說千乘之君萬乘之主子亦不如戊矣

今夫世異則事變事變則時移時移則俗易是以君子先相其土地而裁其器觀其俗而和其風總眾議而定其教愚人有學遠射者參矢而發已射五步之內又復參矢而發世以易矣不更其儀譬

如愚人之學遠射目察秋毫之末者視不能見太山耳聽清濁之調者不聞雷霆之聲何也唯其意有所移也百人操觿不可爲固結千人謗獄不可爲直辭萬人比非不可爲顯士麋鹿成羣虎豹避之飛鳥成列鷹鷲不擊衆人成聚聖人不犯騰蛇遊於霧露乘於風雨而行非千里不止然則暮託宿於鰌鱣之穴所以然者何也用心不一也夫蚯蚓內無筋骨之強外無爪牙之利然下飲黃泉上墾晞土所以然者何也用心一也聰者耳聞明者目見聰明形則仁愛著廉恥分矣故非其道而行之雖勞不至非其有而求之雖強不得智者不爲非其事廉者不求非其有是以遠害而名章也詩云不忮不求何用不臧此之謂也

楚昭王召孔子將使執政而封以書社七百子西謂楚王曰王之臣用兵有如子路者乎使諸侯有如宰予者乎長官五官有如子貢者乎昔文王處酆武王處鎬酆鎬之間百乘之地伐上殺主立爲天子世皆曰聖王今以孔子之賢而有書社七百里之地而三子佐之非楚之利也楚王遂止夫善惡之難分也聖人獨見疑而况於賢者乎是以賢聖罕合諂諛常興也故有千歲之亂而無百歲之治孔子之見疑豈不痛哉

魯哀公問於孔子曰有智者壽乎孔子曰然人有三死而非命也者人自取之夫寢處不時飲食不節佚勞過度者疾共殺之居下位而上忤其君嗜慾無厭而求不止者刑共殺之少以犯衆弱以侮強忿怒不量力者兵共殺之此三死者非命也人自取之詩云人而無儀不死何爲此之謂也

孔子遭難陳蔡之境絕糧弟子皆有飢色孔子歌兩柱之間子路入見曰夫子之歌禮乎孔子不應曲終而曰由君子好樂爲無驕也小人好樂爲無懾也其誰知之子不我知而從我者乎子路不悅授千而舞三終而出及至七日孔子脩樂不休子路慍見曰夫子之脩樂時乎孔子不應樂終而曰由昔者齊桓霸心生於莒勾踐霸心生於會稽晉文霸心生於驪氏故居不幽則思不遠身不約則智不廣庸知而不遇之於是興明日免於厄子貢執轡曰二三子從夫子而遇此難也其不可忘已孔子曰惡是何也語不云乎三折肱而成良醫夫陳蔡之間丘之幸也二三子從丘者皆幸人也吾聞人君不困不成王列士不困不成行昔者湯困於呂文王困於羑里秦穆公困於殽齊桓困於長勺勾踐困於會稽晉文困於驪氏夫困之爲道從寒之及煖煖之及寒也唯賢者獨知而難言之也易曰困亨貞大人吉無咎有言不信聖人所與人難言信也

孔子困於陳蔡之間居環堵之內席三經之席七日不食藜羹不糝弟子皆有飢色讀詩書治禮不休子路進諫曰凡人爲善者天報以福爲不善者天報以禍今先生積德行爲善久矣意者尚有遺行乎奚居隱也孔子曰由來汝不知坐吾語汝子

以夫知者爲無不知乎則王子比干何爲剖心而死以諫者爲必聽耶伍子胥何爲抉目於吳東門子以廉者爲必用乎伯夷叔齊何爲餓死於首陽山之下子以忠者爲必用乎則鮑莊何爲而肉枯荆公子高終身不顯鮑焦抱木而立枯介子推登山焚死故夫君子博學深謀不遇時者衆矣豈獨丘哉賢不肖者才也爲不爲者人也遇不遇者時也死生者命也有其才不遇其時雖才不用苟遇其時何難之有故舜耕歷山而陶於河畔立爲天子則其遇堯也傅說負壤土釋板築而立佐天子則其遇武丁也伊尹有莘氏媵臣也負鼎俎調五味而佐天子則其遇成湯也呂望行年五十賣食於棘津行年七十屠牛朝歌行年九十爲天子師則其遇文王也管夷吾束縛膠目居檻車中自車中起爲仲父則其遇齊桓公也百里奚自賣取五羊皮伯氏牧羊以爲卿大夫則其遇秦穆公也沈尹名聞天下以爲令尹而讓孫叔敖則其遇楚莊王也伍子胥前多功後戮死非其智益衰也前遇闔廬後遇夫差也夫驥厄罷鹽車非無驥狀也夫世莫能知也使驥得王良造父驥無千里之足乎芝蘭生深林非爲無人而不香故學者非爲通也爲窮而不困也憂不衰也此知禍福之始而心不惑也聖人之深念獨知獨見舜亦賢聖矣南面治天下唯其遇堯也使舜居桀紂之世能自免刑戮固可也又何官得治乎夫桀殺關龍逢而紂殺王子比干當是時豈關龍逢無知而比干無惠哉此桀紂無道之世然也故君子疾學脩身端行以須其時也

孔子之宋匡簡子將殺陽虎孔子似之甲士以圍孔子之舍子路怒奮戟將下鬬孔子止之曰何仁義之不免俗也夫詩書之不習禮樂之不脩也是丘之過也若似陽虎則非丘之罪也命也夫由歌予和汝子路歌孔子和之三終而甲罷

孔子曰不觀於高岸何以知顛墜之患不臨於深淵何以知沒溺之患不觀於海上何以知風波之患失之者其不在此乎士慎三者無累於人

曾子曰響不辭聲鑑不辭形君子正一而萬物皆成夫行非爲影也而影隨之呼非爲響也而響和之故君子功先成而名隨之

子夏問仲尼曰顏淵之爲人也何若曰回之信賢於丘也曰子貢之爲人也何若曰賜之敏賢於丘也曰子路之爲人也何若曰由之勇賢於丘也曰子張之爲人何若曰師之莊賢於丘也於是子夏避席而問曰然則四者何爲事先生曰坐吾語汝回能信而不能反賜能敏而不能屈由能勇而不能怯師能莊而不能同兼此四子者丘不爲也夫所謂至聖之士必見進退之利屈伸之用者也

東郭子惠問於子貢曰夫子之門何其雜也子貢曰夫隱括之旁多枉木良醫之門多疾人砥礪之旁多頑鈍夫子脩道以俟天下來者不止是以雜也詩云菀彼柳斯鳴蜩嘒嘒有漼者淵萑葦淠淠言大者之旁無所不容

昔者南瑕子過程太子太子為烹鯢魚南瑕子曰吾聞君子不食鯢魚程太子曰乃君子否子何事焉南瑕子曰吾聞君子上比所以廣德也下比所以狹行也於惡自退之原也詩云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吾豈敢自以為君子哉志向之而已孔子曰見賢思齊焉見不賢而內自省

孔子觀於呂梁懸水四十仞環流九十里魚鼈不能過黿鼉不敢居有一丈夫方將涉之孔子使人並崖而止之曰此懸水四十仞圜流九十里魚鼈不敢過黿鼉不敢居意者難可濟也丈夫不以錯意遂渡而出孔子問子巧乎且有道術乎所以能入而出者何也丈夫對曰始吾入先以忠信吾之出也又從以忠信忠信錯吾軀於波流而吾不敢用私吾所以能入而復出也孔子謂弟子曰水而尚可以忠信義久而身親之况於人乎

子路盛服而見孔子孔子曰由是襜襜者何也昔者江水出於岷山其始也大足以濫觴及至江之津也不方舟不避風不可渡也非唯下流衆川之多乎今若衣服甚盛顏色充盈天下誰肯加若者哉子路趨而出改服而入蓋自如也孔子曰由記之吾語若賁於言者華也奮於行者伐也夫色智而有能者小人也故君子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言之要也能之為能不能為不能行之至也言要則知行要則仁既知且仁夫有何加矣哉由詩云湯降不遲聖敬日躋此之謂也

子路問孔子曰君子亦有憂乎孔子曰無也君子之脩其行未得則樂其意既已得又樂其知是以有終身之樂無一日之憂小人則不然其未之得則憂不得既已得之又恐失之是以有終身之憂無一日之樂也

孔子見榮啓期衣鹿皮裘鼓瑟而歌孔子問曰先生何樂也對曰吾樂甚多天生萬物唯人為貴吾既已得為人是一樂也人以男為貴吾既已得為男是二樂也人生不免襁褓吾年已九十五是三樂也夫貧者士之常也死者民之終也處常待終當何憂乎

曾子曰吾聞夫子之三言未之能行也夫子見人之一善而忘其百非是夫子之易事也夫子見人有善若己有之是夫子之不爭也聞善必躬親行之然後道之是夫子之能勞也夫子之能勞也夫子之不爭也夫子之易事也吾學夫子之三言而未能行

孔子曰回若有君子之道四強於行己弱於受諫怵於待祿慎於持身

仲尼曰史鰌有君子之道三不仕而敬上不祀而敬鬼直能曲於人

孔子曰丘死之後商也日益賜也日損商也好與賢己者處賜也好說不如己者

孔子將行無蓋弟子曰子夏有蓋可以行孔子曰商之為人也甚短於財吾聞與人交者推其長者違其短者故能久長矣

子路行辭於仲尼曰敢問新交取親若何言寡可

行若何長爲善士而無犯若何仲尼曰新交取親其忠乎言寡可行其信乎長爲善士而無犯其禮乎

子路將行辭於仲尼曰贈汝以車乎以言乎子路曰請以言仲尼曰不强不達不勞無功不忠無親不信無復不恭無禮愼此五者可以長久矣

曾子從孔子於齊齊景公以下卿禮聘曾子曾子固辭將行晏子送之曰吾聞君子贈人以財不若以言今夫蘭本三年湛之以鹿醢既成則易以匹馬非蘭本美也願子詳其所湛既得所湛亦求所湛吾聞君子居必擇處遊必擇士居必擇處所以求士也遊必擇士所以脩道也吾聞反常移性者欲也故不可不愼也

孔子曰中人之情有餘則侈不足則儉無禁則淫無度則失縱欲則敗飲食有量衣服有節宮室有度畜聚有數車器有限以防亂之源也故夫度量不可不明也善欲不可不聽也

孔子曰巧而好度必工勇而好同必勝知而好謀必成愚者反是夫處重擅寵專事妬賢愚者之情也志驕傲而輕舊怨是以尊位則必危任重則必崩擅寵則必辱

孔子曰鞭扑之子不從父之教刑戮之民不從君之政言疾之難行故君子不急斷不意使以爲亂源

孔子曰終日言不遺己之憂終日行不遺己之患唯智者有之故恐懼所以除患也恭敬所以越難也終身爲之一言敗之可不愼乎

孔子曰以富貴爲人下者何人不與以富貴敬愛人者何人不親衆言不逆可謂知言矣衆嚮之可謂知時矣

孔子曰夫富而能富人者欲貧而不可得也貴而能貴人者欲賤而不可得也達而能達人者欲窮而不可得也

仲尼曰非其地而樹之不生也非其人而語之弗聽也得其人如聚沙而雨之非其人如聚聾而鼓之

孔子曰船非水不可行水入船中則其沒也故曰君子不可不嚴也小人不可不閉也

孔子曰依賢固不困依富固不窮馬趼斬而復行者何以輔足衆也

孔子曰不知其子視其所友不知其君視其所使又曰與善人居如入蘭芷之室久而不聞其香則與之化矣與惡人居如入鮑魚之肆久而不聞其臭亦與之化矣故曰丹之所藏者赤烏之所藏者黑君子愼所藏

子貢問曰君子見大水必觀焉何也孔子曰夫水者君子比德焉遍予而無私似德所及者生似仁其流卑下句倨皆循其理似義淺者流行深者不測似智其赴百仞之谷不疑似勇綿弱而微達似察受惡不讓似包蒙不清以入鮮潔以出似善化至量必平似正盈不求槩似度其萬折必東似意是以君子見大水觀焉爾也

夫智者何以樂水也曰泉源潰潰不釋晝夜其似力者循理而行不遺小間其似持平者動而之下其似有禮者赴千仞之壑而不疑其似勇者障防而清其似知命者不清以入鮮潔而出其似善化者衆人取平品類以正萬物得之則生失之則死其似有德者淑淑淵淵深不可測其似聖者通潤天地之閒國家以成是知之所以樂水也詩云思樂泮水薄採其茆魯侯戾止在泮飲酒樂水之謂也夫仁者何以樂山也曰夫山巃嵸𡾰嶵萬民之所觀仰草木生焉衆物立焉飛禽萃焉走獸休焉寶藏殖焉奇夫息焉育羣物而不倦焉四方並取而不限焉出雲風通氣于天地之間國家以成是仁者所以樂山也詩曰太山巖巖魯侯是瞻樂山之謂矣

玉有六美君子貴之望之溫潤近之栗理聲近徐而聞遠折而不撓闕而不荏廉而不劌有瑕必示之於外是以貴之望之溫潤者君子比德焉近之栗理者君子比智焉聲近徐而聞遠者君子比義焉折而不撓闕而不荏者君子比勇焉廉而不劌者君子比仁焉有瑕必見之於外者君子比情焉

道吾聞之夫子多所知無所知其身孰善者乎對曰無知者死人屬也雖不死累人者必衆甚矣然多所知者好其用心也多所知者出於利人即善矣出於害人即不善也道吾曰善哉

越石父曰不肖人自賢也愚者自多也佞人者皆莫能相其心口以出之又謂人勿言也譬人猶渴而穿井臨難而後鑄兵雖疾從而不及也

夫臨財忘貧臨生忘死可以遠罪矣夫君子愛口孔雀愛羽虎豹愛爪此皆所以治身法也上交者不失其祿下交者不離於患是以君子擇人與交農人擇田而田君子樹人農夫樹田田者擇種而種之豐年必得粟士擇人而樹之豐時必得祿矣

天下失道而後仁義生焉國家不治而後孝子生焉民爭不分而後慈惠生焉道逆時反而後權謀生焉凡善之生也皆學之所由一室之中必有主道焉父母之謂也故君正則百姓治父母正則子孫孝慈是以孔子家兒不知罵曾子家兒不知路所以然者生而善教也夫仁者好合人不仁者好離人故君子居人間則治小人居人間則亂君子欲和人譬猶水火不相能然也而鼎在其間水火不亂乃和百味是以君子不可不慎擇人在其間

齊景公問晏子曰寡人自以坐地二三子皆坐地吾子獨搴草而坐之何也晏子對曰嬰聞之唯喪與獄坐於地今不敢以喪獄之事侍於君矣

齊高廷問於孔子曰廷不曠山不直地衣蓑提執精氣以問事君之道願夫子告之孔子曰貞以幹之敬以輔之待人無倦見君子則舉之見小人則退之去爾惡心而忠與之敏其行脩其禮千里之外親如兄弟若行不敏禮不合對門不通矣

說苑卷第十八

辨物

顏淵問於仲尼曰成人之行何若子曰成人之行達乎情性之理通乎物類之變知幽明之故睹遊氣之源若此而可謂成人旣知天道行躬以仁義飭身以禮樂夫仁義禮樂成人之行也窮神知化德之盛也

易曰仰以觀於天文俯以察於地理是故知幽明之故夫天文地理人情之效存於心則聖智之府是故古者聖王旣臨天下必變四時定律歷考天文揆時變登靈臺以望氣氛故堯曰咨爾舜天之歷數在爾躬允執其中四海困窮書曰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璿璣謂北辰勾陳樞星也以其魁杓之所指二十八宿爲吉凶禍福天文列舍盈縮之占各以類爲驗夫占變之道二而已矣二者陰陽之數也故易曰一陰一陽之謂道道也者物之動莫不由道也是故發於一成於二備於三周於四行於五是故玄象著明莫大於日月察變之動莫著於五星天之五星運氣於五行其初猶發於陰陽而化極萬一千五百二十所謂二十八星者東方曰角亢氐房心尾箕北方曰斗牛須女虛危營室東壁西方曰奎婁胃昴畢觜參南方曰東井輿鬼柳七星張翼軫所謂宿者日月五星之所宿也其在宿運外內者以官名別其根荄皆發於地而華形於天所謂五星者一曰歲星二曰熒惑三曰鎮星四曰太白五曰辰星欃槍彗孛旬始枉矢蚩尤之旗皆五星盈縮之所生也五星之所犯各以金木水火土爲占春秋冬夏伏見有時失其常離其時則爲變異得其時居其常是謂吉祥古者有主四時者主春者張昏而中可以種穀上告于天子下布之民主夏者大火昏而中可以種黍菽上告于天子下布之民主秋者虛昏而中可以種麥上告于天子下布之民主冬者昴昏而中可以斬伐田獵蓋藏上告之天子下布之民故天子南面視四星之中知民之緩急急則不賦籍不舉力役書曰敬授民時詩曰物其有矣維其時矣物之所以有而不絕者以其動之時也

易曰天垂象見吉凶聖人則之昔者高宗成王感於雊雉暴風之變脩身自改而享豐昌之福也逮秦皇帝卽位彗星四見蝗虫蔽天冬雷夏凍石隕東郡大人出臨洮妖孽並見熒惑守心星茀太角太角以亡終不能改二世立又重其惡及卽位日月薄蝕山林淪亡辰星出於四孟太白經天而行無雲而雷枉矢夜光熒惑襲月孽火燒宮野禽戲庭都門內崩天變動於上羣臣昏於朝百姓亂於下遂不察是以亡也

八荒之內有四海四海之內有九州天子處中州而制八方耳兩河間曰冀州河南曰豫州河西曰雍州漢南曰荆州江南曰揚州濟河間曰兗州濟東曰徐州燕曰幽州齊曰青州山川汙澤陵陸丘阜五土之宜聖王就其勢因其便不失其性高者黍中者稷下者秔蒲葦菅蒯之用不乏麻麥黍粱

亦不盡山林禽獸川澤魚鼈滋殖王者京師四通而致之

周幽王二年西周三川皆震伯陽父曰周將亡矣夫天地之氣不失其序若過其序民亂之也陽伏而不能出陰迫而不能烝於是有地震今三川震是陽失其所而塡陰也陽溢而壯陰源必塞國必亡夫水土演而民用足也土無所演民乏財用不亡何待昔伊雒竭而夏亡河竭而商亡今周德如二代之季矣其川源塞塞必竭夫國必依山川山崩川竭亡之徵也川竭山必崩若國亡不過十年數之紀也天之所棄不過紀是歲也三川竭岐山崩十一年幽王乃滅周乃東遷

五嶽者何謂也泰山東嶽也霍山南嶽也華山西嶽也常山北嶽也嵩高山中嶽也五嶽何以視三公能大布雲雨焉能大斂雲雨焉雲觸石而出膚寸而合不崇朝而雨天下施德博大故視三公也四瀆者何謂也江河淮濟也四瀆何以視諸侯能蕩滌垢濁焉能通百川於海焉能出雲雨千里焉爲施甚大故視諸侯也

山川何以視子男也能出物焉能潤澤物焉能生雲雨爲恩多然品類以百數故視子男也書曰禋于六宗望秩于山川徧于羣神矣

齊景公爲露寢之臺成而不通焉柏常騫曰爲臺甚急臺成君何爲不通焉公曰然梟昔者鳴其聲無不爲也吾惡之甚是以不通焉柏常騫曰臣請禳而去之公曰何具對曰築新室爲置白茅焉公使爲室成置白茅焉柏常騫夜用事明日問公曰今昔聞梟聲乎公曰一鳴而不復聞使人往視之梟當陛布翼伏地而死公曰子之道若此其明也亦能益寡人壽乎對曰能公曰能益幾何對曰天子九諸侯七大夫五公曰亦有徵兆之見乎對曰得壽地且動公喜令百官趣具騫之所求柏常騫出遭晏子於塗拜馬前辭曰騫爲君禳梟而殺之君謂騫曰子之道若此其明也亦能益寡人壽乎騫曰能今且大祭爲君請壽故將往以聞晏子曰嘻亦善矣能爲君請壽也雖然吾聞之惟以政與德順乎神爲可以益壽今徒祭可以益壽乎然則福名有見乎對曰得壽地將動晏子曰騫昔吾見維星絕樞星散地其動汝以是乎柏常騫俯有閒仰而對曰然晏子曰爲之無益不爲無損也薄賦斂無費民且令君知之

夫水旱俱天下陰陽所爲也大旱則雩祭而請雨大水則鳴鼓而劫社何也曰陽者陰之長也其在鳥則雄爲陽雌爲陰其在獸則牡爲陽而牝爲陰其在民則夫爲陽而婦爲陰其在家則父爲陽而子爲陰其在國則君爲陽而臣爲陰故陽貴而陰賤陽尊而陰卑天之道也今大旱者陽氣太盛以厭於陰陰厭陽固陽其塡也惟塡厭之太甚使陰不能起也亦雩祭拜請而已無敢加也至於大水及日蝕者皆陰氣太盛而上減陽精以賤乘貴以卑陵尊大逆不義故鳴鼓而懾之朱絲縈而劫之由此觀之春秋乃正天下之位徵陰陽之失直責

逆者不避其難是亦春秋之不畏强禦也故劫嚴社而不爲驚靈出天王而不爲不尊上辭蒯聵之命不爲不聽其父絶文姜之屬而不爲不愛其母其義之盡耶其義之盡耶

齊大旱之時景公召羣臣問曰天不雨久矣民且有饑色吾使人卜之祟在高山廣水寡人欲少賦斂以祠靈山可乎羣臣莫對晏子進曰不可祠此無益也夫靈山固以石爲身以草木爲髮天久不雨髮將焦身將熱彼獨不欲雨乎祠之無益景公曰不然吾欲祠河伯可乎晏子曰不可祠此無益也夫河伯以水爲國以魚鼈爲民天久不雨水泉將下百川竭國將亡民將滅矣彼獨不用雨乎祠之何益景公曰今爲之奈何晏子曰君誠避宮殿暴露與靈山河伯共憂其幸而雨乎於是景公出野暴露三日天果大雨民盡得種樹景公曰善哉晏子之言可無用乎其惟有德也

夫天地有德合則生氣有精矣陰陽消息則變化有時矣時得而治矣時得而化矣時失而亂矣是故人生而不具者五目無見不能食不能行不能言不能施化故三月達眼而後能見七月生齒而後能食期年生臏而後能行三年顋合而後能言十六精通而後能施化陰窮反陽陽窮反陰故陰以陽變陽以陰變故男八月而生齒八歲而毀齒二八十六而精小通女七月而生齒七歲而毀齒二七十四而精化小通不肖者精化始至矣而生氣感動觸情縱欲故反施亂化故詩云乃如之人懷婚姻也大無信也不知命也賢者不然精化填盈後傷時之不可遇也不見道端乃陳情欲以歌詩曰靜女其姝俟我乎城隅愛而不見搔首踟躕瞻彼日月遙遙我思道之云遠曷云能來急時之辭也甚焉故稱日月也

度量權衡以黍生之爲一分十分爲一寸十寸爲一尺十尺爲一丈十六黍爲一豆六豆爲一銖二十四銖重一兩十六兩爲一斤三十斤爲一鈞四鈞重一石千二百黍爲一龠十龠爲一合十合爲一升十升爲一斗十斗爲一石

凡六經帝王之所著莫不致四靈焉德盛則以爲畜治平則時氣至矣故麒麟麕身牛尾圜頂一角含仁懷義音中律呂行步中規折旋中矩擇土而踐位平然後處不羣居不旅行紛兮其有質文也幽閒則循循如也動則有容儀黄帝即位惟聖恩承天明道一脩惟仁是行宇內和平未見鳳凰維思影像夙夜晨興於是乃問天老曰鳳像何如天老曰夫鳳鴻前麟後蛇頸魚尾鸛植鴛鴦思麗化枯折所志龍文龜身燕喙雞喝駢翼而中注首戴德頂揭義背負仁心信智食則有質飲則有儀往則有文來則有嘉晨鳴曰發明晝鳴曰保長飛鳴曰上翔集鳴曰歸昌翼挾義衷抱忠足履正尾繫武小聲合金大音合鼓延頸奮翼五光備舉光興八風氣降時雨此謂鳳像夫惟鳳爲能究萬物通天祉象百狀達于道去則有災見則有福覽九州觀八極備文武正王國嚴照四方仁聖皆伏故得

鳳之像一者鳳過之得二者鳳下之得三者則春秋下之得四者則四時下之得五者則終身居之黃帝曰於戲盛哉於是乃備黃冕帶黃紳齋于中宮鳳乃蔽日而降黃帝降自東階西面啓首曰皇天降茲敢不承命於是鳳乃遂集東囿食帝竹實棲帝梧樹終身不去詩云鳳凰鳴矣于彼高岡梧桐生矣于彼朝陽菶菶萋萋雝雝喈喈此之謂也靈龜文五色似玉似金背陰向陽上隆象天下平法地槃衍象山四趾轉運應四時文著象二十八宿蛇頭龍翅左精象日右精象月千歲之化下氣上通能知存亡吉凶之變寧則信信如也動則著矣神龍能爲高能爲下能爲大能爲小能爲幽能爲明能爲短能爲長昭乎其高也淵乎其下也薄乎天光高乎其著也一有一亡忽微哉斐然成章虛無則精以和動作則靈以化於戲允哉君子辟神也觀彼威儀遊燕幽間有似鳳也書曰鳥獸鶬鶬鳳凰來儀此之謂也

成王時有三苗貫桑而生同爲一秀大幾盈車民得而上之成王成王問周公此何也周公曰三苗同秀爲一意天下其和而爲一乎後三年則越裳氏重譯而朝曰道路悠遠山川阻深恐一使之不通故重三譯而來朝也周公曰德澤不加則君子不饗其質政令不施則君子不臣其人譯曰吾受命於吾國之黃髮久矣天之無烈風淫雨意中國有聖人耶有則盍朝之然後周公敬受其所以來矣

周惠王十五年有神降于莘王問於內史過曰是何故有之乎對曰有之國將興其君齋明中正精潔惠和其德足以昭其馨香其惠足以同其民人神饗而民聽民神無怨故明神降焉觀其政德而均布福焉國將亡其君貪冒淫僻邪佚荒怠蕪穢暴虐其政腥臊馨香不登其刑矯誣百姓攜貳明神不蠲而民有遠意民神痛怨無所依懷故神亦往焉觀其苛慝而降之禍是以或見神而興亦有以亡昔夏之興也祝融降于崇山其亡也回祿信於亭隧商之興也檮杌次於丕山其衰也夷羊在牧周之興也鸑鷟鳴於岐山其衰也杜伯射宣王於鎬是皆明神之紀者也王曰今是何神也對曰昔昭王娶于房曰房后是有爽德協于丹朱丹朱馮身以儀之生穆王焉是監燭周之子孫而福禍之夫一神不遠徙遷若由是觀之其丹朱耶王曰其誰受之對曰在虢王曰然則何爲對曰臣聞之道而得神是謂豐福淫而得神是謂貪禍今虢少荒其亡也王曰吾其奈何對曰使太宰以祝史率貍姓奉犧牲粢盛玉帛往獻焉無有祈也王曰虢其幾何對曰昔堯臨民以五今其冑見鬼神之見也不失其物若由是觀之不過五年王使太宰己父率傅氏及祝奉犧牲玉觴往獻焉內史過從至虢虢公亦使祝史請土焉內史過歸告王曰虢必亡矣不禋於神而求福焉神必禍之不親於民而求用焉民必違之精意以享禋也慈保庶民親也今虢公動匱百姓以盈其違離民怒神怨而求利

焉不亦難乎十九年晉取虢也
齊桓公北征孤竹未至卑耳谿中十里闟然而止
瞠然而視有頃奉矢未敢發也喟然嘆曰事其不
濟乎有人長尺冠冕大人物具焉左袪衣走馬前
者管仲曰事必濟此人知道之神也走馬前者導
也左袪衣者前有水也從左方渡行十里果有水
曰遼水表之從左方渡至踝從右方渡至膝已渡
事果濟桓公再拜管仲馬前曰仲父之聖至如是
寡人得罪久矣管仲曰夷吾聞之聖人先知無形
今已有形乃知之是夷吾善承教非聖也
吳伐越隳會稽得骨專車使使問孔子曰骨何者
最大孔子曰禹致羣臣會稽山防風氏後至禹殺
而戮之其骨節專車此爲大矣使者曰誰爲神孔
子曰山川之靈足以紀綱天下者其守爲神社稷
爲公侯山川之祀爲諸侯皆屬於王者曰防風氏
何守孔子曰汪芒氏之君守封嵎之山者也其神
爲釐姓在虞夏爲防風氏商爲汪芒氏於周爲長
狄氏今謂之大人使者曰人長幾何孔子曰僬僥
氏三尺短之至也長者不過十數之極也使者曰
善哉聖人也
仲尼在陳有隼集于陳侯之廷而死楛矢貫之石
砮矢長尺有咫陳侯使問孔子孔子曰隼之來也
遠矣此肅慎氏之矢也昔武王克商通道九夷百
蠻使各以其方賄來貢思無忘職業於是肅慎氏
貢楛矢石砮長尺有咫先王欲昭其令德之致故
銘其栝曰肅慎氏貢楛矢以勞大姬配虞胡公而

封諸陳分同姓以珍玉展親也分別姓以遠方職
貢使無忘服也故分陳以肅慎之矢試求之故府
果得焉
季桓子穿井得土缶中有羊以問孔子言得狗孔
子曰以吾所聞非狗乃羊也木之怪夔罔兩水之
怪龍罔象土之怪羵羊也非狗也桓子曰善哉
楚昭王渡江有物大如斗直觸王舟止於舟中昭
王大怪之使聘問孔子孔子曰此名萍實令剖而
食之惟霸者能獲之此吉祥也其後齊有飛鳥一
足來下止于殿前舒翅而跳齊侯大怪之又使聘
問孔子孔子曰此名商羊急告民趣治溝渠天將
大雨於是如之天果大雨諸國皆水齊獨以安孔
子歸弟子請問孔子曰異時小兒謠曰楚王渡江
得萍實大如拳赤如日剖而食之美如蜜此楚之
應也兒又有兩兩相牽屈一足而跳曰天將大雨
商羊起舞今齊獲之亦其應也夫謠之後未嘗不
有應隨者也故聖人非獨守道而已也睹物記也
即得其應矣
鄭簡公使公孫成子來聘於晉平公有疾韓宣子
贊授館客客問君疾對曰君之疾久矣上下神祇
無不遍諭也而無除今夢黃熊入於寢門不知人
鬼耶意厲鬼也子產曰君之明子爲政其何厲之
有僑聞之昔鯀違帝命殛之于羽山化爲黃熊以
入于羽淵是爲夏郊三代舉之夫鬼神之所及非
其族類則紹其同位是故天子祠上帝公侯祠百
神自卿已下不過其族今周室少卑晉實繼之其

或者未舉夏郊也宣子以告祀夏郊董伯爲尸五日瘳公見子產賜之莒鼎

虢公夢在廟有神人面白毛虎爪執鉞立在西阿公懼而走神曰無走帝今日使晉襲于爾門公拜頓首覺召史嚚占之嚚曰如君之言則蓐收也天之罰神也天事官成公使囚之且使國人賀夢舟之僑告其諸侯曰虢不久矣吾乃今知之君不度而嘉大國之襲於己也何瘳吾聞之曰大國無道小國襲焉曰服小國傲大國襲焉曰誅民疾君之侈也是以由於逆命今嘉其夢侈必展是天奪之鑑而益其疾也民疾其態天又誑之大國來誅出令而逆宗國既卑諸侯遠己外內無親其誰云救之吾不忍俟將行以其族適晉三年虢乃亡

晉平公築虒祁之室石有言者平公問於師曠曰石何故言對曰石不能言有神馮焉不然民聽之濫也臣聞之作事不時怨讟動于民則有非言之物而言今宮室崇侈民力屈盡百姓疾怨莫安其性石言不亦可乎

晉平公出畋見乳虎伏而不動顧謂師曠曰吾聞之也霸王之主出則猛獸伏不敢起今者寡人出見乳虎伏而不動此其猛獸乎師曠曰鵲食猬猬食鵔鸃鵔鸃食豹豹食駮駮食虎夫駮之狀有似駮馬今者君之出必驂駮馬而出畋乎公曰然師曠曰臣聞之一自誣者窮再自誣者辱三自誣者死今夫虎所以不動者爲駮馬也固非主君之德義也君奈何一自誣乎平公異日出朝有鳥環平公不去平公顧謂師曠曰吾聞之也霸王之主鳳下之今者出朝有鳥環寡人終朝不去是其鳳鳥乎師曠曰東方有鳥名諫珂其爲鳥也文身而朱足憎鳥而愛狐今者吾君必衣狐裘以出朝乎平公曰然師曠曰臣已嘗言之矣一自誣者窮再自誣者辱三自誣者死今鳥爲狐裘之故非吾君之德義也君奈何而再自誣乎平公不說異日置酒虒祁之臺使郎中馬章布蒺藜於階上令人召師曠師曠至履而上堂平公曰安有人臣履而上人主堂者乎師曠解履刺足伏刺膝仰天而歎公起引之曰今者與叟戲叟遽憂乎對曰憂夫肉自生虫而還自食也木自生蠹而還自刻也人自興妖而還自賊也五鼎之具不當生藜藿人主堂廟不當生蒺藜平公曰今爲之奈何師曠曰妖已在前無可奈何入來月八日脩百官立太子君將死矣至來月八日平旦謂師曠曰叟以今日爲期寡人如何師曠不樂謁歸歸未幾而平公死乃知師曠神明矣

趙簡子問於翟封荼曰吾聞翟雨穀三日信乎曰信又聞雨血三日信乎曰信又聞馬生牛牛生馬信乎曰信簡子曰大哉妖亦足以亡國矣對曰雨穀三日虻風之所飄也雨血三日鷙鳥擊於上也馬生牛牛生馬雜牧也此非翟之妖也簡子曰然則翟之妖奚也對曰其國數散其君幼弱其諸卿貨其大夫比黨以求祿爵其百官肆斷而無告其政令不竟而數化其士巧貪而有怨此其妖也

哀公射而中稷其口疾不肉食祠稷而善卜之巫官巫官變曰稷負五種託株而從天下未至於地而株絕獵谷之老人張衽以受之何不告祀之公從之而疾去

扁鵲過趙王王太子暴疾而死鵲造宮門曰吾聞國中卒有壤土之事得無有急乎中庶子之好方者應之曰然王太子暴疾而死扁鵲曰入言鄭醫秦越人能活太子中庶子難之曰吾聞上古之爲醫者曰苗父苗父之爲醫也以菅爲席以芻爲狗北面而祝發十言耳諸扶而來者舉而來者皆平復如故子之方能如此乎扁鵲曰不能又曰吾聞中古之爲醫者曰俞柎俞柎之爲醫也搦腦髓束肓莫炊灼九竅而定經絡死人復爲生人故曰俞柎子之方能若是乎扁鵲曰不能中庶子曰子之方如此譬若以管窺天以錐刺地所窺者甚大所見者甚少鈞若子之方豈足以變駭童子哉扁鵲曰不然物故有昧揥而中蛟頭掩目而別白黑者太子之疾所謂尸厥者也以爲不然入診之太子股陰當溫耳中焦焦如有嘯者聲然者皆可治也中庶子入報趙王趙王跣而趨出門曰先生遠辱幸臨寡人先生幸而有之則糞土之息得蒙天履地而長爲人矣先生不有之則先犬馬填溝壑矣言未已涕泣沾襟扁鵲遂爲診之先造軒光之竈八成之湯砥針礪石取三陽五輸子容擣藥子明吹耳陽儀反神子越扶形子游矯摩太子遂得復生天下聞之皆曰扁鵲能生死人鵲辭曰予非能生死人也特使夫當生者活耳夫死者猶不可藥而生也悲夫亂君之治不可藥而息也詩曰多將熇熇不可救藥甚之之辭也

孔子晨立堂上聞哭者聲音甚悲孔子援琴而鼓之其音同也孔子出而弟子有吒者問誰也曰回也孔子曰回何爲而吒回曰今者有哭者其音甚悲非獨哭死又哭生離者孔子曰何以知之回曰似完山之鳥孔子曰何如回曰完山之鳥生四子羽翼已成乃離四海哀鳴送之爲是往而不復返也孔子使人問哭者哭者曰父死家貧賣子以葬之將與其別也孔子曰善哉聖人也

景公畋於梧丘夜猶蚤公姑坐睡而夢有五丈夫北面倖盧稱無罪焉公覺召晏子而告其所夢公曰我其嘗殺不辜而誅無罪耶晏子對曰昔者先君靈公畋五丈夫罟而駭獸故殺之斷其首而葬之曰五丈夫之丘其此耶公令人掘而求之則五頭同穴而存焉公曰嘻令吏葬之國人不知其夢也曰君憫白骨而況於生者乎不遺餘力矣不釋餘智矣故曰人君之爲善易矣

子貢問孔子死人有知無知也孔子曰吾欲言死者有知也恐孝子順孫妨生以送死也欲言無知恐不孝子孫棄不葬也賜欲知死人有知將無知也死徐自知之猶未晚也

王子建出守於城父與成公乾遇於疇中問曰是何也成公乾曰疇也疇也者何也所以爲麻也麻也者何也曰所以爲衣也成公乾曰昔者莊王伐

陳舍於有蕭氏謂路室之人曰巷其不善乎何溝之不浚也莊王猶知巷之不善溝之不浚今吾子不知嗥之爲麻麻之爲衣吾子其不主社稷乎王子果不立

說苑卷第十九

脩文

天下有道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夫功成制禮治定作樂禮樂者行化之大者也孔子曰移風易俗莫善於樂安上治民莫善於禮是故聖王脩禮文設庠序陳鍾鼓天子辟雍諸侯泮宮所以行德化詩云鎬京辟雍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此之謂也

積恩爲愛積愛爲仁積仁爲靈靈臺之所以爲靈者積仁也神靈者天地之本而爲萬物之始也是故文王始接民以仁而天下莫不仁焉文德之至也德不至則不能文商者常也常者質質主天夏者大也大者文也文主地故王者一商一夏再而復者也正色三而復者也味尚甘聲尚宮一而復者故三王術如循環故夏后氏教以忠而君子忠矣小人之失野救野莫如敬故殷人教以敬而君子敬矣小人之失鬼救鬼莫如文故周人教以文而君子文矣小人之失薄救薄莫如忠故聖人之與聖也如矩之三雜規之三雜周則又始窮則反本也詩曰彫琢其章金玉其相言文質美也

傳曰觸情從欲謂之禽獸苟可而行謂之野人安故重遷謂之衆庶辨然通古今之道謂之士進賢達能謂之大夫敬上愛下謂之諸侯天覆地載謂之天子是故士服黼大夫黻諸侯火天子山龍德彌盛者文彌縟中彌理者文彌章也詩曰左之左之君子宜之右之右之君子有之傳曰君子者無所不宜也是故韠冕厲戒立于廟堂之上有司執事無不敬者斬衰裳苴絰杖立于喪次賓客弔唁無不哀者被甲攖冑立于桴鼓之間士卒莫不勇者故仁足以懷百姓勇足以安危國信足以結諸侯強足以拒患難威足以率三軍故曰爲左亦宜爲右亦宜爲君子無不宜者此之謂也

齊景公登射晏子脩禮而待公曰選射之禮寡人厭之矣吾欲得天下勇士與之圖國晏子對曰君子無禮是庶人也庶人無禮是禽獸也夫臣勇多則弑其君子力多則弑其長然而不敢者惟禮之謂也禮者所以御民也轡者所以御馬也無禮而能治國家者嬰未之聞也景公曰善乃飭射更席以爲上客終日問禮

書曰五事一曰貌貌者男子之所以恭敬婦人之所以姣好也行步中矩折旋中規立則磬折拱則抱鼓其以入君朝尊以嚴其以入宗廟敬以忠其以入鄉曲和以順其以入州里族黨之中和以親詩曰溫溫恭人惟德之　孔子曰恭近於禮遠恥辱也

衣服容貌者所以悅目也聲音應對者所以悅耳也嗜慾好惡者所以悅心也君子衣服中容貌得則民之目悅矣言語順應對給則民之耳悅矣就仁去不仁則民之心悅矣三者存乎心暢乎體形乎動靜雖不在位謂之素行故忠心好善而日新之獨居樂德內悅而形詩曰何其處也必有與也何其久也必有以也惟有以者爲能長生久視而

無累於物也

知天道者冠鉥知地道者履蹻能治煩決亂者佩觿能射御者佩韘能正三軍者搢笏衣必荷規而承矩負繩而準下故君子衣服中而容貌得接其服而象其德故望玉貌而行能有所定矣詩曰芄蘭之枝童子佩觿說行能者也

冠者所以別成人也脩德束躬以自申飭所以檢其邪心守其正意也君子始冠必祝成禮加冠以厲其心故君子成人必冠帶以行事棄幼少嬉戲惰慢之心而衎衎於進德脩業之志是故服不成象而內心不變內心脩德外被禮文所以成顯令之名也是故皮弁素積百王不易既以脩德又以正容孔子曰正其衣冠尊其瞻視儼然人望而畏之不亦威而不猛乎

成王將冠周公使祝雍祝王曰達而勿多也祝雍曰使王近於民遠於佞嗇於時惠於財任賢使能於此始成之時祝辭四加而後退公冠自以為主卿為賓饗之以三獻之禮公始加玄端與皮弁皆必朝服玄冕四加諸侯太子庶子冠公為主其禮與上同冠於祖廟曰令月吉日加子元服去爾幼志順爾成德冠禮十九見正而冠古之通禮也

夏公如齊逆女何以書親迎禮也其禮奈何曰諸侯以屨二兩加琮大夫庶人以屨二兩加束脩二曰某國寡小君使寡人奉不珍之琮不珍之屨禮夫人貞女夫人曰有幽室數辱之產未諭於傅母之教得承執衣裳之事敢不敬拜祝祝答拜夫人受琮取一兩屨以屨女正笄衣裳而命之曰往矣善事爾舅姑以順為宮室無二爾心無敢回也女拜乃親引其手授夫乎戶夫引手出戶夫行女從拜辭父于堂拜諸母於大門夫先升輿執轡女乃升輿轂三轉然後夫下先行大夫士庶人稱其父曰某之父某之師友使某執不珍之屨不珍之束脩敢不敬禮某氏貞女母曰有草茅之產未習於織紝紡績之事得奉執箕箒之事敢不敬拜

春秋曰壬申公薨于高寢傳曰高寢者何正寢也曷為或言高寢或言路寢曰諸侯正寢三一曰高寢二曰左路寢三曰右路寢高寢者始封君之寢也二路寢者繼體之君寢也其二何曰子不居父之寢故二寢繼體君世世不可居高祖之寢故有高寢名曰高也路寢其立奈何高寢立中路寢左右春秋曰天王入于成周傳曰成周者何東周也然則天子之寢奈何曰亦三承明繼體守文之君之寢曰左右之路寢謂之承明何曰承乎明堂之後者也故天子諸侯三寢立而名實正父子之下章尊卑之事別大小之德異矣

天子以鬯為贄鬯者百草之本也上暢於天義暢於地無所不暢故天子以鬯為贄諸侯以圭為贄圭者玉也薄而不撓廉而不劌有瑕於中必見於外故諸侯以玉為贄卿以羔為贄羔者羊也羊羣而不黨故卿以為贄大夫以鴈為贄鴈者行列有長幼之禮故大夫以為贄士以雉為贄雉者不可指食籠狎而服之故士以雉為贄庶人以鶩為贄

鷩者鷩鷩也鷩鷩無宅心故庶人以鷩爲贄贄者所以質也

諸侯三年一貢士士一適謂之好德再適謂之尊賢三適謂之有功有功者天子一賜以輿服弓矢再賜以鬯三賜以虎賁百人號曰命諸侯命諸侯者鄰國有臣弒其君孽弒其宗雖不請乎天子而征之可也已征而歸其地于天子諸侯貢士一不適謂之過再不適謂之傲三不適謂之誣誣者天子黜之一黜以爵再黜以地三黜而地畢諸侯有不貢士謂之不率正不率正者天子黜之一黜以爵再黜以地三黜而地畢然後天子比年秋官之無文者而黜之以諸侯之所貢士代之詩云濟濟多士文王以寧此之謂也

古者必有命民命民能敬長憐孤取舍好讓居事力者命於其君命然後得乘飾輿駢馬未得命者不得乘乘者皆有罰故其民雖有餘財侈物而無仁義功德則無所用其餘財侈物故其民皆興仁義而賤財利賤財利則不爭不爭則強不凌弱衆不暴寡是唐虞所以興象刑而民莫敢犯法而亂斯止矣詩云告爾民人謹爾侯度用戒不虞此之謂也

天子曰巡狩諸侯曰述職巡狩者巡其所守也述職者述其所職也春省耕助不給也秋省斂助不足也天子五年一巡狩歲二月東巡狩至于東嶽柴而望祀山川見諸侯問百年者命太師陳詩以觀民風命市納賈以觀民之所好惡志淫好僻者命典禮考時月定日同律禮樂制度衣服正之山川神祇有不舉者爲不敬不敬者君黜以爵宗廟有不順者爲不孝不孝者君削其地有功澤於民者然後加地入其境土地辟除敬老尊賢則有慶益其地入其境土地荒穢遺老失賢掊克在位則有讓削其地一不朝者黜其爵再不朝者黜其地三不朝者以六師移之歲五月南巡狩至于南嶽如東巡狩之禮歲八月西巡狩至于西嶽如南巡狩之禮歲十一月北巡狩至于北嶽如西巡狩之禮歸格于祖禰用特

春秋曰正月公狩于郎傳曰春曰蒐夏曰苗秋曰獮冬曰狩苗者奈何曰苗者毛也取之不圍澤不揜羣取禽不麛卵不殺孕重者春蒐者不殺小麛及孕重者冬狩皆取之百姓皆出不失其馳不抵禽不詭遇逐不出防此苗獮蒐狩之義也故苗獮蒐狩之禮簡其戎事也故苗者毛取之蒐者搜索之狩者守留之夏不田何也曰天地陰陽盛長之時猛獸不攫鷙鳥不搏蝮蠆不螫鳥獸虫蛇且知應天而況人乎哉是以古者必有豢牢其謂之畋何聖人舉事必反本五穀者以奉宗廟養萬民也去禽獸害稼穡者故以田言之聖人作名號而事義可知也

天子諸侯無事則歲三田一爲乾豆二爲賓客三爲充君之庖無事而不田曰不敬田不以禮曰暴天物天子不合圍諸侯不揜羣天子殺則下大綏諸侯殺則下小綏大夫殺則止佐轝佐轝止則百

姓畋獵獺祭魚然後漁人入澤梁鳩化爲鷹然後設罻羅草木零落然後入山林昆虫不蟄不以火田不麛不卵不夭殀不覆巢此皆聖人在上君子在位能者在職大德之發者也是故臯陶爲大理平民各服得其實伯夷主禮上下皆讓倕爲工師百工致功益主虞山澤辟成棄主稷百穀時茂契主司徒百姓親和龍主賓客遠人至十二牧行而九州莫敢僻違禹陂九澤通九道定九州各以其職來貢不失厥宜方五千里至于荒服南撫交阯大發西析支渠搜氐羌北至山戎肅愼東至長夷島夷四海之內皆戴帝舜之功於是禹乃興九韶之樂致異物鳳凰來翔天下明德也

射者必心平體正持弓矢審固然後射者能以中詩云大侯既抗弓矢斯張射夫既同獻爾發功此之謂也弧之爲言豫也豫者豫吾意也故古者兒生三日桑弧蓬矢六射天地四方天地四方者男子之所有事也必有意其所有事然後敢食穀故曰不素飡兮此之謂也

生而相與交通故曰留賓自天子至士各有次贈死不及柩尸弔生不及悲哀非禮也故古者吉行五十里奔喪百里贈賵及事之謂時時禮之大者也春秋曰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賵者何喪事有賵者蓋以乘馬束帛輿馬曰賵貨財曰賻衣被曰襚口實曰唅玩好曰贈知生者賻賵知死者贈襚贈襚所以送死也賻賵所以佐生也輿馬束帛貨財衣被玩好其數奈何曰天子乘馬六匹諸侯四匹大夫三匹元士二匹下士一匹天子束帛五匹玄三纁二各五十尺諸侯玄三纁二各三十尺大夫玄一纁二各三十尺元士玄一纁一各二丈下士綵縵各一匹庶人布帛各一匹天子之賵乘馬六匹乘車諸侯四匹乘輿大夫曰參輿元士下士不用輿天子文繡衣各一襲到地諸侯覆跗大夫到踝士到髀天子唅實以珠諸侯以玉大夫以璣士以貝庶人以穀實位尊德厚及親者賻賵唅襚厚貧富亦有差二三四五之數取之天地而制奇偶度人情而出節文謂之有因禮之大宗也

春秋曰庚戌天王崩傳曰天王何以不書葬天子記崩不記葬必其時也諸侯記卒記葬有天子在不必其時也必其時奈何天子七日而殯七月而葬諸侯五日而殯五月而葬大夫三日而殯三月而葬士庶人二日而殯二月而葬皆何以然曰禮不豫凶事死而後治凶服衣衰飾脩棺椁作穿窆宅兆然後喪文成外親畢至葬墳集孝子忠臣之恩厚備盡矣故天子七月而葬同軌畢至諸侯五月而葬同會畢至大夫三月而葬同朝畢至士庶人二月而葬外姻畢至也

延陵季子適齊於其反也其長子死於嬴博之間因葬焉孔子聞之曰延陵季子吳之習於禮者也使子貢往而觀之其穿深不至泉其斂以時服既葬封壙墳掩坎其高可隱也既封左袒右旋其封且號者三言曰骨肉歸復于土命也若魂氣則無

不之也無不之也而遂行孔子曰延陵季子於禮其合矣

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故制喪三年所以報父母之恩也期年之喪通乎諸侯三年之喪通乎天子禮之經也子夏三年之喪畢見於孔子孔子與之琴使之絃援琴而絃衎衎而樂作而曰先王制禮不敢不及也子曰君子也閔子騫三年之喪畢見於孔子孔子與之琴使之絃援琴而絃切切而悲作而曰先王制禮不敢過也孔子曰君子也子貢問曰閔子哀不盡子曰君子也子夏哀已盡子曰君子也賜也惑敢問何謂孔子曰閔子哀未盡能斷之以禮故曰君子也子夏哀已盡能引而致之故曰君子也夫三年之喪固優者之所屈劣者之所勉

齊宣王謂田過曰吾聞儒者喪親三年喪君三年君與父孰重田過對曰殆不如父重王忿然怒曰然則何為去親而事君田過對曰非君之土地無以處吾親非君之祿無以養吾親非君之爵位無以尊顯吾親受之君致之親凡事君所以為親也宣王悒悒而無以應

古者有菑者謂之厲君一時素服使有司弔死問疾憂以巫醫匍匐以救之湯粥以方之善者必先乎矜寡孤獨及病不能相養死無以葬埋則葬埋之有親喪者不呼其門有齊衰大功五月不服力役之征有小功之喪者未葬不服力役之征其有重尸多死者急則有聚衆童子擊鼓苣火入官宮里用之各擊鼓苣火逐官宮里家之主人冠立于阼事畢出乎里門出乎邑門至野外此匍匐救厲之道也師大敗亦然

齋者思其居處也思其笑語也思其所為也齋三日乃見其所為齋者祭之日將入戶僾然若有見乎其容盤旋出戶喟然若有聞乎歎息之聲先人之色不絕於目聲音咳唾不絕於耳嗜欲好惡不忘於心是則孝子之齋也

春祭曰祠夏祭曰禴秋祭曰嘗冬祭曰烝春薦韭卵夏薦麥魚秋薦黍豚冬薦稻鴈三歲一祫五年一禘祫者合也禘者諦也祫者大合祭於祖廟也禘者諦其德而差優劣也聖主將祭必潔齋精思若親之在方興未登悁悁憧憧專一想親之容貌彷彿此孝子之誠也四方之助祭空而來者滿而反虛而至者實而還皆取法則焉

韓褐子濟於河津人告曰夫人過於此者未有不快用者也而子不用乎韓褐子曰天子祭海內之神諸侯祭封域之內大夫祭其親士祭其祖禰褐也未得事河伯也津人申楫舟中水而運津人曰向也役人固已告矣夫子不聽役人之言也今舟中水而運甚殆治裝衣而下遊乎韓子曰吾不為人之惡我而改吾志不為我將死而改吾義言未已舟泆然行韓褐子曰詩云莫莫葛藟施于條枚愷悌君子求福不回鬼神且不回況於人乎

孔子曰無體之禮敬也無服之喪憂也無聲之樂懽也不言而信不動而威不施而仁志也鍾鼓之

聲怒而擊之則武憂而擊之則悲喜而擊之則樂其志變其聲亦變其志誠通乎金石而況人乎

公孟子高見顓孫子莫曰敢問君子之禮何如顓孫子莫曰去爾外厲與爾內色勝而心自取之去三者而可矣公孟不知以告曾子曾子愀然逡巡曰大哉言乎夫外厲者必內折色勝而心自取之者必爲人役是故君子德行成而容不知聞識博而辭不爭知慮微達而能不愚

曾子有疾孟儀往問之曾子曰鳥之將死必有悲聲君子集大辟必有順辭禮有三儀知之乎對曰不識也曾子曰坐吾語汝君子脩禮以立志則貪慾之心不來君子思禮以脩身則怠惰慢易之節不至君子脩禮以仁義則忿爭暴亂之辭遠若夫置罇俎列籩豆此有司之事也君子雖勿能可也

孔子曰可也簡簡者易野也易野者無禮文也孔子見子桑伯子子桑伯子不衣冠而處弟子曰夫子何爲見此人乎曰其質美而無文吾欲說而文之孔子去子桑伯子門人不說曰何爲見孔子乎曰其質美而文繁吾欲說而去其文故曰文質脩者謂之君子有質而無文謂之易野子桑伯子易野欲同人道於牛馬故仲弓曰太簡上無明天子下無賢方伯天下爲無道臣弒其君子弒其父力能討之討之可也當孔子之時上無明天子也故言雍也可使南面南面者天子也雍之所以得稱南面者問子桑伯子於孔子孔子曰可也簡仲弓曰居敬而行簡以道民不亦可乎居簡而行簡無乃太簡乎子曰雍之言然仲弓通於化術孔子明於王道而無以加仲弓之言

孔子至齊郭門之外遇一嬰兒挈一壺相與俱行其視精其心正其行端孔子謂御曰趣驅之趣驅之韶樂方作孔子至彼聞韶三月不知肉味故樂非獨以自樂也又以樂人非獨以自正也又以正人矣哉於此樂者不圖爲樂至於此黃帝詔伶倫作爲音律伶倫自大夏之西乃之崑崙之陰取竹於嶰谷以生竅厚薄均者斷兩節間其長九寸而吹之以爲黃鍾之宮日含少次制十二管以崐崙之下聽鳳之鳴以別十二律其雄鳴爲六雌鳴亦六以比黃鍾之宮適合黃鍾之宮皆可生之而律之本也故曰黃鍾微而均鮮全而不傷其爲宮獨尊象大聖之德可以明至賢之功故奉而薦之于宗廟以歌迎功德世世不忘是故黃鍾生林鍾林鍾生大呂大呂生夷則夷則生太簇太簇生南呂南呂生夾鍾夾鍾生無射無射生沽洗沽洗生應鍾應鍾生蕤賓三分所生益之一分以上生三分所生去其一分以下生黃鍾大呂太簇夾鍾沽洗仲呂蕤賓爲上林鍾夷則南呂無射應鍾爲下大聖至治之世天地之氣合以生風日至則日行其風以生十二律故仲冬短至則生黃鍾季冬生大呂孟春生太簇仲春生夾鍾季春生沽洗孟夏生仲呂仲夏生蕤賓季夏生林鍾孟秋生夷則仲秋生南呂季秋生無射孟冬生應鍾天地之風氣正十二律至也

聖人作爲鞉鼓控揭塤箎此六者德音之音然後鍾磬竽瑟以和之然後干戚旄狄以舞之此所以祭先王之廟也此所以獻酢酳酬也所以官序貴賤各得其宜也此可以示後世有尊卑長幼之序也

鍾聲鏗鏗以立號號以立橫橫以立武君子聽鍾聲則思武臣石聲磬磬以立辯辯以致死君子聽磬聲則思死封疆之臣絲聲哀哀以立廉廉以立志君子聽琴瑟之聲則思志義之臣竹聲濫濫以立會會以聚衆君子聽竽笙簫管之聲則思畜聚之臣鼓鞞之聲懽懽以立動動以進衆君子聽鼓鞞之聲則思將帥之臣君子之聽音非聽其鏗鏘而已彼亦有所合之也

樂者聖人之所樂也而可以善民心其感人深其移風易俗故先王著其教焉夫民有血氣心知之性而無哀樂喜怒之常應感起物而動然後心術形焉是故感激憔悴之音作而民思憂嘽奔慢易繁文簡節之音作而民康樂粗厲猛奮廣賁之音作而民剛毅廉直勁正莊誠之音作而民肅敬寬裕肉好順成和動之音作而民慈愛流僻邪散狄成滌濫之音作而民淫亂是故先王本之情性稽之度數制之禮義含生氣之和道五常之行使陽而不散陰而不密剛氣不怒柔氣不懾四暢交於中而發作於外皆安其位不相奪也然後立之學等廣其節奏省其文彩以繩德厚律小大之稱比終始之序以象事行使親疏貴賤長幼男女之理皆形見於樂故曰樂觀其深矣土弊則草木不長水煩則魚鼈不大氣衰則生物不遂世亂則禮慝而樂淫是故其聲哀而不莊樂而不安慢易以犯節流漫以忘本廣則容姦狹則思欲感滌蕩之氣而滅平和之德是以君子賤之也凡姦聲感人而逆氣應之逆氣成象而淫樂興焉正聲感人而順氣應之順氣成象而和樂興焉唱和有應回邪曲直各歸其分而萬物之理以類相動也是故君子反情以和其志比類以成其行姦聲亂色不習於聽淫樂慝禮不接心術惰慢邪辟之氣不設於身體使耳目鼻口心智百體皆由順正以行其義然後發以聲音文以琴瑟動以干戚飾以羽旄從以簫管奮至德之光動四氣之和以著萬物之理是故清明象天廣大象地終始象四時周旋象風雨五色成文而不亂八風從律而不姦百度得數而有常小大相成終始相生唱和清濁代相爲經故樂行而倫清耳目聰明血氣和平移風易俗天下皆寧故曰樂者樂也君子樂得其道小人樂得其欲以道制欲則樂而不亂以欲忘道則惑而不樂是故君子反情以和其意廣樂以成其教故樂行而民向方可以觀德矣德者性之端也樂者德之華也金石絲竹樂之器也詩言其志歌詠其聲舞動其容三者本於心然後樂氣從之是故情深而文明氣盛而化神和順積中而英華發外惟樂不可以爲僞樂者心之動也聲者樂之象也文彩節奏聲之飾也君子之動本樂其象也後治其飾是

故先鼓以警戒三步以見方再始以著往復亂以飾歸奮疾而不拔極幽而不隱獨樂其志不厭其道備舉其道不私其欲是故情見而義立樂終而德尊君子以好善小人以飾聽過故曰生民之道樂爲大焉

樂之可密者琴最宜焉君子以其可脩德故近之

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人心之動物使之然也感於物而後動故形於聲聲相應故生變變成方謂之音比音而樂之及干戚羽旄謂之樂樂者音之所由生也其本在人心之感於物是故其哀心感者其聲噍以殺其樂心感者其聲嘽以緩其喜心感者其聲發以散其怒心感者其聲壯以厲其敬心感者其聲直以廉其愛心感者其聲和以調人之善惡非性也感於物而後動是故先王愼所以感之故禮以定其意樂以和其性政以一其行刑以防其姦禮樂刑政其極一也所以同民心而立治道也

凡音生人心者也情動於中而形於聲聲成文謂之音是故治世之音安以樂其政和亂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國之音哀以思其民困聲音之道與政通矣宮爲君商爲臣角爲民徵爲事羽爲物五音亂則無法無法之音宮亂則荒其君驕商亂則陂其官壞角亂則憂其民怨徵亂則哀其事勤羽亂則危其財匱五者皆亂代相凌謂之慢如此則國之滅亡無日矣鄭衛之音亂世之音也比於慢矣桑間濮上之音亡國之音也其政散其民流誣上行私而不可止也

凡人之有患禍者生於淫泆暴慢淫泆暴慢之本生於飲酒故古者愼其飲酒之禮使耳聽雅音目視正儀足行正容心論正道故終日飲酒而無過失近者數日遠者數月皆人有德焉以益善詩云既醉以酒既飽以德此之謂也

凡從外入者莫深於聲音變人最極故聖人因而成之以德曰樂樂者德之風詩曰威儀抑抑德音秩秩謂禮樂也故君子以禮正外以樂正內內須臾離樂則邪氣生矣外須臾離禮則慢行起矣故古者天子諸侯聽鍾聲未嘗離於庭卿大夫聽琴瑟未嘗離於前所以養正心而滅淫氣也樂之動於內使人易道而好良樂之動於外使人溫恭而文雅雅頌之聲動人而正氣應之和成容好之聲動人而和氣應之粗厲猛賁之聲動人而怒氣應之鄭衛之聲動人而淫氣應之是以君子愼其所以動人也

子路鼓瑟有北鄙之聲孔子聞之曰信矣由之不才也冉有侍孔子曰求來爾奚不謂由夫先王之制音也奏中聲爲中節流入於南不歸於北南者生育之鄉北者殺伐之域故君子執中以爲本務生以爲　故其音溫和而居中以象生育之氣憂哀悲痛之感不加乎心暴厲淫荒之動不存乎體夫然者乃治存之風安樂之爲也彼小人則不然執末以論本務剛以爲　故其音湫厲而微末以象殺伐之氣和節中正之感不加乎心溫儼恭莊

之動不存乎體夫殺者乃亂亡之風奔北之為也
昔舜造南風之聲其興也勃焉至今王公述而不
釋紂為北鄙之聲其廢也忽焉至今王公以為笑
彼舜以匹夫積正合仁履中行善而卒以興紂以
天子好慢淫荒剛厲暴賊而卒以滅今由也匹夫
之徒布衣之醜也既無意乎先王之制而又有亡
國之聲豈能保七尺之身哉冉有以告子路子路
曰由之罪也小人不能耳陷而入於斯宜矣夫子
之言也遂自悔不食七日而骨立焉孔子曰由之
改過矣

說苑卷第二十

反質

孔子卦得賁喟然仰而歎息意不平子張進舉手而問曰師聞賁者吉卦而歎之乎孔子曰賁非正色也是以歎之吾思夫質素白當正白黑當正黑夫質又何也吾亦聞之丹漆不文白玉不彫寶珠不飾何也質有餘者不受飾也

信鬼神者失謀信日者失時何以知其然夫賢聖周知能不時日而事利敬法令貴功勞不卜筮而身吉謹仁義順道理不禱祠而福故卜數擇日潔齋戒肥犧牲飾珪璧精祠祀而終不能除悖逆之禍以神明有知而事之乃欲背道妄行而以祠祀求福神明必違之矣天子祭天地五嶽四瀆諸侯祭社稷大夫祭五祀士祭門戶庶人祭其先祖聖王承天心制禮分也凡古之卜日者將以輔道稽疑示有所先而不敢專自也非欲以顛倒之惡而幸安之全孔子曰非其鬼而祭之諂也是以泰山終不享季氏之旅易稱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禴祭蓋重禮不貴物也敬實而不貴華誠有其德而推之則安往而不可是以聖人見人之文必考其質歷山之田者善侵畔而舜耕焉雷澤之漁者善爭陂而舜漁焉東夷之陶器窳而舜陶焉故耕漁與陶非舜之事而舜為之以救敗也民之性皆不勝其欲去其實而歸之華是以苦窳之器爭鬬之患起爭鬬之患起則所以偷也所以然者何也由離誠就詐棄樸而取偽也追逐其末而無所休止聖人抑其文而抗其質則天下反矣詩云尸鳩在桑其子七兮淑人君子其儀一兮傳曰尸鳩之所以養七子者一心也君子之所以理萬物者一儀也以一儀理物天心也五者不離合而為一謂之天心在我能因自深結其意於一故一心可以事百君百心不可以事一君是故誠不遠也夫誠者一也一者質也君子雖有外文必不離內質矣

衛有五丈夫俱負缶而入井灌韭終日一區鄧析過下車為教之曰為機重其後輕其前命曰橋終日溉韭百區不倦五丈夫曰吾師言曰有機知之巧必有機知之敗我非不知也不欲為也子其往矣我一心溉之不知改已鄧析去行數十里顏色不悅懌自病弟子曰是何人也而恨我君請為君殺之鄧析曰釋之是所謂真人者也可令守國

禽滑釐問於墨子曰錦繡絺紵將安用之墨子曰惡是非吾用務也古有無文者得之矣夏禹是也卑小宮室損薄飲食土階三等衣裳細布當此之時黻無所用而務在於完堅殷之盤庚大其先王之室而改遷於殷茅茨不剪采椽不斲以變天下之視當此之時文采之帛將安所施夫品庶非有心也以人主為心苟上不為下惡用之二王者以化身先于天下故化隆於其時成名於今世也且夫錦繡絺紵亂君之所造也其本皆興於齊景公喜奢而忘儉幸有晏子以儉鐫之然猶幾不能勝夫奢安可窮哉紂為鹿臺糟丘酒池肉林宮牆文畫彫琢刻鏤錦繡被堂金玉珍瑋婦女優倡鍾鼓

管絃流漫不禁而天下愈竭故卒身死國亡爲天下戮非惟錦繡絺紵之用耶今當凶年有欲予子隨侯之珠者不得賣也珍寶而以爲飾又欲予子一鍾粟者得珠者不得粟得粟者不得珠子將何擇禽滑釐曰吾取粟耳可以救窮墨子曰誠然則惡在事夫奢也長無用好末淫非聖人之所急也故食必常飽然後求美衣必常煖然後求麗居必常安然後求樂爲可長行可久先質而後文此聖人之務禽滑釐曰善

秦始皇既兼天下大侈靡卽位三十五年猶不息治大馳道從九原抵雲陽塹山堙谷直通之厭先王宮室之小乃於豐鎬之間文武之處營作朝宮渭南山林苑中作前殿阿房東西五百步南北五十丈上可坐萬人下可建五丈旗周爲閣道自殿直抵南山之嶺以爲闕爲複道自阿房渡渭水屬咸陽以象天極閣道絶漢抵營室也又興驪山之役錮三泉之底關中離宮三百所關外四百所皆有鍾磬帷帳婦女倡優立石闕東海上朐山界中以爲秦東門於是有方士韓客侯生齊客盧生相與謀曰當今時不可以居上樂以刑殺爲威天下畏罪持祿莫敢盡忠上不聞過而日驕下懾伏以慢欺而取容諫者不用而失道滋甚吾黨久居且爲所害乃相與亡去始皇聞之大怒曰吾異日厚盧生尊爵而事之今乃誹謗我吾聞諸生多爲妖言以亂黔首乃使御史悉上諸生諸生傳相告犯法者四百六十餘人皆坑之盧生不得而侯生後得始皇聞之召而見之升阿東之臺臨四通之街將數而車裂之始皇望見侯生大怒曰老虜不良誹謗而主迺敢復見我侯生至仰臺而言曰臣聞知死必勇陛下肯聽臣一言乎始皇曰若欲何言言之侯生曰臣聞禹立誹謗之木欲以知過也今陛下奢侈失本淫泆趨末宮室臺閣連屬增累珠玉重寶積襲成山錦繡文綵滿府有餘婦女倡優數巨萬人鍾鼓之樂流漫無窮酒食珍味盤錯於前衣服輕煖輿馬文飾所以自奉麗靡爛熳不可勝極黔首匱竭民力單盡尚不自知又急誹謗嚴威克下下喑上聾臣等故去臣等不惜臣之身惜陛下國之亡耳聞古之明王食足以飽衣足以煖宮室足以處輿馬足以行故上不見棄於天下不見棄於黔首堯茅茨不翦采椽不斷土階三等而樂終身者以其文采之少而質素之多也丹朱傲虐好慢淫不脩理化遂以不升今陛下之淫萬丹朱而千昆吾桀紂臣恐陛下之十亡也而曾不一存始皇默然久之曰汝何不早言侯生曰陛下之意方乘青雲飄搖於文章之觀自賢自健上侮五帝下凌三王棄素樸就末技陛下亡徵見久矣臣等恐言之無益也而自取死故逃而不敢言今臣必死故爲陛下陳之雖不能使陛下不亡欲使陛下自知也始皇曰吾可以變乎侯生曰形已成矣陛下坐而待亡耳若陛下欲更之能若堯與禹乎不然無冀也陛下之佐又非也臣恐變之不能存也始皇喟然而歎遂釋不誅後三年始皇崩二世

卽位三年而秦亡

魏文侯問李克曰刑罰之源安生李克曰生於姦邪淫泆之行凡姦邪之心飢寒而起淫泆者久飢之詭也彫文刻鏤害農事者也錦繡纂組傷女工者也農事害則飢之本也女工傷則寒之原也飢寒並至而能不爲姦邪者未之有也男女飾美以相矜而能無淫泆者未嘗有也故上不禁技巧則國貧民侈國貧窮者爲姦邪而富足者爲淫泆則驅民而爲邪也民以爲邪因以法隨誅之不赦其罪則是爲民設陷也刑罰之起有原人主不塞其本而督其末傷國之道乎文侯曰善以爲法服也秦穆公閒問由余曰古者明王聖帝得國失國當何以也由余曰臣聞之當以儉得之以奢失之穆公曰願聞奢儉之節由余曰臣聞堯有天下飯於土簋啜於土鉶其地南至交趾北至幽都東西至日所出入莫不賓服堯釋天下舜受之作爲食器斬木而裁之銷銅鐵脩其刃猶漆黑之以爲器諸侯侈國之不服者十有三舜釋天下而禹受之作爲祭器漆其外而朱畫其內縵帛爲茵褥觴勺有彩爲飾彌侈而國之不服者三十有二夏后氏以沒殷周受之作爲大器而建九傲食器彫琢觴勺刻鏤四壁四帷茵席彫文此彌侈矣而國之不服者五十有二君好文章而服者彌侈故曰儉其道也由余出穆公召內史廖而告之曰寡人聞鄰國有聖人敵國之憂也今由余聖人也寡人患之吾將奈何內史廖曰夫戎辟而遼遠未聞中國之聲也君其遺之女樂以亂其政而厚爲由余請期以疏其閒彼君臣有閒然後可圖君曰諾乃以女樂三九遺戎王因爲由余請期戎王果見女樂而好之設酒聽樂終年不遷馬牛羊半死由余歸諫諫不聽遂去入秦穆公迎而拜爲上卿問其兵勢與其地利既已得矣舉兵而伐之兼國十二開地千里穆公奢主能聽賢納諫故霸西戎西戎淫於樂誘於利以亡其國由離質樸也

經侯往適魏太子左帶羽玉具劍右帶環佩左光照右右光照左坐有頃太子不視也又不問也經侯曰魏國亦有寶乎太子曰有經侯曰其實何如太子曰主信臣忠百姓上戴此魏之寶也經侯曰吾所問者非是之謂也乃問其器而已太子曰有徒師沼治魏而市無豫賈郄辛治陽而道不拾遺芒卯在朝而四鄰賢士無不相因而見此三大夫乃魏國之大寶於是經侯默然不應左解玉具右解環佩委之坐愀然而起默然不謝趨而出上車驅去魏太子使騎操劍佩逐與經侯使告經侯曰吾無德所寶不能爲珠玉所守此寒不可衣飢不可食無爲遺我賊於是經侯杜門不出傳死

晉平公爲馳逐之車龍旌衆色挂之以犀象錯之以羽芝車成題金千鎰立之於殿下令羣臣得觀焉田差三過而不一顧平公作色大怒問田差爾三過而不一顧何爲也田差對曰臣聞說天子者以天下說諸侯者以國說大夫者以官說士者以事說農夫者以食說婦姑者以織桀以奢亡紂以

淫敗是以不敢顧也平公曰善乃命左右曰去車

魏文侯御廩災文侯素服辟正殿五日羣臣皆素服而弔公子成父獨不弔文侯復殿公子成父趨而入賀曰甚大善矣夫御廩之災也文侯作色不悅曰夫御廩者寡人寶之所藏也今火災寡人素服辟正殿羣臣皆素服而弔至於子大夫而不弔今已復辟矣猶入賀何爲公子成父曰臣聞之天子藏於四海之內諸侯藏於境內大夫藏於其家士庶人藏於篋櫝非其所藏者不有天災必有人患今幸無人患乃有天災不亦善乎文侯喟然歎曰善

齊桓公謂管仲曰吾國甚小而財用甚少而羣臣衣服輿馬甚汰吾欲禁之可乎管仲曰臣聞之君嘗之臣食之君好之臣服之今君之食也必桂之漿衣練紫之衣狐白之裘此羣臣之所奢太也詩云不躬不親庶民不信君欲禁之胡不自親乎桓公曰善於是更制練帛之衣大白之冠朝一年而齊國儉也

季文子相魯妾不衣帛馬不食粟仲孫它諫曰子爲魯上卿妾不衣帛馬不食粟人其以子爲愛且不華國也文子曰然乎吾觀國人之父母衣麤食蔬吾是以不敢且吾聞君子以德華國不聞以妾與馬夫德者得於我又得於彼故可行若淫於奢侈沉於文章不能自反何以守國仲孫它慙而退

趙簡子乘弊車瘦馬衣羖羊裘其宰進諫曰車新則安馬肥則往來疾狐白之裘溫且輕簡子曰吾非不知也吾聞之君子服善則益恭細人服善則益倨我以自備恐有細人之心也傳曰周公位尊愈卑勝敵愈懼家富愈儉故周氏八百餘年此之謂也

魯築郎囿季平子欲速成叔孫昭子曰安用其速成也以虐其民其可乎無囿尚可乎惡聞嬉戲之游罷其所治之民乎

衛叔孫文子問於王孫夏曰吾先君之廟小吾欲更之可乎對曰古之君子以儉爲禮今之君子以汰易之夫衛國雖貧豈無文履一奇以易十稷之繡哉以爲非禮也文子乃止

晉文公合諸侯而盟曰吾聞國之昏不由聲色必由姦利好樂聲色者淫也貪姦者惑也夫淫惑之國不亡必殘自今以來無以美妾疑妻無以聲樂妨政無以姦情害公無以貨利示下其有之者是謂伐其根素流於華葉若此者有患無憂有寇勿弭不如言者盟示之於是君子聞之曰文公其知道乎其不王者猶無佐也

晏子飲景公酒日暮公呼具火晏子辭曰詩曰側弁之俄言失德也屢舞傞傞言失容也既醉以酒既飽以德既醉而出並受其福賓主之禮也醉而不出是謂伐德賓主之罪也嬰已卜其日未卜其夜公曰善舉酒而祭之再拜而出曰豈過我哉吾託國於晏子也以其家貧善寡人不欲其淫侈也而況與寡人謀國乎

楊王孫病且死令其子曰吾死欲倮葬以反吾眞

必無易吾意祁侯聞之往諫曰竊聞王孫令葬必倮而入地必若所聞愚以爲不可令死人無知則已矣若死有知也是戮尸於地下也將何以見先人愚以爲不可王孫曰吾將以矯世也夫厚葬誠無益於死者而世競以相高靡財殫幣而腐之於地下或乃今日入而明日出此眞與暴骸於中野何異且夫死者終生之化而物之歸者歸者得至而化者得變是物各反其眞其眞冥冥視之無形聽之無聲乃合道之情夫飾外以誇衆厚葬以矯眞使歸者不得至化者不得變是使物各失其然也且吾聞之精神者天之有也形骸者地之有也精神離形而各歸其眞故謂之鬼鬼之爲言歸也其尸塊然獨處豈有知哉厚裹之以幣帛多送之以財貨以奪生者財用古聖人緣人情不忍其親故爲之制禮今則越之吾是以欲倮葬以矯之也昔堯之葬者空木爲櫝葛藟爲緘其穿地也下不亂泉上不泄臭故聖人生易尙死易葬不加於無用不損於無益謂今費財而厚葬死者不知生者不得用謬哉可謂重惑矣祁侯曰善遂倮葬也

魯有儉者瓦鬲煮食食之而美盛之土鉶之器以進孔子孔子受之歡然而悅如受太牢之饋弟子曰瓦甂陋器也煮食薄膳也而先生何喜如此乎孔子曰吾聞好諫者思其君食美者念其親吾非以饌爲厚也以其食美而思我親也

晏子病將死斷楹內書焉謂其妻曰楹也語子壯而視之及壯發書書之言曰布帛不窮窮不可飾牛馬不窮窮不可服士不可窮窮不可任窮乎窮乎窮也

仲尼問老聃曰甚矣道之於今難行也吾比執道委質以當世之君而不我受也道之於今難行也老子曰夫說者流於聽言者亂於辭如此二者則道不可委矣

子貢問子石子不學詩乎子石曰吾暇乎哉父母求吾孝兄弟求吾悌朋友求吾信吾暇乎哉子貢曰請投吾詩以學於子

公明宣學於曾子三年不讀書曾子曰宣而居參之門三年不學何也公明宣曰安敢不學宣見夫子居宮庭親在叱吒之聲未嘗至於犬馬宣說之學而未能宣見夫子之應賓客恭儉而不懈惰宣說之學而未能宣見夫子之居朝廷嚴臨下而不毀傷宣說之學而未能宣說此三者學而未能宣安敢不學而居夫子之門乎曾子避席謝之曰參不及宣其學而已

魯人身善織屨妻善織縞而徙於越或謂之曰子必窮魯人曰何也曰屨爲履縞爲冠也而越人徒跣剪髮遊不用之國欲無窮可得乎

列女傳校注

四部備要

史部

上海中華書局據汪氏刻本校刊

桐鄉 陸費逵總勘

杭縣 高時顯 吳汝霖 輯校

杭縣 丁輔之監造

版權所有不許翻印

序

關雎爲風始易家人卦彖辭曰利女貞化起於閨門此漢劉子政列女傳八篇所由昉也班昭馬融輩爲之注蓋此傳爲風化之原誠鄭重之也余伯兄曜北置之案頭以備覽觀暇時爲諸姑姊妹講說姪孫女端伯兄之長孫女汪遠孫孝廉之室也自幼沈靜寡言笑伯兄篤愛之名之曰端少長教之讀能通大義時竊覩父書尤好此傳伯兄謂曰汝亦好此乎爲之講解輒能領悟余亦得與聞緒論或舉古人評隲之深相契然用心之專疊余萬不及端歲辛未嬪於汪奉章姑莊鳩案事上接下動循禮法平陽稱爲女宗家政稍暇輒手是編或篝鐙瀏覽直至夜分久之心悟爰爲之注釋時與孝廉參酌字句閒略加增損裒然成帙弆之篋中不輕示人然用是心氣沖耗以娩亡孝廉慟絶十餘稔不忍啓篋今年秋深懼是書是人之俱亡也將付梓垂爲家範以永其傳乞序於余余雖不敏與端爲知己敬之重之爰樂爲之序至此傳歷漢晉唐宋千餘年閒存亡訛舛以及篇帙之繁簡卷數之分合或又以爲向子歆所作諸說紛紜備詳舊序茲不贅云錢唐梁德繩楚生氏譔

劉向列女傳有頌有圖據漢書藝文志當是九篇傳七篇頌一篇圖一篇本傳言八篇者圖不數也漢班昭馬融魏虞韙妻趙晉綦毋邃皆爲之注今竝不傳此書自北齊顏之推作家訓時已有羼入宋蘇頌王回遂各以己意更定篇次蔡驥復散頌入傳而劉氏之舊久不可考見矣世所傳者以建安余氏本爲最古毋儀止十四傳蓋闕其一又佚去頌義大序且唐宋人所援引今本亦往往誤奪羼亂譌謬古書之阨莫此爲甚室人梁端幼從其大父清白翁受是書略通大義時元和顧之逵重刊余本翁復爲審定端輒臚其同異退而筆之翁見之哂曰汝欲爲班趙之業耶遂益爲之折衷端讀書觕明義例其淵源有自也歲辛未歸余侍養重闈動如禮灋閨門雍睦内外無閒言蓋能不負所習者刀尺之暇恆手是編不置每獲一義輒共余商榷余亦時舉所聞益之乙酉六月子曾撰生而端歿余哭之慟殘編賸墨鑰置篋中不忍復啓視今忽忽十稔矣懼是書之終無善本而端之名與身沒也遂更爲之整比條分件繫二月而畢前賢時彥竝載其說題姓名以識之嗟乎余與端倡隨十有五載回憶燒燭檢書篝香校帖閨房之樂仿佛靜治堂故事忽焉中徂喪此佳偶形單影隻能勿神傷雖然端不幸前死而得後死者教育子女且爲之刊其書以傳不可謂非端之厚幸也已道光癸巳立秋日借閒漫士汪遠孫識於觀駠齋

古列女傳序

古列女傳八篇劉向所序也向爲漢成帝光祿大夫當趙后姊娣嬖寵時奏此書以諷宮中其文美刺詩書已來女德善惡繫於家國治亂之效者故有母儀賢明仁智貞慎節義辯通孽嬖等篇而各頌其義圖其狀總爲卒篇傳如太史公記頌如詩之四言而圖爲屏風云然世所行班氏注向書乃分傳每篇上下幷頌爲十五卷其十二傳無頌三傳其同時人五傳其後人而通題曰向撰題其頌曰向子歆撰與漢史不合故崇文總目以陳嬰母等十六傳爲後人所附予以頌攷之每篇皆十五傳耳則凡無頌者宜皆非向所奏書不特自陳嬰母爲斷也頌有齊倉公女等亦漢時人而奏已上女史見於他書而此顧不錄者猶衆亦不特周郊婦等四人而已頌云畫之屏風而史有頌圖在八篇中今直祕閣呂縉叔集賢校理蘇子容象山令林次中各言嘗見母儀賢明四卷於江南人家其畫爲古佩服而各題其頌像側然崇文及二君北游諸藏書家皆無此本不知其傳果向之頌圖歟抑後好事者據其頌取古佩服而圖之歟莫得而攷已余讀向書每愛其文嘉其志而惜其所序散亡脫繆於千歲之間幸存而完者此一書耳復爲他手竄疑於其真故幷錄其目而以頌辨之刪爲八篇號古列女傳蓋凡以列女名書者皆祖之劉氏故云餘二十傳其文亦奧雅可喜非魏晉諸史所能作也故又自周郊婦至東漢梁嫕等以時次之別爲一篇號續列女傳余友介甫嘗謂余曰子政述諸狂女而成書諫其君迂哉其所學也子何區區喜治之耶余以謂先王之俗既熄學士大夫誦詩書脩仁義進取當路之功有卑舉顯赫者不可舉者試窮其迹其不概於聖人多矣然聖人之道亦未嘗廢狂狷也況女子哉且其所列其惡者固足以垂家國之戒狂者雖未中禮義而壹志於善行成於房闈使其皆遵先王之俗追琢其質而充其美自家形國則雖列於賢妃治臣者之詩書可也余是博極羣書而此傳稱詩芣苢柏舟大車之類與今序詩者之說尤乖異蓋不可考至於式微之一篇又以謂二人之作豈其所取者博故不能無失歟其言象計謀殺舜及舜所以脫者頗合於孟子然此傳或有之而孟子所不道者蓋亦不足道也凡後世諸儒之言經傳者固多如此覽者采其有補而擇其是非可也故爲之敘論以發其端云爾編校館閣書籍臣曾鞏序

古列女傳目錄序

劉向所敘列女傳凡八篇事具漢書向列傳而隋書及崇文總目皆稱向列女傳十五篇曹大家注以頌義攷之蓋大家所注離其七篇爲十四與頌義凡十五篇而益以陳嬰母及東漢以來凡十六事非向書本然也蓋向舊書之亡久矣嘉祐中集賢校理蘇頌始以頌義篇次復定其書爲八篇與十五篇並藏於館閣而隋書以頌義爲劉歆作與向列傳不合今驗頌義之文蓋向之自敘又藝文志有向列女傳頌圖明非歆作也自唐之亂古書之在者少矣而唐志錄列女傳凡十六家至大家注十五篇者亦無錄然其書今在則古或有錄而亡或無錄而在者亦衆矣非可惜哉今校讎其八篇及十五篇者已定可繕寫初漢承秦之敝風俗已大壞矣而成帝後宮趙衛之屬尤自放向以謂王政必自內始故列古女善惡所以致興亡者以戒天子此向述作之大意也其言大任之娠文王也目不視惡色耳不聽淫聲口不出敖言又以謂古之人胎教者皆如此夫能正其視聽言動者此大人之事而有道之所畏也顧令天下之女子能之何其盛也以臣所聞蓋爲之師傅保姆之助詩書圖史之戒珩璜琚瑀之節威儀動作之度其教之者有此具然古之君子未嘗不以身化也故家人之義歸於反身二南之業本於文王豈自外至哉世皆知文王之所以興能得內助而不知其所以然者蓋本於文王之躬化故內則后妃有關雎之行外則羣臣有二南之美與之相成其推而及遠則商辛之昏俗江漢之小國兔罝之野人莫不好善而不自知此所謂身修故家國天下治者也後世自學問之士多徇於外物而不安其守其室家旣不見可法故競於邪侈豈獨無相成之道哉士之苟於自恕顧利冒恥而不知反己者往往以家自累故也故曰身不行道不行於妻子信哉如此人者非素處顯也然去二南之風亦已遠矣況於南鄉天下之主哉向之所述勸戒之意可謂篤矣然向號

以閔其不幸而與向之舉於其君固有直諒多聞之益也竊明而存之以告後世君子何尤焉嘉祐八年九月二十八日長樂王回序并撰

列女傳目錄

漢護左都水使者光祿大夫劉向編撰

第一卷

母儀傳

惟若母儀賢聖有智行爲儀表言則中義胎養子孫以漸教化既
成以德致其功業姑母察此不可不法

有虞二妃
棄母姜嫄
契母簡狄
啓母塗山
湯妃有㜪
周室三母
衛姑定姜
齊女傳母
魯季敬姜
楚子發母
鄒孟軻母
魯之母師
魏芒慈母
齊田稷母

第二卷

賢明傳

惟若賢明廉正以方動作有節言成文章咸曉事理知世紀綱循
法興居終日無殃妃后賢焉高郵王氏念孫曰賢當是寬字之誤也仁智傳云夫人省玆貞順傳云諸姬觀之觀當寬義並同名號必揚

周宣姜后
齊桓衛姬
晉文齊姜
秦穆公姬
楚莊樊姬
周南之妻
宋鮑女宗
晉趙衰妻
陶荅子妻
柳下惠妻
魯黔婁妻
齊相御妻
楚接輿妻
楚老萊妻
楚於陵妻

第三卷

仁智傳

惟若仁智豫識難易原度天道禍福所移歸義從安危險必避專
專小心永懼匪懈夫人省茲榮名必利

密康公母
楚武鄧曼
許穆夫人
曹僖氏妻
孫叔敖母
晉伯宗妻
衛靈夫人
齊靈仲子

魯臧孫母
晉羊叔姬
晉范氏母
魯公乘姒
魯漆室女
魏曲沃婦（曲當作負）
趙將括母

第四卷

貞順傳

惟若貞順脩道正進避嫌遠別爲必可信終不更二天下之俊勤
正潔行精專謹慎諸姬觀之以爲法訓

召南申女
宋共伯姬
衛宣夫人（宣當作寡）
蔡人之妻
黎莊夫人
齊孝孟姬
息君夫人
齊杞梁妻
楚昭貞姜（彼傳在楚平伯嬴之下）
楚平伯嬴
楚白貞姬
衛宗二順
魯寡陶嬰
梁寡高行
陳寡孝婦

第五卷

節義傳

惟若節義必死無避好善慕節終不背義誠信勇敢何有險詖義
之所在赴之不疑姜姒法斯以爲世基

魯孝義保
楚成鄭瞀
晉圉懷嬴
趙昭越姬（趙當作楚）
蓋將之妻
魯義姑姊
代趙夫人
齊義繼母
魯秋潔婦
周主忠妾
魏節乳母
梁節姑姊
珠崖二義
郃陽友娣
京師節女

第六卷

辯通傳

惟若辯通文辭可從連類引譬以投禍凶推摧一切後不復重終
能一心開意甚公妻妾則焉爲世所誦

齊管妾婧
楚江乙母
晉弓工女（女當作妻）

齊傷槐女
楚野辯女
阿谷處女
趙津女娟
趙佛肸母
齊鍾離春（依傳在齊威虞姬之下）
齊威虞姬
齊宿瘤女
齊孤逐女
楚處莊姪
齊女徐吾
齊太倉女

第七卷

孽嬖傳

惟若孽嬖亦甚嫚易淫妒熒惑背節棄義指是爲非終被禍敗（元和）
（顧氏廣圻曰此傳頌止六句餘皆十句蓋脫此下四句也）

夏桀末喜
殷紂妲己
周幽褒姒
衛宣公姜
魯桓文姜
魯莊哀姜
晉獻驪姬
魯宣繆姜
陳女夏姬
齊靈聲姬
齊東郭姬
衛二亂女
趙靈吳女
楚考李后
趙悼倡女（當作后）

第八卷

續列女傳

周郊婦人（續仁智第十二）
陳國辯女（續辯通第七）
聶政之姊（續節義第十三）
王孫氏母（續節義第十四）
陳嬰之母（續賢明第十六）
王陵之母（續節義第十九）
張湯之母（續仁智第十八）
雋不疑母（續母儀第十七）
漢楊夫人（續賢明第十八）
漢霍夫人（續孽嬖第十七）
嚴延年母（續仁智第十七）
漢馮昭儀（續節義第十八）

右十二傳漢成帝前人

王章妻女（續仁智第十九）
班女婕妤（續辯通第十七）
漢趙飛燕（續孽嬖第四）
孝平王后（續貞順第十一）
更始夫人（續孽嬖第十八）
梁鴻之妻（續賢明第十七）

明德馬后 續母儀第七

梁夫人嫕 續辯通第十八

右三傳成帝同時人五傳後時人而皆班氏前人或同時人

謹按列女傳頌義大序小序及頌或者皆以爲劉向子劉歆作驥謹按隋書崇文總目及本朝曾校書序則非歆作明矣然崇文總目則以續二十傳無頌附入向七篇中分上下爲一十四篇并傳頌一篇共成一十五篇今人則以向所撰列女傳七篇并續列女傳二十傳爲一篇共計八篇今止依此將頌義大序列於目錄前小序七篇散見目錄中間頌見各人傳後觀者宜詳察焉嘉定七年甲戌十二月初五日武夷蔡驥孔艮拜手謹書

列女傳目錄

列女傳卷之一　　錢塘梁端無非校注

母儀傳

有虞二妃

有虞二妃者帝堯之二女也長娥皇次女英舜父頑母嚚父號瞽叟弟曰象敖游於嫚舜能諧柔之承事瞽叟以孝母憎舜而愛象舜猶內治靡有姦意四嶽薦之於堯堯乃妻以二女以觀厥內二女承事舜於畎畝之中不以天子之女故而驕盈怠嫚猶謙謙恭儉思盡婦道瞽叟與象謀殺舜使塗廩舜歸告二女曰父母使我塗廩我其往二女曰往哉舜既治廩乃捐階瞽叟焚廩舜往飛出象復與父母謀使舜浚井舜乃告二女二女曰俞往哉舜往浚井格其出入從掩（孟子作從而揜之）舜潛出（史記五帝紀索隱引列女傳云二女教舜鳥工上廩龍工入井今傳無此文案宋曾慥類說列女傳二女曰往哉鵲汝衣裳鳥工往注云鳥飛之功以往鶴鵲也又二女曰去女衣裳龍工往注云龍知水泉脈理也鶴鵲此古人假借之衣裳曾大家注也楚辭天問洪興祖補注引二女曰時惟其戕汝時惟其焚汝鵲汝裳衣鳥工往又二女曰時亦惟其戕汝時其掩汝去汝裳衣龍工往竝說今本爲會足跡今本已失劉氏之舊）時既不能殺舜瞽叟又速舜飲酒（易需釋文引馬融云速召也）醉將殺之舜告二女二女乃與舜藥浴汪（左傳杜注云汪池也）遂往舜終日飲酒不醉舜之女弟繫憐之（漢書古今人表作敤手舜妹古曰敤讀若繫書本作擊字者誤案繫字舊又誤作繫也）與二嫂諧父母欲殺舜舜猶不怨怒之不已舜往于田號泣日呼旻天呼父母惟害若茲思慕不已不怨其弟篤厚不怠既納於百揆賓於四門選於林木（廣雅選入也）入於大麓（文選七命注引曹大家曰竹木曰林山足曰麓）堯試之百方每事常謀於二女舜既嗣位升爲天子（書堯典正義引無嗣位二字若此之類竝得兩通不敢據以校刪）娥皇爲后女英爲妃封象於有庳事瞽叟猶若初焉（初字舊脫從太平御覽皇親部一引校增）天下稱二妃聰明貞仁舜陟方死於蒼梧號曰重華二妃死於江湘之閒俗謂之湘君（史記秦始皇紀正義引閒下有因葬焉三字後漢書張衡傳注引君下有湘夫人也四字藝文類聚靈異部下引死作葬無此七字蓋當時自有二本也太平御覽同）君子曰二妃德純而行篤詩云不顯惟德（惟毛詩作維王應麟曰楚元王受詩於浮丘伯向乃元王之孫所述蓋魯詩也魯秋胡婦傳引惟是褊心與石經魯詩殘碑合）百辟其刑之此之謂也

頌曰元始二妃帝堯之女嬪列有虞承舜於下（古音戶）以尊事卑終能勞苦瞽叟和寧卒享福祜

棄母姜嫄

棄母姜嫄者邰侯之女也當堯之時行見巨人跡好而履之歸而有娠浸以益大心怪惡之卜筮禋祀以求無子終生子（毛詩與此異）以爲不祥而棄之隘巷牛羊避而不踐乃送之平林之中後伐平林者咸薦之覆之乃取置寒冰之上飛鳥傴翼之（禮記樂記注云以體曰嫗傴與嫗古通用莊子人閒世篇傴拊人之民釋文引崔譔云傴拊猶嫗煦養也）姜嫄以爲異乃收以歸因命曰棄姜嫄之性清靜專一好種稼穡及棄長而教之種樹桑麻棄之性明而仁（長洲陳氏奐曰明上疑脫聰字此三句文與簡狄傳同）能育其教卒致其名堯使棄居稷官更國邰地遂封棄於邰號曰后稷及堯崩舜即位乃命之曰棄黎民阻飢汝居稷（尚書作汝后稷字之誤也鄭注云汝居稷官種蒔五穀是鄭本作居）播時百穀其後世世居稷至周文武而興爲天子君子謂姜嫄靜而有化詩云赫赫姜嫄其德不回上帝是依又曰思文后稷克配彼天立我烝民此之謂也

頌曰棄母姜嫄清靜專一履跡而孕懼棄於野（武進臧氏庸曰野乃壄字之誤壄與翼之韻若是也壄與野俗音相近一譌舉皆能諧從壄部古爲支脂通案說是也荀子賦篇壄與狄戴披翼韻鳥獸覆翼）獸覆翼乃復收恤卒爲帝佐母道既畢

契母簡狄

契母簡狄者（初學記帝王部引下有帝嚳之少妃五字太平御覽人事部一作次妃）有娀氏之長女也當堯之時與其妹娣（妹名建疵見淮南墬形訓太平御覽作娣妹與史記云三人合）浴於玄丘之水有玄鳥銜卵過而墜之五色甚好簡狄與其妹娣競往取之簡狄得而含之誤而吞之（太平御覽引下有有娠二字）遂生契焉簡狄性好人事之治上知天文樂於施惠及契長而教之理順之序契之性聰明而仁能育其教卒致其名堯使爲司徒封之於亳及堯崩舜即位乃敕之曰契百姓不親五品不遜汝作司徒而敬敷五教在寬其後世世居亳至殷湯興爲天子君子謂簡狄仁而有禮詩云有娀方將立子生商（呂覽

音初注同毛詩立上有帝字又曰天命玄鳥降而生商此之謂也

頌曰契母簡狄敦仁勵翼吞卵產子遂自脩飾飾舊譌飭古字通教以事理

推恩有德契爲帝輔蓋母有力

啓母塗山

啓母者塗山氏長女也藝文類聚后妃部引下有曰女嬌三字路史書母后嬌注云媧列女傳作女嬌今本脫夏禹娶以爲妃既生啓辛壬癸甲尚書鄭注娶于塗山三宿而爲帝所命治水此古文家說史記夏紀禹曰予辛壬娶塗山癸甲生啓業騰曰蓋今文偁書吳越春秋禹娶塗山謂之女嬌取辛壬癸甲禹行十月女嬌生子啓水經淮水注引呂氏春秋曰禹娶塗山氏女不以私害公自辛至甲四日復往治水故江淮之俗以辛壬癸甲爲嫁娶日也楚辭天問注禹以辛酉日娶甲子日去而有啓也此今文家說皆言娶四日而往治水使傳是生啓四日而去案藝文類聚太平御覽皇親部一爲娶四日而去治水啓既生呱呱而泣禹三過其門不入子之與御書合玩須臾亦當是娶後四日疑今本誤啓呱呱泣禹去而治水

惟荒度土功三過其家不入其門塗山獨明教訓而致其化焉及啓長化其德而從其教卒致令名禹爲天子而啓爲嗣持禹之功而不殞君子謂塗山彊於教誨詩云釐爾士女毛詩作女士釐云予女以女而有士行者士子爲猶疑此誤倒從以孫子此之謂也

頌曰啓母塗山維配帝禹辛壬癸甲禹往敷土啓呱呱泣母獨論序教訓以善卒繼其父

湯妃有㜪

湯妃有㜪者有㜪氏之女也史記殷紀集解作有莘漢書人表注云㜪與莘同殷湯娶以爲妃生仲壬外丙亦明教訓致其功有㜪之妃湯也統領九嬪後宮有序咸無妒媢逆理之人卒致王功太平御覽皇親部一引湯妃有㜪之女也德高而明伊尹爲之臣佐湯致王業正後宮嬪御有序咸無嫉妒逆理之人生三子太丁外丙仲壬教誨有成太丁早卒丙壬嗣登大位後漢書崔琦傳注引德高而明伊尹爲之臣北堂書鈔后妃部一引有㜪高明后妃部二引之訓正後宮嬪御有序疑今本有脫文君子謂妃明而有序詩云窈窕淑女君子好逑言賢女能爲君子和好衆妾其有㜪之謂也

頌曰湯妃有㜪質行聰明質舊譌賢從北堂書鈔后妃部三校改媵從伊尹自夏適殷顧校云當作商勤𡚁治中九嬪有行化訓內外亦無愆殃

周室三母

三母者大姜大任大姒　大姜者王季之母有台氏之女台舊譌呂從史記周紀集解藝文類聚后妃部太平御覽皇親部一校改台與邰同大王娶以爲妃生大伯仲雍王季貞順率導靡有過失大王謀事遷徙必與大姜史記周紀正義引有色而貞順率導諸子至於成童靡有過失大王謀事必於大姜遷徙必與後漢書崔琦傳注藝文類聚太平御覽引貞而有色化導三子皆成賢德太王有事必諮謀焉北堂書鈔后妃部二引化導三子皆成賢德類聚下又有詩曰爰及姜女聿來胥宇此之謂也十四字疑今本有脫文君子謂大姜廣於德教　大任者文王之母摯任氏中女也王季娶爲妃大任之性端一誠莊史記正義引一作壹後漢書注太平御覽作齋惟德之行及其有娠史記正義後漢書注太平御覽人事部一作身目不視惡色耳不聽淫聲後漢書注太平御覽人事部一作惡聲口不出敖言太平御覽作放言大戴禮保傅篇注太平御覽人事部一作惡言能以胎教溲於豕牢國語晉語注云溲便也豕牢廁也而生文王文王生而明聖大任教之以一而識百卒爲周宗四字舊脫從太平御覽校補司馬溫公家範文王生而明聖卒爲周宗本此君子謂大任爲能胎教古者婦人妊子寢不側坐不邊大戴禮賈子胎教篇作畢立不蹕賈子作跛不食邪味一本作食不割不正不食席不正不坐目不視於邪色耳不聽於淫聲大戴禮注溫公家範朱子小學立教篇引皆無於字夜則令瞽誦詩道正事如此則生子形容端正才德必過人矣故妊子之時必慎所感感於善則善感於惡則惡人生而肖萬物者皆其母感於物故形音肖之文王母可謂知肖化矣　大姒者武王之母禹後有㜪姒氏之女史記管蔡世家正義引下有在郃之陽在渭之涘二句仁而明道文王嘉之親迎於渭造舟爲梁及入大姒思媚大姜大任旦夕勤勞以進婦道大姒號曰文母毛詩傳云文德之母文王治外文母治內大姒生十男長伯邑考次武王發次周公旦次管叔鮮次蔡叔度次曹叔振鐸次霍叔武次成叔處次康叔封次聃季載白虎通義姓名篇引詩傳霍叔武成叔處互易聃作南其餘序次與此同蓋並本魯詩說史記管蔡世家管叔鮮弟三周公弟四成叔名武弟七霍叔處弟八康叔之名當從史記漢書人表同此及白虎通義並傳寫之誤大姒教誨十子自少及長藝文類聚后妃部引下有常以正道撫持之七字疑脫字未嘗見邪僻之事及其長文王繼而教之卒成武王周公之德明刻本此下多二百二十六字後人羼入君子謂大姒仁明而

有德詩曰大邦有子俔天之妹文定厥祥親迎于渭造舟爲梁不顯其光又曰大姒嗣徽音則百斯男此之謂也

頌曰周室三母大姜任姒文武之興蓋由斯起大姒最賢號曰文母三姑之德亦甚大矣

衛姑定姜

衛姑定姜者衛定公之夫人公子之母也 公子失其名 公子既娶而死其婦無子畢三年之喪定姜歸其婦自送之至於野恩愛哀思悲心感慟立而望之揮泣垂涕乃賦詩曰燕燕于飛差池其羽之子于歸遠送于野瞻望不及 毛詩不作弗 泣涕如雨送去歸泣而望之又作詩曰先君之思以畜寡人 禮記坊記注云此衛夫人定姜之詩也定姜無子立庶子衎是爲獻公畜孝也獻公無禮於定姜定姜作詩言獻公當思先君定公以孝於寡人據文云此是魯詩案鄭荅炅模云爲記注時就盧君先師亦然先師訓說據祖也後漢書鄭玄傳從東郡張恭祖受韓詩然則記注蓋韓詩此傳是魯詩故不同 君子謂定姜爲慈姑過而之厚定公惡孫林父孫林父奔晉晉侯使郤犫爲請還定公欲辭定姜曰不可是先君宗卿之嗣也大國又以爲請而弗許將亡雖惡之不猶愈於亡乎君其忍之夫安民而宥宗卿不亦可乎定公遂復之君子謂定姜能遠患難詩曰其儀不忒正是四國此之謂也定公卒立敬姒之子衎爲君是爲獻公獻公居喪而慢定姜既哭而息見獻公之不哀也不內食飲嘆曰是將敗衛國必先害善人 陳氏奐曰善必害之誤左傳曰其必始於未亡人 天禍衛國也夫吾不獲鱄也使主社稷大夫聞之皆懼孫文子自是不敢舍其重器於衛鱄者獻公弟子鮮也賢而定姜欲立之而不得後獻公暴虐慢侮定姜卒見逐走出亡至境使祝宗告亡且告無罪於廟定姜曰不可若令無神不可誣 疑無下脫罪字左傳神下有何告若有四字文稍異 有罪若何告無罪也且公之行舍大臣而與小臣謀一罪也先君有冢卿以爲師保而蔑之二罪也余以巾櫛事先君而暴妾使余三罪也告亡而已無告無罪其後賴鱄力獻公復得反國君子謂定姜能以辭教詩云我言惟服 毛詩惟作維 此之謂也鄭皇耳率師侵衛孫文子卜追之獻兆於定姜曰兆如山林 林字誤左傳作陵正義云古人讀陵與林爲韻 有夫出征而喪其雄定姜曰征者喪雄禦寇之利也大夫圖之衛人追之獲皇耳於犬丘君子謂定姜達於事情詩云左之左之君子宜之此之謂也

頌曰衛姑定姜送婦作詩恩愛慈惠泣而望之數諫獻公得其罪尤 古音盂之反 聰明遠識麗於文辭

齊女傅母

傅母者齊女之傅母也女爲衛莊公夫人號曰莊姜姜交好 文校古今字 始往操行衰惰有冶容之行淫泆之心傅母見其婦道不正諭之云子之家世世尊榮當爲民法則子之質聰達於事當爲人表式儀貌壯麗不可不自脩整衣錦絅裳飾在輿馬是不貴德也乃作詩曰碩人其頎衣錦絅衣 毛詩絅作褧 齊侯之子衛侯之妻東宮之妹邢侯之姨譚公維私砥厲女之心 文選秋胡詩注引砥上有以字 以高節 文選注作以高其節 以爲人君之子弟爲國君之夫人尤不可有邪僻之行焉女遂感而自脩君子善傅母之防未然也莊姜者東宮得臣之妹也無子姆戴嬀之子桓公 金壇段氏玉裁曰姆當是母誤以桓公爲己子也 公子州吁嬖人之子也有寵驕而好兵莊公弗禁後州吁果殺桓公詩曰毋教猱升木此之謂也

頌曰齊女傅母防女未然稱列先祖莫不尊榮 楚辭遠遊榮與人韻東方朔荅客難榮與身韻 作詩明指使無辱先莊姜姆妹 吳縣黃氏丕烈曰妹宋本模糊似是教字 卒能脩身

魯季敬姜

魯季敬姜者莒女也號戴己 顧校曰戴己別是一人公孫敖之妻文伯穀之母見左傳敖亦稱穆伯相涉致誤 魯大夫公父穆伯之妻文伯之母季康子之從祖叔母也博達知禮穆伯先死敬姜守養 盧氏文弨曰養當是義之譌 文伯出學而還歸敬姜側目而盼之見其友上堂從後階降而卻行奉劍而正履若事父兄文伯自以爲成人矣敬姜召而數之曰昔者武王罷朝而結絲袜絶 案絲蓋係之誤而衍者漢書張釋之傳王生老人曰吾韈解顧謂釋之我結韈釋之跪而結之師古曰結讀曰係讀此傳者注係字於結旁

（傳寫誤入正文漢書賈紀作攝係解韓子外儲說左下作襪繫解結疑作絲同韻玉篇絲辭交承涉上下文而誤）左右顧無
可使結之者俯而自申之故能成王道桓公坐友三人諫臣五人日
舉過者三十人故能成伯業周公一食而三吐哺一沐而三握髮所
執贄而見於窮閭隘巷者七十餘人故能存周室彼二聖一賢者皆
霸王之君也而下人如此其所與遊者皆過己者也是以日益而不
自知也今以子年之少而位之卑所與遊者皆為服役子之不益亦
以明矣文伯乃謝罪於是乃擇嚴師賢友而事之所與遊處者皆黃
耇倪齒也文伯引衽攘捲（字亦作卷淮南原道訓扶搖捲高誘注卷卷也）而親饋之敬姜
曰子成人矣君子謂敬姜備於教化詩云濟濟多士文王以寧此之
謂也文伯相魯敬姜謂之曰吾語汝治國之要盡在經矣（太平御覽資產部六）
（引注云經者綜緯以成文采有經國治民之象）夫幅者所以正曲枉也（太平御覽無曲字）不可不
彊（舊誤彊太平御覽作強今校改）故幅可以為將（注云枉曲也幅強乃能正曲將強乃能除亂以幅喻將也）畫者
所以均不均服不服也（太平御覽無不均服三字）故畫可以為正（注云畫傍也正官長也總縷得正）
（畫以喻使庶得長而後有家備撰之誤）物者所以治蕪與莫也（福山王安人照圓曰莫如綿縷之屬莫與膜同）
（內則注云皮肉之上魁莫也）故物可以為都大夫（注云物為一丈墨也不知丈尺多少使意與世業而莫莫也都）
（大夫主治民者也案此文亦有譌挩）持交而不失出入不絕者捆也捆可以為大行人
也（太平御覽捆作綑無也字注云捆使綵交錯出入不失聲也似大行人交好鄰國不絕也大行人主使命者）推而往引
而來者綜也綜可以為關內之師（太平御覽關作開從太平御覽校改注云綜推繼令往引之令來似關內師）
（收合人眾使令有節內師主境內之使令師眾）主多少之數者均也均可以為內史（注云均讀一當）
（受一縷多少有數猶內史之治民也案均當為絢廣雅絢緩也之拘曹憲音子允反廣雅二十一二凡縷先經以拘梳緩使不亂也）
（埤蒼云）服重任行遠道正直而固者軸也軸可以為相（注云相當大任堅固不遷死而後已）
（有軸若）舒而無窮者摘也摘可以為三公（注云摘謂勝也舒而不窮喻三公道德備無僵塌也案）
（摘當為橘說文橘機持繒者二十三篇上與橘同上卷二）文伯再拜受教文伯退朝朝敬姜敬姜方績文
伯曰以歜之家而主猶績懼干季孫之怒其以歜為不能事主乎敬
姜歎曰魯其亡乎使童子備官而未之聞耶居吾語汝昔聖王之處
民也擇瘠土而處之勞其民而用之故長王天下夫民勞則思思則

善心生逸則淫淫則忘善忘善則惡心生沃土之民不材淫也（經也書作）
（逸也左傳成六年襄二十五年正義引國語作此書後人據今本國語改之）瘠土之民嚮義勞也是故天
子大采朝日與三公九卿組織地德（組國語作租也知組織之國語作租虔之誤云）日
中考政（初學記上作正）與百官之政事使師尹維旅牧（國語使作相字當據之）
（正字）宣敘民事（初學記敘作序）少采夕月（初學記引少采作三采之大引）
（祀夕月以迎陰氣也案之字疑大字之誤韋昭云朝日以五采則夕月其三采也）與太史司載（韋昭云載天文也司天文）
（韋相保氏）糾虔天刑日入監九御使潔奉禘郊之粢盛而後即安諸侯
朝修天子之業令（國語作命）晝考其國（下脫職字從國語校增）夕省其典刑夜儆百
工使無慆淫而後即安卿大夫朝考其職晝講其庶政夕序其業夜
庀其家事而後即安士朝而受業晝而講隸（王安人曰隸是肄字之誤隸習也國語作貫）
（亦習也）夕而習復夜而討過（國語討作計）無憾而後即安自庶人以下明而
動晦而休無自以怠（國語自作日）王后親織玄紞公侯之夫人加之以紘
綖卿之內子為大帶命婦成祭服則士之妻（則字誤國語作列）加之以朝服
自庶士以下皆衣其夫社而賦事烝而獻功男女效績否則有辟古
之制也君子勞心小人勞力先王之訓也自上以下誰敢淫心舍力
今我寡也爾又在下位朝夕處事猶恐忘先人之業況有怠惰其何
以辟（國語辟上有避字）吾冀汝朝夕修我曰必無廢先人爾今也曰胡不自
安以是承君之官余懼穆伯之絕嗣也仲尼聞之曰弟子記之季氏
之婦不淫矣詩曰婦無公事休其蠶織言婦人以織績為公事者也
休之非禮也文伯飲南宮敬叔酒以露堵父為客（堵國語作睹宋庠云或從目）羞
鱉焉小堵父怒相延食鱉堵父辭曰將使鱉長而食之遂出敬姜聞
之怒曰吾聞之先子曰祭養尸饗養上賓鱉於人何有（國語無人字）而使
夫人怒遂逐文伯五日魯大夫辭而復之（國語大夫作夫人）君子謂敬姜為
慎微詩曰我有旨酒嘉賓式讌以樂（毛詩讌作燕）言尊賓也文伯卒敬姜
戒其妾曰吾聞之好內女死之好外士死之今吾子夭死吾惡其以
好內聞也二三婦之辱共祀先祀者（國語無上祀字）請毋瘠色毋揮涕毋陷

膺（搯字誤國語作搯韋昭云叩也通俗文爪按曰搯搯治切）毋憂容有降服毋加服從禮而靜是
昭吾子仲尼聞之曰女知莫如婦男知莫如夫公父氏之婦知矣欲
明其子之令德詩曰君子有穀貽厥孫子（毛詩無厥字釋文本或作貽厥孫子）此之謂
也敬姜之處喪也朝哭穆伯暮哭文伯仲尼聞之曰季氏之婦可謂
知禮矣愛而無私上下有章敬姜嘗如季氏康子在朝與之言不應
從之及寢門不應而入康子辭於朝而入見曰肥也不得聞命毋乃
罪耶敬姜對曰子不聞耶天子及諸侯合民事於內朝（國語作合民事於外朝合神事於內朝此脫於外朝合神事六字）自卿大夫以下合官職於外朝合家事於內朝
寢門之內婦人治其職焉上下同之夫外朝子將業君之官職焉內
朝子將庀季氏之政焉皆非吾所敢言也康子嘗至敬姜閫門而與
之言（韋昭云闔闢也）皆不踰閾祭悼子康子與焉酢不受徹俎不讌宗不具
不繹繹不盡飫則退（飫國語作飫）仲尼謂敬姜別於男女之禮矣詩曰女
也不爽此之謂也

頌曰文伯之母號曰敬姜通達知禮德行光明匡子過失教以法理
仲尼賢焉列為慈母

楚子發母

楚將子發之母也（此從標目體下故不複舉子發母者四字古書例而有法如此今本參差不一蓋後人所舉改子發名舍見荀子彊國篇楊倞注子發楚令尹未知其姓淮南道應訓注子發楚宣王之將藝文類聚武部太平御覽兵部十二作子反）子發攻秦絕糧（藝文類聚太平御覽秦下有軍字後破秦同余知古渚宮舊事二此句有軍字下句無秦）使人請於王因歸問其母母問使者曰士卒得無恙乎（藝文類聚太平御覽無得字下同）對曰士卒并分菽粒而食之（仁和孫氏志祖曰并疑半之譌渚宮舊事作升亦非藝文類聚太平御覽無并字下同）又問將軍得無恙乎對曰將軍朝夕芻豢黍粱子發破秦而歸其母閉門而不內使人數之曰子不聞越王句踐之伐吳耶（耶字舊脫從藝文類聚太平御覽校增渚宮舊事作獻）客有獻醇酒一器者（者字舊脫從渚宮舊事藝文類聚太平御覽校增）王使人注江之上流（注舊誤往從渚宮舊事藝文類聚太平御覽校改太平寰宇記會稽縣西三里有投醪河）使士卒飲其下流味不及加美（渚宮舊事及作足藝文類聚太平御覽作味不加嘐四字）而士卒戰自五也（渚宮舊事五下有倍字）異日有獻一囊糗精者王又以賜軍士（渚宮舊事疊軍士二字）分而食之甘不踰嗌而戰自十也（渚宮舊事太平御覽飲食部十八十下有倍字）今子為將士卒并分菽粒而食之子獨朝夕芻豢黍粱何也詩不云乎好樂無荒良士休休言不失和也（蓋魯詩說王應麟詩攷不載）夫使人入於死地（文選苦熱行注引曹大家曰軍事險危故為死地也）而自康樂於其上（文選注引無自其二字）雖有以得勝非其術也（渚宮舊事術作道）子非吾子也無入吾門子發於是謝其母然後內之

君子謂子發母能以教誨詩云教誨爾子式穀似之此之謂也

頌曰子發之母刺子驕泰將軍稻粱士卒菽粒責以無禮不得人力
君子嘉焉編於母德

鄒孟軻母

鄒孟軻之母也（大父曰孟母仉氏見潛史引風俗通又明人所纂孟氏譜載元張頍孟母墓碑云頍讀祠碑其稱母曰李氏不知何據）號孟母其舍近墓孟子之少也嬉遊（文選景福殿賦注引作嬉戲）為墓間之事踴躍築埋孟母曰此非吾所以居處子也（也字舊脫從文選注校增）乃去舍市傍其嬉戲為賈人衒賣之事孟母又曰此非吾所以居處子也復徙舍學宮之傍其嬉遊乃設俎豆揖讓進退孟母曰真可以居吾子矣遂居之（之字舊脫從文選閑居賦注引校增）及孟子長學六藝卒成大儒之名君子謂孟母善以漸化詩云彼姝者子何以予之此之謂也孟子之少也既學而歸孟母方績（太平御覽宗親部一資產部六作織韓詩外傳九同）問曰學何所至矣（何字舊脫從太平御覽校增）孟子曰自若也（太平御覽引注云言未能博）孟母以刀斷其織（太平御覽趙岐孟子題辭疏引作擲下斷斯織同）孟子懼而問其故孟母曰子之廢學若吾斷斯織也夫君子學以立名問則廣知是以居則安寧動則遠害今而廢之是不免於廝役而無以離於禍患也何以異於織績而食中道廢而不為寧能衣其夫子而長不乏糧食哉女則廢其所食男則墮於脩德不為竊盜則為虜役矣孟子懼旦夕勤學不息師事子思（史記受業子思之門人索隱云王劭以人為衍字風俗通云孟子受業於子思淮南氾論訓注孟子受業於子思之門孟子題辭孟子幼被慈母三遷之教長師孔子之孫子思治儒術之道）遂成天下之名儒君子謂孟母知為人母之道

矣詩云彼姝者子何以告之此之謂也孟子既娶將入私室其婦袒而在內（孟子妻由氏見王折讀文纂通考）孟子不悅遂去不入婦辭孟母而求去曰妾聞夫婦之道私室不與焉今者妾竊墮在室（墮太平御覽宗親部七作惰）而夫子見妾勃然不悅是客妾也婦人之義蓋不客宿請歸父母於是孟母召孟子而謂之曰夫禮將入門問孰存所以致敬也將上堂聲必揚所以戒人也將入戶視必下恐見人過也今子不察於禮而責禮於人（太平御覽作而責於妻）不亦遠乎孟子謝遂留其婦君子謂孟母知禮而明於姑母之道（母太平御覽作婦）孟子處齊而有憂色孟母見之曰子若有憂色何也孟子曰不敏（王安人曰據下文敏當作也）異日閑居擁楹而歎孟母見之曰鄉見子有憂色曰不也今擁楹而歎何也孟子對曰軻聞之君子稱身而就位不為苟得而受賞不貪榮祿諸侯不聽則不達其上聽而不用則不踐其朝今道不用於齊願行而母老是以憂也孟母曰夫婦人之禮精五飯羃酒漿養舅姑縫衣裳而已矣故有閨內之脩而無境外之志易曰在中饋无攸遂詩曰無非無儀惟酒食是議以言婦人無擅制之義而有三從之道也故年少則從乎父母出嫁則從乎夫夫死則從乎子禮也今子成人也而我老矣子行乎子義吾行乎吾禮君子謂孟母知婦道詩云載色載笑匪怒匪教（毛詩作伊教）此之謂也

頌曰孟子之母教化列分處子擇藝使從大倫子學不進斷機示焉子遂成德為當世冠

魯之母師

母師者魯九子之寡母也臘日休作者歲祀禮事畢悉召諸子謂曰婦人之義非有大故不出夫家然吾父母家多幼稚歲時禮不理吾從汝謁往監之（太平御覽人事部七十一引注云謁請也監視也）諸子皆頓首許諾又召諸婦曰婦人有三從之義而無專制之行少繫於父母（於字舊脫從藝文類聚歲時部下太平御覽校增）長繫於夫老繫於子今諸子許我歸視私家雖踰正禮願與少子俱以備婦人出入之制諸婦其慎房戶之守吾夕而反於是使少子僕歸辨家事（太平御覽作辦辨辦古今字）天陰還失早（御覽時序部十八作太早）至閭外而止夕而入（太平御覽夕上有待字）魯大夫從臺上見而怪之使人閒視其居處禮節甚脩家事甚理使者還以狀對於是大夫召母而問之曰一日從北方來（太平御覽一日作母）至閭而止（太平御覽閭下有外字）良久夕乃入（太平御覽無夕字）吾不知其故甚怪之是以問也母對曰妾不幸早失夫獨與九子居臘日（日舊誤月從太平御覽校改）禮畢事閒從諸子謁歸視私家與諸婦孺子期夕而反妾恐其酺醵醉飽（太平御覽引注云醵合聚飲酒也）人情所有也妾反太早（太平御覽作失早）不敢復返故止閭外期盡而入（太平御覽期盡作盡期）大夫美之言於穆公賜母尊號曰母師（太平御覽重穆公二字）使朝謁夫人（朝謁舊誤明請從太平御覽校改）夫人諸姬皆師之君子謂母師能以身教夫禮婦人未嫁則以父母為天既嫁則以夫為天其喪父母則降服一等無二天之義也詩云出宿于濟飲餞于禰女子有行遠父母兄弟（王安人曰下脫此之謂也四字）

頌曰九子之母誠知禮經謁歸還反不掩人情德行既備卒蒙其榮魯君賢之號以尊名

魏芒慈母

魏芒慈母者魏孟陽氏之女芒卯之後妻也（淮南氾論訓注孟卯齊人為魏臣戰國策作芒卯芒孟古同聲通用）有三子前妻之子有五人皆不愛慈母遇之甚異猶不愛慈母乃命其三子不得與前妻子齊衣服飲食起居進退甚相遠前妻之子猶不愛於是前妻中子犯魏王令當死慈母憂戚悲哀帶圍減尺朝夕勤勞以救其罪人有謂慈母曰人不愛母至甚也何為勤勞憂懼如此慈母曰如妾親子雖不愛妾猶救其禍而除其害獨於假子而不為何以異於凡母（溫公家範作凡人）其父為其孤也而使妾為其繼母繼母如母為人母而不能愛其子可謂慈乎親其親而偏其假可謂義乎不慈且無義何以立於世彼雖不愛妾安可以忘義乎遂訟之魏安釐王聞之高其義曰慈母如此可不救其子乎（救一本作赦）乃

救其子復其家自此五子親附慈母雍雍若一慈母以禮義之漸率導八子咸爲魏大夫卿士各成於禮義君子謂慈母一心詩云尸鳩在桑其子七兮淑人君子其儀一兮其儀一兮心如結兮言心之均一也尸鳩以一心養七子君子以一儀養萬物（說苑反質篇養作理）一心可以事百君百心不可以事一君此之謂也

頌曰芒卯之妻五子後母慈惠仁義扶養假子雖不吾愛拳拳若親繼母若斯亦誠可尊

齊田稷母

齊田稷子之母也田稷子相齊受下吏之貨金百鎰以遺其母母曰子爲相三年矣祿未嘗多若此也豈脩士大夫之費哉（脩字疑譌）安所得此對曰誠受之於下其母曰吾聞士脩身潔行不爲苟得竭情盡實不行詐僞非義之事不計於心非理之利不入於家言行若一情貌相副今君設官以待子厚祿以奉子言行則可以報君夫爲人臣而事其君猶爲人子而事其父也盡力竭能忠信不欺務在效忠必死奉命廉潔公正故遂而無患今子反是遠忠矣夫爲人臣不忠是爲人子不孝也不義之財非吾有也不孝之子非吾子也子起田稷子慚而出反其金自歸罪於宣王請就誅焉宣王聞之大賞其母之義遂舍稷子之罪（舍與赦同）復其相位而以公金賜母君子謂稷母廉而有化詩曰彼君子兮不素飧兮無功而食祿不爲也況於受金乎

頌曰田稷之母廉潔正直責子受金以爲不德忠孝之事盡財竭力君子受祿終不素食

宋王回序云每篇皆十五傳今母儀止十四傳藝文類聚后妃部太平御覽皇親部一並引列女傳云黃帝妃曰嫫母於四妃之班居下貌甚醜而最賢心每自退海寧吳氏壽據以補於今本之首案北堂書鈔后妃部三心每自退亦云出列女傳又御覽注云餘同呂氏呂覽遇合篇嫫母執乎黃帝黃帝曰厲女德而弗忘與女正而弗衰雖惡奚傷據此列女傳亦有此數語也又詩齊風雞鳴疏引列女傳云魯師氏之母齊姜戒其女曰平旦纚笄而朝則有君臣之嚴顧氏廣圻據之以爲缺魯師氏母一傳案師氏母傳太平御覽禮儀部二十引全文云魯師春姜者魯師氏之母也嫁其女三往而三逐春姜問故以輕其室人也春姜召其女而笞之曰夫婦人以順從爲務貞愨爲首故婦事夫有五平旦纚笄而朝則有君臣之嚴沃盥饋食則有父子之敬報反而行則有兄弟之誼必期必誠則有朋友之信寢席之交然後有夫婦之際君子謂春姜曰知陰陽之順逆也並錄於此以俟博古者定焉

列女傳卷之一

列女傳卷之二

錢塘梁端無非校注

賢明傳

周宣姜后

周宣姜后者齊侯之女也文選景福殿賦注引女下有宣王之后四字賢而有德事非禮不言行非禮不動宣王嘗早臥晏起早後漢書皇后紀注崔琦傳注文選注太平御覽皇親部一引並作夜后夫人不出房姜后脫簪珥後漢書注文選注太平御覽引姜后下有既出題三字待罪於永巷文選注引注云永巷堂塗是也案後漢書皇后紀注永巷宮中署名也後改爲掖庭使其傅母通言於王曰妾不才妾下舊衍之字從後漢書注文選注校刪妾之淫心見矣至使君王失禮而晏朝後漢書注引作起以見君王樂色而忘德也夫苟樂色必好奢窮欲亂之所興也文選東京賦注引好奢必樂窮樂書亂之所興與今本不同原亂之興從婢子起敢請婢子之罪後漢書注引無婢子之三字下有惟君王之命五字王曰寡人不德實自生過非夫人之罪也此三句後漢書注引作寡人之過夫人何事八字遂復姜后而勤於政事早朝晏退卒成中興之名君子謂姜后善於威儀而有德行夫禮后夫人御於君以燭進至於君所滅燭適房中脫朝服衣褻服然後進御於君雞鳴樂師擊鼓以告旦后夫人鳴佩而去御覽大傳佩下有玉字詩曰威儀抑抑德音秩秩又曰隰桑有阿其葉有幽既見君子德音孔膠夫婦人以色親以德固姜氏之德行可謂孔膠也

頌曰嘉茲姜后厥德孔賢由禮動作匡配周宣引過推讓宣王悟焉夙夜崇道爲中興君

齊桓衛姬

衛姬者文選女史箴注引上有齊侯二字衛侯之女齊桓公之夫人也桓公好淫樂衛姬爲之不聽鄭衛之音文選注引曹大家曰衛國作淫佚之音衛姬疾桓公之好是故不聽以厲桓公也後漢書列女傳注引齊桓公好音樂衛姬不聽五音以諫與今本不同桓公用管仲甯戚行霸道諸侯皆朝而衛獨不至桓公與管仲謀伐衛罷朝入閨衛姬望見桓公脫簪珥解環佩下堂再拜曰願請衛之罪桓公曰吾與衛無故姬何請耶對曰妾聞之人君有三色顯然喜樂容貌淫樂者鐘鼓酒食之色寂然清靜意氣沉抑者喪禍之色忿然充滿手足矜動者攻伐之色管子小問篇東郭郵語與此同今妾望君舉趾高色厲音揚意在衛也是以請也桓公許諾明日臨朝管仲趨進曰君之涖朝也恭而氣下言則徐無伐國之志是釋衛也桓公曰善乃立衛姬爲夫人號管仲爲仲父曰夫人治內管仲治外寡人雖愚足以立於世矣君子謂衛姬信而有行詩曰展如之人兮邦之媛也

頌曰齊桓衛姬忠款誠信公好淫樂姬爲脩身望色請罪桓公加焉王安人曰加當作嘉案嘉加古通厥使治內立爲夫人

晉文齊姜

齊姜齊桓公之宗女晉文公之夫人也初文公父獻公納驪姬譖殺太子申生文公號公子重耳與舅犯奔狄適齊齊桓公以宗女妻之遇之甚善有馬二十乘將死於齊曰人生安樂而已誰知其他子犯知文公之安齊也欲行而患之與從者謀於桑下蠶妾在焉妾告姜氏姜殺之而言於公子曰從者將以子行聞者吾已除之矣公子必從不可以貳國語韋昭注云貳疑也貳無成命自子去晉晉無寧歲天未亡晉有晉國者非子而誰子其勉之上帝臨子貳必有咎公子曰吾不動必死於此矣國語矣字在動下姜曰不可周詩曰莘莘征夫韋昭云莘莘衆多也說苑奉使篇引同毛詩作駪駪每懷靡及夙夜征行猶恐無及況欲懷安將何及矣人不求及其能及乎亂不長世公子必有晉公子不聽姜與舅犯謀醉載之以行酒醒公子以戈逐舅犯曰若事有濟則可無所濟吾食舅氏之肉豈有饜哉遂行過曹宋鄭楚而入秦秦穆公乃以兵內之於晉晉人殺懷公而立公子重耳是爲文公迎齊姜以爲夫人遂霸天下爲諸侯盟主君子謂齊姜潔而不瀆能育君子於善詩曰彼美孟姜毛詩作淑姬魯黔婁妻傳同此涉有女同車而誤可與寤言毛詩寤作晤此之謂也

頌曰齊姜公正言行不怠怠古讀如怡易雜卦謙輕而豫怠釋文虞作怡勸勉晉文反國無疑公子不聽姜與犯謀醉而載之卒成霸基

秦穆公姬

穆姬者秦穆公之夫人晉獻公之女太子申生之同母姊（梁校曰此書之例當作姒）與惠公異母賢而有義獻公殺太子申生逐羣公子惠公號公子夷吾奔梁及獻公卒得因秦立始即位穆姬使納羣公子曰公族者君之根本惠公不用又背秦賂晉饑請粟於秦秦與之秦饑請粟於晉晉不與秦遂興兵與晉戰獲晉君以歸秦穆公曰埽除先人之廟寡人將以晉君見穆姬聞之乃與太子罃公子宏與女簡璧（女字舊脫從左傳十五年疏引校增）衰絰履薪以迎且告穆公曰上天降災使兩君匪以玉帛相見乃以興戎婢子娣姒不能相教（娣姒史記秦紀作兄弟教作救）以辱君命晉君朝以入婢子夕以死惟君其圖之（左傳無文及正義引自曰上天降災以下四十二字蓋使人所加史記亦無其文此傳有之蓋采自他書也）公懼乃舍諸靈臺大夫請以入公曰獲晉君以功歸今以喪歸將焉用遂改館晉君饋以七牢而遣之穆姬死穆姬之弟重耳入秦秦送之晉是為晉文公太子罃思母之恩而送其舅氏也作詩曰我送舅氏曰至渭陽何以贈之路車乘黃君子曰慈母生孝子詩云敬慎威儀維民之則穆姬之謂也

頌曰秦穆夫人晉惠之姊秦執晉君夫人流涕痛不能救乃將赴死穆公義之遂釋其弟

楚莊樊姬

樊姬（文選女史箴注引作楚王樊姬者）楚莊王之夫人也莊王即位（文選注即位上有初字）好狩獵（文選注下有畢弋二字）樊姬諫不止乃不食禽獸之肉王改過（文選注作三年王改）勤於政事王嘗聽朝罷晏姬下殿迎曰何罷晏也得無飢倦乎王曰與賢者語不知飢倦也姬曰王之所謂賢者何也（文選景福殿賦注引何也作誰與之）（寡與韓國中士也十字以下文亦多異大寡則同）曰虞丘子也（韓詩外傳作沈令尹）姬掩口而笑王曰姬之所笑何也曰虞丘子賢則賢矣未忠也王曰何謂也對曰妾執巾櫛十一年遣人之鄭衛求美人進於王今賢於妾者二人同列者七人妾豈不欲擅王之愛寵哉妾聞堂上兼女所以觀人能也妾不能以私蔽公欲王多見知人能也今虞丘子相楚十餘年所薦非子弟則族昆弟未聞進賢退不肖是蔽君而塞賢路知賢不進是不忠不知其賢是不智也妾之所笑不亦可乎王悅明日王以姬言告虞丘子丘子避席不知所對於是避舍使人迎孫叔敖而進之王以為令尹治楚三年而莊王以霸楚史書曰莊王之霸樊姬之力也詩曰大夫夙退無使君勞其君者謂女君也（蓋魯詩說詩考不載）又曰溫恭朝夕執事有恪此之謂也

頌曰樊姬謙讓靡有嫉妒薦進美人與己同處非刺虞丘蔽賢之路楚莊用焉功業遂伯（古音博故反）

周南之妻

周南之妻者周南大夫之妻也大夫受命平治水土過時不來妻恐其懈於王事蓋與其鄰人陳素所與大夫言國家多難惟勉強之無有譴怒遺父母憂昔舜耕於歷山漁於雷澤陶於河濱非舜之事而舜為之者為養父母也家貧親老不擇官而仕親操井臼不擇妻而娶故父母在當與時小同無虧大義不罹患害而已夫鳳皇不離於蔚羅（蔚舊作尉）麒麟不入於陷穽蛟龍不及於枯澤鳥獸之智猶知避害而況於人乎生於亂世不得道理而迫於暴虐（王安人曰而字衍）不得行義然而仕者為父母在故也乃作詩曰魴魚赬尾王室如燬（毛詩作燬下同）雖則如燬父母孔邇蓋不得已也（韓詩薛君章句同見後漢書周磐傳注）君子以是知周南之妻而能匡夫也（段氏曰而即能也淺人又添能字）

頌曰周大夫妻夫出治土維戒無怠勉為父母（唐韻正母亦有讀滿補反者詩一見蝃蝀與雨韻易一見繫辭下傳與度懼韻是也）凡事遠周（王氏念孫曰周當為害傳文害字凡兩見是其證隸書害字或作害與周相似案公羊宣六年傳靈公有周狗謂之獒爾雅釋畜注引作害狗漢書諸侯王表河間共王不周景十三王傳及史表五宗世家皆作不害）為親之在作詩魴魚以敕君子

宋鮑女宗

女宗者宋鮑蘇之妻也養姑甚謹鮑蘇仕衛三年而娶外妻女宗養

姑愈敬因往來者請問其夫賂遺外妻甚厚女宗姒謂曰可以去矣女宗曰何故姒曰夫人既有所好子何留乎女宗曰婦人一醮不改醮與釂同說文釂飲酒盡也士昏禮贊洗爵酌醴主人主人拜受爵婦亦如之卒爵再醮如初三醮用巹亦如之卒爵曰醮禮記郊特牲壹與之齊終身不改注齊或爲醮古音皆在二部聲近通借夫死不嫁執麻枲治絲繭織紝組紃以供衣服以事夫室㵸漠酒醴㵸說文水部繫傳引作㵸爾雅漠清也羞饋食以事舅姑以專一爲貞以善從爲順貞順婦人之至行也八字舊脫從文選晉紀總論注引校增豈以專夫室之愛爲善哉若其以淫意爲心王安人曰意當作慝而扼夫室之好吾未知其善也夫禮天子十二諸侯九卿大夫三士二白虎通嫁娶章天子諸侯一娶九女或曰天子娶十二女卿大夫一妻二妾士一妻一妾公羊成十年傳何休注云天子娶十二女後漢書荀爽傳象禮之中春秋爲首故天子娶十二天之數也並與此同今吾夫誠士也有二不亦宜乎且婦人有七見去夫無一去義七去之道妒正爲首淫僻竊盜長舌驕侮無子惡病皆在其後大戴禮本命篇云婦有七去不順父母去無子去淫去妒去惡疾去多言去竊盜去公羊莊二十七年傳何休注云婦人有七棄無子棄淫佚棄不事舅姑棄口舌棄竊盜棄嫉妒棄惡疾棄並與此異吾姒不教吾以居室之禮而反欲使吾爲見棄之行將安所用此遂不聽事姑愈謹宋公聞之表其閭號曰女宗君子謂女宗謙而知禮詩云令儀令色小心翼翼故訓是式毛詩故作古威儀是力此之謂也

頌曰宋鮑女宗好禮知理夫有外妻不爲變己稱引婦道不聽其姒宋公賢之表其閭里

晉趙衰妻

晉趙衰妻者晉文公之女也號趙姬初文公爲公子時與趙衰奔狄狄人入其二女叔隗季隗於公子公以叔隗妻趙衰生盾左傳公下有子字此脫及反國文公以其女趙姬妻趙衰生原同屏括樓嬰趙姬請迎盾與其母而納之趙衰辭而不敢姬曰不可夫得寵而忘舊舍義好新而嫚故無恩與人勤於隘厄富貴而不顧無禮君棄此三者何以使人雖妾亦無以侍執巾櫛詩不云乎采葑采菲無以下體德音莫違及爾同死與人同寒苦雖有小過猶與之同死而不去況於安新忘舊乎又曰讌爾新婚毛詩讌作宴不我屑以蓋傷之也君其逆之無以新廢舊趙衰許諾乃逆叔隗與盾來姬以盾爲賢請立爲嫡子使三子下之以叔隗爲內婦舊校曰當改內子姬親下之及盾爲正卿思趙姬之讓恩請以姬之中子屏括爲公族大夫曰君姬氏之愛子也微君姬氏則臣狄人也何以至此成公許之屏括遂以其族爲公族大夫君子謂趙姬恭而有讓詩曰溫溫恭人維德之基趙姬之謂也

頌曰趙衰姬氏制行分明身雖尊貴不妒偏房躬事叔隗子盾爲嗣君子美之厥行孔備

陶荅子妻

陶大夫荅子之妻也洪氏頤煊曰陶即定陶史記越世家范蠡止於陶集解徐廣曰今之濟陰定陶之字舊脫從太平御覽人事部一百十三引校增荅子治陶三年名譽不興家富三倍其妻數諫不用太平御覽作荅子婦曰非故所知居五年從車百乘歸休宗人擊牛而賀之其妻獨抱兒而泣姑怒曰何其不祥也婦曰夫子能薄而官大是謂嬰害無功而家昌是謂積殃昔楚令尹子文之治國也家貧國富君敬民戴太平御覽作敬之民戴之故福結於子孫名垂於後世今夫子不然貪富務大不顧後害妾聞南山有玄豹霧雨七日而不下食者何也太平御覽下有飢其志饑其腹六字欲以澤其毛而成文章也文選謝玄暉之宣城詩注初學記天部下太平御覽天部十五獸部四毛上有衣字人事部作毛衣故藏而遠害初學記下有今君與此背不免後患二句太平御覽天部十五下句作不無後患乎犬彘不擇食以肥其身坐而須死耳今夫子治陶家富國貧太平御覽人事部作家日益富而國日益貧君不敬民不戴敗亡之徵見矣文選注作違禍必矣太平御覽作夫子之逢禍必矣下有請去二字又文選魏文帝與吳質書注引陶荅子妻曰藏極必衰漢武帝秋風辭注哀下有來字疑亦是此處脫文願與少子俱脫姑怒遂棄之處期年荅子之家果以盜誅唯其母老以免婦乃與少子歸養姑終卒天年終卒二字疑倒太平御覽作乃與少子歸養姑終天年君子謂荅子妻能以義易利雖違禮求去終以全身復禮可謂遠識矣詩曰百爾所思不如我所之此之謂也

頌曰荅子治陶家富三倍妻諫不聽知其不改獨泣姑怒送厥母家

(古音姑)荅子逢禍復歸養姑

柳下惠妻

魯大夫柳下惠之妻也柳下惠處魯三黜而不去憂民救亂妻曰無乃瀆乎君子有二恥國無道而貴恥也國有道而賤恥也今當亂世三黜而不去亦近恥也柳下惠曰油油之民(油油當作悠悠鄭本論語云悠悠者天下皆是也油悠聲近又涉下文油油而誤)將陷於害吾能已乎且彼爲彼我爲我彼雖裸裎安能汚我油油然與之處仕於下位柳下既死門人將誄之妻曰將誄夫子之德耶(誄太平御覽文部十二作述)則二三子不如妾知之也乃誄曰夫子之不伐兮夫子之不竭兮夫子之信誠而與人無害兮屈柔從俗不強察兮蒙恥救民德彌大兮雖遇三黜終不蔽兮(蔽後漢書逸民傳序注引作弊)愷悌君子永能厲兮嗟乎惜哉(嗟乎文選三良詩東武吟注引作吁嗟)乃下世兮庶幾遐年今遂逝兮嗚呼哀哉魂神泄兮(毛詩傳云泄去也)夫子之謚宜爲惠兮門人從之以爲誄莫能竄一字君子謂柳下惠妻能光其夫矣詩曰人知其一莫知其他此之謂也

頌曰下惠之妻賢明有文柳下既死門人必存將誄下惠妻爲之辭陳列其文莫能易之

魯黔婁妻

魯黔婁先生之妻也(皇甫謐高士傳黔婁先生者齊人也)先生死曾子與門人往弔之(太平御覽禮儀部四十下有隨門而入立於堂下八字)其妻出戶(太平御覽無戶字下有衣褐袍三字)曾子弔之上堂見先生之尸在牖下枕墼席稾縕袍不表(不太平御覽作無)覆以布被首足不盡斂(首舊誤手今依太平御覽校改首足即下云頭足也)覆頭則足見覆足則頭見曾子曰邪引其被(邪舊誤斜今校改下同太平御覽人事部一百二十六引並作衺)則斂矣妻曰邪而有餘不如正而不足也先生以不邪之故能至於此生時不邪死而邪之非先生意也曾子不能應遂哭之曰嗟乎先生之終也何以爲謚其妻曰以康爲謚曾子曰先生在時食不充虛(舊誤口從文選曹子建與景陽雜詩注引校改陶徵士誄注引高士傳同晏子辭邁篇食足以增氣充虛楚辭惜誓吸沆瀣以充虛抱朴子自敘篇食不充虛正用此文)衣不蓋形死則手足不斂旁無酒肉生不得其美死不得其榮何樂於此而謚爲康乎其妻曰昔先生君嘗欲授之政以爲國相辭而不爲是有餘貴也君嘗賜之粟三十鍾先生辭而不受是有餘富也彼先生者甘天下之淡味安天下之卑位不戚戚於貧賤不忻忻於富貴(忻忻太平御覽禮儀部四十一作急急)求仁而得仁求義而得義其謚爲康不亦宜乎曾子曰唯斯人也而有斯婦君子謂黔婁妻爲樂貧行道詩曰彼美淑姬可與寤言(寤毛詩作晤)此之謂也

頌曰黔婁既死妻獨主喪曾子弔焉布衣褐衾(大父曰衾叶音羌衾從今聲易林頤之損今與房韻)安賤甘淡不求豐美(豐美二字舊誤倒楚辭惜誓功與狂長韻韓愈歐陽詹哀辭豐與羊光等字韻皆其韻)尸不揜蔽猶謚曰康

齊相御妻

齊相晏子僕御之妻也號曰命婦晏子將出命婦窺其夫爲相御擁大蓋策駟馬意氣洋洋(史記管晏列傳晏子春秋雜上作揚揚王風疏作陽陽)甚自得也既歸其妻曰宜矣子之卑且賤也夫曰何也妻曰晏子長不滿三尺(史記晏子作六尺)身相齊國名顯諸侯今者吾從門間觀其志氣恂恂自下思念深矣今子身長八尺乃爲之僕御耳然子之意洋洋若自足者妾是以去也(史記晏子上云其妻請去故下云妾是以求去也此上有脫文)其夫謝曰請自改何如妻曰是懷晏子之智而加以八尺之長也夫躬仁義事明主其名必揚矣且吾聞寧榮於義而賤不虛驕以貴於是其夫乃深自責學道謙遜常若不足晏子怪而問其故具以實對於是晏子賢其能納善自改升諸景公以爲大夫顯其妻以爲命婦君子謂命婦知善故賢人之所以成者其道博矣非特師傅朋友相與切磋也妃匹亦居多焉詩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言當常嚮爲其善也

頌曰齊相御妻匡夫以道明言驕恭恂恂自效夫改易行學問靡已晏子升之列於君子

楚接輿妻

楚狂接輿之妻也高士傳楚人陸通字接輿接輿躬耕以爲食水經濟水注引尸子曰楚狂接輿耕於方城楚王使使者持金百鎰車二駟往聘迎之曰王願請先生治淮南韓詩外傳二作河南下同接輿笑而不應使者遂不得與語而去妻從市來曰先生以而爲義以字韓詩外傳作少豈將老而遺之哉門外車跡韓詩外傳跡作轍與轍同車轍見莊子人間世何其深也接輿曰王不知吾不肖也欲使我治淮南遣使者持金駟來聘其妻曰得無許之乎接輿曰夫富貴者人之所欲也子何惡我許之矣妻曰義士非禮不動不爲貧而易操不爲賤而改行妻事先生躬耕以爲食親績以爲衣食飽衣暖據義而動其樂亦自足矣若受人重祿乘人堅良食人肥鮮而將何以待之接輿曰吾不許也妻曰君使不從非忠也從之又違非義也不如去之夫負釜甑妻戴紝器變名易姓而遠徙莫知所之君子謂接輿妻爲樂道而遠害夫安貧賤而不怠於道者唯至德者能之詩曰肅肅兎罝椓之丁丁言不怠於道也

頌曰接輿之妻亦安貧賤雖欲進仕見時暴亂楚聘接輿妻請避館戴紝易姓終不遭難

楚老萊妻

楚老萊子之妻也萊子逃世耕於蒙山之陽漢書地理志蜀郡青衣禹貢蒙山括地志蒙山在嚴道縣南十里葭牆蓬室木牀蓍席衣縕食菽論語鄭注云縕枲著也墾山播種人或言之楚王曰老萊賢士也王欲聘以璧帛恐不來楚王駕至老萊之門老萊方織畚王曰寡人愚陋獨守宗廟願先生幸臨之老萊子曰僕山野之人不足守政王復曰守國之孤願變先生之志老萊子曰諾王去其妻戴畚萊挾薪樵而來太平御覽地部七引高士傳此及下文畚下皆有萊字不知何字之誤文選郭景純遊仙詩劉先生夫人墓誌注引下文投其畚而去無萊字或涉下來字而衍後又加艸耳曰何車迹之衆也老萊子曰楚王欲使吾守國之政妻曰許之乎曰然妻曰妾聞之文選注引妾聞之居亂世爲人所制頌亦有妻曰世亂句疑今本有脫文可食以酒肉者可隨以鞭捶可授以官祿者可隨以鈇鉞今先生食人酒肉授人官祿授當作受爲人所制也能免於患乎妻不能爲人所制投其畚萊而去老萊子曰子還吾爲子更慮遂行不顧至江南而止曰鳥獸之解毛可績而衣之据其遺粒顧校曰据疑捃之譌拾也說文作攈足以食也老萊子乃隨其妻而居之文選注作乃[illegible]而陽民從而家者一年成落三年成聚君子謂老萊妻果於從善詩曰衡門之下可以棲遲泌之洋洋可以療饑療毛詩作樂鄭讀爲療本韓詩見釋文及外傳說文[illegible]治也或作療此之謂也

頌曰老萊與妻逃世山陽蓬蒿爲室莞葭爲蓋段校云蓋當作牆案傳云葭牆蓬室史記老子列傳正義引列仙傳莞葭爲牆蓬蒿爲室是其證楚王聘之老萊將行妻曰世亂乃遂逃亡藝文類聚人部四引列女傳曰老萊子孝養二親行年七十嬰兒自娛著五色采衣嘗取漿上堂跌仆因臥地爲小兒啼或弄烏鳥於親側今本無之或是佚文附錄於此

楚於陵妻

楚於陵子終之妻也顧校曰楚蓋齊之誤水經濟水注長白山陳仲子夫妻所隱孟子於陵即此處王安人曰今齊南長山縣有於陵仲子墓案皇甫謐高士傳陳仲子字子終齊人兄戴相齊食祿萬鍾以兄祿爲不義乃適楚居於陵楚王聞其名聘以爲相乃夫婦逃去爲人灌園見史記鄒陽傳索隱同本此傳爲說非字誤子終文選謝居賦注引作子仲漢書人表作子中楚王聞於陵子終賢欲以爲相使使者持金百鎰往聘迎之於陵子終曰僕有箕帚之妾請入與計之即入謂其妻曰楚王欲以我爲相遣使者持金來今日爲相明日結駟連騎食方丈於前可乎妻曰夫子織屨以爲食非與物無治也韓詩外傳九載此事先生事無非字治渚宮舊事一同左琴右書樂亦在其中矣夫結駟連騎所安不過容膝食方丈於前所甘不過一肉所字書脫從文選七命注引校增韓詩外傳渚宮舊事並有所字今以容膝之安一肉之味而懷楚國之憂其可乎亂世多害妾恐先生之不保命也於是子終出謝使者而不許也遂相與逃而爲人灌園君子謂於陵妻爲有德行詩云愔愔良人愔愔毛詩作厭厭湛露厭厭夜飲韓詩作愔愔見釋文秩秩德音此之謂也

頌曰於陵處楚王使聘焉入與妻謀懼世亂煩進往遇害不若身安左琴右書爲人灌園

列女傳卷之二

列女傳卷之三　錢塘梁端無非校注

仁智傳

密康公母

密康公之母姓隗氏（隗舊誤魏從史記周記集解引校改）周共王遊於涇上康公從有三女奔之其母曰必致之王夫獸三爲羣人三爲衆女三爲粲（史記周記正義引曹大家云粲衆粲皆多之名也）王田不取羣（曹大家云田獵得三獸王不盡收以其害深也衆收疑取之誤）公行下衆（曹大家云公諸侯也公之所與衆人共識也說苑云升輿而過三人則下）王御不參一族夫粲美之物歸汝（物下國語有也字衆以美物五字疑此脫）而何德以堪之王猶不堪況爾小醜乎康公不獻王滅密君子謂密母爲能識微詩云無已大康職思其憂此之謂也

頌曰密康之母先識盛衰非刺康公受粲不歸公行下衆物滿則損俾獻不聽密果滅殞

楚武鄧曼

鄧曼者武王之夫人也（武王上疑脫楚字）王使屈瑕爲將伐羅屈瑕號莫敖與羣帥悉楚師以行鬭伯比謂其御曰莫敖必敗舉趾高心不固矣見王曰必濟師王以告夫人鄧曼（當[illegible]左傳重鄧曼二字）曰大夫非衆之謂也其謂君撫小民以信訓諸司以德而威莫敖以刑也莫敖狃於蒲騷之役將自用也必小羅君若不鎮撫其不設備乎於是王使賴人追之不及莫敖令於軍中曰諫者有刑及鄢師次亂濟（左傳作亂次以濟）至羅羅與盧戎擊之大敗莫敖自經荒谷羣帥囚於冶父以待刑王曰孤之罪也皆免之君子謂鄧曼爲知人詩云曾是莫聽大命以傾此之謂也王伐隨且行告鄧曼曰余心蕩何也鄧曼曰王德薄而祿厚施鮮而得多物盛必衰日中必移盈而蕩天之道也先王知之矣故臨武事將發大命而蕩王心焉若師徒毋虧王薨於行國之福也王遂行卒於樠木之下（左傳釋文樠郎蕩反又莫昆反武元反案前一音字作樠後二音字作樠樠木字當從樠不從㮇集韻樠下不引左傳丁度所見釋文蓋無郎蕩一音也）君子謂鄧曼爲知天道易曰日中則昃月盈則虧（易作食與息誼）天地盈虛與時消息此之謂也

頌曰楚武鄧曼見事所興謂瑕軍敗知王將薨識彼天道盛而必衰（句失韻）終如其言君子揚稱

許穆夫人

許穆夫人者衛懿公之女（左傳許穆夫人公子頑所生與此不同疑女下脫弟字）許穆公之夫人也初許求之齊亦求之懿公將與許女因其傅母而言曰古者諸侯之有女子也所以苞苴玩弄繫援於大國也言今者許小而遠（大父曰言疑意之譌案意抑古通）齊大而近若今之世強者爲雄如使邊境有寇戎之事維是四方之故赴告大國妾在不猶愈乎今舍近而就遠離大而附小一旦有車馳之難孰可與慮社稷衛侯不聽而嫁之於許其後翟人攻衛大破之而許不能救衛侯遂奔走涉河而南至楚丘齊桓往而存之遂城楚丘以居衛侯於是悔不用其言當敗之時許夫人馳驅而弔唁衛侯因疾之而作詩云載馳載驅歸唁衛侯驅馬悠悠言至于漕大夫跋涉我心則憂既不我嘉不能旋反視爾不臧我思不遠（韓詩外傳二高子問於孟子曰夫嫁娶者非己所自親也衛女何以得編於詩也孟子曰有衛女之志則可無衛女之志則怠引此傳云衛女疑即許穆夫人蓋魯韓說同自欲與齊故高子以爲疑也）君子善其慈惠而遠識也

頌曰衛女未嫁謀許與齊女諷母曰齊大可依衛君不聽後果遁逃（吳才老韻補逃田黎切易林損之恆賈夫孔姬會糧登臺樂季不扶叔輒走逃）許不能救女作載馳

曹僖氏妻

曹大夫僖負羈之妻也（僖淮南人閒訓漢書人表作釐詩柏舟釋文及正義引曹大家云釐音僖是傳本作釐字）晉公子重耳亡過曹恭公不禮焉聞其駢脅（駢國語作骿韋昭云幷幹）近其舍伺其將浴設微薄而觀之（韋昭云微蔽也薄迫也）負羈之妻言於夫曰吾觀晉公子其從者三人皆國相也以此三人者皆善戮力以輔人必得晉國若得反國必霸諸侯而討無禮曹必爲首若曹有難子必不免子胡不早自貳焉且吾聞之不知其子者視其父不知其君者視其所使今其從者皆卿相之僕也則其君必霸王之主也若加禮焉必能報

施矣若有罪焉必能討過子不早圖禍至不久矣負羈乃遺之壺飧加璧其上公子受飧反璧及公子反國伐曹乃表負羈之閭令兵士無敢入士民之扶老攜弱而赴其閭者門外成市君子謂僖氏之妻能遠識詩云既明且哲以保其身此之謂也

頌曰僖氏之妻厥智孔白見晉公子知其興作（一本作祚）使夫饋飧且以自託文伐曹國卒獨見釋

孫叔敖母

楚令尹孫叔敖之母也（隸釋楚相孫叔敖碑云名饒）叔敖爲嬰兒之時出遊見兩頭蛇殺而埋之歸見其母而泣焉母問其故對曰吾聞見兩頭蛇者死今者出遊見之其母曰蛇今安在對曰吾恐他人復見之殺而埋之矣其母曰汝不死矣夫有陰德者陽報之德勝不祥仁除百禍天之處高而聽卑書不云乎皇天無親惟德是輔爾嘿矣必興於楚及叔敖長爲令尹君子謂叔敖之母知道德之次詩云母氏聖善此之謂也

頌曰叔敖之母深知天道叔敖見蛇兩頭岐首殺而埋之泣恐不及（顧校云舊作久）母曰陰德不死必壽

晉伯宗妻

晉大夫伯宗之妻也伯宗賢而好以直辯凌人每朝其妻常戒之曰盜憎主人民愛其上（愛涉下文而誤也左傳作惡周太廟金人銘曰盜憎主人民害其貴見說苑敬愼篇）有愛好人者必有憎妒人者夫子好直言枉者惡之禍必及身矣伯宗不聽朝而以喜色歸其妻曰子貌有喜色（國語無色字）何也伯宗曰吾言於朝諸大夫皆謂我知似陽子妻曰實穀不華至言不飾今陽子華而不實言而無謀（國語言上有主字）是以禍及其身子何喜焉伯宗曰吾欲飲諸大夫酒而與之語爾試聽之其妻曰諾於是爲大會與諸大夫飲既飲而問妻曰何若對曰諸大夫莫子若也然而民之不能戴其上久矣（國語韋昭注云上實也才在人上也）難必及子子之性（性舊誤仕從太平御覽宗親部十校改）固不可易也且國家多貳其危可立待也子何不預結賢大夫以託州犂焉（太平御覽引注云伯宗子也）伯宗曰諾乃得畢羊（國語作陽古字通用）而交之（文太平御覽作友）及欒不忌之難（不左傳國語作弗）三郤害伯宗（三字舊脫從太平御覽校增）譖而殺之畢羊乃送州犂於荊遂得免焉君子謂伯宗之妻知天道詩云多將熇熇不可救藥伯宗之謂也

頌曰伯宗淩人妻知且亡數諫伯宗厚許畢羊屬以州犂以免咎殃伯宗遇禍州犂奔荊

衛靈夫人

衛靈公之夫人也（馬驌繹史云列女傳列此於仁智而別記南子於孽嬖此夫人蓋在南子前）靈公與夫人夜坐聞車聲轔轔至闕而止過闕復有聲公問夫人曰知此謂誰（古書多以謂作爲）夫人曰此必蘧伯玉也（必字舊脫從太平御覽人事部四十三校增）公曰何以知之夫人曰妾聞禮下公門式路馬所以廣敬也夫忠臣與孝子不爲昭昭信節（信舊誤變從太平御覽校改信古申字）不爲冥冥墮行（墮舊誤惰從太平御覽校改方言惰易也墮與惰同）蘧伯玉衛之賢大夫也仁而有智敬於事上此其人必不以闇昧廢禮是以知之公使視之果伯玉也公反之以戲夫人曰非也夫人酌觴（酌太平御覽作進）再拜賀公公曰子何以賀寡人夫人曰始妾獨以衛爲有蘧伯玉爾今衛復有與之齊者是君有二賢臣也（賢字舊脫從太平御覽校補）國多賢臣國之福也妾是以賀公驚曰善哉遂語夫人其實焉君子謂衛夫人明於知人道（道上疑脫之字）夫可欺而不可罔者其明智乎詩云我聞其聲不見其人（毛詩作身）此之謂也

頌曰衛靈夜坐夫人與存有車轔轔中止闕門夫人知之必伯玉焉維知識賢問之信然

齊靈仲子

齊靈仲子者宋侯之女（侯當作公）齊靈公之夫人也初靈公娶於魯聲姬生子光以爲太子（左傳齊侯娶於魯曰顏懿姬無子其姪鬷聲姬生光以爲太子此節其文而有誤脫）夫人仲子（盧校曰左傳作諸子仲子戎子管子尹知章注云諸子內官之號此以爲夫人子爲太子宜矣）與其娣戎子皆嬖於公

仲子生子牙戎子請以牙爲太子代光公許之仲子曰不可夫廢常不祥閒諸侯之難左傳作閒諸侯難四字失謀二字左傳無夫光之立也列於諸侯矣今無故而廢之是專絀諸侯絀黜古今字而以難犯不祥也君心悔之左傳心作必之下有公曰二字此誤脫在我而已仲子曰妾非讓也誠禍之萌也段氏曰誠當作誠以死爭之公終不聽遂逐太子光而立牙爲太子高厚爲傅靈公疾高厚微迎光一本作高厚欲迎牙左傳作崔杼及公薨崔杼立光而殺高厚以不用仲子之言禍至於此君子謂仲子明於事理詩云聽用我謀庶無大悔仲子之謂也

頌曰齊靈仲子仁智顯明靈公立牙廢姬子光仲子強諫棄適不祥公既不聽果有禍殃

魯臧孫母

臧孫母者魯大夫臧文仲之母也文仲將爲魯使至齊其母送之曰汝刻而無恩好盡人力窮人以威魯國不容子矣而使子之齊凡姦將作必於變動害子者其於斯發事乎汝其戒之魯與齊通壁壁鄰之國也魯之寵臣多怨汝者又皆通於齊高子國子是必使齊圖魯而拘汝留之難乎其免也汝必施恩布惠而後出以求助焉於是文仲託於三家厚士大夫而後之齊齊果拘之而興兵欲襲魯文仲微使人遺公書恐得其書太平御覽器物部八作恐人得之乃謬其辭曰斂小器投諸台段校曰台即瓿字孫炎尒疋注云瓿瓦器受斗六升食獵犬組羊裘古音渠琴之合甚思之臧我羊羊有母食我以同魚同太平御覽作銅古字通用禮與同故書作銅冠纓不足帶有餘公及大夫相與議之莫能知之人有言臧孫母者世家子也君何不試召而問焉於是召而語之曰吾使臧子之齊今持書來云爾何也臧孫母泣下襟曰襟上疑脫霑字顏氏家訓書證篇引曹大家注云衿交領也衿當作襟與襟同吾子拘有木治矣太平御覽引注云木治梏也公曰何以知之對曰斂小器投諸台者言取郭外萌古書氓字多作萌內之於城中也食獵犬組羊裘者言趣饗戰鬭之士而繕甲兵也琴之合甚思之者言思妻也臧我羊太平御覽下有者臧等也四字羊有母者告妻善養母也者善誤是告上衍善字從太平御覽校改食我以同魚同者其文錯太平御覽作錯魚有文錯錯者所以治鋸鋸者所以治木也是有木治係於獄矣太平御覽是下有以知二字冠纓不足帶有餘者頭亂不得梳飢不得食也故知吾子拘而有木治矣於是以臧孫母之言軍於境上齊方發兵將以襲魯聞兵在境上乃還文仲而不伐魯君子謂臧孫母識微見遠詩云陟彼屺兮瞻望母兮此之謂也

頌曰臧孫之母刺子好威必且遇害使援所依既厚三家果拘於齊母說其書子遂得歸

晉羊叔姬

叔姬者羊舌子之妻也也字衍叔向叔魚之母也一姓楊氏楊叔向所食邑非姓叔向名肸叔魚名鮒羊舌子好正不容於晉去而之三室之邑三室之邑人相與攘羊而遺之羊舌子不受叔姬曰夫子居晉不容去之三室之邑又不容於三室之邑是於夫子不容也不如受之羊舌子受之曰爲肸與鮒亨之叔姬曰不可南方有鳥名曰乾吉食其子不擇肉子常不遂遂長也今肸與鮒童子也隨大夫而化者盧校作大人不可食以不義之肉不若埋之以明不與於是乃盛以甕埋壚陰後二年攘羊之事發都吏至羊舌子曰吾受之不敢食也發而視之則其骨存焉都吏曰君子哉羊舌子不與攘羊之事矣左傳正義引譜云或曰羊舌氏姓李名果有人盜羊而遺其頭不敢不受受而埋之盜羊事發辭連李氏李氏掘羊頭而示之以明己不食惟識其舌舌存得免號曰羊舌君子謂叔姬爲能防害遠疑詩曰無曰不顯莫予云覯此之謂也叔向欲娶於申公巫臣氏夏姬之女美而有色叔姬不欲娶其族不字衍左傳無叔向曰吾母之族貴而無庶吾懲舅氏矣叔姬曰子靈之妻殺三夫一君一子而亡一國兩卿矣爾不懲此而反懲吾族何也且吾聞之有奇福者必有奇禍有甚美者必有甚惡今是鄭穆少妃姚子之子子貉之妹也子貉早死無後而天鍾美於是將必以是大有敗也昔有仍氏生女髮黑而甚美光可監人監鑑古今字名曰玄妻樂正夔娶之

生伯封宕有豕心(宕疑寔之譌左傳作實寔古通用)貪惏毋期忿戾毋饜(左傳作貪惏無饜忿類無期)謂之封豕有窮后羿滅之夔是用不祀且三代之亡及恭太子之廢皆是物也汝何以爲哉夫有美物足以移人苟非德義則必有禍也叔向懼而不敢娶平公強使娶之生楊食我食我號曰伯碩(左傳作石)伯碩生時侍者謁之叔姬曰長姒產男叔姬往視之及堂聞其號也而還曰豺狼之聲也狼子野心今將滅羊舌氏者必是子也遂不肯見(左傳作遂弗視)及長與祁勝爲亂晉人殺食我羊舌氏由是遂滅君子謂叔姬爲能推類詩云如彼泉流無淪胥以敗此之謂也叔姬之始生叔魚也而視之曰是虎目而豕喙(國語作豕喙是也)鳶肩而牛腹(國語韋昭注云鳶肩肩井斗出)谿壑可盈是不可饜也必以賂死遂不見(國語作視)及叔魚長爲國贊理邢侯與雍子爭田雍子入其女於叔魚以求直邢侯殺叔魚與雍子於朝韓宣子患之叔向曰三姦同罪請殺其生者而戮其死者遂族邢侯氏(族左傳國語作施服虔云施猶劾也孔晁云施廢其族也讀施爲弛族字形近而誤)而尸叔魚與雍子於市叔魚卒以貪死叔姬可謂智矣詩云貪人敗類此之謂也

頌曰叔向之母察於情性推人之生以窮其命叔魚食我皆貪不正必以貨死果卒分爭

晉范氏母

晉范氏母者范獻子之妻也其三子遊於趙氏趙簡子乘馬園中園中多株(說文繫傳木部引智伯之園多株不便於馬范氏之子謂伐之也與今本不同)問三子曰奈何長者曰明君不問不爲亂君不問而爲中者曰愛馬足則無愛民力愛民力則無愛馬足少者曰可以三德使民設令伐株於山將有馬爲也(王安人曰馬字衍)已而開囿示之株夫山遠而囿近是民一悅矣夫險阻之山(王安人曰夫當作去)而伐平地之株民二悅矣既畢而賤賣民三悅矣簡子從之民果三悅少子伐其謀歸以告母母喟然歎曰終滅范氏者必是子也夫伐功施勞鮮能布仁乘僞行詐莫能久長其後智伯滅范氏君子謂范氏母爲知難本詩曰无忝爾祖式救爾訛(毛詩作無忝皇祖式救爾)(後疑此誤)此之謂也

頌曰范氏之母貴德尚信小子三德以詐與民知其必滅鮮能有仁後果逢禍身死國分

魯公乘姒

魯公乘姒者(傳例謂姊爲姒)魯公乘子皮之姒也其族人死(盧校改其夫死)姒哭之甚悲子皮止姒曰安之吾今嫁姊矣已過時子皮不復言也魯君欲以子皮爲相子皮問姒曰魯君欲以我爲相爲之乎姒曰勿爲也子皮曰何也姒曰夫臨喪而言嫁一何不習禮也後過時而不言一何不達人事也子內不習禮而外不達人事子不可以爲相子皮曰姒欲嫁何不早言姒曰婦人之事唱而後和吾豈以欲嫁之故數子乎(漢書項籍傳注數責也)子誠不習於禮不達於人事以此相一國據大衆(一作致)何以理之譬猶揜目而別黑白也揜目而別黑白猶無患也不達人事而相國非有天咎必有人禍子其勿爲也子皮不聽卒受爲相居未期年果誅而死君子謂公乘姒緣事而知弟之遇禍也可謂智矣待禮然後動不苟觸情可謂貞矣詩云蘀兮蘀兮風其吹汝叔兮伯兮唱予和汝又曰百爾所思不如我所之此之謂也

頌曰子皮之姊緣事分理(一作禮)子皮相魯知其禍起姊諫子皮殆不如止子皮不聽卒爲宗恥

魯漆室女

漆室女者(續漢書郡國志東海郡蘭陵有次室亭劉昭注地道記曰故魯次室邑列女傳漆室之女或作次室漆次一聲之轉論衡實知潛夫論釋難篇作次室太平御覽人事部一百二十九作七室注云一邑七室也案宮乃室字之誤新莽侯鉦重一五十二案斤七作漆或作漆墨子貴義篇周公旦朝讀書百篇夕見漆十士晉羊叔姬傳有三室之邑皆注必會所據)魯漆室邑之女也過時未適人當穆公時君老太子幼女倚柱而嘯(後漢書劉陶傳注引作嘯太平御覽人事部作歎皇親部十三仍作嘯疑後人改之也)旁人聞之莫不爲之慘者(後漢書注作心其不慘慘者太平御覽作心莫不爲之慘慘者)其鄰人婦從之遊謂曰何嘯之悲也(嘯後漢書注作哭)子欲嫁耶吾爲子求偶漆室女曰嗟乎始吾以子爲有知今無識也吾

豈爲不嫁不樂而悲哉吾憂魯君老太子幼鄰婦笑曰此乃魯大夫之憂婦人何與焉漆室女曰不然非子所知也昔晉客舍吾家繫馬園中馬佚馳走踐吾葵使我終歲不食葵（藝文類聚草部下太平御覽人事部又菜部四作不厭葵味）鄰人女奔隨人亡其家倩吾兄行追之（桐城馬氏瑞辰曰倩當作請請倩形相似誤）（董補之閶案馬說非也太平御覽皇親部菜部作倩倩倩近）逢霖水出溺流而死令吾終身無兄（令舊誤今從太平御覽皇親部校改）吾聞河潤九里漸洳三百步今魯君老悖太子少愚愚僞日起（太平御覽皇親部引今魯君老老必悖太子少少必愚愚悖之間姦僞互起文義較完足）夫魯國有患者君臣父子皆被其辱禍及衆庶婦人獨安所避乎吾甚憂之子乃曰婦人無與者何哉鄰婦謝曰子之所慮非妾所及三年魯果亂齊楚攻之魯連有寇男子戰鬭婦人轉輸不得休息君子曰遠矣漆室女之思也詩云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此之謂也

頌曰漆室之女計慮甚妙維魯且亂倚柱而嘯君老嗣幼愚悖姦生魯果擾亂齊伐其城

魏曲沃負

曲沃負者（太平御覽人事部九十六引注云曲沃邑也叢書本注云負老婦也）魏大夫如耳母也秦立魏公子政爲魏太子魏哀王使使者爲太子納妃而美王將自納焉曲沃負謂其子如耳曰王亂於無別汝胡不匡之方今戰國強者爲雄義者顯焉今魏不能強王又無義何以持國乎王中人也不知其爲禍耳汝不言則魏必有禍矣有禍必及吾家汝言以盡忠忠以除禍不可失也如耳未遇閒會使於齊（注云未值王之閒而受使行也）負因款王門而上書（款太平御覽作叩上書作請見）曰曲沃之老婦也心有所懷願以聞於王王召入負曰妾聞男女之別國之大節也婦人脆於志竅於心不可以邪開也（注云脆竅不堅固不宜以邪事開婦也）是故必十五而笄二十而嫁早成其號謚（注云號謚笄嫁之名）所以就之也聘則爲妻奔則爲妾所以開善遏淫也節成然後許嫁親迎然後隨從貞女之義也今大王爲太子求妃而自納之於後宮此毀貞女之行而亂男女之別也自古聖王必正妃匹妃匹正則興不正則亂夏之興也以塗山亡也以末喜殷之興也以有娀亡也以妲己周之興也以太姒亡也以褒姒周之康王夫人晏出朝（朝字衍尚書大傳曰雞鳴大師奏雞鳴於階下夫人鳴佩玉於房中告去弃出朝也下句虞注卽其證文選後漢書皇后紀論注及詩攷引亦同今本衍朝字反刪去夫人二字尤非）關雎預見（舊誤起興從文選注詩攷引校改案漢書杜欽傳贊[illegible]引乎關雎之見微後漢書楊賜傳注康王一朝晏起關雎見幾而作臣賢章懷並以爲魯詩說見陳氏魯詩遺說考文選注引虞貞節云其夫人晏出故作關雎之歌以感誡之貞節桐鄉令康都虞妻綦川氏女也作列女傳頌之號曰母注見世說賢媛篇注隋書經籍志列女傳趙母注七卷）思得淑女以配君子夫雎鳩之鳥猶未嘗見乘居而匹處也（文選注引此二句誤以爲妾后妃篇見下有其字處作遊）夫男女之盛合之以禮則父子生焉君臣成焉故爲萬物始君臣父子夫婦三者天下之大綱紀也三者治則治亂則亂今大王亂人道之始棄綱紀之務敵國五六南有從楚西有橫秦而魏國居其間可謂僅存矣王不憂此而從亂無別父子同女妾恐大王之國政危矣（太平御覽無政字）王曰然寡人不知也遂與太子妃而賜負粟三十鍾（粟字舊脫從太平御覽校增注云六石四斗曰鍾）如耳還而爵之王勤行自脩勞來國家而齊楚強秦不敢加兵焉君子謂魏負知禮詩云敬之敬之天維顯思此之謂也

頌曰魏負聰達非刺哀王王子納妃（子納二字誤倒）禮別不明負款王門陳列紀綱王改自脩卒無敵兵

趙將括母

趙將馬服君趙奢之妻趙括之母也秦攻趙孝成王使括代廉頗爲將將行括母上書言於王曰括不可使將王曰何以曰始妾事其父父時爲將身所奉飯者以十數所友者以百數大王及宗室所賜幣者（者疑帛之誤史記趙奢傳作所賞賜者）盡以與軍吏士大夫受命之日不問家事今括一旦爲將東向而朝軍吏吏無敢仰視之者王所賜金帛歸盡藏之（古書多以臧爲藏）乃日視便利田宅可買者（史記者下有買之二字）王以爲若其父乎父子不同執心各異願勿遣王曰母置之吾計已決矣括母曰王

終遺之卽有不稱妾得無隨乎（史記隨下有坐字）王曰不也括既行代廉頗三十餘日趙兵果敗括死軍覆王以括母先言故卒不加誅君子謂括母爲仁智詩曰老夫灌灌小子蹻蹻匪我言耄爾用憂謔此之謂也

頌曰孝成用括代頗距秦括母獻書知其覆軍願止不得請罪止身括死長平妻子得存

列女傳卷之三

列女傳卷之四　　錢塘梁端無非校注

貞順傳

召南申女

召南申女者申人之女也既許嫁於酆夫家禮不備而欲迎之女與其人言（太平御覽人事部八十二禮儀部二十引注云其人媒氏往求命之者）以爲夫婦者人倫之始也不可不正傳曰正其本則萬物理失之豪釐差之千里（易緯通卦驗文）是以本立而道生源治而流清故嫁娶者所以傳重承業繼續先祖爲宗廟主也夫家輕禮違制不可以行遂不肯往夫家訟之於理致之於獄女終以一物不具一禮不備守節持義必死不往而作詩曰雖速我獄室家不足言夫家之禮不備足也君子以爲得婦道之儀（太平御覽作宜韓詩外傳同儀宜古字通用韓詩角弓如食宜飫韓詩作儀）故舉而揚之傳而法之以絕無禮之求防淫慾之行焉又曰雖速我訟亦不女從（韓詩同見外傳一服虔據以注左氏宣元年經見正義）此之謂也

頌曰召南申女貞一脩容夫禮不備終不肯從要以必死遂至獄訟作詩明意後世稱誦

宋恭伯姬

伯姬者魯宣公之女成公之妹也其母曰繆姜嫁伯姬於宋恭公恭公不親迎伯姬迫於父母之命而行既入宋三月廟見當行夫婦之道（左傳賈服注云大夫以上無問舅姑在否皆三月見祖廟之後乃始成昏義本此見曾子問正義）伯姬以恭公不親迎故不肯聽命宋人告魯魯使大夫季文子於宋（於一本作如）致命於伯姬（公羊何休注云古者婦人三月而後廟見稱婦擇日而祭於禰成婦之義也父母使大夫操禮而致之禮記坊記注云是時宋共公不親迎恐其有違而致之也鄭義本此）還復命公享之繆姜出於房再拜曰大夫勤勞於遠道辱送小子不忘先君以及後嗣使下而有知（下上疑脫地字）先君猶有望也敢再拜大夫之辱伯姬既嫁於恭公十年（顧校云十當爲七春秋成九年）伯姬歸于宋十五年宋公固卒）恭公卒伯姬寡至景公時（顧校曰景當作平平公以春成十六年即位宋災在襄三十年乃平公之三十三年）伯姬嘗遇夜失火左右曰夫人少避火伯姬曰婦人之義保傅不俱夜不下堂待保傅來也保母至矣傅母未至也左右又曰夫人少避火伯姬曰婦人之義傅母不至夜不可下堂越義求生（求一本作而）不如守義而死遂逮於火而死春秋詳錄其事爲賢伯姬以爲婦人以貞爲行者也伯姬之婦道盡矣（本穀梁傳）當此之時諸侯聞之莫不悼痛以爲死者不可以生財物猶可復故相與聚會於澶淵償宋之所喪春秋善之（亦本穀梁傳）君子曰禮婦人不得傅母夜不下堂行必以燭伯姬之謂也詩云淑慎爾止不愆于儀伯姬可謂不失儀矣

頌曰伯姬心專守禮一意宮夜失火保傅不備逮火而死厥心靡悔春秋賢之詳錄其事

衛寡夫人

衛寡夫人（寡舊譌宣從太平御覽人事部八十二校改與後魯寡陶嬰梁寡高行陳寡孝婦一例寡隸書作寡形與宣相似而譌易序卦巽爲宣髮今本作寡髮可證詩攷後序引作宣是其所見本已譌近刻御覽亦譌作宣）

夫人者齊侯之女也嫁於衛至城門而衛君死保母曰可以還矣女不聽遂入持三年之喪畢弟立請曰衛小國也不容二庖願請同庖（願請二字舊譌從逸齋詩補傳引校改）夫人曰唯夫婦同庖（八字舊脫從逸齋詩補傳引校增太平御覽有唯夫婦爲同庖六字亦脫三字）終不聽衛君使人愬於齊兄弟齊兄弟皆欲與後君（後字舊脫從太平御覽校增）使人告女女終不聽乃作詩曰我心匪石不可轉也我心匪席不可卷也（詩攷逸齋詩補傳引兩匪字作非）厄窮而不閔勞辱而不苟然後能自致也言不失也（王安人曰也疑己字之譌）然後可以濟難矣詩曰威儀棣棣不可選也言其左右無賢臣皆順其君之意也君子美其貞壹故舉而列之於詩也

頌曰齊女嫁衛厥至城門公薨不返遂入三年後君欲同女終不渾作詩譏刺卒守死君

蔡人之妻

蔡人之妻者宋人之女也既嫁於蔡而夫有惡疾其母將改嫁之女曰夫不幸（太平御覽人事部八十二疾病部五夫下有之字）乃妾之不幸也柰何去之適人

之道壹與之醮終身不改不幸遇惡疾不改其意且夫采采芣苢之草（太平御覽不重采字）雖其臭惡（其太平御覽作甚）猶始於捋采之終於懷擷之浸以益親況於夫婦之道乎彼无大故又不遣妾何以得去終不聽其母乃作芣苢之詩（韓詩序芣苢傷夫有惡疾也見文選辨命論注舊本韓詩同太平御覽乃作而誦氏謂其母作誤讀八字爲句）君子曰宋女之意甚貞而壹也

頌曰宋女專慤持心不願（顧校作頑）夫有惡疾意猶一精母勸去歸作詩不聽後人美之以爲順貞

黎莊夫人

黎莊夫人者衛侯之女黎莊公之夫人也既往而不同欲所務者異未嘗得見甚不得意其傅母閔夫人賢公反不納憐其失意又恐其已見遣而不以時去謂夫人曰夫婦之道有義則合無義則去今不得意胡不去乎乃作詩曰式微式微胡不歸夫人曰婦人之道壹而已矣彼雖不吾以吾何可以離於婦道乎乃作詩曰微君之故胡爲乎中路（毛詩作露）終執貞壹不違婦道以俟君命君子故序之以編詩

頌曰黎莊夫人執行不衰莊公不遇（一本作偶）行節反乖傅母勸去作詩式微夫人守壹終不肯歸

齊孝孟姬

孟姬者華氏之長女齊孝公之夫人也好禮貞壹過時不嫁齊中求之禮不備終不往躡男席（顧校曰躡上當有不字）語不及外遠別避嫌齊中莫能備禮求焉齊國稱其貞孝公聞之乃脩禮親迎於華氏之室父母送孟姬不下堂母醮房之中（房之二字誤倒）結其衿縭誡之曰必敬必戒無違宮事父誡之東階之上曰必夙興夜寐無違命其有大妨於王命者亦勿從也諸母誡之兩階之間曰敬之敬之必終父母之命夙夜無怠爾之衿縭（爾字誤當從顧校改作示下示之衿鞶同士昏禮夙夜無愆視諸衿鞶注云視今文作示）父母之言謂何姑姊妹誡之門內曰夙夜無愆示之衿鞶無忘父母之言孝公親迎孟姬於其父母三顧而出（三顧二字誤衍或三是曲字之誤）親迎之綏（迎是授字之誤）自御輪三曲顧姬與（與是輿字之誤白虎通義天子下至士必親迎授綏者何以爲下陰也必親迎御輪三周下車曲顧者防淫泆也）遂納於宮三月廟見而後行夫婦之道既居久之公游於瑯邪華孟姬從車奔姬墮車碎孝公使駟馬立車載姬以歸姬使侍御者舒帷以自障蔽而使傅母應使者曰妾聞妃后踰閾必乘安車輜軿下堂必從傅母保阿進退則鳴玉環佩（文選藉田賦後漢書皇后紀論注引曹大家曰玉環佩佩玉有環）內飾則結紐綢繆（後漢書竇武王霸傳注引無綢繆字）野處則帷裳擁蔽所以正心壹意自斂制也今立車無軿非所敢受命也野處無衛非所敢久居也三者失禮多矣夫無禮而生不如早死使者馳以告公更取安車比其反也則自經矣傅母救之不絕傅母曰使者至輜軿已具姬氏蘇（氏字誤衍）然後乘而歸君子謂孟姬好禮禮婦人出必輜軿衣服綢繆既嫁歸問女昆弟不問男昆弟所以遠別也詩曰彼君子女綢直如髮此之謂也

頌曰孟姬好禮執節甚公（顧校曰公當作恭）避嫌遠別終不冶容（冶當作野易繫辭野容誨淫鄭注飾其容而見於外曰野）載不並乘（並是立字之誤曲禮婦人不立乘）非禮不從君子嘉焉自古寡同

息君夫人

夫人者息君之夫人也楚伐息破之虜其君使守門將妻其夫人而納之於宮楚王出遊夫人遂出見息君謂之曰人生要一死而已何至自苦妾無須臾而忘君也終不以身更貳醮生離於地上豈如死歸於地下哉（歸逸齊詩補傳引作并）乃作詩曰穀則異室死則同穴謂予不信有如皦日息君止之夫人不聽遂自殺息君亦自殺同日俱死楚王賢其夫人守節有義乃以諸侯之禮合而葬之君子謂夫人說於行善故序之於詩夫義動君子利動小人息君夫人不爲利動矣詩云德音莫違及爾同死此之謂也

頌曰楚虜息君納其適妃夫人持固彌久不衰作詩同穴思故忘新遂死不顧列於貞賢

齊杞梁妻

齊杞梁殖之妻也莊公襲莒殖戰而死莊公歸遇其妻使使者弔之於路（水經沭水注引作其妻將赴之道遇齊莊公公將弔之）杞梁妻曰今殖有罪（今疑令之誤水經注引作如）君何辱命焉若令殖免於罪則賤妾有先人之敝廬在下妾不得與郊弔於是莊公乃還車詣其室成禮然後去杞梁之妻無子內外皆無五屬之親既無所歸乃就其夫之尸於城下而哭之（就舊誤枕從後漢書）（劉傳注文選潘賦注求通親親表注太平御覽居處部二十二十一人事部一百二十八禮儀部二十八校改之字舊脫從文選注引校增）內誠動人（文選注誠作誠）道路過者莫不為之揮涕十日而城為之崩（十水經注後漢書注藝文類聚居處部三太平御覽人事部並作七）既葬曰吾何歸矣夫婦人必有所倚者也父在則倚父夫在則倚夫子在則倚子今吾上則無父中則無夫下則無子內無所依以見吾誠外無所倚以立吾節吾豈能更二哉亦死而已遂赴淄水而死君子謂杞梁之妻貞而知禮詩云我心傷悲聊與子同歸（毛詩何末皆有今字古今注云其妹明月悲姊之貞操為作歌）此之謂也

頌曰杞梁戰死其妻收喪齊莊道弔避不敢當哭夫於城城為之崩自以無親赴淄而薨

楚平伯嬴

伯嬴者秦穆公之女（穆字誤伯莒之戰在魯定公四年穆公卒於文公六年相去一百十六年矣史通云校以年代殊為乖刺是唐時本已誤）楚平王之夫人昭王之母也當昭王時楚與吳為伯莒之戰（公羊傳文云左傳作柏舉）吳勝楚遂入至郢昭王亡吳王闔閭盡妻其後宮次至伯嬴伯嬴持刃曰妾聞天子者天下之表也公侯者一國之儀也天子失制則天下亂諸侯失節則其國危夫婦之道固人倫之始王教之端是以明王之制使男女不親授（一本下有受字後人增入也渚宮舊事亦無受字）坐不同席食不共器殊椸枷異巾櫛所以施之也（施一本作遠渚宮舊事作絕）若諸侯外淫者絕卿大夫外淫者放士庶人外淫者宮割夫然者以為仁失可復以義義失可復以禮男女之喪（喪一本作失渚宮舊事亦作失）亂亡興焉夫造亂亡之端公侯之所絕天子之所誅也今君王棄儀表之行縱亂亡之欲犯誅絕之事（誅渚宮舊事作放事作禁）何以行令訓民且妾聞生而辱不若死而榮若使君王棄其儀表則無以臨國妾有淫端則無以生世壹舉而兩辱（壹舉渚宮舊事作一朝）妾以死守之不敢承命且凡所欲妾者為樂也近妾而死何樂之有如先殺妾又何益於君王於是吳王慚遂退舍伯嬴與其保阿閉永巷之門皆不釋兵三旬秦救至昭王乃復矣君子謂伯嬴勇而精壹詩曰莫莫葛虆（毛詩作藟）施于條枚豈弟君子求福不回此之謂也

頌曰闔閭勝楚入厥宮室盡妻後宮莫不戰慄伯嬴自守堅固專一君子美之以為有節

楚昭貞姜

貞姜者齊侯之女楚昭王之夫人也（太平御覽文部十四引注云昭王平王子共王孫也）王出遊留夫人漸臺之上而去（注云漸水上之臺）王聞江水大至使使者迎夫人忘持符（符上舊衍其字從藝文類聚人部二太平御覽校刪）使者至請夫人出夫人曰王與宮人約令召宮人必以符（藝文類聚作令曰召者必以符）今使者不持符妾不敢從使者行使者曰今水方大至還而取符則恐後矣夫人曰妾聞之貞女之義不犯約勇者不畏死守一節而已（藝文類聚太平御覽人事部八十二無一字）妾知從使者必生留必死然棄約越義而求生不若留而死耳於是使者反取符還則水大至（反字舊脫從太平御覽校增）臺崩夫人流而死（太平御覽地部二十五作沈水而死）王曰嗟夫守義死節（太平御覽作嗟乎夫人守義而死）不為苟生處約持信以成其貞乃號之曰貞姜君子謂貞姜有婦節詩云淑人君子其儀不忒此之謂也

頌曰楚昭出遊留姜漸臺江水大至無符不來夫人守節流死不疑君子序焉上配伯姬

楚白貞姬

貞姬者楚白公勝之妻也白公死其妻紡績不嫁吳王聞其美且有行使大夫持金百鎰白璧一雙以聘焉以輜軿三十乘迎之將以為

夫人大夫致幣白妻辭之曰白公生之時[藝文類聚人部二太平御覽人事部八十二並作無悲時]妾幸得充後宮執箕帚掌衣履拂枕席託為妃匹白公不幸而死妾願守其墳墓[太平御覽下有奉其祠祀四字]以終天年今王賜金璧之聘夫人之位非愚妾之所聞也且夫棄義從欲者汙也見利忘死者貪也夫貪汙之人王何以為哉妾聞之忠臣不借人以力貞女不假人以色豈獨事生若此哉於死者亦然妾既不仁[太平御覽引注云仁猶人也]不能從死今又去而嫁不亦太甚乎遂辭聘而不行吳王賢其守節有義號曰楚貞姬[楚字舊誤在姬字下從藝文類聚校改太平御覽作楚白貞姬]君子謂貞姬廉潔而誠信夫任重而道遠仁以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後已不亦遠乎詩云彼美孟姜德音不忘此之謂也

頌曰白公之妻守寡紡績吳王美之聘以金璧妻操固行雖死不易君子大之美其嘉績[績疑當作謨陳氏奐曰績業也事也與紡績字同義異]

衞宗二順

衞宗二順者衞宗室靈王之夫人及其傅妾也[及上舊衍而字從太平御覽人事部六十三校刪]秦滅衞君角[角舊誤乃從太平御覽校改]封靈王世家使奉其祀[史記衞世家君角九年秦并天下二十一年二世廢君角為庶人衞絕祀此靈王世家別有所本]靈王死夫人無子而守寡傅妾有子傅妾事夫人八年不衰供養愈謹夫人謂傅妾曰孺子養我甚謹[孺子謂傅妾也左傳有南孺子韓非子外儲說右上有威王夫人死中有十孺子皆貴於王]子奉祭祀而妾事我[祭字舊脫從太平御覽校增]我不聊也[毛詩傳云聊願也]且吾聞主君之母不妾事人今我無子於禮斥絀之人也而得留以盡其節是我幸也今又煩孺子不改故節我甚內慚吾願出居外以時相見我甚便之傅妾泣而對曰夫人欲使靈氏受三不祥耶公不幸早終[公字舊脫從太平御覽校增]是一不祥也夫人無子而婢妾有子是二不祥也夫人欲出居外使婢子居內是三不祥也妾聞忠臣事君無怠倦時孝子養親患無日也妾豈敢以小貴之故變妾之節哉供養固妾之職也夫人又何勤乎夫人曰無子之人而辱主君之母雖子欲爾眾人謂我不知禮也吾終願居外而已傅妾退而謂其子曰吾聞君子處順奉上下之儀脩先古之禮此順道也今夫人難我將欲居外使我居內此逆也處逆而生豈若守順而死哉遂欲自殺其子泣而止之[止舊誤守從太平御覽校改]不聽夫人聞之懼遂許傅妾留終年供養不衰[年太平御覽作身衰作替]君子曰二女相讓亦誠君子可謂行成於內而名立於後世矣詩云我心匪石不可轉也此之謂也

頌曰衞宗二順執行咸固妾子雖代供養如故主婦慚讓[一本作夫人慙辭]請求出舍[古音暑]終不肯聽禮甚閑暇[古音戶一本作有度]

魯寡陶嬰

陶嬰者魯陶門之女也少寡養幼孤無強昆弟紡績為產魯人或聞其義將求焉嬰聞之恐不得免作歌明己之不更二也[太平御覽人事部八十二作歌上有乃字下無更字]其歌曰悲黃鵠之早寡兮[悲字舊脫從北堂書鈔樂部二太平御覽校增]七年不雙[七太平御覽作十]宛頸獨宿兮[宛舊誤鵷從北堂書鈔太平御覽校改獨宿御覽作戢翼]不與眾同夜半悲鳴兮[夜半太平御覽作時則]想其故雄[太平御覽作獨行儔儔]天命早寡兮[早寡太平御覽作令煢然]獨宿何傷[太平御覽作塊獨係傷]寡婦念此兮[太平御覽作感鳥懷己兮]泣下數行[太平御覽作淚下成行]嗚呼悲兮[悲舊誤哉從太平御覽校改]死者不可忘飛鳥尚然兮況於貞良雖有賢雄兮終不重行魯人聞之曰斯女不可得已遂不敢復求嬰寡終身不改君子謂陶嬰貞壹而思詩云心之憂兮我歌且謠此之謂也

頌曰陶嬰少寡紡績養子或欲取焉乃自脩理作歌自明求者乃止君子稱揚以為女紀

梁寡高行

高行者梁之寡婦也其為人榮於色而美於行[藝文類聚服飾部下太平御覽人事部八又八十二作敏]夫死早寡不嫁梁貴人多爭欲取之者[藝文類聚人部二太平御覽無身者字]不能得梁王聞之使相聘焉高行曰妾夫不幸早死[藝文類聚太平御覽無早死字]二先狗馬填溝壑[藝文類聚太平御覽文選求立太宰碑注狗作犬文選注引虞貞節曰人受命於天而命長]

得免今王又重之妾聞婦人之義一往而不改以全貞信之節今忘死而趨生（今舊誤念從太平御覽校改）是不信也見貴而忘賤（見字舊脫從太平御覽校增）是不貞也棄義而從利無以為人乃援鏡持刀以割其鼻曰妾已刑矣所以不死者不忍幼弱之重孤也（太平御覽孤作弱）王之求妾者以其色也今刑餘之人殆可釋矣於是相以報王大其義高其行（太平御覽人事部八作高其節敬其行）乃復其身尊其號曰高行君子謂高行節禮專精詩云謂予不信有如皎日（毛詩作皦日韓詩作皎日見文選寡婦賦注）此之謂也

（犬馬受命於天而命短妾之夫反先犬馬死矣）妾宜以身為其棺槨（七字舊脫從藝文類聚太平御覽校增御覽無其字）守養其幼孤曾不得專意（藝文類聚太平御覽無其字曾字）貴人多求妾者幸而

頌曰高行處梁貞專精純不貪行貴務在一信（古音申）不受梁聘劓鼻刑身君子高之顯示後人

陳寡孝婦

孝婦者陳之少寡婦也年十六而嫁未有子其夫當行戍（太平御覽人事部五十大作從戍）夫且行時屬孝婦曰我生死未可知幸有老母無他兄弟備吾不還（孫校曰備疑儘字之誤案書鈔俠傳注引作吾若不來）汝肯養吾母乎（肯太平御覽作誓視）婦應曰諾夫果死不還婦養姑不衰慈愛愈固（一切經音義二十五引謚法慈愛忘勞曰孝）紡績以為家業終無嫁意居喪三年其父母哀其年少無子而早寡也將取而嫁之孝婦曰妾聞之信者人之幹也義者行之節也妾幸得離襁褓受嚴命而事夫夫且行時屬妾以其老母既許諾之夫受人之託豈可棄哉棄託不信背死不義不可也母曰吾憐汝少年早寡也孝婦曰妾聞寧載於義而死不載於地而生（地字疑誤）且夫養人老母而不能卒許人以諾而不能信將何以立於世夫為人婦固養其舅姑者也夫不幸先死不得盡為人子之禮今又使妾去之莫養老母是明夫之不肖而著妾之不孝不孝不信且無義何以生哉因欲自殺其父母懼而不敢嫁也遂使養其姑二十八年姑年八十四壽乃盡賣其田宅以葬之（舊本作姑死葬之從太平御覽校增）終奉祭祀淮陽太守以聞（顧校曰漢志陳屬淮陽國諸侯王表及文三王傳文帝十年梁孝王自淮陽徙梁文帝時淮陽置太守當在此後）漢孝文皇帝高其義貴其信美其行使使者賜之黃金四十斤復之終身號曰孝婦君子謂孝婦備於婦道詩云匪直也人秉心塞淵此之謂也

頌曰孝婦處陳夫死無子姒將嫁之（一本姒作母顧校曰姒當為比及三年之比）終不聽母（古音滿以反）專心養姑一醮不改聖王嘉之號曰孝婦（古音房以反）

列女傳卷之四

列女傳卷之五

錢塘梁端無非校注

節義傳

魯孝義保

孝義保者魯孝公稱之保母臧氏之寡也（事見公羊傳大同小異）初孝公父武公與其二子長子括中子戲朝周宣王宣王立戲爲魯太子武公薨戲立是爲懿公孝公時號公子稱最少義保與其子俱入宮養公子稱括之子伯御與魯人作亂攻殺懿公而自立求公子稱於宮將殺之義保聞伯御將殺稱乃衣其子以稱之衣臥於稱之處（太平御覽人事部六十三處上有臥字）伯御殺之義保遂抱稱以出遇稱舅魯大夫於外舅問稱死乎義保曰不死在此舅曰何以得免義保曰以吾子代之義保遂以逃十一年（史記魯世家伯御即位十一年）魯大夫皆知稱之在保於是請周天子殺伯御立稱是爲孝公魯人高之論語曰可以託六尺之孤其義保之謂也

頌曰伯御作亂由魯宮起孝公乳保臧氏之母逃匿孝公易以其子保母若斯亦誠足恃

楚成鄭瞀

鄭瞀者鄭女之嬴媵（二字未詳渚宮舊事一節子瞀者成王夫人鄭姬之媵者）楚成王之夫人也初成王登臺臨後宮宮人皆傾觀（渚宮舊事作仰視）子瞀直行不顧徐步不變王曰行者顧子瞀不顧王曰顧吾以女爲夫人子瞀復不顧王曰顧吾又與女千金而封若父兄子瞀遂行不顧（行字舊脫從文選謝玄暉和王主簿怨情詩注引校增）於是王下臺而問曰夫人重位也封爵厚祿也壹顧可以得之而遂不顧（而上舊有已得二字涉上誤衍從渚宮舊事校刪）何也子瞀曰妾聞婦人以端正和顏爲容今者大王在臺上而妾顧則是失儀節也不顧告以夫人之尊示以封爵之重而後顧則是妾貪貴樂利以忘義理也苟忘義理何以事王王曰善遂立以爲夫人處期年王將立公子商臣以爲太子王問之於令尹子上子上曰君之齒未也而又多寵子既置而黜之必爲亂矣且其人蜂目而豺聲忍人也不可立也王退而問於夫人子瞀曰令尹之言信可從也王不聽遂立之其後商臣以子上救蔡之事譖子上而殺之子瞀謂其保曰吾聞婦人之事在於饋食之間而已雖然心之所見吾不能藏夫昔者子上言太子之不可立也太子怨之譖而殺之王不明察遂辜無罪是白黑顚倒上下錯繆也王多寵子皆欲得國太子貪忍恐失其所王又不明無以照之庶嫡分爭禍必興焉後王又欲立公子職（渚宮舊事此下有子瞀進曰夫擅訐擾者亂之所生古人有言持嫡不強必爲所傷王必將易子不如亟先施太子王不聽四十字故下云王不吾聽其以太子爲非吾子疑吾譖之者乎又云王聞吾死必寤太子之不可釋也蓋傳有脫文）職商臣庶弟也子瞀退而與其保言曰吾聞信不見疑今者王必將以職易太子吾懼禍亂之作也而言之於王王不吾應其以太子爲非吾子疑吾譖之者乎夫見疑而生衆人孰知其不然與其無義而生不如死以明之且王聞吾死必寤太子之不可釋也遂自殺保母以其言通於王是時太子知王之欲廢之也遂興師作亂圍王宮王請食熊蹯而死不可得也遂自經君子曰非至仁孰能以身誡詩曰舍命不渝此之謂也

頌曰子瞀先識執節有常興於不顧卒配成王知商臣亂言之甚強自嫌非子以殺身盟（仁和陳氏曰盟與明古通用）

晉圉懷嬴

懷嬴者秦穆之女（一本穆下有公字）晉惠公太子之妃也（太子下脫圉字）圉質於秦穆公以嬴妻之六年圉將逃歸謂嬴氏曰吾去國數年子父之接忘而秦晉之友（王安人曰當是交字之誤）不加親也夫鳥飛反鄉狐死首邱我其首晉而死子其與我行乎嬴氏對曰子晉太子也辱於秦子之欲去不亦宜乎雖然寡君使婢子侍執巾櫛以固子也今吾不足以結子是吾不肖也從子而歸是棄君也言子之謀是負妻之義也三者無一可行雖吾不從子也子行矣吾不敢泄言亦不敢從也子圉遂逃歸

君子謂懷嬴善處夫婦之間

頌曰晉圉質秦配以懷嬴圉將與逃嬴不肯聽亦不泄言操心甚平不告所從無所阿傾

楚昭越姬

楚昭越姬者越王句踐之女楚昭王之姬也昭王讌遊蔡姬在左越姬參右（太平御覽人事部一百九藝文類聚人部十二右作參）王親乘駟以馳逐遂登附社之臺（藝文類聚太平御覽社作莊）以望雲夢之囿觀士大夫逐者既驩乃顧謂二姬曰樂乎蔡姬對曰樂王曰吾願與子生若此死又若此蔡姬曰昔弊邑寡君固以其黎民之役事君王之馬足故以婢子之身爲苞苴玩好今乃比於妃嬪固願生俱樂死同時（渚宮舊事二下有豈敢有貳哉五字）王顧謂史書之蔡姬許從孤死矣乃復謂越姬越姬對曰樂則樂矣然而不可久也王曰吾願與子生若此死若此其不可得乎越姬對曰昔吾先君莊王淫樂三年不聽政事終而能改卒霸天下妾以君王爲能法吾先君將改斯樂而勤於政也今則不然而要婢子以死其可得乎且君王以束帛乘馬取婢子於弊邑寡君受之太廟也不約死妾聞之諸姑婦人以死彰君之善益君之寵不聞其以苟從其闇死爲榮妾不敢聞命於是王寤敬越姬之言而猶親嬖蔡姬也居二十五年王救陳二姬從王病在軍中有赤雲夾日如飛鳥（渚宮舊事同後漢書皇后紀上注引及左傳說苑君道篇並作鳥）王問周史（說苑作太史州黎）史曰是害王身然可以移於將相將相聞之將請以身禱於神王曰將相之於孤猶股肱也今移禍焉庸爲去是身乎不聽（渚宮舊事下有蔡姬曰人實欲之何爲不使十一字）越姬曰大哉君王之德以是妾願從王矣昔日之遊淫樂也是以不敢許及君王復於禮國人皆將爲君王死而況於妾乎請願先驅狐狸於地下王曰昔之遊樂吾戲耳若將必死是彰孤之不德也越姬曰昔日妾雖口不言心既許之矣妾聞信者不負其心義者不虛設其事妾死王之義不死王之好也（渚宮舊事好下有內字）遂自殺（餘杭嚴氏杰曰左傳白公勝之亂劫惠王如高府圍公陽穴宮負王以如昭夫人之宮杜注云夫人王母越女據此不得云死於昭王之前矣）王病甚讓位於三弟三弟不聽王薨於軍中蔡姬竟不能死王弟子閭與子西子期謀曰母信者其子必仁乃伏師閉壁（左傳史記作塗壁解徐廣曰一作壁）迎越姬之子熊章立是爲惠王然後罷兵歸葬昭王君子謂越姬信能死義詩曰德音莫違及爾同死越姬之謂也

頌曰楚昭遊樂要姬從死蔡姬許王越姬執禮終獨死節羣臣嘉美維斯兩姬其德不比

蓋將之妻

蓋之偏將邱子之妻也戎伐蓋殺其君（竹書紀年周幽王六年西戎滅蓋）令於蓋羣臣曰敢有自殺者妻子盡誅邱子自殺人救之不得死既歸其妻謂之曰吾聞將節勇而不果生故士民盡力而不畏死是以戰勝攻取故能存國安君夫戰而忘勇非孝也君亡不死非忠也今軍敗君死子獨何生忠孝忘於身（亡忘古字通）何忍以歸邱子曰蓋小戎大吾力畢能盡君不幸而死吾固自殺也以救故不得死其妻曰曩日有救今又何也邱子曰吾非愛身也戎令曰自殺者誅及妻子是以不死死又何益於君其妻曰吾聞之主憂臣辱主辱臣死今君死而子不死可謂義乎多殺士民不能存國而自活可謂仁乎憂妻子而忘仁義背故君而事強暴可謂忠乎人無忠臣之道仁義之行可謂賢乎周書曰先君而後臣先父母而後兄弟先兄弟而後交友先交友而後妻子妻子私愛也事君公義也今子以妻子之故失人臣之節無事君之禮棄忠臣之公道營妻子之私愛偷生苟活妾等耻之況於子乎吾不能與子蒙耻而生焉遂自殺（孫氏志祖曰此下疑有脫文）戎君賢之祠以太牢而以將禮葬之賜其弟金百鎰以爲卿而使別治蓋君子謂蓋將之妻潔而好義詩曰淑人君子其德不回此之謂也

頌曰蓋將之妻據節銳精戎既滅蓋邱子獨生妻耻不死陳設五榮（大父曰忠孝仁義貞五者榮名也）爲夫先死卒遺顯名

魯義姑姊

魯義姑姊者（據傳言兄之子姊當作妹武梁祠畫像亦作姊）魯野之婦人也齊攻魯至郊望見一婦人抱一兒攜一兒而行軍且及之棄其所抱抱其所攜而走於山兒隨而啼婦人遂行不顧齊將問兒曰走者爾母耶曰是也母所抱者誰也曰不知也齊將乃追之軍士引弓將射之曰止不止吾將射爾婦人乃還齊將問所抱者誰也所棄者誰也對曰所抱者妾兄之子也所棄者妾之子也見軍之至力不能兩護故棄妾之子齊將曰子之於母其親愛也痛甚於心今釋之而反抱兄之子何也婦人曰己之子私愛也兄之子公義也夫背公義而嚮私愛亡兄子而存妾子幸而得幸（溫公家範作免）則魯君不吾畜大夫不吾養庶民國人不吾與也夫如是則脅肩無所容而累足無所履也子雖痛乎獨謂義何故忍棄子而行義不能無義而視魯國於是齊將按兵而止使人言於齊君曰魯未可伐也乃至於境山澤之婦人耳猶知持節行義不以私害公而況於朝臣士大夫乎請還齊君許之魯君聞之賜婦人束帛百端號曰義姑姊公正誠信（以他傳例之公正上當有君子謂義姑姊六字因義姑姊複出誤脫耳）果於行義夫義其大哉雖在匹婦國猶賴之況以禮義治國乎詩云有覺德行四國順之此之謂也

頌曰齊君攻魯義姑有節見軍走山棄子抱姪齊將問之賢其推理一婦爲義齊兵遂止

代趙夫人

代趙夫人者趙簡子之女襄子之姊代王之夫人也簡子既葬襄子未除服地登夏屋（地字誤史記趙世家作北集解徐廣曰夏屋山在廣武）誘代王使廚人持斗（史記作銅枓正義曰其形方有柄取斟水器）以食代王及從者行斟陰令宰人各（宰人名徐廣曰一作雒）以一斗擊殺代王及從者（一字衍史記無）因舉兵平代地而迎其姊趙夫人夫人曰吾受先君之命事代之王（一本無之字）今十有餘年矣代無大故而主君殘之（周禮大司馬注殘殺也王霸記曰殘滅其爲惡之舊誤執從太平御覽人事部十二校改）今代已亡吾將奚歸且吾聞之婦人之義無二夫吾豈有二夫哉欲迎我何之以弟慢夫非義也（太平御覽引注云謂慢妻不歸立節）以夫怨弟非仁也（史記正義同水經漯水注引魏土地記所載義仁二字互易）吾不敢怨然亦不歸遂泣而呼天自殺於摩笄之地（史記摩笄自殺代人憐之所死地名之爲摩笄之山）代人皆懷之君子謂趙夫人善處夫婦之間詩云不僭不賊鮮不爲則此之謂也

頌曰惟趙襄子代夫人弟襲滅代王迎取其姊姊引義理稱引節禮（引一本作說）不歸不怨遂留野死

齊義繼母

齊義繼母者齊二子之母也當宣王時有人鬬死於道者吏訊之被一創二子兄弟立其傍吏問之兄曰我殺之弟曰非兄也乃我殺之期年吏不能決言之於相相不能決言之於王王曰今皆赦之是縱有罪也皆殺之是誅無辜也寡人度其母能知子善惡試問其母聽其所欲殺活相召其母問之曰母之子殺人兄弟欲相代死吏不能決言之於王王有仁惠故問母何所欲殺活其母泣而對曰殺其少者相愛其言因而問之曰夫少子者人之所愛也今欲殺之何也其母對曰少者妾之子也長者前妻之子也其父疾且死之時屬之於妾曰善養視之妾曰諾今既受人之託許人以諾豈可以忘人之託而不信其諾邪且殺兄活弟是以私愛廢公義也背言忘信是欺死者也夫言不約束已諾不分（溫公家範作失言忘約已諾不信）何以居於世哉子雖痛乎獨謂行何（行藝文類聚人部五太平御覽人事部六十三作義）泣下沾襟相入言於王王美其義高其行皆赦不殺而尊其母號曰義母君子謂義母信而好義絜而有讓詩曰愷悌君子四方爲則此之謂也

頌曰義繼信誠公正知禮親假有罪相讓不已吏不能決王以問母據信行義卒免二子

魯秋潔婦

潔婦者魯秋胡子妻也既納之五日（文選秋胡詩注藝文類聚人部二太平御覽人事部八十二既字上有秋胡子三字）去而宦於陳（宦舊誤官從文選注藝文類聚太平御覽人事部宗親部十校改）五年乃歸

未至家見路旁婦人採桑秋胡子悅之下車謂曰若曝採桑吾行道遠願託桑蔭下飡下齎休焉婦人採桑不輟秋胡子謂曰力田不如逢豐年（藝文類聚作少年太平御覽兩引皆無豐字）力桑不如見國卿（藝文類聚作公卿太平御覽兩引皆作卿）吾有金願以與夫人婦人曰嘻夫採桑力作紡績織紝以供衣食奉二親養夫子（藝文類聚太平御覽兩引下皆有而已矣三字）吾不願金（文選注藝文類聚太平御覽兩引金上皆有人之二字）所願卿無有外意妾亦無淫泆之志（太平御覽宗親部卿下有事上二字妾下有事夫家三字）收子之齎與筍金（太平御覽收上有子去矣三字）秋胡子遂去至家（文選注至上有歸字）奉金遺母使人喚婦至（文選注太平御覽人事部作母使人呼其婦婦至）乃嚮採桑者也秋胡子慚（文選注太平御覽宗親部作秋胡子見之而慚）婦曰子束髮脩身（二字舊脫從文選注太平御覽宗親部校增）辭親往仕五年乃還當所悅馳驟揚塵疾至（段校曰所蓋欣之誤文選注作當見親戚太平御覽宗親部至下有思見親三字疑本有思見親戚一句今脫古者謂父母爲親戚）今也乃悅路傍婦人下子之裝（舊誤糧從文選注太平御覽宗親部校改）以金予之是忘母也忘母不孝好色淫泆是汚行也汚行不義夫事親不孝則事君不忠處家不義則治官不理孝義並亡（太平御覽宗親部下有必身二字）必不遂矣妾不忍見（太平御覽兩引下皆有不孝不義之人六字）子改娶矣妾亦不嫁遂去而東走投河而死（西京雜記赴沂水而死）君子曰潔婦精於善夫不孝莫大於不愛其親而愛其人（孝經作他人）秋胡子有之矣君子曰見善如不及見不善如探湯秋胡子婦之謂也詩云惟是褊心（毛詩惟作維）是以爲刺此之謂也

頌曰秋胡西仕五年乃歸遇妻不識心有淫思妻執無二歸而相知恥夫無義遂東赴河（段校曰河與知合韻支歌最近也案楚辭遠遊歌與蛇韻漁父波與離韻皆其證）

周主忠妾

周主忠妾者周大夫妻之媵妾也大夫號主父自衛仕於周二年且歸其妻淫於鄰人恐主父覺其淫者憂之妾曰無憂也吾爲毒酒封以待之矣三日主父至其妻曰吾爲子勞封酒相待使媵婢取酒而進之媵婢心知其毒酒也計念進之則殺主父不義言之又殺主母不忠猶與（禮記曲禮定猶與釋文本亦作豫）因陽僵覆酒主父怒而笞之（父舊誤大從初學記人部下藝文類聚人部十九太平御覽人事部一百四十一校改）既已妻恐媵婢言之因以他過笞欲殺之媵知將死終不言主父弟聞其事具以告主父主父驚乃免媵婢而笞殺其妻使人陰問媵婢曰汝知其事何以不言而反幾死乎媵婢曰殺主以自生（國語韋昭注曰大夫之妻稱主）又有辱主之名吾死則死耳豈言之哉主父高其義貴其意將納以爲妻媵婢辭曰主辱而死而妾獨生是無禮也代主之處是逆禮也無禮逆禮有一猶愈今盡有之難以生矣欲自殺主聞之乃厚幣而嫁之（太平御覽主下有父字無聞之二字）四鄰爭娶之君子謂忠妾爲仁厚夫名無細而不聞行無隱而不彰詩云無言不讎（毛詩讎作讐）無德不報此之謂也

頌曰周主忠妾慈惠有序主妻淫僻藥酒毒主使妾奉進僵以除賊忠全其主終蒙其福（古音方墨反）

魏節乳母

魏節乳母者魏公子之乳母秦攻魏破之殺魏王瑕（史記魏世家作假）誅諸公子而一公子不得令魏國曰得公子者賜金千鎰匿之者罪至夷節乳母與公子俱逃魏之故臣見乳母而識之曰乳母無恙乎乳母曰嗟乎吾柰公子何故臣曰今公子安在吾聞秦令曰有能得公子者賜金千鎰匿之者罪至夷乳母倘言之則可以得千金知而不言則昆弟無類矣乳母曰吁吾不知公子之處故臣曰我聞公子與乳母俱逃母曰吾雖知之亦終不可以言故臣曰今魏國已破亡族已滅子匿之尙誰爲乎母吁而言曰夫見利而反上者逆也畏死而棄義者亂也今持逆亂而以求利吾不爲也且夫凡爲人養子者務生之非爲殺之也豈可利賞畏誅之故廢正義而行逆節哉妾不能生而令公子禽也遂抱公子逃於深澤之中故臣以告秦軍秦軍追見爭射之乳母以身爲公子蔽矢著身者數十與公子俱死秦王聞之貴其守忠死義乃以卿禮葬之祠以太牢寵其兄爲五大夫賜金百鎰君子謂節乳母慈惠敦厚重義輕財禮爲孺子室於宮擇諸母及

阿者（禮記內則作可者鄭注可者傅御之屬案齊孝孟姬傳楚平伯嬴傳皆言保阿疑禮亦作阿脫其半耳說文娿女師也讀若）（阿正字阿假借字）必求其寬仁慈惠溫良恭敬（仁舊誤然從別本校改禮記作裕）慎而寡言者使為子師次為慈母次為保母皆居子室以養全之他人無事不得往夫慈故能愛乳狗搏虎伏雞搏狸恩出於中心也詩云行有死人尚或墐之此之謂也

頌曰秦既滅魏購其子孫公子乳母與俱遁逃（失韻疑當作逃遁）守節執事不為利違遂死不顧名號顯遺

梁節姑姊

梁節姑姊者（左傳襄十二年正義二十一年釋文引並作節姑妹謂父之姊也案傳言兄子妹字是武梁祠畫象作姊）梁之婦人也因失火（藝文類聚火部太平御覽人事部六十三宗親部三火部一並作其室失火）兄子與己子（己上舊衍其字從太平御覽校刪又人事部作與其子無己字）在內中（古韻塞錫內史漢多言內中）欲取兄子輒得其子獨不得兄子火盛不得復入婦人將自趣火（太平御覽兩引並作赴火）其友止之（太平御覽人事部作其夫）曰子本欲取兄之子惶恐卒誤得爾子（卒與猝同）中心謂何（太平御覽宗親部三作至於中心亦已足矣）何至自赴火婦人曰梁國豈可戶告人曉也被不義之名何面目以見兄弟國人哉吾欲復投吾子為失母之恩吾勢不可以生遂赴火而死君子謂節姑姊潔而不汙詩曰彼其之子舍命不渝此之謂也

頌曰梁節姑姊據義執理子姪同內（陳氏奐曰左傳曰姪其從姑說文姪兄之女也）火大發起欲出其姪輒得厥子火盛自投明不私己

珠崖二義

二義者珠崖令之後妻（漢書武帝紀元鼎六年定越地為珠崖等郡元帝紀初元三年詔罷珠崖此事當在此六十六年中）及前妻之女也女名初年十三珠崖多珠繼母連大珠以為繫臂及令死當送喪法內珠入於關者死繼母棄其繫臂珠其子男年九歲好而取之置之母鏡奩中（奩玉篇竹部引作籢）皆莫之知遂奉喪歸至海關關候士吏搜索得珠十枚於繼母鏡奩中吏曰嘻此值法無可柰何誰當坐者初在左右顧心恐母去置鏡奩中（去舊誤云從溫公家範引校改案去與弃同魏志華陀傳裴松之注云古語以藏為去蓋去之為藏猶廢之為置也）乃曰初當坐之吏曰其狀何如對曰君不幸夫人解繫臂棄之初心惜之取而置夫人鏡奩中夫人不知也繼母聞之遽疾行問初初曰夫人所棄珠初復取之置夫人奩中初當坐之母意亦以初為實然憐之乃因謂吏曰願且待幸無劾兒兒誠不知也此珠妾之繫臂也君不幸妾解去之而置奩中迫奉喪道遠與弱小俱忽然忘之妾當坐之初固曰實初取之繼母又曰兒但讓耳實妾取之因涕泣不能自禁女亦曰夫人哀初之孤欲強活初耳（舊誤身從太平御覽珍寶部二校改）夫人實不知也又因哭泣泣下交頸送葬者盡哭哀動傍人（動舊誤慟從太平御覽人事部五十六校改）莫不為酸鼻揮涕關吏執筆書劾不能就一字關候垂泣終日不能忍決（太平御覽溫公家範引無忍字）乃曰母子有義如此吾寧坐之不忍加文且又相讓安知孰是遂棄珠而遣之既去後乃知男獨取之也君子謂二義慈孝論語曰父為子隱子為父隱直在其中矣若繼母與假女推讓爭死哀感傍人可謂直耳

頌曰珠崖夫人甚有母恩假繼相讓維女亦賢納珠於關各自伏愆二義如此為世所傳

郃陽友娣

友娣者郃陽邑任延壽之妻也字季兒季兒有三子季兒兄季宗與延壽爭葬父事延壽與其友田建陰殺季宗建獨坐死延壽會赦乃以告季兒季兒曰嘻獨今乃語我乎遂振衣欲去問曰所與共殺吾兄者為誰延壽曰田建田建已死獨我當坐之汝殺我而已季兒曰殺夫不義事兄之讎亦不義延壽曰吾不敢留汝願以車馬及家中財物盡以送汝聽汝所之季兒曰吾當安之兄死而讎不報與子同枕席而使殺吾兄內不能和夫家又縱兄之仇何面目以生而戴天履地乎延壽慚而去不敢見季兒季兒乃告其大女曰汝父殺吾兄義不可以留又終不復嫁矣吾去汝而死善視汝兩弟遂以繈自經而死

馮翊王讓聞之（溫公家範馮翊上有左字）大其義令縣復其三子而表其墓君子謂友娣善復兄仇詩曰不僭不賊鮮不爲則季兒可以爲則矣

頌曰季兒樹義夫殺其兄欲復兄讎義不可行不留不去遂以自殃馮翊表墓嘉其義明

京師節女

京師節女者長安大昌里人之妻也（三輔黃圖太平御覽人事部五無之妻二字）其夫有仇人（藝文類聚人部十七太平御覽人作仇家二字屬下爲句）欲報其夫而無道徑聞其妻之仁孝有義乃劫其妻之父使要其女爲中譎（按譎乃詷之譌史記淮南王安傳爲中詷長安集解徐廣曰詷伺候探察之名音空政反藝文類聚太平御覽作中間）父呼其女告之（藝文類聚告上有而字下計字在女上以而告之計爲句）女計念不聽之則殺父（太平御覽無殺父二字下殺夫同）不孝聽之則殺夫不義不孝不義雖生不可以行於世欲以身當之乃且許諾（藝文類聚作諾曰）曰旦日（藝文類聚作因曰夜）在樓上新沐（藝文類聚太平御覽下有頭字）東首臥則是矣妾請開戶牖待之還其家乃告其夫（太平御覽作還謂其夫）使臥他所因自沐居樓上東首開戶牖而臥夜半仇家果至斷頭持去明而視之乃其妻之頭也仇人哀痛之以爲有義遂釋不殺其夫君子謂節女仁孝厚於恩義也夫重仁義輕死亡行之高者也論語曰君子殺身以成仁無求生以害仁此之謂也

頌曰京師節女夫讎劫父要女間之不敢不許期處既成乃易其所殺身成仁義冠天下（古音戶）

列女傳卷之五

列女傳卷之六　　　錢塘梁端無非校注

辯通傳

齊管妾婧

妾婧者齊相管仲之妾也甯戚欲見桓公道無從乃爲人僕將車宿齊東門之外桓公因出甯戚擊牛角而商歌（呂覽舉難高誘注云歌碩鼠也後漢書馬援傳注引說苑云甯戚飯牛於康衢擊車輻而歌碩鼠今說苑善說篇碩鼠譌作顧見史記鄒陽傳集解文選嘯賦注藝文類聚樂部三各載甯戚歌一篇文皆不同蓋後人傳會之）其悲桓公異之使管仲迎之甯戚稱曰浩浩乎白水管仲不知所謂不朝五日而有憂色其妾婧進曰今君不朝五日而有憂色敢問國家之事耶君之謀也管仲曰非汝所知也婧曰妾聞之也毋老老毋賤賤毋少少毋弱弱管仲曰何謂也昔者太公望年七十（孫校曰昔者上脫婧曰二字）屠牛於朝歌市八十爲天子師九十而封於齊由是觀之老可老邪夫伊尹有㜪氏之媵臣也湯立以爲三公天下之治太平由是觀之賤可賤邪皋子生五歲而贊禹（皋舊譌睪詩秦譜正義引作皋子曹大家注云皋子皋陶之子伯益也今據以校改史記秦紀正義引作陶子贊並作佐）由是觀之少可少邪駃騠生七日而超其母由是觀之弱可弱邪於是管仲乃下席而謝曰吾請語子其故昔日公使我迎甯戚甯戚曰浩浩乎白水吾不知其所謂是故憂之其妾笑曰人已語君矣君不知識邪古有白水之詩詩不云乎浩浩白水儵儵之魚（儵舊譌鯈從詩攷校改）君來召我我將安居國家未定從我焉如（管子小問篇浩浩者水育育者魚未有室家而安召我居）此甯戚之欲得仕國家也管仲大悅以報桓公桓公乃脩官府齊戒五日見甯子因以爲佐齊國以治君子謂妾婧爲可與謀詩云先民有言詢于芻蕘此之謂也

頌曰桓遇甯戚命管迎之甯戚白水管仲憂疑妾進問焉爲說其詩管嘉報公齊得以治

楚江乙母

楚大夫江乙之母也（乙韓非子七衛策作乞）當恭王之時（顧校云江乙見戰國策在荊宣王之世此云恭王非也案諸宮舊事三作宣王恭字傳寫之誤）乙爲郢大夫（藝文類聚布帛部引注云郢楚都今南郡江陵）有入王宮中盜者令尹以罪乙（諸宮舊事云令尹昭奚恤）請於王而絀之處家無幾何其母亡布八尋乃往言於王曰妾夜亡布八尋令尹盜之王方在小曲之臺令尹侍焉王謂母曰令尹信盜之寡人不爲其富貴而不行法焉若不盜而誣之楚國有常法（藝文類聚引注云常法謂誣罪人其罪罪之案其字上疑脫以字）母曰令尹不身盜之也（藝文類聚不作非）乃使人盜之王曰其使人盜柰何對曰昔孫叔敖之爲令尹也道不拾遺門不閉關（說文關以木橫持門戶也）而盜賊自息今令尹之治也耳目不明盜賊公行（藝文類聚作從橫）是故使盜得盜妾之布是與使人盜何以異也王曰令尹在上寇盜在下令尹不知有何罪焉母曰吁何大王之言過也昔日妾之子爲郢大夫有盜王宮中之物者妾子坐而絀（藝文類聚太平御覽布帛部七坐下有之字）妾子亦豈知之哉然終坐之令尹獨何人而不以是爲過也昔者周武王有言曰百姓有過在予一人上不明則下不治相不賢則國不寧所謂國無人者非無人也無理人者也王其察之王曰善非徒譏令尹又譏寡人命吏償母之布因賜金十鎰（十舊譌千從藝文類聚太平御覽校改）母讓金布曰妾豈貪貨而干大王哉（干舊譌失從藝文類聚太平御覽校改）怨令尹之治也遂去不肯受王曰母智若此其子必不愚乃復召江乙而用之君子謂乙母善以微喻詩云猷之未遠是用大諫此之謂也

頌曰江乙失位乙母動心既歸家處亡布八尋指責令尹辭甚有度王復用乙賜母金布

晉弓工妻

弓工妻者晉繁人之女也（太平御覽兵部七十八引綦毋邃注云繁人官名）當平公之時（韓詩外傳八作齊景公）使其夫爲弓三年乃成平公引弓而射不穿一札（太平御覽引綦毋邃曰札鎧也）平公怒將殺弓人弓人之妻請見曰繁人之子（韓詩外傳作蔡人之子）弓人之妻也願有謁於君平公見之妻曰君聞昔者公劉之行乎羊牛踐葭葦惻然爲民痛之（吳越春秋公劉慈仁行不履生草運車以避葭葦文選班叔皮北征賦注公劉之遺）

（德及行葦之不傷後漢書寇榮傳公劉敦行葦世稱其仁潛夫論邊議篇公劉仁德廣被行葦）恩及草木豈欲殺不辜者乎秦穆公有盜食其駿馬之肉反飲之以酒（事見呂氏春秋愛士篇）楚莊王臣援其夫人之衣而絶纓與飲大樂（事見韓詩外傳七）此三君者仁著於天下卒享其報名垂至今昔帝堯茅茨不翦采椽不斲土階三等猶以爲爲之者勞居之者逸也今妾之夫治造此弓（藝文類聚軍器部太平御覽無治字）其爲之亦勞矣（矣字舊脫從藝文類聚太平御覽校增）其幹生於太山之阿一日三覩陰三覩陽傳以燕牛之角纏以荆麋之筋餬以河魚之膠（河舊誤阿從韓詩外傳藝文類聚太平御覽校改毋逯云燕角荆筋河膠點也）此四者皆天下之妙選也而君不能以穿一札是君之不能射也而反欲殺妾之夫不亦謬乎妾聞射之道左手如拒石（石字舊脫從太平御覽校增拒石與下附枝對文越絶書左手如附泰山右手如抱嬰兒文意相同藝文類聚史記周紀索隱引亦脫石字）右手如附枝（附太平御覽作拊枝藝文類聚作支）右手發之左手不知此蓋射之道也平公以其言爲儀而射（爲儀二字舊脫從太平御覽兩引校增注云儀法藝文類聚作以其儀脫而射二字韓詩外傳作以爲儀）穿七札繁人之夫立得出而賜金三鎰君子謂弓工妻可與處難詩曰敦弓既堅舍矢既鈞言射有法也

頌曰晉平作弓三年乃成公怒弓工將加以刑妻往說公陳其幹材列其勞苦公遂釋之

齊傷槐女

齊傷槐女者傷槐衍之女也名婧景公有所愛槐使人守之植木懸之下令曰犯槐者刑傷槐者死於是衍醉而傷槐景公聞之曰是先犯我令使吏拘之且加罪焉婧懼乃造於相晏子之門曰賤妾不勝其欲願得備數於下（晏子春秋諫下有隙字此脫）晏子聞之笑曰嬰其有淫色乎何爲老而見奔殆有說內之至哉（殆有說句內之句至哉二字涉下怪哉誤衍晏子春秋作是必有故令內之楚處莊姪傳召之姪至文義亦同）既入門晏子望見之曰怪哉有深憂進而問焉對曰妾父衍幸得充城郭爲公民見陰陽不調風雨不時五穀不滋之故禱祠於名山神水不勝麯糵之味先犯君令醉至於此罪故當死妾聞明君之蒞國也不損祿而加刑又不以私恚害公法不爲六畜傷民人不爲野草傷禾苗昔者宋景公之時（晏子春秋無此文史通譏其年代乖刺是也）大旱三年不雨召太卜而卜之曰當以人祀之景公乃降堂北面稽首曰吾所以請雨者乃爲吾民也今必當以人祀寡人請自當之言未卒天大雨方千里所以然者何也以能順天慈民也今吾君樹槐令犯者死欲以槐之故殺婧之父孤妾之身妾恐傷執政之法而害明君之義也鄰國聞之皆謂君愛樹而賤人其可乎晏子惕然而悟明日朝謂景公曰嬰聞之窮民財力謂之暴崇玩好威嚴令謂之逆刑殺不正謂之賊夫三者守國之大殃也今君窮民財力以美飲食之具繁鐘鼓之樂極宮室之觀行暴之大者也崇玩好威嚴令是逆民之明者也犯槐者刑傷槐者死刑殺不正賊民之深者也公曰寡人敬受命晏子出景公即時命罷守槐之役拔植懸之木廢傷槐之法出犯槐之囚君子曰傷槐女能以辭免詩云是究是圖亶其然乎此之謂也

頌曰景公愛槐民醉折傷景公將殺其女悼惶奔告晏子稱說先王晏子爲言遂免父殃

楚野辨女

楚野辨女者昭氏之妻也鄭簡公使大夫聘於荆至於狹路有一婦人乘車與大夫遇（遇字舊脫從太平御覽刑法部十五校增）轂擊而折大夫車軸大夫怒將執而鞭之婦人曰妾聞君子不遷怒不貳過今於狹路之中妾已極矣（太平御覽作妾之避以極矣）而子大夫之僕不肯少引（太平御覽作側）是以敗子大夫之車而反執妾豈不遷怒哉既不怒僕而反怒妾（下怒字舊誤怨從太平御覽校改）豈不貳過哉周書曰毋侮鰥寡（今洪範作毋虐煢獨釋文馬本作亡侮尚書大傳史記宋世家與此同大傳鰥作矜古字通用）而畏高明今子列大夫而不爲之表而遷怒貳過釋僕執妾輕其微弱豈可謂不侮鰥寡乎吾鞭則鞭耳惜子大夫之喪善也大夫慚而無以應遂釋之而問之對曰妾楚野之鄙人也大夫曰盍從我於鄭乎對曰既有狂夫昭氏在內矣遂去君子曰辨女能以

辭免詩云惟號斯言有倫有脊此之謂也

頌曰辨女獨乘過鄭使者(古音渚)鄭使折軸執女忿怒女陳其冤亦有其序鄭使慚去不敢談語

阿谷處女

阿谷處女者阿谷之隧浣者也孔子南游(韓詩外傳一下有適楚二字)過阿谷之隧見處子佩瑱而浣(瑱舊譌瑱案瑱充耳也非佩玉從詩女曰雞鳴疏引校改太平御覽資產部六引韓詩外傳作璜今外傳亦譌作瑱)孔子謂子貢曰彼浣者其可與言乎抽觴以授子貢曰爲之辭以觀其志子貢曰我北鄙之人也自北徂南將欲之楚逢天之暑我思譚譚(韓詩外傳作譚譚後覆郝氏懿行曰譚譚當燂之借音說文燂火熱也疑作燂爲是)願乞一飲以伏我心處子曰阿谷之隧隱曲之地(韓詩外傳作汜)其水一清一濁流入於海欲飲則飲何問乎婢子授子貢觴(韓詩外傳作受)迎流而挹之投而棄之從流而挹之滿而溢之跪置沙上曰禮不親授子貢還報其辭孔子曰丘已知之矣抽琴去其軫以授子貢曰爲之辭子貢往曰嚮者聞子之言穆如清風不拂不寤(寤與悟同)私復我心有琴無軫願借子調其音處子曰我鄙野之人也陋固無心五音不知安能調琴子貢以報孔子孔子曰丘已知之矣過賢則賓抽絺綌五兩以授子貢曰爲之辭子貢往曰吾北鄙之人也自北徂南將欲之楚有絺綌五兩非敢以當子之身也願注之水旁處子曰行客之人嗟然永久分其資財棄於野鄙妾年甚少何敢受子子不早命竊有狂夫名之者矣(楚野辨女傳已有狂夫昭氏在內矣語意相同昏禮有問名言已受人之聘)子貢以告孔子孔子曰丘已知之矣斯婦人達於人情而知禮詩云南有喬木不可休息(息當作思詩攷引韓詩外傳作思此作息者後人以毛詩改之也)漢有遊女不可求思此之謂也

頌曰孔子出遊阿谷之南異其處子欲觀其風(古音方愔反)子貢三反女辭辨深子曰達情知禮不淫

趙津女娟

趙津女娟者趙河津吏之女趙簡子之夫人也初簡子南擊楚與津吏期簡子至津吏醉臥不能渡簡子怒欲殺之(怒字舊脫從藝文類聚舟車部太平御覽舟部四校增)娟懼持檝而走簡子曰女子走何爲對曰津吏息女妾父聞主君東渡不測之水(東舊誤來從藝文類聚水部下太平御覽舟部十校改)恐風波之起水神動駭故禱祠九江三淮之神(衛書藝文九江尋陽地記云一曰烏白江二曰蚌江三曰烏江四曰嘉靡江五曰畎江六曰源江七曰廩江八曰提江九曰箘江張須元緣江圖云一曰三里江二曰五州江三曰嘉靡江四曰烏土江五曰白蚌江六曰白烏江七曰箘江八曰沙提江九曰廩江參差隨水長短或百里或五十里始於鄂陵終於江口會於桑落洲三淮未聞)供具備禮御釐受福不勝巫祝杯酌餘瀝(巫舊譌玉從藝文類聚太平御覽校改)醉至於此君欲殺之妾願以鄙軀易父之死簡子曰非女之罪也娟曰主君欲因其醉而殺之妾恐其身之不知痛而心不知罪也若不知罪殺之是殺不辜也願醒而殺之使知其罪簡子曰善遂釋不誅簡子將渡用檝者少一人娟攘卷操檝而請(攘卷見魯季敬姜傳文選顏延年侍遊曲阿後湖詩注引作攘袂)曰妾居河濟之間世習舟檝之事(十一字舊脫從北堂書鈔舟部上舟部下藝文類聚舟車部太平御覽舟部校增)願備員持檝(員舊譌父從北堂書鈔藝文類聚太平御覽校改)簡子曰不穀將行選士大夫齊戒沐浴義不與婦人同舟而渡也娟對曰妾聞昔者湯伐夏左驂驪(王安人曰驪上疑脫牝字)右驂牝靡(顧校曰廣雅馬屬野麋騰丹疑即麋字通用)而遂放桀武王伐殷左驂牝騏右驂牝驥(驥讀雖或從貴)而遂克紂至於華山之陽主君不欲渡則已與妾同舟又何傷乎簡子悅(文選注引作簡子遂之)遂與渡中流爲簡子發河激之歌(太平御覽引蓋母遂注云河水激揚濟之不易)其辭曰升彼阿兮面觀清水揚波兮杳冥冥禱求福兮醉不醒誅將加兮妾心驚罰既釋兮瀆乃清妾持檝兮操其維蛟龍助兮主將歸呼來櫂兮行勿疑簡子大悅曰昔者不穀夢娶妻豈此女乎將使人祝祓以爲夫人娟乃再拜而辭曰夫婦人之禮非媒不嫁嚴親在內不敢聞命遂辭而去簡子歸乃納幣於父母而立以爲夫人君子曰女娟通達而有辭詩云來遊來歌以矢其音此之謂也

頌曰趙簡渡河津吏醉荒將欲加誅女娟恐惶操檝進說父得不喪維久難蔽終遂發揚

趙佛肸母

趙佛肸母者（佛漢書古今人表作茀）趙之中牟宰佛肸之母也佛肸以中牟叛趙之法以城叛者身死家收佛肸之母將論自言曰我死不當士長問其故母曰為我通於主君乃言不通則老婦死而已士長為之言於襄子襄子出問其故（顧校曰出當作使）母曰不得見主君則不言於是襄子見而問之曰不當死何也母曰妾之當死亦何也襄子曰而子反母曰子反母何為當死襄子曰母不能教子故使至於反母何為不當死也母曰吁以主君殺妾為有說也乃以母無教邪妾之職盡久矣此乃在於主君妾聞子少而慢者母之罪也長而不能使者父之罪也今妾之子少而不慢長又能使妾何負哉妾聞之子少則為子長則為友夫死從子妾能為君長子君自擇以為臣妾之子與在論中此君之臣非妾之子君有暴臣妾無暴子是以言妾無罪也襄子曰善夫佛肸之反寡人之罪也遂釋之君子曰佛肸之母一言而發襄子之意使行不遷怒之德以免其身詩云既見君子我心寫兮此之謂也

頌曰佛肸既叛其母任理將就於論自言襄子陳列母職子長在君襄子說之遂釋不論

齊威虞姬

虞姬者名娟之（文選景福殿賦注引作櫝之）齊威王之姬也威王即位九年不治委政大臣諸侯並侵之其（六字舊脫從文選注引校增）佞臣周破胡專權擅勢嫉賢妬能即墨大夫賢而日毀之阿大夫不肖反日譽之虞姬謂王曰破胡讒諛之臣也不可不退齊有北郭先生者賢明有道可置左右破胡聞之乃惡虞姬曰其幼弱在於閭巷之時嘗與北郭先生通王疑之乃閉虞姬於九層之臺（左傳杜預注古之宮閉者皆居之臺以抗絕之）而使有司即窮驗問破胡賂執事者使竟其罪執事者誣其辭而上之王視其辭不合於意乃召虞姬而自問焉虞姬對曰妾娟之幸得蒙先人之遺體生於天壤之間去蓬廬之下侍明王之讌泥附王著（陳氏奐曰泥即昵字王字疑涉上明王而衍讌泥附著四字同義）薦牀蔽席供執埽除掌奉湯沐至今十餘年矣惓惓之心冀幸補一言而為邪臣所擠湮於百重之下不意大王乃復見而與之語妾聞玉石墜泥不為汙柳下覆寒女不為亂（毛詩傳云嫗不逮門之女國人不稱其亂）積之於素雅故不見疑也經瓜田不躡履過李園不正冠妾不避此罪一也既陷難中有司受賂聽用邪人卒見覆冒不能自明妾聞寡婦哭城城為之崩亡士歎市市為之罷誠信發內感動城市妾之冤明於白日雖獨號於九層之內而衆人莫為豪釐此妾之罪二也既有汙名而加此二罪義固不可以生所以生者為莫白妾之汙名也且自古有之伯奇放野申生被患孝順至明反以為殘妾既當死不復重陳然願戒大王羣臣為邪破胡最甚王不執政國殆危矣於是王大寤出虞姬顯之於朝市封即墨大夫以萬戶烹阿大夫與周破胡遂起兵收故侵地齊國震懼人知烹阿大夫不敢飾非務盡其職齊國大治君子謂虞姬好善詩云既見君子我心則降此之謂也

頌曰齊國惰政不治九年虞姬譏刺反害其身姬列其事上指皇天威王覺寤卒距強秦

齊鍾離春

鍾離春者（太平御覽人事部五又二十三引注云鍾離姓春名也）齊無鹽邑之女宣王之正后也其為人極醜無雙臼頭深目長壯（壯舊誤指從世說輕詆篇注後漢書楊賜傳注初學記人部下太平御覽校改新序雜事二同）大節卬鼻結喉肥項少髮折腰（太平御覽人事部五作要）出胸皮膚若漆行年四十（世說注初學記太平御覽人事部二十三並作三十新序同）無所容入衒嫁不讎流棄莫執於是乃拂拭短褐自詣宣王（太平御覽下有願乞一見四字新序有願一見三字）謂謁者曰妾齊之不讎女也聞君王之聖德願備後宮之埽除頓首司馬門外（三輔黃圖宮之外門為司馬門）唯王幸許之謁者以聞宣王方置酒於漸臺左右聞之莫不掩口大笑曰此天下強顏女子也豈不異哉於是

宣王乃召見之謂曰昔者先王爲寡人娶妃匹皆已備有列位矣（太平御覽作位列史記司馬相如傳集解文選注並引列女傳揚激楚之遺風今傳無此文新序此下有寡人今日聽鄭衛之聲嘔吟感傷揚激楚之遺風十九字蓋傳文本與新序同今本脫）今夫人不容於鄉里布衣而欲干萬乘之主亦有何奇能哉鍾離春對曰無有特竊慕大王之美義耳王曰雖然何善（善舊誤喜從太平御覽校改下同新序亦誤）良久曰竊嘗善隱宣王曰隱固寡人之所願也試一行之言未卒忽然不見（顧校曰此七字有誤隱謂隱語呂覽重言史記楚世家滑稽列傳漢書東方朔傳皆有其事高誘注顧同顏師古所說義訓顧白非不見之謂也新序誤亦同案太平御覽引已如此）宣王大驚立發隱書而讀之（漢書藝文志隱書十八篇顏師古注劉向別錄云隱書者疑其言以相問對者以慮思之可以無不諭）退而推之（推新序作惟）又未能得明日又更召而問之不以隱對但揚目銜齒舉手拊膝（拊新序作附）曰殆哉殆哉如此者四宣王曰願遂聞命鍾離春對曰今大王之君國也西有衡秦之患南有強楚之讎外有二國之難內聚姦臣衆人不附春秋四十壯男不立不務衆子而務衆婦尊所好忽所恃一旦山陵崩弛（弛校云當作陁國語韋昭注大曰崩小曰陁）社稷不定（後漢書注引作安）此一殆也漸臺五重（文選景福殿賦注太平御覽作層）黃金白玉琅玕籠疏（荀子正論篇楊倞注龍茲今之龍疏列女傳龍疏疏與茲相近書大家亦不解新序亦作龍疏）翡翠珠璣幕絡連飾（幕絡荀子注引作莫幕新序同）萬民罷極此二殆也賢者匿於山林（後漢書注文選注太平御覽引新序匿上並有伏字）諂諛強於左右（後漢書注強上有被字太平御覽強下有行字文選注及新序無）邪僞立於本朝諫者不得通入此三殆也飲酒沈湎（太平御覽作酒湎流酒新序同）以夜繼晝女樂俳優縱橫大笑外不脩諸侯之禮內不秉國家之治此四殆也故曰殆哉殆哉於是宣王（太平御覽下有闇然無聲四字）喟然而嘆曰痛乎無鹽君之言乃今一聞（新序今乃一聞寡人之殆寡人之殆幾不全文選注引傳有寡人之殆幾不全句蓋傳文本與新序同今本脫）於是拆漸臺罷女樂退諂諛去雕琢選兵馬實府庫四辟公門招進直言延及側陋卜擇吉日立太子進慈母拜無鹽君爲后而齊國大安者醜女之力也君子謂鍾離春正而有辭詩云既見君子我心則喜此之謂也

頌曰無鹽之女干說齊宣分別四殆稱國亂煩宣王從之四辟公門遂立太子拜無鹽君

齊宿瘤女

宿瘤女者齊東郭採桑之女閔王之后也（太平御覽人事部二十三引注云閔王宣王子也史記作湣王）項有大瘤故號曰宿瘤（太平御覽疾病部三作故以名焉）初閔王出游至東郭百姓盡觀宿瘤女採桑如故（女字舊脫從藝文類聚木部太平御覽校增）王怪之召問曰寡人出遊車騎甚衆百姓無少長皆棄事來觀汝採桑道旁曾不一視何也對曰妾受父母教採桑不受教觀大王王曰此奇女也惜哉宿瘤女曰婢妾之職屬之不二予之不忘中心謂何宿瘤何傷王大悅之曰此賢女也命後車載之（車舊誤乘從太平御覽校改楚處莊姪傳亦作後車）女曰賴大王之力父母在內使妾不受父母之教而隨大王是奔女也大王又安用之王大慚曰寡人失之又曰（王安人曰又當是女之誤）貞女一禮不備雖死不從於是王遣歸使使者加金百鎰（遣歸太平御覽作遣使使者作使奉祀加一本作以）往聘迎之父母驚惶欲洗沐加衣裳女曰如是見王則變容更服不見識也請死不往於是如故隨使者閔王歸見諸夫人告曰今日出遊得一聖女今至斥汝屬矣諸夫人皆怪之盛服而衛遲其至也宿瘤駭（王氏念孫曰遲猶比也言比其至而宮中皆駭也漢書高祖紀沛公乃夜引軍還遲明圍宛城三匝史記遲明作黎明索隱曰黎猶比也謂比至天明也）宮中諸夫人皆掩口而笑左右失貌不能自止王大慚曰且無笑不飾耳夫飾與不飾固相去十百也女曰夫飾與不飾（與不飾三字舊脫從太平御覽校增）相去千萬尚不足言何獨十百也王曰何以言之對曰性相近習相遠也昔者堯舜桀紂俱天子也堯舜自飾以仁義雖爲天子安於節儉茅茨不翦采椽不斲後宮衣不重采（太平御覽作奧地）食不重味至今數千歲天下歸善焉桀紂不自飾以仁義習爲苛文造爲高臺深池後宮蹈綺縠弄珠玉意非有饜時也身死國亡爲天下笑至今千餘歲天下歸惡焉由是觀之飾與不飾相去千萬尚不足言何獨十百也於是諸夫人皆大慚閔王大感立瘤女以爲后（立字舊脫從太平御覽校增）出令卑宮室填池澤損膳減樂後宮不得重采期月之間化

行鄭國諸侯朝之後三晉懼秦楚立帝號（立上舊衍一字從太平御覽校删）閔王至於此也宿瘤女有力焉及女死之後燕遂屠齊閔王逃亡而弑死於外君子謂宿瘤女通而有禮詩云菁菁者莪在彼中阿既見君子樂且有儀此之謂也

頌曰齊女宿瘤東郭採桑閔王出遊不爲變常王召與語諫辭甚明卒升后位名聲光榮

齊孤逐女

孤逐女者齊卽墨之女齊相之妻也初逐女孤無父母狀甚醜三逐於鄉五逐於里過時無所容齊相婦死逐女造襄王之門而見謁者曰妾三逐於鄉五逐於里孤無父母擯棄於野無所容止願當君王之盛顔盡其愚辭左右復於王王輟食吐哺而起（北堂書鈔設官部一初學記人部下太平御覽人事部二十三皆無吐哺二字初學記太平御覽起下有者字二字疑幷引注文）左右曰三逐於鄉者不忠也五逐於里者少禮也不忠少禮之人王何爲遽（初學記作何足爲貴太平御覽作何足爲遽）王曰子不識也夫牛鳴而馬不應非不聞牛聲也異類故也此人必有與人異者矣遂見與之語三日始一日曰大王知國之柱乎王曰不知也逐女曰柱相國是也夫柱不正則棟不安棟不安則榱橑墮則屋幾覆矣（屋上則字涉上兩則字而衍本重榱橑墮三字蓋後人妄加）王則榱矣庶民榱橑也國家屋也夫屋堅與不堅在乎柱國家安與不安在乎相今大王既有明知而國相不可不審也王曰諾其二日王曰吾國相奚若對曰王之國相比目之魚也外比內比然後能成其事就其功王曰何謂也逐女對曰明其左右賢其妻子（舊譌夫妻從北堂書鈔校改）是外比內比也其三日王曰吾相其可易乎逐女對曰中才也求之未可得也如有過之者何爲不可也今則未有妾聞明王之用人也推一而用之故楚用虞邱子而得孫叔敖燕用郭隗而得樂毅大王誠能厲之則此可用矣王曰吾用之柰何逐女對曰昔者齊桓公尊九九之人而有道之士歸之（見韓詩外傳三）越王敬螳蜋之怒而勇士死之（韓詩外傳八）葉公好龍而龍爲暴下物之所徵固不須頃王曰善遂尊相敬而事之以逐女妻之居三日四方之士多歸於齊而國以治（居三日四方之士多歸於十字而字從北堂書鈔校增）詩云既見君子並坐鼓瑟此之謂也

頌曰齊逐孤女（逐孤二字疑誤倒）造襄王門女雖五逐王猶見焉談國之政亦甚有文與語三日遂配相君

楚處莊姪

楚處莊姪者（姪渚宮舊事三作經下並同疑姪字誤）楚頃襄王之夫人縣邑之女也初頃襄王好臺榭（太平御覽人事部九十六作好遊觀之樂）出入不時行年四十不立太子諫者蔽塞屈原放逐國既殆矣秦欲襲其國乃使張儀閒之使其左右謂王曰南游於唐五百里有樂焉王將往是時莊姪年十二謂其母曰王好淫樂出入不時春秋既盛不立太子今秦又使人重賂左右以惑我王使游五百里之外以觀其勢王已出姦臣必倚敵國而發謀王必不得反國姪願往諫之其母曰汝嬰兒也安知諫不遣姪乃逃以緹竿爲幟姪持幟伏南郊道旁王車至姪舉其幟王見之而止使人往問之使者報曰有一女童伏於幟下願有謁於王王曰召之姪至王曰女何爲者也姪對曰妾縣邑之女也欲言隱事於王恐壅閼蔽塞而不得見聞大王出遊五百里因以幟見王曰子何以戒寡人姪對曰大魚失水有龍無尾牆欲內崩而王不視王曰不知也姪對曰大魚失水者王離國五百里也樂之於前不思禍之起於後也有龍無尾者年既四十無太子也國無強輔必且殆也牆欲內崩而王不視者禍亂且成而王不改也王曰何謂也姪曰王好臺榭不恤衆庶出入不時耳目不聰明春秋四十不立太子國無強輔外內崩壞強秦使人內閒王左右使王不改日以滋甚（舊譌作滋日以甚從太平御覽校改）今禍且構（毛詩傳云構成也）王遊於五百里之外王必遂往國非王之國也（此四句太平御覽作王不堅反且及禍難無違）王曰何也姪曰王之致此三難也以五患王曰何謂五患姪曰宮室相望城郭闊達一患也宮垣衣繡民人無

禍二患也奢侈無度國且虛竭三患也百姓飢餓馬有餘秣四患也邪臣在側賢者不達五患也王有五患故及三難王曰善命後車載之立還反國(太平御覽無還字渚宮舊事同)門已閉(太平御覽門上有比至國三字渚宮舊事作既反國)反者已定王乃發鄢郢之師以擊之僅能勝之(太平御覽作僅而得勝)乃立姪爲夫人位在鄭子袖之右爲王陳節儉愛民之事楚國復強君子謂莊姪雖違於禮而終守以正詩云北風其喈雨雪霏霏(毛詩作其霏)惠而好我攜手同歸此之謂也

頌曰楚處莊姪雖爲女童以幟見王陳國禍凶設王三難五患累重王載以歸終卒有功

齊女徐吾

齊女徐吾者齊東海上貧婦人也與鄰婦李吾之屬會燭相從夜績(會藝文類聚火部初學記器物部太平御覽人事部一百二十六資產部六火部三皆作合)徐吾最貧而燭數不屬李吾謂其屬曰徐吾燭數不屬請無與夜也徐吾曰是何言與妾以貧燭不屬之故起常早息常後灑埽陳席以待來者自與蔽薄(王安人曰蔽當作敝)坐常處下凡爲貧燭不屬故也夫一室之中益一人燭不爲暗損一人燭不爲明何愛東壁之餘光不使貧妾得蒙見哀之恩長爲妾役之事使諸君常有惠施於妾不亦可乎李吾莫能應遂復與夜終無後言君子曰婦人以辭不見棄於鄰則辭安可以已乎哉詩云辭之輯矣民之協矣(協毛詩作洽)此之謂也

頌曰齊女徐吾會績獨貧夜託燭明李吾絕焉徐吾自列辭語甚分卒得容入終沒後言

齊太倉女

齊太倉女者漢太倉令淳于公之少女也(史記倉公列傳齊太倉長臨淄人也姓淳于氏名意)名緹縈淳于公無男有女五人孝文皇帝時(史記倉公列傳文帝四年史記文帝紀漢書文帝紀刑法志並文帝十三年)淳于公有罪當刑是時肉刑尚在詔獄繫長安當行會逮公罵其女曰生子不生男緩急非有益緹縈自悲泣而隨其父至長安上書曰妾父爲吏齊中皆稱廉平今坐法當刑妾傷夫死者不可復生刑者不可復屬雖欲改過自新其道無由也妾願入身爲官婢以贖父罪使得自新書奏(文選王元長永明九年策秀才文注引列女傳曰緹縈歌雞鳴晨風之詩又引班固歌詩曰上書詣北闕闕下歌雞鳴憂心摧折裂晨風激揚聲舊傳本有此文今脫)天子憐悲其意乃下詔曰蓋聞有虞之時畫衣冠異章服以爲戮而民不犯何其至治也今法有肉刑五(史記文帝紀作三漢書刑法志同孟康曰黥劓二刖左右趾合一凡三也五字誤)而姦不止其咎安在非朕德薄而教之不明歟吾甚自媿夫訓道不純而愚民陷焉詩云愷悌君子民之父母今人有過教未施而刑已加焉或欲改行爲善而其道無繇朕甚憐之夫刑者至斷支體刻肌膚終身不息何其痛而不德也豈稱爲民父母之意哉其除肉刑自是之後鑿顛者髡抽脅者笞刖足者鉗淳于公遂得免焉君子謂緹縈一言發聖主之意可謂得事之宜矣詩云辭之懌矣民之莫矣此之謂也

頌曰緹縈訟父亦孔有識推誠上書文雅甚備小女之言乃感聖意終除肉刑以免父事

列女傳卷之六

錢塘梁端無非校注

孽嬖傳

夏桀末喜

末喜者夏桀之妃也後漢書□□□注引紀下有施氏女四字太平御覽皇親部一引此句下有桀伐有施有施女以末喜十字并注以女妻人曰女大字今本並有說文美於色薄於德亂孽無道女子行丈夫心佩劍帶冠桀既棄禮義淫於婦人求美女初學記樂部上太平御覽樂部七作四方美人積之於後宮收倡優侏儒狎徒倡初學記太平御覽作倡能為奇偉戲者初學記太平御覽能作而能而適用古聚之於旁太平御覽作房造爛漫之樂日夜與末喜及宮女飲酒無有休時置末喜於膝上聽用其言昏亂失道驕奢自恣為酒池可以運舟一鼓而牛飲者三千人輢其頭而飲之於酒池醉而溺死者末喜笑之以為樂龍逢進諫曰君無道必亡矣桀曰日有亡乎日亡而我亡不聽以為妖言而殺之造瓊室後漢書荀爽傳注引作瑤室淮南本經訓同瑤臺以臨雲雨殫財盡幣意尚不饜召湯囚之於夏臺已而釋之諸侯大叛於是湯受命而伐之戰於鳴條太平御覽兵部四十四引注云鳴條南夷地名桀師不戰湯遂放桀與末喜嬖妾同舟嬖妾不必實指其人管子輕重甲篇有女華竹書紀年沈約注有山氏女二人瓊琰皆傅會不足信流於海太平御覽作浮海史記夏紀正義引淮南子作江死於南巢之山詩曰懿厥哲婦為梟為鴟此之謂也

頌曰末喜配桀維亂驕揚桀既無道又重其荒姦軌是用不恤法常夏后之國遂反為商

殷紂妲己

妲己者殷紂之妃也太平御覽皇親部一引此句下有紂伐有蘇有蘇女以妲己美而辯用心邪僻奇比於體戚施於貌二十五字史記賈生列傳索隱引曹大家云體柔人之夸毗也北堂書鈔后妃部四用心邪僻又佞諂邪媚厭職惟妖厭行惟軌所與貴之所憎誅之美好辭辯與於姦軌並云出列女傳皆此傳佚文嬖幸於紂紂材力過人手格猛獸智足以距諫辯足以飾非矜人臣以能高天下以聲以為人皆出己之下好酒淫樂不離妲己妲己之所譽貴之妲己之所憎誅之作新淫之聲北鄙之舞靡靡之樂收珍物積之於後宮諛臣羣女咸獲所欲積糟為邱流酒為池懸肉為林使人裸形相逐其閒為長夜之飲妲己好之百姓怨望諸侯有畔者書牧誓正義引此句下有妲己曰罰輕誅薄威不立耳十一字今本脫紂乃為炮烙之法書正義引乃字下有重刑辟三字今本脫盧校炮烙改格說見讀山札記膏銅柱加之炭史記殷紀集解加上有下字荀子議兵篇注炭下有上字令有罪者行其上史記集解荀子注皆作行焉輒墮炭中荀子注炭作火妲己乃笑比干諫曰不脩先王之典法而用婦言禍至無日紂怒以為妖言妲己曰吾聞聖人之心有七竅太平御覽人事部十七下有竅有九毛四字於是剖心而觀之囚箕子微子去之武王遂受命興師伐紂戰于牧野紂師倒戈紂乃登廩臺史記殷紀鹿臺徐廣曰鹿一作廩逸周書克殷解作廩衣寶玉衣而自殺逸周書世俘解時甲子夕商王紂取天智玉琰五環身以自焚注天智玉之上美者雖環其身以自厚也於是武王遂致天之罰斬妲己頭懸於小白旗陳氏奐曰小白雜帛也左傳謂之少帛白與帛通以為亡紂者是女也書曰牝雞無晨牝雞之晨惟家之索詩云君子信盜亂是用暴匪其止共維王之邛此之謂也

頌曰妲己配紂惑亂是修紂既無道又重相謬指笑炮炙諫士刳囚遂敗牧野反商為周

周幽褒姒

褒姒者童妾之女周幽王之后也初夏之衰也褒人之神國語韋昭注褒人褒君也化為二龍同於王庭而言曰韋昭云共處曰同余褒之二君也夏后卜殺之與去國語與去之與止之史記周紀同漢書五行志去之止之此疑有脫文莫吉卜請其漦藏之而吉漢書五行志劉向以為漦血也韋昭云漦龍所吐沫龍之精氣也乃布幣焉龍忽不見而藏漦櫝中乃置之郊至周莫之敢發也及周厲王之末發而觀之漦流於庭不可除也王使婦人裸而譟之化為玄蚖國語作黿韋昭云黿或作蚖蚖蜥蜴象龍史漢亦皆作黿入後宮宮之童妾未毀而遭之國語作未既齔韋昭云毀當曰齔此疑毀下脫齔字既笄而孕當宣王之時產無夫而乳懼而棄之先是有童謠曰檿弧箕服韋昭云山桑曰檿弧弓也箕木名服矢房漢書作萁劉向以為萁服蓋以萁草為箭服寔亡周國宣王聞之後有人夫妻賣檿弧箕服之器者王使執而戮之夫妻夜逃聞童妾遭棄而夜號妾下疑脫之女二字哀而取之遂竄於褒長而美好褒人姁有獄獻之

以贖幽王受而嬖之遂釋襃姁故號曰襃姒既生子伯服幽王乃廢后申侯之女而立襃姒爲后廢太子宜咎而立伯服爲太子幽王惑於襃姒出入與之同乘不卹國事驅馳弋獵不時以適襃姒之意飲酒流湎流一本作沈倡優在前以夜續晝續一本作繼襃姒不笑幽王乃欲其笑萬端故不笑幽王爲熢燧大鼓有寇至則舉諸侯悉至而無寇襃姒乃大笑幽王欲悅之數爲舉熢火其後不信諸侯不至忠諫者誅唯襃姒言是從上下相諛百姓乖離申侯乃與繒西夷犬戎共攻幽王幽王舉熢燧徵兵莫至遂殺幽王於驪山之下虜襃姒盡取周賂而去於是諸侯乃即申侯而共立故太子宜咎是爲平王自是之後周與諸侯無異詩曰赫赫宗周襃姒滅之滅毛詩作威此之謂也

頌曰襃神龍變寔生襃姒興配幽王廢后太子舉烽致兵笑寇不至申侯伐周果滅其祀

衛宣公姜

宣姜者齊侯之女衛宣公之夫人也初宣公夫人夷姜生伋子左傳作急子以爲太子又娶於齊曰宣姜生壽及朔夷姜既死宣姜欲立壽乃與壽弟朔謀構伋子公使伋子之齊宣姜乃陰使力士待之界上而殺之曰有四馬白旄至者必要殺之壽聞之以告太子曰太子其避之伋子曰不可夫棄父之命則惡用子也壽度太子必行乃與太子飲奪之旄而行盜殺之伋子醒求旄不得遽往追之壽已死矣伋子痛壽爲己死乃謂盜曰所欲殺者乃我也此何罪請殺我盜又殺之二子既死朔遂立爲太子宣公薨朔立是爲惠公竟終無後亂及五世顧校云據左傳及衛世家五是三之譌三謂宣惠懿也至戴公而後寧詩云乃如之人毛詩人下有兮字德音無良此之謂也

頌曰衛之宣姜謀危太子欲立子壽陰設力士壽乃俱死衛果危殆五世不寧亂由姜起

魯桓文姜

文姜者齊侯之女魯桓公之夫人也內亂其兄齊襄公桓公將伐鄭納厲公既行與夫人俱將如齊也申繻曰不可女有家男有室無相瀆也謂之有禮易此必敗且禮婦人無大故則不歸桓公不聽遂與如齊文姜與襄公通桓公怒禁之不止文姜以告襄公襄公享桓公酒醉之使公子彭生抱而乘之因拉其脅而殺之公羊莊元年傳搚幹而殺之釋文搚本亦作拉遂死於車魯人求彭生以除恥齊人殺彭生詩曰亂匪降自天生自婦人此之謂也

頌曰文姜淫亂配魯桓公與俱歸齊齊襄淫通俾厥彭生摧幹拉胸維女爲亂卒成禍凶

魯莊哀姜

哀姜者齊侯之女莊公之夫人也初哀姜未入時公數如齊與哀姜淫既入與其弟叔姜俱公使大夫宗婦用幣見大夫夏甫不忌曰顧校云國語作宗人夏父展韋昭注宗人宗伯也夏父氏也展名也又夏父弗忌爲宗注魯大夫夏父展之後也此疑不忌是展之誤又左莊二十四年傳以爲御孫事亦不同婦贄不過棗栗左傳正義云先儒以爲棗取其早起也栗取其戰栗也以致禮也男贄不過玉帛禽鳥以章物也今婦贄用幣是男女無別也男女之別國之大節也左傳此下有而由夫人亂之六字無乃不可乎公不聽又丹其父桓公廟宮之楹刻其桷以夸哀姜此數義公羊何休注國語韋昭注並用其說哀姜驕淫通於二叔公子慶父公子牙哀姜欲立慶父公薨子般立慶父與哀姜謀遂殺子般於黨氏立叔姜之子是爲閔公閔公既立慶父與哀姜淫益甚又與慶父謀殺閔公而立慶父遂使卜齮襲弒閔公於武闈將自立魯人謀之慶父恐奔莒哀姜奔邾齊桓公立僖公聞哀姜與慶父通以危魯乃召哀姜酖而殺之公羊傳作縊殺之魯遂殺慶父詩云啜其泣矣何嗟及矣此之謂也

頌曰哀姜好邪淫於魯莊延及二叔驕妒縱橫慶父是依國適以亡齊桓征伐酖殺哀姜

晉獻驪姬

驪姬者驪戎之女晉獻公之夫人也初獻公娶於齊生秦穆夫人及太子申生又娶二女於戎生公子重耳夷吾獻公伐驪戎克之獲驪姬以歸生奚齊卓子本或誤說左傳其娣生卓子驪姬嬖於獻公齊姜先死公乃立驪姬以爲夫人驪姬欲立奚齊乃與弟謀曰一朝不朝其閒用刀逐太子與二公子而可間也於是驪姬乃說公曰曲沃君之宗邑也蒲與二屈國語韋昭注二屈有南北也今河東有北屈則是時復有南屈也臣瓚注漢書云汲郡古文翟章救鄭次于南屈君之境也不可以無主宗邑無主則民不畏邊境無主則開寇心夫寇生其心民慢其政國之患也若使太子主曲沃二公子主蒲與二屈則可以威民而懼寇矣遂使太子居曲沃重耳居蒲夷吾居二屈□□驪姬既遠太子乃夜泣公問其故對曰吾聞申生爲人甚好仁而強甚寬惠而慈於民今謂君惑於我必亂國無乃以國民之故行強於君君未終命而歿君其奈何胡不殺我無以一妾亂百姓公曰惠其民而不惠其父乎驪姬曰爲民與爲父異夫殺君利民民孰不戴苟父利而得寵父字誤國語作交除亂而衆說孰不欲焉雖其愛君欲不勝也若紂有良子而先殺紂毋章其惡鈞死也毋必假手於武王以廢其祀自吾先君武公兼翼而楚穆弒成大父曰事在晉獻公後與楚平伯嬴傳稱秦穆公齊傷槐女傳稱宋景公同一乘剌此皆爲民而不顧親君不早圖禍且及矣公懼曰奈何而可驪姬曰君何不老而授之政彼得政而治之殆將釋君乎公曰不可吾將圖之由此疑太子驪姬乃使人以公命告太子曰君夢見齊姜亟往祀焉申生祭於曲沃歸福於絳公田不在驪姬受福乃寘鴆於酒施毒於脯公至召申生將胙驪姬曰食自外來不可不試也覆酒於地地墳申生恐而出驪姬與犬犬死飲小臣小臣死之之字疑衍驪姬乃仰天叩心而泣見申生哭曰嗟乎國子之國子何遲爲君有父恩忍之國語無恩字況國人乎弒父以求利人孰利之獻公使人謂太子曰爾其圖之太傅里克曰太子入自明可以生不則不可以生太子曰吾君老矣若入而自明則驪姬死吾君不安遂自經於新城廟公遂殺少傅杜原款使閹楚刺重耳重耳奔狄使賈華刺夷吾夷吾奔梁盡逐羣公子乃立奚齊獻公卒奚齊立里克殺之卓子立又殺之乃戮驪姬鞭而殺之史記晉世家集解引傳殺驪姬於市下是字疑市之誤於是秦立夷吾是爲惠公惠公死子圉立是爲懷公晉人殺懷公於高梁立重耳是爲文公亂及五世然後定詩曰婦有長舌維厲之階又曰哲婦傾城此之謂也

頌曰驪姬繼母惑亂晉獻謀譖太子毒酒爲權果弒申生公子出奔身又伏辜五世亂昏

魯宣繆姜

繆姜者齊侯之女魯宣公之夫人成公母也聰慧而行亂故諡曰繆逸周書諡法解名與實爽曰繆音靡幼反左傳作穆初成公幼繆姜通於叔孫宣伯名喬如左傳作僑喬如與繆姜謀去季孟而擅魯國晉楚戰于鄢陵公出佐晉將行姜告公必逐季孟是背君也公辭以晉難請反聽命又貨晉大夫使執季孫行父而止之許殺仲孫蔑以魯士晉爲內臣顧校云士卽事字古通用魯人不順喬如明而逐之顧校云明卽盟字古通用案成十六年左傳云出叔孫僑如而盟之喬如奔齊魯遂擯繆姜於東宮始往繆姜使筮之遇艮之六左傳作八史曰是謂艮之隨隨其出也君必速出姜曰亡是於周易曰隨元亨利貞无咎元善之長也亨嘉之會也利義之和也貞事之幹也終故不可誣也終左傳作然是以雖隨无咎今我婦人而與於亂固在下位而有不仁不可謂元不靖國家不可謂亨作而害身不可謂利棄位而放左傳作姣服虔讀將放效之效此疑形近而譌不可謂貞有四德者隨而無咎我皆無之豈隨也哉我則取惡能無咎乎必死於此不得出矣卒薨於東宮君子曰惜哉繆姜雖有聰慧之質終不得掩其淫亂之罪詩曰士之耽兮猶可說也女之耽兮不可說也此之謂也

頌曰繆姜淫泆宣伯是阻郝氏懿行曰阻疑怚字之誤說文怚驕也謀逐季孟欲使專魯既廢見擯心意摧下後雖善言終不能補

陳女夏姬

陳女夏姬者夏姬不當稱陳女疑鄭字之誤陳大夫夏徵舒之母御叔之妻也陳字及御叔之妻四字舊脫從史記陳世家正義引校增其狀美好無匹內挾伎術蓋老而復壯者三為王后七為夫人藝文類聚人部十九重三字姚寬西溪叢語引宇文士及妝臺記序云春秋之初有晉楚之諺曰夏姬得道雞皮三少所謂老而復壯者三也下二句當別有所出史通雜說篇引再為夫人三為王后誤公侯爭之莫不迷惑失意夏姬之子徵舒為大夫公孫寧儀行父與陳靈公皆通於夏姬或衣其衣或裻其幡四字舊脫從藝文類聚校增類聚幷引注云蔽膝案穀梁宣九年傳云或衣其衣或衷其襦裻衷形近而譌敝膝不名幡亦疑字誤以戲於朝泄冶見之謂曰君有不善子宜掩之今自子率君而為之不待幽閒於朝廷以戲士民其謂爾何二人以告靈公靈公曰衆人知之吾不善之吾二字疑誤倒無害也泄冶知之寡人恥焉乃使人徵賊泄冶而殺之徵字誤黃校云宋本模糊似是徵字靈公與二子飲於夏氏召徵舒也公戲二子曰徵舒似汝二子亦曰不若其似公也徵舒疾此言靈公罷酒出徵舒伏弩廄門射殺靈公公孫寧儀行父皆奔楚靈公太子午奔晉其明年楚莊王舉兵誅徵舒定陳國立午是為成公莊王見夏姬美好將納之申公巫臣諫曰不可王討罪也而納夏姬是貪色也貪色為淫淫為大罰願王圖之王從之使壞後垣而出之將軍子反見美又欲取之巫臣諫曰是不祥人也殺御叔弒靈公戮夏南出孔儀喪陳國天下多美婦人何必取是子反乃止莊王以夏姬與連尹襄老襄老死於邲亡其尸其子黑要又通於夏姬巫臣見夏姬謂曰子歸我將聘汝及恭王即位巫臣聘於齊盡與其室俱至鄭使人召夏姬曰尸可得也夏姬從之巫臣使介歸幣於楚而與夏姬奔晉王安人曰左傳遂奔晉晉人使為邢大夫此疑有脫文下大夫二字當上屬大夫子反怨之遂與子重滅巫臣之族而分其室詩云乃如之人兮韓詩外傳同毛詩兮作也懷昏姻也大無信也不知命也言嬖色殞命也與毛詩義異

頌曰夏姬好美滅國破陳走二大夫殺子之身殆誤楚莊敗亂巫臣子反悔懼申公族分

齊靈聲姬

聲姬者魯侯之女靈公之夫人太子光之母也號孟子淫通於大夫慶尅左傳作克與之蒙衣乘輦而入於閎鮑牽見之以告國佐國佐召慶尅將詢之慶尅久不出以告孟子曰國佐非我孟子怒時國佐相靈公會諸侯於柯陵高子鮑子處內守及還將至閉門而索客孟子訴之曰高鮑將不內君而欲立公子角國佐知之公怒刖鮑牽而逐高子國佐二人奔莒二人一本作佐遂此下與左傳不同當別有所出更以崔杼為大夫使慶尅佐之乃帥師圍莒不勝國佐使人殺慶尅靈公與佐盟而復之孟子又愬而殺之及靈公薨高鮑皆復遂殺孟子齊亂乃息詩云匪教匪誨時維婦寺此之謂也

頌曰齊靈聲姬厥行亂失失與佚同淫於慶尅鮑牽是疾譖愬高鮑遂以奔亡好禍用亡陳氏奐曰亡疑妄字之誤說文妄亂也亦以事喪

齊東郭姜

齊東郭姜者棠公之妻齊崔杼御東郭偃之姊也美而有色棠公死崔子弔而說姜遂與偃謀娶之既居其室王安人曰既字絕句居其當作其居文誤倒耳比於公宮莊公通焉驟如崔氏崔子知之異日公以崔子之冠賜侍人崔子慍告有疾不出公登臺以臨崔子之宮由臺上與東郭姜戲公下從之東郭姜奔入戶而閉之公推之曰開余東郭姜曰老夫在此未及收髮公曰余開崔子之疾也不開上開字當作問公自言來問疾也不開言何故不開也崔子與姜自側戶出閉門聚衆鳴鼓公恐擁柱而歌左傳服虔注一曰公自知見欺恐不得去故歌以自悔本此傳為說公請於崔氏曰孤知有罪矣請改心事吾子若不信請盟崔子曰臣不敢聞命乃避之公又請於崔氏之宰曰請就先君之廟而死焉崔氏之宰曰君之臣杼有疾不在侍臣不敢聞命公踰牆而逃崔氏射公中踵左傳作股公反墮遂弒公先是時東郭姜與前夫子棠毋咎俱入崔子愛之使為相室崔子前妻子二人大子城左傳作成少子彊及姜入後生二子明成子上二字衍明下又衍成字涉頌明成而誤當據左傳校正成

有疾崔子廢成而以明爲後成使人請崔邑以老崔子哀而許之棠毋咎與東郭偃爭而不與成與彊怒將欲殺之以告慶封慶封齊大夫也陰與崔氏爭權欲其相滅也謂二子曰殺之於是二子歸殺棠毋咎東郭偃於崔子之庭崔子怒愬之於慶氏曰吾不肖有子不能教也以至於此吾事夫子國人之所知也唯辱使者（唯讀爲雖古字通）不可以已慶封乃使盧蒲嫳帥徒衆與國人焚其庫廄而殺成姜（左傳作彊）崔氏之妻曰生若此不若死遂自經而死崔子歸見庫廄皆焚妻子皆死又自經而死君子曰東郭姜殺一國君而滅三室又殘其身可謂不祥矣詩曰枝葉未有害本實先敗（毛詩作撥）此之謂也

頌曰齊東郭姜崔杼之妻惑亂莊公毋咎是依禍及明成爭邑相殺父母無聊崔氏遂滅

衛二亂女

衛二亂女者南子及衛伯姬也南子者宋女衛靈公之夫人通於宋子朝太子蒯聵知而惡之南子讒太子於靈公曰太子欲殺我靈公大怒蒯聵蒯聵奔宋靈公薨蒯聵之子輒立是爲出公衛伯姬者蒯聵之姊也孔文子之妻孔悝之母也悝相出公文子卒姬與孔氏之豎渾良夫淫姬使良夫於蒯聵蒯聵曰子苟能內我於國報子以乘軒免子三死與盟許以姬爲良夫妻良夫喜以告姬姬大悅良夫乃與蒯聵入舍孔氏之圃昏時二人蒙衣而乘遂入至姬所已食姬杖戈先太子與五介冑之士迫其子悝於廁強盟之出公奔魯子路死之蒯聵遂立是爲莊公殺夫人南子（左傳無殺南子事）又殺渾良夫莊公以戎州之亂又出奔四年而出公復入將入大夫殺孔悝之母而迎公（左傳孔悝載其母奔宋與此異）二女爲亂五世至悼公而後定詩云相鼠有皮人而無儀人而無儀不死何爲此之謂也

頌曰南子惑淫宋朝是親譖彼蒯聵使之出奔悝母亦嬖出入兩君二亂交錯咸以滅身

趙靈吳女

趙靈吳女者號孟姚吳廣之女趙武靈王之后也初武靈王娶韓王女爲夫人生子章立以爲后章爲太子王嘗夢見處女鼓瑟而歌（史記趙世家作琴）曰美人熒熒兮顏若苕之榮（史記集解引綦毋邃曰陵苕之草其華紫）命兮命兮（史記兮作乎）逢天時而生（史記無此句）曾莫我嬴嬴（史記莫作無不重嬴字集解引綦毋邃曰言有命祿生遇其時人莫知己貴盛盈嬴也顧校云邃蓋讀嬴爲盈詳其文義似亦不重此字）異日王飲酒樂數言所夢想見其人吳廣聞之乃因后而入其女孟姚甚有色焉王愛幸之不能離數年生子何孟姚數微言后有淫意太子無慈孝之行王乃廢后與太子而立孟姚爲惠后以何爲王是爲惠文王武靈王自號主父封章於代號安陽君四年朝羣臣安陽君來朝主父從旁觀窺羣臣宗室（史記下有之禮二字）見章傫然也（傫史記作儽）反臣於弟心憐之是時惠后死久恩衰乃欲分趙而王章於代計未決而輟主父游沙丘宮（史記正義云沙丘宮在邢州平鄉縣東北二十里）章以其徒作亂李兌乃起四邑之兵擊章章走主父主父閉之（史記作開之索隱云戰國及孔衍作閉之閉謂藏也）兌因圍主父宮既殺章乃相與謀曰以章圍主父卽解兵吾屬夷矣乃遂圍主父主父欲出不得又不得食乃探雀鷇而食之（史記索隱引曹大家曰鷇雀子也生受哺者謂之鷇集解引綦毋邃曰鷇鷇子也）三月餘遂餓死沙丘宮詩曰流言以對寇攘式內言不善之從內出也

頌曰吳女苕顏神寤趙靈既見嬖近惑心乃生廢后與戎子何是成主閉沙丘國以亂傾

楚考李后

楚考李后者趙人李園之女弟楚考烈王之后也初考烈王無子春申君患之李園爲春申君舍人乃取其女弟與春申君知有身園女弟承間謂春申君曰楚王之貴幸君雖兄弟不如今君相楚二十餘年（三字依楚策四史記春申君傳皆作二）而王無子卽百歲後將立兄弟卽楚更立君後彼亦各貴其所親又安得長有寵乎非徒然也君用事久多失禮

於王兄弟王兄弟誠立（王字舊脫從別本校增）禍且及身何以保相印江東之封乎今妾知有身矣而人莫知妾之幸君未久誠以君之重而進妾於楚王楚王必妾（妾上脫幸字當據楚策史記校正）妾賴天有子男則是君之子為王也楚國盡可得孰與身臨不測之罪乎春申君大然之乃出園女弟謹舍之言之考烈王考烈王召而幸之遂生子悼立為太子園女弟為后而李園貴用事養士欲殺春申君以滅口及考烈王死園乃殺春申君滅其家悼立是為幽王（顧校云史記楚世家十年幽王卒此下當脫幽王死三字也）后有考烈王遺腹子猶立（史記楚世家同六國表名郝）是為哀王考烈王弟公子負芻之徒（按及世家並云負芻哀王庶兄與此不同）聞知幽王非考烈王子疑哀王乃襲殺哀王及太后盡滅李園之家而立負芻為王五年而秦滅之詩云盜言孔甘亂是用餤此之謂也

頌曰李園女弟發迹春申考烈無子果得納身知重而入（詩箋云重謂懷孕也）遂得為嗣既立畔本宗族滅弑

趙悼倡后

倡后者邯鄲之倡（四字舊脫從史記趙世家集解列女傳索隱引校增）趙悼襄王之后也前日而亂一宗之族（日盧校改嫁）既寡悼襄王以其美而取之李牧諫曰不可女之不正國家所以覆而不安也此女亂一宗大王不畏乎王曰亂與不亂在寡人為政遂娶之初悼襄王后生子嘉為太子倡后既入為姬生子遷倡后既嬖幸於王陰譖后及太子於王使人犯太子而陷之於罪王遂廢嘉而立遷黜后而立倡姬為后及悼襄王薨遷立是為幽閔王（史記作幽繆王徐廣曰又云湣王湣與閔同）倡后淫佚不正通於春平君多受秦賂而使王誅其良將武安君李牧其後秦兵徑入莫能距遷遂見虜於秦趙亡大夫怨倡后之譖太子及殺李牧乃殺倡后而滅其家共立嘉於代七年不能勝秦趙遂滅為郡詩云人而無禮不死胡俟（胡毛詩作何）此之謂也

頌曰趙悼倡后貪叨無足隳廢后適執詐不愨淫亂春平窮意所欲受賂亡趙身死滅國（國顧校改族）

列女傳卷之七

續列女傳卷之八　　錢塘梁端無非校注

周郊婦人（仁智　此二字從明發潛翻宋本增後放此）

周郊婦人者周大夫尹固所遇於郊之婦人也周敬王之時王子朝怙寵為亂與敬王爭立敬王不得入尹固與召伯盈原伯魯附於子朝春秋魯昭二年六月（當作二十六年案左傳在昭二十六年十一月傳下文云是其過三歲乎至昭二十九年京師果殺尹固尤其明證）晉師納王尹固與子朝奉周之典籍出奔楚數日道還周郊婦人遇郊尤之曰處則勸人為禍行則數日而反是其過三歲乎至昭公二十九年京師果殺尹固君子謂周郊婦人惡尹氏之助亂知天道之不祐示以大期終如其言詩云取辟不遠昊天不忒此之謂也

陳辯女（辯通）

辯女者陳國採桑之女也晉大夫解居甫使於宋道過陳遇採桑之女止而戲之曰女為我歌我將舍汝（太平御覽木部四引注云舍置不留女也案曹大家不見續傳此不知何人注）採桑女乃為之歌曰墓門有棘斧以斯之夫也不良國人知之知而不已誰昔然矣大夫又曰為我歌其二女曰墓門有梅（梅當作楳）（楚辭天問何繁鳥萃棘負子肆情王逸注言解居父聘吳過陳之墓門見婦人負其子欲與之淫泆肆其情欲婦人引詩刺之曰墓門有棘有鴞萃止言墓門有棘雖無人棘上猶有鴞汝獨不愧也屈子蓋用詩意此傳及叔師並本三家二章皆作棘後人據毛詩改之洪氏楚辭補注王氏詩攷引傳作楳是其誤已久矣）有鴞萃止夫也不良歌以訊止（訊當作誶廣韻六至引詩作誶止王逸楚辭注引訊予作誶予今毛詩止亦誤作之）訊予不顧顛倒思予大夫曰其梅則有（楚辭補注作其棘則是）其鴞安在女曰陳小國也攝乎大國之閒因之以饑饉（舊誤飢饉從楚辭補注校改）加之以師旅其人且亡而況鴞乎大夫乃服而釋之君子謂辯女貞正而有辭柔順而有守詩云既見君子樂且有儀此之謂也

聶政姊（節義）

齊勇士聶政之姊也（史記刺客傳政姊榮集解曰一作嫈）聶政母既終獨有姊在及為濮陽嚴仲子刺韓相俠累所殺者數十人恐禍及姊因自披其面抉其目自屠剔而死韓暴其尸於市購問以千金莫知為誰姊曰弟至賢愛妾之軀滅吾之弟名（之弟韓策史記作弟之）非弟意也乃之韓哭聶政尸謂吏曰殺韓相者妾之弟軹深井里聶政也（史記索隱曰地理志河內有軹縣深井軹縣之里名也）亦自殺於尸下晉楚齊衛聞之曰非獨聶政之勇乃其姊者烈女也君子謂聶政姊仁而有勇不去死以滅名（去韓策吳師道補注作怯）詩云死喪之威兄弟孔懷言死可畏之事唯兄弟甚相懷此之謂也

王孫氏母（節義）

王孫氏之母者齊大夫王孫賈之母也賈年十五事齊閔王國亂閔王出見弒國人不討賊王孫母謂賈曰汝朝出而晚來則吾倚門而望汝汝暮出而不還則吾倚閭而望汝今汝事王王出走汝不知其處汝尚何歸乎王孫賈乃入市中而令百姓曰淖齒亂齊國弒閔王欲與我誅之者袒右市人從者四百人與之誅淖齒（漢書顏師古注曰淖音女教反字或作卓）刺而殺之君子謂王孫母義而能教詩云教誨爾子式穀似之此之謂也

陳嬰母（賢明）

漢棠邑侯（漢書功臣表作堂邑堂棠古字通）陳嬰之母也（史記項羽紀集解晉灼曰陳嬰母潘旌人墓在潘旌）始嬰為東陽令史居縣素信為長者秦二世之時東陽少年殺縣令相聚數千人欲立長帥未有所用乃請陳嬰嬰謝不能遂強立之縣中從之得二萬人欲立嬰為王嬰母曰我為子家婦聞先故不甚貴（故史記作古）今暴得大名不祥不如以兵有所屬事成猶得封侯敗則易以亡可無為人所指名也嬰從其言以兵屬項梁梁以為上柱國後項氏敗嬰歸漢以功封棠邑侯君子曰嬰母知天命又能守先故之業流祚後世謀慮深矣詩曰貽厥孫謀（貽毛詩作詒）以燕翼子此之謂也

王陵母（節義）

漢丞相安國侯王陵之母也陵始為縣邑豪高祖微時兄事陵及高祖起沛陵亦聚黨數千（太平御覽人事部八十二千下有人字）以兵屬漢王項羽與漢

爲敵國得陵母置軍中陵使至則東嚮坐陵母欲以招陵陵母既而私送使者泣曰爲老妾語陵善事漢王漢王長者（太平御覽下有也必得天下五字）無以老妾故懷二心言妾已死也乃伏劍而死以固勉陵項羽怒烹之陵志益感終與高祖定天下位至丞相封侯傳爵五世（史漢年表自陵至侯定凡五世元狩五年坐酎金國除）君子謂王陵母能棄身立義以成其子詩云我躬不閱遑恤我後終身之仁也陵母之仁及五世矣

張湯母（仁智）

漢御史大夫張湯之母也湯以文法事漢孝武帝爲御史大夫好勝陵人母數責怒性不能悛改後果爲丞相嚴青翟（莊青翟漢避明帝諱改嚴）及三長史（朱買臣王朝邊通）所怨會趙王上書言湯罪繫廷尉（史漢本傳皆云事下廷尉）丞相及三長史共致其罪遂自殺昆弟諸子欲厚葬之母曰湯爲天子大臣被惡言而死亦何厚葬（史記何厚葬乎漢書乎作爲此脫一字）載以牛車有棺而無槨天子聞之曰非此母不生此子乃盡案誅三長史丞相嚴青翟自殺君子謂張湯母能克己感悟時主詩云彼美孟姜德音不忘此之謂也

雋不疑母（母儀）

漢京兆尹雋不疑之母也仁而善教不疑爲京兆尹行縣錄囚徒還其母輒問所平反（太平御覽人事部六十引注云平其事反死爲生也）活幾何人即不疑多所平反（十一字舊脫從太平御覽校增即誤耶從漢書本傳校改）母喜笑飲食言語異於他時或無所出母怒爲之不食由是故不疑爲吏嚴而不殘（舊誤不嚴不殘從太平御覽校改漢書同）君子謂不疑母能以仁教（太平御覽教下有子字）詩云昊天疾威（韓詩外傳同毛詩作旻天）敷于下土言天道好生疾威虐之行於下土也

楊夫人（賢明）

楊夫人者漢丞相安平侯楊敞之妻也漢昭帝崩昌邑王賀即帝位淫亂大將軍霍光與車騎將軍張安世謀欲廢賀更立帝議已定使大司農田延年報敞敞驚懼不知所言汗出浹背徒曰唯唯而已延年出更衣夫人遽從東廂謂敞曰此國之大事今大將軍議已定使九卿來報君侯君侯不疾應與大將軍同心猶與無決先事誅矣延年從更衣還敞夫人與延年參語許諾請奉大將軍教令遂共廢昌邑王立宣帝居月餘敞襲益封三千五百戶君子謂敞夫人可謂知事之機者矣詩云展彼碩女（展毛詩作展）令德來教此之謂也

霍夫人顯（孽嬖）

霍夫人顯者漢大將軍博陸侯霍光之妻也（漢書晉灼注漢語光嫡妻東閭氏亡顯以婢代立）奢淫虐害不循軌度光以忠慎受孝武皇帝遺詔輔翼少主當孝宣帝時又以立帝之功甚見尊寵人臣無二顯有小女字成君欲貴之其道無由會宣帝許后當產疾顯乃謂女監淳于衍（監字誤漢書外戚傳作醫霍光傳作乳醫）曰婦人娩乳大故（說文娩生子免身也外戚傳作免）十死一生今皇后當娩身可因投藥去之使我女得爲后富貴共之衍承其言擣附子碎太醫大丸中持入遂藥弒許后事急顯以情告光光驚愕業已治衍奏因令上署勿論（顧校云當是奏上因署令勿論李奇所謂光題其奏也字誤倒耳或使人因顏師古說改令上二字連文案顧校是也霍光傳外戚傳並奏上連文顏師古注霍光傳亦用李說）顯遂爲成君衣補治入宮具果立爲后是時許后之子以正適立爲太子顯怒歐血不食曰此乃帝在民閒時子安得爲太子即我女有子反當爲王耶復教皇后令毒殺太子皇后數召太子賜食保阿輒先嘗之光既薨子禹嗣爲博陸侯顯改更光時所造塋而侈大之築神道爲輦閣幽閉良人奴婢又治第宅作乘輿輦盡繡絪馮（顧校云盡是畫字之誤案顧校是也霍光傳加畫繡絪馮如淳曰絪亦茵馮所謂馮者也）黃金塗爲韉輪（釋名鞍伏也在前人所伏也是鞍即馮矣段校云爲當作韋知二字案段校從霍光傳也此傳或止一韋字塋近誤篆耳）侍婢以五采絲輓顯游戲（霍光傳下有第中二字）又與監奴馮子都淫亂禹等縱弛日甚宣帝既聞霍氏不道又弒許后事泄顯恐怖乃謀爲逆欲廢天子而立禹發覺霍氏中外皆腰斬而顯棄市后廢處昭臺宮詩云慶爲殘賊莫知其尤言怙於惡不知其爲過霍夫人顯之謂也

嚴延年母（仁智）

河南太守東海嚴延年之母也生五男皆有吏材至二千石東海號曰萬石嚴嫗延年爲河南太守所在名爲嚴能冬月傳屬縣囚論府下（漢書本傳作上）流血數里河南號曰屠伯（太平御覽刑法部八引注云以用刑殺爲主若屠者也）其母常從東海來欲就延年臘到洛陽適見報囚（太平御覽引注云所報決刑戮之囚也）母大驚便止都亭不肯入府延年出至都亭謁母閉閤不見延年免冠頓首閤下母乃見之因責數延年曰幸備郡守專治千里不聞仁義教化（義漢書作愛）有以全安愚民顧乘刑罰多刑殺人欲以致威豈爲民父母之意哉延年服罪頓首謝因爲御歸府舍母畢正臘已謂延年曰天道神明人不可獨殺我不自意老當見壯子被刑戮也（老書漢書作當老）行矣去汝東海（漢書作歸）埽除墓地耳遂去歸郡見昆弟宗族復爲言之後歲餘爲府丞所章結（漢書師古注結正其罪也）延年罪名十事下御史案驗遂棄延年於市東海莫不稱母賢智君子謂嚴母仁智信道詩云心之憂矣寧自全矣（全字誤當從詩作今）其嚴母之謂也

漢馮昭儀（節義）

漢馮昭儀者孝元帝之昭儀右將軍光祿勳馮奉世之女也元帝二年昭儀以選入後宮始爲長使數月爲美人生男是爲中山孝王美人爲婕妤建昭中上幸虎圈鬭獸後宮皆從熊逸出圈攀檻欲上殿左右貴人傅昭儀皆驚走而馮婕妤直當熊而立（漢書外戚傳直下有前字）左右格殺熊天子問婕妤人情皆驚懼何故當熊對曰妾聞猛獸得人而止妾恐至御坐（漢書至上有熊字）故以身當之元帝嗟嘆以此敬重焉傅昭儀等皆慚明年中山王封乃立婕妤爲昭儀隨王之國號中山太后（漢書馮倢伃男立爲信都王尊倢伃爲昭儀元帝崩爲信都太后河平中隨王之國後徙中山此傳有脫誤）君子謂昭儀勇而慕義詩云公之媚子從公于狩論語曰見義不爲無勇也昭儀兼之矣

王章妻女（仁智）

王章妻女漢京兆尹王仲卿之妻及其女也仲卿爲書生學於長安獨與妻居疾病無被臥牛衣中（漢書顏師古注云牛衣編亂麻爲之即今俗呼爲龍具者）與妻訣泣涕妻呵怒曰仲卿尊貴在朝廷誰愈於仲卿者今疾病困厄不自激昂乃反涕泣何鄙也後章仕宦至京兆尹成帝舅大將軍王鳳秉政專權章雖爲鳳所舉意不肯附會有日食之變章上封事言鳳不可任用事成當上妻止之曰人當知足獨不念牛衣中流涕時耶章曰非女子所知書遂上天子不忍退鳳章猶是爲鳳所陷（猶與由古通用漢書本傳作由）事至大逆（事漢書作罪）收繫下獄章有小女年十二夜號哭曰平日坐獄上（顧校云平日坐獄書作平生數曰平生先時也此蓋後人增日字又改生爲坐）聞呼囚數常至九今八而止我君素剛先死者必我君也明日問之果死妻子皆徙合浦鳳薨後成都侯王商爲大將軍閔章無罪白還其妻子財產田宅衆庶給之君子謂王章妻知卷舒之節詩云昊天已威子愼無罪言王爲威虐之政則無罪而遘咎也

班婕妤（辯通）

班婕妤者左曹越騎班況之女漢孝成皇帝之婕妤也賢才通辯始選入後宮爲小使（漢書外戚傳作少使）俄而大幸爲婕妤成帝遊於後庭嘗欲與婕妤同輦辭曰觀古圖畫賢聖之君皆有名臣在側三代之末主乃有女嬖（漢書作嬖女）今欲同輦得無似之乎上善其言而止太后聞而喜曰古有樊姬今有班婕妤每誦詩及窈窕德家（漢書作象）女師之篇（漢書顏師古注皆古箴戒之書也而說者便謂窈窕德象即是詩篇蓋失之矣案顏說非也窈窕關雎也德象鵲巢也二字見毛詩序家象形近而誤女師葛覃也見毛詩傳此抑亦稱白圭時遇亦稱婦夏之例）必三復之每進見上疏依古禮自鴻嘉之後成帝稍隆於女寵婕妤進侍者李平平得幸立爲婕妤帝曰始衛皇后亦從微起乃賜平姓曰衛所謂衛婕妤也其後趙飛燕姊妹（當作娣字誤）有寵驕妒（王安人曰驕妒二字下文方見疑此衍）譖訴婕妤云挾邪詛祝考問班婕妤曰（漢書曰上有倢伃對三字）妾聞死生有命富貴在天脩正尙未蒙福爲邪欲以何望且使鬼神有知不受不臣之訴如其無知訴之何

益故弗爲也上善其對而憐閔之賜黃金百斤時飛燕驕妒婕妤恐久見危求供養皇太后於長信宮上許焉婕妤退處東宮作賦自傷曰承祖考之遺德兮荷性命之俶靈（說文俶善也漢書作淑）登薄軀於宮闕兮充下陳於後庭蒙聖皇之渥惠兮當日月之盛明揚光烈之翕赫兮奉隆寵於增成（增舊譌層從別本校改漢書亦作增應劭曰後宮有八區增成第三也）既過幸於非位兮竊庶幾乎嘉時每寤寐而累息兮申佩離以自思（離與縭同爾雅釋器婦人之褘謂之縭緌也注帨巾也）陳女圖而鏡鑒兮顧女史而問詩悲晨婦之作戒兮哀褒閻之爲尤（閻漢書作閻案谷永傳閻妻驕扇顏注引魯詩此後人依毛詩改之尤漢書作郵下同）美皇英之女舜兮（舜漢書作虞）榮任姒之母周雖愚陋其靡及兮（舊誤乎從別本校改漢書亦作兮）敢舍心而忘茲歷年歲而悼懼兮閔繁華之不滋（繁漢書作蕃）痛陽祿與柘觀兮（觀漢書作館晉灼作觀）仍襁褓而離災豈妾人之殃咎兮將天命之不可求白日忽以移光兮（以漢書作已）遂奄莫而昧幽（奄漢書作晻）猶被覆載之厚德兮不廢捐於罪尤奉供養於東宮兮託長信之末流供灑掃於帷幄兮永終死以爲期願歸骨於山足兮依松柏之餘休重曰潛玄宮兮幽以清應門閉兮禁闥扃華殿塵兮玉階苔中庭萋兮綠草生廣屋蔭兮幃幄晻（漢書作廣室陰兮帷幄暗）房櫳虛兮風泠泠感帷裳兮發紅羅紛悴縩兮紈素聲（悴縩漢書作綷縩文選琴賦注引作翠粲並聲近而通用）神眇眇兮密靖處（靖漢書作靚）君不御兮誰爲榮俯視兮丹墀思君兮履綦仰視兮雲屋雙涕下兮橫流（漢書無下字）顧左右兮和顏酌羽觴兮銷憂惟人生兮一世忽壹過兮若浮（壹漢書作一）己獨儁兮高明（儁漢書作享）處生民兮極休勉娛精兮極樂（娛漢書作虞）與福祿兮無期綠衣白華（漢書衣下有兮字）自古兮有之至成帝崩婕妤充奉園陵薨因葬園中君子謂班婕妤辭同輦之言蓋宣后之志也進李平於同列樊姬之德也釋詛祝之譖定姜之知也求供養於東宮寡李之行也及其作賦哀而不傷歸命不怨詩云有斐君子（斐毛詩作匪）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瑟兮僩兮赫兮咺兮有斐君子終不可諼兮其班婕妤之謂也

趙飛燕姊娣　孽嬖

趙飛燕姊娣者成陽侯趙臨之女孝成皇帝之寵姬也飛燕初生父母不舉三日不死乃收養之成帝常微行出過河陽主（當從漢書外戚傳作陽阿五行志亦誤作河陽）樂作上見飛燕而悅之召入宮大幸有女弟復召入俱爲婕妤貴傾後宮乃封父臨爲成陽侯有頃立飛燕爲皇后其娣爲昭儀飛燕爲后而寵衰昭儀寵無比居昭陽舍其中廷彤朱殿上漆（漢書漆上有髹字）砌（漢書作切）皆銅沓黃金塗白玉階壁往往爲黃金釭（漢書壁下有帶字）函藍田璧玉（漢書無玉字）明珠翠羽飾之後宮未嘗有焉姊娣專寵而悉無子嬌媚不遜嫉妒後宮帝幸許美人有子昭儀聞之謂帝曰常紿我從中宮來今許美人子何從生懟手自擣（漢書手上有以字擣作[illegible]同）以頭擊柱從床上自投地涕泣不食曰今當安置我我欲歸爾帝曰我欲語之反怒爲亦不食昭儀曰陛下自如是不食謂何（漢書如作知當絕句是字屬下讀）陛下常言約不負汝今許美人有子竟負約謂何帝曰約以趙氏故不立許氏使天下無出趙氏之上者無憂也乃詔許氏夫人（氏字衍夫嚴美之誤）令殺所生兒（與漢書微異）葦篋盛緘之（葦漢書作葦）帝與昭儀共視復緘封以御史中丞印出埋獄垣下中宮史曹宮字偉能御幸生子（漢書曹宮以元延元年十月乳許美人以二年十一月乳與此傳先後不同）帝復用昭儀之言勿問男女殺之宮未殺昭儀怒掖庭獄丞籍武因中黃門奏事曰陛下無繼嗣子無貴賤唯留意帝不聽時兒生八九日遂取去殺之（亦與漢書微異）昭儀與偉能書及藥令自死偉能得書曰果欲姊娣擅天下且我兒額上有壯髮似元帝今兒安在已殺之乎（漢書作危殺之矣已是危字脫壞也）乃飲藥死自後御幸有子者輒死或飲藥自墮由是使成帝無嗣成帝既崩援立外藩仍不繁育君子謂趙昭儀之凶嬖與褒姒同行成帝之惑亂與周幽王同風詩云池之竭矣不云自瀕（毛詩作頻此與鄭箋改字合）泉之竭矣不云自中成帝之時舅氏擅外趙氏專內其自竭極蓋亦池泉之勢也

漢孝平王后　貞順

漢孝平王后者安漢公太傅大司馬王莽之女孝平皇帝之后也爲人婉瘱有節行瘱舊誤瘞從北堂書鈔后妃部二說文繫傳心部引校改漢書外戚傳同文選女史箴注引曹大家曰婉柔和婉瘱深邃也漢書注引曹注作婉瘱正字也顏師古曰俗誤字平帝卽位后年九歲莽秉政欲只依霍光故事只字疑誤漢書無此字以女配帝設詐以成其禮諷皇太后遣長樂少府夏侯藩宗正劉宏尙書令平晏納采太師孔光大司徒馬宮大司空甄豐以下四十人漢書作四十九人皮弁素積而告宗廟明年春遣司徒司空漢書有大字左右將軍孫建甄邯奉乘輿法駕迎皇后於安漢公第司徒授璽綬登車稱警蹕時自上林延壽門入未央前殿羣臣就位行禮畢大赦天下賜公卿下至趙宰執事趙漢書作騶皆有差后立歲餘平帝崩後數年莽篡漢位后年十八自劉氏廢常稱疾不朝會莽敬憚哀傷意欲嫁之令立國將軍孫建世子豫漢書作襐飾二字師古曰襐盛飾也意欲爲襐飾此書無等疑此脫飾字又譌襐爲豫耳將醫往問疾后大怒笞鞭旁侍御漢書旁上有其字因發疾漢書作發病發廢古通用不肯起莽遂不敢強也及漢兵誅莽燔燒未央后曰何面目以見漢家自投火中而死君子謂平后體自然貞淑之行不爲存亡改意可謂節行不虧汙者矣詩曰髧彼兩髦實惟我儀之死矢靡他此之謂也

更始韓夫人 孽嬖

漢更始韓夫人者更始皇帝劉聖公之夫人也佞諂邪媚嗜酒無禮初王莽之末更始以新市平林下江之衆起自立爲更始將軍兵威日盛遂自立爲帝以紹漢統及申屠建討莽首詣宛後漢書劉玄傳首上有傳字此脫更始視之曰不如此當與霍光等韓夫人曰不如此帝那得之其佞巧得更始意如此更始旣墮於政事墮一本作惰而韓夫人嗜酒淫色北堂書鈔后妃部四作淫遊日與更始醉飽沈湎飽舊誤飲從北堂書鈔校改乃令侍中於幃幕之內詐爲更始與羣臣語羣臣知非更始聲莫不怨恨尙書奏事韓夫人曰帝方對我飲樂正用是時來奏事由是綱紀不攝諸侯離畔赤眉入關不能制乃將妻子奉天子璽綬降於赤眉爲赤眉所殺詩云彼昏不知一醉日富一毛詩作壹其更始與韓夫人之謂也

梁鴻妻 賢明

梁鴻妻者右扶風梁伯淳之妻後漢書逸民傳鴻字伯鸞同郡孟氏之女也也字舊脫從文選劉先生夫人墓志注引校補其妻貌甚醜而德行甚脩鄉里多求者而女輒不肯行年三十父母問其所欲對曰欲節操如梁鴻者時鴻未娶扶風世家後漢書作勢家多願妻者亦不許聞孟氏女賢遂求納之孟氏盛飾入門七日而禮不成妻跪問曰竊聞夫子高義斥數妻後漢書斥上有簡字妾亦已偃蹇數夫今來而見擇請問其故鴻曰吾欲得衣裘褐之人與共遁世避時今若衣綺繡傅黛墨非鴻所願也妻曰竊恐夫子不堪妾幸有隱居之具矣乃更粗衣椎髻而前鴻喜曰如此者誠鴻妻也字之曰德曜名孟光自名曰運期字俟光後漢書易姓運期名燿字侯光疑此有脫文侯俟形近亦有誤一共遯逃霸陵山中此時王莽新敗之後也鴻與妻深隱耕耘織作以供衣食誦書彈琴忘富貴之樂後復相將至會稽賃舂爲事雖雜庸保之中妻每進食舉案齊眉不敢正視以禮脩身所在敬而慕之君子謂梁鴻妻好道安貧不汲汲於榮樂論語曰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此之謂也

明德馬后 母儀

明德馬后者漢明帝之后伏波將軍新息忠成侯馬援之女也少有岐嶷之性年十三以選入太子家接待同列以承至尊以舊誤如從別本校改先人後己發於至誠由此見寵時及政事后推心以對無不當理意有所未安則明陳其故是時後宮未有妊育者常言繼嗣當時而立司馬彪續漢書作當以時立薦達左右如恐弗及其後宮有進見者輒奉養慰納之其寵益進者與之愈隆是時宮中尙無人事皆自爲舞衣袿裁成手皆豕裂漢書文穎注豕裂創也終未嘗與侍御者私語防僮御雜錯或因有所訢恐萬分見於顏色故預絕其漸其愼微如是永平三年有司奏立長秋宮宮舊誤官從別本校改東觀漢記作宮以率八妾漢書五行志注云一娶九女正嫡一人餘者妾也故云八

妾上未有所言皇太后曰馬貴人德冠後宮卽其人也遂登后位身衣大練御者禿裙不緣率皆羌胡倭越未嘗請舊人僮使諸王親家朝請望見后袍極麤疏反以爲綺縠就視乃笑后曰此繒染色好故用之耳老人知者無不嗟息性不喜出入游觀未嘗臨御窗(東觀漢記窗下有望字漏訪傳東西完書諸窗望今據增)又不好音樂上時幸苑囿離宮以故希從輒戒言不宜晨起及禽(王安人曰及疑從字之譌)因陳風邪霧露之戒辭意甚備上納焉誦易經習詩論春秋略說大義讀楚辭不竟賦誦過耳(句疑有誤續漢書作讀楚辭尤善賦頌)疾浮華辭言觀論輒擿發其要讀光武皇帝本紀至於獻千里馬寶劍者上以馬駕鼓車劍賜騎士手不持珠玉后未嘗不嘆息時有楚獄因證相引(因書作因證相二字誤倒後漢書后紀作因相證引)繫者甚多后恐有單辭妄相覆冒承閒爲上言之惻然感動於是上衣夜起彷徨(夜上衍衣字當從後漢書校刪)思論所納非臣下得聞后志在克己輔佐(東觀漢紀作輔上)不以私家干朝廷兄爲虎賁中郞弟黃門侍郞訖永平世不遷明帝體不安召黃門侍郞防奉參醫藥夙夜勤勞及帝崩后作起居注省去防參醫藥事公卿諸侯上書言宜遵舊典封舅氏太后詔曰外戚橫恣爲世所傳永平中常自簡練知舅氏不可恣不令在樞機之位今水旱連年民流滿道至有饑餓而施封拜失宜不可且先帝言諸王財令半楚淮陽王(財與纔同)吾子不當與光武帝子等今柰何欲以馬氏比陰氏乎吾自束脩冀欲上不負先帝下不虧先人之德身服大練緣裙食不求所甘左右旁人皆無香薰之飾但布帛耳如是者欲身帥衆也以爲外親見之當傷心自克但反共言太后素自喜儉前過濯龍門上見外家問起居車如流水馬如龍蒼頭衣綠直領(後漢書作綠褠)領袖正白顧視旁御者遠不及也亦不譴怒但絕其歲用冀以默止讙耳(此用東觀漢記文)知臣莫若君況親屬乎人之所以欲封侯者欲以祿食養其親奉脩祭祀身溫飽耳今祭祀則受大官之牲郡國既珍(盧校既作)之司農黍稷身則衣御府之餘繒尙未足耶必當得一縣上令長樂宮有負言之責內亦不愧於世俗乎先是時城門越騎校尉治母喪起墳微大後太后以爲言惶懼卽時削減成墳(二字疑衍後漢書無)上下相承俱奉法度王主諸家莫敢犯禁廣平鉅鹿樂成王入問起居見車騎鞍勒皆純黑無金銀采飾馬不踰六尺章帝緣太后意白賜錢五百萬新平主衣紺緣直領譴以不得厚賜於是親戚被服如一教化不嚴而從以躬親率先之故也置織室蠶室濯龍中(此亦東觀漢記文)后親往來占視於內(二字疑衍東觀漢記後漢書皆無)以爲娛樂教諸小王試其誦論衎衎和樂日夕論道以終厥身其視養章帝過所生章帝奉之竭盡孝道君子謂德后在家則可爲衆女師範在國則可爲母后表儀詩云惟此惠君民人所瞻秉心宣猷考慎其相此之謂也

梁夫人嫕(辯通)

梁夫人嫕者梁竦之女樊調之妻漢孝和皇帝之姨恭懷皇后之同產姊也初恭懷后以選入掖庭進御於孝章皇帝有寵生和帝立爲太子竇后母養焉和帝之生梁氏喜相慶賀聞竇后竇后驕恣欲專恣害外家乃誣陷梁氏時竦在本郡安定詔書收殺之家屬移九眞後和帝立竇后崩諸竇以罪惡誅放嫕從民閒上書自訟曰妾同產女弟貴人前充後宮蒙先帝厚恩得見寵幸皇天授命育生明聖託體陛下爲竇憲兄弟所譖訴而破亡父竦冤死牢獄骸骨不掩老母孤弟遠徙萬里獨妾脫身竄伏草野嘗恐沒命無由自達今遭陛下神聖之德攬統萬幾憲兄弟姦惡伏誅海內曠然各得其所妾幸蘇息拭目更視敢昧死自陳父既湮沒不可復生母垂年七十弟棠等遠在絕域(後漢書梁竦傳弟上有及字)不知死生願乞母弟還本郡收葬竦枯骨妾聞文帝卽位薄氏蒙達(後漢書作蒙榮)宣帝繼統史氏復興妾自悲既有薄史之親獨不得蒙外戚餘恩章疏上天子感悟使中常侍掖庭令雜訊問知事明審引見嫕對上泣涕賞賜累億嫕既素有節行又首建此事上嘉寵之稱梁夫人擢嫕夫樊調爲郞中遷羽林郞將(後漢書擢)

（調爲羽林左監遷光祿大夫）恭懷后遂乃改殯於承光宮葬西陵追謚竦爲褒親愍侯徵還母及弟等及既到皆封侯（竦子棠樂平侯雍乘氏侯翟單父侯）食邑五千戸

君子謂梁夫人以哀辭發冢開悟時主榮父之魂還毋萬里爲家門開三國之祚使天子成母子之禮詩云世之不顯厥猶翼翼思皇多士生此王國此之謂也

續列女傳卷之八

此八篇爲錢唐汪小米年丈正室梁孺人所校釋刻于振綺堂者音義並述鑱削精好庚辛寇至書板損佚世尟傳本會其從子會唯與余同官鄂州得見初印本循誦不釋因商剞劂之資補刊既畢殺青斯竟乃敘曰更生成頌見于漢宣之世賢妃貞婦興國顯家及孽嬖亂萌咸爲採取以資法戒宣城史傳實匯斯志厥恉微已於時內戚柄國宮壼失職淄蠹傾轍靡有稱述炎靈中興女后御政於是扶風曹惠班之屬校讎中秘用始修明掇其要略衍爲七誡授之郡生垂爲世典建元之初稱盛治焉夫二南之化罔閒於枲夷家人之繇利貞於上下古者女史記言動阿保陳得失至於媵婢乳媪類能通邑經義其所習然也陰陽合德性情與媲風俗隨之可不重與更生以賅博之誥表徽美之業扶風顯於大后相承之朝夫人聞於嬽族貴盛之日齊治之蘊殆將一揆予與子用躬際明聖家國之實身爲係之用是延其墜緒述於終篇有識者覽焉若夫左史之佚浮邱之作亦箋注訓詁者之所尙也光緒元年冬吳縣潘介繁譔

高士傳

四部備要

史部

上海中華書局據漢魏叢書本校刊

桐鄉 陸費逵總勘

杭縣 高時顯 吳汝霖 輯校

杭縣 丁輔之監造

版權所有不許翻印

高士傳序

孔子稱舉逸民天下之民歸心焉洪崖先生創高道於上皇之代許由善卷不降節於唐虞之朝是以易有束帛之義禮有元纁之制詩人發白駒之歌春秋顯子臧之節明堂月令以季春聘名士禮賢者然則高讓之士王政所先厲濁激貪之務也史班之載多所闕略梁鴻頌逸民蘇順科高士或錄屈節雜而不純又近取秦漢不及遠古夫思其人猶愛其樹況稱其德而贊其事哉謐采古今八代之士身不屈於王公名不耗於終始自堯至魏凡九十餘人雖執節若夷齊去就若兩龔皆不錄也皇甫謐撰

高士傳目錄

卷上

被衣 王倪 齧缺
巢父 許由 善卷
子州支父 壤父 石戶之農
蒲衣子 披裘公 江上丈人
小臣稷 弦高 商容
老子李耳 庚桑楚 老萊子
林類 榮啓期 荷蕢
長沮桀溺 石門守 荷蓧丈人
陸通 曾參 顏回
原憲

卷中

漢陰丈人 壺丘子林 老商氏
列禦寇 莊周 段干木
東郭順子 公儀潛 王斗
顏斶 黔婁先生 陳仲子
漁父 安期生 河上丈人
樂臣公 蓋公 四皓
黃石公 魯二徵士 田何
王生 摯峻 韓福
成公 安丘望之 宋勝之
張仲蔚 嚴遵 彭城老父
韓順 鄭樸 李宏
向長 閔貢

卷下

王霸 嚴光 牛牢
東海隱者 梁鴻 高恢
臺佟 韓康 丘訢
矯慎 任棠 贄恂
法眞 漢濱老父 徐稺
夏馥 郭太 申屠蟠
袁閎 姜肱 管寧
鄭玄 任安 龐公
姜岐 荀靖 胡昭
焦先

高士傳目錄

晉皇甫謐著　　南城張斯涵校

被衣

被衣者堯時人也堯之師曰許由許由之師曰齧缺齧缺之師曰王倪王倪之師曰被衣齧缺問道乎被衣被衣曰若正汝形一汝視天和將至攝汝知一汝度神將來舍德將爲汝美道將爲汝居汝瞳焉如新生之犢而無求其故言未卒齧缺睡寐被衣大悅行歌而去之曰形若槁骸心若死灰真其實知不以故自持媒媒晦晦無心而不可與謀彼何人哉

王倪

王倪者堯時賢人也師被衣齧缺又學於王倪問道焉齧缺曰子知物之所同是乎曰吾惡乎知之子知子之所不知邪曰吾惡乎知之然則物無知邪曰吾惡乎知之雖然嘗試言之庸詎知吾所謂知之非不知邪庸詎知吾所謂不知之非知邪且吾嘗試問乎汝民溼寢則腰疾偏死鰌然乎哉木處則惴慄恂懼猨猴然乎哉三者孰知正處民食芻豢麋鹿食薦蝍且甘帶鴟鴉耆鼠四者孰知正味猨猵狙以爲雌麋與鹿交鰌與魚游毛嬙麗姬人之所美也魚見之深入鳥見之高飛麋鹿見之決驟四者孰知天下之正色哉自我觀之仁義之端是非之塗樊然殽亂吾惡能知其辯齧缺曰子不知利害則至人固不知利害乎王倪曰至人神矣大澤焚而不能熱河漢沍而不能寒疾雷破山風振海而不能驚若然者乘雲氣騎日月而遊乎四海之外死生無變於己而況利害之端乎

齧缺

齧缺者堯時人也許由師事齧缺堯問於由曰齧缺可以配天乎吾藉王倪以要之許由曰殆哉圾乎天下齧缺之爲人也聰明睿知給數以敏其性過人而又乃以人受天彼審乎禁過而不知過之所由生與之配天乎彼且乘人而無天方且本身而異形方且尊知而火馳方且爲緒使方且爲物絯方且四顧而物應方且應衆宜方且與物化而未始有恆夫何足以配天乎

巢父

巢父者堯時隱人也山居不營世利年老以樹爲巢而寢其上故時人號曰巢父堯之讓許由也由以告巢父巢父曰汝何不隱汝形藏汝光若非吾友也擊其膺而下之由悵然不自得乃過清泠之水洗其耳拭其目曰向聞貪言負吾之友矣遂去終身不相見

許由

許由字武仲陽城槐里人也爲人據義履方邪席不坐邪膳不食後隱於沛澤之中堯讓天下於許由曰日月出矣而爝火不息其於光也不亦難乎時雨降矣而猶浸灌其於澤也不亦勞乎夫子立而天下治而我猶尸之吾自視缺然請致天下許由曰子治天下天下既已治矣而我猶代子吾將爲名乎名者實之賓也吾將爲賓乎鷦鷯巢於深林不過一枝偃鼠飲河不過滿腹歸休乎君予無所用天下爲庖人雖不治庖尸祝不越樽俎而代之矣不受而逃去齧缺

遇許由曰子將奚之曰將逃堯曰奚謂邪曰夫堯知賢人之利天下也而不知其賊天下也夫唯外乎賢者知之矣由於是遁耕於中岳潁水之陽箕山之下終身無經天下色堯又召爲九州長由不欲聞之洗耳於潁水濱時其友巢父牽犢欲飲之見由洗耳問其故對曰堯欲召我爲九州長惡聞其聲是故洗耳巢父曰子若處高岸深谷人道不通誰能見子子故浮游欲聞求其名譽汚吾犢口牽犢上流飲之許由沒葬箕山之巔亦名許由山在陽城之南十餘里堯因就其墓號曰箕山公神以配食五岳世世奉祀至今不絕也

善卷

善卷者古之賢人也堯聞得道乃北面師之及堯受終之後舜又以天下讓卷卷曰昔唐氏之有天下不教而民從之不賞而民勸之天下均平百姓安靜不知怨不知喜今子盛爲衣裳之服以眩民目繁調五音之聲以亂民耳丕作皇韶之樂以愚民心天下之亂從此始矣吾雖爲之其何益乎予立于宇宙之中冬衣皮毛夏衣絺葛春耕種形足以勞動秋收斂身足以休食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逍遙於天地之間而心意自得吾何以天下爲哉悲夫子之不知余也遂不受去入深山莫知其處

子州支父

子州支父者堯時人也堯以天下讓許由許由不受又讓於子州支父子州支父曰以我爲天子猶之可也雖然我適有幽憂之病方且治之未暇治天下也舜又讓之亦對之曰予適有幽憂之病方且治之未暇治天下也

壤父

壤父者堯時人也帝堯之世天下太和百姓無事壤父年八十餘而擊壤於道中觀者曰大哉帝之德也壤父曰吾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鑿井而飲耕田而食帝何德於我哉

石戶之農

石戶之農不知何許人也與舜爲友舜以天下讓之石戶之農石戶之農曰捲捲乎戶之爲人葆力之士也於是夫負妻戴攜子以入於海終身不反也

蒲衣子

蒲衣子者舜時賢人也年八歲而舜師之齧缺問於王倪四問而四不知齧缺因躍而大喜行以告蒲衣子蒲衣子曰而乃今知之乎有虞氏不及泰氏有虞氏其猶藏仁以要人亦得人矣而未始出於非人泰氏其臥徐徐其覺于于一以己爲馬一以己爲牛其知情信其德甚眞而未始入于非人也後舜讓天下于蒲衣子蒲衣子不受而去莫知所終

披裘公

披裘公者吳人也延陵季子出遊見道中有遺金顧披裘公曰取彼金公投鎌瞋目拂手而言曰何子處之高而視人之卑五月披裘而負薪豈取金者哉季子大驚既謝而問姓名公曰吾子皮相之士何足語姓名也

江上丈人

江上丈人者楚人也楚平王以費無忌之讒殺伍奢奢子員亡將奔吳至江上欲渡無舟而楚人購員甚急自恐不脫見丈人得渡因解所佩劍以與丈人曰此千金之劍也願獻之丈人不受曰楚國之法得伍員者爵執珪金千鎰吾尚不取何用劍爲不受而別莫知其誰員至吳爲相求丈人不能得每食輒祭之曰名可得聞而不可得見其唯江上丈人乎

小臣稷

小臣稷者齊人也抗厲希古桓公凡三往而不得見公嘆曰吾聞布衣之士不輕爵祿則無以助萬乘之主萬乘之主不好仁義則無以下布衣之士於是五往乃得見焉桓公以此能致士爲五霸之長

弦高

弦高者鄭人也鄭穆公時高見鄭爲秦晉所逼乃隱不仕爲商人及晉文公之返國也與秦穆公伐鄭圍其都鄭人私與秦盟而晉師退秦又使大夫杞子等三人戍鄭居三年晉文公卒襄公初立秦穆公方強使百里西乞白乙帥師襲鄭過周反滑鄭人不知時高將市于周遇之謂其友蹇他曰師行數千里又數經諸侯之地其勢必襲鄭凡襲國者以無備也示以知其情也必不敢進矣於是乃矯鄭伯之命以十二牛犒秦師且使人告鄭爲備杞子亡奔齊孟明等返至都晉人要擊大破秦師鄭于是賴高而存鄭穆公以存國之賞賞高而高辭曰詐而得賞則鄭國之政廢矣爲國而無信是敗俗也賞一人而敗國俗智者不爲也遂以其屬徙東夷終身不返

商容

商容不知何許人也有疾老子曰先生無遺教以告弟子乎容曰將語子過故鄉而下車知之乎老子曰非謂不忘故耶容曰過喬木而趨知之乎老子曰非謂其敬老耶容張口曰吾舌存乎曰存曰吾齒存乎曰亡知之乎老子曰非謂其剛亡而弱存乎容曰嘻天下事盡矣

老子李耳

老子李耳字伯陽陳人也生於殷時爲周柱下史好養精氣貴接而不施轉爲守藏史積八十餘年史記云二百餘年時稱爲隱君子謚曰聃仲尼至周見老子知其聖人乃師之後周德衰乃乘青牛車去入大秦過西關關令尹喜望氣先知焉乃物色遮候之已而老子果至乃強使著書作道德經五千餘言爲道家之宗以其年老故號其書爲老子

庚桑楚

庚桑楚者楚人也老聃弟子偏得老聃之道以北居畏壘之山其居三年畏壘大穰畏壘之民相與言曰庚桑子之始來吾洒然異之今吾日計之而不足歲計之而有餘庶幾其聖人乎子胡不相與尸而祝之社而稷之乎庚桑子聞之南面而不釋然弟子異之庚桑子曰弟子何異於予夫春氣發而百草生正得秋而萬寶成夫春與秋豈無得而然哉天道已行矣吾聞至人尸居環堵之室而百姓猖狂不知所如往今以畏壘之細民而竊竊焉欲俎豆予于賢人之間我其杓之人邪吾是以不釋于老聃之言

老萊子

老萊子者楚人也當時世亂逃世耕於蒙山之陽莞葭爲牆蓬蒿爲室枝木爲牀蓍艾爲席飲水食菽墾山播種人或言於楚王王於是駕至萊子之門萊子方織畚王曰守國之政孤願煩先生老萊子曰諾王去其妻樵還曰子許之乎老萊曰然妻曰妾聞之可食以酒肉者可隨而鞭棰可擬以官祿者可隨而鈇鉞妾不能爲人所制者妻投其畚而去老萊子亦隨其妻至於江南而止曰鳥獸之毛可績而衣其遺粒足食也仲尼嘗聞其論而蹙然改容焉著書十五篇言道家之用人莫知其所終也

林類

林類者魏人也年且百歲底春披裘拾遺穗於故畦並歌並進孔子適衛望之於野顧謂弟子曰彼叟可與言者試往訊之子貢請行逆之隴端面之而歎曰先生曾不悔乎而行歌拾穗林類行不留歌不輟子貢叩之不已乃仰而應曰吾何悔邪子貢曰先生少不勤行長不競時老無妻子死期將至亦有何樂而拾穗行歌乎林類笑曰吾之所以爲樂人皆有之而反以爲憂少不勤行長不競時故能壽若此老無妻子死期將至故能樂若此子貢曰壽者人之情死者人之惡子以死爲樂何也林類曰死之與生一往一反故死於是者安知不生於彼故吾知其不相若矣吾又安知營營而求生非惑乎亦又安知吾今之死不愈昔之生乎子貢聞之不喻其意還以告夫子夫子曰吾知其可與言果然

榮啓期

榮啓期者不知何許人也鹿裘帶索鼓琴而歌孔子遊于泰山見而問之曰先生何樂也對曰吾樂甚多天生萬物唯人爲貴吾得爲人矣是一樂也男女之別男尊女卑故以男爲貴吾既得爲男矣是二樂也人生有不見日月不免襁褓者吾既已行年九十矣是三樂也貧者士之常也死者民之終也居常以待終何不樂也

荷蕢

荷蕢者衛人也避亂不仕自匿姓名孔子擊磬於衛乃荷蕢而過孔氏之門曰有心哉擊磬乎既而曰硜硜乎莫己知也斯已而已矣深則厲淺則揭孔子聞之曰果哉末之難矣

長沮桀溺

長沮桀溺者不知何許人也耦而耕孔子過之使子路問津焉長沮曰夫執輿者爲誰子路曰是孔丘曰是魯孔丘歟曰是也是知津矣問於桀溺曰子爲誰曰爲仲由曰是魯孔丘之徒與對曰然曰滔滔者天下皆是也而誰與易之且而與其從避人之士豈若從避世之士哉耰而不輟子路以告孔子孔子憮然曰鳥獸不可與同羣吾非斯人之徒而誰與天下有道丘不與易也

石門守

石門守者魯人也亦避世不仕自隱姓名爲魯守石門主晨夜開閉子路從孔子石門而宿問子路曰奚自子路曰自孔氏遂譏孔子曰是知其不可爲而爲

之者與時人賢焉

荷蓧丈人

荷蓧丈人不知何許人也子路從而後問曰子見夫子乎丈人曰四體不勤五穀不分孰爲夫子植其杖而芸子路拱而立止子路宿且享焉而見其二子明日子路行以告夫子曰隱者也使子路反見之至則行矣

陸通

陸通字接輿楚人也好養性躬耕以爲食楚昭王時通見楚政無常乃佯狂不仕故時人謂之楚狂孔子適楚楚狂接輿遊其門曰鳳兮鳳兮何如德之衰也來世不可待往世不可追也天下有道聖人成焉天下無道聖人生焉方今之時僅免刑焉福輕乎羽莫之知載禍重乎地莫之知避已乎已乎臨人以德殆乎殆乎畫地而趨迷陽迷陽無傷吾行郤曲郤曲無傷吾足山木自寇也膏火自煎也桂可食故伐之漆可用故割之人皆知有用之用而不知無用之用也孔子下車欲與之言趨而避之不得與之言楚王聞陸通賢遣使者持金百鎰車馬二駟往聘通曰王請先生治江南通笑而不應使者去妻從市來曰先生少而爲義豈老違之哉門外車跡何深也妾聞義士非禮不動妾事先生躬耕以自食親織以爲衣食飽衣暖其樂自足矣不如去之於是夫負釜甑妻戴紝器變名易姓游諸名山食桂櫨實服黃菁子隱蜀峨眉山壽數百年俗傳以爲仙云

曾參

曾參字子輿南武城人也不仕而遊居於衛緼袍無表顏色腫噲手足胼胝三日不舉火十年不製衣正冠而纓絕捉衿而肘見納履而踵決曳縱而歌天子不得臣諸侯不得友魯哀公賢之致邑焉參辭不受曰吾聞受人者常畏人與人者常驕人縱君不我驕我豈無畏乎終不受後卒于魯

顏回

顏回字子淵魯人也孔子弟子貧而樂道退居陋巷曲肱而寢孔子曰回來家貧居卑胡不仕乎回對曰不願仕回有郭外之田五十畝足以給饘粥郭內之圃十畝足以爲絲麻鼓宮商之音足以自娛習所聞於夫子足以自樂回何仕焉孔子愀然變容曰善哉回之意也

原憲

原憲字子思宋人也孔子弟子居魯環堵之室茨以生草蓬戶不完桑以爲樞而甕牖二室褐以爲塞上漏下濕匡坐而彈琴子貢相衛結駟連騎排藜藿入窮閻巷不容軒來見原憲原憲韋冠縰履杖藜而應門子貢曰嘻先生何病也憲應之曰憲聞之無財謂之貧學道而不能行謂之病若憲貧也非病也夫希世而行比周而友學以爲人教以爲己仁義之慝輿馬之飾憲不忍爲也子貢逡巡而有慚色終身恥其言之過也

高士傳卷上

高士傳卷中

漢陰丈人

漢陰丈人者楚人也子貢適楚過漢陰見丈人爲圃入井抱甕而灌用力甚多而見功寡子貢曰有機於此後從前輕挈水若抽其名爲橰用力寡而見功多丈人作色而笑曰聞之吾師有機械者必有機事有機事者必有機心機心存于胸中則純白不備純白不備則神生不定神生不定者道之所不載也吾非不知羞而不爲也子貢愕然慚俯而不對有閒丈人曰子奚爲者邪曰孔丘之徒也丈人曰子非夫博學以擬聖智獨絃歌以賣名聲於天下乎汝方將忘汝神氣墮汝形骸而何暇治天下乎子往矣勿妨吾事子貢卑陬失色頊頊然不自得行三十里而後愈

壺丘子林

壺丘子林者鄭人也道德甚優列禦寇師事之初禦寇好游壺丘子曰禦寇好游游何所好列子曰游之樂所玩無故人之游也觀其所見我之游也觀其所變壺丘子曰禦寇之游固與人同而曰固與人異凡所見亦恆見其變玩彼物之無物不知我亦無故務外游不知務內觀外游者求備於物內觀者取足於身取足於身游之至也求備於物游之不至也於是列子自以爲不知游將終身不出居鄭圃四十年人無識者

老商氏

老商氏者不知何許人也列禦寇師焉兼友伯高子而進于其道尹生聞之從列子居數月不省舍因閒請蘄其術者十反而十不告尹生慙而請辭列子又不命尹生退數月意不已又往從之列子曰汝何去來之頻尹生曰曩者戴有請於子子不我告固有憾於子今復脫然是以又來列子曰曩吾以汝爲達今汝之鄙至此乎姬將告汝所學於夫子者矣自吾之學也三年之後心不敢念是非口不敢言利害始得老商一眄而已五年之後心庚念是非口庚言利害老商始一解顏而笑七年之後從心之所念庚無是非從口之所言庚無利害老商如一引吾竝席而坐今女居先生之門曾未洽時履虛乘風其可得乎

列禦寇

列禦寇者鄭人也隱居不仕鄭穆公時子陽爲相專任刑法列禦寇乃絕迹窮巷面有飢色或告子陽曰列禦寇蓋有道之士也居君之國而窮君無乃爲不好士乎子陽聞而悟使官載粟數十乘而與之禦寇出見使者再拜而辭之入見其妻妻望之而拊心曰妾聞爲有道之妻子皆得佚樂今有飢色君過而遺先生食先生不受豈非命也哉禦寇笑曰君非自知我也以人之言而遺我粟至其罪我也又且以人之言此吾所以不受也居一年鄭人殺子陽其黨皆死禦寇安然獨全終身不仕著書八篇言道家之意號曰列子

莊周

莊周者宋之蒙人也少學老子爲蒙縣漆園吏遂遺世自放不仕王公大人皆不得而器之楚威王使大夫以百金聘周周方釣于濮水之上持竿不顧曰吾

聞楚有神龜死二千歲矣巾笥而藏之於廟堂之上此龜寧無爲留骨而貴乎寧生曳尾塗中乎大夫曰寧掉尾塗中耳莊子曰往矣吾方掉尾於塗中或又以千金之幣迎周爲相周曰子不見郊祭之犧牛乎衣以文繡食以芻菽及其牽入太廟欲爲孤豚其可得乎遂終身不仕

段干木

段干木者晉人也少貧且賤心志不遂乃治清節遊西河師事卜子夏與田子方李克翟璜吳起等居于魏皆爲將唯干木守道不仕魏文侯欲見就造其門段干木踰墻而避文侯文侯以客禮待之出過其廬而軾其僕問曰干木布衣也君軾其廬不已甚乎文侯曰段干木賢者也不移勢利懷君子之道隱處窮巷聲馳千里吾敢不軾乎干木先乎德寡人先乎勢干木富乎義寡人富乎財勢不若德貴財不若義高又請爲相不肯後卑己固請見與語文侯立倦不敢息夫文侯名過齊桓公者蓋能尊段干木敬卜子夏友田子方故也

東郭順子

東郭順子者魏人也修道守眞田子方師事之而爲魏文侯師友侍坐於文侯數稱谿工文侯曰谿工子之師耶子方曰非也無擇之里人也稱道數當故無擇稱之文侯曰然則子無師耶子方曰有文侯曰子師誰耶子方曰東郭順子也文侯曰然則夫子何故未嘗稱之子方曰其爲人也眞人貌而天虛緣而葆眞清而容物物無道則正容以悟之使人之意也消無擇何足以稱之子方出文侯曰遠哉全德之君子始吾以聖智之言仁義之行爲至矣吾聞子方之師吾形解而不欲動口鉗而不欲言吾所學者眞土梗耳夫魏眞爲我累耳

公儀潛

公儀潛者魯人也與子思爲友穆公因子思而致命欲以爲相子思曰公儀子此所以不至也君若飢渴待賢納用其謀雖蔬食飲水伋亦願在下風如以高官厚祿爲釣餌而無信用之心公儀子智若魯者可也不爾則不踰君之庭且臣不佞又不能爲君操竿下釣以傷守節之士潛竟終身不屈

王斗

王斗者齊人也修道不仕與顏斶並時曾造齊宣王門欲見宣王宣王使謁者延斗入斗曰斗趨見王爲好勢王趨見斗爲好士於王何如謁者還報王曰先生徐之寡人請從王趨而迎之於門曰寡人奉先君之宗廟守社稷聞先生直言正諫不諱斗曰王之憂國愛民不若王之愛尺縠也王曰何謂也斗曰王使人爲冠不使左右便辟而使工者何也爲能之也今王治齊國非左右便辟則無使也臣故曰不如愛尺縠也王起謝曰寡人有罪於國家矣於是舉士五人任之以官齊國大治王斗之力也

顏斶

顏斶齊人也宣王見之王曰斶前斶亦曰王前宣王不說左右曰王人君也斶人臣也王曰斶前斶亦曰王前可乎斶對曰夫斶前爲慕勢王前爲趨士與使

觸爲慕勢不如使王爲趨士王忿然作色曰王者貴乎士貴乎對曰士貴耳王者不貴王曰有說乎觸曰有昔者秦攻齊令曰有敢去柳下季壟五十步而樵採者死不赦令曰有能得齊王頭者封萬戸侯賜金千鎰由是觀之生王之頭曾不若死士之壟也宣王繼曰顏先生與寡人遊食太牢乘安車妻子衣服麗都顏觸辭去曰觸願得歸晚食以當肉安步以當車無罪以當貴清淨貞正以自虞遂辭而去

黔婁先生

黔婁先生者齊人也修身清節不求進於諸侯魯恭公聞其賢遣使致禮賜粟三千鍾欲以爲相辭不受齊王又禮之以黃金百斤聘爲卿又不就著書四篇言道家之務號黔婁子終身不屈以壽終

陳仲子

陳仲子者齊人也其兄戴爲齊卿食祿萬鍾仲子以爲不義將妻子適楚居於陵自謂於陵仲子窮不苟求不義之食不食遭歲飢乏糧三日乃匍匐而食井上李實之蟲者三咽而能視身自織屨妻擘纑以易衣食楚王聞其賢欲以爲相遣使持金百鎰至於陵聘仲子仲子入謂妻曰楚王欲以我爲相今日爲相明日結駟連騎食方丈於前意可乎妻曰夫子左琴右書樂在其中矣結駟連騎所安不過容膝食方丈於前所甘不過一肉今以容膝之安一肉之味而懷楚國之憂亂世多害恐先生不保命也於是出謝使者遂相與逃去爲人灌園

漁父

漁父者楚人也楚亂乃匿名隱釣於江濱楚頃襄王時屈原爲三閭大夫名顯於諸侯爲上官靳尚所譖王怒放之江濱被髮行吟於澤畔漁父見而問之曰子非三閭大夫歟何故至於斯原曰舉世混濁我獨清衆人皆醉而我獨醒是以見放漁父曰夫聖人不凝滯於萬物故能與世推移舉世混濁何不揚其波汨其泥衆人皆醉何不餔其糟歠其釃何故懷瑾握瑜自令放爲乃歌曰滄浪之水清可以濯吾纓滄浪之水濁可以濯吾足遂去深山自閉匿人莫知焉

安期生

安期生者琅琊人也受學河上丈人賣藥海邊老而不仕時人謂之千歲公秦始皇東遊請與語三日三夜賜金璧直數千萬出置阜鄉亭而去留赤玉舄爲報留書與始皇曰後數十年求我於蓬萊山下及秦敗安期生與其友蒯通交往項羽欲封之卒不肯受

河上丈人

河上丈人者不知何國人也明老子之術自匿姓名居河之湄著老子章句故世號曰河上丈人當戰國之末諸侯交爭馳說之士咸以權勢相傾唯丈人隱身修道老而不虧傳業於安期生爲道家之宗焉

樂臣公

樂臣公者宋人也其先宋公族其後別從趙其族樂毅顯名於諸侯而臣公獨好黃老恬靜不仕及趙爲秦昭王滅臣公東之齊以老子顯名齊人尊之號稱賢師趙人田叔等皆尊事焉

蓋公

蓋公者齊之膠西人也明老子師事樂臣公漢之起齊人爭往干世主唯蓋公獨遁居不仕及漢定天下曹參爲齊丞相盡延問長老諸生以百數何以治齊人人各殊參不知所從聞蓋公善治黃老乃使人厚幣聘之公爲言治道貴清淨而民自定遂推此類爲參具言之參悅乃避正堂舍之師事之齊果大治及參入相漢導蓋公之道故天下歌之蓋公雖爲參師然未嘗仕以壽終

四皓

四皓者皆河內軹人也或在汲一曰東園公二曰甪里先生三曰綺里季四曰夏黃公皆修道潔己非義不動秦始皇時見秦政虐乃退入藍田山而作歌曰莫莫高山深谷逶迤曄曄紫芝可以療飢唐虞世遠吾將何歸駟馬高蓋其憂甚大富貴之畏人不如貧賤之肆志乃共入商雒隱地肺山以待天下定及秦敗漢高聞而徵之不至深自匿終南山不能屈己

黃石公

黃石公者下邳人也遭秦亂自隱姓名時人莫知者初張良易姓爲長自匿下邳步游沂水圯上與黃石公相遇未謁黃石公故墜履圯下顧謂良曰孺子取履良素不知詐愕然欲毆之爲其老人也強忍下取履因跪進焉公以足受笑而去良殊驚公行里所還謂良曰孺子可教也後五日平明與我期此良愈怪之復跪曰諾五日平旦良往公怒曰與老人期何後也後五日早會良雞鳴往公又先在復怒曰何後也後五日早會良夜半往有頃公亦至喜曰當如是乃出一編書與良曰讀是則爲王者師矣後十三年孺子見濟北穀城山下黃石即我矣遂去不見良旦視其書乃是太公兵法良異之因講習以說他人皆不能用後與沛公遇於陳留沛公用其言輒有功後十三年從高祖過濟北穀城山下得黃石良乃寶祠之及良死與石并葬焉

魯二徵士

魯二徵士者皆魯人也高祖定天下即皇帝位博士叔孫通白徵魯諸儒三十餘人欲定漢儀禮二士獨不肯行罵通曰天下初定死者未葬傷者未起而欲起禮樂禮樂所由起百年之德而後可舉吾不忍爲公所爲公所爲不合古吾不行公往矣無汙我通不敢致而去

田何

田何字子莊齊人也自孔子授易五傳至何及秦禁學以易爲卜筮之書獨不禁故何傳之不絕漢興田何以齊諸田徙杜陵號曰杜田生以易授弟子東武王同子仲洛陽周王孫丁寬齊服生等皆顯當世惠帝時何年老家貧守道不仕帝親幸其廬以受業終爲易者宗

王生

王生者漢文景時人也善爲黃老退居不仕與南陽張釋之交當時釋之爲公車令太子與梁王共車入朝不下司馬門於是釋之劾奏太子梁王不敬文帝善之遷至廷尉及文帝崩太子代立爲帝是謂景帝釋之恐稱病欲免去懼大誅至欲見謝則未知何如

用王生計卒乃見上謝之畢帝不過也王生嘗與釋之及公卿召會庭中立王生韈解顧謂釋之爲我結韈釋之前跪而繫之旣退或讓生曰獨奈何廷辱張廷尉使跪繫韈乎王生曰吾老且賤自度終無益於張廷尉張廷尉方今天下名臣吾故聊辱廷尉使跪繫韈欲以重之諸公聞之皆賢王生而重張廷尉

摯峻

摯峻字伯陵京兆長安人也少治清節與太史令司馬遷交好峻獨退身修德隱於汧山遷旣親貴乃以書勸峻進曰遷聞君子所貴乎道者三太上立德其次立言其次立功伏惟伯陵材能絶人高尚其志以善厥身冰清玉潔不以細行荷累其名固已貴矣然未盡太上之所由也願先生少致意焉峻報書曰峻聞古之君子料能而行度德而處故悔恡去於身利不可以虛受名不可以苟得漢興以來帝王之道於斯始顯能者見利不肖者自屏亦其時也周易大君有命小人勿用徒欲偃仰從容以遊餘齒耳峻之守節不移如此遷居太史官爲李陵遊說下腐刑果以悔恡被辱峻遂高尚不仕卒于汧汧人立祠號曰汧居士世奉祀之不絶

韓福

韓福者涿人也以行義修潔著名昭帝時將軍霍光秉政表顯義士郡國條奏行狀天子謂福等五人行義最高以德行徵至京兆病不得進元鳳元年詔策曰朕愍勞福以官職之事賜帛五十疋遣歸其務修孝悌以教鄉里福歸終身不仕卒于家

成公

成公成帝時人自隱姓名常誦經不交世利時人號曰成公成帝出遊問之成公不屈節上曰朕能富貴人能殺人子何逆朕成公曰陛下能貴人臣能不受陛下之官陛下能富人臣能不受陛下之祿陛下能殺人臣能不犯陛下之法上不能折使郎二人就受政事十三篇

安丘望之

安丘望之者京兆長陵人也少治老子經恬靜不求進宦號曰安丘丈人成帝聞欲見之望之辭不肯見上以其道德深重常宗師焉望之不以見敬爲高愈自損退爲巫醫於民間著老子章句故老氏有安丘之學扶風耿況王汲等皆師事之從受老子終身不仕道家宗焉

宋勝之

宋勝之者南陽安衆人也少孤年五歲失父母家于穀城聚中孝慕甚篤聚中化之少長有禮勝之每行見老人擔負輒以身代之獵得禽獸嘗分肉與有親者貧依姊居數歲乃至長安受易通明以信義見稱從兄褒爲東平內史遣使召之勝之曰衆人所樂者非勝之願也乃去遊太原從郇越牧羊以琴書自娛丞相孔光聞而就太原辟之不至元始三年病卒于太原

張仲蔚

張仲蔚者平陵人也與同郡魏景卿俱修道德隱身不仕明天官博物善屬文好詩賦常居窮素所處蓬

蕩沒人閉門養性不治榮名時人莫識唯劉龔知之

嚴遵

嚴遵字君平蜀人也隱居不仕常賣卜於成都市日得百錢以自給卜訖則閉肆下簾以著書爲事揚雄少從之遊屢稱其德李強爲益州牧喜曰吾得君平爲從事足矣雄曰君可備禮與相見其人不可屈也王鳳請交不許蜀有富人羅沖者問君平曰君何以不仕君平曰無以自發沖爲君平具車馬衣糧君平曰吾病耳非不足也我有餘而子不足奈何以不足奉有餘沖曰吾有萬金子無儋石乃云有餘不亦謬乎君平曰不然吾前宿子家人定而役未息晝夜汲汲未嘗有足今我以卜爲業不下牀而錢自至猶餘數百塵埃厚寸不知所用此非我有餘而子不足邪沖大慚君平嘆曰益我貨者損我神生我名者殺我身故不仕也時人服之

彭城老父

彭城老父者楚之隱人也見漢室衰乃自隱修道不治名利至年九十餘王莽時徵故光祿大夫龔勝欲爲太子師友祭酒耻事二姓莽迫之勝遂不食而死莽使者及郡守以下會斂者數百人老父痛勝以名致禍乃獨入哭勝甚悲既而曰嗟乎薰以香自燒膏以明自銷龔先生竟夭天年非吾徒也哭畢而趨出衆莫知其誰也

韓順

韓順字子良天水成紀人也以經行清白辟州宰不詣王莽末隱于南山地皇四年漢起兵於南陽順同縣隗囂等起兵自稱上將軍西州大震唯順修道山居執操不回囂以道術深遠使人賫璧帛卑辭厚禮聘順欲以爲師順因使謝囂曰禮有來學義無往教即欲相師但入深山來囂聞矍然不致強屈其後囂等諸姓皆滅唯順山棲安然以貧潔自終焉

鄭樸

鄭樸字子真谷口人也修道靜默世服其清高成帝時元舅大將軍王鳳以禮聘之遂不屈揚雄盛稱其德曰谷口鄭子真耕于巖石之下名振京師馮翊人刻石祠之至今不絶

李宏

李宏字仲元蜀人也居成都里中化之班白不負擔男女不錯行宏嘗被召爲縣令鄉人共送之元無心就行因共酣飲月餘不去刺史使人諭之仲元遂遊奔不之官惟揚雄重之曰不夷不惠居于可否之間

向長

向長字子平河內朝歌人也隱居不仕性尚中和好通老易貧無資食好事者更饋焉受之取足而反其餘王莽大司空王邑辟之連年乃至欲薦之於莽固辭乃止潛隱於家讀易至損益卦喟然歎曰吾已知富不如貧貴不如賤但未知死何如生耳建武中男女嫁娶既畢敕斷家事勿相關當如我死也於是遂肆意與同好北海禽慶俱遊五嶽名山竟不知所終

閔貢

閔貢字仲叔太原人也世稱節士雖周黨之潔清自以弗及也黨見仲叔食無菜遺以生蒜仲叔曰我欲

省煩耳今更作煩邪受而不食建武中應司徒侯霸之辟既至霸不及政事徒勞苦而已仲叔恨曰以仲叔爲不足問邪不當辟也辟而不問是失人也遂辭出投檄而去復以博士徵不至客居安邑老病家貧不能得肉日買猪肝一片屠者或不肯與其令聞敕吏常給焉仲叔怪問知之乃歎曰閔仲叔豈以口腹累安邑邪遂去客沛以壽終

高士傳卷中

[seal]

高士傳卷下

王霸

王霸字儒仲太原廣武人也少立清節及王莽篡位棄冠帶絕交宦建武中徵到尚書拜稱名不稱臣有司問其故霸曰天子有所不臣諸侯有所不友司徒侯霸讓位於霸故梁令閻陽毀之曰太原俗黨儒仲頗有其風遂止以病歸隱居守志茅屋蓬戶連徵不至以壽終

嚴光

嚴光字子陵會稽餘姚人也少有高名同光武遊學及帝卽位光乃變易姓名隱逝不見帝思其賢乃物色求之後齊國上言有一男子披羊裘釣澤中帝疑光也乃遣安車玄纁聘之三反而後至司徒霸與光素舊欲屈光到霸所語言遣使西曹屬侯子道奉書光不起於牀上箕踞抱膝發書讀訖問子道曰君房素癡今爲三公寧小差否子道曰位已鼎足不癡也光曰遣卿來何言子道傳霸言光曰卿言不癡是非癡語也天子徵我三乃來人主尚不見當見人臣乎子道求報光曰我手不能書乃口授之使者嫌少可更足光曰買菜乎求益也霸封奏其書帝笑曰狂奴故態也車駕卽日幸其館光臥不起帝卽臥所撫其腹曰咄咄子陵不可相助爲理邪光又眠不應良久乃張目而言曰昔唐堯著德巢父洗耳士故有志何至相迫乎帝曰子陵我竟不能下汝邪於是升輿歎息而去復引光入論道舊故相對累日因共偃臥除爲諫議大夫不屈乃耕於富春山後人名其釣處爲嚴陵瀨焉建武十七年復特徵不至年八十終於家

牛牢

牛牢字君直世祖爲布衣時與牢交遊嘗夜共講說讖言云劉秀當爲天子世祖曰安知非我萬一果然各言爾志牢獨默然世祖問之牢曰丈夫立義不與帝友衆大笑及世祖卽位徵牢稱疾不至詔曰朕幼交牛君眞清高士也恆有疾州郡之官常先到家致意焉刺史郡守是以每輒奉詔就家存問牢恆披髮稱疾不答詔命

東海隱者

東海隱者不知何許人也漢故司直王良之友建武中良以清節徵用歷位至一年復還通友不肯見而讓之曰不有忠信奇謀而取大位自知無德曷爲致此而復遽去何往來屑屑不憚煩也遂距良終身不納論者高之

梁鴻

梁鴻字伯鸞扶風平陵人也遭亂世受業太學博覽不爲章句學畢乃牧豕上林苑中曾誤遺火延及他舍鴻乃尋訪燒者問其所去失悉以豕償之其主猶爲少鴻又以身居作執勤不懈鄰家耆老見鴻非恆人乃共責讓主人而稱鴻長者於是始敬異焉悉還其豕鴻不受而去歸鄉里勢家慕其高節多欲女之鴻並絕不娶同縣孟氏有女狀醜擇對不嫁父母問其故女曰欲得賢如梁伯鸞者鴻聞而聘之及嫁始以裝飾入門七日而鴻不答妻乃下請鴻曰吾欲裘褐之人可與俱隱深山者爾今乃衣綺縞傳粉墨豈

鴻所願哉妻曰以觀夫子之志耳妾自有隱居之服乃更爲椎髻著布衣操作而前鴻大喜曰此眞梁鴻妻也能奉我矣字之曰德曜孟光居有頃乃共入霸陵山中以耕織爲業詠詩書彈琴以自娛仰慕前世高士而爲四皓以來二十四人作頌因東出關過京師作五噫之歌肅宗求鴻不得乃易姓運期名耀字侯光與妻子居齊魯之閒有頃又去適吳居皐伯通廡下爲人賃舂每歸妻爲具食舉案齊眉伯通察而異之乃方舍之於家鴻潛閉著書十餘篇疾且告主人曰昔延陵季子葬於嬴博之閒不歸鄉里愼勿令我子持喪歸去及卒伯通等爲求葬地於吳要離冢傍

高恢

高恢字伯達京兆人也少治老子經恬虛不營世務與梁鴻善隱於華陰山中及鴻東游思恢作詩曰鳥嚶嚶兮友之期念高子兮僕懷思想念恢兮爰集茲二人遂不復相見恢亦高抗匿燿終身不仕焉

臺佟

臺佟字孝威魏郡鄴人也不仕隱武安山中鑿穴而居采藥自業建初中州辟不就魏郡刺史執棗栗爲贄見佟語良久刺史曰孝威居身如此甚苦如何佟曰佟幸得保終正性存神養和不屏營於世事以勞其精除可欲之志恬淡自得不苦也如明使君綏撫牧養夕惕匪忒反不苦耶遂去隱逸終身不見

韓康

韓康字伯休京兆霸陵人也常遊名山采藥賣於長安市中口不二價者三十餘年時有女子買藥於康怒康守價乃曰公是韓伯休邪乃不二價乎康歎曰我欲避名今區區女子皆知有我何用藥爲遂遯入霸陵山中博士公車連徵不至桓帝時乃備玄纁安車以聘之使者奉詔造康康不得已乃佯許諾辭安車自乘柴車冒晨先發至亭亭長以韓徵君當過方發人牛修道橋及見康柴車幅巾以爲田叟也使奪其牛康卽釋駕與之有頃使者至奪牛翁乃徵君也使者欲奏殺亭長康曰此自老子與之亭長何罪乃止康因中路逃遁以壽終

丘訢

丘訢字季春扶風人也少有大材自謂無伍傲世不與俗人爲羣郡守始召見曰明府欲臣訢耶友訢邪師訢邪明府所以尊寵人者極於功曹所以榮祿人者已於孝廉一極一已皆訢所不用也郡守異之遂不敢屈

矯愼

矯愼字仲彥扶風茂陵人也少慕松喬導引之術隱遯山谷與南郡太守馬融并州刺史蘇章鄉里並時然二人純遠不及愼也汝南吳蒼甚重之因遺書以觀其志曰蓋聞黃老之言乘虛入冥藏身遠遯亦有理國養人施於爲政至如登山絕迹神不著其證人不覩其驗吾從先生欲其可者於意何如昔伊尹不懷道以待堯舜之君方今盛明四海開闢巢許無爲箕山夷齊悔入首陽足下審能騎龍弄鳳翔嬉雲閒者亦非狐兎燕雀所敢謀也愼不答年七十餘竟不

肯娶後忽歸家自言死日及期果卒後人有見愼於燉煌者故前世異之或云神仙焉愼同郡馬瑤隱於汧山以兎罝爲事所居俗化百姓美之號馬牧先生焉

任棠

任棠字季卿少有奇節以春秋教授隱身不仕龐參爲漢陽太守到先就家候焉棠不與言但以薤一本水一盂置戶屏前自抱孫兒伏于戶下主簿白以爲倨傲參思其爲意良久曰棠置一盂水者欲諭太守清也投一本薤者欲諭太守擊強宗也抱孫兒當戶者欲諭太守開門恤幼也終參去不言詔徵不至及卒鄉人圖畫其形至今稱任徵君也

贄恂

贄恂字季直伯陵之十二世孫也明禮易遂治五經博通百家之言又善屬文詞論淸美渭濱弟子扶風馬融沛國桓驎等自遠方至者十餘人旣通古今而性復温敏不恥下問故學者宗之嘗慕其先人之高遂隱於南山之陰初馬融如恂受業恂愛其才因以女妻之融後果爲大儒文魁當世以是服恂之知人永和中常博求名儒公卿薦恂行侔顏閔學擬仲舒文參長卿才同賈誼實瑚璉器也宜在宗廟爲國碩輔由是公車徵不詣大將軍竇武舉賢良不就淸名顯於世以壽終三輔稱獎

法眞

法眞字高卿扶風郿人也學無常家博通內外圖典關西號爲大儒弟子自遠而負笈嘗數百人眞性恬靜寡欲不涉人間事太守請見之眞乃幅巾詣謁太守曰昔魯哀公雖爲不肖而仲尼稱臣太守虛薄欲以功曹相屈光贊本朝何如眞曰以明府見待有禮故敢自同賓末若欲吏之眞將在北山之北南山之南矣太守懼然不敢復言凡辟公府賢良皆不就同郡田羽薦眞曰處士法眞體兼四業學窮典奧幽居恬泊樂以忘憂將蹈老氏之高蹤不爲玄纁屈也臣願聖明就加袞職必能唱清廟之歌致來儀之鳳矣會順帝西巡羽又薦之帝虛心欲致前後四徵眞曰吾旣不能遯形遠世豈飮洗耳之水哉遂深自隱絕終不降屈友人郭正稱之曰法眞名可得聞身難得而見逃名而名我隨避名而名我追可謂百世之師者矣乃共刊石頌之號曰元德先生年八十九中平五年以壽終

漢濱老父

漢濱老父者不知何許人也桓帝延熹中幸竟陵過雲夢臨沔水百姓莫不觀者有老父獨耕不輟尚書郎南陽張溫異之使問曰人皆來觀老父獨不輟何也老父笑而不答溫下道百步自與言老父曰我野人也不達斯語請問天下亂而立天子邪理而立天子邪立天子以父天下邪役天下以奉天子邪昔聖王宰世茅茨采椽而萬人以寧今子之君勞人自縱逸遊無忌吾爲子羞之子何忍欲人觀之乎溫大慚問其姓名不告而去

徐穉

徐穉字孺子豫章南昌人也少以經行高於南州桓

帝時汝南陳蕃爲豫章太守因推薦穉於朝廷由是五舉孝廉賢良皆不就連辟公府不詣未嘗答命公薨輒身自赴弔太守黃瓊亦嘗辟穉至瓊薨歸葬江夏穉既聞即負笈徒步豫章三十餘里至江夏瓊墓前致酹而哭之後公車三徵不就以壽終

夏馥

夏馥字子治陳留圉人也少爲諸生質直不苟動必依道同縣高儉及蔡氏凡二家豪富郡人畏事之惟馥閉門不與高蔡通桓帝即位災異數發詔百司舉直言之士各一人太尉趙戒舉馥不詣遂隱身久之靈帝即位中常侍曹節等專朝禁錮善士謂之黨人馥雖不交時官然聲名爲節等所憚遂與汝南范滂山陽張儉等數百人並爲節所誣悉在黨中詔下郡縣各捕以爲黨魁馥乃頓足而歎曰孽自己作空汙良善一人逃死禍及萬家何以生爲乃自剪鬚變服易形入林慮山中爲冶工客作形貌毀悴積傭三年而無知者後詔委放儉等皆出馥獨嘆曰已爲人所棄不宜復齒鄉里矣留賃作不歸家人求不知其處後人有識其聲者以告同郡止鄉太守濮陽潛使人以車迎馥馥自匿不肯潛車三返乃得馥

郭太

郭太字林宗太原人也少事父母以孝聞身長八尺餘家貧郡縣欲以爲吏歎曰丈夫何能執鞭斗筲哉乃辭母與同縣宗仲至京師從屈伯彥學春秋博洽無不通又審於人物由是名著於陳梁之間步行遇雨巾一角墊衆人慕之皆故折巾角士爭往從之載策盈車凡太知之于無名之中六十餘人皆言後驗以母喪歸徐穉來弔以生芻一束頓太廬前而去太曰此必南州高士徐孺子也詩不云乎生芻一束其人如玉吾不堪此喻耳凡司徒辟太常趙典舉有道皆不就以建寧二年卒于家

申屠蟠

申屠蟠字子龍陳留外黃人也少有名節同縣緱氏女玉爲父報讎外黃令梁配欲論殺玉蟠時年十五爲諸生進諫曰玉之節義足以感無恥之孫激忍辱之子不遭明時尚當表旌廬墓況在清聽而不加哀矜配善其言乃爲讞得減死論鄉人稱之蟠父母卒哀毀思慕不飲酒食肉十餘年遂隱居學治京氏易嚴氏春秋小戴禮三業先通因博貫五經兼明圖緯學無常師始與濟陰王子居同在太學子居病困以身託蟠蟠即步負其喪至濟陰遇司隸從事於河鞏之間從事義之爲符傳護送蟠蟠不肯投傳於地而去事畢還家前後凡蒲車特徵皆不就年七十四以壽終

袁閎

袁閎字夏甫汝南人也築室于庭中閉門不見客旦暮于室中向母禮拜雖子往亦不得見也子亦向戶拜而去首不著巾身無單衣足著木履母死不列服位公車兩徵不詣范滂美而稱之曰隱不違親貞不絕俗可謂至賢矣

姜肱

姜肱字伯淮彭城廣戚人也家世名族兄弟三人皆

孝行著聞肱年最長與二弟仲海季江同被臥甚相親友及長各娶兄弟相愛不能相離肱習學五經兼明星緯弟子自遠方至者三千餘人聲重於時凡一舉孝廉十辟公府九舉有道至孝賢良公車三徵皆不就仲季亦不應徵辟建寧二年靈帝詔徵爲犍爲太守肱得詔乃告其友曰吾以虛獲實遂藉聲價盛明之世尙不委質況今政在私門哉乃隱身遯命乘船浮海使者追之不及再以玄纁聘不就卽拜太中大夫又逃不受詔名振于天下年七十七卒于家

管寧

管寧字幼安北海朱虛人也靈帝末以中國方亂乃與其友邴原涉海依遼東太守公孫度虛館禮之其後中國少安人多南歸唯寧不還黃初中華歆薦寧寧知公孫淵必亂乃因徵辭還以爲太中大夫固辭不就寧凡徵命十至輿服四賜常坐一木榻上積五十五年未嘗箕踞榻上當膝皆穿常著布裙貉裘唯祠先人乃著舊布單衣加首絮巾遼東郡國圖形於府殿號爲賢者

鄭玄

鄭玄字康成北海高密人也八世祖崇漢尙書玄少好學長八尺餘須眉美秀姿容甚偉習孝經論語兼通京氏公羊春秋三正曆九章算術周官禮記左氏春秋大將軍何進辟玄州郡迫脅不得已而詣進設几杖之禮以待玄玄以幅巾見進一宿而逃去公府前後十餘辟並不就

任安

任安字定祖少好學隱山不營名利時人稱安曰任孔子連辟不就建安中讀史記魯連傳歎曰性以潔白爲治情以得志爲樂性治情得體道而不憂彼棄我取與時而無爭遂終身不仕時人號爲任徵君云

龐公

龐公者南郡襄陽人也居峴山之南未嘗入城府夫妻相敬如賓荆州刺史劉表延請不能屈乃就候之曰夫保全一身孰若保全天下乎龐公笑曰鴻鵠巢於高林之上暮而得所栖黿鼉穴於深淵之下夕而得所宿夫趣舍行止亦人之巢穴也且各得其栖宿而已天下非所保也因釋耕於壟上而妻子耘於前表指而問曰先生苦居畎畝而不肯官祿後世何以遺子孫乎龐公曰世人皆遺之以危今獨遺之以安雖所遺不同未爲無所遺也表歎息而去後遂攜其妻子登鹿門山因采藥不反

姜岐

姜岐字子平漢陽上邽人也少失父獨與母兄居治書易春秋恬居守道名重西州延熹中沛國橋玄爲漢陽太守召岐欲以爲功曹岐稱病不就玄怒敕督郵尹益收岐若不起者趣嫁其母而後殺岐益爭之玄怒益撾之益得杖且諫曰岐少修孝義栖遲衡廬鄉里歸仁名宣州里實無罪狀益敢以死守之玄怒乃止岐於是高名愈廣其母死喪禮畢盡讓平水田與兄岑遂隱居以畜蜂豕爲事教授者滿于天下營業者三百餘人辟州從事不詣民從而居之者數千家後舉賢良公府辟以爲茂才爲蒲坂令皆不就以

壽終于家

荀靖

荀靖字叔慈潁川人也少有雋才以孝著名兄弟八人號曰八龍閭門悌睦隱身修學動止合禮弟爽字慈明亦以才顯於當時或問汝南許章曰爽與靖孰賢章曰皆玉也慈明外朗叔慈內潤太尉辟不就及卒學士惜之誄靖者二十六人潁陰令丘貞追號靖曰元行先生潁川太守王懷亦謚曰昭定先生

胡昭

胡昭字孔明潁川人也始避地□州不應袁紹之命武帝亦辟昭昭自陳本志帝曰人各有志出處不同勉卒高尚義不相屈昭乃隱陸渾山中躬耕樂道以經籍自娛至嘉平初年八十九卒于家

焦先

焦先字孝然世莫知其所出也或言生漢末及魏受禪常結草爲廬於河之湄獨止其中冬夏袒不著衣臥不設席又無蓐以身親土其體垢汙皆如泥滓不行人間或數日一食行不由邪徑目不與女子迕視口未嘗言雖有警急不與人語後野火燒其廬先因露寢遭冬雪大至先袒臥不移人以爲死就視如故後百餘歲卒

高士傳卷下

右皇甫謐高士傳三卷按晉書本傳謐字士安安定朝那人少有高尚之意以著述爲務後得風痹疾猶手不輟卷屢辭徵聘終身不仕所著有帝王世紀年曆高士逸士列女等傳玄晏春秋並重於世諸書皆已散佚獨存高士傳通志本作十卷晁氏謂所載凡九十六人而東漢士居三之一陳氏謂自被衣至管寧惟八十七人今叢書本自被衣至焦先又九十一人數皆不合先時嵇康亦撰聖賢高士傳自渾沌至管寧凡百一十有九人而缺其一以自擬謐書雖亦以自況然猶不欲以身徇名固異乎康之昔慚柳下今愧孫登者矣宋周續之獨以康高士傳得出處之正爲之注而於謐書無取焉非篤論也汝上王謨識

國朝先正事畧

四部備要

史部

上海中華書局據原刻本校刊

桐鄉 陸費逵 總勘

杭縣 高時顯 吳汝霖 輯校

杭縣 丁輔之 監造

版權所有不許翻印

國朝先正事略序

余嘗以　大清達人傑士超越古初而紀述闕如用爲嘆憾道光之末閩嘉興錢衎石給事儀吉仿明焦竑獻徵錄爲　國朝徵獻錄因屬給事從子應溥寫其目錄得將相大臣循吏忠節儒林文苑等凡八百餘人積二三百卷僅名人之碑傳存各人之事蹟自别京師久從征役而此目錄遺者不可復覩同治初又得鄒叔績源生文集具述其師錢給事於徵獻錄之外復節錄名臣爲先正事略於是知錢氏頗有撰述不僅鈔纂諸家之文矣又二年而得吾鄉李元度次青所著先正事略命名乃適與錢氏相合前此二百餘年未有成書近三十年中錢氏編摩於汴水次青成業於湖湘斯足徵通儒意趣之同抑地下達人傑士其靈爽不可終閟也自古英哲非常之君往往得人彌盛若漢之武帝唐之文皇宋之仁宗元之世祖其時皆異材輩起俊彥雲屯煥爛編然考其流風所被率不過數十年而止惟周之文王暨我　聖祖仁皇帝乃閱數百載而風流未沬周自后稷十五世集大成於文王而成康以洎東周多士濟濟皆若秉文王之德我　朝　六祖　一宗集大成於康熙而雍乾以後英賢輩出皆若沐　聖祖之教此在愚者亦似知之其所以然者雖大智莫能名也　聖祖嘗自言年十七八時讀書過勞至於咯血而不肯少休老耄而手不釋卷臨摹名家手卷多至萬餘寫寺廟扁榜多至千餘蓋雖寒暑不能方其事北征度漠南巡治河雖卒役不能踰其勞祈雨禱疾步行天壇并[illegible]而不御年逾六十猶扶病而力行之凡前聖所稱至德純行殆無一而不備上而天象地輿秝算音樂考禮行師刑律農政下至射御醫藥奇門壬遁滿蒙西域外洋之文書字母殆無一而不通且無一不創立新法別啟津途後來高才絕藝終莫能出其範圍然則雍乾嘉道累葉之才雖謂皆　聖祖教育而成誰曰不然　今上皇帝嗣位大統中興雖去康熙時益遠矣而將帥之乘運會立勳名者多出一時章句之儒則亦未始非　聖祖餘澤陶冶於無窮也如次青者蓋亦章句之儒從事戎行咸豐甲寅乙卯之際與國藩患難相依備嘗艱險厥後自領一隊轉戰數年軍每失利輒以公義糾劾罷職論者或咎

國藩執法過嚴亦頗咎次青在軍偏好文學奪治兵之日力有如莊生所譏挾策而亡羊者久之中外大臣數薦次青緩急可倚國藩亦草疏密陳李元度下筆千言兼人之才臣昔彈劾太嚴至今內疚惟　朝廷量予褒省當時雖爲吏議所格　天子終右之起家復任黔南軍事師比有功超拜雲南按察使而是書亦於黔南告成　聖祖有言曰學貴初有決定不移之志中有勇猛精進之心末有堅貞永固之力次青提兵四省屢蹶仍振所謂貞固者非耶發憤著書鴻編立就亦云勇猛矣願益以貞固之道持之尋訪錢氏遺書參訂修補矜練歲年慎褒貶於錙銖酌羣言而取衷終成　聖清鉅典上躋周家雅頌著錄之林其尤足壯矣哉同治八年三月曾國藩

李習之嘗歎魏晉以後文字亂昧雖有殊功偉德非常之蹟亦闇鬱而不章而昌黎韓子則嘗欲作唐一經垂之於無窮誅姦諛於既死發潛德之幽光論者謂其書若成當不在龍門扶風下惜乎其未就也宋朱子撰言行錄取並世名臣事蹟件系而條綴之爲後世法文雖不逮昌黎而扶翼世教厥功懋矣嗣是杜大珪有名臣碑傳錄蘇天爵有元名臣事略徐紘有明名臣琬琰錄項篤壽有今獻備遺皆祖述朱子之意以成書者也我　國家　列聖相承重熙累洽炳焉與三代同風二百餘年名卿鉅儒鴻達魁壘之士應運而起者不可殫數其訏謨政績具在　國史類非草野之士所能窺而其遺聞佚事嘉言懿行往往散見於諸家文集中特未有薈萃成書以備掌故而爲徵文考獻之助者耳元度山居多暇徧閱　本朝人文集遇偉人事跡輒手錄之積久成先正事略六十卷分名臣名儒經學文苑遺逸循良孝義七門人爲一傳計五百人附見者六百有八人亦當世得失之林也每空山月上一鐙熒然披吟斗室中如與諸鉅公才人節士聯襼揖裳親承其謦欬而上下其議論也如臨泰華嵩衡黃河瀚海之高深莫測其顛委也如羅列商彝周鼎天球宏璧古光出几案莫敢逼視也昔歸震川自恨足跡不出里閈所見無奇節偉行以發攄其文章之氣今元度放廢歸田得網羅散失以成此編可謂極尚友之樂矣曩甫脫稿奉于役黔東之　命以兩年心力所萃不忍敝帚棄之也爰付諸剞劂氏客有譏其去取失當且悤促成書慮挂一而漏萬者應之曰是固然然以朱子之賢手訂言行錄如進王荊公黜劉忠定之類呂東萊汪玉山皆不謂然即朱子亦自謂尚多謬誤況下此乎太史公作列傳二千年中僅七十篇循吏儒林則皆止數人耳未有譏其疏漏者也惟是　本朝治跡磊磊軒天地邁唐宋元明世苟有昌黎習之考亭其人者出其文章以潤色鴻業斯不負千載一時之盛若愚者所述雖皆奇節偉行文不足以張之終爲震川所竊笑耳抑又聞蘇文定公曰古之君子不用於世必寄於物以自遣然則是編亦寄焉耳矣何膚深校其得失哉客既退遂纂之簡端用以就正海內君子焉同治五年三月既望平江李元度自序

國朝先正事略凡例

一我　朝治躋隆古　主聖臣賢一時名公鉅卿鴻生碩儒後先輩出立德立功立言皆足傳之不朽惟　國史藏在　皇宬草野無從徵考承學之士語及　國家掌故先正典型往往知其名而莫能詳其事實良由文獻所徵無專書以資考證也是編就昭代先正分名臣名儒經學文苑遺逸循良孝義七門采其勳績議論嘉言懿行各著於篇用以備遺忘而資觀感而　列聖深仁厚澤稽古右文亦隨事可以想見使讀者油然生忠孝之心焉

一各事蹟皆采自私家傳誌郡邑志乘閒及說部仍正以　國史列傳有合十數篇爲一篇者其閒穿穴聯綴頗費匠心用此亦不免稍失之繁律以史法及金石文字例幾可省其半以事實所關寧詳毋略寧密毋疎昔全謝山表章前哲動輒數千言意在使後之秉筆者據爲底本區區之私竊附於此云爾

一敘述當代事蹟與史例不同史無論賢奸但有關繫者皆列之是編仿名臣言行錄例專主揚善故所錄皆粹然純諳惟附見者其例稍寬

一我　朝肇興東土開國佐命之英皆天潢貴胄位列親藩未敢援入先正之列郎翊運勳臣之侑饗　太廟者若信勇公費英東宏毅公額亦都武勳王揚古利等皆立功天命天聰崇德閒在　世祖統壹區夏之先故論入關後宣力文臣以范文肅公爲始武臣以圖昭勳公爲始而信勇公宏毅公武勳王各事蹟又皆詳列於其子若孫之傳首俾閱者備悉源流

一名臣一門內而閣部外而封圻其勢不能徧錄是編所述大約曾祀賢良名宦祠及有殊績異政列入一統志者然終以囿於見聞不免挂漏爲憾書有偉烈鴻名夙所欽慕因未得其事狀無從登入擬選續編以臻詳備

一滿漢名臣有祖孫父子兄弟羣從並躋九列者略仿史記世家例彙列之以彰喬木世臣之盛

一　本朝名儒約分二派其恪守程朱家法者陸清獻陸桴亭張楊園諸先生也其兼宗陸王而不倍於程朱者孫夏峯湯文正李二曲諸先生也清獻之學洵屬正宗其救正王學末流之功甚大近儒何丹畦續理學正宗唐鏡海著學案小識皆推二陸爲直紹洛閩之統然彭尺木程魚門嘗譏清獻攻擊陸王太過未脫講學家習氣宗之者蓋彌甚焉唐氏學案既擯夏峯不錄復深致鄙夷甚亦門戶之見而已矣夫一貫之旨曾子自行入子貢自知入其有得於聖道一也伯夷之清柳下惠之和孟子皆推爲聖未嘗是此而非彼也是編不分門戶淵源所在各以類從其議論之相反而適可以相救者均詳列之以俟後之君子論定焉

一　本朝經學亦分二派其專宗漢學以抵程朱之隙者毛西河惠定宇戴東原諸先生也其義理宗程朱仍博稽漢唐注疏者李安溪方望溪姚姬傳諸先生也自前明中葉士皆敝精力於帖括而根柢之學闕焉　本朝興樸學始輩出顧亭林閻百詩開風氣之先自後鉅儒接踵長洲惠氏高郵王氏嘉定錢氏三世皆以經術鳴漢學於是極盛然江子屏作漢學師承記凡稍近宋學者皆擯之阮文達刻　皇清經解千四百餘卷而安溪望溪之著述一字不收蓋幾於分茅設蕝一時風氣所趨遂專以搜殘舉碎爲功詆宋儒爲空疏掊擊不遺餘力抑又過矣夫漢儒之訓詁宋儒之義理相須而行闕一不可其激而互相勝負者皆末流之失也緬惟　列聖作君作師　御纂諸經主宋儒之說而兼采漢唐注疏可謂折衷至當矣是編無論漢學宋學家皆詳錄其議論著述凡以屏除門戶之見而已

一　國初文章家以宋牧仲所撰侯魏汪三家稱最其後作者代興無美弗備自望溪出而古文之義法特嚴劉海峯姚姬傳繼之遂有桐城派之目然姚氏古文辭類纂於八家及震川後繼錄望溪是矣又專錄海峯一若桐城外舉無足與於斯道者似亦未離門戶之見是編凡卓然成家者皆列之昔吾有先正其言明且清正復不拘一格耳

一　國初詩家推漁洋爲大宗荔裳愚山秋谷竹垞初白諸家聯鑣接軫前後兩詞科作者林立近人張南山輯詩人徵略採摭綦詳茲就其尤著者登之然疏漏實尚多也

一　國初遺老如徐俟齋沈眉生李疊園諸先生蟬蛻鴻冥皭然不滓孔子所

謂逸民幾無愧焉錄之以見天爵自尊百世下猶可廉頑而立懦也至熊魚山方密之諸公事蹟已附見明史故不復登

一循吏必詳著其政事風節使閱者知所效法可以坐言起行

一孝義一門僅就最著者錄之以闡幽光維世教雖所錄無多然一代正史均不過數十人或十數人固無庸見少也

一天文歷算之學亦莫精於　本朝肇由　聖祖天亶聰明鉤參造化而梅定九陳泗源諸君又足以闡發之遂成絕詣阮文達作疇人傳采錄至二百餘人茲僅錄定九泗源及薛儀甫王寅旭數君於經學中以見其概如欲觀其全則有疇人傳在

一照史志例尚須立忠義列女二門然忠義之逮著者多已列入名臣中近歲軍興以來死事者衆因未有成書無從采輯至列女不在先正之例故從闕如

一所分門類不過舉重而言如湯文正陸清獻張清恪楊文定沈端恪秦文勤諸公應入名儒王文肅秦文恭胡文良阮文達諸公應入經學王文簡韓文懿錢文端沈文愨王蘭泉諸公應入文苑惟以官躋九列有勳業可紀故皆列名臣他若梨洲亭林而農亦名儒亦經學愚山剛主亦名儒亦文苑謝山西莊竹汀淵如稚存亦經學亦文苑竹垞姬傳亦文苑亦經學叔子紵菴亦文苑亦遺逸青主茶村亦遺逸亦文苑名雖區分實則無容拘泥況經學本在儒林中尤屬分而不分也

一非史官不應為人作傳古人有言之者矣歸震川謂古作汝南先賢傳襄陽耆舊傳者皆非蘭臺石室之臣也此論出而紀事之例始寬而惲子居則謂大傳非文集體昌黎傳陸贄陽城俱不入本集中爰變其名曰遺事述其實仍傳體也是編曰事略亦猶惲氏之意爾

一湯文正徐文定陳恪勤事略中所述時相及當事搆陷狀皆本望溪集外文在當時不無忌諱故未入集近始有搜刻之者然彭尺木湯陳二公行狀即已采之蓋尺木曾見未刻稾耳此外若張清恪等傳皆有所本用此益見我聖祖至聖至明百世後猶令人欽服焉

一公私著述傳狀恩怨於其間即其書可燒也是編自信無此弊閱者辨之

一野書稗說最足失真如袁簡齋所作陳恪勤等傳中多舛誤彭尺木嘗遺書歸之邵青門所作閻典史傳魏默深亦嘗辨之蓋文人習氣多不暇覈實也是編博觀而慎取之不敢沿訛以誤後人

一古人如班之於馬多全錄其辭以後不可毛舉錄事蹟未可憑虛而構非故襲舊文也衛正叔集禮記集說其言曰他人著書惟恐不出於己某此書惟恐不出於人可謂先得我心矣

一阮文達撫　國史儒林傳皆就各家紀述集句成篇仍分注所出於下彭尺木名臣儒行吏隱述亦注明所據之本於篇末亦非肊造也是編采書較多未暇一一注明所出然實無一字無來歷

一各家著述有可考者均詳列其書目卷數以備志藝文者之搜討

一地名官名均據　本朝書之不從古稱其　詔諭奏劄亦多存其真所謂當時語也至滿洲蒙古姓名與春秋時人同其首一字非姓也故標題處皆先稱後名中之曰姓某某氏而文中則仍俗稱曰某公不復舉其姓以免累贅京江望溪集中皆有此例

一元立行中書省於各路明改為布政使司　國朝因之而猶沿其稱曰省非其實矣洪稚存集中於此蓋斷斷焉是編以公私相沿既久姑仍其稱

一是編經始於甲子正月脫稾於丙寅正月藏書不多采摭未備又以衙齋出山惠促付梓雖辭固陋之譏所望海內同志君子時惠郵筒匡其不逮則幸甚

國朝先正事略目錄

平江李元度次青纂

卷一　名臣

范文肅公文程　子忠貞公承謨　承勳　孫時崇　時擇等
昭勳公圖賴
忠義公圖爾格
襄毅公準塔　兄蘆䓍什哈　弟雅賴
文簡公希福　子帥顏保
忠直公伊爾登
忠襄公陳泰
襄敏公伊爾德

卷二　名臣

敏壯公李國翰　子海爾圖　桑額
敏壯公珠瑪喇
肅文毅公完我　文恪公顏色黑　襄壯公楨特
文襄公圖海
勤惠公佟養性　養甲　養量　從　忠恪公國瑤　國鼐　國器　國禎　國印　世德　勤僖公鳳彩
襄勤公佟圖賴　子忠勇公國綱　端純公國維　孫法海　曾孫溫僖公　補熙　介福等
忠勇公石廷柱　子華善　石琳　孫石文炳　石文晟
敬康公愛星阿　子恭毅公富善

卷三　名臣

文忠公索尼
恪僖公遏必隆　子恪敏公尹德
魏文毅公裔界
魏敏果公象樞
李文勤公霨　杜文端公立德
馮文毅公溥
姚端恪公文然
朱尚書之錫

卷四　名臣

趙清獻公廷臣
李忠襄公率泰
吳文僖公正治
楊侍郎雍建　子若納　孫守知
王文靖公熙
李文襄公之芳
敏果公米思翰　子貞襄公馬斯喀　文穆公馬齊　勤恪公馬武　莊愍公李榮保
忠勇公白爾赫圖　蘇克薩哈　蘇納海　朱勤愍公昌祚　王愍毅公登聯

卷五　名臣

襄壯公費揚古
襄毅公賚塔
施清惠公維翰
郝中丞浴　楊素蘊
湯文正公斌
靳文襄公輔
文端公伊桑阿
宋文恪公德宜

卷六　名臣

王文簡公士禎　兄士祿　士祜
熊文端公賜履
文端公顧八代　孫顧琮
恭勤公瑪爾漢　恒僖公馮圖相

李文定公天馥
陳文貞公廷敬
徐相國元文 弟秉義
葉文敏公方藹 沈文恪公荃　吳文恪公士玉
卷七名臣
吳文端公琠
張文貞公玉書
于清端公成龍
彭中丞鵬 郭琇
張文端公英 子廷瓚　廷璐　廷瑑
李文貞公光地 子鍾倫
清端公傅臘塔
文清公阿蘭泰 子文恭公富甯安
卷八名臣
高忠烈公天爵 子其佩　文恪公其位　猶子文良公其倬
甘忠果公文焜 李興元
傅忠毅公宏烈
馬文毅公雄鎮 子世濟
陳忠毅公丹赤 葉忠節公映榴
襄壯公莽依圖
恭靖公佛尼勒 子忠勇公特楞額
楊清端公宗仁 子文乾
卷九名臣
姚尚書啓聖
宋尚書犖 子至
陸清獻公隴其
趙恭毅公申喬 弟申季　子熊詔
張文端公鵬翮
徐尚書乾學
文定公徐元夢
文清公格爾古德
卷十名臣
韓文懿公菼 子孝基
徐文敬公潮 子文穆公本
陳清端公詵 子文勤公世倌　從弟文簡公元龍
王文恭公頊齡 弟九齡　鴻緒
劉中丞蔭樞
張清恪公伯行
田文端公從典
黄侍郎叔琳 弟叔璥
卷十一名臣
趙襄忠公良棟 子宏燦　宏燮
王忠勇公進寶 子用予
孫襄武公思克
梁敏壯公化鳳 子鼐
楊敏壯公捷
施襄壯公琅 子世綸　世驃
藍軍門理
許少傅貞
卷十二名臣
陳恪勤公鵬年 子樹芝　樹蓍
楊文定公名時

朱文端公軾
陳清端公瓊
勤恪公齊蘇勒
潘襄勇公育龍 孫紹周 從孫之善
殷軍門化行
藍襄毅公廷珍 孫襄毅公元枚
卷十三 名臣
文端公鄂爾泰
張文和公廷玉 子若靄 若澄 勤恪公若渟
文端公福敏
文襄公兆惠
勵文恪公杜訥 子文恭公廷儀 孫宗萬
史文靖公貽直
沈端恪公近思
蔣文肅公廷錫 子文恪公溥
卷十四 名臣
岳襄勤公鍾琪 弟莊恪公鍾璜 子濬
嵇文敏公曾筠 子文恭公璜
方侍郎苞 兄舟
余府丞甸
李侍郎紱 孫友棠
蔡文勤公世遠
張文敏公照
甘莊恪公汝來
卷十五 名臣
孫文定公嘉淦
胡文良公煦 子莊敏公季堂
徐中丞士林
謝觀察濟世
楊文敏公超曾
錢文端公陳羣 子汝誠 錢維城 錢載
沈光祿起元
尹侍郎會一
卷十六 名臣
陳文恭公宏謀 元孫繼昌
文端公尹繼善 子文恪公慶桂
劉文正公統勳 子文清公墉
王文肅公安國 子念孫 孫文簡公引之
汪文端公由敦 子承霈
潘敏惠公思榘
彭尚書啟豐
楊勤慤公錫紱
卷十七 名臣
梁文莊公詩正 子同書
雷副憲鋐
陳文肅公大受
文襄公舒赫德
劉文定公綸 子躍雲
秦文恭公蕙田
蔡文恭公新
曹文恪公秀先 李文毅公湖 彭文勤公元瑞
卷十八 名臣

文忠公傅恆 子福靈安 福隆安 福長安
文成公阿桂
胡恪靖公寶瑔
方敏恪公觀承 子勤襄公維甸
莊尚書有恭
沈文愨公德潛
裘文達公曰修 子恭勤公行簡
梁文定公國治
卷十九 名臣
朱文正公珪
襄烈公傅清
壯果公拉布敦
義烈公班第
剛烈公鄂容安
果烈公明瑞 弟奎林
襄壯公阿里袞 子誠武公豐伸額
陸中丞燿
卷二十 名臣
王侍郎昶
紀文達公昀
畢尚書沅
劉文恪公權之
王文端公杰
孫文靖公士毅
董文恭公誥
王文僖公懿修 子宗誠
卷二十一 名臣
吳宮保熊光
錢通副灃 曾錫寶 謝振定 武億
文敏公百齡
孫相國玉庭 蔣攸銛
戴文端公衢亨
金尚書光悌 戴簡恪公敦元
董文恪公教增
阮文達公元
卷二十二 名臣
文襄公福康安
文靖公松筠
李忠毅公長庚
王壯節公文雄 子翔
朱勇烈公射斗
忠毅公額勒登保
壯果公德楞泰
文襄公長齡
卷二十三 名臣
楊忠武公遇春
文毅公那彥成
汪文端公廷珍
楊勤勇公芳
嚴廉訪如熤
劉方伯清
傅廉訪鼐

潘文恭公世恩
趙文恪公慎畛
湯文端公金釗
姚文僖公文田
盧敏肅公坤
朱莊恪公桂楨
鄧制軍廷楨
陶文毅公澍
何文安公凌漢
卷二十五 名臣
林文忠公則徐
栗恭勤公毓美
陳忠愍公化成 王剛節公錫朋 葛壯節公雲飛 鄭忠節公國鴻
吳文節公文鎔
杜文正公受田
翁文端公心存
李文恭公星沅
呂文節公賢基
卷二十六 名臣
江忠烈公忠源 弟壯節公忠濟
忠武公塔齊布
羅忠節公澤南
李忠武公續賓
鄧忠武公紹良
胡文忠公林翼

何文貞公桂珍 畢剛毅公金科
趙忠節公景賢
卷二十七 名儒
孫先生奇逢 子博雅 魏一鼇
黃先生宗羲 弟宗炎 宗會
李先生顒 李柏 王心敬 孫景烈 馮雲程 惠思誠 陸鄉鶴
顧先生炎武 張弨 吳任臣
王先生夫之 兄介之 子敔
陸先生世儀 葉教長 盛敬 江士韶
張先生履祥 何汝霖 凌克貞 沈磊 吳蕃昌 陳梓 祝洤
張先生爾岐 孫若羣
卷二十八 名儒
陳先生瑚
高先生世泰 高愈 顧樞 劉汋 吳慎 施璜 汪璲 張夏 嚴瑴
沈先生國模 史孝咸 管宗聖 韓當 邵曾可 邵廷采 王朝式
刁先生包 子再謙 王餘佑 張潛
謝先生文洊 宋之盛 甘京 章健 黃采 黃熙
沈先生昀 姚宏任
應先生撝謙 凌嘉印 沈士則 秦雲爽
胡先生承諾 陳大章 劉夢鵬
卷二十九 名儒
李先生生光 黨成 陶世徵
朱先生用純 顧培 潘天成 湯之錡 金敞 王轄生
劉先生原淥 姜國霖 法坤宏
白先生奐彩 党湛 王化泰 張承烈 馬嗣煜
施先生閏章

曹先生本榮 張貞生
耿先生介 張沐
汪先生佑
卷三十 名儒
范先生鎬鼎 王端
張先生烈 陳詵
竇先生克勤
勞先生史 桑調元 汪鑒
李先生來章 冉覲祖
彭先生定求 彭寧求 彭紹升
李先生塨 顏元 王源 劉齊 張自超 劉捷
張先生鵬翼 萬能靈 李圖南 李成文
卷三十一 名儒
朱先生澤澐 潘恬如 錢民 任德成
徐先生世沐
向先生璿 黃良輔 程登泰
李先生文炤 唐鑑
王先生懋竑
孟先生超然
鄭先生文炳
伊先生朝棟 子秉綬
閻先生循觀 韓夢周 滕綱 任瑗
鄧先生元昌 宋昌圖
姚先生學塽 潘諮 劉傳瑩
卷三十二 經學
閻先生若璩 李鎧 楊開沅 吳玉搢 宋鑑
萬先生斯大 子經 從子言
萬先生斯同
錢先生秉鐙 方中通 方中履
馬先生驌 王爾緝
毛先生奇齡 陸邦烈
朱先生鶴齡 陳啓源
劉先生獻廷
卷三十三 經學
梅先生文鼎 孫文穆公瑴成
薛先生鳳祚 唐夢賚
王先生錫闡 談泰
陳先生厚耀
胡先生渭 葉佩蓀 黃儀 顧祖禹
何先生焯 沈彤 陳景雲
惠先生士奇
陳先生祖范 蔡德晉
臧先生琳 臧庸 臧禮堂
卷三十四 經學
顧先生棟高 吳鼎 梁錫璵
徐先生文靖
江先生永 汪紱 金榜
任先生啓運
全先生祖望 盛世佐
焦先生循
惠先生棟
王先生鳴盛 錢鳴韶 金日追 費士璣

錢先生大昕 弟大昭 猶子塘 坫 侗
卷三十五 經學
朱先生筠 李威
盧先生文弨 孫志祖 丁杰
邵先生晉涵
戴先生震 段玉裁 龔麗正
孫先生星衍
洪先生亮吉 趙懷玉 莊炘 劉逢祿
洪先生榜 洪梧 程瑤田 汪龍 汪萊 羅承符 洪瑩
任先生大椿 任兆麟 李惇 宋綿初 秦恩復 黃承吉 許珩 汪光爔 李鍾泗
孔先生廣森 孔繼涵 郝懿行 鄭鴻譽 趙曾
卷三十六 經學
周先生永年 桂馥
程先生廷祚
崔先生述 陳履和
張先生惠言 董士錫
汪先生中 賈田祖 江德量 顧九苞 顧鳳毛 鍾褱
凌先生廷堪
余先生蕭客 江藩 汪元亮 黃廷鑑 鈕樹玉
江先生聲 顧廣圻 徐頲 褚寅亮
鄒先生漢勛
卷三十七 文苑
侯先生方域
魏先生禧 兄際瑞 弟禮 彭士望 林時益 李騰蛟 邱維屏 曾燦 彭任 梁份
宋先生琬 田雯 曹貞吉 顏光敏 王苹 徐夜 謝重輝 張篤慶
熊先生伯龍 劉子壯 金德嘉 顧景星 張仁熙 劉醇驥
汪先生琬 諸篆
王先生猷定 陳宏緒 徐世溥 歐陽斌元
梅先生清 梅庚 高詠 袁啟旭
丁先生澎 陸圻 柴紹炳 毛先舒 毛際可 孫治 張綱孫 吳百朋 沈謙 虞黃昊
卷三十八 文苑
計先生東 潘耒 徐釚 吳兆騫
黃先生與堅 周肇 顧湄 許旭 王揆 王撰 王昊 王掞 王抃 王曜升 吳璟 崔華 郁植 唐孫華
馬先生世俊 鄒忠倚 孫承恩 繆彤 陳肯堂 汪繹 王式丹 王琛 錢棨
葉先生燮 顧有孝 鈕琇 李重華 顧我錡
陳先生元孝 屈大均 梁佩蘭 程可則
趙先生執信 吳雯 馮廷櫆 馮協
孫先生枝蔚 王又旦 李念慈 張恂 王宏撰 李楷 屈復
邵先生長蘅 董以寧 鄒祗謨 陳玉璂
卷三十九 文苑
彭先生孫遹 倪燦 汪楫 徐嘉炎 沈珩 沈撝 方象瑛 陳鴻績 邵遠平 李來泰
尤先生侗 禹勤 范必英 錢中諧 曹禾
朱先生彝尊 嚴繩孫
陳先生維崧 吳綺 章藻功
李先生因篤
汪先生楫 汪懋麟
李先生澄中 龐塏 米漢雯 袁佑 崔如岳
喬先生萊 邱象隨 李鎧 張鴻烈 鄧漢儀 吳嘉紀
卷四十 文苑
陸先生棻 兄子奎勳
杜先生詔 潘高 許定鏊 李果 盛錦 徐顯 黃之雋
湯先生右曾 嚴沈 徐倬 李鄴嗣 汪文柏 沈用濟

姜先生宸英 嚴虞惇
查先生慎行 查昇 查嗣瑮
汪先生份 吳廷楨 張大受 顧嗣立 黃越 王步青 俞長城
周先生篔 王翃 范路 朱一是 沈進 李麟友 李夏年
藍先生鼎元 朱仕琇 曾仕
王先生文清 郭焌 羅典 余廷燦 唐仲冕
卷四十一 文苑
鄒先生一桂 黃勤敏公鉞
張先生鵬翀 曹仁虎
諸先生錦 楊度汪 沈廷芳 夏之蓉 徐士芬 周長發
杭先生世駿 厲鶚 符曾 汪沆
齊先生召南 陳兆崙
劉先生大櫆 方世舉 方貞觀
胡先生天游 周大樞 萬光泰 金農 陳撰 丁敬
沈先生炳震 弟炳謙
馬先生曰琯 馬曰璐 趙昱 趙信
卷四十二 文苑
趙先生青藜 汪越
黃先生永年 陳道 魯九皋 陳用光 吳嘉賓
袁先生枚 王文治
竇先生光鼐 趙佑
邵先生齊燾 王太岳 劉星煒 吳錫麒 曾燠 吳鼒
翁先生方綱
蔣先生士銓 子知廉 知讓 楊垕 汪軔 吳嵩梁 樂鈞
陸先生錫熊 嚴長明 吳泰來 趙文哲 程晉芳
卷四十三 文苑
趙先生翼 鄭燮
姚先生鼐 吳定 姚瑩 劉開 吳德旋 梅曾亮 管同 戴鈞衡
張先生九鉞 張九鍵 張九鎰 張九鐔
鐵先生保 夢麟 李鍇
秦先生瀛 管世銘
法先生式善 王芑孫 何道生
惲先生敬 李兆洛 湯貽汾
舒先生位 王曇 孫源湘
卷四十四 文苑
張先生問陶 彭端淑 李調元
黃先生景仁 楊芳燦 楊揆
黎先生簡 張錦芳 呂堅 馮敏昌 温汝适 趙希璜 胡亦常 黃丹書
宋先生湘 張維屏
鮑先生桂星 程恩澤
許先生宗彥
鄧先生顯鶴 歐陽輅 魏源 湯鵬
陳先生洪綬 崔子忠 羅聘
王先生翬 黃鼎
鄧先生石如
卷四十五 遺逸
徐先生枋 戴易 巢鳴盛 沈麐生
沈先生壽民
汪先生渢
郭先生都賢 陶汝鼐 郭金臺
何先生宏仁
李先生天植 鄭嬰垣 劉永錫 陸元泓

邵先生以貫 張延賓
余先生增遠
卷四十六 遺逸
惲先生日初 子壽平
祁先生班孫 魏耕
沈先生光文 張士椰
陸先生宇㸅
周先生元懋
傅先生山
張先生怡
李先生灌 曾漣
卷四十七 遺逸
夏先生汝弼 郭履躔
唐先生訪 劉龍躍
張先生蓋 申涵光 殷岳
李先生世熊
董先生說
蔣先生城 楊來亭 戴笠 徐白
李先生魁春
陳先生南箕 弟觀
卷四十八 遺逸
鄧先生大臨
張先生若化 弟若仲
夏先生道一 李孔昭 張翼星 杜越
杜先生濬 弟芥
王先生大經
吳先生光
陳先生五簋 李之宣 李蕃之
八大山人
一壺先生
卷四十九 循吏
駱太守鍾麟 崔宗泰
白刺史登明
宋刺史必達
趙給諫吉士
李明府嶙
任寺丞辰旦
楊太守朝正
陸明府在新
卷五十 循吏
張通守壎
董都憲宏毅
劉明府繼聖
衛太守立鼎
邊明府維坤
張太守克嶷
王廉訪燿
劉方伯棨
陶刺史元淳
卷五十一 循吏
莊副使亨陽
陳少卿汝咸

佟刺史國瓏
夏明府熙澤
沈明府光榮
陸觀察師
張明府士琦
陳方伯德榮
周太守中鋐
卷五十二 循吏
施明府昭庭
葉太守新
葉觀察士寬
俞刺史運標
蔣郡丞棁
朱明府宏仁
龔明府鑑
童太守華
卷五十三 循吏
王太守時翔
牛明府運震
李太守大本
周觀察克開
鄭太守夢皋
李明府炯
朱明府休度
汪明府輝祖
劉明府大紳
李方伯廣芸
卷五十四 循吏
張明府吉安
史刺史紹登
蓋太守方泌
劉觀察衡
李明府毓昌
彭戶部采思
俞都轉德淵
石郡丞家紹
張明府琦
白協戎雲上
卷五十五 孝義
趙孝子希乾 閔孝子
黃孝子向堅 顧廷琦 劉龍光
錢孝子美恭 劉獻煜 劉德讓
顏孝子伯璟
陳孝子嘉謨 賀上林 何士閑
曹孝子超 殷雄飛 殷溯祚 薛文 薛化禮
王孝子原
耿孝子燿 耿極 耿光 耿於彝 耿輔
卷五十六 孝義
劉孝子恩廣 子曾璨 王琰 李恒 劉星 郭培墉
顏孝子中和 顧鏊
吳孝子紹宗
朱孝子壽命

楊孝子文蔚 蕭日禎
張孝子兼 郭居鼎　江大賓
鄭孝子江 吳國華　何履旭　李咸山　林開瑩
謝孝子獻恂 陳開運　賴用賓　李人鳳　李人彪　余嵩森　鄭成珠
沈孝子萬青
卷五十七 孝義
王孝子恩榮
謝孝子萬程
蕭孝子啓聖 紡鳳鳴
王孝子麟瑞 劉必泰　邱永彰　胡士宏
黃孝子農 子爾衡
胡孝子隆
林孝子長貴 紡長庚　黃學朱
李孝子維煌
卷五十八 孝義
黃孝子洪元
盧孝子必陞
潘孝子士晉 潘德馨
施孝子聖揆 楊嘉楨
劉孝子炳
任孝子遇亨 任裕德
劉孝子鑑
曹孝子起鳳
卷五十九 孝義
汪孝子一元 汪一樅　王品璋
張孝子大觀 蔡惠添　楊璞　劉芳
常孝子裕綸 史卸曾
范孝子仲光 朱有合
奚孝子縉營
鄧孝子觀灝
潘孝子璿
龐孝子佑
卷六十 孝義
湯孝子淵
黃孝子有則
胡孝子其愛 潘周岱
高孝子啓燮
朱孝子修來
吳孝義紹先 蕭夏昌
李孝義長茂 黃成富　陳福　饒衿
吳孝義鴻錫

國朝先正事略目錄

國朝先正事略卷一

平江李元度次青纂

名臣

范文肅公事略 子忠貞公承謨 承勳 孫時崇 時繹等

國家肇興東土光宅方夏開國佐命之英皆天潢貴胄位列親藩勳在冊府未敢援入先正之列即翊運勳臣之侑饗　太廟者若信勇公費英東宏毅公額亦都武勳王揚古利等又皆立功天命天聰崇德閒在　世祖章皇帝統壹區宇之先故論入關後宣力文臣必以范文肅公稱首公歷事　太祖太宗當　王師入關時首定大計勸進兵　詔勅檄諭皆出其手終世祖朝位元輔經營草昧用弼成我　國家丕丕基蘢於　聖祖康熙五年躬覩　四朝登上壽子孫繼武爲國宗臣視漢之酇侯留侯唐之房杜宋之趙中令元之耶律文正明之誠意伯有過之無不及已公諱文程字憲斗瀋陽人本宋文正公仲淹後少穎敏沈毅讀書通大義爲諸生天命三年杖策謁太祖高皇帝於撫順偉其貌詢其家世謂諸貝勒曰此名臣後也厚遇之　命直文館參預帷幄天聰三年我軍解大安圍克遵化五年招降大淩河城六年陳進取祕計七年援明將孔有德來歸皆公策也會初設固山額真廷議首推公　太宗曰此一軍職耳范章京朕之心膂其別議之時宏文館尚未有大學士而公所領皆樞密重事每　召對夜漏逾數十刻始出或未及食息復奉召率以爲常崇德二年改六館爲內三院授公祕書院大學士加世職二等甲喇章京每議大政輒資籌畫八年撥隸漢軍鑲黃旗是歲　世祖嗣服明年爲順治元年四月流賊李自成陷明北京明將吳三桂來乞師　上召公於湯泉決策進兵公力疾趨朝建議曰自闖賊猖狂中原塗炭近且傾覆京師戕厥君后此必討之賊也雖擁衆百萬橫行無忌然揆其敗道有三逼殞其主天怒矣刑辱搢紳拷劫財貨士憤矣掠民貲淫人婦女火人廬舍民恨矣備此三敗行之以驕可一戰破也我　國家上下同心兵甲選練誠聲罪以討之恤其士大夫拯厥黎庶兵以義動何功不成又言好生者天地之德也兵者聖人不得已而用之自古未有嗜殺而得天下者今誠欲統一區夏非乂安百姓不可於是大軍遂發公扶病隨征申嚴紀律秋毫勿犯妄殺者罪之二十二日入關大戰敗賊兵二十萬我軍長驅而西民多逃匿公草檄宣諭言義兵之來爲爾等復君父仇非敵百姓也今所誅者惟闖賊官來歸者復其官民來歸者復其業必不爾害民心遂大安五月朔攝政睿親王多爾袞帥師入燕京公建議首先爲明帝發喪易梓宮備儀衛儀諡號爲文紀其事十月朔　世祖定鼎公疏請撫遺黎起廢斥定冊籍減賦額盡除明季加派稅餉嚴衛諸弊政晝夜在闕下事無巨細應機立辦開國規制公手定者爲多中原既定請再行鄉會試以致人材國用不足請興屯田又上保舉連坐法　詔皆立予施行累加一等梅勒章京及一等男世爵　賜號巴克什六年任議政大臣纂修實錄加世爵至一等子晉少保兼太子太保以疾乞休　優詔許暫解職調理病痊即召用特加太傅兼太子太師　世祖親調藥餌馳　賜十四年　詔遣畫工就第圖公象藏於　內府康熙元年　上諭閣部曰原任大學士范文程希福甯完我額色黑皆　太宗文皇帝股肱之臣勳勞最著其子宜擢用越四年公薨　聖祖震悼輟朝二日再遣大臣致奠　賜祭葬加等　予諡文肅　御製碑文勒墓上五十二年　御書元輔高風額其祠公嘗言天下治安惟在得賢庶官中有一眚不掩者悉爲奏請補擢後皆稱職於直臣善類尤力保全性廉慎好施與器量宏深人莫測其喜怒薦雍正中　詔入祀賢良祠長子承斌襲一等子爵四子承烈字彥公累官戶部侍郎

次子承謨字覲公順治九年進士由編修累遷國史院學士康熙七年巡撫浙江故事督撫受事必劾不法吏兩司列狀請公閱而哂曰是欲吾舍豺狼而問狐狸也還之一日出片紙盡列兩浙豪惡姓名及墨吏之尤者劾繫實之法聞者皆悚息會杭嘉湖水災奏貸庫銀八萬兩買米平糶并請蠲緩又許最貧者得附老弱例肩鹽自給全活者多先是甯台溫處金衢諸府屬荒田經前總督趙廷臣請除額賦有　旨命承謨履勘至是遍歷其地奏豁荒田地二十九萬四千六百畝有奇水衝田地二萬一千九百畝有奇十年因疾解任浙江總督

劉兆麒提督塞白理各據民詞留給事中姜希轍柯聳御史何元英等亦言其愛民如子勤會除猾杜加耗裁派陋規單騎勸荒悉心賑恤浙人愛戴請特勅勉留有　旨俯順民情留原任在浙四載民安其治每出巡山農進瓜果脫粟飯受食之日與父老童稚接以故悉民疾苦得設施拯恤十一年擢福建總督以疾辭不允請　陛見許之明年入覲　上遣御醫診視　賜御藥趣赴新任解　御衣冠及鞍馬　賜之初福建總督駐漳州至是將撤靖南王耿精忠藩屬回京　特命移駐福州抵閩疏陳軍屯之利請令士卒墾荒地六年始裁其餉又言閩人生計非耕即漁自海禁嚴徙沿海民居內地廢民田二萬餘頃虧賦額二十餘萬請聽民沿邊捕採取魚課以益軍餉十三年吳三桂反雲南承謨密疏言功令考成過重鹽筴處分過嚴致有司專務催科且諱盜請以寬大繫民心會精忠陰附三桂公察其有異志計督撫標兵少又與精忠所部習不足恃乃疏請增兵復舊額又請巡海將赴漳泉閩鎮兵以遏制之疏上未及行客謂公曰滇氛已及楚矣盍以備鄰封為辭出據其上流乎公曰彼逆猶未發也我動彼且得鬨請我據地陰圖之因以怒其下是我失守而激變不可為也乃密檄諸道將以謁新總督為名各率健兒赴行省用折逆謀事未集而精忠叛是年三月精忠詭言海寇至邀與計事巡撫劉秉政附精忠從之行公知有變左右請擐甲以從曰衆寡不敵備無益也乃坦然按轡至則逆衆露刃相脅公挺身前罵賊精忠素憚其威望恐殺之重民怒乃閉諸土室置守者三十二人絕粒八日不死精忠遣秉政說降秉政且進且揖公奮足蹴之仆地罵曰逆臣不日當就誅我先褫其魄在械所三載冠　御賜冠衣辭毋時衣每朔望奉時憲書一帙北面再拜閑為詩文以桴炭書壁上被繫時部曲有張福建者手雙刃奮呼奪門連斃賊力竭而死蒙古人嘛尼守者三十二人之一也感公忠義謀令出走事泄精忠將磔之大言曰吾實與忠臣同死不願與爾逆賊同生十五年九月　王師入仙霞關精忠將降慮飾辭免死恐公暴其罪遣逆黨逼令就縊以滅口時賊以夜至公起索冠賊奪而擲之乃以械拱擲冠者頭尋整衣望　闕九頓首就縊幕客無錫嵇永仁會稽王龍光華亭沈天成從弟承譜及親屬家丁隸卒五十三人並遇害有役王道隆以奉使還至延平聞變自刎死賊焚公尸棄之野泰寧驛兵許鼎預伏榛莽中乘夜收得燼體明年潛負至京師　天子震悼遣內大臣奠爵　贈兵部尚書加太子少保廕一子入監　賜祭葬謚忠貞　御書碑文　賜其家十九年精忠赴市朝日公子時榮手刃其肉以祭墓福建士民立專祠於道山　御書祠額曰忠貞炳日所著有吾廬存稿蒙谷自序百苦吟及畫壁遺稿時榮以稿進呈　聖祖親製序雍正中　詔入祀昭忠祠

三子承勳字蘇公由員外郎授御史論事侃侃疏言入法以貪爲首貪吏僅罷職何憚不爲請按律嚴擬毋徇庇下部議行尋改吏部郎中康熙二十年川東賊譚洪復叛　詔領禁兵會勦且督滇餉承勳以赤水地少米勸諭土司輸粟麥給軍預遣官赴滇截留黔餉師以不匱二十三年九卿遵　旨舉廉吏承勳與焉擢內閣學士明年巡撫廣西容藤等州縣先陷賊奏免追逋賦又明年擢雲貴總督至即整飭營伍捐俸建學宮置禮樂器聘名士纂修通志所規畫動中機宜威惠大著夷中有魯魁山跨連數郡諸猓窟穴其中時出劫掠馳檄曉以利害渠魁楊宗周等遂籍士以獻時窮搜吳三桂舊部解送京師承勳奏請已入伍者許仍歸伍其來歸者分別發營願歸農者聽於是軍民貼然二十七年雲貴左協兵變縱火殺掠省城兵與通約七月二十日夜分舉事公偵知之是夜擒首惡唐金等令終夕擊二鼓賊黨鬨曉鐘始知事泄皆就縛誅十有三人而定左協叛兵潰走黔欲入楚公諜知所向先檄諸路勦兵賊方攻交水各路兵至夾擊賊窮蹙乞降斬首惡二十餘人亂遂靖會逃降賊李僑義普爲善等復出掠遣兵攻入其寨僑義死爲善面縛投誠自是諸夷懾息官斥藩莊核其價省民閑從賦二十餘萬金在滇九年所祛蠹弊甚多而清鹽筴不得按戶抑派酌道里遠近定支撥軍餉條例吏不得巧法朘民至今賴之裁六衛五所併歸州縣逃亡皆復故土三十二年入覲　聖祖曰爾係盛京舊人爾父累朝效力爾兄又爲國捐軀朕因見爾思及爾兄心爲慘切不見爾八九年矣爾鬚髮遂皓白如此耶解　御用貂冠貂褂狐白裘　賜之并　賜御書世濟

其美額明年內遷左都御史尋督兩江初公在滇黔發奸糾慝無所貸至是專
務清靜以與民休息奏免民賦者五豁陷賊州縣所失實儲無算駁正漕督額
題入額賦者一歲大祲奏發米穀九十三萬石有奇賑貸先發後聞議有格而
復奏至再三者均蒙特允鹽城令某倉積以與要人有違大府不敢呵公下車
有寡婦某訟之立斥罷三十八年授兵部尚書四十三年請老允之加太子太
保晉五級五十三年薨遺疏入　諭稱其敬慎自持勤勞久著　賜祭葬如例
承謨子時榮由廕生授知州累遷府道貴州福建按察使山東布政使康熙四
十四年巡撫廣東　命兼理鹽政　上發函章　諭以兩廣鹽政積弊甚多
朕已察得數條特命查辦時榮疏陳鹽政七則一鹽政衙門歲有羨餘十萬兩
宜盡充公用有一種蠹胥名曰發收於鹽政初涖時任意播弄導以急羨餘而
緩正課宜革除一鹽政遣內差坐守埠口名爲緝私止知勒索宜禁革而以緝
私責成地方官一知事大使及潮州運同廣惠分司均屬冗員宜裁汰一運司
向得羨餘六萬兩應解河工銀萬兩銅斤水腳銀二萬兩以外均應充公一行
鹽地方文武官皆有陋規名曰茶果宜禁革再犯以贓論一請借運庫銀三萬
收買私鹽俾化私爲官一革除總商名色部議均如所請又疏言耿逆之變
隨臣父殉難者五十三人內生員嵇永仁王龍光等俱被幽囚三載死難甚烈
經前撫臣題請贈銜部以生員無追贈例議寢乞　特勅追贈祔祀臣父祠堂
乃贈永仁龍光及沈天成范承譜等國子監助教學正有差並入祠陪祀四十
九年擢閩浙總督獲海賊鄭盡心解京伏法五十三年陛見　賜御製詩有棣
欉祖德家聲重閩桂孫枝令譽清之句序云閩浙總督范時崇陛見來京朕每
念伊祖爲閩創宰輔伊父乃忠義名臣所以待之優重今因回任特賦詩餞送
其受　恩眷如此明年授左都御史遷兵部尚書五十九年薨　賜祭葬如典
禮前官福建按察時明允哀矜慈而善斷士民並祀之道山
承勳子時繹由參領授副將擢總兵雍正四年　詔署兩江總督還都統仍署
總督疏請將江蘇安徽所屬丁銀勻入地畝內征收以雍正六年爲始從之尋
擢戶部尚書權總督如故條上兩淮鹽政七則下部議行會　詔發帑銀交督
撫提督營運以濟兵丁江南督標應領銀六千時繹慮標員有侵挪弊奏請將
銀承買入官變價房產納租備用　上嘉其妥協七年坐事免　命協理河
務爲總督田文鏡所劾部議論死得　旨寬釋授副都統十年遷工部尚書兼
管兵部十二年罷又有時紀時綬時捷者皆文肅公孫也時紀由廕生累官郎
中授廣東糧道遷鹽運使乾隆二十五年入覲　諭曰范時紀爲漢軍世族見
在伊家並無大員著留京以副都統用尋擢工部侍郎調倉場侍郎未幾調戶
部四十二年調禮部侍郎尋卒時綬字綬齋由主事累遷郎中授山東濟東道
遷安徽按察使湖北布政使乾隆十六年擢湖南巡撫疏言湘陰益陽續墾田
千餘頃係瀕湖隙地請暫免升科又洞庭爲受水之區私垸日增則上流受害
已勸諭毀垸並嚴禁添築水得暢流十八年調撫江西以病歸二十七年起戶
部侍郎請赴西路屯田効力　賞孔雀翎　命馳驛前往坐事免　賞頭等侍
衛尋授副都統三十年除吏部侍郎明年晉左都御史又明年授湖北巡撫三
十三年入爲都統再授左都御史遷工部尚書尋調刑部四十七年薨於位時
捷字予上一字敬存襲子爵累官陝西巡撫古北口提督入爲都統時綬子宜
恆由雲麾使授參將洊陞福建總兵憂歸尋授副都統乾隆五十七年奉　特
旨原任大學士范文程在國初時勳庸懋著其子承謨又靖節捐軀今其裔孫
內無文職大員殊堪軫念范宜恆著加恩補授工部右侍郎仍兼副都統嘉慶
元年擢戶部尚書尋卒

圖昭勳公事略

自古貞元肇造必有熊羆之士不二心之臣世篤忠貞贊成王業我　朝異姓
勳臣侑饗　清廟以直義公爲首而昭勳公則其第七子也昭勳公諱圖賴
姓瓜爾佳氏滿洲正黃旗人父直義公諱費英東驍果善射引強弓十餘石天
命初從其父索爾果率所部來歸　太祖嘉之授一等大臣尚主自少從
太祖征討諸國三十餘年每戰身先將士突堅陣當其鋒者輒糜碎以功授
三等子世襲　命與何和哩額亦都扈爾漢安費揚古爲五大臣佐理國事天
命四年明兵四路來侵一軍據薩爾滸山巔直義公率本旗兵進擊大破之

太祖之取撫順也明兵來援投石飛火直義公馬驚逸諸軍欲退乃迴馬大呼揮諸軍猛進卒破之　太祖拊髀歎曰萬人敵也從攻葉赫城上矢石雨下直義公及諸將皆被創　太祖命之退對曰我兵已薄城下矣何退爲再命退對曰勢已垂克請勿疑竟拔其城性忠直敢強諫與善黜惡宣力殫心以佐成　大業五年三月薨年五十有七　太祖親臨其喪痛哭復臨其墓

太宗即位追封直義公配饗　太廟以其長子察哈尼襲爵　賜勅免死二次順治十六年追論佐命功第一晉世爵爲第一等公康熙九年　聖祖御製碑文勒石紀勳績　大駕東巡　親酹其墓雍正九年　世祖皇帝加封號曰信勇公而昭勳公能繼其武其公號亦錫名雄勇云昭勳公少襲三等總兵世職坐事罷隨征董鄂及寧遠並有功天聰三年從　太宗伐明進薄燕京明總兵滿桂以師赴援公直前衝擊斬馘甚衆授騎都尉世職四年隨大貝勒阿敏等鎮永平敗明兵於灤州師還大貝勒棄永平出邊明兵百餘來追公率十六人還戰盡殲其衆尋授三等輕車都尉五年從征大淩河圍其城明兵四萬來戰公躍馬衝陣敵兵潰走遂擒監軍道張春旋征大同拔靈邱縣及小石城敘功晉世職二等九年任護軍統領隨貝勒多鐸入廣寧率兵先趨錦州明總兵祖大壽以兵三千來禦未及戰明兵驚潰俘馘無算崇德二年授議政大臣明年隨貝勒岳託伐明率師先驅踰牆子嶺攻克十一臺進兵山東明兵八千來禦蒙古兵少卻公奮力鏖擊敵以百騎突至公搏戰陷堅陣大敗之旋敗明閣部劉宇亮等兵於通州河上拔四城晉爵三等男六年圍錦州明兵自松山赴援擊敗之先是蒙古有降明者曰諾木齊在圍城中遣人約獻東關以降至是事泄明兵圍諾木齊寨公登城力戰殺敵出諾木齊以歸復破松山騎兵拔塔山杏山二城晉一等男八年攻拔中後所及前屯衛晉三等子順治元年大軍抵山海關流賊李自成遣兵拒戰公率前鋒破賊將唐通於一片石既入關破自成兵復會大軍追敗之於望都超授三等公是年十月豫親王多鐸帥師下河南自成走陝西公至孟津率精兵先渡河明守將黃士欣等各遁去瀕河十五寨堡兵民皆望風納款睢州總兵許定國等率衆降進薄潼關賊遣僞侯劉宗敏沿山列陣以拒公率騎兵百四十人進戰皆一以當百設伏掩擊盡殪之明年賊將劉方亮整衆來窺公與護軍統領阿濟格尼堪等率五旗將領迎擊賊懼而奔蹴之俘馘甚衆自成聞敗集兵固拒公合三旗兵力戰殲其步卒餘騎奔竄賊糾衆又至連戰敗之遂破潼關賊大潰自成遁陝西既定移兵下江南攻克揚州追明福王朱由崧於蕪湖敗靖南伯黃得功兵得功中流矢死遂獲福王餘衆悉降師旋晉爵一等公公性伉直嘗謂攝政睿親王曰圖賴自誓於天効忠　主上不避諸王貝勒大臣嫌怨久矣圖賴有過王若不言恐終不免於罪戾今欲改過自新王幸毋姑息不我教誠也會睿親王於午門集議大學士譚泰擅隱　諭旨罪三日未定公面詰之曰胡遲久不決耶聲色俱厲王怒拂衣起諸王執公將罪之王曰雖然此非退有後言比且爲國効勤矢忠無他意也解其縛而貸之三年任都統隨端重親王博洛進師浙閩軍次杭州初我軍下杭州時營於江岸杭人見之謂潮至必沒既而潮二日不至咸駭爲神遂開門降至是魯王朱以海據紹興其總兵方國安等營於錢塘江東岸艤舟以拒我軍江廣十餘里其下莫測波濤凶惡舟楫不得傳所謂廣陵濤也公躍馬從上游徑渡僅沒馬腹諸軍隨之大濟呼聲震天遂分兵縱擊國安益驚以爲神盡棄戰艦挾魯王遁保台州公奮力追勦遂克台州幷拔金華衢州等城浙東平會端重親王令與都統漢岱分兵下福建公自衢州統所部兵擊敗明閣部黃鳴駿於仙霞關攻克浦城漢岱亦自廣信破分水關入崇安十五戰皆大捷下十城明唐王朱聿鍵走汀州諸將乘勝追擊斬唐王及馬士英等盡降其衆閩海悉定回次金華薨年四十有七子輝塞襲爵公天性忠鯁勇而善謀能以寡覆衆無能禦者結髮事戎行屢立奇功未嘗一挫衄薨後二年貝子屯齊等誣以黨徇睿親王追論之奪輝塞爵籍其家　世祖皇帝親政知公無罪且念舊功追謚昭勳配饗　太廟　御製碑文旌焉復輝塞一等公遞所籍雍正九年　詔加號雄勇公

圖忠義公事略

本朝異姓勳臣配饗位次首信勇公費英東次宏毅公額亦都二公皆兩世配

食　清廟信勇公子以雄勇公圖賴爲最著宏毅公有子十六人其尤肯構
者則圖忠義公也公諱圖爾格姓鈕祜祿氏滿洲鑲黃旗人父宏毅公額亦都
世居長白山父母爲仇家所害年十三手刃其仇避依其姑家　太祖高皇
帝過其地識爲眞主辭姑從行生而驍果善戰能挽十石弓初令討尼堪外蘭
於圖倫城先登又攻色克濟城掩其不備取之尋　命取巴爾達城至渾河河
漲不能涉以繩聯軍士魚貫而渡夜薄其城先登城上飛矢貫其股著於雉堞
揮刃斷矢戰益厲被五十餘創不退卒拔之　太祖郊迎燕勞焉　賜所俘
獲遂　賜號巴圖魯薩克察之入寇也宏毅公率數人敗之夜入其城連克數
城寨戰功冠一軍師旋　上迎勞如初界藩有科什者以勇聞盜九馬遁宏
毅公單騎追斬之盡返所盜馬會葉赫九國合師來侵　太祖命以百騎挑
戰敵悉衆來犯奮擊殪九人敵卻七兵繼之遂斬葉赫貝勒布齋九國兵皆潰
我軍有齊法罕者戰歿宏毅公直入敵陣奪其尸而還訥殷路者九國之一也
既敗歸復聚七寨衆來犯據佛多和山宏毅公帥師攻下之　上賜所乘馬
以旌其勞自後征東海各部所向克捷取雅攬路俘至萬人天命四年明經略
楊鎬統兵二十餘萬分四路來侵大貝勒代善出禦明總兵杜松王宣趙夢麟
兵於撫順過扎喀關議駐師僻地以俟　太祖時　太宗文皇帝方爲四
貝勒謂界藩山有築城夫役宜耀兵向敵以壯兵役之氣不當駐僻地示弱衆
議未決宏毅公進曰貝勒言是也遂進師界藩會　太祖大兵亦至大破明
兵於薩爾滸山明三總兵皆陣歿又破明總兵馬林於尙間崖劉綎於阿布達
里岡公皆在事有功每戰輒爲軍鋒自弱冠從征討歷四十餘年攻城野戰未
嘗挫衄每克敵受　賜皆分給有功將士纖毫不以自私　太祖初娶以宗
女復以和碩公主降焉與信勇公費英東等同爲五大臣佐理國政累官至一
等內大臣爵一等子天命六年薨年六十　太祖親臨哭之慟　太宗卽
位追封宏毅公　特命配饗　世祖命建碑隧道表勳烈後　聖祖東巡
盛京復　親酹其墓圖忠義公其第八子也自幼從征討累功至輕車都尉世
職任都統與十六大臣之列又以父勳晉子爵天聰三年從　太宗伐明克

遵化城有功　上命貝勒阿敏等守永平而以公及都統納穆泰守灤州四
年五月明合兵攻灤州公與納穆泰分汛固守出奇兵殺敵敵轉攻納穆泰汛
地公急遣阿玉什分兵往援會火及城樓有執纛者乘雲梯登阿玉什揮刀斬
之奪其纛敵卻時貝勒聞灤州被圍不急救及遣將率兵數百來援夜三鼓突
圍入城而城已垂破翼日明兵發巨礮攻城城壞城樓焚公度力不能支率衆
潰圍奔貝勒軍貝勒大驚棄永平遁公諫之不聽乃殿後全師而還坐不能力
諫削世職解都統任五年從征錦州率護軍駐松山間夜截明兵之赴松山者
斬級二十有星訥者我軍統將也方戰墜馬敵還取星訥公從三十騎馳救翼
之出會明人將城大淩河率兵往探俘其人畜以歸起吏部承政從　太宗
攻大淩河分圍城東北面敵兵突出犯我南礮臺公不及騎徒步擊走之略松
山及錦州並有功八年五月　太宗伐明入大同　命帥兵駐張古臺河以
拒敵師九年春從貝勒多爾袞往招察哈爾降其長額哲遂略山西自平魯衛
入毀甯武關趨代州乘勝至忻口遇伏敗之追至崞縣殲其衆還經平魯衛明
兵邀我師於途公親陷陣殺敵百人敵敗入城不敢出公策敵且復至設伏以
待而身爲之殿明錦州總兵祖大壽等合大同鎭兵三千來追公返兵用步戰
衝其中堅伏起夾擊大敗之授一等男爵復任都統崇德元年隨武英郡王阿
濟格攻克明昌平雄縣並先登二年坐事免先是公尙和碩公主公主所生女
爲貝勒尼堪福晉福晉無子詐取僕女爲女至是事敗公應論死得　旨寬免
罷其任尋擢都統事三年隨貝勒多爾袞破明總兵侯世祿等兵復敗敵於董
家口毀邊牆入牽青山關下四城五年秋隨貝勒圍錦州取其禾連破錦州松
山兵又偕都統葉克舒帥兵三千伏隘口伺敵敵衆千餘來戰葉克舒馬中箭
蹶敵人將兵之公射敵敵殪救之上馬併力衝殺敵敗復合凡六戰六勝身被
二十餘矢馬亦重創猶殿後力戰悉保所俘而還晉子爵擢內大臣六年秋明
經略洪承疇率兵十三萬援錦州　太宗親征明既敗承疇兵　命隨阿濟
格邀擊明敗兵於塔山時明總兵曹變蛟吳三桂王璞等各引本部兵遁而變
蛟兵夜突鑲黃正黃兩旗汛地犯　御營甚急軍中侍衞及守營大臣方大驚

不得前公奮呼發矢應弦殪二人率諸將併力攢射敵始敗去又隨豫親王多鐸設伏敗吳三桂王璞兵於高橋七年冬隨饒餘貝勒阿巴泰帥師伐明直抵山東兗州俘明魯王及樂陵陽信東原安邱滋陽諸王并各王府宗室官屬幾千人下府三州十八縣六十七八年夏班師　賜白金千五百兩晉爵二等公順治二年二月薨年五十公忠勇有父風才略過人屢受文武重寄勳伐最著九年追謚忠義配饗　太廟立碑墓道雍正九年　賜公號曰果毅子科布梭襲

準塔襄毅公事略 兄薩穆什喀　弟雅賴

公諱準塔姓佟佳氏滿洲正白旗人父扈爾漢國初從其父扈喇虎來歸　太祖養以爲子賜姓覺羅授一等大臣居五大臣之列嘗奉　命遷蜚悠城之衆以兵三百護之先行烏喇遣萬人邀諸路乃結寨山嶺分百人衞之身帥二百人拒敵敵不能犯次日諸將至遂大破其衆從征東海烏濟部降呼葉路收二千戶以歸　太祖嘉之賞甲冑名馬　賜號達爾漢尋征虎爾哈路圍扎庫塔城三日攻克之又從征烏喇乘勢奪門遂克其城進征東海薩哈連部收河南北三十六寨及黑龍江北十一寨又招降使犬使鹿諸部長天命四年明兵四道來侵從擊撫順開原二路大敗敵衆明總兵劉綎宿將也由寬奠口進董鄂路　上命率兵千人伏山隘以待及至衆貝勒帥勁旅夾攻綎倉卒不及陣殲其衆五萬人綎戰死其率兵往禦董鄂路也道遇明游擊喬一琦擊敗之一琦奔朝鮮營自縊死明年從　上伐明敗總兵賀世賢等軍於瀋陽每戰輒爲軍鋒奮不顧身歷加世職至三等總兵官薨年四十有八　太祖親臨哭之長子渾塔襲職公其第四子也天聰八年任參領授騎都尉世職崇德二年隨武英郡王阿濟格征明皮島王以敵兵堅守屢月不能克集諸將問策公與參領鰲拜抗聲曰志不強力不果氣不銳者不下此城鰲拜丈夫也請詰旦先登奮必克之否則不復見王遂連舟越衆渡海舉火爲號以待後軍時敵兵據堡列陣公與鰲拜冒矢石奮擊肉薄而登遂克其島敘功超授三等男　賜巴圖魯號擢都統隨貝勒岳託趨密雲攻牆子嶺八旗並進公先據嶺以導諸軍遂毀邊城入敗明總兵侯世祿等軍會三屯營守將以步騎三千截我輜重公及都統武賴擊敗之連敗敵兵二千於董家口遂往略地克二城晉爵二等男六年秋隨安平貝勒杜度等圍錦州有功明年復帥將士圍錦州又明年隨征山東坐調度失宜奪巴圖魯號降輕車都尉順治元年從睿親王多爾袞入山海關擊流賊李自成與都統譚泰等追至正定大破之賊燔輜重倉皇遁於是燕京迤北居庸關內外各城及天津正定皆降冊勳復爵三等男二年春帥右翼兵隨饒餘郡王阿巴泰平定山東趨江南時明福王遣兵渡河圍徐州沛縣李家樓公督兵馳擊敗之擒斬其將六人明兵赴河死者無算遂下徐州　命屯兵鎭守五月自徐州進兵南下敗明副將高雅軍於宿遷師次清河總兵劉澤清率步兵四萬船千餘艘據黃淮清三河口以拒連營十里公遣將渡清河列營相拒以礮擊敗敵舟別遣將率步兵六百人拒黃河北岸鳴礮相應隨分兵兩路一自清河上游進擊一攻對岸敵兵皆敗之合軍追至淮安斬其副將二參將一有僞新昌王者潛遁海島雲臺山聚衆陷興化公遣兵進勦破其巢穴擒斬之通州如皋泰興等城皆下遂平定淮安其鳳陽廬州皆望風納款職官降者百餘人獲戰艦馬駝器械凡十萬以功晉三等子仍　賜巴圖魯號三年　命隨肅親王豪格勦張獻忠於四川賊黨悉銳迎戰公麾兵奮擊俘馘不可數計復同貝勒尼堪等分兵攻克遵義夔州茂州榮昌富順內江資陽諸郡縣川寇悉平尋隨肅親王勦陝西賊黨武大定等四年凱旋未幾薨五年論前後功晉爵一等子追謚曰襄毅　詔立碑墓道旌其功公無子以弟阿拉密襲

薩穆什喀者公之第三兄也少事　太祖積功至輕車都尉世職征董夔率十二人追敵至山下斬百人獲礮五十有三馬牛羊千計　太宗即位與十六大臣之列嘗從征旅順口由陸地運舟入水時衆皆乘馬獨建議曰兵既潛進何騎爲乃率衆步行及水次各旗所運舟俱未至獨與步軍統領巴奇蘭連舟先進誓必得城不空返身被百創戰益厲大軍繼之遂破旅順口師旋　太宗郊勞　親酌金巵以賜尋征黑龍江虎爾哈部降其衆盡取其地晉三等

男授步軍統領列議政大臣隨武英郡王等伐明入長城攻容城縣先登克之及攻皮島督前鋒兵渡江先抵岸與都統阿山葉臣等攻克之斬其守將沈士奎晉二等子旋征索倫部設伏敗敵克之班師　上郊勞錫宴如初後坐事奪爵以征錦州功復騎都尉世職崇德八年薨

公之七弟曰雅賴亦以忠勇聞有父兄風烈幼從　太祖征馬喇略地朝鮮數被創復隨大兵攻遼東破蒙古兵俱有功又征察哈爾先登俘馘無算天聰三年率兵千人略明新城路遇其故將毛文龍部衆採蔘者斬六十人毀其船九月同額駙揚古利等躡捕逃人於雅爾古復遇文龍部衆殺九千六百餘人生擒其千總十數人以歸是年冬從　太宗伐明薄北京巡撫袁崇煥來援圍我護軍營城內兵出夾攻雅賴奮勇力戰卻之五年從圍大凌河城累戰皆捷正白旗士卒有歿於陣者單騎入取尸而還七年征旅順口與其兄薩穆什喀同舟進敵據岸列陣以拒時各旗兵皆有難色獨超躍登岸大呼曰雅賴先登矣遂衝入敵陣黎明與敵兵大戰入城門身被數創督戰愈厲我兵或少退輒手刃之大敗敵兵取其地授騎都尉世職尋授議政大臣加一雲騎尉順治元年隨睿親王入關定燕京二年復隨豫親王破流賊於潼關平定河南江南冊勳累晉一等男兼一雲騎尉八年任戶部尚書坐同官給餉不均不行奏聞論罰贖罷尚書任康熙三年薨　賜祭葬如例子花色襲爵

希文簡公事略子帥顏保

公諱希福姓赫舍里氏滿洲正黃旗人先世居哈達　太祖滅哈達時公從其兄碩色率所屬來歸以通滿漢蒙古文字　召直文館屢奉使諸蒙古部賜號巴克什文字之任一以委之天聰二年　太宗親征察哈爾　命往徵科爾沁兵助戰將還土謝圖額駙奧巴止之曰寇騎塞路行將安之即有罪譴誰執其咎公曰　君命安得辭死則死耳事不可悞也遂行再宿達大營復命曰科爾沁兵不赴調土謝圖額駙奧巴已率兵他往侵掠掠畢然後來會
上怒復遣將士八人隨公往趣其速赴調行四晝夜至小屯遇敵擊殺三十餘人卒達科爾沁部以其兵來會明年奧巴至　上命公等責讓之奧巴服罪獻駝馬以謝敘功授騎都尉世職尋從征燕京敗明兵北門外大淩河之役與都統譚泰等奮擊錦州援兵師旋敵兵襲我後又擊敗之晉輕車都尉崇德元年改文館爲內三院公爲國史院承政尋授宏文院大學士疏請定察治訛言惑衆之律復與大學士范公文程請更定部院官制　詔並可其奏當是時公雖居內院筦機務猶間奉使察哈爾喀爾喀科爾沁諸部編戶口設佐領頒法律於蒙古平其獄訟或往來軍中傳示機宜核功賞相度形勢宣　上德意於諸降人還奏未嘗不稱　旨也順治元年繙譯遼金元三史奏進　世祖展閱再四　賜蟒衣鞍馬時都統譚泰阿附攝政睿親王公素譏譚泰貪懦又以所得分撥第宅二區相距甚遠屬譚泰更易之不從公使人讓之譚泰銜公會其弟副都統譚布詣公公曰日者大學士范文程以堂餐華侈語我我對曰吾儕儒臣也非功勳大臣比安得盛饌若此遂偕往啓王王以予言爲然且自咎曰吾過矣譚布退以告譚泰泰訐之法司坐僞傳王言詆譏大臣欲構釁亂政應論死獄成啓王王令免死奪職籍其家八年二月　世祖親政雪其冤再授宏文院大學士復世職並還所籍　命充實錄纂修官是年譚泰以黨附睿親王伏誅九年二月公充會試主考官晉爵三等男又奉　特旨以公係
太祖　太宗舊臣銜　命馳驅克盡心力嘉其功晉男爵爲一等又遇
恩詔加一雲騎尉復以定鼎燕京時公方罷任未獲加世秩至是特晉三等子世襲罔替九月授議政大臣十一月薨年六十有四　贈太保　賜諡文簡長子奇塔特襲爵次子帥顏保康熙元年以父勳授國史院學士教習庶吉士八年擢吏部右侍郎尋授漕運總督疏言淮安爲水陸孔道乃十五里內連設三關戶部工部各遣官征稅胥役過繁商人耗費多端且稽時日請併三關爲一關疏下所司戶部議許歸併工部言清江廠稅爲修造漕艘經費宜分征如舊
命九卿科道再議如所請九年疏言淮揚二府水災分別蠲免額賦其漕糧例不蠲免而高郵宿遷桃源鹽城贛榆等州縣連歲歉收所有新漕及帶征舊欠萬難併征請　勅部妥議部議令改折帶征　特旨蠲免計漕米三萬一千石有奇十二年與河督王光裕合疏言故事每年漕運全完河工歲修告蔵舉

劾所屬文武吏示勸懲嗣經部議停止伏思河漕事務全在任事各官殫心盡職若勸懲罔分必至因循貽悞請仍舊例每年分別舉劾疏下部議行於是疏薦撫道苑周遐日巽知縣吳興祚等又劾罷其不職者十七年以逆藩吳三桂竄犯江西安親王岳樂已由江西進征湖南　詔率所部駐守南昌備勦禦九月移鎮吉安時吉屬各山險多爲寇盜盤踞迨沒乃遣將分堵要隘斷賊糧道別令知府蔣維藩等入賊巢宣布　勅諭招降僞總兵副將以下五十餘人兵萬餘十九年回漕督任二十年遷工部尚書尋調禮部二十三年薨年四十有四　賜祭葬如典禮其子赫奕由侍衛累官工部尚書

伊忠直公事略

公諱伊爾登姓鈕祜祿氏滿洲鑲白旗人宏毅公額亦都第十子也幼蒙
太祖撫之宮中及長任侍衛屢從大軍征討天命初築界藩及薩爾滸諸城有勞績　賜蟒服授世職輕車都尉晉爵三等男　太宗嗣統與十六大臣之列尋奉　命駐防邊界天聰三年九月帥兵勦獐子島獲船四沈之俘其人以歸十月從　上征明隨貝勒阿巴泰等攻克龍井關墮其水門入斬明將易愛王遵臣盡殲其衆復攻遵化敗山海關援兵斬其將趙率教十一月隨大軍薄燕京克永平灤州遷安等城師旋晉一等男會其兄圖爾格公鎮灤州以失守罷都統任　命以公代之五年攻大淩河城公與各旗都統分受方略卽率所部圍其東面之南深濠高壘環守之卒拔其城明年　上親征察哈爾
命與貝勒阿巴泰等留守瀋陽諜報林丹汗遠遁遂略歸化城而還七年夏
上以征明及朝鮮察哈爾三者何先　諭諸貝勒大臣各抒所見時方留諸軍與屯兵山海關外地於是諸貝勒大臣奏曰明吾讐也用兵宜先今留重兵以稽時日彼必有備矣公曰與其頓兵關外不若徑入內地視其城有可取則取之況蓄銳已久人有戰心何城不克及是時而用之所謂事半而功倍也明日　上命公隨貝勒岳託等取明旅順口大獲旋與都統葉臣率兵二千五百駐守之八年　上征明分兵入上方堡復奉　詔與貝勒阿巴泰都統阿山率師入龍門約會於宣府敗明兵獲馬百餘進攻靈邱及保安皆有功尋坐事削爵解都統任崇德三年復任護軍統領四年隨武英郡王阿濟格攻明燕京以三十人敗敵千人獲其馬　上親統大軍攻松山杏山城我前鋒軍偵知明總兵祖大壽等以兵二千迎戰我軍旣設伏公率壯士四十人誘敵追襲伏發還擊之大敗敵衆授參政大臣尋兼內大臣六年隨鄭親王濟爾哈朗圍錦州明總督洪承疇以師赴援屯松山西北鄭親王令右翼兵擊之失利我四旗駐營地爲敵所奪火石飛光著人糜爛都統葉臣等斂兵不敢進獨公所領侍衛及四旗護軍恭順王孔有德與蒙古敖漢奈曼察哈爾等兵力戰公先右翼軍突入敵陣陷重圍身被十餘矢轉戰若無所見所乘馬死易馬復負傷再戰益奮凡三易馬四戰皆捷　太宗歎其勇絕復三等男爵襲八次　賜白金四百兩八月　上陳師松山杏山間　命偕超品公塔瞻率八旗護軍參領先赴高橋設伏方出營遇明步卒之自杏山潰遁者凡千人擊斬之抵高橋復遇杏山騎兵六百有奇南奔塔山伏發盡殲其衆　上移營近松山夜有松山敗軍突犯　御營公與內大臣錫翰等嚴兵拒戰敵敗遁　詔侍衛大臣之疏防及不能力戰卻敵者各輸罰鍰賚軍士於是公得　優賞順治元年
世祖皇帝旣定鼎冊功晉一等男三遇　恩詔累晉二等伯世襲罔替十三年以老致仕　上念公爲宣力老臣　命上駟院給乘騎入朝每至必　召對　賜食又　詔圖其像一藏內府一　賜其家康熙二年薨　賜祭葬如典禮　予謚忠直孫噶都襲爵官至領侍衛內大臣二十七年　詔遣官祭其墓

陳忠襄公事略

公諱陳泰姓鈕祜祿氏滿洲鑲黃旗人宏毅公額亦都之孫也父車爾格爲宏毅公第三子幼從　太祖征伐屢立功授騎都尉世職晉輕車都尉常奉
命征東海瓦爾喀部凱旋　上親出郊勞又念其父勳晉爵三等子　太宗卽位設八大臣與其列奉　命招明廣鹿島副將尙可喜以其衆三千來歸
世祖定鼎燕京　恩詔加一雲騎尉順治二年薨忠襄公初以參領從征明錦州功最天聰三年從　太宗伐明薄北京分兵攻巡撫袁崇煥營遇伏奮擊斬獲多五年圍大淩河城明監軍道張春率衆赴援公設伏擒其偵卒復

以步戰殲敵衆崇德三年隨睿親王多爾袞敗明兵於豐潤攻總兵侯世祿等營皆拔之又以護軍三十敗總兵祖大壽騎卒百餘人五年隨征明錦州進攻杏山敗敵兵獲牲畜無算六年圍錦州敗松山兵我樵採者爲敵兵所困公率壯士六人援之出又敗敵兵之來襲後隊者連戰皆捷克其郛由騎都尉晉三等輕車都尉七年從圍錦州掘濠困松山援軍明兵夜犯正黃旗蒙古營公往援敗之八年敗明總兵馬科於運河築浮梁濟師明總督范志完以兵來拒復擊走之尋略地山東攻克東阿汶上甯陽三城晉世職爲二等順治元年從入山海關破走流賊李自成　詔敘勳臣晉一等四年授禮部侍郞從征湖廣敗流賊一隻虎於荆州尋奉　命爲靖南將軍進征福建敗賊渠曾大鏞及張耀星步兵四千克同安平和五年破海寇鄭彩兵彩遁入海復連江長樂擒僞總督顧世臣等十一人於興化斬之全閩以次底定得　旨嘉獎七年授護軍統領晉爵三等男擢刑部尙書八年遷吏部尙書拜國史院大學士坐事罷九年起禮部尙書與會試兼任都統晉二等子十年授甯南靖寇大將軍征湖廣十一年調吏部尙書兼都統大將軍如故十二年張獻忠餘黨僞南安王孫可望遣賊帥劉文秀盧明臣馮雙禮等帥衆六萬分犯岳州武昌樓艣千餘蔽江下而文秀復以精兵攻常德公遣將設伏以待自帥精兵橫衝其陣大破之復出奇計以舟師迎擊三戰三捷窮追千餘里尸骸相撐藉賊復列艦拒戰公揮伏兵擊之火其舟別遣將破賊德山下師抵龍陽賊又集衆二千來犯我軍奮擊賊潰奔明臣赴水死雙禮被創遁文秀走黔中獲僞敕印降副將以下僞官五十餘人兵三千敘功晉世襲一等子兼一雲騎尉未幾以疾薨於軍明年正月班師　世祖皇帝命酒以勞諸臣　諭曰大將軍陳泰爲朕蕩除逆寇卒於戎行朕甚傷悼因揮淚不止復　諭學士麻勒吉等曰脫大將軍班師生入國門朕將親酌以酒不意中道棄捐不復相見其命爾持此一觴奠大將軍靈次少抒朕追悼之懷於是從征諸臣及左右侍從皆感涕伏地泣哀　遣官　賜祭　賜葬予謚曰忠襄子尼滿襲爵

伊襄敏公事略

公諱伊爾德姓舒穆祿氏滿洲正黃旗人武勳王揚古利從子也天聰三年從武勳王略明錦州甯遠皆有功復從大軍攻明北京斬馘甚衆又敗山海關援兵於灤州師還先抵木城斬明兵之守監者五年從征大淩河城中兵突出公衝鋒入陣斬二人追奔及濠還又擊明監軍道張春兵有敵騎挾弓矢直犯御營公馳斬之是秋往略前屯衛會我軍將領噶思哈爲敵兵所困公率十五人奮擊援出之授騎都尉世職擢護軍統領崇德五年大軍圍錦州明兵出戰敗之尋隨王貝勒等至松山屯田明人縱牧於野公設伏烏欣河驅其牲畜以歸敵兵潛襲我後公還擊俘斬無算晉爵三等男七年復從圍錦州敗松山兵之奪我巨礮者晉一等男加一雲騎尉順治元年隨豫親王多鐸南征公統蒙古兵由南陽趨歸德招撫甚衆至揚州城北獲戰艦百餘渡江先入旗進破南京明福王遁走蕪湖追擊之敗明靖南伯黃得功軍總兵田雄等以福王出降晉二等子六年與都統譚泰征江西叛鎮金聲桓平之進勦廣東叛鎮李成棟於信豐拔其城成棟夜遁馬蹶溺水死隨分兵定撫州建昌破僞總兵楊奇戚等軍江西平復奉　命往勦保定土寇敘功晉一等子八年秋護軍統領鼇拜許公罪狀以　上幸南苑時公擅令內直員役更番及私減守門護軍額數論死　詔貸之尋擢都統晉一等伯兼一雲騎尉隨敬謹親王尼堪征湖南失利王輕騎逐北遇伏薨於陣公論罪奪職籍沒是時明魯王朱以海竄於臺灣其餘黨據舟山抗拒　王師舟山在甯波海中一曰翁洲綿亘百餘里越王勾踐欲徙夫差於甬東卽其地也魯王兩次居此官軍攻陷之屠其城至是復爲其黨所據十二年　上命公爲甯海大將軍統師往勦至則故總兵王長樹毛光祚沈爾序等糾衆登岸肆掠大嵐山公遣將趨下關抵斗門連擊敗之斬長樹等三人覆其衆而自率師攻甯波乘舟趨定海分三路進發渠魁陳六御阮思等於海篩望江口山下列戰船拒敵公揮兵進擊敗之追至衡水洋斬六御等遂取舟山十四年凱旋　命貝勒杜蘭等郊勞晉一等侯兼一雲騎尉十五年隨信郡王多尼征明桂王朱由榔自貴陽至盤江斬其將領進克雲南省城十八年薨於軍年五十有六　世祖震悼　賜卹如制謚襄敏孫巴渾岱

襲爵

國朝先正事略卷一

平江李元度次青纂

名臣

李敏壯公事略 子海爾圖 桑額

李公國翰字伯達漢軍鑲藍旗人父繼學初以南人隨明經略楊鎬軍通使我朝天命中大兵取遼陽繼學來歸授都司累官副將錫爵二等男尋以老致仕公襲父爵任侍衛生而明敏勇銳　太祖嘉之　賜號墨爾根天聰三年從征明北京還攻永平先衆步戰斬獲多五年圍大淩河城內兵突出公力戰卻之旋攻克其臺又擊敗明兵之自錦州赴援者九年晉二等男崇德三年隨貝勒岳託伐明於邊外發敵所藏火藥數處比入邊遇敵兵據山列陣公奮擊敗之獲馬四十進克牆子嶺轉戰至山東克濟南府師還拔望都獲鹿二城尋授副都統五年隨睿親王多爾袞圍錦州攻克呂洪山臺擊敗山口步兵敵兵自松山遁入高橋邀兩三臺公偕衆攻克之斬級百餘生擒副將王希賢等七年明總督洪承疇就擒總兵祖大壽以錦州降移師攻克塔山杏山並在事有功晉一等男加一雲騎尉擢都統八年隨鄭親王濟爾哈朗取明前屯衛中後所二城晉三等子順治元年　世祖章皇帝定鼎燕京公同都統劉之源等帥兵剿滅饒陽土賊與賊帥掃地王遇一戰斬之進征山西時流賊李自成遁陝西其黨猶分踞太原平陽等府公與都統葉臣等合兵攻克太原復分兵剿賊於汾西山西既平隨英親王阿濟格征陝西屢敗賊衆自成遁湖廣移師追剿之攻賊應山進征武昌與都統金礪等奪賊艘數百二年冬　命偕都統巴顏征四川甫至西安值叛鎮賀珍自漢中糾賊黨孫守法等來犯公與駐防內大臣和洛輝約期兩路夾攻斬級無算三年春肅親王豪格統師至西安遣公及巴顏搜剿延安餘賊追至張果老崖掘壕困之乘夜攻克其寨殲賊首獲馬二百有奇遂隨肅王征四川滅流賊張獻忠於西充復帥師渡涪江擊敗僞總兵袁韜等五年　命爲定西將軍同平西王吳三桂鎮漢中六年僞王朱森釜僞侯趙榮貴糾衆萬餘犯階州公先衆趨擊陣斬森釜榮貴尋敗僞將軍王采

殲斬級數千獲駝馬數百復宜君同官蒲城宜川安塞清澗等縣　上深嘉其勇略並　諭以自後但發縱指示不必身先士卒時叛鎮姜瓖踞大同其黨劉登樓張鳳翼等分踞城邑公遣兵會剿殲賊甚衆招撫河東諸處攻復府谷縣擒斬僞經略高有才及僞官三百有奇招降僞總兵郭自德等先是張獻忠既滅其黨孫可望劉文秀白文選李定國等竄遁既而降附明桂王朱由榔與其所設官屬並據川東川南九年公同三桂督兵克復成都嘉定擒斬僞總兵李明廷林時泰龍名揚等文秀文選皆敗走別遣將分徇重慶敘州皆下之僞將軍王復臣等糾猓玀列象陣合衆五萬犯保寧薄城下公自綿州間道趨援率兵奮擊斬復臣及賊萬餘擒閭　上敘賜紫貂冠服及金甲橐鞬鞍馬等物初公以戰功洊晉一等伯至是晉三等侯可望犂保寧之敗與定國併力犯湖廣不復窺川公奉　詔同三桂還鎮漢中而僞侯譚文譚宏譚詣與自成遺黨劉三虎等聯結爲寇尋復陷重慶使僞都督杜子香據之十五年三月公同三桂進征由南鄭西充至合州子香迎戰敗遁遂復重慶以總兵嚴自明留鎮而自與三桂進兵桐梓僞總兵王友臣降遂趨遵義僞將軍劉正國據險設拒戰我師擊之潰由水西遁入雲南遂取遵義及所屬州縣五月進擊僞將軍楊武等於開州斬級千餘盡獲其象馬器械開州及附近城邑俱降水西土司安坤等並歸順當是時甯南大將軍洛託與經略洪承疇已取貴陽公與三桂奉　詔偕信郡王多尼征南將軍卓卜特兩路兵並進雲南乃還駐遵義七月薨於軍喪至京　世祖命內大臣致奠贈太子太保　賜祭葬如典禮謚敏壯雍正十年　詔入祀賢良祠其侯爵既襲三次例改三等伯乾隆十五年加伯號曰懋烈長子海爾圖順治三年隨征西安進征四川並有功授副都統予騎都尉世職十一年擢戶部侍郎隨征南將軍珠瑪喇剿李定國於廣東之新會晉輕車都尉兼一雲騎尉十六年任都統康熙元年襲爵十四年定西將軍洞鄂征叛鎮王輔臣　命海爾圖參贊軍務十八年大軍征四川撫遠大將軍圖海疏請令駐守鳳翔尋隨征雲貴二十年夏薨於軍中　賜祭葬如例第三子桑額由護衛遷參領擢總兵康熙十二年晉雲南提督未抵任值吳三桂反留

駐荊州改湖廣提督十三年春賊將吳應麒陷岳州順承郡王勒爾錦統師駐荊州令桑額移守武昌尋隨貝勒察尼規復岳州由城陵磯進剿以礮沉賊船大敗賊於七里山下加右都督十七年秋賊由洞庭湖乘風出犯率將領奮擊敗之殪賊百餘獲船四明年正月岳州賊遁桑額收復華容石首安鄉等縣晉左都督　詔趣大兵滅賊收疆仍授雲南提督十九年春攻克辰龍關復辰沅進征鎮遠平越貴陽安順及永甯州屢敗賊衆遂趨雞公背鐵索橋賊聞風震慴焚橋遁隨督土司何起龍等造浮梁濟師二十年隨大將軍貝子彰泰圍雲貴省城逆孽吳世璠窮蹙賊帥馬寶胡國柱俱自四川還救桑額率兵剿賊楚雄馬寶踞烏木山列陣桑額與副都統託岱等分三路進擊賊潰遁窮追五十里馬寶赴大將軍賴塔軍前降尋磔死桑額與都統希福搜剿胡國柱於永昌截守潞江諸要隘國柱度不能脫自縊死其黨皆降雲南平二十五年三月卒於官子李柟官至副都統

珠瑪喇襄敏公事略

公諱珠瑪喇姓畢魯氏世居葉赫　太祖時率所部虎爾哈人來歸隸滿洲鑲白旗任佐領天聰三年隨大兵入明邊抵遵化州擊敗敵兵閱三日　太宗親臨遵化明兵赴援將入城公率哨卒十人至擊斬甚衆抵燕京遇明總兵滿桂黑雲龍麻登雲孫祖壽等軍入大紅門公與額駙揚古利等擊敗之旋克永平復攻昌黎奮勇先登身被六創授騎都尉世職尋坐事免五年圍大淩河城明監軍道張春赴援公連戰破其前後隊六年從征察哈爾獲其台吉臧從者百餘人俘其妻子以歸七年從攻旅順口率護軍十人乘船登岸攻甕城步軍統領巴奇蘭曰誰能用命先登者公與佐領雅舜超躍而上向敵大呼曰我珠瑪喇登城矣連被三創不少卻卒拔之　太宗嘉歎親酌金卮以賜復騎都尉世職九年隨貝勒多鐸攻錦州夜設雲梯薄城受創甚劇崇德元年征朝鮮自山巔力攻奪其寨門大兵繼之遂不戰而入又率師入明邊敗總兵海某軍取四邑師還擊敗開平兩營兵三年授兵部理事官從圍錦州率甲士四十人攻襲廣甯城北山寨收降駱駝山兵衆又與都統石廷柱招降大淩河北山四寨復坐事奪世職六年隨鄭親王濟爾哈朗圍錦州敗敵騎之來奪我紅衣礮者敵復悉銳犯我軍公注矢射之皆應弦仆敵駭退七年征松阿里江虎爾哈部招降十屯俘丁壯千餘及牲畜輜重以歸　命禮部官迎勞宴賚之順治元年以參領從睿親王入山海關擊敗流賊李自成授副都統還兵部侍郎復世職明年冬　命以副都統駐防杭州時明福王之大學士馬士英竄嚴州與其總兵方國安糾衆犯餘杭公帥師擊走之還距杭城三十里突遇土賊復大破其衆國安等仍聚衆數萬屯江東諸山及杭州之朱橋范村所在肆掠公遣將分剿悉平之三年從征福建與護軍統領敦拜擊敗僞總兵黃某等軍敘功加一雲騎尉五年隨征南大將軍譚泰剿江西叛鎮金聲桓敗賊兵七萬又與都統和洛輝等連敗賊兵燔其戰艦千三百有奇招撫九江計府一縣七晉輕車都尉八年擢都統還吏部尚書遇　恩詔晉爵三等男逾年坐銓選舛誤罷尚書任專管都統事十一年張獻忠餘黨孫可望李定國自雲貴寇廣西分兵犯廣東連陷郡邑公奉　命爲靖南將軍偕敦拜往征之　賜敕諭以安民爲首務令嚴飭兵將恪遵紀律時定國寇新會平南王尚可喜靖南王耿繼茂等先率兵往援至三水分布沿江隘口以待大軍比公至遂合兵進擊敗賊於珊洲斬僞副將一擒賊將十餘人斬首百五十餘級既抵新會定國糾步騎四萬分據山谷列礮象拒戰我索倫勁騎馳突貫其陣賊大敗定國復出兵四千自山巔馳下迎截我師又敗之奪其山定國遁走捷聞得　旨嘉獎定國尋竄高州公遣副都統畢力克圖等分兵追躡敗定國於興業再敗之橫州定國渡江焚橋走官兵躡之三戰皆捷定國率殘兵走賓州入南甯竄安隆公與尚可喜等遂復高雷廉等屬計府三州四縣八及粵西州二縣四獲象十六馬二百有奇器械無算　賜敕獎諭勉以益勵忠勤垂名永久九月班師　世祖召見於南苑　諭閣臣曰珠瑪喇以元戎統領大兵出征廣東捷歸今五旬矣如此年齒建立大功真福人也　賜茶獎勞部臣敘功擬晉一等男　上以公功多不應循常格議敘　特晉三等子康熙元年薨年五十有八　賜祭葬如例謚襄敏次子博通郛襲爵

甯文毅公事略 文恪公額色赫　襄壯公甯庫　襄壯公根特

甯公諱完我字公甫遼陽人天命初來歸事貝勒哈廉隸漢軍正紅旗　太
宗文皇帝召直文館尋授參將天聰四年大軍破永平　命同館臣達海等執
黃旗登城諭士民安業尋隨貝勒阿巴泰等守永平又從征大淩河及察哈爾
並招撫有功授騎都尉世職先是公會疏請立六部設言官至五年冬復疏言
六部已立未設言官者意以爲國人皆得進言耶又或謂南朝多設言官竟至
敗壞耶臣請明辨之我　國未立六部以前臣不具論六部既立後曾見有疏
劾人罪者否今日秉政者豈盡循良方正在屬下者既不敢非其長官旁人孰
敢輕議權貴古云兼聽則聰偏聽則蔽一設言官人必自斂君身尙許諫諍他
人安有忌諱此古帝王明目達聰之大用也南朝言官之弊由伊主之鑑別不
明非其祖制之不善也尋與范公文程馬公國柱疏陳伐明之策又言頃奉
聖諭各舉薦賢能以供任用甚盛舉也孰意無知之輩即假此爲倖進之階臣
思古者薦人功罪必連坐所以杜弊端而防冒濫伏願再頒　明詔自後所舉
之人或效能收功或僨事獲罪皆令舉者同之若其砥行於厥初改節於末路
許舉者隨時檢舉乃免連坐如此庶人知畏法而所得皆眞才矣　太宗並
嘉納之十年春罷職先是公留守永平以好博爲人所訐奉　諭譴戒至是復
與參領劉士英博事發奪世職遂閒居數年　世祖皇帝定鼎後起學士順
治二年授宏文院大學士充明史總裁官二年至六年三充會試主考官又充
實錄總裁官幷繙譯三國志洪武寶訓諸書告成　賜賚優渥授輕車都尉世
職八年改國史院大學士十年授議政大臣十一年疏劾大學士陳名夏奸亂
日甚黨局日成列其罪狀請　敕大臣鞫訊論如律尋加太子太保十三年加
少傅兼太子太傅十五年以老乞休奉　諭大學士甯完我効力多年勤勞素
著今因年邁有疾可原銜致仕以遂頤養康熙元年　聖祖念其贊理機務
年久　命以一子補用學士四年四月薨　賜祭立碑諡文毅後入祀賢良祠
其時與公同祀賢良者凡三人曰額色赫曰褚庫曰根特

額色赫公姓富察氏滿洲鑲白旗人世居納殷祖莽吉圖　太祖時來歸公
初事　太宗授兵部理事官天聰九年隨副都統巴奇蘭征黑龍江先還奏
捷崇德三年擢祕書院學士五年賚　敕赴錦州　諭睿親王多爾袞駐兵機
宜會都統圖爾格敗明兵於木輪河公以捷還奏六年秋明總督洪承疇率衆
十三萬援錦州至松山公受　上方略往諭統軍王貝勒等尋還奏敵勢甚
衆宜益兵　上遂統師親征擊敗之七月鄭親王濟爾哈朗克錦州祖大壽
降公至軍管宣　諭慰撫降衆八年隨貝勒阿巴泰伐明至山東下兗州順治
元年隨大軍入關定燕京授騎都尉加一雲騎尉五年遷刑部啟心郎八年擢
國史院大學士九年總裁實錄充會試正考官列議政大臣復主武會試晉一
等輕車都尉十二年加少保兼太子太保再充會試正考官方纂輯　太祖
太宗聖訓又奉　諭取經史中忠臣孝子賢人廉吏之事蹟語言分類採
輯成書名曰資政要覽以公爲總裁十三年奉　敕使朝鮮鞫獄晉少傅兼太
子太傅廕一子入監十五年改保和殿大學士十六年　詔獎奉職勤勞諸臣
晉少師兼太子太師十八年十月薨　賜諡文恪

庫公姓薩爾圖氏滿洲鑲黃旗人先世居札魯特遷居葉赫天聰五年大兵
圍明大淩河公年十七從征有蒙古驍將徹濟格突陣公迎擊之搏鬬竟日生
擒以歸尋征大同攻萬全衛公首先登城頸被創仍力戰卒破其城予騎都尉
世職　賜號巴圖魯授佐領兼參領崇德三年任吏部理事官順治元年隨英
親王阿濟格追勦流賊李自成由廣西至湖廣賊將吳伯益率黨三千拒戰公
奮擊敗之三年隨肅親王豪格征流賊張獻忠敗賊將高汝勵等於陝西進師
四川復屢敗賊兵六年隨大軍征叛鎮姜瓖圍大同僞總兵楊振威糾賊犯正
紅旗汛地並援土默特營公連擊卻之又犯鑲藍旗汛地公與參領瑚葉赴援
以步戰敗賊騎兵賊平還京尋以值宿失印鑰解理事官任仍管佐領兼參領
九年隨都統噶達渾征鄂爾都斯部叛酋多爾濟於賀蘭山俘馘甚衆晉輕車
都尉十三年海寇鄭成功犯福州時鄭親王世子濟度統師至漳州遣公及副
都統阿克善赴援賊以戰艦二百自烏龍江來犯公率本翼兵登舟奮擊大敗
之追至大江口獲船十二賊又以千餘衆迎戰江岸公督兵奮擊斬級二百有

奇康熙二年擢副都統七年以老告歸十四年卒　賜祭葬如典禮諡襄壯子海存襲世職

根特公姓瓜爾佳氏世居尼馬察父尼努當　太祖時率衆來歸任佐領隸滿洲鑲藍旗授騎都尉世職天聰八年隨副都統巴奇蘭征黑龍江虎爾哈部有功加一雲騎尉旋軍時有蒙古兵弗戒於火尼努被焚死公襲職尋任刑部理事官順治元年睿親王統師入山海關討流賊公署前鋒參領敗賊將唐通於一片石追勦李自成至望都復勦撫馬蹕口土賊晉輕車都尉四年授協領駐防西安時叛賊王光泰據鄖陽詔侍郎喀喀木率禁旅自河南進征並調西安駐防兵會勦公率兵敗賊黨甄以鍾等於房縣旋師復敗賊方國成於谷口六年叛鎮姜瓖踞大同其黨虞允白璋張萬全等陷平陽蒲州及臨晉猗氏河津諸邑公隨總督孟喬芳統兵渡河勦賊復蒲州臨晉河津進征平陽白璋糾步騎六千至蒙河迎戰公奮擊大破之斬三千餘級復逐賊至黃河賊未及濟我師蹙之溺水死者無算遂斬白璋餘賊竄入吉鎮悉殲焉移師趨猗氏僞監軍衛登芳依山結寨與張萬全爲犄角以抗公分兵擊斬萬全殲其衆移兵轉戰生擒登芳陣斬僞將王國興等三十人復敗僞都督郭中傑兵於閻喜追奔三十里斬獲無算仍還駐西安九年還京授參領十年僞秦王孫可望與其黨馮雙禮白文選馬進忠等踞武岡寶慶公隨貝勒屯齊征之自辰州趨寶慶賊衆十餘萬扼險抗拒公鼓勵將士分路截擊以驍騎衝陣賊衆遂亂時正黃正紅二旗兵方與賊戰公復躍馬往夾擊之賊大敗進征武岡有牧馬賊千餘來犯又敗之十一年九月從寧海大將軍伊爾德往浙江進攻舟山以右翼兵擊敗僞伯阮思及陳六御兵獲其戰艦及紅衣礮復舟山晉爵一等男授副都統康熙十六年擢都統列議政大臣二十三年以老病乞休三十二年薨　賜祭葬如典禮諡襄壯子格圖肯襲爵

圖文襄公事略

公諱圖海姓馬佳氏字麟洲滿洲正黃旗人初由筆帖式加員外郎銜順治二年改國史院侍讀八年　世祖幸南苑公負寶以從　上見其舉趾嚴重立授秘書院學士九年　恩詔予騎都尉世職越歲授宏文院大學士列議政大臣十二年加太子太保攝刑部尚書事明年考滿加少保十五年　命同大學士巴哈納等校訂律例旋以承審江南考試作弊事遲延削加銜明年坐讞事失實　上詰問不以實對下廷臣察議論死得　旨寬免仍奪職十八年正月　世祖龍馭上賓遺命起用　聖祖御極即授滿洲都統康熙二年秋流賊郝搖旗劉體純李來亨等自四川竄來於湖廣鄖襄山中　命爲定西將軍副靖西將軍都統穆里瑪率禁旅會楚蜀之師討之至則與總督李國英提督鄭蛟麟等連營困之賊以兵三千來犯公率兵逆擊敗之賊又連犯諸營各分兵夾擊咸潰敗未幾郝搖旗爲副都統杜敏所擒劉體純相繼破滅惟李來亨擁衆據茅麓山負固公率兵圍之絕其聲援獲勦外寇略盡賊窮蹙來亨闔門自經死僞公僞將軍以下僞官五百八十餘人以兵八千八百降執斬僞新樂王及僞官七人俘其家口三千餘衆還六年拜宏文院大學士晉輕車都尉世職充實錄總裁官七年　命纂儀象八年　命錄刑部重囚並稱　旨九年奏乞解機務專力戎行　上慰留之十一年　命清理刑獄會吳三桂耿精忠叛　上以籌餉需才　命攝戶部尚書十四年疏請通飭外省勿私派軍需勿先期拘集夫役勿額外科斂錢糧詞訟重者速審結小者勿濫準滋累衙蠹土豪勿令魚肉良善奉　旨允行時察哈爾蒙古布爾尼劫其父阿布奈以叛公奉　命爲副將軍同撫遠大將軍信郡王鄂札率師往討四月師次達祿布爾尼設伏山谷別以兵三千來拒我師我師進攻伏發我土默特兵當之敗公分兵壓擊賊以四百騎繼至力戰殲之布爾尼乃悉衆出用火器拒戰公令嚴陣以待賊敗復聚連擊大破之招撫人戶千三百有奇布爾尼僅以三十騎遁追斬之察哈爾平班師　上御南苑大紅門迎勞之敘功晉一等男十五年二月　上以貝勒洞鄂攻叛將王輔臣於平涼未克　命公爲撫遠大將軍總轄陝西全省貝勒以下咸聽節制三月至平涼明賞罰申約束軍威大振賊衆聞之懼諸將請乘勢攻城公曰仁義之師先招撫而後征伐吾奉　天威討凶醜無慮不克顧念城中數十萬生靈皆　朝廷赤子遭賊劫掠至此覆巢

之下殺戮必多俟其向化歸誠乃可體　聖主好生之德城中軍民聞者皆
感泣咸思自拔以出賊勢由是日蹙五月奪虎山墩虎山墩者在平涼城北高
數十仞賊守以精兵通西北餉道者也公曰此平涼咽喉得此則餉道絶城不
攻自下矣即率兵仰攻賊萬餘列火器以死拒戰公令番休迭進自巳至午戰
益厲斬偽總兵二人賊被殺及墜崖死者無算遂奪其墩據之俯視城中如在
掌握矣因發巨礮擊之城中恂懼輔臣乃乞降疏聞　詔赦輔臣罪撫慰之六
月公劄授七品官周昌為參議遣賫　詔入城翼日輔臣遣黨獻軍民冊又遣
其子繼正等繳所受偽敕印然猶懷疑懼覬望公復令周昌同其兄子侍衛保定
往諭輔臣乃薙髮降公令副都統吳丹入城撫定秋毫無所犯平涼被圍日久
城中食盡死亡過半因令地方官賑窮乏掩骼胔其老弱之轉徙不能歸者遣
將士分送安插遠近帖然初周昌往招輔臣時言昌母孫氏殉節死願以身報
國為母請旌因請往至是奏旌其母又奏蠲秦省被兵及轉餉各州縣賦皆從
之是月遣振武將軍佛尼勒敗賊將吳之茂於牡丹園又敗之於西和縣北山
將軍穆占進攻樂門敗賊於紅崖復禮縣於是偽巡撫陳彭偽總兵周養民等
共率偽官九百餘人兵四萬八千相繼降關隴悉平八月　上諭閣臣曰圖
海器識老成才猷練達以文武之長才兼忠愛之至性勞績懋著朕甚嘉焉其
晉封三等公世襲罔替時漢中興安猶為賊據平涼慶陽初定人心尚動搖公
奏請分兵防守諸隘緩攻漢興別遣一旅赴湖廣會勦吳逆有　旨命公親率
精銳行公以陝西反側未安應有變疏陳其狀　聖祖因授都統穆占為征
南將軍率師赴楚留公鎮陝西議取漢中興安奏調綠旗兵檄提督孫思克等
赴秦州趙良棟赴鳳翔以將軍張勇王進寶各引兵助之期以明年正月二十
日如約至下張勇等會議以　閱勇等謂宜視夏秋收穫豐歉再圖進取公以
漢興山路險峻夏秋多霖潦賊守益堅應如前議奏十六年正月議上　上
慮克復漢興後宜設重兵轉餉不易若俟夏秋則頓兵糜餉亦非計　諭令嚴
守要隘而分兵赴荊州會勦吳逆議遂寢三月招撫韓城等縣偽官百餘人四
月遣兵進逼禮縣益門先後敗賊於五盤山喬家山諸處復塔什堡九月　賜

服物並　御製詩二章十七年二月奏請分兵兩路進取漢中興安被奪　上
密諭止之閏三月將軍佛尼勒等敗賊於牛頭山四川總督周有德等敗賊於
秦權復濼關堡五寨四月慶陽賊袁本秀受吳逆偽劄作亂公發兵會王進寶
討之斬本秀餘衆潰散十二月疏請輕騎赴京面奏事宜許之十八年二月還
陝五月賊犯棧道益門鎮各口奏請提督趙良棟進臨武秦相機而行使擊破
賊壘分道進征時湖廣廣西平　上諭亟殲實難之賊恢復漢興以平蜀地
七月破益門鎮賊敗偽橋兵不能進有　詔嚴督九月進取漢中興安分兵四
路公親率將軍佛尼勒等由興安進命總兵官程福亮為後援駐守舊縣關諸
路將軍畢力克圖提督孫思克等由略陽進總兵官朱衣客為後援駐守西河
諸路將軍王進寶總兵官費雅達等由棧道進總兵官高孟為後援駐守寶雞
提督趙良棟由徽縣進剋日並發十月公師次鎮安分兵為二隊進攻偽總兵
王遇隆敗之渡乾玉河奪梁河關偽將軍韓晉卿遁入四川是月進寶復漢中
良棟復徽縣略陽畢力克圖復成縣又復階州降偽官十九人兵三百有奇十
一月復興安降偽官三百八十二人兵萬四千三百有奇平利紫陽石泉漢陰
洵陽白河及湖廣竹山竹溪上津等縣皆下之是月畢力克圖遣參將康調元
復文縣先是進寶良棟捷音先至　聖祖以公及畢力克圖等遲緩切責之
至是捷　聞得　旨嘉獎下部敘功尋　命率大軍之半駐守鳳翔十九年正
月　命赴漢中轉餉以濟蜀師九月陝督哈占由保甯江直上擊賊帥譚宏
命發兵為聲援以分賊勢是月獲奸民楊起隆初起隆於康熙十二年詐稱朱
三太子謀作亂於京師正黃旗周公直家奴陳益聚衆將應之公直首其事公
即率兵圍之陳益等悉就縛至是並獲起隆送京師二十年賊犯四川之敘州
調副都統翁愛率所部往援復奏請親行　諭仍駐漢中防守秦蜀以疾還京
十二月薨累官至太子太傅中和殿大學士兼吏部尚書世襲三等公諡文襄
　賜祭葬如典禮明年贈少保仍兼太子太傅二十二年　御製碑文立石墓
道雍正二年加贈一等忠達公配饗　太廟復　命建專祠　御製文刻石
以旌之並入祀陝西名宦公器識沈毅好讀書羽檄旁午時披覽不輟將略由

天授不居故常察哈爾之役時禁旅方南征宿衛盡空　詔選八旗家奴之驍
健者付公北征公較閱畢即起行不許信宿所過州縣村堡擄掠者悉不問至
賊境下令曰察哈爾元之後裔數百年珍寶山積我軍能破之富且百倍於此
衆踴躍無不以一當百遂大破之尋請豁所過宣府等處田賦以卹邊圻蓋驅
烏合以禦方張之寇非此無以得其死力淮陰所謂驅市人而使戰用不測之
威施不測之賞也公之隨機應變多類此子諾敏襲爵

佟勤惠公事略 佟養甲　養量　岱　忠烈公國瑞　國鼐　國器　國楨　國印　世德　勤僖公鳳彩

公諱佟養性遼東人先世爲滿洲居佟佳以地爲氏遷居撫順爲商販以貲雄
一方有識量能役服其鄉人天命初見　太祖功德日盛傾心輸款爲明所
覺置之獄潛出來歸　賜尚宗室女號曰西屋裏額駙授三等男後隸漢軍正
藍旗六年從克遼陽晉二等子天聰五年　太宗命督造紅衣礮初軍營未
備火器至是礮成鐫曰天祐助威大將軍征行則載以從公掌焉時漢軍未分
旗　勅公爲總兵統之官民俱受節制八月從圍大淩河城公乘　上方略
率漢軍載紅衣礮立營於錦州通衢以礮克城西隅臺降守臺兵又擊敵城南
隅壞樓堞翼日擊東一臺臺圮守者宵遁盡殲之九月明兵援錦州　上遣
親軍擊敵公率漢軍五百從敵望風遁明監軍道張春總兵吳襄等赴援大淩
河乘夜向城　上督騎兵破之方追奔敵兵復陣公舉礮攻殲敵營十月攻
克于章臺臺內兵死者無算十一月祖大壽以大淩河城降　詔城中所得鎗
礮悉以付公尋攻克馬家湖臺自大淩河至廣寧明所置烽堠悉毀之六年春
上幸演武場閱兵公率所轄漢軍試礮擐甲列陣　上嘉其軍容整肅
且有克敵功　賜雕鞍良馬一白金百兩宴勞之七月卒　敕宣諭大淩河投
誠各官察哈爾之役參領額布祿等坐調遣遲悞罪當死衆皆言法不當宥公
請懲責而全其生允之順治四年襲於位子普漢襲爵普漢卒弟六十襲遇
恩詔晉三等伯授都統六十卒子國瑞襲十三年　世祖追錄舊勳　賜諡
曰勤惠佟氏本以滿洲隸籍漢軍一門羣從號多才勤惠公之從兄弟曰養甲
曰養量曰岱其從孫行曰國瑞曰國鼐曰國器曰國楨曰國印曰鳳彩皆有聲於時

佟養甲字陸海順治二年以內閣學士隨貝勒博洛帥師南征越明年下杭州
平福建　詔署兩廣總督事與提督李成棟率兵定廣東當是時明唐王朱聿
鍵之弟聿𨮁據廣州建號紹武養甲與成棟既克惠潮二府急趨廣州令前鋒
軍悉用紅帕裹頭僞爲廣州援兵狀以惠潮道印爲公文給守者奪門入擒聿
𨮁及周益遼諸王宗室世子等二十餘人復與成棟議以南雄韶州兩郡連控
江楚肇慶爲粵西咽喉梧州爲粵西門戶宜先撫南韶以通江右之援定肇慶
以扼兩粵之吭取梧州以固肇慶之藩乃檄總兵葉承恩等進兵南韶成棟進
兵肇慶皆授首勦撫三郡悉平會明閣部丁魁楚擁明桂王朱由榔自肇慶竄
梧州養甲復令成棟移兵進擊魁楚等皆遁去遂下梧州別遣將取雷瓊高廉
四府養甲自駐廣州招降海上四姓賊首鄭昌四年加兵部尚書實授總督兼
廣東巡撫時標營將士調遣四出廣州僅存兵百餘人海賊馬元生及白旗賊
黃信林芳等窺省垣兵單集衆數萬突犯廣州養甲督官兵守陴躬冒矢石扼
太平門關外橋梁激勵鄉勇殺賊陣斬數百級生擒百餘人餘賊遁入海尋偕
成棟徇增城順德東莞三水新寧諸邑皆下之明總兵李成志等以平樂潯州
二郡來降即令收左江右江諸路六月招降明趙王裔朱由棪及其將李自璉
七月明閣部陳子壯尚書張家玉給事中陳邦彥率衆萬餘攻廣州指揮楊可
觀將翻城爲內應養甲破其謀擒斬之親督兵守禦成棟亦以兵赴援焚敵舟
敵敗遁越六日復來犯又敗之時廣州初定監司守令未及銓授養甲疏請以
廣東布政使耿獻忠爲巡撫復飭廉吏請　旨酌用又請移大同兵五千至兩
廣資防勦其頻年隨征士卒增給資糧示體卹凡新降將卒才勇者留營訓練
或分駐要隘餘令歸農又請蠲積年逋賦並允行先是雷廉二郡珠池每歲例
遣官開採養甲以地險案繁奏罷其役時明桂王據桂林兩廣人心觀望有潛
附爲應者乃策遣將士進攻之疏請進弓矢火器分遣禁旅進勦黔滇　上
以廣西未定而恭順王孔有德已奉　詔進軍湖南防勦孫可望　特諭悉心
安輯兩廣所請俟有德疏報再議養甲之署兩廣總督也成棟以總兵署兩廣
提督帥師偕往既而養甲奏平定粵嶠成棟功多請實授廣東提督成棟自負

功績以所授官職未當兩廣靈殊不平又素與養甲部將郝尙久爭功有隙遂與養甲五年夏成棟據南雄叛受桂王封爵與江西叛鎭金聲桓爲犄角養甲遺書贛州守將令策應書爲成棟所獲益恨之乃以兵劫養甲擒至肇慶大罵不屈遂被害事　聞贈太子少保廕一子入監　賜祭葬入祀昭忠祠公在粤多惠政卒之年歲大饑人相食設法賑卹通籍所全活者甚衆粤人德之祀名宦

佟養量初與弟佟岱俱爲牛彔章京養量兼理義州屯事勤於課督積糧獨多崇德八年與弟岱從克明中後所及前屯衞順治元年復與岱從克太原府二年養量從定江南克揚州及江陰二城皆以紅衣礮有功蓋卽勤惠公舊所掌者也而岱亦從征陝西敗賊於延安奪十五艘養量累官至宣大總督侍郎蘢岱累官至湖廣總督召還順治四年從恭順王孔有德征湖南敗賊渠黃朝選於燕口北岸追斬之衡州進克寶慶敗明桂王於武岡拔其城追至廣西全州走明總督何騰蛟六年從征大同與都統左夢庚敗賊於傅家樹又以紅衣礮攻克渾源州及朔州汾州大谷等城遷吏部侍郎十一年授浙閩總督坐事免康熙初蘢岱之從英親王征江西也歷下九江南康南昌袁州等府以所俘獲疏聞且言故明鍾祥王朱慈若等皆衰殘廢棄僅存餘喘請收卹以彰我　朝浩蕩之仁得　旨故明諸王流落直省者均令督撫資送來京分別恩養其鎭國將軍以下編籍輸稅自是假故明爲號者皆無所藉既杜亂源而所保全尤多云

佟國瑤者勤惠公孫也順治十七年襲三等伯授副都統康熙十二年吳三桂反　上以湖廣鄖陽地界三省山谷阨塞易藪奸且慮賊乘閒奪踞　特授國瑤鄖陽提督往駐防明年三月襄陽總兵楊來嘉據穀城叛鄖陽副將洪福應之劫所部兵千餘反攻國瑤署國瑤率游擊佟大年等以健丁三百人奮擊賊退復來連日格鬭十餘陣斬首二百餘級賊遁走得　旨獎敘加左都督十四年夏洪福等分五路犯鄖西復大敗之追勦數十里陣斬僞將軍林躍等七人殺賊兵數百十五年春四川叛鎭譚洪犯鄖江北岸福等出兵應之國瑤分兵勦禦敗賊於坪壩黃畈九里岡又渡江敗賊於南岸焚其舟械擒斬無算九月福遣來伏鄖江兩岸以數十艘順流下泊琵琶灘進逼鄖陽運道塞國瑤與將軍噶爾漢等率水陸兵大破之晉一等伯加太子少保十七年進勦來嘉福於房縣擒僞副將以下五十二人獲僞印十二牌劄二十有四房縣保康相繼復二十一年授福建將軍　諭以恪遵國憲安輯兵民無忘恭敬疏請增協領以下驍騎校以上等官從之二十八年薨於位　賜祭葬如制　予諡忠愍子海福襲伯爵又有佟國鼐者忠愍公兄弟行也順治閒官福建巡撫招徠百姓禁防兵倚勢厲民時巡按周世科專用嚴刑國鼐濟以寬仁多所全活閩人歸心焉卒祀名宦

佟國器字匯山順治二年授浙江嘉湖兵備道偕副將張國興擒馬士英朱大定幷招降白腰賊陸幷等再遷福建巡撫檄鄭芝龍父子文通私書進於朝調撫南贛兵燹之後田多汙萊前撫臣請將十二年額賦一律科徵民情惶懼國器奏請以未墾之田交屯道屯廳開墾民心遂定山賊曾拱辰據興國之梅窖剽掠吉贛二郡黃鄉賊楊興受撫復叛皆遣將討平之福建寧化等處土寇出沒次第翦除所部及鄰境羣盜略盡調撫浙江時海氛尙熾旣擊敗鄭成功於定關又招降叛黨廣明旗勦平阮六等浙東初定叛獄繁多國器平情讞鞫全活者多以勞疾卒官浙人追思祠祀之

佟國楨順治初由拔貢知無爲州瀕江田廬恃三壩爲捍蔽國楨增築隄四千丈有奇名四壩後三壩圮而田廬卒無恙州人賴之累遷大名府廣東陝西江南巡道康熙十三年由安徽按察使遷江西布政使時吳三桂耿精忠相繼叛賊兵分犯江西會巡撫白色純卒大將軍安親王岳樂奏國楨甚得民心遂特擢巡撫十五年大將軍簡親王喇布以贛州爲江西門戶投誠將士雜處彈壓需人奏　詔國楨暫駐贛州會廣東從逆提督嚴自明總兵張星耀等糾衆犯南康乃遣將迎勦於庫鎭壩破其營十七追奔七十餘里斬馘不可數計賊遁南安逆黨王劄耳等擁衆犯信豐遣將分三路擊之斬二千餘級賊潰竄南雄尋遣將勦上猶賊復其城敗僞將郭應輔於黃土關斬賊五千有奇復龍泉

是年閩大兵克復汀州悉海賊竄入贛境遣將由間道相機恢勦十六年春大破賊於五里排復會昌尋復瑞金先後招撫偽總兵等百五十二人兵萬有六千五月復崇義招降偽總兵等十七人兵萬餘逆渠韓大任素驍悍賊中號小淮陰者也自甯都敗竄萬安國楨慮逸入楚境密調兵赴夏口大王廟等處截賊歸路別遣將繞出興國之田村大江口斷賊糧道賊窘甚竄突復遣將四路追勦十二月擊賊於鸕鷀寨十七年正月追至老虎洞大破之大任走汀州詣康親王軍門降江西平國楨回南昌加兵部尚書銜明年京察自陳降二級調用四十七年薨於家

佟國印父恆年以驍騎校隨其從父佟養正守朝鮮界之鎮江城殉難贈騎都尉國印襲世職崇德六年隨征錦州擊敗明將李洪步兵　上親統大兵圍明總督洪承疇於松山敵兵有逸入高橋南三臺者國印與都統劉之源用巨礮攻克之殲其衆七年春鄭親王等圍杏山塔山國印皆用礮擊其城下之敘功加一雲騎尉遷工部理事官　命赴錦州督鑄神威礮十一月隨饒餘貝勒由黃崖口入明邊時沿邊設臺分防甚固而國印同都統李國翰屢擊敗敵衆克邊臺七又擊敗糟子嶺守兵八年鄭親王克明中後所進敗前屯兵國印以紅衣礮攻其城風迴礮火傷頷下創甚攻益力卒拔之順治元年晉輕車都尉尋擢工部右侍郎累晉三等男康熙十一年薨　賜祭葬如例子佟世德襲爵康熙十三年授副都統十四年隨貝洞鄂征叛鎮王輔臣於平涼賊衆迎拒世德等帥兵擊卻之賊復據山列陣世德搖戈直前搏戰貫其陣追斬甚衆十五年同前鋒統領穆占設伏平涼之南山擒賊偵卒敗其騎兵五戰皆捷復以紅衣礮擊毀賊壘覆其軍尋招降輔臣等並在事有功十七年　命隨撫遠大將軍圖海規復漢中興安十九年卒於軍　賜祭葬如禮

佟鳳彩字高岡起家香河知縣擢御史出爲武昌道歷河南督糧道禁運弁苛索諸弊超遷廣西右布政時雲南未定粵西屢更兵燹人民流離鳳彩悉心籌畫輯餉不匱遷江西左布政巡撫四川川省自張獻忠蹂躪後夔東餘孽及涼州番回劫掠常及川境鳳彩疏請修築成都府城并修江都堰核茶園鹽井裁戰船火器事集而民不知役憂歸尋授貴州巡撫手定賦役全書以絕濫征蘇積困依民俗用銀暫停鼓鑄罷添設之道員專責土司以除劫殺之弊又疏禁私征增置驛站黔困大蘇內艱歸復起撫河南兼理河道兩河爲患歲用銀三四十萬皆按畝以徵至是疏請發帑又請罷協濟輓豆之役從之吳三桂反大兵絡繹過境鳳彩調燮有方民不苦擾康熙十三年以疾乞休許之總兵周邦甯以士民籲留入告左都御史姚文然言鳳彩老成練達謹慎和平民愛而信之聞其乞病皇皇如失所倚宜令力疾視事以順輿情有　旨令留任十六年秋薨於位　賜祭葬如典禮　予諡勤僖祀河南四川貴州名宦祠所著曰棲友堂集

佟襄勤公事略

子忠勇公國綱　端純公國維　孫法海　曾孫溫僖公禧熙　介福等

襄勤公諱佟圖賴初名盛年後改今名遼東人其先爲滿洲世居佟佳以地爲氏後以貿易居開原繼遷撫順遂家焉父忠烈公佟養正天命初因從弟佟養性輸款於　太祖導大軍克明撫順忠烈公遂挈家并族屬來歸隸漢軍正藍旗後忠烈之孫曰國綱於康熙二十七年疏言臣先世本係滿洲曾蒙　太祖皇帝諭令與佟佳氏之巴都哩蒙阿圖諸大臣考訂支派敘族譜令請仍歸滿洲事下部議以佟姓官職甚多應仍隸漢軍惟國綱本支許改入滿洲遂爲鑲黃旗人天命六年忠烈公從征遼陽以功授輕車都尉世職奉　命駐守朝鮮界之鎮江城時城守中軍陳萬策潛通明將毛文龍詐令諜者稱兵至各堡皆呼譟城中大驚萬策乘亂據城叛忠烈公被執不屈死之長子佟豐年并從者六十人皆被害　詔以次子佟圖賴襲世職即襄勤公也天聰五年從征大凌河破明監軍道張春援兵有功授兵部右參政崇德五年隨睿親王圍錦州取白官屯六年隨鄭親王復圍錦州取金塔口三台七年攻松山城明人突出騎兵奪我紅衣礮公擊敗之又敗山口步兵攻塔山杏山下其城晉世職爲一等擢都統是時各軍多奉　命分略明邊公以爲不若深入明境直取燕京乃與都統李國翰等奏言　天意歸於　聖主大統攸屬明國人心搖動宜因天時順人事攻拔燕京控扼山海則萬世之基由此而定　上以大兵

不克關外四城何能卽克山海　優旨開諭之八年隨鄭親王收前屯衛中後所二城加一雲騎尉順治元年與都統巴哈納石廷柱招降山東府四州七縣三十有二擒僞齊王七月師圍太原公獨率數騎東西繞城相形勢城中兵突出且遮擊之來若風雨從騎皆失色公控馬大呼目光如電敵兵當之盡靡引北將入城大軍一麾乘之城遂破實奇捷也遂招降府九州二十七縣百四十有一師還　賜白金四百兩尋隨豫親王勦流賊李自成屢破賊於黃河岸毀其柵獲戰艦十五遂平河南二年五月軍次江南敗明舟師於揚子江先後攻揚州及嘉興諸城皆下之晉爵二等男　賜蟒服黃金三十兩白金千五百兩五年授定南將軍與都統劉之源帥左翼漢軍駐寶慶時湖南賊渠馬進忠等寇衡湘辰永闕陷寶慶公至擊破賊衆拔其城六年鄭親王帥師征湖廣公分兵趨衡州所向皆捷陣斬僞總兵陶養用破僞伯胡一清等七營兵於城南乘勝疾擊連敗之一清竄寘集潰衆萬餘距廣西全州三十里立六營以自保又破之遂下全州還師駐衡州賊犯常甯遣佐領陳天謨等馳勦之戰於石鼓洞賊大敗斬其渠二人八年凱旋　賜宴得　優賞授禮部侍郎晉爵三等子世襲罔替十三年請老　世祖篤念前勞　命加太子太保許致仕十五年薨年五十有三　上聞之輟朝震悼　予祭葬贈少保兼太子太師諡襄勤康熙十六年　聖祖仁皇帝以　孝康皇太后推　恩所生　特贈一等公令其子佟國綱襲雍正元年　詔追封佟養正一等公　賜諡忠烈入祀昭忠祠與襄勤公並加贈太師明年　勅建襄勤公專祠　賜額曰功崇元祀子二曰國綱國維

佟國綱初任一等侍衛康熙元年襲一等子尋任內大臣十四年察哈爾布爾尼作亂　上命撫遠大將軍信郡王鄂扎討之授國綱安北將軍鎮宣府賊平乃還十六年襲一等公爵授都統明年疏請改隸滿洲會俄羅斯遣使費耀多羅等至尼布楚請定邊界　命國綱偕內大臣索額圖等往議既抵色棱額圖適噶爾丹侵掠喀爾喀部召還令遣人曉諭費耀多羅等緩期得其復書奏聞明年四月同索額圖等往尼布楚定議以額爾固納河及格爾必齊河爲界立碑垂久遠二十九年秋　命撫遠大將軍裕親王福全征噶爾丹以國綱參贊軍務八月朔師次烏蘭布通賊騎數萬陣山下依林阻水以萬駝縛足臥地背加箱垛蒙以溼氈環列如柵士卒於垛隙發矢銃備鉤距號曰駝城公率兵奮擊方破賊賊突發鳥鎗中公遂歿於陣櫬至京　命皇子及內大臣侍衛迎奠茶酒及將葬　上諭近臣曰佟國綱爲國效力忽爾陣亡每念之痛不能已必須一親其喪朕心庶幾少慰第國維暨諸臣叩阻再三乃　命諸皇子及上三旗大臣侍衛都院大臣皆往送　賜祭葬如典禮諡忠勇以長子鄂倫岱襲一等公其騎都尉兼一雲騎尉世職以第三子夸岱襲　世宗朝　特贈太傅入祀昭忠祠並　敕立家廟鄂倫岱累官都統領侍衛內大臣康熙四十七年與侍郎揆敘等倡議舉皇八子允禩爲皇太子　嚴旨詰責雍正三年坐法死其長子補熙由廕生補員外郎遷副都統署天津總兵擢江甯提督乾隆元年授漕運總督尋憂歸補都統五年授綏遠城建威將軍十八年薨　賜諡溫僖次子介福字受茲雍正癸丑進士選庶吉士由檢討累官吏部侍郎嘗五典會試著有西清載筆錄等書

法海字淵若忠勇公次子也於羣從中最賢康熙甲戌進士由檢討擢侍講學士入直上書房　上時巡齊魯秦晉吳越朝夕扈從侍　皇子讀誦十年直詞正色蒙　聖祖嘉與謂獨能不欺徐文定公嘗語方侍郎苞同官及勤成中志在君國而氣足以舉之學足以濟之者首推法公且曰　上爲諸王擇傅吾對法某雖以侍　皇子得過然臣愚竊謂舍某無堪此者乙未夏公遂復侍　皇子學與方侍郎共事蒙養齋時中貴人有氣燄者朝夕傳　旨至公視之蔑如辭色閒無幾微假借逾年巡撫廣東特參大吏叟鹽政專人久而思之旋奉　命巡察海疆歷閩粵兩浙爲忌者所中廷議以公患噎膈不勝封疆任　詔落職赴西甯軍營效力雍正元年　召還　命督江南學政二年授浙江巡撫　召授左都御史四年遷兵部尚書協理禮部事兼內務府總管坐事免　詔發西陲在水利處效力九年　召還乾隆元年　實副都統銜管理咸安宮事務明年卒年六十有七無子以兄子介祿嗣公嘗謂方公曰吾與子未面

而心須久矣予亦知並世有法某否及督學江南卬方公廬出所爲詩以心腑
相示始知公忠孝發於至誠嘗恨未得同志合道之人相與輔成治教而深惡
時人之以虛僞比周自便其身圖者然權要畏公伉直亦多深嫉公知公賢者
惟徐公方公耳公寓古寺終歲不還私室布衣蔬食老僕一人從意翛然自得
在西陲偃臥土室枯寂如老僧及見王公大帥動以大義相責皆人所不敢言
云

佟國維初任一等侍衛康熙九年授內大臣十二年冬逆藩吳三桂反其子應
熊居京師明年春逆黨謀不軌以紅帽爲號國維發其事奉　命率侍衛三十
人至大佛寺擒獲十數人械送刑部鞫實伏法二十一年授領侍衛內大臣尋
列議政大臣二十八年因係　孝懿仁皇后之父封一等公明年七月大軍
征噶爾丹　命參贊軍務八月師次烏蘭布通與其兄都統國綱並率左翼兵
進擊時賊以駝城抗拒國綱循河岸戰歿國維由山腰遶賊後橫擊之步騎爭
先陷陣遂破其壘賊潰遁師還坐不窮追鐫四級留任罷議政後　聖祖兩
征噶爾丹國維皆從敘功復所降秩四十三年　命督賑山東尋以年老解任
四十八年正月　上召國維與諸大臣並集傳　旨詰問曰前因有人爲皇
太子條奏朕降硃諭示諸大臣爾曾奏稱皇上辦事精明天下人無不知曉斷
無錯誤之處此事關係聖躬甚大若日後易於措處祈速賜睿斷總之將原定
主見熟慮施行爲善爾係解任之人此事與爾無涉乃身先衆人啓奏是何心
哉國維引罪他日又諭曰皇太子允礽前染瘋疾朕爲國家而拘禁之後詳察
被人鎮魘之處將鎮魘物俱令發去其事乃明今調理痊愈始行釋放朕曾將
此情由用硃書詳諭諸大臣朕拘禁皇太子時並無他意殊不知爾之肆出大
言激烈陳奏者係何心也諸大臣情狀朕已知之不過碌碌素餐全無知識一
聞爾所奏之言衆皆恐懼欲立允禩爲皇太子而列名保奏矣朕臨御既久安
享太平並無難處之事臣庶託賴朕躬亦得安逸得所今因爾所奏之言羣下
小人就中捏造言詞各大臣侍衛等俱終日憂慮若無生路此事關係甚重觀
衆人情狀果符爾所奏日後難於措處之言矣爾閒外間匪類妄言理應禁止
乃倡造大言驚駭衆心有是理乎國維伏罪請死　諭曰朕特爲安撫羣下降
旨申明非欲有所誅戮也爾其坦懷勿懼五十八年薨　賜祭葬如例雍正元
年　贈太傅　予諡端純第三子隆科多襲一等公爵任吏部尚書兼步軍統
領　命總理事務與川陝總督年羹堯並加太保　賜雙眼孔雀翎四團龍補
服黃帶紫轡雍正五年坐黨附尚書阿靈阿揆敘年羹堯等及貪婪不法罪論
死　上召議政大臣等諭曰隆科多所犯四十一款罪不容誅但念　皇
考升遐之日大臣承　旨者惟隆科多一人朕不忍誅戮其永遠禁錮尋卒
賜白金千兩治喪弟慶福襲一等公官都統兼議政大臣歷工部戶部尚書授
領侍衛內大臣雍正十三年冬　高宗命代平郡王福彭爲定邊大將軍赴
北路軍營還授刑部尚書出爲兩江總督調督雲貴晉太子少保奏開金沙江
以通川運調兩廣總督入覲尋調川陝乾隆十年以四川打箭爐口外土司瞻
對抗逆不法疏請調兵勦之屢克其寨疏報逆酋班滾等乞降　上以爲未
可深信尋授文華殿大學士仍留總督任十一年夏疏報班滾遁走尋報攻克
泥日寨班滾等焚斃十二年春召還　命兼管兵部事以張廣泗代之廣泗尋
奏班滾實未死慶福將其子改名德昌喇嘛仍居班滾大碉冒稱經堂坐欺飾
奪職逾年賜自盡

石忠勇公事略 子華善　石琳　孫石文炳　石文晟

公諱石廷柱遼東人先世居蘇完姓瓜爾佳氏父石翰始家遼東遂以石爲氏
有子三長國柱次天柱次即公也生有智略遇事明敏善用兵初爲明廣甯千
總天命七年　太祖親征攻廣甯城天柱時亦爲千總出迎　上見而大
喜曰我國之人仍歸我國　賜金印鞍馬令撫慰城中士民公遂以城降授輕
車都尉後隸漢軍正白旗十一年從上討蒙古巴林部有功晉爵三等男天聰
三年　太宗命帥師搜勦明故將毛文龍所屬諸島會石城島以兵來犯擊
斬二百人俘十九人以歸尋從　上攻明北京班師至沙河驛與文臣達海
頒　諭城中軍民降之又收復漢兒庄率城中將士來謁五年明總兵祖大壽
築城大淩河　上親統軍圍之敵騎出戰公擒斬甚多大壽窮蹙將乞降其

從子澤潤以書繫矢射出城一以與公一奏　上乞令公往與大壽議公遂
同達海等至城南臺下先遣降樓千總入城大壽令游擊韓棟往偕出迎公并
以其義子可法爲質公乃踰濠與語大壽言決計歸順惟乞大軍速取錦州俾
得妻子相見公還奏　上復遣公往諭之大壽遂出降七月隨貝勒岳託等
入明旅順口凱旋　上親酌金巵以勞晉爵三等子九年貝勒多鐸統師伐
明攻廣甯令公及都統阿山率四百人先趨錦州至大淩河西遇明兵馳告貝
勒大軍急赴之敵大驚潰公率所部捲擊陣斬副將劉應選獲其軍五百擒游
擊曹得功及守備三人翼日復攻克一臺崇德元年春　上幸演武場以公
軍容整肅獎賚之十二月　命統所部漢軍同恭順王孔有德懷順王耿仲明
智順王尚可喜護紅衣礮隨大軍征朝鮮明年大軍既克朝鮮其國王李倧降
遂征明皮島公從北隅督戰有功是年七月始分漢軍爲左右翼以公爲左翼
都統　太宗嘗與諸臣論兵事　論爲將者當以呂尚爲法公奏言呂尚能
專制閫外生殺故所向有功今臣等若有過下所司逮訊雖佐領以下亦當與
之比肩對簿其何以堪諸大臣以其言過戇請下部論罪　上特宥之尋從
征錦州攻克諸屯堡獲人戶及牲畜甚多四年春　上統軍駐松山　命公
攻南城樓毀其堞臺兵不能支降其守將王昌功等四十餘人　上登松山
南岡相度城垣形勢　命公隨尚可喜用礮攻城南門之左公與都統馬光遠
先取城西南隅一臺諸將繼進合攻城盡墮其堞會以日暮罷翼旦復進攻則
敵守禦已固我雲梯兵不能入死者二十餘人公兄子達與漢亦中創　上
召諭諸將有德仲明可喜光遠議鑿地道攻城公以地中有水石必不可穿且
不能越濠而過持不可諸將不聽穴城卒無功遂罷攻城議是歲分漢軍兩翼
爲四旗以公爲鑲白旗都統初祖大壽之降也請歸錦州爲內應後竟背約屢
抗我師六年秋公上言錦州爲遼左首鎭我師鑿濠築壘冀藉滅此以圖進取
賊至計也第明以祖大壽爲保障我兵圍之急彼必益發援兵併力一戰宜及
此時簡精銳分布各旗屯田處遇警卽並進伺其軍動我軍突入轉戰過錦州
至松山杏山閒敵必敗遁錦州可破矣錦州破則關外八城聞風震動是卽當
年瀋陽失而遼陽隨下沙嶺失而廣甯隨順之明效也明援兵從甯遠至松山
所賚行糧不過六七日若少挫其鋒勢必速退宜設伏兵於高橋險狹處掘濠
截擊仍以銳師尾其後俾進退無路則彼之援兵盡折而降於我矣洪承疇書
生耳所統援遼兵皆烏合雖張聲勢心實怯如祖大壽一失則承疇與諸將縱
得遁去亦東市就誅而已彼見我　皇上恩養降將最爲優渥或慕義歸誠
亦未可料今明國災異迭見流寇披猖　聖主乘時應運定鼎中原機不可
失疏入　上嘉納之後皆如公言大軍之圍松山也敵乘夜犯漢軍營公率
所部禦擊斬首十餘級獲刀甲鎗礮無算晉爵二等子七年分漢軍爲八旗以
公爲鑲紅旗都統順治元年隨大軍入山海關敗流賊偕都統巴顏等勦滅昌
平土寇尋帥師勦撫山東郡邑復會都統葉臣攻克太原其山西河南賊寇悉
平之師還　賜白金五百兩晉一等子六年從征大同叛鎭姜瓖復渾源太谷
朔州汾州等城十二年授鎭海將軍駐防京口能戢兵安民民閒稱爲石佛十
四年請老　上念其宣力年久　命加少保兼太子太保致仕尋晉一等伯
十八年薨年六十有三　賜祭葬贈少傅兼太子太傅謚忠勇詔立碑紀功第
三子華善幼時豫親王多鐸以女妻之授和碩額駙尋任內大臣康熙六年以
上元節赴宴時譏誚莊親王博果鐸奪內大臣仍留額駙十三年春吳三桂反
命爲安南將軍帥師防守鎭江鎭海將軍王之鼎奏耿精忠結連海賊窺伺
內地應調右路官兵集天甯洲訓練　詔華善督所部兵習水戰九月　命簡
親王喇布爲揚威大將軍統兵駐江甯華善與王之鼎等參贊軍務十五年改
授平寇將軍統轄江南滿洲蒙古兵十六年簡親王駐江西疏請增兵　詔華
善率所部赴簡親王軍前聽調遣十七年改授定南將軍　命進湖南駐守茶
陵尋　命進守永興會三桂病死永興賊解去華善坐逗遛　嚴旨切責令隨
將軍穆占營領隊效力明年擊敗僞將軍吳國貴范齊於永州華善並有功二
十四年薨　賜祭葬如例其子
石文炳順治中襲其祖忠勇公伯爵由參領擢總兵累遷都統康熙二十八年
授福建將軍三十九年秋因其父年老　召還仍授都統十一月薨於途　賜

祭葬如例以其子富達禮襲

石琳忠勇公第四子也由佐領兼郎中康熙元年按察山東左遷湖廣下荆南道十三年襄陽總兵楊來嘉副將洪福叛應吳三桂踞房縣保康竹山煽誘醜徒嘯聚南漳之天門蘭山雞公等寨琳及總兵劉成龍率師討平之累遷河南按察及浙江布政使其在河南也值禁旅南征駐牧於汴時當麥秋琳與統軍約令次於野不得入廛市琳坐其幔中凡四十餘日民賴以安在浙江時耿逆初平衢郡被兵尤甚戶口多逃亡而丁賦猶責之里甲琳核實請免之軍興既久供億浩繁逋欠叢積琳悉爲釐定除一切陋規尤禁加耗嘗曰寬一分火耗便可增一分正供時以爲名言二十三年擢湖廣巡撫會工部以建造　太和殿檄各省採運楠木杉木琳以楠木產自萬山中挽運維艱疏請展限部議不許　特詔允之二十五年調撫雲南疏言賦役全書中有應行更改增删者八事一滇省自明初置鎮設衞以田養軍曰屯田又有給指揮等官爲俸贍其招佃者曰官田其租入較民賦十數倍猶佃民之納租於田主我　朝開滇之始吳三桂留鎮以租額爲正供相沿至今積逋愈多官民交困宜改照民賦上則起科一滇省鹽井有九以各井行鹽之多寡爲每年征課之重輕琅井每斤征課六釐白井八釐至黑井則倍之此明末額外橫征較明初原額不啻數倍今請減黑白二井之課照琅井例征收一開化府民田每畝科糧二斗六升三合較在昔未設府以前加賦至十倍應照河陽縣上則起科一元江府由土改流三桂於額糧之外別立名色凡四端以元江之山僻加賦倍征民不堪命應請各減其半一通海縣六寨地糧較民賦重幾三倍當改照新定民賦科則碍嘉縣每糧一石征條編銀四兩有奇亦爲偏重今既歸南安州附征即應與州賦一律每石征銀一兩四分一麗江界連土番古稱荒服三桂叛後割金沙江之喇普地以與蒙番地去而糧存宜删除一建水州自明時設參將歲派村寨陋規銀三百餘兩糧八十餘石三桂遂編入正額宜裁革一新平縣之銀場易門縣之銅廠礦斷山空宜豁課稅疏下所司知之擢兩廣總督四十一年薨於位年六十有四　賜祭葬如典禮祀各省名宦祠

石文晟忠勇公長子一等侍衞緯爾們之子也性豁達多才略爲政務舉大綱由蘇州府同知改平陽府知府康熙二十三年　諭嘉其居官有聲超擢貴州布政使未幾擢撫雲南疏言滇省屯田較民田賦重數倍積逋纍纍非軍戶敢頑抗亦非有司不善催科也通省民賦最重者莫如河陽上則田每畝糧八升一合有奇若屯田則五倍之且有八九倍者臣叔石琳撫滇時曾具疏瀝陳未經部覆請將屯賦悉照河陽縣上則例起科以甦積困　特詔允之舊額十減其六又請增鄉試解額以振起人文三十六年冬入覲會安南國王黎維正疏言臣國牛羊蝴蝶普園三處爲鄰界土司侵佔請　敕歸還　上諭及其事文晟奏牛羊蝴蝶普園三處自明時即內屬我　朝開闢雲南即在蒙自縣征糧至康熙五年改歸開化府幷非安南地彼輕聽妄言擅具奏復遣兵伺邊臣與督臣仰體　皇上柔遠至意令防守者勿輕動臣愚以此地久入版圖所請不宜允乃下　詔切責之回滇疏改北勝州爲永北府下部議行四十三年調廣東巡撫明年擢湖廣總督尋罷任五十九年薨年七十有八

愛敬康公事略　子恭介公富善

公諱愛星阿姓舒穆祿氏滿洲正黃旗人祖武勳王揚古利世居渾春其父郎柱爲庫爾喀部長率所部來歸　太祖厚遇之　命其子揚古利入侍郎柱爲部人所害圍其家其妻負幼子納穆泰於背屬櫜佩刀突圍出以其族來歸未幾庫爾喀舉部內附武勳王察知部人之殺其父者手刃之啖其耳鼻時年甫十四　上深異之日見信任且俾主膳始令守汛江上警備嚴密無敢犯者從征輝發阻大水衆難之武勳王率先逕渡大獲而還取訥殷部及朱舍里等路皆有功從征哈達擒其貝勒以歸奉　命收蜚悠城戶口侍衞扈爾漢以兵二百衆烏喇兵萬人方據山谷結營相持武勳王勵衆曰吾儕平居相謂與其死於疾無寧死於敵此非臨敵時乎乃持矛突入斬烏喇兵七人敵稍卻諸貝勒兵踵至併擊大破之征赫席黑木倫等路越重柵而進銜鋒奪險常爲衆先及再征烏喇攻青玉河敵勢甚銳　太祖遣使持信矢召諸將遇武勳王獨麾衆薄城疾攻拔之從擊明兵於界藩先馳敵被傷裹創奮擊大破之進擊

倘閒崖有　旨令被創者勿行武勳王獨率佐領兵憑高馳擊大破明兵天命
六年大兵取瀋陽乘勢取遼陽皆先登陷陣又敗明兵於沙嶺　上嘉其績
且閔其傷痍　命位次八貝勒下統左翼兵授一等子世襲罔替兼　諭勿更
臨戰陣十年明總兵毛文龍以兵三百人夜入耀州復帥師殲其衆天聰元年
從征朝鮮有功三年秋及副都統阿山躡緝逃人至雅爾古遇文龍所遣採薓
者斬九十六人擒千總三人以歸尋隨　太宗親征敗明總兵滿桂軍於燕
京之北師旋略通州火其船遂取張家灣明兵來援薊州我兩紅旗護軍兵少
卻武勳王鼓勇直前敗敵兵　命以兩紅旗罰鍰予之卽以分賜將士六年
　上親征察哈爾　命同貝勒阿巴泰等留守七年夏　上以征明及朝鮮
察哈爾三者何先　諭詢諸大臣武勳王奏宜深入明境朝鮮察哈爾自當歸
順且極言用兵不可緩　上於是決計攻明　命帥師往略山海關明年晉
超品一等公仍管六佐領事世襲罔替　賜敕免死罪三次從攻大同宣府拔
靈邱墮王家庄斬其知縣守備官崇德九年與武英郡王阿濟格等帥師直入
明境攻克關隘至安州下昌平等十二城五十八戰皆捷俘獲億萬計二年
　太宗親征朝鮮其全羅淸忠兩道兵來援營於南漢城會天大雨雪晝晦從
豫親王多鐸進擊敵兵追及山嶺有朝鮮敗卒竄伏崖側竊擧礮重傷而薨年
六十有六王自結髮從軍大小數百戰被創滿身不少挫而持身敬愼歷事
兩朝恩遇殊絕　太宗嘗命護軍爲之守門　賜豹尾槍二令親軍佩之甲
卒二十人爲之衛其卒於軍也　太宗解御衣衣之哭之慟親視含殮比葬
復　親臨奠醊置守冢八戶追封武勳王建碑墓道順治中配饗　太廟
　聖祖復御製碑文紀其功雍正九年加封號曰武誠次子塔瞻襲爵敬康公
之父也順治八年　世祖皇帝追念武勳王功績加給敬康公輕車都尉俸
尋授領侍衛內大臣十六年大軍征雲南明桂王朱由榔與其黔國公沐天波
等奔緬甸僞晉王李定國奔孟艮僞鞏昌王白文選奔木邦　世祖命吳三
桂移平西藩鎭雲南十七年三桂疏請發兵入緬滅由榔以除邊患　詔加
公定西將軍與都統卓羅果爾欽遜塔護軍統領畢力克圖賚雅思哈前鋒統

領白爾赫圖等率禁旅會同三桂進征十八年九月師次大理秣馬逾月出騰
越州取道南甸隴川猛卯十一月至木邦擒僞副將馮國恩訊知定國走景線
文選與定國不睦屯兵錫箔江公令賚雅思哈等先簡精銳疾馳三百餘里至
江濱文選已毀橋遁走茶山大軍至結筏以濟別遣總兵馬甯等追勦文選公
及三桂領兵趨緬先是三桂屢檄諭緬人令擒獻桂王緬酋莽猛白盡殺桂王
從官沐天波王維恭馬吉翔等數十人密使人守桂王謀生擒以獻十二月大
軍次舊挽波距緬城六十里緬酋使人詣軍門請遣兵百人薄城公遣白爾赫
圖率前鋒百人進次蘭鳩江復令畢力克圖等率護軍二百自後策應緬人聞
大兵將薄城以船載桂王與其親屬及故從官妻女獻軍前時文選爲馬甯等
追及於猛養度不能脫率衆數千降定國竄死猛臘康熙元年奏捷　優詔嘉
奬　命振旅還京師仍爲內大臣加少保兼太子太保予世襲一等公　敕書
三年二月薨　賜白金三千兩治喪　賜祭　賜葬　諡敬康子富善襲一等
公爵十九年授領侍衛內大臣三十五年春　聖祖以噶爾丹背約肆優分
路進討　命撫遠大將軍費揚古出西路　親統大軍出中路富善領鑲紅
旗兵隨征　駕駐沙河　諭之曰古北口一路兵衆以爾統之所過城池村舍
其悉遵朕法令勿絲毫擾民其有以捕獸馳騁竭馬力者並飭禁之四月　駕
駐西巴爾臺距噶爾丹所居之克魯倫河計程五日議者謂宜俟西路兵會勦
富善奏言西路兵至尙須時日慮賊聞風竄卽以中路兵勦賊未爲不足宜乘
其不備速遣精兵擊之奏入稱旨卽　命進征克魯倫河會噶爾丹知　上
親征盡棄其廬帳牲畜器械潰竄　上已密諭費揚古等絕其歸路先整兵
特勒爾濟口以待陣斬二千餘級噶爾丹僅以身免降厄魯特部衆千餘人
　上命班師毎行營閱選駝馬徵輸芻粟富善承　旨以行咸當　上意冊
功加太子太保嘗扈　蹕至會岐口有疾　聖祖親臨視　賜醫藥四十七
年薨　賚白金二千兩　詔遣官經紀其喪　予祭葬如典以子海金襲雍正
八年　敕建賢良祠敬康公及富善並入祀乾隆元年追諡富善曰恭懿

國朝先正事略卷二

平江李元度次青纂

名臣

索文忠公事略

公諱索尼姓赫舍哩氏滿洲正黃旗人父碩色大學士希福兄也　太祖高
皇帝時碩色自哈達部挈家來歸　太祖以其兄弟父子並通　國書及蒙
古漢人文字咸擢至文館理事　賜碩色希福巴克什號授公一等侍衛使出
入扈從隨軍征討時哈達兵犯界蕃城公身先士卒擊敗之復隨征棟揆蒙古
援兵雲集立二寨互相犄角公與諸將合兵攻勦拔其一寨餘衆悉降天聰元
年從　太宗攻錦州遇明兵千餘徒大淩河戶口公以二十騎襲擊之多斬
獲旋偵敵甯遠城內兵突出公奮戰追敵兵至壕而返二年　上親征喀爾
喀徵兵外藩科爾沁不至既遣希福率健士八人往趣之復　詔公與侍衛阿
珠祜賫　諭飭責土謝圖額駙奧巴初奧巴爲台吉入朝　太祖以貝勒舒
爾哈齊孫女妻焉既而奧巴屢違約私與明通時復徵兵不至公於是稟承
方略以行既入科爾沁其部人饋以牲公麾之去曰爾汗有異心爾物安可食
耶部人以告奧巴奧巴病足居別室公與阿珠祜詣見公主以　諭旨告奧巴
奧巴聞之扶掖至佯問曰此爲誰公曰吾儕　天使也爾有罪義當絕今特以
公主故來餽問耳奧巴語左右具饌公與阿珠祜不顧而出奧巴恐使台吉塞
冷等請其事公出璽書示之即令從者先行奧巴得書大驚令所屬大臣環跽
請曰汗獲重罪甚惶懼今寇騎塞路恐使者即歸遭侵掠益滋汗咎請少留公
曰銜　君命而來死何足辭與阿珠祜拂衣起整轡欲行衆皆泣且曰汗欲引
罪自謝叩馬首力挽之乃止翼日奧巴辭以足疾欲令其台吉拜思噶爾等偕
公入謝公曰汝欲解己罪而使他人行吾豈爲取拜思噶爾等來耶奧巴乃使
人請曰　上怒我我固應肉袒謝懼不我容而逐我耳公曰　皇上覆載
如天地汝果引罪入朝雖有罪必蒙　矜宥奧巴叩首決計入朝公見其悔罪
輸誠與阿珠祜偕其大臣黨阿賴先歸奏狀俱稱　旨三年從征至燕京明甯
遠巡撫袁崇煥赴援列營城東南公奉　諭傳令左翼迎擊貝勒豪格先馳入
陣敵兵發之矢石如雨公躍馬突入東西衝擊當者無不糜碎遂拔貝勒於重
圍明年正月大軍至欒子鎮城內無官守公同文臣達海傾漢字　詔諭降其
民復招撫沙河驛越日拔永平與達海奉　命執黃旗於城上以漢語偏諭軍
民皆歸順二月班師隨貝勒阿巴泰等率將士守永平五年正月朝鮮使臣樸
蘭英來朝　詔以人蔘賜其王樸蘭英以實薄辭公與參領英俄爾岱等斥責
之蘭英懼拜　命七月擢啓心郎圍大淩河城明兵自錦州赴援公持短兵步
戰敗之九月奉　命往瀋陽宣布捷音踰月偕參將祝世昌率漢軍千六百人
及朝鮮使臣至軍營十二月與達海等奏定元旦朝賀儀制明年從征察哈爾
由大同入明邊取阜臺寨會六部官署工竣　上召公及諸啓心郎　諭以
啓迪諸貝勒俾勤事改過毋曠厥官八年授騎都尉世職仍與學士羅什等日
直內院凡宣示　諭旨及察審功罪咸當　上意會有　旨以郡王禮祭貝
勒岳託尚書阿拜誤以岳託子襲封郡王傳語都統譚臣舉　聞下廷臣議誤
傳　詔旨罪以公任郎官應連坐　上曰索尼未奉　旨何至妄言　命免
議會考績超授三等男順治元年都統和洛輝訐告肅親王豪格言詞悖妄王
坐廢爲庶人　詔王大臣集衆宣示以公忠貞戮力不附肅王與都統譚泰護
軍統領圖賴並　賜鞍馬二年晉一等子是時睿忠親王攝政以公既授子爵
不宜復列郎官令解啓心郎任仍理部事先是公叔父希福以不附睿親王爲
譚泰搆罪劾罷未幾公發譚泰隱匿　諭旨事譚泰亦坐削公爵有求古琴於
公者公於庫內取漆琴與之公又嘗令僕從於禁門橋下捕魚見庫院草長使
牧者秣馬院中譚泰遂臚狀劾公下法司勘訊論死睿親王奏從輕典削世職
遂罷廢三年正月圖賴劾譚泰事涉公遣附圖賴曰譚泰有罪吾於途次作書
致索尼使啓睿親王索尼以不啓聞及訊齎書者塞爾特曰書達索尼索尼囑
我勿言也諸大臣論公罪當斬王親鞫之公曰吾發譚泰隱　旨罪顧匿圖賴
書以庇之乎復訊塞爾特因得佐領希思漢慮譚泰得罪投書於河狀公遂昭
雪葬復二等子公終不附睿親王於政事多以理爭王由是惡之五年以貝子

屯齊等訐告公嘗與圖賴等私結盟誓謀立肅親王據罪應死有 旨免死黜
職輸贖鍰遣守 昭陵追奪 賞賜八年 上旣躬親大政以前罪不實
特召還朝復其爵還 恩詔晉世襲一等伯 賜敕免死二次擢內大臣總
管內務府事十七年應 詔上言十一事一小民寃抑有司不爲詳審者宜別
爲嚴察使無壅於上聞一凡犯罪發覺問官以奉有 嚴旨往往不察其情輒
加重罪乞敕法司量情詳愼一前議福建將士罪在大將軍者止削一不世襲
之騎都尉而所屬將領其子男爵乃盡革輕重不均有乖懲勸請 敕更正一
凡開國之臣自騎都尉以上皆有功行間贊成大業者所授之職宜予世襲其
後非有戰功但 恩詔所加者不宜給世襲 敕書一在外諸藩風俗不齊若
必嚴以內定之例恐反滋擾宜格外寬容一近聞大臣勢豪奪據行市奸徒投
託指引以擾貨財請嚴禁一四方商賈擔負捆載來京者多爲旗下大臣短價
強買人將畏而不前請察禁一諸王貝勒及各官私引玉泉山水爲灌溉致竭
泉流當禁一邊外木植皆商人傭民採伐今聞大臣於採木之地私行強佔致
商不聊生請禁止一大臣不殫力公事惟飾宅第請懲禁一五城審事諸官遇
世族富家與窮民搆訟必罪窮民曲意徇私不思執法請嚴飭毋得枉屈賄庇
疏入 上以所奏皆實事宜申禁 飭部議行十八年正月 世祖升遐
遺詔以公與內大臣蘇克薩哈遏必隆鼇拜四人輔政於是公及諸臣盟誓
受事未幾蘇克薩哈與鼇拜爭事咸隙公懸之年已老矣且有疾康熙六年正
月與輔臣等奏請 聖祖親政四月 上諭吏部曰輔政大臣伯索尼
太祖時黽勉效力 太宗任以內外大事悉能果斷殫厥忠誠 世祖
皇帝以其勳舊忠貞堪受重託 遺詔俾令輔政恪遵 顧命夙夜靖共厥績
茂焉宜特加恩寵示酬庸之典遂晉一等公前所授一等伯並世襲公以寵榮
逾分悚仄難安陳情辭一等公爵 優旨不允是年七月薨 賜祭葬有加禮
諡文忠以第五子心裕襲一等伯第六子法保襲一等公授內大臣長子噶布
喇次子噶布拉俱任領侍衛內大臣十三年十二月 聖祖因 冊諡 孝誠
仁皇后 推恩所生授公及噶布拉俱爲一等公第三子索額圖官至保和殿
大學士太子太傅領侍衛內大臣坐家人訐告罪狀交宗人府拘禁尋卒

遏恪僖公事略 子愨敏公伊德

公諱遏必隆姓鈕祜祿氏額駙宏毅公額亦都第十六子和碩公主所出也天
聰八年 太宗賜敕命公襲其父一等子爵任侍衛九年 詔免功臣徭役
公與焉尋授一等總兵官貝勒尼堪之福晉公兄都統圖爾格女也無子謀取
僕婦女詐爲己生事發公坐徇庇奪職崇德六年從 上伐明移營松山築
長圍環守之明總兵曹變蛟率乳峯山步騎欲棄寨突圍走屢犯兩黃旗營公
奮擊連敗之夜三鼓變蛟集敗兵突犯 御營時諸將未及赴軍中驚擾公
與侍衛巴什塔及內大臣錫翰等堅守營門力戰殪十餘人變蛟負創走
詔守衛不嚴諸臣輸罰鍰分賚禦敵將士公得 優賞七年隨饒餘貝勒阿巴
泰等入明長城克薊州進兵山東抵兗州攻夏津先登克其城授騎都尉世職
順治二年流賊李自成遣孽李錦郝搖旂等竄聚湖廣爲亂荊襄武漢閉道路
多梗公隨順承郡王勒克德渾往討之師次武昌賊據守要隘公先率攻入大
軍繼之斬馘無算遂拔鐵關晉輕車都尉五年兄子侍衛科普索訐公與白旂
諸王有隙設兵護門事論死得 旨寬免奪世職及佐領籍家產之半八年
世祖親政公訟寃 詔復職明年科普索獲罪以所襲圖爾格之二等公爵
令公併襲爲一等公有護軍撒思哈喇者當 太宗上賓時託疾不守門至
是授騎都尉公舉劾其前罪下部論如律籍其家以與公旋任議政大臣領侍
衛內大臣加少保兼太子太保尋加少傅兼太子太傅十八年受 世祖遺
詔與索尼蘇克薩哈鼇拜同爲輔政大臣康熙六年三月御史張維赤疏請
聖祖皇帝親政於是索尼等以歸政請公亦懇請再三是年七月 上躬
親大政 諭部加恩輔臣加公一等公爵復以其長子法喀襲原授之一等公
公奏辭不允 賜戴雙眼孔雀翎明年加太師尋乞罷輔政 溫諭慰留又明
年再請乃許之先是輔政時索尼老病鼇拜獨專恣與蘇克薩哈不相能公不
能自異及鼇拜倡圈易旗地之令中外大臣皆以爲不便公擬俾止而鼇拜意
在必行弗能阻旣而鼇拜矯 旨殺大學士蘇納海等復族誅蘇克薩哈公皆

不能正其罪八年鼇拜獲罪公坐緘默不言遂問論死　上以其結黨無實
宥之削太師銜及後　賜之一等公九年　諭兵部曰前以遏必隆知鼇拜樹
黨亂政不預行糾劾故坐之罪今念其爲　皇考顧命大臣且勳臣子其咎
止於因循瞻顧未嘗躬負重愆著仍以公爵宿衛內廷十二年冬疾篤　上
親臨慰問及薨　賜祭葬　賜諡恪僖勒石墓道碑文稱其賦性敬愼制行端
方愨誠報國著有勤勞云尋以　冊立　孝昭仁皇后推恩所生　特旨令
立家廟　賜　御製碑文復　御書策名金石四字額其祠五十一年　上
念公曾襲父爵緣事革除　特命以其第四子尹德襲一等子尹德初由佐領
授侍衛晉從　聖祖親征噶爾丹復扈　蹕甯夏於承襲子爵後復襲其伯
父圖爾格二等公其一等子卽以圖爾格之孫豐阿達襲尋由都統擢領侍衛
內大臣兼議政大臣雍正五年以病乞休　特遣內大臣慰問允致仕未幾薨
賜祭葬如例諡愨敬生平恭謹誠樸宿衛十餘年未嘗有過其以病罷歸第
也朔望必攝衣冠北向叩首歲入祿米必均諸宗族之貧者十年十月　詔以
公居心謹厚行己端方可入祀賢良祠乾隆元年　詔晉一等公愨敬公有子
五人次子訥親四子阿里袞官皆至大學士乾隆中訥親以首輔經略金川軍
務失機　詔以遏必隆之刀斬訥親於軍前

魏文毅公事略

魏公裔介字石生號貞菴一號崑林直隸柏鄉人祖純粹明萬曆中進士官御
史公生而穎悟沈默寡言笑明季兵亂讀書邑西山之桃源洞講求經術時務
或終日坐危究心於明體達用之學順治三年成進士選庶吉士明年改工科
給事中五年典試山西尋轉吏科母憂歸九年補故官十一年遷兵科給事中
明年遷太常少卿擢左副都御史十四年擢左都御史坐言事附和應奪職
特旨留任尋遷　恩詔復原職十六年　諭獎公建言多裨國是加太子太保
十七年春　世祖皇帝下罪己之詔幷令羣臣各自陳公疏上奪宮保銜未
幾疏劾大學士劉正宗成克鞏欺罔附會諸罪　詔正宗克鞏回奏未得實下
法司勘鞫幷罷公職與質訊正宗獲罪籍沒入旗克鞏奪職留任公復原官蓋
終　世祖之世十三四年間公歷官臺諫及　聖祖嗣服復長御史臺康
熙元年考績復宮保二年晉吏部尙書三年擢保和殿大學士充實錄總裁書
請告還葬事竣趣還朝九年典會試十年以疾乞歸　優詔許之十一年加太
子太傅公在言路最久先後二百餘疏或立見施行或始詘於衆議後卒以公
言爲然或　天子排衆議而獨伸公言用著爲律令疏草具在可考而知也在
工垣時　世祖已御極五載公言少而勤學古人比之日出之光竊恐年歲
既盛嗜欲日開宜及時舉經筵日講以隆治本又言燕趙之民椎牛裹糧首
先歸命此漢高之關中光武之河內也屢奉　詔書蠲賦獨畿輔未沾實惠宜
切責奉行之吏彰信兆民又言各州縣遇災荒既經報部其例得蠲緩錢糧宜
卽停征以杜胥吏欺隱幷就各州縣所有積穀及存留銀先行賑貸會應　詔
陳言謂時事孔亟民不聊生日甚山左萑苻未靖畿輔因以燎原江右叛將甫
擒雲中忽而豕突巴蜀湖湘游魂遺孽所以廑九重之宵旰者舉不足慮惟上
下之情未通滿漢之氣中鬩大臣闒茸以保富貴小臣鉗結而惜功名紀綱日
弛法度日壞貪官暴吏轉相吞噬以鳴得意臣實憂之宜改弦易轍盡反平日
之所爲請時　御正殿召對羣臣虛心咨訪令部院科道諸臣面奏政事仍令
史官記注以求救時之實　制下立行其說時匿逃之律甚峻因羣臣入對陳
言特寬其禁中外大悅先是江南旣定明尙書張縉彥赴大學士洪承疇軍前
投誠至是河南巡撫吳景道援　恩詔薦舉部議許之公疏言縉彥在明朝任
中樞養寇誤國有盧杞賈似道之奸而庸劣過之宜擯棄以協公論疏下部察
議以事在　赦前予外用公在吏垣　世祖已親政公言督撫封疆重臣宜
愼擇不宜專用遼左舊人又言攝政王時匿逃法太嚴犯者家長坐斬時天下
囂然喪其樂生之心後寬其禁責成州縣法至善也若舍此別有峻法竊恐下
拂人心上干天和非尋常政治小小得失而已　皇上愛民如子各旗亦宜
仰體　聖意遇下以恩彼雖奴隸豈無戀主心而紛紛爲數竄胡爲也時朝儀
未定公又言深居高拱不如詢訪臣鄰批答詳明不若親承顏色故事有朔望
之朝有三六九之朝有早晚朝有內朝外朝今縱不能如舊例當一月三朝以

副勵精圖治至意自是始定月逢五視朝之制直隸河南山東水災公言勘報
移覆尚需時日請蠲議賑稍緩須臾即無救死徙言尤懇切有 旨出帑金二
十四萬兩分遣大臣十六人督賑全活十萬人皆自公發之也會有 詔訪明
季京城殉難諸臣公疏舉大學士范景文等三十人乞宣付史館予褒錄於是
諸臣先後得旌錄與祭諡在兵垣綜覈軍政所識拔後皆爲大將疏劾將軍續
順公沈永忠當流賊孫可望犯辰州時擁兵不救致總兵徐勇等力竭殉城請
罷斥又劾福建提督楊名高怠玩致漳州郡邑爲海寇鄭成功所陷永忠名高
均坐奪職會有 詔令內外臣工清思職守公陳用兵大勢言往事皆無及矣
今者劉文秀復起於川南孫可望竊據於貴竹李定國同隊於西粵張名振流
氛於海島連年征討尙逋天誅爲目前進取計蜀爲滇黔門戶蜀既守而滇黔
之勢蹙故蜀不可不先取此西南之情形也粵西稍弱昨歲桂林之役未之大
創必圖再犯以牽制我湖南之師宜令藩鎮更番迭出相機戰守此三方者攻
瑕宜先粵西粵西潰則可望膽落滇黔亦當瓦解乃皆鯨波未息則宜嚴斥堠
絕其窺伺大修戰艦諸路并力合勦勿使事久變生其後諸路進兵卒如公言
又請錄用建言得罪諸臣請倣唐李吉甫元和國計簿令度支歲計出入盈縮
呈 御覽請增官吏祿俸請禁金玉錦繡浮屠塔廟一切侈靡蠱蠹之事請立
勸農官請自今罪人勿發甯古塔請遣大臣督視河工言皆剴至及爲副憲疏
劾大學士陳之遴心術不端營私植黨 詔解任發遼陽閒住戶部議開吏員
納銀事例公言此衰世苟且之政也今縱不能加小吏工食奈何著爲令甲以
貲得官使銓政由此而壞又請定教官每年考察例令學政刊布明儒薛瑄王
守仁等講學諸書以培真才並下部議行其領御史臺也時在五月日月交食
下官俸減調養之兵節供應之費 上采其奏立允行嘗春月侍經筵聽講
漢文帝春和之詔因舉仁政所先四事即日以聞京師人生女多棄不舉公請
嚴禁惡俗 世祖宣示講筵 命閣臣紀其事正陽門外菜園居民稠密爲
前朝嘉蔬圃地所司撤歸之官公過其地百姓遮道訴公入言於 上立以
予民公嘗言天下未平皆由徵求太急刑罰太繁以致良法美意不能遍及窮
簷今宜獎進直言激發忠義尙寬大平易之治勿爲刻薄瑣碎之計有 旨令
對狀終以其言直不問也 世祖嘗召至中和殿諭之曰朕擢用卿非有人
薦達也公稽首謝曰敢不竭孤忠以報知遇南苑閱武每 賜宴行宮應制賦
詩 天顏輒喜甚一日侍坐問民間收穫公曰畿內百姓困苦豐年僅供官稅
上稱唐太宗英主對曰晚年無魏徵苦諫遂窮兵高麗至貽後悔公因事
納忠屢稱 旨疊拜名馬貂金幣之 賜 世祖幸南苑別殿夜半閱明
孝宗實錄有召對兵部尙書劉大夏都御史戴珊事心喜曰朕所用何遽不若
大夏珊明日宣梁尙書清標及公詣行幄備顧問其蒙 恩眷若此 聖祖
沖齡踐阼輔政大臣議加練餉五百萬公疏爭之力 中旨停罷雲南初定請
蠲無名賦稅以慰新附之氓薦地方人才以收巖穴之士恤投誠文武以來廣
敷之彥寬一切禁網以安溪峒之蠻又言雲南既有吳三桂藩兵及督提兩標
兵則滿洲兵可撤但滇黔川楚之閒不以滿兵鎭守要地儻戎寇生心恐鞭長
莫及荊襄乃天下腹心宜擇大將領滿洲兵數千常駐其地無事則控扼形勢
可以銷奸宄之萌有事則提兵應援可以據水陸之勝疏入格於議公復請移
舊駐武昌之湖廣總督於荊州從之其後滇南變亂人乃服公先見云公在政
府張弛寬猛調劑異同單辭片語解紛決策及 仁皇帝親政公感 兩朝
恩遇益奮發有爲終以直道忌者衆初陝撫張自德以贓款被劾給事中孫光
祀因劾公瞻徇公疏辨及康熙庚戌夏內院承 旨會同吏禮部選新進士六
十人試以文藝 上親定二十七人爲庶吉士御史李之芳疏劾公先以閱
擬上卷之二十四人私令家人通信幷劾公前遇 恩詔時候缺未補其子嘉
朦混得廕又劾公與班布爾善比匪用私人爲實錄館纂修提調官越格優敘
班布爾善者以黨鼇拜伏誅之大學士也有 詔命公回奏公言閱卷非臣一
人通信有何左驗廕子由吏部題明 恩允有案可稽至謂臣與班布爾善比
匪則前此同在內院遇事輒相爭論以鼇拜之勢殺臣足跡不登其門況班布
爾善乎因請 賜罷斥歸田疏入下吏部會質部議魏嘉廕生雖非朦混但候

補官無得廢之例法宜草明年公疾亟請告　上以其懇切不強留也公服官日夕讀書輿中輒攜一卷及致政紬繹經史百家之書拳拳服膺於窮理盡性之恉時有所深省獨得而不輕以語人其見於所著書有約言錄內外篇聖學知統錄二卷知統翼錄二卷致知格物解二卷論性書二卷所纂書有重訂周程張朱正脈薛文清讀書錄纂要其經學則有易經大全纂要四書精義彙解惺心篇捷解孝經注義史學則有經世編七十二卷詩有嶼舫集文曰兼濟堂集共五十餘卷又著希賢錄一書分五門二十五目以括格致誠正修齊治平之要生平篤孝友與人交質直無城府久要不忘尤喜獎掖後進急人之難不嗇飲食嗜欲懸車十六年課督農桑混迹田夫野老間人不知爲舊相也康熙二十五年薨年七十有一　賜祭葬如例雍正十年　詔入祀賢良祠乾隆元年　上念公與湯尚書斌等未邀易名之典　詔追諡文毅弟裔懋官平涼府知府有孝行著述亦多公有子四其三曰荔彤字念庭官至按察副使能繼公業著有懷舫集

魏敏果公事略

公諱象樞字環溪一字庸齋山西蔚州人順治三年進士選庶吉士明年改刑科給事中公性骨鯁敢言事尤注意於當世人才賢不肖治術得失民生休戚是是而非非必盡意乃止疏言督撫按聽用之官太雜道府州縣胥隸太濫請清理報可尋劾安徽巡撫王懩賄庇從逆之縣令鄧繼球罷之五年轉工科右給事中疏劾平陸知縣王國柱違禁擅殺人又請更定會典以明職掌七年轉刑科左給事中疏言督撫屢有訪糾道府全無開報請嚴徇縱律八年　世祖章皇帝初親政　詔免天下額賦罷城工除加派其時有以私征侵帑坐罪者因上疏極陳其弊且請定藩司會計奏報之法以杜欺隱立內外各官治事之限以清稽滯從之又請嚴考績大典禁反噬劾江蘇左布政劉漢祚缺賦五十餘萬請　敕部察究論如律最後請　聖躬愼起居一疏辭過輔臣略言　聖政維新中外想望治平匪同昔日如　皇上近巡京畿輔臣當陪侍法從以效啓沃之忠儻遠有所幸尤當諫止　鑾輿以盡保傅之職疏上人謂公禍且不測有　旨嘉之又因災變陳言謂天地之變乃人事反常所致歷舉近日顛倒　旨意輕重　綸音等事語侵權貴尤亟疏下九卿科道議左給事例不與議公補陳顛末　特命公會議公與諸大臣抗爭是非在廷爲仄目獨大學士范公文程心識之曰此我國家任事之臣也其後有搆公者輒於衆中剖晰之卒得白九年遷吏科都給事中十年大計鎖廳閱冊令兵馬司周廬巡徼綱紀肅然上四疏皆言計典其一請糾拾之舊制宜復言官不宜反坐下所司議著爲令因奏白給事中劉楗糾拾被譴冤得　旨復職言官吳拜吳達坐言事論死公謂言官進言不實第宜治以考功法惟坐婪贓骫法報怨挾仇乃可下刑部又言會推督撫宜核事實勿徇虛名又詳陳民命民情民食民困四端以佐勸民大政皆報可十一年大學士陳名夏得罪言官坐不先事糾發六科長皆被議公降補詹事府主簿遷　旨陳言並奏定薦舉各官格式稍遷光祿寺丞十六年告養歸家居十三年講求理學以躬行實踐爲宗丁母憂喪葬悉準古禮康熙十一年服除大學士馮公溥特疏薦　聖祖卽召公以疾辭再　召乃趨朝補御史疏言欲明賞罰斷在獎廉黜貪請甄別考察並以操守清廉爲上等又請增俸以養廉改罰俸爲記過又請永不許正月開征以昭萬世法守又言畿輔盜案過多請設總督兼轄滿漢兵民尋劾湖廣藩司劉顯貴虧帑九萬七千有奇撫臣徐化成巧爲出脫又劾給事中余司仁罔上行私曲庇劉顯貴並下所司察治滿歲晉四品卿銜仍掌御史事疏言崇教化則宜勵臣僚之家教重河工則宜審任使之人才正人心則宜戒淫巧定民志則宜輯禮書　聖祖皆韙其言擢左僉都御史明年二月遷順天府尹原任巡按御史郝浴爲吳三桂誣陷流徙尚陽堡凡二十年公屢疏薦之且曰臣才守學識皆愧不如願以職讓其後浴卒起用爲名臣轉大理卿七月擢戶部侍郎承　旨保舉人才舉原任布政使李士楨慶陽道王天鑑候補道鄭端常熟知縣魏允升皆報可會西南用兵上籌餉三疏曰確估價值以清浮冒嚴覈關稅以杜侵漁愼簡藩司以清賦稅從之　上命公與侍郎班迪清理部庫入閱月而蕆事十七年授左都御史首疏申明憲綱十事謂　國家根本在百姓百姓

安危在督撫督撫廉則物阜民安督撫貪則民窮財盡願諸臣爲百姓留膏血爲　國家倍元氣臣不敢不爲　朝廷正紀綱　聖祖嘉其切中時弊立予施行會徵博學鴻儒公舉原任布政使畢振姬嶺北道湯斌糧道王紫綬員外郎馮雲驌評事白夢鼐應　詔時嘉定知縣陸隴其以盜案落職公以清操欽冰愛民如子薦之鎮江知府劉鼎瀆職無狀而報擢糧道絳州知州曹廷俞貪酷厲民大吏庇縱不劾公特疏糾之又因磨勘順天鄉試卷陳科場八弊請設內簾監試御史陳學政十弊請擇爲三年考覈之實廷議並著爲令舉學臣之賢者曰邵嘉勞之辨劾其劣者曰盧元培程汝璞會汝璞已經浙江督撫保擢京堂公遂臚陳汝璞罪狀並劾督撫欺罔下九卿科道議尋論罪如律明年春公奏事畢　上命近臣捧　御書詩卷一清慎勤大字三格物大字二以賜公且傳　諭以爾居官克稱此三言故有此　賜他日復　賜紫貂披領上面諭今年暫著明年且別製爲卿換之會京察自陳　優旨命供職未幾有刑部尚書之　命公疏言當貪風日長吏治未清大吏因循小民困苦之際仰見　皇上宵旰焦勞於上臣不計身家不避嫌怨奉　朝廷之法與海內臣工共相砥礪內而科道外而督撫參劾之疏屢上已有澄清之機而道府以上貪墨之官尚多漏網臣職司風紀夙夜兢兢不敢自安昔汲黯自請爲中郎補過拾遺臣亦妄欲竭愚悃請辭司寇留御史臺激濁揚清爲　皇上振肅綱紀　上嘉其奏遂加刑部尚書銜留原任於是方疏劾榷稅蕪湖之主事劉源驕恣貪污及山西巡撫土克善賄庇學道盧元培諸罪狀是日地連震上晝夜坐武帳中公直入奏曰地臣道也臣失職則地反常臣不能肅風紀以修職業請先罪臣以回天變　上召公入公伏地涕泣請屏左右語移時極言天變若此乃索額圖明珠二相植黨市權排忠良引用僉壬以剝蒸黎之應及出副都御史施公維翰迎於後左門見公淚流頰未乾也是日公宿帳中語施云今百姓困苦已極而大臣家益富地方吏剝民媚上督撫司道又轉餽政府小民愁苦之氣上干天和致召水旱日食星變地震之異又會推動輒徇私將帥無復紀律蠲免錢糧災黎不沾實惠刑官鬻獄豪右爲姦皆可憂可危之事施曰公何不極言之公曰　聖明洞燭何待吾言吾儕負　國萬死不足贖矣明日　上以六條宣廷臣集議大略如公指於是朝士咸知公造膝所請而用事大臣皆爲之股栗明年索額圖罷二十七年明珠爲郭總憲琇劾罷至四十五年春　聖祖始以公面對語諭羣臣二相之黜公最先有以發之也會　詔舉廉吏公疏薦原任侍郎高珩達哈塔雷虎班迪大理卿瑚密色侍讀蕭維豫郎中宋文運布政使畢振姬知縣陸隴其張沐皆得　旨錄用十九年任刑部尚書明年扈從謁　孝陵一慟幾絕賦詩至哀讀者皆感動尋　命與少宰科爾坤巡察畿輔公單騎按行墨吏豪家皆斂跡爲除泰甚者若而人還報稱　旨時積勞得疾　賜人葠二斤葠膏一器公感　上恩欲引退而不忍言二十三年春奏事　乾清門暈踣於地乃疏乞骸骨　溫旨慰留仍力疾視事或勸少休公曰吾偷安一日罪人待讞者增一日苦矣八月再請上惜其去以詞甚迫切　許馳驛歸並　諭三覲乃行始入　賜御膳再　賜茶三　賜御書寒松堂額寵其行公遂自號寒松老人出　國門公卿祖帳盈道皆嘆息以謂公清勁之節至老不衰固不愧斯稱而　天子之知公則可謂至矣公門庭蕭寂圖書數千卷無異秀才時所增惟　綸誥　宸章及諫草一囊而已二十五年薨於家年七十有一　賜祭葬如例諡敏果著有儒宗錄知言錄寒松堂集公爲　本朝直臣之冠彈劾必匪人薦引必正人嘗言大臣之誼在以人事君故於君子小人進退消長之際爭之尤力其講學篤實醇正與孫夏峯李二曲及湯陸諸公遺書往復文章樸直如其爲人其以薦起也度俸糈不足自給不欲出有李恆岳者妻兄弟也謂曰子在京師日費幾何曰得一金足矣恆岳曰子果出而有濟於世吾能任之公遂行終公在官無內顧憂者恆岳力也雍正八年　詔入祀賢良祠

李文勤公事略杜文端公立傳

李公諱霨字景霱直隸高陽人父國楷明大學士諡文敏明史列傳公七歲而孤自幼苦志讀書言行不苟順治三年進士選庶吉士授檢討　恩詔晉編修十年　世祖親試習國書翰林公與侍講胡兆龍檢討莊同生並列上等擢

中允再遷侍講學士教習庶吉士時始設日講官公與麻勒吉胡兆龍王熙曾本榮等充之十四年充經筵講官十五年充會試副總裁遷秘書院大學士尋改東閣大學士疏言內三院旣改爲內閣別設翰林院宜分職掌以專責成　上允所請十六年加太子太保　命校定律例十八年　聖祖御宇復設內三院公改宏文院大學士康熙三年典會試九年仍以內三院爲內閣公改保和殿大學士十一年纂修　世祖實錄成　賜銀幣鞍馬加太子太傅十三年　詔舉素有淸操堪任繁劇者公舉前布政使王舜年參議道俞之炎十五年再典會試十七年　詔舉博學鴻儒公與大學士杜公立德馮公溥合疏薦副使曹溶布政使法若真參議道施閏章中書曹禾陳玉璂知縣米漢雯進士沈珩葉舒崇及　召試三相國皆爲閱卷大臣所取皆名宿歷充方略　聖訓　實錄會典及明史總裁官晉太子太師會臺灣初定提督施琅請設官鎮守廷議未決有請宜遷其人棄其地者　上召問閣臣公奏棄其地恐爲外夷所據遷其人慮奸宄生事應如琅議　上韙之二十三年六月薨於位年六十公弱冠登第大拜時年裁三十有四老成持重風度端凝內介外和朝野倚以爲重　聖祖沖齡時輔政諸臣多專決票擬或失當公每於談笑閒婉言曲喻徐使改易調燮之力居多三藩變作察哈爾部亦叛　朝廷命將討不庭一應軍機方略　諭旨皆口授公起草每入直或夜分始出或留宿閣中有問者輒默不應其愼密如此居相位久嫻掌故凡　朝廷大典禮必以屬公出則扈從入則侍講幄所得　賜賚輒分給宗戚恪恭忠謹三十餘年如一日遺疏聞　優詔賜卹命大學士明珠偕學士一人往奠爵　賜祭葬如禮謚文勤四十九年　諭曰李蔚任大學士時始終恪愼懋著勤勞其孫工部主事李敏啓可超擢太常寺少卿以示優禮舊臣至意是歲公第三子其旋以教習授知縣　特旨以主事卽用晉員外郎公尋入祀鄉賢同鄉中與公偕登揆席者曰寶坻杜文端公

杜公諱立德字純一明崇禎癸未進士　本朝順治二年以薦授中書考選給事中疏言治平之道有三曰敬天曰法古曰愛人　上深嘉納六年疏陳漕彝言漕臣盧禮搜獲運官使費冊三十本送部其中所費皆東南數百萬赤子脂膏供貪墨者之魚肉請按款察究從之八年疏請舉經筵擇經明行修之士爲講官又請定朝期杜加派肅禁地均蒙嘉納初睿親王攝政給事中許作梅御史吳達李森先等交章劾大學士馮銓姦貪狀疏上已旬日未下廷議公疏請令滿漢大臣集議以伸公論鼓直言之氣尋以事在赦前寢其議及　聖祖親政黜馮銓公因言許作梅吳達李森先等前因劾銓爲所切齒又僉都御史趙開心素爲銓所忌相繼構陷斥去之玆逢　聖政方新乞矜察開心等皆得　旨起用公由太常少卿遷工吏兵刑四部侍郎加太子少保擢刑部尚書每讞重辟必周詳審愼反覆爲求生路得則退有喜色不得則日中不出署抵暮歸或竟忘食嘗入對旣出　世祖顧左右曰爾等識此人乎此新授刑部尚書杜立德也不貪一錢亦不妄殺一人其被　殊眷若此康熙元年調戶部尚書二年加太子太保三年典會試轉吏部八年拜國史院大學士其明年改內三院爲內閣授保和殿大學士兼禮部尚書晉太子太傅公殫心獻納遇事持大體　聖祖嘗諭左右閣臣如杜立德眞不媿古大臣十二年再典會試居相位十餘年　恩禮優渥嘗　賜宴內廷　特命列坐殿內漢大學士入殿坐自公始也其後以疾未預宴　上特遣中使賚酒饌　賜之　諭曰卿弼亮老臣久任機密玆海宇蕩平時當令序賜宴羣臣念卿臥病故遣使慰問且賜醴饌卿其加餐珍攝副朕惓惓至意二十一年夏乞休得　諭旨　御製五言律一章　御書二軸及怡情洛社篆章以　賜會實錄告成晉太子太師三十年六月薨於里第年八十有一　論稱其稟性厚重行事正大從不肯苟隨同列可謂賢臣矣　賜祭葬　予謚文端子恭俊官廣信知府三十九年迎鑾三河　上詢知爲故相子甚喜幷問公葬所　賜　御書永言惟舊四字揭諸阡恭俊好義喜濟人急邑人陳某欠官糧三百金將鬻其女恭俊捐金代償而幷嫁其女父子並祀鄉賢

馮文毅公事略

國初諸大臣宏奬人才以益都相國馮文毅公稱首公嘗薦原任光祿寺丞蔚

州魏象樞兵部主事成性各以科道用後皆爲名臣康熙己未　詔舉博學鴻
詞科公薦原任布政使法若真副使道曹溶參議道施閏章進士沈珩葉舒崇
中書曹禾陳玉璂知縣米漢雯皆海內耆宿其餘應　召至者公皆傾心延攬
貧者爲授館病饋以藥喪者賻以金聞人有異才輒大書名姓揭座隅汲引如
不及天下士歸之如百川之赴巨海焉及試　上命公與高陽李相國蔚寶
坻杜相國立德崑山葉掌院方靄並爲閱卷官中選者五十人皆入史館於是
閏章授侍講珩禾漢雯皆授編修餘高年如杜越傅山孫枝蔚等七人皆授中
書銜遣歸天下頌　聖祖得人之盛而公好賢下士出天性爲足仰贊闢門
之　盛治云公諱溥字孔博一字易齋山東益都人順治三年丙戌進士丁亥
補廷試選庶吉士尋授編修壬辰分校禮部試累遷秘書院侍讀學士　世
祖幸內閣指公謂閣臣曰朕視馮溥乃眞翰林也未幾擢吏部侍郎會各省學
道缺部郎不副以知府補之經吏禮部共議奏而給事中張惟赤以徇私劾公
有　旨令回奏公疏辨　世祖曰吾固知馮溥不爲也置不問次年京堂三
品以上官自陳忽　嚴旨黜滿尙書科爾坤暨兩侍郎而獨留漢官在部公與
尙書孫公廷銓疏言部事滿漢同治今滿臣得罪漢臣安得免臣等無狀乞并
黜有　旨命供職會考績公疏請補滿堂官得　旨令公等考察滿員公以素
與滿員不習無從定優劣辭　特旨命會同五部尙書及都察院考察其逾格
者見重多類此　聖祖冲齡御極內大臣索尼蘇克薩哈遏必隆鼇拜並受
顧命同輔政號曰四大臣御史李秀初以考績黜至是夤緣復官劾公爲故
相劉正宗黨人主銓時破例徇私公疏辨　嚴旨飭秀誣訐康熙四年傳各省
巡按議遣大臣廉察督撫每行省各二人吏部尙書阿思哈侍郎太必兔遂議
設公廉頒　敕印公執不可謂國家設立督撫皆重臣今謂不可信復遣兩大
臣監之甚無謂也夫權重則勢相軋難保屬吏不仰承左右啓隙端太必兔性
暴伉聞公言大恚瞋目起立奮拳將毆公公徐曰會議也獨不容吾兩議耶且
可否自有　上裁豈爾我所敢專主時會屬環跪公前使稍貶損從滿議公堅
持不可疏入　上韙公言事遂寢其後太必兔反修好禮下於公然終以罪

誅先是公假滿入都時諸翰林官以新例五部員外郎得與翰林較俸遷侍讀
毋論翰林俸不能較且論俸不論資則前後皆倒置爭乞公釐正至是始改循
舊例丁未會試充主考官奏設育嬰堂於崇文門外厥後宛平王相國熙繼之
其式遂徧於天下又就其旁買隙地種柳萬株名萬柳堂暇則與賓客觴詠其
中文采風流照曜一世戊申遷左都御史時有紅本已發科鈔鼇拜取回改批
公奏言本章既經批發不便更改鼇拜欲罪公　上特旨嘉公言　命輔政
大臣此後當詳慎批發會盛京工部侍郎缺規避者多已會推奉　旨矣不旬
日三易其人公疏稱王言不宜反汗當慎重於未有　旨之先不當更移於已
奉　旨之後又疏言廣東盜賊充斥總兵官宜嚴加處分首相班布爾善惡公
言直閣其奏　聖祖取公疏覽之稱善　命飭部施行時鼇拜晉太師於二
等公爵外加　賜一等公專恣益甚日與班布爾善等比黨構陷既族誅輔政
大臣蘇克薩哈復矯　詔殺大學士蘇納海內大臣飛揚古侍衛倭赫西住折
克圖覺羅塞爾弼及直隸總督朱昌祚巡撫王登聯等滿漢內外大臣莫敢攖
其鋒其敢訟言其失者惟公及侍讀熊公賜履二人而已公又請寬逃人之禁
分別新舊定讞又疏稱閩粵重兵皆攜家口約計十萬之師卽不下百萬一切
途費及養育之費皆取諸　朝廷且家累重則緩急難於徵調宜申禁又疏稱
吏部選官俱論年分進士則壓於歷科揀選之餘舉人則待之五科不中之後
豈無昏耄不堪民牧者乎如其有之則謁選赴任路費不貲及履任而大吏以
昏瞶去之爲累不淺卽姑留嘗試事敗聽劾而地方已被其害且有老死他鄉
妻孥代累者矣廕生廕得州縣者例准十八歲選授豈無童心尙在操刀使割
者乎如其有之則幕友丁役得攬其權而吏治不可問矣應請　敕部當截取
之日略試以身言書判可者錄之否則以原銜休致其幼稚未通者俾其授官
俟學成再補或改授佐領等官待練習世務後照例遷除又嘗遵　旨陳言請
寬刑稅謂古者罪人不孥今一事牽連數人或數十人雖事終省釋生死已不
可知且問官貪懦不卽審結遲或一二年或七八年株累何堪請　敕部嚴禁
有逾定限者卽治督撫以才力不及罪又正月開征追呼太急請夏稅定於六

月秋稅定於十月上培 國脈下寬民命疏入 上皆嘉納焉又言平南王尙可喜靖南王耿繼茂續順公沈永忠均隱戶部請免所買馬匹稅恐匪人借端滋弊請照例徵稅以昭畫一從之庚戌遷刑部尙書甫涖任卽疏言愚民犯法日衆 朝廷教化宜先 上韙其言未幾引年請告不許辛亥授文華殿大學士疏請於豐歲廣行積貯從之明年復乞骸骨 聖祖云六十四歲未衰也俟卿七十乃休耳癸丑典會試冬十一月吳三桂反公不敢言去戊午福建平公疏言 皇上曾許臣七十乃休息壤在彼敢申請仍不許明年己未典會試尋 命閱召試博學鴻儒卷所取五十人皆北面稱弟子是年夏公得熱疾乞歸 上遣學士就家問疾傳 諭調理稍痊卽出視事辛酉雲南平公請告 上還其疏仍弗許壬戌上元 上賜宴諸大臣及詞臣講官於乾清宮許羣臣至 御座旁觀鼇山燈 上親賜公巨觥命酬公不能飲遂大醉尋捧觴稽首登臺獻及出 命內侍扶掖歸是日 上賦柏梁體詩首唱云麗日和風被萬方羣臣各續成之 聖祖親書命曰昇平嘉宴詩既而 上東謁 三陵返蹕公乞休得 旨卿輔弼重臣端敏練達覽奏以年老請休情詞懇切可原官致仕馳驛回籍仍遣官護送以示眷懷及 陛辭 上賜食傳 旨云卿自今無職掌可常至瀛臺一看越數日至瀛臺賜飯訖 命遍遊西苑 上遣侍臣攜酒果隨公令每至一處坐飲三爵力倦且稍憩勿遽出及歸仍以酒果卽家 賜之公疏言伏見 皇上掃除逆孽廓清四海無念不思安全百姓日未出而求衣臣下章奏無不披覽其勞百倍於臣工尙望靜以宜民寬以敷政凡事非萬不得已者勿爲勞費外省訐告事非督撫所能審者則遣官其餘弗遣以省騷擾臺灣小醜不數年必自戕滅不宜輕剿關稅鹽課借諸商實出諸民不宜增額并請停止部差以休養閭閻培植元氣 溫旨報聞尋 賜 御製詩一首印章一其文曰適志東山次日辭謝 上遣中書羅映臺護送到家京朝官數百人同餞彰義門外父老有牽車泣下者會 太宗文皇帝實錄成 賜銀幣鞍馬加太子太傅三十年十二月薨於家年八十有三 賜祭葬 予諡文毅所著有佳山堂集公愛才若命立朝屢忤權貴欿欿無所回風節尤高天下當鄉舉時報至公方熟睡呼之不省太夫人大驚以水噀其面亦不省時公夢應召遊泰山乘雲而上至則張樂設宴將退聞雞鳴海中紅日如車輪既寤口鼻間猶餘酒氣焉其應鄉試也寓省會藥王庵僧靈文有道行公方禮佛驚起曰老僧甫入定見東方紅光熊熊然悸而寤不知爲公至也寺門古松數株中有磐石流水環之公盤桓其閒靈文忽告曰願公毋坐此也旁有土地神祠夢以不安告公笑謝之數日後復來言如是者三公曰果爾可壘牆障之祠前至今敝一牆以公故也事雖誕亦可想見公之生有自來云

姚端恪公事略 弟文熊

姚公諱文然字弱侯安徽桐城人明崇禎十六年進士 本朝順治三年以安慶巡撫李猶龍薦授國史院庶吉士五年三月改禮科給事中七月典山東鄉試六年疏請嚴敕撫按遵 恩詔清理刑獄勿任有司稽玩或條赦外有可矜疑原宥者許專疏上陳又請重定選用下第舉人之例以廣任使又言直隸與山東河北接壤每遇盜賊竊發東西竄匿難於越境追捕請改保定巡撫爲總督統轄直隸山東及河南懷慶衛輝彰德三府庶盜患可弭又請嚴敕各省督撫勿濫委私人署州縣官疏皆下部議行尋轉工科八年請令都察院甄別各省巡撫疏下所司議分六等考核陞調有差是年秋江浙水災公言災地漕米宜改折以災之重輕定改折多寡又言折漕規則新立民不能周知官吏因緣爲奸或改折外重征耗銀或先已征米又收折價或私折重價而以輕價報解弊端不一請 敕漕臣密查嚴劾 上嘉納之十年疏言大臣負罪宜免鎖禁城門以存國體從之遷兵科都給事中尋乞養歸康熙五年補戶科六年疏言川楚諸省官吏借採木爲名或搜取民間屋材墓樹宜飭禁又言採買官物其由官發價者駁減之銀應如舊扣存司庫若價出自民餘銀宜還之民間又言一部可結之事卽應一部逕結一疏可結之事卽應一疏通結如各省錢糧考成已報完者部臣於議覆時宜卽予開復以省奏牘均如所請行九年 命以四品服俸仍任給事中十年夏兩江總督麻勒吉以京口將軍李顯貴鎭江

守劉元輔侵帑事覺遣緊至京公疏言麻勒吉情罪輕重尙待質問宜釋鎖縶
上韙其言命自後赴質者槪免鎖縶著爲令尋擢副都御史遷刑部侍郎
十二年調兵部督捕侍郎充會試副考官尋以京口將軍柯永蓁爲副都統張
所養奏劾奉　命往鞫得實永蓁罷任是年遷左都御史十三年疏言耿精忠
與孫延齡俱受吳三桂指揮背　恩反叛中閒阻隔者賴有廣東將士久駐其
地熟悉山川地利以遏賊鋒儻與孫逆合謀互相犄角則廣東勢危江西毗連
閩粵若逆賊侵踞贛州南安餉道中斷鄰邊有梗亦屬可慮宜進駐重兵以通
聲援　上從其議會陝西提督王輔臣叛所在騷動河南巡撫佟鳳彩乞休
已得　旨解任矣公疏言河南密邇陝西恐流言煽惑鳳彩任巡撫數載甚得
民心宜令力疾視事　上卽命留任如公言十五年擢刑部尙書十七年六
月薨於位　賜祭葬如典禮端恪公自入仕任言責充爲正卿所歷皆法官於
國家利害吏治得失民生休戚知無不言言無不當尤矜恤民命惟恐一物
不得其所纖毫出入之疑必折而歸之於中前後所建白皆天下大計而尤推
本於君身故惓惓以調護　聖躬節愼起居爲言時韓侍郎菼等侍講幄見
公叩首　丹陛言發涕零言人所不敢言而　上亦受之不咈也在刑部推
廣　上恩所全活甚衆先是公爲科臣已屢上愼刑之書至是益自發抒不
執法不市恩一酌乎人心之安而猶恐失之校閱刑書常至夜午年衰成疾諸
子諫之則曰刃殺人於一時例殺人於萬世其可忽乎哉嘗刺一人於法爲不
應爭之不得公退而炷香長跽自責者久之其刻己恕物類此所著白雲語錄
參酌例律鉅細必覈名法家可長據而守也公嘗自書座隅曰常覺胷中生意
滿須知世上苦人多又曰愛人之愛樂己之樂又曰病之起由於不鹹鹹則中
和百病不生所著奏疏及詩文集皆質實醇厚有古風平居一話一言罔不可
爲法亦其生意之充滿者然也雍正八年　詔入祀賢良祠弟文熊字望侯康
熙丁未進士令蕭山地當衝繁又閩亂未定芻糧取給於邑調度有方民以不
困遷階州州與番地鄰亂後益凋敝到任悉除無名之征上官按舊例發吏督
催文熊縛其驕橫者抶而遣之大計遂以不及例降調蕭山人祀之名宦祠

朱梅麓尙書事略

康熙五年二月兵部尙書河道總督朱公之錫薨於位十二年河督王光裕疏
言公生而盡瘁歿爲河神江淮兩河商民追思惠政弗諼邳州宿遷中牟陽武
曹單等縣皆建廟塑像尸祝漕艘運丁每涉險有禱輒驗謹據輿情籲請　錫
封疏下禮部部議以河臣封神無成例寢其議乾隆四十五年　高宗巡視
河工始允大學士阿桂請以公歿爲河神屢著靈應　諭禮部　賜封助順永
甯侯春秋致祭後又　敕加封號曰佑安謹按生英死靈理本不易而幽渺附
會之說儒者或以爲無稽然古聖人以神道設教王者受命進退百神之祀凡
以爲民而已其應乎天神地祇人鬼之典法者固爲秩宗所掌錄其能禦災捍
患合乎以死勤事之義而又能見靈爽爲徵驗以奔走天下者王者亦秩而祀
之所以從民望也　國家之制歲以春秋二仲　命所在守土官致祭英衛公
伍員於錢塘敷澤興濟通祐王李冰父子於灌顯佑安瀾甯漕助順之神張巡
於浮梁丹徒清河誠應武肅王錢鏐於臨安顯佑通濟昭靈效順廣利安民金
龍四大王謝緒於宿遷及濱河各邑靜安公張夏於蕭山甯江伯湯紹恩於紹
興甯漕公宋禮及永濟之神白英於汶上威顯靈佑王許遠於山陽之高堰彰
靈衛漕神張襄於清河佑民衍澤太湖神王天英於湖州及蘇州靈感普濟神
許遜於南昌廣濟孚順侯蔣崇仁利濟孚順侯蔣崇義靈應孚佑侯蔣崇信於
仁和保濟顯佑侯戴繼元於德清孚惠普政靈德侯王元暉於鄞孚惠佑民天
井潭神劉揚祖於慈谿誠孚利濟之神陳道與於義烏宣威助順靖遠侯楊灝
於永綏顯靈佑宏濟顯惠王黃守才於陳留閿鄉及濱河各邑張桓侯飛趙將
軍雲於曹諸葛武鄉侯亮於成都宣威布德康濟雷神陳文玉於雷州英佑驍
騎將軍江起龍襄靖普佑神張瑜於徐聞顯佑英濟廣福王武當於義甯敷佑
康澤靈應侯耿裕德於運河揚糧顯靈應鎭海威遠金華將軍曹杲於錢塘敷
義侯尙義侯秉義侯詹姓三神於翁源孚惠侯晁說之於鄞顯佑宣靈王周雄
於新城昭應伯王光鼎於建德靈佑伯周文煜於黔陽猛將軍劉承忠於各直
省府州縣及助順永甯佑安侯朱之錫於濱河各邑皆載在祀典歷加　封號

紀在 大清通禮其人其地皆確鑿可稽用此見我 聖朝懷柔百神昭明
肸蠁能知萬物之情狀而後能知鬼神之情狀誠非一孔目論之士所能仰窺
而肊測也然考所祀諸神其事蹟或不盡顯著惟朱公治河十載功德在人而
其始終爲國爲民之精誠復能昭揭於身後則其殁爲明神也何疑焉公字孟
九號梅麓浙江義烏人順治三年進士選庶吉士授編修六年大學士范公文
程等請簡翰林官十二人編輯六科奏章備 國史之用公與焉十年遷宏文
院侍讀學士尋遷詹事時方纂修明史疏請 敕部宣示中外有以明末邸報
來上者量加賞賚并責成各直省學臣購進遺書任滿時課多寡爲殿最下所
司議行十三年晉宏文院學士明年擢吏部右侍郎 世祖章皇帝嘗幸館
中給筆札賦詩有 禁內盤盂皆儆勝猶懷筆諫效前賢之句 上覽之大
喜 命坐 賜茶 諭嘉公氣度端醇才品勤敏令以兵部尚書銜總督河道
駐濟甯州十五年河決山陽公馳赴清江浦築戧堤以衛之決口遂塞宿遷董
家口爲淤沙所閼別開新河四百丈於舊渠迤東以通運道十六年疏言黃河
泛溢之害無代無之前明二百餘年數興大役治水名臣如徐有貞劉大夏潘
季馴等塞決口疏河身役夫俱八九萬至十餘萬縻帑不貲我 朝數百萬京
儲仰給東南凡籌河者必兼籌濟運黃河自滎澤至山陽運河自惠通至清口
前明規制十存其五欲一一修復工繁帑絀謹酌盈虛權緩急條上十事一曰
歲修夫役宜存舊額一曰淮工宜酌行民修舊例一曰隄閘宜擇最要者先治
一曰柳料宜預爲籌備一曰誤工病民弊端宜嚴剔一曰贓盡銀兩宜釐核一
曰河工職守宜慎重一曰河官既有專責不應別差委一曰歲終宜察核所
屬賢否分別舉劾以示勸懲一曰黃運二河毗連數省宜 敕各巡撫共襄河
務疏下部皆如所請行八月疏薦同知佟養鉅魏裔魯孫裔昌知縣余縉崔維
雅等得 旨敘錄十月以兵船縴夫有守候越站擾奪奔追諸苦累請自今兵
船分別征剿駐防酌定夫額設官巡察從之先是公丁母憂 命在任守制至
是疏請扶柩歸葬 優詔給假治喪事竣仍即赴任十七年冬復任僚屬捐
銀賑濟淮揚徐三府災民康熙元年加太子少保九月河決原武祥符蘭陽等
縣公力籌堵塞自爲短歌俾道鐸徇行夫役皆踴躍趨事以是屢有成功是年
河南巡撫劉源濬條奏南陽汝甯二府開墾荒地請免河工差徭十年部議令
公覈覆公言差徭貴均勞逸新墾者偏逸則舊業之民偏勞請自今領墾地畝
者五年後起派雜差又工部以江南瓜洲剝船逋欠河庫銀令公察追公言近
年商船通行剝船無從覓利兼又撥應兵差其新舊額稅均宜蠲免又疏請造
船撈淺高郵四十五艘寶應江都各十八艘共支帑千七十餘兩並從之前後
疏薦河工分司主事壽以仁高恆豫郎中吳煒河南驛傳道萬禾祚揚州推官
王士禎等俱敘錄四年疏言南旺爲運河之脊北至臨清南至台莊全賴四十
餘閘啓閉節宣以資轉運若差船兵船不時駛至應閉者強之使開洩水下注
則重運之在上游者阻矣應開者強之使閉留水待船則重運之在下游者又
阻矣夫公差既由水程即隨漕而進未致誤期如慮河路迂遲自應從陸乞
天語申飭俾各遵例禁得 旨嗣後非奉極要勅旨差遣擅行啓閉閘口即指
名題參公治河殫竭心力每當各工並急則南北交馳寢食俱廢感暑介馬冒
烈日中隆冬犯霜雪首尾十年先是壬寅秋歲大祲山左中州淮南道殣相望
公設法賑濟全活甚衆至是督催空艘抵臨清積勞成疾及東旋形色顯顇明
年春復閱視大挑奔馳致病日疲因繕疏請告未拜發而薨年四十有二
無子 優詔褒卹 賜祭葬如例著有寒香館河防疏略行世初河庫貯銀十
餘萬兩頻年撙節得四十六萬有奇後公爲河督者若靳文襄陳恪勤齊勤恪
嵇文敏諸公皆有名績且皆 勅建專祠而公特開其先路其神異乃尤著云

國朝先正事略卷三

平江李元度次青纂

名臣

趙淸獻公事略

趙公廷臣字君鄰漢軍鑲黃旗人順治二年由貢生知山陽縣遷江甯府同知兼理運務能其職尤加意生儒優其家屬不以僉運嘗攝知府事時值編審以精核著稱亡何坐催征逾限免十年大學士洪承疇經略湖廣疏薦公淸幹有爲授下湖南兵備道書乘燭治官書至丙夜曉起百函並發左右不得行其私平反冤獄剖決無留滯加意恤民行路爲之感泣尤嚴絕苞苴歲時饋獻不敢至其門十五年隨大兵定貴州遂授巡撫明年擢雲貴總督時兵燹之餘繼以荒歉公撫劑兵民不遑食息性不喜繁儀每行部不過數騎甚有不知其至者先是土寇馮天裕等踞山寨屢出攻劫公調兵擊破賊營斬天裕及僞總兵冉宗孝等疏言貴州古稱鬼方自城市外四顧皆苗專事鬭殺故馭之爲難臣以爲教化無不可施之地請自今應襲土官年十三以上者皆令入學習禮由儒學起送承襲其族屬子弟願入學讀書者許其仕進則儒教興而悍俗可變又每歲終土官各上其世次之籍於布政司報部乃許承襲斯爭端可預杜尋奏改馬乃諸土司爲流官又言滇省田土荒蕪當急招民開墾請以順治十七年本省秋糧貸爲春種之資會吳三桂以五象進獻　上命停止送京公因請駁停邊貢以省解送之勞並從之以勦平土酋龍吉兆功加兵部尙書康熙元年調浙江總督加太子少保疏言浙中逋賦不淸由征解紛雜請以一條鞭法征收卽以一條鞭法起解令各屬隨征隨解由布政司察明注冊至爲簡便又請移海島投降官兵安插內地以杜賊煽誘定水師提鎮各營兵制以練水戰杭嘉湖三府毗連太湖泖湖最易藪奸請增造快船撥兵巡哨部議俱從其請時海寇鄭成功死公招其黨僞將軍阮美都督鄭殷侍郞蔡昌登等相繼降獨明魯王之兵部張煌言率衆盤踞浙島多年最稱狡脫公親赴定海與提督哈爾庫張杰等定議檄水師由甯台溫三府出洋搜勦斬敵兵六百有奇降其副將陳棣知煌言披緇寓伏海島乃遣驍將徐元等詐爲僧人屢至寺偵伺煌言蹤跡陀山朱家尖羅花嶴三路以伺遇閩謀船急擊之獲其故校偵知煌言所在卽駕所獲船以夜半至懸嶴出山之背攀藤上潛入其帳擒煌言及參軍羅子木等以閩得　旨嘉獎煌言死之煌言者明鄞縣舉人也　大軍下江南時與錢肅樂等起兵迎煌言迎監國魯王於天台累官兵部尙書嘗航海至崇明奉魯王入閩尋招軍於天台與故將張名振合軍入長江趨丹陽掠丹徒登金山遙祭孝陵逾年與鄭成功陷鎮江下蕪湖及徽甯池太等屬爲我總兵梁化鳳等所敗遁入臺灣成功尋沒於臺魯王亦殂煌言遂散軍居南田之懸嶴在海中荒瘠無人惟山南有汊港通舟稍北則峭壁乃結茅其間蓄雙猿伺動靜敵舟在十里外則猿鳴樹杪得準備至是軍以夜至始爲公所擒初煌言之航海也公係其家屬以入告　世祖命無庸籍沒卽令其父以書諭煌言煌言復書曰願大人有兒如李通勿爲緣廉兒他日不憚作趙苞以自贖其父亦借寄諭曰勿以我爲慮也公與江督郎廷佐提督張杰累書招煌言皆不屈公仍厚待其家及煌言被執公命寄獄中而供饋甚盛許其舊部曲得來獄問官吏願見者弗禁杭人爭賂守者求入見或求書煌言亦應之旣就義遠民葛斯大等請葬煌言於南屏山在岳忠武于忠肅二墓之間公亦許之嗚呼煌言之忠固不愧文信國而公之賢實遠出張洪範上而　仁祖如天之大度益可想見矣軍興以來度支苦不給公疏請復二十四監鼓鑄泉貨遂通四年疏請崇節儉以維風俗又言用人宜寬小眚請　敕部分別墨誤降革人員量才錄用以收得人之效又言駐防滿洲收買民人宜令地方吏給印契并曉諭諸鄉傳知某人賣身旗下後或逃歸有容留者乃可坐以窩逃罪事並下部議行會部檄各省流寓人實令回籍公疏言落職罷任之員應卽回籍其身故而子孫願留及流寓已有丁賦入版圖者聽自便得　旨漢軍速催回旗餘如所請五年招降鄭錦之僞都督李順等六年夏以疾乞休　溫詔慰留八年二月薨於位公治浙八年多惠政而折獄尤敏有嘗者入屠者室呼無人竊其案中錢而走屠者追之則搏膺而詈曰天乎彼欺吾嘗而奪之錢也公令投錢盆水中見浮

紳以錢還屠者有殺人者既輕服矣公曰傷不及寸而刃盈尺必冤也戒吏更求之得真殺人者夏大旱山中人皆言魃至丹顏赤鬚絳衣冠入門輒失財物公笑曰非魃也令邏者伺之遂獲盜營中將士多驕恣公嚴抑之告訐不得逞時浙東初平叛獄屢起公平情讞鞫全活者多遇忠義士之各為其主者誠有司不得辭坐其家屬人以為尤難遺疏上　賜祭葬如典予諡清獻廕一子入監讀書論者謂公一生清節誠足與宋趙清獻公先後媲徽云

李忠襄公事略

李公率泰字叔達漢軍正藍旗人父永芳明撫順游擊歸命官至總兵公其次子也初名延齡年十二即入侍禁廷　太祖皇帝賜今名以宗室女妻之弱冠從征察哈爾天聰間從征朝鮮崇德間從征明錦州又從征山東並有功洊擢副都統順治元年授刑部參政兼副都統帥師駐防錦州四月隨睿忠親王入關破流賊李自成尋同都統金礪招撫天津又帥甯遠駐防兵平定山東河南擒斬滿家洞賊將趙應元降其眾萬人二年隨豫親王破流賊於潼關移師南征克揚州下江甯分領精兵三百徇蘇州松江所過城邑悉撫定惟江陰典史閻應元陳明遇等閉城抗拒逾月督兵攻破之豫王命公駐防蘇州會明將吳志葵黃蜚來犯時城中驍騎僅千餘公與巡撫土國寶登盤門塔以望外兵使百餘騎遶城外各張幟為援兵志葵前鋒數百斬西門入長驅四五里不見一敵忽勁騎突起截擊殲之城外軍轟退公急令閉城嚴督薙髮違者斬髮既薙即驅之登陴內應既絕外攻遂潰蘇州獲全三年隨端重親王博洛下杭州定福建冊功授輕車都尉兼一雲騎尉五年海寇犯福州漳泉諸郡　詔公與靖南將軍陳泰同心協勦至則擒斬賊渠曾慶等及餘黨數萬人時鄭彩連綜數千踞長樂連江諸城邑公會陳公分兵夾擊盡驅以出海復二縣又統師直入興化生擒偽總督顧世臣等十一人斬之興化平先是福州為賊困十有四月城中人相食江西賊郭天才偽稱援兵自杉關長驅至福州駐兵洪塘截米麥江上誘郡民出就食會公提師抵建甯聞之即間道飛檄巡撫使偵備賊乃夜焚洪山橋掠就食者千人以遁公至命有司收賊餘粟以賑遺民巡按御史周世科大治楮杵釘鉸之刑考掠士民恣取財賄巨萬巡撫不敢問公疏劾之世科伏誅百姓皆感泣六年從征大同叛鎮姜瓖下保德州擒斬賊黨牛化麟等敘功加一雲騎尉先是順治元年更定官制名參政曰侍郎公仍以刑部侍郎兼副都統事八年調吏部擢宏文院大學士條上三事一懲貪酷吏一給滿洲兵丁馬匹草料一酌量營造工程次第　上從之尋坐誤增　恩詔赦款免降世職為騎都尉是年冬奉　特旨晉爵三等男十年以大學士洪承疇薦授兩廣總督時明桂王朱由榔居安隆其帥李定國擁兵粵西十一年土賊廖篤增等結定國為寇公遣將分道進勦陣斬篤增於五版巢十二年定國犯粵東公領兵禦之敗其將高文貴會靖南將軍珠瑪喇率禁旅至合兵夾擊大破之於新會城下乘勝逐北遂復高雷二郡所至賑恤民賴以安方新會之被圍也城中糧盡且食人守者掠取婦女千餘口待斃公言於諸將盡釋之十三年加太子太保調閩浙總督　命兼程赴任駐衢州當是時海寇鄭成功招集亡命為江浙閩三省邊患公既涖任相度形勢以賊艘來往無常非急整舟師不足資戰守特疏增設水軍三千復增造哨船百餘艘為勦禦計十四年招降海盜陳德容並疏言欲勦鄭逆當散其黨羽以撫佐之又言成功父芝龍不宜徙甯古塔其地近海恐由此遁患更大　上悉韙其言是歲晉二等男加少保兼太子太保明年招降偽都督唐邦杰副將林翀等鄭成功犯溫郡陷平陽瑞安浙東告警公調江甯滿兵助勦賊敗去會　詔分閩浙總督為二以都統趙國祚督浙江而以公專督福建駐福州賊黨陳斌既降復叛率千餘人據羅星塔公馳檄會師擒其巨艦千餘賊遁因以舟師圍之斌降公奏斌屢叛狀誅之康熙元年公以漳州為全閩門戶奏增設水師二千及副將游擊等官時賊踞定海之小埕公密會靖南王耿繼茂遣兵擊走之又襲安所先經遷毀偽總兵楊富等復於其地築新壘公會師夾勦賊不能支揚帆遁未幾招降偽總兵林俊奇等六十一人兵千餘人二年降偽忠靖伯陳輝等偽官百三十餘人兵千六百人家屬八百餘人復統建甯延平邵武將弁三路進勦山賊黨逆渠王鐵俘斬之居亡何海賊五百餘人由梁山突犯內地公遣將夾擊大破之俘馘過

半復與靖南王統師大兵航海攻克廈門乘勝取浯嶼金門二島鄭錦等勢窮宵遁三年四月擒斬甯化山賊錢禾招降僞總兵林國樑五月大兵至八尺門僞將軍翁求多率兵民六萬餘人納款公夜半渡海進拔銅山焚賊巢斬級三千三百有奇僞永安侯黃廷等率家屬及兵民三萬餘人降獲船艦軍械無算鄭錦僅以數十艘遁入臺灣　聖祖優詔獎敘六月以病乞休　手敕報曰覽奏知卿病嘗卽允所請但閩省投誠官員兵民最爲繁衆其親行安插務使得所事竣然後來京聞六月遣將出洋勦賊擒僞總兵張賢時閩海金廈各島悉蕩平惟南山鎭海佛潭橋猶爲餘孽盤踞九月公遣將勦之斬賊黨七千有奇招撫男婦萬餘口十月別遣兵會勦茶子畬山寇生擒賊首余角四年再以病乞休　上慰留之士民亦固請留任五年正月薨於位遺疏言海賊遁竄臺灣　旨撤兵與民休息洵爲至計第將衆兵業若撤之太驟則易致驚疑太遲又恐貽患目下當安反側之心日久須防難制之勢至數年以來令海濱居民遷移內地咸苦失其故業宜畧寬界限俾得耕漁庶稍甦殘喘疏上得旨李率泰自任總督以來忠清卓著勦撫賊寇厥功懋焉今以久任嚴疆積勞病殞深堪憫惻下所司議䘏加兵部尚書　子祭葬　賜諡忠襄明年敘功追贈一等男子正宗襲

吳文僖公事略

國朝二百餘年來大湖南北登揆席者前後不及十人其科目最先特膺愛立之選者則江夏吳文僖公也公名正治字當世號賡庵湖廣漢陽人父崑有孝行公登順治五年進士選庶吉士授國史院編修十一年充順天副考官母憂歸服闋起原官十五年遷右庶子是歲　特簡翰林官十五人外轉公與湯文正公並與焉授江西南昌道歲暮單騎按獄其非法淹繫者悉釋之十六年遷陝西按察使誅巨猾人皆稱快所至以清廉執法著稱十七年　詔內陞超遷工部左侍郎調刑部釋江南無辜諸生二百餘人議奉行赦款宜速丈量宜停止禁狀外指扳嚴婦女私嫁皆著爲令七年補原官八年丁父憂十年補兵部督捕左侍郎充經筵講官明年擢左都御史疏言緝逃事例首嚴窩隱一有容留雖親如父子但經隔宿卽照例治罪使小民父子視若仇讐一經投止立時拏解若係三次在逃之犯解到必當擬絞是甘心置之死地而不恤也伏思律有親屬容隱之條惟叛逆不用此律夫逃人乃旗下家人之事視叛逆輕重懸殊在律原無父子不許容隱之語今縱不便從寬亦當稍爲區別繼自今遇父子窩逃被旁人舉發者逃犯請照常治罪免坐窩隱若容留逾旬父子首報解部者逃犯照自首例減罪則首報者多逃人易獲　朝廷之法與天性之恩兩不相悖矣又疏言今歲雨澤愆期　皇上恤民念切方事祈禱卽沛甘霖小民正可服勤農桑不宜以得已之役致奪農時近因酌添玉田欒州霸州雄縣駐防旗兵因議蓋造營房伏思鼠竊剽掠有地方文武官捕治不煩添設旗兵若成羣大盜又非僅添數十旗兵遂可撲滅雖設兵原以安民而愚民無知一旦驟聞添設未免心生疑畏至蓋造營房縱不至盡取民房而工作方興未免勞民動衆應暫停止俟農隙時酌量舉行疏下部並如所請先是睿親王當國嚴旗下逃人之禁鼇拜等繼之禁益嚴株連羅治天下囂然喪其樂生之心至圈地建營房凡關涉旗務者漢官皆莫敢置喙自　天子俞公議逃人禁稍寬居民若脫湯火而營房亦罷議添建疏出天下誦之是年遷工部尚書調禮部於典禮多所考正十三年應　詔舉廉能吏公疏薦前給事中周體觀前知州侯紹岐均下所司起用十五年典會試所得多知名士若彭侍講定求胡尚書會恩翁尚書叔元王相國頊齡王御史奐曾許給事承宣其尤著者也十八年自陳乞休　詔嘉其端誠勤慎慰留之二十年冬拜武英殿大學士時重修太祖高皇帝實錄編輯　三朝聖訓　大清會典一統志平定三逆方略公皆爲總裁官二十五年實錄成加太子太傅二十六年乞休　優詔許原官致仕三十年閏七月薨於里第年七十有四遺疏入　上震悼　命部臣議䘏典閣臣議諡法詞臣撰代言之文　諭祭葬碑其墓道　欽定諡曰文僖公在政府守成法持大體遇事竭忠勤盡言無隱　聖祖閱朝審冊有以刃刺人股致死而抵法者　聖祖曰刺股尚非致命傷此可寬也公對曰當念死者之無辜　聖祖曰朕非欲赦之當可議緩決耳他日又閱冊有因當死

聖祖閱此因詢可活否衆皆以情實對公對曰　皇上好生之德臣等敢不奉行退而細檢果得可矜狀遂從末減嗚呼此可見　聖祖哀矜惻怛之仁而公所對均不愧大臣之言矣公崛起草茅以學行受　兩朝特達之知其大拜後態文端公五年然文端逾年卽罷相其再入閣在公沒之後十八年公實爲先建居揆席五載以功名終所薦引多一時賢俊論楚材者當首屈一指云

楊以齋侍郎事略 子忠韵　孫守知

國初臺省諸臣以伉直著聲者推海甯楊公雍建卽墨郭公琇郭公長御史時疏劾大學士明珠余國柱結黨營私納賄兼及尙書佛倫等並降黜有差又劾河督靳輔僨事高士奇都御史王鴻緒編修陳元龍王頊齡給事中何楷皆罷免直聲震一時然如靳文襄高文恪陳文簡王文恭皆號稱名人郭公痛詆之論者或謂少過惟楊公事　世祖歷三垣三載疏前後三十上嘗一日而上九疏於天下事獨能見其大新城王文簡公稱公爲　本朝諫官第一公給事兵科時　駕數幸南海子首上疏請愼起居略言郊原陟歷雖非畋獵可比然馭起於前馬逸於後驚屬車之淸塵不能無萬有一危之慮　世祖震怒宣公詣苑廷　諭以閱兵習武之義公神色不變　上徐爲霽容當是時平南王尙可喜靖南王耿繼茂並鎭廣東公疏言粵民困苦由兩藩並鎭每牧令缺員市井無賴輒用重賄營委署取償民閒凡土木工作役民無限制又增立鹽埠榷私稅縱悍卒鑿山刊木奪商賈利正賦外復以藩令採買曰王穀王席皆責民供億民困不支今川貴底定請移一藩往鎭俾粵民甦息此則盈廷所不敢置議者公以新進小臣獨奮舌及之既而靖南移鎭福建實公之讜論最先有以發之也海寇鄭成功陷鎭江犯江甯公劾本兵梁淸標等不經畫於幾先又不圖維於事後請　嚴旨申飭各鎭級奪俸有差又疏劾銓政舛錯下宗人府都察院會議吏部諸臣並坐降罰又疏言明季仕途分門立戶意見橫生國事遂不可問由社盟標榜排擠報復所致請　飭學臣禁士子立社結盟以杜朋黨之漸又奏定鄉會試絕營競防弊竇之例皆下部議行及　聖祖御極方在諒闇輔政大臣索尼鼇拜等頗張威福奏事者見之皆長跪公入獨立而語輔臣目送公曰此甯苑上書諫獵者也自是奏事者皆得不跪康熙三年十二月有星孛於翼軫抵降婁公時掌刑科印同官或言此爲含譽星非彗也公獨疏請　皇上法宮齋戒下　詔罪己求直言詳詢利病有可惠民者立賜舉行疏入得　旨楊雍建直言可嘉今星象示異皆政教失宜所致宜力圖修省以答　天心焉　詔內外臣工各抒所見勿瞻顧因循公又言治本未登由於臣職未盡今部臣議事不肯直辭決斷或請下督撫或請移他部一案之處分經年未結一事之行止屢覆諮詢民閒利病所關憚於釐正輒以往例爲詞是惟知推諉卸責而無任事之實心也督撫知百姓苦於私派詳征而不爲建長策以除積困見有司貪暴掊克閒有特糾者又復摘微罪引輕條是惟以塗飾養奸而無澄清之實政也請　嚴敕內外臣工力圖稱職仍前玩泄者罪之　上韙其言遂赦天下公於天安門聽宣讀赦書是日　御前發下紅本二獄囚當決吏籤紙尾進請鈔發公曰昨頒赦而今日行刑是　詔令不信於天下也紅本當封還同官皆變色爭言不可公曰六科以封駁爲職古制也吾封之咎吾任之不以累公等有　旨三法司再議二囚得不死用是直聲益震朝野焉公字自西一字以齋杭州海甯人補嘉興府學生貢太學順治十二年進士除高要縣知縣擢兵科給事中轉禮科分校己亥會試再轉吏科晉刑科掌印給事中以疾去　召授戶科給事中食四品俸轉掌禮科遷兵部督捕理事官晉通政使歷太僕卿擢副都御史充己未會試副總裁授貴州巡撫入爲兵部左侍郎乞養歸奉母四載既免喪　詔舊任巡撫學政諸臣分修河工公奉　命修高家堰以勞成疾引還四十三年五月卒於家年七十有四　賜祭葬如禮公之令高要也地當廣右之衝制府駐節於是軍行絡繹供億甚煩羽檄至徵民夫動累千百有逃者胥吏輒繫之若牽羊豕納諸廝舍隙地凍餒不堪歲除飲秫酒公蹶然曰民夫亦人子也忍使羈縶耶命徙廊廡下傲酒餅給之皆感泣縣境羚羊峽產硯平南靖南兩藩遣掾吏采石役夫匠無算舉火入巖穴有失氣死者公力請罷役掾以硯遺公堅卻之人以比包孝肅云軍中索

撫標將弁藉以禁文屬將有旨夫兵持軍符下縣徵解難不遵公撻之
繫督其將撫之罪至王公國光王公田此歲其不可犯也乃杖旨夫兵而遣
公於　朝廷倚任大事之任中亂事守令歷再考始獲薦歷三年方
報最公治高要有善政其任也疏劾江西巡撫佟國楨屬
碩無能國楨為元勳之從弟家門鼎貴以公疏竟二秩調用其出撫
貴州也道次銅仁無一卒之衛時世璠僞將擁雲南賊烽將迫城下官屬請避
去公曰銅仁黔地巡撫任封疆去安之因命嬰其後山陽南門以待儐者賊疑
有伏不敢前既至貴陽蕪殘立條例禁侵漁減賦稅省力役安集流亡師旅有失
約束者輒上章劾奏軍中肅然一率舊例土司謁巡撫以鳴鼓角文武吏於
門偕拜其下公曰無庸也引至座前與苗勝以勸勝千百咸帖服始至斗米
值五千錢公建議請餉相繼被撫救以耕耘比三年成樂土焉
天子嘉公成績召佐中樞公在行間久西南徼將弁多公所拔擢遇事得其要
領措置咸宜公卑以文學受知　世祖每上章奏輒稱善旋巡撫　命下
賜宴議事例止予瞻屬甲胄公獨拜　命騎入東華門加　賜白金五百兩表
裏各十端　聖祖南巡迎鑾三百里外　賜御書額曰松喬堂生平一話一
言必準於古和而介剛而無虐故風節獨高一時所著有黃門疏稿二卷撫黔
奏疏八卷政學編一卷景疏樓文集十卷子四長中訥字端木康熙辛未進士
由編修官中允督江蘇學政罷官後築園曰拙宜與許尚書汝霖查編修慎行
陳侍御勳修香山洛社故事少學詩於竹垞檢討能得其傳著有叢桂集孫守
知字亥也庚辰進士官平涼知府工詩與歸安沈樹本平湖陸奎勳嘉善柯煜
稱浙西四才子所著曰致軒集

王文靖公事略

公諱熙字子雍一字胥庭號慕齋順天宛平人父崇簡明崇禎癸未進士　國
朝順治三年以薦補選庶吉士授檢討累官禮部尚書加太子太保嘗疏請
賜卹明季殉難諸臣范景文倪元璐等二十八人又議定帝王祀典罷宋臣潘
美張浚從祀皆從之卒諡文貞公由順治四年進士選庶吉士授檢討十年春
世祖親試習　國書翰林公列優等　召見以滿語奏對大稱　旨累
遷司業中允洗馬諭德　召入南苑校譯大學衍義及勸善要言　命與直南
苑常賜饌　賜第　御制十二年初設日講官以公及學士麻勒吉胡兆龍等
充之公直講稱　旨　諭嗣後講官不必立講進侍坐講奉有　旨出即賜不
必謝　旨之諭明年遷侍講學士又明年晉宏文院學士時文貞公方任國史
院學士　世祖諭曰父子同官古今所少以爾誠恪特加此恩尤經筵講
官教習庶吉士與試會試讀卷擢禮部右侍郎兼掌院事十七年　上命進直
居養心門內公與聞密勿班直特旨加禮部尚書銜文貞公適長禮部父
子同部尚書海內榮之十八年元日　上不豫公日請安於　御榻前初六
日漏三下　召入養心殿　諭曰朕勢將不起可詳聽朕命撰詔書公俯伏飲
泣筆不能下　上命抑悲痛即榻前起草公拭淚書第一條進恐　聖躬過
勞奏移乾清門下撰擬凡三次進呈皆報可初七日脫稿畢　世祖即以
是夕上賓公偕額命諸大臣入哭同擬　尊謚及　聖祖即位年號又議輔
政大臣索尼等撰誓文至於面奉憑几之言有事關國家大計與諸大臣再三
密議而後決者公終身不以語人雖子弟莫得而傳也康熙元年以禮部尚書
管左侍郎事三年坐失察人冒籍入場奪尚書銜五年除左都御史疏請嚴
督撫衙門司道處分又言近例招民百家送至盛京得授知縣不肖奸人往往
借貲為市宜改給散秩又言江楚閩粵諸路王公將軍督撫提鎮多自置官商
奪民利又奸商多指稱藩下挾勢橫行宜　嚴飭申禁又言官吏捐輸博議敘
名出私橐實取自民間宜一切報罷均從之當是時平西王吳三桂駐雲南平
南王尚可喜駐廣東靖南王耿精忠駐福建擁兵驕恣三桂尤驕縱公疏言一
歲賦入大半耗於兵餉就雲貴言歲需餉銀三百餘萬兩急宜減汰綠旗額兵
其藩下餘丁亦宜遣散屯種庶勢分而餉亦裕　詔下所司議省額餉百餘萬
七年夏旱金星晝見　詔求直言公疏陳法祖所以敬天請飭部院諸司詳察
見行事例有因變法而滋弊者悉遵舊例更正　詔下所司確議於是鄉會試
仍用八股文又前此各官捐衛輸納河工不立限期刑部獄囚籍降後不即朝

奮至是皆改遵舊例其繁例就刪者復數十事中外稱便又疏言逃人詐稱寄頓財物不必遠行句取致累無辜至窩逃之人物故其妻子請免流徙從之遷工部尚書調兵部十二年三桂反明年公疏言大兵已抵荊南元惡旦夕授首逆子應熊素憑勢位黨羽衆多大寇在外大憝在內請速正法傳首湖南四川以寒老賊之膽以絕羣姦之望以激厲三軍之心疏入應熊旋伏法方滇黔之初告變也都城內外一夕火四起尋有僞朱三太子之獄捕繫數百人掠治不得主名皆應熊及其黨爲之三桂自恃角距已成又以其子方尙主朝廷必不殺以釣之招及應熊誅三桂驚悸發病竟以死人皆韙公之能擧大義云十五年奉　諭專管密本前此漢官不與聞軍機異數也會　詔擧賢能官公疏薦原任御史郝浴候補司道鄭端周體觀　詔徵博學鴻儒薦原任推官尤侗中書汪懋麟皆次第錄用十七年丁父憂二十一年即家授保和殿大學士兼禮部尙書公在政府務以和平寬大宣　上德意罷權宜之計停加征之額不沽名不市恩不植黨援於四方利病及國家典制沿革無不周知遇事直陳無隱而一不以己與也二十五年加太子太傅二十七年典會試三十一年以疾請告　溫旨報曰　先帝舊臣俱已凋謝惟卿獨在班列雖精力就衰而老成常侍左右殊有裨益其勉自調攝不必求罷嗣屢疏乞休四十年八月　優旨允致仕晉少傅　賜寶蟒禁藥幣帑上珍明年上元節　賜宴於家四月遣侍衞賫　手敕於榻前　賜公曰卿耆年舊德自去歲告病在家朕無日不注念老臣也近日九卿皆求屬額字對想卿身雖在告心未嘗不在朝中故特書匾一聯一賜卿卿其勉強餐食輔以醫藥慰朕不忘舊臣之至意復傳　諭如病少愈朕尙欲一見四十二年上元節復　賜宴於家越旬有二日薨年七十有六時　車駕方南巡聞訃震悼　命直郡王允禔大學士馬齊率侍衞往奠且傳　諭直郡王曰大學士王熙係　世祖章皇帝舊臣宜行拜奠之禮擧哀酹酒於是王行三叩禮大學士九卿等合詞具劄謝恩尋　賜祭葬如例諡文靖公立朝五十餘年盡力抒忠完全名節以恩禮始終性篤孝十二歲母梁夫人病草禱於天願減算益母壽文貞公晚歲好遊常偏歷西山諸勝公恐其勞於登陟乃構怡園於宅西偏蒔芍藥數百畦於豐臺別墅文貞公顧而樂之比捐館舍公年踰五十矣號泣如孺子顏書屋曰慕齋待兄弟友愛布政使然巡撫燕金鑑道照皆以公推蔭起家者也生平邃於經史工詩文尤好施與京師義學育嬰堂月有佽助凡大典禮如耕耤田冊立東宮陪祀闕里大制作如總裁實錄玉牒典訓方略國史明史一統志公皆膺其任前後　賜宸翰十餘幅堂額三曰席寵堂曰曲江風度曰耆年碩德他珍物不可勝紀公遇事持大體在　上前或危論或微言率能動聽平定三逆後撰方略　聖祖忽諭閣臣曰當三桂反時漢官有言不必發兵七旬有苗格者又其時漢官多移妻子回家何也顧學士韓菼曰爾爲朕載之菼退而皇恐公詣菼閣中曰有苗格乃會議時魏蔚州語告者截去首尾遂失其本意然如其言豈非誤　國移家偶然耳日久何從分別其移者豈非背　主漢官負此兩大罪何顏立　朝翼日公執奏懇懇如閣中語　上微笑曰固知此二事不可載也事遂寢公嘗語諸學士曰吾昔從　駕椒園　世祖問有子幾人以二子對蒙　賜名克善克勤克善實能文吾不使與試不然者當丁酉時吾不免作高郵公矣時　上痛懲漢人師生交通之弊公遇鄉會試輒辭免開列戊辰典禮部試蓋　特命也雍正八年　詔入祀賢良祠

李文襄公事略

李公之芳字鄴園山東武定人順治四年進士任金華府推官居五年郡無滯獄入爲刑部主事累遷郎中會六部裁啓心郎屬公總理十四司覆奏事宜擧績大起十五年擢御史疏陳各省錢糧私僉民解之害又言州縣路當孔道迎送往來有曠官守請嚴飭禁止皆從之十六年疏劾廣督李棲鳳以失守城池之郭光祖委署左江道以私罪奪職之推官李弈擧復原任　敕部議處如例十七年出按山西甫半載墨吏皆解綬去康熙五年巡視兩浙鹽政八年內大臣鼇拜獲罪拘禁大學士班布爾善以結黨行私任意票擬伏誅公疏請飭大學士等均內直票擬公同候　旨杜任意更改之弊從之又言自順治十八年以後督撫多夤緣而得有所恃以無恐勒索屬員朘剝百姓根深蔕固惟其意

所欲為自與受同罪之法嚴無敢糾督撫之貪者與者不認則言者涉虛即確然有據亦不能執其人而問之矣有貪之利無貪之害彼何憚而不為耶乞
賜親裁罷斥溺職督撫吏治庶有起色於是直省督撫降黜休致者數人九年八月內陞　命支四品俸仍任御史十一年超拜左副都御史疏言吏治之敝在文法太密方面有司書有在任三兩年而罰俸至二三十年者夫俸薄尚恐不足養廉況積年無俸能責其潔己愛民乎且例之所在不問賢不肖但繩之以法雖廉能卓著遇細故亦多罣誤以去賢者不可多得來者不必盡賢徒病民而使權歸胥吏為用之請除去繁苛求實效疏並下所司議行會巡鹽御史杭奇常錫允以詐贓為商人控告　命公赴浙察審得實並論紋擢吏部右侍郎十二年夏　命以兵部侍郎總督浙江軍務涖事甫兩月吳三桂反雲南公檄總兵李榮副將王廷梅牟大寅陳世凱鮑虎等分道禦賊又請調江南滿漢官兵駐閩浙交界處並發江西重兵守鉛山玉山以壯聲援當是時賊由常山陷開化壽昌淳安由處州犯義烏浦江東陽湯溪龍游叛鎮祖宏勳陷平陽踞溫州肆陷黃巖犯台州及紹興集悍卒數萬窺衢州公偕平南將軍賴塔率滿兵千綠旗兵二千鄉勇五百以五月自杭趨衢時自巡撫以下僉謂會城根本地不當移鎮公曰今日事勢所爭在衢上游失則全浙動搖江淮以南皆不能安枕矣遂行七月閩賊大舉攻衢衆寡不敵公大閱將士於水亭門宣布　朝廷厚恩陳說大義衆感泣願決死戰兵既接礮聲震地流丸如雨左右請少避公不可曰今日之事以兵勝敗為吾生死可稍怯耶守備程龍怯戰斬以徇於是將士殊死戰一可當百遂敗賊於阬西斬馘數千陳世凱等乘勝復義烏湯溪牟大寅破賊常山游擊王世萬破賊龍游鮑虎復壽昌王廷梅敗賊於金華李榮復東陽肆大敗賊於金華之壽溪斬偽總兵張元兆等毀寨十八參將洪起元敗賊於紹興復嵊縣先後得　旨嘉獎時大將軍康親王統禁旅出金華遣貝子傅拉塔等勦賊溫台賊之在處州者逼衢州東南在江山者逼衢州西南公分飭守禦勿遽迎擊乃奏增本標為五營得兵五千十一月賊衆五萬自常山逼衢州結寨數十聯南路賊巢公與賴塔督兵進戰斬賊萬餘追奔二十里十四年冬疏言被賊之地一望蕭條啼號載路即如衢州近城難民九千七百有奇散處各鄉者不可數計請發庫金賑從之時賊帥馬九玉朱懷德等屯踞江山常山開化其溪口清湖大溪灘茅村前嶺皆列賊營且散布處州金華山谷四出窺犯公命榮世凱廷梅等分路攻勦皆大捷五月公與賴公乘連旬水漲由南塘擣賊前嶺陣斬七百餘級墜崖落水死者無算十五年春遣將由遂安截賊後路連破賊寨復開化公遂建議直搗仙霞關為摧堅制勝之策有　詔命公條上進取機宜公言進取之路不在溫處在三衢今悍賊悉萃於此此賊破諸賊必駭散雖偽將馬九玉朱懷德等抗拒河西而江常之間有間道可襲我軍進擊使賊首尾不相顧從此入閩可奏蕩平矣疏入從之時康親王自金華至衢州八月合軍進克大溪灘復江山縣將戰王問公公策以必勝明日捷書至王大喜曰岳忠武之策楊么不是過也時馬九玉猶冀繞道奪仙霞而諸將已受公密檄急據關口夾擊賊將金應虎等窮蹙乞降於是康親王大軍遂入閩臨行公啓曰王但飭諸軍勿擄掠即長驅入福州兵不血刃矣未幾精忠降檻送京師時溫處賊悉解散而偽總兵馬驄汪文生陳山偽將軍程鳳等猶分踞江西之鉛山玉山弋陽德興公疏請會勦而江西兵方禦三桂逆黨於袁州不遑東顧公遂遣將克玉山破賊木城六又自白沙關趨德興破賊寨十有三擒馬驄秅之別將復鉛山與安弋陽貴溪等城捷聞加兵部尚書十六年夏遣參將蔣懋勛等勦玉山之巖檢洞陳山率衆降程鳳死其妻王氏以所屬六萬七千餘人就撫而偽總兵林爾贍尚擁衆數萬以鉛山上饒與福建光澤錯壤之石壟為巢穴公命懋勛等由鉛山進勦分扼要隘率數騎入寨招撫乃以衆二萬出降又偽都督李日生偽提督洪成龍分踞玉山之八仙洞老鼠洞十七年公遣懋勛及參將閻進等討平之各斬賊千餘毀其寨時海寇鄭錦窺伺瀕海郡邑公遣將敗賊於象山又敗之於溫州賊將曾天樞遂赴總兵陳世凱軍前降十八年檄定海總兵牟大寅巡海遇賊戰於孝順洋斬偽將童耀等及賊兵三千有奇毀船十九獲船十五賊奪氣遁公念賊平後最急者無如蠲免及賑卹疏請豁金衢嚴溫處五郡十六年以前額賦部議不可公上言

恤民以固邦本裕賦以實國用兩者並重然必使有可生之民而後有可征之賦浙東被賊蹂躪民不聊生不急予蠲免則舊逋旣缺新逋愈積卽日黜一官於事無濟且蠲此不可復征之賦俾民得休養生息以供將來之稅正所以爲國家財賦計也　特詔從公言貸民陷賊中來歸者公悉給衣廪又設津糜於通衢賑往來饑民百二十二萬有奇流移盡復故土方事之殷羽檄日數至人情洶懼東南數千里惟視公一人爲安危孤軍扼險搘拄三載卒使浙水以西無匹馬隻輪擾及境上則皆公守三衢力也公以文臣躬擐甲冑冒矢石大小百四十餘戰所向克捷雖宿將皆謝不如而部議敘功僅及十之一二前後招降文武僞官六千二百有奇賊兵十六萬五千五百有奇中樞敘武職加至二十九等銓曹敘有司亦如之獨以督臣轄全省不敘再奉　諭旨乃酌加三級久之授雲騎尉世職或有言賞不酬庸者公畧然曰凡此敘錄皆出　特恩雖胙土之榮不是過也二十一年秋還杭州冬　召爲兵部尙書入朝口不言功有問及者則曰　天子廟謨將帥用命吾何有焉二十三年調吏部飭諸吏坐曹親行文書無得與銓事宿弊一清明年夏患癰　詔遣御醫診視頒上方珍藥旣愈以老疾請　温旨慰留二十五年復請尋授文華殿大學士辦理機務明年春致政歸二十七年　乘輿南巡過德州公迎謁道左　聖祖垂詢曰卿尙能乘騎至此邪　賜上尊玉粒御饌倍至里居凡七年薨時三十三年十一月也年七十有三是日天鼓鳴大星夜隕於閩　上軫悼　賜祭葬特謚文襄公初在言路以舉得聞彈劾貴要無所避旣督兩浙沈毅持大體不輕言笑而批答案牘能曲盡物情在軍堅守賊衝有進無退與諸將軍約有犯令者必按法治罪使知吾輩不縱兵以毒民則民心固而軍法亦立將軍然之未幾滿兵有犯法者公升堂發令箭請將軍縛兵至斬之百姓皆歡躍舟次富陽一卒與賣菜傭競立鞭之斃是滿漢兵莫敢不奉法以能有成功入蒞部務欽欽無所撓　國家有大議片言擘畫確不可易敭歷中外四十年以精勤奉職以恪職事主以天下善人君子得行其志爲愉快嘗言士大夫立名節易全名節難每聞中朝餘一正人輒喜形於色曰天下蒼生福也雍正十年　詔入祀賢良祠乾隆三十二年　高宗追念公功所得世職　命世襲罔替

米敏果公事略 子貞襄公馬斯喀　文穆公馬齊　勤恪公馬武　壯愍公李榮保

公諱米思翰姓富察氏滿洲鑲黃旗人父恪僖公哈什屯天聰中授侍衛擢禮部參政從征瓦爾喀部有功崇德三年禮親王代善聞明總兵沈志祥欲率石城島兵衆歸附遣恪僖公招之志祥遂來歸六年大軍圍明錦州明總督洪承疇率兵十三萬赴援據松山總兵曹變蛟夜犯　御營恪僖公先衆捍禦手腕中鎗仍裹創力戰卻敵得　優賚白金及蒙古二戸順治元年擢內大臣予騎都尉世職晉輕車都尉加一雲騎尉列議政大臣七年秋攝政睿親王有疾恪僖公同貝子錫翰等往視睿親王曰予有疾　上宜臨視又曰勿以予言奏請旣而　車駕幸視之王以大臣等違令擅請也罪之降世職爲騎都尉明年　世祖親政鑒其無罪復所降職尋晉一等男初冷僧機與恪僖公同爲內大臣冷僧機諂附攝政王及王薨冷僧機揄揚其功績因誣奏昔日兩黃旗大臣謀立肅親王事　詔下法司鞫問集恪僖公及議政大臣巴哈等質之盡得其阿諛誣陷罪狀肅親王之爲睿親王害也尙書鞏阿岱與都統和洛輝等議殺肅親王子富綬恪僖公言王無滅嗣之罪與巴哈力持不可事乃已至是　世祖封富綬爲顯親王和洛輝以黨附睿王爲議政大臣蘇克薩哈所劾磔死鞏阿岱與冷僧機朋比爲奸事覺　詔逮勘恪僖公亦質之遂皆伏法時鄭芝龍歸誠授子爵隸正黃旗其子鄭成功仍踞海島寇掠福建恪僖公奉　命偕內大臣遏必隆鼇拜大學士范文程宣　諭芝龍令其招降成功芝龍因遣人往福建取其妻妾及幼子至京十二年加太子太保兼一雲騎尉奉　命往朝鮮勘獄還奏稱　旨尋致仕康熙二年薨年六十有六　賜祭葬謚恪僖乾隆元年　詔入祀賢良祠十三年冊謚　孝賢純皇后　推恩先世追封一等公長子米思翰襲一等男兼一雲騎尉卽敏果公也康熙六年由侍衛總管內務府時輔政大臣有欲假用尙方器具者公曰惟名與器不可以假人嚴拒之或怵以危言不爲動　聖祖皇帝旣親政知其守正不阿授禮部侍郎八年擢戸部尙書列議政大臣先是各直省歲賦聽布政使存留司庫時有挪移

虧缺之弊公疏請通飭各省自俸餉諸經費所餘悉解部由是句稽出納瞭如
指掌當是時天下一統邊境乂安而尙可喜鎭廣東耿精忠鎭福建藩屬將弁
咸恃逆驕縱吳三桂鎭雲南尤自恣要請無已俸餉多浮糜輓輸勞費十二年
可喜請撤藩歸老遼東三桂精忠亦陽請以覘廷議疏下戶兵二部公與兵部
尙書明珠等議令俱撤藩移山海關外時廷臣有言三桂不可撤者以兩議入
奏公堅持宜撤得　旨允行既而三桂叛　聖祖命王貝勒大臣帥八旗兵
征討議者以軍需浩繁謂宜就近調兵禦守公言賊勢大非綠旂兵所能制宜
用八旂禁旅會勦至軍需內外協濟足支十年可無慮乃請以內府所儲分年
發給復綜核各省庫金倉粟以時撥運皆稱　旨十三年疏言大兵勦賊屢奉
明詔以正賦給軍需恐有司或借端私派請　敕各督撫嚴察所屬凡供應
糧餉薪芻一切動用官帑毋許苛派其購自民間者務視時價給值勿纖毫累
民奉　諭如議速行公長戶部清操嶙然竭力治軍需以勞成疾是年十二月
薨於位年四十有三　聖祖軫恤備至　賜祭葬如典禮諡敏果方三桂精
忠之相繼叛也滇黔楚蜀閩粵悉爲賊踞人謂撤藩實速之變爲持議者危
聖祖諭廷臣曰朕自少時卽以三藩勢燄日熾不可不撤豈因其叛遂諉過
於人耶及逆黨平　上追憶持議諸臣猶　諭稱公不置乾隆元年　詔入
祀賢良祠十三年推　孝賢皇后恩追封一等公子四曰馬斯喀馬齊馬武
李榮保

馬斯喀初任侍衞兼佐領洊擢副都統領侍衞內大臣康熙三十五年二月
上親統大軍由中路進征噶爾丹　命領鑲黃旗馬鎗兵以從先朝奉　命
同內大臣等議定出征營陣隊伍序次四月　駕駐什巴爾台距克魯倫河不
遠而西路軍尙未至圖拉　諭王大臣集議機宜信郡王鄂札等請駐師稍待
馬斯喀與內大臣明珠等議卽進薄敵營　上從其議五月師抵克魯倫河
噶爾丹望見　御營大驚奔竄　上親統師追至拖諾山　命馬斯喀爲平
北大將軍率師追勦至巴顏烏蘭噶爾丹已先遇西路軍轉戰至昭莫多大敗
竄遁馬斯喀迎會西路軍收集降人千餘乃班師尋列議政大臣九月扈　駕
出邊經理軍務十一月　命帥師駐大同三十六年春授昭武將軍移師寧夏
敕參贊撫遠大將軍費揚古軍務先是伊拉古克三胡土克圖自內地盜馬
逃歸噶爾丹大將軍令以降人導引率兵追之坐追勦遲緩論革任　詔留內
務府及佐領任尋授都統四十三年六月薨　賜白金千兩　遣內大臣領侍
衞十人奠茶酒　命皇子於發引時往　賜祭葬　予諡貞襄

馬齊由廕生授員外郎累遷郎中內閣侍讀學士康熙二十四年授山西布政
使就遷巡撫二十六年夏　上嘉直隸巡撫于成龍淸廉　命九卿各舉廉
吏大學士等以馬齊及范承勳姚締虞對會御史陳紫芝疏劾湖廣巡撫張汧
貪黷　詔馬齊及于公成龍往鞫得實論如律二十七年遷左都御史　命蒞
議遣官與俄羅斯定界事疏言俄羅斯侵踞我土我守邊官兵困之於雅克薩
城本可卽行勦滅　聖慈寬容不忍加誅釋歸故土今悔罪乞和已蒙　俞允
特遣大臣往議垂之史冊所關甚鉅其檔案宜兼書漢字漢官一體差往事
下部議行五月　命同尙書張玉書等往閱罷任總河靳輔所修中河諸工晝
否暫署河道總督二十九年列議政大臣故事都御史不預議政異數也尋擢
兵部尙書明年春　詔安輯喀爾喀於沿邊內外避噶爾丹劫掠　命偕侍郎
布圖等先往調集左右翼部長至上都河等處候　上親行撫綏四月　駕
臨閱視　命詳議喀爾喀諸王貝子公等坐次儀節宴賚之又明年調戶部尙
書三十三年奉　命往盛京督賑尋奉　命往賑山西平陽等屬地震被災戶
口動帑金十有二萬幷停征洪洞浮山等處額賦三十五年春　上親征噶
爾丹先期　命往調喀喇沁翁牛特兵還朝兼理藩院尙書　命與大學士阿
蘭泰等分班直宿禁城是年噶爾丹敗遁　詔以來春駐蹕邊外調度搜勦機
宜　命先往寧夏安設驛站並察勘行途宿次三十七年　命偕副都統烏達
禪等往涖喀爾喀諸部會盟宜　諭禁約三十八年奉　命勘漕河幷往山西
讞獄還授武英殿大學士　御書永世翼戴匾額　賜之四十七年冬內大臣
修國維等以建儲事密奏　上諭滿漢大臣會議保奏　特諭馬齊勿預其
事四十八年正月　上問廷臣曰去年冬朕躬違和命爾等保奏可爲儲貳

者何以獨保允禩其日先舉允禩者爲誰諸臣奏公同保舉並無倡議者　上曰朕知此事必係佟國維馬齊授意於衆衆乃依阿立議耳馬齊奏諸臣所議臣實不知　上復問大學士張玉書等玉書奏曰會議日大學士馬齊遏違先臣列班臣問議舉者爲誰馬齊答以衆議欲舉　皇八子允禩臣等同行保奏　上曰此明係馬齊暗中諭衆如此大事尚懷私意豈非欲樹恩於允禩爲日後專恣計耶下王大臣等議立斬弟副都統馬武等坐罪有差盡奪其族人官得　旨免死拘禁是年十二月俄羅斯貿易人至　上以馬齊舊管俄羅斯事復令管理馬武等尋亦起用五十一年署內務府總管五十五年復授武英殿大學士六十一年十一月　世宗御極賞輕車都尉　命襲其祖恪僖公一等男爵合新給世職晉二等伯加太子太保雍正元年改保和殿大學士晉太保三年秋以總理事務竭盡忠誠　賜騎都尉以其第十一子富良襲十三年九月乞致仕　允之乾隆四年五月　高宗諭曰原任大學士二等伯馬齊在　皇祖時即簡任機務倚毗甚殷及　皇考即位特命總理事務嘉其勞績賞伯爵世襲因晉朕即位之初以年老力求解退重違其意俞允致仕俾頤養高年以示優禮耆舊之意念其歷相三朝年逾大耋抒忠宣力領袖班聯舉朝大臣未有若此之久者茲聞患病甚重本欲親臨看視因北郊在即時值齋戒不獲親往　特命和親王及皇長子永璜公訥親代朕看視望其痊可儻果不起可賞帑金五千兩經理後事是月薨年八十有八　諭部優卹　賜祭葬　贈太傅諡文穆仍　命富良襲爵合前襲之騎都尉晉一等伯兼一雲騎尉十五年　詔加伯號曰敦惠幷　命入祀賢良祠

馬武由侍衛兼管佐領擢副都統康熙二十七年春　命閱視中河三十五年春　上親征噶爾丹　命從征五月凱旋十月從　上駐蹕歸化城　命迎犒右衛兵還奏兵丁步行者多食用未裕　詔兵部按籍賞銀人各三兩四十八年因兄大學士馬齊與內大臣阿靈阿等議奏保　皇太子事獲罪馬武亦褫職五十年起內務府總管六十年還都統明年　世宗御極授領侍衛內大臣四年冬　冊封怡親王以大學士馬齊爲正使馬武副之　特旨皆晉一秩十二月疾　遣太醫診視　諭曰馬武事　皇考五十餘年不離左右恪恭謹慎當盛暑嚴冬無幾微倦怠之色其平生胸懷坦白情性和平朕念係　先朝侍從之人聞其病重屢降　旨往視諸大臣合詞勸止遣親王皇子前往代朕看視尚望其痊可儻至不起著照伯爵賜卹賞銀千兩幷給世職以示朕優眷老臣至意尋薨　賜祭葬如典禮諡勤恪　予輕車都尉世職子薩喇襲

李榮保初襲一等男兼一雲騎尉由侍衛遷前鋒參領終察哈爾總管乾隆二年以　冊立　皇后彝典追封一等公子其第四子富文一等侯爵十三年追封米思翰一等公爵之　命下仍以富文襲十四年李榮保第十子大學士忠勇公傅恆經略金川功成凱旋　詔視勳臣額亦都佟國維之例　賜建宗祠春秋致祭自恪僖公始敏果公及李榮保並入祀追諡榮保曰莊愨

白忠勇公事略　蘇克薩哈　蘇納海　朱勤愍公昌祚　王勤愍公登聯

公諱白爾赫圖姓納喇氏滿洲正白旗人初授兵部副理事官崇德五年從圍明錦州敵出城犯我左翼力戰卻之復擊敗杏山敵騎六年同前鋒統領吳拜等屢敗明總督洪承疇兵於松山杏山間擢前鋒參領順治元年大兵入山海關討流賊公擊敗僞總兵唐通於一片石旣定燕京追賊安肅及慶都大殲其衆復隨豫親王西剿李自成連破賊營克潼關二年移師江南徇蘇州擊走明巡撫楊文驄獲船二十有奇進征杭州敗馬士英之衆分兵徇湖州用雲梯克其城三年隨端重親王博洛征金華敗賊衆於八步橫進定福建五年隨鄭親王濟爾哈朗征湖南時自成餘黨王進才馬進忠袁宗第等分踞寶慶武岡六年公帥本旗前鋒數百人至湘潭遇敵兵萬餘奮擊大破之進征寶慶敗迎戰賊衆克其東門賊於城外結九營將復來犯公擊之潰賊跳河走溺死者無算尋由武岡征沅州遇洪山屢敗進才進忠宗第等賊據爲撤堅守偕前鋒科爾坤奪其門擊走之進定全州凱還得　優賚八年從征山東土寇戰於涼青山又戰於鳳凰山寨皆斬其將累晉一等輕車都尉十三年擢前鋒統領十五年從信郡王多尼征貴州時明桂王據雲南遣李定國白文選劉正國實名望等

扼踞貴州畏壓大兵至安莊衛正國逆戰公先諸將陷陣敗其衆斬正國於礬
水橋尋大兵渡盤江進克雲南城十六年公率所部進攻玉龍關文選遁碎轝
之獲金印一象三馬百有四十擒偽總兵呂三貴等大兵取永昌府渡潞江定
國設伏磨盤山山在潞江南二十里亦名高黎貢山西南第一峻嶺也鳥道窦
箐曲通一騎定國度大軍窮追必不戒設橋數重為三伏以待約俟我師
至三伏山巔號礮起首尾夾攻我前鋒既深入伏處覺其謀諸帥急退傳令舍
騎而步以礮發其伏公下馬據石立連發三矢殪三人敵大敗潰我後軍繼進
合擊之敵兵死林箐中者三之二屢鬬死者三之一我軍殺傷亦略相當定國
坐山巔聞信礮失序驚駭忽飛礮落其前擊土滿面乃奔實名望據橋拒守公
率衆拔橋斬名望遂取騰越州桂王及定國文選皆遁窮追至南甸而還降明
閣部大臣侯伯將軍總兵以下百餘人獲士馬象駝數萬　詔偕郡王班師公
及都統卓羅留駐雲南定國之竄孟艮也未幾復圖入犯約降將高應鳳內應
以桂王印劄誘元江土司那嵩叛公與卓羅進討敗賊於磨龍口進圍元江掘
壕困之越月城陷那嵩自焚死擒應鳳斬於軍　賜白金鞍馬十八年隨定西
將軍愛星阿取桂王於緬甸十一月會師木邦聞白文選遁錫箔江公與都統
遜塔等簡精銳先發至則文選已毀橋遁乃結筏以濟師次舊挽坡將軍令公
率前鋒百人往蘭鳩江取緬人所獻明桂王及其親屬至軍中康熙元年　詔
班師晉爵一等男公在雲南戰功最著為輔政大臣鰲拜所抑未得優敘六年
遂與於蘇克薩哈之難蘇克薩哈者額駙蘇納長子公之族人也少隨征明錦
州及松山杏山並著戰功襲父爵三等男順治八年任議政大臣晉一等男初
隸睿親王屬下既睿親王薨於獵所蘇克薩哈與王府護衛詹岱等舉首其殯
殮服色違制及謀還永平諸逆狀　命諸大臣質訊皆實遂論睿親王如謀逆
律十年以護軍統領同都統陳泰等率禁旅出鎮湖南十二年賊帥劉文秀遣
偽將盧明臣馮雙禮等犯岳州武昌蘇克薩哈伏兵邀擊大破之文秀引兵寇
常德戰艦千餘蔽江下蘇克薩哈揮諸軍奮擊六戰皆捷縱火盡焚其船明臣
赴水死雙禮負創遁降偽將四十餘人文秀走貴州敘功晉二等子任領侍衛
內大臣加太子太保十八年正月與索尼及遏必隆鰲拜同受　顧命為輔政
大臣奉　聖祖皇帝嗣統是時索尼為　四朝舊臣遏必隆鰲拜皆以公爵
先蘇克薩哈為內大臣鰲拜尤功多意氣陵轢人多憚之而蘇克薩哈以額駙
子入侍　禁廷承　恩眷奉　遺詔輔政名亞索尼與鰲拜積姻娅而論事多
與之迕積以成釁會鰲拜欲令鑲黃旗與正白旗互易屯莊索尼遏必隆皆弗
能止遂行圈換之令旗民皆不便康熙五年大學士蘇納海坐撥地遲悞總督
朱昌祚巡撫王登聯等坐紛更阻撓罪皆論死　上覽部讞　召詢輔臣咸
曰應如讞獨蘇克薩哈不對　上因不允所請鰲拜卒矯　詔並予棄市未
幾索尼死鰲拜益驕恣蘇克薩哈慮其逼己也居常怏怏六年　聖祖親政
諭部加恩輔臣越日蘇克薩哈奏請往守　先帝陵寢庶如綫餘息得以
生全有　旨詰問鰲拜與其黨大學士班布爾善等遂文致之誣以怨望不欲
歸政構罪二十四款坐奸詐欺飾存異心論如大逆應與其長子內大臣查克
旦皆磔死餘子六人孫一人兄弟之子二人皆斬決族人前鋒統領白爾赫圖
侍衛額爾德等皆斬決獄具入奏　上知鰲拜素與蘇克薩哈有隙搆成罪
狀　諭以核議未當不許所請而鰲拜攘臂　上前強奏累日卒坐蘇克薩
哈處絞餘悉如讞八年五月鰲拜既敗奉　特旨蘇克薩哈即有罪不至誅滅
子孫此皆鰲拜挾仇所致深為可憫白爾赫圖等無罪誅戮尤為冤屈其蘇克
薩哈及白爾赫圖等均復原官於是公得還官復一等男爵仍晉三等子子白
爾肯襲爵尋　賜祭葬如典禮諡公曰忠勇而蘇克薩哈亦復原官及世爵三
等子　命其幼子蘇常壽襲

蘇納海公姓他塔喇氏滿洲正白旗人性慈祥才識尤明敏於順治三年由王
府護衛擢內宏文院學士歷吏部侍郎緣事罷尋起國史院學士充經筵講官
遷禮部侍郎加太子少保再遷工部尚書十八年　聖祖即阼擢國史院大
學士兼管戶部尚書事時鰲拜等擅權蘇納海不肯阿附康熙五年鰲拜因己
隸鑲黃旗蘇克薩哈隸正白旗遂欲以正白旗屯莊改撥鑲黃旗而別圈民地
以與正白旗使旗人訴請以牒戶部公力持不可謂旗人安業已久民地曾奉

旨不許再圈宜罷議鼇拜銜之嬙　旨遣貝子温齊等履勘旋以鑲黃旗地
不堪耕種疏　聞遂遣公會同直隸總督朱昌祚巡撫王登聯經理其事昌祚
登聯交章言兩旗人較量肥瘠相持不決而旗地待換民地待圈所在荒廢不
耕農人環訴失業請停止圈換之令公亦以屯地難於丈量俟　明詔進止鼇
拜遂坐以藐視　上命械付刑部讞罪部議律無正條擬鞭百籍沒家產
上覽疏　召四輔臣詢問鼇拜極言情罪重大索尼遏必隆附和之獨蘇克
薩哈不對　上仍以部議不按律文弗允鼇拜出嬙　旨即予處絞八年
上親政以鼇拜罪惡眾著　命逮治旣伏事　特旨爲蘇納海昭雪　敕部
予恩卹　賜祭葬　予謚襄愍以其子瓦爾達爲三等侍衛
朱公昌祚字懋功號雲門高唐人隸漢軍鑲白旗順治初任宗人府啓心郎十
八年以工部侍郎巡撫浙江會旱災捐金倡首賣粥以活飢民復疏請賑卹時
海寇未靖有　旨令瀕海居民遷移內地公疏請酌撥荒田令開墾爲生俟三
年成熟照例起科其舊所棄之田畝請蠲其賦均下部議行巡按御史旣撤重
案悉歸巡撫逮繫者數千人公盡數月之力判結之得釋者甚衆復多設方略
以歸順之利導賊黨聞者多解散大軍征海寇公厚犒諸將約以秋毫無犯幷
嚴飭有司不得藉軍興苛斂於民浙人德之康熙三年擢福建總督以丁憂未
之任四年　特詔起直隸山東河南三省總督請終制不允五年抵任正己率
屬遇事執法無少狥與會鼇拜圈地議起遣部臣會同督撫經理旗民嚣然咸
泣訴失業公上疏極陳其不便鼇拜忿草職逮問部議律無正條擬鞭責籍沒
鼇拜入奏處置重典　上未允出嬙　旨竟予立絞八年鼇拜伏罪　特論
昭雪復原官　賜祭葬如典禮謚勤愍祀直隸浙江名宦祠子紱以廕入監官
至大理卿
王愍愍公諱登聯奉天人隸漢軍鑲紅旗順治初由貢生授鄭州知州巡撫吳
景道薦其有德有才遂擢湖南道累遷通政司參議順天府丞大理卿順治十
七年擢保定巡撫時海宇初定伏莽尙多官吏艱於緝捕互相容隱公請嚴縱
盜之法重諱主之律厚捕盜之賞由是盜賊屛息康熙元年裁順天巡撫以公
兼理其事加工部尙書銜河間大名所屬災先後奏請發粟賑濟全活者多五
年冬以撥圈旗地擾民密疏請令各安舊業言甚痛切忤鼇拜意與總督朱公
同論死旗民哀之八年　特旨復原官　諭賜祭葬謚愍愍祀直隸名宦祠子
戚磨以廕入監授督捕理事官

國朝先正事略卷四

名臣

平江李元度次青纂

費襄壯公事略

公諱費揚古姓棟鄂氏滿洲正白旗人父剛毅公諱鄂碩剛毅之祖曰揄布　太祖時率四百人來歸　賜名魯克素授其長子錫罕騎都尉世職即剛毅父也錫罕隨大貝勒阿敏征朝鮮帥八十人先驅遇敵戰歿　太宗軫悼晉輕車都尉以剛毅公襲尋授佐領隨大軍入明境至暉縣遇敵斬哨卒二獲馬四由平魯衛出邊敵兵邀戰剛毅公與都統圖爾格擊卻之擢前鋒參領崇德元年率兵百人偵明邊事至冷口斬哨卒三獲馬十有五三年隨睿親王伐明由青山口入擊敗太監高起潛兵六月隨大軍圍錦州別將兵略甯遠遇明兵六百騎引軍蹙之大破敵壘二獲馬六十有奇七年隨饒餘貝勒阿巴泰從界嶺口毀明邊牆入敗總督范志完兵於豐潤敵自密雲出劫我輜重奮擊卻之遂越燕京趨山東所積克捷師旋出邊明總兵吳三桂遣步騎邀戰復擊走之我軍乘夜捲毀寨壘三斬級數十擒哨卒二十九獲馬二百有奇順治元年從大兵入山海關敗流賊李自成追至望都十一月追自成至陝州距潼關立營賊據山爲寨重關夾隧伏火器衛其壘以拒王師剛毅公與前鋒統領努山率兵奪其寨二年陝西既定大兵由河南下江南帥前鋒兵先行至睢甯敗敵兵千餘人復隨端重親王博洛分兵征蘇州擊明巡撫楊文驄舟師獲戰艦二十有五趨杭州敗明魯王朱以海兵擒其總兵一尋攜湖州克其城累進二等男擢副都統時明桂王朱由榔據湖南廣西剛毅公隨鄭親王濟爾哈朗往征有功授前鋒統領擢內大臣晉三等子復以其爲　皇貴妃父晉三等伯十四年九月薨　贈侯　賜祭葬　予諡剛毅明年襄壯公襲伯爵康熙十三年隨安親王岳樂帥師赴江西討逆藩吳三桂時賊將黃乃忠糾衆萬餘自長沙犯袁州公與總兵趙應奎等擊敗之擒僞官童聖功復萬載十五年走賊將夏國相於萍鄉毀寨十二進圍長沙戰屢捷十八年敗賊將吳國貴於武岡凱旋擢領侍衛內大臣列議政大臣二十九年　聖祖以噶爾丹劫掠喀爾喀又數擾我邊境　命裕親王福全爲撫遠大將軍而以公參贊軍務往科爾沁調兵隨征是年八月大敗噶爾丹於烏蘭布通破其駝城三十二年　命公爲安北將軍駐歸化城明年五月噶爾丹使人至歸化城言將入貢公偵其踵至者男婦幾二千人遣兵迎詰且遏之馳疏請　旨　上知噶爾丹陽修好實潛蓄窺伺意　命侍郎滿丕諭責其使遣之還七月諜報噶爾丹將遁圖拉　詔公及右衛將軍希福帥師往禦尋以圖拉無警屬噶爾丹趨歸化城有　詔命旋師三十四年噶爾丹至哈密公帥師往禦尋竄去授公右衛將軍兼管歸化城將軍事疏言噶爾丹見踞巴顏烏蘭距歸化城二千里宜預儲士馬芻糧於來年二月進勦　上授公撫遠大將軍　召入覲面授方略三十五年二月詔黑龍江將軍薩卜素帥師出東路　命公及振武將軍孫思克西安將軍博霽帥陝甘兵出西路　上禡牙親征躬統大軍由獨石口出中路約期夾攻四月公帥師抵察罕和碩噶爾丹悉驅賊衆趨克魯倫河當是時東路兵尚未至科圖而　上已由科圖進逼賊境五月公師抵圖拉疏言賊盡焚草地我軍迂道秣馬又遇雨糧運遲滯師行七十餘日士馬飢疲乞　上緩軍以待會噶爾丹登克魯倫河之納蘭山望見　御營黃幄龍纛環以幔城又外爲網城軍容山立大驚拔營宵遁翼日大軍至河則北岸已無一帳克魯倫河者起車臣汗西界東北入黑龍江橫亘瀚海東北二千里乃內外蒙古之界也　上初意賊必扼河拒戰故兩路出師攻其腹背及是知賊已喪膽乃密　諭公等邀擊而　親帥大軍追之三日至拖諾山不見虜而還　命盡運中路之糧以濟西師公聞噶爾丹遁即遣前鋒統領碩岱副都統阿南達等率兵先往挑戰且戰且卻誘賊至昭莫多蒙古語大樹林也在肯特嶺之南土臘嶺之北汗山之東平曠饒水草爲自古漠北戰場時敵軍至者近萬皆百戰之賊我軍飢疲馬僵其半公以馬力不能馳擊非反客爲主以佚待勞不可距敵三十里即止營其地有小山三面皆距河林木薈蔚可設伏公率左右翼步騎先據小山陣於東餘沿土臘河陣於西邊　上所授方略各軍皆下馬步戰約聞角聲

始上馬將軍孫思克總兵殷化行以綠旗步兵居中據山頂臨之賊爭山鋒銳甚我軍據險俯擊發矢叠發每進輒以拒馬列前自固賊冒矢石鏖戰自未至酉不退日暮賊騎相離二十步公吹角者三左右俱鳴角沿河伏騎盡起一橫貫其陣一擊其後隊輜重賊始崩潰乘夜追北三十餘里詰旦收軍斬級數千降二千獲馬駝牛羊廬帳器械無算殪其可敦阿奴可敦者準部稱其汗之妃也頑悍敢戰披銅甲腰弓矢騎異獸臨陣精銳悉隸麾下至是亦斃於礮噶爾丹以數十騎遁捷奏至　御營　詔班師留公駐守科圖　上親撰銘勒石拖諾山及昭莫多山還次歸化城親勞西路凱旋之師殺牲大饗士獻厄魯特之俘彈箏笳歌者畢集有老胡工笳口辯有膽氣兼能漢語　上賜之湩酒使奏伎音調悲壯歌曰雪花如血撲戰袍奪取黃河為馬槽滅我名王兮虜我使歌我欲走兮無駱駝嗚呼黃河以北奈若何嗚呼北斗以南奈若何遂伏地謝　上大笑手書以告　皇太子六月　駕還京師七月　詔公由科圖移駐喀爾喀遊牧地南至噶爾丹潛使其黨來肆掠公遣副都統祖良璧擊走之追剿至翁錦賊敗遁公尋以馬疲移軍喀喇穆倫會噶爾丹使其宰桑等來請納款　上再幸塞外　駐蹕棟斯拉　命公馳赴行在入對　論撰昭莫多戰功公奏曰軍中機務皆遵　上密諭以底成功臣不能生擒噶爾丹以獻臣之罪也　上曰噶爾丹窮蹙實甚朕不忍悉誅欲招降其衆撫而給之公頓首曰　聖意非臣等愚昧所能測真天地好生之仁也翼日　賜御佩櫜鞬弓矢遣還軍三十六年正月阿南達奏報哈密回人擒獻噶爾丹之子塞卜騰巴珠爾　上以其疏錄示公　賜胙肉鹿尾等物　諭曰時當上元令節衆蒙古及投誠厄魯特齊集暢春園適阿南達疏至衆皆喜躍卿獨居邊塞不得在朕左右殊深軫念故以疏示知並賜物問卿無恙即如與卿相見也二月　上幸寧夏　命公及內大臣馬思喀兩路進兵　駕由黃河西岸　駐蹕達拉布隆　頒賜上駟院馬五十駱駝十公進次薩奇爾巴勒哈遜時噶爾丹窮蹙甚左右親信數臺吉多面縛聞大兵將至先後望風款附其兄子策妄那布坦復擁勁兵伏阿爾泰山將擒以獻功噶爾丹進退無地每夕或數驚遂仰藥死厄魯特部衆降者相繼　車駕方自寧夏循賀蘭山出邊公以噶爾丹自伏天誅奏其下丹濟拉以其屍及子女來獻中途為策妄那布坦奪而獻諸朝所部悉降於是自阿爾泰山以東皆隸版圖拓喀爾喀西境千餘里朔漠平四月　上復勒銘狼居胥山而還回鑾　御撰碑銘告成太學六月公駐師察罕諾爾有疾　詔還京以昭武將軍馬思喀代領其衆晉封一等公領侍衛內大臣如故公以噶爾丹未經生擒疏辭封爵　優旨令勿辭　諭閣臣曰塞外情形不可臆度必身歷其境乃有確見朕親征噶爾丹衆皆不欲惟費揚古密抒謀略與朕意合卒能大敗積寇累年以來統兵諸將未有能過之者也四十年六月　上幸索約勒濟公扈從中途疾作　聖祖停蹕一日　親往視疾　賜白金五千兩及　御帳蟒緞鞍馬等物　遣內大臣侍衛等護送還家尋薨　賜祭葬　予諡襄壯子辰泰襲一等侯兼一雲騎尉雍正十年　詔入祀賢良祠公性樸直貌奇偉待人以和無疾言遽色好在　上前自言所短人多笑之在軍中與士卒同甘苦事無大小皆親決有求見者立召入好讀左氏春秋手不釋卷尤工詩雖專門家自以弗逮　聖祖嘗御箭亭　命諸大臣校射公奏臣臂痛不可以弓許之出語人曰我曾為大將軍儻一矢不中有損國威且為外藩所笑故不與諸將角伎也人服其雅量

賚襄毅公事略

公諱賚塔姓那穆都魯氏滿洲正白旗人和碩額駙康古里第四子也年十四授三等侍衛崇德六年隨大軍圍明錦州擊松山杏山敵兵屢有斬獲明年隨貝勒阿巴泰入明邊越燕京趨山東攻薊城高陽霸州壽光博興等城皆先登身中五鎗　賜人葠牲畜銀幣授前鋒侍衛順治元年隨大軍討李自成敗賊將唐通於一片石追擊自成至安肅望都授護軍參領隨豫親王多鐸由河南征陝西連敗自成賊衆於潼關明年隨豫親王征江南攻克揚州取江寧追敗明福王朱由崧於蕪湖　予雲騎尉世職三年隨端重親王博洛征福建明唐王朱聿鍵遁汀州率兵破其城晉騎都尉五年明桂王朱由榔據湖南公隨鄭親王濟爾哈朗往征六年夏師至衡州敗偽總兵陶養用於青草橋又敗偽伯

胡一清萬餘衆於府南山進攻邪陽僞總兵周進唐於大忠橋拒敵擊敗之又敗之於王公犢一清旋與僞總兵王進才各率馬步數千人拒河岸亦敗潰公進擊僞總督譚宏於道州又擊一清及僞伯焦璉等於全州皆聞風竄遁七年晉輕車都尉初公叔父哈克都哩獲罪額駙公之世管佐領亦坐革　太宗諭以後有功仍給還至是公請於部得　賜復即予公承管十一年張獻忠餘黨李定國犯廣東公隨都統珠瑪喇等往征屢敗賊兵解新會圍定國遁走追敗之與業及橫州晉爵三等男十三年擢護軍統領十六年海寇鄭成功犯江甯　命安南將軍達素同公率師往征至則賊已敗遁遂移師福建明年同都統索渾勦賊廈門官軍不習水戰失利坐罷任革世職康熙二年署前鋒統領隨靖西將軍穆哩瑪征流賊李來亨等於茅麓山屢戰皆捷凱旋復授護軍統領兼佐領八年擢都統十三年逆藩耿精忠叛　命公為平南將軍統兵赴浙江勦禦賊黨犯金華公遣副都統瑪哈達等擊走之復義烏諸暨公進駐衢州僞都督周列率賊二萬由常山來犯公遣將邀擊擒斬過半僞總兵桑明旋率五萬衆犯衢州公與總督李之芳帥兵迎擊復敗之斬級萬餘十四年擊敗僞將軍馬九玉等於黃獐口等處僞副將李廷魁屯衢州城北元山口公督兵乘夜攻圍破走之焚其木城九玉同賊將林福等退據大溪灘時康親王傑書為大將軍駐金華公奉　命參贊軍務并分駐衢州仍佩平南將軍印屢擊卻來犯賊衆十五年秋康親王進衢州公循例歸將軍印以都統任參贊先率兵馳擊大溪灘斷賊糧道復江山縣馬九玉遁尋同瑪哈達等率兵破仙霞關進拔浦城又與副都統吉勒塔布等敗賊於建陽克其城進復建甯府十月隨康親王抵延平精忠窮蹙乞降時漳泉興化俱為海賊鄭錦所踞十六年同甯海將軍拉哈達勦賊興化連破三十六營陣斬僞總督趙得勝等復興化僞總兵郭維藩以仙遊降三月同拉哈達討叛鎮劉進忠於潮州進忠降康親王奏復授公平南將軍印守潮州十七年四月鄭錦遣僞總統劉國軒陷平和犯海澄

上命公赴援賊斷江東橋及長泰同安諸小徑師弗克進六月賊陷海澄漳平同安惠安犯全州九月公與總督姚啟聖合兵進討大敗賊兵於蜈蚣山破其七營斬四千餘級復長泰十月復敗賊於漳州萬松關十八年僞將軍吳淑何佑等犯長泰公與提督楊捷等分道進擊斬二千餘級生擒僞總兵副將三人國軒復犯江東橋公迎擊敗之賊走太平寨追斬千餘級十九年二月同啟聖捷勦賊海澄招降僞總兵蘇堪復其城閩水師提督萬正色取海壇公由松嶼進征僞將軍陳昌率衆降鄭錦遁臺灣廈門金門相繼定四月　命移駐廣州會尚之信獲罪逮繫其藩下長史李天植等慫都統王國棟發難誘殺之藩兵咸畏罪思亂公密承　詔旨以罪不株連撫慰藩兵自率兵圍之信第收捕天植及同謀者繫獄候　旨餘釋勿問時逆孽吳世璠尙擁重兵據雲南定遠大將軍貝子彰泰自湖南進征貴州　上以公在福建廣東勞績素著授平南大將軍赴廣西調遣滿漢兵由南甯直進雲南公率兵由田州泗城進西隆州僞總兵周應龍迎降僞將軍何繼祖等擁賊數萬拒於石門坎石門坎者距安籠所三十里地峻隘稱天險公令都統貝勒希福瑪奇等率師直前自與副都統宏世祿總督金光祖分兵為二由間道躡其後二十年正旦度賊無備飭前軍進攻賊倉猝出禦後軍履險上前後夾攻大敗賊衆奪其隘口復進安籠所城降僞總兵陳義魁繼祖復糾僞將軍詹養王有功等率二萬人據黃草壩列衆拒戰二月二日公督兵奮擊自卯至未奪賊營二十有二生擒詹養王有功及賊衆千餘獲其象馬無算　上以公自廣西深入雲南獨先諸路大破賊　溫旨嘉獎師抵曲靖降僞總兵尹士元僞道劉世忠等隨遣兵取霑益州斷賊中路僞將軍線緎等皆遁歸分遣希福瑪奇等復雲龍州易龍所及楊林城營總碩塔等克嵩明州餘賊望風解散遂會合彰泰軍壁歸化寺僞將軍胡國柄等離城拒戰公與彰泰分兵進擊自卯至酉賊大潰斬國柄及僞總兵九生擒賊六百有奇逆孽吳世璠嬰城守陰調賊將馬寶胡國柱夏國相等還救大軍併力環攻賊內亂欲擒世璠出獻世璠自殺線緎等開城降遂磔僞大學士方光琛等於軍前戮世璠屍傳首京師國相竄廣南公與彰泰檄土官儂朋總兵李國樑率師追勦擒之西板橋又遣希福等追勦國柱於雲龍州國柱縊死其黨王敘李匡自焚餘衆悉降雲南平二十一年十月大軍凱旋　聖祖

親率諸王大臣郊勞於蘆溝橋西二十里外　御黃幄　詔彰泰及公行抱見禮二十二年以隱匿徇之偽藩下應入宮婦女事覺當勘問　上曰賚塔自福建廣東雲南宣力勤勞樹立大功勿因細事遽加以非禮致失朝廷眷顧功臣之意下所司集議擬奪職治罪　詔從寬鐫級罰俸明年十二月薨　賜祭葬如典禮加祭二次諡襄毅二十四年　上諭王大臣曰平定雲南賚塔功最大縱有他過爲人訐告朕究不加罪也諸臣同聲感戴未幾冊勳予一等男子賚葉楞襲雍正五年　世宗諭曰原任都統賚塔當三逆變亂時統兵征勦克復雲南功最著彼時因坐事功過相抵是以未封公爵在當日之不優封賚塔者欲使立功之人咸知儆惕不敢驕肆妄爲耳今事歷多年後人已知鑒戒奉法其追封一等公俾其孫博爾屯承襲八年建賢良祠　詔公與大學士圖文襄公並入祀九年加公號曰襄績

施清惠公事略

公諱維翰字及甫一字研山江蘇上海人順治八年進士授臨江府推官有異政以卓異徵擢兵部主事明年選授御史公體貌秀偉在班行中頎然俛視儕同列　世祖見而異之出巡按陝西未訖事以裁缺還京康熙二年請告其明年復補江南道公在臺奮勵偏沅巡撫周召南曲庇貪吏又劾福建總督劉斗徇情題建故靖南王耿繼茂祠皆奉　旨嚴議一時懍然慴伏六年巡鹽河東十一年有　詔內陞仍以四品服俸管江南道事疏言登聞鼓之設原以伸士民冤抑請令滿漢科道司之如所請明年遷鴻臚少卿再轉光祿少卿大理丞累遷太僕卿宗人府丞十八年晉左副都御史協理院事公性穎敏通古今尤諳前代典故章數十上所言皆關大計未嘗毛舉人細過以沽名要譽素嫉貪吏以謂禁貪之法甚備而州縣多以賄聞者監司爲之囊橐也監司取賄州縣州縣不得不取諸吏民惟懲大貪則小貪自止又言士民各有定業今文武各官或兼事商賈賃庫運肆估舶徧江既奪閭閻之利復脫關市之算不可不加禁止又言考察糾舉之法密於文臣疏於鎮帥悠忽養癰此由國家令甲無督撫甄別鎮帥之責故也請自今有婪贓肆虐者督撫不入告則事發同罪庶幾軍肅而民安矣是歲方奉新例凡言官所糾不實準反坐論公力爭之且言督撫不能覺察州縣致爲科道所糾已有隱徇之咎矣今仍發與審鞫彼欲卸前責安得不益庇私人乎況乎陰肆營求陽聘校辯彌縫掩飾何所不至言官身在中朝復非兩造又何從而折證之臣恐言路從此結舌矣閩督劉斗復題補總兵官公言總兵一方重鎮非　上命即廷推從未有地方官題補之例以　朝廷推轂授鉞之權倒付大吏其弊豈可長乎時海上諸降卒日至無可安插公言投誠之衆不能計日而給食也一遇水旱恐爲隱憂臣思各提鎮官歲有汰兵簡其丁壯以補缺額使降者不以遊手長奸缺者不以召募滋擾亦杜漸防微之策也東南賦役煩重民力不支公言民間大役五年一僉小役十年一僉此定式也比來官吏奸貪每役止編一年僉審頻繁用邀賄賂宜復舊制俾小民得盡力耕桑以安南畝又請減蘇松重賦又言江南租入必俟九十月是以舊制十月開徵今民未東作而催科已迫何以給之又勸　天子親耕籍田以重農事又入旗犯罪者例先墩鎖各城門公言民人重罪監禁莫不居有囚室食有囚糧而旗下墩門之害未易枚數暴露寒暑莫之飲食請得與民人一體羈監至於罪婦亦先墩門男女溷雜貞淫無辨宜另行羈候以別嫌疑崇風化公前後所言其要持大體悉類此雖下部議或從或否又有始格於議其後卒見施行者以故章每上京師士大夫率傳錄其諫草以相稱說而　天子亦甚器之既長御史臺適浙撫陳秉直薦舉學道程汝璞爲魏敏果公所劾例應降調而竟以所加級抵銷公首劾之曰秉直與汝璞見聞最近乃徇情妄舉顛倒是非非尋常詿誤可比請　勅部定議凡保舉非人坐降調者不許抵銷　上韙其言著爲例已而巡撫山東之　命下公既蒞　上殊遇甫至官則勸懲彰癉一奉憲綱以行屬歲大祲饑公賑恤有方境內遂得無事又請截留漕米五萬石以活羸餓又因青萊距臨清倉遠辦解維艱請永行改折以惠轉輸又因米豆翔踊請一應兵馬支應悉照價估辦以甦賠累由是士民悅服三年政成遷浙江總督其爲政一如山東前督勸軍士鼓譟一案繫累二百餘人　陛辭　上諭曰兵丁鼓譟乃惡習宜嚴禁公奏曰秪因督撫提

鎮不和遂致兵丁生變臣當同心協力調劑軍民　上曰文武協和地方自安戢矣及抵任卽日會勦多所平反不數月　聖祖以兩浙內地易治惟福建險遠其民輒脫湯火且地瀕海奸人易生心非具幹略有文武威風識大體者不能制臨而綏取之會總督闕乃度廷臣而簡公往蓋公時已病會方遣滿大臣巡視海上公力疾偕行二十二年春始遘疾病革未抵會城而薨年六十有三事聞　天子震悼下　詔稱公操履清慎懋著勤勞　命所司賻卹有加　賜諡曰清惠公為人孝友篤至與人交坦易不設城府撫幼弟及諸甥有恩其歾也弟甥皆喪之如父仕宦三十餘年慎於取予無攀援躁競之習朝野重之祀鄉賢

郝雪海中丞事略　楊秉鑑

郝公諱浴字冰滌號雪海直隸定州人生平負氣節棘棘不阿順治六年進士授刑部主事八年遷御史奉　命巡按四川時流賊張獻忠餘黨孫可望李定國劉文秀等降附明桂王朱由榔踞川南寇掠九年平西王吳三桂與都統李國翰分兵復成都嘉定敘州重慶駐師綿州公在保甯監臨鄉試可望文秀等合衆數萬薄城公遣使告急綿州逾月三桂乃發援兵危城得全公因陳善後策略言大兵勦賊借陝西運餉道遠餉繁宜移陝西駐防屯田成都並招流民開墾借給土司牛種屯耕一年可抵輸運三年之利又言賊寇善騰山越嶺蜀中土官土兵習俗相近宜飭精銳為前茅以滿洲驍騎繼其後疾雷迅霆之下寇必為獸散　上嘉其奏可採下部議部臣以戰守機宜應由三桂酌籌寢其議公又言土賊投誠給劄授官恣行劫掠為民害請嗣後願歸伍者聽其願為民者卽令有司造冊編丁以資生聚又請免牛租除雜派惟就熟地開征俾民賦有定額疏皆下部議行又劾奏永甯總兵柏永福臨陣畏縮廣元副將胡一驎驕悍不法狀並奪職逮訊方保甯之奏捷也　詔頒賞將士三桂因以冠服與公公不受疏言藩平賊寇平西王賞耳臣司風憲不預軍事而以臣預賞非黨臣則忌臣也因疏劾三桂擁兵觀望狀　上命三桂以賞物別賞有功將士大學士成公克鞏呂公宮等疏奏公固守保甯出入營伍奮不顧身卒轉敗為功宜權用三桂因摘公保甯奏捷疏中有親冒矢石語劾公欺罔冒功吏議革職逮訊尋論死　命免死流徙奉天之尚陽堡當是時三桂開邸滇黔擁內財賦輦輸軍前者歲亡慮數百萬計守令得自辟署珍貝犀象明珠南金之寶悉歸私室羣失職之士及亡賴多歸之疆吏樂其餘者禍立至公以一御史首發其奸直聲震天下康熙十年　駕幸奉天公迎謁道左　上親垂問焉十二年三桂反明年尚書王公熙劉公沛先後交章薦公為部議所格十四年魏公象樞兩疏薦公才學識兼優不宜終棄且曰臣自愧不如願以職讓遂得旨召用復原官時陝西提督王輔臣叛應三桂公疏言大兵進勦平涼宜於西安潼關用重兵屯駐以待策應調鄖陽兵攻興安調河南兵入武關直取漢中則逆賊計日可擒疏下統兵大臣相機施行又言民間納糧多額外征求致正額反缺至招買軍需名為市易實則攤派里民比及發價官役互相侵扣又於解餉時多索收餉之費任意遲延請　敕督撫嚴察又言京通各倉積貯已多請留山東河南額征耗米折銀濟軍需疏並如所請十六年巡視兩淮鹽課明年兩遷至左副都御史十九年部更新例凡死罪減等及軍流人犯俱發黑龍江公以天旱民飢恐遣犯道斃者多疏陳新例未便下所司議惟贓吏照新例行餘仍舊又疏言出身非正途者雖經保薦不得選科道又言部院長官歲終宜舉劾屬吏賢否各一人以示懲勸均從之尋命巡撫廣西　賜御廄良馬一疏言粵西錢糧改折乃一時權宜計今軍餉既停請仍舊又請　御書清慎勤字額頒發各疆吏俾官民咸得瞻仰得　旨俞行又言粵西外控土司內制猺獞撫標兵不宜裁減部議許留其半又為故死事撫臣馬公雄鎮傅公宏烈請祠為故知府劉浩知縣周岱生請卹又請復賑濟貧生銀米均從之二十二年卒於位年六十一士民奔走巷哭凡三日喪歸爇香送者數千里不絕時及公皆霣涕云初傅公宏烈以軍需移取庫金七萬有奇米七千餘石公涖任擬以庫項扣抵及卒護印者劾公侵欺　詔逮部郎察審坐侵銀九萬有奇吏議奪職追補　特旨以公清廉免追用示優卹廉吏至意二十五年子林為父訟冤請還職部議不可　特旨許追復林旋請卹　賜祭葬如例林以進士累官

禮部左侍郎加尚書銜致仕爲廉 聖祖之於公既備諸生前又卹諸身後曰廉曰潔褒許再四儼然家人父子其知公深矣然三桂兇燄方張公以一書生不揣而與之抗衡 世祖保全則公之元已喪而骨已朽矣迺謫公於遠示羈縻以稍殺三桂之怒而緩其反留公以爲異日股肱之用其 恩誼爲何如哉同時以御史劾三桂得罪後且大用者爲楊公素蘊與公齊名

楊公字筠湄一字退菴陝西宜君人順治九年進士除東明知縣地當河決後敗城郭民廬且盡居民依邱阜僅數十家公設法濬濠完聚三年閒復業至萬餘戶山東盜發衆數千剽掠旁郡制府密以屬公設計招降之餘黨解散十六年以治績預行取入爲四川道御史公亢直敢言前後上章以十數皆切中時弊而尤著者在直糾逆藩一疏時三桂以分巡上湖南道胡允等十人題補雲南各道幷及奉差部員無復顧忌公疏略言爵祿者天下之大柄綱紀者國家之大防前此經略用人奉有吏兵二部不得掣肘之 旨亦惟以軍前效用及所轄五省各官酌量題請耳從未聞敢以他省不相干涉之處及見任京朝官公然坐缺定銜者也且疏稱求諸滇省既苦索駿之無良求諸遠方又恐叱馭之不速則湖南四川去滇猶近若京師山東江南距滇不下萬里不知其所謂遠者將更在何方 皇上特假便宜不過許其就近調補耳若盡天下之官不分內外不論遠近皆可擇而取之則何如歸其權於吏部銓授爲名正而言順乎縱或雲貴新經開闢料理乏人諸臣才品爲藩臣所素知亦宜請 旨令吏部選補乃徑行擬用不亦輕名器而褻 國體乎古來人臣忠邪之分莫不起於一念之敬肆在藩臣歷歷有年自應熟諳大體此舉即從封疆起見未必別有深心然防微杜漸當慎於幾先祈 申飭藩臣嗣後惟力圖進兵加意綏輯一切威福大權俱宜稟自 朝廷則 君恩臣誼兩盡其善矣疏入閣臣咋舌持其章不敢下 詔下部知之會 世祖皇帝晏駕輔臣出公爲川北道以前疏也而三桂猶銜公不置具疏辨詆其意含影射語伏危機有 旨令回奏公奏防微杜漸古今通義臣但期藩臣每事盡善爲 聖世純臣非有他也故事外吏拜疏必先具揭巡撫佟公見疏語直憫且得罪強公寬易二語奏上坐含糊巧飾應降調公拂衣歸閉門不出者十年論者謂古今事變所伏每患深識之士知之而不敢言或言矣而不用語曰熒熒不救炎炎奈何向使公與郝公言獲用曲突徙薪之功可勝道哉三桂既反人始服公及郝公先識於是尚書郝公惟訥冀公如錫侍郎楊公永寧交章薦公可大用以外艱辭服闋赴湖廣軍前題補鄖襄道當是時賊軍據川東襄陽總兵楊來嘉副將洪福相繼以城叛肆掠房保閒與賊相犬牙而王師餉饟自襄至房保路險懸舟車不通歲調安襄德三郡丁夫擔負率餓十致一夏秋霖潦溪水漲冬雨雪徑滑顚濁死者相望丁夫缺仍檄郡勾補三郡大困而餉苦不繼公訪知穀城有小溪可通舟乃親按行川谷燒石鑿木數十里開漕船道於是水運通利省三郡丁夫十九而軍興無乏遷山西提學道以公明尤著列薦章內陞通政司參議遷奉天丞晉順天尹康熙二十六年巡撫安徽會歲饑甫拜疏請賑即檄州縣開倉發粟吏難之公曰若待報則需時日是棄民也且 皇上仁聖必得請尋報可所全活無算明年夏叛卒夏逢龍據武昌全楚震動而安慶當三省衝訛言屢驚婦女爭出城走避有司呵之不止公大書榜四門曰願出城者聽而徐以塘報殺賊狀曉示遠近數日人情安堵出城者復歸十月移撫湖北時逢龍雖誅脅從者尚衆人情惶擾或一夕數驚公至首嚴告訐之禁以安反側會上元節許民閒張燈火陳魚龍百戲元夜坐堂皇朝門洞開令士民出入縱觀明日市井熙然矣公定變大略多類此是歲旱疏請緩徵漕糧又請兵餉免搭放制錢先後得報可二十八年十月薨年六十先是湖北郡縣疾苦最甚者若沔陽衞之沈塌田地江陵之沙壓空壓漢陽嘉魚之崩坍咸寧黃陂景陵之殺折江夏武昌崇陽通城漢陽漢川雲夢孝感應城之殺田科重鹽利之一年兩賦凡六事而受害者十七州縣蓄積數十年矣公廉得其實條爲兩疏未及上會病甚遂口授於遺疏中切陳之就枕上作叩首狀曰此疏行臣目瞑矣嗚呼犖犖爲國知無不爲公殆無媿宜與郝公並磊磊軒天地歟

湯文正公事略

湯公諱斌字孔伯一字荊峴號潛庵河南睢州人父祖契州學生母趙氏明末

流寇陷州城罵賊死被旌建專祠公少避兵流寓衢州順治九年成進士授
國史院檢討十三年應 詔陳言請廣搜遺書修明史且言宋史修於元至正
特傳文天祥之忠元史修於明洪武亦著巴顏布哈之義我 朝順治元二年
間前明諸臣亦有抗節不屈臨危致命者宜令纂修諸臣勿事瞻顧大學士馮
銓金之俊謂公誇獎抗逆之人擬 旨嚴飭 世祖特詔公至南苑 溫諭
移時是年 詔選翰林出為監司公授潼關道大兵下滇蜀關中當孔道總兵
陳德以師過檄車五千兩實需二千餘輩以金代公密具車二千自坐關上揮
士卒升車盈十兩即出之夜漏四鼓盡出關總兵不得已亦出至洛陽留帀月
軍變而闢城以公故得晏然於是嚴保伍行鄉約建義倉立社學流民復業數
千戶會歲旱無麥兵餉例給麥價浮於穀公請以倉穀代主兵者不可曰如是
兵且變公曰民且飢死獨不能變乎兵有變吾自任之即與兵約以穀餉明年
補餉以麥而令還穀於官兵皆帖然公涖事精敏訟無留獄環禁五十里聽質
者不甕宿糧常出勸荒遇雨止大樹下民朱欄其樹時以比甘棠云十六年擢
江西嶺北道甫三日清積獄八百有奇李玉庭者明舊將也有衆萬人踞雩都
山寨詐約降會海寇鄭成功犯江甯遣諜來贛公獲諜斬之策玉庭且中變急
移兵守南安玉庭果至擊走之復遣兵扼其歸路卒就擒平南軍過南安殺人
有司以鬬殺論公曰力伴者謂之鬬今軍無寸傷而民以兵死與律不應卒抵
軍於法尋乞病歸里丁父憂服除聞容城孫徵君講學夏峯往受業歸與同人
為志學會杜門將母有同年生來為方伯見郡守問公近狀守對言實未聞有
此人方伯嗟歎康熙十七年 召試博學鴻儒授侍講與修明史復疏請順治
元二年以前抗拒 本朝臨危致命諸臣皆據事直書毋瞻顧 聖祖嘉與
頒之史館為成命由是明季諸義烈皆得表章二十年典試浙江轉侍讀明年
充明史總裁官直經筵遷左庶子公為講官每進講先一日齋肅潛思經義書
旨君心正則天下治如天樞之運衆星故務積誠以動 上二十二年擢內
閣學士河南災閣臣議遣官往勸公曰無益也使者所至苛擾州縣一聞遣使
輒輟耕以待勸是再荒也不如令有司自勸便已而河南果長勸災韙者半給

事中任辰旦議阻巡狩封禪事閣臣擬 旨切責公曰給事言是李沆云邊患
既息恐人主漸生侈心相公當以為慮或議改法令公曰官之失德寵賂章也
不此之懲而恃區區之法乎時江甯巡撫余國柱內召廷推代者 聖祖曰
朕聞學士湯斌曾與孫奇逢講明道學身體力行可特授巡撫瀕行 諭曰朕
非忍出卿於外顧吳俗奢靡以卿耐清苦冀有所變革 賜御書三軸馬一表
裏十白金五百兩并撤 御饌賜之十月 上南巡至蘇州蘇城道狹總督
將毀民居廣馳道公曰此非 聖主勤民意也止之再 賜御書及蟒服時
滯獄山積公就舟中判決不假寐者六晝夜初國柱疏言淮陽二屬水淹過出
者令次年輸額賦至是公遣官履勘水如故疏入部議令再勘公仍以實奏事
乃寢於是除耗羨禁私派清漕政汰蠹役行保伍革鹽商匣費自總督以下皆
相戒不得受所屬一錢京朝官奉使過者不敢有所搜索所部肅然蘇松常苦
賦重積逋相仍而江北諸州縣又屢被水旱公以為民氣未蘇教化未易行也
乃奏緩蘇松積欠請分年帶徵從之又請蠲十八十九兩年災欠請除邳州版
荒田賦又請蠲明萬歷時所加九釐餉又極陳蘇松浮糧之困先後奏免額賦
數十萬兩二十年淮揚徐水災條上蠲賑事宜請發帑銀五萬告糴江西湖廣
先借所屬州縣倉穀散放不竢 詔下遣官遄行又言饑民流亡者多請飭漕
臣徐旭齡河臣靳輔分督淮安賑務臣即至清河桃源諸州縣察賑 上命
侍郎素赫往助災民咸就撫輯乃興學以善民俗令城內外及鄉鎮二百家以
上皆立社學就學者廩之擇諸生中賢者為之師月會明倫堂講孝經小學朔
望集士民講 上諭十六條皆身涖之重修泰伯祠及范文正周忠介二祠
朔望往謁禁婦女遊觀胥吏倡優毋得衣裘帛燬坊刻淫詞小說諸無賴為民
害者悉痛除之禁火葬及淹柩者令下一歲報葬三萬餘棺奏劾知府趙祿星
知縣張協濬等常州守祖進朝有異政以失察屬吏降調公疏留吳縣令劉滋
吳江令郭琇皆廉能稱最以積欠未徵不得與行取公疏薦皆格於部議 特
旨允行監生王某有奴竊貲逃數年突引弓刀二十騎稱纍身王府詬詈索金
公立擒付獄論如律常熟奴某持其主父國初所得隆武劄迫主逋逃將據其

主婦公追劄婦之立斃奴杖下蘇州府城上方山有祠曰五通禱賽甚盛凡少
年婦女感寒熱巫覡輒謂五通將娶爲婦往往羸瘵死歲常數十家前有大吏
擬撤其祠遇祟死民益神之公收妖像投水火盡燬所屬淫祠請　旨勒石永
禁公夜治文書常至四鼓日中始一食或勸以少休慨然曰君命卽天命也曰
監在茲敢自暇逸乎居二年吏治蒸蒸民俗丕變時執政明珠方樹黨招權利
引國柱長戶部先後蠲漕及緩征以部費爲名索金四十萬布政使累以爲言
公弗許及大計兩司治行有所需憚公不敢發遂徒手入都以是諸要人皆不
便公所爲明珠有家隸言事多效所至大府常郊迎過蘇長公威聲弗敢謁自
監司以下朝夕候其門公聞使召之將命者用故事以客禮請從騎數十至轅
門公辟大門傳呼隸大窘脫廝輿服被之入至階下見公南面坐乃跽而聽命
公犒以酒食命門卒爲主人隸大慚沮去歸訴之珠謀致難於公而公聲績甚
偉　上方嚮公念公在外無從得事端會東宮出閣讀書乃薦公輔導　皇
太子　上然之授禮部尙書管詹事府事將行百姓號呼如兒失母罷市三
日各繪像以祀去之日羇鄉下邑士女童叟手辦香來會送共閉城門且以農
器塞水陸道不可行公揭示吾在外不能爲父老德往者屢請核減浮糧並爲
廷議阻今入見　天子當面陳之民皆羅拜泣良久乃得行斂麓數肩不增
一物於舊入朝　溫諭褒其廉問路所由及地方利病公以鳳陽災對　上
遽遣近臣往賑時國柱已爲大學士兼管戶部得公所出示以告明珠曰曩議
皆　上所可也今市恩推過號於衆以爲名使　上知此立蹶矣比公至
語已　上聞而公未之知也進講東宮首陳大學財聚民散之義畢講東宮
入侍　上問所講具以聞　上曰此列國分疆時語也若海內一統民散
將安之試詢之公具陳秦隋土崩狀且言一統而民散禍更烈於分國時
上聞猶諒其忠先是淮泗水溢山陽鹽城寶應高郵泰州興化如皋七州縣蕩
析離居　上南巡命濬海口洩積水　敕按察使于成龍主工植尋以廷臣
議使受河督靳輔節制成龍議工費八十餘萬輔議海口沙淤非起高郵車邏
鎮築高隄束內水高丈餘不能出海估費二百七十八萬　上召輔及成龍

面詢成龍力排輔議淮南士大夫慴傷廬墓亦廷爭之乃命尙書薩穆哈學士
穆成格會公及總漕徐旭齡合勘兼問七州縣耆老云何輔議本執政主之
上心頗是成龍廷臣知輔議勢不可行欲幷罷成龍工役公力爭使者曰公
言吾當口奏既而匿不以聞至是公內召　上語及海口公對開一丈有一
丈之利一尺有一尺之利　上愕然曰爾時胡不言公具陳前事詰旦　召
二人與質對二人強辨公徐曰某固知有此也汝行後卽彙士民呈牒並某議
具文書印冊存漕臣所漕臣亦具牘存巡撫所可覆視也二人語塞　上怒
立黜之遣工部侍郎孫在豐往濬下河如公議時始設太子講官以公及詹事
尹泰鄂萘少詹事舒淑中允闔世繩贊善黃與堅任之公疏薦候補道耿介剛
方篤實學有淵源　上遂授介少詹事　命公與耿公輔導太子二十六年
夏不雨　聖祖下詔求言公言民間春稅力弗能堪宜復夏秋兩稅又言虛
課徽銅銅不常有仍聽輸銀便國柱遽起拉公曰公欲變此法使國柱去戶部
未晚也會靈臺郎董漢臣上書請諭教元良愼簡宰執語多指斥時事御史陶
式玉劾漢臣摭浮詞欺世盜名請逮治下內閣九卿議執政惶悚議與同列因
服侍罪王相國熙繼至貌甚暇徐曰市兒妄語立斬之則事畢矣執政曰
上問奏至再三親點次類嘉與之何君言若是王笑曰第以吾言入視何如時
公最後至國柱述兩議以決於公公曰彼言雖妄無死法且所言早諭教崇節
儉宜施行大臣不言故小臣言之吾輩當自省國柱曰此語可上聞乎公曰
上見問固當以此對於是大學士勒德洪吏部尙書達哈嗒皆如公議明珠
入奏國柱尾其後而與之語　命下漢臣免議旋以公當會議時有慚對董漢
臣之語傳　旨詰問公奏漢臣以諭教爲言臣忝長宮僚動違典禮負疚實多
上以詞涉含糊令再回奏公具疏引罪　旨仍切責之於是左都御史璙
丹王鴻緒副都御史徐元珙鄭重等劾公奉　諭申飭不痛自引咎並追論其
去任時巧飾文告沽名會耿公以疾乞休尹泰舒淑及少詹事開音布翁叔元
劾介實無疾並劾公妄薦舉朝多爲不平而達哈嗒獨上疏請與斌介同罷並
下部察議當奪職　詔公與達公仍留任許介去公適聞繼母疾乞歸省

聖祖手詔慰留而忌者意未已屬桂宣言　上將籍公內府或勸公委曲諸
公閒以自解公曰六十老翁尙何求吾安之矣或又勸發忌者陰事以紓禍公
曰吾不屑爲也九月改工部尙書九卿會議公以入謁不至坐降二級留任尋
得疾　敕御醫視十月疾少閒度材於通州某日日下晡忽返招鄉人某官
與語畢遽獨坐一室撫膺語家人吾腹不寬夜半遂薨年六十有一臨終戒其
子溥曰孟子言乍見孺子皆有怵惕惻隱之心爾等當養此真心時時發見久
之可達天德若襲取於外終爲鄉愿無益也又曰吾數月來心無一縷放逸得
力深於平時遺疏入　上遣大臣奠茶酒　詔由驛歸櫬下所司議䘏部臣
以曾降七級奏　特旨仍視尙書例　予祭葬踰月　上與諸大臣語曰吾
遇湯某特厚而怨讟不休何也衆曰無之　上曰廷議重漢臣彼昌言朝無
善政君多失德大臣不言故小臣言之尙不爲怨讟乎衆乃知公爲執政所傾
也非　上寬仁夙重公必無倖矣公之爲巡撫也其夫人及諸公子衣皆布
行李蕭然夏從質肆中易苧幬自蔽春野薺生日采取和豆屑民閒至以諺語
呼爲豆腐湯偶閱簿見某日市食雞公愕曰吾至吳未嘗食雞誰市者乎僕叩
頭曰公子公怒立召公子跪庭下責之曰汝謂蘇州雞賤如河南耶汝思啖雞
便歸去惡有士不嚼菜根而能作百事者哉并笞其僕遣之公生日搢紳知公
絕饋遺惟製屏爲壽公辭焉啓曰汪琬撰文在上命錄以入而返其屏公見屬
吏必諄諄告以君恩不可負民命不可殘懸懸如家人語又以州縣爲親民官
愛民必恤吏立意培護故皆畏而愛之爭自勉於爲善所發公移皆手定數月
後屬吏摹誦必面詢始末辨論以求至當有門下士以給事中奉使過蘇力言
東南鹽政大病於商民因條舉數事每發公語難正言其非其人怏怏出比使
歸踰月次第舉章奏如所言給事語人曰吾師至誠而或以術馭人賢者固不
可測也蘇之巨室有優伶恃姿容結黨行強有司不敢問公迹而得之痛予杖
戒無傷筋骨故縱將合吏薄笞朔望縲戮以徇於市逾年膚剝見骨始瘐死由
是奇衺淫者心悸相勸改前行公又嘗上言歲祲免租民困少蘇而已必屢
舉於豐年富乃可藏於民又凡免當年田租皆中飽於官吏故每遇　國有大
慶或水旱形見不肖者輒急徵以待賜除必豫免次年田租然後民不可欺吏
難巧法　聖祖深嘉與之遂定爲經法凡免地丁編折銀必於前一年頒諭
康熙三十年　特諭戶部自今以往海內歲田正賦編折銀通三年輪免一年
週而復始直省均以徧皆豫免不閒豐凶其後雖以西邊事起中輟而　大訓
炳然籍藏於故府　世宗　高宗當重熙累洽之餘繼志述事屢蠲天下
全租皆先一年降　旨以次輪免是公之訏謨實受其福者非一世也公薨都
城士民奔走長號其歸也哀音過車相屬初吳民有妄傳公訃者輒相驚巷哭
有司曉之乃已毋何訃果至則益哭曰官給我共建祠祀公水旱有祈輒應雍
拜者無不涕下陝西江西江南皆祀名宦雍正十年　詔入祀賢良祠乾隆元
年　賜諡文正道光三年　詔從祀孔子廟庭公與陸清獻公俱號醇儒清獻
之學篤守程朱攻陸王不遺餘力公之學源出夏峯而能持新安金谿之平大
恉主於刻勵實行以講求實用無王學杳冥放蕩之弊故爲異趣而同歸官侍
讀時　聖祖命進所著詩文中有王守仁論　上閱之問爾意云何公曰
守仁致良知之說與朱子不相刺謬且稱其直節豐功不獨理學　上首肯
曰朕意亦如此公所著有洛學編睢州志潛庵語錄詩文集孫之旭字孟升康
熙丙戌進士甲午以編修典試浙江初文正公主浙試力疾衡校不爽銖兩孟
升克繼之改御史出爲霸昌道內遷左通政在官不尙威猛而風采懍然憂歸
以毀卒

靳文襄公事略　子治豫

靳公諱輔字紫垣遼陽人隸漢軍鑲黃旗順治九年由官學生考授國史院編
修改中書累遷郎中右通政康熙二年擢國史院學士改內閣學士十年巡撫
安徽皖屬頻旱民多流亡公撫卹招徠復業數千戶奏臨淮靈璧二縣虛報開
墾田四千六百餘頃請免其賦從之又言爲政首在足民足民有道在因民之
力而教以生財之方大江以北如鳳陽等屬盡失溝洫之舊一遇水旱即成石
田今欲足民莫如力行溝田之法溝田者古井田遺意也然井田法制繁重溝
田但鑿一溝修浚甚易其法以十畝爲畛二十畛爲一溝以地三畝有奇爲二

十畔中之經界二十畝之外圍以深溝溝道廣丈八尺溝廣丈二尺深七尺五寸開溝之土即累溝道上使溝道高於田五尺溝低於田七尺五寸視溝道深一丈二尺五寸澇則以田內之水車入溝中旱則以溝中之水車灌田內溝田一行其利有四水旱不虞一也溝洫通而水有所洩下流不憂驟漲二也財賦有所出三也經界既正無隱占包賠之弊四也疏方下部議行而滇閩變作十三年吳耿二逆寇江西公練標兵募鄉勇嚴斥堠遣偵探武備大振巨寇朱鑣踞歙郡山中爲亂公遣兵躡勦以計擒之於巢湖上游以安部議省驛遞費以佐軍餉事下各巡撫議公以謂省費莫先省事今督撫提鎮每事必專弁馳奏糜費實多計惟事關軍機必專騎馳奏餘悉彙奏以三事爲率是一騎足供三事之役矣議上著爲令歲省驛遞金錢百餘萬加兵部尚書十六年授河道總督時黃水四潰不復歸海清口運道盡塞公上下千里泥行相度喟然曰河之壞極矣是未可以尺寸治之也審全局於胸中徹首尾而治之庶有瘳乎遂條上河工事宜分列八疏大略謂事有當師古者有當酌今者有當分別先後者有當一時並舉者而大恉以因勢利導爲主廷議以軍興餉絀難之姑令量修要害公又疏言清江口以下不濬築則黃淮無歸清口以上不鑿引河則淮流不暢高堰之決口不盡封塞則淮分而刷河不力黃必內灌而下流清水潭亦危且黃河南岸不隄則高堰仍有隱憂北岸不隄山以東必遭衝潰故築隄岸疏下流塞決口但有先後無緩急今不爲一勞永逸之計屢築屢圮勢將何所底止疏上廷議如前　聖祖以河道關係重大下前後廷議令再具奏公堅持前議　上特如所請蓋　上深知公忠勇沈毅可任大事故排羣議用之也公感激知遇昕夕不遑開通清口爛泥淺引河四道濬清江浦至雲梯關外河身築東水隄萬八千丈塞王家岡武家墩高家堰諸決口河隄外加築縷隄及格隄於徐州宿遷築減水壩十三座清水潭舊隄潰最號險工公用棄深就淺計築西隄九百二十餘丈東隄六百餘丈更挑新河八百四十丈奏改名永安河又浚甘羅城西運河凡十里請裁冗員專責成嚴賞罰改河夫爲兵領以武弁畫地分疆日稽月考著爲令甲而侵蝕中飽之弊絕凡公所奏懸因循

謀經久皆此類也方功之未竟也公以時閱三年自請議處部議奪職　詔遣尚書伊桑阿等來閱工並令布政使崔維雅隨往維雅奏上河防芻議兩河治略二書并條列二十四事欲更改公所行減水壩諸法公疏陳海口大關腹心之患已除蕭家渡決口亦易塞不宜有所更張因詳辨維雅所上二十四事不可行章並下廷議工部尚書薩穆哈欲令賠修決口　上不允且曰維雅所條奏朕初以爲可取及覽靳輔回奏知所陳一無可行因　召公入覲公至力言維雅所言之謬　上韙之　特旨免賠修仍發帑堵築二十二年四月疏報蕭家渡工成河歸故道　上嘉悅　優詔批答還公職二十三年　車駕南巡閱河　天顏甚喜　御書閱河詩賜之并　賜公佳哈御舟　上用帷幔異數也明年疏請添建黃河南岸毛城埔減水閘一王家山減水閘三北岸大谷山減水閘二以保徐州上流隄工並於歸仁隄添建石壩二攔馬河及清河運口各添建石閘一又請添築考成儀封陽武三縣河隄七千八百丈有奇封邱縣荊隆口月隄三百三十丈滎澤縣埽工二百一十丈以防上流異漲又請增設蘭陽儀封滎澤河員免開歸二府民採辦青柳均從之會　聖祖垂念高寶諸州縣湖水泛溢爲災　命安徽按察使于成龍經理海口及下河事宜仍聽公節制公疏言下河低於海潮五尺疏海口則引潮內侵大不便請自高郵城東車邏鎭築長隄二歷興化白駒場至海口東所洩之水入海隄內涸出田畝丈量還民其餘田招民屯墾以抵經費廷議如所奏　召公及于公入都于公力主開濬海口故道公持議築長隄高丈五尺束水敵海潮大學士九卿俱從公議通政司參議成其範給事中王又旦御史錢珏從于公議侍讀喬萊寶應人也極言公議非是乃　命尚書薩穆哈等往勘尋以開海口無益奏會湯公斌入爲尚書奏下河宜疏濬　上命孫侍郎在豐往董其事公議遂寢二十六年　詔詢下河田疇何策可紓水患公疏言杜患於流不若杜患於源高家堰隄外正東爲下河東北爲清口當自翟家壩起歷唐埂古溝周橋閘高良澗高家堰築重隄一道長一萬六千丈需費七十九萬兩有奇此工一成東堰隄減下之水使北出清口則洪澤湖水不復東淮下河其下河十餘萬頃

之地可變成沃產而高寶諸湖俱可涸出田畝數千頃招人屯墾可裕河庫且
高堰原爲最險之工增此則永資保固洪澤湖廣闊非常舟行遭風多覆溺行
此隄內之河避險就夷有便於商民者甚大先是公過邯鄲見題壁詩異之蹤
跡其人則布衣陳潢也潢字天裔秀水人饒學識公禮之入幕深資贊助
上閱工時嘗從容問曰爾必有通今博古之人爲之佐公遂以潢對至是言此
議若行非陳潢協力區畫不可疏下廷議如所請並　賜陳潢僉事道銜當是
時于公成龍巡撫直隸　上以公疏示詢成龍成龍言下河宜開重隄不宜
築　詔遣尚書佛倫侍郎熊一瀟與總督董訥漕督慕天顏會勘慕公及孫侍
郎議與公左佛公等以應從公議還奏仍下九卿議二十七年御史郭琇疏劾
公并及潢給事中劉楷御史陸祖修繼之天顏在豐亦疏論屯田累民及公阻
撓下河開濬事　詔俟于成龍至會議嚴察公尋得請入覲先疏論成龍天顏
在豐朋謀傾陷狀又自辯受命治河之日正當兩河極敝之時自碭山抵海口
兩岸決口七十八處高家堰決口三十四處翟家壩成河四道清水潭久潰下
河七州縣一望汪洋清口運河變爲陸地臣晝夜奔馳盡復其故又創開阜河
俾漕艘無阻久在　聖鑒之中至濬築經費初蒙　特遣部臣勘估計需六百
萬兩臣苦心節省自徐州起直抵海口兩岸隄工并高家堰清水潭及前所未
估之阜河暨堵塞楊家莊修築歸仁隄改移運口止用帑二百五十一萬不及
部臣估計之半而諸臣祇爲糜帑營私奪田屯墾必欲陷臣殺臣而後已倘蒙
聖駕再巡親閱隄工更　命重臣清丈隱佔地畝則是非功罪可以立明
上覽疏諭閣臣曰近因靳輔被劾議論其過者甚多輔若不陳辯朕前復何
所控告耶其並下九卿察議三月　上御乾清門　命公與于成龍郭琇各
陳所見成龍言海口必應開濬琇言屯田奪民產業　上曰屯田之事因取
民餘田致民嗟怨靳輔當無可置辯公奏河旁田畝向被水淹臣任事後將決
口堵塞其田盡皆涸出臣將原納租稅之民田給與本主其餘丈出之田作爲
屯田抵補河工錢糧因屬吏奉行不善致招民怨臣無可辯乞賜處分　上
曰各省民田未有不溢於糧額者以餘田作屯誠擾民無庸復議至下河作何

開濬重隄應否停築其令九卿公同詳酌尋允九卿議停築重隄奪公職並奪
陳潢職銜初漕艘出清口入黃河行二百里始抵張莊運口公奏開中河一道
俾漕艘既出清口截流徑渡北岸避黃河百八十里之險由仲家莊閘內進中
河歷阜河泇河北上及工竣學士開音布等往勘稱善　上諭廷臣曰前于
成龍奏靳輔開中河無益反爲民累今開音布等則云河漕兩利謂靳輔治河
無功微獨輔不服朕亦不愜於心矣乃命尚書張公玉書等確勘還奏應如輔
所定章程無庸改二十八年　上再南巡公迎　駕淮安　顧問河工善後
事宜甚悉　特詔復公官以原品致仕有實心任事之褒公家居三載　上
念公不忘凡三　命閱河一　賜　召對三十一年　上諭閣臣曰朕聽政以
來以三藩及河務漕運爲三大事夙夜廑念曾書之宮中柱上至今尚存河務
倘不得人漕運亦必貽悞關繫匪輕其令靳輔仍爲河道總督公以老病辭不
許會陝西西鳳二郡災有　旨截南漕二十萬石泝河而上貯蒲州以振秦民
仍　命公董其役公不敢復辭力疾就道再　賜佳哈御舟以旌異之公至即
經畫西運自清河至滎澤建三門砥柱安流無恙事竣以病狀聞　詔公長子
治豫馳驛省視公抵淮疏陳兩河善後策及河工守成事宜幾及萬言又請豁
開河築隄諸壓田之糧并清淤出成熟地畝之賦均從之再疏乞解任　命內
大臣明珠往視十一月薨於位年六十遺疏至　上臨軒太息欷歔　特命
入都城治喪漢大臣前此所未有也尋　命大臣侍衛奠茶酒　命禮部議賜
祭葬　命內閣議易名　賜諡文襄公所著有治河書十二卷奏疏若干卷嘗
論古今治河成敗之效略曰經生家論河莫不侈賈讓三策其實不然讓上策
欲徙冀州之民自宋時河徙已非漢之故道中策多張水門旱則開東方下水
門以溉冀州水則開西方高門以分河流不知黃河所經卑即淤高數年之後
水從何放且禹貢言九澤既陂所謂陂即今之隄也蓋水流甚平而地勢有高
下使非約之以隄水經由卑地能不浸潰乎讓以繕完故隄增卑培薄爲下策
是故與禹貢相反矣故公治河盡矯讓言專主築隄束水續用告成其詳具載
治河書實千古河防龜鑑也公性孝友九歲喪母執禮如成人居家整肅言笑

不苟而其精力獨瘁於河工中河之役尤國家百世之利論者謂功不在宋禮開會通陳瑄鑿清江浦下云三十五年河督董國安以江南士民籲建專祠入告允之四十六年　上三巡江南還　諭獎公功績且云靳輔經理之法雖後任河臣互有損益而規模措置不能易也至開創中河有功運道民生尤大且遠朕每沿河干徧加諮訪沿淮居民皆感頌治績久而不衰其加贈太子太保予騎都尉世職用彰朝廷追念勳臣之典爲矢忠宣力者勸雍正三年世宗以治豫向隨父任明晰河務由副參領加工部侍郎協理江南河務五年上覽治河方略嘉公勞績追贈工部尚書予祭一次七年　詔江撫尹繼善擇地建祠祀公及齊蘇勒公有司春秋致祭八年　詔建賢良祠京師以公入祀

伊文端公事略

公諱伊桑阿姓伊爾根覺羅氏滿洲正黃旗人順治九年進士授禮部主事康熙三年遷員外郎尋由刑部郎中遷內閣侍讀學士擢內閣學士充經筵講官十四年擢禮部右侍郎調戶部十五年冬　命同工部尚書冀如錫往視淮揚等處河工十六年擢工部尚書調戶部時逆藩吳三桂踞湖南廷議製爲船沙船由岳州入洞庭橫亘湖中以斷賊糧道因　敕公赴江南督造明年復偕刑部侍郎禪塔海赴茶陵督造戰艦二十一年黃河決　敕公往勘兼籌海運事宜公疏言黃河運道非獨輸輓天庾即商賈百貨賴以通達　國家在所必治若海運先需造船所費不貲且膠萊諸河久淤塞開通匪易似屬難行　上是其言是年冬俄羅斯犯邊公奉　命往甯古塔督修戰艦明年調吏部尚書二十三年四月旱　命同大學士王熙等清理刑部繫囚九月扈　蹕南巡奉諭閱視海口公疏言車路串場諸河及白駒草堰丁溪諸口宜　敕河臣靳輔詳閱地勢挑濬深闊引流入海　上以靳輔督理黃河隄岸勢難兼顧海口　命按察使于成龍分董其事二十四年調兵部尚書明年轉禮部二十七年拜文華殿大學士兼吏部尚書充　三朝國史總裁兼管兵部三十五年以臺站馬匹多斃部臣不預嚴飭又不劾奏部議公應奪職得　旨降三級留任明年　聖祖親征噶爾丹　命公往甯夏安設驛站事平充平定朔漠方略總裁官三十七年以老乞休　上諭大學士阿蘭泰曰伊桑阿厚重老成宣力年久爾二人自任閣務以來凡事推誠布公不惟朕知之天下無不知之者伊桑阿雖以年老求罷朕不忍令去也四十一年復以疾請告得　旨卿品行端凝才識敏練勤勞歲久備昇正殿今以老病乞休情詞懇切可原官致仕仍加意調攝以副朕篤念老成至意四十二年七月薨年六十有六遺疏上　優旨下所司議卹　賜祭葬如典禮謚文端公在政府十五年鎮靜和平實心任職尤留心刑獄每侍直句本　上有所問輒能舉其詞不待按冊而得同列服其精詳　上嘗御批本房公與大學士王公熙吳公琠及學士韓公菼等以折本請　旨　上曰人命至重今當句決命在須臾尤不可不詳慎爾等於各獄詞既經閱過苟有所見皆當盡言公乃舉可矜疑者十餘人以對遂皆得緩死每　垂問奏對悉稱　旨　上徐曰此等所犯皆當死朕猶於當死之中曲求其可生之路不忍輕斃一人因念淮揚百姓頻被水災死亡不知凡幾何罪何辜罹此慘酷朕惄然傷之河患不除夙興夜寐不能暫釋於懷也公臚陳災民困苦狀　上曰百姓既被水災存者必至流離轉徙田多不耕賦安從出今當預免明年田賦俾災黎於水退時思歸故鄉粗安生業　上又曰天下黎元皆朕赤子其中朕最憫念者有三等人一讀書寒士一飢寒窮民一無知犯法之人於是公等稽首奏曰　聖心與天地同德即今斷獄之時念淮揚百萬生靈之苦而預籌蠲恤又普念天下士民之不得其所者仰見仁心惻怛無所不用其極也既出即擬　旨預免淮揚田租聞者莫不感頌此雖一端可想見　明良一德之盛矣乾隆十二年　詔以公及大學士馬齊並入祀賢良祠

宋文恪公事略

宋公德宜字右之江蘇長洲人父學朱明進士官御史公登順治十二年進士選庶吉士授編修遷司業侍讀祭酒晉侍讀學士充日講起居注官康熙十年擢內閣學士充經筵講官尋擢戶部右侍郎龍江關大使李九官解餉赴京圖

給門票以銀四十兩賚夜餽公私宅公劾之　聖祖嘉公舉首能遺不負朝任擢九宮扉讞其職未幾調公吏部十五年充會試副考官十六年擢左都御史疏言逆賊吳三桂勢窮計蹙已如釜底游魂而尚敢逆我師行者所恃不過鎗礮而已夫鎗礮專藉硝磺而磺乃河南山西所產必奸民圖利私販賊營請嚴敕督撫提鎮於附近賊境之隘口關道遣將弁巡緝奸販庶窮寇之接濟可杜得　旨下兵刑二部詳議飭禁又言捐例保舉不得已而開然開例三載所入止二百萬有奇而捐納最多者莫如知縣至五百餘人始因缺多易得踴躍爭趨今見非數年不得選授亦觀望徘徊請　敕部限期停止以示慎重名器之意又言從前海禁甚嚴特慮內地奸民句引島寇貽誤邊疆耳近者　天威遐布薄海蕩平宜及此時撫卹流移令沿海商民願採捕及通販海島者許造船官給印票照舊例輸稅其人口貨物往來出入咸稽核之則弛禁仍可防奸裕民生兼資軍計矣疏並下所司議行又言各路統兵大將軍王貝勒以下多玩寇殃民或越省贖買婦女或擾奪民間財物稍不如意即指爲叛逆請嚴飭禁絕從之又疏言遠方未靖　宵旰憂勤　天顏視昔清減神理之關蘊結未舒尤宜珍惜保護昔唐太宗銳意勤學其臣劉洎諫以多記損心宋儒程頤亦曰帝王之學與儒生異伏願　皇上於紬繹羣書時略方名象數之繁袪月露風雲之雕擇其有關政治裨益身心者乃講習而討論之稍節耳目之勞用保中和之德　上嘉納焉時山東提督柯永蓁縱兵鼓譟刃傷知縣吳闓發復隱匿不報公疏劾之　詔罷永蓁任公尋擢刑部尚書調兵部十八年典會試先是　詔舉博學鴻儒公薦主事汪琬生員陳維崧及廷試並列一等琬維崧授編修檢討有差會廷推江西按察使議論未決公以異議爲憲臣所劾當奪級　詔免其處分當是時大兵方攻滇黔秦蜀之餉彼此互推侍郎趙璟等言四川遠於苦累公奏陝西四川互相推諉皆由總督分設之故若併川陝總督爲一人則痛癢相關隨地可以調撥　上從之會靖逆將軍張勇以甘肅邊防緊要請緩裁所添兵額部議如所請公別爲一議言前因河東賊亂添設馬步戰兵原議事平裁汰者應即裁汰其將軍麾下前以步兵二千改爲馬兵宜仍復馬六步四舊制惟因防邊添設之兵可無庸議裁　上遣尚書哲爾肯往會將軍督撫提督閱核酌留河州甯夏所添防兵餘仍復原定經制如公議二十一年調吏部尚書二十三年拜文華殿大學士充　政治訓典一統志總裁先是重修　太祖實錄公亦爲總裁官及告成加太子太傅二十六年六月薨於位年六十有二　優詔悼卹遣官護送由驛歸櫬禮臣議卹典翰林院撰代言之文以祭以葬內閣以易名請得　旨諡文恪公河目海口風度端凝學殖尤淵博訥於言然每議國家大事必侃侃獨摅所見常邀　特允大軍之平黔滇蜀粵也所俘獲婦女無數皆隸旗下羈之北行公疏言婦女何辜宜聽收贖一時得贖者約數千人如脫湯火民尤德之性孝友年十七以父學朱巡按山東死事狀伏闕上書明莊烈帝允加贈卹兄德宸字御之弟德宏字嘯三早著文譽時有三宋之目子駿業由副貢授待詔官至兵部侍郎大業官至內閣學士

國朝先正事略卷五

平江李元度次青纂

名臣

王文簡公事略 兄士祿 士祜

國家文治軼前古扢雅揚風鉅公接踵出而一代正宗必以新城王公稱首公
以詩鳴海內五十餘年士大夫識與不識皆尊之爲泰山北斗當開國時人皆
厭明代王李之膚廓鍾譚之纖仄公以大雅之材起而振之獨標神韻籠蓋百
家其摹埑足以奔走天下雖身後譏議者不少然論者謂 本朝有公如宋之
東坡元之道園明之青邱屹然爲一代大宗未有能易之者也公官郎中時遭
遇 聖祖留意古學嘗 召對閣臣從容問在廷中博學能詩文者孰爲最
於是李公蔚馮公溥陳公廷敬張公英交口薦公 特詔公賦詩稱 旨次日
傳 諭王士禎詩文兼優著以翰林官用遂改侍講尋轉侍讀入直南書房嘗
徵其詩錄進三百篇曰 御覽集 國朝漢人由部曹改詞臣自公始公薨後
五十餘載當乾隆之三十年 高宗特旨以公績學工詩在本朝諸家中流
派較正從前未邀易名之典宜示褒榮以爲稽古者勸遂 賜謚曰文簡可謂
不世之遭久益論定矣然公歷官諸政蹟及生平風節實與其文章足並垂天
壤未可軒輊論也公之司理揚州也 朝命侍郎葉成格駐江寧治通海寇獄
羅織甚衆公力保全良善嚴反坐以懲誣陷揚故有欽賦積逋二萬餘金前任
以考成故重督之遽繫者衆公至惻然曰此溝中瘠耳雖日敲朴何益悉縱遣
之而手疏募諸當事自監司郡守及屬邑悉捐俸代輸不足則募諸商人諸商
故以海寇獄德公傾貲恐後又不足則言於巡撫具疏請豁免於是積逋一清
在揚五年先大案八十有三審高郵居烈婦向氏冤人稱神君公既由司理起
家復以大司寇致政與刑官相終始每讞獄必多方以求其生嘗會議閩撫郭
振羽奏子章獄三人皆以救父故持金刃殺傷人論重辟公曰此當論其救父
與否不當以梃刃論輕重也遂得改緩決任副憲時又嘗爭楊成獄貳戶部時
復爭聊城于相元太平王訓齊河房得亮獄俱減等而衡陽左道蕭儒英則又
爭而必致之法餘起龍爲曾氏所誣則釋餘而罪曾案其所與私者皆伏法其
慎於用刑多類此公爲政能持大體以和平養士氣清不厭俗和而有執故長
成均則嚴飭教條杜請託所獎拔如金居敬湯右曾查昇陶元淳惠周惕輩皆
時名人又疏請定 文廟祀典舞用八佾籩豆十二并增從祀先儒一時皆韙
其論及掌邦憲則絜持綱維飛言者不得毛舉細故會廷議裁御史員額公力
爭以爲 天子耳目官可增不可減奏上卒從公議在戶部時秦中方大饑開
入粟例公預戒所司不得以一星一粒至前先後七年翛然無所與其筦理錢
法也例故有樣錢公立禁革之其權關清江浦也船廠有陋例言於漕帥盡罷
之公與睢州湯文正公初未識面會徵博學鴻儒公言於魏公象樞曰公以學
行聞天下薦士不當以文藝必如湯君者乃可應 詔人知湯公之薦由魏公
而不知自公發之也生平自重其詩不輕爲人作內大臣明珠稱壽有大僚某
手金箋請得一詩以侑觴公曰曲筆以媚權貴君子不爲也力辭之公之幹濟
風節若此而世不盡知爲詩名所掩耳公諱士禎字貽上號阮亭別自號漁洋
山人世爲新城右族年十八中順治八年鄉試祖方伯公象晉年九十有一猶
及見之以宋黻邢太僕書白鸚鵡賦賜公十五年舉會試越三年選授揚州推
官康熙三年總督郎公廷佐總河朱公之錫先後疏薦公擢禮部主事累遷郎
中權清江關十一年典四川鄉試母憂歸旋補戶部郎中十七年特擢侍讀尋
遷祭酒二十三年晉少詹事奉 命祭告南海明年丁父憂二十九年由原官
遷左副都御史充經筵講官晉兵部督捕侍郎三十年充會試副考官調戶部
侍郎三十五年 命祭告西嶽西鎮江瀆三十七年擢左都御史復 命直南
書房編 御製文集明年遷刑部尚書前後 賜御書帶經堂信古齋匾額各
一四十三年坐讞獄失出罷官時公年七十一矣四十九年 上眷念在籍
諸老臣 命復職五十年五月薨於里第年七十有八公八歲能詩頻夢五色
小鳥如鳳凰飛遶左右又屢夢人贈古墨嗅之有異香人以爲文字之祥少游
歷下集諸名士於明湖賦秋柳詩和者數百人在京師與汪苕文程周量劉公
㦷梁曰緝葉子吉彭羨門李聖一董文驥等以詩相倡和在揚州與林茂之杜

于皇孫豹人方爾止等修禊紅橋又與陳其年邵潛夫等修禊如皋冒氏之水繪園每公暇輒召賓客泛舟載酒平山堂吳梅村云貽上在廣陵晝了公事夜接詞人蓋實錄也迄官禮部復與李湘北陳午亭宋牧仲及汪程劉梁等爲文社時宋荔裳施愚山曹顧庵沈繹堂皆在京師與公兄弟酬唱無虛日又嘗奉使南海西嶽徧游秦晉洛蜀閩越江楚間所至訪其賢豪考其風土遇佳山水必登臨融釋含萃一發之於詩故其詩能盡古今之奇變蔚然爲一代風氣所歸公典順天試與韓文懿共事典辛未會試與張文貞陳文貞李文貞共事所得士爲楊文定名時陳恪勤鵬年黃侍郎叔琳惠硏溪周惕等晚直南書房與張文端陳文貞共事皆極九等人表之最可想見一時之盛云公所著有帶經堂集九十二卷漁洋詩話三卷蜀道驛程記二卷皇華紀聞四卷粵行三志三卷池北偶談二十六卷隴蜀餘聞二卷秦蜀驛程後記二卷古懽錄八卷居易錄三十四卷浯溪考二卷感舊集香祖筆記分甘餘話北征日記各如干卷又有唐賢三昧集唐人萬首絕句唐詩十選諸書皆行世兄士祿字子底號西樵順治十六年進士官考功員外郎康熙癸卯典試河南坐磨勘罷官以母憂哀毀卒嘗病二十一史冗駁舛幷三國志並列爲非謂宜廢陳氏而用謝陛季漢書倣晉書例列魏吳爲世家去宋齊梁陳魏北齊周七書而用李延壽南北二史其宋遼金則用柯維騏宋史新編合爲十二史既正史體復省繁複擬上書不果又謂坊本子貢詩傳申公詩說皆僞書李維禎序行津逮秘書收之皆誤也所著有司勳五種集士祜字子澗號東亭康熙九年進士並能詩有古鉢集

熊文端公事略

公諱賜履字青岳湖北孝感人順治十五年進士選庶吉士授檢討十七年充順天鄉試副考官康熙二年遷司業晉宏文院侍讀六年夏　詔臣工極言得失時內大臣鼇拜輔政自專公應　詔上書略言民生困苦已極私派倍於官征雜項浮於正額一且水旱頻仍蠲豁則吏收其實而民受其名賑濟則官增其肥而民重其瘠民情實大可憫矣雖然此非獨守令之過也上之有監司又上之有督撫　朝廷方責守令以廉而上官實敎之以貪方授守令以養民之職而上官實課以厲民之行故督撫廉則監司廉守令亦不得不廉督撫貪則監司貪守令亦不得不貪此又理勢之必然者也伏乞將督撫大加甄別以民生之苦樂爲守令之賢否以守令之貪廉爲督撫之優劣督撫得人則監司自得其人守令亦得其人矣雖然內臣者外臣之表也京師者四方之倡也本原之地在乎朝廷而其大者則在立綱陳紀用人行政之間今政事極其紛更而國體因之日傷職業極其惰窳而士氣因之日靡學校極其廢弛而文教因之日衰風俗極其奢僭而禮制因之日壞宜急思所以補救之乞　皇上申飭滿漢諸臣虛衷酌理實心任事化情面爲肝膽轉推諉爲擔當漢官勿阿附滿官堂官勿偏任司官宰執盡心獻納勿以唯諾爲休容臺諫極力糾繩勿以鉗結爲將順庶職業修舉官箴日肅雖然猶非本計也根本切要之地則端在我皇上之一身矣蓋　皇躬者萬幾所受裁萬化所從出也我　皇上聖明天縱豈常情所能窺然生長深宮春秋方富正宜慎選左右輔導　聖躬薰陶德性優以保衡之任隆以師傅之禮又妙選天下英俊使之陪侍法從朝夕獻納毋徒事講幄之虛文毋徒應經筵之故事毋以寒暑有輟毋以晨夕有間於是考諸六經之文鑒於歷代之迹實體諸身心以爲敷政出治之本若夫左右近習必端其選綴衣虎賁亦擇其人佞倖不置於前聲色不御於側非聖之書不讀無益之事不爲內而深宮燕閒之間外而大廷廣衆之際微而起居言動之恆凡所以維持此身者無不備防閑此心者無不周主德淸明君身强固舉立政敷敎知人安民無非天德所流行天則所昭著由是直接二帝三王之心法自足措斯世於唐虞三代之盛又何吏治之不淸民生之不遂哉疏入鼇拜惡其侵己曰是劾我也遽請治公妄言罪且請申禁言官不得上書陳奏　聖祖弗許曰彼自陳國家事何預汝等耶七年遷秘書院侍讀學士復上言朝政積習未除國計隱憂可慮年來災異頻仍饑荒疊見正[illegible]勝之日勤學勤政在今日最爲切要乞時御便殿接見羣臣講論政治[illegible]而發行之庶可轉咎徵爲休徵疏入鼇拜傳　旨詰問積習隱憂實事以所陳無據妄奏沽名議降二級用　聖祖原之八年鼇拜敗　聖祖[illegible]前事特

廷臣命康親王等勸鞫鰲拜罪狀議詞有鰲拜銜賜履劾己意圖傾害一款論如律方鰲拜枋用時黜陟生殺惟其意或在　上前忿爭或呵叱部臣張威福劾兼大臣稍異同其閒立致死惟公以一詞臣論事侃侃無所避用此直聲浩氣震天下公又以　上即位後尚未舉經筵大典疏請慎選儒臣實啟沃並請設起居注官備記言記動之職會　上欲巡幸邊外公疏言水旱頻仍

聖駕不宜輕出　詔罷前命並嘉其直偉繼今以後事有未當其悉陳所見朕不憚改焉九年四月擢國史院學士　召入內廷命作楷書大書敬天法祖知人安民八字以進復承　命講大學中庸　聖祖首肯者數四十月改內三院為內閣設翰林院以公為掌院學士會復設日講起居注官以公充之遂以明年二月舉經筵大典於保和殿以公為講官知經筵事頃之　聖祖以春秋兩講為期闊疏遂　命公日進講宏德殿　聖祖有疑必問公上陳道德下達民隱引伸觸類竭盡表裏蓋公自初應　詔上書即力言聖學為第一要務其後屢以為言會　聖祖日益勤學既開經筵益盡心於堯舜義孔之道暨周程張朱五子之學咨諏討論達於政事仁浹而義炳其端緒自公發之及公去位後　聖祖每諭侍學諸臣未嘗不稱公之忠益也十年夏乞省母疾歸　命勿開缺十一年　命教習庶吉士十二年充會試副考官時有

詔撤三藩　聖祖舉以問之公奏吳三桂年已老俟其身後撤之其勢易宜緩圖　聖祖以語諸大臣惟明珠米思翰力言三桂僅一子質於朝可勿慮其它又安能為未幾三桂反明年耿精忠反十四年春授公武英殿大學士兼刑部尚書公疏辭不許既受　命參畫軍機及諸道糧餉並請嚴飭軍行所過不得蹂躪禾稼使兵不病民民不失業十五年陝督哈占有關復疏防官一疏內閣擬票三法司核議既檢舉大學士索額圖索初擬票稿不得謂公有改竄情弊請察議免歸家於金陵二十三年　聖祖南巡　召對行在賞賚有加尋書經義齋三字題其居二十七年夏起禮部尚書冬丁母憂歸先是公因進見言西夷噶爾丹且有變宜為備至二十九年邊人告警　聖祖念公言趣起前官三十年充經筵講官與武會試明年春命往江南鞫獄冬調吏部尚書

會河督靳輔請將近河所占民田額賦　詔公會督撫察勘還奏免高郵山陽等州縣額賦三千七百二十八頃有奇三十三年典會試賜九卿會推兩江總督以侍郎布彥圖等十二人列奏　上詰問保布彥圖者何人閣臣以公對

上察知尚書庫勒納與布彥圖有私　特諭切責之而置公弗問三十五年春　聖祖親征噶爾丹公言內大臣費揚古可重任　聖祖命為撫遠大將軍御史龔翔麟劾吏部選補不公謂公藉道學虛名負恩溺職疏下都察院察議以回奏含糊矛盾公與庫勒納等並降三級用　上命從寬留任三十六年復典會試三十八年拜東閣大學士知經筵如故嘗進言海內乂安休養化導正在此時宜益崇學校廣教化講禮讓戒奢汰則萬世太平之業也每入見輒陳四方水旱官方得失推古聖人所以養民保治之意竭慮無隱

聖祖輒改容稱善三十九年典會試四十一年復典會試明年春以老乞休優詔許解機務留京師食俸備顧問四十五年疏辭食俸乞歸金陵　陛辭御書壽耆二字賜之　召入講論累日公因言　巡幸所至官民供辦不無煩費唯　上留意　聖祖頷之　命馳驛歸官為護送明年　聖祖視河工幸金陵　賜御用冠服會纂朱子全書　詔李文貞與公移書往復商定公平生論學以默識為真修以篤行為至教由程朱之塗而上溯孔孟其言曰

聖賢之道不外乎庸庸乃所以為神也所著書有學統學辨學規學餘經義齋諸集四十八年十月薨於家年七十有五　命禮部遣官視其喪　賜賻金千兩祭葬如制贈太子太保諡文端當公之薨也遺疏至京其同姓編修熊本竄入薦己語　上察其僞　命江督取其疏草以進果無是語罪本如律五十一年　諭吏部曰朕初立講官原任大學士熊賜履日以內聖外王之道正心修身之本直言讜論務得至理而後已且品行清正學問優長身後屢加賜恤至今猶軫於懷可錄用其子以示不忘耆舊之意其後侍郎方苞疏請以公祀賢良祠初格於吏議後卒從之

顧文端公事略　孫顥球

公諱顧八代字文起姓伊爾根覺羅氏滿洲鑲黃旗人父顧納禪天聰九年隨

征明大同攻小石城先登　賜號巴圖魯予騎都尉世職任參領順治初從征
流賊平定陝楚江浙皆在事有功嘗以十人夜遇賊騎數萬大呼馳之衆矢齊
發賊不測多寡驚潰晉輕車都尉世襲罔替公其次子也好讀書兼資文武能
引十二石弓順治十六年以廕生充護軍隨征雲南凱旋授筆帖式累擢文選
司郎中銓次守法賄不得行康熙十四年　聖祖御試旗員列第一改翰林
院侍讀學士異數也會逆藩吳三桂踞湖南遣賊將掠兩廣鎮南將軍莽依圖
由江西進廣東駐韶州十六年　上命公傳　諭莽依圖規復廣西幷授方
略卽　命留營隨征軍中多用其謀嘗與傅宏烈等議軍事策其必敗未幾吳
世琮兵至諸將皆敗鎮南兵援之賊乃敗遁公料賊且復至除夕益戒嚴世琮
果以三萬人夜犯我軍公督軍大敗之進勦雲南莽公疾公代治軍與賊再戰
皆敗之世琮窮蹙自殺莽公疾愈具奏其功公以讓諸將馬承廕再反與吳逆
合軍十萬諸軍屢卻公直前突陣或挽之公怒曰諸將軍不併命戰安得勝我
雖文臣當率先赴敵死諸將愧憤合擊遂大敗賊衆十八年京察公爲首輔索
額圖所忌改注浮躁例降調莽公疏言公襄辦軍務竭誠奮勉三年中運籌決
勝動合機宜請留軍營以副都統參贊軍務得　旨以原銜隨征十九年廣西
定莽公卒於軍公隨平南大將軍賚塔進征二十年師至雲南公與勇略將軍
趙良棟等定攻取策賚公從之遂殄滅逆孽吳世璠雲南平諸將多以匿財貨
及婦女獲罪公獨以廉慎免凱旋補侍讀學士入直上書房二十四年擢內閣
學士充經筵講官二十六年授禮部侍郎二十八年擢尚書　聖祖親征噶
爾丹公侍帷幄平生所數奏皆本仁義而性沈密雖妻子不令知尤以守正爲
權要所忌三十二年秋坐事免以世職隨旗行走仍直內廷三十七年以疾休
四十七年薨家貧不能殮身後子孫不免飢寒雍正四年　世宗特諭曰原
任禮部尚書顧八代品行端方學術醇正當征勦吳逆時以學士協贊軍務克
復粵西滇南勞績茂著　皇考因其品學優長足爲模範　特命爲朕兄弟
之師朕自幼與共朝夕講論忠孝大義研究經書肫誠周至獲益良多嗣以詿
誤罷職仍在內廷課讀數載戊子冬物故朕親臨其喪本欲陳情　皇考之
前求加恩賜卹値　聖體違和不敢瀆奏迄今回憶當年誦讀情景宛然如
昨應優加贈卹以展朕篤念師資至意遂復禮部尚書加贈太傅　予祭葬如
典禮諡文端立碑墓道　上復念其子孫貧　賞白金萬兩八年七月　命
建賢良祠京師　特諭應入祀滿洲大臣凡五人大學士圖海都統賚塔次則
公及尚書瑪爾漢總河齊蘇勒也公乞休後子顧儼襲輕車都尉由參領擢任
副都統

顧琮字用方顧儼之子也少習兵農書算不屑章句之學　聖祖開算學館
公與焉議敘得吏部員外郎　世宗登極稽核財賦開會考館以公領職有
書吏行賄某官某官首之於總理局務怡親王王命公訊吏狡抵公笞之忌者
誣公欲殺吏以滅口王疑公亦受賕遂奏劾公交刑部幷訊吏證公無纖毫染
公得無罪　特旨授戶部郎中遷御史出爲河南觀風正俗使巡視長蘆鹽政
疏言州縣於私鹽案每監斃人命請定議處之例從之旋授坐糧廳遷太僕卿
充霸州營田觀察使協理直隸總河晉太常卿署直隸總督雍正十一年授直
隸總河明年四月奏報永定河口久淤正議挑濬仰蒙　天賜引河二十餘里
顯著嘉祥　諭虔誠展祀以答靈貺尋疏言直隸向無額設因糧多致飢斃請
併給以廣　皇仁得　旨俞允又言直隸河道紛岐廳員應改撥就近管轄
幷於要處增河官八缺以專責成至天津淸河二道向無搶修物料請照通定
通永二道例酌工程險易預爲採辦大名道無歲修銀亦請於淸河道庫撥用
均下部議行乾隆元年署江蘇巡撫條奏海塘善後事宜六則並請增海防道
一駐松森適中地專管下九卿議行十月父憂回旗二年協辦吏部尚書事七
月永定河隄決　命公偕總督李衛等搶修遂署河道總督明年代者至仍協
同辦理十月授河督五年疏陳青縣之興濟滄州之捷地兩減河善後事宜六
則皆議行六年秋以題銷永定河修築銀被議　命回京候旨十二月授漕運
總督七年疏陳漕務十則　上可其奏尋奏獲匪徒劫盜船並於安東山陽
各增汛撥兵防察　上嘉其留心經理十一年春署南河總督九月回本
任十二年浙閩總督喀爾吉善劾浙撫常安貪婪各款　命同大學士高斌往

訊卽授公浙江巡撫嗣又　命大學士訥親往會審論如律公坐不能案覈窮究部擬奪職　詔留任尋調東河總督十七年疏言運隄衛無堡房兵夫遊巡雨夜難以棲止請照黃河例每二里建堡房一共四百所撥司庫耗羨銀與造每年酌給歲修銀十九年因河南任內浮費部議再奪職　諭來京候旨十二月薨年七十公剛正孤果百折不回有顧鐵牛之稱嘗上書力言培本根持大體不屑承順風旨奏開捐非善政不宜停止洋洋數千言又嘗入朝天旱多風　上有憂勤之旨公徐曰洪範云蒙恆風若今風色遇屢應朝臣有蒙蔽君父者　上為之動容嘗持議欲行限田法以均貧富與用事大臣動色爭於　上前素以不欺待人而不虞人欺恤下情勞必厚而自奉極儉殿在京師小車敝帷至不能僦屋以居其為觀風整俗使也有密奏豫省歲荒者　世宗命山東運米十萬石賑之總督田文鏡諱災以謂歲熟民無需米仍令運官帶回公爭曰此時民未必不需米就使不需然既運以來存之亦有備無患之義若仍令運回則運費不能動官項仍取諸民民何以堪且王者有分土無分民豫省官民卽山東官民也為臣子者當同心共濟不宜自分區域粉飾太平以希恩寵田滋不悅密奏公倨傲氣凌其上意滅其下　上以問公公曰觀察為　欽差官與督撫平交無所為上也地方吏皆隸督撫非觀察屬吏無所為下也既無上下臣何凌滅之有　世宗笑曰奏汝者田文鏡也毋乃為爭米事恨汝乎公於友朋風義尤篤督東河時前任完顏偉病劇將出署調治公止之曰我與公比肩事主卽兄弟也公之眷屬雖先行然弟在兄何憂一切湯藥事躬為料理完顏公氣息纔屬猶戀戀呼公公應聲卽至身後事皆公任之後巡漕御史伊靈阿亦病垂死歎曰有顧公在死何憂公亦與衣物治喪如送完顏公時與朱文端徐文定及方侍郎苞交甚篤以道義相切劘嘗言人如高安乃真無近名之念嘗　聖祖崩時守官者各次其守方侍郎次於佛寺將歸語同官曰事君猶事父在禮公等居倚廬宜再期今旬未三終歸至家止於外不入室焉可也聞者皆變色易容公時方喪耦十一載既得仕納徽於李氏以　國卹故踰年弗親迎或詫焉其官適罷曰吾曩未能也既而起家為部郎運御史出為鹽政訛者滋多曰吾道公事未畢也其要以雍正三年冬十一月畫押三年中不宜有空日也聞者而不自繩不以人之所不能者愧人也公嘗清時與前任魏公交代有文覺禪師者方自都門出騎從如雲勢烜赫大吏率屬郊迎恐後公與魏公若弗聞也者此雖小節亦可見二公之所守云魏公名廷珍字君璧直隸景州人以清德重於時亦與方侍郎善

瑪恭勤公事略 桂偕公 瑪國相

公諱瑪爾漢姓兆佳氏滿洲正白旗人順治十一年由繙譯舉人授筆帖式累遷內閣侍讀刑部員外郎康熙十三年陝西提督王輔臣叛應吳三桂　上命揚威將軍阿密達自江寧移師往討公隨征署驍騎參領十四年同副都統鄂克濟哈穆等由涇州進勦連破賊寨斬級數百復甯州城十五年夏撫遠大將軍圖海統兵圍平涼輔臣降公還京十二月圖公請調涼州甯夏固原諸鎮兵進定興安漢中　上命副都統烏丹赴諸鎮經理征調事並諭緩急機宜甘肅提督張勇言興安漢中山峻路險糧運維艱宜暫緩進征　上是其言令圖海駐守鳳翔秦州諸要隘分兵助湖廣大軍　命公隨征南將軍穆占規復湖南十七年授御史仍留軍營十九年穆占征貴州二十年進征雲南公俱隨征有功是年　命巡視河東鹽務會御史許承宣羅秉倫先後劾奏前山西巡撫圖克善勒令平陽所屬十三州縣增報鹽丁加課累民狀下巡撫穆爾賽同公確核復奏虛報餘丁萬有七千應豁免課銀萬五百四十餘兩得　旨允行二十五年以審理歸化城都統圖穆德舛案不實降三秩調用二十六年補理藩院司務尋遷戶部郎中權侍讀學士晉兵部侍郎三十五年　上親帥大軍由中路征噶爾丹　命公經理驛站駐劄土木過西路軍營奏報遞送御營以解送軍營馬匹多斃吏議奪職　詔從寬留任三十八年權左都御史尋遷兵部尚書充經筵講官兼議政大臣四十三年三月　上諭八旗都統曰聞京城就食災民近自河間遠自山東來者日衆已於五城給食恐尚未遍及著八旗各分三處煑粥派家計殷實家人衆多之大臣監散凡就賑之民病則醫治斃則棺殮於給粥時察明務令周徧於是公同內大臣佟國維明珠阿

密達等並奉　命監賑四十六年調吏部尚書逾年以老乞休許之五十七年
冬薨年八十有五遺疏入　優旨下所司議卹遣內大臣往奠　賜祭葬如制
雍正八年　世宗諭閣臣曰原任吏部尚書瑪爾漢謹愼小心老成忠厚在
聖祖時宣力多年完名引退中外皆稱爲善人可加贈太子太傅　賜祭
一次以示眷念耆舊之意是年　詔建賢良祠以大學士圖海都統賚塔尙書
顧八代等與公並入祀乾隆元年　詔九卿核議已祀賢良諸臣應予追諡
特賜公諡曰恭勤其後滿大臣續祀賢良者曰桓傳公馮國相
馮公諱國相漢軍鑲白旗人父有功崇德八年從征明中後所前屯衛凱旋授
佐領順治元年隨征山西以紅衣礮攻克太原城二年隨征湖廣擊敗僞總兵
馬進忠於武昌獲賊船十有三予雲騎尉世職授杭州協領晉三等輕車都尉
十八年卒公襲職康熙十三年逆藩吳三桂踞湖南公隨順承郡王勒爾錦往
征賊將陶繼智等犯宜昌公領隊發礮擊卻賊衆尋隨貝勒察尼敗賊於岳州
十八年隨都統根特敗賊於虎渡口遂進征澧州常德屢立戰功十九年授參
領擢副都統三十四年噶爾丹侵擾邊境公率兵至阿爾丹蘇台偵賊擊息明
年　聖祖親征駐蹕克魯倫河公運礮至軍前隨撫遠大將軍費揚古等由
西路督兵敗賊衆於昭莫多俘獲無算晉二等輕車都尉四十一年擢都統五
十七年薨　賜祭葬予蔭襲職由參領授副都統六十一年擢廣東提督雍正
元年薨於位　諭賜祭葬如初三年　憲皇帝以八旗公庫事務惟國相辦
理時綜計明晰下部議卹加一雲騎尉十年　上諭九卿曰原任都統馮國
相謹愼小心樸誠自矢服官辦事從無過愆向來各旗公庫俱有虧空惟國相
所管正藍旗全無欠缺此卽其出納謹嚴操守潔清之明驗伊係朕藩邸中人
知之有素可入祀賢良祠乾隆元年　賜諡曰桓傳

李文定公事略

康熙三十八年十月大學士合肥李公薨於位遺疏聞　聖祖軫悼　命大
臣侍衛至邸第奠茶酒禮臣舉卹典閣臣議諡法翰林院撰文以祭且最其生
平立朝行己之大者著之碑先是公寢疾　上自塞外聞之曰胡不早奏卽
遣學士特默德就問所苦　賜禁方上藥　諭御醫調理日視朝畢輒問病勢
增減狀晝　上臨御久嘗屢易執政大臣深惟政本之地爲治化樞恆難其
選試公者歷有年所益信其可大任而公入閣未期月卽以憂去　上特虛
席以遲其來公益愼乃位愈海內乂安持大體不求赫赫名惟淸靜和平化百
僚紛更異同之迹歸於無事以仰稱　聖天子休養元元含宏廣大之意惜
在位五年善始善終而天下猶以年未篤老不獲竟其施爲惜云公諱天馥字
湘北號容齋先世自黃岡遷合肥公少穎異七歲卽能詩稱神童始公家有別
子占衛籍永城公卽以其籍登順治十四年鄉薦明年成進士選庶吉士在館
益閎覽四庫書淳浤迤演盡經世之學基此矣尋授檢討父憂歸服闋補故官
康熙十一年遷司業晉侍講充日講起居注官歷講讀學士少詹事十六年擢
內閣學士充經筵講官典武會試在　上前有所見必直陳無隱多見從會
雨澤愆期　特命偕大學士明珠等會同三法司詳鞫已成諸獄皆減等發落
二十年擢戶部左侍郎部故利藪有以苞苴謁者公拒之曰吾一日在部爾曹
無望茲事之行也皆動色縮手相戒明年充會試副考官二十三年調吏部尤
以揚淸激濁爲己任前後在戶部四年吏部五年而壹無所私　上自是器
公深矣二十七年擢工部尚書當是時　上召總河靳輔巡撫于成龍面詢
河工事宜靳公以高家堰外宜築重隄截水使出淸口不令歸下河庶淮揚七
州縣之田可出若開濬下河恐有海水倒灌之患于公以修下河開海口係遵
特旨行今高家堰築重隄俾開海口縱上流水不至而秋霖暴漲天長六合
等處水無所洩海口仍應開二人各堅執一說　上下九卿詳議公建議下
河海口宜開高家堰重隄宜停　上從之尋調刑兵二部三十年遷吏部
曹司吏棄不便於公者畏公復來而選人稔聞公名則喜甚公逐吏之尤黠者
以便選人會部爲一淸時當補大學士已逾年一日　上諭閣臣曰機務重
任必不可用喜事之人李天馥老成淸愼學行俱優朕知其決不生事遂拜武
英殿大學士三十一年十月也明年丁母憂　諭曰李天馥入閣未久倘毗方
殷未及展施遽以憂去深軫朕懷遂　賜御書貞松二大字兼　賜書一幅曰

儒者當學探本原行迪醇茂循序進德守己冲虛一言一動罔有不謹嘉謀嘉猷必以入告斯廣譽翕然爲周行之士蓋因公之所已能而益勵其加勉也出都後一日　上曰李天馥侍朕三十餘年未嘗有失三年易過此官不必補人三十四年　召入閣視事公感　上知之深益退然若不自勝威福歸之於朝毀譽不出於口凡宰物應機悉以虛公處之一不以己與也　上三征朔漠還偃兵息民公尤以簡易爲主謂欲變法不如守法欲救弊未必無弊奉行成憲不敢失尺寸此乃所以報也昔宋李文靖公爲相眞宗問治道何先對曰不用浮薄喜事之人此最爲先公之深慮遠識絕類文靖　上之器公亦以此公既薨　特旨賜諡文定按諡法安民大慮曰定公之不喜事所以安民也人咸以受大名爲當云公性至孝執親喪毀甚杖而後起扶母櫬歸當取道巢湖西口時冬月水涸及舟至水驟涌數尺如送喪者舟過卽落如故既葬廬於墓側手植松楸淚血沾漬墓門忽有白燕雙飛掠水至久之不去人以爲孝感遂名公所居爲白燕廬遠近歌而和之友愛二弟白首無閒尤好爲德於鄉廬墓後鄉民歸之遂成村落嘗歲旱苗將槁公爲壇墓前齋三日禱於天方禱伏雨大作及秋忽飛蝗蔽天公禱如前未幾蝗盡去鄉民德之公在位尤留意人才　詔徵博學鴻儒公舉李檢討因篤趙參政進美秦檢討松齡及吏部行取知縣爲科道　詔大臣各舉所知公舉陸御史隴其邵參議嗣堯彭巡撫鵬世稱其有人倫鑒下至單門寒畯聞聲相思惟恐其不登用蓋汲汲於以人事君其心好之誠而非有強也公所活人尤衆爲學士時冬月慮囚嘗讀生其死者知縣李方廣坐法當死公曰其人素有才名得緩決尋以赦免又有殺人抵罪者公獨言乃仇人先折其父足爲父報仇可赦也遂得減等兵興民多被俘贖而歸之者凡數百人在刑部有縣令負官錢數萬產盡應赦而吏持之急公至卽與寬免其子之係累者皆釋之念囚多瘐死庀屋材多爲之所別罪之輕重以居因有大獄下部議者皆曰應死公察其冤獨議曰不當死　上竟從公議貳吏部時韓學士菼同與廷議遇事有不平者輒厲詞色公微笑曰君何至是凡事平其氣可耳僕初亦爾後漸熟漸平也韓深佩其言始在翰林名藉甚雅以文章爲己任與葉文敏陳文貞王文簡諸公倡復古學刊儷體每朝罷讌集翛然如林下人既登相位乃不復狎主齊盟而望其風神局度皆書卷之氣所積也著有容齋集年六十有五子季青字丹壑康熙己未進士官編修季青己卯舉人

陳文貞公事略

陳公廷敬字子端號悅巖山西澤州人順治十五年進士選庶吉士公初名敬以是科有同姓名者　世祖加廷字別之遂改今名十八年分校會試授秘書院侍講累遷司業侍講學士充日講起居注官康熙十二年典武會試尋擢詹事晉內閣學士充經筵講官改翰林院掌院學士教習庶吉士十七年　命與學士葉方藹同直南書房母憂歸服闋補原官二十一年充會試副考官歷禮吏二部侍郎管理戶部錢法擢左都御史二十五年遷工部尙書明年調戶部尋調吏部二十七年法司逮問湖廣巡撫張汧汧嘗遣人齎銀赴京詰其行賄何人初以分餽甚衆不能悉數對既而牽引公及徐尙書乾學高詹事士奇

上察其誣不問公以父年八十有一疏乞歸養得　旨覽卿奏情詞懇切許原官解任仍管理修書總裁二十九年起左都御史遷工部尙書三十一年丁父憂服除授戶部尙書調吏部四十二年典會試拜文淵閣大學士兼吏部尙書四十九年冬以耳疾乞休許之五十年夏大學士丹徒張公卒安溪李公疾未愈　詔公入直視事五十一年四月薨此公歷官階級也任講官時

聖祖稱其啓迪朕心甚有裨益以天氣漸寒與學士張英等各　賜貂皮五十張表裏緞各一丁母憂　上遣學士二人慰問　賜奠茶酒　特旨照學士階　賜卹洎遭父喪　溫旨慰卹如例滇南平定　命撰朝會宴饗樂章下所司肄習嘗與徐公乾學纂鑑古輯覽　諭嘉其勸戒昭然有裨治化此外若三朝聖訓政治典訓平定三藩方略皇輿表一統志明史公皆爲總裁官故事大臣入閣不復侍經筵兼之者惟張公英及公二人耳　聖祖南巡　召試江浙諸生公與大學士張公玉書等三次皆奉　命閱卷公初以　賜石榴詩受知　仁皇帝後進所著詩集　上賜以詩且題云大學士陳廷敬作各

體詩清雅醇厚非積字累句者所能窺也爰作五言近體一律以表風度其詵也　命皇三子允祉率大臣侍衛奠爵賚白金千兩治喪令各部院滿漢大臣俱往弔　御製詩挽之　諭稱公夙侍講幄淬礪綸扉學問淹洽文采優長恪慎清勤始終一節下所司優卹　賜祭葬如例加祭一次　予諡曰文貞此公前後所承　恩遇也　聖祖留意古學嘗　召對羣臣從容問在廷中誰最能詩公以王公士禎對　詔舉博學鴻儒公疏薦汪公琬之二公者一爲詩伯一爲古文家而皆由公言以達　天聽後十餘年　聖祖復以後進詩人垂詢公公以史給諫申義周宮詹起渭對皆一時之傑也公尤夙知靈壽令陸公清苑令邵公賢袖疏草將列薦會　上御宮門亟召九卿舉廉吏既進升階未盡一級　上獨目公班定又數目若詔使言者蓋是時公方掌御史臺以進言爲職又嘗數薦人以故數目公使言公自念班六卿下既未承明詔當以次對已而六卿有言他守令賢者語未竟　上特問公廉者果爲誰公奏言知縣陸隴其邵嗣堯皆天下清官雖治狀不同其廉則一也於是兩公皆擢御史始公嘗亟稱兩公廉或謂曰兩人者廉而剛剛者易折且多怨恐及公公曰果賢歟雖折且怨庸何傷是可謂能以人事君者矣公在官所建白皆得大體嘗疏言貪廉者治理之大綱奢儉者貪廉之根柢欲教以廉先使之儉古者衣服輿馬器用之具婚喪之禮殿不得踰貴小不得加大今或等威未辨僭靡相高轉相慕效富者黷貨無已貧者恥其不如因而冒利觸禁其始由於不儉其究至於不廉如水之失隄防而莫知所止請嚴申定制以挽頹風又言去年九月山東巡撫題報濟甯等屬水災部議令委官履勘十一月以勘定成災分數具題部議令分晰地畝高下今年四月題覆部議始許蠲免　德音下逮近者已逾半年遠者將不止一載如此其遲迴者所行之例則然耳臣愚謂既有被災分數即可知地畝高下拘文牽義何救死亡請破例以求實濟又言督撫之職在察吏吏果廉能毋敢加派火耗毋敢黷貨於詞訟毋敢朘削富民然後能一意行上之教化而民不懼於刑今吏或不能誠有罪焉然非盡吏之罪也上官廉則吏自不敢貪上官貪則吏雖欲爲廉而不可得方今要務首在督撫得人爲督撫者不以利欲動其心然後能正身以董吏吏不以出事上官爲心然後能加意於民民可徐得其養養立而後教可行請自今督撫保薦州縣吏必具列其無加派火耗無黷貨詞訟無朘削富民及月吉宣講　上諭諸實蹟俾知功令所重在此而　皇上之考察督撫則以潔己教吏吏得一心養民教民爲稱職庶幾大法而小廉又言臣再領臺垣每誡科道官凡有建白不許預聞於堂官僚友以滋指使屬託之弊如中外臣僚果有奸貪不法及灼知時事因革所宜先者則當切實指陳否則與其生事以塞責不若省事而擇言蓋毛舉細故剔摘成例易至刻薄煩碎誠能持重養銳言不輕發發而必當使不肖者有所警戒顧忌而不敢恣意爲非所謂省事而擇言也公所陳切中時弊糾劾不苟同多此類此前後薦拔數奏之大端也生平內行篤修尤好學未嘗一日去書少與汪公以文章切劘與王公以詩相唱和皆能得其深處而面目各不相假回翔館閣出入禁闥凡五十年值文運昌隆之日從容載筆人望攸歸燕許大手筆海內無異詞焉所著曰尊聞堂集午亭文編

徐立齋相國事略

公諱元文字公肅號立齋江蘇崑山人父開法恩貢生明季兵亂嘗救難婦數十人有隱德生四子公其叔也母顧太夫人夢神授玉尺而生公年十四補諸生順治十六年　賜進士第一　世祖召見乾清門還啓　皇太后曰今歲得一佳狀元　賜冠帶服物視舊典有加除翰林院修撰嘗從幸南苑　賜乘御馬　命學士折納庫爲執經館師也公遜謝乃改使侍衛又嘗晚對便殿夜分　賜饌　世祖問從者得無飢乎即　命賜以食一日同諸詞臣入見命撰孚齋說孚齋　上讀書處也文成　世祖稱善命刻行之偶問以釋氏書公謝不習　上亦不之強十八年　世廟晏駕公號慟若私喪歲以國諱日齋居蔬食慘戚終其身康熙初元江南奏銷案起坐罣誤鐫級衛經歷閱四年事白復原官丁外艱與兩兄日居喪次酌古禮行之從父官汀州推官卒公往迎其喪靖南王耿繼茂慕公名餽金二千願一見公曰是貨取也卻其金卒不往見八年補國史院修撰遷祕書院侍讀典試陝西明年遷祭酒

充經筵講官自是每 御經筵必命公講至登政府猶然公之在成均也嚴繩
以師道自任疏請準順治間例令直省學臣選拔文行兼優之士復鄉試副榜
額並選監肄業得 旨下部著爲令復請廣監生中式之額並請罷停納粟一
途言其不可者有四章下所司納例自河工外得一切停止涖學四年端士習
正文體條教大飭後公在西臺 上語閣臣曰徐某爲祭酒規條嚴肅滿洲
子弟不率教者輒加撻責至今猶畏之後來那得如此人其爲 上見思如
此十三年進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充 實錄副總裁明年改掌院學士兼官
如故尋充日講起居注官教習庶吉士時公弟秉義方與館選公疏辭不許惟
特免秉義教習而已先是熊文端在講筵累稱說孔孟程朱之道及是
聖祖益欲博覽前世興亡得失之所由 詔公用歷代通鑑與四書參講公與
桐城張文端取通鑑綱目擇其事之關主德裨治理者逐一進講博採先儒之
論以己意附之旁推交通一以仁義爲本及歲終彙進講義公具疏尤以心法
爲諄諄其責難陳善多此類也尋充孝經衍義總裁典武鄉試是科武闈考官
改用二人僅 車駕方出封 旨留閣中曰朕自與一好主考及發視乃公也
十五年母憂歸十八年 特召監修明史學士充監修非故事也秋赴闕辭
新命不許因請購遺書徵遺獻薦故給事中李清主事黃宗羲及原任副使曹
溶主事汪懋麟布衣黃虞稷諸生姜宸英萬言部議不允 特旨從之有 詔
召清等宗羲溶並以老不至而各上所著書 詔並付史館尋補內閣學士吏
部題補給事中 上擬分省均用科道官公言地均矣如才不均何乃止九
卿會推江西按察使有舉張仲舉者御史唐朝彝力言仲舉在閩無善狀科道
公疏劾朝彝副都御史李仙根給事中李宗孔不願署名遂并劾之部議當二
李降級朝彝奪官 聖祖曰此處分太過公奏會推本欲公之廷論何嫌異
同今科道公疏必不許一人不列名恐啓脅持之漸流弊無窮 上曰當免
處分公曰凡言免者謂有罪而寬之也臣愚謂諸臣實無罪但降 旨云不必
處分則所全多矣從之御史有言宜遣大臣巡方者公曰巡方向遣御史以有
憲長彈壓也若遣大臣或妄作威福誰能禁之 上是其言罷不遣公感激

知遇益思自披瀝每隨閣臣於 上前陳奏取進止 上每問必具言本
末務達己意乃止尤留意刑獄當秋決抱牘具陳所宜決宜留者及他所條對
甚悉 上多從焉十九年超拜左都御史入謝 賜御書又傳 諭曰朕久
不作書頃試筆得鳶飛魚躍四大字并以賜卿時滇南將定諸逆黨多率衆歸
附耗餉不貲公請畫行散遣安插以寬民力又請除三逆虐政在粵東者五曰
鹽埠曰渡稅曰總店曰市舶曰魚課在閩中者四曰鹽稅曰報船曰冒撥驛夫
曰牙行渡稅在滇南者四曰勳莊曰圈田曰礦廠曰冗兵疏上俱下所司議行
初御史劉安國請察隱占田畝州縣吏利其升敘多捏報累民公力陳其弊謂
名爲加糧實耗糧戶名爲清弊實長弊源請飭督撫各自檢舉若始終掩覆者
科罪有加部議從之又言督撫之優劣當以民生愉戚戶口增耗爲斷其小事
詿誤宜寬免至於教養有方治效顯著方予加銜增秩若督催捐助察逃墾荒
諸政績但予紀錄如此則賞不僭罰不濫矣又言藩臬貪污督撫不間者宜以
徇庇罪之時部例捐納官到任三年後稱職者具題升轉不稱職者罷之已復
令捐銀者免其具題公言國家大體所關惟賢不肖之辨而已今吏途甚雜所
以令三年具題者欲使賢者勸不肖者懼若輸銀可免具題是金多者與稱職
同科也臣謂稱職非可捐納而得此曹以見任之官營輸入之計何所不至所
宜急停止者也歲貢本屬正途自開捐納生員之例遂得并捐歲貢冒濫正途
臣謂正途非可捐納而得其由捐納歲貢得官者仍須保舉方可一體升轉所
宜急更正者也總之捐納係一時權宜願於收復滇南之日即 賜明詔概止
不行則 聖政一新而人心可大快矣公自爲祭酒時屢言捐納非便至是益
切云雲南平告 廟肆赦羣臣稱頌功德公獨言聖人作易於泰豐既濟諸卦
垂戒尤切願 皇上於景運方新之會倍切兢吝彝儆之心兼諭大小臣工
乘此治定功成相與洗心滌慮毗贊大業如政體宜講也不妨詳考舊章國用
急節也不宜過加綜核行一事必謀久遠勿狃目前之近圖爲百姓必留有餘
務培國家之元氣至於振紀綱以崇大體核名實以課吏才崇清議以定國是
厲廉恥以正人心端教化以固治本抑營競以儆官邪敎節儉以厚風俗正名

分以絕奸萌並當今急務望存寬勤恪恭之意力去因循苟且之習天下幸甚
疏將上有以太直為言者不顧也二十一年　天子有事春蒐鹵簿已集闕
下公率御史三十人進諫　上溫言諭公方春省耕不出旬日回非遊畋也
明年大計公請令藩臬得面陳章奏　上親加咨詢以觀其才　上韙公
言至日　御乾清門科道官侍班通政司引藩臬官以次面奏著為令明年
詔藩臬勿舉卓異自公掌計典門不通謁語人曰當考察時直省大吏皆長跪
堂下自陳履歷其嚴重如此使少有所私不內愧耶舊例八旗漢軍文職官任
漢缺者丁憂任旗缺者不得丁憂又滿洲任督撫藩臬者守制而京朝官三月
後即出供職公謂宜一體丁憂以崇孝治且言外官聞赴者宜即日奔喪毋得
治事候代並申士庶居喪釋服從吉之禁皆報可先後疏劾閩督姚啓聖巡鹽
御史堪泰杭州副都統高國相御史蕭鳴鳳姚上疏引罪高交部察審兩御史
俱罷斥是年冬湖北按察使缺廷推副使王垓胡悉寧皆山東人　上疑之
問舉者為誰或以公對公不與辨遂降三秩用明年春　詔留公專領史局故
事監修官不與編纂公以書久未成手自排纂既而纂修一統志　上曰此
事須徐家兄弟為之於是公又為副總裁其年秋公子樹聲及兄子樹屏同舉
順天鄉試九卿磨勘當黜并請下法司質訊　詔除二人名餘弗問二十五年
考選科道掌中書科者以舍人王緝植咨送吏部緝植公外兄女壻也言者誤
以為公壻劾公實陰主之部議奪職　詔鐫四秩留史局如故二十七年二月
公兄乾學自總憲遷大司寇　上難其代久之不補七月復還公故官兄弟
相代為亞相海內榮之入臺一月四上疏請禁科道官勿交關督撫並結納諸
外吏仍設建言牌俾輪班奏事又請停臺灣官販嚴海防又言知府缺多吏部
延不補又劾巡鹽御史陶式玉貪贓狀事多施行而式玉竟抵罪前御史李時
謙裘充美以伉直罷官公論薦之時謙得復用十二月遷刑部尚書甫旬日調
戶部故事鎖算錢穀悉假手書吏事關外省索賄動千萬公銳意釐剔句稽出
納吏斂手奉法時江南福建藩司庫缺銀四五十萬公請　敕督撫歲一盤查
禁有司毋得私派部費旋奉　詔清理刑獄言減死諸囚發黑龍江者多不得
存活宜復舊例發內地從之二十八年拜文華殿大學士辭不允　命掌翰林
院事充政治訓典方略一統志總裁明年春李時謙條奏失　旨公自引咎降
二級留任時謙得不坐尋充國史總裁官公與兄健庵俱好士延攬獎借如不
及累散千金赴人之急然健庵性豪放食客滿門下頗招權利致彈劾而公介
然謹禮法門庭闃如有沈生者中表兄弟也一日從容言某總兵得罪出重寶
求滅死公能一援手乎公變色曰是何言速去毋汙我遂擯沈生公既以廷議
數與滿大臣忤而郭僉都琇之劾明珠也健庵實陰風之明珠既罷相其黨徧
布中外欲殺公兄弟以洩憤於是江督傅臘塔劾公子姪交結巡撫洪之傑招
搖競利公具疏力辨求去　上許原官致仕即日辭朝舟過臨清關吏大索
雖簪瓻之屬皆發視僅得圖書數千卷光祿饌金三百而已皆嘖嘖歎清官不
置公自領史局積勞氣逆上及歸家復發三十年七月薨於里第年五十有八
公少受知　世祖即以天下自任及遭　聖祖委任之重誓竭忠不為利
害禍福髮變計兩總內臺凡事涉八旗同僚多咋舌公持之甚力時方重竊逃
之律將軍馬哈達請令奴亡者得自句攝勿關有司公不可曰是重擾民也滿
大臣曰當令將軍會同督撫行之公曰如此則仍將軍為政當令督撫會同將
軍　上以公言為是京師奸人多掠平民賣旗下故逃者日眾公請由地方
正印官驗問給印契為憑否者坐之八旗家人以投水自經報部者歲至千人
公請凡驗有傷痕及一家中前後死三人者酌予處分從之府部寺院筆帖式
近三千人求開例捐納典州縣公不可滿大臣好言勸公公曰諸公既不謂然
某當別為一議不以相累也卒從公議而罷其以京察大計罷者謀入貲復官
公亦持不可既罷議侍郎項景襄留揖公曰微公正途無入仕望矣晚年官逾
貴常戚戚如有憂者嘗言吾在樞密未得稍展布反不能發舒如戶部時每聞
進一正人或行一善政則喜形於色內行修潔苞苴之使不及門御家人嚴整
退食之暇匡坐讀書而已待兄弟極友愛然恆以道義相規切著含經堂集若
干卷明史稿未成嘗疏請準宋史益衛二王例以福唐桂三王事蹟載附傳其
明末諸臣盡忠所事者直書無隱　詔曰可至乾隆初明史告成頗用其例云

葉文敏公事略 沈文恪公荃 吳文恪公士玉 高文恪公士奇

葉公方藹字子吉號訒菴江蘇崑山人父重華明進士官太常少卿有才望公胚胎前光屬學行舉順治十六年一甲三名進士授編修康熙十二年充日講起居注官屢被 顧問應對敷陳忠樸無飾語署 賜宴瀛臺從官皆進詩賦公獨撰入箴以獻 聖祖善之 命撰太極圖說稱 旨 賜貂裘文綺遷左庶子侍讀學士十七年晉掌院學士兼禮部侍郎入直南書房充鑑古輯覽皇輿表總裁會 召試博學鴻儒 命與馮杜李三相國同閱試卷所拔皆名宿人服其公明年充會試副考官教習庶吉士總裁明史又明年偕書講義成公奏請頒發得 旨尚書紀載帝王道法關切治理講幄諸臣疏解明晰深於典學有裨其即刊行並予優敘遂加公禮部尚書銜十月 上親講易噬嗑卦辭公與同官進所撰乾坤二卦總論 上覽畢曰卦爻義各不同即如噬嗑一卦中四爻主用刑者言初上二爻主受刑者言必得總論發揮庶全卦之義可了諸卦可照此撰進又書進通鑑講義 上問諸葛亮何如伊尹公對曰伊尹聖人諸葛亮大賢大約伊尹可比孔子諸葛亮可比顏淵 上首肯一日講中庸 上問知行孰重公對曰宋臣朱熹之說以次序言則知先而行後以功夫言則知輕而行重 上曰畢竟行重若不能行則知亦空知耳尋遷禮部右侍郎二十一年卒 優詔褒卹 特遣侍郎庫勒納侍衛常保往 賜奠知公貧不能殮 賜金營其喪葬議加祭一次 特諡文敏公釋褐後即以文章受知 世祖其授學士紀 恩詩有云敢道齊賢留異日屢稱蘇軾是奇才記是事也後蒙 聖祖召入內廷矢音賡和敭詠昇平詩格亦進而益上所著曰讀書齋偶存稿同時有三文恪曰華亭沈公吳縣吳公錢塘高公皆以儒臣被 恩眷與公埒

沈公名荃字貞蕤一字繹堂順治壬辰一甲三名進士授編修出爲大梁道以憂去服闋補通薊道左遷甯波同知未行 特旨召見復四品冠服仍入翰林補侍讀康熙十一年典試浙江充日講官知起居注遷祭酒再遷詹事直南書房晉禮部右侍郎二十三年卒於官 賜祭葬如典禮 予諡文恪著有充齋集公學行醇深好獎進士類書法尤有名 聖祖嘗召入內殿 賜坐論古今書法凡 御製碑版及殿廷屏障輒 命公書之每侍 聖祖書下筆即指其弊兼析其由 上深嘉其忠益其後公子宗敬以編修入直 上命作大小行楷猶憶及前事使內侍傳 諭安溪李公曰朕初學書宗敬之父荃實侍側指陳得失至今每作書未嘗不思荃之勤也其身後見思若此然公之風節不第以能書重也分巡大梁時劇賊董大祿等聚衆千餘剽掠許穎間公督兵殲其魁餘黨解散禹州益以竹園爲窟穴公收捕按誅之學宮圮捐俸鼎新并修復聖賢祠墓頻年河夫柳束及軍需供億過繁民困甚公爲申請禹鄭十二州縣得減三之一去之日士民爲建碑立祠順治十八年旱 詔求直言時新例罪當流者皆徙烏喇極北公謂烏喇距蒙古三四千里地不毛極寒人畜凍輒死罪不應死者不應驅之死地乃獨爲疏上之有 詔令畫一公持前議益堅且曰此議行三日不雨者臣願伏欺罔罪 聖祖改容納之越二日大雨盈尺例竟罷

吳公士玉字荊山吳縣人爲諸生即以文名天下康熙丙辰進士選庶吉士授編修充宋金元明四朝詩集纂修再擢侍講督順天學政 上巡幸畿甸公扈 駕至玻璃口 召試律詩十二韻獎賚有加雍正癸卯遷內閣學士經筵講官入直南書房甲辰典試江西稱得士由侍郎左都御史累遷禮部尚書癸丑二月薨於位 優詔賜卹 諭祭葬 予諡法公學無涯涘閎通儒雅好扶植人倫與徐健菴韓慕廬均以宏獎爲己任方百川望溪嘗贊以文公與慕廬擊節不去口由是二方之名震天下詩宗韓蘇所著有映劍集

高公士奇字澹人號江村世居錢塘以國學生就試京闈不利賣文自給新歲爲人作春帖子自爲句書之偶爲 聖祖所見立 召對旬日中三試皆第一遂 命供奉內廷授詹事府錄事遷中書 賜居西安門內康熙十七年賜敕曰爾侍直有年凡密諭及譔章詩文等類纂輯書寫甚多特賜表裏十疋白金五百兩以旌其勞十九年 特擢翰林院侍講二十二年充日講起居注官尋遷右庶子晉侍講學士少詹事公以布衣膺殊遇屬吏騶尾閉屨和不可

曆數每奏一篇　上未嘗不稱善公素敬愼口不言溫室樹徙以不由科目
躐躋華要朝士多仄目二十六年以聾聵疏乞骸骨許原官解任仍充一統志
副總裁二十八年從　上南巡至杭州　駕幸公所居之西溪山莊賜　御
書竹窗額九月都御史郭琇疏劾之　命休致回籍三十三年　詔閣臣舉長
於文學者大學士王文靖張文貞薦公及徐公乾學王公鴻緒並　召來京修
書仍直南書房三十六年以養母乞歸　特擢詹事允其請四十一年授禮部
侍郎以母老未赴四十三年　大駕復南巡公迎謁淮安及回　鑾隨扈至京
優養以歸是年六月卒　詔給全葬予與時爲庶吉士　特旨授編修越三
年　特旨照侍郎沈荃勵杜訥例　賜諡文恪所著有經進文稿天祿識餘讀
書筆記扈從日錄隨輦集城北苑西等集春秋地名考略左國輯註諸書

國朝先正事略卷六

國朝先正事略卷七

平江李元度次青纂

名臣

吳文端公事略

吳公諱琠字伯美山西沁州人也順治十六年進士知河南確山縣邑遭明季流寇殘破公招徠戶口墾田歲日益以方略捕獲盜魁戴勝宇杖殺之大軍征雲南邑當孔道輿馬糧餉先事豫辦而民不煩康熙十三年以卓異入爲吏部主事歷遷郎中十六年遷鴻臚少卿尋轉光祿少卿通政司右參議魏敏果公象樞亟稱其賢二十年 特擢右通政二十一年任太僕卿越三月擢左副都御史請復 敕督撫巡方疏曰令甲督撫于 命下之日卽杜門謝客洎任守令不得參謁上官凡有舉劾不過據道府揭報及胥吏訪聞愛憎毀譽眞僞相亂督撫無由知革火耗而火耗愈甚禁私派而私派愈增請 敕直省督撫親歷各屬以知守令賢否或謂巡方恐勞擾百姓夫督撫賢則必能禁送迎卻供億如其不肖雖端坐會城而暮夜之饋踵至矣豈獨巡行足以勞民哉又疏曰巡撫及巡守道無一枝之衛而提鎮各建高牙前日撫臣如馬雄鎮道臣如啓泰雖懷忠秉義空拳莫施向使各有兵馬奚至束手宜及此時復舊制使巡撫巡守道仍各管兵馬減提督增總兵分一鎮爲數鎮以聽督撫節制則無尾大不掉之患矣二十八年除兵部右侍郎尋 命巡撫湖北湖北自裁兵之變黠猾率指仇人爲賊黨株連不已公概不究訊懲其妄訐者人心大定淬勵所屬郡縣俾爲良吏怙終則糾繩無少貸陝西饑流民入湖北令有司分賑全活數萬人三十一年 上念陝西西安兩水不調襄陽地近西安 命截留湖北漕米十萬石貯荊州備賑既而 命以荊州兵船載運至襄陽公與糧道王道熙議以兵船艤泊大江必由漢口溯流西上方抵襄陽計程二千餘里今原運漕船將次撤回莫若乘夏水令原船順道運赴襄陽僅七百餘里卽以便宜行具奏 上嘉之八月以內憂去任時贐一無所受曰非吾母志也三十三年 上以公有守有才 特用爲湖廣總督三十四年奉 旨酌裁湖廣額兵公區畫得宜人情帖然武岡州牧任三谷激民變立捕其爲首者置之法而劾罷州牧故事土司見州縣吏不敢抗禮後大吏稍稍優遇之漸以陵夷公至絕饋遺飭謁見長吏如故事無敢肆者奏增湖廣鄉試解額 上命並增各省解額三十五年陞左都御史既視事自戒曰昔賢有言司風紀者當養人廉恥不專以彈劾爲能吾謬掌臺端要在正己率屬其可見事風生以褻憲體乎三十六年典會試是歲五月 上北征回鑾郊迎 顧諸臣褒左都御史吳琠及河道總督張鵬翮居官之廉翼日又 諭諸臣曰吳琠居官卽爲所參劾之人亦以淸官稱之百姓尤深感服閣奏曰以公爲刑部尙書而以張公爲左都御史三十七年進保和殿大學士兼刑部尙書公熟於朝廷故事中外章奏可否見輒洞然其有往事可援據者雖久而不忘奏對皆竭忱悃 上每稱善所薦引皆廉能吏三十九年會試公以右臂偏枯引疾 特命爲總裁官六月 御書風度端凝額賜之四十一年具疏乞休同官代奏請 上曰吳琠爲人誠實豈可聽之去書以 御臨米芾千字文賜公題其後曰吳琠寬厚和平持己淸廉先任封疆軍民愛其實惠朝中之事面折廷爭必得其正朕甚重之故書於後以紀其能得大臣之體四十四年薨於位公居政府室無妾媵口不言淸每語任外吏者曰地有遠邇俗有夏[illegible]然愛財惜命民情則一也能體此念自爲良吏矣遺疏入 上遣重臣奠茶酒 予祭葬如典禮諡文端所司奏大學士缺 上以公喪未歸暫缺弗補 諭曰朕心殊不忍也翰林院進所撰祭文 諭曰大學士吳琠賢行甚多數改撰其文有曰潔己奉公正身率屬總憲綱而丰裁卓立掌邦禁而讞獄持平愼以居躬淸能容物其知公也深矣初沁州薦饑公糶米賑之全活甚衆有司議增沁糧一千三百兩公力爭改正沁人德之立祠以祀雍正十年 詔入祀賢良祠子四長時謙康熙三十三年進士

張文貞公事略

公諱玉書字素存江南丹徒人父九徵字湘曉順治二年舉鄉試第一九年成進士博學礪名節歷官文選郎出爲河南提學僉事以公淸著兄玉裁字禮存

九歲通五經康熙丁未廷對直刺部院督撫陋弊讀卷者歎曰此長沙痛哭書
也遂以一甲第二人授編修有名於時弟仕可恕可皆進士公以順治十八年
進士選庶吉士授編修康熙十五年擢司業遷庶子充日講起居注官十九年
進講乾清宮　上問理學之名始於宋否公奏道理具在人心宋儒講辨加
詳耳　上曰日用常行無非此理自有理學名目彼此辨論而言行不符者
甚多若不居講學名而行事允合此即真理學也公以講幃奏對稱　旨加詹
事銜陞侍講學士二十年擢內閣學士充經筵講官教習庶吉士二十二年遷
禮部侍郎兼掌翰林院二十三年丁父憂　特遣學士王鴻緒奠爵服闋擢刑
部尚書二十七年開音布監督高郵州石工奏請閉塞支河口爲中河蓄水
仁皇帝命公偕圖納往勘並徧閱毛城鋪高家堰及海口情形詳加審度瀕
行　上諭公曰此行是非可否當秉公陳奏不可效熊一瀟託故推諉也公
叩頭領　訓先是開音布疏劾高郵州河員擅開減水三壩請議處比公至即
馳奏河員開壩乃循舊例無罪開音布瀆奏應議處八月還京疏言奉　命勘
閱河形黃河西岸出水頗高年來大水未曾溢岸則河身淤塞之說非也海口
岸寬二三里河流入海絕無阻滯諸減水壩應如舊閉塞惟中河一道利濟舟
楫得此免涉黃河百八十里之險殊關緊要但形勢逼近黃河既不可挑寬而
太狹又不能容納運河及駱馬湖之水擬按蕭家渡楊家莊新莊口有衝決舊
河之處請飭河臣增建減水壩相時宣洩則中河舟楫可以長通其支河口應
如開音布所奏永行閉塞奏入均如所議是年冬奉　特旨往浙江按事調禮
部尚書明年二月　上南巡駐蹕蘇州公自浙江還復　命又明年拜文華
殿大學士兼戶部尚書三十年冬　命閱河工還朝繪圖以進時河臣靳輔請
於高家堰增築小隄　上問公另築小隄有益否公奏議者謂黃漲時淮流被
遏故洪澤湖水視昔爲高今擬築小隄之處去高家堰不遠河湖水漲即高家
堰之大隄且不可保築小隄何益不如其已又言高家堰一帶河工惟史家刮
至周橋最爲衝要不急於此處重設隄防雖多築隄數重無益臣度史家刮至
周橋約一萬四百餘丈請飭河臣迅速加築此今日河工急務也　上深以
爲然二十五年　聖祖親征厄魯特　駕臨克魯倫河賊聞風奔竄　敕大
將軍費揚古扼要路邀戰斬殺幾盡時公從征沙漠預幃幄之議　上曰朕
愛養元元以率土乂安爲念噶爾丹既受重創從此邊境寧謐必永享昇平之
福公率王公以下文武百僚賀表以進行慶賀禮辭充方略正總裁先是公聞
母疾請假三月得歸省　御書金剛經五部賜其母幷　賜天廚鹿尾供甘旨
至是丁母艱復蒙　賜奠　御書松蔭堂額賜之爲其母何太夫人身後光也
三十八年　聖祖南巡公跪迎道左　賜賚有加時　上親酹明太祖陵
大書治隆唐宋四字即　命公從兩郡王捧安陵廟三十九年服未闋奉　召
入閣視事時河臣張鵬翮奏河工事宜　上問公奏對甚悉乃降　旨諭河
臣曰昨問大學士張玉書據稱河水倘大高家堰俱爲湖水所侵如是則泗州
盱眙安得不被水災河身之淺深以洪澤湖水之高下爲驗今聞洪澤湖之水
比甲子年倘高數尺可見河身未曾刷深恐高家堰之隄過此以往未可知也
四十年扈　駕南巡　賜銀千兩並　皇輿表等物四月　駐蹕蘇州　命偕
學士揆敘閱召試諸生卷得汪泰來等五十三人尋　駐蹕江甯又偕揆敘等
閱卷得錢榮世等五人及　御舟次高資港公奏曰前去京江不遠臣之敝廬
在焉苦城中無駐蹕之地輿情雖切未敢恭迎　御輦入城請　行幸江天寺
留駐數日與　親臨鐵甕城無異也得　旨張玉書懇求諄切姑再留一日
賜御書恭儉爲德匾額一楹聯一尋　賜金山月夜詩一幅又頒　御用東珠
涼帽及各種服物四十六年張公鵬翮請開溜淮套河恭懇　聖駕親臨相度
二月　聖駕自京起鑾及　御舟泊清河口　上親往武家墩周視良久見
所樹標竿多屬民塚非掘塚不能開濬　上惻然乃召河臣極斥其非河臣
語塞叩頭請罪公奏曰向者老人白英曾有引汶水分南北之議策之善也不
若別作壩引汶水通濟其下流專以淮水敵黃黃水趨海此萬世之利也
上書其言四十九年以疾乞休　溫旨慰留五十年五月從　上幸熱河甫
至疾作數　遣御醫調治不能起未及繕遺疏而薨壽七十薨之日　賜帑金
千兩庀喪具又　命內務府豐製帳幔沿途護送至京　諭稱公耆舊老臣夙

任機務重亮清勤下所司優卹　御賜挽章　親書頒發加贈太子太保諡文貞五十二年奉　旨大學士張玉書久任機務小心恪慎懋著勤勞朕追念難忘伊惟一子張逸少可從優陞侍讀學士以示篤眷舊臣之意公學問淵雅風度凝然年二十登仕籍受　聖祖知遇凡五十年爲太平宰相二十年朝夕啓沃得大臣體在講幄每據經義納忠莫由得其獻替之迹詞臣曾禾疏請封禪公謂非古禮建議駁之事遂寢公退清齋讀書盥匜無妾媵友愛之篤比於蘇氏性澹薄不肉食夜臥未嘗解衣辨色即起每食粥一甌蔬糲一盂或山藥少許封公貽書戒之曰此非養生之道也食不厭精汝未讀鄉黨耶公悚然爲加餐封公研精三傳於明代人物能縷舉其世系與其門生姻戚公總裁明史多稟承家學焉所作古文辭及制舉業皆春容典雅渢渢乎盛世之音文集中拖諸山復居胥山二碑敘述　聖武神功最爲詳贍足以昭示萬世紀平定江南滅閩獻二賊及三路進師下雲南平水西賊等事皆得諸耳聞目見足以彰開國之鴻猷其餘碑誌亦多　國初將相事跡可備考核燕許大手筆蓋無愧云雍正中　詔入祀賢良祠

于清端公事略 孫準

公諱成龍字北溟山西永寧人順治十三年以副貢知羅城縣年四十有五矣臨行與友書曰某此行絕不以溫飽爲念所自信者天理良心四字而已羅城烟瘴地官廨在叢篁間插棘爲門虎白晝行庭中公累土爲几案旁置甖釜一盂一召吏民從容問疾苦皆感公至誠益樂就爭輸田賦初鄰猺歲率三四至殺掠人畜公嚴保伍勒鄉兵將擣其巢猺懼自投不敢復犯界數遣子女問安每春時命兩猺舁竹轝行田野中見力耕者輒呼與語相勞苦民率婦子羅拜或坐樹下與飲食笑語歡如家人公獎勸扶循民大勸始至從僕皆死亡羅人憐公閒斂金錢跪進云知阿耶苦聊供鹽米資公笑謝曰我一人何須此可持歸市甘旨奉若父母一如我受也居數年家人來羅人則大喜又進金錢如初公仍卻之衆泣公亦泣在羅城七年招流亡修學校增陴浚隍定昏喪之制以卓異遷知合州羅人遮道呼號追送數百里一眇者獨留不去公問故曰民習星卜度公橐中裝不能及千里民技猶可賣以行也公竟賴其力達合州州領縣三遺黎才數百人正賦十五兩而供役繁重府帖下取魚公曰民窮極矣安所得魚卒不與且極陳民困狀盡裁革之一僕一騎馬自隨貸牛種招集流亡旬月間得戶千計再遷黃州同知駐岐亭地多盜壑汊湖爲盜窟公捕得九人大集諸父老曰能保從不爲盜者貰之保二人其七人即諸父老前取大索縛繫桑坑之衆股栗又獲巨盜彭百鈴貰其罪令捕盜自贖無脫者巡撫張公朝珍器之舉卓異吳三桂反檄攝武昌府事閒禦亂策公言安人心莫先下令停徵張公已草奏與公意合遂盡以兵事屬公時大軍雲集供億皆叱嗟辦惡少憑禁旅爲姦公立置之法白大將軍申軍令甲士擁公譁公不爲動徐斂去諜指武昌大姓通賊以藏兵器爲徵公言巨室多避兵梁子湖藏械備他盜無足怪跡之果無他還知建甯府奏改武昌大兵征岳州檄造浮橋於蒲圻賊驟至公入城守橋以山水暴漲圮坐罷職會東山寇作張公命討賊公請得便宜從事許之問需兵幾何曰前守蒲圻數人足矣先是大冶賊黃金龍亡匿劉君孚家君孚素黠猾收召亡命亦閒爲官吏擒盜賊嘗隸公岐亭役至是得三桂僞劄與金龍潛結周鐵爪等期七日起事事泄君孚恐遂以五月反於曹家河官兵爲所敗公行次陽邏偵知君孚雖反衆未合遂直擣賊寨未至十里止宿榜示脅從者許自首免罪過三日以從逆論投首日千人賊勢孤欲即降懼誅公遣一人持檄往諭而自騎一騾一人張蓋一人鳴鉦前導命行呼太守來救爾山中人君孚匿後山夾道伏鎗弩數百公疾驅抵賊舍坐廳事賊衆環列公問老奴安在君孚舊隸麾下故呼以暱易之又問山中兩水禾稼若何若良民何爲作賊取屠戮時方酷熱若父母妻子匿何所得毋苦耶賊皆羅拜泣公曰熱甚須少憩遂熟睡鼾聲如雷移時寤又謾罵君孚老奴何爲久不至客至乃不設酒脯君孚初懼見紿及是出叩頭受撫即曰降其衆數千問金龍安在曰在望花山即令導行掩其不備擒斬之捷聞張公持露布語僚屬曰人謂我不當用醉漢今定何如公常襄事秋闈大吏觴公抵掌論時事飲數十巨觥吏人竊笑公酒狂故張公及之也八月復職調黃州甫抵任湖北大亂何士榮反永甯

鄉陳鼎業反陽邏周鐵爪鮑世庸反白水畈劉啟業反石陂各擁衆數千號十萬過趨黃州時援軍皆赴湖南黃州吏民才數百至不能備關柝或議退保麻城公曰黃州七郡咽喉也棄之則荊岳瓦解矣吾誓死不去然坐困亦非策當勦之賊雖衆皆取士榮進止先破士榮餘可不戰下遂集鄉兵得二千人別遣黃岡知縣李繼政擒鼎業士榮已據黃土坳遣把總羅登雲武舉張倘聖迎擊前鋒戰少卻公疾馳抵倘聖營日午鄉兵大集有衆五千屯鍺金寨與賊對壘詰旦士榮率賊數萬分東西路來攻東路賊少登雲領千人禦之而公率千總李茂昇當其西倘聖攻右把總吳之蘭攻左戰始合之蘭中礮死賊鬬益急火燎公鬚或勸少避公叱之曰今吾死日也敢言退者斬遂鞭馬直前回顧茂昇曰我死可歸報張公茂昇恐失公急發矢殪其大旗軍隨進茂昇馬被鎗業馬射殺二人易馬進戰復手刃數人而倘聖自右山繞出賊後夾擊賊大敗斬馘數千士榮左臂斷就擒登雲擊東路亦追奔數十里公得賊名籍立焚之乘勝至呂王城衆欲少憩公曰破竹之勢不可失也方炊覆釜以進公據鞍草檄馳諭有能擒賊獻者重賞投誠者待以不死脅從歸者但閉門坐家無軍器即從賊概不追問藏兵仗者即良民亦誅死於是賊衆聞士榮擒名籍已燬各解散至白水畈鐵爪世榮等欲趨保石子寨公已遣人守隘不得上悉擒之又分兵平石陂賊乃勒石岐亭班師自誓師至此二十有四日公以鄉民數千破賊數萬不費公家絲粟黃州平時康熙十有三年十一月也次年秋大饑發廩賑卹全活數萬人十五年水旱災訛言復起公故示暇豫修赤壁亭榭日與寮吏觴詠飲射其閭民皆曰我公如此復何憂會丁繼母艱士民乞留者數萬有　詔奪情視事十六年總督蔡公毓榮等奏復江防道以公任之明年遷福建按察使民遮送至九江凡數萬人哭聲與江潮相亂十八年春抵閩時耿精忠亂後康親王駐軍省會閩民多以通海獲罪公力白王言諸案所牽引多平民宜省釋覆鞫時大吏有難色公指庭前婦孺曰此曹豈能反皇天在上獨不為方寸地耶王久聞公名至是益重公悉從其請巡撫吳公興祚薦公廉能第一遷布政使禁軍月徵埜夫數萬公爭於王前罷之滿兵掠浙東子女役為奴者數萬公贖歸之各屬納賦皆應時收不增錙黍署中薪米不給至無衣可典日或不再食隨征滿漢大臣朝使者有時來過徑入臥內或繞署周行几案間蕭然闃跡文卷書冊外無長物咸歎曰于公清苦天下一人而已外番貢船有所獻悉屏之或呈樸香一嗅即持去貢使奮指作禮曰　天朝有此清官吾儕所未聞見也十九年遷直隸巡撫知縣某經道府揭報具牘訐告公疏請嚴定反噬抉制律著為令又疏請豁免宣府所屬東西二縣及懷安蔚州二衛水衝沙壓荒糧三千餘石銀千餘兩從之又因災疏請緩征並平糶　詔即以平糶之米作賑會旱步禱兩立沛禾黍重歧三穗民號曰于公穗尋劾青縣令趙履謙貪黷狀諭如律二十年春　陛見　賜坐　賜茶　面諭曰爾為今時清官第一朕所深知因問勦撫黃州土賊時事又問屬吏中亦有清廉者否公以知縣謝錫袞同知何如玉羅京對　上曰爾所劾趙履謙甚當公奏履謙過而不改臣不得已劾之　上曰為政當知大體小聰小察不足為且人貴始終一節其勉旃旋　賜食　御書房又　賜帑金千兩馬一匹　上所乘也越數日御製詩手書賜之尋遣官助公賑宣府各屬饑　詔蠲免本年額征及積年帶征秋公請緩真定府屬房稅銀又請破格全蠲霸州本年田賦均報可冬乞假歸葬　優詔許之未幾調兩江總督頻行舉直隸守道董秉忠通州知州于成龍南路通判陳大棟柏鄉知縣邵嗣堯阜城知縣王燮高陽知縣孫宏業霸州州判衛濟賢並堪大用得　旨俞行抵江寧官吏皆望風改操知公好微行遇白鬚偉貌者輒相指目攜檄郡縣條上便宜皆為興舉會江寧知府闕　詔即以通州牧于成龍擢補成龍漢軍人由蔭生起家從官河道總督靳輔勦者也南中風俗侈麗公至人爭衣布褐布價騰騰士民有歡笑無管絃游惰不空手權坊無鎖公自治官書夜申旦不寐性喜飲至是累月不一醉嘗中夜苦飢索少米作糜不得笑而止時苞苴盡絕午日遺稷黍吏無敢以角黍相遺者建虹橋書院擇高才生講習其中親往訓課副都御史馬世濟還自江南劾公年衰為中軍田萬侯所欺蔽部議奪萬侯職公休致　特詔公留任二十三年春巡海還兼攝江蘇安徽兩巡撫事四月十八日疾作召屬吏與訣端坐逝至夜漏

壺坐不欹顏色如生年六十有八公自服官後未嘗攜家屬入署至是將軍都統暨寮吏入其寢室見閒身布被袍一襲靴帶各一堂後瓦甕米數斛鹽豉數盎而已訃聞　賜祭葬　予諡清端七月學士錫住勘海歸還　上詢公在官時舉績錫住奏其清廉但因輕信或為屬僚欺罔　上曰此與成龍不合者違為此言耳居官如成龍者有幾十一月　南巡至江寧　諭知府于成龍曰爾務法前總督于成龍正直潔清乃為不負又　諭閣臣曰原任總督于成龍朕博採輿評咸稱為古今第一廉吏可加贈太子太保廕一子入監會　御試詞臣作理學真偽論納卷時　上特諭曰理學無取空言如于成龍不言理學而服官至廉斯即理學之真者也自　天子廣厲風節愿禮始終由是士皆尊效公吏治烝烝一變矣公薨後軍民爭繪像祀江寧蘇州及黃州皆有祠　御書高行清粹四字為祠額并書楹聯賜之公軀幹修偉紅頰隆準美髭髯精神炯炯四映與人交不擇貴賤談燕終日一語勝私即正色斥詰每稱曰上帝臨汝又曰日監在茲屬吏畏公威若負霜雪及論事輒舉顛商榷用此雖嚴憚愈益親樂之年饑公屑糠雜米為粥與僮僕共之屬吏至亦以是進曰如法行之可得留餘以賑也性強毅而臨事應變無方當黃金龍就擒公亟貰劉君孚百金素疑其通公曰金龍之擒實由君孚密計君等不知耳於是其黨疑君孚賣金龍各散去又以閒離其親屬君孚遂鬱鬱以死公狀如鄉里學究而用兵如神尤善治盜所用游徼及降盜恆撫以恩威輒先來報知武昌時營弁某弟素無賴適遠歸是夜餉被劫弁告弟所為已誣服獄具公破械縱之巡撫驚問曰盜冤真盜何在公指堂下一校曰是真盜也餘黨進香木蘭山今曉獲矣尋獲盜賊尚在校家封識宛然江寧盜號魚殼者奉捷倚駐防都統為解有司莫能擒公抵任官吏遠迎日旰不至方驚疑而公已單車入府矣輩吏飾廚傳饋餼卒皆不受按察使某年家子也請具一餐為雅壽公笑曰以他物壽我不如以魚殼壽我按察使愕意出乃以千金購名捕縛置獄是夕公秉燭坐一男子持七首自屋梁下公叱何人曰魚殼也公解冠几上指其頭曰取殼長跪笑曰取公頭不待公命也方下梁時如有物攀我手不得舉乃知公神人某懇貰盈矣自反接銜七首以獻公曰國法有市曹在遂明獄吏報失盜人情洶洶而公已命中軍將魚殼斬決西市矣準康熙二十五年由蔭生授臨清州知州累官至江蘇巡撫有實學

彭古愚中丞事略　郭琇

彭公名鵬字奮斯號無山一號古愚福建古田人順治十七年舉人康熙十三年逆藩耿精忠叛逼公受偽職乃卻粒飲水佯齒出血堅臥三年不起逆平授三河知縣邑地瘠當要衝旗民雜處公拊循釐剔不畏強禦有中夜矯傳　內旨者公察其詐延與語陰遣人發其橐具得奸狀寘之法每治獄發摘如神吏民不敢欺鄰邑疑獄不能決憲司檄公往輒白其冤二十七年冬　聖祖東巡駐蹕三河　召問公不從耿逆及在籍在官狀　賜帑金三百兩　諭曰爾居官清正不受民錢以此賞爾廉勝民閒銀數萬兩多矣明年順天尹許三禮劾公讞獄遲玩　詔巡撫于公成龍察核白其枉部議落職　詔降二級留任尋以盜案積降十三級皆得　旨留任又明年　詔舉天下廉能官李尚書天馥首以公薦與嘉定令陸公隴其並行取請假歸葬即家授給事中會關中旱蝗赤地千里公一日上三疏言秦晉豫三省有司不恤民狀先是西安鳳翔及平陽等郡饑　詔發帑賑又　命河南運米十萬濟陝西至是以公疏下所司確議令指實再奏公復指涇陽令劉桂剋扣籽粒聞喜夏縣匿災不報猗氏令李澍諱災黎磁州牧陳成郊濫派運價夏邑令尚崇震派銀包運南陽守朱璘曖昧分肥狀　詔各巡撫察審不皆實議處如例得　旨寬免三十三年劾順天學政李光地聞　命在任守制不哀痛力請終喪僅乞假九月悖理乖情應罰令離任留京終制疏下九卿議從之初公劾癸酉順天鄉試舉人楊文鐸等文理荒謬磨勘官馬士芳有通賄情弊乞　上親訊下九卿察議以文鐸卷有疵應罰停一科別無情弊公奏涉虛應奪職有　旨令回奏公奏會議諸臣聽考官徐倬彭殿元飾說故入言官罪　上特免公處分倬殿元休致至是公猶以論文鐸文與廷臣忿爭　詔解任以原品頂戴効力南河三十六年召補原官明年授貴州按察使又明年擢廣西巡撫墨吏望風解綬去既抵

任劾免貪酷令喻兆紳葉之華粵西舊未設武科公始奏行之會湖廣總督郭
公琇請除學政積弊臺臣鄭惟孜等條陳順天鄉試事宜九卿未盡議行　諭
直撫李光地河督張鵬翮與郭琇彭鵬並著清廉　命各抒所見勿瞻徇公條
覆多見施行時豫撫徐公潮之任　上諭之曰爾能如張鵬翮李光地郭琇
彭鵬則不但爲當今名臣卽後世亦足取重矣三十九年調撫廣東下車日收
民詞五千紙公愀然曰堂上一點硃民閒千點血健訟何爲民咸感悔値歲旱
步禱烈日中親詣獄慮囚發倉穀平糶甘霖立沛奏免粵西解京銅鐵七萬斤
歡聲載道又言粵西州縣私派巧立名色曰均平大半費於饋送如臣未入境
之先購備撫署器物皆出諸此臣當堂發還俾自悔艾其不派均平者又取盈
於火耗有明加暗加等弊疏下部嚴禁時蕭公永藻代爲廣西巡撫　上諭
以效彭鵬所行又　諭閣臣曰彭鵬前任三河時但聞有賊卽帶刀乘馬往擒
治毫無畏懼朕深知之御史王度昭劾公撫粵西時受藩司歛費及揑覆浮銷
狀　詔下公回奏公疏辨　諭責其忿激粗戾且曰凡被劾回奏止應辨晰是
非不應支離牽引彭鵬爲言官時亦曾劾人今爲王度昭所劾乃訐奏度昭曲
庇親戚又未指出實據雖操守清廉殊失大臣之體其嚴飭行四十一年奏免
追積欠兵米價銀從之四十二年冬病篤　特詔遣中書往視明年正月薨年
六十有八遺疏聞　天子軫惻有實心供職克盡勤勞之褒　賜祭葬粵人
肖像祀之尋入名宦祠著有古愚心言八卷當是時公與郭公直聲震海內天
下並稱曰彭郭

郭公名琇字華野山東卽墨人少時勵志清苦讀書深山絕壑中四無人跡公
蘊火中宵讀弗輟鑿壁纍級皆手任之康熙九年成進士越十年授吳江知縣
賦煩俗悍號難治公涖事七年弊絕風淸循聲爲東南冠二十五年巡撫湯文
正公薦其居心恬撲涖事精銳宜與行取部以催征未完議格　特旨允行授
御史時河督靳輔請刱築高家堰重隄行屯田法與按察使于成龍議不合
詔尙書佛倫等往勘從靳議公劾靳治河無功　詔九卿察議未上會靳入覲
命與廷臣會議河工事宜公復劾靳派累擾民靳坐罷任江淮人誦公疏皆
額手稱善擢僉都御史先是公劾大學士明珠余國柱結黨私行背公納賄及
尙書佛倫等會議會推附和要索狀請加嚴譴於是明珠等降黜有差尋遷太
常卿晉內閣學士充經筵講官吏部左侍郎二十八年擢左都御史疏劾少詹
高士奇都御史王鴻緒編修陳元龍王頊齡等招搖依附狀皆罷之一時輦下
栗然居無何御史張星法劾山東巡撫錢珏貪贓珏奏辨所劾皆誣由公曾致
書於珏屬薦卽墨高令未允遂挾嫌使星法誣劾事下法司察治獄未具公奏
都御史馬齊於會訊時多方鍛鍊必欲坐公指使誣劾罪　上責公疑揣法
司尋法司以星法誣珏公致書屬實奏並應黜　詔星法降二級留任公降五
級調用尋休致公自是蹤伏荒鄉足不入城市見者不知其爲掌憲大僚也明
年以牽連吳江漕項虧空事應赴質時佛倫巡撫山東誣劾公父景昌原名爾
標曾入賊黨伏法公私改父名濫請　封典部議追奪并奪公冠帶逮赴江甯
勘治議遣戍得　旨寬免三十八年春　聖祖南巡公迎　駕德州　諭閣
臣曰郭琇前令吳江百姓至今感頌其人有膽量無朋比可授湖南總督一時
貪墨吏皆投劾去而公益以鎭靜爲先滌除煩苛務持大體疏陳黃州武昌二
郡兵米二萬七千有奇請改折色運荊鄖以利輸挽又江夏等十三縣有故明
藩產賦過重請照民糧起征並請豁免江夏漢陽嘉魚瀕江水坍地租三百餘
頃皆　俞行三十九年入覲具疏訟冤言臣父郭景昌係縣庠生邑匪郭爾標
合邑皆知伊無妻室安得有子不知佛倫何所聞而誣衊若此佛倫時官大學
士　上親詰問以模擬舛錯對　命仍給誥軸及　陛辭奏請清丈地畝且
云湖南地廣民稀恐淸査後賦額較前少減　上曰果於民有益所減雖多
亦所不惜若不淸丈而以荒田派征有累窮黎斷不可也　命公具疏以請公
復條上三事一修築隄塍嚴定處分一無用糧艘宜停修一苗糧官吏宜通融
調補又疏言錢糧攤費包收之弊宜除雜派之陋規宜去征糧之滾單宜行訟
棍宜治濫刑宜革捕役誣盜宜懲屍親抄掠宜禁強族阻葬宜責飭　諭嘉其
實心除弊四十一年給事中宋駿業劾公衰廢不職　詔侍郎傅繼祖甘國樞
浙撫趙申喬前往察治坐徇隱諱飾罷歸抵里門盡出俸金周族黨歲饑竭貲

僞駁鄉閭德之五十四年卒年七十有八入祀鄉賢並祀吳江名宦當康熙朝公與彭公由縣令起家並以抗直聞趨死不顧利害綱 聖祖寬容屢拂羣議 特簡用彭公所劾之李文貞公所劾之靳文襄陳文簡王文恭諸公皆號稱賢者二公以春秋法責備之 上旣不以爲非用作敢言之氣而爲所劾者亦未嘗以一眚掩大德鑑空衡平悉付諸公論大哉 聖人執兩用中之盛軌誠超出前古萬萬云

張文端公事略 子廷瓚 廷璐 廷瑑

公諱英字敦復號樂圃安徽桐城人父秉彝字孩之明季諸生爲文一本經術以兄秉文官山東左布政二親年老遂絕意仕進家居侍養能爲孺子歡秉文殉難山東泣走數千里擕孤扶櫬歸及親喪廬於墓上墓樹交花人以爲孝感云公以康熙六年進士入館選丁父憂歸十二年以編修充日講起居注官累遷侍讀學士十六年九月 上以公及掌院學士陳公廷敬每日進講甚有裨益天漸寒 特賜貂皮各五十張表裏緞各二十疋十月 諭閣臣曰朕不時觀書習字欲得文學之臣朝夕置左右講究文義給內廬居之不令與外事遂設南書房 命公入直 賜第西安門內詞臣 賜居內城自公始當是時逆藩播亂三方征討凡出師運餉發謀制勝無一不斷自 聖心而 上益孜孜於經史之學公首供奉南書房故事經筵有常期而 上日御乾清門聽政後即適懋勤殿召公入講辰而進終酉而退暫退輒復宣召或當食吐哺趨宮門漏下十許刻迺歸公小心慎密久之 上益器重每幸南苑及巡行四方未嘗不以公從公立朝數十年未嘗一日去 上左右一時典誥之文多出其手十九年晉翰林學士兼禮部侍郎銜明年以葬父乞假 優詔許之 特賜白金五百兩表裏二十疋資墓田之用又 特予公父秉彝卹典如公階二十五年教習庶吉士遷兵部右侍郎明年調禮部充經筵講官二十七年給事中陳世安劾公遇 孝莊章皇后大喪一切典禮不詳慎參稽不與滿堂官面商疏稿部議鐫五級調用 特旨留任明年擢工部尚書又明年調禮部公自躋卿貳至典秩宗皆兼掌院學士並管詹事府蓋二職 上所甚重難其人以爲非公莫屬也尋以編修楊瑄撰擬 諭祭都統佟國綱文引用悖謬公坐不詳審更正議降調得 旨罷禮部尚書仍管翰林院詹事府三十年教習庶吉士明年復禮部尚書兼管翰詹如故先後充 國史方略一統志淵鑑類函政治典訓總裁官三十六年與熊尚書賜履同爲會試正考官尋乞休 溫旨慰留疏辭兼管翰詹 允之三十八年拜文華殿大學士兼禮部尚書公少清貧癸丑分校禮闈家人猶經旬乏食姚夫人擕得麪數斗遂舉家食麪湯將一月其涖官蹟地自盡不務表襮不列密事不許人過失沒引人才如不及然有所薦舉終不使其人知以是所居無赫赫名及觀南書房記注然後知公在講筵凡生民利病四方水旱知無不言造膝前席多社稷大計 聖祖書語執政張英老成敬慎終始不渝有古大臣風然則公之立身與所以自結於 上者居可知矣公爲人忠實無畦畛外和內剛一私不染自同官及後進之士皆傾心相嚮公退惟手一編蒔花鼓琴自娛雖貴不敢至其家居族黨鄉鄰下逮臧獲皆得其和雖奸僉小人無所寄怨惡用此知與不知皆推爲鉅德長者然性實介特義所不可雖威重不能奪與物無忤而黑白較然自壯盛即有田園之思作芙蓉雙溪圖記屢見諸詩歌往往流連不已 上亦曲鑒焉四十年冬請告 優詔許致仕瀕行 賜宴暢春園 諭部令沿途馳驛毋限常額公致政後嘯詠於林泉者凡七年自言生平無他嗜好惟酷好看山及種樹著恆產瑣言聰訓齋語諄諄以務本力田隨分知足爲誠先是 御書篤素堂額 賜公名所著曰篤素堂文集又著易書衷論二十卷四十四年 聖祖南巡迎 駕淮安疊拜 御書謙益堂葆醇廬額并聯幅畫卷白金之賜隨 駕至江甯 上將返蹕以在籍臣庶攀轅 命留一日公復奏請得 旨念老臣懇求諄切許再留一日啓行四十六年迎 駕清江浦仍扈蹕江甯 賜御書對聯世恩堂額及書籍人蔘亦允公奏請留一日四十七年九月薨年七十有二遺疏至 上震悼 優詔議卹 賜祭葬加等謚曰文端 世宗御極有甘盤舊學之恩 贈太子太傅 賜額曰師模如在又曰忠純貽範雍正八年 詔入祀賢良祠子廷瓚字卣臣康熙十八年己未進士累官

少詹事文行爲館閣推重己卯典試山東與同事先矢於神所拔皆宿學士乙亥六月廷瓚任侍讀學士　上召翰詹八人至暢春園　賜宴　賜扇文端及廷瓚皆與焉又兩　賜御書額曰玉堂曰傳恭堂先文端公卒廷玉官太保大學士自有傳廷璐字藥齋康熙五十七年一甲二名　賜進士及第授編修雍正元年典福建鄉試累遷侍讀學士督河南學政以封邱生員罷考事落職尋授侍講擢祭酒疏請　敕將軍提鎮轉飭所屬將弁每朔望集兵丁宣講

聖諭廣訓從之遷詹事七年督江蘇學政十年典浙江鄉試十一年擢禮部侍郎再督江蘇學政會文端公入祀賢良祠　諭祭於家　命廷璐就任所回籍舉襄典禮乾隆元年開博學鴻詞科拔劉文正公綸爲第一人廷璐所薦也六年典浙江鄉試九年自陳年老　予告歸明年卒廷瑑字桓臣雍正元年進士由編修累遷侍講學士晉詹事乾隆元年遷工部右侍郎充會試副考官初在翰林嘗充日講起居注官起居注向無條例所司繁簡任意冗濫不稱史體廷瑑精思爲之在館十餘年編載詳贍稱　旨雖擢侍郎仍兼起居注官事本朝官不爲翰林而仍職記注者獨廷瑑爲然五年提督江蘇學政九年調補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典試江西十一年乞病歸性謙篤細微必慎每當入朝自書職名牘之曰某官張某又屈指計之曰幾字視紙上三四而後敢出嘗學試士日公服竟日雖蒸處不脫人問之曰取士國典也敢忘共乎既告歸則益以舊德篤行自守其自奉甚陋或人所不堪雖其家人皆竊笑之然至族黨有緩急出千百金不恡也未嘗私受人一錢門生某巡撫江西過桐城奉數百金爲壽曰吾幸足衣食安用金爲又有餽藥者曰吾生平無病焉用此其乞歸也兩兄皆先後請告而廷瑑最後歿　上聞顧謂左右曰張廷瑑兄弟皆舊臣賢者今盡矣安可得也因歎息久之其卒以乾隆二十有九年年八十有四廷璐子若需官翰林院侍講若需子曾敞官至少詹事桐城張氏四世皆爲日講起居注官而曾敞尤嫻正體例能繼桓臣侍郎之業掌院劉文正公嘗數異之傳獨任一館之事云廷瓚子若霈康熙戊子舉人任嚴州同知襄義爲家捐金造東門巨橋邑人名張公橋建祠橋側祀之遷梧州知府有異政擢鹽驛副使卒官　特贈按察使銜雍正九年祀廣西名宦

李文貞公事略 弟光坡　鼎徵　光型　子鍾倫　鍾佐　猶子天寵　[illegible]清馥

公諱光地字晉卿福建安谿人祖先春字克達年十二父以非辜陷縲絏詣郡哀訴守奇之立出其父山寇肆掠傾囊贖難民全活甚衆南安洪氏女陷賊以重賂贖回復以計脫其父歲大饑設法賑濟賊圍其寨力戰得全義俠聞鄉里父兆慶字賴甫明諸生性至孝究心程朱之學順治十二年避難山砦中全家十二人被賊虜獨兆慶得脫其兄日燿自逃歸慷慨詣賊乞釋此十二人賊義之具飲食慰遣然故弗釋也明年夏日燿募壯卒合家童百人夜緣山背上路峭險登者才二十八人吹螺劫賊帳會天大霧不辨衆寡賊大驚奔竄出其季弟第子二人餘繫他山不能得賊徵其黨萬餘來日燿用百人守險日與戰自夏至秋大小百餘合賊散走盡十人者先後歸而公與其弟實殿公以康熙三年試策論舉於鄉九年成進士選庶吉士授編修十二年分校會試尋乞假歸十三年耿精忠反海賊鄭錦踞泉州公奉親匿山谷閒錦精忠並遣人招之以死固拒十四年夏密疏陳破賊機宜言閩疆褊小自二賊割據以來誅求輸朴民力已盡賊勢亦窮南來大兵宜急攻不可假以歲月恐生它變方今耿逆悉力於仙霞杉關鄭賊并命於漳潮之界惟汀州小路與贛州接壤賊所置守禦不過千百疲卒竊聞大兵南來皆於賊兵多處鏖戰而不知出奇以擣其虛非計也宜因賊防之疎選精兵萬人或五六千人詐爲入廣之兵由贛達汀爲程七八日耳二賊聞急趨救非月餘不至則我軍入閩久矣大軍果從小路橫貫其腹則三路之賊不戰自潰乞　密勅令兵官偵諜虛實隨機進取仍恐小路崎嶇更使鄉兵在大兵之前步兵又在馬兵之前庶幾萬全可必勝置疏蠟丸中遣使閒道赴京因內閣學士富鴻基上之奏入　聖祖嘉公忠下兵部錄其疏令領兵王大臣知之時廣東叛亂大兵防守贛州南安未能入閩會康親王傑書自衢州克仙霞關復建甯延平精忠降康親王駐師福州令都統拉哈達賴塔等進勦海賊並訪問公十六年正月拉哈達復泉州遣人往宣　諭公就見拉哈達於漳州康親王疏言光地矢志爲　國顛沛不渝宜　予褒揚下

部議敘授侍講學士行至福州丁父憂歸十七年閏三月同安賊蔡寅結衆萬
餘掠安谿公募鄉兵百餘人扼守戒諸鄉毋資賊糧賊飢解去六月鄭錦遣將
總統劉國軒等陷海澄漳平同安惠安諸縣犯泉州斷萬安江東二橋南北援
絕泉人恟懼公遣善泅者從水關入令堅守待援時拉哈達駐漳州公遣使告
急值江水漲道阻乃導之由漳平安谿小路公叔父日煋率鄉兵百餘度石珠
嶺闢荆棘架木橋以濟公出迎十里外具糧饟牲牢犒軍又使弟光垤光垻以
鄉兵千度白鴿嶺迎巡撫吳興祚軍於永春大兵達泉州大破賊賊走入海拉
哈達上其功再下部議敘遷翰林學士公上疏推功將帥辭　新命不允日煋
後積功官至永州鎮總兵　御書方重醇深額　賜之十九年公至京授內閣
學士因面對言鄭錦已死子克塽幼弱部下爭權宜急取之又言內大臣施琅
習海上形勢知兵可重任　聖祖用公言卒平臺灣復疏言編修陳夢雷當
耿逆之變有七旬父母不能脫逃致被逼脅夢雷雖陷賊中托病支吾受臣密
約圖反正請貰其從逆之辜旣法司坐夢雷斬　詔從寬免死閏八月　聖
祖命公奏進家居所著文字公彙其讀書筆錄及論學文字爲一卷敘而進之
略言道之與治古者出於一後世出於二孟子敘堯舜以來至於文王率五百
年而統一續此道與治之出於一者也自孔子後五百年而至建武建武五百
年而至貞觀貞觀五百年而至南渡夫東漢風俗一變至道貞觀治效幾於成
康然律以純王不能無愧孔子之生東遷朱子之在南渡天蓋付以斯道而時
不逢此道與治之出於二者也自朱子以來至我　皇上又五百歲應王者
之期躬聖賢之學天其殆將復啓堯舜之運而道與治之統復合乎臣雖無知
或者得依附末光而聞大道之要蓋隱然以見知自任矣二十一年乞假送母
歸里二十五年至京補前官尋授掌院學士直經筵二十六年以母病乞歸省
命懸缺以待二十七年夏至京時值　孝莊文皇后喪禮部劾公在途還
延弗及叩　梓宮請下吏部議議降五級得　旨勿問初公嘗奏侍讀學士
德格勒有學行嘗占易而德格勒亦稱公有文武才宜膺封疆重寄會天旱
聖祖命德格勒揲蓍因面論大學士明珠過失珠聞而大恚之尋有言德格

勒與同官群議朝政者　聖祖召試諸廷臣德格勒以文劣削五級留任尋
又以私抹起居注爲掌院庫呼納所劾下刑部議罪有　旨以前奏語公公引
罪乞處分得　旨從寬免罪九月典武會試二十八年改通政使擢兵部右侍
郎三十年充會試副考官九月偕侍郎博霽徐廷璽河道總督靳輔往江南視
河工三十三年提督順天學政四月聞母喪有　旨令在任守制公請給假九
月回籍治喪不允給事中彭鵬劾公忘親貪位請令解任俾在京守制下九卿
議如鵬請服闋仍督順天學政三十六年遷工部左侍郎督學如故三十七年
授直隸巡撫公在官以清勤自勵卹民隱尤盡心於農田水利三十八年　詔
以漳水與滹沱合易泛濫其導漳河由運達海以分滹沱之勢公疏言漳河現
分爲三一支自大名經魏元城至山東館陶入衛歸運一支名老漳河自山東
邱縣經南宮及青縣與完固口合至鮑家嘴歸運一支名小漳河自邱縣經廣
宗鉅鹿合於滏又經東鹿冀州合於滹沱由衡水出完固口復分爲兩支小支
與老漳河合流而歸運大支經河間大城靜海入子牙河而歸淀今入衛之河
與老漳河流淺而弱宜疏濬其完固小支應築隄逼水入河以達於運更於靜
海閻閭二莊挑土築隄東水歸淀俾無汎濫報可次第訖工因奏霸州永清宛
平良鄉固安高陽獻縣濬新河占民田百三十九頃請豁其賦額從之三十九
年疏定清釐虧空之法又應　詔條上科場事宜三則學政事宜四則均下部
議行時　聖祖以子牙河屢汎濫自河間以北靜海以南皆被害遂　親臨
相視發帑金　命公於獻河兩岸築長隄西接大城東接靜海亘二百餘里又
於廣福樓之焦家口開新河引水入淀由是下流益暢無水災公以隄工旣成
請開諸州縣水田引漳滏滹沱大陸諸水資灌溉屬同知許天馥爲河間知府
司其役從之畿屬固有八旗牧地與民田相錯歲久民多占牧爲田方奉部牒
按驗公令民自首者按則輸糧而免其隱漏罪其隙地願耕者聽民便之明年
修永定河工自郭家務至柳岔口關河築隄四十一年飭所屬州縣廣興水利
近山者導泉通溝近河者引流釃渠去水遠者鑿井溉田其水道應修濬者俱
借帑興工四十二年　璽書褒獎擢吏部尚書巡撫如故是年冬以畿輔被水

請發倉賑貸命富人出粟平糶明年給事中黃鼎楫湯右曾許志進宋駿業王
原等合疏劾公撫綏無術致河間饑民散入京城又匿寶坻縣災疏下公回奏
公言知縣陳大經報災不時已劾罷至民有流離臣不敢辭咎請從重處分
詔原之再疏辭尚書不許四十四年疏劾前任雲南布政使張霖假稱
旨私鹽得銀百六十萬兩得　旨即令公審擬霖論斬籍沒十一月授文淵閣
大學士時　聖祖臨御久日潛心六藝之文河圖象數之學下逮濂洛關閩
書旁及歷算聲音之道反覆研索由源達流公故篤信程朱因以上窺羲文之
祕所奏進文字發舒心得　聖祖未嘗不稱善凡　御纂朱子全書及羣經
性理諸編多　命公參訂中有滯礙往復陳請不倦親承　指授所造益深
聖祖嘗詔廷臣知光地者莫若朕知朕者亦莫若光地嗚呼豈偶然哉然公
自初入朝即中立畏遠權勢其後位益高忌者益衆凡公所稱薦多見排擠因
以撼公撫直隸時御史呂履恆劾公任意斷獄　上察其誣遣其奏給事中
王原劾文選郎陳汝弼受贓法司論絞汝弼公所薦也　上察知供證非實
下廷臣確核得刑訊選人逼供行賄狀汝弼免罪承讞官降黜有差原以囑託
私書爲汝弼舉首削職公恐啓門戶之禍益慎重寡言其有獻納罕見於章奏
獨與公共事內廷者時能道之　聖祖嘗召編修沈宗敬命作行楷書因傳
諭公曰朕初學書宗敬之父荃實侍每下筆即指其病兼析所由至今每作
書未嘗不思荃之勸也公因奏對曰此即成湯改過不吝之心也苟自是而惡
直言則無由自鏡矣四十七年冬　上以廢皇太子狂疾漸愈欲復立之
命諸大臣集議保奏時尚書王鴻緒附和內大臣阿靈阿等保奏皇八子允禩
上切責之　諭公曰爾今何無一言公奏前者　皇上問臣廢太子病
宜如何醫治臣曾奏徐徐調理天下之福臣未嘗告諸人也每內閣奏事畢獨
留公南書房暇則　召入便殿語移時　上嘗問近臣民情若何公對曰方
三藩播亂民心搖搖未知所歸今　上恩德顯信於天下矣往歲關中旱荒
羣吏不能體　上意所發帑粟多乾沒民饑且死猶歸怨於有司而鮮不信
上之志在矜恤者嗣聞礦事公請著令止土著貧民無產業者許人持一
銚以往而越境者有誅則姦民不致聚徒山澤以生事弊矣議遂定一時大豪
輦金謀首事者皆齧指自悔先是江甯知府陳鵬年爲總督阿山所劾問重辟
無何　上問及江督公言阿山勤敏其犯清議獨劾陳鵬年一事耳於是鵬
年遂　內召兩江總督噶禮與巡撫張伯行互糾遣大臣往訊獄久不決
上忽罷噶禮復伯行官公贊之語祕世莫能詳戴名世以南山集下獄
上震怒吏議身磔族夷集中掛名者皆死他日　上言汪霦死無能古文者
公曰惟戴名世案內方苞能叩其次即以名世對左右聞者無不代公股栗而
上亦不以此罪公已而苞得釋且　召入南書房公之護持善類因事設
辭以迪　聖聰皆此類也公柄用時所夕入對　上所諏度惟尚書周易及
朱子之書而一時海內所號爲廉吏無論公所習與否皆得安其位焉四十八
年典會試五十年以疾乞休辭甚切　報曰覽卿所奏朕心慘然當時舊臣如
卿等者不過一二人今朕亦老矣實不忍言也五十四年六月再疏乞休且以
母喪未葬爲言　優詔許假二年　賜詩寵其行明年三月　詔促公以是冬
赴京且云南方暑溼善自保護枝性極熱毋多喫也五十六年四月還朝明年
三具摺以老病乞休　聖祖以大學士王掞在告俟其還具疏請五月薨於
位年七十有七　駕在熱河降　詔憫悼遣恆親王率內大臣奠茶酒　賜銀
千兩令工部尚書徐元夢護其喪櫬歸復遣　皇子臨送　予祭葬諡曰文貞
雍正元年追贈太子太傅十年入祀賢良祠公平生釋經之書甚具其言曰蔑
訓詁者無師滯章句者無得故學以能擇爲先其於程朱之說篤信之而時有
異同論大學宜還古本而以知本爲格物第一義易兼綜象數禮兼采大戴記
論子雲仲淹書有格言節取焉可也康節象山所造高明慎師焉可也知言者
以爲然公門下士楊名時李紱陳鵬年趙申喬冉覲祖蔡世遠並以德望重於
時宅若張畇張瑗惠士奇秦道然王蘭生何焯莊亨陽之徒類有清節通經能
文章故　本朝諸鉅公稱善育材者必以公爲首焉所著有周易通論周易觀
彖大指尚書解義洪範說詩所孝經全註古樂經大學古本說中庸章段中庸
餘論論語孟子劄記離騷經註參同契註握奇經註陰符經註歷象本要二程

遺書朱子語類四纂韓子粹言古文精藻榕村語錄榕村講授榕村制義榕村
全集行於世
長子鍾倫字世得康熙癸酉舉人性至孝治經史性理旁及諸子百家熟貫而
析其義志氣卓然復從其叔父耜卿治三禮於周官戴禮尤精卒年四十有四
著周禮訓纂二十一卷皆標舉要義剛明質實不以考辨爲長其家學然也世
得子清藻字信侯少遊徐壇長何屺瞻之門學博而醇康熙丁酉舉人己未舉
鴻博尋知興國縣決獄平允以勞卒官爲文踔厲風發於歷代典章制度沿革
莫不切究尤精於音學書法著有經史新記壁經稗書辨騰及文集次子清馥
質厚安雅其氣度於文貞爲近由任子官郎中出爲大名知府以廉正著稱
次子鍾佐字世諧年十三張文貞公見其文大奇之曰吾畏友也尋補諸生精
中西曆算法指陳根喬千支萬湊不可胚胎皆能冥悟其子清植字穆亭雍正
甲辰進士由編修官至禮部侍郎清植子宗文字郁齋乾隆戊辰進士亦由編
修官禮部侍郎典試廣東陝西江南督學河南順天皆稱職能傳其家學
弟光坡字耜卿性至孝父病篤炷香爇掌禱於天果愈家居不仕潛心經學著
二禮述注六十九卷光垤以軍功授通判光垠官左都督
季弟鼎徵康熙庚申舉人戶部主事鼎徵子天寵字世來號鑑堂康熙乙未進
士官編修生平勵節操邃於經學在史館二十年與弟鍾僑鍾旺相依以注經
講道爲業皆不取室人自隨子清時乾隆壬戌進士由編修官山東運河道鍾
僑字世邠號抑亭康熙壬辰進士官編修天性孝友嗜學能文章閉戶窮經術
嘗兩校順天鄉試典試雲南視學江西以實行課士高安朱文端每曰百年中
無或並也左遷國子監丞著有論語孟子講義十卷詩經測義十卷易解八卷
尙書周官皆有說子清載清江清芳清愷能世其家學清載雍正庚戌進士兵
部主事官知府清江雍正癸卯舉人爲文援筆直書頃刻千言奇趣天縱莫
能窮其巧清芳乾隆丙辰進士由編修歷官兵部侍郎清愷雍正乙卯舉人均
以文名鍾旺字世贊鼎徵三子也康熙戊子舉人考授中書潛心洛閩之學以
薦充性理精義纂修官著有懷訓錄重申錄周官劄記諸經雜解等書

同堂弟光型字儀卿少同學於公研究有心得雍正丙午舉人癸丑　詔舉理
學儒臣以儀卿薦　特賜進士官彰德同知有循聲改刑部主事充律呂館三
禮館纂修著有崇雅堂文集臺灣私議趨庭錄光北字上卿康熙戊午舉人官
教諭精春秋內外傳著有春王正月辨及伏窗文集

傅清端公事略

公諱傅臘塔姓伊爾根覺羅氏滿洲鑲黃旗人康熙九年由筆帖式授內閣中
書遷內閣侍讀擢御史時海寇未平福建提督萬正色以總兵吳定方等攻擊
賊船擒賊十二人疏請議敘部議以所獲有本汛奸人出境貿易者不允所請
公疏言不議敘官弁恐巡緝懈怠且有受賄隱縱諸弊非所以安民弭盜請
敕部酌定章程得　旨奸民出海貿易情罪重其本汛擊獲者亦應議敘著爲
令二十五年授陝西布政使明年內擢副都御史遷工部侍郎尋以商人採輸
楠木工部監收遲延議降調　上念公在部未久寬免之二十七年二月
命同侍郎多奇往雲南按提督萬正色與總兵王珍互訐事既啓行調吏部侍
郎四月授兩江總督公至滇鞫訊得實正色珍均論罪有差八月公陛辭　諭
曰爾此行當潔己奉公前任兩江總督無如于成龍者爾效其所行可矣公抵
任薦賢能斥貪墨讞獄明慎摘伏如神請免江甯號房壚搭地租銀八千兩先
是贛縣民控告知縣劉瀚芳私征銀米十餘萬並濫役不法事總督董訥發司
道集勘公至劾布政使多宏安按察使吳延貴贛南道鍾有德於吏役婪贓事
不即勘鞫復從輕定擬曲爲庇護請　敕部嚴擬多宏安及延貴有德並罷任
二十八年　上南巡　諭江浙爲人文之地學額應加增下督撫詳議公議
就大中小各學取入原額每二名加增一名二十九年春淮徐所屬饑公先發
常平倉積穀賑恤入奏稱　旨五月疏劾大學士徐元文原任尙書徐乾學縱
子弟爭利害民巡撫洪之傑徇私袒庇事得　旨免究劾款令元文休致回籍
沭陽縣民周廷鑑叩　閽訟降職侍郎胡簡敬佔產誣冒及巡撫洪之傑贓徇
狀公奉　命勘鞫得實簡敬及其子弟治罪有差之傑免先是給事中何楷奏
定科舉額數部議每中額一名準生員六十名應試是年八月公署巡撫監臨

鄉試入場時諸生千百成羣以未得預試環訴而泣公以定額未敢私增慰諭
散去明年疏言江南士子每科應試者萬餘人今限以額數驟減三分之二多
士擔囊負笈而來不獲一展所長殊深憫惜請廣增科舉額俾益加砥礪以副
作人之化疏下部議增六十名為百名三十二年廣東巡撫江有良與巡鹽太
常少卿沙拜互訐 命公往察勘得受贓不法各狀有良沙拜俱削籍三十三
年疏言淮揚所屬多版荒田撫臣宋犖曾疏請緩征格於議臣履畝詳勘鹽城
高郵等州縣因遇水災業戶逋逃者衆今田有涸出之名人無耕種之實小民
積困之餘熟田額糧尙多懸欠何能代賠孤萬之荒賦倘拘責地保里鄰逃亡
益多是使熟田盡變荒田於 國課毫無裨益請 恩賜蠲除則逃戶聞風懷
歸安居樂業矣部議不許 上特諭曰糧從地出地為水浸若征錢糧則於
民甚苦其令免征閏五月薨於位遺疏上 詔稱其廉潔自持實心舉職懋著
勤勞 命從優議卹復 諭閣臣曰兩江總督居官善者自于成龍以來惟傅
臘塔一人能和而不流不畏權勢愛恤軍民深副朝廷委任之意 特遣太僕
卿楊舒赴江甯致祭傳 諭江南官民曰爾等悲感傷痛朕亦聞知向來外官
溘逝從來未有此遣祭之例也部議 賜祭葬復 命加祭一次 贈太子太
保謚清端予騎都尉世職子雙喜襲兩江士民為建祠江甯四十四年 駕幸
江甯經雨花臺 上指其祠曰傅臘塔居官甚優大有氣節人雖被劾無怨
者 特賜額曰兩江遺愛雍正十年入祀賢良祠

阿文清公事略 子文恭公富甯安

公諱阿蘭泰姓富察氏滿洲鑲藍旗人由筆帖式累遷郎中康熙十九年議政
王大臣等疏薦公練習部務自吳三桂叛後專司軍機文檄日夕勤勞詳愼無
誤得 旨以三品卿用明年擢光祿卿遷內閣學士又明年充方略館副總裁
兼明史總裁教習庶吉士二十二年擢兵部侍郎兼管佐領 上欲釐定戶
部鼓鑄章程察除積弊 特命公及侍郎陳廷敬副都御史馬世濟管理錢法
二十五年夏擢左都御史十一月 上閱平定三逆方略論贊多舛錯 諭
閣臣曰平逆始末阿蘭泰知之甚詳可令酌改務期紀事得實二十六年遷工
部尙書以商人採辦楠木監收遲延部臣並坐降調 上念公任事未久貸
之二十七年調兵部尙書尋調吏部二十八年閏三月 上以雨澤愆期
命公同尙書徐元文慮囚奏減罪可矜疑者四十五人甘霖卽大沛四月充
三朝國史總裁五月擢武英殿大學士三十一年陝西饑公遵 諭同河道總
督靳輔議運江淮糧米自黃河泝西安以備積儲明年噶爾丹侵擾哈密
上飭令預備公與內大臣索額圖等議增撥京兵一千及陝西兵三千付提督
孫思克相機勦禦三十三年復議噶爾丹逼近圖拉請遣右衛駐守大臣費揚
古郞坦等往勦尋以逆酋遠遁奏撤塞外新增驛站 詔費揚古還軍歸化郞
坦兵亦罷明年 上出古北口 巡歷塞外 命公司留鑰綜理章奏三十
五年二月 上親征噶爾丹於克魯倫河公仍留京與尙書馬齊佛倫直宿
禁城 特諭公曰朕巡行後蒙古事情及一切章奏爾可閱視奏聞九月隨
駕出歸化城 駐蹕黃河西界經理軍務十月以扈從勞 賜內廄馬奉 命
赴右衛卹賞隨征官兵奏免各軍借支銀兩俱稱 旨三十六年充平定朔漠
方略總裁官八月噶爾丹之台吉丹濟拉來降 上駐蹕榆林特穆爾禖 御
穫幄屏左右 召丹濟拉入見公引郞中阿爾法隨入侍 上命之出及丹
濟拉退 召公諭曰爾偕降人入以防不測此意甚善朕令爾出欲推誠以示
不疑耳三十七年公與大學士伊桑阿均以年老善忘奏辭閣務 上曰大
學士最為重任必公正和平任事謹愼者方稱職至於記事學士可分任之三
十八年夏因伊公乞休 諭公曰爾與伊桑阿自任閣務以來凡事推誠布公
不惟朕知之天下無不知者雖以年老求罷朕不忍令去也九月病劇 上
欲臨視 遣皇子先往而公已薨矣 上輟朝一日 賜銀二千兩 皇子
及內大臣奠爵 諭曰阿蘭泰存心端誠持守廉潔宣力年久懋著勤勞可贈
少保兼太子太保 予祭葬如典禮諡文淸四十六年冬 上與大學士馬
齊評論內閣舊臣稱公能強記且善於辦事云雍正十年 詔祀賢良祠 子
富甯安初襲騎都尉由副都統遷倉場侍郞晉左都御史吏禮二部尙書兼八
旗公庫事務淸釐蓄闕康熙五十四年策妄阿喇布坦侵我哈密 命馳驛赴

西甯視師總統調度五十六年授靖逆將軍駐巴里坤　命同振武將軍傅爾
丹副將軍祁里德分界覘賊情形卽親率兵襲擊準噶爾邊界屢敗賊衆於皮
禪城俘斬甚衆阿克薩爾坦等俱率衆迎降進屯烏魯木齊賊避不敢犯五十
九年進兵烏蘭烏蘇遣將分道襲擊擒賊哈卒奪馬百餘破其所踞山隘獲其
台吉俘斬百餘人別遣將諭降闢展城回人進擊吐魯番降其酋長獲馬駝甚
多疏請率所部萬七千人各持三月糧分兩路進勦　詔傅爾丹濟師二千併
其軍明年有　旨暫停進勦時策妄阿喇布坦遷其所屬吐魯番回人而行回
人多不願往中道遁回且擊敗賊所遣宰桑赴我軍乞降富甯安以　聞　命
率兵二千赴吐魯番收撫安插未幾賊衆來犯乃遣將率兵四千往援而自率
兵四千進駐伊勒布爾和碩綢遣策應會官軍屢敗賊衆賊遠遁乃還駐巴里
坤疏言嘉峪關外布隆吉爾之西爲古瓜沙燉煌地瀕河土沃若駐兵屯牧設
總兵官一人統之可扼黨色爾騰之路又疏請專遣大臣領屯田諸處儲糧事
宜又請以巴里坤牧駝運糧乘炎熱草盛時分起領運免至臨事張皇　上
並可其奏　世宗御極授武英殿大學士仍駐巴里坤管理軍務雍正三年
賜敕獎諭幷　賜帑銀二萬兩四年冬還朝　賜御用冠服並雙眼孔雀翎
黃轡鞍馬及朝珠銀幣　諭王大臣曰富甯安任將軍時一心肫篤諸務井井
有條且行止端方廉潔年來領兵將軍聲名無出其右者益彰　皇考用人
之明朕實嘉賴焉其錫世襲侯爵以示殊異於是由騎都尉晉一等侯五月夏
　諭獎其公勤忠實加太子太傅管鑲白正紅二旗都統事是歲　命往西安
署駐防將軍六年五月坐苟且推卸奪世爵仍留大學士六月薨於西安　諭
稱其人品端方操守廉潔勤愼小心始終一致下所司優卹櫬歸令陝西督撫
料理所過地方官均於櫬前奠醱及抵京　遣郡王及內大臣侍衞奠茶酒
諭賜祭葬予諡文恭十年秋與文清公同入祀賢良祠

國朝先正事略卷七

國朝先正事略卷八

平江李元度次青纂

名臣

高忠烈公事略 子其佩 文恪公其位 猶子文良公其倬

高公諱天爵字君寵漢軍鑲白旗人後以子其位任大學士時改隸鑲黃旗先世居鐵嶺父尙義隨征松山杏山及太原有功予輕車都尉世職公少讀書善騎射慷慨重義順治四年由貢生除知高苑縣躬擐甲捕巨盜謝千等博興縣爲賊所陷公夜率衆馳救之賊皆遁走遷知信陽州以經略洪承疇薦擢長沙知府大兵進攻明桂王公奉檄理軍餉聞父病力請去官十六年再授江西建昌府先是廣昌山賊王昂傳勝等聚衆數千踞羊石㵸水二砦爲老巢時出劫掠砦勢險峻官軍仰攻輒不利因罷攻招之降王昂傳勝佯就撫仍伺隙煽亂官軍擒之斃於獄餘賊益負固抗拒乃依山立柵困之十八年夏公與巡道張丞禩等定計乘風雨交作時分布官軍直擣㵸水砦破之進攻羊石砦並截賊去路斬馘千餘傷斃及墮崖死者無算因豬山鑿險以絕後患生擒賊渠李連升周由義等及王昂之父王尙智所掠丁口悉還其家事聞得優敘在建昌最久多善政康熙十三年遷兩淮鹽運使未行耿精忠據福建叛出兵攻建昌或請可亟去公慨然曰吾守此土十六年雖受代豈可遽去當殉此城耳時城中將吏多陰從賊公知事不可爲乃命其子奉母從閒道出自跨馬率家僮數十人禦賊萬年橋賊不能越守將趙印已降賊乘公力戰時從後縛之遂執以入閩累誘降皆不屈繫獄中越歲餘公與副將王進等謀遣千總徐得功出仙霞關請大兵入閩陰結死士爲內應謀洩被害時十五年九月四日也　詔贈太僕卿廕一子三十五年福建巡撫卞永譽請以公及福寧總兵吳萬福福州知府王之儀邵武知府張瑞午建寗同知喻三長邵武同知高舉侯官知縣劉嘉猷九溪知縣李爌福州城守廖有功等合祀省城西門外得　旨允行四十六年子其佩官浙江溫處道爲父請匾額　御書藎臣義烈額其家祠復請諡特賜諡曰忠烈雍正四年長子其位官大學士其佩官都統同奏請　諭祭得旨高天爵捐軀殉難大節可嘉高其位高其佩乃現大學士都統大臣爲父請卹甚是可加贈禮部尙書銜追賜卹典七年入祀昭忠祠

其佩字韋之一字且園公第五子也由宿州知州內遷員外郎出爲溫處道坐署運使虧鹽課奪官尋開復五十四年補四川永寗道就遷按察使雍正元年內遷光祿卿擢刑部侍郎晉都統仍兼刑部侍郎三年夏　命同侍郎史貽直往西川審理年羹堯誣劾茶商私佔鹽窩各款又陝西郃陽縣因私鹽致死無辜八百餘人事皆得實五年坐讞獄失入奪侍郎仍留都統任尋罷其佩天資超逸工詩兼善指頭畫海內珍之

其位字宜之一字韞園初由筆帖式管佐領康熙十三年吳三桂陷湖南順承郡王勒爾錦統師征之其位從征至襄陽會總兵楊來嘉叛命其位率二十騎覘虛實猝遇賊衆二萬人於土地嶺其位出其不意衝突之賊驚潰且斫且馳至南漳入城守禦衣上血模糊刀刃盡缺叛賊譚洪率舟師三萬向鄖陽其位以百人扼楊溪埔賊蜂擁至其位據崖射賊矢無虛發相持七十日糧盡煑馬鞍以食誓必死會副都統李麟隆擊破賊乃全師歸由是每戰必先登前後給功牌十有二薦擢襄陽總兵五十二年擢湖廣提督　賜孔雀翎及櫜鞬鞍馬五十六年自陳乞罷　諭嘉其和輯兵民聲望素著令供職如故六十年調江南提督明年　特命署兩江總督雍正元年入覲　命仍回提督任四月疏請保護　聖躬得　旨此奏字句之外實有一片愛君之心發乎至誠非泛泛虛文可比尋疏言松江之泖湖澱湖澄湖淞汊紛歧與浙江錯壤與太湖毘連經兩省督撫與臣委官勘議防奸法計松江所屬通船要口百十有三處釘樁立柵以時啟閉官捐工料百姓樂趨事已將次告成　手敕報曰權宜措置必無礙商民乃善耳賜　御製詩有神筭軍民資偉略斟調文武在和衷之句二年奏進黃浦漁人所網得雙蟠龍紐未刻玉印　諭曰此事若出自他人朕不信也卿乃忠實老臣斷不至有捏造虛誕之舉今賜卿四團龍補服等物以示嘉悅三年夏　世宗諭廷臣曰高其位前署總督時年羹堯奏其年老衰憊兩耳重聽恐貽悞地方及朕即位猶記羹堯之言特召來京陛見觀其人老成

忠厚善氣迎人雖已老而精力尚可用卽此可見姦宄之險詐也九月拜文淵閣大學士兼禮部尚書加太子少傅公以衰老不勝機務辭弗許四年五月至京改隸鑲黃旗尋乞休　諭以跪拜艱難高年常有之事不必遽求退十月公八十生辰　賜匾聯及服食等物白金一千兩十一月復乞休得　旨卿宣力年久老成練達茂著賢聲是以簡任機務用昭優眷前次乞休朕未忍俞允今復奏請情詞懇切可原官致仕五年正月薨　命王大臣侍衞奠茶酒　賜祭葬如例諡文恪十二年　詔入祀賢良祠次子續勳襲世職長子起由任子授茂州知州遷滇中知府荆南道內遷光祿少卿康熙三十一年權副都統晉兵部右侍郎雍正十三年權兵部尚書尋以都統銜在雍和宮行走未幾卒

其倬字章之號芙沼忠烈公猶子也父雁爵任口北道其倬由康熙三十三年進士選庶吉士乞假歸閉戶讀書數年始就職授檢討　聖祖奇其貌欲試以外事會四川有獄未決　命往訊歸　上問打箭爐形勢口陳手畫甚詳不煩　上器之　命典試四川遷中允侍讀督山西學政再遷侍講學士擢內閣學士五十九年巡撫廣西會鄧橫苗叛單騎入寨諭以　朝廷威德衆稟刃羅拜受約束而還逾年擢雲貴總督土司承襲向有陋規吏胥每因文結奸錯藉端需索公嚴行禁革先是青海台吉羅卜藏丹津肆逆謀進西藏公以雲南中甸爲進藏咽喉地請調鶴麗劍川兵鎮之墾田鹽涼州積穀備運改哀牢土司爲流官苗民蠢動遣兵迎勦大小三十二戰平魯魁茅洞諸寨逆渠先後就俘二年春青海平中甸諸番目攜三千五百戶繳僞劄納土歸誠公疏聞并條奏中甸善後事宜九則　上嘉其妥協　璽書褒美　賞騎都尉世職尋勦平貴州狆家苗叛酋阿近等　諭部優敘復條奏貴州苗疆事宜八則下部議行三年加兵部尚書太子少傅十月調閩浙總督頻行奏請豁除雲南鶴慶府鄧州嵩明騰越三州六和浪穹二縣重輸軍賦允之行抵浙東聞福建饑卽請撥温台倉穀七萬石運閩平糶四年疏陳福興漳泉等府地狹人稠自平定臺灣以來生齒日繁無田可耕勢且流爲盜賊從前海禁過嚴請弛禁以廣謀生之路　詔下怡親王會同大學士九卿議行五年擒勦臺灣凶番骨宗等二十名各社相繼歸誠十年　詔以李衞爲浙江總督　命其倬專督福建六年條奏福建鹽政事宜四則部議從之又以原任御史蕭震當耿逆叛時與邵武守張瑞午等合謀討賊事洩被害妻妾媳婢皆死之瑞午業蒙卹典而震獨遺疏請入鄉賢祠致祭旌其門　詔如所請七年秋入覲　賜　御製詩有操慷冰霜功帶礪匡時重鎮眷良臣之句八年晉太子太保調督兩江先是　上以其倬通曉堪輿術　命詣　福陵恭視形勢工程至是復　命來京隨怡賢親王相度　萬年吉地於易州之太平峪　諭嘉其悉心籌度實出於忠愛至誠　特授輕車都尉幷前所得騎都尉爲三等男尋署雲貴廣西總督九年疏言雲南昭通府四面環山請委官專辦墾務定爲水旱生熟四項分給兵民隨土各戶墾種按年收穀還本俟起科輸米以省兵米運費下部議行十一年　命仍回兩江任會普洱府屬思茅土目刀國興等煽亂遣將討平之擒其酋并賊黨五百餘人九月　詔以總督銜管江蘇巡撫事尋坐瞻徇左遷巡撫十三年疏劾淮關監督年希堯庇縱玷職黜之乾隆元年以疾　召還京未幾授湖北巡撫調湖南二年湖南城步綏甯猺糾黨焚劫遣將分勦之賊黨平　命優敘三年擢工部尚書調戶部十月薨於寶應舟次年六十三遺疏入　優詔悼惜沿途遣官弁護送回旗尋　賜祭葬　予諡文良

公揚休玉色進止嚴重目不能遠視無事輒瞑閉則精光射人爲人淵深凝靜每奏事　天語褒嘉或忤　旨旦夕禍不測而公施施如平時人欲窺公顚卜主眷盛衰不可得也　世宗知公寬不能按之使奮代人匿瑕藏疾至累及終不悔然於國憲民瘼大綱必舉中外推鉅人長德無異詞故雖　詔書迫責而封疆重任十三年如一日西師大事必密與謀青海降酋和羅爾邁逃　上以問公公奏有之不爲多無不爲少宜撫其不逃者愧其逃者　上嘉納焉孫文定嘉淦少時殺人報仇公督學時脫其罪終身執弟子禮甚恭李敏達衞任滇藩時與安南爭鉛廠河有　旨切責公引爲己咎李衞感次骨松江提督補熙將之任　上廑公在江久不無稗政　命補察劾　旨甚嚴及抵江閱衆稱公賢以實奏　上曰補熙不迎合模餬可嘉卽擢總漕嗚呼公與補

曾不可及而 世宗之神聖爲何如也所著奏疏十卷味和堂詩集八卷公少以詩名稱一代作手繼配蔡夫人綏遠大將軍毓榮女亦能詩

甘忠果公事略 朱國治 李興元

甘公文焜字仲明其先江西豐城人後徙遼東父應魁從 世祖入關隸正藍旗漢軍官至副將公幼事母至孝稍長好讀書精騎射負志節以父廕讓其弟由筆帖式擢啓心郎改大理少卿康熙二年遷順天府尹以法繩下貴幸家皆斂迹崇文門稅苛覈章奏之六年巡撫直隸先是郝都憲惟訥以督撫親巡屬邑官吏因緣派累民閒奏罷巡歷例公疏言巡撫不巡視所屬則吏治民隱無由悉知如其不實則雖坐守會城而苛屬擾民之事不一若果賢必自愛名節輕騎減從毫不以累民而年歲豐歉民閒利病有司貪廉悉無遁情請仍敕令巡視但申嚴苛擾例禁疏下部覆其議 聖祖特詔允行著爲令公車騎巡所部禁暴卹鄰緝姦除盜知無不爲疏報保定真定等屬秋雨爲災請全蠲歲賦其已征夏稅流抵來年部議止按例減免 特旨全蠲其已征者許抵來年之數公復劾昌平順義懷柔密雲文河各州縣遲報水災論如律七年擢雲貴總督奏禁各驛站於額役夫役外派民協助時吳三桂駐雲南總督駐貴陽三桂蓄異志久僭侈踰法公持大體多所裁抑又以時訓練部兵申嚴紀律思制其孽芽三桂頗憚公威名未卽發乃詭報土番康東入寇又陰嗾凱里諸苗煽亂羽檄交馳以覘公措置公料康東無能爲凱里近在肘腋先督兵進勦陣斬賊酋破其巢餘黨悉平旋以進勦康東師期移檄雲南而三桂果以康東遠遁告公以滇疆遼闊疏請巡視因偏歷所屬疏言黔滇山路崎嶇且多瘴癘凡官吏卒於任者請給勘合由驛歸其櫬下部議行十年秋以疾求罷 温旨慰留尋丁母憂 命在任守制逆苗阿福倡亂遣兵擣其寨擒斬之再疏乞假歸葬許之三桂請以總督印交雲南巡撫署理因假訓練爲名盡調督標兵赴滇厚結之十二年十月公還貴陽任事標兵被煽誘莫聽調遣當是時朝廷方允三桂撤藩之請三桂期以十一月二十四日起行陰結黨羽謀反先期三日戕雲南巡撫朱國治分遣逆黨逼貴陽公聞變卽遣族弟文炯賫疏入告中有云城存臣存城亡臣亡急檄提督李本深使領兵扼盤江上流拒賊適本深以書來覘公意中多遁辭公手書答之曰吾輩忠孝自矢建樹正在今日倘其同心協力手足相依萬一不濟惟有效張巡南霽雲以身殉國若稍二三其德遺譽遺臭千里毫釐也而本深與滇撫曹申吉已從賊公見諸將吏無一可與謀者度貴陽不能守惟鎮遠地勢險阻外可號召荊楚之兵內可抗扼黔滇之隘力遏兇鋒事猶可爲是日妾盛氏率婦女等七人自經死公卽馳赴鎮遠至則守將江義已反戈相待公揮鞭渡河抵吉祥寺義以兵環之公下馬歎曰封疆之臣義死封疆過此則非黔地矣整衣冠望 闕再拜遂自刎死年四十有二子國城及筆帖式和善雅圖從死焉公殉節後鬚髯蝟張雙目猶視生氣懍懍士民見者皆隕涕遂共殮瘞於寺側後數年吳逆旣平黔撫楊公雍建疏陳公政績及死事狀得 旨優恤幷允直隸巡撫于公成龍請遣其長子宣化同知國均迎櫬至京至之日 上遣大臣迎奠盧溝橋贈兵部尚書 賜祭葬如禮 予諡忠果 詔立碑表其墓廕子國璧入監貴州士民請建專祠於貴陽 御書勁節二字額其祠雍正初 詔祀昭忠祠國璧官至雲南巡撫

朱公國治漢軍正黃旗人世居撫順 國初入包衣籍順治中由拔貢除知固安縣以政最再遷霸昌道入爲大理卿擢江甯巡撫亡何以憂歸服闋起雲南巡撫康熙十二年爲三桂所執罵賊不屈死事聞贈戶部侍郎 優詔議卹 命由驛歸櫬葬 賜祭葬雍正七年入祀昭忠祠卹其子孫令出包衣籍同時死難者爲雲南按察使李公興元字若始直隸遵化人也以康熙十年涖雲南方正執法嚴抑藩兵毋許違禁取利及準折民閒子女郡民德之吳逆之變脅授僞職不從杖之下獄尋安置蒙化府拘禁六年終不屈與雲南知府高顯辰同知劉崑先後遇害子廕秀奇秀從死卹贈太常卿廕一子入監讀書

傅忠毅公事略

公姓傅氏諱宏烈字仲謀號竹君江西進賢人父應期明季令廣西鼎革後阻寇不能歸公少負大略 王師定兩廣以人材應募順治十四年總督王國光薦授韶州同知康熙二年遷慶陽知府七年疏陳平西王吳三桂陰謀不軌狀

請早爲之所部議坐公離閒王大臣逮繫論斬　聖祖特旨減辟戍梧州十
二年冬三桂反廣西將軍孫延齡提督馬雄叛應之遣提督郭懋禪捕公甚急
公投水求死懋禪出之送延齡所公以忠孝說延齡且言三桂必敗毋與其禍
延齡有悔心其妻孔四貞定南王有德女也亦與公言感　太皇太后恩不
願從賊時吳逆僞巽四亦延齡令公往南甯聯合交趾接應大兵圖反正公因
陽附三桂受僞將軍職得出入賊黨中且密約平南王尚可喜共圖恢復十六
年春遣人至贛州致書鎮南將軍舒恕言孔四貞不忘　國恩孫延齡可招撫
狀先是廣西巡撫馬公雄鎮爲延齡所害　朝命麻勒吉督辦廣西軍務公復
致書麻公言大兵若速進南安宏烈從韶州策應則兩粵可計日定舒公麻公
先後陳奏得　旨傳宏烈圖報國恩忠誠懋著可即授廣西巡撫會將軍莽依
圖復南安進克南雄抵韶州公迎見拜巡撫之　命疏言逆賊吳三桂蓄謀不
軌臣首發其奸廷臣惟恐激變凡供詞涉三桂一字不錄臣憤激願死自引罪
蒙　特恩免死安置梧州嗣三桂反廣西布政使李迎春等苦勸臣從臣憤不
欲生自投江水誓爲厲鬼殺賊漂流十里遇救不死因思不入虎穴焉得虎子
乃投身賊地從中反閒又假他事赴南甯入思州泗城廣南富川諸土司及交
趾界聯絡義勇助平南王尚可喜軍可喜病篤猶執手相勖令速復肇慶遂與
其子之信合謀討賊擊敗僞將軍楊鎮邦僞總兵古元隆等乃得由龍南達贛
州歸命　朝廷以展夙志三桂自閒肇慶規復百計欲殺臣而終不得遂計者
賴臣義勇五千人實賴其力請留爲援勦營量給糧餉馬匹並請　勅尚之信
遣兵合勦得　旨覽奏詞意忠懇可加授撫蠻滅寇將軍廣西巡撫如故尚之
信速遣所屬官兵與傅宏烈同定廣西並　命總督金光祖給銀十萬兩俟秋
涼再發馬匹尋　命戶部加撥銀十萬解赴軍前公率兵敗賊於韶州擒斬僞
總兵王雲龍等遂進征廣西擊走僞將軍趙天元復梧州分遣總兵曾大熾等
攻克昭平賀縣又招降鬱林州博白北流陸川興業等縣賊衆會逆黨復犯梧
州公遣總兵楊國泰等水陸夾擊陣斬僞總兵張元乘勝復潯州尋遣知府劉
曉賚疏縷陳進勦機宜　諭獎公謀略優長忠貞夙篤恢復梧潯等處屢奏膚

功覽所奏進勦機宜矢志滅賊深堪嘉尚可加太子太保所屬將吏同心報國
其各加敘一級初馬雄之叛也公家屬百餘人盡陷賊中叛逆李迎春執送吳
三桂與總兵楊國泰及諸將士家屬並遇害至是公疏聞　諭獎其爲國忘家
下所司優恤時馬雄方踞柳州三桂逆黨分踞平樂南甯橫州勢張甚公欲借
尚之信兵力共取平樂乘孫延齡已謀歸順赴桂林駐守請　勅之信遣兵繼
進之信以防守廣東爲辭公向借大礮及營馬皆不應三桂知延齡不附己遣
其從孫世琮及賊將馬寶等掠桂林紿延齡出城殺之旋陷平樂偪公方赴南
甯招撫土司遂襲梧州公移師擊斬賊乃通十七年與將軍莽依圖進圖平樂
賊水陸抗拒我兵失利退保中山鎮莽奏公所部先卻江水泛漲孤軍難久留
公奏莽公所部不相應援仍自請議罪　上諭王大臣曰傅宏烈所領官兵
從未支領奉餉奮勇收復諸路嗣以規取黔滇請發大軍並進因令莽依圖協
力進取不意莽依圖抵平樂藉口綠旗兵失陷退至賀縣又稱糧乏退保梧州
致傅宏烈所復城池盡棄與賊其嚴飭痛改前非以圖後効公尋奏戰守事宜
　諭曰覽所奏安人心固內地勦賊之策悉備其勉爲之尋疏報勦賊容縣之
西山大捷復北流縣五月疏報偕都統貝勒等率兵自北流陸川博白進勦斬
僞總兵梁子玉等復鬱林州及興業陸博白等縣又疏報招降僞總兵何與及
所部萬餘人均下部議敘六月賊兵數萬渡左江我兵與戰失利退守藤縣十
月賊併力來犯藤縣失守遂逼梧州十八年五月吳世琮犯梧州公分布水陸
官兵奮力夾擊殲賊二千有奇世琮棄營遁遂遣總兵譚昇等復藤縣進定平
樂桂林並招諭僞總兵王定邦等五人各率所部降時賊將范齊韓等尚踞粵
西公遣游擊鄧林材會合馬承廕兵進勦遂復柳城融縣馬承廕者故提督雄
子也雄叛降三桂踞柳州病死承廕領父衆封僞懷甯公見公擊敗吳世琮乃
請降公以所部驕悍奏請仍以承廕統轄　招授承廕伯爵給昭義將軍印是
年冬公疏辭巡撫任願統兵進勦黔滇疏言進征雲貴多山險騎兵未可專恃
必用綠旗前驅而進兵之路廣西爲要湖南次之今兩廣綠旗皆爲　朝廷捨
命殺賊者惟臣標兵逆賊未滅臣不敢偷安見遣參將溫紹賢等選精兵三千

五百從小路進取貴州之黎平湖南之靖州斷賊楓木橫餉道又調馬承廕兵四千赴慶遠以分賊勢臣俟　命下卽率兵進發會合湖南兵努力前驅　詔如所請行十九年二月公至柳州疏言柳州兵不下三萬逆賊百端煽誘人心不一近以乏餉鼓譟臣欲擒誅首惡恐激變是以暫示姑容此軍積成驕悍必俟賊平後陸續解散見在馬承廕所部乞　勅盡給糧餉先收七千人心鼓勵從征庶不爲內地變患疏上未及報聞而承廕請公往申號令衆謂承廕反覆不可信公曰人已降奈何疑之率數十騎往諸將慮有變率兵尾行公不知也承廕見兵踵至疑執己遂激衆再叛執公送貴陽時三桂已死其孫世璠僭號居貴陽也世璠夙重公威名誘以僞職公罵曰爾祖未反時吾卽劾奏知爾家必作賊恨不早滅爾家肯從賊耶旋復百計說之罵益厲遂遇害十一月將軍穆占攻復貴陽收骸骨以聞　上曰傅宏烈宣力廣西陷賊不屈徇難捐軀忠節可憫下所司優卹令由驛歸櫬贈太子太師兵部尙書　賜祭葬　予諡忠毅廕二子七品官公前後請留中密疏如預陳尙之信反狀及安置投誠官兵籌畫勦撫鎭守機宜皆中肯綮歿後奉　聖祖特旨盡出其前後密奏宣布中外昭示忠悃爲其論劾尙之信也言之信歸正後怙惡不悛在廣東實官虐民抄家充餉重斂橫征時而疏請出兵湖南時而疏請平定廣西及　命下則一兵不發目中竟不知有　君命臣前此隱忍調停欲導其爲　朝廷出力既而知其反覆變詐故厚集兵力以爲東西未雨之防今三桂已死餘孼蕩平在卽之信必無能爲請於肇慶設滿洲將軍或易滿洲總督帶旗兵駐守彈壓削之信藩封遣散所屬設水師提督以分其權庶兩廣得以久安其論安置降軍也言臣甫至桂林孫延齡舊部請糧請餉呼告盈門野性難馴養之必無益然又未可猝散宜仍立藩旗照額支餉以滿洲將軍駐省署理藩旗俟賊平後撤回京師致投誠賊將各帶兵馬若不用則必生心且無以勸來者用之則名器太濫不成體制宜各照僞銜給劄令僞將軍赴部補用其總兵副參游及文職等官或願赴部或願在督撫將軍軍前補用者聽庶各僞官可以解散其論鎭守事宜也請長治久安之策凡衝要地均宜照江南陝西例設滿洲將軍駐防以制反側文臣事權不宜太輕藩臣兵權不宜太重趁此軍威大振之日宜善爲布置密爲解散以固億萬年不拔之基奏入　上並韙其言以密疏示議政王大臣後皆如公策當康熙初三藩分鎭勢傾朝野吳逆尤驕張擁兵數十萬分十鎭運七布政使司錢糧協濟之將吏遷除號曰西選　詔吏兵二部不得掣肘在廷皆知其有異謀然無敢明言者公以一知府抗疏發其奸瀕九死不悔斯已奇矣及三桂反黔滇川楚閩粵並爲賊有江浙陝西湖北亦被兵失陷郡縣察哈爾布爾尼復反於漠北山西駐防蒙古兵叛應之其安靖者京師及山東河南而已當是時天下震動藩王如尙之信耿精忠將軍如孫延齡總督如鄭蛟麟金光祖巡撫如劉秉政羅森曹申吉提督如王輔臣李本深馬雄線國安嚴自明等並從賊此外若吳之茂譚洪楊來嘉祖澤清劉進忠祖宏勳阿爾泰郭義張星耀苗之秀佟國卿等並降於賊巡撫盧震華善等則棄城走督撫死節者范公承謨甘公文焜馬公雄鎭朱公國治數人耳然殉難而未能擊賊也總督如蔡公毓榮李公之芳能擊賊矣又皆與　王師並進禁旅之功爲多獨公以戍卒倡義以賊攻賊未費公家斗粟寸刃恢復桂林梧潯地千餘里厥功尤爲奇偉亂之初生闔門死難至百四十餘人功在垂成誤被賊紿大罵不屈以死公可謂義烈奇男子也矣二十一年　勅建雙忠祠於廣西以公與馬公雄鎭並祀從巡撫郝浴請也雍正中　詔入祀昭忠祠子明垣由廕生官知州

馬文毅公事略 子世濟等

馬公雄鎭字錫蕃號坦公漢軍鑲紅旗人世居遼陽祖與進官訓導明天啓辛酉遼有兵禍訓導公率鄉民捍城甚力妻趙氏聞訛言城破遽驅女孫入井領家人四十餘口同日死父鳴佩字潤甫從龍入關順治元年由部郎出爲汾攜道數立戰功流賊一隻虎犯嵐州設伏擒之尋逸去授計郡將馳騎縛歸羣盜駭散超擢戶部侍郎　王師征江南督餉不乏總督宣大開屯地二千六百餘頃加兵部尙書任兩江總督拔梁化鳳於偏裨中薦其有大將才使破賊於崇明使南贛兵敗僞伯陳其倫於瑞金威名旣著招降海寇甚衆以疾乞休薨

子一郎公也順治十三年由任子授工部副理事官累遷左僉都御史國史院學士康熙八年授山西巡撫未之任改廣西巡撫時左江奸民楊其清等妖言煽衆謀不軌右江妖僧假明宗室爲亂羣盜莫扶化等結黨焚掠梧平二郡公悉討平之疏請定邊俸陞遷之例除兵糧運費去採買之累皆得　旨允行十二年吳三桂反雲南明年二月廣西將軍孫延齡叛應之殺都統王永年孟一茂等圍巡撫署以偽命遣公衣冠會降時巡撫無標兵公督家丁拒戰移檄梧州趣提督馬雄赴援雄不至公朝服自經爲家人救免乃以蠟丸馳疏遣僕賀儀通入京告變尋遣承差楊啓祥引長子世濟遁又託幕客李子燮朱昉挾次子世永孫國楨遁先後由閒道歸京師且疏言人心不甘從逆若大軍速至恢復廣西則三桂腹背受敵矣延齡瞰知之繫公及家屬四十餘人於土室公絶粒數日不死拔刀自刎守卒奪刀籍卒四指又不得死遂闔室被幽歷四載三桂遣使招之公麾其使誓不屈先是慶陽知府傅公宏烈以豫發三桂逆謀坐誣譴戍梧州至是勸延齡反正延齡猶豫不決十六年十月三桂遣從孫世琮收兩粵斬延齡擁公至賊壘百計誘降且肆威箠示禮敬公大罵曰吾奉　命巡撫廣西義守封疆恨不能寸斬汝以報國今討賊不遂死吾分也賊不能堪十月十二日押公至爲金埔戕公幼子世洪世泰以懼之公罵益厲且曰吳三桂能舍其父我獨不能舍其子耶手奪兩兒頭擊賊遂被害時年四十有四從者馬雲皋唐進寶諸應兆等九人見公死交口躍罵賊駢戮之咸引頸受刃時眷屬尚羈土室聞變世濟妻董氏先就縊繩絶仆地觸首面俱碎復投繯死公妾顧氏劉氏女二人世濟妾苗氏以次縊夫人李氏坐觀之使各就盡殮然後北向再拜自縊時年三十有九僕婢十有八人皆殉焉守卒感其義私記各尸焚瘞廣福寺後公尸暴露四十餘日賊將趙天元過之見公屍兩臂枕兩兒尸下爲再拜亦殯葬寺側傅公宏烈時爲撫蠻滅寇將軍駐梧州幕客孫成陳文煥棄閒脫走由平樂達蒼梧具公死事狀丐傅公入告並以公所著勷羣樓遺稿及棄草辦疑歸之世濟傅公疏聞　聖祖嘉公忠烈下所司議卹　贈太子太保兵部尚書　賜祭葬諡文毅李氏董氏各　予誥贈公之在土室也家屬以飢寒死者凡十九人公若弗聞也者日以賦詩臨池自遣姬顧氏本吳中女士精小學說文公撰棄草辦疑十二卷姬皆手爲旁訓其遣世濟行也全州人易友亮實導之出及世永國楨之行年俱幼賊伺之甚密友亮復與州人唐守道唐正發謀穴垣出之初公　陛辭　上解御衣以賜及聞延齡被殺度必死乃以衣授友亮使先遁懼污　君賜也世濟至粵西友亮獻衣述遺命世濟歸奏　上仍以衣賜世濟授世濟大理少卿友亮守道正發及楊啓祥授游擊守備孫成陳文煥授同知知縣有差十八年世濟請赴廣西收父母骸骨　命馳驛往明年喪至京師　上遣大臣奠醊並賜　御書碑文立墓道又允巡撫郝浴請建雙忠祠於桂林祀公及傅公宏烈二十一年正月宴羣臣於　乾清宮以世濟爲殉難撫臣子　特命至　御座前　賜酒世濟時官光祿卿累遷吏部侍郎貴州巡撫漕運總督世永官至鹽運使國楨官江南常鎮道雍正中　詔祀公昭忠祠乾隆十六年　上念公爲國効忠　特予雲騎尉世襲罔替

陳忠毅公事略　葉忠節公映榴

陳公丹赤字獻之號真亭福建侯官人順治十七年由舉人授重慶推官歷權重慶夔州二府有能名康熙元年舉卓異遷刑部主事再晉郎中時有冤獄宜末減者公與同官議不協主者以兩議上　上卒從公議十二年授浙江溫處道寬海禁民慶更生旋權按察使事十三年四月入　覲還至東昌聞逆藩耿精忠叛瞿然曰溫州與閩接壤爲浙東門戶脫有失如封疆何乃舍舟登陸兼程至維陽乘舴艋三晝夜至杭州入白大吏馳還治所繕城堡練丁壯爲固守計人心以安五月平陽逆弁司定猷倡亂執總兵蔡朝佐攻瑞安海寇乘閒肆掠鄉民爭入城總兵祖宏勳欲禁之公曰城所以衛民也有民不衛安用城命納之日馳牒乞援已而賊大至攻南門甚急公擐甲登陴用礮矢殺賊無算會宏勳有異志擁兵坐視與公城守者惟麾下及鄉丁各數百人而已越二日援師至營於江岸公趣使濟師宏勳恐六月初一日集在城文武官至大官亭要公計事左右或沮之公不顧策馬竟去至則慷慨陳說大義聞者皆感動一

時將弁有自懷中出帛書者耿逆招宏勳欵挾檄也公大聲曰吾輩受國厚恩誓死不貳此物奚宜至哉宏勳執公手好言慰之曰彼衆我寡獨不爲闔城生靈計乎且公閩人也骨肉墳墓皆在閩宜熟思公神色愈奮麾宏勳手曰吾知以死報國耳不知其他起裂之宏勳目千總高魁持斧擁公出公罵曰逆賊汝殺我　朝廷必寸磔汝魁以斧斷公右臂遂遇害永嘉知縣馬玥抗聲曰擅殺遣臣竟反矣亦被戕役林義者聞變馳而上持梁大呼擊傷數人力竭死十六年浙撫上其事　詔下所司議卹尋議贈光祿少卿　上少之諭大臣曰漢官盡節惟陳丹赤一人宜優卹議贈光祿卿仍　命再議乃議贈通政使廕子一人入監讀書　賜祭葬三十三年　特賜謚曰忠毅逾年　勅建雙忠祠於溫州祀公及馬玥等三十八年　聖祖南巡　駐蹕杭州一夔時爲湖州守迎　駕　諭曰爾父爲國殉難朕至今憫之　賜御書名垂青史額一夔守湖州有善政人方之陳幼學以詿誤免官　特旨改甯波守會湖郡饑大吏以一夔舊得民心遣督賑百姓遮道譁曰還我太守事聞　詔從之尋擢參政卒喪歸湖人士奔號泣奠數百里外立祠祀之方耿逆之初變也浙督李文襄屢使人詗閩虛實皆不返以忠毅闔人遂屬遣家僕羅世安往公殉節後世安歸於軍前悉以其實告文襄得所向有功後十四年上海葉忠節公有殉難湖北之事

葉公映榴字炳霞號蒼巖江蘇上海人順治十八年進士選庶吉士以江南奏銷案詿誤降補國子博士遷戶部主事康熙十一年充陜西副考官晉郎中十七年擢陜西提學僉事以公明登薦牘二十四年授湖廣糧儲道二十七年五月督標裁兵夏逢龍作亂巡撫柯永昇禦賊被創自縊按察使丁煒棄家奔安慶時公署布政使賊迫受僞職公紿以無殺掠百姓三日後當如所言乃令其妻奉母自水竇出避難以司道等五印付其僕葉華林令付所向衙門呈繳遂繕遺疏朝服望闕謝恩訖升公座罵賊拔佩刀自刎疏略曰臣一介迂儒幸中進士叨受　皇上高厚深恩洊擢今職嘗以潔己奉公自矢但愧才具庸劣未効寸長茲値裁兵夏逢龍倡亂刼奪撫臣　勅令弁分兵圍臣衙門露刃逼脅臣幼讀詩書粗知節義雖斧鑕在前豈肯喪恥偷生彼時即欲率同妻女闔門殉節第念臣母七十有六在臣任所臣長子葉專遠在原籍其餘二子尙未成童煢煢孤弱死將安歸因遣妻女奉母潛逃臣如微服匿影或可倖免以圖後効伏念臣守土之官也城存與存城亡與亡義所應爾今勉盡一死以報國恩所恨事起倉猝既不能先事綢繆撫綏反側復不能臨時捍禦獨守孤城上孤三十載之　皇恩下棄七旬餘之老母　君親兩負死有餘慚雖么麼小醜指日掃滅不能忍死須臾以覩蕩平也　上覽疏畢　諭曰城存與存城亡與亡人臣之義也朕覽葉映榴遺奏五內傷悼王大臣等其共議之因命展讀奏疏聞者皆感泣遂　諭吏禮二部曰葉映榴捐生殉難遺疏情詞慘烈朕心惻然不忍披覽其從優賜卹以表忠貞部議贈通政使廕一子入監讀書蓋援陳忠毅公例也　特旨贈工部侍郎　賜祭葬如典禮次年二月聖祖南巡葉專迎　駕謝　恩　特命予謚以彰異數　御書忠節二字　賜之四十二年湖北巡撫年遐齡請建專祠於武昌　賜御書丹心炳冊額學政胡潤請許公後裔建祠本籍有司春秋致祭從之雍正二年入祀昭忠祠子專官廣州知府公所著曰葉忠節集

莽襄壯公事略

公諱莽依圖姓兆佳氏滿洲鑲白旗人父武達禪崇德三年隨睿忠親王伐明攻直隸任邱山東濟陽並先登　賜號巴圖魯予騎都尉加一雲騎尉順治七年冬公襲職兩遷　恩詔晉輕車都尉十五年隨征南將軍卓卜特征明桂王至貴州明年自都勻進師盤江僞晉王李定國據雙河口悉衆爲三十營列象陣拒戰公率步兵衝擊破之隨大軍定雲南康熙二年隨靖西將軍穆哩瑪征湖南流賊李來亨等賊據茅麓山列寨拒守公冒矢石進攻毀寨二賊大敗來亨自經死凱旋授協領十三年吳三桂陷湖南公隨征南將軍尼雅翰率師進勦岳州用紅夷礮擊沈賊舟敗賊七里橋多斬馘十四年三桂遣賊將董重民結廣西叛鎮馬雄犯廣東平南王尙可喜上疏請兵　詔尼雅翰率師至廣東公時署副都統駐守肇慶十五年可喜子之信叛降三桂受僞爵三桂遣將范

齊韓等逼擊慶總督金光祖降賊公率步兵突圍出且戰且走還駐江西僞將軍黃士標等糾衆犯信豐公率兵往援與城內兵奮勇夾擊大破之賊遁走入山復追敗之圍遂解十六年授江甯副都統時廣東尚爲賊將董重民所踞

上命公爲鎮南將軍率師恢復以副都統額赫訥穆成額參贊軍務四月自南康至南安僞將軍嚴自明以城降遂偕額赫訥等進征南雄僞將軍宋思政等迎降尙之信亦擒董重民率舊屬歸順公進韶州疏言南安南雄韶州所屬文武官弁昔雖迫於賊勢致汚僞職今旣望風款附請令暫留原任綏撫殘黎以安反仄　上特允所請且嘉其進兵迅速尋　命侍讀學士顧八代赴軍前傳　諭擇便而行時賊將胡國柱馬寶糾賊衆萬餘犯韶州公擊卻之九月賊復據河西斷我水運餉道列營蓮花山以瞰城中會將軍額楚率江甯兵至與城內軍夾攻破其四營斬獲甚衆賊敗竄帽峯山我軍乘夜追擊大敗之河西賊亦遁水運遂通十月追擊至樂昌賊據風門澳拒守我軍三路仰攻別令貓兵由間道奮擊擒斬二千有奇乃撫定仁化仍回駐韶州疏言將軍傅宏烈以五千兵獨當西路恐力不支已遣額赫訥赴梧州協勦　諭獎其智勇兼優應機適變十七年春三桂遣其孫世琮陷桂林馬寶亦由宜章陷平樂　上命公赴廣西與傅公會師勦賊二月疏言臣抵平樂圍其城賊水陸抗拒宏烈所率綠旗兵與戰不勝臣孤軍難久留因退駐中山鎮宏烈亦以公所率滿洲兵不相應援入奏　上念擊賊失利因江水泛漲故並免其罪　諭令和衷協濟公尋以賊逼賀縣回梧州乞罷將軍任　上切責之仍留任圖功贖罪明年二月吳世琮犯梧州公同傅公率師拒戰賊大敗棄營遁先是僞將軍馬承廕以南甯降至是賊由梧州敗竄糾衆犯南甯六月城中食盡旦夕且陷公方臥病聞之督師倍道進賊悉銳聚新村列鹿角西山拒戰額赫訥等引前鋒軍擊之賊稍卻公與將軍舒恕麾大軍進而預遣左翼兵潛出山後截賊歸路盡殪之世琮負重創以數十騎越山遁南甯圍解　上以廣西底定　命進取雲貴九月公以馬承廕雖降心懷叵測恐爲肘腋患上言湖南大兵在武岡禦賊臣等一軍先向雲南恐諸路軍不相應援且廣西新定若無兵駐守恐有他虞請暫駐南甯相機進勦　上命簡親王喇布鎮桂林公偕都統希福兵至取道恢復疆土十九年授護軍統領五月馬承廕叛於柳州公帥師進勦次來賓承廕驅象陣迎戰我軍以勁弩射之象回奔賊陣亂麾軍奮擊賊大敗棄甲狂奔公自率輕騎追擊獲象三斬馘無算會簡親王遣將分路勦賊皆大捷承廕復降柳州平八月公薨於軍年四十有七二十二年議政王大臣等追論公征廣西時自平樂失機退梧州應籍家產之半奪　恩詔所得騎都尉　上曰莽依圖在行間甚著勞績且屬下兵民俱稱其善凡所過地方亦不擾害百姓可免籍家產奪恩詔所加世職其原襲之騎都尉加一雲騎尉以其弟博和哩襲五十九年入祀廣西名宦祠雍正十年　詔入祀京師賢良祠乾隆元年追諡襄壯

佛恭靖公事略 子忠勇公額棱特

公諱佛尼勒姓科奇哩氏滿洲鑲紅旗人世居瓦爾喀父索勒和諾少孤其兄瑚里納撫之成立瑚里納爲仇所害索勒和諾手刃其仇祭兄墓崇德三年來歸任驍騎校七年隨饒餘貝勒阿巴泰攻明河間府首緣雲梯登城戰歿予世職騎都尉公襲職順治五年授佐領時流賊李自成餘黨竄踞陝西湖北錯壤山谷公隨大軍征勦擢協領晉輕車都尉康熙八年擢西安副都統十三年春

命同西安將軍瓦爾喀由四川進討逆藩吳三桂師行至棧道聞四川郡邑皆附賊叛鎮譚洪據陽平關公同瓦爾喀及前鋒統領穆占等率兵自野狐嶺進征斬賊三千餘賊棄關遁繼敗賊將吳存禮於朝天關追至沙河驛僞總兵彭時亨以舟師逆戰擊敗之奪其戰艦四遂進征保甯叛鎮吳之茂糾賊抗拒我軍壘壕塹與相持尋以糧艘爲賊所劫饟不繼移師還駐漢中賊中途邀阻公同興安總兵王懷忠擊走之又敗賊於槐樹驛小腳嶺十二月提督王輔臣叛於甯羌據平涼秦州十四年公擢西安將軍加授武將軍銜隨貝勒洞鄂進征賊將高鼎聚賊四千於關山河岸立寨拒守公同穆占等整軍接戰自巳至午斬獲甚衆遂大破賊寨乘勢追擊復敗賊於渭河橋進薄秦州賊伺我師壁壘未定猝從城內衝出犯我不備公率軍邀擊賊不能犯旋攻克東西二關

有夜犯正黃旗者賫擊殲之賊以衆數千掠仙遊關公分兵赴援賊聞我軍至
即踰山遁公追擊之擭斬略盡因令參領萬祝留守仙遊關而自率兵趨隴州
賊縱火山澤閉公曰賊謀欲燒絶我軍進路耳若不增兵策應則軍食難以輓
運因駐兵隴州防賊黨窺伺時大兵攻秦州數月不下賊在四川平涼者挾衆
萬餘來援城中賊出應者亦八千餘公遣自隴州與大兵合擊擒斬偽總兵李
國棟胡茂白光永王元等殲賊三千餘遂復秦州下禮縣西河清水伏羌諸邑
　上命公領兵關棧道援將軍錫卜臣於漢中賊於長甯驛滴水崖及插屏
嶺屢抗我師擊之皆潰宣招撫略賊村寨居民三千餘人十五年二月吳之茂
糾賊萬餘犯秦州公同提督王進寶督兵禦戰斬級二千餘生擒偽總兵徐大
仁獲輜重器械無算三月偵賊由禮縣運糧因遣兵邀擊於鹽關及羅家堡牡
丹園擒斬護糧賊衆獲馬贏盡焚其糧尋擊敗偽總兵李國良等於清水縣復
靜甯州六月復擊敗吳之茂於牡丹園進勦至西河北山之茂僅以十餘騎遁
十六年追論前此自保甯退歸漢中諸將罪降世職爲騎都尉削振武將軍銜
仍署西安將軍事十七年同副都統吳丹等連敗賊衆於牛頭山香泉等處引
兵駐守實雞防棧道諸險要賊窺棧道之益門鎮擊卻之十八年隨撫遠大將
軍圖海進征興安偵賊在梁河關公領隊先驅至火神崖擊走偽總兵王遇隆
遂渡乾玉河拔梁河關復興安城尋會王進寶軍於保甯十九年同總兵王朝
海招降潼川府城及鹽亭中江射洪諸縣又敗賊於豹子山諸處賊渡江遁遂
復瀘州冬逆賊吳世璠使胡國柱等糾賊踞敘州陷永甯　詔授公建威將軍
調遣永甯兵一路勦賊二十年春賊衆二萬餘犯寶爛大溪口諸處公率兵進
擊敗之賊將宋國輔詣軍門獻永甯府降國柱亦棄敘州遁公奉　命駐守敘
州八月　命統西安滿兵征四川者還鎮漢中二十一年九月薨於位雍正十
年入祀賢良祠乾隆元年追謚恭靖第三子托琉襲世職官至黑龍江將軍
次子額稜特當公卒時　特旨留西安補用二十三年補佐領三十年厄魯特
巴圖爾額爾克濟農劫掠喀爾喀扎薩克丹津部衆　上遣將軍尼雅翰率
師往宣　詔旨令還所掠人畜率部衆徙居察哈爾地巴圖爾額爾克濟農不

從以其衆奔竄額稜特隨大軍追之不及擒獲蒙古二人復隨將軍郎坦出嘉
峪關追獲蒙古七人三十五年　上親征噶爾丹額稜特隨大將軍費揚古
由西路進大敗賊衆於昭莫多予雲騎尉世職擢協領四十三年　駕幸西安
　閱武設宴　特召額稜特近　御座前　親賜之酒尋遷副都統四十九年
授湖廣提督　上復念其奉職清貧　詔總督巡撫等量爲資助五十二年
擢湖廣總督宣布德威紅苗歸化　上諭閣臣曰額稜特殷泰皆朕特用之
人也初用時人不知其善後乃稱朕有知人之明時江蘇巡撫張伯行亦以廉
潔著　諭廷臣曰天下督撫惟額稜特張伯行操守最優耳旋奉　命與戶部
郎中幹璦泰履勘湖南諸州縣虧空共四萬六千餘兩疏請聽民墾闢俟六年
後科以下則下部議行五十四年山西太原知府趙鳳詔貪墨不職公奉　詔
往勘得實疏言枉法受賍例應繯首鳳詔爲左都御史趙申喬之子受恩深重
法應加等擬監候斬九卿擬改立決鳳詔遂伏誅時厄魯特策妄阿拉布坦率
賊衆犯哈密　上遣尚書富甯安等調兵進勦擊敗賊衆策妄阿拉布坦遁
走於是領兵大臣等定議先取烏梁海土魯番諸部而後進征厄魯特五十五
年　命署西安將軍事同總督鄂海協理軍餉十月策妄阿拉布坦驅賊衆過
沙拉執青海臺吉羅卜藏丹濟布而還　上慮賊會由噶斯口復犯青海
乃　詔公統重兵移駐西甯爲青海諸部應援五十六年春　諭往巴里坤與
將軍富甯安會議集擊準噶爾邊界及留後接應事宜十月策妄阿拉布坦令
宰桑領賊衆由阿哩克路潛去公奉　敕回駐西甯　上遣侍衛諸爾布等
至青海令諸臺吉協力勦禦且　諭曰將軍額稜特方略過人其同心會議既
而青海親王羅卜藏丹津疏言策妄阿拉布坦遣其屬策凌敦多布往掠西藏
欲滅拉藏汗公奉　旨與內大臣策妄諾爾布統兵駐守青海防歸途擄掠
　上復敕西甯松潘各路備兵爲拉藏救援　詔額稜特青海王臺吉等會議
屯軍形勝之地公疏言西甯抵藏之路有三惟庫庫賽爾嶺及拜都嶺二路較
珠爾甯一路寬廣易行請與侍衛色稜分道進勦若賊衆一路拒敵則我師別
有間道可以直入藏地攻其後若賊分路拒我其勢既分亦無難於翦滅

上命與諸將定議以行五十七年夏偵知賊衆戕殺拉藏汗於布喇城執汗子蘇爾咱而踞其地西藏人來歸者公委爲安撫六月與侍衛色稜分路進師親帥大軍自穆魯斯烏蘇啓行至圖勒哈以皮船濟因取道庫庫賽爾嶺七月抵齊諾郭勒賊乘夜侵我軍壘遣將擊敗之次日賊復從東路來犯公親率弁兵緣山接戰自寅至巳賊潰遁追擊十餘里多所斬獲得　旨優敘未幾賊酋托布齊等以衆數千潛由喀喇烏蘇來拒我師公率所部疾趨欲先渡河扼狼拉嶺之險以禦賊比至喀喇烏蘇侍衛色稜等亦以兵來會併力進擊屢敗賊衆賊復聚衆數萬環集來攻公領兵奮擊身被重創戰益力與賊相持月餘至九月自知衆寡不敵仍厲兵進戰射殪賊衆無算矢盡持刀奮呼斫賊賊益兵圍之公中傷猶力戰遂歿於陣五十八年櫬還京　命親王及貝子公等迎至城外復　遣內大臣侍衛至其家奠茶酒雍正元年　特予三等輕車都尉　賜祭葬如典禮諡忠勇入祀昭忠祠子愛山襲職

楊清端公事略 子文乾

楊公宗仁字天爵漢軍正白旗人父朝正語在循吏傳康熙三十五年公由監生授慈利知縣調藍山巡撫趙申喬疏薦卓異累遷階州知州蘭州同知總督殷泰巡撫鄂奇復疏薦五十年夏遷臨洮知府五十二年巡撫岳拜薦公老成練達有守有才擢西甯道累遷浙江廣西按察使署廣西巡撫五十七年擢廣東巡撫　上以直省錢糧虧空多令各督撫立法清理公疏請令督撫司道府廳交相砥礪無論正雜錢糧知府不時盤查庫銀隨征隨解米穀實貯在倉若州縣自行挪用知府覺肯代爲彌縫甘蹈分賠之咎州縣既無由挪移掩飾即虧缺諒必無多補足亦易若地方有不得已之公務難責諸州縣獨賠又難使倉庫虧缺應以督撫等公項銀抵補如不敷仍設法公捐總不使庫帑有虛懸之弊下部議行六十一年十一月　世宗御極授湖廣總督雍正元年丁母憂　命在任守制公疏請傳給　恩詔應得封廕爲父母求　諭祭得　旨俞允仍給封廕尋　賜孔雀翎四月疏言湖廣素稱俗薄民刁兵驕吏玩細究其故皆由文武各官向所屬官弁索取陋規節禮州縣必致私派橫征武弁必致虛兵冒餉兵民挾此遲奸員弁遂不敢過問臣今概行禁革庶兵民不得藉詞逞私驕悍之習可杜又言兩湖鹽價逐漸增長窮民怨嗟推厥所由各官多食鹽規漸次加至四萬從前一錢一包之鹽今則昂至一錢五六分不等臣今盡革鹽規令商人減價出售以惠窮民地方漸有起色　手詔曰覽所奏朕深嘉悅在他人猶聽其言而觀其行至於爾則信而不疑矣斯乃全楚地方否極而泰之機也五月疏薦南海知縣宋瑋昭寶慶府左衛知縣范宗堯改補漢陽縣得　旨姑允其請後勿踵行又疏言俸工一項乃朝廷祿養官役之恩豈可任意飾捐以填貪壑湖廣州縣以上俸工報捐已經十有餘年致官役枵腹從事焉能禁其需索閭閻今自雍正元年起凡官役應支俸工俱各照額編支領俾均沾實惠從前凡有公事無一不令州縣分捐實皆派累百姓臣通盤核算但令州縣於所得加一耗羨內節省二分解交藩司以充一切公事費此外絲毫不許派捐至節禮陋規已概行禁革則州縣從前虧空亦易於補苴矣得　旨所言全是一無瑕疵勉之尋因病請以子翰林道文乾隨任終養　詔加文乾按察使銜馳驛赴楚並遣御醫診視七月疏言湖北糧道掌全省漕運兵糈一歲中計有半年公出舊設驛鹽道管驛遞應付勘合火牌及淮鹽到楚盤驗察私督運額銷引目職守甚繁前督臣滿丕奏以驛鹽道歸併糧道似未妥協請復設以專責成下部議行九月疏言襄陽府屬樊城鎮五方雜處商賈輻輳奸宄易潛蹤請移襄陽同知駐樊城彈壓從之又言清盜源察窩賭窩逃法莫善於力行保甲臣通飭所屬鱗次挨編聯絡守望並專委本管道員稽察如州縣奉行不得法即令指示照式編次擇其善者予優獎　手敕報曰此論甚當凡舉行一法必示以勸懲方期有效耳二年疏言社倉實係美政臣與各官加意講求先擇地建倉然後勸捐穀本出納聽民自主不許官吏會計侵肥並立獎掖倡義之典士民咸踴躍爭先江夏武昌蒲圻等二十州縣各建倉三五十所不等共捐納穀本將三十萬石效驗已著臣又飭湖南如法施行得　旨社倉先成創始之功殊可嘉倘三年　諭獎督撫中居官行己可風有位者加公太子少傅七月薨於位年六十有五遺疏入得　旨楊宗仁敬慎持躬廉能供

職自筋任總督以來潔己奉公孤介端方始終一節忽聞溘逝朕追念良臣深
爲悽惻難釋於懷應沛特恩以示優眷其加贈少保並給騎都尉世職仍察例
予卹　賜祭葬諡清端　御製像贊有廉潔如冰耿介如石之句八年　詔祀
賢良祠公在湖廣久廉潔勤敏鹽商歲餽數萬金及諸饋遺概屏絕每春輕騎
出郊勸農出私財充實諄諄教以孝弟忠信瀕水隄防歲時巡行修築年穫屢
豐鄰境偶有饑民入楚先賑以粥繼即按名給米寒予衣歸給糧所全活無算
馭屬吏嚴而不殘尤加意武備考校精核標兵按期親閱賞罰公而明士卒競
奮疾革前數日猶閱兵不少怠士民立祠祀之仍入祀湖廣名宦
子文乾由監生効力永定河工康熙五十三年授曹州知州遷東昌知府旋擢
榆林道雍正元年隨父任侍疾三年授河南布政使擢廣東巡撫　賜孔雀翎
及冠帶鞍馬葬丁父憂　命在任守制十二月奏言臣自楚赴粤途中聞告休
布政使朱絳倚總督孔毓珣姻親虧帑三萬餘兩交代未清卽嚴飭作速賠補
上諭此項挪用曾經孔毓珣奏明爾等宜以和爲主勿聽離間之言又奏
言盜案壘積已飭屬概爲速結　諭以秉公嚴催詳情度理爲之四年疏陳舉
保甲以弭盜風奉　旨嘉獎又疏劾將軍李杕囑令縱釋鼓衆搶穀之旗兵乞
上遣大臣來粤定讞　詔侍郎塞楞額等往訊得實杕等論如律又疏請
將廣東丁銀盡歸地糧以免無糧徵銀之累　上允之十二月疏言廣東地
狹人衆米不敷食宜預先積儲應酌量要地加貯穀石以便撥運疏下九卿議
以濱海地不宜收貯恐致浥爛惟惠潮瓊三府僻處海隅難於挽運可酌貯五
年乞假葬父　允之福建巡撫常賚疏劾文乾貪婪各劣蹟　上以所奏銀
數未晰著將楊文乾見小漁利之處據實入告常賚復將例外求索處具奏疏
入　上切責之八月　上以閩屬虧帑甚多　命文乾同浙江觀風整俗
使許容等往查文乾疏報委員署印盤查并將各員離任調用以免挪新掩飾
得　旨勉力爲之旋報素產米穀之州縣現已買足餘請寬限陸續買足逾限
參究　上諭將通省人員於此次倉穀案內察其善者留之劣者去之并勉
以秉公辦理十二月文乾查明福建倉庫官虧者勒追補完民欠者陸續催徵
無可著追及平糶存價採買不敷者令前任巡撫毛文銓賠補詳悉入奏　詔
嘉其秉公辦理毫無瞻顧　命優敘又疏稱閩省八府一州知府同知通判州
縣共八十員前後參革改教休致五十餘員其倉庫無虧官聲尚好之縣令十
餘員已交錯調用不使回原任致滋弊端所出缺於先後命發人員內量才題
補惟是瀕海重地俗悍民刁新補各官皆係初任責其典守倉庫則有餘責其
治理繁劇則不足乞　皇上再將熟諳民事者發數員交督撫於緊要縣缺
補用得　旨此奏可嘉之至矣　諭各省督撫除川陝雲貴廣西外每省於歷
任年久知縣內擇謹慎敏練者一員一面具奏卽行咨送閩省交楊文乾等酌
補緊要縣缺六年疏劾廣東布政使官達用幕友招搖納賄及署巡撫阿克敦
勒索暹羅船戶規禮銀　詔革官職　命文乾同總督孔毓珣會訊未及訊以
疾卒得　旨楊文乾才識優長辦事勤敏自閩回粤五月間卽患風心煩之
症而急公心切不以病狀奏聞洵屬殫力封疆之臣應得　卹典所司察例具
奏其靈櫬起程日著省城官吏齊集奠送所過廣東地方文武官親往奠醊並
遣人護送其經過別省亦著地方官照料矣　賜祭葬如例子應琚由任子授
員外郎出爲山西河東道乾隆十四年擢甘肅按察布政使就遷巡撫調山東
署河督十九年署兩廣總督二十二年調閩浙加太子太保逾年調督陝甘辦
理伊犂等處屯田稱　旨嗣因西陲辦理回務改甘肅總督駐肅州晉太子太
師二十九年　詔裁甘肅巡撫令總督移駐蘭州拜東閣大學士留督陝甘如
故三十一年以征莽匪故調雲貴總督尋爲提督李時升總兵朱崙所誤致僨
事削籍逮問　賜自盡

國朝先正事略卷八

平江李元度次青纂

名臣

姚熙之尚書事略

姚公啓聖字熙之一字憂菴浙江會稽人生而倜儻以豪聞少客松江趙太守所午睡大肝僮僕竊窺之則雕虎也甫冠以諸生遊通州得權知州事杖土豪殺之棄官去遊蕭山遇健兒掠二女子行其父隨之哭牽持洶洶公怒奪佩刀殺二健兒縱翁與女子去亡命隸漢軍鑲紅旗　聖祖登極公以布衣上疏請入旗開科遂舉康熙二年鄉試第一知香山縣事歲比不登前令坐負課繫獄者七人公嘆曰明年增吾爲八矣乃張樂置酒出七人於獄痛飲之爲治裝遣歸而通牒大府曰七令名下應追金十七萬已於某月日收庫訖大吏疑公巨富代償帑行善不知公故寒士實未辦作何償也時澳門賊霍侶成猖獗督撫不能制公以計擒之論功當上賞督撫忌之反誣公通海將置之死公夜見平南王尙可喜訴之可喜疏陳其枉督撫皆以是自殺而公亦削官時年五十矣居亡何吳三桂反尙之信耿精忠應之而精忠且約鄭錦同反錦者成功之子據臺灣者也臺灣自古不通中國明末鄭芝龍居之順治丙戌降於　朝其子成功不從率所部據廈門金門二島己亥大舉窺江寧敗去始定臺灣爲巢穴壬寅成功死其將施琅黃梧等來降錦遁臺灣二島平及精忠反乞師於鄭氏錦亟渡海而西精忠部將劉國軒等皆附錦遂取泉州及潮州次年取漳州精忠大懼明年三桂令之信割惠州賂錦錦復取汀州勢大振當是時

天子命康親王傑書南征公以家財募兵率長子儀赴軍前效力先命其友吳興祚說王王與語大悅命攻諸暨進擊紫復山賊破之又敗賊於楓橋遂以公權知諸暨縣又斬賊渠朱得福招撫數千人超擢溫處道僉事精忠以重兵踞石塘阻我入閩之路公偕諸將攻拔之奪楊梅岡乘勝取雲和縣又擒賊將曾養性於溫州時精忠已爲浙督李公之芳所困且震於鄭氏汀州之逼會大兵已奪仙霞關公爲前鋒乃遣使說之降精忠猶豫公單騎入其營說之精忠邀公公劇飲傾吐指畫伉爽精忠曰此李抱真之流也必不負我遂降以功擢福建布政使精忠之降也諸將多畏罪歸錦錦乘虛襲取興化邵武而三桂亦遣將韓大任號小淮陰自吉安突圍出由贛入汀將與錦合公復單騎說之降併其兵得死士三千養爲親卒汀州平十六年公復使大任說潮州守將劉進忠進忠亦降賊棄惠州走於是邵武興化漳泉皆復公曰二島未平未能高枕臥也十七年錦大舉入犯公以所部敗之於蟹嶂亡何錦陷海澄公黃芳世都督伯穆黑林過賊灣腰敗副都統胡克遂賊鎮北山又敗提督段應舉自祖山敗奔海澄劉國軒取平和遂陷海澄於是　天子震怒將逮督臣郎廷相　諭康親王求可代者王及將軍以下合辭薦公遂擢督福建且　命節制諸軍急援海澄而以按察使吳公興祚爲巡撫助公會海澄以食盡陷失官兵三萬有奇國軒取漳平長泰同安及南安惠安安溪永春德化諸縣圍泉州號稱十萬公分兵救泉密疏陳方略　上降璽書褒勞且　諭閣臣曰閩督今得人賊且平矣公令平南將軍賴塔輕兵抄其饟道復漳平總兵林賢等敗賊水軍於定海國軒乃解泉州圍併力攻漳州大會二十八鎮兵爲十九寨請與大軍決戰於龍虎蜈蚣二山閉時漳城兵止八千公五檄泉州兵不至諸將欲棄城走精忠悔其降大慟公曰賊特勝而驕謂我不能軍也請不戰以懈之而出奇以破之平海在此役矣命閉城門韜弓臥鼓一日天大霧公吹蠡集者三壯士鍾寶張黑子等突出持長矛先登前軍接戰不利公自率精兵繼之賴塔以後軍夾擊國軒敗前軍還攻之自辰至酉連破十六營斬其將鄭英劉正璽吳潛等生擒千二百有奇斬首數萬溺死者萬計國軒泅水奔海澄公復長泰同安進攻海澄海澄者濱海地也峻而險賊築塹高數丈排列礮臺與廈門金門海壇相首尾堅不可猝拔乃請復設水師提督開修來館於漳州凡言自鄭氏來者皆盛供帳金帛恣所求即亡去不問擒至不殺且厚款之縱反以情告戰有日矣或塡館舍飭供具大書某鎮某官公館擧言某月日某將當來降賊以此互猜甚且疑而相殺十八年三桂死錦五鎮大將黃靖廖琠賴祖金福廖興各以所部降鄭奇烈林翰等繼之鄭氏勢益孤公簡降卒爲水師驟增二萬人乃令

巡撫吳公與水師提督萬正色進攻二島明年正月賊將朱天貴以戈船降遂復海壇公待天貴厚竟用其兵盡破十九寨國軒棄海澄入廈門復棄金廈歸臺灣閩疆既定吏兵部列上公功應加者四百餘級　聖祖晉公太子少保兵部尚書世襲輕車都尉公子儀授總兵世襲騎都尉先是濱海居民輸賦外又私餉成功以求免刦掠當事遂定沿海之界而內遷其民越者死民多蕩析離居滿兵復奴其老稚纍楚不忍聞公任總督力與驕兵悍將相持屢奏禁兵不服水土宜撤歸又奏康王體尊不宜久暴露宜先頒師疏三上　天子許可兵歸者猶驅子女北行公涕泣啓王令軍中敢私攜良民者死而私傾家財贖之凡捐金二十萬兩贖難民二萬餘人又請開海界復民業聽降卒墾荒兼收魚鹽蠶蛤利而分屯列戍以衞之　詔遣侍郎某來勘不敢主議公力任之乃報可閩人皆肖像祀焉方施琅之內附也　世祖用爲水師提督成功死施頗以平臺自任既而不克或疑其貳　召入京不復用公爲布政使嘗疏薦之不報至是請改正色陸路仍以水師任施且曰臣願以百口保琅又奏鄭錦死子少國內亂時不可失　聖祖乃遣琅與公同進兵琅至密疏請以公駐廈門而獨任進師時公已出海見疏不懌自陳請行　詔公還廈門二十一年夏施公請乘南風攻澎湖公欲待北風直趨臺灣彼此見不合師不果出明年六月施公竟以師行會颶風與潮俱發前鋒爲急流飄散國軒以精兵二萬出牛心灣別將出雞籠嶼夾攻矢集施公目幾失利忽天雨颶風止公所約賊將呂韜等閒使適至施復進澎湖翼日大戰朱天貴先進水驟長一丈舟並行如鳥張翼而上國軒掀案起哭曰天也夫何言遂自吼門遁臺灣初鄭克塽有降意而僞行人傅霖反復爲奸公以計去之又遣漳浦黃性震招國軒曾密報書未遽降也至是性震故洩之主臣互相猜衆莫爲用大兵遂自鹿耳門入八月癸亥克塽以臺灣降自康熙十三年用兵至二十二年福建平時北風正利施由海道奏捷七日抵京師公由驛馳報後施二日　聖祖得施疏大喜策勳在平臺諸將上封施公靖海侯將以次及公公自陳無功乃　召掌中樞是年十有一月疽發背薨年六十綸者謂戰功雖首施公然實公所疏薦至平日運籌設閒攻賊心公之力尤獨多云公身長七尺廣顙修髯目閃閃如巖下電手勒奔馬用弓至二十石麾下所養奇才劍客皆能得其死力臨陣應變如神而性慈不妄殺毀生平慷慨仗義揮金如泥沙尤恤文人各屬皆置學田培寒畯喪歸軍民哭送者數萬當芝龍起事時廈門有石文云生女滅難十億相倚解者謂十億兆也加女姚也鄭從酉難也滅難滅鄭也鄭氏初踞海上公始生傳四世六十年而爲公滅公平廈門之歲即病疽召鼓山異僧治之曰天生公以靖閩疆也今事尚有待疾不足憂果應手愈臺灣既定疽復發曰全閩底定公疾不可爲矣夫人何氏絕有力不第能舉臼公奇之娶焉是生長子儀雄偉與公埒嘗驅駟馬駕奔車自後掣之馬前卻不自由挽強弓百步外可洞四札每戰閩人望見前鋒曰此姚公子旗也以功授知縣擢刑部郎出知開封府　詔以京堂用自請效力從戎改總兵終雲南鶴慶總兵官公所著有憂畏軒遺集

宋牧仲尚書事略 子至

宋公名犖字牧仲號漫堂河南商邱人大學士文康公權子也少從賈靜子侯朝宗遊立雪園六子社順治四年公年十四應　詔以大臣子弟列侍衞考試優等康熙三年授黃州通判十六年補理藩院判遷員外郎出権贛關遷郎中二十二年授通永道二十六年擢山東按察使尋遷江蘇布政使明年擢江西巡撫會湖廣裁缺兵夏逢龍作亂陷二十餘城羽檄日四五至人心恇惑公行抵彭澤適江西兵調赴湖廣勦叛卒次九江以乏餉譁公檄發湖口縣庫銀千兩遣官賫給衆兵乃前進及抵南昌甫數日舊裁督標兵李美玉袁大相等煽誘三千餘人謀劫倉庫與夏逢龍合有上變者公佯不省而陰授游擊趙承吉方略即夜縛二渠魁鞫實斬以徇餘黨悉不問四境帖然於是條列病民者十數事先奏除之然後緩征弛力通商惠工除豪猾興學校政以大成曾甯州宜春等十二州縣旱災疏請蠲緩又言各省罪囚俱有支給口糧之例其起解囚徒應按每日五十里爲一程每名日給升米於常平倉支給又言近奉　諭旨每歲終令巡撫察盤藩庫法至善也其糧驛二道庫請於每年奏銷及離任日令藩司察盤至府庫宜責成道員察盤可永杜虧挪弊又言近來滿軍外官解

任裁缺者并其家口概催歸旗既立限期復取經過地方官結狀逐程遞至竟與罪犯無殊請免遞諸疏並下部議行三十一年調江蘇巡撫去之日萬姓遮留雨泣及抵任疏報江寧府屬之上元六合句容松江屬之上海鎮江屬之丹徒因山水陡發成災又疏報淮陽徐三屬二十餘州縣水災其田畝被淹者請破格全蠲額賦並請截漕米十萬石移江寧倉米三十萬石鳳陽倉麥六萬六千石分途散賑並得　旨俞行前後賑饑民五百萬有奇　上嘗垂問閣臣以各直省巡撫賢否大學士伊桑阿奏宋犖清廉爲天下巡撫最　上曰朕久知之三十八年春　聖祖南巡至蘇州賜　御衣冠及　御書懷抱清朗額又　賜額曰仁惠誠民公進所刻綿津詩集　上尋諭近臣曰居官如大學士吳琠總督張鵬翮巡撫宋犖朕可以無憂四十二年春　上再南巡　諭嘉公居官安靜和平深得大臣之體公面奏云昔宋臣范成大蒙宋孝宗賜石湖二字後世傳爲美談在孝宗不過南渡偏安之主我　皇上乃堯舜之君相去霄壤臣功業雖不及成大然遭逢之盛不啻過之臣家有別業在城西陂乞　賜書西陂二字　上頷之時諸臣競進求書公奏曰臣老矣以齒當先賜臣　上大笑走筆作西陂二大字　賜公少選　命侍衛取入重書以賜又別　賜　御書八種回　鑾復　賜書額曰清德堂　賜聯曰官箴三命懍家學一經傳四十四年夏　上駐蹕蘇州　賜福壽二大字題云江寧巡撫宋犖年逾古稀步履壯健故特書以　賜之又　賜額曰魚麥堂　賜聯曰兒孫歌舞詩書內鄉黨優游禮讓中又　允公請　御書世有令儀四字額其家祠溯行復　賜聯曰地聯江海屏藩重賦甲東南節鉞雄公以老乞休溫詔不許是年冬　命公子庶吉士至偕御醫馳驛往視疾　賜人葠三斤公在江蘇三値　巡方召對皆稱　旨溫諭移時　寵賚至不可勝數嘗　諭閣臣曰江蘇繁劇之區五方雜處相安無事皆巡撫犖坐鎮之功也先是公請豁吳縣太湖旁坍地千七十餘畝額糧百八十石銀百八十兩有奇部議令再詳察至是復力請　特旨豁除尋疏言蘇松常鎮四郡州縣所徵錢糧有完及九分以上因接徵前任舊欠未完被議者請改降調爲降留部議不可　特命九卿再議從之是年十一月內遷吏部尙書遇會議輒偘偘持正四十七年以衰老乞罷　優詔許之將行　賜御製詩有句云久任封疆事蘇臺淨點塵五十三年春入京祝　聖壽　召對數次款語如家人父子　賜宴日　上命諸臣八十以上者至　御榻前各　親賜酒一杯時受　賜者六人公居首詔加太子少師　賜詩有世家耆德自天全之句九月薨於里第年八十遺疏聞得　旨宋犖才品優長勤勞夙著宣力年久敬愼自持下所司議卹　賜祭葬如例公在官能持大體以清節見推兩淮鹽商歲餽萬餘金公皆謝卻尤其人倫鑒三河令彭公鵬治行爲畿輔最公官通永時力薦諸巡撫于清端公得超擢撫吳時復面奏其賢請補江蘇布政使卒爲名臣陳恪勤公鵬年由山陽令擢海州牧公器之凡陳民所不便與己所欲爲者許不拘常格　上嘗面問陳鵬年居官何若公力稱其賢自公去後恪勤乃屢爲大吏所齕矣公雖以任子入官不由科目而淹通典籍且練習掌故詩文皆爲當代所推少時嘗繪蘇文忠公像貌己侍側及筮仕竟得黃州官部曹時與龔芝麓孫北海吳梅村熊次侯王漁洋宋荔裳計改亭陳其年尤西堂朱竹垞相唱和列十子詩選中又嘗選江左十五子詩及三家文鈔以提唱風雅三家者侯氏方域魏氏禧汪氏琬十五子者王氏式丹吳氏廷楨宮氏鴻歷徐氏昂發錢氏名世張氏大受楊氏掄吳氏士玉顧氏嗣立李氏必恆蔣氏廷錫繆氏沅王氏圖炳徐氏永宣郭氏元釪也公名亞於漁洋尙書有漁洋綿津合刻詩吳中邵長蘅與公爲布衣交客公所最久以文史相切劘施元之蘇詩註久無傳本公得殘帙爲讎補刊行之其宗法可想見已著有西陂類稿筠廊偶筆共四十六卷子至字山言有學行癸未進士由庶吉士入武英殿纂修佩文韻府授編修充辛卯貴州鄉試壬辰授浙江提學道著有緯蕭堂詩集筠官檢討致官四川布政使

陸淸獻公事略

陸公隴其字稼書浙江平湖人六世祖溥官豐城縣丞嘗督運夜過采石舟漏勢危甚跪祝天曰舟中一錢非法者願葬魚腹漏忽止旦視之則水荇裹三魚塞之始還居鄉榜其堂曰三魚公文集稱三魚堂者以此公少貧力學以聖賢

自勵非義不取嘗授徒嘉善有李氏欲延之公曰固願往但館穀不可有加庶有以謝主人康熙九年庚戌成進士廷對極論時務其略曰法者治之迹而非所恃以為治也為治而專恃法自古及今未有能治者臣非欲　陛下廢法而治也竊以為法之及人也淺德之及人也深法之禁人也難教之禁人也易今日之治苟非崇德教以正人心雖日議法無益矣伏願　陛下日新其德以堯舜禹湯文武之心為心以堯舜禹湯文武之學為學有弗言言則必使天下共法也有弗動動則必使天下共則也於是務敦教化一如古者司徒黨正三物六行之制盡其實不徒循其名天下之人既動於上之德而又習於其教則自然相漸以仁義相尙以忠厚相勸以正直不待法之驅而人皆有君子長者之風由是立法以興利莫不安於上之所與立法以去弊莫不安於上之所去使不先正人心而徒恃區區之法議法者日益精而玩法者日益巧法之弊未有已也雖然臣猶有進焉人之相遁於法也始於其心之不正亦由於用之不足書曰凡厥正人既富方穀管子曰衣食足而禮義生今之大吏祿薄不足先其費則思借法以自肥小吏俸微不能養其家則思干法以為姦其罪可誅而其情可憫是在　陛下仿古待臣之禮稍重其祿使有以自給而又定其車輿服飾之制宮室飲食之節勿使耗於無用夫既有以養之又無以耗之則皆充然有餘自然奉公守法竭心力以效忠於上然後德教行人心正而郅治可復也由二甲用知縣需次歸益肆力程朱之學乙卯知嘉定縣嘉定賦多而俗侈公以清介自持上官嚴憚之往時令餽遺上官動千百計公歲時起居通書問而已有大賈汪姓橫行里中里人患苦之數以利啗令長至是餽十金公弗內則求公故人為之游說公與故人談讌極歡察其言涉汪事即變色易容竟不得申其說會汪僕占賈薪者妻被訴匿汪所公捕治如法汪以是膽落折節改悔為善人民有宗族爭者令族長遣之鄉里爭者令里長遣之又有自追牌則兩造要而來不煩吏也衙胥舊以千數至是去者過半其在者無所得食公令更番給事退則為耕販以自活有所遣稱計日與錢遠者許就民閒一飯括衆者必痛懲之尤務以德化民不事刑威民告其子不孝訊得實公涕泣自訟曰吾德薄不能宣教化令汝父子至此因委曲誡諭父子皆大哭去子歸卒善事其父有弟以盜訟其兄公廉知其弟婦翁所導也杖而數之曰為子婿計乃忍斷其手足耶兄弟皆感泣好如初邑多逋賦公立甘限法令應輸者自為限居期輸半即免杖一士人經月無所輸公曰是非故逋賦者寬之則新遺憂也卒不追呼而糧辦舊有行杖錢月數千緡自公不事敲扑而正供外民不費一錢矣其餘雜派悉除之民得休養益輸將惟恐後時南方用兵徵餉十萬公為文諭民激以大義不一月而數足公生日老稚數千拜堂下有百歲老人求一識公曰自民有知識以來未見有官如爺者也丙辰廷議暫抽市肆錢一年佐餉例不及巷舍公如例報徵巡撫慕天顏不悅疏言時方多事陸令非應變才請調簡部議逮引材力不及例鐫三級調用嘉定民大譟罷市日號巡撫門乞留巡撫不自安再具疏請復而公以盜案落職矣盜案者邑張某與汪姓訐訟汪赴理夜被盜殺其弟以讎殺告公疑小隙無殺理牒大府請俟獲犯定擬尋獲真盜七獄具部議以初報不直指為盜疑諱匿引例奪職或謂公盍辨諸公曰縣有盜長吏不知黜宜也何辨為士民相率詣大府為辯卒莫省鄉民扶老攜幼獻薪粟涕泣請受公悉慰遣之比行委巷結綵燃香以送建生祠尸祝之或刻木為位旌幢鼓吹迎歸以祀者日數輩凡兩月乃已即嘗所懲艾者咸謂有再造恩亦不自知涕泗之何從也會徵博學鴻儒工部主事吳元起以理學純深文行無愧薦公未及試奔父喪歸終喪不飲酒不食肉不入內寢服除牒部請改教官弗許魏總憲象樞抗章訟公冤再疏舉廉吏十人公其一也有

旨復原官癸亥授靈壽知縣縣於真定最為磽瘠俗強悍善鬬輕生公勸課耕耨以盡地力請於上官與鄰縣更役以蘇民困革火耗絕私派以養民財又反覆曉譬化闗很輕生之習其為民厚生正德若謀其子弟也尤申明鄉約保伍之制舉鄉飲酒禮朔望詣學宮與諸生講論導以躬行著松陽講義諄於義利邪正之辨會歲饑公牒大吏以聞得　旨免徵額賦有大姓為盜劫巡撫不欲奏聞命改為竊公不從曰寧以誠去官不欲以僞苟祿知府乃取盜魁杖殺之公惻然曰盜可殺而殺之不以法吾不忍也作勸盜文遣吏往獄中為諸

因論說之閱者多痛哭越三年復大饑　詔發三千金以賑公偏歷山谷親籍其戶口府檄發限單不許遺漏公不顧卒盡散之所全活者多巡撫文淸公格爾古德特疏薦公下部議敘會以公事至都門政府欲一見之授浙行卽親敎果屢薦公於　朝亦不往謁甲子夏兩江總督于淸端公薨　上臨朝痛悼詢九卿詹事科道今天下淸廉官如于成龍者有幾於是廷臣以直隸巡撫格爾古德部郎范承勳察赫江南學道趙崙揚州知府崔華兗州知府張鵬翮暨壽知縣陸隴其對丙寅巡撫于襄勤成龍訪民閒利病公陳六事一正月開倉太急宜緩一開荒起科爲限宜寬一水利宜興一積穀宜廣一州縣存留公使錢宜復一春丁從輕宜裁大略謂自古稅斂必俟秋穡登場今正月開征民閒尙未播種也且四方安輯司農不至告匱自可以前歲所餘暫抵本年春夏之餉俟秋成徵補於國賦無損而民力則可以大紓唐虞三代之政此其首務也餘五事皆切中時弊于公疏薦公爲大學士余國柱所阻庚午科道員闕

上面諭在廷各舉所知於是工部尙書張公英左都御史陳公廷敬兵部侍郎李公光地禮部侍郎王公澤宏交口論薦與淸苑知縣邵嗣堯三河知縣彭鵬並舉送奏　俞旨行取公念靈壽頻年災正供不支而雜徭未盡減將受代乃申請緩征量減房地稅又言上官供應久奉裁宜永革除又請將倉庫不時借放饑民于公報曰謝事時猶力爲災黎請命仁人哉臨行邑民哭送者數萬立碑志遺愛如去嘉定時是年秋補四川道試監察御史疏請將畿輔災區錢糧悉獨免勿帶徵　特旨允行未幾湖廣總督丁思孔請令偏沅巡撫于養志在任守制舉朝順右之公疏言天下當承平之時湖南非用兵之地若因督臣請而留後將爲例其不奪情者鮮矣臣不知議者以養志爲何如人其非賢者耶則固不當使之在任守制其誠賢耶則固不肯在任守制矣疏入養志遂解任辛未夏大旱遵　旨陳言一請豁免直隸被災帶征各錢糧一言直隸編審人丁宜求均平一請停捐免保舉之法謂捐納州縣賢否錯雜故立保舉法以防之近幷保舉亦得捐納則賢否全無可憑且保舉所重在淸廉以有淸廉字樣爲合例保舉可捐免則是淸廉之目可納貲得也竊以爲不但保舉之捐納宜急停而保舉之限期更當酌定請　敕部察捐納之員凡到任三年而無保舉者卽開缺休致庶吏治可以澄淸時御史陳某請停保舉而開先用之例公再疏言捐納先用大抵皆奔競躁進者也故多一先用之人卽多一害民之人又申三年開缺之請詞加激切及奏　命會議公持前議益堅謂捐納一途惟恃保舉以防其弊今幷此而捐之且待次年三月停止此輩有不捐納者乎澄敘官方之典蕩然掃地矣議者或以三年無保舉卽令休致爲太刻夫以貲得官踞於民上者三年亦已甚矣又不能發憤自勵其貽害於民可知況休致歸仍在薦紳之列爲榮多矣卽云設立期限反生營求此在督撫不賢則誠有之臣不敢謂天下必無賢督撫也時大兵需餉亟計臣方恃捐納濟國用而素右希進者相率慶彈冠內外諸臣亦多由捐納進公獨於疏中痛斥之衆大譁部議以公拘實格致捐納觀望誤軍需負言官職擬削籍謫奉天安置庶吉士張爲書欲從公受學未果至是恐遂失之卽日執贄爲弟子而順天尹衛公旣齊巡畿輔還入對言民心惶惶惟恐陸御史遠謫　上特宥公俾還職尋　命巡視北城公凡有獻納必齋宿竭誠　上每是其言以爲與朕意合故雖以議捐納事府衆怨而　聖明終鑒其誠也是年秋以試俸滿都察院注公不稱職應外調遂移疾歸足跡不一至城市茅屋數椽布衣蔬食益以明道覺世爲己任壬申館虞山席氏歲暮還家感末疾卒年六十有三時康熙三十一年十二月十七日也後二年江南學政許汝霖任滿　上曰原任御史陸隴其學問優長操守淸潔可代其任大臣奏公已故　上嗟歎久之曰本朝如此等人不可多得矣乃以直隸守道邵嗣堯代之公尋祀直隸江南名宦浙江鄉賢雍正二年　臨雍釋奠　命增從祀賢儒禮部尙書張公伯行請以公入祀制曰可乾隆元年　特賜諡曰淸獻並加贈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衛公敎人必授以朱子小學及程氏讀書分年日程俾學者循序致功其學以居敬窮理爲主謂窮理而不居敬則玩物喪志而失於支離居敬而不窮理則將掃見聞空善惡其不至師心自用墮於佛老者幾希所著學術辨力闢陽明爲禪學謂陽明之病在認心爲性顧涇陽高景逸之病在忘動求靜論者謂程朱之統自

明薛敬軒胡敬齋後惟公能得其正宗云公所著有四書大全困勉錄續錄松陽講義古文尙書考讀書志疑讀禮志疑禮經會元戰國策去毒呻吟語質疑衞濱日鈔問學錄靈壽縣志三魚堂文集其門人曰王前席趙裳旂席永恂侯開國

趙恭毅公事略　鄭申季　子能認

公諱申喬字慎旃一字松伍江南武進人父繼鼎明進士官兵部主事公生之日紅光滿室中康熙九年成進士需次歸貧授徒以養得金未嘗啓封輒以奉父母嘗遠出忽心動卜諸神不吉疾馳歸而父已得疾尋丁憂二十年授商邱知縣在官刻苦自厲案牘悉手治每中夜不寐日出視事無留獄有投牒者一識面數年不忘釐畝稅戶給照單書四至隱占者許自首荒者除之歲饑捐俸爲粥食餓人不足括縑數匹易米以濟鄰縣民踵至嘆曰使吾縣得此好官吾傾遠涉耶命諸生舉窮鄉嫠婦爲請旌樹坊過之必下輿拜二十五年行取入京授刑部主事遇事彊直會湖廣有獄失入引律駁還得減死三十三年遷員外郎引疾歸四十年以安溪李公薦　特旨召見授浙江布政使及　陛辭　温諭有加公受事三日首革南糧布袋之弊故事發兵糧石給口袋錢四十歲費銀四千兩悉徵之民閒至是照京倉例營兵自備口袋弊遂絕謂欲使州縣無虧帑當先革藩司陋規凡錢糧加平時節餽送兵餉掛發奏銷部費諸款一一禁革僚屬斂手奉法外營兵餉舊解府撥發公令歸本州縣支給省費不貲在官常自家運米以食曰吾不欲以口食累民也四十一年擢浙江巡撫　賜　御書藩庫有羡銀二千兩封識以授代者曰吾前奏銷不費一文錢後將難繼得此足辦一歲事矣勿更擾民也自藩署移撫廨襆被一肩書數簏而已尋奏築錢塘江口隄易海塘土以石將施工齋戒三日率屬赴江干爲文以祭忽風狂潮大至溲搏人若弩注觀者奔辟公朝服屹立不動潮遽止公跪禱顧假數旬以畢事嗣是潮不至者七旬而塘成已而塘外擁沙成洲可數里自是潮不爲害又請修葺禹陵增鄉試中額並從之九月湖南鎭筸士民叩閽言紅苗反給事中宋駿業因劾總督郭琇巡撫金璽提督林本植養癰　上命公往湖南會同侍郎傅繼祖等察勘遂調偏沅巡撫四十二年秋疏請征紅苗爲先撫後勦之計　上命粵黔楚三省提督會同湖廣督撫進勦十二月自龍椒洞分路進勦斬馘千餘降其寨三百有奇紅苗平移辰沅道駐鎭其地尋　諭曰近征紅苗貴州提督李芳述親冒礮石力戰連破數寨聞趙申喬亦甚強毅也

先是　上南巡公朝蘇州行在　賜御書督撫箴及綏輯撫安四字　上以湖南道遠而官吏私征加耗倍他省特頒　諭旨申飭公遣建亭勒　詔書檄告屬吏且言澄源端本必自巡撫始若稍有不法爾官民等卽共舉其罪於是屬吏惴恐禁革一切私派定額漕米斗斛官爲收解驛傳夫馬銀於本州縣坐支又革鹽商規例酌道里遠近平鹽價請以上年兵米所餘留抵春夏餉有餘乃折銀解部永停預徵之令州縣列上貞節婦有逾月具請者卽按懲胥吏復請準舊例給建坊銀葺古賢祠奪還侵地凡屬吏必霽容使得盡言利弊惟嫉惡如仇不少貸疏劾巴陵知縣李可昌等舉賢能吏楊宗仁伍士琪張仕可王朝恩尤加意文教遇學道必以清慎相勖袁學道者試常德縱衙胥攬賄公覆試諸生黜荒謬者十七卷劾罷學道四十五年疏言清浪平溪二衞僻處山隅請改征本色爲條銀以免運費又言湖廣教職選缺遠者輒數千里請就湖南北分省選授均下部議行四十六年饑發倉平糶明年　聖祖復南巡公迎謁淮浦　賞賚有加遂奉　旨赴荆州勘同知王侃等侵蝕木稅事鞫實論罪疏請裁港口渡私稅其荆關稅務仍歸部差管理又請以靖州屬鷫鷞關稅併入辰關征解以杜侵漁均從之是年湖南復饑不待奏平糶如前布政使董昭祚受商人賄出輪令米船南下價益踊已聞親喪復屬人爲保留公案問得實劾罷之會南岳廟成內閣學士宋大業奉　詔賚　御書題額往還劾公不敬及諸溺職狀且爲昭祚訟冤疏下公回奏公因發大業前後恐喝婪金狀　詔黜大業追金入官明年疏劾提督俞益謨冒抽兵餉致營伍空缺益謨亦劾公苛刻　命尙書蕭永藻赴楚察審　諭閣臣曰自趙申喬參俞益謨武弁始知儆畏今天下兵額缺而空名食糧者多所關非細故也永藻尋以劾疏皆實回奏　上命益謨休致而公還職十二月召授左都御史尋　諭曰趙申喬

撫偶沅時甚清廉但負氣人皆畏其口直與督撫互訐彼時亦有以申喬爲非者朕細加察訪公論乃彰清官固所當惜其言儻不可行朕亦不從惟言雖未當而並無私見且能實心任事者朕必加護惜焉公之去湖南也士民夾道焚香號哭自長沙至岳州數百里送者不絕各屬多建生祠祀之入都疏言河南瀕河荒稅宜豁且請 敕撫臣凡河水衝決及淩河築堤所占民田皆除其稅糧五十年典順天鄉試疏劾編修戴名世所著南山集孑遺錄有大逆語下刑部鞫實正法又疏言直省寺廟衆多易藏奸請 勅禁增建從之五十一年典會試疏請禁營兵預名食糧以清虛伍又言奉 旨普免各省地丁錢糧惟潼關衛大同府征改本色不列蠲例請援奉天臺灣例一體蠲免並 允所請行五十二年春 萬壽禮成公疏請建儲固 國本尋 命赴廣東平糶因奏改雷白縣解運瓊州等府兵米仍征折色免涉海洋之險及回京奏潮州知府張應詔清廉 上即擢爲兩淮運使是歲公七十 御書匪懈堂三字以賜十月遷戶部尚書商人馬維屏呈請納銀萬兩交部領大錢易小錢送局改鑄下內務府戶部會議將許之公言收換小錢有司職也商人圖利恐藉端擾民請勿許 特旨允之公在部矻矻治文書句稽錢穀無寧晷事關大體多與同官異議以是不悅於衆五十四年山西巡撫蘇克濟疏劾太原知府趙鳳詔受賍三十餘萬請革職究擬公以不能教子致鳳詔居官不肖求賜罷斥得旨朕禮遇大臣甚優自始至終無不期其保全今閱趙申喬奏詞意忿激殊失大臣體著嚴飭仍令在任供職鳳詔尋伏法五十六年戶部奏銷鼓鑄錯誤公革職留任明年充會試副考官五十九年夏以衰疾乞休 優詔復原職令在任綢理其應賠之項從寬免追十一月薨於位年七十有七 賜祭葬如典禮謚恭毅公生平清介剛直不可以私干輪擧以不欺爲本爲政嚴厲發奸擿伏如神名重天下而楚人尤稱頌之當吳三桂據衡州時民苦征役公至始大減火耗免徭役一切無藝之征悉罷民困復蘇雖婦人童孺無不知有趙撫院者百數十年來未之或衰也公於案牘皆手治在湖南時士民有實政錄之刻書吏何祖柱復手鈔公奏疏文告彙爲二十卷又稍輯其涖浙及入臺總部時各稿爲四卷附焉官戶部時僕人徐采給事齊邸嗾傭者殺人事下九卿議僉欲寬采以傭抵公據刑部讞論采主使應坐絞已而采竟減死戍邊及 憲皇帝即位下 詔褒公仍逮采於邊論如律又以公與故大學士阿蘭泰等並宣力效忠追贈太子太保其應分賠屬員虧帑銀 特旨寬免雍正八年 詔入祀賢良祠尋祀湖南浙江兩郎名宦公嘗言官清非僅不名一錢也須兼廉明二義廉者一塵不染明者一毫不蔽兼之斯可謂清若惟一介不取而庭事糊塗人將安賴吾自信差免糊塗而已 世宗嘗與近臣追論異時名卿數其才守互有軒輊惟於公無閒焉第申季字行瞻丁丑進士任遷江令革除科派禁獲盜劫掠及豪強債利擧卓異改授編修異數也督山東學政廉慎自矢評文不假手幕友以勞疾卒官長子熊詔字侯赤康熙己丑一甲一名進士 賜及第授修撰入直南書房因同官訐奏記注事落職仍留供奉戊戌以大臣子弟從軍肅州出私財濟運父憂歸未币月以毀卒有 詔復職所著述多爲時所稱

張文端公事略

張公鵬翮字運靑四川遂寧籍湖廣麻城人康熙九年進士選庶吉士改刑部主事遷禮部郎中十四年分校順天鄉試明年分校禮部試十九年出知蘇州府母憂歸服闋補兗州府有廉幹聲今兗州府志其手編也二十四年遷河東鹽運使明年遷通政司參議轉督捕理事官二十七年俄羅斯察罕擾邊我兵困之於雅克薩城悔罪乞恩公奉使同內大臣索額圖等往定界還朝 聖祖器其能擢大理少卿明年巡撫浙江清漕弊覈鹽課請建定海縣城池賑餘姚上虞嵊臨海太平等縣災疏禁商船出洋私帶軍械又因浙省旱災請將三十三年輪蠲之漕糧於三十二年免征皆得 旨俞允尋召爲兵部侍郎提督江南學政三十六年遷左都御史疏陳淮陽所屬六州縣水災巡撫宋犖未舉明拯救之策應請特賑允之明年遷刑部尚書未幾授兩江總督三十八年 上南巡閱視河工畢 命扈蹕入京 賜朝服鞍馬弓矢先是公偕尚書傅喇塔察審陝西侵蝕貧民耔粒銀一案旣覆奏 上諭閣臣曰傅喇塔長人

懷怨草率具覆張鵬翮亦稍模棱至是　命復偕傅尙書赴陝西詳審並覈前陝撫布喀控前陝督吳赫侵帑及吳赫與甯夏道吳秉謙互訐等獄分別論如律明年正月回京　上問各督撫居官狀公奏對稱　旨　諭閣臣曰張鵬翮往陝西朕留心察訪果一介不取天下廉吏無出其右者矣三月擢河道總督疏請撤協理河務徐廷璽以專總河之任撤河工隨帶人員以免糜帑並請
勅工部毋以不應查駮事從中阻撓均從之尋疏請將攔黃壩照上流河面拆挑使一律寬深亟堵馬家港使水勢不至旁洩又言清口爲淮黃交匯處淤成平陸應於張福口闢引河引清流水入運使之暢達庶可敵黃又言芒稻河兩岸過狹宜濬使暢流另建芒稻閘以禦江潮又鳳凰橋引河及雙橋灣頭二河均宜加濬疏皆下部議行功成　上易攔黃壩名曰大通口　諭閣臣曰前張鵬翮赴任時朕即指示謂必毀攔黃壩挑濬芒稻諸河今次第興修覩其奏牘詞簡而意明其辦事精詳可知矣尋疏陳河工十九事一修工蓄柴多產海濱舊有運料河久淤應加濬便轉運一清水會黃入海關鍵全在六壩六壩中又以夏家橋爲最要應俟水落時堵塞一高家堰容納七十二處山河之水前河臣于成龍改六壩爲四滾水壩地勢不遠宜併爲三仍鑿引河并築順水堤以衞田廬一自武家墩至小黃河舊有石堤宜加高一古溝至六壩以下俱係土堤宜改用石一清河縣運口至高郵州界首裹河頻年黃水入運致河身日高宜加濬一高郵寶應江都西岸堤多被水齧俟冬期加築一高郵城南石壩五改爲滾水壩四下開引河洩水一歸仁堤石工應補砌一自運口至濱海兩岸堤宜加倍高寬一王家營引河宜速挑濬一新中河堤岸單薄宜完固一王家營減水壩宜酌開十丈餘以洩黃河漫水一桃源縣南岸土堤宜加倍高厚一駱馬湖口對岸有竹絡壩節宣黃湖大漲今黃河身高水灌駱馬湖口匯入中河致屢決宜堵築以禦黃水一王家營缺口月堤單薄宜培修以作正堤一徐州自楊家樓至段家莊宜築月堤以作重門之障一黃運堤岸有領帑與修者有捐工與修者勒限完築一徐邳睢甯宿遷桃源清河山陽安東等處險工宜支歲修銀進埽防護飭河官於伏秋二汛晝夜防守疏入　詔下部速議行又條奏區畫木石夏麻嚴定屬官考覈章程九則　詔嘉其詳悉周備　命勒石河干垂永遠尋疏請於歸仁堤五堡建礮心石閘於引河兩岸築束水堤洩歸仁堤之水出黃河可以衝刷河身保護田廬　諭嘉其合理又疏言武家墩至黃莊堤工險撥銀四十萬兩外倘短銀十八萬六千有奇得　旨允給且曰張鵬翮遇事精勤實能宣力朕不之信將誰信耶漕艘進口舊在駱馬湖旁鑿渠名中河後又改濬新河淺隘不利舟行公疏請將舊中河築堤一道改入新中河則舊河上段與新河下段合爲一河避黃河百八十里之險於漕運大有益　優旨俞行尋疏言臣遵　聖授方略先疏海口水有歸路黃水不出岸矣既挑芒稻河引湖水入江高寶等處水由地中行矣再闢清河開張福口裴家場引河淮水有出路矣加修高家堰堵塞六壩逼清水使歸故道今清水大半入黃少半入運一水兩分若有神助請加河神封號下所司知之又疏請於韓家莊時家馬頭二處開引河二使黃流直下以免衝激從之四十年春疏請於張福口裴家場中間開大引河一併力敵黃若黃水大發則閉裴家場口門使清水由文華寺入運河儹運河水大山陽一帶由涇澗二河洩水寶應一帶由子嬰溝洩水俱歸射陽湖入海高郵一帶仍由城南柏家墩二大壩洩水江都一帶由人字河鳳凰橋等河洩水入江若遇黃淮並漲清水由翟家壩天然壩洩水黃水由王家營減水壩入鹽河至平望河入海若漕艘過完黃水大發則閉攔黃壩使不得倒灌黃水不漲則堵塞運河頭壩令清水全入黃河此古人設天妃閘之意也疏入　上嘉其得治河祕要並　諭閣臣曰張鵬翮自到河工在署之日少每日乘馬巡視堤岸不憚勞苦朕深知之四十一年六月黃水大漲桃源城西煙墩堤根甚危公加築月堤護城八月疏言煙墩對岸河灘挺出河心逼溜南行請於邵家莊開引河建草壩分水勢又顏家莊水勢逼射北岸亦宜開引河使水順流　上諭閣臣曰此奏若下部議必致遲延即照所請行尋疏陳秋汛情形　上曰覽奏挑水壩築成黃河大溜直趨陶莊引河循北岸而行黃水從大通口暢出海口極其深通淮水從清口暢流敵黃絕無倒灌之患高家堰堤工完固運河之水由涇澗芒稻河人字河分洩河工

大有望矣明年春　上南巡閱河　賜御製河臣箴淮黃告成詩並　賜公
父煖飴神清養志及松齡鶴算匾額二月山東饑　命漕臣桑額截漕米二萬石交
公選賢能官運至濟寧兗州等處平糶及賑濟尋勤用倉穀二十八萬石十月
上以公殫心宣力不辭艱瘁又清潔自持　特加太子太保四十四年疏
請增修徐州城外石堤及山安黃河北岸堤工並建月堤均從之先是三十六
年夏時家馬頭河決至三十九年夏堵築未就公疏劾山東同知佟世祿冒帑
誤工應削職追償　詔公嚴訊嗣世祿叩　闕訴公枉縱交江督阿山豫撫徐
潮會鞫尋奏時家馬頭承修銀應令佟世祿償補馬家港東壩被衝張鵬翮雖
經題報未將承修官追償咸擊明應令鵬翮與疏防等官償補未幾世祿復叩
闕控愬　上遣戶部尚書徐潮等覆訊係誣參世祿復職鵬翮巧飾供詞
失人臣禮應罷職淮安道王謙附會欺隱應罰償擬杖徒工部侍郎趙世芳議
公奏銷錢糧浮冒十三萬餘兩應下法司治罪九卿如所議奏　上曰此案
依前議張鵬翮量甚窄斷不引咎河工錢糧原不限數水大則所需者多水小
則所需者少謂張鵬翮小有所取亦未可知謂以十三萬兩入己必無之事也
河工特乎用人鵬翮所用之人多不勝任故如此耳趙世芳奏事不公本發還
三月　聖祖南巡　諭之曰爾居官固好爾爲王謙張弼所欺任其恣意妄
行致人心不服朕非不知爾能任勞苦但聽信屬員流於刻薄凡大臣受朝廷
委任必須爲國爲民事事皆有實濟若徒飲食菲薄自表廉潔於國事何益耶
閏月　御舟渡黃河閱九里岡嘉公修理得法　賜御製詩扇七月淮黃並漲
古溝塘埂清水溝韓家莊四溢坐防險不力　詔奪職留任公督河官盡力堵
塞於九月次第竣工四十五年疏言黃河萬里來源百川交灌至清口與淮水
合總因來源多而去路少致宣洩不及若去路暢則不至橫決惟有遵　旨開
鮑家營引河藉洩黃河及洪澤湖異漲庶河堤及高家堰工均可保固下部議
行初公同江督阿山漕督桑額奏請開溜淮套河屢請　上親臨指示四十
六年二月　聖祖閱視溜淮套見地勢甚高不能直達清河所立標竿多在
民間墳墓上　面責公曰奏請溜淮套開河非地方官希圖射利即河員妄冀

徼邀至河工效力人員無一方正者何故留之公奏臣誤聽小人罪實難辭下
部議奪職阿山革任桑額降五級調用　上諭閣臣曰閱驗視溜淮套之時
張鵬翮桑額皆謂不可開阿山強謂可開其令阿山革任張鵬翮奪宮保銜桑
額降五級留任四十七年疏報修秋汛平安　優詔開復處分免應追銀兩內
遷刑部尚書明年調戶部又明年　命往江南讞獄五十年公以父逾八十請
假省親得　旨聞卿父精力尚健不必急請歸省明年冬調吏部　命赴江南
鞫賄中舉人程光奎吳泌等獄時江蘇巡撫張公伯行劾總督噶禮通同舞弊
噶禮亦撫事劾伯行　上命公及總漕赫壽察審尋奏副考官趙晉實與程
光奎吳泌賄通關節論罪如律噶禮劾伯行不能清理案件是實餘屬苛劾應
降留伯行劾噶禮索金全虛應革職贖徒　上切責公等揜飾和解　命尚
書穆和倫張廷樞覆審先是伯行疏劾布政使牟欽元匿通洋匪徒張令濤
上奪欽元職下總督赫壽察審赫壽奏欽元署中並無令濤其人五十三年
冬　上命公及副憲阿錫鼐赴江南訊理尋以伯行誣參奏　上責其不
能盡心令再詳審尋奏伯行誣陷良民妄生異議欽元應復職　上命伯行
免罪來京事詳張清恪公傳是年丁父憂時尚書富寧安督勦西陲　諭公暫
留辦部務俟富寧安回京日奔喪五十七年典會試明年復典會試汶水旱
涸運道梗塞　命勘視請疏濬坎河雞爪諸泉分注南旺濟運而於彭口築堤
障沙水入微山湖從之又因河決武陟往查勘備陳引沁入運利害謂地勢西
北高而東南下若引沁從高直下而黃河驟其後患且劇山東運道有沙河馬
場等湖及諸山泉本可濟運祇因湖堤殘缺民間竊種湖旁地致諸泉壅塞爲
漕艘患今已築堤蓄水疏泉運道自可通利　優旨俞行不許稍有更改六十
一年加太子太傅雍正元年授武英殿大學士　賜御書嘉謨偉量額六月河
決馬營口銜　命勘築三年進明臣鄭鍾所著籌海重編未幾薨年七十有七
諭稱其秉性孤介持躬廉潔　贈少保於卹典定例外再加祭一次　命致
祭日大小漢堂官齊集　賜全葬謚文端八年　詔入祀賢良祠初公著疏請
敕下史館輯治河全書　上卽以命公成　聖謨全書二十四卷子懋誠

由舉人仕至通政使

徐健庵尚書事略

崑山徐健庵尚書乾學八歲能文十三通五經爲顧公錫疇所賞康熙九年一
甲三名進士以編修主壬子順天鄉試拔韓公菼於遺卷中遂大魁天下文體
爲一變坐取副榜不及漢軍鐫級歸十四年復原官擢贊善丁內艱葬祭悉遵
古禮著讀禮通考百二十卷服除以贊善充明史總裁官異數也累遷侍讀學
士詹事二十四年　御試翰詹諸臣公冠其偶　諭獎公暨侍讀韓菼編修
孫岳頒侍講歸允肅編修喬萊學問優長文章古雅陞賞有差公尋直南書房
擢內閣學士充會典一統志副總裁教習庶吉士會郎中色楞額請禁用明代
舊錢尚書科爾坤余國柱等議如所請公言不可因考自漢至明故事爲議以
獻　上是公言事遂寢二十五年　諭吏部學士徐乾學張英宜留辦文章
之事勿開列巡撫尋授禮部侍郎充經筵講官公弟元文字立齋官總憲時疏
言滿洲漢軍官宜一體守制二十有七月其外官丁憂不許候代治事又申律
文居喪作樂筵宴嫁娶之禁及公貳禮部謂禮以教孝爲本百日釋服及舉殯
演劇爲非禮之尤滿洲京朝官頗沿舊習請嚴禁盡與立齋大恉互相發也又
請倖歲貢廷試免遠涉時公被　命纂修鑑古輯覽及古文淵鑑二十六年擢
左都御史公語人曰我何敢遠希古人近不愧吾弟足矣乃疏劾江西巡撫安
世鼎罷之勸諸御史風聞言事遇會議會推與尚書科爾坤佛倫等多不合其
會議河工屯田也公與尚書張玉書並言屯田所占民間地畝宜還舊業科爾
坤佛倫不從御史陸祖修因劾科爾坤佛倫等偏祖河臣靳輔不顧公議御史
郭琇亦劾靳輔興屯累民　詔罷靳輔任於是在廷多仄目公矣二十七年總
裁會試即闈中授刑部尚書時立齋已鐫級去官至是仍起左都御史兄弟迭
相代當世榮之公出甫就職而張汧之事起先是　上命侍郎色楞額往鞫
上荊南道祖澤深劾彖弁察湖廣巡撫張汧有無穢蹟色楞額悉爲開釋又不
察劾張汧御史陳紫芝旋劾汧貪黷　命副憲開音布往會直隸巡撫于成龍
山西巡撫馬齊復訊既鞫實張汧祖澤深婁宗事復得澤深交結大學士余國
柱爲屬色楞額徇庇及汧未被劾時遣人赴京行賄狀下法司核擬當是時國
柱經御史郭琇劾其與大學士明珠尚書佛倫等營私附和罪已罷歸法司請
檄追質問汧詰汧行賄何人汧以不能悉數對既而誣指公旋復吐實　上
命免國柱質問且　諭謂已鞫實者定擬勿株連於是汧澤深及色楞額並論
罪如律公得白尋上疏乞放歸　上不聽公去以疏辭懇切許解部務仍領
各館總裁三日一直內廷初甲子秋公季子樹屏與立齋長子樹聲同舉順天
鄉試　上以是科所取南皿卷皆江浙人而湖廣江西福建無與者下九卿
磨勘忌者遂坐樹屏等文體不正議當斥且送法司質訊　上不聽僅落二
子舉人而公兄弟任如故至是考選科道公子樹穀姻偶在選中立齋在閣循
故事乞迴避　上不允特用樹穀爲御史而副都御史許三禮遂緣是劾公
且謂公潛住京師部議坐三禮誣鐫級三禮益恚復訐公贓罪　上仍嚴飭
之公再疏乞骸骨　上允所請　命以書局自隨　諭曰一統志記載須詳
核宋元通鑑原書牴牾舛錯卿學博才優其殫心參訂纂輯進覽所奏俱依議
行時已仲冬　上命且過冬行無觸寒爲也二十九年春抵家命樹穀齎疏
謝　上命張尚書英傳　旨問樹穀爾父安否且傳覲奏家僮至午門問途
中起居狀　上蓋念公不置也公僦居洞庭東山而江督傅臘塔劾公兄弟
罪入子姪名幾盡　上寢其疏不問又一年而有山東濰縣令朱
敦厚者故明死事巡撫之馮子也以加火耗爲巡撫佛倫所劾論死并劾公曾
致書前任巡撫錢珏徇庇敦厚又以行賄狀掠訊敦厚冀傾公不承乃已然公
與珏均坐是落職自是而媒孼公者不已嘉定知縣聞在上坐私派得罪聞時
二年矣令忽承曾遺公子樹敏金而卻之遽復坐公子罪論絞欲重危公會
聖祖詔諭天下以內外臣工私怨相尋牽連報復逮於子弟殊非朝廷保全
體恤之意諸齕公者乃稍稍解而樹敏得贖罪時書局撤復舉　命續進所定
草公避居嘉善已又栖息鄴西華山之鳳村　上久益思公有　旨召用而
公不及聞　新命矣以康熙三十三年四月薨遺疏入復原官年六十有四公
自爲翰林以文學受知在南書房凡有叩問應如響旣轉禮部　上特命凡

內閣制誥文章仍令管理掌翰林院時行禮適有表啓不稱　旨乃屬爲之公途次伏地草奏　上嘉之問誰爲是者衆以公對時已有疾矣　上曰文字乃仍須徐某撰耶　上嘗出　御製文集四十卷　命公編校儒臣尤以爲榮嘗得喀嗽疾　上曰此疾惟虎骨可療如不瘥朕何惜一虎在經筵　御賜博學明辨四大字及歸　御書光燄萬丈字以寵其行公他所建白甚衆議論侃侃不阿不喜爲調停之說在禮部時山西巡撫某以溺職逮廷臣會議有言其居官安靜者　上詰責則諉之陳公廷敬公獨抗言無是語衆皆憚指公出曰我上不敢欺　朝廷下不敢負朋友也公負海內重望一時耆宿山林遺老皆願千里從公游會客滿館別院居之如檢討陳君維崧倪君燦吳君任臣及黃徵士虞稷吳孝廉兆騫死皆公所殯葬公愛才若渴絶不爲私然交遊太廣其家人門下客不無緣之爲奸利而士之失職不平者復鼓脣舌其閒訾謷傳播致屢入彈章顧　天子明聖得保全公歸時送公者雖三館之吏皆哭失聲曰公去誰活我者讀書過目不忘能五官並用嘗與姜編修宸英觀古碑碑甚高公令人掖以上橫閱之已又橫閱其中下段遂能盡舉其詞編修大書以爲絶才無對也所藏書極富　聖祖詔求遺書公疏進十有二部　遺言嘗覽今傳是樓書目猶行世公嘗言事人負我毋我負人又曰做官時少做人時多做人時少做鬼時多故不特文學爲時山斗而風節尤至老不衰云

徐文定公事略

徐元夢公字善長一字蝶園滿洲正白旗人姓舒穆祿氏舒與徐滿音略同而字義亦近故天下稱蝶園徐公公年十九成康熙十二年進士選庶吉士時明珠索額圖枋政以權利相傾各樹羽翼中朝士大夫非陰自託各有主張宦不得遂當是時顯與爲敵者惟湯文正魏敏果公立中央而無所依附者韓文懿李文貞外可指數也索額圖生而威貴性倨肆有不附己者常面折顯斥之明珠則與其黨深相結異己者陰謀陷之而務謙和輕財好施以招徠新進及海內知名士公爲庶常李文貞掌翰林院事嘗薦公及德格勒公賢　聖祖時召見講論經義德公嘗扈從　巡行明氏使人奉萬金爲壽固辭曰已給無所用之公散館列二等例以科道用索額圖惡公不附己奏改戶部主事用此明氏尤欲致公公爲童子試京兆與明氏子成德名相次成進士同榜屢相招皆不就爲部屬時以公事見珠必偕賓於廣衆中二十二年由主事遷中允尋遷侍講　上一日詢公之爲人珠以誠實對遂擢官列薦名先於學士公終不一至其門會天久不雨　上命德公筮卦遇夬問其占進曰澤上於天將降矣而卦義五陽決一陰小人居鼎鉉故天屯其膏決去之即雨　上愕然曰安有是德遂以明珠對時索氏已挫於珠矣始　聖祖親政方沖齡索首建謀黜輔臣專橫者百僚懾伏而珠善結左右親近爲腹心其黨徧布中外雖有賢者慎自守不求親媚而已終莫敢齟齬也惟康熙十有七年京師地連震　上嘗夜坐武帳中魏果敏公直入奏天變若此乃二相植黨市權引用僉壬以剝烝黎之應離之者則德公用此名震天下而珠亦駭遽不自安自是以後訾語時上聞謂公父爲兩江總督麻勒吉僚屬藏貨不貲公與德公比謀朝政適靈臺郎董漢臣上書言時事多所指斥下內閣九卿議大學士勒德洪公偕書建哈塔公及湯公謂書中諭教太子崇節儉宜施行而衆陰撓之數議至再三以湯公尤珠所深嫉也由是衆口喧稱湯公不欲　上親教太子親爲師傅公與德公亦然先是　上嘗詢公所學視德格勒孰優公自謙遠不逮也至是復舉廷臣某與公相衡而德公奏公遠過之請　上面試忌者遂言公及德公互相標榜湯公實陰主焉越日　召試御書陳公廷敬以下文臣十二人於乾清宮公與德公方屬草有　旨責讓德公遂於試文後申辯公詩亦未成　上命同試諸臣校勘衆相視無言而湯公獨以公文爲是又　命廷臣公閱湯公執前言且謂德公品學素優不宜以文字黜是日翰林院奏劾德公鐫五級留任時湯公爲東宮講官　上遂命爲師而公亦爲　皇子師珠復使所親謂公此非福也惟歸誠於執政或少安公不答是秋　上御瀛臺教睹　皇子射公不能挽強　上怒以訾語詰責公奏辯　上震怒命扑責被重傷　命籍其家父母皆發黑龍江安置然　上意終憐公其夜　命醫

二人治其創翼日復　召詰　皇子書堂時大雨裴殖至宮門跪泥中見　御
前侍衛即號泣求轉奏臣奉職無狀罪應死臣父康謹當官數十年籍產不及
五百金望　聖主察之且臣父母皆老病臣年正壯乞代父謫戍尚能勝甲
兵效命衆皆掩耳去之有關保者最後至斥公而入盡以公言奏　上立赦
公父母則已檻車就道矣及諸途觀者夾路皆感泣遂復公官仍侍　皇子時
二十六年四月也冬杪翰林院掌院學士庫呼納劾奏德公私抹起居注有
旨問公知否會　孝昭文皇后升遐各以尉二人甲士二十人監守於私室
次年二月下獄始至即以三木訊公旁逮也搒掠數十脛大如股禁親屬家僕
毋通席地臥求水漿不得獄卒刻時以至提木索而搖之壺痛自知必死適侍
衛某入視族姻公辨其聲大呼曰　上命問我非欲殺我也其人就視出語
典獄者曰此人死我必入告由是家人得入進食飲而湯公亦以議畫漢臣事
得咎矣起居注故事數易稿然後登籍德公所刪易乃未登籍之稿公晨夕侍
皇子守官分局無由與知而獄辭上書德公斬立決公監候秋後絞　特旨
改德公監候公免死鞭一百荷校三月妻子入辛者庫逾年公主出降科爾沁
公一子一女主旗務者遂以公女媵時德公遇赦出獄歸本旗遂使盡室以從
公素不善騎公主疾或請於　上遣公往視相去千餘里刻日返命從者二
人一蹇驢公入反命出昏踣蹶旬不能起蓋自郭公琇劾奏後殊雖落職家居
而所引用已盡列要津每承進觀色以求鑒其愛好又善事貴勢與相應如影
響也殊既老其黨漸散安溪李公日見親信　上亦久而察公之忠誠三十
二年　命入上書房課　皇子讀書尋授內務府員外郎四十一年充順天鄉
試副考官越四年再奪職五十一年起內閣侍讀學士充會試副考官五十二
年遷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　特旨出辛者庫歸原旗五十三年授浙江巡撫
賜御製詩文集及駿馬以行明年疏陳杭紹台金衢嚴處七郡災請截漕米
二十萬石平糶并緩征以紓民力允之五十六年入爲左都御史兼掌翰林院
事先是都御史員缺　上諭廷推舉閣好不畏人如徐元夢者臚有是　命
會　上以科場中積弊未除凡主考及同考官聲名之劣者　諭令糾劾示
警乃劾罷編修儲在文徐用錫張起麟沈宗敬及任滿學政王雲錦林之濬萬
經惠黼晉鄭晃等五十七年晉工部尚書仍兼掌院學士教習庶吉士自乙酉
冬李公入相　上萬幾之暇時　召入獨對同列無與班者李公南還公繼
之恩遇幾與比並六十年冬　駕幸南苑公未及從　上曰徐元夢乃同學
舊翰林康熙十六年以前進士止此一人矣　御製詩一章并序稱爲同學老
友副以食品遣使於夜分呼正陽門入即家賜之時太夫人尚康彊屢朝
皇太后於慈寧宮　恩禮備至而德公已老死徼外矣公每言及未嘗不慘悽
而顏變也　世宗即位以耆學故特重公　命入上書房課　皇子讀書雍
正元年五月署理內閣大學士兼署左都御史充明史總裁十月調戶部尚書
仍辦大學士事　賜御製詩四年坐繙譯訛誤落職在內閣學士裏行行走八
年坐撫浙時失察呂留良私書應革任　命同繙譯中書行走十三年充繙譯
鄉試副考官是年八月　高宗御極　命南書房行走尋授內閣學士遷禮
部侍郎充　實錄館總裁仍　命入上書房授書　皇子明年八月以老病乞
休　優詔許解侍郎任加尚書銜照現任食俸仍在史館　內廷行走乾隆四
年加太子少保六年秋遘疾　遣太醫診視　賜御藥十一月疾革　上命
皇長子往視及薨　上痛悼　命和親王及　皇長子往奠　賜銀二千兩
治喪　特諭稱公人品端方學問優裕踐履篤實言行相符歷事　三朝小心
謹慎數十年如一日可稱完人　贈太傅入祀京師賢良祠　賜祭葬如典禮
謚文定壽八十有七公撫浙時清約若寒素捐俸葺敷文書院書院故號萬松
以公請　上賜榜易今名買田聚書以惠學者高安朱公踵行之兩浙人文
之盛自此始公知名早仕宦垂六十餘年性剛介負氣不爲威怵中年後精研
理學言貌溫溫若惟恐傷人者而中持黑白卒無所依違與人數以和貴賤老
少如一長翰林數年物望所歸辭不薦達老而篤學與方望溪侍郎共事蒙養
齋暇即就望溪考問經義時江浦劉无垢泰州陳次園常在側交口責望溪曰
有是哉子之野也徐公中朝耆德且爲諸王師子抗顏如師誨之如弟子可乎
望溪曰吾以忠心答公之實心耳子視公遂出孔道輔下乎諸王侍衛中有年

逾三十始讀大學而請業蓋深者講至秦誓作而曰所謂一个臣吾視徐公員
然嗚呼公之誠於中而勤於物者可想見矣孫舒赫德官至大學士自有傳

格文清公事略

公諱格爾古德字宜亭姓鈕祜祿氏滿洲廂藍旗人初由筆帖式爲副理事官康熙三年隨定西將軍圖海征湖廣茅麓山流賊凱還遷宏文院侍讀尋遷翰林院侍讀學士充日講起居注官十三年隨安親王岳樂征逆藩吳三桂自江西進湖南十七年偕將軍林興珠率衆降安親王軍前公自長沙馳報並奏聞興珠所陳困賊策請分岳州水師爲二一泊君山以斷常德之道一泊香爐峽獨山以斷長沙衡州之道則賊不戰自潰　聖祖密諭駐軍岳州之貝勒大臣俾核議施行十九年隨安親王還京擢詹事尋有　詔議敘勤勞奉職諸講官加公一級二十年遷內閣學士明年授直隸巡撫　諭曰旗下莊頭與民雜處倚勢每爲民害爾其嚴察懲創毋姑息金世德于成龍爲巡撫廉潔有聲爾繼其後得名甚難然苟急於求名反致僨事其愼旃二十二年疏言自鬻投旗之人或有作奸犯科冀逃法網者或有游手好閑規避差徭者本主聽其仍居本籍放債牟利則諱旗而稱民遇官長訪聞窩逃構訟等事又舍民而稱旗甚或招搖鄉里魚肉小民地方吏不敢問應責令本主止留務農人戶於屯莊餘俱收回服役嚴定縱徇處分得　旨下所司飭禁並　特諭戶部凡鬻身之人或曾經犯罪冀投旗倖免者與知情之本主俱從重治罪二十三年疏言順天永平保定河閒等府平田圈作旗產者向以別州縣之地撥換仍聽彼處民人佃種令業戶收租供賦遇佃租不償則額賦無出其佃地所屬州縣因與錢糧考成無涉不爲催租致受撥之地多有積逋官民俱累請自後令佃地所屬州縣代爲征解仍按未完分數與奏銷一例處分疏下部議行先是保定連歲歉收米粟騰貴公請截留山東漕米撥給駐防兵格於議公復疏言駐防兵米不下萬石若就近採買民閒益苦值昂或遠購鄰境運費不貲仍請截留便
特旨允行時大學士明珠佐領下人戶指圈民閒塚地墾種有訴於戶部者牒巡撫察勘宛平知縣王養濂以無礙塚塋飾辯公劾養濂引圈塚地屬民得
旨下部議處並　諭曰民閒田地久經降旨永停圈占止以部存地畝分撥新戶口何得借端擾民嗣後有似此者必重治其罪六月疏薦廉能吏井陘道李基和靈壽令陸隴其盧龍令衛立鼎均得　旨下部陞敘尋以疾請解任
溫旨慰留遣太醫診治會　詔九卿等公舉清廉官首以公列奏　上曰格爾古德居官素優近聞患病羸弱深軫朕懷七月薨於位年四十有四　遣內大臣侍衛於櫬至日往奠茶酒部臣以公曾降一級任巡撫未滿三年應減半予祭葬銀　上曰格爾古德廉潔自持勤勞素著其復所降級從優再議尋
賜祭葬如典禮諡文清公清介絕塵衣布素日食惟菜韭卻歲餽萬計纖毫不以自污直隸旗民錯處遇事多爲權要所持康熙初鼇拜圈地議起督撫朱昌祚王登聯等均以守正被冤殺自是人以爲戒無敢訟言其非者至奸民寅入旗下尋仇傾陷尤狡桀公執法嚴懲不少貸時有鐵面之稱識陸清獻於縣令中待之以國士　上嘗諭責漕運總督碩幹居官無善狀碩幹奏曰臣爲衆所忌故聲譽無從致　上曰格爾古德爲巡撫殁後人猶思慕稱頌之居官苟善豈有不致聲譽者乎其爲　上所推重如此二十六年祀直隸名宦祠

國朝先正事略卷九

國朝先正事略卷十

平江李元度次青纂

名臣

韓文懿公事略 子孝基

公姓韓氏諱菼字元少別字慕廬長洲人康熙十一年由國子生中順天鄉試
明年會試殿試皆第一禮闈撤棘 上取公卷覽之深以主司爲得人及廷
對復 親拔之遂授修撰纂修孝經衍義百卷充日講起居注官 聖祖召
公至起居注館 命作太極圖說越三日 諭作四書文二首復 命悉呈平
日文稿又 召至宏德殿講大學十四年典順天鄉試累遷侍講十八年假歸
二十三年補原官二十四年 上親試翰林公名列第二遷侍講學士未踰
月擢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公以文學結 主知凡應奉文字每進一篇輒稱
善 天語稠疊嘗云韓菼天下才風度好奏對亦誠實又云韓菼學問優長文
章古雅前代所僅有也又云韓菼所爲文能道朕意中事每侍經筵日講專陳
治理時有所獻替勸 天聽者多矣而公厚重不泄未嘗有自矜之色二十六
年引疾歸里居八年以詩古文開其鄉之後進性恬曠好山水朋游暇則與二
三遺老倘徉泉石閒點勘六經二十二史自明亡科舉業日就腐爛公出始漸
復於古未遇時鄉先達顧怪之徐尚書乾學典鄉試得公文於遺卷中擊節歎
賞擢取上第其文橫被六合世以比於昌黎而公未嘗以此自喜及尚書與要
人相構罷歸田里領書局洞庭山踰年兩江總督傅臘塔承意興大獄將盡鉤
其黨居門下者皆陰自貳甚者訟言攻之以自湔滌公時在籍獨昕夕造門助
其討論排纂且爲別白於在事者嘗乘小舟出避會縣令出隸卒爭道覆公舟
比登岸衣裘盡濡戰栗移時戒從者勿聲竟不知爲公也公得漁村別墅將著
書以終老矣會有欲與公並起以爲名者復 召掌翰林院有司敦促就道乃
行入朝 上慰勞再三 命充一統志總裁官時康熙三十四年也逾年授
禮部右侍郎三十八年調吏部明年充經筵講官教習庶吉士擢禮部尚書仍
兼掌翰林院學士事公以院務繁請解尚書任得 旨卿才品優長不必以衰
病求解部務弁 賜篤志經學潤色鴻業堂額屢與孝感熊文端公同召對忌
者謂公旦暮且入相會江南布政使張萬祿虧庫金三十餘萬制府阿山上言
費由南巡非侵牟或謂張於制府爲姻家 上震怒下九卿議左都御史某
訟言法當誅公正色曰果有違其情私其賂則公也且斯言得上達所益不細
忌者增益其辭以聞 上公由是得罪或謂公 上每含怒詰責諸大臣
伏闕下請罪異日卽解公曰吾身可危臣節不可辱也 聖祖嘗親試翰林
欲黜者二人時公與法頁公同掌院事 命劾奏公謂法公曰姑徐之此民譽
也越日法公入對 上怒命削職隨本旗供勞辱事衆皆趣公公曰法公以
吾言至此而吾乃苟免乎又數日 召公詰責公徐曰此二人於院中不在應
黜之列文雖不工惟 上寬假之 上聲頗爲公曲止焉公天性與物無
忤畦然持論侃侃不爲兩可之說其所不爲不可以利害禍福動也當 廷試
日吳三桂逆節已萌公對策力言三藩當撤無少顧忌其後論海關不當設關
稅不當添私鈔禁不當過嚴永定河事例不當許捐道府會試所重掄才業分
南北中卷不當復分左右皆言人所不敢言祭酒阿理瑚請以故大學士達海
從祀孔廟公持議以謂達海造 國書一藝耳法不當從祀御史鄭惟孜以國
子生多江浙人有冒籍赴試者疏請盡發回原籍肄業公曰京師首善地遠人
嚮化方且聞風慕義來學若因一二不肖輒更定制恣驅除勢至太學一空失
國體事遂寢公待士出於至誠士有道藝而弗伸如疾病之在己方望溪侍郎
未遇時公實禮先焉每聞望溪下第必面責主司及鄉貫相見京師慨然曰是
非子之幸也子終不遇學與行可成公晚年病肺飲酒不輟望溪勸公少止公
曰子知我者吾少不能自晦崎嶇官途碌碌無所建豎負 聖主之知今老
矣嘗恐未得死所以至再辱壽考非吾福也且子終謂我何如人望溪曰公爲
人天下士盡知之況某邪公曰世人多好吾文吾文不足言或目爲曠達亦似
矣而非也吾立身倘能粗見古人之繩墨耳吾爲亞卿未嘗一至官正之門也
吾爲學士未嘗一至執政之門也自趨朝外輿馬未嘗入內城吾好朋游嘗與
酣嬉淋漓然貳冢宰歲未再終發吏之姦爲冢禁堵七百餘事鏤諸板是誠抗

欽人邪公每與廷議歸輒頹然自沮喪望溪叩之曰凡吾有言衆若弗聞壽將
爲　上刑白之則更有陰爲掣曳者而其道必反矣內負吾心而外絀於友
朋執若曩者家居偕然有以自得哉望溪曰　上於公意倦矣而公不告休
何也公曰剛當位而應與時行也吾後而失其時矣徒滋譴呵耳望溪曰進退
有禮譴呵非所避也是歲公果再告再奉詰責由此愈兢兢四十三年八月公
以疾薨於位年六十有八望溪書曰某往還公卿閒其敢以古義相繩與用余
言而不疑且悔者自公而外未之多見也公嘗與門弟子張大受曰吾貴爲尙
書何如秀水朱錫鬯以七品官歸田飯疏飲水多讀萬卷書嗚呼公之胸懷可
謂超然物外矣湯文正公數語人曰表裏洞然不可奪以非義惟韓公耳乾隆
十七年　諭內閣曰故禮部尙書韓菼生平種學績文湛深經術制藝清眞雅
正實開風氣之先足爲藝林楷則可加恩進謚用示褒榮乃　賜謚曰文懿第
三子孝基字祖昭少承家學能文章康熙三十九年進士選庶吉士授編修時
文懿公負海內重望天下士爭趨之因樂與祖昭昆仲遊公薨後奉母十餘年
不出雍正初以原官　召修明史事竣移疾歸治經精三禮之學篤孝友事伯
兄如嚴師乾隆十六年　上南巡　召見行宮慰問者再時年八十有八矣
御書家學耆儒四字以　賜之年九十卒其子彥曾進士官洗馬慶曾秦曾
皆舉人

徐文敬公事略 子文穆公本 杞 孫以烜

錢塘徐文敬公先世業漁公生日江潮大上一舟爲風漂沒封翁急拯之得免
覷舟者爲閩省孝廉入都應試者也翁延至家致雞黍之敬次日洗兒請孝廉
命名以江潮之異名之曰潮其後孝廉累不第而文敬早達分校會試時孝廉
竟出其門云公字青來康熙十二年進士由庶吉士授檢討二十三年遷贊善
典試江南洊陟諭德庶子少詹事通政使晉左副都御史工部侍郎三十三年
充會試副考官丐憂歸起補刑部侍郎三十九年授河南巡撫　聖祖諭之
曰聞河南火耗重州縣虧帑者多其嚴行禁止並加意籌畫公抵任潔己率屬
自布政使以下舊時加徵於民者皆革除之又奏除南陽辦船衛輝辦漕之弊
開溝渠以資灌漑革牙行以恤商民禁發馬以安驛遞政俗一變　上巡幸
畿甸　諭巡撫李公光地曰直隸與河南山東接壤其巡撫賢否爾必知之李
奏公居官甚優異曰　諭廷臣曰近日督撫李光地張鵬翮彭鵬郭琇最優徐
潮在河南聲績亦著四十一年偏沅巡撫金璽奏甯遠盜犯關翰芳等四十餘
名罪皆應死部如所議　上特命公馳驛往讞公奏關翰芳等二犯應照原
擬梟示餘並應監候俟緝獲盜首關四質認明確後實諸法旣而偏沅巡撫趙
公申喬奏關四遁入猺峒偏緝無蹤其監候之三十五犯請照原議處決得
旨俱免死發遣黑龍江先是五經博士程延祀請給二程子祭田格於部議
上諭公曰程子宋之大儒祀典不可有缺第祭田恐年久變鬻其更籌久遠
策公奏請於每年春秋致祭外別給其後嗣銀四十兩俾展時祀從之是年歸
德府屬災疏請蠲賑有差又請以常平義社各倉穀糶借兼行並借給貧民牛
種又言豫省秋霖傷稼米價日昂請改應運漕糧二十五萬石爲折色庶民閒
食米不至騰貴均得　旨俞行四十二年二月　上南巡公迎　鑾泰安
賜御書督撫箴及懷矢清風匾額疏請加考城柘城溫登封四縣學額從之十
二月　上西巡回　鑾公迎　駕衛輝　御書楹聯及過孟津詩一幅賜之
四十三年　上以汾河渭河皆與黃河相通擬於河南貯米粟運山陝饑郡
運以賑濟又慮經三門砥柱之險水溜船不能上　命公及川陝山西督撫勘
議公旣與總督博霽等會疏覆奏又疏言豫省汴河通淮故道有二一自中牟
經祥符宿遷而達於淮久淤塞一自中牟經尉氏等縣歷太和而達於淮經元
臣賈魯修濬今名賈魯河宜加挑濬至賈魯河外尙有支河與黃河止隔一堤
地曰花園在鄭州之北雖久湮而舊跡尙存若加疏濬通舟楫誠商民之大利
得　旨如所請行是歲山東饑災民多就食河南公令有司給糧養贍復倡捐
米粟於省會四門按日散賑秋成後資送回籍全活者多四十三年遷戶部尙
書初　上擢李公光地長吏部　諭廷臣曰李光地徐潮居官優皆得大臣
體應早擢用因地方起見故久留外任至是　諭曰徐潮爲巡撫平易得體民
無不稱頌之者尋充經筵講官四十四年　上南巡公扈從時總河張公鵬

翩劾淮安同知佟世祿冒帑誤工罰償工費銀七萬餘兩并令淮揚道王謙枉
斷擬杖世祿叩閽　命公同兩江總督阿山會讞公覆奏世祿無冒帑誤工情
事不應追償宜復職鵬翮偏執苛刻劉供枉斷應奪職留任謙附會欺隱應褫
職擬杖徒從之明年兼掌院學士教習庶吉士尋奉　命兼理高家堰等處河
工挑河十萬四千九百丈有奇築堤四萬一千五百丈有奇四十六年　命旛
帑監修武家壩天然壩蔣家壩及挑河建閘築堤諸工先後報竣尋調吏部尙
書掌翰林院如故四十九年春乞休　命以原官致仕五十二年春赴京得
旨偕瀬以慶祝遠來其與見任官一體給廕五十四年五月薨於里第年六十
有九遺疏至　優詔悼恤　賜祭葬雍正十年　詔入祀賢良祠乾隆九年
賜諡文敏
子本字立人康熙五十七年進士選庶吉士授編修雍正六年督貴州學政尋
授贊善遷侍讀七年遷貴州按察使八年調江蘇尋遷湖北布政使十年擢安
徽巡撫奏定緝盜章程又條陳搉政四則釐剔蕪湖鳳陽諸關積弊又疏陳徽
糧事宜三則均下部議行壽州濱淮河積盜聚族居假捕魚爲業刦掠商旅公
陸續擒治凡漁舟皆取連環保編甲乙號嚴查其孫平焦鄧諸姓久習爲匪殺
族正令不時舉發疏聞得　旨嘉獎又請增設巡道分巡安徽甯池太廣等屬
部議從之遷左都御史充經筵講官十二年擢工部尙書協辦大學士先是浙
江江山奸民王盆善等謀不軌事發株連甚衆　命本往同浙督程元章鞫治
寘爲首者十餘人於法全活千餘人疏言衢屬崇山密箐最易藏奸請改衢協
爲總兵以資彈壓添設巡道一人駐衢州其江山之淸湖鎭等處地皆險要請
增設同知駐防皆報可十三年命同果親王允禮大學士鄂爾泰等辦理苗疆
事務八月　高宗御宇調刑部尙書協辦總理事務乾隆元年授東閣大學
士兼禮部尙書總裁實錄二年入直南書房　賞雲騎尉世職三年充軍機大
臣　賜紫禁城騎馬加太子太保七年兼管戶部九年春以病乞休　上慰
留六月具疏力請加太子太傅允解任八月　諭曰大學士徐本老成謹愼宣
力有年今因疾請告朕心眷注特賦詩篇以寵其行並錫御用冠服及內府文
綺貂皮等物朕於本月二十五日行幸南苑當親至大學士邸寓慰問之尋
命在籍食俸其子侍講學士以烜給假送歸十年　上念本歸里將一載
御製五言古詩三章　賜之詩有云鄉雖適江湖豈不念朝廷努力加餐飯慰
予跂望情又云所願眠食佳速整歸朝駕十二年薨於里第遺疏入　上震
悼　優詔賜卹　贈少傅　賞庫銀千兩治喪　命巡撫顧琮往奠尋　賜祭
葬諡文穆二十二年　上南巡禮部以公未入賢良祠不請遣祭　諭曰朕
巡幸所經致祭名臣舊輔乃國家念舊酬功之典徐本歷事三朝宣力中外法
當致祭胡膠柱鼓瑟乃爾耶　命入浙省賢良祠遣官致祭五十一年　命入
京師賢良祠本弟杞康熙五十一年進士雍正四年以編修典試廣西尋授御
史轉給事中遷通政司參議太常少卿授甘肅布政使調湖南九年遷陝西巡
撫召補宗人府丞三十四年卒子以烜雍正八年進士由編修五遷至詹事乾
隆十八年擢內閣學士督順天學政明年遷禮部侍郎充經筵講官坐失察僱
倩代考降太常卿尋署禮部侍郎以疾歸

陳清恪公事略 子文勤公世倌　從弟文簡公元龍

陳公諱詵字叔大號實齋浙江海甯人明季陳氏衣冠曰盛子弟皆治舉業務
進取而公本生父之問獨承學於念臺劉公劉公矽黃先生梨洲傳師說以教
浙東西而公復從梨洲游自入　國朝伯叔父兄弟兄弟之子登上甲宅政府
長六官出秉節鉞者林立惟公第舉乙科由康熙壬子舉人授中書三遷而副
長御史開府貴州湖北入爲尙書皆特擢不由階資其給事吏科轉刑科都給
事言多施用而以稽貴州土司承襲遲延措索狀劾罷大吏及請復天妃閘以
奠淮黃語尤著薦紳間其疏論河務謂黃淮自古不兩行助黃刷沙之淸水亦
不宜分洩黃水塞淸水不過一時之異漲稍平卽可暢流淸水旁分則流弱黃
水灌入淤沙愈積愈高邇者修歸仁堤開胡家溝以出睢湖之水閉六壩培築
高家堰以出洪澤湖之水此直借淮敵黃一定不易之經然淮水分入運河者
多則敵黃仍弱舊說天妃閘離淮黃交會處二百餘丈南至淸江浦共有五閘
重運到時更迭啓閉重運一過卽下板鎖斷官民船槪用車盤是以淮之全力

俱注於黃其引入運河者不過暫時資其濟運耳自改建草壩之後無復閘板啓閉淮黃趨運河清江浦民居可危宜復天妃閘舊制使淮水易以敵黃此目前急務也事下總河張公鵬翮酌行尋自鴻臚卿陞大理卿署中屢決疑獄及巡撫貴州民艱於食行視山坡皆可耕諭於介衆食曰收穫不可期入稅籍終難脫矣遂奏免壓科諭年斗米錢三十因教以蠶桑蒔果樹就王文成講戌講學處建書院聚教䆮士延及苗童黔民久而慕思之移鎮湖北值武漢所屬十五州縣衛夏秋歉收請分別蠲緩賑濟得　旨允行尋晉工部尚書轉禮部尚書官中事無不釐飭當　聖祖中年直省大吏員缺必咨臺垣九卿舉者多陰奉要人指或自援親故而公所舉惟三人高安朱文端公始令浙江以讞疑獄公記其名前後凡四薦沈端恪公未遇時給貲誘進既通籍揚於朝淮黃決溢舉陳恪勤公爲河督世以公爲知人公性沈靜其治事句稽文簿終日不倦事畢即閉閣下簾手一編未嘗一日去書讀四子書諸經之膏液也近體諸身然後知須臾不可離作四書述書概略更深文舉斷曰律者聖人以不忍人之心者之爲精義之學者也作讀律述謂孔子學易期於寡過人事萬變包於六位隨時隨事必有合爲作玩辭述手批通鑑及綱目丹黃凡五周論多獨見作通鑑述晚年精攻算術纂未卒業康熙五十八年具疏乞休得　旨卿才品優長服官日久兩授巡撫潔己愛民茲簡任秩宗正資倚任覽奏以老疾乞休情詞懇切可原官致仕六十一年冬卒年八十有一　諭賜祭葬諡清恪子六長世儁丙戌進士江西建昌守次世儀辛卯舉人次世仁乙未進士官檢討次世倌官至大學士次世侃癸巳進士官檢討

世倌字秉之號蓮宇登康熙四十二年進士選庶吉士授編修五十年充山東副考官累遷中允侍讀五十二年典廣東鄉試充日講起居注官五十八年充順天鄉試副考官明年提督順天學政遷侍讀學士雍正二年父服除擢內閣學士授山東巡撫會境內多蝗入境後飭勤撲蝗各屬損稼甚輕且察舉吏能否具得其大略而後視事尋疏言社倉通有無濟豐歉古今皆可行請令每鄉立印簿精者自註精穀數不拘多寡擇公正鄉約三人輪管出入冊報官查春夏之交許民開借領至秋每石收息二斗歉則減之十年後息倍於本祇收一斗爲小民可與落成難與慮始各督撫宜於一省中先行數州縣俟著有成效然後廣行下部議如所請又奏通省丁銀請攤入地畝徵收又遵　旨會議海防事宜五則皆從之四年母憂歸　命督修江南水利坐遲誤落職仍　命赴曲阜督修　文廟十三年起副都御史乾隆元年陳臺灣事宜三則下所司議行未幾授倉場侍郎調戶部左侍郎遷左都御史疏請定各部院會議遲延處分五年轉工部尚書六年授文淵閣大學士教習庶吉士秦　命往視淮黃河工乘傳周覽每疏論河務皆本確見九年春　予假回籍請開缺不許尋疏言山東劇盜田豬頭等及沛縣巨寇姚乾等見均就獲因各省均有劫案關訊待質臣以爲此等大盜但數案審實即應正法毋久稽顯戮　上韙其言十月還朝明年加太子太保　命紫禁城騎馬十三年冬坐累擬斬罷歸十五年入京恭祝　萬壽　賞原銜回籍十六年三月　特召入閣視事兼管禮部十七年典會試十九年再典會試二十二年請老得　旨允其回籍如一二年後精神清健仍可來京辦事以副優眷耆臣至意尋　命加太子太保明年春陛辭　御製詩賜之賚白金五千兩　命在籍食俸四月薨於京邸公少承家學嘗言自始仕至服大僚戰戰慄慄惟懼或蹈於非義以負先人之志事當官守道輸誠不阿方侍郎苞嘗謂公長臺垣其規模氣象與念臺劉公爲近乃數清恪公之教行於家而劉公之風能使異世下聞而興起也公卒年七十有八　上聞軫悼再　賞白金千兩治喪派散秩大臣帶領侍衛十人往奠醊賜祭葬　予諡文勤

元龍字廣陵號乾齋清恪公從弟也康熙二十四年一甲二名進士授編修入直南書房明年充日講起居注官夏四月侍班　乾清宮西閣　聖祖顧謂曰朕素知爾工楷法其作大書一幅　命就　御前作書　上嘉獎以　御書闕里碑文示之二十八年爲都御史郭琇劾罷遣年　詔復任三十三年遷侍讀　御書鳳池賈彥額並　御書一卷　賜之三十五年隨　上親征噶爾丹遷庶子三十八年典試陝西又明年遷侍讀學士　上御便殿作書

賜內直翰林顧　諭曰爾等各有堂名可自陳當書以賜公奏臣父之闇年逾
八十撰愛日堂三字　御書賜之四十二年擢詹事充經筵講官四十三年請
終養許之　賜公父人葠蔘斤　命擒歷代賦彙歸校對增益明年　上南
迎公迎　駕臨閣備至兼詢其父起居狀　賜御書南陂日永額　賜公父人
蔘金扇諸珍又　賜公母陸氏慈教貽休額　諭以家有老親毋遠送尋丁父
憂四十九年擢掌院學士教習庶吉士明年授禮部侍郎出爲廣西巡撫首疏
陳三事一桂林貯穀高建倉廒百餘間以避潮溼一興定陡河水通灕江達廣
東爲三楚兩粵運糧要道舊閘傾圮率屬捐俸修築一養濟院外別構屋數十
間收養鰥寡又立義學以資士爲師量給修膳創育嬰堂設粥廠施藥餌以賑
窮民報聞治粵七年盡心撫字吏畏民懷所建陡河石隄及三十六陡門盡復
漢馬援唐李渤故蹟五十七年擢工部尚書六十年調禮部疏言選拔久停請
照康熙三十六年例命學臣如數拔取送監肄業從之　世宗御極　命舉
守　景陵仍食禮部尚書俸結茅馬蘭峪者六載雍正七年　詔尚書陳元
龍左都御史尹泰均係　聖祖舊臣雖年近八旬精力尚健其各授額外大
學士以示優眷尋晉文淵閣大學士兼禮部尚書先是公撫粵時奏請捐穀折
銀交納分得羨金十一萬七千有奇內捐出公費銀九萬三千及捐佽軍需銀
十萬均經奏明嗣因倉穀有虧部議仍追償銀二十一萬有奇不準扣抵限五
年交納至是　特旨許照數扣除尋疏言各省題奏請增揭帖一通送起居注
館記註後送內閣從之又疏言各番役多與流棍串通所獲賭博鬭毆等犯往
往匿犯索財即行私釋其窮苦者始行送官請嚴定送官期限違者飭治詐贓
實放罪下部議行十一年　優詔許原官致仕加太子太傅令公子編修邦直
隨歸侍養啓程日　賞御膳著六部滿漢堂官餞送沿途官弁迎送如禮乾隆
元年　詔在籍食俸八月薨　諭賜祭葬謚文簡著有愛日堂文集海寧陳氏
自素庵相國之遠後與愛立者得文簡文勤而三官正卿及卿貳者復四三人
大司空文和公數家少司寇綸少宗伯邦彥其最著也其他侍從甲科不可勝
數蓋一時之盛云

王文恭公事略　節九錄　鴻緒

國初漢大臣兄弟並起家詞館躋政府長七卿及爲卿貳者若崑山徐氏海甯
陳氏華亭王氏其最著者也王氏昆仲三而文恭公居長公諱頊齡字顓士號
瑁湖父廣心字農山順治六年進士官御史以文名巡視京通二倉時釐剔積
弊疏凡三十餘上清操懍然猾吏莫敢犯公由康熙十五年進士授太常博士
十八年　詔舉博學鴻儒部尚書惟納薦公詩詞風雅品誼端方　召試一等
授編修纂修明史二十年充日講起居注官二十一年上元節　上御乾清
宮　賜大學士等宴倣柏梁體賦詩公與焉尋遷贊善侍講典福建鄉試提督
四川學政母憂歸起補侍讀遷侍講學士會都御史郭琇疏劾少詹事高士奇
與公弟左都御史鴻緒植黨營私請令公及士奇鴻緒並休致十月　詔公留
原任三十年轉侍讀學士三十六年遷少詹事再充日講官知起居注歷宗人
府丞晉禮部侍郎四十三年　聖駕南巡幸公第秀甲園　賜御書蒸霞額
四十六年　上南巡閱河復幸秀甲園先是公弟鴻緒官侍郎時乞假省親
歸　賜白金文綺亦葺園爲奉親之所額曰　賜金園至是並還　宸翰海內
榮之五十一年公調吏部左侍郎充經筵講官明年擢工部尚書八月充　恩
科會試正考官五十四年二月復典會試五十七年拜武英殿大學士松江濱
海日兩潮歷久不易是歲重九日公拜入閣之　命潮忽三至人咸異之雍正
元年癸卯　詔開鄉會恩科公以重與鹿鳴宴加太子太傅尋乞致仕得　旨
卿品行端凝學問淵博典章政事經歷最多且係　先帝舊臣正資襄贊可
照舊供職二年再疏乞休　上復慰留並　諭內閣曰　皇考簡用之人
如因衰老休致朕心不忍王頊齡年邁閑時行走可也　賜詩有跡與松喬合
心緣峯沃留之句因自號松喬老人三年秋公疾　命御醫診視　賜藥餌八
月薨年八十有四　優詔悼惜且曰王頊齡去歲以老乞休朕念　皇考時
大臣無幾每見伊等心甚愴然不忍遽允所請降旨慰留待三年後始行予告
不意遽溘逝豈朕體恤舊臣之意有未慊邪可特贈太傅予優卹加祭二次輟
朝一日朝臣出其門下者均令素服持喪各部院漢官俱前往祭送以副朕眷

倦老成至意尊　賜祭葬諡文恭公初以文學進洊歷卿曹諳練典故在政府八載恪誠純一以風度稱所著有世恩堂諸集第九齡字子武恬靜有雅量康熙二十一年進士由庶吉士授編修累遷通政司參議侍講學士充日講起居注官洊陟少詹事僉都御史三十九年充會試副考官擢內閣學士尋擢禮部右侍郎時兄瓚齡亦貳禮部公疏請迴避調兵部尋調吏部晉左都御史四十八年十二月卒於官　賜祭葬如例著有艾納山房集鴻緒字季友號橫雲康熙十二年一甲二名進士　賜及第授編修十四年充順天鄉試副考官尋充日講官知起居注累遷贊善侍講十九年　聖祖諭獎諸講官奉職勤勞加公侍讀學士銜時廣東有朱方旦者自號二眉山人以左道惑衆造中說補衆徒橫議常至數千人又自詡前知與人決休咎會順承郡王勒爾錦討吳逆駐師荊州方旦以占驗出入軍營巡撫張朝珍亦稱之公具疏列其誣罔君上悖逆聖道搖惑人心三大罪方旦伏誅二十一年轉侍讀充明史總裁再擢內閣學士戶部侍郎二十四年典會試明年請回籍治本生母喪得　旨賜祭又明年擢左都御史疏劾廣東巡撫李士楨昏憒貪劣於曾從吳逆之知府林杭學保舉清廉士楨坐罷杭學奪官公尋以憂歸二十八年服闋將赴補而郭琇之劾疏上矣疏稱鴻緒兄弟與詹事高士奇招權納賄并及科臣何楷編修陳元龍得　旨均休致未幾江甯巡撫鄭端再疏劾之　聖祖特諭曰朕崇尚德教蠲滌煩苛凡大小臣工咸思恩禮下逮曲全始終即因事放歸仍令各安田里近見諸臣黨同伐異私怨相尋牽連報復雖業已解職投閑仍復吹求不已株連逮於子弟顛覆及於身家朕總攬幾務已三十年此等情態知之甚悉夫媢嫉傾軋之害歷代皆有而明季爲甚公家之事置若罔聞而分樹黨援飛誣排陷迄無虛日朕於此等背公誤國之人深切痛恨自今以往內外大小諸臣宜各端心術盡蠲私忿共矢公忠如或不悛朕將窮極根株悉坐以朋黨之罪時公方就貸　詔至得釋三十三年大學士王公熙張公玉書合疏薦公與徐尙書高詹事文學優裕並　召來京修書三十八年授工部尙書充經筵講官四十七年調戶部尙書明年坐附會內大臣阿靈阿等議奏改立　皇太子事奉　諭切責以原品休致五十三年疏進所修明史列傳稿二百八卷請宣付史館備參考得　旨下明史館察收始公任館職時奉　命總裁明史與湯潛庵徐健庵葉訒庵諸公互相參訂僅成數卷及奉　召重領史局諸公罕有存者惟張文貞玉書爲監修陳文貞廷敬爲總裁各專一類張公任志陳公任本紀公任列傳而公以原銜食俸較二公多暇日數年閒彙分成帙會熊文端賜履繼奉監修之　命撤取其傳稿以進公與張陳兩文貞皆未參閱恐尙多舛誤及歸田後重理舊編復經五載始克搜殘補闕以成此書也五十四年復召來京修書充詩經傳說彙纂及省方盛典總裁官雍正元年八月薨於京師所著曰橫雲山人集

劉喬南中丞事略

康熙四十五年夏江甯太守陳公鵬年被劾士民鳴鉦擊鼓撞搏囂呼叩制府鳴不平者日數萬人於時江西父老挐舟東下爲贛南道劉公蔭樞訟冤亦數千人遠近爭傳爲民所依而獲戾上官者同時而得二公劉公字相斗別字喬南陝西韓城人晚自號秉燭子性樸直無游移康熙十五年進士知蘭陽縣地濱河舊設巡河夫爲民困公減其半行取爲給事中毋服闋補原官前後章數十上論連捐速陞之弊陳豫桑兩省事宜又言藩臬兩司宜入覲奏事又請試捐員停保舉開言路覈名實皆報可每會議反覆爭執數梗要人所欲保薦者外轉贛南道徧示屬吏曰子欲爲忠臣乎夫愛民即忠也郡守與鎮將比重門稅以朘民公詰之陽奉而陰違乃置酒邀守與將南就坐僕白奉命市麥布門者索稅留質在門守將語塞乃盡革其稅公復具觴邀鎮將揖之升堂疾下拜曰帥惠吾民敢不拜嘉市故有米稅牙人主之溢額數十倍公得其記簿別委人收之籍溢餘官買田以抵牙稅勒石永禁署按察使有重獄督撫各持所見公柴立其中央逮以失出罷官會關中饑盜且起公歸貸粟賑荒爲築堡以守黃河自縣東北南行出龍門山中兩岸皆絕壁公冶鐵爲柱索俾舟皆緣之以行無漂溺患修石路二十餘里造南郭石橋修柿谷陂鄉里賴之四十二年　聖祖西巡公迎　駕潼關　上遙望即曰此劉冀也何爲民服公以被劾

對　詔復官公慶額奏補官科垣臺　召對　上故識之起雲南按察使遷
昆明湖築六河岸牖各屬府州縣例用親信人坐省與院司家僕胥吏交通公
首革之有造蜚語謀叛者戮其渠散其黨姦豪屏跡訟獄以稀就遷布政使除
科場雜派賑凶饑所措注皆順民心四十七年擢貴州巡撫其地苗狆雜處民
多僑寓自前明安播始禍　國初水西大關號難治公至絕餽遺省徭役軍民
大和黔多山少田鄰省歲協餉二十餘萬稍愆期營伍號呶公請豫撥二十萬
貯藩庫格於部議者三尋密奏　特旨允行會紅苗猖獗兵餉夙備衆乃服公
深識凡山田一年耕率不可再民懼歲征之莫敢田公榜示聽民墾荒不起科
四川遵義民苦加派赴愬於公公密疏以聞或疑之公慨然曰蜀民獨非朝廷
赤子邪　詔遣使臣會川撫察勘黜守令數十人一時鄰省有司貪橫者多恐
懼易行中人自修飭監司大府轉相告戒檢察所屬道路咸載其言撫黔五年
以老請休　溫旨慰留會蜀之烏蒙土司與黔之威甯土舍相仇殺蜀撫年羹
堯使吏勘問二酋負固不出疏請以兵臨之公持不可　詔遣都統侍郎三人
出會蜀滇黔督撫提鎮於畢節按其事苗民大懼公屑與從數卒行山中諭若
曹各安堵無恐先至畢節獨樓荒寺中諸公繼至則爲謝曰邑小供給薄勿懟
也若令下不嚴老夫非畏人者則又曰此小吏可了事耳命千總一人往招威
甯聽命而烏蒙不至公使諭之曰若出吾活汝抗命必滅汝老夫無多言亦不
食言烏蒙素服公恩信亦自縛出服罪解仇二酋私相語曰劉公眞天人也明
年澤旺阿喇蒲坦掠哈密公疏言小醜無用大師但宜慎擇人核名實安內地
重國本有　旨命公乘傳赴軍前周閱詳議公即日就道抵巴里坤行視軍營
上書數千言請屯兵哈密毋輕出以逸待勞已又以病乞休　詔責其憚遠涉
公疏謝復乞骸骨　命還黔撫任士民攀援如見慈父母後數月休致入京下
刑部議以阻撓軍務罪死　詔發博爾丹種地時年八十有二矣子熾請侍行
公笑止之曰死於道路與家庭何異爾歸耕田讀書吾身　君之身也無我慮
居三年　上諭廷臣曰劉蔭樞能直諫忠臣也但書生不知兵耳　詔復職
還京師六十一年春與千叟宴公首坐　世宗御極　召見慨然曰卿
先帝大臣朕欲大用然爾年力實不能勝矣公遂薦孫勷王沛憻陳時夏王璋
四人　賜御硯朝珠白金令還鄉雍正元年九月卒年八十有七公老期好學
不倦在滇黔各五年以教養斯民爲己任重儒官廣中額建書院義學朔望躬
進羣士誘迪之軒車所稅見農夫孺子必諄諄勉以爲善去惡雖苗猓亦然自
塞外歸鬚髮之白者多變而黑生兒齒二蓋實能以義理養心而不奪於外物
也著春秋蓄疑四卷易經解二卷宜夏軒雜著二卷藏於家始公與陳公並以
罷官名聞天下厥後陳公洊陟河督而公以衰老不復用海內惜之然滄洲任
司道未久不及有所設施及督南河遂以死勤事轉不若公於壯歲久任監司
大府義事仁心得實播於民物也勍二公者爲制府阿山阿公本以廉幹著稱
其始至也使親信人訪察江西官吏所至爭承迎惟公若弗聞也者毀譖日積
故因事以斥之其惡陳公則以不從其令故及聞二公爲民所戴實深悔焉用
此見疊吏操威柄者當知左右親信所非毀及凡於己有拒違者賢人君子多
出於其閒即是可爲聽言觀人之準則也

張清恪公事略　子懋敬公師載

儀封張清恪公伯行字孝先晚號敬庵父岩邑諸生明季奉母避亂兄爲寇掠
被箠幾斃負而逃出族有嫠婦馬氏郭氏王氏悉爲立後歲饑煮粥以賑全活
甚衆祀鄉賢公舉康熙二十四年進士歸築精舍南郊縱觀諸子百家及讀小
學近思錄乃恍然曰入聖門庭在是矣讀書七年補內閣中書父憂歸啜粥三
年不入內室服闋建請見書院與鄉人士講明正學三十八年夏大水公率居
民築堤保境河督張公鵬翮異之疏請檄公贊理三辭不許以原銜赴河工督
修黃河南岸堤二百餘里及馬家港東壩高家堰石工四十二年授山東濟甯
道值歲荒傾家財運穀以賑載錢及綿衣數艘分給凍餒者尋奉　命賑汶上
陽穀饑動倉穀二萬二千有奇藩司責其專擅將申劾巡撫直之得免四十四
年　聖祖南巡閱河　御書布澤安流四字以賜并詩章二詩扇二明年
上遣近臣封閱倉漕　諭曰濟甯道張伯行諳曉河務可與商摧公相高下
引運河水北注蓄洩得宜事竣著書紀其事即世所行居濟一得也夏遷江甯

按察使吏白故事送督撫贄約金四千公曰我昔不取民一錢焉辦此揚州諸
生六人忤郡守巡撫欲盡褫之公曰以窮諸生冠服迎合上官吾不爲也力爭
之四十六年　聖祖南巡　命督撫舉賢能公隨督撫入對　聖祖曰朕
向原認識爾到江南卽知爾爲清官復顧督撫臣曰張伯行居官何如皆曰好
大學士張公玉書對亦如之　聖祖曰江南更有如此好官否皆曰無
聖祖曰然則爾等何以不保舉今朕自保之他日居官好天下以朕爲明主否
則笑朕不知人又曰張伯行篤實卽量之行閣亦非退縮者遂擢福建巡撫隨
駕至西湖　御書廉惠宣猷四字以賜蒞閩値旱荒發帑賑歲遣官買米平
糶禁米船入海絕盜糧擒巨盜陳首魁吳海等疏請增鄉試中額十名從之建
鼇峯書院祀宋五先生集諸生院中日纂錄古人嘉言善行依小學諸綱目條
貫成書手定爲八十六卷曰小學衍義以教諸生設藏書樓購經籍四百六十
餘種毀淫祠贖女尼爲民婦先是臺灣兵屢鼓噪公謂倡亂之人平日必多不
法以他事除之媚誘自絕鎮臣如公教後無譁者公治尙嚴明貪吏奸胥輒盡
實之法政教大行其禁止餽送檄有云一絲一粟民脂民膏寬一分民受一分
之賜受一文身受一文之汙時傳誦之　聖祖將令移撫江南大學士李公
光地請留閩張公玉書奏江南比歲災民不聊生非此人往不可　上笑曰
汝兩人不必爭朕當愼簡一人以畀汝閩遂移撫江蘇而以陳公璸代之士民
攀號如失怙恃公疏請緩帶徵漕又請賑徐州府及海高等十四州縣災並蠲
瓜洲浮稅舉劾屬僚無所阿徇素猾皆望風遠遁時總督噶禮張威福甫蒞任
劾免撫藩蘇州知府陳鵬年糧道臧大受廉直有聲皆劾去之公遇事持正勢
釁不自得以病乞休有　詔張伯行操守清潔立志不移朕所深悉江蘇重地
不得以妻病辭五十年江南鄉試副考官趙晉與總督交通關節榜出譁然士
子舁財神入文廟正考官左必蕃不自安疏聞公亦據實奏　上命尙書張
鵬翮侍郎赫壽出按其事公與總督暨安徽巡撫均會鞫時舉人程光奎吳泌
已具服藩司吏李啓供與家僕軒三讐弊軒三者總督閩人也於是總督持其
事且索銀五十萬保無事張尙書因其子懋誠任懷甯令恐遭陷害亦瞻顧掣

肘掣其能定明年春公劾督臣抗　旨欺君營私壞法請正國典以彰公論總
督亦飛章訐公不肯出洋捕賊及誣陷牙行張元隆諸款　上命俱解任付
使者雜治尋奏晉與光奎泌賄通關節擬罪如律噶禮劾伯行不能清理案件
屬實餘係苛劾應降留伯行劾噶禮索金事全虛應奪職贖徒　上切責張
鵬翮赫壽掩飾和解　命尙書穆和倫張廷樞覆訊訊如前噶禮免議公仍奪
職部議亦如之　上以公爲天下清官第一責諸臣變亂是非且曰朕自幼
讀書研窮性理如此清官不爲保全則讀書數十年何益而凡爲清官者何所
賴以自安乃　命九卿翰詹科道再議議上　聖祖復諭曰爾等身爲大臣
旣知張伯行清廉當會議時何無一言及朕有旨始同聲贊其清亦已晚矣宜
體朕保全廉吏之意使正人無所畏忌庶海宇長享昇平之福遂命復公任而
黜噶禮尋帑戮焉方公之解職也百姓罷市哭聲殷揚城且議相率叩　闕公
慰諭再三環泣不肯退蘇州等郡相繼報罷市士民扶老攜幼具菓蔬來獻公
辭皆泣曰公在任止飮吳江一杯水今將去子民一片心不可卻也乃取腐一
塊菜一束衆仍委地去獄具回蘇揚人慮途中不測將集江干護行衆數萬公
聞之五鼓登舟比曉已渡江抵蘇寓楓橋士民獻果蔬如在揚時七月復赴揚
聽勘回蘇時比戶焚香遮道不可行及復任士民歡忭拜龍亭呼萬歲者至數
十萬人復相率詣　闕跪香進疏願各減年壽一歲祝添　聖壽萬年
上聞大悅而全閩士民始奔號呼籲旣而頌　恩祝　聖亦與江蘇不約同自
是公直聲浩氣震天下五十二年進濂洛關閩集解疏薦福建布政使李發甲
臺灣道陳璸前祭酒余正健旋奏免揚州落地稅且曰臣衙門舊有鹽課陋規
二萬兩臣在任五年絲毫弗取衆商願每歲捐銀千二百兩抵解稅銀得　旨
俞允明年疏請嚴海禁尋劾布政使牟欽元藏匿通洋匪棍張令濤請　旨
革職着追張令濤者噶禮前劾公拖欠之船埠張元隆卽其弟也時部檄擒緝
海寇鄭盡心餘黨棠明鎮弁詰一船人照不符得元隆爲之關通領照狀又上
海民顧協一訴令濤佔踞房屋謂其舊爲噶禮幕客今匿牟欽元署中有水寨
數處窩藏海賊公捕治令濤因劾欽元得　旨革職下總督赫壽察審赫壽奏

協一所控無左驗欽元署中亦無令溥　上復命尚書張鵬翮副都御史阿
錫鼐赴鎭江審勘逮劾公狂妄自矜請解官嚴訊疏六上　上不得已允之
時公因事赴常州卽舟中解綬去伴送鎭江夜分對簿多方摧折并脅幕下客
代承鵬翮等奏元龍令溥皆良民伯行誣劾　上責其不能盡心研審令再
鞫訊並　命公回奏公疏言張令溥在藩幕乃其子張二所供也年欽元匿使
不出耳未幾竟坐公挾詐欺公誣陷良民擬斬公處之恬然讀書晝夜無閒爲
門人講說成講義數十篇居半歲體加充色加睟獄上　聖祖不從　命公
免罪入都過揚州父老數萬焚香夾兩岸行求傳舟一見爲監行胡同知所格
抵京公請　陛見使臣不可以付吏　上命使臣同公陛見且曰張伯行廉
無罪當以錢糧事任之明日　召對　命講太極圖說入直南書房權倉場總
督奏除積弊五十五年奉　命往賑順天永平二府議行社倉法明年典順天
鄉試時方督糧通州　特召入闈異數也旋授戶部侍郎兼督倉場六十年總
裁會試所得士來謁必告以聖賢之學務實心報國不可汨沒勢利負科名會
河決　召對行在論河務以母病歸省　命便道視武陟決口明年春與千叟
宴偕諸臣入謝皆　賜坐　諭曰汝等皆大臣當惠愛百姓如張伯行爲巡撫
時是眞能以百姓爲心者也十一月　世宗卽位眷公舊臣逾常格　命與
議政　賜紫禁城騎馬遷禮部尚書　御書禮樂名臣額賜之　上親郊前
三日視牲故事皆王公大學士行禮　上特以命公雍正二年進續近思錄
張南軒陳克齋陳北溪許魯齋諸集　命赴闕里致祭追王　先聖五代便道
歸省親建議以明儒羅欽順本朝陸隴其從祀兩廡又請以宋儒張子之父張
迪配享崇聖祠從之三年二月薨於位年七十有五遺疏請崇正學勵直臣爲
千古第一首出之君綿萬世無疆之祚　天子悼之贈太子太保　予祭葬
於卹典外加祭一次　遣大臣奠醊　命部寺滿漢堂官及科道於　諭祭日齊
集出殯日會送　賜諡淸恪公歷官二十餘年未嘗攜眷屬初任濟甯隨行止
四人撫閩十二人撫吳十三人日用蔬菜米麥尺帛寸絲以至磨牛礟石皆自
河南運載之官初蒞閩官廨帷幕皆錦繡驚問吏以行戶鋪設對盡撤還之比

移吳先檄所屬禁陳設無錫令送惠山泉受之後聞亦派民舟載送卽卻不受
治民以養爲先以教爲本遇災祲則請蠲請賑廣設常平義社倉所至必修建
書院學舍閩士肖公象祀於鼇峯吳人建春風亭於公祠與于淸端湯文正兩
祠並峙在濟甯時疏濬濰河兗州十五縣無水患又捐貲築五丞口堰引水入
濰士民蒙利立生祠五丞口公按察江蘇時始至未受篆卽謁方望溪先生辭
不獲公入曰吾追欲一見論學耳望溪曰某未知學但聞守官之大戒二其一
義利也公旣瞿然不滓矣進乎此則利害非知命而不惑者不能無搖公韙之
及撫江蘇首劾噶禮望溪適以南山集牽連赴　詔獄噶禮遂劾公久閉方苞
於官舍不知所著何書人皆爲公危而　聖祖之宥苞實自此始公天性樸
誠凡所設施皆本於實踐而尤以力業程朱爲己任及門受學者幾千人輯道
學源流道統錄以明聖賢之宗傳輯伊洛淵源錄續錄以明諸儒之統緒輯小
學衍義小學集解養正類編訓蒙詩選以端蒙養之教輯學規類編學規衍義
程氏家塾分年日程原本近思錄集解續近思錄廣近思錄性理正宗諸儒講
義以垂正學之型輯家規類編閨中寶鑑以示修齊之範輯濂洛關閩集解以
配學庸語孟名曰後四書謂許薛胡羅爲周程朱張之正傳其文集及讀書錄
居業錄困知記皆選刻行之謂陸稼書學朱子爲許薛胡羅之繼起就其家搜
訪遺書得問學錄讀朱隨筆讀禮志疑爲鏤板以傳謂楊龜山謝上蔡尹和靖
羅豫章李延平衍程子之派者也張南軒呂東萊取資於朱子者也黃勉齋陳
北溪陳克齋受學於朱子眞西山熊勿軒吳朝宗私淑於朱子者也有明之學
得其正而不爲邪說搖者曹月川陳剩夫崔後渠汪仁峯蔡虛齋也　本朝之
學宗朱子者張楊園陸桴亭汪默菴陳確菴魏環溪耿逸菴熊愚齋吳徽仲施
成齋諸莊甫應潛齋劉仁寶也凡諸儒述作莫不精擇而校刊之而朝宗徽仲
成齋莊甫皆隱居力學世莫能知公特爲表章尤見闡幽之義云公不從陸王
之學然未嘗著書闢之惟校刻程啓暾之閑闢錄陳淸瀾之學蔀通辨張武承
之王學質疑以示學者又重刻諸葛忠武陸宣公韓魏公范文正司馬溫公及
文文山謝疊山方正學海剛峯楊椒山楊大洪諸文集其三朝名臣言行錄四

書正宗學易編五經大全則皆未成之書也所自著者曰困學錄續錄正誼堂文集

仲子師載字又渠號愚齋康熙丁酉舉人以任子爲戶部郎　世宗指示閣臣曰此張伯行子好司官由揚州知府累遷江蘇按察使內擢左通政倉場侍郎　命閱視天津河道旋以侍郎出副江南河督乾隆十六年　高宗南巡每　召見輒詢及讀父任時事眷益隆授江安巡撫仍協理南河事明年河溢二閘徐州被衝公與高文定公並奪職在工贖罪又二年放歸起兵部侍郎五月遷尙書總督漕務明年調河東總督時山東孫工決口買船漕艘如泛大海中公冒風雪循河岸燈炬熒熒達曙自冬歷春築始完公嘗言河中土性水勢與江南異兩岸相距寬宜多挑引河以殺險土多浮沙宜厚培客土以實虛自此由濟甯治所抵開封歲往來如織而心力亦交瘁矣二十九年薨於位年六十有九　贈太子太保諡慤敏公幼承家學精硏宋五子書以報　國活民爲心及登仕籍愈感奮懼有玷缺爲名父羞在揚州歲饑散賑而高郵湖西之民緣被災分數較輕不得與公行部至其地見道旁人多骨立待盡大驚召長吏詰責隨請於上官不待報而賑之全活數千人江都芒稻閘爲淮黃高寶諸河入江之關鍵所司貪商人餌惟知蓄水爲運鹽地藉口必奉鹺使令乃開會夏潦暴漲低田盡湮公勘知運鹽需水止六七尺而既過其半遂單騎往啟閘纔啟四板水暢出甚疾仍戢舟宿其旁明旦田皆涸出然後走白鹺使使者大恚責公專公遜謝曰知府信有罪矣第拯溺不淹刻必預請而後行如此萬家煙火何卒具牘大府請閘歸府轄如公議河庫道司銷鑰不任功過向爲美官公以才爲前後督臣所倚輒委辦險要大工以故於河務瘦熟悉一生敭歷中外遂與河務相終始爲初河督嵇文敏公母卒奉在任守制之　命特具劄固請終喪衆以違　旨獲罪爲擬公慨然進曰公父忠母節門望非常愚請之不力耳何虞觸禍爲文敏謝曰謹受教其在江西嚴無故還葬之禁行連坐法薄俗遂革撫江安二年多偏災皆據實請蠲賑全活甚衆病憊匿名訐告皆以靖地方凡此皆清恪公之教也著有治水方略改過齋文集讀書日鈔等書

田文端公事略

公諱從典字克五號峣山山西陽城人父兩時邑諸生邃於易以理學顯設教天井關學者立碑頌德卒祀鄉賢祠明季寇亂邑人欲迎賊紆禍力斥之闔城人無污賊者既賊至摯幼子及兄遺孤避地度不能兼顧乃棄子負兄子以走賊退求子於草間得之卽公也初公生母白夫人將育公贈公卜得丙戌日吉禱於神果以是日誕五歲能誦三經十歲能文章與故浙江巡撫張公泰交同補弟子員張亦有文名時稱田張康熙甲子舉鄉試第二戊辰成進士是科多名下士長洲何焯號知文推公尤第一云釋褐後七年授英德知縣以廉惠著於神英德地瘠苦賦籍不可稽奸民詭寄逋逃懦者益困公釐革陋例淸其籍民困大蘇修層山書院立宋賢唐介鄭俠洪浩祠以風示學者邑士近百年鮮得解者至是比歲舉於鄉凡八九人政成行取入都縣民攀轅遮送有瞻禱者四十三年授御史疏陳調繁之弊謂督撫請調州縣有受公賄者卽有徇私以調者在州縣求調之弊有三曰希圖善地曰規避衝地曰預爲卑薦地在督撫濫調之弊亦有三曰曲徇請託曰引用腹心曰公行賄賂皆借整飭地方爲名巧投捷徑侵剝民膏經敗露除江浙等省賦重難征之百有餘縣及邊遠煙瘴地請仍舊例調補外其餘概不許調並嚴定督撫濫調之罰又請　勅吏部嗣遇考選科道凡正途出身之部屬及由知縣擢任之中行評博與翰林一體論俸開列考選不由堂上官保送以杜交結營謀之弊均下部議行巡視西城罷鋪墊費查通州倉儲神祠以居廟祝不受値不入也抑豪强淸宿弊毛髮不假借譽日起　聖祖知公可大用超擢通政司參議累遷左右通政光祿寺卿寺故有招買行戶作奸侵蝕虧經費公治其黠者仍請限年清節所虧上鑒其誠爲豁免鉅萬尋擢副都御史五十二年擢兵部右侍郎兼管光祿寺前後凡八年不爲操切而句稽甚晰時方議武職罷任當回籍公請年近者可勒歸若久居其所長子孫有墳墓婚姻宜聽占籍獨持一議上卒如所議行五十八年擢左都御史會兩江總督長鼐以知州王承勳首告安徽布政使年希堯鳳陽知府蔣國正婪贓事入奏　上命公往勘還奏國正貯府庫銀三千

七百餘兩混入　恩免民欠錢糧法當斬裕見失察當奪職明年擢戶部尚書繼武進趙恭毅公後濟以和平六十年主會試得人最甚雍正元年調吏部仍兼管捐納軍需事　世宗御書清謹公方額賜之並　賜御製詩有出納望同天北斗清芬品擬省中蘭之句尋主武會試明年主順天鄉試協辦大學士有　詔停止戶部及陝西捐例並　諭獎公及尚書張公伯行兩年以來辦理清正均下部議敘三年春授文華殿大學士兼吏部尚書每公退危坐讀書訏謨讜密雖子弟莫能知　優旨褒嘉　賜賚無虛月四年以疾請老　溫諭慰留六年疾作再請　上鑒其誠　優詔加太子太師原官致仕於居第賜宴令部院堂官齊集並賜帑金五千兩爲途費及高年頤養之資馳驛起程日著廷臣祖餞以寵其行所過地方有司在二十里以內者俱著迎送旋里後令巡撫兩司時至其家存問將來頤養康健一二年後再入京陛見及　陛辭　賜御書樞聯暨冠服朝珠等物四月行次良鄉薨年七十有八遺疏至　上震悼遣散秩大臣及侍衛六人往奠茶酒內閣學士侍讀學士各一人往庀喪具

命地方沿途護送伊子年幼家居著巡撫傳諭地方官就近時加照看凡新舊接任均將此旨傳知通行　賜祭葬　予謚文端公學有本原深經術尊信宋儒躬行實踐事親備色養居喪盡禮不作佛事三年不入內贈公有木枕泣銘以詩攜持行萬里終身不少離當官廉正以至誠結　主知故能恩禮始終哀榮大備若此十二年　諭曰原任大學士田從典品行端直老成廉潔奉國公忠可入祀賢良祠以風有位並於本家　賜祭一壇子懋由廕生官至吏部侍郎

黃崑圃侍郎事略 弟叔璥

公諱叔琳字崑圃本安徽歙縣程氏子也祖伯起與僚壻大興黃中丞善　國初黃巡撫甯夏往依焉從黃氏遘家難中丞之弟爾悟無子公父華蕃方九歲爾悟子之遂爲順天大興人公始生具夙慧十歲通四書五經從學饒先生仲如研窮性理之奧又從吳述庵先生究經世學年二十以康熙三十年一甲三名進士授編修益自淬礪與衛檢討既齊討論宋人語錄恂恂然有醇儒風見者不覺其爲少年甲第也遷侍講督學山東毅然以興賢育才爲己任捐修三賢祠於泰山之麓祀宋胡安定孫明復石徂徠俾學者知所景從又興復白雪松林兩書院延師選才俊捐餼膏火所造士多窮經致用之英翕然稱盛晉鴻臚少卿領學政如故除通政司參議僉都御史太常卿六十一年還內閣學士尋遷刑部右侍郎雍正元年典江南鄉試調吏部侍郎　命偕兩淮鹽政謝賜履赴湖廣同總督楊公宗仁酌定鹽價革陋規商民勒石紀事三年授浙江巡撫覈除巨猾平冤獄災傷則賑之貪墨吏則黜之仁和錢塘海甯三屬田十數萬頃全藉省城上下兩塘河水灌溉自閘廢土淤民占爲田利甚微而所損三屬田畝逾巨萬公疏請照西湖舊址清出歸湖去其梗塞開通水源所屬官塘運河支港壩堰斗門俱一律疏濬以興水利部議如所請浙民便之爲忌者所誣劾　詔免官赴海塘效力乾隆元年授山東按察使明年遷布政使疏言養濟院孤貧口糧每名歲給米錢三兩六錢從地丁項下撥給其春夏秋三季米係州縣將養廉銀墊給多不能及時支領請酌借司庫存公耗羨銀給發從之著爲例四年母憂歸七年授詹事坐布政使任內誤揭屬員韓鑑免官公性嗜學公餘時手一編至耄耋不倦尤負人倫鑑以薦賢爲重謂世道之隆替人才之邪正消長爲之也所賞拔如萊州守嚴有禧長清令劉輝祖皆以循良遷秩而分校禮闈主試江南所拔取者理學則如任宗丞啓運政事則如胡恪靖寶瑔經學則如陳司業祖范文學則如徐檢討文靖張詹事鵬翀其入祀賢良則徐撫軍士林潘敏惠師榘也張太史淳夏太史用修李觀察慎修輩皆端方博洽推一時之選其餘名士宿儒未可殫數方望溪爲諸生時來謁一見稱莫逆交凡望溪所著周禮春秋之學皆與先生往復商訂無少閒他若周大璋顧進等又數十人不憚千里親炙就正則所學之及人遠矣十六年公居釋褐周甲之歲當事以聞　詔曰原任詹事黃叔琳以康熙辛未探花年登大耋重赴瓊林洵稱熙朝人瑞可從優加侍郎銜用示篤眷耆臣至意二十一年卒公以文學政事受知　三朝當代推爲鉅儒天下士識與不識皆曰北平黃先生京師首善地列官朝省者無慮數十百輩然相與語稱北平不問知其爲公也初蘄

城王文簡公爲海內宗工公成進士實出其門下論者謂前有新城後有北平然新城年七十八賦詩有得第重逢辛卯歲之句冀與新進士序老少同年未及期卽世而公竟得之又五年然後考終是天之厚公幾過於新城矣先生平著述有硯北易鈔詩經統說夏小正傳註史通訓故補註文心雕龍輯註顏氏家訓節鈔硯北雜錄於經濟學術各有指歸計公自五歲入塾享年八十有五蓋二萬九千日中無日不學也可謂純篤君子矣弟叔琬己丑進士官太僕卿叔琪舉人官甯國知府皆有賢聲而叔璥尤著子登賢字雲門官至漕運總督兵部尚書

叔璥字玉圃公行四弟也其學以立誠爲本要其功於篤敬晚號篤齋以自勵舉康熙己丑進士由太常博士遷主事晉員外郎以薦擢御史巡視東城時王公貴人多以追私逋相屬且曰務覩治君正告同列曰御史非王府官屬何瑣瑣爲下所司理之有銜郎命至公署者昂然坐滿御史上君詰以何時奉差視事噤不能對則立使撤坐將劾之其人悚謝去自是無敢以私干者時久罷巡方之制　聖祖以臺灣亂初定特遣巡邊至則葺餘孽釋脅從反仄以安雍正元年任滿　特旨留一年　命以所行告代者爲列海疆十要旣還京愬家以蜚語中之坐罷職乾隆初起河南開歸道調督糧道豫大水撫卹災民甚周至濬汞城河口開儀封引河築虞城堤岸皆中窾要在豫四年母憂歸服除補江南常鎮道又三年致仕家居七年卒年七十有七平居吶吶然言不出口遇大事侃然執持不少撓屈究心宋五子書及元明諸儒集晚歲所養益粹嘗語人曰道學卽正學也覩正人聞正言行正事斯爲實學不然空談性命胡爲哉著有近思錄集注愼終約編旣倦錄廣字義諸書藏於家

國朝先正事略卷十

平江李元度次青纂

名臣

趙襄忠公事略 子敏恪公宏燦 恪敏公宏燮

勇略將軍姓趙氏名良棟字擎宇一字西華甘肅甯夏人少倜儻仗策從戎順治二年隨英親王大軍入關中受知於總督孟喬芳署潼關守備從征賀珍武大定等賊又從定甯夏叛兵之變署屯田都司四年平河西回亂又單騎擒僞總兵丁國棟擢游擊十三年以經略洪承疇薦隨征貴州雲南任督標副將康熙元年擢雲南廣羅鎭總兵先後勦平馬乃龍納水西諸苗猓有功時吳三桂專制滇南所補用官吏 詔部臣不得掣肘於是三桂調公貴州平遠鎭令進勦水西公方丁外艱且知三桂有異志力辭三桂怒欲劾誅之總兵沈應時爲緩詞以解四年水西平乃聽終制三桂未反時日以牢籠人才爲務惟公不爲所用八年補大同左都督十一年調天津十三年三藩反叛鎭吳之茂王輔臣等應之甯羌惠安兵變殺提督陳福猖獗甚十五年甘肅提督張勇薦公才略過人 聖祖命公提督甯夏馳傳往鎭撫之議者疑公陝人不可信公見
上詞氣激昂請移家口居京師得一意辦賊 上壯其直尋 賜第時官兵敗散屯堡荒廢公沿途曉示招官歸原汛兵歸原伍捕斬首亂四人餘不問邊境遂安時大將軍圖海督師圍平涼輔臣降慶陽固原俱下 詔公與將軍王進寶並聽圖公調度公駐朔方四載念關中粗定而漢南巴蜀尙阻聲教疏請率步兵五千獨當一路進取漢中與安規全蜀 詔下軍前王大臣集議僉言大軍宜分四路進需兵五萬人公曰兵貴精不貴多也既而涼州提督孫思克言綠旗不可用請俟來春多調滿洲兵並進 詔切責之乃以十月定師期圖公及將軍佛尼勒征興安孫公及將軍畢力克圖征略陽王進寶及總兵朱雅遂征鳳陽公獨將五千人征徽縣十月破密樹關擒賊將徐成龍遂取徽縣時孫公甫至階州公已擊走吳之茂復略陽分遣裨將趨陽平關徇沔縣王公亦復鳳縣定漢中府公會之於甯羌各奏捷 詔授公勇略將軍兼甯夏提督公與王公分路進師晝夜兼行抵白水壩時康熙十八年除夕也壩爲川江上流與昭化僅隔俗號鐵門坎賊防禦甚力公與賊夾江而陣江流洶湧無舟楫將士有難色公下令曰元旦渡江大吉視吾馬首所指後者斬黎明公騎驟馬率麾下五千人橫刀渡江江水爲萬馬騰蹴波濤盡立呼聲震天賊連發礮僞數十人無敢回顧者賊大驚曰此老將軍軍令如山不可抗也方搏戰天忽風吹馬如吹船頃刻抵岸斬賊將郭景儀等餘賊崩奔追擊之於青山石硤溝歷舊州明月江戰屢捷僞將軍汪文元僞巡撫張文德等降遂克成都公入城秋毫無犯僞官及逆兵數千疑懼不自安公悉以迎降奏釋收金銀印二百六十僞劄千奏繳之公出師時曾條上調兵運餉諸事宜請兩路收川 上報可至是王公亦復保甯東西川以次收復 天子降溫旨勞軍 賜御書題額及弓矢櫜鞬名馬之屬 詔授公兵部尙書兼右都御史總督雲貴將軍如故公聞 命謂甯夏提督有代者則鎭兵不能隨征因疏辭總督 上弗許會部議甯夏宜如舊制設總兵 詔即以公子廕生宏燦爲甯夏總兵官隨軍進勦公遣將西徇雅州復黎嶺建昌諸衞東徇敘州復納溪永甯等縣且奏滇黔恃蜀爲捍蔽今蜀已得而三桂又新死宜乘機急進請 諭趣湖廣兵速取貴州廣西兵速取雲南并 勅陝西四川籌餉濟軍剋期進勦一自保甯出永甯達雲南霑益州一自成都出建昌達雲南武定府 詔下在事諸大臣定議尋議川楚粵各路兵約期並進將軍吳丹出永甯公出建昌會吳世璠遣胡國柱夏國相等陷永甯犯瀘州敘州復寇建昌公檄總兵朱衣客援建昌失利退駐雅州建昌陷公疏劾吳丹朱衣客 詔吳丹解任以佛尼勒代之衣客逮訊二十年三月公遣宏燦及總兵李芳述等追勦國柱於觀音巖五月破鼠山象嶺渡瀘江敘瀘永甯賊皆遁七月取建昌乘勝渡金沙江九月抵滇時貝子彰泰軍滇池將軍賚塔軍黃草壩滿漢兵十萬有奇圍城九月未下公至卽詣貝子陳三策其一先破外護使賊匹馬不得出乃可招降其一結營逼城賊得番息法當移軍逼之其一降者宜分別收養不宜盡發滿洲爲奴貝子不悅以滿洲語相駁詰公漢人不解滿語張目抵悟牽公已奏聞 詔下悉如公策乃率所

部覩曾矢石取玉皇閣進逼新橋賊據橋死拒公伏馬兵於南壩兩岸分步兵爲三隊督壕牆外持大刀督陣夜二鼓攻橋賊殊死鬭逆渠郭壯圖親搏戰三進壕牆而伏兵三起應之復以計從上流濟師列炬如星轟兩下賊敗走公奪橋追至三市街再敗之天猶未曙也黎旦入東南二門壯圖自焚世璠自殺餘黨悉降自公至軍入日而雲南平賊踞滇久私斂充牣諸將爭取子女玉帛惟公飭所部不以一騎入城旣告捷即疏請　陛見移師曲靖以待　命又訪得吳逆司筦庫者以藩宮簿籍進呈其後乾沒者皆敗而三桂寵姬一歸將軍穆占一歸總督蔡毓榮者皆　上聞惟公皭然不滓其遠識確守有古大臣風烈焉初朱衣客之速訊也具疏自辯咎公與兵少後應復不至時王進寶亦上疏謂建昌之陷咎在公公因復劾衣客且謂其辯疏由進寶所爲　上以趙良棟王進寶功績並茂所有互訐之疏均發還不問其遲於救援誤軍機仍察議如例於是部議衣客論斬吳丹奪職籍沒公奪職並得　旨從寬二十一年以將軍管鑾儀衛事公性伉直氣陵其上首建取蜀議孫思克吳丹等咸忌嫉之吳故大學士明珠從子怙寵而貪公劾之及公復建昌追賊至大渡河　上命公乘勝趨滇而大將軍貝子屢檄公先追獲國柱再往公不從攻新橋兵少公爭之許以在南壩相救及臺戰救不至公積不平入朝屢忿爭於明珠前珠雖怵以好辭然以吳丹故心弗善也二十二年公疏述滇蜀戰功下王大臣核議以公失機建昌應以功抵罪止敘隨征將士加宏燦及考述左都督銜公尋乞假歸二十五年夏　上念公克雲南時恪守法紀廉潔自持　優詔嘉獎復將軍總督原銜二十七年入朝自訴戰功并隨征將士多屈抑得旨授騎都尉世職三十年厄魯特噶爾丹蠢動大軍駐朔方　詔公以在籍老臣預議軍事三十三年禁旅出塞公偕行用私財佐軍旣還　召入朝明年復上疏自敘戰功甚苦爲大將軍圖海彰泰所隱蔽且追咎明珠　上責其器量褊隘還其疏仍　勅部優敘部議授爵三等子　詔晉爲一等公願留京師乞　賜田宅御史龔翔麟劾公驕縱恃功越例乞請當議罪　上鑒其年老家貧優容之賚白金二千兩令歸里三十六年正月　聖祖聞公臥病　遣官存問　賜人葠鹿尾時　上方決策西征撫戟詢方略於里第而公遽以疾薨年七十有七比　車駕次榆林　諭閣臣曰勇略將軍趙良棟偉男子也爲國家宣力厥功甚茂倏以疾逝朕深惻焉茲師抵朔方道經其門可令皇子臨視奠醊次日皇子臨喪舉哀賜奠如禮閱月復頒　諭祭文遣大臣致祭賜謚襄忠次子宏燮襲爵公結髮事戎行五十餘年大小戰數百未嘗敗衄行軍有紀律所過無秋毫犯御下嚴而有恩犯法者雖小必罰有才略堪任使輒疏薦之甘苦與士卒共入蜀之役裹糧涉險轉戰七千餘里咸樂爲盡死故所向有功功成後媒孽者日衆顧　聖祖知公深每格衆議曲賜維護雍正八年　詔入祀賢良祠乾隆三十二年　上念公功其一等子爵　特予世襲罔替四十七年　詔晉一等伯仍世襲罔替長子宏燦康熙四十五年由廣東提督擢兩廣總督召爲兵部尚書五十六年薨　賜謚敏恪次子宏燮由天津道襲一等子康熙四十四年遷直隸巡撫五十四年　詔獎其撫直十年實心任事旗民輯睦盜賊稀少特加總督銜六十一年薨　賜謚恪敏子之壇襲爵以宏燮在任時虧庫　上命宏燦子之桓以郎中署直隸巡撫料理未完事件雍正元年解巡撫任　特旨寬免追銀之壇官至兩淮鹽運使

王忠勇公事略　子用予

公諱進寶字顯吾甘肅靖遠人初隨陝督孟喬芳平河西叛回授守備隸甘肅總兵張勇標下順治十一年張公調經略右標總兵公隨往湖南十五年進征貴州師次十萬谿懸崖千仞僞安西王李定國使僞都督羅大順扼險要公率衆攀崖直上擣其巢賊衆潰以功遷游擊康熙二年張公任甘肅提督奏授提標游擊尋隨張公討平西羌授參將時羌人乞駐牧大草灘張公用公議持不可於是即單于城故址建永固城以公爲副將駐之十二年擢西甯總兵明年冬陝西提督王輔臣叛應吳三桂陷蘭州斷浮橋以拒河西兵公帥師進討十四年二月師抵黃河公以草囊結筏自寨灣夜渡抵皋蘭龍尾山大破賊乘擒僞游擊李廷玉等乘勝東拔金縣定安復西攻臨洮會大雪僞[illegible]破之輔臣遣使持吳逆僞劄來招公立奏聞得旨嘉獎加銜左都督四月進攻

蘭州賊兵千五百人出東門迎戰公率衆奮擊自辰至午擒斬過半別遣兵分路勦殺賊退保不敢出我兵環圍之斷賊糧運六月賊造筏百餘謀潛遁公分兵沿河伺擊賊勢蹙乃遣人招諭偽總兵趙士昇等率衆降遂復蘭州十五年正月　詔嘉公懋著勞績克殫忠誠授陝西提督兼西甯總兵暫駐秦州時偽將軍王屏藩吳之茂互爲聲援窺伺秦州二月之茂率賊衆進踞北山絕我餉道公會將軍佛尼勒進勦大敗之生擒偽總兵徐大仁復遣兵馳擊敗賊衆於羅家堡又敗之盤關賊復集潰衆萬餘築壘排柵據鐵葉硤紅山堡潛出賊兵接運芻糧公遣兵撲勦大敗賊衆於牡丹園擒斬偽官獲糧械無算五月撫遠大將軍圖海統兵進攻平涼輔臣勢窮詭引四川叛鎮譚宏爲援遣兵犯通渭公急擊破之降其偽官復靜甯州城輔臣尋詣圖公軍前降六月公次樂門甯駐營之茂遣賊衆來犯公統兵環擊擒其偽總兵游擊等斬之復與將軍佛尼勒合兵攻擊屢戰克捷之茂僅以十餘騎逾北山遁走平涼固原悉定大將軍奏陝西提督原駐平涼固原與平涼密邇據秦省形勝宜令公駐鎮　詔公移駐固原兼攝固原總兵事敘功績授二等男　諭曰王進寶宿將重臣矢心報國兼以訓練士卒忠義素孚故能身先行陣所向克捷朕甚嘉焉可從優加一等男授奮武將軍仍兼提督平涼諸路軍務十七年公復慶陽斬偽總兵賁本秀及賊衆二百餘人十八年冬公與提督趙良棟等分兵四路規復漢中公偕總兵費雅達由棧道進先是公奏請令子用予率兵往勦俾練習戰陣　上允其奏授用予副將公復疏言臣父子均在秦中例應迴避詔曰王進寶父子統兵勦賊寇保守封疆著有勞績王用予仍留與伊父同守秦中要地用予字公安每戰先登陷陣所向披靡至是從征寶雞公遣用予擊賊紅花埔大敗之復鳳縣兩當縣進軍武關令用予率偏師繞出關後而自以大軍當其前賊腹背受敵皆潰走擒偽總兵暴朝與等奪雞頭關直抵漢中王屏藩率賊衆自青石關走廣元公復遣兵躡擊降其偽將軍楊來祚偽總兵孫啓耀盡復漢中地得　旨褒獎時趙公亦恢復略陽　命公與趙公進定四川並　勅將軍吳丹鄂克濟哈率滿洲大兵分繼其後公自青石關至神宣驛聞賊駐朝天關督兵躡馬直前賊驚竄走疾馳至廣元斬賊無算遂復其城十九年正月分兵三路趨保甯距城二十里當孔道而軍賊衆二萬來犯公率兵奮擊大破之追至錦屏山連拔賊壘奪浮橋直薄保甯城用予斬門突入公麾兵繼進屏藩計窮與偽將軍陳君極皆自縊之茂及偽將軍張起龍偽總兵郭天春等十七人並就擒保甯平別遣兵克昭化劍州蒼溪蓬州廣安合州西充岳池等州縣時趙公已復成都授雲貴總督　詔公駐守四川擢用予松潘總兵公尋以疾乞休

命回固原就醫以用予駐保甯暫代尋改用予爲固原總兵父子同建節鉞海內榮之論者謂公舉不避親用予不負所舉與　朝廷之度外用人可稱三善云當是時趙公以進征滇黔奏調川陝各營兵隨征固原兵亦多檄調公以本標兵宜留鎮守奏俾撥遣　詔允之未幾賊將胡國柱夏國相等由黔入川譚宏彭時亨復叛永甯建昌繼失趙公劾公擁兵不救公以臥疾固原疏辨且言建昌之陷咎在良棟　詔公馳赴保甯於是公復統固原兵駐保甯是年敘功晉三等子用予加左都督授雲騎尉世職明年賊將馬寶犯敘州用予擊敗賊衆恢復納溪江安仁懷合江等城降其偽將軍何德成等寶竄雲南用予駐敘州尋奉　詔率所部兵馳赴永甯駐守二十一年滇黔既平　上詔公及趙公至京　命王大臣發還前此互訐奏章宣　諭二臣功績並茂宜保護矜全其不諳大體私忿攻訐概不究問事詳趙襄忠傳　賜服物仍還鎮二十三年五月疾甚再請休時用予已擢太原總兵　命馳驛偕太醫視疾且調用予甘肅總兵便侍養明年八月薨年六十得　旨王進寶性篤忠貞威望素重率兵征勦賊寇勇略兼優勳猷懋著可　贈太子太保　予謚忠勇　賜祭葬如典雍正十年　詔入祀賢良祠初次襲爵者即用予合其軍功議敘并雲騎尉爲二等子乾隆三十三年　詔世襲罔替

孫襄武公事略

公諱思克字藎臣漢軍正白旗人父成功三等男公其次子也初任王府護衛順治八年授刑部理事官十一年遷參領十三年隨大軍由湖南進征貴州雲南屢立戰功康熙二年擢甘肅總兵五年與提督張公勇合疏言厄魯特蒙古

墨爾根台吉等受國厚恩狼心未化屯兵祁連山上縱牧內地之大草灘去冬
不遵撫慰抗拒於定羌廟爲官兵擊退猶不悛改聲言糾合部落分三路入犯
狡謀叵測宜速創懲方可議修築而嚴守備得 旨下廷臣密議以兵端不可
輕動令嚴防邊境仍撫恤番人以得其心於是公偕張公修築邊牆自扁都口
西水關起至嘉峪關止守禦屹然六年公至南山各隘口相度衝險撥兵固禦
十三年 諭擬公効力邊疆有年下部議加右都督是冬平涼提督王輔臣叛
應吳三桂臨鞏諸郡相繼從逆蘭州危甚公遣游擊劉衍等移兵協防自統兵
進攻苦水洋值蘭州已失守乃駐河西尋回涼州十四年夏督臣哈占定議南
北兩路兵同時進勦將軍張勇總兵王進寶等從金城關渡河規復蘭州公自
涼州領標兵由河塌紅水蘆塘索橋人跡不到之草地結筏渡河規復靖遠一
路周圍二百里城堡皆已納款正擬趨固原會大兵於平涼適西海蒙古墨爾
根台吉等已從山口入內地與官兵拒敵副將陳達傷亡公留兵守靖遠由草
地渡河回涼州保河西根本重地墨爾根台吉引衆出口而甘州所屬之高臺
與紅崖梨園等堡有黃番頭目入口搶掠合數千餘騎攻圍暖泉順德諸堡公
卽自涼赴甘番族始遠竄因將軍約期會勦王輔臣復渡河而東草地往來兵
丁勞苦十倍他鎮疏請 恩加犒賞得 旨往來防勦具見忠藎兵丁犒賞有
差閏五月同張公勇等圍鞏昌時定西大將軍貝勒洞鄂圍秦州城中賊衆屢
出犯逆黨自四川至者結寨秦州南山上日益猖獗貝勒檄公率兵三千駐秦
州西賊勢乃窮偽總兵陳萬策偽道馬聲升赴公營乞降偽總兵巴三綱遁遂
復秦州南山賊潰竄公同振武將軍佛尼勒追擊於關關敗之乘勝克禮縣復
敗賊於西和奪門入斬偽官三十清水伏羌等縣皆復乃赴鞏昌會勦遣降將
陳萬策等入城曉諭鞏昌十七州縣皆降河東平定八月會勦平涼公由靖甯
隆德進擊走賊將李國樑陣斬五百有奇生擒偽守備一千總二復靖甯州進
次華亭過六盤士冒雨忍飢攀援而上賊莫敢拒敵偽副將高鼎率兵千餘迎
降遂抵平涼與大軍合十五年貝勒奏大兵圍平涼半載賊屢出犯總兵孫思
克徒步當先敗賊於南山者四敗偽總兵蔡元於城北者四又九處設伏敗賊

於南門偽總兵艾姓引賊二千挿壘掘壕思克揮兵急擊賊退而復逼者三俱
敗之勦涇州白起寨思克先至寨下遣領旗李錦先登擒偽副將李茂斬賊目
數千又敗賊於南山甲子峪及馬營子麻布橫諸處宜酌示鼓勵得 旨優敘
五月隨撫遠大將軍圖海破賊於虎山墩公臂受重傷猶奮戰不輟輔臣窮蹙
降公還涼州 詔曰自逆賊變亂以來奸徒附和人心不無動搖張勇王進寶
孫思克一聞蘭州之變卽率兵進勦收復城邑厥功甚偉及大兵攻取平涼復
同心協力身先行陣所向克捷朕甚嘉之孫思克可授涼州提督並一等輕車
都尉十月公疏言虎山墩之戰賊砍臣右臂傷筋及骨已成殘疾乞假解任回
旗得 旨卿久鎮嚴疆勦除賊寇屢建戰功新簡提督正資料理不必求罷十
六年敘功晉爵三等男時噶爾丹侵擾西北諸蒙古突入沿邊各寨公與張公
勇以兵驅逐乃徙去十八年七月 上勅圖公綱公與提督趙良棟等勦賊
漢中興安圖公奏九月初旬四路進發公與將軍畢力克圖由略陽進會有
詔因京師地震令內外大臣各抒所見公疏請今秋暫緩進兵俟來春二三月
閒多調邊兵圖進取未晚 上命學士拉薩禮至涼州宣 諭詰責公乃自
引罪拉薩禮還奏得 旨俟事平日再議十一月公與畢公敗賊衆於階州及
文縣成縣進駐沔縣 詔公還涼州尋移駐莊浪防守河東河西二十年慶陽
賊渠耿飛倡亂糾叛番犯河州公與張公勦平之二十二年追論前奏緩進兵
罪奪三等男爵及提督仍留總兵任二十三年遷甘肅提督二十八年北套生
番犯內地公督兵截阻斬獲甚衆二十九年學士達瑚郎中桑格出使西域歸
至嘉峪關外爲西海阿奇羅卜藏所劫公聞報卽遣游擊朱應詳計賺其宰桑
質於關內始反我使臣別遣副將潘育龍游擊韓成等搗其巢穴斬馘四百有
奇阿奇羅卜藏遁後遣人赴西海詰問各台吉責償所掠物各台吉懼罄阿奇
羅卜藏所有以償公奏請免其窮治 諭嘉公盡心籌畫區處合宜如所請行
三十年疏言肅州一協去甘州五百里涼州千里極邊之地外逼西海北套哈
密諸部內則番族插帳與民雜處所設副將威望不尊兵不滿千難資控禦請
設總兵一營兵三千以固邊圉備窺伺又甘肅地瘠民貧萬一征調雲屯軍食

何由濟宜於河西要地屯積糧草備戰守但本地無糧可買輓運復恐勞民惟
捐輸是賴而本地富民無幾請無論本省別省官民一例捐納職監及加級紀
錄候遵儀稍充即停止疏下九卿議從之三十年　詔嘉公久著勞績加太子
少保予騎都尉世職五月疏報遣總兵潘育龍等追來降復叛之番衆於庫列
圖嶺斬級四十餘擒百二十人請將叛酋齊奇克正法而宥其從人　上免
齊奇克死令安插內地宥　旨加振武將軍銜三十二年　命內大臣郎岱領
京營兵至寧夏同公駐防即以公爲參贊探噶爾丹聲息三十五年二月
上親征噶爾丹出中路　命撫遠大將軍費揚古由西路進公率陝西兵出寧
夏至翁金地與大將軍會五月　上駐蹕克魯倫河噶爾丹聞　御駕親臨
倉皇遁去大將軍邀擊之於昭莫多公率綠旗兵居中與東西二軍併力迎戰
自未至酉斬級俘獲無算追奔三十餘里噶爾丹引數騎遁竄捷奏至奉　旨
褒獎　詔赴京　命侍衛迎勞　賜冠服等物並　御製詩箑有鷹揚貢遠略
宿望在西陲之句入覲暢春園　賜御書綏懷堂額及端罩四團龍補服孔雀
翎朝帽朝衣朝珠鞍馬　命赴肅州駐兵探噶爾丹往哈密聲息三十七年敘
功加雲騎尉世職三十九年二月以病乞休　遣御醫及兵部官往視仍　命
留任調理是月薨　詔從優議卹　贈太子太保　賜祭葬如例諡襄武櫬還
　命皇長子前往奠醊　賜鞍馬銀二千兩　諭廷臣曰聞孫思克喪回時自
甘州至潼關沿途軍民無不號泣相送若平昔居官不善何以得此誠可謂將
軍矣復　諭兵部曰孫思克謀勇素裕久鎮嚴疆允稱良將可給還所奪世職
部議并爲一等男加一雲騎尉以其子承運襲雍正十年入祀賢良祠乾隆三
十二年　詔以公當吳三桂叛及噶爾丹犯邊時懋著勞績其一等男爵令世
襲罔替

梁敏壯公事略　子鼐

公諱化鳳字岐山陝西長安人順治三年武進士四年授高山衛守備五年大
同總兵姜瓖叛公從英親王阿濟格攻克陽和城擒賊將郭二用陞大同都司
時大同左衛汾潞諸郡邑賊衆蜂起六年公破大同北窰溝生擒賊將李義張
豹二月攻渾源州克三堡破賈莊城擒賊帥王平進攻左衛下之論功加都督
僉事以副將推用五月攻太原賊衆殊死戰公被重創督攻益力執其僞巡撫
姜建勳六月攻汾州進薄孝義縣穴地置火藥轟城圮拔其北關賊帥沈海
來襲大營公破走之連下十餘寨介休平進攻祁縣望風悉降十月攻太原延
安皆下之進逼沈海於九臺火其寨海降遂乘勝進定澤州七年殲餘寇於牛
鼻寨晉地悉平八年授蕪湖參將勦石亞鬻鬻二湖盜十二年遷寧波副將海
寇張名振犯崇明之平洋沙公署蘇松總兵事至則遣都司譏忠逆戰名振復
圍高橋公親馳援勦敗其衆十三年實授蘇松總兵公以平洋沙懸隔海中爲
賊佔聚因沿海築墻長十餘里引平洋沙入內地且灌田千頃俾斥鹵盡爲膏
腴初鎮兵皆寄居民廬公始建營房處之兵民稱便海寇鄭成功率衆號百萬
先犯崇明公檄其閩謀督兵逆戰擒賊渠餘衆潰遁十六年七月成功以大艦
陷鎮江瓜洲直犯江寧當是時駐防重兵皆移征雲貴城中守備虛提督馬進
寶陰通寇擁兵觀望成功移檄遠近連下徽寧池太計府四州三縣二十四誰
揚常蘇旦夕待變東南大震軍報阻絕　世祖幸南苑方議集六師親征公
率所部兵三千人疾抵江寧援勦登高寨視見敵營不整樵蘇四出甲士浮後
湖而嬉乃率勁騎五百夜出神策門先破其一營以作士氣次日分兵出儀鳳
鐘阜二門身先督戰以三路攻其前而騎兵繞出山後夾攻拔賊巨壘毀其本
寨命勇士驍高發巨礮乘勢奮擊擒僞總兵余自新等賊奔潰是夜僞帥連營
屯白土山公尋由陸路進兵賊列陣迎戰公督諸軍自下仰攻生擒僞提督甘
輝等賊大敗奔北公追斬甚衆別遣將燒賊船五百餘艘賊衆自相蹂躪溺死
者無算江南遂通成功敗遁入海公尋遣將防崇明賊果薄城下適公兵自江
寧回聲勢相接括民舟出白茆港絕流迅擊賊復大敗成功僅以身免十六年
授輕車都尉　賜金甲貂裘十七年擢蘇松提督加太子太保左都督公疏言
蘇松濱海要地延袤八百餘里原設標兵僅二千餘請酌調省兵三千八百立
爲中左右前後城守六營以資捍禦下部議行十八年秋　上特詔曰海寇入
犯江寧時梁化鳳擊敗其衆繼援崇明保全孤城厥功懋焉其再敘戰功示鼓

勵逵晉爵三等男準襲八次八月以病乞休　溫旨慰留九月授江南全省提督時議者以海宼初平遊氛未靖欲立界遷沿海居民於內地公曰沿海設兵以所棄地畝賦之則國既足兵民無廢業遷界何爲奏上　詔從其言康熙元年丁父憂令在任守制十年十一月薨於位　賜祭葬如典禮贈少保諡敏壯十二年　仁皇帝巡幸西安遣官奠其墓子爾陞生康熙十三年奏改武職授督標左營游擊時漢中興安並叛應逆藩吳三桂爾陞駐防黑水峪十四年漢中賊千餘聯結叛鎮王輔臣由祥峪口入三路阨踞山險爾陞率兵誘至觀音堂奮擊大敗之十七年調興安游擊管副將軍事十八年征漢中由西路出富家河偵賊二千餘踞洞子關爾陞率兵衝擊自午至酉殲賊無算復移師敗賊於閻王橋興安附近城邑以次恢復十九年勦川東叛鎮譚宏進兵羅石橋等處大敗賊衆擒賊將衛仰武等遂復達州加都督僉事二十一年遷夔州副將二十六年遷江南水師總兵四十年擢福建陸路提督四十五年擢福建浙江總督四十六年　上南巡　賜御書旗常世美額先是兵部尚書金世榮爲總督請出洋巨舟易藏盜奏定漁船禁用雙桅商船飭令改造樑頭以丈有八尺爲度逾制者罪之爾陞既涖任即疏言商船不許過大慮其越出外洋或至爲匪也然船大則商人之資本亦大不肯爲匪且不容無賴之徒操駕自定例改造所費甚鉅皆長縮遷延其已改造者僅求合於丈有八尺之樑頭而船腹與底皆仍其舊是有累於商而實無關海洋機務及　召對復面奏漁船不僅捕魚兼資貨物貿易非雙桅難以出洋　上命大學士等議弛其禁四十七年疏言湖州所屬逼近太湖有烏程之西山港新涇港等處及長興之白茅花橋諸港計七十有二港瀆溉田畝無算宜開濬深廣於流入太湖處建閘六十四座隨時啓閉其石門之聖塘廟至玉溪鎮秀水之西利北利端平三橋嘉善之西門渡船頭張涇匯楓涇鎮等處爲出水要道均宜開濬估計需銀四萬兩有奇此外淤淺之三府屬支河溝蕩勸民開濬民自樂從無煩動帑疏入下部議如所請得旨支河港蕩淤淺若勸民開濬或地方官借端私派屬民其悉令動帑興工四十九年母憂歸五十二年赴京祝　萬壽予蔭一子尋以疾乞歸里是年十一月薨年六十有一遺疏至　優旨下所司議卹　賜祭葬如例

楊敏壯公事略

公諱捷字月三先世家揚州以軍籍爲義州人公初爲明裨將順治元年率衆投誠授山西游擊二年討嵐州土匪高九英等聚衆摽掠公奉巡撫馬國柱檄擒斬賊衆毀其巢遷中軍參將擢副將四年大兵旣定廣東　詔公率宣化大同兵三千移鎮五年二月攻池州値江西總兵金聲桓廣東總兵李成棟相繼叛征南大將軍譚泰請公駐防九江會勦聲桓　世祖章皇帝允所請授公九江總兵官旋率兵復都昌獲僞官余應桂等斬之江西平　予雲騎尉世職十年隨靖南將軍喀喀穆勦滅廣東叛鎮郝尙久復潮州十一年改陝西興安總兵經略洪承疇疏留原鎮是年加右都督銜充福建隨征右路總兵官十二年晉左都督時海賊鄭成功肆擾福建郡邑公請剋期增修漳浦城垣以固守禦嘗勦賊銅山諸處所向克捷十六年擢江南提督會鄭成功突陷鎮江窺江甯特加公太子少保充江南隨征左路總兵官統兵三千防勦十七年奉　旨駐揚州防江北要汛十八年署廬鳳提督尋調山東提督駐青州土賊于七敗竄入海公緝其黨五十餘人皆伏誅康熙四年併山東總督於直隸移提督駐濟南七年河南提督許天寵以裁缺改山東　命公候缺九年天寵遷鑾儀使公仍補原官十二年調江南提督十五年海賊鄭錦犯乍浦公遣參將白可受等往勦獲其船俘斬無算十七年賊犯漳州陷海澄　上以公謀勇兼優成效素著調福建提督兼轄水陸　特晉少保兼太子太保並　諭擇綠旗兵之願往者隨征公因疏言臣前隨征福建勦賊雲霄銅山閩深知閩兵不能力戰用命臣自任江南提督召募壯健至松江訓練有年堪資戰守擬選三千名並擇游擊守備數員往備任使　上允之公至福州聞賊犯泉州卽統兵趨惠安賊不敢抗皆潰遁遂復惠安城僞總統劉國軒見我軍甚盛因斷洛陽橋留賊數千及船百餘拒守而自集海船爲遁計又以賊三千餘踞陳山壩阻我師公遣游擊李璉等襲破陳山壩而令總兵黃大來與副都統禪布等會師洛陽橋兩路夾擊以礮破其船賊大敗遁去泉州平時賊將王一鵬復窺惠安公令

總兵張韜往勦擒斬略盡餘黨葉明紀朝佐等出沒德化永春閩偽總兵蕭武等聚艘泊湄州嶼與化公復遣將防守策應而自移師赴漳州同副都統吉爾塔布等敗國軒於江東橋又分兵屯柯坑山鳳山萬松關諸險隘別遣將守榴山寨以扼衝要先是公甫蒞任即請設水師提督使己得盡力陸路至是得旨楊捷自浙調任以來疊著勞績可授昭武將軍管福建陸路提督事十八年國軒以賊衆劫榴山寨並欲奪江東橋公會平南將軍賚塔等分兵為兩翼左右夾擊大敗之於下坑山及歐溪頭斬賊千餘獲甲仗無算十九年國軒糾賊屯獅子山又聯絡遠近賊寨為聲援公親率精銳勦平烏嶼諸寨復以高浦與廈門相對為海濱要地留營防禦斷賊歸路而自與總督姚啟聖總兵黃大來等分下玉洲三汊石碼等處十九寨復統兵進攻海澄偽總兵蘇俍以城降遂乘勝取廈門賊聚艦迎敵我師以巨礮毀其艦奮兵疾擊賊溺斃者無算餘黨相率投誠金門廈門悉平國軒自銅山竄臺灣公疏請回駐泉州得 旨俞允是年九月以老病乞罷 命仍任江南提督 諭曰卿效力巖疆功績茂著以閩地溼熱與卿病體不宜調為江南提督不必求罷明年晉三等輕車都尉凖襲四次公駐松江年久以病乞休者再俱奉 溫旨慰留二十九年薨於位年七十有四 贈太傅諡敏壯孫鑄襲職入籍揚州衛

施襄壯公事略 子世綸 世驃

公諱琅字尊侯號琢公福建晉江人貌魁梧膂力絕人少從戎時主兵者募壯士有鼎重千鈞公從容舉之環步數巡仍返其所唐王立福州授左衝鋒嘗統偏師迷入榛莽有虎導之行始得出衆見公與虎偕爭趨救公笑曰微虎我何由至此衆大驚嘗隨閣部黃公道周出仙霞關知事不可為獻奇策黃公曰君言是也顧吾大臣仗義守死而已倘有他奇策可以匡時君等行矣勉之遂寄食海上為明總兵鄭芝龍部將 國朝順治三年大軍定福建公隨芝龍投誠遂從大軍征廣東勦平順德東莞三水新甯等縣芝龍歸京師其子成功竄踞海島屢誘公助己公不從因公艙中欲殺之公以計脫宵奔緣山行匿洞中追者數十騎至火光燭天公所匿洞忽生棘刺索者不能得成功歎曰吾留一患於中原矣公父大宜弟顯暨子一姪一遂被害十三年公隨定遠大將軍濟度敗成功賊衆於福州授同安副將破灘州壘擒其騎將降萬餘人遷總兵官康熙元年擢水師提督時成功已死其子錦糾衆犯海澄二年公遣將擊賊於海門斬賊將林雖獲其船十月靖南王耿繼茂總督李率泰等攻克廈門賊衆遁公率所募荷蘭夾板船邀擊之殪賊千餘乘勝克浯嶼金門二島加右都督三年加靖海將軍七年密疏言鄭逆負嵎海上宜急勦若恣其生聚是養癰也疏上 召至京面詢方略公奏賊兵止數萬戰船數百若先取澎湖以扼其吭賊且立絀倘仍負固則重兵泊臺灣港口而別以奇兵襲南路打狗港及北路文港等處賊分則力薄合則勢蹙臺灣計日可平事下部議以風濤莫測難以制勝寢其奏乃裁水師提督授公內大臣隸漢軍鑲黃旗十九年學士李公光地與公語及順治十六年海寇犯江甯事李公曰賊苟不頓兵城下驅而徑前者是誠可危公笑曰宜何向李曰循山而東奈何公曰南北步馬不相若久矣衆寡勞逸又懸離所在響應作聲勢實觀望不能為之助也纔涉北地與官軍交立盡耳徐又曰向彼舍短用長者委堅城泝江而上所過不留直趨荊襄呼召滇粵三逆藩與之連結搖動江以南以撓官軍則禍甚於今日矣棄舟楫之便而散攻圍故知賊無能為也李公以是知公能二十年李公疏言鄭錦已死子克塽幼部下爭權征之必克因薦公素習海上情形可專任而總督姚公啟聖亦奏公能遂授福建水師提督加太子太保公至軍練水師又遣間諜通其舊部曲使內應二十一年七月彗星見給事中孫蕙疏言征臺灣宜緩尚書梁清標亦以為言有 詔暫停進勦九月公疏言臣已簡水師精兵二萬戰船三百艘足滅海寇請飭督撫餽餉而獨任臣以討賊無拘時日但遇風利即進兵詔如所請行公復請調陸路官兵隨征許之時克塽仍襲偽爵稱延平王事皆決之偽武平侯劉國軒偽忠誠伯馮錫範猶恃海道險遠致書總督姚公言克塽願稱臣入貢不薙髮登岸如琉球高麗例姚公以聞 上不許趣公進師二十二年李公光地請告家居邂逅公逆旅中李曰衆皆言南風不利公出師故犯之何也公曰賈豎之言也夫北風日夜猛夜則更甚自此至澎湖縱能泊

賚行幸而不散然島嶼悉賊踞未能一鼓殲之舟無泊處坐與行殊風濤震撼軍不能合也將何以戰夏至前後二十餘日風微夜靜海水平如練可以拋碇泊洋聚而觀釁不過七日舉之必矣用北風者徒幸萬一南風則十全之算也然旬日間恐有颶風亦偶聞歲不起此則天意非人慮所及耳又曰賊將劉國軒爲彼魁傑設以他將守澎湖雖敗未即服也必用再戰如守澎者爲國軒或死或敗則勢窮膽裂矣臺灣可不戰下李實曰寇平矣公笑曰何信之深也李曰爲將者必識天時地理且較將之智力公兼之矣能無平乎六月公由銅山攻克花嶼貓嶼草嶼乘南風進泊八罩國軒踞澎湖築短牆列火器環二十餘里爲堅壘公遣游擊藍理以鳥船進攻賊船乘潮四合公乘樓船突陣流矢傷目督戰益力總兵吳英繼之斬賊將及賊兵三千有奇克虎井桶盤二嶼旋以百船分東西路遣總兵陳蟒魏明等東指雞籠嶼四角山西指牛心灣以分賊勢公自督五十六船分八隊以八十船繼後賊悉衆來拒我軍聯檣而進總兵林賢朱天貴突入賊陣八隊踴躍奮呼東西兩路夾攻波濤騰沸自辰至申焚賊船百餘艘賊萬有二千遂取澎湖是役也公以十四日發銅山二十二日決勝果在七日中戰之日東南角微雲起國軒方調遣拒敵望見喜甚既聞雷聲殷殷國軒推案起歎曰天命矣蓋海行占風以雲起爲風兆聞雷則止也國軒敗後乘小舟歸臺灣克塽等震慴無措乃乞降公爲奏請　聖祖許之八月公統兵自澎湖入鹿耳門抵臺灣克塽率其屬薙髮迎降繳僞延平王金印臺灣平　諭旨嘉公忠勇性成矢心報國加授靖海將軍封靖海侯世襲罔替仍管水師提督事遣侍衛賚　御用冠服　賜之公疏辭侯爵　優詔弗許　特賞孔雀翎　命侍郎蘇拜往福建與督撫及公議善後策時有議遷其人棄其地者公疏言臺灣自古未入版圖然中國之民潛往生息其閒不下萬計海寇鄭芝龍始踞爲巢穴明崇禎初芝龍就撫借與紅毛爲互市之所順治十八年鄭成功攻破之盤踞其地傳三世數十年一旦畏威納土此誠　天佑
皇上以未闢之方輿資東南之保障若棄其地遷其人則此地原爲紅毛所有萬一乘隙復踞後患方長伏思海氛既靖汰內地溢設之官兵即可分防兩處三年後開征稍用內地可免轉輸糧餉請棄之必貽大患守則永固邊圉伏乞
乾斷疏下議政王大臣會議仍未決　上召詢廷臣大學士李公霨奏應如公請尋蘇拜及總督姚公亦如公議請設總兵等官及水陸兵並設縣三府一巡道一得旨允行尋　詔授鄭克塽公銜劉國軒馮錫範伯銜俱隸漢軍其僞武職千六百有奇僞文職四百有奇降兵四萬有奇及明裔朱桓等　命於附近安插墾荒二十四年公疏請申嚴海禁凡與販外洋應定船數每船仍酌定人數歸督撫提鎮責成汛官防範其採捕漁船亦使互相稽察以杜變端從之會歲饑公平糶賑卹全活百萬戶二十七年入　覲　賜朝服　上諭公曰爾前爲內大臣彼時尙有輕爾者惟朕深知爾待爾甚厚其後三逆蕩平惟海寇游魂尙爲閩害欲除此寇非爾不可爰斷自朕衷特加擢用爾果能盡心竭力舉六十年難靖之寇殄滅無餘誠爾之功也近有言爾恃功驕傲者今爾來京又有言當留爾勿遣者朕思寇亂之際尙用爾弗疑況天下已平又疑爾弗遣耶今命爾復任宜益加敬慎以保功名從來功高者往往不克保全終始皆不能敬慎之故也其勉之公以年衰乞致仕　優旨弗允三十五年三月薨於位年七十有六贈太子少傅　賜祭葬　予諡襄壯雍正十年　詔入祀賢良祠子世范襲三等侯

仲子世綸字文賢康熙二十四年由任子授泰州知州殫心職業有重臣來治河從官某強州民已聘女爲妾君持之急立還諸民餘衆咸遵約束尋坐事降調督臣傅臘塔以世綸清廉公直題留得　旨留任二十七年湖廣兵變擾動官軍過境沿途侵掠君具芻糧應之而列挺以待有犯者立擒治之兵皆斂手去明年權守揚州禁冶遊俗尙一變會歲饑力請與修范公隄以工代賑全活者多　上南巡召對良久顧左右曰此天下第一清官也調江甯以父憂去官乞留者萬人不得請乃人投一文錢建雙亭於府署前名一文亭累遷安徽按察湖南布政使湖南田自丈量後里役雖免而正供外有徭費歲漕外有京費世綸盡革徭費減京費四之一民立石頌之入爲太僕卿坐事免　特旨授順天府尹令行禁止畿輔肅然再遷戶部侍郎五十四年出爲漕運總督禁需

麥草捐金勸貧弁除蠹役人服其公明五十九年陝西大旱饑轉河南粟二十萬石給關中　詔世綸勸黃河運道乃自孟津歷砥柱上龍門由陝州達西安量地險易酌舟多寡因偏歷陝境發帑金倉粟賑饑秦民建生祠祀之君性警敏聽斷如神自司牧歷大吏清白自持始終一節以勞疾薨於位江泰淮揚並祀爲著有南堂集八卷奏疏若干卷

第六子世驃由行伍起家積戰功康熙四十七年擢定海總兵四十二年

上南巡　御書彰信敦禮匾　賜之累出洋巡緝海盜　温諭嘉獎　賜戴孔雀翎四十七年遷廣東提督五十一年調福建水師提督六十年四月奸民朱一貴自稱明裔僞號中興天下大元帥倡亂於鳳山縣之姜園戕總兵歐陽凱副將許雲等遂陷臺灣君聞報即率所部進扼澎湖總督滿保檄總兵藍廷珍等以師會衆議三路進攻君以南路打狗港在臺灣正南南風正盛不可泊北路淸風隊去府治百餘里餉道艱度賊必屯聚中路宜直擣鹿耳門時臺灣文武官均退回澎湖惟北路淡水營守備陳策堅守汛地君遣將赴援而自統師擣中路遣勁卒以小舟載旗幟先伏於南北港六月抵鹿耳門賊踞臺灣抗拒君登樓船督戰發礮中賊貯火藥器火大熾賊驚潰衆軍齊進兩港悉樹我軍旗幟遂揚帆直渡鯤身鯤身者海沙也大舟不能過是日海水驟漲八尺舟行如飛遂復安平鎭明日破賊四千於二鯤身賊衆八千來拒復擊敗之遣守備林亮等由西港進游擊朱文謝希寶林秀等越七鯤身由鹽埕諸路奮勇登岸並趨府城君身先將士擊敗賊衆一貴宵遁遂復府治閱六月諸羅縣民楊旭等誘擒一貴及其黨翁飛虎等十二人縛獻大營一貴檻送京師磔於市逆黨俘斬殆盡臺灣平與粟壯公平臺日期先後符合　詔優敘有功將士　賜世驃東珠帽黃帶四團龍補服九月薨於臺灣軍營　優詔悼卹贈太子太保賜祭葬諡勇果雍正元年　世宗特旨臺灣自古未屬中國　皇考以聖略神威取之賊入版圖逆賊朱一貴等倡亂官軍感　皇考教養之恩奮勇攻取七日之內勦滅數萬賊衆克全臺厥功甚偉茲仰副　皇考從優議敘之旨於現議甄敘外仍各加一等後不爲例提督施世驃可予一等輕車都尉子廷專尋襲職其淡水營守備陳策即以君薦超授臺灣總兵官

藍義山軍門事略

藍公諱理字義甫號義山福建漳浦人生而魁偉虎頭燕頷口可容拳力舉八百斤足迹奔馬能曳其尾倒行少貧無以爲生或勸爲染人尋發憤棄去持斧擊靛缸碎之會海寇盧賀擁衆岱嵩井尾間時出劫掠公集族中雄傑者得十五人謀曰大丈夫當立功報國今盧賀爲害鄉里我與若往殺之官以我爲能必聞於朝且用我矣皆曰善遂行得壯士五十人至岱嵩屯爲盧賀居井尾隔一江公傳言吾欲與賀鬭賀聞率衆三百至公大笑曰吾始聞若勇今乃知若怯若所恃二三百人耳使賀身與吾鬭吾擒若矣賀喜曰有是哉遂各持盾攜短刀躍出鬭百合莫能相勝負賀故有名劇賊身長七尺餘白皙長髯揮刀盾如閃電當者辟易見公少年心易之至是知爲勍敵殫其技終弗能勝公度賀氣且竭怒虎吼曰著矣賀愕然趾出盾外公截其趾顚遂斬之令其衆曰降者免死衆皆降其副王都聞之亦降公將詣郡獻功都請緩數日實潛出劫掠後以傷死公始自詣郡郡守聞公作賊方戒嚴公指天誓且言屠賊狀弗信逮下獄雜羣賊中鞫治之將斬計五十有三人議留一人緩其死命掣簽公曰死則死耳何掣爲羣賊以次掣遣一簽於地公曰地上者予我官揭視之生字也由是五十二人皆斬而公獨留亡何同繫者謀越獄事洩坐斬將及公迅雷忽作晝昏黑主者知其冤乃止然終不獲出獄公亦晏然無出意日捆履以爲食康熙十三年耿精忠反悉縱繫者使受僞職公不從間道走出仙霞關謁康親王方統大軍討賊公迎謁具陳平閩策王嘉其忠命隨征爲鄉導破僞都統曾養性於溫州十五年以功授建寧游擊十七年都統賚塔等敗海賊於蜈蚣山復長泰公皆爲軍鋒又隨提督楊捷攻擊賊將何祐於烏蠊大破之還灌口寨將灌口當孔道軍與旁午供億繁甚閩督姚公啓聖方駐漳浦每使攝有所誅求公不應且執而鞭之由是過客皆辭公姚公命公分兵守高浦辭不赴遂以違兵冒餉劾公削籍擬杖徒公有卒以鬭殺人當死公憐其母寡無昆弟自詣官曰殺人者我也卒無罪遂免卒而置公於理在獄又經年請勦海寇自贖

上允之發臺灣效力當是時　朝廷以鄭氏父子竊踞澎臺數侵擾漳泉爲邊患議大興師　命靖海將軍施公琅征之施名將雅知人聞公忠勇奏署右營游擊部議持之　特旨報可遂領前隊先鋒公喜得遂報　國志曰在廈門練水師有二卒出市薪蔬過將軍戈什哈觀劇使酒擒而撻之且痛詆公卒歸愬公笑曰鬬毆常事耳且問汝勝耶負耶卒曰受撻耳何勝負之足云公怒曰汝二戈什哈不能勝何能殺賊命斬之卒呼寃曰某等以將軍故讓之請復與鬬如不勝願死公縱之再鬬反命曰大勝矣公喜命二卒臥板扉上刺雞血塗之舁以往見將軍請發戈什哈二人者付公治施公不可公固請曰今用人之始士卒不能愛軀命爲將軍出死力將軍宜一體撫恤之戈什哈倚將軍勢無故撻士卒且大言辱詈某損先鋒威重搖惑軍心將軍不發此二人付某治恐軍士人人解體也施公不得已付之公回營具牒飛報將軍曰今日上吉先鋒官啓行即請海岸縛戈什哈二人斬以祭江纛巨礮順風揚帆去施公聞之不懌既而曰虎將也必成功遂親統諸軍繼之公帥師先抵澎湖鄭氏將劉國軒督遂等以數萬衆迎敵戰艦蔽江公鏖戰自辰至午手殺八十餘人身被十餘創正酣鬬間忽賊礮斜飛過公腹公偃曾遂呼曰藍理死矣公仲弟瑤從背後扶公起公奮拳虎吼曰藍理在曾遂死矣喚草茵持刀來連呼殺賊者三聲如霆督舟中軍士皆氣壯無不一當百草茵族子法小字也持刀授公見公腹已破腸出於外血淋漓爲掬而納諸腹中公四弟瑗傳以衣五弟珠持匹練連腹背交裹之公大呼殺賊不暇顧也時賊船競進以鐵鉤鉤公舟我軍亦鉤賊舟火箭火彈互擲煙焰障天賊中有飛天鼠者拖巨桅猱升而上銜刀負旗立將躍入公舟公弟瑤距躍斬之賊奪氣我軍賈勇先登公命以火藥盡傾賊舟焚燬賊艅數沈其巨艦二賊大敗逐北數十里棄械浮尸盈海面捷聞施公大喜疏上公首功命紅毛醫治公創醫言須七日弗動氣乃可平復未幾施公進戰戒左右勿使公知會官軍小卻施公以大衆犂之過猛舟閣淺沙不能動羣賊環薄施公故善戰神氣閒定然終未得突圍出公聞左右耳語詰得之大驚立往救時諸將所乘舟皆書官銜姓氏於旗上獨公舟止書藍理二字字方廣各二丈賊遙望見相謂曰藍某來矣皆披靡公飛盾躍過施中軍舟連斬巨魁十餘人從躍而還賊奪氣奮擊大敗之奪賊舟請施公更舟施執手慰勞且曰醫言七日勿動氣今方三日何遽來公笑曰主帥有急即創裂以死不顧也遂與施公乘勝鏖擊窮追賊首尾不相顧鄭克塽大懼遂納土降臺灣平施上公首功加左都督以參將先用尋丁憂二十六年服闋入都抵趙北口遇　聖駕出水圍將避道所乘馬凝立弗肯行鞭之數十不動乃舍騎步入粱圍中　駕至遣侍衛問誰騎公乃出曰臣藍理從福建來者　上聞是征澎湖時拖腸血戰之藍理耶公奏曰是　上曰來何遲也召至前問血戰狀解衣視之爲撫摩傷處嗟歎良久復　召至行宮慰勞之　特旨授神木副將　賜帑金三百兩未行擢宣化鎮總兵掛鎮朔將軍印二十九年調浙江定海鎮在浙十餘年擢提督者四每遇　南巡迎　駕或入都　陛見　寵賚特有加　聖祖嘗語諸王大臣以公拖腸血戰狀又引見　皇太后曰此破肚總兵也視公若家人父子公每以奏對皆偘偘直陳或手舞足蹈不自已　上嘉其眞率御書所向無敵額賜之四十二年調鎮天津　賜孔雀翎及冠服尋以舊傷疾作請解任　溫旨慰留　賜御醫診視公以畿輔產米無多而天津一望皆平原可開河引水灌稻田乃躬率兵士墾闢得水田數百頃歲收豐稔　上悉以賜公賜名藍田爲世業四十五年擢福建提督　御書畫錦堂榮額　賜其母蘇氏昇書勇壯簡易額　賜公調公弟參將珠赴天津接管營田事公至閩日召故鄉父老飲道及微時顛沛狀欷歔太息慨然有廣廈萬間庇士之意時詢疾苦遇胥役勢豪訟師土棍悉闢白當事置諸法親近者竟自治之倡建江東大石橋二捐金巨萬不足則以郡人之不孝不弟及爲富不仁者出罰鍰附益之又大治衙衛拓其規制常曰以地方不義財爲地方之利可以勸孝弟抑豪強轉移風化或曰此有司事也非所宜聞公怒曰天下官管天下百姓腐儒何足以知之由是告訐者踵至差弁句攝趾錯於道富人重足立左右親暱因緣爲姦利利歸羣小而惡名盡萃公矣妒公者因刻匿名帖繪一虎以比公多列罪狀五十年坐盜案落職巡撫滿保總督范時崇據虎帖劾公　上命侍

耶和托廖騰煃等往按左右不肯承公曰吾大臣何必辯牽署曰皆實據斬
立決追贓八萬籍其產　特旨從寬免死嗣赴京師入旗籍五十四年大軍進
勦策妄阿喇布坦公請赴軍前効力　上以其驍勇練軍機　賜總兵銜協
理北路軍務五十七年以病回京明年卒年七十有一　上追念公功　特
旨免所追贓　賜公家屬出旗護喪歸葬公生平躁急性發如雷霆過即忘之
無藏怒宿怨每劇談大笑聲聞里許尤善罵人遇權勢赫奕出己上者輒挫侮
之然遇才人傑士雖極寒賤必折節禮下以此人服其伉爽教家勤儉衣食粗
糲無所擇家奴饗珍羞而草蔬敗肉反留以待公公亦甘之好書壁窠大字濡
毫伸紙有求無不應者諸弟皆以平臺功加左都督瑤功最多未仕卒瑗至金
門鎮總兵亦善書大字拳能入口揚盾一躍三四丈殊累官參將勇不讓諸兄
而性敏嗜學能背誦通鑑綱目不遺一字文人多避之

許盛臣少傅事略

許公諱貞字盛臣閩之海澄人父炳嘗捐貲重建明倫堂又築陂引淡水以溉
民田鄉人德之公初爲鄭氏將康熙三年率所部歸朝　詔授左都督駐九江
已而移駐贛縣墾荒爲屯田都督居久之滇黔變作湖湘諸郡皆陷而耿精忠
反閩中出兵杉關廣信建昌撫州諸山賊蜂起應之州縣大半破沒精忠遣驍
將買振會規取贛州以通楚寇陷石城圍甯都勢張甚虔人震恐公在屯聞變
憤歎曰鼠輩猖狂乃至是乎大丈夫立功報國此其時矣遂以十三年五月二
十四日起兵赴援時公閒居久部曲多散去衣甲器械不完而公常教人舞籐
牌用挑刀人多鍊習乃椎牛釃酒集屯丁諭以忠義聞者皆感憤得健卒四百
率之行賊衆數萬營於黃坊所過無敢攖鋒者見公偏師前不爲意公大呼突
陣跳盪無前籐牌軍一躍數丈人馬辟易搏戰數十合賊大潰斬首數千獲甲
械礮矢無算於是軍容始可觀乘勝解甯都圍復石城斬三千級八月賊圍興
國急公馳救之立解勦寧都瑞金盡平天華長樂伍選白寺諸寨招降江背石
寶諸寨賊衆數萬出難民三萬有奇屬有司加意撫循督撫交章上其功加太
子少保時公威名日盛閩寇畏之遺辯士以高爵誘公致書進說公一不啓書

械其使以聞顧遣閩人饒元詰僞總兵張存歸順存踞順昌以牽制延汀耿逆
大患苦之於是　天子知公忠赤可大用擢公總兵轄湖東三郡駐節建昌
以十四年六月視事未逾月復宜黃崇仁樂安三城初建昌爲賊踞安親王復
而守之顧環城數十里皆賊賊屯麻姑山蕭家坪楊華芙蓉諸山寨無慮三四
十萬逼城而軍眈眈下瞰王以爲憂公徐白王曰賊雖多易與耳請往破一寨
以爲驗王猶未知公之能軍也姑應曰諾公出賊不意以夜二鼓疾馳勦蕭家
坪冒險突上犂旦破之王晨召公不至聞其出勦也大驚惟恐失之已而公遣
獻捷乃大喜賜食慰勞於是王知公果可屬大事遂以建昌委公而身帥師自
袁州進攻長沙留滿兵五百公部卒僅二千賊聞大軍西行度城守益單以十
二月二十八日併力攻城一軍駐城東之沙坪一軍駐城東南從姑山一軍薄
南門城東多民壘沙坪轒衍他將請攻之公不可分遣裨將守南門而自將銳
卒擣從姑山山高賊渠屯焉不虞我軍猝至倉皇迎戰大敗走而賊之攻南門
者方鴟張公自山馳下擣出其後賊大驚表裏夾擊盡殲其衆盱江爲之赤自
是賊膽落不敢復議攻城矣訊俘言賊度官軍必攻沙坪則出兵靡我而從姑
山之衆下焚民壘官軍不得還城即破矣今驟攻從姑山則沙坪之衆弗能救
也諸將乃大服麻姑山最高賊數萬壁其上環而寨者數十里一擊百應公默
計方春水發溝澗皆成河諸寨隔絕乃可破也於是按兵休士就麻姑山麓平
敞處時時引兵習陣法賊初見兵來謂將攻己也環甲執戈以待公閱武畢徐
回久之賊亦懈不爲備春水暴漲賊以浮橋相聯絡公密具舟積薪其中十五
年三月晦公復出閱兵士卒皆不知將攻麻姑也抵山麓忽引而上直突賊營
賊分衆掠糧於外留寨者不意大軍猝至惶駭不知所爲而別校爇薪舟絕其
浮橋他賊莫能救一日破六十餘寨積屍滿巖谷煙熖塞天於是南山賊皆盡
而城東二聖山閩寇耿二營焉其餘沙坪紅門梓木嶺諸賊蜂屯蟻聚不可爬
梳公計賊衆且有備故緩攻以懈之五月五日當競渡衆謂賊在近請已之公
故縱龍舟往來盱江置酒張樂會諸將聚觀賊熟視不敢出聲息公益知賊虛
實遂以六月六日進勦二聖山直擣中堅賊所恃礮火弓弩我軍肉薄而上藤

牌蔽身矢石不能傷長刃一揮甲札皆徹賊大敗耿二踉蹌遁連破四十營斬
馘無算餘賊盡走入杉關自王師西行建昌危於累卵公獨守孤城者七月以
疲卒二千當方張之賊數十萬而胸有成算整暇從容卒能以少擊衆官民倚
公若長城踰七月復金谿南豐八月復廣昌九月復瀘溪授雲騎尉世職十年
破賊瀘塘十一月援南豐十二月復新城追賊至杉關於是撫東三郡無賊而
吉安寇韓大任者驍勇有智數號小淮陰與官軍久相持不下糧盡出走以十
六年五月入樂安簡親王虔攻大任非公不可檄公提師擊之遇於鉄水橫大
任所將多邊關勁卒垂死猶反鬬公與之一日八戰彼此疲極坐睡少頃輒起
復鬬我兵益奮寇不能支奔寧都衆猶二萬屯都湖立木城畫塹而守公攻圍
兩月寇出挑戰輒不利乃棄城遁公星馳追躡擊之於永豐又擊之於黄塘虎
峒賊衆死亡略盡乃入閩投康親王軍前乞降以公窮追力戰故也十七年春
平廣昌藤弔楓樹二寨降僞將饒大武等五十餘人兵民五千有奇二寨舊稱
天險四面懸崖攀藤猿掛而上頂寬平可容數千家有池不竭累支數年公乃
營於對面永安山多製火器會天大風發礮焚其廬賊升屋救火遂縱火筒擲
之不得上須臾灰燼賊窮乃乞降先是麻姑二聖之賊既滅公念餘黨不足窮
捕遣人四出招撫僞總兵揭斯進僞將軍楊玉太僞都督余雄等先後受撫者
三十餘輩計將吏千餘人兵卒數萬其或抗命亦不遽加兵徐曉諭之初過廣
昌僞將軍劉汝桂等不就撫而潛遣人入營偵探公引令遍行營壘曰吾軍虛
實悉汝覩之歸語汝將欲降則降不降善守汝寨吾今未加兵俟軍還攻汝必
矣宜固守某險要不能守而破者玉石俱焚其毋悔廣昌民欲薙髮公曰徐之
吾未能留兵兵去賊復至必僇汝吾歸滅賊汝薙髮未晚也民皆感激泣下汝
桂等服公威信亦率衆出降公仁而有度皆此類也諸山寨初或恃險不卽降
及藤弔楓樹平相顧詫曰二寨猶破吾屬倘不降無噍類矣是年秋　璽書褒
獎晉提督兼轄饒州南昌吉安凡六郡其冬命提督全省軍務所部將領許自
辟置不拘成例異數也劇賊江機楊一豹駐江滸山爲巢四出摽掠公會師勦
之自鐵村入賊立木城爲三關深濠堅壁兵不得進寨後有高山公遣人間道

攀援至山頂下瞰賊巢第苦乏水飢疲不能復鬬乃命截竹爲筒盛斗水人負
一筒裹乾飯宵行黎明至山巔飽餐以待賊望見上山迎鬬我兵乘高擊之賊
披靡多墜崖谷死乘勢至寨後鳴角舉礮賊守關者聞之謂官軍已入寨皆散
走大軍長驅而進盡犁其巢賊首走難公山猴子嶺封禁山皆絕險人跡所不
到輒躡其後襲破之又走洪山洪山有黄巢殿自昔官軍無至者公又破之斬
一豹第一虎及僞官二十有五賊兵二千有奇十八年四月追賊至江滸山卽
賊巢爲營賊謀夜劫營公詗得之令鑿地三尺以其土壘垣三尺城塹立就士
露刃植立垣下戒賊至毋得出聲而別遣將伏林莽中賊果夜至忽見垣塹嶄
然大驚發火見垣內白刃如林惶怖反走伏兵出賊狂竄相蹂躪死進破詹源
老巢追斬萬六千餘級擒一豹等亡入閩納款康親王軍前論功加公世職騎
都尉兼一雲騎尉二十二年擢廣東提督公自起兵至是首尾九年凡遷官四
加銜一加級五予世職三大功奏聞者二十餘次其餘戰績不可勝紀惟
天子嘉公忠勇召入　陛見褒勞再三公叩首言　國家洪福　主上天威
臣何功之有　上問在某處某處殺賊幾何公又叩首言臣逢賊便殺不記
多少　上笑而頷之知公樸誠益重公公爲人廉謹和易謙退不伐平居左
圖右書接對士大夫恂恂儒雅不知其爲元功宿將也持軍嚴整禁部下勿掠
勿淫勿殺降勿俘良民每出軍以郡縣僚吏偕行破賊得難民婦女輒幃置別
室屬吏謹視之遣還其家破寨得積穀令軍民隨力負取軍敢奪民僇以徇凡
收復城邑他將有議攻山寨者公曰方亂民結寨自保不皆賊也止勿攻所全
活不可勝計以故江右人深德公家祠戶祝思慕不少衰云論者謂自三藩倡
亂東西交訌潭岳撫信之賊中相隔閡者虔州一綫地耳公崛起屯閩扼其吭
使賊連雞之勢不成遂乃偏師橫驚霆擊風驅令麻姑玉笥閩空無賊巢王師
得以蹋長沙掃滇黔而粵閩二寇縮爪鈐牙坐困井底同歸灰滅公之功在
社稷不細矣公涖粵十四年造哨艇設水塘晝夜巡戢盜賊屏跡山海晏然三
十四年三月薨於位　贈少傅　賜祭葬如禮其騎都尉兼一雲騎尉世職姪
入贛州衛子鳳翱孫克寬作哲遞襲三次例應傳乾隆中　特予雲騎尉世襲

圖贊

國朝先正事略卷十一

平江李元度次青纂

名臣

陳恪勤公事略子樹芝附

陳恪勤之生也母羅太夫人夢入影堂吞月華有大鳥負青衣童子來故命曰
鵬年九歲著蜻蜓賦郎驚其老宿康熙三十年進士知浙江西安縣公性彊直
初入官書以清白自勵西安當耿逆亂後民多流亡豪強爭占田自殖公履畝
案驗有主者亟還之烈婦徐氏含冤十載公案誅首惡建祠表墓浙人為演鐵
塔傳奇禁俗溺女杜關礦穢邑大治三十九年河督張公鵬翮調赴河工逾年
補山陽縣上書巡撫宋公犖備陳民所不便與己所欲為者請勿拘常格宋韙
其言山陽本澤國田沒於水征賦不及額戶部持之公上言死不再生逃未復
業本得請會霖潦將溢河隄檄兵欲齧東岸閘洩水公曰柰何以東岸七州縣
為魚乎請以身禱河隄動左右御走公山立不變色取民籍沈之水陡落五尺
不為災尋擢知海州當歲除州人偏榜官清民安四字於門　聖祖南巡過
沂州　詔截漕米四萬石命選賢能吏運兗州分賑以公董其事回鑾　召見
濟甯舟次　命賦詩　賜御書一軸四十三年擢江甯知府微行至郡夜宿海
忠介祠題詩見志廉知重耗病民亟革之下車前一日訊輿夫知某僧以勢奪
其妻訟不得直公命訴於新知府詰旦拘僧至僧故總督所暱役以計誘而後
至者也至則庭立稱無罪公出民詞示之乃慴伏將立斃杖下總督為請公曰
知府初行法柰何即格於一僧總督固請令罰鍰輸廟工僧僅得脫死江甯俗
父母死子必親訃公頒士喪禮禁之幷諭諸生有毀廉隅證訟者撤諸縣籍其
名歲終報府俟會學按試時上之於是終公任諸生無證訟者米踊貴請發官
米四萬石穀九廒平糶松江撫奉經富人為盜株其家逼婦女自盡事發赦前
公仍置之法常州守某文致所部諸生吳廷立等十餘人於死公與會勘雪其
冤吳獲更生易名曰復字念諸蘇人有鬬毆死者已坐故殺矣公出其罪部駁
再三不能奪會　聖祖將復南巡總督阿山召屬官議增賦衆無言而注目

公公力爭且曰官可罷賦不可加也議遂寢自是大吏滋不悅公四十四年
聖祖復巡江南使公主辦龍潭行宮故事自左右侍衛及閹寺牧圉皆有餽
公一切不問或竊置蚯蚓糞於寶席間　上召公詰問先是　上駐驆織
造府一日織造幼子趨而過庭　上以其無知也曰兒知江甯有好官乎曰
知有陳鵬年會致仕大學士張文端英入覲　聖祖問江南廉吏文端首以
公對至是復問公為人文端言吏畏其威而不怨民懷其德而不玩士式其教
而不欺廉其末也而織造使曹公寅亦免冠叩頭為公請血被額同官某恐觸
上怒陰曳其衣曹請益力　上遂釋然　駕幸金山觀水師先期一日
大吏檄公疊石為步者三欲以困公屬吏皆惶急公曰吾自辦之乃率諸子弟
躬運土石士民從者屬路爭撤屋材濟工然江溜急下石則捲浪去有估人子
坐木筏上知其故請絙筏疊石層絙層疊筏出水面有基即甃石如平地鼓四
下工竣如有神助　聖祖臨視益奇之　御舟發　命公督挽舟者舟入淮
山陽民趨之曰此陳父母也壺漿載路　上微窺之既渡河　溫旨令公還
其年六月阿山劾公受鹽典各商年規蝕龍江關稅又無故枷責關役遂落職
下江甯獄　命漕督桑額河督張鵬翮會讞江甯人痛哭罷市士民揭帛鳴鉦
環制府問太守見劾之由門者重閉叫噪不退有司械繫數人制府欲釋之使
謂曰爾偶行過此被繫邪皆曰非也願入獄與太守同命諸生俞養直等鑲至
大呼請保清廉太守呵禁之不止則懼之曰即擒治矣養直即挺身就擒吳復
乃入獄弔養直曰此我當為者君竟先我為之邪訛傳養直斃獄時學使者方
按試句容入邑生童譁曰讀書應試何為也皆火其卷去且白使者請申救養
直遂得出及會鞫百姓夾左右道人火一束薪燭公去來夜明如晝識者以三
木訊商人商人曰歲餽自督撫及州縣皆有之惟太守不受一錢耳既据撫無
所得則以公嘗逐娼建亭南市樓月朔宣講　聖諭為大不敬獄成論斬
聖祖問大學士李文貞光地阿山在官何若文貞曰當官勤敏無審其犯
清議獨劾陳鵬年一事耳　上頷之有　詔從寬免罪　命入武英殿修書
四十七年以江督邵穆布之請特授公蘇州知府　命以書局自隨公抵蘇手

書榜門曰求通民情顧閣己過時大饑且疫公所在疫斷民書公名鎮於門於是議賑貸勸捐輸濬城河修學宮刱義塾禁婦女游觀初至滯獄三百有奇未一月判決俱盡過維亭鎮見水浮雁心動跡之得尸鞫其鄰乃某村婦手絞其夫也洞庭山豪陸某殺人匿尸躬往發掘得之繫豪於獄博徒萃窟室局誘良家子公闞其室械其人如熟游者皆聞風駭散四十八年　特命署布政使時張清恪伯行撫江甯夙重公事無巨細皆與裁決總督噶禮與巡撫有隙益忌公劾布政使宜思恭糧道賈樸並坐公嚴報不實又密奏公所作虎邱詩爲怨望字籤句比以罔內之錮公於鎮江民奔走呼籲如在江甯時初公謁總督白事不跪噶禮怒訶曰知府生死我手何敢爾公曰果有罪雖幸賜寬假寸心具有鈇鉞如其不然君主之百姓安之生死不在公也徐步出噶禮遂必欲死公部議削籍戍黑龍江仍得　旨來京修書百姓遮留公閉十二門凡九日不得行公泣諭乃就道五十一年　聖祖諭閣臣曰陳鵬年頗有聲譽學問亦優張伯行聽信其言是以噶禮欲害之曾奏虎邱詩中有悖謬語甯人伎倆大率如此朕豈爲若輩欺邪遂出其詩共閱初學士沈涵密薦公　上還其奏五十六年　召公見曰沈涵薦爾朕疑之今知非爾所聽請故命署霸昌道可乘傳奏事在昌平有冠花翎者數人稱某王遣來索修城者金勢張甚公僞避辭延之入而陰伏健步縛置獄中因馳奏適某王入對　上示以公疏曰無之曰然則可聽陳鵬年處分公杖斃一人枷四人徇於城自是畿甸肅然嘗進瓜熱河　上命傳諭家僮汝主官清不必以常例進奉可將瓜帶歸以賜汝主公既受代仍回京修書六十年　命隨張尚書鵬翮視南北河隄　詔公留河工是年秋河決武陟馬營口公請從決口上流對岸廣武山下別開引河殺水勢得　旨寬陳鵬年奏皆與朕前頒諭旨相合下部知之尋署河道總督公在官慎重防嚴啓閉卹徒庸覈功罪信賞罰疏薦余君甸陸君師張君杓爲監司皆以名績著明年馬營再決公請於王家溝再開引河使水趨東南入滎澤報可未幾奉　詔自工所還清江兼攝漕運總督時漕渠歲淤遣幹吏直溯淮源疏其上流使清水暢達會黃濟運旗丁數千人以道梗乏食呼號截路公先給帑金六萬後奏　聞　聖祖嘉之謂得大臣任事體秋八月再涖武陟時決口尚未塞公爲文禱河神以死自誓是夕水驟退八尺再疏請開官莊峪引河報可旋聞　聖祖升遐公方治官書驚慟擲筆墮地淚盡見血遂得疾　世宗即位授河道總督公日夜宿隄上往來風雪中疾益甚雍正元年正月五日方四鼓命具湯盥沐畢口占遺疏質明端坐逝年六十有一有　詔悼閔且曰此真鞠躬盡瘁死而後已之臣也可賜白金二千兩治喪其家有八旬老母可給封典予子一品廕生尋　賜諡　賜祭葬如典禮雍正十年入祀賢良祠喪歸過南北壩尾兵民繞棺哭者數萬人河南江甯西安皆祀公名宦公長軀虎項美鬚髯目光閃閃如電而胸有定力不以榮辱毀譽生死動其心慨然以澤不被於民道不伸於己爲恥在官廉幹得民心於上官左右親近視之蔑如用此毀言日至每被職按問民相聚巷哭持膠糯相遺禁之則攘臂而詬或門鍵則毀垣入滿洲駐防兵亦率男婦踵門求一見陳青天狀貌好事者繪爲圖又繪九學哭廟圖有披圖泣下者後會勘於山陽集者數萬官拒之忽一人突出大呼請保留陳青天則江甯武生朱寄略也從而入者十數人山陽令大驚則以數人攫一人閉諸室既入獄百姓張黃旗城上書曰如喪考妣忌者因誣以大逆而　聖祖怡然曰民愛如此甚好　赦詔下士民數萬焚香北向跪呼萬歲其擧若留公爲州縣首革火耗爲府戒屬吏曰減一分耗羨即完一分正供署藩司盡革加平曰吾向嘗請免此也吳中觀音山以竹兜代遊屐食其力者三百戶禁之詣公訴公僞遊山閒曰太守苦若乎曰否守愛我但太守禁婦女遊誠當不當禁客遊絕吾儕衣食公還立弛之生平於故人子弟孤寒後進汲引如不及稱善廣坐訓過密室人銜感次骨入獄逌然自憶未了事曰杜茶村未葬某僧求書未與布衣王安節缺爲面別從容料量承錄而行嘗表東海孝婦廟建狄梁公祠立陸績廉石復劉蕡後人租徭往蘇昇饗林石於郡學遷焦山遺人泗水出瘞鶴銘爲亭覆之其被逮入都也除夕市米踰河主人問客何來曰陳太守是湘潭陳公邪曰然曰是廉吏安用錢爲反其直問焉何所欠日門外車檻檻饋米十石書一函稱　天子必再用公公宜以一節終始毋

失天下並紙尾不署姓名閒擔夫曰其人姓魏訪之則閉戶他出矣公字北溟別字滄洲湖南湘潭人所著有遺榮堂文集八卷詩集五十四卷嘯月詞一卷歷仕政略河工條約各一卷子七人樹芝以薦舉入直武英殿官揭陽知縣多善政薦擢平越知府樹萱以諸生 召見試詩文稱 旨 命隨父校書內廷授戶部主事累官至左侍郎樹蓍以任子授刑部郎中出爲汀漳龍道有陳作穎石者糾黨將作亂單騎往撫之置首惡於法民皆安堵調雲南迤西道會土千總相仇殺居民驚竄聞報卽馳往擒治之刑部失火延燒檔案 詔曾任刑部者默寫惟樹蓍獨多人服其強記遷長蘆鹽運使終鴻臚卿

楊文定公事略

雍正十有三年秋九月 高宗嗣位甫旬日卽起楊公名時於滇南士大夫知與不知皆驚喜相告滇人士相率祖道羅拜攀以泣至環馬首不得前乾隆元年正月公至自滇時年七十有七矣以禮部尙書入教 皇子侍直南書房兼管國子監祭酒而不領部事尋 賜第 賜紫禁城騎馬當是時 高宗銳意圖治且在藩邸素知公公亦感 上責望重將盡所學以報薦莊亨陽秦蕙田王文震雷鋐蔡德晉等七人爲助教疏請儲書太學并將刊板存監聽諸生摹印講誦得 旨俞行又奏增上下江及陝甘順天鄉試各中額均於本年秋試舉行廷臣言事可采者公爲代陳又疏言滇省舊例凡地方辦公事皆取給民間謂之公件官吏藉端科斂臣撫滇時屢次駁減留必需之用其餘題報歸公而有司奉行不善不免復派於民是從前所定轉成厲階請飭予寬減嚴禁借端派累疏下總理諸臣議令雲南督撫會酌再經部議如所請行天下士想望丰采皆曰楊公時獨對忠言讜論不知其幾矣是年七月遘末疾浹月而薨公疾未作方奏對 天子見其徵旣病數使人問視至是大痛悼 賜帑金治喪遣散秩大臣領侍衛十人奠爵 特諭稱公學問醇正人品端方贈太子太傅入祀賢良祠 賜諡文定薨之日士友奔唁國子生聚哭於庭階凡數百人蓋公自童稚至篤老卽以斯道爲己任居鄉立朝涖官馴士無一言一事不出於中心之誠故感人如此其至也公字賓實一字凝齋江蘇江陰人少有志聖學爲文章原本經訓方侍郎苞在學使高公幕中驚賞其文康熙辛未成進士出李文貞光地門及入翰林遂朝夕相從問學嘗薦公爲第一流 命充日講官知起居注分校禮部試 聖祖悼學政廢弛以九卿督學自文貞始而公繼之校士亦遵文貞成法士雖積案無怨言見屬官一依儀制保定守違成例不餽送河閒左衞童子試劾罷之未期年頌聲翕然 聖祖賜 御書擢侍講時文貞撫直隸或言公與巡撫比而招權利又適有武生驚 蹕事遂借衆督學出防南河踰年丁母艱癸巳 聖壽六十廷臣表賀 上問翰林中有楊名時否遂 特召入京侍直南書房編校周易折衷性理精義諸書時公未補官 特命典陝西鄉試丁酉出爲直隸巡道曰吾欲試以民事也

國初沿明制直隸不設三司而以巡道主刑獄兼驛傳政繁事劇吏因緣爲姦每出巡饋夫錢驛費者麇集公一切禁杜細大必躬親讞決多所平反居月餘天下稱其廉 上聞喜曰楊名時不特官清且政事才也己亥遷貴州布政使巡撫雲南時方征西藏滿兵駐省會公慮擾民爲營館舍數宴犒而約束堅明無敢叫囂餉遞轉民無咨滇民輸兵糧有遠運之苦奏請兵少米多之處折銀徵解雍正元年疏言雲南一切規禮臣一無所收其鹽規五萬二千兩留爲恤竈修井用外尙餘四萬六千兩累年供應駐藏官兵軍需賞賚及公私所用皆取諸此又銀廠缺課每年約二三萬兩廠員視爲畏途臣將鹽規撥補銀廠缺課並捐賠前任督撫運糧倒斃牛馬等項得 旨督撫羨餘豈可限以科則取所當取用所當用固不可朘削以病民亦不必矯激以沽譽在揆情度理行之可無煩章奏也又疏請將捐輸穀改行社倉法各貯本里每歲青黃不接時量行借貸秋收還倉歲豐徵取其息中歲免之歉則報明有司立卽發賑又言雲南民多無尺椽寸土而冊載丁名累代相仍名曰子孫丁雖老病故絕不能豁減請照直隸例攤丁入糧以均偏累又疏言麗江土府已改歸流請將舊額鐵糧照田畝均攤並下部議行滇故多銀礦官收其課久之礦衰課如故司事者並坐缺額積逋公謂礦有衰卽有旺請以道員總理諸廠使盈絀得相裒益其費多利少者閉之官民稱便撫滇七載恩信浹於蠻夷民戴之如父公天

性和易雖馭僕隸無遽色疾言而是非可否守其所見固植而不搖自始入南書房　聖祖叩以易說旁及象數公正對無所贍顧敭歷外臺無一字違政府　世宗即位手諭褒嘉　御書清操夙著四字以　賜尋擢兵部尚書雲貴總督四年秋轉吏部尚書仍管雲南巡撫事初李衛爲雲南鹽道遷布政使以興利爲功特　恩眷氣陵其上公遇事裁抑之逮用是陰鬫公　上以公洩漏密摺停其摺奏公事具本題至是許仍摺奏公益自奮厲竭忠誠於人之邪正事之得失風氣醇漓之相倚盡言無隱是年冬又以奏豁鹽課敘入　密諭削尚書職仍署巡撫事大理府洱海本滇中巨川以積壅致水患公奏請疏洩著令五年一修費皆官出六年或奏公與臬司江芑通行欺蔽　上命湖南布政使朱綱代公且遣侍郎黃炳來會鞫綱至復劾公徇隱廢弛縱屬吏虧倉穀剝民無忌有　旨革職交朱綱勒限淸釐具奏請旨并　命總督鄂爾泰嚴訊綱預治刑具將訊公軍民數萬洶洶集門外曰楊公受刑我輩有反耳綱氣懾而止既訊無所得則以曾受鹽規銀五萬八千有奇論絞其銀限一年內輸官鹽規銀者即公前所奏明給官用者也部議亦以公始終持護無人臣禮坐挾詐欺公例擬斬監候人皆爲公危而公晝火治詩禮坦然如平時獄詞上

世宗特旨寬免公遂留滇七年清苦絕塵日或不能舉火士民爭遺蔬菓講學不少倦及奉　召還朝五日一至太學升講堂示諸生謂學所以希天也天之德誠而已矣敬其功也其要在闇然爲己以默契無聲無臭之天載不易世不成名遯世不見是而無悶此天德之藏於密而聖學之所以成始成終者也論語首篇皆發此義而中庸尤極言之有聖學斯有王道乾元始萬物利天下而相忘於不言故論聖德以無名爲大論從政以不貪爲寶盡人合天之道莫不由此是可以概公生平矣先是雍正末黔中苗亂連年用兵不能定至是公疏言貴州境內生苗在南漢人在北而熟苗居其中生苗處深林密箐中有熟苗爲限隔常擧內地兵威以懾之故不敢萌窺伺自開拓苗疆之議行於是生苗界上咸屯官兵日尋干戈而生苗始不安其所至熟苗無事則供力役有事則爲鄉導軍民待之若奴隸生苗疾之若寇讎或生苗乘閒抄殺熟苗以洩忿或官軍僨事屠戮熟苗以冒功熟苗怨毒日積是以句結生苗乘機作亂也台拱本在化外自有司迎合邀功輒謂苗人願獻其地上官不察竟議駐兵遂使生苗煽亂屢覆官兵聞有就撫熟苗又被武臣屠戮且略賣其妻女是以賊志益堅人懷必死多手刃妻女然後出戰以致鋒不可當侵軼內地百姓被其荼毒此已事之明驗也爲今之計惟有下剴切之詔布寬大之恩棄苗疆而不取撤重兵還駐內地於要害處築堡修城俾民有可依兵有可守賊來則禦之去則捨之再懸賞以示有能擒首惡及率衆歸順者給與土官世襲分主其地更加意撫綏熟苗勿使爲生苗所劫掠爲官兵所欺陵如此則苗人自當向化若因循粉飾恐兵端不能息也時鄂文端爲首輔公謂之曰自公用師於苗吾數言其不可天道甚神人不可多殺惟君子爲能改過公其圖之　上卒從公言撤兵除新疆之賦黔人乃安內廷翰林余棟丁母憂　予假六月公請聽其終制因言翰林梁詩正服未除應緩其行走　上皆從之康熙時江南翰林非二甲不與公獨以三甲入選日講官及直隸學政均非宮坊不與公以檢討膺特擢不由階資其後　高宗命教習庶吉士未館選而　詔先下皆異數也生平介節義擧奬行嘉言不可勝紀而孝德尤著年踰強仕父母摩拊如嬰兒其防南河也同出者多以爲難公獨以近奉二親爲喜其從文貞游也方侍郎與文貞辨析經義常自日昃至夜中公端坐如植言不及終已無言及同直南書房侍郎久與居乃知公於文貞所講授篤信力行而凡古聖賢相傳性命之恉要皆能探取其所以然此所以忠誠耿著夷險一節而爲世完人也公無子以弟子應詢嗣所著楊氏全書爲門人所輯易義隨記八卷詩義記講四卷則治經之言也

朱文端公事略

公諱軾字若瞻一字可亭江西高安人康熙癸酉鄉試領解甲戌進士選庶吉士改知潛江縣有惠政時有鬫殺獄總督諭某權巡撫擬爲故殺斥令改讞公持前議再斥再覆如初總督調公至行省詰責公曰令所據乃初招公所據訟師教唆之通辭也總督怒將劾之公曰畏劾而枉殺人令不爲也拂衣出會

巡撫劉公殿衡至久聞公賢爲解於總督而廉之乙酉行取授刑部主事丙戌
遷員外郎巨猾余姓繫獄有力者爲營救公論如律衆搆以危言不爲動部屬
借遺已奉　恩旨緩追矣有以搢克見才者將求甚急公持不可爭月餘卒從
公議公受　聖祖特達之知自此始己酉分校會試提督陝西學政表章橫
渠之學以禮教變化氣質闢中正學大明故事歲試報部科有册費公不名一
錢以册發鄉遞部科吏怒不收彈劾公遲册遲延議降二級調用時科試尚餘
二郡未按臨代者已至會鄉試監臨巡撫將鳳闈秦士七千餘人具公揭請疏
留違之堅跪不起踰益譁知勢不可奪乃徐紿曰爾等論誠公俟出關乃可入
告比撤棘遂不復奏會有以其事　上聞者　聖祖垂問九卿大司寇韓城
張公廷樞昌言朱學使公明廉謹衆無異辭於是　特旨命公畢試事累擢光
祿少卿奉天府尹通政使丁酉巡撫浙江首除供億陋規減儀從食糲衣麤讌
會止五簋飭吏胥毋曳紈綺墨吏望風解綬去浙俗婚喪侈靡乃著家儀並
以士相見鄉飲酒禮刻行之陋俗丕變幕中不延賓佐每晨起治事手書口答
至丙夜不休尤慎於庶獄與僚屬論某獄情實某獄誣罔條舉姓名訟牒無所
遺衆驚以爲神浙西數百里藉海塘爲捍禦時築時圮公疏陳海甯老鹽倉等
處宜易石用樁又海潮北向者曰北大亹南向者曰南大亹南北兩山間曰中
小亹海潮向由中小亹入江則兩岸皆無患今中小亹竟成陸地宜挑濬又上
虞夏蓋山土塘宜改用石條列以聞皆報可北新關爲猾胥淵藪合搜剔宿弊
行旅便之修萬松書院躬親訓課士相砥以學行巡鹽御史哈爾金勒索鹺商
公劾之　命大臣鞫實論如律庚子冬內擢左都御史乞假省親明年還朝丁
父憂訃至勺飲不入口三日有　旨令在任守制公力請奔喪疏再三上通政
司抑之公請假葬親即赴軍前效力奉　諭往山陝督賑時　聖祖發帑金
五十萬兩命與光祿卿盧詢分往督察公力疾就道抵平陽疏陳賑濟事宜皆
報可於是察官吏安流庸禁遏糴招米商設粥廠立醫局補驛夫借給民人牛
種截漕米四十萬石幷請出京倉陳腐米平糶全活數十萬人會苦旱公爲文
禱神越日大雨又以積貯多有名無實乃瀝陳冒銷虧耗及出陳易新時掯勒

浮收諸弊請　飭督撫嚴禁兵勒所屬買補缺額爲荒備者　旨通飭行九月
反命請解任效力河工就便營葬事同列勸阻之因面奏　温旨慰諭命再往
山西試行水利社倉畫公會賑時條奏及此也會川陝總督年羹堯劾知府徐
容甘文煊虧帑　命公往陝西鞫問壬寅二月抵蒲州復請假歸葬奉　俞旨
給假葬親事畢遽回任以三月抵家十二月　聖祖賓天公痛哭就道馳謁
梓宮時　世宗嗣統夙重公凡大政事及進退人材　特命公與王大
臣參議雍正元年癸卯遷吏部尚書加太子太保入直上書房　賜第及銀千
兩是年四月舉　恩科　命典順天鄉試得人最盛　特旨加太子太傅是年
六月母夫人壽八十乞假歸　特予誥命　賜御書堂額權聯各一帑金二千
副以上珍御藥九月還　朝奉　命典　恩科會試甲辰八月典正科會試會
浙江海塘圮　詔公往浙督修報修餘姚上虞會稽塘工以丈計者凡七千海
甯二千七百有奇海鹽二千九百用帑銀十五萬五千七百兩有奇尋疏請四
品以上官許將本身妻室封典移封祖父母八品以下官許移封父母其繼母
生母請與嫡母俱封從之乙巳九月拜文華殿大學士仍兼吏部尚書　命與
怡賢親王共治畿輔營田水利發帑金百萬爲經費公悉心營度以漳衛滏陽
子牙永定滹路諸河爲經以趙北口東西兩淀爲咽喉蓄洩得宜溉田六千頃
尋合疏請分直隸諸河爲四局南運河及臧家橋以下之子牙河苑家口以東
之淀河爲一局請令天津道總理北運河爲一局請裁分司令通永道兼理苑
家口以西各淀及畿南諸河爲一局諸改大名道爲清河道管理下部議行丙
午春丁母憂訃未至而巡撫已疏聞　特諭吏部通政司及公家屬弗以母訃
告知朱軾彼性至孝今在營田水利工所旁無親切之人驟聞此信必過於哀
毀俟召回朕剴切開諭可也又　諭曰大學士朱軾之母岑氏壹儀淑慎訓子
成名今在籍病故著江西巡撫支給庫銀二千兩派兩司讀文致祭俟朱軾抵
家日舉行公入對　上開諭再三哀不自禁出宮門慟絕嘔血滿地　諭閣
臣曰大學士朱軾事親最孝朕所素知但伊母年逾八旬祿養顯揚俱無遺憾
宜節抑哀痛護惜此身盡忠正以盡孝前已降旨賜銀二千兩治喪遣地方大

員致祭今軾馳驛奔喪回籍朕深知其家貧可再賜銀二千兩其子亦令隨歸
到家守孝百日營葬畢卽來京辦事伊疏請終制情詞迫切此乃伊名節所關
朕知其出於至性但三年爲時甚久閒居在籍其心未必自安況畿輔水利事
正資料理可於八月起行來京備顧問既不任職則與家居無異於禮既盡於
心亦安矣軾年高體弱不宜過於悲傷況六十不毀載在禮經若能仰體朕心
護惜此身爲國家宣力其母有知亦必深慰倘過哀以致毀瘠則忠孝兩虧矣
并遣侍衛齎茶飯　賜之公歸營喪畢散　賜金於戚族之貧者明年九月入
都將至　上遣學士何國宗副都統永福出迎　賜膳　特旨許照怡親王
居母喪故事素服三年不補原官仍在內閣兼吏部都察院行走其朝會燕饗
俱不與戊申公疾　上賜醫藥存問時公子必增官大明知府　特詔召回
仍補戶部郎中便養也又　命內大臣福倫視疾公疏請解任　世宗手詔
曰卿才具優長品行端謹老成練達勤敏和衷朕所深知今偶患咳嗽自可從
容調理向來漢大學士多用二員今閣臣有張廷玉蔣廷錫辦理實無曠缺卿
當頤養之時必須寬懷澄慮不必慮及內閣職務致乖調攝之道朕昨遣內大
臣往視聞卿力疾叩謝次日清晨寒冷又至宮門謝恩是轉使朕心不安朕知
卿小心拘謹是以近來一切服食之物未便頻頻頒賜正以冀卿之安逸望卿
之速痊也其節勞靜攝導引沖和卽受朕恩賚亦免其拜跪卿年未甚老爲朕
宣力之處甚多不必以解退爲請其悉朕惓惓至意明年疾復作　上允解
部務專直內閣尋以失察呂留良私書吏議奪職　特旨留任　賜居海淀便
奏對未幾復原職庚戌冬　命兼管兵部尙書事癸丑署掌院學士甲寅浙江
海塘衝決在事諸臣意見多不合　上召公詢問公奏事難遙度願親往辦治
上大喜　命督撫及總理塘工諸大臣悉聽節制行次德州聞　憲皇
帝賓天痛哭奔喪至阜城　高宗特召回京臨　梓宮昏暈不能起　高
宗命總理事務　實騎都尉世職當是時公年已七十有一　天子悉用公
曉一切虛已咨詢公亦忘身殉國知無不爲因疏陳直省開墾之弊如四川一
省近經丈量招集流民開墾卒之逃亡遷徙事故紛然多於熟田加增糧額以
成清丈之名於　國課無補而於民生有害又聞廣西開墾之例弊竇尤多報
墾十數萬畝多係子虛因通行丈量搜求熟田弓口之多餘以補報捐無著之
數　大行皇帝洞燭情弊飭止丈量小民得免加賦而前此虛報陞科之
田業經入冊責令輸糧民益苦累至河南省報墾田地尤多不實夫　朝廷恩
免動以數十萬計如江南等省浮糧舊額一旦豁除百餘萬區區報墾之糧曾
何加於毫末請　勅各督撫將報墾田逐一查明如係虛捏卽據實題請開除
護短文飾者罪之又言近日法吏多以嚴刻爲能不揆情理之平但云不如是
必致上官駁詰部議吹求於是贓私先酌數目迫以極刑罪案自定供招誘之
伏法故生枝節刻意株連尤可異者凡屬吏所定之稿上官酌改必係加重否
則不易一字以爲改輕便似徇私不知心苟無私何妨屢改情罪未協豈憚紛
更請　勅各督撫嚴飭有司讞獄務在持平其鍛鍊誣枉者罪之疏入皆立允
通行乾隆元年丙辰公典會試　賜第地安門外又　賜金五百兩爲修宅費
八月疾大作　上賜蔘藥遣　御醫來視九月　命和親王來視十七日
車駕親臨慰問公力疾朝服迎拜戶外次日遺疏略云國家萬事根本　君
心所重者莫如理財用人臣核　國儲經費綽然後有言利之臣倡議加增乞
聖明嚴斥至於用人邪正公私幾微之際尤易混淆在審擇君子小人而進
退之愼之又愼此臣垂死時芻蕘之獻也奏上　上震悼　命輟朝一日
車駕復親臨哭奠再　賜帑金千兩治喪有　旨大學士朱軾品行端方學術
醇正純修清德望重朝端朕自幼讀書宮中常聞講論卽位以來正資襄贊茲
覽遺疏拳拳以吏治民生爲念具見忠悃可贈太傅入祀賢良祠尋賜祭葬諡
文端公自爲諸生至居政府食不貳膳無故不殺牲性介而和門生某饋遺公
稱量畢仍還之曰吾體未羸無藉於滋故稱量之則已受爾儀矣奚必及物邪
自浙撫內召瀕行劾免二令曰二人素貪劣吾去後必大肆後人劾之罪將不
測今以不職去正所以全之也大將軍年羹堯以罪誅父遐齡年八十餘法當
坐公奏以子刑父非法也臣籍錄年氏家書遐齡訓其子嚴罪在子不在父
世宗是之遐齡得免公凡所薦舉初不令其人知或左右微探其端必正色

曰斷自　宸衷非可以私恩市也長御史時　世宗以科道一體　命六科亦統於都察院科臣有抗爭者輙并及公公叩頭申救科臣得寬免時以比文黔公之於唐介云公與方望溪侍郎交最篤望溪嘗以周官餘論十篇之三示公公持至上書房手錄曰當吾世有此異人而　上竟不聞知可乎望溪曰今　上信大有爲而士大夫結習未除凡吾所云必君相一德衆賢協心然後爲之而可成成之而可久不然上求其誠心而下應以苟道民不見德反受其殃公志果大行異日以告於吾　君次第布之不必知自某也及公大拜乃以實畿輔一篇致怡賢親王合詞請開水利望溪謂公曰近畿積水無歸久矣必以數年疏決支河俾伏秋潦漲下流無壅然後規下地擇良有司官治一區爲民表使民豔其利而爭自營之苟少遽其節次勸必無功其後爲之數年果利害相半公由是益信望溪言凡吏疵民瘼辨賢抑姦胸中所知見壹爲公盡之且告以海內大事宜及時措注者莫如復明初大寧三衛兼求唐韓重華屯田故蹟自歸化城西連三受降城以達於寧夏及經略苗疆控制臺灣三事因盡出餘論七篇公皆慨然引爲己任會西陲用兵度無暇部署三方而公尋遘疾不果行　高宗諒陰依古禮法致行三年之喪諸王大臣屬望溪草具儀法及　制詔將頒復遽望溪至雍和宮討論公常左右之惟恐其言之不盡用也疾革望溪走視公驟然興曰子所言三事及九篇之書吾未嘗一日忘以聖天子維世礪俗謂子所云禮義之明人材之興也有日矣而吾將溘焉也夫子性剛而言直幸衰疾支離於世無求否則倘有國武子之禍賓實既沒吾病不支子其懼哉賓實楊文定公也公與望溪同直內閣雖入政事堂衆既退坐必下之行必後之望溪固辭公曰衆爭爲市道交卽此可示之以禮矣公所著有易春秋詳解禮記纂言周禮註解儀禮節略訂正大戴記呂氏四禮翼溫公家範顏氏家訓歷代名臣名儒循吏傳輶車雜錄廣惠編子必增官至通政使諶官至左庶子必坦舉人襲騎都尉長女字建昌李氏未婚守志以貞節被　旌褒文勤公爲撰傳　御製詩題之有卓哉朱氏賢女子柏舟矢志終不徙之句四十四年　上追念公清操宿學　御製懷舊詩稱爲可事朱先生

詩曰　皇考選朝臣授業我兄弟設席懋勤殿　命行拜師禮徐張時去來可事則恆矣時已熟經文每爲闡經旨漢則稱賈董宋惟宗五子恆云不在言惟在行而已如坐春風中十三年迅耳先生抱病深　命與親往視未肯竟拖紳迎謁仍鞠膝始終弗踰敬啓手何殊爾嗚呼於先生吾得學之體

陳清端公事略

前明海忠介公清節震海內後百餘年而　國朝陳清端公繼之二公皆粵產也忠介之意必欲事事復古清端則相時度地惟期實政足以利民忠介之清主乎嚴清端之清兼乎溫清如冰霜足以殺物清如雨露足以生物故學忠介而不至其弊恐流於刻學清端不至猶不失溫厚之意也清端公諱瓏字文煥號眉川海康人康熙三十三年進士授古田知縣四十一年調臺灣明年行取授刑部主事累遷郎中四十八年充會試同考官任四川提學道涖官之日止以一力自隨襆被蕭然衡校至夜分不輟杜請託壹意甄拔人才四十九年聖祖諭飭四川官吏加派厲民　諭及公任學道時操守廉潔會福建巡撫張清恪公疏請以公爲臺廈道從之公以興化易俗爲先務鎮以廉靜番民帖然官莊歲入悉歸公秋毫無所染五十三年超擢偏沅巡撫單騎襆被之任屬逆境上莫知其爲公也旣涖事屏絕苞苴革錢糧火耗一切章奏文移盡出己手以積役累民劾罷湘潭令王爰溱其徇庇不揭之長沙守薛琳聲並鐫級尋疏陳十事曰禁加耗以甦民困禁酷刑以重民命糴積穀以濟民食置社倉以從民便崇節儉以惜民財禁餽送以肅官箴先起運以清錢糧隆書院以興文教飭武備以實營伍停開採以防民患疏入　諭以躬行實踐勿鶩虛名五十四年入覲　聖祖目之曰此苦行老僧也十二月調福建巡撫　諭閣臣曰朕昨召見陳瓏細察其言論實係清官以海濱務農之人非世家大族又無門生故舊而天下莫不共贊其清非有實行豈能得此而其才復能任事國家得此等臣實爲祥瑞宜從優表異以勵清操　陛辭　上溫諭周詳問福建有加耗否公奏臺灣三縣無之　上曰從前各州縣有存留銀兩公費尚有所出後議盡歸戶部州縣無以辦公若將火耗分毫盡禁恐不能行且恐別生

弊端爲民厲又曰做清官誠善但恐清而刻人便不能相安須以清而不刻爲
御明年公疏言建陽縣有考亭書院爲先賢朱子晚年卜居故址城外朱子祠
曾奉　御賜聯額而祠宇湫隘宜與書院並行改造臣謹同督臣滿保捐費鳩
工又疏言朱子生於尤溪縣郭外之南溪舊有專祠請　賜匾額皆報可　御
書文山毓哲額賜之七月疏言防海賊之法與防山賊不同山賊之嘯聚有所
而海賊之出沒靡常也臺灣金廈之防海賊又與沿海邊境不同沿海邊賊之
患在突犯內境而臺廈海賊之患在剽掠海中也欲防臺廈海賊必定會哨之
期申護送之令取連環之保今提標水師五營澎湖水師二營臺協水師三營
各有哨船宜大書某營字樣於旗幟每月會哨一次彼此交旗爲驗送提督查
核若無哨旗交驗即察取某營官職名若海洋失事即察取巡哨官職名則會
哨之法行矣商船不宜零星放行無論自廈去自臺來者候風信順利齊放二
三十艘出港臺廈兩汛各撥哨船三四艘護送至澎湖交代各取並無疎虞甘
結按月送督撫查核如無印結即以官船職名申報則護送之法行矣商船二
三十艘同出港時官爲逐一點明各取連環保結遇賊必首尾相救否即以通
同行劫論則連環保之法行矣疏下部議以煩瑣難行議覆　上特韙其奏
各如所請行是年攝閩浙總督奏請以閩省收捐穀石應交巡撫公費銀一萬
五千兩撥充公餉又以巡撫任內支取司庫餘平項下銀六千五百餘兩爲賞
兵給役公用五十六年疏薦知縣田廣運陳璸汪紳文李丕煜林甲苑廷鍔靳
樹畹郭廷彩張文煒曾建標嚴維泳蔣運熠等備科中能寫撫字不加火耗歲
內全完請破格獎勵　上曰此奏甚善徵收錢糧惟少加火耗百姓易於輸
納斷不至欠缺也廣運等俱下部議敘五十七年疏言廣東雷州府東洋塘堤
岸每爲海潮泛溢侵損民田現飭勸紳修築請於見貯司庫之臣衙門公費銀
萬五千餘兩內動支五千兩解交粵省督臣以助工費得　旨如所請行尋以
病請告　上慰留之十月薨於位年六十有三遺疏言閩省捐穀項下應交
臣衙門公費及餘平銀二項除支用外現存司庫銀萬三千四百餘兩請委員
解京充西師之費以盡臣未盡之心得　旨以一萬兩存藩庫充兵餉餘即賞
其子爲葬具又　諭閣臣曰朕亦見有清官然如陳璸者實罕見前在臺灣道
任內所應得銀三萬兩俱於公事動用署總督印務應得銀兩亦未分毫入己
來京陛見時曾奏稱會取一錢即與百千萬金無異人所以貪取者皆因艱於
用度臣初任知縣便不至窮苦即一錢不取臣衣食亦能充足等語今觀其居
官實能踐所奏之言誠清廉中之卓絕者不加表揚何以示勸其追授禮部尚
書照尚書例議卹蔭一子入監讀書以示優禮清廉大臣之意尋　賜祭葬諡
清端公在官衣布素起居止一廳事昧爽治事夜分始罷自奉惟草具蔬糲以
勞卒官屬纊時一綈袍覆以布衾而已同寮入視者莫不感泣雍正八年　詔
入祀賢良祠乾隆六年　恩賜其孫子良爲舉人

齊勤恪公事略

公諱齊蘇勒字篤之滿洲正白旗人姓納喇氏初由官學選天文生爲欽天監
博士遷靈臺郎尋以內務府主事出任永定河分司康熙四十二年　聖祖
南巡閱河公扈蹕淮安奉　諭曰朕視黃河險要地方應下挑水埽壩現今永
定河經朕親臨指示辦有成效爾遵朕指示前往烟墩九里岡龍窩三處築挑
水壩數座於朕回鑾前完工公遵　旨如期竣事乃回任薦遷侍講祭酒仍管
永定河分司事奉　命同副御史牛鈕監修河南武陟等縣決口堤工公奏自
沁河隄頭至滎澤縣大隄十八里平衍處接築遙隄使全河水歸一道事力剛
深不致旁溢六十一年冬　世宗即位授山東按察使兼理運河事　命先
往黃河籌辦隄工時河南巡撫楊宗義奏請於馬營口南舊有河形處挑引河
公同河督陳公鵬年疏言河不兩行此洩則彼淤有必然之勢馬營口甫經築
隄若開引河有旁洩浸隄之慮事遂寢雍正元年授河道總督疏言陽武祥符
商邱界黃河北岸有支流一道隄繞行四十餘里不急爲截斷恐刷損大隄已
築壩堵絕並接築子隄九千二百八十八丈隔隄七百八十丈會奏　詔獎
山東諸湖蓄洩事宜以利漕運疏言汶上縣之南旺馬踏蜀山等湖東平州之
安山湖濟寧州之馬場湖魚台縣之昭陽獨山等湖滕嶧二縣之微山郗山等
湖皆運道所資以蓄洩昔人名曰水櫃因土民乘涸佔種漸至狹小宜乘湖水

稍蘆時除墾熟田畝外丈量立界嚴禁侵佔設法蓄水如遇運河水淺引駐湖
中相平即築堰截堵遇運河水淺則引之從高下注其諸湖或應築隄栽樹或
應建閘啓閉令各州縣備例辦理則運道深通漕艘無阻滯之虞矣八月奏言
洪澤湖水復歸黃水有倒灌之勢臣率道廳督築清口兩岸大壩束清水以抵
黃河現在淮水暢流惟此壩在洪濤大溜中兩面受敵必須加意修防因派員
弁駐宿工所多備埽料樁繩等項如遇湖漲壩工稍有蟄陷即下埽搶護遇黃
漲即駕小舟往來疏濬不令少停九月奏報秋汛已過河工平穩得 旨下部
優敘 特賜戴孔雀翎三年夏廣西巡撫李公紱將之任 上諭及淮揚運
河淤墊年久水高於城危險可虞紱奏言若於運河之西另挑新河一道以所
挑之土另築西隄而以舊河之身作爲東隄則東面永無潰決之患 上即
命李公往會公商酌公奏言淮揚運河綿長三百餘里上接洪澤下通江口河
之西岸逼臨白馬寶應界首諸湖水勢汪洋一望無際今若改挑新河築西隄
於湖水之中樁插難施東岸之閘壩涵洞皆須另行創建糜帑千百萬終難告
就 詔同總督田文鏡察視引河有無裨益公奏言挑挖引河必須上口正對
頂衝而下口有建瓴之勢方可吸引大溜歸入新河借其水力滌刷寬深嵇曾
筠所挖引河工已將竣臣往看上口之地勢與現在水向不甚相對改挖上首
三十餘丈以對頂衝以迎大溜又往對岸指示建築挑水壩挑溜順行以對引
河之口俟水漲時相機開放庶河勢得以直暢東注而南岸隄根可保無虞奏
至 諭曰朕慮嵇曾筠或料理未妥今覽奏方慰可謂得法矣七月 命內閣
學士何國宗偕測算官攜儀器閱河運與公會同勘視公尋奏言洪澤湖滾水
石壩舊立門檻太高不能隨勢洩水請 敕閱河諸臣用儀器測度地勢改落
石壩門檻庶全湖宣防有賴又奏言治河物料用葦柳而柳爲尤柳多則工堅
帑省柳少則用葦多而工不固臣飭道廳及營弁各於空閒地栽種柳秧據報
成活八十九萬二千餘株又山東江南瀦水沮洳之地皆可種葦令廳員買葦
根試種近據報微山湖種葦八頃餘已有成效應請 敕部酌定嗣後凡種柳
八千種葦二頃者各予紀錄一次並責成汛弁培養補植並得 旨允行十二
月奏言河臣薪水舊由各廳供應每年一萬二千餘兩臣奏明禁止並裁革四
季節禮又河標四營舊有坐糧四十分每年千一百餘兩臣到任後交中軍爲
修造墩臺製換軍械之用其鹽商陋規銀千兩爲出操犒兵賞功犒勞等費而
每年往來勘估及伏秋兩汛駐劄三省適中之地凡車馬舟楫日用米蔬之需
遠者數百金近者一二百金拮据實甚現據河庫道張其任言庫收錢糧向有
隨平餘銀四千兩除道署日用及各項工食外餘請支銷看工車船等費臣因
未經奏明不敢擅便得 旨此項通融取用甚好卿之清勤朕所深悉勉爲之
四年夏奏睢寧縣朱家口黃水驟漲東岸壩臺大埽蟄陷現在防守修築
上諭閣臣曰齊蘇勒在工年久清慎勤三字均屬無愧今年已望七見壩埽蟄
陷必晝夜焦急朕甚憐之且此時勉強施工將來伏汛秋汛恐又不免衝決可
令酌量情形不必急迫公遵 諭俟過伏秋二汛并力搶修十二月奏朱家口
決口堵閉合龍黃河自豫省至海口西岸隄壩完整 諭獎其經理有方加太
子太傅五年以衰病奏 遣太醫齎藥診視尋入覲 諭嗣後歲支養廉銀萬
兩六年江督范時繹江撫陳時夏奏 詔開濬吳淞江因於陳家渡築壩松江
守周中鋐率千總陸章乘船督工下埽值潮回溜激中鋐章俱歿於水事 聞
予贈卹公聞信即馳往經理其事尋奏言吳淞江陳家渡舊有土埂三道未
嘗挑清致有停沙淤塞之患今築壩開濬適遇江水海潮並長刷淨土埂毫無
阻滯工程可期速竣 上諭部曰吳淞江工程係范時繹陳時夏應辦之事
齊蘇勒一聞陳家渡壩工衝埽即親往經理仰賴神佑水勢涌長將泥沙徹底
刷淨水無阻滯工可告成此即封疆大臣實心爲國爲民感召 天和之明驗
可從優議敘七年正月以疾劇奏 上遣太醫視疾二月薨得 旨齊蘇勒
忠誠爲國志行端方操守潔清辦事明敏自簡任河督以來黃水安瀾運道通
順隄工堅固河帑核實厥功懋焉今聞溘逝深爲軫惻應得卹典照例議奏外
可賞輕車都尉世職並賞銀三千兩爲歸櫬之費歷來河臣如靳輔齊蘇勒實
能爲國宣勞有功民社著擇地合建祠宇令有司春秋致祭以昭朕優獎功勳
至意尋 賜祭葬如典禮謚勤恪公任河督七年疏復瓜洲花園港運道建閘

啓閉以順水勢堵瓜洲城西新開河道以免江水逼城民尤德之八年　詔建
賢良祠京師公與靳文襄公並入祀

潘襄勇公事略 孫紹周　姪孫之善

潘公諱育龍甘肅靖遠人以行伍隨征湖廣茅麓山賊李來亨有功補把總康
熙十四年陝西提督王輔臣叛應吳三桂公隨揚威將軍阿密達擊賊於涇州
平涼又勦賊於慶陽寧州俱有功時臨洮鞏昌秦蘭俱陷賊寧夏道梗公赴提
督陳福軍前由紅河川白馬城等隘轉戰七晝夜達寧夏駐靈州招撫散卒旋
以陝西總督哈占調援山陽敗賊於甘溝口擢千總十五年隨撫遠大將軍圖
海率兵討王輔臣奪平涼城北虎山墩斷其餉道輔臣乞降擢守備十七年賊
犯牛頭山香泉公隨總兵王好問等由小横前進賊夜遁追至渭水擊斬甚衆
十八年冬克梁河關斬僞游擊李景才等復興安僞將軍謝泗總兵王永世降
十九年敘功加一等擢都司僉事十月隨總督哈占勦四川逆賊恢復大竹渠
縣二十一年擢游擊二十七年陝督噶思泰疏薦公才識明敏深悉河西地利
番夷情形且久經戰陣著功績請陞肅州副將　上允之是歲學士達瑚郎
中桑格自西藏奉使旋至嘉峪關外爲西海阿奇羅卜藏所刦振武將軍孫思
克計質宰桑於關內送歸我使臣公同游擊韓成等搗其巢穴斬馘四百餘阿
奇羅卜藏遁事聞得　旨嘉獎三十年赴寧夏防勦噶爾丹時改肅州協爲鎮
即擢公總兵三十一年降番篤爾羅卜藏額林臣奇齊克等復叛公追至庫列
圖嶺斬四十餘級擒百二十人三十四年噶爾丹所屬回子塔什蘭和卓等五
百餘人過三岔河公擊之三十五年五月公從征噶爾丹師抵昭莫多賊飛砲
迎擊中右頤猶殊死戰賊敗遁八月　召赴京　上撫視其創　命御醫調
治　賜衣一襲尋調鎮天津　予雲騎尉世職三十八年　上南巡公迎覲
命綠旗官兵射以公訓練有功　賜貂裘疏言各省候選武舉請分提鎮標
效用果騎射嫻熟即以千總把總題補三十九年疏言通州迤南爲漕運孔道
副將轄十三營相距遼難於約束應改務關營游擊爲參將設中軍守備一千
總二把總三其三營原設把總及寶坻崔黄營守備把總俱隸務關營參將並
下部議行四十年擢陝西提督　賞戴孔雀翎四十二年冬　上西巡公迎
鑾於洪洞　賜輪忠闡外額　上駐蹕渭南　閱固原官兵射　諭大學
士馬齊等曰朕巡歷諸省閱綠旗兵丁無如潘育龍者乃加公一級四十八年
諭兵部曰陝西提督潘育龍久歷戎行懋著勞績歷二重鎮克殫謀猷自擢
任西秦以來馭兵飭伍有勇知方邊境肅清閭閻安堵宜晉加顯秩用彰異數
著授鎮綏將軍仍管提督事以示朕優眷老成至意四十九年春　上幸五
臺山公入　覲迎　鑾於直隸瀑水　上念其遠涉　命在王快莊憩息公
請扈　蹕五臺　賜御馬二令乘以隨四月　陛辭復　賜宴並朝服一襲
賜詩有守土防邊資壯略披堅敵陣表彤弓之句五十一年疏言卦匪陳四等
率妻子避走外方濕走馬上竿踏索算卦爲生俗名曰卦子大抵江北皆有之
原屬游手好閒之徒結黨沿途搶奪臣飭屬擊獲二十八起計男婦五百八十
九名並騾馬猪羊六百有奇俱移咨督撫審訊請通行各直省大吏責令所屬
於各鄉村堡查令改業或編入現住地方爲民或撥給絶戸田畝或令開墾荒
地其馬騾牲畜變價爲牛種接季取鄉約保結出外生事者擊究地方官縱容
發覺者罪之　詔曰可五十八年以病乞休得　旨卿開任提督將軍以來勞
績素著邊圉重地正資料理著在任調理三月再疏乞休　上仍慰留七月
薨贈太子少保　賜祭葬如例謚襄勇孫紹周襲雲騎尉授二等侍衛雍正三
年授參將遷廣西副將八年從總督鄂文端公開古州都江河道屢擒斬逆苗
夷其寨以功擢右江鎮總兵　賜鞍馬乾隆六年擢雲南提督　賜戴孔雀翎
十三年調古北口提督明年以疾歸十八年卒　上念襄勇公功　特賞恩
騎尉世襲罔替

從孫之善幼隨襄勇公效力康熙三十五年從征噶爾丹於昭莫多中火器傷
詔來京醫治特授藍翎侍衛尋　賜孔雀翎授肅州游擊領兵駐防哈密五
十四年二月策妄阿喇布坦遣賊二千來侵之善率兵二百擊敗之事聞得
旨優賞尋　諭樞臣曰游擊潘之善以兵二百敗賊二千當此承平日久兵革
休息時倉猝聞能如此奮勇非尋常可比應再加恩其越等陞用還潼關副將

五十六年隨靖逆將軍富寧安擊準噶爾於烏魯木齊斬級最多　命優敘尋
諭廷臣曰近日綠旗武官感朕恩皆有捐生敢死之心如潘之善率所屬
兵二百擊敗賊衆二千臨陣時一手持刀一手持弓笑曰此我等報効皇上之
日也哈密回部及被獲之厄魯特等皆言其驍勇爲漢人冠極口稱贊朕甚嘉
之五十九年復擊準噶爾於烏魯木齊有功雍正元年羅卜藏丹津叛有賊三
千來犯夾擊大敗之　優詔嘉奬四年擢川北鎮總兵入覲　命叩謁　景
陵　賜賚甚厚調西安鎮署陝西提督屢疏皆稱　旨　手諭曰向來但知爾
勇未料爾有此才也又曰爾係朕極賞鑒之人今果不謬矣似此據實不隱封
疆大吏中更屬難得勉之七年以疾乞休　遣太醫馳驛往視賞銀千兩爲調
攝之用尋署固原提督　諭曰此任乃爾叔祖潘育龍之所整理爲天下第一
營伍其流風餘韻至今猶可觀其勉紹前徽可也八年卒　賜祭葬如例論者
謂　本朝名將以至少擊至衆者推之善爲最次則雍正中副將韓勳以兵四
百破滇苗數千旋以兵二千破苗數萬於烏蒙副將樊廷以兵二千拒厄魯特
二萬衆於巴里坤乾隆中將軍兆惠以兵四百敵回衆三萬於黑水營皆蒙
列聖優褒宣示中外云

殷熙如軍門事略

殷公化行字熙如陝西咸陽人八歲失怙特貧無依父友王某撫以爲子年二
十中武科康熙八年成進士後始復姓會吳三桂反黔滇皆陷　天子命閣
部莫洛爲經略自秦進討授公守備募義勇以從行至寧羌州久雨糧匱軍心
變提督王輔臣叛經略遇害公陷賊中稱病深自晦匿明年官軍復秦州　詔
被脅官兵許歸伍陝督哈占知公不爲賊用奏復其官從大將軍圖海復平涼
勦牛頭山賊復香泉十八年僞將軍王屏藩赴漢中遣驍將陳君極引兵二萬
出寶雞大將軍檄公赴援未至賊圍西山堡甚急公身先搏戰一鼓解其圍守
紅崖堡再戰再捷相持數月賊終不能克遂引去時賊盛兵窺秦隴公扼險挫
其鋒不能過寶雞一步全秦晏然大將軍嘉公功奏授副將銜是年冬官軍三
路進勦奮威將軍王進寶出寶雞勇略將軍趙良棟出略陽公從大將軍由興
安大泥峪先驅至鎮安伐木爲橋濟師自龍洞川攀藤而進攻兩河關先登克
之長驅擣興安復洵陽抵漢中與奮威軍合明年進取川蜀公駐漢中會餉全
蜀平議征黔滇建威將軍吳丹由永寧進勇略將軍由建昌進未及期賊將胡
國柱陷瀘州攻永寧秦督奏授公漢中副將引兵二千援蜀從建威將軍復瀘
州從振武將軍鄂克濟哈救永寧未至而永寧陷土提督一總兵七副將一乃
議退守敘州大軍先行公以孤軍殿國柱率二萬衆來追衆甚恐公曰今日之
事以必死求生則生以倖生求生則必死我若走賊追躡之立盡兵法易地用
衆險地用寡當據險待敵猶兩鼠鬭穴中力大者勝耳遂扼險而陣賊悉銳來
攻士皆殊死戰迨暮以草人秉炬爲空營引軍潛退賊疑不敢追乃得與大軍
會夜半追軍復至火光燭天諸軍皆引去公仍殿後自永寧至瀘州二百餘里
路險絕公且戰且退十二晝夜不解甲竟得全師還公語諸將曰兵不難於進
難於退進則士氣勇退則氣怯兵法云攻必攻其心守必守吾氣我軍不失守
氣之道故得全諸將乃服公智勇多就公決機宜矣敘郡與瀘州並當賊衝瀘
州有重兵守之敘州則三降將各領兵守心叵測衆議以奮威將軍子王用予
往守之用予不往乃以公守敘州公屢請增兵無應者未幾賊大至環城而攻
公推誠待三降將協力固守賊來攻輒擊卻之如是者數率解圍去時成都傳
言敘州已失大吏皆震恐比得公報乃安明年賊遁還雲南公領兵追擊達尋
險抵馬湖府而還從西安將軍復永寧還駐漢中尋調三屯營副將時康熙二
十三年也三屯去京師近　聖祖東巡屢過之　召對稱　旨　賜御用佩
刀擢臺灣鎮總兵再　賜貂裘白金臺灣故鄭氏地其民多俘徙以來習於悍
戾生熟番錯處文武吏三歲輒遷鮮善治公宣布德教撫戢兵民人稍稍興於
禮讓爲初議築城而難其費大吏謀於公公曰地多浮沙時震動城之不易且
孤縣海外惟恃中國威靈統攝之若僅畫疆而守即有城不足恃事遂寢然謂
軍府所在不可無木城親入山相度得木材令麾下卒人致二章不旬日城成
居三年調鎮襄陽　陛見屏左右語良久天下形勢人才風俗無所不咨詢公
悉心以對其大者有罷臺灣鑄錢及秦中販鐵二事臺灣故行永歷錢既入版

國部頒臺字錢式鑄故錢鑄之以有臺字故不行於內地商旅得錢必降價易銀以歸鑄日多錢日賤銀一兩至値錢三四千而給兵餉則銀七錢三有成例兵民皆弗便每因互市生端幾激變公屢請停鑄當事不能用至是具言之

上愕然曰此事殊有關係若在任時胡不言公頓首言武臣不敢與錢穀事

上曰爾至鎭可言之對曰臣今已離臺灣越省言事非職守雖有疏恐不得達　上曰第作條奏來公還鎭具疏上之累格於通政司再具疏而以奉

上指白通政乃得達事下戸部議不行　特旨下閩中督撫議竟得停鑄兵民始相安關中連旱荒流移至襄鄧閒者尤衆　上微聞之遣使數輩勘視還報皆言無大害而秦中當事方議移甘涼軍夏之粟濟關中公自襄陽入覲備見諸顚連狀乃以關中大荒及襄鄧流民之苦一一奏聞且曰民爲邦本而三秦又天下根本若不速救老幼必塡溝壑少壯將無所不爲往歲用兵隴蜀秦民嘗罄積儲以供饋運屬歲不繼則肩負襁負攀藤引葛數千里輸軍前軍賴不匱今天災至此死亡且盡惟　聖主哀憐又曰古有移粟之法謂地近便轉輸者耳今秦中諸邊去省會遠又無水道且諸邊亦無多儲積移邊儲以救荒非計也東南諸行省方豐稔若截留漕運之米泝黃河至孟津敖倉挽之入關漢唐運道具在費省而功倍襄陽至西安雖頗遠水陸皆可通

上善以爲然翼日　詔廷臣集議　命漕臣截漕粟溯黃河運入關者二十萬石遣廷臣會楚督輦米自襄陽經汝洛入秦中者十萬石秦民以饑而流民之在襄者失業羈棲或壅處而暮或與土人相鬭訐公勞來安集飢者餒瘦病者予藥假貸者與錢米不遺餘力鎭署在穀城去鄖城百八十里嘗有奸人誘流民爲亂謀洩郡守閉城大索遂公入郡彈壓且令流民無保結者悉羈之公曰何地無奸驅流民是激之變也乃堅不行而悉布腹心擒奸首置之法餘不復窮治流移始安郡以無事其明年乃有商洛轉運之役襄陽遡漢江而上有丹水通商州之龍駒寨距西安僅三百餘里山徑僅及陸運更艱唐劉晏嘗一用之近代無繼者　上命襄陽陸運至陝千餘里太勞民聞有水道使廷臣相視得實　命楚督丁思孔及公發襄陽米二十萬石水運至商州復陸運至西安平糶且招流民使還鄉事屬創行在事者茫無成見有司盡拘江船以待公曰江船大者載二三百石前至小江口須用溪船所載不過二十石計減江船一須溪船十今溪船絶少用則須造而多拘江船何爲且轉運非一日事予之價則舟人爭來拘之則屏迹不至立麾散之而操筆條列應行事宜究其始終利害曰籌運末議大略言水運用船或僱或造悉如民閒價値陸路即募流民之在豫楚者使之肩負得食其力兼可還鄉予僱値宜少優其他分官設站之法甚具諸公初有異同已而悉從公議公又念水路無他虞陸運數百里山谷閒聚夫千萬計自非控馭得宜恐生變乃以水運委同事而自任陸運廣募流民爲運夫編以卒伍法擇善書計者領之先馳至龍駒寨度地計程自襄陽遡漢江歷穀城光化至均州小江口經內鄉淅川過荊子關徐家店入商南境過竹林關抵龍駒寨凡水路八百七十餘里計運費每石五錢有奇皆督水運者主之自龍駒寨經商州踰秦嶺度藍橋過七盤坡抵西安會城凡山路三百七十餘里皆公主之分十二站每站撥千把總一人司收發兵十數人司催押又以龍駒寨商州秦嶺鋪七盤坡爲四總站撥府佐及守備各一人領其事擇祠廟爲行館無則編茅結廠以居流民自襄應募至龍駒寨者人與米一斗錢百文爲路費既抵龍駒寨則人肩五斗運至一站者予銀五分爲僱値部署既定民夫集而運舟不至夫稍稍散去復多方招之閒或糧艘驟集而夫不足則更募人畜濟之其有便道還鄉者量予錢米資其歸事叢弊起曲折甚多公隨地隨時規畫措置皆得宜方暑雨跋涉山谷閒鬢髮爲白初議支給運費及司糶者皆文職其武職督運而已然文臣應錢穀一經手或有後慮戒弗預不得已皆將校分任之而所委道府府佐率遠巡中路或託故卻回其至者亦袖手避行道上日向站員索收發數轉報塞責而已比米至秦省司糶者倘未至公念饑民急得米遂開糶五岳廟令守備主之米既流布民大安民閒有藏粟者悉出市不復待價米價漸平二麥既登秦民不復苦飢乃請　旨停續運起二月迄六月而畢事秦中洊荒自公　陛見時極言於　上始議捐賑議轉運迨涖任則日夜安集流民至是乃身督運運成而公還適與救荒事相爲首尾若

有天意靖安西翊寧夏總兵寧夏自古用武地兵勁健敢戰而亦貪狡易犯上公至則嚴戢守申軍令飭其驕黠拔其才使更定部曲爲分合法以練士士皆可用製子母礮衛駝馬備芻粟以待徵發乙亥冬　上將大征厄魯特議三路出師以陝西出者爲西路進衛會圖納至莊浪會陝西將軍會議提鎮議兵事公條列征行入事諸公善之屬公起草入奏　命廷臣集議悉見施行時議知噶爾丹在柯布多西路兵期以三月中旬出肅州之鎮彝循黑河向嵬都崙而進發西安滿兵三千漢軍千河西提督及四鎮兵六千深入勦寇而以一總兵官率騎卒三千駐中途備接應滿兵帥則將軍博濟副都統四人佐之漢帥則振武將軍孫思克公與涼州總兵董天成肅州總兵潘育龍佐之二將軍四都統皆議散而以孫思克爲長合將校兵廝二萬二千餘人人持五月糧馬皆有副以牛羊爲一月食征行兵人賜治裝銀十兩寧夏鎮當發騎卒千五百期二月初會甘州飼馬以行孫將軍以三月草未青請緩至四月先在莊浪會議時公請噶爾丹宜在京師西北山西正北而寧夏之東北也若從甘州趨嵬都崙則偏於西恐不相值衆莫敢決乃別爲使臣言之至是奉　諭西路兵毋出鎮彝改從寧夏出塞四月發太壩當於三月初出兵既得　詔師期甚迫度遠鎮兵不能悉至將盡發寧夏兵乃檄部下悉士馬數各備行裝以待復得　旨大將軍費揚古以二月二十日發京師孫思克兵亦令二月二十日左右發寧夏師期益促有司所徵調芻糧倉卒未集而本鎮所儲積多侵耗其僅存者亦朽敗不可食諸營驛馬及損納之馬自遠至者並羸瘦公度官所給糧馬不足恃又兵無廝養則任戰者少乃令兵二人帶餘丁或子弟一人供樵汲牽驅之役又人備駝二頭供任負其兵士應支之糧給價自買悉得善米又令多辦糗糒乾餱及解渴藥以從軍裝之外若雨具寒具草囊鞦鞋韈縧繩索之類無弗備及期諸將皆至傅將軍率滿漢軍三千孫將軍率所部千八百董總戎率涼州鎮兵千二百潘總戎率肅州鎮兵千相繼發寧夏二十五日公率遊擊守備以下官三十五員騎卒三千餘丁千五百廝養數百分四營繼進銜尾行傍黃河行十許日遂度戈壁戈壁者無水草廣漠百積也又二百餘里至一山有古

碣曰兩郎山或言即狼居胥也四月四日至郭多里大將軍已過倍道行至翁金而得減兵之令初甘涼肅三鎮兵自遠赴至寧夏即出塞不及飼馬軍士得倉粟及餘馬駝畜皆不暇擇且以爲噶爾丹不可必遇出塞稍遠當耀兵而還不甚愛惜資糧及度戈壁馬遂相繼斃更前益苦乏水而草未盡芽會大風雨連數晝夜寒且飢道斃者相枕藉有潰逃者追斬之不能止於是孫將軍議選精卒併糧馬以進其麾下僅得四百人涼肅二鎮各三百人而檄公留千五百人以五百人與滿兵五百屯翁金爲後糧至守之以待還師寧夏兵固多預備公又善訪求水草雖踵大兵後常不乏身先將卒日步行數次節馬力遇風雨護覆蔽之或溫以火馬少斃者所裹糧日檢飭不得遺棄及恣食人有餘糧馬有餘力比得檄欲請勿減而孫將軍已前行不得已如令減遣而選銳卒千八百人留五百人屯翁金餘率以進數日及大將軍軍皆甲以行時近賊地宿草爲賊所燒數百里皆灰燼新草未芽大將軍所領皆棄旅裹糧甚少恆苦飢公以所餘假諸人五月四日至土剌河十三日前軍已哨得賊嚴陣而進涉淖至昭莫多其北大山千仞壁立山下平川廣數里林木斷續有河流其間曲折環繞其南山差低於北漸陁而下有小山橫爲戰地也小山可二十仞自西上爲崖三層乃至巔自東上僅崖一層大將軍與孫將軍已上山前軍與噶爾丹遇佯北以致之賊恃勝轉鬬而前將爭小山公方將兵至山足知賊近急登山遇孫將軍方下山公言宜急據此山巔不可下語未竟大將軍亦至復言之大將軍曰日將暮矣大敵不能即至當以來日戰公曰戰即來日若此山爲賊據我營其下可乎大將軍曰賊甚近不戰爾能夜守此山乎公曰願守此迴鞭一麾兵皆上南至山巔而賊亦登見我師既據巔遂止東崖下以崖爲蔽發礮上擊時大將軍布陣令河西兵居中滿洲蒙古兵居左右翼及戰寧夏兵千數百人居左甘涼兵千人居右皆登巔以陣其右衛西安諸滿兵分列寧夏甘肅涼兵左右在山下川中及南山足而蒙古扎薩克諸兵又分列滿兵左右賊爭小山衝中堅敵河西兵迎其鋒公令士卒皆下馬發子母礮疊擊之噶爾丹及其嫚阿努娘子等亦皆冒矢石率衆合騎而鬬鋒甚銳殺傷相當勝負未決公使人

告大將軍曰川中兵宜從柳林出衝其脅賊必亂既又望其陣後林中人馬甚衆而不出戰必婦女輜重也復告大將軍宜遣一軍往南出不意劫之賊返顧必擾動大將軍皆從之公望見兩軍將薄賊遂鼓兵控矢而下呼聲震天賊衆遂披靡墜下山者滿阬谷棄仗如麻殺阿努娘子擒斬二千餘乘勝逐北公策馬先馳麾下卒擁纛繼進遇輜重戒弗取且射且逐月下追三十里回視他部兵無至者而大將軍傳令收兵乃整軍還翼日大將軍會衆斬俘搴旗舉酒勞諸帥大獎公曰昨日之戰賴公以濟　國家之福　主上之望也　主上屢稱公才今乃見之比還朝具以公功聞　上由是益眷公當是時　上駐蹕二十八臺捷聞大喜遣侍衛迎勞將帥尋有　旨遣諸將還鎭公引軍入河套以八月杪抵寧夏其所留甕金兵孤懸單弱遇噶爾丹之姪丹吉喇敗而西以千餘人乘之多所殺傷奪路以去設如公初議以三千人一總兵守之皆成擒矣明年上疏請將兵從郭多里深入務殄根株疏至　上已發京師公迎駕至清平堡薄暮立　召入　賜坐褒獎甚至遂扈從至寧夏在道十餘日數蒙　顧問　賜飲食器物無虛日　上御閱武臺　命公指揮步騎大列陣進退分合練習整肅　上大悅　命官兵皆以班坐　賜酒食撤　御膳賜公又　召至御座前　手賜酒三爵指示新降附人曰此將軍即殺敗爾等者也　御書深沈節制四字以賜尋　賜戴孔雀翎充參贊大臣俾與議政之列漢總兵從無議政之例異數也四月望　駕發寧夏公率所部兵從大將軍出塞人持四月糧期深入捕噶爾丹必得乃已會噶爾丹仰藥死姪丹吉喇以其骨西行大軍行至郭多里盡降其餘衆追丹吉喇至大戈壁不及而還大戈壁者五百里無水草處於是漠北無寇跡矣師還大饗犒士告成功乃疏濬諸河渠引水環城徧注諸村堡復朔方水利又念邊地尙武文教未敷乃勒　聖訓於萬壽宮宮後創立義學擇貢士爲師闢閑田若干頃以其租供生徒月餼自爲記勒石俾世守之論平寇功授雲騎尉世職加封三代未幾有廣東提督之命便道過咸陽展墓爲同堡人代輸一年租賦縣學尊經閣廢捐五百金獨成之三十八年疏言武職坐名題補引見未逾六年者請免咨送庶職不至久曠從之又疏言臣標將弁請照沿河例坐名題補格於部議　特旨照所請行四十年冬連陽八排猺滋事戕副將林芳　詔公及廣西湖南提督各率兵隨將軍嵩祝進勦平之尋以原品致仕四十二年　上幸西安公迎　駕　賞第四子純爲三等侍衛四十九年卒

藍襄毅公事略 孫襄毅公元枚

藍公廷珍字荊璞福建漳浦人幼隨族祖義山軍門入伍康熙三十四年授把總累遷守備又六年擢溫州游擊敗海賊於南麂外洋乘風縱擊窮追至青水洋沈其一舟獲其二斬首十五級生擒二十七人明年敗賊於官山洋奪巨艘二斬首二十一級生擒六十四人凡汪洋絕島官兵不到之地皆深入窮搜賊聞風破膽皆曰謹避老藍他鎭協易與耳自是威名日盛諸將多忌嫉者上官亦惡其形己短譏於總督滿保將劾之提督吳陞固爭謂公爲兩浙第一將才滿公未信也會閩東大盜孫森等竄遂陽礮艦遁入海　聖祖震怒責成沿海疆吏期必得滿公入覲奉　嚴諭由海濱巡行南下至溫州總兵來謁問將弁賢否及藍某安在總兵曰彼在家觀劇未暇來也滿公怒撻總兵揭具白簡將上舟次瑞安公迎於江滸滿公曰觀劇忙邪何爲來此聲色俱厲公從容曰某於某日自海面緝賊來在黑水外洋與賊大戰斬級落水甚多擒逆盜孫森等九十餘人盡獲其船礮軍械敢獻俘滿公愕然曰有是哉幾失吾良將也召入舟厚撫之提督吳公繼至笑曰何如余言固不謬也乃劾總兵而薦公時五十六年夏四月也尋擢澎湖副將遷南澳總兵六十年朱一貴作亂陷臺灣總兵歐陽凱副將孫許雲等遇害五月七日警報至公條上進兵事宜首請總督駐廈門就近督勦時滿公已飛檄調公而自兼程赴廈見公議大喜令總統水陸官軍領戰船四百艘弁兵萬二千人進勦六月抵澎湖用閒諜得賊中情形言於提督施公世驃曰賊皆烏合不足憂但衆至十餘萬誅不勝誅且多殺生靈無益宜張示止殲渠魁餘弗問則人人有生之樂無死之心可不血刃平也施公從之師抵鹿耳門賊扼險拒敵前鋒林亮董芳殊死戰公率大隊繼之遂敗賊衆奪取鹿耳門乘勝進攻安平鎭拔之戒將弁無妄殺掠徧檄居民書大

清夏民於門者即免誅自是脅從多解散各爲自全計尋戰於四鯤身大敗之
追至七鯤身濰口以小艇載火具盡焚賊艦越日賊出數萬人架礮列盾布陣
來撲戰公親突陣大破之復遣舟師以小艇附岸夾擊賊大潰溺斃千餘人自
是退保府治不敢出施公用降者計夜遣林亮董芳等率公千二百從西港仔
暗渡出府治之背公謂施公曰此賊奇計顧賊衆兵單脫有失賊難制矣公宜
遣將於濰口分遣夾擊某親率大軍繼亮等之後方可萬全遂乘夜進發抵西
港仔黎明登岸令空舟悉回安平或問之公曰示軍士必死無還心今日戰勝
明當直抵府治耳會賊在蘇厝甲與林亮等決戰勢張甚公分兵入隊馳赴之
賊望見驚曰此老藍旗幟也戰稍卻公乘勝擁之大潰夜駐鞏頭欉料賊必責
夜劫營漏初下傳令撤帳房捲旗幟露刃伏芒蔗間夜未半賊至忽失大營方
驚顧俄金鼓大震我軍四面突出賊大亂自相攻殺比曉追敗之於木柵復敗
之於蔦松溪一貴遁官軍入府城秋毫無所犯民大悅自進兵至此先後裁七
日耳乃分遣諸將復南北二路一貴走下加公密遣將擒一貴於溝尾莊幷及
其黨臺灣平公尋擢臺灣總兵秋七月南路阿侯林餘孽復起討平之招降陳
福壽等十數人皆渠魁也爲之美衣飾恣其出入炫耀以動逸賊使悉來歸九
月施公卒公權提督事餘賊以次擒滅雍正元年逸盜楊令復謀作亂遣弁捕
滅之臺匪根株盡絕冬擢福建水師提督　賞花翎加左都督世襲三等輕車
都尉立巡防之法數千里波恬浪靜商旅晏然二年入覲　諭赴馬蘭峪叩謁
　景陵回京　召對　賞賚稠疊七年春　賜御書福字幷食品前後二十
四種病聞遣太醫馳驛診視七年十一月薨於位年六十有六　優詔賜卹
賞白金二千兩庀喪具　賜太子少保　賜祭葬　予謚襄毅公自幼失學壯
力農將略由天授所規畫動合古兵法居官以政學征臺後所業益進黜寬幕
客稿多中窾會於軍國事盡力爲之尤愛惜人才所汲引多至節鉞然未嘗有
德色也子日龍襲輕車都尉世職官銅山營參將

孫元枚字閒侯乾隆三十三年由世職補廣東參將尋擢副將三十八年遷臺
灣鎮總兵調金門鎮四十三年母服除補蘇松鎮總兵四十九年擢江南提督
五十二年臺灣逆匪林爽文滋事　上以元枚熟悉情形　命馳驛往泉州
署陸路提督時水師提督黃仕簡陸路提督任承恩進兵遲延　詔總督常青
往督辦奪承恩職遂以元枚代之四月　命參贊軍務　賞戴花翎督閩兵二
千由蚶江渡赴鹿仔港續到浙兵二千亦歸統轄六月疏報抵鹿仔後密會總
兵普吉保乘夜進兵攻柴坑賊巢斬獲甚衆有　詔嘉奬　賞戴雙眼花翎尋
奏約會總兵柴大紀帶兵直趨六斗門奮力攻勦又於牌頭莊大肚溪等處勦
賊獲勝又奏進攻西螺焚燬賊莊臣族人藍啓能自山內攜眷逃出因其熟識
山路即令隨同勦賊得　旨嘉與幷　賞御用荷囊等件八月因病卒於軍
優詔憫惻　贈太子太保　賞銀千兩治喪其輕車都尉雲騎尉世職令伊子
藍鍼承襲尋　賜祭葬如典禮謚襄毅易名之典與乃祖同時稱小襄毅公以
別之誠佳話也

國朝先正事略卷十二

名臣

鄂文端公事略

公諱鄂爾泰字毅庵姓西林覺羅氏滿洲鑲藍旗人曾祖圖們天聰中從征大
凌河戰歿祀昭忠祠父鄂拜官祭酒公以康熙三十八年舉人授三等侍衛從
聖祖獵和詩稱 旨遷內務府員外郎郡王某至暴抗也屬公事不應召
公杖之公袖七首見曰士可殺不可辱王敬其強直謝之雍正元年典雲南
鄉試特擢江蘇布政使康熙末年搢紳横甚抗稅旅距小民公用能吏趙向奎
等一大創之設春風亭招致文士大將軍年羹堯勢方張遣奴至蘇巡撫啓中
門迎之來見公公高座召入問爾主安否奴見公甚莊嚴不得已屈膝出年亦
無如何八月遷廣西巡撫三年署雲貴總督四年夏貴州狆苗負險肆逆議撫
久無成公奏欲百年無事非改土歸流不可欲改土歸流非大用兵不可宜悉
令獻土納貢違者剿 疏上盈廷失色 世宗大悅曰此奇臣天賜朕也 命
公進呈生年月日與怡賢親王赴養心殿手鑄三省總督印付公遂實授總督
公分三路進剿一由谷隴一由焦山一由馬落孔焚其寨七進克長寨羊成堡
又以鎮遠土府刁澣霑益土州安於藩凶詐計擒之尋奏狆苗及川販賣黨悉
就擒 上嘉其委遠 命優敘條上經理狆苗事宜十一則皆報可先是四
川烏蒙土司祿萬鍾擾東川府與滇接壤公奏改東川隸滇從之 命同川督
岳公鍾琪辦理烏蒙事萬鍾不就撫至是檄總兵劉起元整兵直入各寨皆投
誠萬鍾逋鎮雄復潛投四川五年春被獲其黨鎮雄土司隴慶侯亦赴川繳印
獻土 詔給公騎都尉世職會鎮沅猓賊戕官焚掠剿平之獲賊酋刁如珍等
又廣西土府岑映震淫虐公奏明懲治映震惶懼乞改流存祀七月會勦澤沖
花苗擒其渠餘衆歸順九月擒威遠猓賊札鐵匠降新平賊李百疊等十一月
招撫長寨後路生苗百八十四寨得 旨嘉獎授一等輕車都尉十二月攻破
雲南猓賊窩泥種地方六千餘里劃界建城設員弁有 詔優敘公知人善任
賞罰明肅一時麾下文武如張廣泗張允隨哈元生元展成韓勳董芳等各以
平苗立功致身通顯然土官自漢唐世襲二千餘年雄富敵國一旦入版圖受
官吏約束心終不甘諸漢奸又陰嗾之改流後反者歲數起蜀之烏蒙窩泥滇
黔之泗城長寨車欐夷粵之西隆州相繼驛騷公憤怒次骨奏請褫職討賊贖
罪 世宗以爲多一次變動加一次平定 優詔不許公感 上恩益奮
親督軍壘戰所獲苗皆刳腸截脰分掛崖樹幾滿見者股栗繳上苗寨鎗礮軍
械無萬數自丙午用兵至庚戌功成乃造橋雲貴交界處曰庚戌橋開通滇黔
路八百餘里孟養苗者與老撾國連界明正德間嘗作亂兵部尚書王驥帥師
十二萬平之立石金沙江羣夷驚從古未有然歸後又叛至公而安營設汛如
內地矣嘗親巡三省窮邊六千餘里諸頭目燒香跪伏迎道左南詔諸國遣使
上表獻方物皆離中原萬里者也新開古州丹江禾長八尺穗雙歧豆如栗子
大 世宗批劄云朕實感謝矣不知如何待卿而後心安尋 命加少保公
奏新開苗疆立營設官事宜十則皆如議行八年八月烏蒙猓賊結涼山等蠻
復叛總兵劉起元被害祿萬鍾從弟萬福亦與賊合公飭諸將進討參將韓勳
大敗破於奎鄉總兵哈元生復烏蒙同攻克大川十二月擒萬福兇渠盡獲
諭嘉公平時節制封疆以公忠表率官僚以義勇訓練將士而臨機應敵復調
度有方用能迅奏膚功若此公以先事疏防引過自責屢奏不居蕩寇之功詞
甚懇切 詔曲從所請以成其謙抑之美九年疏陳烏蒙善後事宜八則從之
十年正月 陛見拜保和殿大學士兼兵部尚書軍機大臣 封一等伯世襲
罔替時大軍進勦準噶爾 命督巡陝甘經略軍務 賜金甲上方劍出巡阿
爾蘇疏上屯田事宜歸奏西夷未可卒滅擾敵中華無益會果親王從西藏歸
與公言同 世宗遂罷兵與天下休息公受 世宗非常之知入朝盡三
鼓方出歸秘外莫能知每具一疏雖請安慶賀極尋常劄子 上必嘉獎忠
誠頒示天下嘗云朕有時自信不如信鄂爾泰之專事無大小必命鄂爾泰平
章以聞公亦以身殉國知無不爲一切形迹嫌疑無所避重門洞開賓客車馬
麇集滿盈乃已督三省時大興水利滇之昆明海口黔之磁硐八達粵之楊林

諸河俱宣流買行商舶屢至貴州布政使申大成請軍田加稅將軍鄂彌達請丈墾隱田部議允行公惡其言利皆奏寢之尤護持善類滇督高公其倬楊公名時獲罪楊聽勘而高修城新撫朱綱欲入楊罪呼三木以待軍民洶洶欲為變公皆力持之嘗從容語綱曰過湯陰岳忠武廟曾見鐵人乎綱大慙沮楊公夜夢羣蜂攢嘬一神人以袖拂之散及見公如夢中貌髯撫何公世璂以名儒爲糧道李曰更所劾公昭雪之令河孫公嘉淦被誣坐贓據以入告者親王也公見 上曰孫某性或偏執若操守臣敢以百口保之即 命公第鄂爾奇一訊而事白經略歸 上命戶部尚書海望爲治第凡什物椅桌盤匜械嚮之屬必具已報齊矣 命昇堂上几視之以爲窳敗大怒召海切責海叩頭請易乃已及公入朝奏事畢 上曰卿勿還舊居可即赴新居手書公忠弼亮四字 賜之侍衛十人擁而隨公入閣府中無園圃命以藩邸小紅橋園 賜公而中分其半爲軍機直廬公弟鄂爾奇以兵部尚書兼步軍統領公力爭不可 上曰卿慮而弟反耶公叩首曰兵權太重非制也十三年夏蠻拱逆苗叛公自以從前籌畫未周具疏請罪且斥削伯爵 優詔如所請 命仍留三等男 世宗晚年 召公宿禁中逾月不出人皆不測 上意八月二十三日夜 世宗升遐 召受顧命者惟公一人公慟哭擁 遺詔從圓明園入禁城深夜無馬騎煤贏而奔擁 高宗登極宿禁中七晝夜始出人驚公左髀紅濕就視之髀血涔涔下方知倉卒時爲贏所傷虹潰未已公竟不知也葬 詔同莊親王允祿果親王允禮及大學士張廷玉總理事務晉爵一等子乾隆元年典會試充三禮義疏及文穎館書各總裁八月查承定河道還朝命爲軍機大臣兼領侍衛內大臣十二月晉三等伯 賜號曰襄勤公嘗言楊公名時猶古器不可瓦缶用至是楊公內召及抵京奏公處置苗疆非善後策公初不以爲忤及楊公捐館公經紀其後事奠之哀三年兼議政大臣四年充經筵講官河督高斌請開新運口論者以爲不便 詔公往閱視公酌地勢議覆從之又言河工機要三事一天然二壩不宜開竟湖水全洩並與化鹽城等縣水患一毛城鋪壩已經奏建宜斷復一河勢宜取直兼放淤培岸省埽費下九卿議行五月加太保充玉牒館總裁七年副都御史仲永檀以密奏留中事洩於公子鄂容安公坐降二秩留任八年兼掌翰林院十年正月以疾乞解任 上慰留三月加太傅四月薨得 旨大學士伯鄂爾泰公忠體國直諒持躬才裕經綸學有根柢不愧國家之柱石文武之儀型不意一病不起朕心深爲震悼其輟朝二日親臨祭奠著 皇考有配饗 太廟遺詔著所司遵行並入祀賢良祠加祭二次尋 賜祭葬諡文端公方頤廣顙鬚髯若神色溫而辭莊面兼春秋二氣性明決威重勇於任事好獎勵名節惡偷合取容以媚世者及爲相益自任進賢退不肖士有學行者多以禮進之雷君鋐莊君亨陽任君啟運公皆知其名欲一見屬朱高安方望溪道意皆謝不敢往公禮先焉及公病雷君往視坐榻前公問人才雷舉所知以對公曰是皆常往來於吾心者也爲庫郎此可以見公之爲人矣所著有西林遺稿二十年甘撫鄂昌與詩獄胡中藻唱和削籍治罪中藻公門生鄂昌公姪也 命撤出賢良祠四十四年 御製懷舊詩列公五閣臣中子六長鄂容安自有傳

張文和公事略 子若靄 若澄 若溎 勤恪公若渟

乾隆二十年三月二十日 予告大學士桐城張公考終里第遺疏入 諭曰致仕大學士張廷玉歷事 三朝宣力年久勤勞夙著受恩最深前以其年居八旬特加體恤許令退休實朕優念老臣本懷至於配享 太廟係奉 皇考遺詔遵行非爲臣子者可以要請及朕賜詩爲券又不親赴宮門謝恩自不得不示薄懲用申大義今遽聞溘逝 皇考之命朕何忍違且張廷玉在 皇考時勤慎贊襄原屬舊臣宜加優恤應仍謹遵 遺詔配享 太廟以彰我國家酬獎勤勞之盛典尋 賜祭葬如例諡文和 本朝百餘年未有漢文臣得與配享者非常之典公獨當之於戲盛矣公字衡臣一字硯齋太傅文端公英仲子也康熙三十九年進士選庶吉士授檢討直南書房受知 聖祖洊加優擢由洗馬五遷至刑部右侍郎充經筵講官六十年調吏部左侍郎當是時公以名相子迴翔卿貳文學經濟已蔚然負台輔望矣明年 世宗御極即 命公協同翰林院掌院學士供 几筵祭告文字初政殷繁 諭

旨日數十下公承　命廣泰精敎詳贍孚稱　旨十二月擢禮部尙書雍正元
年奉　命爲　諸皇子師加太子太保兼掌院學士充經筵日講起居注官轉
戶部尙書　御製詩賜之有大政資經畫訏謨待討論之句三年署大學士事
四年拜文淵閣大學士兼管戶部翰林院事明年晉文華殿大學士又明年晉
保和殿大學士兼署吏部尙書七年晉少保方是時西北兩路用兵　上以
內閣在太和門外儤直者多慮漏泄始設軍機處於隆宗門內爲承　旨出政
之總匯公與鄂爾泰公同爲軍機大臣諸格式皆公所奏定也軍機職掌在恭
擬　諭旨凡內外臣工所奏皆面取進止明發　上諭其有　旨敎議者審可
否以　聞凡明發　諭旨皆下內閣以次及於部科若指授兵略詰誡臣工及
查核刑政之失當者爲寄信　上諭密封交兵部馳遞自立軍機處內閣之任
遂輕內而部院寺監暨九門提督內務府外而各直省督撫學政提督總兵官
鹽政榷使各將軍參贊辦事大臣迄四裔諸屬國有事無不綜彙又無日不召
對　上所巡幸無不從而四方章奏亦皆以摺代本運遞軍機處其內閣本
章率依列題達而已甚或內閣翰林院撰擬有弗當亦下軍機處審定故　本
朝軍機大臣之任最爲繁重焉八年夏秋間　聖躬違和十月始愈　詔獎
公及蔣公廷錫贊襄機務公正無私周詳妥協數月中得以靜養調攝者皆賴
翊贊之力各賞輕車都尉仍各加二級十一年　詔以文端公從祀京師賢良
祠復即家　賜祭一壇　命馳驛回籍舉行典禮　賜帑金萬兩爲祠宇祭祀
費　御製祠聯並　賜冠帶衣裘及貂皮人葠等物　頒內府書籍五十二種
於其家先期一日　上賜玉如意曰願爾往來事事如意也公行經直隸疏
言水災甚重請　敕督臣確查加賑一月再查地方應修工程以工代賑得
旨允行時公子若靄成進士特授編修而公弟禮部侍郎廷璐督江蘇學政皆
給假襄事一門之內朝紳命服輝映閭里海內榮之明年二月回京　上遣
內大臣戶部侍郎海望迎勞於蘆溝橋　賜酒膳十三年八月　世宗龍馭
上賓　遺命與莊親王果親王大學士鄂爾泰公總理事務且　詔他日以公
配享　太廟　高宗卽位倚任有加　賜爵三等子辭以公所領事多不

必兼管翰林院乾隆元年奉　命爲　皇子師仍兼管翰林院事充經筵講官
時　車駕謁　景陵公與王大臣留京總理事務自是每　巡幸留公總
理以爲常三年　上將視學以三老五更之禮可行與否　詢軍機大臣公
疏言更老之名雖見於禮經但上有所施必令臣下有可受如所云天子袒而
割牲執醬而饋執爵而酳如特行此禮度臣下誰敢受者漢宋均曰三老乃老
人知天地人之事五更乃老人知五行更代之事者夫上通天文下徹地理中
察人倫得一已難矣況兼之乎至五行更代如伏羲以木德王炎帝以火德代
之黃帝又以土德代之之類此非學究天人能知其所以然乎考漢以李躬爲
三老桓榮爲五更魏以王祥爲三老鄭小同爲五更周武帝以于謹爲三老其
時五更無人若而人者果克副其名而無愧乎先儒胡寅譏桓榮僅能授章句
不知仲尼修身治天下之大道是桓榮猶不免譏評下此何足以當鉅典竊思
樂記祭義文王世子諸篇雖有三老五更之名然不言何代如謂虞夏商周皆
然則尙書及官禮何以不見此目疑係漢儒附會是以唐宋迄　本朝千有餘
載此禮未嘗舉行蓋以名實難副儀有幾微未愜觀聽豈不褻至尊而羞大典
乎臣愚以謂此舉應停止不必　敕下廷議疏入　上韙其言尋進爵三等
勤宣伯四年加太保九月九日公七十生辰　上於木蘭行在　賜詩爲壽
又　賜聯曰潞國晚年猶矍鑠呂端大事不糊塗遣內臣賚酒筵以　賜前後
賞賚　賜第　賜園　賜乘肩輿入紫禁城至不可勝紀八年　上念公
篤老　命不必黎早入朝遇炎蒸風雪亦不必勉強內直九年冬重葺翰林院
落成　車駕臨幸賦詩宴賚謂公與鄂公曰二卿眞不愧古之房杜十一年公
長子內閣學士若靄病故　諭令節哀自愛以公直　內廷需人扶掖　特命
其次子庶吉士若澄在南書房行走十三年以老乞休　溫旨慰留且諭曰卿
受　兩朝厚恩且奉　皇考遺命將來配享　太廟豈有從祀元臣歸田
終老之理公奏言宋明配享之臣曾有乞休得請者因舉數人爲證且稱七十
懸車古今通義又引老子知足不辱知止不殆爲解　諭以爲不然謂昔人久
處要地恐滋譏謗將至迫於殆辱故易云見幾而作豈所論於與國咸休視

君臣爲一體者哉夫同堂聚處之人一旦遠離雖朋友尙不忍況在君臣書曰
天壽平格又曰耄耋俊在厥服秦穆霸主尙猷詢茲黃髮使七十必令懸車何
以尙有八十杖朝之典鄉精力不減少壯者必以泉石高蹈爲適獨不聞武侯
鞠躬盡瘁之訓耶公奏言武侯遭時艱難受任軍旅與生逢熙洽優游太平者
不同　諭復以爲不然謂皐夔稷契與龍逄比干可信其異地皆然時不同而
其心同也皐夔稷契無龍逄比干之心必不能致謨明弼諧之盛龍逄比干無
皐夔稷契之心亦必不能成致命遂志之忠遭遇雖殊臧蓋則一夫旣以一身
任天下之重則不以艱鉅自諉亦豈得以承平自逸爲君則乾乾不息爲臣則
蹇蹇匪躬所謂一息尙存此志不容少懈朕爲鄉思之不獨受　兩朝至優
至渥之恩不可言去卽以朕十餘年眷待之隆亦不當言去朕嘗謂致仕之說
必古人遭逢不偶不得已之苦衷爲人臣者斷不可先存此心何則朝廷建官
命職不惟逸豫惟以治民而人生自少至老爲日幾何且筮仕之年非能自必
設預以求去爲心將膜視一切泛泛如秦越人之相視年至則奉身以退耳誰
復爲國家出力者此所繫於國體官方人心世道者甚大故不可以不辨尋舉
所　諭宣示朝列幷　命公不必兼管吏部俾從容內直以綏眉壽又　命解
監修總裁之任以大學士傅公代之十四年復　諭曰大學士勳宣伯張廷玉
自　皇考時簡任綸扉朕御極以來弼亮寅工久近一致允爲國家祥瑞但
恭奉　遺詔配享　太廟予告歸田誼所不可昔宋臣文彥博十日一至都
堂議事節勞優老古有成謨大學士紹休世緒生長京邸今子孫繞膝頁足娛
情原不必以林泉爲樂也可四五日一入內廷備顧問城內郊外皆有賜第可
隨意安居從容几杖頤養天和副朕眷待耆俊至意且令中外諸臣共知國家
優崇元老恩禮兼隆而臣子無可已之日自應鞠躬盡瘁益加勤勉盡職　賜
御製詩一章有勵茲百爾應知勸莫羨東門祖道輪之句公自是不敢言去是
年十一月　上見公老態益增　優詔許原官致仕俟來春冰泮舟行旋里
且　諭南巡時卽可相見至朕五十正壽大學士亦將九十輕舟北來扶鳩入
覲豈非堂廉盛事　御製詩三章　賜之有句云擬間蘭陵二疏傳可曾廿四

考中書又云指日瞻華臨幸處歡顏前席問農田　命內廷諸臣和韻以寵其
行公至是登朝垂五十年長詞林二十七年主撰席二十四年凡軍國大政承
旨商度恪勤匪懈造膝對揚率移晷漏其所籌畫非可以一事名非可以形
迹數觀雍正以來數十年閒吏治肅清人民樂業沐　三聖涵濡之澤而公
雍容坐論極人世遭逢之盛則其愼密周詳所以翊贊　聖謨者可想見其槪
矣公典領機要　朝廷大制作多出公手修　三朝實錄玉牒會典治河方略
國史明史諸書皆爲總裁自康熙丙戌迄乾隆丁巳與分校者三主順天鄉
試者一主會試者三　廷試　朝考皆公首爲閱擇一以公愼將之佐司寇時
山東鹽販糾衆爲不軌青州民傳邪教有司捕繫百五十餘人株連未已公奏
命出按獄七人遣三十五人而獄定在吏部絶苞苴杜請託銓政肅然浙江
江西界連閩廣流民入深山種麻結茅以居號棚民不隸州縣爲良民害公請
編戶籍行保甲消慝弭患至今帖然嘗條奏愼刑二事一刑部遇各衙門送犯
不論事之大小犯之首從俱收禁致累無辜　請分別收禁取保如外省例一
刑部引律例往往刪去前後文止摘中閒數語卽以所科之罪承之甚有高下
其手影射比擬者請令都察院大理寺駁正扶同草率先罪之疏皆下九卿議
行又令甲婦人年三十以內守節至五十者得旌公建議以未五十而卒者乃
享年不永非守志不終請以守節至十五年者一體旌表著爲令翰林爲培才
地公有所薦舉卽擢用終不使其人知諸所陳奏雖家人子弟不得以聞請也
方公之致仕也　召見時奏及配享事謂上年奉有從祀元臣不宜歸田終老
之　諭恐身後難邀異數外閒亦有此論免冠叩首請　上一言以爲券
上聞外閒議論爲離公對史貽直卽有此論　上知公素與史公不洽遂
允特頒　諭旨並　賜詩以安其心翼日公當入謝適大風畏寒恃　恩眷有
素令仲子若澄齎摺奏謝未親詣　宮門　上不懌將傳　旨詰問次日公
早至　上疑軍機處有洩漏者屢降　旨切責下廷臣議奏且曰張廷玉之
罪固在於不親至謝恩尤在於面請配享其面請之故則由於信朕不及廷玉
事朕十有四年朕待羣臣事事推心置腹而伊轉不能信忍爲要挾之求乎廷

議以公大不敢請奪爵職留京侍葬公具疏引罪有 旨削伯爵以大學士原
銜休致頻行 賜御製詩手書二卷 御用冠服數珠如意等物派內臣往送
家居六年壽躋八十有四既薨仍得與侑享之典 聖主優老成全 國體
可謂恩禮始終矣公性孝友子姓咸黨列仕籍者數十人皆約以禮法在政府
無一字與督撫外吏接凡饋遺值百金輒峻卻之生平無聲色玩好之嗜退食
泊然無所嗜時手一編安坐室中闃若無人僚友共事者閱數十載平心接之
多所容納人不見其有疾言遽色康熙丙戌分校禮部試同事以徵詞相探因
作闈中對月詩有云簾前月色明如畫莫作人間暮夜看其人覺之慙而退其
不惡而嚴多類此四十四年 御製懷舊詩列公五閣臣中五十年 御題公
三老五更議嘉公持議甚當 命與 御製三老五更說並勒碑雍碑以不沒
其善著有傳經堂集焚餘集澄懷園文存子四長若靄雍正十一年進士 廷
試卷進呈 世宗命內侍傳諭公曰爾子張若靄取中探花矣公請面對免
冠叩首曰臣家世受 皇恩無所不極其至臣子若又占科名最高之選臣實
夢寐難安願讓與天下寒士 上乃宣諭曰殿試進呈卷朕閱至第五本語
極懇摯有古大臣風因拔置一甲三名及拆號乃大學士張廷玉子張若靄朕
深嘉悅蓋大臣子弟能知忠君愛國異日必為國家宣力大學士張英立朝數
十年清忠和厚終始不渝張廷玉朝夕在朕左右時時以堯舜期朕朕亦以皋
夔期之張若靄秉承家教兼之世德所鍾故能如此非獨家瑞亦國之慶也因
遣人往諭廷玉乃廷玉再三懇辭情詞懇至朕不得不勉從其請將若靄改二
甲一名以表大臣謙讓之誠並昭國家制科盛事五月授編修十三年入直南
書房乾隆二年遷侍讀累遷內閣學士十一年 高宗西巡若靄扈從以病
回京卒 優旨悼惜以會議伯爵加 恩照伯爵品級賞白金千兩治喪 賜
祭一次次子若澄乾隆十年進士改庶吉士 命直南書房十二年授編修累
遷內閣學士三子若溎官郎中少子若渟由貢生捐主事直軍機處累遷郎中
乾隆三十年知澄江府擢建昌道入為太僕少卿再遷通政使五十一年授內
閣學士疏請申伐蛟之令并請下陸中丞燿所著甘薯錄於江浙諸路令其學
種以備荒歉扈 蹕避暑山莊校射中的者二 賞戴花翎五十四年遷工部
侍郎調刑部兩赴陝西勘獄嘉慶元年 命兼管順天尹五年擢兵部尚書仍
管順天府事 賞紫禁城騎馬未幾調刑部七年薨 贈太子少保 賜祭葬
諡勤恪 長子曾誼官至浙江按察使

福文端公事略

公諱福敏字龍翰號湘鄰姓富察氏滿洲鑲白旗人康熙三十六年進士選庶
吉士散館以知縣候銓 世宗皇帝在藩邸時 純皇帝初就傅命公侍
讀及 世宗御極擢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充經筵講官雍正二年充會試
副考官教習庶吉士三年遷吏部右侍郎八月署浙江巡撫疏言海塘工程原
議皆用條石後因限迫遂用條石托外亂石填中恐日久坍塌請寬限照原議
改築得 旨交新撫李衛查勘修理時 上命都統拉錫赴浙籍錄年羹堯
貲產羹堯將書札先自焚燬公於拉錫回程後查出西征隨筆逆書二冊保鐵
塘舉人汪景祺撰 上嘉其細心論景祺如律四年擢左都御史兼掌院學
士九月署湖廣總督十月奏沔陽潛江等十州縣水災請借常平倉穀六萬石
發賑續將發餘銀買補又奏被水各州縣現遣 旨責賑但老幼瘠難就食丁
壯亦覓路遠時當種麥恐妨生業請查丁口一體給米均得 旨嘉獎尋 賜
璽書曰朕原命爾暫署督篆若得一人即命往代近日滿臣中頗乏人皇子左
右亦須爾來輔翼留爾在楚乃出於萬不得已宜體朕意勉為之五年奏請以
耗羨銀兩築江陵松滋等縣隄岸奉 旨著動帑金委員監修成後仍算民隄
百姓加意保護俾永受其益四月謬狆花苗叛公檄黔兵截後路以楚兵擣巢
平之下部議敘七月疏言安陸荊州被水各隄值冬初水退正可興工除被災
老幼婦女照常賑濟外其丁壯悉令修隄優給賑米俾飢民得食而隄亦完固
上嘉其議如所請行先是閏四月 召公回至是始得代入京授吏部尚
書六年以前撫浙江時瞻徇布政使佟吉圖擅動庫銀事落職八年夏 命協
理兵部侍郎兼戶部侍郎擢左都御史仍兼戶兵部事十年署工部尚書 特
命協辦大學士旋署刑部尚書十二年以審理尚書彭維新一案朦混徇隱奉

旨申飭乾隆元年　命同左都御史孫嘉淦辦康員案孫勤公傳執　上
以稽敎既拘執嘉淦亦沽名另派大臣辦理尋典順天鄉試明年典會試敎習
庶吉士三年擢武英殿大學士兼工部尚書掌院學士四年加太保六年七月
上初幸木蘭行圍公條奏事宜一行圍邊外內外章奏按期馳送較　宮
廷清穆勞逸懸殊尤當朝乾夕惕清明在躬從容庸之一留京百官道在隨事
嚮察因人懲戒不使偷惰者得行其私一巡行之日言路不可不闢然有大奸
慝大利害斯宜拳奏不當瑣細瀆陳傷政體一　聖祖皇帝於獲地平易險阻
無不了然故周旋中度馳射如神願　皇上審度於馳射之先一弁兵布圍
未必無參差乞少加從容俾得罷勉從事一弁兵從行日久必至資斧不繼量
加　恩澤費無多而受惠無窮得　旨覽奏具見老成忠懇補衰陳善之意朕
皆嘉納七年公壽七十　御製詩　賜之曰前世文昌宿當朝王者師典型端
賞序標準鳳凰池久贊經綸手猶疏弟子儀壽身兼壽世長佐太平基八年奏
時政三條一河防事宜勤關呼吸難容遲滯江南石林口等處新工初就尤宜
保護慇照災民請賑例一面辦理一面奏聞一災民勢必流移自謀生活者有
司不善拊循禁使不得越境必至輾轉溝壑宜加以玩視罪一江南湖廣等處
偏災請留六省南漕賑濟懇　渡斷數目截留庶上不虧儲下足濟食奏入報
聞十年冬以疾請解任　手詔曰卿才品優長老成端諒內廷講誦多年恪慎
小心特簡綸扉正加眷倚覽奏情辭懇切勉從所請著解任調理加太傅銜以
示篤念耆學至意卿善自頤養以承恩澤遇精神康健風日晴和仍詣宮門請
安並到內廷書房看視十二年　上以詩存問曰經時未到禁門邊食履多
宜心泰然月霽風清煩暑遠恕教童憶講幃前十七年公壽八十　御製詩
賜之有還丹詮算何須藉兩字傳經永不刊之句二十一年十月以疾薨先是
公前歲抱疴　上親臨看視　賜以醫藥至是得遺疏深為震悼即日親行
致奠並　賞內庫銀千兩治喪慮得卹典下所司察例具奏尋　賜祭葬諡文
端入祀賢良祠公嚴氣正性懍不可犯及習與之處開心吐懷廓然無城府自
言通籍數十年所自信者骨性鯁直不脂韋至老猶存故我耳直內廷與蔡文

勤當翠庭善尤服膺高安朱公曰此吾心之師也後進有言論相左者始或變
色事後保任旋及之既罷相語翠庭曰此位豈易稱我浮沈其間君心不我嗤
耶晚好讀周易觀象曰安溪若在縱不納我拜亦當稽首門外耳四十四年
御製懷舊詩稱為龍翰福先生詩曰今古既殊宜其教亦異施古方教數年今
為出閣時憶年舞勺歲　皇考擇賢師即從師授經詎惟習少儀循循既善
誘嚴若秋霜披背謫自幼敎匪日朔佝齋日課每遠舉師留為之辭以此倍多
讀忠笠平生實誰知童時想翻引老日悲不失赤子心能無繾綣思嗚呼於先
生吾得學之基六十年二月　諭曰本月上丁釋奠禮成因念臨御六十年以
來孜孜勤政悉由典學懋修所致回憶冲齡就傅時久侍講幃敷陳啓沃福敏
蔡世遠兩師傳之力為多今朕年當八旬開五眷懷耆學尤宜增秩三公大學
士太傅福敏可晉贈太師並賜祭一壇用示朕崇禮師儒至意

兆文襄公事略

公諱兆惠字和甫姓吳雅氏滿洲正黃旗人父諱佛標官都統雍正九年公由
筆帖式入直軍機處補內閣中書三遷至內閣侍讀學士晉內閣學士乾隆七
年擢盛京侍郎調刑部右侍郎授副都統及護軍統領十三年秋　詔赴金川
軍營督辦糧運明年二月請同哨探兵進勦　命留烏里雅蘇臺辦事充領隊
大臣十一月調赴西路巴里坤辦事時準部阿睦爾撒納叛定邊右副將軍薩
喇爾自伊犂被陷復歸公聞其至吐魯番約共進勦奏入　諭嘉其甚合機宜
二十一年　命充參贊大臣三月大軍再定伊犂　命公駐其地籌善後事宜
五月授定邊右副將軍先是回部大小和卓木稱亂侍衛托倫泰赴葉爾羌喀
什噶爾撫諭久未返公奏遣副都統阿敏道以索倫兵百厄魯特兵三千收復
阿克蘇庫車烏什各回城且偵托倫泰信是月小和卓木霍集占送托倫泰還
公飭阿敏道馳往招撫十月奏霍集占怙逆狀密飭阿敏道速撤兵是年冬定
西將軍達爾黨阿自哈薩克撤兵還厄魯特宰桑之從征者謀煽亂未發噶爾
藏多爾濟詭以叛賊巴雅爾劫掠告公遣將軍和起調諸厄魯特兵協勦而噶
爾藏多爾濟之姪札那噶爾布等陰通巴雅爾中途肆逆和起被害公以孤軍

遣莊伊勒圖等率千五百人東援賊自濟爾哈朗轉戰而南十一月舉行
抵烏魯木齊與賊戰於濟爾哈朗前後殲賊數千餘二十二年正月至烏魯
木齊賊衆益集晝夜百戰我兵無不一當百步行冰雪淖中屢戰不克食
盡殺馬且盡二十二日至特訥格不復能衝擊結營自固遂被圍時天大風
雪賊衆益集不得通巴里坤辦事大臣雅爾哈善入告　詔遣侍衛圖倫楚率
巴里坤兵二千赴援三十日至軍圍乃解公得新兵復往勦巴雅爾部
落始回巴里坤　諭曰兆惠保伊犁辦事大臣適遇厄魯特等背叛即會往勦
賊忠勇可嘉可封一等伯世襲罔替並　賞御用荷囊玉韘諸珍物尋授領侍
衛內大臣戶部尚書兼都統　詔同定邊將軍成袞扎布分路窮滅厄魯特賊
衆三月偕參贊大臣鄂實等進勦時扎那噶爾布已殺噶爾藏多爾濟等又爲
臺吉達瓦所殺而獻其首於軍門適阿睦爾撒納自哈薩克竄歸伊犁掠
扎那噶爾布牧地公檄參贊大臣富德往追　詔責公宜以專擒阿逆爲務六
月奏擒獲阿逆之姪達什策楞等七月奏擒獲巴雅爾并及其孥時哈薩克汗
已畏威歸順遣使獻馬匹八月奏吉達圖倫楚擊敗哈薩克錫喇賊衆追愛隆
阿擊敗前掠臺站之都爾伯克臺吉納木奇降之當是時阿逆竄入俄羅斯而
遣往撫諭回城之阿敏道爲逆回霍集占所戕九月　詔公等籌勦回部就請
於烏魯木齊屯田且便與哈薩克市馬從之十二月成袞扎布改北路左副將
軍　詔授公定邊將軍二十三年正月復以參贊雅爾哈善爲靖逆將軍專辦
回部時各賊分四支每支各一二千伺閒出沒乃檄公由博羅布爾富德由賽
里木分兩翼圍獮約相會於伊犁尋奏賊衆紛紛逃潰狀報聞庫隴癸山者伊
犁附近山也叛黨布圖庫等據險藏匿公偵知之遣將收其牧羣而自率八十
騎夜入山口勦之時曉霧迷漫布圖庫等脫走餘悉就殲得　旨獎敘四月叛
賊輝齊鄂哲特等就擒賊牧俱殘破準噶爾之事將竣疏請由伊犁進勦回部
　詔與雅爾哈善會合并招降布魯特人衆尋奏布魯特頭目人等赴軍前乞
降七月遣侍衛達桑阿等先後護布魯特東西二部使者入覲　命速赴回部
與雅爾哈善合兵進勦會雅爾哈善圍庫車霍集占糾衆來援爲官軍所敗冒

死入城復脫走雅爾哈善坐疏縱削職尋伏法公自請留軍以竣西事　上
壯之　諭嘉其奉公體國器識遠出諸臣之右　賞戴雙眼孔雀翎尋奏吉臣
抵烏克蘇降回衆五千餘戶其烏什伯克霍集斯及其子瑪哈帕爾亦擒衆獻
城降臣遣　旨令侍衛舒赫德駐阿克蘇臣即率大軍赴葉爾羌疏入　獎賜
荷囊玉韘等物時兵皆未集惟領步騎四千先行留副將軍富德勦餘賊俟集
大軍繼進而小和卓木已堅壁清野斂民入城使我兵無可掠又於近城東北
五里掘濠築土臺欲持久困我其大和卓木據喀什噶爾相犄角十月初六日
師至葉爾羌陣於城東兩翼兵先奪據其臺城東西北三門各出精騎數百來
審我三戰三北入城固守不出城周十餘里凡十二門公以兵少不能攻欲伺
閒出奇先營城東隔河有水草處結壘自固所謂黑水營也葱嶺北河經喀城
外其南河經葉爾羌城外土人稱北河爲赤水南河爲黑水故曰黑水營公既
分兵八百使副都統愛隆阿扼喀什噶爾援路又偵知賊牧羣在城南英奇盤
山下謀渡河取充軍實十三日留兵守黑水營親率千餘騎自東而南甫渡四
百騎橋忽斷城中賊出五千騎來截我兵方奮突其陣步賊萬餘繼之騎賊復
張兩翼圍攻我後我隔河軍不能相救又地沮洳難馳騁且戰且退徒步歸營
中途爲賊隔截數隊人自爲戰自辰至酉殺賊千計而馬多陷淖亦陣亡將士
百餘負創者數百公左右衝突馬中鎗斃再易明瑞亦受創總兵高天喜等俱
戰沒賊復逾河來攻五晝夜我軍且戰且築壘賊亦築長圍困我十七夜公遣
五卒分路赴阿克蘇告急舒赫德飛章入告賊於上游決水灌營我軍於下游
溝而洩之營依樹林鎗礮如雨我軍伐樹反得鉛丸數萬以擊賊會布魯特掠
喀什噶爾我軍縱火攻賊營賊疑布魯特與我軍有約大和卓木乃使人議和
公執其使射書諭以必先縛獻霍集占方許納款又掘井得水掘窖得粟三閱
月不困賊駭爲神先是　上念我軍久暴露將士皆勞頓於兩月前即命靖
逆將軍納木扎爾參贊三格往代並　諭副都統阿里袞侍郎永貴於巴里坤
豫選馬三千送庫車備調又增調索倫察哈爾兵赴之至是聞公被圍　諭嘉
其忠誠勇敢不避險艱晉封一等武毅謀勇公世襲罔替并　賜寶石頂及四

圖龍補服紫韁而公不知也在圍中檄愛隆阿率兵還阿克蘇催援軍途遇靖逆將軍以二百餘騎徑進止之不可復遇富德在北路聞黑水圍急即率兵三千餘冒雪赴援二十四年正月六日次呼爾璊遇賊五千騎且鬬且前轉戰四晝夜沙磧乏水齧冰救渴又乏馬半步行九日渡葉爾羌河距黑水營尚三百里賊愈聚不能進兩軍皆被圍萬里外適阿里袞以巴里坤兵六百解馬二千駝一千合愛隆阿兵千餘夜至遙望火光十餘里知官軍與賊相持處也又途遇我往劫營之卒知望援孔急即橫張兩翼大呼馳薄聲塵合沓直壓賊壘與富德兵三路奮擊賊黑夜不知官兵若干萬自相格殺潰遁我師遂長驅進未至黑水營數十里又擊敗之公見圍賊日少又遙聞鎗礮聲塵大起從東來而營中所掘井忽督知援軍已集即勒兵潰圍殺千餘級盡燔其壘賊大敗入城兩軍會合振旅還阿克蘇公奏言臣等自上年十月十三日被圍相持三閱月仰賴　聖主威福　上天神佑靈蹟甚多安營處近戈壁而有深林伐木給用內拾鉛丸數萬即用以還擊初憂乏水因賊灌營反得接濟尋掘井泉隨涌出至正月初旬井水忽涸又獲藏粟二十餘窖官兵意氣奮發毫無懼色正月十四日與富德合兵而還疏入　上嘉獎　御製詩　賜之又製黑水行長句書其事公疏辭封爵及章服弗許並以公母年高　遣使存問是時霍集占黨窺和闐　命速發兵援之六月大兵分路進勦霍集占棄葉爾羌遁降其衆四萬餘戶撫定之捷聞　璽書褒美　命速追擒兩賊會七月大敗霍集占於阿爾楚爾等處逆酋兄弟竄巴達克山我軍檄之勒令擒獻未幾均被戮十月巴達克山汗素勒坦阿獻霍集占首其安集延諸部皆相率歸順回疆平

詔曰將軍兆惠等凱旋至京時朕當親臨郊勞兆惠已封公爵并迭賜章服其加賞宗室公品級鞍轡以示寵異再加授一子爲三等侍衞十一月奏定葉爾羌喀什噶爾英噶薩爾烏什阿克蘇等城駐兵章程並請令各城伯克分番入覲從之二十五年二月授　御前大臣　賜紫禁城騎馬初　上命築壇設幄於良鄉城南行郊勞禮至是公率將士凱旋　上親拜天將軍以下皆甲胄王公大臣隨行禮畢　上御黃幄將軍等抱膝跪見如儀　上撫勞賜御用朝珠及馬種成謨　駕還京　上御豐澤園幄次凱宴賚銀幣　命圖形紫光閣　上親製贊明年授協辦大學士兼管刑部尚書事八月　命同大學士劉公統勳赴豫勘楊橋等處決口奏濬賈魯河定開放各事宜二十七年復同劉公勘江南運河酌濬高寶諸湖歸江之路二十八年　命勘直隸海口并相度天津靜海文安等處疏濬事宜加太子太保復奉　命會同江督尹繼善公籌濬荆山橋河道二十九年順勘直隸河工還朝十一月薨

上親臨其第酹酒即以其子扎蘭泰許尚公主　御製詩悼之晉贈太保入祀賢良祠　賞內庫銀五千兩遣侍郎留保等經理喪事　賜祭　賜葬諡文襄三十年　上南巡至良鄉見郊勞臺賦詩志悼四十四年　御製懷舊詩列公於五功臣中子扎蘭泰尚和碩和恪公主授和碩額駙襲一等公兼散秩大臣

勵文恪公事略　子文恭公廷儀　孫宗萬

公諱杜訥字近公直隸靜海人初以杜姓爲生員學問淵通精楷法康熙二年纂　世祖實錄　詔選善書之士公試第一書成議敘授福寧州州同　命留南書房行走食六品俸舉博學鴻詞科未中選會殿門易額　敕翰林官書禁扁皆不稱　旨惟公書報可十九年優敘內廷講官學士葉方藹等　特旨授公編修充日講起居注官二十一年復勵姓二十四年　上命日侍點閱通鑑二十五年與學士張公英同侍點閱綱目全編十二月以　御批通鑑綱目竣疏言　皇上點閱載籍無間寒暑即　巡幸駐蹕　命臣等捧侍進閱一如禁廷每評論古帝王政治得失文武張弛及人才進退邪正消長與夫諸儒舊說之聚訟紛紜者親加剖決悉歸至當請頒發　聖諭宣示史館以發涑水所未詳補紫陽之弗逮得　旨下禮部翰林院會議如所請累遷贊善侍講改光祿少卿遷通政司參議太僕卿宗人府丞三十九年遷左副都御史疏言督撫大吏　朝廷畀以百餘城吏治數千里民生任至重也若託詞鎮靜漸成悠忽殊乖封疆之責請　敕諸督撫將察吏安民興利除弊諸實蹟年終彙奏以備　清覽如闕注不實治以欺罔罪庶諸臣時時警勉不敢貽誤地方其

所轄之藩臬二司專掌錢穀刑名有無虧空及有無駁審宜令詳悉弁列應請
臬之優劣亦無遁情又疏言提鎮保送將弁時有騎射甚劣弁年老之員屢經
特旨甄別請　敕下兵部將引見不稱　旨之員彙冊進呈酌定處分應提
鎮咸知謹凛而將備亦難尸素荷容疏均下部議行四十二年擢刑部右侍郎
十月甍於任年七十有六賜卹如例　特旨給全葬後二年　上駐蹕靜海
諭曰原任侍郎勵杜訥向在南書房效力二十餘年勤勞無過應予諡　御
書文恪二字　賜其家雍正元年追贈禮部尚書八年入祀賢良祠　純皇
帝御極加贈太子太傅公以諸生膺殊遇出入禁闥數十年小心慎密前後疏
奏多所建白居憲職詳讞刑獄無所瞻徇朝野推為正人子廷儀康熙三十九
年進士選庶吉士明年丁母憂又明年　特命直南書房四十三年授編修尋
充日講起居注官累遷中允侍講學士擢內閣學士經筵講官掌院學士晉兵
部右侍郎兼掌院如故雍正元年擢刑部尚書疏言各省常平倉米穀難有府
司道盤查難保無徇隱弊當責成督撫覈實存倉委幹員不時盤查年終造冊
題報督撫離任將冊籍交新任詳覈虧空題參新任徇隱者罪之部議如所請
又疏言古北口外命案向由本處武職詳解刑部派司員往驗路經數百里往
返需時傷痕已變審擬難確請於口外適中處設理事同知一遇民間命案驗
明取供詳解題結盜案亦如之其稱職者照捕盜同知例即陞從之二年奏請
團練民壯每州縣選五十名分習鎗箭於州縣倖工內酌給工食勤加訓練得
旨此奏甚善著直省督撫實心奉行三年疏言監禁宜分內外內監以居要
犯外監以居輕犯其女監另犒隔別庶防範嚴肅不致串供部如所議五年典
會試尋坐濫保屬寮降二級奉　旨留任又坐讞獄罪名錯誤議革任得　旨
寬免六年疏陳考職積弊四條又疏陳禁止私鹽四條又疏陳清查入官家產
弊端四條俱下部議行七年加太子少傅　賜矜恤平恕額請嚴廢鐵私運近
邊近海地方之禁從之尋遷吏部尚書仍專管刑部事十年夏以病乞休
上慰留之閏五月卒遺疏入得　旨勵廷儀侍直內廷蒙　聖祖知遇之恩教
養有素伊父尚書勵杜訥老成端謹學問優長朕幼年在宮中讀書時資其講
論至今念之不忘朕御極之初擢勵廷儀為司寇晉秩冢宰數年以來勤慎小
心今聞溘逝深為傷悼已命大學士往奠茶酒其更議卹典尋　賜祭葬如禮
諡文恭子宗萬康熙六十年進士選庶吉士授編修入直南書房前後三次坐
事落職均奉　特旨起用　命在南書房行走者一在武英殿行走者二在懋
勤殿行走者一累官至刑部侍郎勵氏父子孫三世皆掌邦禁為正亞卿又皆
直南書房充日講官知起居注歷清要在官皆有名績海內榮之

史文靖公事略

溧陽相國史公十歲能詩十八舉順天鄉試十九登康熙三十九年進士入翰
林乞假歸娶朝野榮之後六十年當乾隆庚辰科再宴瓊林士之觀南宮者公
與執同年禮　諭稱為昇平人瑞　御製詩褒美寵為科名盛事公由甲第迄
大拜在外督撫八行省內周歷六官首尾居相位垂二十載名注　朝籍總大
十有四年恭遇　慈寧大慶入九老會班次諸王下圖形　內府　賜詩以比
富鄭公文潞公中年總督兩江開府鄉里具疏再辭　詔弗允　殊恩異數罔
有倫比厥由　國家重熙累洽以有耆龐魁艾之重臣亦惟公嘉猷偉抱宣昭
世德乃克欽承　三朝之眷命可謂盛矣公諱貽直字儆弦號鐵崖先世壯侯
崇封於溧陽遂家焉世為江南舊望祖鶴齡官編修父夔官詹事公幼承家學
闡奧故凡內外銓之利弊金穀之登耗刑名兵屯之得失綜貫靡遺由檢討典
試雲南督廣東學政還晉贊善累遷侍講學士雍正元年　命直南書房擢署吏
部侍郎尋授內閣學士遷吏部左侍郎　世宗賜詩有彤墀迹躡中臺履玉
佩聲含曉殿風之句二年充經筵講官典會試三年調工部兼理戶部侍郎事
五年再典會試調戶部兼理吏工二部侍郎事尋管順天府尹六年轉吏部左
侍郎仍兼戶部右侍郎七年署福建總督八年夏調署兩江總督尋授左都御
史仍署總督請以江甯府屬之溧陽縣改隸鎮江府從之九年還朝兼理吏部
戶部事時大軍征準噶爾陝甘二省辦理軍需　命偕侍郎杭奕祿等前往宣
諭化導協理陝西巡撫事尋擢兵部尚書仍留陝西當是時　憲皇帝詔各
督撫舉材武之士得數千人號勇健軍其最者能開弓二十石舉刀千斤　特

命公帥屯巴里坤以資策應十年署巡撫尋調戶部尚書總理陝西巡撫事十三年還朝條上三事一科道吏禮部宜用正途一遷擢宜循資格抑躁進一河南開墾捐輸宜速罷又言國家理財有正經勸捐非體不可令於下皆得 旨允行尋署湖廣總督乾隆二年 召還京三年調工部尚書尋調刑部五年兼理兵部事未幾調兵部尚書教習庶吉士 御製五言律詩 賜之七年還吏部尚書署直隸總督協辦大學士九年拜文淵閣大學士 命紫禁城騎馬十年典會試加太子太保十三年坐票簽錯擬奪職留任十四年兼理工部事十五年兼理刑部十八年兼理吏部二十年次子奕昂署甘肅布政使公嘗以書屬巡撫鄂昌事聞以原品休致二十二年 高宗南巡迎 駕沂州 命在籍食俸 賜御製詩遂 召補大學士入閣辦事六月 上聞公中途患病遣侍衛某帶同 御醫馳驛前往診視七月至京兼理工部事加太子太傅充經筵講官二十五年值會試週甲之年拜 賜詩有 旨大學士史貽直年已八旬嗣後凡遇祀典不必隨班行禮復 賜御詩一章二十七年請老 優詔慰留許解工部事務示體恤仍 命每年 賞飯銀五百兩嚴寒盛暑無入閣二十八年三子奕環以潞安守引見 特命留京補四品堂上官俾得侍養五月薨於位年八十有三 上臨軒軫悼 詔皇六子臨喪奠醊 贈太保入祀京師賢良祠 賜白金二千兩治喪葬 賜祭葬諡文靖公生有幹局神識超駿雍正初大將軍年羹堯平青海歸勢張甚貴種紫騮絕馳道而行王公以下屈膝郊迎年過目不平視獨公長揖年望見驚異遽翻鞍下曰是吾同年鐵崖耶扶上己所乘馬而己易他馬並轡入國門後年以罪誅窮治黨與 世宗問汝亦羹堯所薦乎公免冠應聲曰薦臣者羹堯用臣者 皇上 上頷之公之為閩督也弁兵舊戍臺灣受代歸過番社輒橫索供頓鎮臣以非所轄禁弗問公改委臺鎮本標押送弊遂絕福興漳泉四郡地瘠海貯穀易敗公以臺灣有應碾運內地平糶米請易穀分貯各倉即碾倉穀給兵食推陳易新兵民兩便之著為例兩江殷劇號難治公以鄉人權節制杜絕瞻徇所部肅然西安有屯戶籍均內地而故事獨輸本色米支兵餉往往苦貴糴公用軍需餘穀十六萬石為置常平倉俾借領如例後皆以為法 高宗御極公以舊臣入覲伏謁 梓宮 賜 世宗所遺鶴黃蟒衣四團龍補服曰此 先帝意也今朕君臣所共事即 先帝事也卿其始終一節公感謝嗚嗚 上亦泣下不止尋總督湖廣苗匪屢竊發蒲寅三鳳老一狙獷為渠魁公至閱軍實嚴守備併勢厲若無暇為翦滅計一日密檄鎮將提勁兵二千入山勦捕蒲寅就擒黨惡者無遺種或問公公曰吾前故遲之使不為鋌走備且密審其山川扼塞及栖遁所由也容美土司稅輕改流後額日增公請仍征原額猺獞懽呼修武昌城外江隄及洞庭湖之枕桿洲疏陳善後五事增設救生船督直隸未半年所題結事九千六百有奇入為正卿遇廷議公徐出一言輒中肯綮九列更事無出公右者常言天下辦事人多解事人少深刻非明縱弛非寬交際非私協恭非黨故公立身行政無心寬猛恥矜苛廉一以持大體安社稷為務凡鞫吏以疑獄告屢 命公馳傳往勘多得實稱 旨上蔡令張球誣陷同官邵言綸總督田文鏡庇之 世宗命公往讞案覆發其奸田大懟大學士邁柱請疏湖廣荊子關至陝西龍駒寨河道為運米計公力持不可事遂寢浙督李衛約為兄弟公以其不學也謝之三人方枋用時攖其鋒者皆懾公獨棘棘不阿其守正如此在政府持大體不屑矯激自別異時準夷回部以次削平拓疆二萬里公翊贊機務每 召對移晷乃出所敷奏雖子弟莫得聞其再相也年近八旬 特旨許肩輿入省每湯沐 賜賚不絕偶示疾 御醫絡繹踵至嘗奏事拜起舒遲 上問卿老憊乎公曰 皇上到臣年當自知之 上大笑時公年八十一矣公清標玉立眉目如畫鞾塵不沾衣圭袍褶式皆內裁好獎植士類而不使其人知屢主禮部試名公卿多出其門與後進言無不盡語多譬引饒風趣他大臣或慍言溫室樹隱情惜己公肆意遐詞談嘯流連忌者亦莫能中也子三奕昌官贊善奕昂官至兵部侍郎其次即奕環

沈端恪公事略

國朝真儒輩出平正切實力宗紫陽推平湖陸清獻公為最而錢塘沈端恪公則篤信平湖以上宗朱子者也公於平湖之書沈潛反覆最久嘗做近思錄之

例著萃諸說而類編之凡十有四卷曰陸子遺書其爲治則壹以嘉定靈壽之政爲法及長御史昌言偉論亦與清獻在臺時同所自著曰夙興錄曰讀論語隅見錄研理窮事皆歸法陸子學者由此而得梯航宗平湖以上宗朱子濂洛關閩之正脈無復有揚泥而揚波者矣公諱近思字位山號闇齋世居仁和五杭村先世皆力農公生九歲而孤家貧隨仲兄遊學靈隱寺有借巢老人者資之讀儒書負笈廣山鐵圓沙嚴寶成之門既歸家補諸生讀宋五子書刻苦勵志書程子涵養須用敬進學在致知二語於座隅嘗自言其得力曰吾由濂洛關閩之書上溯孔顏曾孟之心怡然渙然若合符契不自知其手舞足蹈也康熙三十八年舉於鄉明年成進士亟返里門理故業選期已過願以學未成不出也久之授臨穎縣知縣單車就官謝請託卻饋遺謹號令禁科派四十八年大水請發粟以賑全活無算明年大熟建社倉七所設義冢收瘞枯骨捐俸葺穎城穎與許州接壤有孔家口水勢衝突爲穎患公出夫助許築堤患遂絕建岳忠武于忠肅祠修宋統制楊再興墓立紫陽書院爲學規教士以誠敬事一爲宗縣西萬國村俗甚悍公創義學延師課童子手定程譜爲期使之來自嚴其課及期村童數十人父母皆爲製衣冠坐牛車聯翩赴縣廨公按程簿嚴其勤惰而加賞罰爲經旬復來逾年子弟皆向學其長者日馴遜早納租稅恥爭訟公又買田以歲入給師膳薪使久而無廢涖穎七年膺卓薦以去士民攀車灑泣不得行擢南甯同知引疾歸教授生徒布衣蔬食泊如也朱高安相國撫浙時特疏薦公　聖祖召入京監督本裕倉會臺灣用兵總督滿保公請於朝以知府揀發福建公作遠慮論四篇大指以臺灣宜析爲縣每縣各分都圖保甲易於稽察又取民壯拔置行伍以充各標其餘流民必審其原籍乃授田當時採用之海疆底定雍正元年　召授吏部文選司郎中特加二級　賜第一所帑金四百兩時銓法久敝胥吏因緣爲姦公夙夜勤慎有姦輒發吏不敢欺九月充會試同考官旋晉太僕卿仍兼理文選司事二年典山東鄉試超授吏部右侍郎　賜詩有操比寒潭潔心同皎月明之句公每奏對必齋戒越宿志氣恪恭於育才用人尤兢兢焉七月　命同尚書阿爾松阿往河南勘獄十月典武會試三年吏部議年羹堯罪　上責其含混尚書隆科多削太保公等坐附和降調得　旨寬免四年三月轉左七月典江南鄉試　上以公出題正大不尚詭僻策問發揮性理具有本原以此試士實有裨於人品學術命議敘加二級時查嗣庭汪景祺俱以悖逆誅公與同籍因疏言浙省遠處海濱奢靡澆薄以詭詐爲能以忠厚爲拙以勢利爲重以廉恥爲輕以逢迎奔競爲有才以安分守己爲無用以請託徇私爲多情以孤介剛方爲刻薄以健訟打降爲豪傑以捏詞造謗爲智謀風俗人心頹壞已極如嗣庭景祺之大逆不道越水增羞吳山蒙恥懇簡儒臣爲觀風整俗使滌除邪穢咸與維新謹陳浙省舊弊凡十事一諸生初應縣府試即請託勢要求開公捐府縣官憑以錄取最爲惡習請懲創以端始進一生員初得一衿便思鑽營當事不得則編造浮言得則造謁願貴求通關節請將本人治罪外其私書關通者並罪之一在籍鄉紳多向地方官關說公事顛倒是非請分別治罪一生員妄借條陳名色向有司呈告地方公事藉以欺壓愚民武斷鄉曲請褫革治罪一奸徒造作揭帖攻發陰私污人名節或捏貪酷款蹟誣玷官長或編德政歌謠聳動聽聞以致上官誤信賢否混淆請照光棍律治罪一士人刊刻誨淫誨盜之書大爲心術害請毀板重懲一訟師盤踞城市遇有口角是非教唆興訟甚者串通胥役挾持官長請於保甲內將無籍之徒嚴加查察如遇訟師立予懲治一浙省衙役過多每衙門動皆數百人勾通紳棍魚肉小民請飭大小各衙門遵照經制役額一切白役嚴查盡行革退其稔惡不法者寘重典一士紳犯賭法所必懲而豪家暗養打降之人船埠橋埠各有棍徒雄霸欺淩寡弱請嚴治首從一民間演戲原屬豐年報賽之常浙省有坐方地棍借端科斂糾黨勒索應重懲又如雲林天竺各寺廟每春時婦女遊觀輕薄士子呼朋引類混雜嘲笑毫無忌憚宜嚴禁得　旨所陳風俗十事切中情弊著照所請嚴行禁約浙省有沈近思一人不爲習俗所染可謂上智不移足盡洗越水吳山之羞恥矣五年　特擢左都御史仍兼管吏部事典會試教習庶吉士公自縣令起家洞悉閭閻疾苦凡事關創革必熟籌其利弊有益民生而後已當廷議耗羨歸公時嘗力爭以

爲不可衆皆驚愕弗爲動　聖主鑒其誠亦不之罪也是年十二月十三日
無疾而終　上聞震悼　賜帑金五百兩治喪　命吏部派司官料理後事
諭嘉公人品端方持躬廉潔追平郡王率散秩大臣奠爵加禮部尚書太子太
傅廕一子入監讀書　賜祭葬如禮　予諡端恪生平立心坦易非道義一介
不取窮達夷險不以二其心爲文樸實說理類南宋大家有天鑒堂文集在朝
與蔡文勤公交最篤閒以事至海淀必宿文勤所而雷翠庭鋐亦與時講論所
輯平湖遺書嘗屬翠庭校訂焉性靜默不妄言笑至其辨學術陽儒陰釋之歧
涂世道人心義利公私忠佞賢奸之分界則如決百川而東注洋洋灑灑不能
自已高安相國雅重公哭其喪爲表墓曰理學名臣公卒年五十有七子天璉
倘幼　詔地方官加意照料撫養俟成立時送部引見乾隆十一年授桂林府
同知

蔣文肅公事略　子文恪公溥

蔣公諱廷錫字揚孫號西谷一號南沙江蘇常熟人父諱伊字渭公康熙十二
年進士選庶吉士甫釋褐即具疏上所著玉衡臣鑒二錄玉衡者言君道臣鑒
者言臣道采歷代及元明事蹟以備法戒昭勸懲爲卷二十有四得　旨留覽
散館授御史時南方用兵城邑殘破疏請責成有司招徠開墾課戶田爲殿最
又以奸民挾仇動借叛逆以陷良善請嚴反坐律又以時方開捐例選途頗壅
乃繪十二圖上之曰難民曰刑獄曰讀書曰春耕夏耘曰催科曰鬻兒曰水災
曰旱災曰觀榜曰廢書曰暴關曰疫癘復疏陳難民狀言臣於十五年請假回
里見難民千百爲羣哀求取贖此等被掠之人並擄之深山村落初非得自賊
營其爲誣陷何疑請嚴禁將弁掠賣男婦所過地方敕督撫一面截留一面參
劾其論銓法云捐納知縣原出一時權宜其人未必無賢能而不可不加選擇
請未選者責成吏部試以身言書判優者按次除授劣者給縣銜俾爲佐貳其
已選者責成督撫一年之中試其才守行保舉法否者斥之並請將見開捐納
知縣例亟行停止　聖祖覽圖及疏爲動容嗟嘆又疏劾江西巡撫董衛國
縱兵焚掠及擅役民夫狀　詔衛國軍前帶罪圖功十八年因地震疏論六部

積習過有銷算案件要求賄賂意爲高下堂司書吏連爲一手請嚴加飭禁又
言災眚迭見　乘輿不宜輕出宜日御便殿咨諏治道以飭官常求民瘼時江
南江西洊饑上救荒策大指謂賑濟之法莫善於分莫不善於聚縣各爲賑勿
聚於府鄉各爲賑勿聚於城人各爲賑勿委於吏臣於康熙十年曾賑荒於鄉
設廠三所活者多所耗者少城中設官廠二所活者少所耗者多此其明驗也
又其目在獎廉吏緩催科通商賈興工作養孤老埋骼胔爲五疏上之先是閩
逆之變禁兵駐黃城以供調遣人皆苦其騷擾公疏言內地不必防禦以身家
力保無他廣得撤回郡人德之二十一年授廣東糧儲參議革耗羨禁餽獻除
差徭日買乾魚自給誓不取民間一物集諸生講業書院及諸義塾月有會旬
有課人爭向學會　詔求學行兼優者充督學任九卿舉公以應遂遷河南提
學副使既至頒示教條崇實學正文體其孝子貞婦旌之嘗求請託者罪之二
十六年卒於官年五十七子二長陳錫康熙二十四年進士由富平知縣累官
雲貴總督其次即公也公少有學行由舉人供奉　內廷康熙四十二年　詔
舉人江灝何焯蔣廷錫學問皆優可一體殿試　賜進士選庶吉士明年未散
館授編修歷遷贊善侍講侍讀庶子少詹事五十六年擢內閣學士充經筵講
官雍正元年遷禮部右侍郎仍兼學士　賜詩有在公勤夙夜懋績有賢聲之
句二年疏請續纂會典即　命爲副總裁調戶部侍郎三年　命與內務府總
管來保察閱京倉覆奏開溝甃土添橋架木各事宜　詔皆如議尋疏言漕運
全資水利宜通源節流以濟運道一曰濬泉源山東漕河資汶泗洸之水而四
水源皆微細全賴泉源助成巨流計一省之泉百有八十其派有五分水會橋
天井新河沂水是也其委同出一道謂之泉河口舊設管泉分司今雖裁仍設
泉夫請飭有泉州縣督率疏濬盜過者有禁又濟兗二府爲濟水伏流之地若
廣爲疏濬則散湮砂礫閒者隨地涌見應立法勸泉夫濬出新泉優賚銀米歲
終冊報即以是爲州縣課最一曰開湖地山東諸泉所匯爲湖十有五各建長
隄設斗門爲減水壩以時啟閉漕河溢則減漕以入湖湖水溢則啟湖以濟漕
故諸湖名曰水櫃其後居民壅水占種斗門閘壩遂漸坍塞多生茭草積沙處

高與漕河堤等蓄洩無所歸察勘未耕之地就低處疏行挑深以復水櫃之法
就挑出之土築堤以東水櫃每湖開支河以承諸泉之入益漕水之流復建閘
以時減放庶蓄洩得宜一曰嚴築壩閘壩日期山東運河歲以十月初築壩遏
流分洩諸湖俟來春二月冰泮開壩受水法至善也但日久玩生築壩每在十
一月中未免過遲開壩每在正月初旬未免太早請飭所司築必以十月望前
開必以二月庶河水充盈漕運南船皆利一曰修築坎河灘壩山東運河惟賴
汶水一股分流南北濟運明宣德時築戴村壩於汶水南以遏汶水入洸建坎
河石壩於汶水北以節汶水歸海其後復堆積石灘水溢則從之歸海水平則
留之入湖嗣雖歲有修築但日久頹廢萬一汶水北注挾湖水盡歸大清河則
四百餘里之運道所關非細請　敕總河及巡撫相度形勢修復舊石灘改建
滾水石壩以資蓄洩　上令閣學何公國宗等攜儀器與公同總河齊蘇勒
公巡撫陳公世倌履勘均應如公議奏下九卿議行四年遷戶部尚書典順天
鄉試兼管兵部尚書十二月丁母憂　優詔軫恤　特遣大臣賜奠加恩　諭
祭一次給一品太夫人封誥　賜銀千兩治喪　命公在任守制固辭不許給
假數月扶櫬歸葬事畢來京六年三月授文華殿大學士兼理戶部充　實錄
館總裁七年　賜第一區　賜額曰鈞衡碩輔加太子太傅八年典會試　命
同果親王允禮總理三庫事務十月　諭嘉公與大學士張公廷玉等贊書忠
勤　賜一等輕車都尉十年閏五月薨於位年六十有四遺疏入　諭部曰大
學士蔣廷錫受　聖祖皇帝知遇之恩直內廷二十餘載自朕即位由學士
洊擢大學士才識優長經猷明練倚毗方殷今夏忽患痰症每日兩次以疾狀
奏聞方期宿疾有瘳豈料遽然長逝朕心傷悼可輟朝一日其所用棺殮之屬
俱頒自內府葬　命內大臣率領侍衛奠茶酒　賜祭葬并加祭一壇　予諡
文肅公以文學受　兩朝特達之知出入禁闥恪慎勤勞未嘗一日去　上
左右隨同怡賢親王辦理戶部事務秉公執正釐剔弊端甚晰吏不能爲奸及
參贊機務縝密周詳雖子弟門人不能探其崖略故可紀者止於此少工詩善
畫花卉多用逸筆寫生點綴坡石無不超絕　聖祖嘗臨視之性豪爽周恤

親舊不少吝　賜第外田宅無所增著有青桐軒詩集乾隆元年入祀鄉賢祠
長子溥能繼其武
溥字質甫號恆軒生有異稟十三歲時　世宗召見奇之雍正七年　欽賜
舉人八年成進士選庶吉士　上親擢爲第四文肅公叩首辭讓　上曰朕
從未見爾子筆跡暗中衡鑒毋庸辭也即　命直南書房會　賜文肅公一等
輕車都尉並　命公承襲十年父憂歸既葬　諭即來京供職十一年授編修
累遷侍讀左庶子充日講起居注官乾隆元年晉侍講學士四年擢閣學尋授
吏部侍郎六年　上慮各省督撫尚有積習未除者　命大學士九卿留心
訪奏公密陳所聞各條一督撫各立門戶引用私人公事從此推諉又或外託
和衷實私瞻徇姑容不職屬員貽患地方一督撫新任必極言前任廢弛地方
凋敝爲日後卸過地並見己之振作或前任升遷者則曲爲彌縫積弊者更吹
索其瑕纇一參劾屬員定例督參撫審撫參督審而承審各員惟視聲勢爲轉
移如原參者已失勢則巧爲開脫或見任或要津必附會煅煉督撫亦瞻顧不
問一督撫意指易爲屬員窺伺逢迎如昔年河南墾荒陝西開井祇以迎合上
官致奉行不善爲民累疏入　上多採納　敕各督撫毋蹈前轍焉是年典
試浙江兼署刑部左侍郎七年充經筵講官疏言凡條奏發九卿會議由主稿
者酌定或准或駁會議日書吏誦稿一遍以待公商但其中原委曲折一時未
能周知請於定議前兩日將議稿傳鈔俾各詳勘至當然後可剖析暢言下部
議行八年夏授湖南巡撫　御製詩賜之九年疏言永順一府及辰州府屬之
永綏鳳凰乾州三廳苗民貪暴之習未除至寶慶府之城步靖州之綏寧苗峒
狡悍者尤多臣宣布　天恩嚴禁兵役擾累仍整飭武備不得懈弛苗民漸知
守法　手敕報曰御苗之道首以不擾爲要次則使知兵威之不敢犯此奏頗
得之矣又奏同學臣甄別教職衰頹荒疏者十三員咨部罷黜　上是之以
各省督撫多姑息下其奏令公覈先是給事中胡定奏湖南濱湖荒土宜勸民
修築開墾部議令巡撫查奏至是公疏言湖濱淤地築墾殆遍束奔湍爲細流
洲渚遍加堵截常有湖水衝決之患見在沅江之萬子湖士民呈請築墾臣親

往勘廣袤八十里四面受水費大難築並於上下游水利有礙臣以湖地墾築已多當防湖患不可有意勸墾　上韙其言十年授吏部右侍郎軍機大臣十三年充會試副考官擢戶部尚書十五年晉太子少保兼管三庫事十八年協辦大學士兼禮部尚書掌翰林院事十九年　命偕汪公由敦董公邦達修盤山新志盤山在蘇州向沿譌謂韓愈送李愿歸盤谷即其地而不知盤谷實在濟源　上特爲考證以正譌公善寫生得文肅公遺法每進呈多蒙　御題有師承家法披圖見右相丹青有後生之句二十年兼署吏部尚書二十四年拜東閣大學士兼管戶部事二十五年典會試先是公弟洲在山西布政使任內以罪誅其無着帑項公奏懇分年代交至是　特旨寬免二十六年薨年五十有四　諭稱其居心純正奉職克勤久直內廷敬慎小心從無少懈　特贈太子太保入祀賢良祠　命照前大學士蔣廷錫例柩歸時凡文武官在二十里內者俱向靈前致奠方公之病也　上親往視　慰諭有加及卒復親臨賜奠並　賞銀二千兩治喪葬　賜祭葬如典諡文恪子六人檙由編修官至兵部侍郎賜棨由貢生捐知府歷官戶部侍郎兼管順天府尹襲輕車都尉賜棨子繼勳官至河南布政使

國朝先正事略卷十二

平江李元度次青纂

名臣

岳襄勤公事略 弟莊恪公鍾璜 子濬

公諱鍾琪字東美號容齋先世湯陰人宋忠武王飛二十一世孫十七世遷蘭州祖鎮邦字定實移居臨洮其地逼近番夷數劫掠乃散財募士衛桑梓會多爾吉部入寇躬率五百人破之擒其酋由把總授守備擢都司吳三桂叛遣黨犯臨鞏獨以護糧軍五百殺賊千餘敗賊將李虎牙所向克捷累官紹興協副將大同鎮總兵加左都督父昇龍字見之康熙十二年授永泰營千總時三桂反雲南陝甘將弁多通賊游擊許忠臣潛受僞劄數以言誘叛佯許之立遣人告變於靖逆將軍張勇密檄公相機擒縛夜伺其醉臥襲執之獲逆劄百餘紙遂斬忠臣十四年隨奮威將軍王進寶征蘭州叛賊賊毀浮橋扼黃河旅拒官軍以革囊濟敏肅奮勇登岸敗賊兵追至城下立雲梯先登礮傷左股卒復蘭州遷守備明年從大軍克臨洮平關隴累遷至九江副將擢登州總兵調鎮天津三十五年 聖祖親征噶爾丹 賜從征大臣及將校宴 上親酌以賜賞 御用緞疋 命督中路糧運請選精騎三百為護衛從之幷諭遇敵時副將以下有退怯違令者斬以徇凱旋予騎都尉世職 賜花翎擢四川提督 賜 御書仁愛士伍額幷鞍馬弓矢疏請將平定朔漠機宜宣付史館下所司知之三十七年與川撫于養志互訐養志坐擅閉擬斬敏肅罷職三十九年起原官四十二年 聖祖西巡 賜御書楹聯及威信著聞匾額又書重閫錫類額 賜其母張太夫人四十九年瓦都瓦尾生猓跳梁遣將討平之俘馘甚衆招撫番民十萬九千二百戶有奇尋以病乞休且請入籍四川遂為成都人五十二年薨 諭祭葬 賜謚敏肅子四人公其仲也生而駢脅目光炯炯四射魁奇沈雄寡言笑兒時好布石作陣進退羣兒頗有法母苗太夫人疾刲股以進敏肅命之射猶忍痛發矢由需次同知改授松潘鎮游擊累遷永寧協副將康熙五十八年西藏達哇藍占巴等叛 上命皇十四子允覆為大將軍噶爾弼為副將軍率公征之公領兵六百為先鋒計擒藍占巴等敗番兵三千人餘部落皆納款明年四月公領兵四千先至察木多擒逃酋探知有準噶爾使者在其地誘各番會守三巴橋過我軍公念三巴橋者進藏第一險也賊若斷橋守之勢難飛越而其時兩將軍隔數千里無由稟令乃選能番語者三十人衣番服飛馳至落龍宗擒其使者五人殺六人諸番驚以為神兵自天而降相與懾伏降無梗道者已而副將軍來會賊中有黑喇嘛者號萬人敵公以計手擒之遂下喇哩將鼓行入藏大將軍以調蒙古兵未至檄諸將屯兵待毋輕動公請於副將軍曰我兵齎兩月糧自察爾多來此已四十餘日若再待大軍糧且盡聞西藏部落有公布者為其右臂最強能檄令先驅無俟蒙古兵也副將軍然之公即招撫公布未浹旬其頭目以兵二千至公請乘機疾進十日可抵西藏將軍猶豫未決欲集衆議公昌言曰事在必行何議為某願噴此一腔血仰報 朝廷請以旦日行矣將軍壯其言遂進師公首先渡江抵藏大破賊巢生擒準噶爾內應喇嘛四百餘人降番兵七千餘人自四月十三日用兵至八月十九日西藏平六十年二月班師晉左都督擢四川提督賞孔雀翎奉命勦郭羅克逆番破伏賊千餘連破四十六寨明年羊峒生番為邊患公勦平之以其地為南坪營設兵置戍予騎都尉世職雍正元年青海羅卜藏丹津寇西寧撫遠大將軍年羹堯奏授公參贊大臣飛檄行調公沿途相機勦撫有播下等番為賊阻道者滅之有哈齊插漢等番為賊擄者撫降之有吳密等番盜官馬踞大石山旅拒者擊殺之自松潘至西寧五千餘里烽煙肅清青海為奪氣既見大將軍即奉檄征爾格弄寺喇嘛於華里羅會黨也華里有山甚險其下五堡環峙寂無人聲公曰是有伏也遣騎搜之堡內賊果起公三分其軍奪山殺賊賊敗走追至一山有高樓賊伏其中發矢石公命健兒二十人密攜引火木梯從兩旁進而躬帥大隊仰攻戰方酣樓上煙起風大火盛烈賊纍纍然焦爛墜矣是役也破賊萬餘奪三嶺焚十七寨廬舍公兵止三千也還譬大將軍曰已奉 旨命公統馬步兵萬有七千直擣青海期以四月草生時行公曰青海賊無慮十萬以萬七千當之宜乘其不備且塞外無駐牧定

所賊若散而歸我反四面受敵非計也願假精兵五千馬倍之二月初即發大
將軍以公言奏 世宗壯之二年正月加奮威將軍出塞抵喀喇烏蘇斬賊
千餘尾追一晝夜擒台吉阿喇卜坦溫布等二百餘人乘勝前進路見野獸奔
逸公曰此前途有放卡賊也蓐食疾馳果擒百餘自此探信者斷矣至哈達河
賊據河立營公渡河戰斬千餘人賊竄而西追擊之其黨貝勒彭錯等降爲首
羅卜藏丹津擁衆數萬駐烏蘭木呼兒相距百六十里公拔營夜行黎明至其
處賊尚臥馬未銜勒聞官軍至驚不知所爲則皆走生擒賊母阿爾太哈賊妹
阿寶等羅卜藏丹津衣番婦衣騎白駝走噶爾順公留兵守柴旦木要害而躬
自窮追日三百里抵桑駱海紅柳蔽天目望不極乃班師當是時公以兵五千
冒險深入往返未兩月降台吉三擒台吉十有五斬賊八萬有奇俘男女數萬
口獲軍器駝馬甲帳無算俘獻京師 世宗告廟御太和殿受賀以青海平
大赦天下錫公三等公世襲罔替 御製五言律詩二章以賜又 賜金扇一
書 御製七言詩章 賜黃帶仍 命率師二萬征莊浪衛諸番皆青海餘孽
也公由西寧分十一路進勦賊巢石堡城公聲東擊西夜遣死士攀巖躡壁出
其背擒斬五千有奇賊番悉平奏改莊浪爲定番縣 璽書褒獎 命兼甘肅
提督三年兼甘肅巡撫尋授川陝總督加太子少傅初四川雜谷金川沃日等
土司爭界年羹堯以舊屬金川之美同諸寨劃歸沃日致仇殺不已至是公奉
命詳勘仍以美同諸寨歸金川而別撥地歸沃日各土司悅服 詔獎其思
事寶番 陛見將抵京 賜宴長新店 召對 賜四團龍服甲第一區內監
二人 命署河東鹽院加兵部尚書兼管陝西巡撫事川陝陋規病民悉罷之
并奏開關中廢渠請緩川省征期以紓民力又請延安所屬州縣丁銀概從下
則減舊額萬二千兩有奇又請將陝甘兩省丁銀攤入地畝征收以雍正五年
爲始著爲例會四川烏蒙土知府祿萬鍾叛援雲南鎮雄土知府隴慶侯助逆
公與滇督鄂爾泰會勦五年正月擒萬鍾慶侯其烏蒙鎮雄皆改土官爲流餘
黨悉定再入覲 賜雙眼孔雀翎 御書五百函珍紫檀器少保 命甘
撫莽鵠立寫公像二一留 內府一給其家六年準噶爾不靖 上命大司

馬查郎阿赴關中築壇拜公爲寧遠大將軍征西路命公子山東巡撫濬襲送
出塞七年五月出師抵巴爾庫爾賊逃公築東西二城爲蓄糧屯兵計八年夏
上召公籌議軍務公交印於提督紀成斌身自入都賊伺公行入劫駝馬
紀意編不救 上命公還軍七月準噶爾傾衆犯北路靖邊大將軍傅爾丹
禦賊失利公督兵襲擊烏魯木齊以分賊勢遂由巴里坤越木壘渡阿察分三
路擊賊斬馘甚衆賊敗遁得 旨獎敘十年二月賊犯哈密遣將擊敗之又遣
將軍石雲倬等赴南山口截其歸路而雲倬兵遲發一日賊得竄歸公劾雲倬
治罪而大學士鄂爾泰劾公玩忽縱賊奪少保降三等侯尋召還以副將軍張
廣泗護大將軍印廣泗劾公調度乖方遂落職交兵部拘禁論死 高宗登
極之二年放歸田里擇小園於百花潭北時手一編吟嘯自適暇則與諸父老
課農桑徜徉山水間見者忘其爲故大將軍也乾隆十三年金川酋長莎羅奔
等叛經略張廣泗訥親等征之無功 詔起公四川提督統四路官兵駐黨
壩其地逼臨賊隘上有康八達爲勒烏圍門戶其下曰跟雜公募健勇數千攀
巖攻康八達潛以銳卒從跟雜出賊不意克碉卡四十有七斬殺無算遂進扼
勒烏圍隘口偽爲運糧狀誘賊伏火器待之賊果出劫糧鎗礮齊發燔其衆先
是金川聞 天子用公皆不信曰岳公死久矣至是大挫始知公果來十四
年正月經略大學士傅恆至軍誅姦人阿扣王秋等賊懼欲降恐降而見誅負
固未決而公初督川陝時勘金川爭界事甚公且奏給莎羅奔印信甚德之至
是公請於經略願輕騎入賊巢諭順逆隨帶若干人曰多則賊疑非所以示信
也乃袍而騎從者十三人傳呼直入寨苗吏甲持弓矢迎道左公目酋長故緩
其轡撫其背曰爾等猶識我否耶皆驚曰果岳公也遂伏地羅拜爭先導入帳
酋長手茶湯進公飲盡再索因宣布 天子威德待以不死之意羣苗感泣
歡呼頂佛經立誓惟命行衆留公宿帳中大鼾次日莎羅奔等隨公坐皮船出
洞詣大軍降事聞 高宗大悅加太子少保兵部尚書復公爵十四年入覲
賞紫禁城騎馬等 召對日中乃出 賜御書額曰壯猷茂績並 御製七
言詩以賜 命西洋近侍寫公像於南書房 賜公號曰威信見西征屬賡

七十餘萬兩子𥃩務均授侍衛十五年西藏珠爾默特叛戕都統傅清等公會總督策楞討平之十七年雜谷土司蒼旺構逆公與策公以兵奪維關直擣賊巢擒蒼旺誅之事晉爵十九年盤江奸民陳喨作亂公力疾督勦卒於貴州年六十有九 天子震悼予祭葬 賜諡襄勤給一等輕車都尉世襲罔替

命公弟鍾璜由廣西提督調四川代領其衆四十四年 御製懷舊詩列入五功臣中尋入祀賢良祠嘗 世宗時公督川陝季父超龍提督湖廣弟鍾璜提督廣西子濬巡撫山東孫含育總兵兗州一門列戟而公受 主知尤篤能以功名終性嚴毅每登壇將弁股栗部伍肅無敢譁遇敵謀定後戰士卒疾苦必躬撫循以故人爭效命其忠誠出天性征青海至哈喇烏蘇水泉斷軍行一晝夜未得飲食公禱於天甘泉踴湧出一軍歡奮事聞 詔建宮致祭嘗川陝時成都人訛言公將謀反公疏聞 世宗諭曰數年來在朕前讒譖岳鍾琪者甚多不但謗書一篋而已甚有謂鍾琪係岳飛之後意欲修宋金之報復者荒謬至此極此次造言之人必非無因著巡撫黃炳等嚴察尋獲奸民盧宗訊之妖人曾靜者靖州諸生也遣其徒張熙上書勸公反立擒以聞上遣大臣雜治得靜與呂留良之徒嚴鴻逵往來謀逆并留良日記悖逆狀皆伏誅 詔褒公忠赤公尤推知人鑒傅爾丹與公同爲大將軍公過其帳見壁上刀槊森然傅曰此皆吾所素習者故懸以勵衆公笑頷之出語人曰爲大將者不恃謀而恃勇亡無日矣已而傅果敗嘗選馬兵冶大雄等三十六人爲親軍後皆任封疆邀世職好吟詩所著曰薑園集蛩吟集京師前門外有公遺第一區按奇門法布置居者每更動則災患立至猶想見偉人規畫云子七長濬由任子授同知遷口北道擢山東布政使雍正六年巡撫山東調江西左遷光祿卿八年授福建按察使遷湖南布政使十二年擢廣東巡撫署兩廣總督調撫雲南 召還京授鴻臚少卿轉通政司參議先公卒六子瀞舉人揀選知縣襲輕車都尉歷官六安西寧等營參將

鍾璜字呂瑞公叔父超龍子也超龍由把總累遷游擊雍正二年平口外鐵布等番有功擢河州副將遷天津鎮總兵擢湖廣提督十年薨鍾璜少從威信公效力雍正八年授藍翎侍衛 命乾清門行走 賞戴花翎乾隆元年擢四川參將遷副將八年擢建昌鎮總兵調江西之南贛雲南之昭通十六年擢廣西提督十九年調任四川承威信公後也在川十餘年以九土司會攻金川事前後與總督開泰阿爾泰等調兵彈壓并宣 諭德威各酋懾服退還碉卡并獻所掠人口辦理皆稱 旨三十一年薨於位 優詔議恤 賜祭葬如例諡莊恪

嵇文敏公事略 子文恭公璜

公諱曾筠字松友號禮齋江蘇長洲人本籍無錫系出晉侍中紹之後父永仁以生員游福建總督范忠貞公幕府耿精忠叛誘執范公脅永仁降不屈亦被執康熙十五年與范公同遇害 特旨贈國子監助教從祀范公祠及京師昭忠祠母楊氏以苦節建坊雍正八年 賜忠節流芳額乾隆二年 賜人倫坊表額公由康熙四十五年進士選庶吉士授編修充日講起居注官督山西學政累遷中允侍講雍正元年入直南書房兼上書房行走擢左僉都御史署河南巡撫三月典河南鄉試六月遷兵部侍郎會河決中牟 詔公往督築尋奏漫口皆合龍向例江南河廳每歲冬領帑購料備用公疏請豫省黃河兩岸工料亦照此例庶險工不至遲悞下部議行又疏言沁黃交匯之姚期營秦家廠一帶皆頂衝請於對面橫灘開引河一道俾水勢順流由西北逕達東南再釘船幫大壩宜鑲建雁翅培護更於大壩上下酌建挑水壩數座以減頂衝之勢 詔如所請又言兩岸堤工在在危險北堤起滎澤縣訖山東曹縣界南堤亦起滎澤縣訖江南碭山縣界臣與總河齊蘇勒勘明最險應修處共十二萬三千七百九十六丈請動帑興工從之是年授河南副總河駐武陟請設標下河兵王大臣議駁 特旨命再議乃議撥河南撫標及河營兵弁隨工調用尋疏言鄭州大堤石家橋迤東一帶大溜南趨應於迎溜處下埽簽樁復於埽灣處建壩一中牟之拉牌寨貫流遏射應下護岸埽加工鑲墊建挑水壩二其穆家樓堤工坐當頂衝亦應下埽加鑲又陽武縣黃河北岸祥符縣珠水牛趙二處堤工近因南岸新長淤灘大溜北趨成頂衝勢應加鑲墊以資鞏固部議均如

所請又言小丹河自辛勾口至河內縣清化鎭水口二十餘里輝縣五閘安陽縣之萬金渠及恆河閘昔人建閘開渠引水灌田照官三民一之法原以通漕利民但日久弊生守口之夫違禁賣水致運河淺澀請嚴飭所司稽查三日放水濟漕一日塞口灌田其盜賣者嚴治下部議行五年 命兼管山東黃河堤工尋遷吏部右侍郎仍留副總河任六年擢兵部尚書轉吏部仍管副總河事七年授東河總督兼管運河八年夏 命署南河總督九年加太子太保十一年拜文華殿大學士兼吏部尚書仍總督江南河道是年十一月 上念公父母之忠義節操雖已贈恤褒旌尙未膺一品封典 特旨予大學士應得封典以示優眷十二月丁母憂 詔曰大學士嵇曾筠之母楊氏撫孤守節教子成名前已特賜旌表並給一品封典今疾終官署可加恩賜祭一壇賞銀千兩治喪河防關係重大嵇曾筠歷練老成著有成效其母壽登耄耋榮封極品在人子之顯揚已極著在任守制予假三月回籍治喪其子嵇璜亦賞假六月回籍襄事公尋籲請終制 溫詔允之且曰嵇曾筠本籍常州距淮安不遠明歲工程可就近往來協理十三年三月 命葬事畢後卽赴工管理總河印務
高宗御極 特命總理浙江海塘工程乾隆元年兼浙江巡撫命照李衞之例改爲浙江鹽政十月 陛見加太子太傅二年秋 詔以海塘工程就緒召入閣公以痰疾奏請便道回籍調理 賜人葠一斤復 賜詩有句云此日黃扉資贊化昔年緯帳憶談經又云料想微痾應早復丹鹹平格享遐齡十二月薨於里第遺疏入 上深傷悼贈少保加祭一壇謚文敏 賜祭葬如例

公在官視國事如家事冒風雨寒暑走河干不遑食息其在東河也疏言祥符縣南岸回回寨對面淤灘直出河心致河勢南趨幾逼省城關係甚重應由北岸舊河身濬引河一道引溜直行俾成東西之勢並於南岸建挑水壩逼流入引河又請於汲縣湯陰內黃等處築草壩二十有六直隸大名縣張兒庄亦建草壩一首尾接應以濟漕運又條奏河工六事一現存柳園宜勤明立界飭河員廣種一印官河官均請令河臣撫臣會同保題陞調一豫工向撥江南河兵千名不敷驅策請仍照千名之數於堡夫內拔補足額一豫省大堤每二里設堡房一令堡夫居之修整水溝巡查鼠穴今臨河月堤請一律照辦一祥符縣堤長八十里止一管河縣丞請增主簿一開封下北河地方請增巡檢二一自武陟至虞城請照江南汛船例每汛造船五艘運料又言蘭陽縣管梁耿寨四水口一帶堤工河勢衝嚙請下埽加鑲幷築月堤作重障又言祥符南岸程家寨等處應增築月堤其陳留縣七八九等堡大堤汛水直射堤根宜培築又言儀封北岸水勢衝急雷家寺灘崖刷成支河請將舊堤加厚接築土壩跨斷支河勿令掣溜侵堤其青龍岡一帶請乘勢開引河一道導水東行則大河之水自暢又言運河五廳額設長夫多寡不同請酌定以歸一律又奏開黃河北岸荊隆口引河計三千三百五十丈有奇其在南河也疏言高堰山盱石工最要請發帑增修爲久遠計又言沭水源長性猛請於現在竹絡壩外建石工六百餘丈其沭河口則大加挑濬順其入海之路又言揚州府屬芒稻河工向係商人捐築多草率請歸官轄並設閘官司啓閉又言河設堡夫挑積土牛原資修補堤工之用請飭所司逐堡核查按月挑積其河兵於霜降後亦如法挑積各列入交代冊以專責成又葦蕩營所產薪芻請立限催運交工濟用又奏增築海口月堤及閘座又奏修清江之龍汪閘並濬鳳陽廠引河利漕運其在浙江也疏言江海形勢南坍則北漲今東南兩塘根俱漲有護沙應建魚鱗石塘以期一勞永逸其海甯迤西翁家埠一帶柴草工程亦加鑲高厚又請於嚴州所屬之淳河兩岸築石壩八十五丈以衞田廬又言樂淸縣海堤缺坍宜修築又請撥省城義倉穀運溫台等屬平糶又條陳鹽政四事前後疏上皆議行蓋公治水累用引河殺險之法惟 上知公深所請無不立俞故動能底績公薨後二年 詔入祀浙省賢良祠又 詔曰前任河臣靳輔齊蘇勒俱建有專祠嵇曾筠勞績可與媲美其一體祠祀以獎賢勞所著有防河奏議師善堂集第三子璜亦由河督大拜繼公武

璜字尙佐一字黼庭晚自號拙修生而嚴重寡言笑九歲讀禹貢恍然曰禹之治水皆自下而上蓋下流宣通則水自順流而下長老咸驚異之曰此子他日必爲名臣能宣汾洮而障大澤者也雍正七年舉 特旨大臣子弟一體會試

璜年甫二十以國子生登進士入翰林給假歸娶尋授編修南書房行走遷諭德乾隆元年文敏公由兩浙　內召入閣以病乞解任璜請假省親偕遣奔馳爲馬傷血染裙褲到署未浹月文敏薨當是時文敏公年高病久一切公私事叢雜如麻中外頗有譏諱非公到不能料簡帖然也六年服闋入都奏請停各省采買極言其病國病民病官諸弊又奏河東總督宜專其職守遇公事不必與兩省巡撫會奏庶免掣肘推諉之弊皆從之七年遷學士累擢副都御史工戶兩部侍郎充經筵講官十八年扈　駕木蘭甫進哨而江南黃水爲災高堰圮奉　命勘驗督修二十二年授江南副總河疏言淮揚運河自邵伯以北者皆歸海邵伯以南者皆歸江多一分入江之路即少一分歸海之水歸海路近歸江路遠宜開引河改曲爲直令趨海爲便又奏湖河源流分合啟壩放淤諸務尤詳核　手敕報曰所奏甚合機宜經理下河一帶爾功不小也二十三年遷工部尚書調禮部仍直南書房二十四年以母疾陳情乞養許之先授總河時太夫人年已八十有三早有此請　上諭曰爾父久任河工爾趨庭時見聞甚悉長淮一衣帶水儘可迎養不必在家侍奉也璜不得已赴任至是始得請孝養五載而太夫人薨三十一年服闋授禮部尚書旋授河東總督兼兵部尚書洊任後裁壩夫栽堤柳除墊崖貼坡諸弊偶巡河至商邱五堡命幫裹戧十丈衆不喻其意俄而節過白露河官皆慶安瀾酹神張飲公尚欲諸工親勘衆以公積勞咯血勸弗往公不可行至半途飛騎報大堤墊塌八丈幸有新鑲裹戧藉資保衛衆始歎服公之深識遠慮也然亦有神助出意外者公每巡河輒先屬吏冒風雨或手持畚鍤以行一日宿廟中聞虞城工險馳往其時天甫曉兩罨交下趨視所下埽岌岌欲崩從者皆失色或遮勸勿行公立堤上厲聲叱曰埽去則我與俱去兩罨應聲息堤卒無恙又因防險宿河堤行館夜聞匐磕聲撼臥榻皆動起視無他黎明報對岸河塌數十丈公所宿隄下忽漲起沙灘如所塌數人以爲神又勘驗曹縣三堡河河溜漸逼議下埽而未定某所公夜夢金甲神持劍指溜處曰吾張桓侯也速下埽吾與趙順平助汝驚起周視形勢如所指下之竟得安瀾乃奏建桓侯廟及順平侯廟於堤岸列祀典論者謂　聖朝西暨效順而要非公之精誠不能感格也四十四年以吏部尚書兼掌院學士充日講起居注官明年拜文淵閣大學士教習庶吉士　賜居海淀又明年加太子太保上書房總師傅公歷事　兩朝垂七十年兩爲山陝正主考一爲乙未會試總裁其他殿試讀卷朝考閱卷及總裁三通四庫國史實錄諸館者不可勝數　上亦眷公逾常格五十年舉行千叟宴　命爲漢大臣領班五十五年庚戌會試重赴瓊林　賜詩矜寵公又與　上同庚八十生辰本在六月請臣不敢先　君擬改期於　萬壽後　上嘉其知禮代定八月十九日　遣侍衛明安爲之稱觴　賜御詩及上方珍玩金幣無算公屢感滿難居累疏乞歸至再三　上念老成凋謝不忍其歸又憐其年力就衰　詔稱璜高年入直遇風雪不妨遲至即不入直亦可先　賜紫禁城騎馬再　賜肩輿入殿公感泣且歎曰　君父體恤老臣至於如此死有餘榮矣自後不敢復作乞骸請然秉性恭謹非體有不適與大風雪仍徒步入朝如故也五十九年七月薨於位　天子篤幸熱河聞信震悼贈太子太師　賜諡文恭　命皇八子奠酒遣官護喪歸里海內榮之公待小人不惡而嚴與和珅同在政府一日以楮索乞書公尋召翰林數人者飲於堂童子請曰墨具矣公叱之曰屬有客安能作書客曰吾儕正樂觀公之用筆以爲法也遂對客書之甫及半童子覆其墨公起詬讓之客爲請乃已翼日謝和珅曰徒敗公佳紙蓋公本不願作書預誡童子覆墨而翰林數人者皆和珅門下士故使親見之言於和以爲信也其不憚委曲以全所守如此

方望溪侍郎事略 兄舟

望溪先生姓方氏諱苞字靈皋江南桐城人寄籍上元曾祖象乾廣西副使明末居江寧父仲舒字逸巢以遺逸名與黃岡杜濬杜岕同里錢澄之族祖文相唱和公生四歲父口授諸經書早起以雜聲隔霧命對即應曰龍氣成雲偶竊效爲詩父恐耗有用之心力止之遂絕意不復作家貧甚日晝不再食兄舟爲講諸經注疏相與博究羣書更相勖以孝弟弟林早夭公以弟服未終過時不娶父母趣之時弟喪已七閱月矣公入室而異寢者旬餘族姻大駭乃勉成婚

猶終身病之遂太學李文貞公見公文歎曰韓歐復出北宋後無此作矣時公
鄉爭相汲引公非先焉不往萬徵士斯同語公曰子於古文信有得矣然願子
勿溺也唐宋諸家惟韓愈氏於道粗有明其餘費學者以愛玩而已於世非果
有益也公繇古文之學壹意窮經自此始凡先儒解經之書公一一詳究乃知
窮理之精未有如宋五子者也遂深嗜而力探焉姜西溟宸英王崐繩源嘗與
公論行身祈嚮公曰學行繼程朱之後文章在韓歐之間其庶幾乎康熙三十
八年己卯領鄉試解額辛巳百川卒執喪逾禮期猶不復寢父曰親親有殺與
父在爲母無別矣丙戌成進士未廷試聞母疾遽歸李文貞恥使留之不得夫
人蔡氏卒熊尚書一瀟欲妻以女其子本公同年生也公語本曰某家法士妻
偕娣姒日夙興精五飯酒漿奉卮匜二親左右貴家女能之乎本咋舌而止丁
亥丁父憂公以母老疾酌禮經築室宅西偏奉母三年不入中門辛卯冬南山
集禍作初宗人方孝標故翰林失職游滇中陷賊而歸怨望著滇游紀聞語多
悖逆同邑編修戴名世著南山集多采其言姓而不名人遂以爲公也集序復
列公名會都御史趙公申喬疏劾南山集子遺錄有大逆語部擬名世極刑公
牽連被逮下刑部獄及訊知語出孝標吏議以孝標已死乃取其五服宗人將
行房誅之刑長繫公以待命公在獄著禮記析疑及喪禮或問金壇王編修澍
聞入獄視公至則解衣般礴諸經輸史旁若無人同繫者或諷曰君縱志此地
爲國士身負死刑奈旁觀嫌笑何受書上同繫者皆惴懼公閱禮經自若或厭
之投其書於地曰命在須臾矣公曰朝聞道夕死可也獄詞五上　聖祖矜
疑李文貞亦力救之遂蒙　厚宥癸巳出獄隸漢軍　聖祖硃諭武英殿總
管曰戴名世案內方苞學問天下莫不聞可　召入南書房遂　命撰湖南洞
苗歸化碑文越日　命作黃鍾爲萬事根本論及賦一篇奏　御　聖祖飄
嘉賞曰此卽翰林中老輩兼旬就之不能過也　命以白衣入直南書房尋移
蒙養齋編校樂律曆算書公與徐文定公承修樂律　上命與諸　皇子遊
自誠親王以下皆呼之曰先生時誠親王爲監修官性嚴承事者多被譴呵公
遇事持正王敬之延爲王子師公南面坐恭王子坐東嚮始就講嘗是時李文
貞在閣徐文定爲總憲皆夙重公與聞機務公時以所見盡言相告多見諸施
行壬寅充武英殿總裁癸卯　世宗以覃恩首免公旗籍　詔曰朕以方
苞故宥其全宗苞功德不細矣時朱文端來定交謂公曰子乃鄭公孫僑趙樂
毅之流也公示以周官餘論十篇之三文端持至上書房手錄之歎爲當世異
人又以周官析疑春秋綱領二書示蔡文勤曰周情孔思不圖二千年後乃有
如親受其傳指者也甲辰以葬母假歸乙巳還朝　召見弱足不任行　命二
內侍扶掖至養心殿顧視嗟歎久之有　先帝持法朕原情汝老學當知此
義之諭　賜芽茶二器　命仍充武英殿總裁庚戌　詔大臣各舉學行之士
當事聞公公舉南昌裘縵欽余華瑞嘉善柯煜淳安方楘如應之秋疾作命諸
子曰昔弟林疾革時余因異疾醫者令出避野寺致不獲視含殮死當袒右臂
入棺以自罰辛卯授左中允遷侍講晉侍講學士時孫文定嘉淦方以刑部侍
郎尹順天兼祭酒挺勁不爲果親王所容有客自朱邸來授公意奏令劾之卽
以公代公拒不可其人怵以禍公誓死辭不數日有劾孫公受賕者遂下獄公
謂鄂文端曰孫侍郎以非罪死公復何顏坐中書於是孫公卒得免王亦不以
是有加於公也癸丑擢內閣學士以足疾辭詔許免趨直仍專司書局有大議
卽家上之尋教習庶吉士充一統志總裁　命校訂春秋日講乙卯九月
高宗嗣位有意大用公時　天子大孝方欲追蹤古禮行三年之喪　詔羣
臣詳稽典禮王大臣令禮部魏尚書廷珍偕公議魏公公石交也公因欲復古
人以次變除之制內外臣工各分等差爲除服之期魏公上其議大臣有不便
者遂擱不行魏公亦以此不安其位公時領武英殿書局請於親王就直廬持
服未再期不敢出所教習庶吉士二十七日內齋宿館舍無敢飲酒食肉者他
部院未嘗有也公念受　三朝厚恩起罪廢濟列卿貳當以國士報乃疏陳
田文鏡所定地丁四月完半之令請復舊制又言歲饑當令有司得擅發倉粟
平糶勿拘存七糶三常制又言河以南祥符等五十州縣共徵米十二萬六千
七百石有奇康熙初改令折銀自田文鏡改徵本色旣運水次兼迫漕期運價
且十倍民困不支請仍舊折徵於衛輝水次官爲採買二疏俱下部議行丙辰

命再入南書房疏請凡遇水旱災五六月即以實報七月中旬即核定災傷分
數幷乏食人數上聞災大者許動帑金修城浚隍發官倉嚴官署相度支河橋
梁塘堰圩堤溝渠埴堡使任浚築惟老羸不能任土功者乃計口授粟則爲數
無多易周而可久尋 命選四書文頒示天下凡三種義疏副總裁又疏陳食
貨實耗之原請禁燒酒禁種煙草飭佐貳官督民樹畜禁粟米出外洋令紳士
相度浚築水道丁巳遷禮部右侍郎仍以足疾辭 詔免隨班趨走許數日一
赴部平決大事公雖不常入部而時奉獨對一切大除授大政事往往諮公多
所密陳在廷頗側目公矣公復疏請矯除積習興起人材求 皇上勤心以
察之依類以求之按實積久以磨礱之信賞必罰以勸懲之其辭尤關於主德
隆替及君子小人進退消長之所以然是年秋、命教習庶吉士公嘗欲仿朱
子學校貢舉議分詩書易春秋三禮爲三科而以通鑑通考大學衍義附之詩
書易附以大學衍義春秋附以通鑑綱目三禮附以文獻通考各以疑義試士
朱文端及楊文定深然之卒以違衆難行而止至是仍欲發其端乃請定庶吉
士館課及散館則例略言本科館選三十有六人江浙江西湖廣數已三十餘
僅六人耳豈志識才行之不若哉以聲律詞章多未習也請日後籍隸江浙江
西湖廣福建者仍課以詩賦餘專治本經義疏及通鑑綱目所載政事之體要
散館時試以所專課各二篇其兼通者亦許自著所長而不相强庶東南之士
益留心於經濟之實用而河北五路及遐方之士亦不至困於聲律之末詔使
天下知政事文學皆人臣所以自效而政事所關尤重疏下諸臣議格不行又
疏言會議時九卿中有異議者宜並列上候 聖裁其詹事科道宜與九卿會
議各抒己見得專達又請以湯公斌從祀孔廟熊公賜履郭公琇入祀賢良祠
又請定孔氏家廟祀典補祀先聖前母施氏皆格於廷議初公在蒙養齋與河
督高君共事既而高違衆議開毛城埔舉朝爭之不能得臺省二臣竟以是下
獄公言於徐文定文定上言不當以言罪諫官 上即日釋之公復具疏力
陳河督之愎河督入對 上以疏示之大憾思傾公禮部屬吏賞郎入曹履
親王董部事已許之矣公以故事禮部必用甲乙科不肯平署王亦怒會新拜

泰安爲輔臣 召魏尚書廷珍爲總憲忌者乘相告曰是皆方侍郎所爲也以
後有疏下九卿議輒合口梗之於是河督言公有門生在河上書以書託之
上稍不直公而部中又有嫉身爲公難者公自知孤立以老病請解侍郎任
許之仍以原銜食俸教習庶吉士已未充經史館總裁衆以 上意未置公
也屆庶常散館公請稍後到者試忌者劾之謂公有所私遂落職 命仍在三
禮館修書而編修吳紱者公所卵翼以入書局也至是盡寘攻公之所述力加
排詆聞者駭之然 上終恩公屢顧左右大臣言方苞惟天性執拗自是而
非人其設心固無他也吏部推祭酒 上沈吟曰是官應使方苞爲之方稱
職旁無應者辛酉周官義疏成 上留覽兼旬 命發刻一無所更壬戌年
七十有五以衰病求解書局 賜侍講銜歸里杜門謝客江督尹文端三躧門
求見以疾辭又以先世未還葬不違家居寄食僧舍中葬乃返始建宗祠定祭
禮作祠規祠禁設祭田以其餘周子姓窶艱及嫁娶喪葬之不能舉者明年就
醫浙東作雁蕩天姥之遊安徽布政使李公學裕未受篆屏騶從造門學使尹
公會一徒步操几杖造門皆執弟子禮公畏人疑訛乃掃墓繁昌避之己巳秋
儀禮析疑成公以此經苦難讀註疏多膚淺七十以後每晨起必端坐誦經文
積日夜思之凡十易稿乃就八月十八日卒壽八十有二時乾隆十四年也疾
革數舉右手示子孫申祖訓之命從之公貌怯瘦身長面微有豆瘢目光照人
如電平生言動必準禮法事親至孝父嘗曰吾體未痛二子已覺之吾心未動
二子已知之赴詔獄時母老疾多悸乃詭言奉召入都不得頃刻留逾年事解
迎養京邸母夫人猶不知也所著喪禮或問足擬人心昏蔽士友感而服行者
多終身遇父母兄弟忌日必廢食得任子恩授兄子道永誡子姪每遭期功喪
必準古禮宿外寢居家客至必令子弟奉茶侍左右或宴會則行酒獻肴示長
幼之節母夫人尤嚴正嘗遘疾 天子賜醫醫曰法當視面按脈乃復命母
曰我雖老婦人也可使醫者面乎公曰 君命也母閉目命褰幃顏變者久之
既而曰 聖恩良厚雖自今勿使吾疾更 上聞矣公於辭受取與無所苟
金陵王生以金賚介某姻求來學公即以金贈某姻亡何王生卒因自出金如

其數賻之不使某姻知也有富人乞題其主饋重金嚴拒之其自視常若下於恆人視隸圉臧獲愛親敬長一事一言之善輒反躬自責愧不能行有以過規則誠心德之與朋友責善亦甚嚴嘗面折人過多人所難受自爲諸生即名動京師雖在難時王公皆嚴憚之遇宦達者必以吏疵民瘼政教得失相責難而時引古賢大節相砥未嘗一及於私李文貞以直撫入相公問自入　國朝以科目躋茲位者凡幾文貞屈指得五十餘人公曰甫六十年而已得五十餘人甚不足重明矣願公更求其可重者時魏公廷珍在坐退而曰斯人吾未前見無怪人多不樂聞其言也座師高廷尉初度公方爲諸生壽以文引老泉上富鄭公書以循致高位而碌碌無所成爲懼觀者大駭廷尉曰吾正欲諸公聞天下之正議也後進有請業者公必問所治何經所得何說所學誰氏之文蓋有炙盛名而舌撟汗下不能對一詞者公輒愀然不樂公論學一以宋儒爲宗其說經皆推衍程朱之學所尤致力者春秋三禮也論文嚴於義法非闡道翼教有關人倫風化不苟作凡所涉筆皆有六籍之精華寓焉讀其文知其篤於倫理有中心惨怛之誠蓋皆其宅心之實與人之忠隨所觸而流焉者也素不喜班史及柳文條舉所短而詆之人或以爲過而公守其說彌篤嘗謂自南宋以來古文義法不講久矣吳越閒遺老尤放恣無一雅潔者古文不可入語錄中語魏晉六朝人藻麗俳語漢賦中板重字法詩歌中雋語南北史佻巧語世以爲知言所著有周官辨周官集註周官析疑春秋通論春秋直解禮記析疑喪禮或問儀禮析疑春秋比事目錄左傳義法舉要刪定管子荀子史記注補正離騷正義刪定通志堂宋元經解及望溪文集行於世

兄舟字百川年六七歲讀左傳太史公書遇兵事輒集錄置袷衣中議其所由勝敗暇則之大澤與羣兒布勒左右爲陣法時三藩逆亂比邑旱蝗憂之或廢寢食與弟望溪攻時文寄籍上元爲諸生遂以文名天下北平王源邑子宋潛虛宿松朱書自負經世略時就先生辨論先生嘿無言退謂望溪曰諸君子口談最實非以憂天下也性孤特而內行篤修服勤盡瘁父逸巢嘗語人曰視於無形聽於無聲此子庶近之嘗東遊登萊觀滄海北過燕市韓文懿公見其側舉文歎曰此於三百年作者外自成一家者也爲序而行之遘疾歸自知不起卒之夕強言笑戒望溪奉二親就寢曰命盡矣恐記吾音容增悲惘也妻子環哭喻使退曰君子以齊終吾獨宜死弟手且曰吾兄弟當共葬一邱不得以妻祔先數日悉焚所論著僅嚴師說一篇存文懿所文懿曰雖退之莫能尚也望溪治古文詁諸經皆先生發其端卒年三十有七祀鄉賢

余田生府丞事略

余公名甸字田生福建福清人自爲諸生即以名義爲己任好面折人於善類操之尤切用此修飭之君子亦不樂與居其趨勢利者輒聞聲相惡康熙丙戌成進士巡撫張清恪公開鼇峯書院延公主之每事咨焉郡守周某將登白簡以丁艱免疑公排己後公知江津縣周適爲郡守欲下石焉公不爲動攜一僕之任每早起坐堂皇民有投牒者據情事輕重即命之檄召所訴人不以屬吏片言立決遣訟爲之簡惟日據案與諸生誦說文藝所徵賦即貯庫中纖毫不入私室守廉其實亦加敬焉時青海用兵年羹堯巡撫四川加正賦通私茶猶不足以餉戰士多額外急征檄再三至公不應乃遣內丁持印文告諭自朝至日晡公不出使者譁公立坐堂皇命反接衆相視不敢動公馮怒乃共推曳伏之地投六簽丞簿皆曲跽爲請須臾士民集堂下者數千人耆老數十升堂以身蔽使者告哀曰公何難棄一官但我民自今無恃怙矣望哀赤子無依寬使者法久之乃命釋縛羈候越日使者介衆索原文公曰還報大人我無子閉門待劾原文已閒道付二三執友矣遠近驚駴旬月聲震京師羹堯曰此民所戴也斥之傷衆心不去百城玩令會行取遂以公應入爲吏部主事每事必親不假手胥吏出入封緘其室自佩鐍鑰時冢宰張公鵬翮久爲督撫入掌諸部號稱剛直少宰湯公右曾聰明辨察吏不能欺不惟官中無能異同九卿廷議多取決焉及公至屢與齟齬固植不移每會議直前爭辨盈廷愕然終不能屈也主選二年權要富人子求速化者多爲所格長官嘗得公以有辭而亦陰患其戇鬧紬其議公怒求退甚力吏胥大喜私語求進者曰少需之此君將去必可得也公聞之條列文書達部及已駁議而未奏者十餘事曰凡此皆作姦巧法

易爲所蒙必上聞晉乃去長官許諾乃探懷中出告歸牒旋丁父艱既免喪牆
壘塞倒不歸集古今法書作隸篆行草偏考諸史與知故盤旋若將終焉陳公
滄洲嘗歎並世無豪傑及趨死不顧利害之人方望溪以公告曰斯人其次矣
其抗直大類吾子及滄洲督河首薦公爲兗寧道清介勤事一如江津士民聞
公至訟獄者爭赴焉幾奪廉使之枋久之廉使及巡撫有秕政亦赴愬於君君
剸得其情反覆申列必得當乃止滄洲卒齊蘇勒繼之以工事劾公士民相讎
聚勸者數千人齊公巡工至君所部父老結綵手炷香稽首於舫前請登岸受
萬民瞻拜擁肩輿至廣原升高座聚者萬餘人四面環拜投香於地高丈許齊
呼還我余公吾民當萬世尸祝河督大驚慰諭之衆皆涕泣曰吾民愚非得實
據不敢退河督許拜疏出矣言衆乃散　世宗聞之立　召公入見退語執
政曰朕又得一直臣矣擢山東按察使攜二僕買驢之官人競傳曰此三閭大
夫也公以地近聖人居宜崇禮教輕刑罰逾年入爲順天府丞公歷官皆盡革
陋規陳臬時憐囚徒不能自衣食酌取商人歲饋三之一以資給之兼完囹圄
修學宮書院聚教羣士委有司公用注籍爲忌者所中解官出質鬻成回籍追
補公歸築瘦媚草堂著書其中有觀風整俗使某摘其集唐詩爲怨望顯
上矜全獄白而公卒年七十有二公剛方清簡精於吏治仕宦三十年屢起屢
躓直聲震天下其文章書法亦冠一時歿後所歷官地父老聞君訃皆羣聚哭
奠焉

李穆堂侍郎事略　孫文業

臨川李公生有異稟少時讀書日可二十本過目不忘以康熙四十八年進士
入翰林自編修超五階爲庶子遷侍講學士典雲南浙江鄉試兩典武會試擢
內閣學士兼副都御史充辛丑會試副考官榜發下第舉子擁邸舍喧鬧爲臺
臣所劾免官發永定河効力　世宗皇帝在潛邸雅知公雍正元年　召復
職署吏部侍郎充經筵講官屢奉獨對發大議時有密勿重臣禮絕百寮親王
亦折節致敬而公平揖之重臣言公性剛愎難共事尋以兵部侍郎截漕天津
稱　旨明年夏授廣西巡撫疏陳練兵事宜一先定操地次定操期嚴賞罰一
廣西多山谷背山而戰宜用一字陣山曲用三才陣夾溪用雙龍陣八面受敵
用八門陣四圍合攻用圓陣亦曰風雷掃地陣羊腸鳥道用連環陣均演習如
式一馬步兵各佩腰刀然馬上步下宜知用法一土苗所用鳥鎗可及百五十
步惟礮足以制之五子礮施放尤便利宜增製得　旨嘉勉先是康熙五十三
年巡撫陳公元龍奏請開捐共捐穀百十七萬八千餘石納捐時每石折銀一
兩一錢發州縣買貯止給價三錢不敷購買率以價銀遞相交代公抵任嚴催
尚欠四萬餘石疏請寬限一月補足免各州縣罪　上以此項係陳元龍經
手　命往廣西清理　嚴諭公毋許瞻徇公請將莞捐之布政使今任閩撫黃
國材等質問　詔許諸臣將分肥實情供奏免其科罪並令國材赴質嗣審明
督撫司道府廳共分銀八十二萬四千餘兩勒限分償有差　諭嘉公公正而
重臣心忌之作四巡撫論皆痛詆以爲亂政之魁四巡撫者滇撫楊文定名時
東撫陳文勤世倌川撫蔡尚書珽其一則公也公署吏部時因議敘年羹堯子
富等捐造營房事不肯從優爲羹堯所嫉及奉　命天津截漕估變米價盈餘
銀五千兩交守道桑成鼎貯庫公赴廣西成鼎解原銀至公因具疏送直隸巡
撫李維鈞會奏維鈞匿不以　聞會羹堯入覲遂奏公巧取此項三年二月公
據實陳明　上洞悉羹堯維鈞等誣揑傾陷狀　諭曰伊等蓄意如此爾若
根基不牢則已墮其術中矣前項既經解粵西朕又了然明白可即留充公用
尋以讞獄失出經部駁公仍前議具題部臣改重　詔廷臣會議僉議應如公
指是年奏改賓州鬱林州均爲直隸州賓轄上林來賓遷江武宣四縣鬱林轄
北流博白陸川興業四縣下部議行又奏言猺獞頑梗劫案纍纍其修仁之十
排臣已捕獲渠魁天河之三疃發兵守隘斷其收穫投到者許免死爲首入人
見俱投案　諭獎其辦理得宜擢直隸總督初蔡尚書珽薦已革知縣黃振
國無罪文鏡所劾之汪誠邵言綸均寃抑文鏡以公與振國爲同年生密劾公
袒護公疏辯有　旨訓飭當是時　世宗方痛懲廟堂朋黨之習會蔡尚書
得罪公曾面奏蔡珽爲人奸詐則有之若貪婪不法事臣可保其必無忌公者

因嚼之目爲死黨而御史謝濟世疏劾文鏡亦及振國等 上以濟世所言
振國言論誠等事與從前李紱所奏一一脗合明係結黨傾陷宜嚴懲乃發濟
世軍前效力 召公爲工部右侍郎忌者遂交章劾公矣五年署廣西巡撫韓
良輔奏天河縣因莫東旺係公批飭責逮之犯遷延未獲落職嘗糾隷劾去
詔公覆審往捕不許擒獲中一吏卒人皆危之及公至拜苗東身自歸曰吾不
可負李公也土司羅文剛嘗因殺立擒汛事糾眾抗官至是爲州判程旦所覊
控 嚴旨責公撫馭時顏綏掩飾甘汝來時爲臬司亦因循不能整頓 命公
與甘公赴廣西擒羅文剛會雲貴總督鄂爾泰公奏廣西泗城土司不法請飭
巡撫提督懲治 上命韓良輔往雲南與鄂公面議並 命公同往公旋與
鄂公面籌黔粵分界及泗城改流等事文剛尋就獲而直隸總督宜兆熊等疏
劾知府曾逢聖知縣王游虧空錢糧又劾知縣李先枝私派累民 上以逢
聖游皆公所保薦先枝曾經公題陞知州必有私受請託之處 諭責公嘗私
囊罔遂奪職 命來京質問議政大臣等會議公罪凡二十一款私受李先知
請託妄爲保題罪一與蔡珽固結黨援罪二袒護黃振國邵言綸汪誠密奏被
參冤抑罪三莫東旺一案不早結致劫獄罪四將不應送部引見之天津道桑
前違 旨送部罪五奉 旨建造天津營房任意遷延罪六將不應離任之通
永道高鑅等題請離任另補罪七妄薦廣西庸劣知縣柏宏智罪八所舉屢置
司羊毛等項混行容隱罪九委署之鄰司岳溶縱兵搶殺事 旨詢問並不
據罪罪十土目王尙義等命案各案不早訊結罪十一明知王游虧空不查參
反徇奏爲直隸第一賢員勒後任出結交代罪十二糧增直隸兵米價罪十三
順義等縣等四十五州縣虧空糧批容隱罪十四妄奏曾逢聖操守尙優罪十
五收守道桑成鼎銀五千巡撫李維鈞銀千二百兩罪十六教參知縣婁任修
發審並不嚴究罪十七上年見田文鏡奏豫省雅覺直隸出境妄奏僞遇大水
饒倖出境今年出境更爲又復與饑人言罪十八與常藏使發廷面奉 諭旨
回奏時保舉鹽罪十九放出死囚擬四罪妄引減等罪二十不早除羅文剛反
劾州判程旦庇縱罪二十一律應斬決妻子財產入官時內外諸臣方以全力
羅織公必欲置之死而 世宗知公深特惡其崛強欲痛有所摧折仍備洗
而復用之爾次決囚 命縛公與蔡珽俱書同至西市兩手反接刀置頸問此時
知田文鏡好否公對曰臣愚雖死不知田文鏡好處乃宣 旨赦還仍置諸室
爰書上奏 特旨李紱學問尙好著免死在八旗志書館效力行走免妻子財
產入官七年冬謝濟世在阿爾泰軍前供出昔年參田文鏡由李紱蔡珽授意
世宗大集廷臣 命公隨人跪階下 親詰責之 天顏甚厲羣震殿
角近臣皆股栗公奏對如常無乞憐語尋廷臣遵 旨訊公請交刑部治罪得
旨寬免十三年八月 高宗御極 召見曰 先帝固欲用爾也即授
戶部侍郎管理三庫事乾隆元年奏請增設翰詹科道廣勸試卷從之公揚休
山立遠眉偉然於古今事宜朝常國故口滔滔如決堤千人皆靡又絕少溫顏
曼辭舉朝皆畏憚之然愛才如命以識一賢拔一士爲生平大欲之所存形迹
嫌疑坦然不計辛丑會試用唐人通榜法名宿網羅殆盡至以此奪職公終不
以爲非會 詔舉鴻博公已薦六人矣束於例乃取夾袋中姓名屬託九卿有
吳江王藻者尙無舉主洗門下士孫剛副憲國璽薦之孫有難色公大怒責其蔽
賢孫跪謝允薦乃已歸閣坐妄舉降二級補詹事明年奉 命祭禹陵母憂歸
六年補光祿卿典試江南遷內閣學士得離嘲之疾請告歸陛辭 上問有
所欲陳否公以慎終如始對 賜詩寵行有尤喜臨辭關嘉謀實啓予之句家
居十年卒年七十有八公憂國如家勇於任事不以攙越爲嫌生平學遵宗旨
在先立乎其大者陸子之教也嘗因奏對請朱子道問學之功居多陸氏尊德
性之見爲卑 上韙其言有中州巨公自附程朱語公曰陸氏之學誠高明
然返之吾心多未安公曰君嘗食楊時邀寵進羨餘不知於心安否其人失色
去公在九列時同朝者曰大將軍年羹堯曰太保隆科多曰桐城常熟二相國
及督直隸涖督田之役爲怡賢親王公皆無所附麗而卒困於田嘗幾死在獄
中日讀書飽啖熟眠故甘撫胡君期恆亦在繫歎爲鐵漢刑部郎楊某欲試公
於押赴市曹時故問經史疑義公應答如流楊退語人曰李公真鐵胎人也公
嘗言內省不疚生死不足動其心何況禍福又言得力在二語處境則居易以

俟命處事則行法以俟命生平博聞強識下筆千言禪禍時安溪李相國光地許其與歐曾代興新城王尙書士禎稱其有萬夫之稟論者謂公能薈集江西諸先正之長學術則文建文安經術則盱江博物則道原原父好賢下士則兗公文章高處逼南豐次亦不失爲道園於命世之志取荆公剛腸勁氣大類楊文節殆不出其鄉而奄有千古云所著穆堂類稿續稿別稿春秋一是陸子學譜朱子晚年全論陽明學錄皆行世姓李氏名紱字巨來號穆堂孫友棠乾隆十年進士由編修改御史晉給事中遷鴻臚太僕少卿通政司副使權光祿卿除內閣學士三十八年授工部侍郎典鄉試者再分校順天鄉試禮部試督學福建浙江各一會新昌舉人王錫侯妄作字貫前載友棠古詩一坐奪職後以入京祝　嘏賞三品卿銜嘉慶三年卒

蔡文勤公事略 子長漢

公諱世遠字聞之姓蔡氏世居漳浦之梁山學者稱梁村先生父璧以拔貢爲羅源教諭有學行號淸恪公撫閩時延主鼇峯書院並招公入使院共訂先儒遺書公議論慷慨自爲諸生即以民物爲己任及從淸恪遊吏疵民病言無不盡政行衆服而莫知其自公康熙辛巳臺灣蠢動公大會鄉人聯伍團練助官兵舉動平生好善樂施與出於天性故人皆信嚮之舉己丑進士出安溪李文貞公門選庶吉士授編修公故熟宋儒書既見文貞志益定以聖賢爲必可學假歸文貞出游楊立雲圖贈行猶吾道南也未幾丁父艱哀毀不勝喪癸巳冬服闋至京師新令翰林科道在假者並休致而公之請假也未久居父喪或謂宜自列於吏部公曰吾聞古者受爵而讓未聞投牒以自申也時文貞承修御纂性理精義薦公分校方望溪與焉始望溪與公相見於文貞邸舍文貞引公袂以屬望溪曰是吾閩所謂蔡聞之者也遂定交蹟歲書成公造望溪謀所處望溪曰天果不厭子之學何患無閒行坦步而出以編書復官去牒請一閑耳公遂圖歸於文貞以歸巡撫陳淸端璸復以鼇峯屬公公夙尙氣節教孝弟好語經濟而一本於誠由是閩士慨然感興於正學而知記誦辭章之爲末也家居設族規置大小宗祭田孤嫠老疾月有餼鄉人化焉環所居二百餘家二十年無博戲者邑令延至學宮講學環聽者恆千百人會臺寇朱一貴爲亂漳泉震動總督滿保討之公貽鄉兵保境遺滿公書曰昔曹彬將破江南忽稱疾不視事誡諸將以破城日不妄殺一人虞詡戒諸子曰吾事君直道行己無虧所悔爲朝歌長時殺賊百餘其中豈無冤者今臺人特被脅爲盜耳願公入臺時當曹彬之仁以免虞詡之悔臺灣平復遺書勸令選賢能興教化和兵民其新墾之地弗按籍升科恐擾其樂生之計滿公皆從之人載其惠　世宗嗣位特　召入都　命侍　皇子講讀由編修五轉至禮部右侍郞充經筵講官雍正七年　上以福建宜設觀風整俗使　詔公偕同籍京官會議合疏以漳泉風俗未醇於法宜設得　旨允行公侍　皇子凡進講四書五經及宋五子之書必近而引之身心發言處事所宜設誠而致行者觀諸史及歷代文士所述作則於興亡治亂君子小人消長心迹異同反覆陳列三致意焉當是時兼保傅之任者皆執政大臣事繁不得朝夕在側惟公在　上書房十年晨入夜歸無風雨之閒公性淡泊所得祿賜半贍之族姻知舊妻子僅免寒飢敝衣粗食視寠人或甚焉士有志行及文藝之優必躬禮先焉知其實則思隨地而開通之汲汲如有所負然望溪每以公事詣圓明園必宿公池館公薄暮歸輒相與步空林坐石磯至昏暝或達夜中所諏度皆民生之利病吏治之得失百物之息耗士類之邪正無一語及身家瑣事者其居外雖設一榻一帷望溪至則以讓之而自臥後夾室方夏秋蚊虻嗜膚竟夕不安枕而惟恐望溪之不淹留信宿也公與高安朱文端公同訂歷代名臣名儒循吏傳雍正四年公列位九卿以侍　皇子故廷議多不與八年秋閩督高公其倬劾公長子長漢違例私給船照　上以原疏示公公疏言臣家屬八載在京長子長漢去冬來京會試現在京邸所給照係本年五月日期不知何人所爲但有臣官銜圖記非臣族姓即戚屬請　敕督撫察治部議以失察族姓家人降二級調用　特命復故職而公疾已不可救矣公疾病　皇子使人問視　天子賜醫屢詢公疾增減云何十二年正月八日薨年五十有二　上震悼賜白金五百兩治喪贈卿如典禮給全葬　皇子親王郡王咸致賻賵賢公卿及膠庠之士重志

節者無知與不知皆儀然若失其所倚十三年九月　高宗御極　諭曰原任侍郎蔡世遠學問素優自雍正元年在內廷行走勤勞敬慎於經義文辭悉心講究多所裨益可加贈禮部尚書致祭予謚文勤所著二希堂文集十五卷二希堂者謂功業不敢望諸葛武侯庶幾范希文道德不敢望朱文公庶幾真希元也　高宗在藩邸時親爲製序其略曰先生之文溯源於六經闡發周程朱張之理而運以韓柳歐蘇之法度所謂蘊之爲德行行之爲事業發之爲文章者吾於先生見之抑又有說焉先生之文固足繼昌黎之蹤而抗歐蘇矣然先儒謂昌黎因文以見道今先生教人必先之以格致誠正之功天人危微之判而後繼之以文其自修固可知矣吾謂先生體道以爲文非僅因文以見道請以質之先生及天下後世以爲何如也其推重有如此乾隆四十四年

御製懷舊詩稱爲閩之蔡先生詩曰先生長鼇峯閩淑學者衆奉命訓吾曹風吟而月弄雖未預燮動入載寒暑共書云三不朽德功言並重立言亦豈易昌黎語堪誦氣乃欲其盛理乃欲其洞因以書諸紳未敢妄操縱德功吾何有言則企敗綜嗚呼於先生吾得學之用六十年二月　諭曰本月上丁釋奠禮成因念臨御六十年以來孜孜勤政悉由典學懋修所致回憶沖齡就傅時福敏啟蒙蔡世遠教以古文作法從此肆力學業益進當年久侍講帷數陳啟沃福敏蔡世遠兩師傳之力爲多今朕年登八旬開五眷懷舊學允宜增秩三公原贈尚書蔡世遠可加贈太傅並賜祭一壇以示朕崇禮師儒至意乃命福建巡撫即家致祭公所訂古文雅正鼇峯學約朱子家禮輯要俱行世又性理精要歷代名臣言行錄合族家規漢魏六朝四唐詩各若干卷藏於家次子長濃由廩生保舉優行以知縣用累官兵部侍郎公之疾也濃不脫冠帶而養者五十日其婦吳氏刲股肉以進求愈公疾此其教行於家之驗也三子觀瀾六子長汭孫本榮均　恩賜舉人觀瀾官至御史

張文敏公事略

張公名照字得天號涇南江蘇華亭縣人康熙四十八年進士選庶吉士授檢討五十四年入直南書房遷贊善侍講轉侍讀雍正元年充福建副考官遷左庶子三年晉侍講學士充日講起居注官疏言　聖諭廣訓一書請頒行各州縣學俾童蒙誦讀府縣覆試時令背錄一條方許錄取從之四年典試雲南八年遷少詹事明年擢內閣學士奏言臣祖淇曾以田千畝爲義田贍族請官爲存案載入縣志不得擅賣擅買違者雖臣子孫亦以盜賣官田論疏入　上允所請立冊存案並　敕部旌獎以彰義舉尋擢刑部左侍郎署順天尹十一年授左都御史遷刑部尚書奏請更正律例六條下所司議行以預修會典書成得優敘尋充文穎館總裁十三年貴州九股生苗不法揚威將軍哈元生副將軍董芳分道進勦　上以公爲撫定苗疆大臣公抵黔偕分地分兵之議因施秉爲適中地遂以其上爲上游用滇黔兵專屬元生以其下爲下游用楚粵兵專屬芳於是進勦之兵紛紜撤換元生芳欲將各村莊盡劃上下界文移爭辯日久無功八月　高宗即位　命來京以湖督張廣泗代　詔曰從前經理苗疆原係鄂爾泰獨任其事後來逆苗煽動張照在京時見　皇考申飭鄂爾泰遂以私意揣度過甚其詞彼時廷議新疆不可棄張照亦預議

皇考深以爲然今張照以爲密奉棄置之　諭旨轉告哈元生殊屬乖謬可諭張廣泗知之嗣廣泗劾公立意阻撓　詔落職逮問論死　特旨原之　命直武英殿修書二年授內閣學士充經筵講官再直南書房四年夏請終養

上慰留之五年授刑部左侍郎疏言律例刊行尚須一年之久請於舊例輕而新改重者仍待頒到日遵行不必駁改其舊重新輕者刑部即引新書改正使一年內薄海內外早被　仁恩　特旨允行六年　上以朝會樂章句讀與樂音不相比合　敕莊親王及公釐定尋合疏言律呂正義一書編摩未備請重修正義後編與前書並垂萬世其　壇　廟　朝廷樂章應遵　聖訓將新舊所定并朱子六經圖及明朱載堉樂書式考定宮商字譜備載於篇使律呂克諧神人和協從之七年擢刑部尚書管理樂部中允于振請釐定　文廟樂章　上命公操縵進呈頒發曲阜及各行省學宮八年　命補給　登極詔內　恩廕公直　內廷最久每奉　敕作書皆稱　旨後墜馬傷右臂幾折時方進呈落葉倡和詩遂用左手書楷渾厚蒼秀　上尤嘉之九年十二月

丁父憂　上以公父棄義方有訓教子成名　特諭於本籍　賜祭一壇十
年正月公奔喪行至江南徐州以哀毀成疾薨於旅次事聞　諭曰張照才品
優長兼諳法律學問充裕詞藻清新侍直內廷勤慎素著前聞訃奔喪朕切諭
其以禮節哀毋致毀瘠今聞在途溘逝悼惜實深可加贈太子太保吏部尚書
賜祭葬如例　予諡文敏論者謂自明及今華亭兩文敏董公文采與公埒
而勳業較遜易名之典在公爲尤稱云後十有四年　上因查閱蔣洲署中
所藏字蹟見公昔在獄中所題白雲亭詩卷詞意怨望下　詔宣示以身後免
其追論四十四年　上念公性敏博學尤工書　御製懷舊詩列公五詞臣
中詩有云書有米之雄而無米之略復有董之整而無董之弱羲之後一人舍
照誰能者卽今觀其蹟宛似成於昨精神貫注深非人所能學其見重如此四
十七年　諭曰昨閱進呈一統志於國朝松江府人物祇載王頊齡鴻緒輩而
不及張照意或因照曾因苗疆獲罪又獄中所題詩詞意感憤經朕宣示遂不
錄其人耶從前張照獲罪因疑爲鄂爾泰傾陷其獄中詩大都指摘鄂爾泰者
居多蓋鄂爾泰欲置彼於死地朕若聽信其言照豈獲生全彼不知朕非信讒
之主而鄂爾泰又豈能譖照之人迨後出之囹圄不數年洊擢尙書朕之終始
成全原不以一眚相掩何此次一統志轉佚其名耶張照雖不得謂醇儒然其
文采風流實海內所共推公論具在瑕不掩瑜其將照出處事蹟併列焉大哉
王言足爲公定論矣

甘莊恪公事略

康熙五十八年冬淶水縣知縣甘公以拘繫侍衞畢里克逮治部議褫公職奪
畢里克俸　聖祖仁皇帝特詔畢里克革職公復原官於是海內皆頌
天子聖明而淶水令亦以此名聞天下公由縣令起家敭歷中外累官太子少
保吏部尙書兼兵部尙書爲時名臣乾隆四年七月薨於位　上聞震悼
命大臣往奠茶酒遣官經紀其喪賜白金千兩禮臣遵　旨給全葬　賜祭一
次　賜諡曰莊恪朝野咸歎息焉公諱汝來字耕道一字遜齋江西奉新人性
清鯁強力裕經濟才康熙五十二年進士由教習授淶水知縣時邑久旱公至
而兩免民閒雜派銀六千餘兩以耗羨充之禁莊田無故增租易佃者有司例
不答旗人公請於上官得以柳木棒示威豪強戢服畢里克者侍衞之鬭鷹整
遣者也率拜唐阿及家人數十輩至淶擅据民舍民萬廷荷等被毆幾斃百姓
赴愬於公畢里克等亦相率入縣堂責公勢洶湧公勃然怒曰令爲　天子撫
百姓肯令君輩魚肉小民耶遂揮令看管置其家丁於獄牒大府以聞而其黨
已以擅拘職官入告及吏兵刑三部會讞公詞氣不屈衆以強項令目之然非
　聖祖如天之仁公禍必無振矣公自京還治所父老子弟爭奉羊酒迎都
人士作詩歌紀其事公名由是大起調補新安尋攝雄縣事在新安賑災民劃
俸予寒諸生故事　乘輿至多藉供億苛斂及拘民船守候公力禁之築白楊
淀河堤溉田數千頃在雄縣罷民閒雜派銀寘奸吏於法凡三任邑令百姓爭
欲得公去則尸祝之　世宗御極擢吏部主事更以賢能薦受錫賚分校會
試未幾　特擢廣西太平府自此凡四任不出廣西皆著才略在郡禁絕屬僚
餽送誡流官勿科斂土司在左江巡道任定思明土州與安南祿州地犬牙相
錯者由按察使陞巡撫已入爲副都御史又以土官岑映宸互相仇殺事仍往
署撫臣篆與督撫二臣調度節應映宸束身歸罪遂改土爲流先後擒莫東旺
羅文剛等皆兵不血刃其他修舉廢墜發奸摘伏不可勝舉旋詿吏議罷命在
咸安宮行走逾年起覇昌道丁內艱給假在任守制未幾調蘇松糧道擢廣東
布政使平權量減市稅陳榷關藏匿則例之弊請以沙坦地予民耕種而緩其
陞科北上日庫存稅羨充公銀二十餘萬兩公悉疏　聞纖毫無所取入爲禮
部侍郎讞獄大同時雍正十三年也　純皇帝登極毅然復行三年之喪
未蒙　皇太后俞允下廷臣集議公昌言曰三年之喪無貴賤一也　皇
上法堯舜之道行周孔之禮宜將順其美以立萬世彝倫之極或謂有妨朝祭
大典公曰墨縗視事越紼以祭禮固有之何疑焉遂覆奏　允行其餘大典禮
公皆多所贊襄擢兵部尙書充實錄及三禮館副總裁乾隆三年轉吏部仍兼
本兵於武職議侍衞推用法於文員令雜職皆關白堂上官始行銓敘先是公
爲文選司時洞悉僧道科蠹弊京師號爲黑地獄至是始釐剔之四年與柏梁

乾清宮兩宴與穗載會試　特旨晉宮銜以遴選賑濟人員屢入部署總中疾
薨年五十有六公歷官二十年中遇攝折皆蒙　聖主知旋即擢拔受
三朝委任不貳公亦感激圖報殫毅能任事兼更始振文風一時公明交頌凡
稱公居官清正者稱嘖嘖曰此固暴時令搽水之甘公也其丰裁如此公性篤
孝父庭訓嚴承之以恭母徐下世不重茵貳味者九年所至多創義學修城堡
於家則捐建祠廟措田以助友喪尤留心文獻奏請以鄉先賢吳澄復祀學宮
過名儒故老後人必加存恤又奏條奏廣東圍築沙坦事宜四則又言沿海居
民採捕魚鰕用單桅船不能出海貿易請免其稅又閩粵貧民有用竹篙取魚
者有於埠頭養鴨者不肖吏或按篙按埠私征稅銀請通行嚴禁皆從之蓋見
義必爲其天性也歿之日囊無十金轄至不能庀喪具　天子嘉公清節
特賜帑金　恩禮優渥則公之賢益可知矣所著有遴齋詩文奏議全集　聖
諭廣訓疏義周禮簡註宦績紀略編輯律例歌諸書雍正丙午公撫廣西之年
公父翻祖及公弟汝遂子禾同舉江西鄉試祖孫父子三世同科尤稱盛事爲
昭代所罕見云

國朝先正事略卷十四

平江李元度次青纂

名臣

孫文定公事略

公諱嘉淦字錫公一字懿齋山西太原人祖世蓋國初知崇仁縣設方略平劇盜數千人境賴以安父天繡義俠聞鄉里伯兄楨淦爲同縣趙氏子所戕論抵矣賣緣且脫罪公父憤欲死公夜入獄刃其仇與仲兄揚淦一晝夜行三百餘里至會城門啓而入還貲孤寡者仆籌蓋毀其器訟於縣頌繫待決已而與縣人喧傳孫氏兄弟殺人捕者至令解之曰安有越一宿而能殺人三百里外者乎事竟得釋時公年十八矣家貧日樵采夜歸讀書康熙五十二年成進士官檢討游朱文端發清恪兩公門研精理學以躬行爲本聞母病乞假於院長不待報徑歸尋丁母憂服闋還官　世宗即位公上封事三曰親骨肉曰停捐納曰罷西兵　上召諸大臣示之責掌院學士曰爾翰林乃容此狂士學士叩頭謝朱文端在側徐對曰此生誠狂然臣服其膽　上大笑曰朕亦不能不服其膽即　召對授國子監司業宅日　世宗手指公示九卿曰朕即位以來孫嘉淦每事直言極諫朕不惟不怒且嘉悅爾等當以爲法雍正二年典江西鄉試三年提督安徽學政就遷祭酒尋調順天學政奏革一切供應　賜養廉銀歲四千兩　賜京城官房七十餘間爲試院每試士必與諸生講身心性命之學纂近思錄輯要授之曰此聖學階梯也歲滿洊祭酒任先是公官司業時上言學校之教宜以經術爲先請令天下學臣選拔諸生貢太學九卿舉經明行修者任助教一以經術造之三年考其成舉以待用時方急西事未行也至是復申言經術必可成人才必可得請廣學舍增諸生餼廩　世宗韙之　命戶部歲給銀六千兩　賜官房三百餘間別爲南學公嚴立課程五日一會講一時人材稱盛至今猶用其法焉六年權順天府尹疏劾古北口監督傅紳私徵關稅論如律父憂歸　賜治喪銀千兩公竭家貲營葬而以賜金建宗祠置祭田服未闋以順天府尹　召晉工部侍郎部吏術奏銷爲奸利公頒工程科比而先以物價咨直省大吏臨期料復披籍而已吏相弔於家八年充會試副考官轉刑部侍郎兼署吏部侍郎公累遷官皆兼祭酒如故前後垂十五六年會引見教習官不稱　旨公持之堅　上怒曰爾能保者曹不以貪庸敗乎公曰願保　上擲筆令自書狀公持筆欲下侍臣呵曰汝敢動　御筆乎公悟擲筆寘　御榻上免冠頓首曰　上用筆臣不敢捉　上曰爾固猶知有君父耶　命鎖交刑部議罪尋議公大不敬論斬　上意已解諭大學士曰孫嘉淦太戇然不愛錢可銀庫行走時果親王方總部務意公或怨望不事事又聞蜚語謂公沽名收銀有縮無贏乃出不意至庫所見公方傴僂稱量與吏卒雜坐均勞苦嚴所納無纖毫贏縮王嘆異之　上亦愈重公　命署河東鹽政奏減鹽政及運司養廉銀增弓兵月餉　高宗御極　召爲吏部右侍郎遷左都御史上三習一弊疏略言治亂循環如陰陽之運坤陰極而陽生乾陽極而陰姤故時當極盛必有陰伏之機其機藏於至微人不能覺及其既著遂積重而不可反此其閒有三習焉不可不慎戒也主德清明人心悅服出一言盈廷稱聖發一令四海歸仁在臣下本非獻諛然而人君之耳則熟於此矣耳與譽化匪譽則逆是謂耳習於所聞則喜諛而惡直上愈智則下愈愚上愈威則下愈畏一唱百和所在皆然免冠叩頭應聲即是在臣工以爲盡禮然而人君之目則熟於此矣目與媚化匪媚則觸是謂目習於所見則喜柔而惡剛勤求天下之士見之多而以爲無奇也則高己而卑人慎辦天下之務閱之久而以爲無難也則恃才而易事質之人不聞其所短反之己不見其所失於是乎意之所欲信以爲不踰令之所行概以爲無敝矣是謂心習於所是則喜從而惡違三習既成乃生一弊何爲一弊喜小人而厭君子是也語言奏對君子訥小人佞佞則與耳習投矣奔走周旋君子拙小人巧巧則與目習投矣趨事赴功君子一意孤行小人多方迎合迎合則與心習又投矣於是小人不約而自合君子不逐而自離夫至於小人合君子離其患何可勝道而皆由三習爲之蔽焉今欲預除三習永杜一弊不在乎外惟在乎皇上之一心語曰人非聖人孰能無過此淺言也夫聖人豈無過哉惟聖人而

後能知過惟聖人而後能改過孔子謂五十學易可無大過文王望道而未之見是故賢人之過賢人知之庸人不知也聖人之過聖人知之賢人不知也惟爲人所不知故難　聖心之自懷之也反之己真知其不足驗之世實見其未能故常欲然不敢以自是此不敢自是之意流貫於用人行政之閒耳目之習除取舍之則定夫而後衆正盈朝太平可久矣疏入　上嘉納宣示焉乾隆元年典試江西尋遷刑部尚書河南有因盜成姦獄未竟本婦以意指同村某某十餘輩皆不勝拷掠具服論死先後大吏意齟齬具以聞遣侍郎某往勘奏實其半廷議未決　上以屬公公至則盡脫之舉　朝大駭公還奏曰所以監候者以疑待質耳今諸人一無左驗何疑之有而徒以瘐死與枉殺何異　上然之竟從其議二年　詔公總理國子監事時　上方加意太學肄業生凡數千人公奏仿胡安定遺法用經義治事分條教授於是人知實學興起者尤衆三年轉吏部尚書典順天鄉試九月總河朱藻爲總督李衛所劾　命偕尚書訥親往鞫論如律十月以尚書總督直隸疏奏刁民王宰謀吞生員馬承宗產賄太監劉金玉等投獻貝勒允祜門下請交刑部究審允祜交宗人府察議有　旨褒嘉　命優敘會水災奏撥山東穀三十萬石由海運達畿輔以濟飢民引水溉田共開渠五百八十有奇使溝水通道道水通河河水通淀水害去而水利以興晉州小兒被殺同村紀某衣污豆汁有司誤爲血刑訊誣服最後真定守陳浩來白公而句決之　旨已下公奏雪之又奏直省酒禁太嚴以日用飲食之故使天下騷然非政體也疏入而禁弛又奏給旗人屯田墾治古北口山海關外荒土數萬頃尋晉太子太保五年奏永定河改歸故道各工俱竣　上嘉之又奏裁直隸河道總督而責成各道部議從之六年調湖廣總督時江蘇布政使安寧奏言各省賑荒過濫國帑宜節民情易驕宜有以裁抑之　勅以所奏示直省大吏公上言　皇上以孔孟之心行堯舜之政今安寧不思仰贊　聖德倡爲經費不足之說使　皇上愛人之心與節用之念相持而未決萬一爲衆口所咻節財之念勝而行仁之意不堅則萬害由此而墮百弊由此而生又不止災民不被其澤已也治國猶治家然急於致富乃至飢寒其子弟而不顧惡赤子之啼號反奪其乳哺曰吾以治驕無是理也此義利之界安危之幾惟勿以爲迂而垂察焉　上優旨答之又疏言治苗之法於各寨中立頭人爲寨長一峒中取頭人信服者爲峒長使約束而統於縣令城步苗峒五設正副長十綏寧苗峒四設正副長八每名歲給工食銀十二兩有過則易置之自可令行禁止先是湖南巡撫馮光裕開橫嶺三峒議者以路險欲棄之公親履勘越嶺數十重有地曰長安彌望皆沃野公度不守且爲盜窟煽連鎮筸而保靖城綏之民無寧日矣乃奏設參將領兵鎮守羣峒肅然居亡何調撫福建以前訊權道謝濟世事不實免　命修順義縣城工贖罪九年冬起宗人府丞明年遷左都御史又明年京察自陳乞休許之既歸結茅城東石梁山搆關習靜將終老焉十四年復以副都御史　召直上書房十五年遷兵部侍郎晉工部尚書明年典會試　賜第東城十七年典順天鄉試九月以吏部尚書協辦大學士明年春自以年老請解官專直上書房不許其年復典順天試初公在翰林著春秋義行世久之畧然曰吾學無真得奈何妄測聖經遂毀之時默坐澄思以漸自信嘗曰朱陸異同何其紛紛也聖人之道克己而已矣當動念時追己從生究己終極即此便是窮理何知行之不合一乎又以聖人之道在六經贊皇極正人心皆由於此晚歲侍經筵直上書房嘗從容言諸　皇子方研習經義朱子詩集傳過矯呂氏之說於鄭風悉指爲淫奔儻有可議臣不揣昏眊欲有所述請裁於　聖意以補前賢之缺憾　上許令日進講義一篇先成詩義折中若干卷經　御筆刪定者十六七次命作易解象爻甫畢而公病矣　上命皇子臨視中使御醫相望於道十八年十二月六日薨年七十有一　上聞軫悼遣使奠茶酒　賜銀千兩治喪諡文定公久負直聲屢躓屢起晚年望愈隆中朝略有建白天下人咸曰得非孫公邪其以副都御史　召也所過鄉民聚觀至傾村堡以出擁遏馬首不得行明年江西衞千總盧魯生僞爲公奏稟累萬言指斥　乘輿徧劾大學士鄂爾泰張廷玉徐本尚書公訥親等傳播遠近事聞　上震怒下所在窮治於公一無所聞公憂恐不自安語人曰　先帝及　今上嘗戒我好名今獨假

名我殆生平好名之累未盡有以致之以是歎君之明而老臣之負疚已久也
自此食不甘寢不瞑益自務歛抑所朝夕默誓者冀得而聞過公屢奉獨對
實賚在百寮之右生平以至誠待人自居鄉至立朝不作一欺人語僚屬有過
必先誡諭不悛乃劾治之所奏劾必直告無隱有可原未嘗不爲昭雪也旣卒
上顧近臣曰朝中少一正人矣嘆息久之公居恆以八約自儆曰事君篤
而不顯曰與人共而不驕曰勢避其所爭曰事止於能去曰功藏於無名曰言
删其無用曰以守獨避人曰以淸費廉取皆生平得力處也子三次孝愉官至
直隸按察使

胡文良公事略 子莊敏公季堂

乾隆三十八年 上下詔求遺書依古暨今耆碩撰著後先並出更 諭河
南撫臣以故禮部侍郞胡煦究心理學所著周易函書獨不在列 命續舉以
進五十九年十一月復下 詔曰禮部侍郞胡煦苦心讀書爲績學之臣所著
周易函書已收入四庫從前因其官止侍郞例不予謚第念曾在上書房行走
今其子季堂官刑部尙書煦已得尙書封可加恩補謚以示眷念耆舊至意尋
賜謚曰文良於是海內之士咸頌 聖天子褒崇古學發微闡幽光昭文
治於無窮也公字滄曉號紫弦河南光山人祖母喻殉流寇之難焚樓以死父
之杞敎尙節行多隱德公少好學能文章康熙二十三年舉於鄕官敎諭五十
一年成進士年五十八矣居常究心周易得圖書一貫之旨臚傳後引見澹寧
居即自陳所學 聖祖叩以河洛理數公條對甚悉選庶吉士自後屢 召
見問卦爻中疑義 命畫圖以講 聖祖曰眞苦心讀書人也旋以檢討直
南書房五十四年分校會試又明年典湖廣鄕試遷洗馬再遷鴻臚少卿擢本
寺卿雍正元年授內閣學士五年授兵部侍郞調戶部充殿試讀卷官教習庶
吉士明年協理左副都御史攝刑部右侍郞八年充明史總裁入直上書房以
兵部侍郞知貢舉九年轉禮部左侍郞六月罷職歸公爲人正直忠厚所建白
必以敎化爲先務尤願朝廷重農桑緩刑罰先仁義而後功利其請博舉孝弟
也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愛親敬長不慮而知彼生員舉監外其有能竭力奉
養無忤於二親者乎稱爲孝子宜也有能公於財和於室累世不析居者乎稱
爲悌弟宜也臣請每州縣歲舉孝子悌弟各一人 勅下督撫額其門閭免其
徭役見長官如生員禮如此則化行俗美人知自愛矣又請責成州縣勸課農
桑或別設農官專司勸課之任又言近見督撫於命盜獄隱伏難明者止用自
行招認四字援以定讞夫奸黠之徒有抵死而不伏者愚懦之夫有畏刑而自
誣者然則有罪者幸免而無辜者受禍矣臣請凡遇命盜案必證據確然然後
付法司閱實有弗當旋即駁正庶得愼刑之意時方嚴創蔘之禁故事每歲秋
遣廷臣一人往訊於盛京自春徂冬羈候日久瘐死者多公至鞫囚百五十人
其疾病者至五十餘人斃者三人乃請嗣自今創蔘之獄專歸盛京刑部及將
軍府尹隨時定讞俾情輕者得早予末減以廣好生之德得 旨俞行著爲例
攝戶部時閱漕項行追案自數百兩至萬餘兩不等公言所追之案遠者五十
年近者三十四五年使其人尙存必已家業蕩然或旣亡猶復行追必且係累
其妻孥遏絕其生計徒有行追之名無補實用臣愚以爲免之便其他請廣言
路裕積儲汰浮糧省冗官平權量多切於時務人以是覘公之實用也會河南
荒公據實以奏時 上已別有所聞 特遣侍郞王國棟往賑切責總督田
文鏡文鏡銜公甚旋奏公嗣子基孟本異姓不當冒官卷中選公坐是罷歸乾
隆元年公入覲 高宗命復原官廕子入監讀書會疾作卒於京師年八十
有二賜金五百兩治喪 賜祭葬如典禮公所爲周易函書列四總例曰原圖
曰原卦曰原爻曰原占凡五十卷又釋經文四十九卷爲正集外有約圖三卷
孔朱辨異三卷易學須知三卷篝燈約旨十卷續約旨二卷卜法詳考四卷爲
別集又約注十八卷續集十六卷總一百五十八卷自昔言象數者未能若是
其詳也又著有葆璞堂文集子四其三皆早卒次季堂生七歲而孤撫於長嫂
甘氏其後季堂貴疏請 貤封兄嫂天下稱美談焉
季堂字升夫號雲坡由廕生補順天府通判調刑部員外郞遷郞中乾隆三十
一年知慶陽府擢冀寧道遷甘肅按察使三十六年調江蘇署布政使奏定罪
犯聞拏投首之例又奏凡繼嗣者應專定一人以息訟端均得 旨優奬三十

九年擢刑部右侍郎兼管順天府尹四十二年　命往興化會同江督高晉讞漕書處景山之獄究出唆訟之鍾至剛治之復　命往山東勘章邱李存義誥城陳靜文二獄究出唆訟之張元璞治之途次復　命往河南勘獄並察出蘇丕顯唆訟各情四十三年　命往河南訊山西民張九錫控河南各官派累工料一案察其誣治之明年擢刑部尚書　賜紫禁城騎馬五十五年往濱州按事　命暫署山東巡撫奏賑卹事宜請截存漕米十二萬一千九百餘石酌濟被災州縣　上報可還朝加太子少保考績優敘五十八年　命往樂陵讞獄明年　命偕大學士福康安侍郎松筠往吉林察審副都統秀林劾將軍恆秀等虧庫帑欵一案又　命偕松筠往成安查勘劣監胡發等抗糧毆官一案反　命皆稱　旨六十年署兵部尚書管理戶部三庫事嘉慶二年授直隸總督　賞戴孔雀翎疏請清查直屬常平倉穀其因公動用者分限買補以裕民食從之尋偕侍郎特克慎往建昌朝陽二縣鞫獄四年晉太子太保當是時

仁宗親政公首劾大學士和珅二十罪尋伏誅籍其家人呼什圖計米麥雜糧得萬一千六百餘石　詔以八成撥給文安縣二成撥給大成縣被水村民從公請也會近郊長新店被盜有詔切責逾月公奏殲獎長新店首盜張標係內黃令陶象炳之力　諭嘉公據實陳奏不存邀功之念是月續獲長新店盜夥并滄州逸盜韓四等得　旨賞還翎頂又陳川楚軍務事宜力主緊扼要隘派兵防守俾匪衆無路可奔又令築堡清野俾無可掠然後勦撫兼施不至東馳西突　手敕報曰所論極是與朕近日諭旨字字相同總之能堵方能勦能勦方能撫大端不外此矣五年十月薨年七十有二　遺旨悼惜贈太子太傅　賞陀羅經被派御前侍衛公豐伸濟倫帶侍衛十人往奠醊　賜祭葬賜謚曰莊敏公承文貞公家學居恆無戲豫無疾言遽色子弟定省或饋食必肅衣冠慎容止僕隸皆敬畏雖通下士剛無惰容治官事纖悉皆手定　上至神明每有所記問公對如流前後政令皆畫一領外臺如領部務每晨起理案牘至日晡退食手執卷如諸生攟古今任子錄以自勉集諸史列傳各爲之論贊好杜氏通典司馬氏通鑑故遇大事有斷制尤有知人識不傳聽不輕任愛人而知其所短或試之小事以觀其所忽以是所薦拔皆有聲於時子鈺乾隆丁未進士由庶常改部累官清河道鐄由任子官湖南鹽法道

徐兩峰撫軍事略

雍正八年　詔立京師賢良祠祀開國以來元勳魁輔褒德酬庸典至隆鉅凡閣部大臣非有殊績奉　特旨皆不得與其時以巡撫入祀者得二人其一爲徐公士林一爲潘公思榘兩公皆年未六十未竟其用而徐公先潘公十一年首膺祀典尤異數云公字式儒號兩峰山東文登人父履也公幼聞鄰塾讀書聲慕之跪母膝前曰願送兒入塾中如所請遂舉康熙五十二年進士由教習授內閣中書雍正二年遷刑部主事四年遷員外郎五年授安慶知府十年擢江蘇按察使坐失察私鑄左遷汀漳道漳俗械鬭殺人捕之輒聚衆據山或請用兵公不可命壯丁分扼要隘三日度其食且盡遣人深入穌以好語曰亟手出山者免如其言果逐隊出乃伏其仇於旁仇大呼曰爲首者某也立擒以徇衆驚散自後捕犯無據山者乾隆元年遷河南布政使丁父憂　命署江蘇布政使公以病母八旬且父柩未葬懇辭許之四年　命以布政使護理江蘇巡撫公復奏母病篤不能暫離請俟母病稍愈自行奏聞是年四月入京　高宗召對問山東直隸麥收若何曰旱且麥附得兩如何曰雖兩無益問何以用人曰工獻納者雖敏非才昧是非者雖廉無補　上深然之補江蘇布政使五年夏疏言頃見湖廣資送山東流民經過兩江數日內至三千有奇特衆逞刁有司受其需索商民畏其糾擾臣愚以爲有田可耕之災民亟宜資送復業其原無恆產願在外傭值者應聽其便至游惰無業之民請槩停資送庶災民得行旅之資刁民無聚衆之擾或謂無籍窮民恐流而爲匪臣未聞不爲匪於本籍獨爲匪於鄰封者也亦未聞真爲匪者遞回原籍即能務本力田而不復潛至鄰封也安分則撫綏之犯法則懲創之是在地方吏處置得宜而已　上韙其言下九卿議行尋授江蘇巡撫先是湖北巡撫崔公紀以湖廣舊食淮鹽自雍正元年議定價值後遞年加增寔爲民累疏請核減　廷議令各督撫詳議各持己見議久未定至是請　特簡大臣往會核　詔公會同新任鹽政確

核定鹺公言鹽爲民食所資貴固累民賤亦累商今確核成本每引賤價以五兩三錢餘爲率貴價以五兩七錢餘爲率仍請每引酌給餘息二三錢以紓商力疏下部議成本應如所定至餘息請已攤入成本內毋庸酌給公具疏堅持原議 特旨允行五年徐海水災奏賑之明年春酌借貧民穀麥以資耕種沛縣災尤重疏請接賑又言江蘇社穀積貯無多請勸捐十餘萬石 上嘉之尋以病請告 優旨慰留 遣御醫往視又疏言淮北被水二麥無收臣不敢泥成例已先飭藩司撥帑賑濟俟查明成災分數具題得 旨如此辦理甚副朕視民如傷之念六月病益重且以母年八十三不能迎養寢食難安懇請給假得 旨俞允九月行至淮安卒年五十有八遺疏入 諭曰徐士林學問素裕忠孝性成因母老遠離不受妻孥之養鞠躬盡瘁以致沈痾聞解組之音疾歸以圖侍母臨終之際無一語及私勸朕以憂盛危明之心爲久安長治之計此等賢臣遽聞溘逝朕實切切含悲不能自已也可入祀京師賢良祠以爲臣工勸尋賜祭葬如例遺疏奏故父之淮母鞠氏孝養祖父母臨病二十餘年歷久不懈懇 賜表揚有 旨命地方官題請 旌表九年江蘇巡撫陳公大受奏請入祀蘇州名宦祠公治獄如神任刑部時有二人伐木塞外木標乙鏉有司訊結矣越三月乙弟以謀殺控甲甲逃公曰置當場死者之妻拏不問而以三月後局外之人興獄乎甲逃懼累非懼罪也甲聞出獄果虛知安慶時宿松孀田氏事姑孝兄公利其產逼嫁之輿𨊩匪篡焉婦刎於途以墜水告公坐堂皇見黑衣女子啾啾如有所愬拘兄公質之則毛髮析灑口吐實公深媿以鬼道設教而滿庭胥隸皆有見聞不能掩也每守令來謁輒具獄命判試其才且曰深文傷和姑息養奸戒之哉夫律例猶醫書本草也其情事萬端如病者之經絡虛實也不善用藥者殺人不善用律者如之每讞獄定必先摘大略牌示始發繕文冊吏不得因緣爲奸性廉儉撫蘇時宴賓寮滄浪亭以五簋爲度吳俗丕變賀長至節天寒裘秃按察使包括以貂裘假公公披之如忘溼唾文揮家僮耳語曰此包公衣也公惶然少頃論公事快揮洒如初聽訟飢家人供角黍且判且啖髭頭盡赤蓋誤硃爲飴筆蘸文下不復能辨晚坐白木榻一燈熒然手批目覽雖除夕元辰勿輟幕下客憐之治具觴公公蹙額不問是何精勝其平素精神夢寐知愛民憂國而已故於服食居處人以是供公以是受泊然無所容心也文覺禪師來江南督撫將軍以下負弩矢屈膝公不爲動會議楚鹽時或勸公讓鹽政主稿公笑曰問心公私耳何嫌之避時內外大臣嚏媚不前而公疏先上乃附紙尾以進公於鄉會試師門惓惓不忘曰此人生遇合之始也至要路則終身未嘗通一刺

謝梅莊觀察事略

謝公名濟世字石霖號梅莊廣西全州人康熙戊子領解額壬辰進士授檢討雍正四年改御史未浹旬露章面奏河南巡撫田文鏡不法狀 世宗不懌曰彼號能臣朕方倚任爾毋惑浮言歸奏擲還其疏公伏地不肯起爭益力 上震怒先是文鏡疏劾屬吏黃振國邵言綸汪誠等直隸總督李公紱過河南面斥文鏡有心蹂踐讀書人文鏡密奏紱與振國同年將結黨爲被劾諸員報復既而李果面奏退復連疏糾之 上先入文鏡言將罪李公劾疏亦及振國言綸誠等事 上益疑爲朋黨 命九卿科道集刑部訊公辦甚力勵尚書杜訥命刑訊問指使何人公曰孔孟問何故則曰讀孔孟書自當忠諫見姦弗擊非忠也奏上議大辟得 旨免死令往阿爾泰軍前效力平郡王福彭公博爾屯伯欽拜皆待以殊禮欽公築館受經稱弟子而振武營將軍某希要人指讁官搜其書得古本大學注劾公毀謗程朱廷議坐諷刺朝政復下獄將刑縛至市曹諸受學者皆哭送且設祭邸舍中已而將軍王宣 旨赦之公歸舍灶香未爐酒尚溫乃推祭者曰生受可乎諸弟子執爵言曰先生真不動心哉何就縛時無懼容也在戍九年 高宗登極召復原官以母老乞外補授湖南糧道衡陽令李澎善化令樊德貽巡撫許容心腹也其徵糧浮費皆倍蓰公易服爲鄉民往納得實乃訪拏李令丁役且揭參樊令皆格不行詣巡撫面陳狀辭過激巡撫恚甚反列款糾公於是湖南士民揭帖訟冤有 旨交總督孫嘉淦會鞫公解任以岳常道倉德代時布政使張璨按察使王玠殷煉成獄謂所訪衡陽丁役一節皆子虛而長沙守張琳原詳稍徵實與劾疏歧適玠擢

川豬遍岳州手致乘書於倉公請密易原詳倉公不可虐擾衆忌遂以書呈總督總漕兩大府督撫其事總漕移撫都察院劉文正統勳爲總憲上之御史胡定杲民謠以聞有 旨命侍郎阿里袞馳驗至則士民數萬焚香跪馬首稱寃盡得朋謀傾陷誣罔周內狀獄具坐許容及瑋奚守令罪皆褫職督臣亦免官公得昭雪改授豐驛道新撫蔣公溥知公賢而心終嗛之密奏其離經叛道并上所著書 上覽奏曰朕不以語言文字罪人也未幾以老病休致家居十二年卒年六十有八所著有匡經十經史評西北域記纂言內外篇公直聲震天下慎郡王聞其名思一見平郡王爲道意公曰臭腐王門非義也值朝會廷臣咸集平郡王目指曰此謝侍御也乃前攜手如平生歡乾隆元年 詔開言路公在戍所爲欽公草疏明年春平郡王入覲 上首實欽疏曰欽拜有古大臣風王以實對 上顧左右曰果不出朕所料也王嘗遣嗣王從學會得獵犬二擬進奉公曰進犬非王事執與進賢王敬之其初至軍前也與姚中允三辰陳御史學海偕謁將軍閣儀節或告曰三叩首二子愕然公怡然曰此戍卒見將軍非我見將軍也及見將軍免禮呼先生賜坐賜茶出二子怡然公爽然曰此將軍待廢官非將軍待我也曰然則子爲誰曰我自有我在

楊文敏公事略

公諱超曾字孟班湖南武陵人楊氏本武陵世族公胚胎前光生有奇稟書過目成誦康熙五十四年進士選庶吉士授編修雍正四年入直南書房與湖北鄉試始公慮湖廣鄉試得舉至是湖南北分闈公適銜 命主試所拔即當日寶屬地士論榮之尋督陝西學政累遷洗馬右庶子轉順天學政晉侍讀學士九年擢奉天尹疏言閩屬一切公務均有攤派陋規已嚴飭禁止 上嘉之將所奏宣示 命永禁遵行十一年疏言州縣所收加一耗羨除錦縣實遣二屬外請俱免提解留充地方官養廉部議如所請時內務府奏請於錦州添設莊頭百戶將原給民種之退圈地畝改撥公力言民種地立業已久今增莊頭百戶戶給田三千九百畝計需田三十九萬畝有奇民閒每戶不過數十畝一經撥給失業者即有萬戶之多何從安輯且時值春耕清丈勘需時日舊戶漸莊均不能播種本年賦必兩懸臣已諭民耕種毋妨農業請俟秋成時議之事寬緩又奏裁金州巡檢改設知縣典史各一下部議行尋定金州新改縣曰甯海未幾擢總督倉場侍郎十二年授刑部右侍郎充文穎律例八旂通志各總裁乾隆元年授廣西巡撫奏免桂林等屬各雜稅又請將外省得入泗城鎮安各屬應試之例停止均從之初撫臣金鉷奏請令粵西屬員及外省官生借墾荒報捐從捏報者多每援取丈餘熟田量給工本即報稱新墾之數田未闢而賦增大爲民累雲南布政使陳公宏謀籍隸廣西力陳其弊部議令公確查公與總督鄂彌達會奏粵西地瘠民貧捏墾報捐貽累非淺請將捐墾不實田畝分別減則豁除其實在開墾者補給工本酌令升科得 旨俞允三年疏言苗疆各官養廉不敷用請將桂林平樂潯州三廠稅課盈餘銀酌量增給又言泗城鎮安二府皆改土歸流地廣俗悍請增附郭知縣典史各一人均下所司議行十月擢兵部尙書充明史綱目副總裁明年署吏部尙書充經筵講官坐任巡撫時濫舉倉臨知府饒鳴鎬吏議降調 特旨寬免五年署兩江總督九月授吏部尙書仍權總督事疏劾南昌知縣沈宏績貪婪不法狀又劾江西巡撫岳濬與知府董文偉朋比作奸徇情納賄狀 詔侍郎阿里袞公會同河督高公斌鞫實皆論如律十二月疏言今秋徐海二屬偏災應納粟米有 旨改徵折色部定價每石七錢五分內積欠一縣向係民折官辦本年折徵已議定每石銀一兩準部價溢銀二錢五分若以先納在前使急公頁民轉不如未完之戶得沐 皇仁似未平允請即將溢銀留抵戶內本年未完或明年應完之數從之六年疏言松江太倉沿海土石塘工計占壓及挖廢民田不下百餘頃撫臣許容奏請挖廢零田仍令業戶領種定額輸租臣思此田皆民閒恆產並未給還原價若以錢糧既經豁免又必按畝徵租似非情理之平且半作溝渠不成阡陌將來歲修取土正無底止在業戶亦不能長爲己有請聽耕種免租得 旨俞行六月兼署安徽巡撫先是乾隆三年安徽各屬賑災銀米數溢於例應經部駁布政使晁庸請以司庫節年盈餘照數支補有 詔命督撫查奏至是公奏言此項銀米並無捏報諸弊以不應著賠之項設法彌補不可爲平

應郎照數銷結允之八月 召回理部務是年秋上江睢淮鳳臺等二十四州縣下江上元江甯等二十六州縣及山陽鹽城等處水災甚重公於上江撥司庫銀八萬兩并鄰近州縣倉米十萬石備賑又動支司庫銀二十萬買米麥以供賑糶下江各屬倉穀見存及動用者約百餘萬又撥司庫銀十餘萬分別賑恤餘銀散給籽種疏聞 手勅報曰料理賑務頗爲得法務令屬員咸知朕視民如傷之意以至誠惻怛之心爲之庶可補救災黎耳公在兩江增兵額築陂塘浚支河撤宄稅所以惠民者無不至頻行復力籌賑恤全活尤多是年十二月父憂歸葬畢哀次致遲病七年薨遺疏聞 優旨矜卹 賜祭葬如禮諡文敏公性孝友優於文學尤負經世才涖官能盡力民事在遼東奏罷莊頭之擾俾萬戶得安其居在粵西豁加賦虛田凡數萬畝在兩江免松太廢田額租其利澤及民皆不可以世數計賑災之役動帑銀至四十餘萬米穀至百餘萬而
聖諭猶諄諄誡勉惟恐一夫不得其所則尤歎 明良一德公所遭之盛爲千載一時也年纔五十 上嚮用方殷遽以毀卒致施澤未盡下究朝野惜焉子植棻由任子官主事博學能世其家

錢文端公事略 子汝誠 錢文敏公維城 錢載

公姓錢氏諱陳羣字主敬號香樹浙江嘉興人康熙六十年進士選庶吉士雍正七年以編修典湖北鄉試累遷侍讀學士直南書房十三年提督順天學政改右通政仍留學政任疏言各屬舉報優行請照京察計典例止於歲試時舉行部議從之乾隆元年母憂服闋仍督順天學政公母陳太夫人知書工繪事自號南樓老人微時嘗鬻畫供饘粥公少承母訓有夜紡授經圖嘗奏及之並以圖進 高宗賜題二絕句有嘉禾欲續賢媛傳不愧當年畫荻人之句六年遷詹事七年擢內閣學士刑部左侍郎九年充經筵講官十年充會試副考官十二年及十五年再典江西鄉試十七年患噎疾乞休 許之 命其子編修汝誠侍行且 賜詩以寬其意明年公進途中所作詩 上用其晝錦春圖韻作詩 賜之二十三年 上南巡 諭在籍食俸並 命閣 召試諸生卷二十五年 上親爲橋梓圖寄 賜公序云重五日錢陳羣和賜其子汝誠詩畫扇以進畫欲朕賜畫而不敢言陳羣老矣不可使其因此鬱鬱於懷促成是幅並疊舊韻賜之二十六年入都恭祝 皇太后七旬萬壽 命預香山九老會 賞刑部尚書銜 諭曰今年恭逢 皇太后七旬大慶在籍諸臣來京叩祝具見悃忱明年朕恭奉安輿時巡南服諸臣甫及旋里卽當出境迎鑾僕僕道途於林下高年諸多未便可諭諸臣曾經赴闕者明春無庸出境迎接如沈德潛卽於蘇州錢陳羣卽於嘉興餘均視此爲例副朕體恤至意二十七年 駕過常州公偕沈公德潛來迎 御製詩各書一通 賜之有句云二老江浙之大老新從九老會中回三十年 上南巡公復偕沈公迎駕 賜詩曰二仙仍此候河濱三載相睽意更親郭泰李膺一煙舫沈期錢起兩詩人是年公壽八十 命加太子太傅 賜幼子汝器舉人汝誠遄歸 諭至家省視明年公進呈母夫人畫冊每幅有其父綸光題句 上題詩十二章歸之有子昂題句仲姬畫頗有今人似昔人之句燁內榮之三十六年春
上東巡 駐蹕平原公進所書登岱祝釐頌及賡韻詩冊至 賜七律五章八月公進謝 恩詩 上疊前韻答之是冬入京恭祝 皇太后八旬萬壽 賜紫禁城騎馬 賜杖入朝並 賜人葠勅汝誠以戶部侍郎告養歸至是隨公入朝 上命汝誠侍杖扶掖出入內廷再預香山九老會圖形禁中公和 御製香山九老詩有句云鹿馴君畔當畫扶 上賞其超逸 親爲圖 賜公南歸復 賜詩以寵其行明年公抵家疏謝 上時駐蹕香山 賜答詩有香山適接還鄉信郎景猶思扶鹿人之句三十九年薨於家年八十有九 詔曰在籍刑部尚書銜錢陳羣老成端謹學問淵醇優游林下二十餘年爲東南搢紳領袖儒臣老輩中能以詩文結 恩遇備爾推者沈德潛故後惟錢陳羣一人而已今聞溘逝深爲悼惜可晉贈太傅入祀賢良祠並 賞藩庫銀千兩治喪葬 賜祭葬 予諡文端四十四年 御製懷舊詩列公五詞臣中詩有云少年困揚屋賢母授之經故學有淵源於詩尤粹精蓋紀實也公遇事持大體爲編修時嘗充陝西宣諭化導使稱其職久任刑部能持法然
高宗尤賞公詩文嘗樂與考論今古稱爲故人公天才警敏深於詩多不經

人道語書法亦蒼老每扈從賡歌幄殿前未移晷百韻立就歸田後　上有作輒寄示公　命和往來至千餘首公既和韻必親繕冊以進冊必有跋體或兼行草隸篆　獎賚凡　國家大禮舉武功成公輒進雅頌數十章　璽書褒美　賞賚不可勝數　迎鑾者三祝　釐者二每入對　聖心先怡公亦頌不忘規民隱必告初公子汝誠典壬午江南鄉試　上先諭總督尹文端公招公遊攝山俾父子歡會　高宗六旬萬壽念公老難北行　命沈文愨往嘉興互相勸止公進竹如意　上批劄云未須僧紹之賜先致公遠之貢文而有節把玩良怡今賜鄉木蘭所獲鹿服食延年以俟清晤其　恩禮周摯如此當是時沈文愨在吳公在檇李天下以爲齊名雖　上亦稱之曰二老然沈年雖高於公爲後進受知　高宗公則受知　聖祖　世宗賛　國家文明之治先沈二十餘年故被　恩眷尤篤公晚年望益崇性益和易誘接後進人人滿所懷以去吟誦詩章音節抑揚要眇說先朝故事歷歷首尾如披史傳擇宅雙溪之西春秋佳日輒偕故人野叟遊行桑麻間見者以爲神仙文愨薨後四年公亦薨於是上自　九重下洎朝士韋布識與不識莫不太息累欷以謂東南耆舊盡矣公父綸光有潛德嘗曝麥於庭有老蒼頭竊取去稚子見之以竊告贈公曰渠視我家物如己物偶取餉雞鶩耳何云竊也戒勿泄蒼頭聞之感泣自陳贈公好言慰之其長者多此類子汝誠乾隆十二年進士以編修入直南書房十六年典河南鄉試累擢內閣學士二十四年遷兵部左侍郎調刑部典試江南二十六年兼管順天府尹調戶部左侍郎充經筵講官明年再典江南鄉試尋　命會勘順天府屬及宣化永平遵化旗地定租額三十年疏請終養許之歸侍文端公九年服闋授刑部左侍郎　命仍在南書房行走四十四年卒同時有兩錢公均以文學知名兼工畫品爲文端公所推重

錢公維城字幼安號稼軒江蘇武進人十歲能詩十二能屬賦乾隆十年以一甲一名進士　賜及第由修撰累官刑部左侍郎疊司　文柄入直南書房卒贈尙書　賜祭葬　予諡文敏書法蘇文忠畫得元人筆意時以爲天授　高宗深重之屢　賜詩題識文端公書云稼軒自幼出筆蒼潤秀骨天成通籍後尤得力於東山也所著曰茶山集女孟鈿工詩通音律適崔觀察龍見著有浣青詩草鳴秋合韻

錢公載字坤一號擇石又號匏尊秀水人乾隆元年以副貢薦舉鴻詞科再薦經學未遇十七年成進士選庶吉士由編修累官禮部左侍郎學殖淵懋品行修潔詩精於杜韓蘇黃脫去畦町自成一家工書善水墨其畫得法於南樓老人而閑出新意尤工蘭竹供奉南齋時屢邀　睿賞年七十告歸卒年八十有七著有擇石齋詩文集

沈子大光祿事略

公諱起元字子大江蘇太倉州人父受宏貢生通經術隱居教授著書數萬言劾祀鄉賢祠公少爲諸生敦廉恥嚴義利之辨居親喪悉依古禮不御酒肉不內寢康熙六十年進士選庶吉士以父病乞歸父服除改吏部員外郎時嚴六部缺主之禁不自首者死直隸學政缺主事發公爭曰此與六部缺主不同學政衞文缺主不能爲弊宜減死爲流　世宗嘉其有識　召見　命往福建以知府用總督高文良令權福州府移興化當是時　世宗閔閩中倉穀多虧遣四大臣率諸選府縣官六十餘人往按有司被劾者什五受代者爭爲煩苛較升合公獨持平宏大體興化屬仙遊令受代不肯收碎米公怒曰穀以備賑碎米獨不可食耶令謝過乃已糧道李玉鋐聞而歎曰近日閩省惟建甯興化爲光天化日矣建甯婁太守亦良吏其屬官多賴以全者也莆田黃陳兩姓因訟互毆有南北黨之目上官恐釀亂將悉捕治之公實兩人而釋其餘報曰罪在士者餘不足問　詔以閩人不善官音令督撫教之學習興化士音尤詰屈讀書了不可辨公建正音書院擇閩人通官音者爲之師上官採其法頒行諸府在官禁屬寮饋獻府倉積出私錢與從一不以擾民巡撫檄令攝海關吏白故事司關者至必以名紙謁巡撫家奴公大駭叱止之一切餽放皆兩面指揮諸奴惕息司關向無養廉關役歲輸金三千以給公請於巡撫革之並革洋船陋規數千金巡撫有家奴守關以洋收故格二十餘船不行公聞立督收稅如額放船行白巡撫斥家奴由是人皆奉法初高文良奏開南洋報可已復

禁內地商久留外國出洋者必取里具結狀立往返期限逾者連坐公曰出洋者生死疾病無常數貨物利鈍無常期此豈取里所能料乎且公不聽開洋則已今聽之商人造船集貨費不貲忽以結狀繞之是明利之而陰虐之也商何望焉文良曰君意云何曰但令商自具狀過三年不歸者不聽回籍以此牒部足矣文良喜從之部例洋船水手多寡視梁頭大小商苦納稅大輒報小及出口船不得行泉防同知馳白督撫議增水手衆商籲君求驗放且請聯舟互濟免增水手同知欲候督撫令下持不可公夜詣同知曰水手額工部所頒督撫不能增文移往返駁詰需時日南風將起衆商情急必生變君其危哉同知不得已許諾衆已洶洶集其門矣初督撫得同知啓皆愕貽及聞船已放則大喜而海口商民讙誼為祝懽舞者萬人會史文靖奉使至閩以循吏第一薦擢臺灣府臺田賦最重然率多隱占民不甚困時丈量法行占者不得匿文良謂公曰吾欲使臺田悉視同安下則起賦但恐不及故額致部駁柰何公曰某籌之熟矣宜令著籍田且仍舊額而丈出者視同安起科俟隱占既清更減舊額重者均於新額之上則賦不虧而民不病文良以為然會有生番之擾公議設寨山口斷其出入南路穫安先是國安民有冤獄按察使潘體豐不能察獄成總督命公覆訊直其冤潘銜之中以他事罷四秩遂告歸　高宗即位召授江西驛鹽道在官絕商人餽遺臨行以千金為贈卻之擢河南按察使屬吏報盜梟四十餘拒捕傷人獲者過半法皆斬訊之自四五人外皆饑民請於巡撫雅爾圖公斬三人戍二人餘杖遣而已巡撫令府州縣各設書院屬公總其事公以教士當先實行頒鄉先正陳確庵敬怠日程自大梁書院始進諸生示以省身克己之學嚴其程而定差等焉又立章善坊令諸州縣舉孝子悌弟義夫貞婦書其名公採訪事實著章善錄板行一時風動有兄弟爭訟累年忽大悔讓財產友愛終其身七年遷直隸布政使大旱公議賑總督高斌欲遲至仲冬公曰饑民朝不謀夕豈能久待請先普賑一月再查戶口分別加賑高慍曰必如此君自奏之公出語清河道方觀承曰普賑萬不可緩時之安危民之生死於此決矣子其圖之方入言於高卒從公請時有縣令倡言賑戶不賑口公怒曰一戶數口止賑一二是且殺七八人矣檄州縣有犯此者罪之戶部尚書海望奏清理直隸旗地有司違限奉　旨飭責高恐令劾數州縣以應　命公不可曰旗地非旦夕可清州縣方賑災何暇了此獨劾起元可也乃止九年內轉光祿卿　命稽察宗學十三年移疾歸歷主鍾山濟南揚州太倉諸書院公長身廣顙白鬚偉然待後進慊慊如不及而視權貴蔑如性清儉口不言生產尤不以得失動其心初署臺灣府到官日生番越獄前守劉某曰獄起未交責在我公曰印已受是我責也爭以失察告大府喜其讓遂兩免之晚歲杜門日誦先儒書病中手鈔明道先生語錄臨終語友人曰年來日夕檢點身心仰不愧俯不怍或庶幾焉卒年七十有九著周易孔義集說二十卷謂十翼為夫子手著學易者必當以孔傳為主因取高忠憲孔義之名別加纂集於古今說易諸書無所偏主惟合於孔傳者取之至河圖洛書先天後天方圓諸圖則皆陳邵之易非夫子所本有也去之又著詩傳叶音考學古錄敬亭詩文集共若干傳

尹元孚侍郎事略

公諱會一字元孚別號健餘先世自山西洪洞遷直隸遂為博野人父公弼早世母李太夫人以節孝旌門公少孤貧太夫人口授論語即知孔子之言不可違既長篤信程朱謂治法不本於三代皆苟道也故自服官後日取漢唐以來代不數見之人以自律雖功顯名立而深媿不能有所建樹以上負　聖主特達之知生平坦白純粹遇事必行其心之所安事母尤篤孝少時授經祁州假館迎母侍養凡七年不忍一日離也在官每夕必以所措施詳告太夫人意或未愜則跽而請罪不命之起不敢起官中祿賜出入壹稟於母非請命妻子不得取尺布錙金日用外多布之治所為濟物利人之事用此仁聲義聞播流海內上自　天子下至公卿士民重公者莫不知太夫人之義方焉公登雍正癸卯進士由吏部主事遷員外郎丙午典廣西鄉試丁未分校禮部試尋出知襄陽府有惠政漢水暴漲壞護城石隄公督修自萬山至長門凡十里分植巡功民忘其勞每遇水旱災太夫人必跽禱烈日甚雨中家衆恐致疾羅跽挽披終不起常應時而得所求公嘗攝荊州府會石首饑災民洶洶以浮言相煽

勷公單騎慰諭之立賑其衆而置倡亂者於法事遂定雍正九年荆州都統將兵西征取道漢江飭造浮橋吏民惶急公奉母命竭誠修禮以請卒改令以船濟時又調綠旗兵會集襄陽供具夙辦軍需而民不擾未幾調揚州其治如襄陽於是襄郡及樊城宜城並建賢母祠不可抑止就遷兩淮鹽運使尋擢鹽政導商民節儉以身先之尤屏絕饋送太夫人通文史憫民俗怙侈縱逸作女訓質言十二章以勸戒之陋俗丕變公入覲　命巡撫廣東自陳母老不能遠行遂調撫河南中州自北宋以來理學傳最盛明道伊川康節後歷金元明代不乏人　國朝湯文正張清恪耿逸庵尤爲傑出公慨然以振興絕業爲任增訂洛學編示學者命州縣皆分四鄉立社學簡有齒德者爲之長每朔望長吏集諸生講論德義書其孝友睦婣任恤與其放逸奇衺爲患於鄉里者而加勸懲焉逾年政教大行乾隆四年開歸諸郡大水公上章自劾列賑恤之宜皆報可公約法十六條兼用北宋富文忠趙清獻救災事宜而令離鄉求食者有司隨在廩給閒以作業俟歲東作資送還鄉則古法所未備也太夫人率公規畫至纖悉食以是災民無一出河南境者又以其暇布周官濬樹畜牧比伍保受之法以勸農而靖民嘗奏報勸諭鄉農種植榆柳棗梨二百萬株又以俸稍所入爲揚州兩書及河南撫標三營置舉本各二千金曰凡卒伍必使衣食得自贍乃可以法繩也其他完城隍河建橋梁設津渡修學校立書院創鄉祠表前賢遺蹟賜高年布帛寒者衣之疾者藥之公皆奉母命出私財將事其在鄉則族人皆授以田使自耕以食而執其契立義倉義學拯危拔困不可殫述故人皆感服信從顧尙書琮久任督撫再舉公自代高相國斌以宗程朱志相得繼督直隸時嘗以公事過博野登堂拜母孝德益　上聞自河南內召授副都御史太夫人老疾不能就養京師未數月公即疏請終養得　旨俞行皆數十年中大臣所未有也八年冬　高宗特賜太夫人　御製五言律詩一章堂額一幅聯一時爭傳稱前古遭此異數者亦罕云公歸養五年築健餘堂以奉太夫人立共學社招生徒講明義理之學學者翕然宗之太夫人考終服未闋　天子隆虛工部侍郎待之及赴　闕未踰旬　特命督學江南十二年秋八月鄉試諸生既入棘闈賀明公操几席杖履徒步造謁方望溪先生於清涼山下及見北面再拜曰曩在京師母命使門墻先生固執不宜使衆駭遽今里居無嫌且身未及門心爲弟子久矣蒙授喪禮或問吾母之終寢處食飲言語得無大悖戾身之德庸有既乎時先生治儀禮因以相屬欲共成一書作而曰某未暇及此也往者巡撫河南會凶饑未遑教始居憂四涉月而聞母病今使事畢歸廁九卿與廷議非忘身忘家不足以答　主知若不能自樹立徒附經術以垂名抑微矣必衰老或以不職罷歸然後可卒先生之業越日又走謁從者一人望溪長邦人疑訖乃歸墓鰲昌入九華山以避之未幾有　旨復掌江南學政逾歲七月按試松江遘疾卒於官是月特晉吏部侍郎而公不及知矣公始入臺即奏人主一言天下屬耳目焉今方甄別年老不勝任之員而饒州守張鏞又以年老命改部司旬日閒簡復蒙殊恩恐羣下無所法守　上嘉納之其在河南奏睢州湯文正公宜從祀孔廟視學江南首謁東林道南祠舉舊與答諸生再拜凡試畢士榜見皆然頒小學以昌程朱之學閒隱士是饒履基三年親訪諸舜山薦舉以礪士行既遘疾自知不起草遺疏言任賢納諫始終一意以立誠爲本旬日中無一語及家事卒之日晨興盥漱扶杖至東書郡守入見子嘉銓侍側爲辨人心道心之分迄出猶衣請解衣少偃息不可移時危坐而逝時年五十有八　上聞悼惜　賜一品葬祭入祀鄉賢所歷治地皆以名宦請祀而吳人兼祀之道南祠以配前哲公爲學務在力行於古今人學術純駁審擇之而未嘗攻斥曰吾懸學者之好爲譏罵也通籍二十餘年功業在天下而自視歉歉若無能每爲望溪言胸中所蓄書尙未見其端倪也太夫人以女子而能先天下之憂每聞郵報至　聖制偉大必三拜稽首以慶臣下有讜論訏謨必再拜稽首偉哉淵乎公母子宅心若此則所見於行事抑又其淺焉者矣公所述君鑑臣鑑士鑑女鑑凡十六卷增訂洛學編五卷北學編三卷小學纂註六卷近思錄集解十卷撫豫條教四卷詩文集二十三卷從宜錄一卷讀書筆記及語錄十七卷讀書錄二卷呂語輯粹四卷尹氏家譜八卷賢母年譜一卷

國朝先正事略卷十五

平江李元度次青纂

名臣

陳文恭公事略 曾孫繼昌

陳公宏謀字汝咨號榕門先世居湖廣明末避亂廣西遂爲臨桂人爲諸生即以經世爲己任聞有邸報至必借觀之自題書室謂必爲世上不可少之人爲世人不能做之事庶非虛生識者知爲公輔器矣雍正元年鄉試領解額是年成進士選庶吉士尋授檢討四年授吏部郎中七年遷御史監生舊有考職例多屬人代作　世宗知其弊　勅令自首而州縣吏藉訪查滋擾公請止禁將來寬既往　上召見徵詰再三公申論甚晰乃允公奏　上以是知公特命典試山西還朝　詔以御史銜知揚州府得便宜奏事丁父憂上官留之固辭不許遷江南驛鹽道仍帶御史銜攝安徽布政使尋丁母憂　命留任因乞假歸葬十一年擢雲南布政使先是廣西巡撫金鉷奏請令廢員墾田報部以額稅抵銀得官報墾二十餘萬畝至是公奏言報捐者止就各屬搜有餘熟田量給工本即作新墾田不增而賦日益民甚病之請罷前例　上下督臣尹繼善公會撫臣勘虛實乾隆元年公恐撫臣護前失再疏言報墾百無一實又粵地磽薄三年耕必以兩年息地力計三四畝始抵膏腴一畝之利若聽其冒墾民且流亡請盡數豁除不煩再勘惟民之願自墾者聽之時撫臣內遷刑部侍郎具疏辯　上命督臣楊公超曾新撫楊公錫紱秉公確勘公劾鉷欺公累民極論其非是　高宗以公粵人屢陳粵事恐啓鄉紳挾持有司之漸交部議降二級用十一月督撫會奏指墾田畝多不實請分別減豁撫臣以下降黜有差公授天津道五年遷江蘇按察使明年授江西布政使甫到官擢甘肅巡撫未行調江西八年調陝西十一年仍調回江西任尋調湖北入　覲時大學士兼川陝總督慶復方征瞻對陳奏軍事多隱蔽懼公發之乃劾公任陝撫時自作聰明愛憎任情等罪部議落職　詔從寬留任未幾慶以誣罔賜死公復調陝西巡撫權陝甘總督十五年授兵部侍郎仍留巡撫任其冬入

覲會河決陽武調河南巡撫往來河堤塞決口十七年調福建十九年復調陝西明年調甘肅尋調湖南疏劾布政使楊灝侵扣穀價　上嘉其不瞻徇論灝罪如律二十一年又調陝西尋調江蘇入覲　上詢及各省水災公奏皆因上游爲衆水所匯而下游無所歸宿法當通盤籌辦　上韙之命由河南赴江蘇沿途查勘　賜詩一章十二月遷兩廣總督公疏辭　諭不必迴避灝行條奏江南河工未盡事宜五則下　欽差大臣裘公曰修等議行二十三年以總督銜仍管江蘇巡撫加太子少傅明年坐督粵時請增撥鹽商帑本　諭責其市恩沽名下部議奪職　詔留任又以捕蝗不力奪總督銜仍留巡撫任二十六年　上南巡　賜御製詩尋以失察滸墅關胥議革任　詔原之調撫湖南二十八年遷兵部尚書加太子太保充經筵講官公外任三十餘年歷行省十有二歷任二十有一所到處無間久暫必究心於人心風俗之得失及利害之當興革者分條鉤考次第舉行凡各屬村莊河道皆繪圖懸壁環復審視寢饋以之每有興作人多以爲難成卒就理或當更代即以聞於　朝責成受代者其察吏甚嚴然所劾必擇其尤不肖者一二人他吏率懍懍就法惟恐及己蓋公之學以不欺爲本與人言政輒引之於學以爲仕即學也盡吾心焉而已故所施各得其理人咸安之在揚州值水災公奏請飢民所過處官給口糧護送回鄉里得補入賑冊報可造獄舍置田以益囚糧先是鹽使者令淮商於稅額外歲輸銀助國用自雍正元年始積數十萬率以空數報部及部檄移取始行追徵然實陰虧正課公奏停之在雲南時方用師猓夷運糧苦道遠公改爲短運遞運法民便之增銅廠工本除抽課外聽民得自賣礦銅民爭趨之更鑿新礦銅日盛遂罷購洋銅之令立義學七百餘所刻孝經小學及所輯綱鑑大學衍義諸書令苗民得入義學教之書俾通文告其後邊人及苗民多能讀書取科第公之教也在天津常乘小舟咨訪水利得放淤之法凡汛水盛漲多挾沙而行導之從堤左入堤右出如是者數四沙沈土高滄景諸州悉成沃壤公嘗曰老河兵真吾師也按察江蘇設弭盜之法重誣良之令嚴禁淹親柩及火葬者在江西歲饑告糴於楚設廠賑粥發帑修城垣築堰埭以工代賑嗣

在秦粵過數歲皆盡心荒政江西南門外羅絲港爲贛水所趨嚳衝突建石隄捍之左蠡朱磯當衆水之衝時泛溢爲災亦築堤百丈禦水患江西居民族大者多立宗祠置公田然頗好訟費皆出諸公田公仿呂氏鄉約令各舉賢者爲族正平其鬬爭導以禮法在陝西尤以農桑爲先務陝本古蠶桑地近世漸廢業布帛悉資東南公募江浙善蠶織者導之令民植桑養蠶不能自織者賣絲於官久之利漸著西安華州織縑充賦貢又勸種山薯充民食尤喜民種樹鑿井在河南種隄柳無萬數在陝鑿井二萬八千八百有奇造水車教民戽水之法旱歲得資灌溉陝無水路惟商州龍駒寨通漢江灘險僅行小舟公疏鑿遂成康莊又修治文武成康及周公太公陵墓卽以陵外餘地召租支用河南歸德地窪下與宿遷爲鄰故有巴溝以通下流久之淤塞公加疏濬歸德賴之既至福建值米貴內地仰食臺灣而商船載米有額例公請弛禁以便民在湖南禁洞庭濱湖民堙水爲田以寬湖流使水不爲患會歲大熟江南災奏運倉穀二十萬石濟之仍買民穀還倉在西安閙甘肅軍需少錢請撥局錢二百萬貫以濟餉 上嘉其得大臣任事體初撫江蘇時吏治玩弊公率之以勤立期限以清案牘獎廉懲墨剔漕弊戒華奢宴會服御皆有條約禁婦女游觀治僧道之不法者其治南河大要因其故道開通淤淺俾入海迅疾其支河督民各開小溝以達於幹河時其蓄洩徐海諸州多棄地遇雨輒淫溢河既濬水有所歸令民以開溝之土築圩圍悉成腴田中設涵洞爲旱潦備其窪地令改種蘆葦蠲其賦其在蘇州疏排六塘河之丁家溝展寬邵伯之金灣壩又議開徐六涇白茆口以洩太湖築崇明土塘以禦海開各屬城河以通渠皆利民之大者又疏言蘇州向設普濟育嬰廣仁錫類等堂收養煢獨老病及遺嬰近來公費不敷請將通州崇明濱海淤灘除附近民業者聽升科餘撥入堂充公用又崇明界有新漲之玉心河兩地民互爭請併撥入以息爭競 高宗手勅曰不但一舉而數善備汝亦因此得名也及在吏部巨細無不詳審屬僚白事當機立斷無留難二十九年 上特設協辦大學士以 命公漢大學士之有協辦自公始尋 賜紫禁城騎馬歷充 國史玉牒三通館副總裁疏言凡與提鎮同城之道員請一律加兵備銜互相鈐轄從之三十二年實拜東閣大學士兼工部尚書公在 上前所陳奏雖子弟莫能聞故不得而述也三十四年以疾請告 上慰留再三三十六年春病甚乞致仕加太子太傅食俸如故 賜御用冠服 命公孫刑部主事蘭森侍公歸 詔所過處地方官在二十里以內者皆出境護送 御製詩寵行有句云粵西天末相望遠祝爾平安歸里人會 上南巡公由潞河南下迎 駕武清 慰問良久復 賜詩六月三日薨於兗州之韓莊年七十有七 上聞哀悼 詔入祀賢良祠 賜祭葬諡文恭公早歲刻苦自勵能文章內行修飭及入仕益講求經世學待人以誠每見屬吏如老塾訓兒諄諄絮語不憚舌敝慕古人以人事君之義奏薦大名道陳法荊南道屠嘉正等皆人望京察自陳舉通政使雷鋐巡撫潘思榘自代 詔求經明行修之士再舉陳法及孫景烈世以公爲知人所至尤加意書院厚諸生餼延名師導以正學時至而面命之發明孔孟之旨以反身實踐爲歸他若社倉育嬰養濟諸堂必計及久遠不以虛文塞責公嘗言是非審之於己毀譽聽之於人得失安之於數三者缺一不可又曰學問須看勝我者境遇須看不如我者又曰生平無他嗜好每處一地臨一事卽就其地其事悉心講求以求有益不自覺其勞也張文和嘗薦公自代謂能以民心爲己心亦視官事如家事此可以觀公之所學矣所著有養正遺規教女遺規以訓於家有訓俗遺規從政遺規學仕遺規在官法戒錄以施於民其奏疏具在培遠堂集中以兄子鍾珂爲後乾隆六年舉人曾孫繼昌字蓮史道光壬午癸未鄉會廷試皆第一 賜及第由修撰官至江西布政使

尹文端公事略 子文格公慶桂

公諱尹繼善姓章佳氏字元長晚自號望山滿洲鑲黃旗人世居遼東父尹泰公罷祭酒家居 世宗在潛邸時祭長白山召與語悅之問有子仕乎曰第五子尹繼善舉順天鄉試曰當令見我及公試禮部將謁 雍邸會 聖祖崩 世宗嗣服乃止雍正元年成進士引見 上喜曰汝卽尹泰子耶果大器也選庶吉士授編修尋遷侍講而 召祭酒公爲工部侍郎累遷東閣大

學士怡賢親王請公爲記室　上許之天寒衣羊裘王憐其貧因賜青狐一
襲奏署戶部郎中當是時廣東總督孔毓珣與巡撫楊文乾不相中舉高廉道
王士俊者楊所薦也伺楊入覲劾王下獄公承　命往鞫得其情　上深嘉
之卽　命署按察使明年授內閣侍讀學士協理江南河務署江蘇巡撫江蘇
漕政積弊公奏衛丁州縣費各有需嗣後請米一石收費六分先給官丁使無
不足然後一裁以法又奏平糶盈餘非公家之利應存縣庫社穀聽民樂輸不
得隨漕勒徵又奏撤水師營而增沙船巡海皆從之七年署河道總督疏請增
設巡道駐紮明兼轄太倉通州又言江蘇按察使駐江甯距巡撫治所遠請移
駐蘇州蘇松道責在巡防應移駐上海均下部議行九年署兩江總督奏請析
淮安府屬之山陽縣及揚州府屬之江都縣各分爲二增知縣典史各官　詔
如所請定縣名曰阜甯曰甘泉十年奏改徐州直隸州爲府附郭置縣曰銅山
增設府縣以下官改邳州爲屬州其所屬之睢甯宿遷二縣歸徐州府轄又請
分壽州置一縣曰鳳臺均下部議行十一年調雲貴廣西總督時思茅土弁刁
興國等滋事公調總兵楊國華董芳等協勦賊潰遁我軍追躡入賊寨舉火夾
攻斬賊酋三賊黨百餘生擒六十有九復奏報由東西兩路出兵進勦攸樂思
茅東路兵分三支西路兵分二支攻破賊柵十五寨降夷民八十餘寨餘黨分
路圍勦務在廓清但攸思一帶非元臨內地可比非兵不足示威窮兵又無以
善後所期恩威並濟操縱得宜庶邊陲可永靖疏入　上手詔曰勦撫名雖
二事恩威用豈兩端當撫者不妨明示優容當勦者亦宜顯施斬馘俾知順則
利而逆則害方期近者悅而遠者來今此目前攻心之師卽寓將來善後之策
是乃仁術非關詐謀詎止綏靖普思將見信孚莽緬也識之十二年奏貴州新
闢苗疆事宜入則從之又奏雲南濬土黃河工竣計七百四十餘里得　旨嘉
獎葬　詔廣西省歸兩廣總督轄十三年奏貴州頑苗聚衆倡亂已調兵進勦
收復新舊黃平二城暨餘慶縣獲賊酋羅萬象等復合兩廣湖南兵分途會勦
破逆巢數十斬首千餘生擒賊酋阿九清等其鎮遠都勻黎平等屬俱解嚴
詔罷徵緬河保定浙江兵乾隆元年設貴州總督以公專督雲南二年奏豁雲

南軍丁銀萬二千二百兩有奇　允之尋入覲以父老乞留京　命爲刑部尙
書兼管兵部事充經筵講官議政處行走三年丁父憂四年夏晉太子少保戴
留庶吉士五年授川陜總督會郭羅克番滋事公檄諭番目擒獻逆首番衆懾
服七年內艱歸八年春署兩江總督協理河務　賜御詩　命馳驛赴任逾年
實授公白晳少鬚眉豐頤大口聲清揚遠聞者體紅癍如硃沙鮮目秀而慈長
寸許釋褐五年卽任封疆年裁三十餘遇事鏡燭犀剖入面璧澈當一月閒兼
攝將軍提督巡撫河漕鹽政上下兩江學政等官九印彪列簿書塡委而公判
決恢然無留牘猶與諸生論文課詩聞者駭服其督南河也　上命開天然
壩公不可力言天然壩與毛城鋪及高郵三壩均宜仍舊疏凡數千言適浙督
李衛入覲過淸江傳　旨嚴飭且云衛已奏明黃水小開固無妨公覆奏李衛
不問河身之淺深而但問河水之大小非知河者也倘河淺壩開宣流太過則
湖水之弱不敵黃水之強方草奏時幕中客皆爲公危有治裝求去者公不爲
動疏入　世宗喜曰卿有定見朕復何憂撤　御衣冠賜之其調雲貴入覲
也江南災河東總督田文鏡欲夸所屬之豐請漕東粟助賑按察使唐綏祖密
奏東省亦災粟宜留　上問公公奏如綏祖言　上曰如卿言山東誠災
但綏祖文鏡所薦不宜立異同公曰臣聞古有申公憲以報私恩者臣爲田文
鏡計但有感愧無怨尤時唐禍幾不測以公解得免而公初不識唐也十三年
疏言上江鳳潁泗三屬頻遭水患見在汀渠次第開濬而田閒水道[illegible]實與
水利相表裏宜陸續與修於水利善後之圖多所裨益　手詔曰此[illegible]務本
之圖也其實力爲之明年春　陛見　御製詩　賜之尋坐徇庇河督周學健
當奪職　特旨留任九月調兩廣總督未行授戶部尙書兼都統協辦大學士
充軍機大臣總裁國史　命署川陜總督嗣以四川設總督　命公專督陜甘
時大學士傅文忠公經略金川　詔公與內大臣傅爾丹尙書舒赫德達勒黨
阿參贊軍務晉太子太保十五年疏請修文武成康周公太公陵墓下部知之
會西藏羅卜藏扎什不靖川督策楞統兵入藏　勅公仍管川陜總督事十六
年復調兩江明年以上江頻被水請疏濬宿泗虹靈璧等州縣支河　詔俞所

請湖北羅田奸民馬朝柱聚衆於天堂寨圖不軌界連江南公檄鎭將搜捕並親往擒獲胡柱家屬黨羽甚衆得 旨嘉奬十八年署陝甘總督明年授南河總督疏言銅沛睢邳宿虹河道多紆曲淤成大灘曰淤日積宜於曲處挑直開浚引河導溜歸中央借水刷沙省兩岸堤埽費並免偏溜偏趨 詔如議行八月署兩江總督兼署江蘇巡撫請於兩湖江西各撥米十萬石運江蘇平糶許之二十一年授兩江總督 命紫禁城騎馬明年 上南巡 賜詩有幕府山邊開幕府風規得似茂宏無之句尋與侍郎夢麟等會奏淮揚徐海支幹各河暨高寶各河工竣下部優敘二十七年 上南巡復 賜以詩 命爲御前大臣二十九年拜文華殿大學士仍留總督任三十年春 車駕復南巡 賜御詩如故時公年七十矣 賜額曰韋平介祉九月 召入閣兼管兵部事務充經筵講官國史館總裁上書房總師傅教習庶吉士三十一年典會試先一年而降 旨異數也三十四年兼掌翰林院三十六年 上東巡 命留京辦事四月薨 優詔加贈太保入祀賢良祠賞庫金五千兩治喪派皇八子前往奠醊 賜祭葬諡文端公毅而能擾機牙四應 上深知之凡盤錯事他大臣能了者不命公既命公則皆棋危枕險萬口嘖嘖人方慮公無下手處而公紆徐料量如置器平地靡不貼妥又如東風吹枯頃刻變色凡一督雲貴三督川陝四督兩江而在江尤久前後三十餘年民相與父嗣子伏每聞公來老幼奔呼相賀公亦視江南如故鄉渡黃河輒心開入閣時吏民泣送公不覺悽愴傷懷過村橋野寺必流連小憩慰勞送者在官有所興除必集監司以下屬曰我意如此諸君必駁我我解說則再駁之使萬無可駁而後行勿以總督語有所瞻徇也以故公所行鮮有敗事所理大獄雍正閒江蘇積欠四百餘萬乾隆閒盧魯生僞稾及各郡判逆邪教等案皆株連無數公部居別白不妄戮一人先是十六年 天子南巡總督黃公廷桂盱衡厲色供張辦及公三次迎 鑾熙熙然民不知役供張亦辦人以是服公之敏也公清談千雲尤長奏對 世宗嘗諭曰汝知督撫中有當學者乎李衛鄂爾泰田文鏡是也公曰李衛臣學其勇不學其粗田文鏡臣學其勤不學其刻鄂爾泰大局好宜學處多然臣亦不學其愎也好學工詩汲引人才如不及母徐氏側室也以公貴封一品夫人公側室張氏以女爲皇八子妃亦封一品夫人子六慶桂官至大學士慶霖官都統四十四年 御製懷舊詩列公五督臣中

慶桂字樹齋由任子授員外郎充軍機章京尋擢內閣學士遷理藩院侍郎兼副都統乾隆三十六年充軍機大臣逾年授伊犁參贊大臣尋調塔爾巴哈臺參贊大臣四十年夏哈薩克巴布克自稱經阿布勒畢斯將伊授爲阿哈拉克齊偕阿布勒畢斯之子博普前來貢馬慶桂以巴布克並未與博普同來不可深信駮飭以聞 諭嘉其有識且曰伊係尹繼善之子能如此朕又得一任事大臣矣嗣後宜益加勉以副朕眷愛之至意四十二年授吏部左侍郎四十五年調烏里雅蘇臺將軍還都統明年以病來京調理又明年授盛京將軍尋調吉林前後奏獲私挖蔘犯七百餘名蔘二百兩 上嘉之四十九年調福州將軍入覲擢工部尚書仍直軍機旋調兵部兼都統充經筵講官 命往濟甯勘事五十年署黑龍江將軍會陝甘總督福康安奏 命赴阿克蘇一帶安輯回衆詔以公熟悉邊情 命以欽差大臣馳往甘肅暫署總督印務復授塔爾巴哈臺參贊大臣五十一年 召補兵部尚書明年偕侍郎汪承霈往湖北漢川縣讞獄尋署盛京吉林及烏里雅蘇臺將軍五十七年秋廓爾喀平 上以慶桂在軍機處夙夜宣勞 命列十五功臣內圖形紫光閣 親爲製贊五十八年授荊州將軍明年調都統會河督蘭第錫奏高家堰一帶風損石工段落較多請築埽岸水俾翻跟蟄實以便勘估興修 上命往勘奏止須按股拆補毋庸岸水查驗 上是之嘉慶元年 仁宗奉 太上皇帝駕幸熱河 命留京辦事三年 命同大學士劉墉往山東齊河勘獄四年調刑部尚書協辦大學士軍機大臣尋授內大臣國史館正總裁加太子太保三月晉文淵閣大學士總理刑部 賞海淀寓園九月奉安 裕陵 命同大學士董誥恭點 高宗純皇帝神主晉太子太傅管理吏部及理藩院事務六年管戶部三庫事務 賞黑狐端罩七年冬 上以川陝楚教匪平定特沛恩綸賞騎都尉世職并雙眼花翎九年十一月年居七旬 御製詩 賜之有

名重三朝三相國勳臣一代一賢臣之句并　賜額曰濟美延禧十一年授領侍衛內大臣明年　實錄告成　賞紫韁仍管戶部三庫事十四年晉太子太師充崇文門正監督十七年晉太保明年以老乞休　允致仕　賞食全俸十九年壽晉八旬　予優賚二十一年六月薨　優卹備至　賞陀羅經被派奕紹帶領侍衛十人前往奠醊尋　賜祭葬諡文恪其子同德孫培成皆官至侍郎

劉文正公事略　子文清公

劉公統勳字延清號爾鈍山東諸城人父棨康熙乙丑進士由長沙令遷知甯羌州歲大饑假賑倉粟以活州民而自賣產代民輸納見山多槲樹宜蠶乃募里中善蠶者載繭種往教民蠶織州民利之號曰劉公紬公以雍正二年進士由編修入直南書房累遷左庶子典湖北河南鄉試十三年入直上書房擢詹事乾隆元年擢內閣學士署刑部侍郎尋　命隨大學士嵇公曾筠赴浙江學習海塘工程二年授刑部左侍郎仍留浙江疏言新任督撫提鎮往往奏帶人員備委用在大吏雖不乏真知第先寄耳目於數人隨付腹心以要缺流弊實多除河工軍前效力外請概停奏帶以杜偏袒鑽營之習從之三年春還朝疏劾丁憂御史毛之玉赴浙謁總督藩司受餽遺　上嘉公直之玉嚴議明年母憂歸六年夏　特命補刑部侍郎九月擢左都御史疏言大學士張廷玉歷事　三朝遭逢極盛然而晚節當慎責備恆多竊聞輿論動云張姚二姓占仕半部縉紳查張氏登仕版者有張廷璐等十九人姚氏與張氏世姻仕宦者有姚孔鋠等十人雖二姓本桐城巨族其得官皆由科目薦舉襲廕議敘然稍抑其遷除之路使之戒滿引嫌即所以保全而造就之也請自今三年內除　特旨擢用外概停陞轉又言尚書公訥親年未強仕綜理吏戶兩部典宿衛贊中樞兼以出納王言時蒙　召對屬官既奔走恐後同僚亦爭避其鋒部中議覆事件或畏轉駁詰或過目不留出一言而勢在必行定一稿而限逾積日殆非懷謙集益推賢讓能之道請加　訓示俾知省改其所司事務或量行裁減免瘝曠之虞兩疏入　高宗手諭曰朕思張廷玉訥親若果擅作威福劉統勳必不敢爲此奏今既有此奏則二臣並無聲勢可以箝制寮寀可知此國家之祥瑞也朕心轉以爲喜夫任大責重原不能免人指摘即伊等辦事亦豈能竟無差謬聞過則喜正宜深加警惕所謂有則改之無則加勉若有幾微芥蒂於胸中則非大臣之度矣著將此二摺發出諭衆知之尋　命往勘海塘十一年春署漕運總督秋還京十二年典順天鄉試十三年　命同大學士高公斌查辦山東賑務並勘河道奏德州哨馬營有滾水壩分洩運河盛漲而壩身過高宜改令平聊城縣運河東岸有減水閘引河宜挑濬東平縣之戴村壩爲汶水分入大清河關鍵其過汶入運之石壩過高宜令稍低並將壩西水道疏通沂州府沂河西岸之江楓口所建滾水壩二宜加倍以衛蘭山郯城等屬田廬報可十四年遷工部尚書兼掌翰林院十五年　命赴廣東鞫獄調刑部十六年典會試明年坐查驗通倉不實奪職留任尋　命爲軍機大臣十八年以讞擬錯謬部議革任　詔原之未幾偕尚書策楞公往勘江南河工合疏言虧缺工料之由總在牽前扯後工員率取入己上官漫無稽查以一廳論之每年冬河臣核減錢糧並不追補輒令留爲辦料之用次年核減仍復如是惟指工段稍彌此弊在本廳本任者也其調任陞任仍屬河員者所欠錢糧復帶至新任裏諉則屬交料同官輒報收料若干用在某工完結此弊在虛報虛收者也其陞任他處如平越知府施廷翰離任已久所欠核減帑項數千尚待補苴此弊在陞任官也至降黜之員河臣查明欠項僅咨追而不參奏致歷年虧欠至九萬兩之多此弊在離任官也茲查出外河同知陳克濬虧帑二萬五千有奇海防同知王德宣虧帑萬八百有奇本年高郵二閘被衝聞未衝之前有料尚可堵塞而通判周冕並無物料致束手任其衝決河臣高斌祗以償事撤回應請澈底查辦　詔罷斌職留工效力其侵帑各員褫職逮追仍鎖押漫口示警九月疏劾銅沛廳同知李焞河營守備張賓等平日侵蝕貽誤今奉清查自知獲戾必重適值水漲遂任其衝決口門百四十丈不加搶護有　旨即行正法十月公駐銅山率領河員於漫口附近舊河內勘定引河二道南二百餘丈北五百餘丈十二月十二日張家馬路堤工合龍黃河復故道策公奏二

閘漫口亦於是日合龍　溫詔褒敘尋條奏稽查河工四事　詔如所議行尋
命清查江南河工未結之案公疏言水利工程陸續題銷或丈尺數目不符
或水方土方各異屢經部駮不許銷算一案不銷遂致全案稽遲而外省輾轉
行查至延二十餘年之久官更吏易若再往返駮詰徒滋案牘茲查出未銷銀
百一十一萬三千五百兩有奇請限十月內確核題銷工部於覆到日應銷者
即準銷結案應減者即核減着追從之十九年晉太子太傅　命協辦陝甘總
督事務　賜孔雀翎十一月疏言西路軍營戰馬約需六萬匹派兵遞送廷議
分五大站臣於分站之中寓遞更之法第一站安馬十分每分千五百匹二三
四五等站各千五百匹每起官兵按站換馬不必回空即留爲後起更換之用
官兵既可按程長驅而各站馬行五日即得休息二日　詔如議速行二十年
命查勘巴里坤哈密駐兵事宜九月逆酋阿睦爾撒納叛擾伊犁定西將軍
永常自木壘退師巴里坤公請棄巴里坤退守哈密　嚴旨責公附和永常自
相恐怖搖惑衆聽貽誤軍機且置辦理伊犁軍務大臣班第等於不問　命與
永常均革職逮治子墉亦革職與諸子並逮交刑部幷籍其家十月　諭曰劉
統勳輕信浮言張皇乖謬咎無可逭但念伊所司者糧餉馬駝至軍行進止原
係將軍之事設令模棱之人緘默自全轉可不至獲罪是其言雖謬其心尚
可原也其從寬發軍營效力贖罪伊子俱釋放劉墉著在編修上行走二十一
年授刑部尚書給還家產尋　命勘銅山縣孫家集漫工疏言孫家集向無堤
工例於秋汛後補築水衝溝渠今兩年未築致成渠分溜　詔解總河富勒赫
任以公暫署十一月漫工合龍　上嘉其妥速二十二年典會試四月赴徐
州督修近城石壩會雲南巡撫郭一裕慫恿總督恆文購金製爐致闔省喧傳
乃許恆文抑勒短價各款　命公往會鞫得實恆文　賜自盡一裕發軍臺效
力十一月山西布政使蔣洲侵帑勒派彌補冀寧道楊龍文逢迎不法公奉
旨鞫實論如律尋晉太子太保明年遷吏部尚書　賜紫禁城騎馬先是徐州
黃河北岸無堤議者以爲留洩漫水給事中海明疏請補築公往勘以爲可行
乃置亂石壩洩漲衛田　上嘉允之二十四年拜協辦大學士會西安將軍
都賚魁扣兵餉事發公往勘得實論如律又山西同知普喜訐將軍保德及同
知呼世圖侵帑公奉　命與巡撫塔永甯會鞫保德呼世圖共侵帑萬八千兩
有奇保德又私伐官木受銀千五百兩　上以保德身爲將軍貪黷敗檢即
行正法明年江西學政謝溶生劾巡撫阿思哈受屬吏餽送　命赴江西會鞫
得阿思哈因生女受司道金鐲綾緞及令贛南道董榕代購什物短發價值各
情擬絞如律二十六年再典會試拜東閣大學士兼管禮部尋兼兵部八月偕
協揆兆文襄公查勘河南楊橋漫工開引河九百三十六丈十一月合龍有
詔優敘明年三月　高宗南巡以高寶河湖入江之路未暢　詔公偕兆公
往勘合疏言金灣壩地居上游滾壩僅寬十五丈未能暢達請將新挑引河展
寬使有建瓴之勢鹽河北閘爲鹽運要津應自中閘迤南改建石壩三十丈將
閘下土堤接築加長幷挑引渠以順水勢其西灣滾壩照東灣一體落低幷於
西灣河頭酌濬寬深得　旨所議甚合朕意應如是行夏直隸景州水　命查
勘德州運河疏言自臨清迤北惟賴四女寺哨馬營兩壩宣洩但兩壩支河俱
會老黃河故道入海袤延三百餘里居民於淤灘種植河身易致淤塞請將德
州州判移駐兩支河交匯之邊陵鎮專司河捕從之二十八年充上書房總師
傅兼管刑部教習庶吉士三十三年　命往江南酌定清口疏濬事宜時公年
七十　御書贊元介景額賜之明年復勘濬運河尋兼管吏部三十六年復典
會試三十八年十一月五鼓入朝升輿至東華門外輿微側呼之不應啓帷則
已瞑矣鼻垂玉筯長尺餘　上聞即遣御前大臣尚書公福隆安齎藥馳視
已無及　諭曰大學士劉統勳老成練達品行端方服官五十餘年實爲國家
得力大臣可晉贈太傅入祀賢良祠賞內庫銀二千兩治喪朕即日親臨奠醊
伊子西安按察使劉墉著馳驛來京守制尋　賜祭葬　特賜謚曰文正喪歸
命沿途文武官在二十里以內者均詣靈前弔奠幷遣官護送明年四月
諭曰大學士舒赫德于敏中各賞古今圖書集成一部故大學士劉統勳原欲
一體賞給不意先逝伊子劉墉克世其業亦着恩賞一部四十四年　御製懷
舊詩列五閣臣中有遇事既神敏秉性復剛勁得古大臣風終身不失正之句

是年　賜其孫鐶之舉人公雖直廬清節炯鑒幾先事之可否徵發其端至一二千年後始服其精識士實不肯亦罔見其將來初公論劾重臣直聲震朝野其後張文和公果以辭　恩失寵被嚴譴訥公以大學士視師金川坐僨事伏法公言若蓍蔡矣公少直南書房每日雞鳴入　上已遣中使趣　御製詩文彙至　命公錄於冊上公對燭書之多者千餘言比日射觚棱已寫訖恭進蓋十餘年如一日也六旬後入夜秉燭危坐至漏三下窗外偶有聲響悉聞之及薨　上親臨其喪見室無長物[illegible]人　上大慟回蹕哭至乾清門流涕謂樞臣曰朕失一股肱矣公之出視楊橋漫工也屬吏以芻茭不給爲辭月餘尙無端緒公忽微行見大小車載芻茭凡數百輛皆飢羸困臥有泣者公問之父老皆言奉示運稭料赴工縣丞某索賄乃收貧不能具賄遂弛置河干欲歸不能公旋邸卽令巡撫縛縣丞至數其罪將斬之巡撫力請罪乃杖而荷校以徇薪芻數百車一夕收立盡數塞者曾逾月工遂竣木果木之變　高宗方幸熱河馳傳　召公比入對　上曰金川軍覆溫福已死緩事當奈何公頓首曰臣料阿桂必能了此事　上曰朕正欲專任阿桂特召卿決之卿意與合朕事必濟矣西疆甫定戶部奏天下州縣府庫多空闕　高宗震怒欲盡罷州縣之不職者而以筆帖式等官代之　召公對　諭以此事且曰朕思之三日矣汝意云何公默不言　上變色詰責公徐曰　聖聰思至三日臣昏耄誠不敢遽對容退而熟審之翼日入對頓首言曰州縣治百姓者也當使身爲百姓者爲之語未竟　上霽顏曰然事遂寢當公進說時同列皆灑淅變色而公進趨嫺然若無事其能斷大事力回天聽多類此所著曰劉文正公集子墉字崇如號石庵乾隆十六年進士由編修累官體仁閣大學士加太子太保諡文清公父子俱爲賢宰相　高宗賜翰稱爲海岱高門第清德望望均不欲以詞章自見而文清兼以書法重於時著有石庵詩集文清少躋館閣通掌故中年敭歷封圻外嫻政術及繼正揆席天下呼爲小諸城所學貫串經史百家詩遣錄清雄題跋尤古雅其不以時文名者爲書名所掩耳公嘗語英煦齋尙書曰子他日爲予作傳當云以貴公子爲名翰林書名滿天下而自閱則小就不可大成不能年八十五不知所終時公未登八秩也迨嘉慶甲子公年八十五矣臘月二十三日儤直南書房呼煦齋至告以雍正至乾隆初南齋書事復理前作傳語且曰昨已屬瑛夢禪鐫印記曰洞門童子以當息壤今爲期迫矣豈展限耶既行復還坐縱談良久曰吾去矣毋戀越一日晨興飲啖如常日昳端坐而逝烏虖若文正文清父子非所謂生有自來死有所歸者哉

鐶之後官至吏部尙書

王文肅公事略　子念孫　孫文簡公引之

乾隆二十一年夏吏部尙書臣安國言臣父卜葬於天長縣西有年矣墨食不協適有後艱願得歸遷兆域以展臣私　皇帝曰明年春將南巡江淮汝其從事可兩盡盡待諸公拜稽首出公體素羸病咯血越四月疾大作疏請解職

上知不能視事　命從容就道於是朝之卿士或惜公之去而願公之遄有喜也明年春正月病革遺疏入　上震悼賻內庫白金庀喪具　賜祭葬如制閣臣考諡典以　聞應法　予諡曰文肅三十年　高宗南巡　賜公子念孫爲舉人公姓王氏諱安國字書城號春圃江蘇高郵人也父曾祿拔貢生研精理學公生時母夫人夢得古鼎之瑞七歲受書卽能求訓詁大義雍正二年會試第一　廷試以一甲第二人　賜及第授編修　憲皇帝臨軒親策目爲端人正士公之受知自此始奉　命纂修一統志兼八旗志書十年典福建鄉試一榜成進士者四十人大學士蔡文恭新其一也十一年遷司業十二年遷侍講提督廣東肇高等處學政在道除侍讀學士擢左僉都御史仍留學政任公之入詞館也嘗語人曰初謁座主朱高安公公教之曰學人通籍後惟留得本來面目爲難退而自省面發赤由此立志堅定數舉以勵學徒其教國子也嚴月課抑營競進諸生講濂洛關閩之學不沾沾論文藝其督學政也粵東山海遼遠初分兩學政以寬考校之期公所部自肇慶以西達瓊儋皆濱海地文風視南海諸郡縣爲劣公教士以立品爲先接諸生嚴毅有不可犯之色而提命諄諄若父兄闢學舍拔士之秀者如干人館其中親爲授業有司以非禮挫折諸生者公執持不少屈其有敗羣而害於鄉者繩以重法無所

貸由是人知學政之任以整齊風教扶樹人材爲大地方吏亦知所嚴憚云乾
隆二年疏言丁憂官多赴省會易服謁大吏讌會餽遺恬不知怪請嚴禁從之
四年遷左副都御史擢刑部侍郎五年晉左都御史公總率臺綱以激揚爲己
任會粵撫王謩以某教官登薦劾公故吏也知其人昏耄不可用以實聞
上嘉公不避嫌怨　命以原銜管廣東巡撫事公曰吾劾其人而得其任是所
謂蹊田奪牛也具劄力辭不許乃之任　陛辭日　御製詩寵其行聞有老親
復拜豐貂文綺之　賜粵東文武僚吏皆公所稔悉聞公至多望風引去公與
約宥往咎許自新解紱更張治其甚無狀者他皆不問嶺南物產素豐海舶
往來貨賚瑰麗風俗侈靡政治多不飭公極意整肅墜廢畢舉倉儲溢羨自制
府以下月給白粲若干公曰非制也叱勿受比數年有發其事者監司皆坐重
辟人益服公按積案塵委公爲之決疑牘省留獄歲久不雨禱於神不應有盜
案心疑其誣一訊得實乃大雨值計典察吏勿苛書曰人才實難且官屢易則
吏滋爲奸易者安必優於去者乎莫若勸戒俾自勵江西應撥廣東漕米十萬
石泝灘越嶺輓運爲艱公請改撥湖南一水可達官民交便之會丁父艱貧不
能辦裝廣州將軍策楞公奏公孤介廉潔歸葬無貲與護巡撫託庸等助貲回
籍　報聞舟至南昌　內召爲兵部尚書又調禮部皆未拜十一年服闋乃入
朝授禮部尚書公故湛深經術嫻掌故議禮必斟酌古今折衷聖籍期於正人
心明典制以翊贊　休明雖違俗侃侃弗顧也五禮自朝廷達於鄉遂士大夫
莫能徧覩詳考民閒吉凶婚姻各徇其俗公長容臺承　詔修、大清通禮又
奉　命充會典總裁官會典與通禮相表裏公一手編纂所撰欲上擬周官每
會與進呈附以通禮恭奉　聖裁改定凡十年而告成十五年充經筵講官二
十年晉吏部尚書明年兼管工部事銓政本有成憲無可出入而蠹吏舉疑似
者因緣上下其手或職人所不知輒以牟利公釐衆弊杜請謁雖親愛不敢以
私干自巡撫入爲尚書起居服御猶寒素自公退食捐禿管點竄丹黃矻矻著
述專以經學訓子孫不雜世事中年喪偶旁無姬侍門館闃然薨年六十有四
子一念孫

念孫字懷祖學者稱石臞先生生數歲卽能讀尚書文肅公口授諸經皆成誦
都下有神童之目八歲屬文偶作史論斷制有識由是文肅教之以忠恕正直
立身之道且延戴君東原爲之師十四歲扶櫬南歸學與行老成所不逮也服
闋補州學生以大臣子迎　鑾獻文冊　賜舉人乾隆四十年成進士選庶吉
士乞假歸謝絕人事居湖濱與李君惇賈君田祖汪君中劉君台拱程君瑤田
以古學相勵凡四年入都改工部主事遂究心治河之道洞澈古今利弊爲導
河議二篇上篇導河北流下篇建倉通運累遷郎中擢御史晉給事中掌吏科
印在官十餘年凡錢局諸差及京察外任俸滿保送知府皆力辭識者嘉異之
嘉慶四年　仁宗親政之始先生疏劾宰輔某是時不乏彈章惟先生疏援
据經義最爲得體特蒙　嘉納海內爭傳誦焉是年春　命巡淮安漕秋又巡
濟甯漕盡汰陋規道路所經有關吏治民瘼者皆奏之蒙採納施行尋授永定
河道積弊一淸六年夏大雨彌月水漲溢奪職逮問尋奉　諭曰水漫過蘆溝
橋面不但人力難施亦非意想所及王念孫可加恩發河工效力七年督辦河
閒漫工　賞六品服暫署永定河道八年　諭曰王念孫於水利講求有素可
賞主事銜留直隸周歷通省有關涉水利事宜悉心紀載交直隸總督彙奏辦
理乃上書總督顏公檢臚陳畿輔水利顏公據以入告會河南衡家樓河決
命隨費尚書淳查勘且籌濟漕又　命馳赴台莊隨同尚書吉綸治河務尋奉
旨署山東運河道九年實授在任數年查工剔弊節帑數十萬十五年調永
定河道　召詢河務甚悉甫旋任東河帥請啓蘇家山閘引黃水入微山湖以
利漕運　召入都決其是非先生奏引黃入湖不能不少淤原非良策然暫行
無害並陳運河情形皆　詔許之是年永定河水復漲溢先生自引罪得　旨
以六品休致時年六十有七道光五年　詔曰王念孫年登耄耋重赴鹿鳴筵
宴洵屬藝林嘉瑞可賞給四品銜以光盛典是時年八十二矣十二年正月予
引之官禮部尚書以先生病奏請給假養　宣宗皇帝召見垂問明年九十
歲宜善爲調養且　諭以服人蔘之法越數日卒先生初從東原戴氏受聲音
文字訓詁遂通爾雅說文皆有撰述矣繼見邵學士晉涵爲爾雅疏段進士玉

裁爲說文注先生遂不復爲撰廣雅疏證二十三卷凡漢以前倉雅古訓皆搜括而通證之謂訓詁之旨本於聲音就古音以求古義引伸觸類擴充於爾雅說文之外無所不達然聲音文字部分之嚴則一絲不亂此蓋藉張揖之書以納諸說實多揖所未及知者而亦爲惠氏定宇戴氏東原所未及古音自顧氏江氏戴氏皆有考正金壇段氏分十七部爲益精段氏之分支之脂爲三部也發前人所未發先生昔亦同見及此因段書先出遂輟作然先生所分乃二十一部按之羣經楚詞軒然不紊更有爲顧段諸家所未及者尤精於校讎凡經史子書晉唐宋以來古義之晦鈔寫校之妄改皆一一正之著讀書雜志八十二卷分逸周書戰國策管子荀子晏子春秋墨子淮南子史記漢書漢隸拾遺凡十種一字之徵博及萬卷其精核如此先生性方正居官廉直不受請託畢生以著述自娛善善惡惡出於至誠喜怒必形於色教子幼以朱子小學諸書長以經義長子引之能傳其學

引之字伯申登嘉慶四年進士出朱文正阮文達兩公門　廷試以一甲第三人　賜及第授編修累官禮部尚書所涖皆能張其職父憂歸服闋署工部尚書薨於位　賜祭葬　予諡文簡初伯申年二十一歲應順天鄉試下第歸急究心爾雅說文音學五書以求聲音文字訓詁之學越四年復入都以所見質疑於石臞先生先生喜曰乃今可以傳吾學矣遂語以古韻二十一部之分合說文諧聲之義例爾雅方言及漢代經師詁訓之本原且曰詁訓之旨存乎聲音字之聲同聲近者經傳往往假借學者以聲求義破其假借之字而讀本字則渙然冰釋如因假借之字而強爲之解則結籥爲病矣故毛公詩傳多易假借之字而訓以本字已開改讀之先至康成箋詩注禮屢云某讀爲某而假借之例大明後人或病康成破字者不知古字之多假借也又曰說經者期得經意而已前人傳注不皆合於經則擇其合者從之其皆不合則以己意逆經意而參之他經證以成訓雖別爲之說亦無不可必專守一家則爲何邵公之墨守而已故其治經也諸說並列則求其是字有假借則改其讀蓋熟於漢學之門戶而不囿於漢學之藩籬也伯申推廣庭訓遂成經義述聞十五卷經傳釋詞十卷精博過於惠戴二家凡前人誤解者獨能旁引曲喻以得其本原之所在使人頤解心折歎爲確不可易而又百思不能到使古聖賢見之必曰吾言固如是沿誤數千年而今乃得明矣此誠不可不開之奧窔阮文達謂恨不能起毛鄭孔諸儒而共證此快論者也高郵王氏自文肅公以清正立朝以經義教子孫至石臞伯申三世相承而其緒益拓論者謂本　朝經術獨絕千古而王氏一家之學自長洲惠氏父子孫外蓋鮮見其匹云

汪文端公事略 子承霈

汪公由敦字師苕號謹堂安徽休寧人雍正二年進士選庶吉士授編修尋丁父憂以纂修明史奉　旨在館守制十年充日講官知起居注累遷贊善侍講轉侍讀授四譯館少卿乾隆元年典試山東尋　命直上書房擢內閣學士左遷侍讀學士五年復原官六年遷禮部右侍郎調兵部七年充會試副考官九年調戶部右侍郎充經筵講官晉工部尚書典順天鄉試調刑部教習庶吉士兼署左都御史充軍機大臣十四年金川奏凱加太子少保充平定金川方略副總裁署協辦大學士事會大學士張公廷玉致仕將歸乞　上一言爲配享　太廟券謝　恩不親至傳　旨令明白迴奏公張公門下士也是日承旨因免冠叩首奏張廷玉蒙　聖恩曲加體恤乞終始矜全若明發　諭旨則廷玉罪將無可逭事獲已次日張公早入朝　諭責公密通信息顧私恩不顧公義解協辦內閣任留尚書效力自贖明年　恩予開復　命同大學士傅文忠總督方恪敏會勘永定河南岸建壩事宜旋同莊親王等釐定　皇朝禮器圖會四川學政朱荃匿喪納賄事發公曾保薦荃吏議奪職　詔以公爲人勤慎學問亦優降授兵部侍郎是歲典順天鄉試　恩賞其長子廕生承沆以主事用明年調戶部右侍郎　命同大學士高公斌查勘天津等處河工又明年晉工部尚書十九年同蔣公溥等修盤山新志加太子太傅兼管刑部尚書事二十年充平定準噶爾方略總裁調刑部二十一年調工部明年授吏部尚書二十三年薨於位　上聞震悼　親臨賜奠　諭稱公老成端恪敏慎安詳學問深醇文辭雅正　加贈太子太師入祀賢良祠　賞內庫銀二千兩準

入城於　賜第治喪　御製詩悼之有贊治常資理論文每契神之句尋　諭
賜祭葬　予諡文端公篤於內行紀誦尤淹博文章典重有體儤直　內廷幾
三十年以恭謹上結　主知未嘗一日離左右　世宗皇帝初設軍機處以
張文和專任之乾隆初文和以公長於文學特薦入以代其勞乾隆十二三年
間金川用兵前後所下　廷諭皆公筆也初惟大學士訥親一人承　旨既出
令公在直廬撰擬訥公惟恐不得當輒令再撰有屢易而仍用初稾者一稾甫
創又傳一　旨改易亦如之公頗以爲苦然不敢較也時傅文忠在旁竊不平
迨平金川歸首揆席則自陳不能多識恐有遺忘乞令軍機諸大臣同進見遂
沿爲例然秉筆之任率推公其後滿司官欲藉爲見才地文忠稍假借之令其
代擬公見滿司官如此而漢文猶必己出嫌於攬持乃亦聽司員代擬日久遂
爲章京之專職矣　高宗天才敏捷日課數詩皆用丹筆作草令內監持出
付公及劉文正用素楮楷繕之謂之詩片繼公者則劉文正也公好獎借後進
陽湖趙君翼客公所最久經進之作多令趙屬草筆削處服公精審屢被　旨
嘉獎廷臣推服之公曰此門下趙某作耳其不沒人善若此　上以公老於
文學尋常碑記之作每　命公屬草公令趙君草創而加潤色焉及進呈經
御筆刪改往往出意表然後知　聖學尤不可及也公薨後　上以公書法
秀潤　命詞臣排次摹勒上石曰時晴齋法帖公子承霈承霨以　御賜祭葬
故詣闕謝趙君言於傅文忠遂得召見　詔各賞舉人文忠奏言承霈書法似
其父復　命賞主事於是在廷咸頌　聖天子垂念舊臣推恩逾格有泣者
其後裘文達錢文敏王文莊諸公殁其子皆引此例得授內閣中書云四十四
年　御製懷舊詩列公五詞臣中在尚書錢文敏公之次五十二年承霈官侍
郎時敬進公詩文集　上賜詩以當序言
承霈字春農號時齋乾隆二十五年以主事入直軍機處洊升員外郎郎中三
十五年授平越知府以親老改邵武府時每年近入覲奏懇留京供職復補戶
部郎中仍直軍機處四十五年記名以三四品京堂用遂擢左副都御史越二
年遷刑部右侍郎調工部時甘肅冒賑案發部議捐監一款省費取巧應禁革
毋許應試及由別途出身承霈奏人數甚多乞開其自新之路令加足京監費
許其考試出身得　旨俞允四十八年　上校射承霈連發中的　賞花翎
調戶部右侍郎五十四年坐監臨順天鄉試失察代倩等弊降二秩用五十五
年署通政使尋補順天府尹擢左副都御史嘉慶四年授刑部右侍郎調工部
五年晉左都御史　賞紫禁城騎馬遷兵部尚書兼管順天府尹事六年永定
河水溢撫卹災民散賑五十餘日所全活無算得　旨獎敘尋改左都御史署
兵部尚書被劾以二品冠服致仕十年六月薨　詔視尚書例議卹　賜祭葬
如禮

潘敏惠公事略

乾隆十有七年二月既望巡撫福建副都御史潘公薨於位　天子眷念封
疆勞績　優旨照江南巡撫徐士林例入祀京師賢良祠遺疏請將封典貤贈
之處恩賞一品封並照一品例賜卹尋　賜祭葬如典禮　特賜諡曰敏惠自
後　聖駕南巡屢遣大臣即家致祭飾終之典較徐公爲尤渥云公諱思榘
字絜方號補堂江蘇陽湖人雍正二年進士選庶吉士改刑部主事遷員外郎
充己酉順天鄉試庚戌會試同考官遷郎中出知廣東南雄府考最擢海南兵
備道乾隆二年調糧驛道四年遷按察使七年遷浙江布政使十一年擢安徽
巡撫調福建居五年卒年五十有八與徐公同壽未竟厥施　上以故尤悼
惜焉公性敏決明法律練習吏事力持大體而汲汲以宣　朝廷德意經國澤
民爲務其在西曹讞獄常至夜分飢則探懷餅瀹水而食每隨尚書入奏事
世宗嘉之在南雄大水將敗城公禱神危橋俎未徹而橋圮露宿埤堄閱督
吏卒縛筏救溺者在瓊深入五指山安輯黎衆勸鎮將郡守之殘黎人者洎秉
粵臬即疏陳廣東有狼黎猺三種狼人世居高州府茂名縣地今附民籍多讀
書應試猺人亦輸賦入版籍設猺童義學惟黎人散居瓊州府屬以不識字往
往爲土人所欺請於儋崖等七州縣照猺童例設義學訓課能通文義者許應
試部議從之所理冤獄尤多會久旱奸民數百爲羣入市強取米公時方疾強
起坐堂皇立捕數十人至痛杖荷校以徇籓浙時疏報衢嚴等屬水災壞田廬

爆人畜無算已申達督撫勸帑撫卹　諭曰此等事正地方官切己要務毋濫毋遺以期實惠及民公乃出臨錢塘江收流棺瘞浮尸躬親督賑[illegible]陳給發籽粒並加賑狀　高宗手勅曰今歲浙省災巡撫常安有諱匿之意賴汝在耳是秋蕭山民匈匈渡江公曰民飢當哺閧則亂民也嚴懲之自是迄麥登無一譁者又疏陳常平倉出陳易新諸弊請因時酌辦又請禁考職吏員干謁地方官違者照違制律治罪部議均如所請其撫徽也當河決淮泗之後鳳潁泗皆災公前後請庫糧百萬有奇親行督賑冒風渡洪澤湖舟幾覆不為動歸奏調劑災區三事曰勸課農桑曰疏濬溝洫曰稽核流移略言鳳潁等處民情疏惰不知耰鋤培壅之法宜令州縣官隨地董勸即以地方民情之勤惰定有司之考成至各屬地分三等一為岡地最高一為湖地稍低一為灣地最下灣地被水非人力可施湖地外仰中窪下游濬渠疏洩即可涸出栽種岡地水雖不及而陂塘未築輒苦旱乾如壽州之安豐塘懷遠之郭陂塘鳳陽之六塘均宜及時修築臣思上年賑濟動帑百餘萬金若平時酌動數百金陸續修濬民間減一分荒歉即多一分收成朝廷亦省一分帑項縱遇偏災亦可以工代賑一舉兩得又鳳潁民風樂於轉徙秋收後二麥已種輒攜家外出春熟方歸一遇災歉地方官勸給賑票輒留一二人在家領賑餘悉潛往鄰境希圖資給行糧至有一家領三種者本業拋荒人無固志此後應查明實係災民方許資送其結黨滋擾者罪之疏上　手勅報曰此乃固本之務歷來安徽巡撫無有言及此者朕甚嘉焉勉力妥為之以俟三年之成也九月調撫福建朝京師六蒙召對閩地民情囂獷相尙以鬭訟盜匪數起公廉得其主名髮櫛而草薙之漕艘錢糧責令推收承納使糧歸於田民欠不至無着其屯田寺田之詭寄飛灑者皆確查禁杜不復派累里中晝見官屬夜披案牘旱則步禱潦則按卹又以農隙巡視海防驗戰艦朔望入書院與諸生講說經義歲以為常勞積疾作不少止也公為政以水利為農田之本嘗奏請大治餘杭之南湖會稽之鑑湖上虞之夏蓋湖餘姚之汝仇湖慈溪之慈湖以及皖北之安豐郭陂等塘濬渦淝芡茨沙等河修復舊隄閘禁奸民之墾佔貽害者繪圖鳩工皆以遷擢中輟居

平常以為憾惟修築寧德之東湖墾夏田萬畝及福州城外之西湖築隄千三百丈建閘二溉田數千頃又親勘福清之郎官港法海埔招墾海灘淤地法海得地千三百餘畝郎官港得地八百餘畝疏聞　手勅報曰勸課耕農務民之本也勉之公起寒素幼從師讀書嘗自市薪米通籍後洗手奉公終身非共賓客食不重肉衣必數澣紉丁卯以皖撫監臨江南鄉試卽二十五年前賓興地有司進供給視舊減過半鄉人榮公而彌佩其清節也為人厚重寡言笑臨大事能斷恤吏民若一體治公務若營其家愛士育才惟恐不及於世閒嗜好泊如也故臯復之夕賓哭於館吏哭於次士哭於塾民哭於途卒哭於伍僉以公中年奄逝未完其用世之志為天下惜也平生治經尤邃於易能探荀虞之旨嘗謂後世知有漢學者賴李鼎祚集解存耳自建節鉞卽不攜眷屬之官公餘日閱注疏及徐氏經解出入一童抱畢牘自隨有得卽疏之嘗謂學者云學必求有用凡象緯方輿歷筭水利農政何一不當留心若詞章撰著抑末耳故自去翰林益講求經濟實學所著周易淺釋四卷皆卽卦變之說以求象而卽象以明理每卦皆註明自某卦來謂之時來嘗曰彖多言象而變在其中爻多言變而象在其中不明時來不知卦之來處不求爻變不知卦之去處爻無所不包舊說槪講入身心政治上去遺卻許多道理不若就淺處言之而深處亦可通也公點勘四十二家易解竭畢生之力以成此書力疾屬草尙闕乾坤二卦故所說為六十二卦云又著有鷲峯講義四卷

彭芝庭尙書事略

公諱芑豐字翰文鄉舉時芝生庭中因自號芝庭江蘇長洲人祖定求康熙丙辰會試廷試俱第一官侍講學者稱南畇先生語在儒林傳父正乾考授州同知公幼承家學年十六補諸生雍正五年會試第一廷試卷列第三　世宗親拔第一授修撰大學士張文和奏彭某科名與乃祖同　上喜卽召入南書房充日講官知起居注七年充河南副考官入闈病作移宿於外氣垂絕恍見二童子自雲中下持采旗導還鄉至文星閣一老人持藥飲之遂蘇文星閣者南畇先生講學地也及至京　命遣醫診視　賜灌藥九年春　世宗手

書楹聯賜之尋遷中允乾隆三年擢侍講累遷左僉都御史提督浙江學政積
三遷至刑部侍郎領學政如故父憂歸服除補吏部再督浙江學政就改兵部
官滿還朝乞終母養母終逾年起署吏部侍郎明年補左侍郎遂遷左都御史
二十八年晉兵部尚書充經筵講官越三年左調復爲兵部右侍郎又二年致
仕歸歸九年　純皇帝東巡公朝行在復故階先後立朝垂四十年　國家
有試士之典未嘗不在列凡校順天鄉試一校禮部試一主直省鄉試七督學
政二經歷滇南中州江右山左浙東西所至皆稱得士公少逮事南昀先生受
儒家言自入翰林刻苦如諸生鮮食寡欲畏遠權勢謝交游涖官以謹愼見稱
不好激言畸行而介然特有所不爲所奏進經史講義皆切於治體其主試江
西也還過江南之宿州宿方被水有司賑不以時飢民號訴滿道上公入奏其
事章下督臣察治之學臣有諂事大吏以屬官門生自居者公又抗疏言之
上偉其論其督浙江學也還言利病四事其一曰餘杭南湖之水發源天目
注苕溪下灌杭嘉湖三府今淤塞侵占者多古稱西湖之水漑田萬頃今淺狹
不稱舊聞會稽上虞慈溪諸水利多未修復旱潦無備非宜其一曰浙中收漕
每石私加五六升及一二升不等宜禁其一曰浙省官水陸往來非奉使馳驛
者皆例外自發驛傳多者役及千夫少亦不下六七百人騷擾實甚宜與限制
其一曰溫台諸府產鹽地例設巡鹽兵兵利賞輒按戶搜索或將數家食鹽併
少報多誣民私販大不便章下所司皆議行其後二十餘年浙中督撫相繼得
罪死州縣漕弊雜發益熟爛不可問其所以使然者漸矣公可謂識微者歟在
刑部八閱月閱讞牘敬愼詳審有疑輒商諸僚屬秋審論情實以公言核改緩
決者十餘人在兵部奏武職銓補遲速不均宜量與疏通奏奉使馳驛官有廩
給口糧而夫役俱向驛站借雇慮開多索濫應之漸宜停例支改一馬三夫
上皆可其奏會同部蔣侍郎檙與史侍郎弈昂有隙蔣訐史於　上前且
謂史嘗於衆中詆公引公爲證　上問公公對未聞　上疑有私降公侍
郎逾年遂有休致之　旨先是公乞養歸爲奉母故闢園亭蓺花竹　上賜
額曰慈竹春暉至是再歸林壑益幽邃花葯益茂公擁萬卷日哦其中每春秋
佳日出遊石湖寒山士女擁觀塞路嘗入京祝　高宗萬壽又明年恭祝
皇太后萬壽與香山九老會　賜杖圖形禁中兩次迎　鑾俱蒙　溫諭
賜宴　命閱召試諸生卷最後　諭來京與明年千叟之宴主紫陽書院十五
年所成就人才甚衆四十九年六月無疾而終年八十有四遺疏上會曹尙書
亦卒　上謂廷臣曰彭啓豐曹秀先皆不得與千叟宴也惜哉公平生天眞
自然不知人世有機械事意有不可或時面折人然事過輒忘無少藏積以故
賢士大夫多樂與之遊與劉文正嵇文恭交尤篤前後居喪皆盡禮終喪始復
寢所居十泉街仍世通籍子孫列官內外而門館蕭閑簾閣據几一燈諷卷如
老諸生婚嫁徭役糧稅如平人家嘗語人曰吾爲秀才過徐達夫門時方及第
立斗標心豔之及官成歸再過之徐氏已易主矣後之視吾猶吾之視徐也得
不懼哉公直內廷時　敕和　御製詩百數十首及告養歸復發詩百六十餘
首　命和畢交巡撫奏進所著詩古文集三十卷具有家法其碑版文尤推重
於世子紹謙舉人官曹州同知紹觀進士官侍讀學士紹升字尺木進士語在
儒林傳

楊勤慤公事略

國家漕東南之粟上輸　神倉聯鉅艫以載凡六千九百六十有九艘各有運
丁丁所僱募舵工水手之屬不下數萬人艘入運河沿河左右待募牽纜之夫
亦不下數萬人人衆事繁於是各直省並設衛所員弁領運以糾偷惰察奸慝
而必以文武威風知大體可敬信之大臣總其事乾隆二十二年清江楊勤慤
公以前禮部尙書奉　特旨轉兵部尙書授漕運總督公既視事諮訪利病爬
羅剔抉與之革之與衆同欲慮運河阻滯時與河臣協謀疏濬以時蓄洩俾通
達無窒　上嘉獎焉而公淡泊寧靜撫卹疲困運官不敢有私求在任十二
年凡糧艘所過安靜不擾沿河居民往來行旅皆怗然二十三年十二月薨於
位年六十有八　上聞震悼　賜祭葬如禮　特命予謚凡飾終之典罔不
具嗚呼公之忠誠結　主知　聖天子之知人善任便可謂盛矣公諱錫紱
字方來號蘭畹江西淸江人也父英玉以名諸生授經講學鄉里宗之公幼即

端重若成人稍長肆力於學務求實用雍正五年進士初任吏部主事累遷郎
中轉御史出為廣東肇羅道乾隆二年遷廣西布政使六年就遷巡撫九年入
為禮部侍郎明年又出為湖南巡撫十三年父憂去任十五年起刑部侍郎仍
撫湖南十七年丁母憂十九年冬起左都御史明年署吏部尚書二十一年仍
署湖南巡撫五月授禮部尚書其年冬又出署山東巡撫明年春遂總督漕運
事二十三年晉太子少師二十八年加太子太保公少篤嗜宋儒書及在官試
其所學學日以顯故所至皆有實政初仕吏部時明習條例老吏不能欺高安
朱文端公深器之其出而治外也清心寡欲正己率屬汲汲以興水利廣積貯
敦學校宏教化為事在肇羅道任歲巡視瀕海田修築圍基終公任無水患任
廣西布政使條奏二事言革職佐雜官宜免追編管州縣官不得以土產獻上
官及遷巡撫屢平土苗之變並勤捕黔省逆苗而審知猺獞苗民愚而嗜利其
黠者動以挖窖書符爝惑聚衆嚴飭所屬勤緝捕絕其根株更令力行保甲法
凡逆苗田產入官即令苗民承種收其租以資積貯借給貧苗既勵且撫苗民
咸化之屬吏或以人薦饋者諱其名曰長生果公怒卻之以入告　上曰是
真不愧四知者矣湖南民健訟多習邪教公嚴懲禁之又以湖南產穀之鄉鄰
省皆賴接濟畜積尤宜加厚其溢額倉穀或調支協撥即飭所司隨時買補而
長沙岳州常德澧州諸境濱臨洞庭沿湖田廬全資堤垸護衛例於每歲秋冬
督民修築然多視為故事豪家蠹胥包攬侵扣工力不均公嚴飭有司辦治而
輕舟減從時巡視之察其勤惰予勸懲堤工既堅且厚彌望屹立民以無虞公
凡三涖湖南父老歡迎如慈父母在山東時二十一州縣被水公奏請捐貸有
差減常平米糶價三之一以魚臺土城低窪請移置高處絕後患其政績之大
者如此其細者不勝書也公敭歷中外三十餘年凡所陳奏悉協大體而尤關
國計民生者在湖南日以各省水利久廢愚民不知遠慮數畝之塘往往倍
土為田一遇旱乾即他膏腴都成棄壤請飭名省督撫凡有陂塘處所嚴禁改
墾　上韶行之又以湖南每歲採木有司至苗地凡所有木輒籍記之而賤
價勒買運至江南私賣其贏餘請自後商木憑牙行採買不得官為交易其在
苗地者州縣官為審問聽民願賣者買之運過辰關按驗乃行著為例其在漕
運最久數陳亦最多　上皆允行是以漕政肅清旗丁感公德建生祠河上
公既薨繼公任漕政者　上皆以遵公約束　命之所訂漕運全書雲門黃
公署漕督時表上焉嗚呼公可謂不負所學者矣公為人寬宏樂易待人恕而
自守極嚴聲色貨利無所好而以人才為性命偏長薄藝靡不記錄尤加意教
崇正學之士獎勸如不及居家孝友惇睦化其宗族鄉黨教子第一以禮法論
者謂近世名臣推朱文端楊文定蔡文勤若公者實三公之匹亞也所著自漕
運全書外有四書講義節婦傳四知堂文集行於世

國朝先正事略卷十六

國朝先正事略卷十七

名臣

梁文莊公事略 子同書

平江李元度次青纂

乾隆二十有八年相國錢塘梁公以微疾薨於位遺疏未及上 高宗震悼
命皇五子臨其喪 贈太保入祀賢良祠 賜內庫白金千兩庀喪具公子
敦書守遵義乞改京秩侍養已調戶部郎中未卽至 上念邸次乏人 命
內務府派司官經理其事部察卹典具奏 諭葬祭如例 予謚文莊入祠加
祭一壇啓殯日奉 恩旨所過沿途二十里內官弁並赴舟次弔奠遣人護送
公起自田閒受 兩朝不世之知遇回翔館閣出入禁闥洊歷卿宰以至延
登受策 恩禮哀榮冠絕寮寀初公直上書房得侍 高宗皇帝暨誠和兩
親王講讀以舊學受知自言書爲 高宗作壁窠大字適 憲皇帝駕至
諸臣鵠立以竢 憲皇帝命竟其書墨漬袍袖又 命 高宗曳之今藏
此衣三十年矣他時服以就木庶存初志 君恩也至是如所言公諱詩正字
養仲號薌林先世自新里遷錢塘父文濂歲貢生選諸暨訓導不就公生五歲
始能言幼擅文譽與兄啓心有二難之目年三十始舉鄉試又五年以一甲三
名 賜進士及第授編修時雍正八年庚戌也未散館出典山東鄉試十一年
分校會試明年元日講起居注官上書房行走遷侍讀又明年晉侍講學士母
憂歸 詔賞藩庫銀五百兩治喪乾隆元年 諭曰向來翰林官丁憂有在京
修書之例梁詩正著來京在南書房行走 詔以素服入直照現任學士例給
俸兼直懋勤殿與顧侍講成天恭校 御製樂善堂全集 賜第南城三年補
侍讀學士充日講起居注官仍兼上書房行走十月典順天武鄉試晉內閣學
士充經筵講官四年遷刑部侍郎尋調戶部兄啓心成進士與館選五年夏公
父年七十 恩給二品封 賜御製五言詩幷 御書傳經介祉四字 賜之
六年條奏變通二款一八旗生齒日繁若不使自爲養而常欲官養之雖目前
尚可支持而數百年後旗戶十倍於今勢必不給宜令閒散人丁於黑龍江甯
古塔等處分置邊屯使世事耕牧之利以時講武且可充實駐防一綠旗增設
兵丁較康熙年間餉額多至五六百萬向來各營多空額自雍正元年徹底清
查盡除此弊是近來兵額但依舊制亦較前有虛實之別況各省要地多滿兵
駐防與各標營聲勢聯絡其增設之額可減者宜酌減不必遽行裁汰但遇有
開除請卽停止募補疏入 上嘉納焉 命兼署吏部右侍郎七年兼 御
書館行走八年正月 上御重華宮 召諸臣 賜宴聯句 勅公書以勒
石七月扈 駕入盛京謁 祖陵 上升殿大宴 手賜巵酒時與者不
過數人入山海關 上登澄海樓觀海獨 召張尚書照暨公聯句九年
賜清勤堂額 車駕幸翰林院賦詩 賞賚公受 賜與尚書埒十一月 命
選唐宋詩醇十年夏擢戶部尚書十三年春扈 駕東巡謁 孔林登泰岱
上以山徑險仄 諭公不必隨上沿嶺派侍衛分駐有交辦事遞傳上下尋
命閱會試迴避卷調兵部尚書明年金川報捷加太子少師暫管戶部尚書
事 賜御書宣贊樞衡額尋兼掌院學士協辦大學士偕汪公由敦纂西清古
鑑十五年授吏部尚書協辦閣務如故教習庶吉士御史歐堪善奏公徇庇營
私各款 上召公及軍機大臣掌院學士吏部堂官及堪善等 親訊於勤
政殿事白不復置議會四川學政朱荃匿喪事聞 上召問奏對不稱 旨
罷掌院學士旋 賞公次子舉人敦書廕生觀政工部公經歷四部遍長六官
所至能舉其職其佐司寇也曹司有通曉律例者虛己咨詢獄無疑義及登中
樞 上以經略與大將軍向無區別 命公博考前典參酌今制自禡牙啓
行至凱旋告廟條上儀注載入會典及掌銓衡振淹滯抑躁進杜請託吏胥莫
敢抗弊在農部最久清釐錢法稽核奏銷精於心計者不及也十六年扈 蹕
南巡時父年八十 特晉一品封典給假留侍一月公奉太公迎 駕吳江
賜貂緞及 御製七言律詩 御書湖山養福四大字 賜公父台階愛日四
大字 賜公 命閱 召試諸生卷歲除 賜白金五百兩十七年陳情乞養
御書身依東壁圖書府家在西湖山水閒一聯慰之再請 溫詔俞允 御
製詩寵行有翻祝歸朝曉鄉家慶倍深之句又 賜公父如意人葠貂緞等物

且　諭曰二三年後南巡君臣復得相見矣　聖情肫篤不啻家人父子焉
家居二年　命與沈宗伯德潛合修西湖志纂二十二年　六飛重幸江浙公
赴淮陰迎　駕　賜在籍食俸會汪尚書由敦假歸省墓　命公代攝其事
賜御製詩又　賜萊衣晝永額　命閱上下江召試卷尋令歸侍養寄　御製
詩百八十餘首　命和進之明年丁憂時公兄啓心以毀卒百日後　特詔以
工部尚書召用請假數月畢葬事許之明年調署兵部　賞紫禁城騎馬　命
工部侍郎三和於澄懷園度地建屋俾就近直宿如初八月典順天鄉試二十
四年教習庶吉士服闋授兵部尚書署掌院學士二十六年遷吏部尚書協辦
大學士兼掌院如故充經筵講官恭遇　皇太后七旬慶典撰擬　御製表
文恭上　徽號冊寶典禮隆重公與協辦大學士兆惠公主之周旋磬折從
容中度奉　懿旨賞賚有加明年典順天鄉試二十八年策拜東閣大學士仍
兼吏部尚書掌院學士　賜第內城加太子太傅十一月薨年六十有七公天
性孝友事二親色養備至自通籍以至受立不傍門戶不矜巧捷以樸誠結
主知扈從　巡幸常在屬車豹尾間大制作咸出公手總裁　國史文穎續文
獻通考各館體例多其所定巨製鴻裁折服臺彥屢閱　殿試朝考散館召試
卷必公必慎文章近南豐詩骨蒼秀有矢音集五卷書學柳誠懸繼參文趙晚
師顏李凡三變　命編秘殿珠林石渠寶笈益得縱觀　天府收儲經進時
獨蒙　睿賞屢勤堅珉性儉素衣必數澣自奉嗇於寒士貴郎墨吏不敢因緣
造請每下直雙扉晝掩門庭闃然嘗署所居爲味初齋示不忘舊也吏部內閣
翰林掌院皆京僚極清要地公兼領數年王尚書際華戲謂曰公可謂三清居
士矣裘尚書曰修笑曰兼以上書房南書房則五清也其爲同官所欽慕如此
四十四年　高宗御製懷舊詩列公五詞臣首子二長同書字山舟出嗣伯
兄乾隆十七年由舉人　特賜一體殿試選庶吉士累遷侍講以文章書法名
世引疾歸嘉慶十二年重赴鹿鳴宴　賞侍講學士銜年九十三卒教書官至
工部右侍郎

雷翠庭副憲事略

公諱鋐字貫一一字翠庭福建甯化人少有志於聖賢見蔡文勤世遠所著學
約篤好之遂從文勤學舉鄉試入都不投公卿一刺以陸平湖不敢見魏蔚州
爲法方望溪侍郎書與文勤太息生才之難計數生平朋好如楊賓實陳滄洲
後生中尚未見堅然可信其幾及者況在古人文勤曰吾門雷生乃後起之賓
實也公乃出見望溪於文勤所文勤即命受學於望溪望溪固辭而答以儕輩
之稱者凡四三年其後察公品峻而意誠始受之不辭朱文端軾聞公名不可
得見乃就公於文勤寓舍與講易時人兩賢之而孫文定嘉淦亦禮先於公舉
爲國子監學正雍正癸丑開性理試主者欲得公公謝不往是年成進士選庶
吉士以大父母春秋高請急歸省乾隆六年丙辰　詔起公於家侍　皇子學
　賜第內城　特旨授編修丁巳充會試同考官以　御試前列受　賜克日
講起居注官遷左諭德兼翰林院修撰同官余楝以　國卹入都有　旨留侍
　皇子讀余辭不許公言余某父喪未葬不宜在　皇子左右閣輔臣咎其辭
爲好名使在廷皆避好名之嫌不求盡子道非細故也余得歸終制始公父就
養京師將以察公守官之志行又念文勤劭未知所學於望溪者何如也於其
歸望溪爲文贈之亡何父卒公以憂歸服闋補原官遷右庶子再遷少詹事擢
通政使當是時　上以言事者外沽直名實自規便利屢下　詔訓勅公謂
二者雖諫臣不肖然朝廷樂聞讜言但當論其言之是非不必疑其詐利并不
必疑其好名言果可用采而納之諫臣之所得者名政事之所資者實也昔孔
子稱舜曰隱惡揚善則知當舜之時言者亦不能有善而無惡也惟舜隱且揚
之故書曰明四目達四聰又曰嘉言罔攸伏願　皇上以舜爲法任老成遠
諛佞簡遊幸屏玩好得　旨嘉獎十二年　上將南巡公請　勅諸大吏省
徭役敦樸素以便民時　上已有　旨宣諭矣以公言忠弗咈也尋乞假省
母假滿　命以原官督浙江學政調江蘇改左副都御史仍調浙江教士敦實
行去功利衡文取雅正一革舊習刻陸清獻及張楊園先生年譜以風示學者
公爲政甚嚴而州縣吏亦無敢踰法虐士有勸屬揑報劣生者其人已擢守道
公特劾之因疏言舉報優劣當責成府縣官定以處分又言太學貢士宜先老

成通經學者會秋大饑有司以例不敢請公密言狀　特旨賑之民困以蘇以母年八十乞歸侍養四年旣葬未終喪而公卒年六十有四乾隆二十五年十月也公平居雍雍以和不見喜慍之色至臨大節則斬然不可奪在　朝遇重臣無加禮退接故交如布衣時造次必於禮法而簡重安舒見者氣爲之斂初入仕籍大臣爭相引重公岌然中立無少依附獨以忠懇結　主知每進經史講義必詳晰義利開設端委以根極於治要　上嘉納焉二十三年　高宗南巡　御書堂額爲太夫人壽兼　賜文綺豐貂蓋公純孝　上知之故體恤尤至而公臨沒具遺表亦言臣爲子之事粗具而爲臣之志未伸此臣目終難瞑者也公之學以躬行爲主以仁爲歸以敬義爲堂戶其生平出處張弛語默按之無不合於道者至小事皆可爲法爲文章簡要沖夷有古作者風居嘗謂國家根本在人才故聞一藝片善必加搜討所交多巖穴奇士其奉使出京布衣李鍇朱暾送別舟次鍇號豸青山人家世勳舊爲太傅索額圖介壻隱於盤山閉關絕人事與暾俱守道自重不妄見人惟公能得之在蘇善陳黃中在浙江每有造訪或邑人未曉名姓相視驚訝不測公何以知之也生平學宗程朱而於象山陽明辨之甚力嘗謂孔子性相近之言實萬世言性之宗旨孟子所謂性善正相近之實際相近者善之相近也以萬物爲一體者堯舜之仁也今人乍見孺子入井而怵惕惻隱可謂不與堯舜之仁相近乎故曰性善也擴而充之人皆可以爲堯舜也必待擴充之力者氣質有不同也孟子言性與孔子無二旨也又曰道心卽性也人心之正者道心爲之主卽性宰乎氣也人心之偏者道心之有蔽卽性汨於氣而失焉者也非道心爲一心人心又爲一心也如飲食男女之欲人心也而道存焉知道存卽道心也知其爲道而肆焉則危者愈危微者愈微矣故必道心爲主而人心聽命也所著經笥堂集自恥錄讀書偶記校士偶存聞見偶錄共若干卷

陳文肅公事略

公諱大受字占咸號可齋湖南祁陽人父綵好施與屢出粟賑饑夢神授緋衣兒遂生公兒時行仆市中逸馬驀至止焉人以爲異性沈敏強記初授內則卽退習其儀旣長家益貧躬耕山麓同舍漁者每夜出捕魚公爲候門讀書不輟雍正七年以拔貢舉順天鄉試十一年成進士選庶吉士乾隆元年授編修二年　上御乾清宮親試翰詹諸臣日午　御座以待公章最先成奏焉　上喜列第一遷侍讀累擢左庶子侍讀學士晉少詹事三年遷內閣學士典試浙江四年授吏部右侍郎充經筵講官三禮館副總裁尋授安徽巡撫初視事剖決疑案老吏駭其精敏盧鳳穎等府素稱盜藪地方吏多諱匿或事主隱忍不報致蠹役表裏爲奸公抵任後勒限嚴緝一月中獲盜五十人得　旨褒美會淮南北洊饑發倉穀賑之穀且盡乃令於麥熟地買麥又分糴於江廣且發且儲六年壽宿水無麥乃食民以所買糴者時連歲饑民多竊米麥以食有司以盜論公哀其情奏原六十餘人高阜斜坡不宜稻麥前總督郝公玉麟攜閩產旱稻一種曰畬粟性宜燥無煩浸灌公教民試種有秋因遣購數十石分給各屬化無用之田爲有用事聞　手敕報曰諸凡如此留心甚慰朕懷虞山陳進士祖范邃經學公延主敬敷書院且疏薦得　旨加司業銜異數也是年調撫江蘇常鎭太水災公糴倉穀疏濬渠築圩岸修廬舍建餓孳請緩今年徵水退恐遺蝗種乃募民先冬掘之官爲收買疏入　上嘉獎傳諭直隸總督高公斌照所奏辦理七年淮海徐下田積水不可以麥民有草食者公按口各假二月糧　上命截江廣漕米七萬石賑之句容之黃堰壩灌田八千畝郭西塘灌數百頃歲久盡淤乃貸社穀俾民以工就食水利復而民不飢秋河決古溝再決石林高寶興泰徐州罹其患公疏聞　上命截漕米協濟銀穀至數百萬乃多備空船候米至則分載之舳艫數百里一日而徧先是丹陽運河口藉潮水灌輸淤沙每需疏濬至是公奏定六年大修每年小修其後　高宗南巡　御製反李白丁都護歌有豈無疏濬方天工在人補輪年大小修來往通商賈之句蓋嘉公奏定歲修法利於漕運也十年奉　恩旨普蠲明年天下錢糧公疏陳江蘇蠲糧三事一核準漕項科則曉諭周知一稟造地丁耗羨同漕項幷完一酌定業戶減租分數通飭遵行得　旨嘉獎時戶部議禁商囤公以爲商人貯米得少利卽散貯不過一歲民且利焉請弛禁便又言城上核減

意在節用用省而工惡再修且倍之城郭爲千百年計不宜求節省目前
上皆韙之十一年加太子少保時淮海徐屬被水災者十七公行縣至海沭見
食萬實者取薯之苦澀甚乃趣散粟借以種蘇揚俗尙侈靡公力禁習尙爲一
變罷牛稅及漁鰕稅以惠貧民廣置義學劃俸佽助廣仁育嬰普濟三堂置產
以經久遠九月調福建巡撫疏言近海商民例許往暹羅造船販米但內渡時
若有船無米者應倍稅示罰部議從之故事巡臺御史出巡南北路派所屬縣
輸備夫輿廚傳犒賞之用又濫準詞訟致奸民挂名胥役生事厲民公奏劾之
勑自乾隆五年以後巡臺御史均交部嚴議又疏言臺屬番民生業艱難向
漢民重息稱貸子女田產每被盤折請撥臺穀六萬石分貯諸彰淡水等屬照
鳳山例接濟其不願借者聽　上報可閩人與番雜處土音非譯不通有奸
民殺人賄通事移坐番罪公疑之再鞫竟得白十月授兵部尙書十三年春
上東巡公覲　行在召問東土饑饉情事公以所見對卽　命於行營前議
賑事還朝典會試轉吏部尙書協辦大學士充軍機大臣經筵講官教習庶吉
士兼直　上諭處時金川用兵　上憂勤方略軍書如織雖深夜必達　覽
公日數被　召對夜宿直廬凡樞密重事皆與焉出入見星以爲常歸則積帙
數寸刻燭披覽無留牘十四年金川平晉太子太保加軍功三級　賜御書熙
績夏謨額秋署直隸總督積勞成疾　上數遣醫存問　賜蔘藥十五年春
授兩廣總督　陛辭請　訓　上曰汝直樞廷兩載萬幾之事皆所目擊卽
朕訓也何贅辭惟中外一心足矣尋　命協理粵海關務兩粵去京師遠吏媮
民喭公以猛易之舉劾不法吏無虛月風俗丕變初總督碩色與巡撫岳濬在
粵東互相牴牾至是調雲貴督撫公疏言雲貴極邊重任二臣恐不能和衷請
切加訓飭　上韙其言十六年請裁廣東肇高學政從之疏言海康遂溪等
縣堤週坍塌應搶修刻不容緩若必待詳估事已無及不若令民隨時自修遇
重工另奏官辦報聞八月以病乞解任　溫詔慰留未幾薨年五十遺疏入
諭稱其才品優長精明勤愼　命入祀賢良祠以獎賢勞予三代封誥廕一子
賜祭二壇謚文肅公器宇端嚴每正視眉目皆上起豐髯有威　朝廷倚爲
重臣淸節見推海內微時極貧父母生母皆不及養故雖貴愈自刻苦儉約如
布衣時事長兄盡恭能曲承其意與人既合則不愛其力而於親故尤甚性坦
夷無城府不爲矯激之行亦不淟涊隨俗嘗及方侍郎之門望溪集中多與公
往還尺牘所言皆吏疵民瘼深以湯文正期公謂足繼其武公嘗言歷事多而
利害明則受病卽在此望溪嘆爲名論謂可爲庸庸者之藥石云子輝祖由任
子累官廣西湖北河南巡撫擢浙閩總督兼管浙江巡撫事坐籍沒王亶望任
所貲財以銀易金且隱匿玉器逮問　賜自盡

舒文襄公事略

乾隆四十二年正月　孝聖憲皇后崩四月　純皇帝奉　梓宮安葬
泰東陵大學士舒公扈蹕行十九日抵良格莊遘疾　命御醫診治越二日薨
上震悼諭稱公老成端重練達有爲宣力中外四十餘年實爲國家得力
大臣　命賞陀羅經被遣額駙公福隆安帶領侍衞十人往奠爵　特贈太保
賜祀賢良祠　車駕還京復　親臨奠醊　御製詩輓之尋　賜祭葬　予
謚文襄時長子舒常以參贊大臣征金川事蕆留鎭西蜀及是　命馳驛回京
治喪哀榮之備朝列所希有也公諱舒赫德字伯容別字明亭姓舒穆魯氏滿
洲正白旗人祖諱徐元夢卽文定公也父諱席格由副榜官員外郎公由筆帖
式授內閣中書入直南書房隨閣臣預機務遷內閣侍讀晉御史乾隆二年擢
侍讀學士明年由副都御史擢兵部侍郎協辦步軍統領四年　上以盛京
爲國家根本地游民聚處日繁非便　命公偕將軍暨五部侍郎議奏請禁海
口毋許山東游民私渡先來者編戶籍歸有司約束向例民人墾荒地十年乃
陞科而旗人限以三年輕重失序請更其例從之十三年遷都統兼署兵部侍
郎　命爲軍機大臣擢兵部尙書調戶部管三庫事尋　命同大學士經略傅
公征金川參贊軍務明年春金川納款加太子太保　御書均式宣猷四字賜
之　命由川入滇勘視金沙江形勢籌銅運又　命歸途校閱湖南北營伍又
明年　命視浙江海塘工程十六年從　幸江浙十七年河決禹路口　上
命公同劉公統勳策楞公往治之堵決口卹災黎月餘工竟　上嘉之先是

準噶爾有綽羅斯都爾伯特和碩特土爾扈特名曰四衛拉特其輝特部附於
都爾伯特厥後土爾扈特竄入俄羅斯乃以輝特補之傳至噶爾丹跳踉犯塞
聖祖三臨朔漠平定之噶爾丹策凌當雍正中遣使經界其地始奉約束
及喇嘛達爾扎戕其酋自立所屬散亂而輝特台吉阿睦爾撒納爲達瓦齊畫
計假哈薩克兵襲喇嘛達爾扎殺之達瓦齊自立爲汗阿睦爾撒納遂率所屬
及都爾伯特台吉策凌敦關求內附且請借兵以定準噶爾地　上先命公
撫之得其狀而返至是　命公馳往經理公以阿睦爾撒納新附難信請弗與
兵而移其妻子就食歸化城　上以請兵不與是疑其貳也移妻子是以爲
質也軍營兵力未齊兩部降衆不下數萬疑而有變事將不可問所辦非是落
公職以閒散在參贊上行走十七年哈達哈帥師進發公奉　命留烏里雅蘇
臺偕侍郎兆惠公籌備糧餉駝馬事宜是歲伊犂平分準噶爾地令四衛拉特
各自爲汗駐將軍於伊犂統兵鎮撫之而召各汗入京師赴宴阿睦爾撒納旣
不得爲總汗且以將入京疑懼因煽其衆中道叛走時其妻子尙在烏里雅蘇
臺公聞信偕兆公馳往收送京師二十一年噶爾喀台吉青袞雜卜叛臺站中
梗會有察哈爾兵數百方以送羊至公留之分布各站軍報乃通又以所獲馬
數百羊萬餘冒險阻運赴軍前比至額爾齊斯河哈公兵已絕糧四日矣未幾
詔公入覲授都統任參贊大臣明年春同將軍成袞扎布等進兵回部適所
收之準噶爾夷人沙拉斯等叛副都統鄂實陣亡公坐是復削籍以兵丁効力
贖罪尋與兆公取阿克蘇下烏什得　旨命公駐阿克蘇經理回人屯種而兆
公等以是冬進取葉爾羌賊度官軍深入無繼悉衆困我師阿克蘇烏什均一
日數驚回人玉素富者自其祖時內附封公爵久居哈密者也時隨征在阿克
蘇公廉其可信屬以安輯烏什回人而自駐阿克蘇鎭之衆心大定會　上
先遣滿洲蒙古兵四千爲協防伊犂之用公檄令速赴阿克蘇十一月兵至者
二千有奇公率以先道險遠爲辭往往步行三十三年正月將抵葉爾羌回酋
大小和卓木逆戰公督兵奮擊凡八晝夜賊敗遁乃與兆公軍合事聞授副都
統尋授吏部侍郎晉工部尙書及都統明年回部平予雲騎尉世職繪象紫光
閣　上親製贊又明年　命公駐回城定設官授祿賦稅土田之制二十六
年還朝調刑部尙書兼都統如故并管三庫事二十七年　上南巡命留京
總理事務後以爲常尋充經筵講官兼管工部尙書加太子太保管戶部事二
十八年　命偕裘公曰修赴閩察訊海關陋規還署步軍統領充國史總裁三
十一年春暫署陝甘總督還朝兼署戶部尙書三十三年因緬甸不靖　命以
參贊大臣往雲南坐陳奏錯謬奪職以副都統銜赴烏什總理回疆事務三十
六年夏土爾扈特來歸初土爾扈特汗阿玉奇投入俄羅斯居額濟勒河及阿
玉奇曾孫渥巴錫以俄羅斯蔑佛教又苦征調遂挈所部以來衆十餘萬羣言
洶洶謂有詭計　上慮伊犂將軍伊勒圖一人不能經理　命公往相度公
力白其無他　上嘉之額濟勒距伊犂萬有餘里渥巴錫行八閱月始抵伊
犂界飢疲疾疫道殣相望公隨宜措置全活者衆先令渥巴錫及其台吉入覲
而分居部落於齋爾吉爾哈朗諸地又請借給駝馬牛羊數萬俾其孳息又撥
地給籽種命屯兵教之耕植於是土爾扈特部咸安其生自以爲歸　天朝晚
也已而俄羅斯邊吏使問故公面折之其人悚息去　詔授公伊犂將軍尋
授戶部尙書領侍衛內大臣二十七年拜武英殿大學士兼刑部尙書國史四
庫等館總裁官又總理吏部兼管戶部三庫仍充經筵講官掌翰林院事兼日
講起居注官會山東壽張賊王倫以邪教倡亂　詔公出視師至則破臨清盡
殲逆黨倫自焚死凡六日賊平降　旨褒敘授　御前大臣四十一年定西將
軍阿桂公平金川　上以公運籌帷幄有功依平定準噶爾回部故事圖前
後功臣各五十人公列第四公子舒常第十論者謂自古雲臺凌煙未有一人
再圖象者至父子並列尤曠古所無當是時　天子稽古右文徵天下秘書
條爲四庫藏弆文淵閣　命公領閣事世以是益歎之公夙夜在公不事家人
產宅心誠泊事敏盤根錯節世人望而氣沮公獨紆回籌畫宏濟艱難而在準
回二部久厥功尤偉其領閣部也甄綜庶政必躬必親使百執事震動恪恭不
稍卸叢脞生平孝友敦篤美行不勝書書其關於軍國之大者薨年六十有八
舒常後官至尙書

劉文定公事略 子曜雲

國朝兩舉博學鴻詞科得人最盛康熙己未中選者五十人　聖祖親拔海鹽彭公孫遹爲第一乾隆丙辰中選者十五人補試得四人　高宗親拔武進劉公綸爲第一彭公由進士官中書應　召試授編修歷官侍郎劉公由廩生應　詔授編修以文章學問應期發聞受　上知遇末三十年遂參大政又八年而眞拜又二年而薨其發跡爲尤奇而其相業亦獨著公字眘涵號繩庵少雋穎六歲能綴文稍長學爲古文辭不怵世非旣入翰林益踔厲自力乾隆五年遷侍講充日講起居注官典陜西鄉試進太常少卿由左右通政太僕卿三遷至大理卿授內閣學士十二年　命修詞林典故從　幸木蘭即獵所奏秋郊大獵哨鹿賦二篇　上嘉其才由是滋欲嚮用公十三年典武會試明年以署兵部侍郎入直南書房歷充續文獻通考及　國史方略詩經各館副總裁再遷禮工二部侍郎直軍機處出入帷幄列於近臣流民出塞耕土默特地貝子某不按原議年限欲盡敺民還而歸其地　上命出按公議緩其期俾民輸作受傭不奪不爭旗民輯和十六年父憂歸服除補戶部侍郎兼順天尹故事順天府公牘治中通判不署名皆冗放自履公請以錢穀屬治中獄訟屬通判先署牘而呈尹以可否之　王師西征準噶爾將發役車供偫責切辦治事竟無一人譁於道者充經筵講官即其部爲左侍郎會浙江按察使富勒渾劾奏巡撫鄂樂舜授意布政使同德勒派商銀　詔公往浙與總督尹文端會訊獲奏鄂樂舜受銀屬實論絞候同德未知情富勒渾評劾論杖流　上以富勒渾所參重款已實不應議罪責公等失當部議落職得　旨留任尋擢左都御史二十五年典順天鄉試　命偕侍郎伊祿順赴西路勸將軍嵩阿禮劾兵糧勒餽送等款得實論如律還遷兵部尙書教習庶吉士　賜紫禁城騎馬二十八年以戶部尙書協辦大學士加太子太保兼署刑部尙書三十年母憂歸甫除喪　詔以吏部尙書起公仍贊閣務充經筵講官公爬疏抉剔綜覈名實奏定考試書吏法規條畫然三十四年典禮部試明年典順天鄉試當是時天下皆望公爲鉅人長德　天子亦習知公忠勤可倚任三十六年二月策拜文淵閣大學士兼工部尙書充　國史館總裁明年典禮部試三十八年春公疾猶強起視事　上命公少休遣太醫就視使者存問載道　賜人薓和劑以進六月薨於　賜第年六十有三　高宗方駐蹕熱河　優旨悼惜稱公品行端醇學問博雅　詔皇十二子臨其喪賻以千金　贈太子太傅入祀賢良祠　賜祭葬如典禮諡文定公性至孝親喪三年不御酒肉號而行日踔數十里營高燥以葬手樹檟表之少游尹文端幕府得其指授通籍後汪文端尤重其度在政府十載與劉文正相得甚有南劉北劉之稱器量凝重不見有喜愠色出入殿門進止有恆處　上前所聞語久益無所遺忘亦未嘗一出口也自工部侍郎歸買宅僅數楹自後二十年未嘗益一椽半甓衣屨極垢敝不改作而感服以朝曰吾不敢褻朝章也食於廚者數百指室無儲餘王侍郎昶爲樞曹時嘗以要事繕疏褎夜半詣公公起爇燭操筆點定時仲冬寒甚公呼三子具酒脯而廚傳已空僅得白棗十數枚侑酒其清儉類此居海淀　賜園每退朝寂不聞聲同人覘之則方飯脫粟已手一編几坐器具犂略蕭然如布衣時屢典鄉會試其他考校以十數所等第士皆有名於時嘗言衡文始難在取繼難在去較量分寸每至夜分或勸節勞公曰文之佳兄弟也一去取關於我甚易獨不爲士子計乎公素博雅應詞科時年裁二十有六　廷試賦題爲五六天地之中合諸徵士不解所出多瞠目縮手公獨揮翰如飛張文和公故覘公卷對衆朗吟始共得題解沈君歸愚亦在試出語人曰吾輩頭顱如許乃不如一少年愧死矣公爲文章浸淫六朝而根抵漢魏千變萬診涵於一源於詩獨喜高青邱謂能入唐人門閾所著繩庵內外集二十四卷次子躍雲字青垣乾隆丙戌一甲三名進士授編修官至禮部侍郎年七十告歸公父子相繼服官於朝至七十年之久家無一畝之宮半頃之田可以見其家法矣孫逢祿字申甫嘉慶甲戌進士官主事推衍經學著書數百卷尤精於春秋毛詩聲韻之學著有劉禮部集

秦文恭公事略

太子太保尙書秦公以經術篤行知名海內起家詞館位正卿所著五禮通考

體大思精囊括萬有能竟朱子未竟之志爲門類七十有五爲卷二百六十有二殫思三十有八年業三四易而後定自言平生精力盡於是書乾隆二十九年四月以疾請解任　溫旨不許八月復具疏乞回籍調治　詔允所請仍懸缺以待公旣受　命買舟南下疾遂革以九月九日薨於滄州訃聞　天子愴惻　賜白金千兩庀喪具命有司議卹　諭祭葬如制謚曰文恭明年　車駕南巡至無錫　幸寄暢園　御製詩有養痾旋里人何在撫景愀然是此閒之句寄暢園者公家別業也　上追念舊臣形於翰墨如此益可以見公之爲人矣公諱蕙田字樹峯號味經宋學士觀二十六世孫世居無錫雍正初析置金匱縣遂爲金匱人祖孫[illegible]治乙未進士官左諭德父易然府學生本生父道然康熙己丑進士官編修改給事中公以乾隆元年　賜進士第三人及第授編修入直南書房七年入直上書房尋遷侍講進右庶子改右通政擢內閣學士遷禮部右侍郎十二年丁本生父憂十三年奉　旨素蕙田服制將滿可仍以禮部侍郎用逾年調刑部侍郎兼理國子監算學充經筵講官二十二年擢工部尚書兼理樂部明年調刑部尚書仍兼管工部事尋加太子太保二十五年洎二十八年兩典會試公至性過人方未遇時本生父以藩邸事牽連訟繫十餘年閑檻車南北炎雨霰風與吏卒雜馳公隨侍膝下百方營護旣通籍　朝廷赦書屢下給諫公猶不得援例寬釋公伏　闕陳情乞以身贖其略云臣本生父某身罹重罪已荷　天恩曲宥祇因催追銀兩力不能完仍行圈禁迄今九載年已八十衰朽不堪本年五六月內僾染暑溼瘧痢時作寒熱交攻奄奄一息幾至殞斃[illegible]所[illegible]備員禁近而還顧臣父老病拘幽旣無完解之期更無久存之望方寸昏瞀不能自主誠不忍昧心竊祿內慚名教伏惟　皇上矜愼庶獄有一綫可原者皆予寬釋當此　聖明孝治之朝更逢覃海祝綱之日惟有籲懇　鴻慈格外矜宥丐臣父八旬垂死之年得終老牖下臣願革去職銜效力行走以贖父罪疏入　天語嘉歎遂有寬釋之　詔其未完銀並豁免由是給諫公優游林下者又十年時與桐城方恪敏公並稱二孝蓋恪敏每歲徒步省其父於戍所也公旣得請感泣誓以身許國　上亦鑒公忠孝有意大用公矣公任學士時陳科舉學校六則在禮部奉　命校閱禮書時方修會典　天子以聖人之德制作禮樂百度聿新公職業攸司考究益精博在工部疏言工程難易不同司員每意存趨避請用刑部掣簽均派例從之在刑部執法平允尤爲　上所倚重同僚或持異議公援引律例必申其說乃已遇僚屬嚬笑不茍其賢者薦達之不遺餘力衆莫不憚其嚴而服其公也公歿後部臣讞獄偶失當　上輒舉公名歎息不置以是知公之盡心職守矣公立朝三十年治事勤敏剛介自守不曲意徇物公退杜門著書不異爲諸生時後進有通今嗜古者延攬恐後蓋天性然也少從給諫公京邸何義門王篛林徐壇長諸先生咸折輩行與交中歲居里門與蔡學正宸錫吳主事大年吳學士尊彝爲讀經會於禮經之文如郊祀明堂宗廟禘嘗饗宴朝會冠昏賓祭宮室衣服器用等類隨舉一義輒集百家之說而諦審之問難辨答筆之箋釋於是者十餘年及佐秩宗考古今禮制因革以爲禮自秦火後漢儒抱殘守缺僅存什一朱子嘗有志編次朝廷公卿大夫士民禮盡漢晉以下諸儒之說考訂辨正以爲當代之典而所撰儀禮經傳通解體例未備與祭禮又續自勉齋黃氏信齋楊氏未爲完書迺本崑山徐氏讀禮通考義例按吉凶軍賓嘉之目取向所考定者增輯排纂有五禮通考之作方恪敏公見而好之與同參訂先經後史分門辨類以樂律附於吉禮宗廟制度之後以天文推步句股割圜立觀象授時題統之以古今郡邑山川地名立體國經野題統之並載入嘉禮中凡先儒聚訟之說一一疏通解駮上探古人制作之原下不違當代之法可以坐言起行自恪敏外與參校者爲德州盧雅雨元和宋愨庭青浦王述菴嘉定錢曉徵王西莊休甯戴東原皆當世通儒也乾隆初江陰楊文定公領國子監事薦公篤志經術可佐教成均旣而直　內廷課　皇子講讀益以經術爲後學宗嘗言儒者舍經以談道非道也離經以求學非學也故以窮經爲主而不居講學之名所著味經窩文集說經之文居其大半少喜談易謂易者象也先儒詳於言理略於言象爰撰周易象義日箋若干卷又謂詩三百篇古人皆被之管絃漢魏以降始失其傳然天籟之發今猶古也因欲以今曲歌古詩

庶協詩樂合一之旨又奏詩刊正韻書　上命公與武進劉文定公任其事公建議古韻二百六部今併爲一百七韻如元與魂痕當析爲二殷韻宜併入真韻不當入文韻上聲拯韻去聲證韻宜分出各自爲韻又考宋四聲表兼采崑山顧氏婺源江氏之說欲通古音於等韻時公已遘疾猶往復辨論不休也公之著述其大者如此他若河渠律算下及醫方堪輿星命家言皆泝流窮源有體有用梁文莊嘗云樹峯如鷙隼橫空飛而食肉其爲時賢推服如此卒年六十有三長子泰鈞乾隆甲戌進士官編修

蔡文恭公事略

公諱新字次明號葛山福建漳浦人贈尚書太傅文勤公世遠從子也幼秉家學言動必以禮法乾隆元年進士選庶吉士授編修九年充江西副考官十年入直上書房考御史第一辭改侍講十一年督學河南任滿仍直上書房十七年典江西鄉試擢侍講學士日講起居注官未幾遷內閣學士再晉工部右侍郎調刑部十八年乞假省母　上許之　賜其母貂皮大緞假滿仍供職遂陳請終養時太夫人年未八十且非獨子格於例而　上俞其請異數也是年冬里居　命爲上書房總師傅疏辭乞留養　諭之曰並非令汝即來供職原待後日之至也二十五年祝　高宗五旬萬壽入都　御書旌其母明年春　駕幸江浙公朝　行在　諭曰御母年逾八旬宜早歸二十九年丁母憂喪葬皆行古禮三十一年補刑部侍郎視學直隸逾年除工部尚書兼署刑部三十四年擢兵部尚書兼領國子監公所居官房火陳請賠修　特旨免三十八年調禮部尚書充四庫館總裁　賜紫禁城騎馬　賞澄懷園官房四十一年再擢兵部尚書是歲公年七十　御書武庫耆英及冠服諸珍以　賜四十四年四十五年兩典順天鄉試轉吏部尚書協辦大學士四十六年乞假修墓得　旨俞允　賜以詩四十八年　上以公究心洛閩諸書爲根柢之學錄寄　御製君子小人論雲上於天解讖緯辨令閱覆還朝覲熱河　行在上賜以詩有年老君臣似友朋之句六月拜文華殿大學士兼吏部尚書　賜額曰黃扉宿彥四十九年典會試前後充殿試讀卷官凡七次　賜公長子本淑士事賚元狐端罩五十年正月與千叟宴　賜如意壽杖諸珍物二月上臨雍講學公以大學士兼管國子監坐講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二句賜茶及文綺先是　御製三老五更說糾蔡邕獨斷父事兄事班固白虎通老更各一人之謬至是　御製臨新建辟雍詩中有云蔡新或備伯兄行註曰若今羣臣中孰可當三老五更之席者獨大學士蔡新長子四歲或可居兄事之列然恐其局趣勿敢當舉王導對晉元帝之語耳三月公乞致仕疏再上　詔曰大學士蔡新老成端謹品學兼優茲以衰疾奏請解職情詞懇切覽奏深眷於懷第念其年近八旬閩籍距京路遠不忍重拂其意勉從所請以原官致仕晉加太子太師親製詩章以寵其行仍於朕巡幸熱河啟鑾送駕後始行馳驛回籍五月　賜御書金箋如意諸珍物三次　製詩送行有不忍言留合令歸及歸言別又依依之句公抵閩疏謝復　賜御製詩其後屢寄　御製文命公閱　諭之曰在朝竟無可與言古文者故寄卿閱不可阿好徒贊須也五十五年詣闕祝　釐賜宴同樂園　賜詩有曰八旬幸我猶身健九袠憐卿會膝前賞人薓一斤　命沿途有地治者備安輿護歸次年復寄　示詩文　賞御製珪瑁說搢圭說墨刻二卷　御製反蘇軾超然臺記說一篇　諭以發看近作詩文以驗學詣不必和韻可也自時厥後凡遇　睿製必寄　示公內府書籍石刻及書卷文房諸珍品往廷臣所得邀賞者靡不便蕃　賜賚焉五十七年壬子鄉試公重赴鹿鳴宴有　旨賞賚六十年恭遇　高宗皇帝御極周甲慶期　諭公年近九十不必前來公奏庚申歲爲　上九旬萬壽屆時詣闕再祝奉　手勅字字出於至誠我君臣共勉之若　天恩得符所願實佳話也嘉慶元年公壽九十　御書綠野恆春額並壽佛如意蟒緞諸珍物　賜之
諭樞臣向公齎摺家人問近狀　賜本俊內閣中書以端節伊邇　賞紗扇香錠節物用示眷注是年　發和詩章凡三四往覆至臘盡又寄　示新作數種四年聞　高宗哀詔具劄奏慰奉　御批具見忱悃公北上至福州巡撫汪志伊奏蔡新奉　太上皇帝遺詔即由漳浦啟行抵省頗覺委頓步履尤難勸其暫歸安養俟秋涼時護送入都　溫詔止其行尋　賜本俊一體殿試

以主事用是年十二月公薨於里第年九十有三訃聞　仁宗諭曰原任大學士蔡新久任綸扉恪恭奉職而在上書房行走最久朕及諸昆弟俱經授讀懋著慎勤可晉贈太傅著巡撫汪志伊往代朕奠酒其子四人及孫行達著汪志伊遴送二人引見尋　賜祭葬　予諡文恭六年孫行達　賜一體殿試選庶吉士八年入祀鄉賢祠公之學以求仁爲宗以孟子不動心爲指歸嘗苦此心難治因集先儒言操心養心存心求放心之法彙爲一冊曰事心錄終身體味之其端和恭謹蓋得諸文勤公之教爲多直上書房四十一年其培養啓迪於根本之地者至深且久諸　皇子孫曾對公之容莫不肅然藹然敬信悅服公亦知無不言而純樸和易使人意融所進呈經解本末燦然於敬肆欺慊及盈虛消息所由來治亂安危所由判莫不悚切言之不徒守經師舊談也家居遇巡尉執禮必恭或問之公曰欲使鄉人知位至宰相亦必敬父母官知父母官當敬庶常存不敢之心而犯法者或鮮即此一端可想其行己之恭矣著有緝齋詩文集

曹文恪公事略　李恭毅公湖　彭文勤公元瑞

曹公秀先字冰持號地山江西新建人生之夕贈公夢遊廬山開先寺睇秀峯頂採紫芝以歸故合開先秀峯以爲名小字紫芝有異稟讀書目數行下七歲學爲文日可構時藝十餘首十二歲患目疾失明贈公憂甚有道人詣門以手摩之曰可治約某日持藥來已而竟不至目忽明十三歲巡撫王公企埥課士拔公第一手題繡虎鴻文字贈之明年補弟子員逾冠充拔貢生中副榜入都受知於高安朱文端公及臨川李侍郎紱雍正十年順天鄉試十三年考取內閣中書　詔開博學鴻詞科臨川以公名列薦乾隆元年成進士出高安之門選庶吉士遂未與詞科試尋授編修恭纂　世宗實錄兼經史館校勘六年丁父憂服闋補原官充山東副考官十年改御史尋請假歸十七年補原官明年近畿蝗公疏請　御製祭文頒發有蝗郡縣謄黃祭告幷稽古典舉行蜡祭飭有司籌款補蝗勿假手胥吏　手勅曰蝗蝻害稼惟當實力撲滅此人事所當盡至於祈神報賽禮亦宜之若欲假文詞以期感格如唐韓愈之祭鱷魚其鱷魚之遠徙與否究亦無可稽未必非好事者附會其說朕非有泰山北斗之文筆似此好名無實之舉深所弗取所請不必行餘著議奏十九年遷給事中二十一年丁母憂二十五年補給事中巡視南城二十七年擢鴻臚少卿明年遷光祿少卿尋遷通政司參議三十年擢祭酒典試浙江尋督江蘇學政三十二年擢內閣學士三十三年遷工部右侍郎留學政任三十四年　命赴浙江讞獄還朝充經筵講官明年調戶部右侍郎尋調吏部右侍郎典試江南又明年扈　駕東巡遣往南皮祭尹吉甫墓請　御製詩表其墓　許之即　命公恭和尋　命祭告東嶽及少昊金天氏諸陵暨闕里是年典會試恭值　皇太后八旬萬壽夫人劉氏係六十以上齊眉命婦　賜大紅緞二端同時受賜者惟冢宰程公景伊之夫人金氏大宗伯蔡公新之夫人何氏海內榮之三十八年充四庫館副總裁三十九年進所輯　山莊正雅集　御製詩賜之即以爲序且　命公恭和所進表文　命刊列卷首是年典順天鄉試晉禮部尚書　賜紫禁城騎馬四十二年　命充上書房總師傅侍　皇八子講席　賜寓澄懷園四十四年夏扈　蹕熱河疏請建承德府學幷頒發書籍從之四十五年典會試得汪如洋爲選首廷對復第一公前後典文衡皆得士校閱必詳盡人服其公明四十九年七月薨於位年七十有七　詔曰禮部尚書曹秀先學問優長奉職勤謹可贈太子太傅應得卹典下所司議奏尋　賜祭葬　予諡文恪得　旨祀鄉賢祠公以文學受主知沈默厚重蒞部務謹守成憲戒更張待屬僚務存大體每入　對知無不言恭遇　國慶　武成　巡幸諸大典所進詩文冊皆稱　旨尤工書法　上嘗召問平日究心字學因進所刻敬恩堂移晴堂書課蒙賞御臨黃庭堅尺牘二幅以公籍江西故也典試江南以省墓乞假歸建冠山家廟構義學一區倣范文正義莊故事置義田千畝面奏請　賜祠額　御書秩宗衍緒四字　賜之其後公子師曾官侍郎時疏請將義田官爲經理以期經久　優詔允行所著有賜書堂稿依光集使星集地山初稾等書師曾由任子官至兵部侍郎同時同郡以勳業文章並著者曰李恭毅公湖彭文勤公元瑞

李公名湖字又川南昌人乾隆四年進士由郎中出守遷通永道有異政爲總督方恪敏公所賞拔累遷貴州巡撫四十五年調撫廣東以清嚴爲政粵東素多盜番禺之沙灣茭塘地近海綿亘百餘里尤稱盜藪每出洋肆劫或散布內地劫仕商莫敢過問公密訪各盜姓名居址及出入途徑甚悉偵各盜首以七月望前歸家設祀豫飭文武吏分布兵役旬日閒擒誅盜首二百有奇疏聞

璽書嘉奬乃條上安輯事宜請移設督捕同知於坑頭村立石碁村專營扼要堵緝酌添水師戰艇其各村民舡令沙茭巡檢編號給印照禁民閒私造洋船均下所司議行自是海盜蕭然粵東百餘年來論大吏之賢以公爲首耆老婦孺口之而如新蓋實力爲民除害故入於民者至深且久也以積勞成疾卒於位殮時面目手足皆作黃金色見者異之遺疏上　優詔賜卹　贈尙書銜

賜祭葬　予諡恭毅所著曰李恭毅公遺稾

彭公元瑞字掌仍一字輯五號芸楣南昌人乾隆二十二年進士由編修入直

南書房官至工部尙書協辦大學士　贈太子太保　予諡文勤公天才敏贍與紀文達公同有才人之目早直西清譽司文枋所作應奉文字婉麗清新蒙

奬賚不次而恭跋　高宗御製全韻詩乃集千字文爲之又撰　乾清宮

前燈詞駢語尤奇麗　上賜以貂裘端硯中外榮之雖爲和珅所齕而　恩

眷始終不替尤可想其風節云著有恩餘堂稾所選宋人四六蓺林爭傳誦焉子邦疇官侍讀學士

國朝先正事略卷十七

平江李元度次青纂

名臣

傅文忠公事略 子福靈安 福隆安 福長安

公諱傅恆號春和姓富察氏滿洲鑲黃旗人曾祖哈什屯官內大臣祖米思翰戶部尚書父李榮保察哈爾總管公其第十一子也乾隆五年授侍衛歷遷內務府大臣八年擢戶部右侍郎軍機處行走十一年授內大臣十二年晉本部尚書議政處行走十三年授領侍衛內大臣加太子太保協辦大學士充經筵講官時大兵征大金川逆酋莎羅奔經略訥親總督張廣泗等久無功九月命晉管川陝總督經略軍務尋晉保和殿大學士 賜詩寵行並 賜花翎二十藍翎五十銀十萬兩備犒賞軍前諸將奏章許沿途開看 上御瀛臺賜食再 賜詩十月公啓行 上親詣 堂子行告祭禮 遣皇子及大學士來保等送至良鄉餞公飯十二月 諭曰經略大學士傅恆自奉命以來公忠體國紀律嚴明途次衝風冒寒跋涉軍機常至徹夜無眠今日披覽來奏甫入川境馬匹遲誤減從星發竟至步行具見心堅金石可從優議敘部議加太子太傅 特命加太保公疏辭不允初小金川土舍良爾吉奪其兄澤旺印烝於嫂阿扣莎羅奔之侵沃日也良爾吉實從之後詐降爲賊諜張廣泗惑於漢奸王秋言使良爾吉領營兵我師舉動賊輒知之是月公使副將馬良柱誘良爾吉來迎至邦噶山擊其罪斬之阿扣王秋並伏誅事聞 諭曰前張廣泗力言良爾吉不可輕動即軍前諸臣皆明知其罪而疑畏莫敢先發今傅恆甫至軍營即誅兩年逋寇如權豚圈豕以快人心而讋番衆非謀猷明斷識力兼定不及此某即以前日所賜雙眼孔雀翎爲此番翦廣之典如仍執意謙讓是不遵朕旨也尋奏言臣抵卡撒軍營見所云左右山梁不過兩披相對地非甚廣賊所守各碉亦不甚大不知何以用兵二年不能進取蓋從前之誤在於專攻碉卡賊險碉林立大兵至守益嚴毋論攻其有備克取爲難即數日克一碉亦數年不能竣事今當奇正兼施因機制勝或以奇兵出其後或以偏師另取徑賊出則直搗其巢不出則專擣其穴又各路剋期齊進腹背皆兵糧食無暇自必內潰而酋可擒矣疏入 俞旨報聞公率總兵哈攀龍哈尙德等攻右山梁下巴郎平碉及色爾力石碉連克之 上以金川水土惡劣馳 賜公人薓三觔並及諸將帥有差十四年正月 命班師 召公還朝 諭曰金川用兵本欲禁遏兇暴綏輯羣番幷非利其人民土地而從前訥親張廣泗措置乖方屢經貽誤是以特命經略大學士傅恆視師傅恆自奉命以至抵營忠誠勞勩超出等倫辦事則鉅細周詳鋤奸則番蠻懾服整頓營伍則紀律嚴明鼓勵戎行則士氣踴躍且中宵督戰不避風雪大著聲威賊克仰副委任朕思蕞爾窮番何足當我王師經略大學士傅恆乃中朝第一宣力大臣顧因荒徼小醜久稽於外即使擒渠掃穴亦不足以償勞此旨到日可即馳驛還朝尋 詔封一等忠勇公 賞寶石頂四團龍補服公請從卡撒一路直攻噶拉依又言旦夕攻克賊巢一簣之虧誠可惜堅請進兵幷懇辭公爵繳還 原旨俱不允 諭曰經略大學士忠勇公傅恆帥師進勦番酋忠誠奮發志期殄寇執奏再三朕揆勢度理以允降班師休兵息民爲經國遠計彼匈奴未滅何以家爲者乃驃姚貳師輩武人銳往立功之概大學士輔弼元臣抒誠贊化名耀旗常豈與兇鏊鬭飾爭一日之績耶 示以詩三章有句云功成萬骨枯何益壯志何須效貳師又云上將有心期利執大君無物不包蒙又云晉國勤勞予屢念速歸黃閣贊元功是月逆酋遣頭目至卡撒稟訴乞降公令曰莎羅奔郎卡親縛來營者當待以不死逆酋復遣頭目至丹壩乞降總統提督岳公鍾琪入賊巢挈酋目等由勒烏圍噶拉依至經略軍二月四日莎羅奔郎卡除道營門外設壇翼日率衆降公升帳受之莎羅奔等焚香作樂泥首請罪誓遵六事無犯鄰封歸土司侵地獻馬爾邦兇酋資送內地人納軍械供徭役公傳 旨赦其罪莎羅奔等獻佛像一尊白金萬兩公卻不受奏至 諭曰莎羅奔郎卡俯首就降獻捷班師此皆 上蒼孚佑 宗社貽休有以默相朕躬 皇太后懿訓詳明有以啓迪朕志荷茲 福庇感慶實深經略大學士忠勇公傅恆丹忠壯志勇略宏猷足以懷柔異類迅奏膚功即諸葛之七縱威襄汾陽之單騎見虜何

以加茲實爲國家嘉祥上瑞前已晉爵封公所賜四團龍補褂著祇受服用再
照元勳楊古利額駙之例加賜豹尾鎗二桿親軍二名優示寵章將來數十年
贊化調元懋襄郅治實嘉賴焉其傳諭諸王滿漢文武大臣並宣示中外知之
御製詩有單騎汾陽休比擬都因忠赤格蒼天之句嗣公疏辭四團龍服
諭曰經略大學士忠勇公傅恆因朕賞四團龍補服具摺奏謝并請於朝賀大
典之日遵旨服用其尋常仍服公品級補服此固出自謙冲本意然朕此番獎
賞實出至公且具深意不可不明晰宣示蓋論平定金川之功自不可與楊古
利開國之功並論但彼當開創四征之始今屬無事之時以傅恆之忠誠智勇
令與同時同事亦可信其易地皆然也夫軍旅之事國家不能保其必無大臣
身係安危爲社稷所倚賴如張廣泗不過封疆外吏其人亦不足論至訥親爵
位既崇又任用有年朕之加恩超越儕輩上年命以視師實寄以心膂如朕親
行不意辜恩貽誤一至於此爲大臣者若惟是偷安自逸任意乖張國家其何
賴焉朕既用自愧更因以滋懼是以明正典刑不肯曲宥而大學士忠勇公傅
恆見朕衆懷西顧欣然請行自奉命西征冒涉風霜均勞士卒登陟岩阻晨夕
辛勤裁決軍務晝至達旦至則申明紀律誅賊腹心晝夜督師攻碉毀卡必期
焚巢搗穴一舉蕩平賊番震慴稽顙歸命迨承朕旨納降班師星軺就道諮詢
庶務仍係丙夜辦理奏覆此所謂誠貫金石信格豚魚是以時未七旬兵不血
刃而番酋洗心革面乘矢歸誠從此邊徼敉寧而中外大臣咸知所取法股肱
一體休戚相關緩急足資倚任實我大清萬年無疆之慶國家酬庸盛典原非
朕所得私今茲疊沛殊恩昭示風勸亦爲朝廷遠大之計不定爲金川平定一
時一事而然在大學士忠勇公傅恆實應欽承無愧朕於賞罰大典悉有權衡
天下臣民宜所共悉所賜朝帽頂及四團龍補服並於朝賀典禮之時時常服
用不必懇辭三月公凱旋 命皇長子率諸王大臣等郊勞既至 上御殿
受賀行飲至禮 賜御詩有兩階干羽敘虞典六律宮商奏采薇之句尋 勅
照勳臣額亦都佟國維例建宗祠祀公曾祖哈什屯祖米思翰父李榮保春秋
官爲致祭追諡李榮保公曰莊愨 賜第東安門內 賜詩落成二十八年夏

準噶爾平 諭曰西路興師之舉人心狃於久安在廷諸臣惟大學士傅恆與
朕協心贊畫斷在必行著加恩再授一等公爵以爲力矯積習爲國家任事者
勸公疏辭 諭曰大學士公傅恆以加賞公爵具摺奏辭情辭懇摯及召見又
復面陳再四至於泣下觀其不自滿假信出至誠將來可以永承恩遇朕心轉
爲嘉慰俯允所請用成厥志所有平定金川及準噶爾兩次功績著併於見封
忠勇公勳內仍從優加等議敘圖功臣百人像於 紫光閣公冠首 御製贊
曰世胄元臣與國休戚早年金川亦建殊績定策西師惟汝予同斷斷不戰宜
居首功三十二年 命經略雲南軍務 御製詩賜之三十四年二月公啓行
命閣臣頒 勅命於 太和殿 上賜公及出征將士食及席 賜御製
詩三月抵雲南四月至騰越 上親書詩扇以賜初 上以賊踞老官屯
之險 勅造舟并奪賊船順流直擣副將軍阿里袞等奏邊外難通舟且沿江
無辦工所 上特遣大臣往勘所言與阿里袞同公至軍詢之撫夷李景朝
土司綫官猛等知蠻暮近地有山曰翁古多木旁有地曰野牛壩野人所居地
涼爽無瘴野人樂受傭執役甚恭乃令滿洲綠營兵并從行奴僕更番運料至
江岸七月工竣狀聞 諭曰所辦甚是他人斷不能似此滿洲兵與綠營兵既
同隸行閒原不應區分彼此前此領兵大臣惟體恤滿洲而於奔走服役專派
綠營豈一視同仁之道今傅恆於運送船料令滿洲兵輪流分擡實爲公允自
非公忠體國與朕同心之大臣豈能酌理揆情若此凡領兵者皆當奉以爲法
至於造船一事水陸並進實征緬最要機宜乃朕屢次詢問而阿里袞並以該
處崖險灘窄斷難行船爲詞即朕特派之傅顯佐三泰等亦以沿江實無造船
處所覆奏傅恆至永昌遣人往勘則人地皆宜同此沿邊僻壤非自今日始通
何以前此並無一人見及可見事無難易人果專心致力未有不成者無如諸
人皆預存畏難之見耳由今日觀之向所謂斷難籌辦者然乎否乎其宣諭中
外知之 上尋賦造舟行紀其事會猛拱大頭目脫猛烏猛及達羅頭目脫
猛殺來降請備船濟師公令齎檄諭各土司八月師發騰越渡戛鳩江據西岸
遂抵允帽九月脫猛烏猛以夷目貫洛及擺夷四十戶來降請爲偵探猛拱後

土司渾覺亦率頭目降貢馴象四　上賜詩二章獎之十月公取道猛拱破
猛養寨獲頭人混拉等誅之設臺站留兵七百駐之遂至南董干攻南準寨獲頭
目三十五斬之又攻猛養頭目扎達布寨猛拔督過哈坎大兵長驅至新街賊
據公次攻於東西岸對殺賊目一斬級五百餘獲舡一船一寨三種械無算西
岸賊寨三斬級五十公以所獲舡艦進　上賦詩誌其事十一月進圍老官
屯克毛西寨賊酋懵駁遣頭目乞降公以其地氣候惡劣疏請允降　諭曰緬甸
僻在炎荒中朝以化外置之乃歷任總督自張允隨屢飭邊備闕暨愛必達吳
達善等因循苟且養癰而劉藻辦理乖謬事後回護畏罪自戕緬匪遂肆
猖獗恣此屢來貽誤情形也至命楊應琚前往調度乖方致賊匪入關騷擾及
再命明瑞前往仍令以總督經理邊情並未諳悉輕與師遠涉而所統八旗勁旅
一萬二千又分其半與額爾登額由旱塔取道合勦迨明瑞轉戰至小猛育爲
時甚久屢促額爾登額移兵往援抗延不赴明瑞等猶沿途接仗期殿全師竟
以策應不前捐軀以殉其事遂至隳於中輟然猶冀緬酋悔罪輸誠非必欲勞
師動衆爲犂庭掃穴計也距待一載逆酋猶頑梗怙終我國家當全盛之時豈
可任小醜跳梁不示懲創況滇省綠營恇怯積習久爲賊所輕是以調遣勁旅
水陸夾攻又因大學士傅恒屢請前往督辦遂命爲經略此朕不得已用兵之
苦心也傅恒於七月自騰越進兵視前此師期較早兩月賊匪未及預防因得
由戛鳩一路統兵直進收取猛拱猛養越險濟軍備嘗勞瘁及至新街會兵剿
勵將士無不賈勇爭先連奪賊砦殲賊五百餘并殪其頭目獲取舟航器械賊
皆望風披靡如此殲賊宣力實從來大臣所罕覯者及進攻老官屯克毛西寨
復悉力圍其大寨勢可計日而取但水土惡劣官兵多生疾病將士等不用之
於戰陣而徒令其瘁試毒瘴心實不忍是以半月前即遞傳諭旨決計撤兵今
緬酋懵駁奉有蒲葉書遣老官屯大頭目諾爾哈齎詣軍門籲降傅恒等移檄
使受約束緬來請經創鉅不違朔故智也至傅恒請罪一摺將此次出兵引
爲一人之罪則殊未喻朕意此次出兵非好大喜功而傅恒承命經略職分應
爾設以爲辦理非是朕當首任其過昔　皇祖於吳三桂一事　諭廷臣集

議主撤藩者惟米思翰明珠數人後逆藩抗命衆皆歸罪議撤者　皇祖諭
曰朕自少時即以三藩勢燄日熾不可不撤豈因三桂反叛委過於人大哉
聖言足爲萬世法守傅恒此事即可援以爲例前於傅恒收復猛拱時賜三
眼孔雀翎以示褒寵傅恒懇俟成功後再用今既未經攻克賊巢前所賜翎即
著繳回於伊請罪之意適足相當想王大臣亦當允服也十二月緬酋懵駁遣
其大頭目十四人獻方物於軍三十五年二月班師三月還至京七月公薨
諭曰大學士一等忠勇公傅恒才識超倫公忠體國自早齡侍直禁近親見其
器宇非常洊膺委任旋以金川建績錫爵酬庸擢冠綸扉綜理庶務西陲之役
獨能與朕同志贊成大勳及榮爵再加堅讓不受尤足嘉焉昨歲進勦緬甸堅
決請行朕以廷臣更無足當斯寄者因授爲經略統勁旅專征自戛鳩濟師以
後身先士卒收復猛拱迨會師攻蓋殲擊新街賊營潰竄遂進攻老官屯時已
身染沈痾猶力疾督軍晝夜兼攻克期可卜逆酋畏懼乞降而朕亦因其地水
土惡劣先期降旨撤兵并遣醫馳驛往視詎自復命以後病勢益加漸成不起
每朝夕遣使存問復間數日親臨視疾軫念彌殷今聞溘逝深爲震悼似此勳
勞盡瘁允宜入祀賢良祠並　賞內帑銀五千兩治喪著戶部侍郎英廉經理
其事朕仍親往奠醊翼日　上親臨其第酹酒　御製詩有平生忠勇家聲
繼汝子吾兒定教培之句又　命喪儀視宗室鎮國公例　賜祭葬有加禮諡
文忠十一月　諭曰大學士忠勇公傅恒勳著金川奏績時以其祖父世篤忠
貞流光鍾慶曾諭令建立宗祠自其曾祖哈什屯以下官爲春秋致祭傅恒可
一體入祠三十六年　上巡幾輔　駐蹕天津行宮公前歲復命處也追憶
成詩三十九年　上以　蹕途所經　賜奠其墓　御詩有句云無忘昭陵
雖有例那教賜奠痛文臺四十四年　上賦懷舊詩以公在綸扉二十三年
日侍帷幄盡誠素著年未五十鞠躬盡瘁以喪甚傷惜之　詩有云嗟我社稷
臣所期甯在近年少長於余騎箕惜且恨公子四長福靈安多羅額駙乾隆二
十一年公請派往軍營效力授三等侍衛尋從定邊將軍兆惠勦賊葉爾羌擢
二等侍衛準噶爾大功告成　上以福靈安非披堅執銳之歲即能奮勇行

陣擢頭等侍衛給雲騎尉世職授副都統署永北鎮總兵尋赴木邦軍營守龍陵會緬匪犯猛卯檄副將哈國興馳援賊退遯罕事聞　上嘉之六月卒於任　優詔賜卹　賜祭葬次子福隆安和碩額駙封一等忠勇公官兵部尚書又次子福康安官大學士雲貴總督一等嘉勇公晉封忠銳嘉勇貝子贈郡王諡文襄配享　太廟自有傳又次子福長安官工部尚書封一等侯福隆安子豐伸濟襲一等忠勇公官都統

阿文成公事略

公諱阿桂字廣廷號雲巖姓章佳氏本籍滿洲正藍旗　賜入正白旗父阿克敦官協辦大學士刑部尚書諡文勤公生而沈靜端重好讀書雍正十三年選拔貢生乾隆元年舉副榜以任子恩授大理寺正三年舉鄉試補兵部主事遷員外郎八年擢郎中直軍機處左遷員外郎十三年小金川土司郎卡侵擾鄰境大學士公訥親督師進討兵部尚書班第繼往奏請以公參軍事明年訥公得罪提督岳公鍾琪幷劾公違部冶罪時文勤公方爲協辦大學士　上念其年老無次子得釋明年起吏部員外郎遷郎中十七年出爲江西按察使召補內閣侍讀學士遷內閣學士先是準噶爾有四衛拉特　王師累征之未能滅至是厄魯特噶爾丹策凌死子策妄多爾濟那木札爾襲位其庶兄喇嘛達爾札執而篡之而大策零敦多卜之孫達瓦齊復因阿睦爾撒納計篡奪其位所屬昂吉策凌伍巴什等率其家屬款嘉峪關乞降　上以侮亡攻昧兵有常經先後遣將軍永常等督兵撫勦適阿睦爾撒納與瓦達齊有隙自叛其汗亦來求救達瓦齊孤立無助爲回人擒獻　上召阿睦爾撒納至熱河行在封親王使往主故地已而復召之中途叛走時準噶爾遺賊率衆北走將入俄羅斯　上命公赴烏里雅蘇臺與靖邊副將軍蒙古親王成衮札布體機搜討成衮札布係額駙超勇親王策楞之子爲諸蒙古盟長　上最所倚畀者也成公奏公遇事奮勉會文勤公薨奔喪回京七月　命仍以內閣學士同成公辦理軍務閏月授參贊大臣十二月授副都統二十二年因成公赴巴理坤　命公代其任二十三年補工部侍郎領索倫兵五千駐塔爾巴哈臺是年準噶爾平　命與副將軍富德追捕準夷餘賊初回酋大小和卓木爲準噶爾所拘及將軍兆惠定伊犁使還回部至是兆公遣使定其貢賦回酋執而留之又戕我參贊大臣　詔公同富公進兵合勦回衆迎拒於阿爾楚爾時賊衆甚盛公親率銳卒繞出其右衝擊之賊敗潰二十四年回部各城以次克捷明年選伊犁伊犁自土爾扈特部竄入俄羅斯後伏莽者倘衆　上念西域旣平地方萬餘里若不分駐官軍伏戎必再出擾且恐爲俄羅斯兼幷乃　命各軍營大臣等籌議皆謂地遼遠難駐守公獨上言守邊以駐兵爲先駐兵以軍食爲要臣查伊犁海努克等處水土沃衍且有河可引灌注若開墾屯田則兵食可漸充因條上屯田方略一請增派回人屯田一請官兵駐防協同墾種一請建置城郭一請預備馬駝　上嘉其勇往任事卽如所議行公酌留馬匹分設臺站以通文報往來又請將現在沿邊運出糧米俱赴伊犁先供兵丁口食又請查各省軍流人犯內有能工匠技藝者悉發伊犁供用　上皆善之派近臣協同辦理於是在阿克蘇置辦農器是秋豐稔兵食倍足乃奏請於烏魯木齊等處派同知知縣收放軍糧俱允行　詔平定西域諸功臣五十人圖像紫光閣公居第十七　御製贊云阿克敦子性頗健敏力請從戎宜戡惟允身不勝衣心可干城楚材繼出爲國之楨蓋以元耶律文正王爲比也二十六年授內大臣補工部尚書議政處行走復授都統二十七年奏新疆約束章程五則皆得　旨允行乃選工陶埴建城二曰綏定曰安遠規制一如內地而哈薩克越境遊牧者悉驅逐之數千里來往晏然　詔給騎都尉世職並令還京供職詢方略而以明瑞代之及至京授軍機大臣　賜紫禁城騎馬尋　命往歸化城勘獄又查勘霸州文安等處水利所奏皆稱　旨充經筵講官升隸正白旗任都統晉太子太保二十九年金川郎卡復與鄰封戕殺事聞　上以公舊在四川軍臺熟悉情形因　命署總督相機籌辦公覆奏綽斯甲布等九土司與郎卡互相攻擊正如鼠鬭穴中本外番常有之事不必急於辦理　上以爲然　召授工部尚書三十年烏什回人賴穆黑圖拉作亂　命公馳往伊犁　諭以嚴防要隘俟其自斂於是明公軍其北公軍其南築長圍困之且

絶其汲道賊恟懼九月其衆縛[illegible]拉以降公與明公誅首惡而貸其餘奏入
上責其寬縱交部議處而令永貴為伊犁將軍公駐劄雅爾三十二年補
伊犁將軍是時緬酋懵駁以兵侵內地土司總督劉藻楊應琚不能辦因
命明公率兵進勦三十三年明公軍至猛育兵潰戰歿於是大學士傅公請自
督軍　上乃授為經略而以協辦大學士公阿里袞及公為副將軍授
公兵部尚書兼總管營十月抵永昌時果毅公巳先赴騰越
州三十四年春以公專任副將軍令明德代為總督四月經略至軍議分三路
進經略出萬仞關由大金江西路從猛拱猛養至老官屯西岸果毅公率舟師
由水路下老官屯公由銅壁關抵蠻暮伐木造舟七月出關九月舟師遂出江
而經略亦至公逆知賊必邀拒也先以兵伏江岸之甘立寨屆時賊果從猛戛
拒戰寨兵出擊沈其三舟我舟師奮擊寨兵應之賊大潰殲其頭目舟師遂出
江抵西岸合攻老官屯緬兵守寨堅甚時官兵自副將軍以下多病瘴經略亦
病甚聞　上命撤兵而賊勢亦以甘立寨之敗大懼乞降遣大頭目十四人
請議事公遣副都統明亮等議責此後永不得擾邊境還內地官民之在緬境
者越六年一貢其頭目懼恐遵約束遂撤兵歸永昌三十五年三月　命赴騰
越以待緬人入貢是時明德降巡撫代以彰寶使守備蘇爾相往緬責其入貢
還懵駁稽留之公上言緬師不可深入宜休息數年為大舉計　上以連年
用兵糧餉不無竭蹶豈可以拘留蘇爾相故遽議大舉　旨切責　命以內
大臣管副將軍事明年以溫福為定邊副將軍奪公職留軍臺效力初阿爾泰
之總督四川也議合綽斯甲布等九土司環攻金川有能得其地者即以畀之
而諸土司散漫不相連屬又有陰與金川通者久而無功時郎卡已死子索諾
木與小金川土司僧格桑使佔鄂什沃日之地阿爾泰因循失措有　旨命溫
公移師討之溫公以公兩使四川熟邊事請偕以行十二月至金川軍臺攻巴
郎拉克之遂授四川提督與溫公分道進攻三十七年阿爾泰罷　命侍郎桂
林代併領其衆正月使副將薛琮率三千人從閘道進攻會天雨雷賊兵斷後
路兵潰散琮死之阿爾泰因劾桂公　上令尚書福隆安來鞫其獄　命公

為內大臣統南路官兵南路山勢嶄絶軍次達河之噶古爾嶺山尤陡峻而溪
南布勒山頂有賊壘與達河相犄角攻五閱月弗能下十一月溪水落乃派健
卒夜渡溪攀援上布勒坪入其卡出不意盡殲其衆而北岸官兵直攻噶古爾
壘賊方出拒布勒官兵復以飛礮擊賊賊遂驚潰南北岸官兵夾攻直至美諾
之南山僧格桑奔占古而溫公西路兵亦至小金川遂平捷聞　上命以定
邊左副將軍出南路戶部侍郎豐昇額亦為副將軍出北路與將軍溫公分兵
三路進攻金川溫公由西路之空喀豐公由北路之凱立葉而公攻喇穆山梁
以三十八年正月朔半夜冒大雪進發連奪當噶爾拉各碉其餘攻之未下
是月授禮部尚書晉太子少保而索諾木誘小金川降番襲空喀後路斷登
春糧道時溫公在木果木兵潰陣亡小金川復為賊有美諾等相繼被陷公撤
之不及乃派兵凡西南後路小金川降番皆收其軍械毀其碉寨悉調來營以
絶其響應時賊已得志將斷當噶爾拉後路每夜從高擊下而副都統奎林
副將劉輝祖參將劉偉皆悉力拒戰每日夜十數合殺賊頗衆賊計不得逞而
所得木果木官軍米糧財帛甚多莫有戰志於是求撤兵　上亦命公整師
出另籌進勦遂授公定邊將軍七月由當噶爾拉退駐達河約斷後是時
上添派勁旅五千　命以　國初愛星阿所佩定西將軍印授公公仍統西
路兵南路屬明亮北路屬豐伸額皆為定邊副將軍而舒常以參贊大臣至金
川阿西日傍山攻擊牽綴公由南路至鄂克什軍營議先復小金川集諸將問
計番人木塔爾請中南兩路皆去年進攻地賊必力守惟北山直藏噶山雖峻
而山之西南即美諾山之西北即占古若派兵先攻中路之碉卡以殺其勢而
別派勇幹大臣上北山直下美諾則已出中路賊後勢必望風潰即可以得美
諾公然之遂定計以十一月十一日由中南兩路進兵賊方悉力堅拒而派登
北山之兵已入其巔頃之從山西下中南兩路之賊知將襲美諾各驚散去於
是復美諾收占古凡七日而小金川全復奏入　賜詩褒嘉三十九年正月十
日五更冒大雪由當噶爾拉進兵抵喇穆二月克羅博瓦山梁晉太子太保
六月克色淜普山梁七月克達爾圖布等處八月克該布達什諾等處賊酋僧

格桑死於金川番人獻其尸是時明公及舒公在山西駐兵日久尙無進取之
計公指畫形勢遣海蘭察率兵往助之由是宜喜之兵亦逾山而東盡克各碉
與南山兵相望豐昇額駐札凱立葉者初亦阸險不得進公復遣兵往助豐公
於是北路官兵亦逾險下至於河濱九月克默格爾山梁十一月克過格魯古
丫口十二月克日爾入當等寨奏入　賞戴雙眼花翎授　御前大臣四十年
正月克康薩爾等處二月克堪布卓各碉四月克甲索得楞山梁五月克下巴
水通等山梁六月克遜克爾宗山梁七月克章噶等處八月克勒烏圍勒烏圍
者在刮爾崖北與索諾木官寨互為犄角者也寨堅甚官軍用大礮毁其碉牆
賊更穴地死守至是乃盡克之而索諾木之母先往河西將收集餘衆合力抗
拒公遣精兵閒道追勦於是其母子音信斷絕遑遽不知所出公使降番往諭
之其母遂偕赴軍營公居以別幔俾作書招索諾木時官兵合圍官寨晝夜用
大礮轟摧索諾木窘迫既得其母書乃於四十一年二月率其妻妹及各頭人
至營降金川悉平　上遣近臣齎　詔至營封公為誠謀英勇公協辦大學
士戶部尙書　賜寶石頂四團龍服先是軍營屢次報捷　上知大功必成
賜公扇且畫蘭於上題以同心之言其臭如蘭復　製詩以賜盡兩金川之
平定實　廟算早決其機也於是安置降番於各寨請設副將同知駐其地定
以四月班師　上飭禮兵二部議行郊勞禮築臺良鄉之黃新莊　駕幸勞
臺公等戎服入行抱見禮一如兆惠公自回部凱旋故事又次日　賜宴瀛臺
紫光閣　賜紫韁及四開褉袍仍授軍機大臣又繪功臣五十人像於紫光閣
公居第一　上復　賜贊八月公六十生辰　賜崇勳耆慶匾額及　御製
詩篇如意等物為壽先是公在金川緬酋遣人來議入貢事總督械至京師下
獄至是部臣請以索諾木母子弟兄及其頭目正法　上命撤緬使赴西市
觀行刑且告之故緬使驚怖欲絕因　命械至雲南令歸諭緬酋以震動之明
年正月遂遣公赴雲南臨邊示以禍福緬酋乃歸蘇爾相又十餘年而新立酋
長孟隕遣使具表恭祝八旬　聖壽願此後十年一貢南徼永甯亦公先擊
有以讋之也拜武英殿大學士兼管吏部事四十四年河決儀封蘭陽　命公
往視公謝以不諳河務　上曰如卿豈有不能者乃馳至儀封與督撫及河
臣詢訪河狀集料聚夫晝夜堵塞每下捲埽公皆親自臨之次年三月工竣四
十五年兼翰林院掌院學士日講起居注官十二月　命勘浙江海塘工程奏
請修魚鱗石塘與柴塘並建以資永久四十六年　命勘巡撫王亶望獄事畢
順道勘高堰河工是時蘭州逆回蘇四十三作亂　上命大學士和珅督勦
失利乃　令公督師四月至蘭州賊衆數千據華林山死守公四面設圍絕其
水道賊旅抗拒皆殲戮之遂獲賊首解京師伏法事畢復勘河堤工時河復決
青龍岡留公督辦而令公子侍衛阿彌達祭告河源明年六月合龍九月浙撫
陳輝祖與藩司盛柱互訐公往讞其獄四十八年復勘河南蘭陽十二堡堤工
回京管理戶部刑部事四十九年甘肅回民張阿渾作亂破隆德靜甯圍伏羌
總督李侍堯尾追不及　上遣海蘭察福康安帥師往勦復　命公督之至
則敗賊於底店進圍石峯堡阿渾等窮蹙乞降械送京師　詔予輕車都尉八
月　命督河南睢州堤工五十年舉千叟宴奉卮上　壽領班入宴　賜詩以
寵之六月　命閱視黃淮清口情形回京　賜調元錫瑞額五十一年再勘清
口堤工八月公壽七十復　賜平格延祺額及　御製對聯九月按浙江平陽
重征獄回京總理兵部事務五十二年七月再勘睢州堤工五十七年西藏郭
爾喀平　上命圖福安康等十五功臣像於紫光閣以公參贊幃幄列第二
五十九年　睿皇帝正位東宮六十年冬　上以御宇周甲將行內禪之
禮而隆儀盛事古所罕見公敬謹酌定儀注嘉慶元年元旦公仰承　景命於
太和殿上捧冊授寶及初四日再舉千叟宴公進觴上　壽如前視履考祥
周旋中禮百寮及外藩貢使皆驚喜相告謂重臣耆德實國家上瑞也八月公
八十生辰又　賜介眉三錫匾額及對聯　御製詩如意等物十一月公疾
上遣醫診視　賜藥至二年八月薨訃聞奉　太上皇帝　勅旨大學
士公阿桂老成練達自平定西郵時即隨同出師旋經理新疆事務懋著勤勞
嗣勦辦兩金川昇以將軍重寄堅持定見克蕆膚功特封一等誠謀英勇公賞
四團龍補服黃帶紫韁紅寶石帽頂雙眼花翎圖形紫光閣以旌殊勳續自閣

任綸扉兼理部務贊襄樞要二十餘年及石峯堡回匪滋事統兵勦平復加賞輕車都尉正資倚畀頃聞患病甚劇卽特派皇三孫貝勒綿德由熱河馳往看視並賞賜陀羅經被茲聞溘逝深爲悼惜仍着綿德帶同散秩大臣侍衛前往酹奠可晉贈太保入祀賢良祠九月　上親臨酹奠並　賜祭葬謚文成配享　太廟公器識宏遠沈毅過大事必籌其始終得失計出萬全雖在萬乘前不輕爲然諾乾隆中庫帑充盈　詔以名糧改實額增兵六萬公時方奉使具疏力言其耗費謂百年後當知之每入朝先五鼓起坐直房待旦不假寐進止皆有常處或　上輦經直房侍者下戶簾公從室內起立垂手候鹵簿過始復坐議政持平舉大體尤不肯輕重其法以探　上意曰　上聖人也億意不在是偶行之後以爲比法安得平耶在軍每獨坐帳中秉燭竟夜或拍案大呼劃然長嘯則次日必有奇謀尤善知人自大帥迄偏裨每與一二語卽知其性情才具隨所宜任之又能均勞苦別等次從不以喜怒加人故皆得其死力將校中封公侯出爲將軍都統提鎭者甚衆及任宰執領尚書事得廉潔勤幹之士輒以陳於朝二十年來總督巡撫公所甄薦者爲多自少留心史事凡古今治亂成敗之迹皆能默識其所以然遇寒畯皆教以修身植節勉成大器而於佻巧營求者必痛絕之　董文勤公以重望著　朝端一時名卿巨老法家拂士咸與訂道義交公時聞緒論以古大臣自期嘗燕居侍文勤公忽顧問曰　朝廷一旦用汝爲刑官治獄宜何如公謝未習曰固也姑言其意公曰行法必當其罪罪一分與一分法罪十分與十分法無使輕重文勤大怒曰是子將敗我家遽索杖公惶恐叩頭謝文勤曰噫如汝言天下無全人矣罪十分治之五六已不能堪而可盡耶且一分之罪倘足問耶公後掌刑部數爲諸曹郎述之其詒謀可知矣子阿迪斯襲一等公官戶部侍郎古北口提督次阿彌達官至工部侍郎孫那彥成由編修累官大學士別有傳

胡恪靖公事略

胡公寶瑔字泰舒江蘇青浦人父麐雲進士官教授公生有異稟雍正元年舉於鄉有同試禮部者託公齎文入都奴愬於斯公憮然曰吾義不獨試也袖摹出乾隆二年試授內閣中書軍機處行走嘗隨鄂文端公深器之六年秋大學士查郎阿公侍郎阿里袞公奉　命相度奉天三省地形請以公偕行時適遇駕木蘭卽由此徧歷諸部至盛京過吉林渡松花江轉至黑龍江再轉至甯古塔周歷諸邊及春而還共行二萬二千里披榛棘躡豺虎橫穿側出於冰天雪海中覽形勝辨其土宜自以爲極域外之大觀也遷內閣侍讀會舉御史查公以陽城馬周薦　御試第一遂授福建道御史轉給事中再遷順天府丞公在臺垣五載嘗疏言直隸旱災蒙　恩賞先後運米五十萬石備賑請飭令土著之民靜候賑濟其各處流民願歸耕者資遣回籍俾趕種春麥不致田畝久荒又言河南營伍已　特遣大臣查閱第恐不肖營弁或乘機借端苛派或此後坐扣月糧請飭督撫提鎭嚴查禁杜又言山東江南被水各州縣宜乘水涸時設法疏導引流赴壑以便春耕皆得　旨允行十三年　王師征金川　命大學士傅文忠公爲經略　詔公從行日馳三百餘里日或不再食冒瘴癘得達大營時賊方張碉樓接天矢石夾兩耳下公畫策削奏動合機宜凱旋　天子親斟金卮　賜公酒海內榮之擢順天尹累遷宗人府丞左副都御史十六年扈　蹕南巡有偃師奸民傳毓俊以私憾控撫天重謀逆逮係百餘人　命公往鞫乘傳七日而至集案牘視之比夜分曰吾已得其實矣一訊而伏止誅毓俊一人餘皆省釋中州人以爲神明明年遷兵部右侍郎兼府尹如故遂授山西巡撫尋調湖南自湖南而江西而河南再撫江西復調河南凡四省六任焉在山西撫饑民理冤獄黜貪吏除奸豪整備關隘力行教養之政在湖南民貧俗歛苗猺困兵役之擾公整飭之疏定郴桂銅鉛各廠委員協辦更替之法在江西奏嚴查鄱陽湖編保甲以靖積盜又奏勘明廣信所屬銅塘山無可墾之地無可用之材無可煎之礦請永行封禁又奏定豐城隄工歲修經久策時江浙歲饑江西尚中熟而市儈居奇爲利迺奏禁以通商販鄰省賴焉及二十二年撫河南適大水開陳汝許及河北之彰衛懷同時被澇者六十餘州縣　天子軫念災黎發帑金截漕米各二百萬以賑之公率屬吏計口而賑不遺一夫葺廬舍招流亡貸牛種至冬隨地留養所全活以數千萬計復奉　命

開濬水道工賑並舉民飽食趨事所開支幹河凡六十有七計二千五百餘里
皆因自然之勢層注而下分入江南睢邳諸水匯於淮以歸洪澤湖迺會其源
流計其深廣爲圖說以獻　詔曰豫省災區積困已久朕特用胡寶瑔爲巡撫
實能不辭勞瘁仰體朕痌瘝在抱之意而又能盡心調劑以蘇窮黎甚可嘉也
其交部優敘尋加太子少傅　上以公遵　旨治河不惜工不愛帑不勞民
上源下游以次就治　御製中州治河碑文刊石以垂永久自是連歲大稔二
十五年冬復移江西次年七月河決楊橋沁洛丹衛同時並漲被水者五十餘
州縣　詔大學士劉公統勳協辦大學士兆公惠侍郎裘公曰修河督高公斌
共治之復　召公撫河南時決口數百丈未合將開引河築壩束水需藁薪之
屬數千百萬日役數萬人以次徵發受傭者皆立與直民不知擾災黎周卹備
至無一流亡者水落田出民借種以播菽麥次年皆大熟二十七年　上南
巡公迎　駕德州　御製詩　賜之未幾以疾請告　賜人葠一斤　遣太醫
馳驛往視尋疏陳民田道路開濬溝渠與河道相表裏每一州縣開溝數十道
至百數十道不等分戶承挑備旱潦并定歲修章程　璽書嘉奬　命直隸總
督方觀承率所屬倣行焉公在河南最久習知其地利民俗盡心經畫故民樂
而安之二十八年正月薨於位事聞　贈太子太保兵部尚書諡恪靖　賜祭
葬如禮公性淸約精敏旣貴不改儒素尤善騎能日行三四百里某太史以善
騎夸公約入　朝各策馬去某狂奔盡氣入內閣不見公方竊喜自負而公自
內出已批勅數行矣嘗被　命祭告南嶽請假便道還松江太守蔡長澐驚曰
吾官此數年矣不知郡中有此搢紳訪之則已徒步登舟至里門所居破屋數
椽門不能容車猶然蓬蓽也太守歎息去先是教授公官宣城居正學書院院
有王文成公祠生公之夕夢文成手一金軸曰五十年後煩送吾鄉乾隆十六
年　天子南巡駐會稽　命公齎金軸致祭文成讀祝堂下始爽然前夢之
徵云

方恪敏公事略　子勤襄公維甸

方公觀承字宜田號問亭安徽桐城人居江甯祖登嶧工部主事父式濟進士
官中書皆坐宗人孝標累譴戍黑龍江公少時僑寓淸涼山寺有僧中州知爲
非常人厚待之公與兄觀永歲往來塞內外營菽水之奉或日一食或徒步日
行百餘里於其閒勵志氣勤問學具知南北阨塞及民情土俗所宜設施平郡
王福彭知公深雍正十一年王授定邊大將軍征準噶爾奏公爲記室以布衣
召見　賜中書銜十三年歸補內閣中書乾隆元年舉鴻詞科以平郡王監試
避嫌不赴尋入軍機處累遷吏部郎中七年授直隸淸河道遷按察使九年
命隨大學士訥親履勘河道并海塘工遷布政使十一年署山東巡撫奏稽察
漕弊嚴緝盜匪二事　諭實力行之可也十二年疏言義倉之便與社倉略同
但社倉例惟借種義倉則借與賑兼行而爲益尤在猝然之賑大要設倉宜在
鄉不宜在城積穀宜在民不宜在官其捐輸及典守年久者請照社倉例議敘
報聞二月回直隸明年權浙江巡撫時海塘引河改由中小亹安流其北大亹
以北沙漲如平地公沿塘查勘自仁和縣之觀音堂起至海甯縣之淡水塘止
丈出地三十五萬四千八百餘畝民竈五千七百五十戶凡認墾者皆編列字
號分年陞科歲徵雜糧十萬石小民咸資生業　諭曰墾田乃務本之圖所宜
留心勸相者也定海普陀山遠在大洋居民進香男女偪處一船往山寺經旬
始返旣於風化有關而關汛稽察禁物因婦女在船易至疏漏奸民乘機夾帶
公飭屬查禁　上韙之復請纂輯兩浙海塘通志又請申嚴雜糧私運出洋
之禁皆從之擢直隸總督兼理河道疏請就永定河之北大堤改移下口庶水
由地中暢下無阻明年　高宗親閱永定河堤　諭公以下口宜暢　御製
詩示之并　賜人葠三斤加太子少保六月永定河南岸淤溝奪溜乃堵築偪
歸引河復故道先是喀喇沁土默特等處種地人民漸多有　旨查禁廷議照
署督陳大受所請按三年五年之限交地回籍若原係民墾不能卽回者按畝
交租俟一二年後給還原主十六年土默特貝子欲不問年限概行驅逐公奏
言此等貧民無家可歸卽使甘受驅逐而數萬男女槪入內地亦難安置應請
行之以漸　詔遣侍郎劉公綸等往勘如議行又疏言上年增建冰窖減水壩
貼近永定河下口近因水大全河於此掣溜冰窖以上河身吸刷深通較冰窖

以下河身較低至五六尺其水仍出金門而壩臺並未衝刷至三十里外即已澄清徑出垻拔埝汪兒淀一帶並無淤墊之處請於垻拔埝尾東北斜穿三角淀開引河歸入葉淀由鳳河轉輸入大清河疏下廷議令詳查再議公持前議益堅謂地勢人事天時皆順敢以必應改移請　詔尚書舒赫德公總督顧琮公會勘如公議是歲黄河水自陽武灘入長垣東明衝開月堤有　旨命公勘公疏言長垣東明其地南高北下河南陽武等縣之瀝水北注長垣向賴太行古堤捍衛嗣因堤被水衝堤西瀝水匯至致被衝塌今宜為瀝水籌去路請開引河導入舊河使容納東注即將所起土自堤西村起另築新堤則堤外有河以疏瀝水河內有堤以防漫溢事半而功倍　詔如所議行尋疏陳濬治滿城縣之奇村河可溉稻田數千頃商船亦得通行得　旨嘉獎十八年奏設義倉告成計倉千餘貯穀二十八萬五千三百餘石酌規條並繪圖以進　溫詔嘉奬　諭以實力行之尋疏言永定下口形勢變遷靡常請於北岸六工尾開堤放水作為下口至五道口東南導歸沙家淀仍由鳳河入大清河廷議以南自南岸冰窖改移下口何又有此請令據實覆奏公持前議益堅　特旨允行二十年加太子太保署陝甘總督赴哈密及巴里坤籌辦軍餉馬匹疏陳共備馬二萬八千匹駝四千四百有奇又言哈密貯茶三萬封運往軍營仍撥五萬封補貯哈密舊存糧十萬石亦隨撥隨補先後撥餉金三十萬兩請再撥四十萬備用　諭以妥速為要二十一年回直隸任明年八月　上以糧艘遲緩命即在天津交兌俾及早回南免誤明年漕運　特諭稱公肆應裕如令悉心妥辦公奏天津北倉可貯糧三十萬石添設廒囤可貯十數萬石臣飭辦葦蓆二萬片應用事竣仍可變價歸款費無多至交兌之船悉令泊北倉以南起剝之船悉泊北倉以北北倉東岸釘樁立界每二里泊船一起同時起米不相妨礙西岸留為河道令空船行走仍令各船並進毋拘銜尾常例以期迅速抵津得　旨嘉允永定河淤灘地公請於堤內外共留十丈為種柳取土之用餘撥給守堤貧民領種從之二十四年四月　上以北運河水勢微弱　命將先到糧艘截留四十萬石貯天津北倉將來水長續到之船令其直抵通倉公疏請就先到各幫內每艘令酌剩若干即得糧價各撥應剩之數截留北倉餘仍抵通交納以剩為截則應截者一律均勻　諭獎其妥協如議行二十七年奏請寓賑於工凡河渠堤埝及各處之城[illegible][illegible]等[illegible]加修築計三十二州縣土方銀米皆歸確實得　旨俞行四月同[illegible]會籌山東四女寺哨馬營減水引河歸往劉公傳先是易州城北有安國河公奏允開渠灌田疊予渠建大小閘以時啟閉渠成　賜名安河二十八年　上以天津等屬積水未涸責公不能設法疏消樸稜玩誤部議奪職　命賞任御史吉夢熊等逮劾公玩視民瘼及胥役派車船勒索賄放事　諭曰方觀承在直年久每存息事寧人之見事務既繁又值災歉措置自無不竭屢言者動以為歸過之地實對局外坐言易而起行難使易地以處未必能如觀承之勉力支持也尋疏言直隸水道溝洫自大興宛平東至撫寧西至易涿西南至望都東南至阜城又運河自武清至吳橋共二十二州縣疊道開渠一律完竣　諭曰溝渠即河道之脈絡也應聯為一氣方得宣洩之宜三十年　高宗南巡公迎　駕　賜詩褒獎四月條奏木棉事十六則繪圖說以進　御題詩十六章並令將公所作詩書於每幅之末尋疏請欒城柏鄉內邱定興安肅望都等縣改建甎城淀泊河灘淤地向給貧民租種嗣因胥役豪強影射兼并公查明撤回請歸留養局為養贍貧民之用八月籌辦居庸關城及關溝疊道十月奏永定河葦地已成高灘請改種禾納租均如所請三十三年薨於位年七十有一　優詔賜卹諡恪敏賜祭葬如例公明於用人一見與語即能知才所堪任寄以事無不當及公歿而為督撫有名若周元理李湖等凡十餘人皆夙所拔於守令丞尉中者也直隸為天下總匯之區繁劇不易治　乘輿歲有臨幸往來供張又值大軍征伊犁緬甸師屢過境公儲備精密未嘗少缺乏而民無擾累自為清河道至總督皆掌治河公洞澈地勢相時決機前後數十疏從之輒利　純皇帝每稱善謂非執成法者所可幾也公以政在養民故尤盡心於農田水利及溝洫倉儲諸務所行以工代賑及周官溝樹之法得諸望溪先生之緒論為多嘗值旱蝗
上責公督捕不力或勸劾一二州縣以自解公不可曰我之不職州縣何

辜焉磁州有逆民為亂公奏誅三人絞七人　上疑公寬縱廷寄切責者數
公執不易　詔九卿軍機大臣會訊乃知公所定之當　上益以賢公素勤
學工詩及書嘗偕秦文恭蕙田輯五禮通考又屬戴東原震撰河渠書百三卷
著有述本堂詩官田彙稿閒亭集及雜記直隸事凡數十卷公得子遲撫浙時
購一姬將納之見所攜詩冊有相知名問之其大父作也公曰吾少與其祖以
詩相知納其女孫可乎遂還其家助貲嫁之及六十一歲乃生子維甸　純
皇帝嘗抱至膝前解所佩金絲荷囊　賜之四十一年　上巡幸山東維甸
以貢生在良鄉迎　駕　諭曰原任總督方觀承宣力畿輔二十餘年勤勞懋
著一子維甸年已及歲著照裘行簡例授為內閣中書一體會試四十二年入
直隸名宦祠四十四年　御製懷舊詩列入五督臣中五十一年　命入祀賢
良祠

維甸字南耦號葆巖由中書直軍機處乾隆四十六年進士授吏部主事四十
九年隨福文襄公赴石峯堡軍營累遷郎中五十二年隨福公赴臺灣軍營
賞戴花翎遷御史五十四年典試廣西晉給事中遷光祿少卿五十六年隨福
公征廓爾喀轉太常少卿　賞三品卿銜擢光祿卿五十九年　命偕尚書蘇
凌阿往山東勘獄轉太常卿充順天副考官明年授長蘆鹽政坐事奪職吏議
發軍臺　特旨寬免　賞員外郎仍直軍機處嘉慶四年分校會試遷郎中晉
內閣侍讀學士隨尚書那文毅公辦軍務五年授山東按察使遷河南布政使
時川楚教匪未靖公督兵六千防界　上嘉之八月調陝西布政使就遷巡
撫時軍務將竟於搜捕零匪及籌撤鄉勇各事宜不遺餘力十一年甯陝新兵
叛公派兵堵勦請令總兵楊公芳回陝疏入　上韙之　命偕提督楊公遇
春進山督勦會有　詔遣繼勇候德公來視師賊勢將趨石泉公遣將擊走之
命回行省治糧餉軍械及彈壓地方事宜未幾德公疏請將叛兵蒲大芳等
二百餘人暫歸原伍　上責其寬縱　命公嚴訊叛兵定議尋疏陳善後六
事從之十三年奏酌改陝省鹽務事宜下部議行十四年擢閩浙總督公以母
老未能迎養奏懇於半年後更代得　旨方維甸之母年逾八十平素母子相
依朕所素悉伊遽以日久遠離私心負疚自屬人子至情目下可速赴新任俟
明年二三月來京陛見彼時順道先往江甯省母到京後再將其母近狀據實
奏明候朕降旨尋遵　旨赴廈門按治臺灣械鬭獄獲犯林聰等百餘人分別
定議奏海盜朱濆經官兵殲斃其弟朱渥悔罪投誠呈繳船礮有衆三千餘人
請分別遣散安插又奏臺灣屯務廢弛請通行查勘體卹番丁資調遣又請申
明班兵舊制並籌議章程十則又奏臺灣各營汛地酌議歸併以便操防又疏
陳約束械鬭章程請設約長族長責令管束本莊本族嚴禁隸役黨護把持皆
下所司議行六月奏請　陛見得　旨七月十七日為方維甸之母吳氏生辰
方維甸可先赴江甯為伊母稱祝並　賞如意緞疋諸珍物九月至熱河入
覲奏請終養　優詔許開缺回籍養親且曰朕以孝治天下不忍拂人子至情
也會浙撫蔣公攸銛奏鹽政奇玫家人弊混狀　命赴浙察勘明年四月　特
旨召為軍機大臣即補尚書用賚倚畀且曰伊母向在京師久住於北方風土
素習若奉母來京於散直之餘朝夕侍奉實為公私兩得即遇巡幸亦不令其
隨往朕於方維甸母子之間所以體念之者無所不至維甸當仰體朕用人不
得已之苦衷也但伊母見在身體不知究竟若何若果精神委頓萬難遠行仍
許據實陳奏公尋奏母病情形得　旨見在天氣漸熱方維甸母子不能暫離
若令其長途跋涉心殊不忍可在籍安心侍養不必來京矣　賜其母香珠摺
扇等物十八年丁母憂　詔賜祭　命江甯將軍興肇前往奠醊並傳　旨慰
諭方維甸令其節哀守禮再圖為國宣勞時林清謀逆李文成等據滑縣奉
特旨方維甸本應俟其終制後再行簡用茲因直隸及東三省交界處有匪徒
滋事其令墨絰從戎署直隸總督在任守制將來來京召見仍準素服俾得兼
盡孝思公營葬畢即遵　旨啓程疏請馳赴軍營勦賊會那文毅公奏捷云已
圍攻滑城指日可收復　上不欲使公抱奪情之慼　溫旨令轉程回籍守
制再候簡用二十年六月薨於里第　諭稱其忠誠盡職清慎著名　贈太子
太保　命江甯將軍穆克登布往奠其子舉人候補中書方傳穆　賞進士許
一體殿試尋　賜祭葬　子諡勤襄所著曰心蘭室稿傳穆尋選庶吉士由編

修官沅州知府遷兵備道女若徵工琴善畫精篆刻適汪刺史元炳著有閑雲閣詩鈔

莊容可尙書事略

高宗御極之四年　詔以廷試進士對策摭拾頌聯獻諛非體且啓諸託弊　命大臣集議制策當取通達治體以漢臣鼂錯董仲舒唐劉賁宋蘇軾爲式於是番禺莊公有恭然爲擧首比引見風度端凝　天顏喜甚　賜及第授修撰入直南書房越三年公弟有信成進士引見公適以起居注官侍直　上顧問公遂得還庶吉士其冬兄弟同請告歸省海內榮之還朝遷右中允進侍讀遷侍讀學士擢光祿卿父憂歸即家授內閣學士服闋入朝遷兵部右侍郎督江蘇學政十五年轉戶部右侍郎　召還京尋典江南鄉試再視學江蘇十六年授江蘇巡撫二十一年丁母憂扶櫬南行　特命給假百日治喪於伏汛前至淮安署南河總督先是公督學政時浙江人丁文彬僞公出獻所著文武記太公望傳等逆書公以爲病狂不究至是文彬挾其書至山東呈衍聖公孔昭煥轉告巡撫楊應琚以　聞公自請治罪　命罰學政養廉銀十倍至是坐朱珊主使蔡命及張毅孫賄謀聯號嚴凝裕關嬌蜂等案均擅批罰贖未奏聞逮繫法司論如律　詔貰罪令護喪回籍後赴軍臺自效方詣轍所中途即授湖北巡撫歲餘仍調江蘇巡撫未行復調浙江巡撫莅事四載復調江蘇仍兼管浙江塘工賑務加太子少保二十九年擢刑部尙書暫留巡撫任三十一年協辦大學士仍留辦巡撫事是年冬入都未幾坐前劾同知段成功縱役擾民復以因病被朦入告　上責其避怨市恩逮繫半載有餘復授福建巡撫三十二年七月薨於官舍年五十有五公以文學侍從之臣荷　主知出膺節鎭嘗以淸勤自勵初在江蘇淮陽諸郡水公察勘撫卹得　旨截留百二十萬石出帑銀五百萬兩備賑民乃得蘇歲乙亥大江南北復災公上疏自言奉職無狀數干天和　并陳諸捄荒策　上皆允行費帑千餘萬躬親散放胥役不得侵漁明年夏大疫公捐俸錢令有司察民病者予藥死者予櫬并檄管內推其法行之又疏言太倉鎭洋沿海田廬全賴海隄保障雍正十年築土塘三萬四千七百餘丈時因經費不充僅於沿邊頂衝處修築餘多未辦適因東北風潮損傷隄岸居民自請挑築請酌借庫銀萬六千兩交紳士自募夫役接築土塘九千四百七十餘丈務令汛前告竣所借銀按畝扣輸二年即可完繳得　旨俞行及撫浙江浙西三郡以風雨蟲傷米價騰踊而江南亦歉收商販不至公奏撥庫銀三十六萬兩遣官往湖廣採買有　旨截湖南漕米十五萬石并碾倉穀十萬石運浙平糶自冬徂春米之來自三楚者舳艫相望歲雖儉而民不飢矣錢塘江入海之處有三亹曰南大亹曰中小亹曰北大亹乙丑以後水行中亹者十餘年己卯歲改趨北大亹公承　詔抵海甯閱柴石塘登尖山渡江歷勘以加築土堰添建坦水爲請既而水勢直齧塘根以預備得無患又奏復海塘兵弁專司負薪運土甃石省民夫無算海甯之老鹽倉向以土活沙浮祗立柴塘壬午歲　聖駕南巡議改石塘　命大學士劉公統勳高公晉與公先往察勘果以活沙不能立樁　上復親臨指示形勢令修柴塘增坦水加薪價公承　命鳩工庀材又用前人竹絡法編竹爲簍實以巨石鱗次櫛比以衛塘根其秋風潮大作石塘閒有崩裂而柴塘獨無恙公之力也時秋霖水漲公親往嘉湖二郡察勘知水歸太湖之道多淤而太湖下流亦多壅閼因請浚烏程長興境內七十二漊并遣官至江南按行三江故道疏入尋奉移撫江蘇之　命公遂親往尋脈絡得其要領建議大修三江水利疏略云太湖北受荆溪百瀆南受天目諸山之水爲吳中巨浸而分疏之大幹則以三江爲要三江者吳淞江婁江東江也東江自宋已湮明永樂閒別開黃浦寬廣足當三江之一今亦謂之東江三江分流經吳江震澤吳元和崑山新陽靑浦華亭上海太倉鎭洋嘉定十二州縣港浦縱橫湖蕩參錯其出水之口不特寶帶橋一處如吳江之十六港十七橋吳縣之鮎魚口大關口爲湖水穿運河入江之要道今皆淺沮又如入吳淞之龐山湖大斜港九里湖澱山湖汶浦遺因小民貪利徧植茭蘆圈築魚蕩亦多侵占劉河古婁江也今河大非昔比往往艤舟待潮崑山外壕爲婁江正道淺狹特甚蘇州婁門外江面僅寬四五丈偶遇秋霖上游飄淹漫若及早治之事半而功則倍法當於運河以西凡太湖出水之口皆爲淸釐

占塞其運河以東三江故道惟黃浦見尙深通其吳淞江自龐山湖以下婁江自婁門以下均宜浚治寬深其植蘆插簖及冒占之區盡數剷除此後仍嚴爲之禁即以濬河之工加培圩岸庶渾潮不入清水日強而海口之淤亦將不挑而自去請先動帑興工仍於各州縣分年按畝徵還則民力紓而工可速集疏入　詔可工始於癸未十二月至甲申三月告成凡用白金二十二萬有奇公再撫蘇有　旨仍兼理浙江海塘先後增築魚鱗石塘二百七十丈其松江太倉沿海土塘居什之八九公請如浙塘法編竹簍實石護塘根以禦海潮公之盡心於水利海塘其大者如此其撫福建也預戒旗人居晉江者勿造謁有至者遣閽人謝之曰某任封疆義當避嫌俟去官時再相見洎公薨晉江旗人始來會哭咸稱公之公正爲不可及云公諱有恭字容可號滋圃先世由晉江徙粤遂爲番禺人生而穎異工書法出入顏趙閒在禁林經進詩文數被獎異及車駕省方公以方岳大臣扈從輒　命賡和　御詩壬午丙戌兩次　南巡賜御製五七言律詩各一　上幸嘉興之煙雨樓　特召公至行營用石鼎體聯句詩成書以勒石羣臣莫及焉公由祠館躋九列皆　聖明特擢不由薦剡東南重鎭膺委任者十餘年入領尙書遂參大政中閒兩遭顚躓賴天子仁恕終保全之重建旌節天不假年未臻中壽然海內士大夫識與不識聞公名靡不傾嚮謂科目得人之盛爲積表所希有也一子曰士棫

沈文慤公事略

公諱德潛字確士號歸愚江蘇長洲人乾隆丙辰舉博學鴻詞科未遇戊午舉於鄉年六十六矣己未成進士選庶吉士壬戌授編修　高宗嘗於南邦黎獻集中見公詩賞之　諭大學士張文和公曰沈德潛係老名士有詩名　命和消夏十詠及落葉諸詩俱稱　旨以後賡和遂不可勝紀累遷中允左庶子侍讀學士甲子典試湖北明年晉詹事　召對論歷代詩源流升降且云張鵬翀才捷於爾而風格不及丙寅授內閣學士請假歸葬有　旨不必開缺命給三代封誥　賜五律一章題云沈德潛爲父請封陳覲遺訓聲淚俱下此所謂終身之慕乎詩有云奚用悲辜落因知遂顯揚又　賜詩寵行有云我愛德潛德醇風抱古初錢侍郎陳羣和云　帝愛德潛德我羨歸愚歸　上嘉賞焉丁卯四月　命直上書房六月還朝　賜詩有曰朋友重然諾況在君臣閒兒輩屬知書相期道孔顏尋以公年老　命天明始入上書房亭午即出且曰以身教不專以言教也尋擢禮部侍郎明年充會試副考官以年力就衰命原銜食俸仍直上書房己巳請告薦齊召南自代　許之　賜御書人葠緞帛及詩壇耆碩額　命校　御製詩畢乃行　諭有所著作許寄京呈覽且曰朕於德潛可謂以詩始以詩終矣　賜詩有云清時舊寒士吳下老詩翁又云近稿經商榷相知見始終　陛辭　面諭云爾歸享林泉之樂與鄉鄰講說孝弟忠信便是爾之報國又云我五十壽時一定來京拜祝君臣之誼等於父子家人最後復用　陛辭韻　賜詩四律首章云高尙特教還故里清標終惜去朝班三章云笑予結習多難遣嘉爾臨文不忘箴皆異數也庚午公遊黃山天台謁禹陵奉　賜詩有云爲語餘年須愛護來春吳會共論文蓋預訂　南巡期約也明年公主紫陽書院二月迎　鑾清江浦　溫諭詢吳民勞苦不賜緞帛貂　諭在籍食俸　賜詩有云玉皇案吏今煙客天子門生更故人別後詩裁經細檢當前民瘼聽頻陳尋扈蹕西湖　賜道存風雅額幸金山時又　賜和山居雜興十章又　賜題紫陽書院詩公進恭和　御製詩一百四章是冬以祝　皇太后萬壽入都　召見　賜坐明日　召入南書房　命題韓滉七才子圖又題　御書無逸篇後又題　御畫古幹梅　賜貂裘及德潛清標額公進詩集求　賜序　上欣然許之於小除夕坤甯宮手書以賜序略曰德潛之詩遠陶鑄乎李杜而近伯仲乎高王矣乃獨取義於昌黎歸愚之云者則所謂去華就實君子之道也昌黎因文見道始有是語而歸愚叟乃能深契於此識夷守約斂藻就澹是則李杜高王所未言而有合於夫子教人學詩之義也夫非常之人然後有非常之遇德潛受非常之知而其詩亦今世之非常者故以非常之例序之異日者江國行春靈巖駐蹕思欲清問民艱暇咨新什將訪歸愚叟於愚公溪谷閒矣高王蓋指青邱漁洋謂公詩有過之無不及也壬申正月　上召賦雪獅聯句詩小宴　重華宮　賜詩　命和又

賜御書鶴性松身堂額及藏佛一尊冠服六種蓋爲公八十稱壽也翼日陳
謝　上與論人臣體用公奏體用兼備如姚宋韓范諸臣可以維持宗社有
體無用猶不失爲正人特不堪重寄耳若無體而妄談作用必僨事　上然
之南歸　賜詩送行及途費銀二百兩尋進西湖志纂　上題三絕句代序
丁丑二月　上南巡加公禮部尚書銜　諭稱爲蓬瀛人瑞疊前韻　賜之
有句云星垣帝友豈無友吳下詩人尚有人每　召對問民疾苦并問高年有
學問者還有幾人公以司業顧棟高進士方粢如對　上詳詢履歷識之尋
出　御詩百六十餘章　命和辛巳入都祝　皇太后七旬萬壽進歷朝聖
母圖冊　賜杖入朝　命與九老會計在位九人在籍九人武臣九人皆年七
十以上公爲在籍文臣之首　賜遊香山並圖形內府　懿旨賞賚有差公
進所選　國朝詩乞序中錄錢謙益錢名世諸作　上賜序責其失當　命
儒臣精校去留重鋟板行世而待公如初尋　諭明年南巡迎送不必出蘇州
界壬午二月偕錢尚書陳羣迎　駕常州　賜額曰九袠詩仙又詩二律其一
與錢尚書同　賜並稱爲大老公連和　御詩十八章　恩賚稠疊明年
上和公橋山詩十二章　御書長卷以　賜乙酉二月公偕錢尚書迎　駕武
進　詔加太子太傅食正一品俸孫賜舉人一體應禮部試尋　賜人葠緞匹
御製詩二律其一與錢尚書同　賜其一有云吳中今古老人科比似徵明
定若何書畫雖輸詩勝彼功名已過壽如他蓋公曾進呈文待詔像　上題
七言律　命南書房詞臣屬和故　賜詩以比公也戊子己丑均有　詔存問
賜人葠庚寅九月薨年九十有七乾隆三十四年也　優詔悼惜　贈太子
太師入祀賢良祠　賜祭　賜葬諡文愨　御製詩悼之有云壽縱未能臻百
歲詩當不朽照千秋可謂恩禮始終矣公鄉試十七次不第晚達受殊眷榮悴
一節不干進不希風旨下直藹然縹扉皂綈如訓蒙叟其所奏進諸詩陳善納
忠往往能繼古泂酌卷阿之作者其於閭閻息耗四方水旱歸本辰居責成牧
守補救之實壹見於詩反覆盡意不苟爲虛美世徒見　上遇公之榮而不
知公之所以被　上知者固有在矣　上每巡江南望見公　天顏先喜

前後受　賜詩至四十餘首歷校　御製詩時有更易　上皆虛己從之
賞福字及書籍法帖諸尚方珍物不可殫數海外諸國爭走重金購詩集日本
臣高彝寄書千餘言溯詩學源流詆錢牧齋持論不公而以公所論爲中正贈
詩四章願附弟子列公拒之蓋法文衡山不以書畫予遠夷意也四十二年東
台縣已故舉人徐述夔所著一柱樓集詩詞悖逆被訐告集有公所作述夔傳
下廷議追奪階銜祠諡四十四年　御製懷舊詩列公五詞臣中仍以錢沈並
稱東南二老云

裘文達公事略 子恭勤公行簡

司空之職掌邦土居四民時地利使修利堤防通達溝瀆別五土之性而物其
所生之宜厥任綦重　朝廷命官必深知其蘊蓄又歷試有効然後畀以宅揆
熙載之任新建裘公歷六官咸稱職尤善於治水　天子重公材數任之
公竭智慮告成功最後晉工部尚書竟薨於此位可謂能舉其職者矣乾隆二
十二年五月　詔曰朕此次南巡親涖河工相度險要特派侍郎夢麟總河白
鍾山疏濬荊山橋一帶總河張師載巡撫高晉會辦徐州黃河兩岸堤工其徐
州護城石工則委之副都御史德爾敏下河諸工則委之副總河嵇璜凡以爲
積歲災民籌捍禦之策也近聞山東之金鄉魚臺上江之宿虹靈璧河南之永
城夏邑等州縣皆有積水漫溢其受病實非一朝一夕之故若不及時籌辦將
何所底止此朕南巡未了之事也其令侍郎裘曰修馳驛前往山東河南上江
現在積水各州縣往來周視寬以時日熟察情形通盤籌畫果歸實用毋惜多
費帑金用副朕痌瘝一體之意公銜　命自山東奮勤至河南自河南至上江
疏請將靈璧之斗溝拖尾河沱河虹縣之苟家溝岳家河潼河一律疏濬至董
家溝在宿遷境內安河界桃源泗宿三州縣閘皆已淤墊其金鎖鎮田家集劉
李埂陡門等處上下八十里爲入洪澤湖咽喉皆宜逐段開濬必此處敞上游
深通而後睢河等水可以順流直下惟下游之下復有下游洪澤一湖以清口
爲出路前已奉　旨將草壩拆卸以暢其流仰見　聖明燭照於數千里外但
每歲須應期開放庶不至壅閼於一時有　旨嘉其明晰得要領　命與夢麟

等無分彼此所見旣確卽一力擔承務期歲前蕆事公復由穎亳一路至河南疏言穎亳一帶必東面及東南面去路無阻然後中州諸水可得而治宜先開幹河繼開支河繼開溝洫其東面之幹河在商邱爲豐樂河在夏邑爲響河在永城爲巴河東南面之幹河以大沙河爲最卽古穎水次則開封之賈魯河卽古汴水均宜一律挑濬此外如永城之漕溝夏邑之毛家河小引溝觀音閘引河白河三岔河虞城之惠民溝商邱之北沙河大澗溝鹿邑之淸水河汝甯之洪河汝河宜徧加疏濬一律通流由引河以達支河由支河以達幹河其不能歸河者於田閒多作溝渠導引或窪地聽爲澤藪庶不至漫溢得 旨如議速行公復至山東查勘疏言館陶臨淸等州縣瀕河兩岸民埝向係民築民修請照直隸永定河工例每夫日給升米責成地方官督令修補從之又言山東水道疏濬兗州爲要曹州次之臣前已奏開伊家河今復將原估十丈河頭再展寬數丈使微山湖水建瓴而下則濟甯魚臺滕嶧以及江南之豐沛二縣地畝可普行涸出至水消後再有當治者就兗州言之魚臺縣有舊運河界微山湖西面上接濟甯之牛頭河金鄉之淶河柳林河應一律挑濬又泗河自濟甯姚安莊以下河身愈狹白馬河中段之董家口與泗河相接應將二河之尾段挑濬至府河爲泗水分支宜將涵洞改建水閘其楊家壩亦改建石閘又濟甯之興文鎭舊有河形宜挑濬以洩洸河盛漲就曹州言之則應分二道西南之太行堤畔舊有順堤河今多淤墊宜疏濬東北則現於八里廟增建滾壩當沙趙二河之衝於地勢最爲扼要又沂水流入江南之駱馬湖見多淤塞應一併疏通以除水患 諭曰朕正慮及沂州府每被水災覽奏有疏通駱馬湖語宜相度速辦又奏山東運河情形言南旺舊制係三分南行七分北上今則北少南多應於分水口兩岸接長南壩收短北壩俾順勢北行再將何家壩減低二尺放入北運於糧艘回空後嚴閉南閘使南運河下段堤岸畢出凡不能興工之處皆可興修庶明歲漕運無誤 諭曰恐爾等分身不及今又遣劉統勳前往專司運河工程此奏可與之酌辦也公復至上江請將亳州之兩河口及三道河渦河宋陽河太和之茨河明河霍邱之高塘河宿州之澮河商邱之大沙河

一律修濬旋至河南疏陳自幹河外共開支河三十餘處如商邱之兩沙河虞城之苑家堤遂平之石洋河上蔡之柳堰河泥河小茅河新蔡之三岔河各相機疏築從此中州可永無水患疏入 上皆嘉獎二十三年夏工竣得 旨優敘 御製詩美之二十六年秋河決楊橋 命赴河南勘辦尋 命大學士劉公統勳兆惠公駐楊橋督工公躬自履勘塞決口二百餘丈又言沁水出五龍山性甚悍急沿河堤埝皆民辦此次工大費鉅請借帑興工以紓民力得旨嘉允十二月工竣予優敘 御製中州治河碑序及公勞績二十八年二月 命馳驛來京督辦直隸水道溝渠事務 賜御製詩公濬蘆溝中泓疏金門求賢二壩築攔水埝淪鳳河淤兼治北運河築南倉橫堤以衞民居改疊道以洩西流九月工竣請假回籍迎養 詔以睢河久未疏濬 命歸途便道勘辦公奏宜厚蓄淸水以刷淤泥遇應開黃曬閘則堵南服河頭應閘西流閘則堵北服河頭使水匯入睢河力足衝刷庶無淤積之患至南北二河口宜築壩堵截俾兩河淸水全歸睢河遇水漲時仍啓壩分洩於舊洩乃爲合宜 上嘉納焉三十一年 命公往勘江南淮徐支河其毗連山東河南者 命一體閱視三十六年復 命勘滄州一帶運河情形七月有 詔濬河利漕 命公往來調度查勘專司其事明年復 詔督辦永定河北運河等處工程 上言治河不外疏築二字而築不如疏其理甚明直省之弊在近水居民與水爭地如兩河淀泊本以瀦水乃水退一尺則佔耕一尺旣報墾陞科卽呈請築埝致堤埝直蠹波心橫決益甚請 勅所司於一切淀泊毋許報墾陞科並不得橫加堤埝俾水有所歸則患自息矣 上是其言降 勅嚴禁此公治水大略也當是時 高宗軫念河防不惜捐千萬帑金以捍民患亦惟公竭忠殫力足以仰副 聖心云公諱曰修字叔度一字漫士世居新建之雙港父思補康熙丁丑進士由建德令行取累官給事中祀名宦公其第五子也乾隆元年以廩生薦博學鴻詞舉順天鄉試四年成進士與館選八年 御試高等超擢侍讀學士轉少詹事晉詹事遷內閣學士一任兵部右侍郎再任吏部右侍郎三任戶部左右侍郎一任工部左侍郎兩任倉場侍郎三尹順天歷禮刑工三部

御書中開坐胡中藻逆詩事罷官尋授中允遷侍講逾月復故後坐擢壻不力
降官未幾仍復故一入軍機三侍經筵一直南書房一典湖北鄉試兩典江南
鄉試兩典浙江鄉試一充會試總裁又充會典四庫書總裁奉　勅撰熱河志
大學志西清古鑑秘殿珠林石渠寶笈錢錄等書公貌清癯眉有稜望顧盼閒
精神淵映居恆喜賓客工諧謔搜奇語怪無倦色而遇事神解超捷每歷一曹
受一職手文書默然數日後判決如流二十一年　王師征伊犁公面奏軍務
機宜　天子大悅即　賜御衣冠　命乘傳赴巴里坤治事會逆酋莽里克
遣弟某能稱押送諸番探信卡倫公與哈密總兵祖雲龍縛畀總督發其奸哈
密兵少有赴巴里坤種地者七百人公請暫留爲衛而發麥以餉之　上皆
獎許公聰彊機警受大任舉重若輕　天子愛其敏倚若股肱凡有事於四
方與大學士劉公統勳先後奔走前　命未復後　命踵至雖侍　內廷綜六
部而英蕩感關足跡常半天下二十三年　命在工次訊鄧州某牧短發車價
事明年　命往太倉訊王閶冒家主事又明年　命往蘭州訊縣丞崔琇擅動
驛馬事二十九年　命往福建訊總督楊廷璋受陋規事三十七年　命往盛
京查旗地事而奉　命勘水利前後至八次兩次丁憂回籍均於未服闋時奉
特召入京視事其眷倚若此公讞獄無苛嚴亦無縱捨衡文得士心遇事善
於應變而立意一歸慈厚自盛京歸奏免八旗生息銀長司寇時奏免盜陵者
死勘災楊橋時奏災區急宜賑恤請不拘成例一面查點一面散給庶無坐轉
溝壑之虞又言粥廠爲利最溥有司恐聚衆生事往往阻格不行不知各縣均
設粥廠則彼境之人不入此境又於一縣中分四鄉散給自不至於擁擠
上立予施行公所涖皆有名績他人得其一皆足自名而其尤關國計民瘼者
則治水爲最著也三十八年五月公病噎　上日遣御醫診視請解職弗許
賜詩慰問加太子太傅公感涕恭和二詩手書進謝越二日薨年六十有二
上聞軫悼遣散秩大臣率侍衛十員往奠醊　賜祭　賜葬諡文達予行
備　恩賞內閣中書　命一體會試喪歸公卿士大夫素車塞路外省河堤老
兵戍卒皆泣數有失聲者公本以文學受知淳紆儒雅提唱宏獎道滁州攜歐

陽文忠像丐　御題得允所請凡扈從侍宴及　慶典大禮所進賡颺紀頌之
作皆稱　旨書法近宋臣張即之　上以內府張書華嚴經殘本　命公補
書人莫能辨平居不言人過惟以人命最重果報不爽爲勸戒見失意者即惻
惻不安必曲折使得其所在戶部最久所入贐手施與嘗典衣度歲人不知也
方勘豫災時子麟卒太夫人書訓曰窮黎皆赤子勿以爾子傷墮公事公爲節
慟聞者誦之公彌留時語左右曰吾爲燕子磯水神君鎮江行所次祈辭厄酒
弗敢辭有老嫗曰昔太夫人禱磯邊神祠始有身公之去來可知也子麟庚辰
進士官編修師國子監生皆蔭卒行簡官至兵部侍郎直隸總督
行簡字敬之乾隆四十三年以中書直軍機處擢內閣侍讀四十九年隨大學
士阿文成公赴甘肅勦石峯堡逆回旋赴河南察治河工明年出知寧武府擢
平陽五十五年請改京職便養　優詔以知府服闋仍直軍機處嘉
慶四年由郎中遷內閣侍讀學士六年以太僕少卿奉　命赴陝西犒軍時教
匪未靖經略額勒登保公駐略陽公疏言川陝兵宜扼衝嚴守使陝匪不入川
川匪不入陝然後偪使東竄經略以大兵蹙之可計日集縛又言自寶雞至褒
城棧道兵卡宜復設且於要害設大營隔賊走路兼通大軍糧運而其時經略
引嫌請止舉劾麾下功罪公奏請五路帶兵大臣所統將士皆聽舉劾移書川
督勒保公陳廉頗相下之義兩帥大和旋次屬縣晉本寺卿　賞花翎授河南
布政使調江寧母憂歸八年授福建布政使調直隸先是天下大政事賑貸轉
輸供億皆以州縣爲經由數歷錢穀出入多未釐正　高宗禪受禮成　特
旨盡免歷負而地方大吏鉤稽簿領束於成格不能盡豁除或借以爲煩擾之
具公以謂非清釐無以塞僥倖滌煩苛遂一以清釐爲首務福建布政司冊目
十有一公創分子目千五百有奇吏解者毫黍皆見吏不能欺得銀若干萬直
隸民逋纖分年帶徵官逋纖分年罰繳又得若干萬於是兩行省積弊一清尋
命加兵部侍郎署直隸總督坐永定河決降二秩留任九月自天津赴永定
河督工途次得疾不起　優旨照總督例　賜卹　賜祭葬諡恭勤子元善
賜舉人官內閣中書

梁文定公事略

公諱國治字階平號瑤峯一號豐山浙江會稽人父文標官刑部司獄恤囚有陰德嘗曰彼自麗於法耳何爲痍苦之累遷刑部主事公生負異稟年十四補弟子員冠其籍十九舉乾隆六年鄉試明年考取內閣中書十三年戊辰以一甲一名 賜進士及第授修撰十九年遷司業二十一年典試廣東復 命奏對稱 旨命往廣東以道員用明年補惠潮嘉兵備道二十六年恭祝 皇太后萬壽至京以卓異引見 特旨署都察院左副都御史公以甄科清望出試吏事至是超擢卿貳聞者翕然明年主江西鄉試旋視學安徽擢吏部左侍郎三十年調江蘇學政提唱羣雅鑒別茂異大江南北士翕然宗之尋坐署廣東糧道時失察折色事落職就勤明年事白授山西冀甯道三十二年授湖南按察使明年授江甯布政使又明年擢湖北巡撫兼署湖廣總督及荊州將軍時官兵征緬甸振旅過境公躬勞拊且鎮之序行無譁奏定施南府屬宣恩來鳳咸豐利川學增額有差三十六年調撫湖南公以經術飭吏治清風惠政不嬈以爭嘗捐俸修居鐵佛寺池產青蓮花時以爲瑞三十八年 特召直軍機處署禮吏侍郎時朱文正公致書公曰君以封疆大吏入贊樞密願以清吏源培民脈端士氣三言爲獻公深然之明年 命直南書房補戶部侍郎自是召對屢從無閒昕夕充經筵講官 賜紫禁城騎馬第宅冠服之賚便蕃有加四十二年典順天鄉試擢戶部尚書四十七年加太子少傳明年協辦大學士歲庚子甲辰再以扈 駕南巡 賜休沐上冢鄉邦榮焉五十年春與千叟宴於 乾清宮夏拜東閣大學士兼戶部尚書公以文學受知在 帝左右敬愼縝密不以寵利居功粹然儒者在昔有宋由大魁入政府者九人有明一代十有七人而我 高宗朝六十年中實選其三公以經世才際 文德武功之盛雍容大雅密勿論思時曰爲讀書眞宰相其天性學養尤足稱其遭遇云公體素清臞五十一年仲冬疾作 上遣醫官暨侍衛傳 旨存問越月十三日薨於位 高宗軫悼加贈太子太保 命 皇子往奠 賚白金千兩治喪 賜諡文定公始終承眷惟其竭亮勤恪信之者深也公性孝友十歲喪母哀毀如成人十七丁外艱葬祭盡禮顛沛中不廢所學兄國泰早卒與公同月日生故終身不稱觴事嫂馮甚謹官侍郎時以己官貤封焉性好學愛才所至名士如歸公退論文見之者如對山林高逸篤故人誼貧賤交終身不忘晚秉樞要從游益廣運移中涇渭秩然淸儉不名一錢俸入輒隨手盡三黨皆德之詩文典贍書法得唐人風致著有敬思堂文集薨年六十有四子五人

國朝先正事略卷十八

名臣

朱文正公事略

平江李元度次青纂

朱文正公諱珪字石君號南厓先世居蕭山祖登俊官長陽知縣父文炳官盩
厔知縣始還籍爲大興人公祖與高安朱文端公同爲湖北令相友善清名亦
相埒公父受經於高安故公自十一歲即傳高安之學年十七舉乾隆十二年
鄉試與叔兄筠同榜名震都下次年成進士選庶吉士習 國書尋授編修累
遷侍讀學士二十四年主河南鄉試奉使祭告南嶽明年充會試同考官秋授
福建糧道毀和合諸淫祠民大驚服二十八年擢按察使兼署布政使閩人裘
自位假平臺灣功驚武職獄連數十人公誅正犯一人諸受欺者皆不坐有告
家譜妄逆者讞之僅戮一撰譜者屍二十九年父憂歸三十二年補湖北按察
使時緬甸用兵公司驛務無誤無擾有亂民聚衆公鞫之不少縱然脅從者皆
得免明年調山西又明年就遷布政使秋奏立保固城工法令後任隨時修護
如潰在三十年內與原築官分賠下部議行三十六年權巡撫事奏撥歸化綏
遠二城穀十餘萬石搭放兵糧以省采買而免紅朽奏免土默特蒙古私墾之
罪以所墾牧地三千一百餘頃許附近貧苦兵民認耕納租歲六千餘兩增官
兵公費奏太僕寺牧地苦寒宜改徵折色以便民除弊皆下部議行三十八年
勘歸化城水災奏撫恤之明年按察使黃檢疏劾公終日讀書於地方事無整
頓又明年入 覲授侍講學士四十一年 命上書房行走侍 仁宗皇帝
學時初置文淵閣官 特命公直閣事主福建己亥鄉試四十五年督福建學
政將行上五箴於 仁宗藩邸曰養心曰敬身曰勤業曰虛己曰致誠
上力行之及 親政亦常置座右四十九年扈 蹕南巡授內閣學士閱江浙
召試卷五十一年授禮部侍郎主試江南督浙江學政五十四年置蕭山祭田
百畝冬還 朝充經筵講官明年經筵進講 諸皇子侍班聽講 高宗顧
謂 仁宗曰汝師傅所講甚善春總裁會試秋授安徽巡撫 命馳驛賑

水災乃擒僕五人與村民同渡賑宿泗碭山靈璧五河盱眙民以糧借懷遠鳳
臺壽民以糧及種築決堤六十餘丈民乃安復請展春賑手自散給五十七年
奏鳳穎水災 恩賞糧種免民欠萬五千兩祁門縣築城成輕騎往驗之至歙
嶺有欲中傷歙縣令者屬掌亭人以鐘錫進公恬然飽之五十九年調撫廣東
尋兩廣總督授左都御史兵部尚書皆留巡撫任嘆咭唎國入貢呈土物卻之
嘉慶元年授兩廣總督兼署巡撫六月有 旨內召曰將用爲大學士也俄以
督魁倫奏粵東艇匪駛至閩浙乃公總督任內不能緝捕之咎降前 命仍授
安徽巡撫會鳳陽等屬水災疏請賑恤親給之官吏莫敢侵時楚豫多邪教流
言皖屬多蹤伏者公曰疑而索之是激之變也乃親駐界上籌防禦偏泣頹毫
等屬聚長老教誡張文告鬮而明民大感化明年授兵部尚書調吏部皆留巡
撫任宿靈璧水合肥定遠巢來安全椒旱皆親賑之民忘其災明年蒙亳復水
賑卹如之會 高宗純皇帝上賓 仁宗馳驛召公公哭且奔先上奏曰
聞 太上皇帝龍馭上昇膽裂呼天角崩投地欽惟 大行皇帝十全功
德五福考終傳器愜心於昭在上我 皇上純孝超倫報天罔極亮闇定欲
躬行三年之喪此舉邁千古而欽萬世然而天子之孝不以毀形滅性爲奇以
繼志述事爲大親政伊始遠聽近瞻默運乾綱霈施渙號陽剛之氣如白重光
惻怛之仁無幽不浹思修身嚴誠欺之介於觀人辨義利之防君心正而四維
張 朝廷清而九牧肅身先節儉崇獎清廉自然盜賊不足平財用不足阜惟
願我 皇上無忘堯舜自任之心臣敢不勉行仁義事君之道 上嘉納
之及至京哭臨 上執公手哭失聲旋 命直南書房管戶部三庫自是
國家大政事有所咨詢皆造膝自陳不草一疏不沽直不市恩不關白軍機大
臣公第在外城遠且隘 賜第西華門 紫禁城騎馬加太子少保充 實錄
總裁典己未會試調戶部尚書時 上禁浮收漕米之弊外省以運丁貧仰
貲州縣州縣取民不得不浮於是安徽有加增銀江蘇有加耗米之請部議將
擬行矣公思之不寐綜其數較原徵加倍乃決計駁曰小民未見清漕之益先
受加賦之害不可行並令曹司以後凡事近加賦皆議駁以體 皇上損上

益下之意長蘆鹽政奏鹽價一斤加錢二文公駁曰前蘆東因錢價過賤已三
加價又免積欠二百六十萬兩餘欠展三年商力自寬且今錢價漸貴應無庸
議廣東布政司奏壓濱海沙地賦公駁曰海沙淤地坍漲靡常故照下則田減
半賦之今視上中田增賦是與沿海民計徵利非政體且民苦加賦將別有漲
地亦不敢報墾不可行後倉場衙門請預納錢糧四五十倍準作義監生公駁
曰國家正供有常經而名實關體要於名不正於實有傷斷不可行凡駁議皆
親屬稿奏　上皆韙之嘉慶五年兼署吏部尚書坐輿夫毆傷禁門兵免太
子太保辭三庫事彭文勤墮馬西華門內公呼其輿入門舁之復坐違例鐫三
級留任六年陪祀祈穀壇未曙誤行壁甬道下傷左踦　賜醫　賜食駱驛於
道遣內監賚　硃諭至第視疾且詢事三月小愈即趨　朝七年秋扈　蹕灤
陽宣　制以戶部尚書拜協辦大學士仍加太子少保八年兼掌院學士春夏
皆爲留京辦事大臣九年春　駕幸翰林院先期晉公太子太傅及幸院　賜
宴聯句　御書天祿儲才額摹刻院堂以墨蹟　賜公第公在翰林爲二十四
科前輩資最深且掌院事瀛洲典故咸且榮焉十年正月宣　制拜體仁閣大
學士管理工部事　上以是命爲遵　先帝遺詔也命詣　裕陵謝明
年春公感疾　上命遊覽西山諸勝以散其懷時公年七十有六矣九月乞
休　上曰待卿八十當爲壽尊　命戶部尚書戴公衢亨賚　賜詩十韻及
玉鳩杖　諭天寒閒二三日入直且俟日出後至南書房候　召對每入對則
預定召對後期十一月庚午寒甚乾清宮　召對畢降階忽暈蹶歸第　賜御
醫視疾　賜假兩月十二月乙亥力疾作御獻詩　上將親臨公第丁丑復
命戴公來問疾夜逾半公薨　上震悼泣諭羣臣降　制曰大學士朱珪
持躬正直砥節清廉經術淹通器宇醇厚凡所陳奏均得大體服官五十餘年
依然寒素家庭教睦動循禮法洵不愧爲端人正士昇倚方殷遽聞溘逝深爲
痛悼初六日朕親臨賜奠已賜陀羅經被可令慶郡王永璘帶領侍衛十員先
往奠醊給內帑銀二千五百兩治喪晉贈太傅入祀賢良祠己卯　上親臨
奠三爵哭不止回　宮降　制曰乾隆朝惟故大學士劉統勳蒙　皇考鑒

其品節　賜諡文正易名之典特隆顧統勳於署總督任內曾經獲咎褫職復
蒙　恩錄用至朱珪立朝五十餘年敭歷中外從未稍蹈愆尤絕無瑕玷猶憶
伊官翰林時　皇考簡爲朕師傅其所陳說無非唐虞三代之言不特非法
不道即少涉時趨之論亦從不出諸口啓沃良多援諸諡法實足當正字而無
愧著即賜諡文正毋庸內閣擬請也又曰本日朕親臨奠醊見其門庭卑隘清
寒之況不異儒素睹念遺風愴懷未已可再令皇二子前往代朕賜奠俟殯送
時派慶郡王永璘前往祖奠目送以示朕眷懷耆學至意復　撰抒痛詩十二
韻　命南書房翰林黃鉞於殯前焚之壬辰　命禮部尚書承恩侯恭阿拉
諭祭公第明年　御製碑文刻石阡門上巳日　上謁　西陵蹕路距公
墓數里　上遠眺松楸追懷愴惻　命大臣詣墓賜奠　高宗實錄成以
公總修八載　賜祭一壇長子錫經服闋後以京卿用公在翰林時　國家有
大典禮撰進雅頌詩冊文賦　高宗必嘉賞之以爲能見其大頌不忘規或
陳坐隅或　命諸　皇子　皇孫寫爲副　聖製詩時或寄示　命和公官
督撫時　仁宗皇帝在書房常頌手札積一百三十九函裝六卷歸朝纔進
上亦書數年懷公詩數十首爲二冊題曰蒹葭遺目曰山海遙思以示公
公跋云臣之蕪陋何足以當非常眷注惟有此心不敢欺耳其於大學義利之
辨通鑑治亂之由天命呼吸可通民情憂樂無間反覆敷陳不以爲迂闊而遠
於事情也公所著知不足齋詩文集　上命以刻本進　賜題律詩四章於
卷首公端凝純粹胸中無城府於經術無所不通取士務以經策較四書文銳
意求樸學才士黃景仁張騰蛟死深惘惜薦通人寒士必揚其名於朝典試事
不受外僚贈遺承宣數省平餘銀鉅萬悉不取撫安徽裁蕪湖南關陋規閩省
洋商陋規事發　欽使泣治惟公未受一錢公官於外厓岸廉峻中朝大官絕
無所援管部事持大端不親細務清操亮節海內仰之撫皖時門人汪庶子學
金來請益留匝月歸公曰何所聞而來何所見而去汪曰一談一笑無非天理
某所見乃大進矣其感人如此尤篤孝友父杖兄跪而以身蔽受之慟母氏早
世事庶母幾如母事諸兄悲愉如一體執兄喪咯血幾至毀事寡嫂盡敬撫兄

子如己子三郎故交廟不周卹嘗曰吾三十九歲夜坐忽腹脹自覺由脊上貫於頂甘液自舌下注由是流轉至老不絕乃知朱子注參同契非空言也年四十餘即獨居迄無妾媵　御製抒痛詩有云半生惟獨宿一世不貪錢其知之者深矣有兄三曰嵩曰垣曰筠筠字竹君與公齊名另有傳

傅襄烈公事略

公諱傅清姓富察氏滿洲鑲黃旗人追贈一等公李榮保次子也由藍翎侍衛洊擢副都統雍正五年授天津總兵九年　命以副都統充駐藏大臣先是西藏郡王頗羅鼐有子二長珠爾默特策布登次珠爾默特那木札勒　上獎頗羅鼐勞績令自保一子襲爵頗羅鼐以次子對十二年頗羅鼐卒　詔珠爾默特那木札勒襲郡王又慮其年幼未必能治服衆心　諭公逐處留心訪查凡有未洽之處即行指示惟期地方安靜不生事端公疏言準噶爾夷使目下進藏熬茶各隘應增兵防範幷密飭各寺廟喇嘛知之疏入　廷議酌調數千於緊要處防守毋捗張皇恐伊等聞而生懼十三年春熬茶事竣　命馳驛來京補天津總兵擢古北口提督十四年調固原提督十月駐藏副都統紀山奏珠爾默特那木札勒性情乖戾與達賴喇嘛有隙請將達賴喇嘛移駐泰甯

上訓飭之　詔公以都統銜由固原馳驛赴藏與紀山遇事籌商十二月紀山復奏珠爾默特那木札勒告其兄珠爾默特策布登聚兵攻取果弼奈事

詔公沿途細訪勿墮其術中尋　命侍郎拉布敦往代紀山公途中覆奏言珠爾默特策布登搆兵事恐未確或係珠爾默特那木札勒謀據兄地揑詞誣陷俟臣抵藏時察看情形辦理得　旨珠爾默特那木札勒乖戾詭譎留之終必生事或乘伊與兄搆兵以助戰爲名相機擒戮或俟明年章嘉呼圖克圖赴藏熬茶時以兵護送乘閒殲除二者孰爲利便其熟籌具奏十五年五月公抵藏偕拉布敦公合疏言珠爾默特策布登暴死珠爾默特那木札勒擅調兵甲運礮赴薩海　諭曰此時當靜以俟之待其自起自止俟回藏後將如何舉動之處再取進止九月疏劾珠爾默特那木札勒往後藏時誣搆卜倫第巴等籍沒其產又逐其兄子戕辱頗羅鼐舊人殆盡見帶兵二千餘在距前藏三百餘里之達木地方駐牧　諭以道途遼遠可暫聽之十月奏逆跡漸著宜相機擒治

上命副都統班第赴藏並　密諭川督策楞備兵援勦時珠爾默特那木札勒陰通準噶爾絕我郵置軍書不達者旬日公與拉公決計翦除是月十三日召珠爾默特那木札勒至通司岡公署登樓數其罪手刃之逆黨羅卜藏札什等糾衆圍樓縱火施鎗礮達賴喇嘛遣救不得入公被創自盡拉公亦遇害十一月策楞馳疏聞　上以公等爲國捐軀深用憫惜不覺涕零又　諭曰珠爾默特那木札勒反形已露若不先誅戮傅清等亦必遭其荼毒則傅清拉布敦之先幾籌畫殲厥渠魁實堪嘉閔非若漢霍光之誘致樓蘭而斬之也夫臨陣捐軀尚迫於勢所不得不然如傅清拉布敦揆幾審勢決計定謀其心較苦而其功爲尤大其各贈一等伯並入祀賢良昭忠二祠春秋致祭傅清幷入伊家祠從祀伊等子孫各予一等子爵世襲罔替並將二臣爲國捐軀之大節明白宣示使天下共知其不得已之苦心否則好事喜功者將借二臣爲口實而事外無知之人又有譏其擅開邊釁而仍邀國家厚恩者朕豈肯令是非倒置若此乎十六年春　命立祠通司岡柩至京　上親臨奠醊　賞白金萬兩治喪　賜祭　賜葬　賜謚襄烈　御製詩紀其事未幾達賴喇嘛使番部公爵班替達等禽逆黨以聞我將軍策楞班第等至藏奏珠逆僭立名號句結準噶爾求發兵爲聲援設非二臣決意除害則貽禍藏地將不可言　詔特建雙忠祠列入祀典爲實心爲國者勸自是永禁唐古特及準夷往來之使而西藏遂不封汗王貝子以四噶布倫分其權而總於達賴喇嘛我駐藏大臣增兵千有五百戍藏而國事仍不替與聞云

拉壯果公事略

公諱拉布敦姓棟鄂氏滿洲正黃旗人父錫勒達官尚書康熙五十五年公由閑散襲輕車都尉雍正七年赴北路軍營隨靖邊大將軍傅爾丹勦準噶爾於和通呼爾哈納爾公與賊鏖戰數晝夜斬獲甚衆十年隨額駙策淩敗賊於額爾德尼昭授世管佐領十三年查驗軍營超勇人員　賞戴孔雀翎十二年奉

命率兵越阿爾台山偵探乾隆元年補參領六年授副都統八年授北路軍

贊參贊大臣九年授定邊左副將軍疏言偵得布爾吉推河有厄爾特宰桑額勒愼等十餘戶駐牧布延圖河源有烏梁海得木齊札木禪等十餘戶駐牧布爾吉推河在阿爾台山梁外布延圖河源在阿爾台山梁內均距卡倫不遠現密飭坐卡侍衛等嚴防　詔軍機大臣等議尋議伊等或因避雪而來但日久未免生事準噶爾夷使哈柳現在京應諭以各守定界毋任意遊牧令還告台吉噶爾丹策凌卽撤回從之十年疏言烏梁海得木齊烏爾巴齊等避雪駐牧黃加書魯克距卡倫甚近託爾和烏蘭及布延圖哈瑪爾沙海卡倫外皆有準噶爾人嚴飭坐卡侍衛小心防範報　聞十一年還京補副都統十二年署古北口提督十三年四月駐藏副都統傅淸期滿　命公往代十月　諭曰據拉布敦奏西藏新襲郡王珠爾默特那木札勒等告稱準夷現在內亂已嚴飭各卡緊密防守如有準夷來到卽送至藏等語藏地關係緊要駐藏大臣凡事最宜查取確實權其輕重相機辦理毋得稍滋事端藏內不可容留準夷一人十四年還京授工部左侍郎仍兼副都統並署漢軍都統十二月　命仍赴藏辦事傅公亦復往十五年九月擢左都御史時珠爾默特那木札勒謀叛公與傅公決計翦除十月十三日召至通司岡公署數其罪而誅之逆黨羅卜藏札什糾衆肆逆公及傅公遂同遇害事聞　上軫悼　諭獎其奮不顧身忠誠卓越心甚苦而功甚大贈一等伯入祀賢良昭忠二祠　恩授一等子爵世襲罔替初籍隸鑲紅旗至是　命入正黃旗十六年　命立祠通司岡柩至京
上親臨奠醊　賞治喪銀萬兩仍　賜祭葬如例謚壯果並　特建雙忠祠祀之嗣子隆保襲職

班義烈公事略

公諱班第姓博爾濟吉特氏蒙古鑲黃旗人由官學生授中書遷內閣侍讀晉內閣侍讀學士雍正二年擢內閣學士五年遷理藩院侍郎坐事左遷學士九年　賜孔雀翎十一年軍機處行走乾隆元年授兵部侍郎充經筵講官四年擢湖廣總督湖南鎭筸永綏苗人不法偕巡撫馮光裕等籌勦閱兩月事竣
優詔獎敘五年丁母憂六年仍直軍機處七年授兵部尚書兼議政大臣管理藩院事十一年署山西巡撫尋　召還十三年授內大臣赴金川軍營辦理糧餉加太子少保六月赴軍前督攻昔嶺一路尋署四川巡撫八月復赴軍前坐事降侍郎十四年以副都統由四川赴青海辦事十五年調赴西藏辦事未至西藏郡王珠爾默特那木札勒謀叛駐藏都統傅淸左都御史拉布敦設計誅之旋爲逆黨羅卜藏札什所害十二月公抵藏擒羅卜藏札什等伏誅十六年諭防準噶爾窺藏十七年　召回京補都統兼管理藩院事仍充軍機大臣十八年署兩廣總督緝獲增城東莞奸民王亮臣等寘之法明年　召回京授兵部尙書赴北路軍營署定邊左副將軍當是時準噶爾內亂杜爾伯特台吉策楞輝特臺吉阿睦爾撒納和碩臺吉班珠爾等相繼率屬降準噶爾臺吉達瓦齊昏暴狀　詔定於明歲進勦　諭公籌辦軍務十月奏擒烏梁海宰桑車根赤倫等收戶口千餘復遣兵擒瑪木特等盡收其屬　諭曰班第自抵軍營以來奮勇果斷調遣合宜其予世襲子爵授領侍衛內大臣仍賞白金千兩十二月授定北將軍入都　陛見諮陳軍務二十年正月兩路出師公以定北將軍出北路阿睦爾撒納副之額駙科爾沁親王色布騰郡王成袞札布內大臣瑪木特爲參贊永常爲定西將軍出西路薩賴爾副之郡王班珠爾貝勒札拉豐阿內大臣鄂容安爲參贊兩副將軍各領前鋒三千先進將軍參贊繼之兩路軍各二萬五千馬七萬匹西路出巴里坤北路出烏里雅蘇臺各攜兩月糧約會於博羅塔拉河時兩副將軍皆準夷渠帥建其舊纛先進各部落望風崩角其同族大臺吉噶爾藏多爾濟及舊回酋和卓木先後迎降於是所至臺吉宰桑或數百戶或千餘戶攜湩酪獻羊馬駱駝道左師行數千里無抗顏行者瀚海舊少雨至是則大雷雨以五月朔長驅至博羅搭拉河距伊犂三百餘里兩軍皆會而是時達瓦齊在伊犂日縱酒爲樂不設備比聞大軍至急遣親信兩宰桑出令箭徵兵而自率親兵萬人走保伊犂西北百八十里之格登山阻淖爲營我軍獲其諜軍者具悉國中解體狀士氣倍奮爭渡伊犂河長驅追襲將及格登山夜遣降夷阿玉錫等率二十餘騎往覘道路阿玉錫卽乘夜建大軍之纛大呼入其營萬衆瓦解達瓦齊以二千人宵遁餘皆不戰降黎明我二十

餘騎遂收其衆八千還大營達瓦齊踰冰嶺南走回疆僅存百餘騎以爲什城
阿奇伯克霍吉斯爲己所善也投之而霍吉斯已承我將軍檄即執之以獻弁
纛前青海叛賊羅卜藏丹津獻俘京師　上御午門受之皆赦其死　詔獎
公功封一等誠勇公　賜寶石頂四團龍服金黃緞朝珠而阿睦爾撒納亦晉
封雙親王食雙親王俸餘陞賞有差於是天山南北二路皆不血刃而定初四
衛拉之分部也綽羅斯治伊犂和碩特治烏魯木齊都爾伯特治額爾齊斯土
爾扈特治雅爾土爾扈特北去輝特治之部各有汗非有君臣之分也自綽羅
斯渾臺吉汗強盛伊犂始爲四部盟長抗衡中國者數世　上擬俟事定仍
衆建而分其力而阿睦爾撒納志未饜必欲爲四部總臺吉專制西域特欲出
自　朝命則無後患乃目眡於額駙科爾沁親王使與公爲難阿睦爾撒納輒
隱以總汗自處擅調兵不服　賜衣翎頂不用副將軍印自用渾臺吉菊形篆
印移檄各部諱其降自言統領蒙古滿漢兵來平此地又陰使哈薩克布魯特
流言非己總四部邊不得安與其黨曉夜聚謀意叵測將軍參贊先後密以聞
有　詔令阿睦爾撒納九月至熱河行飲至禮同四部臺吉受封而阿逆前與
額駙約期七月下旬俟　命額駙歸不敢奏至期無信而入覲期迫公乃趣之
行令喀爾喀親王額林沁多爾濟與之俱旋奉　旨以阿睦爾撒納逆形已著
宜乘其未發誅之如已入朝可追及則追誅之時阿逆已就道且有哈薩克貢
使隨行公恐哈薩克驚疑遂不敢發阿逆中途遷延及八月中旬尙無信疑事
且中變十九日行至烏隆古河距其舊游牧不遠乃詭言暫歸治裝以副將軍
印交額林沁使先行從閒道北逸使迎其孥於扎布堪河則　上已密諭烏
里雅蘇臺大臣阿蘭泰幷其弟班珠爾收之不半日而賊使果至得不遣阿逆
既叛賊四出煽亂伊犂諸喇嘛宰桑爭劫掠軍臺蠭起應之時大兵已撤僅留
兵五百駐伊犂歸路斷又阨魯特與賊不合者賊皆先以計遣入朝所留皆其
黨羽公與鄂容安等力戰走二百里至烏蘭庫圖勒被圍力不支遂各自盡
上初聞公等陷賊信　命傳諭公等以兵少力弱爲賊所困非失守封疆可
比宜相機脫出或忍死以待大兵不必遽以身殉及聞公等引決自裁狀

上大悼惜即以公子巴祿襲誠勇公爵二十一年三月大軍復定伊犂將軍兆
惠富德等窮追至哈薩克逆黨次第就縛阿逆竄死俄羅斯七月　詔曰班第
鄂容安靈櫬將次到京前已降　旨親臨祭奠並令三品以上大臣齊集用昭
優卹其令入祀昭忠祠尋　賜祭葬如禮諡義烈明年　特建雙忠祠祀之
御製詩紀其事二十六年　命圖形紫光閣　御筆親爲製贊

鄂剛烈公事略

公諱鄂容安字休如號虛亭滿洲廂藍旗人大學士鄂文端公長子也雍正十
一年進士選庶吉士軍機處行走乾隆元年授編修入直南書房遷侍講轉侍
讀擢詹事時文端公承　旨奏辭再三　諭曰朕用人悉秉至公古云非喬木
之謂有世臣之謂蓋大臣子弟果能立志向上斯不愧世臣可爲國家宣力朕
觀鄂容安及張廷玉之子張若靄朱軾之子朱必堦皆能遵守家訓祗受國恩
況容安若靄向蒙　皇考命在軍機處行走原欲造就成人此次擢用乃朕
量材加　恩即寓裁成之道秋八月　命入上書房隨福敏行走七年以與聞
副都御史仲永檀密奏留中事免官八年　命仍直上書房授祭酒十年署兵
部侍郎襲三等伯爵十二年授兵部左侍郎十三年充會試副考官兼翰林院
掌院學士管理國子監十月授河南巡撫十二月以辦送金川兵差妥協　賞
戴孔雀翎十四年疏陳文武各屬官優劣　上嘉之河臣顧琮公往署總漕
諭公就近料理豫省河務豫省有伏牛山居嵩山南界連秦楚二省袤延八
百餘里山深箐密公於查閱營伍之便周歷查勘飭員弁不時巡察以防伏匪
又豫省各關其近秦省者陝州有硤石關靈寶有函谷關閿鄉有大谷關近楚
省者浙川有荊子關信陽有平靖關桐柏有犂靶口俱通商大道公恐奸宄潛
藏飭行保甲嚴禁　諭獎其諸事綜覈時衛輝參將阮玉堂因鞭責兵丁過甚
致譁躁公以玉堂失職應題參但兵丁譁鬨遽參營弁恐啓驕悍之漸奏請嚴
拏兵丁定擬後解玉堂任　上是之尋　賜所襲爵號曰襄勤開歸陳三府
地勢窪下多水患非開濬溝渠不足以宣洩公歷查諸郡幹河如賈魯河大沙
河渦河俱各深通惟惠濟一河上流淤墊須開濬其各支河內應開濬者開封則

有鄭州之金水河七星河中牟之樂河祥符之城東乾河南陽儀封之周家河尉氏之乾河陳州則有太康之燕城河西華商水之洧河睢甯之東西蔡河枯河古黃河項城之蔡河洸河歸德則有甯陵之舊沙河考城商邱之沙河睢州之横河桃河司家河姬家之大城河鹿邑之清水河黑河皆為承受溝洫貫注幹河之要遣公酌量工程難易或分年帶挑或借給口糧用民力籌辦並於各屬挑濬處每歲終核勤惰為舉劾使工員咸知慎重疏聞　諭曰如此留心方副委任勉之十月　上巡幸河南公奏紳民感沐　皇仁願捐銀五十八萬七千餘兩充公用　諭曰朕巡幸方岳一應費用皆準開銷正項曾何藉於輸將鄂容安此奏甚錯謬著傳　旨嚴飭其紳民樂輸之項俱著令給還先是湖廣總督永興與布政使嚴瑞龍疏劾湖北巡撫唐綏祖婪贓累萬奉　旨削職逮問永興尋丁憂回京　諭新督阿里袞嚴審至是阿公參奏瑞龍收受平餘等款　命公赴楚會審四月合疏參永興於進京時私受賄賂　詔奪永興職交部治罪五月訊明綏祖並無婪贓情事惟縱容鑪頭私買銅鉛添鑄瑞龍收受平餘四千八百兩入己屬實　上命給還綏祖家產來京候旨錄用並敕部另擬永興等罪公尋疏言河北鎮屬九營暨臣標左右二營公費不敷查南陽等十縣官租積穀不過二萬餘石銀不及四千兩各州縣民食既有常平義社等倉原不藉此接濟請撥歸各營疏下軍機大臣議行八月調山東巡撫時濟南府屬夏秋被水糧價抗而沿海之登萊青三府地僻山險轉運尤難公奏請照乾隆十三年例暫弛海禁招商前往奉天糴運以資接濟商船出入照例稽察從之十七年疏言運河全隄自臺兒莊至德州千有餘里業稱卑薄每年伏秋兩汛兼風雨浸汕又漕船往來下撒施縴日漸殘塌臣與河臣顧琮會籌應及時估修計需銀十五萬三千餘兩又舉隄向無堡房應照黃河例每二里建堡房二需銀二千一十八兩得　旨允行十月調江西巡撫時上猶縣逆犯何亞四獲公親往勘地勢奏請移駐千把總及巡檢縣丞等官用資彈壓從之十八年擢兩江總督十一月　命同侍郎嵇公璜等查勘高家堰堤工並籌辦下河疏濬事宜十九年奏言江南地廣事繁胥役最工作弊臣查得淮安等府屬有稽賑弊混得贓分肥者蘇州等府屬有收漕舞弊婪贓者徐州府屬有辦差工料滋弊者除將各犯嚴懲外如本官於中染指及知情故縱者嚴加治罪即失察亦分別懲警至胥役原有經制名數乃江浙胥役非冒缺頂補即永遠充辦一役在冊外有無名白役至十數名之多因公訛詐大為吏治民生之累現飭各屬稽查嚴禁頂補朋充俾易約束得　旨嘉獎四月加太子少傅八月　上以杜爾伯特台吉策楞輝特台吉阿睦爾撒納先後來降　詔以公年力壯盛勇敢有為一切緊要機宜均能曉暢著速赴行在面聆指授軍行事宜十二月授西路參贊大臣偕總督劉公統勳籌辦糧馬二十年正月定邊右副將軍薩喇勒哨探兵由西路進勦　命公同進且　詔公於進兵時凡準回部落內有與漢唐史傳相合可援據者一一詢之土人細為記載以資採輯五月大軍定伊犂直抵達瓦齊所居之格登達瓦齊遁公偕喀爾喀郡王青袞雜卜等收其遊牧獲達瓦齊之叔及其孥並喇嘛六千人六月達瓦齊就擒公同班第公駐守伊犂時阿睦爾撒納為定邊左副將軍蓄異志謀據伊犂公與班公密疏劾之　命趣阿睦爾撒納赴　覲熱河尋命公與薩喇勒以兵至塔爾巴噶台相機擒勦會阿逆中道叛逆黨應之台站斷公與班公被陷力戰自盡都統策楞公以狀聞　上軫悼卽令其次子鄂津襲襄勤伯爵二十一年柩至京　上親臨奠醊　詔祀昭忠祠　賜祭葬如例謚剛烈　特建雙忠祠　御製詩旌之並　命誠逆黨阿巴噶斯克什木耳於柩前致祭二十六年命圖形紫光閣　上親製贊公好學嗜義與雷公鋐同直上書房每欲雷指其闕雷曰聲色貨利一無所染果決有擔當可為君信但每見相國公如春風風人君倘未至此耳公深然之自兩江　召赴西陲以八日夜馳抵京師既入對還至兵部不歸家母夫人就見之一慟而別及其　賜謚也閣臣以公由詞館起家擬文烈文剛以進　上抹二文字取剛烈二字合之蓋　聖主深知其忠義果決故不拘常例如此

明果烈公事略　附查林

公諱明瑞字筠亭姓富察氏滿洲鑲黃旂人一等承恩公富文子也由官學生

襲世爵授二等侍衛乾隆二十一年　命以副都統銜赴西路軍中時阿睦爾撒納叛竄哈薩克公隨定邊將軍達勒黨阿追之再戰皆捷授副都統二十三年夏追擊推索隆集寨逃人八十餘戶降之殲其拒戰者收駝馬軍器得　旨嘉獎遷戶部右侍郎明年授參贊大臣　御前侍衛　詔以公領兵奮勇加號承恩毅勇公五月隨將軍兆惠勦逆回霍集占於葉爾羌　賞雲騎尉世職八月逆酋大小和卓木遁公率銳卒九百追及之賊衆六千餘負嵎固守公奮擊大敗之賊恃其馬力復來拒戰陣斬五百餘級生擒及傷斃者無算　賞戴雙眼花翎其一等承恩毅勇公世襲罔替二十六年伊犂回部平　詔圖形紫光閣　御製贊曰椒室懿親年少志雄請可造就俾學從戎獨出獨入既忠且壯屢建宏勳愜予所望遂權都統轉左侍郎授領侍衛內大臣二十七年授伊犂將軍明年敘功給騎都尉世職三十年二月烏什小伯克賴黑木圖拉等聚衆五百餘人乘夜焚掠據城爲變公派副都統觀音保往援旋聞駐烏什之副都統素誠自戕公即統兵進時參贊納世通先帶兵至烏什之鄂托巴什及觀公至納世通派令守隘毋進勦復具牒止公進兵公不可仍統兵進奏入　上嘉之抵烏什賊衆二千出犯公及觀公擊敗之奪砲臺七殺賊二百餘黨負創入城城堅山險公毅長圍困之有　旨命查勦素誠狂縱激變納世通凌辱回衆及副都統弁塔哈彈壓兵敗狀　詔尚書阿桂赴烏什傳　旨將納世通弁塔哈正法賊困守既久謀夜襲大營公偵知之嚴備以待賊至掩擊之賴黑木圖拉中箭死賊復推其父靄阿奇木爲首死守公簡巴圖魯兵六百人中夜攜雲梯潛往薄其城先登東北隅賊未覺挺刃交下守陴賊驚竄官兵循城北至東南毀其　天明收軍仍逼城築壘斷其樵汲賊糧盡內潰縛獻首逆四十二人遂克烏什城　詔責公未將所獲犯嚴訊起釁緣由及素誠激變罪狀遽行正法　命奪職留任尋與阿公奏回部事宜入則均如所請行三十二年緬甸滋擾緬督楊應琚措置乖方獲罪三月　詔以公總督雲貴兼兵部尚書議政大臣經理軍務發滿洲兵三千及滇蜀兵二萬餘大舉征緬十月授將軍仍管總督事議分兩路進兵公由木邦孟艮攻東路參贊額爾登額由猛密老官屯攻北路約會於阿瓦以九月二十四日出師連旬雨潦又負糧以牛不能速至芒市易糗糧以行十一月二日始出宛頂越八日整隊至木邦守賊望風先遁留參贊珠魯訥按察使楊重英以兵五千守之公自率兵萬二千結浮橋渡錫箔江遂進攻蠻結賊衆二萬立十六柵環濬深濠列象陣以待領隊大臣觀音保等麾兵先據山之左賊來爭不得上翼日兩軍相持未決而觀賊柵甚堅其法立巨木爲柵而聚兵其中我鎗礮僅及其柵而賊從柵隙擊我兵輒中此賊長技也總兵哈國興請分三路登山俯而薄之軍士皆奮時出邊已逾月始與賊遇一呼直逼其柵有黔兵王連者先躍入十餘人繼之縱橫扶擊賊惶亂不知所爲多被殲遂破一柵乘勢復攻得其三而十二柵之賊皆宵遁當鏖戰時公分兵爲十二隊首先陷陣目受傷仍策馬指揮不少挫我兵以一當百羣象皆返奔盡賊自新街交綏以來從未經此大創已觳觫不敢復抗矣捷聞　諭曰明瑞秉性純誠親冒矢石雖目受鎗傷猶鼓勇直前摧堅陷銳尤宜特沛恩施用示優異現在所襲之公係承恩世爵可特授一等誠嘉毅勇公賞給黃帶紅寶石頂四團龍補服以彰殊績所有原襲承恩公著伊弟奎林承襲十二月師次革竜地近天生橋賊於山頂立柵拒守公令副都統達興阿領兵二千由大路進佯爲奪渡之勢自督兵從間道繞至上游乘霧渡河進據山梁賊驚潰殲賊二千餘軍聲大振進至象孔迷失道而軍糧已罄集諸將議進止無敢言退者公念糧既斷勢不能復進又慮猛密路之師或已先入於法不當退聞猛籠有糧且其地近猛密冀可得北路聲息乃定計就糧猛籠賊探我兵不向阿瓦又覆我病卒知官軍糧盡即悉衆來追及我於章子壩我軍且戰且行每日先以一軍拒敵即以一軍退至數里外成列待軍至則成列者復迎戰公及觀公哈公等更番殿後步步爲營每日行不三十里自象孔至小猛育二千餘里凡六十日而後至至則從逆土司皆遁果得窖米二萬餘石濟軍時已深入二千餘里會歲除而北路猛密之師無消息三十三年春乃取道大山土司向木邦以歸盡焚猛籠餘糧人攜數升以自給將至大山又有蠻化之捷先是賊之躡我也每夕駐營相距十餘里至是我兵營蠻化山巔賊即營於山半公謂

諸將曰賊輕我甚矣不決一死戰將益肆毒於我無噍類也賊久識我軍號每晨與我三吹波倫卽起行賊亦起而追我明日復吹波倫三則我軍盡出營伏箐以待詰旦賊聞波倫聲果蟻附而上我軍萬衆突出鎗礮聲如雷賊惶遽不及戰輒反走趾頂相藉我兵乘勢反擊死者四千有奇自是每夜遷屯二十里外不敢逼公休兵蠻化數日取所得牛馬犒士而賊之先一日過者已柵於要路我軍至攻之不能拔得波竜人引由間道循桂家銀廠舊址而出會賊於正月十八日已潰我木邦之師戕珠魯訥執楊重英於是木邦之賊亦至額爾登額之進猛密也遣間老官屯有賊欲先取之旣至攻柵不能克頓兵月餘

上以公久絕軍報趣額爾登額援之於是老官屯之賊亦至公抵小猛育賊已蝟集四五萬我軍僅分七營距宛頂糧臺二百里而額爾登額之援不至公乃令軍士乘夜出而自與諸領隊大臣及巴圖魯侍衞數十人率親兵數百斷後及晨血戰萬賊中無不一當百已而領隊大臣扎拉豐阿中鎗死巴圖魯侍衞皆散觀公發數矢連殪賊尙餘一矢欲復射忽策馬向草深處以其鏃刺喉死公負數創亦慮落賊手力疾行距戰所已二十里氣僅屬乃從容下馬手自割辮髮授家丁使歸報而縊於樹下家丁以木葉掩其尸去時二月十日也事聞

上震悼　特旨照班第例從優議卹　御製詩輓之四月柩至京　上

親臨賜奠醊　賜祭葬諡果烈入祀昭忠祠並於京師特建專祠曰旌勇春秋

致祭　御書折衝扞蓋四字額其祠公天性忠勇得人心章子壩之役賊日增我兵日少孤軍轉戰兩閱月未嘗一敗每晨起卽躬自督戰且戰且撤及歸營率以昏時勺水猶未入口糧久絕僅啖牛炙一臠猶與戰士共之所將皆飢疲創殘之卒體恤倍至有傷病者不忍棄令士舁以行故雖極困憊無怨言其死也非不能自拔歸蓋以阿瓦未平慴無以返命　上亦有全師速出之

旨而道梗不得達展轉徬徨決計以身殉而又不忍將士之相隨死也結隊徐行全師至小猛育距宛頂不過二百里度皆得自達然後以身死賊中嗚呼烈矣方軍勢日蹙時公戰益力嘗語諸將曰賊已知我力竭然必決死戰者正欲賊知我　國家威令嚴明將士用命雖困極無敢不盡力則賊知所畏而後來者易於接辦此其謀國之深尤非忼慨赴死者所能及矣然公之死緬人不知也閱月餘威猶震屢遣使達貝葉書乞降　上命拒之明年經略傅公至益恟懼求和乃班師而額爾登額以罪重置極典四十四年　高宗御製懷舊詩列公五功臣中子惠倫襲一等公爵

弟奎林年十七卽以勳貴子弟從征準噶爾彎弓躍馬刻苦自奮閒讀書能小詩人不覺其爲戚畹也性剛果尙廉節豁達英邁尤遠於權勢與季父忠勇公弗善也其他直涕唾視之每酒後論當世人才罕所當意所慕惟王保保王保保者元擴廓帖木兒明太祖所稱奇男子者也征緬甸金川俱在行間身經百戰被創不動有疾不介意騎馬飮酒自若待將領嚴而於士卒甚恕遇移營取一磚坐營門內視各士卒帳房行李畢至然後卽安否則不先入幕也每日肉一盤菽乳湯一盂與下同甘苦故皆樂爲用金川之役將軍溫公兵潰於木果木而阿公達烏之軍不動由公守隘口與賊日夜數十接殺傷過當故也身無長物尤不問家計不憙佛法惡番僧尤甚捕盜賊及奸宄有殺無赦而必不濫及無辜由侍衞積功至都統金川平圖象紫光閣襲承恩公出爲伊犁將軍被參贊海祿劾削公爵久之授臺灣提督西番科爾喀犯邊　命以參贊大臣往西川薨於行次　上惜之祭葬有加禮子二其一出爲果烈公後

阿襄壯公事略　子誠武公豐伸額

公諱阿里袞字松崖姓鈕祜祿氏滿洲鑲黃旗人父音德官至領侍衞內大臣諡愨敏公由二等侍衞授總管內務府大臣乾隆四年授副都統尋授兵部侍郎五年僉都御史朱必堦往山東勘災調戶部侍郎六年侍郎梁詩正疏請令八旂人丁分置邊屯　命同大學士查郎阿往奉天等處相度定議尋疏言甯古塔黑龍江所屬之吉林烏喇齊齊哈爾一帶平疇沃壤五穀皆宜江繞於外閒實於中山木取資不盡實堪屯種奏入經議政王大臣議以拉林阿爾楚哈最爲膏腴地請先移駐滿兵千名屯墾種地將來著有成效由近及遠漸次舉行　詔如所請八年湖南巡撫許容劾糧道謝濟世狂縱各款總督孫嘉淦請革濟世職御史胡定以許容挾私誣陷奏　上命公會鞫得容鍛鍊冤誣

及嘉淦贈徇扶同狀　詔濟世復職容等論罪有差卽　命署湖南巡撫尋調山西十二年調撫山東明年秋仍調山西蒲州民與陝西朝邑民爭黃河灘心灘地互控　詔偕陝撫陳宏謀會勘以十之六給晉民十之四給秦民耕種　上從之十五年擢湖廣總督先是總督永興布政使嚴瑞龍疏劾巡撫唐綏祖巧詐營私累商肥橐各款　上命公及豫撫鄂容安會鞫尋奏綏祖無贓款惟縱容鑪頭私買銅鉛添鑄屬實部議奪職有　詔永興瑞龍宜反坐綏祖來京候　旨公尋調兩廣總督東莞縣民王亮臣等糾黨散劄謀不軌公馳赴增城捕匪二百七十餘人實諸法得　旨獎敘未幾以母憂回京九月補戶部侍郎兼管工部十九年授步軍統領二十年署刑部尚書授都統尋授戶部尚書二十一年夏　命以領隊大臣赴西路軍營定西將軍達勒黨阿者公從兄也時方率師至雅爾拉賊衆迎拒公至領兵進擊陣斬百七十餘人生擒十一人追至里努喇復遇賊二千奮擊敗之殲賊三百四十有奇擒其宰桑南扎布等　上嘉之尋　詔回京二十二年　命爲領隊大臣辦巴里坤事務會達勒黨阿獲罪　詔以公襲果毅公爵尋坐逆首阿睦爾撒納乘間逃竄降補戶部侍郎兼副都統九月沙拉斯嗎呼斯等遊牧復叛掠臺吉公帶兵二百偕都統滿福進勦獲男婦二百餘口二十三年正月我兵進勦路擒嗎呼斯等四月自魯克察赴巴里坤時將軍兆惠領兵薄葉爾羌城以四百餘人渡黑水進擊小和卓木霍集占率賊衆二萬圍之道遠馬乏堅壁固守者三閱月先是
上命選馬三千餘匹濟軍以公爲參贊大臣自哈密進發擢兵部尚書兼都統二十二年正月副將軍富德統兵至呼爾璊遇賊騎五千轉戰五日夜會公解馬亦至乘夜分途斫陣賊大潰斬馘千餘餘衆負創遁逆酋大和卓木中鎗走我兵復進屢敗賊將軍兆惠遂全師而出有　旨嘉獎賞雲騎尉世職七月逆首霍集占逃阿爾楚爾公及參贊大臣明瑞阿桂二公進擊賊大潰盡奪其家屬輜重逆回二千餘乞降復踰嶺追勦逸賊九月　命以參贊大臣留葉爾羌辦事　賜戴雙眼花翎二十五年夏　召回京　賜紫禁城騎馬公行次雅木扎爾聞賊掠臺站圍城堡卽回哈什哈爾帥師力戰大敗之擒伯克邁喇木等

論嘉其應機立辦迅速可嘉其子豐伸額授三等侍衛次子倭威額授藍翎侍衛十月擢公領侍衛內大臣　命圖形紫光閣　上親爲製贊二十六年署禮部尚書充經筵講官明年授御前大臣又明年署陝西巡撫加太子太保二十九年授戶部尚書協辦大學士兼管禮部事三十三年授參贊大臣往雲南軍營尋署雲南總督授副將軍駐永昌疏言沿邊夷民俱已復業請於今冬借給銀兩購買籽種牛具督行耕種秋成後照時價交米還項其不敷兵糧在各土司地方採買稽省輓輸費得　旨嘉獎三十四年九月偕經略大學士傅公合疏言猛拱土司渾覺等來降且願爲嚮導進攻阿瓦獻象牙牛隻等物並採買旱稻運送軍前　上嘉之是月師次蠻暮十月至新街時傅公偕副將軍阿公領兵新街東岸有賊三千餘船百餘扼河以拒公據戞鳩江西岸派官兵七百餘人進勦伏賊百餘藏寨中我兵奮勇衝入賊遁又一寨藏賊三四百人我兵一擁而進賊棄壘逃奔餘賊亦宵遁我軍奪寨三殺賊五十餘人　論曰初次接仗卽如此獲勝　覽奏甚欣慰十二月以疾薨於軍事聞　天子震悼　詔嘉公久侍禁廷敭歷中外公誠恪慎宣力有年　命入祀賢良祠　賜祭葬如典禮　予諡襄壯三十五年　上以公先世額亦都遏必隆並以崇勳建立家祠得膺祀典　特詔以公祔祀而其父領侍衛內大臣音德著一併入祠用彰勳蓋四十四年　御製懷舊詩列五功臣中公子四人長豐伸額由侍衛襲果毅公爵乾隆三十四年擢領侍衛內大臣管理三庫尋署兵部尚書授御前大臣兼都統總管內務府大臣三十七年金川用兵時溫福爲將軍
詔與阿桂並爲參贊大臣五月以巨礮擊傾東瑪賊巢力戰遂克東瑪
上嘉之六月攻破固卜濟山梁盡獲其碉卡七月攻克色爾渠大碉及卡房百餘十一月克明郭宗沿途碉卡敗賊於二雅山十二月克嘉巴山梵念經樓擒僧格桑之父澤旺　詔以豐伸額爲副將軍與溫公阿公議分三路進兵遂駐軍宜喜三十八年夏進太子少保六月木果木師潰仍扼駐宜喜不動十一月阿公收復小金川始奉　命移兵丹壩三十九年冬攻克凱立葉山梁　賜元狐冠及貂褂尋攻格魯克古了口奪賊碉五十寨三百遂通丹壩四十年夏克

桑噶爾木城及勒吉爾博山梁進攻遜克爾宗圍耕合分三路並進賊不能支遂取石碉十二敗賊奔實盡殲之　詔曰豐伸額乃巴圖魯額亦都之孫能繼其祖其果毅公爵即係額亦都所傳襲著於果毅字下再加繼勇二字以示優獎七月偕海蘭察等攻章噶壘戰克之八月與阿公四面分攻克勒烏圍官寨及轉經樓喇嘛寺四十一年正月克瑪爾古當噶山梁遂進圍噶拉依賊巢捷聞　詔再賞一等子爵暫令公弟布延達賴承襲是月調戶部尚書　賞戴雙眼孔雀翎二月金川平　賜緞四十端白金四千兩四月凱旋　上行郊勞禮賜　御用鞍轡馬一匹　命圖像紫光閣　親爲製贊尊　命管崇文門稅務署左都御史兼署理藩院尚書十月授步軍統領兼管太常寺樂部四十二年兼管禮部事務十月薨　高宗軫悼　賞陀羅經被派散秩大臣帶領侍衛十人往奠茶酒贈太子太保　賜祭葬諡誠武

陸朗夫中丞事略

公諱燿字朗夫一字青來江蘇吳江人自幼貧苦承庭訓六歲受孝經論語以古賢自期乾隆十七年舉順天鄉試考授中書入直軍機處由戶部郎中出知登州府調濟南再遷運河道按察使權布政使事母病乞養歸終喪　天子命視運河授山東布政使權湖南巡撫才一年薨公性淡泊不慕榮利惟於仁民利物之事朝夕實究多識前言往行故事理通達無盤錯之難凡處事必衷諸道不意爲異同所見既審莫可搖奪爲郎官時公卿籍以決疑議其守濟南也上書徐中丞請截留南糧爲積貯計任河道時上書總河姚公請疏泉源修月河任提刑時以徒犯罪輕請免解司以省苦累又與幕客約廩餽之案以十日爲期不以遷延累州縣干擾署承宣時以流外壅積請停分發又以虧空多請定耗羨倉穀數　上皆韙之歲甲午在運河任壽張逆匪王倫作亂距濟寧州二百里人情洶洶有欲閉城者公不可曰寇未至先閉城門是示之怯也且何忍拒吾民使散逸被賊害且脅誘耶乃募鄉兵拒守而身坐城闉任稽察民大安賊知濟寧有備不敢南向已而　王師奏捷一城雞犬不驚咸重公鎮定有方略云先是公直樞垣至日晡猶不退猝有急務立辦傅文忠公深器公屢薦之　上亦知公深凡　巡幸必令扈從所奏察虧空事宜及救荒策均蒙　嘉獎初選大理府改登州升西寧道改調運河皆以母老蒙　聖恩體恤及爲藩司會巡撫國泰年少跳踉嗜酒好聲伎而喜怒失當贖貨至亡算公規之弗聽反積怒事輒齟齬青州同知員缺公稟補王某國不聽改補汪某公不下委劄巡撫自給之公曰山東竟可無布政司矣遂以母病乞假不許乃自爲奏上之得報可初無不爲公危也及巡撫敗　上益稱公去就明決而後任藩司于某竟與國同抵罪焉母病痰疾必得公侍側乃少安既得請而故宅無可居乃僑居禾中夜不解衣聞母聲息即起扶掖之積六年遭喪既葬起督運河堤工公博稽詳驗成備考六卷遂由藩司拜南撫之　命湖南鹽務有歲餽公至峻卻之時鹽價奇昂遂勒減其半社倉捐穀未輸者六萬二千餘石計貯穀已足請停止催收見屬吏有親老猶赴補者惻然閔之奏請申明定例凡親年七十以上者雖有次丁俱許終養一時中外官歸養者千餘人嶽麓城南兩書院肄業者多經費苦不足請將積存息銀三千兩交商生息爲膏火資其初涖長沙也夢吟七言長句記一聯云能開衡嶽千重雲但飲湘江一杯水會總督特昇額公以閱兵來長沙公迎謁畢還署總督來候公方午食見所食皆菽乳菜韭訝之公曰天久不雨地方官戒殺清齋爲祈雨耳總督素豪侈聞言矍然詈其奴曰吾此來傳食酒肉如山何不以祈雨告耶既歸寓乃盡撤之人美總督之知過而益歎公之清德其感人者速也公卒於乾隆五十年六月二十三日年六十有三遺疏上　上深悼惜既而事有與公涉者　諭及之猶太息不置公奏社穀免徵事在臨終前一月得　旨允行　批劄回奏方伯承恩啓告柩前觀公泉下愛民之心時公歿二十餘日矣生平篤內行厚宗黨不立講學名而造次必於儒者冠昏喪祭世俗所習常而戾於禮者概屏弗用所輯切問齋文鈔分學術風俗教家服官選舉財賦荒政保甲兵制刑法時憲河防十二事皆近時急務多經世之文其自著曰河防要覽甘薯錄切問齋古文朗夫詩集若干卷歿祀鄉賢湖南祀公名宦有專祠公歿後桐城張侍郎若渟曾疏請將甘薯錄飭交江浙大吏令民間學種爲備荒之用

國朝先正事略卷十九

平江李元度次青纂

名臣

王蘭泉侍郎事略

公姓王氏諱昶字德甫號述庵學者稱蘭泉先生江蘇青浦人父士毅年四十五無子禱於靈隱寺夢人贈以蘭遂生公少穎異博學善屬文家貧作固窮賦以見志乾隆十八年進士歸選班二十二年 高宗南巡 召試第一 賜內閣中書協辦侍讀入直軍機處史文靖蔣文肅梁文莊皆待以國士洊升刑部主事員外郎郎中三十三年以言兩淮鹽運提引事不密罷職時緬甸未靖文成公阿桂以定邊右副將軍總督雲貴奏請以公佐軍事遂至騰越出銅壁關擊賊江中勝之緬酋乞命阿公屬公草檄允其降班師旋永昌既而緬甸貢表久未至復從阿公如騰越三十六年四川小金川土司澤旺之子僧格桑不靖金川應襲土司索諾木應之 詔尚書温福代阿公移師四川勦辦奏 旨授吏部主事從温公西路軍進討温公屬公作檄斥僧格桑罪遂克班爛山進攻日耳寨阿公奉 詔由北路進兵兼督南路公復從阿公軍攻克美美卡以皮船渡水克小金川僧格桑逋澤旺降檻送京師進討大金川阿公奏公無兄弟母年七十餘明大義勖以殫心軍事今從軍五年矣得 旨遷員外郎三十八年至當噶山山脊絕險官兵營壘與賊錯處兩雪甚夏温公兵潰木果木阿公亦退兵至翁古爾壟時警報絡繹 詔旨疊至公力疾叱馭懸崖日行數百里夜治章奏軍書於礮火矢石中無誤無畏冬大兵復進擄美美卡攻大板昭小金川平擢郎中復從討大金川克勒烏圍刮耳崖四十一年三路兵合攻益急索諾木等率衆投罪僧格桑先病死以其首獻公草露布告捷於是兩金川悉平公在軍中前後九年凡加軍功十三級紀錄八次凱旋至良鄉 駕幸黃新莊郊勞用戎服行禮 賜茶 賜宴紫光閣 賞賚優渥奉 旨王昶久在軍中懋著勞績可授鴻臚寺卿 賞戴花翎在軍機處行走時漢人由科甲起家 賜花翎者惟大學士于公敏中及公而已尋擢通政司副使四十二年擢大理卿四十四年乞假歸營葬冬授左副都御史四十五年扈 駕南巡恭和
御詩七次回 鑾次嘉興授江西按察使抵任檄府縣力行保甲禁族詞訟獄之習坐堂皇六十餘日決獄百餘案丁母憂哀毀盡禮服闋補直隸按察使調陝西奏命盜逃犯宜於定案時速行通緝從之逆回田五倡亂奉命備兵長武時賊勢張兵少公試礮巡城籍丁壯繕守具民以無恐京外大兵皆過長武用車馬以萬計公飛書草檄立辦之洎班師迄無一誤河南亂民秦國棟等戕官奉 命緝捕獲之五十一年遷雲南布政使雲南銅政繁公盡發故籍書銅政全書五十卷示補救調劑之術五十三年調江西布政使明年擢刑部右侍郎五十八年以病乞休 上鑑其老允之 諭以歲暮寒俟春融歸明年歸名所居曰春融堂嘉慶元年以 禪受大典至京與千叟宴四年 純皇帝升遐復至京謁 梓宮蒙 召見 勅建言公密封以進不留草夏歸青浦以分償滇銅虧田宅入官居廟廡朋舊贈遺以刻所著書五年重遊泮宮十一年六月六日病亟口授謝 恩表自定喪禮初七日雞鳴公曰時至矣遂薨年八十有三公之扈 駕巡山東江浙也古帝王聖賢名臣陵墓祠廟嘗分遣致祭乾隆己卯庚辰壬午分校順天鄉試辛巳癸未分校會試壬子主順天鄉試皆以經術取士士之出門下為小門生及從游受業者二千餘人在京師與朱笥河互主騷壇有南王北朱之目又嘗主婁東敷文兩書院 欽定通鑑輯覽同文志一統志續三通等書皆奉 勅與纂修焉又奉 勅刪定三藏經咒編譯佛典深於禪理者不及也前後奉使勸鞫高郵州假印重徵江陵縣偷減堤工等七案研求虛實無枉縱公之學無所不通早歲沈文慤選其詩與王鳳喈鳴盛吳企晉泰來錢竹汀大昕趙升之文哲曹來殷仁虎黃芳亭文蓮為吳中七子名傳海外晚宗杜韓蘇陸侍讌賡歌皆稱 旨詞擬姜夔張炎古文力宗昌黎眉山碑版之文照四裔積金石文字數千通書五萬卷所至朋舊文讌提唱風雅後進執經請業舟車錯互戶外屨恆滿士藉品藻以成名致通顯者不可勝數公治經與惠氏棟同深漢儒之學詩禮宗毛鄭易學荀虞言性道尊朱子旁及河津餘姚諸家不區門戶始入京師會秦文恭纂五禮通考即以吉禮

屬公生平重倫紀尙名節在軍中和平簡易自科爾沁王以下皆親重之爲司寇時與阿文成爲舊識他非所契嘗訓子曰易言比匪之傷非匪人之能傷比者自重其傷也少與王鳳喈錢竹汀同學同年至是同歸老相與講求問學跌宕湖山尤快事焉自來文學與武功文章與政事判然兩途至於漢宋互異朱陸殊科治樸學者以詞賦爲虛華論性天者譏訓故爲繁碎分茅設蕝莫能相通而得其一皆足以名世惟公達於經健於文富於詩詞精於考證達於政事韜略研窮於性理又北至輿桓西南出滇蜀外所過名山大川皆足開拓心智增長識力渟泓渹瀠不名一家可謂通儒也巳所著春融堂詩文詞集六十八卷金石萃編百六十卷青浦詩傳三十二卷詞二卷湖海詩傳四十六卷湖海文傳七十五卷　國朝詞綜四十八卷明詞綜十二卷征緬紀聞三卷蜀徼紀聞四卷滇行日錄三卷屬車雜志二卷滇詔紀程適桑日錄商洛行程記豫章行程記雪鴻再錄使楚叢談臺懷隨筆各一卷青浦縣志太倉州志蒲褐山房詩話如干卷皆行世餘若天下書院志朝閒錄等書未刻者尙十餘種

紀文達公事略

乾隆三十有八年　純皇帝特開四庫全書館以河間紀公爲總纂官公貫徹儒籍旁通百家凡六經傳注得失諸史異同子集支分派別以及詞曲醫卜之類罔不抉奧提綱溯源竟委每進一書仿劉向曾鞏例作提要冠諸簡首　上輒覽而善之又奉　詔撰簡明目錄存書存目多至萬餘種皆公一手所訂評騭精審識力在王仲寶阮孝緒之上藏諸七閣褎然巨觀眞　本朝大手筆也公諱昀字曉嵐一字春帆晚號石雲世爲河間獻縣著姓祖天申有善行歲饑出粟數萬石活人無算父容舒官姚安知府先是郡爲九河入海故道天雨則汪洋成巨浸中夜輒有火光公大父夢火光入樓中而公生光遂隱人以爲公實神物化身也少奇穎讀書目數行下夜坐暗室目閃閃如電光不燭能見物比知識漸開光亦斂矣乾隆丁卯年二十四領順天鄉試解額初閱中擬朱文正首卷以公二場表儷語冠時乃定公第一而文正亞之時阿文勤劉文正典試事榜發皆以得人賀二公復　命遂以二人姓名　上聞公與文正皆早受　特達之知職此故也明年文正中第公遲至甲戌成進士選庶吉士授編修己卯典試山西庚辰分校禮部試辛巳京察記名以道府用壬午分校順天鄉試提督福建學政癸未遷侍讀父憂歸服闋補侍講充日講起居注官晉右庶子戊子授貴州都勻知府旋以四品服留任擢侍讀學士坐泄漏運使盧見曾事謫戍烏魯木齊辛卯　召還授編修癸巳擢侍讀總纂四庫全書與內廷翰林一體宴賚同事者爲陸副憲錫熊陸侍郎費墀而公實綜其成綰書局凡十有三年體例皆其所定丙申擢侍讀學士直文淵閣知起居注己亥擢詹事晉內閣學士壬寅授兵部侍郎仍兼直閣事改任不開缺異數也甲辰充會試副考官乙巳晉左都御史丙午除禮部尙書充經筵講官戊申　賜紫禁城騎馬典武會試自後爲總憲者五長禮部者三壬子以畿輔水災奏請截留南漕數萬石設粥廠十賑饑民得　旨六月開賑後增五廠自季夏至明年四月全活無算嘉慶元年丙辰典會試調兵部尙書己未典武會試癸亥六月壽八十　上遣官賚上方珍物　賜之　命教習庶吉士是年奏婦女猝遭強暴捆縛受污不屈見戕者例不旌表臣謂捍刃捐生其志與抗節被殺者無異如忠臣烈士誓不從賊雖縛使跽拜可謂之屈膝賊廷哉請　勅下所司議與未被污者略示區別　予旌表下部議行乙丑正月復調禮部拜協辦大學士加太子少保管國子監事二月十四日薨於位年八十有二有　詔紀昀學問淹通由翰林洊歷正卿擢襄綸閣服官五十餘載辦理四庫全書始終其事十有餘年最爲出力可賞陀羅經被派散秩大臣帶侍衛十人前往賜奠並賞白金五百兩治喪葬　賜祭葬　予諡文達公於書無所不通尤深漢易力闢圖書之謬一生精力備注於四庫提要及目錄不復自爲撰著令人所見狹偶有一得輒自矜創獲而不知皆古人所已言或爲其所已闢公胸有千秋故不輕著書其所欲言悉於四庫書發之而惟以覺世之心自託於小說稗官之列其感人爲易入自文集外所著閱微草堂筆記凡七種中多見道之言性坦率好滑稽有陳亞之稱然驟聞其語近詼諧過而思之乃名言也在　上前嘗以片語解紛實錄館諸甄敘或言其過優　仁宗以問公公不置可否但云臣

服官數十年無敢以苞苴進者惟戚友僚臣爲其先人題主或銘墓雖厚幣輒
受之　上輾然曰然則朕爲　先帝推恩何不可之有某科考試差後有
宣布前列詩句姓名者臺臣密以告　上召公問之公頓首曰如臣卽洩漏
者問何故曰書生習氣見佳作必吟哦或記誦其句出而欲訪爲何人手筆則
不免於洩漏矣　上含笑事遂寢少與朱文正公不相下有文人相矜意後
見文正所爲文大歎服以爲向不知公吾過矣自後交誼乃益摯去

畢秋帆尚書事略

嘉慶二年秋七月兵部尚書湖廣總督世襲輕車都尉鎮洋畢公薨於辰陽行
館公久在行閒著勳績及移駐楚南籌畫善後之策苗境粒甯　上聞公積勞
遘疾手足不仁卽馳　賜上藥　諭以安心調攝公自念受　恩深重且當三
楚多事不敢以私廢公力疾視事有加無瘳遂致不起遺疏入　九重軫悼贈
太子太保　諭祭文有性行純良才能稱職鞠躬盡瘁恤死報功之褒可謂生
榮死哀也已公諱沅字纕蘅一字秋帆自號靈巖山人由休甯遷太倉州後析
置鎮洋遂占籍焉少穎悟六歲母張太夫人手示毛詩離騷過目卽成誦太夫
人工詩著有培遠堂集公承母訓稍長讀書靈巖山從沈文愨德潛惠徵君棟
游學業益邃乾隆十八年中順天鄉試旋授內閣中書入直軍機處大學士傅
文忠尚書汪文端裘文達咸以公輔期之二十五年進士　廷對纚纚數千言
議論凱切進呈擬第四　上親擢第一是歲始定新進士前十人於讀卷日
引見公儀觀秀偉進止有度　天顏甚喜臚唱授修撰館中經進文字出公
手皆典重有體遷右中允再遷侍讀充日講起居注官教習庶吉士轉左庶子
充會試同考官三十二年　上親耕耤田　御觀稼臺宣示　御製詩給筆
札令賡和詩成進　覽稱善是冬授甘肅鞏秦階道召見　諭曰汝軍機舊屬
達於政治不徒文學優長也到官卽留辦新疆經費局又從總督出嘉峪關察
勘屯田自木壘河至吉木薩往還數萬里途中多紀行詠古之篇尋調安肅道
三十六年擢陝西按察使入　覲具言甘肅頻年苦旱狀有　旨諭督臣加意
賑卹并免積欠四百萬尋擢陝西布政使護理巡撫時大兵征金川由陝入蜀
公督理臺站三十八年河渭洛三水溢入朝邑界公馳往分別賑卹全活甚衆
擢陝西巡撫歲旱禱太白山得甘雨清理八旗及提標馬廠空地六百五十餘
頃募民開墾納賦爲賞卹之用又奏修西嶽廟及元聖周公墓訪其後裔置五
經博士以奉祀事濬涇陽龍洞渠灌溉民田又以秦中碑版最多萃而置之府
學俾無散佚在陝六載兼署西安將軍者再署陝甘總督者一　特賜戴孔雀
翎　恩遇之隆漢大臣莫及焉丁母艱甫及一年　上以陝西任重復起公
署巡撫事會甘肅回賊陷河州逼蘭州城公檄調滿漢兵先後赴援又請調閩
八旗勁旅令大臣總統援應事平　上諭閣臣曰畢沅在陝西聞甘省逆賊
滋事卽能悉心調度事事妥協並有先辦而與朕旨相合者朕甚嘉焉可賞給
一品頂戴其後平涼逆回倡亂攻掠通渭靜甯驛道梗塞公復調兵助勦又分
兵出關道統其後俾不得他竄公之盡心國事不分畛域多此類也五十年調
河南巡撫是時河南北頻年旱而河水泛溢壞田廬公旣受　命卽奏請截漕
二十萬石平市價以濟民食被災各州縣展賑兩月其徵收未完銀米視被災
分數或全免或緩徵俱荷　允行　手敕報曰如此盡心民莫必徼天佑朕爲
彼一方民慶幸也遂增給三十萬石以賑之尋奉　命詣桐柏山求淮源公親
履嶄嵒繪圖以進蒙嘉獎　御製淮源記述其事未幾　賞穿黃馬褂擢湖廣
總督未行以伊陽拒捕案被議仍留巡撫任五十二年河決睢州溢甯陵商邱
永城鹿邑柘城諸縣　詔大學士阿文成公臨視會同籌畫自夏迄冬凡五閱
月蕆事撫卹災黎蠲緩借種全活無算明年河北三郡旱𨗨　旨撥運米麥十
萬石減價平糶又令常平社倉不拘常例糶借兼行又濬治百泉丹河九道堰
引水溉田俾飢民得受僱值尋授湖廣總督時江水暴漲溢入荊州城下游州
縣多淹沒公以江心窖金洲阻塞水道爲上游之害亟命拔去蘆葦居民毋得
占據仍於北岸築壩逼溜南趨以資保護修葺城垣堤岸及官署民房以工代
賑又革除鹽課陋規禁絕私販每歲溢銷十數萬引五十九年入　覲天津行
在　賜御製詩隨於蹕次賡和自陳早衰多病乞京職自效　溫諭不允是秋
坐失察湖北姦民傳教左遷山東巡撫臨清館陶諸州縣被水𨗨　旨加兩倍

賑卹豁免秋糧及本年漕米遣官分赴豐收處購運糧食備來歲平糶六十年恩詔普免各省民欠公査出東省節年所欠正耗銀四百八十七萬兩有奇常平社倉米穀五十萬石有奇咸奏除之時已得再任湖督之　命拜疏而後行惟恐弗及也初入楚境聞苗疆有警即馳赴常德籌畫轉餉既而大學士福公四川總督和公先後涖楚掛調六省兵會勦供支日不下數萬公移駐辰州督運軍儲轉餉將相繼　大兵既擒首逆吳半生等乾州永順永綏保靖諸苗五百餘寨先後詣辰乞降公承　詔撫諭咸感泣叩頭去嘉慶元年春湖北枝江賊起誆稱白蓮教而宜都長陽長樂教匪一時應和四出焚掠公馳赴枝江與巡撫惠公調兵進勦連破蕭家巖栗子山長嶺衙諸寨時北省標營兵皆調赴苗疆姦民乘虛煽誘分擾諸縣當陽保康來鳳竹山相繼陷　詔諸大帥分路攻勦而公與將軍舒公攻當陽即選驍勇扼山監殲其外援三千人賊悉力死守公親督將士以火攻克其東門賊退守西北復攻拔之殲賊二千餘擒僞帥楊啟元等縣境悉平事聞　優詔褒美賞輕車都尉世職復馳至襄陽督同鎭道邀擊賊於齊河口破之時貝子福公總督和公相繼徂謝公密奏乾州已復首逆就擒惟石柳鄧未獲而以十萬之衆駐守瘴烟癘霧中苗人見有重兵生計無資石逆轉得從中煽亂不若因其窮困許以自新酌撤苗寨官兵而於四面設兵防守其有出外滋事及同類讎殺者用以苗攻苗之法可不再煩兵力詔下其章於軍中議之未幾大兵破平隴斬石柳鄧等逆　詔公馳往苗疆籌議善後及撤兵事二年春抵乾州周歷三廳撫諭苗寨清釐民苗地畝給還耕種咸伏地感泣各歸生業各省兵次第撤回公還　旨留駐辰州奏請移提督駐辰州而以辰州協駐乾州洞庭協駐常德又於花園汛添設總兵以永綏協保靖營隸之諸要隘皆撥兵屯守聯絡控制其苗寨酌設士弁以資約束又估修城堡營房賑難民卹殉難官弁及紳士婦女皆得　旨勅部議行而公遽以炎瘴致疾薨於軍年六十有八朝野惜之公識量宏遠喜慍不形於色遇僚屬以禮議事不執己見人人皆得盡其言若大疑難事衆莫識所措者公沈機獨斷雖萬口不能奪出任西陲時拓地二萬餘里名臣宿將往來邊徼皆與之上下諏咨洞悉利弊歷數鎭職事修舉不以察察爲明煦煦要譽所薦拔多至大僚每入覲　命在南書房和詩備顧問所進古器物　御製詩文紀之太上皇帝禪受禮成恭進典誥一篇淵雅得體　賞賚優渥前後所　賜御筆及上方珍物不可勝紀性篤孝遇二親諱日哀慕涕零嘗以幼孤承母教始得成立奏達　御前　上賜經訓克家四大字顏於靈巖南麓築樓以奉御書待兩弟友愛視諸姪如己子兩妹早寡爲置產贍其孤甥生平篤於故舊尤好汲引後進如吳中書泰來嚴侍讀長明程編修晉芳邵學士晉涵洪編修亮吉孫觀察星衍等皆招致幕府公暇詩酒唱酬無虛日性好著書鉛槧不去手謂經義當宗漢儒故有傳經表之作謂文字當宗許氏故有經典辨正及音同義異辨之作謂編年之史莫善於涑水續之者有薛王徐三家徐雖優於薛王而所見書籍猶未備且不無詳南略北之病乃博稽羣書考證正史手自裁定始宋訖元爲續資治通鑑二百二十卷別爲考異附於本條下凡四易稾而成謂史學當究疏別故有史籍考之作謂史學必通地理故於山海經晉書地理志皆有校注又有關中勝蹟圖記西安省志之作謂金石可證經史宦跡所至搜羅極博有關中中州山左金石諸記詩文下筆即成不拘一格要皆自運性靈不違大雅之旨有靈巖山人詩集四十卷文集八卷公一生得力在善讓而肯爲人任事嘗直軍機期滿當出友人諸君重光屬公代公未及答而諸竟去公夜坐無事適陝督黃文襄廷桂疏至言新疆屯田事遂熟復之後數日廷對策問屯田事條對獨精核進呈擬第四卷　上改第一而諸君居其次其侍　親耕亦係代友值班是日　上詢布穀戴勝是二是一公對布穀即戴勝　上稱善因垂詢出身甚悉此　簡在之所由也　上後語大臣朕曾於籍田中簡拔一人即謂此云

劉文恪公事略

公諱權之字德輿號雲房湖南長沙人父暐澤字湘客雍正庚戌進士由主事遷郎中出知泗城府有政績兄校之乾隆辛巳進士授檢討晉中允改郎中典試浙江督學貴州皆稱職公舉乾隆二十五年進士改庶吉士習　國書由編

修晉中允洗馬毋憂歸服除適四庫全書目錄提要成公嘗爲纂修官議敘補侍讀轉右庶子五十年大考二等擢大理少卿晉本寺卿遷左副都御史五十二年大挑直省舉人公條陳積弊請派出王大臣於　命下之日即赴內閣住宿其各部院司員俱迴避不令持稟入閣畫諾並請派科道官二人稽查及令步軍統領衙門會同五城御史一體巡察　上覽奏嘉納如所請行是年所選得人都人士翕然稱之公意蓋有所指也五十六年擢禮部侍郎嘉慶三年調吏部左侍郎四年　仁宗親政激揚彰癉飭官常首擢公左都御史時湖南採買頗爲民累公縷陳地方吏奉行不實往往藉端肥橐各情弊幷請赴鄰邑採辦以免派累得　旨通諭各督撫嗣後採補倉穀務飭所屬在豐稔鄰縣接時值採買不許向本地派買幷將向來胥吏積弊嚴行查禁至社倉原係本地殷實之戶好義捐輸爲備荒之用近來官爲經理大半借端挪移日久幷不歸款遇歉歲顆粒全無以致殷富不願捐輸正人不願承辦是向來良法徒供官吏侵漁亦應一律查禁此後各省社倉仍聽本地殷富擇公正者自行辦理不假官吏之手以杜弊端而裕民食四川舉人朱珮條陳軍務前後數萬言公悉爲代奏尋以編修洪亮吉投遞書函語多狂直未即呈進有　旨查詢公自請嚴議　上以公人品端正節次所陳奏事皆切實改爲降三秩留任未幾遷吏部尚書　賜紫禁城騎馬舊例部院截取人員祗歸單月銓選公議增京陞一班庶常散館以知縣用者五缺後用其一公議令到班即選大挑舉人除新科不計仍截止近三科不得與挑公請合新科一幷計算皆著爲令七年充軍機大臣管理戶部三庫事　賜居海淀會三省教匪戡定　上以公素日陳奏多所建白兩次　命優敘九年考績　詔以公在軍機處小心勤慎復下所司優敘尋調兵部尚書出勘河南河工差還調禮部尚書協辦大學士加太子少保尋因保奏軍機章京欲將中書袁煦列入袁煦者公房師紀公昀女壻也侍郎英和劾公瞻徇有　旨降編修尋還侍讀晉侍讀學士十一年遷光祿卿　命偕侍郎瑚素通阿往勘通州剝船虧損數幷嚴禁封雇民船之弊旋命往真定勘獄還擢內閣學士九月遷左都御史十二年遷兵部尚書仍　賜紫禁城騎馬十五年協辦大學士再充會典副總裁七月　上行秋獮禮命偕儀親王永璇尚書明亮勒保等留京辦事十六年　上幸五台　命仍同留辦五月拜體仁閣大學士管理工部事務充國史會典館正總裁復太子少保十七年管理戶部三庫事十八年考績　上以公襄贊綸扉夙夜匪懈命優敘尋以目疾請假　賜御醫診視許原官致仕給半俸歸里後猶蒙恩賜福字如意諸珍物二十三年六月有大星隕於湘東照江水皆赤越翼日公薨壽八十　優詔悼惜　賜祭葬如例諡文恪公性精明而出以厚敭歷京秩五十餘年以學行結　主知當官能舉其職所數奏書不令人知雖至親骨肉莫能述而疊典文衡實漢大臣中所罕覯計分校順天鄉試三校禮部試一典江南鄉試二貴州鄉試一順天鄉試二主禮部試一督安徽山東江蘇學政各一監臨順天鄉闈再讀　殿試卷四閱大考翰詹卷二門生故吏徧天下而公鑑空衡平未嘗有所私暱也子若璩以廕授主事官貴州直隸州若珪由副榜官員外郎出爲湖北知府署漢黃德道死粵寇之難

王文端公事略

國朝二百年來由大魁陟宰輔者凡數人順治丙戌則聊城傅公以漸丁亥則武進呂公宮己亥則崑山徐公元文乾隆丁巳則金壇于公敏中己未則番禺莊公有恭戊辰則會稽梁公國治辛巳則韓城王公杰也繼王而起者己亥則大庾戴公衢亨癸丑則吳縣潘公世恩而已數公相業皆可稱而王文端公風節爲尤著蓋公在相位實與和珅同列凡不附己者輒齮齕之公援以大體不爲悻悻壯頰之事而遇所當執屹不與和珅同卒能密贊　廟謨明正其罪此其所以尤難也公立朝四十餘年凡五與會試考前明三主禮部試者王元美輒推爲盛事我　朝苑文肅李文勤陳文貞朱文端張文和史文靖皆三主會試諸城劉文正公長白介愛社宗伯則四主會試其五主會試者自熊文端公德定圃宗伯外得公而三然則公之敭歷遭逢疊司文柄可謂獨際其盛已公字偉人號惺園一號畏堂先世自山西洪洞遷陝西之韓城生而端凝好學由拔貢生得教諭未任遭父喪服終貧甚爲書記以養母尹文端陳文恭爲江南

督撫時皆禮公入幕府兩公皆名知人而最賢公謂爲正士乾隆庚辰舉鄉試
次年舉會試先是　純皇帝嘗語近臣本朝百餘年來陝人無大魁者至是
公應殿試讀卷官進列第三　上親拔爲第一人時值西陲戡定魁選適得
西人比引見風度凝然　上益喜爲詩紀之由修撰累遷侍讀右庶子侍講
學士少詹事入直南書房充日講起居注官旋晉內閣學士歷工刑吏禮四部
侍郎擢左都御史　上詢及母夫人年歲　御書南陔承慶額賜之癸卯母
憂歸甲辰即家擢兵部尚書趨赴　行在謝恩　高宗曰汝來甚好君臣久
別知汝應念我然汝儒者朕不欲奪汝情歸終制可也公感泣時朱文正公屆
驛相遇於行帳歎曰　上待公不薄哉乙巳服闋充經筵講官軍機大臣
上書房總師傅　賜紫禁城騎馬乾隆五十一年丁未春拜東閣大學士總理
禮部事　賜居第花園各一所戊申臺灣平圖形紫光閣　上親爲製贊明
年平廓爾喀再圖形閣中　上製贊如初庚戌加太子太保甲寅冬公壽七
十　御賜額曰贊元錫嘏　賜聯曰臚名芸館魁多士耆福台階引大年及珊
珠冠服上珍爲之壽丙辰以足疾辭退兩書房軍機禮部事戊午仍值軍機歷
充四庫三通國史　實錄諸館總裁公爲人廉靜質直素行無瑕疵在政府誠
於奉職　純皇帝知公深和珅雖厭公卒莫能去也如此者十數年及
仁宗親政和珅以罪誅公意益得發攄矣然公審念大臣所當爲者非盡於所
能言獨居意嘗邑邑深念而不怡將告歸復上疏其略曰竊惟　皇上親政
以來　恩威並濟內外臣工無不洗心滌慮共砥廉隅臣年齒既衰智識愈鈍
更何有千慮之一得惟是積弊相沿有極重難返而又不可不亟加整飭者一
各省虧空之弊起於乾隆四十年以後州縣有所營求即有所餽送往往以缺
分之繁簡分賄賂之等差此豈州縣私財直以　國帑爲賞緣之具上官既甘
其餌明知之而不能問且受其挾制無可如何間有初任人員天良未泯小心
畏咎不肯接收上官轉爲說合懦者千方抑勒強者百計調停務使受代而後
已一縣如此各縣皆然一省如此天下皆然於是大縣有虧空十餘萬者一遇
奏銷橫征暴斂挪新掩舊小民困於追呼而莫之或恤靡然從風恬不爲怪名
爲設法彌補而彌補無期清查之數一次多於一次寬緩之銀一限不如一限
輾轉相蒙年復一年未知所底竊謂嘉慶四年以前之州縣此時或遷他處或
經物故原難責之現任補償然從前州縣用度不節因而侵挪倉庫今　皇
上整飭紀綱大吏皆以廉節相尚豈從前上司專講酬應州縣反覺寬紓今茲
上司各矢清廉州縣轉形拮据耶乃州縣則任催罔應上官亦莫展一籌意或
有苦樂不均未之調劑歟有賢否不分因以觀望歟尚宜廣求整飭之法以冀
倉庫漸歸充實也一各省驛遞設立驛丞專司凡有差使各按品級乘騎之外
加增不過二三騎多則驛丞不能派之民間也照常給廩之外一無使費使臣
及家人等知驛丞之位卑俸薄無可誅求也迨後裁歸州縣百弊叢生請先言
其病民者州縣管驛可以調派里民於是使臣乘騎之數日增一日有增至數
十倍者任意隨帶多人無可查詢由是管號長隨辦差書役乘間需索差使未
到火票飛馳需車數輛及十餘輛者調至數十輛百餘輛不等騾馬亦然小民
舍其農務自備口糧草料先期守候苦不堪言又慮其告發也則按畝均攤甚
而過往客商之車概羈留賣放無怪小民之含怨也至於州縣之耗帑又有無
可如何者差使一過自館舍鋪設以及酒筵種種糜費并有賞緣餽送之事隨
從家人有所謂抄牌禮過站禮門包管廚等項名目甚繁自數十金至數百金
多者更不可知大抵視氣燄之大小以爲應酬之隆殺其他如本省上司及鄰
省大員往來住宿亦需供應其家人藉勢飽慾不饜不止而辦差丁胥浮開冒
領本官亦無可稽核凡此費用州縣之廉俸斷不能支一皆取之庫帑而虧空
之風又以成矣議者謂驛站裁歸州縣當時係爲調劑郵政起見每年一驛錢
糧自數百金至數千金付之微員既非慎重之道且遇緊要差使及護送兵差
之類額馬不足必須借資民力是以定議裁改不知驛站未歸州縣以前豈無
緊要差使豈無護送兵差之類當其時必已另設臺站或調撥營馬或籌款購
買事竣各有報銷與驛站兩無關礙若州縣管驛則平常供應亦有不可數計
者然則虧空之弊大半因之欲杜虧空先清驛站當亦轉移之要策也況體恤
民隱尤爲急務乎今軍務既竣　皇上勤求治理似無大於此二者但以積

重之勢不可不思至當之方或改復舊章或博稽衆論斟酌盡善斷自　睿裁
從此倉庫盈而鄉政肅天下幸甚疏入　上嘉納焉嘉慶四年公以腹疾乞
休　命公明安率太醫視之並　賜內府人葠九月復請告　温旨慰留許扶
杖入　朝七年秋復請　詔予在籍食俸加太子太傅八年二月　陛辭　詔
將　皇考御前陳設玉鳩杖一枝加恩賞給俾得敬承　遺澤朕賦詩二章
親書條幅并書聯語以寵其行再加賜人葠一斤用資頤養并頒饌品賜餞令
馳驛回籍所過地方官在二十里以內者妥為照料以示朕優眷老成至意
賜詩有云直道一身立廊廟清風兩袖返韓城足以概公生平矣五月公抵里
奏謝　手勅報云一路平安實深欣慰京師見望雨澤未能霑足川楚軍務略
有端緒亦未全靖也特諭卿知之又　賜香袋藥錠等物六月疏謝　手勅云
卿在家頤養努力加餐益增康健京中自四月半得雨麥收不過五六分晚禾
日見芃芃川楚軍情甚好大約五六月內可全靖矣嗣是公每有陳奏必奉
手詔垂問八月奉　勅云卿在家頤養想益康健中元日經略奏報邪匪全靖
朕承　天恩　考佑實深欽感特諭卿知之二十日起程幸山莊見住兩
閒房行宮遙望西秦彌增想念十月　手勅云卿在家安善覽奏欣慰今賜卿
神糕並如意願永茂遐齡長延福壽十二月　賜勅云嚴寒冱凍諸惟珍攝用
迓春祺益綿福履九年正月奉　手詔云新春介祉福履益綿遙望關雲曷深
記念親書福字并荷包等物附使帶去賜卿以迓鴻禧是月十日公及程夫人
壽皆八十　御書福綏燕喜額并壽佛如意等珍物　命巡撫方維甸於其生
日賚至家　賜之　賜詩有云　兩朝調鼎文思被八秩齊眉壽域宏十二月
公入都叩謝　詔許乘肩輿至隆宗門外扶杖入內朝　召見後屢有食物之
賜並疊前韻　賜之十年正月初十日薨於京邸　優詔悼閔　贈太子太
師入祀賢良祠　賞陀羅經被派榮郡王綿億帶侍衛十員往奠茶酒並　賞
內庫銀二千兩治喪　賜祭葬如例謚文端公既歷典乾隆乙未戊戌丁未己
酉庚戌禮部試又嘗為湖南江南浙江順天考試官一督福建學政三督浙江
學政一典武會試所進多佳士其於門下士相待甚篤然未嘗少涉私引教以
必為君子而已嘗訓及門云為政之道當開誠布公不可有意除弊此弊除他
弊興矣性寬厚然於世之以姑息為寬大者極不然之曰縱惡以取名如　國
家何少從武功孫酉峯游聞關閩正學及見陳文恭闡性命躬行之說益自信
生平於浮屠老子法未嘗言及亦不加排斥有語及者輒不對曰吾未嘗習此
也所著有葆醇閣集惺園易說行於世

孫文靖公事略

公諱士毅字智冶別號補山浙江仁和人生而穎異讀書目數行下初贈公以
家貧欲俟其長即服賈學使勞菁岳先生見而異之乃使習舉業將應童子試
期迫公晝則誦習夜屬文漏三下思臥則起行庭中往還數四復搆思既而倦
極沈沈睡矣夢中驚覺蹶然起以頭觸壁令極痛神氣大爽如此者屢日遂澈
夜不倦藝大進補弟子員讀益勤盡公一生自楹垣偃直以及宣力邊疆昕夕
未敢憚勞皆少年磨厲所致也乾隆己卯舉於鄉年已四十辛巳成進士歸候
選班其明年　上南巡　召試第一授內閣中書入直軍機處陞侍讀雲南
緬匪不靖大學士傅文忠公督師令主章奏師還遷戶部郎中庚寅典湖南鄉
試督學貴州擢大理少卿授廣西布政使調雲南就遷巡撫總督李侍堯以贓
敗坐不先舉劾落職發軍臺贖鍰其家不名一錢　上轉嘉其廉潔行　命
纂校四庫書授編修書成超擢太常少卿復出為山東布政使時巡撫國泰以
貪敗代之者為明興公遇事多所匡正明公出巡公慮其傔從索擾委丞倅官
與偕行有婪索者即稟聞明公亦聽之會有　旨查虧帑實數明公數月未奏
公以為不可明即令代草疏疏入　上曰國泰等罪不可逭矣立　賜自盡
公尋遷廣西巡撫調廣東粵民多獷悍正供銀米州縣不能征及奏銷往往墊
解黠者遂延抗不繳公詳核寔為冊賦法以清婪壩盜藪也屢治不悛復糾衆
拒捕傷官公率兵張旗鼓環其変而圍之命縛獻渠魁否則還其民赭其地遂
獲盜首七人寘諸法總督富勒渾縱僕婪索公以實奏即　命公讞獄成
上嘉其持正授兩廣總督臺灣林爽文反公以閩粵海道相接而潮州最近嚴
兵為之備未幾　王師渡海果調粵兵且徵餉皆叱嗟辦　上大悅晉太子

太保　賞戴雙眼花翎一等輕車都尉會安南國王黎維祁爲其臣阮惠所逐
其母妻幼子敏關籲救　上命公往公時在潮先馳赴龍州奏至而　旨方
下公遂自請出關並詗知維祁在其國頁才縣境亦招聚義兵圖恢復飛驛以
聞　詔公由廣西直抵黎城別　命雲南提督烏大經由蒙自進阮惠遣將拒
於壽昌江又分兵屯嘉觀公至壽昌擊破之進兵至市球江賊守禦甚固會日
暮我兵陽岸與相持陽於下游造浮橋作欲渡狀以綴賊密遣總兵張朝龍於
上游暗渡繞出賊後賊大亂公卽勒兵乘筏鼓勇前殲其衆其屯嘉觀者遊擊
張純走之而副將慶成設伏要害亦擒斬指揮黎廷等天已明乘勝至富良江
賊大驚曰江在國門外無江是無安南也遂盡收戰艦泊南岸悉衆拒守公察
賊陣弗整急覓船筏載兵百餘先勦江心賊奪其大船一賊稍退少閒復來凡
五六戰斬獲甚多賊膽落公因昏黑中賊不知我兵多少遂以所有船筏盡載
兵令提督許世亨等於亥日五鼓直衝彼岸賊不知所爲我軍分路追奔賊死
者不可勝計有十餘船順風而逸張純追及之賊反拒我兵圍其船焚而殪諸
江無脫者獲其僞印三遂克黎城黎氏宗族及百姓等俱伏迎道左阮惠遁歸
富春是役也賊衆四萬守江我兵先至者僅千人公親統大軍入其國所向披
靡烏大經之師但遙作聲援而已乃傳　旨復維祁封並馳報廣西巡撫孫永
清送其家屬歸事聞　上封公一等謀勇公　賜寶石頂下　詔班師公亦
藐視小醜遵　旨凱撤而黎維祁本孱主也孤立無助阮惠乘閒率餘黨傾國
而來倉猝閒衆寡不敵維祁聞惠至輒攜家屬遁國內無主民皆竄賊勢復聚
公欲以死報　國策馬直犯其鋒千總薛忠挽公馬泣曰損大臣有傷　國體
公怒擊以鞭碎其兩耳而馬首已被牽回不能再進矣乃先率兵渡市球江奪
據北岸以待後隊之至總兵李化龍行至浮橋失足溺水橋隨斷世亨等沒焉
公遂入關維祁與其母子俱至安置南甯時乾隆五十四年正月三日也公上
疏自劾辭公爵繳還　恩賞　上以撤兵太早引爲己過釋公罪允所辭公
爵以福康安代之　命公仍駐鎮南關調度阮惠知得罪　天朝悔懼求內附
公嚴斥之既察其誠且以黎氏昏亂不堪立國遂與福公偕奏安南不必用兵
狀　上從其議尋授公兵部尙書充軍機大臣入直南書房　賜第一區
賞紫禁城騎馬典順天鄉試是冬授四川總督蜀中多盜鑄百物騰踊公請發
價收繳以杜其弊　上韙之下其法於他省未幾江南書吏冒征事發總督
書麟獲罪調兩江總督公至民遮訴多涉官吏爲別其重輕將親研鞫無任縱
徐州王平莊漫口未合馳抵毛城鋪督工蕭碣山靈璧宿州及虹縣之十二社
皆被水力籌疏洩及撫卹事宜曆稱　旨授吏部尙書協辦大學士西藏巴勒
布以貿易搆釁奪據聶拉木地川督鄂輝請之公往攝其任籌軍糈駐打箭爐
嗣以牛病轉運多遲親赴察木多途除蛭厥處復至前藏藏地陸步皆山
有瓦合丹達拉利諸名其中七十二嶺最高者上下三百里盛夏雪湧如朝自
暮頂順流下卽成冰淋滑不受趾公乃募土人立其巔以繩繫腰縋而上稍進
處則步行然兩旁雪深無底一失足卽杳不復見拉利山下有海子徑十里更
涉水春秋冬則踏冰而渡寒裂肌骨爲運道所必經公每遇險要必身先士卒
人人感奮芻茭糗糧得無誤壬子八月廓爾喀平　詔圖二十功臣像於紫光
閣公與焉　御筆親製贊旋拜文淵閣大學士會福康安和琳駐藏謀善後凡
所經畫可垂守公年且七十矣事未竣而湖南苗反延及蜀之秀山公馳遏其
衝頃之賊爲大軍所蹙潛來窺公發兵縱擊斬首二百餘級擒賊目二自後無
敢入川境者嘉慶元年湖北教民創白蓮教擾至酉陽州公營於苗容廬勦賊
賊屯小坳公由閒道進攻出不意冒雨登山先分兵襲其坐仙坪賊驚竄無何
喊聲四起我兵不及賊十之一公令參將何元卿圍守山梁獨率二十人回營
調防守兵六百率都司馬瑞圖等往斬賊數百乘勢攻賊陣忽動知公至大呼
馳下賊前後受敵遂不支元卿愈奮厲殺賊直至小坳與公合擊勢益壯焚其
巢俘獲無算以功封三等男公念賊巢林立惟茶園溝最多宜分道進勦時大
雨旬日火藥不然俟其霽恐賊得預爲備乃當夜分軍爲四人持短兵冒雨入
呼聲震山谷賊俱竄聚茶園溝千總張超執長矛先登斬其魁我兵勇氣百倍
賊敗績追逐四十餘里積屍徧野餘賊渡河墜崖死者多溺斃賊既被大創退據
紅巖堡之旗鼓寨公務會師前六月薨於軍中年七十有七　上聞震悼復

還公爵　命內臣護其喪歸　賜金　賜祭葬　予諡文端飾終之典有加禮
長孫均襲伯爵入漢軍旗籍成公志也公性孝友事兩兄如父早歲與杭堇浦
吳西林諸老輩相砥礪故詩文能獨出機杼生平精力過人每日辨色起至中
夜文檄塡委應之綽綽若無事猶作酬荅書或數千言未嘗起草兩江總督官
尊向不甚理事公一反所為所到撤前站謝供億不拘嚴鼓之節白事者應時
即見尤刻意憐才一介之士輒與均禮故事軍機大臣例不見客不荅拜獨公
與故舊周旋宴飲如平生歡家本寒素能耐艱險凡緬行沙度之地人騎瑟縮
而公視若康衢然亦有天幸出意外者從忠勇公征緬時瘴癘甚惡公自防一
利刃朝夕摩挲天雨糧斷公韈中藏餔脯五以其三奉忠勇公而留二以自給
餓三日而糧始通過天生橋馬駭墜山澗中澗深數十丈暈絶良久馬忽躍起
負公掀淖以出曲折數十里竟達大軍性愛石有米顚之癖督學黔中時得文
石百有一枚因自署曰百一山房所著奏議若干卷百一山房文集若干卷藏
於家

董文恭公事略

公姓董氏諱誥字蔗林浙江富陽人父文恪公諱邦達雍正十一年進士選庶
吉士授編修充日講起居注官累遷中允侍講侍讀學士乾隆十二年　命直
南書房擢內閣學士母憂歸明年秋　命照前尚書梁詩正之例來京在內廷
行走俟服闋時遇缺補用十五年補原官遷禮部右侍郎調工部旋調吏部充
經筵講官二十七年晉左都御史再晉工部尚書二十九年調禮部尚書　賜
紫禁城騎馬典陝西江西鄉試各一充會試副考官一武會試正考官二三十
四年以年逾七十乞休　溫旨慰留七月薨於位　賜祭葬　予諡文恪公登
乾隆二十八年進士與館選授編修　命入懋勤殿寫金字經為　孝聖憲
皇后祝釐三十四年遷右中允丁父憂服闋　命直南書房轉左中允先是文
恪公工繪事　御製詩題詠甚多及是公繼武南齋簪筆之暇閒涉藝事甚精
上深賞焉尋以侍讀充日講起居注官以侍讀學士充經筵講官三十九
年典江南鄉試還內閣學士明年擢工部右侍郎兼管錢法堂事務尋調戶部

充四庫館總裁　命輯滿洲源流考充武英殿總裁四十四年　命為軍機大
臣　賜第西直門外　賞紫禁城騎馬四十九年甘肅石峯堡逆回平　上
以公勤勞懋著　命優敘五十一年擢戶部尚書明年臺灣逆匪林爽文就擒
命與二十功臣之列圖形紫光閣　高宗皇帝親爲製贊五十五年加太
子太保明年　詔刊石經於太學充副總裁又明年廓爾喀平　命與十五功
臣之列再圖形紫光閣　上復親爲之贊五十五年拜東閣大學士總理禮
部仍兼戶部事二年丁生母憂　特旨賞陀羅經被　遣御前侍衛豐伸殷德
帶領侍衛十員奠茶酒並　賜祭葬三年三月葬母畢詣　闕謝　恩　諭暫
署刑部尚書事以方辦理秋審一時未得其人也四年正月　太上皇晏駕
仁宗皇帝命恭理喪儀仍充軍機大臣總裁　實錄晉太子太保五月服
闋授文華殿大學士仍兼刑部尚書國史館總裁九月奉安　裕陵禮成
命恭點　高宗純皇帝神主加太子太傅　賞黑狐端罩七年三省教匪平
上以公自用兵以來累擬愼勤　特予騎都尉世職子淇由任子當為員
外郎　詔以郎中用九年典順天鄉試尋管戶部三庫事十二月　高宗實
錄成　詔董誥在館八年始終其事宜加優獎其父董邦達從前未祀賢良祠
可令入祀十三年與會試　賞密雲縣房屋一所十四年晉太子太師三月公
七十生辰　賜御書額曰贊樞錫慶他珍物稱是復　賜御製七言詩有　兩
朝知遇一身肩之句十五年充上書房總師傅十六年再典會試明年加太保
十八年九月逆匪林清等就誅　上以公晝夜宣勞　命加三級及滑縣平
有　詔優敘公次子員外郎醇　特旨以郎中用二十年冬因病請致政　溫
旨慰留幷以軍機處事繁　命改管兵部無庸兼管刑部事二十一年再典順
天鄉試二十二年春　命偕莊親王綿課等留京辦事六月復　命管理刑部
七月命管理行在刑部事務兼佩吏部印鑰二十三年二月再疏乞休　優詔
俞允十月病益篤　特派御前侍衛載銓帶御醫往視是月薨　詔曰予告大
學士董誥自其父董邦達供職內廷渥承　皇考知遇洊擢尚書嗣董誥通
籍詞垣荷　皇考眷注尤隆入直南書房供職書齋最勤且久洊躋卿貳用

為軍機大臣兩經繪像賜贊褒嘉朕御極後晉擢綸扉宣力垂四十年奉職恪
勤且闔邸寓清貧原籍並無田宅益徵其持躬端謹遽聞溘逝悼惜殊深已賞
陀羅經被可晉贈太尉入祀賢良祠派定親王綿恩率侍衞十員即日前往奠
醊十六日朕親臨　賜奠　賞內庫銀二千兩治喪其次子董醇服闋後以四
品京堂即補　御製詩輓之並傳　諭其家刻詩集次尋　賜祭葬謚文恭公
自擢閣學後受特達之知閱　殿試朝考並　御試翰詹及考試試差諸卷凡
校文之役無弗與遇　巡幸秋獮諸大典罔不扈從每三載考績輒　獎敘有
加嘉慶七年教匪平定　上明詔中外曰董誥經　皇考簡任多年克盡
忠悃知無不言言無不盡蓋褒其實也其尤難者則在和珅用事時張威福排
擠異己公與王文端諸公措拄其閒遇事多所救正每獨居深念處若忘行若
遺在堂則循階在室則繞柱其用意深隱不可驟識卒能仰贊　廟謨殲除
大憝雖語秘外莫能知而公之識力深遠抑可得其大凡已公嗜學工詩古文
好成就才儁當官能舉其職出入禁闥數十年進止皆有常度所進呈諸畫本
兩朝聖人並有題詠收入石渠寶笈三編然特公之餘技云

王文僖公事略 子宗誠

王公懿修字仲美安徽青陽人乾隆三十一年進士選庶吉士授編修入直南
書房三十六年充陝西副考官明年分校會試三十九年典廣東鄉試提督廣
西學政四十四年分校順天鄉試明年典試江西遷司業擢侍講轉侍讀晉侍
講學士充日講起居注官四十八年再典廣東鄉試尋督湖北學政五十三年
遷少詹事乞病歸旋丁內外艱嘉慶元年正月　太上皇帝舉行千叟宴公
與焉　賜御製詩刻及玉鳩杖文綺等物七年補通政司副使遷光祿卿晉內
閣學士明年補禮部侍郎提督順天學政十年擢左都御史晉禮部尚書管戶
部三庫事　命紫禁城騎馬充經筵講官十二年充上書房總師傅　上以
公部務殷繁不能逐日入直　命以部務餘暇入內廷不必拘定日期惟留心
查察功課如有怠惰曠誤者即據實劾奏十三年以病乞休　溫詔慰留十四
年恭遇　五旬萬壽慶典加太子少保典會試兩充殿試讀卷官當是時公子
宗誠已官學士奉隨公扈　蹕東巡　睿皇帝賜翰林宴公父子同席
高宗實錄成宗誠以纂修官　賜宴禮部公適以尚書主席宗誠又繼直上書
房　奎章珍器　賞賚稠疊父子同朝極優渥之遇蓋近今所無雖　睿皇
帝亦以公兩世舊知遇歷讓自將時發　天音而垂　清問也十八年公致仕
又二年壽八十　特賚如意文綺諸珍物　命侍郎成格齎往公詣　宮門謝
適　上出御經筵解　御佩荷囊賜之二十一年薨　優旨悼惜　命慶郡
王永璘往奠舉照尚書例議卹　賜祭葬如禮　子諡文僖公性樂易與人交
無少長貴賤咸得其懽款語移日見者忘其為達官好汲引後進孜孜若不及
多所成就應制諸作典雅純正詞林中事有資討論者率以屬公焉
宗誠字中孚又字廉甫乾隆五十五年一甲三名進士　賜及第授編修上書
房行走歷官禮部工部侍郎工部尚書終兵部尚書經筵講官　賜紫禁城騎
馬當乾嘉時嘗為雲南四川陝甘鄉試主考官會試同考官文武會試總裁道
光時屢充閱卷大臣門下士既多顯貴矣又以貴公子早取甲第與文僖公同
直　禁廷海內推榮遇而公謙退自牧接同官後進皆自居敵以下姻友見者
多避去不能敵其謙任學政禮賢愛士然遇弊必發不稍受私謁歷官皆能舉
其職道光八年回疆戡定　宣宗皇帝御午門受俘兵部尚書以組縛逆酋
張格爾跪闕下宣　旨畢引交刑部尚書押赴西市誅之故事凡內地勦賊不
獻俘惟外夷獻俘故惟康熙雍正乾隆閒舉行而嘉慶朝無之至是萬衆爭覩
歡歎詫為盛事而宗誠實長兵部禮成以軍功受　賞公供職益久不懈任大
司馬凡十有六年以道光十七年薨於位年七十有四　賜祭葬如典例生平
篤內行和而有執守居京師宅當冠蓋衝軒居皆過不留其嚴峻不苟若是而
不有其名故人皆習其和而忘其介公之薨也　詔稱其清勤端慎清慎勤人
所知也若公之端則惟　聖主知之矣子元榜官兵部郎中

國朝先正事略卷二十

名臣

吳槐江宮保事略

平江李元度次青纂

公諱熊光字望崑別字槐江江蘇昭文人乾隆戊子舉順天鄉試出秦尚書承
恩門秦公父翰林學士大士推公造笑曰師爲假總督弟乃眞總督耶時秦公
年二十四初授編修公年始十九聞者殊不謂然後秦公以尚書署直督而公
歷兩湖直隸兩廣三督如學士言己丑壬辰兩舉中正榜授內閣中書乙未直
軍機處尋擢侍讀遷刑部郎中甲辰授御史擢給事中父憂去服闋補原官嘉
慶丙辰遷鴻臚少卿通政司參議故事科道司糾劾通參班廁大九卿皆退出
軍機處公以明達勤慎當軸特保得留直　國初沿故明制票擬承宣皆由內
閣至　憲廟許內外職掌官具摺奏事凡事有出入者皆奏定然後循例具
題設軍機處於門下選三品以上鴻達親信者爲軍機大臣小四品京堂以下
至閣部屬之能者爲章京每日寅刻奏事處納摺匣　上炳燭批覽畢即發
軍機處錄入檔乃　面諭大臣寄信各原奏官可否之名曰廷寄班次非朝賀
皆絕席會議大政皆主議實當古錄尚書事同平章之職其大學士在內閣者
則承明發票題本受成事而已公初任章京即爲阿文成所器前後隨文成勦
辦蘭州回匪者一讞閩浙重案者二督堵東河漫口者四查閱海塘淮河者各
一與文成同柄政者爲故大學士伯和珅丁巳文成薨益橫溢無檢至於廷寄
前行專署己銜姓天下稱伯相從風盡靡以文成尤善公甚嫉之是年閏六月
　純廟幸灤陽時苗匪未靖而教匪漸猖獗　訓政憂勤或午夜視事一日
以宣軍機大臣不得　命召章京唯公已上直入對稱　旨次及同直章京之
戴文端公少頃伯相至　上曰軍機事日繁傳森吳熊光皆練事可在軍機
大臣上行走以助若伯相請公官纔五品不符體制　上命加三品卿銜又
曰其家貧大臣例乘肩輿恐力不辦　上命賞戶部飯銀千兩又曰戴衢亨
出身狀頭官學士在軍機日久與吳某同用吳不如用戴　上曰此豈殿試
耶和珅語塞乃承　旨然文端卒與公同加三品銜拜　命而班次仍居公下
傳公任侍郎久日昨　召見詰問甚厲人共危之及上直乃知　聖意疑傳
公識度或未勝大受審試而後發與一面之頃決機授政者有閒矣公在政府
六閱月和珅不便其所爲出爲直隸布政使己未春　純廟升遐和珅敗公
言和珅管理吏戶刑部步軍統領各衙門日久多變舊章以營私大憝雖除猾
吏仍可因緣爲奸利亟宜逐條更正　睿廟可之授河南巡撫自丙辰兵興
川陝楚豫之督撫皆駐邊界治戎務公在豫以防勦功　賞戴花翎加敘軍功
三級辛酉夏擢湖廣總督壬戌春餘孽蕩平晉太子少保既回省有以收受沔
陽知州秦泰金兩淮匯費二事劾公者查驗無蹟事以白甲子夏調直隸乙丑
　聖駕東巡奉天恭謁　三陵九月公接　駕夷齊廟　賞穿黃馬褂時
文敏公百齡已由粵撫洊楚督任而是日都察院有據廣東已革知縣許控文
敏在粵婪索各款之奏兩廣總督那彥成與文敏互訐之奏亦至次日　上
命侍郎托津副公往抵楚訊得其門丁婪索狀未定讞上復入粵撫孫玉庭言
當那公以倡撫洋匪至三千餘人擅賞匪魁李崇玉翎頂　嚴旨逮入都調公
督兩廣以楚獄交托公公甫行而文敏亦被逮公在北久粵中尤潮溼性不習
漸作寒熱洋氛劇力疾治事而　溫旨屢問病狀給優假公益不敢有他請戊
辰七月暎咭唎兵船十三艘泊香山雞頸洋其酋度路利以兵船三入黃埔幷
有三板船入省河聲稱防禦咈囒西意殊叵測故事外夷兵船或寄內洋俱調
兵立時驅逐公念三年來督率鎭將轉戰重洋中匪氛雖稍戢而師殊老故務
爲鎭靜唯飭令回帆歸國傳諭大班停開艙以絕其望而夷船遷延至十月起
椗奉嚴議奪職效力南河己巳赴工所會文敏爲後督有　旨飭查夷船來去
之由以公葸懦覆奏遂逮戍伊犂抵戍一載　特旨召還辛未授武選司主事
癸酉春乞病回籍其秋林逆變起　上思公議起家爲楚藩時柄政者爲軍
機舊屬恐公難爲人下乃止道光戊子重宴鹿鳴加四品卿銜又六年癸巳二
月卒於平橋私第年八十有四公性樸直奏對必以誠能言人所不敢言其自
楚督調直隸也初入覲　上謂曰教匪淨盡天下自此太平矣公曰督撫率

郡縣加意撫循提鎮率將弁加意訓練使百姓有恩可懷有威可畏太平自不難致若稍形鬆懈則伏戎於莽吳起所謂舟中皆敵國也可勝防哉未幾

仁宗返自關東　駐蹕夷齊廟公與戴文端董文恭同　召見　上曰此行有言道路崎嶇風景略無可觀者今則道路甚平治風景絕佳人言可盡信哉公越次對曰此非讀書人語也　皇上此行欲面稽　太祖　太宗創業艱難之迹以爲萬世子孫法豈宜問道路風景耶有頃　上目公曰卿蘇州人朕少屆　蹕過蘇州風景誠無匹矣公曰　皇上前所見剪綵爲花一望之頃耳蘇州城外唯虎邱稱名勝實則一墳堆之大者城中街皆臨河河道仄逼糞船坌集午後輒臭不可耐何足言風景　上曰如若言　皇考何爲六度至彼耶公叩頭曰臣從前侍　皇上謁　太上皇帝蒙　諭曰朕臨御天下六十年並無失德唯六次南巡勞民傷財實爲作無益害有益將來皇帝如南巡而汝不阻止汝係朕特簡之大臣必無以對朕　仁聖之所悔言猶在耳　皇上宜謹佩勿諼時同列皆爲撟舌文端出以語人且曰論語言勿欺而犯史記言引大體慷慨吳公殆近之矣後有以文端所稱述質公者公笑曰墳堆糞船兩節乃乾隆初故相訥公奉差江浙查道覆奏之言老夫重述之耳公又嘗曰刑賞者　聖主之大柄而其柄寄於封圻大吏以有司援案比例求免駁斥之術處之舛矣例有一定情則萬端故遇事必當詳細審情以施刑賞賞一人而有裨於吏治民生雖不符例賞賞所必加也刑一人而有益於世道人心雖不符例刑刑所必及也卽不得請必再三力爭之乃爲不負若憂嫌畏譏隨波逐流其咎蓋非溺職已也是可以概公生平矣初公赴楚督任未出豫境遇協防陝西兵二百餘人以缺餉兩月逃回本營而陝督公牒亦至公命集訊或言是皆當死法公仁人且已非豫撫可弗理公曰察其情形苦累缺餉必矣協防非臨陣回本營非避匿山海豈可同論哉遂杖首謀者二人悉分撥豫邊防堵諸鎮將給予口糧既入楚有鄉勇糾搶民寨被寨民縛送三十餘人公卽日受詞駢集之務粵甫下車李崇玉懸首菜市之儈將已至鄖公罪且不測而東莞縣報鄭流唐率衆投誠當事莫知所措公審其悔罪情實不可殺降以爲功婉奏請仍遵　前旨免死安插被脅者得遞原籍其駐鄧也訛言賊將大至一夕揭帖遍衢巷而州民復告密有村莊有期會公杖而逐之軍吏請增防公不爲動嗣得賊閒訊之皆閑所爲也乃大服其駐盧氏也當燈節川陝賊各萬數竄入南山逭盧氏公命大張燈賀節賊遂遠去其張弛得宜有定識多類此所著有伊江別錄春明補錄葑溪筆錄皆紀所見聞滿漢諸大老言行足以維繫國脈民命多後進所未聞云

錢南園通副事略　曹錫寶　謝振定　武億

公諱灃字東注號南園雲南昆明人年十八游同邑王素懷先生之門素懷之教首嚴立品但有一介之苟輒屏之以爲非人公謹守其教嘗曰立品必自慎獨始於人所共知者而猶不檢獨中豈可復問人禽之界混則雖破萬卷適以取罪聖賢耳生平剛正之學實本於此乾隆三十六年成進士選庶吉士由編修改御史疏劾山東巡撫國泰貪黷械亂虧帑數十萬金國泰者大學士和珅私人也疏入　高宗立召對公力陳東省虧空狀　上曰當遣和珅往勘公意不謂然　上察其辭色徐曰然則爾同去可也公拜　命出不俟和珅先數日行微服止良鄉見幹僕乘良馬過索夫役甚張跡之則和珅遣往山東齎信者也公詳審其貌未幾僕還道遇公叱止之搜其身得國泰私書具言借款填庫備查等事中多隱語立奏之和珅至見公衣敝贈輕裘請易峻卻之知不可私干又知謀已洩故治獄無敢傾陂比反　命　上持示國泰私書曰朕早悉其詳無待覆奏也於是國泰遂伏法甘肅冒賑事發公劾總督畢沅瞻徇迴護得　旨查辦畢坐削級當是時公直聲震海內累遷通政司副使提督湖南學政和珅屢媒孽其短不得乃以湖北鹽政有失鐫公三秩尋遭艱歸服闋補主事　高宗知其直更擢爲御史　命直軍機處時和珅爲軍機大臣與阿文成等不和公上疏曰臣伏覩我　朝設立軍機處向來大臣與其職者入皆萃止其中用以集思廣益仰贊　高深地一則勢無所分居同則情可共見卽屬寮白事署稿亦得有定所法至善也乃近日惟大學士阿桂一人每日入止軍機處大學士和珅或入止於內右門內舊直廬或入止於隆宗門外近

造辦之廬大學士王杰尙書董誥則入止於南書房尙書福長安則止於造辦
處每日僅　召見時聯行而入退卽各還所處雖亦有時暫至軍機處而事過
輒起屬官白事署稿未免趨走多歧以
皇上乾行之健離照之明大小臣
工戴德懷刑決不至因此遂啓角立朋黨之漸然行之萬世而無弊實莫過於
率由舊章蓋自　世宗憲皇帝以來及
皇上御極之久軍機大臣萃止
無渙未嘗纖芥有他由前可以律後不屬藉其輕更況內右門切近　禁禦向
來因有養心殿帶領引見之事須先一二刻豫備　恩加大臣不令與各官羣
立是以設廬許得暫止不應於未辨色之先一大臣入止而軍機司員皆隨之
爲日既久不能不與內監狎熟萬一有無知如從前高雲從者雖立正刑辟而
所雖已多杜漸宜早至南書房原備　幾暇顧問俟軍機事畢後入直未遲何
必遽入於未辨色之先致諸弗便若隆宗門外直廬及造辦處則應差人衆皆
得覘聽於外大臣於中辦事亦屬過褻敢請　敕飭諸大臣仍照舊規同止軍
機處庶匪懈之忱各申五夜協恭之雅共勵一堂至圓明園辦事亦同一體近
日和珅福長安止於如意門外直廬王杰董誥止於南書房並請　敕改正疏
入　上韙其言降　詔飭責由是有稽査軍機處之　命竟日危坐其閒和
珅益嗛公而　高宗知其賢不可譖則凡軍機勞苦事多委之家貧衣裘敝
嘗夜入暮出積勞感疾以殞方和珅之秉政也士有恥趨其門下者已可貴矣
若夫立論侃然能訟言其失於章奏者公一人而已然幸　天子仁明紀綱
猶在和珅雖甚怨惡公不能逐之使去第勞辱之而已　仁宗既親政除慝
掃姦屢進疇昔不爲利誘之士而公已前卒不獲稍留其身以待公論大明之
日俾天下得益覩眞儒之效豈不惜哉公督學湖南嚴厲不少假借卷必親閱
每試士正襟坐聽事目炯炯終日不倦凡字畫破體省俗必譴責之然勤於訓
士六年中未嘗譏一諸生士之服其教者歷數十年如一日雖非身受拔植者
亦謳頌弗衰也在湖南時歲大旱陸撫軍燿以禱雨得熱疾卒代者至值生日
將稱觴閽者請餽公曰前巡撫方以死勤事今遽舉觴稱慶耶命餽燭二梃爇
數斤巡撫慍而止公眉稜聳峭朝列皆畏憚之其實虛懷樂善出於至誠詩文

蒼鬱勁厚得古意書法逼平原嘗與甜齋馬箴者珍之如拱璧云同時以伉直
忤和珅者有御史曹君錫寶謝君振定博山縣知縣武君億
曹君字鴻書號劍亭晚號容圃江蘇上海人也乾隆辛酉舉人考授內閣中書
直軍機處丁丑舉進士選庶吉士憂歸十年散館改刑部主事遷員外郎典河
南鄉試擢郎中分校會試督山西學政乙未授山東糧道坐旗丁鬧毆事罣吏
議改部員在四庫館行走議敘以司業用　特旨授陝西道御史疏劾和珅家
人劉全衣服車馬房屋踰制先有某卿竊知其事飛書告和乃星夜毀其跡和
答某書曰必有以厚報於是留京王大臣奉　旨勘查傳妄蹤跡竟不可得而
君危甚馳赴熱河待詢時和珅當國已十餘年中外無一人敢投鼠者聞此舉
皆咋舌一二有心人仰屋竊嘆而已亦未敢訟言君賢皆曰曹君禍且不測然
高宗竟不以罪君也部議鐫三秩　特旨改革職留任逾年轉掌陝西道
巡視北城分校順天試壬子九月卒官年七十有四越七年　仁宗親政六
日和珅下獄尋　賜死某卿洊擢總憲矣卽日罷斥　上於是追念曲突徙
薪之功惟君一人耳乃下　詔曰當和珅勢燄薰灼時舉朝無一人敢糾劾者
前御史曹錫寶獨能抗辭執奏不愧諍臣之職今和珅治罪後査抄劉全家產
竟至二十餘萬之多是錫寶所劾不虛宜加優獎以旌直言可追贈副都御史
照加贈官階廕其子於是天下士聞之莫不吞聲心折呼　聖明萬歲嘆天
道久而必彰也二十一年入祀鄉賢祠
謝君振定字一之號薌泉湖南湘鄉人負經世才尙氣節能爲古文乾隆庚子
進士由編修改御史戊申典江南鄉試巡視南漕入瓜儀糧艘阻風禱於神得
濟疏建風神廟嗣是渡江風輒順京口人呼謝公風嘉慶元年巡視東城有乘
違制車彪彪然絕道而馳者擒訊之則和珅妾弟也其人怙勢橫甚君痛杖之
焚其車於通衢事聞有　詔令指實則車已焚無左驗竟坐罷官自此直聲震
天下四年和珅敗　特旨以主事起用　詔陳言卽條上時務數事議論嶽
嶽不苟同尋遷禮部員外郎典陝西鄉試出視通州坐糧廳勇於任事革陋規
釐剔叢弊勞瘁卒官嘗慨古學衰歇見儕輩中有能古文者輒手寫之思欲綱

羅當代文章都爲一集未就所自著曰知恥堂集

武君億字虛谷河南偃師人父紹周雍正癸卯進士官郎中君舉乾隆四十五年進士五十七年授山東博山知縣會和珅兼步軍統領聞妄人言反賊王倫實未死密遣番役四出蹤跡之於是副頭目杜成德曹君錫等擕徒衆持兵刃横行數州縣莫敢誰何入博山境方飲博酣恣君聞即捕之成德尤倔強出牌擲之堂瞋目厲聲曰吾曹奉提督府牌緝要犯汝何官也不肯跪君詰曰牌令汝所在報有司協緝汝來三日不吾謁何也且牌役二人此外十一人爲誰即擒而杖之民皆爲快而大吏大駭即以杖提督差役劾奏副奏投和珅而番役例不當出京城和珅哂曰是暴吾差役之不謹而陰爲強項令地也還其奏使易於是以任性行杖劾奪君官博山民老弱數千人謁大府乞留我好官大府察其情悔之曰必還汝知縣姑散歸無譁乃挈君隨入覲將爲謀捐復阿文成公在朝堂昌言其屈而和珅實總吏部駁之事遂寢然和珅自是亦不使番役再出矣　仁宗皇帝在藩邸聞君名及親政置和珅於理　詔各舉所知大臣交薦君　敕吏部調取引見時嘉慶四年十一月二十九日　旨也而君先一月卒矣君任博山及去官才七月而多惠政勸民節儉瓶匏泉書院親課士訓以敦倫實學革煤炭供餽里馬草豆絕不以累民邑有孝子節婦必先榜其門乃具狀請旌附郭佛寺多女尼除老弱廢疾外悉遣嫁之決辭無留獄禱雨立沛有千以賄金二千者曰汝不聞雷聲乎某矢犢久矣既罷官聚主郡邑書院所至以學行造士所著有經讀考異羣經義證三禮義證金石跋授堂劄記偃師金石遺文補錄讀史金石集目錢譜授經堂詩文集凡數百卷卒年五十有五君深於經史七經注疏三史及通鑑皆能闇誦酷嗜金石文字性善哭館朱學士筠家值除夕學士曰客中度歲何以破岑寂曰但求醉飽而已乃餽燕肩二雛一鶩一蒙古酒一斗他物稱是皆盡之問復何求對曰哭乃失聲大慟比鄰驚問學士則大笑陽湖洪稚存黃仲則客輦下貧不能歸偕飲天橋酒樓遇君招之入酒半忽左右顧哭聲大作樓中客皆駭散去其振奇類此

百文敏公事略

嘉慶二十一年十月兩江總督百公以疾聞　上命乾清門侍衛率尚醫馳傳治視至日公薨　天子覽遺疏垂涙悼惜　賞還協辦大學士遣侍郎博啓圖偕公弟學士桂齡往治喪靈櫬入城還　皇子即家賜奠禮臣擬優卹予祭葬諡文敏公之才猷事功見於　寵綸褒答者一則曰國家柱石當代名臣一則曰鍾上蘭之秀氣生申甫之良才煌煌乎彰信　國史榮矣備矣伊古儒臣所罕覯也公諱百齡字子頤號菊溪姓張氏居遼東先世從龍入關隸正黃旗漢軍父法良乾隆甲子舉人官陳州知府公生時大父夢偉丈夫持權衡入室覺而公生喜曰此子必大吾門幼穎異長益奮於學乾隆壬辰成進士選庶吉士授編修充四庫館提調丁酉分校順天試甫出闈　簡授山西學政還朝改御史丁父憂壬子補原官擢奉天府丞兼學政名不與開列而膺是　命公之承異數自此始尋丁母憂嘉慶三年再補奉天丞己未調順天兼署府尹庚申授湖南按察使辛酉調浙江還貴州布政使壬戌調雲南癸亥擢廣西巡撫以平反武緣民枉死獄　上嘉異之加太子少保　賜孔雀翎調廣東巡撫緝獲洋盜四百餘名公撫粵多惠政而嚴禁班館重懲蠹役一節尤得民心及去任士民遮道留肩輿不得發至夜乘馬乃出城甲子擢湖廣總督楚多劇盜公下令悉力擒捕行以便宜江湖千里如枕席莅楚三月以撫粵時失察家人事落職按驗議遣戍伊犂　上悉察而原之　命來京効力史館丙寅命馳赴福建總理軍糧事竣　賞六品頂戴補汀漳龍道丁卯還江蘇按察使擢山東布政使山東巡撫再擢兩廣總督自是　上知公益深信公益篤而倚畀亦日益殷矣粵洋久不靖巨寇張保挾衆數萬勢甚張公至奏撤沿海商船嚴禁消賊濟水諸弊籌餉練水師懲貪去懦每一檄下耳目震新又巡哨周嚴遇盜輒擊之沈海羣魁奪氣始有投誠意然懼誅未敢遽進揚言必制府親臨望見顏色乃降東甲頓舟以待實藉爲嘗試地或謂公不宜以貴重身蹈不測公曰粵人苦盜久矣今乞降若不坦懷待之海氛何由息遂單舸出虎門從者十數人保率巨艦數百轟礮如雷煙燄蔽天日環公船作跪迓狀公危坐舟中屹然不爲動麾左右呼保駛近前曉以利害見者睢盱膽落詫爲天人皆

面縛匄命公立撫其衆許奏乞貸死旬日間解散二萬餘人繳船四百餘艘礮械無算復令保招降烏石二以計誘至雷州斬之並斬爲從者百餘人釋其餘黨全粵蕩清 上念蓍異之復太子少保 賜雙眼孔雀翎 賞輕車都尉公疏請添設水師提督駐虎門從之辛未再以疾告回京補刑部尙書 上以部事繁改左都御史兼都統未币月河決王家營授兩江總督 命一力治河公之官京師也壯歲有子不育屢荷 垂廑是年九月 仁宗萬壽之辰召見樞臣面奏公得子 上喜甚下 詔曰百齡年逾六旬望子甚切連年任事有裨封疆故得上蒙 天祐老年生子朕甚爲欣悅可賜名扎拉芬公奏謝 手詔優荅有天賜麟兒語雖父子家人之誼不是過也壬申大工合龍疊荷 殊獎受 賞賚並以漕艘渡黃遄速 賞公子六品廕生癸酉拜協辦大學士管兩江總督公之治河也首治積年未疏之海口海口大暢乃求效於河大要以謹守束清壩爲第一義挽令者必重創之蠹弊河干者五年黃流汔無倒灌患即盛漲亦速消恬瀾偉功至今老兵猶言之泣下甲戌御史吳雲馬履泰劾公任用朱爾賡額貪黷僾欺所舉劾多失當 上命松筠初彭齡往按驗松公等奏所劾無實據 上曰百齡實屬有爲之臣朕非虛言所能搖惑之主公聞之仰天搏顙嗚咽不能起立爲庫公之志良苦然明良一德之雅可謂盛矣明年初公署江蘇巡撫劾公曾受鹽揚餽遺二萬 詔大學士托津尙書景安往勘白其誣 上責初公妄奏 命嚴議公尋坐勘獄失入奪宮銜及協辦大學士暫留江督任江省有莠民散逆詞惑衆偵刺久無蹤公憂甚 上亦切責公乙亥夏一日召機幹將吏三數人入密室給契箭一枝令曰某已廉得逆犯主名可速往某處掩捕稍緩一時者斬疏脫一人者斬如公教果獲方榮升等首從百五十人於巢縣械送轅門讞實抵極法無漏網者 上重嘉異之謂實能秉正袪邪厥功甚懋復太子少保 賞還雙眼花翎晉爵三等男公子晉五品廕生旋兼署安徽巡撫時御史石承藻劾襄陽知府王樹勳係京城廣慧寺僧明心因犯禁遞解回籍諱罪混捐得 旨逮訊 諭詢公曾與明心識面在湖北復令王樹勳占休咎是否知其即係一人公奏止知樹勳爲候補同知不意其即係明心 上以事隔十餘年未必即能辨識 命免議九月以病請開缺 上深憐而勉慰之以松公往代其事仍 命公在江省調理疾瘳仍回任迨 賜醫至公自度不起口授遺疏逾時薨年六十有九軍民巷哭不絕公少負文名復研貫史籍經濟閎深名益起時當軸顧欲延攬英賢以峻擊望公挺勁自異不屑隨人俛仰致浮沉冷局十餘年嘉慶初始敭歷重鎮勳望煒然 賞輕車都尉時尙未有子吳學士燕寄詩云 天子知從無事日郎君貴在未生時公見之甚喜所自爲詩曰守意龕集

孫寄圃相國事略 蔣攸銛

公姓孫名玉庭字寄圃山東濟甯州人乾隆四十年進士由編修出爲鹽司濟擢臬藩巡撫大邦遷兩江總督拜協辦大學士晉體仁閣大學士任總督如故道光四年河決高家堰被議除名公以廉介結 主知恪事 三朝歷敭中外五十餘年清操碩德爲天下望生平嚴重識大體鋤剔姦蠹撫綏遠人不邀旦夕不可必之功銷患未萌天下陰受其賜焉粵東負山襟海重洋出沒孕納污垢其人嗜利輕生椎埋剽劫睚眦鬭[illegible]難治嘉慶閒洋盜充斥舟師無功公之爲巡撫也奏稱自古但有海防未聞海戰惟當嚴守口岸添駐弁兵禁淡水米糧以絕之而以米艇數十艘居中策應使賊進無所掠退無所資爲不擊自斃之策而督臣銳意主勦其言不行久之師老盜勢遂議招撫誘以賞賚百姓有爲民不如爲盜之謠公抗疏力陳其弊謂盜匪非真悔罪特爲貪利而來官吏意在貪功不惜重金爲市然罪貫姦萌陽避盜名陰攖盜實及有司鉤捕則踔驅駛海而去科其劫殺之罪極刑不足蔽辜今則以賞爲刑以招爲弭廢法斂怨莫此爲尤夫勦撫兼行之計莫如堅壁清野斷接濟以絕其糧嚴口岸以防其突以主制客以逸待勞批亢擣虛剿致消耗如是則海道漸臻晏謐矣奏入 睿廟韙之公精於治盜購諜鉤纂無不立獲嘗誅盜百七十有奇其楊阿鰲鄭阿訂關念棕各大盜並弋致之實諸法李崇玉者陸豐甲子盜魁也爪牙森鋸勢張甚長吏畏其潰癰朒縮不敢鬪公嘗讞獄潮州密飭某鎮以舟師塞甲子港口截其入海之路別遣官率壯丁由陸路疾馳擒之部勒甫定碣石

鎮李漢升適至堅請與俱公不欲其行且云爾去必僨事而勢不能禁距賊巢里許李鎮兵伍突鳴排鎗崇玉方飯大驚跳而逸比圍其廬僅獲賊之父母兄嫂子姪而已公據實入告有　旨逮漢升人皆服公先見潮州俗獷悍毛髮之隙輒鬭刃其同姓者黨而報讐於是糾宗而鬭曰械鬭習爲常鄭馬兩姓鬭互殺百六十餘人有孫映輝者前山東金鄉令也讐已革生員林哲艷其姓二十三人林亦艷孫姓滅其二獄積五年不決公往鞫之梟馬姓二十餘人而奏褫映輝職餘按律抵罪遠近肅然　國家怙冒中外懷柔百族其最遠者爲暎咭唎近者爲安南暎咭唎在俄羅斯之東大西洋之北距中國數萬里乾隆閒航海入貢安南在廣西太平府南自漢迄明始隸版圖繼淪異域然願封修貢恪服素著自阮光平滅黎氏而有其國傳至光纘阮福映滅光纘而奪之嘉慶七年福映奉表稱本黎氏舊臣爲祖父復讐不敢無故稱兵且俘光纘所匿內地海盜莫觀扶等數十人械歸廣東而以光纘所受敕印獻諸　天朝籲請錫封時公巡撫廣西察其恭順以爲　國家於外夷不以其國之順逆爲衡而以其順逆於我者爲準奏請納款得　旨允行明年福映請以南越名其國公以名嫌趙佗不祥駁之　睿廟謂福映特功邀請心存叵測有海道邊關密飭防備之　諭而福映自以世居越裳申請至再固不知南越之爲嫌也公以謂嫌名不可蹈而邊隙不可開　國體不可不尊而遠人不可不輯遂奏福映初得富春即遣使航海輸誠既有安南復遣使叩關請命懷畏德威足徵恭順使其不恭奚需名號不可以語言文字之末阻外夷歸化之心且百越之南本爲夷域彼先有越裳繼有安南請錫號越南於舉錫嘉名之中仍其舊域故土之義奏入得　旨俞允嘉慶二十年暎咭唎入貢其使不能行三跪九叩首禮廷議以其崛強遣之　睿廟不懌公適述職京師　召見垂問以公嘗撫粵悉夷情也公面奏乾隆五十八年暎夷貢方物使至京已不能效中國禮拜之儀其大班曰嘓嚕咚嘗於廣東巡撫署拜領　大皇帝賞物弓身俯伏臣親見之譯者曰俯伏者夷禮之免冠頓首也今貢使即嘓嚕咚未有謹於彼而驕於此者　上詢其國富強有諸公奏其富由中國彼以所有易茶葉轉鬻於附近諸夷故富耳然一日無茶則病禁之則彼窮且蹙又安能強如其妄有干求當折以　天朝之法度如其歸心恪順不必責以中國之儀文反覆開陳漏下四刻　睿廟大悅　優旨褒之當兩國之求封入貢也　廟堂疑慮不釋封疆大吏猶有迎揣倖功之心邊釁兵端且立起公未發而預籌其收不敢鹵莽試鎮之以靜待之以誠全　國體而綏荒服其計慮深長利豈僅在一時已哉道光初元樞臣議修州縣漕規算及舟車公謂非體力陳其不可　上立悟而止　溫旨褒嘉許爲大臣其疏稿尤膾炙人口云公以乾隆甲午舉於鄉至道光十四年甲子一周而公罷退里居十年矣撫臣以重宴鹿鳴入告　諭旨賞四品服是年冬十月薨春秋八十有三道光二十四年孫毓淮以一甲一名進士　賜及第官至按察使世咸謂碩德之報同時有蔣襄平相國者後公九年成進士亦由大學士出爲兩江總督與公齊名

蔣公名攸銛字穎芳號礪堂遼東襄平人隸漢軍旗籍父韶年官知州生母徐氏禱於蘇郡五隅山生公於江蘇布政司理問署中幼穎特年十三爲諸生十八舉順天鄉試出翁覃谿學士門劉文清公見其闈中試律詩擊節稱賞曰此子當爲太平宰相十九成進士選庶吉士時乾隆四十九年甲辰也五十二年以編修充福建副考官逾年丁外艱五十七年典貴州鄉試明年分校會試又明年典陝西鄉試六十年典河南鄉試嘉慶元年督廣西學政丁內艱四年補御史六年授贛南道廣昌會匪聚衆爲亂公往治激勵士民擒首惡誅之餘黨解散逾年丁生母憂十年署惠潮嘉道明年擢江西按察使又明年擢雲南布政使十四年擢江蘇巡撫調浙江明年入覲預　重華宮茶宴是年冬調河督公以不諳河務辭　詔回浙江任十六年擢兩廣總督入覲　賜戴花翎時暎咭唎有護貨兵船擅入內洋不敢驅逐公飭停貿易以懲之夷計絀乃遵約如舊制二十二年調四川總督川兵習尚驕縱公皆裁以法犯者必懲習遂革乃重修文翁石室遺址興學舍以進士成就者多二十四年公帶領川中土司大頭目十四人入都恭祝　萬壽　召見十一次親酌酒　賜之　賞賚有加禮道光二年內召爲刑部尚書　賜紫禁城騎馬三年授直隸總督四年拜協辦

大學士明年公壽六十　賜御書宣勤篤祜額暨福壽字如意冠服文錦諸珍
六年與會試晉文淵閣大學士加太子太傅八年授兩江總督公自館選至入
閣皆事衛特進歷中外所至有聲績十年坐覽彙事左遷侍郎　召入都薨於
旅次　帝深悼惜焉性聰強書牘皆過目不忘熟於左氏傳御大夫氏族源
流分合能條舉無譌與人一面或會接一言隔數十年記憶不爽僚吏驚以爲
神其爲政明而不苛清而不刻飭武備清吏源尤董意以培植賢才扶持善類
爲念所薦達者多任封圻躋顯秩如唐公仲冕嚴公如熤劉公清趙公愼畛陶
公澍林公則徐其尤著者也著有繩𢇁齋詩集子蔚達官至貴州巡撫

戴文端公事略

戴公衢亨字荷之一字蓮士曾祖某由江都遷江西之大庾遂爲大庾人父第
元由編修官太僕少卿公年十七舉本省鄉試壽應天津　召試　賜內閣中
書入直軍機處乾隆四十三年以一甲一名進士授修撰時年二十有四明年
典湖北鄉試有　旨仍直軍機處秋獮扈　蹕獲鹿以獻　御製詩美之拜
命和韻四十九年充江南副考官督山西學政繼丁內外艱服闋典試湖南督
廣東學政累遷中允侍講左庶子侍讀學士嘉慶元年　仁宗皇帝嗣位凡
大典禮諸臣製悉出公一人公之受深知膺殊眷蓋於是始二年　賜三品卿
銜隨軍機大臣學習轉少詹事遷內閣學士補禮部右侍郎轉戶部四年
高宗純皇帝賓天　朝廷黜陟誅賞之事甚殷公夙夜擘畫趨事益勤遂疾乞
假假滿兼吏部左侍郎　賜紫禁城騎馬五年調戶部充經筵講官六年教習
庶吉士晉兵部尚書兼管順天府尹十二月川楚教匪平加太子少保世襲雲
騎尉八年調工部尚書十年調戶部總裁會試入直南書房十二年協辦大學
士充日講起居注官掌院學士典順天鄉試十三年奉　命視南河　予假省
墓幷命視公叔均元病狀十四年　仁宗五旬萬壽加太子少師十五年授
體仁閣大學士管理工部　御製詩　賜之有鳳閣隨雙彥鰲頭冠衆英之句
十六年三月　上以綏懷西北屬國　幸五臺公扈從回　蹕公途次得疾
至正定疾甚　命先歸馳至圓明園　賜第遂不起年五十有七事聞　上
軫悼榮郡王綿億奉　命奠醊　賞陀羅經被及庫金千五百兩治喪越五日
上親臨奠次奠爵三　贈太子太師　詔入祀京師賢良祠禮部遵行
論祭禮內閣以易名請　賜諡曰文端　國初承前明舊制機務出納由內閣
軍事下議政王大臣雍正初西北陲用兵始設軍機處特簡重臣親臣爲軍機
大臣於是內閣之任轉輕故　本朝軍機大臣其重與魏晉六朝唐初之中書
令五代之樞密院等必大學士兼領軍機乃可謂之當國其專直殿閣者雖屬
大拜閒要固絶殊焉惟公由大魁秉政前後直樞廷三十年其麻藝之謨鴻業
之論敷陳密勿者不可以一事計迨教匪戡定　仁宗皇帝以公知無不言
言無不盡　詔示天下及公薨復申繹之而公所造膝襄贊雖同直勤舊大僚
及公之親屬無有能知其說者用是知公以樞輔勸相　國家非淺近所能測
識也公性清通無聲色之好朝退四坐皆士大夫言人人殊公不置可否而
朝廷設施有見之數月數歲之後者其燕閒之論則以爲先代黨禍皆緣加摧
落有激而成若以事漸去之必無他變論度支主減費守常賦論治河主謹隄
防不改道而論三省教匪則以爲小醜跳梁無遠略當以忠勇將帥驟殄之勿
使文臣支格其閒此卽公立朝大指也公屢典文衡讀殿試卷者二閱大考卷
者二閱庶常散館卷者一皆矢慎矢公御史花杰嘗劾公徇庇鹽商查有圻及
讀卷舞弊引洪瑩得大魁狀公具疏辯　詔以長蘆商欠一事係由鹽政綜覈
查有圻係官家與戴衢亨向有世誼並非不可聯姻之人至洪瑩原卷已查取
進呈幷召瑩入上書房默寫試策命皇次子監視朕親加披閱並無不符且瑩
係朕親拔第一非由讀卷官所擬花杰任意污衊應嚴加議處並將瑩原卷及
默寫卷發交閱看以服其心杰尋自承冒昧而　上眷公乃益深四次考績
皆優敘有持躬清正居心坦白之褒可謂明良一德者已子嘉端　欽賜舉人
官知府而公叔父均元字可亭以乾隆乙未進士由編修後公十年官至東閣
大學士坐事除名年九十六乃卒

金蘭畦尚書事略 戴簡恪公敦元

本朝刑部尚書用人最慎部中司官明慎者方總辦秋審其尚書多取歷總辦

並諳中外習故事者擢之而英山金公特以能稱職爲　上所倚公性精敏
自爲總辦時一部之事必關公及爲尚書益自力無所阿徇而天下讞獄者方
承　列祖覆育之後以寬厚爲福多稍稍減罪狀上之公以爲不可懸千里
推鞫苟引律當毋更議其直下刑部及法司會議者公必持律不得減比於是
部中多以公爲嚴於用法然歲斷獄大小以千百計自同官至羣執事無有能
執公所具改從輕比者烏虖可以觀公矣公名光悌字汝恭號蘭畦世爲安徽
英山人由舉人取內閣中書乾隆四十五年進士官宗人府主事遷刑部員外
郎再遷郎中五十三年俸滿截取知府仍留刑部明年京察一等記名復經刑
部奏留又明年刑部奏請以四五品京堂用　允之嘉慶六年授光祿少卿因
値嚴辦秋審諸獄仍留刑部尋遷內閣侍讀學士山東按察使十年晉布政使
踰年授刑部左侍郎先後　命往山東魚臺直隸天津及承德府平泉州等處
勘獄均稱　旨十一年冬授江西巡撫奏江西積案繁多已設局清釐報聞尋
擢刑部尚書　賜紫禁城騎馬舊例監守自盜限內完贓者減等乾隆二十六
年改重不減等公主稿奏復舊例後阿克蘇錢局章京盜官錢計贓五百兩以
上主者引平人竊盜律當章京絞情實公曰盜官錢當擬斬監候不決絞情實
則決矣不得引竊盜律奏平之　仁宗覽奏曰官盜較私盜反薄耶公免冠
謝曰與其有聚斂之臣甯有盜臣律意如是也烏虖此可以觀公矣公爲按察
布政巡撫皆如在刑部核名實別功過釐市井飭軍伍多以一人智斷行之蓋
公仕宦數十年計必達乎至微力必擢乎至巨持成格以繩崎嶇數變之情援
古義以削一切浮沈苟安之習自謂卑獨此心可奉　聖主故斷然有以自
見如此性好士聞之如恐不見既見如恐不得嘗一爲江西副考官廣東正
考官兩爲會試同考官得士爲盛多才望大僚而公言門下士必首及故編修
張惠言天下士皆以爲然公疾惡甚不能忍少時遊江南總督幕府有華士負
重名公辭總督絕之曰名教外人不可使污階前地也在江西有兵官秉獨瀆
而無跡可劾求見公公切齒投其刺於地終公任拒不見烏虖此可以觀公矣
公薨於嘉慶十七年十二月年六十有六　詔稱公練習法律治事精勤下所

司議卹　賜祭葬如例同朝有戴簡恪公者年輩略後於公亦由刑部屬官洊
歷大司寇最有名
簡恪公姓戴氏名敦元字金溪浙江開化人也年十五舉於鄉乾隆五十五年
成進士越三年殿試選庶吉士改刑部主事總辦秋審處洊擢郎中出爲肇高
廉道道光壬午由江西按察遷山西布政使踰年署湖南巡撫內召刑部侍郎
擢刑部尚書壬辰充會試副考官甲午十一月薨於位年六十有七　贈太子
太保　予諡簡恪其能舉其職與金公同而其性情志趣絕不相類蓋一則苦
心致力以求之一則過目不遺一字物來順應吏自不能毫髮欺而其克持情
法之平則一也公姿稟殊絕幼嘗過外家堂中有書八架一月盡讀之年十歲
郡縣以神童舉試學使彭文勤公賞異之得名最早其一生綽然得自行其志
者亦各有以先之也目短視觀書以紙磨鼻一磨則竟一紙過案牘如讀書一
日所見必盡而後已既盡則終身不忘每至一官所積牘覽一過他日吏偶誤
或上下其手爲姦利公輒摘而正之老吏皆吐舌無敢欺者每奏對　上有
所咨詢公援引律例誦故牘汩汩千萬言　上亦絕重之生平簡而寡營凡
人事居處若時當適來而適應之皆非所必爲者而居不廢職行無異趨有諾
必踐蓋其恪也公之赴任高廉也以地方情形非素習寓蘇州之南濠凡數月
地本大都會粵人貿遷者往來如織公密訪其風土人情甚悉故事之官有程
限或以踰限爲疑公笑曰得失有定分何汲汲爲在江西幕無賓客延屬吏之
諳刑名者以自助不數月清積牘四千餘獄某縣令秦與公習以獲盜當遷秩
令甲獲死囚三名以上者許送部不及則否公定讞擬辟不及三人令忸然失
望公婉喻之曰君子愛人以德戕人命遂己官非福也是乃所以愛君耳自江
西遷擢入覲途中日以麵餅六枚供饔飧不解衣不下車五更趣夫起驅之行
凡上官過境州縣例設供億具迎送禮公獨行數千里而輿夫館人莫知其爲
新任藩使者抵京師始喚僕使令客至屏僕戶外煮茶溫酒輒躬爲之山西藩
署有陋例曰釐頭銀上下皆取資焉公曰官有養廉僕御官所養也何羨餘之
有遂革之復居京師同僚非公不得見所治獄無縱無濫治部事畢歸坐一室

家人爲設食飲畢則置燭對書坐倦而寢否則坐暗中倦亦寢雖飢甚不自言也假歸武林時大府讌之兩著屐往終飲羣官擁送鼓吹啓戟門呼公與馬公笑索屐自執之揚揚出門去其任天而動多類此公餘手一編然罕爲詩文最喜天文律算書討論有年卒未書自立一說蓋其於讀書亦適然目之適然不忘非必欲有事焉耳其遭遇適如其生質時至而自合自少至老不計得失亦竟無得失卒之日篋無餘衣囷無餘粟庀其產不能百金其廉潔亦性成者非意於廉也不知有無之切於身也　上錫易名之典曰簡恪論者謂足概公生平云

董文恪公事略

董公諱教曾字益甫江蘇上元人乾隆五十二年一甲三名進士　賜及第授編修由詞臣入直軍機處出爲藩臬性強毅不阿督撫皆敬憚之任川藩時俗尚華侈公力矯其弊務爲儉約每公宴誡不用優伶總督勒公以春酒召公至門已通刺矣聞音樂聲即返去勒公爲之撤樂乃復至飲盡歡風尚爲一變嘉慶十三年擢安徽巡撫時文敏公百齡方督兩廣以海盜方張銳意滅賊過皖貽公詩有云嶺南一事君應羨殺賊歸來喫荔支及盜魁張保就撫公遺文敏書曰昔蒙贈詩當改一字爲撫賊歸來也文敏默然逾年調撫陝西十七年調廣東承文敏撫賊之後諸降人桀驁爲閭閻害公懲治甚力然不肯妄殺人廣州有死囚遇赦減等改軍而逃獲之擬斬決公以加等律不應死按察使持之一日公會公閱按察使曰某囚可以不死君必欲死之何也對曰此廣州守所擬也公誦元次山詩曰安民天子命符節我所持時總督蔣公攸銛在坐亦以公言爲然囚竟得減死二十二年擢閩浙總督閩中錢糧疲甚民閒多抗欠公極力清釐福清武生林彌高慣訟包糧阻衆不納縣令捕之爲其黨所截奪官役皆被創公檄福州守及參將往捕不獲公怒奏褫兩人冠服乃獲之彌高遣書其黨使劫持合邑抗徵無一人敢納者巡撫史公致光患之公親鞫彌高得其致書狀立縛出市曹斬之福清人大懼又見彌高已死乃相率納糧且清積欠一時強宗悍族皆易轍諸郡肅然奏入　上甚嘉焉漳泉二府多械鬭劫掠案龍溪令姚瑩捕得渠魁五人訊其案皆數十起既承伏召其族長於庭詰之各具狀請罪乃皆杖斃之尸諸城門兇徒股栗逃出境巡撫史公以不如制疑之公曰漳人苦鬭殺久矣兇很之徒歲書殺人數百如兒戲官軍莫可如何吏捕率不得正兇今姚令幸擒之若逐案傳質則係累必數百人非除暴安良本意且漳州距行省六百里即申解按律治之兇民無由知儆姚令朝捕而夕誅之所謂刑亂國用重典也自是悍俗爲少變海盜張保自文敏招撫後奏予守備官故書肆擾七郡戕二大將粵人恨次骨屢圖殺之會文敏去粵乃擢之入都改官閩中數遷至澎湖副將將擢總兵林文忠公則徐方爲御史疏論之乃止當是時閩洋復有盜公方治舟師姚瑩進曰張保有罪無功還副將羣以爲過何不令其擊賊勝則收其功敗可治其罪即爲盜殺亦不足惜也公深然之保自是奔波海上盜平而保亦死公之任蜀藩也峨眉猓夷不靖公率兵馳往時圖功者衆咸請進勦公曰兵者聖人不得已而用之若玉石不分概行殄滅非所以廣　皇仁也堅不允廉得漢奸構衅激變者十一人夷匪首事者六人捕誅之夷衆帖服及其撫陝西也漵浦嚴如熤方爲漢中知府公重其賢優待之會歲歉嚴以督築城工出及歸已逾請賑期遂以元旦赴行省謁公願棄一官爲百姓請命伏地頓首不肯起公立許之爲破例陳請卒得　俞旨嚴在官得行其志者以公在也及公去代之者爲朱勳嚴遂十年不獲調然則公之扶持善類可知矣二十五年秋公在閩督任以疾乞休許之道光元年薨　優詔悼惜　賜祭葬如制諡文恪公在督撫中最有名量宏毅而識明果不徒以孜孜寡過稱嘗謂人不可作無益事不可爲無益語不可用無益錢又云刻於己爲儉儉於人爲刻人知儉與刻之分其於涉世也過半矣趙文恪嘗歎爲名言書之日錄中

阮文達公事略

一代之興必有耆龐魁壘之臣若唐之燕許及崔文貞權文公李衛公以經術文章主持風會而其人又必聰明早達歷中外兼享大年其名位著述足以弁冕羣材其力尤足提唱後學若儀徵相國眞其人哉相國名元姓阮氏字伯

元號雲臺祖玉堂官湖南參將始占籍儀徵嘗從大帥征苗有降苗數千大帥將戮之以死請得免及公貴人以爲陰德所致云乾隆五十一年公年二十三舉鄉試入都與邵二雲王懷祖任子田三先生友作考工記車制圖解有江戴諸家所未及者五十四年成進士選庶常散館第一授編修逾年大考翰詹
高宗親擢第一超授少詹事　命直南書房修石渠寶笈　召對稱　旨
上諭樞臣曰不意朕八旬外又得一人晉詹事充石經校勘官五十八年督山東學政撰山左金石志得欄本千三百有奇修鄭司農祠墓明年調浙江學政擢內閣學士嘉慶元年　禪授禮成進文冊　諭獎其典雅徵刻淮海英靈集二年修經籍纂詁百十有六卷選兩浙輶軒錄得詩三千餘家注曾子十篇稿凡三易三年擢兵部侍郎轉禮部仍直南書房四年調戶部侍郎充經筵講官副朱文正公總裁會試得士最盛江都史致儼歙鮑桂星全椒吳鼒武進張惠言閩陳壽祺高郵王引之蕭山湯金釗德清許宗彥涿州盧坤歙程祖洛與康紹鏞元和陳鍾麟歸安姚文田上元朱桂楨嘉應宋湘其尤著也明年授浙江巡撫時海盜蔡牽擾閩越疏請捐造大船巨礮并籌捕土盜鳳艇匪之羽翼
璽書嘉獎勉以顯親揚名爲國宣力成一代偉人尋遣總兵岳璽等敗賊於太平又奏獲杭紹等屬積盜數十先是錢塘江有小舟曰烏龍船昏暮劫掠公廉得姓名捕寘諸法立緝匪章程七則檄沿海州縣力行保甲會艇匪竄浙奏請以總兵李公長庚總統三鎮舟師乃親駐台州督剿獲安南僞侯倫貴利磔之語在李忠毅公傳是年金處紹三郡災疏請賑卹有差蔡牽旋寇平陽定海檄水陸鎮將擊走之增設育嬰堂經費銀歲四千兩六年立詁經精舍祀許叔重鄭康成兩先生延王述菴孫淵如主講席選高材生讀書其中課以經史疑義及小學天文地理算法許各搜討書傳條對不用扃試糊名法刻其文尤雅者曰詁經精舍集不十年上舍士致身通顯及撰述成一家言者不可殫數東南人才稱極盛焉又以浙東多古帝王名臣先賢陵墓繪冊疏報得　旨勸加防護修葺撰兩浙防護錄七年浙西饑疏請蠲緩平糶立普濟堂於省會每年冬賑粥四十日就食者日數千人八年立海甯安瀾書院建玉環廳學宮奏設學額復奏立杭嘉等郡昭忠祠請以歷年勦海寇傷溺弁兵三百人入祀均從之六月入覲　召對者八　賜宴者三　垂問封公年齒甚悉　賞賚有加回任修海塘志九年疏請以李公長庚總統閩浙各鎮專勦蔡牽遂敗牽於定海會浙東水災疏請蠲緩平糶并率屬捐賑建白文公祠於西湖撰經郛及海運考兩浙金石志積古齋鍾鼎款識十年賑杭嘉湖三郡饑檄所屬多設粥廠分男女爲二出入進退皆有法病者藥之老疾者別爲廠婦女有廁遮全活數十萬人六月父憂歸里居成十三經校勘記二百四十三卷撰　皇清碑版錄編瀛舟書記重刻石鼓文置揚州府學十二年入都進四庫未收書六十種作提要上之得　旨獎覽補兵部侍郎　命赴河南勘獄再撫浙江先是公撫浙五年凡安南鳳尾水澳等幫海盜勦撫散除幾盡所餘者土盜張阿第等十餘艘耳自蔡牽得志於閩大掠臺灣李公長庚死事至是牽從安南回棹聚至五十艘而張阿第亦有船三十餘艘勢張甚乃親赴甯波督勦申嚴接濟賊糧之禁先後敗賊於沙鑊洋黑水洋落伽洋等處賊勢始漸蹙公復薦邱公良功爲浙江提督又立專注蔡牽分船隔攻之法於是邱公及福建提督王公得祿遂以十四年秋殲牽於溫州之外洋矣坐失察學政劉鳳誥代辦監臨舞弊事奪官
命以編修在文穎館行走十五年遷侍講兼國史館總纂創立儒林傳得百四十六人但述學行而不區分門逕又擬創文苑傳未就又集　本朝天文律算諸家作疇人傳累晉少詹事內閣學士十七年往山西河南勘事遷工部侍郎八月授漕運總督立糧艘盤糧尺算法頒行各省十九年調撫江西時豫東邪教初平餘黨煽亂餘干匪目朱毛俚等假託明裔謀逆公率臬司馳往擒獲胡秉耀等十七名寘諸法得　旨嘉獎加太子少保　賞戴孔雀翎尋獲崇義縣天地會匪鍾體剛進賢縣擒匪曾文彩龍南縣會匪鍾錦龍長甯縣會匪郭秀峯瀘溪縣會匪陶省三等各論如律民情乃安公在江西改建貢院號舍拓基修省城章江水閘校刻十三經注疏以惠士林二十一年調撫河南十一月遷湖廣總督奏建江陵范家隄沔陽龍王廟石閘以蘇水患明年調兩廣總督奏建大黃窖大虎山肇慶府各礮臺又奏建南海縣屬桑園圍石隄修廣東通

志二十四年秋入京祝　嘏召對十一次　賜克食四十七次　恩賚有加
仁宗皇帝手酌玉杯　賜公同受．賜者惟江督孫公玉庭川督蔣公攸銛
而已二十五年立學海堂以經古學課士如在浙江時改建貢院號舍如在江
西時道光元年奏設卹嫠局修廣州城及城北鎭海樓建三水行臺書院刻江
蘇詩徵百八十三卷作者五千四百三十餘人尋刻　皇淸經解爲書百八十
餘種爲卷千四百公在粵十年兼署廣東巡撫者六粵中水陸向多盜公飭屬
嚴拏前後數千計其賀連交界姑婆山素稱盜藪公調兵擣其巢患乃息西洋
貿易惟暎咭唎國貨最多性尤狡黠嘉慶二十一年嘗遣使入貢未許成禮而
回逾年公涖粵疏請嚴禁鴉片首以嚴馭洋商夷商爲務遇事裁抑之夷船在
黃浦殺人公嚴飭洋商必得兇犯乃已商不能庇犯乃自刎死有擊死民婦者
亦予絞決抵罪道光二年冬暎夷護貨兵船殺死民人二公飭洋商及管事大
班縛犯以獻大班委其責於兵頭卽飭傳諭兵頭獻犯詭稱夷民互有殺傷冀
相抵賴公持之力夷目等羣首將揚帆歸國停貿易公給印諭言願歸卽歸
天朝幷不重爾等貨稅於是各船皆出海口然非其志也仍潛泊外洋以待日
久折閱多其兵船又先遁逃大班等乃稟求回岸貿易俟下次貨船抵粵時縛
犯來獻公復給印諭兵船不許復來其見在貨船暫許貿易續到者如不能縛
犯仍嚴拒不許入方事之殷商民官吏皆惶惶或言關稅將自此大絀且慮激
變爲　朝廷憂公曰　國體爲大稅數爲輕且索兇理長不可爲所欺脅力持
二三月夷目始有乞回貿易之稟自是兵船亦不敢復來公調任兵船卽踵至
海疆乃自此多故矣六年夏調雲貴滇省鹽政久弛弊歲絀課十餘萬公首劾
鹽吏力杜井竈走私弊七年奏銷溢額萬六千兩明年又數倍之乃疏請酌留
溢額銀兩備邊費從之騰越極邊有野人一種茹毛穴處時入內地刦掠爲邊
患而保山等處別一種邊夷曰傈獠本土司所轄也以墾田射獵爲生精於桑
弩毒矢野人畏之公乃籌邊費萬金招傈獠三百餘戶駐騰越邊界給地屯種
以禦野人會訛言總督將帥兵親討於是南甸隴川等土司帶領二十餘寨野
人來乞降並獻木刻設誓八年十二月入覲　召對十次　賜紫禁城騎馬及
御書春帖子壽　召入乾淸宮　面賜福壽字賞賚無數十二年遷協辦大
學士仍留總督任十三年二月　陛見時年七十矣　賜御書福壽字亮功錫
祜扁額及倘方珍物爲公書壽　命充會試副總裁四月回任公督滇黔十載
值車里土司刀繩武與其叔刀太康鬨鬭因而脅官求助其時滇吏沈吉皆謂
當助姪滅叔公不爲動檄鎭道等擊敗繩武另擇人承襲亦不追殺要功其後
越南保樂州土官農文雲謀判其國聚衆戕官經陜兵捕追公飭沿邊嚴防毋
令一夷竄入亦不得生事貪功妄殺　手詔嘉之其鎭靜得大體多類此十五
年拜體仁閣大學士管兵部事充經筵講官教習庶吉士兼署左都御史
宣宗兩次謁　陵均　命留京辦事十八年以足疾請告疏再上　優詔許致
仕仍食半俸瀕行加太子太保公歸里後築別墅於湖莊曰南萬柳堂蓋以別
於馮文毅之都城別業也二十三年公壽八十復拜　御書扁額楹聯福壽字
及倘方珍幣之　賜二十六年丙午以重赴鹿鳴宴加太傅銜食全俸公疏謝
手敕報曰願卿福壽日增以待三赴鹿鳴之盛事也考本朝大臣生前加太
傅者自金文通洪文襄范文肅鄂文端曹文正長文襄外得公而七公以後惟
潘文恭世恩而已餘皆贈自身後者也二十九年十月薨年八十有六　優旨
悼卹　賜祭葬　予謚文達所著書曰揅經室集先後刊行海內名宿著述如
錢辛楣三統術衍地球圖說謝東墅食物百詠張皐文虞氏易儀禮圖汪容甫
述學錢溉亭述古錄劉端臨遺書淩仲子禮經釋例焦里堂雕菰樓集鍾廒盦
考古錄孔顨軒儀鄭堂集胡西琴詩集張解元貴吏部詩集僧誦苕蘼查集李
四香算書凡數十家子常生官淸河道前卒福平涼府知府祜舉人官知府繼
配孔氏工詩著有唐宋舊經樓稿

國朝先正事略卷二十一

名臣

平江李元度次青纂

福文襄公事略

公諱福康安字瑤林姓富察氏滿洲鑲黃旗人大學士一等忠勇公傅恆子也乾隆三十二年授三等侍衛洊擢至一等　命御前行走三十六年授戶部侍郎兼副都統三十七年大兵征金川　命偕溫福爲定邊將軍阿桂豐伸額爲副將軍公爲領隊大臣明年六月木果木大營失事　詔以阿公爲定西將軍分道再舉三十九年會同領隊大臣海蘭察克山碉數十殲賊數百遂乘勝克博羅瓦山進攻得克斯東寨夜有賊數百人乘霧犯官兵營公赴援擊敗之賊兩中於山坡上立兩碉公夜率兵八百立毀之尋克色淜普山破堅碉數十殲賊數百復與海公盡破山南碉卡賊數夜出侵大營礮臺公屢敗之又率兵裹糧夜踰溝攀崖上從山罅入取當噶海寨及其大碉木城石卡四十年三月攻克得楞山焚堅寨數百授內大臣五月克榮噶爾博山進至第七峯　賞嘉勇巴圖魯號益力戰盡拔木城碉卡凡五十下壓勒烏圍賊巢八月既望夜半自西北攻入破其寨據之遂克勒烏圍九月公領第一隊進攻噶拉依繞道前進克大碉木城各二十遂盡得科布曲寨四十一年正月奪碉三大石卡二移礮擊其寨二月逆酋索諾木就縛金川平封三等嘉勇男班師　上幸良鄉行郊勞禮　賜御用鞍轡馬一疋　御紫光閣飲至　賞緞十二端白金五百兩　詔圖形閣中　上親製贊轉戶部左侍郎還都統　賜戴雙眼花翎紫禁城騎馬四十二年授吉林將軍調盛京將軍四十五年授雲貴總督明年南掌國貢象四復言被交阯等國劫掠無禦敵器以餘象一求予巨礮公檄諭以　國家法制有定不容妄求還其象不予之礮　上韙之尋調四川總督又明年奏蜀中嘓匪已戢條上善後事宜擢　御前大臣加太子太保四十八年署工部尚書　命往廣東查勘鹽商捐備貢物事四十九年擢兵部尚書總管內務府大臣會甘肅逆回田五等滋事　命以欽差大臣馳驛往五月授參贊大臣同將軍阿桂等會勦由間道趨賊巢立卡進逼賊思據卡寘公及參贊海蘭察親往督戰殲賊數千遂破石峯堡生擒賊首張文慶等晉封嘉勇侯五十年疏言回民習武者多習文應試者少當以詩書化其桀驁之氣請於循化廳設學校以資訓迪　上嘉之七月轉戶部尚書五十一年轉吏部尚書協辦大學士奏修甯夏各渠以興水利五十二年臺灣逆賊林爽文圍嘉義縣　詔以公爲將軍偕參贊大臣海蘭察往勦進兵援嘉義賊於竹圍中突出抵禦公令屹立勿動親率巴圖魯侍衛衝入賊中敗之連克十餘莊會日暮雨大至戰益厲立解縣圍追賊至大牌竹決溪水渡兵悉焚賊寮餘匪殲焉捷聞封一等嘉勇公　賜寶石頂四團龍服十二月督兵勦北路進攻大里杙賊巢殲賊目數十首逆逃入番社未獲擒其孥五十三年正月令巴圖魯侍衛十數入屯練兵數百易裝入緝生擒爽文檻送京師二月追執兇渠莊大田以獻餘黨悉定臺灣平初福州將軍恆瑞擁兵不救嘉義　上命公劾之公袒恆瑞奏不以實　諭責其庇護且曰此等伎倆豈能於朕前嘗試耶　命傳旨嚴飭至是　上念公功　親解佩囊賜之　賜金黃帶紫韁金黃辮珊瑚朝珠又　命於臺灣郡城及嘉義縣各建生祠再圖形紫光閣　上製贊如初公條上善後十六事其要在習戎事除奸民清吏治肅郵政　俞旨允行調閩浙總督五十四年調兩廣時安南阮光平糾眾滋擾公念俟舉　旨始起程恐緩不及事遂親赴漳泉閱兵俟再得警信即兼程赴粵西有　詔嘉獎謂不出朕之所料又稱公秉性公忠視國事如家事不愧休戚相關實心任事之大臣尋奏阮光平恭順輸誠不必用兵　上允所請會御史和琳劾奏湖北臬司李天培私令糧艘分運材木訊得公寄銀索購狀　詔革職留任罰公俸三年五十五年率安南國王阮光平朝京師其返也　命仍隨公行五十六年奏擒水陸劇盜五十餘人先後抵法十一月廓爾喀賊匪寇後藏　詔以公爲將軍偕參贊海蘭察率巴圖魯侍衛往征之免所罰公俸明年三月抵後藏時諸路兵未集先率所部進值雨夜分六隊徑趨擦木黎明潛登山奪賊前碉賊守後碉不出官兵毀垣入短兵接殲賊目三賊眾二百生擒十餘人乘勝抵噶爾甲山梁山下有紅旗

賊來援我兵設伏留一路誘賊出進至山半橫截賊隊奪其旗殪賊幾盡進攻
濟隴爲賊要寨大碉據險立各碉卡互相犄角乃分兵先翦其旁寨併力攻中
堅縛大木爲梯令屯兵蟻附登礮毀石壘自丑至亥克其寨斬級六百生擒二
百奏入　御製誌喜詩書箑以　賜及　御用佩囊六月大兵趨旺堆有大石
卡二賊撤橋自阻密遣兵東越峨𡸣山從上流潛渡轉出賊卡前殲賊數十奪
其卡賊敗竄多墜河中死進至密哩山頂徑益仄白越大山數重深入七十里
不見賊西南橫亘一河旺堆在河北賊築卡扼河以距乃潛從上游縛木渡分
三路進攻出賊不意遂大潰追戮無遺由噶多進勦分兩路奮擊破其木城夾
攻之克大小賊寨十一賊營三石碉四木城五十卡二十戮賊目七賊黨四百
有奇駐營雍雅山賊乞降不許八月進噶勒拉山三路並捷奪橋過直攻甲爾
古拉集寨賊八千來援督兵力戰敗之凡接戰兩晝夜越大山二克木城四石
卡十一戮賊目十三殲賊六百生擒十七賊酋懾再乞降　詔許班師方公之
未受降也　詔以此次用兵艱險爲從來所未有晉公大學士加封忠銳嘉勇
公會十五功臣圖象成　上復親爲製贊時大學士阿文成以未臨行陣奏
讓公爲首功再辭　賞一等輕車都尉復授領侍衛內大臣　命照王公親軍
校例給六品藍翎三缺　賞其僕從五十八年條上西藏善後事宜十八則均
議行八月調四川總督是歲金川土司年班入覲　詔命公領之五十九年
命按吉林將軍恆秀罪坐瞻徇親戚受嚴飭七月調督雲貴賞　御用黑狐裘
六十年春黔苗石柳鄧圍正大營嗅腦營松桃廳三城楚苗石三保圍永綏廳
逆渠吳半生附之有　旨命督師進勦未匝月立解三圍　賞戴三眼花翎會
川督和琳兵至合力進攻焚賊寨四十石柳鄧遁入石三保黃瓜寨中扼河以
拒大兵結筏潛渡縱民牧牛而伏兵以待賊渡河掠牛伏起奪船以渡上下游
同濟破木城賊棄寨遁先一日令總兵花連布援永綏至是復會勦永綏圍解
賊聚蘭草坪西北鹽板寨中佯於東南山凹樹旗示我兵出入路因其計攻之
設伏對山於石關藏礮誘仍督兵自四入賊悉衆來拒伏兵整兒俟其過飛礮
擊之賊驚潰棄木城遁我兵進駐山梁分五路冒風雨進勦遂據黃瓜山大梁

俯臨其寨乘夜克之焚燬大寨五十有六擒賊百餘殲斃無算諜報吳半生踞
雅麻寨兩石逆遁糯西鴨保等寨遂先攻雅麻縱火燔木城有潛匿巖洞者薰
之悉焦斃燬苗寨四十吳半生遁往西梁糾苗衆二十餘寨來拒石三保援之
乃分兵攻雷公山阻其援兵大軍擊西梁上中下三寨破之雷公山亦告捷賊
奔花苗寨中五月分五路進勦克苗寨六十木城四石卡三十五進至大烏草
河阻水乃盡洗沿河諸寨四月公調浙閩六月克竹山砌大梁再敗賊於雷公
灘遂奪石隋營七月我兵夜列炬岸上示欲渡河賊力拒密從數里外作橋以
濟繞出賊後火其寨賊驚竄來奪橋敗之遂督兵越險進克馬蝗沖等大小寨
五十抵狗腦坡山益險兵皆附藤葛行冒矢石直據山巔憑高下壓破其寨酋
逆遁占丈坪五路並進殲賊千會風雨暴至賊宵遁八月克蝦蟆峝烏龍岩奪
賊卡六降七十餘寨　詔晉封貝子銜仍帶四字佳號照宗室貝子例給護衛
俾異姓藎臣得邀殊錫以彰國家世臣之福九月克巖碧山焚寨二十進攻摩
手寨乘積霧由僻徑繞出山後賊大潰遂從長坪搜勦得苗寨四十時吳半生
從鴨保至高多寨官兵圍擊之半生降　詔賞公子德麟副都統銜授　御前
侍衛十月抵鴨保賊巢其右曰天星寨爲賊中奇險處官軍夜發值雪後朔風
慓冽從陰晦中覓道攻木城焚其窩棚得木城七石卡五克垂藤臥盤諸寨平
隴賊目吳八月就擒十一月攻大小天星寨克之十二月克樣木營議由平隴
復乾州賊力拒驛馬嶺諸險乃於高斗山駐營作進攻勢潛出間道奪賊後卡
并斷其歸路遂取驛馬嶺焚寨三百嘉慶元年正月大兵抵壁多山連敗賊奪
石卡三賊悉銳來襲我後敗之四月克結石岡石城焚大小寨七十進攻火麻
營石城發兩翼以進三面攻之賊潰抵廖家衝奪山巔石卡一羣苗來爭數進
數卻之且築壘斷其隘賊大潰奪山梁七　詔晉公父文忠公貝子爵以光泉
壤五月公染瘴患洩瀉猶督師前進夜有大星隕於營西北光芒有聲越數日
薨　詔晉封郡王銜賞庫銀萬兩治喪并賞陀羅經被仍於家廟旁特建專祠
以時致祭其父傅恆追贈郡王銜子德麟襲貝勒俟入城治喪朕親往賜奠
御製詩哭之　詔入祀賢良昭忠二祠配饗　太廟謚文襄　賜祭葬如典

特旨德麟承襲貝勒後其子襲貝子孫襲鎮國公罔替公用兵如神平生未嘗挫衄征衛藏時有隘道幾一里賊守隘北甚嚴大軍屯隘南三十里公調軍伏隘東西而以全軍分五軍攻隘迭退迭進戰一日盡數十勝負公在中軍前軍軍報沓至不爲動及二更前軍大敗退不止賊逐前軍出隘南忽礮聲大震火炬照耀如白晝東西伏軍皆起賊驚退相蹂躪我軍乘之入隘公急上馬萬騎齊足頃刻至隘口前軍伏軍已過隘閱貝子至勇氣百倍大軍乘勢合攻遂奪賊屯追奔五十里援嘉義時壯勇公海蘭察前行公督師繼進夜大雨天黑如覆盤過土山駐軍山頂公中坐饋軍官圍公坐外親軍外正軍皆圍坐賊游兵近山踐泥濘過火炬千萬賊自炬中上窺山黝黑無所見疑有軍發鎗礮擊之公令曰無出聲無動久之賊過盡雨霽天益明壯勇公已入嘉義城捷使至軍始起行無一傷視鎗礮子歷落入山腹也公生而威貴在軍犒賞動盈十萬皆取諸公帑身後屢 詔斥其浮濫 命嚴禁德麟扶櫬歸地方吏致賻金四萬餘兩 詔罰令倍繳以示懲公之解嘉義圍也總兵柴大紀出迎自以參贊伯爵不執櫜鞬之儀公遽劾其前後奏報不實 上曰柴大紀死守孤城逾半載非得兵民死力豈能不陷若謂詭譎取巧則當時何不遵旨出城其言權盡原所以速外援若不危急其詞豈不益緩援兵大紀屢蒙褒獎或稍涉自滿於福康安前禮節不謹致爲所憎遂直揭其短殊非大臣休容之度已而侍郎德成總督李侍堯所奏皆如將軍指大紀卒逮問坐法死論者多以此譏公云

松文清公事略

公諱松筠字湘浦姓瑪拉特氏蒙古正藍旗人乾隆四十一年由筆帖式充軍機章京晉戶部銀庫員外郎蒙古司員例不司銀庫異數也四十八年超擢內閣學士兼副都統 賞戴花翎明年 賞穿黃馬褂 命赴吉林查辦參務又明年 命往庫倫查辦俄羅斯事務五十一年授戶部右侍郎仍留庫倫辦事五十五年有術勒千卡倫巡兵爲俄羅斯打牲人所害公檄緝各犯先治罪而後奏 詔切責之 命奪職以四品服仍留庫倫効力明年授工部左侍郎兼副都統尋調戶部五十八年授御前侍衛內務府大臣軍機大臣充 國史館副總裁崇文門副監督時暎咭唎入貢請於天津寧波海口貿易並求給附近珠山小海島及廣東附城地方各一處居商存貨 上既嚴諭指駁復慮其沿途生事 特命公護行凡所要求皆嚴詞拒絕途中安謐 詔嘉其得體五十九年署吉林將軍 命查湖北荊州稅務道出河南衛輝值水災公將率牧令發倉粟以賑 上嘉其實心任事尋升工部尚書兼都統充駐藏大臣嘉慶四年 召授戶部尚書尋授陝甘總督加太子太保初公之駐藏也達賴喇嘛濟龍呼圖克圖等愬報西南邊界有廓爾喀兵至公訪知廓爾喀係向定結邊外等部帶兵索欠並無他故恐唐古忒番民疑懼遂親往拊循並借川省藩庫銀五千兩籌議撫恤覊番修建寨卡等事至是請扣陝督廉俸解歸四川時川陝楚三省教匪竄發黃號逆匪張漢潮與藍白兩號匪黨由楚竄入陝甘公疏陳勦匪事宜 諭嘉其留心軍務忠悃可風陝西自嘉慶元年軍興以來撥餉金千一百萬兩至是續撥百五十萬 詔公駐漢中督辦糧餉公請移西安軍需局於漢中清查舊款另立新規按旬開摺呈覽每月彙奏咨部 覽奏嘉予又奏陣亡勇目張奎熒雄秀請照把總外委例議卹其陣亡鄉勇併造冊咨部 上是之並著爲例鄉勇之得 賜卹自公始也先是有 詔命訪查領兵各員優劣公密疏言副都統明亮素號知兵所言似合機宜究無實效將軍恆瑞前在湖北戰績稱最後勦藍白兩號賊亦有功惟年近六旬精力大減提督慶成身先士卒然中無主見領隊則可出謀發慮非所長署陝撫永保無謀無勇惟知利己過則歸人惟額勒登保英勇出羣其次則德楞泰能辦賊者止此二人 上嘉其評論得當其後額德二公卒成大功云初明亮劾永保擁兵不進致張逆脫逃 上命公查訊尋坐專擅被嚴飭奪宮保銜 御前侍衛及花翎五年春授伊犂將軍尋署湖廣總督馳往湖北勦賊閏月入覲請弛私鹽私鑄禁 諭斥其迂謬謫授副都統銜充伊犂領隊大臣仍戴孔雀翎七月復授伊犂將軍先是乾隆二十九年 詔以伊犂田土肥潤下所司查明地畝給滿兵屯種迨五十年及五十五年復歷奏 諭旨令籌畫耕種當事均以灌溉乏水爲辭八年公疏言近水可耕之田甚多已由惠遠惠寧兩城酌派閑

畝試種歲大有秋因於惠遠城東伊犂河北岸開大渠迤邐數十里又於城西
北草湖中得泉源疏引支流其地即分給惠遠城八旗耕種至惠甯城八旗所
耕本係裁撤綠營屯地原有渠泉足資灌溉惟種地必資牛力請於官廠中實
借得　旨嘉允九月有伊犂民郝鏡犯故殺自行投首公訊明後即置之法
上責其辦理過當尋奏伊犂屯種有效惠遠城得地八萬畝惠甯城得地四
萬畝請按名給地各令自耕自食永爲世業　上命公妥協辦理務使兵農
不至偏廢十二年復加太子少保並頒賜　御製明愼用刑說明年奏報惠甯
城東時出水泉蕩漾請於城東挑大渠引灌田畝十四年搭爾巴哈臺有遣戍
蒲大芳等三十餘人聚謀不軌公密遣人帶兵往以查金廠爲名悉數擒戮
上嘉其妥速又以戍兵馬友元王文隴等百六十九人皆與逆謀盡遞殺之
上責其苛刻下部嚴議且曰此百餘人者若調至伊犂訊明正法原非過
當乃忽於半途截殺成何政體遂以頭等侍衛充喀什噶爾參贊大臣六月復
授陝甘總督尋　賜一品服十二月調督兩江南河自上年馬港口陷後黃水
倒漾河水淤墊爲患十五年公偕河督吳璥查勘舊海口請修復舊河使全防
仍歸故道得　旨允行會監生王勵獻疏沙器具圖以堅木爲架架鑲鐵齒以
巨絙繫船尾能刷淤沙使河流通暢公倣造四十架親乘舟疏濬果著效得
旨嘉奬公又以比年河北淤淺糧運遲遲請造撥船千艘停泊禦黃壩外備撥
運並以江廣漕船笨重請改小以利遄行均從之是歲漕艘渡黃及回空皆迅
速再下部議敘公之赴兩江也疏請引沁入衛以濟漕運復疏陳黃河受病之
由且密陳吳璥徐端辦理工程有虛捏開報情弊自求調任總河以便查覈又
疏薦蔣攸銛孫玉庭堪勝此任　諭曰河工敝壞已極人人視爲畏途松筠不
但不推諉轉銳意自任具見公忠爲國朕甚嘉焉但河務非其所長其令蔣攸
銛補授河督與松筠實力講求相助爲理尋　命兼署南河總督十六年春疏
報馬港口合龍河復故道並請於南北衞隄兩岸各設同知守備等官下部議
行未幾調兩廣總督疏言立法之嚴尤貴行法之速粵東治土匪因部覆稽遲
有爽懲儆中倖逃顯戮者未能觸目警心請嗣後有夥衆四十人以上或不及

四十人而有奪犯毆官各情者俱先行正法梟示從之六月拜協辦大學士並
內大臣仍留廣督任八月疏請改雷瓊鎮陸路總兵爲水師總兵復萬應府爲
直隸州復南雄州爲府均下部議行是月授吏部尚書　賜紫禁城騎馬充
國史館總裁　上以京城八旗生齒日繁不敷資贍　諭吉林將軍於吉
林等處籌度閒散地畝酌量移居至是　命公往盛京會勘　陵工並籌辦移
駐宗室房地各事宜公奏言西廠大淩河東岸有可耕之地二千頃可移駐二
千餘戶東廠周數百里地多積水其水皆自北山柳條邊來若自邊牆相地開
河使入川歸海則可涸出沃壤又東柳河溝一帶亦多積水若自北山東橫開
大渠東水入川歸海亦可得沃壤數千頃又奏續勘彰武臺邊門外迤西牧廠
閒地東西寬三四十里南北長六七十里足可移駐　詔盛京將軍於西廠地
方即行試墾九月　命仍充軍機大臣偕侍郎初彭齡往江南查勘總督百齡
與河督陳鳳翔互訐事　上嘉其毫不瞻徇　賞貂裘十八年授　御前大
臣六月　命以協辦大學士兼任伊犂將軍九月拜東閣大學士十一月以平
定滑縣逆匪加太子太保明年八月授武英殿大學士二十年以審辦逆回仔
牙墩獄未愜　命下將首逆均寘重辟　嚴旨切責奪宮保銜仍革職留任又
明年五月　召還充　御前大臣先是伊犂惠遠城旗屯公田與闢里沁回田
均藉東山闢里沁泉水灌溉上年阿奇木霍什納札特等稟請開渠引霍什河
水繞灌闢里沁回田以闢里沁泉水專灌惠遠城旗屯公田公覈實允行至是
以得水豐餘兩有裨益奏七月管吏部理藩院事務授都統充崇文門監督
賞穿黃馬褂復太子太保十月署兩江總督二十二年回京坐吉事忤　旨奪
大學士銜以二品服授察哈爾都統仍革職留任二十三年署綏遠城將軍時
公子吏部侍郎熙昌奉使湖南道卒　上憫公年老喪子　召回京賞還一
品服並花翎復　賜紫禁城騎馬晉禮部尚書明年調兵部授　御前大臣領
侍衛內大臣九月授　盛京將軍又明年以兵部遺失行印查係公任尚書時
事降山海關副監督復降公中佐領又以審擬失當再降本旗驍騎校八月
宣宗御極擢副都御史十月授左都御史十一月授熱河都統進所纂新疆

識略十二卷　賜序刊行道光元年授兵部尚書調吏部兼都統復充崇文門監督軍機大臣仍　賞花翎　賜紫禁城騎馬二年署直隸總督奏請整頓直隸各屬書院　上是之尋坐刪改理藩院奏牘奪職遣戍得　旨以員外郎在上書房行走未幾授光祿卿晉左都御史三年授吉林將軍四年署兵部尚書兼都統復　賜紫禁城騎馬尋署烏里雅蘇臺將軍十月伊犂將軍慶祥奏俄羅斯在哈薩克遊牧地方蓋屋種地請　勅理藩院檄詢　上以詢公公奏哈薩克素稱強悍或曾侵占俄羅斯地今從索還不能不予而以無據之詞懇將軍奏請實未可定若理藩院行文查問俄羅斯直以索還侵占爲言轉難查辦從前哈薩克襲封汗爵俄羅斯即有哈薩克早經投順彼國之語躪查乾隆三十五年土爾扈特明背俄羅斯前來投順後俄羅斯行文索討經　高宗諭旨斥駁今以無甚關要之事行文令其遵奉倘彼以土爾扈特爲言或以哈薩克投順彼國爲詞徒生枝節有傷體制查哈薩克遊牧地與俄羅斯毗連之處理藩院并無圖志惟當曉諭哈薩克以　天朝定例外藩之地無圖志者例不辦理　上嘉其熟悉邊情飭慶祥詳酌辦理六年署兵部尚書授禮部尚書偕侍郎王鼎赴山西按事途次聞喀什噶爾軍報疏陳熟悉新疆情形自請前往宣撫　温旨嘉勉未允行十二月充經筵講官八年署熱河都統授閱兵大臣九年署吏兵二部尚書復署直隸總督六月調兵部尚書十一年二月公八十生辰　賜耆齡錫祜額　御書福壽字各一并文綺服物有差十月授內大臣十一月　命以三品服休致十二年浩罕伯克遣瑪底里遣使進表公前曾奏及浩罕通商邊境即可綏靖　上思其言　賞還一品服署副都統七月達爾漢茂明安土默特三旗爭地　命往歸化城查辦稱　旨尋授理藩院侍郎十三年調工部左侍郎授都統及閱兵大臣充左翼監督十四年命以都統銜休致十五年五月薨年八十有二遺疏入　諭曰松筠歷練老成清勤正直歷事　三朝恪恭匪懈可晉太子太保銜照尚書例賜卹尋　賜祭葬　予諡文清入祀伊犂名宦祠公坦率無城府厭苛禮之官常不挈眷屬即至亦居以別院扃其門每旦入院禮佛坐堂中與夫人啜茗閑話而已自伊犂將軍入長吏部單騎雜喇嘛中抵圓明園家人戚友出迎於近郊不知其已至也次日入覲　命講大學首章謂平天下當自正心誠意始晚仍宿園中又次日入城赴吏部任日晡歸其妾迎於中門公顧問此爲誰既而曰汝今亦老矣其按事江南也引　對畢即襆被行不回私宅隨帶司員請少留乃入友人家小住二日嘗侵晨訪友主人未及起公直入臥內主人驚公按令弗起坐榻旁縱談索酒痛飲逾兩時乃出過清江浦與河督黎文恪公飲兩公皆洪量舉無算爵且召副將某陪末座飲達旦副將不敢辭次日阻風再會飲復召副將則前夕已奄逝矣嘉慶二十五年八月　睿廟梓宮自熱河回京　宣宗步送羣臣伏地哭者不下數千人行甫半　宣宗忽趨至甬道邊扶一跪伏者之手大哭失聲衆驚察之則公也時公謫驍騎校而　宣廟當哀痛迫切之際獨於千萬衆中物色見之非夙重公名不及此翼日而副御史之　命下公喜爲擘窠書尤好作大虎字在西域嘗手刃叛回數百人其嫉惡爲尤嚴云

李忠毅公事略

嘉慶十有二年十二月壬辰浙江提督李公勳海盜蔡牽中礟薨於廣東潮州之黑水洋事聞　上震悼哭之廷臣亦哭　詔曰朕於李長庚素未識面因其宣力海洋忠勤勇幹身先士卒銳意擒渠疊經降旨褒嘉原擬俟捷音到時封授伯爵不意功居垂成臨陣捐軀覽奏心搖手顫爲之墮淚李長庚可追封三等壯烈伯賞銀千兩治喪並於原籍建祠春秋祭祀靈柩抵家著巡撫張師誠代朕賜奠尋　賜全祭葬仍加　賞銀四百兩　予諡忠毅　命公舊部王得祿邱良功嗣其任勉以同心敵愾爲李長庚復讐又　勅督臣用所獲蔡牽義子蔡二來祭公梟其首幕次十四年八月浙江提督王得祿福建提督邱良功殲蔡牽於溫州之黑水洋　詔封得祿二等子良功二等男於是閩浙洋匪悉平公字超人號西巖福建同安人性至孝母余太夫人疾衣不解帶凡四月讀書習騎射乾隆三十六年武進士由藍翎侍衞補浙江衢州都司遷游擊參將至樂清副將林爽文亂臺灣調入閩護海壇鎮總兵捕湄洲賊數十人散其黨會鄭海有民船被盜誤指海壇坐奪職公罄家財募精勇擒盜首林權等數

十人又擊盜陳營於大岞盜奮火器公迴舟據上風以長竿繫月鐮斷其帆索墮眉皆被燎躍入盜船斬以歸又獲戕參將張殿魁之林明灼陳禮禮等以游擊起用五十五年署銅山參將父憂去官五十九年補海壇游擊時閩浙洋匪北接山東西通兩粵三面數千里皆盜出沒其內地曰洋匪蔡牽最大朱濆次之外地曰夷匪多中國奸民挾安南人爲之鳳尾最大水澳次之一艘載數百人洋匪曰匪艇夷匪曰夷艇夷匪至輒數十艇蔡牽百數十艇朱濆亦數十艇其大較也六十年夷艇入福建之三澎公以小船八迎擊之計衆寡不敵乃以八船首尾䌫爲一賊東來則以東一舟應之以次至八西來亦如之賊敗去嘉慶二年遷澎湖副將浙江定海鎮總兵　純皇帝召見獎諭有加三年擊洋匪於衢港於普陀又擊之於潭頭皆敗之明年鳳尾引夷匪自閩入浙公追擊至溫州沈其一艇守備許松年等困於賊公返舟入賊圍救出之窮追至甲子洋遇蔡牽再擊之浙撫阮公元上其功得　旨李長庚奮勇傑出爲賊所長懾宜用於要地弗令往返奔波且洋面風濤亦宜稍持重尋　賞孔雀翎五年夏阮公奏請以公總統閩浙水師得　俞旨公申號令嚴標識東部伍信賞罰自偏裨至隊長柁工水手耳目皆一於是水師皆可用六月夷艇大至逼台州松門公率師迎勦忽颶風起雷雨大作賊艇覆溺幾盡其登岸者悉就俘獲安南僞侯倫貴利等四總兵磔之以勅印擲還其國會故安南王已爲阮福映所滅新受封守　朝廷約束盡逐奸匪自是夷艇不復至其在閩者皆爲蔡牽所幷牽同安人奸猾能用其衆既得夷艇夷礮凡水澳鳳尾餘黨皆附之勢張甚是年公擢福建水師提督總督玉德以公籍福建請迴避乃調浙江先是匪艇皆高大我軍仰攻殊失勢公與阮公議造大艇浚匪艇上阮公籌銀十餘萬交公遣官赴閩造三十艘至是成名曰霆船遂連敗蔡牽於岐頭東霍等洋七年春獲匪目張如茂等兵威大震八年牽竄定海公帥舟師掩至牽僅以身免窮追至閩洋賊糧盡艇且朽我師又據上風不能遁乃僞乞降於總督玉德遣與泉道慶徐招撫之牽又言果許降勿令浙師由上風逼我總督遽以令箭麾浙兵收港牽得以其閒葺檣械倂糧檣揚帆去浙兵追之無及矣尋擊牽於三沙於溫州之南麂凡奪舟沈舟燔舟者六斬獲無算牽畏霆船甚厚賂民商造巨艇高於霆船先後載貨出洋以被刼歸報牽得之大喜渡橫洋刼臺灣米數千石分餉朱濆遂與濆合九年戕溫州總兵胡振聲連䑸八十餘艘入閩閩師不敢擊　詔公總統閩浙水師專勦蔡牽以溫州海壇二鎮爲左右翼八月擊賊馬蹟洋牽濆結爲一陣公督兵衝貫其中斷賊爲二追至盡山沈其二艇又斷牽坐船篷索終以船高得逝去牽責濆不用命濆怒遂與牽分而牽勢亦少衰矣公與阮公議禁商人造大艇無爲盜資十二月敗濆於甲子洋奪船二調福建提督十年夏敗牽於青龍港復調浙江十一年牽合大隊攻臺灣別部屯洲仔尾沈舟鹿耳門阻官兵公至不得入諜知南北汕大港門可通小舟公扼南北汕遣總兵許松年副將王得祿乘澎船進攻焚三十餘艘俘賊千餘人十一年正月復敗之於柴頭港二月朔松年夜率銳師跳海水登洲仔尾焚其寮牽反救公遣將出南汕自後焚其舟松年進蹴之賊大敗明日登岸擊陸賊燔其小舟牽棄洲仔尾困守北汕以鹿耳門沈舟自塞走路也越二日潮驟漲沈舟漂起牽奪門出公追擊之奪船十餘卒以閩師不助扼各港竟遁去　詔奪公翎頂是役也許松年爲軍鋒前後殲賊數萬尸橫數十里臺灣獲全公所將止三千人耳是年牽濆合寇福甯追敗之牽入浙又擊之於台州八月擊之於定海漁山公專擊牽舟火器雨下頰身皆受創　詔復公翎頂果擒渠許錫世職初公以謀勇耐辛苦受　仁宗知遇屢立功軍事悉主阮公福建忌之故主招撫後被紿盜悉怒而阮公又以憂去福建益阻撓公阮公嘗欲造巨舟遠過霆船者既去浙公乃請於總督願與三鎮總兵預支養廉捐造大船三十總督尼之當牽自鹿耳門敗遁時甚狼狽篷柁皆毀迨至福甯得岸奸接濟勢復張至是公皆列狀上　聞　詔褫玉德職逮問治罪以阿林保代之時閩文武吏以不協勦不斷岸奸懼獲罪交譖公於阿林保阿林保卽密劾公逗遛捏報斬獲號五上　上密詢浙撫淸安泰公淸奏言長庚熟悉海島形勢風雲沙線每戰自持柁老於操舟者不能及且忘身徇國兩年於外過門不入以捐造船械傾其貲所俘獲盡以賞功故士爭效死且身先士卒冒危險漁山之戰身受多

傷將士亦傷百有四十人羣醜不退故賊中有不怕千萬兵只怕李長庚之語惟海艘越兩三旬即須燂洗否則苔黏螺結駕駛不靈其收港並非逗遛且海戰全憑風力風勢不順雖隔數十里旬日不能到也是故海上之兵無風不戰大風雨不戰逆風逆潮不戰陰雲蒙霧不戰日晚夜黑不戰颶期將至沙路不熟前無泊地皆不戰及其戰也勇力無所施全恃巨礮轟擊船身簸蕩中者幾何我順風而逐賊亦順風而逃無伏可設無險可扼必以鉤鐮去其皮網以大礮壞其柁牙篷胎船傷行遲我師環而攻之然後可獲其一二船而餘船已飄然遠矣賊往來三省皆沿海內洋外洋則無船可掠無嶴可依從不敢往惟勦急時始逃入澇濺日色西沈賊直竄外洋我師冒險無益勢必回帆而賊又遁除夫且船在大海中浪起如升天落如墜地每遇大風一舟折桅則全軍失色雖賊在垂獲亦必舍而收泊易桅竣工賊已遠遁故嘗累月不獲一戰夫船者官兵之城郭營壘車馬也船誠得力以戰則勇以守則固以追則速以衝則堅長庚所造船頗能如式第兵船有定制商船無定制商船愈高大則愈足資寇近日長庚勦賊專令諸將士隔斷賊船不以擒獲為功而自率精銳專注蔡逆坐船圍攻賊行與行賊止與止無如賊船愈大礮愈多是以未能得手且兵餉例止發三月海洋路遠往返稽時而事機間不容髮遲之一日雖勞費經年不足追其前效此皆已往之積弊也非盡矯從前之失不能收將來之效非使賊失其所長亦無由攻其所短則岸奸接濟之禁尤宜兩省合力乃可期效奏入

上切責阿林保連次參奏專以去長庚為事倘朕輕信其言則長庚正當奮不顧身為國殄賊之際忽將伊革職拏問豈不令將弁寒心試問水師中有過於長庚者乎朕非昏瞶糊塗之主豈受阿林保蠱惑自失良將耶此後勦賊事責成長庚一人阿林保儻忌功掣肘遲悞挾私則玉德即其前車之鑑弁勅造大梭船三十其未成以前擇大商船雇用十月公擊蔡牽於斗塘獲牽姪添來十二月敗牽於溫州十二年敗牽於粵之大星嶼十一月敗牽於閩之浮鷹島十二月率福建提督張見陞等追牽入粵海時朱濆已為許松年所殲其弟渥降牽亦屢敗羣黨敗散止三舟矣二十五日公自率親軍當蔡牽大艇公前後臨陣皆親搏戰至是自揚鼓合戰良久擊破牽艇又自以火攻船挂其後艄將燔之親率躍入賊船幾擒牽者再牽奴林阿小素識公睹由艄尾發礮中公喉血湧出不可止遂仆嘗是時閩粵水師合勦十倍於賊少持之立可殄滅而張見陞本庸懦又窺總督意頗不受提挈見中軍船亂遂引舟師退牽得遁走安南然公雖授命後卒遂公部勦滅蔡牽故言水師名將皆推公第一既明日潮州知府至舟殮公得戴檻書公之誓死非一日矣公治兵有紀律恩威並用賊最畏憚公牽嘗遣腹心偽降欲行刺公搜衣得刃斬之海盜沈振元自言為盜時泊浙海夜夢公至一夕數驚遂革心投誠為水師健弁南北汕之役公所將止浙兵三千餘皆閩卒牽以賊錢數十萬偏賂浙卒買路會夜大風雨縱之去　上遣治閩督新督至置酒款公曰大海捕魚何時入網海外事無左證公但斬一酋以牽首報某即飛章報捷而以餘賊歸善後辦理則公受上賞某亦邀次功孰與窮年冒鯨波僥萬一哉公慨然曰石三保聶人傑之事長庚不能為且久視海船如廬舍不畏險也誓與賊同死不與賊同生新督不懌屢劾之既不得逞則屢飛檄趣戰勦以逗撓為詞公斫舷怒誓決戰擒賊至是而公不能不死矣公家故豐悉毀於兵事究心韜略能詩文修甯波學宮置義冢為粥食饑民士民皆感之在軍誠所親齒寄其妻吳盡以身許　國處不能歸骨也公薨年五十有七無子嗣子廷鈺襲爵　詔祀昭忠祠著有水戰紀略及詩文遺集

王壯節公事略

公諱文雄字叔師貴州玉屏人乾隆三十二年由行伍隨征緬甸三十七年隨征金川補外委洊陞守備四十年攻木思工噶山碉先登鎗丸穿脛骨不退擢湖北都司四十二年金川平大軍凱旋　錫宴紫光閣四十八年遷山東游擊累擢參將及直隸副將嘉慶元年調赴湖北軍營勦捕邪匪四月隨提督慶成攻劉家集於白河對岸遇賊渡河旋偕游擊木克登布奮擊斬獲甚多收棗陽之梁家岡又攻張家墻破賊營二十有五　賜號法佛禮巴圖魯八月賊圍鍾祥敗之追至雙溝殺賊千餘十月權南陽鎮總兵十一月攻草店賊巢不克乃

夜襲破其營殲四十人生擒二百有奇十二月賊分竄河南回境堵禦二年春敗賊於禹州又敗之於鄧家河境內悉平湖北襄陽竄賊焚保安驛公由信陽確山追勦至裕州四里店値官兵與戰從旁攻入賊敗遁夏六月恩縣奸民張雲路聚衆滋擾公馳往擒治之悉就獲七月　命率所屬兵千餘赴襄陽時賊首姚之富等由興山奔房縣分竄保康界逼近南漳公駐軍五盤山扼其衝八月賊又焚掠白虎頭峽口等處馳往殺數十人移營峽口忽報賊從遠安竄南漳之陸坪急率兵迎擊遣游擊賈永吉攻柞路都司范從志副之守備鄭承泰攻辛家坪守備吳璜州同俞克振副之公親至報信坡攻其大隊賊敗走追至羊角山賊復拒戰部將射中其魁乃潰追殺十餘里斬首五十級獲器械馬贏無算賊又僞以數百人迎敵潛糾衆從東趨南漳城公偵知密遣兵役伏百步梯以火攻之墜崖死者千計九月以兵二千赴陝西河南適中地禦賊且防興安江岸三年正月賊首高均德糾賊婦齊王氏擾關中公往來督戰皆克捷賊不敢東窺豫境首逆李金張添文擾郿縣盩厔公以兵迎勦賊馬隊焚焦家鎮擊斃數十人忽大隊賊自林中出公奮力截擊火器發殲賊五百生擒三十有奇乃西遁亟整兵追襲行數里至圪子村賊萬餘猝至公令兵勇張兩翼賊亦左右來拒戰爲火器擊退旋分四路撲我師又敗之遂悉衆十數隊馬步聯絡圍數重公爲圜陣外向擊之賊不敢近又騎賊千餘來撲營令籐牌軍大呼奮躍而出賊馬驚返奔乘勝追殺鎗殪賊目王正部遂大潰陝撫秦承恩入奏擢固原提督三月追賊至尹家衛殺賊八百餘餘分竄翔峪灃峪進攻之翔峪賊敗竄灃峪皆殲焉五月敗高逆於盩厔六月敗賊首阮正通於南鄭七月賊張漢潮等由南鄭東北竄公冒雨疾馳兩晝夜至廉水僉及之賊據山瞰山下皆稻田水深數尺見官兵至輒連騎下壓公列礮隊仰擊賊傷亡者衆乃分馬步隊潛從左右翼截我兵後我兵三路擊敗之殲賊千餘人八月阮逆等七千人竄西鄉西流河據伏銅廠山梁公遣州判張聖祜外委王廷英破其伏自攻中堅斃千四百擒張金等八十三人尋　命公與西安將軍恆瑞分領陝兵敗賊於魯家壩毛埡河駐兵老鼠壩　上責其逗遛四年七月殺伏倒水洞敗賊目苟文明等首逆冉添元竄沙田壩公令守備劉耀德等先赴箭桿山而自督兵繼進大敗之追至景家坪殲賊百賊奔皮貨鋪又大敗之四川賊首龍紹周竄入黛池壩欲與冉逆爲應公於貫賊山扼之不得入其自東南至者偽稱齊家營猝與公兵遇亦被殲二千餘人　上嘉之九月黃號藍號賊據老鸛崖公分兵三路躡險上殲賊千餘生擒李智花等百五十人餘竄金竹溝仍冒雨追擊敗之賊遁入川又敗王三槐餘黨於牛頭山十月賊樊仁傑唐大信竄西鄉境內肆擾公以一旅之師四出抵禦嘔血數次力疾督師多斬獲　温旨慰勞十二月黃號等賊復自四川奔陝境公令游擊梁漁等擊之自勦曾家壩竄賊甫追及而梁漁兵遇伏幾殆公救之殲賊七百解其圍疾復作　諭令在後營調養稍愈而賊之匿川陝界中老林者潛伐樹開道越山竄南鄭分由沔縣走略陽欲渡嘉陵江　上以爲防堵不嚴念其帶兵無多且染病飭令奮勉立功自贖五年四月賊自甘肅竄回公敗之於洋縣僅斃數十人兼奏敘未晰得　嚴諭五月敗賊楊開甲等於土關關六月唐逆竄西鄉大祥等壩據險分屯公分兵三路夜抵賊卡賊臥未起破其營追勦三十餘里生擒馬正川等百餘人　上深嘉之下所司議敘幷令專辦西鄉一帶防堵事七月敗苟逆於魏家寨是時唐逆與之糾合公在黑山萬曲灣火石埡山王廟等處屢敗之賊竄四川之太平未幾甘肅高二馬五及戴家營賊竄入西鄉堰口窺縣城擊敗之追斬賊百生擒林德義等八十人二十四日偵賊衆倚法寶山潛屯夜令都司哈國龍自喬家店副將鮑貴自索羅觀親率都司鄧飛龍守備孫佑自中路進賊擲石抗我師公身先士卒奮力仰攻突有騎賊從溝中出截我後山上賊由索羅觀間道出撲鮑貴兵公急救之賊乘勢悉衆下山鏖戰至午未少卻賊圍益急公左右衝擊以衆寡不敵被創十餘猶力戰賊刀矛蝟集斷其左臂墜馬下伏地北向呼曰不能仰報　君恩矣遂薨　上聞之垂淚賞三等子爵令其子承襲幷令賙恤其母六年二月總督長麟奏獲前戕公之賊目馬應祥　命於伏誅後割首赴貴州就公家致祭以慰忠魂尋　賜祭葬如例入祀昭忠祠　予諡壯節子開雲以戸部員外郎襲爵官至山東鹽運使孫鳳翥道光

癸巳進士四川井研縣知縣

朱勇烈公事略

公姓朱諱射斗字文光貴州貴筑人少孤讀書奉母復棄學入營伍自樵採以佐甘旨乾隆三十二年從征緬甸以功拔外委從征大小金川屢立戰功再擢千總　賞藍翎遷荔波營守備桃南協都司襄陽游擊賓州參將平遠協副將　賞花翎公沈毅果決臨陣敢戰自初隨征即爲阿文成公所識拔計金川平經大小一百八十八戰身被九創殺賊無算敘碉樓十二所領積功劄十三次得賞銀百六十兩五十年授鎮筸鎮總兵調普洱鎮爲極邊要隘民苗雜處私販偷越最爲邊害公按時巡察撫綏得宜民無越畔五十七年從征廓爾喀調福寧鎮總兵明年調川北鎮六十年征苗攻黨檔三家廟多斬獲克龍角硐北面山梁嘉慶元年克火麻營大山克黃土坡　賞蟒袍一襲又克平隴破賁魚坡斷首逆巢穴石隆寨要路梟首逆石柳鄧　賞幹勇巴圖魯名號明年苗疆平撤師回川北達州邪匪王三槐滋事冉文儔羅其清蕭占國張長庚包正洪卜三聘張添倫辛聰張世龍等先後應之川東擾亂官兵四擊賊衆分竄達州巴州通江南江諸縣公既回川北先破王三槐於金峨寺得　旨議敘既焚金峨賊巢進克茨菇梁南成寨殲賊盈萬轉戰至黃家山三槐中鎗遁破重石子香爐坪迎擊秋波梁竄匪擊退巴州賊屯領兵守保甯先是圍勦方山坪首逆冉文儔羅其清未獲而方山坪即保甯所轄也奉　嚴旨責以奮勉立功三槐竄望溪邀擊之擒荀文宰等三十七人復馳擊三槐及徐天德於鳳門鋪殺賊四百餘人得　旨褒獎明年偕副將穆克登布擊羅其清於儀隴雙路場追擊四十餘里殺賊千餘人復擊退擠川橋賊擒張碎勝等九人斬首五百餘級賊圍儀隴馳應之賊潰進攻其清大鵬寨擒楊正富等三百餘人明年破冉文儔於麻壩寨鎗殺之蕭占國張長庚亦就殄得　旨議敘包正洪踞鄰水公督兵自萬縣馳赴賊屯戰康家坪趙家場擒李有龍孫成追逐之至開縣九龍山擒馬官成至厚葉溝擒冀以才復及之小毛坪賊踞山公鼓兵直上正洪被鎗死賊大潰得　旨褒獎　賜騎都尉世職卜三聘踞八石坪破之張添倫辛聰竄湖北巴東已復竄匪高二馬五公率兵迎擊斬百餘人高二馬五潛襲我營擊卻之擒滑受榮等時公感冒風寒病幾危以兵授提督七十五就醫夔州甫浹旬陝西竄回各賊滋擾通江南江經略額公檄公勦捕公力疾馳往大破之通江追擊至竹峪關復破之德漢城追擊至朱家壩賊望風遁由是經略奏公分勦通南明年張世龍屯聚草廟公領衆截殺多所斬獲而經略將赴陝西復調公至達州與總督魁倫會勦公從南江雷音鋪至達州賊乘隙自定遠潛渡嘉陵江官兵自順慶渡河迎截賊走西充文井場比追及賊已夜遁公急馳十餘里及賊後隊追戰越三十餘里殺賊四五百人生擒百餘人乘勝追至蓬溪高院場賊分奔上山公督兵直上突有賊七八千人來拒衆寡不敵被圍數重初魁倫遣公及總兵百祥以兵三千進擊約自帥後隊數千繼進至是魁倫擁兵不援反回屯城內公手刃十餘人遇坎墜馬歿於陣事　聞照提督例議卹　賜二等輕車都尉世職子樹襲蔭戶部主事　予祭葬時百祥以千兵斷後亦幾殆魁倫遂以防潼河爲名退屯潼川未幾賊卒甯渡擾川西魁倫褫逮治罪　賜自盡七年陝西獲賊目李自剛戕公者也　上命磔之設公靈致祭復傳首祭公墓八年入祀昭忠祠　賜諡勇烈公自乾隆三十二年隨征至授命之日凡三十四年初受　高宗恩遇由行伍擢至副將又專閫五省每入　覲以老臣目之於請賀　萬壽聖節奉　手敕曰汝舊人也不必來京　仁宗御極復蒙　異數錫賚便蕃凡有微功必邀甄錄公感　兩朝知遇臨陣奮勇賊畏之有朱虎之號雖被創舉疾一聞賊即抽戈起奮慨然曰某受　恩深重即效命疆場尚不足以仰報萬一其感奮如此在軍恩威並濟飭軍容勤訓練士皆用命民無擾騷尤軫恤難民前後拯濟不下萬人公歿兵民皆流涕賊既退督卒倉卒收公骸歸葬遺其左足明日川民於戰處得之別葬於潼川府鳳凰山仙人掌子樹欲奉足歸葬川民哀留之遂別爲墓建祠祀之弗能歸也

額忠毅公事略

公諱額勒登保字珠軒姓瓜爾佳氏滿洲正黃旗人乾隆三十三年以馬甲從

征緬甸及金川授藍翎侍衛遷三等侍衛四十一年金川平　賜號和隆武巴圖魯四十九年從尚書福康安公攻逆回田五等於石峯堡晉二等侍衛　賞黃馬褂五十二年以頭等侍衛從福公征臺灣解嘉義圍明年擒林爽文臺灣平　詔圖形紫光閣遷　御前侍衛五十二年廓爾喀逆匪擾後藏從福公攻克擦木賊寨七戰七勝加副都統銜事平再圖形紫光閣　上親製贊尋授副都統兼護軍統領六十年擢都統當是時黔苗石柳鄧叛於松桃廳楚苗石三保叛於永綏廳陷乾州　上命福公以雲貴總督視師疏請以公及護軍統領德楞泰公率巴圖魯侍衛往由松桃進西進攻遂解永綏圍克黃瓜寨又攻首逆吳半生於蘇麻寨克西梁半生遁高多寨擒之與德公同授內大臣又獲乾州賊目吳八月賊黨尚據平隴遏官兵公進抵長吉山逆苗數千來撲營敗之嘉慶元年五月福公薨代之者爲川督和琳時石三保就擒石柳鄧等踞平隴公率師渡河先趨乾州復其城得　旨賞花翎補領侍衛內大臣屢攻克險要苗寨八月和公卒於軍是時統兵大帥惟公及德公暨湖南巡撫姜公晟

上命將軍明亮提督鄂輝往會勦十月偕明公等攻克平隴石柳鄧遁踞養牛塘山梁分兵克之　賞銀千兩十二月大軍斬石柳鄧父子及吳廷義等

詔封公威勇侯　賞戴雙眼花翎德公封繼勇子明年三月班師會川楚教匪稔亂公遂由苗疆移征湖北矣公之初至湖北也連克險要賊棄寨遁鶴峯州之芭葉山四月復連奪賊柵賊守險死拒官兵晝夜攻之賊突圍出追敗之建始縣分兵三路進捕斬賊四千有奇十月斃逆首林之華於巫山而覃加耀仍未就擒十一月竄長樂之朱里寨有　詔切責十二月賊據歸州終報寨

上以加耀黨與不過數百兵多賊少不能立奏蕩平降三等伯爵戴單眼花翎三年正月擒加耀　上責其不能早竣事有過無功奪爵職及花翎　予副都統銜時賊匪有青黃藍白綫等號　上命公赴陝協勦白號高均德黃號姚之富齊王氏二股會賊目李全等自盩厔至藍田欲與高齊合公率兵截擊之姚之富齊王氏失援遂爲明亮德楞泰所殲尋進勦高均德於兩岔河賊竄商州鎮安等處四月藍號賊張漢潮由川入楚公帥索倫兵赴荊州會勦敗賊於竹山追入陝境平利縣又由陝追入川境太平縣時白號賊羅其清踞營山縣境之箕山德公等破之九月公至廣元截擊生擒漢潮子正鑫與德公軍合十月羅其清竄踞大鵬山合兵圍克之殲其清父從國其清遁巴州公追勦七晝夜擒之并擒其子若弟有　旨賞還花翎十二月追勦青號徐天德白號冷天祿於合州四年春　上命川督勒保爲經略大臣公與明亮同授副都統爲參贊大臣三月藍號賊黨占國張長更等率衆八九千由閬州回竄營山公力疾轉戰盡殲其衆斬黨張二逆　詔賞二等男爵時冷天祿方踞岳池公乘勝冒雨進勦追至廣安州殪之悉殲賊衆千人於石筍河得　旨嘉獎晉一等男四月追勦白號賊張子聰於雲陽子聰糾合黃號樊人傑龔建等抗拒別賊蕭焜又合綫號卜三聘等來犯公疊敗之於寒水壩等處賊稍解散五月子聰復合藍號冉添元等欲犯陝境經官軍扼截遏回南江子聰尋竄通江追敗之於荀家坪又敗冉添元於木老壩　上諭樞臣曰額勒登保每戰必身先故所向克捷能得衆心但職司參贊乃國家倚重之大臣與前任領隊時不同此後宜加慎重不必爭先冒險七月冉添元竄鎮龍關欲與青號王登廷合登廷屯馬鞍寨公擊敗之奪其寨窮追至大竹東鄉等縣值齊家營別賊竄至分兵擊斬二千有奇生擒千有奇仍緊躡登廷不懈　上嘉之八月　詔逮勒保明亮入都以公爲經略德公爲參贊先是湖北糧員胡齊崙餽送事發公獨無所受　諭加其忠勇公清爲東三省人傑授領侍衛內大臣九月疏言徐天德經楚軍勦敗折回川東勢已衰弱而王登廷現與冉添元苟文明合股又有襄樊賊首冉正鑫竄至廣元覬覦入陝目前賊勢川北爲重臣未便再往川東應通籌全局相緩急圖之又言軍中出力人員應隨時鼓勵令領兵大員自行保奏以免咨送稽延　上韙之尋率總兵楊遇春殲阮正漋等於雲霧山補都統十一月登廷天德添元等會合抗拒公躍馬督陣勦之於巴州何家垸擒僞總兵買正樂等追賊入倉溪賊冒死衝突我軍頗有傷亡王登廷尋爲南江縣團勇盤獲事聞　諭曰額勒登保此次盤獲王登廷與所奏倉溪一帶官兵挫折之事相隔止一日使他人處此必諱言失利將王登廷作爲陣獲以掩敗

爲功今據實直陳不稍存諱飾而於鄉團盤獲王登廷一節並不據爲己功眞
不愧經略之任蓋公天性樸誠又奏調郎中胡思顯代司章奏遇事直陳
上嘉公不欺幷　賞思顯三品卿銜此固公之忠誠上格而　仁宗皇帝至
聖至明亦從可仰窺矣十二月高載馬羅各逆首由老林突入陝西之城固南
鄭等處公督兵赴陝以川省軍務交總督魁倫接辦五年二月因病暫駐秦州
　上遣御醫診視尋殲賊衆於甯遠伏羌岷州階州等屬擒僞元帥陳正甲
等三月白號賊楊開甲等復由甘入陝其藍號張漢潮先斃於陝境餘匪仍竄
潼河亦失守　詔逮問魁倫起勒保成都將軍與德楞泰勦川賊專責公及尚
書那彥成勦陝賊四月公率總兵楊遇春馳抵商雒馘賊七百又追至兩岔河
殲擒千餘名緊扼龍駒寨遏賊東趨盧氏之路　上嘉之賊西南奔洵陽公
設伏擒斬藍號賊劉允恭劉開玉等於是漢潮餘黨之在陝者略盡晉封三等
子五月追勦黃號賊伍金柱等於漢陰廳斬賊首龐洪勝等殲賊五千追斬楊
開甲於洋縣之茅坪六月陝賊全竄甘肅之兩當徽縣而藍號賊陳傑仍偷越
棧道欲奔南山公率兵擒傑幷獲僞元帥曹印斬馘三千有奇又鎗斃伍金柱
於成縣之夾溝又斃首逆宋某於兩當屢奉　恩獎公乃移師西鄉居中督辦
而賊不據城池惟往來川陝楚界萬山中狡竄疾馳趨向無定有由西鄉漁渡
竄過漢江以北者公帥師渡江迎擊疏言賊蹤飄忽惟堅壁清野可以制其死
命目下川省堅築寨堡賊卽不敢深入而秦楚兩屬結寨寥寥仍可恣其擄掠
請一律興築　上可之乃以勦捕責公等以防堵責疆吏會賊過武關竄入
豫公督兵截擊逼回西南六年正月勦黃號賊王廷詔白號賊高三馬五等於
漢陰南山賊斬千餘生擒八百　上以高三馬五王廷詔皆著名悍目官兵
旣獲勝卽宜專注此賊併力追擊不可舍而之他二月奏設甯陝鎭爲南山屏
障得　旨俞行提督楊遇春擒廷詔於川陝邊界之鞍子溝復追高三馬五於
甯羌州擒之幷擒賊首王凌高等　詔嘉公調度有方晉二等子　賞還雙眼
花翎時逆首著名者陝西則冉學勝伍懷志等湖北則徐天德苟文明等四川
則樊人傑冉添泗王士虎等尙不下十餘股學勝北擾甘境公由漢中入棧過

之於渭河又蹴之於漢江南岸賊遁平利而洵陽復有白號張天倫等五股合
屯劉家河等處勢張甚公命楊遇春進勦殲賊二千生擒千拔出難民數百遂
生擒天倫命提督穆克登布擒伍懷志於秦嶺未幾楊公復擒冉添泗王士虎
於通江其起事最久之徐天德冉學勝亦經楚蜀官兵殲擒而姚之富之子馨
佐及白號賊高見奇辛斗等方擾甯羌公督軍西勦逼入川北九月總兵楊芳
等擒辛斗於南江副都統豐紳等擒高見奇於紫陽又追勦逆首李彬於建州
境獲其妻子及僞帥冉天璜等於是僞總兵韓進文等各率所部降賊勢日蹙
因條上搜捕事宜　諭嘉其深中肯綮晉封三等伯　賞黃面貂皮馬褂十一
月苟文明潛與高冉各股殘匪合由廣元偷渡漢江竄入甘肅階州旋回竄廣
元十二月復竄通江殲之於瓦山溪獲文明弟文舉等賊竄開縣大甯七年正
月勦黃號賊辛聰於南江苟逆尋由西鄉七星壩掠船偷渡漢江北岸公馳奏
請罪降一等男爵單眼花翎旋有　旨以川匪交德楞泰勒保辦理公以經略
兼西安將軍專辦陝賊二月苟文明被勦竄入南山與別賊宋應伏劉永受等
合且詐用官軍旗幟計紿我兵公督師入山搜勦而峽路險阻賊勢盛則隨地
抗拒被勦窮蹙則翻越陡壁藏匿老林且多分黨與倐東倐西爲牽綴官兵之
計六月公痛殲賊衆於龔家灣苟文明僅以三百人跳免擒其妻子幷斬倘民
之通賊者賊目劉永受亦爲村民所殲苟逆尋由川塘河東竄公親帥師抄擊
之壘有斬獲晉封一等伯　賞還雙眼孔雀翎公奏軍務將竣減撤東三省及
兩粵官兵八月窮搜南山餘匪斃首逆張芳隨督兵至平利與德公合勦大股
楚匪凡五戰擒斬過半九月駐安康紫陽東顧楚境西策川界十月殲青號賊
熊方清於王家莊幷於竹溪境內盡殲老林股匪十一月穆克登布追賊至通
江鐵燈臺生擒首逆蒲天香等數名晉公三等侯時各逆就殲餘匪分竄老林
者或百餘人爲一起數十人爲一起不復成股乃以十二月偕參贊德公總督
勒公等馳報蕆功　優詔晉封一等侯世襲罔替授　御前大臣加太子太保
　賞用紫繮以昭殊錫八年正月留陝搜捕餘匪擒姚馨佐宋應伏等於紫陽
上善後事宜五則十月振旅還京　特派御前侍衛郊迎十二月行抱見禮於

養心殿　賞賚不次旋入川偕德公盡殲餘匪以疾告　命回陝調理十年春入京　命總理行營事務充方略館總裁　御製詩賜之加賞銀五千兩大緞十六疋充後扈大臣　賜紫禁城騎馬　命諳告　裕陵授崇文門監督八月　駕幸盛京恭謁　三陵禮成　詔晉公三等公爵是月薨年五十有八奏至行在　上震悼涕泗交集　特賞陀羅經被派成親王率侍衛十人回京奠醱頒庫金五千兩庀喪具九月　上回鑾　親臨賜奠　御製述悲詩一律　命將軍秀林修其吉林祖塋官為立碑復於地安門外建專祠　賜名曰褒忠春秋致祭照公爵例　賜卹　予諡忠毅公天性嚴毅笑比河清諸將白事帳前莫敢仰視初隸超勇公海蘭察部下每戰輒陷陣海公曰子將才宜略識古兵法以公不識漢字取繙清三國演義授之遂為名將尤得士心雖疲乏之兵歸其隊下率變而奮勇嘗諭諸將曰我兵條條生路惟拚命進戰是一死路賊條條死路惟拚命鏖戰是一生路欲以我之長擊賊之短惟有出其不意攻其不備之一法故追賊必窮所向俾賊不得憩息師行整隊伍常若臨敵或倉猝遇賊後隊未卽至卽以前鋒突擊不使賊有成列之暇每宿必四路偵詗以備不虞臨陣礮彈常從肩耳過左右失色公督戰益力尤嚴操守賞士巨萬不惜而不以一錢自奉督撫餽遺皆不受大兵歲久諸將多蓄貨財凱旋日過蘆溝橋雖德侯亦輜重纍纍公獨行李蕭然數騎而已初有子為侍衛卒公方治軍得書不言亦無戚容夜歸帳乃哀明日治事如故回京生子一　上賜之名甫數月公薨　賜奠時　上取子至膝上　命襲侯爵逾年卒以兄子哈郎阿嗣或疑公忠勇果毅已貫天人而誅戮不無太過云

德壯果公事略

壯果公者名德楞泰姓伍彌特氏正黃旗蒙古人也乾隆三十五年由前鋒長隨征金川石峯堡臺灣俱有功累遷參領　賜號繼勇巴圖魯授健銳營翼長五十七年隨將軍福康安公參贊海蘭察公征廓爾喀冒雨殺險攻賊寨下之加副都統銜圖形紫光閣尋授副都統還護軍統領六十年二月黔苗石柳鄧楚苗石三保叛陷松桃永綏等廳　上命公帶領巴圖魯侍衛章京馳驛赴鎮筸隨滇督福公勦賊賊掠永寧哨公駐花園隆團等處禦之屢有斬馘三月福公解松桃永綏圍時首逆吳半生與柳鄧三保為聲援率黨拒官兵於大烏草河公偕都統額勒登保公疊克沿河賊寨七月渡河抵盛華哨山半木城堅甚用火攻克之八月克古丈坪九月進攻摩手寨由間道至寨後出賊不意奪據石城遂與額公擒吳半生於高多寨特授內大臣十月進攻鴨保山克木城石卡三十餘座又克天星寨木城七石堡五獲賊目吳八月偽稱吳三桂後者也嘉慶元年五月福公卒於軍時石三保就擒平隴尚未下公隨川督和琳先攻乾州復之進攻石柳鄧於平隴奪其險八月和公卒公偕額公及南撫姜公晟進兵　上命將軍明亮提督鄂輝來會勦十月克平隴　命充御前大臣再克石柳鄧於養牛塘山梁　賞白金千兩十二月柳鄧就殲　詔封二等子加賚白金五千兩尋獲吳八月子廷義廷禮各首逆家屬　賞戴雙眼孔雀翎二年二月苗疆平奉　命偕明公率川滇兵六千馳赴四川勦教匪時賊首徐天德王三槐竄踞金峨寺公奪險進攻燬其寺殲賊亡算敗匪竄踞重石子香爐坪數尚二萬其南有分水嶺西南有火石嶺賊卡林立我軍奪嶺進三槐率黨五千來撲營公擊敗之三槐中鎗逸獲其義父賀宗盛等五月公破重石子明公破香爐坪共殲賊萬計追至陳家壩擒徐王二逆之母及傳教首逆孫士鳳賊黨僅存千餘人會襄陽賊齊王氏姚之富樊人傑等率衆二萬自楚入川與徐王合於是徐王氏姚之富稱黃號徐天德稱青號王三槐稱白號設元帥總兵諸偽稱屯開縣之南天硐等處勢張甚官兵破南天硐賊分走雲陽萬縣雲陽教首高名貴糾衆數千欲與徐天德合公以計擒名貴盡殲其衆於陳家山　優旨賞賚七月齊王氏等由奉節巫山東走楚境公與明公繞出宜昌迎勦賊復南趨公留明公屯宜昌自趨荊州迎擊解遠安縣圍　上嘉之八月賊犯荊門宜城公往援勦會東三省勁兵適至合勦大捷二城得全賊遂欲北渡襄江竄河南公扼其要隘殺賊千餘斬偽元帥袁萬相等截賊回湖北得　旨賞紫韁九月屢殲賊於房縣竹谿竹山賊走陝之平利圖入川東我兵敗之於樹河口殺賊數千馘偽元帥張世虎等賊北走紫陽又合白號賊高均德西走

漢中十一月賊欲竄漢江北渡公帥師衞入江心擊殺甚衆截賊入川先是
上以齊王氏姚之富爲著名首逆　命專力擒渠不必分心他處三年正月
齊姚二逆竄甯羌山中高均德逆由南鄭渡江擾及褒城時大兵方追高逆於
城固洋縣齊姚二逆遂乘虛由石泉渡江與高逆合東走漢陰廳三月公窮追
齊姚二逆由山陽至鄖西日行百七十里擒斬千八百人賊踞鄖西三岔河拒
守我兵盡殲之獲賊目王如美等齊姚二逆投崖死得　旨嘉獎高均德由鎭
安竄雒南我兵敗之於兩岔河斬僞帥高大高二宋三等餘賊與李全張天倫
合五月又敗之於五郎關均德自甯羌走廣元合黃號龍紹周藍號冉文儔等
踞渠縣之大神山有衆二萬　諭責公遲緩奪爵職留副都統銜觀後效七月
攻克大神山賊卡先後設伏斬級三千有奇賊衆將竄營山官兵遏之黃渡河
斬級四千餘賊目冉文宇等均德中箭逸遂入營山縣之箕山與羅其清合羅
其清者巴州白號首逆也衆萬餘結寨箕山徑圍百餘里三面陡絕惟東南有
路可通八月青號徐天德王登廷黃號樊人傑等踞鳳凰寺阻營山渠縣運道
與其清犄角我兵攻克鳳凰寺而箕山仍負固不下十月分三路進兵奪賊卡
七賊寨大逆克箕山羅逆退駐大鵬山適額公自閬州率師至合勦十一月賊
乘雨夜來撲營公偵知之潛伏賊寨南門用雲梯乘隙入火其寨額公亦襲破
西門殺賊四千殲其清父從國并合兵追其清於巴州擒之并獲其子若弟等
俘斬六千得　旨賞還花翎四年正月元旦生擒冉文儔於通江盡殲賊衆
賞一等輕車都尉二月徐天德及白號賊冷天祿等由墊江竄涪州詐稱難民
入鶴遊坪寨公偕額公擊退之時川督勒保公爲經略疏言各路帶兵大員惟
額勒登保德楞泰尤爲知兵且得士民心遂　詔公專勦徐天德大股尋追徐
逆於開縣擒賊目趙與宗等三月徐逆自大甯北折入陝我兵追及於太平縣
又遇龍紹周唐大信等賊俘斬各數百人　上以其能遏賊截陝也嘉之嗣
天德遁入大甯老山與龍紹周唐大信樊人傑冀建卜三聘張天倫辛聰等合
官軍被其纏轉牽綴壘峯　嚴旨申飭七月諸賊被驅出山由奉節巫山東竄
楚境綫號賊冀文玉亦自夔州踵至公分兵痛殲之追至竹谿俘斬千四百人

生擒文玉及卜三聘等　賞騎都尉世職八月經略勒公被逮　命額公代之
以公爲參贊大臣由房竹至興山截勦徐天德等遏回川東旋緊躡張天倫辛
聰等入陝楚境肅淸十月高均德率高家營賊衆萬餘欲由白河走西鄉窺伺
漢江龍紹周冉天元等又率賊衆圖走紫陽公皆擊敗之追殺百二十里擒均
德檻送京師又擒僞元帥王臨高曾明魁等十餘人晉二等男爵十一月進兵
川北殲白號賊張金魁於通江擒僞總帥符曰明等於廣元十二月追苟文明
等至川東賊聞大兵俱在川境遂先後竄擾陝甘五年正月偕額公分路抵秦
州而藍號賊冉天元黃號賊徐萬富靑號賊汪瀛綫號賊陳得俸等三萬衆及
白號賊張子聰雷世旺等三萬衆遂乘隙竄渡嘉陵江分擾南部西充等縣總
兵朱射斗沒於陣二月冉逆等踞江油縣之新店子公由閬道追擊賊分四路
每路馬賊各四五百步賊二三千迎戰我兵亦分路衝入賊巢副都統賽沖阿
温春等遇伏被圍公往援鏖戰竟日圍立解殪賊無算生擒陳得俸　詔授公
內大臣公轉戰而入連奪險隘冉天元以大隊屯馬蹄岡而伏萬人於火石埡
後公抵馬蹄岡已遇賊伏數重始覺俄伏起八路來攻人持束竹逕槊以禦矢
銃鏖鬭三晝夜賊更番迭進我軍飢疲數路皆敗公率親兵數十下馬據山巔
誓必死天元督衆登山直取公公乘高險注矢引滿一發殪天元之馬蹶而擒
之賊遂瓦解我山後鄉勇亦至逐北二十里飲羽怒追擒斬無算天元雄黠冠
川賊專用伏以陷官軍曾敗經略兵於蒼溪號令嚴賊橫行川東川北川西荼
毒數十州縣至是與官軍五日四戰層層設伏前賊卻後隊刃之誓致死決勝
負額公血戰破之生擒渠魁爲軍興以來戰功最　詔晉三等子爵是月復大
破賊於劍州俘斬三千俄白號賊張子聰雷世旺等由射洪竄渡潼河西岸踞
蓬溪分股圍攻民寨公率輕騎追及痛殲之擒世旺及僞總兵吳學周等民寨
圍解晉子爵一等授成都將軍時川督魁倫以失守潼河逮問起勒保代之
命與公合兵勦賊四月白號藍號賊分擾遂甯安岳等縣并過中江有趨成都
之勢公與勒公夾擊連敗之斬級四千賊欲東竄邀擊之嘉陵江口俘斬及溺
斃者三千有奇潼河兩岸肅淸閏月追賊至川東達州新甯各屬殲僞總兵苟

文富等七人賊敗竄川北忽苟文明樊人傑等復由陝入川通江南江巴州皆
告警五月移師川北殲藍白號賊目四人六月賊走營山窺伺嘉陵江岸公擊
之恩陽河與勒公合兵追勦百餘里至岳池縣殲擒偽總兵苟文禮等十餘人
及餘賊四千七月苟文明以數百人遁時藍號賊屯踞南江廣元等處公擊之
殪賊千人八月合勒白號賊於東鄉太平白號旋與青號賊趙麻花合我兵扼
之於茅坪擒斬二千九月麻花復合老林賊王珊欲向陝境迎徐天德至川我
兵由江口截勦至雲陽麻花珊等皆就擒十月楚境黃白青綫四號賊由房縣
走擾至高家營賊衆及龍紹周等復由太平通江北竄兵至賊去兵去賊至樊
人傑冉學勝王士虎等遂由川入陝徐天德又由陝入楚　詔以公堵禦不力
降爲一等男十二月藍白黃三號賊衆八千窺伺嘉陵江公引兵擊之再戰再
捷先後殲賊四千殲首逆三人晉二等子　御書福字賜之六年正月白號賊
高二自洵陽偷渡漢江圖入河南公追及於山陽斬傳教首逆龔如一等殲二
千餘衆　賞還一等子爵尋蹙樊高二於野猪坪殲擒偽帥王儒等二月抵興
安勦龍紹周等逼令西入川境龍逆率萬衆分路抗拒痛殲之殲賊二千擒賊
首包萬才等七百餘衆三月龍逆遁湖北之竹山房縣又敗之仍走四川之太
平公勒兵截勦殄賊三千得　旨賞還雙眼花翎四月徐天德樊人傑合藍號
賊陳朝觀等竄陝擾白河縣之黃石坂分股圍攻民寨公派兵直取賊巢擒朝
觀等十餘人殲賊二千五月大破賊衆於西鄉獲徐樊二逆之妻徐天德由西
鄉趨紫陽公率賽沖阿等蹙之於漸灘大雨水漲天德溺斃時龍紹周乘官兵
追勦餘逆復闖入房縣竹谿公督兵遄回太平先後殲擒偽帥陳文明等五人
八月追紹周至巫山巴東獲其妻子及偽軍師王鵬老教首李天棟等九月擒
紹周之兄紹海弟紹華龍逆僅以二百餘人遁十月殲紹周於平利斬偽總兵
曾應彪等十餘羣餘孽蕩平晉封二等繼勇伯　賞黃馬褂十一月奏改達州
爲綏定府十二月白號賊苟文明等西擾寧羌公偕額公夾擊賊遁回川北大
敗之於通江賊走開縣公派兵馳救自率輕騎赴大寧斷其入楚之路七年正
月苟逆由川入陝偷越漢江北竄會川東零匪滋擾　上命公專辦川賊二

月破綫號餘匪於奉節擒偽帥龔其堯等五人又勦白號賊張長青於雲陽三
月長青敗走開縣時黃號樊人傑藍號崔宗和胡明遠戴四蒲天寶等圖竄楚
境之歸巴興房等屬公聞報即移師入楚　詔嘉其統籌全局無分畛域深得
大臣公忠體國之道四月樊戴各逆由房縣至歸州冀與蒲天寶合公率精兵
間道星馳三百餘里抵東湖乘霧渡河繞出賊前使不得合賊以四千人踞雞
公山我兵分兩路夾擊斬首五百級擒偽先鋒等五人時蒲逆屯當陽河溶餘
五千人五月公冒雨進攻殲賊八百擒偽總兵二人蒲逆負創走又敗之於穆
家灣擒斬千餘公分兵留勦蒲逆自移師東趨直取樊人傑冒雨入馬鹿坪出
賊不意痛殲之樊逆竄至竹山惶急投河死其妻子弟姪皆就俘樊逆倡亂最
久各賊咸聽指揮與冉天埒至是始掃蕩　上偉其功晉三等繼勇侯七月
蒲逆乘閒劫營卡將弁有被害者合藍黃白號餘匪增至一二千人公奮力圍
勦斬刈過半八月窮追至竹溪蒲逆墜崖死九月餘匪竄至巴東興山老林時
賊皆百戰之餘狡黠隼鷙具悉官軍號令及老林徑路忽陝忽川忽聚忽散屢
被圍復乘後溜崖突竄有中數矢猶力戰者分軍遇之則不利大隊趨之則免
脫僅餘二三百賊而三省不得解嚴直至十一月始搜勦淨盡遂以十二月偕
額公奏報大功戡定　優詔晉公一等繼勇侯加太子太保　賞用紫韁公子
蘇沖阿由頭等侍衞　賞副都統銜八年七月遵　旨入覲　上慰悅下所
司優敘八月至熱河行在　御製七言詩賜之　命在紫禁城騎馬尋以南山
餘孽煽動　命赴成都將軍任十二月遇賊平利遣弁赴賊寨招降俱被害有
詔切責降二等侯單眼花翎奪紫韁九年二月額公以　欽差大臣赴軍會
公督勦窮搜川陝老林八月全數掃蕩　賞還一等侯內大臣紫韁雙眼孔雀
翎再交部優敘十年夏額公薨　上召公回京授領侍衛內大臣充方略館
總裁十一年以海盜蔡牽犯臺灣　命赴閩督勦未至蔡逆遠竄仍　召還六
月充後扈大臣總理行營事務管理兵部七月甯陝鎮新兵陳達順陳先倫等
作亂　命公爲　欽差大臣往勦辦九月官兵分四路困之叛兵蒲大芳等乞
降縛獻首逆陳達順等磔之解散五千餘人　上嘉其迅速尋請將隨同滋

等之兵丁二百二十四名令暫赴原伍納東操防 諭賞其克綏奮勇超出御
前侍衛擢領侍衛內大臣交部議處尋 命革職留任十二年春瓦石坪
叛匪搶掠事率將弁全數殲擒開復革留處分十四年正月疾作 上親臨視
賞弁領內府丸藥賜之 特詔晉封二等繼勇侯三月九日薨 遣[illegible]
侍衛一人內閣學士一人馳驛迎至中途賞銀五千兩 上親臨賜奠
御製詩挽之 命入城治喪賻內帑銀五千兩照公爵例 賜卹 予諡壯
果 詔川省建立專祠尋入祀京師昭忠祠公英勇超倫戰必身先臨陣與額
公同心戮力以底成功馬蹄岡之戰尤爲奇勳第一功人讚之至今猶有生
氣公薨時下 詔褒恤亦稱是役保障川西數十萬生靈免遭蹂躪爲勳績之
最著蓋是戰之奇在轉敗爲勝萬死一生有天幸焉非公之忠勇奮發不能得
也子蘇沖阿襲侯官都統孫倭什訥再襲官將軍次孫花沙納道光壬辰進士
由編修官尚書

長文襄公事略

公諱長齡字懋亭姓薩爾圖克氏蒙古正白旗人父納延泰官理藩院尚書公
由繙譯生員補筆帖式乾隆四十年充軍機章京升主事四十九年甘肅逆回
田五叛隨阿文成公進勦升員外郎五十二年林爽文亂臺灣隨福文襄公往
勦克復大里杙爽文就擒 賞花翎五十六年廓爾喀叛擾後藏復隨福公往
討平之補郎中遷內閣侍讀學士嘉慶四年遷副都統授右翼總兵官五年川
陝楚三省教匪擾達州青號賊徐天德折竄湖北 命公爲領隊大臣率兵馳
勦八月白號賊高二馬五竄陝 命改赴陝西時公道經湖北房縣會藍黃白
三股賊至即與巡撫倭什布會勦由南漳進攻尋以高二馬五屯洵陽王家坪
公率兵分攻斬俘甚衆調宜昌鎮總兵旋由鮑家店抄至賊前分隊衝壓斬獲
千餘衆勝由陳家莊進擊分兵七路晝夜窮追生擒僞先鋒鄒順等餘匪敗竄
鄧家河公復繞出賊前斬獲五百餘人得 旨獎賚嗣高逆由楚竄陝公追勦
於白河敗之又折竄楚境公由竹山房縣抄截殲賊百餘擒賊目吳登科等尋
以徐天德等由陝竄楚與高逆合公由獅子巖分路迎截殲賊五百有奇追殺
四十餘里又敗賊於瓦房口擒斬千餘得 優賚六年正月連敗高逆於楚陝
交界之大花園會徐逆仍在楚境肆竄公復回楚協勦敗其衆二月敗賊於黃
沙河擒僞將軍馮尋探知白號賊苟文明藍號賊李彬由陝竄楚公倍道掩其
東竄之路殲僞總兵卜興邦等於陣會徐逆圖竄襄陽公設伏截擊俘斬盈千
擢湖北提督三月敗賊於穀城擒教首黃正魁等百八十人旋敗賊茅倫山殲
擒七百有奇進 賞賚苟逆尋遁房縣公由紫竹先繞出賊後斬擒甚衆 命
署湖廣總督五月青號賊張萬林從陝東竄鄖縣公督兵進勦斬獲七百時藍
號冉學勝亦由陝竄楚復迎勦於秦家坪克之六月敗賊渠湯思蛟劉朝選於
劉家灣等處八月青號賊由陝奔楚公督兵由上龕繞至鐘鼓山奮力截擊僞
樊僞元帥李大年擒僞總兵蔣添受殲賊七百有奇均得 旨嘉獎十一月黃
號賊曾芝秀自興山折竄房縣公由紫竹迎擊至二層巖擒斬甚夥復追至連
湖坪敗之旋率兵迎頭勦捕殲賊四百人僞軍師鄭三元僞元帥褚貴悉就擒
七年正月殲賊於摩天嶺餘賊遁紅巖溝公乘夜用火攻勦洗殆盡二月首逆
樊人傑合曾芝秀各股匪竄興巴一帶公由興山會勦敗之於高艮坪三月賊
竄房縣公帥兵追殺二十餘里芝秀中箭遁四月殲賊於瓦房溝復敗賊於火
石嶺 賞玉搬指荷囊諸品五月藍號賊蒲天寶東竄羅溪河公冒雨進攻墜馬
落水侍衛富翰等救出得 旨獎慰尋知樊人傑曾芝秀竄漁洑偕將軍賽沖
阿等奮力追勦樊曾二逆投河死 賞雲騎尉世職七月追勦蒲天寶於巴東
蒲逆墜崖死公自房縣搜捕餘匪殆盡九月以疾聞 命回京調治八年以提
督銜補右翼總兵尋授古北口提督九年授安徽巡撫十年調山東巡撫未之
任以蒙城教匪余連斜衆倡亂遂帶兵馳勦殲匪黨四百余逆就俘並獲教首
李朝士等磔於市 上嘉其迅速十二年五月授陝甘總督六月入 覲時
西甯賊番滋事 命馳往查辦八月討平之獲賊目班珠爾貢格等 上嘉
其迅速再下部優敘尋上善後章程四則從之十三年冬以前在山東巡撫任
內餽 欽差大臣廣興銀兩錯綴留任復以廣興過境時藩司邱庭漋稟明動
帑辦差公置不究坐褫職發伊犁效力九月 賞藍翎侍衛充科布多參贊大

臣十五年遷三等侍衛擢烏里雅蘇台參贊大臣十六年授河南巡撫尋以前
在科布多收受伊犂將軍饋送馬匹濫與供支干部議十八年九月復授陝甘
總督十二月岐山匪徒萬五等因木廠傭工乏食糾衆滋事　命帶兵勦捕十
九年正月擒萬五殲之乘勝進擊殲賊六百有奇生擒陳四等三百餘名得
旨優敘　賞玉韘荷囊尋殲賊渠吳抓抓於黃官嶺擒貴於階州漢江南北均
肅清　賞騎都尉世職並賞還花翎條上善後事宜五則尋　命爲伊犂參贊
大臣二十一年授伊犂將軍二十二年復　授陝甘總督二十三年劾陝安總
兵劉會城任性乖謬甯夏總兵游棟雲違制坐轎私役兵丁請褫職嚴議有差
二十四年冬入覲明年春回任　命兼署西甯辦事大臣道光元年以陝甘山
徑崎嶇請裁減馬兵額以步兵改補從之加太子少保協辦大學士仍留總督
任公奏請入覲會山西巡撫成格劾學政陳官俊毆差納妾等款　詔均解任
命公於來京陛見之便暫署山西巡撫按其事尋疏言參款不能指實請分
別嚴議奏入成格降主事官俊降編修二年正月署直隸總督適河北九族野
番滋擾　命回陝甘總督任相機辦理三月檄總兵穆蘭泰馬騰龍等擊賊於
克克烏蘇等處戰屢捷復敗之於烏蘭哈達及對龍山中殲賊二百賊大潰追
勦至駱駝山盡殲之奏入　賞換雙眼花翎時　上御養心殿對兩捷報適
至因　親書御製詩扇　賜之六月條上善後八事如議行旋授閱兵大臣文
華殿大學士管理藩院事八月　命還朝十月以青海野番於奏凱兩月後復
過河搶掠奪雙眼花翎仍戴花翎十一月回京　賜紫禁城騎馬三月　命充
軍機大臣經筵講官管理戶部三庫事充繙譯會試正考官殿試讀卷官
四年稽察欽奉　上諭事件處十二月以大學士授雲貴總督五年調陝甘總
督未幾授伊犂將軍六年六月逆回張格爾入卡滋擾陷喀什噶爾英吉沙爾
葉爾羌和闐四城　詔以公爲揚威將軍陝甘總督楊遇春山東巡撫武隆阿
爲參贊率諸軍討之十月師抵阿克蘇時提督達凌阿已敗賊於托什罕河驍
逆復糾黨三千據柯兒坪阻大兵進勦之路公率將弁分路進兵殲其衆得
旨獎賚十一月　上念邊外冱寒　賜裘服七年二月師次大河拐賊屯洋

阿爾巴特夜犯大營我師擊卻之越日由中路進勦殲賊萬餘追殺三十餘里
擒賊黨三千餘人　上以公忠勇可嘉晉太子太保張逆復糾賊十餘萬抗
拒於沙布都爾莊我師奮勇抄擊追至渾水河痛殲之進勦阿瓦巴特大兵三
路搶殺俘斬二萬有奇復追至洋達瑪河掩殺淨盡捷聞　賞用紫韁三月移
師渾河沿克復喀城四月復英吉沙爾葉爾羌二城惟張逆竄遁有　旨嚴飭
奪紫韁五月賊屯毗拉瑞迎拒大軍奮勇夾擊殺賊五千復和闐八月疏言張
逆逃往卡外達爾瓦斯之藏堪地方經參贊楊遇春楊芳分途出卡窮追至塔
爾克地方斬賊千餘協領都凌阿侍衛色克精阿力戰陣亡　詔切責公奪職
留任九月　命回京十二月偵知張逆奔喀爾鐵蓋山密遣楊芳星夜追之我
軍抄入賊後殲賊三百張逆僅以三十餘騎登山都司段永福等擁至張逆窮
蹙將自刎馬甲舒興阿兵丁田大武奮力生擒盡殲餘匪八年正月紅旗報捷
上嘉悅錫封二等威勇公世襲罔替並　賞戴寶石頂兩團龍補服授
御前大臣　賞還紫韁換戴雙眼花翎三月授都統時回疆平定建　旨回京
賜御製詩扇五月張格爾檻送京師　上御午門受俘禮成晉公太保
賞換三眼花翎繪像紫光閣　上親製贊尋　命鄭親王烏爾恭阿禮部尙
書松筠等往良鄉迎勞六月入覲行　抱見禮於勤政殿並　賜御用珊瑚朝
珠四團龍補服　諭不必進內侍班用示體恤復授閱兵大臣充總諳達管理
藩院及戶部三庫事充崇文門監督八月正大光明殿凱宴　恩賞銀幣旋充
繙譯鄉試正考官授領侍衛內大臣十一月公生辰　御書功臣像贊及平格
功成麟閣贊屏賚花星辰近紫閣圖勳劍佩高聯句　賜之九年充經筵講官
署吏兵二部尙書管健銳營事務十年署步軍統領九月回疆逆犯博巴克糾
結浩罕入卡滋擾圍喀什噶爾英吉沙爾二城　制詔公爲欽差大臣往督軍
務十月仍授揚威將軍十一月提督哈豐阿胡超等先後統兵進援二城圍解
公以從逆者應誅被擄者應宥因籌議善後事宜　上嘉其詳備先是喀什
噶爾參贊大臣札隆阿誣劾伊薩克助逆　命公及伊犂將軍玉麟會鞫之疏
白其誣　手敕報曰若非卿二人公忠體國何能平反此獄使內外爽同懾服

可喜之至十一年八月加太傅九月請以回疆西四城閑地招民開墾以供兵糈從之十二月　命管理兵部事十二年九月回京　命管理戶部三庫事十一月補總理行營大臣復充總諳達十三年管理戶部事十四年　命紫禁城內乘輿十五年以收受浩罕夷使土物降四級留任罷　御前大臣及管理部務尋　命兼管理藩院充滿文門監督是歲　上謁　西陵明年謁
東陵均　命司留鑰十六年復　命管理戶部三庫事十七年正月　賞穿四開褉袍自道光二年至是五次京察皆奉　優詔議敘七月因病乞休　上未允九月復瀝陳入告　慰留之十月　上親視疾　賞尚方珍品　溫諭有加十一月公八十生辰　詔晉一等威勇公　賜御書綸閣勳耆額及嘉乃壯猷賞勳相錫茲蕃祉念戎功聯句他珍物稱是十八年薨年八十一遺疏上
天子震悼　詔入祀賢良祠　賞銀二千五百兩治喪其一等公爵俟桂輪百日孝滿後承襲孫麟慶　賞員外郎俟及歲時當差尋　親臨賜奠　賜祭葬如禮　予諡文襄　詔入祀伊犂將軍祠十九年得　旨嗣後每次謁
陵禮成後將原任大學士公長齡一併開列具奏派員賜奠于桂輪襲一等威勇公官杭州將軍麟慶官至漕運總督

國朝先正事略卷二十二

平江李元度次青纂

名臣

楊忠武公事略

公諱遇春字時齋四川崇慶州人生之夕母氏李夢大水泛紅匣至揭視之中有雙鯉一金色一赤色少有志畧舉乾隆四十四年武鄉試從征甘肅石峯堡調赴臺灣出征廓爾喀咸有功由把總累擢守備　賞藍翎六十年黔苗逆命公力戰解嗅腦圍苗復悉衆攻松桃廳大學士貝子福康安公令諸將往援山險寨密莫敢進公請率敢死三十人為前鋒而精兵三千繼其後由間道攻其不意縱馬入賊屯疾呼曰大兵至矣降者免死賊相顧錯愕公復呼曰真降者跪於是跪者數千人全軍直抵松桃城下賊潰圍遂解貝子壯之立奏　予孔雀翎加都司銜復解永綏城圍錫勁勇巴圖魯名號遷雲南都司又以生擒首逆吳半生功擢游擊嘉慶元年參贊額勒登保公攻賊茶山賊圍官兵於土壘截我歸路公帥壯士數十人衝圍奪據對山拔出官兵數千十盪十決當者輒靡貝子望見之驚歎不已即軍中馳授四川普安營參將遂復乾州擢廣東羅定協副將苗平而教匪起公隨額侯移師往勦當是時教匪蔓延川陝湖北閒其尤著者湖北則覃加耀林之華漢南則張漢潮公勦賊難公横擒斬三千奪賊卡三十餘處進搗帽子山用奇兵趨賊後奪其隘之華中鎗死大捷中保寨加耀漢潮皆就擒尋敗賊於小廟口又敗之於長沙岸於大任河斬馘二千七百有奇三年四月張正潮以三萬衆窺荆門州公首先陷陣賊敗走南漳官兵躡之俘斬五千餘人生擒九百餘人會丁父憂請回籍守制　特旨賞白金三百兩治喪仍以墨絰隨征十二月生擒羅其清於大鵬寨馘賊五千功第一遷甘肅西甯鎮總兵四年正月戰蕭家灣及黃土壩再戰譚家山皆大捷前後殪賊五千有奇馘張長庚擒王光祖射死冷天祿自是陝人聞公名震為天人川中婦孺亦識公威望矣五年擢甘州提督　予雲騎尉世職初經略額侯上言諸將中惟楊遇春謀勇兼優此外無可專任者五年夏又偕參贊那彥成公德楞泰公合疏請增兵糧公屢下與經略參贊分路勦賊　詔曰可六月公遂以提督別領偏師並渭西上擊冉龍之賊八月勦伍金柱於手扳崖戰酣別賊楊開甲從間道突至我軍腹背受敵自午至酉圍愈急有白袍賊手大旂直犯公相去咫尺忽墜馬則已為後隊護鎗所斃即金柱也是夕二鼓公始歸隊明日追斬開甲於山梁六年二月追賊至龍池場設伏生擒王廷詔三月生擒高天得馬學禮於龍洞溪並獲僞帥十七人晉騎都尉世職五月大勝於白河六月擒冉天士王士虎等逆目二百餘人於大池壩八月　詔以南山餘賊責公專勦忽川忽陝搜捕不遺餘力事平晉二等輕車都尉先是龍溪洞之捷俘馘甚衆公擇驍健者八百人俾立功贖罪咸伏地哭願報不殺之恩及勦冉天元於蒼溪天元驍桀善戰為諸寇冠經略令公長右翼西安將軍穆克登布長左翼而穆將軍與公議不合先三日馳出賊前賊以奇兵斷其歸路萃精銳衝左翼後隊黑夜乘高自嶺下壓短兵接左軍潰賊遂併立攻右翼公據嚴寨斷橋力拒擲草炬山下照耀如白晝以勁弩射之矢垂盡而天曙時八百人者殊死戰無不以一當百戰敗逋追禽王登廷公治軍嚴整雖倉卒衆寡不敵未嘗少卻平日樸訥若無能遇賊輒機謀洞中應變如神尤不嗜殺能得降人死力蒼溪之役蓋其明效云七年秋調固原提督明年丁母憂　命俟凱撤後回籍守制尋追勦苟文潤於紅山寺初戰我兵小卻公率數十騎躍馬直前賊始敗明日又大敗之賊自是不能延殘喘矣十年七月南山新兵叛新兵者嘉慶五年平教匪後於南山要地設甯陝鎮以從征鄉勇五千人充伍者也地險兵悍為漢北第一雄鎮至是因文吏停給鹽米銀發包穀充糧激變於是營兵陳達順陳先倫等戕副將游擊劫庫獄以叛公初奉　命回籍補行守制百日由川入覲至西安聞變即奏調滿兵四千勦之　詔以德楞泰為　欽差大臣而　命公馳赴甯陝鎮公扼方柴關大帥皆以兵會鋒交賊銳甚公與諸將皆失利首逆蒲大芳等望見公猶下馬遙跪哭訴營官蝕餉狀公曉以順逆知其尚可以義動也乃與總兵楊公芳謀曰賊驍悍經戰陣久破城三營汛十九生民荼毒已甚餘渠魁宥脅從則事可息若必欲盡勦勢必奔潰四出老師費帑不可以

日月計川楚匪徒其已事也各大帥皆猶豫公乃按兵緩攻而令芳單騎入賊
營招撫越數日蒲大芳竟率四千人誘縛逆順先倫詣公軍前降公率大芳邀
擊不降之賊於江口斬賊渠朱先貴等德公遂以叛賊震懾兵威羈縻乞命奏
其叛卒二百二十四人盡釋歸伍　上震怒責德楞泰專擅廢法縱叛損威
時古北口提督薛大烈在軍中德公令馳覲面奏情事大烈奏對失實於是廷
議降公寶陝鎮總兵芳戍伊犁十三年入覲　賞乾清門侍衛仍授固原提督
十八年秋大盜李文成據滑　詔陝督那彥成討賊以公副之賊萃精銳於道
口鎮官兵合勦公自當其前率親兵八十人由運河西進覘道口遇賊數千卽
大呼突擊賊辟易追渡河禽斬二百有奇賊敗入道口公收隊數親兵少二人
復衝入賊隊奪還二屍賊爲喪氣遂斷浮橋焚渡船率諸軍進攻所獲賊望見
髯將軍輒披靡尋克道口燒賊萬計復擊走桃源賊三千於城東進圍滑用地
隧轟破其城十二月滑縣平　仁宗大悅錫公二等男爵　賞黃馬褂　命
紫禁城騎馬會陝西三才峽稍賊起移師馳勦兩越月蕆事　晉封一等男甲
戌己卯一再　陛見　睿皇帝慰勞有加嘗命跪在膝前執手慰勞謂卿與
朕同歲年力尚強將來如有軍務卿須爲我獨當一面手賜珍物數種見公長
髯稱美者再時公弟遇春官曹州總鎮　上命公繞道視遇春所練兵
宣宗卽位特加太子少保　賞戴雙眼花翎道光五年署陝甘總督六年回酋
張格爾叛　詔公以　欽差大臣統陝甘兵五千馳赴哈密尋　命大學士長
齡爲揚威將軍公爲參贊大臣會阿克蘇進勦七年二月敗賊於洋阿巴特尋
敗之於沙布都爾又敗之於阿瓦巴特禽斬各數萬追至渾河距喀什噶爾賊
巢十餘里賊悉衆背城一戰列陣二十餘里築橫壘蔽之西南風起拔木揚沙
大霧晦我前敵大隊迷道相左未卽至將軍以賊據形勢又衆寡不敵欲退屯
十餘里須霽而進公不可曰天贊我也賊不知我兵多少又不虞我卽渡時不
可失且客兵利速戰難持久乃遣千騎繞趨下游牽賊勢而自率大兵乘晦霧
驟渡上游據上風礮勢與風沙勢相併若百十萬兵摧壓驟至乘勢衝入賊陣
賊土崩三月朔遂復喀什噶爾五日復英吉沙十六日復葉爾羌又復和闐加
太子太保時張逆遠遁　詔公先行入關八年正月楊公芳禽張逆於鐵蓋山
芳公所拔士也至是先封果勇侯公入覲捷音適至　上大悅　賞公紫韁
授陝甘總督圖像紫光閣並擢公子國楨爲河南巡撫　本朝漢人中由提督
遷總督者趙公良棟父子及梁公鼐岳公鍾琪後得公而五九年冬公壽七十
賜御書額曰綏邊錫祜楹聯曰三朝疆場宣勤久兩世封圻積慶多及福壽
字如意玉帛諸珍物十五年　予告歸蜀　陛辭　晉封一等昭勇侯食全俸
賜　御書紫光閣像贊一　御製詩扇一回籍後復　賜御書福壽字十八
年二月薨於里第年七十有八遺疏聞　上震悼贈太子太傅兵部尙書
賞白金二千兩治喪入祀賢良祠諡忠武公嘗夢神授黑旗每戰必身先賊望
見黑旗卽知爲楊家軍受知於福文襄最早文襄沒後每臨大敵先一夕輒夢
見之次日必得奇捷凡戰陣所俘必訊明入賊營三月以外始誅或雖逾三月
而年老無能年幼無知皆赦免故治軍數十年未嘗妄殺一人凡疲卒經公訓
練卽膽壯或精銳改隸他部仍不能用命將戰距賊三五里必少停排比隊伍
雖遇伏不至失措其勦苗文淵也賊鋒銳甚公首進參贊德公繼之賊壓山而
下勢若建瓴衆驚退公據溝力拒賊矛逼馬首公震威一叱衆矛辟易親兵數
人乘勢越溝擊卻之衆以爲神一日料賊必出掠民寨伏兵以待留羸卒守營
賊不趨寨而逼營僅隔一溝衆失色公冠帶徐步出臥營外賊曰誘我也改趨
民寨爲伏兵所破方柴關之役官兵與叛兵多故舊莫肯用命賊衝官兵爲數
段公僅餘親兵數十據廢垣罵賊賊大隊數千來偪忽轟然退走及訊俘言金
甲神壓壘立云公結髮從戎大小數百戰皆陷陣冒矢石或冠翎皆碎或袍袴
皆穿未嘗受毫髮傷　上詢及嘆爲眞福將回疆七里河之戰賊十倍我礮
礮如雨公下馬席地坐以安衆心幷回叱長子國柱速下馬甫及地而隔河已
礮碎其鞍矣公修髯隆準目睛映日光返照能射人畢生無姬侍而操守尤廉
任總督時討軍實覈官方邊務皆控制得法子國佐官副將國楨字海梁官至
閩浙總督襲侯爵國楨少倜儻豪飲不羈其自刑部郎出守穎州也公方提督
固原長公子國佐亦以守備引見並予假省覲國楨至賴者以公命止之不許

入國佐入爲既歸久乃召而庭數之國楨免冠謝公曰吾起武舉　上拔擢
至此恩遇無比常恐老不知所報始吾期汝云何而忘之也命子秋文武吏士
爲叩頭乞免不許已皆大駭服道光初國楨擢雲南鹽法道未十日擢按察使
陛辭　宣宗諭曰好爲之有如不稱當語而父知耳當是時　上亦知公
家法云

那文毅公事略

公諱那彥成字韶九一字東甫號繹堂姓章佳氏滿洲正白旗人御書協辦大
學士文勤公阿克敦曾孫大學士文成公阿桂孫也由乾隆五十四年進士選
庶吉士授編修遷侍講轉侍讀入直南書房擢祭酒詹事充日講起居注官晉
內閣學士嘉慶二年　命爲軍機大臣充崇文門副監督兼副都統三年遷工
部右侍郎四年調戶部右侍郎授掌院學士擢工部尚書兼崇文門監督充
實錄館　國史館總裁經筵講官教習庶吉士兼都統　賜紫禁城騎馬
上以公三歲而孤其母那拉氏撫孤守志三十餘年表其門　賜御書勵節教
忠額以榮之尋授總管內務府大臣先是湖北白蓮教匪樊學明叛於襄陽其
黨張漢潮寇秦中　詔參贊大臣明亮討之而成都將軍慶成陝西巡撫永保
與明亮有隙師行不相顧八月　命公爲欽差大臣督明亮軍覈慶成永保職
按其事十月劾明亮奏報誣罔狀乃逮治明亮　命公領其軍明公尋破賊誅
漢潮公奏漢潮謀主冉學勝餘黨在陝宜亟除　上是之十一月敗賊於五
郎疏言軍餉前費八千餘萬兩有司圖肥己將弁亦希分潤致賊閱四年未殄
滅臣刊刻糧單按程期赴糧臺覈給以杜冒銷又言秦中將帥各爲一路致賊
乘閒遁今臣等相機分合聲息相通使賊所至必有官兵進勦　諭曰所論切
中從前積弊尋疏請五郎設重鎮增總兵一員編鄉勇於新營更設縣丞巡檢
分防從之時賊竄秦嶺老林官兵由漁洞子踏冰入賊三路迎敵我兵分道進
攻大破之　手敕報曰山險冰滑舍騎步行可謂辛苦備經矣十二月賊匪高
關峪夾擊我軍潛師夜襲賊奔鳳凰山公遣將士夜縋下殲賊六百有奇斃僞
元帥黃爾雄等餘匪走平利檄別將慶溥等截之得　旨嘉獎尋破賊於秦嶺

嶺以賊匪遁出老林復逸入楚豫有　詔嚴飭五年正月川匪二萬竄陝西略
陽公擊破老林逸賊獲襄陽起事賊目三十有奇復殲逸賊百餘擒賊首高遇
春等進兵至漢中因川匪竄入棧道追勦　上嘉其不分畛域二月川匪
至隴州乃出棧亟勦賊於龍山鎮大破之分道亟追斬俘三千餘殲僞元帥魏
學林僞先鋒嚴士禧等　詔授參贊大臣　賜玉韘金合荷囊下部議敘公以
經略額侯在龍安受其節制繳　欽差大臣關防得　旨俞允是月賊避官兵
南走追及於秀金山敗之又敗賊於嚴家壩會經略疾作　詔公兼領各路兵
賊竄文縣犛卡猴寨我兵乘月夜渡河破其陣殲賊將李大旺等殲殺賊千三
百人尋敗賊於龍泉壩又敗諸林江壩俘斬千餘追至毛峪山賊棄輜重遁公
檄令將軍恆瑞回陝西協勦戰屢捷　上以其適合　廟算內外一心　予
獎賚未幾賊首高二馬五糾六千餘人趨松潘官兵禦之奔岷州經略病已帥
師夜攻賊奔踞山公率衆先登殲賊三百有奇追殺百餘人遲明賊列陣何家
峒設伏以待公率精兵奮擊賊敗退伏賊左右起擊走之追數十里斬首千餘
級執賊將曾世貴等凡八得　旨獎賚四月敗賊於分水嶺尋以陝匪東趨近
豫　上召公還京將面詢陝中賊情又以賊入川後勢漸張乃公玩縱所致
致總兵施縉戰歿退出軍機處南書房並罷所領館閣府庫諸職五月抵京奪
都統尚書講官花翎以侍講在　實錄館效力尋襲騎都尉擢少詹事六年九
月充順天副考官遷詹事七年遷內閣學士教習庶吉士兼副都統扈　蹕木
蘭射鹿獲之　賞戴花翎是年冬廣東永安客籍游民結添弟會與土民搆亂
博羅諸土匪響應總督吉慶討平之尋悔釋囚留擊且疑巡撫瑚圖禮密劾遂
自戕　詔公往鞫之具得其實時永安黃亞程等遁入鐵龍嶂復嘯聚爲盜八
年二月公率提督孫全謀等進攻卽日克之誅亞程及其黨數百人事平條上
善後九事　上嘉其妥速升署吏部侍郎尋赴直隸浙江讞獄七月擢禮部
尚書兼戶部三庫事總理太常寺鴻臚寺樂部九年仍授軍機大臣兼都統鞫
河南滑縣民王曾傳習邪教事未竣以奏贈搜捕餘匪　命攝陝甘總督辦理
善後事　上賜手敕曰汝誠國家柱石臣有爲有守惟稍恃己之聰明不與

衆人謀讖夫一己才力有限仕途邱壑難窮務宜兼聽並觀勿存五日京兆之見八月奏南鄭縣民趙恒裕張希賢等謀逆立擒之與其黨皆伏誅又奏籌遣南山遊民均得　旨嘉獎十一月授兩廣總督明年冬劾前巡撫百齡苛虐嘗私狀鞫實免百齡官會俄羅斯夷船求通市監督延豐率允入奏公以越界貿易恐啇夷因緣爲奸亟請止之　手敕曰此事與朕意相符所見甚是先是粵東土匪洋盜句結日熾盜首李崇玉黃正嵩依朱濆橫行海澨公初至緝獲甚衆嗣以官兵不得力遂行閒諜招撫降正嵩計擒崇玉檻送京師先後招降五千餘人悉賞銀幣並予千總外委銜巡撫孫玉庭劾公賞盜　詔降藍翎侍衛充伊犂領隊大臣正嵩之歸命也公嘗誘以四品服及守備劄至是事覺　命謫戍伊犂十二年授三等侍衛仍充伊犂領隊大臣五月調西甯辦事大臣時野番侵掠內地戕兵丁故有是　命八月偕將軍與奎總督長齡攻克沙卜浪番境悉平條上善後四事如議行十三年擢江南副總河是秋河水溢九月瓢工合龍十二月以荷花塘復墊降二等侍衛復爲喀喇沙爾辦事大臣十四年調葉爾羌辦事大臣尋授頭等侍衛充喀什噶爾參贊大臣十二月以二品服補陝甘總督明年六月疏言臣前奏準六月　陛見今甘肅被旱撫綏事重不敢拘泥遽行又請緩徵撥帑賑貧並疏陳散賑積弊奉　手敕汝實不愧廣庭相國之孫又降　詔嘉其能識輕重且云所陳向來辦賑積弊俱切中竅要是月　賞頭品頂戴十六年請禁交代倉糧折色之弊以重積貯如所請行七月入覲　賞戴花翎十八年九月河南教匪李文成等謀逆陷滑縣　詔公爲欽差大臣帥師討之賊屯滑城及桃源集道口公由衛輝進軍分擊新鎮丁欒集連破之道口賊出掠中市所公斷其歸路遣別將楊遇春等迎擊大破之賊造橋將渡河而西官兵截殺千餘橋毀不得遁賊蜂屯拒敵我軍飛越溝濠破道口殲賊萬餘焚其巢出難民八九千　温旨嘉賚尋破桃源賊追道口賊抵滑縣城中賊出應敗回城圍之桃源賊來援盡殲之遣將弁分禦絕其外援時李文成潛遁輝縣屯司寨公遣別將德英阿楊芳率勁旅攻克之文成自焚死賊黨悉殲　上嘉之優賚有差尋於南門掘隧道埋置地雷公親督兵勇進攻

地雷發城裂拔之殲賊萬七千餘焚死七千餘生擒二千餘有　詔加太子少保　賞三等子爵換戴雙眼花翎紫禁城騎馬並　賞御用荷囊子容照遷乾清門二等侍衛又　賞黃面元狐馬褂暨上珍諸品是冬授直隸總督十九年巡歷開州條陳善後五事抵京復　命　詔曰那彥成克副委任深堪嘉獎著在阿桂墓賜祭一壇用示眷舊酬庸至意尋坐保貪劣知縣孟屺瞻補滑縣令奪職留任二十年冬以屬員王奎聚等混請捐復先令繳庫跡近專擅鐫四級尋以欒州石佛口王姓世習白蓮教惑衆謀逆公全獲誅之　上嘉其辦理認真甯積次吏議　賜御書福字暨尙方珍饌二十一年捐穀三千石與復義倉貯穀十六萬六千石有奇閏六月以前在陝甘與藩司陳祁商挪賑銀津貼腳價並虛奏捐廉事覺褫職下獄論死尋以繳完賠銀改戍伊犂留家終養九月丁母憂　上念滑縣勳賊功免發遣令閉門思過二十三年授侍講明年擢侍讀學士晉詹事充會試副考官遷倉場侍郎　賞花翎二十五年擢理藩院尙書調吏部尙書兼都統　命紫禁城騎馬道光元年兼掌院學士調刑部尙書管宗人府銀庫事兼閱兵大臣充順天鄉試副考官二年四月授內大臣六月以陝西渭南縣民柳金璧犯死路免　命公攜巡撫鞫之得其狀誅貶有差十月復任陝甘總督時青海河北番賊犯窩卜圖卡擊走之因請移兵駐守議防卡條教淸釐河南番族立什總百總百戸千戸領其衆初察漢諾們罕一旗移居河北糾野番句漢奸作賊公絕其糧茶窮蹙投誠　詔嘉其不勞兵力不延歲月辦理認真十一月公六十生辰　御書亮勳集祜扁額福壽字各一賜之幷　賜如意朝珠蟒袍文綺諸物三年以青海蒙古皆已復業下部議敘尋請定商民與蒙古市易章程幷封閉邊外金廠又請增置青海正副盟長等官設巡防蒙古官兵皆得　旨允行五年九月奏設甘肅各屬義倉如其請十月復調直隸總督是年江南運河阻滯南糧改行海運十一月疏陳海運漕糧撥運事宜下部議行六年五月以直隸羈匪日多請嚴羈盜治罪之例從之八月以海運速蕆下所司議敘會逆回張格爾入卡犯喀什噶爾諸城檄東三省官兵勳之公以邊境兵丁口糧按例日給銀五分不足飲食請加五分又藥鉛火

絕由京運解供應既難且恐兩溼請以甘肅籌備者充用并籌議兵行支應又以新疆遣犯積久人多夷民雜處易生事請就地改遣皆允之七年七月以直隸挂名吏役過多包差滋擾苦累閭閻裁汰二萬三千餘人酌應留名數冊報嚴明奏入得 旨褒嘉並通 諭直省均照所奏章程辦理十一月回疆四城克復 命以欽差大臣往籌善後事宜未幾張逆就擒仍 命往治其事疏陳回疆積弊略言回人素恭順此次變亂半由平日撫馭失宜參贊大臣等三年換班其才幹有為者三年中辦理未必遽善次者祇存五日京兆之見不實認真下此竟有視為利藪專工搜括者且各長其疆無維制考覈之分不相顧忌應請分隸考覈俾有所糾察至各官原設養廉不敷辦公懇稱為議增并準各大臣一律攜眷俾得久任其事得壹意辦公 上韙其言如所請先是揚威將軍長齡等奏請斷絕各外夷貿易並嚴禁大黃茶葉出卡 詔公實力稽查公疏言嚴禁於卡倫不過絕其流查察於各城方能清其源請於阿克蘇道官查嚴至是又言安集延進販內地大黃茶葉硝磺接濟外夷私於卡內置產安家竟敢相率助逆請將現販違禁物者逐出其餘暫準居住得 旨允行又奏各城相沿陋規僉議求取苦累回民今悉裁革勒石永禁 手諭曰行同警發殊出情理之外非公忠體國之大臣孰肯和盤托出可嘉之至八年請移建葉爾羌城於罕那里克又請於喀喇哈依外之七里河築堡設兵六百防守並另建英沙爾城又疏言曩者伯克闕每以賄得補而大小伯克遂誅求小回子以取償嗣後請由本城大臣先儘有功及家口被害之人次死事人子孫次出力世家視其人才保送參贊大臣驗看奏補又酌定回夷雜處章程皆如所請行張格爾之就誅也其妻孥尚匿浩罕將軍長公傳檄索之浩罕使人詐投賀書伺隙公陳兵衛其出入不許與卡內安集延交接亦不犒賚使諭以逆屬在外無足輕重破其居奇之計並絕其貿易使不能藉 天朝聲勢外夷 宣宗手諭曰所辦甚得大體與朕意相同 賜御筆畫扇并扇套香囊各一八月請將伊犁通烏什之徑酌議封禁又稽察私墾地畝徵糧以供換防官兵糧餉請於明約洛建貿易亭以便布噶爾巴達克山等通市皆從之是月繪像紫光閣

上親製贊九月請酌撤換防滿洲兵歸伍籌議操兵章程又請令駐防官兵盡許攜眷又奏酌議茶稅章程請設喀什噶爾等三城銀庫皆從之 諭曰那彥成辦理善後事宜籌畫妥洽勞績卓著著賞加太子太保銜賞雙眼花翎紫韁元狐馬褂鹽荷囊諸珍品十二月奏招致附浩罕之額提格訥布魯特部落安置特依劣克達坂地 上嘉之九年正月 詔以公使人出卡搜求逆屬有意邀功 召還京又以妄給收撫之布魯特翎頂歲俸 嚴飭之六月回直隸總督任十年冬西陲復不靖十一年二月 欽差大臣長齡奏釁由驅安集延籍其家禁茶葉大黃所致 命褫公職八月授盛京禮部侍郎會長齡等復奏浩罕申訴以前此籍沒安集延禁絕市易為言 諭責公誤國辜恩仍奪職十三年二月卒 詔以公服官中外宣力有年不忍忘其勞績著賞尚書銜照尚書例賜䘏葬 予祭葬 賜諡文毅公生於世胄性好學工詩能書遇事有執持於權要人無所屈勤辦川陝楚及滑縣教匪尤有功任總督時三次考績皆 特旨優敘雖屢起屢躓中外想望風采 上眷公不少衰嘉慶中英吉利入貢頗不恭順惟聞福中堂及那大人見居何官蓋外夷夙所敬憚者祇此兩人云子容安官副都統充伊犁參贊大臣容照官馬蘭鎮總兵均坐事免曾孫鄂素襲三等子

汪文端公事略

公諱廷珍字瑟庵江蘇山陽人生十二歲而孤母程太夫人撫之成立家本素封至公父而落值歲凶母子日或一食或終日不得食太夫人總不肯使人知曰吾非恥貧恥言貧耳言貧則疑有求於人故不為也歲除無米使僕索舊逋城外抵暮歸無所得母子各飲茗一甌嚼鹽菜數莖就臥其艱貞若此公孤苦力學少游任子田李晴山兩先生之門困諸生十年始獲鄉舉乾隆己酉一甲第二名進士 賜及第授編修辛亥大考擢侍讀不兩月拜司成之 命性嚴毅以師道自居選刻成均課士錄教學者以立言之義法而力戒摹擬剿竊之弊尋 命入直上書房協修起居注授侍講學士教習庶吉士再遷禮部侍郎公學有根柢以文章行誼高天下海內推為正人無異辭 天子知公深屢

昇以造士備文之任初督安徽學政為舉約五則以訓士一曰辨塗謂喻義喻利人心之分盡於此為己為人學術之分盡於此有志者當立辨乎毫釐千里之差一曰端本謂士者四民之首天下事皆吾分內事也自公卿至一命之吏皆讀書人為之故貴通古今達事變相期為有體有用之學一曰敬業時文者古文之一體猶之碑誌傳記表疏論序云耳以事擬剽竊者之不足言文乃並時文而小之過矣一曰裁僞謂昌黎論文惟其是吾論文惟其真蓋必能真而後是非可得而論也申韓莊列異乎吾道者也而朱子以為先有實而後託之文非以其真耶一曰自立文之不能不變者時也挽其變而歸之正或因其變而愈益神明於正學者事也苟非克自樹立隨風氣為轉移取已陳之芻狗沾沾然傚效之庸有冀乎哉公之因文見道其大恉不出乎此每訓士諄諄然如父兄之誨子弟刻試牘曰立誠編取修辭居業之義也附條約十八則抉摘至為精審其後督學江西及浙江所刻校士文皆以立誠名之而條約加詳海內操觚之士家置一編風氣為之一變公直上書房最久嘉慶二十三年　特命為總師傅時　宣宗皇帝在潛邸公盡忱啓迪非法不道　登極後獻納尤多累擢左都御史禮部尚書道光二年　命典禮部試三年二月奉　手敕禮部尚書汪廷珍於嘉慶十七年蒙　皇考簡用上書房師傅與朕朝夕講論考古證今言皆中道至二十三年受任總師傅以來倍加勤慎使朕通經義辨邪正受益實多自朕親政後畀以左都御史尚書之任均能稱職是汪廷珍於師道臣道之義可謂兼備矣本日朕臨雍講學因思曩昔討論之功眷懷耆學用沛恩施汪廷珍可加太子太保銜用示朕崇儒重道之意　天語煌煌具見公所學之正故能啓沃　聖聰成三十年仁孝太平之治足與古大臣爭烈矣是年仍典禮部試所得多知名士　贈太師杜文正公受田其舉首也未幾擢協辦大學士　賜紫禁城騎馬八年薨　優詔悼恤　上親臨奠醊　賜祭葬有加禮　予諡曰文端公風裁嚴峻正色立朝出入內廷進止不失尺寸造次必以禮於要人無所親附僚友見之皆肅然起敬每言平生不敢作刻薄事遇橫逆能忍於飲食衣服無所擇會貿貂祿之嘗有不忍者守太夫人教也所著曰實事求是齋詩文集

楊勤勇公事略

國朝嘉道中漢人戰功之盛推兩楊侯為最一忠武公遇春其一則勤勇公芳也勤勇公諱芳字誠村貴州松桃廳人生而沈毅有幹略好讀書通經史大義應試不售遂入伍充書識忠武公一見賞識之拔補把總時川楚教匪稱亂王師征之累歲不能靖公從忠武勦賊每戰輒為軍鋒斬馘不可數計累擢台拱守備　賞藍翎嘉慶四年經略額勒登保公進勦賊渠冷天祿包正洪於大竹適正洪已與僕龍賊合竄鄰水乃冒雨突擊天祿於岳池楊公遇春以勁騎二千一戰殲之進追至石笥河賊以五舟迭渡僅濟千賊餘賊數千方臨岸登舟時公已晉都司率九騎越山先至即麾幟大呼馳擊賊隔山不知我後隊虛實爭赴河蹈淖者三千餘人五舟皆覆隔河賊呼號不能救俄大軍至騎浮而濟并追殲其先渡之賊是役公功稱最　賞花翎擢下江營游擊五年閏四月賊渠楊開甲張天倫等趨渭南公隨楊公倍道扼其東竄并遣兵守商雒賊讓復西竄留張漢潮餘黨三千於後以綴官軍公扼西河口去路而大軍三路偪攻連破之大小中溪斬首千五百賊合竄溪口伏兵四面邀之溝水盡赤生擒千餘人張逆餘黨殲焉公由兩廣督標參將晉廣西副將　賞誠勇巴圖魯名號八月連敗賊於成縣階州賊渡白水河入老林公冒雨追賊及之於磨刀石手刃十餘賊矛傷足墜馬仍徒步殺賊復傷臂官軍乘之大敗賊射傷伍懷志　上聞而嘉之　詔問受傷狀下所司優敘六年五月張天倫與曾芝秀陳國泰等率衆六千合屯高唐嶺公及楊公分路擊之擒斬三千賊復分為二公夜襲天倫於白河俘賊殆盡楊公遂與公邀擊冉添元於平利克之六月經略偵賊入川為一舉掃蕩計八月遣公擊張天倫於西鄉俘斬盈千餘賊僅四百竄老林適公前所追太平開縣之賊竄至南江經略令公殲東奔之辛斗於通江而自帥楊公追西竄之高見奇魏學盛於廣元擒斬殆盡七年三月楊公移勦苟文明賊自寧陝合而東竄公分路追截敗之於是楚賊略殄盡其南山遺孽經公及楊公分兵十餘路櫛比排搜亦所餘無幾矣逆渠苟朝九被公勦急

逆與宋應伏合竄漢南爲官兵所殲八年六月公襲擊至老林聖賊百餘突出
盩厔洋勦公追之入山八月有散逸之賊附之合三百人苟文潤領其衆勢復
猖獗九月遇江巳散之勇五百人復與合遂戕副將朱槐於山溝　詔公回漢
北搜陝山內餘賊時賊皆百戰之餘忽陝忽川忽秦忽豫勝負無定歲九
年正月度由安康窺漢洋寧寬兩山皆爲公所卻先後擒餘匪百餘於是南山
無賊八月公搜漢北餘匪盡殄之各路皆報肅清公權署陝安鎮總兵初嘉慶五
年特設寧陝鎮節制子午華陽黑河諸營汛以從征鄉勇五千充新兵地險兵
悍爲漢北第一嚴疆九年三省戡定經略參贊先後還京師十年七月而有新
兵之變時楊公遇春以陝西提督入覲公赴固原署提督事副將楊之震護甯
陝總兵皆卒陳達順陳先倫以停給鹽米銀事糾衆叛戕副將游擊賊黨蒲大
芳等以公素得士心先護送其家屬於興安而後歸從賊楊公行至西安聞變
即調兵進勦　詔德楞泰爲　欽差大臣討之賊奔華陽破洋縣屠戮數千公
帥固原兵二百人馳抵石泉九月賊攻孝義廳分隊窺子午峪公馳扼峪口德
公令楊公以兵五千自洋縣進勦而自帥兵四千躡之賊攻寧陝公復馳救力
擊刦營賊壘戰竟夜身受數創墜且賊辨其爲公也自引去時賊黨已增至萬
人又選步騎三千爲前鋒改推蒲大芳爲首遇楊公軍於方柴關兵賊隔河相
有相揖訊者及戰數合殺傷略相當大芳陷陣力戰伏賊繞出陣後官兵大潰
楊公僅率親兵數十登山斷後賊追至忽反走乃收潰卒扼方柴關次日公馳
至謂楊公曰叛兵皆百戰之餘驍悍習地利而官兵勤勞九載瘡痍未復且與
叛兵多同功一體之人以兵攻兵終無鬭志賊兩戰見吾二人皆辟易倘有奮
部曲誼請公按兵緩攻而某單騎入賊營曉以順逆楊公然之時賊矛林立或
叩馬力阻公曰我與楊公計之熟矣天佑蒼生我必不死爲　國息兵即死且
得所何恨遂策馬前萬衆怍愕公故得新兵心又揮鬭善操縱見大芳等即痛
哭曰吾與若曾戮力數年同患難生死今對壘如仇敵吾不忍見若曾罹族滅
禍請先殺我於是衆皆哭逾二日大芳誘縛先倫達順以衆降護公遂以叛卒
聘變乞命奏誅首禍二百二十有四人盡釋歸伍　上切責其寬縱　命戍降

卒二百餘人於新疆尋爲伊犁將軍松筠公所誅楊公降總兵公坐馭兵不嚴
釀變劾戍伊犁繼公既劾公恐物議不平復密疏申雪公至伊犁未兩月即
賜環　命以守備千總補用十三年回籍省親補松桃協千總十五年起廣東
右翼總兵入覲　賞還花翎尋調西安鎮總兵十六年丁母憂十八年秋林清
謀反既伏誅李文成踞滑縣　詔陝督那彥成公爲　欽差大臣帥師討賊提
督楊公遇春副之公是請效力奏補河北鎮總兵隨楊公敗賊道口鎮遂圍滑
文成突圍出奔太行招賊四千據輝縣之司寨那公遣公追勦公伏騎白土岡
誘賊出戰佯走伏起大敗之又追擊於南首山殺賊二千有奇是役也賊走山
上殊死戰官兵畏賊鋒有退者公拔佩刀立斫數人衆效死遂大捷進奪司寨
文成縱火自燔死乃合力攻滑時滑城未下而陝西三才峽賊又起滑城堅外
磚內土中沙大礮攻之遇沙而止官軍掘地隧皆爲所破公陽築他棚進攻而
潛掘舊隧滿實火藥至期將卒皆甲騎以待十二月十日平明西南城崩裂十
餘丈官軍奮前登城蟻附入巷戰至夜共殲賊二萬免老幼男婦二萬有奇俘
首逆牛亮臣徐安國等檻送京師滑縣平加提督銜　賞雲騎尉世職十九年
春帥師入陝大破賊擒逆目羅貴等　詔優敘調漢中鎮總兵二十年擢甘肅
提督道光元年調直隸三年調湖南五年調固原六年回酋張格爾反楊公遇
春時署陝甘總督　詔授　欽差大臣帥師討賊尋以大學士長齡爲揚威將
軍楊公爲參贊公請行許之時賊陷西四城距阿克蘇八十里十月大兵集阿
克蘇賊扼柯爾坪地險要中隔戈壁將軍令公襲破之殺其南北莊賊其援師
七年二月師至大河拐賊三千來襲營敗之進抵洋阿巴特沙漠平曠賊二萬
據橫岡五六里公與將軍參贊分三路進攻賊據岡下壓者再大兵分路奪岡
賊披靡擒斬過半盡得牲畜糗糧麾師進抵沙布都爾回城多葦湖樹林賊數
萬臨渠列陣決水成沮洳使騎兵不得騁城後林中皆有伏賊難猝襲公先令
步卒冒險越渠短兵接復麾驍騎繞左右淺渠橫截入陣賊大潰追逾渾水河
三十里俘馘萬計復分敗林中伏賊及河橋援應賊越二日賊數萬據阿瓦巴
特回城依岡背河我軍距賊十里止營夜遣吉林勁騎千分探左右閒道繞出

賊後次日壓賊壘而軍賊佯退誘我兵登岡而反乘之我軍鎗礮迭前籐牌兵
虎衣躍入賊馬驚陣亂岡後伏賊起殊死戰而我千騎已繞出回堡後突擊其
背賊大敗奔擒斬各半殪安集延二酋目追至洋達瑪河距喀什噶爾城八十
里次日整隊至渾河北岸賊悉其衆十餘萬背城一戰阻河爲陣亘二十餘里
築壘橫截之大壘轟礮鼓角震天勢張甚公遣死士數百夜擾其營讙譟達旦
是夜西南風起撼木揚沙大霧晦將軍以賊據形勢且衆寡不敵欲退屯十餘
里須霽而進楊公持不可公意與楊公合乃遣索倫千騎繞趨下游牽賊勢公
與楊公率親兵驟渡上游據上風礮勢與風沙勢相搏賊陣亂比曉我兵盡渡
風止霧霽乘勢衝入賊陣賊土崩我軍乘勝抵喀城時三月朔日也張格爾先
遁獲其甥姪及僞阡並伯克等斬馘數萬十六日公以兵六千往勦和闐賊破
之擒斬逆酋玉努斯遂復和闐加騎都尉世職　命在乾清門行走時楊公亦
連復英吉沙葉爾羌二城六月公與將軍參贊帥師八千出塞搜捕楊公屯色
勒庫公屯阿賴阿賴者蔥嶺之脊脊以西水皆西流乃喀城赴浩罕之道也有
浩罕賊二千餘誘官軍入伏鏖戰一晝夜衆幾殆公步步爲營嚴陣出險
上責諸將孤軍冞入　召楊公入關以公代爲參贊十二月密遣黑回出卡縱
反間言官兵全撤喀城虛諸回酋首以望張逆果率步騎五百欲乘除夕不備
潛襲喀城公與長公嚴兵六千以待二十有七日賊潛至旋折回公率兵星夜
追至喀爾鐵蓋山擊斬殆盡張逆僅餘三十賊弃騎登山副將胡超都司段永
福等擒之八年正月捷聞　詔封公二等果勇侯　賞戴雙眼孔雀翎　賜紫
繮黃馬褂加太子太保　賜其子承注舉人圖象紫光閣漢大臣以公爲首
御製贊凱旋　命郊勞行受俘禮勒碑太學及喀爾鐵蓋山　上召見數次
晉侯爵二等晉太子太傅銜　賜紫禁城騎馬復以公六十生辰　御書醻庸
錫羨額並福壽字　賜之九年秋安集延夷匪復肆掠公與長公馳至軍檄諭
浩罕復許入貢通市十三年四川清溪土千戶越嶲山各夷滋事調四川提督
公至夷已平定乃妥籌善後　詔嘉之晉一等侯十四年夷復叛勦降二等侯
以總兵往甘肅候補十六年湖南鎮筸兵變迫脅鎮道借餉累萬起公爲總兵

定善後章程五則皆如所請十八年遷廣西提督調湖南二十一年海氛棘
詔宗室奕山爲靖逆將軍公與尚書隆文並爲參贊大臣由江浙至廣東以議
款罷兵公回湖南提督任逾年請告歸　詔在籍食俸二十六年壽年七十有
七遺疏聞　優詔褒恤賚白金五百兩治喪　賜祭葬如例謚勤勇公結髮從
戎經百戰戰必躬先士卒所向未嘗挫衂屢荷　恩賚所得玉器荷囊不可勝
紀少受楊忠武之知執從子禮甚謹威望與忠武埒天下稱二楊而公受侯封
且先於忠武八年論者謂二楊勳績高天下而尤以招撫甯陜新兵稱首何則
南山起隴西尾商鄖阻輿千餘里據川陝湖之腹而甯陜所治五郎形勢要害
又據南山秦嶺之腹新兵五千皆百戰之勇習流賊故智使招撫遲數日賊已
分突秦隴楚蜀殘頁民老師縻餉曷所紀極然非公威信服人奮不顧身入賊
穴亦莫能追數千出柙走險之虎兕使歸就閑勒也孫子曰全軍爲上破軍次
之公雖以此獲咎而功德所被無涯矣公兼賚文武負著述才所著有平平錄
等書凡十餘種

嚴樂園廉訪事略

宣宗皇帝即位之元年首擢漢中知府嚴公爲陜安兵備道四年春復以公宣
力於陝有年功在南山　特詔加按察使銜　手敕嘉獎如漢璽書勞問故事
尋擢陝西按察使將大其用而公遽以病卒　天子悼焉因秦人之悃　俞
其請俾秦祀名宦嚴時享祀弗絕贈布政使銜酬善庸表遺愛也公諱如熤字
炳文號樂園湖南溆浦人生時母夢大星墮懷中光四溢因小字滿星始讀書
目十行下年十三補縣學生乾隆五十四年以優行貢張學使姚成稱公爲經
世才足當大任時海內承平久武備弛公獨留心兵事會六十年正月黔苗作
亂擾乾州犯鎮筸辰沅震動　朝廷命雲貴總督福康安公督師進討湖南巡
撫姜公晟及湖廣總督畢公沅以師會於辰州姜公書訪人才於學使張公鳳
知公延問討所出公草平苗議十二則言勦撫防禦策甚備其要在急復乾州
由乾進永綏而與保靖松桃鎮筸聲勢相通而攻乾道瀘溪必先得大小章人
乃無阻大小章者故土司遺民數爲蕃界名曰犵狫最驍健與苗世仇苗之攻

浦市也假遺犵猺不許趁殺其寨犵猺率衆出保浦市官兵不能禁苗反執犵
猺以爲功犵猺忿甚苗因誘與俱叛官軍頻失利公乃募能爲犵猺語者得向
圖果等赴大小章開示利害挾其酋六人以出公推誠與同臥起咸感悅歃血
誓不反遂子弟十九人爲質許率其屬歸投乾州爲官兵內應約一舉破賊會
要貴主兵者欲專其功嚴檄楚軍無輕動計遂不行然明年卒賴其力以救兩
鎭兵於河溪通乾州東路旨後復平隴戰花園卒常爲軍鋒而大小章於大府
檄或不奉必得公手書始行云公在姜幕凡四載嘉慶五年始以孝廉方正科
赴　廷試時川湖陝教匪方熾　制詔詢平定三省善後事宜公對言軍興數
載師老財匱以數萬罷憊之衆與猾賊追逐數千里長林深谷中投賊之賊無
地安置則已降復亂流離之民生活無資則良亦從亂鄉勇戍卒多游手募充
處一旦兵撤餉停則反思延亂如此則亂何由弭臣愚以爲莫若仿古屯田之
法三省自遭蹂躪叛亡各產不下億萬畝舉流民降賊之無歸鄉勇戍卒之無
業者悉編入屯團練捍衛計可養勝兵數十萬餉省而兵增化盜爲民計無逾
此奏上　睿皇帝親擢第一傳　旨交日諸軍機處俾督撫所言公復條上屯
政方略十二事　召見以知縣發陝西下其疏於三省大帥督撫令采行明年
二月補洵陽縣縣宅萬山中袤延七八百里與湖北陝西邊界相錯官兵追賊
急往來折竄皆道洵公力主堅壁清野議相地險要爲寨堡選置團勇正副長
且耕且守且戰設卡於高岡瞭望賊至舉礮一耕者歛農具舉礮二人畜皆歸
寨堡舉礮三則團勇各據隘以守頃刻閉營備遠數百里賊至無可掠則去去
則出奇兵抄其尾視其夕頓處多方擾之疲其力使不得休息又念賊以劫掠
爲生所至飄忽而官軍行必待糧故追常不及乃擇堅寨值兵衝者貯糗糧備
供給由是擊柝聯絡賊勢大蹙其年四月遂督寨勇生擒賊帥陳朝觀五月殲
賊徐天德樊人傑六月復與官軍夾擊張天倫等七股賊於太平寨凡萬餘人
一戰平之經略額勒登保公參贊德楞泰公上其功得　旨加知州銜　賞戴
花翎尋擊襲楚北逸匪二千餘人於蜀河口斬賊目王祥擒方孝德誅之孝德
故戕白河令黃衰者也羣賊憚公威名相戒勿入境有　旨以同知直隸州用

八年秋補定遠廳是時賊勢益蹙分竄山谷間而西鄉縣界川境多深菁初設
廳以公守之公以廳爲全陝門戶乃建新城復於廳之西南各百餘里擇地曰
黎壩漁渡壩分築二石城爲犄角團練武備如治洵陽時賊至輒殲先後擒陳
心元及渠朱副將之馮世周等巡撫方公維甸奏加知府銜旋丁生母憂僉議
援金華例請留公婉辭大府重之聽扶柩歸十二年服闋　諭仍發陝西以同
知用交軍機處記名十四年補潼關廳同知　特旨授漢中府知府公以兵燹
後民困兵驕散勇逸匪羣不逞之徒心面未革教養之法宜先於是舉工賑修
渠堰完倉廩以足民食聯營伍治堡寨團保甲以固民衛慎獄訟培學校禁邪
說以正民俗疏節闊目與民休息南山遂大安以其閒開諭悍回縛獻亡命賊
七十二人於華渭散軍功王姓匪徒數百於甯羌擒圍頻教首陳恆義等於城
固皆推誠心置人腹治渠魁寬脅從令行禁止人心大服而十八年廂匪之擾
至勤大兵勦討論者謂始事時苟得公治之當可不煩一兵雖旋踵撲滅公亦
以饋餉無缺加道銜然非公意也公在南山既久凡障要隘村寨徑涂曲折無
不目營指畫而心繫之爲鄉邇谷老兵婦孺皆識其姓字關漢臺選勝備將
親轄授十三年如一日所成就士起家侍從牧令者數十人率有譽然勞於治
民拙於事上始大吏威度外待公嘗歲暮卜築寶陝新舊二城歸而南山晚收
大歉已逾請賑期遂元旦遽撫轅稽首願棄一官爲百姓請命巡撫董公教增
卒爲破例賑請得　俞旨及董公去而代之者爲朱勳公十年不得調益懇懇
飭吏治勤民事名滿三省間道光元年　特擢備兵陝安以臺臣條奏南巴二
山情形下川陝湖北督撫議時川督蔣公攸銛與董公治行遂會奏委公總勘
公周歷數千里相度形勝析官移治增營改汛條列井井奏入皆　報可邊防
遂密然公嘗言山內州縣距各省會遼遠鞭長莫及推綏奉制宜仿古梁州自爲
一道及明設鄖陽巡撫之例專設大員鎭撫而劃三省邊郡州縣以附益之庶
勢專權一可百世無患以更張重大未竟其議也二年巡撫盧公坤至特重公
隨拜加銜之　命公愈感奮思效盧公採其議奏增廳治於盩厔洋縣界增營
兵於商州及略陽復委公興修水利先是公在漢中因平壩田衍數灌溉稍廣

山河五門楊顯大小百餘塚皆加濬治至是欲廣其法於全秦秦徹視灃涇灞
滻渭泔川鄠白龍首諸渠疏置審浚規畫具備而社倉義學諸法亦以次
推行滿五年冬　詔擢貴州按察使未行仍留陝西按察使六年春入覲　召
見者三奏對悉稱　旨歸途感微疾抵任七日卒時三月二日也年六十有八
公起諸生由縣令累擢至臬司皆出　特簡中間小有沮　主知弗替　宣
宗每與廷臣言量吏才未嘗不首及公特以南山二十年鎮靜之功非公莫屬
不得已故遲留之俾敘惠於一方比任久地方綏輯規畫已無遺　天子慨
然思大其福於秦民驟用公而公不及待矣其卒也秦民巷哭如失慈父母願
比朱邑桐鄉請其柩入南山弗得則籲請祀名宦而湖南士紳亦具公事狀請
入鄉賢祠爲桑梓矜式皆得　旨報可公性豪邁去邊幅泊榮利曉益冲粹視
之田夫野老人也及其馳騁古今理亂貫串天文河渠兵法星卜以及輿地險
要形格勢禁若聚米畫沙燭照而龜灼所規畫常在數十百年外遇盤根錯節
無不迎刃以解其措施略見於所著書嘗佐兩廣總督那彥成公籌海寇有洋
防備覽佐姜公籌苗疆有苗防備覽佐辰沅道傅公鼐籌屯田有屯防書又有
三省邊防備覽漢中府志及樂園詩文集子正基由副榜貢生官至大理寺卿
次正坊官知州

劉天一方伯事略

嘉慶三年四川賊首王三槐俘至京　廷訊供言官偪民反　上曰四川一
省官皆不善耶對曰惟有劉青天一人劉青天者南充知縣劉清也　上立
加殊擢當是時劉青天之名聞天下公諱清字天一號朗渠貴州廣順人由拔
貢官蜀得民心嘉慶元年三槐以教匪倡亂時公由縣丞遷知縣數以鄉兵破
賊於南充廣元閬公撫民及士卒皆以兒子畜之人樂爲死賊自爲民時知公
名戰莫爲用故遣公諭逃四川總督宜綿會命公招撫三槐三槐隨公至總督
營納率所部出降然實號虓虎實無降意還營復叛二年公復至羅其清營其
清敬公部民甚德公公望之大哭其清亦哭郎去所服白袍請葬書白蓮教衣
白也留公宿其營宰牛酒犒納款其清復遣卒導公偏入徐冉王冷各賊營皆
開壘列隊迎送如禮惟孫士鳳戎服踞座公望之拱手亦即下座語多桀驁然
終不害公翼日公爲檄使鄉勇羅思舉持諭其清其清特其衆終無降意及三
年川督勒保攻王三槐於安樂坪數日不下策無所出乃復令公赴賊營招撫
時公已由南充令擢建昌道　賞孔雀翎矣三槐特前此出入大營無忌納
重賞始出勒公乃令前賺公至賊營之貢生劉星渠及都司某賀賊營三槐遂
詣軍門勒公俘獻大捷星渠乘亂衆中逃出都司某被戕自三槐被誅後他賊
首疑懼不敢出故功不時就而賊卒深信公前後招降川東賊二萬皆遣散歸
農然公不惟撫賊有恩其戰賊亦最力所練鄉勇尤敢死嘗破羅其清冉文儔
於方山坪破三槐於巴州江口轉戰川東數載與各賊大小百十戰斬馘萬計
見奏牘者僅十之二三公入營撫賊出營殺賊往返虎狼之穴如慈母訓稚孥
兒蓋史冊所希有也後行堅壁清野議　上命經略大臣一委公賊卒由是
破滅四年魁倫代勒保爲總督冉天元渡嘉陵江大猖獗公稟請防守潼河魁
反盡撤沿河兵勇入城自衛公以太和鎮灘淺請留黔兵協守魁不許賊果涉
淺西渡反委罪於公劾奪其官　上素知公不之罪也以其廉介　命總理
達州軍餉達州牧劉佳琦誣報河運爲陸運冒餉巨萬勒反奏其與公齊名川
中號二劉擢佳琦知府公先後勒撫川陝勞烈甚著事平入　覲　賜御製詩
取民所呼青天者以爲句授四川按察使遷山西布政使勒保劾公民社有餘
方面不足遂左遷刑部員外郎改山東鹽運使時嘉慶十七年也逾年教匪李
文成踞滑縣朱成貴踞曹縣定陶巡撫同興不敢發兵公力爭三日始從之即
以公將兵時承平久兵皆畏安行四五十里足跡腫公乃自躡草屩先之日行
入九十里士卒皆感叩首請公騎者以死殺賊賊本爲合公身先士卒衛鋒所
向輒披靡以營兵五百敗賊於莘山復定陶又敗之於韓家廟殲賊二千賊退
保鹿寨集公自定陶攻其東縱火被柵賊突出多死誅賊首朱成貴王青山賊
在山東者皆盡而河南賊自滑縣奔定陶者亦殲於十一月賊平而練兵隊
某反率衆在後爲公策應云公之平鹿寨集也　上諭曰劉清年逾六旬且
係文職能身率士卒攻賊巢勇敢可嘉某實布政使銜尋授雲南布政使未幾

以二品服留山東運使任公性坦率厭苛禮既不合於大吏又不耐簿書錢穀自奏請改武職遂授登州鎮總兵二十一年調曹州鎮論者謂公以書生而將兵以循吏而殺賊以明經陟方面而改武職有國士風　本朝漢總督以武起家者趙公良棟岳公鍾琪梁公鼐楊公遇春數人耳公以布政使改官總兵遇尤奇道光二年以疾乞休在籍食全俸七年卒　上深惜之　賜祭葬如禮官其孫熾昌爲兵部主事

傅重庵廉訪事略

傅公諱鼐字重庵浙江山陰人由吏員入貲爲府經歷發雲南以軍功擢甯洱知縣乾隆六十年黔楚苗變大學士雲貴總督福康安公檄調湖南軍營以計擒首逆吳半生功　賞花翎以同知直隸州用尋丁母憂經福公奏請留辦善後事宜　詔曰可嘉慶元年補鳳凰廳同知廳治鎮筸當苗衝戶口竄亡會大軍移征湖北教匪月給降苗鹽糧銀鉅萬之而氛愈惡藉口前川督和琳有苗地歸苗之約遂蔓延三廳地境司事者議盡應其求公知愈撫且愈驕而兵罷難再動也乃日招流亡附郭棲之團其丁壯而碉其要害積十餘碉則堡之年餘犄角漸密苗妨出沒遂死力攻阻公率練勇東西援救戰且修其修之之法曰近其防閑遏其聲勢邊牆以限疆界哨臺以守望礮臺以禦敵堡以聚家室碉卡以守以戰以遏出以截歸築或以石或以土或外石中土留孔以鎗掘濠以拒又日申誡其民曰勉爲之是有三利矢不入火不焚盜不竊有三便族聚故心固扼要故數數犄角故勢強民競以勸百堵皆作二年秋苗大出焚掠下五峒大吏將以開邊隙罪公會四年鎮筸黑苗吳陳受糾衆數千犯邊於是有苗畺何嘗底定之　旨責巡撫姜晟嚴捕首逆公立禽之　賞加知府銜俾是年碉堡成明年邊牆百餘里亦竣每哨臺舉銃角則知有警婦女牲畜立歸堡環數十里戒嚴於是守固矣可以戰時鎮筸左右營黑苗最患邊適歲金塘苗因乏食出掠瀘溪卽夜三路擣其巢仍伏兵要路痛殲之苗始奪氣六年而貴州變起盡湖南環苗東南北三面七百餘里其西面二百餘里接貴州尚未設備故石峴苗復思狡逞煽動十四寨糾合楚苗叛公以鄉勇千五百馳赴銅仁而黔撫伊桑阿至叱其越境要功遂以招撫戡定奏回貴陽時首逆鎗械皆未繳各寨方沸然邊民赴愬雲貴總督琅玕環公至急檄公會勦三日盡破諸寨其破崖屯濤也前兩路賊皆壘石守公使黔兵攻其前而自領鄉勇夜探山後徑猱升而上黎旦遂連破五巢其破上下潮也萬山一峽苗以死守乃夜分兵左右圍之而親督勇黎明攻峽及晡礮破之分兵火其寨前後殲苗二千有奇倣湖南法建碉堡守之而伊桑阿冒功誤邊罪爲黔撫初公彭齡劾奏伏法是年十一月湖廣總督吳公熊光奏加公道銜俾得統轄廳營總理邊務　優詔俞行並　命以苗疆道員用七年丁父憂巡撫高杞奏留原任許之始公建議還永綏城於花園副將營於茶洞而貴州方藉永綏犄援重其移公力言諸大府至是　詔琅公查奏公再赴銅仁面陳永綏孤懸苗巢形釜底有二難三可慮幷請移湖南守備於貴州邊境螺螄堡助彈壓琅公乃奏移駐是七年九月遂移之既而羣苗率衆來爭公以鄉勇數百深入忽遇近苗大集環之數重公以奇計突圍出苗不敢逼尋議繳鎗械以摧其牙距其抗命者遂有永綏生苗鳳凰黑苗之勦矣初永綏以廳城掣肘未能深入其巢首逆石宗四等抗繳鎗械幷阻丈田土復糾黨數千來犯而是時廳已移出且分駐形勢地又得貴州螺螄堡可駐兵遂親率兵勇三千敗之夯都河連燔六寨追至陽孟岡夜五鼓萬苗突至跳起揮兵禦之時雨霰雜下我軍人自爲戰鏖鬬至山後殪賊二千有奇生擒石宗四得　旨優敘是役也賊起事卽戕良苗故公得驅策苗兵深入轉戰月餘破寨十六獲鎗械數千餘寨皆乞降永綏苗一舉平其黔苗未繳械者威震疊無敢抗時嘉慶十一年也公治苗專用沈希儀鵰勦法大小百戰殲苗萬計追出良民五千口良苗千餘口而所用不過鄉兵數千則訓練之力也大抵苗疆用兵異他處穹山峭壁苗人蹻越如平地一長也地不可容大衆其進無部伍行列遇則烏獸散密箐中伏賊忽起從暗擊明難猝防二長也銃銳且長隨山起伏多命中惟腰繩藥無重衣裝三長也公因苗地用苗技先囊沙輕走以習步兼習藤牌閃躍法狹路則短兵制之每戰還必嚴汰數年始得精兵千號飛隊優養勤練而嚴節制之行山澗風雨而行列不亂遺貲道上

無反顧者共甘苦若妻孥哭陣亡若子弟報公憤若私仇是以能致死如一先是嘉慶元年平苗善後案內奏明將查出逆苗叛產分給無業窮苗佃種其時並未查晰多被強苗侵霸及公勘辦石宗四查出侵占田地千餘畝其餘侵占尤多公逐一清釐照叛產歸公例另佃良苗耕種於是寨苗聞風震讋各願返所侵占地計永綏境內繳出萬餘畝乾州鳳凰保靖等處亦紛紛呈繳公請收作屯田分佃良苗納歲租充餉又請於撤防後挑留苗兵駐守即以屯糧贍之巡撫阿林保公疏聞得 旨俞允積久制益密田益闢則又墾沿邊隙地二萬畝曰官墾田贖苗質民田萬餘畝曰官贖田以屬屯官授屯長給老幼丁籌補助備犒賞暨歲修城堡神祠學校育嬰堂養濟院諸費百務並舉而苗占田三萬五千餘畝亦以兵勒出其苗弁復自獻七千餘畝爲經費以苗養苗即以苗制苗於五年陳屯政三十四事十年陳經久八事十二年復陳未盡七事大要使兵農爲一以相衛使民苗爲二以相安故約官與兵民曰毋擅入苗寨毋擅役苗夫約苗曰毋巫鬼椎牛聚飲以靡財毋挾鎗矛尋睚眦釀衅又以詩書禮讓化其狉獉之氣請將乾鳳永保四廳縣編立邊字號廣鄉試中額一名苗生編立田字號外加中額一名苗裔感奮有 旨擢辰沅永靖兵備道十三年春入覲 詔曰傅鼐任苗疆十餘年鎮撫安良興利除弊建碉堡千有餘所屯田十二萬餘畝收卹難民十餘萬戶練屯兵八千人收繳苗寨兵器四萬餘件又多方化導設書院六義學百近日苗民駸駸向學願求考試革面革心朕久聞其任勞任怨不顧身家悉心籌畫本日召見果安詳諳練明白誠實洵屬傑出之才堪爲嚴疆保障其即加按察使銜用風有位十四年擢湖南按察使以苗弁兵民籲留 命每秋一赴苗疆慰邊人思公之在苗疆也日不暇給設木匭於門訴者投牒其中夜出閱之黎明起視事剖決立盡兵民白事許直至榻前及爲按察使一如同知時下無壅情故事無不舉十五年兼署布政使十六年復入覲 天子將擢公巡撫以大福湖南民而六月卒官年五十四事聞優詔悼惜 贈巡撫銜照巡撫例賜卹蔭子端弼甫四齡 詔巡撫景安派員護送靈柩到籍後著將攸銛一體照料派大員 賜祭一次用示軫念藎臣優獎勵勞至意公權奇有才武躬親行陣出入矢石間所設施務爲經久計不撓旁議苗人聞其卒哭聲震郊野尋 敕祀湖南名宦苗疆並建專祠

潘文恭公事略

古今儒臣備五福者衆矣然率有闕而未全之處若夫名魁天下位極人臣直樞廷幾三十年 賞花翎紫韁黃馬褂生加太傅享遐齡兩蒙 賜壽 溫旨予告食全俸優游京邸者四年弱冠登第後乞假歸娶晚年重赴鹿鳴瓊林恩宴子若孫科第踵武當再宴瓊林之歲孫以一甲第三人 賜及第身後榮祀賢良祠極人爵之榮無纖弗備 本朝二百餘年來未有如吳縣潘文恭公者也公諱世恩字芝軒乾隆五十八年一甲一名進士授修撰嘉慶三年大考一等遷侍讀再遷庶子明年遷侍講學士轉侍讀學士晉少詹事詹事再晉內閣學士六年擢禮部左侍郎明年調兵部右侍郎兼署戶部左侍郎九年轉兵部左侍郎仍兼署戶部尋調戶部左右侍郎十三年署戶部刑部左右侍郎明年復署刑部右侍郎十五年兩署戶部侍郎十七年擢工部尚書明年調戶部仍署吏工二部尚書十九年復署吏部母憂歸二十一年以父年高乞終養會其子登鄉舉具疏謝 恩坐未親赴京師陳謝降侍郎道光四年丁父憂七年五月補吏部左侍郎晉左都御史署吏禮二部尚書九年復署禮部尚書十年遷工部尚書兼署左都御史明年轉禮部尚書又明年兩署工部尚書十三年超授體仁閣大學士管理戶兵二部事明年 命充軍機大臣又明年改東閣大學士管理戶工二部事十七年加太子太保明年改武英殿大學士二十八年加太傅此公歷官階級也嘉慶四年分校禮部試尋督雲南學政九年典試浙江尋督浙江學政十三年充順天副考官明年提督江西學政道光八年典武會試十二年典會試十六年再典會試十九年典順天鄉試二十年三典會試二十七年四典會試前後充朝考閱卷官者七殿試讀卷官者六考試試差閱卷大臣考十散館閱卷大臣者二大考閱卷大臣者一此公歷典文衡也署日講起居注官一充日講起居注官二充咸安宮總裁一武英殿總裁一國史總裁三四庫館文穎館總裁各一教習庶吉士五署翰林院掌院學士四充掌

院學士一經筵講官二文淵閣領閣事一稽察欽奉　上諭事件處一上書
房總師傅一　上謁　祖陵　命留京辦事者二　命查三庫者二此公
歷任差使也督學雲南時奉　仁宗手敕少年得晉崇階又係鼎甲前程遠
大勿貪小利勉之嘉慶九年正月　上御重華宮小宴恭和　御製詩　賞
如意荷囊諸珍物自是以爲常二月　駕幸翰林院　賜宴聯句恭和　御製
詩頒味餘書室全集及諸珍綺　賜之督學浙江時奉　手敕實心勉力整頓
士習汝係大員不應緘默兩浙吏治民風及洋匪情形可隨時密奏乞養時奉
手敕忠孝二字不可歧視知所先後則近道矣道光八年回疆平　命與凱
旋筵宴　賜紫禁城騎馬　賜第圓明園四次京察　諭稱其克勤克敬矢慎
矢公均下所司優敘十八年十二月七十生辰　賜御書熙載延禧額頌亮宣
猷襄密勿靖共介福錫康疆聯句並　賞戴孔雀翎入謝時　宣宗手賜玉
管花翎　詔此後御門辦事加恩免其入班拜免其帶領引見尋　命在紫禁
城乘輿進內時　賜內監二人扶掖二十六年　賞穿黃馬褂二十八年元旦
特旨晉太傅銜並　賞用紫繮及八十生辰復　賜御書壽字　賜額曰三
朝耆碩　賜聯曰望重三公資燮理祥闢八齡衍期頤及上珍文綺有加並
賜其孫祖蔭爲舉人二十九年五次因病乞假均　溫詔慰留明年三月具疏
乞休許致仕仍食全俸咸豐二年重與鹿鳴筵宴　詔賞其子太常博士潘曾
瑋爲員外郎三年重與恩榮宴　文宗手書瓊林人瑞額先期　頒賜並
賞其孫祖同爲舉人是歲祖蔭成進士授編修科名盛事海內榮之明年四月
公薨　上震悼　諭稱其立品端方學問醇正　賞陀羅經被派怡親王載
垣領侍衛十人往奠爵並入賢良祠其孫國子監學錄祖同　賞進士許一體
殿試編修祖蔭以侍讀候補監生祖保　賞舉人尋　賜祭葬　予諡文恭此
公歷承　恩遇也道光庚子御史駱公秉章條陳洋務下粵督林公則徐等議
覆林公奏籌章程五則　詔公等議奏尋疏言所議章程或變通舊例或循守
成規應如所請行之以實持之以恆庶吏情悅服而海防可以肅清總之招徠
之道得其情而後可以服其心制馭之方峻其防而後可以袪其弊未有內治

不嚴而能使外夷畏威奉法者也　上韙其言甲辰二月公奏請查墾甘肅
新疆等處地畝以裕邊儲疏言近據伊犂將軍奏報開墾荒地四十三萬畝有
奇安戶升科已著成效其甘肅各州縣及烏魯木齊所屬地方遼闊曠土必多
請　敕陝甘總督及烏魯木齊都統籌畫水利遴員勸墾升科以本地自然之
利供本處應用之需既可減調餉銀更可節省採買並以額徵所餘津貼八旗
支款實爲經久有益之舉如所請行庚戌三月　文宗登極求賢公應　詔
首舉前任雲貴總督林公則徐歷任封疆有體有用所居民樂所去民思請
徵召來京備用並舉前任臺灣道姚君瑩等皆一時人望此公建白之大端也
公自入樞廷後造膝所陳多不形諸章疏雖子弟不獲聞故可述者止此惟
上知之深倚之最切　宣宗嘗手諭云潘世恩精勤襄贊一德一心夙夜
在公勤勞備至朕實難以言喻烏虖是可以想見其大凡矣相傳封翁好施多
隱德嘗夜坐聞仙樂鏗鏘有旌幢羽葆自空下遂生公其時蔡學士之定亦夢
有神人送一童子東下麾從甚盛有告者曰此吳縣潘某也將來與君同年時
蔡已鄉薦後二十餘年竟與公同舉禮部云公壽八十有六著有思補堂集子
曾瑩辛丑進士由編修官吏部侍郎曾綬舉人官內閣侍讀曾瑋刑部員外郎
孫祖蔭現官禮部侍郎

國朝先正事略卷二十三

平江李元度次青纂

名臣

趙文恪公事略

公諱慎畛字遵路號笛樓湖南武陵人乾隆己酉拔貢學使錢南園先生器之曰人英也嘉慶元年成進士選庶吉士授編修庚申辛酉兩校順天試改御史奏川楚善後事宜　上偉之十年分校會試巡通州漕草陋規奏釐剔起擢事發諸積弊轉給事中十二年充江南副考官母憂歸服除補原官湖南學政某以矜慎失士心欲附公自固列公諸子優等公仍奏劾之遂遣戍十七年授惠潮嘉道宣教化清獄訟優禮諸生海陽普甯民械鬭擄掠聚衆久官不能治公馳往捕誅之沿海民多寮居藏匪銷贓公悉編入保甲毀其棚寮水陸緝盜無數十九年遷廣西按察使慶遠莠民藍耀青假天地會結衆斂錢有廖五桂者苦其侵暴思結龍虎會敵之揭帖中有平治大元帥及令地方助餉語以恐嚇村民事發布政使請往捕大其事公不可自往按治誅耀青及五桂脅從皆杖釋之自首免罪民大安復爲條約諭民閒廣種植浚陂塘嚴守望堵巖峒捕律例中易犯者五十餘事刊示之廣東洋匪投誠後漸入廣西爲盜水路設巡船俾商民停泊有定所衛之以兵行守令以捕盜多寡定舉劾增州縣解送囚徒路費明年遷廣東布政使故事州縣解銀及領銀皆有規費公革之始至司庫貯銀四百萬逾年乃五百三十萬南海桑園圍石堤九千五百丈有奇里民屢修屢決公上言民力已困請以司庫沙坦花息及糧道庫息銀八萬發商取息爲歲修費東省屯田五千三百餘頃賦重累民公請減屯糧額數而酌加科則極瘠之沙坦六千餘頃以抵之督撫如議奏行又以粵俗奢靡刻行陳文恭從政訓俗二種遺規躬節儉以示勸連山縣城工銀以裁縣故未入奏銷公捐廉償之或曰子產之輿可勝濟乎公曰濟所可濟不能盡亦不能恝也二十三年擢廣西巡撫至則以農田水利爲急諭守令平疇修陂塘設龍骨車以挽水山田開蓄井設井衡架作式使民倣之粵西地接黔楚盜出沒其閒飭屬查保甲置望樓練民壯互相守望縣建卡房數十座府各以官會營巡緝柳州至省會千餘里增設水汛四十三所每卡設哨船有盜則卡船舉發各圍丁登望樓咸出堵擒終公任獲盜千七百餘人公以外盜十居七八乃稽察客民立客長籍之單身流蕩者爲游民查籍遞回山僻草寮盡毀礦廠窯榨傭丁皆立冊有保者留否則逐刊爲省例又動支司庫養廉空缺銀爲營汛工程之用西撫歲支養廉銀萬兩又梧潯二關例得動用羨餘公歎曰吾家衣食贏足身爲大臣復取盈焉將安用之當爲　聖主廣布仁澤耳乃創預備倉捐銀萬二千令桂林府買穀積貯以千金發典肆生息爲歲修費又曰書院久廢修復之復建培風書院課民閒童子柳州思恩慶遠三府縣向無書院公出銀二千倡捐與建於是象州羅城天河武緣雒容興業等縣皆應之道光二年入覲　成皇帝諭曰卿誠實不欺故　皇考簡用以貽朕其益勉之公頓首泣謝八月除閩浙總督公治軍嚴重申條約徧頒諸鎮營汛身自考校備弁無虛日參將某驕蹇浙江提督某玩洋務皆奏劾之手札司道諸鎮密令陳所屬文武優劣黜之以事信賞必罰故所用皆得人上游四府地僻山深漳泉江廣人多租山立廠爲業凡十餘萬人游民混跡其閒於是會匪搶匪丐匪羣聚爲害公令各鄉就地勢聯絡立鄉總盜至鳴鉦逐捕加增緝捕經費遣官弁搜山著名匪首皆就獲浙洋商艘報劫公既嚴責水師復與兩撫議立海口漁船出入章程水陸合捕所部晏然福州閩安鎮外有琅琦島居民二千戶多爲奸利濟匪公訪聞擒治移駐水師建礮臺望樓會垣門戶益重漳泉械鬭風未已刊故訓導謝金鑾治法論頒守令行之漳州守周鎬賢吏也以老乞去公手書勉留令署汀漳龍道尤以臺灣爲慮盡選賢能以往未幾鳳山民楊良斌作亂巡道孔昭虔知府孔傳稚不一月平之噶瑪蘭民入山伐木歲供道廠軍工船料匠首苛斂無已山匠林泳春因而爲變公檄鎮將捕誅之仍博採輿論更定採料章程蘭人乃服臺灣十三營戍兵萬四千皆自內地五十三營更替例由廈門提督點驗分汛其歸也亦如之遠者相距三千里兵弁苦之公變通舊制令水陸二提督及福州城守分營點驗戍兵之困以蘇臺本產穀地福漳泉三府民食仰之商

運歲常百萬江浙天津亦至焉臺人不知蓋藏又生齒日繁歲稍歉米貴輒思爲亂公令稽出口米船月報實數酌年豐歉定限制俾民間常留有餘三年夏浙江水災公奏請賑卹復捐俸倡勸紳商得穀六千米一萬七百銀七十萬五千展賑限全活無算凡就食流民令所至州縣詢男婦名數給濟單撫卹是秋浙中米踊貴閩撫欲運倉穀往濟公以臺灣歲豐乃奏弛海禁招商販臺米濟浙浙足而閩倉如故閩鹽不銷官商積困公奏減南靖長泰二縣額引撥入臺灣府屬并停徵商欠官民便之四年奏請以明儒黃忠端公道周從祀文廟東廡位列羅文莊公之次故訓導侯官謝金鑾教授德化鄭兼才有學行敦崇名節公敬異之令舉祀鄉賢五年調雲貴總督貴州彌望皆童山近歲大吏勸民種橡樹放蠶收繭織紬甚有利而守令或以爲迂公察所屬多未行手教勸之且捐給工本抵滇南奮意以撫靖邊夷整飭銅鹽爲務既陳銅鹽積弊又以防邊之策無逾屯田日與滇撫考地圖訪形勢經營屯政及安撫土司建設碉堡練丁防守諸制以積勞成疾五月一日薨於位年六十五有　詔優卹　贈太子太保諡文恪　賜祭葬如例公少孤從舅氏王春墊遊教以勵行克己後谷博覽儒先格言凡有益身心可致用者皆潛心體驗聞儕輩中嘉言善行則惕然不自已通籍後致力猶勤爲日記至易簀乃已灼知州縣之困體卹甚至而不可干以私見屬吏自道府以下懇切訓誡如師弟是非賢否喜怒不藏曰吾於人無私愛憎何必使妄相揣測耶有所詰責其人能以理自申必賞異之卒從所請遇事關民生疾苦國家憂樂者思之輒竟夕不寐必得當乃已督滇黔時病已亟猶疏劾貪墨吏數十人閩日屬續代者發急遞追回滇人皆痛惜之公嘗顏其室曰省諐年位逾進功益密好善嫉惡乃益真且嚴昆明錢公所謂人英者公眞無愧也已著奏議八卷從政錄八卷載筆錄四卷榆巢雜識二卷省諐室續筆一卷讀書日記四卷惜日筆二十卷詩文集六卷

湯文端公事略

公諱金釗字敦甫一字勖茲姓湯氏先世自浙江諸暨遷蕭山公生而端靖寡言笑四歲患痘幾不良於行家世服賈公獨奮於學乾隆五十九年舉省試第一嘉慶四年進士選庶吉士授編修朝貴爭羅致之謝不往而時時徒步從大興朱文正公遊請業督過如古聖賢相爲師友十三年入直上書房母憂服闋還侍講視學湖南累遷祭酒詹事內閣學士二十一年仍直上書房典試江南遂督江蘇學政　仁宗手敕曰江蘇士子不患無才但須植德其勉力訓誨務得真才以佐國政公敬謹宣諭令多士咸喻　聖意尋還禮部右侍郎江陰有會匪煽惑鄉民以修善懺福爲說公著福善辨曉之錄載奏聞　諭嘉其闓明透澈任滿　命仍在上書房行走二十五年七月　仁宗升遐　召公赴熱河襄理喪儀轉吏部左侍郎充經筵講官初　宣宗在潛邸尤敬禮公公之典試江南也　宣宗及諸　皇子皆賦詩贈行公內剛外訥師道自處意所不可輒變色不實對雖大廷亦如此以是見憚然亦浸嚮用公時尚書英和公以州縣陋規日盛奏請分別查明以定限制公奏言陋規皆出於民州縣猶未敢公然苛索恐上知之而治以罪也今若明定章程即爲例所應得勢必明目張膽求多於額例之外雖有　嚴旨不能禁矣況名目碎雜所在不同逐一檢察轉滋紛擾殆非區區立法所能限制也時總督孫公玉庭蔣公攸銛尚書汪公廷珍俱先後奏阻公疏入　上手諭曰朝有諍臣連章入告使朕胸中黑白分明無傷於政體朕不勝欣悅之至下所司議敘道光元年兼戶部侍郎時孫公玉庭以南漕浮收不能盡去議請八折收漕公又爭之曰康熙中奉有永不加賦之　明詔此　大清億萬年培養國脈之至計也前有議加徵耗米及公費銀者均經戶部以事近加賦議駁今准其略爲浮收則不肖者益無顧忌而浮收且十倍於往日雖告以收逾八折即予嚴參而前此逾額者何嘗不干嚴譴卒不聞爲之減少獨於新定之額恪遵而不敢踰無是理也在督撫奏定之後不慮控告浮收在州縣縱有發覺又將巧脫其罪是限制仍同虛設徒爲　盛朝開加賦之端臣竊惜之疏入事遂寢明年調戶部右侍郎憂歸起復署禮工二部侍郎兼倉場侍郎仍　命在上書房行走授　皇長子讀遷官戶部左侍郎遷左都御史是時　宣宗在位久熟於情僞自京師以及十九布政使司民風吏治之醇雜莫不周知凡細民含冤負屈叩閽而赴訴者

上必立擢重臣馳傳周歷籌治以申儆飭而公以公廉強直屢蒙委任自七
年九月奉使山西明年使宣化十月使四川明年四月還至樊城復奉　命循
漢江而東治獄於武昌六月抵京師十月奉使閩中又明年二月使竣還家上
冢前後三四年週迴萬里韜蕩所居處衰約己務達下情而宣　上德
意公勤勞每奉使還遷賚有加其使山西也擢禮部尚書使宣化還　賞紫禁
城騎馬自川楚歸充上書房總師傅使閩還拜吏部尚書兼戶部尚書充經筵
講官而公亦以南北馳征久虛輔導屬　皇長子遘疾　聖心憂軫咎公者
以譏試不旋踵眷公如初而公信道篤自守堅雖犢謹諱而當　天心常悟
因乃肆機牙以激　上怒於是有降補侍郎之　命重輕　天子神聖乘
後猶必從容奏對以畢申其說而　上亦不以芥蔕信乎古明良一德有出
於尋常萬萬者而人亦罕得而知也公既降補之二年復自左都御史拜工部
尚書轉吏部尚書十四年復兼工部先是御史許球劾陝撫楊名颺諸溺職狀
詔公往鞫審擬有差矣而言事諸臣必欲傳治重罪至謂公有所徇縱或搆
蜚語以謂名颺嘗致厚賂於粵撫梁章鉅因以得款曲於公將與大獄擿公於
是公方由陝入川清查西川各屬軍需出入及長吏貪擅不法事有　旨令回
奏公歎曰吾豈可避嫌而執法哉於是條上諸言可信與不可信者折衷平允
累萬言疏入　上手敕報曰事若秉公問心無愧何恤人言尋　命公暫以
尚書權陝西巡撫事公之治川陝獄也署按察使李廷錫涪州牧楊上容江津
令郭彬圖皆公門下士並罣吏議公當官而行無所避就人稱其平十七年春
考績得　旨湯金釗品學醇正奉使公明著交部議敘蓋　上益洞鑒公之
志行矣是年冬奉使勘獄張家口改歲勘獄太原五月命以戶部尚書協辦大
學士尋調吏部尚書會安徽鳳陽府試生童閧於官府事聞　命公偕侍郎吳
公文鎔往鞫既而按事皖南及浙江還至江甯淮安稽察河漕諸利弊御史蔡
家玕以河工賠項處分過寬劾公徇私錯謬公於途次遵　旨回奏家玕復疏
訐　諭兩責之各鐫二秩留任尋偕宗令禧親王敬敏等奏議鴉片烟吸食與
販及官吏失察胥役賄縱商船窩藏關津偷漏棍徒冒充官人訛民栽贓誣陷

各罪名三十九條得　旨允行當是時中外乂安　朝廷無事明年夷氛首發
於廣東不得逞則東駕定海南踞廈門北至於天津沿海騷動　天子以為
海島遠夷蛟螭蠻蛤之性不足與計是非且以中國方制數萬里豈屑與區區
醜虜爭一旦之命於不測之淵既而事連不可解在事諸臣無能折衝禦侮以
紓宵旰憂而政府獨右之遂歸咎於首任其事之督臣以韓圜而救敗一日
上坐便殿從容問公以廣東事可付託者何人公以林文忠對　上咈之
公爭益力坐是失　上旨而公亦不安於位矣始公嘗派部郎陳起詩會差
起詩以見有差使呈請改派至是起詩聞復保送乃赴部訐控廷議坐起詩規
避降職公亦坐錯謬鐫四級調用二十二年授光祿卿公以衰老乞骸骨並自
陳家無室宇乞留京得　俞旨　賞二品頂戴二十九年　孝和睿皇后升
遐　上居苫次公具疏叩　安　賞頭品頂戴公敭歷　三朝周歷五部侍
郎再長風憲歷吏戶禮工四部尚書典江南鄉試者三順天鄉試者一提督學
政者再總裁會試者再總裁武會試者一知貢舉者一署掌院學士者三教習
庶吉士者三　命留京辦事者四奉　命釋奠　文廟者三其他朝考殿試與
較閱者不可勝數自官翰林時布被脫粟後嘗不使過之其學以治經為務主
敬為本自明季姚江之學盛行　本朝諸儒矯之遂成水火公不立門戶不爭
異同大約本明道敬義夾持而兼有取於良知即慎獨之說以刻意勵行為宗
督學時重刻彭南畇先生儒門法語以訓士性尤篤孝蒸蒸為孺子慕當辛巳
假歸時公年已五十贈公猶命與牀臥起曰吾以為十歲兒也其當官廉而不
峻察而不徼務在安靜持大體嘗按試海州大風發屋瓦多士恟懼公移坐號
舍閱卷色自若其長議垣也有控邪教者株連甚衆公察其妄即擿狀歸而以
狀燬於火告同官事竟熄其鎮定皆類此公去位凡十有五載雖閉戶卻埽每
遇　朝廷立一法用一人喜戚見於辭色　宣宗季年　恩眷彌篤對廷臣
垂問再四公子寬出守鳳翔陳謝曰　召問公病體增減起居服食甚悉
文宗御極之四年重赴鹿鳴筵詔加太子太保銜並頒給　御書扁額　兩朝
篤禮之盛罕有倫比自七十五歲後每日晨起鈔經二百字十三經皆偏日讀

通鑑周易終其身寢疾之四日值太夫人忌辰猶肅衣冠強起行禮以咸豐六年四月十九日薨年八十有四遺疏入　上軫悼　諭稱公立品端方學問醇正卹日　遣大臣率侍衛往奠照尚書例議卹　賜祭葬如例　予諡文端著有寸心知室存稾子二長寬由蔭生官知府先公卒次修己亥舉人官通政司副使

姚文僖公事略

公諱文田字秋農浙江歸安人年十六入湖州府學乾隆五十四年舉於鄉五十九年獻賦天津　行在　召試第一授內閣中書嘉慶四年入直軍機處是科成進士殿試以一甲第一人　賜及第授修撰明年典試廣東鄉試又明年典福建鄉試尋提督廣東學政十二年典試山東十五年提督河南學政十八年奉　命入直南書房二十二年充會試副考官二十四年提督江蘇學政道光五年充順天鄉試副考官公裕學識負人倫鑑屢典文衡皆得士任督學時革除陋例斥鄙體拔真才士習蒸蒸丕變由修撰四遷至內閣學士歷戶工兵三部侍郎擢禮部尚書以學行受　兩朝特達之知不由推輓洊陟正卿持己方嚴而涖官勤以慎百數十年來學者咸談考據往往尊漢儒詆宋儒其弊流爲瑣碎穿鑿公獨持議謂三代以上其道皆本堯舜得孔孟氏而明三代以下其道皆本孔孟得程朱氏而傳自五季以後人道不至陵夷者宋諸儒之力也至其所著之書名物象數豈遂無一誤然文字小差漢唐先儒亦多有之未足爲詬病嘗作宋儒論以詔學者烏虖是可以見公所學之正矣然公於漢學未嘗不究心也生平博綜羣籍未嘗一日去書不觀所著易原春秋月日表說文聲系說文考異諸書皆入許鄭之室同時言漢學者未能或之先焉尤留意天文占驗決嘉慶十八年林清之變未起彗橫入紫微垣道光初彗見南斗下主外夷兵事公皆先事言之人服其精識涖部務通達治體不爲激亢之行議論尤平易近人所爲奏議多切中時弊其言曰督撫藩臬迎新送舊如衙門之整理館舍之儲偫無論其爲本管官即例以主客情誼亦不能盡廢屬任後所屬吏紛紛晉謁事又必不可已在大吏自以爲秋毫不擾而不知耗費固已多矣且大吏抵任之始諸務未能周知迨莅事稍久然後人才之賢否以明風俗之醇澆以辨方將稍有設施而瓜代者已至更有更事未深之人纔一莅事動議更張採人言爲舉劾以此博振作之名不知地方情形屬吏賢否均未諳悉見爲利而弊已隨其後見爲是而不自知其非故不如久於其任次第圖之之爲得也又曰自古圖治之要惟以任人爲本近日科條過於煩密如某州縣得一循吏忽有四參被議之案不能不罷斥又如地號難治非得人不能勝任然才優者或有處分合例者才僅下中亦不能不俾之受事是爲吏議所格而吏治皆不得人宜稍爲變計者也又曰自數年來開上控之端於是刁民好逞其奸彼見獄詞可以聳聽則多牽引其所不快者以陷害之胥吏惟利是圖則又多方株連以困扼之衣食粗足之家一經官訟連染雖立見昭雪而資產已蕩然矣彼所控訐不過一人而牽涉常至十數受丁胥之魚肉往往道斃而瘐死雖處原告之人以極刑於被誣者何補推　國家慎刑之意亦曰恐有冤抑耳然一案未結而事外之被累者相踵是一冤未雪而含冤者且數十人也又疏陳漕務情形曰乾隆三十年以前無所謂浮收之事是時無物不賤官民皆裕其後生齒愈繁用度日絀於是諸弊漸生然在州縣亦有不能不爾者所得廉俸公項斷不敷用自開倉至兌運其修理倉廒葦席木板及幕友家人書役修飯工食費已不貲加以運丁需索津貼日甚一日至其署中大小公事動須出錢料理又如辦一擬徒之犯自初詳至結案約費百數十金案愈巨則費愈多復有遞解人犯運送餉鞘等事所在需費爲州縣吏者以爲他弊一破其橫皆且愈望不若浮收尙爲上下皆知其藉此以肥身家者不能保其必無要之不得已而爲此者蓋亦不少臣見近日言事者動稱不肖州縣竊思州縣亦人耳何至一行作吏便行同苟賤此又州縣不能上達之實情也諸疏多蒙　嘉納海內爭傳誦焉公薨於七年十月年七十遺疏上　宣宗軫悼　優䘏　賜卹賜祭葬諡文僖著有邃雅堂文集

盧敏肅公事略

公諱坤字靜之號厚山直隸涿州人嘉慶己未進士選庶吉士改兵部主事累

遷郎中隨圍木蘭校步射　賞戴花翎擢湖南糧儲道調廣東山東兵備道皆
在　仁宗朝　成皇帝御極由湖北按察使遷甘肅布政使擢授廣西巡
撫調陝西巡撫時教匪戡定後議者謂南山老林易藪奸不宜墾公謂此地漢
唐皆開闢金元始荒廢歷舉漢書蜀志唐書宋史證之且舉漢李翕郙閣頌爲
据遂加墾治至今賴焉在陝丁大母憂小祥後會回疆有軍務　特旨以行衣
陛見馳驛往甘肅會總督辦理轉餉事宜時逆回張格爾據四城精銳屯喀什
噶爾滿漢官兵三萬七千有奇會於阿克蘇轉烏魯木齊糧臺之公上議曰烏
魯木齊距阿克蘇三十二站官兵以五萬餘人計日需糧五百石有奇每站須
置駝五百有奇共需駝萬有六千關內外臺站又需駝一萬有奇烏魯木齊歷
駝七千尚缺二萬餘請刻期購撥出關其內地之銀餉軍火器械即以此駝運
又請以伊犁糧由冰嶺運阿克蘇又議兵馬過沙漠加給草豆添設民夫酌給
羊茶諸事凡十一條皆報可大兵自進勦至凱旋共用帑銀千一百餘萬轉輸
不竭無虛糜公之功也服闋補山東巡撫以回疆平加太子少保　賞頭品頂
戴調山西廣東江蘇巡撫遷湖廣總督道光十二年湖南逆猺趙金龍作亂公
親往督師密陳湖北提督羅公思舉能辦賊時湖南提督海陵阿已在甯遠之
下墎被猺誘戕副將游擊等皆戰殁新田縣知縣王鼎銘死之桂陽常甯諸土
猺應賊起衆號數萬官兵未設糧臺而所調常德水師荊州滿騎皆不習山戰
公至始奏罷之而改調鎮筸苗疆兵又以衡州水陸咽喉而常甯屏蔽衡郡當
賊衝祁陽又入衡永捷徑且糧餉後路皆派兵勇防禦餘令堅壁清野檄將弁
分路防堵迨湖南湖北兵大集貴州提督余步雲雲南副將曾勝皆率兵來助
勦距賊巢十餘里會大雷雨我兵乘勢進勦賊悉衆抗拒於洋泉街其地爲入
山水口有溪通舟楫市長數里民去賊守公以賊偪歸一路且失其翻山長技
密檄各路兵進偪合圍於是羅公思舉等晝夜督將弁立晃撞中仰擲火彈火
彎延燒民舍數十戶斃賊數千賊黨趙文鳳乞降佯許之攻益急生擒其子女
及頭目數百人金龍易服乘閒遁爲我兵所殺獲其尸及劍印木偶餘賊先後
就殲　上嘉奬　賞戴雙眼花翎世襲一等輕車都尉在事文武晉秩有差

方捷書之未上也　上命戶部尚書禧恩盛京將軍瑚松額來視師未至軍
先三日奏捷會廣東逆猺趙仔青糾衆數千入楚界擊官爲趙金龍復仇公即
與　欽使率提督余步雲總兵曾勝移師勦辦敗賊於濠江又敗之於銀江擒
仔青至衡州磔於市時廣西逆猺盤均華亦起事官兵殲之芳林渡均華爲楚
界防兵所執寘之法而廣東連山黃瓜寨排猺復煽亂官兵初失利　欽使奉
命率曾勝往勦平之　上遣治粵督李鴻賓而調公總督兩廣　命辦善
後事宜時猺匪新定公編查戶口設猺長猺目漢民村寨設練總改殺猺同知
爲邊要缺教職佐雜改邊俸皆報可未幾越南奸民陳加海與內地游民邁生
丁等在夷洋狗頭山嘯聚偷入內洋公遣官兵擊沉其八船餘寇悉平西洋暎
咭唎來粵貿易夷目嘩嘮嗶違法度公照例封艙停其市易嘩嘮嗶遣護貨兵
船自外洋闖入虎口我兵礮擊之輒以礮拒敵至黃浦泊　嚴旨督辦公檄鎮
將用大船載石橫沈水底復用大木筏塞水面多設警備斷其入省之路其後
路在老洲岡復遣將弁用大石船遏其歸復備草船火攻具脅之沿海部署皆
精整禁商民無許接濟夷船於是嘩嘮嗶諸夷窮蹙求給牌出口詞甚恭澳門
夷商伽啡哈等助之請命公固持之良久乃令出虎門奏入　宣宗手敕曰
玩則懲之服則舍之俱合機宜不失國體也公之經濟表見者如此公器識凝
重蚤歲留心經世學自官職方擢監司任封圻所涖皆有名績治案牘析及纖
微而宅心忠厚曲盡人情不流爲深刻至典軍御將剗除凶孽皆有實效其餘
察吏安甿弭盜救災備荒辟地設險諸善政不可殫述而其尤關國體者則在
堅持定力讋服外夷驅逐躉船風落其牙距固宜上契　宸衷繫國安危輕重而
令中外想望風采也十五年八月以疾薨於位年六十有四　帝深軫惜
詔贈太子太師兵部尚書　予諡敏肅　諭賜祭葬如例長子端襲世職

朱莊恪公事略

公諱桂楨字幹臣號檏庵江蘇上元人性忠介剛實毅然以古人自勵於外物
無所動爲童子時歲洊饑公白大父請毀產贍鄉里大父喜甚從其請知其志
趣遠大益以古人期之乾隆五十二年舉順天鄉試即度置舉子業究心古臣

言行及宋明儒言性理諸書曰吾他日待用而始求之恐已遲矣嘉慶四年成進士由吏部主事累遷員外郎郎中擢御史出爲鎭遠府知府其治郡專力民事力反常吏宿習同儕見之格格若不可親然無不心折者郡屢饑民將流莩恩惟盡出庫藏速賑爲有濟時公父芝園公迎養在署公叩頭白父願舍身拯民乞自今無更念己也甚戚父怡然詰其所謂竟許之乃集士民託代募甘肯事士民慨然不解所謂姑應之乃盡發帑項以濟饑全活亡算事竣攜印詣大府請罪就臬司獄士民惘然相誡曰吾儕曝太守膚以自活於心安乎會俟秋成釀金還庫款無角尖耗是歲災實非常得公倡賑郡境千里無一人僵仆者黃平州盜發告變公曰數人鼓衆非眞亂也動兵則衆駭而事成矣單騎入境呼父老縛爲首者出不戮一人而事定興義苗闕大府已勒兵公曰苗爲民欺忿闕耳願以身保萬衆使使開諭之果帖服其銳身爲民謀類此苗俗惑怪魅胥動以浮言公擇一二事嚴懲釋衆懼今其地所傳焚木妖致甘雨等事是也居數年民俗丕變勸本業泯鬭訟大府甚重之公強直自遂所至能無屈其氣

天子尤深鑒焉二十五年擢陝西潼商道道光二年擢浙江按察使遷甘肅布政使旋調山東三年巡撫山西丁外艱服闋還朝署禮部右侍郎七年授總督倉場侍郎九年授漕運總督漕運爲國家倉儲首務歷二百載吏丁窟穴其中爲奸利公曲計諸弊所由始自收徵兌運閘壩倉胥諸實皆潛察而嚴窒之故廉入而用裕轉運以時無觝滯時公有疾以剔蠹積弊廢寢食數日形骨立扶掖以走見者憂之而卒無恙人問所藥曰我不知疾惟見官事當了耳問官事何能必了曰我先治我亦不知爲治官事也十年調廣東巡撫旋兼署兩廣總督粵地接外洋俗獷悍玩禁令乃申法制整海舶抑外班擯斥夷館凡與利治弊皆不動聲色有所句攝卒官弁曰往某處某知其事至則談笑就緒故公在粵數年莠民革面而西洋諸國皆震讋奉約束惟謹惠潮民喜械鬭屢與重獄公痛繩之飭吏事自無寃濫始有馮某者逆猺趙金龍餽其家族而囚其父子未殺亂定在囚係中公一見曰此冤民也訊得實立釋之每秋審讞囚平反尤衆十三年夏以病屢請告得　俞旨且諭病痊可速來百姓送者空一城或繪像以祀公每任一官必有數事卓卓在人口皆古名臣所深計而必爲者所餘廉俸去時必留備荒歉自奉極儉觳爲窶人所不堪居家六年自號覺修日與鄉里學者考論行誼孝弟婣睦諸大端皆身先之而平日在官或民事不得終治者如浙江海田廣東械鬭之類時耿耿懸諸心口視世俗苟且之治釁然若蒙垢之被其體也　天子屢垂詢冀其疾愈士民望公復起如占歲焉十九年十一月薨於里第年七十有三遺疏聞　上褒閔照總督例賜卹賜祭葬　予諡莊恪　賞六歲子鎭舉人皆異數也公宅心游目不在三代下其爲治以教化爲主內不動以欲外不可屈以勢一意於　國計民瘼孤立不懼與人交專以道誼切劘如潘布衣諸其一也涖官明而能恕所舉劾無不服其公案屬奉法非徒以嚴見憚而已其令行禁止有莫知所以然者在粵東有拆毀暎夷馬頭事夷心懾服相戒不敢出一言尤爲人所稱仰云

鄧嶰筠制軍事略

公諱廷楨字嶰筠江蘇江甯人嘉慶六年進士選庶吉士授編修乙丑戊辰會試及戊辰順天鄉試皆爲同考官十五年出爲甯波知府母憂服闋補延安府調西安時南鄭韓城有死囚皆受誣公平反其獄又以全同州釐母子事陝民歌頌由是譽流京師道光元年超遷湖北按察使權布政使請免田入江而稅銀在民者十餘萬兩遷江西布政使權江西巡撫以前守西安失察屬吏事免歸旋　命以七品銜赴保定起爲通永道陝西布政使權陝西巡撫六年擢安徽巡撫自嘉慶時皖中多大獄信臣覆案官吏多得罪而獄歷久愈疑屬頹俗尤悍常以兵定變公至又值水災乃親乘舟賑恤尤精察吏所任皆得人悍民畏威餘亦不敢幻訟在安徽十年俗乃大和所舉任後多至大僚十五年遷兩廣總督時方議鴉片烟禁公議奏以謂法行於豪貴則小民易從令嚴於中土則夷貨自絀　上韙之未幾林文忠公以　欽差大臣至廣東暎夷遂輸烟入官具悔罪已而中變以兵船回泊尖沙嘴進至穿鼻公飭將士迎擊六接戰夷皆傷遁詭公任不得入虎門林公既改督兩廣自廣東外夷易犯者莫如閩故改公兩江及雲貴總督皆未行而卒調公督閩浙二十年四月夷船泊穿山

洋及梅嶺府門擊之皆走援定海至清風嶺得　旨卽回籍時吏方銳欲入
閩而閩之海防地道多兵力散公往來泉州廈門閱射行省征調應捷出奇吏
役膽且詢且撫無一夕得安枕坐前在兩廣兵吏捕煙不力奪職戍伊犁二十
三年　召回起爲甘肅布政使二十五年再擢陝西巡撫時番賊屢擾蒙古游
牧公先權陝甘總督卽邀擊於砥磧灘得所失馬牛羊以萬計八月抵陝時
已積勞久時時欲乞休以前後受　恩重未敢請也二十六年三月薨於位年
七十有二得　旨軫悼　賜祭葬如典公機神高朗外容異量而制行內嚴自
侍從歷封疆四十年屢起屢躓無幾微得失意見於顏狀　上亦諒其素而
終任之有及見公年少者皆曰如諸生時遇學人文士篤寵講論不倦於詩及
古音韻學所得尤深至世俗好尙一不以綴意尤精於吏治有神明稱其守西
安也有漢中營卒鄭魁坐置砒餹中殺人論死賣砒者賣餹者及鄭婦之爲左
驗者皆具獄成公疑之乃密呼賣餹者前曰汝賣餹日幾何枚曰二三百一人
約賣幾何曰三四枚然則汝日閱百餘人矣曰然百餘人形狀名姓日月汝皆
識之耶曰不能曰然則汝何以獨識鄭魁以某日買汝餹也其人愕然固問之
曰我不知也縣役來告曰官訊殺人者已服矣惟少一賣餹者爾盍爲之證訊
鄭婦言爲役所使如前言惟賣砒者爲眞蓋死者嘗與鄭魁有違言以瘋犬死
其骨青而魁買砒實以毒鼠也同州髮者以事出其繼子子無所歸訟至省公
佯怒曰此逆子也當杖死繫柱礎下故久治他事而潛令人以茶餠給其子子
奉母母怒不食奉其叔叔食之至日暮公度其母見子僳然繫庭中時時顧曰
影待斃也意且悔乃密呼其叔曰汝嫂癡人耳試以我意語之汝撫六歲兒至
娶婦婦死更娶勞苦甚矣顧信族人言有好兒子將爲汝嗣汝幼而撫者不能
子顧能子長兒乎彼利汝財而嗣汝顧能孝養汝乎汝死財與子皆族人有也
卽汝何利必欲出子者明日官爲汝杖決無難也叔叩頭出次日母子來泣謝
不復言出子事此雖一節可以見公之精敏矣及爲大吏尤嚴束僕從無妄索
嘗閱兵當塗或問令曰廚傳費幾何曰二十千聞者以爲難子爾恆由編修官
至巡撫爾頤雲南趙州知州

陶文毅公事略

道光十有九年六月二日太子少保兩江總督陶公薨於位　天子震悼
詔以公任事勇敢不避嫌怨謀猷首辟加贈太子太保入祀賢良祠　予諡文
毅並　敕建專祠於淮北之板浦場明年又　特允名宦祠之請不由部議於
是公之勳績益炳著於東南矣東南大計莫如鹽與漕二百年來官民交困大
都由文法委曲繁重致利不歸上不歸下而盡歸中飽閒有講求更革釐剔者
則中飽蠹蝕之人交起而持之異事者率卻步徐視莫敢肩其任道光五年漕
河大梗　詔江南大吏議海運維時上海沙船儈撓於南通倉胥吏撓於北屯船
丁役撓於中不曰風濤則曰寇盜不曰霉變則曰繁費　天子移公自皖撫
吳毅然以身任之首致百六十萬石由海達天津每石僅用銀四五錢視河運
省費一倍人始知海運利國利民爲東南拯敝第一策不得以風盜霉變之說
相譬矣道光十年公督兩江承鹺政蠱壞之後如淮南之窩價淮北之壩槓兩
淮之岸費皆浮糜數百萬仰食其閒者以億計當事洞悉其弊而不敢動公謂
非減價不能敵私非輕本不能減價非裁宂費不能輕本遂奏裁淮南窩價岸
費場費二百五十餘萬淮北則創改道不改捆之議歸販不歸商之制每歲暢
行倍額溢課數十萬盡償淮北之帶徵且齎淮南之懸引嘗欲推廣其法於淮
南雖以寢病不果而天下皆知票鹽減價敵私爲正本淸源上策不復爲綱法
所縛持矣然方公再議海運則南漕北倉撓之議裁鹺費則窩商蠹吏撓之議
截糧私則長蘆漕院撓之議改票鹽則淮揚天岸吏撓之羣議沸騰奏牘盈尺使
公任肩稍不力　上之倚任稍不堅必且不能善後然後知公之犯勢怨而
事未嘗不舉蓋由遭遇　聖明而海運與票鹽後之人所宜廣其緒而恢之
以蘇東南之困而爲　國家籌百世利也公諱澍字子霖號雲汀湖南安化人
嘉慶七年進士選庶吉士授編修十五年典四川鄉試著蜀輶日記於西南形
勢利病如指掌改御史疏劾部員戀棧忘親及吏部重鑑河工冒濫外省吏治
諸積弊又條陳三急五宜以靖匪徒屢稱　旨巡視中城決滯獄八百有奇遷
給事中巡視南漕釐革陋規會漕艘阻冰高郵稽於露筋祠一夕凍解奏䕶封

祀尋擢川東道有異政二十五年　宣宗即位川督蔣公攸銛　陛見奏公
治行爲四川第一可大用遂擢山西按察使入　覲時　欽交二案令赴任審
辦是爲公受　上知之始每遇京控繳多直交臬司不由巡撫前此未有也
道光元年擢安徽布政使安徽庫款虧空歷五次清查未得要領公悉心鉤考
分別應劾應償應豁於是三十年轇轕豁然一清因奏定章程十則嚴交代禁
流攤裁捐款俾有司得專力治民三年就遷巡撫太平甯國旌德三縣不通水
道漕米向由民折官辦公奏請由司庫領銀採辦立限徵還以杜借墊之弊是
歲水災瀕江三十餘州縣田廬盡沒公親勘賑遣官赴上游買米十萬石勸捐
數十萬金區畫周至民不流亡明年宿州懷遠大蝗公禱劉猛將軍廟有青蛙
爲鶴無數一日食蝗殆盡奏聞特頒　御書匾額公以水災既退水利宜興親
勘壽州之芍陂城西湖懷遠之郭塘陂荊山口鳳陽之花源湖鳳臺之燕岡湖
及濱江之圩埂堤壩次第籌濬又奏設豐備倉於各屬鄉村秋收後量力各捐
不經吏役不減糶不出易不借貸歲歉即全散之樂歲再捐以數歲救一歲之
荒略如社倉法而去其弊其後復於江蘇仿捐豐備倉穀各數萬石創修省志
表章忠節上及元明陽湖武進上元等縣以一次而題旌節孝三千餘人或五
百餘人創建總坊其盡心教養多類此五年夏移撫江蘇值河淮交病漕運中
阻公奏請以蘇松常鎭太倉之漕百六十萬石歸海運親赴上海籌商船定雇
值檄崇明狼山及山東登萊諸鎭會哨海口以壯聲威各艘由吳淞口出崇明
十滧轉成山入直沽口水程四千餘里旬月抵天津無一漂損者　上遣重
臣赴驗米色率瑩潔過河運數倍海商運漕而北載豆而南兩次得值復由部
發帑收買海船耗米十餘萬石漕項銀米自解津應用及調劑旗丁外尙節省
銀米各十餘萬事竣　優詔褒美　賞孔雀翎明年疏陳海運章程八條欲永
遵三吳之漕困以格於部議未竟也自道光三年後吳中連歲水災由太湖入
海之路不暢吳淞黃浦劉河即禹貢三江遺跡自黃浦奪溜而吳淞中幹日微
劉河則幾全淤是以水無所洩當事屢議修濬不果公疏言今日治水以吳淞
爲最要治吳淞以通海口爲最要請以海運節省漕項銀二十餘萬兩興工得

俞旨八年三月竣工海潮直過崑山而西水深二丈以外其攔潮大壩內外
剷刷淤泥立壟公復請借帑徵緩漕十餘萬石變價爲濬劉河之用部議未允
及還總督復與巡撫林公則徐合疏言劉河與吳淞分流東達太倉爲元時海
運出口之路其分支爲白茅受常州諸水由常熟昭文入海近皆淤塞關數州
縣田賦之命若開通海口則潮沙復壅倒灌莫若挑成清水長河工省而利永
其海口各建石壩置涵洞平時築閉以禦渾潮潦時放水歸海共估劉河工十
六萬有奇借帑撥徵白茅工十一萬兩官民捐辦十四年工竣適太湖蛟水驟
漲盡啓劉河白茅海口各壩不三日水消歲仍大熟父老皆歎忭以爲百餘年
來所未有也吳中運道莫要於徒陽運河而練湖爲其上游孟瀆則其旁支公
自巡漕時已條奏利害及撫江蘇益事講求於六年大濬時首將豬婆灘加浚
以除漕艘咽喉之梗至是復籌款二萬金先復黃金閘爲練湖關鍵并改建丹
陽之黃泥閘以蓄全湖之水而運河之上游治矣其常州孟瀆河旱則引江潮
以灌田潦則宣洩入江每遇運河冬月挑濬時尤爲商船出入要路自公加濬
孟瀆及德勝澡港二河而運河之下游亦治矣其受總督事也値私梟黃玉林
伏法前督臣大學士蔣公及鹽政運司皆被議　上命戶部尙書王公鼎侍
郎寶興公赴兩淮會籌改法爲課歸場竈之計公請除弊即所以興利因條上
章程十五則王尙書等遂請裁鹽政歸總督管理以一事權公於是殫心力以
釐積弊其大端著有成效者四一曰裁浮費以輕成本凡公費匣費岸費窩價
數百萬其利皆不歸於納課行鹽之商故成本日重公一切裁減復裁鹽政陋
規十六萬有奇繳還鹽政養廉銀五千兩本源澄而浮冒絕矣一曰慎出納以
重庫款鹽庫不分正雜虧那百出又有總商窩庫不行鹽而專領費甚至捐輸
皆出庫墊冒支從不報銷公奏分二庫以正項貯內庫備部撥雜項貯外庫革
總商以杜侵漁永禁印本減帖諸名目俾勿貽後患一曰禁糧私船私以清綱
銷糧艘回空向帶長蘆私鹽公力禁之漕督以調劑窮丁爲詞奏請許帶蘆私
仍先淮課御史亦以爲言公三疏駁之謂不但病鹺亦且滯漕堅持定議蘆私
遂絕至儀徵商船有借官行私之弊公一切禁杜又力主散輪隨到隨售而久

滯報淹之弊亦少一曰革五壩十槓以淸淮北北鹽十年無課偏地皆私商逋
岸懸蓋由運道迂而成本重公決計改票減稅裁費不數月商旅輻輳揚鹽一
空化私爲官皆從來所未有也初淮南以十年行六綱淮北以十年行三綱虧
帑本七百餘萬而以帑利貽患後來立豫納減納帖息諸名色以數十年後之
課豫虧之於數十年前至道光八年十年間則已無可那墊無可借貸公承極
弊之後洎事八載完正雜銀二千六百四十餘萬兩而在岸緩納之課尙不與
焉庫貯常實存三百餘萬又帶銷辛卯以前殘引百三十餘萬帶徵還未銷印
本積欠癡價銑引殘課三百數十萬以代償前人之欠公自任督撫以來若治
皖之荒政之淸釐庫虧治吳之三江水利他人得其一皆足名世而海運票鹽
尤百世之利後之籌國者必將取法焉公受　成皇帝特達之知每述職
召對十餘次造膝密陳言無不盡嘗面奏鹺務已有起色總督事繁請復設鹽
政　溫諭不許幷　垂詢里居山水　御書印心石屋四大字賜之兩次考績
皆優敘十二年捕獲梟匪奉　手敕云卿爲幹國良臣朕亦獲知人善任之名
矣十七年公壽六十　御賜福壽字幷　賜額曰綏疊錫祜他珍物十六種十
九年二月因病疏請開缺　手諭云卿體質本非不足緣費心太甚氣血不無
消耗惟望卿不日全愈來京面晤以副眷注委任之衷情卿其善體之薨年六
十有二公虬髯山立洪音瓌辨絕類湘潭陳恪勤公生平宗仰亦在是遇事奮
發義形於色而胸懷洞無城府待人表裏如一用人必盡所長凡所拔舉至方
面節鉞者皆有名於時生平嗜風雅留心文獻於地形水利尤究心嘗登塗山
以望淮登虞山以望海登雲臺山以覽淮海形勢所至賦詩紀事俯仰今古隱
然以一身爲江淮保障自公卒後東南乃稍稍多故矣公嘗建惜陰書舍於江
甯覆川書院於嘉定敦善書院於海州以惠學者巡城時建悅生堂以贍京師
窮民回籍時捐漁稅議禁罟罾以利貧江之行旅他徽行不可勝紀所著印心
石屋文集五十六卷奏議七十六卷陶桓公年譜四卷淵明集輯註十卷靖節
年譜考異二卷蜀輶日記四卷子桄　恩賞主事候選道

何文安公事略

京師冠蓋之藪高官大第棨戟相望獨道州尚書何公起家儒素濟陟崇峻
宸眷優異譽望隆碩不爲聲勢烜赫家庭潚靜動履平實門生屬吏及鄉黨
後進環集聽教誨翩翩如老儒諸子樸謹耆學一時魁儒傑才靡不詣際書冊
金石不脛而至閭內皆布衣而壺飧款客論文諏古無虛日天下士翕然歸之
蓋以文章道德繫中外望者數十年告終前夕有大星隕於庭嗚呼豈偶然哉
公諱凌漢字雲門一字仙槎幼奇慧年十六州府試皆第一補諸生孤露貧苦
益力於學夜不能具鐙燭恆然松枝自照讀經書必兼傳注夫人廖氏嘗褓兒
於背躬刈薪致傷左目失明州牧汪某爲加賑事以抗糧拘諸生數十人解永
州府太守王公宸郎拔公於郡試者見公名詫曰此眞讀書人他日必成國器
特省釋之後案至省久之獄雖解而諸生已瘐斃七人汪牧由刑幕起家能
書廣聲氣公恆歎酷吏之可畏而歎世盜名如汪者世尤多不察也嘉慶六年
充選拔貢生　廷試一等爲吏部司官有雜職官被議鐫級聲言乾隆某年有
恩詔加級或以無冊可稽駁之公曰冊雖毀　恩詔固在也冢宰韙之九年
舉順天鄉試明年成進士　殿試卷進呈名在第四　上以筆墨飛舞拔置
一甲第三授編修十二年充廣東副考官復　命日　上詳詢粵中吏治與
正考官花公杰據所聞以對次日奉　旨查辦明年分校順天試十九年遷司
業轉中允充　日講起居注官升洗馬轉侍講侍讀右庶子二十四年典福建
鄉試擢祭酒道光二年典山東鄉試留督學政轉侍讀學士每試日靜坐堂皇
校閱胥役悉閉置一室嘗奏云場中多一查弊之人即多一作弊之人又云臣
以爲防弊之道苟挈其要領無事煩苛　手敕褒許甚渥試院中忽產蓍六莖
數日高七八尺因顏曰瑞蓍書屋並爲之記刻試牘附以論文十三則推本於
明理養氣令求之天人性命之際設課程督諸生治經科試年覈冊中令自注
誦習何經以便考校故乙酉科拔貢生多治樸學者四年轉通政司副使六年
擢順天府尹時前尹朱公爲弼無被議事而左遷府丞公繼　特旨除授　召
對時有人品學問朕所深知之諭蓋在　帝簡中久矣甫莅任聞抱養育嬰
堂幼孩者須以數十金買籠票立革其弊立內號簿飭屬訊案每月按簿催結

無留獄八年元旦逆回張格爾就擒　上以公支應兵差妥速兩次　命優
敘順天所屬牧令擢至四路同知更無升途公以人材須鼓勵會大名府缺出
與直督會奏得　旨以西路同知辛文沚補授遂開此例京畿獄訟繁多自府
縣所自理外由刑部都察院提督府奏交咨送無虛日公盡心研究大要以罪
疑惟輕務歸仁厚惟於兇盜案件謂宜懲一警百讞治皆從嚴十年立春日循
例進春　上召問春牛顏色起於何時公奏月令稱出土牛並無顏色宋時
頒行土牛經支幹各色略與今同始於仁宗景祐閒其博洽強記多類此七月
命　皇長子往祭　孝穆皇后陵寢公以大雨時行橋道難恃請改派親
王大臣　上深然之卽改派署後有廢園及亭因蒔花竹爲退思之地顏曰
佳晴喜雨快雪之亭志無忘民事也八月授大理卿仍署府尹事十一年署兵
部右侍郎授左副都御史遷工部右侍郎兼管錢法堂事署禮部左侍郎典浙
江鄉試留督學政重經解訪僞行試事整肅士習日醇每試得經術士令教官
補舉優行以勵之胥吏冒用頂戴藉作護符嚴示禁革試院桃李門前學使儀
徵阮公所署也補植桃李數百株蔚然成林　特命公偕督臣程公祖洛鞫山
陰會稽紳幕書役句結舞弊一案獄成　帝嘉其明允十三年調吏部右侍
郎兼順天府尹　命卽來京供職時歲試未竣也吏部議捐賑鼓勵章程有候
補各員準捐儘先補用一條已具稾矣公適由　陵工歸司員陳起詩上說帖
於公謂如此則正途之缺轉爲捐班所有而正途亦非挾貲不得於官方吏治
所傷實多公曰君言是也議遂寢調戶部左侍郎兼右侍郎管錢法堂事再調
吏部右侍郎仍兼戶部右侍郎時湖廣總督訥爾經額公奏苗疆屯防變通章
程　命戶部議奏同官因係湖南事專屬公具稾乃援據舊章體察見在情形
準駁相半總歸於邊選廉能代謀生計同官折服十四年升左都御史兼府尹
如故　賜紫禁城騎馬晉工部尚書兼署左都御史奉　命查勘明陵充經筵
講官十五年充會試副總裁教習庶吉士十六年奏永杜回漕錮弊公飭查順
天各屬大小水路繪圖籌辑始奏定水次舖戶存貯麤米不得過十石之例壆
署吏部尚書十七年吏部因京察一等人員有先由御史改官者已議駁矣公

以不勝御史非不勝外任者比寄繩恐妨言路援筆改議遂奏　俞旨十九年
調戶部尚書仍署吏部尚書充順天鄉試副考官時長子編修紹基亦典試福
建距公使閩時凡二十年父子同科典京外試前此惟乾隆丙子科劉文正文
清公庚戌科劉文定公及青垣侍郎而已後先濟美同列榮之公於吏工戶三
部皆久任遇公議多賴公主持從容正直熟思利弊鉅細一無所苟於政體人
才特爲顧惜戶部假照案發先後在捐納房司員皆獲咎公從容爲　上言
其中人才甚有可惜者而許其捐復之　旨飭下考功司議處有近於文致者
必往復剖論務存寬大工部素稱壅滯於司員中拔其樸實任事者責緣所絕
升轉之路遂通嘗因病起銷假精神未甚復元　上顧而覺之再給假十日
諭無庸具摺次日公子紹基以編修輪直　召對　上知公次子紹業知
醫詳詢進藥狀且曰聞汝甚能讀書何以不知醫紹基惶恐伏謝　上笑曰
藥力難恃朕所賞參枝真老山種固不易得乃荆芥大黄亦有作僞者故用藥
不可不愼也二十年正月值　孝全成皇后喪齊集西淀十餘日歸寓偶病
寒猶力疾趨公尋疏請假甫　命下遽薨年六十有九遺疏入　上嗟悼久
之　贈太子太保　賜祭葬　予諡文安禮部來文曰據諡法勤學好問曰文
止於義理曰安　國初有得此諡者後皆追奪二百年來至公乃賚　恩特諡
異數殊榮盈廷驚聳始悟　聖主知公之深眷公之篤迥越尋常咸以年未
古稀不及一蹴揆席竟其霖雨之用重爲公惜也而公之一生履蹈中和亦實
堪與先儒陸文安公金文安公媲美云公孝友純篤父廣生文繪以學行伏一
時嘗授徒白牛山遇疾距家三十里公昏夜疾趨中途值雷雨忽紅鐙前導至
茆舍一賣腐翁延入少憩遣童子送至館而別後訪之失所在蓋孝思所感也
設教於家塾鶴鳴軒教法詳盡從游者自遠至軒庭至不能容雷震庭樹弟子
皆病悸公方靜坐若不聞知有井水清而苦鹹爲文祭之得甘旣貴後有門下
士病風邪狂舞於街市書片紙諭之立愈其正直之氣類此與兄淩瀨手足依
倚未嘗暫離爲翰林時嘗會文夜歸遲見兄坐候於門後遂節飲蚤歸晚年友
恭彌篤居兄喪悲慟切摯朝紳咸爲愴動時已官大司空攝冢宰年六十五矣

居恆莊敬刻厲無欹坐無疾趨獨坐必斂容急遽時作字必裁劃正坐而後書
畫鄭君及周子二程子張子朱子像懸齋壁昕夕瞻仰家範嚴肅稱於時通籍
四十年未嘗一干吏議在詞館攻苦如諸生治官書自立程法　國史傳志手
錄其子目以便檢閱於蒙古地名滿洲人名尤詳悉總辦起居注所爲前後序
掌院曾文正公稱爲傑作遍　誥冊文字重大者多屬公撰擬以公書法重海
內屬敬書全唐文　御序兩次以講官隨圍　命和御製甚多朝鮮琉球貢使
索書應之不倦詩文酬答則堅不與通壬申戊寅大考皆優等　賜文綺辛未
甲戌己卯皆教習庶吉士殿廷文字之役派閱覆試朝考散館試差大考及漢
教習卷絡繹無閒前後尹京兆最久凡察吏安民弭盜備荒諸政不勝書任京
尹時與兼尹盧文肅公陸文恭公和衷相得任兼尹時尹京者吳公傑曾公望
顏皆以精強久任每有要事恆就公寓熟商公子持紙筆侍側具稾疏奏不令
書吏知也在吏部時同官如恩文肅公卓文端公精敏綜核議事多從嚴公常
以大體爭之初若齟齬卒無不轉圜者典試督學及教習庶常皆諄諄訓誡如
子弟故門下士以經濟學術稱者甚衆勸估督修諸要工十餘次承辦龍泉峪
陵工奉　特旨改派公往每有遷擢必兼它職九掌文衡五權冢宰四派經筵
直講以京兆而歲　賜灋貂以尙書而　賜頭等貂六次　賜福字皆　特
命入　乾清宮侍書　寵光稠渥可謂極儒臣知遇之榮矣督浙學時試甯波
以宋元學案發策士無知者因屬諸生勤爲蒐訪原書百卷次第從舊藏書家
得之命門人王梓材沈垚馮雲濠與子紹基校定付梓爲序以行所著詩文曰
雲腴山房集子紹基丙申進士官編修紹業廩生少慧通天文算法先公卒紹
祺紹京皆舉人

國朝先正事略卷二十四

平江李元度次青纂

名臣

林文忠公事略

道光三十年春　文宗皇帝既嗣服下　詔求賢時太子太保雲貴總督侯官林公方引疾家居大學士潘公世恩尙書杜公受田交章以公薦　詔奉召入都未卽至九月　上以粵逆洪秀全等稔亂　特命公爲　欽差大臣馳赴廣西督勦尋　命署廣西巡撫事公故嘗督粵威惠著聞中外想望丰采至是力疾出粵民額手相慶賊黨散大半洪秀全懼謀遁入海十一月公行次潮州薨遺疏入　上震悼優詔議卹　賜祭葬　予諡文忠自公薨後軍民失所倚賊寖不可制未幾踰横涉湘絕長江踞金陵爲窟穴蹂躪遍天下又十四年竭海內全力僅乃克之論者謂生靈多阨致天不憖遺使得假公數年賊不足平矣然公之身繫天下安危者尤不始此也先是公總督湖廣時鴻臚卿黃君爵滋疏請禁鴉片以塞漏卮有　旨下中外大臣議公條上利害深切著明　宣廟嘉焉十八年冬　命以　欽差大臣涖廣東查辦海口事務明年補兩廣總督公宣諭　德威繕守備於虎門各海口添建礮臺設木栰鐵索奏移高廉道駐澳門撥兼水師實控馭時通商之國以十數咸傾心受約束惟暎咭唎持兩端九月夷目義律等以索食爲名糾師船犯尖沙觜公遣參將賴恩爵擊走之斷其接濟尋六犯海口皆受懲創義律潛赴澳門倩西洋夷目遞說帖求轉圜公以其言未可信奏請相機勦撫並請　敕福建浙江江蘇諸督撫嚴防各海口復奏停其貿易暎人屢撼之不動則大懼既以粵之無隙可乘也乃改圖犯浙陷定海掠甯波沿海騷動在事者莫能折衝禦侮爭歸咎公因中傷之事垂成而敗代者至悉反公所爲恐和議之不速成也撤公所設各隘兵以媚之暎人遂徑犯粵城公知事不可爲具遺疏以待圍解　命以四品卿銜赴鎮海軍營效力尋謫戍伊犂海疆事自此益棘王相國鼎湯協揆金劍至以死生去就爭之卒爲忌者所持不能得向令公得始終其事決裂不至此公之爲天下重也可勝道哉公諱則徐字元撫一字少穆晚號竢村老人父賓日歲貢生家貧力學以經術授後進有子三公其次也生警敏長不滿六尺英光四射聲如洪鐘每劇談隔舍數重聆之輒了了年十三郡試冠軍補弟子員二十舉於鄉就某邑令記室閩撫張公師誠見所削牘奇之延入幕嘉慶十六年公年二十有七成進士選庶吉士肄習　國書授編修益究心經世學雖居清秘於六曹事例因革用人行政之得失綜核無遺識者知爲公輔器矣典江西雲南鄉試分校己卯會試咸得士二十五年補御史海寇張寶投誠後累官副將至是擢總兵公慮其愈驕蹇不可制也疏劾之　仁宗韙其言授杭嘉湖道修海塘興水利士民德之會聞父病卽引疾不待命馳歸道光二年授淮海道明年擢江蘇按察使決獄平恕民頌之曰林青天尋丁母憂明年奉　旨赴南河督修隄工工竣仍回籍六年夏　命署兩淮鹽政以未終制辭不拜七年按察陝西遷江甯布政父憂歸濬福州西湖以惠桑梓十年夏補湖北布政使尋調河南十一年復調江甯遂擢東河總督疏辭　優詔不許尋奏言稽料爲河工第一弊端其門垛攏垛併垛諸名目非抽拔拆視難知底裏已將南北十五廳各垛逐查抗弊者察治得　旨向來河臣查驗料垛從未有如此認眞者十二年春調江蘇巡撫吳中洊饑公奏免逋糧籌賑卹清釐各屬交代盡結京控諸獄昧爽視事夜過半方息數年如一日爲會考績疏言察吏莫先於自察必將各屬大小政務逐一求盡於心然後能舉以驗屬吏之盡心與否若大吏之心先未實徹於此事之始終又何從察其情僞臣惟恃此不敢不盡之心事事與屬僚求實際耳公此言蓋生平得力處也先是公在江甯任內以各屬水災建議借捐義賑資送留養收孩瘞棺捐衣勸糶養佃與牛借籽種禁燒鍋凡十二則經江督陶公澍奏行至是事竣在事者得獎敘公之爲臬司也奉　詔綜辦三江水利以憂歸嗣經陶公奏允孟瀆劉河分年籌辦至是孟瀆工竣公以劉河爲三江之一淤墊尤甚請勸辦從之又言江蘇錢漕倍他省其中有緩有急有舊有新勢難一律清款與其漫無區別徒令剜肉補瘡莫若專嚴於提新而暫緩於補舊新款果能全解是州縣無新虧而舊欠亦可冀彌補得　旨竭

力爲之江南人文甲天下鄉試恆萬六七千人入闈院時嫗一晝夜之力不能畢有攜僕什能者公創設借號立煅牌除以兵法部勒之日晡而畢十七年春擢湖廣總督荊襄苦水患歲以爲常公修築堤工躬自董視奏請裁革書務縴私事宜及辰沅道屬苗疆屯務事宜皆如議行尋疏稱湖北兩省吸食鴉民與販鴉片各情形　宣宗深嘉之又以江漢安瀾賜御製詩刻石入祀典從之十八年冬入覲　賜紫禁城騎馬遂有粵東之　命公之在粵也奏虎門收繳夷嗐咧躉船鴉片已十逾其入得　旨褒敘及奏請勤撫恤施　手敕報曰既有此番舉動若再示柔弱則大不可朕不慮卿等孟浪但誡卿等不可畏葸先威後德控制之良法也尋請停貿易又　諭曰該夷自外生成是彼曲我直中外咸知倘何足惜公前後所陳皆稱　旨爲忌者所中傷卒不安其位而天下自此多故矣公謫戍時河決開封首　輔王公鼎出視工疏留公督辦工成仍就戍有門下士官於陝迎謁公竊爲不平見公談笑自若不敢言退謁鄭夫人曰甚矣此行也夫人曰子毋然　朝廷以汝師能舉天下大局付之今決裂至此得保首領　天恩厚矣臣子自負　國耳敢憚行乎公在塞外奉　命勘辦開墾事宜親歷庫車阿克蘇烏什和闐喀什噶爾葉爾羌及伊拉里克塔爾納沁等城縱橫三萬餘里水利大興稍暇則以筆墨自娛公書具體歐陽詩宗白傅在官事無巨細必躬親家居必熱筋民間利病自諸當道求題詠者雖踵接不暇應也至是始得辭還近爭實之伊犂爲塞外大都會不數月縣楮一空公手蹟偏冰天雪海中矣二十五年秋　賜環以四五品京堂用十一月　命署陝甘總督會野番擾劫先飭鎮將防禦爲嚴時承平久營政弛公出按邊命演巨礮樂營無知者一老卒能之公立授以官士氣爭奮尋勦捕番族及漢奸殆盡明年授陝西巡撫關中旱民不能耕爭殺牛以食公曰如此則來歲又饑也飭官爲收牛償其值勸富民質牛子以息次年乃大有秋二十七年遷雲貴總督滇中漢回搆釁垂數十年焚殺無虛日議者各有所袒莫能決公至論之曰止分良莠不分漢回遇回民丁燦廷赴京上控漢民抗正違背有司提犯解訊保山民糾衆奪犯燬官署搜殺回戶并抗拒鎮道兵公提兵出勦途次聞趙州之彌渡有啓匪句土匪滋事遂就近勦捕渡破其樞殲匪數百保山民股栗戢犯近縣公召漢回父老各諭以應懲之勢擒獲永昌順甯歷年拒捕戕官諸匪寘諸法得　旨加太子太保　宣宗褒獎引疾歸閩人繪像以祀家居倡驅夷議夫昕當事外夷方爲教治而當事思中傷之會　文宗召用議者乃止時方以西洋事爲憂徐延咸就公請方略公曰此易與耳終爲中國患者其俄羅斯乎吾老矣君等當見之然是時俄人未交中國者數十年聞者皆爲公之慮於行臺也易簀時呼星斗南者三年六十有六公服官江南最久以吳民苦賦重請求漕欵不遺餘力在粵時　中旨詢江南漕務公條舉四端曰本原曰補救曰本原中之本原曰補救中之補救　宣宗褒許擬俟粵東事畢次第施行　文宗之召公也將使籌辦畿輔水利卽公前疏所謂本原中之本原者也以　二聖知公之深任公之重以公報　國憂民之心一往無所卻顧而卒不果行惜哉然公於政事無所不盡心而其尤關天下治亂之數者則以辦夷務勤粵寇二者爲最鉅而皆蘄志以終此海內士大夫下及婦人孺子聞公薨所由太息流涕共爲天下惜者也公天性孝友事事以先志擴親爲念自奉儉而賚助族戚歲必數千金尤愛士所至必擇其秀異者召入官署勤以學行家居凡族姻中子弟讀書者約期治勝業而課之曰親社性聰穎擿伏如神馭左右嚴每暴夜獨行躬自微察無敢因緣爲奸然待人以恕接人以誠人咸樂爲之用與人言必令反覆辨盡得達其情道人善孜孜若不及著敬事齋服官後皆卻弗御好勤勤與庭數十年者未嘗見其袖手枯坐也咸豐元年滇撫請祀雲南名宦祠陝撫援其情入告請建專祠報可子汝舟官編修聰彝浙江知府拱樞刑部郎中

栗恭勤公事略

公姓栗氏名毓美字友梅山西渾源州人嘉慶六年以拔貢生官河南知縣遇災年放稅賑以實惠民不以上官意爲損益遷光州知州汝甯府知府徙開封歷河南糧鹽道開歸陳許道遷湖北按察使河南布政使道光十五年授東河總督公前知武陟縣實松堤爲管場工曾親與其役及是益勤詢河兵官久

於河者以地勢水脈及前任行事之當否查北岸自武陟至封邱二百餘里南岸自祥符下汛至陳留六十餘里皆地勢卑下多串溝串溝者在隄河閒其始但斷港積水而已久之溝首受河又久之溝尾入河而串溝遂成支河於是以遠隄十餘里之河變為近隄之河而隄河相連之處舊皆無工不備料者也於是以無工之處變為至險之工敵人不及覺覺且不及防往往潰堤為大患公乘小舟周歷南北時北岸原武汛串溝受水已寬三百餘丈行四十餘里至陽武汛溝尾復入大河又合沁河及武陟滎澤諸灘水畢注堤下兩汛素無工故無稭石堤南北皆水不能取土築壩公即收買民甎於受衝處拋甎成壩四十餘晝夜成甎壩六十餘所壩甫成而風雨大至支河首尾皆決開數十丈而堤不傷公由是知甎之可用又試之原陽越堤及攔黃壩暨南岸之黑岡皆效遂奏請減買稭石銀兼備甎價計千甎為一方方價六兩是後每有工役碎石及稭埽用大減數年閒省官銀百三十餘萬而工益堅有不便其事者特異議譖頗　上聞公前後陳奏曰護堤之方率用稭埽然埽能壓激水勢俯齧堤根又易朽腐至碎石坦坡惟豫省濟源產石較近而採運已艱河工失事多在無工處所千里長堤勢不能盡為籌備而河勢變遷不常衝非所防遂為決口甎則沿河民窯終歲燒造隨地取給不誤事機且甎及碎石皆以方計而石多嵌空甎則平實每方石五六千斤而甎重多三分之一一方石價可購甎兩方而拋甎一方當石兩方之用其質滯於石故入水不移堅於稭故久水不腐又土不能築壩水中甎則能水中拋壩即壘成坦坡亦能抵受急衝化險為易或顧甎可保將生未生之工不能用於已生之後然使將生者可保即別無可生之工昔衡工之決因搶險埽不能施馬營壩之決因轄堤不能得碎石使知用埽不如拋甎收甎易於運石則數千萬之官銀可省疏入　上知公忠實可任且綜覈周密卒皆允之　歷賜獎賞終公任五年河不為患　本朝河臣自朱公之錫後若靳文襄張文端張清恪陳恪勤齊勤恪嵇文敏張恪敏裴襄勤諸公皆有名績然修築率仍舊法易稭石以甎自公始非卓識精思身試而得其所以然之故不能創此法也二十年薨於位　上聞軫悼　贈太子太保

賜祭葬　予諡恭勤時長子煊已官刑部郎中乃　賜次子燦進士公在工勤其職有風雨危險必躬親之居平河曲折高下向背皆在其擘度每曰水將抵某所急備之或以為迂且勞費公曰能知費之為省乃真能省費者也已而水至乃大服故十五年原陽之支河十八年武陟八尺之水皆決口而有餘卒以無事或以為天幸然前公任三年祥符決公卒後二年南岸決明年又決則豈非人事哉公之令安陽武陟及守開封也恤疲甿懲猾吏折獄發姦如神他人得其一足稱循吏然於公猶非其大者傳曰心誠求之公治河能通物性以盡利誠實故也況求民情也哉公既卒吏民思公不置乃立廟祀之煊燦皆官監司

陳忠愍公事略 王剛節公錫朋　葛壯節公雲飛　鄭忠節公國鴻

道光二十年西洋英咭唎以禁鴉片構釁擾海疆　上稔同安陳公有將略由廈門提督調江南時閩浙戒嚴鄧制軍廷楨以公熟習廈門為請　上不許蓋嘉其忠勇故始破回避本鄉之例權之廈門復以防海需才令移鎮江南扼守吳淞口公益感憤激昂誓以死報　國吳公諱化成號蓮峯福建同安人由行伍官水師守備五遷而至金門鎮總兵其調守吳淞也時以夷目就撫廣東籍撤防公獨謂款約不可恃請留所部兵弗去冬雪方盛平地積數尺公時掉小舟往來海濱風濤中或踏雪按行部曲煦㖃如家人軍中呼陳佛吳淞以東西砲臺為犄角西砲臺在海口北距寶山六里東砲臺在其南險與西稱喉夷艘薄浙公扼西砲臺以守凡三閱寒暑　欽差大臣裕謙公嘗以大風雨夕偵公見公危坐帳中鈴柝聲琅琅然也二十一年八月定海再陷三總兵同日戰死鎮海失守裕公死之吳淞民恃公為固明年四月夷陷乍浦戈船三十艘震逼吳淞時牛制軍鑑在寶山懼甚於公公曰無恐以砲扼險可決勝公第坐鎮毋輕出入也於是公率參將周世榮守西砲臺別遣將守東砲臺公夜語世榮曰吾與汝福皆不薄周愕然公曰諸軍戰而勝則受上賞不然亦俱不朽非福而何明日夷船排江進公登臺執紅旗揮戰轟砲及千聲自卯及巳壞夷船六七艘賊沮欲退我軍噪而奮制軍聞師利趨出及三里賊從檣上覘其幟驚砲狙擊之制軍跳而免師遂潰東路兵棄砲走賊併力攻公急周世榮請公奔公

拔劍叱之曰庸奴誤我汝世受國恩奈何畏死俄而礮下中公額復中礮手猶發巨礮創重歎血死年六十有七同殉者守備韋印福等以下合八十餘人夷舍既入城犒飲鎮海樓酒酣欲作書曰此行實無功何顏見陳公安能至此哉越十日嘉定令練廷璜購公尸於蘆葦中面如生殮於武廟百姓罷市哭奠繪像二一詔吳淞一路其子狀聞　詔優卹立專祠　賜祭葬　予諡忠愍世襲騎都尉

三鎮兵者曰壽春鎮王公錫朋定海鎮葛公雲飛處州鎮鄭公國鴻皆以定海城陷同日殉先公殉一年

王公名錫朋字樵慵順天寧河人由武舉補兵部差官援例得固原游擊道光六年從大軍征喀什噶爾自大河拐至回莊力戰矢殪其酋　賞戴花翎進戰至阿瓦巴特賊阻渾河從大軍閱進渡河入喀什噶爾城進攻英吉沙爾葉爾羌和闐皆有功十二年猺民趙金龍亂湖南陷常寧新田公以臨武參將從提督羅公思舉破賊羊泉街與賞逆刺將從賊高家坪大捷回攻楊家園賊殲之

賞勁勇巴圖魯名號擢寶慶協副將時廣東猺亦煽動隨佇青進援湖南公殺賊於江口又破賊於匠衙擒其首盤佇青反走追獲之及其黨湖南平赴廣東大軍戰連州大拱橋寨賴入火燒排之略尾鑿搴隔嶺山遂平五排猺又從定連花稈冷水衡各猺稱勤遷汀州鎮總兵歷調改壽春鎮公自將擊從楊忠武定回疆知名及平猺功居最嘗戒諸士卒曰戰利呼人共之獲捨多即人不刺遇敵之可輸全敗戰比有功而定海事竟以無救敗先是英夷陷定海去之公以壽春兵鎮其地二十一年八月夷寇至與守九安門鄭公國鴻駐竹山門葛公雲飛駐曉峰嶺相去十餘里賊先犯九安門不利退攻竹山曉峰公馳救兩營已先敗賊爭鬬公來且量所親卒及身自製殺數十百人賊至益多揮短刀陷陣死是役也賊可二萬我兵計五千公請益兵大府不應戰且五六日實是以待其來坐不救回營守鎮海者也鎮海昃則又走三鎮兵皆坐是敗死公殺賊猶多死尤烈事聞　天子震悼以提督卹　賜卹諡剛節建專祠予承恩襲騎都尉

葛公雲飛字鵬起浙江山陰人道光癸未武進士官守備五擢至定海鎮總兵父憂歸浙江巡撫烏爾恭額奏請以公署原官公之以憂去也嘗上書大府言廣東禁鴉片令方急外夷陰狡恐禍變及浙洋宜先事定謀及嘆咭唎據定海巡撫奏公先見籌書要公官鎮海計防禦公請耕籠上得書白母遂行時道光二十年七月也公至鎮海請盡出勁兵扼金雞招寶兩山閱渠定海潰兵大閱海上會夷酋安突得被執夷大驚要公請遂出兵復定海當事不能從明年許通市夷請釋安突得等而歸定海公與總兵王公錫朋鄭公國鴻偕往鎮定海定海城三面距山臨海無屏蔽公議城其三面列巨礮塞竹山門深港使不通舟增築南路土城與五奎山諸島相犄角當事以費鉅不允行七月夷乘夏門公聞之立馳大府以土城守兵單曉峰嶺為負海有關道宜增礮及以管船備水戰皆不省八月夷果復犯定海攻竹山門敗走明日窺東港浦皆擊卻之先是守兵皆駐城中惟公自駐土城及是王公錫朋出守曉峰嶺鄭公國鴻守竹山門夷船二十九艘賊眾至二萬餘我兵合三鎮僅四千飛書大營請濟師弗許戒死守毋望援天雨浹旬公青布帕首麻鞵著鐵甲臥雨日偕士卒往來泥淖中屢戰卻敵相持凡數日會天大霧夷全隊逼土城公發礮沈其舟夷分道攻曉峰竹山曉峰無礮夷眾奪關道下攻破竹山門薄土城公手掇四千觔礮迴擊之賊殊死進公率部卒二百餘人持刀械步鬬夷酋安突得執大綠旗麾兵進公罵曰逆賊終污吾刀斬之刀折復拔所佩刀二衝賊隊中至竹山門方仰登賊刀劈公面去其半血淋漓猶徑登賊賊迸闢忽有礮背擊公洞胸穴如盌力戰而歿方賊之逼土城也公行營有藥桶二公密納火繩其中而朱書其上曰軍餉城陷賊踏公營爭取之焚數百人義勇徐保夜跡公尸走竹山門兩霽月復明見公半面宛然立崖石下兩手握刀不釋左一目猶睒睒如生徐負之行不能起拜而祝曰當歸見太夫人乎遂乘夜浮舟內渡及明抵鎮海大吏公喪還舟事聞　上憐甚以提督例加卹遣官致祭諡壯節

鄭公國鴻字雪堂湖南鳳凰廳人由雲騎尉世職補屯守備遷貴州協都司道光元年擢提標參將四年以將剿軍俊苗有功擢平樂協副將李制軍鴻賓奏調竹山協副將坐事鐫級起湖州協副將調寶慶協周文忠天爵疏薦二十年

歷官刑部侍郎吳所至皆能舉其職遂卒以勤勞死事　天子軫悼　贈提督
加等　賜卹　予祭葬諡忠武世襲騎都尉　特賞其孫某舉人並賞七品小京
官公優於文學工書好易經著有□□堂詩集行於世

吳文節公事略

公諱文鎔字甄甫號紫巢一號竹孫江蘇儀徵人少能文為吳穀人祭酒所賞
拔嘉慶二十四年進士選庶吉士授編修道光二年充山西副考官八年典試
湖北尋督河南學政十二年分校順天鄉試明年分校會試遷贊善大考遷侍
講累遷侍讀學士十四年督學順天以選拔居期既讀遞飭嚴禁招搖草萊畫
冊書籍名目所得皆知名士累擢詹事內閣學士除禮部侍郎署經筵講官典
武會試十八年充會試副考官調刑部奉　命偕蕭山湯文端公案事浙江江
寧安徽諸行省屢奏皆稱　旨十九年授福建巡撫偕署總督魏公元烺奏籌
海口查禁鴉片章程四則下部議行明年署閩浙總督時英吉利夷船駛入內
洋　詔遣祁侍郎寯藻黃侍郎爵滋會同公及鄧制軍廷楨籌備海防及揀選
水師將領各事宜先是公與鄧公會奏請整飭陸路操練經費至是得　旨俞行故事
琉球國間歲一貢自十九年　詔改每四年遣使朝貢是歲中山國王尚育咨
稱琉球地瀕海最患多風惟朝貢以時則風雨和順每遇貢年歲必大熟又貢
船出入閩疆歲須時舊番得以因時遊事無務合宜又琉球不產藥材額貢船
載回應用至航海鍼法全賴隨時學習番休更替者四年一朝則量數不齊人
時莫援藥品缺乏鍼盤荒疏請奏復舊制公疏陳　手敕報曰據奏情辭真摯
如所請行並　允令陪臣子弟四人隨同貢使入監讀書公尋調湖北巡撫未
赴二十一年正月以暎夷反覆肆擾疏請添撥海防經費又搭陳廈門情形略
言商民紛傳廣東有許與廈門通市之說查廈門周圍環海地方五十里北達
會垣東為臺澎粵當西為漳泉門戶係通省咽喉若令外夷闌入必益肆其占
據之謀防之則已無險可扼縱之則將為所欲為害有不可勝言者　上韙
其言又以上年暎夷駛擾廈門經官軍擊退係屬總兵寶振彪吳建勳等在事
出力皆報聞五月入覲調江西巡撫汲汲以賑民勇吏為心遇災傷力撫恤
凡疏請豁征者七借給籽種者再民甚德之又以文信國公學術文章節義足
為萬世法疏請從祀文廟　詔如其議又建　旨奏保知府倪長耀廖桂吳式
芬知州周玉衡同知程樂菴知縣曹士桂等報聞前後弋獲青蓮教匪戴理鋭
古見並及南贛會匪謝詞封等九十三人皆論如律在江西八年百廢具舉有
旨調浙江浙中吏治久廢公勤奏衢州知府薛愿齊貪劣狀劾戍新疆又劾
罷歸安令李玉典等五人下教各屬地方大利害許條上施行其基不飭者罪
無赦又時時巡行閭巷問民疾苦察長吏賢否千里外纖悉周知士豪猾胥皆
斂跡屬吏莫敢詭隨風俗一變又以浙屬各州縣多係署事之員疏陳綱署之
弊謂有一員遷署他缺二三處久不回本任者有甫署後不回本缺閒住省垣
者致交代之案愈壓愈多莫能算結且官無定所即政難考成見飭司分別勒
回本任或不堪回任者即令揭參其實保虛缺或要地需才亦祇準專員署理
不得紛紛更調以專責成得　旨嘉勉瀕山島者浙東濱海地盜窟也公勝總
督會師勒捕獲積盜百餘人置諸法沈燬賊船並將巢穴門戶堵除行旅大安
尋偕　欽差侍郎季公芝昌清查兩浙鹽務奏籌變通章程七則均從之道光
己酉杭嘉湖嚴紹五郡大水淹沒田廬士算公自以奉職無狀致召天災上疏
自劾并力請行賑恤勸紳招商平糶勸輸諸政親赴嘉湖等屬察賑全活甚眾
江忠烈公忠源時權秀水令公委以賑災捕盜事並留辦海塘工江以憂歸縣
人籲之留弗受公歎曰實如江令可令其貧無以歸歸無以葬耶遂支養廉銀
五百兩畀之且令勿辭明年正月　文宗登極下　詔求賢公奏保藩司汪
本銓臬司黃宗漢知府余士璟同知畢承昭知縣段光清楊裕深等江公忠源
亦以賑務出力特疏薦均得　旨錄用五月西防廳北岸海決公聞報即往勘
時風雨暴至公立泥淖中失足落水幾危以救免隨以先事失防自請治罪部
議奪職留任八月塘工竣　詔予開復復查明各屬災歉情形分別蠲緩並賞
給口糧許之十一月擢雲貴總督咸豐元年正月入覲　召對十二次　賜紫
禁城騎馬四月抵任甄劾不職知縣許文綬等四人雲南有淫祠曰華光寺俗
稱某天子廟凡數十處士人奉之唯謹事涉不經公毀其廬戶其木偶於市淫

祀遂革勦平昌邊外夷匪乘虛入境焚掠經官軍堵勦至是殲匪犯七百餘名俘獲五十餘名餘匪竄雷山以外事平而廣西賊洪秀全等復猖亂地與黔壤接烽火相聞回匪亦乘隙竊動公檄兵選將嚴守備扼形勢焉公任境內晏然胡文忠公林翼時方守黎平公才之使練兵除土寇得便宜行事保擢監司待之以國士三年夏以捐備餉金萬兩 賞花翎先是公任江西巡撫捐河工經費銀萬兩在浙江捐本籍賑災銀萬兩制錢六千緡又捐浙屬備賑銀四千兩在雲貴捐本籍河工銀六千兩貴州防堵銀千兩皆得 旨議敘有加居無何粵賊自長沙渡洞庭陷武昌躪江西據金陵爲窟穴中原震動 上知公威望移公總督兩湖至則賊自下游上犯田鎮水陸營皆失利省會戒嚴城晝閉居民一夕數驚巡撫崇綸恐移營城外爲自脫計與僚屬密議公知之立策馬至巡撫署約與死守巡撫不可公憤甚拔佩刀置案上曰城存與存城亡與亡自司道以下敢言出城者齒吾刃巡撫默然議乃定會賊已逼城公即登保安門城樓激厲將士誓死守衣不解帶者數旬圍解巡撫內愧公復慶公不相容乃謀先發制之疏劾公閉城坐守狀 有詔趣公進復黃州而以城守責巡撫當是時公方調胡文忠帥黔勇七百人來楚會勦而曾侍郎國藩公戊戌典會試所得士也時在衡陽治水軍公馳書約夾攻黃州侍郎許之擬俟曾胡二軍至大舉滅賊而巡撫屢趣之趣戰益急公歎曰吾年逾六十受 國厚恩豈猶惜死耶所以遲進者以麾下將卒宜選練且俟黔勇及水軍夾擊耳今若此不及待矣遂以咸豐三年臘月下旬自帥七千人進薄黃州壁堵城會大雪公日行泥淖閒拊循士卒而巡撫銜公甚遇事陰掣其肘軍械糧糈不時至已而賊來犯營公督將弁力戰都司劉富成手刃數賊兵勇繼之殪賊數十後兩夾出犯均擊退未幾賊大至正決戰閒忽後營火起衆驚潰公下馬於雪泥中北向叩首痛哭大呼曰無以仰對 聖朝遂自投塘水死之時四年正月十五日也年六十有三事聞 上悼惜下所司議卹 賜祭葬 予諡文節入祀昭忠祠是年六月武昌復陷巡撫先已受代去九月曾侍郎復武昌疏陳公死事情形并追論巡撫傾陷狀有 詔逮問巡撫服毒死賊之自粵竄楚也公在滇聞報方食投箸歎曰虎兕出柙矣竟夕欷歔不能寐及蒞楚督之 命置二子一妾於蜀偕道疾驅誓滅此朝食使得如公議待曾胡二軍戮力並進不過兩閱月耳爲同官所齮齕卒齎志以終嗟夫公臨行復遺書曾侍郎曰天下大局繫于一軍宜加意訓練勿急進且勿遽以援鄂爲念公之屢懷大局而不以已與若此其視死直如歸耳彼齕公者果何爲哉公性方嚴遇事能持正論居懷然宦屬憚其峯采與林文忠並負天下望論者謂公正直林公聰明林公聰明而能正直公正直而復聰明是可以得其概矣初公撫浙時例得鹽課羨餘銀八千兩卻之及殉難家無餘貲商人感公清德欲以此爲賻公子養原曰若義也先公早受之矣先公卻而某受之是辱先公之德也敢辭強之卒不受養原以已未副貢授主事襲騎都尉

杜文正公事略

本朝耆舊諸臣若張文端勵文恪徐文定顧文端嵇文敏福文端朱文端蔡文勤朱文正汪文端諸公皆以輸恩與學啓沃 聖聽其裨益於 主德者至深且久矣 文宗朝則太師大學士杜文正公爲最著稱公以咸豐二年七月九日薨於淮安清江浦行館越二日訃聞 上諭曰協辦大學士杜受田秉性端正勵節直清經術淵醇體用兼備 皇考特達之知由詞林視學山西 特召還朝入直上書房爲朕講習討論十餘年中日承啓迪獲益良多嗣擢歷正卿忠勤益篤朕親政後加太子太傅以刑部尚書協辦大學士每召見時於用人行政國計民生造膝敷陳深資匡弼前因豐工未合江南山東兩省窮黎急需賑卹特派前往查辦疊據馳報東南賑務均已布置周妥念其觸暑遄征心力交瘁正切懸懷而前後奏牘中總未自陳病狀乃以感受暑溼遽至不起披覽遺章不覺涕淚俱下悲痛實深迴憶書齋景況如在目前奉使陛辭情尤眷戀方冀贊襄帷幄讜論常聞詎料相睽兩月遽對無期耶其賞給陀羅經被晉贈太師大學士入祀賢良祠即照大學士例賜卹並給廣儲司銀五千兩治喪靈柩回京沿途地方官妥爲護送準其入城治喪屆時朕當親臨奠醱用申悲悃其父頭品頂戴前禮部侍郎杜堮年屆九旬猝聞此信定深悼痛

其令恩華前往看視並賞給人葠十兩以資調養其子杜翰服闋後以庶子用
孫三人均賞舉人用示朕惓惓舊學之至意未幾禮部以卹典奏請　予諡又
諭曰杜受田品端學粹正色立於朝　皇考深加倚重特簡爲朕師傅惓惓
在書齋朝夕納誨凡所陳說悉本唐虞三代聖聖相傳之旨實能發明蘊奧體
用兼賅朕卽位後周咨時政利弊民生疾苦亦能盡心獻替啓沃良多嘉慶年
間大學士朱珪仰蒙　皇祖仁宗睿皇帝鑒其品節特諡文正杜受田公忠
正直揆諸諡法實足當正字而無愧其卽賜諡文正毋庸內閣擬請尋　賜祭
葬如典禮其明年　駕臨辟雍講學追思往昔討論之功　特詔褒公品學復
命惇郡王卽家　賜祭一壇蓋公自道光十六年入直上書房及　文宗
御極前後十有七年閱朝夕輔導未嘗一日或離　上側當奉使日入辭涕
泣感動左右故公遺疏中感戀靡已念楚氛未靖河患未平尤以敬天法祖勤
政愛民崇節儉愼好惡平賞罰爲言　上閱震悼輟朝　手詔淋漓悲感樞
抵京　命恭親王率侍衛十人往奠爵及　親臨賜奠　召見公父堮慰勞有
加　特晉禮部尙書銜　命食全俸　恩禮優渥蓋非徒以禮崇師傅其君臣
契合符投有迥出尋常萬萬者中外聞知爲公感泣亦非徒謂遭逢隆備誠以
其時　文宗方嗣服百爲將起朝野皆延頸跂踵於　上之待公與公之
所以輔翼　上者有無窮之望又且積嶮盜方熾承平久政事多隳廢左右
臣僚或有隱微難喻及疏遠陳詞所不易白者獨恃公從容宣達於密勿之閒
而公年未篤老倚毗正未有艾顧不覩其粹然中道而遽已也公諱受田字芝
農山東濱州人父堮嘉慶辛酉進士由編修官禮部侍郎致仕公生而篤謹敏
學由天授踰冠舉嘉慶庚午鄉試道光癸未會試第一殿試二甲第一選庶吉
士授編修癸巳大考翰詹擢中允　命督陝甘學政與陝西巡撫史譜姻親迴
避調山西學政升洗馬　文宗就學奉　召還朝　命直上書房累遷庶子
侍講侍讀學士至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　特命專心講授毋庸親閣務旋升
工部左侍郎調戶部管三庫事歷左都御史擢工部尙書累充國史館提調協
修官日講起居注官經筵講官道光戊子編修分校順天試壬辰充雲南副考
官辛丑以工部侍郎爲會試副考官甲辰以左都御史典順天試丁未以工部
尙書爲會試副考官辛亥以協辦大學士再典順天試所至得人中更大考翰
詹及鄉會覆試朝考庶吉士散館均爲閱卷大臣復充上書房總師傅實錄館
總裁專司　宣宗實錄稿本以刑部繁　復命管理禮部事務優之也公自
侍經帷歲受　御書珍玩文綺之　賜道光丙午公六十生辰　賜御書福壽
字暨諸珍物明年公父堮年八十有四頒　御書教忠篤慶額及福壽字如意
文綺諸珍　賜之自後位日崇望日益重而公欿然不自滿假亦不好爲魁異
平居敬愼所涖事不煩擾而輒就理人望之如高山深林巨壑莫測其所蘊蓄
也少淸貧隨官京外躬佐理家政而勵學弗爲褻官京師退食輒日親諸務公
父致仕後就養京邸出入告面無少閒家庭雍穆於親舊閒情意尤款篤母舅
李壽春爲沁源令李官黨祭田以完民欠立以五百金爲贖復之與人坦坦無
疾言遽色顧中實嚴毅人莫敢以非義干過不韙屹不可奪在戶部時豫工籌
餉推捐例者欲開增附生援納教官之條公獨爲一疏罷其議尤覺擇當世賢
才爲　上進用會有　詔保舉人材公首薦林文忠則徐周文忠天爵其他
大受小知名節皦然天下恆覩其效而　上尤眷念公所進引每歷試之推
信不渝向忠武榮在粵軍時謗議沸生幾蹈不測或言公實力陳輿論數保全
之當粵寇初起公屢以粵事詢粵人令條所聞見上之卽採錄入告公旣荷
上倚其造膝所敷陳有什伯千萬於此而潛謀默運於政本之地者諱焚外
弗得聞卽其門人子弟欲於公之盛德大猷紀述一二亦終莫得而擬議焉㦖
不有　明詔宣示特援朱文正公之例以崇錫令名又孰從而窺其底蘊哉公
薨年六十有五子翰道光甲辰進士由檢討累官工部侍郎軍機大臣出嗣爲
世父坊後翻乙未進士由編修官至兵部侍郎

翁文端公事略

常熟翁文端公服官四十年以淸介正直受　累朝特達之知由詞臣致位宰
輔凡所規畫務崇大體未嘗爲　國家言利自庶僚以至權貴有以言利之說
進者必抗詞執奏不少詘生平恬於榮利其遇由力讀進由　特召出處本末

敦然擁丙引重今　皇帝御極之初公方以疾在告　兩宮　皇太后固
任舊人以輔　聖德　特旨起用以大學士銜管理工部事務有守正不阿
之褒公兩疏固辭率不獲請明年春奉　諭旨在　弘德殿授讀日侍　經
帷寅入申出十一月朔退直後遽疾越五日遂遞疏入　上震悼　命醇
郡王率侍衛十員奠醊　賜陀羅經被　贈太保入祀賢良祠　予謚文端
賜祭葬飾終之典至優渥矣公姓翁氏名心存字二銘號遂庵江蘇常熟人父
咸封乾隆癸卯舉人官海州學正祀海州名宦公幼奇慧七歲能屬文十二補
誦經史下筆累千言隨侍學正公於海州屬太倉時見燕州牧見而奇之遂師事
焉十六補弟子員越十年舉嘉慶丙子鄉試出歸文端之門入都會試賢士大
夫聞公名皆願納交審遊汴梁南昌所至覽觀山川形勢名賢遺蹟往往作為
詩歌以道其懷道光壬午成進士選庶吉士授編修充武英殿纂修大考優等
升中允充文淵閣校理五年典福建鄉試督廣東學政九年入直上書房充日
講起居注官擢侍講十一年分校順天鄉試十二年典試四川甫還　朝而有
江西學政之　命十三年轉庶子遷祭酒仍留學政任十五年典試浙江差旋
過吳門乞假省親還　京補奉天府丞兼學政十六年授大理少卿十七年
抵京　特旨命授　皇六子讀十八年以母年八十乞養歸先是公之告歸也
宣宗皇帝方倚用以就辭懇惻不得不如所請至二十七年母服闋
上深鑒其誠明會公子同書授貴州學政　召見　上問曰汝父豈終不
來乎葬事將以何日畢乎同書奏臣父受　恩深重今葬事將畢期以明春北
上　上喜曰汝父固當速來汝其具家書述朕意趣其行同書頓首謹奉
詔公聞命感泣遂以二十九年三月抵京　召見　詢家居十年狀七月復直
上書房再授祭酒遷內閣學士再遷工部左侍郎奉　旨授　皇八子讀三十
年正月　文宗皇帝登極　特派偕諸王大臣恭理喪儀調戶部右侍郎兼
管錢法堂事　賜紫禁城騎馬咸豐元年充順天鄉試副考官兼署吏部右侍
郎擢工部尚書充經筵講官二年充　實錄館總裁兼署左都御史典武會試
三年調刑部尚書旋仍調工部　命兼管順天府尹事以失察屬員盜案奪還

銜吏議落職四年二月起吏部左侍郎計去官不及五十日也三月調戶部右
侍郎充武英殿總裁九月授兵部尚書十月仍　命紫禁城騎馬十一月調吏
部尚書教習庶吉士復充經筵講官五年三月　上謁　西陵　命留京
辦事管理戶部三庫事六年充國史館總裁兼掌院學士十一月以吏部尚書
協辦大學士調戶部八年充上書房總師傅九月拜體仁閣大學士管理戶部
事九年四月因病請開缺　予假一月　溫旨慰留五月奉　命教習庶吉士
再請解職允之公疏辭並陳明在京調養　上每召見大臣猶時時垂詢公
病狀十一年七月　文宗升遐十月　梓宮自熱河至京師公迎謁哭臨
是月今　上嗣位公被　命再出理部務同治元年充　實錄館纂修總裁
此公生平出處及歷官除拜之大略也常熟翁氏自明以來多顯官而公先世
稍稍德勿替學正公官海州賓師常不離先後五次奉檄賑饑條議屢便貧甿
介絕俗嘗出查賑州牧欲更所造饑民冊乃重金於其婦婦納輸印婦峻拒之公
秉庭訓力學食貧及鄉舉族鄉人包攬漕糧官處既出避大江南北以避之里黨
婦孺至今稱其然不屑也通籍後慎交遊絕饋遺不通其素與斷試還入里門步行
蕭然如諸生洎告養歸奉母讀書邑中每有公事爲令禮請皆辭不往庚子歲
邑大水公捐貲賑饑率紳士籌於城隍廟有執一紙者稱及子孫在事者皆悚
惕無敢蒙隱焉於行誼友愛無間言家既貧尤倚棟業布衣糲食無所擇所至
惟以書卷自隨喜誘掖後進有知人鑒前後所取士以學術政事文章氣節著
者凡數十人主講敦文紫陽兩書院迪諸生以樸學在成均日與修南學六館
之士彬彬焉及官卿貳爲院長爲達官後不可勝數其手疏密陳者輒焚其藁
曰吾爲大臣爲　國求賢職也不可使外人知今　上初登極即一再上封
事及　詔下中外大臣保舉遺逸　奏摺及公輒不失以人事君之義人始知
公所建白蓋以人才爲首務云公初入翰館才名籍甚然於詞賦非所深好獨
好經史實學備先儒理之書及古名臣奏議文端深器之自成京邇再直上
書房時　宣宗皇帝以　皇子初入學重師傅之選　賜茶　賜饌　恩遇
優異每　召對必　溫語移時乃罷及家居再出後入直如故雖時　文宗

皇帝猶在潛邸授讀者爲濱州杜文正公遇杜公休沐日公亦得侍學一日論
唐史及德宗世於陸贄盧杞賢奸進退反覆辨晰數百言　文宗動容嘉納
焉翼日因以宣公奏議進其以倘書兼尹順天也時粵寇北竄畿輔驛騷徵調
關東索倫兵及東三盟蒙古兵駐畿甸外所需車馬芻糧之屬無算有不給者
以乏軍儲論公皆先期辦治民不知役並規度可控扼地列柵屯守又料簡民
兵以壯聲援舉光祿卿宋公太僕卿王公司其事百里外烽堠相望金鼓聲四
聞寇窺其有備遂不敢偪其再筦大農也值軍興　國用日絀主計者輒巧爲
名色以掊克於民公每持其事不下所規畫惟塞弊源窒滲漏以寬民力嘗以
議洋藥稅事與倘書肅順廷爭繇是有隙公既去位肅順方貴重用事會戶部
鈔票案起遂興大獄欲以奇禍中公　上以公無他卒不深罪當是時微
上保全幾不測公每與家人言及　兩朝厚恩未嘗不嗚咽流涕也咸豐
十年京師有警都人洶洶言　聖駕且出巡廷臣交章固爭公時已退居亦
上疏力言不可　上皆采納不以爲迕公之奉　詔再出也足疾猶未瘳有
旨免帶領引見及一切勞苦事示優恤直　弘德殿每出入　命內侍扶掖
以行夜中或寵燭前導皆異數也每日晏授經之暇則進講帝鑒圖說遇直輒
紬繹大學衍義帝學諸書曰此致君堯舜之本也疾革時猶惓惓以　聖學
早成四方早靖爲念無一語及家事命繕遺疏言願　皇太后調護　聖
躬慎擇近侍　皇上懋修正學親近正人端蒙養之本原致中興之事業繕
畢命子同龢恭讀一過點頭者再閉目端坐遂瞑年七十有二子四長同書道
光庚子進士由編修歷任安徽巡撫坐事免次同爵以廕生爲兵部員外郎湖
南鹽驛道次同龢咸豐丙辰一甲一名進士授修撰遷贊善仍直　弘德殿孫
曾源同治癸亥一甲一名進士官修撰

李文恭公事略

太子太保　欽差大臣前兩江總督湘陰李公之卒於軍也遺疏言賊不能平
不忠養不能終不孝殮用常服以彰臣咎　上覽而悲之烏虖來中郎創臥
自恨奉職不稱羊叔子臨危眷眷以未平吳爲言古勞臣殫心軍國值時勢之
鉏鋙志決身殲殁而猶眡豈不以是哉方粵盜初起實道光二十有九年明年
益橫肆　詔起侯官林文忠公督師林公道卒　特敕公代之論者謂林公不
亡賊且就殄林公亡而得公之誠實勤密如林公者嗣其事天假公年一事權
以畫公之志必有闊識深計扼賊吭而制其死命而奈何天之奪公如是速也
公之督兩江也戶部以連年蠲復絀度支籌實庫爲備豫計於是廷臣條五事
以上其大者則漕糧改徵折色入銀京師於奉天陝豫采買以充倉庾下直省
有漕督撫議江南財賦甲天下弛張必自是始公疏言州縣兼收折色以錢抵
銀本無定價若著爲令而示價於通省則銀價日昂民且重困奏入廷臣猶以
爲言再下議公再疏言例價甚輕北方糧貴又水陸運費不貲勢不得不議增
而例有明文週非州縣通融辦法若就州縣分別重輕無論各州縣情形不同
即一州一縣中亦各不同且不能會戶部定例而轉執州縣之勒價爲準多則
輸納不前少則采買不足此國計之難也至以漕項應折若干註明糧冊糧票
畸零細碎開載既煩且銀價時有長落將今日少完明日復多完乎歲收時有
豐歉將今歲少取明歲復多取乎小民正愁穀賤兼值銀荒以有易無展轉虧
折此民生之難也至州縣之私改折色祇以解費爲辭今若明示折改則張目
而無所顧忌以公濟私浮勒必益甚而糧役之句串詐混亦必日出而滋弊多
一名色即多一利孔脂膏朘削究惟編氓任之此防州縣浮勒吏胥訛索之難
也奏入　成皇帝韙之事遂寢烏虖棄其所有而取其所無司馬溫公之諫
罷倉也若乃折衆口而毀成謀則溫公所不能得之於其君者而公顧以婉切
之言破膠固之議於是歎　明良一德之盛遠軼前古而江淮之間不至蕭然
煩費者非公孰貽之哉公諱星沅字子湘別號石梧湖南湘陰人父嚮優貢生
桂東縣訓導公天挺魁特總角如成人以遠大自敕勵道光十二年成進士選
庶吉士授編修明年奏辦院事十五年　命督學粵東公謂學臣所以造士士
習端則民風正故必以扶持世教爲舉職粵中人士多健訟劄通省府州縣學
籍生員之干訟事者牓以文仍飭其實而理之士風爲肅嚴覈丁胥禁革規費
諸名目所頒條教大率以人才經學名義爲急下至細微皆手自屬草吏無敢

歸文秩滿授漢中府知府遷河南糧道歷陝西四川江蘇按察使陞江西布政使仍調江蘇當是時　成皇帝識公於詞臣中期練習吏事爲疆圉重臣多歷郡國俾周知利病之原也尋擢陝西巡撫抵任卽奏劾牧令之尤不職者數人或自乞去固原提督胡公超戰功爲世所指名初裁西安總兵缺議每歲以冬春駐西安如湖南四川分駐半年胡公謂關中方無事乃汰總兵而移提督轄令更歲偪帳半年虛糜於地勢事勢皆不順力持於總督罷之修軍政定疑獄尤深嫉吏役詐贓致斃命者手劄行通省惟切深至皆斂手奉法調江蘇巡撫蘇松漕事頻重其大弊尤在大戶小戶之不平公至力圖所以均之於無錫金匱兩縣擇地總創鄉名刊石示永永戒二十六年授雲貴總督時緬甯回匪不靖公亟檄官兵分道進腹背擊之首匪馬國海懼亡走則潛結雲州回馬登霄海運升等劫囚作亂迤西大震公定謀檄諸將迅擊而縱閑散諸回之被脅者不二月事大定捷聞加太子太保　賞戴孔雀翎疏劾前迤西道羅天池搜殺過多未能詳慎區別致衆回寒心滋亂得　旨削籍永不敘用旋調公兩江總督於是公三至江南矣耆老聞公來皆額手相告江南武備弛水師會巡尤不實公撫蘇時已引爲憂至是銳意整飭之奏籌海外水師事宜五則捐俸造艨艟四十艘爲倡鎭將懼公嚴明泄沓之習一變會俄羅斯商船抵上海圖就地貿易公引例卻回有　詔褒獎陶文毅之改淮北綱鹽爲票也旣以新章取速效而淮南課額重自銀貴錢賤銷數易虧公謂引滯課絀不盡由私販而欲圖補救必以嚴治私販爲首務先後疏奏無慮萬餘言皆得　俞旨褒勉逮公去江南而淮南亦改票並設倉於儀徵爲捷法於是小販雜出鹺政益狼戾不可收拾然後知公之先見也先是有　詔令兩江總督轄河務如舊制會河督缺　命公兼攝之乃具疏力陳河工積弊且言道廳各駐汛地不得萃處清江浦有　旨察禁二十八年秋江淮海並漲淹民廬萬計公親出籌賑撫[illegible]怵心眠食虧損疾大作再乞假乃瀝情請開缺會江南監司有入對者　上詢及公盡得公積勞成疾狀始得請仍　詔病閒卽詣闕公之以郡守陟監司也　朝廷方擢用公每之官不久卽遷擢去地方興革有議擬未行者有創始而未竟者惟撫秦閱三年督江南及二年故闕綱鉅目悉修舉矜慎刑獄而不爲煦煦仁鋤奸暴尤力河南多滯獄獄囚有病死者公謂罪死死於法病死死於官罪非殊死則賊命罪當論死則失刑飭有司速治獄旣上日親錄之囹圄爲空蜀盜曰國匪陝盜曰刀客久爲民害公皆盡法懲之禽其尤置重典凶魁用戢其爲江蘇布政使也浙江方禦島夷戰不利江蘇戒嚴提督陳忠愍公陣亡於上海夷船由海入江陷丹徒犯江甯敗卒跳集於蘇勢洶洶且內訌蘇人大恐公告於巡撫斬擄劫者以徇其潰兵潰勇暫招留令立功贖罪免滋擾七月夷受撫於江甯客兵分起歸伍公卽牒請撤糧臺改爲報銷局節浮費也三十年正月　宣宗皇帝升遐疾馳入臨　文宗召對　恩語肫渥公奏言臣病幸少差而母老多疾乞歸養　上鑒其誠允之十一月復奉　欽差大臣督師之命公入告太夫人卽馳赴粵時粵西羣盜如蝟毛金田逆賊尤橫恣公駐師柳州疏調黔楚兵合勦發蹤指示所向克捷時向公榮以宿將爲提督在諸將中爲能戰周公天爵爲巡撫果敢任事公皆開誠以通之金田賊旣竄出據大黃江擾武宣廉被創而勢猶熾我軍籌進止及駐軍地巡撫持議多異同於是有特簡將軍總統之請公進次武宣疾已作猶力疾見官吏料簡軍書激厲將士如平時憂心內焚寖至綿惙遂以咸豐元年四月薨於軍年五十有五爲庫師克在和之義固公所日反覆於中而特不能掬肝膈以示人至於憯心罷精以死報　國則伏波所稱馬革裹屍之義也遺疏入　上嗟悼優旨嘉慰甚至　予祭葬給白金五百兩治喪諡文恭　賜其母陳太夫人人葠十兩子概恒令服闋後引見飾終之典可謂盛矣公在翰林五年一視學政典甲午四川鄉試分校乙未會試皆得士公儀表瑰瑋聲如洪鐘自其少時發言制行無少苟峻整篤實識量尤恢遠長遊四方益廓見聞嘗客陶文毅所典章奏公所削稾文毅無以易也旣通籍受　兩朝特達之知署豫臬時奉　宣宗手敕命毋失書生本色抵陝撫任　諭以勉力認眞勿負委任調江蘇疏謝　手敕報曰朕見汝年富才明學優品正甚有厚望於汝汝當體朕用人之苦衷也及　命兼司河務　諭曰卿年力甚強勉爲之以副重寄逾年請述職

批劄云朕非不願與卿相晤顧公事繁雜難離本任可暫停其乞病也　手
批云一俟痊愈卽來京朕切望之至卿當諒之其受　殊眷皆類此性至孝歲
時祭祀哀慕不自勝宦遊方太夫人以春秋高恆不就養公廬思輒至不寐洎
陳情得請喜得償所願不圖時事之艱惟艱惟瘁遽殞其身此公遺疏所以憾
養之不終也公幼有異徵應童子試時外舅郭進士汪燦夢入公府見金冊列
公姓名爵里物色之遂妻以女既館選諸姊中有召紫姑神者戲問公終身官
秩皆不爽末署云蒼梧還節其後公卒竟於梧州蓋前定云所著芋香山館集
若干卷子五杭官編修有學行早卒概候選道桓廩生江西布政使

呂文節公事略

呂公賢基字鶴田安徽旌德人贈公某邃於經學拔貢官教諭公生有至性飭
倫紀秉正嫉邪惡言不入於耳道光十五年進士選庶吉士授編修十七年分
校順天鄉試二十二年授御史疏言南河工料與其購於他處不如取給於葦
蕩請飭所司董勸庶險工有恃而經費亦可省又請申禁各省加派勒捐之弊
俱從之遷給事中疏劾知州鄂雲夤緣投入揚威將軍奕經幕矇蔽監支
軍餉又廣東劣幕余廷槐盤踞多年黷貨受賄與訓導黃培芳表裏爲奸籍團
練乾沒軍餉且招募匪徒充數藐法滋事請飭嚴察究治如所請行二十三年
轉掌印給事中丁父憂二十六年起補禮科給事中明年掌吏科印以河南旱
災方籌辦賑恤疏請將江南捐輸米改撥豫省賑災允之二十八年巡視東城
時江西安徽湖北水災　詔發帑賑恤公疏言辦賑之弊莫如造冊稽延定例
水旱成災督撫疏報卽先給饑民一月口糧再查被災輕重分別給賑誠以飢
寒待哺若必待查取戶口究竣則老弱轉徙已多應請敕下所司遵照定例一
面查取戶口一面放賑無論極貧次貧均令先沾實惠俟冊籍已定卽於限內
具題加賑其加賑日期務與初賑接續毋許間斷至戶口或有開除續增隨時
具報有任意延緩者嚴參庶有司不敢貽誤而惠澤得以旁流其辦賑急務數
則一多設粥廠嚴杜剋扣攙和積弊一兼籌放錢糶米之法一展緩　恩詔宜
急宣示一招商採買鄰省米穀接濟一收恤遺棄幼孩一收買耕牛疏入皆議

行尋　命稽察西倉三十年正月　文宗御極公應　詔陳言一摺　聖學
一正人心一育人才一恤民隱並請將江蘇浙江等省捐米例停止未幾遷鴻
臚寺卿咸豐元年擢工部左侍郎典浙江鄉試二年兼署刑部左侍郎時刑部
主事閻倘書恆春擬照舊章以京察一等筆帖式題陞侍郎書元欲以候補主
事題補意見不同有　旨飭各堂官所見與恆春書元孰同孰異公偕尚書周
祖培右侍郎陸應穀遵　旨奏覆應如恆春議經定郡王載銓會同吏部議奏
如所請公尋以粵匪河工度支漕運事事可危疏請下　詔求直言略言粵匪
滋事已二年命將出師尚無成效甚至圍攻省城大肆猖獗南河豐工未合龍
重運之阻滯災民之屯聚在在堪虞河工費四五百萬軍需費一千餘萬部臣
束手無措必致掊克朘削邦本愈搖臣愚以爲今日事勢譬之於病元氣血脈
枯竭已甚而外邪又熾若再諱疾忌醫愈難爲救惟有開通喉舌廣覓良方庶
可補救於萬一應請　特旨令大小臣工悉去忌諱一改泄沓之故習於時政
闕失有可補救者各抒所見盡言無隱以期集思廣益疏入得　旨申諭各部
院大臣九卿科道有言事之責者於政治得失民生利病有可補救者各據見
聞直言無隱八月充順天鄉試副考官九月署工部錢法堂事務充覆試閱卷
大臣三年正月以粵匪擾亂　命赴安徽會同蔣文慶周天爵辦理團練防勦
事宜公奏請　飭部撥帑備用並請帶員前往幫辦又奏所過地方如查有堪
備教習團練之人請咨各疆吏遣赴安徽軍營以資差委均如所請行二月奏
請　飭給事中袁甲三廣東知府趙畇均赴安徽協理防勦允之尋偕署撫周
天爵奏言團練防勦二事當分寄其任併致其力以圖之團練之事各就地方
飭屬加意辦理激勸紳民懲除土匪防堵之事於江北沿江一帶擇精幹牧令
稍假威權令其練本邑之兵團本鄉之勇因本地之糧以守本境之土各團練
藉以免徵調察其辦理之善者升銜加俸不遷其職俾得盡心固守勦賊之事
專責之統兵大帥如大帥駐營去賊百餘里者立卽遣問如此則各有責成無
所庸其推諉疏入得　旨嘉納時湖北敗匪由英山犯太湖分股竄出洪家埠
奪船意圖東下旋竄踞安慶經官兵截勦復分股由清涼庵至十里館犯集賢

闢各路兵勇接戰失利游擊廣音太伍登庸死之未幾由集賢關犯桐城邑紳
馬三俊等率勇迎敵敗潰桐城陷時公方駐舒城誓死守或勸曰公無守土責
又未轄一兵今賊鋒銳甚請退守以圖再舉公叱之曰吾奉　天子命治鄉
兵殺賊事不濟命也退將安之遂納韡刀率父老登陴力禦未幾城陷公力竭
死難僚屬及幕佐皆殉焉十一月巡撫江公忠源疏聞　諭曰呂賢基由翰林
科道洊升京卿朕因其品學兼優超擢侍郎令其回籍督辦團練該侍郎年力
正強方資倚畀乃以逆匪竄擾舒城捐軀盡節悼惜殊深可追贈尙書銜照尙
書例賜卹其子編修呂錦文服闋後以侍讀陞用所有隨員幕友盡節姓名均
查明請卹又　諭曰贈尙書銜侍郎呂賢基秉懷忠義大節無虧可於舒城建
立專祠以慰忠魂而光卹典並賞內庫銀三千兩交呂錦文祗領赴安徽扶柩
回籍治喪葬　賜祭葬　予諡文節並入祀京師及本籍昭忠祠八年復入祀
鄉賢祠公力崇正學行身植志不少茍詭隨者見之蹙然無所容在臺垣伉直
敢言感時事至涕泣不食每入　對痛切殫陳聲淚俱下　文宗屢爲動容
疏出天下傳誦何君桂珍著續理學正宗唐君鑑著學案小識公皆以進呈藉
爲正學之助有議其迂者毅然不爲止其出治團防也自知不返別母行痛哭
不能起烏虖公之志蓋夙定矣錦文現官侍讀兼雲騎都尉

國朝先正事略卷二十五

平江李元度次青纂

名臣

江忠烈公事略 弟壯節公忠濟

公諱忠源字岷樵湖南新甯人爲諸生究心經世學不屑屑章句道光丁酉拔貢是科舉於鄉甲辰大挑得教職新甯地接廣西民猺雜處多盜公察天下將亂倡行團練法以兵法部勒子弟是爲湖南團練之始丁未秋猺民雷再浩勾廣西賊爲亂鹽法道楊君炳堃總兵英君俊來縣合勦議徵兵公力止之自率鄉兵擣其巢再浩擒事定 賞藍翎以知縣用是爲公以鄉勇討賊之始戊申謁選發浙江權知秀水邑被水災公勸分設賑收棄孩錮正賦民忘其災計擒劇盜十數人邑大治巡撫吳文節公文鎔待以國士補麗水會 文宗皇帝登極 詔中外各舉所知侍郎曾公國藩具疏薦有 旨召見吳公疏留辦海塘工閱四月工訖以父憂歸時廣西賊首洪秀全楊秀清等稔亂 朝命大學士賽尙阿公出視師聞公知兵疏調軍前副都統烏蘭泰公忠勇負氣與他將多齟齬一見公深相倚重公募故所用鄉兵五百人使弟忠濬帥以來號楚勇是爲公以湖南鄉勇出境討賊之始始至轍衣槁項諸軍皆匿笑時賊氛惡甚官兵數萬莫敢攖公築壘逼賊賊以其少且新集易與也急犯之公堅壁如不敢戰賊近塹始開壁馳之斬首數百烏公拊掌語人曰君等蔑視楚勇今何如侍衛開隆阿者善射奇中嘗射虎十數軍中號打虎將者也公長揖過之意嗛公一日戰被圍矢且盡公登高阜望之曰必開公也怒馬馳救之並轡歸開公拜曰活開隆阿者君也遂握手飲極歡累功擢同知直隸州 賞花翎時賊萃永安官軍環之闕城北一面公與烏公請攄長壕聚殲之弗聽明年春以病歸賊果由北路犯桂林四總兵陣歿烏公以刀刺臂瀝血盤水中呼將士共飲涕泣誓師援桂林公在新甯亦力疾起出私財增募千人與今直隸總督劉公長佑倍道赴援至則烏公中礮卒城圍逾月公進扼東岸之鸕鷀洲三戰皆捷四月朔桂林圍解擢知府賊趨全州公聞道敗之唐家司全州旣陷銳意趨湖南公先請軍扼富塘埔賊度不能越則悉截輜重舟中期水陸並下公伐樹塞河截賊蓑衣渡鏖戰兩晝夜迎舟拄樹不得前偽南王馮雲山中礮死盡獲其輜重賊遂東走道州初公慮東岸空虛白當事請分軍扼截弗許請躬率所部往又不許至是賊果由東岸竄湖南矣方賊之棄舟而下也天雨水漲由永州至衡州數日可達程總督矞采時駐衡聞警走長沙知府恂君恩培留之不可鮑提督起豹亦議去永州會聞蓑衣渡之捷人心稍固總督仍還衡郡及賊踞道州衆猶不滿萬公慮日久裹脅衆乃建議分防不如合勦遏堵不如近攻七月賊自藍山嘉禾犯桂陽旋陷郴州公上書後路追勦愈急前路攻陷愈多請仍申合勦議當事皆漫不省賊則益張公在郴州約總兵和春公由石子嶺潛師出賊前未至賊竄永興以萬衆留郴相牽制公策永興賊必由茶陵醴陵犯長沙乃倍道由衡州援省會賊已踞城南及小西門窟穴於民廛攻甚急南城外天心閣地勢高賊方柵其上公望見驚曰賊據此長沙危矣急帥所部爭之死傷二十人督戰益力賊退趨移壘去賊數十武共汲一井擊柝聲相聞自是長沙止南門受敵賊巢背水面城當絕地難後隊踵至無能爲矣會偽西王蕭朝貴中礮死賊數穿地道又先後爲副將鄧君紹良瞿君騰龍所拒氣少沮逾旬洪楊大股至勢燄復張公弟忠濬自郴尾之約公夾擊方戰賊伏叢冢間挺矛刺公傷髀墜馬遇救免時新撫張公亮基至前巡撫駱公秉章與贊辦軍務前湖北巡撫羅公繞典均夙契公就詢方略公以官軍四面集惟河西一路虛請調重兵駐龍迴塘扼賊竄路期盡殲張公尤韙之而河西諸將逡巡莫敢前當是時賽公罷免新帥徐公廣縉久不至城內外巡撫三提督二總兵十莫相統攝謀用不成公憤甚躬赴湘潭力請於徐公不省賊卒由龍迴塘竄出掠舟西遁而東南大局隳矣十一月公追賊至臨資口晷巴陵土寇起檄公留勦事平而瀏陽匪渠周國虞之事起先是國虞等故與粵西賊共爲邪會衆萬餘人粵賊至卽起應之已復止當事始掩覆之至是將乘官軍之下爲亂湖南公出不意進討張示散脅從許自首免誅十二月十八日賊來犯設伏敗之斬首七百首免者萬餘人瀏陽平公時以援湖南功擢道員矣三年正月張公權

湖廣總督疏調公旋授湖北按察使時賊棄武昌東下公私埽地一切倚公辦
又平民之起爲賊者通城劉立簡崇陽陳百斗嘉魚熊開宇等有衆數千皆討
平之遂奉幫辦江南軍務之　命公拜疏言軍事請嚴軍法撤提鎭汰弁兵明
賞罰戒浪戰察地勢嚴約束寬脅從凡五千餘言又疏請四川湖南北三省分
造戰船習水師令廣東籌款鑄礮是爲公籌畫東南大局之始疏入　上嘉
納之四月公率軍東下廣濟賊宋關祐等抗糧爲亂戕守令聚衆數萬公就便
征之戰三捷斬首五百有奇生擒三百人釋其半令轉相解散詰旦賊大至又
敗之訊俘多卽釋歸者乃斬誅之五月至九江賊自皖江泝流上距城四十里
憚公威名不敢近改由彭蠡犯南昌時公奉　命援鳳穎卽抗疏改道援江西
軍士方患暑疫汰之得人千三百以五月十六夜抵南昌凡三晝夜行五百里
賊不意公乍至驚曰來何速也軍江門最受敵公自當之宿譙樓縣城外民舍
十八日賊舟蔽江至薄城礮擊之稍御趨得勝門以門外民居阻兩未盡焚也
方戰至營兵四人將縋城走公立斬以徇曉夜躬巡礮碎從者首不爲動賊穴
地轟城公豫隧道迎之三次藥發陷城入十餘丈公及弟忠濬力拒之賊死傷
山積不能入　上頒賜玉翎管及扳指各二時湖南援師先後集賊氣沮圍
寬吉安臨江而安福泰和萬安寇復起公乃分軍禦樹鎭扼賊衝檄羅公澤南
等勦泰和各屬平之時羅方以勦等援江西也八月二十二日圍解方公遣援
時巡撫以下皆持不可公曰南昌兵逾萬留三千人不見多若泰和賊與南昌
賊餉運上下路絕此危道也已獲賊諜得其往來書果約急攻吉安如公言捷
聞　天子加公二品服當是時公聲震天下師及德安聞賊上犯公急往
助守田家鎭以二千人渡江而令後至者閒道趨武昌備援急時司防者武昌
道徐君豐玉漢黃道張君汝瀛用戰艦扼江而南岸半壁山不設備公至簡之
急檄兵援陸賊已先我至水陸交訌師遂潰公至甫一日也徐張二公死之黃
州漢陽陷惟武昌以公援應得全賊憚公躡其後尋引去初公以田鎭之失鑰
四級至是奉　命巡撫安徽公疏請增兵萬人當一路又念行省當改廬州爲
南北樞紐去稍遠賊且北竄遂以二千人先發而湖北巡撫崇綸疏留公所遣

援軍公於是益孤矣抵六安適舒桐告陷士民遮道留公公病入城籌守備人
心稍定廬州警報日夕至知府胡元煒具言城中軍實裕團丁可萬餘人請速
往公乃留千人守六安自率數百人入城知府來謁公詢守具以方籌畫對糧
糧軍火一無有公審其有異志擬誅之未果越二日賊大至團丁鳥獸散公力
疾登陴誓死守城周二十六里合主客兵裁三千賊仍用地雷轟大西門月城
繼轟文昌門公親督楚勇殊死鬭殲賊數百人疏陳守禦狀　上特賞公霍
隆武巴圖魯名號賊自十一月十二日合圍公堅守逾月賊奪氣將遁矣有內
奸以城中食乏軍火且盡告遂增隧道以十二月十七日昧爽併力攻逾時
水西門城塌十餘丈公且戰且修築忽傳賊自南門緣梯入人聲鼎沸公知事
不濟掣佩刀自刎左右持之一僕負公行公不可則齧其肩及耳血淋漓僕創
甚委公於地賊逼公轉戰至水關橋之古塘被七創奮投橋下死之同殉者同
知鄒君漢勳參將馬君良勳自六安從公入城者也參將戴君文瀾縣丞艾君
延輝自湖北來援乘閒入者也布政使劉君裕鈖池州知府陳君源兗同知胡
君子雝副將松安君縣丞與福君皆死而知府竟降賊甫以城中虛實告及置
梯南門皆其勇目徐淮所爲也公困孤城時援師十餘營皆不能前十二月十
二日公弟忠濬自湖南募師來援與劉公長佑殊死戰不利及再戰而城陷矣
後八日舊卒周昌發冒死入城負尸出面如生事聞　上震悼追贈總督
賜祭葬　予諡忠烈封公三代如其官　命廬州及湖南江西各建專祠公性
英烈與人交披瀝肝膽終始不渝同年生武岡曾如鎔湘鄉鄒鶴齡陜西鄒
興愚先後客死京師貧不能返葬公皆身護其櫬歸治軍推赤心待人得其死
力所過無秋毫犯每戰親蹈陣躍厲風發奮不顧賊僞生死料敵如神能以至
少擊至衆故所向有功居圍城每夕必巡城一周見士卒食苦輒停匕箸取嘗
之曰適巡城飢與君一共此味耳以故士卒感服無忍背者賊起廣西蹂躪數耳
王師且十萬環視莫敢先公以書生倡勇敢軍氣爲一變其後楚軍輩出卒克
金陵夷大亂皆公風聲所起也公建三省會勦議請治舟師扼上游今大學士
曾公卒用此肅清江面成大功公存亡實關天下安危豈僅以一死激頹俗哉

初公計偕入都嘗過曾公語移時去曾公目送之曰平生未見如此人既而曰此人必立名天下然當以節烈死自公死海內識與不識下及婦人孺子皆爲流涕祠祀徧江以北公既葬之二年　上猶下前誥軍中其知公深矣五年援賊屯大蜀山上有公祠夜見列炬熒熒劍槊聲相摩賊驚遁祠得全嬰歸柩尙在城別賊自東安犯新甯攻七晝夜敗去訊賊黨具言酣鬬時見藍旗單突出遂不支藍旗者公部向所用旗時實無此軍也或謂公靈不昧雖死猶殛賊云公年四十有二父上景歲貢生昆弟四公長次忠濬今任四川布政使次忠濟道員陣殁通城次忠淑累擢道員子二孝椿以忠濬子嗣孝棠遺腹生

忠濟字汝舟幼從忠烈公學道光二十九年李沅發作亂公偕募鄉勇有復城功咸豐二年粵賊犯長沙佐忠烈守城戰甚力三年忠烈赴武昌以舊部千人屬君與劉君長佑留長沙勦土匪及忠烈勦賊通城時崇陽嘉魚賊遙起忠烈兵單君與劉君倍道進援抵崇陽大破賊斬首逆陳北斗及餘黨數百人進攻通城賊數萬圍官軍數币忠烈拊君背曰非弟不能破此賊語未竟君挾雙刀大呼躍出衆從之忠烈援枹鼓助戰衆殊死鬬賊大潰生擒渠魁張西園等二十餘人斬馘無算湖北土匪平及守江西賊轟城坍十餘丈君督壯士百餘囊土築之俄而城大圮築者悉陷君跳而免越二日地雷復發城坍八十餘丈賊譟而登君斬先登者二人賊乃退應勇急築之復穿地道出城鑿濠城下引水注之賊所爲隧道盡廢省城獲全君先以功保通判加五品銜　賜孔雀翎至是圍解　詔擢知府尋以省母歸君弟忠淑奉檄勦賊通城兼督治團練會以疾請假巡撫駱公命君往代尋調赴永州堵勦粵寇敗賊於藍山再敗諸嘉禾又敗諸甯遠連復三城殺賊二千計　詔以道員用六年駐防岳州湖北巡撫胡文忠公請移勦通城至則召本地團勇千餘置營後助擊威出不意破賊四營賊遂悉銳來犯衆數萬四面圍官軍或勸君宜退叱斥之戰益力賊從後營攻入團勇驚散陣亂君立營門大呼殺賊手刃回顧者數人策馬奮砍力竭遂死之年三十有八時四月四日也是役營勇三千死幾盡無一降者事聞　贈按察使銜　予卹典同治元年　朝廷追念死事諸臣與忠烈公同膺　諭祭

特旨予諡曰壯節

塔忠武公事略

咸豐四年三月粵逆數萬人自金陵溯大江而上越安慶武昌再陷岳州過洞庭以戈船徧布臨資口等處知長沙有備遂由湘陰破甯鄉閒道襲湘潭湘潭居長沙上游百貨所輳賊掠舟萬計分黨溯流窺衡永當是時賊挾百勝之勢料官軍無能挫其鋒既得湘潭長沙不攻自困塔忠武公時方爲副將聞警投袂起帥所部兵勇會同水師血戰五晝夜大破賊殲斃溺斃燔斃數萬計時所部千三百人耳微此戰賊且溯湘源以達粵西老巢直下通金陵首尾一江相貫注大局將不可支烏虖公之功在　社稷豈尋常一手一足之爲烈哉自時厥後公威名震天下由湘而岳而鄂所向克捷雖婦人孺子罔不知有公使天假公年平賊當較易顧以暴露行閒久積勞成疾賫志卒於軍此朝野官吏軍民無論識與不識莫不同聲一哭爲公悲且爲天下生民悲也公諱塔齊布字智亭姓托爾佳氏滿洲鑲黃旗人生而神識沈毅都統烏蘭泰公風器之由火器營護軍擢三等侍衛咸豐元年發湖南以都司用二年秋賊犯長沙以守城功擢游擊　賞藍翎署中軍參將時在籍侍郎曾公國藩奉　命督治鄉兵用明戚繼光法訓練束伍每校閱公必短後衣蹋靴帶刀侍曾公與語奇之試所轄兵皆精練副將清德方忌公嫉提督將加摧辱曾公乃劾罷副將薦公忠勇可大用且云塔齊布將來如出戰不力臣甘與同罪得　旨加副將銜三年勦茶陵安仁土匪　賞換花翎記名以副將用四年二月率所部由平江進勦湖北通城崇陽賊會官軍失利岳州賊乘勢上犯曾侍郎水師退[illegible]河公隨曾湘潭之捷公之勦湘潭也始至次高嶺賊即奄至公手大旗麾軍士縱擊斬馘先鋒元帥九人賊敗潰逐北數里至城下明日賊大出犯公伏兵山左右設疑三重誘之及賊逼礮斃以百數賊大亂伏起夾擊之賊奪路走僵尸相枕藉遂薄城闉殪悍賊數百公深入幾中伏跳而免麾兵鏖鬬大破之城北賊柵皆盡其南則水師會勦焚賊舟數千并焚市廛使城外賊無所止火光燭天三日夜浮尸蔽江下其時領水師者楊公岳斌彭公玉麟及褚觀察汝航夏同知鑾也

四月二日賊棄城夜遁凡六日湘潭平　詔加公總兵銜　賞喀屯巴圖魯名
號　命署湖南提督未幾卽真先是提督鮑起豹以淸德之譖屢斥辱公至是
起豹罷公代其位軍民快之時敗賊猶駐岳州分黨陷常澧公馳抵新牆破土
城三座舟師亦敗賊曾公湖又敗之道林磯公與羅忠節公澤南李忠武公續
賓合軍攻岳州敗賊於高橋閏七月二日盡破賊壘賊棄城退踞城陵磯未幾
賊舍舟登陸將據險爲營分三路來撲公亦分三路擊之賊抵死抗拒良久始
敗潰追至擂鼓臺殲賊八百有奇公臨陣好匹馬銜鋒戒從者不必從從亦無
能及者尤好單騎薄賊壘覘虛實賊屢馳之瀕危得免有天幸一日攜親卒四
人進覘擂鼓臺突遇悍酋獰髯睥目直呼公名横矛刺其馬欲擒公親卒黃明
魁躍起刺酋墜馬酋回刺明魁傷右脇公親刃酋殪之獲賊旗視所署字知爲
僞丞相曾天養天養驍桀爲賊魁自楊秀清以外皆爲之下伏誅後賊黨爲之
茹齋六日者也賊旣失悍酋奪氣退踞武昌公與羅公自臨湘進剿長安驛羊
樓峒佛嶺大沙坪等處戰屢捷復崇陽蒲圻咸甯又敗賊於官步橋及徐李埔
遂與羅公進屯江夏之紫坊初曾公在城陵磯約諸軍會紫坊至是召諸將議
攻取武昌策定議羅公帥師攻花園賊壘水師扼長江公從油坊嶺趨扼洪山
山在武昌城東北左近梁子湖右隔湯孫湖係絕地爲竄賊所必由時城賊忷
懼以八月二十三日啓東北門遁公扼而截之賊路斷迎斬黃衣賊目數名賊
崩奔悉趨山背復麾軍圍逼於沙湖塘角閘賊爭赴水死壞尸幾滿中多幼孩
公見之大哭傳令拯救得二百有奇羣賊因而乞命者又七百有奇分别誅釋
之武昌既復進攻大冶戰於五里牌斬黃衣騎馬賊賊大奔燔賊壘二十何賊
反鬬伏突起刺傷公坐馬左右兩軍合擊賊復大潰爭橋渡橋斷多墮水死生
擒百二十四人是日羅公有興國之捷於是兩軍會於興國籌進取羅公西擣
半壁山公東剿富池口十月二日戰軍山獲克之屯其地距羅軍十餘里中隔
小河方造浮梁濟忽出賊千餘過渡處別賊數千陣半壁山左右與羅公大戰
公隔河爲聲援賊大敗既又由富池口沿岸而上冀襲我軍後公擊走之浮梁
成初五日田鎮賊渡江來犯公與羅公夾擊之殪賊四百餘溺斃其半之是時賊
所設横江鐵鎖在南岸者已斷而北岸猶未破十三日水師大戰公及羅公列
陣半壁山麓之燔逆舟數千北岸鐵鎖悉銷燬賊遁竄廣濟黃梅田鎮既克得
旨賞穿黃馬褂予騎都尉世職二十日公及羅公渡江繞至蘄州及賊於蓮
花橋遇伏我前隊稍卻公匹馬突陣手刃大旂賊追奔數十里遂復廣濟而黃
梅爲賊必爭地悍酋秦曰綱陳玉成羅大綱併力守之以數萬賊分布小池口
孔壠驛而立堅壘五於大河浦龍頭寨等處嚴密與田鎮埒十一月朔師次雙
城驛賊數路來犯公與羅公併力擊之追奔十里破其五壘斃賊三千餘生擒
九十餘越日進攻夏新橋距城四里公與羅公登山望知北門可攻遂親進擣
我兵肉薄而登多受創公頭被石擊流血被面督戰益厲卒克黃梅曾公疏陳
戰狀有　詔戒公輕進公讀之感泣尋攻孔壠驛驛南通小池口東臨水賊於
西南北築土城公從西南路進攻累屑爲梯卑矛而躍遂大破之賊悉竄小池
口分黨奔湖口與九江相犄角爲死守計公遂與羅公渡江攻潯城十二月朔
攻西南門不拔驍將童添雲死之會水師被賊襲喪失輜重而賊餉率從江北
接濟羅公從二套口渡江進攻小池口公率壯士二十人渡江督戰以衆寡不
敵敗且戰且退公匹馬衝突爲諸營扞蔽有黃衣賊酋三人策馬來犯公以套
馬竿圈一酋頸斬之且奪其馬餘賊皆辟公侯大隊沿江上單騎馳入鄉閭馬
陷泥淖中幾失蹟有田父夙耳公名留匿其家時除夕前一日也次日各軍以
公未歸營洶洶失所倚有泣者夜三鼓鄉民忽送公渡江歸曾公羅公皆躍起
跣而出握手相勞苦繼以泣公談笑自若曰飢甚速具飯啖我時合營皆驚喜
歡聲如雷飯罷已元旦矣五年正月六日城賊出犯公擊斃二百有奇生擒二
十有一公令暗伏地雷誘賊來撲而陷之果斃百餘賊其後戰屢捷而城終不
下六月曾公與公約會於青山曾公謂宜移師東渡剿湖口及東流建德長驅
直下公以攻異方備嘗力破此城七月十八日傳令攻城忽患氣脫日中薨於
軍年三十有九事聞　上震悼照將軍例　賜卹廕襲如例許入城治喪
賜祭葬　予謚忠武公長身火色居平粥粥若無能及臨陣奮拳切齒口角流
白沫若欲生啖賊者所乘鐵驄絕有力湘潭之捷殪賊酋所得也每戰不令士

卒出已前佗軍被圍或小卻必躍馬馳救背負火鎗一腰刀二手長矛及套馬竿各一技皆精絕無虛發每過賊壘覘形勢比賊覺去已遠賊中驚以爲神而公雍容恬退未嘗一自詡也天性忠孝自擢提督於左臂涅忠心報　國字左右書以海燕窩進公愀然曰吾母夫人在都不知能給朝夕否忍甘此耶深夜呼親卒與絮語家事每至泣下偏裨小校直入內幄白事不俟傳宣治軍紀律嚴秋毫無所犯與最下卒同甘苦德化令進莞席以士卒皆臥草上卻之及薨軍民逾時悲泣喪車過南昌所乘馬縣鞍轡隨行將入城忽滿身汗溼人謂公靈實乘之云湖南江西及九江湘潭均奉　旨建專祠公娶于氏生女一無子以弟子秉承嗣其弟[illegible]先一年戰死獨流軍中

羅忠節公事略

本朝武功邁前古所用皆八旗綠營東三省勁旅各直省綠旗兵嘉慶初平定川楚教匪始以鄉勇輔兵之不足然十載二三耳迨粵逆起而楚勇湘勇名天下營兵或反爲世詬病此二百年來兵制之一變也楚勇始自江忠烈湘勇則自羅忠節公始公諱澤南字仲嶽號羅山湖南湘鄉人幼穎悟十歲能文家酷貧溺苦於學夜無油把卷讀月下倦即露宿達旦年十九喪母明年大父及兄嫂殁二十九長次子及三子皆殤是歲爲道光乙未大旱饑疫作公罷試徒步歸夜半敂門則其妻方以哭子喪明時飢甚索米爲炊無有也己亥補縣學生年三十有三矣又八年始食廩餼公自少篤志正學好儒先性理書賀制軍長齡唐太常鑑皆重之制軍延課其子咸豐元年　詔舉孝廉方正當事以公應二年粵逆洪秀全等犯長沙縣令屬公練丁設防號湘勇明年侍郎曾公國藩奉
命督治團防適江西上猶土匪竄桂東檄公進勦行次衡山忽草市寇起衆千餘公禽首逆劉積厚等二十餘人進擊桂東賊走之時粵寇圍南昌公帥湘勇赴援既至土賊陷太和安福圍吉安公與劉公長佑往援勦賊解圍遁公追至安福復縣城日夕賊大至敗之明日又至我軍鏖戰一當百斬馘無數敗賊竄入湖南巡撫駱公秉章檄公回勦賊尋遁會永興土寇亂曾侍郎檄公往勦戰於油榨墟平之公初以湘勇三百破安福賊數千與李公續賓分帶中右營共七百人至是增至千人屯衡州再平草市土寇斬首逆王大漢四年夏湘潭賊退公與提督塔忠武公會師東下六月攻岳州公以大橋路爲賊所必爭率所部扼橋守三戰皆捷殲賊千關七月二日破高橋賊壘九賊退踞城陵磯公與塔公乘勝進擊連破賊營三賊宵遁是役也公獨當大橋一面功最偉云尋自臨湘進駐長安驛賊分四路來犯公令偃旗息鼓乘閒突起擊之賊大潰又破賊羊樓峒追至百花橫再破之佛樻進屯虎爪市連破桂口大沙坪賊壘復崇陽時武昌賊分黨由金牛入咸甯公擊走之追敗之官步橋又敗之金牛遂進駐江夏之紫坊始會公約諸軍會紫坊及是召諸將至金口議攻武昌策公出所繪圖言紫坊出武昌有二道一洪山大路一沿江出花園當以重兵勦花園而分兵扼洪山防反竄諸將未決公請身任其難遂自攻花園而令塔公出洪山時花園悍賊萬餘築堅壘三一枕大江一瀕青林湖一跨長堤深溝堅柵列巨礮爲固八月二十一日官軍水陸進攻公直趨花園賊憑木城轟拒我軍伏地進分兵奪賊舟數十舟賊退營賊亦亂乘勢躍溝摩其壘同時並下翼日攻鮎魚套賊營川勇卻公擊賊堤上隔溪不能救街口賊乘機出逼公奮擊敗之李公由江岸回援又大敗之賊竄洪山爲塔公所躡是夕棄城遁二十三日武漢城皆復距會議時七日耳鄂城之克實公本謀也九月師出金牛敗賊於沿埠頭克興國塔公復武昌大冶遂規取田家鎮鎮居大江北岸與半壁山斜對爲上游門戶舊設防兵陷於賊賊更爲鐵鎖以截水師而用重兵屯半壁夾江以守十月朔公擣半壁山賊數路來犯公策馬衝陣賊敗奔江邊擠之墮水死者千人初四日塔公造浮橋渡小河爲賊所遏賊自半壁傾巢出北岸賊渡江助戰者近萬人僞王坐將臺督戰龍旂黃蓋勢張甚時公所部僅二千六百人衆色沮有潛遁者李公飛騎追三卒回手刃之軍心乃定公令堅伏弗動度賊銳已竭突起急攻賊大潰悉奔半壁山而後路爲我軍所扼不得上皆觸石墜崖死凡數千水師亦蔽江下斷横江鐵鎖燔賊舟四千餘艘火光夜照數十里水陸夾擊田鎮平尋渡江次菩提垻塔公已先至兩次伏賊起皆擊敗之擒斬千三百遂復廣濟十一月進軍雙城驛賊扼險而營一鼓登山平其壘抵黃

梅與塔公奪柵入縱火攻之賊竄城復遂進軍湖港遇悍賊解衣出戰堆積市肆閑公焚之斬馘千餘生擒數十餘賊退保孔壠驛賊會羅大綱復從湖口率萬人至公分兵抄襲街口賊賊敗歸壘攻破之大綱遁去是役以五千人破賊二萬賊遂盡撤沿江各營併力守九江矣塔公渡江圍潯城公別勦盔山過湖口上援之賊攻梅家洲賊壘不能下會水軍自湖口入彭蠡盡燔賊艘賊亦潛以小舟縱火襲我外江輜重船水師潰公回駐九江會對岸小池口有賊公與李公率勇千四百人進勦塔公往助之渡江賊大至刃既接我前軍卻公急歛兵歸時十二月二十九日也五年正月北岸賊由黃梅廣濟上犯武昌復失曾侍郎入南昌別賊由浮梁陷饒州及弋陽檄公往援勦時公所部分三營李公將左蔣君益澧將右公自將中營唐君訓方劉君希洛各率勇從之三月大戰五里亭克弋陽賊尋陷廣信公壁城西烏石山賊三路來犯公方築壘不爲動俟其疲乏乘之大獲翼日賊復大至見我軍不動亦不敢前相持兩時許忽起乘賊大敗之遂四面薄城賊啓東門遁初賊驟至民不及避殺戮甚慘公至不三日復其城士民歡躍焚香遮道迎尋追賊至德興復其城賊趨景德鎮公引軍至賊遁未幾有義甯之役先是賊自崇通陷義甯江西大吏命都司吳錫光往援錫光故驍將至則全軍覆焉及是檄公進勦七月次梁口賊分兩路來拒我軍三伏以待之賊潰伏兵從山後出賊之抄我後者我軍反躡其後殲賊六七百人越日進駐棋盤嶺以鸞嶺爲州城屏蔽急據之嶺距州七里左曰鳳凰山其右最高者曰雞鳴峯峯下即西門攟百貨所輳也軍據此全城在目中矣十四日大戰以二千餘衆殪賊六七千賊奪氣閉城不出次日復戰又敗之盡焚江邊賊壘是夕賊棄城遁義甯既克公上書曾侍郎其略曰武昌居吳楚上游九江爲豫章門戶今皆爲賊據崇通等處羣盜出沒江西之義甯武甯湖南之平江臨湘均無安枕之日欲克九江必由武漢而下欲克武昌必由崇通而入曾公因奏派公回援武漢而以彭三元普承堯所部寶勇隸之九月進攻通城悍賊萬餘人見官軍至突出薄之公令軍士席地坐無譁待賊逼大呼奮擊斬賊將三人乃勝潰明日破城外三營奪門入克之尋進攻桂口令會攻通城之李厚濬何忠駿等率平江勇駐守而自率所部克崇陽尋以分兵攻梯木山有濠頭堡之敗公整軍再戰復大捷進攻蒲圻閉道出公安畈初戰不利殊死鬬肉薄登城卒克之遂復咸甯自是武昌以南無賊蹤而逆渠石達開自崇陽乘虛入義甯江西賊勢日棘矣十一月師抵紫坊與巡撫胡文忠公會合又會提督楊公岳斌於金口商進取策定議公率湘勇從東路壁洪山南岡胡公從中路壁城南隄上而令九溪營屯金口爲水師掎角時賊於武昌城外築堅壘十三萬者與城埒公至方修壘胡公亦始至悍賊二萬從十字街出胡公擊卻之旋卻旋至如是者數公與李公潛師出賽湖隄分兩路繞抄胡公所部見湘勇至佯敗走賊追之旋反擊則公等已抄出堅壘北遂破十字街營盡殪追賊無脫者於是賊皆縋城入盡毀城東南賊壘公與諸將議曰西路入步街口爲我軍通江要路壘不破則軍糧無由達北路塘角爲賊通與冶要路壘不破則賊糧無由斷遂造浮橋於鮎魚套進攻入步街以奇兵逼望山門襲賊壘後立平之於是西路賊壘亦盡尋與胡公合力攻城並攻塘角賊營毀漢陽門外一壘焚其船廠殲賊千城賊由竇出截我軍後路公與李公夾擊之又殺賊數百環西北城賊壘皆盡公以仰攻不易誘賊出城戰設伏敗之殪賊千賊急以大隊衝我伏兵公督兵橫截又殲七八百人是夜賊於望山門外壘石壘二高與城等我軍二路躡平之李公出窯灣截賊餉道賊七八千人由塘角沿湖下抄其後公令劉君騰鴻等出洪山之東自率中營出洪山之西夾擊之殄賊千餘賊自此閉城不復出六年正月公率中營移屯洪山絕頂後右各營仍壁南岡爲掎角賊乘夜襲中營已摩壘矣我軍桀石投之登者皆殪嗣是每夕輒至公設伏痛殲斬首四百賊始不敢復襲營二月賊掘賽湖隄劉君騰鴻出勦之及長虹橋遇伏力戰乃敗之公欲分軍扼窯灣賊出爭大戰於小龜山斬級六七百遂以二營駐其地明日賊由武勝門出萬餘人與我軍力戰隄上殲賊數百公追至城下繞城審視賊不敢出二十九日夜有大星隕於西北三月朔大霧不辨咫尺次日城賊出公親搏戰走之已而賊窺我守壘兵少大舉來犯公追賊至城下賊礮如雨中公右額裹創戰逾時歸而劇甚日夜危坐不寐越三日

病甚不能起語諵諵皆時事口占忠義祠楹聯使人書之忽開目索紙筆仰臥書曰亂極時站得定纔是有用之學初八日晨起汗出如瀋握胡文忠手曰武漢未克江西復危不能兩顧死何足惜恨事未了耳其與迪菴好爲之迪菴李忠武字也語畢而瞑年四十有九公貌樸氣沈究心濂洛之書通知世務期見諸施行在軍毅然以滅賊自任所部將弁皆其鄉黨信從者故所向有功前後克城二十大小二百餘戰其臨陣以堅忍勝如其爲學或問制敵之道曰無他觀大學知止數語盡之矣左氏再衰三竭之言其注脚也烏虖此所由能以書生權巨寇率生徒子弟數十人轉戰大江南北使湘勇之名遠出營兵上塵武夫之頹闒其口而奪之氣而與忠烈江公同張大國楚也歟公初以團練敘訓導晉知縣平安福晉直隸州知州克岳州擢知府　賞戴孔雀翎武漢克復遷道員尋授浙江甯紹台道以田鎮戰功加按察使銜克廣濟黃梅　賞葉普鏗額巴圖魯名號凡勇號皆由外請此出　特恩異數也義甯之役加布政使銜死事狀上　優旨照巡撫陣亡例　賜卹父嘉旦　賞頭品頂戴子兆作兆升均　賞舉人　詔湖南湖北江西各建專祠　賜祭葬　予諡忠節同治元年

詔湖南巡撫遣官卹家　賜祭一壇三年克復金陵　特旨加雲騎尉世職所著小學韻語一卷詩文集八卷行於世周易附說讀孟子劄記西銘講義人極衍義　皇輿要覽稾藏於家

李忠武公事略

公諱續賓字克惠號迪庵湖南湘鄉人沈毅寡言笑身長七尺膂力過人習騎射能挽三石弓羅忠節公講學里中公折節受學依依不去咸豐三年忠節募勇殺賊公奉父命往佐之所練鄉兵號湘勇從平桂東土匪未幾粵賊圍江西行省侍郎曾公國藩檄忠節往援公佐謝君邦翰將右營邦翰邑諸生故忠節弟子扺江西戰死公代將其營所稱湘右營者也會土寇陷太和安福圍吉安遂同解吉安圍太和安福賊皆敗潰復馳勦永新事平議敘從九品師旋假歸甫三日趨衡州勦賊油榨墟進復永興攻郴州敘功進縣丞初公所部僅三百六十人至是巡撫駱公秉章命增爲五百人明年駐衡州平常甯土匪時湘潭

賊敗竄曾公統水陸軍東下檄湘勇從六月抵岳州壁大橋時湘軍兩營才千人分防八路賊日夜來犯提督塔忠武公約會攻賊巢兵始交我軍小卻賊追騎大至公左右止數人戒曰毋走徐行陟山岡賊不敢逼已而我軍漸集公親搏戰斬大旂賊數人餘賊爭登山公曰是可取也手劍策馬大呼而進斬賊目一人奪其旂追北十餘里明日塔公至營指所部贊曰好勇好勇與公語良久嘆曰名將也公自隨羅忠節從軍循循弟子列退然若無所知人無有異之者至是始以知兵聞時官軍日與賊戰斬馘數千公與塔公曰連旬戰賊不得擄掠食且盡可乘機薄其壘明日遂進兵風雨驟至衆欲退公曰天助我也與塔公並壓督戰頃刻破數十壘岳州平擢知縣　賞戴藍翎八月同羅公克崇陽咸甯進規武昌二十一日破花園堅壘及鮎魚套賊營明日克武漢語在羅忠節傳公擢直隸州知州　賞花翎九月同克興國州擒僞進士胡萬智斬之十月進攻半壁山賊巢時南北兩岸賊無慮十萬鐵鎖橫江賊舟麕聚數十里塔公師抵富池口以賊阻浮橋不克濟湘勇及寶勇僅二千六百人軍士多失色逃者三人公飛騎追還揮淚斬之軍心乃固逾日大戰殺賊數千豬其巢遂破田家鎭擢知府　賞摯勇巴圖魯名號授安慶知府當是時公知兵之名震天下初陸師分南北進勦楊制軍霈勦北岸公隨塔公羅公勦南岸曾公督水師循江下僞丞相羅大綱守廣濟黃梅設卡壘數十田鎭破後僞燕王秦曰綱檢點陳玉成皆往附之勢張甚總督不能前塔羅兩公乃渡江北勦公率爲軍鋒每攻壘與塔公逼賊壘十數丈席地坐礮彈如雨下談笑自若忽躍起曰進則橫厲無前當者輒碎遂復廣濟及黃梅敗賊濯港再敗賊孔壠驛抵湖口敗賊梅家洲知九江未可驟下從羅公移營盔山十二月水師陷入彭蠡湖外江失利小池口賊勢復張湘軍退回九江公憤甚請於曾公自率千餘人以歲除前一日渡江攻小池口僞城塔公亦率二十人偕往因衆寡懸殊戰不克比暮始收隊而塔公獨未返公涕泣不食誓渡江再決死戰明日塔公竟覓舟返無恙時除夕三鼓矣明年二月武昌復陷當賊之從江北上竄也公知北岸官軍不能敵建議分南北兩軍夾江而勦令塔公益募勇三千合濟軍五千專勦南岸

別選大將率湧軍三千益募勇五千直趨漢口勦北岸南北各自爲戰一圖安慶一圖金陵庶大局克有濟曾公韙其言將以北岸屬羅公以餉絀不果亡何曾公入江西饒廣告急檄湘軍援饒師抵章門則饒匪已陷弋陽三月偕羅公進勦敗賊大水橋復弋陽城賊趨陷廣信追擊之三日而城復移軍景德鎮會義甯州陷江省大震七月進攻義甯奪鱉嶺賊隘賊大創棄州城遁語均詳羅公傳得 旨記名以道員用八月同羅公回援武漢克蒲城崇陽而岳州警報忽至公分兵趨蒲圻之羊樓峒會李君杏春彭君三元戰死崇陽之濠頭堡衆譁馳救公曰死者無及矣生者必來歸賊乘勝遠鬬利在速戰宜堅守以持之俟其疲乃可擊也明日賊至我軍憑壘固守比暮賊將休公揮衆突之賊大潰追北至蒲圻翼日復其城並復咸甯 詔加公鹽運使銜師趨武昌壁洪山十二月破塘角賊壘分壁小龜山六年二月與劉公騰鴻扼窯灣斬賊數千屢戰皆捷忽羅公中礟卒當是時軍中新失大帥人情洶洶賊乘機築壘保安門外礟子及五里墩大營湖北巡撫胡公林翼奏以公總督諸軍公涕泣受命遂掃平保安門賊壘而江西瑞臨撫建等郡賊蔓延北及崇通蒲咸西及瑞昌皆陷賊乃分湘勇四千屬曾公國華劉公騰鴻等由咸甯進勦賊詗知之屢出城來犯公敗之襄湖隄又敗之小龜山雙鳳山秋七月僞翼王石達開率援賊大至城賊將應之公分兵駐魯家港防援賊遣壯士數百人執所奪黃旂誘城賊賊信爲援至出城夾擊伏起殲馘過半及援賊既至禦之魯家港鏖戰三日城賊鑑前失疑懼不敢出援賊遂敗奔追至小龜山斬首八百別將與城賊鏖鬬襄湖隄公率師援之賊望其旂幟奔入城自是堅閉不出公募民夫開濠掘江水入湖爲長圍斷賊接濟賊益困十一月二十一日武昌復得 旨以按察使用尋分兵追勦克武昌渡江克黃州旋渡江克大冶興國逕直搗九江林啟榮者賊中最悍酋也前歲塔公圍攻時堅守弗下至是仍率衆死守夜無更柝望火城以內人聲寂然官軍潛躡之鎗礟應聲下七年正月公用攻武昌法開濠困之賊出城阻截鬭數月濠始成四月皖賊上犯號十萬犯蘄州及黃梅羅田公分兵援蘄州賊稍退六月賊傾巢上犯蘄黃告急賊於廣濟童司牌築壘伺我軍公渡江勦平之八月破小池口僞城仍回九江先是四年秋賊奪江西戰艦沈塞湖口築壘石鐘山爲浮梁鐵鎖阻官軍隔岸梅家洲壘僞城環巨礮我軍仰攻不利其年十二月水師陷入內湖曾公益治水軍章門檄彭公玉麟統之水軍復振至是賞吉瑞臨以次皆復衆議會勦九江公謂九江賊恃湖口相掎角不拔湖口九江不可得也乃定計水陸夾攻湖口九月八日公遣其弟續宜率馬步軍攻梅家洲僞城躬率師揚言勦宿松漏四下迂道入里江伏湖口後山士卒皆捫蘿上墊旦彭公率戰舟攻湖口東游擊黃君翼升率戰舟攻梅家洲提督楊公岳斌夾擊下鐘山賊方悉銳旅拒公率師從山椒破空下賊大驚遂盡殲其衆湖口立復梅家洲賊棄城遁於是內外水師始會合乘勝復彭澤夷小姑洑僞城得 旨除浙江布政使返九江適臨江逸賊竄興國冒警遣兵往援擊走之八年春水陸晝夜攻九江賊守益堅我軍穴城城崩爲磚石所壅至稍遲賊旋堵禦公令壯士數百人擁盾自蔽先夕伏城濠四月七日地雷復發勇自濠內奮呼登城城立復殄賊數萬無脫者啓榮死亂軍中磔其屍九江平加巡撫銜 賞穿黃馬褂許專摺奏事方九江之破也公弟續宜率師攻麻城未合圍公以九江師益之躬請假歸省甫抵鄂而悍酋陳玉成由安慶糾潛太英霍賊分擾蘄黃警報日數至未幾賊陷黃安續宜分兵馳援不下公聞警取道黃陂約夾擊敗賊黃安門外賊遁麻城賊亦不戰走乃還鄂時皖中糜爛奉 命越境勦皖 詔將軍都興阿總兵鮑超率馬步軍由宿松趨安慶公由英山趨太湖乃令續宜駐軍鄂渚自帥八千人啓行議者謂出境勦賊宜益兵爲四翼各三四千人而自帥中軍五路並進公以餉難之會曾公奉 詔墨絰起視師與公會於蘄州公遣將朱品隆唐義訓分千人爲之衛議者又謂宜調鄂中守禦勇以換留防九江彭澤之湘軍六千人隨同勦皖公以更調需時日卽率守禦勇以行抵太湖適署皖撫李君孟羣師潰廬州 諭公及都公改道援廬公與諸將議曰由太湖救廬凡數百里廬已陷師至緩不能濟急且太湖圍撤賊由豫北竄是腹背受敵也遂決計取太湖掃蕩桐舒等縣直趨廬州時咸豐八年八月也是月克楓香驛小池驛賊巢復太湖乘勝復潛山

遂進攜三河集三河集者廬州要害也賊築城傳以九壘用悍賊數萬守之三
河破然後可進規廬州自克桐城後公令總兵趙克彰率六營守之又命副將
謝永祜守舒城於是所部僅五千人九月二十八日抵三河十月二日破賊九
壘斬馘數千計忽僞英王陳玉成自江浦六合率大隊來援僞侍王李世賢自
廬州糾捻匪來援衆十萬連營金牛鎮白石山等處烽火亙數十里諸將議退
守桐城公曰軍事有進無退當死戰遂飛檄各防軍來援未至初九日援賊蝟
集明日我軍迎擊至黎家渡突遇大隊賊天大霧賊用衆抄襲我軍相繼潰副
將劉神山參將彭友勝游擊胡廷槐鄒玉堂杜廷光等先後戰死公傳令軍中
嚴守舊壘無何各壘皆破運同丁銳義馳入湘右營督同公死守或勸突圍出
圖再擧公曰軍興九年皆以退走損　國威長寇志吾當縱橫血戰多殺一賊
即爲國多除一害且吾前後數百戰每出隊即不望生還今日固必死有不願
從死者請各爲計諸將士皆曰某等願從公死日暮賊攻益急公上馬開壁馳
擊殺賊數百人夜二鼓總兵李續燾副將彭祥瑞率屬越壘衝出賊遂踞其壘
決河隄斷我軍去路公知事不可爲具衣冠望　闕叩首取所奉　廷旨及
批摺焚之曰不可使　宸翰辱賊手乃躍馬入賊陣身被重創見貴旂知爲賊
渠曰此吾畢命處也馳入死之同知曾公國華知府何君忠駿知州王君揆一
同知董君容方知縣楊君德聞從九品李君續藝張君溥萬皆殉焉道員孫君
守信與丁君銳義猶激厲士卒死守中右營至十二日水火俱盡營陷皆死之
是役也文武官弁死者數百人兵勇數千人而中右一營爲尤多云事聞
上震悼　手敕曰詳覽奏牘不覺隕涕惜我良將不克令終尚冀忠靈不昧再
生申甫以佐予也又　詔曰李續賓當賊犯長沙時首倡團練自後赴援江西
湖北安徽等省皆親歷行閒身先士卒七年中先後克復四十餘城大小六百
戰所向無前一時諸將中無與倫比朕以其威望素著特命幫辦安徽軍務方
冀肅清皖北掃狂氛乃因進圖廬郡先勦三河苦戰旬餘殺賊逾萬適江浦
六合廬江逆黨大股來援以五千兵勇當十萬之賊將士傷亡從容赴義其忠
勇義烈之氣雖死猶生實深悼惜其加贈總督即照總督陣亡例賜卹入祀昭

忠祠其父登勝可給一品封典並賞銀五百兩子光久光令賞擧人服闋後送
部引見並於湖北江西安徽湖南湘鄉各建專祠事蹟宣付史館以示朕褒恤
藎臣至意焉　賜祭葬　予諡忠武公崛起田閒以平賊自任選士以知恥奮
勇樸誠敢戰爲上每臨陣安閒靜鎭不苟接刃尤能以少擊衆大小數百戰未
嘗挫衄在軍號令嚴明所至百姓懽迎耕市不擾轉戰江鄂時所過州縣不見
客不索供張廣坐中言不輕發他將多以氣節相高公默然深藏恆曰事由心
定毋張皇性至孝克九江後乞假省親旣不果乃爲迎養計其父以書報之曰
軍事方殷兒當壹意報　國勿以我二人爲念公省書揮涕及拔營握胡公手
痛哭曰吾無由復見父母也左右皆感泣軍中所餘廉俸不以寄家營資助曾
公營中及彭公玉麟水師營曾公國荃吉安營約二萬兩而元度時駐軍貴溪
餉罄盡公亦以五千金寄助焉與諸帥共事和衷商搉胡公撥撫標兵萬人隸
公麾下皆心服樂爲之用其臨陣專以救敗爲務顧大局爲先遇賊則讓人禦
其弱者而己當其悍者分軍則以強者予人而留弱者以自隸江楚兩軍每言
肯接帶弱兵臨陣救人者皆忠武後公一人而已公薨年四十一舒城難民覓
其遺骸送霍山大營同治元年　詔湖南巡撫遣官卹家　賜祭三年克復金
陵　賞二等輕車都尉弟續宜字希庵以戰功累官至安徽巡撫卒諡勇毅

鄧忠武公事略

公諱紹良字臣若湖南乾州廳人父士儼以歲貢任平江訓導行誼稱一時公
自幼以將略自許充屯弁補鳳凰廳把總道光二十二年從征崇陽身被數創
囊甲盡赤以功擢千總晉守備李沅發爲亂新甯公帥五百人追賊深沖洞賊
悉銳逆戰公攜戈直前所部從之賊辟易仍據險旅拒公命將士乘晦銜枚登
山譟而馳賊驚潰不知所爲蹂踐死者無算遂生擒沅發檻送京師　賞揚勇
巴圖魯名號換戴花翎擢都司二十九年粤賊洪秀全起金田屢敗官軍提督
向公榮檄公往與爲犄角連敗賊索潭陶鄧墟賊竄潯州駐大黃江公麾兵渡
對賊壘而軍別賊數萬自牛排嶺來會公引精騎五百橫衝其陣張左右翼繼
之兩路賊皆敗咸豐元年夏公躡賊至象州之謝官村賊巢環左右皆山公選

壯騎奮而上壘戰賁谷中奪其隘破走之乘勝追至永安州賊迎戰死鬬斬一
酋陣稍動遂大敗論功以游擊升用旋援楚雄協副將二年春賊由大峒竄桂
林公空壁追躡一日夜馳三百里屯西城賊百道攻城不下解圍去遂入楚踞
道州諸路賊俱響應勢大振連陷江華永明嘉禾桂陽據郴州公追及與諸軍
壁其三門相持月餘賊乃逸由永興徑犯長沙據城西南隅民舍爲窟穴日壘
隧道達城下隱隱有錫鏝聲巡撫張公亮基急檄公入城往來策應九月二十
九日魁星樓側地雷發城圮十數丈賊蜂擁緣陴上公率敢死士躍而前礮洞
右臂血淋漓不少卻與賊搏戰移時殪先登悍賊百餘餘奪氣散走督兵累土
城復完賊知城堅不可下率全隊渡湘而西陷岳州直趨武昌公卷甲疾馳尾
賊三年春奉　旨擢壽春鎮總兵隨援江南提督赴鎮江勦賊屬援賊大至公
兵不滿千環顧無後應遂奔上疏自劾　詔褫職仍　命助攻金陵公率所部
由雨花臺直薄神策門斬獲甚衆　欽差大臣德興阿擬奏請公幫辦軍務向
公尼之援公五百人令援東壩公單騎直擣賊營瞋目大呼賊衆潰亂又遮敗
之釆石嗣駐軍黃池賊引衆自蕪湖竄至公及其未定掩擊之斬馘無算追奔
二十里　詔賞三品冠服並花翎　命赴徽州援至則選精兵伏要隘獨以數
騎嘗敵賊易其少薄之陽北伏發賊敗走以次復婺源黟石埭蕪湖諸縣
上嘉其功復提督銜六年春　詔援揚州冒雨渡江率精銳薄城環攻六晝夜
奮身先登及堞而墜者數四奮必拔卒引卒上克之　詔援浙江提督幫辦皖
南軍務攻賊三叉河拔其柵會甯國陷倍道往援先部兵駐金珂橋扼賊旁竄
大敗之東溪橋進次望牛墩毒其汲道賊以數千人來挑戰公堅壁不出俟近
偪外壕乃縱擊之斬悍賊數百復潛師襲取七里崗遂薄城下毀羊馬牆賊棄
城走旋進兵繁昌營老鴉山賊猝至顧一酋銳甚躍馬刺之賊大潰追敗之何
家灣公念甯國爲浙藩籬而涇尤皖南咽喉遂屯兵遏其衝相持至兩載賊死
爭不能入尺寸八年春公進壁灣沚賊糾捻寇數萬復踞黃池公亟馳往出賊
不意大破其衆又敗之蒲塘夏村閒賊從奎潭逼追麓之施家渡時賊尙衆踞
鴉山南分三道來攻公亦分三道應之賊大披靡會浙事急先後分兵赴援賊
乘虛突襲峨橋石桅不守灣沚腹背受敵援師至自金陵者復一戰潰賊騎四
面陵騰之公具衣冠北面再拜舉火自燔其營死而浙遂不能支矣事聞
上軫悼　賜祭葬　命建專祠賞騎都尉兼一雲騎尉世職　贈太子少保
予諡忠武　褒公三代如其官嗚呼自賊起粵西長驅而東穴有江左獨賴吾
湖南下水軍輸糧糗舳艫銜江千里相望不絕用能乘機逐利收奪失土以咸
王誅克夷大難然當前婁城時穴火發賊呼噪乘城非得公奮身獨蔽陷處抵
擊之城其危矣保一隅遂全天下公之功其偉矣哉雖不幸賫志殞未獲成大
功享有茅土而比年荷社稷之靈諸干城之力卒平僭亂草薙之無遺種公亦
可以無憾矣公卒年五十有八子亨先襲世職敘光祿寺署正

胡文忠公事略

公姓胡氏諱林翼字貺生號潤芝湖南益陽人父達源嘉慶己卯一甲三名進
士官少詹事公九歲省詹事公京師卽授以儒先性理書而公少負才氣不甚
措思也道光乙未舉鄉試明年成進士選庶吉士授編修庚子分校會試其年
秋副文端公文慶典試江南因事降一級調用明年父憂歸服闋援例爲內閣
中書捐升知府發貴州署安順府事道光之季寇亂漸萌横嶠以南駱越滇黔
諸山中奸宄亡命狐嗥梟嘯四出劫掠句結營兵胥役爲黨羽無敢捕治安順
宋普里部也當雲南驛路向有冒頂大五小五諸匪聚衆爲姦暴公廉得其狀
延訪士紳寄以耳目偵知賊黨以歲除聚飲某所公親率健捕馳至其地獲著
名渠魁余饒貴等其黨無一脫者在安順年餘先後擒巨盜三百有奇一郡肅
然日坐堂皇訟牒至立與剖斷清積案至三百餘牘倡修義學十數區搜輯節
孝八百餘人彙報請旌建總坊通衢聚載書吏規費安順二百年有司詳報節
孝自公始調署鎮遠府府境跨有㵲沅所屬皆苗猺其台拱清江黃平皆盜藪
勢尤橫公治之如安順盜幾盡歲饑開倉平糶清社倉之被侵蝕者奉檄帶兵
勦黃平草夷山等處苗匪獲盜首保鶴等三百餘名悉平其寨以勦匪功　賞
戴花翎會湖南新甯奸民李沅發爲亂奉檄赴黎平防堵事竣得　旨補缺後
以道員用　文宗卽位　詔大臣舉司道以下可大任者雲貴總督吳文節

公文鎔貴州巡撫喬公用遷皆以公名應旋署思南府事咸豐元年補黎平府府境毗連湖南粤西山深箐密盜出沒劉奪捕之輒越境竄公至日延紳民及稚結左衽諸渠率賜以酒食詳詢民情地勢令相連爲堡擇立鄉正團長牌長互相稽覈捕治諸不法者是時廣西賊大起永甯懷遠融縣環黎平西南界皆賊公募壯勇扼隘防堵辦團練千五百餘寨建碉卡四百五十餘座連屯相望上言督撫請環邊要隘築堡守禦以爲言戰不如言守用兵不如用民用民力以自衛不如先用地利以衛民郡城故無儲積勸富民捐穀置倉以備城守自後黎平壘被攻撲城卒不可拔皆公練勇儲粟力也三年秋甕安鄉匪滋事以抗糧爲名公以計解散脅從而誅其首犯劉瞎麽餘匪悉定先是粵逆出永安犯桂林道郴桂茶攸犯長沙東下湖南巡撫張公亮基調公辦軍務黔撫以公現辦黔匪關全省大局奏留之至是吳文節公由雲貴總督調任湖廣仍調公帶勇來楚辦軍務而王御史發桂亦言公捕盜鉏奸饒膽識所練勇一可當十請留楚帶勇勦賊四年春補貴東道公以黔勇千人行次通城而吳公已戰沒黃州賊遂陷漢陽以舟師上犯陷岳州湘陰甯鄉徑趨湘潭湖南巡撫駱公秉章調公自平江通城回援省城會忠武公塔齊布及楊公岳斌彭公玉麟已破賊湘潭而安化土匪黃國旭等乘機抗糧爲亂檄公往捕討擒之而賊之敗於湘潭者悉所掠舟趨常德公以所部赴勦尋授四川按察使仍留辦防勦事是年今協揆曾公國藩大治水陸師東征公從下岳州巡撫駱公奏請免隨東下仍駐岳州搜勦崇陽通城餘匪調湖北按察使秋曾公復武漢破田家鎮進圍九江檄公會討公自咸甯蒲圻大冶興國東出瑞昌與羅忠節公澤南勦賊湖口之梅家洲五年春湖廣總督楊霈之師潰於廣濟賊悉衆上竄公請於曾公以所部千餘人回援武昌別以副將王國才一軍隸之未至漢陽失公先以軍營沌口檄國才軍由南岸趨武昌會授湖北布政使甫半日城陷國才至偵得城賊暗號即夜遣驍將詐爲賊裝賺入城殺賊目數十城幾復天曙賊聚益衆公倉卒不能濟師乃令國才退營金口與彭公玉麟水師相倚扼賊使不得上犯旋奉　命署湖北巡撫時武昌三次淪陷公公私掃地赤立無可措手公以謂不攻漢陽則荊襄梗塞不攻武昌則咸蒲崇通愈形滋蔓乃添募兵勇兼顧南北兩岸賊謀襲金口營斷官兵餉道公分兵爲三路設三伏親率大隊旋繞之殲賊七百餘生擒僞丞相陳大爲等五月賊分六路來撲公遣將分路追勦用伏兵抄襲賊尾賊敗退屯紙坊我軍進擣其壘忽南風大起礮齊發賊狂奔入城是役也擒斬千餘淹斃者無算官軍直逼小東門於紙坊金口犄角立營賊伏不出七月由金口渡江以火龍船毀賊浮橋水陸夾攻遂克漢鎮公親冒矢石奪大別山賊卡未克會別賊由漢川至焚漢口公軍已一月不得食至麥山飢潰不數日整軍復戰移營大軍山分駐新堤嘉魚其時水陸萬人多新募賊至常數萬見者奪氣公從容談笑雖挫而其氣彌厲州縣殘破餉源絕文移指撥多不時應爲書告鄰省求助情詞深痛人感其誠稍資濟之旋發其私家之穀濟軍食是年秋羅忠節公破賊江西之義甯州以武昌居天下衝長江險要所必爭上書曾公請赴援曾公以塔公舊部彭三元普承堯等軍佐之連克通城崇陽蒲圻咸甯公親會羅軍於蒲圻併力擊賊夷其壘因偕回金口與楊公岳斌議水陸進攻策於是公率所部及普君承堯唐君訓方諸營由中路出省城之南駐營堤上羅公由東路駐營洪山南岡留九谿營兵駐金口護水師以當西路敗賊於五里街再敗之賽湖堤復分兵攻漢陽敗賊於龜山尾湖堤等處其鮎魚套賊艘亦被擊沈自是武昌以南無賊蹤而督師官公以吉林精騎合衆軍營北岸餉道日通軍勢亦日振六年三月羅公以攻賊受創卒時與賊相持急日夜搏戰不少休而軍中新失大帥公與故浙江布政使李忠武公續賓拊循而整飭之氣益壯先是悍賊石達開由崇陽入江西連陷瑞州臨江又南出吉安東趨撫州建昌江西郡縣無完土屢告急請援羅公一意規復武漢不暇應至是公念江西方棘而武昌猝不可復乃遣劉君騰鴻普君承堯出瑞州應援而令曾忠愍公國華統其軍軍糧並資給焉五月九江賊古隆賢領萬衆由葛店油房嶺後路援武昌約城賊舉火爲識夾攻我營公諜知之陽爲賊火城賊果出撲伏發奮殲殆盡乘援賊初至遣兵連夜薄之賊敗走七月石達開自金陵來援號十萬公分派水陸力戰都統舒保公領馬隊自江北來大

破之平魯家巷賊壘四毀東湖賊艘七十有奇燔賊巢八十餘處追逐百餘里會襄陽土匪起連陷樊城穀城光化竹山興山遂與川匪合陷宜昌公遣舒公及唐公合數營往平之有譏撫者公不謂然而事亦遂定時武昌賊窖公先與李忠武於塘角寡灣洪山青山等處掘長濠固守其魯家巷花園五里墩石嘴亦如之城賊不得出援賊不得入我軍安坐以待賊糧之盡遂以十一月克復省城殲賊萬計生擒僞檢點古文新等十四人先鋒悍賊八百餘並逆黨五千餘得 旨賞頭品頂戴實授巡撫遂分兵收復武黃各縣屬餘賊遁入九江北岸之小池口公計江楚脣齒相倚而九江扼長江之衝實江楚門戶九江一日不復江楚一日不得安枕乃令李忠武率全部圍之分兵駐黃梅廣濟蘄州閼以遏江北賊而公自駐武昌調度當是時官私廬舍焚毀幾盡諸事草創公一意振興裁通省浮勇以節糜費設武漢重兵以固根本慎選賢員與民休息設清查局查被賊後州縣倉庫錢糧交代設節義局表章歷年殉難官紳士女設軍需局籌備東征器械餉糈擧提綱維巨細畢擧尤以亂民之生由法度廢弛吏敝民媮因循苟且以有今日不務討賊則亂之流不塞不務察吏則亂之源不清劾鎮道丞守以下數十人與屬吏更始禁應酬嚴奔競崇實黜華於是在官者稍稍推廉倘能知吏事矣其籌餉有三曰錢糧曰鹽課曰貨稅湖北漕政久敝官民交困道光中葉以還徵收常不及半公三次奏減章程民以是輸將足額湖南北自淮鹽阻絕率食川鹽公分置課鹽局於宜昌沙市又推行武穴老河口等處視向來額課過之仿劉晏用士人法設局各市鎮搉收釐稅嚴杜中飽弊自是湖北兵與餉強天下七年悍賊陳玉成自皖北上犯蘄州諸營敗潰賊徑趨蘄水武昌大震公急渡江赴黃州收潰卒得數千人而賊衆十餘萬環巴河以東百餘壁亘數十里時巴水大漲惟三台河有石橋可通公念賊渡河則勢蔓延急派千人斷橋扼河以守而潛師出迴龍山遏其上竄督諸軍合擊於孫家嘴馬家河等處賊大敗狂奔出境蘄廣肅清會將軍都興阿公及李忠武公亦連破黃宿之賊公視師九江定方略還省會提督楊公克小池口僞城次第收復湖口彭澤東流各縣九江勢遂孤塹長壕圍之八年四月李忠武

穴九江城發地雷破之殲僞貞天侯林啓榮等啓榮竊據四年餘塔忠武羅忠節屢攻不下至是乃悉殲薙無遺種 上嘉公調度有方加太子少保賊旋由六霍商城陷羅田麻城黃安遣兵分道擊之復其城公以九江既復安慶在所必爭奏請數路進攻楊公以水師出江面都公由宿松望江逼安慶城爲圍師李忠武規復太湖潛山桐城與都公犄角會廬州失陷北路請援急忠武奉
旨催促遂分營留守舒桐自提五千人赴援軍次三河賊四面麕集力竭戰歿全軍陷焉公時丁母憂回籍都公以三河之敗由公去軍無調度請急起公視師總督官公亦疏請公聞 命痛哭起行徑次黃州時各軍退保黃梅人心惶惶聞公至皆以手加額自壯九年二月進營上巴河整飭部伍謀大舉會石逵闌由南贛犯湖南掠郴桂而西趨寶慶號稱六十萬湖南告急公命李公續宜率所部往援而以都統舒公馬隊三百佐之又以水師二營佐湖南水師分扼諸河道寶慶圍速解公之力也已而協揆曾公由江西奉入川之 命總督官公奏請與公併力圖皖乃定四路進兵策曾公循江而下爲第一路多公與鮑公趨攻取潛山太湖爲第二路公出英山霍山爲第三路李公由松子關出商城固始爲第四路議者以鄂撫應駐黃州不宜出境公請我奪情起復不赴前敵討賊則此出爲無名十月移營英山時太湖圍師方集逆首陳玉成來援衆數十萬多公鮑公等悉力拒戰賊來日衆圍鮑公營數重聲息不通公調金觀察國琛以八千人自松子關躡英山踰潛山之天堂橫出買大雪濛高築壘衷賊師而陣賊闌見之大懾而曾公亦自宿松遣師來會十年春合擊賊於小池驛大破之遂復潛太命諸將分下會金陵師潰蘇常皆不守曾公授兩江總督檄鮑公渡江次祁門謀經理徽甯爲規復蘇常之本乃以曾公國荃圍安慶多公圍桐城李公駐青草塥爲兩軍援地廣軍分而將軍都公又奉 旨赴援淮揚公悉力經畫問兵事曰惟我任問餉事曰於我取一無所諉於人十月多公李公大破援賊於掛車河公念安慶久不下自英山移營太湖就近部署度賊援皖不利必謀深入腹地以牽動諸軍於潛桐舒霍山險建立碉卡守以民兵命副將余際昌屯霍山防中路總兵成大吉屯羅田防北路戒以賊至勿浪

戰堅守待援十一年二月賊果合捻匪由六安霍山分路西犯成總兵破之松子關殲其魁龔瞎子霍山守者違節度戰敗軍潰賊取其旂幟陷黃州德安孝感隨州公策賊西竄意在解皖圍皖圍解則大勢全去賊計非宜乃定策遣李公回援而圍皖益急賊復分股回略蘄州蘄水黃梅廣濟以趨安慶約城賊夾擊精悍皆聚公檄成總兵下援曾公亦從南岸遣將破賊集賢關剷平赤岡嶺賊壘四座悍賊數千悉斬之磔逆首劉瑲林而援賊之由桐城來者又連為多公所殲盡安慶為金陵屏障久陷賊中偽英王陳玉成據為老巢室家在焉故救之不遺餘力及見我懷桐潛太之師皆屹然不動鄂疆雖暫被擾而黨分力弱兇悍被殲城中糧已垂盡勢大蹙適南岸賊復由武甯義甯內犯興國大冶南及崇通省城岌岌公病嘔血憊甚率師回援而皖圍終不解既抵省南岸賊聞風遁八月朔遂克安慶曾公以力主圍皖之議推公首功　詔加太子太保予騎都尉世職桐城廬江舒城以次攻下之而孝感德安黃州各郡縣賊亦先後擒斬楚境旋清而公則嘔血不止病不可為已　文宗皇帝遺詔至公攀慕悲泣病益劇遂以八月二十六日薨於武昌節署年五十遺疏入　優詔悼惜追贈總督照總督例賜卹入祀賢良祠湖北及湖南原籍均建專祠子子勛俟及歲時由吏部帶領引見未幾復奉　諭胡林翼戮力疆埸勛勞懋著數載以來恢復本境援勦鄰氛整軍經武以死勤事允宜亟予褒揚著宣付史館以光簡冊胡子勛賞舉人一體會試用示朕篤念藎臣至意尋　賜祭葬諡文忠同治元年二月奉　旨賜祭一壇並　命原籍督撫遣官前往家祠　賜祭

公狀貌英偉目閃閃如巖下電威棱懾人聰強敏給事至應機立斷無留難苟當理艱煩重大毅然自任不以例文拘束自吉守鎮遠黎平諸劇郡捕治盜賊為民興利除害皆默自程課惟恐大吏閡有所牽掣清釐湖北漕糧議者以州縣公私取給積弊且二百年不宜驟革公手自釐定以部定漕折為率因其地之肥磽缺之繁簡加重輕焉歲為民閒省錢百四十餘萬緡為庫項增銀四十餘萬兩提存節省銀三十餘萬兩民與國兩利而為州縣裁革陋規幾盡使有以自給故亦無怨者籌辦鹽課釐稅皆自定章程所派官紳各視才地所宜時加手書訓戒綜覈名實精力絕人每於理財之中暗寓察吏之法請取民牘軍使商賈同仇敵愾即以教忠使局員潔己奉公即以興廉又時時戒飭屬吏俾知稼穡之艱難知小民之情偽其治軍務明紀律尤加意將才曰為統將必明大體知進退緩急機宜其次知陣法臨敵決勝又其次勇敢此大小之分也又曰兵之驕者無不罷將之貪者無不怯觀其將知其兵觀其兵亦知其將生平以天下為己任乘機赴會斷行無疑援江西數千人援湖南萬人皆精兵時鄂中賊方逼餉且缺公一意調遣軍糧皆自任之卒收全功武昌始復即規取九江九江復即規安慶越境千餘里討賊制其死命督撫之以全力援勦鄰省自湖北始也圍九江賊由江由皖犯鄂者三圍安慶賊由皖由江由豫全力犯鄂州縣城陷者十餘公屹不為動或遣將分援或躬親督勦從容肆應算無遺策其於僚屬事務大小各軍強弱以及鄰省之優劣高下燭照數計洞然於心而尤汲汲以獎拔人才為事屬吏一行之善隨登薦牘手書褒美以寵異之士有志節才名潛伏不仕千里招致務盡其用嘗密薦才堪大任者十有六人多蒙擢用又以興國布衣萬斛泉等砥礪廉隅不求仕進奏請獎勵　詔賞斛泉等七品冠服有差嘗言國之需才猶魚之需水鳥之需林人之需氣草木之需土得之則生不得則死才者無求於天下天下當自求之故公所特薦不盡相識也在武昌專意吏事懲貪惡任廉能吏治蒸然日上病急時猶引賢遇不啻數人時論皆以為允公自為湖北巡撫念國家多難而身負重任益務繩檢其身較其尺寸毫釐而待人一秉大公推誠相與無粉飾周旋嘗曰吾於當世賢者可謂傾心以事矣而人終樂從曾公其至誠出於天性感人深故也然諸將弁在事者樂公之鼓舞振興天下士從公為尤盛而其言不自足如此立寶善堂以延賢俊之至者察其材隨宜任使與人言虛中翕受苟可行必研窮其利害而竭盡其底蘊與所常共事文武諸公歷六七年之久披肝瀝膽無幾微閡隔遇事苦心調護俾人人有布衣昆弟之歡而自視欿然常若不足語及人才優劣喟然曰世有伯樂而後有千里馬顧吾才智不足有為賢者終不我應耳庚申秋都城戒嚴急謀入衛會款議成　詔止其行　文宗升遐遠在木蘭

哀詔久未下公憂思勞皇中夜扶病起立翹望京師輒流涕病因是加篤然猶終日危坐考求兵事吏事之要汲汲施行顧左右嘆曰聞道苦晚今雖稍有所見而不及行者多矣始曾公書奏胡某才勝臣百倍及上公死事狀謂其堅持之力調和諸將之功綜覈之才皆臣所不逮而尤服其進德之猛嗚呼此豈今之人也哉所著讀史兵略若干卷奏疏文集若干卷家故有田數百畝自筮仕貴州誓先人墓不以官俸自益至是位巡撫將兵十年於家無尺寸之積嘗事公曾著弟子箴言公承其志爲箴言書院悉以家所藏書納其中使人知務實學建胡氏家學教其族之子弟故舊親戚仰給於公者歲常數十家嗣子子勳襲職騎都尉

何文貞公事略　畢剛毅公金科

公諱桂珍字丹畦雲南師宗人道光戊戌進士選庶吉士年甫冠乞假歸娶士類榮之旋授編修督貴州學政擢侍講入直上書房公所學以宋儒爲宗柘城竇先生克勤著書明理學流派曰正宗公續之於朱陸異同辨最晰又以己意增輯西山真氏大學衍義手繕進　優詔納之廣西盜起數抗疏言軍事得失論前大學士某前總督某誤國不宜發軍前疏留中天下想望風采咸豐四年五月出爲徽甯池太廣兵備道時安慶久陷改省會廬州仍被踞巡撫福濟公提督和春公軍廬屬之店埠公所治在江南沮於賊大府遂疏留江北檄公募勇隨征餉無所出久之得二百餘人率以西至霍山號召鄉兵得三千有奇激以忠義以十月二日破李兆受於霍城東追擊至麻埠又五日至流波疃李兆受者故河南捻匪魁也有衆數萬至是爲公破又檄商城固始諸團丁扼歸路而自率所部進追捻黨大愳兆受與馬超江等相繼降散脅從萬計百姓懽呼餽糗糧不絕先是大府檄公援廬江檄未至廬江陷竟劾公落職軍民皆不能平會曾侍郎國藩督楚師克武漢大破賊田家鎮遂圍九江公通牒楚軍言戰狀侍郎具疏於　朝副都御史袁公甲三時軍臨淮亦欲資公兵西與楚師會公至蘄水矣爲地方吏所尼不得前居無何九江軍失利武昌再陷侍郎入江西遂鬲絕不相聞公孤軍轉戰灊霍閒五年正月克蘄水旋克英山殪悍酋田金爵大府檄君駐英山然公任事久閱月支見銀三百兩不足供一夕炊民兵相從日多又益以兆受降卒無所得食初人日餉麵一斤遞殺至四之一猶弗給五月十一日師遂潰方兆受之降也公請糜以官秩大府難之至是絕糧恚不能無觖望徒感公忠誠不忍背無何趙江爲士人所殺兆受顧公拘其仇弗得益大恚則毀位哭弔捻黨麇集於是皖豫諸帥爭以兆受反狀聞榜於衢購兆受頭千金兆受銜公自陳公推赤心拊慰之稍定矣會害道以密書由驛達公屬先發制之書爲兆受得兆受謂公賣己也遂以十一月三日伏兵戕公於英山之小南門焚其尸騶之從死者四十七人公正命時有白氣如疋練自屋瓦出逾時乃滅年三十有九後二年當事復招兆受降累擢江南提督而公之死無過問者公以書生提空名殺賊無餉無軍資無賞罰權而日與反側子居本萬萬無生理失廬江在奉檄前遽入公罪卒以一紙速之死蓋公在翰林劾權貴中外久仄目及外任初謁大帥倨偪陳軍事若將爲之師者然以是積嫌公而公且死不之悟也禍所從來微矣哉同治三年秋江甯克復逆渠盡殲曾公疏陳公率鄉團勦賊時飢餓艱危歷人閒未有之苦卒以機事不密爲叛人所戕天下冤之在己尤引以爲疚籲請加　恩旌卹得　旨俞行　賜祭葬　賜諡文貞　命建祠英山　予騎都尉世職其時同一疏得請加　卹者有升用游擊臨元鎭都司呼爾察巴圖魯畢公金科

畢公字應侯籍臨元文貞公鄉人也少入伍以征開化苗匪功敘藍翎外委粵賊起隨副將王君國才出師湖北敗賊天門丁司橋累擢都司　賞花翎咸豐四年冬曾公督師克武昌大破賊田家鎭檄公及國才隨忠武公塔齊布攻九江未下五年正月別賊犯武昌國才回援忠武才公留弗遣公驍健亞忠武能匹馬陷堅穿出敵陣之背戒從卒勿隨行人亦莫敢隨者羣賊率熟視不敢動十二月戰臨江樟樹鎭克之六年正月別將失利功弗竟曾公檄令防饒州五月大捷章田渡與主防者不相中公所部兵單爲所牽掣六月饒州陷公憤甚增募壯士決死戰未十日復饒州獲　賞勇號補臨元鎭都司以游擊升用時主者遷秩去公獨堯防務屢破賊殪其魁賊畏憚之婦孺皆德公倚爲固會皖

南賊大至踞景德鎮歲且暮士不宿飽忌公者復懿齮之期以破賊後給餉公憤鬱不自聊思更立奇功自震㩳遂以七年正月元日率千人進攻越二日抵鎮阻水而陣犂旦率壯士十人濟時賊臥未起入市寂然公舉火未及烈搜勦後市伏賊起十人者亡其七傷者三公喋血鬬手格殺十數人賊不敢逼用火器環攻之及王家洲死焉年二十有五尸被殘閱十有八日前傷卒三人者始以公殮事聞　賜卹如例始公之赴饒也自以孤軍千人不足當一面疏請於曾公願留戲下弗遣曾公慰遣之許不久調回既而不果調公竟死曾公痛惜之爲勒碑紀其事至是以曾公請得加贈總兵銜　賜祭葬　予謚剛毅　詔立祠景德鎮

趙忠節公事略

烏虖自粵寇稱亂以來海以內死封疆死職死綏者僂指不能畢數若其以鄉紳毀家紓難率民兵登陴效死抗數千萬之賊血戰三年解圍者三殺賊萬計迨行省陷列郡盡淪於賊糧罄援絕猶死守孤城六閱月力竭被執幽繫經年百折不可回卒罵賊以死若湖州趙忠節公者洵一代奇烈爲時所創見者已

公諱景賢字竹生歸安人父炳言道光六年進士官刑部侍郎公少豪邁負奇氣不拘小節讀書慕古俠烈士喜任人所難有機權臨事輒能斷道光甲辰舉人以父子異籍被議黜入貲得復授宣平教諭改官內閣中書未赴丁父憂閉門讀禮鄉人未之奇也同郡徐中丞有壬獨器之曰君有應變才將爲國柱石慎自愛公亦以時事多故思得一當以自效咸豐三年賊陷江甯江浙震動詔舉行團練法公獨任其事輸重金爲衆倡得　旨加道銜以知府發甘肅用未幾甯國克復湖州得解嚴十年二月賊覆甯郡陷廣德直趨湖州公時在蘇州聞警馳歸與湖州守瑞春歸安令廖宗元烏程令李澍籌守禦當是時士皆虛伍官無見錢計莫知所出公曰事急矣今市肆雖空百貨未盡徙也宜權取充軍實事成有以謝父老否亦免爲盜資耳遂下令有不聽取者治以軍法不半日事粗集公曰未也今城外民廛如櫛賊至竄其中城將不能守乃縱火燔之江南援師至賊已圍攻西北城公部署既定納韡刀乘城誓必死遂約援兵夾擊斬賊數千圍三日而解時二月十七日也有　詔以道員用　賞額爾德木巴圖魯名號賊由埭溪攻杭州越十日外城陷巡撫羅公遵殿死之將軍瑞昌公死守滿城未下會提督張公玉良自金陵馳援過湖州公遣將引道復杭州王壯愍公有齡繼爲巡撫壯愍夙知公才至是深相倚湖防事一以委公乃益繕城壁備器械造戰艦築牛馬牆分勸各屬鄉鎮治團練閏三月遣將復長興德清安吉孝豐武康五縣時蘇常迭警援軍皆調歸惟存新軍三千公悉心校練且添募四月蘇州陷延及嘉興分兵駐南潯鎮以扼其衝未幾偽輔王楊輔清自宜興溧陽太湖來犯衆十萬沿城大掠火光燭天刁斗聲聞數十里公閉城堅守意氣自若會記名道蕭公翰慶自石埭來援轉戰賊境五百里將至湖州馬蹶被害所部敗散入郡城公拊而用之兵力稍厚時賊衆已圍五門公親督隊開北門出血戰數晝夜斬馘多賊遁二次解圍得　旨以道員記名簡用五月聞張公玉良攻嘉興公即帥師出南潯進攻吳江之平望鎮蹋賊十數壘據守之思即復蘇州成不世功偽英王陳玉成忽自太湖窺湖郡公急回救賊反乘之師潰賊復踞平望幷犯南潯鎮公再集民兵擊走之六月分兵克廣德州時杭州圍解敗賊仍竄湖屬十月省城再被圍公帥兵往援圍甫解入謁王壯愍忽湖防告急即馳歸賊已至南門之峴山副將劉仁福者故輿臺也自平湖潰歸通款於賊率廣勇二千自昌化來偽爲援兵謀入城內應公偵得實陽治具款之而止其兵城外陰閱精卒出令人束竹筋於腰爲識圍而盡殲之磔仁福於市竿其頭示賊賊爲奪氣解圍遁分援西南各鄉鎮皆擊卻之十一月嘉興烏鎮之賊分途來擾雙林鎮等處王壯愍遣副將文端來助勦合民兵轉戰十餘日悉破其壘　詔以三次解圍功　賞按察使銜十一年正月遣兵再克長興有賊自宜興陸路來犯敗之會太湖之洞庭東西山失陷全湖皆賊有長興既不能守而北路七十二漊港時被擾遂於大錢口添駐水師聯絡民兵通餉道大小數十戰皆告捷五月大股賊來踞菱湖鎮公親督水師燬船分路夾擊大敗之奪賊船數百艘生擒數百人七月平望賊竄南潯鎮與石門賊兩路來犯皆走之九月賊來益衆乃督水陸出壘戰五晝夜賊始敗退適太

湖賊又來犯夾浦連敗之回郡忽報杭州被圍賊營亙六十里餉道絕遂親督
水陸軍往援連破賊卡二十有奇終不能達城下洞庭東山賊偵公南向乘虛
犯大錢口公急回顧且戰且退既至大敗之奪賊船二百餘艘始遁去而從逆
之鳥鎗船匪肆掠雙林鎮復遣兵聚殲之亡何杭州陷公歎曰湖郡成孤注矣
惟當效死勿去以報　國恩耳遂與在城文武紳民誓死守眾皆曰惟公命僞
忠王李秀成遣二諜遺書招降公立斬之以書達上海呈江蘇巡撫轉奏始奉
簡授福建督糧道之　命時四面皆逼賊烽惟留大錢口一線路十二月二十
七日大雪三晝夜冰厚數尺如平地賊艦膠不能動同治元年正月二日賊乘
夜來犯大錢口遂爲賊踞自此內外爲絕餉道不能通矣賊屢受湖防之挫死
傷山積恨次骨掘公父墓相戒勿近攻先是賊陷名城率用地道湖郡地勢低
掘隧三尺即見水技無所施又四面環大河雲梯衝車無所用惟築壘樹柵漸
進逼爲坐困計二月朔公選死士三千督解城圍由南北門出擊各壘十餘壘
復賊糧運入城自是賊糧不復屯近處而城內外水陸兵勇尚八千有奇男婦
十一萬餘口糧且盡越二日密奉飭赴福建新任及　賞加布政使銜之　恩
命軍氣復爲一振蓋是時　上甚惜公才寄　諭垂詢江督曾公國藩密令
輕裝赴任移其捍衛桑梓之力以固閩疆公感泣誓死益堅密寄帛書至上海
報其叔頗聯有眾志成城守死善道之語且云使我家出一貳臣不如出一忠
臣公之志蓋素定矣自三月以後軍民羅雀掘鼠食草根樹皮皆盡公言笑如
常時縣丞某欲通賊事露立擒斬之有擅掠者仍按軍法五月三日城陷公大
呼曰死無憾死我十數萬軍民爲憾耳賊渠譚某擁至局公冠帶見賊喝曰速
殺我毋殺軍民譁曰亦不殺汝公拔刃自刎爲所奪執之去僕陸二自刎死公
被執至蘇幽諸獄逼禁甚嚴求死不可得賊陵辱脅降不屈李世賢復爲下士
狀百計誘說不爲動遂有遣歸之意譚逆不可世賢赴江北時誡勿殺譚稍稍
善視之公見輒嫚罵一日攜常熟地圖以餉遂投之火二年二月賊自太倉敗
歸揚言公將獻蘇譚逆擢十八日日晡招公飲酒半詰公曰汝通妖兵耶公曰
我本官兵何謂妖汝欲獻蘇州耶公曰蘇本　大清土地何謂獻即又曰汝死
期至矣公仰天大笑曰求之一年而不得今何幸也連舉數巨觥罵益厲譚逆
舉洋鎗對擊其胸而殞年四十有二賊具棺殮之公身材不踰中人貌偉異口
可容拳大小百餘戰皆親冒矢石天性好殺嘗曰吾得殺人下酒乃快事耳所
俘賊皆浮白斬之後見曾公國藩解散歌始悟脅從皆獲免湖州既陷　廷旨
數詢公下落死事聞　優詔褒卹且曰趙景賢係在籍紳士無守土之責集團
禦侮每戰必捷迨至孤城困守糧餉軍火俱盡仍堅持數月力盡被執賊匪誘
脅百端矢志不移卒以身殉勁節孤忠可嘉可憫其改照巡撫陣亡例從優議
卹且賜諡於湖州建專祠其長子趙深彥一併附祀事蹟宣付史館立傳以彰
忠藎次子趙濱彥潤彥滋彥添彥浹彥均俟及歲時送部引見尋　賜祭葬
予諡忠節公在繫作絕命詩四章有云亂刃交揮處危冠獨坐時又云厚貌徒
爲爾孤忠矢靡他僞忠王本欲送公歸致書以漢壽亭侯歸漢爲言公斥其擬
不於倫且曰歸我者之爲知己不如殺我者之尤爲知己也初杭州既陷公知
事不可爲盡遣其家屬出而身居守深彥年甫十二寓湖南聞湖州失大慟服
毒死南撫爲奏請　旌卹

國朝先正事略卷二十六

平江李元度次青纂

名儒

孫夏峯先生事略 子博雅 魏一鼇

先生諱奇逢字啓泰一字鍾元直隸容城人晚講學蘇門之夏峯學者稱夏峯先生少與定興鹿忠節公善繼友以聖學相砥礪年十四謁楊尙寶補庭補庭問設在圍城中內無儲偫外無救援當若何先生應聲曰效死勿去補庭忠愍公子也十七舉萬歷庚子鄉試居京師與左忠毅公光斗魏忠節公大中周忠介公順昌相尙以氣節丁內外艱與葬一準古禮率兄弟廬墓凡六年學使李蕃以純孝疏旌其門家故貧日食常不繼嘗與鹿忠節論學自辰至日昃始得豆麫作糜怡然無不足之色自言從憂患困鬱中默識心性本原生平得力實在此天啓五年逆閹魏忠賢亂政大興鉤黨獄左忠毅魏忠節周忠介先後被逮左公弟光明魏公子學洢皆主鹿氏鹿忠節之父正世所稱鹿太公者也與先生及新城張果中各出身營救當是時高陽孫文正公承宗以樞輔督師榆關鹿忠節以職方郎贊軍事初書約先生至軍中偏覽山海形勝孫公將疏請任以贊畫先生語茅元儀曰古未有將相不合能立功於外者公信不愧古甫矣柰時不可何乃辭歸至是爲書抵孫公使季弟奇彥及正孫化麟齎以往書略曰左魏諸君子淸風大節必不染指以庇罪人此何待言獨以善類之宗直臣之首橫被奇冤自非有胸無心誰不扼腕惟桑與梓固浮邱舊泣地也遺愛在人不止門牆之士與歌黃鳥昔廬次楩一莽男子耳謝茂秦以眇布衣行哭燕市謂元美等曰諸君子不生爲廬生地乃從千載下哀湘而弔賈乎李獻吉在獄何仲默致書楊邃菴求爲引手康德涵義激同調至不自愛其名浮邱鄺園之品固當直踞獻吉何次楩之顏望某能無哭訴倘負慙於茂秦執事功德前無邃菴儕才扶世之感稍一引手且有出德涵上者況諸君子以道義臭味之雅受知於執事最深且久豈無意乎孫公得書具疏請入朝面陳機務忠賢大懼謂且與晉陽之甲夜遶御牀泣遂以嚴旨遏諸途葬誣左魏受熊經略賊各攤追之左書督學三輔又治屯田有惠政先生與鹿太公及果中謀設匭建表於門曰願輸金救左督學者聽於是投匭者雲集得金數千齎入都而左魏已先斃杖下明年忠介公逮至擬贓五千先生復爲營畫得金數百而忠介復杖斃矣乃皆經紀其喪且按籍還金時邏校嚴急士大夫觸手糜爛容城去京師不二百里舉旛擊鼓衆皆爲先生危而忠賢左右皆近畿人夙重先生質行無不陰爲之地者以故卒免禍左魏遺骨藉以歸海內有范陽三烈士之稱謂先生及正果中也先生義聲震一世御史黃宗昌給事中王正志交薦之屢徵不起崇禎九年　大淸兵薄容城先生率兄弟族黨入城與有司及薦紳分城守禦先生獨領西北隅雉堞久圮兵突至隨禦隨築鄰邑多陷而容城獨完巡撫張其平上其事詔優秩擢用會南都兵部尙書范公景文亦以贊畫軍務馳聘先生俱辭之時畿內絡賊數駭先生率子弟門人入易州五公山結茅雙峯戚族相依者數百家乃飭戎器偫糗糧部署守禦又以其暇賦詩習禮絃歌聲相聞寇盜屛跡時以方田子春之在無終山焉　國朝順治初祭酒薛公所蘊具疏讓官以許文正相擬遂有　旨以國子監祭酒徵有司敦趣卒固辭兵部侍郎劉公餘祐巡按御史柳寅東陳棐交章薦皆堅臥不應自有明及　本朝前後十一徵不起天下士識與不識皆稱曰徵君晚歲渡河慕蘇門百泉之勝且爲康節會讌講學地水部郎馬光裕奉以夏峯田廬遂移家築堂曰兼山讀易其中率子弟躬耕四方來學願留者亦授田使耕所居成聚公卿持使節過衞源輒屛騶從以一見先生爲快而睢州湯文正公斌官嶺北道告養歸遂從受業凡十年始先生與鹿忠節講學以象山陽明爲宗晚更和通朱子之說其持身務自刻砥而與人無町畦每晨起謁先祠畢潛心端坐雖疾病未嘗有惰容有問學者隨其高下淺深必開以性之所近使自力於庸行上自公卿大夫及野人牧豎工商隸圉武夫悍卒壹以誠意接之用此名在天下而人無忌嫉者山中花放鄰村爭置酒相邀咸知愛敬居夏峯二十五年卒年九十有二康熙十四年四月二十一日也先生嘗語學者吾始自分與楊左諸賢同命及涉亂離犯死者數矣而終無恙是以學貴知命而不惑也其學以愼獨爲宗而於

人倫日用閒體認天理喜怒哀樂中節視聽言動合禮子臣弟友盡分乃終身行之不能盡者又盲自七十以往每閱十年而功加密惟獨知之地不敢自欺無或懈而已著有四書近指讀易大旨書經近旨聖學錄兩大案錄甲申大難錄家禮酌歲寒居答問孝友堂家乘畿輔中州人物考取節錄孫文正公年譜乙丙紀事又著理學宗傳表周程張邵朱陸薛王及羅念庵顧涇陽爲十一子別爲諸儒考附之蓋出獨見非依傍舊聞者比也河南北學者歲時奉祀百泉書院易州學者就故宅爲雙峯書院而容城與劉靜修楊忠愍同祀保定與孫文正鹿忠節並祀道光八年　詔從祀孔子廟庭弟奇彥順治中以貢生知武城縣有聲子六四子博雅最知名孫淦康熙壬戌進士官中書以孝聞

博雅字君僑幼端重不苟嬉笑甲申後屏舉子業絕意仕進徵君遷蘇門君獨留貧無以炊賒柿餅以供母徒步奉至蘇門徵君撫之喜作詩勞之母病不交睫不解襟帶者三旬餘及卒爲孺子泣三年不見齒徵君年漸高偕兄弟朝夕上食視哽噎夜則更臥牀前候其欠伸未嘗頃刻離時從徵君游者日衆有數百里或數千里至者君設榻供食各得其宜徵君晚年重聽諸弟子問難必藉君轉達反覆開示不厭徵君著書不下數百卷書數易稿皆君手書字體古健無一筆苟康熙八年　詔舉山林隱逸郡守程啓朱以君名上之大府君以父年老力辭亡何徵君卒偕兄望雅弟韻雅廬墓三年哀毀骨立葬祭以禮君德器純粹與人交和易可親見人一善贊揚不去口人有過不顯言默然端坐閒引一二古語相感發聽者聳然多見省改問以時事似不甚別白至談古今成敗得失瞭若指掌也韻雅坐事被逮繫刑部獄凡五年將遠徙君具橐饘以從病致藥餌更周卹其同繫者幸朝夕相顧視君故貧竭產供弟故交所贈遺皆拒不納同難有械繫者君以蹇驢讓之徒步烈日兩足皆腫嘗遇暴風雨失道幾溺死饑渴困頓遂病每假寐口中喃喃皆其弟事也頃之竟不起彌留猶張目曰吾弟免矣遂卒年五十有五不數日弟事漸解竟免流徙士大夫高其義稱文孝先生所著曰約齋集子漢有文名

魏君一鼇字蓮陸直隸新安人夏峯高第弟子也嘗官山西官知州有惠政授訪隱逸折節下士及去官匹馬雙僮而已蓮陸與清苑高鏞苑陽耿極等從徵君游最早遭時喪亂患難與共者餘三十年及徵君遷蘇門蓮陸自山右歸率閒歲一至每至必數月留後搆雪亭於夏峯爲徵君訂正年譜白雪盈山孤燈午夜上下古今視千秋如旦暮及門問答語蓮陸爲多所著曰雪亭夢語湯潛庵先生官京師時蓮陸嘗策蹇訪之見潛庵繩床破被數袴不蔽風雨慨然曰此猶見雪亭風味也因出夢語讀之屬潛庵爲之序初徵君命蓮陸輯北學編尋命潛庵輯洛學編潛庵嘗以雪亭比朱子之寒泉精舍云

黃梨洲先生事略 弟宗炎 宗會

黃梨洲先生宗羲字太沖浙江餘姚人明御史忠端公尊素長子忠端爲楊左同志以劾魏閹死詔獄莊烈帝即位先生年十九袖長錐入都訟冤至則逆閹已磔即具疏請誅曹欽程李實會庭鞫許顯純崔應元先生對簿出所袖錐錐顯純流血被體又毆應元拔其鬚歸祭忠端神主前又錐殺牢卒葉咨顏仲文蓋忠端絕命二卒手也時欽程已入逆案實訴辨原疏非己出陰致三千金賄先生求勿質先生發其事復於對簿時錐之獄竟偕諸忠子弟設祭獄門哭聲達禁中莊烈帝歎曰忠義孤兒可念也先生歸益肆力於學經史百家無所不窺憤科舉之學錮人思所以變之旣盡發家藏書讀之不足則鈔之同里世學樓鈕氏澹生堂祁氏南中則千頃齋黃氏絳雲樓錢氏且建續鈔堂於南雷以承東發之緒山陰劉忠正公倡道蕺山奉忠端遺命從之遊而是時越中承海門周氏之緒餘援儒入釋石梁陶氏奭齡爲之魁姚江之緒大壞先生約吳越中高材生力摧其說故蕺山弟子如祁忠敏公彪佳章給事正宸皆以名德重而四友禦侮之助必首先生蕺山之學專言心性而漳浦黃忠端公兼及象數人比之程邵兩家先生曰是開物成務之學也乃出所學律歷諸書相質證弟宗炎宗會並負異才先生自教之有東浙三黃之目及周延儒再召謀翻逆案起馬士英督鳳陽爲阮大鋮地於是南太學諸生作留都防亂公揭斥大鋮陳公子貞慧沈徵君壽民吳秀才應箕沈上舍士柱共議東林子弟推無錫顧杲居首瑞稿諸家推先生爲首餘以次列名戊寅秋七月事也壬午先生入都延

儒欲薦爲中書舍人力辭免偶遊市中聞鐸聲曰非吉聲也遂南下已而　大
清兵果入塞甲申難作大鋮驟起南中案揭中姓氏得百四十人將盡殺之先
生同里有閹黨首劾劉忠正公及其三大弟子則祁章二公暨先生也先生與
果並逮太夫人嘆曰章妻滂母乃萃吾一身耶會　大兵下南都先生得免蹶
驗歸浙東時忠正公已死節弟子多殉之而孫公嘉績熊公汝霖以一旅之師
畫江而守先生糾里中子弟數百人從之號世忠營請以布衣參軍事不許授
職方郎尋改御史作監國魯元年大統歷頒之浙東馬士英奔方國安營欲入
朝衆言其當誅熊公恐其挾國安爲患也好言慰之先生曰諸臣力不能殺耳
春秋之孔子豈能加於陳桓但不謂其不當誅也熊公謝焉又遺書王之仁曰
諸公何不沈舟決戰由赭山直趨浙西而日於江上鳴鼓攻其有備蓋意在自
守也蕞爾三府以供十萬之衆必不支何守之能爲聞者皆韙其言而不能用
惟熊公嘗再以所部西行下海鹽至是孫公以火攻營卒付先生與王正中合
軍得三千人正中者之仁從子也以忠義自奮先生深結之使之仁不得撓軍
事職方郎查繼佐軍亂先生定之挈以西遂渡海劄潭山陳太僕潛夫以軍同
行議由海道入太湖招吳中豪傑抵乍浦約崇德義士孫奭等內應會　大兵
纂嚴不得前而江上已潰公歸入四明山結寨自固餘兵尚五百人先生駐兵
杖錫寺微服出訪監國戒部下善與山民結部下不盡遵節制山民畏禍潛爇
其寨部將茅翰汪涵死之先生無所歸捕檄累下攜子弟入剡中己丑聞監國
在海上乃與都御史方端士赴之授左副都御史亡何　大兵圍健跳城中危
急置靴刀待命會蕩湖伯阮駿救至得免時諸帥之悍甚於方王文臣稍異同
其閒立致禍熊公以非命死劉公中藻以失援死錢公肅樂以憂死先生既失
兵日與吳尚書鍾巒坐舟中正襟講學暇則注授時泰西回回三歷而已先生
之從亡也太夫人尚居故里當事錄其家口先生曰方寸亂矣吾不能爲姜伯
約也乃陳情變姓名閒行歸家是年監國自健跳至翁洲復召先生副馮侍郎
京第乞師日本抵長埼不得請自是東遷西徙無寧居而浙中當事得名籍與
海上有連者即行獨薙先生於故國位在列卿江湖俠客多來投而馮侍郎等
結寨杜嶴即先生舊部風波鎮據無虛日先生猶挾帛書欲招婺中鎮將南援
時方捕諸寨之通海者山寨諸公相繼死弟宗炎坐與馮侍郎交通刑有日矣
先生以計脫之辛卯遣閒使入海告警令爲之備甲午定西侯張名振閒使至
被執又名捕先生丙申慈水寨主沈爾緒禍作亦以先生爲首其得不死皆有
天幸先生氣不懾也其後海上傾覆先生無復望乃奉太夫人返里門畢力著
述而四方請業之士漸至矣自言受學蕺山時頗喜爲氣節斬斬一流患難後
始多深造而追恨爲過時之學丁未復舉證人書院申蕺山之緒已而之鄞之
海寧巡撫張公以下皆請開講先生不得已應之先生謂明人講學襲語錄之
糟粕不以六經爲根柢教學者必先窮經而求事實於諸史又謂讀書不多無
以證斯理之變化多而不求諸心則爲俗學蓋先生以濂洛之統綜會諸家橫
渠之禮教康節之象數東萊之文獻艮齋止齋之經術水心之文章莫不旁推
交通自來儒林所未有也康熙戊午　詔徵博學鴻儒葉學士方藹擬疏薦陳
庶常錫嘏曰是將使先生爲疊山九靈之殺身也力止之會修明史徐學士元
文謂先生非可召試者然或可聘之修史乃與興化李公清同徵　詔督撫以
禮敦遣先生固辭　朝廷知不可致　特詔浙中督撫抄先生著述關史事者
送京師徐公延先生子百家及萬處士斯同萬明經言任纂修皆先生門人也
先生以書報徐公且諧之曰昔聞首陽山二老託孤於尚父遂得三年食薇顏
色不壞今吾遣子從公可以置我矣當是時　聖祖表章儒術大臣多鉅人
長德顧皆以不能致先生爲恨魏公象樞曰生平願見不得者三人夏峯梨洲
二曲也湯公斌曰黃先生論學如大禹導水導山脈絡分明吾黨之斗杓也庚
午徐尚書乾學侍直　上詢及遺獻復以先生對且言曾經臣弟元文疏薦
老不能來　上曰可召至京朕不授以事即欲歸當遣官送之徐公對以篤
老無來意　上嘆息不置先生卒於康熙乙亥秋年八十有六初營生壙於
忠端墓旁中置石牀無棺槨作葬制或問授趙邠卿陳希夷例戒身後無得違
命蓋自以遺家國之變期於速朽而不欲顯言其故也所著有明儒學案六十
二卷三百年儒林之藪也易象數論六卷力辨河洛方位圖象之非授書隨筆

一卷則閻徵君若璩聞徇書而告之者春秋日食歷一卷辨衛璞所言之謬律呂新義二卷則書取餘杭竹書肉好律句者斷之爲十二律及四淸聲試之因廣其說者也又以蕺山有論語大學中庸解獨闕孟子乃疏爲孟子師說四卷嘗欲重修宋史未就存叢目補遺三卷輯明史案二百四十四卷贛州失事一卷紹武爭立紀一卷四明山寨紀一卷海外慟哭紀一卷日本乞師紀一卷舟山興廢一卷沙定洲紀亂一卷賜姓本末一卷又汰存錄一卷糾夏考功幸存錄者也歷學則少有神悟及在海島古松流水布算簌簌嘗言句股之法乃周公商高之遺而後人失之使西人得以竊其傳有授時歷注一卷大統歷推法一卷授時歷假如一卷西歷回歷假如各一卷外尚有氣運算法句股圖說開方命算測圓要義共若干卷其後梅徵君文鼎本周髀言歷世驚爲絕學實先生開之南雷文案十卷外集一卷吾悔集四卷撰杖集四卷蜀山集四卷子劉子行狀二卷詩歷四卷忠端祠神弦曲一卷後分爲南雷文定凡五集晚年又定爲南雷文約合之得四十卷明夷待訪錄二卷留書一卷則佐王之略顧先生炎武見而嘆曰三代之治可復也思舊錄二卷中多庀史之文又選明文案廣之爲明文海共四百八十二卷閱明人文集二千餘家自言與十朝國史相首尾而別屬李徵君鄴嗣爲明詩案未成而李卒又輯宋元儒學案以志七百年儒苑門戶又嘗續宋文鑑元文抄以補蘇呂二家之闕未成編卒又以蔡正甫之書不傳作今水經其餘四明山志台宕紀游匡廬游錄姚江文略姚江瑣事補唐詩人傳病榻隨筆黃氏宗譜黃氏喪制及自著年譜共若干卷先生文不名一家晚年忽愛謝皐羽所處之境同也雖不赴徵車而史局大議必咨先生歷志出吳檢討任臣之手總裁千里遺書乞審正而後定嘗論宋史別立道學傳爲元儒之陋明史不當仍其例朱檢討彝尊適有此議湯公斌出先生書示衆遂去之於國難諸公表章尤力至遺老之以軍持自晦者久之或嗣法開堂先生曰是不甘爲異姓之臣者反甘爲異姓之子也故所許止四明周囊雲一人弟宗會晚年好佛爲反覆言其不可於二氏之學雖其有託而逃者猶不少寬焉晚年益好聚書所抄自鄞之天一閣范氏歙之叢桂堂鄭氏禾中倦圃曹氏最後則吳中傳是樓徐氏然嘗戒學者當以書明心無玩物喪志也子百家字主一能世其學又從梅定九問推步法著勾股矩測解源二卷

宗炎字晦木世稱立谿先生崇禎中以明經貢太學學行與伯兄梨洲埒而具岸幾過之己卯秋試報罷與弟宗會約閉關盡讀天下之書而後出會江之役步迎監國於蒿壩兄弟毀家率子弟僮僕荷戈婦女皆執爨以餉所謂世忠營也梨洲西下海昌先生乃留龕山治輜重事敗狂走入四明山爲馮侍郞京第參軍事奔走諸寨閒順治庚寅山寨軍潰被縛侍郞之嫂先生妻母也匿其家事發當論死梨洲還至鄞謀以計活之馮侍郞子道濟故人也慨然任其責臨刑日晡矣道濟潛載死囚隨之亡何火忽滅暗中有突出負先生去者不知何許人也火至以囚代之冥行十里許始息肩則萬戶部履安白雲莊也導之者戶部子程也時諸遺民畢集解縛置酒忽管弦聲出隔岸先生掉小舟往因自取琴彈之曰廣陵散幸無恙侍郞故部尋復合先生仍左右之慈谿寨主沈爾緒又以琴寄丙申再遭名捕梨洲嘆曰死矣故人朱湛侯諸雅六力救之免遂提藥籠遊海昌石門閒或以古篆爲人鐫石印或用李思訓趙伯駒畫法鬻之以自給浙西傳爲黃高士畫爭購之生平作詩幾萬首沉冤懷結晚稍頹唐於象緯律呂軌革壬遁之學皆有神悟著周易象辭二十一卷尋門餘論二卷圖書辨惑一卷力闢先天太極圖說之非謂周易未經秦火不應獨禁其圖轉爲道家藏匿二千年至陳摶而始出謂摶之圖書乃道家養生之術與元陳應潤說合謂周子太極圖說圖雜以仙眞說圖以易道亦與朱竹垞毛西河所考略同晚年以石函錮所著述於其中囑其子曰有急則埋之丙舍如其言子卒遂莫知所在宗會字澤望號縮齋學者稱石田先生所學同性尤狷介國變後隱於浮屠遍游名山以疾終生平讀書一再過不忘日必盡百頁有事則次日倍其常課自經史四部外釋道二藏未嘗不一周也詩文古澹而有根據所著曰縮齋集

李二曲先生事略

李楠　王心敬　孫景烈　馮雲程　惠思誠　[illegible]

先生先世無達者父可從字信吾以壯武從軍爲材官崇禎壬午督師汪公喬

年討賊信吾從豐紀孫兆祿以行臨發抉一齒與其婦彭曰戰危事不捷當委骨沙場子其善教兒矣亡何督師死事信吾衛豐紀不克亦死彭聞報欲身殉以子幼輟淚撫之然無以爲生或謂彭曰可令兒傭取直以養或令給事縣庭彭不可令先生從師學脩脯不具皆辭之彭曰經書固在何必師時先生年十六粗解文義母夫人日言忠孝節義事以督之母子相依或數日不舉火泊如也先生以昌明關學爲己任家無書從人借讀自經史百家至二氏之書無不觀其論學曰天下大根本人心而已矣大肯綮提醒天下之人心而已矣是故天下治亂視人心人心邪正視學術凡學在反身道在守約功在悔過自新而必自靜坐觀心始靜坐乃能知過知乃能悔悔乃能自新又言學者當先觀象山慈湖陽明白沙之書闡明心性直指本初以洞斯道之大源然後取二程朱子及康齋敬軒涇野整庵之書玩索以盡踐履之功否則醇謹者乏通慧穎悟者雜異端無論言朱言陸皆於道未有得也於是關中士爭向先生問學關學自橫渠後三原涇野少墟累作累替至先生而復盛當事慕其名踵門求見力辭不得則一見之終不報謁曰庶人不可入公府也再至拜不復見有餽遺者雖十反亦不受或曰交道接禮孟子不卻唯何甚曰我輩百不能學孟子即此一事稍不守孟子家法何害當事請主關中書院先生謇謀爲馮恭定公設俎豆勉就之已而深悔急去之陝撫白君欲薦諸朝哀籲得免督學許君孫荃議進其所著書亦不可然關中利害在民者未嘗不爲當事力言也少墟高弟隱淪不爲世所知者言之當事表其墓以傳之初母夫人葬信吾之齒曰齒塚以待身後合葬先生累欲之襄城招魂以母老不敢遠出乙巳母夫人卒庚戌徒跣之襄城徧覓遺蛻不得乃爲文禱於社服斬衰晝夜哭不絕聲淚盡繼以血襄城令張允中出迎請適館不可乃亦爲之禱卒不得先生設招魂之祭狂號允中請立信吾祠且造塚故戰場以慰孝子心揚州守駱鍾麟前令盩厔時師事先生者也聞先生至襄城謂祠事未能旦夕竟請南下謁道南書院以發顧高諸公書且講學以慰東林學者之望先生應之從者雲集開講於無錫於江陰於靖江宜興晝夜不獲休忽靜中涕下如雨捶胸自詈曰不孝汝此行爲何事竟喋喋於此閒尙爲有人心者乎雖得見高顧諸公書何益申旦不寐即戒行時祠事且畢急詣襄城宿祠下夜分鬼聲大作悽愴悲涼盡先生祝於父祠願以五千國殤魂同返關中故也允中乃爲先生設祭上祀督師汪公監紀孫公配以信吾下設長筵徧及死事者先生伏地大哭觀者皆哭於是立碑曰義林舉招魂之主取冢土而歸告於母墓附葬冢中更持服如初喪崑山顧甯人作襄城紀異詩傳寫徧海內癸丑陝督鄂善以隱逸薦先生誓死辭書入上皆以病爲解得　旨俟病愈敦促入京自是大吏歲歲來問起居先生遂稱廢疾長臥不起戊午部臣以海內眞儒薦有　旨召對時詞科薦章徧海內先生獨被昌明絕學之目　中朝必欲致之大吏趣行益急先生固稱疾篤舁其牀至行省大吏親至榻前慫臾先生絕粒六日至欲拔佩刀自刺於是諸官屬大駭得予假治疾先生嘆曰生我名者殺我身是皆生平洗心未密不能自晦之所致也當道知其不可屈姑置之自是荊扉反鎖不復與人接惟顧甯人至則款之已而　天子西巡將　召見命陝督傳　旨先生驚泣曰吾其死矣辭以廢疾不至遣子愼言詣行在進所著四書反身錄二曲集　御書關中大儒四字以寵之先生學極博嘗著十三經糾繆廿一史糾繆及象數諸書既自以爲近於口耳之學不復示人惟以反身錄示學者晚年遷富平學者日至然或才士著書滿家先生竟扃戶不納積數日悵然去或出自市廛下戶先生察其心之不雜引而進之當是時北則孫先生夏峯南則黃先生梨洲西則先生時論以爲三大儒然夏峯自明時已與楊左諸公爲石交其後孫高陽相國折節致敬易代後譽名益大梨洲爲忠端之子蕺山之高弟又從亡海上資望皆素高先生起自孤童上接關學六百年之統寒餓清苦中耿光四出無所憑藉拔地倚天視二先生爲尤難云先生名顒字中孚自署曰二曲土室病夫陝西盩厔人子二愼言愼行言以門戶故出補諸生終不與科舉後以選拔貢太學亦不赴先生晚年因兵氛遷寓富平與富平李因篤郿縣李柏稱關中三李門人王心敬能傳其學因篤自有傳

柏字雪木少孤貧稍長讀小學曰道在是矣遂盡焚帖括而日誦古書家人強

之應試遂出走西蹈汧隴入棧道東登首陽拜夷齊墓復以母命就試補諸生旋棄巾服入太白山讀書十年成大儒公卿爭欲薦之度不獲行己志卒辭謝昕夕諷吟拾山中槲葉書之門人都其集曰槲葉集山居力耕日食粥或半月食無鹽意夷然不屑也嘗言古之人有七日不火食者有三旬九餐者有食木子橡栗者有屑榆者有一日長坐者有十九年餐氈嚙雪者蓋有主於中不動於外所謂不忘溝壑也其高寄絕俗類此年六十六卒子曰嶽女適二曲子慎言

心敬字爾緝號灃川鄠縣人少傳二曲之學二曲集二十二卷皆其所撰次也少爲邑諸生歲試提學過之不以禮發憤脫巾幘去遂出其籍雍正中　詔舉賢良方正總督額式倫年羹堯先後上章薦兩徵不起及羹堯爲大將軍復招之卒謝不往羹堯敗出其門下者皆詿誤或禁錮終身灃川不與也朱高安督學關中數造廬請益焉灃川學問淹通有康濟之志集中論選舉單餉馬政區田法圖田法井利說諸篇皆可坐言起行非空談心性者比子某以知縣入都

世宗見而嘉之曰若儒子故自不凡乾隆元年蒲城進士某廷試大學士鄂爾泰公問灃川安否進士素昧灃川不能對鄂公笑曰若不識關中儒者乃亦成進士耶秦中新除大吏來及星軺過境鄂公必寄聲候灃川勤定其見重當世如此生平論學以明新止至善爲歸著有灃川集關學編灃川易說江漢書院講義及語錄

孫先生景烈者字酉峯武功人也少舉於鄉爲商州教官勤於課士不受諸生一錢雍正中舉賢良方正乾隆己未成進士授檢討以言事忤　旨放歸深自韜晦陳文恭撫陝奉　詔舉經明行修之士薦以酉峯應固辭主關中書院教生徒以克己復禮居平雖盛暑必肅衣冠韓城王文端杰其入室弟子也嘗曰先生冬不罏夏不扇如邵康節學行如薛文清爲關中學者宗有自來矣又鄠縣馮先生雲程字海鵾號峪泉子生七歲而孤感奮自立嘗謂生平有友五人同邑則曹木李子盩厔則名世趙子鄠縣則灃川王子晚得一人焉盩厔司訓劉子又繼得蒲城之友方白趙子二曲先生爲之傳又同時有盩厔惠含真先生思誠武進陸儁公先生卿鶴二曲皆爲之傳咸稱其學行云

顧亭林先生事略　張穆　吳修撰

亭林先生初名絳字寧人江南崑山人乙酉改名炎武自署蔣山傭本生父同應有同祖弟曰同吉早世聘王氏未婚守志以先生爲之後母夫人最孝嘗斷指療姑疾崇禎九年旌於朝丁亥夏避兵常熟年六十矣謂先生曰我雖婦人然受　國恩矣遇變我必死之於是先生方應邑令楊永言之辟與嘉定吳其沆同里歸莊共起兵舉故鄖撫王永祚以從夏文忠允彝於吳中魯王監國授先生兵部司務事既不克永言行遁去其沆死之先生與莊幸得脫母夫人聞兩京皆破遂不食卒遺命誡先生勿事二姓次年唐王起閩中以職方郎召先生欲赴之念母未葬不果次年幾豫吳兆勝之禍更欲赴海上道梗不前庚寅有怨家欲陷之乃變衣冠作商賈游京口又游禾中次年之舊都謁孝陵癸巳再謁其冬又謁而圖焉顧氏有三世僕曰陸恩叛投里豪丁酉先生四謁孝陵歸持之急乃欲告先生通海先生亟往擒之數其罪湛之水僕婿復投里豪以千金賄太守欲殺先生勢危甚有代乞援於錢牧齋者牧齋欲先生自稱門下乃許之其人知必不可而懼失援乃私自書刺與之先生急索刺還不得則列揭通衢自白牧齋亦笑曰寧人之卞也會故相路文貞振飛之子澤溥爲白其事於是先生浩然有去志至於五謁孝陵乃東行墾田於章邱之長白山下以自給戊戌徧遊北畿出山海關歸至昌平拜謁長陵以下次年再謁又念江南山水有未盡者復歸六謁孝陵東遊至會稽次年復北謁思陵由太原大同入關中至榆林是歲浙中史禍作先生幸得脫甲辰四謁思陵畢墾田於雁門之北五台之東初先生之居東也其地瘠不欲久留每言馬伏波田疇皆從塞上立業欲居代北嘗曰使吾澤中有牛羊千江南不足懷也然又苦其地寒乃經營創始使門人輩司之而身出游丁未之淮上次年自山東入京師萊之黃氏有奴告其主所作詩者多株連復以吳中陳濟生所輯忠義錄指爲先生作首之書中有名者三百餘人先生聞之馳赴山東自請勘頌繫數月富平李因篤親至歷下解之獄白復如京師五謁思陵自是往還河北諸邊塞者凡十年丁

巳大歸厚陵始卜居陝之華陰始先生徧觀四方心耿耿未下謂秦人慕經學重處士持清議實他邦所少而華陰綰轂關河之口雖足不出戶而能見天下之人聞天下之事有警入山守險不過十里之遙若志在四方則一出關門亦有建瓴之便乃定居焉王徵君宏撰築室延之先生置田五十畝於華下供晨夕而東西開墾所入別貯之以備有事又餌沙苑蒺藜而甘之曰啖此久不肉不茗可也熊公賜履方任史事以書來招答曰願以一死謝公最下則逃之世外懼而止戊午鴻詞科　詔下諸鉅公爭欲致之先生以死辭次年修明史又欲薦之貽書葉學士方藹誓以身殉始得免華下諸生請講學謝之曰近日二曲徒以講學故得名遂招逼迫幾凶死名之為累甚矣況東林覆轍有進於此者乎少讀宋史劉忠肅傳曰士當以器識為先一命為文人無足觀矣卽終身謝絕應酬文字李二曲求為其母傳至再三終謝之嘗曰文不關於經術政理之大不足為也韓公起八代衰若但作原道諫佛骨表平淮西碑張中丞傳後序諸篇而一切諛墓之文不作豈不誠山斗乎今猶未也其論學則曰諸君關學之餘也橫渠藍田之教以禮為先孔子嘗曰博學於文約之以禮而劉康公云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是以有動作威儀之則然則君子為學舍禮何由近日講學家專以聚徒立幟為心而其教不肅方將賦茅鴟之不暇何閒其餘尋以乙未春出關觀伊洛歷嵩少曰五嶽遊其四矣會年饑渡河至代北復還華下先生既負用世之略不得一遂所至輒小試之墾田度地累致千金故隨寓卽饒足徐尚書乾學兄弟甥也未遇時先生振其乏至是鼎貴為東南人士宗累書迎先生南歸請居以別業皆不至庚申其婦卒於崑山寄詩挽之而已康熙二十年卒於華陰年六十有九無子以從孫洪慎後高弟吳江潘耒刊布其遺書先生耿介絕俗雙瞳子中白而邊黑見者異之最與歸莊善少共遊復社有歸奇顧怪之目於書無所不窺尤留心經世學歷觀廿一史明十三朝實錄天下圖經說部以至公移邸鈔之屬有關民生利害者隨錄之又參以躬所聞見曰天下郡國利病書別一編曰肇域志最精韻學能據遺經以正六朝唐人之失據唐人以正宋人之失有音學五書李文貞光地謂自漢晉以來所未有性喜金石文所至必躬自蒐訪有金石文字記曉徵篤志六經謂經學卽理學也自有舍經學言理學者乃墮於禪學而不自知故持論每本朱子之說而歸咎於上蔡橫浦象山甚峻有書曰下學指南其平時論學曰博學於文曰行己有恥謂自一身以至天下國家皆學之事自子臣弟友以至出入往來辭受取與之閒皆有恥之事不恥惡衣惡食而恥匹夫匹婦之不被其澤故曰萬物皆備於我矣反身而誠其日知錄三十卷尤終身精詣之書凡經史粹言皆具焉自言有王者起將以見諸行事而躋斯世於古治之隆而未敢為近人道也先生出遊以馬二騾二載書隨所至阨塞卽呼老兵退卒詢曲折或與平日所聞不合則卽旅舍中發書勘之或經行平原大野無足措意則馬上默誦諸經註疏偶有遺忘卽又發書熟復之汪鈍翁嘗言經學修明者吾得顧子亭林李子天生內行醇備者吾得魏子環極梁子曰緝先生廣之曰學究天人確乎不拔吾不如王寅旭讀書為己探賾洞微吾不如楊雪臣獨精三禮卓然經師吾不如張稷若蕭然物外自得天機吾不如傅青主堅苦力學無師而成吾不如李中孚險阻備嘗與時屈伸吾不如路安卿博聞強記羣書之府吾不如吳任臣文章爾雅宅心和厚吾不如朱錫鬯好學不倦篤於朋友吾不如王山史精心六書信而好古吾不如張力臣所著書又有左傳杜解補正九經誤字石經考吳韻補正昌平山水記山東考古錄京東考古錄亭林詩文集及二十一史年表歷代帝王宅京記皆行於世力臣名弨山陽人精六書貧而嗜古尤究心金石搜討廢遺書登焦山乘江潮歸壑入巖下仰讀瘞鶴銘證為顏況書援據甚核後以聾廢而考證彌勤亭林音學五書力臣所寫定也任臣吳姓名志伊仁和人志行端愨博聞強識兼精天官樂律康熙己未召試博學鴻儒授檢討承修明史歷志撰十國春秋百十四卷廣搜博引可稱淹貫又撰山海經廣注字彙補周禮大義禮通春秋正朔考辨託園詩文集諸書

王而農先生事略 兄介之　子敔

先生姓王氏諱夫之字而農號薑齋湖南衡陽人父朝聘副貢生以文學知名先生少負異才讀書十行俱下年逾冠與兄介之同舉崇禎壬午鄉試以遺梗

未與計偕明年張獻忠陷衡州士類多污僞命其不屈者投之湘江先生走匿南嶽雙髻峯下賊執其父以爲質先生自引刀刺其肢體舁往易父賊見其重創也免之父子俱得脫十七年北京陷先生涕泣不食者數日明年　王師下金陵唐桂二王相繼稱號督師何公騰蛟屯長沙堵公允錫駐常德兩公頗不相能先生憂之上書監軍章公曠請調和南北兩軍防潰變章公不能用諸鎮卒奔潰章公以憂死順治四年　王師下湖南先生走桂林大學士瞿公式耜疏薦於桂王先生以父憂請終制服闋授行人是時桂王建國肇慶旋移駐武岡走靖州柳州大學士嚴公起恒皆從已復從至肇慶時朝端水火有吳黨楚黨之目主吳者爲朱天麟張孝起吳貞毓堵允錫王化澄諸人主楚者爲金堡丁時魁劉湘客袁彭年蒙正發諸人又其時李承棟新附於王朝政皆決於其子元允堡等五人附之吳黨目爲五虎嚴公居其閒不能有所匡正王在梧州貞毓等十四人合疏攻五虎下湘客等於獄將置之死先生走告嚴公曰諸臣棄墳墓捐妻子崎嶇從王而以黨人殺之則志士將解體誰與共危亡者嚴公感其言跽王舟力救貞毓等並惡之是時化澄已爲言者劾去貞毓等請召還因與合攻嚴公先生亦三上疏劾化澄化澄恚甚必欲殺先生以救得免返桂林復依瞿公尋聞母病閒道歸至則母已前卒其後瞿公殉節桂林嚴公被害南甯先生知事愈不可爲遂決計老牖下已而緬甸亦覆沒先生益自晦匿浪遊郴永漣邵間所至人士慕從輒辭去最後歸衡陽之石船山築土室曰觀生居晨夕杜門學者稱船山先生所著有周易內傳十二卷發例一卷周易大象解一卷周易稗疏四卷周易考異一卷周易外傳七卷書經稗疏四卷尚書引義六卷詩經稗疏四卷詩經考異一卷詩廣傳五卷禮記章句四十九卷春秋稗疏二卷春秋家說七卷春秋世論五卷續春秋左氏博議二卷四書訓義三十八卷四書稗疏二卷四書考異一卷讀四書大全說十卷說文廣義三卷讀通鑑論三十卷宋論十五卷張子正蒙注九卷思問錄內篇一卷外篇一卷俟解一卷噩夢一卷黃書一卷識小錄一卷老子衍一卷莊子解三十三卷龍源夜話一卷愚鼓歌一卷相宗絡索一卷楚辭通釋十四卷薑齋文集十卷詩集十卷詩餘三卷詩話三卷外集四卷夕堂永日八代文選十九卷共計三百二十四卷其著錄於四庫者曰周易稗疏考異尚書稗疏詩稗疏考異春秋稗疏凡六種存目於四庫者曰尚書引義春秋家說凡二種先生論學以漢儒爲門戶以宋五子爲堂奧其所作大學衍中庸衍皆力闢致良知之說以羽翼朱子而於正蒙一書尤有神契謂張子之學上承孔孟如皎日麗天無幽不燭惜其門人未有殆庶者而當時鉅公如文富司馬諸公張子以布衣貞隱無繇資其羽翼其道之行曾不逮邵康節之數學是以不百年而異說興於是究觀天人之故推本陰陽法象之原就正蒙精繹而暢衍之與自著思問錄二篇皆本隱之顯原始要終炳然如揭日月至其扶樹道教辨上蔡象山姚江之誤或疑其言稍過然議論精嚴粹然皆軌於正也先生生當鼎革甲申後崎嶇嶺表發憤論攻險邪備嘗艱險既知事不可爲乃退而著書竄伏窮山四十餘年一歲數徙其處故國之戚生死不忘康熙十八年吳逆僭號於衡偽僚有以勸進表相屬者先生曰亡國遺臣所欠一死耳今安用此不祥之人哉遂逃入深山作祓禊賦吳逆平大吏聞而嘉之屬郡守餽粟帛請見先生以疾辭未幾卒葬大樂山之高節里自題墓碣曰明遺臣王某之墓當是時海內儒碩推容城盩厔餘姚崑山先生刻苦似二曲貞晦過夏峯多聞博學志節皎然不媿黃顧兩君子然諸先生肥遯自甘聲望益熾雖薦辟皆以死拒而公卿交口天子動容其著述易行於世惟先生竄身猺峒席棘飴荼聲影不出林莽門人故舊又無一有氣力者爲之表章歿後四十年其子敔抱遺書上之督學宜興潘太史宗洛因緣得入四庫上史館立傳儒林而其書仍不傳道光庚子族孫世全始刻行咸豐四年燬於兵燹同治二年曾中丞國荃復捐俸重鋟焉　本朝經學家後先生而起者無慮百十人所言皆有根柢然有矜爲創獲不知爲先生所已言者四庫總目於春秋稗疏中曾論及之實未易一二數也兄介之字石子號石崖鄉舉後值國變遂隱居不出先先生卒著有周易本義質四卷詩經尊序十卷春秋四傳質十二卷子敔字虎止操履高潔博學有文名康熙朝貢生與邵陽車無咎稽旃王元復能愚攸縣陳之駓桃文稱楚南四家又稱楚中三王謂虎

止與能忽及漢陽王敬伯穀也滑太史視學楚南延虎止入幕與宜興儲大文六雅善晚築湘西草堂著有蘇畦存稿芟雲草學者稱蘇畦先生

陸桴亭先生事略 葉敦艮　盛敬　江士韶

本朝諸儒恪守程朱家法者推二陸先生爲正宗二陸者一清獻公一桴亭先生也先生名世儀字道威江蘇太倉州人少卽篤志聖賢錢忠介公肅樂牧太倉時一見奇之曰他日必以魁儒名世劉念臺先生講道蕺山張受先采書約先生往受學先生卽赴之受先不果終身以爲憾時流寇日熾先生謂平賊在良將尤在良有司宜大破成格凡進士舉貢監諸生不拘資地但有文武幹略者輒與便宜委以治兵積粟守城之事有功卽以爲其地之牧令如此則將兵者所至皆有呼應今拘吏部法重以賄賂隨在充數是賣封疆也時不能用明亡嘗上書南都不見聽又嘗參人軍事旣解鑿地寬可十畝築亭其中高臥閉關謝客其自號桴亭以此風波旣定至四明哭忠介歸始應諸生之請講學東林已講於毗陵復歸講於里中當事者屢欲薦之力辭免葉敦艮者字靜遠浙之西安人蕺山高弟也千里貽書討論先生喜曰證人尚有緒言吾得慰未見之憾矣先生少嘗從事養生之說有所得矣旣而翻然悟乃亟棄之作格致篇以自考曰敬天者敬吾之心也敬吾心如敬天則天人可合一矣故敬天爲入德之門及讀薛文清書有云敬天當自敬心始乃歎曰先得我心哉先生教人先小學後大學以立志居敬爲本以聖經八條目爲程主敦守禮法講明實用然後漸進於天人之微旁及百家之言其先後次序悉朱子遺法也所著思辨錄凡十四類前集曰小學曰大學曰立志曰居敬曰格致曰誠正曰修齊曰治平後集曰天道曰人道曰諸儒曰異學曰經子曰史籍自象緯律歷以至禮樂兵農刑政河漕鹽屯諸務以及歷代儒先之異同得失旁及異端莫不窮究其所以然而立論一歸醇正清獻公嘗序而刻之其景仰者至矣先生自序生平謂得力於理先於氣一言於理氣之閒盡心體驗始知太極爲理兩儀爲氣人之義理本於太極氣質本於兩儀理居先氣居後理爲主氣爲輔條理判然旣而悟理一分殊之旨恰與羅整庵之言合便灑然覺理氣融洽性原無二然未察及人與物性同異處也旣而知人與萬物之所以同又知人與萬物之所以異於朱子所云論萬物之一原則理同而氣異論萬物之異體則氣猶相近而理絕不同二語大有契入於是又識得天地萬物本同一體處然而性善之說則終以先入之言爲主以爲孟子論善止就天命之初繼之者善處論未敢說到成之者性旣而悟成之者性以前著不得性字旣云成之者性便屬氣質旣屬氣質何云性善於是轉覽天人之原博觀萬物之際見夫異異而同同者始知性爲萬物所同善爲人性所獨性善之旨正不必離氣質而觀也乃取孟子前後論性語反覆讀之始知孟子當日止就氣質中說善而程朱以後尙未之能晰也於是又取宋五子之言觀之周則無不脗合程朱閒有一二未合而合者嘗八九也周子太極圖說惟人也得其秀而最靈形旣生矣神發知矣形生質也神發氣也形生神發而五性具是有氣質而後有性也可見不落氣質不可謂之性一言性便屬氣質矣先生不喜新會餘姚之學顧能洞見其得失之故而平心以論之尤足發諸家紛爭之說其論白沙曰世人多以白沙爲禪宗非也白沙曾皙之流其意主於灑脫閒曠以爲受用不屑苦思力索其靜中養出端倪之說亦本中庸然不言戒懼愼獨而惟詠歌舞蹈以養之則近於手持足行無非道妙之意矣白沙與敬齋俱學於吳康齋本皆以居敬爲主故其詩曰吾道有宗主千秋朱紫陽說敬不離口示我入德方後來自成一家始以自然爲宗而敬齋則終身無所轉移是以有狂狷之分也究之所謂自然者誠也稍有不誠則粉飾造作便非自然而或者以率略放達爲自然非也其論陽明曰陽明之學原自窮理讀書中來但才氣過高終屬聰明用事其言朱子格物之非謂嘗以庭前竹試之七日而病是則禪家參竹篦之法原非朱子格物之說陽明自誤會耳陽明意主簡易直捷以救支離之失故聰明者喜從之而一聞簡易直捷之說則每厭讀書窮理之繁動云一切放下而居敬之功弛矣故陽明在聖門狂者之流門人昧其苦心以負之耳其論整庵曰陽明講學在正德甲戌乙亥閒整庵困知記一書作於嘉靖戊子己丑之際整庵自謂年垂四十始志學正陽明講學時也其後致良知之說遍天下而整庵書始出然則非

陽明講學則整庵將以善人終其身而是書且不作朋友切磋之功其可少哉陽明工力不逮整庵之半整庵才氣不逮陽明之半於整庵吾恨其聰明少於陽明吾恨其聰明多其論陽明弟子曰姚江弟子必以緒山爲巨擘其序傳習錄謂師亡未及三紀而微言日以沈晦豈非吾黨身踐之不力而多言有以病之耶此蓋爲龍溪而發而救正王學末流之功甚大是不負陽明者緒山也終背陽明之教者龍溪也又嘗語學者曰世有大儒決不別立宗旨譬之大醫國手無方不備豈嘗拈拈然執一海上方而謂舍此更無方無藥哉今之談宗旨者皆海上方也所著自思辨錄外有宗禮異禮折衷治通治鄉三約甲申臆儀城守要略八陣法門先儒語錄集成明儒語錄集成禮衡易窺詩鑑書鑑春秋考論讀史筆記考德錄諸書同州共學者曰盛先生敬江先生士韶

敬字宗傳號寒溪長桴亭先生一歲年十五遇桴亭一見即甚相得與同學者三年厭薄浮華不事舉子業後罹家阨流離播徙去稍遠至崇禎丙子始與桴亭及陳子確庵江子藥園有講學之舉時絕學初興慮驚世駭俗深用韜秘四人者風雨聯牀或横經論難或即事窮理反覆以求一是甚有商榷未定徹夜忘寢質明而後斷或未斷而復辨者既而同志漸多旬月皆有常會會必講貫終日凡身心性命之奧天文地利河渠兵法之學太極陰陽鬼神之秘儒釋之辨經史百家之疑罔弗根究本末要於中正講論之樂書恨古人不及見之遇則倣先儒讀書記之法各有所錄旬日不著錄即互相糾以爲學問進退之別桴亭所著思辨錄皆十二年間俛讀仰思有所見則疾書以自識其所得者也顧其所紀皆隨筆無倫次寒溪與藥園乃纂輯精要類分而書之

藥園名士韶字虞九其學以桴亭爲歸所纂思辨錄輯要寒溪既序其體例藥園復序之其略曰自結繩以降太昊始之皇虞諸聖人繼之而集諸聖之大成者有孔子漢唐以降濂溪始之洛閩諸大儒繼之而集諸儒之大成者有朱子然自朱子以後學者實繽亂莫知折衷其溺於詞章淫於訓詁者無論已自禪學盛而二氏標榜於是異學與正學爭自心宗盛而三教合一於是儒者與儒者爭浸淫至於末季所稱儒門巨擘大約崇異端立赤幟耳孰稱門外或操戈室中其指似異其實實同也桴亭之爲是書無間寒暑無間窮達無間治亂蓋十二年如一日皆爲衞道計耳則繼朱子而集大成者桴亭何多讓焉嗚呼此心同也此理同也桴亭言之而天下萬世之人踊之習之或從而歌舞詠嘆之以是爲桴亭功桴亭言之而天下萬世之人疑之阻之或從而訕笑詬厲之以是爲桴亭罪而皆無容心也道存與存道亡與亡聽之天而已矣庶幾藏之名山傳之其人以俟天下萬世之知桴亭而能讀是書者

張楊園先生事略　何汝霖　凌克貞　吳蕃昌　陳梓　祝洤　沈磊

先生名履祥字考夫居桐鄉之楊園村學者稱楊園先生九歲喪父擗踊袒括如成人母夫人訓之成立嘗中酒母責之且諭曰孔孟亦是兩家無父兒止爲肯學好人便成大聖大賢爾勿自棄也年十五補邑諸生恥入社讀小學近思錄有得作願學記渡江而東拜劉念臺先生門下聞甲申三月之變號慟不食攜書籠步歸楊園隱約閉修益肆力程朱之書覺人譜愼獨之說猶近陽明然以師故不敢言也澉湖何商隱延之家塾出傳習錄請評先生不敢任既而館語水主人以請復辭之後數年始毅然奮筆條分縷析直抉其所以然蓋自此書出而閑闢錄困知記學蔀通辨皆所謂擇焉不精者矣吳江張嘉玲棄諸生從先生遊資獨敏故所詣彌粹先生自亂後益杜門寡交病當世講學者騁口辨沽虛名故於來學之士未嘗受其拜一以友道處之與苕上凌渝安沈石長及商隱交最篤往復終身無閒平居雖盛暑方巾深衣端拱若泥塑或舟行百里坐不少欹晚年寫寒風佇立圖自題以見志嘗云三代以上折衷於孔孟三代以下折衷於程朱於通鑑綱目朱子文集語類晨夕不去手旁及讀書居業二錄童蒙訓魯齋集皆有評本輯劉子粹言於師門有補救之力念臺之子伯繩輯先人遺書多折衷於先生時黃太冲方以紹述蕺山鼓動天下先生曰此名士非純儒也痛先世積喪以貧不能早葬櫬燬於盜躪葬人既得斬首祭墓袒衣猶麻卒於康熙十三年年六十有四遺命以衰殮獲川布衣陳梓爲作傳輯年譜門人祝洤蒐刻其全集目次凡十六曰經正錄曰願學記曰問目曰備忘錄曰詩曰書曰初學備忘曰學規曰訓子語曰答問曰門人所記曰言行聞

見錄曰近古錄曰近鑑曰裹桀雜說曰農書先生恪守紫陽居敬窮理之訓實體諸人倫日用閒在前明為薛胡之後勁在　本朝為清獻之前茅身處草野曰抱綦憂荒江寂寞中惓惓念亂其心固未嘗一日忘天下也書言人自著衣至於解衣終日之閒所言所行須知有多少過差自解衣至於著衣終夜之閒所思所慮須知有多少邪妄有則改之此為修身第一事又曰為學自不欺始不欺自親長始於親長忍用其欺安往而不欺者又曰朱子精微象山簡率薛胡謹嚴陳王放曠今人多舍朱從陸尊陳王詘薛胡固由人情便簡率而苦精詳樂放曠而畏謹嚴亦緣百餘年來陽明之學大行遂以先入之言為主雖閒讀程朱書亦止本陸王之意指摘其短長而已此種習尚不變竊憂生心害政之禍未有艾也又曰學者舍稼穡別無治生之道能稼穡則無求於人而廉恥立知稼穡艱難則不敢妄取於人而禮讓興廉恥立禮讓興而世道可以復古矣故其所補農書皆得諸身試者何商隱名汝霖武原人淩渝安名克貞沈石長名磊皆烏程人吳嘉玲字佩蔥一字岵瞻陳梓字古民祝洤字人齋海昌人商隱書曰楊園學術至正言行無疵至其不言而飲人以和與人並立而使人化尤莫知其所以然也淩先生曰楊園閒修一室而聞風者悅服觀德者心醉惟其皺耳陳古民曰先生純粹如敬軒而研窮精核謹飭如敬齋而規模宏遠人齋祝氏既刻其遺書復擇粹語為一編曰淑艾錄以示學者陸清獻公未獲與先生相接及見其遺書乃心折焉

張蒿庵先生事略 孫若羣

齊魯自伏生轅固而還至東京之末康成鄭氏始為諸經箋注號稱經師爰及北宋乃有泰山孫明復徂徠石守道特起為人倫師表越六百年復有蒿庵張先生先生名爾岐字稷若濟陽人明季為諸生入　本朝隱居求志當正學昌明之日博綜載籍以篤志力行為本性孝友服親喪三年號泣不輟殯葬皆遵古禮以沃產讓兩弟為代納賦稅三十餘年及易簀猶屬子代納以終二弟之身為其有廢疾也卒於康熙十六年年六十有六當是時孫鍾元講學蘇門黃梨洲標宗姚江皆出入白沙陽明閒先生獨守程朱說不少變海內君子如桐鄉張考夫太倉陸道威各以韋布躬行任斯道之重先生縞紵未通而風期合轍隱然有以開陸清獻張清恪之先故崑山顧亭林亦時以康成舉山徂徠三先生相勖先生閉戶著書所與游自亭林外惟長山劉友生樂安李象先關中李二曲王山史四人而已累窪中　詔徵海內遺書其鄉人以先生所著書上當事進冊府海岱經生咸知先生為三先生以後一人吳江陸朗夫燿陳臬山東建蒿庵書院以祀先生而顏其堂曰辨志取先生所論著以立教也其辨志略曰人之生未始有異也而卒至大異者習為之也習之所以異志為之也志異而習以異習異而人以異故志乎道義未有入於貨利者也志乎貨利未有幸而為道義者也志道義則每進而上志貨利則每趨而下其端甚微其效甚巨舜蹠之分利與善之閒而已人之所以孳孳而為者志在故耳志之為物往而必達圖而必成及其既達則不可以返也既成則不可以毀也於是為舜者安享其為舜為蹠者雖自悔其為蹠而已莫可致力矣所志者殊也世之誦周公孔子之言者爾相同也周孔之教未聞有異諸行事者豈少所習之長而志之或殊亦誦周孔而志不在周孔也志不在周孔則所志必貨利矣以志在貨利之人而乘富貴之資制斯人之命吾悲民生之日蹙也志之浮於心也如種之播於地也種粱菽則粱菽穫鳥附則鳥附矣雨露之滋培壅之力各於所種以成效焉粱菽成則人賴以養鳥附成則人被其毒學不正志而勤其佔畢妄其文辭以售於世則所學皆其毒人自利之藉也嗚呼學者一日之志天下治亂之源生人憂樂之本矣且夫志在道義未有不得乎道義者也窮與達均得焉志在貨利未必貨利之果得也而道義已坐失矣孟子曰求在我者也是求有益於得也求在外者也是求無益於得也能審乎內與外之分必得與不必得之數可以定所志矣其中庸論略曰中庸云者贊禮之極辭也中庸一書禮之統論約束也夫禮抑人之盛氣抗人之懦情以就於中天下之人質之所不便皆不能安不安遂為道裂指禮之物而贊以坦易之辭以究其說於至深至大至盡之地所以堅守禮者之心而統之一途也由禮而後喜怒哀樂皆可以中節中節而後可以為中庸故其言始之天命以著從來曰斯禮也命與性

先之矣不然不汝強也極之彝倫典則以表大業曰斯禮也帝王之所考名教之所賁無之或二也要之誠明以立本事曰斯禮也非明無以通微非誠無以正隱非所以為外也於是使愚不肖者知所跂而賢智者亦厭其意而不敢求多焉此中庸之書所以繼六經而鞭其後也蓋六經之說而後可以究理之說而後可以究中庸之說中庸者禮之統論約說非其詳者也而孔子之告顏子曰克己復禮為仁仁不得禮無以為行弁無以為存也吾故斷以為中庸必有所指而所指斷乎其為禮也漢儒取以記禮為得解矣先生所著有夏小正傳註一卷儀禮鄭注句讀十七卷儀禮考注訂誤一卷弟子職注一卷周易說略四卷春秋傳義四卷蒿庵集三卷蒿庵閒話三卷顧亭林嘗曰獨精三禮卓然經師吾不如張稷若又曰稷若所著儀禮鄭注句讀根本先儒立言簡當以不求聞達故無當世名然書實可傳使朱子見之必不僅謝監嶽之稱許也同時有孫先生若群者淄川人也少勵品學言動皆有則鄉里稱小聖人早歲成進士需選京師任侍郎克溥延之課子坐不易牀食不兼豆雖盛暑亦衣冠危坐如見大賓侍郎知其二子應童子試時山左學使與侍郎交善將為之地而不知二子名屢詗問之憚其嚴終不敢發署許陽窮通壽夭皆能以文決之康熙癸丑知交城縣事遣其子歸淄就昏去後見其近作時藝嘆曰吾子其不反矣歸後竟卒治交多異政秩滿遷四川知州卒於官

國朝先正事略卷二十七

平江李元度次青纂

名儒

陳確菴先生事略

先生諱瑚字言夏號確菴江蘇太倉人明季爲諸生與同里陸桴亭先生講明義理經濟之學桴亭作格致編首提敬天二字以證千聖心法先生由此用力深得要領著聖學入門書分小學爲六曰入孝曰出弟曰謹行曰信言曰親愛曰學文分大學爲六曰格致曰誠意曰正心曰修身曰齊家曰治平小學先行後知大學先知後行小學之終卽大學之始而每日課程卽以敬怠善過自考又以全史浩繁難讀乃編爲四大部以政事人文別之政部分曹事部分代人部分類文部分體手書巨帙各數十略能背誦又旁通當世之務河漕農田水利兵法陣圖無不硏貫暇則橫槊舞劍彎弓注矢擊刺妙天下崇禎壬午舉於鄉赴禮部試不第歸時婁江湮塞水旱洊至民大饑先生上當事救荒書其預備之政四曰築圍岸開港浦廣樹藝豫積儲防挽之政四曰慎災眚早奏報懲游惰勸節省補苴之政四曰通商勸分興役弭亂軫恤之政四曰招流亡緩征索審刑獄恤病囚又陳支吾三議其議食四條曰勸義助勸轉輸招商米優米肆議兵八條曰嚴保甲練鄉民設偵探勸習射練夫役練牙兵備城守之人備城守之器議信六條曰勵士節和大戶巡郊野安典肆清獄囚嚴督察又上巡撫王開江書一審勢二經費三役兵四實法皆精切可施行而時不能用自言其學如醫之治病求之於古猶治方藥也求之於今猶切脈也按脈以求病按病以定方按方以用藥故百發不爽然主人諱疾則良醫亦束手矣明亡後絕意仕進父病刺血書疏籲天乞身代父卒遺產悉讓之弟避兵行遯不交人事嘗寓崑山之蔚村村田沮洳導里人築圍岸禦水用兵家束伍法不日而成至今賴之晚益困窶常至絕食終不肯干人嘗初冬縣寒客有重裘者知先生單袷欲解以贈竟夕不敢言退而曰乃知今世復有陳無己也康熙十四年卒年六十有三先生之學博大精深以經世自任其論學有曰國家之盛衰視人才之消長人才之消長視教化之興廢教化興廢之關人心生死之會也人心不死則天命流行而乾坤立人心死則天命不行而乾坤亦幾乎毀矣治亂之故豈非人心爲之哉其論日省敬怠曰君子莊敬日強安肆日偷小學不由乎敬則無以涵養乎本原而謹乎洒掃應對之節與詩書六藝之教大學不由乎敬則無以開發聰明進修德業而致明德新民之功敬也者聖學之所以成始而成終也有內敬主一無適是也有外敬整齊嚴肅是也有靜時之敬戒慎不睹恐懼不聞是也有動時之敬喜怒哀樂發皆中節是也有一日之敬終日乾乾夕惕若是也有一息之敬終食之閒不違仁是也有統體之敬欽明恭己聖敬日躋緝熙敬止是也有物物之敬手容恭足容重非禮勿視聽非禮勿言動是也故容有善而未必敬者矣未有敬而不善者也其論理財曰管子富國之法大約籠山澤之利操輕重之權在上不在下使富商大賈無所牟利桑孔之徒師其意以爲均輸平準之法而不知其合變何也管子霸道也可施之一國不可施之天下苟利吾國鄰國雖害不恤也爲天下則不然此有餘彼不足不足者亦王土也此享其利彼受其弊弊者亦王民也故桑孔用之漢而耗王呂用之宋而亡其論申韓曰申韓刑名之學刑者形也其法在審合形名故曰不知其名復修其形形名參同用其所生又曰君操其名臣效其形形名參同上下和調蓋循名責實之謂今直以爲刑法之刑過矣所著書自聖學入門外有蔚村講規社學事宜開江築圍書菊窗隨筆荒政全書今不傳

高彙旃先生事略 高愈 嚴瑴 顧樞 劉汋 吳愼 施璜 汪紱 張夏

高先生世泰字彙旃無錫人忠憲公攀龍從子也少侍忠憲講席篤守家學晚年以東林先緒爲己任葺道南祠麗澤堂於梁溪與高紫超等講習其中祁州刁先生包往返論學尤莫逆學者有南梁北祁之稱孝感熊文端出先生門下儀封張清恪平湖陸清獻亦常與東林講會歙人汪學聖者所學近禪旣至東林乃大悟前失其同鄉吳愼施璜汪紱汪知默陳二典胡淵江佑朱宏聲方講朱子之學於紫陽書院因學聖以聞業東林志相得乃作紫陽通志錄紫超名愈忠憲公兄孫也十歲讀忠憲遺書卽知向學旣壯補諸生日誦遺經及先儒

語錄謹言行植身艱苦嘗言士求自立當自不忘溝壑始事親孝父晉侯嗜酒食必具酒肉出就人飲每遣僮往候而已屏立路旁俟與主人別則趨而掖以歸以爲常先後居親喪不飲酒食肉不內寢兩兄皆前卒撫其孤子女爲之昏嫁晚年益窮困嘗餓粥七日矣方挈其子登城眺望意充然樂也張清恪撫蘇時延主東林書院講會以疾辭有司饋之人蔘不受平居體安氣和雖子弟未嘗訶譙終日危坐不欠伸盛暑不裸跣與人食不越簋下箸有忿爭者至其前輒愧悔縣人好以道學相詆諆獨至先生僉曰君子人也卒年七十有八生平於取與之介最嚴年七十時門弟子製冠爲壽猶卻之顧棟高嘗從先生遊說經娓娓忘倦所撰朱子小學注乾隆中尹學使會一以小學取士頒行其書又著周易偶存春秋經傳日抄春秋類春秋疑義儀禮喪服或問周禮疏義諸書東林爲高忠憲顧端文兩公講學地得諸君恪守遺規其緒言益不泯於世同縣顧樞字所止一字庸庵端文公憲成孫也明天啓中舉人少從忠憲講朱子之學入　國朝韜形遁迹不入城市不赴講會惟心體力行而已淹貫五經尤深於周易尚書晚作易稿折衷至當嘗曰吾祖於易最精獨無著述小子可妄穿鑿乎於明儒服膺薛胡而謂陳王不免差失又謂端文主無欲忠憲主格物並直接宋儒其議論之醇正可知矣同時山陰劉念臺先生之子汋字伯繩亦以清介力學稱方念臺先生家居講學時諸弟子聞教未達多私於伯繩伯繩應機開譬聞者莫不灑然及先生死國難明唐魯二王皆遣使祭且廕以官伯繩皆辭之曰父死敢因爲利旣葬杜門絕人事著禮經考次一書以竟父業有司或請見雖通家故舊亦峻拒之副使王爾祿故念臺門下士以金三百請刻公遺書不受語使者曰幸爲我辭大夫出處殊途無相強居戢山小樓二十年所與接惟史子虛惲仲升輩數人耳或勸舉講會不應臨卒戒其子曰若等安貧讀書守人譜以終身足矣人譜者念臺所著書也所臥榻假之祁氏病革強起易之曰吾豈可終於祁氏之榻門人私謚曰貞孝先生吳愼字徽仲歙諸生也於書無所不讀而尤盡心於宋五子書著書三十餘種其行世者有周易粹言大學中庸章句翼論學以敬爲主自號曰敬庵初遊梁谿時東林書院尙守忠憲家法徽仲與其州人施虹玉無錫張秋紹等同受業高彙旃先生春秋釋奠畢升堂開講威儀秩然見者莫不斂容傾聽也已而歸歙會講紫陽還古兩書院興起者衆施虹玉名璜休甯人少應郡試見鄉先生講學紫陽瞿然曰學者當如是矣遂棄舉業發憤自力於躬行每會講先一日齋宿務殷誠以感人教學者以九容養外九思養內已而遊梁谿事高先生將歸與高先生期某年月日當赴講及期高先生設榻以待或曰千里之期能必信乎高先生曰施生篤行君子也如不信者吾不復交天下士矣言未旣虹玉挈其子僧囊至矣著思誠錄小學近思錄發明行於世汪紱字文儀居徽之金城里年十六即手錄先儒書昕夕觀省旣長篤於躬行一言動必秉成法所著書甚具一以洛閩爲宗其讀易質疑尤見推於時卒年七十有四張夏字秋紹無錫人隱居貕川之上孝友力學初受業馬文肅公世奇之門已而入東林書院其爲學先經後史博覽強記而歸本自治高先生旣歿推秋紹主講席湯文正公撫江蘇與秋紹論學雅之延至蘇州學宮講孝經小學退而著孝經解義小學瀹注及洛閩源流錄年八十餘卒又嚴先生瑴者字佩之號生軒亦無錫人家貧屏跡不出性孝友篤學好古經史百家靡不究尤潛心於易春秋嘗課其弟穀曰讀書以明道也吾自得高子遺書所學乃有歸宿旣與同志講道東林高君彙旃推爲主席重修道南祠輯忠憲年譜高子節要東林書院志諸書學使慕其名貽以額曰力扶正學終不一報謁也著有生軒易說易同春秋論春秋集說尙書講義四書講義生軒存稿以布衣終

沈求如先生事略

史孝咸　管宗聖　韓當　邵曾可　邵廷采　王朝式

有明餘姚王文成公講致良知之學弟子徧天下後或不軌師說爲訿譏於世而同邑傳其學者推徐曰仁愛錢緒山德洪胡今山瀚聞人邦正詮再傳而得沈先生國模國模字求如餘姚諸生少以明道爲己任嘗從戢山劉子會講證人社歸闢姚江書院與史子虛管霞標輩申明良知之說其所學或以爲近禪而言行敦潔皦然不欺其志故推醇儒明亡聞劉子絕粒死哭之慟已而講學益勤初山陰祁忠敏公彪佳與先生善忠敏以御史出按江東一日杖殺巨憝

數人會先生至欣然以告先生字祁曰世培亦曾聞曾子云哀矜弗喜乎忠敷後嘗語人吾每慮囚必念求如恐倉卒喜怒過當也順治十三年卒年八十有二子虛名孝咸餘姚人繼求如先生主姚江書院嘗曰空談易對境難於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三語精察而力行之其庶幾乎家貧日食一粥泊如也醇潔之士多歸之卒年七十有八順治十六年也管霞標者名宗聖亦餘姚人為人孝友忠亮彊氣自克言動必準於禮鄉人化之孫少保鑛始與霞標為文字交既從講聖學喟然嘆曰向嗜讀左國秦漢百家書先生為我洗盡矣鑛世所稱月峯先生也自沈史歿後書院輟講垂十年而縣人韓仁父繼之仁父名當求如弟子也其學兼綜諸儒以名教經世兢兢儒佛之辨居貧未嘗向人稱貸每言立身必自節用始出陸棱山居家制用篇授學者曰能仿此亦自足用何更外求為臨講必默對良久始發語聞者輒內愧汗下遇而相語曰比從韓先生來不覺自失時又有邵曾可者字子唯性孝友愷悌少頗好書畫一日讀孟子至伯夷聖之清者也遂渙然釋去姚江書院之立也人頗迂笑之子唯厲色曰不如是便虛度此生遂往學同儕請業者多辨難子唯獨默然竟日初以主敬為學後專提致知師事子虛甚謹晨走十餘里叩牀下問疾不食而反月餘亦病同人推其誠篤卒年五十有一子唯生貞顯字鶴閒鶴閒生廷采字允斯又字念魯學者稱念魯先生九歲讀史即操槧為徐建常遇春傳有法祖自外歸偶舉宋儒語語之念魯輿曰其人安往邪願得而事之祖以為有志即為具衣冠送之姚江書院是時求如先生年八十矣歲必一再至書院為諸生設講念魯立階下聽久之執卷請曰孩提不學不慮堯舜不思不勉同乎求如嘆曰孺子知良知矣能敬以恕吾何加焉自是從韓先生孔嘗受業初讀傳習錄無所得既讀劉公念臺人譜曰善哉吾知學王氏學者所始事矣年二十為縣學生恥為應舉之文入則讀古書出則古衣冠行市中未嘗旁視居喪不作佛事營窀穸必誠必信一慟盡哀嘗是時書院諸先生相次歿念魯抱遺書於荒江斥海之濱守其師說不變然貧無以自存走嘉興課童子自給居數年有施博者與論學於放鶴洲念魯曰天泉四言陽明本無極之說儒也龍溪漫淫無生之旨釋也不得以彼病此博肅拜曰博老矣惟吾子學尙正學幸自愛蠡吾李塨主貽書論明儒同異念魯答曰致良知者主誠意陽明而後願學蕺山其自信如此初宛平孫侍郎承澤孝感熊相國賜履先後以闢王氏學為己任朝野之士譁然從之念魯曰是不足與辨顧在力行耳嘗從同縣黃先生宗羲問乾鑿度算法會稽董先生瑒受陣圖保定王先生正中學西歷施將軍琅征臺灣遇念魯於西湖縱談沿海要害施奇之請與俱不赴閒遊鎮江與梁總兵化鳳講擊刺之法一月而盡之淮安從防河卒閱河淮離合狀北訪黃河故道西走漳關喟然曰士則古所耕也而水利亡矣奈何會邑人修復姚江書院用禮幣致之先一日戒衆厥明諸子及地方吏畢至釋菜於先賢如禮出即講堂南向坐童子歌詩闢為講易艮卦聞者肅然父老皆喜曰數十年今見此也尋遊京師商邱宋至鄭萬經欲招入一統志館念魯謝曰老矣遂歸康熙五十年卒年六十有四先生貌豐目有光紵袍布履門庭潔如居家必正坐酒酣談忠孝事人人感動平生篤於三黨養老姑終其身館陶家壓時鄰婦詘聲數出於梱閫邵先生過輒止一年而改行鄉里童子遇於道必拱手立然俗士輒貌敬之而迂先生莫肯傳其學既倦遊無所遇私念師友淵源懼及身而斬也乃思託著述以自見以為陽明扶世翼教作王子傳蕺山功主慎忠清堅苦作劉子傳王學盛行務使合於矩準作王門弟子傳金鉉祁彪佳黃宗羲張兆鰲等奉教守師說作劉門弟子傳又作宋明遺民所知傳姚江書院傳及倪文正施忠愍諸傳門人刻其遺文為思復堂集二十卷又姚江書院志略凡四卷

王朝式字金如山陰人亦求如弟子也嘗入證人社念臺先生主誠意君守致知曰學不從良知入必有誠非所誠之蔽念臺稱其志願大而骨力堅所成就未可量崇禎末浙中大饑金如倡賑粟全活甚衆時天下大亂將走四方求奇傑士謀治安戰守策不果行順治初卒年三十有八

刁蒙吉先生事略 子再濂　王餘佑　張潛

先生諱包字蒙吉晚號用六居士直隸祁州人父克俊樂道好施與學者稱貞惠先生先生生而穎異敦尙質行年二十有五舉明天啓丁卯鄉試以古文鳴

於京輔既再上春官不第遂棄舉子業力以斯文爲己任於城隅闢地爲齋曰潛室亭曰肥遯日閉戶讀書其中無間寒暑學者宗焉執經之屨滿戶外甲申國變設莊烈愍皇帝主於所居之廳積樓服斬衰朝夕哭臨如禮僞命敦趣先生以死拒幾及於難會賊敗得解入 國朝遂不仕日取四子五經及宋元以來諸儒書反覆尋究積二十年不勌其學以謹言行爲要以程朱爲宗嘗謂君子守身之道三曰言語不苟曰取與不苟曰出處不苟尤篤好梁谿高忠憲之書曰不讀此幾虛過一生遂置主奉之如事貞惠禮偶有過舉必展謁悔謝曰某不肖甚愧吾父師不可爲子不可爲人其勇於自克如此先是貞惠卒三日勺水不入口母哭慰之始勉進一溢米鬚髮盡白杖而後起喪祭一準禮經既葬廬於中庭簷下三年不飲酒食肉不入內室每朔望忌辰悲號感行路年六十有七以居母憂毀悴致不起將卒時肅衣冠起坐命告辭貞惠及忠憲主閤家事不答徐曰吾胸中無一事行矣遂瞑學者私諡文孝先生生平木訥似不能言及大義所在則正色而談上下皆傾聽州有大事不能決者必待先生一言爲斷明季流賊犯州城先生毀家倡衆奮固守城得不破時有二璫主兵事探卒報賊勢張甚二璫怒其惑衆將斬之先生厲聲曰必殺彼請先殺包乃止二璫相謂曰使若居官者其不爲楊左乎賊既去流民載道設屋聚養之病者給醫藥全活尤多有山左難婦七十餘人擇老成家人護以歸臨行入拜以重託家人皆感泣竭力衛送歷六府盡歸其家尤篤於故舊然諾不苟與東林諸君子及魏尚書環極爲神交各以所得相質證孫夏峯徵君還蘇門道出祁州先生留講學於家者三月每晨起誦易一周輒垂簾靜坐以爲常所著易酌十二卷四書翼註十六卷斯文正統十二卷辨道錄八卷潛室劄記二卷用六集十二卷先生卒後無錫學者祀諸道南祠子再濂字靜之自爲諸生即弛置科舉業從父友五公山人王餘佑及顏習齋元游手錄父遺書又貳之以質四方之學者平湖陸清獻公嘗與靜之書乞借鈔用六集斯文正統辨道錄諸書靜之年逾六十復手錄付諸子且誡之曰昔蔚州魏公持節巡京畿余以故人子獨被渥洽鄰邑人遂齎金而請事余掩耳走啚然若穢汚之及吾體也汝曹他日登仕籍若以官富家吾生不受其養死不享其祭惟先人遺書未刻者尚百餘萬言必約身而次第布之其後仲子承祖登康熙乙未進士累官至江西布政使果盡刻諸遺書行世

五公山人者字介祺保定新城人也父延善邑諸生尚氣誼當明末散貲余產結客有子三長餘恪季餘嚴山人其仲也出嗣世父建善令魯山會闖賊陷京師山人自魯山歸父率三子與雄縣馬魯建義旗傳檄討賊時容城孫徵君奇逢亦起兵共恢復雄新容三縣斬其僞官未幾賊敗 大清師入山人父爲仇家所陷執赴京三子將從餘恪以山人後世父不可死揮餘嚴爲復仇計遂獨身赴難父子死燕市餘嚴歸率壯士入仇家殲其老稚三十口無孑遺名捕甚急會上官有知其枉者力爲解乃免於是山人奉魯山公隱易州之五公山少勵志行嘗受業於孫徵君學兵法國變後更從徵君講性命之學隱居教授不求聞達薦紳先生蹤從構講堂具安車幣迎受業從游至數百人山人負文武才教人以忠孝務實學嘗彙古人經世事爲居諸編十卷八陣圖一卷萬勝車圖說一卷兵民經略圖一卷又通幢草三十卷文集三十二卷王崑繩李剛主讀其遺書至撫卷太息曰此諸葛武鄉之流也卒年七十學者私諡文節先生山人與刁蒙吉先生爲石交靜之遊其門最久語詳尹少宰北學編

同時有磁州張先生者名𤄃字倘若年十二爲諸生順治己丑進士壬辰選庶吉士與湯文正公共砥礪爲聖賢之學性至孝聞母病即乞養歸躬侍湯藥母病遂瘥後連丁內外艱哀毀骨立喪葬皆如禮服闋赴補適有詞林外轉之命同人錯愕君怡然歸鍵戶讀書窮究身心性命之理萃古人格言懿行以勉子弟家居二十年不妄交遊惟與孫徵君往復論辨無虛日嘗曰真學問在行誼若知而不行猶弗知也又曰除忠孝倫常外別無道學其所得可知矣年五十有八卒著有澹寧集十卷

謝約齋先生事略

宋之盛　甘京　章鑑　黄采　黄熙

謝先生文洊字秋水號約齋江西南豐人生當明季見天下方亂慨然有出世志遂棄諸生入廣昌之香山閱佛書一日午坐忽如鳥飛出籠游太虛中自此

神氣洒然異常時既讀龍溪王氏書服之復讀王陽明書自信益篤遂與同邑李尊林邵睿明講陽明之學會於新城之神童峯有王聖瑞者力攻陽明先生與爭辯累日爲所動取羅整菴困知記讀之始一意程朱闢程山學舍於城西名其堂曰尊洛著大學中庸切己錄及講義數十篇發明張子主敬之旨以爲爲學之要畏天命一言盡之矣聖人一生戰兢惕厲曰顧諟天之明命曰上帝臨汝無貳爾心曰昊天曰明出王游衍無非畏天命之心法也學者當常提此言注目而視惟此傾耳而聽惟此稍有一念之私急當痛悔速自洗滌以無犯帝天之怒久之人欲淨盡上下同流樂天境地可得而臻也時甯都易堂九子星子髻山七子俱以文章節槩名天下而先生獨反己闇修務求自得其程山十則亦以躬行實踐爲主髻山宋之盛過訪程山遂約易堂魏禧彭任會講旬餘於是諸子皆推讓程山謂其篤躬行識道本同縣甘京字健齋與先生爲友已而服之誠也遂師之康熙二十年先生病自爲墓志卒年六十有七所著又有初學先言大臣法則在倬濟變錄詩文集諸書

宋之盛字未有星子人少孤事兩兄如父崇禎己卯舉於鄉應禮部試不第歸結廬髻山足不入城市以講學爲己任其學以明道爲宗識仁爲要於二氏微言奧旨皆能抉摘異同非若世之闢異論者舍精而攻其粗也與約齋交最篤晚讀胡敬齋居業錄持敬之功益密戊申五月卒同邑有查小蘇者亦弃諸生山居不出年九十而終

甘京字健齋南豐人初爲諸生後棄舉子業與同邑封濬曾曰都師事謝約齋值邑荒亂特請免荒稅蠲賦稅賑饑平寇鄉人賴之濬曰都均以學行爲鄉里所矜式

章慥字仲寶南城人明諸生隱居華子岡灌園養母與程山論學有針芥之投程山每心折焉好讀史衡論精審發前人所未發著二十一史定觀集闕史偶談若干卷魏叔子稱其發微闡幽大有功於後學

黃采字亦工南城人孩提時大父訓以小學近思錄及聖賢事蹟輒忻然聽受稍長言動不苟師事程山篤志力學事父母純孝繼母周得狂易疾扶持三十餘年如一日及卒亦工年邁矣仍哀慟盡禮居家以小學家禮倡引後進風俗爲一變與弟戩以學術相勸勉著有聖圖覲學錄聖學彙編卒年八十有四子湘丙午舉人官信豐教諭既歿豐人祠祀之

黃熙字維緝約齋同縣人順治中進士官臨川教諭乞養歸居父憂哀感行路蔬食三年母喪未葬鄰不戒於火延燎將及維緝撫棺大慟願身同燼俄風返火息約齋於並世人少許可獨引君爲入室弟子云

沈甸華先生事略 姚宏任

沈先生字甸華其後改名昀字朗思浙江仁和人年十六受知黎學使元寬時山陰劉忠正公講學蕺山先生渡江往聽講而應先生潛齋和之甲申之變棄諸生刻苦自厲其學以誠敬爲宗以適於用爲主而力排二氏曰其精者傍吾儒其異者不可一日容也聞四方士有賢者輒書其姓氏冀得一見之然不肯妄交於取與尤介授徒自給三旬九食以爲常嘗絕粒數日取階前馬蘭草食之有聞之者餽米數斗不受固請則固辭時先生餓甚宛轉辭謝益困遂仆於地其人皇駴去良久始甦笑曰其意良可感然適以困老夫耳嘗展蕺山墓徒步往來西陵里中子弟習知先生清節亦有好事者謀繼粟肉卒不敢前以先生必不受也潛齋嘆曰生平於辭受一節自謂不苟然視沈先生猶媿之以末世喪禮不講輯士喪禮說薈萃先儒之論定其可行者以授弟子陸寅又輯四子略五子要言家法論升降編言行錄居求編皆粹然儒者之言蕺山身後弟子爭其宗旨各有煩言先生曰道在躬行但騰口說非先師所望於吾曹也疾革門人問曰夫子今日何如先生曰心中無一物惟知誠敬而已卒年六十有三無以爲殮潛齋經紀其喪不知所爲涕泣不食或問之則曰吾不敢輕受賻襚以玷先生也潛齋弟子姚敬恆趨問曰如某可以殮先生乎潛齋曰子篤行沈先生夙所許殆可也於是姚生遂殮先生葬之湖上子二穀中純中皆承家學

敬恆名宏任錢塘人少孤母賢婦也敬恆不應科舉隱市廛其母偶見敬恆貿絲銀色下劣愠甚曰汝亦爲此惡行乎敬恆長跪謝願得改行乃受學應先生日誦大學一過一言一行服膺師說遇事必歸於忠厚潛齋不輕受人物惟

敬恆之餽不辭曰吾知其非不義中來也然敬恆不敢多有所將每時其乏而致之終其身不倦潛齋殁敬恆執喪如古師弟子之禮姚江黃先生晦木於人鮮可意者獨許敬恆曰是獨行傳中人也晚年以非罪陷縲絏憲使虞因入獄敬恆方朗誦大學憲使異之入其室案上皆程朱書也與之坐語大驚卽日釋之然敬恆卒以貧死平生但躬行不著書故鮮知者

應潛齋先生事略 淩嘉印 沈士則 秦雲爽

潛齋先生姓應氏諱撝謙字嗣寅仁和人也父倘倫故孝子先生生而有文在手爲八卦在左耳重輪右目重瞳少卽以斯道爲己任偕同志虞畯民張伏生蔣與恆爲狷社取有所不爲也最後交沈朗思尤稱莫逆母病服勤數年母憐之曰吾爲若娶婦以助若先生終不肯入私室母卒除喪始成禮於遺經皆實踐而力行之終身無疾言遽色每倦而休則端坐瞑目寤則遊息徐行所居僅足蔽風雨簞瓢屢空恬如也一日見梁上白蛇墮地曰此兵象也奉親逃之山中既遭喪亂自以故國諸生絕志進取益盡力著書康熙戊午閣學李公天馥項公景襄以博學鴻儒薦先生舁牀以告有司曰某非敢卻聘實病不能行耳或舉泰山孫明復書從石介請以成丞相之實謂不必果於卻薦先生曰我不能以我之不可學明復之可乃免徵范忠貞公承謨撫浙又欲薦之先生遂稱廢疾海甯令許酉山請主講席造廬者再不見既而曰是非君子中庸之道也扁舟報謁許大喜曰應先生其許我乎先生逡巡對曰使君學道但從事於愛人足矣彼口說者適足以長客氣也許嘿然不怡既出先生解維疾行曰使君好事必有束帛之將拒之且益其慍受之則非心所安也杭州守嵇君宗孟數式廬欲有所贈囁嚅未果及見所作无悶先生傳乃不敢言後以志局請先生辭之則請下榻郡齋數日以請益先生但一報謁而已同里姜御史圖南視鹺歸於故舊皆有餽嘗再致先生不受偶過諸塗方盛暑先生衣木棉衣蕉萃鄉踊御史歸投以越葛二端曰雅知先生不受人絲粟然是戔戔者非自盜泉來也先生謝曰爵倘有絺綌昨偶感寒欲其汗耳竟還之先生坐臥小樓中一几一榻書冊外無長物弟子甚多因以樓上樓下爲差如馬融例里中一少年使酒忽扣門求聽講先生許之居三日不勝拘苦去使酒如故偶醉持刀欲擊人洶洶莫能阻忽有人曰應先生來其人頓失魄投刀垂手汗浹背先生撫之曰一朝之忿何至此盍歸乎其人俯首謝過去先生卒於康熙二十六年春秋六十有九病革倘手輯周忠毅公傳未竟而卒生平不喜陸王之學其論性論太極於程朱亦不盡同如論易謂孔子得易之乾老子得易之坤又謂伏羲之易乾在上以天爲主得之不得有命非人之所能爲也先天之事也後天之易作於文王離在上以心爲主殀壽不貳修身以俟之易凶爲吉所以立命也故所著周易集解皆獨具心得之旨他若詩傳翼書傳拾遺春秋傳考禮樂彙編古樂書論孟拾遺學庸本義孝經辨定幼學蒙養編朱子集要潛齋集凡十餘種各有精義又撰教養全書四十一卷分選舉學校職官田賦水利國計漕運治河師役鹽法十考略仿文獻通考例而明代事實尤詳又有性理大中二十八卷其論次陽明言行一卷附焉平湖陸清獻公爲之序謂當自爲一書不當附性理後因表而出之曰王學考清獻嘗兩會先生於武林與論學術源流甚契先生亦命二子訪清獻於西湖寓次其卒也清獻祭以文略言先生高風峻節可比許由陶潛然許雖高潔文采無聞陶之文采表著矣而耽於麴糵不可以爲訓惟先生閎覽博物澹泊甯靜許之所無先生有之陶之所有先生無之爲足高視古今云先生殁後河陽趙公士麟儀封張公伯行刻其遺集行世門人凌嘉印字文衡沈士則字志可姚宏任字敬恆能傳其學時錢塘有秦定叟先生者諱雲爽字開地著紫陽大旨八卷專爲糾陽明朱子晚年定論而作也書分八門曰朱子初學曰論已發未發曰論涵養本源曰論居敬窮理曰論致知格物曰論性曰論心曰論太極而陽明之論亦閒載以資互證焉

胡石莊先生事略 陳大章 劉夢鵬

胡先生承諾字君信號石莊湖北天門人明崇禎末舉於鄉入國朝隱居不仕臥天門巾柘閒窮年誦讀書無所不窺而深自韜晦足不出庭戶生平無講學名而析理至精論事尤極平實著繹志六十一篇繹志者繹己所志也凡聖賢帝王名臣賢士與凡民之志業莫不兼綜條貫原本道德切近人情酌古而宜

今爲有體有用之學其目曰志學曰明道曰立德曰養心曰修身曰言行曰成務曰辨惑曰聖王曰睿學曰至治曰治本曰任賢曰去邪曰大臣曰名臣曰諫諍曰功蹟曰吏治曰選舉曰朋黨曰辨姦曰教化曰愛養曰租稅曰雜賦曰導河曰勅法曰治盜曰三禮曰古制曰建置曰禨祥曰兵略曰軍政曰武備曰名將曰興亡曰凡事曰立教曰論交曰人道曰出處曰取與曰愼動曰庸行曰父兄曰宗族曰夫婦曰祀先曰奉身曰養生曰經學曰史學曰著述曰文章曰雜說曰叢杂曰倘論曰廣徵曰自敘凡二十餘萬言先生自擬其書於徐幹中論顏之推家訓然其精粹與衍非二書所及也李君念慈序稱先生倘有續書說若干卷與是書相表裏又稱有菊佳軒詩宏深博奧不屑爲新穎秀發以趨時尚今皆不傳楚北學者後有陳大章劉夢鵬大章字仲夔黃岡人康熙二十七年進士選庶吉士深於毛詩著詩傳名物集覽十二卷徵引旣衆可資博覽夢鵬字雲翼蘄水人乾隆十六年進士官饒陽知縣著春秋義解十二卷大旨推本公穀謂公穀屬辭比事義不詭於儒者其斥左氏也持論甚辨

國朝先正事略卷二十八

平江李元度次青纂

名儒

李閬章先生事略 党成 陶世徵

李先生諱生光字閬章山西綘州人未冠爲諸生聞辛聘君復元倡學河汾遂往受業質疑問難無虛日生平篤於躬行事親至孝聘君深重之甲申之變先生北向痛哭焚其青衿自號汾曲逸民搆草堂日夕燕處其中讀書自得諸弟子羅列其下談經課藝外訓以二南大義程朱微言所成就者衆著有儒教辨正崇正黜邪編凡萬餘言衛道之力甚勇又著正氣猶存西山閣筆友于集諸書皆直寫胸臆以淺近語寓覺世牖民之意其處子吟曰東鄰有處子夙明烈女篇字人倘未嫁而乃失所天痛茲生命薄守貞期自全毀容絕膏沐矢志窮益堅愛人貴以德姑姊莫相憐侃辭謝媒妁何用口譊譊是可以見先生之志矣同州党先生成字憲公號冰壑其學以朱子爲宗以明理去私爲本生平不求人知人即知而樂道之終非其志也州守前後表宅里士大夫公舉純孝舉實學州守賁其粗庸先生皆若罔聞知魏敏果公屢遺書商學業睨士於太守責公禮幣式閭敦請開講范彪西先生曾揚之於觀察張公郡守梁公先生聞之皆遜謝意甚不懌時以古狷者推之其辨朱陸異同謂論者多以陸爲尊德性朱爲道問學此言殊未然蓋朱子之道問學實以尊德性也陸氏則自錮其德性矣何尊之可云陸子嘗曰不求本根融心外物理豈在於外物乎此告子義外之學也朱子曰本心物理原無內外以外物爲外者是告子義外之學也即此數語可以見二家之異同矣若粗論其同二家皆欲扶世教皆欲崇天理去私欲其秉心似無大異者而實究其學宗則博文約禮者孔顏之家法屢見於論語朱子得其正矣陸氏乃言六經皆我注腳又言不識一字曾取堂堂作大丈夫豈不偏哉先生之語氣和平而辨論精當類如此又陶先生世徵字視庵亦綘州人與李閬章党冰壑兩先生同學平生願學孔子嘗言一部論語皆孔子精神所流露也至無行不與之語及諸弟子極意摹擬贊揚之辭較尋常答問尤爲親切從此想像其精神命脈之所存久之覺夫子之眞面目躍然欲出恍若親承提命者然可謂極羹牆之慕矣

朱柏廬先生事略 顧培 潘天成 湯之錡 金敞 王諧生

朱先生用純字致一江蘇崑山人父集璜明季諸生貢太學 大兵下江東城陷不屈死先生慕王裒攀柏之義自號曰柏廬隱居味道以諸生老其學確守程朱知行並進而一以主敬爲程長洲徐昭法與先生友屢以書問學辨析甚至居平精神純謐動止有常晨起謁家廟退即莊誦孝經數手書其文教學者置義田修墓祭友愛諸弟白首無閒遇事變斷然不撓自言看得天理熟當機立應如離弦之矢更不疑議更不矜張行所無事康熙十七年或欲以鴻博薦固辭乃免其後有司欲舉爲鄉飲賓亦弗應有來學者必先授以小學近思錄繼進之以四子書每歲孟春率諸弟子行釋奠先師禮禮畢講四子書進止肅恭誠意激發興起者甚衆已又患學者空言無實得復作斅講語反躬自責言尤痛切其論學未嘗爭持異同曰知所當知行所當行可矣他非所暇也二十七年卒年七十有二前歿之三日設先人位強起拜於堂曰吾可告無罪於先人矣顧弟子曰學問在性命事業在忠孝勉之哉有愧訥集及大學中庸講義行於世所著治家格言尤膾炙人口云同時有顧畇滋者名培無錫人也少善病母憂其不壽命習長生家言頗得導引術年二十五從宜興湯先生之錡問業始幡然有志於學湯先生歿有弟子曰金敞先生築共學山居以延敞昕夕講習遵高子靜坐法以整齊嚴肅爲入德之方默識未發之中久之遂篤信性善之旨動靜語默無非學矣晚歲四方來學者益衆春秋大會山居行復七會規有請益者教以默識其大原實體諸倫物七日期畢釋奠於先師習禮歌詩歲以爲常發清恪撫吳時詣東林講學頗疑靜坐之說先生往復千言暢高子之旨其言甚辨清恪不能難也年七十有九卒

又潘先生天成字錫疇號鐵廬溧陽人寄籍桐城爲安慶府學生幼與父母避仇相失年十五乞食尋親往來徽甯萬山中行且哭每至一村持鐵大呼作鄉語觀者竊笑至江西界母金氏聞聲自巷中出遂相持哭迎父母歸傭販以養

備極艱苦亦從湯先生之錡遊稱高座弟子又請業於梅徵君文鼎遂爲績學之儒年七十四貧窶饑以死遺書鐵廬集五卷其門人荊溪許重炎傳其學謀葬之且刻其集得徵入四庫錫嘏之學源出姚江以養心爲體以經世爲用出自寒門天性眞摯品最高潔而精神堅苦足以維風俗而勵人心四庫書提要稱爲義理文章莫大乎是卒祀郡邑忠孝祠

之錡字世綱至性純篤居親喪一循古禮就地寢苫事諸父如父於儒先書無不讀而以周子主靜之說爲宗以子臣弟友爲教當事延主東林延陵諸講席不就有詢朱陸異同者則曰顧力行何如耳多辨論何益其卒也整襟危坐而逝金敞字廓明靖江人好高顧遺書以聖人爲必可學師事湯世綱長世綱三歲執禮甚恭後居無錫與同志靜坐讀書興起者甚衆

王喆生字醇叔崑山人柏廬先生弟子也康熙壬戌進士官編修授職七月告養歸絕意仕進讀書敎行檢望日重兩任邑中淸丈田畝事先後爲巡撫湯公斌宋公犖所推重表章前哲扶持桑梓皆不遺餘力著懿言日錄張淸恪稱其精深博大比之抑戒云

劉崑石先生事略　姜國霖　法坤宏

劉先生名原淥字崑石號直齋山東安邱人生五歲間身所從來父奇之十四歲而孤事母至孝遇難負母而逃卒免禍明末盜賊蠭起先生與其仲兄率鄉人壘而守閉婦女一室中約戰敗則火之及賊薄壘鄉人多被創死仲兄身中九矢鬬益力先生從之發數十矢矢盡仲兄麾之去先生大呼曰離兄一步非死所也卒斬首二獲馬六賊遁一鄉得全亂定經營土疆力耕致富已而盡推膏腴與仲兄分其餘爲長兄立後贍其亡姊家大購經史閉關讀書初閱養生家言喜之既讀宋儒語錄乃篤信朱子之學反覆推究四十餘年於明學薛文清於　本朝學陸淸獻其餘不以爲是也嘗曰學者居敬窮理二者皆法文王而已矣小心翼翼昭事上帝居敬之功也不識不知順天之則窮理之功也又曰讀書乃身上之用而人以爲紙上之用居官乃辛苦之時而人以爲快樂之時養年正勤學之日而人以爲養安之日科第本消退之根而人以爲長進之根皆可嘆也每五更起謁祠堂退居一室與諸弟子講論常至夜分月爲講會興起者甚衆請於有司建朱子祠東郊春秋祀焉以喪祭禮廢俗日偷乃酌古今之宜定爲品式祭必嚴齋戒涖事極虔仲兄疾籲天祈以身代兄卒七日中止三食久之一邑皆化於禮又爲鄉人置義倉煮粥以食饑人嘗言人與我一天而已何畛域之有壽年八十二有疾嘗祭朱子強起拜於庭闕絕良久始甦康熙三十九年卒撰讀書日記六卷近思續錄四卷吟語三卷其吟語中祇劉安世爲僉壬等於章惇邢恕則以其與伊川不協之故而未讀宋史盡言集也

繼先生而起者有濰縣姜雲一膠州法鏡野等皆以學行稱

雲一名國霖少有至性父遊京師病雲一往省則已歿無錢市棺以斂衣一襲裹父尸身負之乞食而還族人醵金以葬母善怒怒則致疾雲一百計解之一日怒甚雲一跪膝前作小兒嬉戲狀持母手撻其面母笑而罷自是不復怒時雲一年五十矣師事昌樂閻先生士宏士宏有高致書與雲一至莒樂其山水家焉死即葬於莒雲一築室其側家極貧七十外猶躬耕年饑率二日一食貌轉腴莒人恐其餓死聞於官而遺之粟居常肅衣冠謹言語竟日危坐無頹容人或非毀之至面譏爽然不爲動昌樂閻懷庭問雲一喜讀何書曰論語二十篇終身味之不盡也自言年四十始能不以貧富攖其心五十始能不以死生動其心云

鏡野姓法氏名坤宏曾祖若眞康熙己未舉鴻博官布政使先生性恬靜不諧俗遂自號迂齋少讀先儒書未厭也既得傳習錄大喜以爲如己意所出故其學以陽明爲宗以不自欺爲本閻懷庭嘗辨之鏡野曰此無事口談也譬之飲食得其甘者果其腹飫其精者擇其體徒譊譊然爲他人辨是非所謂舍靈龜觀朵頤也乾隆六年舉人官大理評事卒年八十有七著春秋取義測及綱目要略同時齊魯閒學者又有濰縣劉君以貴德州梁君鴻翥安邱張君貞益都李君文藻壽光王君尤中彬彬乎稱盛焉

白含貞先生事略　党湛　王化泰　張承烈　馬嗣煜

白先生奐彩字含貞號洎如陝西華州人出渭恭定公從吾之門明末與張太

乙武陸海諸君同講學後所與游則同州党兩一王恩若張敦庵馬立若蒲城王省庵諸君以道誼相切劘党兩一先生名湛字子澄嘗言人生須作天地閒第一等事爲天地閒第一等人故自號兩一王省庵先生名化泰篤志理學與党兩一爲至交互相砥鏃同時有周先生澹園究心濂洛關閩書立身行己大體卓然與白党諸先生並推關中學者又武功張先生承烈字爾晉初喜任俠三變而留心正學折節讀儒先書言動以之準繩尺寸毫髮不敢苟而同州馬先生嗣煜者字元昭號二岑以古學自任通判山東權守武定州戕兵來攻城昭死之李二曲先生謂關學自馮恭定公以後咸推二岑先生云

施愚山先生事略

愚山先生諱閏章字尙白安徽宣城人祖鴻猷明萬歷閒遊鄒忠介焦文端羅近溪三先生之門以理學顯稱中明先生父誉篤孝友父喪三日水漿不入口杖不能起既葬奉木主寢室出告反面如事生輯父遺草必跪書遇諱日白衣冠號泣終其身母病禱九華山神願減算延母壽母後竟以八十終而誉止三十有七家法嚴重始婚夕客強以酒謝弗勝父以爲忤客曰擣之即跽謝父遣去則退而跪於寢門漏三下父入見之引其手曰孺子執禮過矣弟譽讀書陽羨會秋薦新穀與客會食烹池魚忽泫然曰吾弟出門時魚方二寸許今盈尺矣遂嗚咽廢箸兄弟閒自爲知己嘗恐年壽不齊月下相抱哭願世世爲兄弟先生少孤叔譽撫之成立弱冠工制舉業兼治詩古文辭從沈徵君壽民遊金壇周儀部鑣異其文延之讀書其家順治丙戌舉於鄉己丑成進士授刑部主事　天子大婚禮成上　皇太后徽號　詔赦天下公奉使廣西偏遊嶺西諸山水會永明王犯桂林殺定南王孔有德略地而東先生還至平樂將嬰城共守知府尹明廷曰公使臣無嬰城理揮之行抵家丁祖母艱服除補員外郎引經斷獄有疑必反覆推求曰如是則生者死者兩無憾也公餘與宋荔裳嚴顥亭丁飛濤張譙明趙錦帆周宿來諸君相唱和號燕臺七子當是時世祖方右文選尙書郎資望深者　御試高等乃得補授提學使者先生名第一擢山東提學僉事教士以通經學古爲先論文崇雅黜浮風氣一變嘗葺孟廟閔子廟伏生祠墓及孫明復石守道二祠其初至濟南也夢古衣冠丈夫揖而若有所屬者三次日遊藥山尋李滄溟墓墓蕪沒不封樹一豐碑無字仆草閒恍然悟夢境即自爲文勒其上其後　御試也大學士劉公正宗實薦之後屬其同年孤子竟以文不入格黜劉公語人曰學臣不受請託獨施君耳秩滿遷湖西道參議時軍餉嚴迫屬邑多逋賦追呼急輒相聚爲盜先生作勸民急公歌召父老垂涕泣諭之相率輸租恐後吉水有巨室依險自保邑令執之以叛聞先生察其枉令輸賦而遣之因偏歷窮山邃谷閒作彈子嶺大阬歎竹源阬諸篇以告諸長吏讀者爲流涕曰施使君今之元道州也臨江城圮築輒潰先生禱於神越日城成會歲旱禱雨徒跣走南郭門外伏雩壇下呼天痛哭俄一人發狂叫號云某日雨及期雨果大至地多虎暴白晝噬人爲文告城隍神期三日得虎次日午郊外民居乘婦方舂虎突至婦以杵擲之應手斃患自是息暇日修景賢鷺洲兩書院祀王文成鄒忠介羅文恭日與諸生講學其中時單騎從往來金牛石蓮諸洞訪前賢遺跡遊宴賦詩耆舊逸民皆出就之偶會訟有具牒請質者先生曰此講習地聽訟有官署令就坐講長幼有序極陳兄弟之恩且曰某少孤終鮮兄弟見友恭者固欣然慕即見鬩牆者亦心動以諸彼尙有同氣或猶可轉乖爲和也言下涕泣忽末坐二客相持大慟各出袖中牒燔之蓋兄弟訟產十年不決者曰吾小人今遇聖賢而不洗心者非人也遂讓所爭產爲祀田居亡何以裁缺歸士民醵金建龍岡書院留先生講學三日乃去父老遮道不可與步而登舟爇香哭送者數千人所乘官舟輕不能渡湖民爭買石膏填之既渡乏食賣舟而歸時叔譽年七十矣先生事叔如父有終焉之志部檄至引疾力辭里居十年　詔舉博學鴻儒相國李公霨杜公立德馮公溥交薦之先生固辭叔父強之出　召試授侍講纂修明史是年叔譽卒先生哀毀成疾擬奔喪格於例居平忽忽不樂逾年典試河南稱得士張公伯行其一也請假省墓先就叔譽葬所哭奠三宿然後歸又二年轉侍讀先生素以文學飾吏治自入史館當著作之任朝士大夫求碑版詩歌者趾錯於戶四方名士負笈問業無虛日一一應之不少倦平日口期期若不能言及談忠孝

奇節輒抵掌奮發慷慨流涕不能已遇羈人才士失志無聊多方為之延譽士以此益歸其門一日退朝端坐草廬恭定傳自午迄酉移案就簷際草罷不能起左右掖之若形存者時子彥淳以咯血歸彥恪亦南還就試妾徐氏刲股和藥以進焚香籲天曰主翁畜道德名滿天下縱必不起亦請延待其子一訣便竟死妾婦手目不瞑矣因長號三晝夜一夕白光如匹練自屋上落奇香起榻前先生忽甦康熙二十二年三月十七日事也彥恪彝奔侍先是庚戌春彥恪夢神人按籍言司天下壽算叩先生壽以七十有八告至是從容言之先生遽曰吾少失母大母吳太恭人鞠之後太恭人疾不受治吾齋沐禱城隍神願減一紀延其壽人無知者次日同學楊薦臣來曰某夢入城隍廟見子跪階下手一紙哀請聞神曰準達天曹矣子豈有所求乎吾悚然不敢應是日太恭人竟不藥愈又十二年乃終以若所聞減一紀則今秋正限盡時也閏六月果卒年六十有六先生官湖西時叔譽往視先生跪迎之有不悅必冠服跪終日俟其解乃起自中明公歷世創義田不就先生積俸置田二百畝贍其族葺里中同仁館又修復依仁齋於白門以推闡中明公理學之緒蒙師劉伯陽無子葬之中明墓旁歲時分祀焉生平以友朋為性命高淳邢孟貞江甯顧與治宛平楊商賢皆文字交也邢顧歿皆經理其喪刻其遺集顧無子邢止一孫以屬高淳令買田贍之商賢客死礱石志其墓嘗與同邑吳某赴禮部試吳有老母下第先生已在第中相持泣一若與之俱擯者同年生李頴官粵東卒無子妻女流落東莞為賣所迫將鬻女先生理其賣而資送之後十五年遊苕嘗聞廣陵宗鶴問過訪詢之則頴女夫也大喜偕至其家李泣拜至不能仰視平樂守尹君嬰城死其子三十未娶先生為娶之嘗曰吾去平樂時放舟中流迴望尹君送予還其前後伍伯忽獸走獨一騎眇眇隨決嘗殉至今思之猶絕痛也應召試時入都不過一刺於朝貴或尤之先生笑謝曰吾豈矯情哉所懼者官高一級即人品減一等耳先生嘗云終日不見己過便絕聖賢之路終日喜言人過便傷天地之和時以為名言所著有學餘集八十卷年譜四卷試院冰淵一卷詩話雜著各二卷青原志略補輯十三卷行於世孫念曾乾隆丙辰召試博學鴻詞科

曾厚庵先生事略　張貞生

先生姓曾氏名本榮字欣木又字厚庵湖北黃岡人幼讀陽明書好之探索至廢寢食嘗屏跡山中夜半月出坐達旦怡然有得順治六年成進士選庶吉士謁館師胡此庵講明善之旨先生曰何其言之似王文成也因與往復討論此庵曰子所言皆先儒之言非心悟獨得者於子何益先生由是益究心每深思不得輒泣下閱一年豁然大悟趨質此庵此庵遙望見先生大喜曰子今大有得矣八年授祕書院編修應　詔上　聖學疏千餘言其略云今　皇上得二帝三王之統則當以二帝三王之學為學誠宜開張　聖聽修德勤學舉四書五經及通鑑中有裨身心要務治平大業者內則深宮燕閒朝夕討論外則經筵進講敷對詳明從此設誠致行君德既修自能祈天永命有　詔嘉納十年擢贊善尋遷司業刊白鹿洞學規以教諸生明年轉中允又明年　世祖拔詞臣中品端學殖者充日講官先生與焉十三年晉祕書院侍講轉左庶子兼侍讀日侍講幄論辨經義問無不對對無不盡尋與傅公以漸同奉　詔撰易經通注九卷鎔鑄衆說詞理簡明為說易家之圭臬先生素善病　上遣御醫診視　御筆仿巨然畫　賜之　世祖一日讀孟子至人知之亦囂囂顧先生曰自得無欲汝足當之矣十四年主順天鄉試充經筵講官坐失察同考官不法事鐫五級明年九月　上諭吏部曰曾本榮侍講幄日久著有勤勞其令復原級十八年補翰林院侍講學士改國史院侍讀學士康熙四年以疾請回籍還葬卒於揚州年四十有四先生家素貧在京師居黃岡會館布袍菜食家人不勝其苦有同年生從客謂曰今詞臣供職一兩年即假歸盛冠蓋出入烜赫為親族交遊光寵子何自苦若是先生曰吾將以為學也學貴澹泊明志使吾學業有成得致吾君於堯舜飢困非所惜也同年生譚鳳禎卒於京邸先生為之治喪其妾生子令室中婢乳之後成立魏敏果公為賦古人交行其學初從陽明入直悟心原繼加以踐履篤實之功著五大儒語錄及周張精義王羅擇編居要錄切問錄諸書其論次五大儒以程朱薛與陸王並行其卒

也蘇門孫徵君慟惜之謂商周之際道在箕子宋元之際道在許子明　清之際道在曹子其言不可易也病革時門下士討東在側猶諄諄語以窮理盡性之學且曰當知此道極簡易勿過求之苦且難矣之日起就沐浴正衣冠視日影方中危坐而逝行李蕭然囊無十金積賴門人賻贈歸其喪討東書問先生曰今天下幸而前有朱子後有王陽明使心性之學大明於世倘二子不能先後生則誰爲天地必不可無者先生悚然厲聲曰甯無王陽明不可無朱子其所得可知矣子宜溥由廕生舉博學鴻詞科召試授檢討同時有張貫山者亦官學士與先生同以理學名

貫山名貞生一字幹臣江西廬陵人順治十五年進士累官侍講學士爲司業時刻鄒南皋宋儒語略頗主良知之說後與魏象樞熊文端往來講學乃一宗考亭康熙九年議遣大臣巡方幹臣言察吏安民當責成督撫大臣巡方徒擾百姓無益坐出位言事降二秩尋乞病歸然卒罷巡方之令居京邸蓬蒿滿徑突無炊烟瀕行不能具裝故人餽贐皆弗受家居搆我師祠又捐宅爲誠意書院學宗朱子一以愼獨主敬爲歸書大書座右曰最危是人禽之界吃緊在義利一關著有庸書二十卷聖門戒律八條及玉山遺響集十四年以原官起補卒年五十有三著言學問經濟本非兩途然經濟有從學問來者學顏子之學即志伊尹之志是也亦有不從學問來者則爲驕吝爲器小爲執拗甚至爲奸險非不自謂有爲有猷其實毒蒼生而誤國是者卽此自命經濟之人也論者以爲名言子世坤能傳其學著有恥言集

耿逸庵先生事略 張沐

先生名介字介石號逸庵河南登封人性清鯁篤於踐履順治八年進士由檢討出爲福建巡海道時海疆未靖築石城以備盜與廉去貪革除苛政恩信大行康熙元年轉江西湖東道因裁缺改直隸大名道時方嚴旗下逃奴之令坐窩逃就繫者纍纍在官期年清二百餘獄不牽累無辜民感之母憂歸不復出詣蘇門受業於孫徵君執弟子禮甚堅篤志躬行以倡明絕學爲己任與睢州湯潛菴上蔡張仲誠先生往復辨難興復嵩陽書院士習蒸蒸丕變二十五年以潛菴薦授少詹事入直上書房輔導　皇太子會潛菴爲執政所嫉掎摭萬端先生引疾乞休詹事尹泰等劾先生詐疾因以傾潛菴尋予假歸復主書院日孜孜以講學爲事潛菴跡稱其賦質剛方踐履篤實服官冰蘖自矢居家淡泊自甘蓋實錄也所著有理學正經性理要旨中州道學編孝經易知敬恕堂存稿仲誠姓張氏名沐號起菴順治十五年進士授內黃知縣其治以躬行爲本重農桑敦教化裁革苛斂與民休息令家書爲善最樂於門徃六諭數言反覆譬曉雖婦孺莫不懽然易慮也朔望集諸生會講明倫堂俾自奮於學居五年坐事免以薦起知四川資縣其治如內黃屢舉廉吏乞病歸從孫徵君遊與湯潛菴耿逸菴二先生往來講學初潛菴自夏峯道內黃與先生語大悅遺書徵君稱其任道甚勇求道甚切及以薦入京潛菴與人書又稱仲誠腳踏實地其學以主敬爲功治易有心得當代眞儒也其推重如此尋主遊梁書院晚年闢白龜園葺宇士壁以受四方學者興起者甚衆學者稱上蔡夫子著圖書秘典溯流史學鈔一隅解諸書

汪星溪先生事略

汪先生佑字啓我號星溪安徽休甯人十歲讀四子書至孔子作春秋孟子闢聖道章夜屢夢天日晦冥舉手捫之覺而詢諸師師曰此皆聖道之榛莽楊墨之流禍汝今所讀正人心息邪說孟子良爲此也稍長慕劉因氏所評周程張邵朱呂之說謂幸生朱子之鄉遂願私淑以終身篤好小學近思錄遵朱子半日靜坐半日讀書法明崇禎末寇事棘先生憂之著平寇十六策思效伊川詣闕上書故事以時不可爲不果上遂隱居事親學日進友人楊景陶邀赴還古書院會講先生見所講多雜陸王之說乃與同人發明程朱正學會汪君覺斯倡復天泉書院講會先生見汪君所學甚正遂授以陳清瀾學蔀通辨互相考究書曰有善無惡性之體有善有惡情之動知善知惡爲良知爲善去惡爲良能擴而充之盡其才窮理盡性至於命斯爲大中至正斯爲至誠无妄乃陽明宗旨反以無善無惡爲心之體何耶顧端文有言釋氏三藏十二部五千四百八十卷一言以蔽之曰無善無惡其害可勝言哉紫陽書院正吾黨講學明

道之壇坫也乃與汪正叔江衛道汪月嚴胡𩏊更吳敬庵汪石樵吳慎先汪括齋朱濟臣陳書始謝兼善諸君振興紫陽大會訂六邑同人歲以朱子生日行釋菜禮講學三日一遵白鹿洞遺規嚴斥歧趨循正軌此外若休城四孟會白嶽聖誕會各邑塾月講會皆不憚遠涉願期必赴蓋先生自遯世以後視富貴如浮雲避勢利如蛇蝎格格不諧於俗者四十年而一時同人皆知崇尚正學則爲功多矣所著有詩傳闡要易傳闡要禮記問答禮記訂譌大學纂成四書闡要四書講錄五子近思錄四子近思翼明儒崇正錄明儒通考明儒性理彙編讀史筆記星溪文集日記家訓諸書而尤邃者明儒通考一書擇精而語詳高棠旃先生千里借鈔以爲得見此書雖瞑目而無憾云子鑑安貧讀書能嗣其家學

平江李元度次青纂

名儒

范彪西先生事略 王墉

范先生鎬鼎字彪西山西洪洞人康熙六年進士性孝友究心濂洛遺書闡明絳州辛復元全之學養母不仕河汾人士多從之受經十八年舉博學鴻詞科不出奉　溫旨賜御書山林雲鶴四字士類榮之家居立希賢書院置田以贍學者四十二年　聖祖西巡迎　駕進理學備考三十四卷刻取辛氏全孫氏奇逢熊氏賜履張氏夏黃氏宗羲諸家之說附以己意　上命留覽時陳文貞公廷敬扈從賦詩有曰歸來屬車上猶指少微星謂先生也陸清獻公書與先生書曰夙聞山右辛復元之名而未見其書承惠示恆陽辛與山右接壤則又聞先生出處不苟守禮謹嚴蓋今之辛復元也且盡刊行辛書大有功於世道辱以見示不敢私於篋衍將攜以南歸徧告鄉後進俾知太行之西龍門之東復有大儒出其閒王仲淹薛敬軒之遺風未墜相與討論而傳習之爲惠不亦多乎其推重如此所著五經堂文集五卷語錄一卷又繼其父芸茂作續垂棘編十九卷三晉詩選四十卷又王先生墉字子方一字任庵翼城人生八歲而向學十二能爲文十六有志於聖道獨行獨勉二十四而粗見大略又二年病失明乃益厲於學耳聞而口誦之所詣日邃著有學思錄

張武承先生事略 陳法

張先生烈字武承順天大興人性至孝事繼母委曲承順無閒言康熙九年進士授中書十八年　召試鴻詞科授編修與修明史遷贊善先生少聰穎讀書目數行下及長專心理學篤守朱子之說毅然以衛道爲己任著王學質疑舉陽明傳習錄條析而辨難之凡爲卷五其一質心即理也其二質格物致知也其三質知行合一也其四質與人問答也其五總論陽明之流弊至於詖淫邪遁也後附朱陸異同史法質疑二則讀史質疑五則其總論略曰象山首本心陽明首良知其弊使人喪本心喪良知何也天之道非別有一物寄於聲臭之表時行物生即所謂上天之載無聲無臭也人之心非別有一物在虛靈冥冥之中視聽言動皆心所在也善治心者治視聽言動即治心也治倫物政事即治心也視聽言動倫物政事之閒講明一分則心之本明者復一分矣力行一分則心之本善者復一分矣積之久而悟其皆心也天命流行之妙一以貫之而無餘即使不悟而其持守講求於視聽言動倫物政事閒者固各有規矩可循而心之本明本善者自在也此聖學所以平穩純正萬萬無流弊也堯舜言人心道心而外不復言心但與其臣惇典庸禮命德討罪教稼明倫恤刑熙績即無非精一不必人人與之言心也成湯於若有恆性外不復言性但惟用人惟已改過不吝顯忠遂良取亂侮亡即無非建中不必人人與之言性也夫子立教惟是文行忠信詩書執禮聞見擇識知人愛人不必人人與之言一貫也惟朱子善學孔子循循畏謹一字必求其安一事必審其極俛焉日有孳孳而後已此學門家法也學者循是而謹守之即使不皆進於高妙要其恪遵往訓審愼勿疏審拘勿肆其敢於逞聰明恣議論略行檢者無有矣今詆學朱子者曰支離也玩物也義外也以此垂教其雖不曰吾自有良知六經任我驅使讀書訓詁不足爲制度儀節不必謹公議皆世俗之論名教特形跡之粗但求一念自信不妨肆行無忌而流弊不可言矣故專提本心良知者予人以假借權飾之題高可以陵蔑君子下亦開不肖者以方便之路而及其既爲不肖也幷權飾假借亦可不用此必至之勢也總之陽明天資雄放其於循循講習謹守規矩實所不耐及一旦有得於佛老與象山旨合喜其與己便也遂覺闢宗旨舉聖賢經書皆欲以此強合之直謂六經注我隨意驅駕何所不可此詖淫之始也及人多不服則借孟子良知二字復竄入大學致知中遂盡翻朱子之案又以朱攻朱著爲晚年定論實則以中爲晚以晚爲中與當日情事迥不相涉則又曰年歲原未深考乃委曲諷傳不得已之心豈非遁之又遁乎先生是書陸清獻公嘗序而行之凡宗洛閩之學者皆奉爲圭臬而四庫書目稱集中朱陸異同論不及質疑異同論爲持平王學質疑則未免激鍊云所著尚有讀易日鈔六卷卒年六十有四祀鄉賢同時有陳先生法字定齋安平人也由詞

林外歷郡守官至大名道爲政以教養爲先興利除弊力挽風氣之靡公牘文告皆手治情詞懇款既久人猶感誦之陳文恭公應　詔舉賢才嘗再疏舉先生生平力崇正學著明辨錄其論象山合乎禪宗曰自古聖賢教人不過使之循乎臣弟友之常謹視聽言動之則而求之遺經以致其知反之身心以踐其實去其外誘之私充其本然之善如是而已故曰夫道若大路然無他元妙之可言也自達摩入而後直指人心見性成佛自宗杲教人靜坐體究而後有改頭換面之伎倆於是好高欲速者希冀捷獲絕聖棄智定慮澄心以求之虛無曠眇之中惝恍閃偶有所見遂務爲獨得以爲道之妙不外乎此乃舉吾儒所謂一貫所謂仁所謂天理者皆以釋氏之本來面目當之蓋彌近理而大亂真矣昔楊慈湖有雙明閣之悟象山歎其一日千里詹子南靜坐瞑目半月操存一日下樓忽見此心澄瑩中立象山目逆而視之曰此理已顯且證其爲智仁勇證其爲萬善皆是物徐仲誠處槐堂一月問之云如鏡中觀花象山謂其善自述此皆禪家頓悟法其所謂反身者不過反觀內照其所謂萬物皆備者不過鏡中影象而已至智仁勇三達德惟聖人能不思不勉下此皆不能無學問思辨力行之功今乃瞑目安坐半月而遂可以全三德備萬善雖顏閔且不能幾此非所謂直指人心見性成佛者邪慈湖在太學循禮齋晝夜憶先訓默自返觀覺天地萬物通爲一己王陽明在龍場晝夜默坐一夕大悟汗出歸躍若狂陳白沙靜坐久之見心體隱然呈露錢緒山靜坐僧房凝神靜慮倏見此心真體蔣道林靜坐寺中半年忽覺此心洞然宇宙渾屬一身羅念庵坐石蓮洞中有悟汗下如雨灑然自得羅近溪一日忽悟心甚痛快直趨父榻前陳之其父亦起舞凡學之墮禪宗者無不有此頓悟之機聖學不如是也其辨致良知曰昔者子思嘗言致良知矣曰其次致曲孟子嘗言致良知矣曰擴充四端朱子嘗言致良知矣曰因其所發而遂明之曰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窮之皆由其偏而致其全由其發見之微致之以至於不可勝用由其所從生致之以至於其所終極所謂充其本然之善也而陽明之所謂致良知者則謂天性之真明覺自然自有條理又曰吾心之良知即所謂天理致吾心之良知之天理於事事物物物則事事物物皆得其理是所謂良知者已自然純乎天理而無一毫人欲之私所謂致焉者毫不假借推致之力純任自然所謂萬法從一心流出者也夫以孔子生安之聖至七十而始從心不踰矩今欲概之人人不學不慮任天則之自然其不至猖狂而妄行者幾希矣至所著易箋辨來易錯綜之非謂先儒雖言卦變未有易其陰陽剛柔之實顛倒其上下之位者今以乾爲坤以水爲火以上爲下混淆汨沒而易象自此亡矣又著有河干問答內心齋詩稾諸書

竇遜齋先生事略

自容城孫徵君遷河南中州士大夫多興於學及其門者潛菴湯公逸庵耿公爲最而聞二公之風而興起者復四三人竇遜齋先生其一也先生諱克勤字敏修一號靜庵河南柘城人父大任邑諸生爲學以不欺爲本性喜成就後學先生幼異敏讀書每過夜中父懼其瘁也止之乃以衣蔽戶牖籌燈默誦少長徧治諸經時徵君既歿耿公講學於嵩陽往就之六年五至非父召不歸康熙十一年舉於鄉見湯公於京師學益進湯公謂師道不立由教官之失職也勸就教職得泌陽教諭乃仿朱子白鹿洞遺規分立五社長月朔稽善過而勸懲之又立童子社每月五日集童子習禮儀令讀孝經小學稍長者爲解性理暇則齋居讀書饘粥不繼晏如也十七年成進士館選丁母憂服除授檢討尋告歸父趣之入朝踰年竟歸蓋痛母深不忍久離其父也於柘城東門外創立朱陽書院倡導正學時中州自夏峯嵩陽外惟朱陽之學者稱盛矣　聖祖皇帝嘗命諸翰林作楷書先生書治法堯舜學遵孔孟其要在主敬慎獨以進

上深器之其家居大府監司守令多重其行鄉邦疾苦多賴以更除枉撓者得直故其歿也士友深慟知與不知莫不盡傷邑之頑人或匍匐赴弔哭盡哀而去先生素無疾方侍父食氣逆上有頃端坐而逝時康熙戊子閏月二十五日也年五十有六先生教行於家婦王氏執舅之喪年六十有四矣終祥禫不飲酒茹葷世稱其壼範子三人次容莊容遠皆舉人能承其父學先生著理學正宗謂自孟子後歷漢唐之世無有登聖人堂奧者故溯道統正傳必以宋儒

爲斷而宋儒稱孔孟嫡派必以周程張朱爲歸他若南軒東萊及龜山豫章延平勉齋過傳王何金許以及傳春秋之康侯集書傳之九峯凡有功聖道者皆詳列之而於元明則列魯齋敬軒取其最也又著孝經闡義事親庸言泌陽學條規尋樂堂家規等書皆行世柘城有專祠

勞麟書先生事略 桑調元 汪鑒

先生姓勞氏名史字麟書浙江餘姚人世爲農先生少孰傳讀書及長躬耕養父母夜則披卷莊誦年十七讀朱子大學中庸序慨然發憤以道自任舉動必依於禮讀朱子近思錄立起設香案北面稽首曰吾師在是矣常自刻責以謂天之命我者若君之詔臣父之詔子一曠職即膺嚴譴一墜家業即窮無所歸可不愼哉讀易有疑不能晰輒仰天籲朱子曰夫子其牖我乎久之觸處洞然其論學以爲始於不妄語不妄動極諸至誠無息接後學委曲盡誠雖傭工下隸皆引之向道曰盡爾職分務實做去終身不懈即聖賢矣勿過自薄也聞者莫不爽然里中負販者近先生居不忍貨僞物芻兒牧童或折棄矰繳毀機穽有鬭爭者就先生質往往置酒求解門人桑調元自錢唐來謁論學數日將別送之曰吾壽不過三年恐不復相見行矣勉之居三年先生年五十九其年九月語門人汪鑒曰不過今月吾將去矣遂徧詣親友家飯與老者言所以教少者言所以學已令家人治木飭後事晦前一夕趣具湯沐浴更衣移榻正寢俄爾宴坐如平時旋就寢明晨撫之逝矣子廷鉽有學行能食貧居喪不受賻贈先生嘗言文王陟降在帝左右此是實理深山窮谷中有眞儒者出縱遯世不見知其神明亦必在孔子左右無疑也一夕調元夢先生從一大殿出執其手曰爾釋子歸歸欲適萬里程吾何能釋懷調元驚悟後十年入太學瞻大成殿如夢所見調元字伊佐號弢甫爲孝子天顯之子雍正十一年進士官工部主事引疾歸有別業在東皋闢餘山書屋以友教四方之士從者雲集爲人清鯁絕俗足跡遍五嶽晚主濼源書院益暢師說刻餘山遺書勞先生所著也所自著者曰弢甫集論語說躬行實踐錄鑒亦餘姚人嘗扶父櫬自雲南歸至漢江遇大風舟且覆鑒漂棺號哭誓身殉忽風回得泊沙岸乃免衆呼汪孝子爲人矜儉志節既從勞先生學誡之曰英氣客氣也其學以鎔之先生之功鑒實左右焉

李禮山先生事略 冉覲祖

先生名來章字禮山河南襄城人明恭靖公敏後也李氏自恭靖以來世以理學著稱先生爲肖雲先生曾孫生而穎異於書無所不窺年十五入邑庠工詩古文詞既而一切棄去專心濂洛之書以興復先業爲己任從孫夏峯李二曲兩徵君游所業益進康熙乙卯舉於鄉復受業魏庸齋象樞之門庸齋有欲除妄念莫如立志之語因作書紳語略復與張潛菴竇靜菴張起菴三先生寓書往來剖析經旨其持論以不背先儒有益世用爲主嘗謂近思錄一書爲周孔眞命脈學者不從此入手欲求近道難矣時孫徵君與耿誠齋諸君講學百泉先生與耿逸菴冉蟫菴講學嵩陽書院兩河相望一時稱極盛焉已主南陽書院作南陽學規及達天錄士習曰上尋以母老謝歸葺紫雲書院讀書其中學者多自遠而至母歿後謁選知廣東連山縣先是排猺負險跳梁提督殷化行討之反爲所乘調重兵會勦始就撫距先生涖任甫隔歲耳人多危之先生曰猺雖異類亦有人性當推誠待之乃仿王文成遺意曰延耆老問民疾苦招徠亡勸之開墾薄其賦復深入猺穴爲之置約延師以至誠相感動創連山書院著學規曰進縣人申教之而猺民之秀者亦知嚮學誦讀聲徹巖谷臺使者交獎曰忠信篤敬蠻貊信可行矣己丑與行取薦牘有文翁化蜀之稱壬辰授兵部主事監北新倉草運官餽遺孝峻引疾歸田相國從典李侍郎先復王侍郎企靖交章以實學可大用薦得 旨徵召以疾力辭遂不出嘗言欲爲聖賢須自愼獨始著衾影錄卒年六十有八著書四十餘種其行世者曰禮山園文集洛學編連陽八排猺風土記陳文恭撫豫時嘗以先生及夏峯潛菴逸菴靜菴起菴合以張敬菴冉蟫菴爲中州八先生增祀許州七子祠并祀鄉賢冉蟫菴先生名覲祖字永光中牟人也康熙癸卯舉鄉試第一不汲汲進取而潛心理學殫精著述耿逸菴特延主嵩陽書院著爲學大指十八則及天理主敬圖以示生徒問業者雲集辛未成進士選庶常授檢討尋乞假歸翛然寂處銳意實

學時張敬菴方聞請見書院延先生主教事所著有五經四書詳說及詩文雜著二十種　朝廷遇有纂修或就其家採擇焉年八十有二卒

彭南畇先生事略　弟甯求　孫紹升

先生諱定求字勤止一字南畇長洲人父瓏字雲容號一菴順治十六年進士授廣東長寧知縣有惠政以鄉自不爲太守所容被誣劾歸歸益力於學反本守約要於自得晚年得梁谿高顧二子書一以主敬爲宗著所居曰志矩齋中懸高子所書程子四箴手題其上曰師承儼在凝然滿楊靜對穆如也先生幼承家學又嘗師事湯文正公康熙十二年舉於鄉十五年會試及　廷對抖第一官修撰性恬於榮利鯁直自遂處公卿大夫間弗善也居三年乞假歸時一庵方家居講學先生蹤請曰兒願得閉門讀書如童子入塾時庶少補前過乎於是齋居靜思研極性命久之慨然以道自任既入都奉職擢詞業設教條正文體杜請託諄堂肅然以八旗子弟爲人材所自出宜豫教乃集孝經古義爲旁訓譯以國書頒諸教習以訓於官學生二十七年擢侍講旋乞歸三十二年父憂服闋補原官與同列不相中逾年引疾歸遂不復出其爲學以不欺爲本以踐行爲要初好宋五子近思錄已而徧讀先儒書輯其要爲儒門法語又以生平服教最切者尤在明七子作高望吟七章以見志七子者白沙陳子陽明王子東廓鄒子念菴羅子梁谿高子念臺劉子榕壇黃子也時有作書極詆陽明者先生恫之以謂陽明實兼三不朽今謂良知之說近禪則良知兩言出孟子將并孟子病之乎程子云知者吾之所固有然不致則不能得之又云聞見之知非德性之知德性之知不假見聞將并程子病之乎論者謂明之亡不亡於朋黨不亡於寇盜而亡於學術意以此歸獄陽明嗟夫誠使明季臣工以致良知之說互相警覺提撕則必不敢招權納賄則必不敢妨賢病忠則必不敢縱盜殃民識者方恨陽明之道不行不圖誣詆者顛倒黑白逞戈矛弄簧鼓一至斯極也嘗謂陽明釋疑錄又以入德之方莫先主靜大本立而從達道行濂溪之藴發於延平默坐澄心乃其要領東林復亡其遺矩也而昧者非之杜方使之門長汗漫之習豈不謬哉作密證錄又以寡過之方莫備於易尊伊川易傳兼採瞿塘來氏說旁通諸家纂周易集注四十四年　聖祖南巡大吏稱先生學行首賜　御書命開局揚州與諸詞臣共校全唐詩時先生門人秉銓政謂銷假即可按俸遷除先生不應畢事還仍閉關謝客獨宿泳眞洞中雞鳴起焚香靜坐日出謁先師及家廟以爲常觀花對酒有得輒發之於詩灑如也平生以獨善爲恥扶植善類獎勵名節棘棘不阿張清恪巡撫江蘇爲總督噶禮所誣獄久不決代者至先生率諸搢紳及諸生數百人具章白張公誣請以民情入告事雖不行天下猶知有清議未幾督伏罪張公再涖任先生絕口不道前事蔣侍郎恭棐爲外吏被訐頌繫維揚先生詣訊所爲吳民請留時忌者虎視弟顧也五十八年有疾自爲墓志焚香啜茗而逝年七十有五同堂弟甯求字文洽號瞻庭爲諸生從一庵講學里中康熙二十三年　賜進士及第第三人由編修歷侍講勤於其職母憂歸服除不起後以張尚書英韓侍郎菼薦召入都補侍讀直暢春苑逾年以勞卒家無餘財至寓居焉子啓豐號芝庭會試廷對皆第一官兵部尚書清苦力學事在名臣傳芝庭子尺木名紹升字允初乾隆己丑進士能傳家學工古文初慕洛陽賈生之爲人思赫然樹功烈後讀儒先書尤喜陸王之學及與吳縣汪縉大紳瑞金羅有高臺山同縣薛家鳳皆三游乃大閱藏經究出世法絕欲素食持戒甚嚴嘗與同志集貲爲近取堂施衣施棺恤嫠放生鄉人多化之又拓先世義田千餘畝著有二林居集其解大學格物訓格爲度量本之會頡篇最爲精確又作讀古本大學說深有裨於經傳然彭氏學兼朱陸識兼頓漸芝庭尺木之學闌入於禪大紳臺山皆三餘學皆以見性爲宗意欲徹儒佛之樊而游大同之宇休甯戴東原嘗遺書辨之云

李剛主先生事略　顏元　王源　劉齊　張自超　劉捷

李先生塨字剛主直隸蠡縣人父明性故明諸生學者私謚孝慤先生性篤孝其父春秋高日必五六食孝慤率其婦馬雞鳴起盥漱問安每食必手捧持之自奉糲覈不繼嘗侍疾數月衣不解帶居喪屏酒肉不入中門晨興必上冢號泣六年如一日雍正十年被旌保定故多儒者容城孫徵君奇逢講學蘇門閭

祁州刁孝廉包聚生徒里閈孝愨獨篤行卻講誦學貴實踐與同邑王法乾五公山人王餘佑相期爲有用之學晚乃得顏習齋習齋名元字渾然博野人明末其父戍遼東歿習齋貧無立錐地百計負其骨歸葬世以孝子目之其學主忍嗜慾苦筋力以勤家而養親而以其餘習六藝講世務以備天下國家之用以是爲孔子之學而自別於程朱著存性存學存治存人四編蓋目擊明季諸儒空談心性之失而力矯其弊也先生弱冠即從習齋游躬耕養稼穡雖儉歲必有收而食必粢糲妻妾子婦執苦身之役舉康熙庚午鄉試晚歲授通州學正浹月以母老告歸長官不能奪也先生博學工文辭與慈溪姜宸英齊名又嘗爲其友治劇邑逾年政教大行用此名動公卿間明索二相國嘗延先生教其子不就安溪李公撫直隸薦其學行於　天子固辭而不謝諸王交聘輒避而之他大興王源字崑繩恢奇人也所慕惟漢諸葛武侯明王文成而目程朱爲迂闊見先生大悅因與共師事習齋時年將六十矣方望溪苞訝之崑繩曰衆謂我目空並世人非也果有人敢自傪大乎先生嘗與望溪論習齋之學望溪曰程朱未嘗不有事於此也但凡此乃道之法跡耳使不由敬靜以探其源則於性命之理知之不真而發於身心施於天下國家者不能曲得其次序先生色變爲默然者久之崑繩概不快意既葬二親遂漫游將求名山大壑以隱身焉雖妻子不知其所之居數年忽過望溪曰吾求天下士四十年得子與剛主而子篤信程朱之學恨終不能化子爲是以來留兼旬盡發程朱之所以失習齋之所以得者望溪不與爭將行憮然曰子終守迷吾從此逝矣望溪曰子之言盡矣吾可以言乎子毋視程朱爲氣息奄奄人觀朱子上孝宗書雖晚明楊左之直節無以過也其備荒浙東安撫荊湘西漢趙張之吏治無以過也而世不以此稱者以道德崇閎稱此轉其小焉者耳吾姑以淺事喻子非其義也雖三公之貴避之若浼子所能信於程朱者也今中朝如某某子夙所賤惡倘一旦揚子於朝以學士或御史中丞徵子將亡命山海而義不返顧乎抑猶躊躇不能自決也吾願子歸視妻孥流行坎止歸潔其身而已矣崑繩自是終其身口未嘗非程朱其後望溪出刑部獄先生往唁以語崑繩者語之先生立起自責取不滿程朱語載經說中已鋟板者削之過半望溪擧習齋存治存學二編之未愜者告之先生隨更正曰吾師始教即以改過爲大吾敢留之爲口實哉習齋無子先生中歲還博野爲葺祠堂以收召學者望溪使子道希從先生學博野去京師三百里先生復三至望溪家一聞其母疾再弔喪終則自計衰頹恐不能更出就與言別獨柴車長子習仁御往返芻秣皆載車中知望溪時窶且艱也初先生喪親服闋慨然曰禮云居喪未葬讀喪禮既葬讀祭禮喪復常讀樂章今古樂並亡當讓讀者既聞毛西河檢討精於樂律且得其竟山樂錄　皇言定聲錄二書即束裝走三千里往受業凡三日盡得所傳五聲二變四清七始九歌十二管升器色旋宮諸遺法且能正西河樂書訛謬二十餘字西河大驚乃盡出所著俾論定今西河經史文集四百餘卷皆先生所編輯也所自著曰恕谷集十三卷周易傳註七卷筮考一卷郊社考辨一卷論語傳註二卷大學中庸傳註各一卷傳註問一卷李氏學樂錄二卷大學辨業四卷聖經學規二卷小學稽業五卷

崑繩一字或菴少喜任俠言兵從甯都魏叔子學古文性豪勁倘氣於文章自謂左史昌黎外無北面者年四十始遊京師徐相國元文賓禮之諸公排纂文史必就質焉明史稿兵志其所作也或病其不習時文笑曰是倘需學而能乎因就有司求試舉京兆第四人曰吾寄焉以爲不知己者詬厲也晚年與李剛主師事顏習齋學禮終日正衣冠對僕隸必肅恭然自負經世學益堅曰吾所學及今始可見之行事非虛言也既而爲汗漫遊見人不自道姓名逾六十復歸客死山陽生平內行篤修其兄死旬歲中貌若非人卒之日神色儼然無一語及家事著有易傳十卷平書二卷兵論二卷及或菴文集評訂孟子並春秋三卷行於世崑繩與方望溪交最篤同時論交者曰劉言潔張彝歎劉古塘望溪爲作四君子傳

言潔名齊無錫人康熙丙寅以選貢入太學當是時崑山徐尚書以收召後進爲己任祭酒司業多出其門士有爲尚書所可者名輒重於太學由此傳鄉會猶歷階然惟言潔與其友三數人閉門修業孤立行己意躓而不悔久之此數

人遂爲清議所從出士之立名義者皆歸之雖布衣其重若與公卿相踦教習期滿例當得知縣而某少宰起荒陬至大僚欲擅風雅之譽使人禮先焉謂往見必爲選首君謝不往某銜之注籍州判某由是蒙詬絀而言潔望益高或曰將飛者翰異言潔自此遠矣君聞卽日趣裝歸歸數年卒年四十七性沈毅與人居終日溫溫人皆嚴憚之偃臥一室天下士常想見其風采與方百川同祀鄉賢

張鑫歎名自超高淳人少孤課耕奉其母研究經史一以躬行實踐爲本困諸生幾三十年未嘗有慍色年近五十舉康熙癸未進士而不肯試爲吏性明決所不爲衆莫能奪所欲爲雖困不以自悔也無子母疾篤時爲買妾命入側室泣曰兒方寸亂矣雖入室不能合歡戚子姓天果不絕張氏兒何患無子其後終母喪數年妾終不孕衆乃歎其知命而不惑也歲連祲死者相藉君賤價斥其田首捐二百金爲富人倡晚歲家日落取菽麥雜穄稗食之或遺以財終不受鄉人有不善常畏其知徐文定撫浙時聘主書院後奉　召入都行至荏平無疾而卒著有春秋宗朱辨義

劉捷字古塘江甯諸生試必壓其儕名曰起獨自謂所業弗善也發憤窮經史久之出所爲文衆弗善以進於有司則擯焉而君顧自喜貧甚母家給田數十畝盡以歸庶弟而覓食自活以名在天下諸大府常不遠數千里厚幣招之年羹堯巡撫四川固請與偕議加賦力爭而止遂以他故行曰其心神外我矣能守吾言以期月邪及督川陝復固請以往再三見浹日而歸張文端公鵬翮督學江南招入使院有故人夜詣君出千金爲其姻家請事君曰吾不意子以此等人視我其自遠方歸解裝嘗得數十百金戚族環至視其所急而分之隨手盡朝炊不繼晏如也兄輝祖字北固康熙庚午舉鄉試第一及辛卯君復爲省元以磨勘停科癸巳赴公車適望溪以南山集被逮盡室北上君曰吾義不可不偕行至京師已失試期後遂不復與試

張警菴先生事略　童能靈　李國南　李成文

先生諱鵬翼字耆子晚號警菴福建連城人幼知好學熟師教以作文取科第心凝之十四歲熟讀四書大全忽悟曰心當在身內身當在心內弱冠籍郡庠尋食廩餼越三十年充歲貢質素弱初學導引攝生術五十後專用持敬寡欲之功神氣日固壽八十有三生値亂離十二歲明亡播遷飢饉而學不廢迨閩疆底定士務進取先生年已四十遭耿逆之變棄舉業乃返初志是時始見近思錄及朱子全集更十年始見薛文清讀書錄連城處萬山中無師承先生銳意問學而自治嚴整終日端坐雖跬步不苟盛暑不袒裼事親養志無違居喪蔬食三年不外遊不內寢動必以禮嘗曰考亭易簀之年乃我下帷之始晝俛焉日有孳孳不知其老且耄也讀四子五經自識心得名說略輯濂洛關閩要言爲理學入門又爲後四書采歷代名臣爲將相鑑三譜綜二十二史定史案考古今疆域九邊阨塞黃河原委著中華世統圖說當明季學術龐雜海內宿老如孫夏峯李中孚黃梨洲尙多濡染先生與當湖陸淸獻公並時宗主程朱異地同心生平韜晦不自表襮儀封張淸恪公撫閩蒐羅碩彥悔未及知先生漳浦蔡文勤公書醇學二字表其閭先生晚年喜與長江黃龍陽饗遊其及門則黃建中劉偉克傳其業所居鄉曰新泉男女往來分二橋道不拾遺市中交易先讓外客皆服先生之教也所著書尙有芝壇日讀小記皆切倫常日用之道與林赤章霞起及童玉鉉李岷峯董若水四先生友號曰四愚構四愚亭於冠豸山中先生結屋獨居山之深邃處讀書鼓琴自樂地故無水禱而得泉玉鉉修山志有二十四景先生爲之記耿逆僞將軍劉應麟欲聽琴捕先生至郡先生白衣抱琴不拜應麟知其難屈遽釋之歿三十餘年當事題入鄉賢祠同時入祀者有童寒泉先生

童先生諱能靈字龍儔晚號寒泉嘗菴同邑人也爲諸生好學守程朱家法不失尺寸乾隆丙辰薦博學鴻詞累舉優行皆以母老辭母年登九十兄弟白首同居居喪以禮化及鄉人學使者重之欲以優行貢成均仍不赴乙丑主漳州芝山書院閱七月以微疾端坐而逝前一夕與學博鄒君共飯出手書一帙皆身後事也年六十有三著有朱子爲學考專考朱子爲學次第其閒淺深疏密異同曲折逐年逐月纖悉畢具與陳氏通辨一書專論朱陸異同者稍有別云

又著理學疑問周易體義樂律古義河洛太極辨微諸書皆從苦心力索得之雷翠庭先生稱其精神與古經傳相憑依所造深以邃嘗再遊武夷歸築室於邑之冠豸山翠庭嘗訪之孤館寒燈商訂舊學時北壁破風氣栗烈以草薦障之意怡然自樂也連城理學始自宋之邱起潛明之童東皐而警庵寒泉繼之力敦倫紀嚴辨朱陸異同張清恪撫閩時建文溪書院祀起潛東皐兩先生起潛蕭長汀楊淡軒高第東皐則臨川吳康齋高第也後增建五賢書院中祀宋五子而以警庵寒泉配焉

李先生簡庵者名圖南字闢士亦連城人性端敏甫四齡成誦四子書能謹容節習舉業工詩古文既而歎曰吾學自有身心性命所宜急者可以虛名騖乎於是究心濂洛關閩書以反躬切己爲務居連峯點石諸山者久之嘗曰學者惟利名之念爲害最大越此庶可與共學弱冠餼諸生舉康熙庚子鄉試屢上公車不第未嘗不自得事父母以色養居喪盡禮平居恂恂若不勝衣遇不韙輒義形於色邑令杜某其父嘗亦宰連城自爲生祠既去民改祀朱子迨令至欲復之衆莫敢言君毅然白太守爭之令怒甚索君素行無可瑕疵乃已家居讀書彈琴饔飧或不繼雍正九年吏部檄天下舉人需次縣令者先赴京學習政事君至觀政戶部隸湖廣司以母病亟歸歸而竟先母卒年五十七好讀易卒時自以未竟其業命子納易於懷以殮雷翠庭謂學聖人必自狷者始君庶足當之子成文字仲彰性介潔爲名諸生境極困授徒自給歲終以徒學未成引爲愧束脩有半受者有全卻者其徒益感憤自勵嘗應舉以贐餽固辭或遺其家既而知之即酬以古琴聞翠庭先生之喪徒步行二百里往弔不受粲而歸

國朝先正事略卷二十

平江李元度次青纂

名儒

朱湘陶先生事略 潘恬如 錢民 任德成

朱先生澤澐字湘陶號止泉江蘇寶應人少勤學得程氏分年日程卽依次讀之閱數年而徧更博覽天文輿地諸書窮竟原委久之始有志聖人之道讀朱子語類有心得反覆不厭嘗言世之名朱學者其居敬也徒矜持於言貌而所爲不覩不聞者離矣其窮理也徒泛濫於名物而所爲無方無體者昧矣於是有會德性而言問學以爲朱子固如是者不知從來道問學莫如朱子尊德性亦莫如朱子觀朱子中和之說可知矣故知居敬窮理止是一事窮卽窮其所存之心存卽存其所窮之理非有二也平居齋肅如對神明遇喪祭一以朱子家禮爲法雍正六年 詔公卿各舉所知直隸總督劉公思恕欲薦先生命其弟造廬請弗應晚歲得脾疾然猶五更起盥沐觀書至夜分不倦誡其子曰聖賢工夫正於困苦時驗之若稍縱弛便至墮落可不懼哉疾甚吟邵子詩別親友怡然而逝年六十七著有朱子聖學考略朱子誨人編王學辨先儒闢佛考陽明晚年定論止泉文集嘗謂道錫山通書關中皆闡明紫陽之學勉後學者祀之東林道南祠同時有潘恬如者字克先長洲諸生也其學切於內省擊光闇然以師道推重鄉里與彭南昀尤展成友康熙三十五年以疾終年八十先一日致書展成曰病甚弗起矣存吾順事歿吾寧到此覺真實受用也南昀歎其知命又錢子仁名民嘉定人早孤棄書學賈既長數爲鄉里所侮乃慨然有志於學聞青浦有孔子衣冠墓齋戒往禱願爲聖人之徒其夕夢一丈夫告之曰道之不明由後儒之說亂之也子欲爲學屏去漢以後書其可既歸取四子書力究之時年已三十矣題所居曰存養廬宴坐其中反觀默識日有省發陸清獻公知嘉定子仁從之論學又五年復往平湖見之清獻與語多不合訝之子仁曰公從朱子入民從尼父入耳嘗言聖學貴本末兼盡始終有序大學所謂知本者作聖之基也誠正者作聖之功也中庸所謂尊德性先也本也道問學後也末也卽物窮理其病在於無本六經注我其誤在於無末論語曰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朱子以爲學者不可厭末求本教人但學其末是所謂其本亂矣本亂而末可治乎此未合乎大學也孟子曰堯舜之智不徧物中庸曰雖聖人亦有所不知焉朱子教初學卽責以知既盡而後意可誠又云格物者窮事事物物之理如此則意之惑滋甚又安得而誠乎且堯舜之智不能徧物況初學乎是未合乎孟子也又云今之學者不求孔孟之意而紛紛焉爭朱陸之異同是謂舍田而芸人之田終亦必亡而已矣其篤於自信如此子仁卒於康熙中後七十餘年族子大昕爲之狀搢紳間始有傳其學者又任先生德成字象元吳江諸生也篤於儒行奉朱子白鹿洞規因集自漢及明先正格言與洞規相發明者爲一編曰洞規大義居鄉勸施粥置社倉創鄉塾濟萬頃江隄之太湖里中無水患年饑貧粥食餓者有偷兒夜入其室乎敢米一斛給之命無恐且誡曰此危道愼勿更爲其人叩頭負米去徧告其黨相戒勿竊任氏語頗聞於時而象元初未以語人也雍正初鄂文端公爲布政使舉君賢良方正固辭乃已年八十得疾誡其子曰勤讀書勉爲善守此兩言足矣遂吟康節詩曰俯仰天地閒浩然無所愧吟罷而逝乾隆三十七年也後 詔求天下遺書其家以所著上之四庫館

徐青牧先生事略

先生諱世沐字爾瀚號青牧江蘇江陰人少孤奉母孝力學自立補學官弟子見太極西銘諸書發憤志道自歎困於舉子業如井蛙焉其學篤信朱子切己反求務有益於身心其辨別異同務歸於實踐俾人無惑歧途而後已其虛心抑志不敢自是至耄年如一日也先生少時猶及交太倉陸桴亭無錫高彙旃武進馬一菴諸先生往來論學無虛日關中李二曲南遊先生與深談久之二曲曰子學篤而行未廣答曰先生行高而學未醇其不苟同多類此晚以子恪選拔入都攜之行遂館焉閉戶讀書日有記注仇君滄柱見而驚歎颺言於衆由是安溪李公當湖陸公亟與訂交先生所著四子書易詩書儀禮周禮春秋孝經小學及明紀諸編統名之曰惜陰錄其大指以爲聖賢之學隨知隨行若

知而不行雖讀盡十三經二十一史徒敝精神其光陰可惜也故嘗深病舉業之驅人入鄙欲學者實從事於聖賢之道而勿務空知嘗摘手鈔其四書中精要語而爲之䟦謂與曾子之尊聞行知董生之正誼明道相表裏而自矢以餘年竭其駑鈍作秉燭夜遊計其爲當世大儒所傾服如此嘗湖以御史罷官先生亦旋里越二十五年乃卒年八十有三疾革召老友陳克艱與訣遺命勿作佛事息心端坐而逝克艱與先生同里共學繼之者則楊文定公名時也

向荆山先生事略 黄艮輔 程登泰

向先生璿字荆山號惕齋浙江山陰人少攻舉子業年二十居母喪始覩性理書一日讀孟子至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瞿然曰吾其遂甘爲禽獸乎切己悔過心不寧者數月乃從王行九請業行九者王文成公裔也方講良知之學先生及其門去而以書往復者數四益自信集里中十餘人爲輔仁會每月朔一舉威儀進止皆有法先生服膺王學者六七年讀程朱書忽自疑偶得高忠憲公年譜讀之遂舍其故所學一以程朱爲宗確守小學近思錄諸書與學者辨析異同其自省亦日密嘗言事事反躬刻刻畏天一刻不畏天便是罪過一事不反躬便涉怨尤故其平居雖小過失刻責甚至日之所作夜必告天家貧或終日不舉火而手不釋書著志學錄四書記疑明其所得於程朱者確正九年卒年五十門人黄艮輔程登泰能傳其學艮輔字序言登泰字魯望皆先生同縣人聞其論學有省遂受業焉始宗王學卒歸於程朱序言能文章嘗闡其師說魯望以侍父病得咯血疾疾亟讀書不輟或止之則曰死命耳以學死不愈於從死乎卒年二十有九序言後先生一年卒

李恆齋先生事略 唐鑑

李先生文炤字元朗號恆齋湖南善化人幼有奇慧知向學十歲適郡城其父攜往文廟告以羣賢配享從祀之故先生歎曰如此庶不枉一生十歲補弟子員博通經史舉康熙癸巳鄉試官穀城教諭與同里熊班若邵陵車補旃瀟山張石攻邵陽王醒齋諸同志共勉爲濂洛關閩之學於書無所不讀讀輒務究其蘊奧雖子史梵書亦必批其根柢嘗言不察二氏之所以非安知吾儒之所以是不觀諸子之有醇有駁安知吾儒之醇乎其醇不審秦漢以下之成敗得失安知三代以上帝德王猷之盡善盡美也性純孝躬行實踐篤於人倫以扶持世教爲任主講嶽麓書院數年從遊者衆悉訓以修己治人之學著周易拾遺六卷周禮集傳六卷春秋集傳十卷太極通書拾遺後錄三卷西銘拾遺後錄二卷正蒙集解九卷近思錄集解十四卷感興詩解一卷訓子詩解一卷家禮拾遺三卷恆齋文集十二卷傳於世其未出者諸類約編聖學淵源錄四書詳說楚辭集註拾遺增刪儀禮經傳通解古文醇古詩的先生之學一以朱子爲歸其通書集解序曰昔者衰周之運百家競作孔孟之徒有憂之集微言而成論語遵正學而著七篇使學者不迷於向方其功盛矣自秦漢以降道術分裂楊王韓各駕其說而不能相一有宋周子以先知先覺之詣建圖易書弁冕羣言以傳之程氏而張氏亦與有聞焉推演廣大辨析精微所謂爲天地立心爲生民立命爲往聖繼絕學爲萬世開太平者也顧其業至廣其說愈詳學者乃或望洋而興歎甚至未嘗究其顛末而妄肆詆訶有如陸九淵譏太極之非是大原可得而湮也林栗攻西銘之失是宏綱可得而絕也程迥詆主敬之誤是聖功可得而廢也陳亮疑道治天下之迂是王猷可得而離也朱子蓋深憫之不得已而作近思錄著性命之蘊而天下之言道者有所宗揭進修之要而天下之言學者有所準至於窮理居敬克己之方齊家治國平天下之法以逮應物教人制心之則與夫闢邪說宗正說之歸莫不畢之有要而循之有序誠可以羽翼四子而補其所未備焉欲求四君子之道而不先之以是書固不得其門而入矣然其微辭奥義多未易曉朱子雖往往發明之而散見於羣書學者欲觀其聚焉而不可得也竊不自揆爲之裒集而次列之而又取其意之相類與其說之相資者條而附之以備一家之言至其所闕之處則取葉氏陳氏薛氏胡氏之言以補之間亦或附己意於其間庶幾可以便觀覽備遺忘以待同志者之取裁而已嗚乎學者誠能邃志於此書則諸子百家皆難爲言而於內聖外王之道不患其無階以升較之役志於辭章之中老死於訓詁之下風推浪旋無以自拔而猶自矜衣鉢之傳者其小大之不同量爲何如也聊志

其統以自奮云其譜錄約編序曰大化之運元必歸貞道統之傳開必有會是故修和之盛司空告其成讜烈之垂東相成其德洙泗衍其傳命世發其蘊斯蓋卓然自立於一代而萬世共由之也秦灰既烈聖道中淪雖董韓孫石之才而莫能振其緒迨濂洛羣起而道統於是乎中興然合志者未免爽惠之偏及門者鮮有顏曾之匹而道術亦復爲天下裂矣精六經以文奸言託三代以飾虛談蠹中於君心毒流於生民是王氏之學也尙縱橫之詭習揚嵆阮之餘波其文適足以滅質其博適足以溺心是蘇氏之學也特履忠蹈信之資蔑知吾窮理之學詳大而疵亦不細功多而過亦不少是司馬氏之學也以佛乘爲道岸以釋悟爲儒修肆淫詖邪遁之辭攻螟螣蟊賊之技是張氏之學也昧心性之大原務德業之崇廣九層之臺不積於累土千里之行不謹於舉步是胡氏之學也識閎學爲樸塞甌臾辨爲韉沈衆精會神而以爲德性任性率意而以爲天機是陸氏之學也擇善之不明而託於渾厚立己之不固而流爲通融博學多聞而不知守約窮源之要是呂氏之學也即器而謂之道即物而謂之則傳心於制度之末寖知於文爲之繁是永嘉陳氏之學也義與利雙行王與霸雜用枉己而思以直人詭身而思以伸道是永康陳氏之學也神俎聖伏百喙爭鳴於是晦翁朱子獨與敬夫季通左睇右介搘馴之扶持之然後聖道大明如日月之經天江河之行地從遊之士幾徧天下而訓誨諄懇提撕反覆憂之深而言之切慮之遠而說之詳顧紀錄之多未免重複識見之偏未免舛訛散軼薛子蓋屢以刪修詔後之人而未有承其志者雖不自揣擇其言之精粹者勒爲一編名之曰約至若四書五經太極通書西銘之說則前民固已裒集於傳註之下惟程張之書之發明者則附於近思之集解禮儀之辨晰者則附於喪禮之拾遺故其所編者獨此而已其他文集則將入古文之選而獨取知言門人之問答列於各傳之末嗚呼宋之道統先知先覺周子以之其斯道之元乎有典有則程子以之其斯道之亨乎兼內兼外朱子以之其斯道之利貞乎編則觀是書者何異聆大成之再樂也哉先生卒祀鄉賢祠

同縣唐先生鑑字鏡海陝西布政使仲冕子也嘉慶十四年進士由檢討授御史勤武陵令頌煙折食劣秋一時稱快出知平樂府釐除陋規不以一錢自污創立孺驛墓陋俗丕變遷江安糧道置蠹胥於法昇遷江甯布政使入爲太常卿海疆事起疏劾琦善耆英等直聲震天下以老告歸咸豐元年文宗下詔求賢　召赴闕奏對稱　旨辭以老不能任職　優詔加二品銜命回江南主書院講席矜式後學七年卒　特旨予謚生平力崇正學闢陽明不爲調停兩可之說著學案小識以示宗旨又著畿輔水利書　召對時曾以進呈　詔嘉納焉

王白田先生事略

王先生懋竑字予中江蘇寶應人世爲儒家叔父式丹以詩文名康熙四十二年賜進士第一人世所稱樓村先生者也先生少從叔父學即自刻厲又與方先生望溪交篤志經史恥爲標榜之習康熙戊子舉鄉試又十年成進士年已五十一矣諸鉅公多物色之先生皆堅謝書云黃陶庵有言人止幾三年中之一人不知更有數十年數百年之人此語殊足念也時太倉王公常熟蔣公補薦三人皆館選先生皆未一往適蔣公五十生辰或約往祝亦謝之有笑其拙者先生曰正欲爲天地間留此一脈耳逾年改就安慶府教授重建培元書院以學行進士語學者曰人一號爲名士無足取矣雍正元年　世宗手諭蔡世遠王懋竑篤學修身著調取來京先生應　召特授編修上書房行走時同直者滿洲福敏公徐元夢公高安朱公軾皆負一時重望而先生尤邃於經術原原本本有叩即應明年春以母憂去官　特賜內府白金爲喪葬費　諭以治喪畢即來京不必俟服闋先生性最孝善病居喪哀毀踰禮明年入都謝恩畢遂以老病辭歸時年未六十也性耿介恬淡少嘗謂友人曰老屋三間破書萬卷平生志願足於斯矣歸田後杜門著書當路要人雖素親厚未嘗以牟牘及之晚年校定朱文公年譜於文集語類考訂尤詳謂易本義前九圖筮儀及家禮皆後人依託非文公所作其略云朱子於易有本義有啟蒙與門人講論甚詳而此九圖曾無一語及之九圖之不合於本義啟蒙者多矣門人何以絕不致疑也本義之敘畫卦云自下而上再倍而三以成八卦八卦之上各加

八卦以成六十四卦初不敢參以邵子之說主啟蒙則一本邵子而邵子所傳止有先天圖其伏羲八卦圖文王八卦圖則以經世演易圖推而得之同州王氏漢上朱氏易皆有此二圖而啟蒙因之至朱子所自作橫圖六則注大傳及邵子語於下而不敢題云伏羲六十四卦圖其慎重如此今乃直云伏羲八卦次序圖伏羲八卦方位圖伏羲六十四卦次序圖伏羲六十四卦方位圖是孰受而孰傳之耶又云伏羲四圖其說皆出邵氏按邵氏止有先天一圖其八卦圖後來所推六橫圖朱子所作而以為皆出邵氏是誣邵氏也又云邵氏得之李之才李得之穆修穆得之希夷先生此明道敘康節學問源流如此漢上朱氏以先天圖屬之已無所據今乃移之四圖若希夷已有此四圖者是并誣希夷矣文王八卦說卦明言之本義以為未詳啟蒙別為之說而不以入於本義至於乾天也故稱乎父一節本義以為揲蓍以求爻啟蒙以為乾求於坤坤求於乾與乾為首兩節皆文王觀於已成之卦而推其未明之象與本義不同今乃以為文王八卦次序圖又孰受而孰傳之耶變卦圖啟蒙詳之盡一卦可變為六十四卦彖傳變卦偶舉十九卦以為說爾今圖卦變皆自十二辟卦而來以本義考之惟訟晉二卦為合餘十七卦皆不合其非朱子之書明矣筮儀之文亦不類朱子士冠禮特牲饋食少牢饋食禮筮者皆西面惟士喪禮筮宅以不在廟故筮者北面今直云筮者北面見儀禮朱子豈不讀儀禮者而疏謬若是耶自直齋陳氏謂本義首列九圖末著揲法學者遂以九圖揲法為本義原本所有而不知其為後人依託也家禮載於行狀其序載於文集其成書之歲月載於年譜其亡而復得之由載於附錄似無可疑者然李公晦敘年譜謂家禮成於庚寅居祝孺人喪時乃文集答汪尚書與張敬夫呂伯恭書論祭儀祭說往復甚詳汪呂書在壬辰癸巳距庚寅僅二三年家禮既有成書何為絕不之及也語錄云向作祭儀祭說甚簡而易曉今已亡之矣則是所亡者乃祭儀祭說而非家禮明矣文集語錄自家禮序外無一語及家禮者惟與蔡季通書有已取家禮四卷納一哥之語此儀禮經傳通解中家禮六卷之四非今所傳之家禮也勉齋作行狀在朱子歿後二十餘年其時家禮已盛行故不欲公言其非但其詞略而不盡其書家禮後謂經傳通解未成為百世之遺恨則其微意亦可見矣後人雖云尊用其書實未有能行者故其中謬誤多不及察今按家禮云非嫡長子則不敢祭其父若與嫡長同居則死而後其子孫為立祠堂於私室且隨所繼世數為龕俟其出而異居乃備其制此據禮支子不祭之說然死而立祠私室勢有難行假令支子有四五人而同居則將立四五祠堂不知何地可以容之又云生而異居則預於其地立齋以居如祠堂之制死則以為祠堂此於古無所據生而自為祠堂已非人情子為父立則尤不可紫陽所定之書必不爾也士冠禮鄭注云廟為禰廟主人將冠者之父兄也賈疏家事統於尊祖在則祖為冠主蓋以父言則祖為禰廟以祖言則曾祖為禰廟也家禮改以繼高祖之宗子為主其非宗子之子則冠不於禰之祠堂而於高祖之祠堂而主人亦非將冠者之親父兄不亦遠於禮乎後世封建既廢無別子為祖繼別為宗之例凡為大宗者其始皆繼高祖之宗也然傳之六世以後則當云大宗而不得僅云繼高祖之宗其二世以下繼高祖之宗五世則遷故曰小宗今家禮一以繼高祖之宗為主人以大小宗論則去大宗而就小宗以遠近論則舍同父之兄弟而就同高祖之三從兄弟進退皆不可矣告遷於祠堂一條云族人有親未盡者遷於最長之房尤為無義夫支子不祭禮也今使最長之房主高祖之祭其為繼曾祖之宗則向不得祭高祖者而今反得祭其為繼祖之宗則曾祖且不得祭其為繼禰之宗則祖且不得祭其為繼禰之宗之支庶則禰并不得祭而今反得祭其高祖此說之不可通者也且繼曾祖之宗以下本無高祖之龕將別為龕以祭之乎抑竟置於所虛之龕乎若繼禰之支庶則並無祠堂其將祭於寢乎況高祖而下必不止一房最長之房既卒又有一次長之房是使高祖之主流轉於支庶之家而還徙莫知所定豈敬宗收族之義乎此必非朱子書也同邑朱澤澐潛心朱學據答南軒書云敬貫動靜而以靜為本謂必從主敬以透主靜消息先生辨之曰人之有動靜也猶其有呼吸也靜則必動動則必靜論其循環則有互根之妙論其時節則有各致之功朱子已發未發說作於己丑有以靜為本之語甲午乙未以後不復主此說矣王

靜之旨出於濂溪而朱子丙申作濂溪書堂記己亥作隆興祠記癸卯作韶州祠記癸丑作邵州祠記俱不一言主靜蓋敬可以貫動靜而靜不可以該動事言靜則偏矣先生於諸史皆有考證實事求是不爲抑揚過當之論其考孟子書齊人伐燕事謂通鑑據孟子以伐燕爲齊宣王而宣王卒於周顯王之四十五年又三年愼靚王元年燕王噲始立又七年齊人伐燕則不可以爲宣王事也於是上增威王之十年下減湣王之十年以就伐燕之歲其增減皆未有據而仍以燕人畔爲湣王時則與孟子亦不合不知孟子七篇所言齊王皆湣王非宣王也湣王初年兵彊天下與秦爲東西帝其所以治國者亦必有異矣孟子謂以齊王由反手王由足用爲善皆道其實而其好勇好貨好色不能自克末年之禍亦基於此後來傳孟子者改湣王爲宣王以爲孟子諱蓋未識此意耳孟子去齊當在湣王之十三四年下距湣王之亡更廿五六年孟子必不及見公孫丑兩篇皆稱王而不稱諡乃其元本而梁惠王兩篇稱宣王其爲後人所增無疑矣先生撰述已刻者白田草堂集二十四卷朱子年譜及讀史記疑若干卷晚年貧益甚布衣蔬食恬然安之有婚嫁事營辦苦不給誡其子曰此等處須擺去世俗見解放開眼界直以古人爲法若有一豪自歉則非矣疾革不亂作詩訓子曰人之立身惟孝與忠恕以接物愼以持躬讀書考古其益無窮守此不失先世遺風垂歿之言汝其敬從六子各書一紙給之整衣冠端坐逝乾隆十六年十月也年七十有四

孟瓶庵先生事略 謝金鑾

先生諱超然字朝舉號瓶庵福建閩縣人乾隆二十四年鄉試第一明年成進士選庶吉士改兵部主事累遷吏部郎中三十年典試廣西三十三年分校順天試尋督學四川廉正不阿遇士有禮蜀人爲立去思碑使還以親老請急歸年甫四十二遂不出巡撫徐公嗣曾請主鼇峯書院書院剏自張清恪而蔡文勤爲之長相與講明正學其後繼之者惟林遠政枝春張緝修甄陶嚴憚有法先生立教以誠人人自奮於學論者謂不啻文勤主講時也性至孝侍父疾必躬扶掖執廁牏家居名刺不入公府周戚族撫孤弱助嫁娶殯葬雖空乏必應嘗歎服徐陵我猶有車可賣之言有誘誣者僞券者久遁者輒置勿問其學以懲忿窒慾遷善改過爲修身立命之門嘗曰變化氣質當學呂成公刻意自責當學吳聘君又曰談性命則先儒之書已詳不如歸諸實踐博見聞則將衰之年無及不如返諸身心其論明儒曰明諸學家宗旨最繁王文成曰致良知其徒羅近溪易之曰赤子良心聶雙江曰歸寂季彭山曰主宰黃綰曰艮止王心齋曰百姓日用耿天臺曰常知李見羅曰止修耿楚倥曰不容已唐一庵曰討眞心胡廬山曰無念湛甘泉曰隨處體認天理諸家各有語錄不可勝紀要之陳白沙靜中養出端倪爲王氏之先驅而焦竑李贄之佛學即聖學亦王氏之極弊也著喪禮輯略二卷以正閩俗喪葬之失傷不葬其親者惑形家言以速禍取孟子掩之誠是之語作誠是錄一卷記檢身實踐之要爲焚香錄一卷取周易復卦之義歸之損益二象爲求復錄四卷輯朱子粹語爲曉閑錄一卷輯古今殺戒語爲廣愛錄一卷訓子孫爲家誡錄二卷雜考經史識遺佚爲避暑錄一卷又使粵使蜀日記各一卷詩文集十二卷嘉慶二年卒年六十有七學者祠祀之與同祀鄉賢者有謝先生退谷

謝先生退谷諱金鑾侯官人也乾隆丙午舉人官教諭其學以四子書爲綱五經爲輔未冠即喜讀宋儒書比長交陳恥齋先生與語合遂畢力心性之說既復求之易書詩周官禮記篤好胡東樵顧復初任荊溪方望溪四家之書謂其博通傳註而有所領悟折衷使學者可以修諸身而見諸用庶乎孔門之功臣矣其他考據家喜搜求古書闢新博愈古愈嚴之說則以爲愈佳將謂唐不如晉晉不如漢東漢又不如西漢宋以後則鄙夷弗屑已矣其於聖人之經也不求其端不訊其末惟以訓詁名物象數矜考辨以語修己致用之方則無術焉謂之經學則可不足以語經術也若胡顧任方四家可謂經術也已又言聖人所以教人者曰忠信曰好學二者盡之矣蓋忠信則以日用實行爲憑而無虛空高遠之說好學則極倫常變態之迹而無信己執一之求故弟子大書特書曰子以四教文行忠信言聖人之教如此而已子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某者焉不如某之好學然則好學不尤重歟吾於經術之言獨取胡顧任方四家

者以四家讀經皆汲汲於倫常日用而非訓詁鈔錄者也趙文恪督閩浙時疏請以先生及鄭教授兼才入祀鄉賢祠所著有東潭治法蛤仔難紀略退谷文集

鄭慕斯先生事略

鄭先生文炳字慕斯福建莆田人少有志操長探性命之學作正學論要以洛閩為歸父光春客遊四方音耗久絕先生將往尋而莫知所在聞於母葉氏熟記其狀貌及離家年月以行展轉蹤迹至滇南旅寓忽相見號泣懇偕還不果父趣之歸未幾父卒復奔赴負骸歸葬孑身跋涉萬餘里一笠一褁露宿草行徬徨江楚黔蜀間屢瀕於死人目為孝子汪學使薇拔補弟子員張清恪撫閩重其學行選入鼇峯書院從蔡文勤學清恪調撫江蘇遣使聘之至肄業年餘而歸雍正乾隆兩舉孝廉方正皆不就太守欽其品延主洞橋書院訓迪不倦倡修平海衛學建五賢祠年八十有六卒著周易要義明倫集性理廣義省心堂集諸書初先生之往尋父也娶婦吳氏裁數日及歸婦已死東昌守程鯤化嘉其孝以女妻之子士仁有學行善事其親庚午舉人其後嗣皆守道能文鄉里咸曰鄭孝子家

伊用侯先生事略 子秉綬

閩南儒者世服朱子緒言雖親受業姚江之門如薛行人中離於紫陽不敢少悖　本朝安溪李文貞公漳浦蔡文勤公益推而明之文勤授甯化副都御史雷公雷公授同邑光祿卿伊公其為學以慎獨為本其推行始於固窮究於成仁取義故其道近而離至其事實重而光明伊先生諱朝棟字用侯先世自河南遷甯化由拔貢生舉乾隆二十四年鄉試越十年成進士補刑部主事累遷郎中擢御史給事中當奏對　純皇帝知其實歷除光祿少卿通政司參議鴻臚卿大理少卿最後為光祿卿將大用之矣病偏枯以乾隆五十七年乞休時長子秉綬官刑部主事　予告後遂養痾京師嘉慶元年扶掖以與千叟宴其後秉綬知惠州府就養至惠州當是時嶺南多姦民歸善博羅屢有為逆者而提督標兵反與通大吏特諱言之也秉綬既以先事請誅亂民觸總督吉慶之怒劾戍矣而亂黨遂起先生以謂予之屈可以不伸而嶺南官弁縱賊及兵與賊通之患不可不詰身嘗為九卿義不得苟止具疏將以聞吉慶猝劾先生落職聽勘於是亂益劇總督倉猝自裁勘者至奏先生言皆實秉綬故無罪　上乃褒雪其事起秉綬知揚州府先生從至揚州以嘉慶十二年八月卒年七十有九先生少湛靜甚嗜好持身尤耿介歲饑食粥或欲周之而不能也自聞雷公之學益究心儒先書言動有榘矱先後居喪一用朱子家禮茹蔬三年哀感行路相國蔡文恭公嘗曰居貧實樂居喪實憂者吾見伊君而已文恭名新文勤公從子也方處極困時將會試而無資適族子以事繫縣持百金請先生求一言不可已而事聞於縣縣令雅重先生竟釋族子先生亦竟不受金居郎舍二十年治事甚勤恪不求人知獄有不平必與同僚上官力爭之人或悅或否而不為易諸城劉文正公最賢之欲薦舉而文正旋歿故自主事遷御史皆用積資自給事中以至為卿皆特擢不由論薦　高宗嘗面諭曰福建理學之邦汝謹厚守繩尺朕所知也惜以疾未竟其用晚以秉綬官中事為　國一奮天下覩其丰采及先生卒而閩學之傳或幾乎息矣自少好讀書所著南窗叢書多發先儒疑義其為詩尤有高韻逸氣曰賜硯齋集

秉綬字組似號墨卿乾隆五十四年進士嘉慶三年以員外郎典試湖南其守惠州也下車問民疾苦汰陋規抑豪強倡修學宮建豐湖書院課諸生有程法嘗修朝雲墓於蘇文忠祠沼中得德有鄰堂硯人謂文忠以貺賢守云陸豐甲子司奸民聚黨劫人限期勒贖遲則支解之乃請總督發兵速勦幕中客多阻之不聽總督因問策秉綬曰總兵錢夢虎素有威望同知袁樹悉其地民情如檄錢駐甲子而令袁曉諭父老使獻渠魁事當濟從之果送七人出未幾歸善博羅變勦陸豐不乘隙起者誅此七人之力也尋以擒勦歸善奸民陳亞本事忤總督劾戍會新督倭什布至平反入告　仁宗以情事頗劉清之於魁倫特免其罪旋有揚州之　命賑淮南災每邑置粥廠四銀米皆親給稽食為嚴北湖湯家泮盜藪也擒其魁數人餘黨解散一濬河庫道再權運使皆稱職父憂歸闢秋水園以奉母嘉慶二十年九月卒年六十二揚州士民祀之三賢祠

三賢者宋歐陽文忠蘇文忠　本朝王文簡皆揚州名宦也工詩尤善隸法好書古書畫頗究性命之學屏謝聲色每食必具蔬曰藉以清吾心耳其被劾也灑然若無事值坡公生日招宋芷灣輩設祀懸屐笠小像共拜之賦詩飲酒極歡高士徐鄉園曰嗟乎如墨卿者豈復有世間升沈得失之念在其意中哉所著曰留春草堂集

閻懷庭先生事略　韓夢周　滕綱　任瑗

閻先生循觀字伊萬一字懷庭山東長樂人性穎敏讀書過目不忘年十八舉於鄉其學初好佛氏既讀宋儒書乃一奉程朱爲宗與濰縣韓理堂講學於程符山省身克己刻苦自立而諄諄致戒近名於河津之派爲近治經不立一家言而要歸於自得乾隆三十四年成進士授吏部主事當官議事務持大體嚴功罪意所不可持之甚力公署會食率用四五簋先生獨自買麪餅食之同年生爲外官餽以金不受曰忝居議吏之地何敢辱君惠且不可以貧故累君也居二年引疾歸歸一月而卒年四十有五先生少孤及長每承祭哀慕累日其父母墓卑溼值霪雨衆水交匯輒不食繞墓哭以是致羸疾議從墓旁濬渠洩其流數年而事不集久之卒遷葬焉益都李文藻曰當懷庭之遷葬也啟壙時恐水之敗其親之棺也恐敗其棺遂及其親之膚也甯甯乎其若欲以生殉親也若欲以身代親之體膚也既見棺無恙依依乎若親之再生也若孺慕乎其側也及遷葬封穴皇皇乎如弗克見也如親之初殁也戚友持挽之始克終事焉著困勉齋私記西澗文集尚書讀記毛詩讀記春秋一得名人小傳行於世先生之學以克己爲主每發憤獨坐嗟咨涕洟或終夜不寐名其堂曰去情爲三目以自詔曰存省勿忘躬行勿怠常業勿廢自言讀書程符山中杪秋蕭蕭落木有聲偶出行微雨沾袂意懷惻久之歸讀史記屈賈傳累欷流涕忽自省曰此非情之正也君子憂德不咸年修身不垢俗豈以外至累其心哉更取儀禮讀之時天宇漸霽日明左扉灑然見古人素位之意焉程符山在濰縣西南先生與韓先生公復居山中師其邑人滕先生綱同學相砥也綱字建三歲貢生隱居窮經不稱人過失雖貧甚一錢之餽苟無處莫能強之受母疾書一日夜行五百里求藥療母病頁已旁縣好學者多從之游先生與公復論學皆宗程朱斥陽明其言曰王氏書發明知行合一之旨最爲有味然由其說終任心而廢講習言雖高而非貞則也聖人之教人也使人實實焉於博文好古言行禮樂之間至性命一貫非其時則弗語蓋多爲之方以服擾其聰明思慮之用及其久也內外馴習欲棄之而有不可得故能強立而不返其機之欲遽然後發其本原使知夫道之極焉今義理未明持行未譜而驟使專事其心一念一時之至非不適適然自得也然過焉而易忘震焉而易變無所以馴習之故也吾聞聖人之道愚夫婦與能其說不過高孔孟及程朱是也王氏不然故竊以爲非貞則也其持論多類此

韓公復名夢周一字理堂濰人也少孤力學揭毋不敬思無邪二語於齋壁跬步必以禮乾隆二十二年進士知來安縣始至懲蠹役斥淫祀勸農功訓民節儉逐黠商之以窳物網民者歲饑當賑大吏謂可已日一申狀卒得請瘳江濱書院已又立恤孤院地故產椿櫟以爲薪先生止之曰是宜儲手訂育嬰及種樹法募沂兗工師教其民民用以饒嘗欲開黑水河以利圩田事成當爲百世利會鄉試奉檄爲同考官而縣有蝗災監司遂以捕蝗不力罷之歸講學程符山中凡二十有六年嘉慶四年卒年七十先生少讀諸儒書於朱陸以來學術之辨不得其是非及交淮安任先生瑗自謂釋然無疑生平律己嚴教士以恥求利達爲尚嘗言三代以上士皆務道德自治而已矣其措諸事業者自治之餘也故曰使先知覺後知使先覺覺後覺春秋時先王道衰人各騖於功利管晏之徒鹽稱於世道德功名裂而爲二自是以降各以才力相尚漢唐君臣乘時建樹考之春秋治五霸之義功罪各不相掩或以其有濟於世忘其所以致此者皆違時遇主一切以救時弊而但炫於揚厲之跡遂欲左顧右隱譏儒者不達時務空言無補等諸匏瓜之不食則是顏曾劣於管晏而孫吳商李之徒賢於孟子也又曰戴東原謂程朱說性即理也其視性如人心中有一物此即老氏之所謂無佛氏之所謂空稍變而爲此說孔孟無之然孟子有曰仁義禮智根於心彼疏孟子字義并此句忽之何也如此荒謬直枉讀一世書耳書有

友人謂選吏部以爲貧而仕爲言先生規之曰足下之出處當問其義不義不當問其貧不貧若遂計較於此恐臨利害不能無畏顧將成患得失之鄙夫矣先生工古文表章名賢忠節皆有關於世道所著曰理堂藁

任先生瑗字恕菴號東澗江蘇山陽人年十八棄舉子業講學靜坐三年見心之妙者機既而歎曰聖人之道歸於中庸極於盡性精義入神以致用也利用安身以崇德也豈是之謂哉乃取孔孟朱程之書潛玩力索久乃得於聖賢之要作反經說傳習錄辨以救姚江之失嘗佐父宗延守延平平順昌巨寇與纂淮安水利俱有成效其措施方略具見於遺書乾隆元年舉制科高安朱文端以先生薦比至而文端薨　廷試亦報罷自是遂決志不復出矣越三十九年卒年八十有二有纂注朱子文類一百卷論語困知錄二卷中庸困知錄二卷續編補遺各一卷易學象數傳心錄一卷太極圖說析疑一卷通書測二卷讀經管見一卷小泉筆記一卷困學恐聞二卷反經說一卷陽明傳習錄辨二卷小泉集一卷知言劄記二卷朱子年譜一卷讀史衡說二卷史記論文史記筆談各一卷六溪山房文稾五卷六有軒存稾二卷寒山吟漫錄四卷拊缶集二卷和陶一卷六有軒詩漫抄二卷藝林一卷大學困知錄周易筆解如干卷

鄧慕濂先生事略　宋昌圖

鄧先生元昌字慕濂江西贛人也爲諸生有文名年踰冠得宋五子書讀之涕泗被面下曰吾乃今日知爲人之道也遂棄舉子業朔望陳五經及宋儒書拜之每晨起跪讀通書太極圖說西銘三四遍乃起靜坐雩都宋昌圖以通家子謁之先生喜曰吾小友也館之於家昕夕論學爲日程言動必記之互相考一日昌圖讀朱子或問首章先生過廡下聽之泣而拜慟不能起其子見之趨掖焉先生與昌圖相持而唏謂昌圖曰子年未二十負志趣願子勉卒之毋蹈吾所悔永爲朱子罪人先生有長兄瞽而頑大小事必稟而後行後母性瑣刻每怒先生必長跽請罪得解乃起後母弟早夭弟婦有子請於先生曰感兄公之德願留守待兒之有立也先生泣拜之自是遂不入處室挾其子與弟之子寢於堂課督之先生有田在城南秋熟視穫挾小學書坐城隅見貧人子拾棄穗者累累先生招之曰來吾教汝讀書能背誦書者吾與汝穀羣兒爭睨趨之始導以識字既使諷章句又以俚語譬曉之羣兒咸踊躍稱善既卒穫羣兒嘩曰穫卒先生且歸柰何有泣者自是每秋穫羣兒則就學焉故城南人無少長智愚皆曰我鄧先生城南人見有衣冠問鄧先生者則曰是我先生客耶爭挽留湯進飲飢進食市井閒見先生至必肅立端拱俟其過乃敢列坐云乾隆三十年卒年六十八

姚鏡塘先生事略　潘諮　劉傳瑩

姚先生學塽字晉堂一字鏡塘浙江歸安人性靜介讀書能實體諸身乾隆己酉舉於鄉遭父喪能盡禮嘉慶丙辰進士官中書母不樂居京師乃歸侍母母不許期滿任則歸戊辰夏擬乞終養適奉　命主黔試歸道聞母訃痛不得終養侍疾遂終身不以妻子自隨服闋獨行至京妻張有婦德蓄妾方氏年十七將遣侍京寓不許乃歸其父母方氏曰婦人從一者也吾有所從矣竟不嫁與張躬紡績以終先生獨居京師前後四十年若旅人之寓者衣食敝陋然冠服未嘗不整其學以修己爲要每論事言必可行與潘布衣諸友誓曰求寡過以無玷古人從遊者常滿室人至其居蕭然病其貧日就之乃知其樂書曰吾視百物皆有真趣又曰人必內自定始可應物在官惟恐曠職而恬退不務進取其不歸者母遺命也累遷兵部郎中治部事必慎毋欺既病不就寢日正衣冠坐有問者必起揖道光丙戌十一月病篤握布衣手曰人生獨知之地鮮無愧者我生平竭蹶竟如此止君亦就衰矣盡所得爲俟年而已遂坐瞑年六十有一

潘布衣名諮字少白會稽人少卓犖讀古人書不事制舉業好獨遊天下奇山水足迹踰數萬里入蜀居青城大酉適晉居藐姑射在江介居龍眠九華當入峽時舟敗身僅免守令使人饋遺之不受也讀書姑射山時大吏欲識其面不能致則以計遇之留數日去與長民者言言愛人與里老言言耕鑿樹蓄與士人言言孝弟忠信遇名下士則告以實行爲首務尤兢兢義利之辨居惟一襆被日兩蔬食食有餘則以給人之困者自山西歸弟子贄以金皆不納有數人

滑與偕行賣金爲其母壽抵越而後發不可返乃各取少許同抵家其母怒曰汝見偕以如來像丐市者乎吾其爲像也乃謝而盡散之少好奇節喜蘄離晚年遊燕趙與姚鏡塘善惕然知人生學問未有毫末可有餘者雖聖人亦僅無欠闕耳故其於庸言庸行惴惴若不足常欲使天下人咸務本節用治禮義以稱國家教養之意無負天地所以生斯人之心聞爲詩古文超曠絕俗居京師上自公卿下至婦孺無不知有潘先生者然其所致力實不在聲聞閒也著古文八卷詩五卷常語二卷桂林陳繼昌歙程恩澤等爲序而行之同時劉君傳瑩字椒雲漢陽人道光十九年舉於鄉官國子學正初慕顧亭林閻百詩顧景范諸先生考古務精博好爲詩古文辭尤究心輿地之學顧體羸善病病作輒廢食又連喪婦或勸其少休君自苦彌甚志益高嘗曰世之困人者獨功利耳文章考證家得其深者亦足以瀹外慕而自足要不若義理之學自治其心性超萬累之表而無所挫自是益反求諸身不以文學人自處所爲日記多痛自繩檢二十八年夏告歸未數月卒年三十有一

國朝先正事略卷三十一

平江李元度次青纂

經學

閻百詩先生事略 李鎧 楊開沅 吳玉搢 宋鑑

先生幼口吃性頗鈍讀書千百遍不能熟年十五冬夜讀書寒甚漏四下堅坐沈思心忽開自是穎悟絕人是歲補學官弟子一時名士如李太虛方爾止王于一杜于皇輩皆折輩行與交年二十讀尚書至古文二十五篇卽疑其僞沈潛三十餘年盡得其癥結所在作尚書古文疏證八卷其最精者謂漢藝文志言魯共王壞孔子宅得古文尚書孔安國以考二十九篇得多十六篇楚元王傳亦云逸書十六篇天漢之後孔安國獻之古文篇數之見於西漢者如此而梅賾所上乃增多二十五篇此篇數之不合也杜林馬鄭皆傳古文者據鄭氏說則增多者舜典汨作九共大禹謨益稷五子之歌胤征典寶湯誥咸有一德伊訓肆命原命武成旅獒冏命凡十六篇而九共有九篇故亦稱二十四篇今晚出書無汨作九共典寶等此篇名之不合也鄭康成注書序於仲虺之誥太甲說命微子之命蔡仲之命周官君陳畢命君牙皆注曰亡而於汨作九共典寶肆命等皆注曰逸逸者卽孔壁書也康成雖云受書於張恭祖然其書贊曰我先師棘下生子安國亦好此學則其淵源於安國明矣今晚出書與鄭名目互異其果安國之舊耶又云古文傳自孔氏後惟鄭康成所注者得其真今文傳自伏生後惟蔡邕石經所勒者得其正今晚出書昧谷鄭作柳谷心腹腎腸鄭作憂腎陽劓刵劅剠鄭作臏宮劓割頭庶剠與真古文既不同矣石經殘碑遺字見於洪适隸釋者五百四十七字以今孔書校之不同者甚多碑云高宗之饗國百年與今書之五十有九年異孔敘三宗以年多少為先後碑以傳序為次則與今文又不同然後知晚出之書蓋不古不今非伏非孔而欲別為一家之學者也班孟堅言司馬遷從安國問故故堯典禹貢洪範微子金縢諸篇多古文說許慎說文解字亦云其稱書孔氏今以史記說文與晚出書相較又甚不合安國注論語予小子履以為墨子引湯誓其辭若此不云此出湯誥亦不云與湯誥小異然則予小子履云云非真古文湯誥蓋斷斷也其注雖有周親不如仁人句於論語則云親而不賢不忠則誅之管蔡是也仁人謂箕子微子來則用之於尚書則云周至也言紂至親雖多不如周家之多仁人其詮釋相懸絕如此此豈一人之手筆乎又云古未有夷族之刑卽苗民之虐亦肉刑止爾有之自秦文公始僞作古文者見荀子有亂世以族論罪以世舉賢之語遂竄之泰誓篇中無論紂惡不如是甚且三代上亦斷無此慘酷之刑也荀卿曰誥誓不及五帝司馬法言有虞氏戒於國中夏后氏誓於軍中殷誓於軍門之外周將交刃而誓之當虞舜在上禹縱征有苗安得有會羣后誓師之事司馬法曰入罪人之地見其老弱奉歸無傷雖遇壯者不校勿敵敵若傷之醫藥歸之三代之用兵以仁爲本如此安得有火炎崑岡玉石俱焚之事既讀陳琳檄吳文云大兵一放玉石俱碎乃知其時自有此等語則此書之出魏晉閒又一證也又云武成篇先書一月壬辰次癸巳又次戊午已是月之二十八日復繼以癸亥甲子是爲二月之四日五日而不冠以二月非今文書法也洛誥稱乙卯費誓兩稱甲戌此周公伯禽口中之詞指此日有此事云爾豈史家紀事之例乎又云書序益稷本名棄稷馬鄭王三家本皆然蓋別是一篇中多載后稷與契之言揚子雲法言孝至篇云言合稷契之謂忠謨合皋陶之謂嘉子雲親見古文故有此言晚出書析皋陶謨之半爲益稷則稷與契初無一言子雲豈鑿空者耶其辨孔傳之僞云三江入海未嘗入震澤孔謂江自彭蠡分而爲三共入震澤者謬也金城郡昭帝所置安國卒於武帝時而傳稱積石山在金城西南豈非後人作僞之證乎傳義多與王肅注同乃孔竊王非先有孔說而王取之也漢儒說六宗言人人殊魏明帝詔令王肅議肅乃取家語孔子曰所宗者六以對肅以前未聞也而僞傳已有之非孔竊王而何識者以爲知言康熙元年游京師龔尚書鼎孳爲之延譽由是知名十七年　召試鴻博不第在都門與汪編修琬交汪著五服考異先生糾其謬數條汪意不懌謂人曰百詩有親在奈何喋喋言喪禮先生曰王伯厚嘗云夏侯勝善說禮服謂禮之喪服也蕭望之以禮服授皇太子則漢世不諱喪服也唐之姦臣以凶事非臣子所

宜言去國恤一篇識者非之說經之家可拾其餘唾乎徐尙書乾學因問於經
亦有徵乎先生曰雜記曾申問於曾子曰哭父母有常聲乎申曾子次子也檀
弓子張死曾子有母之喪齊衰而往哭之夫孔子歿子張尙存見於孟子子張
死而曾子方喪母則孔子時曾子母在可知記所載曾子問一篇正其親在時
也徐歎服延爲上客每詩文成必屬裁定曰書不過閻先生目訛謬百出合肥
李公天馥亦言詩文不經百詩勘定未可輕示人及徐公奉 勅修一統志開
局洞庭東山先生相從最久徐公手輯其緒論曰閻氏碎金先生於地理尤精
審凡山川形勢州郡沿革瞭若指掌少讀孟子疑滕定公薨使然友之鄒問孟
子慮緩不及事及長親歷其地乃知故滕國城在今縣西南十五里故邾城在
今鄒縣東南二十六里相去僅百里故朝見孟子而暮卽反命也因撰四書釋
地四卷釋地餘論若干篇又作孟子生卒年月考嘗言孔門從祀顏曾之外當
廣爲十二哲德行三人閔子騫冉伯牛仲弓言語三人宰我子貢有若政事三
人冉有季路公西華文學三人子夏子游子張以論語孟子證之確不可易又
謂先儒以大學傳出曾氏門人之手但見誠意章引曾子說謂古者弟子於師
方稱子耳不知禮記四十九篇稱曾子者百其一爲曾申餘皆曾參則是記禮
者之通稱不必弟子謂其師也若謂大學止一引與它篇屢引者不同則禮器
內則亦止一引豈二篇亦曾子門人作乎孟子七篇於孔門高弟或名之或字
之而稱曾子者二十二益驗其爲通稱也又言檀弓載季武子之喪曾點倚其
門而歌爲記者之妄春秋昭公七年季孫宿卒孔子年十七曾點少孔子若干
歲雖不可知然論語序其侍坐次於子路則必少於子路矣孔子年十七時子
路甫八歲點不過六七歲童子烏有倚國相之門臨喪而歌之事乎又嘗舉朱
子論語孟子集注之誤如季文子始專魯政不待武子子糾兄而非弟曾西子
而非孫武丁至紂凡九世非七世昭陽敗魏取八邑非七邑不衣冠而處見說
苑非家語晨門者流見漢書非史遷去魯司寇則適衛而非適齊滅夏后相則
寒浞而非羿微叔弟也非懿子之兄顓臾近也非遠人之謂魯有少施氏則孟
施當亦其氏不當以施爲語聲聞者皆服其精確　世宗皇帝在潛邸聞其

名手書延至京師攜手賜坐呼先生日索觀所著書每進一篇未嘗不稱善疾
革請移就外留之不可乃以大牀爲輿上施青紗幔二十人舁之出安穩如牀
簀不覺其行也康熙四十三年六月卒年六十有九　世宗遣官經紀其喪
親製挽詩四章有三千里路爲予來之句復爲文祭之有云讀書等身一字無
假孔思周情旨深言大僉謂非先生不能當也生平長於考證遇有疑義反覆
窮究必得其解乃已嘗語弟子曰曩在徐尙書邸夜飲尙書云今晨直起居注
上問古人有言使功不如使過此語自有出處當時不能答予舉宋陳亮
時有使功不如使過論篇中言秦伯用孟明事但不知此語出何書耳越十五
年讀唐書李靖傳高祖以靖逗留詔斬之許紹爲請而免後率兵破開州蠻帥
謂左右曰使功不如使過果然矣謂卽出此也又越五年讀後漢書獨行傳索
盧放諫更始使者勿斬太守曰夫使功者不如使過章懷太子注若秦穆公赦
孟明而用之乃知全出於此甚矣學問之無窮而人尤不可以無年也天性頗
好罵詞科五十人中獨許吳志伊之博覽徐勝力之強記於李天生謂其杜撰
故事汪苕文謂其私造典禮劄記中多微文時譏如王阮亭魏叔子喬石林朱
竹垞何義門皆不免譏評所服膺者曰黃太沖顧甯人然於明夷待訪錄指其
訛謬者不一甯人出日知錄相質卽爲改訂數條甯人虛己從之先生名若璩
字百詩山西太原人五世祖居淮安後改籍原籍父修齡平生愼行檢以詩名
母丁氏亦能詩文先生又著潛邱劄記六卷毛朱詩說一卷及日知錄補正喪
服翼注博學彙鈔宋劉攽李燾馬端臨王應麟四家逸事諸書詩有眷西堂諸
集子詠官中書舍人有文名同時淮安學者有李鎧楊開沅吳玉搢皆山陽人
鎧字公凱順治十八年進士官蓋平知縣康熙己未召試博學鴻詞科授編修
累官內閣學士著有史斷讀書雜述惺齋集王漁洋稱其爲有本之學
開沅字用九康熙四十二年進士官編修受業兩當之門尤明於河漕之利害
玉搢字山夫由廩貢官訓導著山陽志遺金石存說文引經考六書部敘考又
著別雅五卷辨六書之假借深爲有功小學非俗儒剽竊所能爲也又有宋半
塘者名鑑字元衡安邑人能傳潛邱之學以古文尙書疏證文詞稍曼衍乃重

輯佾書考辨四卷書曰經學不明小學不講也小學不講則形聲莫辨而訓詁無據矣乃采經史方言釋名玉篇廣韻水經注諸書爲說文解字疏詳贍辨博又益以附備借二門爲治經者之津筏半塘以乾隆戊辰進士令常山稍遷甯雄通判子葆醇字芝山舉人官助教能世其家學

萬充宗先生事略子經 猶子言

萬先生斯大字充宗浙江鄞人始祖斌明初從龍得功斌子鐘世襲指揮又四傳至淮安總兵表以儒將私淑新建之學世稱鹿園先生又二世至福建總兵邦孚生戶部主事泰先生父也戶部八子皆受業梨洲先生之門稱高座弟子長子斯年字澹菴少爲錢忠介所深契避亂必載書行晝則偕老農雜作夜擁書集子弟講習成就者多第五子斯選字公擇躬行實踐爲同堂領袖嘗言宋儒自游楊後雖朱陸大賢不免夾染二氏至明儒尤甚其於諸儒書彈駁疵纇至數千萬言梨洲以爲吳康齋之流所著曰白雲集第七子斯備字允誠李杲堂徵君鄴嗣女夫也與徵君唱和二十年相依如左右手著有深省堂集第八子斯同自有傳先生其第六子生逢喪亂不事科舉業湛思諸經以爲非盡通諸經不能通一經非悟傳注之失不能通經非以經釋經亦無由悟傳注之失於是融會考證奉正朔以批閏位百注遂無堅城舉諸家聚訟條分而縷析之劃如也尤精春秋三禮排纂說禮之言較衛正叔爲尤博正叔無所折衷先生則批郤導窾言之了了爲書三百卷其別出者曰學禮質疑二卷周官辨非二卷儀禮商二卷禮記偶箋二卷梨洲皆序而行之又輯春秋二百四十卷燬於火晚年復輯絕筆於昭公臨終曰吾魂魄猶彷彿與劉原父諸人論季武子立後一事其覃精如此浙東經術自深甯東發兩先生後明初黃南山楊鏡川能承其緒其後寖衰矣得梨洲及先生而一振其辨正商周改月改時周詩周正及兄弟同昭穆皆極精確爲人剛毅嗜義若飢渴張公煌言死國難棄骨荒郊先生葬之南屏山乞梨洲誌墓春秋野祭效西臺之哭父友陸文虎符甬中所稱陸萬是也文虎無後兩世喪皆未葬先生葬其六棺嘗遊武林之玉龍山見張縉彥神主碎之觀者咸辟易李杲堂嘗言說經無雙名擅八龍昔有慈明今見充宗其推服者至矣卒於康熙癸亥七月年五十有一外著有丁災甲陽草各一卷萬氏家譜十卷子經字授一別字九沙自幼濡染家學一切世俗之佔畢末由至前於是授經說數百萬言於父及諸父受明史紀傳三百卷及列代史表數十種於季父及其從兄言而又講性理於應徵士嗣寅求漢隸源流於鄭君谷口考地理箋釋於閻徵士百詩其學益奧博無涯涘以康熙癸未進士選庶吉士授編修方先生苞時以南山集牽連下詔獄莫敢保出之者九沙奮然送狀西曹遂釋之舉朝高其義典試山西得孫公嘉淦一見推挹卒成魁儒又嘗識杭君世駿全君祖望於髫年以爲鄭漁仲之流世稱其有人倫鑑視學黔中還朝爲忌者所中有通州修城之役家既罄蕭然如布衣時賣所作隸字得錢給朝夕乃增補充宗先生禮記集解凡數萬言以春秋定哀二公未畢續纂數萬言又取從兄言尚書說輯成一編以成萬氏經學又重修季野先生列代紀年及從兄言明史舉要以成萬氏史學雖疏食不給而見義嘗必爲著水張公墓道將圮竭力修之歲必設祀墓故充宗先生所嘗葬者也會　詔舉鴻詞科趙侍郎殿最薦之已而三禮館開李侍郎紱又欲薦使成其父書皆以老不赴晚年家燬於火先世遺書皆燼焉年八十有三卒

言字貞一號管村少以古文名隨諸父在講社中最精博梨洲先生深器其文謂能撫震川之古淡而加以剡源之色澤季野先生亦云使吾有爾筆班馬不難到矣以副貢被　召修明史獨成崇禎長編一書出爲五河知縣忤大吏論死尋得免所著曰管村集

萬季野先生事略

萬先生斯同字季野學者稱石園先生浙江鄞人戶部郎泰第八子生而異敏讀書過目不忘八歲在客座中背誦楊子法言終篇不失一字顧跅弛不馴戶部閉之空室中先生竊視架上有明史科數十冊讀之甚喜數日而盡又見經學諸書皆盡之既出時時隨諸兄後聽其議論會家課先生欲豫焉諸兄笑曰汝何知先生曰觀諸兄所爲易與耳因雜出經義目試之千言立就伯兄大驚持之泣以告戶部曰幾失吾弟戶部亦愕然曰幾失吾子遂從梨洲先生遊爲

高第弟子與聞蕺山劉氏之學以愼獨爲主以聖賢爲必可及時甬江有五經會先生年最少遇疑義輒片言析之審守先儒戒以謂無益之書不必觀無益之文不必作遂專意古學博通諸史尤熟於明代掌故康熙戊午　詔徵博學鴻儒巡道許鴻勳以先生薦力辭免明年修明史徐相國元文延至京師時史局中徵士例食七品俸稱纂修官先生請以布衣參史局不署銜不受俸許之諸纂修以稿至主者皆送先生覆審覽畢謂侍者曰取某書某卷某葉有某事當補入某事當參校如言取至無爽者徐公罷繼之者張公玉書陳公廷敬王公鴻緒皆延請有加禮明史稿五百卷先生手定也先生病唐以後史官設局分修之失嘗曰昔遷固才既傑出又承父學故事信而言文其後專家之學才雖不逮猶未至如官修者之雜亂也官修之史倉猝成於衆人不暇擇其材之宜與事之習是猶招市人而與謀室中之事也吾辭史局而就館總裁所者惟恐衆人分操割裂使一代治亂賢姦之跡昧晦而不明耳又嘗語方侍郎苞曰史之難爲久矣非論其世知其人具見其表裏則吾以爲信而人受其枉者多矣吾少館某氏其家有列朝實錄吾默識暗誦未敢有一言一事之遺也長遊四方從故家求遺書旁及郡志邑乘雜家志傳之文莫不網羅參互而要以實錄爲指歸蓋實錄者直載其事與言而無所增飾者也因其世以考其事覈其言而平心察之則其人之本末十得八九矣然言之發或有所由事之端或有所起而其流或有所激則非他書不能具也凡實錄之難詳者吾以他書證之他書之誣且濫者吾以所得於實錄者裁之子盍就吾所述約以義法而經緯其文他日書成曰此四明萬氏所草創也吾死不恨矣蓋先生以遺民自居而卽任故國之史事以報故國其至京師特以纂書有不能自致者必資有力者以成之其心事頗元遺山其潔身非遺山所及也其後乾隆中大學士張公廷玉等奉　詔刊定明史皆以史稿爲本而加增損焉先生之志於是爲不負矣其初至京師也時議意其事長在史及徐尚書乾學居憂讀先生纂讀禮通考自國卹及家禮十四經之箋疏廿一史之志傳漢唐宋諸儒之文集說部無或遺者又以其餘爲喪禮辨疑四卷廟制折衷二卷乃知先生故深於經徐公因請編成五禮之書二百餘卷當是時京師耆彥雲集各以所長自見而先生最閑擯自王公以下爭相從問古儀法月再三會聽講者常數十人錄所聞共講肄實不呼曰萬先生而先生與人還往其自署祇曰布衣萬斯同未嘗有他稱也故督師之姻人方居要津乞史館於督師少寬假先生屢數其罪以告之有運餉官以棄運走道死其孫以賂乞入死事列先生斥之父友馮侍郎蹟仲諸子沒入勳衞家先生贖而歸之以康熙壬午夏卒於王尚書史局中年六十門人私諡曰貞文先生於前史體例貫穿精熟指陳得失洞中肯綮劉知幾鄭樵不能及也馬班史皆有表而後漢三國以下無之劉知幾謂無關得失先生則曰史之有表所以通紀傳之窮有其人已入紀傳而表之者有未入而牽連以表之者表立而後紀傳之文可省讀史不讀表非深於史者也所著補歷代史表六十卷又紀元彙考四卷宋季忠義錄十六卷南宋六陵遺事一卷庚申君遺事一卷河源考二卷河渠考十二卷儒林宗派八卷石經考二卷石鼓文考二卷羣書疑辨十二卷書學彙編二十二卷周正彙考八卷歷代宰輔彙考八卷石園詩文集二十卷而明史稿及讀禮通考別爲書先生在京師擕書十數萬卷及卒旁無親屬編修錢名世以弟子爲喪主兼取其書去時論薄之

錢田閒先生事略　方中通　方中履

錢先生澄之字飮光原名秉鐙安徽桐城人生當明季弱冠時有御史某閹黨也巡按至皖盛威儀謁孔子廟諸生方出迎先生忽前攀車而攬其帷衆莫知所爲御史大駭命停車而溲溺已濺其衣矣先生徐正衣冠昌言以詆之騶從數十百人皆相視莫敢動而御史方自幸脫於逆案懼其聲之著也漫以爲病狂而舍之先生由是名聞四方與雲閒陳臥子夏彝仲嘉善魏學渠交最深又嘗問易於黃石齋先生著田閒易學十二卷初從京房邵康節入故言數頗詳蓋石齋之餘緒也後乃兼求義理大旨以朱子爲宗又著田閒詩學十二卷謂詩與尚書春秋相表裏必考之三禮以詳其制作徵諸三傳以審其本末稽之五雅以核其名物博之竹書紀年皇王大紀以辨時代之異同與情事之疑信卽今輿記以考古之圖經而參以平生所覩歷其書以小序首句爲主所採諸

儒論說自注疏集傳外凡二十家持論精核於名物訓詁山川地理言之尤詳云先生少以經濟自負常思冒危難以立功名及歸自閩中遂杜足田間課耕以自給年八十有二而終同縣方中通字位伯明檢討以智密之之次子也明之中葉以博洽著者稱楊慎而陳耀文起與之爭然慎有僞說以售欺耀文好蔓引以求勝次則焦竑亦喜考證而習與李贄游好牽綴佛書傷於蕪雜惟密之先生崛起崇禎中博極羣書考據精核迥出其上風氣既開 國朝亭林百詩錫鬯諸君相沿而起一掃懸擬之空談密之撰通雅十二卷窮源竟委詞必有徵中通承其家學以博綜稱著數度衍二十四卷附錄一卷其書有數原律衍幾何約珠算筆算籌算尺算諸法復條列古九章名目引 御製數理精蘊推闡其義其幾何約及珠算等大抵裒集諸家之長而增損潤色勒爲一編又撰物理小識十二卷及浮山文集中通弟中履著古今釋疑十八卷雖不及通雅之精核然學有淵源故不爲弇陋也

馬宛斯先生事略 王爾晉

馬先生驌字驄御一字宛斯山東鄒平人順治己亥進士謁選京邸以文望舉爲順天鄉試同考官除淮安推官多所平反裁缺改靈璧知縣蠲荒除弊均里甲歲省民力無算流亡復業卒於官士民奉祀名宦祠著左傳事緯十二卷附錄八卷先生於左氏融會貫通所論具有條理其圖表亦皆考證精詳爲專門之學又撰繹史百六十卷纂錄開闢至秦末之事博引古籍疏通辨證雖牴牾間亦不免而詞必有徵實非羅泌路史胡宏皇王大紀所可及且史例六家古無此式與袁樞紀事本末均卓然特創自爲一家之體顧亭林讀是書歎曰必傳之作也康熙四十四年 上南巡垂問繹史一書 命張公玉書物色原板明年夏遣官至鄒平購板入內府後先生而起者有掖縣王止庵名爾膂字褒哉治經宗漢學嘗云鄭夾漈謂漢人窮經而經亡此言大非漢儒有家法七十子之微言大義賴漢以存窮經而經亡當在魏晉以後蓋若虞之易亂於王弼馬鄭之書亡於僞孔氏賈服之春秋濟於杜元凱其幸存者毛鄭之詩何氏之公羊鄭氏之三禮耳窮經當以毛鄭何爲主然後博考諸儒擇其善而折衷焉斯可矣學者以爲知言

毛西河先生事略 陸邦烈

先生名奇齡字大可一字齊于又名甡字初晴學者稱西河先生蕭山人生時母張夢番僧持度牒入門四歲母口授大學即成誦乃授書使循所讀自認之一再過無不識者時以篤首后後厚三字形異音同爲問其語之即欣然以解既就塾讀論語集註至有子孝弟章愀然請罷讀問何故則曰性中止有仁焉有孝弟此言不忍聞也師大奇之總角補諸生與伯兄萬齡齊名人呼小毛生華亭陳公子龍評爲才子之文會明亡哭學宮三日時山賊起先生竄身城南山與同縣沈禹錫包秉德蔡仲光爲四友築土室讀書其中順治三年 王師下江南杭州不守山陰鄭秀才遵謙與餘姚熊給事汝霖孫副使嘉績上虞徐尚書人龍括閭左爲民兵截江抗 王師會武甯侯王公之仁保定伯毛公有倫初以備倭軍甯波至是引軍西與民兵合號西陵軍共推魯王監國保定伯至蕭山移檄購大小毛生徐尚書薦授先生監軍推官力辭之當是時馬士英奉故福王太后奔杭州竄方國安軍中號方馬軍與西陵軍相掎角先生謂保定曰方馬國賊也明公爲東南建義旗何可與二賊共事請絕之國安聞言大恨欲甘心焉幾被擒脫之龕山時保定弟有仮爲靖南將軍軍龕山也唐王建號福州黃公道周以蠟書招先生又辭之亡走山寺祝髮披緇匿坑中 王師破江東戮留髮者先生以髡免歸母夫人泣曰吾向夢僧寄度牒生兒今竟然矣先是明季士林好爲社先生品目過嚴峻人多忌之至是選越郡詩會稽庶常王自超從賊中歸投以十詩選其四中有鄂城夜走及哭周介生赴西市作先生以右丞司戶評其篇庶常大恚謂誣其從賊乃聚諸出社者首先生抗命令復抗獄且以浮屠居士林戮壞名教罪當死讞者察其枉得不坐順治入年復諸生籍怨家猶洶洶布政使張某以從賊歸命爲今官搆者譏先生張大恨屬提學仍黜其籍先生嘗效元人作詞曲自娛提學摘其語以爲訕謗謀訐而殺之制府寃之置不問仇者憤不得當適姻戚有負營丁貲者怨攫先生於途責以代償擁而渡江鄰人追至西陵渡篡之逸次日購道殣橫所篡處謂毛

生衆衆殺營兵籍捕四出乃變姓名爲王士方將出亡仲兄錫齡出周易泣授曰古實處憂患必知易汝知此足矣先生既受教乃避地靖江之海陵逾月渡淮猷故人所有客目攝之酒半牽之入旁舍勞問則故靖南將軍有傲也具言保定死武甯已殉節而已以亡軍倖免將要赴彭城值山陽令朱禹錫聞先生至款之而吏部郎張新標有名園中秋夜會客數十人伎樂合作先生倚醉扣槃賦明河篇凡六百餘言及旦傳寫殆徧施愚山參議還自京師見之驚曰此必吾友毛生者也於是之齊之楚之鄭衛梁宋作續哀江南賦萬餘言書發嵩山越數峯遠望悽愴不能上曰吾力衰矣傷哉貧且多難芒芒者安歸乎乃復之禹州寓故懷慶王邸之白雲樓作白雲樓歌未市月都下伎館酒樓競傳唱仇者偵知之去之嵩山匿道士土室中苦無書夜起彷徨假寐而泣夢有告之者曰盍之嵩陽閒之踰月過嵩陽廟市無書惟高笠僧貽書一帙則古本大學也先生懷夢心動叩所自來曰吾遠人也天啓末全家死於兵遂祝髮覓海瀆少受學義州賀凌臺先生凌臺爲賀黃門欽之孫講學醫巫閭以大學古本授予曰古學之失傳由不知本也大學不云壹是皆以修身爲本乎本該體用而統心意及家國天下必正心誠意而學乃有體必齊家治國平天下而學乃有用北宋祖陳摶之學譚性命而略事爲則專內遺外不知有身南宋宗程頤之學就事物以求心性則登枝逐流并不知有本夫格物者絜量本末本諸身也致知者審度先後以身先之也中庸以誠意爲誠身孟子以存心爲養其大體是正心誠意無非身也先生受學心契之已而應湖西施參議之招設講鷲洲書院楚人楊洪才耻菴來講姚江之學使君雅不善姚江謂不宜舍事物求心性耻菴不之辨會午食使君曰不遷怒實難吾昨責官庖以闕供也今又責之直遷怒矣宜何以治之耻菴乃舉手肅四座曰若此者可仍求之事物否時四座闃然先生大悟即下拜曰受教矣歸而慨然坐通夜不寐踰年客錢仁又客淮西留三年淮人有知小毛生者先生曰吾非小毛生乃毛甡也是時 敕屢下先生稱已解康熙十七年 詔舉博學鴻儒先生入都馮文毅溥辟館相待而李文定天馥留先生主其家時應召者聯集馮公大會城東萬柳堂先生援筆作萬柳堂賦推座客第一及試 聖祖方幸霸州攜諸卷親覽翼日下三相國公閱 上忽問曰媧皇補天事信乎蓋先生卷中用此語也衆未對馮公奏淮南子有之 上曰徒記事邪則楚詞列子早及之何止淮南第未知傳信何如耳馮公復奏賦主鋪張古籍宜可用於是先生列上卷授檢討纂修明史閱題得宏正兩朝紀傳具草二百餘篇時 聖祖精韻學剖晰精嚴關中李檢討因篤與吳門顧處士炎武竭終身之力講音韻然卒狃於陸氏切韻二百八部之說先生詆之嘗與檢討敘文定宅論韻不合李公曰吾少讀箕子麥秀歌惡其無韻故凡遇論韻者吾必曰能押是則言敢請檢討未即對先生曰禾黍油油者尤也不與我好則蕭肴豪尤之通也好者尤三聲也有證乎曰有詩云無言不讎無德不報請益曰易云同聲相應同氣相求水流溼火就燥公曰善檢討笑曰韻有四聲未聞三聲也先生曰四聲起於齊周顒而沈約成之古無有也古人自爲韻而多以平上去三聲韻互相通押謂之三聲不讀虞廷賡歌有股肱起元首喜百工熙乎不讀蔓草詩有零露溥清揚婉適我願彤弓詩有受言藏中心貺一朝饗乎公與檢討乃大服先生著古今通韻十二卷進 呈 上幸南海子攜書行覽之稱善有 旨宣付史館并 勅禮部知其事其後嶺南楊生進沈約原韻十六卷 上疑其僞特命取 皇史宬所藏通韻本付閣臣參校以不合斥去 丹陛樂者黃門鼓吹曲也設簫籥於午門旁太常典之而其曲多譌 上命更定之掌院陳公廷敬以列代樂章配音樂議屬先生條上多所采用先生於音律有神悟二十二年 上諭羣臣以徑一圍三隔八相生之法先生遂極意撰討作 聖諭樂本解說 皇言定聲錄及竟山樂錄思進之太常衆阻之三十八年 上復南巡先生進樂本解說刻本 詔傳先生至行在 朝門奬勞并 勑改刻本訛字宣付專行時蠡吾李塨走三千里受業凡三日盡得其五音二變四清七調九聲十二管并器色旋宮之法先生大驚遂盡出所著令校讎爲時值 北郊定配位太常卿徐元珙請 南郊南向則 三祖配位固宜以東設西向爲一配西設東向爲二配又東設西向爲三配其日月星辰諸配亦皆始東設而次西設何

則以樂左也至 北郊北向則向所爲左者今在右矣乃 三祖配位一如南郊始東設而次西設其山林川澤亦如之則在昭穆爲顚倒而在左右爲僞戾於禮不合疏上 詔學士徐公乾學韓公菼議覆 上實無改意而翰林官多各持一議李文定特召問先生先生曰 南郊位左故南向而配先左此東設者南向之左也 北郊位右故北向而配先右此東設者北向之右也曰此亦有言之者矣特以左右言則一左一右似乎有分而以東西言則一東也天下有南北異向而一東一西可同儀之禮乎曰有之在何經曰在曲禮禮曰席南向北向以西方爲上東向西向以南方爲上語未竟李公撫掌曰有是哉經之無所不備也然則仍舊貫而已矣議遂定先生尋乞病歸越三年 聖祖南巡謁禹陵先生迎 駕西陵渡 上遙見先生遣侍衛勞問比還送駕 上駐馬問所苦復勞之去及 三巡江浙先生謁 行在年老矣 命起立勿跪且 賜御書一幅時 皇太子隨 駕亦賜書屏聯各一其蒙 恩遇如此先生嘗痛易學未明太史占筮見之大傳及春秋傳者並失傳而仲兄有五易之說以卦易爲文王孔子造卦象詞爲春秋史官立變解占所自始遂推衍其義作仲氏易三十卷推易始末四卷春秋占筮書三卷河洛原舛編一卷太極圖說遺義一卷易小帖八卷易韻四卷尚書廣聽錄五卷舜典補亡一卷古文尚書冤詞八卷國風省篇一卷毛詩寫官記四卷詩札二卷詩傳詩說駁義五卷白鷺洲主客說詩一卷昏禮辨正一卷廟制折衷二卷大小宗通繹二卷辨定祭禮通俗譜五卷喪禮吾說篇十卷春秋毛詩傳三十六卷春秋條貫篇十一卷春秋屬辭比事記十卷春秋簡書刊誤二卷論語稽求篇七卷大學證文四卷大學知本圖說一卷四書賸言四卷 聖諭樂本解說二卷 皇言定聲錄八卷竟山樂錄四卷大學問一卷孝經問一卷周禮問二卷明堂問一卷學校問一卷郊社禘祫問一卷經問十八卷彤史拾遺六卷武宗外紀一卷後鑒錄七卷蠻司合誌十五卷古今通韻十二卷後觀石錄二卷越語肯綮錄二卷蕭山縣志刊誤三卷湘湖水利志三卷杭州志三詰三誤辨一卷杭州治火議一卷詩話八卷詞話三卷天問補註一卷曾子問講錄四卷韻學要指十一卷策問一卷表一卷議說十卷文一百三十三卷詩五十六卷合四百九十有八卷先生少負奇才說經長於辨駁多與宋儒鑿枘而雄辨足以濟之晚益樂易好獎借後進或疑其歷詆古人使氣難近及親炙乃爽然出意外侍史曼殊醜而工詩諸名士爲文張之晚歲悼亡忽忽不自得先生每作詩文必陳書滿前及伸紙疾書或反不用一字夫人陳氏性妒以曼殊故輒詈於人前曰公等以毛大可爲博學耶渠作七言八句亦必獺祭乃成先生笑曰握筆一次展卷一回積久自能賅博婦言不足聽也嘗僦居屋三間左右度圖史寓客屬而中爲客次先生日著書其閒筆不停揮請業者環坐閧證答井井無一誤夫人在室中時或詬詈先生復還詬之殆五官並用者始甯女士徐昭華讀瀨中集感歎願受業稱都講焉琉球使者過杭州以兼金購文集且求見先生其名動海外若此自明以來申明漢儒之學使儒者不敢以空言說經實先生開其先路其文縱橫博辨傲睨一世與其經說相表裏自成一格不可以繩尺求然議論獨到處卒不可磨詩次於文要亦我用我法不屑隨人步趨者卒年八十有五以兄子遠宗後康熙庚午進士第子陸邦烈臧唐王錫章大來等著錄者甚衆邦烈字又超平湖人嘗取先生經說所載夏爲聖門釋非錄五卷謂聖門口語未可盡非云

朱愚庵先生事略 陳啓源

朱鶴齡字長孺江蘇吳江人前明諸生性好學遺落世事晨夕一編行不識路塗坐不知寒暑或謂之愚因以愚庵自號嘗箋注杜子美李義山詩故所作韻語頗出入二家入 國朝屏居著述與顧亭林友亭林以本原之學相勗始湛思覃力於諸經注疏及儒先語錄著有尚書埤傳禹貢長箋讀左日鈔詩經通義等書尚書斟酌於漢學宋學閒長箋作於胡朏明錐指之前不及朏明書而旁引曲證亦多創獲讀左瑕瑜並陳不及顧亭林惠定宇之密詩經參傳於今古之閒於 國朝惟用陳啓源說蓋啓源實與參訂焉其邶鄘衛三國禹貢三江震澤太湖嶓冢漢源諸辨多有裨於考證又著愚庵詩文集其書元裕之集後云裕之於元既踐其土茹其毛即無反晉之理乃今之詆訕不少避者若

欲掩其失身之事以誣國人非徒悖也其愚亦甚矣其言蓋指 國初居心反覆之輩可謂知大義矣啓源字長發先生同縣人著毛詩稽古編自記謂閱時十四載稾凡三易乃成引據賅博疏證詳明爲唐以前專門之學

劉繼莊先生事略

劉繼莊者名獻廷字君賢順天大興人先世本吳人寓吳江者數十年卒焉其學主於經世自象緯律歷邊塞關要財賦軍政之屬旁及岐黃釋老家言無不窮究崑山徐尙書好士多藏書大江南北宿老爭赴之先生遊其間別有心得萬徵君季野於書無所不讀獨心折先生引參明史館事顧君景范黃君子鴻長於輿地亦引先生參一統志事先生謂諸公考古有餘而未切實用其論向來方輿書大抵詳於人事而天地之故概未有聞當於疆域前別添數則先以諸方之北極出地爲主定簡平儀之度制爲正切線表而節氣之後先日蝕之分秒五星之陵犯占驗皆可推矣諸方七十二候多不同如嶺南之梅十月已開桃李臘月已開而吳下梅開於驚蟄桃李開於清明相懸若此今世所傳七十二候本諸月令乃七國時中原之氣候今之中原已與七國之中原不合則歷差爲之宜於南北諸方細考其氣候詳載之爲一則則天地相應之變遷可以求其徵矣燕京吳下水皆東南流故必東南風而後雨衡湘水皆北流故必北風而後雨山水之向背分合皆當按籍而列之而風土之剛柔暨陰陽燥溼之徵可次第求矣諸方有土音又有俚音蓋五行氣運所宣之不同各譜之爲一則合之土產則諸方人民性情風俗之微皆可推而見矣其論水利謂西北乃二帝三王之舊都二千餘年未聞仰給於東南何則溝洫通而水利修也自劉石雲擾以訖金元人皆草草偷生不暇遠慮相習成風不知水利爲何事故西北非無水也有水而不能用也不爲民利乃爲民害旱則赤地千里潦則漂沒民居無地可瀦無道可行人固無如水何水亦無如人何虞學士始奮然言之郭太史始毅然行之未幾竟廢三百年無過問者有聖人出經理天下必自西北水利始西北水利莫詳於水經酈注雖時移勢易十猶可得六七酈氏略於東南人以此少之不知水道之當詳正在西北擬取列史中關於水利農田戰守者各詳考其所以附以諸家之說以爲之疏俾施行者有所考鏡又言通鑒綱目非朱子親筆故多迂而不切而關繫重者反遺之當別作紀年一書凡先生所撰著其運量皆非一人一時所能成故多未就也生平自謂於聲音之道別有所窺足窮造化之奧百世而不惑嘗作新韻譜自華嚴字母悟入而參之以天竺陀羅尼泰西蠟頂話小西天梵書暨天方蒙古女眞等音又證以遼人林益長之說而益自信同時吳修齡自謂蒼頡以後一人先生則曰是其於天竺以下書皆未得通而但略見華嚴之旨者也先生之法先立鼻音二以鼻音爲韻本次定喉音四爲諸韻之宗以喉音互相合凡得音十七喉音與鼻音互相合凡得音十又以有餘不盡者三合之凡得音五共三十二音爲韻父而韻歷三十二音爲韻母橫轉各有五子萬有不齊之聲攝於此矣嘗欲譜四方土音以窮宇宙元音之變乃取新韻譜爲主而以四方土音塡之逢人皆可印證蓋是書多得之大荒以外囊括浩博學者或驟見而未能通也先生與梁質人王崑繩友所嚴事者曰梁溪顧畇滋衡陽王而農而尤心服者曰南昌彭躬菴所自著曰廣陽雜記

國朝先正事略卷二十二

國朝先正事略卷三十三

平江李元度次青纂

經學

梅定九先生事略 孫文穆公瑴成

先生諱文鼎字定九又字勿庵安徽宣城人年二十七與弟文鼐共習臺官交食法著天學駢枝六卷值天學書之難讀者必求其說至廢寢食疇人弟子皆折節造訪人有問者亦詳告之無隱期與斯世共明之所著天算之書八十餘種讀元史授時法經覈其法之善作元史天經補註二卷又以授時集古法大成然減法五端外大率多因古術因參校古術七十餘家著古今天法通考七十餘卷授時以六術考古今冬至取魯獻公冬至證統天術之疏然依其本法步算與授時所得正同作春秋以來冬至考一卷元史西征庚午元術西征者謂太祖庚辰也庚午元者上元起算之端也志訛太祖庚辰爲太宗不知太宗無庚辰也又訛上元爲庚子則於積年不合也考而正之作庚午元法考一卷授時非諸古術所能比郭守敬所著法草乃法經立法之根柢其義之精微者作郭太史法草補註二卷立成傳寫魯魚不得其法不敢妄用作大統立成註二卷授時法於日躔盈縮月離遲疾並以垛積招差立算而九章諸書無此術從未有能言其故者作平定三差詳說一卷此發明古法者也唐九執法爲西法之權輿其後有婆羅門十一曜經及都聿利斯經皆九執之屬在元則有札馬魯丁西域萬年法在明則有馬沙亦黑馬哈麻之回回法西域天文書天順時貝琳所刻天文實用即本此書作回回法補註三卷西域天文書補註二卷三十雜星考一卷表景生於日軌之高下日軌又因於地差而變移作四省表景立成一卷周髀所言里差法即西人之說所自出作周髀算經補註一卷渾蓋之器最便行測作渾蓋通憲圖說訂補一卷西國日月以太陽行黃道三十度爲一日作西國日月考一卷西術中有細草猶授時之有通軌也以天指大意隱括而注之作七政細草補註三卷新法有交食蒙求七政蒙引二書並逸作交食蒙求訂補二卷交食蒙求附說二卷監正楊光先日食圖以金環與食甚時分爲二圖而各具時刻其誤非小作交食圖法訂誤一卷新法以黃道求赤道交食細草用儀象志表不如弧三角之親切作求赤道宿度法一卷謂中西兩家之法求交食起復方位皆以東西南北爲言然東西南北惟日月行至午規而又近天頂則四方各正其位矣自非然者則黃道有斜正之殊而自虧至復經歷時刻展轉遷移弧度之勢頃刻易向且北極有高下而隨處所見必皆不同勢難施諸測驗今別立新法不用東西南北之號惟就人所見日月圓體分爲八向以正對天頂處命之曰上對地平處命之曰下上下聯爲直線作十字橫線命之曰左右此四正向也曰上左上右曰下左下右則四隅向也乃以定其受蝕之所在則舉目可見作交食管見一卷太陽之有日差猶月離交食之有加減時因表說含糊有誤作日差原理一卷火星最爲難算至地谷而始密解其立法之根作火緯本原圖說一卷訂火緯表記因及七政作七政前均簡法一卷金水歲輪繞日其度右移上三星軌跡其度左轉若歲輪則仍右移作上三星軌跡成繞日圓象一卷天問略取黃緯不真而例表從之誤作黃赤距緯圖辨一卷西人謂日月高度等其表景有長短以證日遠月近其說非是作太陰表影辨一卷新法帝星句陳經緯刊本互異作帝星句陳經緯考異一卷測帝星句陳二星爲定夜時之簡法作略晷真度一卷以上皆發明新法算書或正其誤或補其闕也康熙閒明史開局天文志爲吳檢討任臣分修總裁爲湯公斌徐公乾學經嘉興徐善宛平劉獻廷常州楊文言各有增定後以屬黃先生宗羲又以屬先生先生摘其訛舛五十餘處以天草通軌補之作明史志擬稿三卷雖爲大統而作實以闡明授時之奧補元史之缺略其總目凡三曰法原曰立成曰推步又作天志贅言一卷大意言明用大統實即授時宜於元史闕載之事詳之以補其未備又回回法承用三百年法宜備書明鄭世子之天學贊黃之天法新書唐順之周述學之會通回法以庚午元法之例列之皆得附錄其西洋法方今見行然崇禎朝徐李測驗改憲之功不可沒也亦宜備載緣起康熙二十八年先生至京師見安溪李文貞公文貞謂曰天法至本朝大備經生家猶若望洋者無快論以發其意也宜略做元趙友欽革象

新書體例作例要之書俾人人得其門戶此學庶將大顯因作天學疑問三卷四十一年文貞扈　駕南巡駐蹕德州有　旨取先生書文貞以天學疑問呈　聖覽奉　旨朕留心歷算多年此事朕能決其是非將書留覽後二日　召見文貞　聖祖云昨所呈書甚細心且議論亦公平此人用力深矣朕帶回宮中細閱文貞因求　皇上親加御筆批駁改定　上肯之明年　駕復南巡於　行在發回原書中間圈點塗抹及籤貼批語皆　上親筆也文貞復請此書疵謬所在　諭曰無疵謬但算法未備未幾　聖祖西巡問隱淪之士文貞以關中李顒河南張沐及先生三人對　上亦素知顒及先生四十四年南巡狩文貞以撫臣扈從　上問宣城處士梅文鼎今焉在文貞以尚在臣署對　上曰朕歸時汝與偕來朕將面見文貞尋與先生伏迎河干越晨俱　召對御舟中從容垂問凡三日　上謂文貞曰天象算法朕最留心此學今鮮知者如文鼎實僅見也其人亦雅士惜乎老矣　賜御書扇幅頒賚珍饌臨辭　特賜績學參微四大字越明年又　命其孫瑴成入　內廷學習五十三年十二月瑴成奉　上諭汝祖留心律歷多年可將律呂正義寄一部去令看或有錯處可指出夫古帝王有都俞吁咈四字後來遂止有都俞即朋友之間亦不喜人規勸此皆私意也汝等須極力克去則學問自然長進可併將此意寫與汝祖知之　恩遇為古所未有也先生所著書柏鄉魏荔彤兼濟堂纂刻者凡二十九種瑴成謂編校不善別為編次更名梅氏叢書輯要總二十五種六十二卷未刻者今失傳先生為學甚勤李文貞命子鍾倫弟鼎徵及羣從皆執弟子禮宿遷徐用錫晉江陳萬策景州魏廷珍河間王之銳交河王蘭生皆以得與參校為榮康熙六十年卒年八十有九　上聞命有司經紀其喪士論榮之先生家居嘗祠廟申宗禁梅氏無公庭訟幾三十年族屬數千人無博戲者及卒皆弔哭失聲子以燕癸酉舉人瑴成以康熙五十三年　賜舉人明年　賜進士選庶吉士授編修供奉　內廷官至左都御史諡文穆蒙　聖祖授以借根方法知與古人立天元一術相同闡揚　聖學有明三百年所不能知者一旦復顯於世與修明史天志著增刪算法統宗十一卷赤水遺珠一卷操縵卮言一卷文鼐先生仲弟與兄共著步五星式六卷早卒文鼏其季弟也著中西經星同異考一卷

薛儀甫先生事略　唐夢賚

薛先生鳳祚字儀甫山東淄川人嘗師事定興鹿忠節善繼容城孫徵君奇逢著聖學心傳發明認理尋樂之旨又講求天文地理實用初從魏文魁學天文順治中譯穆尼閣說為天步真原先生謹守成法著天學會通十餘種梅定九天算書記所謂青州之學也其曰對數比例者即西法之假數也曰中法四線者以西法六十分為度不便於算改從古法以百分為度表所列止正弦餘弦正切餘切故曰四線其推步諸書曰太陽太陰諸行法原曰木火土三星經行法原曰交食法原曰歷年甲子曰求歲實曰五星高行曰交食表曰經星中星曰西域回回術曰西術表曰今西法選要曰今法表皆會中西以立法以順治十二年乙未冬至為元諸應皆從此起算以三百六十五日二十三刻三分五十七秒五微為歲實黃赤道交度有加減恆星歲行五十二秒與天步真原法同梅定九謂其書詳於法而無快論以發其趣蓋其時新法初行中西文字輾轉相通故詞旨未能盡暢也先生又著兩河清彙詳究黃河運河北自昌平通州南至浙江等處河湖泉水諸目皆詳載之又記黃河職官夫役道里之數及歷代至　本朝治河成績援據古今疏證頗明別為海運一篇欲仿元運故道與漕河並行則祖邱瓊山舊說也同縣唐先生夢賚字濟武順治六年進士以檢討告事罷歸家居閉戶讀書著述甚富有銅鈔疏禁糴說備邊策皆留心經濟之書

王寅旭先生事略　談泰

王先生錫闡字寅旭吳江人博覽羣書守義樹節與張楊園講濂洛之學兼通中西天學先生生於明季當徐光啓等修新法時聚訟盈廷先生獨閉戶著書潛心測算遇天色晴霽輒登屋臥鴟吻間仰觀景象竟夕不寐務求精符天象不屑屑於門戶之分著曉菴新法六卷考古之誤而存其是擇西說之長而去其短據依圭表改立法數雖私家撰述未見施行而為術精妙識者莫不稱善

年五十五卒梅庭士定九曰從來言交食者祇有食甚分數未及其邊惟寅旭以日月圓體分三百六十度而論其日食時所虧之邊凡幾何度今推其法頗精確然則 御製考成所采定九以上下左右算交食方向法蓋本於先生矣康熙以來梅學盛行王學尙微蓋先生無子傳其業者無人又其遺書知之者少持平而論先生精而核定九博而大各造其極難可軒輕而皆在薛鳳祚之上

談泰字階平江甯舉人官南匯訓導博覽勤學精於天算得梅氏算學之傳所著考證經史之書曰觀書雜識二十卷其算術之書有測量周徑正誤周髀經算四極南北遊法增補武成朔閏諧召誥月日譜歲次月建異同辨春秋歲次考三統術推三統術譜冬至權度紀略天官節次斗分辨分野辨操縵卮言正誤圓壺周徑積實祖沖之綴法辨綴內方非十尺辨喪服傳溢說王服經帶數等書又著古算書細草十餘種

陳泗源先生事略

陳先生厚耀字泗源江蘇泰州人康熙四十五年進士官蘇州府教授學問淵博李文貞薦其通天文算法引 見改內閣中書 聖祖命試以算法繪三角形令求中線及問弧背尺寸先生具劄進稱 旨 命入直內廷授編修與梅文穆瑴成同修書嘗召至 御座旁教以幾何算法先生學益進 上嘗問曰汝能測北極出地高下否對曰遇春秋二分用儀器測之可得高度若餘節氣又有加減之異然亦不準何也地上有朦氣之差以人目視之有升卑爲高映小爲大之異故以渾儀測之多不合惟在天度數則不差耳又問地周三百六十度依周尺每度二百五十里今尺二百里地周幾何徑幾何奏曰依周尺地周九萬里今尺七萬二千里以圓三徑一推之地徑二萬四千以密率推之當得地徑二萬二千九百一十八里有奇 上問地圓出何書對以周髀算經曾言之問何以見其圓也對曰職方外紀西人言繞地過一周四帀皆生齒所居故知其爲圓且東西測影有時差南北測星有地差皆與圓形相合故益知其爲圓 上稱善累遷司業左諭德以老疾致仕卒於家先生治春秋尤究心天算嘗補杜預長歷爲春秋長歷十卷其凡有四一曰歷證備引漢書續漢書晉書隋書唐書宋史元史左傳注疏春秋屬辭天元歷理歷法新書諸說以證推步之異其引春秋屬辭載杜預論日月差謬一條爲注疏所無又引大衍歷義春秋歷考一條亦唐志所未錄尤足以資考證二曰古歷以古法十九年爲一章一章之首推合周歷正月朔日冬至前列算法後以春秋十二公紀年橫列爲四章縱列十二公積而成表以求歷元三曰歷編舉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一一推其朔閏及月之大小而以經傳干支爲證佐皆述杜預之說而考辨之四曰歷存以古歷推隱公元年正月庚戌朔杜氏長歷則爲辛巳朔乃古歷所推之上年十二月朔謂元年之前失一閏蓋以經傳干支推次知之先生則謂如預之說元年至七年中書者雖多不失而與二年八月之庚辰三年十二月之庚戌四年二月之戊申又不能合且隱公三年二月己巳朔日食桓公三年七月壬辰朔日食亦皆失之蓋隱公元年以前非失一閏乃多一閏因退一月就之定隱公元年正月爲庚辰朔較長歷實退兩月推至僖公五年止以下朔閏因一一與杜歷相符故不復續載焉杜預書惟以干支遞排而以閏月小建爲之遷就先生明於歷法故所推較預爲密蓋非惟補其闕佚並能正其譌舛於考證之學極爲有裨治春秋者不可少此編矣又撰春秋戰國異辭五十四卷通表二卷摭遺一卷春秋世族譜一卷鄒平馬宛斯驌爲繹史兼采三傳國語國策先生則皆摭於五書之外尤獨爲其難氏族一書與顧復初棟高大事表互證則春秋氏族之學幾乎備矣此外尙有禮記分類十七史正譌諸書今不傳

胡東樵先生事略 葉佩蓀 黃儀 顧祖禹

先生諱渭初名渭生字朏明浙江德淸人曾祖友信明進士有文名世所稱思泉先生也父公角天啓中舉人先生年十二而孤母沈攜之避寇山谷間十五爲縣學生試高等屢赴行省試不售乃入太學嘗館益都馮相國邸會開博學鴻詞科相國欲以先生應 詔堅辭不肯就蓋公避嫌以相國子師莫敢先發及見薦牘無先生名則又大驚先生自是謝科舉專窮經義尤精輿地之學徐

尚書乾學奉　詔修一統志開局洞庭山延請黃儀子鴻顧祖禹景范閻若璩百詩及先生分纂因得縱觀天下郡國之書先生素習禹貢謂漢唐二孔氏宋蔡氏於地理多疏舛如三江當主鄭康成說庾仲初之言不可以釋禹貢浮於淮泗達於河河當從說文作菏滎波旣豬波當從鄭康成本作播梁州之黑水與導川之黑水不可溷而爲一乃博稽載籍及古今經解考其同異而折衷之依經爲訓章別句從名曰禹貢錐指凡二十卷爲圖四十七篇於九州山川形勢及古今郡國分合同異道里遠近夷險犂然若聚米而畫沙也漢唐以來河道遷徙雖非禹貢之舊要爲民生國計所繫故於導河一章備考歷代決溢改流之跡且爲圖以表之嘗謂詩書禮春秋皆不可無圖惟易無所用圖六十四卦二體六爻之畫卽其圖也八卦之次序方位則乾坤三索出震齊巽二章盡之矣若先後天之圖唐以前書絕無一字符驗而突出於宋初由邵子以及朱子但取其數之巧合而不能指其授受所從來本義卷首九圖乃門人所依附朱子當日未嘗堅主其說至河圖之象自古無傳後人何從擬議洛書之文見於洪範五行九宮初不爲易而設作易圖明辨十卷又言洪範古聖所傳漢儒專主災異以瞽史矯誣之說亂彝倫攸敘之經害一洛書本文具在洪範宋儒擬爲黑白之點方員之體九十之位且謂洪範之理通於易劉牧以九爲河圖十爲洛書蔡元定兩易其名害二洪範原無錯簡後儒任意改竄移庶徵王省惟歲以下爲五紀之傳移皇極斂時五服至作汝用咎及三德惟辟作福以下爲五福六極之傳害三作洪範正論五卷又作大學翼真七卷言經文此謂知本二句當在止於信之下知本蓋知止之能格物致知與至善釋在邦畿章內本無闕文無待於補皆卓然有得非異趣以爲高者康熙四十三年　聖祖南巡先生撰平成頌并禹貢錐指獻諸　行在有　詔嘉獎　召至南書房直廬　賜饌　賜御書詩扇並　御書耆年篤學四大字　賜之儒者咸以爲榮五十三年正月卒年八十有二從子會恩從先生學由進士及第官至刑部尙書孫彥穎官編修彥昇進士由刑部主事改定陶知縣著春秋說四書近是叢書要錄於樂律尤有心得著樂律表微八卷同郡葉佩蓀亦治古易不言圖書著易守四十卷於易中三聖人所未言者不加一字故曰守

黃儀字子鴻常熟人精輿地之學謂班書地志所載諸川第言其所出所入而中閒經歷之地不可得聞惟水經注備著之然非繪圖不能了然於心目乃反覆尋究每水各爲一圖凡郡邑建置沿革山川險易皆縷析而條分之與閻百詩顧景范同修一統志蒐討之力爲多

顧景范者名祖禹無錫人學者稱宛溪先生父柔謙字剛中精於史學著山居贅論一書景范沈敏有大略爲人奇貧而廉介樸厚不求名於時貫穿諸史出以己所獨見著方輿紀要百二十卷據正史考訂地理於山川形勢險要古今用兵戰守攻取成敗得失之跡皆有折衷雖荒僻幽仄之地皆如目見而身履之其論之最精者謂天下之形勢視乎建都故邊與腹無定所有在此爲要害而彼爲散地在彼爲散地而此爲要害者又謂有根本之地有起事之地立本者必審天下之勢而起事當不擇地甯都魏叔子推爲數千百年絕無僅有之書　欽定通鑑擥要於地理注中多加采錄焉

何義門先生事略　沈彤　陳景雲　陳黃中

何先生焯字屺瞻晚號茶仙江蘇長洲人先世曾以義門旌學者稱義門先生少讀書數行齊下爲文才思橫溢天性最耿介廉於財視千金猶草芥晨炊未具不計也康熙二十四年充拔貢生時徐尙書乾學翁祭酒叔元方收召後進其所善通顯立致先生亦及其門而慎自持遇不韙且相諍執尙書待之甚厚而爲忌者所搆失歡至辨訟於大府祭酒之子妄人也先生積忤之爲所窘及祭酒受要人指劾睢州湯文正公舉朝憤之莫敢訟言其非獨慈谿姜西溟移文譏之先生亦上書請削門生籍天下快焉然先生卒以是潦倒場屋不得志最後爲安溪李文貞所知四十一年　聖祖南巡駐涿州文貞時撫直隸迎謁道左　上從容問野甯有遺賢乎文貞以何焯對遂　召試　命直南書房明年　賜舉人試禮部下第復　賜進士選庶吉士仍直南書房尋　命侍讀　皇八子允禩貝勒府兼武英殿纂修然忌者滋多散館置下等得　旨再教習三年明年外艱歸旋丁後母艱初先生選刻四書文行遠集數種及從安

溪遊得成宏先輩宗傳復遐歷科程墨海內五尺童子皆知其名晚歲益有見
於儒者之大原嘗歎王厚齋雖魁宿尙未脫盡詞科習氣而欲然自附於不賢
識小之徒欲因文見道以探本於儒術盡所得旨此益遠矣五十二年再以文
貞薦　召赴闕仍直武英殿明年授編修又明年　駕在熱河有搆蜚語以聞
者　上還京先生迎道左即　命收繫盡籍其邸中書籍以進交學士蔣公
廷錫等撿勘無狂謬語又草稿中有辭吳縣令魏金札　上覽之怒漸解且
嘉其有守飭數條　命內侍詣獄詰責先生各據實奏辯反報僅坐免官還其
書　命仍直武英殿方事之殷校尉縛先生馬上馳送獄家人惶怖先生眠食
如平時撥襆讀易擊出戶外既出獄即趨局校書如故時諸王皆右文朱邸所
治冊府多資其校勘　世宗皇帝在潛邸亦以困學紀聞屬先生箋疏六十
一年病　詔賜醫藥六月九日卒年六十有二　上曰何焯修書勤學問好
朕正欲用之不意驟殁殊可閔遠　詔復原官超贈侍讀學士　賜金給符傳
歸喪　命有司存恤其孤先生蓄書數萬卷參互鉤稽如別黑白吳下多書估
先生訪購宋元舊槧及故家善本細讎正之丹黃積數十過始知近世之書脫
滿訛謬讀者多沈迷於其中而不悟所校定兩漢書三國志考證尤精核乾隆
五年侍郎方苞奏取其書付國子監爲新刊本所取正先生凡有評識必洞徹
其表裏通核其時勢利病無一語無根據每讀書論世輒思爲用天下之具故
精審絕倫若此書得晉唐人法　聖祖嘗命書四書章句集註奏　御嘉獎
命即鋟板所著道古齋識小錄多刪取諸題識爲之最矜愼繫獄時門人某
妄意中有忌諱語投諸火或謂爲所乾沒云先生與方望溪論文不甚合望溪
最惡錢牧齋文先生頗右之謂自牧齋後更無人矣蓋少嘗學於邵僧彌僧彌
出自虞山也然望溪有作必問其友曰義門見之否義門能糾吾文之短者如
有言乞以告我先生殁後世或用兼金購所閱經史諸本估人多冒其蹟以求
售於是何氏僞書頗雜出邑子蔣維鈞刻其讀書記五十八卷行於世先生事
親孝謹推財產於兄弟待親故貧者咸有恩晚歲落官入直芻米偶貲不給其
廉介自若也門人有才而貧者恆飲食於其家而教之著錄四百餘人知名者

三之一吳江沈彤陳景雲其最著也彤字冠雲一字果堂自少力學以窮經爲
事貫穿前人之異同折衷至當淹通三禮論者謂亞於惠天牧而醇於萬充宗
爲人誠篤盡洗吳中名士習氣乾隆丙辰以諸生　召試鴻詞科不遇與修三
禮及一統志書成授九品官以親老辭歸親殁三年中不茹葷不內寢纖悉中
禮其周官祿田考因歐陽文忠有周禮官多田少祿且不給之疑後人辨者不
過以攝官爲詞冠雲獨詳究周制分官爵公田祿田三篇據經起例旁求諸注
乃適如經之所有其精密淹通於鄭賈注疏外可爲特出又撰儀禮小疏一卷
取士冠禮士昏禮公食大夫禮喪服士喪禮爲之疏箋足訂舊義之訛又撰春
秋左氏傳小疏尙書小疏各一卷其果堂集十二卷則多訂正經學之文其於
禮經服制足補漢宋以來注疏家所未備又撰氣穴考略內經本論卒年六十
有五景雲字少章年十七湯文正公撫吳試士拔第一補縣學生康熙中應順
天試不遇館於藩邸三年辭歸時年四十以母老絕意宦遊後藩邸再遣使敦
促漕帥赫公命淮安守造廬延請皆堅謝不赴也凡經史子集地理制度下及
稗官家無不綜覽而尤深於史學溫公通鑑略能背誦前明三百年事能剖決
其毫芒得失所著讀書紀聞十二卷綱目辨誤四卷兩漢訂誤五卷三國志校
誤三卷韓文校誤三卷柳文校誤三卷文選校正三卷通鑑胡注正誤二卷紀
元考略二卷文集四卷篤於內行親喪每慟輒絕祭必滌涸沾衣外和內剛不
因人熱晚歲名益高跡益晦終年杜門足不踐城市朝踰暮蠶處之怡然也子
黃中字和叔號東莊乾隆初應博學鴻詞科不遇乃縱遊南臨洞庭登衡嶽東
浮錢唐入閩北馳驟燕齊河岱閱學益精爲海甯陳相國所知嘗上書相國論
用人理財養兵數大事鑿鑿切利病無少諱會有　詔求骨鯁魁壘之士如古
馬周陽城者陳公欲以和叔應　詔和叔辭焉初客湖南巡撫幕府士苗或小
警巡撫欲興師勦之屬繕奏草和叔曰此召亂也撫而輯之其可弗聽和叔行
已而苗叛用兵期年乃靖在京師最著山陰胡稚威稚威故奇士傲睨當世士
鮮當意者顧獨爲和叔屈所著文必以見示輒爲發其覆別其良未嘗不相視
而笑也和叔卒年五十有九貧甚至不能庀喪具姻黨以金賻妻張氏固卻之

曰棄何以貧故傷夫子義遂躬居以葬所著宋史乘一百七十卷新唐書刊誤
三卷　國朝諡法考三卷殿閣部院年表督撫年表各六卷詩文集四卷

惠天牧先生事略

惠先生士奇字天牧一字仲孺江蘇吳縣人父周惕字元龍少從徐侯齋遊復
受業於堯峯康熙己未舉鴻詞科丁憂不與試辛未成進士選庶吉士改密雲
縣知縣卒於官惠氏三世以經學著稱元龍其創始者也所著有易傳春秋三
禮問及詩說其論詩謂大小雅以音別不以政別謂正雅變雅美刺錯陳不必
分六月以上爲正六月以下爲變文王以下爲正民勞以下爲變謂二南二十
六篇皆房中之樂不必泥其所指何人謂天子諸侯均得有頌魯頌非僭立論
皆有依據先生生時元龍夢貴人來謁視其刺乃東里楊文貞公遂以文貞名
名之弱冠爲諸生不就省試或問之則曰胸中無書焉用試爲於是奮志讀書
不輟遂博通六藝凡九經經文國語戰國策楚詞史記漢書三國志皆能闇誦
嘗與名流會坐中有客前請曰聞君熟於史漢試爲誦封禪書先生朗誦終篇
不失一字合坐皆歎服康熙戊子舉鄉試第一明年成進士選庶吉士授編修
分校癸巳乙未會試　聖祖嘗問廷臣誰工作賦閣學蔣公廷錫以華亭王
公項齡仁和湯公右曾及先生名對其後湯公掌翰林院詞臣撰擬文字皆送
先生改定乃進呈己亥正月　太皇太后升祔禮成　特命祭告炎帝陵舜
陵故事祭告使臣學士以上皆開列先生以編修與焉異數也庚子主湖廣鄉
試冬奉督學廣東之　命下車日焚香設誓不妄取一文不妄徇一情頒條教
以通經爲先士能背誦五經背寫三禮左傳者諸生食廩餼童子青其衿嘗言
漢蜀郡僻陋有蠻夷風文翁爲蜀守選子弟就學遣儁士張寬等東受七經還
以教授其後司馬相如王褒嚴尊揚雄相繼而起文章冠天下漢之蜀猶今之
粵也於是毅然以經學倡每試士爲門後即危坐堂皇逼經史繞座背誦不一
字遺諸生大驚曰吾屬非人矣乃一猝於學　世宗御極復　命留任三年
粵士爭棄兎園冊通經者愈多其爲文章郁郁華華比於江浙矣又謂今之校
官古博士也博士明於古今通達國體今校官無博士之才弟子何所效法因
訪輿論得海陽進士翁廷資即具疏題補韶州教授部議學臣向無題補屬吏
例奉　旨惠士奇官聲好著照所請行後不爲例在任遷右中允超擢侍講學
士轉侍讀學士任滿還都送行者如堵牆既去粵人尸祝之設木主配食先賢
潮州於昌黎祠惠州於東坡祠廣州於三賢祠每元旦及生辰諸生皆肅衣冠
入拜其得士心如此丙午還　朝丁未五月奉　旨修理鎭江城以產盡停工
罷官　高宗即位有　旨調取來京引　見以講讀用所欠修城銀得寬免
丁巳六月補侍讀時已垂老耳漸聾己未春以病告歸辛酉三月卒年七十有
一先生盛年兼治經史晚年尤邃於經學撰易說六卷禮說十四卷春秋說十
五卷其論易曰易始於伏羲盛於文王大備於孔子而其說猶存於漢不明孔
子之易不足與言文王不明文王之易不足與言伏羲舍文王孔子之易而遠
問庖犧吾不知之矣漢儒言易孟喜以卦氣京房以通變荀爽以升降鄭康成
以爻辰虞翻以納甲其說不同而指歸則一皆不可廢今所傳之易出自費直
費氏本古文王弼盡改爲俗書又創爲虛象之說遂舉漢易而空之而古學亡
矣易者象也聖人觀象而繫辭君子觀象而玩辭六十四卦皆實象安得虛哉
其論春秋曰春秋三傳事莫詳於左氏論莫正於穀梁韓宣子見魯春秋曰周
禮盡在魯矣然則春秋本周禮以記事也左氏褒貶皆春秋諸儒之論故記事
皆實而論或未公公羊不信國史惟篤信其師說師所未言則以意逆之故所
失常多要之左氏得諸國史公穀得之師承雖互有得失不可偏廢後世有王
通者好爲大言以欺人乃曰三傳作而春秋散於是啖助趙匡之徒爭攻三傳
以伸其異說夫春秋無左傳則二百四十年盲焉如坐闇室中矣公穀二家即
七十子之徒所傳之大義也學者當信而好之擇善而從之若徒據孟子盡信
書不如無書之說力排而痛詆之吾恐三傳廢而春秋亦隨之而亡也其論周
禮曰禮經出於屋壁多古字古音經之義存乎訓識字審音乃知其義故古訓
不可改也康成注經皆從古讀蓋字有音義相近而譌者故讀從之後世不學
遂謂康成好改字豈其然乎康成三禮何休公羊多引漢法以其去古未遠故
借以爲況賈公彥於鄭注如飛矛扶蘇薄借綦之類皆不能疏所讀之字亦不

能疏觀曰從俗讀甚非不知蓋闕之義夫漢遠於周而唐又遠於漢宜其說之
不能盡通也況宋以後乎周秦諸子其文雖不盡雅馴然皆可引爲禮經之證
以其近古也幼時讀廿一史於天文樂律二志未盡通曉及官翰林因新法究
推步之原著交食舉隅二卷言測日食者先求食限食限必在兩交去交近則
食遠則否有入食限而不食者未有不入食限而食者也古法不能定朔故日
食或在晦說者謂日之食晦朔之閒月之食惟在望此知二五而不知十也日
月有平行有實行有視行日月之食亦有實食有視食實食者日月在天相揜
之實度視食者人在地所見之初虧食甚復圓也古術或知求實行莫知求視
行皆知求平朔莫知求實朔故不能定朔者以此七政有高卑故有恆星天有
五星天有日天有月天古人以恆星最高遂指恆星爲天體新法於恆星天之
外又有宗動天合於九重之數宗動者七政之所同宗也沈括謂日月星辰之
行不相觸者氣而已此不知歷象者也如日月有氣而無體則月焉能揜日哉
日高而月下五星亦有高下高下既殊又焉能相觸乎春秋日有食之既既者
有纖之辭非盡也新法謂之金鐶食日大月小月不能盡揜日光故全食之時
其中闕然而光溢於外狀若金鐶也又撰琴旨理數考四卷其略云十二律黃
鐘至小呂爲陽蕤賓至應鐘爲陰陽用正而陰用倍蕤賓長小呂短黃鐘中自
古相傳之舊法也晉永嘉之亂有司失傳梁武帝始改舊法黃鐘長應鐘短小
呂中由是陽正陰倍之法絕漢魏律還小呂一均之下徵調黃鐘爲宮有小呂
無蕤賓故假用小呂爲變徵黃鐘還之黃鐘宮爲正宮小呂還之黃鐘宮爲下
宮徵最小而以爲宮故爲下宮隋鄭譯遂以黃鐘正宮當之擅去小呂用蕤賓
以附會先儒宮濁羽清之說夫宮濁羽清者指下徵調而言譯改爲正宮是以
歷代之樂皆忌拳高隋唐以來惟奏黃鐘一均而旋宮之法廢矣古法盡亡獨
存於琴還還孔疏密取則琴暉琴之十二律起於中暉還之七音生於宮孔黃
鐘還從宮孔黃鐘始一上一下終於蕤賓琴自中暉黃鐘始一左一右終於十
暉小呂餘還及琴放此書成惟嘉定王進士恪見而喜之餘皆莫能解也所著
詩有紅豆齋小草詠史樂府及南中采蕈歸耕人海諸集晚年自號半農居士
學者稱紅豆先生子七人棟最知名自有傳

陳亦韓先生事略 蔡德晉

陳先生祖范字亦韓自號見復江蘇常熟人少習舉業有師法雍正元年黃侍
郎叔琳典試江南所取皆一時名士先生與嘉定張公鵬翀宜興任公啓運當
塗徐公文靖才尤高試文傳頌遍海內其秋試禮部中式同邑蔣文肅廷錫方
爲大學士語之曰子有盛名登甲榜而某又在朝今歲大魁非子而誰先生默
然趨出即辦裝南下語人曰無使他日以我爲依附權門遂不與　殿試歸明
年補行正科親朋皆勸赴　廷對先生曰吾少無溫飽之心徒自苦奚爲及今
倘可止過此則義不當止勢又不得自止矣於是僦屋華匯之濱楗戶讀書弟
子著錄者日衆閒與吟社諸老唱和月一讌集居數年有　詔天下設書院以
教士諸大吏爭先延請爲師先生勉應之在蘇州紫陽書院三年訓課有法士
子至今思之又主徐州之雲龍安慶之敬敷揚州之安定或一年或二年輒辭
去曰士習難醇師道難立且此席似宋時祠祿仕而不遂者處焉吾不求仕而
久與其列爲汗顏耳乾隆十五年　天子崇尚經術　特詔內外大臣薦舉
經明行修之士秦文恭蕙田昌言曰不得陳某則此舉爲無光於是雅知先生
者交章列薦明年　上命閣部大臣於所舉中核其名實凡爭者得四人先
生裒然居首其三人則無錫顧棟高金匱吳鼎介休梁錫璵也得　旨皆授國
子監司業先生與顧公以年老不任職即家拜受　新命朝野咸以爲異數云
又三年卒於家年七十有九所撰述有經咫一卷膚薦時錄呈　御覽又文集
四卷詩集四卷掌錄二卷先生於學務求心得不喜馳騁其說與古人爭勝尤
恥勦襲成言爲己有蓋合於論語之君子儒焉其論易不取先天之學謂易本
隱以之顯學易者務會顯而求隱未求文字先觀圖象且帝出乎震一節方位
顯然以數往知來爲先天圖之注腳未免牽合儒者於經所無則信之於經所
明言則疑之何也論詩謂朱子不信小序是其慎處亦即其師心自用處詩之
體格古今不同作詩之故亦古今不同古時君民朝野不若後代之闊絕指陳
時事譏切宮闈不若後代之忌諱朱子以後代詩人之習上觀三百篇故於小

序覺其迂闊牽強而難信也謂論語賢賢易色主夫婦而言賢賢如關雎之淑
女好逑章華之令德來教好德非好色故云易色也造端夫婦其理甚大若實
人之實則交友一倫已括之矣又言世俗有非禮之禮三承重也繼嗣也葬服
也古者人子有爲父後不爲父後之分漢時詔令尙云賜爲父後者爵一級爲
後者承爵祿奉宗祀而傳之以重者也應爲後之子亡則適孫承之而謂之承
重今士大夫不世爵旣無重可傳而漫於喪訃立長孫承重之條遂爲名諸父
之前禮果然乎哉古之爲人後者後其繼別之宗耳宗不可絕是以後之若餘
人無子不皆立後其資財入宗子之家以宗子祭無後故也自宗法廢而收族
之道亡資財無所入勢必立其近屬以奉祭祀然風俗澆薄無資財者委而去
之稍有絲粟之貽卽攘臂而爭此禮所稱爲人後者與僨軍之將亡國之大夫
同其可恥者也古之葬有常期過期而不能葬則主喪者不除服改葬則緦者
不可以無服送至親也今葬無常期遠者至一二十年爲子者不能守未葬不
除之禮卽吉已久忽焉返其初喪之服而葬是以僞事其親也喪事有進無退
不亦舛乎必不得已假用改葬之緦事畢而除之或亦亡於禮者之禮也又與
人論史記謂班孟堅譏子長先黃老而後六經此子長述其父說則然其所撰
五帝本紀贊首推尙書列傳開端云載籍極博猶考信於六藝可謂之後六經
乎列老子於申韓而進孔子爲世家稱老子不過云古之隱者而於孔子曰可
謂至聖矣至聖之稱至今用爲廟號匹夫而躋世家卽世世襲封之兆也弟子
七十餘人合爲一傳卽堂廡從祀之端也以孟荀表諸子又隱然以孟子爲主
韓退之荀孟醇疵之辨子長已有先覺竊謂孔氏之道得子長而始定一尊雖
從祀廟庭亦不爲過而班氏譏之不能不爲之白也同縣王侍御峻顧主事鎮
孫主事夢瑋湯進士愈先後游其門皆知名又有蔡先生德晉者字仁錫無錫
人也雍正四年舉人乾隆初楊文定公名時以大宗伯兼領成均薦仁錫經明
行修授國子監學正遷工部司務生平覃精三禮著禮經本義十七卷禮傳本
義二十卷通禮五十卷雖閒出新義然大恉悉衷諸古嘗謂橫渠以禮教人最
得孔門博約之恉故其律身甚嚴出處辭受皆不苟與方侍郎苞李侍郎紱往
返論三禮其持論悉有根據

臧玉林先生事略 臧庸 臧禮堂

臧先生琳字玉林江蘇武進人康熙閒補縣學生其學謂不通訓詁無以明經
治經當以漢唐注疏爲主著經義雜記三十卷尙書集解百二十卷別白精審
實事求是未嘗輕詆前哲至於詩禮二經王肅私竄以難鄭氏者尤能推見至
隱閻百詩見其書歎其精確稱爲隱德君子先生元孫庸學於盧抱經學士學
士校經典釋文見先生書多引其說庸字拜經初名鏞堂性沈默樸厚學術精
審著拜經日記十二卷拜經堂文集四卷又嘗輯月令雜說一卷孝經考異一
卷樂記二十三篇注一卷又輯子夏易傳一卷詩考異四卷韓詩遺說二卷訂
譌一卷盧植禮記解詁一卷爾雅古注三卷說文舊音考三卷蔡邕明堂月令
章句一卷王肅禮記注一卷聖證論一卷帝王世紀一卷尸子一卷賈堂國語
注一卷蕭該漢書音義二卷校鄭康成易注二卷皆有補於遺經庸弟禮堂字
和貴少溺苦於學家貧無僕役躬執爨以養父母父病瘧畏寒惡火和貴每夕
身溫其被父喪三日不食三年不入內母疾刲股以進禱於神請減壽一紀以
益母母愈而和貴竟夭矣年止三十其初娶也懼婦不能孝其親作七言詩以
教婦婦至使人抗聲誦俾立聽畢而後合巹朱文正公嘗稱其文行阮文達撫
浙聘襄詁經精舍以持服避之許冠墨縗方入使院友于兄弟有過則諫必改
乃已好許氏說文著說文引經考十三卷段君玉裁王君引之皆歎其精確又
嘗錄傳記孝子孝婦孝孫諸節行凡數百卷尤有裨於倫紀云

國朝先正事略卷二十二

平江李元度次青纂

經學

顧震滄先生事略 吳鼎 梁錫璵

先生顧姓名棟高字震滄又字復初江蘇無錫人康熙六十年進士授內閣中書雍正中引見以奏對越次罷職乾隆十五年 特詔內外大臣薦舉經明行修之士明年於所舉中核其名實尤爭者得四人則先生及陳公祖范吳公鼎梁公錫璵也得 旨皆授國子監司業先生以年老不任職辭遂 賜司業銜許其歸會 皇太后萬壽入京祝嘏 特賜召見 御製七律二章賜之二十二年 高宗南巡召見 行在 賜祭酒銜并 御書傳經耆碩四字二十四年卒年八十有一先生所學合宋元明諸儒門逕而一之援新安以入金谿爲調停之說著大儒粹語二十八卷又著春秋大事表百三十一篇條理詳明議論精核多發前人所未發毛詩類釋二十一卷采錄舊說發明經義至爲謹嚴又尚書質疑二卷四庫書題要謂其多憑臆斷蓋先生窮經之功春秋爲最書則用力少也乾隆四十八年 詔修國史儒林傳首舉先生名謂如顧棟高輩豈可不爲表章館臣遂創儒林傳以先生爲始其見重如此吳先生鼎字尊彝金匱人乾隆九年舉人以薦舉經學授司業擢侍講學士降調侍講所著有易例舉要二卷十家易象集說九十卷裒宋俞琬元龍仁夫明來知德等十家易說以繼李鼎祚董楷之後其東莞學案則專攻陳建學蔀通辨作也其兄鼐亦通經術深於易三禮梁先生錫璵字確軒山西介休人雍正二年舉人以經學薦 特旨授司業與吳先生同食俸視事不爲定員歷官祭酒少詹事膺薦時以所撰易經揆一呈 御覽與吳先生並蒙召對 高宗面諭曰汝等以經學保舉皆積學所致不似他途倖進朕是以用汝等教士又曰窮經爲讀書根本但窮經不徒在口耳在躬行實踐汝等能躬行實踐方可以教人皆頓首稱謝出尋有 旨吳鼎梁錫璵所著經學著派翰林中書官各二十人在武英殿各繕一部進呈官給筆札原書仍發還其令梁詩正劉統勳董其事稽古之榮海內所希有也

徐位山先生事略

徐先生文靖字位山安徽當塗人雍正元年舉江南鄉試典試者爲黃侍郎叔琳試歸語人曰他人但以榜中有狀頭爲榮耳吾得三人曰任啓運陳祖范徐文靖其學皆博而醇今世大手筆也乾隆丙辰先生舉博學鴻詞科試未入格十七年復薦經學特授檢討生平考據經史講求實學著周易拾遺十四卷禹貢會箋十二卷山河兩戒考竹書統箋十二卷管城碩記三十卷其言易主程氏而於漢魏之說亦有發明其說禹貢因胡朏明所已言而更推所未至故較錐指益精密惟信山海經竹書紀年太過則好古之僻也管城碩記推原詩禮諸經旁及子史說部語必求當全謝山嘗服其考據精博乾隆初張詹事鵬翀嘗以管城碩記山河兩戒考進呈 御覽先生耄年猶健低頭據案著書不輟年九十餘乃卒

江慎修先生事略 汪紱 金榜

江先生永字慎修安徽婺源人少就外傅見邱濬大學衍義補中多徵引周禮即求得周禮熟讀之爲諸生數十年鍵戶授徒束脩所入盡以購書遂博通古今尤專心於十三經注疏自壯至老丹黃不去手嘗一遊京師 朝廷方開三禮館方侍郎苞素精三禮聞先生名願一見見則以所疑士冠禮士昏禮中數事爲問先生從容置答乃大歎服吳編修紱於儀禮功頗深及交先生質以三禮中疑義往復辯難歎曰先生非常人也會 詔舉經明行修之儒有薦先生者力辭免休甯戴震少不譽於鄉曲先生獨重之引爲忘年交震之學得諸先生爲多乾隆二十七年三月卒年八十有二所著有周禮疑義舉要六卷禮記訓義擇言六卷深衣考誤一卷律呂闡微十一卷春秋地理考實四卷鄉黨圖考十一卷讀書隨筆十二卷古韻標準六卷四聲切韻表四卷音學辨微一卷推步法解五卷七政衍金水二星發微冬至權度恆氣注歷辨歲實消長辨歷學補論中西合法擬草各一卷其禮書綱目八十八卷裒集經傳釐析篇章足終朱子未竟之緒其近思錄集注十四卷病近本破碎仍還原書次第皆有關

學術之大者先生讀書好深思長於比勘於步算鐘律聲韻尤精其論歲實消長曰日平行於黃道是爲恆氣恆歲實因有本輪均輪高衝之差而生盈縮謂之視行視行者日之實體所至而平行者本輪之心也以視行加減平行故定氣時刻多寡不同高衝爲縮末盈初之端歲有推移故定氣時刻之多寡且歲歲不同而恆氣恆歲實終古無增損也當以恆者爲率隨其時之高衝以算定氣而歲實消長可勿論猶之步月行者先有平朔平望之策以求定朔定策而此月與彼月多於朔策幾何少於朔策幾何不必計也其論黃鐘之宮曰呂氏春秋稱伶倫作律先爲黃鐘之宮次制十二筩以別十二律黃鐘之宮者黃鐘半律後世所謂黃鐘清聲也唐時風雅十二詩譜以清黃起調畢曲琴家正宮調黃鐘不在大絃而在第三絃合於古者黃鐘宮爲律本之意聲律自然古今不異也伶州鳩論七律而及武王之四樂夷則無射曰上宮黃鐘大簇曰下宮蓋律長者用其清聲律短者用其濁聲古樂用均之法雖亡而因端可推韓子外儲篇曰琴以小絃爲大聲大絃爲小聲雖詭辭以諷然因是知古者調瑟之法黃鐘大呂太簇夾鐘姑洗仲呂蕤賓用半而居小絃林鐘夷則南呂無射應鐘用全而居大絃也管子書五聲徵羽宮商角之序亦如此其說易卦變曰卦變之義言人人殊當於反卦取之否反爲泰泰反爲否故曰小往大來曰大往小來是其例也彖傳言來言下言反者自反卦之外卦來居內卦也言往言上言進言升者自反卦之內卦往居外卦也其論春秋軍制云儒者多稱井田廢而兵農始分考春秋之世兵農固已分矣管仲參國伍鄙之法齊三軍出之十鄉十有五公與國子高子分率之而鄙處之農不與也爲農者治田供稅不以隸於師旅也鄉田但有兵賦無田稅似後世之軍田屯田此外更無養兵之費晉之始惟一軍既而作二軍作三軍作五軍既舍二軍旋作六軍後爲四軍以新軍無帥而復三軍其既增又損也蓋除其軍籍使之歸農若軍盡出於農則農民固在安用屢易軍制乎隨武子曰楚國荊尸而舉商農工賈不敗其業此農不從軍之證也魯之作三軍也季氏取其乘之父兄子弟盡征之孟氏取半焉以其半歸公叔孫氏臣其子弟而以其父兄歸公所謂子弟者兵之壯者也父兄者兵之老者也皆其素在軍籍隸之卒乘者非通國之父兄子弟也其後舍中軍季氏擇二二子各一皆盡征之而貢之於公若民之爲農者所出田稅自仍歸之君故哀公曰二吾猶不足三家雖專亦惟食其采邑豈嘗使通國之農盡屬己哉陽虎壬辰戒都車令癸巳至此近都之民爲兵之證其野處之農固不爲兵也其論深衣之制曰後儒爲深衣圖考者數十家大率踵裳交解十二幅之譌而續衽鉤邊致滋異說考玉藻篇言衽當旁則非前後之正幅矣鄭氏注云衽謂裳幅所交裂也則在旁名衽者交裂而餘幅不交裂也續衽者裳之左旁連合其衽鉤邊者裳之右旁別用布一幅斜裁之綴於後衽之上使鉤曲而前以揜裳際漢時謂之曲裾故鄭注云鉤邊若今曲裾也其解論語攝齊升堂曰古者諸侯三朝外朝治朝皆有位而無堂古之朝儀甚簡日出視朝君與卿大夫士相揖而朝事畢君反乎路寢卿以下各就治事之所君召與圖事乃入內朝內朝有堂有寢孔子攝齊升堂謂內朝非治朝也路門爲君乘車出入之地故考工記云路門不容乘車之五个治朝在路門外若治朝有堂礙於車行矣禮記言兩霤服失容則廢朝此亦治朝無堂之證先生於經傳制度名物考稽精審多類此先生未之辨明則其說具載方策中而人顧莫之見及指以示人則皆恍然自失而不啻其心所欲言盡其義自漢儒修補以來歷魏晉唐宋元明二千餘年代加修闡有直至今日始明者非好學深思不能知其意也然先生闡述宋五子之書凡數十卷世皆未之見顧僅傳其考證之書世之尊先生者又豈足以盡先生哉先生論古韻謂考古音者昉於吳才老崑山顧氏援證極精博然顧氏考古之功多審音之功淺必按其呼等察其偏旁參以古音乃無遺憾歿後一年　詔修音韻述微秦尚書蕙田請於　朝令江南督臣檄取先生所著韻書三種進呈貯館以備采擇家故貧其居鄉嘗稱春秋傳豐年補敗之義以語鄉人乃相與輸田輸穀爲義倉行之三十年鄉人不知有饑歲同縣有汪雙池先生者與齊名

汪先生名紱字燦人雙池其別字也初能言母江氏口授四子書五經八歲悉成誦自是讀書稟母教未嘗從師母歿父湻滯金陵泣往迎父父曰吾無家安

歸叱之返先生無以自活為景德鎮畫盌傭且傭且讀旋館楓橖浦城閒補邑諸生父卒慟幾絕扶櫬而歸先生二十以後著書十餘萬言旁及百氏九流及壯盡焚之自後凡有述作皆從反身切己而出博極兩漢六代諸儒疏義而一以宋五子之學為歸其論格物也謂格訓至自程子始然格字本有至到之訓如書言格於上下格於皇天格於上帝皆至到之義又如有苗格祖考來格則又來字之義也詩云有物有則上文致知致字為推致之義甚明則格物為窮致物理亦甚明矣凡物雖在外而物之理本皆備於吾心但吾心之知虛而在物之理實故欲推及吾心之知必須實從事物上逐一體驗蓋凡可學而知者即皆吾心所固有之知也而陸王家反疑其求之於外過矣先生所著有易經詮義十五卷尙書詮義十二卷詩經詮義十五卷春秋集傳十六卷禮記章句十卷或問四卷參讀禮志疑二卷孝經章句一卷樂經律呂通解五卷樂經或問三卷讀陰符經一卷讀參同契一卷讀近思錄一卷讀讀書錄一卷讀困知記一卷讀問學錄一卷先儒暱語一卷理學逢原十二卷山海經存九卷詩韻析六卷物銓八卷帝略四卷琴譜一卷醫林輯略探源九卷戊笈談兵及六壬數論若干卷大風集四卷詩文集十二卷先生著書博而用力專不求人知歿後門人余元遴傳其遺書蕫編修桂敷表章之得稍稍行於世婺源居萬山中為朱子故里流風餘澤所被士多治樸學不求仕進而江慎修及先生最著並祀鄉賢有專祠

金先生榜字蕊中一字檠齋歙人慎修先生弟子也乾隆三十七年一甲一名進士授修撰性恬淡養痾讀書不復出治禮宗鄭康成博采舊聞撫毅摘要著禮箋十卷復刺取其大者數十事為二卷寄朱文正公珪文正序之稱為辭精義覈蕊中雖最尊康成之學然於鄭義所未衷者必糾舉之於鄭氏家法不敢踰也

任釣臺先生事略

先生任姓諱啓運字翼聖江南宜興人居荊溪近古釣臺世稱釣臺先生生而穎異歲未周母許指壁閒字為訓翼日復之對亦以指母喜曰爲常六歲從大父覺讀書大父志氣慷慨常舉古聖賢豪傑事相勖道及忠孝事則掀髯奮發或涕泗交頤九歲讀孟子終飲泣不食祖問故曰焉有讀無有乎爾二語不泣者乎祖指註云程朱去孟子千五百年得絕學於遺經今去朱子止五百年小子宜自勵漸次讀九經悉通貫大義嘗夢二龍蜿蜒飲硯池水覺而竊喜自負時從父大任經學為吳中大師從請業授以中庸性天之學憬然悟其宗旨益篤志力學以聖賢為必可為年三十一始籍於校食廩餼吳中號多名士大都逐舉利志取科名先生獨抱遺經講習意夷然不屑也雍正元年舉鄉試尋應聘修江南通志十一年春　詔舉經學醇儒華亭張文敏公照尹順天以先生名聞於　朝會中禮部試即應　詔試性理論稱　旨翼日　召對便殿問太極圖大旨先生言如泉湧若不知身在殿廷者　憲皇帝稱善授檢討入直上書房侍　純皇帝及和親王學一日　憲皇帝詢及內典對曰臣未之學也　帝曰朕知卿非堯舜之道不陳耳自是　恩禮加隆駸駸將大用矣

純皇帝御極仍命傳　皇子乾隆元年晉中允分校順天鄉試充日講起居注官授侍讀遷侍講學士擢左僉都御史宗人府丞充三禮館副總裁先生自通籍後閱歲必遷其官或一歲數遷然每優以輔導之重未嘗跬步離講席也既受命總裁三禮以為生平志業所在幸得畢力於斯發凡起例編排無閒寒暑方侍郎苞李閣學紱負宿望館中莫敢與抗時方分得周官李分得儀禮每有議論至齟齬不相下必折衷於先生得一言而兩家之論定嘗早朝上顧其年老有寒色解貂裘　賜之令內侍扶之出俄嬰末疾　賜醫藥存問無何竟不起　上聞之嗟悼彌日　賜內帑金以斂時乾隆九年七月日也年七十有五先生忠孝性生事親克盡菽水歡有學使者以重幣來聘卻之曰吾館里閈時得定省覲忍以多金故遠離吾母耶告養時年已六十矣居父憂喪葬盡禮撫幼弟有恩官副憲時適河決淮南饑黎四出　詔出常平倉米賑之先生疏言直隸北境及山西等處土廣人稀宜乘時遷南民以墾北土畢南土之明農者仿古力田科使為田師相地勢高下畫疆畝時蓄泄道種藝則瘠土可轉為沃土且溝渠浚則水有瀦蓄不至悉注於河而河亦易治矣在經筵

時成講義六十篇以進　上嘉納焉少博覽強記諸子百家靡不探討已以爲汎濫無益乃一意治經成禮記章句十卷以小戴禮四十九篇非聖人所手定漢儒前後損益篇次頗多混淆大學中庸朱子既成章句則曲禮以下四十七篇皆可釐爲章句但所傳篇次悉遵唐孔穎達本非劉向馬融大小戴刪幷之本其序列分錯初無義類可從爰仿鄭康成序儀禮例更其前後幷爲四十二篇或刪其目而以文類幷入則如郊特牲問喪等篇或補其文而以義類聯綴則如士相見義朝義等篇事以類次分畫較然凡有關倫紀之大而爲秦漢元明經變易者必眾著其說以俟後之論禮者酌取焉又以儀禮特牲少牢饋食禮三篇皆士禮因據三禮及他傳記之有關王禮者推之成肆獻祼饋食禮五篇曰祭統曰吉蠲曰朝踐曰正祭曰繹祭每篇各爲節次不得於經則求之注疏以補之較勉齋黃氏祭禮尤精密儀禮一經久成絕學先生研究鉤貫條理秩然可與鄭注相參不愧窮經之目又以考古者必知宮室之制而後行禮之方位節次可明因考古宮室制度成宮室考十三卷繼乃潛心學易發憤探索恆徹夜不寐雍正庚戌九月六日忽神遊乾坤圖內身如委蛻遽見八卦劃然開朗乃甦蓋越旬有七日矣至是成易學洗心傳九卷謂論語五十學易即河圖洛書中數讀易須先從圖書推究故首列圖象圖書以後太極兩儀四象八卦先天後天與夫錯綜變雜共立十六圖而各系以說原本先儒闡以己意推廣之以李鼎祚所集三十餘家爲宗每解一卦則合上下內外錯綜互變伏見諸體以盡其變推之天時人事以廣其義繫辭文言則以本義爲宗而旁參眾論說卦序卦則推本於先天後天圖陰陽形象動靜剛柔見聖人所以闡明卦德卦位卦象之說雜卦傳孔子之序卦也此爲孔子之易逐節反對中具有覺世牖民之義終之以夬者與文王終未濟同意初先生計偕入都時季冬初先生居前室忽若電光閃爍同舍詫異迹之先生方偃臥帷中畜頂光迸露也其所得可知矣乾隆壬辰　詔開四庫館有　旨取所著入中祕其他四書約旨尊經章句白虎通正譌女教經傳通纂家禮酌竹書證傳任氏世錄清芬堂文集藏於家子翔登進士官吏部員外郎以經學世其家

全謝山先生事略　戚世佐

先生姓全氏名祖望字紹衣一字謝山浙江鄞縣人生有異稟書過目不忘年十四補弟子員應行省試以古文謁查初白編修編修許爲劉原父之儔充選貢入都上書方侍郎苞論喪禮或問侍郎大異之聲譽頓起尊舉順天鄉試出曹公一士門臨川李侍郎紱見其行卷歎曰此深甯東發後一人也乾隆元年舉博學鴻辭即以是科成進士選庶吉士不與鴻博試時詞科尚未集臨川以問先生先生爲疏記四十餘人各列所長以告會首輔張文和與臨川相惡又屢招先生不赴以此深嫉之二年散館先生列最下等以知縣候選方侍郎欲薦入三禮館辭之歸不復出初見江陰楊文定公公稱其博而勉以有用之學先生曰以東萊止齋之學朱子尙譏之何敢言博公曰但見及此則進矣先生既歸貧且病饔飧不給而好學益厲人有所餽皆峻辭屢主蕺山端溪諸書院成就人材甚眾有聞益廣修枌社掌故桑海遺聞表章節義如不及重登范氏天一閣搜金石舊搨編爲碑目且鈔其祕書經揚州居馬氏畬經堂成困學紀聞三箋論者謂在百詩義門二家之上至湖上適杭堇浦以閏重三日修禊事至者四十二人先生與焉遂訪方侍郎於湄園時方年八十矣猶亡治儀禮戒先生不當爲汗漫游陳勾山太僕再以書來速出山梁薌林少師擬特疏薦皆力辭之貽詩以見志二十年七月卒於家年五十有一先生負氣忤俗有節概相傳爲錢忠介公肅樂後身其學淵博無涯涘於書靡不貫穿在翰林與臨川共借永樂大典讀之每日各盡二十冊時開明史館復爲書六通遺之南歸後修南雷黃氏宋元儒學案七校水經注續選甬上耆舊詩撰丙辰公車徵士小錄及詞科摭言先之以康熙己未百八十六徵士而接以乾隆丙辰書未卒業在端州釋奠禮成祀白沙以下二十有一人從前未有之典也先後答弟子董秉純張炳蔣學鏞盧鎬等所問經史錄爲經史問答凡十卷足啓後學卒後秉純等裒其文爲鮚埼亭集又所著有漢書地里志稽疑古今通史年表同時浙東學者有戚世佐字庸三秀水人舉人官龍里知縣撰儀禮集編四十卷彙眾解而研辨之持論謹嚴無淺學空談輕排賈鄭之習又楊復儀禮圖久行世然

其說皆本注疏而時有舛注疏之意失之者臚三二一一是正其於諸家謬誤辨證尤詳

焦里堂先生事略

焦先生名循字里堂江蘇甘泉人世傳周易之學少穎異八歲客阮氏辨壁上馮夷字曰此當如楚辭讀皮冰切不當讀如縫阮氏奇之遂字以女年十七丁父及嫡母憂八閱月未嘗櫛沐食臥不離喪次哀毀甚阮文達元督學山東浙江旋奉撫浙之　命先後招先生往遊乾隆辛酉舉於鄉壬戌復從阮公遊浙有勸應禮部試且貲之者先生以生母病辭之母竟以是冬卒先生哀毀如初服除遂閉戶著書葺其老屋曰半九書塾復構樓曰雕菰有湖光山色之勝足不入城市者十餘年庚辰七月卒年五十有八先生博聞強記識力精卓於學無所不通於經無所不治而於周易孟子專勤成書其於易本有家學嘗疑一號咷也何以既見於旅又見於同人一拯馬壯也何以既見於復又見於明夷密雲不雨之象何以小畜與小過同辭甲庚三日之占何以蠱彖與巽象同例乃徧求說易之書讀之撰述成帙甲子後復精研舊稿悟得洞淵九容之術實通於易乃以數之比例求易之比例於是撰擬通釋一書丁卯病危以易未成爲恨病瘳屏他務專治此經遂成易通釋二十卷自謂所悟得者一曰旁通二曰相錯三曰時行旁通者在本卦初與四易二與五易三與上易本卦無可易則旁通於他卦亦初通於四二通於五三通於上先二五後初四三上爲當位不俟二五而初四三上先行爲失道易之道惟在變通二五先行而上下應之此變通不窮者也或初四先行三上先行則上下不能應然能變而通之仍大中而上下應如乾四之坤而成小畜復失道矣變通之小畜二之豫五姤二之復五復初不能應姤初則能應小畜四不能應豫四則能應坎四之離上成井豐失道矣變通之井二之噬嗑五豐五之渙二豐上不能應渙上則能應井三不能應噬嗑三則能應此所謂時行也比例之義出於相錯如睽二之五爲无妄井二之噬嗑五亦爲无妄故睽之噬嗑即噬嗑之噬嗑坎三之離上成豐噬嗑上之三亦成豐故豐之日昃即離之日昃豐之日中即噬嗑之日中漸上之歸妹三歸妹成大壯漸成蹇蹇大壯相錯成需故歸妹以須之即需也歸妹四之漸初漸成家人歸妹成臨臨通遯相錯爲謙履故眇能視跛能履臨二之五即履二之謙五之比例也易通釋既成復提其要爲圖略八卷凡圖五篇原八篇發明旁通相錯時行之義論十篇破舊說之非復成章句十二卷總稱雕菰樓易學三書共四十卷先生易學既成隨筆記錄二十卷曰易餘籥錄凡友朋門弟子所問答及於易者復錄存二卷曰易話自癸酉立日錄自稽所業得三卷曰注易日記又有易廣記三卷先生易學不拘守漢魏各師法惟以卦爻經文比例爲主號咷密雲蹤跡甚顯疾藜樽酒假借可據如郭守敬之以實測得天行也既又著孟子正義三十卷疏趙岐之注兼採近儒數十家之說而以己意折衷合孔孟相傳之正指又著六經補疏說曰說漢易者每屏王弼之說然弼之解箕子用趙賓說孔穎達不能申明之他如讀彭爲旁借雍爲甕通孚爲浮而訓爲務躁解斯爲廝而釋爲賤役蓋以六書通借之法解經尙未遠於馬鄭諸儒惟貌爲高簡故疏者視爲空論耳因作周易王氏注補疏二卷說尙書者多以孔傳爲僞然堯典以下至秦誓其篇固不僞也即魏晉人作傳亦何不可存因舉其說之善者如金縢我之不辟訓辟爲法居東即東征罪人即管蔡大誥周公不自稱王而自稱成王之命皆非馬鄭所能及作尙書孔氏傳補疏二卷毛鄭義有異同然正義往往雜鄭於毛比毛於鄭而聲音訓詁疏略亦多因撰毛詩鄭氏箋補疏五卷春秋成而亂臣賊子懼左氏傳云稱君君無道稱臣臣之罪杜預且揚其詞而暢衍之與孟子之說大悖預爲司馬懿女壻目見成濟之事將有以爲昭飾且有以爲懿師飾即用以爲己飾此左氏春秋集解所以作也萬氏充宗斥左氏之頗惠氏半農顧氏棟高糾杜氏之失然未有摘其奸而發其覆者撰春秋左傳杜氏集解補疏五卷謂禮以時爲大蔽千萬世制禮之法而訓詁名物亦所宜究撰禮記鄭氏補疏三卷論語一書所以發明伏羲文王周公之指其文簡奧惟孟子闡發最詳最鬯論語一書之中參伍錯綜引申觸類其互相發明者亦與易例同撰論語何氏集解補疏二卷合之爲六經補疏二十卷先生游浙因阮文達考浙江厯委以證禹貢三江乃撰禹

詩鄭注釋一卷專明班氏鄭氏之學謂王伯厚詩地理考繁雜無所融貫作毛詩地理釋四卷又仿戴東原孟子字義疏證撰論語通釋一卷凡十二篇曰聖曰大曰仁曰一貫忠恕曰學曰知曰能曰權曰義曰禮曰仕曰君子小人又撰羣經宮室圖二卷爲圖五十篇毛詩鳥獸草木蟲魚釋十一卷陸璣疏考證一卷又錄當世通儒說術書者四十一家書五十七部仿衞湜禮記之例以時之先後爲序得四十卷曰書義叢鈔先生思深悟銳尤精於天學算術謂梅徵君弧三角舉要環中黍尺撰非一時餘複無次戴庶常句股割圜記務爲簡奧變易舊名撰釋弧三卷錢詹事稱是書於正弧斜弧次形矢較之用理無不包法無不備嘗與詹事論七政諸輪詹事復書云推闡入微以實測之數假立法象以求其合尤爲洞徹根原先生以弧線之生緣於諸輪輪徑相交乃成三角輪之弗明法無從附也撰釋輪二卷又謂康熙甲子歷書用諸輪法雍正癸卯歷書用橢圓法實測隨時而差則立法亦時而改撰釋橢一卷又謂劉徽之注九章算術猶許氏慎之撰說文解字讀六書者不能舍許氏之書讀九章者亦不能舍劉氏之書九章不能盡加減乘除之用而加減乘除可以通九章之窮作加減乘除釋八卷先生與吳縣李尙之銳歙縣汪孝嬰萊商論算學是時李仁卿秦道古之書兩君未之見也乙卯先生得益古演段測圓海鏡二書急寄尙之尙之爲之疏通證明先生又得秦氏所爲數學大略因撰天元一釋二卷開方通釋一卷以述兩家之學於帶分寄母同數相消之故條分縷晰發揮無餘蘊自李欒城郭邢臺之後爲此說者未知此妙也李欒城之學先生既撰天元一釋以闡明之而測圓海鏡益古演段兩書不詳開方之法以常法推之不合讀者仍不能豁然洞得秦道古數學九章有正負開方法因作開方通釋詳述其義後命其子琥列益古演段六十四問用正負開方法推算之因以同名相加異名相消用超用變之法詳示琥琥乃得以秦氏之法讀李氏之書布算推第一一符合六十四問每問皆詳畫其式先生喜曰得此而演段可讀矣即命名曰益古演段開方補以附里堂學算記之末先生善屬文最愛柳柳州謂唐宋以來一人而已後人多斥柳州爲王叔文黨先生爲雪之且曰田山龍馮山公王西莊三先生於叔文事皆立論平允足洗不讀書者隨聲附和之陋習生平於治經外如詩詞醫學形家九流之書無不通貫表章先正作北湖小志六卷又採拾揚州雜文舊事爲目錄一卷名曰足徵錄又成邗記六卷每得一書必識其顛末有所契則手錄之如是者三十年成禮堂遺聽錄五十卷又舉國朝人著述三十二家作讀書三十二贊文集手訂者曰雕菰樓集二十四卷詞三卷詩話一卷性誠樸敦孝友恬淡寡欲惟以著書爲事湖山自娛壯年即名重海內錢辛楣王西莊程易田諸先生皆推敬之英煦齋冢宰序其易學以爲發千古未發之蘊子琥能讀書傳其學

惠松厓先生事略

惠先生棟字定宇號松厓侍讀學士士奇次子初爲吳江縣學生改歸元和籍幼承家學自經史諸子百家雜說釋道二藏靡不津逮臨川李公紱一見奇之曰仲孺有子矣學士視學粵東先生從之任所粵中高才生蘇珥羅天尺何夢瑤陳海六時稱惠門四子嘗入署講論文藝與先生爲莫逆交至於學問該洽則四子皆自以遠不逮也及學士被譴毀家修城先生往來京口困甚遭兩喪不以貧廢禮中年課徒自給行義至高雖極困得財輒分與同氣未嘗輕事干謁陋巷屢空坦如也每得善本書傾囊弗惜或借讀手鈔校勘精審於古書之眞僞瞭然若辨黑白乾隆十五年　詔舉經明行修之士總督尹文端繼善黃文襄廷桂交章論薦有博通經史學有淵源之稱然先生於兩公非有半面識也五十後尤邃於易謂宣尼作十翼其微言大義七十子之徒相傳至漢猶有存者自王弼興而漢學亡幸存其略於李氏集解中精研三十年引伸觸類始得貫通其旨乃撰次周易述一編專宗虞仲翔參以荀鄭諸家之義約其旨爲注演其說爲疏漢學之絕者千有五百餘年至是而燦然復章矣書垂成而疾革遂闕革至未濟十五卦及序卦雜卦二篇孔氏正義據馬融陸續說以爻辭爲周公所作與鄭學異其所執者明夷六五云箕子升六四云王用享岐山皆文王後事也先生獨辨之於明夷之五曰箕子當從古文作其字其古音亥亦作荄劉向云今易箕子作荄茲荀爽據以爲說讀箕子爲荄茲其與亥子與茲

文昊而音義同三統術云該閡於亥孳萌於子該亥亦同物也五本坤也坤終於亥乾出於子用晦而明明不可息故云其子之明夷馬融俗儒不識七十子傳易之大義讀其爲箕畫涉象傳而謂五爲天位箕子臣也而當君位乖於易例甚矣謬種流傳兆於西漢博士施讎讀其爲箕蜀人趙賓述孟氏之學以爲箕子明夷陰陽氣無箕子箕子者萬物方荄茲也賓據古義以難諸儒諸儒皆屈於是施讎梁邱賀皆嫉之孟喜與讎賀同事田王孫喜未貴而學獨高喜所傳易家候陰陽災變書得自王孫而賀惡之謂無此事語聞於上宣帝遂以喜爲改師法中梁邱之譖也讎賀嫉喜而并及賓班固作喜傳亦用讎賀之單詞皆非實錄劉向別錄猶循孟學故馬融俗說荀爽獨知其非復用賓古義而晉人鄒湛以漫衍無經譏之蓋魏晉以後經師道喪王肅詆鄭氏而禘郊之義乖袁準毁蔡服而明堂之制亡鄒湛譏荀諝而周易之學晦郢書燕說一倡百和何尤乎後世之紛紜也於升之四曰文王爻辭皆據夏商之制春秋傳引夏書惟彼陶唐帥彼天常有此冀方服虔云堯居冀州虞夏因之禹貢冀州治梁及岐爾雅云梁山晉望也諸侯三望天子四望梁山爲晉望梁岐皆冀州之望此所謂王謂夏后氏受命告祭非文王也其說乾之四德曰元者天之始說文元從一兀道立於一造分天地化生萬物乾之初九積善在下陽氣始生東方爲仁故云善之長陰陽交而後亨乾之九二當上升坤五爲天子故文言再言君德經凡言亨者皆謂乾坤交也乾六爻二四上匪正坤六爻初三五匪正乾變坤化六爻皆正成兩既濟故云各正性命保合太和和即利正即貞也經凡言利貞者皆爻當位或變之正或剛柔相易惟既濟一卦六爻皆正故云剛柔正而位當雜卦篇所謂既濟定也卦具四德者七乾坤變化而成兩既濟屯三爻變革四爻變皆成既濟隨三四易位成既濟无妄三四易位上爻又變而成既濟臨二升居五位三爻又變而成既濟故皆言元亨利貞也其論占筮之法曰易稱天下之動貞夫一故卦爻之動一則正兩則惑京氏筮法一爻變者爲九六二爻以上變爲八晉公子得貞屯悔豫皆八乃三爻變不稱屯之豫而稱八穆姜遇艮之八乃五爻變不稱艮之隨而稱八所謂貞夫一也七者蓍之數八者卦之數蓍圓而神卦方以知神以知來知以藏往知來爲卦之未成者藏往爲卦之已成者故不曰七而曰八春秋內外傳無筮得某卦之七者以七爲蓍之數未成卦也又因學易而悟明堂之法撰明堂大道錄八卷禘說二卷大畧謂說卦帝出乎震帝者五帝也在太微之中五德相次以成四時聖人法之立明堂爲治天下之大法明堂有五室四堂室以祭天堂以布政王者承天統物各於其方以聽事謂之明堂月令今所傳月令是也古之聖人生有配天之德沒有配天之祭故太皥以下歷代稱禘太皥以木德炎帝以火德黃帝以土德少皥以金德顓頊以水德王者行大享之禮於明堂謂之禘祖宗其郊則行之南郊禘郊祖宗四大祭而總謂之禘者禘其祖之所自出故也鄭注大傳不王不禘及詩長發大禘箋皆云郊祀天是郊稱禘也周頌雝序云禘太祖也鄭箋云太祖謂文王是祖稱禘也劉歆云大禘則終王是宗稱禘也董子曰天地者先祖之所出也禘者禘其祖之所自出故四大祭皆蒙禘名禘禮上遡遠祖旁及毁廟下逮功臣聖人居天子之位行配天之祭推人道以接天而天神降地祇出人鬼格夫然而陰陽和風雨時五穀熟草木茂羣生咸遂物無疵癘所謂既濟定也先儒皆以明堂上有靈臺下有辟雍四門有太學穎容春秋釋例云太廟有八名肅然清靜謂之清廟行禘祫序昭穆謂之太廟告朔行政謂之明堂行饗射養國老謂之辟雍占雲物望氛祥謂之靈臺其四門之學謂之太學其中室謂之太室總謂之宮盧植注禮記亦云明堂即太廟與靈臺辟雍古法皆同一處近世殊異分爲三耳而晉時袁準著論非之昧於古制矣王者覲諸侯或巡狩四岳則有方明方明者放乎明堂之制也亦謂之明堂荀子所謂築明堂於塞外以朝諸侯戰國時齊有泰山明堂即方明也周書朝諸侯則於明堂儀禮覲諸侯則設方明故虞禮六宗而覲四岳羣牧周禮方明而覲公侯伯子男六宗方明即明堂六天之神鄭氏謂天之司盟非也自明堂之制不詳而禘禮亦廢鄭氏知圜丘方澤之爲禘而不知爲明堂六帝王肅又誤據魯禘故禘爲宗廟之祭無配天之事故魏明帝謂漢氏四百餘年廢無禘祀也禘行於明堂明堂之法本於易中庸言至誠可以贊化育與天地參此明堂配天之義

也又有易漢學七卷易例二卷謂孔壁中古文得多十六篇內有九共九篇析之爲二十四鄭康成所傳之二十四篇卽孔壁真古文東晉晚出之二十五篇與漢書不合可決其僞唐人詆鄭所傳爲張霸僞造者妄也今文太誓三篇其略見於太史公書史公從安國問故其載當可信唐人尊信晚出之太誓而以今文太誓爲僞亦非也於春秋有左傳補注六卷自序云書見鄭康成之周禮韋宏嗣之國語純采先儒之說末乃下以己意令學者審其異同杜元凱春秋集解雖根本前修而不著其說又其持論閒與諸儒相違於是樂遜序義劉炫規過之書出焉今刺取經傳附以先世遺聞宗韋鄭之遺前修不揜效樂劉之意有失必規而於古今文之同異辨之尤悉云其注秦穆姬屬賈君用唐尚書說以賈君爲申生妃令尹蔿艾獵用世本說爲叔敖之兄同盟於亳城北用服虔本證亳爲京之譌塹防門而守之廣里用續漢書及京相璠說以防門廣里爲地名吳句餘用服虔說以爲吳子餘祭萬者二人用吳仁傑說二人當爲二八臧文仲廢六關訓廢爲置讀如公羊廢其有舉者之廢皆前人所未及道也又言公羊有嚴顏二家蔡邕石經所定者嚴氏春秋也何邵公所注者顏氏春秋也石經公羊末云桓公二年顏氏有所見異辭云云傳公三十年顏氏言君出則已入今何本皆有之又云顏氏無伐而不言圍者非取邑之辭也今何本亦無之以此知何所注者顏氏本也鄭康成注三禮引隱二年放於此乎隱三年登戾之桓十一年還鄭焉而鄙留皆與何氏異與石經同蓋鄭所據者嚴氏本也又云應邵風俗通稱穀梁爲子夏門人楊士勳謂受經於子夏案桓譚新論云左氏傳世遭戰國寢藏後百餘年魯穀梁赤爲春秋殘略多所違失然則穀梁子非親受經於子夏矣古人親受業者稱弟子轉相授者稱門人則穀梁於子夏猶孟子之於子思故魏麋信注穀梁以爲與秦孝公同時也楊士勳言穀梁作傳傳孫卿卿傳魯人申公申公傳博士江翁案孫卿齊湣襄時人當秦之惠王則在其後卿所著書言天子廟數及賻賵襚含之義述春秋書胥命而言盟詛不及三王諸侯相見仁者居守皆本穀梁說其言傳孫卿信矣隱元年傳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惡僖二十二年傳過而不改是謂之過二十三年傳以不教民戰是則棄其師今皆在論語中傳所載與儀禮二記合者尤多故鄭康成云穀梁善於經也其論論語曰宣尼言述而不作於魯論見之鄉黨一書半是禮經堯曰數章全書訓典論君臣則人言不廢譏無恆則南國有言於善人爲邦則曰誠哉是言於隱居行義則曰吾聞其語素絢唐棣逸詩可頌百官冢宰古典可稽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此胥臣多聞之所述也視其所以觀其所由察其所安此文王官人之所記也克己復禮左氏以爲古志己所不欲勿施於人管子以爲古語參分天下而有其二周志之遺文也陳力就列不能者止周任之遺言也推此言之聖人豈空作哉其論爾雅曰釋詁釋訓乃周公所作以教成王故詩稱古訓是式漢時謂之故訓又謂之詁訓詁訓者雅言也周之古訓仲山式之子之雅言門人記之俗儒不信爾雅而仲山之古訓夫子之雅言皆不存矣又撰九經古義二十二卷討論古字古音以博異聞正俗學益都李進士文藻見其書而善之爲鋟板粵中李與先生亦素不相識也論者謂宋元以來說經之書充棟高者蔑棄古訓自誇心得下者勦襲人言以爲己有儒林之名徒爲空疏藏拙之地獨惠氏世守古學而先生所得尤深擬諸漢儒當在何邵公服子慎之閒馬融趙岐輩不能及也先生少時已好撰述有王文簡精華錄訓纂二十四卷論者以爲過於任淵之注山谷李壁之注荊公焉又有後漢書補注十五卷九曜齋筆記二卷松崖筆記二卷周易本義辨證五卷松崖文鈔二卷及諸史會最竹南漫錄諸書先生卒於乾隆戊寅五月年六十有二其弟子知名知名者江聲余蕭客自有傳

王西莊先生事略

弟鳴韶　金曰追　費士璣

西莊先生諱鳴盛字鳳喈晚號西沚江蘇嘉定人少警穎爲諸生時巡撫陳文肅大受招入紫陽書院院長王侍御峻奇賞其才爲文錯經鑄史泉湧風發乾隆十二年鄉試以五經中式會試不第歸時沈文愨德潛以侍郎致仕海內英駿皆師之先生稱高第弟子又其時長洲吳泰來企晉上海趙文哲損之青浦王昶述庵及先生妹壻錢大昕曉徵皆以博學工詩文稱而羣推先生爲渠帥十九年以一甲二名進士　賜及第授編修公卿禮致之秦文恭蕙田方修五

禮通考屬以分修而尤見重於掌院學士蔣文恪溥二十一年大考翰詹名第一擢侍讀學士三十四年典福建鄉試尋擢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還朝坐濫用驛馬左遷光祿卿尋丁內艱歸遂不復出久之遷居蘇州學者望風嚮至有江左十二子詩之刻聲氣益廣望益高而鍵戶讀書絕不與當事酬接家本寒素書稽賣文自給餘一介不取也偃仰自得者垂三十年嘉慶二年十二月卒於蘇州年七十有八先生爲詩少宗漢魏盛唐在都下見錢蘀石蔣心餘輩專宋詩往往效之後悔復操前說於明李崆峒何大復李于鱗王元美陳臥子及　國朝王貽上朱錫鬯之詩服膺無閒大抵以才輔學粹然正始之音也古文不專一家於明初嗜王遵巖繼效歸熙甫擷經義之精奧而以委折疏達出之有耕養齋詩文集四十卷早歲與元和惠定宇吳江沈冠雲研精經學一以漢人爲師許鄭尤所墨守所著尚書後案三十卷專宗鄭康成注鄭注亡逸者采馬融王肅注補之孔傳雖僞其訓注非盡虛造者則亦取焉又著軍賦考精深博洽比古今疑義而折衷之又著十七史商榷一百卷校勘本文補正譌脫最詳於輿地職官典章制度能剖其異同證其舛誤其書博辨詳明與容齋伯厚相上下前人糾謬拾遺之作不屑沿襲攟摭也晚作蛾術編一百卷其目有十說錄說字說地說制說人說物說集說刻說通說系皆刻行於世弟鳴韶字鶴溪工詩畫爲古文以清簡爲工先生奇其才責以制舉業曰兄嘗我貝厚不知我名心素淡也補新陽縣學生時先生已入翰林鶴溪獨侍二親閉關絕塵事典衣購書額其堂曰逸野旁闢一室懸蓑笠以見志嘗自作蓑笠軒圖授徒講業以終著文十卷春秋三傳考十三經異義考祖德述聞竹窗瑣碎共若干卷先生次江左十二子詩以鶴溪居其一論者不以爲私先生嘗曰吾門下以金子璞園爲第一費子士璣次之璞園名曰追嘉定諸生讀書不求聞達十三經皆有校本而儀禮尤精著儀禮正訛十七卷士璣吳江人嘉慶戊午舉人治漢易

錢竹汀先生事略　弟大昭　猶子塘　坫　侗

先生名大昕字曉徵號辛楣又號竹汀江蘇嘉定人年十五爲諸生有神童之目乾隆十六年　高宗南巡獻賦　召試舉人以內閣中書用十九年成進士選庶吉士授編修大考擢贊善尋遷侍讀二十八年大考擢侍講學士充日講起居注官轉侍讀學士遷少詹事時　朝廷修熱河志續文獻通考續通志一統志天球圖先生咸充纂修官己卯壬午乙酉甲午充山東湖南浙江河南主考官庚辰丙戌充會試同考官京察三列一等典試河南之歲卽　命督學廣東踰年丁父憂歸初先生以侍讀學士　特命入直上書房授　皇十二子書每預　內廷錫宴賦詩稱　旨前後　賜賚有加　上深知其學行將大用而先生淡於榮利以識分知足爲懷慕邴曼容之爲人謂官至四品可休奉諱歸里後卽引疾不出嘉慶四年　仁宗親政　垂詢先生里居狀廷臣寓書勸還朝皆婉言報謝歸田三十年歷主鍾山婁東紫陽書院而在紫陽至十有六年門下士積二千人其爲臺閣侍從發名成業者不可勝計九年十月卒於紫陽年七十有七卒之日尙與諸生講論少疲倚枕臥不逾時家人趨視則已瞑矣先生博極羣書不專治一經而無經不通不專攻一藝而無藝不精凡經史文義音韻訓詁歷代典章制度官制氏族年齒古今地理沿革金石畫像篆隸以及古九章算術迄今中西歷法無不洞晰其是非疑似少與王蘭泉及妻兄王鳳喈同肄業紫陽書院負文名時吳江沈冠雲元和惠定宇方以經術稱吳中先生益推而廣之錯綜貫串開拓心胸謂古人屬辭不外雙聲疊韻而其秘實具於三百篇中雙聲卽字母所由始初不傳自西域又謂康成讀易簡之易與變易不易初無兩音又謂鄭注三禮並無麒麟皮冒鼓之說皆信而有徵不獨可以伸鄭也官內閣時與同年生褚搢升吳荀叔講算學適西洋人蔣友仁以地球圖說進奉　旨繙繹　詔先生與禮部尙書何公國宗同潤色何公久領欽天監事精推步先生與論宣城梅氏及明季利瑪竇湯若望諸家之學何公輒遜謝以爲不及又以　御製數理精蘊兼綜中西法悉心探覈曲暢旁通繇是觀史則自太初三統四分中至大衍下迄授時盡能得其測算之法故於各史朔閏薄蝕凌犯進退強弱之殊指掌立辨悉能抉摘而考定之時休甯戴東原亦在朝列戴故婺源江氏弟子江精西法恆曲護西人之短戴頗墨

守師說先生遺書辨之謂江氏論歲實論定氣大率祖歐羅巴之說而引伸之
其意頗不滿於宣城而吾益以見宣城學之高蓋宣城能用西學江氏則為西
人所用而已乃取算術二十四條演為答問皆考核精詳各具神解更攟二十
二史考異詳論四分三統以來諸家術數精確不刊尤嗜金石文字舉經史子
集以證其異同同好如畢秋帆阮芸臺武虛谷黃小松孫淵如咸有記撰而先
生熟於歷代官制損益地理沿革以暨遼金國語蒙古世系故其考據精審多
出數公之外其論易先天後天之說曰說卦傳言震東方巽東南離南方乾西
北坎正北艮東北惟不見坤兌二方兌為正秋則必正西方矣坤介離兌之閒
亦必位西南矣伏羲以來畫已有之伏羲以木德王而傳稱帝出乎震是震東
巽東南之位必出於伏羲不當別有方位也宋初方士始言先天圖而儒家尊
信其說欲取以駕乎文王周公之上毋乃好奇而誣聖人乎天地水火雷風山
澤各自相對本無方位之可言後儒援天地定位四語傳會先天之說尤為非
是夫天高而尊地下而卑古今不易之位也地勢北高而南下君位北而南面
臣位南而北面倘如乾南坤北之說上下顛倒甚矣安得云定位乎論孔壁書
增多二十四篇康成既親見之何以不為之注曰漢儒無無師之學古文尚書
初得之屋壁莫有能通之者孔安國始以今文讀之而成孔氏之學然安國非
能自造也亦由先通伏生書古文今本不相遠以此證彼易於闓闢惟文義不
能相通者乃別為之說以名其學若增多之書既無今文可參考雖亦寫定而
不為訓詁故馬融之逸書十六篇絕無師說也自安國以及衛賈馬諸君皆未
有說此逸篇者康成又何能以無徵不信之說著於竹帛乎即如禮古經五十
六篇鄭亦親見之其注儀禮多以古文參定而不注增多之三十九篇亦以無
師說故也左氏得劉子駿表通大義故流傳至今而逸書逸禮無師說故皆亡
於永嘉自東晉古文出乃有安國承詔為五十八篇作傳之語夫使安國果為
逸篇作傳則都尉朝庸生輩必兼受之何以馬鄭以前傳古文者皆止二十九
篇已哉朱文公疑康成不解逸禮三十九篇予向亦未喻其故今因論古文逸
篇而并悟及之論詩毛傳多轉音曰古人音隨義轉故字或數音如謀夫孔多
是用不集與猶咎為韻韓詩集作就於音為協毛公雖不破字而訓集為就即
是讀如就音書顧命克達殷集大命漢石經集作就吳越春秋子不聞河上之
歌乎同病相憐同憂相救驚翔之鳥相隨而集瀨下之水回復俱留是集有就
音也如藐藐昊天無不克鞏傳訓鞏為固即轉從固音與下句後為韻也又如
匪且有且傳訓且為此即轉從此音與下句玆為韻也顧亭林泥於一字祇有
一音遂謂詩有無韻之句是不然矣溱洧之溱當作潧潧說文潧水出鄭國引
詩潧與洧方渙渙兮是也今毛詩作溱者讀潧如溱以諧韻耳潧即溱之轉音
不可謂詩失韻亦不可據詩以疑說文也魯頌烝徒增增傳云增增衆也本爾
雅釋訓文而小雅室家溱溱傳亦云溱溱衆也增溱聲相近轉增為溱亦以諧
韻與潧洧作溱洧同也論春秋曰孟子謂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愚嘗疑
之將謂當時之亂賊懼乎則趙盾崔杼之倫史臣固已直筆書之不待春秋也
將謂後代之亂賊懼乎則春秋以後亂賊仍不絕書於史策未見其能懼也孟
子之言毋乃大而夸乎然孟子固言春秋者天子之事也述王道以為後王法
防其未然非刺其已然也太史公曰撥亂世反之正莫近乎春秋又曰有國家
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前有讒而不見後有賊而不知為人臣子者不可以不知
春秋守經事而不知其宜遭變事而不知其權春秋之法行而亂臣賊子無所
容其身故曰懼也凡篡弒之事必有其漸聖人隨事為之杜其漸隱之弒也於
翬帥師戒之子般之弒也於公子慶父帥師伐餘邱戒之此大夫不得專兵柄
之義也尹氏立王朝在昭公之世而書尹氏卒於隱之策崔杼弒君在襄公之
世而書崔氏奔衛於宣之策此卿不得世之義也齊侯使其弟年來聘再見於
春秋為無知之弒君張本也母弟雖親不可使踰其分也趙穿弒君而以趙盾
主惡名穿之弒由於盾也胥甲父與穿同罪盾於甲父則放之於穿不惟不放
且使之帥師侵崇盾倘得辭其罪乎侵崇小事不必書而書之所以正盾之罪
且不使穿得漏網也鄭公子宋弒君而以歸生主惡名歸生正卿且嘗帥師敗
華元矣力足以制宋而從宋之逆較之趙盾又甚焉不得託於本無逆謀也楚
公子比之弒君棄疾成之而比獨主惡名者奸君位也而棄疾之惡終不可掩

故以相殺爲文著其罪同然比與棄疾皆楚靈之弟靈遲比而任棄疾卒死二
人之手先書比奔晉又書棄疾帥師圍蔡明君之愚弟不可以愛憎爲予奪也
衛孫甯出其君而以出奔爲文衎有失國之道也貶衎則嫌於與剽故先書公
孫剽來聘以見義公孫而干正統其罪不可掩也楚商臣蔡般之弒子不子父
亦不父也許止不書葬非大惡而特書弒以明孝子之義非由君有失德故楚
蔡之君不書葬而許獨書葬所以責楚蔡二君之不能正家也楚成之事與晉
獻略同子孝則爲申生子不孝則爲商臣而晉亦葬有奚齊卓子之弒未有家
不齊而國治者也書閽弒吳子餘祭戒人君之近刑人也書盜弒蔡侯申戒人
君之疏大臣而近小人也欒盈之入曲沃趙鞅之入晉陽書之以戒大都耦國
之漸人臣不可專其私邑也楚子虔弒於乾谿書其地著役之久也君親出師
久而不歸禍之不旋踵宜矣楚之強莫強於虔伐吳執慶封滅頓滅陳滅蔡史
不絕書而無救於弒者無德而有功天所惡也宋襄公用鄫楚襄公用蔡世子
皆特書之惡其不仁也且以徵二君之強死非不幸也宋公與夷齊侯光楚子
虔以好戰而弒晉侯州蒲以誅戮大臣而弒經皆先文以見義所以爲有國家
者戒至深切矣左氏傳曰凡弒君稱君君無道也稱臣臣之罪也後儒多以斯
語爲詬病愚謂君誠有道何至於弒遇弒者皆無道之君也其賊之有主名者
書名以著臣之罪其微者不書不足書也無主名者亦闕而不書史之愼也非
恕臣之罪也聖人修春秋述王道以戒後世俾其君爲有道之君正心修身齊
家治國各得其所又何亂臣賊子之有若夫篡弒已成據事而書之良史之職
耳非所謂其義則某竊取之者也秦漢以後亂賊不絕於史由上之人無以春
秋見諸行事故爾故曰惟孟子能知春秋論孟子決汝漢排淮泗而注之江先
儒以爲記者之誤曰趙邠卿注孟子於此文未嘗疑宋以後儒乃疑之予謂孟
子長於詩書豈不能讀禹貢且生於鄒嶧淮泗之下流近在數百里閒何至有
誤蓋天下之水莫大於海而江卽次之故老子以江海爲百谷王南條之水皆
先入江後入海人第知毗陵爲江入海之口不知鉤山以南餘姚以北之海皆
江之委也漢水入江二千餘里而倘有北江之名淮口距江口五百里其爲江
之下流何疑禹貢云沿於江海達於淮泗此卽淮泗注江之證注江者會江以
注海與導水之文初不相悖也說文云江水至會稽山陰爲浙江浙江者漸江
也漸江與江水不同源而得名江者源異而委同也國語吳之與越三江環之
韋昭以爲吳松江錢塘江浦陽江也錢塘江卽浙江吳松浦陽亦注江而後注
海故皆有江之名漢儒去古未遠其言江之下流不專指毗陵一處如知會稽
山陰亦爲江水所至則無疑乎淮泗注江之文矣此先生說經之大略也所著
廿二史考異百卷通鑑注辨正二卷三統術衍三卷補元史氏族表三卷補元
史藝文志四卷元詩紀事五十卷金石文跋尾二十五卷金石文字目錄八卷
十駕齋養新錄二十卷養新餘錄三卷三史拾遺諸史拾遺各五卷洪文惠洪
文敏陸放翁王伯厚王弇州年譜各一卷疑年錄恆言錄聲類地球圖說若干
卷潛研堂文集五十卷詩集二十卷皆行世先生學究天人綦文恭公輯五禮
通考及奉　勅修音韻述微皆延請相助與弟大昭以古學相切劘猶子曰塘
曰坫曰侗等皆有著述能具其一體文學萃於一門其流澤可謂遠矣大昭字
晦之一字竹廬淹貫經史著書滿家刊行者惟後漢書補表八卷而已嘉慶初
舉孝廉方正　賜六品服塘字學淵號溉亭少與諸殿倫汪紉青王鶴谿王耿
仲相唱和爲西莊蘭泉所激賞顧不欲以詩名益肆力經史乾隆四十五年進
士官江甯府教授專務撰述於聲音文字律呂推步之學皆有神解著律呂古
義六卷辨秦勳以漢尺爲周尺之非又有明算篇較度篇皆極精核又著史記
三書釋疑於律歷天官家言皆究其原本而以他書疏通證明之律書十九商
八羽七角六宮五徵九數語注家皆不能究小司馬疑其數錯塘據淮南子太
元經證之始信其確不可易又以淮南天文訓一篇多周官馮相保章遺法作
補注三卷以闡其旨又作春秋古義以糾杜氏之謬其所作文曰述古編凡四
卷坫字獻之溉亭弟也少穎敏精小學游京師朱笥河學士延爲上客乾隆甲
午副貢客關中畢中丞所與方子雲洪稚存孫淵如討論訓故輿地之學後官
乾州州判著詩音表車制考各一卷論語後錄五卷十經文字通正書十四卷
新斠注地理志十六卷工小篆不在李陽冰徐鉉下晚年右體偏枯左手作篆

尤精絕書注史記解於郡縣沿革山川疆域陝督松筠公重其品學親至榻前稱疾索未刊著述獻之以史記注付之且曰三十年精力盡於此書倘宇同人歸冠舉於鄉能傳先生歷算之學先生撰四史朔閏考將成遽捐館舍倘覆加編次證以羣書數百種金石文字二千通繕閱釐補其非月朔而有干支可逆推者如各帝之生日聖節金之射柳及擊毬并御常武殿臨幸東宮元之廷試皆有一定日期又如僞齊劉豫用金正朔其朔可考計與金必同共增輯一千三百餘條至屢易稾乃獲成書云

國朝先正事略卷三十四

平江李元度次青纂

經學

朱竹君先生事略 李威

先生諱筠字東美一字竹君號笥河大興人文正公珪兄也年十三通七經十五與文正同補諸生負文名順天尹蔣公炳招劉文定綸程文恭景伊錢文敏維城莊侍郎存與莊學士培因及先生兄弟飲試以萬田雙玉歌諸公激賞乾隆十九年成進士選庶吉士授編修二十六年分校會試丁父憂哀毀骨立先生素無宦情服闋欲徧遊天下名山已乞假矣　上召見文正詢家事曰翰林無定額汝兄當補官不比汝需缺也文正以告掌院索假呈歸曰兄實無疾恐　上再詰問不敢欺其強為弟起先生不答既而瞿然曰弟敗我清興矣是年授贊善明年大考擢侍讀學士充日講官知起居注戊子分校順天鄉試己丑分校會試庚寅典福建鄉試辛卯分校會試是年秋提督安徽學政安徽故多樸學先生重刻許氏說文以詔學者謂為學必先識字躬拜其婺源江永汪紱之主祀之鄉賢以勸士先生初為劉文正統勳所知以為疏儁奇士及在安徽會　高宗下詔求遺書先生奏言翰林院貯有永樂大典內多古書世未見者請開局使校閱且言搜輯之道甚備時劉文正在軍機處頗不喜謂非為政之要欲議寢之而金壇于文襄敏中獨善先生奏與文正固爭執卒用先生說上之四庫全書館自是開矣館開凡十有二年而書成共存書三千四百六十種計七萬五千八百五十有四卷其得自永樂大典者凡五百餘部皆世所不傳本也先生又請倣照漢熹平唐開成故事擇儒臣校正十三經文字勒石太學　高宗手勅曰候朕緩緩酌辦未幾坐事左遷編修入四庫館纂修日下舊聞時文正薨金壇總裁館事尤重先生會以館書稿本往復辨析發先生往就見而先生執翰林故事總裁纂修相見於館所無往見禮又時以持館中事與意忤金壇大慽一日見　上語及先生　上遽稱許朱筠學問文章殊過人金壇猶不得發第言朱筠辦書頗遲　上曰可令蔣賜棨趣之時蔣方以書侍郎直武英殿也尋督學福建至閩以經學大書訓士口講指畫無倦容某生為某令某坐以殺人鍛鍊成獄先生雪其冤士林頌之逾年　上使文正代之歸數月遂卒年五十有三天性孝友博聞宏覽書無所不通說經宗漢儒諸史百家皆考證其是非同異古文法班馬而參以韓蘇詩出入唐宋不名一家先生既久次望益重則大言翰林官以讀書立品為職不宜修小禮曲意委順於達官貴勢顧篤好文遊一言之善稱道不容口即有過輒覆掩之後進多因以得名陸君錫熊程君晉芳任君大椿皆其所取士而黃君景仁洪君亮吉輩則北面稱弟子戴君震汪君中尤傲不羣好雌黃人物在先生幕中獨無閒言孫君星衍以未見先生為恨屬洪君為紹願過執弟子禮先生許之其督皖學也延名宿十二人司校閱轎纔出國門賓從稱盛室中自晨至夕未嘗無客與客飲酒連舉數十觥不亂談笑竟日夜酒酣論天下事自比李元禮范孟博激揚清濁別邪正聞者悚然生平提唱風雅振拔單寒後進天下士歸之如市所居室曰椒花吟舫亂草不除椒花滿徑聚書至數萬卷金石文字千種書對客屬文其文才氣奇縱所欲言無不盡尤愛山水使車所至書再登黃山武夷峨嵋不避榛徑必攀躋造其巔題名鐫石而後返所著有笥河文集子錫庚字少白乾隆戊申舉人候選直隸州知州讀書好古精左氏春秋能世其學先生高第自陸程任黃孫洪外有李威字畏吾龍溪人戊戌進士官廉州知府深於六書之學著說文解字定本十五卷

盧抱經先生事略 孫志祖　丁杰

先生諱文弨字召弓號抱經其先自餘姚遷杭州父存心恩貢生　召試博學鴻詞有白雲詩文集母馮氏山公先生景女也公生而穎異濡染庭訓又漸涵於外王父之緒論長則桑先生調元壻而師之馮桑二公皆浙中樸學之士故其學具有本原乾隆戊午舉順天鄉試壬午考內閣中書壬申以一甲第三人成進士授編修丁丑入直上書房由中允薦陞侍讀學士乙酉典廣東鄉試旋提督湖南學政戊子以學政言州縣吏不廉杖辱生員左遷明年以繼母年高乞養歸先生好校書終身未嘗廢在館閣十餘年歸田後主講書院凡二十餘

年雖耄孳孳無怠昧爽起繙閱點勘朱墨並作几閣閒無置茗盌處日且暝始出戶散步庭中儀而篝燈如故至夜半而後即安祁寒酷暑不稍閒宦俸脯脩所入不治生產僅以購書聞有善本必借鈔之有善說必謹錄之一策之閒分別迻寫諸本之乖異字細而必工今抱經堂藏書數萬卷皆是也校讐之事自漢劉向揚雄後至 聖朝極盛公自以家居無補於國而以刊定之書惠學者亦足以裨益右文之治出所定經典釋文孟子音義逸周書賈誼新書春秋繁露方言白虎通荀卿子呂氏春秋韓詩外傳獨斷諸書本鏤板行世又苦鏤板難多則合經史子集三十八種如經典釋文例摘字而注之名曰羣書拾補以行世所自為書有文集三十四卷儀禮注疏詳校十六卷鍾山札記四卷龍城札記三卷廣雅注二卷皆能使學者諟正積非善疑渙釋先生治經有不可磨之論其言曰唐人之為義疏也本單行不與經注合單行經注唐以後尚有善本自宋後附疏於經注而所附之經注非必孔賈諸人所據之本也則兩相鉏鋙矣南宋後又附經典釋文於注疏閒而陸氏所據之經注又非孔賈諸人所據也則鉏鋙更多矣淺人必比而同之則彼此互改多失其真幸有改之不盡以滋其鉏鋙啓人考覈者故注疏釋文合刻似便而非古法也其讀書特識類此乾隆乙卯卒年七十有九平生事親孝謹喪繼母時年七十三矣居喪猶盡禮待弟韶音極友愛篤師友之誼而性尤伉直方壬申殿試時對策中力言直隸差徭之重 純皇帝為動容飭總督方觀承申奏自劾士論偉之同縣孫志祖亦以著書為事志祖字詒穀乾隆三十一年進士官御史所著讀書脞錄七卷考論經子雜家折衷精審不為武斷之論家語疏證六卷證王肅之僞又著文選考異四卷文選注補正四卷補正姚之駰輯謝承後漢書五卷又歸安丁杰字升衢一字小疋乾隆四十六年進士官教授肆力經史旁及六書音韻算數長於校讐於胡氏禹貢錐指摘誤甚多四庫館開朱竹君戴東原皆延之助校勘所著書曰周易鄭注後定大戴禮記繹小西山房文集

邵二雲先生事略

邵先生晉涵字與桐一字二雲浙江餘姚人先生以禹貢三江其南江從餘姚入海遂自號南江浙東自陽明以道學顯而功業風義兼之念臺忠讜著大節其弟子棃洲單研經史博洽於文辭先生生其鄉私淑三先生故性質貞亮而經經緯史涉獵百家不僻而進於古乾隆三十年舉於鄉典試者為錢少詹大昕得先生文謂非老宿不辦及來謁年裁踰冠叩其學淵博無涯涘少詹拊掌曰不負此行矣三十六年會試第一成進士 廷試二甲歸部銓選三十八年詔開四庫館時 高宗崇獎實學思得如劉向揚雄者任之大學士劉公統勳首薦先生 特旨改庶吉士充纂修官踰年授編修五十六年遷中允擢侍講轉侍讀歷左庶子侍讀學士充日講起居注官直文淵閣歷充咸安宮總裁 萬壽盛典八旗通志國史館三通館纂修官又為國史館提調兼掌進擬文字典試廣西者一教習庶吉士者二生平至性過人執親喪哀毀骨立與人交始終如一未嘗以博雅自矜惟以非義干者不待語竟即拂衣起人以是嚴憚之少多病左目微眚清羸如不勝衣而獨善讀書數行俱下寒暑舟車未嘗頃刻輟業於四庫七略無不研究而尤能推極本原實事求是在館時總裁問以某事答曰在某冊第幾葉中百不失一咸訝以為神蓋自元明以來儒者務為空疏無益之學六書訓故屏斥不談於是儒術日晦雖閒有能讀書如楊慎朱謀㙔者非果於自用即安於作僞立論往往不足依據迨 本朝興而樸學始聲出顧處士炎武閻徵君若璩首為之創然奧窔未盡闢也乾隆之初海宇乂平已百餘年魁儒鉅公接踵惠徵君棟戴庶常震其學識始足方駕古人及四庫館開先生與戴君首膺其選由徒步入翰林於是士大夫始重經史之學言經學推戴君言史學推先生海內駸駸然趨實學矣然先生尤以浙東三先生為宗每上下古今凡政治得失人才消長君子小人之元黃水火皆能抉其弊之所由始與害之所由終尤熟於前明掌故於朋黨奄禍及唐魯二王起兵始末口講手畫往往出正史之外每語一事輒亟稱三先生不置蓋其學之所本又心儀其人而欲取以為法者也豈徒以旁通訓詁方名象數及草木蟲魚之多識謂足盡先生也哉先生於經深三傳及爾雅以宋邢昺爾雅義疏蕪淺遂別為正義一書以郭景純為宗而兼采舍人樊劉李孫諸家凡三四易稿始

定如以九府之燊山即今衡山釋草蘩皤蒿蕭即今歙東同人皆歎爲絕識又有孟子述義穀梁古注韓詩內傳考並足正趙岐范甯及王應麟之失而補其所遺著宋史是非失實又久居山陰四明間習聞三先生緒言擬爲南都事略一編詞簡事增過正史遠甚嘗語人曰南宋諸傳最無理法其稿創於袁桷桷與史氏中外故於南東諸人多鄉曲之私今讀南宋諸雜史及桷清容集始知其論之確也畢制軍沅撰續宋元通鑑先生爲刪補考定之制軍歎曰今之道原貢父也有方輿金石編目　皇朝大臣諡迹錄輶軒日記南江詩文稿等書所校官書如薛居正五代史則採自永樂大典中參以冊府元龜太平御覽并通鑑長編諸書辨證條繫悉符原書一百五十卷之數書成奏　御館臣請仿劉昫舊唐書之例列於廿三史刊布學宮至分校石經先生職春秋三傳所正字體亦較他經獨多爲文操筆立就奧衍淵懿學者宗之卒於嘉慶元年六月年五十有四

戴東原先生事略　段玉裁　龔麗正

戴先生震字東原休寧人生十歲始能言書過目不忘甫授大學章句問塾師此何以知爲孔子之言而曾子述之又何以知爲曾子之意而門人記之師曰朱文公說也問文公何時人曰宋人孔子曾子何時人曰周人周宋相去幾何時曰幾二千年矣曰然則文公何以知其然塾師不能對自後讀書每字必求其義得許氏說文解字大好之遂盡通十三經注疏能全舉其辭嘗曰經以載道所以明道者辭也所以成辭者字也學者當由字以通其辭由辭以通其道某自十七歲時有志聞道謂非求之六經孔孟不得非從事於字義制度名物無由以通其語言爲之數十年灼然知古今治亂之源在是宋儒譏訓詁之學而輕語言文字是猶度江河而棄舟楫也時婺源江先生永治經稱大師先生年二十以所學就正江先生驚異之齊侍郎召南見所作考工記圖曰奇書也年二十九補縣學生有族豪侵佔祖塋地訟之豪倚財結縣令欲文致先生罪乃脫身挾策入都時紀編修昀王編修鳴盛錢編修大昕王中書昶朱編修筠皆甲戌進士以學問名一時見先生皆擊節歎服遂館於紀氏作勾股割圜記秦文恭蕙田延致之與講觀象授時之學五禮通考中全載其勾股割圜記以集古今算法之大全尋館王文肅安國家公子念孫從受學能得其傳南歸識惠先生棟於揚州時盧編修紹弓爲盧運使見曾校刊大戴禮先生數指其譌遺書與任進士大椿論禮經舉康熙壬午鄉試是時秦文恭用江慎修及先生之說疏請刊正韻書薦先生與錢君大昕任其事　高宗以相沿已久未允也先生以宋儒言性言理言道言才言誠言明言權言仁義禮智言智仁勇皆非六經孔孟之言而以異學之言糅之故就孟子字義開示使人知人欲淨盡天理流行之語病於是作孟子疏證及原善論性諸篇嘗言朱子注大學開卷言虛靈不昧便涉異學其言以具衆理應萬事尤非理字之指古人曰理解者尋其腠理而析之也曰天理者如莊周言依夫天理即所謂彼節者有閒也古聖賢以體民之情遂民之欲爲得理今人以己之意見不出於私爲理是以意見殺人咸自信爲理矣中庸注言性即理也其可乎論語開卷言學以明善而復其初復其初出莊子絕非孟子以擴充言學之意也其持獨見多類此朱文正珪雅譽先生爲山西布政使時聘修汾州府及汾陽縣志先生正舊志之譌謂汾陽於漢爲茲氏縣戰國時屬趙不屬魏漢時屬太原郡不屬西河郡後魏太和八年改六壁鎮置西河郡治茲氏城而西河之名移於此酈道元注水經以武侯浮西河事繫之夏陽子夏陵及廟室繫之郃陽而於謁泉山及文水絕不涉及子夏設教事張守節李吉甫輩始指爲魏之西河子夏退老居此皆非其實吉甫又謂黃初二年於漢茲氏縣置西河郡即今州治不知魏晉之西河皆治離石非茲氏吉甫又謂周宣帝於此置汾州大業三年廢汾州不知周隋之汾州皆非西河郡境吉甫元和郡縣志敘述最有法而猶有舛謬甚哉地理之難言也乾隆三十八年　詔開四庫全書館于文襄敏中以紀文達昀裘文達曰修之言薦先生於朝　上素聞其名遂以舉人特召充纂修官首校水經注別經於注正唐以來經注混淆之失　高廟褒嘉御製詩冠首蓋先生之受　主知深矣乙未會試不第　上命一體與殿試　賜同進士出身授庶吉士先生起自孤寒獨以文學爲　天子所知出入著作之庭館中有奇

文疑義輒就咨訪先生爲考究顛末各得其意以去晨夕討論靡間寒暑竟以積勞致疾卒於官年五十有五時四十二年夏五月也先生所校定官書自水經注外曰周髀算經謂此古蓋天之法自漢迄元明皆主渾天明時歐羅巴入中國始稱別立新法其實皆出於周髀所謂天子失官學在四夷者也曰孫子算經張邱建算經夏侯陽算經五曹算經海島算經五經算術九章算術皆王寅旭謝野臣梅定九諸公所未見者先生悉心讎正　高宗皆製詩題卷首刊行而古九數之學大顯矣曰儀禮釋宮儀禮識誤儀禮集釋項氏家說蒙齊中庸講義大戴禮揚子方言皆能正其闕誤所自著書曰原善三卷孟子字義疏證三卷勾股割圜記三卷策算一卷原象一卷考工記圖二卷聲韻考四卷聲類表十卷文集十卷續天文略二卷水地記一卷方言疏證十三卷毛鄭詩考正四卷考正鄭氏詩譜一卷杲溪詩經補注二卷大學補注一卷儀禮考正一卷歷問一卷古歷考二卷六書論三卷爾雅文字考十卷屈原賦注九卷孔戶部繼涵爲刊戴氏遺書弟子段君玉裁復刊之先生無他嗜好惟專力於讀書雖詞義鉤棘難曉者一再讀之輒渙然冰釋旁觀驚爲宿悟要由精誠所致其學長於考辨每得一義初若創獲及參互考之確不可易後儒多言易亂於費直先生以漢書證之曰藝文志易經十二篇施孟梁邱三家十二篇者經上下二篇十翼十篇此三家所同也儒林傳云費直易無章句徒以彖象繫辭十篇之言解說上下經蓋費氏不自立章句其解經卽用十篇之言而十二篇之目未嘗改後人誤讀儒林傳輒咎費氏之改經不察之甚也周禮大馭右祭兩軹祭軌注云故書軹爲軒杜子春云軒當爲軹軹謂兩轊或讀軒爲簪笄之笄先生辨之曰軒當讀如笄杜君改爲軹與輢內之軹二名混淆非也以轊釋轂端之軒亦非也軹者車軨軒者轂末轊者軸末後代字書笄軒字無之矣祭軌字刊本多譌爲軌毛公釋詩云自轊以上爲軌說文軌從九車轍也軓從凡車式前也依詩意宜音范以韻考之又不合疑漢時軌軓二字相溷毛公殆誤併爲一敷其述明堂之制曰明堂五室十二堂故曰明堂月令中央曰太室正室也一室而四堂東堂曰青陽太廟南堂曰明堂太廟西堂曰總章太廟北堂曰

元堂太廟四隅之室夾室也四室而八堂東北隅之室元堂之右夾青陽之左夾也其北堂曰元堂右个東堂曰青陽左个東南隅之室青陽之右夾明堂之左夾也其東堂曰青陽右个南堂曰明堂左个西南隅之室明堂之右夾總章之左夾也其南堂曰明堂右个西堂曰總章左个西北隅之室總章之右夾元堂之左夾也其西堂曰總章右个北堂曰元堂左个凡夾室前堂或謂之箱或謂之个左氏傳寘饋於个杜云个東西箱是也个者兩旁之名也古者宮室之制前堂後室有夾有个有房惟南嚮一面明堂四面闓達亦前堂後室有夾有个而無房禮婦人在房明堂非婦人所得至也四正之堂皆曰太廟四正之室共一太室故曰太廟太室世之言明堂者有室無堂不分个夾失其傳矣春秋昭二十二年十月王子猛卒而其夏秋已兩書王猛說者莫得其解先生曰王猛與鄭忽皆以國氏者也王者諸侯目王畿之辭非天子之號春秋凡書王猶列國之書其國書天王猶列國之書爵故王人與列國書人同爲微者王猛與鄭忽同爲以國氏忽未卽位而出奔歸不得書爵書世子正其復國也王子猛未卽位稱王故卒稱王子若先正其號曰王不得復稱王子矣今人所用三角八線之法本出於勾股而尊信西術者輒云勾股不能御三角先生折之曰周髀云圜出於方方出於矩矩出於九九八十一三角中無直角則不應乎矩無例可比矣必以法御之使成勾股而止八線比例之術皆勾股法也又言治經宜自爾雅始如釋言桄充也六經無桄字鄭注樂記孔子閒居皆訓橫爲充橫桄古通用書光被四表漢書引作橫被今孔傳猶訓光爲充文譌而義不殊也釋言庥廕也卽詩不可休思之休釋木桑柳醜條卽詩蠶月條桑之條莊子云已而爲之者已而不知其然當從釋詁解已爲此其考證通悟類此者不可枚舉璿璣玉衡爲古觀天之器久失其傳先生神悟於二千年後令巧匠爲之且詳其制於原象篇所繪地圖尤精核　國朝言地理者有顧景范顧亭林閻百詩胡朏明黃子鴻趙東潛錢竹汀諸家然皆以郡國爲主而求山川先生則以山川爲主而求郡縣故精審能出其上歿後十餘年一日　高宗校刊石經命小璫問南書房諸臣戴震尚在否對曰已死　上歎息久之先是總督

方恪敏觀承聘先生修直隸河渠書百十一卷未成而恪敏薨稾藏周制軍元理家嘉慶己巳吳江王履泰以貲爲通判得書攘爲己有删其半益以乾隆己丑以後事實易名畿輔安瀾志進於 朝 仁宗謂此有用之書命武英殿刊行實履泰同知發永定河試用先生嗣子仲孚攜原稾入都欲爲辨正不果亦可見先生經世述作身後猶見實於 朝廷云

段先生玉裁字若膺一字懋堂金壇人東原高第弟子也年十三受知學使尹元孚先生爲諸生授以槃谿高愈所著小學遂究心焉乾隆庚辰舉人貴州玉屏知縣越三年改四川巫山知縣辛丑引疾歸遂不復出生平講求古義精小學著書滿家行世者有說文解字注尙書撰異毛詩傳小注詩經小學錄經韻樓文集其女夫曰龔麗正字闇齋仁和人嘉慶丙辰進士官郎中以懋堂爲師能傳其學著有國語韋昭注疏

孫淵如先生事略

先生諱星衍字淵如江蘇陽湖人父勳舉人官河曲知縣大母許夢星墜於懷舉以授其母金比旦遂生先生幼有異稟書過目成誦河曲授以文選全誦之未冠補諸生與同里楊君芳燦洪君亮吉黃君景仁齊名袁君枚曰天下淸才多奇才少淵如天下奇才也遂相與爲忘年交先生雅不欲以詩名深究經史文字音訓之學旁及諸子百家皆通其義錢少詹大昕主鍾山書院深器之會陝西巡撫畢公沅招入幕府一時名宿踵至先生譽最高畢公撰關中勝蹟志山海經注校正晏子春秋及校刻惠徵君諸書皆先生手定乾隆五十一年朱文正珪典試江南在都與彭文勤元瑞約曰吾此行必得汪中孫星衍及搜遺卷得其經文策曰此必汪中也拆卷得先生而汪實未就試明年 賜進士第二人授編修充三通館校理五十四年散館試厲志賦用史記䤞䤞如畏髯大學士和珅疑爲別字置二等以部曹用故事一甲進士改部或奏請留館時和珅知先生名欲令屈節一見先生不往曰吾寧得 上所改官不受人惠也遂就職又編修改官可得員外郎前此吳文煥有成案或謂君一見當道即得之先生曰主事終擢員外何汲汲爲自是編修改主事遂爲成例補刑部主事總辦秋審先生掃室焚香爲諸名士讌集之所高麗使臣樸齊家入貢見先生所校古書特謁先生書問字堂額賦詩以贈五十八年遷員外郎次年扈蹕五臺逾年扈蹕天津會大風 御舟阻 上改御步輦至 行宮先生約同僚步行卅里赴宮門治事 特賜緞匹五十九年遷郎中阿文成胡莊敏二公皆器先生每有疑獄輒令依古義平議行所平反全活甚多甲有竊主財逾貫諧其友乙匿其數以告分金而逸事發乙得知情藏匿罪人罪應流先生謂律稱知情則坐乙不知滿貫也應以所知數坐減問徒大司寇詰以乙所言無質證如獲甲首實告以逾貫柰何先生曰此名例所謂通計前罪以充後數也乙卒減徒先生又言律文稱囚者在繫之名稱罪人者犯事在官之名今或未到官輒名爲罪人或藏匿罪人問擬緩囚非正名之義湖廣有子護嫁母傷人至死獄 勅下法司議或以嫁母期服減於母則護嫁母不得與母同科先生謂古者父在爲母亦期屈於所尊嫁母服期因宗子主祭非謂情當殺也引宋王博文請封嫁母又爲行服謂子無絕母理又引唐入座議凡父卒母嫁有心喪三年之制子無絕道故也護嫁母出母均當與母同議減鬬殺罪甲有馳車犯乙者已當過失殺罪甲恐以無故馳驟車馬擬重罪介所知以兼金求免先生曰吾不受暮夜金也君罪止過失殺無爲人所誑甲慚謝去有孝子爲父報仇殺縣役坐死其父姊控部弟實爲縣役逼斃請檢尸傷當道爲緩頰先生曰吾豈能枉法殺孝子哉其持正類此六十年授兗沂曹濟道先生以濟陰湯陵在曹南其山西榮河縣湯陵雖列祀典實宋以來相沿之誤因徧考諸書據漢崔駰魏皇覽晉伏滔湯陵在濟陰之說移山西布政司並考榮河之陵出後魏小說家言張恩破陵得銘附會殷湯未爲典要宜申大府改正後再官山左卒令曹縣令修葺湯陵廟屋以祭田奉祀立碑紀事嘉慶元年曹南水漫灘漬決單縣地先生借按察使康君基田築塞之鳩工集夫五日夜從上游築隄遏禦之溜歸中泓不果橫決康語先生曰吾治河數十年未見決口能即堵閉者曹南之役吾與君成之省 國家帑金數百萬矣尋署按察使事以整肅吏治爲己任親問囚定爰書矜慎庶獄甲與乙有姻共飲乙醉墜火炕吐燒酒引火燄灼爛

至死甲醉臥不知讞者以甲奪壺斟酒有爭鬬形擬鬬殺罪先生曰甲主乙賓
奪乙壺勸之飲名奪實讓也改甲坐過失殺出其罪有婦因姦謀命獄其婦某
家妾也夫遠出主母惡之會僕婦死誣以謀毒讞者又實以姦夫言妾淫主婦
令僕婦守之惡而行毒已具獄先生鞫婦以某日歸寧僕婦後二日以子殤與
夫爭忿自盡出冤婦於獄因有共毆人至死過堂呼冤者自言本鋸夫途遇有
衆毆人勸止之不從而去越數月邑令忽拘訊之酷刑誣服下手毆人先生詰
以衆中有相識者否答曰有舅氏某爲縣役在旁知狀密拘縣役詰之乃因姦
殺人縣令回護聽其屬錫認罪始以鬬殺傷輕緩其死上官駁詰改擬傷重入
情實因知死乃不承先生誡縣官乃以失察處分枉人命者爲若救止陰禍也
有訴詈婦女致死獄先生以事在一月前不得謂之忿激鞫得婦自與夫毆詈
自經狀出其罪凡權臬七閱月平反數十百獄活死罪誣服者十餘人亦不以
之罪縣官云縣官實不盡明刑律皆幕客誤之也山左風氣爲一變先生又以
先儒伏生及鄭康成功在傳經可比七十子身通六藝者宜立五經博士後大
吏奏請鄭議格而伏允行其議自先生發也濰縣有武人犯法狡厚力求脫令
不可干因賄通和珅門下屬託大府先生訪捕鞫之械和門來者於衢巡撫不
便其所爲因奏言河防任重宜令回本任　上俞之時各屬咸先生廉正卻
餽規相率集貲餽贈不納是年江南豐工及山東曹工同時漫溢先生以無
工處所轄既防管大府請嚴議　上以兼管官特予留任故事道員嚴議無
特旨予留者異數也曹工務治引河三道先生與濟東登萊二道各治二十
里先生治中段廣深中程嚴於督率不煩帑不染指畢工較上下段引河共省
帑三十餘萬凡河工堵築決口須俟將合龍時放引河則水疾下而無停淤時
隄未大築而巡撫欲放引河廉河督力止之不得既放水河盡填淤於是復抽
濬而曹工遂不能合矣四年巡撫奏先生熟習刑名操守廉謹惟河務非所長
請以守巡道留補得　俞旨先是河工務始之員或得獎敘請之扣費先生不
取悉以給引河工費仍取領給書廩是時曹工尚未合河督及巡撫亟奏合龍
務先生任尋又奏稱合而復[illegible]與今巡撫[illegible]工費九萬餘兩[illegible]屬後任司

專者并責諸先生先生亦任之曰吾無寸椽尺土然既兼河務不能不爲人受
過也未幾母憂歸僑居金陵六年浙撫阮公元闢詁經精舍於西湖聘先生及
王侍郎昶迭主講席以經史疑義課士旁及小學天部地理算法詞章各聽搜
討書傳條對以觀其器識諸業者盈門未十年舍中士擢巍科入館閣及撰述
成一家言者不可勝數先生淡於宦情服闋後游吳越數年終以河工償項故
不得已再出有　旨仍發山東以道員用十年署登萊青道補山東督糧道山
東衛河經臨清閘口夏秋水漲高於閘內之汶水即閉閘謂之悶口糧艘阻滯
先生知德州哨馬營及恩縣四女寺舊有兩支河合流入老黄河即鉤盤鬲津
故道經樂陵至海豐入海請開濬以洩衛水異漲德州舊設滿營駐防官兵五
百口一口爲一戶增至二千七百餘口而額餉無可加每年例支道倉米七千
八百石內有折色米三千餘石石支銀一兩糧價昔賤今貴折色不敷其半官
兵日苦累而道倉支賸餘米歷年運交通倉需運費銀二千餘兩先生請以存
給官兵本色除折色不獨恤滿兵且省運費皆從之十二年署布政使事時侍
郎廣興奉使山東供張煩擾先生慎守庫帑獨無所餽後廣以賄敗讞東二行
省以支帑獲罪者衆先生不與焉十三年督運北上請　訓　仁宗温諭移
時面奏乞假三月省逆老父於江南允之抵江寧糾族衆建孫子祠回任自劍
城取道費縣訪季桓子得穿羊井銘於縣署又訪曾皙南城葬處及澹臺子羽
墓立碑季桓子井上始先生之官山東考太平寰宇記先賢閔子墓在范縣東
今所傳在歷城者誤也曾檄縣令訪求遺墓迨嘉慶八年再涖東省以察賑按
行范縣會河溢不能詣墓所及官糧道忽夢淩井出古丈夫自稱閔子覺而異
之因出實屬縣令唐晟訪展墓申禁樵採修祠堂並訪義士左伯桃羊角哀墓
於縣之義城寺東皆爲文紀其事十六年引疾歸尋客揚州運署校刊全唐文
累主鍾山書院生平立身行事皆蹈儒術廉而不刻和而介屢以剛正不獲於
上官早歲文詞華麗繼乃沈潛經術博極羣書喜獎借後進所至士爭附之尤
好聚書聞有善本借鈔無虛日金石文字及古彝鼎書畫皆能窮竟源委文在
六朝漢魏間不欲似唐宋八家嘗稱古文尚書爲東晉僞撰所亂撰集古文衛

書爲鄭王注十卷及逸文三卷又爲尙書今古文注疏三十卷疊積二十餘年而後成其專精如此又有周易鄭氏注十卷夏小正傳校正三卷魏三體石經殘字考一卷倉頡篇三卷孔子集語十七卷天官書考補十卷寰宇訪碑錄十二卷平津館金石萃編二十卷孫氏家藏書目內編四卷外編三卷續古文苑二十卷問字堂文稿五卷岱南閣文稿五卷五松園文稿一卷平津館文稿二卷詩集若干卷所校刊者有周易口訣義六卷尙書考異五卷春秋釋例十五卷孫子十家注十三卷元和郡縣志四十卷景定建康志五十卷唐律疏議三十卷卒於嘉慶二十三年正月年六十有六配王恭人名采薇工詩著有長離閣集

洪稚存先生事略 趙懷玉 莊炘 劉逢祿

洪先生亮吉字稚存陽湖人生六歲而孤家貧以副貢客公卿間朱學士筠督學安徽先生從遊最久旋客浙江學使王文端杰幕中資館穀養母母卒時方按試廬州弟藹吉不敢赴詭言母疾甚趣之歸先生亟行距家二十里舍舟而徒方渡橋遇賃僕之父仇三得家狀號踊失足落水中流數里汲者見髮颺水上攬之得人有識先生者舁至家久之乃甦以不及視含殮故遇忌日輒不食年四十五成乾隆庚戌進士　賜第二人及第授編修明年充石經館收掌官以舊書十三經多譌俗白總裁欲更正之未能從也壬子分校順天鄉試闈中拜視學貴州之　命故事詞臣未散館無授學政者異數也在貴州疏言禮記宜以鄭康成注易陳澔爲部議所格教士以通經學古爲先黔士向學先生有力焉嘉慶元年入直上書房先生初第時大臣掌翰林院者網羅人才以傾動聲譽先生知其無成欲早自異遂於　御試征邪教疏內力陳中外弊政發其所忌隨引藹吉之喪以古人有期功去官之義乞病歸其後座主朱文正珪有書起之復入都供職嘉慶己未教習庶吉士先生長身火色性超邁歌呼飲酒怡怡然每興至凡朋儕所爲皆擊亂之爲笑樂至論當世大事則目直視頸皆發赤以氣加人人不能堪會有與先生先後起官者文正公並譽之先生大怒以爲輕己遂邑邑不樂復乞病行有日矣時川陝賊未靖先生欲有所獻替顧編檢例不奏事乃上書成親王暨當事大僚言時事冀其轉奏謂故貝子福康安所過繁費州縣吏以供億致虧帑藏故相和珅擅枋時達官清選多屈膝門下列官中外者四十餘人未復指斥　乘輿有羣小熒惑視朝稍晏語成親王以聞有　旨軍機大臣召問即日覆奏落職交刑部治罪先生就逮西華門外都虞司　羣議洶洶謂且以大不敬伏法其友趙中書懷玉見先生縲紲藉藁坐大哭投於地不能言先生笑字謂趙君曰味辛今見稚存死耶何悲也頃之承審大臣至有　旨毋用刑先生聞宣感動大哭自引罪坐身列侍從用疑似語譏君父大不敬擬斬立決奏上免死戍伊犁將軍某妄測　聖意奏請俟君至輒以法先發後聞得　旨嚴飭不行明年京師旱　詔減釋軍流不雨朱文正奏安南黎氏二臣忠於其主久繫獄請釋之又不雨　上乃手詔赦先生是日沛然雨遂頒　諭言天人感應之理至捷誡臣工弗以言爲諱　御製得雨紀事詩有亮吉原書無違礙之句有愛君之誠實足啓沃朕心已將其書裝潢成卷常置座右以作良規之注　仁宗之容直臣超越前古而先生諒節實能上格　天心云先生在戍所不及百日自獲罪至戍還文正公常調護之既歸自號更生居士丁卯歲大祲有司勸不成災饑民剝樹皮以食先生力請當道設賑局捐金爲之倡所全活數十萬計性嗜山水遊嵩華黃山皆躋絕壁題名家居十餘年卒年六十有四其學無所不窺詩文有奇氣少與武進黃景仁仲則齊名江左號洪黃仲則客死汾州千里奔其喪世有巨卿之目其後沈研經術與同邑孫星衍季逑論學相長人又稱孫洪云所著左傳詁十卷公羊穀梁古義二卷比雅十二卷弟子職箋釋一卷六書轉注錄八卷漢魏音四卷乾隆府廳州縣圖五十卷三國疆域志二卷東晉疆域志四卷十六國疆域志十六卷詩文集共六十四卷行於世趙君懷玉字億孫一字味辛武進人乾隆庚子　召試舉人授內閣中書出爲登州府同知好學深思書無所不讀工詩古文著亦有生齋詩文集同時爲漢學者有莊君炘字虛庵乾隆戊子副榜官知州深於聲音訓詁之學校刻淮南子爲之注又有劉君逢祿字申甫嘉慶丁卯舉人淹通經傳皆先生同郡人

洪初堂先生事略 洪榜 程瑤田 汪龍 汪萊 胡承珙 洪梧

洪先生榜字汝登一字初堂歙人年十五爲諸生乾隆乙酉拔貢與兄樸同應召試兄授中書而先生未遇梁文定公國治時督學安徽皆賞異之先生從文定游至山西舉乾隆戊子鄉試丙申應天津 召試冠其伍授內閣中書少與同郡戴東原金輔之交粹於經學因鄭康成易贊作述贊二卷又著明象未成書其解周易詁訓本兩漢行文類先秦又撰四聲韻和表五卷示兒切語一卷先是江先生慎修切字六百十有六是書增補百三十九字又以字母見溪等字注於廣韻之目每字之上以定喉吻舌齒脣五音蓋其書宗江戴二家之說而加詳焉又著周易古義錄書經釋典詩經古義錄詩經釋與儀禮十七篇書後春秋公羊傳例論語古義錄初堂讀書記初堂隨筆許氏經義諸書留心奇遁之術以其術犯造物忌病中舉所著火之惟新安大好紀麗久刊行先生律身以正孝友著於鄉生平所學服膺戴氏戴氏作孟子字義疏證讀者不能通其義先生稱其有功於六經孔孟之言甚大使後之學者無馳心於高妙而明察於人倫庶物閒必自戴氏始也撰東原行狀載其與彭尺木書朱竹君謂可不必載戴氏可傳者不在此先生上書諭之詞甚辨弟梧字桐生乾隆庚子

召試舉人授中書庚戌成進士選庶吉士由編修官沂州知府博通古今工詞翰亦邃於經學同邑學者有程易疇汪警泉汪孝嬰羅子信洪賓華皆以經術名

易疇程姓名瑤田乾隆庚寅舉人太倉州學正著有通藝錄行世 警泉名龍乾隆丙午舉人著毛詩申成毛詩異義孝嬰名萊優貢生大學士祿康薦修國史天文志官石埭訓導十三經注疏能背誦如流水而又能心通其義有閒者觸類旁通無窒礙尤善歷算通中西術著衡齋算學行於世子僖名承符乾隆辛未進士選庶吉士善讀書通經史工詩古文時推疏儁奇士賓華名鼕爲初堂族子嘉慶己巳一甲一名進士 賜及第授修撰恬於仕進五經各有撰述皆歙人

任子田先生事略 任兆麟 李惇 宋綿初 秦恩復 賈承吉 許珩 汪光爔 李鍾泗

任先生大椿字幼植又字子田江蘇興化人祖陳晉乾隆四年進士以通經聞著易象大意先生少工文詞既乃專究經史傳注乾隆三十四年二甲一名進士授禮部主事三十八年修四庫全書充纂修官禮經專輯爲多提要多出其手薦以郎中授御史五十四年卒年五十有二先生家貧甕色養讀書守道義泰不欲以空言講學服官行己無媿古人所學淹通於禮尤長名物著弁服釋例八卷深衣釋例三卷釋繒一卷吳越備史注三十卷小學鉤沈二十卷字林考逸八卷詩集六卷先生初欲薈萃全經久之知其浩博難竟因思卽類以求一類既貫乃更求他類所著深衣釋繒諸篇皆博綜羣籍吏以己意或視爲爾雅廣疏實禮經別記之意學者能推其意廣所未盡以類竆之可以會經之全矣族弟兆麟書采獲百五十條爲字林考逸補正云兆麟字文田一字心齋震澤諸生舉孝廉方正書注夏小正本鄭仲師周官注移主夫出火一條在三月又移時有見稊始收一條在五月又補入采芑雞始乳二條王西莊序以爲確當所著曰有竹居集時江北學者有李先生惇號孝臣高郵人治經通敏尤深於詩及春秋三傳晚好歷算通宣城梅氏書與同郡劉端臨王懷祖汪容甫善力倡古學篤內行恂恂退讓遇友朋患難則執義不回久困諸生以高第將舉拔萃科試之前夕執友賈田祖死往經其喪遂罷試舉乾隆庚子進士銓選知縣尋卒著歷代官制考考工車制考說文引書字異考左傳通釋杜氏長歷補渾天圖說羣經識小錄諸書又宋君綿初字守端亦高郵人乾隆丁酉拔貢官訓導邃經術尤長於說詩著韓詩內傳徵四卷子保字定之廩生精聲音訓詁之學又秦君恩復字敦夫一字澹生江都人乾隆丁未進士官編修讀書好古所居五笥仙館著書萬卷丹鉛不去手校刊陶宏景鬼谷子注盧重元列子注及隸韻諸書與人謙抑口不談學問是以世無知者又賈君承吉字春谷亦江都人嘉慶乙丑進士官知縣天資過人爲漢儒之學研究精微通歷算能辨中西之異同尤工詩古文能自出機杼空無依傍又儀徵許珩者字楚生能詩治經有心得著周禮徵疑七卷又汪君光爔字晉蕃儀徵諸生父椿進士官員外郎與惠定宇戴東原王述菴王西莊錢竹汀爲莫逆交晉蕃承庭訓飫聞諸老

稽緒論遂博通經史書辨高氏易爻辰圖之謬又作彝舞釋人服其精核又李君鍾泗字濱石甘泉人書一覽不忘治經精左氏春秋撰規規過一書抑劉申杜焦里堂見而歎服嘉慶六年舉人與晉蕃皆早世

孔巽軒先生事略 孔繼涵　郝懿行　[illegible]　趙曾

先生諱廣森字衆仲又字撝約號巽軒孔子六十八代孫居曲阜乾隆三十六年進士官檢討年少入官翩翩華胄一時爭與之交然性恬淡耽著述衰足不與要人通謁告養歸不復出及居大母與父喪竟以毀卒時乾隆五十一年也年三十有五先生聰穎特達經史小學沈覽妙解少受經於戴東原所學在公羊春秋唐陸德明云魏晉以來公羊久成絕學先生沈深解剝著春秋公羊通義十一卷於胡毋子都董仲舒何邵公條例師法不墜其自序曰昔我夫子有帝王之德無帝王之位又不得爲帝王之輔佐乃思以其治天下之大法損益六代禮樂文質之經制發爲文章以垂後世而見夫周綱解弛魯道陵遲攻戰相尋彝倫或熄以爲雖有繼周王者猶不能以三皇之象刑二帝之干羽議可坐而化也必將因衰世之宜定新國之典寬於勸賞而峻於治不肖庶幾風俗可漸更仁義可漸明政教可漸興一於春秋乎託之春秋之爲書也上通天道中用王法而下理人情不奉天道王法不正不合人道王法不行天道者一曰時二曰月三曰日王法者一曰譏二曰貶三曰絕人情者一曰尊二曰親三曰賢此三科九旨既布而壹裁以內外之異例遠近之異辭錯綜酌劑相須成體而傳春秋者三家粵惟公羊氏有是說焉漢初求六經於燼火之餘時則有胡毋子都董仲舒皆治公羊春秋以其學鳴於朝庭立於校官董生授弟子嬴公嬴公授眭孟孟授東海嚴彭祖魯國顏安樂各專門教授由是公羊分爲嚴顏之學方東漢時帝者號稱以經術治天下而博士弟子因端獻諛妄言西狩獲麟是庶姓劉季之瑞聖人應符爲漢制作黜周王魯以春秋當新王其說皆絕不見本傳重自誣其師以召二家之糾摘矣然而孟子有言春秋天子之事也經有變周之文從殷之實非天子之因革耶甸服之君三等蕃衛之君七等大夫不世小國大夫不以名氏通非天子之爵祿耶上抑杞下存宋褒滕薛邾婁儀父賤穀鄧而貴盛郜非天子之黜陟耶內其國而外諸夏內諸夏而外四裔殆所謂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者非耶愚以爲公羊家學獨有合於孟子乃若對齊宣王言小事大則紀季之所以爲善對滕文公言效死勿去則萊侯之所以爲正其論異姓之卿則曹羈之所以爲賢論貴戚之卿又實本於不言剽立以惡衎之義且論歸讙龜以讓國而公羊許石曼姑圍戚今以曼姑擬臯陶則與瞽瞍殺人之對正若符契故孟子最善言春秋豈徒見稅畝伯於陽兩傳文句之偶合哉晉唐以來公羊穀梁皆成絕緒唯左氏不絕於韓誦啖趙橫興宋儒踵扇加以鑿空懸擬直出於三傳之外者淺識之士勤爲所奪其嘗毀三傳率摭拾本例而廣引例不可通者以致其詰董生不云乎易無達占詩無達詁春秋無達例夫唯有例而又有不圍於例者乃足起事同辭異之端以互發其蘊記曰屬辭比事春秋之教此之謂也十二公之篇二百四十二年之記文成數萬赴問數千應問數百操其要歸不越乎同辭異辭二途而已矣當其無嫌則鄭忽之正陳佗莒展之賤曹羈宋萬宋督之爲大夫未嘗不同號祭伯奔而曰來祭公使而曰來介葛盧朝而曰來齊仲孫外之而曰來未嘗不同辭入者爲篡天王入於成周乃非篡出者爲有外天王出居於鄭乃非外此無他正名天王灼然不嫌也夫人婦姜夫人氏夫人孫於齊則辭有異楚屈完來盟於師齊侯使國佐如師則辭有異衛侯言歸以成叔武之意曹伯言歸以順喜時之志而或加復或不加復則同辭之中猶有異此言負芻出惡已見於伯討成公出惡未有所見也若是之屬有不勝僂指述者諸滅同姓莫名獨衛侯燬名諸葬稱公獨蔡桓侯不稱公諸來稱使獨武氏子毛伯不稱使一難而乃異一救而言次之先後異一人之名而曼何之有無異一年之內而糾與子糾異凡皆片言榮辱筆削所繫不可不比觀不可不深察春秋有當略而詳當詳而略詳之甚者莫如錄伯姬略之甚者莫如鄭蔡仲之事蔡仲權一時之計紓宗社之患君子取之亦與其進不與其退之意焉爾若左傳所載忽之弒亹儀之立仲循循無能匡救苟並存其迹將不可爲訓故斷至昭公復正厲公居櫟取足仲之權而止此春秋重義不重事之效也董生曰正朝夕者視北辰正嫌

疑者視聖人聖人以蔡仲易君季子殺母兄皆處乎嫌疑之閒特殊異二子於衆人之中而貴而字之而不名術猶有援左氏之事以駁公羊行權之義者盍思仲之稱字正逆知天下後世必有嘵嘵譏仲者乃大著其善也孔子之修春秋也至於上下內外之無別天道人事之反常史之所書或文同事異事同文異者則皆假日月以明其變決其疑大抵以日爲詳則以不日爲略以月爲詳則以不月爲略其以不日爲恆則以日爲變以日爲恆則以不日爲變甚則以不月爲異其以月爲恆則不月爲變以不月爲恆則以月爲變甚則以日爲異將使學者屬辭比事以求之其等衰勢分甚嚴善惡淺深奇變極亂皆以日月見之如示諸掌書哉自唐迄今知此者惟趙汸一人哉推擧其槪及齊平及鄭平均平也而一信一否郯伯姬來歸杞叔姬來歸均出也而一有罪一無罪月不月之判也城楚邱之不嫌於內邑以其月也晉人執季孫行父何以別於齊人執單伯以其月也晉人入曹何以別於宋人入曹以其日也武宮亦立煬宮亦立而知季隱如之爲之者以其不日也諸侯相執例時始見於宋人執滕子嬰齊則惡而月之公如例時襄昭如楚則危而月之會例時終桓公之篇悉危而月之可得謂無意乎常辭偏戰日詐戰不日獨至於殽詐戰而亦日讀其經曰辛巳晉人及姜戎敗秦於殽癸巳葬晉文公背殯之罪日之而益見復歸未有言日者獨衛獻公曰讀其經曰辛卯衛甯喜弒其君剽甲午衛侯衎復歸於衛譏弒之跡亦日之而益見春秋雖魯史書名聖人因而不革必有新意焉春者陽中萬物以生秋者陰中萬物以成書以春賞惡以秋刑故以是名其經丙戌之再也疑於衍而非衍夏五或無月十有二月或無冬疑於脫而非脫春以統王王以統月月以統日春秋所甚重甚謹者莫若此世俗之說曰譏貶當各就其事而傳說有先事貶者有終身貶者得無非論語不逆億之訓且疾惡已甚乎是未知春秋之用譏貶當事而施者小過惡耳至於未事而先貶既事而終絕則蹈名教之宏罪犯今古之極惡有雖孝子慈孫百世不可改者中人之情固有始善終咎先後易轍惟若公子翬之媚桓弒隱公子招之嘗君亂國完其惡可以至於此極則平日處心積慮久已不能於禮義先師言春秋天子之行事也向使夫子與翬招並時立朝必不待其弒君亂國早已放流之竄殛之又何不逆億之有以誅不待教之罪人而且使之出師而且使之會諸侯之大夫是則陳魯之君無知人之明以自召其禍也故貶招於漷貶翬於伐鄭伐宋以戒後世之爲人君者若曰有臣如此則不可以長三軍而使四方豈惟決二公子之辜而已翬公子也而勿謂公子招弟也而弗謂弟存公子焉若曰疎者弗貴當絕其位親者不貴但不當任之亦弗可失其實此深中之深微中之微也俗儒不知春秋病在不能探深窺微翬在所傳聞之世詆言貶之遂在所聞之世唯一貶於其卒遠所見之世隱如疑不得貶矣然而辭不屬不明事不比不章昭公之篇一曰隱如至自晉一曰叔孫舍至自晉同事而氏不氏異氏者賢不氏者惡亦因得見端焉且遂卒而貶猶夫終身貶也春秋之義人道莫重乎始終用致夫人弗曰其始則終身不免爲纂成風之含賵會葬王弗稱天則終身不正其爲小君其於追命桓公亦然故翬招貶之於始仲遂貶之於終皆言乎罪大惡極足以貫其沒世者也譏貶皆不槪施每就人情所易惑者而顯示之法人莫知大夫不敵君而後以楚人書人莫知卿不得憂諸侯而後以晉人宋人書澶淵以降大夫交政未嘗貶也卻缺之從義公子側之匪革宜若有善焉轉發其事乎專廢置之罪而以人書不寧惟是又因是以知士匄公子結事其所可專得免於貶雖於名氏之外未有加焉固已榮矣鄭襄公背華附楚殿之曰鄭伐許吳伐郯狄伐晉文無以異至其子賁經與戎則正言之曰鄭伯伐許以爲不待貶絕爾第未若狄之顯也故襄公書葬悼公不書葬其葬猶之突也其不葬也猶前之接後之踰而蔡之肸也傳曰春秋不待貶絕而罪惡見者不貶絕以見罪惡也貶絕然後罪惡見者貶絕以見罪惡也又曰春秋見者不復見皆讀此經之要法也楚子虔嘵嘵然自以爲討賊而取絕於春秋何則般之弒父易見虔之誘討難知也名虔矣般可以無誅乎則又見諸絕世子有絕有矣蔡之臣子可釋恨於楚乎則又見諸葬蔡靈公以爲廬伸其復讎之志凡義無常唯時所當方君義屬固則般也賊及君義屬般則虔也讎以其比在刺築館譏猶縪王姬可以無逆不可以逆而外之遂不宜爲大夫既爲大夫

卽不得諱其恩禮生殺不相悖天以成其施刑賞不偏廢王以成其化非春秋孰能則之撥亂之術譏於貶絕備矣而又曰爲尊者諱爲親者諱爲賢者諱惡如可諱何以諱惡聞之有虞氏貴德夏后氏貴爵殷周貴親春秋監四代之令模建百王之通軌尊尊親親而賢其賢尊者有過是不敢譏親者有過是不敢譏賢者有過是不忍譏愛變其文而爲之諱諱猶譏也傳以諱爲譏狩爲譏重是也所謂父子相隱直在其中豈曲徇飾過之云乎無駭貶去氏故入極不嫌非滅承徐人伐吳氏則滅項不嫌非齊書戍鄭虎牢於下乃可以不繫鄭書孟子卒於後昭公取夫人乃可以不書其諱文而存實有如此者於紀侯大去見諸侯以國爲體於入曹見同姓滅之當救於公孫會見司寇有八議之辟於防於暨於處父見君臣無相爲盟之法其假諱而立義有如此者世爭則示之以讓世詐則示之以信是以吳召陵高滋靈而於讓國公子三致意焉衛子之諱殺也捷之諱宋也三亡國之諱亡也其隸賢者之心而隱惡有如此者將因其所諱達之於不諱則會稷成亂以嚴君臣之分乾時伐敗以隆父子之恩子般忍曰以正世及之坊然乃知祖之違閒所以爲始爲將推而遠之而後得盡其辭又炳炳彰彰如此嘗病左氏規隨擬議讀經三年顧云齊陳恒執其君寘於舒州夫凡伯以天子之使諱不言執況可加之其君乎斥言成叛抑非圍齶取運內邑不聽之例也故曰左氏之事詳公羊之義長春秋重義不重事斯公羊傳尤不可廢方今左氏舊學湮於征南穀梁本義汨於武子惟此傳相沿以漢司空掾任城何休解詁列於註疏漢儒授受之旨轄可考見其餘公羊墨守穀梁廢疾左氏膏肓春秋漢議文謚例等尙數十篇惜無存者解詁體大思精詞義奧衍亦時有承訛率臆未能醇會傳臆三世之限誤以所聞始文所見始昭遂強殊鼻我於抉而季姬季友公孫慈之日卒皆不得其解夫大夫奔例時諸侯出奔無罪時有罪月內大夫出無罪月有罪日功過之別內外之差宜然也何邵公自設例與經詭戾而公孫敖之日歸父之不日兩費辭焉叔術妻嫂傳所不信卲公反張大之目爲非常異議可怪之論亦猶傳本末與輒拒父僞不疑詭引以斷衛太子之獄致令不曉者爲傳詬病此其不通之一端也七十子沒而微言絕三傳作而大義暌春秋之不幸耳幸其猶有相通者而三家之師必故各異之使其愈久而愈歧何氏廢踣斯失若盟於包來下不肯援穀梁以釋傳叛者五人不取證左傳而鑿造諫不以禮之說又其不通之一端也今將祛此二惑歸於大通輒因原注存其精粹刪其支離破其拘窒增其隱漏纂備一家之言依舊帙決爲十一卷題名曰通義胡母生董生旣皆此經先師雖義出傳表卓然可信董生緒言猶存繁露而解詁自序以爲略依胡母生條例故亦未敢輕易也昔韓文公遺殷侍御書云近世公羊學幾絕何氏注外不見他書聖經賢傳屛而不省要妙之義無自而尋非先生好之樂之味於衆人之所不味務張而明之其孰能勤勤拳拳若此固鄙心之所最急者如遂蒙開釋章分字斷其心曉然直使序所注挂名經端自託不腐其又奚辭蓋自有唐巨儒惜此傳之墜絕而望人之講明也如是今殷侍之註已復不存更以穴知孔見期推測於千百禩之後安得有道如昌黎者而就正其失也鑽仰旣竭不知所裁先生又著大戴禮記補注十四卷詩聲類十三卷禮記巵言六卷經學巵言六卷少廣正負術內外篇六卷又喜屬文工篆隸著儀鄭堂駢體文三卷江都汪中讀之歎爲絕手

孔君繼涵字葒谷顨軒之叔也乾隆辛巳進士官戶部郎中深於三禮校刻微波榭叢書同時有郝君懿行者字恂九棲霞人嘉慶己未進士官主事撰山海經注爲實事求是之學又濟甯許君鴻磐字漸逵進士官江蘇同知深於輿地凌次仲亟稱之其雲帆雜著皆辨駁地理之設不在朏明景范下與萊陽趙君齊名趙君名曾字北嵐乾隆己酉舉人官知縣好金石文字及古錢治經深於三禮及古文尙書左氏春秋皆山左魁楚也

國朝先正事略卷二十五

國朝先正事略卷三十六

平江李元度次青纂

經學

周書昌先生事略 桂馥

周先生永年字書昌其先餘姚人也高祖始遷山東之歷城生而好學棄產營書凡積五萬卷見釋書家易散有感於釋道藏約桂君未谷築借書園祠祀漢經師伏生教童諸先生聚書其中以招致來學與李君文藻同修歷城縣志朱學士筠稱其詳慎乾隆三十六年成進士欲入山治儀禮　特召修四庫書改庶吉士授編修典試貴州能得士與程君晉芳丁君杰邵君晉涵皆書借館中書屬未谷為四部考鈔胥數十人昕夕校治會禁借官書遂止先生之學淹博無涯涘於先正雅慕顧亭林李榕村閻潛邱方望溪於鄉人稱張稷若自謂文拙不存稾亦不著書　未谷名馥字冬卉曲阜人於書無不窺尤邃於金石六書之學少以優行貢成均交翁覃溪學士館益進又與濟南周書昌友誘掖後進甚篤乾隆五十五年進士知永平縣卒官年七十永平故滇之邊邑君臥閣以治政簡甚因以其餘為經生業嘗謂訓詁不明不足以通經日取說文與諸經之義相疏證為說文義證五十卷又繪許祭酒以下至二徐吾邱衍之屬為說文統系圖題書室曰十二篆師精舍著禮樸十卷繆篆分韻五卷晚學集八卷詩集四卷

程綿莊先生事略

程先生廷祚字啓生號綿莊先世本歙人遷江甯少好學十三經二十二史諸子百家書無不讀年十四作松賦七千餘言驚其長老弟嗣章字南耕深於史先生獨好治經而於天文輿地食貨河渠兵農禮樂之事皆能究委探源性端靜迂緩其衣冠傳先生語人見之如臨高山氣為之肅弱冠補諸生鄉試輒不利乾隆丙辰　召試鴻詞科有要人慕其名欲令出門下屬密友道意曰主我試必入選先生正色拒之竟不用自此不復應鄉舉惟閉戶窮經而已自王輔嗣注易盡掃圖緯之說宋元儒尊希夷河洛圖書及變互卦氣之說又或拘執爻位陰陽乘承比應之體易學轉晦先生乃著易通及大易擇言三十卷晚年作彖爻求是說六卷自成一家言少時見西河毛氏古文尚書冤詞乃作冤冤詞以攻之又著晚書訂疑推拓其說別成尚書通議三十卷青溪詩說二十卷魯論說四卷春秋識小錄三卷禮說二卷多能發前人未發之覆同時方君望溪戴君東原皆盛推之辛未　詔舉經明行修之士先生被薦入都復報罷自以家近青溪其出處與劉𪚥兄弟相類乃自號青溪居士云卒年七十七所著經學外有詩文各三十卷嘗言墨守宋學已非墨守漢學者尤非孟子不云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乎又曰宋人謂孫復疏經多背先儒非也夫不敢先儒之非何以為孫復其持論若此

崔東壁先生事略 陳履和

崔先生述字武承號東壁直隸大名人乾隆二十七年舉人嘉慶元年授羅源知縣武弁多藉海寇邀功誣商船為盜先生屢平反之於是奸徒控其擅釋巨盜臺使者故知先生得免議四年調上杭關稅向羸數千金先生悉解充緝盜公費未幾投劾歸著書三十四種而考信錄一書尤生平心力所專注其上古考信錄二卷謂易傳僅溯至伏羲春秋傳僅溯至黃帝不應後人所知反詳於古人凡緯書所云十紀史記所云天皇地皇人皇皆妄也謂龍馬負圖出緯書乃方士之言謂庖羲非太皞神農非炎帝以五行配五帝乃陰陽家言謂楊墨欲高於儒者故稱述上古以求加於唐虞三代之上凡稱引上古多異端假託之言不可為實事謂上古各君其國各子其民有聖人出則天下尊之為帝既沒則已焉自唐虞而後有禪自夏商而後有繼不可以後世之事例上古其唐虞考信錄四卷謂舜事統於堯古但有堯典今本割慎徽五典以下為舜典始於齊代姚方興其謬有三謂堯非帝嚳子堯之德能協和萬邦故天下歸之非藉父兄之業謂歷數在躬非聖人之言聖人豈有置人事不言而以歷數為據使後世闇干者藉為口實乎謂舜以前未有州舜始設之故曰肇十有二州其後水患既平乃併其三而為九偽孔傳謂禹別九州之後舜改為十二州者謬謂舜竄三苗於三危何以復命禹征之何以舜之德久不能格舞干羽而七旬

遂格此僞書采韓詩外傳而增飾之耳其夏商考信錄四卷謂彭蠡別一地非鄱陽彭蠡自在江北爲漢水所匯鄭樵以東匯澤爲彭蠡東爲北江入於海十三字爲衍文固謬朱子蔡傳不疑以鄱陽爲彭蠡之誤而反疑經爲誤亦非謂庭堅非皋陶當是兩人謂允征乃僞書羲和廢職黜之可也何必興師且羲和黨羿羿必助之仲康安能征之至六卿分掌六師甘誓所記甚明自周官始言司馬掌六師而僞書周官篇因之夏時必無是語也謂奡盪舟非陸地行舟乃力能摇蕩之舟而覆之也謂元鳥生商當從毛傳春分元鳥至祈於郊禖而生契不當從史記吞鳥卵之說謂湯誓言率割夏邑則知夏之政不行於諸侯言夏罪其如台則知桀不能囚湯湯固未嘗立桀之朝爲桀之臣也謂外丙仲壬當從孟子不當從僞孔傳削去外丙仲壬兩代程子胡氏之說皆繆謂祖甲乃武丁子非太甲當從馬鄭其豐鎬考信錄八卷謂夏商周未有號爲某公者公亶父相連成文猶所謂公劉公非公叔類也古公亶父猶言昔公亶父也謂太王流離播遷之不暇何暇謀商閟宮詩語夸誕僖公乞師於楚以伐齊而此詩反謂荆舒是懲則翦商一語豈可信以爲實謂齊魯韓三家皆以關雎爲康王時詩關雎取與河洲而岐陽距河絕遠況序但言后妃尚未指爲何王之后安得據一言而廢三家之說乎謂周自立國於岐與商無涉文王未嘗立於紂之朝所謂服事殷者不過玉帛皮馬卑禮以奉之耳非委贄而立於其朝也謂文王羑里之厄詩書不言論語孟子亦不言至易傳始言之易傳本非孔子所作是以汲冢周易有陰陽篇而無十翼即所云大難亦未言爲何難謂武王牧野以前其事殷之心與文王不異孔子言周之德周者文武之統稱況上文所記者武王之言以爲論武而兼文則可若以爲專論文而不及武則上下文不相屬矣謂僞泰誓云惟十有三年春不書月而反書時倘書有是文體乎又云惟戊午王次於河朔蒙日於時而反無月不特倘書即春秋亦無此文體也謂周介戎狄之閒乃商政所不及至寖昌寖大又商所不能臣紂與文武原無君臣之分但爲名號正朔所存故論文武者但問其實爲紂臣與否而不必問其伐商不伐商果君臣也則曹操雖不篡漢而罪與丕無殊非君臣也則武王雖伐商而至德與文王不異謂雖有周親二句承周有大賚而言言周雖有親戚不敵善人故大賚之也上句周指武王下句周豈可指紂謂唐叔乃成王母弟周公之東也唐叔實往歸禾則成王非幼明矣蓋成王居喪不言周公以冢宰聽政後人但聞周公攝政遂誤以成王爲幼耳謂管蔡二叔以殷畔漢以前皆不言霍叔至晉皇甫謐始稱監殷有管蔡霍三叔而僞尚書采之謂微子之命難於措辭而語但通套其僞尤易明謂儀禮非周公之制古禮臣拜君於堂下雖君有命仍拜畢乃升今儀禮君辭之乃升成拜是拜上非拜下矣古者公之下不得復有公今儀禮諸侯之臣所謂諸公者是春秋之末大夫僭也覲禮大禮也聘禮小禮也今儀禮聘禮之詳反十倍於覲禮蓋周衰覲禮缺失而聘禮通行故也王穆后崩太子壽卒晉叔向曰王一歲而有三年之喪二焉今儀禮喪服篇爲妻期年果周公所制之禮叔向豈有不知何以所言喪服與儀禮迥異且十七篇多係士禮而文繁物奢已如此然則此書之作當在周末文勝之時周公所制必不如是謂周禮條理詳備然以爲周公所作亦非也書曰弼成五服至於五千孟子曰海內之地方千里者九今周禮封國諸公方五百里侯方四百里伯三百里子二百里男百里天子邦畿之外分九畿畿每面五百海內安得如許地而封之畿之耶古者建國必本大而末小今周禮天子之地僅四諸公而諸公之地乃二十五倍於男邦正賈誼所謂脛大如腰指大如股者是豈先王之法制乎孟子其實皆什一也公羊曰什一者天下之中正也今周禮乃云遠郊二十而三甸稍縣都皆無過十二其非周公之法明矣孟子曰廛無夫里之布是正賦之外無課於民者今周禮使不毛者無職事者出夫里之布其非周公之法又明矣古者止有一郊祭天乃如郊祭地則如社今周禮云祭天南郊祭地北郊果爾則周公於洛何以一郊即兼祭天地且南北郊亦不當同日春秋書郊凡九皆但書郊果有南北兩郊不應混而同之謂共和者因周召二相和衷共濟而稱之以爲共伯和者謬謂龍漦事荒誕不足信謂伯夷叔齊無扣馬諫伐紂事辟紂故餓餓故思養而歸於周論語但言餓於首陽不言餓死於首陽蓋戰國時楊墨橫議常非堯舜薄湯武以快其私毀堯則託諸

許由毀禹則託諸子高毀孔子則託諸老聃毀武王則託諸伯夷太史公尊黃老故好采異端雜說學者但當信論孟不當信史記其洙泗考信錄四卷餘錄三卷謂今論語非孔門論語之原本亦非漢初魯論之舊本齊論語章句多於魯論是齊魯互異也張禹本授魯論晚講齊論後刪而合之號張侯論然則今之論語乃張禹所更定也禹但知媚王氏以保富貴耳何足以知論語其不當刪而刪不當采而采蓋不少矣如公山佛肸兩章蓋戰國之士頗自便其私故誣聖人以自解而張禹誤采之夫佛肸叛乃趙襄子時事其時孔子已卒矣何往之有此誣聖之大者也謂孔子家語原書已佚今之家語乃魏晉閒人雜取子史中孔子事跡增益而成者謂孔子事見於異端雜說者人猶不信至世家及家語載之而人始信之矣至孔子年譜則又采之世家家語及諸雜說者其謬尤甚謂左傳言孔子相者相禮也非相國也史記誤以為相國之相謂匡為宋邑似畏匡過宋本一事匡人其如予何桓魋其如予何似一時一事之言記者小異耳謂孔子無刪詩書之事先儒以春秋為託南面之權行黜陟之事其說亦非蓋春秋所關者天下之治亂所正者天下之名分不可仍以諸侯之史目之故曰天子之事耳春秋得孔子修之則善不待褒而自見惡不待貶而自明大義懍然功罪昭著故曰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謂孔子所謂一貫曾子以為忠恕是即忠恕也先儒釋之曰一理渾然此渾然者果何物乎從曾子之言則學者皆有所持循從宋儒之言則聖道反入於虛杳吾寧從曾子不敢從宋儒也謂南容非南宮敬叔以為一人其誤有六語詳本書謂論語左邱明非作傳之左邱明作傳之左邱明未嘗親炙孔子劉歆謂親見夫子無所據其論語餘說一卷謂天下之理皆寓於事非聞見閱歷不能知故聖人教人多聞擇善而從之多見而識之曰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又曰以思無益不如學也至宋儒始好以窮理為說以靜坐為功以明心見性為道然則聖人何為教人多聞多見乎其孟子事實錄二卷謂孟子至梁不在惠王三十五年當在後元十二年襄陵既敗之後蓋惠王三十七年始僭稱王惟既稱王故孟子稱之曰王惟既敗故有喪地之語謂後人疑孟子當尊周室不當勸齊梁行王政不知周顯王時周已失國王東周西周君判為兩國已降同諸侯是時民困已極孟子急欲救民故勉以王政保民之事此時而責以尊周是不識時勢而妄議也其三代正朔考一卷謂孔子修春秋以尊王室斷無改本朝正朔之理王正月即周正月也謂三正並行於侯國列國自用其歷聖王不強使從己故周十二月卜偃謂之十月周三月絳老人謂之正月可見周用周正晉自用夏正也其三代經界考一卷謂聖王治天下惟期安民必不紛更以擾民夏貢殷助周徹各因其宜至諸侯之國各仍其舊公劉當夏殷之際而徹田為糧可知夏殷貢助不盡行於天下也謂方田法田不盡方而算自方井田之制亦若是耳其禘祀通考一卷謂禘見於春秋者二閔二年吉禘於莊公僖八年禘於太廟觀此則太廟羣廟皆有禘器非祭始祖所自出之帝也禘見於左傳者三昭十五年將禘於武公二十五年將禘於襄公定八年禘於僖公此三事皆禘羣廟非祭始祖所自出也禘見於論語者二所以不欲觀所以不答或問之故皆無明文禘見於王制禮運郊特牲明堂位祭統祭義皆無祭始祖所自出之說惟喪服小記及大傳云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亦無祭始祖所自出之說加始字於祖之上其誤始於趙匡謂國語多自相矛盾不足據即據國語禘嚳之文亦以其有功而祭非以其為始祖所自出而祭也祭法一篇出於漢儒蓋襲國語之文其謬有三其讀風偶識四卷謂齊魯韓毛均出於漢三家之詩雖亡然見於漢人引述者有之與今詩序互異豈毛詩獨可信而齊魯韓皆不可信耶謂前人以詩序為子夏毛公所作非有實據而衛宏作詩序則後漢書實有明文夫申公說詩疑者不傳衛宏在後何以每篇皆能悉其為某人之事謂風雅南皆詩之體江沱汝漢皆在岐周之東不當言化自北而南其古文尚書辨偽二卷謂東漢以後杜林賈逵馬融鄭康成傳古文尚書皆止二十九篇史記所引尚書皆二十九篇之文並無今書二十五篇一語謂後人尊偽書不敢廢者以人心道心數語為宋以來理學諸儒所宗也不知危微二語出荀子荀子凡引詩書皆稱詩云書云獨此稱道經曰人心之危道心之微則知荀子所見秦火以前之尚書無危微二語也先生之學考据詳明如漢儒而

未嘗墨守舊說而不求其心之安辨析精微如宋儒而未嘗空談虛理而不救乎事之實山陽汪文端序稱其書爲古今不可無之書其功爲世儒不可及之功其心析如此先生卒於嘉慶二十一年年七十有七弟子陳履和雲南石屏舉人適先生於京邸見考信錄卽執弟子禮先生歿爲刊其遺書

張皋文先生事略 董士錫

阮文達居館職時創立 國史儒林傳其序述前代師儒分合及 本朝理學經學諸儒源流甚晰而亟稱近世張惠言之於孟虞易說與孔廣森之於公羊春秋皆爲專家絕學蓋自惠氏棟作周易述大旨遵虞翻補以鄭荀諸儒學者以未能專一少之漢人之易孟費諸家各有師承勢不能合張先生傳虞氏易卽傳漢孟氏易矣是以爲孤經絕學也先生名惠言字皋文江蘇武進人少孤貧年十四卽爲童子師舉乾隆丙午鄉試教習景山官學期滿例得引見聞母疾急歸遂居母憂嘉慶四年 睿皇帝始親政試天下進士加愼先生中式時大學士朱文正公以先生學行特奏選庶吉士充實錄纂修官蓋前後七試禮部而後遇年三十有九矣六年散館以部屬用文正復特奏改授編修七年卒年四十二先生清羸踈眉作青紺色面有風棱而性持和易至義之所在必達而後已鄉會試皆出文正之門未嘗求私見以所能自異默然隨羣弟子進退而已文正潛察得之則大喜故屢進達之而先生斷斷以善相歸不敢隱文正言 天子當以寬大得民先生言 國家承平百餘年至仁涵育遠出漢唐宋之上吏民習於寬大故奸孽萌芽其閒宜大伸罰以肅內外之政文正言 天子當優有過大臣先生言庸猥之輩倖致通顯復壞 朝廷法惜全之當何用文正喜進淹雅之士先生言當進內治官府外治疆埸者與同縣洪編修亮吉於廣坐譁之文正不以爲忤也爲庶吉士時嘗奉 命詣盛京繕 列聖加尊號玉寶言於當事者宜自京師下所司等上上玉刻成遣使奉藏其舊藏寶不得磨治當事以爲然格於例不果奏又言翰林官乃 皇帝侍從奉 命纂 列聖寶宜奏請馳驛不得由部給火牌亦格於例不果奏先生歎曰天下事皆如是耶吾位卑能言之而已纂書初學李陽冰後學漢碑額及石篆文嘗曰少溫言篆書如鐵石陷入屋壁此最精晉書篆勢是晉人語非漢中郎語也少爲詞賦嘗擬司馬相如揚雄及壯爲古文效韓氏愈歐陽氏修言禮主鄭氏康成言易主虞氏翻所著周易虞氏義九卷虞氏消息二卷其虞氏易序曰自漢成帝時劉向校書考易說以爲諸家皆祖田何楊叔丁將軍大義略同惟京氏爲異而孟喜受易家陰陽其說易本於氣而後以人事明之八卦六十四象四正七十二候變通消息諸儒皆祖述之莫能具當漢之季年扶風馬融作易傳授鄭康成康成作易注而荊州牧劉表會稽太守王朗潁川荀爽南陽宋忠皆以易名家各有所述惟翻傳孟氏學嘗作易注奏上之獻帝翻之言易以陰陽消息六爻發揮旁通升降上下歸於乾元用九而天下治依物取類貫穿比附謬根散葉鬯茂條理後儒罕能通之自魏王弼以空言解易唐立之學官而漢儒之說微獨李鼎祚作集解頗採古易家言而翻注爲多其後古書盡亡而宋道士陳摶以意造爲龍圖其徒劉牧以爲易之河圖洛書也河南邵雍又爲先天後天之圖宋之說易者翕然宗之以至於今牢不可破而易陰陽之大義蓋盡晦矣 清興百年元和徽士惠棟始考孟京荀鄭虞氏古義作易漢學又自爲解釋曰周易述然掇拾於已廢之後左右采獲十無二三其所述大抵宗禰虞氏而未能盡通則旁徵他說以合之蓋從唐五代宋元明朽壞散亂千有餘年區區修補攈拾欲一旦而其道復明斯固難也翻既承世學又具見馬鄭荀宋氏書考其是否故其義爲精又古書亡而漢魏師說可見者十餘家惟鄭荀虞三家略有梗概可指說而虞又較備然則求七十子之微言田何楊叔丁將軍之所傳者舍虞氏之注其何所自爲故求其條貫明其統例釋其疑滯信其亡闕爲虞氏義九卷又表其大恉爲消息二卷庶以探賾索隱存一家之學其所未寤俟有道正焉耳先生又撰虞氏易禮易事易候易言及周易鄭荀義易義別錄易圖條辨儀禮圖說文諧聲譜茗柯文集共數十卷生平修學立行敦禮自守嘗言文章末也爲人非表裏純白豈足爲第一流哉弟子從受易禮者十數甥董士錫字晉卿能傳其學

汪容甫先生事略 賈田祖 江德量 顧九苞 顧鳳毛 鍾褱

汪先生中字容甫江蘇江都人生七歲而孤家酷貧冬夜藉薪而臥旦供饔給
以養親力不能就外傅母鄒授以小學四子書稍長傭書村塾中代學子爲文
塾師大驚異久之就書賈借讀經史百家觸目成誦遂爲通人弱冠補諸生杭
堇甫沈椒園皆賞異之學使朱竹君禮爲上客同時鄭炳也王德甫錢竹汀盧
紹弓並爲延譽乾隆丁酉謝侍郎墉督學江蘇選充拔貢生每試別置一榜署
名諸生前謂所取士曰若能受學於容甫業當益進又曰予之先容甫以爵也
以學則北面事之矣先生以母老竟不朝考絕意仕進丙午朱文正以侍郎典
試江南語人曰此行必得汪某爲選首不知其不與試也文正旋督學浙江先
生往謁問及揚州文獻作廣陵對三千餘言文極奇偉畢尚書沅開府湖北禮
先生入幕屬撰琴臺銘黃鶴樓記甫脫稿好事者爭傳誦之先生治經宗漢學
謂　國朝諸儒崛起接二千餘年墜緒若顧亭林閻百詩梅定九胡朏明惠定
宇戴東原皆足繼往開來經學自亭林始闢其端河洛圖書至胡氏而絀中西
推步至梅氏而精力闢古文者閻氏也專治漢易者惠氏也及東原出而集大
成焉擬作六儒頌未成好金石碑版嘗從射陽湖項氏墓得漢石闕孔子見老
子畫像因署其堂曰問禮性伉直不信釋老陰陽神怪之說謂周禮天神地示
人鬼今合而爲一如文昌天神也東嶽地示也先聖先師人鬼也天神地示世
俗必求其人以實之豈不大悖乎尤惡淫祀見人邀福祠禱者輒罵之聞者掩
耳走而先生自喜益甚於時彥不輕許可見負盛名者必譏彈其失或規之則
曰吾所罵皆非不知古今者或且求吾罵焉不得耳事母至孝家無甔石儲而
滫瀡必具侍母疾晝夜不交睫廁牏皆親滌焉晚歲鹺使全德耳其名延請鑒
別書畫甲寅校四庫全書於浙江之文宗閣疾終西湖葛嶺僧舍年五十有一
先生少工詩治古文不取韓歐以漢魏六朝爲則著述學內外篇及廣陵通典
周官徵文左氏春秋釋疑子喜孫字孟慈嘉慶丁卯舉人能讀父書長於考據
同時學者有賈君田祖江君德量顧君九苞鍾君褱皆與先生善
田祖字稻孫號禮耕高郵人廩膳生好學多所瞻涉著左氏春秋未書去手旁
行斜上朱墨爛然與陽湖洪稚存同里王懷祖李孝臣友善矜立名節猛志疾
邪蓋篤學力行之士也德量字成嘉一字秋史儀徵人世父昱字賓谷江都諸
生讀書好古爲聲音訓詁之學著有松泉集韻岐瀟湘聽雨錄諸書秋史少溺
苦於學與汪容甫爲文字交所業益進乾隆庚辰一甲二名進士賜及第授編
修改御史精於小學好藏碑版名書畫古錢著泉志三十卷又撰廣雅疏未成
而卒九苞字文子興化人洽聞強記長於毛詩三禮母任氏子田侍御之祖姑
也博通經史文子之學得諸母教爲多舉乾隆辛丑進士尋卒子鳳毛字超宗
亦受經於祖母年十一通五經著有毛詩集解楚詞韻考入聲韻考乾隆甲辰
聖駕南巡　召試列二等後舉戊申副榜早世鍾褱字敵崖甘泉人優貢生
與阮文達元焦孝廉循善共討論經學實事求是君幾然無欲以讀書爲樂生
平篤實教著行書撰漢儒考較陸元朗所載增多十餘人文達爲刻考古錄四
卷

凌次仲先生事略

凌先生廷堪字次仲安徽歙人六歲而孤家貧年十二棄書學賈偶讀唐詩選
本及詞綜遂能詩詞見者大異之二十餘始復讀書懼時過難成也著辨志賦
以見志慕其鄉江慎修戴東原之學復從翁覃溪阮文達遊於禮經用力最深
不輟寒暑二十餘年於史則大事本末地理官制沿革及元史姓氏有問者從
容置答如數家珍焉乾隆五十五年成進士出朱文正王文端二公門例選知
縣改寧國府教授便於養母治經也著禮經釋例十三卷謂儀禮委曲繁重不
得其經緯途徑雖上哲亦苦其難苟得之中材可勉赴焉經緯途徑之謂何例
而已矣如鄉飲酒此飲食之禮也而有司徹祭畢飲酒其例亦與之同尸即鄉
飲酒之賓也侑即鄉飲酒之介也主人獻尸主人獻侑主人受尸酢即鄉飲酒
之主人獻賓主人獻介賓酢主人也主人酬尸奠而不舉即鄉飲酒之主人酬
賓奠而不舉也旅酬無算爵即鄉飲酒之旅酬無算爵也此異中之同也有司
徹獻尸獻侑及受尸酢有籩豆牢俎七湆肉湆燔從諸節鄉飲酒獻賓獻介及
酢主人但薦與俎而已有司徹獻尸獻侑之禮主人主婦上賓凡三獻鄉飲酒
但主人一獻而已有司徹獻尸侑畢復有獻長賓主人自酢及酬賓之儀鄉飲

酒但獻衆賓而已有司徹旅酬使二人舉觶於尸侑以發端鄉飲酒但使一人舉觶於賓而已有司徹無算爵賓黨則用主酬賓之觶主人黨則用兄弟後生所舉之觶以發端鄉飲酒則但使二人舉觶於賓與介而已此同中之異也推之於士冠禮冠畢醴賓以一獻之禮鄉飲酒鄉射明日息司正特牲饋食禮祭畢獻賓其例皆大約相同而鄉射之同於鄉飲酒者更無論也又如聘禮之聘享覿此賓客之禮也而聘畢問卿面卿及士昏禮納采納徵之屬其例亦與之同問卿授束帛昏禮授鴈卽享禮之授璧也問卿及昏禮納徵庭實用皮卽享禮之庭實用皮也昏禮使者禮畢主人禮賓卽聘禮之聘賓禮畢主國之君禮賓也面卿幣用束錦庭實用馬卽私覿之幣用束錦庭實用馬也聘賓面卿畢介面衆介面卽聘賓之私覿畢介覿衆介覿也此異中之同也聘用圭享用璧面卿及昏禮無授玉之事但用束帛及鴈如享禮而已聘禮聘賓至昏禮使者至皆設几筵問卿賓及廟門不几筵但擯者請命而已聘禮既享未覿之際則禮賓問卿畢不儐但行面卿之禮而已聘禮禮賓侑醴以幣昏禮禮賓但酌醴禮之而已聘享聘賓主國之君皆皮弁服有裼襲之殊問卿聘賓主人但朝服昏禮使者主人但元端而已聘禮受玉於中堂與東楹之閒問卿則受幣於堂中西昏禮則受鴈於楹閒而已此同中之異也推之於士相見禮及聘禮郊勞致館歸饔餼其例皆大約相同而聘禮之同於覲禮者更無論也是故鄉飲酒鄉射燕禮大射不同也而其爲獻酢酬旅酬無算爵之例則同也聘禮覲禮不同也而其爲郊勞執玉行享庭實之例則同也特牲饋食少牢饋食不同也而其爲尸飯主人初獻主婦亞獻賓長三獻祭畢飲酒之例則同也鄉射大射不同也而其爲司射誘射初射不釋獲再射釋獲飲不勝者三射以樂節射飲不勝者之例則同也不會通其例一以貫之秖厭其膠葛重複而已耳烏覩所謂經緯塗徑者哉於是區爲八類曰通例上下二卷曰飲食之例上中下三卷曰賓客之例一卷曰射例一卷曰變例一卷曰祭例上下二卷曰器服之例上下二卷曰雜例一卷共爲卷十三至於第十一篇自漢以來說者雖多由不明尊尊之旨故罕得經意乃爲封建尊尊服制考一篇附於變例之後不別立宮室之例者宋李氏如圭等已詳故也先生又著燕樂考源元遺山年譜校禮堂集又著魏書音義未成先生雄於文九慰七戒兩晉辨亡論十六國名臣序贊諸篇上擬騷選鄉射五物考九拜解九祭解釋牲詩楚茨考旅酬下爲上解諸篇皆說經之文發古文所未發其尤卓然可傳者則有復禮三篇唐宋以來儒者所未有也復禮上曰夫人之所受於天者性也性之所固有者善也所以復其善者學也所以貫其學者禮也是故聖人之道一禮而已矣孟子曰契爲司徒教以人倫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此五者皆吾性之所固有者也聖人知其然也因父子之道而制爲士冠之禮因君臣之道而制爲聘覲之禮因夫婦之道而制爲士昏之禮因長幼之道而制爲鄉飲酒之禮因朋友之道而制爲士相見之禮自元子以至於庶人少而習焉長而安焉禮之外別無所謂學也夫性具於生初而情則緣性而有者也性本至中而情則不能無過不及之偏非禮以節之則何以復其性焉父子當親也君臣當義也夫婦當別也長幼當序也朋友當信也五者根於性者也所謂人倫也而其所以親之義之別之序之信之則必由乎情以達焉者也非禮以節之則過者或溢於情而不及者則漠焉遇之故曰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其中節也非自能中節也必有禮以節之故曰非禮何以復其性焉是故知父子之當親也則爲醴醮祝字之文以達焉其禮非士冠可賅也而於士冠焉始之知君臣之當義也則爲堂廉拜稽之文以達焉其禮非聘覲可賅也而於聘覲焉始之知夫婦之當別也則爲笄次帨鞶之文以達焉其禮非士昏可賅也而於士昏焉始之知長幼之當序也則爲盥洗酬酢之文以達焉其禮非鄉飲酒可賅也而於鄉飲酒焉始之知朋友之當信也則爲雉腒奠授之文以達焉其禮非士相見可賅也而於士相見焉始之記曰禮儀三百威儀三千其事蓋不僅父子君臣夫婦長幼朋友也卽其大者而推之而百行舉不外是矣其篇亦不僅士冠聘覲士昏鄉飲酒士相見也卽其存者而推之而五禮舉不外是矣良金之在卝也非鳧氏之模範不能爲量焉良材之在山也非輪人之規矩不能爲車焉禮之於性也亦猶是而已矣如曰舍禮而可以復性也是

金之爲量不必待模範也材之爲車不必待規矩也如曰舍禮而可以復性也必如釋氏之幽深微渺而後可若猶是聖人之道也則舍禮奚由哉蓋性至隱也而禮則見焉者性至微也而禮則顯焉者故曰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故君子愼其獨也三代盛王之時上以禮爲教下以禮爲學君子學士冠之禮自三加以至於受醴而父子之親油然矣學聘覲之禮自受玉以至於親勞而君臣之義秩然矣學士昏之禮自親迎以至於徹饌成禮而夫婦之別判然矣學鄉飲酒之禮自始獻以至於無算爵而長幼之序井然矣學士相見之禮自初見贄以至於既見還贄而朋友之信昭然矣蓋至天下無一人不囿於禮無一事不依於禮循循焉日以復其性於禮而不自知也劉康公曰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是以有動作禮義威儀之則以定命也故曰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夫其所謂教者禮也卽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是也故曰學則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倫也復禮中曰記曰仁者人也親親爲大義者宜也尊賢爲大親親之殺尊賢之等禮所生也此仁與義不易之解也又曰君臣也父子也夫婦也昆弟也朋友之交也五者天下之達道也知仁勇三者天下之達德也此道與德不易之解也不必舍此而別求新說也夫人之所以爲人者仁而已矣凡天屬之親則親之從其本也故曰仁者人也親親爲大亦有非天屬之親而其人爲賢者則尊之從其宜也故曰義者宜也尊賢爲大以喪服之倫論之昆弟親也從父昆弟則次之從祖昆弟又次之故昆弟之服則疏衰裳齊期從父昆弟之服則大功布衰裳九月從祖昆弟之服則小功布衰裳五月所謂親親之殺也以鄉飲酒之倫論之其賓賢也其介則次之其衆賓又次之故獻賓則分階其俎用肩獻介則共階其俎用肫胳獻衆賓則其長升受有薦而無俎所謂尊賢之等也皆聖人所制之禮也故曰親親之殺尊賢之等禮所生也親親之殺仁中之義也尊賢之等義中之義也是故義因仁而後生禮因義而後生故曰君子義以爲質禮以行之孫以出之信以成之禮運曰禮也者義之實也協諸義而協則禮雖先王未之有可以義起也郊特牲曰父子親然後義生義生然後禮作董生曰漸民以仁摩民以義節民以禮然則禮也者所以制仁義之中也故至親可以揜義而大義亦可以滅親後儒不知往往於仁外求義復於義外求禮是不識仁且不識義矣烏覩先王制禮之大原哉是故以昆弟之服服從父昆弟從祖昆弟以獻賓之禮獻介獻衆賓則謂之過以從祖昆弟從父昆弟之服服昆弟以獻介獻衆賓之禮獻賓則謂之不及蓋聖人制之而執其中君子行之而協於中庶幾無過不及之差焉夫聖人之制禮也本於君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五者皆爲斯人所共由故曰道者所由適於治之路也天下之達道是也若舍禮而別求所謂道則杳渺而不可憑矣而君子之行禮也本之知仁勇三者皆爲斯人所同得故曰德者得也天下之達德是也若舍禮而別求所謂德則虛懸而無所薄矣蓋道無跡也必緣禮而著見而制禮者以之德無象也必藉禮爲依歸而行禮者以之故曰苟不至德至道不凝焉是故禮也者不獨大經大法悉本乎天命民彝而出之卽一器數之微一儀節之細莫不各有精義彌綸於其閒所謂物有本末事有終始是也格物者格此也禮器一篇皆格物之學也若泛指天下之物有終身不能盡識者矣蓋必先習其器數儀節然後知禮之原於性所謂致知也知其原於性然後行之出於誠所謂誠意也若舍禮而言誠意則正心不當在誠意之後矣記曰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壹是皆以修身爲本又曰非禮不動所以修身也又曰修身以道修道以仁卽就仁義而申言之曰禮所生也是道實禮也然則修身爲本者禮而已矣蓋修身爲平天下之本而禮又爲修身之本也後儒置子思之言不問乃別求所謂仁義道德者於禮則視爲末務而臨時以一理衡量之則所言所行不失其中者鮮矣曲禮曰道德仁義非禮不成此之謂也復禮下曰聖人之道至平且易也論語記孔子之言備矣但恆言禮未嘗一言及理也記曰道之不行也我知之矣知者過之愚者不及也道之不明也我知之矣賢者過之不肖者不及也彼釋氏者流言心言性極於幽深微渺適成其爲賢知之過聖人之道不如是也其所以節心者禮焉爾不遠尋夫天地之先也其所以節性者亦禮焉爾不侈談乎理氣之辨也是故冠昏飲射有事可循也揖讓升降有儀可按也豆籩鼎俎有物可稽也使天下之人少而

習焉長而安焉其秀者有所憑而入於善頑者有所檢束而不敢爲惡上者陶淑而底於成下者亦漸漬而可以勉而至聖人之道所以萬世不易者此也聖人之道所以別於異端者亦此也後儒熟聞夫釋氏之言心言性極其幽深微渺也往往怖之愧聖人之道以爲弗如於是竊取其理氣之說而小變之以鑿聖人之遺言曰吾聖人固已有此幽深微眇之一境也復從而闢之曰彼之以心爲性不如我之以理爲性也嗚呼以是爲尊聖人之道而不知適所以小聖人也以是爲闢異端而不知陰入於異端也誠如是也吾聖人之於彼教僅如彼教性相之不同而已矣烏足大異乎彼教哉儒釋之互援實始於此矣詩曰鳶飛戾天魚躍于淵說者以爲喻惡人遠去民得其所即中庸引而伸之亦不過謂聖人之德明著於天地而已曷嘗有化機也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說者以爲感歎時往不可復追即孟子推而極之亦不過謂放乎四海有本者如是而已曷嘗有悟境也蓋聖人之言淺求之其義顯然此所以無過不及爲萬世不易之經也深求之流入於幽深微眇則爲賢知之過以爭勝於異端而已矣何也聖人之道本乎禮而言者也實有所見也異端之道外乎禮而言者也空無所依也子所雅言詩書執禮顏子問仁子曰克己復禮爲仁請問其目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忽動顏淵曰夫子循循然善誘人博我以文約我以禮聖人舍禮無以爲教也賢人舍禮無以爲學也詩書博文也執禮約禮也孔子所雅言者也仁者行之盛也孔子所罕言者也顏淵大賢具體而微其問仁與孔子告之爲仁者惟禮焉耳仁不能舍禮但求諸理也子貢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文章詩書執禮也性與天道非不可得而聞即具於詩書執禮之中不能託諸空言也夫仁根於性而視聽言動則生於情者也聖人不求諸理而求諸禮蓋求諸理必至於師心求諸禮始可以復性也顏淵見道之高堅前後幾於杳眇而不可憑迨至博文約禮然後曰如有所立卓爾即立於禮之立也故曰不學禮無以立又曰不知禮無以立也其言之明顯如此後儒不察乃舍禮而論立縱極幽深微眇皆釋氏之學非聖學也顏子由學禮而後有所立於是馴而致之其心三月不違仁其所以不違者復其性也其所以復性者復於禮也故曰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夫論語聖人之遺書也說聖人之遺書必欲舍其所恆言之禮而事事附會於其所未言之理是果聖人之意耶後儒之學或出釋氏故謂其言之彌近理而大亂真不然聖學禮也不云理也其道正相反何近而亂真之有哉先生此論與張蒿庵之中庸論皆古今絕識大有功於聖學者也其燕樂考原由燕樂以通古樂江君鄭堂謂其思通鬼神焉先生卒於嘉慶十四年年五十有五

余古農先生事略　江藩　汪元亮　袁廷檮　鈕樹玉

先生諱蕭客字仲林別字古農吳縣布衣也年十五通五經家貧不能蓄書有苕溪書賈徐姓借以左傳注疏讀市月還之徐訝其速曰熟讀矣徐試之背誦終卷無誤大駭曰子奇人也贈以十三經注疏十七史說文解字玉篇廣韻於是閉戶肆經史博覽羣書性癖古籍聞有異書必徒步往借以郭注爾雅用舊注而捨其名謂之攘善無恥乃採孫炎李巡舊注爲之釋書未成先成注雅別鈔八卷專攻陸佃新義埤雅及羅願爾雅翼之誤兼及蔡卞毛詩名物解沈宗伯德潛見其書折節與交年逾冠以注雅別鈔就正於惠氏定宇定宇曰陸佃蔡卞乃安石新學人人知其非羅願非有宋大儒均不足辨也凡讀書撰著當務其大且遠者先生矍然遂執贄稱弟子焉吳縣朱文游藏書最富先生館其家得徧讀四部書又嘗閱道藏於元妙觀閱佛藏於南禪寺昕夕手一編弗輟致目力虧損或令坐暗室中目蒙藍布存想北斗七宿一年後目復明然讀書但能讀大字本而已方恪敏觀承延至保定修畿輔水利志遊京師與朱學士筠紀文達昀胡文恪高望善咸謂其學在深甯亭林之閒因目疾復作舉戴氏震自代遂南歸以經術教授鄉里閉目口授時江震滄李廉筠亦以目疾授徒人並稱盲先生同郡以經義詩古文相論難者薛家三汪愛廬彭尺木汪竹香諸君上下其議論風發泉湧先生貌奇偉頂有二肉角疎眉大眼口侈多髯如執革家懸鬼谷子像同社中戲呼鬼谷子云卒年四十有七所著述甚多爾雅釋注雅別鈔及文選音義均悔其少作不以示人別撰文選離題三十卷皇侃

論語義疏選音樸詩拾各若干卷其古經解鉤沈已採入四庫書弟子江藩字子屏甘泉人博聞強記心貫羣經纂　國朝漢學師承記八卷使兩漢儒林家法之承授　本朝經學之源流釐然可考又作宋學淵源記二卷分北學南學附記共若干人又取諸家撰述凡專精漢學者倣唐陸元朗經典釋文傳注姓氏之例作　國朝經師經義目錄一卷於易取胡氏渭之易圖明辨惠氏士奇之易說惠氏棟之周易述易漢學易例及本義辨證洪氏榜之易述贊張氏惠言之虞氏義虞氏消息顧氏炎武之易音於書取閻氏若璩之古文尚書疏證胡氏渭之禹貢錐指惠氏棟之古文尚書考宋氏鑒之尚書考辨王氏鳴盛之尚書後案江氏聲之尚書集注音疏尚書經師系表於詩取惠氏周惕之詩說戴氏震之毛鄭詩考正顧氏炎武之詩本音錢氏坫之詩音表於三禮取沈氏彤之周官祿田考惠氏棟之禘祫說江氏永之周禮疑義舉要戴氏震之考工記圖任氏大椿之弁服釋例錢氏坫之車制考張氏爾岐之儀禮鄭注句讀沈氏彤之儀禮小疏江氏永之儀禮釋宮譜增注褚氏寅亮之儀禮管見金氏曰追之儀禮正譌張氏惠言之儀禮圖凌氏廷堪之禮經釋例黃氏宗羲之深衣考惠氏棟之明堂大道錄江氏永之深衣考誤禮記訓義擇言任氏大椿之深衣釋例惠氏士奇之禮記說江氏永之禮經綱目金氏榜之禮箋於春秋取顧氏炎武之左傳杜解補正馬氏驌之左傳事緯陳氏厚耀之春秋長歷春秋世族譜惠氏棟之左傳補注沈氏彤之春秋左傳小疏江氏永之春秋地理考實惠氏士奇之春秋說於論語孟子取閻氏若璩之四書釋地江氏永之鄉黨圖考戴氏震之孟子字義疏證錢氏坫之論語後錄劉氏台拱之論語駢枝於諸經總義取顧氏炎武之九經誤字惠氏棟之九經古義江氏永之羣經補義臧氏琳之經義雜記余氏蕭客之古經解鉤沈武氏億之經讀考異義證劉氏台拱之經傳小記於爾雅取邵氏晉涵之正義戴氏震之方言疏證江氏聲之釋名疏證續釋名任氏大椿之小學鉤沈字林考逸桂氏馥之說文解字義證吳氏玉搢之別雅於音韻取顧氏炎武之音學五書江氏永之古韻標準音學辨微四聲切韻表戴氏震之聲韻考聲類表洪氏榜之四聲均和表示兒切語於樂律取江氏永之律呂新論律呂闡微錢氏塘之律呂考文凌氏廷堪之燕樂考原皆專宗漢學凡言不關乎經義小學意不純乎漢儒古訓者皆不著錄亦可謂篤信謹守者矣又汪君元亮字竹香元和人少與同郡余古農薛香聞結詩社於城東睥睨餘子不可一世乾隆壬午與戴君東原同舉於鄉相覯善乃究心經義及六書之學生平論學推東原及程易疇論詩文推古農從游者多擢科第去而君獨以著述終又袁君廷檮鈕君樹玉皆吳縣人廷檮字壽階家楓江有小園饒水石之勝又得先世所藏五硯爲樓弆之蓄書萬卷皆宋元槧刻及金石碑版法書名畫之屬又得徐健庵留植洞庭山之紅蕙種之名其室曰紅蕙山房與錢竹汀王西莊段懋堂王蘭泉諸公以經學相質證生平無書不窺尤精於小學樹玉字非石家洞庭山隱於賈博極羣書亦深小學著說文解字校錄三十卷說文新附考七卷

江艮庭先生事略

顧廣圻　徐頲　褚寅亮

江先生諱聲字叔澐江蘇吳縣人少與兄筠同學不事帖括讀尚書怪古文與今文不類又怪孔傳膚劣支離安國不應若此年三十五師事惠松崖徵君得讀所著古文尚書考及閻百詩古文疏證知古文及孔傳皆晉時人僞作乃集漢儒說以注二十九篇漢注不備則旁考他書精研故訓成尚書集注音疏十二卷附補誼九條識僞字一條尚書經師系表一卷凡經文注疏皆以古篆書之疑僞古文者始於宋之吳才老朱子以後吳草廬郝京山梅鷟皆未得其要領至本朝閻惠兩徵君乃能盡發其作僞之跡勦竊之原若刊正經文疏明古註則猶未之及也先生出而集大成焉其辨泰誓尤精核多閻惠二君所未及精於小學以許叔重說文解字爲宗說文所無之字必求假借之字以代之生平不作楷書筆札皆用古篆俗儒非笑之不顧也嘗著六書說一首自書勒石其說轉注以五百四十部爲建類一首以凡某之屬皆從某爲同意相受實前人所未發又恆星說一卷讀者燎如指掌嘗爲北宋人小詞亦以篆書書之先生性耿介不慕榮利交遊中若王西莊畢秋帆王蘭泉皆重其品藻而先生未嘗以私干當事益重其人嘉慶元年　詔開孝廉方正科江蘇巡撫費文洛公

首舉先生　賜六品冠服卒年七十有八晚年因性不諧俗取艮背之義自號艮庭學者稱艮庭先生子繩字貫廷名諸生孫沅字鐵君優貢生世傳其學弟子數十人元和顧廣圻長洲徐頲最知名廣圻字千里號澗蘋邑諸生天資過人無書不讀經史小學天文歷算輿地之學靡不貫通又能爲詩古文詞及駢體爲海內所推重頲字述卿嘉慶乙丑以第二人　賜進士及第官編修先生老友中來往親密者自錢宮詹大昕外推褚部郎寅亮爲最

寅亮字搢升號鶴侶長洲人乾隆十六年　召試舉人由內閣中書遷刑部員外郎與錢宮詹爲同年友深於經學從事禮經幾三十年嘗謂宋人說經好爲新說棄古注如土苴惟儀禮一書爲樸學空談義理者不能措辭而晦庵勉齋信齋又崇信之故鄭氏之學未爲異義所汨至元吳興敖繼公撰集說雖云采先儒之言其實自注疏而外皆自逞私臆專攻鄭氏學者苦注疏之難讀而喜其平易乃盛行於世至說有不通每改竄經文以曲就其義蓋幾於無所忌憚矣著儀禮管見四卷其說之最精者如鄉飲酒記北面者東上敖改東爲西駁之曰注明言統於門門在東則不得以西爲上也鄉射記勝者之弟子洗觶升酌南面坐奠於豐上降袒執弓反位敖以袒執弓句爲衍駁之曰勝者之弟子即射賓中年少者以是勝黨故袒執弓非衍文也燕禮勝觚於賓敖改觚爲觶駁之曰凡獻以爵者酬以觶燕禮宰夫主獻既不以爵則酬亦不以觶矣安可破觚爲觶乎大射儀以耦左還上射於左敖依鄉射改爲於右駁之曰上射位在北下射位在南鄉射大射位所同但鄉射位在楅西從楅向西則北爲右大射次在楅東從楅向東則北爲左敖比而同之昧於東西之別矣喪服記公子爲其妻縓冠敖改縓爲練駁之曰練冠之紕亦飾以縓故閒傳云練冠縓緣就其質言之曰練冠就其紕言之曰縓冠毋重故言其質妻輕故言其紕非有二也士虞禮明齊醙酒敖以醙酒爲衍文駁之曰注明言有酒無醴據下文普薦醙酒亦專言酒不及醴豈得妄解明齊爲醴輒刪經文乎特牲饋食禮三拜衆賓衆賓答再拜敖改再爲一駁之曰鄉飲酒衆賓答一拜者大夫爲主人也有司徹之答一拜者大夫爲祭主也此士禮安得以此相例乎先生精天文歷算之術尤長於句股和較相求諸法作句股廣問三卷錢少詹著三統術衍先生校正刊本錢字少詹服其精審早年爲公羊何休之學撰公羊釋例三十卷謂三傳惟公羊爲漢學孔子作春秋本爲後王制作嘗譏公羊者實違經旨又因何邵公言禮有殷制有時王之制與周禮不同作周禮公羊異義二卷又著十三經筆記十卷諸史筆記八卷諸子筆記二卷名家文集筆記七卷乾隆五十年卒

鄒叔勣先生事略

鄒先生漢勳字叔勣湖南新化人兄弟六人少秉庭訓皆以才稱而先生爲最年十五通左氏義佐伯氏纂左氏地圖說十六七佐伯氏纂博物隨鈔佐仲氏纂山經集諸書十八九纂六國春秋鄉居苦書少輒詣郡學借觀手錄口誦於天文推步方輿沿革六書九數之屬靡不研究而制舉業不循繩尺嘗或千言輒不盈幅久困童子試道光十七年學使試以三江九江考異之拔補郡學生旋食廩餼亦先耳其名故也當先生孜孜爲學時人無知者惟同縣鄧顯鶴湘皋深異之惜其羅縕里閈無繇出與名流結納以擴見聞招至寶鄉學舍同編纂忠烈公遺集旋校刊王而農先生遺書數十種先生知名自此始湘皋修寶慶府志先生與焉所論述爲多郡守黃君宅中量移黔中招先生往至則爭相延致而貴陽大定興義安順諸郡志以次蕆事其中形勢說循吏傳皆洞中日後情事羅文僖繞典胡文忠林翼時方官黔深與契合先生居黔五載歸里而有邵陽之獄初族中有枉死者令不爲申理諸生某爭於縣庭先生隨衆往觀令弁執而幽之將中以法湘皋力救之事得解是歲爲咸豐元年先生舉鄉試明年禮部試報罷東之淮上訪同郡魏源默深於高郵互出所著相摩訂越歲賊陷江甯默深畀以遼史及倘書未定稿促其閒道歸長沙時南昌告警先生弟漢章已隨江忠烈公援江西侍郎曾公國藩新募楚勇千人令江君忠淑偕先生率以往圍解敘勞以知縣用未幾忠烈權安徽巡撫約先生相從遂間及於難先是省會移廬州賊由桐舒往犯忠烈道病至六安益劇所部勇僅開化鎮算數百人倍道前進先生守大西門賊三爲隧道攻之城坍數丈登陴矣

先生力晕郤之忠烈專疏上其功有　詔褒獎以同知直隸州用　賞戴花翎時援師營城外五里不得入而廬州守所部勇目徐淮久與賊通臘月十六夜過半賊緣北城入詰旦忠烈投水自盡先生命酒左手執杯右手持劍大呼殺賊賊至格鬭閼斃賊數人賊怒刃中項血淋漓項偏折兩卒掖之前走數武死之時年四十有九事聞　贈道銜　予卹䕃祀廬州及湖南昭忠祠先生生時母氏夢虎驚而寤少溺苦於學罔舍晝夜衣履垢敝不稍修飾兄弟互相師友志在勵名節敦氣誼前後館穀所入不下數千金悉供購書周急之用家無甔石儲弗計也所纂貴陽府志百十二卷大定府志六十卷興義府志二十四卷安順府志五十卷皆刊行又學藝齋文集三十六卷詩詞十六卷讀書偶得三十六卷穀梁傳例十四卷廣韻表十卷說文餚聲譜十六卷夏小正義疏一卷易象隱義二卷雜卦圖說一卷卦象推廣一卷六國春秋二十四卷顓頊憲考二卷帝繫詁一卷詩序去害釋滯發微四卷凡十四種藏於家

國朝先正事略卷三十六

平江李元度次青纂

文苑

侯朝宗先生事略

明啓禎閒逆閹擅柄日戕賊善類一時才畯雄傑之士身不在位當然以東都清議自持者曰四公子四公子者桐城方以智密之如臯冒襄辟疆宜興陳貞慧定生及商邱侯方域朝宗也而朝宗先生尤以文章著先生祖執蒲官太常卿父恂戶部尚書季父恪官祭酒皆以東林忤閹黨先後除名先生幼從父官京師習知中朝事而於君子小人門戶始終之故尤燕悉懷甯阮大鋮故魏閹義兒也屏居金陵謀復用諸名士共檄大鋮罪作留都防亂揭定生及貴池吳應箕次尾主之大鋮愧且恚然無可如何知先生與二人者相善也私念因侯生以交於二人事當已乃屬其客來交懽先生覺之謝客弗與通而大鋮家有伶一部能歌所演劇號燕子箋者會諸名士以試事集金陵先生置酒高會徵阮伶大鋮心竊喜立遣伶往而令他奴詗之方度曲四座稱善奴走告大鋮心益喜已而抗聲論天下事語稍及大鋮遂戟手罵詈不絕大鋮乃大怒而恨三人者尤次骨甲申南都擁立大鋮驟枋用興大獄將盡殺黨人捕定生入獄次尾亡命先生夜出走渡揚子依鎮帥高傑得免先生豪邁不羈多大略少善與楊公廷樞夏公允彝醉登金山臨江悲歌指評當世人物而料事尤多奇中方尚書公之督師援汴也先生進曰大人受詔討賊廟堂議論牽制顧破文法以賜劍首誅一甲科令守之不應徵辦者而晉帥許定國師譟當斬以徇軍事辦威立疾馳渡河收中原土寨團結之衆以合左良玉於襄陽約陝督孫公傳庭犄角並進則汴圍不救自解矣尚書叱曰此跋扈也小子多言趣遣歸道遇永城叛帥劉超挾之先生曰君所坐不過殺一御史奈何遽反今畿輔有警君率所部疾走勤王必可轉禍為福卽不然亦肅洗惡名失此則身死名裂超不能從先生既負才不試以明經累舉於鄉輒報罷順治辛卯列副榜初放意聲伎已而悔之發憤為詩古文倡韓歐學於舉世不為之日嘗遊吳下將刻集集中文未脫稾者一夕補綴立就人益奇之順治十一年卒年三十有七方密之國變後以僧服終定生在南都被逮大鋮敗脫歸後與辟疆俱卒於家而次尾當王師下金陵謀起兵被執不屈死

魏叔子先生事略 兄際瑞 弟禮 彭士望 林時益 李騰蛟 邱維屏 曾燦 彭任 梁份

甯都三魏伯曰祥字善伯改名際瑞季曰禮字和公而叔子先生禧尤著先生字冰叔號裕齋父兆鳳字天民以孝聞居喪哀毀如古禮家故饒於財好施與急人之難逾於己崇禎初薦舉徵辟皆不就學者稱之曰徵君先生負異稟年十一為諸生甲申之變愍帝死社稷先生號慟日哭臨縣庭憤咤不欲生謀從曾給事應遴倡義兵不果乃棄諸生服隱居教授先生形幹修頎負才略善擘畫理勢事前決成敗懸策而後驗者十常八九方流賊之熾也承平久人不知亂且謂寇遠猝難及先生獨憂甚挈家翠微峯峯距甯都四十里四面削起百餘丈中經坼自山根至頂若斧劈然緣坼鑿磴道梯而登因置閘為守延士友稍稍依之而彭士望躬庵林時益確齋亦至皆與先生立誼定交挈妻子來家翠微世所稱易堂諸子也其後數年甯都被寇翠微峯獨完先生旣謝諸生益肆力古文辭喜讀史尤好左氏傳及蘇洵其為文主識議凌厲雄傑遇忠孝節烈事則益感慨摹畫淋漓年四十乃出遊涉江踰淮至吳越思益交天下奇士於吳門交徐枋金俊明西陵交汪渢乍浦交李天植常熟交顧祖禹毘陵交惲日初楊瑀方外交藥池橋木皆遺民也當是時南豐謝文洊講學程山星子宋之盛講學髻山弟子著錄者皆數十百人與易堂相應和論者謂西江自歐陽鄒魏宗陽明講性學陳艾依復社工帖括其聲力氣燄皆足動一時易堂起獨以古文實學為歸風氣一振由先生為之領袖云康熙戊午 詔舉博學鴻儒先生被徵以疾辭有司督催就道不得已舁疾至南昌就醫巡撫疑其詐以板扉舁至門先生棄被蒙頭臥稱疾篤乃放歸後二年赴揚州故人約卒於儀徵年五十有七其婦謝氏絕食十三日以身殉彭躬菴及其未死時執贄拜牀下奉為女師易堂九子自三魏及躬菴確齋外曰李騰蛟咸齋邱維屏邦士彭任中叔曾燦青藜敦古友誼如骨肉子弟無恆父師高僧無可嘗至山中歎曰易

堂真氣天下無兩矣無可明檢討方公以智也凡戚友有難進之言或處人骨
肉閒先生批郤導窾一言輒解其紛或訝之先生曰吾每遇難言事必積誠累
時與其精神相貫注夫然後言所著有文集日錄左傳經世諸書
伯子性敏善強記爲諸生於兵刑禮制律法皆能窮析原委遇難事剖決如流
客潮鎮劉伯祿幕時大兵圍潮久不下主兵者怒約城下日盡屠之伯子力言
於劉劉叩頭力請乃免范忠貞公撫浙禮爲上客凡蠲荒賑饑諸善政伯子實
力爲多康熙丁巳賊將劉大任踞贛當事議撫之大任揚言非魏善伯來吾不
信也時伯子客總兵哲爾肯所遂遣之友人及諸弟皆勸弗往伯子慨然曰鄉
邦之禍烈矣願拌此身圖之遂往甫入營官兵遽從東路急攻大任疑賣己曰
先生來將爲賈林乎抑效酈食其也伯子無以應被拘留十月大任夢許走降
閩拔營曰伯子遂遇害子世傑字興士邑諸生聞變徒跣往迎喪抵家拔佩刀
自刎左右持之遂已夜椎胸哭死血結少腹下目上朐僂不能立呼號二十日
而死年三十有三人比之何炯謝闓云伯子著文集十卷雜俎五卷興士所著
曰梓室詩文集
季子少叔兄五歲父命叔子授以書笞罵皆樂受曰叔兄愛我也比弱冠更刻
苦自勵學日進兩兄儼然以畏友待之既棄諸生乃益事遠遊歷閩粵渡海達
瓊厓北抵燕京返轍夷門過洛陽南浮漢沔入秦關涉伊水經鳳滁道中足跡
幾徧天下所至必交其賢豪尋訪窮巖遺佚之士嘗省故人於韓城往觀砥柱
三門聞高士彭荊山居華山絕巘直上四十里手鐵絙躡飛磴訪之高韓昌黎
痛哭處十里性慷慨好義所得金輒隨手盡居翠微峯頂榜曰吾廬更以自號
年六十六卒有詩古文集子世傚字昭士世儼字敬士皆有集能世其家
彭躬菴名士望一字樹廬南昌人少有雋才究心經濟學喜結客立義聲公卿
間崇禎己卯父晳病且革聞邸鈔見漳浦黃公道周平臺召對語拊枕歎曰鐵
漢也顧謂兒當師之躬菴治喪畢即裹糧往謁時黃公已下詔獄爲傾身營救
會太學生涂仲吉上疏訟公冤幷下獄辭連躬菴禍幾不測黃公論戍事乃解
尋參揚州軍幕未久辭歸在易堂中所學尤以躬行爲本名其文曰恥躬堂集

鄉人有死節者其子幼被掠傾橐贖之爲娶婦篤風義至老不衰卒年七十有
四
林時益字確齋本明宗室名議滃與彭躬菴同里國初江淮閒數被兵兩人謀
卜居躬菴與叔子一見定交極言金精諸山可爲積北耕種處乃變姓名攜家
往先是父統鑌以業積丁丑進士令江夏卒官嘗支帑金數萬修城黠吏匿其
籍確齋覩據追償絲毫而目算之無纖毫爽攝印者驚以爲神然自是得嘔血
疾比還甯都已盡破其產結廬冠石傭田而耕非其力不食子楫孫門人吳正
名任安世輩皆帶經負鉏歌聲出金石過者如觀古畫圖焉冠石宜茶確齋以
意製之香味擬陽羨所謂林岕者也康熙七年　韶故明宗室子孫衆多有願
伏山林者悉歸田廬姓氏皆復舊而確齋寄籍甯都久不樂歸山居三十年卒
工書喜爲詩晚好禪悅著冠石詩集五卷
李君騰蛟字力負甯都人明季諸生與臨川陳際泰羅萬藻甯化李世熊同邑
邱維屏爲文會晚入翠微於易堂中年最長諸子兄事之嚴敬毋敢數後別居
三巘峯以經學教授著周易㬂言年六十卒
邱邦士名維屏三魏姊壻也性高簡率穆讀書多元悟弱冠爲諸生督學侯忠
節公奇賞其文值變避亂翠微峯家故居甯都之河東多古松望之蒼靄無際
邦士署其下稱松下先生叔子嘗從之學古文邦士之學原本六經左國史
漢旁及諸子百家顧獨有得於泰西之書心悟神解僧無可來易堂常與布算
退語人曰此神人也青州翟世祺守饒州傲僻藐天下獨心折邦士七聘乃往
北面事以師禮邦士主其署齋爲演易數偶乏紙即用牌票紙背書之翟悉以
錦軸裝潢其草稾青州馮相國欲邀一見邦士卒不往嘗絕炊婦令借米鄰家
久不至覘之則方負手立池上看往來行人乃別措米炊召之食輒大咲亦不
問米所由來也著有周易勦說及文集康熙己未卒年六十有六先是淮安閻
再彭以帛偕書求邦士爲其妻銘墓未作也卒之日命家人取帛出曰以付叔
子還淮安閻氏
曾君燦字青藜一字止山明給事中應遴仲子與兄畹並工詞章喜然諾方明

季多故思以功業自見折節下士士翕然歸之歲乙酉楊文正公廷麟竭力保
吉贛給事公以閩嶠山澤閒有衆十萬俾往撫之既行而給事病卒贛亦破乃
解散去尋祝髮爲僧遨遊閩浙兩廣閒大母陳母溫念藥成疾乃歸甯都以大
母命受室築六松草堂躬耕不出後乃入易堂少有詩名選海內名家詩二十
卷號過日集僑居吳下最久著止山集西崦草堂詩客遊燕市以卒

彭君任字中叔一字遜仕甯都諸生少與同邑溫應搏友應搏死難時兵燹蒼
黃人莫敢畫行中叔獨往購其尸哭而殮之葬華後結廬翠山名所居曰一草
亭足不履城市自入易堂後書一訪其友謝文洊甘京於南豐之程山未嘗再
他適也著禮記類編及草亭文集嘗論朱陸異同謂學者之病不在於辨之不
明而在於行之不篤其持論最平卒年八十有四

梁質人者名份南豐人彭躬菴魏叔子高弟也少從兩先生講經世之學嘗隻
身遊數萬里西盡武威張掖南極黔滇徧歷燕趙秦晉齊魏之墟覽山川形勢
訪古今成敗得失遐荒軼事一發之於文方望溪王崑繩皆重之爲人樸摯強
毅退守窮約至老不少挫年八十有九卒著懷葛堂文集

宋荔裳先生事略 田雯 張篤慶 曹貞吉 顏光敏 王苹 徐夜 謝重輝

宋先生琬字玉叔號荔裳山東萊陽人順治四年進士授戶部主事監督蕪湖
關潔己恤商歲額逾於舊遷吏部郎選人無滯抑之歎出爲隴西道值地震後
修城垣瘞屍賑粥不遺餘力隨督隴西學政清慎公明稱得士歷永平兵備及
甯紹台道駸駸嚮用矣族有不逞子以夙憾飛章告密被逮對簿西曹久之事
得白流寓吳越居無何　天子察其冤起四川按察使會入覲留京師而吳
逆叛成都失守妻子皆在蜀憂憤而卒性孝友虛懷下士工詩古文詞盛名滿
天下有南施北宋之目施謂愚山也所著有安雅堂集同時山左詩家自漁洋
外有田山薑曹實菴顏修來王秋史徐東癡謝方山張歷友

山薑姓田氏名雯字紫綸德州人康熙三年進士授中書中書號丞相椽舊以
貲郎充選有御史言機務重地宜用進士始開此例累遷工部郎中督江南學
政力崇古學所取皆雄駿通偉之士風氣爲一振每按試從兩驢蒼頭二人隨
戒有司勿供張自市蔬菜十把脫粟三斗遠近稱之調湖廣督糧道遷光祿卿
巡撫江甯會秋雨積陰漕米色多變民艱輸納特疏以請得隨時交兌又請勸
帑金大濬京口運河以省歲挑之費蘇常民皆德之並請減湖田稅免銅課俱
次第允行調撫貴州時苗犵猖獗專督方議會勦公移書制府謂制苗之法犯
則治之否則防之而已無庸勤衆勞民也議遂寢丁憂起補刑部右侍郎調戶
部以疾歸康熙中王漁洋負海內重名山薑天資高邁記誦亦博負其縱橫排
奡之氣欲以奇麗駕漁洋而上之故詩文皆組織繁富煅鍊刻苦成一家言著
有古懽堂集長河集實菴名貞吉字升六安邱人山薑同年進士官禮部郎中
詩格遒鍊其黃山諸作極爲宋牧仲所推著有實菴詩略修來名光敏字遜甫
曲阜人康熙六年進士官吏部郎中好讀書善鼓琴精騎射尤耽山水性孝友
勤於睦族年四十卒生平不信浮屠星命之說嘗言軀體猶炭神氣猶火也火
傳於炭然後能爲功炭當風則易燼扇之則立燼置密室覆以灰則後燼然則
謂人可長生者妄也謂死有時不可先不可後者亦妄也所著曰樂圃集兄光
猷光斆皆進士歷官中外有文名王秋史名苹歷城人康熙丙戌進士所居望
水泉元于欽所品七十二泉之第二十四也少有狂名王漁洋田山薑賞其詩
並奇其人有王黃葉之目所著曰二十四泉草堂集徐東癡名夜新城人年二
十九棄諸生闔門土室絕跡城市有朱桃椎杜子春之風薦鴻詞科以老辭詩
格清峭近韋左司孟東野謝方山名重輝德州人官刑部郎中有杏村詩漁洋
稱其去膚存骨去枝葉存老幹真賞甚稀有之篋中以待元次山杜清碧其人
定相賞於絃指之外其傾倒至矣歷友張姓名篤慶淄川人學殖淹博下筆千
言諸老宿稱爲冠世才不虛也充選貢生廷試不遇歸隱崑崙山不復出杜門
著書有八代詩選班范肪截五代史肪截兩漢高士贊等書詩以盛唐爲宗著
有崑崙山房集

熊次侯先生事略 劉子壯 金德嘉 顧景星 張仁熙 劉醇驥

熊先生伯龍字次侯湖北漢陽人祖籍進賢晚自號鐘陵示不忘祖也少博學
工文章順治六年　賜進士及第第二人由國史院編修累官內閣學士兼禮

部侍郎屢司文柄皆得士自少至老手一編不置在朝籍恂恂如儒生歷官二十年不妄交游不立崖岸易簀時惟以未得澤被生民爲憾其制舉文與同年生劉克猷修撰齊名雄渾雅健開　國初風氣天下號曰熊劉而先生古文尤工著有穀貽堂文集集中代言諸作尤樸茂有東京之遺特爲時文所掩耳克猷名子壯一字稚川黃岡人順治六年　廷對第一官修撰九歲失恃每念母輒爲孺子泣遂以屺思名其堂所著曰屺思堂集克猷生明季早負文名嘗夢登甲第出朱之弼門下偶見童子自塾歸甚穎偶訊之則朱姓之弼名訝曰吾豈當爲弟子耶及遭寇亂奔竄山崖水涘間不獲與計偕入　國朝始大魁天下其時分校禮部試者果之弼也自熊劉後楚北文章家推金會公檢討爲最著

會公名德嘉號豫齋廣濟人五歲而孤事母孝以主敬存誠爲學康熙二十一年會試第一官檢討與修明史表章殉節諸臣分撰一統志於楚中郡邑考訂尤精核丁卯典貴州試所拔多名宿致仕二十年足跡不入城市益鍵戶著書時同郡顧景星張仁熙劉醇驥沿王李餘習追摹秦漢嘗震川會公獨守韓歐家法著有居業齋集續纂元明名臣言行錄卒年七十有八顧景星字黃公蘄州人記誦淹博才氣尤橫肆不羈詩文雄贍稱霸才著有白茆堂集又有讀史集論九卷曬池錄一百十八卷南渡集來耕集共七十三卷皆錄入四庫張仁熙字長人廣濟人諸生其論詩謂時弊雖深救之者輒變而加厲公安救歷下失之佻竟陵救公安陷於孱時以爲允宋牧仲通守黃州於雪堂築東齋延長人說詩著有藕灣集卒年八十有四醇驥字千里號鄖菴亦廣濟人生而有文在手曰歷性方直以歲貢入都與魏敏果公講業極懽或勸之仕曰吾不任此也遂歸著有芝在堂集及學庸古本解諸書

汪堯峯先生事略 補錄

先生名琬字苕文號鈍菴江蘇長洲人學者稱堯峯先生少孤讀書五行俱下順治十二年進士觀政通政司未幾假歸肆力古文辭嘗慨然念前明隆萬以後古文道衰乃由南宋以上溯韓歐卓然思起百數十年文運之衰尋補戶部主事分司大通橋歲滿改刑部員外郎遷郎中坐江南奏銷事降兵馬司指揮復爲戶部主事公退無時不以古文自娛嘗與龔端毅鼎孳李文定天馥王文簡士禎陳文貞廷敬宋尚書犖劉戶部體仁董侍御文驥等以詩文相切劘陳公侍直禁廷　聖祖問今能爲古文者其誰輒舉先生以對先生因文見道務爲經世有用之學故歷官皆有名蹟可紀其爲刑部郎也河南民張潮兒以報母仇殺其族兄三春罪坐死　詔法司核議先生以潮兒母先爲三春所殺著復讎論引律文祖父母父母被殺而子孫擅殺行凶人者杖六十又罪人應死而擅殺者杖一百爲據他疑獄必引經附律務毋枉縱其降爲北城指揮也強直不渝所守某閣學欲并其鄰人居會鄰人母自經死閣學欲重其罪其門下生適以御史巡城屬先生文致先生卒白其誣閣學怒必欲置諸理先生力爭事乃解旗人與民爭縛民至司其黨數十人臥踞廳事官出岸然不動先生卒直民而絀旗人關壯繆廟祝爲人所殺無主名禱於神神告以麥輞一聲者得其情卒獲犯實諸法道死者覩爲收瘞奸民以假命嚇人豪家奴恃勢脅良善皆重箠之任滿且去北城民爇香攜酒送者塡溢衢巷達官呵殿至擁塞不得行問之曰民送兵馬司也兵馬司秩卑而職宂士大夫左遷類偃蹇不屑意前此未有得民心留去後思如先生者其再入戶部也王尚書宏祚夙重先生會姚總憲文然疏請夏稅以五六月秋糧以九十月下部察國儲果否足支一季餉先生集同官窮日夜會計得見銀二百四十萬兩以復於王公曰兵餉可無虞緩徵便遂輯書曰兵餉一覽既而廷議格不行書存匱衍中先生曰異日有爲緩徵之政者吾書可取視也議輸漕五米十銀爲官收官兌法而旗弁之橫息議裁吳三桂兵餉而強藩之勢阻其端皆先生發之榷江甯西新倉上羨餘金若干無纖毫染指亡何病免歸結廬堯峯居九年益閉戶著書康熙十七年　詔徵博學鴻儒陳文貞疏薦先生宋尚書德宜亦別爲疏同日以薦比試　上親拔其文授編修與修明史先生以道德文章爲己任雖與一時賢士遊而流俗往往不悅其所爲深中者尤忌畏之在史館六十日選史稾百七十有五篇杜門稱疾逾年仍假歸所居堯峯擅山水之勝蕭然野服手一編矻矻

晚年曰吾老矣蓋有所得也嘗語學者曰學問不可無師承議論不可無根據
出處不可無本末其文根柢六經出入廬陵震川間於易書詩春秋三禮喪服
尤有發明性卞急不能容物有嘗與宋嘉定爭辯歸而悔曰吾奈何與彼同名然
胸中無城府人有一言之善不難傾首至老生平澹於榮利難進易退自登仕
籍嘗後閒居二十餘年泊然自樂也二十三年 聖祖南巡備在籍諸臣迎
駕 上還進書稿 御前稱賞賜之 諭巡撫湯斌曰編修汪琬文名
甚著居鄉不與聞外事朕深嘉之可特賜御書一軸 上嘗與近臣論本朝
文學砥行之儒首稱數先生其受 知如此卒年六十有七所著堯峯文集五
十卷同邑褚先生篆字蒼書爲諸生粹厲古學屏棄舉子業天爵自尊韓文懿
公以父執敬禮之康熙二十六年 聖祖南巡 召見於行在 命書獎二
幅 御書海鶴風姿額賜之時年九十六矣越歲卒著有海鶴堂集

王于一先生事略 陳宏緒 徐世溥 歐陽斌元

王先生猷定字于一號軫石江西南昌人選拔貢生父時熙明進士官太僕卿
天啓中名在東林先生工詩古文爲人倜儻自豪少時馳騁聲伎狗馬陸博神
仙迂怪之事無所不好故叢爲之傾曉寓浙中西湖僧舍爲文多鬱勃如殷雷
未奮又如崩崖壓樹枒槎盤礴旁枝得隙突然干霄書法亦重一時自明季公
安竟陵之說盛行文體日瑣碎先生與新建陳士業徐巨源歐陽憲萬輩均能
獨開風氣所著曰四照堂文集

士業陳姓名宏緒號石莊父道亨明進士官兵部尙書楊忠烈漣以劾魏閹削
籍公抗疏申救不納遂被劾歸卒贈太子少保諡清襄士業性警敏家集書萬
卷晝夜誦肄以任子薦授晉州牧時真定屬邑多被兵閣臣劉宇亮出督師欲
移師入晉州士業拒不納遂被劾緹騎逮問士民哭闕下頌其保城功得釋謫
湖州經歷署長興孝豐二縣事有惠政尋免歸入 本朝屢薦不起移居章江
輯宋遺民錄以見志著有石莊集恆山存稾寒衣集周易備考詩經尙書義等
書

巨源名世溥姓徐氏父良彥明進士官宣大巡撫忤崔魏削籍戍清浪崇禎初
起大理卿遷工部侍郎巨源年十六補諸生時東鄉艾南英以文名與巨源約
爲兄弟江左錢謙益姚希孟里中萬時華輩皆以杓斗歸之明南贛巡撫潘曾
紘得祥符王維儉所修宋史屬巨源及晉江曾異撰重加更定巨源才雄氣盛
一往自遂屢躓於鎖闈入 本朝遂絕意進取順治初溧陽相枋政欲修徵辟
故事直指使親式其閭又作手書遣司理持禮幣往山中致之拒不納所著曰
榆溪集

歐陽憲萬名斌元幼奇慧讀書目十行下終身不忘爲諸生受知學使蔡忠襄
懋德侯忠節峒曾二公皆禮以國士婁公曰廣楊公廷麟尤相推重稱爲奇才
博學王景略之亞與樂平王綱南昌彭士望爲兄弟交講求經濟以學業相砥
礪嘗爲南左司馬呂公大器草疏劾馬士英二十四大罪又嘗佐督師史公可
法幕府史公薦擢推官士英知呂疏出君手銜之擯弗用尋歸隱順治乙丑卒
年四十四有文集十二卷

梅瞿山先生事略 梅庚 高詠 黄誥旭 朱書

梅先生清字淵公號瞿山安徽宣城人少穎書竟夜不寐既長英偉豁達以博
雅稱順治十一年舉於鄉再赴會試不第即絕意進取所至士爭推轂王尙書
阮亭徐相國立齋尤傾服焉主盟騷壇最久後學多藉以振起康熙三十六年
卒年七十有五先生所爲詩凡數變年壯氣盛叱咤成篇久之芟薙作過半而
沈至之意見於嚴棲旅食者爲多長洲宋君實穎序之以謂鏗鏘發金石幽渺
感鬼神渢渢乎綢天然之律呂有天延閣前後集晚年編爲瞿山詩略共三十
三卷尤工書仿顏魯公楊少師畫有奇氣嘗寫黃山圖極煙雲變幻之趣墨松
蒼雄險勁阮亭稱其山水入妙品松入神品更數十年後斷紈零素當不減蘇
黃云宣城梅氏自北宋聖俞先生後世多名人有梅庚者生後於先生與齊名
庚字耦長生三歲而孤家故貧母劉撫以成立貴穎特能奮於學善八分書作
畫瀟逸有雅韻尤長於詩同邑施愚山一見稱賞引爲忘年交客京師公卿咸
折節倒屣而性狷介不妄投一刺人益重之康熙二十年舉鄉試爲朱竹垞所
得士後遊阮亭門屢困公車阮亭主禮闈仍被黜阮亭至作詩自訟尋知浙之

泰順縣以經術飾吏治邑苦歲修海船稱長莅任五年累不及民民德之嘗作修船謠人以比舂陵行焉未幾引年歸其詩原本雅頌下逮漢魏三唐臺馳騁之致卒不敢溢於法外時宣城又有高詠賡聲旭工詩而好遊同著聲都下詠字阮懷號遺山幼有神童之目其學無所不窺詩名與愚山埒人號宣城體年近六旬始貢太學與愚山同舉詞科授檢討未幾假歸詩近體極綫遠歌行奇肆愚山稱其優入古人以兼工書畫世稱三絕有遺山堂若巖堂等集啓旭字士旦其詩踔厲頓挫足抗衡古人弁其集者亦宋君實頼謂以秦風之悲壯兼楚騷之哀怨前輩惟梅村先生可以方駕近則其年得其豐腴漢槎得其英概其推挹如此以國子生終有中江紀年集

又朱先生書字字綠宿松人也文章雅健尤熟於有明遺事抵掌論述不遺名地康熙丙寅以選貢入太學譽聲赫然公卿閒癸未進士官編修乞假歸築室其邑之西山曰杜谿將著書以終老年五十一卒著有杜谿文集

丁葯園先生事略 陸圻 柴紹炳 毛先舒 毛際可 孫治 張綱孫 吳百朋 沈謙 虞黃昊

丁君名澎字飛濤號藥園浙江仁和人順治十二年進士官禮部郎中少有儁才與弟景鴻溁並稱三丁吳梅村贈詩有兄弟文章入選樓之句早歲有白燕樓詩流傳吳下士女爭採撫以書彩袖婺州吳器之贈詩云恨無十五雙鬟女教唱君家白燕樓其爲時傾倒若此初與同里陸圻柴紹炳毛先舒孫治張綱孫吳百朋沈謙虞黃昊陳廷會諸君稱西泠十子通籍後與宋荔裳施愚山張譙明周釜山嚴灝亭趙錦帆酬唱日下又號燕臺七子後以事牽累謫居塞上者五年卜築東岡躬自飯牛吟嘯自若所作詩詞多豪壯無怨誹之意其所養可知矣著有扶荔堂集

陸圻字麗京一字講山錢塘人少與弟堦培咸以文章經世自任海內稱三陸又與陳君子龍等為登樓社世號西陵體事親孝割股療母病久而知醫莊氏史禍作麗京與查繼佐范驤並被株連事白嘆曰今幸得不死奈何不以餘生學道耶弟堦進士官行人死甲申之難麗京親殮後棄家遠遊不知所終子寅往來萬里尋之數年卒不得竟以死時稱其孝麗京生平不言人過有譽及者輒曰我與汝姑自盡毋妄譏他人為著有威鳳堂集西陵新語詩禮二編柴紹炳字虎臣號省軒在西泠十子中文名最著持躬尤端謹有省軒集毛先舒字稚黃一字馳黃出陳臥子先生門又嘗從念臺劉子講學其詩音節瀏亮有七子餘風著聲韻叢說韻學通指韻白匡林撰書聖學真語小匡文鈔思古堂集螺峯說錄東苑文鈔蕊雲曉唱諸集與西河鶴舫齊名時人謂曰浙中三毛文中三豪西河自有傳毛鶴舫名際可字會侯遂安人順治十五年進士官彰德府推官其學不及西河之博亦不至如西河之悍僻古文辦香南豐所著曰松皋全集

孫治字宇台錢塘人以著述稱於時其文如商彝周鼎剝蝕之餘光怪益露生平篤友誼陸驤武死以孤女託焉擇吳檢討任臣妻之又為立嗣以甥女嫁焉吳錦雯宰南和客死任經紀其喪著有鑑菴集張綱孫字祖望改名丹錢塘人[illegible]恬淡不樂交遊好為詩古文詞喜山水窮幽躡險其詩悲涼沈遠有小雅之遺論詩謂少陵七律能用比興他人雖極工鍊不過賦耳所著曰秦亭集吳百朋字錦雯舉人官南和知縣少奇敏讀書五行並下為文數千言立就居官有異政歿後百姓建祠祀之著有樸菴集沈謙字去矜少穎慧工詩古文初喜溫李後乃循漢魏以窺盛唐其意真而不濫其聲和而不流著東江草堂集虞黃昊字景明錢塘人康熙丙午舉人官教諭十歲即善屬文嘗擬柳州乞巧文更作辭巧文識者知其遠到

國朝先正事略卷二十七

平江李元度次青纂

文苑

計甫草先生事略 附 徐釚 吳兆騫

計先生東字甫草號改亭吳江人幼聰慧不羈父憂之先輩吳鶴一見曰非常兒也令受業張西銘之門年十五補諸生文譽日起以周陳亮自比遭世變不應科舉家居取十三經二十一史諸書盡讀之求義理指歸治亂得失之要下至權術兵法陰陽占候之術靡不通曉弱冠著籌南五論上閣部史公公奇之其深明大略陳同甫莫能過也順治八年中乙榜貢太學十四年舉順天試名動長安三試春官不第江南奏銷案起挂名被黜益浪遊四方嘗自京師北走宣雲南歷洛漳邢魏東之濟兗徧覽名山川所至結交賢士大夫敬其詩文日闕富務極其才力而後已在吳中與徐健菴汪堯峯尤西堂諸君狎主齊盟然內行修謹篤孝友重然諾友人吳兆騫流徙出關先生周恤其家以愛女字其弱子有才子曰準早夭築思子亭以孝貞女宋氏合葬宋氏準聘妻年十三未婚守志者也先生少負奇氣過鄴城弔謝茂秦葬處得之南門外二十里盡斥橐中金爲修墓立石誌之曰明詩人謝榛墓尊請當事禁樵牧又過順德懇逆旅急歸震川昔嘗佐郡有廳記二篇求遺址不得乃入署旁廢圃中設瓣香再拜流涕而去道旁觀者皆大笑以爲狂生至吳門謁門生於黃孝子向堅至禾中金門寺上陶朱公書自稱世通家宗其始祖計然七策以爲致富之方其落拓自奇若此卒年五十有二逾歲　天子開鴻詞科而先生不及待矣所著曰改亭集次子默字希深以詩文遊四方名滿日下同邑有潘次耕先生者與齊名

潘次耕名耒號稼堂父凱列名復社兄檉章能文負氣節苕中史獄起蒙難死先生負稟絕人有聖童之目從顧亭林徐俟齋戴耘野三先生遊故其學貫穿淹洽無所不通旁及日曆算數宗乘道藏兼有神會詩古文尤精博無涯涘嘉定陸翼王平湖陸稼書交口許爲淹洽康熙己未以布衣舉博學鴻詞官檢討纂修明史充日講起居注官其時與館選者皆起家進士先生與朱竹垞嚴蓀友獨由布衣入選文又最有名凡館閣經進文字必出三布衣手同列忌之先生尤精敏敢言無稍避爲忌者所中坐降調以母憂歸遂不復出四十二年　聖祖南巡復原官澤州陳文貞公欲薦起之先生曰止止吾分也賦老馬行以謝焉先生嘗應　詔陳言謂建言古無專責歷代雖設臺諫之官其實人人得上書言事梅福以南昌尉言外戚柳伉以太常博士言程元振陳東以太學生攻六賊楊繼盛以部曹劾嚴嵩　本朝舊制東宮並許條陳自康熙十年憲臣奏請停止凡非言官而建言爲越職言事例當降調夫人主明目達聰嘗懼有所壅蔽故官尊之使言今乃禁之使不得言豈盛世事臣請除越職言事之禁俾大小臣工各得獻替進言之途廣則罔上行私之徒不得人人而把持結納之庶有所忌而不敢爲於此實甚不便於國家甚便也其在外監司守令等官若大利大弊果係真知灼見者亦許條奏地方災荒督撫不肯題報者州縣官徑得上聞如此則民閒疾苦無所不周知矣更請許臺諫官得風聞言事以作敢言之氣其大奸大貪不經糾彈別行發覺者請將言官一併處分有能奮擊奸回不畏彊禦者不次超擢庶紀綱振而萬事集矣湯文正公撫吳先生贈以文力言浮賦之害爲畫三策文正具疏瀝陳得酌減蓋用先生首策也先生初被徵以母老辭不獲命除官後復牒吏部以獨子終養請代題者三卒格於議遂居喪哀毀骨立兄遭禍募金贖其姪篤師門之誼俟齋歿周卹其孤孫數十年如一日刻亭林日知錄並詩文集歷遊羅浮天台雁宕武夷黃海匡廬嵩嶽盡窮其勝各紀以詩文有遂初堂集三十九卷又因亭林音學五書爲類音八卷與次耕同時薦舉者爲同邑徐電發名釚由國子生　召試詞科授檢討會當外轉遽乞歸後以原官起用不就卒年七十三生平好古博學弱冠天才駿發搖筆數千言龔芝麓尚書奇賞之尚書臨沒謂梁真定相國曰負才如徐君可使之不成名耶後卒與薦舉著南州草堂集三十卷書刻菊莊樂府朝鮮貢使仇元吉見之以餅金購去且貽以詩電發既工倚聲輯詞苑叢談十二卷晚年續唐人孟棨本事詩皆取緣情綺靡之作時比諸洛陽紙貴焉

吳君兆騫字漢槎亦吳江人童時作膽賦累千餘言長縱復社主盟才名動一時順治丁酉領鄉薦以科場事中蜚語被斥流徙尚陽堡二十餘年作長白山賦有研京鍊都風力宋文恪徐健菴捐金贖之得歸著有秋笳集

黃忍菴先生事略　周肇　顧湄　許旭　王撰　王攄　王昊　王揆　王抃　王曜升　吳㬚　崔華　郁植　唐孫華

黃先生與堅字廷表江蘇太倉州人順治十六年進士康熙十八年　召試鴻詞科授編修遷贊善著有忍菴集錢牧齋序其詩謂長安金陵離感諸篇頓挫鈎鎖纏綿惻愴在韓致堯元裕之之閒吳梅村祭酒嘗選婁東十子詩以先生爲冠十子者周子俶顧伊人許九日王異公王虹友王惟夏王端士王儼民王次谷也子俶名肇著有東岡集伊人名湄著水鄉集九日名旭著秋水集異公名撰著三餘集虹友名揆著蘆中集惟夏名昊己未　召試以年老授官正字歸著有碩園集端士名掞順治乙未進士著有芝廛集儼民名忭次谷名曜升皆有集一時風流文采稱極盛焉而惟夏諸君又鳳洲司寇之後太原王氏昆季多才不嘗過江王謝在十子中皆錚錚有聲又吳元朗者名瓔梅村先生子也工詩近體清穩尤稱雅音康熙戊辰進士與館選累遷給事中著有西齋集同時同州以詩古文鳴者又有崔不雕郁東堂唐實君諸子

崔華字不雕順治丁酉舉人漁洋尚書極賞其詩有句云黃葉聲多酒不辭時目爲崔黃葉與歷城王秋史並稱郁東堂名植字大本八歲應試作五倫論梅村祭酒見而奇之既長研窮古學爲漁洋所賞識康熙己未以諸生舉鴻詞科未應試卒詩宗盛唐不落元和以下唐實君名孫華與吳元朗爲同年進士官吏部主事有東江詩鈔年九十餘乃卒

馬章民先生事略　鄒忠倚　孫承恩　繆彤　陸肯堂　汪繹　王式丹　王世琛　錢棨

馬先生世俊字章民一字甸臣江蘇溧陽人順治十八年一甲一名進士　賜及第授修撰遷侍讀貢士對策多諛語敷衍先生獨侃侃直陳稱王者天下爲家不宜示同異時論偉之何義門嘗云我　朝殿撰前劉後韓公居其閒鼎足而三先生工書書有二右之目謂右軍右丞也初先生下第留京師落拓甚以行卷謁龔芝麓尚書尚書奇賞之曰李嶠真才子也歲暮贈白金八百明年乃及第性樸素釋褐之日黃塵驢一老蒼頭攜宮袍隨其後士林傳爲佳話先生數於詞翰著有匡菴集　國初吳中以大魁著望者自徐立齋彭南畇韓慕廬彭芝庭外無錫則鄒君忠倚常熟則孫君承恩汪君繹吳縣則繆君彤長洲則陸君肯堂王君世琛寶應則王君式丹皆以文章名通志竝列文苑而長洲錢君棨獨以三元起家

鄒君忠倚字于度順治己丑進士壬辰廷對第一授修撰詩古文皆舂容靜細未幾卒官孫君承恩原名曙字扶桑文工六朝體詩學温李順治戊戌　賜進士第一人授祕書院修撰數被顧問從幸南海子書　賜騎　御馬未幾卒

上大嗟惜　賜金歸葬繆君彤字歌起康熙丁未一甲一名進士授修撰遷侍講以艱歸淡於宦情閉門不干時事立三畏書院刊曹月川家規蔡虛齋密箴劉念臺人譜以教學者所造就甚多著有雙泉堂集陸肯堂字邃升才氣磊落自喜康熙乙丑會試殿試皆第一由修撰遷侍讀卒官　國朝連擢會狀者始黃岡劉克猷次則韓慕廬彭南畇而邃升及王樓村彭芝庭汪潤民繼之皆吳產也世推科名盛事云繹字玉輪汪姓號東山康熙庚辰對策第一　賜及第授修撰年少擢高第名藉甚而謙退不矜蘊藉多風韻臚傳日馬上口占有句云浮生止辦十年官旋予告歸乙酉季　命校全唐詩於揚州尋卒時以爲詩讖所著曰秋影樓集王君式丹字方若號樓村康熙癸未會試殿試皆第一授修撰生平績學嗜古久躓名場近六十始登鄉薦通籍後幾於仕進未久移疾歸著有樓村集宋牧仲選刻江左十五子詩樓村其最也世琛字寶傳王文恪公鏊八世孫父銓字東發康熙庚午鄉舉官給事中敦氣誼重然諾工書善繪爲時名人寶傳舉康熙壬辰進士臚唱第一人授修撰歷侍講督山東學政崇實學斥浮僞青齊文體爲一變累遷少詹事視學未竣以勞疾卒官工詩古文兼善書畫能世其家學

錢君棨字湘舲乾隆己亥鄉試領解額庚子會試冠其偶殿試以一甲一名進士　賜及第授修撰臚唱日　高宗御製詩紀事有國朝經百載春榜得三元之句丙午分校順天鄉試明年入直上書房己酉分校會試遷贊善甲寅充

廣東副考官明年遷侍讀充日講起居注官嘉慶二年擢庶子尋除侍讀學士典試雲南　命提督學政拔擢公明士論翕服四年晉內閣學士仍留學政任辛官自後繼先生為三元者曰臨桂陳君繼昌

葉横山先生事略 顧有孝 鈕琇 李重華 顧我錡

葉先生燮字星期號已畦江蘇吳江人籍浙之嘉善康熙九年進士知寶應縣修決堤免無名之稅出誣服殺人者直仇陷附逆而冀沒其田廬者以伉直不容於上官不二年落職欣然曰吾與廉吏同登白簡榮於遷除矣時嘉定令陸清獻公同被劾也既歸築室横山下學者稱横山先生著有已畦文集二十卷詩集十卷其論文謂議論不蹈襲前人卓然自吾立方為立言論詩曰生曰新曰深凡一切膚熟陳舊浮淺語須一埽空之所作詩意必鉤元語必獨造寧不諧俗不肯隨俗於同時諸家外能拔戟自成一隊時吳中稱詩者多宗范陸究所獵者范陸之皮毛耳先生著原詩內外篇四卷力排其非吳人士始多訾謷之既殁乃爭從其說汪編修琬居堯峯說經砥礪與先生持論鑿枘門下士亦互相詆諆汪殁先生曰吾向不滿汪氏文亦謂其名太高意氣太盛故麻列其失以規之非謂其謬盭於聖人也且汪殁誰譏彈吾文者乃取向所摘汪文短處悉燔之沈歸愚尚書少從受詩法守之不變王新城司寇嘗致書先生稱其獨立起衰後見歸愚詩復稱賞之曰横山門下尚有詩人其推重若此同時同縣以詩文著稱者自甫草稼堂諸君外有顧茂倫鈕玉樵李實君顧湘南諸君顧有孝字茂倫吳江諸生居釣雪灘以選詩為事唐律及　國朝近體詩皆有選本名滿大江南北鈕琇字玉樵官知縣博雅多聞所著觚賸能舉見聞異詞者折衷之可補正史之闕詩亦變風之遺著有臨野堂集李實君名重華雍正甲辰進士官編修天賦儁才復得張匠門指授性好遊入巴蜀客山左留覽秦關楚塞登臨憑弔詩益嶔嶔歷落得江山之助著有玉洲詩集其詩話二卷可與昌穀談藝錄並傳顧湘南名我錡邑廩生鄂文端任江蘇布政時以古學試士得五十三人湘南為冠遂有南邦黎獻集之刻後開博學鴻詞科乃文端奏請者為湘南設也及　詔下而湘南歿矣有才無命文端歎息彌襟所著曰湘南詩集

陳元孝先生事略 屈大均 梁佩蘭 程可則

嶺南三家首陳先生元孝而屈翁山梁藥亭次之元孝名恭尹順德人父邦彥明季以閣部殉難事具明史時先生才十餘歲比長遂隱居不仕自號羅浮布衣與李元仲魏叔子季子彭躬菴諸君善皆遺民也工詩古文兼精書法未冠賦姑蘇懷古諸詩傾動一時名大起其詩清迥拔俗得唐賢三昧古體間入選理一時習尚無所染著有獨漉堂集王漁洋趙秋谷二公至嶺南於廣州詩人尤推重先生其後杭堇甫來主講席題先生遺像傾服尤甚洪稚存論嶺南三家有句云尚得古賢雄直氣嶺南猶似勝江南其推挹至矣翁山屈姓名大均番禺人著有翁山詩集子明洪字甘泉貢生官教諭亦以能詩聞梁藥亭名佩蘭字芝五南海人童時日記數千言通經史百家年二十六領順治十四年鄉試解額詩名已播海內康熙二十七年成進士選庶吉士同榜均以前輩事之明年即假歸周遊名山與海內諸名宿相酬唱漁洋竹垞及潘次耕皆推重之著有六瑩堂集程先生可則字周量一字湟溱號石臞南海人也年輩在三家前順治九年舉會試第一官內閣中書改內秘書院康熙己酉以主事分校順天試累遷郎中出知桂林府著有海日堂集少與漁洋荔裳愚山西樵苕文及沈繹堂曹顧菴稱海內八家其詩俊偉騰踔聲光熊熊亞於漁洋品在劉公㦷董玉虬之右稱魯衛者惟西樵云

趙秋谷先生事略 吳雯 馮廷櫆 馮班

先生名執信字伸符號秋谷山東益都人穎悟絕倫九歲捉筆為文有奇語里中為文社先生初不與通輒自攜紙筆入座衆以其幼也易之移晷立就數藝乃大驚號為聖童同里孫文定公廷銓奇其才命作海棠賦曰大器也以女孫字之年十四為諸生康熙十八年成進士選庶吉士授編修二十三年典試山西還右贊善充明史纂修官預修　大清會典會典體例多沿明舊理藩院掛自　國朝分纂者皆遜謝先生肄國書取檔案附以文義典制釐然同局皆服其才方先生通籍時　詔開鴻詞科當世所稱能詩者麇集輦下新城王尚書

久以詩古文雄長壇坫一時鴻生俊才多出門下先生擇嘗其閒自樹一幟古詩自漢魏六朝至初唐諸大家各成韻調談藝者多忽不講與古法戾新城自負妙契先生著聲韻譜以發其秘所著談龍錄持論顯與新城齟齬而新城心折其才不以為亢也同時如朱錫鬯吳天章陳元孝皆折輩行與之交先生天才駿厲視儕輩無足當意獨善德州馮大木廷櫆所師承者常熟馮定遠班書曰吾生平師友皆在馮氏矣名曰高忌者亦曰衆朝士某以詩集徧貽書館先生甫展卷立還其使其人銜次骨錢塘洪昇昉思以詩詞遊公卿閒所演長生殿傳奇初成置酒高會名流畢集時尚在　國恤銜先生者因騰章入告徧及同會先生至考功獨任之在座者得薄譴而先生罷職既歸益放情詩酒所居因園依山構亭樹清泉秀石喬木各極天趣歸田時年未三十兩親俱無恙具甘旨承色笑者二十餘年性好遊嘗踰嶺南再陟嵩少五過吳閶寓維揚金陵久所至流連文讌乞詩文法書者坌至後進疑先生宿世人而先生與酬接諸狎無少忤倘佯林壑踰五十年卒於乾隆九年年八十有三同年生萊陽張庶常罷歸以事為有司所訾避地依先生及卒殯而歸之常熟仲生伙先生十九年卒於館次為論定其詩文擇地葬之其篤於故舊如此著飴山堂文集六卷詩集十七卷詩餘雜著若干卷吳天章者名雯山西蒲州人也初隱居中條山之玉溪李義山故里也後遊京師未知名漁洋尚書見其詩奇賞之待滿期房誦其句於衆朝[illegible]下直即命駕造訪康熙己未舉[illegible]以[illegible]宗詩天章大書二絕句庸之其[illegible]如此卒以不[illegible]秦楚足跡半天下晚年[illegible]谷之口有竹[illegible]十株[illegible]三株中作草堂[illegible]府太華[illegible]自忘其[illegible]妙其[illegible]自元遺山後一人而已王尚書則謂[illegible]以來二千年[illegible]仙才者曾子[illegible]李太白蘇子瞻三人耳　本朝作者如[illegible]以仙才[illegible]大木名廷[illegible]壬戌進士官中書性[illegible]介不入[illegible]秋谷[illegible]十有[illegible]銅鼓[illegible]人各[illegible]名士[illegible]人[illegible]二[illegible]道名[illegible]吟所[illegible]不[illegible]江[illegible]而[illegible]

物情論文能究古法秋谷於近代文章家多所訾謷獨折服定遠一見鈍吟雜錄即歎為至論至具朝服下拜嘗展其墓以私淑門人刺即冢前焚之

孫豹人先生事略　王又旦　李念慈　張恂　王宏撰　李楷　屈復

關中人文自中孚雪木天生三李外推孫先生豹人先生名枝蔚三原人豹文其字也世為大賈業鹽莢甲申之亂年二十有四散家財求壯士起義不果變身走江都折節讀書遂以詩文名天下年六十舉鴻詞科時有奔競執政之門者先生恥焉求罷不允促入試不終幅而出會　特詔布衣處士有文學素著老不任職事者授京銜以寵其行及格者八人先生與焉部議正字銜　聖祖少之予中書舍人初吏部集驗於庭獨臥不往旋被敕促乃逡巡入主爵者見其鬚眉皓白引使前曰君老矣先生正色曰未也我年四十時即如此且我前以老求免試公必以為壯今我不欲以老得官公又以我為老殊可怪也當事愕謝卒以老官之先生性伉直初以世亂好談兵家毀於賊自京師歸復居江都所著曰溉堂集從遊者皆有聲海內而王又旦最著又旦郃陽人字幼華弱冠舉於鄉令潛江履畝定賦杜豪強侵占葺長堤拄漢水決嚙建傳經書院築說詩臺豹人時居江都迎之受詩比入為給事中詩名已與豹人埒疏陳湖北堤工協濟之害令荊郢分界治堤以絕委卸典試廣東還過南海花山建議於其地設縣治奪盜淵藪皆報可朱竹垞稱其詩能兼綜唐宋人之長年五十一卒於官有黃湄詩集當是時關西之士恥效章句皆以通經學古為尚其卓然名家者涇陽則有李念慈張恂念慈字屺瞻嘗為令應博學鴻詞不第隱居峪口山詩曰峪口山房集恂字稚恭一字壺山以進士為江南推官善畫落筆片紙值千錢與三李豹人黃湄輩往還酬答而名稍後惟華陰王宏撰朝邑李楷與三李等齊名楷字叔則一字岸翁著河濱全集由舉人令寶應以直廢康熙二年賈撫軍漢復請董陝志宏撰尚為諸生從叔則編摩叔則善古賦文樸茂錢牧齋亟稱之著書百卷文名冠一時人稱河濱夫子宏撰字無異一字山史與三李同時於叔則為後進而叔則獨喜從山史遊山史讀書華山顧亭林嘗主其家共建朱子祠於雲臺觀好易精圖象學者宗之得一言以為重凡碑

厭誅銘非三李則山史而山史工書法故尤多於三李焉又有屈復者字見心號悔翁蒲城人也年十九試童子第一忽棄去走京師學詩者多從之遊先生作客約不迎送不作寒暄語其論詩於興賦比之外專以寄託爲主謂陶之飲酒郭之遊仙謝之登山左之詠史彼自有所以傷心之故而借題發之未可刻舟而求劍也張尙書廷樞欲上章薦力辭不就乾隆元年楊尙書超曾舉應鴻詞科楊未見屈屈亦不報謝所著弱水集甚富無子妻死不再娶人以比林和靖云

邵青門先生事略 董以寧 鄒祗謨 陳玉璂 儲欣

青門先生名長蘅字子湘江蘇武進人少稱奇童讀書目數行下十歲爲諸生試必高等應行省試輒不售乃棄舉子業益潛心六經三史及唐宋諸大家文鑽穴穫饋爬梳剔抉久之融釋貫串大放厥辭論者謂　國朝布衣以文鳴者自商邱甯都外惟先生可鼎足立先生內行惇篤居親喪力行古禮書獨力搆始祖康節先生祠族子被略爲豪家奴捐金贖之性坦易與人交腴然以和意所不可卽聲張面赤不能爲婉娩朝貴有物色之者非先焉不往也在都門與阮亭愚山健菴鈍翁其年竹垞西溟藕長諸公友聞人談登州海市之奇忽跨驢走二千里之海上登蓬萊閣望所謂三神山者然卒無所見復走京師友人強之入太學試吏部宋文恪德宜得其文驚曰今之震川也拔第一例授州同不就後客宋牧仲中丞所最久談道論文敦布衣昆弟之好嘗選有明何李王李四家詩矯牧齋偏駁之論而以程孟陽詩爲纖佻識者韙之尤愛武林湖山數往遊擬結廬放鶴亭側又欲營一舫載筆牀釣具浮家吳越閒所著曰青門集阮亭稱其文爲荊川後一人卒年六十有八同邑董文友鄒訏士陳椒峯工詩古文皆有名董名以甯字文友邑諸生少與鄒訏士齊名善詩文於歷象樂律方輿之旨多所發明晚年悉棄去專事窮經尤深於周易春秋著書滿家恤交遊重然諾弟子恆數百人所著曰正誼堂集訏士名祗謨號程村順治十五年進士性頹特書過目不忘事母以孝聞母教之極嚴先生卽以讀書娛其母上自經籍子史及天文宗乘百家之書古今人爵里姓氏世次年譜無不悉記其於詩文乃益工甯都魏叔子兄弟治古文山中程村一見歎曰今乃有如是文乎逢人輒稱道海內知有三魏者實自程村始也著有遺志齋集椒峯名玉璂字賡明康熙六年進士官中書著學文堂集少有大志凡經世之書莫不講求精熟爲詩文下筆千言旬日閒動至盈尺每讀書至夜分兩睥欲合輒用艾灼臂其善學如此

又儲先生欣字同人宜興人少孤率兩弟苦讀博通經史早歲負東南文望年六十始領康熙庚午鄉薦一試禮部不遇遂杜門著書及門多達者選唐宋十家文風行海內乾隆中　御選唐宋文醇蓋因其本而增益之也所著古文曰在陸草堂集從子在文字禮執康熙丁未進士官編修雄文字汜雲康熙辛丑進士皆以文名禮執尤工制舉業大文字大雅康熙辛丑舉會試第一官庶吉士精輿地形勢之學著存研樓文集言方輿要隘者居多皆同人弟子也

國朝先正事略卷二十八

平江李元度次青纂

文苑

彭羨門先生事略 倪燦 汪霦 徐嘉炎 沈珩 沈筠 方象瑛 陳鴻績 邵遠平 李來泰

康熙十有七年　天子法古制取士　詔中外諸臣各舉博學之彥無論已
仕未仕徵詣闕月給太倉祿米明年三月朔　召試太和殿發題賦序詩各一
學士院散官紙光祿布席　賜宴體仁閣下　上親擢五十人皆入翰林而
以羨門先生爲首選先生名孫遹彭姓字駿孫浙江海鹽人順治己亥進士由
中書分校順天試至是以第一人授編修歷官吏部右侍郎兼掌院學士充經
筵講官時修明史久未成　特命爲總裁　賜專勅異數也年七十致仕歸
御書松桂堂額　賜之遂以名其集先生少工詩與王漁洋尙書齊名時號彭
王南昌重建滕王閣落成名流競賦詩推先生作爲冠嘗步遊蕭寺僧方製長
明燈請爲賦先生諾之僧退煮茗以餉茗未熟而賦成其敏捷如此尤工詩餘
漁洋推爲近今詞人第一時兩浙耆宿與先生同舉詞科者自竹垞西河雅坪
外有倪君燦字闇公上元籍錢塘人康熙丁巳舉人　召試授檢討汪君霦字
朝采號東川平湖籍錢塘人康熙丙辰進士官行人　召試授編修官至戶部
侍郎徐君嘉炎字勝力號華隱秀水人由監生授檢討在史館中著作多不與
人同辛酉　王師收滇黔羣臣獻頌甚夥勝力獨倣鐃歌鼓吹曲自聖人出至
文德舞止凡二十四章每章因事立名與繆襲韋昭何承天輩相上下乙丑元
夕　上於南海子大放燈火使臣民縱觀羣臣皆有詩獨勝力作紅門花火
記皆稱　旨官內閣學士有抱經齋集二十卷沈君珩字昭子海甯人康熙甲
辰會試第一由中書　召試授編修假歸寓秀水之鴛湖時嘉興同知孫曰恕
督修海船訪昭子於僧寺昭子引唐代轉運船場之利病見於眉山之論者以
爲說孫大稱善後水師平海寇如掃落葉賴曰恕所部檣櫓之助居多用昭子
言也所著有耿巖文選沈君筠字閑平仁和人康熙己未進士以庶吉士　召
試授編修閱三年卒學博行修未究其用方君象瑛字渭仁遂安人康熙丁未
進士候選中行評博　召試授編修癸亥典四川鄉試乞假歸自號金門大隱
著健松齋集三十四卷陳君鴻績字子遜鄞人順治十四年舉人毛君芳升字
允大號乳雪遂安拔貢生　召試皆授檢討乳雪著古懽齋集邵君遠平字戒
三仁和人康熙甲辰進士選庶吉士官光祿少卿　召試授侍讀官少詹事兼
侍讀學士著有戒菴詩集
同時李君來泰字石臺江西臨川人順治壬辰進士乙未督學江南所拔皆知
名士尋任蘇松常道歷官清愼能持大體以疾歸康熙己未　召試詞科授侍
講古文與博不肯一語猶人詩獨以平正通達稱著有石臺集祀江南名宦

尤西堂先生事略 馮勖 施必英 錢中諧 曹禾

長洲尤先生侗字同人更字展成別字悔菴晚自號艮齋以鄉貢除永平推官
坐撻旗丁降調少著爲游戲之文順治戊戌王學士熙侍經筵　上偶談及
學士以先生文對　上立索覽學士以鈔本進復索刻本　上覽竟親加
批點數爲眞才子者再因問出身履歷爲太息久之他日又摘集中討蚤檄示
學士曰此奇文也問有副本否對曰無遂　命內府購之坊間不得己亥先生
入都使者跡至旅邸攜一冊去裝潢進呈　上大喜亡何有以所著讀離騷
樂府獻者　上亦讀而善之令梨園子弟播之管絃以比清平調云徐公元
文及第　上知爲先生門人從幸南海子　上忽駐馬問爾師尤侗年幾
何以何事降調當補何官垂詢再三復語木陳禪師曰士多有高才不遇者如
徐元文之師尤侗最工文僅以鄉貢入仕旋罷官豈非命耶木陳因言君相能
造命　上曰朕意亦然蓋有意召用之矣　世祖升遐先生自傷數奇康
熙戊午　召試博學鴻儒　聖祖親擢五十人悉入翰林纂修明史先生授
檢討年最長入院以齒序四十九人皆坐其下留史局三年分撰志傳三百篇
嘗偕諸儒臣進平蜀詩文　上見其名曰此老名士先生刻二語於堂楹曰
眞才子　章皇天語老名士　今上玉音觀者榮之子珍壬戌成進士選
庶常先生乃告歸家居以詩文樂業請者戶外屨恆滿時同縣汪編修居堯峯
以古文自矜見俗子議文章者恆面斥之以是人多畏憚而樂先生之和易也

己卯　天子南巡先生獻　萬壽詩平朔頌　御書鶴栖堂三大字以　賜
時年八十有二矣癸未　車駕復幸吳　賜御書一幅節家晉侍講明年六月
卒年八十有七是歲朱檢討彝尊偕徐侍讀倬謁見　皇太子於行殿令旨賜
坐謂曰老成易謝玆來又失一尤展成矣字而不名其見重如此所著西堂雜
俎艮齋雜記鶴栖堂文集百餘卷與先生同縣且同舉詞科者有馮勖苑必英
等勖字勉曾父六皆遭耿逆之亂客死閩中勉曾以布衣　召試授檢討纂修
明史即請假歸入閩尋父櫬時亂甫平白骨縱橫失其處勉曾伏地慟哭忽有
老父告曰櫓西有半寸釘者是也歸視題識宛然遂扶以歸必英字秋濤號伏
菴順治甲午拔貢丁酉舉於鄉　召試授檢討分纂明史畢即謝病歸自號杜
圻山人居鄉廉靜足不履公府築萬卷樓藏書二十四櫝皆手自校訂工詩古
文詞好汲引後進弟子著錄者數百人又錢君中諧字宮聲吳縣人順治戊戌
進士　召試授編修以詩古文鳴曾君禾字頌嘉江陰人康熙甲辰進士選觕
詞科官至祭酒與田綸霞宋牧仲汪季用顏修來王幼華謝千仞曾升六丁澹
汝葉井叔稱詩中十子

朱竹垞先生事略　嚴繩孫

康熙己未　詔開博學鴻詞科其時以布衣除檢討者凡四人富平李因篤天
生無錫嚴繩孫蓀友吳江潘耒次耕而其一則秀水朱彝尊竹垞也未幾李君
告養歸三布衣均預纂修明史越二年　上命添設日講官知起居注則三
布衣悉與焉而竹垞先生爲之魁先生爲明太傅文恪公國祚曾孫本生父茂
曙學者稱安度先生先生有奇稟數歲時書見諸神物異怪狀不類人世及
他人視之輒無有書過眼不遺一字年十七棄舉子業肆力於古學凡天下有
字之書無弗披覽以飢驅走四方南踰嶺北出雲朔東泛滄海登之罘經甌越
所至叢祠荒塚金石斷缺之文莫不搜剔考證與史傳參互同異其爲文章益
奇既入詞館日與諸名宿掉鞅文壇時王漁洋工詩而疏於文汪若文工文而
疏於詩閻百詩毛西河工考據而詩文皆次乘獨先生兼有諸公之勝所爲文
雅潔淵懿根柢盤深其題跋諸作實跨劉敞黃伯思樓鑰之上詩牢籠萬有與
漁洋並峙爲南北二大宗論者謂王才高而學足以副之朱學博而才足以運
之皆篤論也在史局屢奏記總裁官言體例悉從其議預修一統志多所釐訂
典試江南爲文矢於神社譜既入直南書房爲忌者所中鐫一級罷尋復原官
引疾歸　聖祖南巡　御書研經博物四大字以賜家居十有九年藏書八
萬卷著述不倦四十八年十月卒年八十有一先生少貧値歲凶日午無炊煙
而書聲琅琅出戶外比鄰王氏有老僕訝之叩門餉以豆粥先生以奉父而忍
飢讀自若書集里中高材生周篔繆泳王翃沈進李繩遠良年符等爲詩課家
餘一布袍每會則付質庫其婦以紡績出之後會復然客遊南北必囊載十三
經廿一史自隨孫侍郎承澤過先生寓見插架書歸人曰吾見客長安者爭馳
逐聲利其不廢著述者秀水朱十一人而已比　召試相國馮公溥得其文歎
曰奇才奇才先生嘗謂孔門弟子申黨薛邦不當以疑似妄爲廢斥鄭康成功
在箋疏不當以程敏政一言罷從祀王文成道德功業文章具三不朽不得指
爲異學皆有功名教之言所著日下舊聞四十二卷經義考三百卷乾隆中
詔儒臣增輯　高宗賜詩題卷端又曝書亭文集八十卷明詩綜百卷瀛洲
道古錄五代史註禾錄各若干卷子昆田孫稻孫皆有集稻孫字稼翁舉乾隆
丙辰鴻博能世其家而其二布衣者次耕坐浮躁降調蓀友累遷中允以疾歸
蓀友嘗　召試日成省耕一詩賦序皆置不作文未盈卷爲　天子所特拔
尤異數云
蓀友名繩孫明刑部侍郎一鵬孫也六歲能作徑尺大字以詩古文擅名早棄
諸生舉制科力辭不獲既入史館分纂隱逸傳容與蘊藉蓋多自道其志行云
歸田後自號藕蕩漁人工書善繪事尤精畫鳳晚歲以詩文圖書請者槩不應
暇輒掃地焚香而已卒年八十著秋水集二十卷子泓曾亦工詩畫

陳其年先生事略　吳錡　章藻功

先生姓陳氏諱維崧字其年號迦陵江蘇宜興人祖于廷明進士官侍郎忤魏
忠賢削籍後起左都御史加太子少保以言事忤周延儒再削籍嘗從顧端文
講學東林直聲動天下東林推服之忌者因指爲黨魁父貞慧字定生少用文

學書閣最善金壇周禮部鑣貴池吳秀才應箕相與掀髯抵掌下上其議論其於國家治亂中朝士大夫賢不肖無不根極始末纚纚數千言可聽諸名士慕其氣節皆師事少保公而與定生相親愛延儒本其邑人適家居欲釋故憾交歡少保父子且為定生致通顯定生固拒之隙益深會忠賢義兒阮大鋮久廢謀起用諸名士數其罪為文檄之大鋮恨次骨南都建號大鋮驟起用事將盡殺東林黨時少保前卒周禮部首被逮定生嘗救萬端乃併捕定生及應箕應箕亡定生出詣獄下鎮撫司禍且不測而劉僑者懷皇帝時舊錦衣也以片紙付馮鎮撫謂此東林後人勿搒掠以是得稍稍解未幾江南亡大鋮走死定生得脫歸而禮部已先被殺定生既歸廬少保公墓左凡十二年不入城尋卒有子五先生其長也少奇穎過目成誦十歲代少保作楊忠烈像贊少保奇賞之諸名士皆折輩行與交時吳門雲閒常潤大興文會先生入座索筆賦詩數十韻立就或時用六朝俳體作記序頃刻千言鉅麗無與比咸驚歎以為神先生少清臞冠而于思鬒浸淫及顴準士大夫號陳髯由是陳髯之名滿天下年三十始出雅遊龔芝麓尚書愛重髯尤甚唱酬無虛日性倜蕩視錢帛如土每出遊館遺隨手盡垂橐而歸歸無貲急命質衣物供用至無可質輒復遊率以為常先生以詩古文詞為海內推重吳梅村有江左三鳳凰之目謂先生及吳江吳漢槎雲閒彭古晉也嘗自中州入都偕朱竹垞合刻所著曰朱陳村詞流傳入禁中蒙　聖祖賜問客如臯主冒辟疆水繪園最久辟疆愛其才進聲伎適其意嘗有日者謂之曰君年過五十當入翰林康熙己未　召試鴻詞科由諸生授檢討纂修明史時年五十有四矣越四年卒於官易簀時吟斷句曰山烏山花是故人振手作推敲勢而逝相傳為善卷山中聽經猿再世云所著湖海樓詩文詞集共五十卷　國初以駢體名者推先生及吳園次其次則章豈績然園次才稍弱豈績欲以新巧勝二家又適為別調譬諸明代之詩先生導源庾信才力富健如李崆峒之學杜園次追步李義山如何大復之近中唐豈績純用宋格則公安竟陵之流亞也先生嘗曰吾胸中尚有駢體文千篇特未暇寫出耳汪堯峯曰唐以前不敢知自開寶後七百年無此等作矣堯峯固少許可者也園次名綺號聽翁江都人貢生薦授中書舍人奉　詔譜椒山樂府遷武選司員外郎盡即以椒山原官官之寵異至矣出守湖州多惠政廉得大猾所在單舸擒而殲之歡聲動地凌忠節公未葬為捐俸卜地葬焉湖人稱為三風太守謂多風力尙風節饒風雅也以失上官意罷歸貧無田宅購廢園以居凡索詩文者多以花木竹石為潤筆貲不數月成林因名種字林性好客與諸名宿結春江花月社詩才富豔擬香在玉溪樊川間詩餘亦工所著曰林蕙堂集又有宋金元詩選及嶺南風物記豈績名藻功浙江錢塘人康熙癸未進士官庶吉士有思綺堂集

李天生先生事略

先生名因篤字子德號天生陝西富平人明季為諸生見天下大亂走塞上訪求奇傑士與殺賊報國無應者歸而鍵戶讀經史貫穿注疏負重名與盩厔李中孚友善崑山顧亭林至關中常主其家甲申乙酉閒與亭林冒鋒刃閒關至燕京兩謁莊烈帝攢宮康熙己未薦博學鴻詞以母老辭秉鈞者聞其名必欲致之大吏承風旨檄縣官敦促先生將固拒母勸之行始涕泣就道試授檢討甫就職以母老且病具疏乞終養格於通政司先生自齎疏跪午門外三日遂得

俞旨許歸養疏曰竊惟幼學而壯行者人臣之盛節辭榮而乞養者人子之苦心故求賢雖有國之經而教孝實人倫之本伏蒙　皇上勅諭內外諸臣保舉學行兼優之人內閣學士項景襄李天馥大理寺少卿張雲翼等旁采虛聲先後以臣因篤姓名聯塵薦牘欽奉　諭旨吏部遵行陝西督撫促臣應詔赴京臣母年逾七旬屬歲多病又緣避寇墜馬左股撞傷晝夜呻吟久成廢疾困頓床褥輾轉需人臣祇一弟因材從幼出繼臣叔分奉小宗之祀臣年四十有九兒女並無母子煢煢相依為命躬親扶持跬步難離隨經具辭次第移咨吏部吏部謂咨內三人其中稱親援病恐有推諉一概駁回竊思己病或可為言親老豈容假借臣雖至愚不肖詎忍藉口所生指為推諉之端痛思臣母遲暮之年不幸身膺殘疾臣若貪承　恩詔背母遠行必至倚門倚閭夙病增劇況衰齡七十久困扶床輦路三千難通嚮指一旦禱北辰而已遠迴西景以

無期萬一有人子所不忍言者則毛義之捧檄不違其親溫嶠之絕裾自忘其母風木之戀何及缾罍之恥奚償即臣叨爲名教罪人虧子職而負 朝廷非臣愚之所敢出也 皇上方敦事 兩宮聿隆孝治細如草木咸被矜容自能宏錫類之仁推之士庶寧忍子然母子飲泣向隅聽其烏鳥私情置之仕途盡閣臣去臣最遠故以虛譽採臣而不知臣之有老母也臣雲翼與臣皆秦人雖所居里閈非遠知臣有老母而不知其既病且衰委頓支離至於此極也即部臣推諉之語概指臣等三人而言非謂臣必舍其親而不之顧也且臣雖纖陋而同時薦臣者皆 朝廷大臣其於君親出處之義聞之熟矣如臣獵名違母則其始進已乖不惟瀆斁天倫無顏以對 皇上而循陔負疚躁進貽譏則於薦臣諸臣亦爲有靦面目去歲臺司郡邑絡繹遣人催臣長行急若風火臣赴朝之限雖迫於戴星而問寢之私倍懸於愛日然呼天莫應號泣就途志緒荒迷如墮雲霧低頭轉瞬輒見臣母在前寢食俱忘肝腸並裂其不可瀆官常而干祿位也明矣況 皇上至聖至仁以堯舜之道治天下敦倫厚俗遠邁前朝而臣甘違離老親致傷風化有臣如此安所用之乃臣自抵都以來屢次具呈具疏 九重嚴邃情壅 上聞隨於三月初一日扶病考試蒙 皇上拔之前列奉 旨授臣翰林院檢討與臣同官纂修明史聞 命悚惶忝竊非分臣衡茅下士受 皇上特達之知 天恩深重何忍言歸但臣於去秋入京奄更十月數接家信云臣母自臣遠離膝下哀痛彌侵晝夜思臣流涕無已雙目昏眊垂至失明臣仰圖報君俯思戀母欲留不可欲去未能瞻望闕廷進退維谷乃於五月二十一日具呈吏部未蒙代題臣竊切下情惟有哀祈 君父查見行事例凡在京官員家無次丁聽其終養臣身爲獨子與例正符伏願 皇上特沛恩慈許臣遄歸養母叨沐 聖澤以終天年臣母殘病餘生兢由再造臣母子銜環鏤骨永矢畢生而報國方長策名有日益圖力酬知遇務展涓埃矣論者謂 本朝兩大文章葉忠節公映榴絕命疏及先生陳情表皆令讀者油然生忠孝之心焉先生予告後奉母家居晨夕不離後遂不復出著有壽祺堂集其學以朱子爲宗時李中孚提唱良知晚年移家富平與先生過從最密然各尊所聞不爲同異之說性樸直博學能彊記初入都南人多易之一日宴集論杜詩先生應口誦或曰偶然耳詰其他輒舉全部無所遺時阮亭堯峯主盟壇坫先生與抗禮蕭山毛大可亦李閣學所薦也北面稱弟子先生獨序齒稱之曰兄與大可論古韻不合大可強辯先生氣憤塡膺不能答遂拔劍斫之大可駭走時傳以爲快顧亭林是先生而非大可亭林著音學五書先生與討論所著詩說亭林稱之曰毛鄭有嗣音矣其春秋說堯峯亦心折焉亭林在山左被誣陷先生走三千里入都泣訴當事脫其難

汪舟次先生事略 汪楫[illegible]

汪先生楫字舟次江蘇江都人歲貢生署贛榆訓導康熙己未開詞科 召試中第授檢討與修明史言於總裁官先仿李燾長編凡詔諭奏議邸報彙輯之由是史材皆備二十二年充冊封琉球正使 賜一品服臨發條奏七事其一謂 本朝文教誕敷方 頒御書於封疆大吏宜併及海外屬國 聖祖允其請賫 宸翰以往比至宣 上威德國王及臣民咸大悅服瀕行例有餽遺概卻不受國人建卻金亭志之歸撰使琉球錄詳載禮儀暨山川景物又因諭祭故王入其廟默識所立主兼得琉球世纘圖參以明代事實爲中山沿革志二卷又奏言琉球子弟願入國學 上允之久之出知河南府治績爲中州最嘗置學田於嵩陽書院聘少詹事耿公介主講席士風丕變擢福建按察使遷布政使居五年民戴其惠 內召入京途次得疾卒性伉直意氣偉然能力學所作以古爲宗以清泠峭蒨爲致見者比之斬新花蘂尤工書得楊少師米海嶽之神著有悔齋詩文集觀海集時江都汪君懋麟詩名亦著與先生同舉鴻詞科值居憂不與試懋麟字季角號蛟門康熙六年進士授內閣中書楚人朱方旦恃邪法傾動公卿蛟門著辨道論力詆其妄後再論薦以刑部主事入史館充纂修官一日禁中出宮箋百番命羣臣書擇其尤得二十四幅供御屏用蛟門與焉所撰述最多吏才尤通敏城南武某以車一馬一販米於南花園宿董之貴家之貴利其貲殺之以車載尸鞭馬曳之他去武父得尸於道得車馬於劉氏之門訟諸官謂劉殺其子蛟門曰殺人而置其車馬於門非理

也乃徵行縱其馬至之貴門跳躍悲鳴銜戶入即令收之貴一訊而伏時驚以爲神無何坐事罷歸鍵關謝賓客晝治經夜讀史日有程課銳意成一家言歸三年遽卒彌留時命洗硯磨墨烹佳茗以進自言香沁心骨口占二絕大笑呼奇絕而逝性孝友敦內行文品峭刻摹介甫詩法韓蘇時出新意在都門與德州田山薑商邱宋牧仲等相唱和號十子受業王阮亭門而才氣縱橫視阮亭爲別幟有百尺梧桐閣集二十卷

李漁村先生事略 龐塏 米漢雯 袁佑 崔如岳

李先生澄中字渭清別字漁村山東諸城人生時父夢李攀龍入室少與劉子羽稱石交子羽見薛臣七子圖謂貌似于鱗先生亦嘗夢人授文一卷曰此汝作也醒憶之乃于鱗華山記也幼與羣兒戲輒坐忘其胸中時時見太古深山二境移時乃如故既長工詩與青州楊笠雲吳江洪去蕪相唱和康熙己未以拔貢 召試既至京擁書臥僧舍不謁朝貴授檢討與修明史嘗 召赴瀛臺泛舟賦白蓮詩稱 旨賜子稱疊相國真定梁公奇其才屬爲文操紙千言立就梁公歎曰真青蓮也庚午典雲南試或以多金遺馬首先生叱去之曰敢以此污我耶有李約山者自滇南學使幕歸與朱竹垞論滇中人材列所取知名士二十有二人署壁閒占先生取舍既試錄至其不與者裁三人耳竹垞臨風酹酒南向爲君得人壽累遷侍讀請告歸足跡不入公門遇事關民瘼乃偘偘直陳一以興利除害爲念卹其孀嫂孤姪爲外曾祖邱儷肅公立後置祭田坐是家益困茅屋數椽僅蔽風雨恬如也在史館十三年與龐公塏交最篤詩文格往往互似所著臥象山房集頗不類滄溟

塏字霽公號雲崖直隸任邱人康熙乙卯舉人七歲時父中蜚語被逮母每夕禱天隨泣拜不輟己未試鴻博授檢討時有明都御史某裔孫夜懷金求勿入魏黨傳力拒之未幾改內閣中書遷工部主事再晉郎中出守建甯府會浦城令以嚴苛激變邑人乘夜焚冊局殺冊書罷市君聞之曰緩則變成矣遂兼程赴浦立召紳士集明倫堂數浦令罪諭士民無得生亂查倉庫及未焚餘冊變遂定時制府惡民俗刁悍欲借浦城示威而浦令仇邑紳以結黨爲辭相傾陷君曰彼令實甚吾可殺人媚人耶坐重辟一人流二人浦人立書院祀之九仙山後告歸兩親猶健在閉戶讀書其爲詩主於平正沖澹不求文飾有叢碧山房集

又米君漢雯字紫來宛平人明太僕少卿萬鍾孫順治辛丑進士歷知長葛建昌二縣康熙己未 召試授編修典試雲南遷中允好學工詩兼善小令書畫承其家法時呼爲小米家畜古硯太僕物也嘗渡江沈於水遣沒人求之弗得將解纜忽紅霞起水面光燭天舟人索之硯隨手出焉

袁佑字杜少號霽軒東明人少警敏下筆數千言以拔貢授中書舉詞科擢編修乞養歸闢小園奉母母疾革籲天乞減算益母壽竟愈年九十二乃終居喪盡禮服除終不食肉後遷中允典試浙江稱得士著有詩文集及詩禮疑義左史後議老子別注離騷荀揚文中子補注莊子注論杜詩注駁數十卷

崔如岳字岱齋一字青峙獲鹿人康熙己卯舉人己未 召試授檢討詩古體蒼堅英拔絕句神似龍標嘉州著有坐嘯軒集

喬石林先生事略 邱象隨 李鎧 張鴻烈 鄧漢儀 吳嘉紀

喬先生萊字子靜號石林江蘇寶應人康熙六年進士授中書分校順天試乞養歸十七年 召試詞科授編修與修明史典廣西鄉試 上再試詞臣賞其文曰喬萊學問優長文章古雅遂遷左中允晉侍講轉侍讀充日講官知起居注 國朝漕運沿明制自淮入河以達會通河既失故道從安東入海清口日淤淮泗泛濫由洪澤以南諸河下注而治河使者又開減水壩洩之淮揚七州縣蕩析離居 天子覽臺臣奏濬海口以瀉積水遣使者相度還報可乃出帑金 命按察使于成龍董其役而河督靳輔上言海口高於雲梯關五尺疏海口則引潮內侵大不便因請築堤束水使高置二閘於邵伯鎮南高郵州城外泄洪澤盱眙天長之水俾入堤自車邏鎮築橫堤一道抵高郵自州城東築大堤二歷興化白駒場至海口束所洩之水入海計需銀二百七十八萬有奇請先給帑而徐取償於田畝子粒鹽又請設官二百七十餘員擇才能者任之疏入 詔下廷臣議多是河臣言適先生入直閣臣奏事畢 上顧問

先生以濬海口事宜先生直前奏河臣言非是　上悅曰此爾一人意見耶對曰淮揚人所見皆與臣同翼日與給事中劉國黻等十人合疏言河臣議有四不可行海口原有故道第令塞者通之淺者濬之俾積水得趨海斯已耳河臣議開大河築長堤堤在內地者高丈六尺河寬百五十丈近海者堤高一丈河寬百八十丈勢必毀村落壞廬舍掘冢墓慘有不忍言者不可行一河臣之議先築圍埂用桔槔汲去埂內之水取土築堤不知臣鄉地卑原無乾土況積潦已久一旦取土積水中投諸深淵工安得成雖成且易壞不可行二河臣欲以丈六之堤束水一丈是堤高於民閒廬舍多矣伏秋風雨驟至勢必潰潰而南則邵伯以南皆為魚鼈潰而北則高郵以北靡有孑遺即當未潰之時瀦水於屋廬之上豈能安枕而臥乎不可行三至七州縣之田向沒於水今東河使高田中之水豈能倒流入河不能入河即不能歸海淹沒之田何由復出不可行四議上　聖祖是其言議遂寢大學士梁公清標方長戶部歎曰江淮閒可謂有人矣然河臣議實執政主之先生以是叢忌嫉未幾坐事罷歸歸治廢圃曰縱棹園壘石疏池刺小船往來讀易其中著易俟二十卷縣志二十卷詩文集十六卷先生家居孝弟謹事師友疏於財好周人急後進有一善誦之不去口其初建議也于公頗德之及出領河務恆以地方利弊相諮詢先生直言無隱終不干以私卒年五十有三同時江淮閒與先生同舉詞科者曰邱君象隨李君鎧張君鴻烈皆山陽人鎧傳別見

象隨字季貞號西軒順治乙未進士與兄象升齊名號二邱以拔貢生　召試授檢討遷洗馬性孝友以積俸建宗祠置義田有西山紀年集象升字曙戒順治十二年進士官大理寺丞有白雲草堂諸集鴻烈字毅文由廩生試授檢討康熙二十三年黃河漲發淮水倒灌淮南七州縣受害御史李時謙奏請疏濬淮揚下河以救七邑之民適　聖祖南巡發帑遣官督治毅文上疏言淮揚水患關係運道民生淮安以南則山陽鹽城高郵寶應興化泰州江都七屬受害淮安以北則清河桃源宿遷邳州睢甯沭陽安東海州八屬受害臺臣止知淮南七屬之害而不知淮北八屬之害其苦一也止知七屬之民田昔受決口之水今受滾壩之水而不知八屬之民田在黃河岸以內者其苦尤甚也臣世籍淮南何忍不為八屬生靈再請命於　聖主之前乎得　旨命河臣確勘議覆毅文工詩詞短章秀卓其絕句從樂府得來風韻尤絕同時有鄧漢儀者字孝威泰州人也己未　召試以年老授官正字歸孝威與國初諸老游洽聞廣見所選詩觀凡四集投贈稱盛其度梅嶺詩為漁洋尚書所激賞又吳君嘉紀字賓賢號野人亦泰州布衣居安豐場瀕於海苦吟無知者周櫟園侍郎盛稱之由是陋軒之名與諸家埒漁洋亦絕重之所著曰陋軒集

國朝先正事略卷二十九

平江李元度次青纂

文苑

陸稚坪先生事略 兄子奎勳

陸先生棻字次友號稚坪浙江平湖人原名世枋紡時值 大兵南下收平湖父被執先生奔赴求代將軍馬某指扇上詩示之曰兒能誦此即釋爾父先生朗誦曰收兵四解降王縛教子三登上將臺此宋人贈曹武惠王詩也將軍不殺人即今之武惠矣將軍喜立釋其父挾與俱北欲予之將爲議婚以先聘名於楊辭尋歸遂補諸生入國學試授中書康熙六年成進士官內秘書院典籍十八年舉鴻詞科中選授編修分纂明史遷贊善二十九年典福建試得士稱盛尋直南書房嘗 召至乾清宮暖閣出五臺山金蓮花限韻賦詩立就蒙優獎三十三年試翰詹諸臣於豐澤園 上親拔第一 諭曰速次詩文無出汝右者一歲七遷歷講讀庶子至內閣學士兼管誥書局事在閣一日批紅本七十有奇長至委句決本請出矜疑二十餘人未幾告歸性闇易尤篤孝友伯兄南雄守世楷先卒撫孤姪如子族黨有貸金者歿遣徵其子歸還之封識如故年七十卒所著雅坪文集十卷詩集四十卷詞譜三卷兄子奎勳字聚侯號星坡世楷子也康熙六十年進士選庶吉士授檢討修明史撰擬 制誥多稱 旨以疾乞休主廣西秀峯書院叔立學規仿朱子白鹿洞遺法成就甚衆平生淡榮利不爲嶄岸嶮絕之行而秉持不貳薄田未足供飦粥無戚戚容惟一意說經嘗言六經注我而後可以我注六經且合六經以注一經著有陸堂易學十卷得力在序卦一篇足該全易而以坤以藏之章爲歸藏象帝出乎震章爲連山象又言商之歸藏本於神農夏之連山本於黃帝人知重卦皆由伏羲不知黃帝始立蓍數及乾坤八卦之名至屯蒙諸卦名則堯舜始增序卦之錯綜則文王始定也詩學十二卷不取正變之說不特楚茨十詩斷爲成康盛世之音凡斯干無羊考室考牧均歸正雅淇澳楚邱緇衣蟋蟀均歸正風譏鄭氏詩譜時代舛錯不倫歐公雖爲釐正猶多牽合闕召二南以地不以人王風乃時爲之非有意於貶其持論與明何楷詩世本古義相近且以爲不宗孔壁之傳專守毛鄭之學極詩之用不過三百而止是以有魯詩補亡之作今文衡書說三卷舉秦傳之疑闕所解惟伏生二十八篇而古文則置之用元吳澄書纂言例也戴禮緒言四卷能糾正漢人穿鑿附會之失春秋義存錄十二卷凡經傳子緯所載孔子之言盡援爲義力辨春秋非以一字褒貶能掃公穀拘例之失與宋儒深刻之論其疑胡傳而信左氏亦足破以經解經之空談詩文自弱冠撰述已富後乃以餘事爲之有文集二十卷詩二十四卷

杜紫綸先生事略 潘高 許廷鑅 李果 盛錦 翁照 黃之雋

杜先生詔字紫綸江蘇無錫人康熙二十一年進士官庶吉士著有雲川閣集先生以詩受知於 聖祖會試下第 特賜進士入詞館士林榮之逾年告養歸遂不復出晚與高僧結九龍三逸社有廬山東林之風嘗選唐詩叩彈集行世皆中晚名作故生平得力亦在大歷以下也當是時吳中詩人最著者曰潘南村許子遜李客山盛青嶁翁朗夫南村名高字孟升金壇人其詩古淡生新絕去雕飾而自然合度陳其年嘗寫其詩寄漁洋尚書盛稱之遂名於時金陵詩社賦秦淮曉渡詩諸名流咸集南村曰我年老才盡止絕句二十字衆皆斂手甚有袖詩不出者所著曰南村集許子遜名廷鑅長洲人康熙庚子舉人官武平知縣少英敏精刀槊遍遊四方交海內知名士在官有善政去後人益歌思之詩嚴於唐宋之界五言律七言絕句尤工高文良公每對客誦子遜佳句文良有作與子遜商榷必盡言無隱藝林兩賢之著有竹素園集李客山名果長洲布衣著有石閭集陳恪勤公之爲管京口也客山投詩造謁公遂與定交後大理李君欲任以鹽筴力卻之李君被罪諸任事者皆罹禍客山超然人服其有識詩格蒼老有一二字未安屢改不倦晚年文譽藹蔚過吳門者爭識其面錢以魯靈光目之盛青嶁名錦字廷堅吳縣諸生著青嶁詩鈔詩從大歷以下入手風格漸高至入蜀集沈雄頓挫直摩漁洋之壘以上窺少陵客京師王公以下多折節下之不耐冗雜歸沈歸愚歸田後時引爲同調翁朗夫名照江陰人國子生著有賜書堂詩文集朗夫有潔癖雖僕隸下人不衣冠不見事

上接下必以誠愨文恭高文定兩相國先後以鴻博經學薦皆不遇晚與歸愚相約耦耕結廬有日矣未幾卒友生爲位哭多失聲者詩識力俱高有虞伯生老吏斷獄之目

同時黃先生之雋字石牧華亭人康熙辛丑進士官編修著有唐堂集雲閑詩自陳黃門振興後俱能不入歧趨自盧文子後又日就衰頹鮮所宗法矣唐堂學殖富而才力又足驅使之故能自開生面仍不失正軌時推爲詩學中興

湯西涯先生事略 嚴沆 徐倬 李鄴嗣 汪文柏 沈用濟 方槃如

湯先生右曾字西涯浙江仁和人康熙二十七年進士性伉直以文學重於時與方望溪李穆堂諸公善由編修累官吏部侍郎兼掌院學士先生在諫垣所條議甚衆而豫荒政釐邊儲綏熢饑糾督撫監司蠹姦蠹民其語尤著薦紳閒丙子典試貴州丙戌分校禮部試皆廉公號得人視學中州杜苞苴請託絲毫不取之官中及貳吏部侃侃持正纖忌者齕之　上最重其文學嘗索近詩以所作文光果七言律進　御製詩賜之目爲詩公聞者驚羨著有懷清堂集浙中詩派前推竹垞後推西涯竹垞學博故能變化西涯才大故能恢張後有作者莫能越兩家之外也兩浙詩人其年輩科目前於先生者有嚴子餐徐方虎李杲堂後於先生者有汪季青沈方舟皆越中魁宿云子餐名沆餘姚人順治乙未進士官至戶部侍郎生平斂抑神退雖蹊九列不殊寒素有譏彈其詩者廉時改定遠近稱爲德人方虎名倬德清人康熙癸丑進士官侍讀後家居特旨加禮部侍郎異數也著有蘽村集杲堂姓李氏名鄴嗣鄞人明諸生入國朝棄巾服日以著書爲務所著續世說中寓筆削予奪鄞人多師事之甬東詩社延杲堂定甲乙糊名易書一聯之賞遠近喧傳樂於九錫詩品刊落凡庸不肯一語猶人蓋浙人中獨闢生面者汪季青名文柏桐鄉人官指揮使著有柯亭餘唱朱竹垞序其詩謂匪僅闌宋元之奧窔直造唐人之室而嚌其胾其推挹至此沈方舟名用濟錢塘人國子生母柴氏名靜儀著有凝香室詩鈔得性情風雅之正方舟秉母訓少以詩鳴足跡半天下至廣南與屈翁山梁藥亭定交所詣益進歷遊關塞客右北平最久時皆稱道摯入京師見重安世子紅蘭主人名大著輦下一時名流幾莫與抗行然以詩質同人有一字一句未安輒從改削所錄完善無罅漏也著有方舟集

又方先生楘如字文輈浙東淳安人也邃於經學工古文於制舉藝尤獨闢畦町康熙乙未進士官知縣被議歸雍正八年議開博學鴻詞科方侍郎苞疏薦先生及南昌裘孝水繆歙縣余西麓華瑞嘉善柯南陔煜衆以爲宜有謂先生挂吏議例不得與其三人皆就聲徵之必不能至至亦不能入試者侍郎曰雖然使士知實至而名附無求而志自通於風教亦小補焉及檄下南陔已疾亟孝水病不能行至者惟西麓既報罷執政欲用爲太學六館師兼纂一統志西麓以老辭而先生卒格於部議不入試所著曰集虛齋集

姜西溟先生事略 嚴虞惇

姜先生宸英字西溟一字湛園浙江慈谿人少工詩古文辭精書法爲諸生名澈　九重　聖祖嘗謂侍臣曰聞江南有三布衣尚未仕耶三布衣者秀水朱彝尊無錫嚴繩孫及先生也又嘗呼先生之字曰姜西溟古文當今作者會徵博學鴻儒掌院學士葉公方藹韓公菼約聯名薦適葉公以實召入禁中泱月既出無及矣於是兩布衣皆入翰林先生不豫尋以薦纂修明史食七品俸仍許與試主試者爭欲得先生顧先生性疏縱醉後違科場式累被斥又嘗於謝表中用點竄堯典舜典語受卷官疑所出先生曰義山詩未讀耶受卷官怒竟擯之翁尙書叔元故人也雅重先生嘗曰吾名不見子集中是吾恨也及尙書官祭酒時余國柱方排睢州湯文正公尙書受指使劾睢州僞學遂擢少詹以睢州故兼詹事也先生發憤爲文謂古者輔教太子有太傅少傅之官太傅審父子君臣之道以示之少傅奉太子以觀太傅之德行而審諭之今詹事有正貳即古太傅少傅之遺也翁君貳詹事其正實睢州湯公公治身當官立朝嶄然有法度吾知翁君必能審諭湯公之德行以導太子矣尙書見之憮然曰某知罪矣然願子勿出也越日先生刊布之徧傳輦下尙書恨次骨始睢州典試浙中歎息語同事暗中摸索勿誤失姜君竟弗得自後每榜發無不以失先生爲恨者相國明珠長子性德甚才從先生學頗欲援以登朝相有幸僕曰安

三勢傾京外先生不少假借性德爽閒言曰家君遇先生厚然卒不得大有所助某以父子之親亦不能爲力者蓋有人焉顧先生少假顏色則立諸先生大怒擲杯起絕弗與通於是時相子百計請罪先生始終執禮而安三知之恨甚時相遂與尙書比而尼先生徐尙書乾學能進退天下士平生故人並退就弟子列獨先生與爲兄弟稱健菴罷官歸猶領一統志先生豫志事相從南歸於是構健菴者亦惡先生以故連蹇不得志康熙丁丑年七十矣試禮部卷復遺格主者累其名爲更正之成進士及廷對　上閱進呈十卷中有浙人姜宸英乎韓公菼審公書蹟奏曰第八卷當是　上曰宸英績學能文至老不倦可置一甲爲天下讀書人勸遂以第三人賜及第授編修己卯副修撰李蟠典順天鄉試比揭榜爲御史鹿佑所糾蟠遣戍先生以目昏不能視爲同官所欺牽連下吏舉朝知其無罪未置對遘病卒王尙書士禎曰某在西曹使湛園以非罪死獄中愧死矣先生論文以爲周秦之際莫衰於左傳莫盛於國策聞者頗譏之先生年長方望溪以倍見望溪文歎曰吾輩當讓此人出一頭地遂不介而過望溪屬討論其文且曰吾自度倘有不止於是者以困於科舉業不能盡其才又嘗言吾老矣後會不可期吾自少嘗恐爲文苑傳中人而蹉跎至今予他日志吾墓可錄者獨數事耳卽論常熟及拒時相子語也先生文雅健有北宋人意甯都魏叔子謂朝宗肆而不醇堯峯醇而不肆先生在醇肆之閒時難其論詩宗浣花而參之玉局以盡其變書法鍾王入神品著有江防總論海防總論各一卷葦閒詩集十卷湛園未定稿八卷札記二卷丁丑榜一甲第二人爲嚴君虞惇亦以文學著稱

虞惇字寶成號與菴江蘇常熟人九經三史幼卽成誦既及第授編修館閣應奉文字多出其手己卯科場獄與寶成子姪皆中選而西溟及蟠皆其同年友用是罷吏議鐫秩歸尋起大理寺副逾會盜米案有以私憾入人罪者寶成持不可乃已俄有內務府殺人移獄事寶成先上書本寺卿歷指疑狀復出不意執其人訊之吐實讞始定累遷太僕少卿典試楚蜀皆稱得人卒於位著讀書質疑三十一卷附錄十五卷爲文陶鑄羣言與歐曾爲近江南人士刻其集以繼震川蓋本同郡而震川官止太僕名位又相埒云

查初白先生事略　沈廷芳　査嗣瑮

先生初名嗣璉字夏重後更名愼行字悔餘晚號初白浙江海甯人性穎異五歲能詩十歲作武侯論同里范驤稱爲曠世才既長游梨洲先生門所學益進深於經術邃於易於書無所不窺而生平癖好尤在詩及山水朋友其於進取榮利之途泊如也少受詩法於錢田閒爲諸生從黔撫楊公雍建出入牂牁夜郎及齊魯燕趙梁宋閩又嘗渡彭蠡過洞庭登匡廬五老峯探武夷九曲尋無諸尉佗遺蹟其詩益富而奇康熙癸酉舉順天鄉試以相國張公玉書李公光地先後奏薦壬午　特召直南書房癸未成進士尋授編修比歲　西巡賡歌載筆凡幽阻之區歐脫之境爲從古詩人所未歷者盪胸駴目悉於五七言發之每奏一篇　聖祖輒動容稱善　駕幸南海子捕魚　命羣臣賦詩先生詩有云笠簷蓑袂平生夢臣本煙波一釣徒詞意稱　旨忽內侍宣召煙波釣徒查翰林蓋同時有聲山學士故以詩別之與唐韓翃春城無處不飛花可同作玉堂佳話也頗常懷引退志供奉七年卽告歸家居二十餘年嘯歌自適弟嗣庭官侍郎坐訕謗伏法盡室赴詔獄　世廟知先生端謹無他尋放歸著敬業堂集五十卷梨洲先生嘗以比陸放翁卒年七十有八所著別有周易玩辭集解十二卷及經史正譌江南通志皆行世聲山學士名昇字仲韋康熙戊辰進士官少詹事書法得董文敏之神入直南書房　聖祖屢稱賞之時中貴人有氣燄者昕夕銜　命至君接之無加禮人服其品著有澹遠堂集嗣瑮字德尹亦初白弟也康熙庚辰進士官侍講著有查浦詩鈔

汪武曹先生事略　吳廷楨　張大受　顧嗣立　黃越　王步青　俞長城

汪先生份字武曹江蘇長洲人年十四隨大父希汲任沂州牧大父以官逋繫獄先生侍側讀書連日夜不輟獄吏奇之爲文辭氣雄邁康熙四十二年癸未成進士選庶吉士以繼母憂歸築室城東隅家居近十年癸巳授編修甲午典廣東鄉試辛丑冬　命督雲南學政未之官卒年六十有七當丁卯戊辰閒吳中以文學知名者先生與常熟陶子師同邑何屺瞻稱最皆與桐城方望溪遊

時崑山徐司寇常熟翁司成方收召後進其所善名稱立起舉甲乙科若操券然二君皆吳人素游其門而自矜重不求親昵子師成進士名冠其曹不與館選先生及屺瞻屢躓於舉場天下士益以此重之其後屺瞻交絕於兩家子師與翁亦忤惟先生無違言先生氣和而性伉直遊太學時嘗與益都趙秋谷會廣坐中趙年少負才名傲睨一世坐人或為所陵不能堪君忽憤發面數其失趙雖交訌而氣為之奪望溪初至京師見時輩言古文多稱錢牧齋書私語先生牧齋文穢惡藏於骨髓一如其人有或效之終不可滌濯子師屺瞻皆不謂然先生亦訝之既老乃曰今而知望溪非過言也所訂四書大全唐宋八家文明以來時文皆行世著有遄喜齋集晚歲辨春秋書爵非褒書人非貶為書三卷義多先儒所未發弟鈞字右衡壬午舉人士鉉字文升工詩古文兼書法丁丑會試第一官至右中允從弟俠字安公弱冠文名藉甚辛未進士官編修同縣負文名者曰吳山掄張日容顧俠君而上元黃際飛尤與先生善

吳山掄名廷楨夙慧工文宋牧仲選其詩入江左十五子中康熙丙子舉順天鄉試以寄籍黜己卯　聖祖南巡獻迎　鑾詩　上稱善　命登　御舟賦詩　賜復舉人有　旨召入南薰殿癸未成進士累官左諭德戊子典試江西李穆堂實領解額尋纂修佩文韻府月令輯要教習庶吉士以勞卒官著有南村集

張日容名大受父慶孫順治甲午舉人治精舍匠門溪上聚徒說經學者稱履素先生日容弱冠即能文韓慕廬極稱之康熙庚午鄉薦闈牘海內傳誦喜汲引後進四方造門請業者無虛日有負之者弗與較且若弗知也己丑成進士官檢討督學貴州卒於官著有匠門集

俠君名嗣立姓顧氏康熙壬辰進士選庶吉士改中書以疾歸博學有才名尤工詩闢秀野草堂集四方知名士觴詠其中輕財好施與家日貧而風流文雅照映一時家有古酒器三大者受十三斤餘遞殺秀野署門曰凡酒客過門請與三雅詰朝相見決雌雄蓋終其身無與抗者時目為酒帝嘗箋註溫飛卿韓昌黎詩又有元詩選網羅浩博一一採自本書可謂一朝巨觀矣所自著曰秀野集閭邱集

際飛黃姓名越未入庠序即為學使者所知名稱壓其長老康熙己丑成進士官編修居京師與方望溪汪武曹友以古誼相切劘逾年告歸閉特室潛心宋五子書而以餘力評選制舉文盛行於時自　國初排纂四書義疏紬繹先儒之緒論為世所宗者稼書屺瞻武曹外際飛其一也繼之者金壇王罕皆而已罕皆名步青一字已山雍正癸卯進士官編修

又俞君長城字桐川浙江桐鄉人康熙壬辰進士官編修工古文論古尤有識四書文獨闢畦町嘗選制藝百二十家始王荊公迄　國初諸老每家各為小序尤為大觀

周青士先生事略　王翃　范路　朱一是　沈進　李麟友　李良年

周先生篔字青士一字籌谷居嘉興梅會里少孤喪祭盡禮以孝稱遭亂棄舉子業受廛賣米有括故家遺書鬻於市者買得一船積樓下每日中交易其旹斗斛權衡堆滿肆撥亂書讀之穢杞中有郡丞行署與先生鄰先生吟誦達旦丞不能寐毒甚遣吏句攝將挾之有士夫解而免其為詩超雋拔俗不襲前人一語時同里王翃范路弟子繆泳交賞君詩會朱竹垞移居市南而海甯朱一是亦至里諸生沈進布衣李麟友皆與先生相唱和先生奉母孝膳必具酒肉人有匱乏傾囊給之戴某鬻女於巨室及笄將以配僕僕君亟贖以金擇婿嫁之采石估載米八百斛得直千金貯君笥估獨往硤石中道溺死君具棺殮手書呼其子至還之歲祲率私錢散米以食餓者性好施生計日漸窘遂渡遊不復問家人產嘗歲除泊舟亭皋山訪僧靈章遂入西湖又嘗元日攜子耿至武康銅井山轉入徑山時已昏暮踏雪走二十里與耿相失遙見林莽中燈修修就之則僧墨浪所居也僧曰山多虎居士遠來得不心動乎君曰吾行不失道心一動則飽虎口矣僧方煨芋魁因啗君圍爐話清靜理尋陟山巔徧歷七十二精舍還又嘗獨行魏塘附船入三泖就九峯訪故人比及泖則已暝船人促之登岸投僧廬拒之先生周步琉璃燈下覩壁間所錄詩牋有己作指示寺僧曰吾詩人非賊也乃欸飯止君宿詰旦自泖達九峯抵華亭訪高士吳騏王

光承之居兼旬乃返客京師未嘗投貴人一刺朝士願納交者非先焉不往徐健菴尚書好延攬海內士徐秀才善主其家先生嘗就善同臥起尚書欲見之終不可得其歸也某給事削三縑贈行曰挾此可得百金笑卻之歸舟抵宿遷晨起挑凝水一笑而逝年六十五著采山堂集二十四卷詞緯三十卷今詞綜十卷析津日記三卷

王翃字介人家故業染一手挾書一手數錢與布商菜傭相應答久之學益進遂以布衣稱詩天崇時詩歸盛行人沿竟陵派介人毅然獨倘唐音見賞於陳臥子先生一見擊節曰此今之高三十五也因爲之序所著曰秋槐堂集

苑路字遵甫自蘭谿遷長水經亂賣藥於市有豐蘭館集

朱一是字近修崇禎壬午舉人兵後披緇衣授徒主文社著爲可堂集

沈進字山子嘉興縣學生早年詩倘清麗與青山同調鄉人目曰周沈晚編所作爲藍村集歸於沖澹性狷介喜寂靜故沈思刻意下筆有幽致又輯文言會粹行國錄貴溪文稾等書

李驎友字振公揚州學官自明次子也史公可法兵敗自明自縊學宮振公求父骨不得遂棄舉子業其詩恣肆激昂不蹈凡近著有醒齋吟草

李良年字武曾秀水人少與兄繩遠弟符齊名號三李武曾又與朱竹垞齊名人稱朱李以國子生　召試鴻博未遇徐健菴尚書開志局於洞庭西山聘主分修著有秋錦山房集

藍鹿洲先生事略　朱仕琇　黃任

藍先生鼎元字玉霖號鹿洲福建漳浦人少負不羈才工詩古文通達治體語經濟必曰諸葛武侯言文章必曰韓吏部受知張清恪公講洛閩之學篤於內行朱一貴反臺灣從兄廷珍以提督進討先生參軍事爲之謀主凡七日而平著書曰平臺紀略言善後策尤詳以選拔貢成均朱文端蔡文勤兩公奇其才方修歷代名臣傳屬先生具草以薦得　召見例赴吏部試同列皆踧踖循故事先生奮筆上五千言陳五事　世宗下其議多施行　特旨授普臨知縣　諭樞臣曰以彼其才任道府綽有餘矣在官有惠政聽斷如神暇則與邑士之秀者講明正學俗丕變未三年以忤監司削籍或勸其委蛇以紓禍先生曰吾嘗涉大海歷澎臺出沒驚濤鬬冒矢石深入窮箐觸惡瘴毒霧不稍懾今爲命吏肯頫首媚監司哉遂坐官逋千七百金士民斂金代納留三年潮州守延修府志制府禮爲上客事多諮訪而行代刻其古文二十四卷又輯所自治官書爲鹿洲公案輯講學語爲棉陽學案閩中古文家自鹿洲後推朱梅崖詩家推黃莘田稱最梅崖名仕琇建甯人乾隆庚午鄉試領解額明年成進士選庶吉士與同年生朱文正公珪及始興林穆菴明倫以古文相鏃礪名重京師梅崖落落自如散館改知縣其落落如故尋改教授以歸與兄明經仕玠相唱和爲樂其論文謂始當力抗周秦兩漢與荀屈揚馬諸子搏必伏而齧其腦然後導而匯之韓柳歐陽王曾姚虞以下若首受而尾逆也及晚而反覆遵巖震川諸家心愈降而客氣盡於是奇辭奧旨不合道者尠矣所著文曰梅崖居士集莘田姓黃氏名任永福人康熙壬午舉人官四會知縣以詩名天下享大年著有香草齋集芬芳悱惻能移人情乾隆壬午重賦鹿鳴筵宴閩人士推魯靈光焉

王九溪先生事略　郭焌　羅典　余廷燦　唐仲冕　唐鑑

王先生文清字廷鑑號九溪湖南甯鄉人少工文學舉雍正二年進士官岳州府教授母憂歸哀毀踰禮乾隆元年　召試博學鴻詞未入選以薦爲三禮律呂各館纂修官補內閣中書遷宗人府主事考授御史告養歸旋丁父憂年六十餘矣猶哭踊如孺子慕主嶽麓書院十餘年多所成就撰儀禮分節句讀以句讀爲主略爲箋註不欲其繁又周禮會要六卷亦約括注疏諸說疏通字義以便學者又著考古源流二百卷卒年九十有二祀鄉賢幷祔祀嶽麓屈原祠郭先生焌字昆甫善化人少負文名貢成均胡宗緒襲參爲祭酒奇其文七試皆冠其偶襲參與方望溪善說士於望溪欲令往見先生曰某士也若謁公卿之門非徼名即附勢何取焉卒不往望溪轉益重之乾隆九年舉鄉試第一著有羅洋詩文草及制藝行於世羅先生典字徽五號慎齋湘潭人乾隆十六年進士由編修官鴻臚少卿督四川學政盡革陋規以經學造士文體爲一變

諸生某爲縣令誣陷寘之獄同學生爲公辯令遂以聚衆鬨先生至立爲昭雪任滿告養歸主講嶽麓二十有七年造就人才甚衆性剛而介任工科時值大工作總役希冒銷賂以三千金拒勿納仍痛懲之按覈核銷無少假嘉慶丁卯重赴鹿鳴筵宴明年卒年九十著有凝園五經說及詩文集余先生廷燦字卿雯號存吾長沙人乾隆二十六年進士官檢討充三通館纂修以母老告養歸家徒四壁立取與不茍母卒啜粥糠苦值暴雨入倚廬地沮洳家人藉以片板庋去之先生學有本原於天文律歷句股六書之學俱能鉤元提要成一家言與戴東原紀曉嵐相切琢所著詩古文尤醇茂有存吾文集卒年七十唐先生仲冕字六枳號陶山善化人乾隆五十八年進士任荊溪知縣調吳縣權知海州調通州權松江及蘇州府所至勤求民瘼振興士氣興大利除大弊措理裕如又以其暇修治古蹟接禮賢畯意趣超然軒冕外嘉慶五年由候補道權按察使晉陝西布政使三權陝西巡撫以疾歸僑居金陵卒年七十有五性孝友自以其父官平陰貧甚母殁不能歸葬葬肥城之陶山因以陶山自號嘗結廬墓側孜孜著述撰岱覽三十二卷撰輯湖南通志未竟著有陶山文集吳門滄浪亭有五百名賢像石刻首吳泰伯終唐陶山其爲時推重如此

國朝先正事略卷四十

文苑

鄒小山先生事略 黃勤敏公鉞

平江李元度次青纂

先生名一桂字原褒號小山江蘇無錫人雍正五年進士選庶吉士授編修十年典試廣西尋改御史十三年督貴州學政疏陳科場之弊乾隆七年轉給事中 上命許容巡撫湖北疏言許容經奏辦濟世案 旨奪職繼奮藩臬以下承審官皆罷斥不特湖南得見天日天下臣民罔弗額手稱慶此彰癉之公實治所由知戒也昨有 旨仍命巡撫湖北中外聞之莫不驚駭乞降 旨宣示臣民俾曉然於黜陟之所以然疏入 上遂寢其事十一年秋 賜宴瀛臺 特命與焉遷大理少卿多所平反脫死罪二人再遷本寺卿疏言律載獄具全圖均有定式今司獄者多用非刑夫囚有應得之刑國家有常用之法法不當罪不可以為法矧令其死非法之刑哉 詔下所司察治十四年 詔舉經學以同邑顧棟高薦咸以為得人遷內閣學士十七年充會試副考官明年以老告歸 御製詩寵行後三年詣闕恭祝 皇太后聖壽 賜杖 命與香山九老會又十年以祝 聖母八十壽加尚書銜俾再與九老會歸次東昌薨年八十有七先生歷官數十年挺挺直節家居屏跡不入官府時策杖尋佳山水飲酒賦詩工繪事得文待詔遺法官御史時朝貴有索畫者先生曰吾不能受人役不應然先生畫流傳頗多亦未嘗故自矜重也所著曰小山文集自先生後以書畫繼稱者推董文恭及黃勤敏二公

黃先生鉞字左君一字左田當塗人幼孤寄居外家補諸生為朱文正公所激賞挈游京師自是奔走衣食無虛歲乾隆五十四年成進士觀政戶部尋告歸主書院十年 睿廟聞其名有 旨特召由主事超擢贊善入直南書房十年中官至禮部尚書屢典鄉試督學政者再晚年乞病歸人比之董華亭云先生工書善畫所進書幅久邀 睿賞與富陽相國稱董黃士家內府名蹟均經其鑒定晚歲名益重贗作雜出有購得者輒求其自定真偽 予告後年九十餘目失明自號盲左猶能作書既薨 帝悼惜 賜祭葬 予諡勤敏著有西齋集

張南華先生事略 曹仁虎

張先生鵬翀字天扉號南華江蘇嘉定人雍正五年進士授檢討十三年充雲南副考官遷侍讀乾隆六年典河南鄉試還庶子充日講起居注官九年晉詹事先生有宿慧詩才敏捷嘗應乾清宮 御試日未亭午諸臣方搆思先生即納卷 高廟天縱多能筆不停綴詞臣罕能賡和者至是心賞之尋進 萬壽聖德詩百章經史法戒詩五十章又陳十慎箴皆稱 旨兼工畫捷如其詩嘗繪春林澹靄圖題六絕句以進 上依韻 賜和先生即於宮門前疊韻謝 恩繼進日長山靜畫扇 賜詩八章繼 命和望雲思雪意詩 宣上御舟特 賜坐復 命隨輦入朝賦紀 恩詩四章復 命和澄海樓望海禁體詩後屢 勅 御舟作畫 賜 御畫枇杷折枝及松竹雙清圖最後 賜御書雙清閣額皆有詩恭紀其他進詩與諸臣同和者不下數百篇前後 賜賚不勝紀十年乞假省墓 賜白金百兩 御製詩一章以寵其行舟抵臨清卒年五十有八 帝深惜焉先生性孝友義門內行尤好山水事事瀟灑人呼漆園散仙有南華山房集三十卷同縣曹習菴學士名仁虎字殷來後先生三十年成乾隆辛巳進士少與王述菴吳企晉趙璞函諸君唱和所刻詩流傳海舶日本國使臣以餅金購之入詞館後每遇大典禮應奉文字皆出其手官至侍讀學士性至孝督學廣東聞母訃以毀卒著有宛委山房集

諸襄七先生事略 楊度汪 沈廷芳 夏之蓉 徐士奮 周長發

諸先生錦字襄七號草廬浙江秀水人雍正甲辰進士由庶吉士改知縣就金華府教授乾隆丙辰 召試鴻詞科列高等授編修遷贊善少貧無買書貲聞吳下書賈甚夥客館之留數日主人敬其好學謂曰觀君舉止欲竟此架上緗裝書耶先生笑而頷之後益博聞強識出李穆堂門下詩法山谷後山而志節皦然甘守寂寞足不履權貴門著有毛詩說饗禮補亡夏小正注及絳跗閣集其詩說以小序為主序文惟用首句用蘇轍例不釋全經惟識所心得用劉敞

七經小傳例也同時　召試入詞館者自葦南句山次風外曰楊勤齋沈椒園夏醴谷徐泉亭周蘭坡

勤齋楊姓名度汪無錫人由拔貢　召試授庶吉士改德興知縣少從其世父綱章先生游及入詞垣益砥志於學著有雲逗樓詩集椒園名廷芳一字畹叔仁和監生　召試除庶吉士授編修改御史以言事被黜乙丑起視漕山左擢登萊道遷河南按察使乞養歸先生爲查馨山宮詹外孫受詩學於初白受古文法於望溪尤究心經術嘗以監本十三經注疏多訛脫著十三經正字八十一卷校勘極精核又著隱拙齋詩文集夏醴谷名之蓉字芙裳高郵人雍正癸丑進士丙辰　召試授檢討嘗典試福建督學廣東及湖南於治經外以古文之學校士錄其尤爲汲古編解組後主鍾山麗正書院倦才訓士汲汲如不及著有半舫齋詩鈔卒年八十有八泉亭姓徐氏名士琊仁和諸生　召試授庶吉士改部曹出知瑞州府周蘭坡名長發號石帆會稽人雍正甲辰進士由庶吉士改廣昌知縣丙辰　召試授檢討遷侍講學士在廣昌時久雨山水暴漲城垂沒先生以黃紙書銜鈐以印朝服登城稽首哀籲願以一令保闔城婦子雨霽水消得亡恙詩才敏捷不亞張南華耆應　制賦覺生寺大鐘歌稱　旨著有賜書堂集

杭葦南先生事略　厲鶚　符曾　汪沆

先生名世駿字大宗葦南其別字也仁和人少負異才於學無所不貫所藏書擁楬積几不下數萬卷枕籍其中目睇手纂幾忘晁夕與同里厲鶚陳兆崙汪大坤梁啓心張燦龔鑑嚴璲諸名輩結讀書社舉雍正甲辰鄉試受聘爲福建同考官乾隆元年　召試鴻詞授編修校勘武英殿十三經二十四史纂修三禮義疏先生博聞強記口如懸河時方望溪負重名先生獨侃侃與辨望溪亦遜避之有先達以經說相質一覽曰某說見某書某集拾唾何爲學子有請益者聞其所業以一經對則以經詁之復以一史對則以史詰之皆窮乃曰某於西晉末十六國事差能詳耳先生曰汝知是時有慕容垂乎垂長若干尺得年幾何其人慙沮去以此頗爲忌嫉改御史條上四事下吏議尋放還然　高廟仍納其言數十年來天下督撫漢人參半是四事已行其一也其論直省藩庫宜有餘款存留以備不虞亦篤論然先生已削稾其語多不傳罷歸後杜門奉母自號秦亭老民偕里中耆舊及方外友結南屏詩社後迎　駕湖上　賜復原官性通脫不事修飾主粵秀安定兩書院最久好獎借後進自言吾經學不如吳東壁史學不如全謝山詩學不如厲樊榭而齊次風侍郎特嗜先生作書集蘇詩及先生詩爲一卷題曰蘇杭集句著有禮例續禮記集說石經攷異續方言史記攷異漢書疏證補晉書傳贊北齊書疏證經史質疑詞科掌錄榕城詩話桂堂詩話兩浙經籍志續經籍攷道古堂詩文集晚年補金史特撰補史亭成書百餘卷嘗賦方鏡詩二十四首傳誦輦下和者自王公卿相至方外閨秀幾及數千家

厲樊榭名鶚字大鴻錢塘人少孤貧僦居東園讀書不徼爲詩精深峭潔截斷衆流於新城長水外自樹一幟湯少宰西崖最所激賞性躭閒靜愛山水康熙庚子舉於鄉需次縣令將入都道經天津查蓮坡留之水西莊同撰周密絕妙好詞箋遂不謁選乾隆初舉鴻博報罷南歸與鄉閭諸老酬唱客揚州有馬氏藏書最富延主其家盡探其祕縢大江南北主盟壇坫凡數十年尤工詩餘擅南宋諸家之勝著有東城雜記湖船錄秋林琴雅及樊榭山房集若干卷又仿計敏夫例爲宋詩紀事百卷撰遼史拾遺採摭羣書至三百餘種最稱博洽先生無子歿後四十餘年其粟主委榛莽中何春渚淇取歸送黃山谷祠澂塢一室供之王蘭泉侍郎屬同人於忌日薦酒脯焉符先生曾字幼魯樊榭同縣人由國子生試鴻博不遇後官郎中著有春鳧集其詩超妙絕俗如冰雪在口沁人齒牙汪先生沆字西灝號槐塘亦錢塘人少從樊榭受詩法博極羣書與幼魯同試詞科報罷客天津查氏水西莊南北稱詩者奉爲圭臬著湛華軒雜錄讀書日札新安紀程全閩采風錄蒙古氏族略識小錄泉亭瑣事汪氏文獻錄諸書

齊次風先生事略　陳兆崙

齊先生召南字次風號瓊臺晚號息園浙江天台人幼稱神童十二歲登巾子

山作詩識者卽以公輔器目之新城何端簡公世璂嘗稱於衆曰此我朝奇士當以王姚江一輩相待也雍正七年副貢乾隆元年舉鴻詞科授庶吉士修一統志及明鑑綱目授檢討充校勘經史官晉中允侍讀憂歸　命在籍編纂陸續經進服除補原官修會典及續通考晉侍讀學士戊辰分校會試入直上書房大考翰詹名第一擢禮部侍郎　高宗於甯古塔得古鏡先生具析原委幷及款識　上謂左右曰是不愧博學鴻詞矣西苑侍班　御射十九矢皆中的　上顧蔣侍郎溥及先生曰不可無詩乃立進四章　上卽俯和其韻尋充續通考副總裁兼修通禮十四年夏自圓明園歸墜馬觸巨石破腦　上遣中官就視　賜藥令蒙古醫治之病少定　天語屢垂問尋請歸養母　優旨慰留再三請乃報可抵家太夫人適患瘋疾聞其至勿藥而愈主敷文書院十一年成就人才甚衆　高宗兩次南巡俱迎　駕又入都祝　嘏賜賚有加族子周華以黨呂留良遣戍及歸刻其書旻巡撫熊學鵬經列公十罪　詔磔周華幷逮先生入京部議籍產　上僅落其職先生未遇時于忠肅公嘗示夢云景泰帝易儲吾具疏力諫不從後人不知妄譏今皇史宬中吾疏尚在子他日當出之以雪吾冤又曰子終身宜戒食牛救子命者牛也後修明史綱目親至史宬徧覽忠肅疏不可得而墜馬時蒙古醫以牛腦易髓則其語有徵先生卒後　朝廷輯四庫書邵學士晉涵習聞先生言復至皇史宬求疏亦不得得明通政使進本檔冊載景帝某年月日于某一本爲太子事此卽忠肅疏諫之明證也先生觀書目十行下一覽終身不忘應徵北上過某邑宰架上有異書八冊以借觀請許之詰旦將行以書進先生曰吾已閱訖矣主人未之信覆詢之則皆探喉出不一字差乃大驚服然自腦裂後亦不甚省記矣最精輿地之學謂酈注水經明於西北而闇於東南且域外諸水皆未詳因撰水道提綱三十卷又有史漢功臣侯第考一卷歷代帝王表十三卷後漢公卿表一卷宋史目錄及賜硯堂詩文集若干卷目力勝人瞳極小而能遠視每登山見江船能辨舟中人物服色及壺觴杯斝之屬皆不爽夏棲萬松山中望雲能尋其根云彷彿如絲繫於山跡而挖之得雲根石多花草鳥篆形後漸多因以作譜尤異者一石具先生名字卒年六十有六同時應詞科起家者有陳星齋太僕與先生齊名

星齋名兆崙字句山錢塘人雍正八年進士觀政海疆非其好也益發爲詩歌以自漑濯及　召試入詞林洊登卿寺官至通政使入直上書房兼尹順天而意致蕭散有山澤閒儀京師士大夫奉爲文章宗匠嘗自言吾書法第一文次之所著曰紫竹山房集

劉海峯先生事略　方世舉　方貞觀

劉先生大櫆字耕南號海峯安徽桐城人生而好學工詩古文當康熙末方侍郎苞名大重於京師見先生文大奇之語人曰如苞何足言同里劉大櫆乃今世韓歐才也自是天下皆聞劉海峯然試輒不遇兩中順天副榜乾隆丙辰　召試鴻博庚午舉經學皆報罷京朝官提督學政者率聘之校文因歷天下佳山水爲歌詩自發其意晚官黟縣教諭又數年歸樅陽不復出卒年八十有三先生古文喜學莊子尤力追昌黎詩格亦高爲文名所掩著有海峯詩文集姚姬傳實從其游世遂有桐城派之目同縣方先生世舉字扶南一字息翁博學篤行於書無所不窺性疏曠不求仕進好爲詩鎔鑄古今自開生面晚年注韓詩酷嗜其體薦舉鴻博固辭不就方恪敏撫浙以舊好招之亦不赴年八十餘精采不少減著有春及堂集與從弟南堂齊名南堂名世泰字貞觀以字行邑諸生孫文定薦舉鴻詞科不就少以南山集牽累隸旗籍後放歸讀書數行並下詩格清醇深得唐賢微旨著有南堂詩鈔

胡稚威先生事略　周大樞　萬光泰　金農　陳撰　丁敬

胡先生天游字稚威號雲持榜姓方後始復姓山陰人少有異才書無所不窺雍正癸卯副貢生乾隆丙辰任尚書蘭枝薦舉博學鴻詞科才名冠一時時四方文士雲集每稠人廣座援筆輒數千言文成與博見者嗟服以持服不與試丁巳補考鼻衄納卷出先生於文工四六得唐燕許二公之遺詩雄健有奇氣未嘗挾一刺于公卿一統志成當進　御鄂張兩相國屬稾於齊檢討召南檢討推先生鄂文端驚歎其文欲招之檢討曰稚威奇士豈可招耶卒不至後文

端延爲三禮館纂修居京師十餘年四方求文者聲金幣踵門隨手輒盡諸公卿爭欲令出門下每試入棘闈策文至二千言論或數十字與常式格格不合復置順天乙榜乾隆十六年再舉經明行修梅總憲穀成薦之　上御別殿問今年經學中有胡天游何如衆未對大學士史公貽直奏天游夙學有名　上曰得毋奔競否史公曰以臣所聞太剛太自愛　上默然自後薦舉遂無敢及之者而先生亦既老矣與田侍郎懋有舊田家山西招之往修志太原卒年六十有三著石笥山房集嘗言古今人皆死惟能文章者不死雖有聖賢豪傑瑰意琦行離文章則其人皆死誠快論也先生有妹石蘭次景素次臥雲俱有儁才工詩時比之劉家三妹袁簡齋同應　召試獨心折先生嘗曰吾於稚威則師之矣於元木循初則友之矣其他某某則事我者也元木者周君大樞一字元牧稚威同縣人應鴻詞科不遇壬申舉於鄉官教諭著有居易堂稾幼工詩與稚威在江東詩社中最稱傑出尤與秀水萬光泰善以詩文相切劘果毅阿公延爲上客每公暇命講通鑑數則其雅度可想見云光泰字循初號柘坡乾隆丙辰舉人穿穴六藝排比百家而尤精於周髀之學上自注疏旁及諸史以至明之三歷呵龐喝利布算了了時稱絕才梁蕉林少師續修通考延循初董其事詞科報罷客津門查氏著轉注緒言漢音存正遂初堂類音辨諸書其詩文曰柘坡居士集同時以布衣舉鴻博未赴者有金先生農陳先生撰丁先生敬農字壽門一字冬心錢塘人嗜奇好古收金石文千卷足跡半天下詩格高簡有奇氣工畫梅蘭寫佛像分隸獨絕一時著有冬心集撰字楞山號玉几鄞人砥行讀書翛然古處詩沖逸高妙工書畫精賞鑑所居玉几山房搜藏最富著有繡鋏集敬字敬身號龍泓山人錢塘人隱市廛嗜酒好金石文字窮崖絕壑手自摹搨證以志傳著武林金石錄工分隸精篆刻印章然非性命之契不能得一字也著有龍泓山館詩鈔

沈東甫先生事略　弟炳謙

乾隆丙辰之舉詞科也先後應召至者二百餘人而著書之多莫如歸安沈東甫先生爲志古學窮年著書其最精者有新舊唐書合鈔二百六十卷折衷二史之異同而審定之而莫善於宰相世系表之正譌方鎮表之補列拜罷承襲諸節目全謝山謂可援王氏讀書藝文志之例孤行於世者也又撰九經辨字瀆蒙十二卷以正九經文字其一卷爲經典重文二卷爲經無重文三卷爲經典傳譌四五卷爲經典傳異六卷爲經典通借七八九卷爲先儒異讀十卷爲異音通義十一卷爲異音異義十二卷則注解傳述人也又有讀史四譜及唐詩金粉等書皆博而能精其自爲之書曰增默齋集先生與季弟幼牧並應　召試人謂庶幾厚齋盤洲伯仲之風臨川李侍郎見其所著書驚喜曰不意近世尙有此人亟欲推挽之會左遷不竟其志先生兄弟亦放還未一年先生卒又六年嘉善錢侍郎陳羣以唐書奏進於　朝有　詔付書局時方令史館校勘唐書諸公得之大喜盡采之卷中論者謂先生生不得附劉向荀勖之徒審正七略中經之籍身後猶得邀采掇之餘以屑隨於應劭如淳薛瓚之後著錄四部俯視蕢華董衡一輩亦可瞑目於九原矣先生名炳震字寅馭號東甫居歸安之竹墩卒年五十有九幼牧名炳謙

馬秋玉先生事略　馬曰璐　趙昱　趙信

馬先生曰琯字秋玉一字嶰谷祁門人江都籍候選知州嗜學好結客與弟半槎同以詩名家有叢書樓藏書甲大江南北四庫館開先生進書七百七十六種　優詔褒嘉　賞古今圖書集成一部其園亭曰小玲瓏山館曰街南老屋四方名士過邗上者觴詠無虛日時盧雅雨都轉提唱風雅全謝山符幼魯陳楞山厲樊榭金壽門陶篁村陳授衣諸君來遊皆主馬氏結邗江吟社與昔之圭塘玉山埒　高宗南巡　幸其園賜　御製詩海內榮之所著曰沙河逸老集半槎名曰璐字佩兮國子生詩筆清俊著有南齋集馬氏兄弟同薦博學鴻詞科皆不就名重一時同時兄弟並應　召試者有浙中趙谷林意林昆仲谷林名昱字功千原名殿昂仁和貢生性耽風雅築春草園有池館之勝異本書數萬卷同時蔣編谷吳尺鳧亦好藏書每得祕籍必互相校讎有小山堂酬唱集與揚州馬氏相應和其好客亦如之弟信字辰垣國子生意林其號也意林從兄鐵巖與臨川李穆堂同官侍郎意林投以南宋雜事詩穆堂奇其才欲

以淵博厲意林讓其兄谷林而亦爲趙通政之壻所業報罷南歸與谷林逼經
研賦搜訪秘編時有二林之目卒後所藏書畫悉歸馬氏爲谷林著愛日堂集
意林有秀硯齋吟稾、

國朝先正事略卷四十一

平江李元度次青纂

文苑

趙然乙先生事略 汪越

趙先生青藜字然乙安徽涇人生而穎異九歲能文乾隆元年舉會試第一選庶吉士授編修尋改御史在臺五年有直聲能持大體不爲激切之語時沈侍郎德潛舉諫垣著望者爲五君子詠先生與焉章凡數十上如請清屯田以歸運丁請弛米禁以濟民食請仍耗羨歸公請興西北水利皆有關生民利病又劾總督高斌侍郎周學健奏開捐納謂此風一行將見言利之徒接踵起爲害甚大 上嘉其有見其令糾彭協揆維新奪情議尤侃侃十三年奉 命察賑山東還朝以耳疾乞休後 高宗南巡伏迓道左蒙 存問者再年八十餘卒先生兩典浙江一典湖南試所得多知名士生平以不欺爲本接人外和而內嚴不可以私干訓迪後學甚衆爲古文受義法於方侍郎苞風格似之侍郎稱及門有所祈嚮而可信其操行之終不迷惟先生爲最詩自漢魏及宋元靡不畢暨獨宗工部晚乃歸於昌黎性喜遊往來黃山白嶽匡廬閒蕭然自適著有澂芳居文集十六卷詩集三十二卷其學尤長於史所作史論有特識著讀左管窺二卷於二百四十二年事實穿穴甚深先是先生同郡以史學稱者推南陵汪越越字季超康熙四十四年舉人所著詩古文詞沖淡典博後進咸則之有綠影草堂集毛詩集略諸書其讀史記十表病史家諸表可資考證而不可以誦讀學者往往不觀因排比舊文鉤稽微義使讀史者了然於心目父性嚴毅能曲得其歡心伯兄早世撫遺孤備至行社倉法於里中官給印籍而自謹其出入可爲後人法式焉

黃靜山先生事略 陳道 魯九皐 陳用光 吳嘉賓

黃先生永年字靜山號崧甫江西廣昌人少好學以文章自名雍正六年舉孝廉方正不就乾隆元年進士授刑部主事矻矻治案牘於疑獄多所平反有廣東客謁私第閽者入刺弗識也及見伏地叩頭謝問其故曰某頃以某事陷寃獄非公已入鬼籙矣懷出珠一盒獻之曰謝公大德先生變色曰我爲刑官據法出無辜職也何比於汝而乃污我爲客大慚逡巡去既公卿交章以御史薦宣城知縣段雲翮以迂謹失上官意會有築城之役委他官代治之雲翮故勤民民愛戴之訛傳雲翮被劾且受代相率罷市鬨於府巡撫以擧閑坐雲翮指使罪 上以御史言命先生往鞫之但請以雲翮改教官諸囚並減死十年授平涼知府以親老辭改知鎭江歲餘改常州其爲政寬而有體尤盡心溝渠之利在常州濬德勝漕港溉田二十餘萬畝行部所至必咨訪高才尊禮有德事上官未嘗屈節黃制軍廷桂初至江南知府以下迎者俱道旁跪先生長揖而已後黃以閱武至常州供具頗約省黃弗善也以他事奏罷其官待讞於蘇州日閉門課文史焚香默坐泊如也十六年夏遘疾卒年五十有三巡撫雅公知其貧令屬官致賻子光理曰此豈先人志耶辭之喪歸費皆出門人陳道云初先生在京師與方望溪雷翠庭諸先生討論文學以志節自勵大學士鄂文端嘗與翠庭論當世人才翠庭稱先生之爲人文端以是識先生爲曹官時得稍行其志者文端力也文端薨先生竟以黜死所著詩古文曰南莊類稿道字紹洙號凝齋新城人乾隆戊辰進士不謁選後 詔舉經學亦固辭嘗以宋儒之學啓迪後進置義倉義田以贍鄉族聚書教子孫多奮於科第者同時魯絜非先生亦新城人也以文名

魯絜非名九皐原名仕驥爲人敦行誼謹於規矩嘗踰嶺至建甯謁朱先生梅崖受古文之法又嘗渡江至懷甯問業於姚姬傳先生其文沖夷和易持論尤中正里居授其學於子弟及鄉之儁才又授於其甥陳用光及姬傳門用光凝齋先生孫也新城數十年中古文之學頗盛其源實自絜非始乾隆辛卯成進士歸養十餘年畢力於學尤孜孜爲會於一鄉既終養乃出就官知山西之夏縣縣當孔道值後藏用兵使驛往來日不絕舊分二十餘里以次出錢供役曰里差吏因爲利民重困乃減其得已者而重禁侵蠹民大便之其居民煦煦然告以義理所當從違不作長官威厲狀民益欣然聽其教居二年以積勞致疾卒年六十三時五十九年三月也所著文曰山木居士集陳用光字

碩士凝齋次子陳州太守守詒之子嘉慶六年進士由編修累官禮部左侍郎分校會試二校順天鄉試一典河南江南鄉試督福建浙江學政各一督浙學時以宋臣孫覿推忠助邪奏罷其專祀訓諸生必本古儒先警戒之道篤於師友誼以千金五百金爲魯絜非姚姬傳兩師置祭田同年生孤女幼撫嫁之以學行重一時著有衲被錄·公乙舟文集凡若干卷

同郡吳君嘉賓字子序南豐人少博覽能詞章道光壬午副貢入京師以文名戊戌進士選庶吉士授編修坐事牽連落職戍軍臺既歸益肆力於古咸豐乙卯丙辰閒治鄉兵殺賊　賞內閣中書加五品銜以餉無所出功弗竟從兄嘉言猶子昌壽均戰死同治甲子金陵竄賊擾江西君以鄉兵禦之寡衆不敵或勸之去堅不可遂死之全家及於難得　旨優䘏君邃於經爲古文宗姬傳梅崖尤得震川法著有五經說四書說行世昌壽字伯俞未冠補諸生亦工古文詞

袁簡齋先生事略　王文治

先生諱枚字子才號簡齋錢塘袁氏世稱隨園先生年二十一省叔父於廣西巡撫幕中巡撫金公鉷一見奇之試以銅鼓賦立就甚瓌麗會開鴻詞科卽舉先生應　詔時海內徵士二百餘人惟先生最少及試報罷舉乾隆三年順天鄉試次年成進士選庶吉士散館以未嫻清字改發江南爲知縣初試溧水調江浦沭陽再調江甯先生書言爲守令者當嚴束家奴吏役使官民無壅隔則百弊自除其爲政終日坐堂皇任吏民白事有小訟獄立判遣無稽留者多設耳目方略集鄉保詢盜賊及諸惡少姓名出所簿記相質證使不能隱則榜其姓名許三年無犯滿署之奸民皆斂迹方山谿洞外兩堠爭地無契券訟久莫能斷先生視案牘山積笑曰此左氏所云晉鄭之閒有隙地玉暢頓邱是也訟久則破家吾當爲若了之乃盡去舊牘別給符驗使各開墾升科聞者皆歎賞有賈人販布江行舟觸戰船溺一兵死衆兵縛控舟子兼及客先生心知過失殺無罪而累客必傾貲乃令乘風張帆作觸舟狀縱之去以埋葬錢發兵完案尹侍郎會一督學試江甯有兩騎衝其前麾且嫚罵稱某親王家奴他縣尹不敢問先生立擒治則爲大將軍投書制府者也搜其篋得關節書十餘封悉焚之重杖遣去江甯將軍遣廝役來縣狂倨無狀先生立杖之十三年江南災銅井民運米至吳門以被劫告先生以荒政當弛刑召其魁詢之乃土人過糴非劫也諭以情法追米還之其敏而能斷類此當是時尹文端爲總督最知先生才遇事得盡其能既而引疾家居再起發陝西與黃制軍廷桂臭味差池上書萬餘言不省尋乞病歸先生本以文章入翰林有聲而忽擯外及爲縣著才矣而仕卒不進自陝歸年甫四十遂絕意仕宦闢隨園江甯城西足跡造東南山水佳處皆徧其瓌奇幽邈一發於文章以自喜其意四方士至江南必造隨園投詩文無虛日其園館水石幽深覯麗至櫺檻器具皆精好所以待賓客者甚盛見人善稱之不容口後進詩文一言之美輒能舉其詞爲人誦焉先生古文四六體皆能自發其思於爲詩尤縱才力所至世人心所欲出不能達者悉爲達之故隨園詩文集上自公卿下至市井負販皆重之海外琉球有來購其書者仕雖不顯而世謂百餘年來極山林之樂享文章之名蓋未有及先生者也先生長身鶴立性通脫時有近於蕩佚處後進或藉口效尤然其生平於倫常骨肉之際天性最篤事母孝友于姊弟母年九十四乃終迎養寡姊年至九十妻亦白髮齊眉有三妹皆能詩一家之中怡怡如也嘗爲亡友沈凡民鳳司祭掃三十年如一日程編修晉芳死負五千金往弔焚其券且翼其孤其初治溧水也迎養其父父疑子年少無吏才試匿名訪諸野皆曰吾邑有少年袁知縣乃大好官也父喜乃入官舍在江甯嘗朝治事夜召士飲酒賦詩市人以所判事作歌曲刻行四方而先生以爲絕不足道卒於嘉慶二年十一月年八十有二文集中所述名臣狀誌傳聞時有譌舛然其逸事多足以裨益見聞酬贈諸詩尤能以才運情使筆如舌蓋先生長技也襄勤伯鄂容安公死事先生挽詩有云男兒欲報君恩重死到沙場是善終傅文忠見而賞之謂人曰我不識袁某何人乃能作此語

同時王先生文治字禹卿號夢樓江蘇丹徒人自少以文章書法稱天下全侍講魁闈編修煌奉使琉球邀與偕往琉球人傳寶其翰墨歸舉乾隆三十五

年進士以一甲第三人授編修壬午分校順天試癸未分校會試其年　御試翰詹第一擢侍讀充日講官旋出為臨安知府數年以屬吏事鐫級去任其後嘗復職矣而先生厭吏事遂不復就官時袁簡齋壯年引退以詩鳴江浙間先生應之聲華與相上下　高宗南巡幸錢塘僧寺見先生所書碑大賞愛之內廷臣有告之先生招使出者亦不應自滇歸買僮教之度曲行無遠近必以歌伶一部自隨其辨論音律窮極要眇客至張樂共聽窮朝暮不倦海內求書者歲有餽遺率費於聲伎人或諫之不聽其自喜頗彌甚也然至客去樂散默然禪定夜坐脅未嘗至席持佛戒日食蔬果而已如是數十年其用意不易測如此為文尚瑰麗至老一歸平淡其詩與書尤能盡古今之變而自成體嘗自言吾詩與字皆禪理也嘉慶七年四月趺坐室中逝妻女子孫來訣不為動容問身後事不答所著曰夢樓詩集

竇東臯先生事略　趙佑

竇公光鼐字元調號東臯山東諸城人幼有神童之目家貧貸書於人覽輒成誦年十二讀文選即操筆為瑯琊臺賦尋補弟子員乾隆七年進士選庶吉士授編修十三年　御試翰詹閱卷者列先生四等故事大考置劣等降黜有差先生奉　特旨還右中允生平被　上知自此始累遷侍讀學士　御試一等晉內閣學士督學河南憂歸起補副都御史督浙江學政還朝以爭秋讞事吏議鐫級　詔留任　命祭告南海所至卻餽遺尋授順天尹屏絕苞苴鋤猾吏戢權貴劾州縣之尤不職者時京縣為蘭公第錫李公湖皆經公薦擢後官督撫有名居四年坐事免起通政司副使還宗人府丞復視學浙江擢吏部右侍郎會　詔遣重臣清釐浙屬倉庫並有　旨問先生先生以實告且劾平陽令黃梅科斂病民狀為梅所反噬大吏右之誣陷先生幾不測復偘偘論列上卒直先生還其官梅按治如律調禮部侍郎又出為浙江學政晉左都御史　命充上書房總師傅凡　御製詩文輒　命先生閱因事納忠無隱旨六十年典會試以所錄首卷多語疵被劾議降四品銜予休先生立朝五十餘年揭揭然柴立無所附惟以誠悃結　主知嘗言學貴有用如呂黎折王庭湊陽明平宸濠乃真學問故於書無所不窺而風節尤挺勁嘗司文柄所取皆知名士每試牘聞藝出學者奉之如泰山北斗詩宗少陵古文法退之制藝如古傳註深得立言之旨工擘窠書望而知為端人正士論詩謂淵源三百篇近人有賦而無比興此詩之所以衰也所著有省吾齋詩文集卒年七十有六同時趙鹿泉先生名佑字啓人仁和人後東臯先生十年成進士亦由編修歷官左都御史屢典文衡工品藻文望與東臯埒同以制舉業名天下著有清獻堂集

邵荀慈先生事略　王太岳　劉星煒　吳錫麒　曾燠　吳鼒

乾隆中葉海內能為東京六朝初唐之文者稱邵先生荀慈荀慈與其同歲生定興王芥子善芥子初亦好為駢體文見荀慈作歎為天授遂輟不作而規史漢及韓柳二君同年齒同官翰林同以文學相引重而又同放歸未幾芥子起用而荀慈則竟死矣荀慈名齊燾號叔宀江蘇昭文人生之夕父夢明祭酒馮夢楨以名刺來謁寤而生先生幼異敏乾隆七年第進士其闈中文騰播輦下人皆口傳以熟後有效者輒弋獲時目為邵體君聞之不為忤也既入詞館纂修書局者再分校順天試者再嘗獻　東巡頌時稱為班楊之亞羣公爭欲致之門下先生落落寡合年三十六即罷歸乙酉　南巡　詔徵在籍詞臣試闕下以母老辭卒年五十有二先生意度夷曠章草入晉人室嚴冬喜脫履擁爐坐客至倉卒覓履不得隨取躡之履互異旁觀匿笑君覺之亦自笑也性愛才主毘陵書院好獎借後學有玉芝堂文集兄齊烈弟齊然乙丑同榜進士皆與館選季弟齊熊舉人授中書

王芥子名太岳字基平與荀慈同舉進士弱冠入翰林世共推其文學而獨有志於經世之務由編修累官雲南布政使左遷司業在西安留心水利著涇渠志在雲南閔銅政之弊於是旁搜博訊補救釐剔厥功甚偉滇人祀之七賢祠詩古文卓然名家氣格高簡著有清虛山房集同時與荀慈同為駢儷之文者有武進劉圃三錢塘吳穀人南城曾賓谷吳山尊嘗選四六合隨園稚存淵如彝軒為八家與荀慈並列焉

圃三名星煒字映榆乾隆十三年進士官兵部侍郎著有思補堂集

穀人名錫麒字聖徵乾隆四十年進士由編修官至祭酒浙中詩派自竹垞初白後大宗太鴻起而振之及兩公殂謝嗣音者尠先生詩境超妙爲朱査杭厲之後勁旣工駢體兼善倚聲試律體尤能獨開生面館閣風氣爲一變名重中外所著有正味齋集高麗使臣出餅金爭購厰肆爲之一空

賓谷名煥字庶蕃乾隆四十六年進士選庶吉士改主事由員外郎超授兩淮運使遷湖南按察使進廣東布政使巡撫貴州乞養歸道光二年授兩淮鹽政以五品京卿內召卒年七十有二著賞雨茅屋集撰江西詩徵九十四卷賓谷任都轉時闢題襟館於邗上公暇與賓從賦詩爲樂敎盤稱盛其詩淸轉華妙文擅六朝初唐之勝晚年尤多健作山尊所選蓋未盡其美云

山尊名鼒字及之號抑菴安徽全椒人嘉慶四年進士官侍讀學士少爲朱文正公所激賞謂合邱遲任昉爲一手駢體文沈博絕麗詩以孟韓皮陸爲宗五言長古尤足推倒一世歸田後主講揚州書院最久著有夕葵書屋集

翁覃溪先生事略

先生名方綱字正三號覃溪順天大興人年十二補府學生十五登鄉薦二十成進士選庶吉士是爲乾隆十七年壬申尋授編修典江西鄉試二十七年典湖北鄉試越二年督廣東學政凡三任前後八年四十四年典江南鄉試擢司業遷洗馬四十八年充順天鄉試副考官五十一年督江西學政五十五年歷躍山東擢內閣學士明年　命督山東學政嘉慶元年正月　賜千叟宴先生與焉　賜尙方珍物十三種四年左遷鴻臚卿十二年重預鹿鳴筵宴得　旨賜三品銜十九年重預瓊林宴　賜二品卿銜時年八十二矣又四年卒先生精心汲古宏覽多聞於金石譜錄書畫詞章之學皆能抉摘精審所著兩漢金石記剖析毫芒參以說文正義幾欲駕洪文惠而上之詩宗韓杜蘇黃多至六千餘篇其論詩謂漁洋拈神韻二字固爲超妙但其弊恐流爲空調故特拈肌理二字蓋欲以實救虛也所爲詩自諸經注疏以及史傳之考訂金石文字之爬梳皆貫徹洋溢於其中雖瓣香在少陵東坡初不以一家執也蓋眞能以學爲詩者數書初法平原繼學率更隸仿史晨韓勑諸碑嘗鉤摹舊帖數十本海內求書碑版者畢歸之嘗得宋槧蘇詩施顧注本因以寶蘇名其室自爲補注好宏奬後進一篇之美稱道不去口晚歲罷官家居翛然爲海內靈光著有精義考補復初齋全集等書　本朝書舊重賦鹿鳴者多矣若重宴瓊林則惟乾隆辛未黃侍郎叔琳庚辰史文靖公貽直庚戌嵇文恭公璜繼之者先生自先生以後惟咸豐壬子潘文恭公世恩而已

蔣心餘先生事略 子知廉 知讓 楊垕 汪軔 吳嵩梁 樂鈞

蔣先生士銓字心餘一字苕生號淸容其先爲錢氏自浙江長興遷江西之鉛山始姓蔣父堅字適圜有奇節類東漢獨行之士先生生四歲母鍾授以四子書及唐人詩斷竹篾爲波磔點畫攢簇成字敎之鍾號甘荼老人著有柴車倦游集先生十一歲父縛之馬背遊太行謁鳳臺王氏藏書冠而歸補縣學生學使金公德瑛以孤鳳凰稱之先生天稟英絕有覽輒記握筆如天馬怒馳超塵絕跡乾隆丁卯舉於鄉甲戌考授中書丁丑進士選庶吉士授編修在官八年乞假養母歷主蕺山崇文安定三書院灑然有終焉之志初入京師時才名藉甚裘文達以先生與彭文勤並薦及文勤　召見　高宗屢問蔣某何在文勤以母老對　上賜文勤詩兼及先生有江右兩名士之目先生感　主知母服除入都以御史用旋患風痹還南昌先生秀眉長身風神散朗如魏晉間人而激揚風義甄拔寒畯有古烈士風遇忠孝節烈事輒長歌紀之淒愴激楚使人雪涕遇不可於意雖權貴幾微不少假借其胸中非一刻忘世者趨人急若鷙鳥之發恤嫠寡耆艾無所靳在蕺山時力言於大府借帑修治三江閘曰事雖非山長責然食越人粟則視越人如一家焉有諸生者負鹽課客死先生連夜作十三札飛遞嶺南俾其孀孤扶六櫬得歸詩古文詞負海內盛名而最擅長莫如詩古詩勝近體七言尤勝蒼蒼莽莽不主故常高麗使臣嘗餉墨四笏求其樂府以歸卒年六十一是夕無雲而雷者三相傳其生時亦然著忠雅堂文集十六卷詩集三十卷銅絃詞二卷塡詞九種子知廉字修隅由拔貢署臨淸州同遇秋潦癘災有　詔賑濟知廉親履勘乘小舠籍行草宿者三旬得水腫疾吟五言絕句四章而卒年四十盡以死勤其事也有弗如堂詩集次子

知讓字師退　召試舉人官歷縣令有妙吉祥詩集皆得先生家法同時與先生至交以詩唱和者曰楊垕汪軔後先生而起者曰吳嵩梁樂鈞

垕字子載本天全六番招討宣慰使孫雍正初改土歸流安置江西遂爲南昌人九歲以詩名與汪君軔相伯仲時稱兩才子軔字魚亭武甯人優貢生少從邑明經盛謨雲巢遊雲巢治古文有聲魚亭獨好爲詩古體追漢魏近體師太白襄陽皆尙高格婁廉訪璿彭方伯家屏皆才之金學使德瑛拔冠其曹省試屢不售新城陳進士道招與諸子共學從入都輒自放於酒酒酣罵座目張炬與人爭辨抵案碎盞不肯屈已而痛哭呼死友趙山南不置客不能堪皆避去陳氏資之入貲爲吉水訓導卒於任著魚亭詩鈔凡二千餘首心餘先生覊冠時因子載以交魚亭三人相親如昆弟出入必偕患苦相與卹子載嘗舉於鄉應禮部試訖不第心餘尤推服其詩早卒未竟其用

吳嵩梁字蘭雪東鄉人以諸生應乾隆甲辰　召試不遇逾年舉於鄉以貲爲國子監博士改內閣中書詩才與黃仲則埒覊冠入都王述菴翁覃溪法梧門諸公咸稱之自是偏交海內名流酬唱無虛日袁簡齋最自負亦心折其詩所著香蘇山館集傳播外夷朝鮮吏曹判書金魯敬以梅花一龕供奉之稱爲詩佛日本賈人斥四金購其詩扇其名重若此樂鈞初名宮譜字元淑號蓮裳臨川人嘉慶六年舉人著青芝山館詩集與吳蘭雪同爲翁覃溪弟子同以才名遨遊王侯公卿間晚歲吳名盛於樂然吳詩應酬投贈外心較多不若青芝多內心也

陸耳山先生事略　嚴長明　吳泰來　趙文哲　程晉芳

乾隆中　詔開四庫全書館校永樂大典又廣求天下遺書存書至萬餘種其時總其事者一爲紀先生曉嵐一陸先生耳山也陸先生名錫熊字健男江蘇上海人生有萬夫之稟彊識博聞乾隆二十六年進士明年　車駕南巡獻賦行在　召試列一等　賜內閣中書直軍機處初奉　命編通鑑輯覽纂爲四庫全書總纂官遷宗人府主事累遷刑部郎中三十八年以所撰提要稱　旨特擢侍讀遷庶子晉侍讀學士充日講起居注官直文淵閣四十二年　孝聖憲皇后崩凡大祭殷奠上　尊諡典禮嚴重應奉文字閣臣屬先生撰進均被　旨嘉賞歷除光祿太常卿終副都御史典浙江山西廣東鄉試各一分校會試二提督福建學政一先生以文學受特達之知自四庫全書通鑑輯覽外若契丹國志勝朝殉節諸臣錄唐桂二王本末河源紀略歷代職官表考奉勅編輯者又二百餘卷每書成降　旨褒敘或　賜文綺筆硯之屬奏進表文多出其手　上覽而益善之　特召預重華宮小宴聯句並　賜書畫及如意等物五十七年春因盛京所藏四庫書多脫誤奏請自往覆校比至而病卒上悼惜之先生自以蒙　恩遇逾常格不當以詞臣自畫晚年益覃心經濟學書取杜氏通典馬氏通考合以　本朝會典凡食貨農田鹽漕兵刑諸大政皆審其因革利弊口講手繙之未就而卒其後有　欽定皇朝通典通考諸書由先生發其端也其同歲　召試得官者曰嚴冬友吳企晉趙損之程魚門皆彬彬著作之選有盛名

冬友嚴姓諱長明一字道甫江甯人幼有奇慧年十一李穆堂典試江南見之隨舉子夏命對卽應聲曰亥唐李大奇之謂方望溪曰國器也可善視之遂受業望溪門尋假館揚州馬氏盡讀其藏書乾隆二十七年　車駕南巡以諸生獻賦　召試　賜舉人授內閣中書直軍機處君在軍機凡七年通古今工於奏牘劉文正公最奇其才戶部奏天下雜項錢糧名目繁多請去其名併入地丁徵收君曰雜項既經折色卽爲正供若併去其名目他日吏忘之謂其物官所需必且再徵是重民困也文正曰善乃奏寢之大金川逆命大學士溫福公往督師招君從行固辭退有咎君者君曰是將敗沒若之何從之人頗甚君言軍卒潰隨往者皆盡辛卯會試文正爲考官値軍機事有當關白君擕鼓入闈得見既出同考官朱學士筠曰甚哉冬友不自就試而屑屑治吏事爲文正曰士亦視有益於世否耳卽試成進士何足貴當是時軍機有數大案賴君在直任其勞獲成讞而雲南糧道羅源浩以分償屬吏虧銀不完將論死去限期才十日君袖疏稾入請文正奏寬之羅得出獄然君固不識羅也擢內閣侍讀嘗扈蹕木蘭大雪中失橐駝幷所裝物越日有牽駝至且謝罪者則故軍機吏坐

事遣戍者也問何以知爲吾物曰軍機官披羊裘止公一人問既藉何復還曰恐公寒耳勞而遣之君治事衆中獨勤辦然以是顧見疾憂歸遂乞病築室三楹曰歸求草堂藏書二萬卷金石文字三千卷日哦其中閒遊秦中大梁居畢中丞所爲司奏牘撰西安漢中二府志遊太華終南詩文益奇縱還主廬陽書院乾隆五十二年卒年五十有七君於書無不讀或舉問無不能對歷充通鑑輯覽一統志熱河志平定準噶爾方略纂修官其自爲之書曰歸求草堂詩文集西清備對毛詩地理疏證五經算術補正三經答問三史答問淮南天文太陰解文選課讀文選聲類算閒錄獻徵餘錄知白齋金石類識金石文字跋尾石經考異漢金石例五岳眞珉考五陵金石志平原石蹟表吳興石蹟表秦豐發伏墨緣小錄南宋鑑奇鬩類聚入表傳雲錄養生家言懷袖集吳譜志凡二十種子觀晉皆以讀書世其家

吳君企晉名泰來號竹嶼長洲人也少由副榜選校官祿期蕭曠愛松滋山水句留竟歲尋病免歸大父吉安太守銓歸築遂初園於木瀆饒水石之勝父用儀購書數萬卷藏其中君擬讀其閒凡十餘年乾隆庚辰成進士　召試　賜內閣中書而君自少無宦情壯益甚遂不赴補同年生畢中丞沅招主關中書院稿家往後又僑至開封年六十餘卒著有淨名軒集

損之姓趙氏諱文哲號璞函上海人乾隆壬午　上幸江南進詩　召試　賜舉人授中書直軍機處劉文正公統勳文定公綸皆器異其才坐與紀學士昀王比部昶洩漏兩淮鹽運使盧見曾事奪官會尚書阿桂公以副將軍趨督雲貴請以君及王君掌書記　詔許之尋從果毅公阿里袞進征緬甸降之方撤兵而大小金川不靖　詔尚書溫福代阿公帥師入蜀提調君在溫公幕以功復原官晉主事癸巳六月師潰於木果木溫公死之君與其難　贈光祿少卿　賜祭葬入祀昭忠祠著有媕雅堂娵隅等集君於文無所不工尤以詩稱名天下在軍中所見殊方絕徼可驚可愕狀一發之於詩尤瑰瑋絕特性機警善析人情物態代作奏記文字各愜所欲言以是見重諸公聞其死事也天下惜之

魚門程姓晉芳其名蕺園其自號也歙人業鹺於淮乾隆初兩淮殷富程氏尤豪侈君獨好儒術罄其貲購書五萬卷聘日夜討論之　天子南巡君獻賦行在　召試第一　賜舉人授中書年四十餘矣尋舉進士授吏部主事四庫館開以薦爲纂修官書成擢編修分校會試稱得士君性嗜學見長几闕案輒心開展卷其上百事不理又好周戚里求者應不求或強施之鹽務日折閱付會計於家奴被侵蝕了不勘詰以故遺負山積勢不支乞假赴陝將謀諸畢中丞爲歸老計抵關中一月卒年六十有七君秀眉方頤髯飄飄左右拂與人言惟恐傷之遇文學人慷然意下延譽不容口京師爲之語曰自竹君先生死士無談處魚門先生死士無走處其聲華之盛如此著周易知旨尚書今文釋義左傳翼疏禮記集釋如干卷勉行齋文十卷蕺園詩三十卷

國朝先正事略卷四十二

平江李元度次青纂

文苑

趙甌北先生事略 鄭燮

趙先生翼字耘松號甌北江蘇陽湖人生三歲日能識字數十十二歲學爲文一日成七藝人皆奇之乾隆十五年舉順天鄉試才名動輦下劉文正延至家纂修宮史以明通榜授內閣中書入直軍機處傅文忠汪文端咸倚重焉每扈從行在或伏地草奏下筆千言應奉文非先生莫辦二十六年成進士進呈一甲第一而韓城王文端杰居第三　純皇帝詢自國朝以來陝西未有以第一人舉者遂與文端互易而先生之才固已　心識之矣先是庚辰科大魁爲畢君沅亦諸君重光皆軍機中書也忌者因爲蜚語　上聞此先生應廷試劉文正文定兩公又以軍機大臣充讀卷官先生慮其以嫌擯也乃變易書法作歐陽率更體既首選文定微疑之以語文正文正笑曰趙君書吾能辨之此必非也既揭曉乃歎曰能者固不可測耶遂以編修任撰文修通鑑輯覽壬午分校順天試癸未丙戌分校會試皆得士尋授鎮安知府地居廣西極邊民醇訟簡而倉穀出入吏緣爲奸先生痛革其弊鎮民悅服每出巡村民輒舁入其村謂我公至矣進酒食如家人父子所至皆如之初鎮民與安南民入雲南土富州爲奸事發捕獲百餘人而其魁農付奉矯逃去前守坐罷官已而付奉死安南獲其子并其尸驗之係總督李侍堯疑其爲前守地也斥之先生申辯李怒而劾之適官軍進勦緬甸　詔先生赴滇贊畫軍事乃追劾疏還明年返鎮會李調兩廣乃示意監司欲先生稍折節而移之守廣州自助先生不可遂以他屬而調奏　特旨調廣州監司乃服先生之有守也在廣州獲海盜百有八人按律皆當死先生鞫讞辟三十八人餘遣戍辛卯擢貴西道坐他微降秩用遂乞養歸丁未臺灣林爽文作亂李公赴閩治軍事道過常州邀先生偕往時兵將雲集謂不日且蕩平先生請李公密調粵兵爲備既而總兵郝壯猷敗遁游擊鄭嵩戰死賊勢大張而粵兵四千適至人心始安已乃奏海運增壓直給衣裝奏報青峰公鳳以賴枝爲敗先生請以寬大事平先生力居多始先生贊畫滇軍傅文忠爲經略擬大軍由戛鳩江進征緬甸而命提督五福由普洱進先生曰戛鳩普洱按圖相距不過三寸實則四千里而遙兩軍聲息不相聞進退維谷此危道也去歲明將軍不返由不得猛密路消息耳文忠矍然問計安出先生曰大兵欲渡戛鳩江則偏師宜由蠻暮老官屯夾江下造舟通往來庶兩軍可以互應從之其後渡戛鳩之兵遭瘴多病而阿文成所統江東岸一軍獨完遂具舟迎文忠於猛養渡江而歸又敗賊於蠻暮老官屯得蕆事焉臺灣之役鎮臣柴大紀守城半年以易子析骸入告而督臣尚未渡臺　上得鎮臣奏錄臺民死守而大兵不時至飛諭鎮臣以兵護遺民內渡　命督臣拆閱仍封發李公以示先生先生曰某目昏願於幔外就明視之遂失所在閱二時始至李公怒先生曰明公尚欲封發耶柴總兵久欲內渡畏國法故不敢一棄城則鹿耳門爲賊所有全臺休矣且以快艇追敗兵澎湖其可守乎大兵至無路可入則東南從此不可問宜封還此　旨某已代擬摺矣李公悟從之翼午接追還前旨之　諭及批摺回李公膺殊賞而大將軍福康安續至遂得由鹿耳門進兵破賊皆先生策也臺灣既定李公欲奏起先生時年六十一矣固辭因遊武夷徧歷浙東山水一發之於詩先生固善詩自少遊館閣與諸名流相酬唱歸田後主安定書院日與朋遊故舊賦詩爲笑樂其詩與袁簡齋蔣心餘齊名江督費公淳漕督蔣公兆奎皆門下士也每過存先生咨詢風土言不及私兩公益欽重之嘉慶庚午重赴鹿鳴筵宴得　旨賞三品服又四年卒年八十有八先生家居數十年手不釋卷著廿一史劄記三十六卷　皇朝武功紀盛四卷陔餘叢考四十三卷甌北詩集五十三卷簷曝雜記六卷十家詩話十二卷

同時鄭先生燮字克柔興化人板橋其號也爲人疏宕灑脫而天性極厚乾隆元年進士官知縣有惠政以歲饑爲民請賑忤大吏罷歸工書蘭竹書法以隸楷行三體相參古秀獨絕詩近香山放翁有鄭虔三絕之目詞猶擅於詩弔古攄懷激昂慷慨與集中家書數篇皆不可磨滅文字所著曰板橋詩鈔

姚姬傳先生事略

吳定　鉤衡　姚瑩　劉開　吳德旋　梅曾亮　管同　叢

先生名鼐字姬傳一字夢穀世爲桐城姚氏端恪公文然元孫也少家貧體羸多病而嗜學世父範學者稱薑塢先生與同里方苧川蘂花南劉海峯善諸子中獨愛先生令受業苧川尤喜親海峯客退輒肖其衣冠談笑爲戲薑塢嘗問其志曰義理考證文章闕一不可遂以經學授先生而別受古文法於海峯乾隆二十八年進士選庶吉士改禮部主事三十三年充山東副考官擢員外郎逾年充湖南副考官明年分校會試改擢刑部郎中四庫館開劉文正公朱竹君學士咸薦先生遂爲纂修官時非翰林與纂修者八人先生及程魚門任幼植爲尤著于文襄雅重先生欲令出門下謝不往三十九年書成當議遷官文正以御史薦記名矣會文正薨先生乃乞養歸梁階平相國屬所親語先生曰若出吾當特薦先生婉謝之當是時學者多尚新奇厭薄宋元以來儒者詆爲空疏掊擊不遺餘力先生獨反覆辨論嘗言讀書者求有益於吾身心也程子以記史書爲玩物喪志若今之爲漢學者以搜殘舉碎人所罕見者爲功其玩物不尤甚耶頻行翁覃溪學士來乞言先生曰諸君皆欲讀人間未見書某則願讀人所常見書耳先生嘗見　國家右文之治遠軼前代而洛閩義理之學尤有關於世道人心不可輕也顧學不博不足以述古言無文不足以行遠孤生俗儒守其陋說屏傳註不觀固可厭薄而矯之者乃專以考訂名物象數爲實學於身心性命之說則詆爲空疏無據其文章之士又喜逞才氣放蕩理法以聵學爲迂是皆不免於偏敝思所以正之則必破門戶敦實踐倡明道義維持雅正乃著九經說以通義理考訂之郵撰古今辭類纂以盡古今文體之變選五七言詩以明振雅祛俗之恉集中贈錢獻之序與魯賓之論文諸書皆其宗旨所在也歸里後主梅花鍾山紫陽敬敷諸講席凡四十年所至士以得及門爲幸與人言終日不忤而不可以鄙私干有來問必竭意告之汲引才儁如不及雖學術與先生異趣者見之皆親服錢塘袁簡齋負詞章好非毀宋儒先生遺之書曰儒者生程朱之後得程朱而明孔孟之旨程朱猶吾父師也然程朱言或有失吾豈必曲從之哉程朱亦豈不欲後人爲論而正之哉正之可也正之而詆毀之訕笑之是詆訕父師也且其人生平不能行程朱之行而其意乃欲與程朱爭名安得不爲天之所惡乎紀文達撰四庫書目錄頗詆宋儒先生直斥其妄貌清臞神采秀越澹榮利有超世之志王蘭泉稱其藹然孝弟有儒者氣象而文名尤重天下禮恭親王薨遺教必得姚某爲家傳新城魯絜非以文名江右始受學建甯朱梅崖梅崖於當世之文少許可獨心折先生絜非乃渡江造訪使諸甥陳用光等問業焉自望溪方氏以文章稱海內上接震川推文家正軌劉海峯繼之先生親問法於海峯然自以所得爲文不盡用海峯法也論者謂望溪之文質恆以理勝海峯以才勝學或不及先生則理與文兼至三君皆籍桐城故世或稱桐城派云嘉慶十五年先生與陽湖趙公翼重赴鹿鳴筵宴　詔加四品銜二十年九月卒於鍾山年八十有五著九經說十九卷三傳補注三卷老子章義一卷莊子章義十卷惜抱軒文集十六卷文後集十二卷詩集十卷書錄四卷法帖題跋一卷筆記十卷古文辭類纂四十八卷今體詩鈔十六卷先生主試及分校得士皆稱盛錢御史灃孔檢討廣森其最也在揚州與歙吳殿麟居最久有所作以示殿麟殿麟所不可輒竄易至數四必得當乃已殿麟名定海峯弟子也嘗語陳君用光曰先生虛懷善取於爲文尙如是其爲學可知矣從孫瑩字石甫薑塢先生曾孫也嘉慶戊辰進士官福建知縣洊擢臺灣道道光二十二年坐夷務被誣陷逮下詔獄凡十有二日而事白以同知發四川由蓬州牧累遷湖南按察使卒於官工詩古文留心經世學遇事激昂奮發銳欲有所爲著東槎紀略五卷康輶紀行十六卷寸陰叢錄四卷識小錄八卷東溟文集二十六卷詩集二十卷

同邑劉君開字明東號孟塗諸生幼孤年十四以書謁姬傳先生先生大奇之曰此子必以古文名世望溪海峯之墜緒其復振乎遂從姬傳遊爲人脫略不羈與人言無不盡家貧客公卿間藉脩脯以爲養試輒不利客死亳州年四十一妻倪氏以身殉姚石甫爲合刻其遺詩三十二卷文十卷駢體文二卷當嘉道間傳惜抱先生古文法者有吳仲倫梅伯言管異之諸君而邑子戴存莊其一也仲倫名德旋宜興人諸生以古文鳴與惲子居呂月滄以文相砥鐵詩亦

高擅絕俗有初月樓集伯言名曾亮上元人道光壬午進士官戶部郎中古文
紹姬傳之緒詩天機清妙皆爲同人推服己酉秋告歸主揚州書院金陵亂後
依楊至豐河帥河帥爲刻其柏梘山房集吳之名同梅先生同縣人道光乙酉
舉人著有吳之詩文鈔存莊名鈞衡號蓉洲道光己酉舉人自謂生望溪海峯
姬傳之鄉不敢不以古文自任與同邑蘇原子惇元重訂望溪文集增集外文
十之四爲功於方氏甚鉅咸豐癸丑避寇北行卒於臨淮年未四十所著曰蓉
洲集

張紫峴先生事略 張九鉞　張九鐔　張九鐸

張先生九鉞字度西號紫峴湖南湘潭人父垣河曲知縣無子禱南嶽而生先
生生有異稟七歲能詩文十二補弟子員初由選拔中副榜乾隆二十七年舉
順天鄉試先生得名最早年十三登采石磯賦長歌人呼太白後身其再入都
也值西師奏捷　朝廷行郊勞禮方恪敏公觀承總督畿輔築郊勞臺先生爲
賦樂歌大書其上復爲良鄉居民賈戶作凱旋牓帖千餘紙一夕立就才名動
一時二十九年以知縣發江西初攝南豐補峽江調南昌母艱服闋知廣東之
始興保昌海陽三縣坐盜案鐫級歸在官講求農田水利荒政不少懈攝南豐
時歲歉請平糶部例大縣存七糶三先生糶半之上官嚴檄切責幕僚以爲病
先生曰積貯民命也吾能墨守舊制坐視民餓死耶倉米繼則勸邑紳捐助糶
買鄰境米麕至全活者多南昌西北濱彭蠡秋潦爲災先生力請賑親履勘散
給晝夜駐墟上凡六閱月動帑十二萬有奇邑人建生祠祀之豫章諸水循城
下勢甚急潦則衝齧爲患城內有湖恆氾濫唐觀察使韋丹築捍江堤疏爲斗
門以洩內外水曰十門九津宋時開長溝甃以甎石曰豫章溝明嘗濬舉民地
爲苑囿溝盡塞後爲豪猾所踞水患益鉅先生屢請疏濬新城陳君守訓願捐
私財修復先生喜曰此百世利也而豪猾聳百口阻撓當事幾搖動先生以十
二利九便議抗爭於臺使者卒賴其力成鉅工在保昌時有希大吏指爲民蠹
者先生擒治之同官惴惴先生不爲動既罷職徧遊嵩洛偃鞏間舉生平磊落
抑塞之氣一洩之於詩先生詩文宏博浩瀚縱其力之所至而一軌於正暴制
軍沉重其名迎至節署集名流爲東坡生日修祀酒再巡先生援筆爲長歌四
座歎服著陶園文集八卷詩集二十二卷詩餘二卷歷代詩話四卷峽江志偃
師志鞏縣志永甯志晉南隨筆若干卷俱梓行先生七歲遊南嶽晁盧洞寺寺
僧以其貌類先師出句曰心通白鶴先生應聲曰舌湧青蓮僧大駭言其師示
寂時留此句云有對者即其後身因鳴鐘集衆膜拜焉卒年八十有三易簀時
口占有前身南嶽一枯僧之句蓋脗合云同堂弟九鍵字石園乾隆辛酉舉人
官臨平知縣亦工詩著漱石園詩集九鎔字橘洲丁巳進士官至川東道性伉
直嘗發夔州守某侵蝕關稅狀尋引疾歸築園曰退谷著有退谷詩鈔詩在諸
張中能拔戟自成一隊九鐔字竹南號蓉湖乾隆己酉進士官編修著有笙雅
堂集其詩春容名貴尤邃於經學於羣經多所辨證

鐵冶亭先生事略 夢麟　李鍇　朱孝純

國家文治軼前古　列朝御製如日月之經天朱邸親藩類皆揚風扢雅至
八旗士大夫能詩者尤衆特未有薈萃一編以導揚美盛者嘉慶中鐵冶亭先
生手輯八旗詩上溯崇德至乾隆六十年止得詩數百家表上之　詔錫嘉名
曰熙朝雅頌集　睿廟親爲製序洵足彰右文之　盛治矣先生名鐵保字
冶亭號梅菴滿洲正白旗人乾隆三十七年進士由編修官至兩江總督少與
百菊溪制軍法時帆學士並稱三才子館選後偕其弟閬峯並以詩名菊溪稱
其詩如王子晉向月吹笙聲在雲外至其氣韻宏深如河流之發源天上其推
挹至此所著曰梅菴集尤工書法北人論書者以劉石菴相國翁覃溪閣學與
先生鼎足而三生平敬賢禮士推人倫冰鑒爲鄂文端後一人長白詩家年輩
在先生前者有夢文子侍郎李豸青山人朱子穎都轉
夢麟字文子蒙古人乾隆十年進士官至工部侍郎工詩樂府宗漢人五言古
宗三謝七言古詩宗杜韓皆能具體一時臺閣中無出其右者惜早世未竟其
才李鍇字鐵君號豸青山人隸漢軍本勳臣後當得官不就其婦翁爲太傅索
額圖當索氏枋用時聲勢隆赫山人遠避之盡以先世產業屬二昆偕其配隱
於盤山買田豸峯下構草舍雜山阯以耕其尤貧者授之田而無所取疏材果

實與衆共賞舉選閱嘗者飲遍山谷曲邃處輒增黃泉竟日忘返見者曰此李山人茶煙也嘗舉鴻詞科未遇既老歲一至京師然一二日即歸人罕見其面詩古奧峭削自闢門徑高者胎源杜陵次亦近孟東野著有含中集及倚史稾朱孝純字子穎漢軍旗人父倫瀚官副都統工詩子穎由進士官知縣累擢泰安知府再遷兩淮鹽運使其詩少力雄放姚姬傳王夢樓咸推服之著有寶扇樓詩集

秦小峴先生事略 曾世銘 路德

秦先生瀛字淩滄一字小峴號遂菴江蘇無錫人高祖松齡康熙中舉鴻詞科官論德先生負異稟讀書能兼人為詩古文千言立就乾隆丙申　高宗巡幸山東以舉人獻賦行在列一等　賜內閣中書直軍機處擢侍讀遷郎中癸丑授溫處道擢浙江按察使調湖南壬戌引疾歸嘉慶九年補廣東按察使擢浙江布政使入　覲乞內用補光祿少卿遷太常卿尹順天府擢刑部侍郎左遷光祿卿擢左副都御史戶部右侍郎總督倉場尋　命為副都御史遷內閣學士晉兵部右侍郎調刑部以目疾乞歸卒年七十有九先生少以文名而勇於任事且勤其職直樞垣雖不為和珅所喜仍以簡缺道府薦其特昇以繁劇者　純皇帝知公深也在溫處時除永嘉數十年以生監充莊長之弊民既免役而賦亦無逋提刑浙江甯紹台大水歲饑甚有司匿不請賑公力言於巡撫乃得請及觀湖南先一年衡州歉收有司匿不報至是陝西奏撥兵米其派及湖南者衡州與焉公言災傷如是柰何不議賑而議餉力請於撫軍得截留他縣兵米而減價平糶民乃定提刑廣東擒治亂民梁修平而以功讓總督治吳毅書之結黨於順德者撫黎民之為亂於瓊州者懲賭博之號稱白鴿標者在浙江平反定海難民蔡長與十二人之非盜兩上書巡撫得釋又海盜江文五誣其族與某通實則某嘗首文五於縣有縣牘可稽巡撫既以入告而卒聽公言以釋某人尤以為難又嘗促水師提督援定海普陀之盜督巡撫韓之而總督卒用公策以戢盜其貳司寇屢有平反而糧船運丁盜米事發有請用藥置米中米立溢者公試之不驗以入告則　仁宗已手試其藥不驗知其枉因益器公蓋知公之仁恕耿直能任事也生平於詩文皆力追古作者而能有所自得少為齊次風杭堇甫所知既得舉見重於竇東皋居京師與姚姬傳王惕甫魯山木陳碩士以文字相質證著小峴山人集三十六卷己未詞科錄十卷無錫金匱縣志四十卷淮海公年譜六卷

同州曾君世銘字誠若號輞山武進人乾隆戊戌進士由戶部主事充軍機章京累遷郎中授御史君會試出于公敏中門于好士所援引或數年陟卿貳君未嘗獨求見于公卒和珅擅用事君憂憤形詞色和珅微聞之而阿文成方倚公如右臂莫能中傷既擢御史擬疏稾未成得　旨留軍機君自言愧負此官文成慰之曰報稱有日何必急以言自見耶蓋期君大用不欲君以擊奸獲譴也嘉慶己未　朝廷行大賞罰君已先一年卒矣君工制舉文居京師從游之士凡數百多發名成業以去尤精詩古文深於經術特為時文所掩耳著有輞山堂詩文集行世自輞山後以制舉業課士稱極盛者推關中路先生德字潤生盩厔人少工詩古文嘉慶二十四年進士選庶吉士改戶部主事入直軍機處遷郎中以目眚歸主關中各書院數年後目忽明弟子著錄二三千人每抉摘疵纇排俗體必極言其所以然風氣一變其評騭改竄皆閉目口授侍書者腕欲脫而汩汩不能休秦士掇甲乙科者皆其及門或私淑弟子也著有檉花館集及仁在堂十數種

法時帆先生事略 王芑孫 何道生

先生名法式善字開文號時帆原名運昌奉　旨改今名蒙古正黃旗人乾隆四十五年進士官侍讀自登仕版即以研求文獻宏奬風流為己任在詞館著清秘述聞槐廳筆記在成均著備遺錄其未刻者尚多皆有資於掌故所居在厚載門北明西涯李文正公畏吾村舊址也背城面市一畝之宮有詩龕及梧門書屋藏書數萬卷閒以法書名畫蒔竹數百本爽聲疏影翛然如在巖壑閒生平以詩文為性命士有一藝之長莫不被其容接主壇坫幾三十年人以為西涯後身不愧也其為詩質而不膩清而能綺論詩用漁洋三昧之說主王孟韋柳尤工五言與王鐵夫交最善嘗自刻詠物詩一種鐵夫偶弗之善遂止不

行其苴逆如此所著曰存素堂稾

鐵夫王姓名芑孫字念豐一字惕甫嘗欲買田築室於楞伽山又號楞伽山人江蘇長洲人也乾隆五十三年　召試舉人官華亭教諭客京師館董文恭家六年客睿邸又六年中間往來梁文定王文端劉文清彭文勤諸家爲諸公代削草居淀園每歲出關居熱河雖未挂朝籍而　朝廷有大典禮文章之事未嘗不操筆與其閒性簡傲不肯從諛一介不茍取遇公卿若平交或病其狂實狷也其詩瓌然以瘦冪然以清與法時帆張船山何蘭士諸君相唱和爲南北時望所推尤工書婦曹氏字墨琴能詩以翰墨閑有十三行臨本行世鐵夫論古文謂必極其才而後可以裁於法必無所不有而後可以爲大家自非馳騖於東京六朝沈博絶麗之塗則無以極其才而所謂法者徒法而已以徒法而語於文犬羊之鞹耳宋以後歐曾廣苑數公之文非不古也以視韓柳則其氣質之厚薄材境之廣狹區以別矣蓋韓柳皆嘗從事於東京六朝韓有六朝之學一埽而空之融其液而遺其滓遂以夐絶千古柳有其學而不能空然亦與韓爲輔望溪方氏宗法昌黎心獨不慊於柳亦由方氏所涉於東京六朝者淺故不足以知之今雖謂歐曾數公之文勝於柳可也使歐曾數公執筆爲柳氏之文吾知諸公謝不能也所著曰淵雅堂集墨琴之寫韻軒集附焉

何蘭士名道生字立之山西靈石人乾隆二十五年進士與兄元烺同時爲部曹相代爲御史蘭士官至九江府知府有方雪齋集其詩疏爽雄健出入昌黎劍南閒尤善鐵夫有所譏彈輒應時改定山右自澤州相國以來若蓮洋居士清妙則有餘排奡則不及也元烺字硯農進士以詩文鳴著有硯農集

惲子居先生事略 李兆洛　湯貽汾

先生姓惲氏諱敬字子居號簡堂江蘇武進人幼負異才持論好出獨見長老皆驚異焉舉乾隆四十八年鄉試充官學教習居京師與同州張惠言皋文友商榷經義治古文五十九年授富陽知縣銳欲以能自效矯然不肯隨羣輩俯仰大吏憚其風節欲裁抑之令督解黔餉先生曰王事也怡然就道返役調江山縣父憂去官嘉慶五年補江西新喻縣新喻吏橐橫黠先生痛懲之人疑其治過猛也已乃進其士之秀異者與講論文藝士民懷德懽感俗大變十年調瑞金縣諸生楊儀招倚富遏姦佃戶女事發願進重金求脫罪峻拒之至以萬金相啗先生曰吾自作令以來苞苴未嘗及門今若此吾豈有遺行耶卒論如律舉卓異十七年守南昌府吳城同知逾年以奸民誣告家奴得贓失察罷先生爲人負氣矜尚名節所至輒與上官忤上官以其才高每優容之而忌者益衆既免官士大夫之賢者咸惋惜先生一不以綴意益務爲文自壯張皋文之歿京師也先生聞之慨然曰古文自元明以來漸失其傳吾向不多作者以有皋文在也今皋文死吾當併力爲之先是皋文與湯文端金釗講宋儒之學時先生方究心於黃梨洲之明儒學案有所見輒筆記之未及與皋文辨論往復也及是始致書湯公其略曰濂洛關閩之說至明而變至　本朝康熙閒而復其變也多歧其復也多仍多歧之說足以眩天下之耳目姚江諸儒是也多仍之說足以束縛天下之耳目平湖諸儒是也二者如揭竿於市以奔走天下之人故自乾隆以來多慭置之慭置者非也揭竿於市者亦非也且如彼此之相譽前後之相搏益非也夫所謂濂洛關閩者其是耶其揆之聖人猶有非是者耶其變之仍之者是非其孰多耶蓋先生嘗自言其學非漢非宋不主故常於陰陽名法儒墨道德之書既無所不讀又兼通禪理皋文嘗稱其亦狂亦狷亦隘亦不恭其治古文得力於韓非李斯與蘇明允相上下近法家言敘事似班孟堅陳承祚而先生自謂吾文皆自司馬子長出子長以下無北面者卒於嘉慶二十二年年六十有一著大雲山房文集八卷書事二卷其治獄別有子居決事四卷同縣李君兆洛字申耆嘉慶乙丑進士選庶吉士改官鳳臺知縣工詩古文精考證著書甚富尤精輿地之學罷官後主講暨陽諸書院成就人才甚衆著有養一齋文集又湯君貽汾字雨生亦武進人祖若父殉節臺灣襲雲騎尉官至樂清副將工詩善畫視曹景宗李思訓有其過之居金陵葺精舍焚香鼓琴翛然出塵外海內名宿皆從其游著有畫梅樓詩集咸豐三年粵逆陷江甯作絶命詞死之事聞　賜祭葬謚貞愍

舒鐵雲先生事略 王曇　孫源湘

舒先生位字立人號鐵雲直隸大興人祖大成康熙壬辰進士官檢討先生幼
承家學工詩古文丰神散朗如魏晉閒人逾冠舉乾隆五十三年鄉試屢試禮
部不第客黔西王觀察朝梧所會狆苗反威勤侯勒保檄觀察從征先生爲治
文書侯大賞異之數召至軍中與計事侯移督四川邀先生同行以母老辭旣
歸貧無以養仍幕遊近地歲歸省母母壽至八十八而終先生年已五十以毀
卒距母喪兩月餘耳生之夕母沈夢一僧執桂花自峨嵋來故小字峨禪云當
乾嘉之際海內詩人相望歸愚守宗法隨園主性靈先生以奇博闊恣之才橫
絕一世法時帆祭酒書以先生及王曇仲瞿孫源湘子瀟並稱爲三君作三君
詠云龍么妹者貴州土司龍躍妹也勒侯征狆苗檄調土兵適躍病命么妹帥
兵馳抵軍門妹年十八長身白晳結束上馬出入矢石閒所戰必捷秦良玉不
是過也事平侯爲么妹執柯將以歸先生先生婉辭之復爲詩紀其事時傳爲
佳話先生所著曰瓶水齋詩集身後揚州巴光誥爲梓以行世曇字仲瞿一名
良士浙江秀水人乾隆五十九年舉人好游俠通兵家言善弓矢上馬如飛慷
慨悲歌不可一世著有煙霞萬古樓集實東皋評所撰西楚霸王廟碑曰二千
年來無此手筆矣吳侍郎省欽仲瞿座師也館和珅家時和方怙勢仲瞿三上
書於侍郎請劾和珅書具存集中發南山嘗曰漢有建安七子唐初有四傑余
欲選王仲則詩王仲瞿文合刻之題曰乾隆二仲孫子瀟名源湘江蘇昭文人
嘉慶十年進士官編修有天真閣集年十五隨父任出山海關登醫巫閭援筆
賦詩已有驚人句丙辰會試下第歸途與舒鐵雲王仲瞿兩孝廉同行三人者
才相若唱和無閒詩名若鼎足焉子瀟詩沈鬱不及船山卻無其叫囂敏贍不
及隨園卻無其游戲婦席氏名佩蘭亦工詩著有長真閣集

國朝先正事略卷四十二

平江李元度次青纂

文苑

張船山先生事略 彭端淑 李調元

船山先生張姓問陶名字仲冶四川遂甯人相國文端公鵬翮曾孫也生於山東之館陶幼有異稟工詩有靑蓮再世之目其存詩自十五歲始乾隆五十五年庚戌成進士尋授檢討　詔選翰詹三十人各書扇五柄又選十二人分書養心殿屛幅先生皆與焉庚申秋分校順天鄉試明年教習庶吉士乙丑改御史巡視南城己巳分校會試未幾改吏部郎中明年七月授萊州知府與上官齟齬鬱鬱不自得逾年病免歸時年四十九罷官後僑寓吳門顏所居曰樂天天隨鄰屋時往來大江南北未幾卒於客舍先生狀似猿自號蜀山老猿亦稱老船其詩生氣湧出沈鬱空靈於從前諸名家外又闢一境其寶雞題壁十八首指陳軍事得老杜諸將之遺傳誦殆徧書法險勁畫近徐青藤不經意處皆有天趣其婦亦能詩有句云修到人間才子婦不辭清瘦似梅花先生和之有夜窗同夢筆生花句佳話也著有船山詩草　國朝二百年來蜀中詩人以船山爲最有彭樂齋者以詩古文名蜀中年輩在船山前名相埒樂齋詩近體不及船山五古蒼健沈鬱有杜意論者謂在船山之右云樂齋彭姓名端淑丹棱人雍正十一年進士官吏部澹無好也獨肆力爲古文詞自文選司郎中出爲肇羅道未幾歸主錦江書院有白鶴堂詩文集其詩質實厚重不爲聱悅之習文亦如之又李君調元字雨村號墨莊綿州人乾隆二十八年進士官潼商道著有童山詩集雨村詩話藏書數萬卷愛才若渴嘗輯函海一書多至二百餘種表彰楊升菴著作爲多又選刻朝鮮四家詩四家者李書九洛瑞柳得恭惠風樸齊家次修李德懋懋官也而樸齊家之名尤著

黃仲則先生事略 楊芳燦 楊揆

黃君景仁字漢鏞一字仲則江蘇武進人生四歲而孤八歲試爲文援筆立就爲諸生冠其儕君風儀玉立慕與交者爭趨就君君或上視不顧人多以爲狂未冠遇洪稚存於旅中始共學爲詩同游邵編修齊燾門下旋客湖南提刑王君太岳所是時君已禮九華陟匡廬泛彭蠡泝洞庭每獨遊名山經日不出值大風雨或瞑坐大樹下牧豎見者皆以爲異人自湖南歸詩益奇肆後稍變其體爲王李高岑又出入北宋諸家卒其所詣與靑蓮爲近大興朱竹君督學安徽延君及稚存入幕三月上巳會於采石之太白樓授簡賦詩者十數人君年最少著白袷立日影中頃刻數百言徧眎坐客客爲之閣筆居半歲與同事者議不合徑出使院質衣買輕舟訪秀水鄭編修虎文於徽州追之已不及矣嘗自憾其詩無幽幷豪士氣遂遊京師爲學士方綱紀學士昀王廉訪昶溫吉士敏昌皆奇君與定交他貴人招之不往也乙未　高廟東巡　召試入二等在武英殿書簽例得主簿入貲爲縣丞先是陝撫畢公沅奇君才厚貲之至是爲債家所迫復抱病踰太行出雁門將復遊陝至解州卒於河東運使沈君業富官署年三十有五畢公厚賻之稚存奔其喪所著曰兩當山房集同時楊君蓉裳名芳燦無錫人母顧夢五色雀集庭樹而生君詩文少卽華贍學使彭文勤大異之字以兄女由拔貢應廷試得知縣補甘肅之伏羌回民田五爲亂起石峯堡縣民馬稱驤應之未發君先期募鄉勇設防會馬映龍以賊謀告君立捕殺稱驤賊遣王與映龍等登陴守五日圍解映龍稱驤甥也君治縣溫溫若不任事者坐堂皇訊事罷卽手一編就几讀人笑之而其應變敏決乃若是初蘇四十三之亂獄詞連伏羌人大恐君力請於提刑得末減及石峯堡事平賊首張文慶子泰械映龍洩其謀曰映龍故與吾父通其助守城欲於五日後獻城也阿文成逮映龍至靜甯君曰映龍果欲獻城曷爲以謀告且伏羌無兵勇皆烏合衆亦無俟五日後力始竭文成悟立出之獄君以功擢知靈州嘗單騎諭散奪米飢民請借口糧設粥廠以安衆大府才之君顧不樂外吏入貲爲員外郎居戶部與修會典公餘擁書縱讀益務記覽爲詞章詩出入義山昌谷閒而自成其體又工儷體文驚才絕豔世謂盈川復生書曰色不欲其耀氣不欲其縱沈博奧衍斯儷體之能事也守伏羌時王蘭泉廉使統師長武嘉其偉節賦詩飛遞圍城君立和之幷上伏羌紀事百韻其整暇如此丁母憂貧甚鬻書

以歸主衢杭及關中書院數年入蜀修四川通志主錦江書院弟授知安縣往省之卒於其署年六十有三著有吟翠軒初稿授字荔裳乾隆庚子　召試舉人少擅風雅與其兄藝裳齊名由中書從嘉勇福公征衛藏所歷熊耳山星宿海諸勝異境天開詩格與之俱進累官四川布政使著有藤華吟館集

黎二樵先生事略 張錦芳 馮敏昌 溫汝适 趙希璜 胡亦常 黃丹書 呂堅

嶺南自三家後風雅寥寥繼起者為張太史錦芳馮戶部敏昌溫侍郎汝适趙大令希璜而必以黎二樵先生為冠先生名簡字簡民號二樵順德人十歲能詩峻拔嶄峭李南澗令潮陽一見奇之曰必傳之作也乾隆己酉充選貢生父憂未赴廷試足跡不逾嶺海詩名日起鉅公來粵者咸折節下之性好山水屢入朱明洞天窮其幽勝朋儕罕當意者惟與德清許周生無錫孫平叔友所居曰百花村亭曰衆香閣曰藥煙生平擅詩書畫三絕其詩由山谷入杜而取鍊於大謝取勁於昌黎取幽於長吉取豔於玉溪取僻於閬仙取瘦於東野鎚鑿鍛鍊自成一家言書得晉人意畫直造元四家堂奧著有五百四峯草堂詩鈔藥煙閣詞鈔芙蓉亭樂府注莊等書

張君錦芳字粲夫號藥房順德人乾隆五十四年進士官編修初以優貢入都錢竹汀紀曉嵐見之目為奇士性孝友淹貫羣籍通說文分隸得漢人法兼工繪事而於詩所詣尤深與欽州馮敏昌同縣胡亦常稱嶺南三子又與黎簡黃丹書呂堅號嶺南四家著有逃虛閣詩鈔南雪軒文鈔馮君敏昌字伯求號魚山欽州人乾隆戊戌進士由庶吉士改戶部主事生平徧遊五嶽凡名山巨川煙雲變滅波濤起伏之狀壘礴胸次一發之於詩其詩由昌黎山谷以上追李杜又穿穴諸家自闢面目所著羅浮草堂集蔚然為嶺南一大宗溫君汝适號篔坡順德人乾隆四十九年進士由編修直　上書房累官兵部右侍郎歷典廣西四川山東鄉試督陝甘學政其詩詞氣和平肖其人品著攜雪齋詩文鈔及曲江年譜咫聞錄積學紀聞日下紀游等書趙君希璜字渭川長甯人乾隆己亥舉人官安陽知縣著有四百三十二峯草堂詩少讀書羅浮山嘘吸雲烟灝瀹肌骨詩絕無塵俗氣又嘗為黃仲則刻全集風義尤篤胡君亦常字同謙一字豸甫順德人年二十五卽以詩鳴舉乾隆辛卯鄉試早逝著賜書樓集黃君丹書字虛舟順德人天姿秀穎書過目不忘學使李調元拔之充優貢廷試歸築聽雨樓隱居養親乾隆乙卯舉於鄉下第朝貴爭延之不就嘗曰貧與富交則損名賤與貴交則損節朱文正公撫粵時尤加器重工書善畫與其詩並稱三絕詩出入唐宋於蘇尤近呂君堅字介卿號石帆番禺人歲貢生有遲删集入嶺南四家詩鈔

宋芷灣先生事略 張維屏

宋先生湘字煥襄號芷灣廣東嘉應人九歲見諸伯叔為文會卽取片紙學為文下筆有奇氣乾隆壬子舉鄉試第一嘉慶己未進士選庶吉士授編修丁卯典四川試戊辰典貴州試癸酉授曲靖府知府所屬馬龍州地瘠民貧先生捐俸購木棉教婦女紡績尋署廣南府城內地高飲水艱為度地鑿東西二塘權迤西道所屬大饑為捐俸賑恤署永昌府練鄉兵除暴郡有書院久廢先生興復之捐廉千七百兩有奇灣甸者所屬土州也土知州某死無嗣有景在東者遠族也乘閒奪其印專殺自恣不附己者死如是五六年當事怯不敢發賊謀襲土職招匪黨千餘將攻保山縣先生慮為前明二莽續奮除之商之督不濟請諸鎮帥又不濟賊偵知益猖獗民夷沓赴愬先生曰爾等能為我殺賊乎衆曰能先生曰果爾餉糧我任之患難我同之遂懸重賞練鄉兵殺賊民夷踊躍於是江有防隘有備又以計散其黨羽賊懼宵遁擣其巢大衆七日獲在東斬之自捐軍需銀八千兩不費公家斗粟邊陲以靖郡人建生祠祀之道光五年遷湖北糧道明年卒年七十有一先生襟抱豪邁下筆具倜儻雄奇之槩詩磊磊落落從真性情坌涌而出自成一家言著有不易居齋集豐湖漫草燕臺滇蹄諸集性伉爽見人一藝之工稱譽不容口與番禺張子樹稱莫逆嘗索觀已刻詩良久掀髯笑曰一唱三嘆入人心脾我不如子哀樂無端飛行絕迹子不如我

子樹姓張氏名維屏一字南山父炳文嘉慶辛酉舉人官四會訓導事節母以孝聞南山舉道光二年進士官黃梅知縣遇大水小舟勘災急溜衝去得樹免

於滇與歌有官要救民神救官之句調廣濟漕務非折色規費無所出先生曰理不直則氣不壯吾寧舍官以伸氣引疾去汪文端語人曰縣官不願收漕世所罕見也外艱歸援例改同知權南康知府公暇至白鹿洞與諸生講藝建蘇李二公祠於廬山祀太白東坡未幾罷郡歸少負才名以風雅飾吏治爲蔣礪堂翁覃溪馮魚山吳山尊及芷灣先生所激賞與楊春疇康侯香山黃子實稱粵東三子性愛松自號松心子既歸寓居花埭閉戶著書自號珠海老漁有聽松廬文鈔詩話及松心日錄松軒隨筆老漁閒話諸書行世而所輯 國朝詩人徵略尤有功於文獻云

鮑覺生先生事略 程恩澤

鮑先生桂星字雙五一字覺生安徽歙人八歲能詩文十五補諸生嘉慶己未進士選庶吉士授編修 御試高等遷中允每撰進奉文字輒拜文綺之 賜甲子典試河南遂督河南學政擢洗馬晉侍讀戊辰典試山西庚午擢侍講學士督湖北學政遷少詹事癸未晉詹事除內閣學士既受代聞林清之變疏陳十事馳入京 仁宗亟稱之且曰已次第施行矣丙戌擢工部右侍郎充武英殿總裁條奏武英殿事劾提調及副管不職狀提調撫先生平日語中之遂落職令閉門思過越五年復官編修 宣宗即位以編修 召對 諭之曰汝所劾者朕今識其職矣既由侍講擢通政司副使 上召見復 諭曰欲爾習練諸事也甲申擢詹事 召對詢年齒甚悉明年卒於位先生邃於文學質厚性直有明斷才敢任事少從吳澹泉定學詩古文因以溯劉海峯後師姚姬傳於爲詩力守師說姬傳稱之曰是能合唐宋之體而自成一家者也著進奉文鈔二卷詩八卷詠史懷人詩十卷又嘗用司空表聖說輯唐詩品八十五卷同縣程春海侍郎稍晚出與齊名

程先生恩澤字雲芬春海其號也父昌期乾隆庚子進士官侍讀學士春海幼穎異毀齒經傳皆成誦尤好讀古書剖析疑義同縣曹文敏公金輔之殿撰皆語學士曰此子非凡才也嘉慶辛未成進士選庶吉士授編修道光元年 命直南書房 諭曰汝父蘭翹先生朕昔年最敬其品學汝之聲名朕亦知之宜更勵素行同列皆榮之旋奉 勅校刻養正書屋集是年典四川鄉試遷中允校刻 御製詩文初集三年督貴州學政擢侍講再遷侍講學士六年調湖南學政回京遷祭酒毋憂服闋仍直南書房十二年典試廣東時以候補祭酒未與開列異數也是年冬 命在上書房行走課惠親王讀王敬禮師傅詩古文書法皆日有進甚相得 上與王論先生爲人有和而不同之目十三年擢內閣學士明年授工部右侍郎調戶部十七年充經筵講官卒於位遺疏入 上嗟悼久之 詔優卹 賞其子德威爲舉人先生學識超時俗六藝九流皆深思而得其意工篆法熟精許氏學督學貴州時勸士民育蠶其利大行於民又重刻岳珂五經以訓士及奉 詔纂修春秋左氏傳推本賈服不專守杜氏一家言所著述惟國策地名考二十卷已定本餘多未成書不自料其年不永也詩文雄深博雅於金石書畫考訂尤精審嘗謂近人治算法由九章以通四元可謂發明絕學而儀器罕有傳者乃與鄭君復光約修復古儀器所撰國策地名考謂孟津在河北非今孟津縣亦非古河陽縣蒲坂非舜都乃衛蒲邑以嘗入秦仍歸故謂之蒲坂諸條皆確不可易阮文達校毛詩有椒其馨謂椒當作馥其訛久在六朝已然先生曰詩苾芬孝祀韓詩作馥芬孝祀馥字毛詩兩見形聲不謬於六書尤確證也卒年五十有二

許周生先生事略

許君宗彥字積卿又字周生浙江德清人父祖京乾隆戊子省元己丑進士官廣東布政使先生生有異質九歲能屬文劉文正公謂他日必爲名儒費文恪公譚古愚中丞皆異其才王侍郎昶作積卿字說贈之嘉慶己未成進士授兵部主事是科得人最盛幾與康熙己未乾隆丙辰兩詞科相埒朱文正曰經學則有張惠言等小學則有王引之等詞章則有吳鼒等兼之者其許生宗彥乎先生性孝友不忍離其親觀政兩月即假歸體素羸兩執親喪哀毀過情氣彌弱遂絕意進取顏其齋曰鑑止水以見志杜門著書垂二十年先是君以葬親故隆冬周歷穹山感寒疾戊寅冬益劇至臘月不能穀食日飲水食瓜果神明不亂力疾爲汪家禧 鳳苞嚴元照作三文學合傳已爲絕筆詩坐而逝年五

十有一生平寡嗜好惟喜購異書不惜重值於書無所不窺旁及道藏釋典名物象數必蹟其奧而後已獨不取考訂以爲無裨實學尤精天文得西洋推步祕法自製渾金球別具神解所著鑑止水齋文集十二卷詩八卷集多說經之文其學說能持漢宋儒者之平其周禮考世室考能發韋元成劉歆鄭康成王肅所未能明其他如日行諸解能辨王寅[illegible]之誤禮論治論諸篇皆獨具神識未經前人道及阮文達目爲通儒而陳恭甫謂足躋梨洲而跨董南藎非阿好云配梁氏字楚生相國文莊公孫女少司空教書女工詩著有古香軒詩鈔

鄧湘皋先生事略　歐陽輅　魏源　湯鵬

鄧先生顯鶴字子立一字湘皋湖南新化人八歲能詩舉嘉慶甲子鄉試屢試禮部不第遂絕意進取博究羣書足跡半天下凡海內薦紳大夫才俊士多慕與爲友晚授甯鄉訓導尋乞病歸時因事至長沙治旁舍乞客造請詩文者日相踵悉能副其所求歸然稱楚南文獻者垂三十年先生嗜善其天性自幼時聞長老稱述鄉邦巨人長德輒欣然聽之比其長也搜討楚故尤不遺餘力楚南值鼎革之際其毅然殉白刃蹈湛壑者不可勝數迨殊世久遠尺牘寸楮多隨水火劫奪以佚若滅若沒委同草莽　國朝風教日盛士尤爭以文術志節相高往往抱幽守獨至老死且寄其書牖下不求名於時先生網羅散失每得殘縑斷簡如獲異珍驚喜狂拜不自已所纂沅湘耆舊集千七百人詩萬五千六百八十首各爲小傳以詩存人復搜刻蔡忠烈遺集王船山遺書增輯周聖楷楚寶重修寶慶府志編校歐陽文公圭齋集重訂周子全書至議建會城前後五忠祠及邵州前後五忠祠尤欲舉貞臣烈士爲邦人勸俾各勤其忠義之心用意尤深且遠爲先生內行醕篤事其兄顯鵰極友愛嘗作聽雨圖及南村耦耕圖以見志撫兄子勤於己子尤篤風義喜振拔孤寒所爲古文辭贍演迤豐意表章先哲凡子孫失實者必力爲昭雪時以比全謝山之鮚埼亭集其爲詩也單精竭慮與同里歐陽礀東切劘辨析不少假咸豐元年八月卒年七十有五郡人祀之邵州十先生祠著南村草堂詩鈔二十四卷文鈔二十卷資江耆舊集六十四卷沅湘耆舊集二百卷楚寶增輯考異四十五卷武岡州志三十四卷寶慶府志百五十七卷朱子五忠祠傳略考正一卷五忠祠續傳一卷明季湖南殉節諸人傳略二卷易述八卷次子琮字小皋以拔貢舉於鄉詩文皆有家法纂沅湘耆舊集前編極精審後先生一月以毀卒

歐陽礀東初名紹洛易名輅字念祖博學多通書過目不忘少孤貧非其力不食有梁伯鸞徐孺子風乾隆甲寅舉人屢試春官不遇南走粵北爲薊代之遊與法時帆錢裴山曾賓谷諸人唱和其湮鬱剛介嚴凝之氣一寓於詩其詩初從義山窺少陵變而爲昌黎浣而爲東坡晚乃跌宕昭彰自出一隊然不多作嘗言作詩當自寫胸中之天不期而與古人合陶文毅嘗刻其詩集於吳中湘皋之輯耆舊集也　本朝二百年閒其稱詩老者惟張陶園及礀東二先生云

同郡魏先生源字默深邵陽人嘉慶癸酉拔貢己卯及道光辛巳兩中副榜壬午舉順天鄉試冠南籍試卷進呈　宣廟手批嘉賞名籍甚入貲爲內閣中書改知州甲辰第進士發江蘇以知州用權東臺興化縣事己酉大水河帥將啓閘先生力爭不能得則躬赴制府籲鼓陸制軍建瀛聞報立往勘始得免啓七州縣士民皆德之未幾補高郵州坐驛遞遲誤免尋以緝獲梟匪功經袁副憲甲三奏復其官咸豐六年卒先生文筆奧衍熟於掌故尤悉心時務精輿地之學其論河務謂宜改復北行故道咸豐五年銅瓦廂之決河復北流由大清河入海適與所論相合蓋猶及見之云所著有曾子章句二卷　聖武記十四卷海國圖志六十卷詩古微十卷書古微十卷公羊微十卷春秋繁露注十二卷清夜齋文集二十卷選　皇朝經世文編及論學文選如干卷方先生之舉京兆也文譽飆起典會試者爭欲羅致之得一卷文筆絕類先生揭曉則同年生益陽湯海秋也海秋名鵬豪於文道光癸未進士所爲制舉藝列市肆中士擬取科第者相踵而君於是時已專力爲詩歌古文詩凡三千餘首初由禮部主事直軍機處遷戶部員外郎晉御史意氣踔厲所慕惟李文饒張太岳一流於是勇言事未逾月章三上以劾宗室尚書某被議罷御史仍回戶部備貲遷郎中屢校禮部試英夷擾海疆求通市君已黜不得建言猶條上夷務三十事

乞命書轉奏皆報聞其後米利堅求改關市約有奏中不可許者數事人以是服其精非空言無實者比也君既負才不試則益務著書以自暴白於天下所作洋邸子立一意爲幹幹分爲支支之中又有支焉則支復爲幹支幹相演以遞於無窮大抵言軍國利病吏治要最人事情僞凡九十餘篇最四十餘萬言無遇人輒曰能過我一閱洋邸子乎而其友魏默深則曰是書可傳也甲辰七月卒年四十有四

陳章侯先生事略 崔子忠 羅聘

陳先生洪綬字章侯浙江諸暨人年四歲就塾婦翁家翁方治室以粉堊壁先生累案登其上畫漢前將軍關侯像長十尺餘拱而立翁見之大驚下拜遂以室奉侯既長師事劉念臺先生講性命之學已而縱酒狎妓自放頭面或經月不沐客有求書者雖罄折至恭勿與也酒閒召妓輒自索筆墨小夫稚子無弗應也嘗客杭州友人招飲西湖先生赴之遇他舟徑登其席坐上座飲主人徐察之知爲章侯也亟稱其畫先生大駭曰子與我不相識也拂袖去崇禎壬午充國子監生明年還里既遭亂混跡浮屠閒自稱老遲亦稱悔遲亦稱老蓮縱酒狎妓如故顧及身世亂離輒悲痛不已後數年以疾卒先生能詩爲畫名所掩著有寶綸堂集時有崔青蚓者與齊名京師號南陳北崔

崔先生名子忠字開予一名丹字青蚓明末補順天府學生負才名尤善畫筆倣古甚尚異之謂非近代所有也益自重凡以金帛請者概不應有友人官吏部爲選人以千金爲壽先生設一地曰乃以選人金污我耶史忠正公家居過其舍見先生方絕食乃留所騎馬徒步歸先生售馬得十數金呼其友與痛飲曰此酒自史道鄰來非盜泉也一日而金盡絕食如故好讀書通大戴禮發爲詩古文窔博奇崛非近世所有流賊陷京師先生出奔鬱鬱不自得會人有疑其爲者走入土室中閉不出遂餓而死先生二女皆善畫而章侯妾胡淨鬘亦能畫花卉云

羅君聘字遯夫號兩峯歙縣布衣寓江都爲金冬心弟子畫入高格尤喜畫鬼有鬼趣圖一時所重詩亦超然物外重寧寺爲　純廟祝釐地畫壁商搨數百金倩兩峯所作也王述庵謂其畫大阿羅漢及摩訶薩像足與陳章侯崔青蚓相上下洵不誣云

王石谷先生事略 黃鼎

國初畫家有三王之稱三王者太常卿時敏字煙客廉州太守鑑字元照而其一爲石谷先生其後又稱二王謂先生與麓臺侍郎原祁也先生名翬字石谷別號耕煙宋忠臣堅之後世爲常熟人童時無嗜好常引荻畫壁作山水郎先生勤由廉州過虞山於壁間見小幅驚喜甚問誰作知爲王氏子年甫冠也歸語太常具舟迎之館於西田盡出唐以後名畫俾坐臥游泳其中盡得古人秘奧而一以號心運之垂二十年遂成大家先是館西田時倣古入神品廉州推服曰此非吾弟子也三百年罕覯此人矣而一時耆宿若錢牧齋吳梅村周櫟園王阮亭宋漫堂諸公爭作詩古文張之推爲大家無異辭有　詔徵召以布衣供奉　內廷冀繪　南巡圖天下能手駢集咸逡巡莫敢下筆先生至口講指畫咫尺千里令衆分繪而已總其成圖成　上覽之稱善欲授官以不能任職辭出都日公卿祖餞多賦詩贈行先生篤孝友愼交游尤敦風義太常廉州歿歲必省其墓乞畫者必擇人而與否則巧取豪奪不能得晚歲惟以供奉外吟風弄月終其身康熙丁酉卒年八十有六武進惲壽平少寫山水見先生畫歎曰吾讓子爲一人矣遂專工花卉稱絕藝云常熟有黃尊古先生者稍晚出名與先生齊

尊古名鼎號獨亭世居常熟之唐墅鎮生平好遊覽嘗之齊魯登岱歷燕趙韓魏入秦登太行終南太華諸山又出塞垣數千里經千關折身趨蜀乃還後居黃山游匡廬羅浮九疑陟嵩衡升峨嵋踰岷山窮長江之源已乃入天台雁蕩武夷諸勝凡詭奇怪偉之狀一寄之於畫論者謂石谷爲盡古今名畫下筆具有淵源尊古爲盡九州山水下筆具有生氣惟兩大家爲尊古客京師時有故相延之與均禮然見其傾軋者多恐將及難堅辭去及故相罹禍時尊古在輿中走六千餘里入都相與哭別晚歲有制府係舊識具書幣招往秦中既至聞其縱恣無度遂策馬還竟不往見途中惟寫終南雲氣武功太白諸圖以壯

行色聞者高之性孝友獨力葬大父母父母兄子貧無歸分產給之養姊妹之寡者四方餽遺隨手盡不爲後日毫髮計少從邱高士嶼雷學畫後師龔臺然每與人言必曰我邱先生弟子也卒於雍正八年年七十有一

鄧完白先生事略

先生姓鄧氏字石如其名以恭避　仁宗廟諱故遂以字行而更字頑伯安徽懷甯人居皖公山下又號完白山人少讀書好刻石仿漢人印篆甚工弱冠孤露卽以刻石遊性廉介無所合客壽州適梁大令巘主壽春書院以工李邕書名天下先生爲其門下生刻印又以小篆書諸生襲梁見之歎曰此子未諳古法耳其筆勢渾鷙余所不能充其才力可獨步一時矣因爲治裝而致之江甯梅孝廉鏐孝廉爲文穆公季子梅氏自北宋以來爲江左甲族弆藏甚富文穆又受　聖祖殊遇得內府珍秘尤多秦漢以來金石善本備在焉先生既得縱觀推索其意羇雅俗之分好石鼓文李斯嶧山碑太山刻石漢開母石闕燉煌太守碑蘇建國山碑及皇象天發神讖碑李陽冰城隍廟碑三墳記臨摹各百本又苦篆體不備手寫說文解字二十本復旁搜三代鐘鼎及秦漢瓦當碑額以縱其勢博其趣羇日夜忘寢者五年篆書成乃學漢分臨史晨前後碑華山碑白石神君張遷等碑各五十本三年分書成嘗自謂吾篆未及陽冰而分不減梁鵠畫篤論也先生客梅氏八年學旣成徧遊名山水仍以書刻自給遊黃山至歙鬻篆於賈肆武進張編修惠言方授經金修撰榜家編修故深究秦篆見先生書語修撰曰今日得見上蔡眞跡修撰驚問語以故遂冒雨偕詣先生於古寺修撰延爲上客金氏家廟甚壯麗其楹皆貞石而刻聯及懸額修撰精心寫作畫百易而後定顧莫能加也及見先生書卽鳩工斲其額而石楹既豎不便磨治乃架屋而臥楹屬先生書之刻成乃重建其傾服至此編修從先生受篆法一年修撰稱之於曹文敏公文埴文敏屬先生作四體千文橫卷一日而成文敏歎絕具白金五百爲壽未幾文敏入都強之同往先生獨戴草笠騎牯牛後文敏三日行文敏次山東相值於開山時巡撫以下命吏郊迎文敏先生策蹇過轅門門者呵止之文敏遙見先生趨延入讓上座備賓於諸公曰此江南高士鄧先生也其四體書皆爲　國朝第一諸公乃大驚爲具車從先生辭不肯同行時都中工書者推劉文清而鑒別則推陸副憲錫熊見先生書皆大驚踵門求識面且曰千數百年無此作矣先生遂留都門未幾文清左遷副憲暴卒而翁閣學方綱夙擅篆分以先生不至其門乃力詆之耳食者和其說先生尋出都文敏爲治裝致之於畢制軍沅時吳中知名士多集節署裘馬都麗先生獨布衣徒步居三年辭歸留之不可乃爲置田宅爲終老計後文敏病篤語其子曰吾卽逝鄧山人必有挽聯至卽以勒吾墓華表及尊祠前楹足矣逕人包世臣愼伯推先生篆書爲神品嘉定錢坫獻之自負其篆爲直接少溫與愼伯同遊焦山見壁間篆書曰此非少溫不能作而楮墨似百年物世間豈有此人耶此人而在吾不復搦管矣既知爲先生二十年前作乃撫其不合六書處以相詆陽湖錢伯坰魯斯故服先生篆分推爲絕業復見其行草歎曰楊少師神境也遂因愼伯見先生及與論運腕法不合助獻之詆先生甚力而陽湖李兆洛申耆獨以愼伯所推爲當先生卒於嘉慶十年年六十有三子傳密能承其學申耆藏先生各體書爲勒石以傳之

國朝先正事略卷四十四

平江李元度次青纂

遺逸

徐俟齋先生事略 巢鳴盛 沈麐生

先生姓徐氏名枋字昭法江蘇長洲人俟齋其別字也父忠節公汧崇禎戊辰進士官諭德南都立遷少詹事屢疏詆馬阮爲所齮乞病歸乙酉六月蘇州破正衣冠投虎邱新塘橋下死之事具明史先生弱冠舉崇禎壬午鄉試忠節公將徇國先生號泣欲從死忠節曰吾不可以不死若長爲農夫以沒世可也自是隱居終其身足不入城市初避地汾湖已遷蘆區遷金墅往來靈巖支硎閒終於澗上草堂地當天平山麓後人就草堂立祠祀焉先生與宣城沈壽民嘉興巢鳴盛稱海內三遺民性峻潔鍵戶不與人接書法孫過庭畫宗巨然關法倪黃自署秦餘山人海內得其遺墨爭寶之桑制軍毓榮慕其名具書幣屬其友人通意卻之湯文正撫吳屏騶從徒步造門者再卒不見嘆息而返所往來惟壽民及萊陽姜實節嵩山朱用純同里楊无咎山陰戴易甯都魏禧門弟子吳江潘耒暨南嶽僧洪儲數人而已黃岡杜濬於並世人獨重先生及壽民自愧不如先生耐寒飢不納人一絲一粟惟洪儲時急而周之曰此世外清淨食也嘗絕糧數日黃九煙造之出畫畫傳鬻於市無售者則曰此黃九煙詩畫也乃得銀數錢歸而先生及九煙皆怒以爲洩九煙名趣返其值先生養一驢甚馴通人意日用闕有所需則以所作書畫卷置簏於驢背驅之驢獨行及城闉而止不闌出一步見者爭趣之曰高士驢至矣亟取卷以日用所需物如其指備而納諸簏以爲常康熙三十二年卒年七十有三遺命不受弔商邱宋犖時撫吳以不得一致賻襚於先生爲慽所著居易堂集二十卷文辭健拔意在扶植世教無一諛墓酬應之作又有二十一史文彙通鑑紀事類聚讀史稗語讀史雜鈔建元同文錄管見等書子文止文行有父風早卒戴易字南枝山陰人少從劉念臺先生學游吳門年七十餘矣與先生一見相得稱老友先生歿僅一孫饘粥不繼謀葬諸祖塋不獲南枝曰吾爲俟齋任此事相度經年得地於鄧尉之西真如塢謂得來曰地在梅花深處與高士宜第索直三十金素先以十金成券會有黃山之游南枝募於人無應者迺矢願賣字以給之南枝故善八分書非其人不可得至是榜於門每幅銀一錢貲遂集又相旁地并買之南枝貧無隔宿炊冬月常衣絡其賣字也銖積寸累不妄費一錢一蓄頭飢不能忍輒逃去已則寄食僧舍中語及徐先生必流涕云巢鳴盛字端明號崆峒幼孤事母至孝崇禎丙子舉於鄉甲申明亡母亦歿卽築室於墓顏其草堂曰永思閣曰止閣而自號止園三十七年跬步不離墓次康熙十九年卒年七十俟齋爲定私謚曰貞孝先生洪儲字退翁興化李氏子出家住靈巖最久南都覆吳越興義旅退公實左右之辛卯被逮諸義士爭救之久而免好事如故或戒之曰憂患得其宜湯火亦樂國也俟齋先生曰每歲三月十九日退翁必素服焚香北嚮揮涕拜盡二十八年如一日耳退公嗣法弟子滿天下其最曰正志故大學士熊魚山開元也初入山執爨事退公一見輒知爲非常人其次曰宣城沈麐生故監司壽嶽子壽嶽死國事麐生抱王裒之痛遂祝髮事退公後居姚江名大瓠

沈耕巖先生事略

耕巖姓沈氏諱壽民字眉生世爲宣城人性孤峭不妄言笑爲文好深湛之思江右艾千子至宛陵嚴稱之一時羣翕之盛江上二沈遂與吳中二張埒二張謂天如受先二沈謂崑銅及先生不以名位爲甲乙也明崇禎丙子詔行保舉法巡撫張國維以先生應詔時流寇躪中原特起楊嗣昌於苫塊倚以辦賊而嗣昌以熊文燦之招撫爲嘗試遂逼司馬堂先生伏闕上疏謂綱常正而後可以正世風金革奪情乃陋儒之曲說卽嗣昌迫於君命亦應躬擐戎行枕戈衽革而乃支吾旦夕安坐京師畢旅之寄一付諸文燦以招撫爲上策天下有不殺人而能生人者乎有授柄於賊而可懾賊者乎將來釀禍誤國嗣昌之肉其不足食矣疏爲通政所格再上留中不報黃忠端公道周歎曰此何等事朝臣不言而草野言之吾輩愧死矣於是臺臣何楷錢增林蘭友詞臣劉同升趙士春相繼劾嗣昌最後忠端有廷辯之事皆先生發其端也先生上書報罷遂

業經生業與周鹿溪鑣椿關求佐王之學從游者數百人無何而黨禍作阮大鋮者魏閹義兒也以新聲高會招來天下士翼復起先生於劾嗣昌疏中及之於是顧杲吳應箕等推先生之意作留都防亂揭以攻之大鋮恨甚及得志按揭中姓名將盡戮之而以先生爲首先生變姓名入金華山中南都亡遂匿跡深山採藜藿以自食有知而餉之者皆峻卻曰士不窮無以見義不奇窮無以明操郡守朱元錫致十金辭不獲庋置壁中三年未嘗一發視也溧陽陳名夏雅善先生既入相將特疏薦之遣使寓書先生不發函對使焚之溧陽意猶未已先生遺書曰蘇勝謝枋得智非不若皋羽所南也而卒殞軀者由多此物色耳今之薦僕者直欲死僕也溧陽數息止自是避人愈堅足不履城市者三十年當事或邀之及半道望望然去康熙乙卯五月卒年六十九疾革命門人劉堯枝施閏章載筆曰以此心還天地此身還父母此學還孔孟語畢而瞑生平重然諾友人周梅背死海外子幼先生渡海葬之鹿溪之沒也積孤爲遣負所逋先生鬻田以償始有完卵與黃梨洲交最篤別四十餘年矣臨歿爲書永訣去易簀十有三日耳遺集若干卷閑道錄若干卷

汪魏美先生事略

汪先生諱渢字魏美浙江錢塘人少孤貧力學與人落落寡諧人號曰汪冷舉崇禎己卯鄉試與同縣陸公培齊名太守錢君以女妻之初歲飾入門先生誡之乃屏侍婢以疏布躬操作明亡遂棄科舉姻黨欲強之試禮部出千金賑其妻俾勸駕妻曰吾夫子不可勸吾亦不屑此金也嗣因兵亂奉母入天台海上師起羣盜滿山谷始反錢塘僑寓北郭外室如懸磬處之晏如嘗是時湖上有三高士之目先生其一也當事皆重之監司盧高尤下士一日過先生於僧舍問汪孝廉何在先生應曰適在此今已去矣盧悵然不知應者即先生也盧嘗遣人通殷勤於三高士約置酒湖船以世外禮相見其二人幅巾抗禮盧相得甚歡惟先生不至爲恨事已知其在孤山放船就之終排牆遁去先生不入城市有司或以俸金爲壽不得卻埋之里貴人請墓銘饋百金拒弗納始居孤山遷大慈菴又遷寶名院匡牀布被外殘書數卷鍵戶出或返或不返莫可蹤跡過好友飲酒一斗不醉氣象瀟灑壓事了不關懷然夜觀乾象書習壬遁知其耿耿者猶未下也康熙丁酉黃先生梨洲過之於孤山顧請龍溪綱息法各賦詩三章明年同至葛仙祠又明年笑魯菴中坐月至三更是夜寒甚菴中止布被一先生與梨洲兩背相摩得少煖氣明日梨洲入雲居訪仁菴先生矢不入城至清波門別去魏叔子自江西來訪先生謝弗見叔子留書曰魏美足下吾甯都魏禧也欲與子握手一痛哭耳足下以尋常游客拒之則可謂失人先生省書大驚一見若平生歡臨別執手涕下先生嘗從愚菴和尚究出世法叔子曰君事愚菴謹豈有意爲其弟子耶先生曰吾甚敬愚菴然今之志士多爲釋氏牽去此吾所以不肯也乙巳七月三十日終於寶石僧舍年四十有八臨歿舉書卷焚之詩文無一存者起視日影曰可矣書五言詩一章投筆就寢而逝詩曰大化無停晷道術久殊轍任世守頑形間途猶未徹至人本神運可會不可說冰泮水還清雲開月方潔一旦破樊籠逍遙從此別

郭些菴先生事略　陶汝鼐　郭金臺

些菴先生姓郭氏名都賢字天門湖南益陽人父鵠以鄉貢知開縣夙有志於道學從吉州鄒先生守益游最久先生幼穎異天啓二年進士授行人書冊封閩藩七年分校順天鄉試得史可法等六人歷官員外郎出爲四川參議督江西學政分守嶺北道崇禎十五年巡撫江西黜貪墨獎循吏汲汲如不及時張獻忠已逼境賊騎充斥先生晝夜繕守禦兵餉無措乃大會屬僚凡官司一應供給皆捐以助餉左良玉屯兵九江驕蹇觀望先生惡其淫掠檄歸之而自募土兵爲戍語見明史良玉傳會有尼之者遂乞病棄官入廬山逾年北京陷悲憤不食南都建號史公開閫揚州薦授南京操江辭不赴桂王立肇慶以兵部尚書召而先生已祝髮爲僧矣先是洪承疇坐事落職先生奏請起用至是承疇入　本朝經略西南以故舊謁先生於山中既得見餽以金不受委撫其子監軍亦堅辭先生見承疇時故作目眯狀承疇驚問何時得目疾先生曰始吾識公時目故有疾洪默然甯都魏禧先生撫江西時所得士也禧嘗上書曰先生抱道履德二十年間所著述之文與所交游造就之士必有偉論奇人足以

樓天下之難請開後世之太平者其推重如此論者謂先生門下史忠正之節義經濟魏叔子之文章得一已足不朽可想見師友淵源之盛矣先生篤至性亙樂道人嚴而介風骨嶄然博學強識工詩文書法瘦硬兼善繪事寫竹尤入妙人得其片紙隻字爭珍弆之祝髮後號頑石又號些菴茹苦無定居初依熊魚山開元尹洞庭民輿於嘉魚佳梅熟菴已流寓沔陽築補山堂前後十九年歸結草廬桃花江復以詩累客死江甯承天寺有女名純貞許字黔國公沐氏國變後音問梗絕遂終於家純貞能詩自署曰郭貞女先生所著有衡嶽集止菴集秋聲吟西山片石集破草鞵集補山堂集些菴雜著等書時有陶密菴者與齊名

陶先生汝鼐字仲調一字燮友甯鄉人也少奇慧甫齔應童子試督學徐亮生驚喜得異才拔冠湖南數郡崇禎九年充拔貢生會上幸太學羣臣請復高皇積分法祭酒顧九疇奏薦先生才莊烈帝特賜第一詔題名勒石太學除五品官不拜乞留監肄業癸酉舉於鄉兩中會試副榜南渡後由翰林待詔改職方郎任監軍復授檢討南都覆先生薙髮潙山號忍頭陀生平內行篤父歿哀慕終身事母曲盡孝養處族黨多厚德嘗爲人雪奇冤冒險難活千餘人然不自言也詩古文有奇氣書法險勁名動海內有楚陶三絕之目所與遊皆天下名士而與些菴先生尤篤著有廣西涯樂府嚔古集寄雲樓集禍玉堂集嘉樹堂集若干卷些菴爲序之有生同里長同學出處患難同時同志之語楚南遺獻以些菴密菴兩先生爲最著云

同時郭金臺字幼隗湘潭人本姓陳氏恪勤公之祖也年十二遭家難匿中表郭氏得脫郭初無子遂子之生而狀貌奇偉見者目爲異人弱冠有聲黌序居家孝友淵默至慷慨談天下事議論風生諸監司郡縣旌幣踵至吉藩延至邸館賓禮賦詩常爲倒屣崇禎己卯壬午兩中副榜會舉行積分法屢薦不起例授官亦不就隆武南渡登鄉舉督師何公騰蛟巡撫堵公允錫先後論薦授職方郎中再起監司僉事皆以母老辭時獻賊既陷湖湘闖賊潰卒復相繼蹂躪縣百里無人烟乃請於督師命偏裨練鄉兵爲守禦全活以萬計晚歸隱衡山著書授徒口不談世事惟論列當時殉難諸人輒欷歔流涕及卒自題其阡曰遺民郭金臺之墓

何仲淵先生事略

先生名宏仁字仲淵浙江山陰人陶文簡公望齡甥也幼習外家教復從念臺劉忠正公游明崇禎丁丑進士官建平令有異政歲久旱大江以南飛蝗食禾殆盡獨不入建平界未幾以憂去蝗遂入北鄉民益神之尋任高要縣興水利清關榷方銳欲有所施設復以父艱歸值甲申之亂浙東事起強以御史召不得已就職建白數萬言或行或不行而事勢已不可支矣丙戌五月江上師潰公棄官至剡之白峯自恨不及從亡作詩投崖而絕久之復甦土人守之得不死隨披薙從方外游入陶介山事山主雲岫禪師隨衆樵汲晝夜作苦同事者爲先生難之先生曰吾視出沒風濤閒䐗息生死者何如而敢言勞苦哉然先生猶謂去人境不遠復瓢笠往來縉雲義烏諸山與樵翁衲子侶行歌獨哭從此遯迹益遠入山益深崎嶇崖塹醯雞並絕所過皆留詩紀歲月遇高僧郭連峯徵君李秘賈結塵外之交館留崇聖寺黎牀風雨三人者相對嘿語終日人不測其所以居數月而病作先是己丑四月先生謂李徵君曰居此久幸稍安願此中常有戚戚者行別子飛錫白雲之鄉耳今留一函與家人訣遲其來則示之至是病困令出所緘書讀之曰吾茹荼齎志忝厥所生毀傷莫贖於國爲不忠於家爲不孝死後勿棺殮我當暴野三日以彰不忠之罪三日後火化入塔勿祔葬先隴以彰不孝之罪讀竟而絕推先生之心蓋無日不以爲可悲而得死之足樂也然其家仍返葬會稽玉几之祖阡以先生本非出世者從初志也癸未進士余公增遠者字若水志節士亂後躬耕山中自匿跡不與人接先生之葬玉几山也公子拜求其題主余公卽許諾至期以舟迎之來不赴頃之自棹一小艇徑詣墓側取舊衣冠拜墓上事訖下山賓主不交一辭主人使客延之懇留飲則舟中已庋粥一盂桑葉一豆取啖畢急解維去會葬者百餘人皆目送歎息謂非先生高節余公且不易致云

李厚園先生事略 鄒學垣 劉承錫 陸元淑

李因仲諱天植舉者稱蜃園先生浙江平湖人先世多隱德崇禎癸酉舉於鄉性蕭散自得視世事泊如也嘗曰無欲則心清心清則識明識明則力堅時時以誨學者癸未予諸生觀卒先生自以有隱慼痛自刻責遂絕意仕進改名確字潛夫國變後家具蕩然遂與妻別隱陳山絕跡不入城市馴山中童子自給自署曰鄮學究老頭陀居山十年有僧闢堂以避喧始返其蜃園賣文自食不足則與其妻爲捘攤竹筥以佐之好事者約月供薪米力辭不受有司慕其高往訪之輒踰垣避所著詩文皆弔甲申以來殉節者蜃園者乍浦勝地可望見海市者也又十年家益困不復能有其園寄身僧舍戚友贖蜃園歸之始復與妻居時年七十矣子震亦棄諸生非義一介不取二老相對時絕食則歎曰吾生本贅耳待盡而已有餽食者非其人終不受或問以身後曰楊王孫之葬何必棺也又十年蜃園僅存二楹兩耳聾又苦下墜終日仰臥客至以粉版書相問會魏叔子來自江西造其廬先生視姓字則強起張目視之泣叔子亦泣時方絕糧叔子探囊得銀半兩贈之五反不受固以請曰此非盜跖物也始納之買米爲炊共食而別叔子屬周布衣貲曾侍郎潛糾同志爲之繼粟且謀其身後事吳門徐昭法聞之曰李先生不食人食聽其以餓死可也已而先生果堅拒未幾卒叔子聞之曰吾淺之乎爲丈夫已乍浦有鄭學垣者孤介絕俗與先生稱金石交先二年凍死嘗中至是先生以餓死臨殁曰吾無愧於老友矣時康熙十一年也年八十有二葬牛橋所著蜃園集佚惟續修乍浦九山志世有傳本又有劉臆菴者名永錫字欽爾魏縣人亦先生友也崇禎丙子舉人授長洲教諭署崇明縣事庭無留獄未幾遭鼎革隱居相城有大吏造其廬欲強之出臆菴袒裼疾視曰我中州男子年二十渡漳河登大伾躍馬鳴鞘兩河豪傑誰不知我乃以此相逼將謂我畏死邪取壁上劍將自刎門人抱持之得解尋移居陽城湖之濱率妻女織席以食累日不舉火有遺之粟者非其人不受老奴從魏縣來勸之歸曰室廬故在也臆菴曰吾非不欲歸奉君命來此君亡義不可歸耳乃命其子偕老奴歸時歲荒得食愈艱雜糠粃作食妻病不能下咽竟餓死一女許字同邑某氏子某氏宦於粵音問阻絕十餘年至是請於父曰兒不辰遭家國之變骨肉存亡不可知留此身以累大人無爲也遂自經死而其子之歸中途亦死於盜是日凶問適至臆菴既無家乃買破船一往來江湖間時從諸遺老遊嘗泛舟中流鼓枻而歌曰白日盡兮野荒荒遂兔雁兮侶羊牛羊壯士何心兮歸故鄉風水蕩激歌聲伊鬱聞者哀之錢牧齋念其窮招之往臆菴曰彼爲黨魁受主眷枚卜時天子以伊傅期待今豈忘之邪卒不往後數年以窮餓死友人陸元泓葬諸虎邱之山塘元泓字秋玉常熟人以志節自勵無家國已傳於水墨尺幅中自號水墨中人

邵得魯先生事略　張廷賓

邵先生名以貫字得魯餘姚人性狷潔明季石梁陶文簡公之學盛行姚中沈求如史子虛其高第也顧頗參以禪悟先生亦從之遊獨講求有用之學歲饑糾同志爲義倉桑梓德之已而國難作先生欲死之以母老不果遂祝髮爲頭陀狂走入雪竇山中妙高臺僧道巖者故鄞廣文張廷賓亦姚產而沈史講會中人也先生依之苦身持力不與人接鄞故都御史高公斗樞物色得之曰異人也遣其二弟從之遊周公囊雲亦以僧服居白坑時時過從尋以省母返居潭上園黃忠端公仲子澤望志節夙與先生近至是來居園中夜共讀謝臯羽遊錄而慕之曰方今豺虎滿天下五嶽之志不可期矣四明二百八十峯近在臥榻峯峯有吾兩人屐齒於是始徧走山中然山寨方不靖所在多邏卒而二公冠服奇古頻遭詰難顧不以爲苦亡何入絕谷不知所向方徨然求故道不可得俄而峯回路轉松竹梧桐甚盛有雞犬聲趨就之茅舍一椽中有幅巾者出問客何來則語之以里宅笑曰吾亦姚人避世居此不虞君之涉吾地也乃止宿則告曰是爲石屋山僕故孫公碩膚監軍隊從之也孫公死海上吾無所依來此山中遂與人世絕因相顧歎曰是真桃源矣澤望嘗曰得魯自甲申後輔頰間無日不有淚痕其稍開口笑者則遊山耳未幾澤望卒先生無所向自是益卞急棄家投四明山之楊菴時尚有一妾先生去亦爲尼菴中每日晨昏各上堂禮佛此外雖茗粥不相通久之皆卒於菴先生詩文甚富散佚無存者

余若水先生事略　周齊曾

余先生諱增遠字謙貞一字若水會稽人明崇禎癸未進士除寶應知縣劉澤清開府淮南凌轢郡縣吏先生投牒棄官歸畫江之役補禮部主事遷郎中事去徙之山中郡縣逼之出見乃輿疾城南以死拒久之事得解草屋三間不蔽風雨以驚甲承漏聚村童五六人授以三字經臥榻之下牛宮雞塒無下足處晨則秉耒出與老農雜作未嘗因其貴人而譏畔也同年生王天錫爲海防道欲與話舊先生以疾辭天錫披帷直入先生擁衾不起曰不幸有狗馬疾不得與故人爲禮天錫執手勞苦出門未數武則已與一婢子擔糞灌園矣天錫遙望見之歎息去冬夏一皁帽雖至昵者不見其科頭先生慨世路偪仄遂疑荀卿性惡之說爲確至欲著論以非孟康熙己酉十月卒年六十有五蓋二十有四年不出城南一步也疾革黃先生梨洲造其榻前欲爲切脈先生笑曰某祈死二十年以前反祈生二十年之後乎梨洲泫然而別同時有周唯一先生者名齊曾字思沂鄞人先生同年進士也知廣東順德縣事變社倉爲義田而以社倉之法行之又倣西北弓箭社法修僕區沈命之術盜一發無脫者國變後棄官歸遯入剡源盡去其髮爲髮冢架險立瓢樓曰囊雲自稱無髮居士剡源饒水石與山僧樵子出沒瀑聲虹影閒王天錫求見拒之曰咫尺清輝擧目有山河之異不願見也爲詩文機鋒電激汪洋自恣寓言十九然清苦自立胸中兀然有所不可與若水先生無二也梨洲嘗倣葉水心誌陳同甫王道甫之例爲兩先生合誌其墓云

國朝先正事略卷四十五

平江李元度次青纂

遺逸

惲遜菴先生事略 子壽平

先生諱日初字仲升號遜菴武進人也舉崇禎六年鄉試副榜久留京師十六年應詔上備邊五策不報知時事不可爲乃歸攜書三千卷隱天台山中三年而兩京亡唐王立福州魯王亦監國紹興吏部侍郎姜垓薦先生知兵魯王遣使聘之先生意以監國爲不然固辭不起　大清兵下浙避走福州福州破走廣州還州復破乃祝髮爲浮圖曰明曇已復至建陽是時　大兵席卷浙閩粵三行省唐王被執死魯王亦敗走海外湖廣何騰蛟江西楊廷麟等皆前後破滅而明遺臣民尚擁殘旅遙奉永明王金壇人王祈聚衆入建甯屬縣多響應於是建陽士民數百人譟於先生之門固請不得至建甯見王祈非初志也先生曰建甯入閩門戶能守則諸郡安然不扼仙霞關建甯終不守也欲取仙霞宜先取浦城乃遣長子楨體副將謝南雲先趨浦城失利皆死而御史徐雲兵達入數州縣銳甚先生說令夜襲浦城自督兵繼進會大雷雨人馬衝泥淖行不能速將至城下已黎明軍遂潰　大清總督陳錦李率泰統重兵來圍建甯永明王使兵部尚書揭重熙赴援先生上書揭公請還取浦城斷仙霞嶺餉道徐與圍中諸將夾擊之揭公至邵武不能進建甯遂破王祈力戰死先生收散卒走廣信竄入封禁山中數月糧盡喟然曰天下事壞散已數十年不可救正然莊烈帝殉社稷蕭海茹痛小臣愚妄謂即此可延天命今迺至此徒毒百姓何益遂散衆獨行歸常州久之張煌言與鄭成功軍薄江甯敗走能傳張公第國翼乃先生門人從師匿縣官將收捕先生色如常曰吾當死久矣既而事解卒年七十有八康熙十七年戊午也先生少與楊廷樞錢禧交爲文章縱麗於百氏無所不窺尤喜宋儒書及從劉念臺先生遊學益進嘗上書申救念臺義聲震天下丙戌以後累至山陰哭祭爲之行狀近十萬言晚歲不得已歸常州仍服浮圖服而言學者多宗之無錫高世泰忠憲公從子也重葺東林書院先生與同志習禮其閒知常州府駱鍾泰屢求見不納去官後與一見言中庸要領喜而去曰不圖今日得聆大儒緒論也次子桓在建甯被掠而不知所終三子格惲格字壽平後以字行改字正叔自號東園草衣生又曰白雲外史既老稱南田老人陳錦破建甯時年才十三被掠錦無子其妻愛其聰穎子之後從錦遊杭之靈隱寺遇遜菴於塗遜菴因與寺主諦暉謀俟錦妻入寺給言此子宜出家不然且死錦妻故佞佛留之寺中泣而去自是始得歸以父兄忠於明不應舉惟攻古文詞其於畫天性也山水學王蒙既與常熟王翬交曰君獨步矣吾不爲第二手遂兼用徐熙黃荃法畫花鳥自爲題識書之世稱南田三絕宋尚書犖曰南田畫吾暗中摸索能辨之王太常時敏遣使招至以方出遊不時至至則太常已病革喜甚榻前一握手而逝家甚貧風雨常閉門餓然非其人不與畫視百金猶土芥也所居甌香館倡酬皆一時名宿卒年五十四著有南田集

祁奕喜先生事略 魏耕

先生諱班孫字奕喜小字季郎山陰人祁忠敏公次子也忠敏諱彪佳明蘇松巡撫少從劉忠正公游南都破死節明史列傳有子二長理孫以大功兄弟次其行稱祁五公子而呼先生爲六公子初忠敏夫人商氏嘗夢老衲入室生公子美姿容白如瓠而雙足重趼頗惡劣曰能行數百里又時時喜跌跏娶朱氏故少師忠定公燮元女孫也忠敏殉節之月東江兵起恩卹諸忠而忠敏贈兵部尚書祁氏羣從之長曰鴻孫故嘗與忠敏同受業蕺山至是將兵江上思以申忠敏之志而先生兄弟罄家餉之事去先生之婦翁戒曰勿更從事於熊原矣不聽祁氏自夷度先生以來藏書甲江南其諸子尤豪喜結客購求金經四方簪履畢集及先生兄弟以故國喬木自任屠沽負販之流兼收並蓄家居山陰之梅墅其園亭在寓山柳車踵至登其堂複壁大隧莫能詰也慈谿布衣魏耕者狂走四方思得一當爲毒社計桑楡先生兄弟則與之誓天稱莫逆耕之談兵也有奇癖非酒不甘非妓不歡禮法之士莫之許先生獨以忠義故曲奉之時其至則盛陳越酒呼若耶溪娃以侑觴又發淡生堂壬遁劍術諸書供探

擇又偏約同里諸遺民如朱士稚張宗道輩以疏附之或告變於浙之幕府刊章四道捕耕有首者曰若上乃其婦家山陰之梅墅乃其死友所靈聚大帥急發兵果得之縛先生兄弟去既鞫兄弟爭承祁氏客謀曰二人併命不更慘乎乃納賂而宥其兄先生遣戍遼左其後理孫竟以痛弟鬱鬱死而祁氏家爲之破然君子則曰是不愧忠敏子也當是時禁網尙疏甯古塔將軍得賂則弛約束康熙丁巳先生脫身遁歸里社中漸物色之乃祝髮於吳之堯峯尋主毗陵馬鞍山寺所稱呪林明大師者也好譏論古今不談佛法每及先朝則掩面哭然終莫有知之者癸丑十一月十一日忽沐浴曳杖繞堂曰我將西歸入幕端坐逝發其篋有東行風俗記紫芝軒集且得其遺教欲歸祔乃知爲山陰祁六公子自關外來者遂得返葬先生性好奇其東歸也留一妾爲披緇時亦累東游東人或與談禪受其法稱弟子嘗曰甯古塔蘑菇天下第一吾妾所居籬下出者又爲甯古塔第一令人思之不置東人至今誦其風流婦朱最工詩其來歸也與君姑商夫人奴張氏小姑湘君時相唱和商夫人字冢婦曰楚纕字介婦曰趙璧以志閨門之盛先生被難朱尙盛年孤燈緇幔數十年未嘗一出齋屏自先生兄弟殁澹生堂書星散論者謂江東文獻大厄運也

沈斯菴先生事略　張士椰

爲虞滄桑改革之際貞臣遺老有託而逃者衆矣而蹤跡莫奇於四明沈先生先生名光文字文開一字斯菴鄞人也少以明經貢太學乙酉豫於畫江之師授太常博士丙戌浮海至長垣再豫琅江諸軍務晉工部郎戊子閩師潰而北扈從不及聞粵中方建號乃走肇慶累遷太僕卿辛卯由潮陽航海至金門閩督李率泰方招徠故國遺臣密遣使以書幣招之先生焚其書返其幣時粵事不可支先生遂留閩思卜居於泉州之海口浮家泛宅忽颶風大作舟人失維飄泊至臺灣時鄭成功尙未至而臺灣爲荷蘭所據先生從之受一廛以居極旅人之困弗恤也遂與中土音耗絕海上亦無知先生生死者辛丑成功克臺灣知先生在大喜以客禮見時海上諸遺老多依成功入臺亦以得見先生爲喜握手相勞苦成功令麾下致餼且以田宅贍之亡何成功卒子錦嗣頗改父之臣與政軍亦日弛先生作賦有所諷或讒之幾至不測乃變服爲浮屠逃入臺之北鄙結茅羅漢門山中以居或以好言解之於錦得免山旁有伽溜灣者番社也先生於其間教授生徒不足則濟以醫歎曰吾廿載飄零絕島棄墳墓不顧者不過欲完髮以見先皇帝於地下耳而卒不克命也夫已而錦卒諸鄭復禮先生如故癸丑　王師下臺灣諸遺臣皆物故先生亦老矣閩督姚啓聖招之先生辭姚公貽書訊曰管甯無恙因許遣人送先生歸鄞會姚公卒不果而諸羅令季麒光賢者也爲粟肉之繼旬日一候門下時耆宿已盡而寓公漸集乃與宛陵韓文琦關中趙行可無錫華袞鄭廷桂榕城林奕丹山陽宗城螺陽王際慧等結詩社所稱福臺新詠者也尋卒於諸羅葬焉後人遂居臺著衍成族先生居臺三十餘年目見鄭氏三世盛衰前此諸公述作多佚於兵燹惟先生得保天年於承平後海東文獻推爲初祖所著花木雜記臺灣賦東海賦檨賦桐花賦古今體詩志臺灣者皆取資焉邑子全謝山嘗令遊臺者訪先生文集竟得之以歸凡十卷錄入甬上耆舊詩爲虞先生依依故國與蔡子英之在漠北同然以子英之才豈無述作卒委棄於絕域識者惜焉先生靈光巋然得以其集重見於世爲臺人破荒亦少慰虞淵之恨矣同時有張先生士椰者惠安人崇禎癸酉副榜明亡遯跡臺灣居東安坊杜門不出日以書史自娛辟穀三年惟食茶果壽至九十九乃終

陸周明先生事略

先生姓陸氏名宇爀字周明浙之鄞人也父世科明大理卿先生少與錢忠介公肅樂共學忼慨有大志忠介江上之師先生實左右之群與航海風帆淚檣得棲遲金鰲牡蠣閒皆一時遺臣烈士出死力奉之以終賸水殘山之局雖側踵縣原糜爛湛族不計也方事之殷餘姚黃先生梨洲昆弟亦嘗戮力共事先生嘗偕其客十數人過梨洲與共計畫客皆四方知名士梨洲亦閒至其城西田舍複壁柳車雜寶死友每食咄嗟立辦仰視天俛畫地耿耿者未嘗一日忘其後梨洲知事不濟自屏於窮山先生亦不相聞聞然喜事乃益甚江湖閒多傳其姓名以爲異人康熙癸卯先生爲降卒所誣捕入省獄獄具先生竟得脫

歸未至寓而卒先生既以好事擧其家產室中所有惟草薦敗絮及故書數百卷訃聞家人掃除其室得布囊於亂書之下發之則人頭也其弟春明識其面目捧之而泣曰此故少司馬蒼水王公頭也初司馬兵敗懸首於甬之城闕先生思收瘞之每徘徊其下一日見暗中有躡首而去者迹之走入破屋先生曰子何人對曰吾漁人也先生曰子必有異無吾隱其人曰余毛明山曾以卒伍事司馬今不勝故主之感耳先生相與流涕共詣江子雲計所以收其頭者江子雲者故書與先生共學又錢忠介部將也失勢家居會端陽競渡遊人雜沓子雲紅笠握刀從十餘人登城遊嬰至梟頭所問守卒曰誰戴此頭也者卒以司馬對子雲佯怒曰嘻吾怨家也亦有今日邪拔刀擊之繩絕墮地先生及明山已豫立城下方是時龍舟噪甚人無回面易視者先生以身蔽明山拾頭雜稠人而去先生得頭祀之書室蓋十有二年矣而家人無知者至是春明始瘞之昔李固死汝南郭亮左提章鉞右秉鈇鑕詣闕上書乞收其屍南陽董班亦往哭固殉屍不肯去欒布奏事彭越頭下祠而哭之彼皆門生故吏故冒死不復顧先生於司馬非有是也徒感其忠義遂不惜捍當世之文網豈不尤賢乎哉始先生讀書時有弟子訟其師師不直先生詣文廟伐鼓慟哭卒直其師而後止歸震川書敘唐欽堯爭同舍生之獄以爲苟生兩漢時卽此可以顯名當世在先生視之尋常瑣節耳先生卒後梨洲先生誌墓石其文固不後震川也先生有子二女適同邑萬斯大

周德林先生事略

周先生諱元懋字柱礎別字德林鄞縣人尙書文穆公應賓猶子也以文穆任累官南京屯部郎中榷揚關奉使蜀中歸出知貴州思南府母憂未赴任而國難作先生跌宕自喜初欲以文章發名成業及受門蔭之寵非其好也都御史廖大亨曰門蔭豈足屈人在人自主耳李衛公非起家任子者乎唐中葉宰相無其匹矣先生乃大喜會王建國東江先生服未闋錢忠介公招之固辭不出而破家輸餉無少吝丙戌六月家人自江上告失守先生慟哭自沈於水以救得甦乃祝髮入灌頂山中先生故善飲至是益縱酒又不喜獨酌呼山僧不問其能飲與否强斟之夜以達旦山僧爲所苦皆逃匿則呼樵者與飲樵者以日暮長跪乞去刋持之尋亦逃先生無與共則斟其侍者已而侍者醉臥乃呼月酹之月落呼雲酹之灌頂去先生家且百里酒不時至又窮山難覓酒徒乃返其城西枝隱軒每晨起輒呼子弟飲子弟去則呼他人或其人偶去則呼酒極之於所往斟之不遇則執途之人斟之於是環所居浮石十里閒望見先生者相率引避不得已乃獨酌先生既積飲且病勸止酒者無算輒張目不答或叱去之惟江湖俠客以事投止者雖酣醉時輒躍然起接之無失詞磬所有輸之惟恐後也以是盡毀其家庚寅嘔血不可止竟卒年四十婁俞亦以毀卒前太常博士王公玉書哭之曰德林兀然狂放於麴蘖閒箕踞叫號俾晝作夜幾不知身在何世身外有何天地舍此且不知吾身置於何所昔人詩云酒無通夜力事滿五更心德林爛然長醉蓋期於無復醒時以自全也先生不死於水而死於酒其宋皇甫東生之流歟浮石周氏國變後披緇者三人通城佯狂以死所謂顛和尙者也順德苦身持力畢生不入城市所謂苦和尙者也而先生獨以醉和尙稱

傅青主先生事略

陽曲傅先生山字青竹改字青主別署公之它亦曰朱衣道人又字嗇廬六歲啖黃精不樂穀食强之乃復飯少與孫公傳庭共學讀書過目成誦明季天下將亂諸號爲搢紳先生者多腐惡不足道憤之乃堅苦持氣節不少媕婀提學袁公繼咸爲巡按張孫振所誣孫振閹黨也先生約同學曹良直等詣通政使三上書訟之不得達乃伏闕陳情時巡撫吳公甡亦直袁竟得雪先生以此名聞天下馬文忠世奇爲作傳以謂裴瑜魏劭復出既曹公任兵科先生貽書曰諫官當言天下第一等事以不負故人之期曹公愯然卽疏劾首輔周延儒錦衣衞駱養性直聲震一時先生家世以學行師表晉中得其山川雄深之氣思見諸實用時蔡忠襄懋德撫晉寇已亟講學三立書院亦及軍政軍器之屬先生往聽之曰迂哉公言非可起而行者也甲申國變夢天帝錫之黃冠乃衣朱衣居土穴養母明年袁公自九江羈燕邸以難中詩遺先生曰不敢愧友生也

先生省書慟哭曰嗚呼吾亦安敢負公哉甲午以牽連被逮抗詞不屈絕粒九日幾死門人有以奇計救之者得免然先生深自咤恨謂不若速死爲安而其仰視天俯畫地者未嘗一日止如是者二十年天下大定始以黃冠自放稍稍出土穴與客接有問學者則告之曰老夫學莊列者也仁義禮樂即強言之亦不工又雅不喜歐公以後之文曰是所謂江南之文也平定張濟者亦遺民以不謹得疾死先生撫其尸哭之曰今世之醇酒婦人以求必死者有幾人哉嗚呼張生是與沙場之痛等也又自歎曰彎彊躍駿之骨而以佔畢朽之是則埋吾血千年而碧不可滅者矣或強以宋諸儒之學則曰必不得已吾取同甫先生工篆隸書畫翰冠學晉唐人不能肖得松雪墨蹟稍習之遂亂真矣已乃愧之曰是如學正人君子輒苦其難近降與匪人遊不覺日親於是復學顏太師謂書甯拙毋巧甯醜毋媚甯支離毋輕滑甯真率毋安排君子謂先生非止言書也趙秋谷推先生書爲　本朝第一顧深自愛惜不輕爲人寫毋與貴官致聘作數行謝之貴者喜曰此一字千金也吾求之三年矣先生既絕世事而家傳故有禁方乃資以自活子曰眉字壽髦能養志每日樵山中置書擔上休擔則取書讀之中州有吏部郎者故名士訪先生問郎君安在先生曰少需之且至矣俄有負薪歸者先生呼曰孺子來前肅客吏部頗驚抵暮先生令伴客寢則與敘中州文獻滔滔不置吏部或不能盡答也詰朝謝先生曰吾甚慚於郎君先生喜苦酒自稱老蘗禪眉乃自稱小蘗禪或時出遊眉與子共挽車暮宿逆旅仍篝鐙課讀經史騷選諸書詰旦必成誦乃行否則予杖故先生家學大河以北莫有窺其藩者嘗批集古錄曰吾今乃知此老真不讀書也康熙戊午

詔舉博學鴻儒給事中李宗孔以先生薦時年七十有四矣眉已前卒固辭不可乃稱疾有司令役夫舁其牀以行二孫侍將至京師三十里以死拒不入城於是馮相國溥首過之公卿畢至先生臥牀不具迎送禮魏公象樞乃以其老病上聞　詔免試放還山先生與杜徵君越尤篤老　命各加中書舍人以寵之馮公乃諭先生曰　恩命逾常格其強入一謝先生不可馮公令賓客百輩說之遂稱疾篤乃使人舁以入望見午門淚涔涔下馮公強掖之使謝則仆於地魏公進曰止止是即謝矣翼日歸相國以下皆出城送之先生歎曰今而後其脫然無累哉既而曰使後世或妄以劉因輩賢我且死不瞑目矣聞者咋舌自京師歸大吏咸造廬請謁先生自稱曰民冬夏著一布衣帽以氈或曰君非舍人乎不應也及卒以朱衣黃冠殮所著霜紅龕集十二卷眉詩附焉先生嘗走平定山中爲人視疾失足墮崩巖僕大驚哭曰死矣先生旁皇四顧見有風峪甚深中通天光百二十六石柱林立則高齊所書佛經也摩挲終日出欣然忘食其嗜奇如此顧甯人嘗曰蕭然物外自得天機吾不如傅青主

張白雲先生事略

張先生怡字瑤星初名鹿徵上元人父可大明季總兵登萊死國難先生以諸生授錦衣衛千戶甲申流賊陷京師遇賊將不屈械繫將肆掠其黨或義而逸之久之始歸故里其妻已前死獨身寄攝山僧舍足不入城市鄉人稱白雲先生當是時三楚吳越耆舊多立名義以文行相高惟吳中徐昭法宣城沈眉生躬耕窮鄉雖賢士大夫不得一見其面然尚有楮墨流傳人間先生則躬樵汲口不言詩書學士詞人無所求取四方冠蓋往來日至茲山而不知山中有是人也方處士仲舒余處士公佩歲時問起居入其室架上書數十百卷皆所著經說及論述史事請貳之弗許曰吾以盡吾年耳已市二甕下棺則併藏焉卒年八十有八平生親故夙市良材爲具棺槨寀華聞而歎曰昔先將軍致命危城無親屬視含殮雖改葬親身之椑未能易也吾忍乎顧從孫某趣易棺定附身衾衣乃卒乾隆初　詔修三禮求遺書從孫某以書詣郡太守命學官集諸生寫之久之未就書遂無傳者

李向若先生事略 [illegible]

先生名㰕字向若陝西郃陽人幼警敏讀書日盡數千言明崇禎癸酉舉人甲申之難痛哭北上與呂孝廉得璜約同死王事渡河如晉其父以書止之乃不果棄家東渡至角北寺遂薙髮爲僧放浪太華黃河閒入山采藥或累歲不知所向或黃冠緇衣行哭都市識者曰此必李子向若也跡之果然已翩然遁矣國初徵書累下皆引疾不起行蹤奇詭多寄跡僧房梵宇與田夫牧豎伍又自

結茅菴於河滸終歲屢空晏如也性至孝負經濟才博極秘緯詩文清雄奇宕自成一家與人言闕衍浩渺一歸本於忠孝長吏求一見不可得晚歲於乳羅山鑿石室以居得田數十畝名小桃花源居數月遁去嘗遊華山至落雁峯方移目有異人飛空而至與語久之且曰要知未來但觀已往語似有道者先生卒雲中郭君匯靈爲題碣曰逸民李向若先生之墓路徵君援飛書也同時甯柏岩者名蹤字季膺自號甯竭山人與先生同邑少補諸生性古執木彊言動不苟邑宰令苑公器之招入西河書院日與講學論文雅好古工考證發明四禮於喪祭尤篤國變後盡室入山家臥虎岡之北谷爲土室終歲尸居其中閒或登梁山臨清泉嘯歌非其人卽避去足跡不入城市者垂五十年

國朝先正事略卷四十六

平江李元度次青纂

遺逸

夏叔直先生事略 郭履題

夏先生汝弼字叔直號蓮峯一號蓮冠道人湖南衡陽人也生有異稟明季爲諸生剛介負氣鼎革後佯狂高蹈無定蹤歲丁亥衡湘兵亂忽有稱蓮冠道人者攜一童子囊琴至湘鄉之車架山僦僧樓而止焉日就古木鳴泉閒藉危石彈琴舒嘯已登白石峯銅梁山觀瀑布輒數日不返問其姓字不對人亦莫能測也邑士蕭常賡見而識之延至家或歌或哭與語及時事即閉目不答居月餘辭去莫知所往後聞其挈家入九疑山絕粒死先生與王船山交最摯有遺詩曰車架山同夕堂作夕堂船山自號也船山集中與先生唱和詩尤多車架山在湘鄉西南九十里其對峙者曰白石峯先生嘗與船山同遊峯巔爲之記其略曰夫以是峯之特立出於羣山之表而其上蒼蒼無窮者且如彼是果有所謂天耶抑無所復名之而姑謂之天耶天者果有所憐與則亦宜有所不憐者存何居乎其必憐之荒遠而始以爲大乎則吾未知其定有天焉者否也於是兩人者選石而坐不能去不能留歌無聲言無謂相視久之不得名其故曰已晚矣乃遵所登之路而返讀者謂不減楚騷天問云同縣有郭季林先生者名履鍵崇禎壬午舉人國變後隱居石獅嶺下足不入城市竹塢藥欄日吟嘯其中自樂所著㳂園草王船山南牕漫記中盛稱之今不傳

唐汲庵先生事略 疊龍題

唐先生訪字周之號汲庵湖南武陵人以桂林籍中崇禎壬午鄉試第一瞿忠宣公式耜見所對五策詫爲異人永明時特疏奏授庶吉士掌制誥備顧問上六代中興法戒書奉敕入楚南聯絡勳鎮既知事不可爲乃痛哭祝髮築食苦庵以終號食苦和尚自爲之記其略云和尚早遭荼苦十歲遭父冤中遭刖已伸復蹶今蹶已甚和尚所遭尚未有艾也和尚三遊燕四入雒一過秦再歷吳越晉趙閩粵乃反楚賦帝京記華山訪侯嬴豫讓墓弔姑蘇之臺問五湖之棹漁舟不返屈宋同歸每入名山喜獨遊夜遊雨遊雪遊石喜聲僧喜瘦喜然炬夜坐大石上喜臥佛閣反鎖鬼叩門飢鼠竄瓦喜與古人遇牽其裾平反其獄不受古人欺和尚喜築庵凡遇山水佳處誅茅葺竹負土洗石扶石起對立如人與揖與談語與默坐然後置庵庵成居十餘日即厭棄別徙如前庵前高竹數本短竹百數十本庵側水高二尺來自二溪至庵合去復分野草無算白鴨一足跛庵後峻嶺無人跡有木客有大猨時似老翁咳窮奇貙狡鼪鼯殺玃猩猩狒狒元兔白麂之屬無算和尚每早起白飯二盂苦茶十二椀酒無算詩或一二首或數十首喜怒笑罵發狂無聊往來唱和益無算和尚以有明萬歷四十五年丁巳十月朔二日生行年三十又一歲又八十八日爲戊子元旦築食苦庵成乃告母兄及妻妾暨友人自今以往呼我食苦和尚以戊子元旦始元旦後六十九日寒食前一日記又瞿天門先生者名龍躍汲菴同縣人也崇禎時拔貢性嗜遊兀傲自喜鼎革後常出亡不歸所至有題詠自鐫絕壁上納稾瓢中自號一杓行脚道人詩有奇氣多棘塞之音與汲庵相近

張命士先生事略 申涵光 殷岳

張先生蓋字覆輿一字命士直隸永年人少敦氣節以能詩聞工草書甲申之變謝去學官弟子悲吟侘傺遂成狂疾嘗遊齊晉楚豫閒歸自閉土室中飲酒獨酌醉輒痛哭雖妻子不得見惟同里申涵光雞澤殷岳至則延入土室談甚洽其爲詩哀憤過情恆自毁其稿或作狂草累百過至不可辨識乃已久之狂益甚竟死涵光輯其遺稿僅得百篇其五言詩尤高鬪力諸古人涵光字和孟一字凫盟父節愍公佳允死國難事詳明史凫盟少以詩名河朔閒與殷岳張蓋稱畿南三才子以理學訓其兩弟皆能立身揚名明亡後絕意進取晚年名益高著有聰山集荊園小語諸書岳字宗山雞澤舉人父太白明末官陝西副使忤楊嗣昌坐法死獄中宗山上疏爲父乞骸骨比歸而京師陷遂入西山與其弟淵謀舉義事洩淵被害宗山匿凫盟家得免順治初吏部按舊籍除知睢甯縣甯之任凫盟勸之歸慨然曰吾豈肯以一官易吾友哉遂投劾歸與凫盟晨夕唱和相樂也其能詩自魏晉以下屏不觀尤不喜律詩所作惟古體莽莽

然訾其爲人

李元仲先生事略

先生姓李勝國諸生也福建甯化人名世熊字元仲自號寒支子少秉宕不羈自經史子集及秦漢唐宋近代百家無所不覽獨好韓非屈原韓愈之書故其爲文沈深峭刻奧博離奇如悲如憤如哭如笑雖非盛世和平之音蓋自稱其所遇也當天啟崇禎閒金甌未缺若預知有甲申以後事者每論古今興亡儲生出處及江南北利害備兵屯田水利諸大政輒慷慨欷歔惓惓有所屬望爲諸生時九試冠同列與閩試者爭欲物色李生爲重竟不可得我　朝定鼎閩中偽擁唐王未歸命故大學士黃公道周何公楷並薦先生徵拜翰林博士辭不赴嘗上書劉念臺先生悲憤時事及念臺靖節走福州請褒卹時閒其孤憤丁亥　王師入閩序應歲貢辭自是杜門居絕迹塵市有齮齕於郡帥者帥遣某生移書遍入郡先生復之曰天下人無官者十九豈盡高倘來書謂不出山虞有不測禍夫死生有命豈遂懸於要津且某年四十八矣諸葛巽躬之日僅少一年文山盡節之辰已多一歲何能抑情違性重取塵辱哉時黌藉騰沸先生矢死不爲動疑謗亦釋先生既以文章氣節著一時名大震辛卯壬辰閒建邑潰賊黃希孕剽掠過甯化有卒擒先生園中二橋希孕立鞭之駐馬園側視卒盡遁乃行導寇至燔民屋火及先生園其魁劉大勝遣卒撲救曰柰何壞李公居當是時雖盜賊亦知有寒支先生矣先生積壘塊胸中每放浪山水以寫其牢騷不平之概嘗偕西江文魏叔子彭躬庵諸君相與泛彭蠡登廬山絕頂追維閩賊橫行時事太息流涕不自知其所以然也乙卯耿精忠反遣偽使敦聘先生嚴拒之自春徂冬堅臥不起乃得免先生自國變後山居四十餘年鄉人宗之有爲不善者曰無使李公知也晚自號媿庵顏其齋曰但月所著寒支集甯化縣志鐵神志史感物感本行錄經正錄各如干卷年八十有五卒於家

董月函先生事略

董先生名說字爾若號俟庵又字月函浙江烏程人前明尚書份曾孫也負異才年十七爲諸生撰夕惕篇以自厲嘗受三易之學於石齋黃子國變後祝髮爲僧號南潛從繼起大師受佛戒盡焚其少作繼起者興化理宏儲退翁也本李氏父嘉兆恥與賊自成同姓命之曰吾祖皋陶爲大理氏所由出也其復氏理退翁遭國變出家浙東起事諸亡命者多主之爲蕭黨連染幾及禍於是徒衆皆走而先生獨從不去先生所與共事繼起者爲檗庵大瓢檗庵者明大學士嘉魚熊公開元大瓢者宣城沈公麟生其父壽嶽以故監司死節者也先生雖遁於僧顧癖嗜文字老益篤相與賞析者若江夏黃周星九烟吳徐枋昭法金俊民孝章顧苓云美吳江顧有孝茂倫徐崧松之烏程韓曾駒人穀嘉興巢鳴盛端明桐鄉張履祥考夫皆遺老遁世无悶而皆與先生善先生所著書有易發八卷河圖挂版詩律表各一卷周禮律呂攷歲差攷分野發六書發甲申野語補船長語夢史殘雪錄掃葉錄西荒詩拂烟集豐草庵寶雲諸集凡三十餘種合題曰補樵書補樵亦先生自號也先生往來潯溪堯峯閒不常住持述退翁之言欲其無所繫而道行教立也其詩清淡荒遠草書尤奇逸其首陽詠曰草笠古贅眉首陽一樵子擔柴入都城閒話青峯裏云有兩男兒飢死西山趾白髮齊太公淚滴青蘋水還顧召公言釆薇人已矣讀者可以知其寄託焉

芮巖尹先生事略 湯泰亨　戴笠　徐白

芮先生城字巖尹江蘇溧陽人少負異才博極羣書文行爲一時冠陳名夏馬世俊皆師事之及明亡棄諸生躬耕鶴山中高隱杜門足不履城市者四十年名夏以大學士歸鄉求一見卒不可得貽書候問亦不發視曰山澤之臞一與貴人接便喪所守矣時人目爲真隱順治十七年海寇犯江甯聞先生名禮聘之先生峻謝不往所著有易象傳解四詩正言禮記通識綱目分注拾遺滄浪吟等書與同縣湯泰亨嘗析疑問義無虛日泰亨亦高士隱白盤山歲遇君親子卯日輒屏食堅臥不起年八十五自知死期別親友手題墓志沐浴而逝又有戴先生笠徐先生白皆吳江人同以高逸著笠字耘野明諸生國變後入秀峯山爲僧旋反初服隱居宋家港教授生徒土屋三閒炊煙有時絕而編纂不輟湯檢討來賓出其門白字介白亦棄諸生隱靈巖山之上沙種蔬蒔果捃摭

以自給詩畫蕭疏無俗韻故舊至掃葉烹泉而已三十年未嘗出山一步也

李琦叟先生事略

李先生魁春字元英晚號琦叟長洲人故明諸生與潛忠先生許玉重以舅甥爲莫逆交當是時流寇披猖中原板蕩先生與潛忠論古今節義事皆裂髮豎恨不能以諸生效死疆埸聞甲申之變莊烈帝凶問至北向號哭家人知其有死志日夕環守不得死後聞潛忠死嘆曰玉重死我何顏獨生既生而無以妥玉重魄我益滋戾乃收其骨葬白公堤畔撫卹其家福王南渡與同學白當路贈翰林典籍私諡曰潛忠不負同志也先生死志未遂故身雖存而心實等於死方袍角巾屏跡郊野時直指李某按吳重先生名微服過訪相見道姓名知前進士赫然爲達官者也直指示勸駕意先生曰昔堯稱則天不屈頴陽之高武稱盡美能全孤竹之潔揚子雲曰鴻飛冥冥弋人何篡焉今鴻已冥矣弋人猶不忘篡耶願全薛方逢萌之節拜賜實多否則有死而已且君子愛人以德既已自誤又復誤人知公不爲也直指慚謝去繼以高隱鴻儒額相贈先生笑而裂之遂甯李石如先生實令長洲棄官後僑寓吳門往來無間時沈君欽圻亦棄諸生與劉剩庵學博及先生誓三人者或終日相對默坐或慷慨歌泣外人莫能測也先生愛佳山水一瓢一杖逍遙林壑間喜種竹方曲屏障悉畫竹名其齋曰竹隱蓋別有寄託非山濤王戎意也生平纂述甚富鼎革後委諸爐今存春秋三傳訂疑行於世卒於康熙丁巳年八十

陳狂農先生事略 弟觀

陳先生名南箕字狂農江西安福人舉崇禎丙子副榜甲申之變欲以身殉國不果遂棄妻子入歐公山山界江楚間懸崖峭壁人跡所不到先生與弟觀偕隱其中二十餘年幾與人世隔性奇癖厭俗書不語有所欲則弟視其顧盼指畫輒喻意間有來訪者與之言不應拱揖而已或貽以書不發視即焚之偶有題詠亦未嘗存稿衣垢敝不澣濯糜粥不充恬如也觀字二止丙子舉人偕兄隱兄殁慟甚仍獨處萬山中手一編不輟人罕見其面邑令張召南心慕之凌晨徒步往訪以一役自隨入門闃無人聞奚僮以深入窮巖對召南喟然曰固知爾主不我見也但得一登堂足矣先生弱冠時即與弟同營墓域爲左右穴中通以牖冀死後得時相見暇則攜書挈壺讀且飲於穴中其曠達如此

國朝先正事略卷四十七

平江李元度次青纂

遺逸

鄧起西先生事略

先生名大臨字起西一號丹邱常熟人曾祖獻明嘉靖中舉於鄉以母老不上春官及母服除仍不上曰吾向以母在不往今往是利母之歿也時稱爲真孝廉先生幼孤稍長能力學受業江陰黃介子毓祺之門順治乙酉江陰城堅守不下介子與其門人起兵竹塘應之先生募兵崇明事敗介子亡命淮南以官印印所往來書爲人告變捕入金陵獄先生職納橐饘獄急介子以其所著小遊仙詩園中草授先生坐化而逝當事戮其尸先生號泣守喪贖其首並棺殮送歸當時稱介子之門有徐趨鄧大臨趨則抗節而死者也先生自師死後徧走江湖欲得奇才劍客而友之卒無所遇歲辛丑餘姚黃太沖先生讀書雙瀑院先生忽造訪雙瀑在萬山中人跡殆絕太沖問子何以知之笑不答問其所自曰甬東視其行縢作道士裝曰吾已竄身爲黃冠矣唱和旬日與偕至武林先生上玉皇山去甲辰太沖至廣山先生以精舍館之道侶數人曰張雪崖顧石賓皆遺民也隨訪熊先生魚山於烏目李先生膚公於赤岸皆先生導之比太沖返棹先生送至城西楊忠烈祠下揮涕別後遂獨游名山卒侘傺而死論者謂桑海之交逃於禪者多矣黃冠中絕少先生在元門苦身持力心耿耿者未嘗一日下可謂無愧師門矣崑山顧景范嘗爲作傳太沖志其墓而銘之以比西漢楊匡云

張蒼巒先生事略 弟若仲

張先生若化字雨玉號蒼巒福建漳浦之丹山人弱冠師事黃忠端公得聞明誠之學崇禎丙子舉於鄉兩上公車不第而弟若仲以庚辰捷南宮因留京師時忠端公以言事下北寺獄先生微服雜廝役中時時進獄問起居左右之燕都陷唐王入閩徵拜御史數月乞歸事父母以志養食貧茹苦嘗擣柏葉代園蔬諸孫嘗之喀喀不下咽先生茹而甘之山居四十年足不及城市未嘗以姓名通有司勵志獨行不標聲譽疾惡守義懍不可犯雖骨肉至親不少假而惻隱所周悉力於人者不少靳時值兵荒盜賊蜂起羣相戒曰慎勿犯張公廬終其身盜不入境鄉人多依以避難丹山在羣山中巉巖阻絕日夕雲霧往來茅茨數椽上漏下溼豺虎交橫時曳杖登陟徜徉泉石間嘯歌自得年六十六正襟危坐無疾而終子士楷能繼父志隱居不仕潛心性命之學稱儒宗焉

若仲字擊玉號次巒其學以不欺爲本一顰笑不苟作止語默持以敬若性成焉崇禎丙子與兄蒼巒同舉於鄉庚辰成進士例選州牧性廉靜不願任煩劇改授益府長史居官清儉藩貴益落敬禮之以母病乞休歸母歿廬墓三年鼎革後山居五十年清修獨善藝圃一區菓蔬蕃殖度給賓祭餘悉種梅竹栽蒔灌溉身自爲之時簑笠牽犢飯隴畝與野夫雜處晚歲益務爲敦篤歛人以和遇鄉里有爭訟勸之以誠久而化焉邑濱海有蝗起羣飛蔽天觸禾稼草木葉噉立盡民多聚泣或泥首禱之獨先生所居數里外無蝗患里賴以安時康熙二十九年也丁卯秋夜風雨大作所居屋盡拔先生獨瘞地上黎明人視之毛髮爲悚年八十四以壽終鄉人稱其兄弟爲丹山二先生同祀鄉賢祠

夏元真先生事略 李孔昭 張翼星 杜越

夏先生道一字元真直隸大名人明崇禎中舉人性高潔兩上春官不第輒隱居自放甲申後絕意仕進率子躬耕削迹不入城市食不給每操斤斧作紡車自鬻或攜婦績線易薪米市人利其精細爭購之口不言值得錢入懷袖輒短衣行歌旁若無人家居自爲詩文寫赫蹏紙寸許有窺之者即投之水火諸子皆不令讀書鞭牛負薪而已同時畿輔間以高逸著者曰李潛夫孔昭張三明翼星杜紫峯越孔昭字潛夫薊州人性孤峭前崇禎癸未進士見時事曰非不赴廷對以所給牌坊銀百二十兩留助軍需去隱盤山甲申都城陷白衣冠哭田間者三載入　本朝貞隱不出會　詔求遺賢巡撫列名以薦得　旨召用謝不赴事母至孝嘗刲股愈母疾妻王氏於薊州城陷時殉節義不再娶平居教授生徒所成就者衆及卒門人私謚安節先生翼星姓張氏字三明左衛人崇禎末舉人精理學尤長於易家貧不仕隱於卜肆日獲百錢以自給衣履常

不完威夏猶峨冠氈笠晏如也從弟元錫官總制屢迎不一往有所遺擇其小且劣者受之其孤介類此杜越字君異號紫峯容城人邑諸生爲同郡鹿忠節公高弟與孫夏峯徵君友互相砥礪學成不求聞達毅然以繼往開來爲任家貧布衣蔬食授徒自給一時才俊士無近遠咸師事之康熙十七年　詔舉博學宏詞科有薦先生者徵至都以老疾乞歸

杜茶村先生事略 弟芥

杜先生濬字于皇號茶村湖北黃岡人明季爲諸生避亂居金陵少倜儻嘗欲赫然著奇節既不得有所試遂刻意爲詩以此聞天下然不欲以詩人自名也於並世人獨重寶城沈眉生吳中徐昭法自媿不如其在金陵與方君仲舒善旦晚過從非甚雨疾風無間仲舒望溪先生父也金陵爲冠蓋輻輳之衝諸公貴人求詩名者踵至先生多謝絕錢牧齋嘗造訪至閉門不與通惟故舊或守土吏徒步到門則偶接焉門內爲竹關先生午睡或治事則外鍵之關外設坐約客至視鍵閉則坐而待不得叩關雖大府至亦然及功令有排門之役有司注籍優免先生曰是吾所服也躬雜廝輿夜巡綽衆莫能止嗜茗飲嘗言吾有絕糧無絕茶既有花冢因拾殘茗聚封之謂之茶邱年七十有七卒於揚州喪歸故人謀卜兆子世濟曰吾有親而以葬事辱二三君子是謂我非人也亡何世濟亦卒又數年陳公滄洲來守金陵始葬諸蔣山北梅花村先生詩最富世所傳不及十一手定者四十七冊吳梅村嘗云吾五言律得茶村焦山詩而始進閻百詩於時賢多所訾謷獨許先生五律稱爲詩聖已刻者曰變雅堂集

弟芥字蒼略號些山明季諸生與兄茶村避亂同居金陵二先生行身略同而趣各異茶村崚廉隅孤特自遂遇名貴人必以氣折之於衆人未嘗接語言用此蠹忌嫉然名在天下詩每出遠近爭傳誦之先生則退然自同於衆人所著詩歌古文雖子弟弗示也方壯喪偶遂不復娶所居室漏且穿木榻敝帷數十年未嘗易室中終歲不掃除每日中不得食兒女啼號客至無酒漿意色閑無幾微不自適者行於途嘗避人不中道與人言雖兒童廝輿惟恐或傷之也後茶村七年卒年亦七十有七有些山集

王倫表先生事略

王先生大經字倫表江蘇東臺人好學勵名節明季嘗應童子試鼎革後授徒養親不復出康熙閒巡鹽御史魏雙鳳見先生文曰當世軼才也薦諸　朝辭不起會　詔舉博學鴻詞科太僕卿郝君浴將薦先生力辭乃得免嘗爲巢父許由論曰天下何爲而亂也王子曰亂生於求求生於欲多所欲則多所求強者求之以兵戈弱者求之以色笑人求之以智力詐偽物求之以爪牙角毒於是有敗倫壞紀寡廉鮮恥傷類圮族刺膚植嗌伏屍流血之事而天下乃剛至於大亂堯舜治亂之聖人也其爲道孜孜皇皇己飢己溺誠恐天下後世有急功利騖紛華者必藉口堯舜以陰濟其欲而明騁其求天於是生許由巢父使與堯舜並世而處有堯舜而養人之欲給人之求使天下安然各得其所欲各遂其所求而天下之亂以治有許由巢父而一無所欲一無所求使天下之貪者廉躁者靜競者讓濟焉各懷一無欲無求之意以去泰去甚而天下之亂又以治然則堯舜巢許者皆治亂之聖人也孔子之贊堯舜也曰巍巍不與曰蕩蕩無名彼堯舜者絕不以天下介其中而不萌不斷監門臣虜堯舜之心曠然一巢許之心也其所異特用耳雖然堯舜以有用爲用而許由巢父以無用爲用終不可謂堯舜有巢許之心巢許遂無堯舜之用也是故堯舜巢許者皆治亂之聖人也嗟乎大庭栗陸之世其民汾汾穆穆老死不相往來人人皆許由巢父也自世道漸降大樸漸漓而嗜欲日開營求日甚膺時遘會者乘便邀利而無真事功授徒講學者希榮稽古而無真學術砥飭高行者世味實深而無真名節則皆巢許之罪人也不觀南陽之臥龍乎澹泊明志甯靜致遠方其躬耕隴畝若將終身及應聘而出卒能輔昭烈定漢室稱王佐才繼而託孤寄命鞠躬盡瘁推古今臣節第一嗚呼孔明天下奇才吾不難其才而難其用才之心然則孔明者有巢許之心而出爲堯舜之用者也使無其心縱有才亦不可用國家尙何賴有才臣哉故吾謂學堯舜者必先自學巢許始先生所著有周易釋蒙毛詩備攷三禮折衷四書逸源錄史論字書正譌醫學集要諸書皆佚惟文集八卷存又嘗輯泰州中十場志十卷重修靖江縣志十八卷卒年七十

二

吳野翁先生事略

先生姓吳氏名光字與巖武進人十齡喪母哀毁如成人幾滅性比就傅日誦數千言有文名久之厭帖括究心經濟務爲有用之學所論著自成一家言甲申之變慟哭求死不得取所擬時務策並雜著火之自是絕意人事結廬於滆東僻壤日閉門讀易倦則徐步隴畝與田夫會叟較量晴雨話桑麻嗜焉自放於山水間大吏物色之堅謝弗出作野翁傳以見志其略曰野翁無姓氏問其年亦不記甲子性不喜城市雖居城市胸中自謂有邱壑也故自號曰野翁翁爲人少可而多怪落落然寡諧然實平易近情雖樵夫牧豎未嘗有所忤少讀書得古人大意晚年一切束高閣編茅插籬廬於中田桑柘閒將終身焉不復問人閒世亦不復知有人閒世或訝其作苦翁笑曰吾自樂此不疲也暇則把壺自傾不覺歌呼烏烏而翁更未嘗以詩酒問世所最適意者荆扉晝掩抱膝靜坐曰吾今日猶能置身羲皇以上也摽技野鹿庶未遠乎既自號野翁人亦稱之曰野翁野翁云先生所著有弄丸吟一卷大學格致辨一卷論孟合參一卷中庸說一卷讀書錄鈔二卷五願齋文集耕娛集遂初集野翁記共若干卷而易粕　箋兼窮象數義理所得尤深與盩厔李二曲先生善二曲爲作傳以比吳康齋所述之龍潭老人焉

陳逸子先生事略 朱之宣　李書之

陳先生名五簋字逸子湖南攸縣人父來學兄弟罵賊死甚烈逸子終身痛之性兀傲意所不可雖貴人必面折其非少補弟子員國變後痛君親之難遂祝髮號南雲行腳一號衲拾殘鐵受之宗伯吳梅村宮詹與先生結方外交相唱和工詩廣致書畫古玩嘗遊吳越行笈一肩瓶鉢外皆經史書籍意氣抗慨有古俠士風其胸中浩浩落落嬉笑怒罵皆別有故人莫能測也年五十五卒於西岭湘潭王山長爲之傳同時有朱子昭者與齊名

子昭名之宣湘陰人少有學行負氣節鼎革後隱於樵自號砍柴行者戊子義師之役楚人多與其謀事後因之成大獄湖湘遺老株連繫累者三百餘人子昭與焉獄數年始解集中有釋繫奉別陶密庵年丈詩指其事也

李先生書之字百覲湖南平江人家天岳山之麓明季爲諸生入　本朝棄巾服躬耕讀書生負異才有智略兼精壬遁術綏遠將軍蔡毓榮耳其名敦聘入幕府剗平黔滇先生謀居多功成擬奏授官力辭歸見親知貧窶者立解裝周之隨手盡遂遍遊衡岳九疑武當天台武夷諸名山居武夷最久與高僧遺老結方外交工詩古文書得晉人神韻人爭寶之著有百覲詩文集及布帆集破草鞵等集

八大山人事略

八大山人者逸其名故明宗室也爲諸生世居南昌弱冠遭國變棄家遁奉新山中祝髮爲僧住山二十年從學者常百餘人臨川令胡君亦堂聞其名延之官舍年餘意忽忽不自得遂發狂疾忽大笑忽痛哭竟日一夕裂其浮屠服焚之還走會城獨身倅狂市肆閒嘗戴布帽曳長領袍履穿踵決拂袖翩躚行市中兒隨觀譁笑人莫識也其姪某留止其家久之疾良已山人工書法行楷學大令魯公狂草頗怪偉亦喜畫水墨芭蕉怪石花竹及蘆雁汀鳧翛然無俗韻人爭寶之飲酒不能盡二升然喜飲貧士或市人屠沽邀之飲輒往往飲輒醉醉後墨瀋淋漓不甚自愛惜數往城外僧舍雛僧爭嬲之索畫至牽袂捉衿不拒也士友餽遺之亦不辭然貴顯人欲以數金易一石不可得或持綾絹至直受之舉懷素語謂將以爲韈以故貴顯人求山人書畫乃反從貧士山僧屠沽兒購之一日忽大書啞字署其門自是對人不交一言然善笑而喜飲益甚或招之飲則縮項撫掌笑聲啞啞然又喜爲藏鉤拇陣之戲賭酒勝則笑啞啞數負則拳勝者背笑愈啞啞不可止醉則往往泣下邵青門客南昌見山人於北蘭寺握手熟視大笑夜宿寺中翦燭談索筆書几上相酬答山人有詩數卷藏篋中祕不令人見題跋尤古雅閒雜以幽澀語不盡可解嘗與北蘭寺僧澹公數札不減晉人語也山人面微赬豐下而少髭初爲僧號雪個更號曰人屋曰驢漢最後號八大山人云山人負重名世多知之然竟無知山人者山人胸次汨浡鬱結別有不能自解之故如巨石窒泉湮絮之遏火無可如何乃忽狂忽

脩隱約玩世假令山人遇方鳳謝翱吳思齊輩其搤腕痛哭當何如也而世乃目之曰狂士曰高人淺之乎知山人矣悲夫

一壺先生事略

一壺先生者不知其姓名亦不知何許人蓋前明遺老若雪庵和尙補鍋匠之流亞也衣破衣戴角巾佯狂自放常往來登萊間愛勞山之勝居數載去久之復來莫可得而跡也好飲酒每行以酒一壺自隨人稱之曰一壺先生知之者飲以酒即留宿其家間一讀書輒欷歔流涕而罷不能竟讀也與即墨黃生萊陽李生善兩生知其非常人皆敬事之或就先生宿或延先生主其家然先生對兩生每瞠目無語輒曰行酒來余爲生痛飲兩生度其胸中有不平之思而外自放於酒晝從容叩之不答一日李生策蹇山行望見桃花數十株盛開臨深溪一人獨坐樹下心異之曰其一壺先生乎比至果先生也方提壺下馬與先生共飲醉別去先生蹤跡既無定或留久之乃去去不知所之已而又來康熙二十一年去即墨久矣忽又來居一僧舍視其容貌蕉萃神氣愉怳異前時問其所自來不答每夜半即放聲哭哭竟夜閱數日自經死時年垂七十

國朝先正事略卷四十八

平江李元度次青纂

循良

駱挺生太守事略 崔宗泰

駱君鍾麟字挺生號遵浦浙江臨安人順治四年中進士副榜官吉州學正遷陝西盩厔知縣爲政先教化臨事裁決如流察微洞隱若家至戶覿人畏之如神渭水決壞城郭廬舍君齋沐臨禱請以身當其衝河卒他徙每春秋大會明倫堂進諸生迪以仁義忠信之道增刪藍田呂氏士約頒諸學舍朔望詣里社講 聖諭十六條訪耆年有德孝弟著聞者召使見與均禮歲時勞以粟肉立社學擇民閒子弟授以小學孝經飭保伍修社倉百廢具舉民有爭訟後悔願寢事者令兩造得自言慰遣之所案治卽豪右居閒莫能奪俗多錮婢女至老不嫁君下令禁止里婦有拒姦自裁者爲具棺殮葬率僚屬爲文祭之李中孚先生縣人也君數造其廬事以師禮攝興平鄠兩縣俱就理興平豪右分四門爲部黨健鬭訟持吏短長前令不能制君按治主者黨皆散擢兵馬司指揮歷西安同知遷常州知府常州綠賦重科條繁多吏緣爲姦前官屢以積逋去君立法鉤校清積逋吏受成事而已漕運官常歲餽金三千君曰利若金如吾民何卻之諸漕卒皆斂手奉法闢延陵書院迎李先生於盩厔講學其中率諸僚屬及薦紳學士北面聽講問爲治之要李先生曰天下之治亂在人心人心之邪正在學術公能大明此學人心正風俗移治道畢矣君書其言名曰匡時要務終身誦之已而靖江江陰無錫諸有司爭迎李先生會講明倫堂李先生爲發明性善之旨格物致知之說遠近士烝然向風吏治亦丕變康熙九年大水發倉廩勸富人出粟賑民無流亡明年夏復旱君蔬食葛衣草屨步禱二旬不雨則詣獄長跪責躬籲天就獄中引見屬吏耆老言太守不德累吾民涕淚并下雨大至尋丁母憂去官數千人號哭乞留不可至罷市既歸連遭父喪勞毁卒年五十有三士民感爲位尸祝之繼君而起者有崔太守宗泰遼東人由松江郡丞遷守常州性明察嚴毅有幹略始至會征閩大軍十餘萬駐郡牧馬數旬人情惶擾君先期備侍供張立辦嘗令獄囚丸泥數斛左右莫解忽將軍馳騎郊外索彈丸君立取以應其纖悉豫備皆此類也有游騎十人入村落逐婦女二人溺河死君聞之夜叩營門白將軍戮一人貫七人耳鞭隊伍長十餘人一軍肅然又時單騎按行城外遇小有剽掠遣隸傳呼曰崔太守來則皆引避去然有求輒應將卒亦以是德君令甲郡漕以推官監兌時推官懦而衛弁橫甚君以法繩之卒聚而譁會兵備道缺臬檄君攝理弁令監兌弁惶恐謝君責其罪命急兌漕無病民竟事無譁者未幾左遷去民奔號罷市願詣闕請留者萬人不得後再過毘陵父老爭餽蔬米費雞君慰謝之爲受一二皆泣叩頭去論者以駱君治行頗黃霸而君比之趙廣漢張敞云

白林九刺史事略

白君登明字林九遼東蓋平人隸漢軍鑲白旗順治二年以貢生受柘城令衛諸盜渠按以法設條教勸民耕讀孜最遷知江南太倉州釐賦稅除耗羨雪諸冤獄時海壖民居因亂蕩析君召民闢墾復成聚落十年海寇犯劉河堡闌入內地君備禦甚力寇遁十六年夏海寇破鎮江犯江甯敗走急攻崇明火礮轟三晝夜不絕巡撫蔣國柱治兵策應欲先遣一人往以師期告莫敢前君乃駕一艘夜半渡趨城入衆知援兵將至守益力寇遂遁州有劉河久塞君按劉河北支有朱涇者宋范文正新塘遺迹在焉請於院司開濬五十里巡按李森先知其能令大闢劉河六十里復故道於是震澤東北諸水並得入海居民賴之崇明民田舊有加征蘆課銀萬三千餘兩力請於院司以免有大吏按州索賄弗予先是寇棘時需餉無出以雲南協餉應之卒爲大吏所糾落職州人列治狀上院司乞爲申請弗得遂立祠生祀之坐廢二十餘年會臺灣用兵許入貲贖罪福建總督姚公啓聖巡撫吳公興祚素知君代爲入貲復任高郵州值湖決渠清水隄君設法授食禁吏胥尅減役人踴躍隄成命曰永安歲荒請蠲賑勸富民分食明年復大水再請蠲賑溺者拯之病者拊之以勞疾卒官高郵人醵金以殮哭聲震野太倉人聞之亦巷哭設祭於生祠康熙二十六年入祀名宦祠其鄉鎮諸民各肖像立生祠凡四處

宋其在刺史事略

宋君必達字其在湖北黃州人順治八年進士知甯都時經寇亂民多遷徙地不治乃語闔邑以來之貸以牛穀甫二歲田盡闢縣瀕河夏雨水暴漲城且沒君禱於神水落乃按故道濬之自是無水患康熙十三年耿精忠反自福建出攻江西羣盜多響應甯都故有二城南民北兵君曰古有團練保甲義勇弓弩社民皆可兵也王文成破宸濠嘗用之矣遂以其法訓練得義勇八千及盜前鋒薄城下營將劉某邀君計事曰人衆食乏奈何君曰人臣之義有死無二賊本烏合撪其始至可一鼓破也劉遂率所部進少卻君以義勇橫擊之盜奔已復率衆來攻君嬰城守會援軍至圍解或謂巡撫縣砦堡多從賊請擊之巡撫已發兵君刺血上書爭之乃止事定尋以詿誤去道出豫章爲盜所得脅之降大罵不屈縶旬餘夜半有甯都民數十人持兵逾垣入擁以去得脫既歸里時江督董衛國已移鎮湖廣見之歎曰是死守孤城者邪吾爲若咨部還故職且以軍功敘君遜謝再三既而語人曰故吏如棄婦忍自媒乎褐衣蔬食終其身甯都民歲時祀之

趙天羽給諫事略

趙君吉士字天羽安徽休甯人寄籍杭州補諸生順治八年舉鄉試康熙七年選山西交城知縣縣北有交山者巖谷阻邃與靜樂岢嵐所隸諸山相屬袤延八百里自明季爲盜窟順治二年巡撫馬國柱招降諸賊渠盜稍戢五年禁民間養馬交山故產馬千總路時運奉檄巡山索有馬者金不嘗土人憤之殺時運以作亂於是靜樂岢嵐諸盜並起巡撫祝世昌遣兵三千討之殲其渠且盡而大同總兵姜瓖反撤兵去餘盜復熾六年春交山盜與瓖黨姜建雄合兵破交城文水汾州清源徐溝太谷數州縣官兵敗之復諸州縣瓖誅建雄走餘盜匿山中招納亡命與靜樂岢嵐諸盜相糾結潛出劫掠日滋蔓官兵不能制君性伉慨喜立事又沈深善謀其將之官也或問若何靖盜君曰百年逋寇猝難盡除其必先撫後勦乎不先撫無以攜其黨不終勦無以絕其根到官日與從甚戚及旬山民投撫者數十人人給一示令招徠其黨大閱於南門外分鄉營兵列左右士民願與校者聽得技優者百人賞錢萬退而喜曰民可用也其年饑餓山中貧民七十人完廨舍使家人與雜處日狎詢羣盜陰事悉白遂申警備集鄉大夫於明倫堂諭以城守不嚴俾家出一丁與民均役分夕巡每夕得百二十人設城總督之怠者罰城中肅然遂行保甲團練法十家爲甲設牌遞輪輪者爲甲長十甲爲保保有練總百家以上聯爲鄉鄉有督有犯法者甲長告練總練總告鄉督達於縣匿者連坐不入甲者以姦民論法既行鄰盜相戒毋入交境交賦額二萬二千山賦居大半率抗官不償有河北都賦倍諸都是年旱兩雹傷麥豆君從數十騎入河北都道險始易輿而騎已而步行山中閭官至出餅酒爲供君爲陳　朝廷威德當力耕保妻子愼勿爲盜取族滅聞者竦息日暮宿土窰中有告訐者平其曲直時左右給侍多賊黨君若弗知明日復深入陰察地勢險易與民情順逆至木欒窰把總蕭成民率兵迎之乃偕出就輿歸是歲山中民無逋賦者交山饒材木異時居民歲采伐設廠山口通商販康熙初爲文水民所訟禁不得立廠商人多趨文水山民重困益去爲盜君白大吏復聽民立廠交易如故不一月逋民復業者數百家是年八月充鄉試同考官而蘇家崖礦盜起衆至二千君還縣或請急發兵捕之君曰此饑民逐利非有劫殺人罪也吾當計散之但發粟數紙令廣買糧草賊謂官兵且大舉尋散去捕得數人置之法未幾交山賊楊芳林芳清等劫汾陽劉氏傷數人火其居官兵至乃卻九年正月君入山勸農有惠崇德者故從姜瓖反瓖敗亡命至是跪馬前自首願效死君好語撫之爲易名重生明日至惠家莊宿重生家詗二楊所在得實又明日大饗山中民命二卒立爲二楊至杖二十繫之而密遣數卒從閒道械二楊入城時山民數百皆賊黨愕視不知所爲徐命酒徧飲山中民度二楊行既遠乃整伍出山去及暮行八十里賊渠任國鉉鍾斗等糾衆尾君聲言欲奪二楊君整伍反賊懼遂走入山頃之有陝西叛弁黃某部衆二百餘入葫蘆川與任國鉉鍾斗合葫蘆川者有東西兩川四山環之最險隘賊分踞其中黃弁至共劫汾陽朱氏羊萬頭曰殺羊饗衆圖起事君欲以計閒之遣山民持書一函時其會飲付斗國鉉黃弁得書先發視則大驚遽起立大

爲斗國鈜率衆駝馬西出山去先是君請於太原副將朱龍調守備祖光顯率兵三百屯交城東關至是將入山搜盜城中父老請緩師先往說之時國鈜已失實弁則恐率屬千餘詣縣自訴無反狀願就撫乃罷兵還太原靜樂李宗盛者踞周洪山爲盜主畜兵馬糧草甚盛九年春遣其黨趙應龍等刧清源張氏遇教官李開秀殺之君聞令練總率鄉兵要其歸困之馬鞍山已而逸去復刧汾陽劉氏爲官兵所敗於是君購賊葫蘆川獲三人訊之得應龍刧汾陽狀乃遣惠重生入山說國鈜等謂官兵且勦葫蘆川若能得趙應龍以獻者可脫罪國鈜信之致書李宗盛紿應龍至縛之付重生詣縣獄應龍慣爲宅盜所賣乃盡發諸盜陰謀謂欲靖盜非先除宗盛不可且爲君畫計君乃械應龍赴太原而自往勦宗盛期甯武協兵三百自北入而太原協兵舉言自東入令把總蘇成甫率兵自南入駐兵惠家莊君繼之別遣重生往說國鈜等俾毋動羣盜見官兵勢盛皆兇懼又聞所購止宗盛率自保莫爲用宗盛窮感挾數十騎西南走成甫追及之縛以獻宗盛既禽賊黨益渙兩葫蘆賊日夜爲備且謀刧縣城君乃從容治文書行鄉飲酒禮與諸僚友登山燕飲泛舟城南湖爲歡樂賊備少弛以城中民多爲賊耳目禁不得入山兩葫蘆去縣治百六十里近葫蘆口三十里有廢堡曰靖安崇禎閒築以屯兵者也順治初廢君言於大吏復之十年秋鳩工興築會總督奉　廷旨以交山盜屢發宜酌調官兵勦殺淨盡君至太原言於上官曰交山有名劇盜不過十餘人其宅率烏合一鬨勦殺淨盡之轉驅恐山中向化之民畏罪自疑反甘爲賊用今靖安堡初復但請協兵三百統以守備以駐防爲名刻期入山賊可一戰禽也從之冬十月君自太原偕守備姚順率兵至縣期十三日進屯初八日大閱明日大享賓夜半席未散君起上馬出南門則姚順蘇成甫已統兵集門外矣既會師令疾驅之未五鼓行四十里至水泉灘飲馬畢始語順等曰此行也奉　詔討交山賊非爲駐防來少遲且得罪遂令百總王國棟率騎兵五十步兵百由西冶川進襲東葫蘆蘇成甫統兵二百襲西葫蘆君偕順率兵四百進駐東坡底語順等曰賊謂吾由堡進兵近堡以東必設備今由閑道得至此此地爲兩葫蘆要道據此則東西之援絕矣國鈜等初聞姚順克期進堡各戒嚴計分其黨僞就撫以餌順及期遣賊至堡迎順既至寂然賊大驚疾走還大呼官兵入山矣兩葫蘆賊聞兵至皆走上三座崖三座崖者居兩葫蘆中閒勢陡絕賊傳語山中民官兵至且屠山急上崖可免從之者千餘人君帥兵進前鋒報曰滿山皆盜君令安營止稍明日令人至崖下語崖上人曰官謂汝等皆良民毋爲賊脅官且按戶籍丁不在者卽以賊論至日中衆稍稍去及暮在者約二百餘人君曰此眞賊矣然賊踞險吾兵仰攻必多傷賊乏食且走禽之易矣乃分兵爲四要賊去路君收軍壁濮壘已而崖上賊果走伏兵起禽獲頗衆君復益兵進獨石河入欄圍山而永甯盜湯養成知葫蘆賊勢不敵糾衆來援官兵大敗之餘賊多逃入鄰境君馳報太原府發諸縣兵夾勦而己收兵駐獨石縱諸降賊質其妻子俾捕宅盜以自贖已而宅盜先後俱就獲生得者二十二人其餘或降或自剄入山旬有六日交山盜悉平乃召山中民始終不作賊者三十七家賚以羊酒立爲約正其衆不與徭役者千四百三十家編其籍入都圖自後交山無賊患初君患山中路深阻命山中民都具一圖圖列山溝徑遂鱗比爲大圖日召山中父老詢其曲折注圖閒以文及采甯靜樂所轄諸山較若指掌每得賊書遇之詰以諸賊去來蹤跡益悉以故所向輒得賊其在上官前預設方略無不酬而太原知府周令樹賢君必能辦賊上官深倚之未嘗掏以文法卒能成功居官廉軍中賞賚悉出私財班師日鄉大夫歛金五百爲犒卻之治交城五年百廢具舉論平賊功徵入爲戶部主事以母憂歸服除補故官復以父喪歸再起爲戶部主事二十五年擢戶科給事中有忌者劾君父子異籍下吏議被黜旋補國子監丞四十五年卒官年八十交城祀之名宦祠著有文集及寄園寄所寄諸書

李伯若明府事略

李君名鱗字伯若湖北孝感人順治九年以貢生知將樂縣始至拜龜山先生於書院新其祠刻先生遺書召諸生肄業院中嘗曰禮讓不興國何由理每朔望率僚佐詣觀化亭爲縣人講鄉約春秋行鄉飲酒禮時至鄉落問閭閻民所疾苦牧豎婦女皆環集導之以善肫然如家人期月縣人悉向化境內無賊盜訟

庭得樸扑案初至官與家人約曰在官俸金外皆贓也不可以絲毫累我官廨有桂二株方花開君指之曰此亦官物也攀折者必治之自是家人不敢嚮桂花嘗出郭省斂從僕摘道傍一橘顧見之責曰豈可壞法自汝始立下馬杖之命償其直居三年上官有求饋者無以應遂去官歸縣中人數萬焚香擁馬首行至境上皆號哭送家繪像以祀之君性和易未嘗厲聲色與僮僕語款款惟恐傷其意家居時策蹇驢過戚友家飲酒微醉婦笑而返宅前有柳數株時坐其下與田父角棋掮為樂及卒貧不能具棺戚友醵金以殮子孫累日不舉火至采藜藿以食云

任千之寺丞事略

任君辰旦字千之浙江蕭山人順治十三年進士康熙初授上海知縣清苦自勵敏於聽斷月必書所行事告城隍神有疑獄禱於神神輒以夢告以意推驗悉得實民家失火方大風君至拜伏泥中祝曰天欲吾長是方耶請滅火不然吾有辭去耳頃之風愈甚而火遂熄具時縣徵漕迫遽豪家敲扑無虛日君削木為版有應逮者書其姓名使都亭長召之即應期至於是爭先輸納嘗詣倉驗人夷鑿者徒手至呼杖則寄鑒中途酒家知其不常用也吳淞江黃龍浦為入海要道去浦口三里先建閘實善後淤塞圮巡撫慕天顏檄縣修治故事修閘必築壩竭水費不貲君募浙匠做浙地為梁法度基廣狹約丈尺伐石繳石甲乙下之水使鑒泅者層之悉中程即故址壘石為門廣左右護隄東水就閘十月而工成民不病役上海溲水田六千餘畝賦額未除輸者率破家前官屢勸虛實覈至是以慕公請得　旨覆勘君喜曰是吾志也日往來泥沙中察畝跣足按魚鱗舊冊履畝丈量覈其荒者閱二月悉白實皆自辦俸不足鬻釧棉布償之籍上得減除額征有差康熙十八年舉博學鴻儒放還故官復以買吏薦入為工科給事中論事切直改大理寺丞母憂歸以前廷推事註誤落職老於家

楊匡齋太守事略

楊朝正字匡齋漢軍鑲白旗人由侍衛出知東昌府既至訪民間利病銳意興革臨清舊有額外餘米稅君白巡撫聞於　朝減歸正賦東昌濬河向有額夫率僱役代免至是改為均役有訟者輒自訊決未嘗委屬吏民憚其嚴明獄事日損月朔望宣講　上諭春秋偏歷郊野課農桑歲暮訪高年者賚之其賢者尤尊異焉東阿教諭王璜事繼母孝歲荒救飢民數百監生崔允璧建橋通濟閘設兩渡船君請於布政司並旌其門民有捐金治道者置酒勞之由是人爭向義府治西南地窪下遇大雨泛溢五六十里溺者衆君自捐金八百兩辦大石橋三治道六十丈益增隄禦水水患息康熙二十四年旱君宿齋戒除壇與妻屠麥為麪作供具焚香禱天曰若知府有罪願身受譴無累百姓伏壇前自子及亥大雨偏四境明年復旱發倉平糶復捐金煮粥以食餓人王璜崔允璧等各捐米數百石為助民得不害卒祀名宦祠子宗仁仕至湖廣總督宗義至河南巡撫歸在名臣傳

陸蔚文明府事略

陸君在新字蔚文江南長洲人為人磊落倘氣節刻苦自厲順治初為諸生躬耕彰山之下雞鳴起然薪為燭屬文畢仰天而嘯向晨荷鋤出暮歸讀書康熙五年　詔以實論取士君故以經濟自豪遂得舉尋除松江教授教諸生以實行為先具以金贄者卻之用不足知府魯君時分俸助之湯文正公為巡撫察其廉勤以卓異薦是歲江南七府一州諸長吏被薦者獨君一人人以此服湯公知人也　詔陞擢遷廣陵知縣單車就道始至齋於城隍神不以一錢自污晨起設香案令賓禮生誦戒石銘四句己跪而聽之四拜起然後治事以為常蠲煩耗羨革除殆盡傍水設五倉便民輸納建問苦亭於衙西朔望坐亭中訪求民隱時裹糧攜供具歷山谷閒勞苦百姓軫其災患而導之於善修學校進諸生考論德義如為教官時設四門義學刻孝經小學頒行之二十六年江水泛溢民多溺者君急出錢募民船往救身為倡率出入洪濤中全活無算君之始受事也前官虧帑盈萬大吏稍曰第受之我等行相助君以為信受之已而奏銷無所措憂甚遂得咯血疾臨終北向謝　恩手書數條示民反覆而卒初君將赴官子孔彰在京師愴然曰吾父此行必殉是官矣亟從之君數輸使

遮道泣請留乃止卒之日惟孔奐在寓書數簏以殮廬陵人爲罷市三日會哭者萬餘人孔奐猶以前事被羈閱五年始以喪歸而生產盡沒爲官物矣廬陵合辭請於官祀吉州名宦祠長洲人亦以鄉賢祀之

國朝先正事略卷四十九

平江李元度次青纂

循吏

張鏞如通守事略

張君名壎字鏞如江蘇長洲人以官學教習需次縣令選河南登封縣爲人耐清苦練世故愷悌積中見義勤發登封自明季遭寇亂入　本朝比歲不登民多失業君至奮於嶽神革除私斂招流亡督之耕種相土宜分種木棉及諸果實莅官甫五月大修學宮會諸生明倫堂深言萬物一體之義以爲在天曰元在人曰仁天人混合生化絪縕誠能廓推蔽障蕩乎無垠覺性周流恫瘝乃身建天之要於是焉存矣故其爲政一以敬恕爲基期於使民各得其所復嵩陽書院延耿先生介爲之師導諸生以程朱之學自縣治達郊鄙立學舍二十一所課諸童子以時巡閱正句讀導以揖讓進退之禮月再集民讀法置善惡簿爲勸懲閒策蹇驢歷民舍問所苦恤其饑獨有小爭訟輒從阡陌閒決之進父老子弟教以孝弟忠信廉恥禮義之節聞者莫不灑然易慮也縣西境有呂店者俗好訟難治君察里長張文約者善士也舉爲鄉約禮遇之俾行化導俗爲一變及文約將終語其子曰張公厚我謂我好人又能勸人作好人也爾其勉之甲長申爾瑞負稅且受杖路拾遺金二兩視其封則輸稅金也疾走衙前俟失金者反之君聞詰爾瑞曰爾既拾遺盍充稅可免責而乃反人爲對曰小人安命甯受責終不敢利人之財君曰義哉此奇男子也舉爲鄉約旌其門其後有王進寶魏光大秦璜者皆拾遺金而反失者焉高鵬舉死妻孟氏年少舅欲彊嫁之孟氏哭夫墓將自縊君微行遇之問其故勸還家給之銀布免其徭歲時存問敕其舅養之終身縣故多衙胥時獄訟曰尠姦僞無所容諸胥稍稍自引去其在者更番執事退則操耒耜爲農氓以在官無所得錢也開尊積二百里復古蹟輳路建古賢令祠修鄭公墓塿以垣歲三月率民致祭鄭公名廷鑄崇禎末爲登封令守城抗賊死者也歲飢煮粥以賑復移粟四鄉分給老羸仍輸麥數百石俾及時種焉康熙二十一年自春徂夏不雨君囚服繫頸暴日中拜表引罪步登少室東峽冒夜行達旦汲泉水反嶽廟叩頭呼籲慘切俄而雨大注山有虎鄉長郭九合者將赴縣輸稅夜夢父告曰爾有虎厄明當避之時方緩征且過限九合念不往是負張公也路出金星廟果一虎當道九合叱曰畜生我不懼死獨慮違張公限耳虎俯首避道俄大吼向山南逝自此境內無虎患在官五年民知向方生聚日盛家設位旦夕尸祝大書官清民樂於門耿先生稱之曰年來嵩潁閒別一世界矣其程張二子晉城雲巖之匹亞乎二十二年以卓異薦遷廣西南甯通判去之日民遮道痛哭既去立四祠於四鄉肖像以祀榜曰天下清官第一至南甯未幾乞歸旋遭母喪服除赴京師卒旅館年五十有六

董任庵都憲事略

董君宏毅字士超號任庵奉天人隸漢軍正紅旗康熙甲寅由監督授奉新知縣時耿逆倡亂閩中新昌甯州所在盜蜂起十月新昌賊大至君集兵弁約曰吾雖文吏今賊臨城下當冒矢石與諸君共生死乃戎服率臧獲二十餘人各挽強弩登敵樓把總胡來朝率營兵武舉王顯先領鄉勇防禦甚固時賊眾漸集利速戰君堅守圍數日不得下民情洶洶君意城內必有應賊者夜半下偵之老僕楊天爵執火從至儒學門有飛刀來斫者君大驚辟易走天爵揮刃斷賊左臂賊怒雙手鬭天爵益奮君繞學宮踰後垣出刺賊背天爵斬之賊失內應有退心十一月朔君出民兵與賊前鋒戰發一矢斃僞左將軍某賊潰追奔數里斬馘亡算擒賊將六人還初賊之至也僕盧大成私計曰城破主人必殉柰何斬忠臣嗣乃陰變服爲道士負君幼子國瑛遁途遇賊欲殺之卒以黃冠免同時安義靖安皆陷賊惟奉新勦殺擊最著無何賊復合靖安甯州諸盜掠及縣境君捍禦益力乙卯冬賊眾萬餘來犯君與分巡道李世昌領兵大破賊於寒婆嶺招降僞參將劉應璉等七十九人賊兵六百六十九人安集流亡男婦萬四百餘人一城安堵如故時兵荒後民苦輸餉君力請蠲豁民困始蘇越五年以循良擢莊浪同知去之日民聞辭泣走送聲震數十里繪董公殺賊圖以獻既歷官四十餘年仕至左都御史卒年八十有二祀奉新名宦祠

劉衍泗明府事略

劉君繼聖字衍泗山東濰人以歲貢生授廣業訓導遷桑縣教諭正己率人士習丕變遷知湖廣慈利縣初滇賊反慈利被兵尤劇賊旣平人民彫敝君以寬爲政不輕用刑與民語常呼爲兒有罪人被杖而呼君蹙然曰兒再忍一板慈利人皆相傳戒毋犯法戚我爺也尋病聾將告上官求去民聞攔使者數輩皆不許往乃使其子僞他適者竟得告慈利民數萬詣上官乞留上官遣人視之實病乃聽罷民民謁君流涕爲吮癰曰信也柰何時流亡漸集方編審戶口民請君畢是役乃行應代者之援也及行費不給慈利民人出一錢以贐之凡數萬康熙四十三年卒於家

衛慎之太守事略

衛君立鼎字慎之山西陽城人康熙中官盧龍知縣地當兩京孔道驛使旁午君悉自營辦一不以擾民先是縣中徵糧勺杪以下皆用升合量徵草以銀代仍買草民閒而低昂其直君令輸戶合奇零就歸斗斛及額而止納草者不用代民甚便之會　聖祖命魏敏果公偕吏部侍郎科爾坤巡察畿內至盧龍已治具不食但啜茶一甌曰令飲盧龍一杯水善亦飲令一杯水諸大獄悉以咨之君引經準律敏果大稱善格文清公爲直隸巡撫以事至其縣謂之曰令之苦無異秀才時然做秀才自苦耳今自苦而百姓樂非苦中之樂乎疏薦盧龍治行第一靈壽令陸君隴其次之內遷戶部郎中秩滿遷福建知府以年老致仕歸

遲簡堂明府事略

遲君維坤字簡堂漢軍正白旗人康熙中任山東聊城知縣月以三八日召諸生課文禮其賢者能者問政事得失歲以三七月巡行畎畝視田之荒易加賞罰爲額征冊有逋稅八百兩以問吏故無田主歲攤取他戶代之君言於大吏以新墾荒地補稅額代者悉免故事縣有役按戶徵夫吏因緣爲姦君令履畝出錢二改爲僱役上官下其法於他州縣衛吏嚴有犯必痛治之縣常多賊陰備捕役爲主君杖殺其桀黠者一人賊皆遠竄設櫃徵銀令納者自投其中耗羨無所取官府興作必如直給工匠錢又人與之食買器物一從市價商民頌之卒祀名宦祠

張拙齋太守事略

張君克嶷字偉公自號拙齋山西聞喜人敦質行篤於經學康熙十八年進士選庶吉士改刑部主事累遷郎中有獄牽執政族人諸司莫敢任君請獨任之內務府以其人出使爲辭君鉤提益急騰聞索使何地歸何期至再三不答力請於長官謂宜入告事雖格聞者肅然尋出守廣西平樂府猺獞雜居盜不可詰君至浹月以信義服苗酋擒巨盜二人縱其一宥其一責令偵緝終君任盜不敢窺改知潮州府屬縣賊蜂起或稱明裔聚衆千餘人君聞卽日馳至其地命吏士速擒白葉祁山設疑兵嚴守而張軍聲賊不敢偪會夜半大風起簡健卒二百斫其營呼曰大兵至矣城中鼓譟出兵以助之賊奔祁山要擊之斬巨魁三人衆敗散乞降巡撫將上其功君曰此盜耳而稱明裔興大獄株連多轉恐生變乃以盜案結潮有大豪伏親迎者於路而奪其妻拒捕經年君徼行遮而得之獄成當大辟監司銜大府命爲之請且曰稍遲緩之當以黃金四百鎰潛至君家君曰吾官可罷獄不可寬也卒寘諸法或假親王命以開釋大府不敢詰君縛執之其人出龍牌衆色然駭君命繫之獄以牌申大府情旣得立杖殺之丁父憂遂不出或勸之曰吾性拙幸而得歸畏途可復卽乎年七十有六卒於家子在堪有學行能立名義從方望溪先生遊

王愼夫廉訪事略

王君諱繻字愼夫河南睢州人少警敏年十六補弟子員康熙丙寅起家東明知縣未一年母憂歸庚午補獲鹿縣尋入爲戶部員外郎遷郎中己卯授江南糧儲道辛巳晉江蘇按察使以疾告歸其在東明也縣錢糧多欺隱居民流亡君至易甲長法大戶用其族長催之於是兼併不行流亡者復業縣分四十里里養馬一匹以備官用民苦其累君勒石禁之賈五雲渠進者盜魁也君至諭之曰吾知若名矣五雲汝爲練總進汝爲保長邑有盜汝緝不用命卽戮汝盜自是絕跡有滑化者句逃人誣其鄰某君密令鄰匿他所別令一人跽堂下

召逃者詞曰汝識某可執以出逃實不識也見一人跽堂下執之衆皆譁逃技窮乃曰馮化給我衆中有欲逋者君曰必化也追之果然重杖遣之安某客於外娶妻高氏與前妻之女在室高通於劉某忌女圖并亂之女不從共戕女以滅口君曰高母道已絕應照故殺妻前夫之子律論斬庶足戒爲繼母而淫兇者巡撫韙其議具題報可著爲例東明距睢州百八十里君奉讀歸縣人赴睢弔奠白衣冠數千人城巷塡塞觀者嘆異擢獲鹿爲山陝衝衢君治驛有法民不知有供億苦時有陝西寒婦兵遣京頗驛騷井陘令巢梗巡撫檄君併料理兵戢不譁歲歉出穀以活飢人值編審戶口鱗次面訊里長不得上下爲姦利在戶部時吏弊不得行尙書陳公廷敬倚任之特薦其才其爲糧道也所屬舊有倉規銀鉅萬並虐取之民監司利其入百姓疾苦弗問歲遣一役馳一檄塞巡漕故事而已君至皆謝絕轉漕時扁舟巡察懲其濫收者宜與僻處萬山中一夕忽至百姓訝曰吾民不見糧道四十年矣今乃飛至耶因號曰飛糧道嘗庫歲收銀八十五萬兩爲修船及弁丁運費前運丁預支行糧例扣月息丁益困君悉除之丁立碑頌德仲雍墓在虞山久不修城隍廟瀆祀者衆演劇享神歲糜金錢數萬君曰教化監司責也乃葺墓而封閉廟門其遷按察使也十五衛四十九幫官丁咸請留不遂去之日泣且拜以送與其鄉先正湯文正公撫蘇內召時略同胥門外有坊曰民不能忘爲湯公建也民鐫公姓氏於其次蓋公少學於湯公公深契之其政事有本末非偶然者爲按察時宿州某生攜妻子授徒某氏家其妻臨產妻兄之女來眡數日妻子皆中毒死館人曰若與妻兄有隙乎曰有之曰是矣必令其女致毒也生控於州女不勝刑遂誣服獄具君疑之問館中來往者何人女曰止一十二歲某徒耳召而曲誘之曰師挾我急因致砒麪中生之妻兄乃得釋無錫民某與攻皮之匠毆已而匠死有僧故與某仇證爲傷重致死令據僧言擬抵君察闢毆月日在保辜限外因詰曰傷久何得不醫具言醫矣檢所用方則匠死傷寒耳僧乃伏罪所平反多類此癸未

聖祖南巡君力疾迎覲　上顧巡撫宋公犖云朕聞王鷟督糧儲時甚好隨遣太醫臨視賜藥一器次日　賜御詩一幅　溫旨再下教以調攝甚備君叩謝感泣謂臣受　國恩今疾無以圖報塞　上因書世恩堂額　賜之葬告歸家居十有八年集州士爲文課延處士田先生蘭芳主之士風日盛又設祭田百五十畝以羨餘助昏葬及窶艱者卒年六十有八子澄思舉人澄慧癸未進士官郎中

劉孜子方伯事略　陳玉璂

劉君諱棨字孜子山東諸城人父必顯官戶部員外郎乞歸遂不出君年十一補諸生康熙二十四年登進士三十四年出知長沙縣居官廉惠見義奮發尤善應變時城中訛傳將裁兵撫標千餘人皆震恐環轅門而譟君謁巡撫出爲好語解之卽令齎赴縣倉預給三月糧示必無裁意衆乃帖然居三年遷知甯羌州是歲關中大饑君至餓莩滿野而州倉無見糧卽入府謁監司丁珩請假鄜倉粟以活州民許之府州相距三百里募州民能運斗粟者予之三升不十日而三千粟盡入州倉悉以賑明年春復詣府監司謂曰吾欲依君法以賑一府而洋縣地廣人衆令年老恐以累君君曰方春民困已急必欲見委者請假以重權乃可監司卽授以檄役數十人從君卽持檄發粟從水運令役持檄分調數縣丞簿而己單騎至洋先徧歷郊野驗戶口多寡已入城語洋令曰吾發官粟至此必春貸秋還倘秋不熟我兩人可代任之縱以此破家所獲多矣令曰諾遂分遣丞簿按戶發粟數日而畢將去闔縣老穉持香擁馬首塞路越三日乃得行及秋洋民曰劉爺活我我忍負劉爺乎爭赴鄜倉納粟贏故額百石甯羌民貧多逋稅遂聽民便竄粟荀蕨悉充稅而自買家中田代之輸下車之日居民僅七家期年而輻輳矣一日出郭見山多槲樹宜蠶乃募里中善蠶者載繭種數萬至教民蠶繭成復教之織州人利之名曰劉公綢其後桂林陳文恭爲陝撫請下其法於他州縣由是陝人之蠶者益衆立義學購賈人載書賣之親爲正句讀釋其大義甯羌士始有得第者四十年還甯夏中路同知未行丁母憂負債不能歸致書其弟令亟賣所遺田弟曰兄田已去大半所餘瘠土直幾何吾不忍袖手視乃益以己田擇其腴者易金致兄所甯羌人聞之爭輸金爲助君示以家書曰吾田已去矣無及也乃止居三年服闋　召見授平陽

知府四十八年九卿奉　詔舉才守具足者知府中舉君及陳公鵬年以對卽擢君天津道副使累遷四川布政使每治事暇喜讀宋儒書曰吾晚讀此等書轉益有味五十七年有疾語諸子曰吾夜觸屯之三爻易象告我矣爲我具奏乞休勿誤國事居數日移榻中堂就寢而逝年六十二子統勤孫墉官皆至大學士語在名臣傳

又陳君玉璧山東歷城人進士乾隆三年任遵義知府郡故多槲樹以不中屋材第供薪爨君出巡見之曰吾得以利吾民矣乃遣人歸歷城取山蠶繭種且以蠶師來行抵沅湘蛹出不克就六年復遣人往取期歲前到蛹得不出明年治繭於郡治側西小邱大獲乃遣蠶師分教四鄉授以種且給工作費民爭趨若取異寶至八年秋民間所獲繭至八百萬自是郡善養蠶而遵紬之名遂與吳綾蜀錦爭價乾隆十三年正安州吏目徐君階平亦自浙江購繭種來教民蠶至今皆食其利云

陶子師刺史事略

陶君元淳字子師江南常熟人爲諸生能文章有經世志性伉儼喜立事以名節自厲康熙二十三年舉順天試二十七年會試主者定第一策陳會推之弊語侵執政稍抑之及殿試論西北賦輕而役重東南役均而賦重願減浮額之糧罷無益之費閱者怪其言戇置二甲部選瓊州昌化令三十三年到官定賦役均糧以畝均役以糧罷備差革雜征自坊里供帳始度隙地粉立墟市大招流亡勸開墾予以牛穀不起征縣故與黎爲界舊設土舍制其出入官吏因緣爲姦以規物產至是撤去揭榜山峒有冤者得詣縣陳訴一權量定法度黎民樂業時步行村落閒問民疾苦煦嫗如家人縣故有田四百餘頃沒水且百年君具陳始末請免賦上官難之君因撰昌化浮糧考上之後布政使書君許爲上請而君遽卒不果行莅昌化之明年攝知崖州游擊余虎縱屬爲暴守備黃鎮中用非刑殺人衆黎人獻納無厭君至得訴詞百遂列六款上余虎以百金餽卻之因逢督臣閱於總督下瓊州總兵平之君申牘曰私揭不應發審鎮臣不應使官卒不往方鞫鎮中繳鎮中令甲士百人帶刀突入左右駭遽欲走君叱曰守備反耶吾奉命治事而敢令甲士劫持是無上官也無上官是無天子也非反而何鎮中氣懾疾揮去獄成鎮中得罪崖人爲語曰雖有余虎不敵陶公一怒而總督滋不悅坐君檢驗失實擬鐫免尋以大計當黜會巡撫蕭公永藻新受事惜其去爲言於總督留之每以事至府總兵輒戒其下曰陶昌化至矣無生事在官日市韭一束饔飧常不繼喜接諸生講論率至三鼓尋以積雨病寒泄寖劇三十七年九月卒年五十三喪歸渡海過瓊士赴省試者百人護柩行莫敢先過陽春有悍卒爭渡諸生並譁曰此吾師也誰敢先者卒懼而竄

國朝先正事略卷五十

國朝先正事略卷五十一

平江李元度次青纂

循良

莊復齋副使事略

復齋莊君爲安溪李文貞公門下士舉康熙二十七年進士授山東濰縣令母就養卒於塗歸而廬墓三年自是不忍一日離其父父旣卒隱居教授若將終焉乾隆元年楊文定公以大宗伯掌成均薦授國子助教相國西林鄂公海甯陳公書閣士於方望溪望溪首言君次某某非禮先焉不可得而見也海甯徧往拜西林使人達意至再三君曰吾往見是慕勢也相國何取焉將命者以告西林矍然曰吾非安坐而相招也顧吾非公事未嘗出內城恐時人以爲疑吾平生惡市交莊君以老諸生視我則不妨顧我矣君始入見志相得然卒未嘗再往君自助教遷吏部主事每執稾與長官爭是非或齟齬侃侃直陳無懼色其舉進 出余府丞甸謝御史濟世門二君夙以抗直著聲君能繼其武權貴多陰憚之六年有薦君學行宜居言路者引見 上意甚相屬越日 命赴湖廣以同知用補德安同知逾月權知徐州府蘇松道汪某以危法中沛令某督撫具白簡矣命君補牒公牒稱沛令不侮鰥寡不畏彊禦汪聞忮而止果毅公訥親巡江南勢烜赫監司皆韝袴跪迎君獨長揖 訥責問曰非敢惜此膝於公奈會典所無何訥默然徐仍歲水災君至相川澤諸耆民請廣開上游水道以洩異漲且告石林可危狀未及措注而石林決沛縣城將隤民逃竄君立起駕輕舠行告父老太守來與爾民同難爾民將安往親率衆堵築七日夜城完在徐三年兩遇大荒勤賑事寢食皆廢九年遷淮海道副使嘗巡所屬邑僕隸數人從皆自飲其馬邑令犒之則跪辭曰公視奴輩如兒子不告而受不安告必命辭是仍虛君惠也強之皆指心誓先是大府巡屬矜嚴若神及去庫爲之虧公至平易近人無角尖耗淮海承屢祲後凋敝不異於徐公嘗曰吾聞古循吏稍能反風滅火每對遺民中心愧畏夢寐中猶摽辟呼嗟也海州有鹽河瀦水通商運雖異漲非徧告大府監司不敢開洩及得請則田禾已不可救矣君陳於制府定議遇水漲守土吏先開洩而後報聞十年冬巡視災賑臚畫始回徐十一年正月卒年六十有一君諱亨陽字復齋福建靖南人學行爲實大夫所重泰安趙公國麟撫閩請主鰲峯書院以持父喪辭家居來學者歲以百計在太學六堂之士多宗之九年京察 詔大僚各舉一人自代李閣學清植舉君公論大服其卒也士民罔不痛惜著有秋水堂集河防算法書婺戴氏事舅姑以孝聞

陳莘學少卿事略

陳君汝咸字莘學浙江鄞人父錫嘏以通經有名於時官編修君幼從父學康熙三十年會試第一成進士選庶吉士散館改知漳浦縣縣中賦役故責戶長爲主辦黠者緣爲姦利君定三百畝爲一戶令民計產爲清供自立徵戶糧多者爲戶長以次輪催由是吏無追呼民無逋稅均保甲以三百家爲一保第其口多寡籍以供役五年一編丁而役法平民有被訟者肯紙爲隸立期限令訟者自召之一訊即決閩俗信鬼而賤醫病者占藥服之往往致死君爲分別病證示以經驗方輯諸藥以與病者全活甚衆月以初三十八日萃諸生於明倫堂講五經性理綱目諸書試以古今文詩賦擇其賢者才者爲義學師以教於鄉里屏天主及無爲諸異教改其堂爲育嬰堂斥城東淫祠輟其像而毀之漳浦瀕海多盜君設方略禽獲甚衆上官以南靖盜未靖移君治之縣民列狀請留不得數百人者環而守乃夜以兩騎疾走出門縣民覺追送十里許號泣而歸歸則構祠城北門名曰月湖書院歲時祀之治南靖一年擢刑部主事晉御史論海防事宜多見采納五十一年海賊陳尙義遣黨赴兵部請就撫君素知尙義爲賊魁請身入海撫之廷議御史近臣不宜輕入海乃令郎中雅奇率君所薦阮生蔡生同往遂降尙義及其黨百餘人海患以平以左都御史趙恭毅薦擢通政司參議累遷鴻臚少卿奉 詔賑饑甘肅路見餓莩遂不御酒肉散私錢數十千給飢民疾馳至平涼發倉以賑積勞卒年五十有七

佟信侯刺史事略

佟君國瓏字信侯遼東人以祖從龍入關隸漢軍爲世族康熙三十年君由肇

帖式授山東文登知縣文俗故悉悍或勸君倘嚴峻君曰爲政在誠心愛民興利除害化導之而已嚴峻非邑之福也副將某暱一妓日遣營兵爲役又剋餉軍餉合營衷甲大譟夜半斬關出屯東郭君聞變披衣出家人止之不聽吏役皆股栗莫敢從君乃單騎詣山巔厲聲曰吾與軍民同疾苦有冤當訴我何妄動至此衆猶洶洶君當礮立曰吾不忍見爾曹族誅請先試若礮衆色動曰公廉明軍何敢犯然事已至此奈何君力任保全再三覈其故得實狀疾遣吏縛妓至扶於旗鼓之閒衆泣拜而散副將尋被劾去輿論快之癸未大饑奸民所在騷動將不測公率數十人徧詣村墟曉諭捕獎凶渠旋給賑民賴以安事竣得首列薦章云邑豪宋某兄弟三鄰婦貸其錢不能償息豪殺之君廉得其實而吏役得豪金皆巧爲掩覆尋倩人持千金賂君君大怒笞其人立覆驗得重傷然無確證忽有小婢倚門君鞫之得實狀遂實三人於法一邑肅然邑故濱海閩商泊舟爲嶼閒副將林某縛數十人指爲寇君訊之皆釋乃更捕真盜四十餘人殺之海疆敉謐而商船繼至者皆德君丁亥　聖祖南巡君二次扈從受　優賚辛卯擢澤州知州屬歲祲大發常平倉穀借民秋成剋期輸還無爽者又爲減耗羨革陋規省徭役平物價民情大悅時太原守挾威勢能傾軋人君獨與之抗太守乃陰嗾某驛丞誣揭君坐罷任州民譁然鳴鐘鼓罷市欲詣闕留時康熙五十二年六月事也既而得　旨留原任州民歡躍會平陽民變略如君宰文登時撫軍檄君往撫許以兵從君曰兵行是速亂也請單騎往既至民皆額手曰佟公至吾屬無慮矣乃入城撫諭安堵如故州城圮捐俸千金爲倡集僚屬紳民議修築凡兩年工竣民感其德立生祠君禁之不能止也君去六七十年春秋俎豆弗衰庚子引疾去州民攀號聲震郊野亡何以舊屬高平令虧帑被逮責償萬餘金君故廉貧無所出先是君在州辦軍需數年未嘗尺寸擾民民感次骨至是憤泣公捐五千金投州庫君復竭蹶斥舊產越五年始得完項歸自是布衣疏食終其身恬如也乾隆三年卒子四人皆爲顯官

夏存齋明府事略

夏君熙澤字爲霖號存齋江西新建人父鞫莊以進士任刑部主事嘗講學於易堂程山之閒歿時君方七歲家貧饘粥不繼母督之學或乏膏油則危坐默誦年十七奉母命遊學京師從韓慕廬孫莪山諸先生遊見聞益廣時高文良公官庶常舅氏周翁託爲擇壻晤先生喜而訂交告舅氏以女字焉康熙三十九年成進士同考官靜菴實公更進以身心之學兼博覽史書求實用謁選得廣東增城縣時邑大水田疇成巨浸既受事報水災開倉發粟按行村落散米數千石更勸富民捐貸民以不困秋大熟民相率輸倉至冬缺二百餘石吏請追比君弗忍代還之聽訟之暇振興學校購書籍聘名師聚邑人子弟教之邑介海匯有靈山複嶺層嶂僻徑透迤潛通七邑爲諸盜逋逃藪鄰封追捕急咸嘯聚剽掠禽人民索金帛粟米出爲牒邀贖君與同城武弁計曰俟報上官往返經旬日賊糧足守險益難奪出不意攻之兵法也我領敢死士先君繼之合隊夾攻賊穴可速破武弁唯唯君戎服佩刀糾衆夜發武弁逡巡山口乃分鄉兵爲二隊直擣其巢賊聞鼓礮聲不辨衆寡奔散過半追殺十餘賊生擒其魁男女擄者悉解縛奪歸當是時武弁恐形其短不以白上官上官亦諱言用兵功抑不敘君素以清介自持凡上官胥吏婪索絕不一應百計中傷之旋以獎盜犯過多被劾罷時獎者十二人臬獄四府獄三皆歸獄於縣增城老幼咸嘆息泣下歸葺老屋居寡嫂及二兄儀數椽自居淡飯黃虀讀書不輟閒出遊蕭然獨往歷名山川訪異人畸士至老不倦年七十餘終於家

沈觀如明府事略

沈君光榮字觀如漢軍正白旗人以歲貢試授筆帖式康熙四十年出知河南河內縣專務德化月朔望集城中居民宣講　上諭翼日單騎歷郊野召鄉民徧告之往復懇到聞者莫不感動徵科不用敲扑設盒酒花帛召諸里老令逋課者跪堂前斟酒進他里長之畢輸者飲之爲簪花被帛鼓吹導出中門由是輸者畢至有李家窪者地斥鹵多逋君爲引溝渠開稻田招流民復業給以牛穀種改名藏富村遂成沃土民有訟令兩造要而來立剖決遣胥攝事按日給錢絲粟不得擾民時出俸錢行諸利益事夏設茶衢路冬施棉衣病者藥之死而裸露者棺之三年去任士民懷其德祀名宦祠

陸麟度觀察事略

陸君諱師字麟度浙江歸安人少負文名究心先儒書講求實用康熙四十年進士授河南新安知縣下車修學校集諸生說經談藝童子能應縣官試者免其徭民輿於學鹽使者下縣取鹽犯四十人君曰律以人鹽並獲爲真法今勸犯止二人何濫爲縣境嚳馬賊季國玉者爲患久君廉得與之杖下箠棻根亭後圖拔其蕻以遺僚屬曰不可不知此味也父憂歸既成行忽前途塵起六七騎挾弓刀驅牛車載婦女三十餘人栫某將軍家自歸德買來鐵民君叱止之令官還婦女於其家白將軍收其騎卒或謂君已解職胡開罪將軍爲君曰吾一日未出境能以鐵民婦女媚將軍耶服除補江蘇儀徵縣縣彫疲又淮鹽所匯奸民窟其中君一反前政每日晨起判爭訟有神明稱盜自引民某爲黨君突至某家見敗器物滿道言有凶人食此不償直因而鬭毆公詰其人狀與盜脅事遂白春徵先勸富戶輸既徵卽以解秋則減其耗令自封投櫃城內外數火或言有祟公移牒城隍神欲毀廟示罰火遽熄每不雨步禱輒應疫起出俸錢購醫藥施民故事上官往來驛夫臨時取給鋪戶倉卒滋擾君一切革去但令鋪戶日賦一錢歸驛不勞而事辦有吏以私事銜知府命來索船君曰知府至吾當腰笏引舟若吏也胡爲者斥其名紙抵之地揚州五屬饑督撫下知府各以五千金糴穀借賑符既下具舟車往則虛而歸君知知府意欲縣官籍補所虧帑也親往力爭卒得請於是五縣皆買穀以賑始至卻鹽商例餽商固請君曰然則吾以給公用耳乃立印簿登其入修學宮作明倫堂具鐘鼓尊彝樂舞祭器濬泮池植之桃李又以其餘建倉廒潔治囹圄爲別屋以居女犯縣故有文信國公祠新其宇質庫相沿書票有月無日勿論久近必取一月息君辭其歲餽令視他處月讓五日旌吳節婦門修孝婦祠以敎女教縣稅領之稅大使惟豬稅隸於縣歲贏千金君除之渡江船人多載車常易溺君爲定其程度以時察之凡所釐剔彰癉視新安之治尤詳課最奉行取部檄至民男女空一縣奔號上官請留弗得則闔城門塞署不聽去既去乃寫像戶祝之比入對聖祖溫諭有加試制舉文一首取第一授驗封司主事遷員外郎掌選有要人求官君力持不可尋奉命督視山東礦務條上開採無益請罷其役遷擢御史又命巡河讞獄均稱旨未幾河督陳恪勤公奏請以君爲兗沂曹道有旨趣之行已得疾不起康熙六十一年二月卒年五十六君性孝友以儒者自命好讀書再充鄉會試同考官皆得士居儀徵築江寒草堂延邑士及過客之有文者居京師與方望溪苞儲中子在文何義門焯友善尤契張清恪公清恪過訪必手自叩門君能辨其聲云兄弟子皆少孤撫之如所生養同年生遺孤字以弟女卒成其名著巢雲書屋采碧山堂玉屏山樵諸集祀兗州新安儀徵名宦祠

張天申明府事略

張君士琦字天申江南嘉定人早歲舉於鄉以文學知名大學士徐公元文引入史館與修明史康熙四十一年選江西永新知縣前令故貪縱征斂橫出君至革除溢征銀三千餘兩米二千餘石捕逐豪右懲諸姦胥遇平民輒與溫語不輕箠一人月置酒召諸生攷論德藝士民翕然居三年大饑君發倉以賑不足出私錢佐之縣西鬱山有三邮者俗驍悍屢險阻爲盜前令時糾衆數百劫掠至縣城令犒以酒食散遣之而已君至爲設練長嚴約束至是復聚衆彊糴官粟格鬭有傷者君禽其渠餘黨逸去遂列狀白大吏請設兵西鄙爲鎮壓計或言長官諱盜久矣今遽以盜聞如吏議何曰拚一官絕吾民後患吾甘之矣已而部議下君果以詿誤去縣民聞其將去樹大旗城中央及四門以集衆集者數千人負土塞縣衙城門不啓罷市者半月相率詣南昌請大吏乞留君不省會聖祖南巡復集衆詣蘇州具章欲上不得達竟罷職新令至以君前發倉粟貧民未盡償不聽去民聞毀櫃醵金輸者畢集遂盡償之比歸錢送者塞衢巷或追至百里不絕五十八年復游京師得疾卒年五十六

陳密山方伯事略

陳君德榮字廷彥號密山直隸安州人祖淝字半千順治庚子舉人從孫徵君講學河濟義俠著州部當明末盜起流離相屬於道收養難婦數十人事定送歸又遍收塗閒棄兒哺之全活者衆大名吏某以事繫於官拯之出一日攜女

爲謝正色辭之父鶴齡字鳴九康熙甲子舉人爲學宗陽明及鹿忠節而加以實踐父卒故舊巧奪其產弟與爭高陽李相國蔚常延至京師一日念母卽謝歸官正定教諭從學者數百人君少負文名與博野尹元孚爲檢身飭事之學逾冠登康熙五十一年進士出趙恭毅徐文定門皆器君榜下充武英殿纂修時陳恪勤掌殿中修書事嘗語方公望溪從進中有爲有守者以君稱首初授湖北枝江令鄰省大府卽思得君守嶽州劇郡旣與郡卽思得君爲監司故論薦者如爭其以黔西州服闋引見　世宗卽命赴貴陽以牧守用其守大定以江西巡撫薦遂命補道府皆前此所罕見也君服官二十餘年勳績尤著於滇黔其爲政急民之病如其私而務以殖其衣食爲本在枝江修百里洲隄除解餉入川雜派攝饒九道鄱陽大孤兩關鞫彝辨誣獄出無辜者七人未數月經略張廣泗以貴州按察使保奏方是時羣苗交煽軍旅四出古州姑盧朱洪文叛案非君莫能定也逾年攝布政使黔地多山峒少穀兵餉半移糴於鄰省民尤貧瘠君奏給工本築壩堰引山泉以佮水田貴筑貴陽開州威寧餘慶施秉閒不數年報墾升科者三萬六千餘畝遂課種桑募蠶師教民蠶出署內所登繭於大興寺繅絲織作使民覩其利闢野蠶山場百餘所比戶機杼聲相聞又以其閒大修城郭壇廟學舍廣置棲流所以收行旅之病者益囚食方冬寒恤老疾惸孤之無依者躬課諸生闢以立志爲己之學立義學二十四所於苗疆其始至貴陽也署威寧府事踰年威寧改州大定改府會烏蒙土司謀叛東川鎭雄附之威寧爲夷猓出入要縮地仍令馳赴威寧署州牧先守君至見城西陴頹圮步可踰乃聚民閒米桶實土石層累丈餘然後比次甃築牆堞屹然羣夷縱火牛光燭天君言笑自如日夜爲戰守計賊不敢偪會總兵哈元生兵至賊敗遁鄂文端總制滇黔君其所舉任也嘗以此自翻其知人方威寧危急時公慮賊兵趨大理屬州牧陳嘉會分守大理執其手曰吾死此分也但遺老母憂齎志重泉矣及君陳某於黔苗疆初定當事遽興屯以變撫之將吏多以剿急見能賴此異類殲絶不足惜丁巳正月黔省城大火君入見撥經略曰天意如此宜修省羣苗亦人類也毋盡殲經略大爲感動申戒承事者未幾遷江南布政使徐屬水災流民爭趨金陵君竭俸賜編棚蓋席以栖災黎葺建陽明書院以實學開導士其卒也官吏士民皆雨泣生平孝友任恤仁於故舊篤友愛行不可備書弟惠舉雍正甲辰一甲一名進士授修撰子繁乾隆丙辰進士璵筌皆舉人

周子援太守事略

周君諱中鋐字子援浙江山陰人康熙中起家崇明縣丞累權六合宜興上海諸縣事有惠政後九年遷知華亭縣民有被誣殺人久繫獄君立出之而坐其實殺人者提標兵庇盜前令莫敢問君捕治伏法威愛信一時後三年秋霪海水大上漂數縣君具衣糗材櫝救卹之又爲請賑貤租全活甚衆明年以催科不及格罷縣民無萬數遮言上官閽於　朝得復職時高安朱公以總憲涖修海塘知君賢一以事付之塘成丁內艱民復籲留而　憲皇帝先已擢君松江知府及是予假治喪還視府事明年朝議濬淞婁諸水以君攝太倉州董其役方築壩淞江一再潰與千總陸君晝夜淩險指麾倉卒覆其舟旣亡而築合是爲雍正六年二月二十九日君年四十有九　賜祭葬　贈太僕少卿嘗君令華亭時奉檄緝境內其役祈爲縣君遇爲知府至是民懷其澤奉君爲奉賢縣城隍之神歲時祈報著靈異長洲王芑孫爲廟碑紀其事

國朝先正事略卷五十一

平江李元度次青纂

循良

施鑄瞻明府事略

施君昭庭字鑄瞻一字寄筐江蘇吳縣人康熙五十四年進士知江西萬載縣萬載地險僻山犢縣互有客民自閩粵來居之累數十年積三萬餘人曰棚民溫倘貴者臺灣逃盜也其黨亦散處山中爲拳勇師與棚民往來雍正元年閩中稽捕盜黨急倘貴度不免謀爲變始君之至也以棚民爲慮縣人易康野富而才君厚禮之使交於棚民而偵其所爲於是康野大積粟貸棚民運不取息或免償如是者數年棚民大悅棚民之材者殷林生等數從康野遊由是盡得山中要領倘貴將舉事召棚民林生遽告康野聞於君君集勇敢三百人即以林生統之爲要約以待而棚民多受康野恩不忍往然往者猶數百人倘貴有衆二千大掠山村閒時三月十三日也君謂林生曰賊易破也然吾慮賊或擾旁近縣旁近縣無備必使向萬載破之必矣會得賊諜四人厚撫之使告倘貴曰萬載人盡逃城虛可唾手得也賊遂決意向萬載則又張疑兵伏諸境中時鳴鼓譟幕樹大旗晃旂或連聚數十馬相踶齧或蓺草若炊烟賊欲由徑攻我後擬不敢入遂由官道來而棚民多受林生計使趫捷者數十人分曹持刃梃伏叢棘中賊過突躍出大呼擊賊賊驚走輒追殺之伏數發賊疑駭欲卻則又懼棚民之躡其後也於是濡被爲盾以進君望見笑曰彼已懾矣則使火鎗二十餘迭擊之一戰獲倘貴倘貴起二日而敗又二日而撫督兵至初棚民嘗入市鬬市人人積畏之倘貴叛道路洶洶指棚民君謂林生曰撫督兵至必搜山吾負棚民柰何則又曰吾以免死帖與諸降者汝及今趣棚民具不從賊結狀來其免乎兵至果搜山如君計不戮一人而巡撫初到官聞警張其事入奏旣見君申文不合使請於總督査弼納欲改追之君曰吾不忍迫棚民使叛而殺之以爲功也不可改巡撫乃檄君謂棚民匿盜已久又從亂罪皆死今雖赦之必驅歸本籍君乃使人徧諭棚民無恐而請於督撫曰棚民者閩粵之貧人耳來居山中種麻自給惟其貧苦以庸爲歷故曰棚民非刀手老瓜賊之比也歷年多生齒日衆與居民閒有爭訐皆細故不足深慮今日之亂由臺灣逃盜不關棚民而探賊動止離賊黨羽誘賊就縛悉賴棚民力請嚴戶口編保甲列齊民泯其主客之形寬其衣食之路長治久安爲計便査公許之巡撫尋亦悟悉如君策棚民乃安事聞　世宗臨朝諭九卿曰知縣以數年心力辦賊巡撫到官幾日豈得有其功耶獨下總督疏交部議敘以主事知州用君尋引疾歸後十餘年卒於家

葉雒一太守事略

葉君新字雒一浙江金華人少補府學生已復冒順天籍入學康熙五十一年舉順天鄉試聞蠡吾李剛主傳顏習齋之學往受業焉立日譜稽核功過尤嚴義利之辨雍正五年以知縣試用四川旣至權華陽尋補仁壽民或與鄰縣爭地界嘗會勘鄉保因閬人以賄請君怒悉下之獄勘畢歸各按其罪由是吏民悉斂手奉法八年攝嘉定州州故有沒水田多逋稅君視積土可耕者召民墾闢以新科抵稅額逋稅悉免仁壽奉　中旨采木匠人倚官爲暴民弗堪糾衆相抗縣令以變告君馳至訊匠頭及首先糾衆者一人並治之餘數百人釋不問上官才之有疑獄輒令往勘多所平反十二年遷知邛州乾隆元年再遷夔州同知權龍安及成都知府又攝瀘州瀘俗好訟初至案牘委積君日坐堂皇訟者至立剖決誣罔者悉杖之旬餘獄事大減及百日遂無留獄七年權順慶知府還雅州毋憂歸服除授江西建昌府以簡靜爲治先教化而後刑罰修盱江書院招引文學之士復南城黃孝子祠以厲民俗十三年南豐令報縣民饒令德謀反請窮治令德好拳勇令以風聞遣役往偵誤探其讎詞謀反有據遂逮令德令德適他往乃逮其弟繫縣獄令德歸自詣縣縣訊以重刑遂誣服牽引親故及鄰里爲同謀令遣移檄追捕君得報集諸囚親鞫時株連者已七十餘人皆人人殊君大疑詰縣役捕令德弟狀役言初至令德家獲一篋疑有金寶匿之及發視無所有則棄之野令聞意篋有反迹訊以刑遂妄稱發篋得譜劄毀之矣令謂實然遂逼令德俾誣服也君於是盡釋七十餘人錄具僉隨往

南昌戒之曰有一逋者吾代汝死矣及至七十餘人則皆在謁巡撫具道所以巡撫愕不信於是集才能吏令會勘益雜治諸所牽引卒無據然不可卒解先是巡撫得報時遽上奏奏下　命兩江總督委官鞫讞君爲一一剖解得白所全活三百許人十七年調贛州府贛縣民搶奪拒捕君依故例擬發邊遠充軍時新例已改本條爲斬決院司欲以改例擬君謂事在例前宜從故例爭之不得後以甯都民獄事與同官持異同不得直遂謝事閉門候代上官慰諭再三不從乃以任性被議免歸家居十餘年卒

葉映庭觀察事略

葉君士寬字映庭江蘇長洲人博學工詩文旁及象緯輿圖句股六書之學尤通達政體康熙五十九年舉人知山西定襄縣八年遷沁州知州其爲政善知民隱縣煩苛過事不假手胥吏事辦而民不擾權潞安知府除諸稅之無名者復四門集以便商人民大懷畏歷權平陽太原治行爲山西最十二年大計以薦入朝　上賜蟒服擢紹興知府乾隆二年移知金華晉杭嘉湖道調金衢嚴及甯紹台道始終不出兩浙云其治紹興也有倩民格士而殺之衆十餘將罷試君在三江閘聞信飛騎至數言剖解試如初浙西風潮大作海塘陷君往堵築三月而工完在金華時東陽縣饑求賑者呼號集城門以萬計君曰按冊施賑是賑冊非賑民也單騎往諭之召飢者前立注其名於冊而撻其二人民乃定二人者一婦人先以訟至官服華服至是易敝衣求賑君識之撻其敝衣內華服如故一男子容甚澤飲以皁莢湯嘔出酒肉衆驚服冒賑者多散去涖金華三年多惠政既去郡人思之爲立生祠歲遇君生日輒張燈合樂以祀君其前在沁州亦然有武人自沁來過君祠適遇君生日祭獻者至擁馬首不得行時君去沁已數年矣其爲杭嘉湖道也嚴保甲守望之令盜賊屏息及移金衢嚴衢州地勢高西安龍游諸縣築壩蓄水以溉田商人入山伐木私開壩行水日涸乃嚴其禁民稱便初君涖嘉湖時桐鄉豪家訐訟有以金饋者君急置之法獄未具卽擱金衢繼事者果以贓敗事連巡撫坐死總督德公委君推鞫君言巡撫實未受贓覆治之得金數千於用事者之家巡撫獲減罪八年移甯紹台道龥關政修戰艦親巡外洋雖險遠必至紹與水齧山詘蹙民多挾衆詰縣求食巡撫聞而惡之不欲賑君往視還白巡撫曰某來時災民飢欲死何忍見其悉塡溝壑耶言訖痛哭巡撫心動聞於　朝遂得賑君嘗言待飢而賑所活幾何本計其在修水利乎議復紹之鑑湖甯之廣德湖大興灌溉之利會去官乃止著浙東水利書冀後有行之者也十二年父憂歸遂不出君在浙每加意書院以作人爲己任家居屢集諸生校試文藝興起者衆平居孝友之德著閭鄉里卒年六十有七

翁蓼野刺史事略

翁君運標字晉公號蓼野浙江餘姚人父瀛康熙貢生康熙壬申以妻兄鄒某官粵西恭城令赴其約夜泊祁陽之新塘失所在舟人大索不得報其家幷返其行篋扃鎖未動失其鑰時君甫三歲兄運槐八歲招魂葬父又三年母亦卒君茹苦力學兄年十三時歷楚粵豫章尋父不得以病歸雍正元年君舉進士悲不得父骨誓往尋卜於漢壽亭侯廟有誰知意外得生還之句三卜而三兆焉乃與兄徧走湖南萬山中刺臂血作疏禱於神更兩歲無所遇乃榜一舟曰餘姚翁某尋父溯洄衡永間又半載一日泊新塘遇士人鄭海還者言三十年前其弟海生失足溺水格敗葦得不死視葦閒有已溺屍身佩小鑰囊因瘞之白沙洲存鑰囊爲識乃遣急足證鑰於家以啓篋牝牡脗合囊故君姊昔年手製以奉父者也始悟生還之讖實應鄭氏兄弟名遂號泣啓攢扶櫬歸仍於前瘞處留封樹焉時雍正丁未八月也人競稱翁氏兩孝子云君初授桐柏知縣多惠政桐人爲建生祠乾隆癸亥知武陵縣左道莫少康蠱里民將成大獄君捕少康寘之法被誘者皆得釋有兄弟爭田者親勸之坐田野中忽自捶涕訟者驚問曰吾兄弟日相依及來武陵吾兄已不及見矣今見汝兄弟偶思吾兄故悲耳語未終訟者亦感泣以其田互讓乃中分之又有兄弟爭產者其兄父養子也父歿弟少分以瘠田使別居兄不平以狀白中有亡父嗜酒得疾語君怒其暴親過也笞之仍斥其弟劃腴田以畀兄又有子竊人金指爲父所匿者拘其父至反覆鞫詰終不加以刑或問之曰以子證父脫有誣天性之恩絕矣姑

候之後康得其實果累夜爲他人攫其篋金去而其子誤以爲父也唐氏子聘張氏女貧不能娶張鬻其女唐知而訟之君察張亦貧甚鬻女金久耗矣乃出貲贖其女召唐氏子婚焉邑有衡州人葉繖者其鄉有重囚亡命來主其家家人不知也已大府檄下大索之囚已先逸矣君第令葉繖者導之往跡而得之竟得不連坐亦未受一笞鄧康二姓爭湖洲之利鬬殺不已積訟數十年君勸其地曉譬再三終不服會大雨至二姓請少避君曰汝輩爲一塊土世世讎重法不顧予何愛此身爲植立雨中逾時堅不去二姓感動乃親爲劃界訟自是息且相好邑東長樂村洽江亙長堤每夏秋水漲直齧堤址田廬皆沒巨浸中舊築石隄衞之水勢稍殺年久隄將圮民深患之渡江而南有德山石塔明提學董公其昌所議建也亦就圮形家言頗以爲病附郭向無書院君勤於課士每就僧舍設講席輒用聾顧於是大集邑人士轄咨興創不數月而三大工次第告成人稱其堤曰翁公堤塔曰翁公塔書院曰翁公書院焉歲乙丑大旱君閱郡志邑北有龍門洞去城百二十里唐劉夢得禱雨處乃覓導者草笠芒屨炷香步拜竭晝夜至其地洞邃而口狹縋而下以瓶貯水蹣跚歸就北郊設壇日跪烈日中膝盡腫邑人哭勸君歸君泣不可凡七日大雨歲則大熟邑人繪龍門禱雨圖爲詩歌紀其事大吏知其賢交章薦擢知道州道州路通郴桂山徑仄峭壁峙千仞下臨深溪行旅危之君創倡捐甃險八十餘里成坦途歲大疫爲文告城隍神自請罰無傷百姓並購方藥躬行村落閒一一審視或以傳染爲慮曰我爲此邦父母子弟病忍不一顧耶時永郡死亡甚多州境獨得全活年六十以勞瘁卒官州人立祠祀之與武陵並請祀名宦君之令武陵也即白沙洲建祠父墓前額曰永思並建啓綸亭買田數十畝令鄭氏世董之丁卯還道州過祠展墓哀感路人視祁陽紳民如故舊子孫注籍著化多達者嘉慶閒族孫元圻任湖南布政使葺其墓祠

蔣省齋郡丞事略

蔣君名祝字慶三號省齋浙江仁和人雍正元年進士選庶吉士出朱文端孫文定二公門散館授行人司行人聞父疾乞養歸文端公屬同修歷代名臣傳父服除以知州發直隸用署樂亭縣事釐積案千餘尋知晉州擢永昌府同知引疾歸卒年八十有三君之在晉州也興農桑濬河渠嚴保甲事無不舉州民白某習邪教君曰不治則滋蔓蔓而圖之難矣遣數十人縛以來寘之獄使人勸諭之白悔泣卒爲良民州俗悍喜鬭倣古方製所謂三黃寶蠟丸創重者醫之輒不死民得免抵全活多州瀕滹沱河歲葺堤君於堤上徧植柳數年柳成陰民呼蔣公柳制府方恪敏公薦於　朝引　見　賜朝衣一襲會報蝻災君自都門旋治所禱八蜡廟蝗皆南去其飛蔽河士民爭爲詩歌紀之勒諸石永昌有土司頗亂法君單騎入苗洞曉以大義苗人戢會別種苗蠢動境內卒帖然他郡民來避難君厚撫之賊退而民不忍去嘗攝永昌守事爲置義倉或曰攝守乃不憚勞如是君曰苟利於民奚問攝爲會夏旱民賴倉穀得不飢乃大服銅廠有羨餘攝守時悉以歸公大府入覲奏舉君以對　上稱眞廉吏云君既歸家居有直隸雲南民數十送衣物數事至仁和縣庭曰蔣公去官時不受饋遺吾儕戴其德請以歸諸其家浙中大吏異之爲作圖紀其事

朱完一明府事略

朱君宏仁字完一直隸清豐人雍正元年進士五年知山東昌樂縣時田文鏡爲總督吏治尙嚴急而君持大體多善政其折獄務察情實不輕笞人人無不各得其意以去催科吏未嘗至里舍歲終稅不滿出俸銀充之異時商民歲出官使錢悉罷免耗羨銀三分去一鄉士大夫閒有餽遺無所受父老有獻瓜菜者受之坐之堂下賜以食閒歲豐歉及民閒所疾苦又時出循行鄉社民有娶婦生子者勞以壺酒在官四年民大和悅以詿誤去官民聞爲立生祠久之復以事過縣民相率持一錢飯滿盂逆諸境數十里不絕也

龔明水大令事略

龔君諱鑑字齡上又字明水錢塘人早喪母事父極孝父失明君侍左右如嬰兒雍正初以拔貢就選入籍　世宗見而才之時新析揚之江都爲甘泉以君知縣事縣境邵伯埭受高寶諸湖水地卑下君建議當於農隙運土築高埂沿堤爲防堤上即植桑以興蠶事其西界地高浹旬不雨田即龜坼每一里宜

壅塘蓄水如是則境內高下之田俱無患大吏韙之然不能行而邵伯埭下有芒稻河閘洩水尤要雍正癸丑水溢君冒雨親至其地呼閘官洩之閘官以鹽漕爲言持不可會制府嵇公以視河至君直陳之厲聲呵閘官嵇公動色即啓閘且立斥閘官又用君言以鹽漕二船過湖需水不過六尺若過六尺即啓閘無得以鹽漕藉口實多蓄水爲民田患自是閘水疏通然君終以築埂開塘二事未得施行爲憾　世宗晚習禪悅僧明慧者曾與內廷法會出住西湖聖因寺干謁遍大江南北一日以書幣關白於君君杖其使而遣之制府聞頗咎君良久嘆曰強項令當如是矣吾媿之而其事竟流傳上聞　上召明慧還京錮不許復出當是時甘泉令吏聲雄於天下邗溝故脂膏地吏罕以節操自持君卓然自矢有故侍郎某舊嘗館君於京師至是以里人入謁有所屬君拒之又有同城官爲制府所昵令伺察屬吏者方有挾而請君亦拒之又有巨室延飲先期自運使太守以下皆固要君同往君又拒之平居益自刻苦終歲無一絲一粟足稱長物喪偶不再娶而惠政時及於民每歲晏江都之鰥寡孤獨多求入甘泉部中以君有以卹之也居六年憂歸尋卒年四十有六君於經學最深著毛詩疏說八卷皆簿書之暇所得也其論春秋滕子來朝正胡傳之失論周禮舞師鼓人廩屬司徒辨采芑詩鉦人伐鼓非互文辨禹貢五服正蔡傳之誤皆獨有心得多先儒所未發其詩文曰韞甘泉集

童心樸太守事略

童君華字心樸浙江山陰人年十二補諸生長習名法家言佐郡邑爲治雍正初入貲當得知縣時方纂　大清律例大學士朱文端薦其才　世宗召見命察賑直隸時樂亭盧龍兩縣報饑口不實君倍增其數怡賢親王方與文端治營田水利至永平聞君辨河形勢君條對甚晰王器之尋補平山縣災不待報遽出倉粟七千石貸民擢知真定府權按察使事以前發粟事部議免官特詔原之五年怡賢親王奏以君理京南局水利君度真定府城外得泉十八疏爲渠溉田六百畝先後營田共三百五十頃以北人不食稻請官發錢買水田穀運通倉省漕費而民得市稷黍以爲食王具以　聞從之未幾移知蘇州其爲治精勤廉幹發奸摘伏如神事有不可持之甚力當是時有　詔清查康熙五十一年以來江蘇負課千二百餘萬巡撫督責急逮捕追比無虛日君固請寬之巡撫怒曰汝敢逆　旨耶君曰華非逆　旨乃遵　旨也　皇上知有積欠不命嚴追命清查者正欲清其來歷查其委曲或在官或在役或在民或應徵或不應徵使了然分曉然後奏請以俟　聖裁此　詔書意也今奉行者絕不顧名思義徒以十五年積欠竭竭然求完納於一時是暴征非清查也曰汝欲云何曰限華三月當部居別白分牒以報巡撫默然從其請乃量釋獄繫者千餘人次第造冊請轉奏未幾　世宗風聞江南清查不善下　詔嚴飭如君言巡撫嘗訪僧與民婦姦製一枷兩人荷以徇君聞即破枷出之而詣巡撫曰犯姦者枷律也兩人共荷之非政體也且褻瀆非尊官所宜聞今縱之矣巡撫謝之而心弗悅浙江總督李衛書薦人於蘇無文牒君不與李怒爲蜚語以　聞　世宗召見責以沽名干譽對曰臣竭力爲國近乎沽名實心爲民近乎干譽命往陝西以知府用署肅州佐經略鄂文端屯田肅州鑿通九家窯五山引水穿渠溉田萬畝復以忤巡撫被劾罷官歸數年卒年六十六家居嘗建宗祠置義田二百畝起屋數所以居族人又買義冢二區費金數千兩所著書有請田太湖濱議九家窯屯工記銅政條議多切於事實合詩文集計共十餘卷

國朝先正事略卷五十二

平江李元度次青纂

循良

王皋謨太守事略

王君時翔字皋謨江蘇鎮洋人明相國文肅公族孫也爲諸生博學能文章雍正六年州人沈起元官興化知府奉 詔舉薦士以君應引 見 授福建晉江知縣時 世宗以閩中吏治廢弛遣使按視倉庫盡更諸守令新至者顧尚操切晉江民好訟前官以擊斷爲治而訟益繁君至曰此吾赤子也忍以賊盜視乎縱解訐政坐堂皇呴呴作家人語曲直既判呼兩造前令釋忿相對揖罷去由是訟者日衰觀風整俗使劉君按泉州委君鞫疑獄二十餘事輒報可語人曰晉江長者決獄又何精敏也題廉慎勤平四字以章之尋爲知府所嫉調政和晉江民爭乞留不得縣有平糶米六千石代者以虧耗不受衆譁曰爺飲此間一杯水安所得錢補耗米請各出錢買米納價如額十日而事集治政和甦劇盜懲訟盡引諸生講學縣有虎患移牒城隍神驅之尋調甌甯權漳州府同知駐南勝南勝山實深奧民族居箐中鬭者輒百千爲黨手兵械抗官吏莫敢詰有賴唱者其黨犯法捕治糾衆奪之與諸賴萬人匿險自固君馳檄示以利害親入山山中人聞君至夾道跪賴唱族長率諸賴迎謁君諭曰汝諸賴萬人柰何庇一賴而以死殉之其爲我縛唱以來即無事矣諸賴皆感動唯而退唱不得已自縛出遂繫以還治唱罪自是箐民帖然歲除繫囚數人許暫甯家已而如期悉詣獄瀨子阬民兼揚煽亂君謂緩之可一紙定矣或張其事聞於大吏遂奉檄入山勦之事平意不自得乃乞歸乾隆元年以薦起蒲州同知治永樂未幾 特詔還成都知府以廉率屬爲政持大體善審機要錢價騰布政使榜平其直市人皆歸君方請假謂成都華陽二令曰市直當順民情抑之錢益閉不出矣二令言於布政使撤其榜錢價尋平總督欲徙涼州駐防兵於成都議拓滿洲城當奪民居二千家君考故牘請於布政使曰成都滿洲城故容駐防兵三千見兵一千五百尚虛其半但出駐兵所侵地足矣毋庸拓也乃止已而涼兵亦不果徙七年江南湖廣災巡撫奏請運蜀米四十萬石濟之報可已而湖廣急米委屬吏領運而江南獨無巡撫檄州縣魄運舳艫蔽江商賈不通成都薪炭俱絕君謂江南運可緩而徒病蜀其無謂力言於巡撫請犯運楚而聽商人自運江南則公私兩便巡撫怒不聽江運卒行吏民重困在官屢雪疑獄闔府稱神明九年卒於官疾亟召成都華陽二令入內問獄事口爲定讞而瞑年七十

牛階平大令事略

牛君運震字階平號空山山東滋陽人生十歲能文十六補諸生雍正十六年成進士乾隆元年 召試博學鴻詞不遇尋授甘肅秦安知縣開九渠溉田萬畝縣北玉鐘山崩塞河水溢壞民居君督濬四日夜而水道疏民獲安堵縣聚曰西固去治二百餘里村民輸糧苦運費多積逋君單騎往諭問所苦民請以銀代君許之自是無梗化者先是巡檢某誣馬得才兄弟五人爲盜前令弗能察得才自刎死其兄馬都上控令又誘斃之獄具其三人者將解府君鞫得其情昭雪之又白清水縣武生杜其陶冤前令當其陶父子謀殺罪上官檄君覆治驗死者得自刎狀以移屍罪其陶因釋其子他所平反率類是官秦安八載惠農通商以經術飾吏治設隴川書院於署東通其門日與諸生講習民始知學嘗禱雨九龍山立應又牒城隍神爲民勦巢病者即愈人以爲勤政之感兼攝徽縣其治如秦安建杜工部祠於潭亭川吳玠廟於仙人關皆置祀田徽多虎患君募壯士殺虎二十有六道始通及自徽縣歸秦安遇白額虎當道人馬股栗君叱之虎帖耳去或爲馴虎圖傳其事未幾調平番縣縣之五道峴苦饑蠲粟二百石賑之民感其惠人輸一錢製衣銘德君受衣返幣固原兵變圍提督戟門且肆掠督撫咸至平涼飛檄招君問方略君請勿以兵往但遏屯城外爲聲援而自入城令縛首亂者出獄具斬三人監候四人餘予杖徒有差上官才之或反以此忌君乃摭前受萬民衣事劾免其官平番民涕泣攀轅留主皋蘭書院教學得士心及歸有走千里送至灞橋始別者君性開朗有斷制署中不延幕客事雖鈎棘輒辦治在官不問生產既罷無愠色與同歲生胡天游論

古最相得著有經義史論數十卷卒年五十三

李立之太守事略

李君大本字立之山東安邱人雍正十三年舉鄉試乾隆九年選湖北棗陽縣改湖南之益陽居官自奉極約勤於吏事識大體所規爲多遠略益人不知藷君教之樹桑後頼其利號李公桑縣多山有里豪謀開礦以利㫖君君叱去之因爲上官陳開礦之害請立碑申禁從之明年調長沙考績爲湖南最十六年遷寶慶理猺同知其所隸通水峝有苗僧行實臨桂知縣田志隆見之意其爲賊黨吳方曙方曙者從馬朝柱謀反時方繪圖懸購者也僧長刑誣服又訊朝柱所在妄言在峝中志隆以告巡撫立上奏帥兵出命君從行君曰僧言眞僞不可知大兵卒至苗必駭且生變請潛訪之果在以兵禽之未晚也既而白僧言實妄巡撫疑未釋復欲率兵往君力諫乃已後　廷訊苗僧果誣如君言橫嶺峝苗乏食顧官求粟君多方賑之復請於上官曰橫嶺峝自逆渠授首安插餘苗因惡其人故薄其產每口授田才三十穧得米無多峝田稍腴者又盡與堡卒極惡者方畀苗民歲入不足男則斫柴易米女則劚蕨爲粉給口食年來生齒日繁材木竭米價益昂飢餓愁歎深可憐憫恐不可坐視而不爲之所也見有入官苗田一千三百四十八畝舊募漢民佃種出租供饟姦良不一屢經淘汰請視苗民家貧丁衆者稽實書簿有漢佃應除者卽以書簿之丁次第受種出租如故則苗民得食而餉亦無虧此補救之一端也議上上官不許後巡撫陳文恭見之曰此識時務之言也將因北覲陳其事會遷兩廣總督遂寢二十一年君遷知長沙府以病足告歸卒於家

周梅圃觀察事略

周君名克開字乾三號梅圃湖南長沙人乾隆十二年舉人授隴西知縣調甯朔爲人明曉事理耐勤苦敢任繁劇甯朔屬甯夏府並河有三渠曰漢來唐延大清皆引河水入渠以灌民田唐延渠行地多沙易擾君治渠使狹而深又順改其水道渠行得安而渠有暗洞以洩淫水故旱潦皆賴焉延渠暗洞壞渠水不行上官從甯夏令議塡暗洞而堨唐渠入漢渠以利甯夏民而甯朔病矣君力請修復之夏民以爲農事近新水將至不可待君約以五日了之乃取故渠廢閘之石晝夜督工五日而暗洞復兩縣皆利大清河者舊自康熙年長三十餘里久而石門首尾皆壞民失其利君修復之皆用日少而成功速以卓異薦擢固原州再遷知都匀府調貴陽府在都匀嘗從總督吳達善侍郎錢維城治貴州苗民爲逆事獲其首從鞫之君謂錢侍郎用法有失當者固爭不爲下在貴陽亦以強直忤巡撫宮兆麟二公始皆慽而卒以重君旋以公累解職引見復授蒲州知府調太原府大清積獄修復風峪口堤堰障山潦而導入汾始君在甯夏治渠作閘民謂之周公閘及是堤堰成民亦於堤上作周公祠云擢贛南道權布政使事坐王錫侯字貫案被議　高宗素知君賢發江南以同知用會　南巡君迎　駕　命知九江府權浙江糧儲道當是時王亶望爲浙江巡撫吏徵糧皆毒民以奉上官君聞素疾之至浙身自誓不取絲毫潤請於巡撫約與之同心巡撫姑應曰善而厭君甚無術以去之也反奏譽君才優糧儲常事易治今海塘方急請令移治於是調杭嘉湖海防道會改建海岸石塘總督欲徙柴塘近數百丈以避潮君曰海不與河同徙而讓之潮益侵無益也力爭乃止以督工勞疾卒官乾隆四十九年也年六十一君涖官皆有名績善治獄多所平反禮儒生斥私錢興書院性尤廉歿後家無餘貲而王亶望卒以貪敗世言苟受君言豈徒國利亦其家之安也故天下稱廉吏者必曰周梅圃云

鄧虞揮太守事略

鄧君諱夢琴字虞揮江西浮梁人乾隆十七年進士授四川綦江知縣縣人相沿呼大府胥吏爲老上司橫甚君察其尤者先予杖後申請治罪遂偵斂跡貴州遵義有巨盜亡命過縣君遣捕人跡至二千里外之萬縣獲之以能署江津江津民宋志聰與楊在位爭博負在位毆之仆死置尸黃君相之門前令比君相殺人罪已瘐死矣君鉤距得獄情讞之前令因推事官巧請於按察使揭其獄君力爭按察使遂怒此初獄也而前令在江津事多率爾民周景康盜樹爲樹主斫顱左旋以他事與周乘會爭傷腹下乃死前令以比樹主君請復診之

腹下傷重斃當比乘危而按察使挾前怨欲如前令比以傾君此繼獄也當是時前令已因宋志聰獄去官君復持此獄甚急於是諸黨按察使有氣力者爲蜚語以爲君奸排人人已墜坑井尙下石按察使雖知君直而必洩前怨幸其言君勢危甚會定遠民韓學海被殺不得主名縣捕民六人笞服之至府皆不承君奉府檄廉知諸倫鄧理瑤等實殺人一訊獄具此最後獄也君白府分功定遠定遠得免議諸大府乃信君非排人者適按察使權布政司事周景康獄乃得如君讞憂歸十二年授陝西洵陽縣洵陽處萬山中流民賃山課稞不立期限遂多訟君期以五年民安之山南州縣地日墾大府歲檄升科君言流民開荒食數年之利不可使失所他徙　國家賦額已定徒飽吏胥耳終君去洵陽不報升科尋署岐山調寶雞寶雞臨棧道轄陳倉東河二驛冠蓋旁午驛馬多疲損前令以給里民需其值曰領馬有急復擅私馬應官曰里馬君令領馬者悉交見馬驛遂充非大差不撥里馬逆回田五作亂陷通渭君斷仙靈谷石道爲守計復料丁壯登陴賊以不至旋擢商州知州署西安府擢知漢中府因事鐫級大府以教匪方熾奏留君尋以病乞休時年七十五矣後重赴甲子科鹿鳴筵宴卒於嘉慶十三年年八十有六少時以小學近思錄洛學編爲宗後從座主蔡文恭公遊窺閩中道學源流終身守師說嘗曰聽訟末也雖然有本焉古之人先治己之好惡矣至聽訟則察人之好惡爲好惡夫天下固有得其辭而失其意者豈有舍其辭而得其意者哉當官難於愼守官難於正求其難焉可也所著有楙亭詩文稾

李澹成大令事略

李君名炯字澹成江蘇元和人少孤母教之成立乾隆十七年進士授廣東茂名知縣以慈惠爲政自奉澹書題其堂柱云窮秀才做官何必十分受用活菩薩出世總憑一點良心士民誦之每聽訟平心察理未嘗用一暴刑縣有重獄株連二十餘人君按驗多縱釋所羈候才一二人而已縣境黃塘瀕水居民多死者水退請上官發棺銀收殮有續報者太守難其請君捐俸益之其生者爲起竹屋煮粥以食之初紹興沈生以刑名術佐君頗通賄君謝遣之及是客府衙構君於太守遂以不勝任勸罷改教官去之日士民執香送者踵錯於道作德政歌用金書彩旗爲導有瞽者百餘人製布袍獻君服而見之瞽曰貧不能得錦袍恐不得公意君曰服之矣瞽前捫君衣果布也則皆大喜羅拜去肖過梅菉鎭商民張彩棚設樂餞君三爵後獻百金爲壽君卻之已而歸君徧歷鎭中曰公去矣俾鎭人一識公既歸遂不出卜居靈巖山下野服翛然以山水自樂卒年七十一縣役李棟者嘗詐取鄉人牛君痛杖之責償其牛及君將去任棟數來候起居君曰得無怨我乎棟曰身自犯法敢怨公烏虖觀棟之於君足以概其餘矣

朱梓廬明府事略

朱君休度字介裴號梓廬浙江秀水人乾隆十八年舉人授山西廣靈知縣初涖任值大荒疫民流亡過半前任虧官銀數千君安撫招徠補其耗久乃復其故丁糧歸地舊政也縣之丁糧未歸者半災後或丁絕糧存或地在人亡或自外歸占耕他人之田或未歸而他人不敢耕其田君乃親履勘奠其居而勸之耕一年而荒者墾三年而土無曠於是丁糧地糧歲無逋負尤善決獄大吏知之遇難事輒使之聽盂縣郭添保賣妻張及其子女詰朝婦手刃二幼而自剄察婚書主者伯氏稍嫁者聲婦張也訊而知張爲劉劉氏趙爲郝永福夫爲劉杞子其嫁也多媒屢易宿跡涉詭異當詣驗時婦猶未絕目郭作聲曰販販乃訊其妹及長女知婦以夫出飢欲死易姓改嫁既嫁疑郭爲販賣人忿甚且恐子女俱辱不如俱死無他情讞定數月夫歸求見君君語之狀並及其家中某某事劉杞子涕泣曰小人愆歸期事至此勿怨他人矣稽首去大同馮良純兄爲里長以催繳料草笞恚而死良純伺令短控於部凡十三事郡守拘之倔強不受命檄君鞫之至則俯首聽郡虞其再赴部也屬君守之歲除君乃縱之歸適大吏欲提問郡指索不可得以讓君君遣一僕往良純卽出曰我不難逸去第不忍負朱公耳縣民薛某偕其妹觀劇其友目送之薛怒刃傷其左乳死逮訊自謂罪必死大言曰早欲殺之殺人者死無悔也越日復問曰爾善拳擊乎百不失一乎曰無之君曰然則一刃何以卽死也曰刃時不料其卽死曰不料

其即死胡不再刃曰小人見其血不止心傷惠何忍再刃也律誤殺罪弗死若云畢欲殺之則爲故殺雖不死且論絞決而辟實誤殺乃滅等君常曰律則一耳然南方案多情重法輕北方案多情輕法重稍忽之失其情矣能無慎乎以是終任不枉殺一人君性慈惠待人以誠人不忍欺又周知民情閒有訴曲直者折以數語輒皆悅服去數年閒囹圄一空暇乃考縣之壺泉爲周禮之嘔夷川而酈道元以滱水當之者誤也於是築文昌閣巽妙軒於壺山之上縣廨無吏舍亦增置之自及門堂皆新之而弗及臥室居廣靈七年薦卓異君不樂仕進嘉慶元年引疾歸邑人懇留不得乞君壺山垂釣小像勒諸石追餞出境者數千人君卒後二十年邑人請祀名宦祠君深經術工詩年八十有一精於數學死葬皆預定時日如其言著有學海觀瀾錄皇本論語經疏考異小木子詩集等書

汪龍莊大令事略

汪君名輝祖字煥曾號龍莊浙江蕭山人父楷官河南淇縣典史君年十一而孤繼母王生母徐教之成立世稱汪氏兩節母君才識開敏十七補縣學生練習吏事前後入諸州縣幕佐其治疑難紛滑一覽得要領尤善治獄倖境揣形多所全活以其略讀書乾隆三十一年成進士授湖南甯遠知縣縣雜猺俗積遒而健訟前令被訐去猾者務結息莠民益伺閒爲扶持地流丐強橫勢洶洶君下車即捕擒其尤而驅餘黨出境徵賦期迫君爲文告論民剴切誠至讀之慭且感相戒無負好官不逾月而賦額足治事廉平尤善色聽剖條發蘊不爽錙銖及其援据比傅律之所窮通以經術所決獄詞皆曲當人稽籍頌神明而君益欿然按事畢輒閣堂下觀者曰允乎僉曰允矣遇罪人當予杖輒呼之前曰若律不可逭然若受父母膚體奈何行不肖蒙辱之再三語罪人泣君亦泣或對簿者反代請得免卒改行爲善良延見紳耆問民閒疾苦所語皆籍記之教民廣種殖導以興禮讓懲廉恥誡昏禮煩費而民知儉禁喪禮用酒而民知哀俗丕變歲復屢稔乃復行鄉飲酒賓興禮建節孝祠行保甲政舉大權他邑有訟聞移君鞫之則皆喜甯遠例食淮鹽直數倍於粵鹽民多食粵私大府遣營弁偵捕人情惶擾君爲帖白上官請改淮引爲粵引久之未報君引例張示零鹽不及十斤者聽偵弁謂君故縱私鬮於總督君復揭辨謂縣官當綏靖地方張示諭民勢非得已揭上總督畢公沅尤嘉賞立弛零鹽禁時偉其議稱許知縣云官甯遠未及四年以足疾請告時大吏已疏調君善化疑君規避劾免歸民走送境上老幼泣擁輿不得行君歸里值西江塘圮關數邑水利巡撫長麟公先後遣官勸君董其事不獲辭初估工費錢二萬八千九百緡用君議增工倍而省錢六千三百緡工用堅實爲永利君渡江一謝巡撫歸而閉戶讀書不問外事嘉慶元年　詔舉孝廉方正邑人以君應固辭免君少尚志節老而愈厲持論挺特不可屈而從善如轉圜性至孝痛父早歿兩母茹苦鞠孤撰父母行狀乞天下能文章者表之得傳志銘誄賦詩數千百篇彙爲雙節堂贈言集六十二卷自以孤子所繫甚重故於守身之義懍懍自防終其身罔敢隕越官私一介不取而不以所守自矜有譽之者君怫然曰爲淑女寠修而稱其不淫可乎所交多老宿以道誼文章相切劘尤邃於史著有元史本證五十卷讀史掌錄十二卷史姓韻編六十四卷九史同姓名略七十二卷二十四史同姓名錄百六十卷二十四史希姓錄四卷遼金元三史同名錄四十卷龍莊四六稾二卷紀年編吟草各一卷題衫集三卷辛辛草四卷岫雲初筆二卷楚中雜詠四卷歸廬晚稾六卷汪氏追遠錄八卷越女表微錄七卷善俗書一卷庸訓六卷過眼錄二卷詒穀蕪談三卷其尤著者學治臆說四卷佐治藥言二卷書吏治者多宗之阮文達撫浙及豫皆刻行其書下有司俾爲法式嘉慶十二年卒年七十有八子繼芳丙午舉人四子繼培乙丑進士吏部主事

劉寄庵明府事略

劉君名大紳字寄庵雲南甯州人工詩古文而根本於忠孝廉節乾隆四十八年由進士知山東新城縣有異政以朱子小學訓諸生約以朝夕體驗身體力行庶爲天地閒不可少之人以不虛負此生士習爲一變歷甲辰乙巳丙午三歲大旱荒君悉力拯卹全活者無算移曹縣代者至縣民詣大吏請留弗許遮塞使者環公堤塚縣民數千人遮道留君長山者鄰邑也亦代新城乞留遂得

留三月及涖曹則乙巳丙午年災傷更甚新城也方務與民休息而河使者檄修趙王河工段數百丈日役萬夫兩月而始竣無逃亡及疾病者又檄辦河工稭料三百萬君以時方收穫請暫緩河員訴於使者督責益急將按以罪因請爲十日限縣民爭先往納未十日爲三百萬之數足矣嘗出巡鄉曲聞有於馬後言穀賤銀貴開徵期迫者君顰蹙之曰俟穀得價再輸未遲也語聞於大吏怒譴曹縣令徑緩征矣急遴能吏往代征至則新賦已如期完因議征乙巳丙午逋欠計四五萬兩有奇羣言不足數卽以他人易君民大恐晝夜輸將不數日得三萬餘兩能吏由此膺上考戊申君以病自劾君之初至曹也與上官有違言投劾去曹人聞之環署泣留且相率走訴大吏趾交錯於道適大吏有事於泰山見而諭止之以是得不去至是乃於元日密自申文不假手書吏迨得請而縣人始知之雖乞留者踵至無如何也甫歸而賠攤之令至乃出山再至山東補文登縣未行而新城方修城城工棘手人爭避之新城人請於大吏願得君修城君能辭大吏不能辭新城人也工竣方議重興正蒙書院以錦秋湖荒爲膏火田蓋前涖新城時曾議此舉旱災未暇及也亡何忽以曹縣任內事與同官並削籍遣戍兩縣人於是斂鏹請贖得放歸其後大臣有以君列薦者有　旨送部引見仍發山東以知縣用權福山兩月值大雨水以七分災報大吏準五分五分則不成災矣民聞素戴君無怨者君復乞病弗許命署青州同知尋升署武定同知同知固閒曹也會登萊蝗起大吏委君督捕又黃河水溢自漕運河至大清河爲沿河郡邑害委君查災賑君皆竭力任事實惠能及民後一年乙丑乃告養歸君平易近民民情固結不可解請留矣代贖矣意殊未已其始以病歸也東人留醫治幾二年爲君壽爲君母壽如在任時也歸則送及汴梁城留數日乃別去有送至樊城者其繼以贖歸也延留爲壽者如初歸有送至漢陽者最後以養歸則有送及周家口者其得民心如此歸後百制軍延主五華書院成就後學甚衆卒祀新城名宦祠

李許齋方伯事略

李君賡芸字生甫號許齋江蘇嘉定人父孿璩乾隆壬戌進士官江西直隸州

君少從辛楣先生學通六書蒼雅三禮善屬文孝於繼母勵名節爲時所稱乾隆五十五年進士知浙江孝豐縣調德清平湖嘉慶三年九卿中有密薦君者

特旨問巡撫阮公元元以守潔才優爲浙中第一員吏奏引　見還處州同知調嘉興八年奏署台州府　手詔批此人可用尋權嘉興府十六年母服闋補汀州府十九年調漳州尋權汀漳龍道明年遷福建按察使晉布政使君性廉正敝衣疏食任監司無異寒儒自縣令至藩臬所在有惠政能得民心其治平湖也以陸清獻曾官嘉定而已以嘉定人官平湖首謁其祠一以清獻爲法除姦訓士邑中稱神明其守嘉興也正己率屬莫敢以苞苴進生辰令節閉門卻掃而已五年金處二郡災有　詔賑金華民苦無錢處州苦無米價皆貴君以萬金易錢載至金華人加賑錢百民益安而錢價頓平復以萬金買米於溫州轆轤轉運米亦賤十年嘉興水災君奉檄減糶復設粥廠全活數十萬人及涖漳州俗獷悍多械鬬號難治君召父老問有隱胡不愬之官皆曰一涉公門需訟費且讞結不以時是非尤失實君曰某在此有踵前弊者父老共唾之如不來愬而仍鬬則亂民也誓以兵除之毋嘗試毋恃賄脫皆唯唯退然不知操何道以治也既而民有鬬者立調營兵往捕治焚其居鬬者大懼乃日坐堂臯重門洞開許愬者直入命役與俱召所當治者限時日不至則杖役至則立平遣之卽案前書讞詞無一錢費民皆懽呼曰李公活我終君任三年無鬬者漳屬九龍嶺多盜公下所屬嚴捕擒其魁十數商旅坦行故事獲盜當甄敘公悉以歸屬吏不自居也會龍溪歸德堡某姓械鬬令黃某懦不能治朱履中者內狡而外樸攝平和縣事受代來謁君詢曰和平亦械鬬乎曰有之擒之必以兵乎曰長吏平日不擾民遇有應捕主名命里長縛以來無或仵也君視之原人也乃請於督撫以朱代黃逾月不辦督之朱曰涖事新民未孚也又久之知其終不辦也親率兵往治無所得費帑金七百既訖事與朱分任之數月遷汀漳龍道尋權兩司遂左遷朱教職會朱虧鹽課五千抵以他款數相當代者張均不聽抵漳守畢所譖胥納朱賄而今苛督之朱窮且憤揭督撫謂虧帑由道府婪索督撫密以聞君遷藩司未一月遽解任矣君之在漳也嘗監造戰船不如

式大吏令童修君已去任家人稱貸於朱以蔵事君不知也質訊時朱撫前二事指爲贓家人自承稱貸事有之而君憆不知總督桐城汪志伊益疑之必欲鞫其獄歲除鞫至漏盡乃罷正月四日復促君對簿君不肯誣服總督謂獄不成將罪承讞者君恐爲獄吏所挫辱越十有四日夜縊死貧不能殮家無以爲斂士民數千人走數百里號哭於門累月不絶事聞　上遣重臣出按其獄乃抵履中等罪督撫皆罷斥閩士民公呈於使者捐貲建李公遺愛祠得　旨俞行且　諭曰期民直道之公也又　硃書使者奏牘中曰良吏阮文達公爲君傳遂以良吏署其端云

國朝先正事略卷五十三

平江李元度次青纂

循良

張薛塘明府事略

張君名吉安字迪先號薛塘江蘇吳縣人乾隆六十年舉人大挑以知縣發浙江署象山縣象山踞定海上游海盜由閩擾浙必由縣境之南大佛山而入沿海奸民多以米及淡水火藥濟盜且爲嚮導君涖任卽嚴水米出洋之禁盜漸窮變不敢犯象山旋署新城邑去水遠倉設行省民以折色輸官官糴米兌軍多浮取君平其折價民力以紓庚申署永康夏蛟水猝發山石大如屋隨流下平地水深丈許田廬蕩然君速往勘搭棚廠俾資棲止其被水阻隔不能出者以舟載餅粥遍飼之具狀請賑同官以偏災向不查辦爲言君不顧上游果扼之災黎大譁幾激變君力爭於大府得給賑及修補費且展賑如例是年處州旱麗水尤甚以君能卹民也命之往下車步禱雨立至轉歉爲豐麗水多山地險而道遠念赴愬者多廢時失事就山寺讞結之民既得直又不苦期會癸亥春奉急檄至行省命署浦江縣浦江亦被水不逞之徒勾衆搶富民伐墓樹鄰邑多煽動君白大府曰聚衆肆掠非法無以止奸民衆聚以饑非米無以安良民良民安則奸民氣散請運兵米所餘往散給許之民知君已請米勢漸解擒治首惡論如律歲穫有秋是年冬補餘姚甲子春雨傷禾米價騰涌君既請糶倉穀又請於臺使者官運川米五千石民食以足明年復被水鄰邑責賑者毆辱毀縣城擁擠傷亡日數輩君分鄉設廠別男女官帑外勸富民協濟迄撤廠無枉死者邑多名區次第修復之以工作代賑葬乞養歸道光己丑正月卒祀永康名宦並醵建專祀麗水民祀之遺愛祠餘姚民奉栗主於洞霄宮之一菴卽君所修建以祀蘇文忠公者也君素優於學尤嗜坡公詩歿而配食論者以爲宜

史偉雲刺史事略

史君諱紹登字偉雲江蘇溧陽人祖貽直官大學士謚文靖父奕環山西按察使君以順天鄉試挑謄錄敘布政司經歷發雲南乾隆六十年署文山縣事雲南鹽歸官辦苛刑抑配民不堪命君涖任卽弛其禁釋獄中逋課者數百人閱三載配鹽之五十七州縣一日同變乃改商辦以寬民依文山式也未幾苗匪起貴州距文山尙數郡君逆其必至念鎮兵不可恃乃集吏卒健者得三百人親教以打鏢期三十步外取人能命中教甫成黔匪竄鄰境之邱北又潛結文山各寨猓猓約分途起君謂不救邱北則文山猓猓必不靖遂親帥三百人往人授刀一握鐵鏢三十枚既至當者輒仆收復卡汛以十數鄉濟邱北而雲貴總督勒保勦苗失利被圍於貴州之黃草坪月餘雲南巡撫江蘭檄君往援君帥壯勇馳至賊圍十數重內外不相聞君迎陣以鏢擊之皆靡賊死如積一日遂奔潰君念圍雖解而賊衆尙數萬若入城慰謁總督賊去且遠爲後患甚鉅遂追奔三四百里仗七接殲賊過半乃返黃草坪先是圍解後三日黔鎮以兵至總督德之甚比君上謁總督曰若文官亦遠來看我耶君陳解圍狀總督怒曰圍果若解何不入城一見我君曰入謁則賊不可盡請遣官至城外及七次接仗處驗賊尸係鏢傷者文山民壯所奮擊也若刃傷請伏冒功法總督初欲重責君覆勘得實乃已而巡撫聞君與總督辨大懼遂飭君自備經費不入軍需報銷以是虧帑至二萬兩兼署蒙自縣距文山三百里交趾賊目儂福連句粵匪賀成猿等萬餘竄入文山境君匹馬馳一晝夜入文山城領民壯出勦生擒首從二百人硐卡悉復總督奏擢雲州知州仍留署文山事默酬解圍功也嘉慶三年文山大水君發倉粟救民不待報明年初彭齡來爲巡撫性好察開化故有總兵官當蒙自變時士人榜通衢曰總兵守城知縣打仗總兵銜之初公詢總兵曰聞史令不要錢果否總兵曰小錢卻不要初公遂以虧帑劾君士民聞之刊章臚君文武政績題曰天理良心設匭邑廟醵金至三萬初公聞之甚悔以既完虧奏留任仍餘七千金率贊珥指鐶之屬無可返乃立案貯庫爲公項後任欲乾沒之士民請於上臺建開陽書院焉七年署維西通判廳民恆乍綳爲亂巢險固不可攻君廉得巢後巖壁斗絕阻大溪水急如箭君以籃爲大筐募善泅者繫長繩於腰繩尾續大絙既渡溪引絙繫巖樹對岸急引如管

橋瓶套筤圈圈下繫小板可坐君先上板以手攀縆猱接登巖頂壯士三百從之出賊不意大驚亂擒誠淨盡事平拜花翎之　賜九年卒官年五十君能乘生馬手未攀鞍身已上每宴客輒以鏢賭酒下堂坐使善鏢者環擊之鏢皆入君掌莫能傷常以至少擊至衆每戰未嘗敗躬身無傷痕所教三百人亦無陣亡者自川楚軍興滿漢文武臣緣至封圻膺顯爵者以數十百計迹其功能皆遠出君下以浮沈下吏故知者少云

蓋碧軒太守事略

蓋君諱方泌字季源亦字碧軒山東蒲臺人以拔貢州判陝西嘉慶三年署商州州同治在商州東百里曰龍駒寨寨之東抵河南南之武關爲湖北路四通綰商賈輸寫之會又多林莽山徑易憑匿時川楚教匪亂賊屢由武關入陝西寨君至地如洗賊酋張漢潮復擁衆至乃置藥麪中誘賊劫食多死遂西走官軍乘之漢潮由是不振然且揚言必報若君集衆謀曰賊雖去必復東若等逃亦死守不得耕種亦坐餓死我文官也無兵若能爲吾兵當全活爾命衆諾三日而後復曰生死惟命乃築堡聚糧據見戶三丁抽一得人三千無丁者以財佐軍餉親教之戰辰集午散曰無廢農事四年賊屯山陽鎮安將東走河南迎擊敗之又擊賊於鐵峪鋪逐賊入林中矛折賊已近君奪矛以斃賊時賊據山上而伏其半於溝乃分兵覈伏奪據其東山上數乘懈擊之殺傷過當賊宵遁卒不得東後賊由雒南東逸君馳至分水嶺閘道出賊前而伏賊錯愕迎戰遂敗殺賊數百人鄉兵名由是大振自武關至竹林關鄉兵皆隸龍駒寨五年知州困於賊君馳百九十里援之賊驚曰龍駒寨鄉兵至矣則皆遁是時賊屯商州西及雒南山陽各萬餘人欲東走君勒鄉兵二萬人列三大營以待賊不敢前已聞楊忠武公以兵自商州至即前擊賊東西夾攻賊大敗幾殲是役枕戈而寢者五十日游擊某誣以事解職大吏直其讀得留任賊遂相戒無入商州八年賊平授盩厔知縣君在商州六年賊出入陝西久無所得饒欲窺河南狠奔豨突君眇然以一文吏不憑一城藉一餉起千百農家子於逃亡饑羸之餘抗堅悍猾習之賊於必爭之衝摧鋒守堅賊死突不能入平地牢困山谷卒以就殲厥功偉矣在盩厔猶時時入山搜賊巡撫方勤襄公奏　賞藍翎及生獲甯陝倡亂者四十餘人擢甯陝同知　仁宗召見問商州事甚悉授順慶知府改成都府十八年岐鄜有賊入川以鄉勇屯川陝要隘賊知爲統龍駒寨鄉兵者也即遁歸陝就滅母憂歸服除授延平知府改臺灣府兩攝臺灣道事道光三年以病歸君始在陝繼在川皆以知兵重然精吏事重民命其在盩厔賊前定即捐俸賑饑旌死節婦及河灘馬廠釐法皆區畫久遠計始至順慶大吏聞渠縣民叛屬以兵君曰此作會人衆客主相鬭疑訛言横與非叛也請無用兵捕十二人而變息始至閩以三十金賞捕得周禾和乃總督命鎮將欲以兵取者也在臺灣所讞四獄皆千百聚羣稍激則變君一以理論民輸其誠敝罪如法彰義饑捕劫者七十人實之法天乃兩民呼爲太守兩君卒於道光十八年年七十有一

劉廉舫觀察事略

劉君衡字廉舫江西南豐人嘉慶五年副榜補官學教習十八年以知縣發廣東尋補四會縣憂歸道光三年授四川墊江縣調梁山及巴縣七年遷綿州直隸州明年擢保甯府調成都十年擢開歸陳許道十一年以疾乞休楊撫軍國楨上其治行且曰臣蜀人能言其治蜀狀請優之以風有位　特旨予假兩月卒不痊遂歸君自少究心吏治喜讀律爲牧令不設門丁日坐堂皇決獄至數十慮蠹胥之壅蔽也懸鉦於堂以待愬者君聞鉦聲立出剖斷民呼劉青天嘗曰牧令親民官也官狃於安肆不自親其民致丁役痞隔以售奸官與民乃日遠欲矯其弊惟官須自做四字耳乃設長案於堂皇之東西案各分數格大書吏戶禮兵刑工等曹字榜又設粉版如其數各書曰某房送進其在西案者曰發某房有公牘命吏自送於案格壓以版旁設小磬吏擊之立收入核治其發出者亦各置案格中役呼某吏至捧而出不經閽人手積弊一清出勸命獄緣從吏役止六人實飯行橐中瀹以水自啖之絲粟不擾民訟者至立給以牒命交某里正轉攝所訟之人限日至至則鳴鉦一訊即決非重獄不遣役句攝懼擾也每決事必親書判語令兩造各讀一過不識字者使吏朗誦之皆帖服以

去凡訟牒不輕準理準則必訊訊必決以和息請者不許所判或誤立即更正
不怙前任牧令十餘年無一獄上訴亦無翻異者獄情既得左證雖未具輒予
決遣省株累始至巴縣前令未決者千餘獄以移君及君去任惟一舉子請咨
試禮部咨未即至以告受代者此外無一事也巴役七千人君至無所得食退
散者六千八百有奇存者百餘人耳在官食指數百日用不過六百錢荷逾額
必節縮數日之食以補之視百姓如家人視百姓事如己事獄辭無大小皆手
治之爲書勸僚屬尤懇摯動人嘗言圖治在恤民貧恤貧在保富保富在除弊
除弊在於禁棍役誣擾受愬時先訊始訟者窮其辭則誣罔杜矣每始涖任訟
者月數百人久之不過數人或月餘無訟牒鄰邑民爭來就質辭不獲已受其
訴有爭執數十年不決一訊即罷訟者始獨爲其難繼實大簡易也著有庸吏
庸言讀律心得庸吏餘談蜀僚問答諸書足爲天下後世法子良駒由編修官
至鹽運使

李皋言明府事略

李君毓昌字皋言山東即墨人嘉慶十三年進士發江南以知縣用總督鐵保
使勘核山陽縣賑事君親行鄉曲句稽戶口廉得山陽令王伸漢浮開飢戶冒
賑狀具清冊將揭知府山陽令患之賂以重金不爲動則謀竊其冊使僕包祥
與君僕李祥顧祥馬連升謀不可得復於山陽令曰是無可奈何計惟死之耳
君飲於山陽令解夜歸而渴李祥以藥置湯中進君既寢苦腹痛起包祥急從
後持其頸君張目叱之曰若何爲李祥曰吾等不能事君矣馬連升解己所繫
帶縊之嘉慶十四年六月七日也山陽令以自縊牒淮安守王轂轂遣役驗之
還報曰尸口有血也轂怒杖驗者遂以自縊狀上其族叔李太清與沈某來迎
喪沈某檢視其書籍有殘稾半紙曰山陽冒賑以利啗毓昌毓昌不敢受恐上
負 天子 遂復總督書稾諸僕毀而未盡者也喪歸君婦感異夢啟棺面如生
沈某以銀鍼鍼之鍼黑太清遂走京師訴於都察院 上命逮王轂王伸漢
暨衆僕來刑部會訊 命山東按察使朱錫爵驗君尸骨盡黑蓋受毒未至死
先以縊死也 天子震怒斬包祥寘顧祥馬連升極刑押李祥至君墓所剖
心祭轂伸漢各伏法總督已下皆貶黜有差贈君知府銜封其墓 仁宗自
爲愍忠詩三十韻命勒其墓上君卒年三十餘無子 詔爲立後嗣子希佐
實舉人太清亦 實武舉君柩之歸也縣吏荊某少習君暮出門見輿馬僕從
甚盛有偉丈夫坐輿中則君也下而與執手甚歡某訝曰聞君死久矣今胡爲
者君曰吾死而爲城隍神於棲霞某月日吾家當開棺則得吾死狀矣君爲吏
良苦盍從我行遂不見某趨至君家君婦方痛哭乃決計開棺後數日荊某卒

彭兩峯戶部事略

彭君永思字位存號兩峯湖南長沙人嘉慶十四年進士以知縣即用發雲南
署嵩明州事涖任三月結宿案八百有奇有疑獄閱十餘年者一讞輒定尋補
楚雄縣精於治獄狀入立判紙尾幷判以某日訊非左證不具不以役喚也一
訊必與決曰鄉民曠工廢業稍稽延其害與繫獄等凡舉與納狀即口訴者亦
立致研詰或令夾輿行且行且問且斷案結而人不知出必以筆研隨每就田
壠閒決事始至投訟牒者麕集其後月不過三四紙矣界啃民爭差役不均數
十年無定讞兵備道過境至關而瓌其驛館得君判遂著爲例每聽訟必霽色
和顏使各畢其說徐出一言斷之皆折服鞫重囚輒屏左右低聲細詰使囚忘
其爲官雖數日不承不加刑然卒莫能遁也尤善治盜儳侶窟穴皆知之所勸
閭雖黠盜莫敢枝梧退或爲謾語曰爺幾曾作賊來某官解餉至省會破鞘得
一石失銀二百兩適君至繫羸卒屬治之君察石有蟲竅非道塗物可無向卒
求也因以手量石問曰石輕於銀爾羸負銀左右輕重必均幾日曾歇否卒悟
曰某日出某店即歇君曰吾歸途當察之歸載石與中途遇石相類者輒取之
計已十數矣皆不甚類至某店從屋後得石絕類乃暗置袖中縱羸夫歸呼店
主及某官從者曰今日但看我審石取十數石令自比較皆曰不類徐出袖中
石示之曰類乎則曰類君笑曰此石何以出爾屋後也乃頓服蓋店主與某官
從者實同盜銀其精審多類此遇事擔當有氣力遇不肆必力爭總督書有批
劄君面誦其誤請繳還在嵩明巡撫同興公過境傔從苛索甚厲君用好言慰
反肆詈君持鎖入必欲得而笞之同公爲起謝迤西道行部至驛家奴橫恣竟

繫之於柱某巡道子過縣索夫馬君曰例不應與其子猶張甚君白太守包君曰來日此子不出城必鎖其奴痛與杖尋遁去丞昌守與夫毆大理諸生某於境君請飭赴質夫故守鄉人袒之不使出翼晨令肩其寵姬前行君馳馬追及城外叱役縛夫別飭卒舁輿太守亦無如何凡大府涉境必相戒無擾彭知縣五侯神者不知所起淫祀也邑民與豫章商爭祀鬭訟數十年君令兩造舁神像至取筆判神背曰爾像不滅訟端不絕立毀之兩造相顧聘貽而散楚雄城外某寺傳棺百餘久暴露君督役往瘞一日而盡時久旱雨忽大至大姚令某報稱爲龍口奸民嘯聚數千將爲亂太守包君夜召君問計君察警詞涉張皇請乘其始聚選幹役偕與賊親者以虛言恫喝散其黨密白副將某率兵疾馳日行百八十里入洞掩捕之獲七十人君承鞫誅一人徒三人而已初君權大姚篆既受代邑有逆案君聞之驚曰必某村某姓也已而果然同官訝之君曰曾至鄉見某狀兇很呼至誠之略無怍容以其無惡跡也姑置之然未嘗忘也君任楚雄五年凡三權大姚四權廣通兩權南安州知醫遇獄囚及貧民病輒親診之多所全活大計舉卓異君厭外吏入貲爲戶部員外郎勤其職道光三年父憂歸遂不復出卒年七十有四子申甫孫樹森皆舉於鄉

俞陶泉都轉事略

俞君德淵字陶泉甘肅平羅人嘉慶二十二年進士由庶吉士改江蘇荊溪知縣有聲林公則徐賀公長齡咸器之調長洲縣甚得民心遷徐州府同知道光八年海運告竣巡撫陶公澍奏權常州府調江甯當是時兩淮鹽法大壞十年冬　宣宗命尚書王公鼎侍郎寶興公赴江南與總督議改鹽法先是陶公撫蘇時熟知兩淮積弊嘗極論之　上頗有意興革乃召還總督蔣公而以陶公代時使臣議罷官商鹽歸場竈科稅以君有心計使與議君具議數千言大恉謂鹽歸場竈其法有三一曰歸竈丁以按鐅起科然其中難行者有三一在竈丁之逋欠一在鐅鑊之私煎一在災祲之藉口二曰歸官場以給單收稅然難行者亦有三一在額數之難定一在稽察之難周一在官吏之難恃三曰歸場商以認鐅納課然難行者亦有三一在疲商之鑊充一在殷戶之規避一在垣外之私售以上三法共有九難如就三者兼權之則招商認鐅一條猶爲彼善於此苟得其人或可講求盡善顧事雖圖始果欲行之則宜先定章程清竈會商改官易制諸事非行之三年不能就緒此三年中額課未可常懸也場鹽未可停售也各岸食鹽未可久缺也然則新舊接替之時非熟思審處何能變通以盡利乎至兩淮捆鹽之夫淮北則來豐向有萬餘人淮南則老虎頸不下數萬人皆無賴遊民百餘年來以此爲世業一旦失所此數萬衆將安往乎其患又不止私梟拒捕已也議上陶公深然之乃與王寶二公定計不歸場竈仍用官商如故惟奏罷鹽政裁浮費減窩價凡積弊皆除之陶公舉君超授兩淮鹽運使在任五年正課無缺運費遂充揚州俗華侈君力崇儉樸妻子常衣布素風俗一變郡中至無優劇既精會計又知人善任使諸滯岸商憚往運輒遣官代之每運恆有羸利盡以充庫無私取官中所入雖少必別貯之曰此官銀也官錢也吾不敢以私遇朋友急難則傾囊佽之有大僚某罷歸逋官錢屬君償之或曰是其家不貧毋庸也君曰既許之矣可食言乎卒償之同官某將謁省爲貴綠君偶與藩使者言及異日大悔之曰庸知其必以是來乎吾媿此友矣君居官恪謹吏白事不衣冠不見盛暑讞獄坐堂皇汗浹竟日常有所推鞫瘧忽作舉體震掉事未竟不休也始至荊溪邇訴者百十輩逾年前訴者又易名來控君一見卽識之羣驚爲神兩淮本脂膏地吏多以財結權貴人及四方遊客又以其餘贍寒畯取聲譽皆商貲也君謹守篤論失望者多絕不爲避怨計受陶公知遇而持法無可阿當塗貴左田尚書家居有子中民以場大使需次淮上陶公屬與優差君曰優差以待有功中民無功不可得陶公曰吾已許之矣君曰以德淵辭可也堅不予陶公益賢之林公於時彥少所推許獨稱君曰體用兼賅表裏如一十五年冬陶公　入覲薦公大可用　上亦嘉之將晉用而君卒荊溪長洲江甯士民聞之皆流涕請祀各屬名宦祠

石瑤辰郡丞事略

君諱家紹字瑤辰一字民傭姓石氏山西翼城人以拔貢教諭晉關實心課士學使者稱爲真教官道光二年成進士知江西龍南縣調上饒再調南昌歷署

大庾新城新建權銅鼓營同知署饒州贛州二府事己亥五月卒於贛州官舍年四十有八君和易坦白口吶吶若不能辭而以情度物折獄常得其真在龍南發奸擿伏有神明稱在南昌連年水患饑民聞省會散賑聚附郭之沙井上官委君及新建令辦賑務始散米令饑民自爨已而來者蝟集瀕河地幾莫能容且人衆慮滋事於是改散錢令得錢各返鄉里候截留漕米濟各鄉閱兩旬饑民數萬漸散去而水患愈棘君請於上官開倉平糶其力不任糶者復分廠煮粥以賑之主者循例備三千人食而就食者五萬扶老攜幼擠脅喧爭洶洶不可止大吏不知所爲或曰急檄石令及君至往諭曰食少人多叱嗟不能辦汝等其速散詰朝來斷不使有一饑民無粥噉也則皆曰石爹爹不欺人我輩無多事遂散去爹爹者江西民呼父也君所涖皆得民心無識與不識皆以爹呼之云先是惶遽時大府遣官開論者數矣然皆若罔聞及君至片言解其棼行足以感人也然君自視常歉然有媿其政績者君曰僕綰符十二載自問無一事盡心可對士民者慚愧而已逮知其他首縣最煩劇君治之裕如理訟必細心勤鞫至夜分不輟性好聚書藏至七萬卷有暇卽手一編事母孝視聽無形聲事上官以敬然是非可否惟義是視不苟爲婾娿嘗自記曰吏而良民父母也其不良則民賊也父母吾不能民賊也則吾不敢吾其爲民傭者乎因自號曰民傭嗚呼父母之保抱其子蓋日爲傭而不自知也是則君所以自處者矣既卒官五縣人皆請祀名宦南昌民尤德君醵金建專祠於百花洲恆沙寺之右久而奉嘗不衰

張翰風明府事略

君諱琦字翰風號宛鄰江蘇陽湖人道光三年以舉人發山東權鄒平縣事山東吏倚錢漕耗羨爲生歲祲則無所入而供億不能減故相率諱災是歲鄒平旱君以臘底視事見田皆龜坼麥未種卽具牒報災以秋冬無雨不能種麥告明年正月四日親赴行省呈牒布政司面言狀時布政使爲朱公桂楨言於巡撫破成例入奏因鄒平得緩征者十六州縣未幾調署章邱縣章邱民好訟月收訟牒至二千餘紙院司道府五署吏皆章邱人多走書請託掎摭短長無虛日君涖任歲餘五署內無一紙至而結正新舊事二千有奇亦無一案翻異控及會垣五署者民失物訟於長山縣歸獄於君君曰汝失物地大樹北抑大樹南也曰大樹北君曰若是則我界也民愕然曰誠鄒平耶卽不欲以數匹布煩父母官持牒竟去忽鄒平民亦來赴愬君謝遣之則號咷曰自父母去鄒平民受屈者多矣知父母不能越境理事也私念此情得白諸父母前卽不啻伸雪耳聞者皆爲泣下已而民以瑞穀接踵來獻有至四穗五穗者君曰去秋今春大旱無禾麥陽氣伏抑得暑雨潤發地力足故生長倍常耳皆謝遣之然他邑同被旱者卒不聞有此也乙酉補館陶會天旱風霾三日夜對面不見物沙壅壓麥苗皆死飢民聚掠之案已積十餘起君虔禱龍王廟得大雨乃嚴捕倡掠者又勸得富民閉糶居奇狀分別按治民大服因請普賞口糧人兩月館陶故稱小君所造應賑戶口冊視鄰近大邑數且倍大吏呵之怒奉　詔責問歲饑狀甚切乃按臨災區災民迎訴賑弊無不至惟館陶得實始勍罷尤玩視者數人而厚慰君既而鄰邑蝗起蔽天日毗連館陶處若或界之無一跂闌入者先是君在章邱蝗自東府來及界退館陶人聞之而未信也至是皆咤爲異事及秋大雨暫積尺許皆在不耕之地君治館陶七載歲屢豐無牙角耗鬭閧殷富成都會焉士有訟者閱其詞不直則曰誅汝文不至訟乃至耶試責以文不中程後乃決事士訟遂稀其仁術兼濟類如此縣向無良醫民多夭枉見病者君卽診之然終以入署爲艱乃設惠民局命族子賜司其事貧者並給藥疑難甚則以質君全活亡算癸巳三月十二日卒官年七十是日昧爽南關居民見鼓吹幢蓋導君行於彩雲中爭傳君爲館陶城隍神公爲政以近民爲主用法恕而執之堅其理訟也不待兩造畢集卽決遣之以其辭質後至者莫或狡飾不承也遇大疑獄亦不過再訊故事日簡而民不擾御胥役至嚴驛騷小民者論如法然籌其生計必均必一無怨者每去官餞送者逾萬及卒輒賻贈以歸其喪君少工詩古文及分隸與兄編修惠言齊名稱毗陵二張尤精輿地之學於山川阨塞形勝及古今沿革戰守成敗得失之故上下數千年如指掌著戰國策釋地二卷素問釋義十二卷古詩錄十二卷文集若干卷子曜孫舉人官

漢黃德道

白秋齋協戎事略

君姓白氏諱雲上字秋齋河南河內人乾隆庚午武舉明年成進士由侍衛任江南都司尹文端公爲總督奉　旨裁汰江甯京口駐防文端以旗人籍餘糧爲生稍不公輒起物議召君至密室諭曰江甯吾自爲之京口事以委若君取進止文端曰年六十五以上十五以下者汰之毋弊混君出三日復進見文端曰若尙未行耶對曰某已畢事敬繳令問裁汰幾何君呈冊籍曰皆不當汰文端曰豈無一人在六十五以上十五以下者耶君跪曰十有其四某皆增損其年齒以稱中堂意是以得不汰文端怒君曰請得畢其詞我　朝幅員萬里歲賦所入豈不能贍此數旗人耶旗人不注四民籍汰之則強者爲盜賊老弱丐徒而已京口當衝途外藩貢使皆假道旗婦章服殊民人沿街乞丐恐有傷
國體爲外夷所笑文端手扶君起指其座曰此席當屬君矣遂上疏切諭罷其議君擢揚州游擊有通州奸人告海外沙民謀逆狀文端檄君先率所部往君具文乞病假五日文端莫喻其意親帥兵抵六閘君忽上謁文端曰故未病耶對曰某何病某度沙民必無他以兵行必驚擾故單騎往察仇怨所自起召其父老諭令指親串之任內地者傳集訊驗取結狀三百紙並帶曉事數十人馳迎中堂耳文端握君手曰吾固知君能了此事也即集衆諭遣之置告者於法江防揚糧兩河鹽故事皆派柴戶輸工料歲賠累以萬計君白文端裁革徐淮揚三府民料積困以紓天大旱向例武職不禱雨君素服至龍王廟長跪階石上凡三晝夜既大雨而階石遂有兩膝痕民以爲至誠能穿金石也累遷漕標中軍副將引疾去官僑寓揚州卒揚民請入名宦祠既得　旨男婦爭進香楮迎主者至萬餘人爲傳誌歌訟者不下數百首君工詩善草書在官繕捕救災愛民戢士美政不可殫述嘗曰官樂則民苦官苦則民樂以吾一人之苦易數十萬人之樂吾獨不樂乎陳文恭公督兩江時尤重君手書敎勉諄諄若師弟子然其見重於名賢若此子守廉庚戌進士官知縣有廉直聲

國朝先正事略卷五十四

平江李元度次青纂

孝義

趙孝子事略 聞孝子

趙孝子希乾字仲易江西南豐人父師高嘗從寧城李見羅先生游著有浩然集九邊屯田積等書早卒孝子依大母母以生年十七母抱病月餘日夜禱神祈身代不愈往問吉凶於日者答言無生理往卜於市占者復言不吉孝子跪願不去曰何以救吾母占者憐其煩數瞯孝子而嘻曰危矣剖心其可救乎聞者皆怪之孝子心識曰者言歸見母病益危篤作疏告神書遺言付仲父及弟封識之時日光斜射牀席寂無一人孝子取衛中薙髮小刀坐牀上剖胸深寸許以手入取其心不可得忽風聲震颯衝其戶孝子驚疑以爲有人至四顧闃寂急反刀剜其胸肉置几上復取腸出斷數寸盡人驚則心上忡腸盤旋滿胸腹云孝子置腸肉釜上悶絕於牀弟妹出見釜上物以謂孝子割股也烹而進之母再視孝子血淋漓胸腹閒氣垂絕始知其剖心城邑喧傳聞於令令親往視之命醫調治母子病不數日母病愈孝子亦漸進食飲唯胸前腸出不得納每日子午閒腸端瀝濡濡下月餘胸肉合終身矢從胸上出而穀道遂閉飲食男女如常人明學使者侯忠節公峒曾聞其事拔充博士弟子員尋選補壬午恩貢甲申後奉母避亂山中貧甚賣卜以爲養又十餘年母壽八十餘乃卒孝子高準大耳頎而長天性渾樸客或求觀其胸下腸解衣示之兩乳正中閒腸突出寸許色鮮紅如血以帶繫竹筩懸於項及臂承其糞曰必洗且換至再三蓋三十餘年矣母終末十年孝子亦卒年六十有一同時浙西有聞孝子者事與此類

聞孝子佚其名湖州之南鎮人性粗戇力耕未嘗讀書而事父孝父爲老諸生年七十二病且革戚里咸勸治後事孝子不聽一日父病霍然起又數日曳杖履矣人莫測所由旬日孝子呻吟牀第閒狀甚苦妻數叩之不答晨起見其摺心難堪狀疑之伺其寐發所摺處見創則大驚孝子不能諱曰常聞人言親病不可救者得子心片許雜飦粥啜之可治也予不忍父病不救禱於神引刀剌胸出心割片許適夜半父呼飲納湯中以進不意父果霍然嘗剌胸時不甚楚割事創即斂如未剌時今始不能忍然祕之勿以戚吾父也妻大驚白之醫醫曰嘻頗安所得藥妻泣請不已妄出藥塗之去言必死詰朝藥忽墮落創瘢已失所在矣事聞於　朝康熙甲辰被　旌　詔下之日惟其父拱立閒左郡邑大夫讓孝子出則已先二日逝去

黃孝子事略 顧廷琦 劉龍光

黃孝子名向堅字端木江蘇吳縣人父孔昭舉明崇禎癸酉鄉試官雲南大姚令鼎革後阻兵不得歸孝子矢身往尋之以家事付其妻曰此行不見父母決不歸也族黨皆阻之不顧既出門遇客之嘗往滇者詢之告以道里之遠山川之阻戈鋋之擾狼虎之暴與盜賊剽掠猺獞番鬼之險惡復阻之孝奮然往一蓑一笠披零丁帖越關數百重將及滇滇人訝其形容衣服不類欲加刃時兵戈未靖疑爲閒諜也告以實痛哭如嬰兒衆乃釋之至白鹽井遇父母及從弟向嚴偕無恙喜極哭失聲鬱猱皆爲感動踰一年得歸歸時途中與弟親扶輿舉怡怡如也始順治八年十二月訖十年六月往返二萬六千餘里吳人作樂府以傳其事而吳江潘檢討耒至投刺自稱弟子同時孝子又得二人焉曰顧廷琦曰劉龍光

顧孝子廷琦字珮堅長洲諸生也父縉詒崇禎庚午舉人知蜀之仁壽縣張獻忠破成都不屈死天下既定孝子步入蜀黧面赤踝前後歷四寒暑始得扶櫬歸中閒川水暴漲幾死絕粒數日幾死遇盜劫幾死臨穹崖絕巘墜深淵幾死而卒不死不死而卒扶櫬以歸天相之也方孝子之成都時山川猶存城郭易位無有知瘞處者呼號路側誓不欲生由遵義民訪之殷繼周黃珪由繼周珪訪之文運由文運訪之曾大禮始得諸龍腦橋側廬墓數月往返六萬四千餘里抵里門鬢髮白矣事詳孝子自撰入蜀記

劉孝子龍光者字攀龍亦長洲諸生父廷謨官明益王府長史國初道梗孝子始以省試歸兵後不知父母存沒日夕涕泣家故貧徒步往建昌時益府舊人

無在者猶於張令公之神夢中若有告以石滌者然不知所謂久之遇一女僧云石滌爲閩粵交界處今官道阻兵由閩道往七日可達孝子乃冒死穿藤峽一綫天踰白石嶺高萬仞蟻旋而上血漬雙足過山麓得微徑俯視山下有村村中板屋三楹流泉決決鳴石上孝子心動謂得毋卽石滌乎叩其戶則母嘗孺人出焉喜極而哭問父所在先二年卒矣又大哭問殯何地則在板屋中又哭村民聞哭皆來觀曰吾鄉舊名見娘村宋孝子王龍山見母處也今遇子又一孝子矣乃涕泣奉母扶櫬歸孝養十餘年母沒以哭母得心疾終其身

錢孝子事略 劉獻煋 劉德濟

錢孝子名美恭浙之紹興人父士驪明季由舉人授雲南陽宗知縣有子三孝子其季也八歲時庶母與仲兄之官孝子及伯兄侍母留故鄉未幾明亡滇南道梗伯兄亦卒順治戊戌滇方內附孝子欲往尋親母弗許康熙癸卯秋復請母曰空囊能行萬里乎孝子曰此不可意料絕處逢生未可知也遂行由江西抵廣東病幾殆留六閱月至南甯瘴氣方熛留月餘至廣南又病痁力疾行山徑十步九頓抵蒙自宿土城旅店竟夕不寐悲吟聲達戶外有滇人楊姓者聞之告以故楊曰是故錢守兒耶守以考最擢知嵩明州乙未五月卒官葬通海縣之南山在滇復舉兩子兵燹後君家兄弟僮僕不知散失何所矣孝子聞言五內崩裂至通海問南山無知者痛哭於路左觀者訝之爭問故有老人曰我爲闞氏兄應乾錢公乙酉所取士也有童姓者君家舊僕盍詢之至則僕適他往其婦滇人也詰問再三愕然曰此豈浙來小主耶有頃僕歸不復識詳告之乃相持哭叩其始末一如楊姓言尋謁墓南山仲兄至亦不相識矣詰旦探庶母幼弟居敝廬困甚時甲辰十一月五日也謀歸父骨無貲寄跡僧寮復流寓嵩明自乙巳至戊申屢輾丐貸乃藉張臬使之力得偕仲兄負骨歸兩弟及庶母留滇是年九月十五日抵家蓋往返六年矣好事者演傳奇曰尋親記觀者皆爲泣下

同時有劉孝子者名獻煋字台凝陝西華陰人也父濯眞崇禎閒司訓武昌偕其妻及幼子以往而孝子留家視墳墓流賊據楚豫閒道絕失音耗十餘年順治初孝子徒步求父母楚中時寇亂垂定燹火猶數舉紆迴險隘出入鋒刃閒屢瀕死乃達訪舊時僕役流亡都盡日夜哭泣遇人輒諏詢莫有知劉教官者一日哀號山徑中一老人聞之曰劉教官夫婦死久矣其子爲盜掠去孝子願老人導之至瘞所發之見甎焉朱書記姓名鄉貫皆合猶濯眞所自書也孝子乃得負其父母骸骨歸肩肉爲枯者數寸孝子彊直自遂爲邑諸生嘗以言語忤學師置劣行法當除名提學道田君厥茂集多士閱狀衆以其事對田乃喟然嘆曰是則孝子宜旌矣遂得釋而孝子自是不復應試晚而講樹藝爲小圃讀易其中從容朝夕有忤之者置弗校年八十餘卒

又涿州劉孝子名德瀕國子生父源汴明季官鴻臚寺鳴贊流賊破京師按京朝官及選人籍名索諸薦紳拷掠之號曰追贓或立斃或賂而免或受其賂而又殺之方是時源汴名亦在索中孝子匿源汴他所而身自詣賊曰劉鳴贊卽我是也賊拷責數百孝子默無言久之度父已遠去乃奮起叱咤罵賊賊怒杖殺之而源汴竟行遯沒齒不出畫身不罹刑辱名不污賊黨一時士大夫顏莫能及云

顏孝子事略

顏孝子伯璟字士瑩山東曲阜人復聖六十六世孫也性孝友補四氏學生員父允紹明季官河閒知府敵兵至城孤乏援力不支朝服北向拜闔室自焚死孝子與弟伯玠時家兗州兵亦至城將陷兵民皆竄孝子體肥不能走伯玠手掖之以行步益窘孝子曰同死無益弟急去猶可活也伯玠不肯釋孝子給弟他顧躍下城伯玠俯視痛哭矢及其身而卒孝子仆地傷左足夜乃甦爲邏卒所得見其修髯偉貌不敢害舁以告其帥孝子見帥不爲屈帥驚異問之則顏子後也遂延之坐留帳前有被掠者偶語曰昨見城中婦女十數輩邏卒驅以走中一婦不肯行卒反刃擊其臂臂折猶罵不已卒殺之牆下有嫗過之指曰此顏氏婦也孝子曰得非吾婦朱氏乎告其帥迹之果然蓋刃傷已四日矣驗其息猶未絕載之還復活帥謂孝子曰而日念而父然兗州破時河閒陷已一月矣孝子聞之長號力請於帥護之出軍壘踉蹌走河閒時盜賊充斥白刃塞

於衕積日不能得食每被執輒伉慨與語輒得釋卒達河閒哭其父甚哀路人皆哭方其父之自焚也幼子伯珣甫六歲僕呂有年抱之出火負而走適中流矢死伯珣匿民閒顧得免孝子既拾父遺骸復訪得其弟與俱還倪文正公元璐河閒公座主也至是道經河閒爲文以祭曰父忠子孝是吾師矣由是孝子之名聞一時生平坦易而家法嚴以肅友愛季弟同居無閒言訓子孫以經義鼓琴賦詩自娛恆自言壽止六十一果驗子光猷官編修光敏進士官吏部郎中皆有文名性亦孝執親喪擗踊盡哀淚與血俱四方觀禮者有顏丁善居喪之目

陳孝子事略 賀上林 何士閎

陳孝子名嘉謨字我師江蘇興化人邑諸生順治初父宏道爲怨家所誣繫府獄獄卒絕其橐饘孝子乞一見父不許知羣小計必殺之乃痛哭於城隍神作血書懷之出自沈於河是夜蒼頭守舍候孝子不歸忽聞哭聲自外至扣門甚急啓視無人心怪之及明兩淮運使白某得一函啓視則嘉謨訟寃血書也運使大驚適蒼頭亦來訴求其尸七日出自鈔關河屹立風浪中髮皆上指遂出宏道於獄收葬孝子而抵誣告者罪後十餘年有賀孝子事

賀孝子上林丹陽人父天敘以事忤令繫獄將殺之孝子年十八謀脫父不得聞巡撫將至涉江溯淮迎舟大呼騶從呵之不得前憤極遂投河髮沒數寸復躍起大呼巡撫令急救之已死檢其衣得一紙則白父寃狀也巡撫按部具得令不法狀黜之釋天敘於獄鄉人爲立賀孝子祠又何君士閎者安徽南陵人也有族人滿盜破其祖母冢以葬親孝子訟之官三年不得直會巡撫徽兩縣令會勘滿健訟事仍未白士閎大慟觸碑腦裂而死令義之勸滿起棺治其罪葬士閎題曰義士何士閎之墓

曹孝子事略 張維德 張振祚 薛文 薛化禮

曹孝子超安徽和州諸生有學行順治十六年海寇鄭成功犯江甯掠及州境孝子奉親出避猝遇寇兵欲戕其父母孝子號泣請代寇閔而釋之家貧力供甘旨以養居喪負土作墳冢有紫薇一株父手植也久枯孝子每對之哀慟忽復發花時人以爲孝感康熙四十二年　旌孝子以身代親死事與張孝子維德致相類維德合肥人明崇禎乙亥流寇入境執其父將見殺孝子年甫十五歲延頸就刃求代父賊義而釋之越順治丙申父卒哀毀骨立廬墓側三年又張孝子振祚廬江人也父宏任攝將知四川嘉定州崇禎壬午流賊逼城孝子奉父命領數騎突出求援城尋陷孝子還見父被害觸石死時弟振祺以應試回籍阻絕無音耗及順治甲午聞信奔赴至保甯阻寇不得前巡撫李國英拔署梓潼縣三年道始通即辭官尋母遇之峨眉縣年七十餘矣奉以歸

和州薛氏二孝子者兄文弟化禮陳橋洲農家者傭也有母老矣乃傭力以養而留一以侍母迭相代傭者出其一人潔治茅屋坐母中央絮絮語移日日將旰傭者荷擔自村外來白粲一甑酒一壺市脯或生肉用楊柳貫魚輒以至至則嚮烹跪進兄若弟跳舞歌謳以侑食歲以爲常或天寒凍冽則負母出曝於戶外一人前後爲侏優爛斑郎當作態以博母笑鄰兒大譁孝子不屑意徐徐負母還入戶去久之母益篤老病且死殯葬皆竭誠信毀不能出戶傭主蹤跡至其家二人則骨立不能起哭益哀向鄰人索粥糜冀活之數日兄弟竟俱死時康熙四十二年也知州事何偉表其閭又四十四年學使朱筠祔其主於何公祠且爲之記

趙孝子事略

趙孝子名萬全浙江會稽人父應麟爲儒而貧託教授出遊四方時孝子甫周晬應麟出無所遇久客益困明亡天下亂阻兵不得歸轉徙他鄉以沒棄其家二十年矣孝子幼數從母問父何忘返今安在母持之泣且曰兒知憶而父寧使父得歸卒撫爾乎孝子則大痛年十九請於母曰兒已長願往尋父幸必奉父還衆止之不可遂獨行求父度淮南北歷燕齊穿楚豫秦隴所值雖傭保負販浮屠術師流丐之倫皆潛察無敢忽慮其父之或遁於是也周行五六年日不再食憊甚柴立如植鍇然終已不遇心疑父已死過髑髏之委溝壑者輒瀝血驗之堅不入乃捨去復謳號於塗初孝子將出懼己不審父狀則張牘書應麟名及鄉里年歲容貌揭於背以行久之抵馬邑馬邑故山西邊兵後人烟凋

哀孝子旁皇無所告張文義者縣人也聞之太息曰嗚呼是豈趙君兒耶亟走視問其鄉故會稽所書履曰是矣吾幸識而貧貧窘遂無所寄食聘歸我當為我授書甚適吾衷其旅死也鄉而封之高不及肩履乎表之木今且挾孝子歸言葬地偕奔之窀所號而仆絕復蘇者數乃負骨歸葬少傲其母為邑人爭來聚觀皆泣下少留之不可既歸服斬衰躬營壙窆墓時時哀號復託教授供其母極艱且勤母亡得合葬盧冢上三年康熙己巳孝子卒後四十餘年守土吏上其事於　朝　詔祠之廟且　賜金俾冢石而　旌其門

王孝子事略

王孝子原直隸文安人也父珣當明季苦歲荒役重不能支辭其妻曰我去則逋呼不及門嫠婦孤兒庶可安也遂逃去不復返時孝子方在抱稍長從羣兒學有嘲其無父者歸問母得其故而悲之曰我當求父母曰兒幼不能也孝子禁甚及長設酒肆多作祿履諸行色所需物過逮客至則貰而厚款之不受值問所欲曰吾父姓某名某貌若何亡出有年矣倘所寄寓若道途邂逅者客幸為兒迹訪相告生死不忘酬也居久之無所得既娶婦乃復辭母覓父去母泣留曰年遠父存亡不可知且若父耻耳流落何處雖知名者無為父子相識作羈鬼使我無依孝子痛哭曰不得父兒不歸也幸有婦侍母母勿以兒為念遂行足迹半天下日乞食充腹跣步重趼至見骨南北去來積十餘年無倦色一日漉饑至田横島假寐神祠中夢至一寺當午僧炊莎食之味苦以細肉為湯和之乃甘尋驚寤遇一老父曰孺子夢甚何為者孝子以情愬且語之夢老父曰試為子占之午者正南位也莎根附子跣肉和之附子膚也求之南方父子其會乎孝子喜拜謝遂南轉洛津向洛汝而行所歷寺皆遍已而至輝縣之帶山有寺曰夢覺孝子心動曰吾夢豈至是歟耶天雨雪寒甚臥寺門外有僧見之詰知其尋父也憐之導見其師與之食師曰子何貫曰文安曰吾徒嘗有文安人者當出與敘鄉井乎及相問姓名即其父也乃相抱持慟哭父猶未肯即歸曰吾棄家久矣無顏復返孝子牽衣哭不止寺僧皆感動勸其父曰若不歸子必死子死妻媳必繼死奈何忍滅一家親也於是相將還里門夫妻子母復聚鄉人嗟歎父子並登大壽比孫而顯貴科名繁盛迄今稱右族焉

耿孝子事略 耿極　耿光　耿赴燕　耿輔

耿孝子名耀河南太康人邑諸生少從兄光學事之如父凡出入起居必請稟而後行光嘗與之財孝子曰家有長兄我無用此為也崇禎壬午李自成陷太康孝子率弟炳肩輿昇母避河朔貿市以供甘旨母病孝子朝出經營暮歸侍疾衣不解帶者累月母歿扶櫬渡河將殯於祖塋會鎮帥高傑兵作亂道梗塞孝子從刀山血海中挽車以葬不怵也時定與耿權與弟極以孝友稱炳嘗慕其為人訂為兄弟分宅以居且贈田四頃其義諸有云性地成宗心源為譜孫夏峯徵君聞而義之為作三耿合傳云光字伯明邑諸生事繼母孝教諸弟嚴家世業農父應科好施與七世同居子姓百餘口畫圜几二外則男子以次共食內則婦女以次共食額其堂曰效義嘗赴省試拾遺金數百於旅舍俟其人歸之嘗言行事當以聖賢為法始無悔事立心當求鬼神可鑒始無愧心其刻志勵行如此子於彝有學行光卒未葬值流賊屠太康居民逃竄於彝獨抱父柩號泣不去賊大至怵之曰汝獨不畏死耶推墮城下傷腰脊幾死越三日賊退踉蹌歸家以土掩柩而後去時歲大饑人相食邑令饒穀四十斛委推其餘以賑貧人嘗家僮廣種菜明春菜發任人刈取所全活無算年八十二無疾而終耿氏以孝友名世子姓守其家法中州稱禮讓者以耿氏稱首又有耿孝子輔者虞城人邑諸生早喪父奉母避亂開封會流寇決河灌城輔倚浮木負母渡水逃獲免後居母喪哀毀骨立縞衣粗食終其身以子倬貴贈給事中與於彝並祀鄉賢

國朝先正事略卷五十五

平江李元度次青纂

孝義

劉孝子事略 子青藜　王珽　李惆　劉墨　郭培瑞

劉孝子恩廣河南襄城人當明季寇亂父漢臣被執孝子方十歲號哭奔赴父已被害慟哭收父屍賊怒截其耳鼻不肯去賊憐而釋之負父屍以歸兄弟同居終身無閒言有姊少寡迎歸撫其二子給以田產母歿哀毀嘔血遂以卒墓門外產芝三本人咸謂純孝所感云子青藜康熙丙戌進士選庶吉士性敏好學博極羣書十歲遭父喪哀毀嘔血成疾後母患疽目不交睫衣不解帶者七閱月淡於仕進請急家居不復出母數促之終不忍離膝下生平清介自守及母卒囊無一錢邑令致賻始克殮父子並祀鄉賢

同時王孝子珽祥符人性純孝年八歲侍祖父疾母氏刲股以療翁孝子十指忽痛甚趨問母知其故卒飲泣不言以成母孝與子符震同舉康熙甲子鄉試乙丑成進士部檄至依依不忍離膝下父母督之不得已入都一夕夢中忽驚悸恍惚母氏刲股時情狀急馳歸母疾已大漸人以為誠孝所感服闋父促令就銓得新會令會裁缺即告養歸絕意仕進所學一宗程朱淹貫經史尤邃於易歿祀鄉賢又同郡李孝子惆尉氏人家貧以木工營生父患痹痿孝子事之惟謹遇歲歉不能養乃乞食於市歸以啖父後得賑穀一石慮不可長繼日舂升許供父而以糠秕自咽及父病劇夜中鄰人猶聞孝子撫摩嗟泣聲達明則孝子已抱父足死矣其父亦一慟而絕鄉人重其孝為葬之雍正十一年　旌又有劉孝子墨者祥符人也為諸生有學行年十三喪父哀毀逾常母病刲左股以進疾遂瘳生平雖盛暑未嘗袒裼鄉人見其創痕也後以子士龍貴贈給事中又郭孝子培瑞新鄉人也邑諸生性至孝母歿廬墓三年晨夕哀號塋外舊有先世祠一夕失火孝子抱木主冒火出倉卒中遺生母像復衝入烈焰中檢得之身幾殞性尤廉介取與無所苟有棄買止宿其家遺金百兩孝子追還之雍正六年　旌

顏孝子事略 顧馨

顏孝子中和本名發祥吳之楓橋人其父宏仁順治初有錄家周昌者聚亂僧其黨十餘人誘宏仁閉空舍中殺之而棄其首已顏氏得道旁尸驗之良是屢牒其首無有也及物色殺者主名知為昌遂控諸官不得直時孝子年甫十三痛其父被殺嘗與兄孟和取析薪斧出藏之復束藁草如人形書昌姓名其上以試斧如是者數矣鄉里知者數易之以謂此稚子戲耳即昌聞之顧心動然亦未暇備也逾三年孝子懷斧豫告其母曰兒將往復父仇母大駭搖手止之曰昌無籍有膂力汝稚小何能為慎勿自速死也孝子嘗衣出門不顧是日值昌市中孝子躡尾之行昌不知也行稍前遽自後揮斧中昌首流血被面昌方左右顧又斧之會其母趨孟和走視弟孟和趨至昌已死兄弟相率號於衆請偕詣官首罪衆如其言既至縣庭孝子與孟和爭自承殺人官不能決衆從旁分別言之始下孝子於獄其母痛伏往視之且哭且撫其背語曰騃兒豈不聞殺人者死顧欲以父子兩命易人一命耶孝子怡然曰父仇得復死不憾其明年巡按御史鐘因遂釋孝子而周昌前所與共殺宏仁者十餘人先後皆病死臨死時皆言顏秦如守我偏體青赤色若有擊之者或又言秦如幸緩我秦如者宏仁別字也不期年十餘人無一在者而孝子兄弟無恙

顧孝子馨亦吳縣人也年二歲時父仲常為其仇金瑞甫所殺馨稍長知父死狀即淬一刃挾以出入金亦避之順治辛丑馨年十八遇金於胥口拔刃刺之金躍入水馨從之連刺不死金逸去挾重貲賂馨以盜兵備王紀郡丞劉瑞訊得實卒誅瑞甫

吳孝子事略

孝子姓吳名紹宗字二璧江西新城人性敏嘗屢文戰冠補諸生第一屢試輒高等父遘膈病久之痿不能起前後血並下嘗藥十餘年罔效康熙戊午正月病甚孝子惶恐無所出乃齋沐焚香告天地刺血書疏將詣大華山自投捨身崖代父死大華山者撫州崇仁縣名山也距新城三百里相傳神最靈異諸來禱者有罪輒被禍不得上甚則有靈官擊殺之同行人聞聲塞舌然或怒狂病

自遺生平隱慝而神殿左有懸崖陡絕曰捨身崖人情急不欲生者則擲身投之頭足盡破折死孝子既告天作疏獨身行二日至山上宿道士管邊吾寮同寮宿者南昌鄉先生二人同郡邑諸生二人十八日孝子入廟默禱焚疏訖同寮人邀遊者棋峯路經捨身崖孝子忽越次前行至崖所歘然投身下同行人驚絕不知所爲一時傳駭聚觀者千人道士趨買棺往就殯自山頂至崖下路紆折四十里而殿上道士急奔崖所呼衆人曰誰云吳秀才投崖死者今方在神座下叩頭方巾道服如故衆走視之果然方孝子之自投也立空中不墜開目視足下有白雲起遙望見石門門上一大孝字俄見三神人命之曰孝子吾左側石有仙篆九十二畫汝謹識之歸書紙食汝父不特卻疾且延年更授治痢瘧驅瘟咒并諸篆孝子叩頭謝畢身已在殿上孝子乃言吾如夢中也遂馳歸一日有半而至家至則父垂絕孝子急書一篆焚服之室中皆聞香氣甫入口父嗜曰是何藥耶疾大愈孝子徒步往返六百里不飲食者五日而父乃益康彊善飯以詩酒自娛年九十二無疾終焉孝子生平好名義輕財數爲人解訟鬬既感神應益自修人病苦者恆用符篆救之以施藥爲名

朱孝子事略

孝子姓朱名壽命江西餘干團湖村人康熙乙卯遭亂與母李相失孝子日夜泣不欲生如是者數年一夕夢若有神語云汝母無恙籍正藍旗下孝子益痛哭遍拜其戚族鄰里且與訣曰壽命苟不見母不生還矣短衣芒屨背負袱足脛赤露匍匐三千餘里走京師至則行乞市中或遺以餅餌則自食遺以銀錢則紉衣縫中竟日忍餓不敢費一錢爲贖母計也蹤跡久之果得母所在如夢中語而旗人故邀重購拒孝子孝子日跽其門外雙膝爲腫遇母生日持肉麪一盂跽進母伺母食畢然後起邵遠平學士時官京師義而贖之既出無所依因留學士家母性卞急小不如意則詬詈不休甚則捽而批其頰孝子益嬉笑謝曰恐傷母手後數月得便舟奉母歸餘干孝子體羸面黃不知書故其語質每對人言在母腹時日噉母血三合何忍不報盡其天性也

楊孝子事略　蕭日瓚

孝子名文蔚浙江上虞人父榮明諸生康熙丁未父年八十有七病孝子走廟禱奮其業甘號於天請身代不得父竟死越十年母病痢中死法醫者凡數輩皆辭去孝子獨念父危死不救今復爾生男何爲也世已無鍼灸技豈湯醴亦告絕乃闔戶刲左臂以其肉雜瀹汁復之三瀹三進母病霍然已時丙辰九月二十一日也方孝子將刲臂束臂以兩麻令肉墳起然後迫噬之而脫之以刃故創甚鉅骨露凡百二十日始合創人不知也戊午邑令廉其事告諸臺使者將旌之孝子再拜泣辭固強之泣愈甚乃題其門曰以身壽母孝子爲人謙而和輕財好義不以俠烈名人以孝稱之必變色踧踖每月吉輒禱城隍神願滅年益母壽然祕不令諸兄知若惟恐以獨行傷兄意者同時有蕭孝子者江都人也諱日瓚母朱氏病且殆孝子刲脅割肝使婦虞氏和藥進母母病愈而孝子死孝子既喪虞氏謂母初愈不當使聞增悲慟乃匿語姑曰日瓚出耳殯孝子他室奠則衰絰而哭入則常服而奉進食飲孝養十餘年姑死虞氏守節以終孝子事在康熙時墓在梅花嶺東邑人祠於墓側轉運使朱孝純至修其祠宇爲立碑而銘之

張孝子事略　郭居鼎　江大實

張孝子壽小字洪居福建連江人生有至性父震公挈家避亂於邑東之岱堡順治十三年海寇陷堡張氏一門殲焉獨震公以他適免孝子時年七歲被掠往龍巖既鬻之廈門稍長傭於清漳震公謂其已死也康熙十年孝子年二十餘思念其父母每遇佳辰輒兩泣或夢中號哭不止顧忘其鄉邑及父名字因爲傭時人謂其語音似連江而彷彿憶天貞者父名也遂奔連江越數日無所遇哭於途或問父何名泣曰忘之矣此聞毋乃有張天貞耶願見其人於是震公聞之曰天貞吾亡弟彼焉得識之急走視遇於南關叩其詳大喜攜與歸呼其母出曰吾兒洪居不死今歸矣孝子熟視母良久曰非吾母也震公曰果非爾母也母亦斃於賊矣此爾繼母耳孝子搶地大哭自是事繼母如所生念母死於賊賊仇未復慟不欲生更持服三年每哭失聲鄉里賢之雍正七年　旌同時有郭君居鼎者海澄人由歲貢歷官戶部郎中幼失怙恃哀慕終其身兄

居邑因亂相失跋涉相尋凡二年行數千里遇於贛挈以歸分產共之邑五都緯塘決瀑室廬亡算捐千金與築邑人立石紀焉雍正初入祀鄉賢又江孝子大賓泰甯人生數月父遊學京師轉徙山陜閒落魄不歸孝子稍長痛不見父誓不欲生俄聞父在漢中遂辭母往尋貧且病長途孤影瀕死者數矣抵漢中不宿旅舍席荒郊蔓草中號泣周詢久之竟得父扶以歸父年七十矣又數年卒於家有以尋父狀聞者孝子輒諱之不欲以孝名

鄭孝子事略 吳國肇 何履旭 李威山 林開登

鄭孝子江字若庵福建侯官人慷慨有至性母葉病將革孝子刲股和藥以進母霍然起曰兒創無恙乎適神告我病將立瘳順治五年大饑穀數斛可易田十數畝孝子謂其妻陳氏曰吳田宅易得也乘人之急而利之不義擁餘粟而坐視無告不仁且遠計子孫何如近憐兄弟氏曰善乃以穀分贍宗族塾師劉慶聞妻歿爲鬻其孤里中有周九者重困官役父子三人將仰藥孝子排戶入贈金力救其死有販豕者被竊喪其貲窘甚走投河孝子資以金如其亡數得不死聞者義之又吳孝子國肇何孝子履旭皆閩籍並刲股療親病而李孝子威山林孝子開登則並以割肝救母聞

國肇福清人父鼎臣官永定訓導病篤孝子刲左股作羹以進未愈羹右股遂痊越三年父沒海寇逼城孝子負母竄母病孝子自割如前病亦愈履旭字君章福清人父其達早世奉節母葉氏竭力色養母疾篤倉皇顲禱一夕夢神授藥手按其股乃焚香告天刲股和藥以進母尋愈待兄弟極友愛著有心鳴集威山姓李氏羅源人也母鄭遘重疾孝子禱於神割肝作羹以進母竟卒孝子亦卒雍正六年事聞得 旨割肝療疾事雖不經而其迫切救母之心實難得而可憫其 予旌而同時林孝子割肝救母年纔十四其事爲尤奇林字亮中各開登福清人

謝孝子事略 陳開運 賴用賢 李人鳳 李人彪 余萬春 鄧成珠

謝孝子獻恂福建甯化人事親至孝嫡母雷氏無出父客外再娶王氏生孝子父旋卒孝子扶生母歸里奉嫡母雷克盡子道雷臥病孝子刲股和藥以進病立愈順治中邑令何鳳岐表其門爲請旌焉時有陳賴李余諸孝子皆閩產並以卓行聞而鄧成珠者家貧至傭力以食亦以純孝著

陳孝子開運字而鈞清流人父病刲股以進兄弟八人友愛無閒言縣令賈漢儒請 旌其門同邑諸生賴用賢字鴻逵侍母痼疾十年躬調湯藥衣不解帶母歿苫塊柩側哀毀骨立五世同居人稱陳賴云李孝子人鳳字亦凡長汀諸生嘗爲其祖母舐癰居父喪不食七日弟人彪亦刲股療親病時稱一門兩孝子余孝子名萬春清流人邑諸生母病刲股調藥母卒哀慟以頭觸柱絕而復甦苫次歠粥茹素三年如一日鄧孝子成珠者泰甯人也家故貧父早卒傭於廖氏距家數里日乞米一合昧旦趨送母所疾趨反供主役亡何母目盲不能炊乃負母依主家旁舍朝夕手自飯之久而主有微言孝子曰某自減餐奉母不敢重累主人也晨昏弗懈便溺必親者五年母卒日夜長號聞者皆流涕葬畢辭主人不知所之

沈孝子事略

沈孝子萬育字和鄉江蘇常熟人鼎革時避亂負母周氏行於野遇盜奪其糧母固不與盜怒將殺之孝子泣而求代並得免鄰人失火延母寢母疾方劇不可以變孝子號痛呼天天反風火以息母年八十餘疾危篤醫皆言法不可治孝子割股以進弗瘳夢緋衣神告曰疾非五藥所能治也醫凌某在雙林速致之凌至以針達之霍然愈孝子性好義屢建橋梁施棺櫝以成母志卒於康熙四十九年年九十有四臨終惟呼父母子六皆爲諸生其二登鄉薦孫淑官編修嘗乞方侍郎苞誌其墓侍郎之言曰嘗怪書傳所紀以孝感鬼神而得異徵者大抵皆獨行之士而聖賢則無之蓋聖賢之學至於知命而不惑雖事父母亦盡其心與力之當然而止耳獨行之士悲憂感發若焦若熬常欲殉以身命故精氣之積而鬼神爲之通理或然也學者以爲知言雍正四年 旌

國朝先正事略卷五十六

平江李元度次青纂

孝義

王孝子事略

王孝子恩榮字仁庵山東蓬萊人也爲人原慤而深摯遭次不能以文自達縣小吏尹奇強性險猾頗以巫醫之術有寵於官孝子父永泰因寘產與角口被毆中要害立死時孝子甫九歲祖母劉氏年高訟之官不得直僅給埋葬銀十兩祖母傷痛自縊孝子母劉氏健婦也瘞其姑藁厝永泰棺於市僦屋其旁居之大書曰殺爾父者誰也泣血三年病甚呼孝子至棺前授以官所給銀曰汝家以三喪易此海枯石爛存此志恨不可忘也孺子識之孝子涕零大事家盡落依舅以居厲志讀書稍長補諸生誓於父柩前尋仇以斧自隨其舅患之誘使居長山島中禁勿令出且告之曰孺子志誠善但殺人者死國法也爾父之鬼餒矣孝子流涕聽命每晝取史記伍子胥白公列傳朗誦誦已痛哭夜靜焚香長跪告天絮語達旦時或困倦假寐輒連聲魘厭大呼怨家在此年二十八舉于鄉於舅曰可矣遂行踰月忽遇奇強於道揮斧急擊稍遠不中乃投以石仆地道旁人爭抱持之得免奇強諱不言裹足不出一日偶獨立門首又爲孝子所見直前斫中其首帽厚傷引至耳扶傷脫走其家奔訴於官時已年遠吏胥案牘無可證孝子出母故所葬銀陳之訟庭硃批爛然旁以血書鈐之縣令嘆曰至性人也吾欲屈爾則傷終天之恨欲聽爾則違累赦之條周禮調人之法具在各爲趨避已耳孝子於是噭然而哭縣令亦哭堂廉內外觀者盡哭孝子既再舉不得奇強亦遠遁棲霞相隔八年適蓬萊人有患病者力延奇強犢治奇強亦以事久稍安入城過一小巷四顧無人方褻衷閑孝子突出扼之奇強皇遽伏地乞哀孝子曰吾父還爾久矣遂劈其腦腦裂以足連蹴其心而絕於時見者驚出不意相率前擁孝子孝子笑曰豈有白日殺人乃畏死者遂自繫赴縣會奇強家訟當曰永泰故自縊非毆死縣令欲開棺驗視孝子曰某已有子矣甯抵死不忍再暴父骸叩頭出血縣令惻然乃爲博稽於介衆皆曰孝子言是遂具牘法司法司議曰古律無復仇之文然查今律有擅殺行凶人者予杖六十其即時殺死者不論是未嘗不教人復仇也孝子父死之年尙未成童其後屢殺不遂雖非即猶即也觀其視死如飴激烈之氣有足嘉者相應特予開釋復其諸生即以原存埋葬銀還給尹氏以章其孝且將具題請旌孝子之舅聞之見有司曰孺子求見其父母耳夫人遭奇禍以要旌門式閭之榮又何忍矣法司嘆曰汝亦賢者也遂止而祀其母氏於祠時康熙四十八年也其時莅孝子事者撫軍則中吳蔣公陳錫提學則北平黃侍讀叔琳及滇南李觀察發甲云

謝孝子事略 王全

謝孝子萬程河南唐縣人妻李氏楚人也事親孝父儀爲諸生貧甚屢困場屋司農既裁餼廩益屢空孝子夫婦耕織供甘毳無闕儀老且死不克殯夫婦號泣擗踊里巷哀之然力不能助也孝子目其妻泣若有言不忍李氏知之請自鬻以營葬具目其子俊娃泣時俊娃生甫五閱月不忍戀遂行里巷哀而記之曰康熙某年七月二十日孝子謝萬程鬻其妻葬父鄰村董官店王全者先有子七歲遭寇掠遺唐縣道中有翁嫗養而子之義不得返全乃議置妾以二十四金買李氏氏歸焉泣而請曰妾生士家知詩禮翁死不得已鬻身以葬願卑夜供織紝全妻節君德益洪遠必昌厥嗣全故知萬程夫婦孝至是感其誠惻然許之明年全子所養之家其翁嫗皆死得歸全兄大有故與第稽忤誣爲逃人也愬於兵備使者詞連李氏時南陽郡丞漢陽張三異循吏也有異政遠近戴之奉檄按其事全備其子至曰非逃人吾子也向掠今歸耳詢少婦何人全備述其事詢李氏涕泣自陳具言全節狀且請召萬程察之萬程至具言所以鬻其妻者張公歎曰古有傭身以葬親者世傳至孝汝若此可謂孝矣乃笞大有而畀全金賞萬程幣示於衆曰康熙某年七月二十日孝子謝萬程夫婦完聚如初且旌其門曰節孝雙奇於是里巷無遠近咸贈孝子金與粟好事者至演之爲傳奇論者謂子克孝婦他適而完節以歸其去而復返也歲月日時無易是有天焉而張公化民訓俗及王全之完人節義爲皆不可及云

蕭氏兩孝子事略

蕭孝子啓聖弟鳳騰江西樂安縣雲蓋鄉人也當父喪日兄七齡弟裁四齡卽克盡哀禮如成人時逆藩倡亂母氏負抱兩孤避賊山谷暮陷虎穴中虎瞋之啓聖乃身蔽母泣告曰請噉我毋傷母及幼弟俄而虎竟去寇平啓聖年漸長念母勤苦乃廢書偕弟力田以爲養母以家學弗繼爲憂鳳騰於是復就學刻苦下帷燈焰熏帳中至黝黑不可辨後雖終於諸生而母意未嘗以爲歉也兩孝子當母恚則請荆受杖病則籲天祈身代母既歿兩孝子負土成墳三年廬其側祭日僾聞愾見如慕如疑事之若生時其相友也自幼至白首怡怡然於妻子無所私奴胡氏娣曾氏居室禮讓內外雍肅數十年如一日鄉人以爲難啓聖年四十無子鳳騰歷雨雪涉險阻爲求側室既而生男側室卒曾氏減次子乳乳之兄嗣由是得續兩孝子聞母言父平生欲修葺遠祖蕭儀忠諫坊貧不能舉齎志歿康熙庚子啓聖兄弟力新之竟克成親隱願云兩孝子歿後其家五世未嘗析爨和順之氣油油然鍾於一門

王孝子事略　劉必泰　邱承彰　胡士宏

王孝子麟瑞福建南靖人邑諸生八歲喪母能盡哀事繼母如所生母病渴思食青梅孝子繞樹呼號絕食三日是夜梅忽華旋結實摘以奉母病立愈父歿廬墓三年突遇虎虎卻避之聞者異焉里人劉陞遺金數百拾而還之俾得完娶雍正元年舉孝廉方正以薦授永平知府歷四川道監察御史同時有劉孝子必泰字闓人莆田人也郡廩生六歲哭母幾喪明父疾露頂焚香乞以身代父偶思石鱗魚伏月不可得孝子夜馳深山中行百里叩瑞雲宮乞神助果獲魚以奉父後父歿廬於墓側每大風雨輒繞墓哀號事兄如父兄歿夜臥柩旁哭聲震四鄰時稱其孝友又邱孝子承彰者龍溪人弱冠喪父事母至孝母歿廬墓哀號每風雨聲益悲鄉人化之初以貧不克葬父數仰天泣血一夕劚畚供母得金泥中乃克營父冢人謂孝思所格云雍正七年　詔旌其門又會稽有胡孝子者名士宏字大生父患痼疾侍湯藥惟謹衣不解帶者十五年雪夜父渴思食梨時城門已扃孝子繞城隍號泣忽遇一軍士指負堞一舍引之去得梨以歸詰旦往謝堞下不復有舍惟漢前將軍關侯廟在焉始悟爲神所使也父歿營葬東湖躬負土石建隄植木人呼孝子隄

黃孝子事略　子商衡

黃孝子名農字古虞江蘇元和人父袞縣學生有孝行生子二長庭次卽孝子孝子年十餘母吳有疾臥牀三載孝子奉湯藥惟謹已復病利方大暑扶掖轉側手除穢溺閱數十晝夜不懈母卒號慟絕復蘇者數既殯坐臥不離柩側獨居輒喃喃共母語夢中時作歡笑聲既覺則大哭如是者逾年葬而歸伏地哭不能起父方教授於外攜入館久之啓其枕漬淚若膏貌矍然視初喪不異也已而父遷館距家數里孝子念父五日一往省父止之乃私伺門外遇館童出問安否曰安則欣然去或曰否卽趨而進問所苦褻裹不忍去衣服器用時其寒暑輒具以往父歸左右侍無頃刻離既成婚依依若孺子一夕鼓三下忽心悸驟起謂妻曰吾父其有恙乎方嚴冬不及旦疾馳至館父果得暴疾舁以歸疾甚時父年五十一術者言明年數當盡會除夕孝子書黃紙十餘願減算二十年益父元旦徧詣諸神祠焚之是夕寐覺喜曰神許我矣已而父果以七十二歲終而孝子以三十二卒孝子事兄篤友愛兄舉鄉試留都門家事孝子悉自任兩人同歲舉子嫂病乏乳命妻兼乳之兒亦不辨其誰母也平生與人恭謹犯者弗校歲饑減食食里中餓者母忌日必省墓涕泣遇時物雖微必薦疾篤與父訣哽咽而沒先時枕邊置銀一裹及是啓視遂以含蓋不欲以累父也後數年父患心痛呼號罔措一夕恍惚見孝子問何以來曰來侍疾耳手摩父胸病良已孝子卒於康熙二十一年至乾隆五年巡撫徐公士林揚於　朝以孝子　旌妻金氏年十七歸孝子孝子將終語婦曰吾去侍吾母矣汝善相吾兄嫂事吾父待孤之有立也勉之時孤方四歲遺腹女才七月婦痛夫死孝欲身殉者數矣憶夫言而止家故貧事翁極謹洗澣縫綴胥自任不以委冢婦一夕所居室震盪有聲急挈兒女出而屋毀或勸入奴室曰伯在不可遂露坐達旦翼日召匠新之不慎一夕風雨方寐若或促之起立披衣抱兒女走而牆忽崩牀几盡敗裂趨竈觚以免終不入奴室也翁既終兒女婚嫁畢節婦以夫亡

日設祭拜且奠曰吾二十餘年戰栗自持恐負失付託之重今幸畢吾事逮長齋奉佛終其身雍正二年卒年六十有七其年得　旌如制子師憲改名商衡力學砥行陳恪勤公知蘇州拔寘第一以諸生終少刻苦夜輒刻香繫鐵錘下承銅盤香盡錘墜聲鏗然有聲即驚覺起讀好先儒語錄推衍戢山人極圖說實以論語學庸及橫渠紫陽之緒言曰困學錄父孝母節建坊後擇日奉主入祠遽得疾強起拜送尋卒

胡孝子事略

海陽有孝子曰胡君諱隆字景初代本素封至其父援鄉而家落孝子爲奉養計弱冠走京師謀祿仕父卒奔歸營葬哀禮交盡後入貲爲寶泉局大使久之改江南涇縣丞以母老不果就養數乞身上官留之及母訃至孝子哀毀骨立歸見母柩則僵地大慟每一慟輒死復生無何以父墓地勢下思再卜穴合葬之啓父櫬見積水善壙奮迅躍入穴抱棺長號與土工舁以上其日天寒風虐舉體皆冰孝子不知也既開新穴孝子布苫由其下臥數夜驗有溫氣乃合葬時在仲冬中旬孝子年六十有四矣葬後結廬墓側親負土築墳面黧手皸瘃明年歲歉擷野蔬合糜粥啖之而負土不休去其居平定村十里許三年中不一至也服除補浙之奉化丞權鎮海知縣先是丞涇時嘗攝其縣事又嘗攝旌德盱眙二縣事所至皆有仁恩士民戴之涇邑久旱步禱烈日中行七十里至岑檯潭有蜥蜴三游水面貯以竹筒攜之行不數里震霆大作四境雨需足邑人呼胡公雨鎮海蝗蟲爲災田野厚積數寸孝子齋三日牒告城隍神蟲頓滅咸謂仁人之感冥漠如呼吸通也孝子有弟五入仕籍後自傷不得事父則致孝於其母視母意所向以厚諸弟爲吏餘三十年矣其卒也至無屋以居平生敦古誼事趨人之急其施於人者皆本原所推暨也長子文伯雍正四年以訓導引見奏對稱　旨特擢禹州知州贖典也孝子時方引疾得家書猶伏榻北向稽首謝云

林氏兩孝子事略　黃學朱

林孝子長貴閩之福清人父宗正弟長廣皆以晒鹽爲業宗正以他事入城至長橋遇海潮暴至溺以死孝子聞之奔救不及仰天長號投橋下死之長廣雖至從岸痛哭亦自沈時雍正九年七月十七日也孝子卒時年二十有六弟二十有四里老感其孝莫不流涕相與收三尸殮焉聞於官同知張亘躬捐俸卹其家各大吏助葬金有差明年得　旨旌門先是順治閒土寇陳德容作亂有貴義士學朱者甌甯諸生孝子同郡人也與弟俱被執度不能兩全乃紿賊曰家有薄產釋吾弟歸以其直贖我何如賊疑之使遣學朱學朱曰我秀才也貲重於弟賊遂釋其弟歸實無業可售也未幾學朱竟被害聞者哀之

李孝子事略

李孝子名維煌字裕光江蘇寶山人也生十歲而孤方父疾時日夕籲天進湯藥必親嘗及父歿哀慕逾常兒終三年不離柩次人呼小孝子家貧無以養母乃棄舉子業任門戶力求甘脆奉母而自食藜藿母偵知之呼與共食遂長齋淡食以慰母焉母得喉閉疾醫莫能療孝子復籲天三晝夜母夢道者授以鍼曰以汝子故爲汝治之汗浹背而愈又嘗患背創醫言當用艾灸孝子恐母不勝痛先自試果大痛乃止夜稽顙北辰願減算以益母壽亦獲愈雍正十年七月海上颶風大作孝子所居江灣距海不二十里水至屋將圮孝子負母匿几下俄鄰屋俱毀而孝子室獨全有弟爲叔父後幼多疾廢業孝子輒分財與之弟沒字其孤迎叔母共養焉孝子事母未嘗一息離其從兄錫棨巡撫廣西欲招孝子往孝子曰吾安能一日離吾母哉遂謝之先是孝子喪父逾年又遭祖喪兩世孤露不能葬營布衣屏居不與筵會人或勸之輒流涕曰禮不葬不釋絰吾有痛於中也及卜地葬隆冬盛冰雪手運灰土僵臥垂絕煴火灌以湯乃甦體素羸竟以是病將卒屬二子善事祖母奉母手大慟瞪目而絕孝子歿於乾隆五年又十五年得　旌建坊江灣里

國朝先正事略卷五十七

平江李元度次青纂

孝義

黃孝子事略

孝子名洪元江蘇丹陽人父國相以武斷豪於里中有虞庠者好持吏短長會錄告訐與國相同里不相能遂發國相陰事欲致之罪國相行賄得不坐庠反以誣受杖乃僞引謝具酒食交懽而私遣惡少年詗國相會國相被酒夜行從其後捽項反接之負以石沈諸河里人皆心知庠所爲也莫敢問時孝子與弟某皆幼其後稍長頗聞之乃哭告母曰殺吾父者虞庠也母急掩其口曰勿妄言禍及矣孝子每號慟母輒呵禁之於是中夜飲泣至旦且椎床曰死耳母亦泣曰汝父未葬我老矣俟我死則聽汝孝子始受命兄弟共適市數市利斧藏之庠頗自疑更好言慰孝子曰孺子未婚吾壻汝孝子陽謝曰公我丈人行也得爲公壻幸甚退而切齒曰賊奴欲以而女易吾父耶久之母死既合葬兄弟哭拜墓上曰兒飲血含憤十年矣今日願與父母訣遂懷斧往來迹庠未得閒吳俗春社必陳優戲里人觀者環集初國相亦以社時被酒遇害至是又直社孝子見庠在社所馳歸呼其弟各挾斧往殺庠庠方上坐觀優意甚自適也孝子直入肩摘之字謂庠曰逸辜我送汝死庠起笑曰孺子醉耶乃瞋目答曰將醉汝血援斧斫庠應手仆衆驚二子橫斧揮衆大呼曰去去毋害我刃也皆卻立不敢動兩斧並下庠遂死於是四顧拱手謝曰某無禮倉猝乃驚父老復兄弟挾斧緩步出翌日詣縣自陳狀有司義之免其弟須繫孝子於獄康熙十一年四月某日也後一年上官竟脫孝子罪云

盧孝子事略

浙之東有盧孝子焉名必陞字寀臣號玉著世居山陰祖名極生子五長芳字南江孝子本生父也次茂字懷江無子以孝子嗣孝子始生時祖母張病甚本生母朱氏禱天求代是夕夢神益算并賜以孫及覺而生孝子少時知孝敬有異敏九歲南江病思得蟹蜞炙孝子潛攜一筐探諸沙口爲風潮所沒得漁者救以竹筏篋終不釋手而蟹蜞滿其中甲申之難流賊未殄懷江負俠氣嘗仗劍獨行不知所往孝子奔覓諸暨山中晝循林莽隱夜則崎嶇匍伏而行失道投僻路伏屍枕藉驚跳疾奔兩足爲沙石所嚙血縷縷漬地行跡皆赤遇一僧舍之挾與俱遇虎匿高樹大呼山神救我虎竟去閱數月得奉父以歸壬子土寇竊發懷江陷賊營孝子匍匐探其穴願以金不應號哭三晝夜不絕聲賊感動爲引至父前時賊酋欲得懷江降脅以刃不從斬所俘者以示又不從賊怒拔刀環向刃欲下者數矣孝子罵刃叩頭流血大呼丐命忽狂風四起大雨如注舟幾覆凶渠震駭乃得釋賊黨皆嘆曰真孝子也孝子既奉父生還逆知賊必追己也卽遣人馳報祖母盡室以行明旦賊果追之不及遂至九墩大索縱火而去懷江既被重傷病日臻孝子亦改面失音恐貽父憂雖嘔血弗以告日夜侍臥側以兩手摹患處懷江歎曰人摹我痛痛在我身汝摹我痛痛如在汝身先是孝子出繼時懷江有女忌分其貲百計傾之孝子處之泰然至是奉母徐氏命往雲閒舟過石門盜擊之垂死盜曰汝死毋我讎我奉某命來也孝子佯死盜縛而投之水中遇救得免或勸訟之官孝子曰吾自出繼以來蒙吾母恩育十有餘年母止此一女不忍以女故傷母心上書白母自謝不謹致盜不及其他母大感悟以康熙丙戌七月卒年七十有四妻李氏亦以賢孝稱雍正二年浙撫李公衛請旌於　朝　詔發帑金建坊入祀忠孝祠漳浦蔡文勤公表其墓

周孝子事略　潘德輿

周孝子士晉字康侯江蘇嘉定人生有至性母病久傾家療之貲盡醫言惟得人乳可再生時家已罄無力雇乳嫗孝子謀於妻李氏卽棄其九月兒以乳乳母三月而母病痊聞兒安在詭以殤對自後妻不復妊無幾微慎悔心越十二年有僧爲殷氏子推命怪其生年月日與周氏兒同詰之則得諸道旁者也由是兩家通往來父子復合而其母是時猶健在得還其孫人以爲孝感所致

潘孝子者亦嘉定人名德馨字式周父曰文彬兄德輝長孝子十餘歲嘗刲股愈親疾孝子聞其事而善之幼習爲賈而好讀孝經曰我知所以事親矣天性

純摯不忍離父母側雍正四年母氏程病蠱醫藥不效乃禱於城隍神願減己年益母遂割左肱肉和藥以進母夢神告曰以汝子孝感增汝壽一紀病立愈後果如夢中言邑中競稱潘孝子孝子居父喪時以哭泣傷脅咯血數年乃止兩目失明者數月平生在二親前怡色婉容即有所怒見父母則轉為喜叱咤不及犬馬父母歿後孝事祖母至百齡友愛弱弟篤行好施與皆其精誠之所推也

施孝子事略 楊嘉曉

施孝子聖揆江西新喻人十歲喪母擗踊絕食父慰諭之得不滅性終喪盡禮如成人事父雖貧必覓甘脆奉膳視聽無形聲父病篤籲天夜禱叩頭流血絕復甦越日父竟瘳久之父歿廬墓三年有白鶴飛繞悲鳴與哭聲相應和又繪二親遺象每食必薦出告反面年至七十餘事之如生蓋終身孺慕云雍正八年

詔旌其門同時宜春楊孝子嘉禎邑諸生有學行順治丙戌春父文威避兵山塘兵將至孝子從間道渡水報父水湍急被溺流至深處滅頂矣猶躍出水面曰速走速走遂溺死

劉孝子事略

劉孝子炳字耀南長洲人幼喪父事大父盡孝家貧賃束脩以養及歿鬻宅以葬母中年而瞽孝子奉旨甘必腹出遇時果輒懷歸客至設草具對食而母常飫珍饌母嘗夏日犯腹疾思食野葚求諸市不得孝子徬徨無措忽弋人持以至蒸而進之疾遂愈嘗客華亭聞暑未幾即辭歸曰吾忍以升斗累親膝下耶後以事滯鄰邑心痛急返則母病兩日矣日則奉湯侍藥夜對北斗呼籲願以身代比歿傷絕復蘇既葬日匍匐往墓哭三年如一日自母歿春秋祭祀輒涕泣過市上遇時果為母素嗜者即涕泣不能止忌辰哀號若初喪每稱居嫠曰吾母苦節未彰其何以為子乾隆五年得 旌如例是年孝子無疾卒

任孝子事略 從子裕德

任孝子過享字華宇江蘇崑山人居千墩里生有至性膂力過人國初叛將盜鑫大起四出擄掠為害孝子負父逃避盜劫其父去孝子呼天竟一夕至黎明忽聞躍持刀突入盜囊負父出身被重創腸出腹旋遇神醫得不死乃扶父至嘉定羅店以老時稱任孝子云從子裕德亦以孝行被 旌

裕德字厚齋幼有至性篤於孝弟乖警時其兄裕章失父意將予大杖孝子號泣求解得免兄亦感悔焉有士惡某積怨於其父乘閒突持刃剚之孝子年十一急以身蔽父兩手直奪其刃厲氣正辭曉以禍福惡亦感動擲刃去父患痢三冬弗瘥孝子晝夜扶掖巾帬廁牏皆躬滌濯之冰肌裂膚血淋漓弗恤也父歿哀毀骨立三年如一日事母能色養病劇孝子籲天禱願以身代母病尋瘳兄老無嗣凡養生送死皆躬自任之又析己產畀其子與己子均乾隆十九年巡撫莊公有恭題 旌得 旨建孝子坊入祀縣學忠孝祠

劉孝子事略

劉孝子鎰字秉萬江西豐城人三歲失怙母鄒氏年十八矢志撫孤事姑余氏極孝孝子稍長即能纂孝養祖母卒孝子廬墓三年遇雷雨輒匐墓前曰鎰在此毋怖有古孝子風父棺厝叢鼻山乾隆壬戌山水暴發壞廬舍孝子夜半馳救棺已漂泛孝子抱棺順流數十里至白鳥寨繫棺後乃止孝子躬耕養母母久臥病思鮮魚孝子踰嶺遠求之歸遇虎人立而嗥孝子叱之曰爾食我母將不食魚耶虎搖尾去鄰火將及母榻孝子自外歸突烈燄中以重衾負母出得亡恙而孝子頭面焦灼幾斃其義可數也母彌留日以廬墓為戒孝子枕塊三年泣不輟懸兩世像於堂出告反面事祀皆盡誠乾隆己巳為母請 旌得 旨建坊特遺腹弟思銘極友愛教之成立為邑諸生性仁惠凡母所憐恤者竭力贍之丙戌以孝子被 旌拜 命日備為孺子泣云

曹孝子事略

曹孝子名起鳳字士元先世自徽州遷崑山父子文賈於蜀歲寄金錢歸後而耗絕孝子年十六矣有蜀客來問之曰噫死矣問死何地弗知也孝子大慟絕而蘇將往求其骨貧不能行長洲潘君為鑄義士也贈孝子百金將行其叔父尾之願自往金盡無所獲而歸孝子既壯每念父輒慟哭欲絕潘君復贈金四十兩遂行過河南歷陝西走成都南抵滇界西達金川會騰於荷途人輒哭訴無

知者逾年反成都禱於諸葛武侯廟神示所向遂東行道險踵血流失道七日
無人蹤及酉陽積雪盈尺不能前踣土穴中兩日有項生許生過之聽羣鵶繞
穴鳴即之見僵尸焉而氣微屬視背負咤曰孝子孝子掖之歸飲以湯問故止
孝子宿進酒肉弗食曰誓不見父棺不食此矣其夕夢經荒原一老父與數人
坐林下見孝子至拍手笑曰月邊古蕪中鹿兩壬申可食肉覺而識之一日隨
兩生出行過荒原如夢所見白楊下有棺纍纍然孝子心動泣不止兩生問故
語之夢兩生曰有徽人胡某者居此久盍往問之胡沈思良久曰噫信頗記十
年前鄉人曾氏客死殯於是以所遺牙牌納棺中其殆是乎然非白之官莫驗
也遂由巡檢白知州飭里長察驗棺皆有主名而其一獨無啓棺見骨孝子瀝
血驗之投骨棺有牙牌文曰蕪鹿孝子大號曰是矣月邊古胡也蕪中鹿牌也
何疑焉遂收骨行時乾隆十四年也項生許生爲設祭祭畢以餕肉食孝子曰
向子不食肉者未見父棺也今則既見矣憶與子過穴中日在壬申今六十有
一日而又值壬申夢悉驗矣豈非天哉孝子再拜謝兩生交餽之贐乃負骨歸
道湖南過洞庭風作兩日不得度同舟者疑之且大索孝子恐禱於洞庭君明
日風止遂得度既歸其後母見牙牌而哭曰嗟乎此我鎖匙牌也爾父出門時
取鎖及牌去不見此二十餘年矣復取棺以殮而納牙牌焉孝子性鯁直謹取
與治家有法度既老月必再三詣冢上邏所植樹爽寔久之然後去四十九年
卒年七十有二子五人

國朝先正事略卷五十八

平江李元度次青纂

孝義

汪孝子事略 汪一桂　王品暉

汪孝子一元字兆初江都人縣學生父夏淳病孝子方省試出第一場聞之不反次疾行蹐晝夜數百里歸視父父已卒大慟咯血家貧躬畚土起墳力竭矣明年又遭母喪毀遂以毀卒年四十有二孝子之毀也號天地而不歸通幽明而一視仁孝達於性初禮經其後起者已孝子既殁妻鄒氏頻撫苛苑教成其子中藝爲通儒即容甫先生也孫喜孫亦有學行記曰毀不滅身爲無後也聖教之愛人也汪氏死孝後乃克昌天心之祐善可知矣孝子通算學書以今法逆推朔閏中節至乾隆十四年四月止壽孝子竟以是月卒其所謂通於神明者歟從兄一桂年十七刲肱肉起母潘危疾道光初同時被　旌坊其鄉稱汪氏二孝子

又王孝子品暉海昌人家貧服賈於吳門道光十二年聞母病徒步歸侍湯藥惟謹越七日母歿庀喪具晝夜長號旬日骨立旁觀者憂之而孝子不覺也孝子猶伏如侍母側夢魂如與母晤明年春正月八日夜將半呼家人言曰吾將奉母往矣問何往曰歸位逾時卒距母喪未百日也年四十五兄某傳其事

張孝子事略 蔡應泰　楊璞　劉芳

乾隆二十六年秋伊洛水溢破外堤灌偃師城洶洶有聲民皆避水登屋樓上張孝子者名大觀奉母亦登焉無何水撼急樓傾衆皆溺孝子左手爲石柱所戕臂及腕皆折血漂波赤不斷如縷不顧入奔濤求母有孫號救孝子叱之去望母髻露水中得之負出水有大樹橫偃衝口孝子曳其斷手獨以右手攀母騎樹枝上復烟而覺食食母母撫其斷手泣佯慰母曰兒手雖折幸不創母自愛毋憂水退負母歸家猶屏當衣食是夕創重竟死

蔡孝子應泰縣人也母柩在堂水且至以繩縛母柩旋繞數十帀令固束兩大帶爲綴水至妻子號救不應跪負母柩轉洪濤中柩與手若兩翼飛瞬息八十里抵鞏縣神堤灘神堤灘者北邙山尾也山橫洛口𥨊黃河衝河漲倒灌洛流瀠洄灘上柩忽爲沙擁村民異之以長鉤引至岸舁之上孝子亦無恙天將暮聞鄰村喧救兩人趨視則其妻若子也衆嗟歎曰神感也醵錢送之歸

楊孝子璞亦偃師人莊農也與其弟某奉母居弟饒於財孝子貧且孺水至弟以筏載其妻逃北山母呼之不應竟去孝子怒棄其妻子攜母於背將浮水趨北焉水勢奔騰若有挈之者旋躍大溜中山上人望之如鳧鷖浮漾不沈亦抵神堤灘村民救之登岸頃之有婦人抱子漂而下母遙望忽號曰吾婦與孫也救之果然翼日歸而其弟乘桴將抵北山下大樹觸壓筏夫婦俱溺死先是村民夜聞空中神語明日當速救孝子母民驚起各具舟及長竿巨繩以候以是得俱生母壽九十餘無疾終

康熙己巳洛水溢有劉孝子芳者永甯人也父爲巨浪所漂疾號如矢孝子追哭里許躍入水援之父恍惚聞人語云急抱吾馬足可渡父如其言比達洲則所抱者孝子屍也父子俱獲免知縣佟賦偉嘉之率鄉民環拜其廬表曰孝子村具牒大府采其事入通志事在三孝子前

常孝子事略 史印曾

孝子姓常名裕綸山西徐溝人生四歲孤家故纖嗇無斿歲貲母戴氏鍼衽以供食孝子侍側愉愉然不刻離既長以武舉授鎮海衛千總督漕者多風波危以故勿克迎養乾隆二十八年孝子罷官事還鎮人見孝子連日喜色溢眉宇異常時詢之乃其母已來也未一載母卒孝子雖斯徒跣不納勺飲將大殮攀棺號阿母不止聲盡血湧腸裂而卒距母亡裁三日年五十有一論者謂禮稱毀不危身又曰五十不毀然皋魚立哭而死孔子與之孝子年五十矣豈不知留其身以慰母於地下哉乃情極而禮忘爲非得已也同時有史孝子印曾字綬紫濼陽人父汝杰官縣安同知孝子幼隨任事父及母謝氏甚謹父解官歸母病孝子奉湯藥衣不解帶者累月骨柴立如枯腊母歿呼搶不欲生長號擗踴嘔血數升而死

范孝子事略 朱宥合

苑孝子仲光湖南桂陽人農家子也天性過人其父母命之學年十八父遘危疾醫積鶡瀕封兩肱家莫知見其慘黯無人色竊危之父竟死孝子宛轉泣齧神支離不自克如欲無生者其母恐失孝子踰兩月召其同學者數輩强挾之館所孝子重感母忍淚習所業手足縮縮上下人靜輒潛泣其曹疑之瞷與語時而覆其臂則左右各去肉倍寸餘如掌孝子哭其曹皆哭人始知孝子刲肱也免喪試補弟子員舉一子然以毀故病咳血年二十五遽殁妻何氏爲孝子守義撫孤克有立

同時朱孝子有合亦桂陽人居井頭宋孝女明嘉靖一姑故宅也姑幼遭家難爲貞女撫周歲族弟雲伯後其父母苦乏挪宅際得泉因井之後坊其井曰義井宅其宅曰井頭云孝子爲雲伯十六世孫父元載母范氏有兒三人年十四刲股愈母病二十喪父以艱食與其叔分耕曾內母從伯仲居井頭井頭去曾內六里而近孝子且耕且奉母宵必定母寢使僕遣途鵬暮刻終母之身弗衰母卒年七十有八孝子免喪後視瞿瞿恆中夜涕泣曉起家人咽痛其父弗逮也孝子妻胡氏弗戒於火面焦爛胡歲年尚無子或勸納妾泫然曰是與吾共事吾母者忍負諸後胡爲孝子舉四男相孝子昌其家孝子以居遠伯仲顯數見見必極歡別慘淚如嬰孩祭畢孝子家饌無緣飾見人語殷殷人易之闕其孝則肅然起敬嘉慶丙子丁丑間修邑志會預孝子宜有述孝子齗齗執不可踰盈堅當是時孝子老矣習孝子者重傳孝子志事乃已孝子壽七十有七而終妻後孝子十三年卒孝子身後族春秋祭其先自靖一姑上下咸頒孝子長生胙承世勿替

吳孝子事略

吳孝子名[illegible]字[illegible]山人父士[illegible]字秀林以孝行旌門自其宋末遷之先[illegible]不[illegible]孝子者秀林劬而[illegible]又以孝聞鄉里稱吳孝子與曾孫[illegible]孝子幼入[illegible]父母老年不可不知[illegible]師大者之曰非是父不生是年成[illegible]母[illegible]孝子[illegible]以進母[illegible]年[illegible]夜[illegible]朱氏向北斗稽顙乞減算以代母既而孝子嘗宿父所秀林年七十餘冬月懸寒孝子夜抱父足達旦父殁後或勸以入粟求仕則曰吾父以貧廢學布衣終其身吾敢納粟希冠帶乎兩弟早卒撫遺孤如所生女兄嫁某氏貧不能自存同堂妹適某氏早寡皆依孝子以活分宅居之而婚嫁其子女皆承秀林之志也其宅創義學平糶施櫬多可紀者子增慶能亢其宗寶山令李君元齡田君聯芳皆題額贈之而錢詹事大昕爲作傳以比南史會稽郭世通父子云

鄧孝子事略

鄧孝子觀瀾江西萍鄉人幼有至性隨父梅安官京師受詩至蓼莪輒廢書泣人異之稍長隨父監司中州職防河孝子聞河務輒能得其要領父遷四川按察使坐巡鹽事被逮籍沒論死擬　上恩矜緩繫刑部獄三載孝子隻身左右之會族兄某至孝子謀丐貸納贖父慮其無濟也擯斥楊勤愨公諭孝子父官吏部時甚清介不至以貪敗爲孝子謀者屢矣乃徧走齊鄭燕趙晝夜隨叢莽中狐鬼嗥嘯相過一僕劉章阻勿行弗顧遇獄火出焉閉關入都訴於步軍統領果毅阿公公叱曰罪犯入禁地不畏死耶命繫暗室孝子慮父無生理晝身殉哭晝夜不絕聲一武弁守之聞哭詢其故義而釋之他日復伺閒訴於忠勇傅公及阿公爲南傅公歸阿公語孝子至死救親可憫也奏上請阿公亦惻然二公取其辭入奏得　旨鄧某情可原准贖傅公遣兵騎護孝子實蓋深重之也納鍰入父獲免先是母卒於家迨父歸得奉父奔喪先[illegible]之一年父旅殯南陽復偕赴歸其喪哀感行路其[illegible]如此他行[illegible]而孝尤篤遠近稱鄧孝子云

潘孝子事略

潘孝子名瑞鉞居潘隴子也隆妻丁氏生女珠姑火之爲生[illegible]於家隆[illegible]之海寄養子孰欲不戒於火會卒中丁氏舉一[illegible]之先行孝子及門回視失母矣復入遍索人自火出[illegible]見孝子遂止之曰後垣不可突主母已不救矣但聞孝子言母若不保我何以生爲竟冒火入從母及珠姑死初家人在火中見主母爲煙燄所阻欲挾珠姑行珠姑揮之曰汝男子何可

拉我我惟有從我母死耳於是珠姑亦死火熄撥灰燼孝子與母妹三尸相環結難燬猶隱隱可辨識時乾隆四十四年十二月望日也孝子年纔十五性穎異秉有奇童之目其殉親與明孝童郭金科事相類珠姑早適范以賢孝聞時歸甯遂及於難孝子死後其聘妻王氏同邑人世居江干長孝子二歲聞訃未婚守志送孝子葬畢卽歸潘氏懼葬地隘後將不能同穴跪請於舅曰翁如拓數弓地婦死有依矣從之事舅以孝聞撫嗣子克延其祀

龐孝子事略

長洲虎邱山塘有龐孝子者名佑字申甫早喪母與父同寢晨夕依依相憐也以是終身不再娶父年六十餘病蠱便溺閉隆醫治莫能效左右侍視計無出孝子私跪中庭默禱三晝夜忽水道通患頓釋親黨交慶謂必有陰相孝子者既乃稍稍聞知實孝子吮師所致云又八年父卒哭踊盡哀不處內偕昆弟經營窀穸無失禮既葬父家事一稟兄命不析產弟卒撫其孤孤亡又撫甥穉四人教養成立償兄逋負以千計宴戚屬中之不克葬者推解周急承父志一如親在時性嚴介不苟取與有賣珠嫗過孝子家遺金珠一篋嫗歸暴病死物主向嫗家索金珠不得訟之官責鬻產以償孝子跡知之還其篋封識宛然訟得解謝以金不受里人嘖嘖稱道之

國朝先正事略卷五十九

平江李元度次青纂

孝義

湯孝子事略

湯孝子名淵字渭泉常熟唐墅鎮人八歲失怙家窶甚無由入塾母茅氏紡織度日君見輒淚下少長業負販供菽水勸母暫休母曰休不且餓死耶君大慟益竭蹶紓母勤會客至母挈茗椀立屏背呼避出君惶恐跪地受自傷貧不能具僕婢觕自責幾無所容年垂三十始娶袁氏逾年生一子而妻遽亡或諷使繼室孝子曰吾已有子何忍分養母之力以養婦竟以鰥終母歿柴毀骨立哀號動路人其後家稍裕然嚴冬風雪覆被衾不肯買褥曰吾親昔無之吾敢求溫年五十有八卒先期命市棺仍視殯母之費雖力足辦勿增也生平事兄若父同居至老侍杖履尤恪嘗助宗黨之艱葬者每遇窮獨量賙之然探自晦迹目不識字而拾道旁遺字最勤其天性然也子若孫並循謹守家風許進士朝何明經忠相皆為作傳而朱侍講珔誌其墓

黃孝子事略

黃孝子古愚名則有湖南邵陽人生四歲喪母家故貧母孫氏劬苦撫育稍長遣就外傅人或諷以儒冠多誤莫能濟飢寒母曰吾忍死不欲吾兒廢學正冀其能濟吾窮耳言已淚兩落孝子聞之大痛奮於學所詣日益進試輒屈其曹偶逾冠授徒里中貲修脯養母然以戀母故終其身所館不出二十里外館中奉膳稍豐即終席不下箸夏無帳主人以進命撤之曰吾母無此頑軀甘受蚊嘬弗忍蔽也值嚴寒又製棉衣進固卻之或貲以嬌靡則泣曰家貧無以煖母乃忍享此奇溫耶聞者大感動當時纂修寶慶府志招孝子與楊孝廉大灝入志館兩人居同室一夕風大作雪盈尺許已就枕矣忽披衣起繞室長吁楊君問故答曰思吾老母耳即夕冒雪馳三十里歸既抵家母大喜曰吾思兒正切也是時母年近九十孝子齒亦逾六十矣有司上其狀請　旌得　旨俞允而孝子母苦節疆吏先已彙奏於是節母孝子同被　旌　命下日邦人咨嗟歎羡有泣者無何節母歿孝子亦繼逝蓋以毀終也孝子性好吟幼讀宋人詩鈔志學之每一詩成狂跳疾呼索人朗誦人或竊笑其旁弗省也貌蒼古類深山老衲所遺極窮惡而自守益堅不少貶又喜施與在志局三年嘗節薪水貲購絮衣棉被貽其戚族之窶者子紹賢亦能詩早卒有九皋遺稾附孝子詩集後

胡孝子事略　潘周岱

胡孝子名其燮安徽桐城人生不識詩書傭力以養母母陳氏中歲遘羸癃之疾長臥牀褥孝子常左右之自臥起至飲食溺便皆躬自扶抱一身而百役靡不為也家無升斗儲每晨起為母盥沐烹飪進朝餐乃敢出傭其傭地稍遠不及炊則出勺米付鄰媼而叩首以祈其代爨媼辭叩則行數里外遙致其拜焉夜必歸歸則取母巾帨自浣滌孝子衣履皆垢敝而時致肥鮮供母出傭遇肉食即不食而請歸以遺母同列見其然多分餉之輒不受平生無所取於人有與之者必報村鄰有伶優之劇孝子必負母出觀為藉草安坐候至夜分人散乃復負而還母欲往宗親里鄰家亦如之孝子以貧故遂不娶養母終其身母病三十年奉之如一日也乾隆二十七年母卒負土成墳即墳旁掛片席以居明年以毀卒

同時潘孝子周岱涇縣茂林都人家貧世業竹工孝子幼隨父執藝輒身先煩溽而遺父以易且逸者在家侍饔飧必父母食然後食工餘兼力農晝夜弗懈歲即歉奉甘旨外俾弟食餘於己而自率妻子咽糟糠父創足不良於行每出傭孝子負而往返積有年父老罷癃獨赴工遇酒肉時蔬則懷歸煨溫以進父母疾左右侍養無須臾離澣滌廁牏恆憂思涕泣母家銅山山下泉清冽殊常品母病篤夜半思飲孝子急挈瓶而奔歸曙已返蓋四十餘里矣居喪旦暮悲號行路皆墮淚先後廬墓各三年墓舍枕林麓有巨蛇蟠苫塊旁不為懾當盛暑蚊蠅交嘬未嘗遽揮扇既除服夕必至墓所爇香燃燈雨雪罔間者二十餘年終其身如一日遇他適預語其妻加冥鏹以奠妻吳氏亦敬戒無違命平時立木主於室供具如生存將出彌蚤起獻湯茗畢乃行歸復如之伏臘祭祀依依孺慕或失聲覩模楲臨事纖毫無所苟道光元年以孝子被　旌

高孝子事略

高孝子啓燮浙江山陰人性仁孝授室後猶常臥親側母患背疽醫不治孝子泣吮之數日愈又念母肢體傷痛乃傳藥於手朝夕按摩數年乃得痊而孝子雙目爲藥氣薰炙遂瞽更三載竟復明居親喪終制不近內斷葷酒父墓在村畔金雞山日一往視風雨無稍閒兩弟幼孤藉以成立終身共爨從兄某卒濟南倉大使孝子歸其骨爲娶子婦延嗣凡族子貧者皆賴以授室初胡某貸百金旣選寶應主簿孝子偶過之胡欲以重息貸金以償孝子乃焚券去郡大饑孝子盡出所儲粟以賑不給賣衣鋪又不給乃變產以濟所全活亡算平居施棺藥以爲常蓋錫類之仁也有司請旌其門舉鄉飲大賓人皆稱高孝子而不名卒年六十有八後昆振振然爲浙東華族云

朱孝子事略

青浦朱孝子名修來字懷遠號愛林居邑之金澤鎮父紹辰早世母郭氏守志撫孤家貧甚孝子八歲入塾旦起先擷野蔬盈筐和飦粥食之以爲常聞師講孝經至謹身節用以養父母即終身誦述不衰自塾歸母授一錢俾易餅餌代午餐仍剖半遺母或無錢則忍飢讀越二年母患鼻衄痛劇醫言擣蘆根飲可愈孝子急向鎮東白蕩灘掘之得數幹方嚴寒冰滑失足墮風浪中飄泊踰數刻幾死遇救蘇囊敗絮送歸微息僅存猶堅握蘆根不釋歸嫗藥手血漉漉殷盆中盡冰稜所刺也亡何值歲饑益艱食遂傭賈肆受值備饔飧每日適市必糴升米挈水二三甕乃行雖風雨必再省視見母無恙則喜稍違豫即憂形於色夜俟母睡熟始安枕歲時有魚肉豐蒸餌攜歸獻母母性嚴正炊烟即不繼毋許稱貸君奉命惟謹在肆力作倍勤無纖毫苟他人有饋則辭惟主者於常值外例勞酒資日賦錢五盎投斂甕中嘗痛母節未顯若負芒貽爲異日請 旌地累積餘四十年竟獲有司請諸 朝建坊如例時母已前卒以未獲親睹爲憾輒嗚咽流涕嘗生擴依父母塋側謂生不能養死得侍晨昏也生平動循禮法鄉黨終身遠近稱孝無閒言孫傳蓍曾孫登奉皆爲名諸生道光丁亥學使辛侍郎從益按郡爲給額表其閭

吳孝義事略 蕭貢昌

吳孝義名紹先字伯宗山西稷山人少讀書略解文義十六歲父母皆亡有二弟季年十一與從兄偶出遂絕蹤又數年仲以博塞失貨逃伯宗負販以迹之南出襄洛西歷劍州東至黑龍江積十有六年卒同時而得之初遇季於京師爲高氏僕高感其義許之歸時已微聞仲在甯古塔乃留季而自往求仲且與季別曰吾得仲則偕返否則併吾之妻子屬弟矣舊都郊關出入有禁限伯宗率以計達至則仲果在甯古塔豪家以情請乃冒公人入軍府訟軍吏庇豪欲威懾伯宗以應對失儀唾其面血淋漓伯宗辭愈強直且言還京將叩闈吏懼卒白大帥持其弟以歸時仲冬冱寒夜經大臥磯行者皆墮指伯宗與弟相推挽顧而曰此中人未有如吾樂者也比入塞爪甲脫爛無存者至京師待季偕行知其事者爭傳說公卿閒相國陳文貞公贈詩七十韻李文貞公爲書事多就而體貌之伯宗赧然大無以自容衣敝履穿或贈遺終不受有與同寓舍者聞其哭失聲就視之則讀論語父母之年章也伯宗事在康熙三十年後六十年有湖南蕭孝義事

蕭君名貢昌湖南邵陽人生有至性事兩親至孝兄弟四君其季也析居最早已伯仲叔各遺一子叔兄僅一子忽攜之遠出不知所之方是時家貧甚諸孤煢煢無所衣食君極憂之地固產漆居民以所產貿之他省君少習是業稍獲利或勸之娶君泣曰吾兩兄死遺孤無以自存吾忍遽言娶耶乃悉召諸子復同產率之貿荊襄閒其後家漸裕乃始娶婦是時父健在事之最謹能先意承志嘗除夕家人團宴父舉觴屬君曰兒能撫存孤姪吾心滋慰顧安得汝叔兄父子一見爲慊君跪白曰兒嘗往覓朝正四日遂束裝孑身出時兄音問久梗或傳其在滇君至滇歷訪數郡縣無所值凡離家六閱月徒步萬餘里資將盡矣窮途哭泣目盡腫見者咸嗟歎不已一日薄暮抵村塾塾師朱翁亦邵人告以故朱翁止之宿且爲筮之曰賀君明日即相見矣君大喜其夕復夢兩舟相靡蔓自以爲兄弟相遇之兆益復大喜雞初鳴即別朱翁行天明至一村落遇有跛汲者熟視即其兄子也君見兄相持大哭亟偕歸與同居父心大慰後舉

觴屬君曰兒眞孝子吾死且瞑目矣君勸苦成家育諸子如己子家門嚴肅婦女絶口不敢言析居事年八十有餘卒卒之前歲始爲諸子析產厚于兄子田宅而令己子少受諸子固辭則曰若曹佐我成家甚劬苦吾子勞逸既殊受產可無別耶卒令少受兩子亦怡然從之

李孝義事略 黃成富　陳福　譙衿

李君長茂字齡侯福建海澄人四世同居男女千指共爨而食無閒言建大小宗祠置烝嘗田以奉祭祀著家規十法十戒以示子孫立義學以訓族人之貧不能延師者每歲必捐居積以助族人之不能婚娶者子五福順治己丑進士官刑部侍郎兄弟八人備極友愛暇輒以詩歌吟諷相勸誡人以爲有江州陳氏風時有黃君成富者連江農家子也六世同居男女六十餘口雍睦無閒子弟各執其業每出作田閒衆婦俱往留一婦視家臥兒於筐飢則乳之不問其爲誰兒也懸衣於桁出則脫之入則衣之垢則澣之不問其誰衣也遇客至供具飲食家長主之家中不聞一言又永春陳福者世居西溪以耕讀爲業兄弟同居至福已十二世家建二堂以別男女飲食家範整肅簡儉世立一人督家政婚娶葬祭量力辦治子孫世守繩樸未嘗一至有司之庭地方吏禮獎並免其徭役焉

譙君名衿湖南沅江人邑諸生自明正德時至衿凡七世同居積二百餘年喪祭無失禮親支百十九人衿以祖命主家政每食男女異席終事無譁會鄰家火起衿兄弟先入祠堂抱神主避火火隨息家畜耕牛每出入亦以齒先後在牧地行列不亂作家訓二十條子孫咸遵守之雍正十年　詔旌其門　御書世篤仁風額　賜之

吳孝義事略

吳君鴻錫字允康福建晉江人生七歲而海寇亂父萬佑避兵浙江適兵部郎中滿洲噶尼希奉　命來進戰艦延萬佑於幕未幾卒噶公挈君歸京師將子之君請呼以伯曰父一而已噶公大奇之曰七歲兒能辨此耶噶公清宦家漸困君稍長助任芻牧精勤勇猛芻恆有餘市書冊弓矢私習之又市酒果就能者贊爲數年遂通滿漢文精騎射會噶公校射方怒拙射者君徐進三發皆中噶公益奇之康熙癸亥從兄雲鱗以平臺灣功授參將引　見入都因就噶公乞君歸噶喜遽諾之君泣曰我未可以歸也我七歲育於公今我壯而公老矣三公子皆成立我乃可歸耳噶公聞言持君大慟遂不果行鎮國公海清噶公壻也高其義遂隸公府佐領俾久居旗下以成君志明年噶公卒夫人以哀毀得狂易疾長子和順甫七歲次和彝六歲和鱗五歲君獨力治喪事盡禮然噶公新喪諸族豪悍僕眈眈欲蠶食其家君信行素孚又材且武諭以義懾以威衆莫敢侮家故不及中人君精心計權子母業日以饒延良師課噶公三子食飲必親饋業稍進則頓首謝師感之益盡力又親教三子國書稍長並爲娶名族女君尤謹於禮冠帶終日司梱以婦人歲時慶祝君咸衣冠率家人入執事事畢親率以出內外肅然和順年十六有忌之者權爲護軍將困苦之每番直君佩刀從直夜則露坐終夕人莫敢加害顧念非通仕籍末由免役而噶公故交惟大學士阿蘭泰公稱長者可以義動乃率三子日候公門外公得其情果惻然問諸子習國書乎曰皆習孰最優曰和順阿公許以中書用既而首輔索額圖欲用其族子君即爲書言和順孤苦狀伺索公出跽上之索大怒擲書去君跽其門五晝夜水漿不入於口困垂斃索大驚撫之曰世乃有義烈如子者乎吾用順矣就試果得中書乙亥　聖祖親征厄魯特君謂順曰　國家有事正臣子效命之秋亦子發跡地也遂治裝從征隨大將軍費襄壯公由西路進君結束從行數日家中宵小擾敚蠭起急使人追君還君泣謂順曰吾不得偕行矣雖然戰陣無勇非孝也子必勉之怒馬抵家宵小亡匿訖無事而順亦立功擢禮部主事有約順會飲者以博具佐觴致君知其匪人也拔刀衝座執其人將殺之刀觸席鏗然其人叩頭乞命使捽而去引順歸或問人可殺乎君正色曰殺人不過死耳吾已許噶公撫諸孤而坐視其溺於燕朋誠生不如死吾死而諸孤知勉則死賢於生矣順自是不復與燕會癸未山東大饑　詔遣官往賑和順在行君曰此仁人君子盡心時也從以往分賑武城廩未發君預以私鏹市米因逐戶稽冊先期給之念民居有僻遠不能至縣者度四鄉適中

地得南舍集爲散賑所又慽民飢久不勝任負日爲蒸餅萬計人給其二然飢
腸驟飽有致斃者或言先飲蘿蔔湯則無害亟具湯日活民無算武城十萬家
得實濟　皇仁者君佐順力也事竣歸縣人泣送者數千有送至京者順李
命收密雲關稅君曰負販小民不可取其稅儻額不及以家財足之可也民大
悅競趨之額亦無歉和弟習舉業過鄉試君述先德勸課恆涕泗交頤猶懼其
怠也穴其几貫鐵索自繫以守之弟驚謝請脫繫不許讀益力遂中式弟和
麟年十六即攜赴永定河效力河故名無定水怒土疏潰壞無常君爲親督畚
挶隄成而水驟漲君晝夜守視增卑培薄直隸巡撫于清端公夜出視隄適見
有拜於隄泣籲河神者召詢之則君也于公歎異脫裘衣贈之是歲隄壞者多
麟所占獨不壞敘功補筆帖式累遷刑部郎中比君卒三子去纓席地號皆披
髮去璫如居父母喪葬之日皆徒步扶櫬至塋哀毀過節蓋君所以感之者深
矣初君以囑公育己恩矢扶其孤不得歸即京受室念父母邱墓南望輒隕涕
追寫父母像遇忌辰及歲時伏臘率妻子哭奠竟日檢篋得父遺衣冠就囑公
墓相近地招魂葬之每歲除設奠終夕徘徊兩墓間或勸之歸曰吾幼孤不逮
養義不當受家人之養也生平無治生而自奉嗇受人之施一飯必報其施於
人者雖千金不言惠也歿之日取朋友稱貸約盡焚之持躬嚴整見者皆敬憚
在武城賑荒時有舊家子落魄工諧媚屢進謁和順談笑傾其座人惟君在則
汗流氣塞終席不能出一語其幾於寬而栗者與君卒於康熙己丑年五十有
八子世久官親軍校常德丁未進士官郎中君卒後安溪李侍講清植爲之傳
私謚孝義先生而臨川李侍郎紱表其墓

國朝先正事略卷六十

中興將帥別傳

四部備要

史部

上海中華書局據原刻本校刊

桐鄉 陸費逵 總勘

杭縣 高時顯 吳汝霖 輯校

杭縣 丁輔之 監造

版權所有不許翻印

咸豐以來將帥別傳序

光緒丙申朝廷以屬藩之亂與倭搆兵款議既成中國士大夫以國威未振時變日亟瞿然有人才衰乏之憂而老友朱君仲我著咸豐以來將帥傳適成比丁酉刊版既竟以書寄示詒讓受而讀之喟然曰洪楊之亂糜爛幾徧寰宇卒能戡定砌開中興雖仰藉文宗憂勤之心穆宗神武之略抑亦忠勤蔚興師武臣力之效與夫粵寇萌枿于道光之季疆臣姑息蘊𥝠潰決遂釀大亂梟其寘湘鄂截江東下所至亡完城遂乃南据江東北窺畿輔捻回諸匪抵巇踵發蹂躪徧十八行省天下大勢幾殆自胡文忠公建節鄂中始陳布方略調護諸將屹成荆襄巨鎮曾文正公以儒臣首刱湘軍激厲忠義知人善任幕府既開魁桀云集疆閫名臣多出其閒川淮諸將投袂鹽起威略遐布遂殪巨憝迄乎劉壯肅之平撚匪岑襄勤之勘滇回左文襄劉襄勤之定西域國家威棱西憺葱嶺南極滇池將才之盛方之漢衛霍唐郭李殆遠過之矣詒讓昔讀文正原才之論謂人才之蔚盛由于一二人心之所向而所為金陵楚軍昭忠祠記則又極論用兵貴因時適變无不敝之法可狃之見唯忠臣謀國百折不回勇士赴敵視死如歸為常勝之理萬古不變至哉論乎所謂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者與今讀朱君此編所著錄者亡慮數百人或抱瑰奇卓絕之志而中道一蹶隕元絕脰不竟厥功或李蔡中下之材馮藉時會光列勛籍膺五等之寵成敗榮菀之故誠不可以槩論蓋天實為之非人之所能為也要忠藎之臣竭其輔貞之力以相與掊持戹運志氣摶一天必從之斯則塙然可信與文正之論若合符契者朱君嘗從文正戎幕講學甚悉于戲下材官健兒多相狎習嘗從詢將捊錄亡所遺又閒及軼聞雜事以見偉人奇俠精神志趣所流露則奄有史兵閒事輒得其詳故此傳紀述特翔實兩朝勛臣事跡略備下逮偏裨外附客公李將軍傳之奇矣所綴論述簡而竺嚴而不劌信乎良史之才非與夫攷暑瑣屑者校其長短也先太僕君為文正門下士文正之視師安慶嘗與聞營務于咸同名臣多為疋故而粵亂初興家仲父學士君方視學粵西以巡撫某公諱寇密疏首發其事桂林之圍親在城中幾濒于危既歸又奉勑命治團于鄉

宣浙東西淪陷鄉里虛壚詒讓甫成僮展轉兵亂閒僅以獲全故于東南軍事聞見頗悉以朱君所紀覈之家世舊聞致多符合益知君書之可以傳信而不疑也抑又聞之咸豐之季寇亂方亟大軍婁挫自僧忠親王以逮塔羅江李諸名將之殉節皆一時慘變往往九重震悼率土痛心而終以胡曾兩公力維□局朝野系望若隱有所依持雖聞敗而不驚今距兩公之沒不逾三十年而彊敵環向兵氣不揚時局之艱危乃遠過于曩昔丙申之役湘軍雄師麕集陪京以重臣失機威望驟損雖議款息兵而海內事勢若汎蓬梗于大海茫乎不知其所濟豈人才之極盛而必衰天運之固然與无亦如文正所譏尸高明之位者不能以己之所向匋鑄一世而猥以无才厚誣天下乎斯尤詒讓所為讀朱君之書而拊膺扼腕憤懣不能自已者矣瑞安孫詒讓

中興將帥別傳目錄

長洲朱孔彰撰

卷一
曾文正公國藩
卷二
胡文忠公林翼
卷三上
江忠烈公忠源
卷三下
江壯節公忠濟
江壯節公忠信
江鹹恪公忠義 從弟武愍公忠珀
林兵備源恩
鄒兵備漢勳 弟漢章
卷四
劉武慎公長祐
卷五
左文襄公宗棠
卷六上
忠武公塔齊布
卷六下
羅忠節公澤南
附塔忠武公部曲 畫壯節公添雲 彭勤勇公三元 何有志
羅山弟子目錄 鍾近衡 鍾近濂 易良翰 羅信東 羅鎮南 謝邦翰韓
錯忠壯公玫緒 伍宏鑑
褚按察汝航 夏鑾 何南青

卷七上
楊勇愨公岳斌
卷七下
彭剛直公玉麟
卷八
王壯武公珍 從弟貞介公開化 族叔文瑞 張肇恒
卷九
李忠武公續賓 孫守信 丁鋭義 何忠駿 蕭剛勇公意文 彭果毅公友勝 劉忠壯公神山 周勝烈公福高 彭武烈公志傳
卷十上
曾忠襄公國荃
卷十下
曾愍烈公國華
曾靖毅公貞幹
卷十一上
忠勇公多隆阿
卷十一下
鮑忠壯公超 宋國永 孫開華
卷十二
劉武烈公騰鴻 弟騰鶴
畢剛毅公金科 黃虎臣
周節愍公雲耀
卷十三上
武壯公烏蘭泰 全玉貴 田學韜
向忠武公榮
張忠武公國樑 虎坤元

卷十三下
鄧忠武公紹良
瞿威壯公騰龍
鮑壯勇公廷選
陳威肅公大富
卷十四上
駱文忠公秉章
劉巡撫蓉 弟蕃
卷十四下
李勇毅公續宜
唐巡撫訓方
卷十五
貞恪公舒保
石威毅公清吉
王剛介公國才
卷十六上
科爾沁忠親王僧格林沁
卷十六下
清毅公都興阿
卷十七上
沈文肅公葆楨
卷十七下
丁文誠公寶楨
卷十八上
温壯勇公紹原 李守誠 羅玉斌 海從龍 夏定邦 王家幹
趙忠節公景賢
卷十八中
何文貞公桂珍
金剛愍公光筯 毛鶴翼
卷十八下
李武愍公孟羣 徐剛毅公曉峯
卷十九上
蕭壯果公啓江
黃忠壯公醇熙
卷十九下
張忠毅公運蘭 弟運桂
林剛愍公文察
丁剛介公長勝
卷二十
劉忠壯公松山
劉襄勤公錦棠
卷二十一
岑襄勤公毓英
卷二十二
蔣果敏公益澧 高勇烈公連陞 熊勇烈公建益
劉果敏公典
卷二十三上
席少保寶田 蘇忠壯公綸緒
卷二十三下
王布政德榜
卷二十四上
程忠烈公學啓

劉壯肅公銘傳

卷二十四下

郭提督松林

周剛敏公盛波

周武壯公盛傳

潘巡撫鼎新

張勇烈公樹珊

吳武壯公長慶

卷二十五上

田太僕玉梅 張繼庚

卷二十五中

陳巡撫士杰 魏喻義

黃忠壯公潤昌 羅萱 李榕

卷二十五下

帥文毅公遠燡

張學士錫嶸

卷二十六上

張勤果公曜

卷二十六下

李壯烈公佑厚

屈布政蟠

金按察國琛

任閣學蘭生

黃按察鼎

卷二十七

朱提督洪章

劉勇介公連捷

彭忠壯公毓橘

李忠壯公臣典

李武壯公祥和

陳武烈公萬勝

郭勇烈公鵬程

王剛毅公紹義

卷二十八上

蕭節愍公捷三

周貞愍公清元

黃參將國堯

蕭壯節公翰慶

卷二十八下

黃武靖公翼升

李勇毅公成謀

李提督朝斌

王提督吉 鄒桂芳 胡俊友 郭明龍 成發祥等

卷二十九上

趙剛節公德光

田巡撫興恕 戚節愍公應洪

韓果靖公超

卷二十九下

楊武愍公玉科

陳總兵國瑞

卷三十

華爾 法提督卜羅德

勒伯勒東
法爾第福 英總兵噶樂德克
戈登

長洲朱孔彰譔

曾文正公別傳

曾公國藩字伯涵號滌生湖南湘鄉人也其先自江西徙衡陽明季徙湘鄉家世力農五六百歲無與科目顯者祖玉屏始驁學父麟書老儒縣學生員至公乃大公生時曾大父夢巨蟒盤旋入室驚寤聞曾孫生喜曰此子必大吾門宅後有古樹藤糾之樹槁而藤日大以蒼蔭亘一畝人以為瑞藤云公初名子城中道光甲午科舉人戊戌成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易今名散館授檢討二十三年充四川鄉試正考官再遇大考累遷侍讀學士內閣學士補授禮部右侍郎兼署兵部右侍郎公在京時日立課程從太常寺卿唐公鑑講授義理學疾門戶家言漢宋不相通曉亦宗尚考據治古文辭與蒙古倭仁公六安吳公廷棟昆明何公桂珍仁和邵公懿辰漢陽劉公傳瑩相友善常慨然有澄清天下之志每自負或謂公大言欺人惟倭仁公數鑒信之　文宗即位之年廣西兵事起賊首洪秀全楊秀清等據桂平金田邨官軍進勦無功　詔臣工極言得失公奏今日所當講求尤在用人一端人才有轉移之道有培養之方有考察之法三者不可廢一　上嘉納之　詔保舉人才公薦李棠階吳廷棟王慶雲嚴正基江忠源五人咸豐元年粵寇益熾公奏曰臣竊維天下之大患蓋有二端一曰國用不足一曰兵伍不精兵伍之情狀各省不一漳泉悍卒以千百械鬭為常黔蜀冗兵以句結盜賊為業其他吸食鴉片聚開賭場各省皆然大抵無事則游手恣睢有事則雇無賴之人代充見賊則望風奔潰賊去則殺民以邀功章奏屢陳　諭旨屢飭不能稍變其錮習至於財用不足內外臣工人人憂慮自庚子以至甲辰五年之間一耗於夷務再耗於庫案三耗於河決固已不勝其浩繁矣乙巳以後秦豫兩年之旱東南六省之水計每歲歉收恆在千萬以外又發帑數百萬以振救之天下財產安得不絀　宣宗成皇帝每與臣下言及開捐一事未嘗不咨嗟太息憾宦途之濫雜悔取財之非計也臣嘗即　國家歲入之數與歲出之數而通籌之一歲本可餘二三百萬然水旱偏災竟鮮不免以去年之豐稔而江浙以大風而災廣西以兵事而緩計額內之款收已不下百餘萬設更有額外之浮出其將何以待之今雖捐例暫停而不別籌一久遠之策恐將來仍不免於開捐以天下之大而無三年之蓄汲汲乎惟朝夕之圖而貽　君父之憂此亦為臣子者所深恥也當此之時欲於歲入常額之外別求生財之道則搜括一分民受一分之害誠不可以妄議矣至於歲出之數兵餉為一大宗臣嘗考　本朝綠營之兵制竊見乾隆四十七年增兵之案實為公餉贏絀一大轉關請即為我　皇上陳之自康熙以來武官即有空名坐糧雍正八年因定為例提督空名糧八十分總兵六十分副將而下以次而減下至千總五分把總四分各有名糧又修製軍械有所謂公費銀者紅白各事有所為賞卹銀者亦皆取給於名糧故自雍正至乾隆四十五年以前綠營兵數雖名為六十四萬而其實缺額常六七萬至四十六年增兵之議起武職坐糧另行添設養廉公費賞卹另行開銷正項向之所謂空名者悉令挑補實額一舉而添兵六萬有奇於是費銀每年二百餘萬此臣所謂餉項贏絀一大轉關者也是時海內殷實兵革不作普免天下錢糧已經四次而戶部尚餘銀七千八百萬　高宗規模宏遠不惜散財以增兵力其時大學士阿桂即上疏陳論以為　國家經費驟加不覺其多歲支則難為繼此項新添兵餉歲近三百萬統計二十餘年即須用七千萬請毋庸概增旋以廷臣議駮卒從增設至嘉慶十九年　仁宗覩帑藏之大絀思阿桂之遠慮慨增兵之仍無實效　特詔裁汰於是各省裁兵一萬四千有奇　宣宗即位又　詔抽裁冗兵於是又裁二千有奇乾隆之增兵一舉而加六萬五千嘉慶道光之減兵兩次僅一萬六千　國家之經費耗之如彼其多且易也節之如此其少且難也臣今冒昧之見欲請汰兵五萬仍復乾隆四十六年以前之舊驟而裁之或恐生變惟缺出而不募補則可徐徐行之而萬無一失醫者之治瘡癰甚者必剜其腐肉而生其新肉今日之劣弁羸兵蓋亦當為簡汰以剜其腐者痛加訓練以生其新者不循此二道則武備之弛殆不知所底止自古開國之初恆兵少而國強其後兵愈多則力愈弱餉愈多則國愈貧北宋中

兼兵常百二十五萬南渡以後養兵百六十萬而軍益不競明代養兵至百三十萬末年又加練兵十八萬而孱弱日甚我　朝神武開國本不藉綠營之力康熙以後綠營屢立戰功然如三藩準部之大勛回疆金川之殊烈皆在四十六年以前至四十七年增兵以後如川楚之師英夷之役兵力反遠遜於前則兵貴精而不貴多尤爲明效大驗也八旗勁旅亙古無敵然其額數常不過二十五萬以強半翊衛京師以少半駐防天下而山海要隘往往布滿　國初至今未嘗增加今郎汰綠營五萬尚存漢兵五十餘萬視八旗且將兩倍權衡乎本末較量乎古今誠不知其可也近者廣西軍興紛紛徵調外兵該省額兵二萬三千土兵一萬四千聞竟無一人足用者粵省如此他省可知言念及此可勝長慮又上疏敬陳　聖德三端預防流弊言過切直　上怒擲其摺於地立召見軍機大臣欲罪之祁公寯藻叩頭稱　主聖臣直者再季公芝昌公會試房師也亦爲請曰此臣門生素愚戇惟　皇上寬而宥之於是　上意解且優詔褒答公自爲侍從臣十餘年歷兼工部兵部刑部吏部侍郎雖嘗以直諫忤指　上益察其忠二年命典江西鄉試七月丁母憂歸是時粵賊已犯長沙圍之三月舍去掠民船順風一夜渡洞庭陷岳州又陷漢陽武昌三年正月沿江東下陷九江安慶破江甯據爲僞都秀全自稱天王建僞號太平天國分黨北犯河南直隸陷鎮江揚州踞之海內震動而公已奉　旨辦團練於長沙初公欲具疏請終制郭公嵩燾言於公曰公本有澄清天下之志今不乘時而出拘守古禮何益於　君父且墨絰從戎古之制也公於是投袂而起募農夫儒勇敢用書生爲營官湘軍之名自此始時土寇蜂起人心惶惑賊衆未至一日數驚縣令每畏葸養癰及公之出先清內訌不經有司擒捕即置重典十旬中戮二百餘人謗讟四起公與人書有不要錢不怕死之語一時誦之又手書告勸鄉人士耆老雖幼賤與鈞禮山野材智之士感其誠莫不往見人人皆以曾公可與言事其求才也拔塔齊布於戎行識羅澤南於諸生拔楊載福於卒伍延彭玉麟於鹺庫保胡林翼以大用而湖南泄沓之風由公一變又嘗與郭公嵩燾江公忠源論東南形勢多阻水欲剿賊非水師不可乃奏請在衡州椎造

戰艦南中匠卒不知辦此公躬精畢思博采衆議得之遂成大小戰艦二百四十募水陸萬人水軍以褚汝航楊載福彭玉麟等領之陸軍以塔齊布羅澤南領之賊自江西上竄再陷九江安慶黃州漢陽等郡武昌戒嚴　朝廷累詔出兵籌應初不責以數省軍務而公獨毅然以討賊自任於是以湖南爲根本將水陸東征舟師初出湖遇大風損數十艘陸師至岳州前隊潰退引還長沙賊陷湘潭邀擊靖江又敗公憤投水左右援救得不溺後數日塔公大破賊於湘潭軍心始定公營長沙高峯寺重整軍實或請增兵公曰吾水陸萬人非不多而遇賊即潰岳州之敗水師拒賊者楊載福一營湘潭之戰陸軍塔齊布兩營水師楊載福兩營以此益知兵貴精不貴多故諸葛祁山之敗且謀減兵省食勤求己過古人亦正切實體驗非虛言也且古人用兵先明功罪賞罰今時事艱難賢人君子大半潛伏吾以義聲倡導同履危亡諸公之初從我非以利動也故於法亦有難施其致敗實由於此諸將皆服既克湘潭公引兵趨岳州連戰下城陵磯水軍偏師挫尋復振會師金口謀攻武昌公率水師中流直下盡燬鹽關漢關魚套賊舟而令羅公攻花園塔公攻洪山公親覽應武昌漢陽賊見官軍威宵遁遂復二郡捷奏至京師　文宗大悅手敕曰覽奏感慰實深獲此大勝殊非意料所及朕惟兢業自持叩天速救民劫也詔公署湖北巡撫又　詔督軍解署任以前已奪官　賞兵部侍郎銜旋　賜黃馬褂當是時水軍銳甚順流而下大破賊於田家鎮至於九江前鋒薄湖口攻梅家洲賊壘不下駛入鄱陽湖賊斷其後路不得出於是外江內湖水師隔絕外江戰船無小艇賊乘舴艋夜襲營擲火燒數十百艘水師大潰公走羅軍以免憤欲自刎羅公止之公上疏請罪　詔旨寬免慰公謂大局無傷　顯皇帝之知臣聖矣哉然武漢空虛北岸軍弱南岸軍孤水師既挫賊衆復西上再陷武漢擾荊襄蹂崇通破義寧公遣胡公等軍回援湖北塔公軍九江攻城賊公身至南昌撫定水師之困內湖者羅公從征江西復弋陽拔廣信克義寧而塔公卒於軍公復至九江羅公自義寧上書言東南大勢在武昌得武昌乃可控制江皖大局乃有轉旋之望請率所部援武昌取建瓴之勢此時湖口諸軍但當主

守不宜輕數進攻以頓兵損威戒諸公堅持必俟湖北克復大軍全注九江乃
可議戰公從之幕府劉公蓉議曰公所賴以轉戰者塔羅兩軍今塔將軍亡諸
將可恃獨羅公又令遠行脫有急誰堪使者公曰吾極知其然計東南大局宜
如是今俱困於此無益此軍幸克武昌天下大勢可為吾雖困猶榮也羅公遂
行郭公嵩燾送之曰曾公兵單羅君遠去奈何羅公歎曰天若不亡 本朝曾
公必不死諸君無憂五年九月公請授兵部侍郎其冬偽翼王石達開由崇陽
通城竄入江西連陷八府一州九江賊踞自如湖南北音問不通公困南昌從
業綏復湖羅公羅公因攻武昌而亡公弟國華國葆聞江西急用父命走湖北
乞師巡撫胡公撥兄難將五千人行攻瑞州湖南巡撫駱公秉章亦資公弟國
荃兵援吉安兄弟皆會行間公前所遣回援湖北諸軍久之再克武漢直下九
江李公續賓八千人軍城東楊公載福戰船四百號泊江兩岸江寧將軍都興
阿公爲隊佐以鮑公超步隊駐小池口凡數萬人軍容整肅公自南昌迎勞望
見之則大喜兵勢復振是時下游軍事棘江南大營失陷督師向公榮退守丹
陽卒 朝廷以和春爲欽差大臣張國樑爲總統復進攻金陵賊內亂偽東王
楊秀清偽北王韋昌輝俱死七年二月公丁父憂奔喪回籍請開缺守制得假
三月治喪再疏陳情具言辦事艱難狀 上雅知公拘謹重違其意乃先開兵
部侍郎缺令守禮廬候 旨胡公既定湖北進圍九江破湖口外江內湖水師
絕四年復合楊公乘勝轉門拔彭澤望江東流揚颿過安慶克銅陵泥汊與江
南水軍通於是湘軍水師名天下胡公以此軍本公建立楊彭皆公舊部請起
公復統水師會九江克復偽翼王石達開自江西竄入浙江浸及福建 上卽
家召公出辦浙江軍務公至江西未幾又 詔援閩時偽英王陳玉成再破賊
廬州李公續賓赴援至三河覆沒駱公秉章請公會江圖皖公亦奉 旨統籌
全局者屢矣遞規取形勢九年正月上奏曰就數省軍務而論安徽最重江西
次之福建又次之計惟大江兩岸各置重兵水陸三路鼓行東下剿皖南則可
以分金陵之賊勢剿皖北則可以分廬州之賊勢北岸須添足馬步三萬人都
興阿李續宜鮑超等任之南岸須添足馬步二萬人臣率蕭啟江張運蘭任之

中流水師萬餘人楊載福彭玉麟任之至江西軍務亦分兩路臣與撫臣耆齡
任之臣任北路耆齡任南路福建之賊閩省兵力足以自了粵賊句結撫匪嘗
以馬隊衝鋒請撥察哈爾戰馬三千匹募勇數千擇平曠之地能將撫督臣願
竭數月之力訓練成熟以備攻剿 上深然其策後數月石達開竄入湖南攻
永州圍寶慶 上慮四川且有變令公以軍防蜀行至巴河聞賊已引去竄入
廣西而上游兵事解胡公乃建議圖皖與公合謀攻安慶使弟國荃督諸軍在
前圍之多隆阿公軍桐城李公續宜軍青草塥公次宿松經營江北而皖南賊
陷廣德州遂入浙江襲破杭州回竄建平東壩溧陽偽忠王李秀成大會羣賊
建平分道解救金陵江南大營復陷官軍悉潰常州蘇州相繼失陷蓋十年閏
三月也左公宗棠聞而歎曰天意其有轉機乎或問其故曰江南大營將蹇兵
罷萬不足資以討賊得此一洗蕩而後來者可以措手又問誰可當之胡公林
翼曰 朝廷能以江南事付曾公天下不足平也於是 天子慎選帥以公功
效夙著就加兵部尚書銜署理兩江總督促救蘇常左公宗棠方稽用有 旨
下公問狀卽令襄辦軍務 賞給四品京堂未幾公補實授 欽差大臣或言
當撤安慶圍先所急公曰安慶一軍關係淮南全局卽爲克復金陵張本不可
以動搖也遂南渡江趨祁門是時江浙賊氛熾官紳告急軍書日數十至援蘇
援滬援浙援皖援鎮江 詔書疊下公至祁門未十日賊陷寧國又數日陷徽
州中國方困兵革而西洋英吉利寇天津科爾沁王僧格林沁與戰敗績京師
戒嚴 文宗狩熱河恭親王留守勝保奏請飛召外援公發書請提兵北
上會和議成乃止其冬大爲賊所圍一出祁門東陷婺源一出祁門西陷景德
鎮一入羊棧嶺攻其北環城數重吏士皆有憂色固請移營江干與水師相依
公曰無故退軍兵家上忌此不可也卒不從使人間行檄鮑超張運蘭亟引兵
會身在軍中意氣自如猶時時以詩古文是娛其堅定不搖率此類也左公至
江西後數破賊樂平浮梁間公薦宗棠可大用請改幫辦軍務十一年八月公
弟國荃克復安慶捷未聞而 文宗崩 穆宗立帝年少 兩宮
太后垂簾聽政以 公先帝重臣委任益至 命節制江蘇安徽江西浙江

四省軍務　朝廷每有軍國大議咨而後行公弟國荃既克安慶用兵如神公益令召募付以江寧事杭州再陷公舉左公宗棠付以浙江蘇州之陷賊逼上海官紳來乞師公舉幕僚李公鴻章付以江蘇事令至淮上召募得八千人公爲定營制選將官以湘軍之規教之名曰淮軍同治元年公協辦大學士當是時公駐安慶居中調度公弟國荃有直擣金陵之師李公鴻章有援剿蘇滬之師楊公載福彭公玉麟有肅清下游之師大江以北多隆阿公有圍攻廬州之師李公續宜有援潁州之師大江以南鮑公超有進攻寧國之師張公運蘭有防剿徽州之師左公宗棠有規復全浙之師十道並出皆受成於公此外袁公甲三及李世忠淮上之師都興阿公防江北之師馮公子材守鎭江之師並奉　旨統籌兼顧軍書旁午日不暇給其秋皖南金陵軍病疫死亡山積公恐大局決裂惡甚奏請　簡親信大臣馳赴江南分任重責　上諭勞之曰朝廷倚用楚軍以曾國藩忠勇發於至誠推心置腹倚以挽救東南全局自諸軍進逼金陵逆匪老巢已成阱檻垂經綸令毋徒求效旦夕惟當立足不敗以俟可成之機刻疫沴緐興各軍病困之餘詎忍重加督責其各傳旨存問當此艱難時會益以疾疫流行深慮損士氣而長寇氛此無可如何之事非該大臣一人之咎意者朝廷多所闕失足以上干天和我君臣當痛自刻責實力實心勉圖禳救爲民請命以冀天心轉移事機就順至天災流行必無偏及各營將士旣當其厄賊中亦豈能獨無傳染該大臣憂憤之餘未遑探詢剌下在京國無可簡放之員環顧中外才力氣量如曾國藩者一時亦實難其選該大臣素著學問時勢艱難尤當任以毅力矢以小心仍不容一息稍懈也洪秀全被圍久召李秀成蘇州李世賢浙江悉衆來援號六十萬圍公弟國荃雨花臺拒戰四十六日解去語具忠襄傳中明年五月水師克九洑洲長江肅清江寧城圍合十月李公鴻章克蘇州又明年二月左公宗棠克杭州六月公弟國荃克江寧

天子褒功加公太子太保封一等毅勇侯世襲罔替　賞戴雙眼花翎中外咸來稱賀公功成不居竊竊如長輪克金陵謂非前拙而後工時不可爲雖聖哲亦終無成時可爲則事半而功倍無一事不存敬愼之心　穆宗之初立屢詔保薦督撫大員公奏封疆將帥　天子舉措之權臣旣有征伐之權不當更分黜陟之柄不特臣爲然凡爲督撫者辨之不可不早宜防外重內輕之漸兼杜植私樹黨之端　太后臨朝褒嘉初官軍習氣深勝不相讓敗不相救公練湘軍謂必萬衆一心萬人一氣方可辦賊又以淮上風氣強悍宜別立一軍湘軍利山徑險阻馳騁平原非其所長用武十年氣亦稍衰故練淮軍以爲湘軍之繼至是東南大定裁湘軍進淮軍而剿捻事起捻匪者始於山東游民相聚其後河南之光固安徽之潁亳江蘇之淮徐皆盜剽略脅從愈衆號名爲捻或曰其黨明火劫人撚紙然脂故謂之捻有衆數十萬馬數萬蹂躪數千里分合不常捻首四人曰張總愚任柱牛洪賴文光自洪寇苗練皆糾與官軍戰益習攻鬥勝保袁甲三不能禦僧格林沁親王移師攻討數年亦不能大創之四年四月公聞僧王輕騎追賊一日一夜行三百餘里步兵弗能從曰兵法忌之必蹶上將軍將密陳於　上止之弗及而王果敗沒曹州城下　上聞大驚立　召公引兵赴山東剿賊其直東豫三省旗綠各營地方文武節制如僧王而李公鴻章代爲總督　廷旨促督師公覆陳目下情形萬難迅速一楚勇裁撤殆盡僅存三千作爲親兵外調劉松山一軍及劉銘傳淮勇各軍倘不敷剿辦當另募徐州勇以楚軍之規模開齊兗之風氣期以數月訓練成軍一捻匪戰馬極多步兵不足當騎賊擬赴北古口採辦戰馬在徐州添練馬隊一既賊北竄全恃黃河天險現辦黃河水師亦須數月乃能就緒一直隸宜另籌防兵分守河岸不宜令河南之兵兼顧河北僧格林沁嘗周歷湖北安徽河南江蘇山東五省臣斷不能兼顧五省不但不能至湖北也如以徐州爲老營則山東祇能辦兗沂曹濟四郡河南祇能辦歸陳兩郡江蘇祇能辦徐淮海三郡安徽祇能辦廬鳳潁泗四郡此十三府州者責臣督辦而以其餘責成本省督撫則汛地各有專屬軍務漸有歸宿又奏定扼要駐軍不事馳逐軍餉器械由水道轉運以江南爲根本以清江浦爲樞紐溯淮潁而上者達於臨淮關溯運河而上者達於徐州濟寧安徽以臨淮爲老營河南以周家口爲老營江蘇以徐州爲老營山東以濟寧爲老營各駐重兵多儲軍械一處有急三處往援有

首尾相應之象無疲於奔命之虞或可以拙補遲徐圖功效又言賊情已成流
寇若賊流而官兵與之俱流則節節尾追著著落後臣堅持初議以有定之兵
制無定之寇專重迎剿不事尾追公督師年餘賊馳突如故將士皆曰不苦戰
而苦奔走公迺起張秋抵清江築長牆憑運河禦之未成而賊竄襄鄧間公移
而西更修沙河賈魯河開濠置守分地南定賊衝河南汛地復突而東時議咎
公迂闊公在軍久益慎用兵初立駐兵四鎮之議次設扼守黃運河之策皆得
其要在臨淮搜除蒙亳匪黨以絕其根株在徐州辦結湖團巨案以杜其句引
大小數十戰力遏凶鋒撚勢實因此而衰而是時言路數劾公公亦以河防無
成奏請李公鴻章以江督出駐徐州與東撫會辦東路公弟國荃以鄂撫出駐
襄陽與豫撫會辦西路自駐周家口策應或又劾公驕妄公念權位所在衆責
歸之始有憂讒畏譏之心乃請病假數月繼請開缺以散員留營效力另　簡
欽差大臣接辦軍務又奏剿撚無功請將封爵暫行注銷以明自貶之義　上
皆不許五月冬奉　旨回兩江總督本任李公鴻章代督軍時牛洪死張總愚
竄入陝西任柱賴汶光入湖北撚自是不復合幷遂有東西撚之號六年六月
公補授大學士仍治兩江任柱賴文光再入河南竄山東渡運河擾登萊青李
公鴻章劉公長佑建議集四省兵力會堵運河英翰公請合兵守膠萊河圍賊
海隅皆主公防河初議賊復引而西越濰河南入海州官軍陳斬任柱再擊破
之壽光瀰河賴汶光走死揚州東撚平　詔加公雲騎尉世職張總愚入陝後
爲劉公松山所敗數月乘冰堅渡河竄山西入直隸擾犯保定天津河間京師
戒嚴劉公松山繞出賊前破之於獻丁公寶楨入援駐固安左公宗棠駐天津
李公鴻章駐大名英翰公李公鶴年防河南北岸賊越運河竄東昌武定李公
鴻章移師德州時河北水漲官軍扼河以困之公派提督黃翼升總兵歐陽利
見領水師協剿龍神見舟中水師至合官軍圍殲之大破撚黨於茌平南鎮張
總愚赴水死西撚平凡防河之策皆公本謀也是年公授武英殿大學士秋調
補直隸總督公奏直隸最要之政在練兵飭吏次則河工請留劉銘傳一軍以
資拱衛再練萬人使成勁旅則畿輔不患空虛民間疾苦由於積獄太多差徭

太重屬僚玩上虐民當嚴法以懲之永定滹沱二河永爲民患宜大加疏濬皆
興辦如言期年百廢具舉無何天津民焚燬法國教堂以堂中授迷藥拐幼孩
挖眼剖心殺傷教民數十人天津大擾公在病假中奉　命查辦與通商大臣
崇厚分謗不與士民義憤以粵撚初平宜堅保和局不宜與洋人搆衅又慮四
國合從敗約變不測京師震驚於是辦理稍柔津民不知此義遂以怨崇厚者
怨公然府縣議抵之說究賴公力拒之奏曰府縣本無大過送交刑部已屬法
重情輕彼若立意決裂雖百請百從難保無事且外國論強弱不論是非若中
國有備和議當易定已令銘軍拔赴滄州以資防衛崇厚懼事決裂奏公病勢
甚重請另　簡重臣來津乃召李公鴻章於潼關引兵馳赴天津會辦會兩江
缺出仍以公調補而李公爲直隸總督踰月事定公與人書云內疚神明外慚
清議深自引咎而已時目病甚疏辭兩江　詔曰兩江該大臣舊治其勿辭第
坐鎮其間諸事自可就理公三至江南百姓聞公來扶老攜幼焚香以迎公之
治江南也尙儒眞引經決事後頗采黃老術以清靜化民居官有常度多謀能
斷應事若流水然幕府左右竊識之從容而已素廉奉入悉以養士軍所經用
毋慮千萬家無改觀者用人持重其汎愛樂士天性也諸將羣吏皆子弟遇畜
之得庶類之和尤知人善任使所成就薦拔人才不可勝數而李公左公相繼
極用遂匡　國家以故出入將相訖二十年爲盟主海內饜服同治十一年二
月四日薨春秋六十有二江南士民巷哭江寧將軍以聞　穆宗皇帝震
悼輟朝三日追贈太傅賞銀三千兩治喪賜祭一壇諡曰文正入祀京師昭忠
賢良祠各省建立專祠何公璟李公翰章英翰公先後臚陳勳績宣付史館何
公承公後　上以守成爲戒公在江南幷充南洋通商大臣初和議成公陰有
爭雄海上之志設內軍械所安慶仿造火輪船踰年成小輪一號試之江可用
迺使同知容閎往西洋美利堅採辦機器洋鐵時李公鴻章亦自購機器設局
上海用西法製造鎗礮規模遂開中國機器之興歲益增盛自此始後公益奏
請選派聰穎子弟前赴泰西各國肄習技藝期十五年還仍以容閎往其遺略
如此公學究天人於書無所不讀公誠之心形於文墨平生公牘私函無一欺

飭諸治軍行政務求踏實或兼籌精遷成功轉奇發端至難取效甚遠凡規畫天下事無不救者故當時咸稱聖相公奏立長江水師太湖水師淮揚水師章程皆手定又定陸軍營制馬勇章程兩淮鹽務章程江南開墾章程直隸清訟事宜練軍章程皆經國之大端時所施用文章奏議尤美有集百餘卷行世公薨之歸百姓爇香追送盈路攀轅不得行江南家家繪像以祀報恩弗置廿年如一日公美鬚髯目三角終身患癬相者以為龍而癬云子紀澤襲爵官至兵部侍郎光緒八年使俄定伊黎界還卒諡惠敏紀鴻　賞舉人先兄卒孫廣鈞由　賜舉人中己丑進士授翰林院編修廣鎔廣銓主事公弟國荃等別有傳

評曰中興景運肇公肇出十年之間削平大難非天生聖相而振興之烏能若是耶然屢危瀕死屢矣有百折不撓之志宏濟艱難雖曰成功者天抑亦人謀也趙衰之言曰說禮樂敦詩書爲元帥叔孫豹之言曰太上立德次立功次立言謂爲三不朽公獨兼之至天津之役據理忍尤以安邦國老成至計謀出萬全可謂至忠矣

中興將帥別傳卷一

長洲朱孔彰撰

胡文忠公別傳

胡公林翼字貺生號潤芝湖南益陽人也父達源官少詹事授公以儒先性理書公少負才氣鼻甚播恩道光乙未舉鄉試明年成進士選庶吉士授編修庚子秋爲江南副考官因事降一級捐用復丁父憂服闋納貲改知府發貴州署安順府事安順匪徒聚衆爲奸擒公廉得之賊黨以歲除醵飲公率健捕馳至捦渠魁余餘貴等誅之年餘獲巨盜三百有奇一郡肅然調署鎮遠府臺拱帶兵勦黃平革夷山苗匪擒盜首保務等悉平其寨上功　賞戴花翎會湖南新寧奸民李沅發爲亂公赴黎平防堵事竣得　旨以道員用　文宗卽位詔大臣舉司道以下可大任者雲貴總督吳公文鎔以公名應旋署思南府咸豐元年補黎平府府界湖南粵西山深箐密盜出沒剽奪捕之輒越境竄公至日延紳民及椎結左衽諸渠率賜以酒食詳詢民情地勢令相連爲堡擇立鄉正團長牌長互相稽察捕治諸不法者是時廣西賊大起永寧懷遠融縣環黎平西南皆賊公募壯勇扼險防堵辦團練千五百餘寨建碉樓四百五十餘座連屯相望上言督撫請環邊要隘築堡守禦以爲言戰不如言守用兵不如用民用民力以自衛不如先用地利以衛民郡城故無備積勸富民捐穀置倉以備城守自後黎平屢被賊攻城卒不可拔皆公練勇備禦力也環安撫匪滋事以抗糧爲名公以計解散脅從而誅其首犯劉瞎麼餘匪悉定時粵逆勢熾已由廣西犯湖南渡洞庭陷湖北東下三年九月吳公文鎔由雲貴總督移湖廣奏調公公方補貴東道帶黔勇三百行次通城而吳公已戰歿黃州鄂湘之交郡縣皆陷公不能前湖南巡撫駱公秉章調公回援省城時曾文正練鄉兵求才孔亟見公大悅因奏留公且言胡某才勝臣十倍可大用公遂隸文正部下塔齊布公既大破賊於湘潭其敗賊趨常德公率所部往勦安化土匪黃國旭等乘機作亂公討擒之尋授四川按察使仍留楚是年曾文正大治水陸師東征公從下岳州搜勦餘匪旋調湖北按察使文正既復武漢破田家鎮進圍九江檄公會討公自咸寧蒲圻大冶興國東出瑞昌與羅公澤南勦賊湖口之梅家洲五年春湖廣總督楊霈之師潰於廣濟賊悉衆上竄文正令公以所部千餘人回援武昌則以副將王國才一軍隸之未至漢陽失公先以軍營沌口檄國才軍由南岸趨武昌會授湖北布政使甫半日省城失國才夜馳至不知賊先鋒已入見城閉用繩縋城上至蛇山始覺舉殺賊目數十賊驚走城幾復天曙後賊至益衆國才出公倉卒不能應師令退營金口與彭公玉麟水師相倚扼賊使不得上犯五年三月公署湖北巡撫時武昌三次淪陷公私掃地赤立無可措手公思不攻漢陽則荊襄控塞不攻武昌則咸蒲崇通愈形滋蔓乃增募軍兼顧南北岸賊襲金口營設伏大敗之生擒僞丞相陳大爲等五月攻破紙坊寇屯遂於紙坊立營與金口爲犄角秋公遣彭公玉麟攻蔡店克之燬襄河鐵索浮橋連破賊於塘角大別山平其壘自後軍乏食公親攻漢陽至奓山士饑潰公憤甚策馬將死敵圉人反轡之馬逸弗能止臨江遇鮑公超船以免公於是移營大軍山重修戰格汰疲羸籌軍糧募死士雖挫而其氣彌厲文正旣至南昌令羅公澤南率五千人赴援羅公分其軍爲三自將中軍以劉公蓉將左軍李公續賓將右軍道義寧取通城克崇陽公聞援軍深入躬迓之與羅公併力擊賊蒲圻東大破之因偕回金口與楊公載福議水陸進攻策於是公率所部由中路出省城之南駐營堤上羅公由東路駐營洪山南岡留九路營兵駐金口護水師以當西路敗賊於五里街再敗之賽湖堤復分兵攻漢陽敗賊於龜山尾湖隄其鮎魚套賊棧亦盡擊沈自是武昌南無賊蹤總督官文公亦以吉林精騎合衆軍營北岸餉道日通軍勢日振六年三月羅公以攻賊受創卒時與賊相持急日夜搏戰不少休而軍中新失大帥公與李公續賓拊循而整飭之氣益壯先是石達開由崇陽入江西郡縣無完土屢告急請援羅公一意規復武漢不暇應至是公念江西方棘而武昌猝不可復乃遣劉公騰鴻劉公連捷普公承堯出瑞州應援而令曾公國華統其軍軍糧並資給焉五月

詔責公遲延老師公上奏言臣頓兵城下五月有餘日糜血肉之軀與礮石爲敵傷亡水陸軍三千餘人羅澤南及都司周得魁等將弁百餘人李續賓乘

馬中礟墮地者數矣夫兵易募而將難求四月以後乃禁約仰攻分兵咸寧以
取義甯四戰皆捷分水師以清下游直達九江臣自率五千人扼武昌南路李
續賓領六千三百人扼城東路分勦北路水師六營下駐沙口水陸之賊援絕
路窮下游九江興國陸賊萬餘分道來援冀可夾擊臣卽豫撥三千餘人戰於
百里之外且臣歷觀前史李左車之告韓信尚以頓兵城下情見勢絀爲戒戰
易攻難自昔已然矣臣之才力何足言兵惟材有限而志無窮萬一變生他路
禍出意外臣亦不敢退怯苟且自取羞辱自是　文宗知公之爲帥果有異
於廬揚江甯諸將而公亦感激發舒始有志於天下非僅經營湖北而已是月
九江賊古隆賢領萬衆由葛店油房襲後路援武昌約城賊舉火爲識夾攻我
營公豫知之陽爲賊火城賊果出撲伏發奮殲殆盡援賊初至遣兵連夜躡之
賊敗走七月石達開自金陵來援號十萬公分遣水陸力戰都統舒保公領馬
隊自江北來合擊大破之追逐百餘里會襄陽土匪起連陷樊城穀城光化竹
山興山遂與川匪合陷宜昌隨州土匪並起公皆遣將討平之於是鄂軍鋒銳
甚乃益募水陸軍萬人增長圍困武昌十一月克之殪賊萬計漢陽寇亦遁捷
　聞賞頭品頂戴實授巡撫遂分軍收復武黃各縣屬令李公續賓率九千人
陳師九江城下都興阿公與楊公載福鮑公超水陸軍六千人屯北岸小池口
自塔羅亡後二年而九江圍復合公惟平寇之要不在攻戰既克省城則覈江
夏等四十六州縣田糧以蘇民困復牙帖開鹽釐以裕軍備上奏曰自古用武
之地荊襄爲南北關鍵而武漢其咽喉也武漢有警則鄰疆震驚南服均阻控
制無術昔周室征淮師出江漢晉武平吳久謀荊襄據扼長江惟鄂爲要四年
之中武昌三陷漢陽四陷夫善鬬者必扼其吭善兵者必審其勢今於武漢設
立重鎮則水陸東征之師恃武漢爲根本大營有據險之勢軍士無反顧之虞
軍火米糧委輸不絕傷夷疾病休養得所是則平吳之策必先在保鄂明矣湖
北之失在漢陽無備下游小挫賊遂長驅且東征之師孤軍下勦善戰者必傷
久役者必疲傷病之人留於軍中不但誤戰亦且誤餉若以武漢之防兵更番
迭代彌縫其闕則士氣常新軍行必利請於省城設陸師八千人水師二千人

日夜訓練本境亂民隨時征討則我常處其安而不處其危矣湖北牧令多不
得人其已被擾者卅餘州縣元氣傷殘而良莠不分其未被擾者卅餘州縣官
讎民而民且讎官夫吏治之不修兵禍之所由起也士氣之不振民心之所由
變也凡下與上交接之事諉之幕友官與民交接之事諉之門丁夫州縣之所
謂小事卽百姓之大事也今日之所謂小賊卽異日之大賊也五年大熟州縣
乃或報災經臣駁斥在案六年大饑州縣轉不報災經臣駁斥在案以豐爲歉
是病國計以歉爲豐是害民生臣恐湖北之民揭竿而起者不必粵寇之再至
而將盜弄於潢池也地方吏治撫臣專責今欲嚴禁陋習與羣吏更始請　皇
上敕下部臣暫勿拘臣以資格行之數年或可改觀今或疑武漢兩城公私凋
敝城周二十里設守爲難臣以爲蚡冒藍縷以啓山林衞文作都訓農通商是
在行之以儉而訓之以勤耳苟此而不能守去之他而何益或又以爲武漢收
復軍行責速督撫將兵攻取爲急則前者收復已二次矣況今江西七府俱淪
於賊四年之冬僅失九江旁軼橫出可憂方大都興阿楊載福李續賓均已東
下臣宜留鎮省城與督臣通籌全局整飭吏治　文宗嘉納焉七年悍酋陳
玉成上犯蘄水武昌大震公赴黃州督諸軍合擊大破賊於蘄東旋視師九江
定策合圍明年拔之擒悍酋林啓榮賊黨悉誅　上嘉公調度有方加太子少
保賊旋由六霍商城陷羅田麻城黃安遣將分道馳擊三城皆復於是乘勝進
圖安慶會廬州陷李公續賓赴援戰歿三河潛太舒桐復失皖軍潰散而公時
丁母憂回籍都興阿公以三河之敗由公去軍無調度請急起公視師總督官
文公亦疏請公聞　命痛哭起行徑次黃州時各軍退保黃梅人心惶怖聞公
至皆以手加額相慶九年僞翼王石達開犯湖南寶慶號稱六十萬公命李公
續宜率所部往援佐以馬隊戰鑑寶慶圍遽解公之力也已而曾文正由江西
奉入川之　命公奏請併力圖皖定四路進兵策第一路曾公循江而下第二
路多公鮑公攻潛山太湖第三路公出英山霍山第四路李公續宜由松子關
出商城固始其冬曾文正屯宿松公屯英山僞英王陳玉成糾捻寇數十萬來
犯公與文正一日一書相謀議令鮑公超屯小池驛爲前鋒多隆阿公繼之伏

奇兵於滑山天堂諸軍更番進戰裹創扶傷勇氣百倍相持五旬於十年正月大破賊於小池驛滑山太湖賊遁遂復二城陳御精銳幾盡會金陵大營潰蘇常皆失文正授兩江總督經營皖南次祁門公令鮑公從文正以曾公國荃圍安慶多公圍桐城李公續宜駐青草塥為兩軍援地廣軍分而將軍都公又奉

旨赴援淮陽公悉力經畫問兵事曰惟我任問餉事曰於我取一無所諉於人十月多公李公大破援賊於挂車河公以安慶未下進駐太湖知賊援皖不利必竄湖北冀解安慶之圍乃命曾公國荃日夜圍攻豫籌一軍防賊上竄於是陳玉成再竄湖北再擊破之賊騎復覘太湖公屹然不動南岸賊復由武甯義甯犯興國大冶南及榮通省城岌岌公病歐血憊甚力疾率師回援而皖圍終不解既抵南岸賊聞風遁八月朔遂克安慶賊黨殲焉語具曾忠襄傳中曾文正以力主圍皖之議推公功第一　詔加太子太保予騎都尉世職時　天子狩熱河公方憂勞王室而疾不可為已奏以李公續宜自代　哀詔至公攀慕悲號疾益劇以八月二十六日薨於武昌節署年五十遺疏入　優詔悼惜贈總督　賜祭葬諡文忠入祀賢良祠湖北及湖南原籍均建專祠子子勛賞舉人襲職騎都尉曾文正復臚陳公勳績　詔宣付史館公少負不羈之才陶文毅以女妻之常恣意聲伎文毅一日大治筵宴延公上坐縱談古今豪傑微諷之公由是折節讀書入官後即有康濟斯民之願守貴州郡已大有聞至撫鄂整權政通蜀鹽改漕章每月得餉銀四十萬養精兵五六萬人驅除羣寇受任三年而湖北平分兵援江西湖南安徽河南四川浙江以鄂省而應天下沛然有餘而世尤多公調和諸將之方初文恭公官文駐北岸公駐南岸將吏各有所統頗構同異公既渡江相見下令僚屬曰督撫相見前事冰釋敢再言北岸將吏長短者以造言論罪官公聞之大歡納為兄弟兩家眷屬往來太夫人愛其寵姬呼為義女自是軍政吏治公專主之而官公不疑湖北富強由此羅忠節之援鄂也公一見執弟子禮甚恭雖與僚屬語必稱羅山先生事無巨細諮而後行羅公分部曲隸公俾訓練士卒由是盡傳楚軍規制變弱為強自此始羅公攻武昌而亡公哭之慟以女弟妻羅公長子舉其裨將李忠武公續賓代領其衆勇毅公續宜佐之二李者皆羅公高第弟子公以昆弟遇之書迎養其父母於節署定省如事己親二李益感之羅公與二李在鄂為客將其時統水師楊公載福彭公玉麟亦客將二公議事不合而忿爭公嘗親拜兩人調和之由是諸客將親附公與文正等其非客將公所擢任於儕人中者則有多公鮑公二人亦不相下公因激厲兩用之各予卒萬人當一面二公爭以戰功相捷勳伐皆為天下最其他將若都興阿舒保劉騰鴻蕭翰慶皆戲下之選又禮下走卒偵事畢歸開閤以迎是以智愚不肖皆樂為用嘗言國之需才猶魚之需水鳥之需林人之需氣草木之需土得之則生不得則死才者無求於天下天下當自求之故所特薦不盡相識也密薦才堪大用者十有六人　朝廷皆擢用立寶善堂以延賢俊薦興國布衣萬斛泉砥礪廉隅江甯舉人汪士鐸博聞強識二君者論道著書果能自傳於後曾文正謂公薦賢滿天下盛矣哉

庚申秋夷人北犯公急籌勤王之師會款議成乃止　文宗升遐遠在木蘭

哀詔久未下公憂思旁皇中夜扶病起立翹望京師輒流涕病因是加篤然猶終日危坐考求兵事吏事之要汲汲施行顧左右歎曰聞道苦晚今雖稍有所見而不及行者多矣曾文正尤服公晚年進德之猛嗚呼此豈今之人也哉所箸有讀史兵略四十卷奏議遺集八十六卷

評曰文忠之初至長沙也方提一旅以周旋曾文正亟薦之謂可大用是何其知人之明也及名位相埒謙事文正交驩文恭推美讓功稱一時盛事書曰同寅協恭和衷哉傳曰師克在和不在衆信矣□中興之烈基於此乎

中興將帥別傳卷二

長洲朱孔彰撰

江忠烈公別傳

江公忠源字岷樵湖南新甯人爲諸生留心當世務以氣節相尙道光丁酉舉於鄉計偕入都與同里劉公長佑過曾文正公文正言公與劉公皆有撥亂之才公語移時去文正目送之曰平生未見如此人既而曰此人必立名天下然當以節烈死同年生武岡曾如𬘡湘鄉鄧鶴齡陝西鄒興愚先後死京師貧不能返葬公皆身護其喪歸由是人多公義甲辰大挑得教職歸湖南新甯地接廣西民猺雜處多盜公察天下將亂倡行團練以兵法部勒鄉人子弟湖南團練自此始二十七年秋猺民雷再浩句廣西賊爲亂道府檄徵兵公曰無庸自率鄉練擣其巢禽再浩事定　賞藍翎以知縣用明年揀選發浙江權知秀水禽劇盜十數人邑大治巡撫吳公文鎔待以國士補麗水　文宗卽位　詔中外各舉所知時曾文正爲侍郎具疏薦公有　旨召見吳公疏留辦海塘工閱四月工竣以父憂歸是時廣西賊洪秀全楊秀清等作亂．朝命大學士賽尙阿公出視師聞公知兵疏調軍前副都統烏蘭泰公忠勇負氣與他將多齟齬一見公深相倚重公募故所用鄉勇五百人使弟忠濬帥以來號楚勇湖南湘勇出境討賊自公始楚勇始至敝衣槁項諸軍皆匿笑時賊氛甚惡官軍數萬莫敢攖公築壘逼賊營賊以其少且新集易與也急犯之公堅壁如不敢戰賊近塹忽開壁馳之斬級數百烏公拊掌語人曰君等蔑視楚勇今何如侍衛開隆阿者善射奇中嘗射虎十數軍中號打虎將公長揖過之意嗛公一日戰被圍矢且盡公登高阜望之曰必開公也怒馬馳救之並轡歸開公拜曰活開隆阿者君也遂握手飲極歡案功擢同知直隸州　賞花翎賊萃永安官軍環之闕城北一面公與烏公請掘長濠聚殲之弗聽明年以病歸賊果由北路犯桂林四總兵陳殉烏公以刀刺臂瀝血盤水中呼將士共飲涕泣誓師援桂林公在新甯亦力疾起出私財增募千人招劉公長佑相助倍道赴援至則烏公中礮卒城圍逾月矣公遂扼東岸鸕鶿州三戰皆捷四月朔桂林圍解擢知府賊趨全州公聞道敗之唐家司全州既陷銳意趨湖南公先諸軍扼富塘埔賊度不能越則悉載輜重舟中期水陸並下公伐樹塞河截賊蓑衣渡鏖戰兩晝夜賊舟挂樹不得前僞南王馮雲山中礮死盡獲其輜重賊遂東走道州初公慮東岸空虛白當事請分軍扼截弗許請躬率所部往又不許至是賊果由東岸竄湖南方賊之奪舟而下也天雨水漲由永州至衡州數日可達程總督矞采時駐衡聞警北走鮑提督起豹亦議去永州會聞蓑衣渡之捷人心稍固總督仍還衡郡及賊據道州衆猶不滿萬公慮曰久裹脅衆乃建議分防不如合剿遣堵不如近攻七月賊自藍山嘉禾犯桂陽旋陷郴州公上言後路追剿愈急前路攻陷愈多請仍申合剿議當事皆漫不省賊益張分竄永興攸西王蕭朝貴者以驍猾自喜謂羣寇遲懦獨率千餘黨謀襲長沙繞山道東北行掠安仁攸過醴陵至省城南十里止公由衡州倍道赴援賊已踞城南小西門窟穴於民壘攻甚急南城外天心閣地勢高賊方柵其上公望見驚曰賊據此長沙危矣急率所部爭之死傷二十人督戰益力賊退趨移壘壘去賊數十武共汲一井擊柝聲相聞自是長沙止南門受敵賊巢背水面城當絕地雖後隊踵至無能爲矣會蕭朝貴中礮死賊數穿地道又先後爲副將鄧君紹良瞿君騰龍所拒氣少沮逾旬洪楊大股至勢燄復張公弟忠濬自郴尾之約公夾擊方戰賊伏壘冢間挺矛刺公傷髀墜馬遇救免時新撫張公亮基至前巡撫駱公秉章與幫辦軍務前湖北巡撫羅公繞典均夙契公就詢方略公以官軍四面集惟河西一路虛請撥重兵駐龍回塘扼賊竄路期盡殲張公尤韙之而河西諸將逡巡莫敢前當是時賽公罷免新帥徐公廣縉久不至城內外巡撫三提督二總兵十莫相統攝謀用不成公憤甚躬赴湘潭力請於徐公不省賊卒由龍回塘遁去掠舟西逝而東南大局隳矣咸豐二年十月賊渡洞庭旌旗帆檣蔽江而下公痛時事之益壞恐吾謀之不見納慨然不復欲東巡撫張公亮基亦奏公留守湖南是冬破賊目晏仲武於巴陵勦平徵義堂會匪於瀏陽明年春署湖北按察使破叛民劉立簡於通城擒陳北斗於崇陽皆以疲卒千餘擣寇數萬　天子褒敘由是有幫辦江南軍務之　命公上疏曰粵賊之亂用兵數

年糜餉已二千萬人無固志地罕堅城非賊衆而我寡賊強而我弱賊智而我愚也法之不肅謀之不臧貽誤至今不得不急思變計臣出入鋒鏑於今三載茍有所見敢不畢獻其愚謹將兵事大略條舉八端爲我　皇上敬陳之一曰嚴軍法法者將之所以馭衆使之出入死生而無敢違者也將不行法是謂無將兵不畏法是謂無兵軍興以來法玩極矣全州以失援陷而赴救不力者相仍道州以棄城陷而望風逃潰者接踵而至岳州設防不能爲旦夕之守九江列艦不能遏水師之衝文武以避賊爲固然士卒以逃亡爲長策此無他畏賊之念重畏法之念輕也夫人情孰不畏死而貪生而軍令必責其舍生而就死賊以百人決死萬衆莫當一夫偪逃千軍自靡使將士知　國典之不可倖逃自不得不併心一力以致死於賊將有致死於賊之心而謀自生士有致死於賊之心而勇自倍是所殺不過一二人而所保全者千萬人也宋仁宗當承平之餘儂智高反官軍屢戰輒敗最後狄青至軍斬逃潰將校二十人而軍威始振嘉慶初額勒登保平教匪之亂嘗言賊遇官軍條條死路惟接戰乃可生官軍遇賊條條生路惟接戰乃必死故賊常致死於我而我兵轉畏其鋒利鈍之機已決於此粵賊與官兵戰輒驅新附於前而以死黨督其後卻則羣殺不少顧故其黨不得不爲之盡力賊之脅衆也以嚴而我之馭衆也以寬賊之退也必死而進猶可生我之退也可生而進輒易死其雖不臨陣先靡而預辦一走也哉賊欲反怯而爲強則莫如易寬而以猛　皇上執法以馭將帥將帥奉法以令偏裨偏裨行法以督士卒遇賊巧避者有誅臨陣不援者有誅不奉令而撤隊者有誅墻禦不嚴致賊竄逸者有誅軍令既嚴士氣自奮討賊之效庶可計日而待也一曰撤提鎮提鎮而下爲副參游副參游而下爲都守都守而下爲千把以次遞相節制而提鎮之位爲最尊承平日久兵革不用宿將以功名著者多就凋亡今之提鎮類多積資舉以至高位非盡論功閥而得之者也朝廷以虛名使之未遑擇其才略權尊則意爲趨避而偏裨不敢與爭位重則法難驟加而大帥不敢擅決夫人情當齒壯官卑之日每思奮發有爲致身通顯及身居高位則顧卹之念重而進取之念衰責其忘軀冒險踔厲迅發以赴事機難矣且軍營體制副參以下俱聽命於所轄之提鎮其臨陣也必提鎮先退而後副參隨之副參退而後都守隨之都守退而後千把隨之千把退而後士卒隨之提鎮不得其人即所屬副參以下均不能得其死力姑容一二庸妄之提鎮則可用將卒盡棄諸無用之地誠可惜也且軍興既久籌餉滋艱提鎮所需及役使護衛之人較副參游爲數倍蔵一提鎮之費養精兵二百而有餘亦奚取以有限餉糈供此無益之提鎮爲哉副參以下任重敢戰者未嘗無人其資位較輕牽掣不敢遷延其拔擢方始則臨事易爲感奮誠擇提鎮之久歷戎行將略素著者以資統御其餘統歸裁遣副參以下量才委用務盡其長則軍政嚴而軍食亦裕一曰汰弁兵選兵之道膽氣第一樸實耐苦次之巧猾儒怯者爲下有藝而無膽則臨陣驚怖並其技而亦忘之故常見力敵百夫藝高羣卒而臨陣一揮即仆與未習技藝者等戰陣之事與操演異兩軍相持旂幟眩目金鼓震耳膽怯則心易動心動則耳目手足舉失其常質實耐苦之人軍令易於服習令進則進令退則退跋涉不知其勞冬夏不知其苦則其身可聽命於將而不恤其他至巧猾怯懦之流無事則騁議務爲觀美臨陣則趦趄避事取便宜論功則攘剌以圖奏官遇敗則推諉以免咎戾將弁如此烏足以整軍兵士如此烏足以禦敵此弁兵之宜汰者一也軍興既久徵調頻煩有從軍數年轉行委頓者有老羸先衰不堪驅使者是謂疲乏之兵又或曾經戰敗部曲潰亡過急得生潛逃就伍驚魂甫定轉戰何堪是謂殘敗之兵當茲餉運不繼之時豈容若輩更滋虛耗此弁兵之宜汰者二也誠飭各營於此討部曲而嚴汰之擇氣充膽壯者備攻剿其次備守營壕牆之用藥品既備攻剿乃神爪牙既強軍威自暢斯亦當今之急務矣一曰明賞罰勝有賞敗有罰夫人知之矣雖然勝有賞而所賞者非真勝則不如無賞敗有罰而所罰者非真敗則不如無罰無賞無罰人猶冀有賞罰之時賞非其功罰非其罪則人知其賞爲主將私暱之人其罰爲主帥傾陷之人懲勸之用乖怨讟之聲作而軍心不可問矣軍興以來一戰勝則有功者固賞錄隨之而左右隨侍之人先叨獎敘逆賊蔓延四載糜爛六省未嘗行一失律之誅按一縱寇之罪勝敗本兵家

之常主兵者每言勝而諱敗功過本無妨互見主兵者輒匿過而專言功有賞而無罰其何以昭懲勸而令衆夫軍中賞罰未可一概論也戰而勝固當賞然或雜然旅進取他人之級以冒功或當追擊之時惟思奪取金幣器械致大勝轉爲小勝則當罰戰而敗固當罰然或奮勇先驅後援不繼或大衆卻走而一軍獨前則當賞同一賞而厚薄攸分同一罰而輕重迥別惟爲之帥者視其功罪以爲等差今大帥據營將之詞以爲衡營將又付諸左右之耳目功罪之實非探訪所能知好惡之心因毀譽而多誤求其權衡至當犂然洽乎人心自非親歷行陳開誠布公何以慰士卒之懷而振積疲之習乎一曰戒浪戰用兵之道能守而後能戰能制人而後不制於人能避賊之長而後可用吾之長臣隨諸軍自粵西至湖南與賊大小百數十戰嘗備觀其結營置陳之詳疾行徐止之狀矣賊之結營也因地築壘環以深濠插厚數尺層開礟孔濠闊數丈密釘竹籤其置陳也往往正兵應敵奇兵襲其後而凋其中其止也遍購徒黨伺吾虛實以廣其謀其行也遇彊聚勢乘吾倉皇以肆其毒我軍不務營壘濠插之式奇正分合之數以故所當輒敗廣西湖南湖北江西江南諸軍之失利皆由乎此故嘗以爲賊之止也宜扼要以斷其接濟嚴兵以截其奔逃賊之行也宜迎擊以遏其鋒設伏以撓其勢乃我之圍賊不務扼要嚴防專以撲營逐利爲事其追賊也不務攔頭迎擊專以躡蹤尾擊爲能小有挫失將卒之氣先餒故賊得以長其凶鋒我軍終莫操乎勝算此兵謀之不可不豫而浪戰所以宜戒也一曰察地勢兵志曰不知地利不可行師地利云者非僅圖史所載山川一定之險也視賊出入之蹤而先爲之防察賊合分之勢而適爲之制雖漸車之澮數仞之岡苟形勢所必爭即事機不容失請以近事言之全州蓑衣渡之戰賊鋒已挫宜連營河東斷賊右脅道州之役賊勢已孤宜分屯七里橋扼賊東竄長沙之圍賊路俱窮宜駐龍回潭土墻頭堵賊西走他如道州雙牌運攤灣六十里奇險賊入死地而縱之使生湘陰臨資口岳州城陵磯皆水陸必爭之隘而縱之使逋要害疏防機宜坐失蓋已指不勝屈禍基咫尺流毒千里此正宜引爲前車之鑒者也一曰嚴約束殺賊所以安民安民乃可以殺賊將出令而兵不敢譁兵奉令而民不知擾則有制之師也粵賊所過橫刀躍馬人民被其屠戮子女被其剽掠財帛被其搜括室廬被其燔燬慘酷之狀不可勝言然市井愚民罔知大義且謂粵賊之害愈於官兵者何也粵賊擇肥而噬窮簷不暇搜求甚或假仁義要結買飯求漿多給市值至於不法兵勇攫取姦污則雖窮戶亦難倖免夫以盜賊而詭施小惠小民且有怨詞以官兵而行同盜賊小民能無隱憾於此而不嚴軍法以服民心恐草野怨咨鬱勃之情將有不能究詰者軍中兵勇外有長夫有餘丁有隨營買賣兵丁皆服營規嚴束無難鄉勇類多無籍較兵丁殊爲難轄然猶名隸籍伍有犯可按籍而稽長夫買賣遊蕩性成蹤跡靡常或僞爲兵勇潛掠鄉邨與軍士交易鄉民誤爲兵勇莫敢誰何此輩久處軍中熟經戰鬬輕生嗜利習爲固然將來散處民閒必多不靖從前川陝教匪之亂已戡定而搜誅餘孽更及兩年此其尤大彰明較著者應飭各營兵勇長夫買賣諸人嚴明約束有犯則長夫買賣尤宜從重懲處絕其萌芽斯亦結民心遏後患之一端也一曰寬脅從粵賊死黨至今存者不過數千人餘則類多附脅會匪盜賊平昔作奸犯科官司苦文法之煩曲從寬典有警則率其醜類從賊如歸而軍流監禁諸人乘亂放逸爲賊馳驅凡此皆寬之而無可寬者至若邨市良民被賊驅脅每苦賊禁綦嚴末由自拔又或室家被虜不得不依違其閒此中進退維谷之苦衷殊堪矜念宜飭各營多刊示諭射入賊營臨陳建投械免死之旂令其投械奔赴旂下設難民局給照資遣如此則官兵獲勝非特不甘從逆者免死而得生卽心持兩端者亦將去逆而效順既可用誘以探賊情復可用閒以攜賊黨黨羽披離渠魁卽無難殄滅此亦動賊機宜之大端也又疏請四川湖南湖北三省分造戰船習水師令廣東籌款購礟詔行之將赴金陵中途聞廣濟宋關佑爲亂移師討之事甫定而　朝廷命公速救鳳陽不數日而江西巡撫吝公速援南昌公曰金陵鳳陽雖有　朝命然殘破之區救援而事易江西雖無　朝命然完善之土稱急而事難吾當先其難者遂率師由九江肆四百里疾入南昌翼日賊至則毅施略備上下恃以無恐賊晝夜環攻鬭地十道分擾旁郡以眩我謀終不得逞公方略凡九十餘

日而圍解　上嘉公功　賞二品頂戴當是時公義聲聞天下厥後田家鎮失利上疏自劾　詔旨雖許鐫四級然旋有安徽巡撫之　命　詔公楚皖一體當相緩急爲去留不必拘於成命蓋　聖主倚公辦賊不復中制而海內企踵喁喁亦咸知非公莫屬也時曾文正辦團練於長沙見官軍勝不相讓敗不相救且往往私鬪甚勇而公戰則怯所徵調則東省一百西省五十幾同烏合將與將不相知卒與卒不相識欲練鄉兵萬人同心一氣俾公統之以清中原於是公疏請增兵萬人當一路然倉卒莫就又惟行省新改廬州爲南北樞紐敕稍遲賊且北竄遂以二千人先發而湖北巡撫強留公所遣援軍公於是益孤矣至六安則舒桐告陷士民遮道留公公病入城繕守備人心稍定廬州警報日夕至知府胡元煒具言城中軍實裕團丁萬餘人請速往公乃留千人守六安自率數百人入城知府來謁公詢守具以方纔盡對糗糧軍火一無所有公審其有異志擬誅之未果越二日賊大至團丁鳥散公力疾登陴誓死守城周二十六里合主客兵裁三千賊用地雷轟大西門月城繼轟文昌門公親督勇殊死鬪殪賊數百人守月餘賊將遁矣有內奸以城中食乏軍火且盡告賊遂增關隧道併力攻水西門城塌十餘丈且戰且修築忽傳賊自南門緣梯入人聲鼎沸公知事不濟掣佩刀自刎左右持之一僕負公行公不可則嚙其肩及耳血淋漓僕創甚委公於地賊逼公轉戰至水關橋之古塘被七創赴投橋下死之時咸豐三年十二月十七日也同殉者布政使劉君裕鉁李君本仁池州知府陳君源兗同知胡君子雝鄒君漢勳副將松安君參將馬君良勳戴君文瀾縣丞余君楙興福君艾君延輝而知府元煒竟降賊前以城中虛實告及置梯南門皆其勇目徐淮所爲也公困孤城時援師十餘軍壁四十里外觀望莫救公弟忠濬自楚率千人與劉公長佑來援殊死戰不利及再戰城已陷軍至南五日也公死後八日舊卒周昌發冒死入城負尸出面如生事聞　上震悼追贈總督　賜祭葬　予謚忠烈　命廬州及湖南江西皆立祠公性英敏讀書究心經世學不屑爲章句磨盾草檄颯颯若風雨有遺織燭察機先初客京師與曾文正公暨陳君源兗郭公嵩燾馮公卓懷友善嘗從容語文正嶄嶄有青蓮教匪亂端兆矣既歸二年復至京文正詰公青蓮會匪竟如何何久無驗也公具道家居時陰戒所親無得染彼教團結丁壯密繕兵仗事發有以禦之遂再歸果有雷再浩之變又語文正前事雖定而大吏姑息不肯痛誅餘黨難猶未已踰年復有李沅發之變無何廣西賊起公赴調京朝友以爲小醜易平公寓書云觀此賊志不小殆天所以磨礪我　聖君賢相未易卒滅也公所言無不驗故料敵如神每戰親陷陣踔厲風發誓不與賊俱生常以至少擊至衆以書生倡勇敢軍中風氣爲之一變出私財卹戰士居圍城每夕必巡城一周見士卒食苦輒呼七箸取嘗之曰適巡城饑與君一共此味耳以故士卒感服無忍背者在廬州奏守禦狀曰城存臣存城亡臣亡　上報曰廬州可失而江忠源必不可死迨　詔書至城陷已二日矣公之死海內識與不識下及婦人孺子皆爲流涕祠祀徧江以北咸豐五年援賊屯大蜀山上有公祠夜見列炬熒熒聞劍槊聲相摩賊驚遁祠得全與歸柩衕在城賊自東安犯新甯攻七晝夜賊去訊賊黨具言酣鬪時見藍旗軍突出遂不支藍旗者公部向所用旗時實無此軍或謂公靈不泯雖死猶殛賊云公年四十有二有遺腹子孝棠弟忠濬官至布政使忠濟道員戰殁通城別有傳忠淑累擢道員

評曰曾文正云軍興以來死事者多矣或邂逅及難而幸厠忠義之林何可勝道當公赴江西之急有　詔令至金陵及赴廬州之急有　詔留楚中宜可少安以惜有用之身而公必蹈危地甘死如飴但求無疚於神明豈所謂皎然不欺者耶嗚呼忠已

中興將帥別傳卷二十下

長洲朱孔彰撰

江壯節公忠濬
江壯節公忠信
江誠恪公忠義 從弟武愍忠珀
林觀察源恩
鄒觀察漢勛 弟漢章

江公忠濬字汝舟忠烈公之母弟也幼從忠烈公學道光末李沅發作亂公倡募鄉勇有復城功咸豐二年粵賊犯長沙佐忠烈守城忠烈派哨長徐以祥領百人同堵缺口殺登城賊數十三年忠烈赴武昌時通城崇陽嘉魚蒲圻賊蠭起公與李輔朝佐忠烈屢破賊通城之役賊數萬圍官軍忠烈拊公背曰非弟不能破此賊語未竟公挾雙刀大呼躍出衆從之忠烈援枹鼓助戰衆殊死鬭賊大潰生擒渠魁張西園等二十餘人斬獲無算湖北土匪平及守江西賊穴地以火藥轟城坍十餘丈公督壯士百餘囊土築之賊不得上越二日地雷復發城坍八十餘丈賊譟而登公斬先登者二人賊乃退復穿地道出城鑿濠城下引水注之賊所爲隧道盡廢省城獲全公先以功保通判加五品銜 賜孔雀翎至是圍解 詔擢知府尋調永州堵勦粵寇敗賊於藍山再敗諸嘉禾又敗諸甯遠連復三城殺賊二千計 詔以道員用六年春駐防岳州移勦通城四月壁通城西門外令團勇千餘駐營後助擊威出不意破賊四營後賊來愈衆糾悍黨數萬攻官軍團勇驚散或謂宜退公叱之戰益力部衆三千亡幾盡三日營陷死之年三十有八事聞 贈按察使銜 予卹典同治元年 朝廷追念死事諸臣與忠烈公同膺 諭祭 特旨予諡壯節忠烈公又有族弟忠信字誠夫少跅弛不羈饒膽力咸豐二年忠烈公帥楚勇赴廣西助勦公年十六從行以獷悍數犯軍令忠烈將斬以徇衆爲乞免及遇賊驍捷敢戰常爲軍鋒攻永安州時楚勇壁城南賊悉銳來撲公斬數級以獻敘外委嗣隨忠烈援長沙戰湖北解江西省城圍皆在事有功洊擢千總及忠烈巡撫安徽公乞假歸亡何忠烈被圍廬州其弟忠濬及同知劉長佑募壯士赴援公躍然曰此吾立功之會也遂充哨官北至壁平西門外五里墩時援軍壁廬州者總兵玉山率滁州兵駐拱宸門陝甘總督舒興阿率萬五千人駐岡子集總兵音德布率滇兵駐棗林玉山戰死舒興阿音德布屢戰皆挫廬城益饑困賊圍之數帀聲息不通公夜率壯士十數人懷白鏹油燭潛越賊營縋而入告以援至因留營中賊屢用地雷轟城城崩數丈公率衆力禦斬悍賊數人城復完又數率壯士下城攻賊壘斬馘多忠烈壯之奏以守備用 賞孔雀翎及城陷忠烈死難揮公使速去公不忍忠烈趣之曰若歸爲我復仇公跳而免至五年冬收復廬州忠濬統楚勇合諸軍猛攻公常爲軍鋒戰功最擢游擊 賜號毅勇巴圖魯會忠濬假歸以所部屬公公遂爲統領六年五月提督和春帥師克三河鎮公與提督熊天喜攻南路破賊營二以功擢參將及克巢縣遷副將未幾總兵秦定三攻桐城久不下公奉檄率所部往援時道梗不能通聲息公以計馳抵定三營中定議出奇兵夾擊遂破賊營十有六進逼桐城賊大舉出犯公率衆迎擊賊敗退追至東門外賊踰濠堅拒公持矛躍馬越重濠而進手殪悍賊數人賊壘礮雨下中公左腋死之 詔眡副將例從優 賜卹附祀忠烈公祠 予諡壯節

江公忠義字味根忠烈公從弟也咸豐二年忠烈帥楚勇回援長沙公年十八固請從軍每戰輒出奇創賊忠烈喜曰吾家將才也從轉戰湖北江西 賞藍翎忠烈殉難廬州遂分領舊部五年隨江南提督和春破廬州城外賊壘敘府經歷縣丞尋丁父憂和公疏留軍十一月廬州復 詔擢知縣明年歸以在籍防勦功加同知銜七年春候補道劉公長佑攻臨江失利湖南巡撫駱公檄公帥練勇千人赴之八月從劉公大破僞翼王石達開援賊復臨江 詔賞孔雀翎晉知府八年敗賊新城晉道銜江西肅清凱歸明年春石逆由南安陷桂陽將窺衡州爲陳戶部士杰魏主簿喻義所扼乃繞道嘉禾圍永州公奉檄援永敗賊煙竹鋪圍解 詔擢巡守道亡何賊陷東安公念賊仇視新甯久卽晝夜馳回甫入城賊至敗諸摩訶嶺帥壯士火其巢賊遁賊再犯新甯將趨武岡時

劉公駐新甯公遂帥千五百人倍道入武岡賊至見楚軍列幟城上大驚遂引
去　詔錫四品封典及賊圍寶慶公緣武岡馳援每戰輒挫賊圍解追擒僞將
軍李定發等數十人斬級數百賊遁廣西　詔賞勇號曰額爾德木巴圖魯十
年冬丁母憂復出石逆復犯武岡公分軍守新甯自援武岡擊走之又援東安
一戰復其城　詔加按察使銜賊改由零陵窺道州公兼程抵甯遠出賊前與
賊遇於四广橋血戰五晝夜賊崩潰斬首數千明年春公扼四广橋敗賊白芒
營又會勦宜章栗源堡降賊衆萬人公回駐新甯當是時賊蹤飄忽東則江華
永州西則綏甯靖州北則武岡寶慶無夕無警報公一軍犄挂其間卷甲疾馳
無虛日遣民聞公至則皆喜至必大創賊石逆挾全力犯楚百計不得逞卒竄
黔蜀以死緣公權其角距也四月廣西別賊竄義寧公遣參將江忠朝等扼諸
全州賊故長楚軍僞丞相余成義斬其魁以降湖南解嚴　詔加布政使銜冬
十月　特旨賞二品服署貴州巡撫公以母服未闋具疏辭得　旨允其終制
仍令墨絰從軍在本籍帥師勦賊居亡何石逆復自粵竄楚衆號十萬公以三
千人扼諸會同榆樹灣及浦市均大破之賊勢促乃結湖北來鳳賊黨撓我軍
公會諸軍急擊拔來鳳賊遁入川方會同之陷也公緣洪江進攻突遇賊値天
大雨公整隊進石逆親率死黨來決戰公揮軍縱橫抉盪戰三時賊敗石逆墜
馬者再千總江忠偉怒馬取之幾獲矣逆黨以死護之去自是不敢復窺楚疆
同治元年移師援黔七月克天柱　詔署貴州提督湖南巡撫毛鴻賓疏調公
征粵西遂克修仁殲逆渠張高友大捷於蓮塘會皖南賊勢張兩江總督曾文
正疏調公援皖而劉公長佑時已撫粵西屢疏請留公有　旨命署廣西提督
二年皖賊勢益張江西孔棘毛公疏請　敕公由江西赴皖時廣東高州匪未
靖廣督晏公端書又疏請會勦　廷議皆報可諸將謀所嚮公曰陳金剛雖悍
然粵中糧餉足他將能辦之江西餉不給賊入境已十萬脫有不虞東南全局
瓦解矣吾豈可避難就易貽　朝廷南顧憂且江西吾百戰地父老聞吾旦暮
且至皆引領望此意可厚負邪乃奏請援江檄道員席寶田率前部先發會勦
陶家渡破賊十餘壘軍勢大振六月進攻湖口逼賊而營僞堵王黃文金率死

黨來爭黃文金者粵中最悍賊衆呼黃老虎者也公出奇兵鈔之賊無所得食
悉銳突我軍軍植立不動相持數時之久擊其惰歸大敗之文金受重創遁江
境肅清　賞穿黃馬褂八月青陽圍急城中食且盡公赴援時賊連營二百里
公至賊皆有懼色先破賊中坂埔督軍猛進距城十五里而營別遣將緣五溪
進賊悉銳趨五溪公帥師由芳坳深入烏水渡躬行泥淖中爲士卒先又分軍
攀懸崖出賊後賊驚潰立破百餘壘青陽圍解會病瘧還南昌未至卒於吳城
年三十公身中礮左目中槍眇傷痕徧體足股有數鉛子未出饒膽略善撫度
能預策賊去向先期堵截搤其吭初石逆援慶遠公策其必道楚西入蜀豫請
飭東南防兵急西嚮聞者迂之亡何賊果越綏甯而西乃服其先見治軍嚴而
有恩喜散財以勵將士而自奉儉約家無餘貲軍暇輒研究圖史於生民利病
時惓惓於懷嘗寓書沈公葆楨曰治賊當清其源使任封疆者勿以吏治爲緩
圖天下廓清可立俟也沈公韙其言死事　上聞　詔贈尚書銜照總督例議
卹　予諡誠恪　敕本籍及江西安徽青陽均建專祠子孝詒僅二歲　恩蔭
如制同治八年從弟記名提督忠珀率師征黔苗攻克鎮遠府衛二城中礮亡

賜諡武愍

林君源恩字秀三四川達州人道光丁酉科拔貢生癸卯順天鄉試舉人咸豐
元年選湖南平江縣知縣二年粵賊洪楊之屬圍長沙其冬瀏陽匪徒爲亂明
年春通城匪徒爲亂三縣者皆與平江壤接君詰姦守隘如防禦水截然不得
豐溢江忠烈公才君之爲既保奏以同知直隸州補用又以書播告士友道林
君堪軍旅也會文正治舟師檄君募平江勇五百人以從四年三月賊自鄂中
南犯君禦之平江九嶺果大捷同官有忌君者功不得敘又別撫他事中之君
悒悒內不能堪而口獨重滯嘗發憤欲一廷辨宿戒假辭甚具至則爲衆所噤
審卒不得發或反引咎自責是歲十月追隨曾公於九江軍次進次欲有所申
理亦不竟白也明年春曾公檄君治湘軍糧臺歸自廣信又治塔齊布公糧臺
又佐理鄱湖水師營務十一月又攝理陸軍於廬山之麓姑塘之南而江西巡
撫文公闓君賢飛檄調至南昌付以新募之平江營君在廬山與一二武人爲

傳折節內交武人益不孫嫚辭侵侮或稱書生跬步舉舉焉知戰事君既痛其
猿又口重滯卒無以折之獨夜歎曰丈夫會死強寇耳終不返顧矣及至南昌
領新軍乃稍自喜是時劇賊石達開犯江西連陷八府五十餘州縣六年三月
李君元度率師自湖口南來君與鄧君輔綸自南昌而東兩軍會於撫州疊戰
皆捷人心始定賊亦糾合列郡醜類更番搦戰我軍輒卻之又至又大創之疲
極不得休息秋九月分軍出攻崇仁宜黃適會援賊大至君竟以十七日戰敗
死之相從者三百餘人可知君之得士心矣事聞　追贈道員　賜卹如例後
三年曾文正公師次於此弔君殉難之所立碑作銘其詞曰胡古胡今強吞弱
伏使者刀椹訥者魚肉文吏賊深武夫悍激訥者避之負牆屏息忽入戰場萬
馬辟易士固難料理固難推災祥顯晦孰執其機昔聞人述言出君口我不知
戰但知無走平生久要臨難不苟大信不盟堅可鍥金澆俗所侮鬼神所欽精
魂還矣北斗帝鄉遺骨莫辨蔓草芊芊有欲求之瓊此石旁

鄒君漢勛字叔勣新化人世承樸學不事制舉業治訓故至十年不下樓博極
羣書比壯猶困童子試同縣鄧湘皋學博亟稱之道光乙未龔學使維琳按試
寶慶城南院長賀侍御熙齡預誡曰郡有人焉其毋忽後學使得卷果大異之
遂入學尋從賀撫部長齡至黔中咸豐辛亥歸遊郡城會邵陽有鬬殺獄株連
及其族某君謁縣令將直之令故俗吏墨而驁君語少戇忤令遂下諸獄將贖
臺使譏其矜士論大譁顧莫克援也署郡守黃公文琛甫到任聞之大驚思所
以出之念鄉試近邇則錄科且弗與會端午宴僚屬太守故愛才知名盛集獨
虛上坐待君顧問左右鄒先生安在因遣使持名刺速之時邵陽令在坐心知
鄒先生即君而不敢言且不虞其為太守重客也頗驚惴失措太守為弗知也
者數命使速鄒先生須鄒先生至乃即席使者數輩直詣邵陽獄求鄒先生典
史大驚急遣足密詢令令遽命釋之君始出獄與宴大懽是科遂舉於鄉咸豐
三年粵寇圍南昌君從江忠烈師楚勇赴援以功敘知縣十月從守廬州遷同
知直隸州知州亡何廬州以援絕陷忠烈死之親卒強負君出君櫃不可卒牢
不釋手則從背上奮卒腕卒創甚置之君躍地取刀大呼赴鬬而死事聞　賜
卹眡巡守道　賞雲騎尉世職附祀江忠烈公祠弟漢章字叔明為諸生曾文
正公治水師與書云弟所為船仿廣東內河水師之制視湖廣江南諸營差適
之視賊船之改民船為戰船者則似遠勝諸營官多忠勇奮發之士少閎通緯
求之素須得閣下精思毅氣細與體究一番乃足與此賊相決於狂風駭浪中
周郎赤壁之場韓王黃天蕩之往迹未沫閣下倘有意乎君遂將水師一營從
破沿江賊壘咸豐五年圍攻武昌君與將公益澧破賊豹子澥解散脅從君製
竹筒一節納文憑小刀繩束之潛棄於路使賊拾得自薙髮出官手無阻由是
拔出者甚衆八年與劉總兵培元援寶慶賊解圍遁後至粵西督水師勦賊卒
於軍官至兵備道

評曰自江忠烈以義聲倡志在滅賊而同袍兄弟多將才戰功節烈之盛永寶
閭罕與匹焉至餓恪年財二十餘辭黔撫而握兵符以討賊為急不以開府為
榮觀其所志非有國士之風歟

中興將帥別傳卷二二下

劉武愼公別傳

長洲朱孔彰譔

劉公諱長佑字子默號印渠先世居江西明初遷湖南新甯父時華以服賈所贏嘗助縣官急棹舟拯益陽水災活百人藁葬數百人鄉里稱焉生四子公居長年十四補弟子員讀書嶽麓十二年舉道光己酉拔萃科與同里江忠烈友善忠烈亟稱之曾文正公與曾文正相見於京師文正歎曰戡亂才也咸豐二年洪寇起廣西忠烈率民兵往助勦延公入戎幕事無大小必咨之桂林圍解賊走湖南公肄策偕忠烈扼賊蓑衣渡火其艦賊自初起未嘗受大創自蓑衣渡始賊攻長沙從壁南門天心閣禦之論功獎教諭從破瀏陽徵義堂會匪獎知縣忠烈援湖北遇賊衆崇通間公自長沙赴援行四日夜達通城一戰大破之文正與忠烈書曰印渠救援之速如神鷹度漢一擊千里令人愛敬不已自後公獨領一軍忠烈守南昌公與羅忠節赴援遂解吉安圍分兵克泰和累獎同知江西候補知府亡何忠烈殉節廬州公偕忠烈弟忠濬率千人馳援弗及益奮然以滅賊自任矣五年夏賊陷東安楚軍將江忠淑戰不利湘帥駱公秉章屬公兼統其衆由是部兵益強賊中指目劉家軍秋克東安賊走新甯大爲公所破其冬會王公珍克郴州權道員明年公率蕭啓江諸軍五千人援江西克萍鄉復袁州收分宜新喻進屯太平墟墟左林木茂密諸將狃常勝列營相屬先是有黑雲如幔覆壘上公至營頗咎諸將失地利已而吉安援寇大至縱横二十餘里以驍騎突我軍營中火起將士多死軍敗壞不可遏公下馬臥地引佩刀自裁營務處劉公坤一擁之上馬曰此非公死所也乃退保分宜分宜士民聞敗皆曰楚軍爲吾故輕死爭運糧械濟之潰卒來歸民團助義於是軍勢復振進規臨江七年秋僞翼王石達開自撫州率二十萬衆來援前鋒已薄太平墟公乘其未定縱擊大破之遂克臨郡明年大破石逆於新城石逆自南安入楚陷郴桂圍永州復大破之圍解賊以全力犯寶慶公與李公續宜分統東西兩路援師破賊數十萬石逆解圍遁公追擊於九鷺橋白楊埔大臨橋蘆洪司皆敗之賊走粵陷興安靈川直犯桂林公率八千人倍道赴援賊不虞公驟至驚走陷慶遠公追之所鄉皆捷　詔授廣西按察使逾月擢布政使公身攻柳州拔之十年三月遂拜廣西巡撫自楊洪倡亂土酋揭竿踵起其桀者崔昌陳戊養據柳州陳開黃鼎鳳據潯州苑亞音據容縣張高友陳金剛據平樂修仁其慶太思南泗鎮諸屬大股數千人少或數百人招撫羈縻倏兵倏賊不可究詰公既受巡撫事以爲欲拯民生當清吏治欲平土匪當與水師乃簡廉能寬文法鋤奸暴安善良蠲逋負戒驛騷禁科斂稽關卡綜出入於是商貨流通釐稅增倍募水勇湖南廣東造戰艦上下游擊廣西水師自此盛向之乞援鄰省者至是稍稍自固不待外求矣公純實而有深謀好整以暇勸撫兼施受任三年郡縣以次平定部將有名者劉公坤一江公忠義席公寶田曾文正稱爲三傑時爲他省奏調而布政使蔣公益澧已赴浙總兵李明惠補永州鎮亦赴楚楚軍無宿將同治元年春土寇竊發潯梧間公乃自將討賊賊黨多散降秋九月拜兩廣總督未幾浮海入　覲二年正月移直隸總督時山東馬賊擾近畿輔撚酋張總愚賴文光橫行齊豫間欲北渡黃河　上稔知公起兵閭諳行陳乃以北門鎖鑰付之公馳驅戎馬無甯晷直境再肅清自遷安冷口歷臨榆九門口修牆柵濠塹增兵屯防馬賊以平五年春撚酋張總愚與賴文光牛洪合踞范縣舊城銳意北渡公至大名督戰屢擊敗之收復舊范縣羣撚南走夏與曾文正公山東師閻公會沈家口議劃地防河創設黃河水師曾文正謂足深恃其後卒賴以平撚明年夏水師敗東撚長垣竹林口撚走青州後建集五省兵力嚴扼運河之議　詔行之時畿疆旱災鹽山靜海販私鹽梟匪乘機竊發山東教匪應之保定津河諸屬邑皆騷動公方南赴河防而轄境大擾　詔先其所急乃檄前藩司唐訓方屯齊河臬司張樹聲屯張秋與齊豫共圖撚匪而自將討梟匪梟匪奔山東乞款於提督傅公振邦尋復叛公在威縣督軍乘虛北走公以步軍嚴防要隘別選馬勇二千與之馳逐匪遂由固安雄縣掠霸州京師震動　詔革職以大學士官文代爲總督命下十餘日而梟匪平　上念公前勞　賞三品頂戴行次德州而東撚平　加二品頂戴歸田三年而

有廣東巡撫之　命同治十年夏公道桂林赴鎮桂林之民老弱相攜焚香望
拜於道既至廣州受印甫兼旬移廣西巡撫先是粵東西奸民出關劫掠越南
官兵不能制我軍於是有河陽安邊之役及悍酋吳終伏誅而蘇幗漢復起蘇
幗漢者亦粵人流寓越南曾充夷練者也九年秋大軍凱旋幗漢乘虛襲距諒
山　詔廣西提督馮子材進軍龍州於是我軍復有牧馬長慶之役幗漢懾
中朝兵威乞撫於兩廣帥瑞麟公而自踞廣安用厚賞招納亡命其情反側公
既視事與瑞公銳意主勦時匪首鄧建新擾水軍曾亞日竄北甯諒江襲破上
林社七月總兵劉玉成圍上林匪窮乞降擒曾亞日等四百餘人駢誅之九月
玉成會廣東軍攻克舊街勝兵抵海甯匪散亡過半蘇幗漢奔東興爲廣東將
所擒公以越南東路漸靖檄劉玉成西赴太原會攻瓊山北山奏言論越南大
局則宜直擣河陽一勞永逸然河陽距關二千餘里窮兵勞費討捕爲難應令
該國自行攻勦今擬芟蕩海陽太原即回師列戍以固藩籬則可分助越之衆
協勦黔苗抽出關之兵先清土莽十月副將陳得貴遊擊李揚才克越南從化
府遂會劉玉成克通化白通旋擊破瓊山北山匪巢十一年正月復敗匪於三
星山擒其酋何三甯晃於是東潮甯諒所轄皆平二月劉玉成等攻克斯立左
蠻躪之至宣光白苗境海太蕭清公以太原幅員延長夷匪憑其險阻易怨以
變乃檄劉玉成屯戍鎮撫而咨越南國王遣兵換防久之越兵無一至者而法
郎西領事涂普義領火輪四艘入河內聲言雲南提督檄購軍火假道赴滇越
南官阻之陳得貴時駐太原札南官放行其營弁陳有貴復與夷民鬨鬭誣其
劫餉脅之以兵越南官以聞公大愕劾論陳得貴等褫職逮訊因念將領侵侮
外藩久暴兵非計益決意旋師留精銳四千人待越南接戍時思恩鎮安太平
西隆諸郡州暨鬱林之北流梧州之岑溪羣盜卵育其中公悉遣兵芟刈之境
內粗安乃令道員單遠璉周歷邊隘葺城堡申關禁杜內外奸民往來勾結時
匪酋黃崇英猶踞越南河陽結白苗攻保樂擾我鎮安邊夷匪劉六等踞蘇街
相犄角十二年春公檄關內外軍擊之夷苗皆遁因密奏越南貧弱版章日蹙
法國蠶食於濱海黎裔虎視於橫山楠岡則白苗跳梁峒奔則黃酋雄踞近聞
該國君臣輸款法人黃崇英受職黎裔雖係道聽之言亦係意中之事臣竊謂
黎裔爲患越南受之法國爲患不僅越南受之今欲拯敝扶衰必須大舉深入
若合兩粵之力寬以數年之期步步設防節節進勦庶交夷可期復振而他族
不至生心否則惟有慎固邊防嚴杜勾結而已是時防越諸軍尚八千人公檄
劉玉成引軍北還以六營屯關外諸隘四營屯歸順龍州而令單遠璉督入營
將佐分駐關內遠璉自率親兵兩營往復巡徼七月提督馮公至自龍州於是
越南諸軍皆罷十月法人攻陷河內黃崇英等乘機襲太原暗與法通山西森
民響應北甯戒嚴越南君臣日夜騰書乞援使相望於道乃令劉玉成統關外
十營進太原爲左軍單遠璉因疊罷令道員趙沃統十營分布鎮安爲右軍法
酋見王師大出輒與越南議和聲言越地匪多願挈西師會勦是時越將劉永
福屢破黃崇英於河陽又與法人戰河內法人患之此所謂黑旗之軍也法酋
既畏我軍屯高諒扼羣賊東竄之路而黃崇英敗後遁匿河陽爲劉永福所隔
與河內聲息不相聞故謬言與越南會勦招納羣盜冀懈我師且間離中外
朝廷早詗其詐公亦策之審矣十三年五月　詔以會勦難深信終恐羣匪被
攻內犯飭總督巡撫嚴爲備公益令諸軍進攻劉玉成破白苗於保樂白苗者
黃崇英黨也於是法計稍絀自河內退師移輪檥於左金港詭言待涂普義而
暗迫越官諷劉永福讓河路以通舟永福聲勢甚盛視西師蔑如也十月公閱
兵至南甯防軍統將謁商邊事時黃崇英尙伏河陽遣其黨陳亞水攻保樂築
壘城外期必克周建新陸之平鄧志雄分掠高平諒山爲崇英聲援越南王屢
乞出師其統督黃繼炎以千人備嚮道公乃令趙沃劉玉成赴之光緒元年二
月趙沃右軍由龍關渡河其前鋒克同文同文者峒奔也進攻絲台白苗見
王師旌旗輒棄巢遁沃悉招撫之爲助苗大感悅願內應遂攻底定黃崇英遣
千人來援沃擊走之三月克底定陳亞水跳沃令苗酋備竹梯攻襲安克之時
劉玉成左軍敗賊於白通陳殛鄧志雄諒山亦靖惟餘陸之平周建新游弋北
甯太原而劉永福已進兵河陽檄劉玉成左軍出北太會之河陽與安邊隔一
水毗連雲南公咨雲貴帥岑公毓英出師防邊崇英聞　王師且至嗾周建新

拒左軍陳亞水守猛法而自領悍黨當右軍馮險立寨纛堅守老我師五月沃軍克捻直進薄河陽崇英親出迎戰沃遣將敗之崇英復約陸之平出昆侖來援右軍躡擊敗之於是進攻猛法陳亞水惶懼乞內應佯走安邊副將莫雲成躡之崇英適在安邊馮巢閑瞰忽見望樓豎官軍幟乃擁衆出奔而河陽故巢亦遍易右軍幟守賊皆降於是安邊河陽同日蕩平中外稱快沃益下令緝黃崇英七月禽之芳杜社磔之幷其妻子駢誅沃下猛法或言洋人匿河陽造火器及破河陽獲法匠囉喀七人哀詞乞命沃悉縱還時劉玉成左軍亦破賊於通化白通磔周建新於虔陽九月公檄左右軍合攻者巖克之其酋陸之平遁於是宣光河陽金沙江上下肅清先是奉議來賓貴縣奸民蠢動黔匪復掠柳州公移關外十營討之及者巖克乃悉凱撤左右軍入關分屯鎮安太平於是越南諸軍復罷是年滇邊野番殺洋人瑪加里英吉利公使訌於　朝語連署總督岑公　上以公負時望習邊情十二月拜雲貴總督時妖人王道士竊踞盞達叛將蘇開先誘練軍謀亂陷踞騰越王道士與之合逆燄益張於是順甯雲州土豪悍卒乘機肆起踞城池殺守令永昌降人李朝應之迤西大擾公檄署提督楊玉科等討平之是時瑪加理讞成英人約於雲南設埠通商　詔下其議公奏曰雲南山川深阻種人獷悍成性剽掠行旅本地紳練恃衆橫行挾制官長上下猜忌法令不行萬一防護不及致有同於前案或更甚於前案其有害於雲南一隅猶小其有撓於中夏全局甚大且洋人知前案難辦有免其既往之議知後患難防有保其將來之議臣恐滇省官民於已往者不以爲倖免而以爲得計將來者不引爲前鑒或敢於效尤洋人通商意在圖利亦斷無不思遠害之理應俟三五年內外官民稍稍安定遣員商辦　上善其議是冬巴蠻掠昭通鎮雄土匪麻起公檄總兵全祖凱破平之公以滇事漸定屢疏引病乞罷　優詔慰留四年春騰越徼外土目耿榮高等攻陷耿馬公遣將討之耿榮高降秋臨安開化廣南土寇起明年春悉破平自騰越蘇開先之亂其黨劉寶玉逃之野山野山者在滇緬之交爲華夷甌脫其夷自爲君長不隸於羈屬劉寶玉糾野賈十三種及盞達猓夷伏羅坤山時出劫掠公患其害行旅將

捕之適緬甸遣官詣騰越持圖說上騰越官弁約由野山通道列戍官弁覈其事公曰此必英人之所嗾也英人議通商久矣吾雖不爲彼用亦當有以固吾圉乃檄熊昭鏡親赴騰越召諸土司野賈申禁約其屯練田租之已失者復之墩丰弩手之未補者補之因屬土司誘禽劉寶玉於千崖誅之諸野夷皆解散七年法人窺越南東京　詔滇粵備邊公奏法夷自據嘉定以來越南四境皆有商埠教堂務其君臣漁其財利已非一日取越與否非有甚異其所以處心積慮者乃在通商雲南與其既吞越境爲守邊之計不如乘其始動爲弭釁之謀滇粵三省與越接壤東西幾二千里叩關誅費莫可端倪要害與共勞費殊甚若自三江口以至海陽東西僅數百里以中國兵力爲之禦敵東京兵聚而力省以視防守滇粵之邊勞逸懸殊請以廣西兵二萬爲中路廣東雲南各以萬人相犄角廣東之兵自欽連而入雲南之兵出洮江而東別以輪船守廣東順化港口斷其首尾法人必無自全之理又力言劉永福可禦寇請　密諭越王給其兵食　詔下總署王大臣議之八年三月法人陷東京越匪紛起廣西援兵至太原公檄道員沈壽榕引軍出關與相聯法人怵　王師大集乃以東京還越官毀其城而去六月遣副將謝敬彪進保勝游擊龍文藻等繼之七月沈壽榕屯宣光之都龍造戰艦扼紅江頂之法越和議成黃繼炎罷劉永福退保勝法人益謀入滇公以邊患深益請飭滇粵三省合兵規北圻八月公卸督篆先是公屢疏請　覲　詔福建巡撫岑毓英權其任於是雲南軍需案起事牽執政中外官株連頗衆或勸公半途引疾歸公曰吾蒙　聖恩起用十餘年未覲　闕廷若畏罣議而避之違夙昔戀　主之忱且增羣疑而重在事諸人之禍如　清問垂及當獨引爲己咎耳後召見　上詢邊事甚悉不及軍需案於是中外有以窺　上信公之深矣公稽首訴衰疾乞骸骨　上許之滇案結鐫三級光緒十三年六月終於家春秋七十公軀榦修偉面黧外嚴毅而內寬仁在官以廉率下所得祿賜以卹戰士助公家急其去直隸率楚勇二百行權不給道出江甯曾文正餽銀三千濟之還長沙輿服樸陋傔從寥落人不識爲達官接寮屬雖雜職微弁必假詞色俾盡其言領軍三十年未嘗誅將佐然諸

將憚若嚴父亦無敢犯約公之再起也　上慮其慈柔貽誤　寄諭以勿過寬厚爲誠公覆奏曰臣自問無可過人故常失之過寬自媿未能化人故常失之過厚至於是非之辨邪正之分苟爲見聞所及亦不自欺其心以上欺　君父　上乃悅及公薨湖南巡撫卞公寶第以遺疏聞　上軫悼　優詔褒卹　予諡武慎子五思詢思詰思謙思訓思謹思謙蔭同知孫繩武分部主事思訓舉人出爲公從弟長偉後長偉官千總從曾文正戰靖港歿於陣後江西廣西雲南諸行省士民思公功德籲建祠奉祀　詔如所請

評曰曾文正治軍長沙武慎亦歸節制通城之役文正歎曰此老胸中甲兵吾不復能窺測每戰罷報書在帳中親作細字何其多能而好暇也及任封疆寬和得衆孰悉邊情　天威遠揚傳曰仁者必有勇其公之謂乎

中興將帥別傳卷四

中興將帥別傳卷五

左文襄公別傳

長洲朱孔彰譔

左公宗棠字季高湖南湘陰人也少負奇氣有大志欲因時建非常之功道光壬辰舉於鄉陶文毅公澍延爲賓客與論事如燭照數計辯口若懸河文毅驚歎曰天下奇才也遂締姻焉咸豐初巡撫張公亮基禮辟公駱公秉章代爲巡撫尤倚公如左右手凡察吏治軍惟公言是聽屬寮以事上白駱公則曰問季高先生公可亦可公否亦否湖南由此致富強公權益重忌者曰衆會劾永州總兵樊燮驕倨罷官構於總督指目公布政使亦陰助燮總督疏聞召公對簿武昌欲加不測之罪駱公疏爭之不得於是湖北巡撫胡公林翼侍郎曾文正公上言公無罪且薦公才可大用事遂解初公以幕府勞已擢知府或勸之仕公笑曰除非夢賚良弼至遭謗毀悒悒不得志詣胡公曾公軍願以偏將自效曾公深慰之無何 朝廷竟超用公 詔詢曾公曾公奏公剛明耐苦曉暢戎機若假以事權必能感激圖報遂 賞四品京堂 命募軍東征十年秋公提五千人由江西轉戰而前所向克捷曾公進兵皖南駐祁門僞侍王李世賢僞忠王李秀成糾數十萬賊衆圍繞祁門西路直趨浮梁景德鎮斷祁門餉道公出奇兵與鮑提督超夾擊大破賊於洋塘賊退入浙境明年三月公進軍婺源賊犯景德鎮陳總兵大富屯守戰沒景德鎮復失公回軍大破賊於范家邨八戰八克斬馘逾萬遂收浮梁樂平鄱陽建德會軍糧路乃暢通曾公奏公疊破巨寇振江皖全局勳績甚偉擢三品京堂補太常寺卿改幫辦江南軍務尋奉

命援浙公上言浙江軍務之壞由於督撫全不知兵始則竭本省之餉以濟金陵大營皖南各軍藉其力爲藩蔽乃於練兵選將之事不自講求至金陵皖南大局敗壞復廣收潰卒縻以重餉以守則逃以戰則敗恩不知感威不知懼遂決裂不可復支臣奉 命督辦浙江軍務節制提鎮非就現存兵力嚴爲簡汰東以營制不可非申明賞罰予以實餉不可非另行調募預爲換補不可然欠餉日久則有不能汰遣之患餉需不繼則有不能調撥之患經費不敷則有不能募補之患名爲節制提鎮實則營官哨長亦且呼應不靈不得其臂指之助而徒受其追促之擾雖有能將無餉何以馭兵雖有謀臣無兵何以制賊此臣之所爲隱憂也時公所部湘軍僅八千人部將名者劉典王開來王文瑞王沐數軍不敷分布因思劉公長佑駱公秉章劉公蓉江公忠義素友善故令選強將相助多或率數千人少則數百人俾合成勁旅於是調蔣益澧於廣西劉培元魏喻義於湖南皆未至公以八千人策應七百餘里談笑指揮游刃有餘曾文正尤爲歎服奏公宜獨當一面文正與公議以保徽州固饒廣爲根本奏以三府屬縣丁糧銀米供軍設婺源景德河口三稅局裨之三府防軍悉隸公通吳越爲一家公駐婺源頻破巨寇會杭州陷 詔授公浙江巡撫同治元年正月公自婺源攻開化破寇馬金街恐 朝旨促入衢則自陷因上奏行軍之法必避長圍防後路先爲自全之計臣軍入衢則徽婺疏虞又成糧盡援絕之勢今由婺源攻開化分軍扼華阜收遂安使饒廣相庇以安然後可以制賊而不爲賊制然欲依徽郡取道嚴州食米轉運殊多勞費又前衢州李定太一軍八千餘人江山李元度一軍八千餘人人數與臣軍相等而常迫切呼援惴惴不能自保臣軍力固不能及亦不願其浪戰求勝致損軍威此兵事餉事之難未可驟期恢復之效者也二月公遣劉典王開來劉璈李耀南克遂安金嚴寇圍衢州公自往救敗之五月進軍衢州魏喻義劉培元募新軍至七月蔣益澧自廣西將八千人至於是軍容壯盛十一月克嚴州明年正月克金華紹興水陸並進克桐廬富陽 詔授公總督仍兼巡撫八月圍攻杭州明年二月克之公移駐省城申虜獲之禁婦女財物各從其主有敢言取自賊中者罪之禁軍士無入民居招商開市奏停杭關稅立清賦局減杭嘉湖稅則三之一善後事宜百廢具舉衆歡大和時李公鴻章已克蘇州嘉興六月曾公國荃克江甯江浙餘寇聚於湖州七月合江蘇軍克湖州寇盡走江西入福建浙江平公奏請蔣公益澧護巡撫已統全軍入福建追寇至廣東嘉應州殲焉五年正月班師振旅 詔錫一等恪靖伯公在閩撫瘡痍舉淹滯清伏莽修武備量財用肅官方勸耕作勤庶事以狃爲因而尤以造輪船爲急務舉沈公葆楨接辦船政

其年秋　天子以西陲師久無功移公督陝甘並授欽差大臣督辦軍務公上
疏曰臣維西北戰事利在戎馬東南戰事利在舟楫觀東南事機之順在礮船
練成以後可知西北事機之轉亦必待車營馬隊練成以後也春秋時晉侯乘
鄭之小駟以禦秦為秦所敗是南馬不能當西馬之證漢李陵提荊湖步卒五
千轉戰北庭為匈奴所敗是步隊不能當馬隊之證見在撚回猖獗官軍征勦
多年尚未蕆事於是急圖掃蕩固我疆宇非講求步隊馬隊不為功而欲籌步
隊馬隊之用又非講求步隊馬隊之利不可臣謹就愚陋之見為我　皇上敬
陳之撚回之患在平原曠野本騎之利官軍以步隊當之鮮不被其輕軼矣於
是而圖制賊之長宜用車營助步隊遏其突騎固也然車營步隊足以遏突騎
守雖有餘以之鈔截追勦戰尚不足則練馬隊為急以馬力言之西產不若北
產之健以馬隊言之西北不若東北之雄　祖宗隆興東北平定中原中葉
以來平準回靖朔漠神武震鑠跨越古今檄繹　列聖方略官書竊以為欲
平方今之患非追法　先世遺烈其道末由也回馬多西產撚馬多略北產零
騎故撚之戰悍於回所幸者撚回之馬雖多至數萬騎然均用之野戰非如官
軍隊伍鈐東之不可撼撚回諸逆人各一心非如官軍節制賞罰之不可亂撚
回馬上多用長矛非如官車槍械火器之不可敵誠於時購北口良馬得其人
習練而節制之庶制勝有其具而賊不足平且可藉閱歷以造就人才為　國
家固根本垂久遠之計又言臣由鄂入秦先勦陝逆此時臣軍步隊僅止三千
餘馬隊尚未習練雙輪獨輪車式尚未動工製造所擬以制賊者步隊馬隊車
營皆無以應手倉卒就戎必貽後悔臣不敢不慎也方今所患者撚匪回逆耳
以地形論中原為重關隴為輕以平賊論勦撚宜急勦回宜緩以用兵次第論
欲靖西陲必先清腹地臣軍入甘應先分兩大枝由東路廓清各路分別勦撫
俟大局勘定然後入駐省城方合機局是故進兵陝西必先清關外之賊進兵
甘肅必先清陝西之賊駐兵蘭州必先清各路之賊然後餉路常通師行無梗
　詔從之六年夏取道武昌提兵一萬二千人由潼關入秦當是時撚酋任柱
賴文光糾數萬騎擾山東河南是為東撚張總愚糾數萬騎擾秦中是為西撚
陝回甘回數十起衆至百萬橫行腹地兩省幾無完土公接統陝甘軍部署諸
營不令撚回合勢劉提督松山領萬餘人郭總兵寶昌三千人劉總兵厚基三
千人是為勦撚之師高提督連陞三千人劉京卿典五千人是為勦回之師楊
總兵和貴周總兵金品三千餘人屯鳳翔周總兵紹濂二千餘人屯宜君吳郎
中士邁千餘人防渭復以親兵三千餘人水師千人黑龍江馬隊千餘人分布
華州華陰潼關渭南臨潼間是為兼討撚回之師於是諸軍所向克捷公又定
計先撚後回張總愚既屢破於延州復南竄乃自宜川踰山至壺口乘冰橋渡
河山西大擾公遣松山各軍渡河躡追　穆宗以山右毗連畿輔　召公親
往督師公自率五千人赴援奏以劉京卿典代督陝甘軍六年十二月撚自垣
曲入河南趙衞輝復自河南北犯直隸至河間獻縣京師戒嚴　詔切責公與
欽差大臣李公鴻章河南巡撫李公鶴年及直隸總督官文公皆奪職時東撚
甫平西撚萃於畿輔公先令劉提督松山繞出賊前大破賊於獻賊反奔山東
七年公駐軍吳橋合淮軍東軍皖軍羣撚卒破平於茌平南鎮七月公復職入
覲　天子褒美且詢西陲師期公奏五年可竣乃率師還陝十月至西安省
城公部兵數萬人諸將名者高連陞周紹濂魏光燾劉端冕吳士邁黃鼎雷正
綰陶茂林成定康馬德順郭寶昌李耀南李輝武皆能將而劉公松山為最劉
公典已署陝西巡撫戮力同心賞罰嚴而號令明遂定三路平回之策公令劉
公松山由綏德取道花馬池直擣金積老巢為北路道員周開錫由秦趨鞏討
鞏昌河狄之回為南路公與劉公典督諸軍盡驅陝回入甘為中路遂破回巢
數百斬馘數萬八年二月拔董志原老巢四月陝西平進兵甘肅劉公松山已
趨定邊花馬池魏光燾周紹濂劉端冕出合水甯州正甯栒環慶雷正綰黃鼎
由董志原涇州趨鎮原崇信華亭固原李耀南吳士邁由隴州寶雞趨秦州公
率親兵馬步四千道永壽邠州長武以赴涇令馬德順屯靈台之上良百里鎮
策應南北遂開賑卹集流亡勸民種秋糧兵燹遺黎栩栩有生意矣於是諸路
皆捷蘭州道通八月劉公松山克靈州十一月公移駐平涼劉公松山攻金積
堡陳亡公以松山從子錦堂統其軍東自吳忠至靈州堡寨四百五十餘西自

洪樂至峽口堡寨一百二十餘盡平九年冬克金積堡馬化隆伏誅公奏言西陲之不靖於今九年關隴諸回視金積爲嚮背今金積破回勢瓦解矣 詔加公騎都尉世職十年三月甯夏平公令諸將進規河州秋移駐靜甯又移安定冬平黑山回盡平黨川回壘且勦且撫十一年二月河州平三月循化撒納歸誠夏諸軍攻肅州西南賊壘皆下七月公進駐蘭州省城奏調宋慶軍由神木赴甘助勦以張曜軍屯金積堡移劉錦棠軍赴西甯陶生林金慶元戴宏勝馬步軍赴肅州十一月劉公錦棠大破回於西甯大通明年金順宋慶徐占彪合攻肅州八月公至肅州督攻九月克之屠客回一千五百餘人屠土回五千四百餘人悍酋馬文祿並黨魁八人磔之惟白彥虎逸出關外拔出漢民男女一千一百餘人回民老弱婦女九百餘人肅州平關內肅清 詔公以總督協辦大學士改騎都尉爲一等輕車都尉世職諸將給獎有差 今上卽位 命公督辦新疆軍務先是以東南海防爲急有議棄關外地者公力持不可然軍食奇絀各省協餉不繼公夙夜憂勞常繞帳彷徨中宵不寐前後至借洋商民商一千數百萬隨時以協款抽償經營一載士飽馬騰遂於明年春大軍次第出關公駐肅州調度烏魯木齊都統金順軍提督張曜軍先駐哈密軍食皆由公兼籌公令劉京卿錦棠辦理營務率提督譚上連譚拔萃余虎恩等湘軍二萬人分起由戈壁前進其秋大軍攻拔古牧地克復烏魯木齊迪化州暨瑪納斯城新疆北路皆平由是下兵南路南路八城曰阿克蘇曰烏什曰庫車曰喀喇沙爾曰英吉沙爾曰喀什噶爾曰葉爾羌曰和闐而吐魯番別爲一部在天山之南爲八城門戶公令劉京卿錦棠率軍自北而南提督張曜徐占彪率軍自東而西增調包頭防軍五千人隸劉京卿於是軍勢益盛以明年春三道進攻吐魯番達坂堅城皆下旋克托克遜賊巢其秋連克喀喇沙爾庫爾勒庫車阿克蘇烏什一月之中行三千餘里兵威大振遠人懾服時以伊犂爲俄所踞恐難遽復 詔公統籌全局公奏曰竊維立國有疆古今通義規模存乎建置而建置因乎形勢必合時與地通籌之乃能權其輕重而建置始得其宜伊古以來中國邊患西北常劇於東南蓋東南以大海爲界形格勢禁尙易爲功西北則廣莫無垠專恃兵力爲強弱兵少固啓戎心兵多又耗國用以言防無天險可限戎馬之足以言戰無舟楫可省轉饋之煩非若東南之險阻可憑集事較易也周秦至今惟漢唐爲得中策及其衰也舉邊要而捐之國勢遂益以不振往代陳蹟可覆按矣顧祖禹於地學最稱淹貫其論方輿形勢視列朝建都之地爲重輕我 朝定鼎燕都蒙部環衛北方百數十年無烽燧之警不特前代所謂九邊皆成腹地卽由科布多烏里雅蘇台以達張家口亦皆分屯列戍斥堠遙通而後 畿甸晏然蓋 祖宗朝削平準部兼定回部開新疆立軍府之所貽也是故重新疆者所以保蒙古保蒙古者所以衛 京師西北臂指相聯形勢完整自無隙可乘若新疆不固則蒙部不安匪特陝甘山西各邊時虞侵軼防不勝防卽直北關山亦將無晏眠之日而況今昔勢殊俄人拓境日廣由西而東萬餘里與我北境相連僅中段有蒙部爲之遮閡徙薪宜遠曲突宜先尤不可不預爲綢繆者也 高宗平定新疆拓地周二萬里一時帷幄諸臣不能無耗中事西之疑 聖意堅定不搖者排舊戍之瘠土置新定之腴區邊軍仍舊餉不外加疆宇益增鞏固可爲長久計耳方今北路已復烏魯木齊全境祇伊犂尙未收回南路已復吐魯番全境祇白彥虎率其餘黨偷息開都河西岸喀什噶爾尙有叛弁逃軍終煩兵力此外各城則方去虎口如投慈母之懷自無更抗顏行者新秋採運足供餘糧棲畝鼓行而西宣布 朝廷威德且勦且撫無難挈舊有之疆宇還隸職方此外如安集延布魯特諸部落則等諸邱索之外聽其翔泳故區可矣英人爲安集延說者慮俄之蠶食其地於英有所不利俄方爭土耳其與英相持我收復舊疆兵以義動設有意外爭辯在我仗義執言亦決無所撓屈是時東四城已克復進規西四城大軍仍三路進攻遂於冬十一月克葉爾羌和闐英吉沙爾喀什噶爾南疆悉定捷奏公晉二等侯 朝廷乃遣全權大臣崇厚使俄索伊犂條約中多所不便 詔公議奏公上疏曰國家建中立極東南濱海西北以崐崙枝幹爲界畫向與俄羅斯不相聯接以蒙部哈薩克布魯特浩罕爲之遮蔽間隔也迨自俄人日迫誘脅日衆哈薩克布魯特各部落多附俄人俄又取浩罕三部落拓其邊圉於是俄

與中國邊境毗連無復隔閡矣適中原兵事方殷未遑遠略俄人乘間佔踞伊犂藉稱代我收復爲要索計並照其國法按竈科賦以充兵費亦稱饜足矣朝廷重念邦交既予以代我收復之名並允給償款盧布五百萬圜盧布亦呼嚕布即所謂俄元者也光緒三年西洋新聞紙載俄國議願得俄元二百五十萬交還伊犂海上傳播未必無因此次償款忽議增五百萬圜其挾詐相嘗已可概見至界務與商務兩者相因西北與東南事體各別道光中葉以後泰西各國船礮橫行海上闖入長江所爭者通商口岸非利吾土地也亦謂重洋迢遞彼以客軍深入雖得其地終無全理戰則勢孤守則費鉅合從之勢既成獨據則譁爭分肥則利薄也中國削平髮撚兵力漸彊製礮造船已覩成效彼如恩逞亦有戒心而渝約稱兵各國商賈先失貿易之利茍可相安無事其亦知難而息焉若夫俄與中國則陸地相連僅天山北麓爲之間隔哈薩克安集延布魯特大小部落從前與準回雜處自俄踞伊犂漸趨而附之俄已視爲己有若此後蠶食不已新疆全境將有日蹙百里之勢而秦隴燕晉邊防且將因之益急彼時徐議防邊正恐勞費不可殫言大局已難覆按也夫陸路相接無界限可分不特異日無以制憑陵即目前亦苦無結束不及時整理坐視邊患日深殊爲非計且俄人專尚詐力不以信義爲重其情易變屢還與泰西各國不同斷難望其守約而持久即如佔踞伊犂之始謂俟我克復烏魯木齊瑪納斯即當交還比官軍連下各城並克復南疆而俄不踐前言穩踞如故方且庇匿叛逸縱其黨肆出窺邊上冬今春陝回及布魯特汗安集延脩勒入犯時官軍獲生賊訊供搜有俄官路票昨次布魯特安集延諸賊由俄境阿分地方出竄經官軍剿洗殆盡漏網數十人仍逋匿俄境據活賊口供亦由俄官驅遣所致四次賊蹤犯邊官軍追賊均未越俄界一步我之守約如此彼之違約如此尙何信義可言當崇厚與俄官議交伊犂時俄人首以恩赦爲請並以曉示難於徧及爲慮崇厚奏奉　諭旨飭臣照辦臣謹遵　旨並會同金順出示曉諭伊犂漢陝纏士各回民等宣布　皇仁以安反側金順即派提督殷華廷賚示前赴伊犂張帖俄官七河邊撫忽變前議將殷華廷攔回不令帖示借稱應俟圖爾齊斯坦總督回信比金順二次遣殷華廷復往探詢七河邊撫竟派人阻之伊犂境外不準復入似此任意把持不獨違慢　朝旨並置其君與外部諸臣成議於不顧其悖謬又如此俄之佔踞伊犂也將大城西北三城廬舍墮爲平地迤東清水河塔爾奇綏綏定三城均毀棄以居漢回處草溝城盤子等處均棄而不守而取各城堡木料於大城東南九十里金頂寺營造木廛幾二十里臣上年十月二十二日覆陳摺內已略言之茲接金順錫綸所言伊犂情形亦同察俄人蓋欲踞伊犂爲外府爲佔地自廣借以養兵之計久假不歸布置已有成局我索舊土俄取兵費鉅資於俄無損而有益我得伊犂只賸一片荒郊北境一二百里間皆俄屬部孤注萬里何以圖存況此次崇厚所議第七款接收伊犂後特爾果斯河及伊犂山南之帖克斯河歸俄屬無論兩處地名中國圖說所無尙待詳考但就方向而言是劃伊犂西南之地歸俄也自此伊犂四面俄部環居官軍接收墮其度內固不能一朝居耳雖得必失庸有倖乎武事不競之秋有割地求和者矣茲一矢未聞加遺乃遽議捐棄要地饜其所欲譬猶投犬以骨骨盡而噬仍不止目前之患既然異日之憂何極此可爲嘆息痛恨者矣金順錫綸之擬緩收伊犂而以沿邊喀什噶爾烏什精河塔爾巴哈台四城宜足兵力濬餉源廣屯田堅城堡先實邊備自非無見惟伊犂現無定議謀新疆者非合南北兩路通籌不可現在伊犂界務未定則收還一節自可從緩計議喀什噶爾烏什規畫已周毋庸再議其塔爾巴哈台精河急須加意綢繆應由金順錫綸自行陳奏請　旨外所有崇厚定議畫押十八款內償費一節業經奉有　諭旨第八款所稱塔城界址擬稍改照同治三年議定界址尙只電報應俟崇厚奏到再議第十款於舊約喀什噶爾庫倫設領事官外復議增設嘉峪關烏里雅蘇台科布多哈密吐魯番烏魯木齊古城七處十四款並有俄商運俄貨走張家口嘉峪關赴天津漢口過通州西安漢中運土貨回國均經總理衙門奏奉　諭旨指駁外第二款中國允即　恩赦伊犂居民業經遵　旨照辦被俄官截阻賚示委員不準張帖第三款伊犂民人遷居俄國入籍者準照俄人看待意在脅誘伊犂民人歸俄而以空城貽我與阻截賚示委

員同一用心第四款俄人在伊犂準照舊管業雖伊犂交還中外商民雜處無界限可分是包藏禍心預爲再踞之計至商務尤其多設口岸不獨奪華商生理且以啓蠶食之機總理衙門原奏籌慮深遠實已纖細畢周　諭旨允行則實受其害先允後翻則曲仍在我應設法輓回以維全局竊維邦交之道論理而亦論勢本山川爲疆索界畫一定截然而不可踰彼此信義相持垂諸久遠者理也至爭城爭地不以玉帛而以兵戎彼此強弱之分則在勢而不在理所謂勢者合天時人事言之非僅直爲壯而曲爲老也俄踞伊犂在咸豐十年同治三年定界之後舊附中國與中國民人雜處各部落被其脅誘俄官即視爲所屬藉以肆其憑陵俄之取汗罕三部也安集延未爲所併其酋阿古柏畏俄之逼裹其部衆陷我南疆我復南疆阿古柏死逆子竄入俄境俄乃認安集延爲其所屬欲藉爲侵佔回疆腴地之根現冒稱喀什噶爾住居之俄屬本隨帕夏而來之安集延餘衆俄之無端冒爲己屬實與交還伊犂仍留復踞地步同一居心觀其交還伊犂而仍索南境西境屬俄其詭謀豈僅在此數百里土地哉界務之必不可許者此也俄商志在貿易本無異圖俄官則欲藉此爲通西於中之計其蓄謀甚深非僅若西洋各國只爭口岸可比就商務言之俄之初意只在嘉峪關一處此次乃議及關內並議及秦蜀楚各處非不知運腳繁重無利可圖蓋欲藉通商便其深入腹地縱橫自恣我無從禁制耳嘉峪關設領事容尚可行至喀什噶爾通商一節同治三年雖約試辦迄未舉行此次界務未定姑從緩議而烏里雅蘇台科布多哈密吐魯番烏魯木齊古城等處廣設領事欲因商務蔓及地方化中爲俄斷不可許此商務之宜設法輓回者也此外俄人容納叛逆白彥虎一節崇厚曾否與之理論無從懸揣應俟其復命時請　旨確詢以憑核議臣維俄人自佔踞伊犂以來包藏禍心爲日已久始以官軍勢弱欲誑榮全入伊犂陷之以爲質繼見官軍勢強難容久踞乃藉詞各案未結以緩之此次崇厚全權出使喉布策先以巽詞餂之枝詞惑之復多方迫促以要之其意蓋以俄於中國未嘗肇啓衅端可閒執中國主戰者之口妄忖中國近或厭兵未便即與決裂以開邊衅而崇厚全權出使便宜行事又可牽制屬臣免生異議是臣今日所披瀝上陳者或尚不在俄人意料之中當此時事紛紜　主憂臣辱之時苟心知其危而復依違其間欺幽獨以負　朝廷躭便安而誤大局臣具有天良豈宜出此就事勢次第而言先之以議論委婉而用機次決之以戰陳堅忍而求勝臣雖衰庸無佀敢不勉旃上壯其言嘉許之公乃自請出屯哈密規復伊犂六年正月　詔毅勇侯曾紀澤自英國赴俄重議約二月公分兵進取伊犂奏以精河一帶爲東路伊犂將軍金順主之所部馬步萬人檄卓勝軍二千爲之助自阿克蘇沿特克斯河爲中路廣東提督張曜主之所部馬步五千人增募皖勇千人土爾扈特馬隊數百人復檄湘軍二千五百爲之助自烏什經布魯特游牧爲西路幫辦軍務劉錦棠主之所部馬步萬餘人而分遣譚上連步兵二千餘人屯喀什噶爾譚拔萃等二千餘人屯阿克蘇陶鼎金王福田等二千餘人屯哈密爲後路聲援塔爾巴哈臺與俄逼處參贊大臣錫綸兵不足募徐學功孔才舊部二千畀之四月公發肅州舁櫬以行五月抵哈密俄人聞　王師大出增兵守伊犂納林河別以兵船翔海上震撼京師於是天津奉天山東皆警七月　詔公入京備顧問明年正月和議成海防諸軍皆罷先是俄人縱我叛回及喉布魯特安集延逆酋三次犯邊官軍皆大敗之遂懾中國兵威交還伊犂全境公既入　朝授軍機大臣賜紫禁城騎馬使二內侍扶掖上殿皆　異數也冬以東閣大學士出督兩江明年法人啓釁侵越南粵閩邊疆有事　詔公督辦軍務會和議成罷兵公剛愍強毅老年精力不衰雖兵間積苦未嘗以況瘁形於詞色在邊塞苦寒穹廬積霰高與身等公擁緇布絮裘據白木案手披圖籍口授方略自晨至於日中昃矻矻不少休軍事旁午官書山積亦必一一省治最下裨校寸簡尺牘皆手自批荅待將士不尙權術惟以誠信相感卒然貪夫悍卒亦善駕馭借調副將李某在公戲下能用命後江西索去死於法公曰若隸我何至與其頭臚喜自負每與友書自署老亮以漢武侯自比繼又言今亮或勝於古亮厲剛介之操又自號曰忠介先生胡公林翼謂公一錢不私於己不獨某信之天下人皆信之初策江南大營潰敗公曰大局其有轉機乎或問之曰得此掃盪後來者可

以措手始辦陝甘軍務公奏須五年蕆事及關內肅清適符其數衆議棄新疆公力持不可經營邊計如操左券後俄兵退出伊犁遂舉二萬里戎索重隸職方天山蔥嶺一塵不驚實漢唐以來未有之邊功公見玉門內外草萊偏墾道傍官柳成陰欣然加餐以之入　告洵古大臣以安社稷爲悅者歟初公舉孝廉過揚州寓市上難濟麵逭至江南閱瓜州兵令西來將士均犒二盂無煩郡縣供張公杖履登壇甲士執兵侍立咸仰綸巾羽扇之風一時戴白垂髫歡呼道左歎曰天生異人也至閩未數月而病光緒十一年秋卒於軍事聞　天子震悼　賜葬如例　命各省建專祠．予諡文襄子孝威舉人先公卒孝寬孝勳主事孝同舉人孫三念謙念恂念慈念謙襲侯公著有盾鼻餘瀋奏議百二十卷

評曰論者謂粵寇未平無以制撚撚寇未殄無以制西陲叛回其次序宜然文襄盡瘁馳驅白首臨邊不易初志功成名立與日月爭光矣當其排衆議揣夷情決勝算我戰則克何其智且勇也語曰非常之功必待非常之人偉矣哉

中興將帥別傳卷五

長洲朱孔彰譔

忠武公塔齊布別傳

公諱塔齊布字智亭姓托爾佳氏滿州鑲黃旗人生而神識沈毅都統烏蘭泰公器之由火器營護軍擢三等侍衞咸豐元年發湖南以都司用二年秋賊犯長沙以守城功擢游擊　賞藍翎署中軍參將時曾文正公奉　命督治鄉兵用明戚繼光法訓練東伍每校閱公必短後衣躡屩帶刀侍文正與語奇之試所轄兵皆精練副將清德方忌公嫉提督鮑起豹將加摧辱文正乃劾罷副將薦公忠勇可大用且云塔齊布將來如出戰不力臣甘與同罪得　旨加副將銜三年勦茶陵安仁土匪　賞換花翎記名以副將用四年二月帥所部由平江進勦湖北通城崇陽賊會官軍失利岳州賊乘勝上犯公自崇陽還奉檄援甯鄉會寒雨行未至賊陷湘潭文正下檄改援湘潭使者以為軍在甯鄉行半日遇之乃在中途距湘潭反近於是公長驅至湘潭次高嶺賊拒戰迫相遇不得退公手大旗馳陷陣麾軍士縱擊斬僞先鋒元帥九人賊敗潰逐北數里至城下明日賊大出犯公伏兵山左右設礮三重誘之及賊逼礮發以百數賊大亂伏起夾擊之賊屍枕籍賊自起與官軍未嘗短兵接見公搏戰相顧愕狂奔自蹂死者無數悍賊盡殪悉燔城北柵水師距湘潭十里聞陸軍戰勝鳴角發礮直上焚賊舟數千艘焚城南門外市廛賊無所止火光燭天三日夜浮屍蔽江下其時長沙惴惴居賊中人自以為必敗而不知湘潭之大破賊也湘潭既復　詔加公總兵銜　賞喀屯巴圖魯名號　命署湖南提督未幾即真先是提督鮑起豹以清德之譖屢斥辱公至是起豹罷公代其位城中防兵聞之皆讋服以為　天子明見萬里公受提督印則徧賞提標兵得軍功六品牌者三千人使人人知新提督無修怨之心標兵大讙時敗賊退駐岳州分黨陷常澧公馳抵新牆破土城三舟師亦敗賊雷公湖又敗之道林磯公與羅公澤南李公續賓合軍攻岳州敗賊於高橋盡破賊壘賊棄城退踞城陵磯未幾賊舍舟登陸將據險為營分三路來撲公亦分三路擊之賊抵死抗拒良久始敗潰追至擂鼓臺殲賊八百有奇公臨陳好匹馬衝鋒尤好單騎薄賊壘覘虛實瀕危得免有天幸一日攜親卒四人進覘擂鼓臺突遇悍酋猶髯睅目直呼公名横矛刺公馬幾得公親卒黃名魁躍起刺酋墜馬酋回刺名魁傷右脅公親刃酋殪之獲賊旗知為僞丞相曾天養天養驍桀為賊魁自楊秀清以外皆為之下伏誅後賊黨為之茹齋六日賊既失悍酋奪氣退踞武昌公與羅公自臨湘進勦長安驛羊樓峒佛嶺大沙坪戰屢捷復崇陽蒲圻咸甯又敗賊於官步橋及徐李埔遂與羅公進屯江夏之紫坊初文正在城陵磯約諸軍會紫坊至是召諸將議攻取武昌以羅公攻花園賊壘水師扼長江公從油坊嶺趨扼洪山山在武昌城東北左近梁子湖右隔湯孫湖係絕地為竄賊所必經賊兇懼於八月二十三日啟東北門遁公扼截之迎斬黃衣賊目數名賊崩奔悉趨山背復麾軍圍逼於沙湖塘角間賊爭赴水填尸幾滿中多幼孩公見之大哭傳令拯救得二百有奇羣賊因而乞命者又七百有奇武昌既復進攻大冶戰五里牌斬黃衣騎馬賊賊大奔熸賊壘二十何賊反鬭伏突起刺傷公坐馬左右兩軍合擊賊復大潰爭橋渡橋斷多墮水死生擒百二十四人是日羅公有興國之捷於是兩軍會於興國籌進取羅公西擣半壁山公東勦富池口十月二日戰軍山甫克之屯其地距羅軍十餘里中隔小河方造浮梁濟忽出賊千餘遏渡處別賊數千陳半壁山左右與羅公大戰公隔河為聲援賊大敗既又繇富池口沿岸上竄襲我軍後公擊走之浮梁成田鎮賊渡江來犯公與羅公夾擊之殪賊數百溺斃者無數時賊所設橫江鐵鎖在南岸者已斷而北岸猶未破十三日水師大戰公及羅公列陳半壁山護之燔逆舟數千北岸鐵鎖燬賊遁竄廣濟黃梅田鎮既克　賞穿黃馬褂予騎都尉世職二十日公及羅公渡江繞至蘄州及賊於蓮花橋遇伏我前隊稍却公匹馬突陳手刃大旂賊追奔數十里遂復廣濟而黃梅為賊必爭地悍酋秦曰綱陳玉成羅大綱併力守之以數萬賊分布小池口孔壠驛而立堅壘五於大河浦龍頭寨等處嚴密埒田鎮十一月朔師次雙城驛賊數路來犯公與羅公併擊之追奔十里破壘五斃賊三千餘生擒九十餘越日進次下新橋距城四里公與羅公登山望知北門可攻

遂進擣軍士肉薄登多受創公被石傷首流血被面督戰益厲卒克黃梅曾公
疏陳戰狀有　詔戒公輕進公讀之感泣尋攻孔壠驛驛南道小池口東臨水
賊於西南北築土城公從西南路進攻累肩爲梯卓矛而躍遂大破之賊悉竄
小池口分黨奔湖口與九江相犄角爲死守計公遂與羅公渡江攻潯城十二
月朔攻西南門不下驍將童添雲死之會水師被賊襲喪失輜重而賊舉衆從
江北接濟羅公從二套口渡江進攻小池口公帥壯士二十人渡江督戰以衆
寡不敵敗且戰且退公匹馬衝突爲諸營捍蔽有黃衣賊酋三人策馬來犯公
以套馬竿圈一酋頸斬之且奪其馬餘賊皆靡公俟大隊沿江上單騎馳入鄉
閒馬陷泥淖幾失道有田父引止其家老嫗涕泣上食爲匿馬稻稭中時除夕
前一日也次日各軍以公未還洶洶失所倚有泣者夜三鼓鄉民忽送公渡江
歸文正羅公皆躍起跣而出握手相勞苦繼以泣公談笑自若曰飢甚速具飯
啖我合營皆驚喜歡聲如雷飯罷已元旦矣五年正月六日城賊出犯公擊斃
二百有奇生擒二十有一又暗伏地雷誘賊斃百餘人其後戰屢捷而城終不
下六月文正與公約會於青山文正謂宜移師東渡勦湖口及東流建德長驅
直下公奮力破此城七月十八日傳令攻城忽患氣脫日中卒於軍年三十有
九事聞　上震悼照將軍例　賜卹諡壯毅如例許入城治喪　賜祭葬　予諡
忠武公長身火色居平粥粥若無能及臨陣奮拳切齒口流沫若欲生啖賊者
所乘鐵驪絕有力湘潭之捷殪賊酋所得也每戰不令士卒出己前度非勁健
敵十人以上不使從他軍被圍或小卻必躍馬馳救背負火鎗一腰刀二手長
矛及套馬竿各一技皆精絕無虛發每逼賊壘覘形勢比賊覺去已遠賊中驚
以爲神公雍容退遜未嘗一自詡也天性忠孝自擢提督於左臂涅忠心報
國字左右嘗以海燕窩進公愀然曰吾母夫人在都不知能給朝夕否忍甘此
邪深夜呼親卒絮語家事每至泣下偏裨小校直入內寢白事不俟傳宣治軍
紀律嚴秋毫無所犯雖用兵勇皆得其死力雖號姦猾者隸公部下勇毅恆先
人與最下卒同甘苦德化令進莞席以軍士皆臥草土卻之及薨軍民逾時悲
泣喪車過南昌所乘馬服鞍轡隨行將入城忽滿身汗濕人謂公靈實式憑云
湖南江西及九江湘潭均奉　旨建專祠公娶于氏生女一無子以弟子承承
嗣而其弟恭阿布先一年戰死獨沭軍中公卒後十年江南平曾公入覲　天
子詢名將猶首舉公以對當時與公齊名者惟羅忠節公澤南

中興將帥別傳卷六上

長洲朱孔彰譔

羅忠節公別傳

羅忠節公澤南字仲嶽號羅山湖南湘鄉人也少好學家貧夜無鐙讀書月下倦卽露宿達旦年十九藉課徒自給喪母及兄嫂旋喪大父十年之中連遭期功之戚道光乙未湖南大旱饑疫作公罷院試徒步歸夜半敂門妻方以連殤三子哭喪明饑甚索米爲炊無有也年三十三始補縣學生又八九年乃以廩生舉孝廉方正所箸皆言性理書憂道不憂貧假館四方窮年汲汲與其徒講濂洛關閩之緒瘏口焦思大暢厥旨未幾兵事起湘中書生多拯大難立勳名大率公弟子也咸豐二年粵賊犯長沙縣令召公練鄉勇以備不虞明年春曾文正公奉　命督治團練因與公講求束伍技擊之法晨夕訓練擊土寇于桂東禽逆黨于衡山其夏賊圍江西省城乃益募湘勇三千輔以劉公長佑新甯勇鎮筸兵檄公赴援南昌湘軍越境討賊自此始既解南昌之圍復破賊安福歸及衡州殲土匪於永興四年春湖北之賊大舉南侵官軍失利於岳陽克捷於湘潭提督塔齊布公追賊至岳州文正檄公與李公續賓佐之公扼大橋遏其衝七戰羣賊崩潰岳州平初公合軍不輕出戰未嘗攻寇寇以爲怯塔公數激挑公公益閉壘不出至是開壁大戰羣弟子執兵爲前鋒陷陳皆以一當百大破賊遂以勇略著聞世稱塔羅李公續賓者公高第弟子也乘勝逐北連復三縣進駐江夏紫坊始文正約諸軍會紫坊後召諸將至金口議攻武昌公手一圖就文正決策言紫坊出武昌有二道一洪山大路一沿江出花園當以重兵勦花園分兵扼洪山防反竄諸將未決公請當其堅者身攻花園而令塔公出洪山文正從之時花園悍賊萬餘築堅壘三一枕大江一瀕青林湖一跨長隄深溝堅柵列巨礮無數八月丁巳官軍水陸進攻公直趨花園賊憑木城轟拒公令軍士伏地進分兵奪賊船數十舟賊亂營賊亦亂乘勝踰溝三壘皆下明日攻鮎魚套賊營川勇却公擊賊隄上隔溪不能救街口賊乘機出逼公奮擊敗之李公續賓由江岸回援又大敗之賊奔洪山爲塔公所膊是夕賊棄城遁己未武漢二城皆復距會議時七日耳賊既東奔追及於興國大膊於田家鎮公提卒二千禦數十倍之寇蹙之江瀆墜石壁崖死者萬計而水師亦斷江鐵鎖燔賊舟數千當是時公名震天下前此積功已至道員戴花翎至是有甯紹台道之　命加按察使銜既而引兵北渡克廣濟黃梅　賞葉普鏗額巴圖魯名號又引兵南渡攻圍九江進規湖口賊堅守不可遽下適會水師分兵入宮亭湖江上之軍不利湖北諸軍屢敗賊自黃梅長驅西上武昌再陷公太息深憂歎世變之未已益討部衆而申儆之或解說周易以自遣曾文正以撫陷入內湖水師赴南昌留塔公攻九江檄公以兵從賊陷饒州弋陽公率李公續賓蔣公益澧唐公訓方劉公希洛赴援大戰弋陽克之又攻拔廣信以其間收復德興景德鎮東路甫定西路義甯復陷公赴剿示形杭口暗進龍嶺屯高峯以瞰敵設三伏以要之四戰斬馘萬餘遂克義甯　詔加布政使銜公以爲江西之事轉戰無已時如坐甕底困此無益大局乃上書文正曰武漢者東南之樞紐也形勢百倍於潯陽今兩城復爲賊踞而崇通草寇出沒江西湖南緣邊驛騷欲制九江之命必由武漢而下欲解武昌之圍必由崇通而入文正然之乃奏派公回援武漢而以彭君三元普君承堯所部寶勇隸公又令劉公蓉佐理軍事九月進攻通城悍賊萬餘人見官軍至突出薄之公令軍士席地坐無譁待賊逼大呼奮擊斬賊將三人乃崩潰明日破城外三營奪門入克之進攻桂口令曾攻通城之李原濬何忠駿等率平江勇駐守而自率所部克崇陽尋以分兵攻桸木山有濠頭堡之挫公整軍再戰復大捷進攻蒲圻克之遂復咸甯自是武昌以南無賊蹤而逆渠石達開自崇陽乘虛入義甯江西賊勢日棘矣十一月師抵紫坊與巡撫胡公林翼會合又會提督楊公岳斌於金口商進取策定議公率湘勇從東路壁洪山胡公從中路壁城南隄上而令九溪營屯金口爲水師犄角時賊於武昌城外築堅壘十三高者與城埒公至方修壘胡公亦至悍賊二萬從十字街出胡公擊却之數却數進與李公潛師出賽湖隄分兩路繞抄胡公所部見湘勇至佯敗走賊追之旋反擊則公等已出堅壘北遂破十字街賊營盡殪追賊無脫者於是賊皆縋城入盡毀城東南賊壘造浮

橋於鮎魚套進攻入步街以奇兵逼望山門襲賊壘後立平之於是西路賊亦盡平攻塘角賊毀漢陽門外一壘焚其船廠殲賊千城賊由實出截我軍後路公與李公夾擊之又殺賊數百環西北城賊壘皆盡是夜賊於望山門外壟石壘二我軍蹋平之李公出窯灣截賊餉遺賊七八千人由塘角沿湖下抄其後公令劉君騰鴻等出洪山之東自率中營出洪山之西夾擊之殄賊千餘賊自此閉城不復出六年正月公率中營移屯洪山絕頂後右各營壁南岡賊乘夜襲中營摩壘矣我軍槳石投之登者皆殪嗣是每夕輒至公設伏斬級四百賊始不敢復襲營二月公分軍扼窯灣賊出爭大戰小龜山斬級六七百遂以二營駐其地明日賊由武勝營出萬餘人與我軍戰隄上殲賊數百公追至城下繞城審視賊不敢出是夜有大星隕於西北三月朔大霧城賊出公親搏戰左額中鎗子歸而創劇日夜危坐不寐語喃喃皆時事口占忠義祠楹聯使人書之忽開目索紙筆仰臥書曰亂極時站得定纔是有用之學至八日病不能起汗出如瀋握胡文忠手曰武漢未克江西復危不能兩顧死何足惜恨事未了耳其與迪庵好為之迪庵李公續賓字也語畢而瞑春秋五十公貌樸氣沈究心性理之事通知世務期見諸施行在軍毅然以滅賊自任所部將弁皆其鄉黨信從者半屬弟子初援南昌時戰死城下有諸生謝邦翰羅鎮南易貢幹羅信東戰死岳州有鍾近衡鍾近濂忠義憤發雖敗猶榮其後王公珍李公續賓續宜蔣公益灃劉公騰鴻威名震天下皆公弟子皆稱名將文正有言曰矯矯學徒相從征討朝出鏖兵莫歸講道理學家門下多將才古來罕有也前後克城二十大小二百餘戰其臨陣以堅忍勝如其為學或問制敵之道曰無他大學知止數語盡之矣左氏再衰三竭之言其注腳也死事狀聞　優旨照巡撫陣亡例　賜卹父嘉旦　賞頭品頂戴子兆作兆升並　賞舉人　詔湖南湖北江西各建專祠　賜祭葬　予諡忠節同治元年　詔湖南巡撫遣官卽家　賜祭一壇三年克復江甯　特旨加雲騎尉世職所著有周易附說一卷讀孟子劄記二卷西銘講義一卷人極衍義一卷姚江學辨二卷小學韻語一卷詩文集八卷行於世　皇輿要覽稿藏於家

評曰湘潭大捷　中興平寇之功始此忠武忠勇根於性天非曾公孰能知之長驅東下忠節齊名絜諸弟子而舉義旗克成偉烈世稱名將實道學人也詩曰赳赳武夫公侯腹心忠武有焉傳曰臨事而懼好謀而成忠節有焉

塔忠武公部曲

童公添雲字鎮銘世居平江以貧偕弟必發走長沙入撫標充戰兵遂為長沙人饒膂力能開五石弓射必命中道光廿二年西夷犯順公從果勇侯楊芳出師廣東夷用礮攻城有營將在城外楊侯欲調入礮彈雨下不能行募敢死者持令縋城出公應募少選兵皆入城楊侯奇公　賞六品服咸豐二年粵賊圍長沙公與弟必發從守城圍解公語人曰吾觀諸將中惟都司塔公千總彭公是將才餘子皆碌碌也塔卽忠武公塔齊布彭卽勤勇公三元時人皆未之知會塔公練標兵公隸其戲下茶陵土寇起塔公率所部進勦命公解火藥期三日至公躡宿卽至咤曰何速也公曰遲恐賊隔四年三月賊陷湘潭塔公帥標兵及寶勇拒戰公與弟必發從時賊踞城外民廛塔公好輕騎覘賊公兄弟隨行塔公策馬入黃龍巷必發先驅巷狹而長甫入賊數十突出攢矛刺塔公必發急以背受之中肩以巷狹故塔公得跳而免必發死之越二日師大捷湘潭平擢守備或賀之公憤然曰賊戕吾弟吾雖官至一品弗願也但願生啖賊肉耳何賀為從克岳州擢都司克武昌擢游擊　賞換花翎克興國大冶暨黃梅廣濟破賊田家鎭擢參將公身長面赤色額以下痘瘢如錢目炯炯若巖下電每橫矛陷堅陳槍丸如雨不稍却賊見其旗輒相語曰童麻子至矣則皆走五年十二月攻九江城礮傷胸舁歸營卒公善撫士卒賞賜無所惜故後發其舊惟衣數領而已同營皆哭失聲　詔贈副將　予諡壯節　賞世職附祀塔忠武祠

彭公三元字春浦善化人縣武進士歸湖南撫標試用補千總咸豐二年賊犯長沙募勇助勦圍解擢守備明年曾文正公奉　命治團防檄寶慶守魁聯募寶勇千人赴行省而以公及都司普承堯分將之會江西泰和土寇竄茶陵安仁公從塔公往勦平之擢都司公所部遂隸塔公戲下四年從破湘潭　賞換

花翎師抵巴陵又破賊於新牆于是實勇以敢戰聞八月克武漢公扼洪山功最晉游擊塔公與羅公澤南分道進攻興國大冶羅公單塔公命公率所部輔之九月復興國乘勝破半壁山賊巢沿江追賊皆以寡擊衆賊死亡算論功晉參將又克黄梅廣濟攻孔龍驛躍入賊土城擒僞丞相余福勝塔公歎曰彭某一身都是膽也大軍南渡攻九江未下武昌復陷塔公卒于軍曾公命公及普承堯兩營副羅公回援武昌既克通城崇陽會湖南防軍敗于羊樓峒羅公分兵爭羊樓峒而與公及湘副中營李杏春駐崇陽時僞總制楊萬年踞梯木山援濠頭堡堡人乞援公與杏春率所部進勦入山焚其巢將回軍僞翼王石達開大隊突至衆寡不敵公連戰傷墜馬遂遇害李君杏春亦死之將戰之日公所乘馬忽踶齧三上三墜衆以爲不祥云先是有　旨命曾公舉堪勝總兵之員曾公以公及楊公載福應　詔疏入公已殉節矣　詔贈副將　賜祭葬予諡勤勇　賞世職祔祀塔公祠與童公彭公同隸塔忠武軍戰歿者尚有何副將有志

何副將有志

何副將有志安徽黟縣人咸豐間以武生客游湖南獻軍帳十謁塔公願效力行間塔公壯其志授三百人從征討克武漢平沿江賊壘常爲先鋒陷陳積功權都司加副將銜賊酋林啓榮堅踞九江塔公百計攻之一年未下五年冬傳令攻城何君受槍傷其弟自黟往視曰童公忠勇且死吾死何足惜恨不得共食林賊肉耳月餘卒卒時子財數歲余僑寓黟之北鄉鄰二都何家故知何副將死事世人莫知也

羅山弟子目錄

王珍字璞山湘鄉人諡壯武　李續賓字迪庵湘鄉人諡忠武
李續宜字希庵續賓弟諡勇毅　蔣益澧字薌泉安福人諡果敏
劉騰鴻字峙衡湘鄉人諡武烈
右弟子五人皆名將自有傳
鍾近衡字苔洲　鍾近濂字楚池近衡弟
易良幹字臨莊　羅信東字介山
羅鎮南字曉春　謝邦翰字春池
右弟子六人皆戰歿綴其事於後

鍾生近衡少端慤師事羅忠節公澤南與聞宋儒飭躬克己之緒自立課程日注言動見聞于冊有過則立起自責如疚疚之在躬必去之而後快忠節公亟稱之嘗語劉公蓉曰吾門爲己之學鍾生其庶幾乎咸豐三年粵逆由長沙長驅下竄湖南郴桂間土寇乘之起忠節公率湘軍往勦君與王壯武珍從之事平敘從九職四年金陵逆酋復分黨上犯岳州壯武承巡撫駱公檄增募湘軍六營禦之於是君與弟楚池各領五百人二月賊前鋒已掠靖港去長沙僅三十里君率所部從壯武捲旗晨趨一戰破之乘勝逐北日踔百餘里三月七日及之於蒲圻羊樓司猝遇大隊壯武前軍失利君陷圍中力戰死之從子慎閣禹庭亦歿於陳壯武收合餘燼退保岳州賊又大至楚池亦戰歿蓋一門從難者四人好義之士所不忍聞也後胡公林翼奏請君兄弟從祀羅公祠　詔曰可

易良幹與王壯武珍有葭莩之親壯武與弟開仍書云昨見妹倩易臨莊有儒雅之度自言年已及冠學問一無所成恐遂終於淹沒欲藉子爲階主見羅先生後從征戰有功咸豐三年與羅二生信東鎮南謝秀才邦翰從忠節公援江西戰死南昌城下曾文正公嘆曰湘中子弟敢深入難敗猶榮官兵弗如也時夏公廷樾將中軍謝秀才邦翰將左軍忠節公將右軍邦翰死李忠武續賓將左軍其初三百六十人爲一營忠節公將中軍王壯武珍將左軍羅秀才信南將右軍皆湘鄉人

王開仍字心牧珍弟　朱宗程字鐵橋
康景暉字斗山
羅信北字鏡塹（王壯武丁巳秋復羅君書云論事賊易破心賊難除戒欺去僞不可爲意氣所動尤爲精粹珍謹佩而力行之不敢忘）
翁貫登字雲窗　易良翰字芝生
潘鴻燾字伊卿　左樞字夢星
羅信南字雲浦（咸豐初與忠節公分領湘軍）　楊昌濬字石泉（前陝甘總督生存無傳）

右第子十人不盡從征戰頗有時名並錄之

儲忠壯公別傳 伍宏鑑

儲公玫躬字石友湘鄉人以諸生從戎為曾文正所識拔令統一營屬公物色豪傑可共大義者咸豐三年九月廣東寇犯宜章公與周鳳山共拒走之十月常甯土寇圍藍山公與張榮組破之文正書與王公珍書云儲君自是忠節中人僕已深信之矣四年二月寇陷湘陰西從陸道犯甯鄉文正自衡州率水陸大軍浮湘東下聞寇至甯鄉遣公往援公兩雪步進欲與寇爭城未至縣十許里縣故無城垣寇已據治所官走免衆議止待後軍公奮然曰自軍與寇破城百數皆待其休息或飽掠棄去耳今合營兵起義勇奈何閉營咨趄即部分其五百人分三道鄉甯鄉寇方散掠遂乘攻之市中寇各求門出走公止營郊外休士會食而躬率十餘人行衢巷撫難民寇先出者不知官軍至方還縣見街中橫尸大驚復出東門乃反遇公公遽前搏寇殺傷數十人寇來益衆公及十入人俱戰死寇不知主將死奔相告曰此來者以數百人敗數千衆今止營待後軍不可當也即夜引去甯鄉人見其戰狀皆感泣即日為立祠公先已敘同知死事聞　追贈道員　予諡忠壯其後甯鄉復被寇文生伍宏鑑復戰死

褚廉訪別傳 夏鑾 何南青

褚君汝航字一帆廣東人也咸豐四年曾文正治水師于衡州奏檄右江道張敬修統率戰船不果來君以知府奉檄代敬修文正一見深器之命君總統十營與夏君鑾在湘潭監造戰艦皆精堅勝于衡州所製戰艦成募水勇君任教練之事刱三才鈔尾陳皆有精意二月賊陷岳州君率水師至湘陰賊退走岳州復三月北風大作師船多壞會賊復上陸軍挫于岳州文正令師船迎救救出王公珍一軍九百餘人退保長沙及塔公與賊大戰湘潭文正令水師往援賊船方順流下君據上風縱火焚燬甚衆明日復戰君手大鼓督陳彭公玉麟楊公載福乘三版往來礮響鳴湘波為之鼎沸焚賊舟三百餘遂克湘潭六月渡湖君與夏君鑾彭公楊公為前隊何君南青蘇君勝為先鋒遇寇湖中分五隊迎戰燒沈賊舟百餘奪舟三十四岳州賊遁君擢道員加按察使銜七月庚子敗賊城陵磯癸卯又敗賊道陵磯時將後隊總兵陳輝龍游擊沙鎮邦道員李孟羣皆自粵中來水軍勢威輝龍至南津閘前隊戰勝輕寇順風猛進舟膠于淺寇伏舟出君赴救與夏君鑾沙君鎮邦皆戰死輝龍亦死事聞　賜卹如例文正謂君條理精密訓練有法惜其再遇寇即以身殉悲夫有孤兒文正送五百金卹其家

夏君鑾字鳴之江蘇上元人倜儻有志節工詩善畫道光辛亥以諸生從軍粵西論功以訓導用咸豐三年曾文正治鄉兵檄鑾與山西知府褚汝航赴湘刱造水師礮船凡器械之屬及湘軍營制多鑾手定而以暇訓練之既成軍捷湘潭克岳州功稱最保至同知　賞花翎加運同銜四年七月城陵磯之敗陳輝龍戰船膠淺君赴援血戰陷陳死年五十三　賜世襲雲騎尉

何君南青湖南湘鄉人曾文正公刱水師君以諸生領二十艘為向導咸豐四年六月從褚公汝航渡洞庭君先以師船誘賊至城陵磯佯却賊出追截擊敗之焚賊船百餘保訓導後與夏君等戰死　賜雲騎尉世職

評曰湖南始練鄉兵曾文正公所亟亟求者大抵皆忠義憤發之士非以利動也故書生即戎其敢戰勝于勇悍愚夫然往往邂逅遇害功未列於　朝名未顯於世可勝道哉

中興將帥別傳卷六下

中興將帥別傳卷七上

楊勇愍公別傳

長洲朱孔彰譔

楊公岳斌初名載福字厚菴湖南善化人也咸豐三年以外委帶湘鄉練勇曾文正治水軍拔爲營官岳州之敗水陸潰退獨公一營拒戰始得收衆湘潭陸軍克捷公率二營助戰焚寇舟數百寇溺死以千計湘潭城遂復當是時水軍別攻賊靖港敗還省城大震得湘潭捷書至乃大定公遂止軍整水軍四年六月甲午渡湖公與彭公玉麟爲前鋒彭公伏船君山公伏船雷公湖鈔寇連戰皆勝焚賊舟百數十奪舟三十四大礮十三進克南津寇來攻敗之追奔七十五里奪寇大舟七十六自是寇不復上復攻雷鼓臺賊依崖自保進攻多傷曾莫軍士懼公因令挽我船不滿百寇十倍我敗矣非冒死出奇不得免躬乘三版衝寇屯直下竟燒寇後舟寇爭還救乃大亂因縱擊沈賊舟無算公自此以勇略名會總兵陳輝龍將後隊至南津聞公戰勝以爲寇不足破因順風攻城陵磯公謂不可行順風難收軍不從遇賊伏舟竟敗沒知府褚汝航同知夏鑾遊擊沙鎮邦皆戰死水師損失大半而公軍獨完七月城陵磯寇將竄公要擊悉平兩岸礮臺搜螺山到口入黃蓋湖還收嘉魚復蒲圻遂入湖北軍進屯金口公復衝寇屯攻塘角至于青山寇礮轟擊二晝人皆蹲立櫓船徐進有俯首避鉛丸者衆目笑之以爲大恥寇從城上望之相顧失色縋而逃者日數百不能止明日武昌漢陽皆復下江屯寇聞之皆潰以水軍不可與爭鋒則據江險悉衆屯田家鎮十月大破賊于田家鎮公直進至蘄州與彭公縱火焚賊舟適東南風大作賊船四千餘皆盡伏尸數萬于是湘軍水師名天下　文宗采其戰法手詔宣示江南北諸水軍公先克扼州順流擊克武昌擢常德協鎮至是擢總兵然水師太銳既屯九江城外隔除二版遂利入鄱湖賊柵湖口不得出外江軍無小艇爲賊所襲時公修船鄔穴聞敗馳救至及賊上犯武昌漢陽復陷曾文正令外江水師悉回援武漢胡公林翼亦整軍實公回岳州增募共十營五年五月會屯金口屢敗賊彭公已赴南昌文正奏令統內湖水軍

公統外江水軍六年　詔補鄖陽鎮總兵公進屯沙口沙口者距武昌下游三十里公念寇舟來則依岸而其上下皆乘風船礮制法同官軍與我共長江恆避戰終不可勝宜深入襲擊之則募壯士駕千石大船實硝黃蘆荻施火縱約曰待近賊而發發則登三版以自救且急歸應募者三百人其夜公設酒具五鼎之食饗三百人躬自行酒勉之曰成功歸者人犒百金有官者超兩階白丁拔六品實職三百人櫂艫遂行逼寇舟南岸賊屯火發皆自躍登三版或傷火及墮水死者四十餘人皆鼓櫂還公親迎勞頒賞自是寇舟能戰者皆燼火藥衝寇空中墮江水及岸相積于是前軍游擊直至黃州寇不復上旬日間轉戰千里擊燬賊舟六百餘奪賊糧火藥以資軍用巡哨船掠巴河蘄州楊兵九江城下寇震駭援絕武昌漢陽坐困矣十一月二城同日復又復武昌縣及黃蘄焚鄔穴龍坪小池諸寇舟奪大小戰船五十八捷聞　詔擢湖北提督七年八月拔小池九月會彭公克湖口于是內湖水軍復合于外江乘勝奪小孤山攻彭澤克之公率前鋒至望江東流寇遁遂復東流過安慶舍城不攻攻樅陽擊破之又破大通壘復銅陵下至峽口見船檣林立偵者言此紅單船定海總兵李德麟所將也公往見紅單船上人皆聚觀詫此軍從天而降其將因言方攻泥汊懸賞萬六千金攻七月堅不下明日公令部將李成謀攻之不半日平其壘燬其舟于是自九江至銅陵江面肅清　詔授水師提督明年會陸軍克九江嬰逃寇盡殲之　賞黃馬褂無何克東流建德賊酋韋志俊率衆萬人以池州降公簡精壯三千餘撥歸轄十年六月公奏令江南水軍李德麟等遣守鎮江分軍屯大通徽甯之隘也總兵周天受死甯國甯國餘民保南陵總兵陳大富血書求援曾文正令水師赴其急謀拔出城中軍民棄城不守公念孤軍深入必俱危會秋雨江漲躬率四營揚言攻蕪湖時寇方圍南陵作壘斷北港以困城中蕪湖久無備偵水軍出安南陵不通將即夜俱下赴蕪湖公宿魯港半夜令曰視吾船所向而進并者斬旦令兩營屯港口己登三版令舵師曰往救南陵諸將皆驚疑以統帥先則繼進港左右寇小屯三四處愕出不意走保城下大壘寇大半赴蕪湖我擲火則皆出走公敞城門呼大富曰今奉令拔

城中居民可急登入船令戰船軍士皆步循隄退民老羸先壯者後戰船軍後公殿半日寇發逃寇走報蕪湖蕪湖衆還已莫矣寇呼譟來追公獨持矛立隄上衆不敢逼比出港而蕪湖寇將舟至方與留防軍楊占鼇等相持見大隊船浮港下亦退走于是拔出軍民萬餘人遷于東流安慶之圍曾公國荃將萬人濠前後濠引江水浮戰船互相倚賊酋陳玉成患之乃于菱湖北作屯以通集賢關且作浮橋通城公率舟師破其屯遂克安慶　賞雲騎尉世職同治元年攻克西梁山渡江克魯港時彭公屯濡須公屯蕪湖日奪東壩寇來舟明年夏與彭公合陸軍攻九洑洲收江浦克浦口賊屯九洑洲者為江甯對岸重鎮寇築堅城以遏長江集戰艦巨礮數百護之自寇據城向公榮和春公師至洲寇以全力走江北及甯國以誤我及曾公國荃欲合圍而都興阿公馮公子材日言九洑危險　朝議憂疑含山之再陷也降人李世忠負敢戰名以三萬衆扼九洑不勝故洲上寇壘愈高堅賊以為官軍不能攻于是彭公隊船上流分二隊南從秦淮向下關北繞永安洲向草鞵夾更列軍為南北後應公自督戰以枯荻灌油燒屯舟因燒旁壘入鞵燕子磯破之總兵胡俊友中礮死洲寇不出公遣軍伏叢莽中撼洲要分船夾洲上下更列軍向城中關拒援寇乃散遣三版逸洲伺隙則登寇分三隊發火槍傷死者數百人至夜公令曰洲破乃還師不者傳餐而戰部將喻俊明成發翔王吉任星元更番夜攻或有乘暗得登洲者衆譟而登皆冒礮爭上踐尸而進人忘其死九洑洲竟破萬餘寇無一脫死者獲船三百餘匹捷未上江北爭飛書相慶　詔問狀且訝其速克適會安徽巡撫奏請淮揚軍　詔令公往會文正以長江事重大留公旋克淳溪鎮還高淳降寇守將遂收固城鎮克東壩降建平溧水寇將解散萬計三年四月曾文正奏令彭公駐九江以上控湖北公駐金陵控江南北浙江巡撫左公宗棠密薦公才任封疆當是時浙江寇竄江西　朝廷命公督師江西兼防皖南未幾拜陝甘總督之　命江甯平加太子少保一等輕車都尉世職公乃督陸軍之任時陝甘糜爛公掃蕩而前未清後路先入蘭州奏曰臣抵甘後因兵餉兩絀原欲就現有兵力以圖進取自陶茂林軍潰于前而兵不足曾正楦叛變于後而兵愈不足是以不得已而有增兵之請乃周達武因進勦番匪而不克來肅慶高因防守陝邊而不果來而鮑超則調赴江西矣李鶴章則奏留江南矣蔣凝學則請假回籍矣金國琛則因事留皖一時未能赴任矣鄭省既乏援師而東南各軍之準調赴甘者又復不能應手現在河狄之賊擾于南平固之賊擾于東甯靈之賊擾于北涼肅之賊擾于西幾于勦不勝勦防不勝防臣若株守省城則飢軍終成坐困若出省勦辦則根本時虞動搖後至慶陽討回留其幕府郎節署旁設稱臺調軍食值兵荒耕作久廢轉饋道塞蘭州斗糧百緡市無可糴民飢相食督標兵因飢而變幕府及壯士死者百數十人公聞變馳歸盡殺叛兵而事定在任二年稍稍補救竭力撐持而未奏大效乃引疾歸　上命左公接統軍務六年家居養痾八年春至蜀訪鮑公超猶悔龍事歸隱思更一奮澠池之翼然已老矣後　詔公與彭公共巡長江因病不復出事專于彭公光緒十年法越肇釁　詔起公幫辦軍務公率師入閩由泉州附漁艇渡臺灣與巡撫劉銘傳籌戰守和議成還湘後八年卒于家湖南巡撫以聞　賜卹如例　子鎮勇懋子三長正儀襲輕車都尉官福建糧儲道公貌樸氣沈臨敵以無懼為主在江南大小數百戰未嘗少挫初造戰艦試避鉛丸法用魚網縢牌編髮為甲皆不驗公乃畫屏弗用籌立三版披拴當礮石賞罰明而號令嚴故公與彭公督隊軍士皆惴惴莫不用命時稱楊彭胡公嘗歎曰楊公年三十九而有衰老之容蓋多年血戰精采消亡故也至其病不言勞功不言賞誠今世所罕觀云

中興將帥別傳卷七上

彭剛直公別傳

長洲朱孔彰譔

彭公玉麐字雪琴其先世籍江西太和明洪熙時遷湖南衡陽所居曰查江父爲安徽合肥縣梁園巡檢母王氏賢明有識鑒公生于梁園巡檢司署年十六從父還查江舊居父卒爲族人所惎母命出避禍入城居石鼓書院無以自給投協標充書識支月餉視馬兵衡州知府高公人鑑署相士見公奇之使入署讀書衡陽應童試千人入學不易縣試羣擬公第一案發第三令召入見曰以文論汝當第一今乃太守意也太守曰彭某異日名位未可量然在吾署中讀書若縣試第一人必謂明府推屋烏之愛耳是其終身之玷矣公聞而深感之是歲竟不入學又二年始隸諸生籍道光末新甯民李沅發反發協標兵捕討公從大軍戰金峯嶺擒李沅發上功總督蕨以爲武生拔補臨武營外委賞藍翎公辭歸衡有富人啓質庫于耒陽請公董理之歲入數百金悉以周人之急時粵寇由永安北犯將掠耒以趨衡公入見耒令問計將安出令曰吾請兵餉無一應奈何公曰何患無兵餉城中百姓募之即兵吾質庫中有錢數百萬即餉令喜曰吾以屬君于是公募勇數百人多製旗械守城寇知耒有備徑趨長沙公由是知名曾文正治水師于衡湘廣求奇士常君儀安薦公有膽略文正屬佐弟靖毅營務靖毅又亟薦之時在靖毅傳中水師立以公與楊公載福分統爲咸豐四年二月水軍發衡州不利引還而公以孤軍留西湖中文正涕泣謂必死竟全師而還復議悉水師之衆先攻湘潭公請先行望湘岸連檣皆賊舟多輜重少戰艦公計士卒爭利必亂乃分營攻其首尾自攻其中縱火焚之賊死無算城賊亦遁敘功以知縣用戴藍翎其年秋公與楊公旁湘東下公從君山楊公從雷公湖張兩翼先以小舟誘賊賊舟出鈔其後燒百餘舟賊退保雷鼓臺攻之不克公與楊公乘三版衝入賊中鎗丸傷指血淋漓進益猛燒其坐船賊遂潰會陸軍連戰皆捷遂至沌口謀攻武昌公曰宜渡江先燒其屯自塘角至青山賊舟悉燬遂復漢陽武昌水師之力爲多羣寇乃下保田家鎮依半壁山夾江爲五屯連舟斷江繚以鐵索大鎖布木爲筏置大礮焉又護以礮船望之峨然水師下攻之則爲蘄州江岸之賊所撓公麾師船掠蘄直下分軍爲四隊頭隊悉令具鑪鞴椎斧之屬啗官孫昌凱故鐵工也方鼓橐吹埵有小船視筏下劣容舠試入之竟渡二船呼曰鐵鎖開矣賊愕亦呼驚走墮水擲炬燒筏筏舟俱燼山上賊亦顛越坑谷屍相藉此一役也湘軍水師名聞天下公與楊公旋至鄱穴養傷而別將蕭捷三黃翼升率水師由湖口馳入姑塘爲所扼不得出于是水師始有內湖外江之分文正既至南昌撫定內湖水師召公自助公時歸衡江西寇隔道不通公易衣爲賈客草屨徒步七百餘里達南康文正義之復領戰船破臨江賊壘會黃虎臣克建昌縣轉戰吉贛臨瑞建南饒廣閒七年由知府擢惠潮嘉道文正奏公堅苦耐勞有古烈士風堪勝總統水師之任明年湖北水陸軍下圍九江攻湖口賊扼石鐘山遏內湖之軍不使得合于外江公率全軍分三隊出戰賊于石鐘山置巨礮適當我船之衝傷十餘船矣或諫公曰今驅士卒與飛火爭命徒死無益公泣曰不度此險終無生理今日我死日也義不令將士獨死鼓櫂赴之賊礮乍裂于是我舟銜尾直下與外江合歡聲如雷陸軍應之進奪小姑山復彭澤遂克九江十年賊復圍湖口公赴援舍舟登陸兩立數日夜力戰卻之明年授廣東按察使時曾公國荃攻圍安慶僞英王陳玉成率悍賊三萬來援營于菱湖公創立飛划營擣划船入湖合陸軍大戰毀其壘遂克安慶俄授公安徽巡撫公上疏三辭于是改公提督又以武職望輕改兵部右侍郎同治元年水陸進攻會曾公陸軍克銅城閘復巢含山和三城又襲破雍家鎮玉溪口諸要隘克西梁山進攻采石陸軍遂偪金柱關公分水軍爲三一隊守溪一隊衝入內河一隊肇礮登岸環城轟擊夜半射火箭焚其西門譙樓賊從火燄中逸出積骸滿渠遂克金柱關東梁山亦下又復蕪湖陸軍遂進攻秣陵關公率水軍由烈山赴之會拔頭關奪江心洲蒲包洲進泊金陵護城河口陸軍遂進營雨花臺規金陵二年五月攻復江浦浦口兩城乃議攻九洑洲九洑洲者在江心驚湍急漩中賊築壘數十列舟環之爲金陵犄角又有關江磯草鞋峽七里洲燕子磯中關下關諸隘相犄以

爲固公會楊公先破南岸諸隘明日昧爽兩岸並舉人皆死戰賊在中關者覺
不爲動戰至夜公選精壯四十人持短兵懷火彈令總兵成發翔率之登岸于
黑霧中潛燒賊壘諸將蟻附而上遂破九洑洲語具楊公傳中于是金陵僞都
櫂絕論功　賜黃馬褂三年六月克江甯　詔賞公一等輕車都尉世職加太
子少保銜初公進一階欲引退文正曰俟賊平後當爲陳奏遂范少伯之高
風至是歸田明年　詔署漕運總督再疏辭官　上鑒其誠許之乃與文正奏
定長江水師之制自荊岳二州至崇明縣五千餘里設提督一員總兵五員以
六標分汛營哨官七百九十八員兵萬二千人月餉及雜費銀皆取給長江釐
稅不煩戶部公在軍垂二十年初時軍餉奇絀公商于鹽政細鹽自買以供一
軍之餉今既有額支實款乃以所領鹽票犒諸將領之有功者而歷年餘存鹽
銀無慮六十萬咨明兩湖兩江各督撫發南北兩鹽道生息存爲長江水師公
費且以備外患一無所私公疏言臣以寒士來覲以寒士歸又言士大夫出處
進退關繫風俗之盛衰臣墨絰從戎志在滅賊賊已滅而不歸近于貪位長江
既設提鎮責有攸司臣猶在軍近于戀權改易初心貪戀權位則前此辭官疑
于作僞三年之制賢愚所同軍事已終仍不補行終制涉于忘親四者有一爲
習足傷敗風俗天下之亂不徒在盜賊而在士大夫進無禮退無義臣豈敢稍
犯不韙以傷　朝廷之雅化古來臣子往往始有建樹末路隕越由精氣竭也
臣每歎其人不能善藏其短又惜當日朝廷不能善全其長知進而不知退聖
人深戒之乞開臣兵部侍郎缺回籍終制疏入　報可公既歸以查江舊居久
圮卜郡城東岸作小樓自居顏曰退省庵時往母墓及查江家廟布衣青鞋不
設輿衛補制滿竟不出種樹灌園有終焉之志而自公之歸長江水師規制漫
弛弁勇至橫行遮民船咸謂水師可廢　詔復起公視師公一出劾罷營哨官
百八十二人于是江湖肅然旋入覲　命署兵部右侍郎　賜紫禁城騎馬
大婚充宮門彈壓大臣然公不耐服官未數月再疏力辭　帝許之仍命每年
巡閱長江事指奏事公奏定巡閱章程一歲自上游本籍衡州出巡至江浙度
歲一歲自下游江浙出巡至衡州度歲于浙江西湖築室三楹亦名退省庵爲

下游事竣休息之所常輕舟小楫往來儵忽不獨將佐畏之如神即地方有司
亦望風震慴民間諸不軌之徒作姦犯科懸不畏法者輒相驚曰彭宮保來矣
皆奔竄伏不敢出台州賊金滿東手來歸威聲震動數千里他帥莫與比也
朝廷知公廉直凡有大事輒以屬公如兩江總督左公宗棠劉公坤一湖廣總
督涂公宗瀛兩廣總督張公樹聲皆　朝廷倚重大臣經言官劾奏皆命公察
覈光緒七年　詔署兩江總督辭九年補兵部尚書辭不允法越戰事起　命
公赴廣東督辦海防公調湘軍四千由海道往自由衡州單騎入粵審度形勢
以虎門爲第一重門戶由虎門而進左則漁山珠山是爲北路右則海心岡大
黃滘是爲南路公無事駐大黃滘有警駐虎門時議以虎門遼闊難守不如退
守黃浦公察虎門以外即零丁洋大海浩瀚無涯屈曲清流止一綫無論颿船
輪船必循此一綫而進進必經沙角山下發礮兒鑿山石爲礮洞兵隱其中敵
不得見十三年民間爭傳夷人將以明年正月犯粵公自駐山上令莫夜不得
有一舟入口至除夕有舟入發礮擊之帆檣俱斷於是遁還咸知所守實扼險
要其後法兵窺福建臺灣浙江口岸而虎門不敢近虎門以外尚有橫門崖門
及虎跳磨刀諸門可繞至省城之右公編沙戶漁船數千艘分守焉瓊州者近
接越南尤夷所必爭乃令道員王之春往議者徒謂公以平素威名懾服夷人
而不知規畫周詳如此初議和公抗疏力爭謂有五不可和法夷無端生釁不
加懲創遽與議和不可者一法夷未受懲創而請款是必中藏詭譎不可者二
法夷不索兵費但求越境通商恐將來必有十倍取償於後者不可者三以外
強中乾之法夷不問其罪降心就和諸夷必環向而起不可者四雲南物產富
饒爲西人垂涎若與議款必許通商廣傳邪教以張羽翼一旦竊發將何以支
不可者五又言有五可戰揣敵情而可戰者一論將才而可戰者二察民情而
可戰者三探公法而可戰者四卜天理而可戰者五凡策夷事悉具奏議語多
故不載無何和議成罷兵公自粵歸衡累疏乞休皆慰留至十四年始開兵部
尚書缺巡閱長江如故又二年卒年七十有五　予謚剛直一子先公卒有孫
四人公剛介絕俗有豪氣善飲常病咯血而酒不廢中年黜妻屏子無姬侍惟

一二老兵給事其旁過部下舊將若布衣昆弟而紀律極嚴巡江時安徽有候補副將胡開泰召倡女飲使妻行酒妻不可殺妻湖北忠義營營官副將譚祖綸誘奪友妻用計殺友治兩獄者久未決公召至詰得實立麾出斬之軍中股栗沿江民人呼冤者捕殺無不當罪所傳非一事然喜文士折節下交與桐城方宗誠瑞安孫衣言德清俞樾湘潭王闓運平江李元度諸先生友善喜為詩下筆立就不輕與人通書所與者皆公手牘數暢條達忠義之氣溢於行間又工畫梅海內傳者過萬本云

評曰彭公清望戲篤實傳氣凌霄漢矣楊公優於水戰與共勳名然自將勝用將敗利東南不利西北事勢固殊也孟子有言吾善養吾浩然之氣其為氣也至大至剛彭公庶幾哉

中興將帥別傳卷七下

王壯武公別傳

長洲朱孔彰譔

王公珍字璞山湘鄉人也幼至孝母手生疽公吮之既數藥血出如箭公號泣籲天乞身代數日瘳人以爲孝感云二十四爲諸生從羅忠節澤南游忠節深器之咸豐二年粵寇入湖南境公上書知縣朱公孫詒請練民兵討賊朱公壯之令與羅忠節募鄉勇千人教練羅忠節將中營公將左營羅君信南將右營屯縣北馬圫塒防縣城其冬調入省垣會曾文正公奉　命治團練公益與文正講求仿前明戚繼光之法練習膽技號曰湘勇明年春巡撫駱公秉章命擊衡山土寇追及安仁滅之五月擊桂東賊至龍泉大破之秋廣東賊自樂昌陷興寗公簡死士百人疾馳三晝夜未明薄城鏖戰擒斬殆盡復其城是時積功已擢直隸州知州　賞戴藍翎會賊攻江西湖南援師失利死事者多公覩舊公憤甚謁文正請增軍殄賊文正許之欲練萬人爲恢復中原計又以湖北急檄令公援文正與書云足下義氣薄雲霄忠肝貫金石望率湘勇三千即日渡湖而北與岷樵石樵之師相合保鄂城固全局不特湖南受其利天下實有賴焉其倚重如此後鄂中解嚴不果行而公負奇氣語天下事甚易文正患之乃稍裁汰公所募勇于是公與文正議論不合文正東下公留防湖南由是公統二千四百人別爲一軍四年二月賊自武昌上犯入岳州湘陰靖港分黨陷寗鄉公敗賊靖港適儲公玫躬亦敗賊寗鄉賊下竄文正率水陸軍抵岳州三月公獨進勦崇陽通城師抵羊樓司驟與賊遇前鋒失利退守岳州文正所遣將鄒壽璋屯城中謂公曰城空無食不可守也公弗從明日寇至戰不勝壽璋遁保南津文正遣戰船迎師公縋城出城遂陷共出者九百餘人營官鍾近衡鍾近濂劉恪臣等皆歿公與友書曰岳州之役喪我良友義士畢生大憾雖殲天下之賊未足消憤而抵罪後公每戰氣益厲心益憤以少擊衆百戰而無一挫遂稱名將號無敵其發憤基於此也是年坐輕進失利奪職四月文正水陸軍大破賊于湘潭賊分黨由寗鄉間道遁公在馬圫塒截擊追至通湖橋賊皆落水死既而駱公令帥勇五百人防郴州討平嘉禾藍山土寇會廣西賊萬餘人嘯聚桂林地接江華之嶺東巡撫檄公赴江華與守備周公雲耀協防閏月賊犯江藍廳之錦田擊走之九月恭城賊竄永明之桃川灌陽賊圍道州州牧馮公崑棄之糧且盡公及周公簡三百人赴援戰竟日賊敗遁公策賊必乘虛襲江華與周公晝夜馳百四十里先入城賊至迎擊大破之進擣桃川出龍虎關破恭城賊於栗木街回擊寗遠藍山圍城賊圍悉解而江華永明賊復大至公回駐通州公兄勳率五百人來會復破賊龍虎關分軍駐錦田嶺東備粵寇又剿平寗遠藍山嘉禾諸醜類南鄙略靖公復職　賜戴孔雀翎五年逆渠朱孔英陷富川江華永明大震公及周公往援屢創賊會僞鎮南王胡有祿自連州入楚境與朱逆合攻永明公與周公協勦設伏敗之功最擢知府賊遁出龍虎關陷灌陽尋綠全州陷東安公與劉公進攻東安城血戰四閱月拔之賊竄全州亡何胡有祿掠東安祁陽界公敗諸桐子山越日擒有祿餘黨踞四明山又追殲之　詔以守巡道用別賊何祿自宜章陷郴桂及永興分黨陷茶陵將綠耒陽犯衡州巡撫檄公守衡命公兄勳增募千人公以五百人駐耒陽自帥千人攻桂陽再戰復之餘賊併踞郴城凡數十戰乃復遁者尙萬人公會鄉團追勦十二月五日戰黃沙堡追至兩廣墟賊方食軍乍至奪其食而殲之先是朱洪英寇新寗爲邑人劉公長佑所敗竄永州界周公雲耀連敗之及回粵復糾黨來攻永明知縣逃周公力戰死城遂陷方公之攻郴也逆渠蕭元發率賊七千有奇攻桂陽爲鄉兵所敗竄入寗遠九疑山參將趙公永年追擊遇害遂陷江華與永明賊相犄角公進戰復永明六年正月復江華窮追至連州境盡殲之朱逆跳走二月戰西岸三月屢捷于陽山賊竄英德之大灣　詔以楚境肅清　賞四品封典當是時軍中瘴疫作死亡相屬公亦積勞思稍假休沐而江西州郡連陷羅公澤南戰歿武昌李公續賓馳書約公綴賊上游公即投袂起轉戰崇陽通城通山蒲圻界復其城斬逆首張庸忠陳華玉敘功加按察使銜七年春奉　詔援江西公自是屢奏奇捷皆以寡擊衆大小百餘戰殺賊十餘萬人姦民由是懾軍威不復以從寇爲樂而公名遂大振號爲虎云初官軍水

賊圍吉安其攻臨江者亦撤長濠困賊逆渠胡壽階何秉權率數萬賊來援據
水東與城賊夾江相望公至沿贛水而南自曲灘壚壁水東東南山上賊鼓譟
乘之公方眠大樹下欠伸徐起部署畢攜鼓登望樓令士卒俯首結壘仰視者
斬賊大疑不敢前稍進士仍結壘不輟俄而山後一軍出賊背賊遽退望樓鼓
發士投畚操戈大呼馳出左右伏兵齊起斬秉權秉其左軍入水餘賊走入水
東壁衆請具餐公曰今日不克水東不還食也遂揮軍攜賊壘都司易普照窺
壘孔中鎗死衆奮曰當爲易將軍報仇爭入壘殺賊數千壽階遁五月賊自萬
安屯藤田將出樂安解吉安之圍公與遇於流坑壽階悉前蝦糾黨數萬自甯
都據沙溪出藤田公先擊其左自帥死士百人擣其右賊崩奔再蹴之瑤橫嶺
險狹賊悉墜巖洞腹碎首以死遂禽壽階是役也兩廣兇悍賊俘斬殆盡閏月
賊自甯都出數萬人據永豐之韶源襲援吉安公以千二百人轉戰屢敗之追
及甯都之釣峯賊爲背水陳既敗盡沒於水師踐積屍以渡斬僞將軍蕭復勝
復破賊於古夏再破新城賊數萬於東山壩斬僞總制張宗相時僞國宗楊宜
清楊輔清等憤其衆屢蝦糾黨十萬有奇據廣昌之頭陂誓與公決死戰傳令
所者卻後則刃之公偵知書曰賊散則難圖聚可一戰殲也乃勒兵大戰公先
馳馬陷陳壯士從之呼聲震林樾賊大潰逐北六十餘里斬級萬餘別遣將復
樂安公自渡贛九十日中大捷十有二士民鼓掌歎咤牛酒相屬於路於是江
西兩湖三巡撫均以狀　聞賜愛什蘭巴圖魯會吉安軍敗丐援公密令鄉團
張己帥僞爲趨建昌狀而潛返藤田吉安軍氣復振七月賊自宜黃窺樂安圍
出永豐解吉甯圍撫州賊亦來會公抵樂安誘賊城下敗之明日再敗之於棠
陰太平市又明日大搏於林頭賊用騎兵數千突陳公誡藤牌軍俛首砍馬足
賊領將銳橫貫賊陳斬級數千獲馬二百匹俘八百人會病熱返樂安旬餘卒
士民慟哭聲震數十里年三十有三　優旨悼惜贈布政使　敕江西湖南建
專祠　予諡壯武公負氣好異膽力絕倫自別將不從曾文正公東下無日不
討軍實而申儆之常令士卒足縛鐵瓦習超距以意爲陳法令演之臨陳好以
奇勝疾馳搏擊出人意表馭衆嚴而有恩軍暇輒讀孝經四書士卒化之刁斗

聲與書聲相續或有中約莫敢仰視計敵莫敢返顧分行布伍耳聽鼓目視旗
疾走而周馳變化分歧無聲息賊嘗置巨匣地上士各舉而拋之莫敢擊視公
以一軍縱橫盪決圍勇貪拾賊物者則爭前助戰左文襄與公書云廣昌之
捷早在意中璞山如龍圍衆如雲條陳條見莫測其妙真絕世奇文也然其得
手處仍在節制精明四字公與書論中丞書云某雖以孤軍遇極強之寇處至
危之地不敢輕求應援非自足而愚人分功也實以冗雜之衆多不如少精
之卒有不如無況吾民久困水火安忍使之益熱益深乎公嘗追賊嘉禾道中
乏食掘民閒山藷各投錢於穴償其値民聞爲立生祠自誠用世太早學未充
優禮文學士如不及甯遠張老人年百十有八貧甚公造其家厚恤之爲其子
娶婦比旋師經其地老人已抱孫矣乃以封公生日偕老人及賓佐登九疑山
張宴作樂遙爲親壽公以久違子舍語次欷歔老人執爵言曰公愼自愛弟戀
功業弗建爲親恥耳服勞奉養抑末也衆韙其言初相者言公功烈雖高名滿
天下然不得過三品故駱文忠左文襄書畧之保擢爲之遲回也其後偏裨如
張公運蘭王公開化王公文瑞劉公典王公開琳黃公萬友丁公長勝皆爲時
良將而劉公松山尤絕倫獸羣用兵皆守公家法芟夷大難平定回疆豈非公
之遺烈哉所著有練勇芻言陳法新編尺一偶存嗣子詩正從左文襄征戰有
功官至江蘇候補道卒

評曰曾文正訓諸將曰昔璞山嘗以吾言爲非今諸君盡以吾言爲是亦誤矣
蓋壯武才氣無雙有獨是之見則不妨非文正此仲由所以迕仲尼也如壯武
者非古所謂豪傑哉

王貞介公別傳

王公開化壯武公珍之從弟也年十七從壯武勦平湖南南路粵匪以善戰聞
後分帶湘勇勦江西臨江吉安撫建諸賊功最壯武歿與張公運蘭分統其軍
左公東征公以道員總理營務連克德興婺源咸豐十年冬勦僞主將黃文金
明年春勦僞侍王李世賢夏勦劉官方賊衆復建德勦婺源德興賓匪皆大捷
公力爲多抵廣信病卒公厚重沈毅行軍常以寡擊衆雖矢石如雨之中意思

安闕不異平常至其權鋒陷陳飆發霆擊賁育不足喻其勇也樂平之戰賊衆如蟻如蝗亙十餘里西門一路尤厚偽侍王賊當所在也左公初擬自當西路公當中路別將當東路公忽奮起躍馬馳出西路而密屬劉公典從左公出中路恐左公犯此重險而顧以身當之耳卒之三路皆捷李鱼受創遁賊望風披靡江右肅清公在軍八年功績昭著性行淑均咸倚以爲重曾文正公歎曰時事方艱良材倏殞可勝痛惜因奏請 賜卹 予諡貞介

王公文瑞字鈐峯壯武公之族叔也咸豐間從壯武公戰湖南江西邊境已有名洊保同知壯武每臨敵先夕會諸將問何以戰諸將各言戰法各手一圖呈壯武壯武以爲然乃定計明日戰不如約者黜故百戰百勝公守此法一如壯武壯武威名賊怖之如虎後公亦號虎云咸豐十年以知府從左公宗棠由江援浙大破賊於浮梁時左公全軍僅八千人公領三千人縱橫盪決策應數百里所向克捷嗣守遂安與[illegible]王開來破偽侍王李世賢偽輔王楊輔清十萬之衆同治二年春援徽州 詔補授贛南兵備道勦賊休歙胡黃古賴諸賊自石埭竄踞黟縣公出奇兵二百伏盧村毁石橋斷賊後路明日率師三千與賊戰於城南賊大敗奔至盧村見橋斷二百人起應之賊溺河死者不計其數黟人詫歎以爲神兵公駐祁門保衛皖南與劉公典蕭清江皖之交以少擊衆兵機迅速如神龍變化莫測是時皖南防軍有總兵朱品隆三千人唐義訓二千人皆老湘營之最精者然非公與劉公典縱橫馳擊則防軍仍單皖南不保大局可虞故沈公葆楨奏江皖戰功不在克復省城下其信然也後浙寇五路犯江西公與席公寶田軍鮑公超軍相犄角大破之江西平巡撫沈公令之贛南道任王總兵開琳接統其衆追賊至閩開來開琳皆壯武公之族人援浙閩有功

張君聲訓後更名聲恆桂陽州人有才略咸豐六年募鄉兵百人至連州謁王壯武珍顧隸麾下壯武令擊賊屯曰勝則留汝君率士卒而往賊開壁與戰敗退至隘口阻山自固兵不得入乃佯退賊追至返戰至隘仍相持壯武陳兵山上若不相知聞君急無可爲計視後面有平田可五六百步指謂衆士卒走當稍遠至平田俟賊相尾即反疾行與爭隘賊果追至平田百人皆返旆衝賊過其後賊急退至隘口兵賊相擠壯武從山上吹角擂鼓馳下乘之遂破賊屯乃令君領百人爲新軍薦於巡撫駱公令將五百人隸李輔朝擊宜章莽山賊屯破之已壯武又薦君於胡公林翼防崇陽通山八年左文襄公援浙江求敢戰士夙知君名令爲裨將君已積功至都司憤武官見輕入貲得府同知屢破賊於嚴杭名與劉公典王公文瑞相頡頏後統三千人擢道員歿 贈太僕寺卿

中興將帥別傳卷八

長洲朱孔彰譔

李忠武公別傳

李公續賓字迪菴湖南湘鄉人也沈毅寡言笑身長七尺膂力過人習騎射能挽三石弓羅忠節公講學里中公折節受學依依不去咸豐三年忠節募勇殺賊公奉父命往佐之所練鄉兵號湘勇從平桂東土匪未幾粵賊圍江西行省曾文正公檄忠節往援公佐謝君邦翰將右營邦翰邑諸生故忠節弟子抵江西戰死於是公代領其衆自是忠節將中營公將右營會土寇陷太和安福圍吉安遂同解吉安圍太和安福賊皆敗潰復馳勦永新事平議敘從九品師還假歸甫三日遽衡州勦賊油榨墟進復永興攻郴州敘功進縣丞初公所領僅三百六十人至是巡撫駱公秉章命增爲五百人明年駐衡州平常甯土匪時湘潭大捷曾文正公統水陸軍東下檄湘勇從六月抵岳州壁大橋湘軍兩營才千人分防八路賊日夜來犯塔齊布公約攻賊兵始交小卻賊追騎大至公左右止數人戒曰毋走徐行陟山岡賊不敢逼已而我軍漸集公親搏戰斬大旗賊數人餘賊爭登山公曰是可取也策馬大呼而進斬賊目一人奪其旗追北十餘里明日塔公至營指所部贊曰好漢好勇與公言良久歎曰名將也公自隨羅忠節從軍循循弟子列退然若無所知人無有異之者至是始以知兵聞時官軍日與賊戰斬馘數千賊連旬不得休掠食且盡公與塔公計曰當乘機進薄賊可破矣明日遂進兵風雨驟至衆欲退公曰天助我也與塔公並轡督戰頃刻破數十壘岳州平擢知縣　賞戴藍翎八月從羅公克崇陽咸甯進規武昌破花園堅壘及鮎魚套賊營遂克武漢語具羅忠節傳公擢直隸知州　賞花翎十月大戰於田家鎮破之田家鎮者江流盤折過險之處其南岸爲半壁山峭壁斗絕賊以鐵鎖橫江艦舟翔集氣銳甚公手刃怯卒三人士皆殊死戰連破賊壘而水師亦乘機斷鐵鎖焚賊舟好事者至摩崖以紀績當是時公軍僅二千六百人以寡擊衆所向披靡公已名聞天下由是擢知府　賞摯勇巴圖魯名號旋授安慶知府初諭師分南北進勦總督楊霈勦北岸公隨塔公羅公勦南岸曾文正督水師循江下僞丞相羅大綱守廣濟黃梅設卡壘數十田鎮破後僞燕王秦曰綱檢點陳玉成皆往附之勢張甚總督不能前塔羅兩公乃渡江北勦公率爲軍鋒每攻壘與塔公逼賊壘數十丈席地坐礮彈如雨下談笑自若忽躍起曰進則橫厲無前當者輒碎遂復廣濟黃梅抵湖口敗賊梅家洲知九江未可驟下從羅公移軍盤山十二月水師陷入彭蠡湖外江失利小池口賊勢復張湘軍退回九江公憤甚請於文正自率千餘人以歲除前一日渡江攻小池口僞城塔公亦率二十人偕往因衆寡懸殊戰不克比莫始收隊而塔公獨未返公涕泣不食誓渡江再決死戰明日塔公竟覓舟返無恙時除夕三鼓矣明年二月武昌復陷當賊之從江北上竄也公知北岸官軍不能敵建議分南北兩軍夾江而勦令塔公益募勇三千合濤軍五千專勦南岸別選大將率濤軍三千益募勇五千直趨漢口勦北岸南北各自爲戰一圖安慶一圖金陵庶大局克有濟文正韙其言將以北岸屬羅公以餉絀不果無何文正入江西饒廣告急檄湘軍援饒師抵童門則饒匪已陷弋陽三月從羅公進勦敗賊大水橋復弋陽賊走廣信追擊之三日城復移軍景德鎮東路甫定遂建西援武昌之議從羅公大捷於義甯下崇陽略通城趾羊樓峝擣蒲圻援咸甯次第戡定　詔以道員加鹽運使銜十一月次武昌巡撫胡公林翼聞公至大喜事無鉅細惟羅公與公言是聽羅公挈持大綱其戰守機宜胥公主之師壁洪山分壁小軍山連破塘角賊壘六年二月與劉公騰鴻扼窯灣斬馘數千屢戰皆捷忽羅公中礮亡當是時軍中新失大帥人情洶洶賊乘機築壘保安門外礮子及五里墩大營巡撫胡公奏以公總督諸軍公涕泣受命遂掃平保安門賊壘而江西瑞臨撫建等郡賊蔓延北及崇通蒲咸西及瑞昌皆陷賊乃分湘勇四千屬曾公國華劉公騰鴻等由咸甯進勦賊詗知之屢出城來犯公敗之賽湖隄又敗之小軍山雙鳳山秋七月僞翼王石達開率援賊大至城賊將應之公分兵駐魯家港防援賊遣壯士數百人執所奪黃旗誘城賊賊信爲援至出城夾擊伏起殲馘過半及援賊既至禦之魯家港屢戰三日城賊鑑前失堅壁不敢出援賊遂敗追奔至小軍山斬首八百別將與城賊鏖鬥營

湖隄公率師援之賊望見旗幟奔入城自是堅閉不出公募民夫開濠掘江水入湖爲長圍斷賊接濟賊益困十一月丙子武昌復　詔以按察使用尋分兵追勦克武昌縣渡江克黄州又渡江克大冶興國遂直擣九江林啓榮者賊中最悍酋也往歲塔公圍攻時堅守弗下至是仍率衆死守夜無更柝望火城以內人聲寂然官軍潛濟之鎗礮寂聲下七年正月公用攻武昌法開濠困之賊出城阻截閱數月濠始成四月皖賊上犯號十萬犯蘄州黄梅羅田公分兵援勦又築壘于黄濟童司牌公渡江勦平之八月破小池口僞城仍回九江先是四年賊奪江西戰艦沈塞湖口築壘石鍾山爲浮梁鐵鎖阻官軍隔岸梅家洲矗僞城環巨礮我軍仰攻不利其年十二月水師陷入內湖文正益治水軍章門檄彭公玉麟統之水師復振至是黄吉瑞臨以次皆復衆議會勦九江公謂九江賊恃湖口相犄角不拔湖口九江不可得也乃定計水陸夾攻湖口九月公遣其弟續宜率馬步軍攻梅家洲僞城躬率師北渡江揚言攻宿松其夜更南渡伏兵湖口北山是時外江內湖水師阻於一江楊公載福彭公玉麟密期會攻梅家洲賊方依岸發礮拒水師聞山後鼓角旌旗蔽山下則大潰公夜半射火城中賊大亂空城走湖上彭亦走要擊瀆斬之乘勝復彭澤東小姑洑僞城得　旨除浙江布政使按九江濱臨江逃賊窺興國冒雪遣兵往援擊走之八年春水陸晝夜攻九江賊被圍久以數千人墾城種麥以爲食糧不絶其守益暇我軍穴城城崩爲磚石所壅至稍遲賊旋堵禦公令壯士數百人擁盾自蔽先夕伏城濠四月壬子地雷復發壯士自濠內奮呼登城城立復殄賊數萬無脫者啓榮死亂軍中磔其屍九江平論功第一加巡撫銜　賞穿黄馬褂許專摺奏事公每捷一功晉一秩數省官民歡忭稱道若寵榮之在躬或歌誦戰狀以爲樂傳播中外浙人任京朝者疏請　敕公東兵以救浙難而胡文忠以皖中糜爛請留公軍圖皖而固鄂　天子許之公乃整旅入皖踰月連下潛山太湖桐城舒城四縣時賊新破江北軍陷六合渡江陷溧水定遠軍日夕待援　朝廷憂惶專恃公軍或議曰今久行軍疲屢勝則驕克城留屯不足以爲擊援不留軍則後路空虛且阻塞必敗之道也宜還桐城合都軍攻安慶則水陸馬步相倚名將精卒咸萃於百里之內功必可成公以受　恩深名重恥退且念攻城非旬日期欲出奇壁廬州蹈寇瑕遂不用其計而發書湖北請益師時胡文忠已持喪還葬官文公得書笑曰李九所向無前今軍威已振何攻之不克豈少我哉偏示司道皆以公用兵如神無所用援公雖請援亦不留軍示怯愞則進三河三河距廬州五十里寇築大城環以九壘十月甲辰公悉兵十三營先攻九壘大戰皆破平之俘斬七千官軍傷亡過千人衆懼乃增調後軍未至賊酋陳玉成連江浦六合廬江衆又糾捻匪招類壽光州羣賂合十餘萬人日夜奔赴聲勢洶洶公遣輕兵迎擊於樊渡不利賊益進軍半潰辛亥合圍官軍三十重連營數十里將士狃勝聞敗先自亂公自搏戰不能進還閉壘門七營已先陷寇來如潮公歎曰今敗矣令軍中曰見月照地而走軍皆束載而待月出公終恥於潰圍謀復固守軍已動遂大奔公馳督戰軍不復成列遂陷陳死咸豐八年十月十日也同知曾君國華知府何君忠駿知州王君揆一同知董君容方知縣楊君德誾從九品李君續藝張君溥萬皆殉焉道員孫君守信丁君銳義死守中右營又三日而敗又六日而桐城守兵亦敗前後死者殆六千人事聞　文宗震悼手詔曰詳覽奏牘不覺隕涕惜我良將不克令終尙冀忠靈不昧再生申甫以佐予也追　贈總督湖北江西安徽湖南立祠　予諡忠武　賞騎都尉世職公父登勝給一品封典子光久光令　賞舉人　穆宗卽位遣官賜祭三年克復金陵　推恩有功之臣　賞二等輕車都尉世職併爲男爵公臨陳安閑靜鎮談笑指揮三軍幅巾緩帶如與客燕見之儀選士以知恥奮勇樸誠爲上常以寡擊衆出奇制勝凡大小六百餘戰克復四十餘城在軍號令嚴明所過百姓歡迎耕市不變轉戰江鄂時不索州縣供張廣坐中言不輕發他將多以氣節相高公默然深藏恆曰事由心定毋張皇性至孝克九江後乞假省親既不果乃爲迎養計其父以書報之曰軍事方殷兒當壹意報　國勿以我二人爲念公省書揮涕及拔行握胡公手痛曰吾無由復見父母也左右皆感泣軍中所餘廉俸不以寄家嘗資助曾文正江西營彭公玉麟水師嘗貸公國荃吉安營李君元度貴溪營約三萬金與諸帥共事和衷

南權胡公撥撫標兵萬人隸公戲下皆心服樂爲之用其臨陳事以救敗爲務顧大局爲先遇賊則讓人奪其弱者而己當其悍者分軍則以強者予人而留弱者以自隸江楚兩軍每言厈接帶弱兵臨陳救人者塔忠武後一人而已公薨年四十一舒城難民覓其遺骸送霍山大營母弟續宜親殮其屍續宜官至安徽巡撫自有傳

孫君守信字小石長沙人少讀書不遇遂走京師供事內閣敘勞得從九品試用湖北工楷書總督留繕摺奏道光三十年李沅發反新甯君隨大軍進勦事平權知縣咸豐二年粵賊犯長沙君以解餉入城協守有功後從江忠烈平巴陵土匪晏仲武擢同知　賞戴藍翎尋署蒲圻縣事有惠政五年武昌再陷從羅忠節自江西援鄂壁洪山援賊古隆賢悉銳來犯君與鄒君漢章蔣君益澧等迎擊破賊於豹子海追奔至樊口又敗之十一月武昌復晉知府換花翎尋復大冶興國武昌諸州縣擢道員羅忠節既亡君久從李忠武公續賓七年忠武圍九江援賊自臨江竄興國君與周副將寬世帥師擊敗之其明年與鮑副將克彰敗賊麻城從忠武大軍征皖連克潛山太湖桐城舒城四縣十月師次三河鎮會援賊大至我軍困重圍忠武戰死君與丁君銳義堅守營壘鏖戰四晝夜鉛藥水米均盡壘破並死之　詔照按察使陳亡例議卹　賜祭葬　贈太常寺卿　賞騎都尉世職附祀李忠武專祠

丁君銳義字篁村亦長沙人父數忠世父敘忠叔父取忠並以學行重於時君性豁達習兵家言粵賊犯城集里中子弟籌守禦鄉人恃以無恐咸豐四年胡文忠方爲貴東道耳君名檄募壯士百人同赴鄂旋益募至五千人曰義字營累功擢縣丞六年羅忠節攻武昌而亡賊渠古隆賢率黨萬餘犯官軍後路屯豹子海時以新失大帥諸將皆不欲戰君忼慨言曰我軍頓城下六月賊堅守不出今幸援賊來求我戰願假精兵四千出賊不意可一鼓破也文忠壯其言夜漏三下檄君與唐君訓方蔣君益澧孫君守信等銜枚掩擊大破之斬首千餘級追敗賊至新店隆賢僅以身免遂自洪山進屯華容埠當是時賊衆水陸屯聚拒我師君等先自上游攻之會楊公岳斌水師亦至賊敗潰遂復武昌縣賊退走黃州乘勝進軍壁黃州城外賊夜襲營衆亂君率所部擊敗之會大水諸將議回軍君爭之曰夫兵勢宜遠料敵有方援賊之能已可見矣我屯黃州則百里義民有所歸心賊之上犯有所牽制後路大營相爲聲援且能戰不在近能守不在遠今若旋師賊必躡我躡我必戰戰此可乎諸將皆以縣軍爲憂君乃獨上書陳兵勢胡文忠壯其議終以衆論檄軍還君自請屯青山斷賊餉道十一月武漢復擢知縣加運同銜八年春大破賊於黃泥畈五月與唐君訓方破賊於界牌先後夷賊壘數十擢同知晉鹽運使運同其秋李忠武征皖檄君從君以大父喪乞假不許遂同破石牌賊壘連克潛山太湖桐城進攻三河鎮君以三河爲廬賊必爭之地請先攻廬江廬江下則與將軍都公提督鮑公二軍合攻安慶然後水陸並進舒城三河廬州皆可計日破而忠武銳意攻廬州九月舒城下十月二日破三河賊壘君再從弟藍翎把總曙樓死之君以連日血戰精銳多夷傷請退屯桐城濟師再進忠武不可已而援賊大至餉道斷軍竟日不得食遂敗忠武死綏君所領義中營已陷突陳入忠武大營集餘衆誓同死寇環攻三日夜水火俱盡營破死之年三十有八　詔贈鹽運使　予祭葬　賞騎都尉世職　加贈太常寺卿　敕本籍建專祠君寡言笑耳重聽衆號丁聾而膽勇絕倫嘗以孤軍遇衆賊手大旗左右揮賊疑有伏左右顧大呼乘之賊大奔性廉所得奉賞悉分其部曲家無餘財駐軍太湖之日招流亡勸耕種歲大饑煮糜粥以振全活甚衆卒後太湖士民懷君德醵金立祠陳德園春秋祀之

何君忠駿字龍臣平江人生有異稟五歲大父口授詩書易皆成誦十四入邑庠道光二十一年崇陽亂民鍾人杰犯平界君治鄉兵卻之敘六品銜充己酉優貢咸豐二年舉順天鄉試三年粵西賊蔓延江南君歸自京師則益治鄉兵爲捍禦計時曾文正督師長沙檄君與李原濬赴軍前君以桑梓有急辭四年正月賊踞岳州欲自平江襲省會曾公檄平江知縣林君源恩練兵守北界以君及原濬參軍事旋檄塔齊布公胡公林翼濟師援平連破賊通城平界得完胡公尤器君待以國士黔勇與楚勇鬥死者數人君力排其閒礮彈入左臂創

甚得不死既而塔胡皆列勳君獨任防務戰屢捷進克通城論功擢知縣加五
品銜明年武昌復陷崇通爲賊藪九月羅忠節公自江西援鄂君及原濬各將
千人再克通城僞翼王石達開由鄂入江羅軍挫於蒲圻通城之師亦潰原濬
死之君退守北界賊不敢逼後入胡公幕擢同知直隸州八年四月安慶賊上
犯陷麻城君率平江勇千人救之未至黃安繼陷被劾無何麻黃復還冠服君
厭戎事遂散遣所部歸會李忠武公進攻廬州辟君掌書記君固辭胡公趣君
行李公入皖連克潛山太湖桐城舒城四縣君以爲常勝之家難與料敵與曾
君國華憂之竟及三河之難李公顧諸從事曰苟得出無俱死君曰公不負國
某等肎負公邪時親卒數人侍以銀數餅畀之且曰若歸告吾父母知吾死此
足矣卒脫歸者二人夜三鼓君躍馬隨李公出衝賊陳死之事聞　詔贈太僕
寺卿　予世廕子十歲胡公卹以千金爲經紀其家同時戰歿者尙有蕭公意
文彭公友勝劉公神山周公福高彭公志德

蕭公意文字章甫湘鄉人隸羅忠節公戲下以斬級功敘外委咸豐五年從克
義甯州擢把總　賞戴藍翎是年冬再錄從征通崇蒲圻功晉千總湘軍攻武
昌公數陷陳敘功遷守備武昌克晉都司七年從勦蘄黃賊巢攻拔小池口僞
城克湖口縣破走梅家洲賊擢游擊加參將銜八年克九江以參將卽補　賞
換花翎李忠武進征皖北從克潛山太湖舒城桐城四縣遂進攻三河鎭三河
鎭者舒廬適中地賊立僞城待糗糧軍火以濟廬州及江甯賊勢者也別築九
壘以衞之堅甚忠武銳意取之十月二日分三路進攻公攻河南街老鼠夾賊
壘冒礮石先進各軍繼之縱火焚其壘賊大亂九壘皆下壘中賊盡殲無脫者
我軍亦傷亡千餘人公受礮創歸營卒　詔贈副將　予諡剛勇

彭公友勝字雲臺長沙人初爲長沙協戰兵從征耒陽新甯粵寇起從征廣西
以偵探功　賞六品服賊犯長沙隨羅威壯入城協守尋從江忠烈援江西並
有功江西圍解乃歸伍居頃之送戰艦於大營留爲水師營將賊擾漢黃公駐
師沌口平賊壘二斬僞丞相一武漢既克隨官軍攻九江敗賊於童司牌時已
洊擢游擊換花翎矣八年九江克復晉參將尋帥所部征皖及賊戰於三河鎭
力竭死之公饒膽略水陸戰必衝鋒軍中服其勇死事前夕忠武命公爲前鋒
時九壘雖破援賊復大至衆十餘萬距三河三十里我軍僅五千人又多苦戰
受創公上言宜堅守不可戰忠武笑曰若驍將今乃怯邪公默然詰旦領所部
大呼陷陳賊披靡會大霧覿面不相見不覺逼賊壘援賊四合遂遇害　詔贈
副將　予諡果毅

劉公神山字佑甫湘鄉人咸豐初隸羅忠節湘右營從克武漢敘藍翎外委五
年克義甯晉千總援湖北復通崇蒲咸進攻武昌大小七十戰公皆與遷守備
武昌既克轉戰至黃州進都司七年從攻湖口破賊梅家洲擢游擊　賞換花
翎八年九江復再回援湖北有功遷參將湘軍征皖連克潛太舒桐公功最
詔以副將用三河之戰公首陷陳斬賊首數人進攻賊壘見害年二十二　詔
贈總兵　予諡忠壯

周公福高字子祥湘鄉人從羅忠節援勦江鄂累功擢守備　賞戴藍翎李忠
武接統湘軍晉公都司以小池口梅家洲諸戰尤用命　詔以游擊於軍中候
補咸豐八年十月戰死三河鎭我軍之抵三河也援賊麕至諸將不欲戰知戰
必敗相覰無人色公憤然曰敗則死耳吾輩畏死不來矣旣至此敢惜死以懾
壯志乎力戰而歿　詔贈副將　予諡愍烈

彭公志德字道一湘鄉人隸湘軍以功敘把總咸豐六年軍次洪山攻武昌各
營裹創喋血鏖戰五閱月不解鞍胡文忠遴敢死士數十人彙奏請獎公與焉
遂晉千總　賞藍翎武昌復以守備用七年勦黃州克湖口平小池口堅壘梅
家洲僞城公功皆最擢都司換花翎尋破彭澤宿松太湖諸縣每戰必爲前驅
不肯後人敘功遷游擊又以復麻城黃安功除參將加副將銜三河之役忠武
殉節諸營皆潰公率所部貫賊陳突出死者過半公亦受重創走入中左營與
副將李存漢等竭力死守越三日營陷死之　詔贈副將　予諡武烈以上五
公皆　賜祭葬附祀李忠武祠

評曰曾文正云李忠武重厚少文百戰不挫方謂可躋中興福將之列不意大
難未夷長城遽隕惜哉丁太常寶三河進止特詳憤懣從其言安有覆軍之變

忠武籌策無遺獨不納此烏呼豈數有不可回者歟

中興將帥別傳卷九

長洲朱孔彰撰

曾忠襄公傳略

曾公國荃字沅甫文正公之弟也少負奇氣倜儻不羣年十六隨父至京師從文正讀書慨其厭不肯覓舉未幾還湘鄉然文正獨奇之嘗賦詩曰辰君平正午君奇屈指老沅真白眉辰君國潢午君國華皆公次兄也道光二十七年以府試第一入縣學旋舉優貢咸豐六年文正困於南昌公在長沙思援兄難募勇二千人援江西克安福進攻吉安戰屢捷明年丁父憂自營奔喪六月廣昌樂安陷賊聚吉安屬鳳山等圍吉安敗潰時王公珍病殁樂安劉公騰鴻攻瑞州陳亡士氣沮喪於是湖南巡撫駱公秉章江西巡撫耆齡公奏起公統吉安各軍軍復振八年築長圍困賊屢擊卻外援秋八月遂克之論功由同知保知府加道銜江西全省肅清公撤軍還湘獨留吉字二營從文正於建昌假歸長沙俄寇復至江西公復出至撫州合舊部新軍五千八百人公總領之攻賊於景德鎮三戰三捷遂復景德鎮江西再肅清胡公林翼廣求將才調赴黃州由是公屬湖北軍湖北軍三路謀皖公先還湘增募領萬人圍安慶大破賊會陳玉成於城外十一年四月賊踞集賢關築壘十三公掘長濠困之石牌賊分黨擊屯後力戰六晝夜卻之遂攻破城外三石壘及菱湖兩岸壘先後擒斬數萬安慶城外賊營俱盡八月丁巳朔克安慶賊黨殲焉先是京師欽天監瞻天文奏明年某月某時日月合璧五星聯珠　國家有非常祥瑞至是果驗說者謂蕩平南服之機肇此公以力戰功記名按察使　賞穿黃馬褂公乘勝東下九月薄廬江奪泥汊口神塘河賊壘下無爲克運漕東關浹旬之間連克城隘分軍扼守蕪湖還安慶與文正商定增募湘勇直擣金陵之策　穆宗即位公以前功加頭品頂戴補浙江按察使擢江蘇布政使時二省淪陷　詔在軍督勦同治元年二月公率新軍六千至自湘循長江北岸進軍公弟貞幹循南岸進軍水師中流直下南岸破賊荻港舊縣三山夾魯港克繁昌南陵二城北岸破賊望城岡銅城閘雍家鎮克巢含山和三城又攻克濡須口西梁山沿江北岸賊壘悉破平之四月公引軍南渡江會水陸各軍下太平拔金柱關東梁山賊寨復蕪湖沿江南岸賊壘悉破平之公軍獨克大勝關秣陵關三汊河又會水師拔頭關江心洲蒲包洲賊壘皆下五月甲申進屯金陵城外雨花臺自江南大營以兵七萬屯八年卒潰退公軍合水師不滿二萬文正以爲孤縣未可輕進屢議退軍公策曰諸軍士自應募起義人人以攻金陵爲志今不乘勢薄城下還軍待寇曠日持久非利也若舍金陵老巢弗攻置將士於閒地浪戰而意怠功必無成逼城而屯亦足以致寇軍勢雖危顧不可求萬全於是文正許之時金陵城外賊堅壘以百數公駐軍僅南面一隅賊所習見無恇怯意常出大隊來犯公屢擊卻之又值疾疫大作皖南諸軍死亡山積金陵圍師軍士傳染十幕而五不常發閏八月疫猶未已將士方資休息而賊酋李秀成自蘇州糾大衆援金陵號六十萬結二百餘壘環攻十晝夜不休用西洋火器擊我軍所當糜碎部將倪桂中礮殞公面受鎗子傷血流交頤裹創巡軍衆心以安浙江賊酋李世賢復來助秀成開地道用火藥轟官軍壘壁隨破隨築公令軍士於營中掘隧迎之手持令不得瞑四旬餘賊又來襲我糧道公一夕築小壘無數屬之江力戰卻之當是時士卒以軍中爲家將帥爲父母不約而親不謀而信故能同心以禦彊寇十月庚申寇亟攻公下令開壁大戰俘斬數萬圍乃解世賢遁廣德秀成遁江北公分軍追擊破之又以水師困於蕪湖分軍守東西梁山文正憂懼猶欲令公乘勝撤圍或議退保蕪湖公曰賊以全力突圍是其故技向公和公正以退致挫今若蹈其覆轍賊且長驅西上何蕪湖之能保況賊烏合無紀律豈可見其衆而自怯至二年春文正視師駐公營十日見圍屯堅定始無退軍之議公旋擢浙江巡撫仍留金陵四月攻破南門外石壘十會水師克下關草鞋夾燕子磯九洑洲公軍又攻破長干橋印子山上方橋江東橋賊屯分軍克博望鎮上方門高橋門土山方山七甕橋中和橋賊壘九月克秣陵關僞城於是金陵西南東南隅賊往來之路斷十月攻下城東隅賊壘二十三分軍扼孝陵衛三年正月攻克鍾山石壘僞號天保城分軍扼太平神策二門城圍乃合賊縱男女七八千人出城以節食又有夷人以輪船載糧夜用

三板運至中關擒賊六並舉之由是賊糧亦斷五月攻克龍膊子山陰堅壘僞號地保城遂督軍日夜環攻築高壘瞰城中積湮薰覆沙土其上以避鎗子治地道於下三晝夜隧成實空棺火藥轟陷城垣二十餘丈公親冒矢石衝殺入城時三年六月十六日也於是接殺數日生縛賊酋李秀成洪仁達於僞天王府掘得洪秀全屍焚之賊黨死者十數萬人李秀成者僞號忠王賊中最有名所部皆悍黨秀全死官軍攻急先一月飲藥死大衆皆秀成統之秀成以所乘駿馬與小天王洪福使逸故獲獲時訊供在囚籠中三日書七萬餘言敘其初起及與官軍戰至就擒極詳本欲獻俘因別擒賊目見秀成皆長跪解京路遠恐中變因即誅之論者謂擒洪福無足重輕不得秀成賊不滅也於是　天子褒功錫封一等威毅伯　賞戴雙眼花翎加太子少保乞病歸旋授山西巡撫不拜五年還湖北巡撫復引疾歸十三年起用陝西巡撫改東河總督光緒三年復撫山西適三晉奇荒赤地千里公走書告貸各省勸民助賑其言至痛楚先後放賑銀一千三百萬兩米二百餘萬石活饑民六百萬人籌善後蠲徭役歲省民錢百萬餘晉人德之為立生祠六年俄人渝盟　詔赴山海關防海俄人憚公威不敢近和議遂成擢陝甘總督未赴散兵歸里八年權兩廣總督內召授禮部尚書十年授兩江總督　上親政加太子太保初至江南值法國啟釁公在吳淞江陰設立礮臺布置嚴密彼族不敢狡焉思逞江防以固鄭州決口力籌河防濬深張福口引河以資宣洩堅築裹下河長圩為捍衛又賑蘇皖水災兼顧浙鄂籌助　畿輔賑一年之中集款百萬上分　宵旰憂勤遺言以外國雖和好不可一日不嚴江海之防憂深慮遠忠愛之心溢于言表以光緒十六年十月二日薨於位年六十有七遺疏入　天子震悼追贈太傅賞銀三千兩治喪　賜祭一壇　予諡忠襄　詔入祀京師昭忠賢良祠並於湖南原籍江南省城建立專祠凡立功省分皆准建祠子二紀瑞紀官早卒孫三廣漢特用主事廣壽廣江附生　賞舉人廣河員外郎曾孫三兆龍兆梓蔭襲侯及歲時由吏部帶領引　見公性爽邁不屑屑於小節輕財好義為人謀衣食常恐不足推心置腹任人不疑故豪傑樂為之用偉績懋以周貧族戚故舊待舉火常數百家幕客宋紹祁死贈三千金養其孤濟人之急類如此治軍則嚴而有恩時發賞以勵戰士饒大衆止屯處秋毫無所犯其圍安慶也還集賢關悍寇相持百日堅忍以待其敝胡公林翼歎曰雖條侯用兵不是過也然公常謙抑自稱騎將屢克名城而無喜色自平江南歸杜門謝客以書帖自娛有印章曰句當江南公事回不矜不伐洵與曾武惠比隆矣其督兩江常病足臥閣無為兼用黃老術務清靜化民大江南北伏莽潛消為治貴大指不苛細晚年尤純乎仁愛金陵為公百戰所克出民水火故感人彌深百姓先建懷德祠祝長生及公薨後尤謳思不忘云

評曰中興撥亂忠襄之勳爛焉初起時為文正畫三十二策無不效文正是以知其能用兵也其後量益宏學益純恢廓有容而德業彌崇詩云有斐君子終不可諼兮蓋與文正同庥矣

中興將帥別傳卷十上

長洲朱孔彰譔

曾愍烈公曾靖毅公別傳

曾公國華字溫甫文正公三弟也幼出後叔父驥雲生有大志好讀史喜爲奇詭驚俗時雜以詼謔嘗以君房言語妙天下一語贊兄文正隨讀書京師由監生應京兆試不遇歸益肆求經世略咸豐五年文正督師江西冬十月爲翼王石達開自通城竄江廣東賊周培春等復自茶陵州竄至併爲一壘陷名城列郡無完土當是時江楚道閉文報家問不通凡數月公請於父倍道走武昌乞師以援兄難胡公林翼一見奇之檄公與劉君騰鴻吳君坤修普君承堯帥五千人行以公統領軍事遂攻克咸甯蒲圻崇陽通城新昌上高六縣六年六月抵瑞州自是江楚始得通問文正嘗言使吾有生還之日溫甫力也瑞故有南北城蜀水貫其中劉君軍其南公與普君軍其西北吳君別勦爲游兵賊於東隅通外援始至援賊與城賊合犯公屢破之七年正月文正赴瑞督攻東路始合長圍掘塹周三十里斷賊接濟會公丁本生父憂隨文正奔喪歸是年七月瑞州拔八年二月降服期滿李忠武奉 命督勦皖中公與忠武姻家也忠武招公襄辦軍務連下潛山太湖桐城舒城四縣遂乘勝擣三河鎮以規廬州時湘軍挾百勝之勢鋒鋭甚公獨以謂常勝之家氣將竭矣難可深恃時時與忠武深語慷切並以書告文正亡何援賊大至被圍十月十日從忠武力戰死之文正哭之曰莽莽舒廬羣凶所窟積骸成岳孰辨弟骨骨不可收魂不可招峰[illegible]巖[illegible]潰風飄蓋忠骸未收世事[illegible] 詔由同知贈道員從優議卹後 特旨賜諡愍烈 敕本籍建專祠子紀壽賞給中書科中書

曾公國葆字季洪易名貞幹字事恆文正公之季弟也少時落落自將脫去町畦視八世毀譽及書史褒譏蔑如也不甚措意亦不隨衆爲疑信時或詰難參伍大破羣惑逾冠補諸生屢冠其曹已而厭薄舉子業究心手搏擊刺法粵寇起文正奉 詔討賊公帥六百人從咸豐三年冬平常甯洋峒土匪時楊公載福方爲把總彭公玉麟方爲諸生皆客公所爲僚佐公亟薦諸文正曰兩君英毅非常器某願下之四年三月岳州兵敗公又極白諸將無罪己願獨坐之其後楊彭果以水師雄視東南而諸將亦次第登用擢取高官大名公獨黯然歸去築室紫田山中柴門絕人事身與世違及愍烈戰歿三河公則大慟誓出殺賊以報讎而雪恥會鄂帥胡公廣求將才命公分領千人自黃州戰而東十年正月連克太湖潛山三月與兄忠襄之師會圍安慶明年八月克之先是程公學啓陷於賊爲賊將公設計招降程果以三百人夜款營賊覺追急程大呼開壁衆疑其詐公獨信之令開壁門納入克安慶之役程功爲多語在程忠烈傳中同治元年正月師次三山三山者宣池羣賊四萃之區軍入援絕寇十倍我乃以計招降三縣義民之陷賊者懊咻而厲使之得四千人編伍約法用破魯港克繁昌下南陵蕪湖而忠襄之師亦以是時克東西梁山偪和州當塗奪采石兄弟復會師進薄金陵雨花臺江東久虐於兵沴疫繁興將士物故相屬公病亦屢瀕於危將假歸休養適僞忠王李秀成率援賊數十萬至公強起籌戰守自當西路衞餉道與賊血戰四十六日賊死踣不得逞解圍遁公疾遂不起年三十有五公初以功敘儒學訓導加國子監學正銜克皖晉同知 賞戴花翎克繁昌三縣 賜迅勇巴圖魯雨花臺大破援賊晉知府 命下而公不及見矣事聞追 贈按察使從優議卹蘇撫李公鴻章奏陳公戰績 特旨照二品例議卹 予諡靖毅 贈內閣學士銜 敕建專祠 宣付史館立傳公在軍習勞能忍饑寒隆冬不御裘鞾跣足行積雪中了無所苦以兄國潢子紀渠嗣廕知縣江甯克復 賞直隸州知州

評曰愍烈不敘瑞州之功而戰死三河忠於 君義於友可謂難矣靖毅薦拔賢豪知人謙退有古大臣風惜未竟其用 朝廷褒其一門忠義於文正忠襄益有榮焉

中興將帥別傳卷十下

忠勇公多隆阿別傳

長洲朱孔彰撰

多隆阿公字禮堂蒙古正白旗人隸黑龍江部伍世襲騎都尉年少尙氣節膽略過人咸豐初粵匪之亂　朝廷徵兵邊徼應募入關以參領屬科爾沁王僧格林沁戲下從破高唐州連鎮及馮官屯賊巢馮官屯之役賊穿隧伏地雷當敵臺下公所立處將發矣公知之決渠入賊遂大敗公先受火藥傷裹創臨敵勇氣百倍僧王由是奇公五年奉檄援湖北遂屬江甯將軍都興阿公從克武昌漢陽補協領充行營翼長進勦蘄州敗賊于曾家河復黃梅廣濟當是時李公續賓帥湘軍圍九江悍酋林紹璋死守不下復于對岸小池口築僞城號新城縣環以堅壘又夜築土城于魏家園公急擊之附近土城悉破屢截賊餉道于段窯七年四月小池口寇衆出攻官軍屯公大破之燒寇壘二十一進屯廣濟十里鋪六月公與鮑公超攻賊于黃梅西破其壘四十八遂克小池口再克黃梅湖北再薦清擢副都統時南岸湘軍圍九江北岸悍酋陳玉成以數十萬之衆伺隙往援公與鮑公數拒破之未幾而九江復進攻太湖鮑公軍其北公軍其南射火城中城中火藥發賊焚死大半賊棄城遁遂克太湖公從都公進攻安慶平城外九壘賊勢已孤矣會湘軍五千覆于三河名將李公續賓戰歿天崩地岌人心惶駭舒桐潛太四城復陷于是都公命公退屯宿松鮑公退屯二郎河寇氛復熾大舉來犯公與鮑公拒賊宿松東北大破之斬馘萬計軍威始振僞初陳酋踞安慶最悍鷙善戰日訓練健兒有所謂童子軍長矛手者數千人精悍莫當至是亡七八乃痛哭而去楚督官文公鄂撫胡公林翼交章薦公可大用胡公謂公善用兵雖古之穰苴何以過之又以公與鮑公皆好勝恐違師克在和之義因謂公曰鮑超驍悍非兵家所貴賴子庇蔭以有今日超之功皆子之功也幸終左右之公諾九年春都公請疾以公當前敵公破賊于石牌石牌當安慶西南賊作大城與太湖相犄角官軍攻城潛山安慶賊分道來援公以馬隊要擊破之其冬都公督師揚州疏舉公自代遂以皖事屬公矣公與鮑公攻太湖未下時曾文正駐宿松胡文忠駐英山二人同心謀皖公已援福州副都統于是以攻太湖各軍悉歸公節制皖寇知官軍名將銳意東下則大懼玉成復糾合撚匪龔瞎子張落刑十餘萬衆來援公撤太湖圍以鮑軍屯潛山小池驛當前敵移他軍爲後援己屯新倉爲援曾公胡公危之益發兵圍太湖援前敵賊圍鮑軍數重公攻賊營以救鮑公自督軍護運道一卒持精五升藥鉛五斤至壘擲而入又以己軍抽屯鮑左軍右代戍壘相持四十餘日大破陳酋斬級萬餘復潛山太湖二城　賞頭品頂戴于是賊奔下游而江南大營潰曾文正渡江駐祁門鮑公將八千人從戰皖南公將萬人戰皖北胡文忠駐太湖曾公國荃圍安慶李公續宜屯青草鬲公攻桐城寇倚桐城牽安慶又濠與專壘水堡相輔公躬率三千人出領後陽列騎兵攻城夜半領後軍闇登知官軍精銳在桐城設守甚固城西北求雨領執臨城寇作石壘環以二丈石寇濠壘以官軍不能近雖據領上無益未之備也公令三千人合築礮臺三比曉臺成瞰寇城壘在目中寇驚以爲神功旋列隊移礮置三臺于是石壘及城寇伏匿知困矣十月賊援桐城號十萬公先屯挂車待之陳酋增壘不戰公曰賊始至而閉壁此欲老我師也然以援城爲名而不能戰寇衆心不能知其機而形勢已餒矣宜悉衆合擊之破其一屯餘衆自走乃建旗鼓率十八營分三隊薄攻之寇出戰敗還屯公喜曰賊將走矣飛書告李公續宜約夾擊李公進新安渡賊又不出數日突攻李公公往援賊退公曰賊易與昨戰可知也請與共殲之遂分軍自挂車掠寇屯而北李公自新安渡掠寇屯而南寇不能守則出戰兩軍齊擊俘千三百人拔出難民萬四千平壘館百四十墜水死者又數千追奔二十餘里玉成乃走廬江陷蘄水踩黃州上掠雲夢德安隨狂奔千餘里欲掣動攻圍安慶之軍月餘還宿松至太湖諸將曰急發大軍拒之公曰賊新勝氣銳其來不攻我而亟戰以怒之敗矣令皆保營寇疾趨入安慶復自挂車列隊耀兵而退公曰此示假道不欲戰也然彼畏我甚宜示弱以誘之設伏兩山隘戒之曰賊敗必過東東起大呼西起應之過西東亦如之勿遮道勿留行令突騎數百躡賊曰閧呼擊而進追不得過十里公親率羸軍誘寇寇進則

走寇分二隊以大衆攻大營以少半追敗者至新安渡伏發斷寇後退者還擊之寇潰而東東山伏鼓而呼西山應之東西呼聲動天地追騎馳至寇大敗爭走攻大營者亦敗退皆走廬江李公既上援湖北陳會以青草爲空虛桐城圍軍不能遠戰復分三道來侵公分五隊擊破之旋奉幫辦軍務之　命十一年六月賊大舉來刈稻公大破玉成于高樓領又平桐城外七壘一日公登轅車望曰賊衆十倍于我連戰皆敗今知吾所在夜必來劫營乃潛徙其軍賊至得空營大驚引去八月朔曾公國荃克安慶公策桐城賊必走留軍收城自要寇宿松先一日至寇方從潛山西趨遇官軍驚走黃梅馬步追奔四百餘里廣濟蘄黃桐舒皆復捷聞　詔賞雲騎尉世職遷正紅旗蒙古都統旋權荆州將軍畫未一歲而已三遷矣同治元年正月公率二萬人進攻廬州令部將石清吉爲前鋒賊出數千人迎拒敗之遣騎軍斷其糧路二月奪賊艘船二火大興集賊巢僞缚天侯晉祥甫率千餘賊降尋破西門得勝門賊壘四會袁公甲三遣建甯鎮總兵張得勝帥五千人營于廬州北陳會營于城外恃水爲險公乃下令掘隄決水賊來犯皆敗去然濠𣳚水深不能盡援賊大至乃傳龍掘隄大敗賊于北門遂并力攻城破東門三壘玉成來援復大敗不敢入城由版橋河逸去賊大亂我軍肉薄登城乘風縱火遂拔廬州分兵追玉成玉成斷浮梁以數百騎奔壽州是役殲賊萬計生擒八百有奇斬僞官二百十有三解散七千餘衆玉成走投練總苗沛霖入壽州公遣將追之距城四十里逼獻陳會沛霖不得已囚玉成解前營師勝保營誅之公以玉成爲第一兇渠令竭數年之力得殲之賊不足平矣捷奏　詔加騎都尉世職五月撚匪自河南竄陝西逼西安官軍迎擊失利　詔公馳赴陝西督辦軍務公改轍而西途中兩奉　諭旨趣行其時僞扶王陳得才勾合撚酋姜汰陵張落刑二十餘萬衆三路窺秦公慮關隘爲其所奪命先鋒雷正綰以陶茂林等三千人兼程前驅自率大軍繼之甫抵商南陳會已驛于後截我饋道公回軍捲擊大破賊于紫荆關復其城賊宵遁公令馬隊追賊步軍暫息單騎入商南姜會猝至商邑城甚隘賊由富水關來逼當其衝城中僅衛卒數十人莫不驚怖公從容布置城防城門洞開命

十數騎列陳以待賊不敢逼數日賊北趨後軍亦至公已豫檄陶茂林等設伏扼武關截賊去路自率五千人追擊之商地亂山崎雜兵難展布公棄馬登山覘賊所向以旗指揮三戰三捷賊墮崖墜澗死者無算姜會僅以身免是役也以數千疲卒滅五六萬悍賊　朝廷偉之　詔賞黃馬褂諸珍品公檄諸軍西且至陝會大吏奏奉　廷命勝保督陝西軍務移公東勦陳會追及樊城敗之又敗之唐縣鎮遂屯樊鄧間十月勝保獲罪回氣益熾　詔授公欽差大臣仍急赴陝西十一月公入潼關郎解同州圍擊賊之背一戰大捷回匪倡亂九閱月受創始此遂扼賊于洛河之南其地林木叢雜袤斜百餘里古稱沙苑產蒺藜公部多南勇跣足搏戰苦不得逞公多購草鞵令以布裹兩足著之以滚營法逼賊而壘二年春連破羌白鎮王閣村來華喬店孝義倉渡諸賊巢馮翊悉平初公之破諸砦也沙苑林中零星回巢未嘗遣卒搜捕諸將慮未盡絕公笑曰君等倘謂賊未空出耶我扼其吭彼不合并膚有生路乎必不信盍使覘之果如公言五月師次交河口公適患腹泄憊不能督戰乃擇諸將中持重者穆圖善陶茂林令分軍跨渭爲營以驍將朱希廣趙既發輔之希廣與既發素相善請并營于北岸當賊衝公慮以勇僨事弗許固請許之戒曰君等當聽吾言賊至堅壁勿戰吾自有法破之慎毋輕出二將初尚耐守後以公病久賊日辱罵不能堪遂背令出累中賊計遇伏戰歿公聞信力疾乘肩輿以後隊二千人往援大破之克交河口十三村賊巢翦滅殆盡尋破馬鳥什東沙河諸砦餘逆賸孽不敢迎戰公慮其遁走遣卒招撫賊詭應之而陰以車馬運輜重西走公覺其詐密令曹克忠繞道截擊自率大軍進薄高陵無戰不克無堅不破旬日之閒連克高陵涇陽縣城及塔兒寨禾樂店咸陽之渭城灣蘇家溝馬家堡白起營各賊巢六十餘處縱橫二百餘里伏尸徧野馬不能行京兆亦定已而遣雷正綰援甘肅命陶茂林解鳳翔城圍進攻白吉原各賊巢悉平之關輔肅清公欲度隴剿回匪先掃蕩漢南川賊以清後路賊偵知之乃東遁而賊酋藍大順適陷盩厔公馳軍圍其城盩厔城小而堅藍會又善守誘以計不出轟以地雷不墮公乃選各營健卒數百人力攻月城令將士曰賊雖善守月城破彼

不能安處矣吾今分諸軍更番攻擊以逸制勞不出兩日賊必走西門近山必由此出吾已豫設伏藍會可擒也廼親上礮臺擊鼓督軍疾戰兩晝夜賊死者十九公怒為礮子中傷左目鼓音猶不絕是夕賊果由西門遁伏起藍會身中數槍逸至南山遂成擒餘賊悉滅公創甚旬餘卒于軍同治三年四月十三日也年四十有七事聞　天子震悼卹贈太子太保賞一等輕車都尉世職入祀京師昭忠祠直隸山東山西河南安徽湖北江西陝甘諸行省均建專祠　賞銀千兩治喪　予謚忠勇子雙全在黑龍江僑居親友家將軍奉　廷旨命赴營扶櫬視其貧無以為生歎息久之　詔襲世職并為一等男公天性忠義嘗謂其下曰我輩蒙　朝廷爵祿不能滅賊何以問心古人願馬革裹身吾每壯斯言敢有欺心乎每戰身先士卒不避鋒鏑自應募討賊身經三百餘陣克城砦二百有奇酷暑嚴寒未嘗安枕運籌決勝料敵如神軍法雖峻士卒被傷者親撫慰之至以己所乘騎載之歸故軍人無怨言所得廉俸悉以充犒賞官文公知其貧鄭寄三千金贈其家公知之馳卒追取悉為戰士製征袍素不識漢文公牘書函幕客誦以聽指論是非悉當嘗坐帳中令人讀三國志演義以為樂或說奇計而先決其機盡其多謀而善戰者皆天授也咸豐中鄂軍拒賊境外貝將勁卒萃于皖西北一隅與陳玉成百萬兇悍之眾蹀血數年殺賊之多公軍與鮑軍為最故時稱多鮑云

中興將帥別傳卷十一上

鮑忠壯公別傳

長洲朱孔彰撰

鮑公超字春霆四川奉節人也咸豐初入向忠武公榮軍麾專西賊未幾以病遣長沙落魄欲死復入湖南軍從屬塔齊布公稍稍以勇略聞時曾文正公治團練招水軍乃拔爲哨官隸楊公載福麾下嘗乘單舸爲前鋒樹鮑字幟縣紅緌丈餘以自異曰戰勝令人易辨也從戰洞庭克岳州平沿江賊壘抵金口補千總克武昌漢陽補守備克蘄州田家鎮從攻斷橫江鐵鎖焚賊舟得花翎都司武昌再陷文正已至南昌於是公屬胡公林翼回駐金口胡公爲湖北巡撫大治水陸軍拔公爲營官水陸會攻漢陽漢鎮獨破宗關石城登岸殺賊獲大礮二尊奪快蟹二艘乘勝出襄河口賊以鐵索貫船作浮橋截河公督七哨官一鼓而進用椎斷索燬浮橋獲三版七轄重三百餘船又攻破晴川閣木城二胡公之營高廟黃州德安援賊麕聚圍攻甚急公以單營飛櫂馳救力戰卻之胡公由是益知公視爲布衣交書呼爲弟公初字春亭因改亭爲霆狀其勇也再克金口功最升遊擊下樊城武昌克蘄州九江遷參將時上游江面肅清胡公令公赴長沙募三千人改統陸師號曰霆軍七年攻小池破賊孔壠援黃梅毀億生寺賊壘戰一日夜傷左膝右臂鼓音不衰於是大破賊生擒僞丞相等四百餘名斬首五千級授副將加總兵銜又焚黃梅後山賊屯進駐宿松二郎河攻破涼亭河祝家塝賊壘僞英王陳玉成率數萬衆踞楓香驛仙田鎮進擊大破之奪賊壘十三明年援麻城克黃安會多隆阿公進窺太湖公攻北門燒賊火藥局語在多公語中連破雷公埠石牌沿河東岸賊壘十六斬馘萬餘級

詔補湖南綏靖鎮總兵進逼集賢關直抵安慶省城會江浦浦口六合六安三河官軍失營壘百餘座陳玉成合兇逆之衆乘屢勝之勢復糾撚渠張洛行龔瞎子衆號六十萬上犯舒桐潛太復失江寧將軍都興阿公令公還駐二郎河遏賊衝公身先士卒以寡擊衆大破賊於宿松東北斬僞天將成天侯殲賊八千有奇九年十二月進壁小池驛時曾公駐宿松胡公駐英山公與多隆阿公爭赴前敵多公欲退公不可曰東南半壁安危在此一舉乃下令軍中夜半秣馬厲兵以待師出請所向公曰惟吾馬首是瞻於是銜枚疾走十餘里聞四面刁斗聲絮且急公勒馬顧諸將曰若試看此何地也天將曙共辨識乃在賊壘叢雜中咸相顧失色公曰勿怖吾與若等同受　國恩當以死報皆感奮涕下爭效死公手先然巨礮聲震若雷賊睡酣忽聞礮聲驚起見公軍共嘩爲自臨絕地圍益堅公望見僞英王黃蓋羽葆立馬指揮直赴之賊陣亂後者繼進呼聲震天莫不以一當百遂破賊七十餘壘克太湖潛山當是時霆軍之名聞天下　天子褒功加提督又憫公勤勞久　賞假三月省覲養傷然公所部不過三千人恨未竟其用曾公與胡公書曰春霆近來戰功比多更偉可令統萬人於是增募新軍復出會公已進祁門以公爲遊擊之師時僞堵王黃文金由浙江犯江西僞忠王李秀成由蘇州蕪湖上窺徽寧遍地賊氛以大圍包裹祁門斷景德鎮糧路軍書梗阻公縱橫盪決大破賊於黟之盧邨再破於休寧萬安街左文襄之援景德鎮也待公會戰因大雨遲一日左公先假霆軍旗幟賊見大驚敗走比偵知公尚未至復回踞羊塘謝家灘築壘三十餘公馳至大戰斬首逾萬黃文金負重創遁賊竄建德又敗之復其城旋援安慶大破賊於赤岡嶺下堅壘四礮賊首劉瑲琳十一年六月秀成以金陵賊衆擾江西連陷二十餘城踞瑞州奉新靖安安義逼省垣公移師援剿大破賊於樟樹斬馘萬餘河中積尸塞流遂解撫州圍時江北賊熾曾公檄公赴援甫及武陵渡而安慶復再抵撫州秀成先竄貴溪雙港湖坊合花旗廣匪號三十萬公馳至大破之斬馘二萬餘進克鉛山廣信江西肅清同治元年補授浙江提督賊麕聚皖南東連蘇杭西瀕江上自建德東流下至銅陵蕪湖戰爭紛紛公各路策應倏東倏西風馳電掣精銳莫當既解銅陵圍進克青陽拔石埭下太平涇縣攻寧國大破賊於寒亭管家橋進軍高阻山僞輔王楊輔清匿城中僞保王洪容海等數十萬衆繞城築壘絡繹三十里公擊破之奪坌城岡賊四出襲我軍僞循王魏超成列隊胡盧山楊輔清復由大東門出公奮擊皆大奔斷賊數萬於城中分兵躡追殲賊二萬有奇血流標鹵城下楊輔清以單騎逸洪容海自廣德

州以十萬衆降糾得精壯三千從容海從公轉戰至嘉應州官至總兵是年秋江南大疫軍中死亡相繼公亦病猶能操蘇杭殘寇不使上犯及公痛一戰大破黄文金於西河灣平八十餘壘皖南甯清會李秀成竄江北破江浦浦口和州巢含山園石澗埠官軍四十餘日公自青弋江馳救抵無為州賊聞風解圍去所向披靡列城皆復擒斬數萬李秀成遁入金陵公渡江軍於幕府山賊夜襲嘗敗之移駐紫金山連營至孝陵衛斷賊往來要道適青陽復被圍公馳援至三山賊解圍遁追破僞根王藍仁德於曾塘斬級六千賊目張勝祿等殺藍仁德獻頭降收復建平鼓行至東壩降平城外三大石壘僞隨王楊柳谷率三萬衆頂香蒲伏出降遂下東壩攻句容大戰塔岡城斬賊七千城賊內亂夜縛僞輸王項大英僞烈王方成宗數營五萬餘衆盡降戮二逆於市引兵趨寶堰破堅壘五進克金壇常州賊由丹陽來犯大破之斬首逾萬時二年四月也蘇杭既克賊衆復竄江西踞許灣欲犯南昌分黨蛾聚金豁瀘建昌廣昌皆為賊所有江西告急公馳救抵撫州賊自雙鳳橋琉璃岡九子嶺若竹坪洲洋至許灣綿亘數十里層築長牆牆內壘壘如貫公軍裏岡亦深溝高壘若示賊持久者賊稍懈公令曰破長牆決死戰在今日乃分兵趨四隅親督軍搗中堅越五層鹿角而入有部將一人退者公手刃之士益用命長牆破賊不能還軍亦不得出人人自為戰血濺征袍如洗槍鋒皆紅圍發竟日破賊壘一百餘座斬首四萬級拔出難民八千進克金豁瀘溪南豐新城僞聽王陳炳文甯王張學明撰王陶金曾等率衆七萬降即令所降將洪容海約也初僞康王汪海洋自許灣大敗後餘四五萬衆竄瑞金後併丁太陽數千人湖州逃匪數千合僞侍王李世賢三江五湖之衆三萬勢復熾回圍甯都連營四十里公率大軍至連破之圍解斬賊萬餘海洋自瑞金復遣僞主將來庬詐降公下令步伐止齊備之賊果列陳搖旗鼓譟勢騰甚公麾軍擊之賊驚潰爭入城門擠尸積如山城賊開西門遁追至藍田已達閩界是時江甯已克論功加一等輕車都尉世職錫封一等子爵戴雙眼花翎先是公於三年春丁母憂乞回籍葬親　優詔慰留賞銀五百兩經理葬事　天子曰當念移孝作忠之義勉抑哀思俟金陵

克復江皖肅清再行賞假以遂孝思至是再申前請　帝許之四年秋賊由閩擾粵東　朝旨促公出五年正月僞康王汪海洋僭王譚體元佑王李元濟踞廣東嘉應州公率大軍五路合擊大破之會大風雨賊夜遁公先設伏黄沙嶂北溪白沙塘等處起擊之尸滿山谷斬譚體元李元濟並酋目數百名降二萬衆粵匪平加雲騎尉世職部將得　賞黄馬褂者三員於是　命公移軍勦捻久追逐於鄂豫之間捻嘗避公不得一戰六年正月遇於安陸永隆河大戰破之追奔五晝夜斬首二萬餘級然公亦病矣　朝廷催入關勦西捻以病未能赴　詔諳賞曾公疏解之旋乞假歸　恩賞人蔘公英姿剛猛身才七尺高額目光如巖下電右臂為礮所傷不便七箸未嘗讀書軍報口授有意理牘尾用左手施行亀筆勁人能辨之馭軍嚴而有恩進必賞退必誅他事不苛細故得士卒死力而樂為用其進戰也疾如風善用大衆有排山倒海之勢駐軍若不過爭地形而壁如山立不可撼左文襄嘗視其軍指一壘宜改築公曰得勢文襄亦不解其意然敵竟不能近宿松太湖之戰與多隆阿公齊名壁小池驛賊晝夜環攻手持令不得瞑四旬餘卒以破賊其堅忍如此陳玉成賊中呼四眼狗公嘗曰狗待我豹來食之蜀音鮑豹相近胡公與曾公亦戲曰與君烹狗賀新年蓋以十年三月破玉成也其明年天津夷兵犯順　文宗狩熱河　詔公入衛會和議成乃止嘗論夷事切齒如私讎每恨不得當而甘心故　朝廷有海防事即起公自永隆河戰捷病歸家居久至光緒六年復　召授湖南提督朝京師未至官會俄人窺擾奉　命統萬五千人駐直隸樂亭時曾公國荃駐山海關李公鴻章駐天津公虛衷咨訪整軍經武四夷憚之屢　詔問籌備公奏蓋平復擾毅如常感　朝廷不次付託之重撫衷憤發又其血誠也和約定即撤軍遣蜀其後法兵爭越南又　命統衆向太原未至轉和罷兵十四年秋終於家　賜諡忠壯三子祖齡祖恩祖祥祖齡襲爵公提兵十餘載大小七百餘戰擒僞王數十名斬首三十餘萬級降二十餘萬衆凡臨陳公與部將各戴品級翎頂珊瑚水晶熠耀炫目不怕首與他軍殊賊一見即驚爲鮑軍棄械跪馬前即不誅殺以此服其威信李嗣許公振禕每與余談公逸事謂許灣

之戰雖沙崩鉅鹿瓦碎長平不是過也其立廟豫章鄉人至今思之霆軍多驍將如宋國永婁雲慶蘇文彪段福譚勝達孫開華唐仁廉王衍慶最有名

評曰多公鮑公戰潛山太湖間已名聞天下厥後成功尤偉滇南之役曾文正難曰多公威名太盛恐賊潛匿不出嘗以麒麟捕鼠卒因小醜喪我元戎惜矣鮑公苦戰十年其彭弗如非胡文忠曾文正弗能用也信乎詩言赳赳武夫公侯干城壯矣哉

附宋提督國永

孫提督開華

宋公國永字長慶湖南衡陽人也貧時刺渡船自給鮑公超為水師營官招水勇應募隸伍從克田家鎮賊礮掀翻戰船於洪濤巨浪中躍立船背死戰胡公林翼歎為壯士積功保都司咸豐七年調陸師營官從攻小池口大破黃梅悍賊鮑公傷獨將破渡河橋賊數萬衆旋收復太湖潛山擢副將曾文正進駐祁門公由漁亭攻休甯又大戰於羊棧嶺時皖南賊勢熾霆軍縱橫盪決力保祁門功最補宣化鎮總兵旋援江西景德鎮從破賊洋塘援安慶克赤岡嶺四大壘復援江西大破賊於豐城北攻甯國廣德偽保王洪容海降鮑公令公綏輯之公強毅而氣和得士心自衡州從軍至平嘉應州無役不從後又從勦撚安陸永隆河之捷先數日鮑公出隊十里外公守營度撚匪必別遣來襲馳告返顧比至而寇大至其料敵類如此文正嘗謂公有統將之才不當屈為偏裨也同治間以記名提督遷雲南鶴麗鎮總兵後獨練霆慶營駐防鎮江光緒元年何公璟沈公葆楨奏調駐閩卒於軍

孫公開華字賡堂湖南人咸豐同治間從鮑公超轉戰楚北江南江西有功累敘至總兵從克嘉應州光緒初調至臺灣十年法夷來犯公守淡水礮臺以火藥不足不用大礮令軍士盡伏臺後法兵官禮士卑士從鐵艦開放大礮二百餘門公臺上寂無聲法人以為我守兵已散走放舢版驅兵登岸公伏起斬級數百殲於海濱擊沈舢版四三戰三捷法人自是遁去　詔賞穿黃馬褂擢福建陸路提督光緒十九年卒於淡水公子某倜儻如書生二十一年倭人北犯朝廷割臺灣與和臺人不肯讓公子募壯士與戰死於三貂嶺

中興將帥別傳卷十一下

劉武烈公別傳 劉騰鴻

長洲朱孔彰譔

劉公騰鴻字峙衡湘鄉人少讀書應童子試不遇遂服賈漢陽江湖間咸豐三年秋鄂軍潰於田家鎮公夜泊湘江有戎裝數十輩來掠舟公察其語音湘勇也肯有巨礮十數公好言慰之與俱至湘潭告邑令擒輸之具得其潰逃擄掠狀實諸法公繇是知名五年夏巡撫駱公命率湘勇五百人剿巴陵土匪李日逵於毛田平其黨數千遂駐岳州九月敗粵賊於通城之桂田十月再敗之羊樓峒粵賊復猖圻以功敘從九品　賞戴藍翎未幾復咸寧敗賊於紙坊遂抵武昌會攻望山門敗賊鮎魚套當是時羅公澤南攻武昌一見公知爲將才命增募五百人遂師事羅公六年正月進壁城下會大霧公策賊且出劫營潛三下率壯士伏營外約諸營以火箭爲號亡何賊果至皆衣白衣火箭發諸營夾擊之無脫者越日又敗賊於青山得　旨以知縣用時羅軍壁洪山公移屯窯灣攻漢陽門苦戰十數次皆捷公所將曰湘後營樹黑幟賊望見輒走以爲不可當嘗獨立城下呼賊以礮擊之賊發十餘礮不中堅坐良久乃還見者咋舌及羅公卒於軍李公續賓代領其衆僞翼王石達開自通城竄江西連陷瑞臨袁諸郡曾文正公駐南昌江楚道梗軍報數月不通鄂撫胡公林翼檄公及同知曾國華吳坤修參將普承堯帥師援江西命再增募五百人四月克咸寧敗賊於通山會江公忠濟敗歿通城乃繇蒲圻崇陽轉戰至通皆復其城追賊毛田及湘陰之長樂賊遂繇瀏陽竄江西六月師抵萬載復新昌上高進攻瑞州瑞有南北二城南曰民城北曰官城聯以石橋跨蜀水七月朔公帥將領察形勢賊與城外賊遇敗之越日進壁西門外僞北王韋昌輝自臨江來援比至我軍已拔南城月既望大戰皆捷時知縣羅萱帥江軍會戰賊窺江軍新至壘未堅乃分黨犯公軍而以全力撲江軍新壘壘門竟日江軍壘垂破矣公率銳卒數十人大呼出橫貫賊陳賊大奔追殺至城濠礮斃公坐騎公攻益力盡殄濠外賊始從容步歸後賊悉銳截我餉道又大創之於是曾公及江撫文俊公合疏上公功得　旨以直隸州知州留江西補用　賜號衝勇巴圖魯八月朔逆渠黃會悉僞黨來援衆四萬列陳山岡我軍靜以俟之相持一時許剛賊自東北繞至截我後路山岡賊乃下撲呼聲震屋瓦公俟其逼近發劈山礮擊之退而復進再擊再敗之乃驚奔追擊三十里賊方分路逃而石逆適自九江勾黨來勦敗賊還瑞築五壘於東北路與城賊掎角號稱十萬公與諸將議曰石逆新至不急剿之使壘成禍無底矣遂令楚軍防城賊江軍進剿公率死士三百人督戰行未數里賊大至繞出我軍之後驟公兵少先犯之三百人植立如塑寂無聲待賊近始發劈山礮殪之賊卻二百人植立如故再近再殪之凡六七次賊氣沮各營併力猛攻遂大捷賊數返門數敗之公大呼破其一壘乃回軍復擊敗城賊之出犯者尋分軍克上高敗傳家壋援賊方官軍之拔南城也賊黨盡萃北城路通臨江大小數十戰莫能斷其接濟公議於南岸築壘斷外援又於北岸石鼓嶺築新城視舊城尤險固至是賊惟株守舊北城耳十二月公移屯南岸七年正月開長濠以困之先後遏賊於馬鞍嶺陰岡嶺皆大破之四月西安將軍福公來視師歎曰吾行軍八年未見有結營平地扼賊而外不能援內不能突如此者會李公續賓進攻九江胡公疏調公回鄂公以功在垂成先遣一軍應之而攻城益力賊夜竄出公追殪之於友埠六月擊賊南門礮臺七月攻東門毀其城樓十一日破南岸礮臺明日公親督戰中鎗子五臥勿能起坐肩輿督戰破卡三奪礮臺一遂攻橋北礮臺城且破忽巨礮中公脅仆第騰鶴扶之強視語曰城不下無斂我軍中皆泣冒礮登城斬殺殆寇大半除道開門迎公尸入治喪聞見者莫不悲壯其志以爲公能用衆也公於諸將位最卑名最重臨死一言而使士卒忘身殉己若報私忿以成其志雖塔齊布多隆阿公莫能逮公死而所部稱精兵至今聞其名其圍瑞州將卒千五百人所役作濠壘如數萬人之功待士有恩信請告必允亦如期輒至而紀律極嚴卒取民間一鴨立斬以徇屯瑞經年民安其業鄉民助餉至二十萬緡其卒也民哀思之作紀恩錄臚陳十四事立祠數十處祈禱輒應屯軍處一祠尤著靈異云公平生見善若驚疾惡若讐見同列攘功委過輒憤憤不平父衆觀嘗戒之殉

節時父書偶諳弔之曰不死於賊必死於小人今而後吾知免矣未能事君爲能事父母已爲截天實爲之其言沈痛若此卒年三十有八　詔視道員例從優議卹　贈光祿寺卿　敕建專祠　予世職同治三年江甯復　優詔追錄前勳　賜謚武烈子一曰青甸

勝福字杰人將中營會攻瑞州咸豐七年四月戰南城躐傷左臂創甚兄命歸休辭不可七月十三日大舉攻城城垂破武烈中礮卒君號痛督師急攻比夜城破賊盡殲而武烈不及見矣江西巡撫命接統湘後軍逆進援臨江賊敗走乘勝破峽江賊數萬復其城十月會攻吉安壁城下掘長壕困賊獨當西南路八年七月江水漲賊乘勢衝出營軍戳勦無脫者八月十日賊再由江干突圍出擊走之仍逼入城十五日城拔君獨率所部窮追數百里斬馘大半時舊創未愈方乞假省親而當事已檄防九江不獲辭十月屯彭澤九年二月戰勝於帖牛嶺遂進規建德攜風雲嶺賊巢破堅壘二忽後隊火藥發賊乘隊來撲衆十倍圍之數重君力戰逾時已潰圍出矣慮全軍不支復大呼馳入陣力竭死之年二十有八是日以勇丁失火敗賴君力戰損傷僅百餘人軍械無所失君累功保記名知府　詔視道員例從優議卹　予世職如例

畢剛毅公別傳　黃虎臣

畢公金科字應侯雲南臨沅人以征開化苗匪功敘藍翎外委咸豐四年隨副將王公國才赴湖北軍營破賊於天門丁司橋累敘至花翎都司十一月曾公國藩檄令隨塔公攻圍九江明年正月賊犯武昌王公國才回軍援鄂公遂爲塔公所留其後塔公物故公以驍勇冠湘軍逆曾石達開之寇江西也連陷瑞州臨江等府數十州縣公所至常陷陣克捷旋爲他部牽率失利終不得獨餘其功自九江奉檄而南以五年十二月破賊於樟樹鎮明年二月官軍敗失之自南昌而東以六年五月破賊於饒州之章田渡六月郡城陷失之公自痛爲他部所累益發憤募死士再入饒州誓衆曰今日上岸破賊不捷吾不復歸舟一鼓克復府城饒之耆黎婦孺見聞者與不見聞者皆曰畢公功也由是　賞呼爾察巴圖魯名號補臨沅鎮都司升用游擊名譽大振而忌公者日以次骨飛騰湘鄉楚湘將獎公提千餘人當四戰之地索餉不至又懸忌者在己上中孜營□不自得嘗思立奇功以自振異會撫軍之缺大至歲莫士有飢色有司責公能破某縣某軍食可圖也公不得已於正月二日率壯士十餘騎馳入賊中左衝右決殺百數十人賊將蹇奔焚市廛光燭天見公無繼者遂以木欄遮遮擊不能轉戰死時年二十有五事聞　賜卹如例公臨敵負傷屢五十矢令二卒手執利持八尺刀以從怒馬直穿賊陣戒從者無得妄從人亦自不敢從也當是時塔齊布公臨陣負傷亦然塔齊布公先以勇名天下公繼之楚人謂擇者低首嘆公亦自謂公都昌浮梁間民風悍至今傳誦其事皆慕公之勇能數不已公去曾文正營歸江西備遺未一年殞命文正深惜之後三年文正第忠襄公破賊某縣某弔公殉難之所爲伐石以表遺蹟文正銘曰橫目嘗嘗同出一治衆離無離離是健者塔公首出次乃畢君驅幹雖小膽安之倫匹馬斫陣萬夫莫當人心之賊一矢或傷內長婦嫉外僞強寇進退靡依忍尤蒙詬鬱極恩伸特啓祇天徒飛無翼或墜於淵淵則有底憤則無已萬代千齡哀此壯士同治三年金陵既克曾文正公奏與劉公騰鴻同請謚　予謚剛毅先公七月攻建昌亡者又有黃公虎臣楚人也爲人樸實驚勇文正奇其才令統千五百人從克武昌田家鎮轉戰至江西積功擢都司咸豐五年冬九江賊犯青山公與林公源恩禦卻之明年正月賊至青山再破之三月公率師赴吳城鎮會水師攻下建昌縣晉游擊四月攻瑞州奉檄往來南昌屬邑爲雕勦之師五月軍建昌郡宜黃援賊自茅排擁擠而至襲公後公出巡營見率壯士九人挺矛衝突刺前賊盡殪後賊環刺公受十餘創而殞是時璧建昌軍以公爲衆望所歸聞公殁三軍爲之奪氣文正奏死事狀　詔從優賜卹

周節愍公別傳

周公雲耀字光庭湖南邵陽人也少有膽略充實慶協馬兵道光十二年從征江華逆猺趙金龍補外委保擢千總二十七年勦新甯賊雷再浩有功　賞藍翎擢撫標中營守備時承平久營伍廢弛以游手充尺籍值征調輒相向泣公力覈其弊先汰羸弱勤訓練信勇敢踰年新甯賊李沅發作亂荼民鑄起應之公

帥所部百五十人團結鄉兵固守賊來犯擊走之咸豐二年逆渠洪秀全下竄陷江華公屯軍牛塘等處與賊戰屢捷三年夏粵寇鍾爾康犯江華公帥二百人迎勦大敗賊虜賊由間道襲嶺東乃冒雨夜馳歸翼日賊果大至出不意敗之禽逆酋彭如海曾文正手書批答云此次用兵若神鷹盤空飛疾而力勁不媿西南鎖鑰也四年擢江華營遊擊江華地接粵西賊黨出沒無虛日公以兵法布勒鄉人使家自爲戰會粵寇劉紅貴犯濤墟公往勦賊敗遁別賊羅亞會犯嶺東界又擊走之追及粵境擒其巢賊竄永明之桃川方擬驟勦有別賊來自灌陽圍攻道州甚棘公聞王公珍率湘勇來援急以兵會圍立解賊偵知公遠出簾江華必虛將襲城公即夕循間道歸邏明果與賊遇奮擊敗之遂進攻桃川賊聞風遁追及粵境之栗平街殲賊殆盡公自與王公合軍兩人深相得士氣百倍官民倚此兩人爲固婦孺皆知其名賊甚畏之未幾援甯遠援錦田往輒有功十一月賊犯零陵公迎擊於青口版橋追至梅峒賊敗遁巡撫駱公上其績　詔賞孔雀翎擢參將五年春勦賊於錦田於富川於永明灌陽均大捷夏四月粵酋朱洪英陷東安公會諸軍圍勦克之敘功晉副將尋追賊道州大破之賊回竄圍廣西之全州公力疾馳援全州圍解又破賊於興安時軍威震甚賊當之輒靡恨公次骨以公所部人少滋欲困公遂由灌陽回竄永明永明屢被賊城中死徙一空至是告急公兼程回援中途糧盡貸米於民家民閒公軍至轂已炊而餉之十月朔夜一鼓抵城下黎旦賊大至公倉猝戴草冠轉刀出城擊賊所殺傷相當乃以衆寡不敵斂兵固守時王公珍方圍郴州未及援城中勢益孤賊詗知兵少糧盡攻益急十一月癸亥城陷死之王公珍與人書云光爵所部千一百人若盡以守陣或不至此迺入城不滿三百人猶且鏖戰三晝夜悲哉時桂陽寇犯甯遠趙參將永年亦戰死湖南自塔公領營兵最強二公繼之亦有名然所部人數太少用公者曷嘗盡其才哉與周公同死者守備銜千總朱耀永明汛把總周佑外委官獻爵　賜卹如例周公謚節愍

評曰曾文正謂劉武烈治軍刁斗森嚴凜不可犯臨陳則埋根行首屹如山立有名將之風惜其剛毅太過卒以身殉畢公金科驍勇冠軍景德鎮之役實因餉絀而冒險求戰輕兵深入失此將材黃公虎臣有聲豫章周公雲耀顯名零陵之四公者雖往古烈士何以加焉

中興將帥別傳卷十二

長洲朱孔彰譔

武壯公烏蘭泰 全玉貴 田學韜

向忠武公榮

張忠武公國樑 虎坤元

烏蘭泰公者滿洲人咸豐元年　簡廣東副都統二月奉　命自山東馳赴廣西幫辦軍務與向提督榮分統一軍時承平久將不知兵洪秀全等倡亂有防兵三萬鮮能戰者惟公以勇略著聞五月敗賊于象州又捷于桂平新墟七月奪雙髻山要隘八月破賊風門坳向提督由桂平追之公由鵬化山追之賊自大黃墟分水陸兩路經大黎向永安州閏八月朔陷踞之遂僭偽號太平天國洪秀全為天王楊秀清為東王蕭朝貴為西王馮雲山為南王韋昌輝為北王石達開為翼王洪大全為天德王秦日綱羅亞旺范連德胡以晃等各偽丞相軍師等偽職分衆屯莫家邨阻官軍攻永安之路距邨十餘里有三嶺中曰秀才左曰龍虎右曰石燕公相度形勢駐火器小隊于秀才嶺暗伏地雷出隊誘賊佯敗由左右二嶺退過中嶺後列陳以待公自建中軍旗鼓於秀才嶺最高處幔前植一紅蓋賊爭中軍旗鼓公率小隊自嶺後徐卻賊拔紅蓋火機觸發嶺石奔裂賊死數百大隊乘之遂克莫家邨自此賊見公旗幟不敢近二年二月官軍圍永安四路進攻並擊其東西礮臺城將克會參將李廷櫓戰沒諸將少卻賊由古東沖小路出闖偽丞相秦日綱屯仙回嶺公爭山岡夾擊斬級二千餘賊破別軍出圍東竄遂收復永安州生禽偽天德王洪大全檻送京師磔于市永安之賊繞山走踞六塘墟將犯省垣公以刀刺臂血灑盂水中飲士誓同死賊追至將軍橋中礮而亡當是時賊結死黨猛進不退之徒從亂如歸官軍所徵調者不習戰皆莫知築壘濬濠是以望風奔潰其不奔潰者已偁強軍而況言戰哉且提鎮多不相統轄事權不屬其不能制賊亦勢也公則忠勇絕倫每戰身先士卒嘗譏同僚避賊又無謀與都統達洪阿提督向榮皆不合獨與江公忠源誓蓋以忠義相許也江公自有傳烏公死事聞　詔從優議卹

賜謚武壯部下全玉貴田學韜最有名

全總戎玉貴貴州鎮遠人少落拓不偶初入營伍補名糧無所表見意頗不自聊及徵兵令下從征粵西乃稍喜每戰輒衣白袖襦以自標異驍果冠羣都統烏蘭泰公一見大奇之使募健兒三百人別為一營而是時湖北人田學韜者亦以勇名與玉貴埒烏公擢為左右翼凡戰皆此兩人先登為賊所指目及烏公戰沒桂林學韜亦前死玉貴從他軍至道州賊酋楊秀清擁衆奄至大將某棄營走營內金輜山積玉貴不忍棄謀督護而計未有出賊已迫近即挺身單騎橫矛立橋上厲聲謾罵且曰吾一人耳汝敢來鬭否秀清初起持重又未知大將已去惶覘良久謂其下曰此白袍將吾聞名舊矣今觀其氣威言壯必有伏不可墮其術中竟退玉貴飛報主者徐引還闔營無恙軍中莫不服其勇也總督徐廣縉為繪圖呈奏錄首功白袍將以此名聞天下時以比唐薛仁貴云後隨向忠武攻金陵提督和春前在廣西湖南親見玉貴戰狀及是赴援廬州絕欲得玉貴自助咨向調往遂以副將署壽春鎮總兵玉貴既至相度廬州城外有平地可以立營而前後皆賊屯玉貴念非出奇不能取勝引兵直入其閒置壘令曰以半軍築以半軍護士皆注鎗持滿賊錯愕來爭且戰且築壘立成晝夜疾擊剗平十餘壘賊幾盡矣會攻城為礮子所傷數月不愈卒廬人惜之私立祠以祀

向公榮字欣然四川大寧人也少時捷足能及狡兔嘉慶初教匪亂掠去既脫遂入軍旅隸楊侯遇春麾下從平滑縣賊積功至偏裨侯忠勇聞天下所部皆顯名一時公年少壯勇侯最信愛之從征喀什噶爾克復四城　賞戴花翎師旋擢副將畿輔不靖授直隸通永鎮事平晉四川提督遷湖南提督平李沅發亂一月而捷道光三十年率兵越境勦賊旋調廣西提督時粵賊蠭起數十處而會匪洪秀全最強據紫荊山衆踰萬公恐游匪盡附之㦸先翦其翼即自將兵由柳州慶遠至南寧橫州四戰皆捷索潭陶旺諸賊盡潰　賞霍欽巴圖魯已而洪逆將出窺濤乃由橫州移軍會勦洪逆已出巢至大黃江遂擊之於馬鹿嶺賊走武宣公先布兵要於城外賊遙望旗幟反走象州之中坪百丈邨將

窺省城公繞當賊前使瑱黔兵犄角咸豐元年賊乃復走紫荆山前以新墟爲門戶後以雙髻山猪仔峽爲要隘七月各路進兵都統達洪阿攻西南爲蘭泰泰定三攻西北總兵李能臣經文岱攻東南公與都統巴清德由紫荆山後路進直登猪仔峽據其要口賊衆大潰遂奪雙髻山八月賊陷永安州公因兩致挫奪職留營旋以戰勝復原官明年圍永安賊潰圍出犯桂林時總兵長瑞長壽都統烏蘭泰陣亡軍氣沮公策賊必犯省城率親兵間道疾馳先一時至免實巡郭以安人心賊百計仰攻守禦三十一日而圍解賊無所得則走陷全州出湖南圍長沙公軍踵至賊遁渡洞庭犯武昌公躡追連戰皆勝而城中無守備陽賊壘不能與外軍合遂於十二月四日失陷巡撫常大醇學政馮培元等死之公乃以重兵數萬分布各門以全力扼守洪山日夜搏戰賊在城中不自安欲由襄樊北趨偵知河南有重兵扼守遂於三年正月二日下竄公收復武昌追賊于九江八戰八克遂拜　欽差大臣湖北提督之命而兩江總督陸建瀛防楚皖之交軍潰於武穴下賊遂破安慶陷江甯勢燎原矣公追至江甯屯孝陵衛大破賊鍾山　賞黃馬褂江甯城大而堅狡寇已營遂萌分黨內犯之意公逼城而軍力扼其吭蘇杭腹區賊屢伺而不得逞乃分擾江西安徽各郡縣又由揚州分衆北竄遣將赴援不分畛域䟽調粵海師船由海入江擇鎮將諳水戰者督之由三山轉戰而上進屯采石屢破賊舟間出陸兵復太平府賊援中絕於是城賊乏食乃傾巢爲困獸之鬬衆數萬擇其尤獷悍者爲前鋒公豫部署諸將誘賊至上方橋盡殲之賊由是不敢犯大營六年張公國樑又敗之於高資賊乃分竄江北皖南公飭諸將領兵四出援剿大營僅餘兵數千公且病以故賊悉衆犯營公度身死則賊日進蹂蘇常而江浙危乃移扼丹陽疾戰大破賊而公病不支矣公奏以張公自代後解金壇圍復句容東壩猶用公遺教也卒年六十有五先以丹陽移軍　詔革職仍留欽差大臣至是　上聞震悼復原官　予謚忠武　賜一等輕車都尉世職准建專祠

張忠武公國樑者字殿臣初名嘉祥廣東高要人年十有五賈廣西貴縣爲土豪所辱怒率衆毀其家官名捕亡命爲羣盜盜有道人爲之語曰濟弱鋤強發嘉祥及桂平盜洪秀全等煽亂附者衆公爲衆所脅與其黨合賊黨令公率二百人詐降向公榮知之令所部留壁中易二百壯士從公戰賊大敗殺公妻子公遂以誠告向公善遇之由是居向公麾下率銳卒爲前鋒先登陷陣以勇略著聞向公倚爲左右手咸豐元年洪逆以賊數萬走新甯州公率其徒二百人破之授守備　賞戴花翎二年三月敗賊于道州蛇皮領克永安州追賊自湖南至湖北破洪山寺賊壘升都司　賞給霍羅琦巴圖魯勇號賊棄武昌蔽江東下陷江甯當是時長江無水師官軍由陸路追之無船渡軍比至江甯而城已陷十日矣賊既踞江甯爲僞都而鎮江揚州相繼陷向公以　欽差大臣督元從諸軍駐鍾山公以所部扼七甕橋都統琦善亦以　欽差大臣駐揚州所偁江南北兩大營者也而南軍聲威出北軍上遠甚故北軍自琦善卒後托明阿德興阿咸未幾罷去其軍遂兼轄于江南三四年間江南北郡縣警輒往援援輒立解皆公功也洊升福建漳州鎮總兵六年夏五月江蘇巡撫吉爾杭阿公敗於鎮江死之未幾而有向軍鍾山之潰諸將震恐公從容指麾始得全師退次丹陽尋復進向公奏以公總統南北諸軍旋解金壇圍奏　旨幫辦軍務乘勝復句容　賞穿黃馬褂復鎮江與騎都尉世職擢湖南提督復秣陵關　賞換雙眼花翎調江南提督復揚州儀徵又克九洑洲晉二等輕車都尉迭荷文宗褒旨　賜上方珍異嘗傷中指　賜御用藥散尤異數也旣而向公卒某帥驕愎不省事又忌公事事齮齕之公度不得行其志誓以身殉抉一齒寄家示無還期公築長圍困賊攻益力城垂破援賊四至某帥方以不破城不發餉激軍軍屢譁不爲動公跪諫繼以泣不聽其實饟銀尚有三十萬後悉委于賊矣先是僞忠王李秀成與僞玕王等謀曰蘇杭爲天下財賦之區若紿外黨攻之張某必馳援則金陵之圍解矣衆然其言遂令悍黨攻杭州破外城公乃分兵救援而大營兵四出愈單弱援軍至賊棄杭走回犯鎮江公果親援鎮江賊乃猛攻鍾山營某帥避軍遂大潰公聞變馳至丹陽東遇賊大戰傷重下馬向闕再拜曰臣力竭矣復進攻賊營馳渡河人馬俱歿時十年閏三月晦也公從軍十年與士卒同甘苦士卒愛而畏之大營饟絀而歸至矛傷向公營萬衆

洶洶公聞率小隊馳至乃散公令曰罪人吾知之諸營盡縛以來則已否者張某且殲其營日晡得三十餘人殺之卒無事公親軍千人皆古所謂解煩兵者且有紀律主帥奏明月餉每兵多一兩軍興以來未嘗有也身經數百戰以少擊衆賊衆畏之如虎既卒鎮江營多公舊部賊至假公旗以出賊披靡陰雨中賊輒望見公旗故賊猶傳公不死神矣哉公戰陳出新意審察地勢動合古兵法向公以六合新勇隸公公試之曰若未能戰也雖然宜令若立功將戰公匹馬環視數十里中得一僻地令營之曰旦日賊零星過營若盡殺之已而果然故弁勇人人自奮願從九洑洲之役公作背水陳四眼狗率衆數十萬迫我軍於江滸公徙舟去岸令曰私渡江者斬賊連蹋我營周提督天培歿于陳衆頗懼公手刃一人以徇曰今日進則生退則死麾衆而前無不一當百賊大敗走遂復九洑洲其復太平也以五百人從至則賊會觀劇城外公突至大呼殺賊賊奔入城公麾兵隨之而入城遂復往返七日耳軍中歌曰張國樑走馬取太平其後援鎮江公至賊退將歸金陵吉勇烈餞之九華山酒中報賊至出擊不利公飲啖自如呼其屬曰賊近以告俄而四山鼓譟礮聲若雷公起更衣曰請從此別出營門立而指揮分兵作數隊揚旗出公潛由僻路下山抄賊背急攻之與勇烈夾擊賊大敗死者無算公遂歸金陵是役也賊數萬公卒僅數百云公之過丹陽也周走四城召父老諭曰此城無守法若等速東去我留待若公植立城上賊望見之不敢近盡一日城空乃行往歲蘇州設卹局公遺書云貴局多一難民即敵營少一死賊公在軍殺賊以萬計而仁心爲質有如此公長身孔武有力而狀貌如婦人好女待人以謙尤重儒士嘗軍出溧水縣令供張南門公率親軍百餘人至北門時漏三下敂門求宿無應者得一古廟小憩公以下皆藉草臥黎明令倉皇至謝罪公曰吾愛此寺僻眠甚適不及至南門耳遂馳去治軍暇輒作虎字大徑丈中直墨半枯屹如鐵柱名書家所不及廉奉卹以分士卒不名一錢訃至粵一子蔭清幼四壁蕭然公薨後江南數十州縣皆陷于賊或謂公歿于鎮江者傳聞之誤也數月始得公死事狀以聞　詔曰東南半壁倚爲長城尙冀該提督不死出爲國家宣力又曰若張國樑在蘇常何至糜爛若此當是時三帥不睦公尙受制於人南北軍又少良將雖爲總統實孤立耳竟失一死報國悲哉同時驍將有虎提督坤元者先公卒虎提督坤元字子厚四川人總兵虎嵩林子軍中以小虎目之別於其父其父嘗以事當法坤元號泣向公前請以身代拔刃自擬向帥惜其材許以功贖由是戰必先登君每戰好聳纛選所部悍少年百許配之千金名馬背負紅旗一縱廣各四尺遇賊輒亂陳入望之如火雲飛翻爲風所掣也俄鉅黃旗十數揮映其間則手搴於賊者橫舞之而出賊以故望見紅旗一簇輒曰是小虎不可當倒捲其纛以遁其後戰歿于秣陵關年裁二十許官至提督向帥之退丹陽也君守珥陵張忠武殿軍至遂與之合日莫張筵召諸將飲酒數巡張忠武具冠服拜於階下諸將大驚爭膝席至地張忠武慷慨言曰勞諸軍血戰數年良苦今一旦糜爛若此而向帥又病東南半壁視翼日一戰勝負審不然國樑必死於是今與諸君別也君遽推案前擁張忠武起曰過此半步死者非夫也坤元請先之公繼後吾此賊必矣忠武笑撫其背曰壯哉雖然前敵吾自當之君可繼諸將亦涕泣誓以死明日賊威至我軍裁當十之一逆前鏖戰礮聲猛烈萬雷一奮崩崖隤谷戰塵起數十百丈劇賊排牆進君與張忠武洞入中堅諸將繼進剽疾震蕩血肉橫飛鏖戰兩晝夜賊乃大潰乘勝逐進駐鍾山築長牆圍金陵君之功爲多又嘗以千五百人走賊二萬克句容云

評曰江忠烈獨重烏公之爲人豈非以公所志異於羣帥哉蓋相契者微也向公躡賊粵西直至江甯屛蔽蘇常四年之久不可謂無功然江南軍少良將謀略之優惟張忠武一人竟以誤國庸臣齮齕敗績壞此長城豈不惜哉

中興將帥別傳卷十三上

長洲朱孔彰譔

鄧忠武公紹良
瞿威壯公騰龍
饒莊勇公廷選 畢定邦 賴高翔
陳威肅公大富

鄧公紹良字臣若湖南乾州廳人父士儼歲貢生任平江訓導行誼稱一時公自幼以武力智略自許請于父統屯丁補新場堡屯把總道光末從征崇陽以功擢千總晉守備尋從征廣東　賞藍翎李沅發反新甯公率五百人敗之躡追至黔粵斬獲甚衆明年沅發就禽公擢提標都司　賞揚勇巴圖魯換戴花翎咸豐元年從提督向公榮勦粵賊於廣西敗諸索潭及陶鄧墟賊竄潯州踞大黃江公麾軍渡方對壘別賊自牛排嶺來犯公引精騎五百橫衝其陳張左右翼繼之兩路賊皆敗又敗賊於象州乘勝抵永安戰皆捷遷游擊二年賊犯桂林公空壁躡之一日夜走三百里屯西城圍解授楚雄協副將賊竄湖南公奉檄守甯遠旋守衡州賊繇間道走長沙公帥師馳援與永綏協副將瞿公騰龍壁南城外焚賊踞民廛敗賊阿彌嶺會賊鑿隧道隱隱聞鍬鍤聲巡撫張公亮基檄公及瞿公帥勁卒八百人入城備緩急九月丙子魁星樓側地雷發城崩數丈軍卒方集天妃祠攤錢博戲公獨拔刀當城缺斫先登賊一人顛軍卒聞之皆集缺口賊蜂擁上礮彈洞公右臂血淋漓不少卻共擊殺悍賊百餘督兵築土城復完未幾賊解圍竄岳州直趨武昌公卷甲尾追三年擢壽春鎮總兵督江南提督攻鎮江會援賊大至我軍不滿千敗潰　詔奪職仍協勦金陵尋以五百人援東壩克之轉戰至太平又敗賊於采石移防甯國敗賊黃池五年春　詔賞三品服及花翎帥師援徽州有功尋援甯國復蕪湖平沿江賊壘授陝西提督六年春奉　詔攻揚州冒雨渡江帥精銳薄城環攻六晝夜克之　詔調浙江提督辦皖南軍務戰三汊河拔其柵適甯國陷倍道進攻敗賊於雙橋趙村東溪橋進次蓋牛墩大小數十戰皆捷又敗賊於夏家渡於圍山分兵平涇縣各村賊巢援賊至敗之於桃花園麒麟山遂克甯國七年復南陵會蕪湖賊犯灣沚公痛勦之夏四月金陵賊大至復犯黃池灣沚分黨從紅楊樹內竄公擊走之四次攻蕪湖皆捷遂進攻繁昌敗賊孤山壩又敗之清水河又敗蕪湖賊於四合山適青陽賊竄涇縣分兵擊卻之賊復走據南陵當是時公以甯國爲浙藩籬而涇尤皖南咽喉自提兵遏其衝相持至兩年賊死爭不能入尺寸會丁母憂乞解官奔喪　詔改爲權提督仍督辦軍務未幾復南陵時別將攻瓜洲急賊謀解圍乃犯南陵涇公皆擊敗之尋破三里店賊巢南陵涇皆平八年江甯賊糾捻匪來犯黃池灣沚連屯四十里公自南陵回援力戰走之賊復犯南陵勢尤悍公與總兵周大受前後夾擊大破賊進攻桃木段賊巢破之追至孤山壩盡焚其壘繇是石硊施家渡要隘皆奪回尋遣將平太平卓村賊巢遂進攻莪橋適賊復犯黃池乃分兵擊卻之蕪湖賊同時來犯亦爲公所敗然公所部萬六千人多分防各處要隘灣沚大營勢甚孤而賊衆數倍盤踞河北三里埂和尚橋等處分番出犯而甯防危矣公飛檄請援時軍餉久絀孤山壩各營相繼失守十一月戊寅總兵戴文英以金陵援師至賊用大隊襲其後文英戰死援師潰營中食盡賊攻益急公知勢不可支具衣冠北面再拜舉火自焚其營死年五十有八公死而浙遂不能支矣　詔贈太子少保　賜祭葬　予謚忠武　賞騎都尉兼一雲騎尉世職　敕甯國及本籍各建專祠　賞其父士儼白金四百兩時父年八十有七矣敘公子彥先光祿寺署正同治元年　詔湖南巡撫遣官　賜祭一壇

瞿公騰龍字在田先世居陽湖曾祖明誠任永定縣尉僑湖南遂爲善化人年十九入提標繇常德協外委洊擢郴州汛千總道光十二年從征逆猺趙金龍以功　賞藍翎再征廣東八牌猺　賞五品服遷鎮筸守備乾州苗變帥師燔其巢　賞換花翎遷古丈坪都司署鎮筸游擊咸豐元年出師廣西屯武宣疊敗賊於桐木嶺鞍山時患瘧力疾決戰上官勸少息公不可曰賊勢如此某敢愛身邪賊竄永安追勦至古排塘屢斬賊目焚其巢擢參將二年賊自永安犯桂林公繞道出賊前壁文昌門賊用攏牌呂公車來攻公力戰禦卻之圍解擢

承綬協副將　賜號莽阿巴圖魯亡何賊犯長沙公馳援與鄧公紹良同奉檄帥勁卒爲游兵備非常賊用地雷攻城九月丙子南城地雷發城崩四丈鄧公禦之十月己卯地雷再發不及城垣甲午夜五鼓地雷復發城崩八丈公拒缺口斬悍賊三百有奇城復完明日圍解　詔加總兵銜公繇岳州追賊至武昌三年擢鄖陽鎭總兵進勦江甯亡何賊北犯　詔公帥師二千人赴河南山東防禦抵高郵　欽差大臣琦善疏留之會總兵雙來中礮死遂兼統雙營總理營務充翼長時瓜洲賊悉銳援揚州公所部皆分防要隘戲下裁五百人公誓衆曰賊十倍我不力戰勢且盡今當有進無退敢回顧者斬遂下馬持大刀督陣五百人皆奮勇衝殺呼聲震天五盪五決賊敗潰夜雷雨大作我軍乘電光冒雨衝擊賊不辨衆寡遂大亂自相斫殺厥明賊退屍骸枕藉計斃賊二千有奇越數日瓜洲賊由三汊河揚帆至脊東岸聲言復仇公率衆渡河橫截之賊敗走十一月克揚州並復儀徵四年二月公進勦瓜洲破其伏賊連敗之初五日公督師深入賊傾巢出拒復分黨襲我軍後公被圍血戰竟日手刃十數賊力竭死之年六十有四事聞　贈提督　賜祭葬　予謚威壯　賞世職入祀京師昭忠祠子輔廷候選從九品廣善藍翎從九品廷熊藍翎外委廷豹藍翎把總有　旨並賞守備廣善尋改文職累保布政司經歷加知州銜咸豐八年戰死於乍浦廷豹隸都統德興阿戲下充營官八年賊犯浦口力戰死事並從優　賜卹如例

饒公廷選字枚臣福建閩縣人少涉書史倜儻多大略未冠入伍道光十一年張丙反臺灣以千總隨將軍瑚松額東渡提督馬濟勝號知兵嘉公才致之麾下擒賊多　賞戴藍翎十四年選守備十五年嘉義沈知等煽亂總督鍾祥以公習臺事檄之往事平　賞換花翎歷權各營游擊所至兵樂而民安之總督吳文節文鎔以曉暢軍事疏薦二十一年七月海上事起公統精兵七百馳扼海澄二十四年三月總督劉韻珂檄赴馬巷禽匪徒陳鈕等是時水師提督竇振彪治水軍有聲公以陸路營將隨之出洋首先擊賊船禽其魁竇公壯之二十五年擢都司二十八年擢漳州左營游擊咸豐二年調署中營游擊漳俗勁悍一言不相下則聚族而鬭訟之官必互誣其鄉之最富者爲首官提兵下則焚村以示威必各飽所欲而後息良儒者苦之而文武兵役及其鄉之豪民則無所不利公嚴戢所部親入鄉召父老反覆曉以利害使縛獻眞犯置諸法株連者湔雪之守令感公誠無異議故漳民之戴公也如慈父母焉三年三月詔安械鬭官治之不服勢甚張總兵曹三祝以公及龍溪令趙印川得兵民心使往是時潮州小刀會轉相誘結浸淫漳境窺公之出也潛伏城市中十月初十日倉卒起鎭道皆遇害所部卒郭連城護公眷屬出公聞變急馳歸已而偵知會匪羽翼徧諸鄉良善者亦爲所脅乃獨攜健卒葉騰蛟等閒道趨郡城半途賊圍而蹤迹之有大姓某於衆中目公指謂羣賊曰此吾讐也無與諸君事吾將甘心焉遂翼公至其家再拜賀曰吾知公公再生吾等亦再生今郡城已陷公獨身歸死何益請爲公號召良民之脅從者脅從者聞公在必反正城中宜有應者賊不足平矣俄頃集千餘人公帥以行賊不敢逼始賊之陷漳城也與城中百姓約無相害百姓隱忍安之以待公至已而訛傳公及趙公爲賊所得驚走相告向賊索二公賊力白無之衆憤曰是必既殺之而誑我也詬且鬭洶洶不可遏賊遂遁十七日公以鄉團至援賊復大集圍漳城數匝公嬰城固守時時出奇勝之大小數十戰賊乃潰總督王懿德檄公護漳州鎭總兵外勦內撫期年乃復平四年三月擢貴州安義鎭總兵旋護福建陸路提督五年三月粵逆陷廣信浙江危甚王懿德檄公馳阨衢州適甯紹台道羅忠節澤南以楚軍復廣信賊知三衢之有備也從徽州遁浙境以安六年逆酋楊輔清圖踞廣信以窺江浙率數萬人繇吉安出永豐倍道行陷廣昌南豐新城瀘溪等縣疾若風雨無當之者時廣信守兵數百聞風皆潰署知府沈文肅葆楨從學政廉兆綸籌餉於河口單騎歸城無居人惟與厥配林夫人枯坐待盡而已公時在玉山得告急書慨然趣治裝曰賊得廣信則玉山不可守是無浙江也東南大局視此一舉願諸君努力衆曰唯然夫役盡逃礮械鉛藥居後則無以爲戰從水路又舟膠不能下會大雨如注山水驟發河流漲丈餘公握手慶曰天贊我也師遂下公既抵廣信城賊已至城西四十里之太平橋明日亘北山賊幟如

林始賊諜之入廣信也以空城歸報賊喜不以爲虞故避雨於河口與安二日
及至見城上旌旗乃大驚以爲將軍從天下也盡殺前諜之言空城者而氣已
沮矣公所部僅千餘人背城擊賊颯廣鄉民聞郡中有兵爭來犒軍後賊大至
用巨礮轟城隨營文員皆懼請於公曰吾屬奉檄守浙境廣信存亡非吾事也
今賊將以地道轟城兵少不能支城旦暮破將死之乎且使廣信幸存賊以全
力東趨兩浙瓦解誰職其咎宜潛師夜出退保浙境遲則無及矣公部將守備
畢定邦賴高翔怒曰君等怯何如勿來今我在城中賊不知我虛實以爲我能
援廣信後路必有大軍舍廣信趨浙江恐前後受敵必不敢出此若棄城避我
在虜目中一一可數情見勢屈追殲立盡尙何浙境之可保耶今當爲諸君決
死戰明日觀我破賊於是定邦高翔開城出大呼奮擊自晨至日昃毀其長圍
軍聲大振是夜守令欲求觴酒豆肉爲公慶中秋不可得並巡城鐙燭無之時
月明如晝星河斂耀倚堞望賊壘悄然無聲公命去刁斗與沈公瀹茗清談飄
飄然作廣寒宮闕之想不知身在孤城中也又二日賊遁去事聞　賜號西林
巴圖魯閩浙大吏素不慊於廣饒督防者疊以嚴檄召公歸詬誶備至旁觀咸
爲不平公晏然俟接防兵到乃行曰吾不得不爲　國家疆土百姓性命屈也
公繇是義聲聞天下七年六月調補衢嚴鎭總兵八月會同徽師復婺源八年
逆酋石達開以撫建賊五十餘萬傾巢出公從玉山飭參將胡定國援廣豐而
自統所部馳歸衢州公至而賊亦至賊乘驟雨盡毀護城營壘以地道撼城城
圮者三卒以堅禦得完凡九十餘晝夜目不交睫浙江巡撫晏端書以公失所
屬三縣又未能速解衢圍疏請奪職疏出而圍解江常開三邑亦次第復奉
旨開復原官旋授贛南鎭總兵會閩浙總督王懿德檄公赴汀州病甚未能進
遽劾公奪職然
顯皇帝知公忠爲留贛南鎭缺九年正月病痊勦平白沙渓口土匪奉　旨仍
補贛南鎭曾文正公奏調赴江代沈公葆楨防廣信從民望也已而楊輔清踞
景德鎭公統平江等營扼之於浮梁十年逆酋李秀成陷浙江公繇江援浙四
月復淳安奉　旨節制在防各軍五月授浙江提督杭州復後賊又來攻會同
將軍忠壯公瑞昌巡撫王壯愍有齡擊卻之並復餘杭十一年九月進勦諸暨
王公以省城危急飛咨回援時杭州郡縣多淪於賊數百里內無援師鄉民相
率入城塡塞閭巷糧爲之竭公舊部僅淖勇數百並江右所接統楚軍二千餘
則他帥就地收集金陵潰卒事急以付公者又皆飢不任戰困守七十餘日米
粟盡宰牛馬牛馬盡掘草根剝樹皮公惟以忠義涕泣激厲之至飢踣載途無
叛者十一月二十八日城陷巷戰手刃數賊死之年五十有八公性不嗜殺有
以威克厥愛規公者公曰有罪不敢赦至於非其力之所及故殺之以示威吾
不忍也善知人如畢定邦賴高翔皆拔諸僨伍之中並以戰功顯既而畢賴改
隸他軍不竟其用以殞而公亦有恩用趙人之歎矣　贈太子少保　予諡壯
勇　賜祭葬世襲如例入祀昭忠祠並於廣信府建立專祠以副將畢定邦游
擊賴高翔祔焉長子堃襲職次子新同治三年舉人三子霖四子鈔甫三歲殉
公難於杭城
陳公大富字餘庵湖南武陵人咸豐初以外委從提督向榮討粵賊洪秀全由
永安轉戰至金陵洊擢都司　賞戴花翎後從浙江提督鄧紹良復灣沚攻黃
池進游擊尋隨援金華以先登功進參將勦賊竄石埭復擊走之以次復涇縣
南陵改副將補用及紹良師潰灣沚公左次南陵賊圍之數重不能破解圍去
十年爲侍王李世賢寇甯國再分黨攻南陵公出奇兵擊卻之八月甯國陷於
賊民扶老攜幼咸趨南陵公開門納之而賊圍益急公募死士出城告急於曾
文正公文正公南抵祁門陸路無兵分援公堅守六月文正公令水師赴其急
於是楊公載福次魯港潛師救南陵公出城夾擊賊敗走拔出男女十餘萬人
移駐東流以其間與提督萬化林復建德擢皖南鎭總兵明年李世賢竄景德
鎭公率守建德兵馳援賊潛伏兵牛角嶺柳家灣迴龍嶺又令馬賊百餘由景
鎭之南雙鳳橋竄至李村步賊繼之公迎擊賊退追十餘里明日賊復乘大霧
偷過雙鳳橋別賊又由景鎭之東觀音閣鈔入公分兵應之躍馬當先擊殺數
十人中賊礮洞右乳血染馬背仆於地賊來益衆公遂投河而死部將田應科
等亦赴敵死事聞　賜提督銜　予諡威肅　賞騎都尉世職　命於南陵建

立專祠

評曰中興平寇之功基於湖南保湖南遂保天下故鄧忠武暨威壯守長沙厥功偉矣他若饒莊勇守廣信海內服其義陳威肅守南陵　朝廷鑒其忠世皆偁之其餘江南軍將蓋無聞焉

中興將帥別傳卷十二下

長洲朱孔彰譔

駱文忠公秉章

劉巡撫嶽昭附著

駱公諱秉章字籲門廣東花縣人道光十二年進士選庶吉士授編修歷御史給事中鴻臚寺少卿奉天府丞坐稽查部庫時失察庫丁侵漁落職 宣廟察公清介旋授左庶子按事山東晝歸二十八年廣闈復奉 命按事河南江蘇山東咸稱 旨遷侍讀學士授湖北按察使明年擢貴州布政使調雲南又明年擢湖南巡撫時洪秀全等反廣西擾永安州官軍數失利 詔遣閣臣出視師以湖南供張薄劾公吏治廢弛咸豐元年有 旨內召未及行而賊已掠桂林遣茶攸直犯長沙公督將吏乘城守既受代奉 命仍留佐軍務居圍城中八十餘日圍解公北行有 詔署湖北巡撫明年復命巡撫湖南時 文宗已諗公才大湖以南一以任公矣當是時安慶江寧並陷賊粵東西土寇接踵起貴州教匪復結逆苗爲亂環湖南邊境游氛四逼又自承平久官吏習爲苟且粉飾之計下情否鬲民困無繇上達公至求人才作士氣察民隱祛壅蔽力挽積習曾文正公時以侍郎奉 命治團練公與同心戮力靖港之敗布政使徐有壬按察使陶恩培會詳巡撫請奏劾文正先罷遣其軍公不可曰曾某謀國之忠當靜待之未幾文正部將果大破賊于湘潭靖港賊亦遁走省城竟無恙及文正治師東征糧糧船礮軍械公悉力資給時左文襄公方爲舉人公欲羅致之而不肯出乃假捐輸事拘陶文毅公之子入署文襄遽出爭辯公笑曰正欲公出耳陶公子豈敢加以非禮於是笑談甚相得文襄遂出佐戎知無不言言無不行湖南之強自此始由是天下不多左公之才而多駱公之能用人也五年武昌三陷胡文忠公林翼已爲鄂撫飛書告急公悉力資給如所以資文正者會粵寇何祿陳金剛等分道犯湖南而武岡邵陽緻浦諸土寇時時竊發公皆遣將討平之自援鄂外復以餘力援黔援粵援江西徵調無虛歲而江西之績尤偉籌餉三百餘萬不分畛域 上嘉公功賞戴孔雀翎八年 考績實頭品頂戴九年僞翼王石達開擁衆數十萬自郴桂窺衡州官軍扼湘水不得渡則趨上游圍永州公遣將擊走之遂圍寶慶數帀勢危甚公檄諸軍內外合擊而以水師扼資沅會鄂中援軍至圍解賊遁粵西繇全州逼桂林湘軍追益急賊遁慶遠於是達開繇粵窺黔繇黔窺蜀而蜀事日棘矣十年七月 詔曰湖南巡撫駱秉章素習湘軍將士可督辦四川軍務更增率湘軍以行九月公治軍將行會左公奉 詔別募軍援浙江不能留左公去幕中難其選乃請湘鄉劉公蓉佐其軍湘軍將士老者多從胡曾左三公惟黃公淳熙劉公嶽昭在湖南黃公又善劉公蓉故以所部從十月肅戒行賊大至吏民乞公留公檄諸軍分道逆擊賊敗遁江西十一年正月公督師西上抵宜昌聞皖賊犯黃州留劉公嶽昭軍援鄂以黃公所部五千人行初公慮四川餉不肯供客軍頗以食乏爲憂及入境總督崇實公手書殷勤通誠悉發蕃關稅銀資軍湘軍喜過所望故有功時藍朝柱李永和周紹湧張第才何國梁諸逆渠勾衆數十萬蹂躪四十餘州縣將逼成都五月湘軍敗賊于定遠擒國梁黃公乘勝逐賊中伏死朝柱遂圍綿州永和踞青神所在跳梁勢張甚公以一軍勦永和于青神合川楚軍并力攻朝柱自駐潼川董勦七月連破賊綿州道始通尋奉總督四川之 命入成都檄湘果諸軍攻朝柱于丹棱而以川軍綴永和斷其後眉州圍解十一月回軍攻丹棱賊遁追及之斬朝柱于陳賊盡殪永和欲上犯阻河不得渡引而下諸軍圍之于鐵山永和走宜賓追獲之同治元年 考績 詔加太子少保其時川軍克新寧張第才走陝西周提督達武克涪擒周紹湧于大竹餘賊盡殲四川平而石達開繇黔犯蜀掠楚邊陷石硅緣江犯涪州湘軍擊敗之賊偵重慶已設備乃分黨入黔走桐梓達開躬率衆數萬攻綦江湘軍復破走之公檄諸軍扼上游賊遂迂道越黔之仁懷陷敘永長寧分擾珙高慶符諸縣境敗走入黔彝入滇復繇滇之鎮雄入筠連陷高縣渡金沙江陷敘州未幾仍敗遁入滇二年正月石黨賴裕新繇會理犯寧遠公先令川軍守屏山而以湘果全軍當賊衝至是果與賊遇賊敗奔越嶲爲漢土兵練所破斬首數千裕新伏誅公策石酋必分道再入其黨李復猷果由黔竄彭水達開則越冕寧

間道走土司窺大渡河會大兩河溢諸軍遮擊于半渡賊盡溺死達開急水通官軍禽斬之復猷亦爲湘軍所敗殲于黔公督四川凡三年平羣寇禽大酋遂以知兵聞于天下　詔褒公功晉太子太保江甯克復　賞一等輕車都尉並戴雙眼花翎五年五月拜協辦大學士明年冬薨于位年七十有五　賜祭葬　贈太子太傅　予諡文忠　敕建專祠予天保　賞郎中天詒　賞舉人公薨之日士民如喪私親巷哭罷市其喪歸號泣贈嘉者所在千萬數蜀人思其遺愛謂自漢諸葛唐韋皋後惟公云

劉公蓉字孟容號霞軒湘鄉人也少懷奇自負不肯隨時俯仰年三十六猶偃蹇不得一衿縣令朱孫詒召赴縣試擧爲首始補生員嘗與羅忠節公澤南講學有志于古曾文正公聞其名造訪遂相友善文正居京朝嘗寄詩篇有臥龍之譽其見重如此咸豐五年文正率師東征公從戎幕筆翰如流文正賴之文正困南昌時武昌復陷羅忠節請赴援取建瓴之勢文正許之公亦以武昌急願與羅公偕行于是羅公率五千人往分軍爲三自將中軍李公續賓將右軍公將左軍入戰而克崇陽通城與胡公林翼之師會又與羅公大破賊于蒲圻公弟蕃先登陷陣中鎗亡公悲之尋歸侍養無意復出時公方敘五品銜胡公密疏薦公才可大用　天子乃詔公父命公出治軍會駱公秉章自湖南移督四川延公佐理薦擢知府公與駱公選將練兵軍勢日張黃公淳熙者夙善公公言于駱公擧爲大將統五千人分水陸泝峽西上大破賊于定遠遇伏而殞語具黃忠壯傳然黃公雖亡湘軍之威大振蜀寇自此破散無何官軍解綿州圍破賊眉州川北肅清　朝廷破格用才超擢公四川布政使自軍興以來未嘗有也未及三載蜀賊盡平軍政吏治功效昭著初駱公好賢若己有之在湖南獨任幕僚左公宗棠當國強兵援軍四出捷音望于道勳業巍巍　天子嘉其任賢之效及之蜀黃公運籌破平川匪及粵匪僞翼王石達開數十萬之衆則又公之力也同治元年閏八月公出督軍既平土匪藍大順李永和餘賊竄陝西石逆肆擾黔蜀之交公遣將屯敘州之橫江十一月湘軍將胡中和蕭慶高何勝必等大破賊于橫江斬馘逾萬石黨出甯遠二年二月石酋復自滇入川先喋中旗賴裕新出甯遠李復猷趨黔境自領大隊數萬衆由米糧壩渡金沙江裕新爲官軍所殪餘黨竄入甘肅境三月達開將出甯遠誤入邛部土司與所分兩部隔絕土司阻于前官軍擊于後輜重盡失其妻妾五人抱幼子沈于河諸僞官多自溺死于是土司領承恩縛達開獻軍前公親受俘並其黨魁五人檻送成都梟誅之解散四千餘人其黨李復猷竄黔境者由西陽走湖南至廣西破滅當是時漢中羣盜如毛　欽差大臣西安將軍多隆阿公討陝叛回以病留河南未進四品京堂李公雲麟率鄂軍援陝以母喪歸官文公奏薦公督軍援漢南　詔駱公資公兵七月援公陝西巡撫並將前後援陝軍公未發成都援軍先潰公遂止巴州增調劉公嶽昭軍又遣人回湘募勇十月公移屯廣元明年正月官軍收漢中公入府城奏免丁糧卹忠烈給牛種瘞尸骸以收人心留何勝必等分屯漢中興安龍歸劉公嶽昭所部還蜀二月多隆阿公克盩厔藍大順餘黨盡平五月佛平寇卒至杜曲陝西省城大震公出城督軍大徵諸軍將會將軍金順公穆圖善公攻賊于鄠于鄘大破之賊踰秦嶺西走甘肅境陷階州四年四月官軍克階州李永和餘黨盡平九月以言官譏公解巡撫任先是編修蔡壽祺言事譏公貪縱　詔公自陳公奏曰凡貪縱者必其平日縱情于寵利不勝歆羨穢慕思一得之以快其意然後喪其本心捐棄廉恥爲乞憐昏夜驕人白晝之行故凡小廉曲謹之士蟲知自愛卽有所不屑爲不必過人之識量而後能之也臣雖愚陋其于希榮慕祿降志辱身之事往往不待禁戒而自絕于心蓋其自治尙有精于此者而此特其粗節乃蔡壽祺以其不肖之心肆情造謗惟所欲言直欲厚誣天下謂無復有粗知廉恥之人之事則何其情之悖也後御史復劾公事下駱公駱公疏解之部議降一級十月有　詔復任公在陝承兵燹彫敝之餘專意撫綏不復募帶勇營賊至用城守兵自將出戰輒擊走之在官絜清自守察吏愛民蒸蒸向治矣惟高自期許未免輕視流輩故往往爲世所排擊會捻酋張總愚率二十萬衆竄商州陝中震驚餉糈奇絀公遣飢軍拒戰挫于華陰　詔罷職仍領軍十一月捻自臨潼趨省城官軍狃于新豐之捷頗輕敵竟潰于灞橋公乃徵劉公松山援秦令屯

梟化鎮一戰大捷于是湘軍復振　朝廷召左公宗棠接辦陝甘軍務左公奏曰臣與劉典相知有年自顧才力無以踰之然公既免官歸終老于家頗著文章自娛有集四十卷子麟祥今官蘇松兵備道

弟蕃字季寶咸豐五年八月自家二千里覲公于南康中途聞羅公澤南督師至義寧州而西將埽蕩岳鄂之交規復湖北公分領湘右營遂與弟會于羊樓峒賊據蒲圻扼險立柵穿塹鑿重銃礮環轟不可近聞出悍賊揚旗跳盪自辰至午相持不決賊勢少卻蕃從公督戰進曰事急矣賊將乘我遂棄所乘馬獨步而前賊復奔之蕃發銃斃二賊又鞭卒之少退者一賊伏下田發銃中傷蕃仆地公舁歸自率衆與之短兵確鬭驍將銳卒傷亡數十人賊亦大創我軍乘閒舉火燔其木柵煙燄漲天五壘齊破是夕遂克蒲圻公還營視其弟創在臍旁氣息僅屬撫之大慟蕃徐曰兄勿爾命也語訖而絕春秋二十有五事聞
諭旨追贈知縣蕃初治團練部勒鄉人嚴整喪歸族之少長遠近之耆儒學徒與鄉者團結之丁壯會葬送死哭者至數千人如喪親戚然後知其得衆宿將不及也

評曰駱公休休有容宏濟艱難非書所謂保我子孫黎民者邪湘軍遠征公足食足兵相援救遂以一隅為東南根本蜀居長江上游財賦所出蜀平而吳楚黔滇悉定皆天下安危所繫也劉公繼左文襄佐駱公戎幕平蜀之勛運籌決勝者多矣予於撫陝支持危局惜時會之未至要其心存忠愛天下諒之

中興將帥別傳卷十四上

中興將帥別傳卷十四下

長洲朱孔彰撰

李勇毅公續宜

唐巡撫訓方

李公續宜字克讓號希庵兄弟五人忠武公續賓次居四公其季也少事羅忠節公澤南常以躬行不逮爲恥咸豐三年羅公募勇援江西公遂參軍事以功累晉知縣　賞戴花翎同知而名顯不顯六年冬湘軍再克武昌漢陽巡撫胡文忠公林翼奏公有勞特爲兄續賓所掩耳有　詔以知府選用　賞加道銜既而隨兄圍攻九江明年以事赴曾文正瑞州營遂偕諸將圍攻瑞州會皖北羣賊上竄蘄黃公自瑞率千七百人回救湖北師至黃州與胡公並轡謀野周覽形勢七月戰于上巴河公與何君紹彩唐君訓方等分三隊禦賊公軍山巷旗鈔寇中各軍鼓譟乘寇大破之進軍蘄水追賊及廣濟黃梅六戰破賊壘無算遂會克小池口由是公之威名與忠武相頡頏公率所部既集九江忠武乃得分兵復湖口彭澤公以偏師卻湖口之賊禦竄麻城黃安之寇忠武乃得專力破九江皆公之助也湖北事大定胡公以皖中久困水火奏請　敕忠武廓清皖北而留公以固楚疆　天子南憂江淮倚重公昆季皆許之會胡公持喪歸軍事無綱度前軍銳進後路空虛忠武竟殉難三河將士死者六千人天驚地裂公在黃州哀迫之際經緯萬端入則輟食悲咽出則拊循撫卒思鄉者遣歸願留者編伍哺粟賜衣接以溫語差討諸將之罪衡用其賢部署粗定適胡公奉　詔起復相與申儆節練而湘軍復振九年夏偽翼王石達開竄擾湖南衆三十餘萬圍攻寶慶公時新奉荊宜施道之　命統兵自鄂援湘　朝廷壯之師抵長沙進自寶水西四戰而解寶慶圍斬級萬有八千圍中官軍三萬與飢困之民一時得蘇衆譽大和論功　賞加布政使銜當是時曾文正與胡文忠方議并力規取安徽省城曾公國荃領萬人圍安慶多隆阿公領萬人攻桐城公領萬人屯青草塥青草塥者在安慶桐城兩路之中以爲游擊擊援之師十年冬與偽英王陳玉成大戰于挂車河平賊壘百餘拔出難民萬四千擢拜

安徽按察使明年擢巡撫公具疏言逆賊圍解安慶之圍必犯皖西寬必犯湖北以攻我之所必救湖北爲東南根本臣宜提師回援不能遠任皖撫之事比公抵武昌而賊已陷黃州德安兩府五縣其別賊自江西至者又陷興國等縣號經營七月列城皆復安徽亦藉以告克時胡公病劇奏以公自代　詔報可

文宗廟　穆宗立授安慶功　賞穿黃馬褂調補湖北巡撫既又　命督辦安徽公初莅安慶羣匪臨淮屢奉　密詔以苗沛霖叛服無常飭勘撫機宜公覆疏稱苗沛霖官至道員公犯不赦圍撫臣于壽州陷其城屠其衆乃復號言求撫此豈足信不過假義反正號召近縣養成羽翼若正其叛逆之名人人得而誅之寬其黨羽使爲我用彼勢日孤終成禽耳　天子韙之公遣五軍分屯潁壽以時解潁州圍克霍邱城撫綏各圩除散逆黨選任賢吏安民墾田功緒漸彰矣　詔授爲欽差大臣公適聞赴丁憂不克受事　朝廷命仍署理巡撫三疏陳辭奉唐公訓方自代始奉　命賞假百日回籍治喪風患咯血至是增劇歸里後六年　詔實錄在籍視師公不能起凡在家病年餘卒春秋四十有一　敕照總督例賜卹建立專祠　予謚勇毅子光英　實直隸州知州公與忠武皆負重名拔于衆利忠武好豐餐人遇公則沈默精嚴忠武戰必身先號果鎮密公則規畫大計不甚校一戰之利至其臨陣百審一發發無不捷咸功一也忠武殁書以不能省侍爲憾胡文忠慮公假歸不出與結爲兄弟迎養其父母在武昌節署定省如己親公顧曾文正曰胡公未嘗不用權術文正曰胡公闕用權術待公兄弟乃至誠公笑曰雖非至誠吾亦當爲之盡力也當時將帥之和如此公部將名者金國琛郭鵬程蔣凝學蕭慶衍成大吉毛有銘王載馴嘗謂求才之方不可必得求才之道仍須自立皆爲篇論也

唐公訓方字義渠湖南常寧人也道光庚子舉人咸豐癸丑大挑以教諭待銓粵賊之亂曾文正公奉　命練鄉兵郴水師屬公領水師副右營調改入陸軍從羅公澤南克蒲圻復武昌又從攻興國金牛堡文正命公募常寧勇五百人統之命曰訓字營從羅公克田家鎮復蘄州廣濟拔黃梅進軍濯港敗悍賊羅大綱是夕賊謀襲大營滿四下公起巡閱刁斗聲不擾扶守者大綱已遁聲盡

驚而走明日戰孔壟賊悉力拒街口公率壯士踏屑陟高擣前者殪後者繼上
賊大亂諸軍乘之遂破孔壟無何從羅公援江西五年三月克弋陽興安廣信
四月復德興浮梁會賊陷義甯文正檄湘軍進攻賊壁城外雞鳴鳳凰二山與
城賊犄角公壁雞鳴山下賊先來犯公力疾戰督隊先登賊驚潰羅軍乘勝趨
城遂拔義甯徙州人于雞鳴山下立石書唐公戰勝處羅公之援武漢公從克
通城崇陽羅軍小挫濠頭堡再戰公督先進大破賊遂克蒲圻公時已晉知府
換花翎湖北巡撫胡公林翼來會師進復咸甯公從胡公壁省城外五里墩當
中路羅軍屯洪山為東路別將當西路環城皆賊壘官軍進擣輒阻于長濠六
年正月元夕公令營卒為魚龍鐙火之戲輕騎循鮎魚套至藕塘見藕塘守賊
可擊選壯士宵濟入其壘斬還者大隊乘之遂奪二壘是夕公以三百人繞二
城門走賊衆數千衆服其神勇五月援賊至豹子澥公與蔣公益澧迎擊走之
會襄陽亂民高二先結撚匪襲鄧州遂圍府城河南上變　詔湖北選將往援
胡公以屬公令舒保公率馬隊與俱賊自峪山來公急據山南璩灣市明日攻
峪山賊敗之援賊至又敗之賊回竄樊城公夜渡漢蹤擊遂復樊城追至呂堰
驛斬僞女將軍宋氏賊陷宜昌襄陽戒嚴公赴援及賊於南漳一戰破之胡公
以公代理襄陽守七年二月川寇劉倘義破遠安犯宜城公曰賊陽言趨荆門
欲誘我師出使南漳賊襲府城也今當聲言救宜城而急據武安堰遂東行夜
半折而南抵九仙觀遇賊賊奔據武安城公進薄之連敗賊賊閉城不敢出會
都統巴揚阿來招撫下令趣公解圍公不可言賊降非誠胡公調和諸將令公
勦高二先圍遂解公敗二先于璩灣夜大雪進攻禽之餘黨悉平而巴都統所
降賊復叛于穀城掠鄖房保山竹山竹谿保康興山胡公始服公言檄進勦公
合陝西練兵龍灘厚軍大破賊于武當山又破之于金頂斬渠魁二百人餘賊
降襄鄖悉定公先以克武漢功擢巡道至是加按察使銜踰月除湖北督糧道
當是時李公續賓攻九江急悍酋陳玉成合撚寇十萬衆犯蘄黃公自襄陽赴
之連戰敗賊賊退宿松太湖胡公檄公進駐張家塝治碉卡以扼賊衝公審度
形勢自蘄州達襄陽界皖豫者千里蘄有山曰四流其下為大關乃建卡八碉

四壘五嶽臺七越兩月成賊二萬來攻公帥二千人守之賊困而去先後平賊
壘三十有九　詔賞奇齊葉勒特依巴圖魯賊之犯麻城也官軍併力防之以
蘄州委公不復能相救公堅守拒戰凡三挫太湖英山賊會袁公甲三以太僕
卿督師臨淮　詔公帥三千人赴援九月奉　詔趣行十月李忠武軍覆三河
官文公疏請公回保楚疆駐軍陳德園禦賊南陽河九年冬陳玉成糾撚黨數
十萬屯潛太會文正駐宿松胡文忠駐英山以多隆阿鮑超將凝學等合二萬
人攻潛山之小池驛以公一軍遏太湖城賊鮑軍當前敵賊日夕環攻死傷山
積多公移己右軍入鮑壘俾鮑左軍少休而令公移屯鮑蔣兩軍閒公築壘甫
四尺賊已至公恐其乘多軍也苦戰良久多軍不能救乃退屯新倉是役也公
雖挫衆軍賴之胡公因檄道員金國琛將八千人出山後大捷于潛山之天堂
公會諸軍擊賊羅山衝斬級三千禽渠帥二十有七明日分三道合攻平壘館
數百俘斬八千太湖潛山賊棄城遁公以久勞引疾求歸胡公疏請赴糧道任
詔可受事旬日擢按察使未半年擢布政使同治元年胡公駐英山病甚賊
上犯黃州抵濡口總督方選將出征而英夷輪船適至訛言夷寇相結居民恟
懼總督以下家屬盡遷居舟中公步巡城至臬司獄獄囚匈匈謀破械出閒公
至乃止明日亂民直入公署公手刃二人衆懾服莫敢動有頃濡口賊敗去事
遂定公威望自是益震皖鄂帥臣爭引重公于是皖撫李公續宜因母喪歸舉
公自代當是時中外達官皆不願為安撫以苗練反側無常官事棘手公雖起
軍中經百戰舊部已散倉卒召募亦慮無以制敵且安徽四戰地農商逃亡租
稅無所出故至臨淮者輒貧弱公旣補巡撫支持危局年餘拒粵寇于廬州破
撚酋于靈壁卒與僧王共平叛苗循撫諸圩收其兵械奏移鳳臺治下蔡于雉
河集增立渦陽縣城將大有所治未幾用都統富明阿密奏降官三年起署湖
北按察使尋署巡撫六月曾軍拔江甯粵賊平官文公上公功績　詔授直隸
布政使兼統練軍守定州七年畿輔肅清公乞假省墓歸遂不復出光緒三年
春卒于家初蒲圻但公知常甯識公童子軍中公官湖北迎至署嚴事之座主
周君碩流寓安徽王君桂就養直隸皆擁彗郊迎躬上食人以為美談清泉舉

人唐如春與公同下第歸道卒公以藥餌斂其貲斧又以所坐輦車載柩徒
步歸其喪安仁舉人段遇隆居京邸病公已就館辭而出與段同居爲治疾越
兩月不起又致其喪歸其篤于師友類此湖北士紳思公遺愛請祀名宦祠
詔曰可三子鏡心敏真敏正
評曰軍志有言允當則歸勇毅行軍異於忠武矣當其臨大敵從容決策何其
好整以暇也臨淮之役因喪息肩靡公任其難克殄苗亂亦不負勇毅之舉善
矣

中興將帥別傳卷十四下

中興將帥別傳卷十五

長洲朱孔彰撰

貞恪公舒保

石威毅公清吉

王剛介公國才

舒保公字輔廷滿洲人咸豐六年從官文公戰荊州積功擢護軍參領晉副都統銜胡文忠之圍武昌官文公以南岸兵單令公率馬隊三百渡江助勦始至駐洪山敗賊于魯家港城賊援賊分八道攻官軍公率杲騎馳突槍箭無虛發賊遂大奔秋八月平魯家港賊壘六連戰破大壘十三步隊追賊緩公率馬隊獨前及于十橋殲其後隊再及于葛店馬足奔逸風沙飛揚賊莫辨追兵多寡公背負槍一手弓一腰矢五十先衆馬縱轡騁左右射遠則連環舉槍所發無不殪賊奔益急無敢返顧者及于華容已百餘里矣共殺賊千數百蹙溺于湖者不可勝計當是時僞翼王石達開以數萬賊上犯勢張甚官軍旬日之內大小二十八戰力遏其鋒石酋幾爲馬隊所禽胡公奏曰舒保忠勇冠軍所向無前是役也馬隊之功第一無何襄陽土寇起鎮道發兵討捕敗績公率隊往寇遁走遂解均州圍克樊城老河口賊巢又復光化房竹山三城破滅折竄保康賊衆蹂躪蠶叢忍飢冒雪遄征無戰不勝明年三月禽賊酋高二先斬之襄陽平夏大破賊于蘄州東北未幾皖賊傾巢上竄南勇禦于望天畈久戰力疲輕進遇伏兩敗大奔不止退至蘄水公急赴援大戰一日夜殺賊數百賊始卻公斷後南勇乃得徐徐收軍至巴河厥後胡公進駐黃州公又破寇黃岡東軍勢復振九月河南撚匪王四老虎等將犯隨州棗陽邊公率馬隊赴之賊聞風遁八年二月　文宗特簡漢軍副都統會河南固始被賊圍商城又告警大臣勝保劄調公由光固分兩路迎勦且倘如有遲延即指名照有心貽誤軍機治罪胡公奏曰舒保素性樸訥忠勇敦厚在楚屢年衝冒鋒刃即如洪山之戰襄陽之役蘄黃之捷實能爲他人所難爲從無避難就易之心現奉　恩旨官至二品大員勝保乃嚴札驅迫加以苛詞似於體制未協師克在和古有明訓設將帥先已乖離劾士卒安能豫附即使舒保帶兵進勦將來東歸馳驟亦必以不和貽誤兵機臣愚見自應責成舒保審察商城六安固始各路賊情相機進討毋庸強歸鄰省節制調遣　上允之後公軍仍回羅田麻城防勦八年四月公與李公續宜大破僞天豫陳玉成數萬之衆平麻城外三十八壘九江既克公又與李公續賓破賊黃安其冬李公續賓戰歿三河將士死者六千人天崩地岌公入與李公續宜鎮黃州屢破僞英王陳玉成之衆楚疆以固十年十月陳玉成復上犯陷蘄水黃州分圍麻城掠黃安孝感黃陂武昌人震公與李公步隊合擊列城皆復　詔授鑲黃旗漢軍副都統加倭什洪額巴圖魯同治二年撚賊合洪寇黨勢益張自河南歸德犯隨州應山官文公出督軍以公爲前鋒遇撚德安西搏戰大破之追奔入山谷間騎步不續撚回鬭力戰死湖北諸軍皆奪氣公與多隆阿公皆湖北名將多隆阿公堅毅公純實湖北有事則以公統大衆無事則分其軍屬他將公恬融無華口未嘗言功自胡文忠死後鮮知己者胡公嘗言戰事吾與李公舒公三人共一命其靚厚如此公軍所至百姓焚香鳴爆竹迓之惟恐其去及其歿士民悲悼狀聞　追贈都統　予諡貞恪子倭克吉訥

石公清吉字祥瑞直隸沙河人幼讀書家有羊數百頭常自牧戲立名號部勒呼輒至長老以是奇之長奇偉善射由武進士官侍衛咸豐初選湖北鄖陽鎮守備二年粵賊犯湘鄂守通城張疑設伏賊遁去三年討黃陂勦棗陽四年勦應城均有功擢參將賊陷安陸府衆二萬會參將劉富成率千人討之克安陸復京山大府製飛虎大旗寵富成而寵公曰飛虎上將自是公出戰輒建飛虎大旗馳陷陳賊辟易遂以飛虎名其軍東下黃州隸將軍都興阿與多隆阿公爲別將屯黃梅賊圍亟死守三月敗之多公至大喜公亦重其爲人隸大府願隸多公麾下從入皖勦賊八年援蘄州拔太湖馳安慶壁城東北屢賊屢撻會李忠武全軍覆于三河潛太復陷多公退保宿松復大戰斬級數千軍心始定再克太湖潛山十一年安慶既克遂合諸將克桐城僞英王陳玉成敗竄廬州死守不下同治元年多公統諸軍討之公壁城西北破賊壘禽斬數千每建飛

虎大旗單騎出營賊見輒驚奔遂毀柵城樹雲梯城西賊死拒不得入則分攻
城東賊東注則城西軍已入矣廬州拔玉成走死多公督師入關顧諸將獨公
威信任防守奏令統五千人留守廬州是時公已加提督銜記名總兵遂大治
濠塹引湖水環流繕守禦爲重鎭二年撚黨苗沛霖復叛廬壽間土匪蜂起公
皆討定無何撚酋張總愚入鄂大府念飛虎軍獨精銳戍鄂省檄還軍孝感黄
岡拔難民近萬三年九月光羅髮撚陳得才馬融和大股擾及蘄水關口圍都
統富森保營壘公屢救之五日大霧賊馬步數萬復來猛攻公馳救行至葯山
霧未散河東之賊紛紛渡河抄援軍後圍公數重公四營已截爲二自辰至午
血戰被九創復大呼陷陳死焉富森保由是突圍出公之力也從公戰歿者副
將江星南谷明發游擊曾占彪段會元專閣　詔提督陳士倜賜卹諡威毅入
祀京師昭忠祠　賜騎都尉世職戰功最著之處並建專祠公官侍衞時嘗悔
失學端坐誦孫武子論語孝經縱觀東周三國諸說部求古兵略用兵嘗以少
擊衆多公性嚴峻公性和易恂恂如書生所至呼父老釋俎來握手坐草閒問
徑路險易如家人士紳見和樂如昆弟故軍行糧秣無乏多公討廬州公軍獨
先往廬州豪傑聞公至輒響應故當時論廬州功公最多公部下飛虎精選兩
軍尤勇銳異他部精選者提督雷公正綰所部飛虎者公部也將士或鬪雷公
兵法雷公輒令往見公雖多公亦然嘗坐軍帳見風起獨傳呼戒備未幾賊果
至夜臥忽驚起令滅燭備槍械賊至輒敗遇兵弁諄諄告以禦敵之法軍士有
奪民牛者拔佩刀逆之牛在手首墜地矣故軍士樂其寬憚其嚴多公故等夷
公既隸戲下名位高參謁班諸將上多公特禮下之諸將齟齬則請多公懾以
威己獨屏息受約束倍他日諸將猛懾服不敢支吾卒以信義死關口之戰悲
夫

王剛介公國才者雲南人咸豐初由雲南游擊調赴湖北大營統千人守荊州
府擊賊于龍會橋以少克衆擢副將又剿賊黄州九江皆獲勝武昌再陷公回
援方馳入城見城閉用縋城繩以上至藩署羣盜方會飲重門闢列火以爲燎
公乃悟爲賊業已入因率親兵入暴斫之羣寇驚走且呼街巷閒有出者輒爲
官軍所斫皆散走是時巡撫陶恩培署按察使武昌府知府多山已殉難布政
使胡林翼按察使李孟羣皆將兵在外赴援未至公軍先馳入城者不過百數
十人賊之前鋒亦無多不知官軍虛實故皆擊散及旦城中居民盡逃虛無人
公惘惘不知所爲則登城招水陸軍又不見一人遂復出城賊大衆乃至公詣
胡公屯瑤激昂知者惜奇功未成云咸豐五年四月公屯沌口移進漢陽朝關
甫築營壘漢陽出賊數千直犯朝關公與參將恆泰擊卻之乘勝追賊破壘一
恆泰中伏死公下馬據地手刃退兵回軍夾擊大破之五月攻漢陽西門佯卻
距賊營三里外穴民房牆先安大礮數尊迫賊追至相離丈許燃礮轟斃騎賊
二人步賊百數十人兵勇回鬭禽斬甚多巡撫胡公林翼奓山之敗公屯大軍
山漢陽出賊三千潛由蔡店繞攻奓山公擊卻之八月攻漢陽南門斬級數百
六年克武昌漢陽擢總兵七年滇省回夷擾亂　詔公回滇征勦時公統三千
餘人勦賊于蘄水黄梅宿松之閒大挫凶鋒胡公奏留公獨當一面破賊皖省
其功與多公鮑公相頡頏　詔授安義鎭總兵留鄂辦賊六月二十四夜二鼓
由黄梅城外移營進駐濯港以禦童司牌踞賊運火藥時賊適至賊擲火蛋中
藥轟焚死并傷弁兵百餘名多隆阿公馬隊救之賊乃敗退胡公奏曰公平日
廉明愛士甚得士心在楚數年臨敵身先士卒大小數百戰所向有功今被火
焚不獲其尸可謂慘矣　詔加提督銜照提督陳士倜賜卹並死事地方及原
籍立專祠　予諡剛介

評曰貞恪之鹹楨威毅之信義矯矯乎皆詩所謂虎臣也鄂失二名將而撚勢
大熾鄂軍自此弱矣剛介立功於鄂軍未強之先名在多鮑之閒未竟其用惜
哉

中興將帥別傳卷十五

科爾沁忠親王僧格林沁別傳

長洲朱孔彰撰

科爾沁忠親王僧格林沁蒙古人也初倘主封郡王　宣宗派充御前大臣管理旗營事務咸豐三年　詔會師直隸山東惠親王爲奉命大將軍王爲參贊大臣調統西將軍率旗營察哈爾精兵會大臣勝保剿賊粵逆僞天王洪秀全既踞江甯爲僞都遣僞丞相林鳳祥等糾十萬衆北犯敗於天津不得前踞獨流自固明年正月王與勝大臣合軍攻破獨流賊由靜海竄東城陳官桃園杜九各鄉追擊又大破之賊遁入阜城分屯堆鄉連鎮林家場王命副都統郭什訥達洪阿副將史榮椿侍衛達崇阿縱火焚鄉賊死數千斬僞官百餘名生擒二百餘名城外賊屯皆盡會安徽援賊渡黃河竄山東臨清陷冠縣城王與勝保夾擊破之四月克阜城賊奔東光連鎮連鎮跨衛河分東西二鎮五月拔西鎮餘賊鳧水而東復踞東鎮明年正月王親冒矢石一鼓下之生擒逆酋林鳳祥檻送京師伏誅於是賊之渡河者惟高唐州久攻未下王令南面守陣官兵分開列隊夜佯更籌故作疏防狀賊果疑城外無防兵登南門遁先設伏於要隘邀擊斬馘無算餘賊奔茌平馮官屯四月引河水圍攻殲焉首逆林開芳僞官黃懿瑞謝金生等八名悉俘斬之五月凱旋京師進封博多勒噶台親王當是時王威名震天下莫不多王忠勇以爲畿輔者天下根本畿輔固則天下之本不搖而後東南寇亂可平賊自湖南長驅東下藩籬盡失始遣僞丞相林逆犯直隸謂爲搗北之師及二次遣賊援渡河皆破滅無一脫者賊膽始寒不敢再北犯後英夷以互市啓釁　文宗命王駐天津防海九年四月英夷以兵艦入大沽王設計敗之沈其二艘于是夷人憤圖報復明年六月英法合兵復至大沽王早爲拒敵計南北塘堅築礮臺防守甚嚴復于北門伏地雷欲俟其登北門以火雷盡殲之有沙姓者世居其地於彼不利陰洩其謀於夷人夷人遂掘所伏登北門又以和議款我出不意奪北礮臺提督樂善中礮隕王失左右手遂敗　詔革爵其秋和議成海防罷畿南盜賊蠭起撚賊犯濟甯乃命王督軍捕討撚縱橫齊豫間山東大亂王至濟甯奏言撚衆驚竄其出沒倏空虛避官兵以焚掠脅從良民黨衆日增馬步數萬列隊百里兵少賊多衆寡懸殊如欲攻其巢則相拒一二百里外并壕地亦深壕積水不能持久退爲所躡往往失利十年以來未有能進軍搗巢者也臣軍萬二千人請合傅振邦德楞額二軍直攻老巢蕩平皖撚　文宗手詔以無徒勤爲戒其後攻鉅野援菏澤果失利　詔責王勇往輕進明年遣將防靖淮南下沂郯所向克捷　詔實授博多勒噶台親王冬攻亳北撚圩連破平之同治元年　詔王督山東河南軍防直隸山西四省督撫提鎮將兵大員均受節制是冬攻滿河撚圩誅其酋楊與太臺撚多降二年春攻雉河集克之擒斬撚酋張洛行妻台凌等洛行凶悍爲撚中渠魁至是伏誅遠近稱快惟其從子張總愚逸出無何移軍攻克淄川撚又攻鄒教匪於白蓮池秋七月匪黨盡平　穆宗褒嘉疊賞上方珍物是時練會苗沛霖反陷壽州圍蒙城攻臨淮衆百萬王先遣部將陳國瑞等率三千人援臨淮屢敗沛霖沛霖圩衆閧王且至爭反正十月王率大軍至誅沛霖于蒙城臨淮平明年江甯克　加賞一貝勒令王子伯彥訥謨祜受封十月王追擊撚賊於豫鄂之間斬僞端王藍成春悍酋黃中庸等降衆不下十萬悉安輯之既而追寇於光黃汝鄧之交多山谷沮洳騎不得騁累中賊伏喪其良將恆齡舒通額蘇克金等王益怒日夜進一二百里宿不入館衣不解帶席地而寢天未明傳餐畢士皆乘騎擁王手一鞭上馬猋馳一日王先其大軍自率親兵數千與賊十餘萬夾水而軍賊久怖追軍無所掠食步賊足皆腫裂不能行會薄暮未測我軍虛實願就撫總兵陳國瑞爲之關說已有成言矣賊先遣二渠來謁王王見賊渠怒甚語未半趣命斬之賊衆大驚皆散走迸入山東境王益疾追當是時官軍與賊皆重趼羸餓環奔晝不能休息勢且俱踣賊揚言王少寬我即降四年四月己丑王督陳國瑞郭寶昌成保何建鼇等軍與賊戰于曹南敗退入空堡賊圍之數重欲掘長濠困官軍官軍糧草俱乏達夜洶洶欲潰諸將咸啓王請突圍出不許固請乃許之王部分諸將自與成保爲隊俱使降賊桂三率百騎爲前驅王飲酒至醉上馬馬蹶逸不肯行乃易馬以出

時已二更矣天星昏黑桂三有異志既出堡即反走突衝我軍賊乘之陳國瑞
所部步隊多在後隨王馬步軍少潰幾盡官軍與賊不相辨識長驅並驚於昏
黑中遲明見道旁小圩收隊入保不知王所在俄有賊首戴三眼花翎揚揚過
圩去軍士望見慟哭曰噫吾王死矣會國瑞率數百人復衝殺賊去跡至麥塍
中見王尸受八創一馬僮同死焉乃負尸歸總兵何建鼇內閣學士全順皆死
於陳事聞　上震悼輟朝三日遣侍衛克興阿等偕王世子伯彥訥謨祜赴山
東迎喪　賜祭葬諸督撫將帥以陷王皆獲嚴譴王前後督師十餘載斥私財
數十百萬以充軍實自恆齡舒通額戰歿常懷必死之志性友愛王弟至營與
同寢處將別惄引上坐拜之告無生還意戒善事太妃卒無他語王子來省王
中塗有司館之王子固辭未能卻王聞大怒將殺之僚屬爲請猶罰跪良久且
役以勞賤事困苦之王馭將嚴在黃州有提督常星阿姜玉順皆鞭擊棍責故
諸將見王常慄慄然與士卒共甘苦每安營定履馬鞍帳外獨坐飲酒一卒奏
炙肉于前諸騎卒環而乞肉王徧啖以片脯乞者踵至至盡一蒸豚日以爲常
王薨之夕京師中皆聞怪風自南起鬼聲數千啁啾隨之須臾向北去蓋忠靈
不泯云王柩北行所過士女焚香哭送者數十萬人自山東達京師絡繹千里
各處建祠私祭遇忌日設齋醮如祀其祖禰焉四年四月癸巳　詔曰朕奉
慈安皇太后　慈禧皇太后懿旨科爾沁博多勒噶台親王僧格林沁親
歷戎行靡間寒暑屢殲巨憝懋建殊勳功在生民志安社稷頃因督戰陣亡雖
已加恩優卹建立專祠並入祀昭忠祠尙不足以彰獎忠藎國家定制王大臣
宁有公忠體國超衆宣勞者向有配饗之例茲僧格林沁爲國宣力忠勇性成
尤宜特沛殊恩用慰忠魂而昭異數僧格林沁著加恩配饗　太廟六月甲寅
又　詔繪像紫光閣謚曰忠親王子伯彥訥謨祜襲親王世爵孫那爾蘇襲封
貝勒女孫溫都蘇　賞輔國公
評曰王十年跨馬髀肉不生疾風朔雪馳騁燕齊楚豫之閒可謂勞矣卒能綏
靖畿疆掃蕩中原功莫盛焉至於曹州之役延寇太急困獸反鬭喪我元戎惜
哉

中興將帥別傳卷十六上

清愍公都興阿別傳

長洲朱孔彰譔

都興阿公字直夫滿洲人也少富勇氣便習弓馬咸豐初爲參領從北地將馬隊至荊州歸將軍官文公節制五年十一月水師攻漢陽進襄河燒賊船未返公護水師與賊戰終夜立江隄不收隊遂大破賊口不言功見諸將之能戰者益加禮敬由是羣帥輯睦胡公林翼歎曰師克在和其在此乎明年克德安收復江北城邑權都統七月公率馬步五千人擣黃州至堵城賊大至令部將多隆阿設伏合許廣藻圍勇擊走之會水師攻漢陽十一月丙子復武昌漢陽己卯復黃州　詔權江甯將軍公在北岸往來游擊自是鄂省南北軍威大振十二月湖北肅清李公續賓率師循南岸至九江城下公與楊公載福鮑公超屯北岸小池口七年二月皖賊由小池口犯黃梅公令空城誘賊騎賊果由二郎河撲城公先遣翼長多隆阿伏城南總兵鮑超伏城西王國才駐桂家畈拒其後孔廣順營大河鋪爲旁翼四人者皆名將皆公部下公自麾馬隊連環鈔擊賊馬驚而跳矛刺其足馬賊多墜自相蹂無一生還者八月胡公林翼至九江會公與楊公載福攻小池口小池口與潯城隔江對峙爲江皖入楚咽喉賊壘石爲城淺濠衛之牢不可破官軍晝夜環攻公令軍士擔草囊沙徑填其濠縱馬隊施火箭燔賊栅遂拔僞城八年公攝荊州將軍進攻安慶公所部多公鮑公已趨集賢關將圍城會李忠武軍覆三河鎮舒桐潛太復失人心惶駭公不得已檄諸軍退保宿松賊乘勝來犯公命鮑公拒之大破賊於二郎河明年春公以傷病請假猶常督戰十年三月　詔公馳赴揚州辦理軍務先是江北大營潰六合江浦天長儀徵皆失江北遂不置帥由江南帥何桂清和春兼轄軍極疲羸揚州屢被寇岌岌不保　朝廷憂之至是江南大營又陷乃命公選所部精兵以往時楚皖之交靡日不戰無兵可抽久之未赴　詔下曾公國藩閱覆曾公奏曰以臣愚見淮徐風氣剛勁不患無可招之勇但患無訓練之人擬函商官文都興阿酌帶楚勇千人先行到江北後用楚軍之營制練淮徐之勇丁若得一二名將出乎其間則兩淮之勁旅不減三楚之聲威　詔從之九月公抵揚州整軍經武壁壘一新十一年夏四月江皖各賊分黨來犯一出僧道橋一出儀徵公令總兵王萬清迎擊賊稍卻競奔西北鄉築壘公率騎兵三百禦之觀音山見賊衆逾萬不可退恐爲所乘乃令三百人皆下馬坐公口含朝煙坐指揮賊疑有伏未遽進頃之公先遣部將四面馳至遂縱擊擒斬數千追殺三十餘里平甘泉山賊壘數十座同治元年春賊再犯境再破之四月又大破賊於儀徵江北肅清亦間出師援馮公子材鎮江軍又遣師船自瓜洲鼓櫂而西攻觀音門襲燕子磯破之爲曾公國荃雨花臺軍聲援八月僞忠王李秀成圍攻雨花臺公遣部將楊心純將二千五百人救之賊解圍遁三年正月　朝廷因甘肅回匪鴟張　命公赴綏遠城會同德勒克多爾濟公辦理防務遂拜西安將軍　詔曰都興阿老成持重久於行陣深得民心所部黑龍江馬隊可隨帶北來藉資得力公至則攻克寶豐由定邊向甯夏軍威大振無何拜盛京將軍入　朝時西撚張總愚自陝西逸出直竄畿輔至河間京師戒嚴先　詔恭親王爲大將軍節制各營撫會神機營王大臣出城備寇增　命公管神機營授爲欽差大臣率吉林馬隊並張曜宋慶陳國瑞等軍均歸調遣四月陳國瑞軍敗賊海豐張曜宋慶軍敗賊滄洲會各路官軍夾擊之商河西撚平遂之盛京任公令部兵研火器有操練洋槍之奏討平馬賊十二年福建撥輪船至奉省南濱大海口岸繁多有盜匪游弋公選將管駕巡緝海面陸路又添練馬隊捕斬無遺於是境內清平百姓頌之光緒元年卒於官　優詔賜卹諡曰清愍公貌軀不逾中人顙前赤神智內蘊治軍號令嚴明秋毫無所犯在揚州時有騎兵入市肆食肉膾吞韭不與錢致爭鬬民呼於軍門公曰此不難耳殺兵剖腸有韭兵應死無韭汝當抵罪寗殺兵乎民曰願抵罪竟得兵腹中韭釋民去公待軍民無偏以是咸畏而愛之儀徵之役賊合蘇常黨衆十餘萬來犯衆請迎擊公曰閉壁待三日後有令夜半忽派兵五路進襲賊屯賊不意公之遽至大敗崩奔揚州自此不被寇初駐軍五臺山鄉壁營壘相錯禁兵衆毋得樵樹木踐禾苗軍民大和去之日百姓租錢有泣下者公朝京師　上閱曰將軍

偕吾戰乎公對曰臣不能戰臣能守而已公之不伐類如此

評曰鄂公在鄂時與塔齊布公羅公澤南李公續賓楊公載福彭公玉麟戮力同心相親相敬胡文忠公皆待以國士其發憤功名始此後治揚州軍而江北強治奉天軍而畿輔固詩云樂只君子殿天子之邦其公之謂乎

中興將帥別傳卷十六下

長洲朱孔彰撰

沈文肅公別傳

沈公葆楨字翰宇一字幼丹福建侯官人也道光丁未進士選庶吉士授編修
咸豐四年改御史五年出知九江府郡久淪於賊曾文正公檄充營務處六年
署廣信府時江西列郡皆陷賊自會城外惟贛州及廣信僅存　詔前學侍郎
廉兆綸興信防侍郎赴郡屬之河口勸民輸餉以公從剿賊楊輔清率黨萬餘
自吉安破新城瀘溪金溪連陷貴溪弋陽防軍敗潰廣信岌岌公兼程返郡至
則城門洞闢官吏軍民走且盡夫人林氏先遣子女僕婢去與公計曰此去玉
山九十里有浙將饒總兵廷選駐軍二千人饒公吾父舊部或可乞援夫人蓋
林文忠公則徐女也於是刺指血爲書公持書出牙門見有鄉民入城者重賞
令馳投鄉民見太守待賊自盡咸感奮許代募壯丁數百守城時大雨賊到與
安未進則饒軍與鄉勇已入城矣先是賊肆言城中空及至見城上遍樹旌旗
乃大驚斬關者饒總兵與裨將賴高翔畢定邦等力戰凡七捷賊解圍遁公以
此名聞天下曾文正上公夫婦城守狀謂軍興有年郡縣望風逃潰惟沈某能
獨申大義於天下云七年遷廣饒九南兵備道加按察使銜留筦信防賊數犯
貴溪弋陽又從閩中出犯廣豐玉山公聯絡客兵擊走之安仁馬家邨地險悪
奸民負固稱亂擅殺人掠人口勒贖抗糧五載公帥練勇三百討之牽其隘火
數十家邨民縛首犯以獻立誅之盡完逋賦衆始知有　國法然大吏深忌公
遇事掣肘公乃以親老乞養歸士民數千赴行省乞留不得請則擬擊登聞鼓
醵金爲行資會有　旨調饒公贛南鎮總兵治信防饒公故有德于信者公始
獲成行十年　詔公仍治廣信防務尋有　旨補贛南兵備道公仍以親老辭
十一年冬　詔公赴曾文正安慶大營辦理軍務同治元年正月奉　旨超擢
江西巡撫　寄諭朕久聞沈葆楨德望冠時才堪應變是以超擢巡撫又以其
家有老親因擇江西鄰省授以疊寄風土不殊迎養亦近將來建殊勳尤足
光榮門戶以承親歡經朕如此破格委任諒不至仍以養親瀆請朕亦必不允
也公奉　詔嚴趣駐章門疏陳許　國以身義無旁顧俟大憝就殲寰宇廓
清再申前請歸養奉　批答有忠孝性成之褒當是時杭州已失守吳越羣爲
一氣曾文正駐軍皖中軍餉仰給於江西左文襄方爲浙撫由江規浙而僞王
李世賢楊輔清等席方張之勢畢力犯江西冀斷皖浙餉道公躬赴廣信督防
教士民以堅壁清野捐廉俸千金倡築寨堡逆黨分途竄擾公激厲主客軍若
江皖恪忠義之精捷營劉果敏典之克勇道員席寶田之精毅營曹權道段起
之衛營道員王文瑞之老湘營王德榜之長左營屈蟠張岳齡之平江營知府
王沐之繼果營參將韓進忠之韓字營劉勝祥之祥字營臬司劉于潯之水師
兆循公方略違調遣所嚮克捷元二兩年悍酋黃文金李遠繼古隆賢賴裕新
等以皖浙乏食分踞廣饒邊境先後爲諸將所敗論者謂保固後路俾江浙兩
路並得蕆功公之力也當軍務方殷適有法蘭西教堂被毀之獄　嚴旨詰問
主名公疏稱事緣公憤萬衆同心百計推求終無端緒總繇疆臣疏於防範所
致自請嚴加議處　詔置不問外夷亦懾服無辭而士林則感深肌髓矣五年
六月官軍拔江寧逸賊僞侍王李世賢僞康王汪海洋等繇湖州越廣德分道
竄入江西提督鮑公超率所部來援疊克金溪南豐新城僞佑王李遠繼僞玕
王洪仁玕僞邸王洪仁政等擁僞幼主洪福瑱至廣豐鉛山疊爲諸將所敗洪
福瑱變服逃爲席軍所擒語具席少保傳中　詔賞公頭品頂戴一等輕車都
尉公推功諸將並以曾文正左文襄濟師協餉始得轉危爲安疏言臣何敢貪
天之功因人之力以爲己榮請收回　成命　溫諭不許復以親病求解任亦
不許至四年乃給假回籍一肩行李如始至之數曾文正歎爲不可及抵里巳
丁母憂公撫江三載肅吏治繩悍將民有寃抑來愬者立爲剖決每夕漏四下
不休中因籌餉用人與曾文正意見不合　詔引廉藺寇賈前事勖以共濟時
艱公之孤忠　天所從來久矣六年奉　旨充總理船政大臣船政之議發
自左文襄謂非公莫屬其任公疏辭不獲乃請俟釋服後出而任事設船廠於
距會城四十里之馬尾山麓地曰中岐隔內濱江者爲船槽若鐵廠輪廠機器
廠之類皆參列其後以洋將日意格爲監督德克碑副之事係刱舉百緒繁興

機器來自外洋殊形詭製相顧瞠目旁觀者懼不克終事以爲難公與日意格
堅明約束限五年告成總督某公數言船未必成雖成何益公堅不爲動署布
政使周開錫充船政提調爲匿名帖所牽涉總督知其誣不爲申理延平守李
慶霖向充船政局員總督劾其專事趨承請奪職勒回籍公皆抗疏力爭且云
船政雖係總理王大臣所奏請而自強之道斷自　宸衷爲臣子者均宜激發
天夏以紓　宵旰臣官非言責分屬部民然船政係臣專責死生以之乞　諭
周開錫始終其事李慶霖仍留局差遣皆得　旨允行　朝廷至移某公爲川
督以避之藩胥某過事玩抗公以軍法數而斬之衆大驚已而大服八年五月
第一號輪船成公親出洋試演遣官駛赴天津請　旨派王大臣勘驗皆如法
未幾二三號成乃奏派輪船統領隨時訓練以專責成九年丁父憂　詔百日
後仍出任事公疏請終制　諭令素服從事公以病辭乃許終制十一年十二
月服闋始復出前後造成兵輪二十艘曰萬年清曰鎮海曰湄雲曰海鏡曰揚
武曰飛雲曰安瀾曰靖遠曰鎮威曰伏波曰福星曰濟安曰永保曰深航曰大
雅分布各海口搠立拉鐵打鐵鑄鐵輪機水缸諸廠開學堂二所選幼童之敏
者居之分習駕駛製造諸藝所學皆成尋議酌改船式挑匠徒試令自造不用
洋人監督因疏陳善後事宜非公精心果力不能成也居無何而有巡視臺灣
之役臺地孤懸海外舊設一府三縣二廳隸於臺灣道其臺北生番未入版圖
也十三年夏有日本船避風來泊爲生番所殺日本調集兵船藉辭生事覬覦
臺北番社地有　旨命公巡視兼辦各國通商事務公聞　命即行裝不及旦
當是時倭兵已登岸結營伺隙而動公據理詰責之仍招諭生番諸社宣布
皇仁番社願遵約束倭人爲之奪氣乃修城垣築礮臺練營勇籌軍械不先開
釁端而無日不爲戰守之備會提督唐定奎銘武軍渡臺衆心益奮倭人遵約
撤兵乃通籌善後事宜請倣照江蘇巡撫駐蘇州例令福建巡撫移駐臺灣兼
理學政疏陳十有二便且云從前官吏所治祇濱海平原三分之二餘皆番社
耳今綜前後山計之可建府者三建縣者十事之當剏始當變革者非十數年
不爲功且化番爲民尤當行之以漸必須巡撫主持大局乃能綱舉目張爲

國家億萬年之利得　旨允行遂分南北兩路開山南路自崑崙坳至大石巖
直抵卑南北路自新城至大清水溪大濁水溪直抵岐萊統計二百里有奇地
極荒險日光不到古樹慘碧陰風怒號各有凶番抗拒經我搜剿互有傷亡亦
有良番叩營乞撫願爲嚮導因建碉堡十二礮臺六屯兵以鎮之琅璚者故相
福文襄郡王征林爽文時駐兵處也其地可爲縣治公親往察勘疏請築城設
官添建恆春縣以鎮民番社窺伺遂順途按視淮軍凡陳亡及染瘴死者皆躬
奠其樹衆爲感奮尋爲前明延平郡王鄭成功疏請　予諡建祠以作臺民忠
義之氣許之初臺灣郡城經風雨坍塌千餘丈公疏請修築並建礮臺於安平
海口又內地人民渡臺及臺民私入番界向有禁令公以臺地後山急須開墾
疏請弛舊禁以廣招徠臺事粗定船政急待報銷公於是年十二月內渡會獅
頭社凶番滋事狙殺游擊王開俊因而琅璚各社亦有異心公復於光緒元年
二月抵臺檄提督唐定奎等伐木開道步步爲營四月官軍破竹坑本武及內
外獅頭等社悉犁其巢於是脅從各社悔罪輸誠次第就撫計自蘇澳起開路
至新城凡二百餘里至秀姑巒又百餘里乃奏設臺北府隸縣三曰淡水曰新
竹曰宜蘭疏陳營伍積弊請將歸巡撫節制以一事權又以臺北產煤請購外
洋機器開煤以興長利并請減煤稅皆如議行七月疏報凱撤淮軍於是　詔
公總督兩江疏辭不允十月莅任公素嚴肅僚屬聞之皆惴惴其賢者踊躍從
公其不賢者革面易心江南風氣爲之一變而尤嚴于懲盜爲政三月懲盜百
數十淮徐莠民屏跡長江伏莽不敢發昔子產有言惟有德者能以寬服民其
次莫如猛夫火烈民望而畏之故鮮死焉水懦弱民狎而玩之故多死焉公之
用猛其由斯道歟公以積勞成疾數請假缺不許五年夏述職入都奉　皇
太后懿旨時事艱難毋得遽萌退志秋回任其冬
　舊病轉劇萬不獲已復籲開缺遺疏惓惓於鐵甲船一事病中至形諸囈
語蓋公謀之數年以款絀未得藉手者也至十一月六日卒於官年六十公生
平學在不欺凡事必求心之所安自少至老如一念自昔在廣信時已分萬萬
無生理以故當存亡利害之交輒卓然有以自立而經理庶務不擇切不張皇

絶去世俗贈徇之見體不耐舟楫臺地風浪之險甲天下兩次東渡雖甚眩暈
呻吟而志不少餒自鳳山犒軍歸夙夜乘舢艋登岸舟幾覆未嘗憚勞也議有
不可者毅然見於詞色　朝廷數以時政下詢公偘偘獨持正論不事模棱而
虛懷善受屬以下人推賢讓能惟恐不及自奉極儉約廉俸所入隨手散給族
戚飄蓋遇地方善舉鄉省賑卹必解橐爲之倡卒之日不名一錢遺疏入　追
贈太子太保入祀賢良祠政績　宣付史館　賜祭葬　予謚文肅並准建專
祠子七人長瑋慶附貢生　賞舉人殁一等輕車都尉世職次瑩慶附生　賞
主事次璘慶次琦慶附生　賞主事次瑜慶璿慶琬慶孫八人曾孫一人
評曰公之孤忠受　先皇特達之知自廣信始後督船政製利器巡臺灣平
番社拓郡縣爲　國謀長厥功茂焉嗟乎公死十數年東夷啓釁至割地講和
舉公所經營者盡棄與敵人公在九京能無撫膺太息于時局之日非誰秉國
鈞而至斯邪

中興將帥別傳卷十七上

丁文誠公別傳

長洲朱孔彰譔

丁公寶楨字稺璜貴州平遠州人少能文有操略道光二十三年舉於鄉咸豐三年成進士改庶吉士遭母喪里居遵義楊龍喜作亂葛平遠公起毀家練鄉兵衆始難之公曰賊至家豈吾有邪乃募壯士擊賊捍閭里由近及遠救安平援貴陽勦平越獨山甕安麻哈守都匀苗教各匪稍定龍喜滅當事奏留公黔軍給其餉　朝廷嘉公行閒除編修異數也公之能軍始此旣簡岳州知府遣所練侍衞金十餘萬籌者以爲憂公取五百金集衆謂之曰遭時變亂累及父老子弟協力扞患恍忽十年死者已矣予與諸君幸無恙今被　命將行庫饋不給視諸君徒手歸何以爲情衆皆泣下曰公破家急難吾衆亦以義起必有求乎公行矣公亦泣下卽日別去盡供億之少解旋之易軍與以來未嘗有也抵岳州專賊石達開方寇楚陳玉成由金陵上竄鄂南岸州縣盡陷賊公至誓死守城以完越歲爲同治元年調長沙會值客軍數千將不在鼓譟來公請于大府貸發三萬金斬其倡五人頃刻而定旋擢山東按察使晉布政使躬巡撫在山東用兵六年督飭將士能推有功撚賊往來剽忽公乃卷甲躡躡人樂爲之憊又銳于乘勢不主畫疆自守會公國藩駐濟甯公率五千人防守運河河長二百七十里賊不能渡六年六月東撚賴汶光自萊陽北趨招遠黃縣全股萃海濱李公鴻章與公會軍扼膠萊河以蹙之膠萊河者元至正閒所開新河以通運運而避海道之險者也延袤幾三百里其北口水淺沙淤不能築牆西距三十里有濰河入海道乃議從新河西築牆接濰河東以達於海令淮軍東軍分段守之撚賊攘膠萊河不得逞改道走濰河部將王心安築壘方成而隄牆未竣撚賊長驅渡河自安邱臨朐南走李公交部議公褫職留任畫東軍之守濰河本李公部將潘鼎新汛地潘軍方南移而北路遂失守　詔斬王心安公上疏爭辨請其情可原　朝廷乃宥心安而切責李公李公仍議防運九月賴汶光犯鄆公自曲阜進擊破之其後公部分守運河中段嚴固卒平東撚七年春西撚張總愚擁衆數萬自晉而豫漸犯畿疆北躁定州㪚及保定勢且燎原去　禁豐僅二百里　朝廷震動至遣宿衞之旅出　國門備寇公率師入援先至河閒一日夜行數百里卒出賊前轉戰雄任祁高肅之交復饒陽城　天子嘉之褒詔凡七下聲赫中外無何西撚平中原肅清　詔加太子少保公適整吏治矯僚屬務持大體不爲刻覈而器量恢豁廉剛有威苟遇骫冗之夫猥縱之政則必痛摘深剔事之所繫在國與民則必行其志而後已十年黃河入東決侯家林及孟家莊東南幾爲澤國羣工集議以時過立春築堤難必成欲緩至明年冬公曰再歷夏秋汛其勢不可當民其盡魚矣乃奏請獨任植立河干冰雪中督以死勤事用兵法部署親執扑以行築者於是費省工倍五旬而隄成　穆宗褒嘉　詔從優議敘光緒二年入覲　賜紫禁城騎馬擢四川總督凡有興革不避怨嫌復都江故隄還民田數十萬畝裁減夫馬民困大蘇川鹽久敝利官胥　國家歲失成利百餘萬公剏滇邊黔邊官運法悉收復之十二年四月卒公病革預爲遺疏曰臣沐　三朝豢養之恩頻叨異數犬馬餘生尙願以身報　國今遽鐘漏向盡區區微悃結草何年瞻望　闕廷罔知所措臣在籍勦匪卽督效命沙場今行年六十有七獲保首領以殁尙復何憾惟念川省東連長江北通關陝地接滇黔民情浮動加以英法兩夷逼處雲南狡焉思逞英人俄人又均有入藏之議將來必肇兵端臣前所陳防邊一切尙未及時布置返之寸心徒呼負負大抵外洋和約萬不足恃海軍旣已剏辦卽應實力操練腹內防軍不宜再議裁撤只可以安爲擾不宜重外輕內抑臣更有請者　皇上春秋鼎盛指日親政應請舉行日講以裕　聖功帝道之隆要以近賢人君子遠宦官宮妾爲圖治之本勿以財用不足而進言利之臣勿以時局多艱而行苟且之政固結民心卽所以深培國脈此皆臣戀　主之忱所耿耿不能自已者也至臣在川十年深知利弊所裁之夫馬局不宜再開所辦之官運局不可遽改機器製造爲西陲異日之軍需積穀倉儲備全川不時之荒歉愚昧之見伏維　鑒察臣病勢至此萬無生理伏枕哀鳴望　闕叩頭口授臣幼子體晉恭代清摺叩謝　天恩旣上　帝震悼加贈太子太保　予謚

文誠　賜祭葬祀賢良祠并建祠山東行省子五體常體勳體仁體成體晉

本朝故事凡一二品大員死有遺摺多幕友爲之惟此疏公手稿故備載錄公卒後家屬貧不能舉火成都府供食數月爵之舊寮贈賻始得歸

評曰初公夫人病沒山東黔亂喪未返奏明葬歷城其後公匶遂合葬焉公遺愛深東人尤思之喪所過郡對祭弔相屬燕北思陶荊南哭祜無以喻也

中興將帥別傳卷十七下

長洲朱孔彰撰

溫壯勇公別傳 李守誠 羅玉斌 海從龍 夏定邦 王家幹

溫公紹原字北屏湖北江夏人也少習申韓納貲爲知縣兩江總督陸建瀛委攝六合印前令失民望公嚴明撫輯縣大治代至鄉民炷香跪道請於大府乃留署焉咸豐二年冬粵賊陷武昌公倡修城垣募鄉勇親加訓練或曰賊尙遠公曰備豫不虞古之善教也無何賊陷九江三年正月賊竟犯江寧窺浦口公令耆民給賊犒牛酒陰籌守禦賊陷江寧遂東下破揚州江北大營屢敗挫而六合完固賊偵知有備且怒向者之見紿也四月八日大舉入寇公督外委達成爨千總徐琳戰於龍池三敗三進賊不敢逼時吉林馬隊扼守河岸公招集民勇入城守禦城北有火神廟最著靈異賊毀之夜半火起賊硝礦被焚死者無算又以攻城不利遂遁走公于是請浦口設重兵募水陸勇徐壽海州人以次至四年冬破賊九洑洲以功擢知府 賞戴花翎先是艇師總兵吳全美被議陰懷覬望公親往撫勸請於江南大帥向榮以全家保之全美舉酒酹地誓泣自誓親冒矢石揚帆直進斷鐵鎖三重江路以通五年我燒鐵鎖於下游阻鎭江援賊公親至南岸相度地勢觀音門七里洲一帶民多從賊公陰撫其黨約爲內應賊動靜無不知辦火藥鑄錢等局抽釐助餉歲入十餘萬六年三月江浦陷總兵張國樑來援公帥兵爲其先鋒禦賊於毛許墩連戰皆捷克復浦口江浦秋大旱天長來安山匪蠭起先後討平之平糶賑饑民賴以活重訂團練新章令各鄉演習是年擢署江寧府以道員即補仍駐六合辦理防務大府以李令守誠知縣事時江北官軍疲羸不如六合練勇六合屢報功而大營不與故大帥忌其能以干預保舉劾公革職七年仍留辦六合團練旋爲兩江總督何桂清奏請開復江浦既克以隨同征勦功歸部從優議敘八年三月賊陷滁州全椒來安公在蘇州聞警手書防堵數十事寄李令勳中宵繫旋回六合督勇攻來安克之加運使銜奏充大營翼長八月悍酋四眼狗陳玉成糾數十萬賊攻江浦官兵敗于小店公乞援於金陵大營恐六合難獨禦浦口又失請大帥傳衆額駐六合不許金陵援師復敗于冶浦橋富明阿等皆潰公督兵勇二千餘人城守於是命副將羅玉斌守北城千總海從龍守東城遊擊夏定邦守西城都司俞承恩守南城城中男婦遣萬計口授食血書告急而救不至守月餘城中食且盡火藥已罄都司俞承恩請潰圍出奔公揮淚曰賊衆援絕城中數萬性命恃我等爲存亡諸君欲舍之去如老弱何遊擊夏定邦曰賊衆我寡出必不免今上下一心請誓死以待外援公拊其背曰斯言是也敢言出者斬賊三路掘地道城中應之賊傍水掘壕出不意陷我九月十八日黎明公徧履巡警城崩賊驟至公度爲賊獲遂投水死年六十一公貌魁偉聲如洪鐘精神煥發夜分不寐處大事能斷軍興以來內修外禦鉅細必親幕中客備位而已屢欲乞歸以民望羈留嘗賦述懷詩云不將白髮窺明鏡惟有丹心戀 聖朝人服其忠事聞加布政使銜 賜卹世襲騎都尉 予諡壯勇夫人王氏子輔才城破並遇害

李君守誠字文生江西宜黃人丁酉拔貢由校官應順天鄉試中式挑選六合縣咸豐四年到省溫公權署江寧府君遂蒞任居官清儉歲大旱盡心撫卹七年兼辦溫公營務隨征江浦以功晉秩五品八年八月賊破浦口大營德帥乘艇船徘徊江上君帥親兵三十人往迎請援德帥不應君抗言孤城危在旦夕兵勇守禦不暇此去祇四十里大帥宜速往調度左右惡其直將加鞭箠岸上觀者大譁德帥遽遁去此二十二日事也閉城後晝則籌餉夜則巡徼外援不至自分必死九月十八日城破縊于堂上賊疑爲溫公焚其尸子幼隨家僕出奔事聞贈知府銜 賜卹世襲雲騎尉

羅玉斌由江西武營游升副將奉調駐揚州移營浦口八年三月德帥檄守來安八月撤赴六合二十五日富明阿馮子材兵潰玉斌留守內外阻絕麾下三百餘人分駐北門城陷督勇巷戰策馬至教場遇賊大呼刃數人賊攢刺之遇害三百餘人無一存者

海從龍字禹門江寧人以監生中江南武榜時年十九隸督標記名千總金陵陷奔六合溫公派辦團練六年從張公國樑擊賊於毛許墩以功加五品銜七

年署六合城守分帶練勇駐守東城城陷戰死父定國由武舉署全椒城守大年投效六合温公派守西城同時殉難年已七十餘

夏定邦字治平六合滁河舖人年十八中道光乙未江南武榜署揚州營千總五年冬吉爾杭阿公命率五百人攻賊於六合夏家街以勇略聞八月以勦山匪功擢江陰守備戴花翎八年攻江浦先登陷陳爲諸軍之冠江浦復補都司加遊擊銜八月由雷官集調回城守西門越日夜出焚賊糧城陷督勇巷戰知事不可爲仰天大呼左手拔刀自刎瞠目直視血至溺猶倚柱僵立一子出奔

王家幹字楨甫睢甯人道光甲辰武舉咸豐三年署六合城守五年十一月攻九洑洲天大霧銜枚疾走越濠三重緣堞而入賊死守督阿遊擊泰懷揚陷敵君據礮臺上燃礮轟斃賊無數出之以下堅壘功升守備六年來安山匪起戰於施官集大破賊衆斬級數百加都司銜換花翎七年克江浦八年復來安補都司加遊擊銜八月賊酋四眼狗圍六合城先與王福來會戰于大王廟賊由龍窩偷渡爲抄截前阻大河力竭赴水死城陷都司俞承恩把總毛國祥武舉朱金標姪定國千總李祥和皆死咸豐三年龍池之戰傷亡二百餘人外委建成樂及繆氏兄弟最有名李祥和成樂增也初六合守城時夜更用金擊城中人聞之若云復金陵復金陵金陵一復大功成數年安堵避寇者多聚城中及陷之年改擊竹器其聲曰殺殺殺殺殺殺識者早知其不祥城破賊屠殺萬人逸出者僅二百餘人守城紳士死難者二十人其詳莫能紀爲悲夫

評曰咸豐間江南江北大營將驕卒惰皆無能爲也能戰者惟張公國樑親軍與六合之練勇江北大帥其才實出温公下温公反受其節制豈不殆哉

趙忠節公別傳

趙公景賢字竺生浙江歸安人父炳言道光中官湖北巡撫公少豪邁負奇氣不拘小節讀書慕古俠烈士喜任人所難有機權臨事能斷道光二十四年舉人以父子異籍被議黜入貲得復授官平教諭改官內閣中書未赴丁父憂閉門讀禮鄉人未之奇也同郡徐撫部有壬獨器之曰君有應變才將爲國柱石慎自愛公亦以時事多故思得一當以自效咸豐三年賊犯江甯江浙震動詔舉行團練法公獨任其事籌畫金爲衆倡王公有齡守湖州薦保知府加道銜十年二月賊陷廣德甯國直逼湖州公在蘇州聞警馳歸與湖州守瑞春歸安令廖宗元烏程令李澍等籌守禦時王公已官江蘇布政使公上書請餉因請總督令前得便宜行事太守曰官無見餉計奈何公曰事急矣今市肆雖空百貨未盡徙也宜權取充軍實事成有以謝父老否亦免爲盜資遂下令有不聽取者治以軍法不半日事集衆公曰未也今城外民廬如櫛賊至寤其城將不能守乃縱火焚之江南援軍至賊已圍攻西北城公部署既定納轉刀乘城誓必死遂約援兵夾擊賊圍三日解去有　詔以道員用　賞額爾德木巴圖魯賊由埭溪攻杭州越十日外城陷巡撫羅公遵殿死之將軍瑞昌守滿城未下會提督張玉良從江甯馳援過湖州公遣將引道復杭州王公有齡繼爲巡撫王公夙知公才湖防事一以委公乃益繕城陴備器械造戰艦集牛馬糧分勸各屬鄉鎮治團練閏三月遣將復長興德清安吉孝豐武康五縣時蘇常迭警援軍皆潰歸惟存新軍三千公柔心校練且添募四月蘇州陷延及嘉興公分兵駐南潯鎮以扼其衝未幾僞輔王楊輔清自宜興溧陽太湖來犯衆十萬沿城大掠火光燭天刁斗聲聞數十里公閉城堅守意氣自若會記名道蕭公翰慶自石埭來援轉戰賊境五百里將至湖州爲躡被害所部敗散入郡城公拊而用之兵力稍厚時賊衆已圍五門公親督隊開北門出血戰數晝夜斬馘多賊遁二次解圍得　旨以道員記名簡用聞張公玉良攻嘉興公即帥師出南潯進攻吳江之平望鎮踞賊數壘據守之思即復蘇州成不世功僞英王陳玉成怒自太湖窺湖郡公急回救賊反乘之師潰賊復踞平望并犯南潯鎮公再集民兵擊走之六月分兵克廣德州時杭州圍解敗賊仍竄湖屬十月省城再被圍公帥兵往援圍甫解入謁王公忽湖防告急即馳歸賊已至南門之峴山副將劉仁福者故輿臺也自平湖潰歸通款於賊率廣勇二千自昌化來僞爲援兵謀入城內應公偵得實陽紿與款之而止其兵城外陰簡精卒出令人束竹筋于腰爲識圍而盡殲之禽仁福于市笮其頭示賊賊爲奪氣解圍遁十一月嘉興烏鎮之賊分途來援雙林鎮等處王公遣副將文瑞來助勦合民兵

轉戰十餘日遂破其壘　詔以三次解圍功　賞按察使銜十一年正月遣兵再克長興有賊自宜興陸路來犯敗之會太湖之洞庭東西山失陷全湖皆賊有長興既不能守而北路七十二漊港時被擾遂于大錢口添駐水師聯絡民兵通餉道大小數十戰皆告捷五月大股賊來踞菱湖鎮公親督水師礮船分路夾擊大敗之奪賊船數百燬生擒數百人七月平望賊竄南潯鎮與石門賊兩路來犯皆走之九月賊來益衆乃督水陸出壘戰五晝夜賊始敗退適太湖賊又來犯夾浦連敗之回郡忽報杭州被圍賊營亙六十里餉道絶遂親督水陸軍往援連破賊隘口二十有奇終不能達城下洞庭山賊偵公南向乘虛犯大錢口公急回顧且戰且退既至大敗之奪賊二百餘艘始遁去而從逆之鳥鎗船匪肆掠雙林鎮復遣兵聚殲之亡何杭州陷公歎曰湖郡成孤注矣惟當效死勿去以報　國恩耳遂與在城文武誓死守衆皆曰惟公命僞忠王李秀成遣二諜遺書招降公立斬之以書達上海呈江蘇巡撫轉奏始奉簡授福建督糧道之　命時四面皆遇賊烽惟留大錢口一線路十二月二十七日大雪三晝夜冰厚數尺如平地礮艘膠不能動同治元年正月二日賊乘夜來犯大錢口遂爲賊踞自此內外隔絶餉道不能通矣賊屢受湖防之挫死傷山積恨次骨掘公父墓相戒勿近攻先是賊陷名城率用地道湖郡地勢低掘地三尺即見水技無所施又四面環大河雲梯衝車無所用惟築壘樹柵漸進逼爲坐困計二月朔公選死士三千誓解城圍緣南北門出擊各掃十餘壘獲賊糧運入城自是賊糧不復屯近處而城內外水陸兵勇尙八千有奇男婦十一萬餘口糧且盡越二日奉飭赴福建新任及　賞加布政使銜之　恩命軍氣復爲一振蓋是時　上甚惜公才寄　諭垂詢江督曾公密令輕裝赴任移其捍衛桑梓之力以固閩疆公感泣誓死益堅密寄帛書至上海報其叔父炳麟有衆志成城守死誓道之語且云使我家出一貳臣不如出一忠臣公之志蓋素定矣自三月以後軍民羅雀掘鼠食草根樹皮皆盡公言笑如常時縣丞某欲通賊事覺立擒斬之有援掠者仍按軍法五月三日城陷公大呼曰死無憾死我十數萬軍民爲憾耳賊渠譚紹洸擁至局公冠帶見賊喝曰速殺我毋殺軍民譚曰亦不殺汝公拔刀自刎爲所奪執之去僕陸二自刎死公被執至蘇幽諸獄邏禁甚嚴求死不可得脅降不屈李世賢復爲下士狀百計誘說不爲動遂有遣歸之意譚逆不可世賢赴江北時誡勿殺譚稍稍善視之公見輒罵罵一日攜常熟地圖以詢遽投之火二年三月賊自太倉敗歸揚言公將襲蘇譚逆懼十八日晡招公飲酒半詰公曰汝通妖兵邪公曰我本官兵何謂通汝欲獻蘇州邪公曰蘇本　大淸土地何謂獻即又曰汝死期至矣公仰天大笑曰我求之一年而不得今何幸也連擧數巨觥罵益厲譚逆擧洋槍對擊其胸而隕年四十有二賊目棺殮之公軀幹不踰中人貌偉異口可容拳大小百餘戰皆親冒矢石天性嗜酒好殺自平旦至日中所擒治有生者日昳則痛飲必醉無論脅從盡斬之嘗曰吾得殺人下酒乃快耳湖州既陷　廷旨數詢公下落死事聞　優詔褒憫且曰趙景賢係在籍紳士無守土之責集團禦侮每戰必捷迨至孤城困守糧餉軍火俱盡仍堅持數月力盡被執賊匪誘脅百端矢志不移卒以身殉勁節孤忠可嘉可憫其改照巡撫陣亡例從優議卹且賜諡于湖州建專祠其長子趙深彥一并祔祀事跡宣付史館立傳以彰忠藎次子濱彥潤彥滋彥添彥淶彥均俟及歲時送部引見尋　賜祭葬　予諡忠節公在繫作絶命詩四章有云亂刃交揮處危冠獨坐時又云厚貌徒爲爾孤忠矢靡他僞忠王本欲送公歸致書以漢壽亭侯歸漢爲言公斥其僞不於倫且曰歸我者之爲知己不如殺我者之尤爲知己也初杭州陷公知事不可爲盡遣其家屬出而身居守長子深彥年甫十二寓湖南聞湖州失大慟服毒死南撫爲奏請　旌卹故附祀公祠

評曰趙公之守湖州其名彰矣其時甯國有金寶圩貢田萬頃男女數萬人亦守年餘四出擊賊賊圍之數十重竟無蚍蜉蟻子之援坐而待亡悲哉其後鮑公超至宣城而圩已破婦孺屠戮殆盡守圩者紳士丁亥外姓字多無傳吾將訪諸遺老綴其事於趙公之後

中興將帥別傳卷十八上

長洲朱孔彰譔

何文貞公桂珍

金剛愍公光筯

何公桂珍字丹畦雲南師宗人以道光甲午舉人戊戌進士授翰林院編修丙午提督貴州學政旋晉侍講入直　上書房數抗疏陳軍事得失咸豐四年五月出爲安徽徽寧池太廣兵備道時則安慶暨潁江府縣淪沒賊中廬州新立行省亦陷于賊副都御史袁公甲三軍臨淮提督和春公巡撫福濟公軍廬州公當之官不克南渡袁公欲資公以兵西會楚師福公亦具疏留公江北檄公募勇出征公私匱乏沮傷百端最後得二百餘人率之以西至霍山徵集潰兵團勇三千餘人推誠獎勵遂以十月二日大破撚匪李兆受於城東追至麻埠又五日至流波䃤檄商城固始團練堵其北金家寨團丁禦其東而自率所部遏其西撚黨洶懼李兆受與馬超江相繼投誠挺散脅從遠近大說環三四縣皆輸豬雞糗糧金錢之屬擊柝宵不絕先是大府帥檄公救援廬江檄未至而城先陷至是奉被劾革職之　命軍士懷不能平雖百姓亦惘惘也方楚師之出岳州而東也克武昌下黃州破田家鎮水陸暨邁席卷千里其後塔羅兩軍由黃梅南渡以圍九江賊循北岸而上復陷蘄黃竄武漢自長淮以南天柱內外所在蜂屯公以孤軍流離西與楚師不相聞東與廬州大府隔絕朝不謀夕嚾指誓衆五年正月進攻蘄水克之又分軍克復英山又殲劇賊田金爵大府帥以公西征有效疏令留駐英山公出師至是凡八閱月僅支見銀三百兩士卒及民團相從者增至三千人又益以李兆受新降之衆無以爲食居無帳幕雨無薪郵郭無居民遠近無援傷亡無以爲卹始什人賦麪一斤繼而削減半之既又半之而賊來益盛日提飢卒轉戰不得休五月十二日軍敗徒行泥淖中鄉民或裒而進食公雖強自振勵然憊甚癯瘁發體氣亦少餒矣李兆受者故反側持兩端感公忠勤不忍遽背貧絕糧既久怪公無以活之意望甚又同時降人馬超江爲匪徒所殺怨官不能捕誅以抵罪也則大威纖爲超江復仇設位受弔撚黨畢集於是安徽河南兩省皆以兆受復叛入告而縣令亦懸賞購兆受頭千金兆受益不自安詗伏諸公自陳無他公撫慰稍稍綏定矣會大府帥有密書抵公教以圖翦叛賊毋後人發爲兆受所得遂陽爲置酒高會而伏兵戕公于英山之小南門遺骸殘燬同遇難者四十七人咸豐五年十一月初三日也後同治三年冬曾文正公奏請　賜謚曰文貞文貞殉節皖北後二年有金剛愍之事

金公光筯字濂石直隸天津人少困童子試納貲爲甘肅通判改安徽知縣署定遠補建平復調定遠威惠大箸擢壽州旬日聞庭斷獄近百咸豐二年冬以侍郎呂公賢基疏薦　詔從大帥征討巡撫請留之三年安徽陷壽州奸民結獄囚將爲亂公方巡行鄉野疾馳還囚數人逾垣出手刃之奸民震慴不敢發詰旦召紳士議團練募勇千人修城儲嚴保甲備軍械不數日戰守之具悉完侍郎周公天爵督師淮上討羣盜定遠盜陸遐齡者衆數萬恣剽掠衆呼爲陸王乃命公以三千人往討公曰遐齡踞巢穴雖三萬人不易破也周公大驚曰然則柰何公笑曰公無慮某當爲公取之啞某者公姻戚口啞不能言獨負奇勇名淮上嘗被短褐行市閭藏二刃腰帶飛行取人首莫敢抗公捕羣盜輒呼啞者俱盜聞啞者至輒俯首就縛縛乃獨微服攜啞者赴遐齡所至則重濠壯宅門內外刀戟聲相摩既入見八人者臥榻上公卒然問曰陸王安在遐齡覆其聲起立曰我是也則令啞者出不意縶其項七人皆大驚爭握刀擬公公出珊頂置案上抗聲大言曰我金某奉大帥命謂遐齡豪傑可大任特遣某招之縶者啞某此　朝廷法非有他也敢動者斬遐齡畏公威習聞啞者勇已被縶動則爲啞者害又聞大帥召將用己乃止七人者隨公行至轅門周公大喜既足出見公曰遐齡鉅盜降粵賊吾懼其雄張淮南故星夜來此懼不克君嬰兒縛之吾復何患哉旦日斬遐齡轅門外麾兵討其黨皆平疏薦公於　朝賞花翎擢知府公既誅陸遐齡威震淮上凡平土寇數十起而粵賊至當公之守壽州也臨淮鳳陽懷遠皆陷沒賊距壽州裁百里居民一夕數驚公豎竹柵河口置水營八公山張旗幟領上列礮臺山隘賊望風不敢進是年冬廬州陷巡撫

江忠源死之以福濟為巡撫明年春六安復陷于是四境皆賊正陽關者據淮上扼南北關鍵距州城西六十里公念守城不如守關則據關為營賊大舉來犯戰方酣大雨鎗礮溼不然公憤拔佩刀欲自殺左右請還城城陷死未晚公然之乃率師還賊疑有伏亦退自是賊五犯正陽輒敗去五年江南提督和春復廬州巡撫福公知廬州亦已受代壽民環泣臥堂下不起公宵分輕騎出攀呼不得則大哭失聲公亦涕泣馬上不忍去既至廬則益嚴斥堠討軍實一日薄暮城中火大作公閉城門令曰譁者斬一人譁縛之四婦人跣足相聚號奔縛鞫其狀五人皆賊誅戮諸市賊不得逞合肥盜顧四匿城中將為變夜半公潛出斬之無知者以是民咸懾其神六年冬署廬鳳潁兵備道既至臨淮撚寇數萬縱橫四十里逼我師公數擊敗之明年春二月羣撚大掠正陽關粵賊帥陳玉成復自桐城破六安水陸至正陽公保壽州壽州民見公旗纛歡呼震山谷公撫之曰若無恐吾與此城存亡耳既入城賊圍之數匝城中喜公至皆攘臂登陴輸芻糧治守具不令而集於是令壯士縋城出賊方食譟乘之敗諸南門外賊用隧道伏地雷攻益急地聽之地聽者掘深塹置水甕浮銅鉦其上令瞽者潛伏其側賊穴至即銅鉦作水漾聲其法始見墨子公用其法禦賊又令軍士銜枚出襲賊營破之玉成圍攻凡八日乃敗去論功加按察使銜公乘勝進攻正陽連破賊壘俘賊將三壁三十餘別遣將帥水師會黃天瀾毀賊營四十斬級四千淮水盡赤環攻五晝夜遂拔正陽關毅屯守　賜號鏗色巴圖魯初和春去廬州淮南將無出公右巡撫遂命公統諸軍然川陝與壽春兵衆雜亦不盡得力公所募親軍不過千人而淮南又四戰地羣盜如毛是時李兆受糾撚粵悍酋往來安徽河南之交烽火毛廟南武關首尾二千里未幾張落刑自三河尖東犯公出淮上拒之而粵賊時公出潛師襲正陽正陽復陷公疾馳還至沫河口麾軍破四壘抵北關大戰賊望風披靡會都統勝保督騎兵攻正陽軍河北公上謁賊突至勝保令公禦之公立舟中左持矛右擁纛躍而上從者千人自辰至未戰不利勝保不能救公戰敗沒于河時咸豐七年閏五月四日也公天姿忠孝常言自英人犯順即以身許國及官淮上嘗謂兩弟曰時事日棘吾必死二老人春秋高侍養汝兩人任矣言已泣下性剛正廉潔自奉與廝養未嘗異飲饌子或彌月不相見師行食蔬蓄藉草蓐與士卒等所至卻供張曰我取諸彼彼取諸民民方倒懸不能救之反累之乎大帥行營距不百里未嘗通一柬以是失大帥意守廬州和春部卒奪民財懲以法則結隊犯上公與巷戰卒敗乃服罪旦日詣和春謝和春笑慰之其嚴峻如此嘗言大兵宜攻不宜守地方官宜守四境不宜守孤城時以為名言公在軍夜聞風葉聲輒起難戰勝慊然不樂曰死者皆吾民也軍暇賦詩以見其意有古名將風卒年四十有二尸屹立水中不仆前一夕有星隕營西北公曰數日恐折大將不謂自應之歿時壽民皆縞素痛哭不能自已死事聞　詔視布政使賜卹特祀壽州諡剛愍與騎都尉世職十年用袁公甲三奏並建祠天津褒其祖若父二品封典兩　賜祭尉之蓋自公歿淮上無大將苗沛霖遂圍巡撫壽州以叛而撚禍遂蔓延天下以故　朝廷尤悲公云同治二年三月苗沛霖反圍壽州知州毛維翼以五百練勇督百姓堅守三月城破維翼死之曾文正請毛君亮節孤忠疏請　賜卹　追贈道員

評曰何文貞遇害英山金剛愍殉節正陽皆受制於庸人而莫能自伸其志也二公死而李兆受苗沛霖之禍愈烈文貞含冤剛愍屈抑非曾文正袁端敏言之曷彰其實哉

中興將帥別傳卷十八中

長洲朱孔彰譔

李武愍公別傳 徐剛毅公曉峯

李公孟羣字鶴人河南固始人也父卿穀官湖北按察使咸豐四年殉武昌之難公由道光丁未進士選知縣發廣西權靈川有政聲會匪李沅發倡亂公奉檄帶勇赴全州軍營共討平之權同知調署桂平南下車值金田賊起大吏令會辦軍需而權多旁撓每見忌沮江公忠源奮調護之咸豐元年集團勇勦滅修仁荔浦竄匪生擒賊酋陳亞潰補南寧府同知賊由龍盤河偷渡公屢擊卻之論功以知府升用九月勦平桂平縣土匪梁亞介等旋調赴永安州軍營隨大軍征戰身先士卒忠勇奮發數有功解桂林之圍平潯州艇匪權道員署潯州府江公忠源巡撫安徽疏調公粵西撫勞公崇光奏留督潯梧緝捕不果行四年曾文正公治水軍於長沙聞公名奏調至湘時武昌陷聞父殉節日夜泣血誓滅賊文正令統水師千人與楊公載福彭公玉麟東下水師別將陳輝龍攻城陵磯戰沒公再攻勝之遂克岳州文正進駐金口召水陸將定議攻武昌漢陽陸軍塔齊布公攻洪山羅公澤南攻花園水軍公與楊公彭公中流直下往來攻擊分前後兩隊前軍戰船衝過鹽關繞出賊後後軍戰船自上擊下遏賊落河燬鹽關賊船二百餘艘其東西兩岸賊壘經陸軍火攻悉平之公會諸將乘勝直追燬沿江木柵攻破漢關及白沙洲金沙洲各賊營直抵鮎魚套焚盡賊舟江水為沸公復率前營西渡攻漢陽朝宗門土城楊公等攻塘角漢口賊衆揚帆下竄公入漢焚燬各舟賊尸蔽江復回攻漢陽合副都統魁玉諸軍夾擊連燬晴川閣下木柵大別山下木壘武昌賊宵遁漢陽亦收復公入省城奔父屍所痛哭收斂一軍感動楚境肅清　詔加按察使銜並珠爾杭阿巴圖魯無何進泊九江水師太銳挫于湖口賊沿江上竄武漢復陷公回援總理水軍偕彭公玉麟齊抵襄河敗賊于漢陽城外五年三月　詔署湖南按察使公以父憂辭不許仍統軍進勦從湖北巡撫胡公林翼屯金口賊來犯屢擊敗之旋改統陸軍六年九月總督官文公攻漢陽各門賊由西門出犯公率軍抄擊多所擒斬十一月官文公復攻漢陽東門突出悍賊數千抗拒公分隊直上龜山總兵王國才等攻西南各門城賊大亂公麾軍衝入斬賊數千禽偽將三百餘名遂克漢陽公前服闋已真除湖南臬司至是　詔以布政使遇缺題奏會皖撫請援于楚官文公奏派公總統陸軍援廬州途次授安徽布政使由羅斷轉戰而前進克英山霍山八年二月潛山太湖之賊竄擾河南固始公自六安赴援偕副都統勝保合力攻勦斬馘無算遂解城圍又討商城匪黨平之四月克復六安旋署巡撫仍駐軍麻埠奉　命未十日而廬州陷當是時皖北糜爛餉鐔弗繼兵已數潰矣公革職後節制于欽臣減兵裁餉益無以自固進屯廬州西六安復陷而悍酋陳玉成以七八萬衆圍公營相持十餘日糧盡援絕公所統飢軍僅千三百人耳壘破被執罵賊賊令人守之越五日自刭死公先一日作絕命詩四章藏于衣帶有生無將略酬時望死有忠魂報　主知之句又曰家國艱虞空涕淚乾坤難繫衹　君親時有桐城老婦陷賊中得之遂傳播于世世又傳公軍中喜用方術士有族女名素貞號仙姑辟五兵戰死湖北人頗神之及公陷寇悲歌誓死尤為江淮所哀思云死事聞開復原官　賜卹如例　予諡武愍　實騎都尉世職同治元年　穆宗御極　賜祭一壇後以袁公甲三奏　詔廬州府建立專祠子闓閎襲世職時佐袁公軍有徐剛毅公曉峯揚州人常督軍勦皖北賊有馬家樓俞家灣烏衣鎮之捷後為福建汀漳龍道粵賊汪海洋由浙竄閩由閩入粵復回犯漳州剛毅僅有練勇二百五十人守城城破被執罵賊死　朝廷憫之　賜諡剛毅剛毅在臨淮軍中每喜誦李武愍絕命詞擊節悲歌聲淚俱下蓋其志同其死節之烈亦同云

評曰武愍之陷賊也賊酋見之甚恭公雖罵賊賊不逼公至釋其弟孟平歸非以公之孤忠凶頑猶感哉從容殉節洵不愧古人顏魯公矣剛毅慕義無窮風標凜然二公皆不負所學哉

中興將帥別傳卷十八下

蕭壯果公啓江　　長洲朱孔彰譔

黃忠壯公淳熙

蕭公啓江字濬川湘鄉人少賈於蜀弱冠後折節讀書咸豐三年以國子生從羅公澤南勦賊承輿四年從平岳州克武昌敘縣丞戴藍翎再遷州同五年廣東賊犯湖南巡撫駱公檄公募兵協勦署曰果字營自是獨將一軍九月攻茶陵踞匪飾壯士數十人單騎薄南城魁門賊自民廬擁出攢矛環擊公横槊躍馬手殲數賊賊瞠視莫敢逼無何克其城明年僞翼王石達開竄江西公駐師瀏陽禦賊時劉公長佑援江西各營歸節制公屬焉二月劉公出醴陵攻萍鄉公出瀏陽攻萬載大破賊於樠樹潭大橋竹阜遂復萬載臨江賊復犯萬載崇通賊復犯瀏陽金陵援賊並至皆大破之公累前後功擢知府尋進兵合攻袁州當是時賊久踞袁城不下公與劉公分地扼賊劉公攻西南公攻東北盡平城外賊屯城中賊兇懼公策臨吉賊必來援設伏敗之盡奪其輜重旋破賊合山克分宜十一月復袁州　詔加公道銜進徇臨江七年正月大捷陰岡横斬僞監軍高僞總制艾臨江賊勢以孤會鄂中援賊趙太平犯劉公營劉軍迎戰失利營被陷賊乘勝折犯陰岡横部將田興恕楊恆升突陳斬悍酋數人師從之賊崩潰夷賊壘四十七遂與劉公進逼臨江城十二月八日克之　詔晉巡守道時劉公長佑以病歸劉公坤一代領其衆公與進攻撫州由新淦徇宜黃崇仁皆下撫州賊次樟樹鎭將伺我軍渡贛襲臨江公與劉公返軍擊大破之進軍上頓距撫城十五里築壘畢賊至迎擊敗去斬騎賊數十四月攻高橋賊棄城遁追斬千七百有奇撫州復　詔加布政使銜石逆之擾江西也連陷數十郡縣贛水以西無完土會城孤立勢岌岌公與劉公戮力同心每克城輒爲招流亡建碉手勦團練紀律嚴明所過秋毫無犯公耳重聽人呼爲蕭聾百姓聞聾軍至皆拊髀雀躍悍賊遇之輒奴石逆不得逞於江西尋由楚入蜀以圪於誅實公等摧陷廓清之力也明年會文正公督援浙軍公率所部從曾公命公援贛州公遣田勇三千誘賊賊爭出赴利公麾軍推鋒直進斬級數千田勇者江西嘉慶夫防堵羸師也會函復衕湘軍無所畏集者四萬公曰衆而不整必敗禁之不可過伏果敗湘軍爲之少卻部將胡中和力戰斷後公復進敗賊遂逼城下南安故有二城夾水寇分屯相犄軍至皆棄而走公約軍屯城外作壘自固令曰入城者斬有頃賊果還南城攻之寇敗走公書曰寇狡而弱吾直縣之耳遂入城乘勝克信豐　詔賜額埒斯巴圖魯當是時江西郡縣皆復石逆率黨由崇義竄湖南於是郴桂所屬皆告警公馳防郴桂賊已由永州竄圍寶慶劉公長佑李公續宜等禦之公由臨藍趨永州扼東安分軍屯白牙市寶慶圍解官軍追至白牙公夾擊擒僞將軍楊馬等石逆竄廣西陷興安盡集悍黨踞大溶江遏追師遣別賊直犯桂林粵撫疏乞援公率檄由全州趨興安復其城攻大溶江大捷斬悍酋無算江水爲赤九月解桂林圍擢按察使十月班師抵湘潭會石逆將由黔窺蜀　詔公帥湘軍入蜀截勦十年春抵蜀以疾卒於軍　溫旨視巡撫例賜卹　賜祭葬　予謚壯果明年黃忠壯公亦率湘軍援蜀

黃忠壯公淳熙字子春鄱陽人也咸豐初爲湖南知縣能治事有聲粵賊既竄長沙州縣土寇蜂起吏治盡壞公方在告巡撫駱公躬造其館強起之於是公名益重曾文正與書云劉霞仙來衡盛道閣下鶴骨松心通曉治體不復蹊路尋常仕宦町畦郭君筠仙亦偁道不容口比又得夏觀察書尤津津推轂三君子者皆與鄙人金石至交許與不妄用知閣下之風格不似世間桔槔故態隨人俯仰者也國藩從宦有年飽閱京洛風塵達官貴人優容養望與在下者輭熟和同之象蓋已稔知之而憤懣之積不能平乃變而爲慷慨激烈軒爽骯髒之一途思欲稍易三四十年來不白不黑不痛不痒牢不可破之習而矯枉過正或不免流於意氣之偏以是屢蹈愆尤叢譏取戾而仁人君子固不當責以中庸之道且當憐其所激而矯之之苦衷也頃閣奉　命赴皖援勦自維才智短淺無能爲役欲求宏才偉識共濟時艱閣下若不棄鄙人爲不足與謀倘祈岸幘棹舟翩然過我其見重如此後九年春僞翼王石達開犯湖南公領軍屯省城時出攻寇敗之達開率大衆圍寶慶李公續宜自鄂來援移書問進兵路

公報書言當直搗洪橋於是大破石逆寶慶圍解其秋攻賀縣寇破之又擊江華寇於嶺東大破之敘知府石黨自廣西寇藍山公與陳公士杰拒戰大捷十二月逆黨奔潰四出公防永桂屢破賊如摧枯拉朽明年從駱公援蜀劉公蓉與公善謂公剛猛善戰可任干城之寄薦之駱公遂將五千人爲大將會石逆略綏甯城步攻武岡公留助攻守有功擢道員十一年春駱公之蜀公始泝峽西上爲前鋒公將兵務猛進恥言持重聞寇方圍攻順慶則從萬縣出山道赴之五月戊子朔至府城寇先兩走定遠公率軍趨定遠遇寇姚店寇聚屯城西南違十餘里公軍逼壘前寇遽奔皆爭搏戰寇無敢迎拒或濠壘發小槍軍益笑之縱火燒寇屯寇大亂爭奔走數萬衆一戰而潰蹂死者數千蜀人訖爲神兵寇北走潼川將渡涪阻涪漲而止屯二郎場公遣卒三輩偵賊所嚮土人皆報曰去遠矣已而知其尙屯場中公懼失寇令軍士蓐食五鼓行賊聞官軍且至亦夜出行七八里遇於燕子窩交綏賊則退公追至場賊分從兩旁登山以待知已中伏然勢不能退乃分所部爲三以左右軍禦伏自領中軍直進於是四山賊盡出角聲滿野三部力戰殺傷過當公怒馬陷陳陷泥淖中乃棄馬步進擊殺數十百人賊來益衆公拔佩刀坐地上竟遇害是役也公率銳卒千人猛進大軍尙在後故敗然賊不知官軍統帥亡懾公威乘勝竟渡涪北走蜀寇自此破散公之力也公官已擢至湖南記名道加按察使銜布政使死事聞

贈內閣學士　予謚忠壯劉公蓉爲文千數百言以祭之極悲痛云

評曰曾文正言蕭公年五十餘英姿侚自颯爽劉中丞蓉言黃公鶴骨松心余想見其爲人二公先後入蜀不一年而亡君子惜之其後蕭部有胡中和何勝必蕭慶高等黃部有曾傳理等共平蜀亂皆有勞然不及二公之威略矣

中興將帥別傳卷十九上

長洲朱孔彰撰

張忠毅公運蘭 弟運桂

林剛愍公文察

丁剛介公長勝

張公運蘭字凱章湘鄉人性沈毅有智略初從王公珍募湘勇轉戰衡永郴桂累功權同知　特旨賞封典咸豐六年武昌賊上犯王公馳援命公趨通城襲石桁梅寇屯走之止不追明日寇酋張肩忠會三元擁衆數千來攻公為三伏營前自選精兵出擊斬張肩忠寇大奔追至四牌莊寇反鬬復大敗之生禽酋三元及其黨五人壯武與書云前日追賊未及城而收隊非兄老成持重不能如此劉文叔見小敵怯大敵強以為禍患之來每中於所忽非真怯也兄實能見及此偉哉遂復通城崇陽告急夜馳百二十里黎旦與王公會大破賊於白蜆橋論功　賞戴孔雀翎七年從王公援江西轉戰臨江吉安敗賊於樂安新城追擊至廣昌公功皆最王公珍卒於軍公與王公開化領其衆會吉安賊竄永豐公屢敗之　詔晉知府加道銜留安福是年八月臨江援賊犯新淦公擬扼峽江之橋阜灘師抵獅子山賊忽兩路至勢張甚公揮軍敗其西路明日復敗南路賊於張郡盡破賊壘燔其輜重援賊遁遂移營吉水扼賊三曲灘相持數日血戰十數次斬逆渠黃錫崑賊不敢越贛江一步十一月偕翼王石達開悉銳來犯公急渡贛江扼之賊不敢逼連戰斬逆目數十又及賊血戰朱山橋石逆大創焚屯遁遂解永豐圍　詔晉守巡道明年自永豐略定樂安宜黃破磁圭賊巢復南豐建昌加按察使銜七月賊復犯南豐擊走之追及新城之杭山降賊衆數千時　詔起曾文正公於家治浙江軍務曾公行次江西賊已入閩擬援福建疏調公及蕭公啓江各帥所部從公赴廣信適賊陷安仁別將失利公進擊大破之殲賊數千　賜號克爾格依巴圖魯將入閩會新城告急公援至則劉公長佑已破賊賊竄閩公遂由杉關入閩破賊順昌賊出竄寗都劉公追擊之公以景德鎮官軍失利率所部往援十二月抵李郡見數十騎列河岸公曰此設伏誘我也然我軍初至不擊賊且謂我怯乃揮衆渡伏賊萬餘突起逆渠入人馬水來犯公擊斃其一猛追之八人皆殪逐薄河壘擊斬賊二千有奇解散千計燔其巢時大雪披衣盡白堅冰凝鞍黏不能動九年正月饒州軍敗於牛角嶺賊大至公分兵赴援再殲其衆於栗樹山六年大破景德鎮賊復浮梁　詔加布政使銜是年秋粵賊犯湖南公奉檄回援屯郴州破星子九陂石塘等巢殄賊萬有　旨除開歸陳許兵備道十年曾文正駐祁門偽忠王李秀成偽侍王李世賢糾數十萬衆以大圍包裹祁門公與提督鮑公超屢破賊於黟歙明年二月克休甯五月再復黟盡殲賊壘賊踞徽州已一年至是懾軍威棄城遁獲賊糧十萬石賴以濟軍當是時公統五千人防徽與弟運桂籌戰守紀律嚴明秋毫無犯徽人安之旋防甯郡與鮑軍拒數十萬兇悍之賊而疫癘繇興支持危局甚非易易也同治元年除福建按察使明年奉　詔援廣東擒陽山石壘堅巢降其衆三千擒巨酋李復猷於連州邊民酹酒相慶三年江浙既平餘賊逸入江西猶有悍黨十萬狂奔至閩時閩省空虛無兵不虞窮寇猝至踩汀漳二郡公率五百人趨武平拒賊衆寡不敵總兵貫公世楨王公明高副將曾公照雄等皆戰沒公被執罵賊支解而死賊竄後都司湯友德得公遺骸又得其元於學宮面如生狀聞　天子悼閔　贈巡撫　予諡忠毅　賞騎都尉世職　詔武平及湖南廣東各建專祠子恆湘襲世職弟運桂先忠毅卒

運桂字樨園咸豐十一年與忠毅守徽州有名忠毅假歸君以五千人出奇計破悍酋賴裕新古隆賢三萬之衆於歙東同治元年秋軍中大疫病歿官至總兵文正深惜之與忠毅書云去冬徽城被圍乃知其膽識迥出流輩方倚以為吳越長城　國家柱石不僅為敝軍幸豈料遽埋玉樹不竟其用斯蓋東南全局之厄匪僅德門隕此良幹也其見重如此運桂卒後三月忠毅以病乞假還湘曾文正許之後兩廣總督毛公鴻賓復奏起忠毅公至同治三年秋乃援閩閩賊鴟張同時亡二名將張忠毅公亡於汀州林剛愍公亡於漳州

林剛愍公文察字子明福建臺灣人也咸豐末以總兵領臺勇二千人駐衢州

連戰有功時衢防有總兵李定太八千人道員李元度安越軍八千人皆不能戰惟公一軍最精同治元年春公率參將林文明都司陳慶善把總林廷棟擊處州賊夜襲大港頭賊屯破之三月處州賊糾松陽賊四五萬衆破遂昌公督軍駐石練僞侍王李世賢自江山糾十萬賊來援遂昌將襲我軍後公偵知之令部將林文明陳慶善伏於大柘大畬陳兆熊伏於石練後山方國恩伏於石練前山謝朝典伏於百步嶺賊分三路來伏軍突起擊之賊奔復止鬬公策馬十盪十決斬級千餘賊雖敗人馬銜衆公知其必來劫營也於是設九覆於營前又令陳經晉賊旗幟於郵口暗招之夜賊果至伏兵四起賊大敗人馬自踐伏尸滿野禽騎賊四十三奪獲騾馬七十餘頭旗械無算四月攻潘郵賊巢賊黨有二萬一戰破之復遂昌進攻松陽東大戰於洋濱馬阜毀賊壘十七斬黃衣騎賊十紅衣騎賊三十三斬級四千松陽悍酋僞則天豫彭虎糾十餘萬衆築壘數百將乘虛窺閩旁擾龍泉遂昌竄越江山牽制楚軍後路公率所部橫截之公所部皆臺灣勇丁精熟火器能臥地以趾觸鎗機擊無虛發故賊畏之如虎民團假用公軍號衣旗幟賊見輒奔公揮軍草山蛇行而進團勇助之遂大破賊六月克松陽宣平七月克處州府　詔擢福寧鎮總兵旋授福建提督三年春臺灣內山四塊厝林晟作亂公移軍討平之斬晟江浙既定僞侍王李世賢僞康王汪海洋糾悍黨十餘萬突江西狂竄至閩破漳州是時福建無備公急內渡兵單攻賊而亡時十一月庚子也事聞　上憫惜　詔從優議卹予謚剛愍子朝棟候選道員光緒十年中法失和法人犯基隆朝棟率家兵擊敗之有名先於林剛愍公戰沒永定大埔之閒又有丁剛介公長勝

丁剛介公長勝湖南湘鄉人沈毅英練見器於王壯武公珍分帶老湘營咸豐閒從戰湖南北江西積功至副將同治初從王公文瑞戰皖南所向克捷擢總兵左文襄援浙公駐遂安開化之閒與副將王明輝屢破巨寇賊犯徽州公與明輝屯縣之漁亭休甯寇自東亭來襲公統一營僅五百人於是以百人守營以四百人分四十隊沿山溪設伏公坐樹林中擂鼓督戰悍酋先鋒十餘騎過大橋橋下伏發舉火鎗盡殪之賊崩潰公馳下禽斬數百追奔三十里蹙賊於水死者數千溪水皆赤當是時皖南賊氛已徧男女避地在漁亭者以數萬計微公破賊盡爲虜矣浙江既平賊竄玉山遇公又大創之追賊至閩逆酋汪海洋率衆自粵東大埔回竄永定公屯獺射凹僅二營賊衆百倍於我圍之數十重公忍飢力戰相持兩晝夜糧盡援絕壘破死之事聞　優詔賜卹謚曰剛介祔祀王壯武公湖南專祠

評曰江浙邊閩當腳寇跳竄擾饒二郡闞叫讙狂噬如猘狗然何閩省一無戒備哉夫張公以五百人林公亦不過千餘人丁公千人當十數萬致死之寇若鴻毛之燎於鑪炭能無敗乎

中興將帥別傳卷十九下

劉忠壯公別傳

長洲朱孔彰譔

劉公松山字壽卿湖南湘鄉人也少沈毅寡言語克勤於家鄉里長者有所令無不應因是父老皆愛之咸豐初粵西寇犯長沙既東下湖南州郡騷然土匪猖亂縣中賢豪舉義旗練丁壯公應募始毅然有討賊之志隸王壯武公珍部下號老湘營轉戰湖南北江西諸行省屢有名績王公既歿則從張公運蘭戰於饒信徽郡景德鎮之捷諸將窮追三十里將抵浮梁阻水賊反鬬城賊出乘之勢殆公獨帥所部扼東橋血戰卒拔浮梁尋追餘寇於閩邊別擊逆黨於廣東廣西積功擢至副將十年侍文正駐祁門檄老湘軍及霆軍防勦宣歙偽忠王李秀成偽侍王李世賢率數十萬賊衆以大圍困祁門糧路不通月餘文正親率老湘各軍攻徽州糧通淅米各軍分駐民邨夜半賊出劫營衆驚潰公獨率部下禦賊堅陳不動遏諸將告之曰毋恐我第四旗劉某也衆徐定文正由是知公公由是名出諸將上喋血二年既克徽州甯國兩府張公運蘭以疾歸湖南公與易總兵開俊分統老湘營之半為特將堅守甯國涇縣各城屢破巨寇以底於江浙大定時文正裁湘勇進淮勇獨留公老湘一軍以公忠勇可恃也同治四年文正奉　命勦撚賊撚賊者始於安徽河南蔓延於秦楚燕齊其叛亂稍後於粵匪而梟悍略同其步隊少於粵匪而驍騎逾萬剽疾過之湘軍貫戰江濱未習車騎馱運之勢不樂北征欲之而不勸獎之而不服公獨感奮請前部卒不願北渡者殺數人而事定師至臨淮易總兵以病歸公遂統全軍萬人進勦河南公以勦撚賊與粵賊異宜乃講求其法曰整隊伍迅行走所至以聯絡民圩為務又撚結方陳橫行寬數里騎賊雖鈔入陳勿為動會賊渠圍竄山東公急拖濟甯賊回竄徐州數敗之尋敗賊西華上蔡追及召陵又敗之大騁於南陽新野豫軍宋提督慶被圍公馳救以免由是兩軍和好以力戰相勗文正嘉歎以為衍師克在和之義五年十月撚酋張總愚自汝走宜陽永甯入陝西商州犯華陰是為西捻十二月敗陝西官軍於灞橋三十餘營皆潰遂圍省城於是文正檄霆軍往援不赴改檄湘軍公授袂節行時文正奉　命自周家口回江甯解兵柄聞賊擾秦心疚甚既聞公星馳抵西安一戰解同朝圍衆譽大和文正感且敬之密疏言公忠勇樸誠堪倚平寇　朝廷亦絕重公藉紓西顧憂矣六年二月大破賊於西安又攻鄜破之公先集功擢花翎提督銜肅州鎮總兵調皖南鎮　賜號忠勇巴圖魯至是擢廣東陸路提督敗賊於蒲城富平賊三原越高陵拔鱗德賊自宜川渡河闖山西陷吉州鄉甯公立復之追殛至洪洞夜繞出賊前大破之賊遂道平陽出橫嶺關東犯保定公冒雪兼程進日躡百數十里先入援　天子壯之下所司先行優敘當是時公名聞天下賊至河間掠得美女成昏遲一日進犯公遂及之戰於獻北賊大敗走抵祁州馬隊卻公督步軍疾戰又敗之追及博野賊自深州南渡滹沱畿輔解嚴　賞換達桑阿巴圖魯公乘機逐北自彰德抵鹽山滄州會諸軍合圍殲之撚賊平　賞黃馬褂　賜三等輕車都尉世職陝甘總督左公宗棠奏曰臣嘗私論曾國藩素偁知人晚得劉松山尤徵卓識劉松山由皖豫轉戰各省曾國藩常足其軍食俾一心辦賊無憂缺乏用能保垂危之秦救不支之晉速衛畿輔以步當馬為天下先此次臣服蕩平平心而言何嘗非劉松山之力臣以此服曾國藩知人之明謀　國之忠實非臣所能及仰懇　天恩宣示中外以為疆臣有用人之責者勸七年七月公奉征甘隴逆回之　命公入秦竭六晝夜之力降北山土匪十七萬有奇無何所部留駐綏德者為會匪所誘叛蓋以久勞未息故也公威信入人深馳抵州斬倡亂者數十人而事定乃提師渡隴東越花馬池進勦靈州破寨堡數百復州城逆渠馬化隆踞金積堡公連鏖五十餘寨賊勢大熸九年正月望進攻馬五寨自督軍士舉薪燒寨門飛礮中左乳落馬軍士負入破屋諸將聞公受創皆奔視環泣公叱出戰諸將奮怒陷陳立俘馬五平其寨報公公曰吾傷重不復生汝等殺賊報　國吾死不憾矣遂薨春秋三十有八狀聞　詔從優議卹　贈太子少保諡曰忠壯　賜祭葬祀京師昭忠祠　敕陝甘諸行省暨本籍建專祠是年冬金積堡平　命賜祭一壇及關內肅清　加賞一等輕車都尉並為男爵以從子錦棠嗣公行軍篤守王壯武家

法將戰先召諸將集謀各手一圖以示奇正分合明日戰無不如約者因是知諸將才否曾文正嘗令他將效之初公征撚統五千人其後統萬餘衆行陳和穆優劣得所雖諸葛之偁向寵無以過也而其忠義奮發絕不以身家爲念尤足激士氣而勵軍心當公之平西撚也年已三十餘聘婦未取婦翁送女至洛陽成婚禮居旬餘即提兵入潼關文正初擬疏請給假數月聞公已卷旆而西尤敬異之非所謂公爾忘私國爾忘家者邪其趨靈州定策直擣金積堡由是事機轉順廓清西陲故左文襄陳奏追念前勛爲之隕涕其後兄子錦棠接統其衆克承先志肅清關內外棱威天山豈非公之遺烈也哉

評曰昔霍嫖姚有言匈奴未滅臣何以家爲余觀忠壯公託志忠雅殆有過焉世傳公歿後金積堡中聞千軍萬馬聲常夜驚豈非毅魄忠魂爲國殛賊公之英靈不泯歟

劉襄勤公別傳

劉公錦棠字毅齋忠壯公松山之猶子也咸豐四年父厚榮從王公珍戰歿岳州公甫九齡即有滅賊之誓年十六從忠壯公轉戰江西皖南同治初忠壯公獨統一軍征撚寇從破賊西華上蔡南陽五年九月撚匪分黨竄擾光寬山東張總愚竄陝西曾文正檄忠壯公援陝西撚破灞橋官軍三十餘營皆潰忠壯公至大破撚於西安城外自解省城圍追賊山西直隸以至破滅公無役不從無戰不勝積功擢至巡守道忠壯公返旆入秦公總營務八年二月駐鎮靖安置降回十餘萬人公盡力籌畫忠壯公倚如左右手八月軍克靈州破回壘百數十九月攻金積堡旁近七寨下之九年正月忠壯公攻金積堡而亡左公宗棠貽書有堅守退屯之語公以爲不力戰則靈州不保必齊致死而後此軍可全乃秘其書一戰擒馬五再戰大破河狄之援賊軍聲復振於是左公薦公可大用　詔加三品卿銜就統老湘軍十二月平金積堡誅馬化隆父子又擒馬八條剖心以祭忠壯公於是平涼以北寧夏以南土回餘黨搜捕殆盡公由道員加布政使銜　賞穿黃馬褂給雲騎尉世職十年五月公扶忠壯公靈南旋明年七月公復至隴西寧土客各回猶懷觀望公榜諭甘回安堵事討陝回率部將董福祥李雙梁等趨峽口與回酋禹得彥崔三大戰破之進擊白彥虎於高家堡燒其壘而還時署西寧知府降回馬桂源出城與陝回謀亂兩日不返漢民習知其詐乘機閉城拒之請西寧道郭襄之主守事馬桂源果結禹得彥崔三白彥虎等圍西寧撲李雙梁營公率董福祥等連擊敗之令諸軍依山設伏築礮台置開花車輪大礮以待回匪不出九月別將龍錫慶追回至沙溝被圍公遣軍赴援破回壘七悉焚之公覘回勢蹙抽隊赴平戎驛造橋渡湟通威遠堡糧路日與回戰湟南北斬擒無算十月郭襄之使使縋城告糧匱馬桂源亦請退兵就撫公督攻益急昇大礮至北山巔測準回壘發礮子六十餘擂壘皆坍回跳匿溝內公麾軍躡之破北山丰壘殆盡馬本源馬桂源夜走東川縱火焚莊寨由撒拉遁巴燕戎格西寧解嚴郭襄之率城內男婦三萬餘人望壘迎拜歡聲如雷是役公以馬步十八營分屯八十餘里大小五十餘戰公立冰雪中指揮軍士可謂勞矣由是西寧大通諸回堡皆乞撫繳馬二千數百匹槍矛六千餘件陝酋崔三甘酋冶輿福款營獻買馬其西寧城回隨馬本源出竄者公遣馬永福往招之挑歸復業者三千餘人後至者絡繹於道十二年正月克大通俘叛回馬壽磔於市漢民爭割之誅其黨馬長忠等一百八十餘人河東西莊堡匪首納款請盡繳馬械獻匪黨公還城回於河東西還漢堡難民於城城外回堡亦畫與漢民更易崔偉禹得彥畢大才望風款附公選精壯立旌善營惟白彥虎率殘黨由永安向肅州馬桂源猶在巴燕戎格闌大通克寬札巴什城無何官軍克巴燕戎格遣降回縛札巴什縛馬本源馬桂源馬寶麻海乙什等三十餘人駢誅之於是西寧平定時官軍已抵肅州攻圍七月未下公自西寧甘州率師助勦令降回馬福壽等馳馬城下呼馬四及諸酋告曰死期將至曷自爲謀於是馬四裹懸出城乞撫親詣左文襄軍前泥首乞命公令先繳馬械丈造土客各回清冊聽候安置其籍隸甘州者出東門由宋公慶點驗籍隸關外沙洲者由金順公點驗籍隸西寧河州循化陝西者出南門由公與徐公占彪點驗各軍預於城堡分男女安置拔出漢民男女一千一百餘人提逆酋馬文祿並黨羽八人誅之馬文祿者即馬四也公又與諸軍分屠客回一

千五百七十三人夜入城縱火焚土回五千四百餘人拔老弱婦女九百餘人肅州平公加三品銜權西甯道於是左文襄經營關外光緒二年三月左文襄駐軍肅州肅州至哈密中隔戈壁水泉不能供千人左文襄令諸軍抵安西後分起遞進漢中鎮譚上連爲前鋒甯夏鎮譚拔萃繼之陝安鎮余虎恩又繼之均歸公節度四月公出嘉峪關譚上連師次巴里坤譚拔萃次哈密余虎恩越安西出戈壁西進譚上連既進古城分兵屯芨芨台色畢口大石頭三個泉護運道五月公令軍士取哈密存糧嬴天山遞運巴里坤復由巴里坤運古城公進駐古城分兵屯木壘河偵逆酋馬人得踞烏魯木齊白彥虎踞紅廟子土回馬明踞古牧地公謂法當取古牧撤烏桓紅廟蕃籬而阜康當賊衝距古牧才百里宜先據之乃輕騎赴吉木薩與金順公籌計約金軍屯阜康城自屯城東之九營街左公增遣徐公占彪接防巴里坤又令張公曜軍并屯哈密以厚哈吐之防白彥虎聞官軍大出自紅廟移踞古牧糾土回拒官軍雜髮易服竄附安集延安夷亦遣爆回助戰公覘阜康城西野潦縱橫延二十里可疏廢渠供飲毀自此行戈壁五十里達黑溝驛始有泉六月戊申令軍士闢溝引水傍廢渠而營明日赴戈壁佯掘井以懈賊其夜公約金軍潛襲黃田破其柵遶闢古牧角賊四起公與金公先踞山岡余虎恩黃萬鵬等馬隊自山馳下與賊騎戰夏久步賊來助譚拔萃譚上連董福祥等步隊出中路馬隊分左右鈔之賊大敗守者皆逃官軍竟抵古牧公以城堅難驟下還駐黃田時古牧回首馬明爲帕夏遣赴南路王治金中萬率土回堅守公圍古牧帕夏遣夷目阿託愛率騎賊來援公令余虎恩馬隊列山前嚴陣以待遣步軍分攻山壘南關皆下之阿託愛棄馬跳公昇開花礮攻城垛堞多坍丁巳克古牧守賊六千殲焉公度烏桓賊且他遁自將趨之抵城東安夷土回爆頭皆宵逸遂克烏魯木齊迪化州及僞王城公遣諸將分追三十里至鹽池阻戈壁而返於是昌吉呼圖壁瑪納斯北城守賊皆遁帕夏所遣援賊五千騎已至達阪距烏桓二百里聞敗不敢進新疆北路略定惟瑪納斯南城未下捷聞　賞騎都尉世職七月左公以北路既清咨金順錫綸分扼各城堡要隘搜餘匪檄張曜徐占彪與公進南

路公下令攫山部將陶生林譚和義等趨東山黃萬鵬譚上連譚拔萃余虎恩趨大小二墩東南至柴窩當是時帕夏踞託克遜築三城自衛託克遜者噶孫營也北守達阪拒公烏桓之軍南守吐魯番拒張曜哈密之軍而烏桓敗黨麕集達阪逆白彥虎子小虎踞南山小東溝遣黨四出刈禾備乾糧圖繞官軍後公趨小東溝白彥虎先一月走金口峽公急行九十里及之賊驚走白子二逆併入託克遜公還軍烏垣時金順攻瑪納斯南城久不下咨湘軍助勦公飭道員羅長佑與譚拔萃黃萬鵬董福祥等十一營赴之左公以公兵單增遣總兵羊洪勝方友升桂錫楨等歸調遣九月復奏調金運昌軍五千人自包頭西行助公軍己丑金順錫綸會湘軍克瑪納斯南城掘僞清真王妥明尸戮之僞元帥海玉馬受馬有才等並其悍黨殲焉於是湘軍羅長佑等還烏桓自後大雪封山諸軍不能踰嶺而南帕夏與白彥虎乘暇移達阪新城兩山間以大通哈守之大通哈猶言大總管也吐魯番故有滿漢兩城帕夏次子海古拉又日役萬夫造僞王府雄闊異常度是冬帕夏令白彥虎馬人得守吐魯番海古拉守託克遜大通哈守達阪自居喀喇沙爾爲中權策應三年三月冰解公自烏垣踰嶺攻達阪張曜自哈密西進先遣提督孫金彪與徐占彪會師鹽池趨吐魯番己未公抵柴窩留營守之柴窩距達阪二十里夜初鼓公令軍士銜枚疾走期五鼓集達阪城下大通哈漸引湖水衞城泥深及馬腹余虎恩陶生林夏辛酉等馬隊掠過深淖列城左山岡譚上連譚和義戴宏勝等率步隊列城後山阿降人崔偉等以馬隊承彌縫壘回方臥未覺也天明霧收城回望見大驚發西洋槍礮下擊自卯至午不絕我軍小傷亡屹立如故公策馬周覽城濠坐騎中鎗踣易馬而前令各營築壘掘濠困之辛酉傍城東築礮台海古拉遣騎賊番進赴援公截擊於隘口援騎皆返奔遂猛攻城回部將侯名貴昇開花礮三實礮台連環擊之礮中賊火藥房屋瓦礫石皆飛大風驟起引燒開花彈子城中人馬碎裂羣回奪門走官軍遮之不得出公使人呼曰縛異裝者有賞於是大小頭目悉致麾下無一脫者遂克達阪城擒其酋愛伊德爾呼里即安夷所號大通哈也又獲胖色提六人玉子巴什六人胖色提者華言營官玉子巴什

者華吉哨官其餘夷職甚多則華言管理執事什長之類於是大通哈豔胖色提同馨代帕夏乞款願縛白彥虎獻南八城贖罪公聽其致書招拍夏籍安集延南八城纏頭及土爾扈特種人數千勿誅悉給衣糧縱歸原部夷回大懽戊辰公進駐白楊河[illegible]萬武軍已至吐魯番公遣羅長佑會戰白彥虎遁走馬人得諭萬武軍降遂克吐魯番滿漢兩城公息馳百里抵託克遜海古拉亦先遁守賊與官軍戰城外敗潰舉火焚糧藥棄城逃公遣軍士入城滅火纏回二萬餘人跪馬前降於是託克遜三城皆下自吐魯番告克南八城門戶洞開帕夏日夜憂泣不知所為白彥虎益掠人畜焚郵堡脅纏回同奔纏回皆怨又見達版託克遜吐魯番諸降眾官軍皆釋不問夷回無復疑懼輾相告語南八城皆延頸盼官軍出水火帕夏夙遇纏回虐戀毒中人深人人思報復之四月帕夏在庫爾勒飲藥死其子海古拉掩屍水中三日始出裹香牛皮舁之西行將達庫車伯克胡里使使截之半途殺海古拉安夷所呼小帕夏也帕夏名阿古柏自稱畢調勒特汗有子六人長哎哥即伯克胡里非所愛次即海古拉次引上胡里次邁底胡里其二子無名海古拉既死伯克胡里保南境而王夷回推白彥虎守庫爾勒彥虎自睨開都河西岸艱入俄羅斯是時侍郎郭嵩燾出使英吉利英人威妥瑪為安夷緩頰事下左公左公疏言自浩罕為俄人所併安集延韜附英吉利英人亦陰庇之茲復以護持安集延為辭保護立國為義其隱則恐安集延為俄人所有夫安集延非無立足之處何待英人別為立國即欲別為立國則割英地與之或即割印度與之可也何乃索我腴地以市恩且喀什噶爾為古疏勒國漢代已隸中國固我舊土也而英人直以為帕夏固有之地其意何居昔年恃船礮橫行海上猶謂祇索埠頭不取土地今則並索及疆土矣彼陰圖為印度增一屏障公然強我於回疆撤一屏障此何可許我愈示弱彼愈逞強勢將伊於胡底臣奉職邊方惟有勉竭駑鈍不顧目前成敗利鈍圖之郭嵩燾片奏乘阿古柏冥殛之時席捲掃蕩一語尚無不合現在南路之師劉錦棠三十二營擬於八月中旬分起西進張曜擬於九日初旬繼發前閱英人遣使赴安集延臣已馳告劉錦棠張曜屬其善為看待如論及回事則以我奉令討侵占疆宇之賊以復我舊土他非所聞如欲議論別事請向肅州大營彼如來營臣自有以折之　上嘉其奏如所議行公乃遣部將湯仁和等自託克遜進兵遣董福祥張俊等自阿哈布拉沿途置哨壘張春發繼之均至曲惠而營士卒曳糧滲泉接程以俟大隊八月癸卯公率大隊行五日至曲惠余虎恩出庫爾勒之背公趨開都河白彥虎壅開都河水溢百餘里以遏我軍公馬步繞渾行鹻地紆折達開都河東白彥虎先期走庫車九月癸丑朔公收復喀喇沙爾城中水數尺廬舍蕩然召其台吉還蒙民數百戶實之乙卯余虎恩收復庫爾勒城空無人食盡掘窖糧數千石濟軍公偵白彥虎脅纏回走布告爾急行四百里至洋薩爾見各堡火光燭天知回去未遠令後隊救火前鋒及之布告爾黃萬鵬譚拔萃與戰破走之次日追四十里以西洋測微鏡瞭回眾尚數萬持槍矛者才千人公令曰執械者誅餘勿問亟逐之賊委難民狂奔公悉遣歸復業仍領精騎躡賊甲子至託利輾纏回萬餘伏地號呼復慰遣之明日尋食行數十里至庫車白彥虎方驅纏回西走纏回不從皆散布郊原見官軍至倉卒列隊公麾馬步突之皆大奔遂復庫車白彥虎遁拜城與安集延胖色提等日夜掠城外纏回為助郵堡皆墟拜城回閉關拒之公遣通事諭之拜城回目買賣提託呼達等開城迎降公留方友升鎮撫而自履冰夜行趨銅廠與回遇賊糾二萬眾列河岸拒戰公鼓之賊騎皆靡積尸塞河水為不流遣難回悉還拜城復促所部亂流渡擊回於上銅廠連敗之遂引軍西度戈壁由札木台進薄阿克蘇遙見城上槍矛林立西南飛塵蔽天遣候騎覘之則前一夕回目將獻城為胖色提縛去其閉關毅守者城回十萬餘人嚴備以待官軍者也公召回目出城諭以威德舉回膜拜乞撫遂復阿克蘇駐軍漢城遣將躡擊白彥虎於胡瑪納克河敗之獲哈密回王邁合默特之母送歸其部賞遣難回還庫車白彥虎見官軍日迫患之乃嗾安夷竄葉爾羌自竄烏什冀分兵力以緩死公會安夷而追白逆令黃萬鵬張俊趨烏什譚慎典夏辛酉自西會之渡胡瑪納克河行戈壁八十里俘黨糾瑪有才等又進軍擊烏什克之師次阿池伯什阻戈壁而還於是南疆東四城皆下　上念湘軍冒寒遠征一月中馳驅

三千餘里　詔公開西寧道缺會秩三品京卿十月擊賊哈番酋某會麻木爾受創遁部衆解散公進軍阿克蘇當是時帕夏長子伯克胡里踞喀什噶爾猶保西三城而和闐呢牙斯圖反正乘隙圍葉爾羌適爲官軍擊援伯克胡里僅餘一城憤甚率五千騎與呢牙斯戰於葉爾羌呢牙斯敗走降於我伯克胡里進奪和闐踞之而喀什噶爾守備何步雲章京英韶及滿漢兵弁陷賊中尙數百人相率守漢城使使迓官軍安酋阿里達什保回城以攻漢城且約白彥虎來助伯克胡里乃棄和闐走英吉沙爾併入回城十一月公分三路進軍黃萬鵬等由烏什道布魯特邊爲奇兵桂錫楨等由阿克蘇道巴爾楚克爲正兵均聽進止於余虎恩以取喀什噶爾公駐巴爾楚克瑪納爾巴什扼葉爾羌和闐衝要甲子日中余虎恩師次喀城北黃萬鵬次喀城東相距六十里賊候騎猝遇官軍馳歸呼於城曰大軍至矣纏回皆駭潰安酋禁殺不能止伯克胡里白彥虎分路跳留其黨守城綴我軍是夜三鼓兩軍抵城下城回縱火焚廬舍以騎賊出拒戰比交綏回大敗俘僞元帥王元林降弁何步雲英韶等遁漢城大呼回城兇懼失措開西門出走遂克喀什噶爾時天色猶未明也乙丑余虎恩留張俊守喀城黃萬鵬出西北追白彥虎余虎恩出正西追伯克胡里俘于小虎馬元於陳白彥虎伯克胡里及阿里達什遁入俄羅斯公師次阿郎格爾遇安夷百餘騎殲之戊辰復葉爾羌辛未復英吉沙爾庚辰董福祥復和闐於是南疆西四城皆下俘故帕夏妻女及其子引上胡里邁底胡里並兩少子三孫按律治之于小虎馬元麻木里暨倡亂之金相印父子磔於市誅悍黨一千一百六十人新疆平　詔曰三品京堂劉錦棠智勇深沈出奇制勝用能功宣絕域著由騎都尉晉爲二等男四年十月安酋阿里達什自俄境入寇糾纏回出柰曼謀襲喀什噶爾公親擊於玉都巴什大破之柰曼回目庫爾什殺伏誅阿里達什以獻並其餘黨悉殲之五年正月安集延布魯特寇邊公迎擊於烏帕爾大破之斬二千餘人賊還遁俄羅斯時侍郎崇厚使俄索伊犂議償兵費二百八十萬而割伊犂西南界數百里予俄左公力爭不便語具文襄傳中後詔毅勇侯曾紀澤自英國赴俄重議約　詔公幫辦新疆軍務分兵進取伊犂

俄人畏公威增兵守伊犂納林河六年七月　詔左公入京備顧問公署　欽差大臣八月公軍至哈密明年和議成　詔金順公接收伊犂其秋公眞除欽差大臣屢疏懇辭　上慰勉之八年三月公與陝甘總督譚公鍾麟奏設新疆郡縣自哈密南至吐魯番北至精河照鍾麟原奏無須另設多員其回疆東四城設兵備道一員駐阿克蘇阿克蘇爲古溫宿國設溫宿直隸州知州一員治阿克蘇拜城知縣一員隸之喀喇沙爾撫民同知一員庫車撫民同知一員烏什撫彝同知一員統轄於東四城巡道西四城設兵備道一員駐喀什噶爾爲古疏勒國設疏勒直隸州知州一員治漢城疏附知縣一員隸之英吉沙爾撫彝同知一員葉爾羌爲古莎車國設莎車直隸州知州一員治漢城葉城知縣一員治回城隸之瑪納巴什水利撫民通判一員和闐爲古于闐國設和闐直隸州知州一員治和闐于闐知縣一員治喀拉噶什隸之統轄於西四城巡道公又奏言臣自出關辦賊歷今七載熟度關外形勢固舍設郡縣易舊制別鮮良圖惟將新疆另爲一省則臣頗以爲不然現在新設南路同通州縣合之哈密及鎭迪道原有各廳州縣不過二十餘處卽將來地方富庶增亦無多嘗考各省州縣最少者莫如貴州廣西新疆尙不及半其難自成一省明矣且新疆與甘肅形同唇齒從前左宗棠以陝甘總督辦新疆軍務凡兵餉製辦皆以關內爲根本臣受代兩年尙未僨事者皆賴譚鍾麟楊昌濬力顧全局故能勉強支持向使甘省大吏稍分畛域則邊事已不堪問若將關內外劃爲兩省以二十餘州縣孤懸絕域其勢難以自存惟新疆歸甘肅節制鞭長莫及擬仿江蘇建置大略添設甘肅巡撫一員加兵部尙書銜以烏魯木齊爲省治哈密以西南北兩路道廳州縣皆隸焉新設布政使一員隨巡撫駐紮鎭迪道加按察使銜管刑名驛傳改迪化直隸州爲知府添設迪化知縣並昌吉綏來阜康奇台爲五縣俱隸迪化知府伊犂滿營照各省駐防將軍營制鎭迪道無須都統兼轄伊犂將軍亦無庸總統全疆移烏魯木齊提督駐喀什噶爾烏垣自設撫標南北兩路另設額兵添設總兵副將參遊都守千把等官吐魯番暨南路舊有參贊辦事領隊各大臣一律裁去自哈密北至伊犂都統辦事領隊各臣酌

量裁撤疏入下吏部議行乃修城垣還壇廟築倉敖建義塾廣屯田通驛傳設塘站南疆歲徵糧至二十餘萬石兵食充然有餘百廢具舉民氣漸蘇回疆積弊湔除殆盡十年十月　詔授公爲甘肅新疆巡撫明年三月公進駐烏魯木齊省城奏移烏垣巴里坤旗兵併入古城設城守尉治之又奏裁伊犂參贊大臣增副都統二員佐將軍同駐惠遠大城又奏增伊塔兵備道一員駐甯遠城升伊犂撫民同知爲伊犂知府治綏定城增設綏定知縣一員甯遠知縣一員俱隸於伊犂知府其他雜職如內地於是新疆南北郡縣之制大定旋授兵部侍郎加尚書銜公在新疆十餘年恩威並著衆庶和洽遠人慑服光緒十四年以祖母陳太夫人老病數上疏乞歸省　詔許之明年正月　特加太子少保銜公悉召諸部酋長大酺遂發所過老幼迎拜道左擁車前數日不得行秦隴之民相率歎曰我公歸矣咨嗟泣下八月還湘鄉陳太夫人耄年已不省家人子弟公亦蒼髯不類少時陳太夫人以爲上客公持之大號終不可辨識十六年正月　加太子太保銜固辭以足疾且請開缺十七年丁祖母憂二十年正月晉一等男會公第霖以山西按察使　陛見　天語詢公病狀歎息如家人父子欲強起之六月倭人犯邊天下耳目一屬公　上顧念文武才幹威望素著無若公者　旨促召欲委以防邊之任公躍然感自試集舊校於七月就道甫及縣門左體忽中風與歸當軸益公起書問日十數至而病已不可爲口中喃喃呼將士指述邊事斷續不能辨忽大聲曰公輩好爲之遂薨年五十有一有司入告　上念兵事方起遽喪大將震悼褒䘏　予諡襄勤　命建祠立傳　賞銀一千兩治喪子五璡以員外郎用篤烈由優增生　賞舉人孫六家璠以主事用公嘗言吾將兵三十年幽穢無處鉅萬家無餘財誰實信之吾身後乃知耳及公薨家人發其笥篋所存　賜物數事裘服敝殘而已歸鄉旅納廬舍蕭然不知爲達官貴人性謙退口不言功恂恂如諸生每言忠壯公遺事輒歔欷流涕蓋血性過人故能建非常之勳云

評曰公爲忠壯公之士誓平金積保戎機由斯而順其著撫循士卒也當鏖戰冰天雪窖中月黑風號軍士多相向而泣公一巡師皆如挾纊故恩威孚於行陳克奏萬里邊功方之漢定遠侯何以加焉

中興將帥別傳卷二十

岑襄勤公別傳

長洲朱孔彰撰

岑公毓英字彥卿號匡國廣西泗城府西林縣人東漢舞陰侯岑彭之後本居南陽傳至宋皇祐中其先仲淑從狄武襄討平儂智高留知來賓軍遂家今之南寧府傳七世至元遷泗城又傳至明初遷西林父蒼松文學生生子四公居長道光二十五年公年十七補縣學生縣府院試皆第一學政周公學濬許為大器三十年土匪亂擾及邑境公遭丁父憂援古人墨絰從戎之義毀家紓難招集鄉團擊散匪黨敘功以縣丞遇用咸豐六年帶勇入滇赴迤西助勦明年攻克趙州紅巖賊巢九年調派東路防勦時回目馬燦先馬貴玉等佯就撫踞宜良復屯湯池為犄角公往勦四戰皆捷克湯池乘勝進克縣城斬馬燦先於陣復勦平嵩明散勇之竄擾宜良者大府檄公權縣事奏保知縣加知州銜十年會勦路南州踞匪平寨數十克州城遂權知路南州事督攻澂江敘功以同知直隸州用加運同銜遂權知澂江府事旋丁大父憂巡撫奏留給假治喪仍辦軍務會克澂江賊壘破昆陽海口之寇進援省垣會巡撫徐之銘張示諭撫回中所奉為首領者馬如龍公奉檄往宣 朝廷威德暢導順逆利害如龍聽命獻取踞新興昆陽晉寧呈貢嵩明羅次易門富民八城同治元年春奉 旨代理雲南布政使事其秋以撫回功 詔加按察使銜二年正月回弁馬榮率數千人入省城屯五華山五華山城中最高地也道路洶洶皆言榮反榮夙為總督潘鐸取信總督終以榮不負己榮亦不忍於總督未敢發總督詣五華書院開喻令移屯城外榮已諾矣方登輿榮擁送其黨以矛旁刺鐸榮即起持鐸刺者復至鐸竟薨居民驚亂公聞變持短兵巷戰榮走南門大街招回黨絡繹入城公乃塞藩司署門率親兵千人晝夜堵禦回來則憑垣發礮或開門縱擊賊皆靡榮懼外援且至遺書巡撫請和徐之銘微服詣公言狀臬司花詠春糧道張同書鹽道宋延春皆至公歸於衆曰今賊雖入城吾當死戰破之如其不勝與公等闔署自焚未晚也於是歃血誓師分兵守東南門用間離其黨而陰使使召馬如龍入援如龍初聞省城陷以為院司戕矣比知公守藩署未失遂軍馳入省城紳民率團兵至合擊馬榮於城內大破之馬榮跳走南甯省城危而復安 詔以道員補用無何引軍西徇富民綏甯十城東克霑益平彝復西攻楚雄十月克之又克大姚雲南趙州賓川鄧川浪穹鶴慶分道進規大理上下關三年春克定遠圍攻鎮南大破援賊於普淜馬聯陞復陷霑益七月大破馬聯陞於天生關進攻曲靖八月復馬龍霑益進圍尋甸九月克尋甸禽馬榮馬興才十月克曲靖禽馬聯陞皆磔之迤東肅清 詔加布政使銜賞勉勇巴圖魯名號公稔知西賊蔓延猝難殄滅宜於東南先立不拔之基以曲靖為迤東大郡且為省垣糧運所出於是加意經營興學勸農閱練兵馬凡有興作無所牽制得行己意屹然為省東重鎮回衆慮不利於己以危詞聳提督馬如龍函請公還省公復書婉謝之且言二弟奉母留居藩署脫有異志當不如此願無聽流言和衷報 國如龍意始釋然五年正月奉 旨仍署理雲南布政使事時勞公崇光督滇黔行次平彝公迎謁勞公一見奇之詳諮滇事公歷陳軍情賊勢及向來辦理之乖請勞公進省坐鎮漸收旁落之權以維根本而用兵則先東後西以免牽掣而收全功勞公深然之既至署疏請以馬如龍專辦西路以公督剿豬拱箐海馬姑之賊得 旨報可豬拱箐者隸貴州威甯州境與海馬姑相犄角去滇之鎮雄州界皆不百里山谿阻深地勢險要苗酋陶新春與弟陶三春分據之糾聚苗教各匪及髮逆石達開餘黨凡十數萬人疊擾滇之鎮雄彝良大關昭通黔之大定黔西威甯畢節郵堡凋殘驛道梗阻且擾及川疆川楚黔軍會勦久無功勞公稔辦理未得要領因咨商川督駱公秉章始專任公駱公復貽書詢方略公條上機宜謂權不一則軍不用命願率滇軍獨任此役限百二十日擣其巢駱公復書壯之竊忖賊據險十三年矣恐非數月能拔姑如公言試之公整軍待發會巡撫林鴻年招降鎮雄州匪首李開甲漆維新等復叛嘯聚數萬人踞州城擾彝良連碩礦山礦子山等處縱橫數百里句連豬拱箐苗匪勢張甚勞公奏派先勦鎮雄公乃留弟毓祥守曲靖自督兵五千人轉戰而前連破堅壘數百直擣鎮雄克其城斬開甲維新川費乘隙

渡江亦遣軍擊破之巡撫劉公嶽昭疏稱公實心任事請專責以一事權遂進勦豬拱箐六年正月 詔補雲南布政使二月師攻豬拱箐初陶三春等倡亂先踞海馬姑紅巖尖山其山壁立斗絕大河帶其前爲道一線攀援而登一夫扼險萬人莫進賊中呼爲鐵桶江山嘯聚日衆山隘不能容陶新春復分據豬拱箐其地界三省之交入山環合三面嶄然惟青松梁一面爲往來之徑絕頂孤峯勢淩霄漢三泉下注匯山麓爲河賊巢分據山險房屋櫛比十餘萬間山下沃壤曰吳家屯廣七十餘里賊糧皆屯內有間道可達海馬姑外有二龍關大了口小了口三隘賊密布堅壘出掠退守操縱自如惟大溜口一隘徑路險僻公偵知賊防稍弛密令部將張保和林守懷夜領二千人由大溜小徑鈔出二龍關後搗襲吳家屯公自督三千人攻二龍關昧爽賊傾巢出犯戰方酣忽聞關後軍槍礮擊賊驚回救兩軍夾擊三隘皆下遂奪吳家屯斬級數千獲輜重牲畜無算賊自海馬姑來援公截擊于半道斬其酋餘悉奔竄又令部將蔡標劉重慶分軍圍勦海馬姑亦克其紅巖尖山賊援斷遂逼豬拱箐老巢賊乃鑿千餘斤巨石中實硝礦松脂引火於箐夜自山巔墜下又驅牛馬衝突壞我二十餘營公親搏戰斬悍酋賊始退復營山半公令於營前掘深坑賊用前法來攻石盡落坑中軍士無所傷賊技窮堅守不出賊黨多猓人猓俗連袂踏歌此唱彼和以傳心事公令猓人之從我軍者徧山環歌颺以解散賊中聞歌而逃者萬餘人猓目大紅袍來降公用其計破賊斬馘二萬生禽僞大元帥陶新春等皆磔之拔出男婦四萬餘人駱公聞捷遣員犒師點驗賊屍築爲京觀是役也談公戰狀無不咋舌遂合勦海馬姑斬陶三春盡平其壘三省邊界悉平計自攻豬拱箐至賊滅限百二十日僅逾四日耳捷聞 詔賞頭品頂戴時迤西逆酋杜文秀知公督兵遠出傾巢下竄衆數十萬連陷二十餘城省城戒嚴公自豬拱箐凱旋由靖整頓士馬七年二月倍道來援連破大小石壩小板橋古庭庵金馬寺賊壘數十斬悍酋七人殲賊萬計進駐大樹營與弟毓寶省防軍通省中人心乃定公駐響水閘策應各路提督馬如龍來會深悔棄回之實已公推誠慰勉約共竭力報 國如龍感奮和衷協力由是大局始有轉機旋督攻楊林鼻受槍傷益奮 溫旨慰勉飭將四出攻勦躬自往來督戰連破石虎關賊壘克復呈貢武定元謀祿勸羅次晉寧澂江等城 詔授雲南巡撫是時附省賊壘猶繁公審度情形避堅攻瑕賊失所恃部將楊玉科李維述皆善戰又悉迤西形勢張保和何秀林蔡標馬忠黃文學李廷標亦有勇略乃各授機宜令鈔出賊後屬玉科維述直擣迤西騰越永昌麗江義團能與賊力抗馳書獎勵令聯絡聲勢翦賊羽翼公親督攻附省賊壘八年秋剗削無遺張保和各軍亦先後克復富明嵩明易門安寧昆陽祿豐楚雄南安廣通大姚定遠等城黑琅元永河陽草溪各井凡竄省悍酋劇匪二十餘萬禽斬殆盡軍威大振九年澂江回復叛其秋公率大軍圍其郛十年春克之並拔竹園江那各賊巢迤西軍亦克麗江劍川永北鶴慶賓川姚州鎮南等城公又移師平館驛婆西田心曰者鄉各踞匪十一年迤東南悉平迤西軍又先後克復永昌鄧川浪穹趙州雲南永平蒙化各城是時惟大理騰越順寧未下賊互爲援應十一月公督諸軍斷賊援直薄大理城下合圍用地道破之先是杜逆窮蹙以子女分寄僞大司衡楊榮僞大經略蔡廷棟家而與妻妾飲毒自盡逆黨趁其氣未絕令老回數人舁之出城詐降公洞燭其奸先驗明杜酋斬首傳省城令三日內繳軍械逆黨以半年爲期公陽許之密傳楊玉科選死士數百同太和縣入城受降嚴布重兵城外定期夾擊阮賊數萬斬僞將軍參軍酋目二百數十名生禽楊榮蔡廷棟及僞大冢宰馬仲山磔于市大理肅清 詔賞穿黃馬褂並騎都尉世職復督諸軍攻順寧府雲州騰越廳皆下之全滇底定 加太子少保銜改前賞世職爲一等輕車都尉十三年劉公嶽昭入 覲公兼署總督光緒二年四月騰越逆弁蘇開先踞城叛檄署提督楊玉科總兵和耀曾討平之旋丁大母憂解官歸里五年起復入 覲拜貴州巡撫加兵部尚書銜七年調福建巡撫五月調署雲貴總督九年四月除真法越構釁公慷慨誓師請 命出關時越南山西已失公趨行抵興化省駐營十年二月 詔節制關外粵楚各軍公拜疏懇辭節制以專責成適廣西一面北寧太原各營相繼潰散公軍駐興化與法人相持一月因糧盡勢孤恐損 國威不得已全師退屯保勝力扼

紅江上游增壘據兵敵候　朝命於是公罷二級留任七月奉　諭旨與法決
戰公節規督大軍鼓行而前連復越之館司鎮安清波夏和各縣駐軍館司關
規取河內諸省遣部將丁槐何秀林以偏師攻宣光省用地雷轟破城垣數十
丈斬禽法教各匪無數傳首滇中夷拚死相拒於霪雨泥淖之中苦戰三十六
晝夜肉薄相當不少休息　朝廷念邊戍之勞苦釁　賞御方珍物藥餌乘傳
頒至營次以勵戎行又以京察聞復降二級留任處分公感激益奮督戰尤力
以緬旺前接興化山西後通十州三猛早經法踞為我肘腋之患命部將覃修
綱領奇兵出不意克之連復清水清山兩縣斬法教各匪千數百人時粵軍失
利諒山不守法酋孤拔以大股來援宣光自正月既望至二月八日晝夜血戰
大敗孤拔於臨洮府陣斬法酋七畫以下數十人殺斃白帽紅衣花衣真洋匪
三千數百人獲輜重槍礮軍械無算乘勝攻破梅枝關連克不拔縣廣威永祥
二府進擣山西河內等省廣西軍亦收復諒山越之興安甯平南定興化太原
各省義民聞風響應會和議成　詔班師公深惜越南之未全復也又慮未定
條約前法人挾詐背盟伺隙而發戒各路將士嚴備節節連環撤退於五月回
駐邊關　溫旨褒嘉加一雲騎尉世職十二年六月公力疾會辦勘界事宜十
一月　特旨回省調養兼署巡撫明年八月順甯府屬猓黑夷匪張登發作亂
遣將征討十一月禽張登發斬之初張逆之祖張輔國於嘉慶初年糾猓夷
侵擾南甸耿馬猛猛三土司之地官軍三次勦定禽張輔國而逆孽猶存其子
張秉權孫張登發相繼扇亂久數十年抗不就撫至是乃廓清奏請以地千有
餘里內接孟艮土司外通緬甸山谿險阻最易藏奸宜改土設流以弭邊患得
旨允行　今上親政加太子太保銜以十五年五月卒官春秋六十有一遺
疏入　天子震悼追贈太子太傅入祀賢良祠並於雲南省建立專祠　賞銀
一千兩治喪子五春榮山西卽用道春煦以知府選用春煊五品京堂春實春
蔭俟及歲時帶領引　見孫七後閣臣擬謚上請　予諡襄勤公狀貌奇偉目
光閃閃如巖下電生平無聲色攤酒之好讀書略觀大意不為章句居官昧爽
而起夜分而寢句稽公牘裁度庶政皆能務其大者遠者尤長于應變善馭悍

將楊玉科初頗驕蹇嘗殺仇持其頭血模糊謁公意詰責卽爲變公笑而釋之
李維述殺人莫敢忤公惜其勇不深罪馬榮之踞五華山也公知榮悍將夙暱
維述令維述圖之維述偉以事謁悍將斬其頭歸羣回驚散二人後皆爲名將
越南之役法人善用開花礮公教地營法禦之常手書與部將丁槐等講求精
到卒以此大創法人黑旗劉永福之在越南也公每以軍糧火藥濟之故能挫
敵而來歸凡知拔將才類如此而天性仁愛所至農夫牧豎儸猓苗夷皆許來
見問其疾苦賚以酒食皆歡欣羅拜而去在滇廿餘年恩信感人深父老兒童
皆稱我老宮保云

評曰襄勤之勳實造滇南處反側之際徵公激以忠義懇見回官執節手提壘
土還　朝廷邪後三次出關歷四寒暑浪泊西里閒鳶墮站站瘴癘毒淫與將
士枕戈待旦可謂忠矣臨洮之役竟以寡擊衆使法虜破膽惟許和太速未逞
公吞夷之志惜哉

中興將帥別傳卷二十一

長洲朱孔彰譔

蔣果敏公別傳 高連陞 熊建益

蔣公益灃字薌泉湖南安福人也少不羈不爲鄉里所容逃之四方咸豐三年入軍旅初從王壯武公珍後隸羅忠節公澤南麾下勇毅常先人羅公奇其才收爲第子屬統五百人從戰江西有功復從援武昌與唐君訓方丁君銳義大敗賊于豹子海六年六月寇自樊口犯葛店公獨將六營逆戰破之追奔至樊口大小數十戰皆捷胡公林翼每歎其勇累功敘知縣加同知銜公嘗議軍事于羅公前李公續賓字公曰薌泉如何公亦字李公曰迪菴意欲相統邪性剛猛與李公殊尙及羅公亡李公代將公屯魯港寇大攻之請援中軍李公報曰力不能相救守走惟公意公大沮即升瞭樓撤其梯惟置旗鼓下令軍中曰賊勢盛吾死此矣諸君欲走者自去衆不肯負公誓死守寇攻一日引去公於是告歸悒悒不得志久之廣西土寇蠭起省城戒嚴告急於湖南湖南宿將盡出征巡撫駱公顧左右無可屬以兵事者又廣西遠且貧咸不願往惟公請行駱公大喜公乃將千六百人南援七年五月至全州三戰三捷寇奔還聚興安遂圍之駱公先已遣段君瑩器將祁勇千人助公遣江君忠濬將千餘人自新甯來會師於是興安寇增召靈川寇拒官軍公合擊大破之復興安靈川餘賊合平樂賊據城死守用戰艇依水轉糧築屯平樂北二塘墟沙子街阻險自固公戚兵攻沙子躬率精兵踰山出楓林石峽裏寇二屯間背擊之因燒寇艇遂破沙子屯與江君忠濬等分軍公繞二塘攻城南江君緣水進屯城北寇既失險皆遁保城桂林東南北寇連敗勢衰羣盜分屯柳潯梧慶遠各自爲部不相援應十一月克平樂累功擢巡道當是時湘軍鋒銳甚公爲名將巡撫勞公崇光參留督軍駱公奏助軍餉銀月二萬於是議增造戰船募水師自長沙造船六十餘火藥七萬餘斤以益其軍明年公軍屯桂林　詔署按察使時東南軍事棘煬兵餉於吳楚未遑問廣西事而廣西瘠貧兵食少故不能滅寇率假招撫以愚羣盜官軍士寇相糅橫行省地吏不能詰院司寄坐城中守城將皆盜魁

人人寒心公至乘湘軍威悉案誅桀黠者易置守軍然後巡撫以下坦然安枕遂以次討定潯梧慶遠賊府縣官始治民事徵租稅如平時惟柳州賊屯踞蟠固自以水師不能至四出遊奕連結洞砦公計戰船當由雒淬灘泝潭水回復千餘里象柳閒岸狹湍急不利水戰然不絕水斷渡則賊不可取乃具舟修仁令軍士舁負三版小船陸行九十里置洛青水中載礮建旗鳴鼓下薄州城南門扼其津渡城寇山盜不復相應遂克柳州無何連州寇復據賀公遣將往攻敗挫公自將攻之亦不利寇圍公軍初公屯賀有德於鄉民故鄉民劉鴻生等集團丁救公遂得潰圍出還屯柳州九年春僞翼王石達開入湖南所過緣邊姦民皆相扇動前隊掠全州勞公檄公回援公分軍屯柳自將二千人還省城勞公還督兩廣曹澍鍾爲巡撫公代爲布政使七月永明土寇出恭城公出扼平樂寇北走灌陽合全州來寇掠興安直攻省城衆數萬公急還軍頗飢疲學政居城中亟詣公問方略公大言無所詘學政因上奏劾公侵餉玩寇巡撫亦請援湖南　文宗詔湖南赴援降公道員八月劉公長佑蕭公啓江援軍至公裨將蕭榮芳亦自柳州至會城下寇解圍遯十年五月公拔賀縣　詔授劉公長佑爲巡撫仍擢用公爲布政使同治元年浙江事急曾文正公奏薦公助左公宗棠　詔改補浙江布政使公將所部八千人往公自至廣東請餉於勞公勞公念公舊功資給數十萬故度領軍容甚盛公亦懲前事更折節惜名譽度量殊矣秋七月至衢州以部將高連陞熊建益分統左右軍明年克金華拔諸暨復富陽自是左公軍勢大振以次平定浙中郡縣至三年二月遂克杭州　詔賞穿黃馬褂左公督軍赴閩公署巡撫招流亡務耕作停關稅減民賦儲財用實倉廩毀淫祠建書院尤輕財好士凡善後事宜百廢具舉一時翕然偁之未幾　詔授廣東巡撫亦多善政施實德於民後以事　降官乞病歸光緒初日本擊我臺灣生番啓釁　詔起公將屬以邊事公至京師病卒後五年梅公啓照爲浙江巡撫奏浙民請建祠於西湖　詔可　予諡果敏公天姿豪邁功名既成復折節讀書禮下才士嘗曰昔漢寇恂拜汝南太守盜賊清淨郡中無事乃修鄉校教生徒聘能爲左氏春秋者親受學某豈不能因延杭

州二拔貢生在廨講論躬師事之皝年少失學未習科舉文乃日課一篇詞義
卓然後二生以公事干請公許之告薦者曰師命固不敢違然恐後來難繼爲
我儆謝先生于是二生辭而去公厚贈焉人皆曰宜凡孤寒無依待舉火者常
數百家破城獲賊窖金數十萬盡散爲善舉道路歌頌去浙時士民炷香手頂
追送如雲至有下泣者去粵東亦如之廣西民亦感公平羣盜首功所至築小
堂以祀山谷間往往而有部將高連陞熊建益最有名
高公連陞字果臣湖南甯鄉人咸豐四年投效湘軍隸曾文正戲下歷保千總
賞藍翎是年湘軍分三營蔣公益澧將左公屬焉六年會攻武昌掃平城外
賊壘晉守備七年武昌復平蘄黃賊巢破賊小池口乘勝復湖口彭澤望江東
流銅陵諸縣公皆在事有功晉都司奉檄充果勇營營官八年廣西寇急請濟
師蔣公帥師往援公從克柳州還游擊又克慶遠遷參將十年守桂林有功
詔以副將用又攻克賓縣加總兵銜　賜號倘勇巴圖魯繼克潯州　詔以總
兵記名　簡放同治元年補左江鎮總兵蔣公率師援浙公與熊總兵建益以
兵從皆屬浙撫左公宗棠克壽昌進攻蘭谿湯溪盡奪其要隘八年正月拔湯
溪擒首逆李尙陽誅之進攻白龍橋蘭谿賊棄城遁乘勝復龍游金華得　旨
以提督用二月攻富陽熊總兵建益戰死熊亦驍將也於是賊氛漸熾公遂獨
力攻剿八月克之三年正月蔣公攻杭州公會諸將舁巨礮轟城門城崩賊恟
懼夜五鼓棄城遁浙江平　賞穿黃馬褂　命署浙江提督進攻湖州七月拔
之殘賊竄福建時左公還督浙閩疏調公援剿公遂入閩漳州久不下公至則
大捷屢梟逆渠　詔換穆特本巴圖魯號漳州復再　賞玉決拾翎管大小荷
囊火鐮諸品四年擢廣東提督適金陵殘孽竄踞嘉應州公帥師會攻拔其城
盡殲逆黨粵賊平　詔賞雲騎尉世職甘肅回匪稱亂左公改督陝甘疏調公
援剿　詔改公甘肅提督公至屢告捷破賊壘百數斬馘無算賊望風駭潰居
亡何有叛勇之難楚軍之西剿也地殘破糧價翔貴又南人不諳麪食旣而餉
日絀麪食亦不飽黠者因煽爲亂八年二月二十四日部下副將鄧玉魁楊玉
魁屯宜君縣總兵唐華贊屯楊店三營同時叛出不意夜犯大營公遂遇害事
聞斬兩玉魁軍中　優詔褒卹照提督陣亡例從優　賜卹　予謚勇烈　敕
立功處建專祠入祀京師昭忠祠　予騎都尉兼一雲騎尉世職同時殉難者
有提督銜總兵黃君毓馥總兵銜副將賀君茂林同知銜浙江補用知縣謝君
生春四川補用副將高君英舉等並　賜卹有差祔祀公祠

劉果敏公別傳

劉公典字克庵湖南甯鄉人也初以諸生伏處潙山不求聞達讀書養親立志
以古人自期時究經世之略咸豐六年從羅公澤南攻武昌左公宗棠在湖南
巡撫駱公幕亟薦其賢令辦甯鄉團練時甯鄉土匪煽亂公與鄉人捕匪首百
數十邑境獲安獎敘訓導咸豐十年左公奉　命東征公與王公開化楊公昌
濬同參軍事轉戰江西皖南帕首韓刀與左公分路殺賊善審地勢嘗輕騎覘
敵營夜率壯士砍賊每得奇捷悍酋李世賢李秀成黃文金賴裕新等謀以長
圍困左公曾公軍斷絕饟道公率將士苦戰以寡擊衆大破賊于浮梁樂平婺
源曾軍饟道暢通積功擢直隸州知州明年冬公領偏師討衢州賊又討嚴州
開化賊同治元年正月破賊馬金嶺霞山厚山徐塘口二月從左公克遂安回
援衢州逆首李世賢方謀踞金華爲老巢分布賊黨於龍游湯溪蘭谿衆號數
十萬聯營數百里扼官軍進取之路公大戰數十奪隘數十衢州東南北賊壘
皆平乃進攻龍游龍游城小而固賊計以堅城老我師而蘭谿湯谿皆以悍黨
拒守全浙賊勢注重於此適蔣公益澧自粵至左公令公分攻蘭谿蔣公攻湯
谿自攻龍游明年正月拔三城並克金華府城浙東肅清公擢道員左公規取
杭州慮皖浙脣齒相依江西又浙軍後路皖南地廣兵單恐逸賊狂突莫能阻
截乃令公取道嚴州出皖南江西會剿旁溢之賊謂勿貪克復省城功公慨然
自任率軍以行當是時新復郡縣轉饋不繼公持印票空文從民間貸糧遇賊
邀擊士民見公軍至賊即破走所將五千人皆紀綱之僕秋毫無所犯以故簞
食壺漿不絕于道江西巡撫沈公葆楨奏公截殺悍賊數萬衆其功不在克復
省城下曾文正與左公書云克菴留鎭漁祁處處獨任其難勞而不伐尤堪欽
敬徽祁若倖保全則克菴之勳勞與其心術足以保之也其推重如此江皖旣

平公權浙江按察使秋九月因父喪固請罷職歸里三年夏　詔公墨絰從戎復由湘募新軍八千人攻貴溪時浙江已平賊首僞康王汪海洋由江西竄閩陷龍巖州僞侍王李世賢陷漳州左公入閩討賊　詔公幫辦福建軍務公率軍由汀州連城進擊逼海洋大衆先挫後勝斬悍賊萬餘遂攻汀州連城龍巖南靖其踞漳州賊李世賢則爲高提督連陞等所破遂竄廣東時左公由漳州入粤僅親軍八百人公至南雄語部將黃少春曰尾賊而追非計也觀賊返奔甚急嘉應必不久踞仍是取道粤閩邊覓去路耳漳州追賊各軍盡萃於此脫左公過反奔之賊軍弱必不支奈何言已泣下黃少春曰計將安出公曰裹二旬糧取道大領之脊晝夜趲行猶可及也諸將皆曰善比左公至大埔而公已先一日率諸軍至矣左公獲安遂殄寇嘉應公加二品頂戴以父喪將終母年已老請歸省侍其秋左公移督陝甘　詔授公甘肅按察使旋開缺　賞三品卿銜　命幫辦陝甘軍務明年夏募新軍由金紫關入陝所過戰克撚酋張總愚敗竄渡河左公率師援晉以勦回事屬公奉　旨督辦陝西軍務七年二月署陝西巡撫公殫誠竭慮勦撫兼施陝回敗竄甘境西撚既平左公自燕齊返旆公與戮力同心定三路勦回之策語在左文襄語中九年三月陳情乞養優詔許之歸侍三載母疾漸瘳公每念西事艱難與左公爲布衣交不忍其獨任勞苦　朝廷西顧之憂朝𧮂夕唶至忘寢食初母恐其遠離時遣諸孫譴視之後察其情復許公出乃曰事畢須速歸於是遵　朝旨復幫辦左公軍務光緒二年春至蘭州　詔授通政使時關內肅清左公遂駐肅州經營新疆至四年關外平定公贊助之力爲多以病寒喘乞歸未就道冬卒于蘭州　詔視侍郎例　賜卹　予諡果敏子二本鑑以知府用本鐸以員外郎用公秉性清嚴自奉儉約人以爲難堪者處之怡然楊公昌濬歸湘時詣公登堂拜母見所居環堵蕭然一如寒素之舊寓書左公嘗傳道之左公亦曰劉君出處進退之際志存忠孝道合經權竊歎一時所稱賢豪之親老從戎者皆不逮也

評曰子夏有言仕優則學方今公卿大夫不講學不延師況以武功顯者哉蔣公禮賢可以風天下矣昔管夷吾以有老母怯于戰而傳曰戰陳無勇非孝也劉公三出討賊三乞養親其合古義而心安者歟

中興將帥別傳卷二十二

席少保別傳 榮維善

長洲朱孔彰譔

席公寶田字研薌湖南東安人性沈毅持重不苟言笑讀書觀大略不為章句好究輿地兵家之言弱冠補縣學生食廩氣與劉公長佑行學嶽麓書院時承平久亂機萌芽官吏晏然不治事公嘗拊髀歎曰安得及時取縣令為吐腹中悉濟乎劉公笑曰君志願不易長佑錄錄幸竊教官畜妻子足矣未幾廣西寇起東南大亂曾文正公屯長沙方治兵東討公上書言兵事曾公奇之時劉公長佑亦縣起領軍援江西招公與劉公坤一江公忠義佐軍事從克袁州臨江撫州諸城累功至同知直隸州知州咸豐九年春石達開犯永州前鋒圍攻寶慶衆號三十萬公謀分軍壁祁陽遮寇自從劉公擊之永州西連戰於武岡新甯破之寶慶解嚴復追擊至廣西克柳州擢知府留江西補用　賞戴花翎九月假歸達開餘黨犯宜章略湖南邊湖南巡撫起公募千人備攻守號精毅營于是公始專將一軍矣十年二月敗寇道州桂陽遂定宜章同治元年夏達開大出廣西陷會同北及來鳳公往來邀擊破黔陽圍寇斬首數千級復兩城達開遁入蜀由是遂滅擢道員　加按察使銜是年冬曾公督軍安徽寇張甚犯江西益急調公以本部往援二年春抵饒州寇壁陶溪渡我軍甫至屯近郊會莫壘未就風大起搴幟公心動亟勒兵戒備遣驍卒伏道旁寇夜果大至內外伏起追斬及百里平陶溪渡尋敗之於洋塘石門又敗寇青山礄斬首三千級又攻都昌湖口下之　加布政使銜兼業鏗額巴圖魯八月曾公令公移軍入皖援青陽公遂由池州絕嶺襲其後寇大亂時鮑公超江公忠義並會戰殲寇逾萬青陽圍解三年春正月李世賢汪海洋自浙省逸出犯江西公上書巡撫沈公葆楨言悍賊過十萬浙將言數千者非也于是公回軍迎擊白沙關設伏破其衆壬午克金溪再破建昌圍寇走之　詔以按察使記名題奏尋補授雲南按察使七月進攻崇仁是時世賢踞崇仁海洋踞許灣宜黃出沒饒建臨江之間千里騷然公與江總兵忠朝議攻崇仁斷寇右臂既合圍寇死拒搏戰五旬悍賊盡殲時督師楊公岳斌屯甯都趣公會師公以破崇仁未赴楊公先已劾公遷延降補知府實崇仁之役方有功也論者以為楊公厚浙將公譏浙將之故八月逐寇甯都旋還金谿備浙寇江甯既克偽小天王洪福奔廣德合賊衆萬餘人由皖過出開化玉山西行遇別將扼戰走瀘溪斜趨山谷間九月公邀之於新城已遁遂率輕兵裹糧疾追數晝夜猶不及寇軍士久疲議休止公曰洪福寇倚以號召行與瑞金寇合不可得矣寇奔逸數千里日夜疾行輜重婦女相隨屬見無追軍備甚行必緩我亟趣間道要擊廣昌石城間寇可滅也仍勒軍傳餐而進越二日己酉至石城之楊家牌危崖阻紆數十里日向暮前鋒揚旗植山下止不進公怒曰渡嶺寇卽是奈何懈軍心耶令斬以徇于是諸將皆奮薄而上平明嶺盡果見寇方炊寇亦顧見因駭奔我軍呼噪壓擊俘斬過半遂禽偽王洪仁玕黃文英洪仁政及他渠酋數十人而洪福脫免會軍中所俘小兒牧馬者語其曹曰小天王過此矣辛酉部將周家良因就禽之果洪福也巡撫沈公以捷聞　詔復公原官　加賞雲騎尉世職黃馬褂尋授貴州按察使洪福等磔于南昌市是役也非公機略先十日馳至汪海洋已擁瑞金寇十萬道迎洪福別竄圖大舉距戰處僅百里而洪福為虜餘寇潰盡海洋氣奪遂走略粵邊是月霆軍前隊叛于金口南走掠袁州巡撫委公防禦由是馳出甯都吉安永甯茶陵間迴繞二千里叛卒輒避道行不及接戰尋入粵與寇合海洋復出屯鎮平四年八月公亦自平遠屯東石壬寅寇率三隊來犯我分軍應之遮其右隊入荒谷中寇大敗卽夜拔出谷中寇萬四千人嚮晨貸遣未畢海洋已悉衆大出我軍倉皇拒小溝而陳寇肉薄陷陳我亦殊死鬭寇不得逞時天雨如繩大風窈冥海洋仍麾寇猛突手刃回顧寇數人朝至晡盪決數十寇躍而踰溝幾不支唐本有遽提火藥燒其前屯寇稍卻我軍復踴躍拒戰由是引去明日寇羣掠壘門而過諸將奮欲擊之公曰不可寇挾萬死不顧一生之計我戰方苦擊之不利度寇已遠迺曰可擊矣空壁逐之果大破寇俘斬數千人庚申要寇信豐扼鐵石嶺海洋又已由龍南遁還而至不虞我軍先據隘則結陳逆戰我以精兵攻其後又以一軍左繞叢山襲寇壘寇馳戰方急後

陳亂遂夾攻大破之還依勢自固爲後軍壓下直衝爲門榮維善望見海洋大旗急前搏之刃其背於是寇大敗殲殘萬人自投來歸者二萬人海洋剽悍務猛進所將皆羣寇黃子年二十以下久在兵間憒不知畏死其爲戰也專以數萬人突陣孤軍當之輒披靡至是數敗悍寇盡海洋遁和平尋殪於嘉應粵寇悉平時劉公坤一代沈公爲巡撫奏公江西戰功第一得　旨以布政使記名題奏　賞三代一品封典公悉散所部乞假終養　詔允之公用兵主堅忍嚴於用法勤部伍設刁斗甚備善揣敵情規全勢不輕出要利而當大敵則躬犯其難無所避就方汪李二寇之蹂江西也諸援軍至者十餘壁顧觀望公部卒不滿五千抗強寇十餘萬縱橫馳擊輒以少勝衆時以比王公珍士人稱公與鮑公超最善戰然公撫卹流民約束軍士秋毫無所犯鮑公不及也既還東安未幾而苗事亟初銅仁苗起爲亂教匪應之迭陷貴東府縣衆至數十萬人出掠鎮筸沅晃靖州會同黔陽閩湖南西界大震防邊之師無慮歲縻費逾千萬無功及劉公現爲湖南巡撫銳意平苗乃奏起公爲大將募萬人以往悉劾罷援黔統將公爲劉公提學時所得士知公名將故任之專也六年十月軍次沅州議合攻荆竹園荆竹園者苗教之巢藪也達開餘寇復入保中屯二萬戶天險四塞傍砦櫛比官軍十餘歲無能至壘下教匪有白號黃號紅號之目皆假天主名誘苗侵掠以爲利十一月天柱苗出攻會同裨將席啓庚往援中伏死龔繼昌擊卻之進軍石阡遂薄荆竹園屯焉公覘地勢獨北岡稍利仰攻因前作二壘偪之七年正月分軍攻北砦戰逾時黃元果挺矛先登後軍從之砦門寇紛走墜崖死我已疾入東南燒其屯柵寇數萬來援反鬥砦內破斬九千人收牛萬騾馬百匹旗幟礮械無算餘寇潰遁公至旬日而荆竹園復羣苗始震矣丙子進轎頂山夜破其三十六砦撫定民口二萬人二月還軍銅仁要寇三角潭敗之又敗寇冷水溪又敗之龍桂界侵沅州麻陽之寇皆潰自是不敢東犯公移屯沅州四月癸亥泝沅水西行壬寅克嶠洞癸卯克蕉明甲辰克台笠于是四十八砦之寇悉聚保砦頭乙巳乘險克之苗失其要害張秀眉迺合黃平麻哈清平苗數道出援皆力戰走之斬首數千級遂乘勝攻定旁近十餘砦

是月以繼母喪歸貴州湖南巡撫交章乞留仍起督軍五月遣龔繼昌攻克天柱及江口屯斬陳大六於陳是時軍已漸深入炎暑瘴癘軍士疾疫過半而援師逾萬悉倚餉湖南或不時至軍中大困苗亦病餓死者數千人賴以休息十月始議進規台拱公以台拱苗最強右清江而左鎮遠爲之犄角台拱下而後苗事可言也不取兩城無以制台拱不悉平砦頭則路苗砦斷寇援通道無以取兩城于是先徇清江路謂諸將曰清江南北百餘里苗砦不可勝數北岸尤悍皆倚澗壑絕險徑仄不容足輒以木石斷塞沿寨而索戰曠日月傷校卒非計也今宜揚言進兵而以輕兵縋萬山襲其後搏鋒而擊之砦可盡破然絕危難失勢敗且不救榮維善者驍捷冠一軍奮請行因裹糧約束夜率所部疾趨山谷間懸軍五日迴繞數百里至柳樹街南岸則清江廳也時天寒大雪苗望見旗志疑他砦苗會師俄而大戰蹙苗赴江水尸蔽江下知官軍已至懸欲遁維善止不渡迺反攻柳羅烏包之屬稿雍諸名砦已而下復撫降所過數十砦清江北岸砦悉定遂移軍略南岸以規鎮遠十一月丁酉破抱金戊戌入撫松柏洞唐本有屯之九太白潘老冒料萬人圍攻本有斂兵守榮維善從他道張兩翼遮苗苗反在圍中本有復出合擊大破之因收南岸十九砦壬寅拔黃牿屯斬悍寇三千人九大白遁走八年正月辛卯克稿繞丙辰克平塘坡烏溝旁取數十砦砦頭達鎮遠百里苗砦蕩焉先是公以所定苗地宜虛處爲防請益師南北並進使苗無能兼顧于是以黃潤昌鄧子垣別將萬人從北入攻而公專南路是時黃鄧軍已抵思州遂會師攻鎮遠克之復拔施秉城斬首五六千級八年二月渡沅水進攻蘢敖屯清江大砦二曰公鵝蘢敖自昔負固雍正中總督鄂爾泰公督大軍二萬圍攻數月僅克公鵝屯蘢敖卒不能下撫之而還公至攬其形勢孤峯矗立絕因依無可伺擊迺麾軍薄而登寇從峯巔轉石下擊聲隆隆震山谷我軍死傷相積榮維善猱升及山腹寇擬維善墮巨石維善急抱樹後二人附其背石激躍樹過三人者皆無恙寇驚以爲神相顧愕立維善已躡其顛謝蘭階蘇元春亦悉師從登斬其酋遂拔蘢敖還攻公鵝又破之諸苗砦百七十八悉下清江廳城復迺遣維善率六千人往會黃潤昌鄧子垣

軍疏通驛路至黃飄山遇伏黃鄧敗沒軍覆先是潤昌促維善會師維善以軍
久疲請休士裹糧潤昌意在急戰維善不得已率師先發度黃飄山行者頂趾
相接苗瀑山牒石維善揮將士疾行出險潤昌軍創見則以爲陷伏爭遁相擠
苗乘之軍大潰自相踐而下維善聞潤昌等戰歿乃大憤怒率親兵二百入求
其尸袒衣持刀戰良久苗圍之數匝乃退保一山苗來益衆急起潰圍出反攻
山閒苗砦破之得其飯以果腹復出縱擊終不得脫苗列炬夜守之三晝夜二
百人皆戰死維善被禽苗以熾炭鐵釜加其首曰戴大紅頂維善罵不絕聲而
死黃軍既敗湖南大震三月張秀眉復乘虛攻巴冶公憤甚親馳至破之走保
稿米因念稿米羣寇所窟破稿米則寇勢益蹙丙戌閒行五十里襲之寇殊死
戰裨將徐啓瑞戰不力斬以徇將士奮死陷陣寇大敗斬首數千人寇棄稿米
遁六月戊申克寥洞辛亥克冰洞九月克勝秉燒糧十萬石有奇十月襲纔昌
克抱巖九砦復遣蘇元春拒寇於天柱破之九年三月合攻施洞俘斬逾萬拔
之遂連克班鳩白洗凱版　詔賜上方珍物酬公自破荆竹園至斯三捷　詔
美時苗地日蹙川軍已進至黃飄山由是約會師巖門四月丙午克巖門進軍
叫爲川軍亦克甕谷隴與我哨旗相望會川軍將議餉齟齬遽移軍去公止之
不及而白洗甕谷苗復聚清平重安皆陷復分軍破走之公以北岸苗砦已悉
定台拱旦夕不可下而前拔出降苗萬戶以上墾土給耕宜及時撫定又以台
拱苗砦數百革夷最大議暫留屯備要害休士卒以爲攻取之資十月丙午迺
督軍攻革夷先取其旁砦夜薄之皆潰丁未革夷破縱火燒左右諸砦略盡丁
巳克台拱廳城殲寇數千　詔賞頭品頂戴台拱既克寇悉聚九股河而丹江
凱里廳爲其窟穴九股黑苗者自楊應龍以來頻拒大軍皆以深阻約降而退
官軍未嘗入其境公轉戰而前分軍迭破餘砦斬首數千級苗日益困難韃苗
請歸化遂次第攻降苗砦二百一十十年三月丹江平四月進軍牛場選死士
燔其郵砦六七十舉斬三千級公遂驅軍入凱里拔其城復乘勝悉收二百餘
旁砦苗通保雷公山由是沅水南北岸乾隆中所設六廳城皆復得　旨交部
從優議敘五月軍薄雷公山其旁砦數十亦險絕公銳意舉滅之暑雨毒淫親

執俘鼓督戰植立竟日破斬三萬級張秀眉跳免還軍施洞遂感瘴病風痹九
月猶不瘳公迺乞歸議汰六千人以龔繼昌蘇元春唐本有謝蘭階三提督一
道分統其軍皆從之十一年四月諸將迭戰遂俘送張秀眉金大五諸酋於長
沙磔之苗疆平奉　詔嘉獎　賞騎都尉世職公之初入黔也以苗之強者台
拱清江生苗九股河黑苗爲之冠鎮遠施秉黃平清平所屬之苗次之堅巢巨
砦率羅列清水南北岸之閒而教匪尤出沒爲之援應故先拔荆竹園除教匪
纖踞砦頭屯大軍奪苗之勢然後次第舉收攻戰之利又計苗砦如布碁苗悉
狡悍長於守險欲試行鵰勦法懼無效自榮維善奮出立奇功於是始決行之
後維善戰死復督龔繼昌蘇元春唐本有等繼之卒以平苗鵰勦者懸軍深入
飢因敵糧夜宿敵壘行不持營帳居不依城砦軍不時出出不時反昔岳公鍾
琪張公廣泗所以制苗衡也公之於苗尤窮殫其能犯瘴癘踐冰雪越幽穿岨
攀度菁壑蹤逐於猿鳥俱絕之徑爭萬死卒攻不備往往破滅或分軍夜取城
砦銜枚闇趨手捫而前指與指相錯始知我師合軍士咳則伏地上以指掘土
令舉入地中其艱如此用兵五年拓地千餘里破砦千數殲苗及百萬自有三
苗以來兵威所極未有至此者也而經理降苗防未然之患尤有法公之言曰
苗之叛服無常非獨其野性然也風俗之不一政教之不及相激相盪因而生
心耳雍正閒苗已大定矣然苗之薙髮十之二三益以言語不通嗜欲不同漢
民既目爲異類苗亦自居於別種苗疆所由多故也欲苗不爲亂必使言語嗜
欲同於編氓而要由責令薙髮形貌既同言語嗜欲即漸變化數十百年之閒
民苗大剗混同教俗生計或不給營販四出無所疑阻則叛盜息矣故公於所
撫苗無不薙髮及悉輸礮械者遂著於令甲公器幹精實目沈沈下視猛鷙有
威中懷奇略臨敵制勝智勇天發自起軍援江西迄於平苗數百戰未嘗敗北
曾公歎曰席君識力過人繼起將才罕匹也推論時政多知大體無儒生俗吏
之見然性真率不爲儀觀深嫉文法吏苛繞不中情僞以故一切反之務得其
本真亦以是不諧於俗方苗事之亟公屢以捷聞而讒言鋒起以爲苗終不可
平公所出悉前軍故道辟易無百里所言張皇無按據公又剛傲省中羣吏無

餽問愈殷爭挽敗之當是時非巡撫劉公任公專軍幾罷而公終始屹然及俘張秀眉羣議始息公既引病歸休暇無所發舒于是究青烏形家之法輒以二卒舁籃輿倘佯山水閒賓客術師隨從無虛日所至旅舍爲滿公與之口講指畫相樂也葬贈父喪四方會葬者數千人咸傳其仁孝公自奉儉約於賑飢恤窮諸善事累鉅萬不少靳又嘗捐施族田千餘畝宗黨賴之光緒十五年六月卒年六十有二 追贈太子少保 敕建專祠 賜卹如例子五曜衡廩生鏞分部主事匯湘附生啓驊啓驄

評曰席少保平苗之功偉矣其後湖南巡撫王公文韶繪苗疆圖進呈其戰蹟可按焉 天子嘉之以公先禽洪福功 詔圖公像 紫光閣列 中興功臣之次膺茲寵榮不亦宜乎

王布政德榜別傳

王公德榜字朗青湖南江華人咸豐二年粵逆竄江華與兄吉昌散家貲募勇勦賊平甯遠道州常甯龍陽益陽湘潭各州邑曾文正公奏保六品頂戴五年駱文忠調援江西克復萬載新昌上高安義靖安十一月進攻奉新吉昌戰歿公獨統一軍憤甚誓滅賊七年正月拔奉新旋克瑞州保藍翎府經歷州同知八年攻豐城白馬寨剿賊壘數十回援廣信肅清江西東路又從將軍福興援浙克壽昌解衢郡圍收復江山處州擢知州九年二月克復安徽婺源擢直隸州知州援例加道員六月大殲賊于江西浮梁景德鎮是時彭澤廣信復爲粵逆竄踞蹈瑕抵隙連戰皆捷江西東路再肅清賊遁入浙調防玉山賊來犯皆擊却之得 旨賞換花翎十一月甯國逆匪及僞忠王李秀成先後傾衆圍攻玉山晝夜數十戰賊不得逞解圍遁 賞銳勇巴圖魯加按察使銜同治元年援浙破平江山花園港及十字街逆巢克龍游 特旨以道員留浙補用三年三月攻賊華埠乘勝繞出廣信立解廣信城圍四月復弋陽鉛山賊竄北岸圍攻樠亭山保力戰却之又擊僞烈王林彩新逆衆十餘萬於黃沙港悉殲無遺曾文正左文襄沈文肅彭剛直以奇功疊著兩次會奏得 旨賞加布政使銜記名以道員 簡放五月攻克陳坊湖坊水巢瀧潭羅田山巢七月復東鄉八月撫州逸賊奔江山玉山廣豐鉛山公追勦所向克捷降三萬餘衆 詔以按察使記名 簡放九月援閩兼署臬篆四年二月實授福建按察使四月會各軍進攻漳州之烏頭門及南靖城破鉅壘數十盡殲僞侍王李世賢之衆回軍汀州奉 上諭補授福建布政使十二月復會援粵各軍平僞康王汪海洋于嘉應州 賞穿黃馬褂明年以親老請開缺回里六年九月丁父艱十年八月陝甘總督左文襄奏調會督諸軍渡洮進勦河州回逆身負重創裹衣血戰出奇制勝凡邊家灣鄧家灣黑山頭三家集七家集鐵門關數百賊壘以次削平十一年總統甘南四百餘營羌中野曠人稀旅舍無烟巢禽無樹公督軍士苦戰時有豺狼之患千百成羣夜入廬帳食人左文襄至爲文責城隍神公令軍士習獵搜捕於是狼患消滅甘南既平受降回衆十餘萬拔出難民數十萬廣開狄道河渠引泉灌注獲沃田百餘萬畝 優詔褒嘉 賞頭品頂戴旋因母喪歸光緒六年奉 命馳赴新疆十月左文襄奏令率舊部取道蒙古草地繞赴張家口七年五月奏調教練火器營健銳營京兵兼率所部興治畿輔水利馭軍嚴整防濬得宜士民愛戴工竣會法人啓釁奉 命督師防守廣西鎮南關外十一年二月法兵攻關內諸軍公在關外截擊遂大破法兵追奔數百里收復諒山文淵各城法人震懾 天威即議和罷兵十六年補授貴州布政使十九年春卒于官年五十七事聞 賜卹如例子男八漢雲戶部郎中漢文分省補用知府孫男九公爲將法令嚴整而善得士心又精料敵嘉應州之役諸將追寇寇忽反奔高提督連陞還救不相及劉公典在寇北偏左文襄駐大埔僅八百人勢危甚急召公扼三河壩三河者大小靖溪及雁石溪所匯也按地圖爲潮州要衝公往察地形皆山道絕澗度寇必不往以爲帥屯孤縣寇直犯必不能支乃請當中路陳兵步步設守而後進卒與劉典軍出賊前遏之微公謀左文襄幾殆法兵之入鎮南關也公出軍甫谷夾擊斷其後隊接濟糧彈肉餌法之前隊遂大奔斬六畫夷酋一五畫夷酋一獲騾馬五十餘匹後彭剛直公與兩廣總督張公之洞奏其事廣西巡撫疏陳關外軍務未詳也

評曰王公德榜久從左文襄公征戰有名故其往鎮南關也左公以爲戰守可

特非虛語矣彭剛直張總督疏云法二次犯關非有生力軍難遽言戰非馮子材搬築長牆與王孝祺合軍死守則諸軍無所依倚當廣軍苦戰後非蘇元春軍往援陳嘉蔣宗漢力拒東領則馮軍亦將不支非王孝祺軍疊次肉薄陷陳橫衝敵堅則馮蘇諸軍亦不能取勝非王德榜截其後路斷其軍火關內外夾攻則法兵亦未必大潰非李秉衡之廉勁公誠堅鎮龍州上匡撫臣下調諸將則諸將亦不能成功允矣彭公張公之論可謂至當矣

中興將帥別傳卷二十三

長洲朱孔彰譔

程忠烈公別傳

程公學啓字方忠安徽桐城人世業農縣城失守陷于賊尋逃去又追得之僞英王陳玉成奇其勇多方羈縻之不得脫咸豐十一年四月曾公國荃圍安慶知公在賊中有名求得公族中老媼使入城勸降約降有日矣賊覺公夜率壯士三百騎城出故曾貞幹壁門大呼曰某來投誠有追賊在後信公納我不信急擊我無兩敗也貞幹大驚遽納之追賊返殺其妻子縣首城上當是時湘軍掘長濠困皖賊曾公軍濠內公軍濠外當賊鋒令無召不得入濠內濠內置礮對公軍濠上爲梁日自濠內擲薪米既擲撤濠梁苦戰數月克安慶公功爲多初公氣傲諸將諸將讒公稍處公爲變至是曾公深信之從克無爲運漕授參將　賞戴花翎同治元年春李公鴻章援上海曾文正公選頁將相從令公往躬送公登輪舟拊公背曰江南人譽張國梁不去口君去亦一國梁也行聞君克蘇州矣勉之至滬立開字營夏五月僞忠王李秀成等率賊十萬犯泗涇連營百公以孤軍八百人駐新橋當其衝賊圍之數十帀公登營樓發劈山礮抵禦賊進逼則開壁門衝擊賊退旋至自辰至申如是者九會李公親勒兵救之公用遠鏡望見李公旗始空壁出夾擊賊大敗斬首三千級生擒四百人事聞賜號勃勇巴圖魯擢副將秋七月會常勝軍復青浦僞慕王譚紹洸大舉犯北新涇圍泖文榜等營公馳救大敗賊于七寶八月復從李公連破賊得　記名總兵九月李公大破紹洸等于四江口禽斬萬餘人公功最　賞加提督銜尋授江西南韶鎮總兵二年春二月偕李鶴章攻太倉僞會王蔡元隆誘我兵至城下伏發鶴章傷公殿軍而退越七日復攻之破其西門元隆棄城遁夏四月進攻崑山偕洋將戈登環視崑境四面多水獨西面一隄通蘇州進義居隄之中有賊營四公策崑賊敗必奔進義法當先據進義賊見歸路斷兇懼城必舉賊可盡己丑誡諸軍急攻城潛以偏師繞而西奪進義進義賊果恃城賊衆不虞我軍猝至卽敗奔公留半軍守半軍復東攻城城下賊西走東軍追之與進義軍夾擊生禽七千人餘賊南北竄阻水殲焉是役也始終不用西洋大礮戈登上李公書云程某自足辦賊不假人助云捷上　記名提督予正一品封典六月統水陸軍萬人進攻蘇州先取吳江破花涇港蕩城賊迎降蘇嘉賊馳救擊卻之還軍唯亭與諸將謀攻蘇州濱營而進大戰數十軍跨塘謂諸將曰盡毀蘇州城外賊壘十卽城可圖也于是與諸將先後克寶帶橋五龍橋蠡口黃埭滸關王瓜涇觀音廟十里亭虎邱與附城石壘而十公每奪城臨手授枹鼓躬受矢石刀矛如霜雪親搏戰短兵接擒壯士突圍陷陳斬將搴旗見者以爲神兵而智勇天發料敵多奇中諸將無與匹儔當是時淮軍以公部爲最強威震東南蘇州城中賊皆奪氣然譚紹洸凶忍猶率悍黨死守而僞王郜雲官等有貳心密款于公部將鄭國魁公與戈登單舸見雲官等于城北洋澄湖備得其要領令斬秀成紹洸以獻給雲官等二品武職公與爲誓戈登證之雲官益不疑而不忍殺秀成許圖紹洸秀成微覺之先遁去紹洸以事召雲官雲官擒僞天將汪有爲往卽坐刺殺之並殺其黨千餘人開齊門迎降公令鄭國魁領千人入城十月戊戌獻紹洸首請驗公入城撫視降酋列名者八人僞納王郜雲官比王伍貴文康王汪安均甯王周文佳僞天將范起發張大洲汪環武汪有爲城賊精壯尙二十萬羣酋方歃血誓生死乞公白李公要總兵副將官署其衆爲二十營仍屯閶胥盤齊四門雲官且未薙髮公密白李公恐不可制必誅之以定衆李公猶豫不忍發公曰某極知殺降不祥然不殺此八人者蘇城終不可得雖得之不安吾寧負賊不負　朝廷李公不得已許之于是延八人謁李公李公呼左右取八冠紅頂花翎進令八人戴之曰今爲我　大清官矣好共立功趣備酒食宴八人于幔內坐從卒幔外李公僞出巡軍公令閉營門發一礮雲官驚曰何事伏甲起雲官腰間尙帶小洋槍舉擬公一酋頓足曰今到此何用吾固知爲程某所賣于是悉斬八人公單騎入城呼曰八人詐降已殺之餘不問若等毋動動者斬皆崩厥角稽首無敢枝梧者遂定蘇州李公奏公功第一　詔賞穿黃馬褂予雲騎尉世職初副將鄭國魁先與郜雲官誓不相害憾公負約涕泣不食臥三日李公亦頗咎公輕發曰君亦降人也何

爲已甚公佯大怒逐譚將引軍去其部卒奔告李公李公復遇公陽論他事笑語甚歡事乃解鄭國魁終以詐殺雲官怨不已洋將戈登夙暱公至是以殺降讐公揚言挾其軍且爲雲官首攜之哭並索得其養子送崑山蘇城中賊黨且有暗藏礮擊李公之謠于是李公令國魁爲雲官設佛事親詣祭弔泣數行下衆乃輯服由是益知公之爲李公任怨雖國魁弗知機事之密也不然凶黨謀變萬戮又匈矣初公赴上海時曾公國荃不肯遣公行文正公力爭之強而後可其後江甯事急復調公李公又不肯遣公行文正與左公宗棠書曰吾弟未嘗不私怨阿兄坐令彼得一人而強此失一人而弱是知喜雄駭而㬎闒茸重于萬而薄鉛刀吾何異于人邪其推重如此克蘇州之年冬十一月公督諸軍克平望九里橋進師嘉善賊迎降三年正月攻嘉興賊守甚固庚午公親督各軍轟城募死士登陴賊屹不動乃退二月戊子夜築沿城護礮月牆三及浮橋一賊槍礮雨下令勇持彭排縛草膝行且築且避而成之己丑發大礮壞城十餘丈公麾衆作登陴狀賊橫守缺口卻于旁近數步外連開炸礮我軍于烟焰中別支浮橋賊見之昇礮列城下作阻截計入夜令徐珮瑶乘小划奪其礮庚寅晨霧公橫矛躍過浮橋登陴額角中槍而仆部將劉士奇王永勝見公傷重憤甚皆率大隊以筏渡由城西北隅蟻擁而登人聲鼎沸礮彈縱橫賊大亂諸將亦破他門而入遂復嘉興斬僞挺王劉得功僞榮王廖發壽公創甚回蘇州　上優詔褒詢者再理治二旬傷漸平敗骨爲梗瘖言不能去公一日有所忿自去之傷喉六日水不下咽創口復裂三月庚戌卒年三十有五自殺降將後戈登不復見公聞公沒乞公戰時大旗二攜歸詫海國故泰西諸邦猶知公威名　詔贈太子太保三等輕車都尉諡忠烈　賜祭一壇祀昭忠安慶蘇州嘉興並建專祠嗣子建勳襲世職

評曰昔王朔與李廣言禍莫大於殺已降李廣不封侯由是然李廣詐殺隴西羌八百人公僅誅降酋八而事定識過於李將軍矣傳曰苟利於國死生以之禍福公奚計哉

劉壯肅公別傳

劉公銘傳字省三安徽合肥人也年少無賴聚黨鬻私鹽拒捕傷人母驚病歿公痛自責遂投軍奮不顧身時帥重之屢立奇功于廬州咸豐九年隨官軍克六安保千總十年援壽州得都司銜同治元年李公鴻章募淮勇赴上海聞公名屬爲管帶官乃剏立銘軍屢戰捷守周浦卻南匯賊衆降賊酋吳建瀛劉玉林收南匯縣城建瀛所部三千人玉林所部千人皆屬公破賊川沙收其城擢都司加游擊銜克奉賢金山衛擢參將七月自浦東回援敗賊野雞墩又大破賊于四江口擢副將二年正月與潘公鼎新張公樹珊乘輪船攻福山潘張營蘆浦港壘未就而賊至公擊卻之賊欲登同觀山鈔我後又敗之二月奪福山石城解常熟圍擢總兵四月與水師提督黃公翼升合攻楊舍汛汛爲沿江著名險要悍賊堅守猛攻六日克之時江陰至無錫數十里賊營密布屢撲楊舍皆受大創而去僞忠王李秀成復渡江回援合僞章王護王晉王潮王侍王五逆水陸數十萬衆分路內犯公與滕總兵嗣武郭總兵松林各軍迎擊斬級數萬七月克江陰　詔以提督記名進攻無錫金匱大破賊于萬壽橋克其城賞頭品頂戴十一月進勦常州由羊頭橋間道深入奔牛鎮賊目邵小雙乞降公納之令駐鎮以扼丹陽援賊身督軍攻常州西北門連破賊十餘營降賊萬五六千人再攻小北門口大石營公方用千里鏡測望礮路忽頂額中鎗丸暈絕逾時而甦裹創復戰破小北門外大土城僞章王等復犯奔牛窺解常州之圍公先遣弁齎火藥四萬觔令部將唐殿魁黃桂蘭與降將堅守五日身率偏師往援與十僞逆之衆大戰一日擒斬七千人殿魁等衝出夾擊忠逆以飛而復來小輪船渡賊來爭並擊燬之追奔十餘里破賊三十餘營奔牛圍遂解三年春復攻毀常州城外賊壘數十座四面合圍四月六日破北門入會擒僞護王陳崑書遂克常州得　旨賞穿黃馬褂六月曾公國荃克復江甯殘賊挾僞幼主竄至廣德廣德本有踞賊公由建平往勦賊敗走收其城追逐于山谷中連戰皆捷四年春忠親王僧格林沁殞于曹州撚匪大熾曾文正公奉　命督師赴山東勦賊夙知公將略調公先赴濟甯奏設四鎮重兵以周家口重任付公大破賊于瓦店又破之南頓解扶溝圍以公兵精改爲游擊之師冬十二月

率師援鄂克黃陂時公已補直隸提督　上諭交部從優議敘公念撚匪已成流寇張牛任賴四酋忽分忽合有馬數萬匹匪徒數十萬人馳騁中原平曠之地飄忽數千里雖往來游擊賊馘少衰然未能聚而殲旃乃言于曾公曰軍士不苦戰而苦奔走于是扼守沙河之議驅賊于沙河以南以蹙其勢朱仙鎮以下河防四百里與潘公鼎新張公樹珊任其難分汛築長牆甫竣而汴梁隄牆為賊所破公分軍追勦破之鉅野北九月撚酋牛老洪死張總愚西竄陝西任柱賴汶光東竄山東曾公請疾李公接統軍務公於是復屬李公督師逐東撚東至鄆城西至京山大小數十戰皆勝六年正月破賊于宜城西賊竄安陸與鮑公超軍夾擊先挫後勝四月破賊黃安東又追至宛郡在信陽整軍由棗陽與賊馳逐東自應山黃陂西出安陸襄棗又由南陽至鄭州日蹴百里逐賊山東于是剏防守運河進扼膠萊之議六月與潘公鼎新會勦膠萊河道形勢合諸將奇兵四軍與東軍共築長牆北起夏店南至柳林口秋破賊沭陽南解沭陽城圍追逐至諸城日照斬僞魯王任柱　詔賞上方珍物復由安邱間道繞濰東北夜銜枚擊大破之賊西走新城復截擊東走壽光追至洋河瀰河之交任賴黨羽盡殄東撚平李公鴻章奏公首倡扼守運河并軍兜勦之議卒能大獲奇捷勞苦功高又云壽光瀰河之役斬獲幾三萬人賊之精銳器械贏馬輜重拋棄殆盡蓋軍興以來罕有之事諸將勦撚論功以公為第一　詔賞三等輕車都尉世職公自四年五月奉　命勦撚轉戰數省馳逐三年幾無一日休息積勞成疾乃乞假還南七年西撚張總愚由陝出竄河朔　詔公速赴北路勦賊公與李公偶有違言曾公手書戒之曰少帥之于閣下實人閒罕逢之知己雖罕虎之于子產佗謀之于公瑾不是過也閣下縱有抑鬱未伸之抱未可怨及少帥詩所謂不宜有怒者也貴部若不渡黃北征終恐少帥勦名減損且銘軍久駐灘上終非了義尙睎內斷于心及早轉圜無任感盼公覽書投袂而起馳抵東昌調齊舊部會同各軍追勦張逆于鹽山滄州德平疊次大捷賊向博平清平一帶圖撲運河適馬頰河黃水漫入河西北岸長牆築就公會郭提督松林軍擊賊徒駭黃運間縱橫合擊賊衆盡殲張逆挾數十騎走騎兵追至茌平南鎮張逆棄馬遁入高粱叢中赴水死生擒其姪張政江降賊四千西撚平晉一等男爵　詔暫駐張秋以資彈壓九年奉　命督辦陝甘軍務以部將唐定奎一軍駐寶雞左軍勝學義駐隴州古軍黃桂蘭駐鳳縣嗣因二麥登場宜防擾掠調隊駐防邊境搜勦北山回匪因久病未痊乞假回籍調理光緒六年奉　詔力疾至京條陳開造鐵路言時局日艱中國非速開鐵路萬不能自強蓋鐵道之利于漕務賑務商務礦務以及釐捐行旅者不可殫述而于用兵一道尤為急不可緩之圖鐵路造成呼吸靈通聲勢聯絡裁兵節餉併成勁旅轉運餉械軍火朝發夕至十八省合為一氣一兵可抵數兵之用將來兵權餉權盡在　朝廷不為督臣所牽制十年法人擾海疆公奉　旨督辦臺灣軍務閏五月丁卯抵基隆越七日法人來犯毀我礮臺公以臺灣無兵艦海面不可與爭鋒爲誘之陸戰令其登岸而後迎擊六月公率四提督曹志忠章高元蘇得勝鄧長安與法人戰於基隆斬法酋三人法兵百餘人奪纛旗二洋鎗數十桿帳房十餘架法兵大敗追至海濱而還奏入有　詔嘉獎並奉　皇太后懿旨發內帑銀三千兩賞給戰士公又以滬尾離臺北府僅三十里離基隆八十里臺脆兵單恐後路稍有疎虞則基隆之兵不戰而潰于是朝戰勝而夕退守入山後使法人聚于基隆則沿海各處不致處處窺伺其形佀弱而其策萬全不知者反議公公曰是恐知我之深謀也其後法人果三犯滬尾受創而去滬尾守將孫開華亦善戰公既退回淡水則策應滬尾愈覺然礮臺既毀全恃兵卒肉薄相當雖鎗林礮雨中將士得公一言莫不視死如歸竟能斬將搴旗挫其狂謀相持八閱月而孤島獲全其時馬江已挫閩利萬利華安三輪船皆不克濟師支持危局使華夷之民帖然非公將略之優曷克臻此十二月法人增兵犯月眉山拒戰五日敵兵皆著雨衣更番迭進我軍力薄無可更換將士忍饑冒雨目不交睫曹君志忠林君朝棟與各營官皆跣足督戰月眉山賴以保全明年春和議成覲京公拜巡撫臺灣之　命奏辦撫番事宜臺灣生番橫亙南北七百餘里與民地交錯每年戕殺生命至千餘人匪盜藉番地以出沒聚衆搶劫土豪藉防番以斂費養勇抗官號令不能行賦稅不能清從前官

斯土者相率苟安生番殺人坐視不問致南北四路聲氣不通公謂如人身血
脈不貫注即百病叢生方今時事孔棘海上多故內患不除何以禦外侮且改
設行省正欲闢土以分治緝暴以安良洵非撫番不可遂于十一年冬疏請開
辦或檄將領分路勦撫或親督大隊入山先示以威後懷以德于是南中北三
路及前後山各路之生番均于十五年春薙髮歸化送來番童于臺北府城中
安置教養又辦清賦事于冬十二月地畝丈竣舊額年共徵銀一十八萬三千
三百兩有奇後正額溢出三十六萬三千三百兩有奇又興造鐵路以通南北
臺防益固是年正月奉　皇太后懿旨賞加太子少保銜十六年　皇上二
旬慶典加兵部尚書銜旋乞病歸二十一年冬終於家遺疏入　朝廷軫惜追
贈太子太保銜予諡壯肅准建專祠生平戰績宣付史館長孫朝仰　賞員外
郎子副貢生盛芸　賞舉人附貢生盛蕃以員外郎用盛芥辛卯舉人公性強
力多謀能斷部下將士精銳善戰紀律嚴明尤爲淮軍之冠撚寇平曾文正公
疏陳戰狀有云巨憝翦清餘氛盡掃定謀以李公爲主論功以公爲先畫倒守
運河諸策皆公所建也而又深識時務條陳海防十事一各海口礮臺亟宜改
建以重防守一洋面水師兵船宜次第籌辦以固海疆一長江太湖水師亟宜
改制以收實用一福建船政局上海機器局宜加意整頓一請籌購大批鎗礮
以節經費而免欺朦一稽查軍械整頓礦務宜特設軍器局切實講理以專責
成一新募勇隊宜加裁併參用練軍以節餉需一嚴定賞罰以求將才一請設
局譯刻泰西各書引掖後進以造人材洋洋數千言切中時事凡奏疏每自屬
草用故事虛空其格令幕僚填寫之氣盛故言之短長均宜軍事之暇好圍棋
揚州有周小松者稱通國善弈書客公所初讓一子後苦思無以過精妙入神
如公之用兵又愛吟詠有大潛山房詩稿曾文正公弁言謂極有性靈喜與文
士唱和頗能周卹寒素公以爲千金市駿馬之骨況吾遇生者乎廄中有良駟
公愛惜甚基隆之役法人開炸礮所騎馬忽屈伏於地彈丸從頂上過得無傷
回至滬潰馬傷一足公以五百金療治云
評曰劉公勇鷙有謀幾於漢中興吳子顏矣體趙桓之實躋保傳之班矣哉以
功名終焉若夫經營臺疆深識遠慮隱然敵國乃無何而淪於異域豈公所及
料邪

中興將帥別傳卷二十四上

中興將帥別傳卷二十四下

長洲朱孔彰撰

郭提督松林

周剛敏公盛波

周武壯公盛傳

潘巡撫鼎新

張勇烈公樹珊

吳武壯公長慶

郭公松林字子美湖南湘潭人初爲木工入湘軍戰湖北江西江南積功敘都司隸曾公國荃麾下同治元年李公鴻章募淮勇八千人赴上海曾文正公令李公在湘軍中選健將公以湘軍之良教練淮勇從李公與蘇州賭賊僞忠王李秀成僞慕王譚紹洸大戰於滬西破賊衆數十萬三次肅清滬防與程公學啓劉公銘傳齊名是時公已擢副將十二月公會攻太倉常勝軍以炸礮轟城城裂軍士猛進渡浮橋橋斷爲賊所乘死數百人公力禦之乃得收兵明年三月克太倉公復敗茜涇支塘之賊四月會克崑山新陽 詔加二品封典五月僞章王護王普王潮王侍王自無錫城至江陰顧山連營聚賊出犯僞忠王李秀成已渡江至無錫合五僞王水陸數十萬援江陰寓常熟黃公翼升劉公銘傳謀宜乘賊未定擊之賊北自北漍南至張涇橋東自陳市西至長壽縱橫六七十里爲壘百數十咸憑河扼險毀橋梁泊礮船勢大熾於是劉公銘傳進北漍攻其左公進南漍攻其右周公盛波等進麥市橋爲中路黃公水師助之丙寅公敗賊陳市丁卯越南漍趨長涇賊大驚諸軍四面縱擊公持彭排揮刀鏖決血染衣盡赤賊乃大潰追至祝塘劉公銘傳軍破北漍賊營三十二周公盛波等軍破麥市橋賊營二十三公破南漍賊營三十五共殺賊數萬擒僞王宗朝將以下百餘會獲賊馬五百匹船三十樓僞印二百顆軍械無算自顧山以西賊壘蕩平功擢總兵加提督銜七月克江陰 詔交軍機處記名以提督簡放八月軍至祿山大破賊於新塘橋公揮刀斬黃衣賊數人刀及僞潮王肩幾就擒公亦受矛傷九月公敗賊梅郎麻塘橋十月復蘇州十一月克無錫賞頭品頂戴三年正月克宜興荊溪敗賊於建緒毀賊十營二月收溧陽又解常熟圍援福山鎮總兵三月大破三河口賊營賊爭道六浮橋盡斷尸積河水不流四月拔常州五月克長興七月復湖州公功皆最敗賊走廣德徽州合江甯杭州賊竄江西由江西竄閩當是時閩兵少名將張運蘭林文察皆戰死省城岌岌李公鴻章令公將五千人航海援閩克漳州復漳浦雲霄詔安賊竄嘉應州遂破滅五年十月公督軍征捻破東捻於德安克應城雲夢復敗之皂河楊澤無河追捻臼口深入中伏軍敗公傷足臥地不起曰吾死於此矣衆不見公因回顧乃負而出弟芳珍戰死公假歸創愈復出李公鴻章畀萬人統之號武毅軍是時東捻走壽光公要擊於杞城大破之公與劉公銘傳盡棄輜重裹糧與捻相逐捻將沿海南走阻濰河不能逝牛喜子率白旗賊犯劉公軍賴汶光率藍旗賊犯公軍公與劉公縱擊軍士無不一當十捻大潰壽光民圩皆從壁上觀見官軍勝開圩助殺捻多死於濰河浮尸二萬餘俘一萬餘人奪獲騾馬二萬匹僞烈王徐昌先僞首王范汝增任柱兄任定皆伏誅賴汶光急水南奔公疾馳六百里追至清江汶光爲揚州官軍所獲東捻平於是諸將方請解兵歸農而西捻自宜川乘冰橋渡黃河七年正月犯畿輔經官軍擊敗走安平公又敗之納降數百人三月要擊於茌平大破之五月捻自陽信還奔海豐公與廖仁康等擊敗之捻出甯津吳橋間西南馳百五十里至德州左文襄自連鎮親督軍追之與公馬步相繼捻不得喘息諸軍進勦歷十六晝夜斬馘無算捻益不支六月公與潘公鼎新大破捻於沙河俘斬四千後諸軍圍捻於黃運徒駭河之間公與劉公銘傳馬隊五六千縱橫要擊賊黨解散張總愚赴水死西捻平 詔賞黃馬褂旋授直隸古北口提督光緒三年卒於官 賜卹如例 詔建專祠 予諡 有妾某氏習禮明詩曉大義公生時極寵愛之及死妾竟服鉛粉殉焉李公鴻章爲請旌於 朝公爲人勇而多智能望塵以知敵數故北方之戰多奇捷喜讀兵書陳說古今大義愛文士當時劉公銘傳稱名將有詩名公亦知詩譽名與埒黟程君伯專迎讌草堂筆記載公題黃鶴樓詩

云高望江城百尺樓無邊光景望中收鄂雲來去千層合湘水回環萬里流瀍
道文章堪報 國古來名將幾封侯平苗不羨圖麟閣願壽萱堂八百秋是時
李公鴻章奏征黔苗之 命從以殘擒未盡還軍剿北山以清左文襄討甘回
之師後路公亦未赴黔然讀公詩可以知公忠孝大節矣又公生日道州何紹
修子貞書有聯句可相贈 必案酬公乃以千金為壽編修書十字云古今雙手
美前後兩汾陽時稱三絕
周公盛波字海舲安徽合肥縣人咸豐初年偕同母弟盛傳在籍辦團練以少
擊衆屢殲悍賊保全其鄉兄弟皆以勇聞同治元年李公鴻章募淮軍援上海
公以守備領兵從七月攻克青浦八月解北新涇之圍擢遊擊九月克嘉定賊
衆環攻四江口營壘會諸軍大破之二年二月克太倉進駐雙鳳鎮賊以崑山
攻急糾悍黨四萬餘衆來援公與鏖戰三晝夜賊敗遁遂克崑山五月進軍大
河鎮江陰無錫悍賊同時來犯公要擊於萬水橋踞賊壘百餘積功擢副將七
月攻江陰奪東門外三石壘援賊大至又敗之八月遂克江陰擢總兵十一月
克無錫屢破賊於芙蓉山明年三月攻常州分兵擊楊舍又奪小南門外賊壘
三四月克常州 詔記名提督並 賞從一品封典七月收復廣德追擊竄賊
千餘里蘇浙江皖之交遂無賊蹤四年撚匪由鄂竄皖李公鴻章與曾文正公
函商以為盛軍可恃調公渡江移勦五月調赴徐州屬曾公適安徽巡撫英翰
公在雉河集被重圍雉河為撚逆老巢凶焰方熾諸軍莫敢攖其鋒公晝夜疾
馳越宿州進薄城直擣西洋集大破賊於張莊王圩撚賊遁走九月移駐歸德
十月截擊曹縣竄匪大敗之五年二月進勦山東之賊敗之鉅野追至武城衛
輝破方阜賊巢又往來遊擊徐宿潁壽大破牛落紅亳東追至扶溝鄢陵許州
七月曾公調回周家口築隄駐守分兵迭解柘城羅山之圍無何追賊入鄂轉
戰德安安陸黃州撚賊飄忽公日與馳逐賊皆避盛軍而逸六年李公鴻章接
辦軍務公屬李公二月駐防宿松顧皖省門戶三月復入鄂四月追至信陽州
殲賊山中生擒賊目汪老魁等五月入豫追擊直抵東境之運河七月迎擊賴
文洸賊衆於濟甯泰安沂州追入江境東撚平西撚竄至七年正月李公調公
軍北上二月追擊賊於臨清景州德州東昌大名三月截擊於內黃乘勝至清
豐南樂五月大破賊於毛家莊乘夜追至楊丁莊殲斃張總愚之姪張三彪生
擒賊目李老懷六月遂會各軍滅賊茌平 詔補授甘肅涼州鎮總兵 賞穿
黃馬褂加法福凌阿巴圖魯於是軍事大定公乞假歸養弟盛傳接統軍事盛
傳字薪如咸豐三年偕兄盛華盛波集丁壯團練守禦賊酋偽翼王石達開屢
擾合肥西鄉公時率百數十人旁出擊之輒勝以計擒偽藍軍馬千祿等五年
安徽巡撫福濟嘉其功給六品軍牌兄盛華戰歿遂與兄盛波分領各練營必
復營六年賊酋陳玉成陳得才等數十起先後分擾華子岡唐家閘董家閘公
與兄盛波以練丁二千隨方迎相勦持二三年戰功多保把總十一年 欽差
大臣袁甲三敘援壽州功補千總同治元年李公鴻章募淮軍赴上海調公充
親兵哨官其秋克青浦援上海破偽慕王譚紹洸之衆與兄盛波同功盛波擢
遊擊公擢守備載藍翎克嘉定進營江橋擊退四江口圍賊越河攻賊壘右脅
中鎗子傷冬十月兄盛波令公赴皖增募勇丁二年二月回營以克嘉定及四
江口戰功得 旨升遊擊留兩江補用無何克太倉崑山 賞勤勇巴圖魯克
江陰無錫擒偽潮王黃子隆父子保參將加副將銜換花翎李公再上無錫戰
功 詔記名總兵旋攻常州右脅中礮子傷三月守賊潛出撲官軍後路公分
兵回擊殲其衆又督隊毀沿城石壘城賊堅守不下公晝夜進攻礮石如雨頭
面皆傷猶麾軍度石橋橋因礮火壞卒圮公墜水中礮石交下徧體皆血將校
扶掖至營氣絕而復蘇者再越數日裹創強起約諸軍環攻之先登陷陣四月
克常州捷聞 命以總兵交軍機處先行題奏加提督銜六月李公以撫標親
兵千五百人改為傳字三營屬公公始獨將一軍是時兄盛波軍號盛軍劉公
銘傳軍號銘軍公由溧陽偕銘盛二軍進攻廣德州拔其城會撚匪大衆由鄂
竄英霍兩江總督曾文正公奏 命督師四年四月檄公兄弟兩軍往剿解雉
河集圍 詔以提督遇缺簡放十月移防歸德五年二月擊敗賊於考城鉅野
城武荷澤四月移軍亳州 上嘉公兄弟苦戰各 賞上方珍物五月與兄盛
波破牛落紅於亳州牛會中槍夜奔尋道死嗣駐周家口築賈魯河長牆督隊

辦肇公授廣西右江鎮總兵凡戰公兄威攻匹馬當先公督隊於後以故士卒不敢回顧東伍嚴也六年四月大破賊於信陽斬獲甚衆轉戰入山東境賊竄蘇豫州界十二月東捻平明年西捻犯畿輔與兄威從巡撫擊賊於直東之交捻平西捻換拉里巴圖魯名號　賞穿黃馬褂兄威攻以親老乞終養威字軍遂歸公接統九年正月李公鴻章奉　命督師剿撫公從調回關內犯金陝戒嚴　上敕命李公督辦陝西軍務調公隨征增募馬隊立威字飛騎一軍五月入潼關回逆犢先擊不敢東竄而北山積勇土匪蔓延綏德延安同州境公馳抵韓城澄城郃陽剛上書李公請乘賊未備冒暑進攻滅之六月偵賊在宜川山中即派隊分道進剿自督親軍連破賊於河兒川孔巷藥賊瓦解乃分兵扼布宜洛鄜延數百里作遠勢兜圍不使漏網先後擒匪首馬章龍賊魁等北山悉平奉　旨交部優敘時李公移督直隸調公所部屯衛　統十年駐於青縣馬廠十二年奉檄偏勘海口情形公建議以故明之新城上蔽津郡臨大沽北塘附近扼要舊有土城已圮礮臺亦形逼仄不可用請改築城內外城各一城內大礮臺三城上環置小礮七十有一此外兵房藥庫倉廒悉及城外濠河橋閘惟備十三年九月工竣皆所部任其役十二月得　旨交軍機處存記遇有提督缺出先行簡放先是　上敕直隸總督李公與復京東水利李公檄公任津沽屯田事公因新城之役往來津静間見海河潮汐一日兩至既由運河起節節較量高下又測海步河兩岸知其利確然可行而天津東南三百餘里一片沮洳棄置可惜乃議先疏引河溝渠以去積潦多設橋閘堤洞以資蓄洩仿前明汪應蛟葛沽營田遺蹟條陳大略謂有三利五難淺鹵鹹潮　畿南十數州縣蕩析之災利一　海濱棄地數百里若引甜水淤灌可變膏腴利二　川澮縱橫徑曲折可限戎馬之足助海防利三其五難則以地本斥鹵土更浮鬆河以多泥善淤民以拙見猶阻又北省稻田畏興屢廢費因工大費多久難爲繼浮議因之而與乞持定見專委任則功可成書上李公韙其議疏請公董其役光緒元年移屯天津新農鎮督將士經營之二年調天津鎮總兵督工至六年開南運減河自靳官屯抵大沽海口減河兩岸各開支河一又橫挑橫河六濬治川渠悉如法建大小橋閘五十餘座蓄洩有時又分別甜水鹹水不相滲溷成稻田六萬餘畝濱河斥鹵地沾水利可墾者以億萬計八年補湖南提督十年秋法越事棘兄威攻復奉　詔自家起募淮士五千人防津沽於是兄弟復同領軍十月　慈禧皇太后五旬萬壽嘉公兄弟一體有功以公母梁氏年逾九十　賞御書扁額一方紫檀玉鑲如意一柄他珍物稱是明年李公以命婦五世同堂奏再　賞御書扁額五月丁母憂威攻以總統前敵各軍　詔在營守制弟威傳回籍治喪威傳性至孝常刲股和藥療母病竟以毀卒　詔從優議卹建立專祠　賜祭葬　予諡武壯武壯公威傳卒後兄威攻獨統天津營光緒十二年醇親王出巡北洋校閱威軍嘉其精整奏奉　旨交部優敘明年授湖南提督　朝廷雅重公不令之任仍統軍拱衛畿輔又明年從李公鴻章出海編視旅順大連灣威海衛各口指畫形勝以備規畫皆得其要十四年十月卒於軍　優詔賜卹立傳建祠　予諡剛毅剛毅公爲將法令嚴整而善得士心兄弟六人其四死於王事惟與弟威傳積功至專閫每念家難　國恩未嘗不感激流涕也嘗匪平與弟威傳言曰吾二人罔極之恩不可第在軍操練舊部備緩急之用以報　君父故剛毅家居養母十餘年同時名卿或勸復出堅辭不行及海上有事奉　詔督旅而起不遑卹私甚深明大義如此剛毅公子家謙癸酉舉人內閣中書武壯公子家駒二品銜江蘇候補道

潘公鼎新字琴軒安徽廬江人少有經世之志讀書尤好兵家言家貧與鄉同邑劉公秉璋讀書徒步入都劉公從公父璞讀書故兩人偕行曰吾儕當奮名塗　朝也至都困窮不能入都邸守邸導謁李侍御文安侍御李公鴻章父也時公爲廬江諸生更名入大興學中道光二十九年順天舉人明年禮部試挑取謄錄咨送　國史館承修大臣傳告成議敘得知縣咸豐七年出參安徽大營軍事以勞擢同知十一年大軍圍賊懷寧桐城甚急廬江縣城往援公父時辦團自後擊之戰廬江東門外軍敗被執至三河鎮罵賊死公乃號哭請於大府率鄉團及諸子姪疾攻三河鎮克之擒斬劇賊數百負父骸歸哭而誓

曰不盡殺諸賊非人子也曾文正公督師安慶聞而壯之檄爲淮軍將同治元年以軍從李公鴻章援滬是時賊氛方盛日討士卒而申儆之與諸將策所以戰守兩月間連克柘林奉賢川沙各廳城復受降南匯賊衆累功擢知府旋克金山衛破賊虹橋蕭涇清浦東擢道員　賞戴花翎統領浦東防軍二年進攻福山鎮血戰負鎗彈丸掠頂過　髮燎幾半亡左右十數人植立不動率攻拔之並攻燬楓涇西塘鎮外賊壘解常昭之圍得　旨授江蘇常鎮通海道又攻克浙江嘉善縣北賊壘十數復平湖乍浦海鹽三城海鹽逸酋左元與自璵城糾黨來犯迎擊敗之進復璵城又敗嘉興海甯援賊破沈蕩鎮新豐鎮賊壘推鋒而進直逼嘉興府城三年會攻克之移軍吳樓南潯大小數十戰遂抵湖州時劇賊悉聚晟舍鎮鎮屬烏程爲府城屏蔽死守不下連攻兩晝夜槍子過脅下衣皆洞穿硝藥置於前爲賊彈所然爇及胸公亟覆身而殺其燄乃免率劉昇山九艘克其鎮逐北至八里店沿途賊屯望風潰乘勝奪三里橋徑逼城下羣賊奪入城城不得閉我軍奮勇從之遂克湖州先後上功加布政使銜給敢勇巴圖魯　賞穿黃馬褂蘇浙既定李公鴻章以撚寇未滅不撤淮軍留爲緩急之用公乃駐軍松江益得以暇訓練士卒明年四月北撚果熾僧忠親王戰歿曹州　畿輔震驚時北軍殘破南軍一時難集公毅然請行願提所部五千人航海北上既至天津　天子嘉之　命移駐濟甯固直東門戶旋授山東按察使率軍巡徼遇賊曹縣陳家莊賊百倍於我直前鏖戰血肉相薄自辰至酉賊潰去躡擊之再接再厲轉戰曹沛魚臺定陶數百里間賊騎慓忽我軍與之追逐雖疲而奮初曹濮各屬圩民或餉賊官軍至反閉關絕市自睹公曹縣之戰始爭出迎迓莫敢與賊暱矣五年曾文正倜公爲游擊之師大破賊於鉅野進解鄆城圍躡擊於刁家河濮戰於潘溪渡逐北至柳條園蕭家亭邀擊鄆濮之交又敗之嗣以撚勢已成流寇用圈制策築運河沿岸長牆既竣又開黑風口湫河四百餘丈引泗水灌之以遏賊騎旋擊賊遺陵岡滄龍甚毖追戰西華太康復自雀橋裴橋躡擊於石槽岡油坊岡逐北至高楊集斬賊目任黨一人是役也一日三戰所向皆摧然軍士亦極勞苦冒雨絕洪流忍飢轉戰糧弗繼采瓜以噉杞縣各寨聞之以餹餅來獻軍中分食不得半飽於泥淖中患衣被盡濕其艱如此既復築賈魯河隄牆及汴城黃河沿長牆二千餘丈旋擊賊汶上鄆城荷澤曹縣東明或日一戰或一日數戰賊遁於鄆追於曹縣糾悍黨萬人以死鬭管官潘鼎立等設伏環擊賊大潰其夜悉遁出東境復追擊於杞逐北至嘉祥臥龍山大戰魚臺西南幾獲賴酋明日戰城北追至徐家店殲賊過半六年授山東布政使修築新河濰河等處長牆復於膠河沿岸增隄樹椿晝夜梭巡以防賊逸賊數來犯諸軍協擊之不得逞俄東軍偶懈賊遂偷渡急拔隊由昌邑濰縣追勦連戰皆捷陳擒賊目黃得宜等旋遇賊海州之石榴橋搏戰至坊山爭欲據之不可得賊逸趨山南我軍自北奪上其顛下視賊五六萬亙十餘里不絕較未過運河前迥殊然我軍得勢益壯自上擊下賊雖衆不支連日戰馬陵山臥虎寨賊如困獸猶死鬭悍酋歷騎賊遺張兩翼圍我於中公乃傳令爲圜陣跪伏持槍外擊而翼以長矛酣戰半日瀕危者數賊卒不能撼氣寖衰我軍疾起大呼排牆直進賊出不意遂驚潰我軍傷亡三百餘人賊死十倍自與撚戰惟此最惡公騎掠陳時鞍及障泥爲賊矛穿數處歸視始覺自備其體已血漬重襟又連戰鄆城西擒賊目楊天燕陳金福斬級千及之海州大戰上莊賊潰敗不復能陳日受降數十百人復遮擊日照東北收降悍酋李宗世王占鼇張向春趙林高等賴汶光與十餘騎走死揚州東撚平　詔賞頭品頂戴無何西撚張總愚突乘冰渡河竄近　畿甸而淮軍諸將久役疲勞率請假歸里李公鴻章在徐夜以單騎冒雨至營咨所以入衛公又毅然請行七年率所部自汶上暨縣東阿由華口乘夜渡河冰雪載途略無停趾抵饒陽偵知有賊激厲士卒襲之城東門賊驚敗追至張保賊向深州祁州竄去圍援保定且犯易州議以　陵寢所在保護不容緩簡精鋭兼程自間道出賊前逆擊敗之因駐軍省城西北以衛近畿即滿城西山各口伐木爲城嚴設守備賊再來攻再破之遂東竄天津圖犯海河急拔隊星夜躡追過其南走大牌於獨縣李邨賊潰竄趨濬縣大橋及五龍口並大名之龍王廟水淺處拚死搶渡均擊卻之旋戰高唐夏家邨戰土橋戰吳橋賊皆敗走乃西犯運河追逐至東光南皮而

東軍被圍於捷地其將飛騎請援即由滄州回擊戰竟日賊始大潰因令降人
招其黨來者日數十百人遂於捷地特開減河截運河水灌之仍以圍制之法
築東昌張秋一帶長牆濬呂橋泆河賊屢犯于家莊鳳皇店又擊走之減河防
局既固　鎖鑰門戶以之益嚴旋戰胡家集又大戰德平高家屯賊尸積徧野
生擒數百逐北至信陽賈家寨乘夜襲擊至馬店令步隊分起潛伏賊果少我
軍悉力回犯伏兵突出槍礮如震霆賊衆大潰殪賊目張三老鳳途棄輜重無
算疾追四十里士馬並飢疲就樹林暫息賊忽反鬬將劫馬匹我軍奮張兩翼
夾攻之陳擒長髮老賊百餘礮斃賊目張章兒餘賊奪路狂奔僅二三千騎且
悍目略盡遇戰即敗遇招即降至商河官軍圍殲之逆酋張總愚赴水死西捻
平　詔賞雲騎尉世職公請開山東布政使缺歸葬父九年丁母憂至十三年
復奉　旨授雲南布政使光緒二年擢巡撫明年乞病歸五年因俄羅斯啟釁
上召見公曰爾辦事向來忠勇　朝廷久已知之乃令公往天津隨李公治
軍七年伊犂議定罷海防公復乞歸九年　詔復起公署湖南巡撫明年法人
爭越南移廣西巡撫其冬法糾合教匪麻邪二萬餘人自船頭攻堅牢時援軍
未至公以孤軍拄強敵晝夜血戰十一年正月楊總兵玉科守鎮南關戰沒其
勢岌岌公自督軍扼海郚海郚龍州要隘背負大河令撤舟梁示必死乃懸重
賞募死士復進二月各援軍至復鎮南關語具馮宮保語中公先以失關褫職
復關公猶在軍也後受代歸家居傷病作十四年春　諭旨賞還原銜五月卒
子六永受舉人即選道永芳二品蔭生永顥永章永夔永年
張公樹珊字海柯安徽合肥人也少讀書通大義因感世變習騎射不復事章
句咸豐八年秋與鄉人倡築堡寨而劉公銘傳周公盛波盛傳兄弟潘公鼎新
董公鳳高見公制賊有方相繼築堡聯爲一氣時洪逆方張苗捻繼熾皖北幾
無乾淨土獨合肥西鄉不充僞官保全無恙公之力也一赴壽春之急再解六
安之圍疊克來安無爲潛山太湖霍山三河諸城隘公常爲軍鋒積功保至守
備同治元年從李公鴻章援上海與兄樹聲同領一軍兩次苦戰破賊新涇保
都司游擊賊再犯黃渡公急擊破之又解四江口之圍擢參將加捍勇巴圖魯

二年克福山擢副將克江陰擢總兵八月進攻無錫破賊三里街又敗賊鵝山
克無錫金匱　詔記名提督福山之役師由輪船載渡甫登岸而賊衆奄至前
軍被圍公倚坡結陳大呼馳下直擣中堅拔出被圍諸將身受數創既克回營
就棄袖中乾血片片墮地當苦戰時負痛而不自知也江蘇平　詔授廣西右
江鎮總兵四年從曾文正公北征屢破捻賊豫鄂之交五年春夏分防周家口
紀律嚴明商民感戴冬十二月追捻至湖北德安蘄家閘與提督周盛波軍相
隔二十里中伏被圍而殞年四十有一曾公李公具疏旌獎　詔視提督例
賜卹予諡勇烈周家口及德安皆建專祠子雲達雲翔公生平淡於榮利遇大
捷他將擭賞論功公則默無一語治軍秋毫無犯士卒未食不先食未飲不先
飲有疾者雖廝養必親診治曾公稱其仁愛惻怛出於篤誠故人樂爲之用沒
後所部守公遺法從平捻匪凱撤後猶人人痛思公不置云
吳公長慶字筱軒安徽廬江人也同治元年以守備從李公鴻章援江蘇駐軍
滬上五月僞忠王李秀成僞聽王陳炳文僞納王郜雲官糾數十萬衆犯泗涇
逼上海圍程公學啟營李公自督師赴援公爲前鋒與副將滕嗣林參將張遇
春大破賊於新橋程公瞭見旂幟開壁門出夾擊斬級三千餘滬防肅清保游
擊領一營駐金山衛屢卻賊後李公令回皖增募新軍同知張樹聲募樹字五
營公募慶字五營募未齊僅得二千人而僞忠王適犯江北由浦口直趨廬州
曾文正公留樹字營守無爲慶字營守廬江賊來犯敗之李秀成既遁走皖北
平二年春始回上海其秋從劉公秉璋大破賊於嘉善東擢副將明年二月克
嘉興晉記名總兵　賞力勇巴圖魯後從劉公銘傳討捻匪有功補直隸總兵
事平調爲江南防軍駐浦口光緒初直隸總督李公鴻章調防旅順　詔授廣
東水師提督八年夏朝鮮亂黨圍攻日本使館並及王宮公率師三千東援先
日本兵到韓城偵知亂黨在枉尋利泰二里七月十六日公督軍往擒亂黨一
百七十餘人而事定執李昰應送天津昰應國王李熙之父實爲亂階十七日
倭提督花房輕騎繞王宮覘我軍動靜公部勒嚴整日人不敢校朝鮮與日本
和議遂成償日本五十萬元公因奏明留三營保護紀律嚴明韓人德之十年

春病卒年五十有一　朝廷軫惜從優　賜䘏予諡武壯準於嘉興府建專祠有子某某公初以朝鮮政敝民窮兵單地要屢言於李公鴻章請籌兵備東事公不甚措意以為越國與謀甚非易事又乏將才委任故公殁鄧撤駐韓之兵回國韓之君相思公遺愛為立廟王城至今頌之公喜讀漢書愛文士常慨歎世而名不稱曾文正謂有儒將之風若天假以年其功業曾有限量哉至光緒二十年朝鮮果有日人之釁論者謂得公赴援當不使猖獗日逼辱國若斯詩云人之云亡心之憂矣其斯之謂歟或曰公在營能散財以勵將士淮軍之卒江南山東諸將多擁厚貲惟公蕭然如故卒時二子幼部曲集萬金以贍其家云

評曰淮軍初起立功有以裁諸公心存忠孝故能不負　君父其後宿將凋謝暮氣乘之乃望風敗北非士之不能用也將無能也平壤遼東威海之役豈果皆無利器哉

中興將帥別傳卷二十四下

中興將帥別傳卷二十五上

田太傅別傳 張繼庚

長洲朱孔彰譔

田君玉梅字鼎臣湖南龍山人少跳蕩不羈從塾師受章句輒棄弗耐也則去之距所居十餘里有巖洞幽險絕人迹君獨居三年日誦陰符遁甲諸書鬼物蛇虎無擾及出與人言率恢奇詭譎人莫測所以也年二十走京師與人言星象謂天下且喜兵坐妖言陷刑部獄君笑曰我豈妄哉踰年當見信矣既而果得釋咸豐三年走江南大營以策干提督向公榮會江甯廩生張炳垣上書向帥約內應請選膽壯者十人覽其事向帥得八人令君領之君夙與炳垣善變服夜入城與謀炳垣爲通賊數十人皆允諾及期君衆間登城斬賊首據城外而官兵負約無至者謀泄賊發炳垣君伏水竇中五晝夜得脫將出城猶變服爲官五人門者十餘人凡三出三入無知者軍中以此奇君君既恥其言不售復脫身北走投効河南時賊踞正陽關官軍屢攻不下君率川楚軍協勦夜領壯士八人緣埤堄上會風雨大作君與八人者大呼縱火燒賊營不辨多寡大驚潰官軍踵之遂克正陽關擢知縣加五品銜 賞藍翎七年從 欽差大臣勝保勦捻寇當是時固始被圍久內外隔絕君領健騎援之至則屯大隊於後而自帥精騎數十衝入城復選城中驍騎益之突出賊營賊皆崩而大隊自後夾攻之賊腹背受敵大敗奔圍解 詔加運同銜 賞換花翎 賜號業勇巴圖魯尋補太康知縣晉同知直隸州十年秋泰西人犯天津京師戒嚴 上北狩木蘭君上書大府請濟師勤王大府以爲狂三檄止之君投檄抵地罵曰犬馬知衛主烏有食君父之祿不急其難者乃自帥所部行至汝陽沙官橋爲捻匪所阻衆有難色君素輕捻匪又北行急乃抗聲語師曰吾屬勤王方急立奮功何遽爲螳賊所隔乃大呼直前搏戰賊敗追奔三十餘里後軍不相屬從者裁十餘騎賊瞰君勢孤乃反鬬圍君數帀君手弓左右持刀且戰且射自昧旦至日昃手殺傷數十人賊卒不退圍益急後軍阻賊不得前君馬中流矢將踣回顧從者僅存一賊卒乃棄刀下馬拔所佩劍徒步抉遼卒呼曰賊壘在北公北行圍益厚不可出必南行吾後軍幸至或得脫乃轉戰而南時已薄暮賊恐失君以火爇囊擊之洞胸而死死良久賊彙火求其屍得之將斷其首屍起突撞持刀賊仆地死賊駭奔驚以爲神立節拔屯去時八月六日也年三十二後軍至斂其屍歸葬龍山賊卒佯死伏草中得免具述君死狀事 聞得 旨優卹如典禮 贈太僕寺卿 賜祭葬 予雲騎尉世職 敕汝甯建專祠君饒血性急人之難忘其軀嘗不相背負在江甯有睦某陷賊中君潛入城遍覓得之攜以出或詢賊中事語及張炳垣輒嗚咽流涕云

張炳垣名繼庚江甯府學廩生少倜儻有志節家貧游幕湖湘間咸豐二年賊犯長沙從湖南布政使潘公鐸赴城入守八十餘日圍始解潘公欲上其功力辭之度賊必東竄亟歸省母江甯布政使祁文節公奇君才延入幕主籌防事君慮兵不足請增募壯勇舉文生李異業統之又以友人王金洛知兵薦與共事三年春九江兵潰賊逼省垣君募南城外舂者得敢死士千餘人與賊戰賊將敗而城上官兵譟放礮擊散二月十日賊攻儀鳳門地雷發城附登城君與異業及其從弟繼辛文生侯教詩武生許長青王仲德輩率所募勇三百人在缺口拒戰賊卻而他股賊由南門西門入城遂陷君赴屋後池水不沈旋爲賊挾充書算自念死志已決欲將有所爲乃以老母隱託戚友變姓名爲葉知發陽與賊暱盡得其虛實後向軍至遂用閒結賊爲內應遣人上書大營請水西門賊所不備有船可渡太平門近鍾山由山越城易爲力近臺城之後湖有賊捕魚船可渡師緣城其近城賊營渠魁皆受約束時向帥主持重師不遽進至七上書皆參差無成君志益堅一日謂同志曰機之屢敗門實阻之吾終欲斬關以迎王師非死士不可聞門東周某有壯士二百餘徒步往見激以忠義咸曰諾約得斬關者四十八人以張貔頭爲冠號報大營向帥令田君玉梅領壯士八人易鄉人服入城文生柳之麟導之居期歃血凡五十七人時咸豐四年二月二十二夜也日向暮羣集爲柴薪衛先探神策門狀見匠人斲木問何爲答城闕內將樹柵猶意一夕未必成夜四鼓衆持械疾行過百子亭一賊雒如廁出衆曰彼見我矣急斫之雒仆衆趨至門柵竟成環以巨鍊又加鎖鑰柵內

賊當門臥衆共登城大呼曰官軍至矣監㪅賊出問何在曰在是斫之仆再斫再仆凡六人城左右賊無一敢出乃下城竭力拔柵柵堅不啓擲火入中空不燃臥賊起抽矛透柵而刺賊號角擊鳴鳴五十七人者斬柵卒不破城內賊大至勢無如何乃潛遁賊渠以城未破而賊被殺知有內應閉城大索先是與賊會張沛澤同謀發從悔途遁君曰此棄知發也遂被執城中有獸醫沈某亦識張獲頭賊禽窮詰不得主名益榜掠君楚毒備至自脛以下皆骨指寸寸斷君知旦夕且死憤賊逼誅欲摧其心腹乃以計使賊殺沛澤又見前廬州府知府胡元煒爲僞官方詡是㦯乃躍起大言曰事已不成徒苦何益若官江南知江南士民固辱罵非楚專老兄弟雖敢爲內應事者胡令指實君佯曰我憾甚不能盡記儻得僞官冊則可一一指僞詔書衔斬不發冊胡曰姑就所憶者先言之君以三十四人對賊駢戮之賊旋覺中君計乃遽殺君君臨危陽陽如平時有自圍城出者傳其斷句拔不出眼中鐵嗔不盡心中血吁嗟窮徒窮空抱烈士烈殺賊苦無權罵賊猶有舌時咸豐四年二月初六日也事聞　贈國子監典籍銜建專祠蔭子雲騎尉

評曰平江李次青先生有首田君天下奇男子也其蹤跡奇詭及死事之烈固孝侯爲足加哉余錄張君事觀其在江寧約內應差侶漢酈生凡七上南帥書而奇功不就益壯其事悲其志云

中興將帥別傳卷二十五上

中興將帥別傳卷二十五中

長洲朱孔彰譔

陳巡撫士杰 魏喻義

黃忠壯公潤昌 羅萱 李杕

陳公士杰字儁丞湖南桂陽州人也以道光己酉科拔貢生 廷試一等第一用七品小京官分戶部敝車羸馬不喜造請時閻文介在曹司以慧樸稱同僚或迂憚之一見相契若平生歡曾文正於朝考讀卷時相知賞又同鄉先達以鑒裁自許傾懷延接未嘗輕許也常宴門生酒罷投壺惟公與合肥李總督立三馬及後並膺疆寄傳以爲驗咸豐元年丁父憂貧不能歸文正躬爲辦裝餘衣車簾悉取爲贈既而語臨武鄺主事曰儁丞外樸內朗幹濟才也二年文正亦以憂歸被 詔助巡撫治團練防巨寇是時廣西亂民已出犢圍長沙陷武昌安慶江甯建僞號所在土寇蠭起桂陽土寇李明先聚衆應之別稱洪順元年一方恇擾州生員劉占元夜造廬問計將安出公辭以居喪不言事占元曰即亂成能持喪邪謝曰年少望淺鄉里難用官法令不行諸公更議之諸公曰莫如陳君乃相約請悉聽進止因集團丁得百餘人策曰賊勢大不虞我之敢取之也及其衆未集可即掩捕之衆如言夜徑入山寺明先與徒黨十數人居束手就禽送官訊斬之未幾白水洞姦民李觀龍聚黨千餘陷永桂廳城新田知縣任瑛手書乞援衆議宜自保公曰援新田乃所以自保也即躬率兩團出境赴之道遇寇俘斬數百人餘衆破散文正治軍衡州聞公知兵手書招之任以謀議與用舍人才鮑忠壯爲別校坐誣告營官論斬縛帳前顏色不撓入見力請釋之左文襄與俱出文襄問鮑曰今救汝他日知報否鮑仰天自誓公獨引退恐鮑見其不市德自表襮類此三年從文正軍下湘援湖北而湖南巡撫先遣王壯武出岳州至蒲圻遇寇敗退曾軍新集營岳州城外寇乘勝追奔將士力戰不能支遂水陸退走壯武自以違文正誡致敗恥與俱退獨入空城死守文正憤懣將佐莫敢爲言公獨進曰岳州薪米俱絕明日必潰宜遣救璞山璞山者壯武字也文正慍不應公自以建議爲公不宜違毅色退臥頃之自計曰爲千人請命衆何計小禮數復入請曰璞山軍宜往救意色愈和文正方環走遣傳步曰救之如何吾頃遣偵之城中無人但外有燎火即召偵者兩人實之公詰之曰若等畏賊不敢往若城中人出寸斬汝矣兩人具伏虛誑文正因問計公言賊無戰船宜遣水師三版傍岸舉礮爲聲援壯武因得縋城走出免者九百餘人其後平浙克新疆大將皆在其中壯武後爲名將號無敵數同壁壘意以爲桂勇倚己乃能戰有自功之色公未嘗與言前事也岳州既敗還屯長沙寇遂略湘陰陸走甯鄉水斷靖港上陷湘潭踞之巡撫閉城以曾軍當敵文正遣陸軍攻寇甯鄉營官儲忠壯戰死寇少卻已而復至塔忠武救之別將周鳳山駐崇陽通城未得還文正獨與水師十營居湘川中流上距湘潭九十里下距靖港六十里春水盛漲時多北風寇上下皆瞬息可至呼吸不自保幕府無所爲計公私請王生闓運曰今獨可悉兵援湘潭即不利猶得保衡永圖再舉若不顧根本但圖進取一敗俱死矣王生曰如此君何無一言公曰 欽差自以無守土責又本奉 詔赴鄂伺便欲出今還湘潭有退避之形其實爲巡撫驅除軍中皆不以爲利吾不能犯顏強爭子宜入說之王生具言其計文正招公使盡其說即大悟飛檄塔忠武旋師救湘潭公又約楊勇愨彭剛直俱陳上攻之便即日六營先發明日親將四營繼之其夜文正更用長沙人士計分兩道大軍攻上游自將攻下游已而上游水陸大捷寇自稱兵以來屢抗大軍無搏戰之事短兵相接自湘潭始我軍自此始知戰事不以礮爲生死而名將驍起克平巨憝雖有天幸公本謀也當文正往攻靖港時諫不聽請從不許及敗還而湘潭捷書未至文正獨居煩憤欲自殺者數矣寬解譬慰情誼益切其後論功以湘潭大捷由公建策 詔以主事用仍留本部無何以省親歸復出佐糧臺五年永桂土寇起公在漢口聞亂單舸泝江歸省自此不復遠遊事治團練綏輯鄉鄰永郴甯特以安夏連州土寇何祿陳金剛等結連横南北姦民號十萬餘亙數百里陷郴州北踞耒陽西連嘉禾藍山公旦夕蒐治鄉兵分爲七團自率一團攻賊杏邨橋敗之與王壯武合軍連戰斬僞副帥陳材遂復郴州城又捕斬李石保于郴之吳山石保州土寇故在北鄉瞰我動靜爲賊耳

目有衆千餘與何祿相首尾祿破石保擁衆東走自是無敢應亂者乃以團丁七百人城守而自將三百人屯城外以防郴寇頃之郴寇果夜至外內軍合勢擊之賊東西散走遂棄郴踰領團丁復邀之州南正和墟大敗之巡撫奏功擢本部員外郎　賞花翎委以南防聽數留州地丁正銀充團餉人支錢月三千六百始立營號爲廣武軍自甲寅至甲子十年之間永郴桂陽邊地千里風塵之警唯泗洲砦廣武軍當其衝危而以扑滅石達開爲奇功石達開者僞翼王能合衆約束凶黨所過不擄胡文忠撫湖北左文襄佐駱文忠治兵援江西每與將冀石逆則犄書相誇九年春達開擁衆由江西循贛西走諸軍望風奔避賊衆號百萬分七部前後相繼結陣徐行人馬七晝夜不絕每行不由腹裏驛道必行兩省及兩縣界上漫山絕澗或踐稻田田泥水立涸成平地自贛過郴遂至桂陽州穿城北走廣武軍二營在州北屯花園砦花園三面環水一面平田萬頃前有橋跨鍾水曰斗下渡渡南兩山通一徑遣一裨將將百人扼橋賊夜至不意橋北有兵即止不前後來者欲退則隘塞欲旁繞皆絕壁無路止須天明守橋將初不知賊衆寡但以大營在後不敢退揚旗吹角相持自雞鳴及午公自出督戰士衆飽食分列橋北兩山間鳴鼓發礮相擊援賊前突陳將及橋小槍排擊發必命中賊發礮憑高不能傷我發小槍則皆伏橋下避之於是飢疲返走緣山追整躪踐墜死遺棄槍礮旗械亙數十里賊西走新田復還東圍寶慶論者以達開若得渡橋由常甯向衡州長沙空虛必不可守而賊糧益多東南兵事殆不可問使他將屯橋堡閉州城破先已移營矣使公將客兵亦未能閑定如此一遏巨寇無蹀血之功徙薪無恩不其然乎初公年十四五自鄉塾還家道經花園登望形勢忽然有用兵之算及戰罷始憶幼時恍然若夢常舉以告人曰一戰之兆見于二十年之前莫非天也後以援藍山江華甯遠功　詔以道員候選曾文正以公沈機有謀奏薦　特簡授江蘇按察使將所部四千人援蘇松時石達開黨部往來郴永因爲書謝文正以防遏上海爲己任前後拒卻巨寇何名彪李復猷羅亞海皆以少擊衆降其脅從同治二年廣東盜悉平郴桂解嚴乃往安慶謁曾文正至則欲奏署江甯藩司謝曰奉母命省公非求官也四年論防勦功加布政使銜江南大定而霆營降寇復叛自湖北金口趨江西吉袁入湖南醴陵安仁走郴州霆營善戰有名行數千里無與逆戰者公統郴桂列營要擊于桂陽縣大破之復降者數千餘衆奔散十年母喪十三年服除入京　授山東按察使光緒元年到官平反大獄未幾遷福建布政使未行言官劾山東巡撫兩司年節餽遺並降級調用公未被劾　朝廷以事同一律並罷公官會閩浙總督以臺灣軍務奏調　詔發往署福建按察使光緒六年權布政使明年巡撫浙江又明年巡海口增築鎮海笠山港口礮臺及定海乍浦礮臺護以長堤其後法夷船至鎮海官軍擊破其舟憑所建礮臺也八年移山東巡撫十二年四月從海軍王大臣閱伍煙臺五月有　詔來京另候簡用旋請假修墓遂還桂陽十八年卒年六十有九子北癸入翰林北璜等均服官祿曾內外百數公恂恂雅儒語人若恐傷性嚴毅而無疾言遽色以鑒別自許甄拔同州人若魏兵備喻義曹進士宏欽妻弟顏錫蕃甥夏昔並有時名熊罷嶺之役報者以爲廣武軍敗而廣武軍實未敗公未嘗自辨左文襄數服以爲不可及曰儁丞大器也以能兵偁之淺矣其後巡撫山東沿海設防吳副憲大澂會辦北洋防務至登州煙臺見廣武軍壁壘頗采其法增損爲營屯之式奏請頒行各海口云

魏君喻義字質卿桂陽州人咸豐末從陳公士杰戰郴永間統質字營五百人數有功保縣丞及左文襄率師東征奏調君與湖南巡撫幕賓郭意城書曰魏君樸幹之士其殺鄧南金雖太草草然鄧吞蝕軍餉死有餘辜若因此而罪喻義是毀寶刀而償屠狗之盌也君事遂解同治元年從左公破賊衢州秋八月移屯淳安與王公文瑞遂安軍相倚無何徽州急文瑞回援淳安軍孤危賊以龍游湯溪官軍威悉力拒之未來攻屯君得稍稍移軍至銅關去嚴州六十里嚴州城隔水西山奇險臨漸江山中饒貢田民居寇至結屯相保其魁曰林三頻拒戰寇讐之因自結於官軍諜報相望王女者江山船船總也江山船例以婦人應官役雖嫁生子猶自名爲女王女主嚴州水縣寇至亦役之其船往來無譏禁苦寇徵求又知其虛楬欲引官軍十一月至銅關報寇怒林三奪其米

舟期明夜襲西山城空可破請具舟濟師林三亦請援軍士爭奮願往乃報如約於是王女迎官軍船至數十君選千人自將以往午夜薄嚴州城城上柝聲斷續不設燎火殊無戰備君令勇士梯西門以登殺柝者而代之遂斬門鑰納軍軍入而譁寇驚出搏戰守城者皆下短兵相斫然倉皇無鬭志少頃潰走其攻西山者以有備不能克疾還城下聞官軍已入閧然大奔遂復嚴州捷書聞諸將皆驚愕傳曰乘虛蹈瑕此之謂也君後從左公蹀血新城拔富陽收杭州官至溫處兵備道

黃公潤昌字邵坤湘潭人母胡氏夢虎嚙左臂而生弱冠補縣學生旋食餼咸豐初曾公國荃識公稠人中九年春函召赴皖營至則曾公已南還無所依寓太湖藥局久之疾作賃僕竊裝逃困甚侍衛吳德水見之招入營就醫禮部主事李君榕時充　欽差大臣曾公營務處偶見公與語大悅延入幕明年正月從克潛山太湖敘訓導四月曾公貞幹辟充營務處屯集賢關以固餉道截援賊時安慶久不下公偵知桐城人程學啓陷賊中爲僞先鋒素驍悍思招致之每獲奸細必鞫訊盡得賊中情僞輒貸其死使往相勾結三反學啓果投誠公大喜與同臥起或疑之公以百口保其無他其後佐李公鴻章力攻蘇常各郡蕭清吳會官提督死王事本公招降力也十一年隨諸軍敗賊菱湖赤岡嶺八月克安慶擢知縣時皖南三山賊麕聚曾公意主撫而難其人以屬公公伉爽而任事有口辨單騎入賊巢諭以歸命賊皆感動會大冰雪苦凍飢公推食賑之於是降者數萬人明年奉檄遴其精銳立爲坤字前後等營自將之并立恭字平字猛字諸營隨湘恆營攻克繁昌以功晉同知直隸州　賞戴花翎又從克南陵太平蕪湖及魯港金柱關東梁山諸要隘　詔擢知府加道銜五月進規江甯扼駐三汊河護饟道賊不時來犯戰無虛日九月雨花臺援賊悉銳圍攻四十六晝夜公躬冒矢石力禦之圍解　賞四品封典同治二年從克雨花臺九洑洲遷守巡道留浙補用三年從克天保地保兩僞城六月望從克江甯是夕漏四下賊千餘假官軍號衣自太平門突出公與湘後等營截擊盡殪之有　旨記名以按察使用加布政使銜　賜號勳勇巴圖魯明年省親回湘六年湖南會匪蠢動巡撫劉公崑檄充營務處募定中四營於省城備征調七年十一月疏調入黔與記名布政使席君寶田會勦十二月抵清溪度歲清溪固鄧公子垣壁軍所也方苦飢公分糧饟之遂請設水師扼賊運道並募楊導二營爲大舉進攻計八年正月分兵擣文德關及焦溪羊毛坪進克兩路口移駐之遂克鎮遠自是瑪溪猫溪田壩文德關及茶園鎮寶關鼓樓坪檀頭哨翁貫等巢皆下先是楚軍援黔已將銅仁遵義石阡思南思州五郡教匪勦平惟南路清江台拱及中路施秉黃平從東西兩面夾攻而席君壁寨頭從北路逼賊乃可制逆苗之命然所部單未敢輕入也營務處羅君萱乃與鄧公同詣寨頭商諸席君席遣提督榮君維善帥十三營赴之榮君素因糧於敵不攜鍋帳公令所部出次劉家莊空其壘館之明日進攻望城坡諸葛洞甕哨等寨皆下三月復施秉明日破白洗老巢遂進攻大岔谷巃獲牛二千餘頭公爲招撫示十二則繫牛角驅而散之於是投誠者二千有奇皆薙髮示不復反遂乘勝長驅冀達黃平二十一日次小岔谷巃漏四下榮軍先過黃飄山鄧公及公軍繼之賊設伏俟榮軍過斷山口木石交下鎗礮子如雨公揮軍進路狹不能成列鄧公中礮死之或勸公退公曰星階因我出師星階死吾何以生爲遂與羅君萱總兵彭永清淩子龍參將洪亮皆戰死時人以黃飄山觸公忌蓋有彭亡之兆云年二十有九得　旨照巡撫例　賜卹　賞騎都尉兼一雲騎尉世職本籍及死事地方　敕建專祠事蹟宣付史館　予諡忠壯公資識高邁志趣異常人人多目笑之治軍嚴而有恩將弁殉陳必哭奠而歸其喪屍不獲則葬其隊長所過無纖毫擾黔楚民皆德之工詩及行草書著有黃茅山集

羅君萱字伯宜湘潭人父汝懷道光丁酉拔貢芷江學訓導候選內閣中書以學行聞于時著有湖南褒忠錄君生有夙慧工詩文書法能傳其父學爲諸生屢列優等賀督部長齡鄧廣文顯鶴沈大令道寬咸器異之咸豐四年曾文正率水師東下辟君掌書記貽書云今專足走省敬迓文旆望即日戒塗惠然遄臻無爲曲禮腹說所誤蟾蜍觥沙而不行於菟騰風而萬里士各有志不相及也千萬千萬佇切禱切其推重如此從克武漢田家鎮抵九江水師失利君與

同舟三四人僅以身免明年文正入南昌重整水師進屯南康視陸軍于湖口弔塔忠武于潯陽君皆策騎相從文正每口占書疏君輒操筆寫或寇警驟逼勢危甚君甘心同命又時時調護諸將俾各當其意以去六年偽翼王石達開入江西陷瑞臨袁吉撫建諸郡會城孤懸君從文正赴南昌達開稍引去文正檄君領江軍三千人攻建昌垂克矣忽援賊大至都司黃虎臣戰死城弗下文正檄君會攻撫州甫至會曾愍烈國華劉武烈騰鴻等自鄂援江攻瑞州文正乃檄君自撫州赴瑞合攻既至賊屢搦戰屢敗之又擊走靖安奉新守陷賊當是時城賊數萬九江賊復率萬衆來援軍心未固君與劉武烈諸公堅築壘嚴陣待之入戰皆捷會文正視師瑞州君以久役乞假歸湘中未幾巡撫駱公檄君治湘潭團練劉總兵培元招君至衢州與謀軍事君稍規大計皆不肎久留亦自以文士不欲竟棄科舉屢應行省試卒不遇同治元年省文正於安慶又省其從兄記名提督羅達元於當塗亦不欲久居歸益肆力於學二年郭公嵩燾撫廣東招君至粵屬以刱立水師君又謝歸尋偕劉太守德謙領威信軍防郴會羅軍叛勇潰入粵君遂進屯樂昌當事才君命增募威震軍居頃之賊平凱撤歸自是君亦倦游不復措意兵事矣七年冬縣人黃忠壯潤昌奉檄援黔邀君共事君爲綜文案兼理營務處每晝出領隊夜歸則削牘黃公性邁往不避險艱殘臘入清溪八年正月焚逆苗數十寨遂克鎮遠府衞二城三月進克施秉連戰再進發谷隴將達黃平以道隘箐深爲伏賊所截君與文武將領十八人皆死之君年四十有三貌温雅文翰流美而性極恬退從軍十數年不趨權勢利亦不圖仕進初從水師東征敘訓導入江西還知縣加知州銜在安徽業保同知留江西補用樂昌解嚴加知府銜克鎮遠晉知府既死事　優旨視按察使陣亡例議卹　賜祭葬　贈太常寺卿　賞騎都尉世職祔祀黃忠壯祠所著有儀鄭堂文箋注二卷粵游日記一卷蓼花齋詩詞四卷

李君榕字申夫四川劍州人道光癸卯舉人中丁未進士授禮部主事咸豐九年曾文正公在南昌奏調辦理營務明年春率師謀皖攻克太湖君贊畫之力居多曾公督兩江奏署鹽巡道同治二年二月率兵二千援江西敗偽堵王黃文金於湖口八月援青陽會席公寶田軍擊賊大破之進守建平　詔授浙江鹽運使曾公奏留督軍防皖南三年八月撚賊至霍山君自皖南與總兵王可陞何紹彩等軍八千人赴援賊退積功擢湖南布政使君好爲識微之論少許可黃忠壯潤昌未遇時君亟薦於曾公後爲大將其征黔也君戒專主防邊勿輕進忠壯違其言果中伏亡後令巨室捐輸助餉由是得罪被劾罷官歸裝無所有幾不能就道曾文正深歎其賢家居數年無食出游依故舊浙江巡撫梅公啟照余時在梅公處遇之甚相得君善飲縱談古今令人忘倦自言精相馬名駿四蹄輕馳半日少汗其汗赤從前髆小孔中出即所謂汗血也余曰後漢東平王蒼傳守截宛馬正如此君善相馬所以善相士也時年近七十後歸四川卒

評曰王壯武幾死岳州鮑忠壯當刑而免微陳公一言相救兩賢勳業曷由建哉黃公之拔程忠烈百口保其無他李方伯於黃公征苗戒勿輕進皆有過人之識量也其事微其繫大是不可以無述

長洲朱孔彰撰

帥文毅公遠燡

張學士錫嶸

帥公遠燡字仲謙一字逸齋湖北黃梅人祖父承瀛浙江巡撫公少負奇才讀書慕古人奇節偉行視時俗尠當意者道光辛丑巡撫公卒　咸皇帝篤念藎臣公以拔貢　特賜舉人丁未成進士選庶吉士己酉授編修明年廣西洪寇起越二年自岳鄂踞金陵東南列郡魚爛不可支　朝命大帥專征多失律守土吏輒棄職逃一二秉政者號稱鉅人長德又皆持祿養交泄沓不任事公憤甚拊髀歎曰時事至此吾世受　國恩職侍從不搤掔一言其曷以偁　上明旨即死何以見祖考地下乃上封事萬言大恉在一兵權申國法求人才籌國用而指斥當軸者尤切是年分校禮部試所得士無何告歸以黃梅亂僑居浙中初公在京師懷奇負氣不妄交所與游皆當代名人以經世學相切劘而於湘鄉曾公尤篤咸豐七年曾公督師江西公走謁戲下至則曾公奉諱歸矣當事欲曾公墨絰再起趣公勸駕公徒步抵湘居帀月返江西游軍中時湘軍樸魯凡京朝官從軍者皆帕首腰刀習勞苦無敢鮮衣美食而公雍容文儒輿服都麗雖強自刻厲趨蹌言論燀如也見者傾慕皆歎曰衣冠中自有人衆勸公宜居幕府公奮欲自將又以前上封事歷詆軍機封疆大臣大臣切齒非立奇功不足自表異乃募千人獨將一軍倚周鳳山老將與合屯以十月癸丑抵東鄉會僞翼王石達開自皖南來犯鳳山先潰公所募新軍見之恩亦潰走公怒斬退者手劍直前搏戰力竭死之屍被殘從兄壽九以布政使理問效力覓中同遇害大吏入告　詔優卹追謚文毅公為人倜儻伉俠麾斥千金不屑意赴人之急蹈水火不辭寓嚴州倡建千人塔為搶骼計友人來京邸暴卒公質貂裘營葬塾師戚某其父客吳門臥病公逆以歸終於家醫藥喪葬皆任之詩古文超邁有奇氣遺集若干卷年四十有一子晼襲騎都尉

張公錫嶸字敬堂安徽靈璧人咸豐二年壬子舉於鄉明年成進士選庶吉士九年以編修典試山西十年分校禮闈其秋奉　命視學滇南時回匪作亂府縣多為賊踞或勸公乞疾公毅然曰吾奉　天子命當之官寧避賊邪叱馭不顧竟到滇未及考試丁父憂歸曾文正之征捻也駐軍臨淮所部湘勇遣撤殆盡僅存劉忠壯松山老湘營萬人餘悉倚淮軍辦賊淮軍新建平吳大功將領多自矜文正欲於淮北別募新營使異軍蒼頭特起備西北之用而置將久難其人公忽來見文正大喜密疏奏保治軍濠上謂其誦法儒先堅忍耐苦足勝將帥之任檄募敬字三營隨湘軍戰守時湖團有通捻者曾文正下令遷徙公分別良莠聯絡義圩又以災賑日行泥淖中圩民得蘇同治五年冬捻寇張總愚竄陝西文正調劉公松山軍赴援公統三營與俱至則解西安圍復與賊戰於城西兩花砦公親率百餘人衝擊陷入賊陳被十餘創而殞時六年正月初六日也事聞　詔贈侍講學士初公居京時日鈔書數十紙雖盛暑不輟奉祿薄常日一餐從無一介乞助於人著有孝經章句讀朱子就正錄孝經問荅行於世陝西巡撫劉公蓉奏公死事言公自到營營著草屨與士卒同甘苦文學之臣乃能堅苦自奮如此臣實惜之家極寒文正賻三千金養其孤屬學士族人經紀之吳勤惠公棠刻其遺書

評曰帥編修璧東鄉卒然遇害張學士在西安一戰而亡皆所謂見危授命者張學士初謁曾文正於徐州文正與之言拱立而聽毋違指當時幕僚黎君庶昌疑之後乃知學士之服文正與文正之知學士不可及已

中興將帥別傳卷二十五下

中興將帥別傳卷二十六上

長洲朱孔彰譔

張勤果公別傳

張公曜字朗齋順天大興人也原籍浙江錢塘因肄業國子監遂入大興籍年少倜儻不羈咸豐初有親舊爲固始令公往依焉時防捻匪公督團勇三百日訓練之捻匪倉卒至城守未備公曰不若設伏城外賊夜至不知我衆寡可以計走也夜三鼓捻騎果掠固始公突起槍礮齊施城上應之賊騎驚奔適僧王統大軍追賊急遙見槍礮火光問鄉民知爲固始團勇問何人所領曰縣署中張某因召見公大奇之即具疏保薦命從大軍征討五年五月戰於新息之交獲捻首徐保幗齊龍梁載潔等由縣丞擢知縣土寇頻擾固始境百姓頌公賢謂張公來難可少紓於是大府檄公權固始又禽捻渠馬顯武馬沅等於劉家集七年正月粵逆僞國宗韋志俊糾合捻酋張樂行圍固始丁巳夜城東奎星樓地雷發城崩數丈黃旗賊擁而上公持矛身蔽缺口揮衆堵築刀矛甎石雨下斬持旗賊目暨紅衣長髮數十他守者亦擊斃多賊舁雲梯十餘具逾兩時賊始退辛未賊復以地雷坍東南城牆十餘丈公率弁勇短兵接戰賊抵死不退大臣勝保乘虛攻賊巢賊回顧守者乃得築缺處城復完二月辛卯城東南隅復爲地雷轟塌公力戰賊仍不得入會援軍大集公亦遣隊縋城夾擊大破之燬南岡諸賊壘斬僞翰天侯袁得厚及檢點各僞官賊解圍遁由是大府知公才專令統軍擢知府十年四月攻汝陽霍莊寨未下公密謀以武生王冠軍假接濟油鹽糧米投入寨爲內應見寨內火起公率壯士蟻附而上斬級二千餘生禽賊目王五等三十二名遂平其寨擢道員加布政使銜時捻氛甚熾姜太林等大股由歸德疾趨朱仙鎮犯省城巡撫嚴樹森調公來省助勦賊知有備乃南竄攻南陽公赴援賊遁十一年擢河南布政使巡撫委員攝藩篆而公專任軍事駐汝甯勦汝陽新息之賊汝甯之亂捻酋陳大喜與張鳳林各樹一幟流毒三府一州之地袤延幾千里沈項新蔡汝陽諸賊奉大喜白旗爲號令確山遂平桐柏泌陽羅山諸賊奉張鳳林黃旗爲號令大喜既失其穴豕奔兎逸而卒莫能檻獲者鳳林爲之羽翼也公因鳳林僞降計禽之尋以御史奏彈由藩司改總兵旋加提督銜三年正月粵匪僞扶王陳得才欲救金陵竄河南糾合各捻分股一由石泉漢陰出興安而竄鄖陽一由西鄉出紫陽甎坪平利而至竹山一由甯陝出鎮安而趨商州期會於河南南陽湖北襄陽東下時張總愚陳大喜聚於宛南總愚竄盧氏嗾粵賊入豫公追捻至黑峪留部將防回竄自率精兵合南陽總兵宋慶軍馳繞盧氏斷捻寇粵賊句合之路敗之於鎮平內鄉三月敗捻於淅川泉山直越楚境又破之鄖陽東冒雨渡河截賊於南化集追過鄖西百四十里又大破之會楚陝兵至乃引還解羅山光山各寨圍擊破僞啓王梁成富賊衆遁入楚境又破僞扶王陳得才於商城西麻城東後得才仰藥死公苦戰經年豫境粗安無何賊流入山東忠親王僧格林沁戰歿曹州城下言官劾公養賊貽患　上命巡撫吳昌壽確查吳公覆奏云前僧軍失利於鄧州張曜力抵追賊遂爲僧格林沁所賞勳以自隨至汝信確山之戰張曜復將步賊追殺殆盡僅餘馬賊竄擾山東僧格林沁留張曜等軍扼守豫邊以防回竄賊至曹郡裹脅愈多伏莽又起僧格林沁遂致授命疆埸非由張曜之坐視不進也張曜由佐雜蒙　恩拔至二品大員具有天良何敢如原奏所云以改用總兵之故心懷怨望臣初撫豫圻誠如　聖諭所云無所用其回護惟明查暗訪張曜在豫帶兵有年不無微勞足錄至養賊貽患以及所帶兵勇到處搶掠均無實據疏入　上諭以奮勉圖功毋再爲人指摘云同治五年春公丁母憂請假回籍營葬適巡撫李公鶴年莅河南奏云臣以爲賊無宿糧其不即殄滅者賊騎我步以步當騎走不相及滅賊之計非合圍必不能勦賊蹤蔓延凡三百州邑因險合圍固非一省兵力所可辦第爲勦則必勝計豫軍多潁亳人與賊相習其長技亦略同宜若可用因添練兩大軍曰毅軍曰嵩武軍察豫省宿將無如南陽鎮總兵宋慶前布政使改用總兵張曜者乃起公於家與宋公各領一軍宋公領毅軍公領嵩武軍公在豫省多年平賊寨數十賊圍城邑百姓聞公救至即歡聲雷動至是出境勦賊與宋公慶皆稱豫軍名將同治七年十一月西捻自宜川渡黃河犯山西連陷吉州鄉甯南擾河津遇解

州運城　詔公與宋公慶程公文炳分道防河北捻犯畿輔還走深澤公與劉
公松山宋公慶等軍夾擊破之捻自晉州渡滹沱公與諸軍追至河干捻之未
渡者殲焉三月捻又渡漳走清化伐木爲矛公擊破之閏四月公與劉公松山
追捻至慶雲滄州其酋高老步等率數百人降時諸軍圍擊賊賊不得脫自洒
頭撲運河走連鎮吳橋折奔平原高唐茌平皆爲官軍所敗　朝廷限一月平
捻　命都興阿公管神機營公與宋公慶陳公國瑞皆屬焉五月捻又走滄州
公自南夾擊大破之捻奔陵縣臨邑公追至臨邑捻走濟陽又走海豐公遇於
濱州又敗之及防徒駭河劉公銘傳由桃橋守至南鎮郭公松林由桃橋守至
博平公與宋公慶由博平守至東昌圍捻於黃運徒駭之間卒平西捻　詔賞
黃馬褂後　命公討甘肅回匪屯古城八年三月　詔從左公宗棠赴涇州節
制征回各軍以陝事責劉典邊外事責金順　命公自古城移軍西進五月公
軍次蘭扇大破回於察漢綽爾又破賊紅柳樹追至廣宗寺解定遠營之圍六
月軍次邊金偵甯夏西岸自石嘴山至中衛陝回麕集遣將要擊之九月大破
叛回甯夏城外陝回竄入賀蘭山又敗之福因寺旋與金順公分屯漢渠東南
毀回寨四又攻王家疃納家寨破之河西悍黨殲焉於是甯夏肅清　詔擢公
廣東陸路提督領軍分扼磴口橫城防勦阿拉善竄匪十二年二月公赴甘涼
助勦三月公軍至鎮番九月克肅州陝甘平　詔賞公雙眼花翎時關外哈密
尙未解圍公與宋公慶馳勦破之十三年秋公出屯哈密大興水利墾荒地二
萬畝歲積數千石以濟軍光緒二年新疆北路略定左公檄公與提督徐占彪
西甯道劉錦棠進規南路公率嵩武軍克奇克騰木進攻闢展及魯克沁連木
沁台勝金台盡破其城壘與徐占彪會師於哈拉和卓進攻吐魯番劉公錦棠
遣湘軍會之戰一日賊大敗白彥虎跳走馬人得諳公降壘回萬餘跪地乞命
宥勿誅遂克吐魯番滿漢兩城十月公由喀喇沙爾進庫車三年冬十一月新
疆平左公奏請　朝廷開公廣東陸路提督缺改授文職明年左公議規復伊
犂公統馬步九千人分駐阿克蘇沿特克斯河爲中路及俄人讓還伊犂乃班
師公入　覲奉　命督治京城外河旋加太子少保銜巡撫山東築河隄修道
路闢廠局精製造凡有益於官民者莫不畢舉以光緒十六年卒於官事聞
賜卹如制子端本兵部郎中端禮　賞舉人公自以少時失學雖已顯達書延
通儒聞經義故晚年尤有精進之功字法遒勁仿顏平原書疏雅馴猶其餘事
也左文襄謂公器識宏遠無急功近名之念而才兼文武方今尤不可多覯禮
賢下士贍族卹貧廉奉常隨手散盡爲民興利不遺餘力公薨之日百姓巷哭
皆失聲初官藩司御史劉毓枏劾公目不識丁公後以此四字爲印章記公牘
稿草末亦以自警云在甯夏回匪既平軍民大和築樓面黃河對賀蘭山顏曰
河聲山色日嘯詠其中有羊公登峴首之意自言恨不得徧游天下名山大川
其襟懷灑落如此

評曰張公歿後葬武林山其親族爲起墳旁置萬家謂公多陰德其子孫必昌
娥余過錢唐瞻謁信然又嘗入都道山東聞之販夫車子猶能談公佚事云

中興將帥別傳卷二十六上

吳洲朱孔彰撰

李壯烈公佑厚

屈布政蟠

金按察國琛

任閣學蘭生

黃按察鼎

李公佑厚字春軒湖南平江人少力耕傭力以養親咸豐五年入李君元度平江軍爲哨官集鄉曲驍健子弟爲數隊誓同死生每戰銜鋒一人前則衆不敢後七年九月從守貴溪擢千總八年從營官屈君蟠援衢州數戰爲諸軍冠錄解玉山圍擢守備換花翎尋晉都司李君元度歸公屬屈君蟠九年除夕從屈君馳援太湖大破賊遷游擊加參將銜十一年防廣信力戰受傷曾文正嘉其能用命檄募五百人以公充營官屈君爲總統防玉山六月賊大至壘賊攻城擊走之八月賊再圍城公與決死戰大破賊　詔除副將同治元年從屈君援浙總理營務會克龍游加總兵銜二年賊萃鄱陽章田渡公血戰破之　詔記名總兵屈君卒道員張君岳齡代之未至大府檄公權領其衆三年防廣豐敗僞康王汪海洋　賜號劼勇巴圖魯加提督銜四年移防會昌尋駐贛賞擒土匪明年記名提督　賞一品封典六年張君除甘肅按察使韉勳陝甘回逆公從入關充營務處兼帶兩中營七年進壁鳳翔擊退岐山賊破亢家河賊巢會勦寶雞賊解汧陽圍閏月破賊屈家灣草碧灣五月朔逆回大舉犯汧至縣北湯坊河公兄總兵獻厚領副中營迎擊公自黃里鎭防所帥中營繇東原橫貫賊陣敗之適兄張公督戰北原乃率精鋭赴之突遇伏公手鋼乂立殪數賊策馬行忽被礮彈洞左脅部卒力戰挾以歸自知不起以報　國養親屬其兄語不及私昧旦卒年三十有五時公父母年皆八十矣公性沈練寡言笑尤善觀陳鬭賊陣有瑕卽乘隙攻所攻必靡以故經百戰無挫衄旣貴舊伍數十人相從不散待之有加禮廉於財死事後家幾不能自存奉　旨照提督例議卹

賜祭葬　贈太子少保　予謚壯烈　敕死事地方建專祠　宣付史館立傳入祀京師昭忠及本籍忠義祠　賞騎都尉加一雲騎尉世職

屈君蟠字文珍一字見田江西湖口人生時父夢神人授以二弓幼績學能文章尤練史事爲諸生廩於庠咸豐五年李君元度以平江軍援江西君從防貴溪戰屢捷有功保訓導嗣分屯上清司距貴溪七十里賊衝也君以五百人扼險守屢卻賊又進攻耳口砦砦去上清司八十里尤險僻君出不意破之自是以能戰聞九月僞翼王石達開圍貴溪君回援圍解遷縣丞　賞戴藍翎八年春西安將軍福興公持節駐廣信總兵饒廷選率兵五千援廣豐戰大雨橋潰君後至勒兵遵旁徑諸軍畢退乃躡而馳之賊卻四十里福公援衢州檄君從賊攻衢州環城八十餘壘勢張甚閩粵兵出城與賊戰皆反奔天驟雨饒公阻塍而立露刃制奔者不能止君適至從上游三里亂流濟大呼衝陳賊愕陳動城中兵反乘之追奔十里爇賊屯二十師旋福公登陴望問金頂藍翎騎而突者誰饒公曰平江軍屈縣丞也乃下城闌拊君背曰壯士壯士君請進屯賊舊壘遷且固及饒公未果次日賊築壘視前有加逼城僅四三里饒公曰悔不用子言然微子莫敢攖賊鋒請仍逼賊而壘君許之出結壘賊力爭殊死鬭不退饒公亦以數軍從君壘與賊共一塹語笑聲相聞鎗彈穿帷如散網軍士不能炊乃別掘坎炊而致諸壘相持三十八晝夜六月五日賊解圍遁擢知縣七月解玉山圍會曾文正復出視師以平江軍惟君敢戰奏升同知君率中營分防湖口自是獨將一軍重築湖口城賊攻不能入明年冬曾公駐宿松攻太湖前隊被圍小池驛檄君赴援會破賊太湖復擢知府曾公以君才增軍爲千五百人令防廣信賊大舉屢犯境屢擊破之累擢巡守道加按察使銜　賞孔雀翎賜號利勇巴圖魯同治元年援浙會攻龍游諸將莫敢屯城下君及湘勇獨壁其地戰屢捷會賊犯貴溪江西巡撫檄君回援破之二年賊自皖南入鄱陽衆十萬君自樂平往以衆寡弗敵用雕勦法縛賊一夕駐某邨賊不知所在將圍攻君急引去賊至無所得驚以爲神旣而賊萃陶家渡官軍數十壁莫能破君夜遣死士燔其柵數重賊稍退遂以偏師獨扼章田渡渡界鄱陽都昌閒逆

酋馘君悉犇悍賊來決戰君督衆曰戰勝則都湖彭三縣賊必皆退否則背水阻大河吾屬無噍類也衆曰諾與公破此賊翼日君親突陳士皆以一當十都司張時雨等戰死死者五十人士氣益厲破碎巨酋首賊瞞奔斬馘千餘三縣賊一夕遁江西肅清凱旋樂平百姓遮道焚香拜馬首獻旂纛銘功凡數十輩以觸暑得疾八月卒于軍年四十有七將士哭失聲樂平爲罷市方捷聞　詔加布政使銜卒三日而　恩命至尋得　旨賜卹　敕章田渡建專祠以張時雨李綿兆等祔並祔祀廣信羅忠節祠君有血性與人交不相背負既見知于曾文正公沈文肅公待以國士而與人言必首及李君元度以李君爲舉主也平生廉於取家無儋石在軍與士卒同甘苦戰必身先賊百倍於我命之往立往無所畏避可謂剛毅君子矣

金君國琛字逸亭江蘇陽湖人咸豐閒從李忠武公續賓轉戰武昌九江桐城由監生累敘知縣忠武軍進廬州覆沒三河鎮君出萬死力戰得脫復從李勇毅公續宜剿賊黃州有功保同知直隸州九年七月僞翼王石達開糾衆號稱百萬圍寶慶君爲勇毅營務處首破賊田家渡斬級數千寶慶圍解擢知府其冬胡文忠公曾文正公率師謀皖胡公駐英山曾公駐宿松圍攻太湖潛山令鮑公超擊賊外援當前敵軍小池驛多隆阿公繼之道員唐訓方將凝學又繼之副將朱品隆都司余際昌又繼之是時僞英王陳玉成糾衆數十萬結撚匪韓瞎子圍鮑軍數十重日夜與官軍戰賊循潛山西太湖東連營百里胡公曾公一日一書相謀議令君與余君際昌將奇兵九千人卷旗草山出天堂圍夾擊爲山內之軍鮑公超等爲山外之軍君自除夕入山冒雨雪行十日至高橫嶺望官軍寇壘皆在目中正月乙亥賊來攻敗之君屯仰天凸賊乘霧登山我軍突起殲之殊其酋遂合山外軍夾攻斬馘二萬爲楚軍入皖第一大戰云鮑軍之被圍也壘中礟丸雨下帳如敝網斷汲水一日饑君救幾不振及開壁門相見軍士歡聲如雷遂克太湖潛山擢道員加布政使銜後復從李勇毅公回援湖北破賊孝感麻城　詔授安襄鄖荊道同治元年秋援河南解南陽之圍仍回防鄂邊三年調防徽州粵賊平撤兵官至廣東糧儲道擢按察使光緒五年六月卒子湛恩候選主事

任君蘭生字畹香江蘇震澤人咸豐末納貲爲同知投効皖營喬公松年委充前敵營務處至則大爲果敏公英翰所賓敬事必咨而後行雉河集者新設渦陽縣撚賊老巢也實渦河之中撚賊絕欲得之以斷潁亳壽三州之地同治四年僧忠親王戰歿曹州城下賊酋張總愚任柱賴汶光益橫合衆十餘萬圍雉圍之數重時守兵三千人形勢寡弱英翰公謀曰今賊衆兵少不冒萬死一生之計以求援則彈丸小集靡爲齏粉矣於是屬君與道員史念祖堅守而自率數十騎即夜潰圍馳出賊偵知益疾擊君廣設方略隨敵應變神誆鬼吞賊不能窮遂巡失氣圍中食且盡君以餘衆分置四門虛內倉而實其外標睟充積矢守益固相持四十餘日而英翰公以援師至率大破之聲譽翔起遠近皆奇君才後官至鳳潁六泗道卒百姓頌其遺愛至今弗衰巡撫陳公彝臚陳事實

贈內閣學士祔祀英翰公專祠子二傳書傳薪

黃君鼎字彝封四川崇慶州人爲諸生有大略咸豐末滇逆亂蜀駱文忠公督師入川前鋒黃忠壯淳熙死事順慶賊方盛文忠憂之屬劉公蓉求蜀人之知兵者聞君名召與語大悅即薦于駱公駱公令參果毅軍事立功蜀南保知縣同治初松潘番叛駱公命簡蜀民之驍健者爲一軍往討乃立彝字營劉公既晉陝西巡撫命君隨征時髮逆僞啓王梁成富破漢南各州縣諸軍失利君督師駐廣元梨坪遏新集黃官嶺入川之路三年正月賊來爭君設伏敗之會諸軍分道并進戰皆捷盡復漢南州縣髮逆東竄二月滇逆曹燦章及川匪藍朝柱黨合衆數萬竄華陽君破之入里坪賊竄雞公梁洵陽壩設伏待官軍君故緩追賊伏久遁去君以輕騎裹糧行二百餘里抵兩河夜大雨天黑不見影軍士以駐棠途直抵雞公梁突起衝擊遲明抵洵陽壩斬級二千有奇盡焚賊巢君由知縣擢直隸州知州　賞換花翎五月髮逆僞啓王在襄樊爲僧邸擊敗回竄與安合川匪蔡昌榮黨竄孝義石牆子旋出大峪及尹家園省城戒嚴君疾回救敗賊于子午峪賊遁鄠縣追擊破之截賊于縣馬嶺夜遣壯士焚賊巢至大坪僞天將葉有光率五千餘人來降會劉公蓉出省督師偕將軍穆圖善

公由東路進逼君與曹提督克忠由西路掃蕩而下連戰破賊八月賊竄階州略公劉公令周達武蕭慶高何勝必胡中和四提督共圍攻時蕭何等部久轉戰疲乏更代士氣益弱惟君部號敢戰有名五月克階州擢知府並 賞果勇巴圖魯秋雷提督正綰攻金積堡失利曹提督克忠陶提督茂林皆飢潰賴君一支勁旅衛省城爲各路援應十月擢道員旋移防山陽竹林關明年正月駐荆紫關三月駐潼關皆所以備撚也五月赴隴州爲勦回之始連破賊于白牛峪太蟲谷口賊竄湯房梁君懸千金千帳選壯士百人餉以酒食令曰夜斫賊營者取此賞於是各執短兵火毬宵襲賊營焚之君率大隊由白家灘屈家山麻子山盡破賊砦各路之賊盡驅而西六月克固關賊走甘境十月撚酋張總愚糾衆十餘萬由潼關入陝竄至華陰君回軍會陝西都統蒙克西克檢林劉總兵厚基漢中蕭總兵德揚各軍由渭南進擊抵華州賊已入其北門敗之馳追十餘里君以賊衆且近當留輜重於後輕騎搏戰蕭總兵不信公言先挫賊至藍田臨潼鎮西精騎二軍又被圍君擊之於新豐勝之諸軍輕進追越灞橋賊稍卻俄大風揚沙雪盛一尺賊騎橫衝諸軍于是英毅湘果撫標雄毅鎮西三十餘營悉潰獨君戰勝破圍出退保省城明日賊來犯復敗之自是彝軍威名聞關中 朝廷特詢戰狀劉公蓉奏曰灞橋之役以強弱不齊輜重雜于行陳故敗微彝軍西安幾不保六年正月賊竄鄠廣東陸路提督劉公松山援秦時劉公蓉解巡撫印喬公松年代之檄君統定中營節制德毅鎮西五營偕劉公松山勦賊敗之曹家莊又敗賊卜曹邨又敗之張邨二月陝回竄鳳翔岐山與捻合陣營六十餘里賊勢愈張四月擊回合寶雞城追抵姜彥邨斬級二千有奇其明月左公宗棠入秦駐潼關令君統湘果勝果鎮西德毅奇法五軍實四千人破賊于汧陽斬級三千擒馬如之戮賊首馬君馬等八十三人君以陝西道員加二品頂戴冬攻邠州救長武靈臺大敗逆回七年正月破賊三不通三不通爲董志原第一要隘又破賊涇河川連破逆回馬生彥白彥虎之衆斬級近萬追至涇河賊溺死無算涇水爲之不流上功換呼敦巴圖魯名號擢陝安道八年春逆酋白彥虎擁十八股頭目馬正和崔三馮彥祿藍明太等竄白吉丞巢各原君進擊斬彥祿于高里坊斃賊數千平董志原賊巢董志原者數年來裹脅十餘萬衆荼毒生靈秦隴之交赤地千里所踞皆悍賊也由是收復甯州慶陽合水鎮原等城得 旨以按察使記名 飭放左公奏用趙營平屯田之法君在涇州督理屯務教養有法戰守有方降回甚衆鎮原靜甯隆德通渭土匪悉平九月克固原又敗馬得彥白彥虎之衆于西安洲進打喇赤斬首三千級獲騾駝牛馬三千上功 恩賞衛包白玉決拾九年正月率千人護運半角城適周萬張三軍失利雷提督正綰被圍乞救公直前搏戰衆寡懸殊亡勇士七百餘部將韋占雄死之君以二百數十人突圍出軍雖挫而雷圍亦解時劉公松山攻金積堡中礮亡賊勢又熾左公奏派君總理營務統領中路各軍君益訓士卒自固原至鳴沙掃蕩四百餘里自張恩堡入峽口斬關奪隘又七八十里克堡寨數百其冬金積堡平 賞穿黃馬褂十年三月左公撥所部勁旅八營交徐提督占彪分統徐提督君部將也君部多驍將而徐最有名君部增至十五營令裁併爲十三營君親統五營屯田北山徐統八營會勦肅州十三年九月君丁父憂光緒二年回蜀葬親秋復至秦明年六月左公調君出關檄甫至君在北山爲降人所刺卒譚巡撫鍾麟以 聞賜卹如例五年陝民籲請建祠 朝廷允之

評曰李公之勇屈君之忠戰章田渡以衛鄱陽蓋同功焉若金君用天堂之伏以救甕營任君堅雒河之守以卻撚衆黃君破灞橋之圍以保西安所關非細也是以世皆偁之

中興將帥別傳卷二十六下

長洲朱孔彰撰

朱提督洪章
劉勇介公連捷
彭忠壯公毓橘
李忠壯公臣典
李武壯公祥和
陳武烈公萬勝
郭勇烈公鵬程
王剛毅公紹羲

朱公洪章字煥文貴州黎平人也咸豐六年入湘軍從曾忠襄轉戰江西安徽積功擢至總兵忠襄東下從破沿江各城監同治二年夏忠襄攻江寧城久不拔提督李臣典建議於龍膊子山麓堅石最多處重開地道日列隊伍環攻積溼蘆沙草塡壘欲平接而前與城齊以疑寇使多備六月十五日甲申地道告成議推前鋒未決有營務處朱雲章者楚人也以不得統軍爲恨大言於公前曰若輩自命天下壯士今趣臨大敵便如鼠子却縮探頭穴中吾知若無能爲也公怒曰孰畏死者而汝爲是言乎攻守未奉帥令若使某爲先登有不踏萬死以取洪會生致闕下者如較日兩人爭論于營幕中忠襄聞之亟召諸將入署名具軍令狀於是公遂署第一武明良第二劉連捷第三其他以次署畢凡得九將李臣典實主地道事雖列名未嘗任頭隊也乙酉日中發火城崩二十餘丈公率所部長勝煥字三營千五百人首先登城從倒口衝入是時烟燄漲天甎石雨下賊復擁大衆謀堵築從城頭擲火藥傾盆下燒士死者四百餘人公推鋒務進所向披靡仰登龍廣山結爲圍陳外傳與賊排擊諸將畢登乃分軍爲三並馳公趨中路直攻僞天王府之北大戰一日夜俘僞王次兄洪仁達以獻江寧平論功李臣典居首公最四三閱或代爲不平䠶公往刺幕府公謝曰是何言之鄙也寇亂方平而爲將者爭功相殺害此與賊黨何異不將垂笑萬世乎公止矣吾義不宜爲也況吾由行伍擢至總兵今幸東南底定百戰餘生　恩榮實餘已叨竊非分又何求光緒十四年以雲南鶴麗鎭總兵入覲道過金陵謁見曾公請甲死事諸人立石瘞所曾公爲之識曰同治三年閏六月十有六日龍膊子地道告成火發轟開城垣二十餘丈甎石雨下長勝煥字營首先登城前隊奮勇死者四百餘名同瘞於此嗚呼慘矣惡誌之以表忠藎云爾十五年忠襄奏留江南署狼山鎭總兵二十年倭人犯邊南洋大臣張公之洞令募十營防金沙衛明年夏卒于軍

劉公連捷字南雲湖南湘鄉人也少好講兵家言從同族武烈公騰鴻討賊武昌轉戰江西瑞州號爲湘後營當是時湘後營最強名聞天下而公實爲營官無役不從瑞州克擢知州武烈亡曾忠襄圍吉安公乃以所部屬焉咸豐八年克吉安假歸十一年從圍安慶拔之陞知府同治元年春攻巢含山和公在巢縣東關賊立石墻於河中壘犀山官軍屢攻不下公借民間劃禾盆百餘募死士夜渡河縱火燒賊營悍賊皆死後三城迅克以奪羅犀山門戶也又克西梁山濡須口要隘夏渡江克太平府金柱關進拔蕪湖公常爲軍鋒於是忠襄乘勝進軍江寧公平城外賊壘無數八月僞忠王李秀成僞侍王李世賢糾衆百萬攻公軍於雨花臺賊用炸礮轟破營墻公復築橫墻于內拒之賊不能入常夜出斫賊先後破賊壘百數十苦守四十六晝夜而賊遁尋援無爲石澗阜戰守四旬鮑公赴救至大敗僞忠王李秀成之衆二年五月會水師克九洑州中關下關各賊壘三年六月克江寧擢布政使　加太子少保二品頂戴江南平文正裁湘軍留公軍三千人以爲紀綱之僕令駐舒桐防撚賊撚賊自鄂竄來犯公至遏去疑營叛卒援江西邊公督軍追殺皆散走又防吉贛以南會勦僞康王汪海洋浙中逸賊海洋敗走廣東嘉應州而滅公以傷病還湘家居十載幅巾蕭散人莫知爲大將者光緒六年曾忠襄撫山西奏起公練軍包頭公安不忘危治不忘亂無日不集軍士而申儆之著臨陳心法一卷皆素所親歷之境故語多切實爲人樸勇無華軍人亦化之其後從忠襄防山海關部署精嚴敵人畏威　朝廷賴之法人起釁忠襄命統萬人駐江陰倚如左右手江防以

圍十三年病卒　賜卹如例　予諡勇介
彭公毓橘湘鄉人字杏南咸豐八年從曾忠襄援江西攻景德鎮克之遂復浮
梁積功保縣丞十年僞英王陳玉成率悍黨竄踞小池驛勢張甚忠襄思以計
取之命公與曾將蕭孚泗張勝祿等帥師當其衝別遣守備李臣典走間道潛
焚賊館賊正與我軍相持曾見火起賊遂亂我軍乘之賊大敗及大軍進規安
慶大破賊于菱湖明年三月擢長濠困賊陳玉成率悍賊與城賊夾犯我軍壘
毀濠公等前後抵擊鏖戰數日夜適提督鮑公超率師躡賊後賊宵遁鮑公尋
殲悍賊于赤岡領公軍遂逼城而屯七月玉成復率黨數萬來援以逆眷在圍
城中也公與張公勝祿李公臣典等分三路迎敵血戰竟日斬級數千玉成遁
越八日而安慶復公由知州擢知府同治元年公會諸營攻克巢含山和奪西
梁山濡須口諸要隘渡江破太平府奪金柱關取蕪湖得　旨以道員記名
簡放　賞穀勇巴圖魯名號換戴孔雀翎夏四月大軍進攻江甯公與諸將分
途取丹陽鎮秣陵關六郎橋江甯鎮三汊河大勝關等要隘夷賊壘數十進攻
雨花臺僞城賊死拒未下閏八月僞忠王李秀成率蘇州賊援江甯號六十萬
圍官軍各壘會疫作公等力疾禦卻之賊用地雷法轟壘壞者數矣並以公等
力禦得完秀成解圍去率眾渡江連陷江浦和州含山巢縣皆我軍新取之城
得而復失忠襄乃分兵守西梁山遣公與劉公連捷救援江北偕水師連收四
城江北大定二年四月破雨花臺僞城關是紫金山富橋門尙方門方山土山
七甕橋孝陵衛及解溪龍都湖熟純化鎮散岔鎮諸賊壘以次下公皆在事有
功三年六月拔江甯冊勳　詔交軍機處記名遇有布政使缺出請　旨簡放
賞一等輕車都尉世職久之補汀漳龍兵備道未赴會曾忠襄奉巡撫湖北
之　命疏調公領湘軍赴鄂時河南捻寇猖獗竄掠黃州安陸二郡境公帥師
進勦戰比有功六年二月壬寅師進次蘄水公與部將三十領小隊數百人間
覘形勢至蘇麟凹賊黨大至眾數十倍公趣前搏戰一時許死傷略盡公馬陷
泥淖中被執賊脅之降大罵不屈遇害年四十有一事聞　詔照布政使陣亡
例議卹　敕建專祠　贈內閣學士銜　賜祭葬　予諡忠壯　賞騎都尉世

職襲罔替　詔遣官　賜祭一壇子秀琨併襲三等男爵
李公臣典邵陽人字祥雲年十八隨曾公國荃討賊江西隸吉字軍錄萍鄉轉
戰安福攻吉安敘把總　賞戴藍翎咸豐八年六月及賊戰吉安南門外曾公
受重創曾將張勝祿亦傷公瞋目大呼挺矛進賊始卻遂克吉安拔追殺至永豐
新淦伏尸數十里以功超擢寶慶營守備湘軍克景德鎮復浮梁公皆爲軍鋒
十年正月從破僞英王陳玉成於小池驛晉都司換花翎進規安慶與賊戰於
菱湖曾公傷股幾殆以公馳救得免八月圍安慶援賊至樅陽告急公與張公
勝祿張公詩日赴援一戰克之遂塞樅陽河屯水師明年六月攻安慶西門賊
壘曾公左臂受礮傷公等馳救得免陳玉成復勾僞國宗楊輔清等數萬人來
決死圍我軍數重大戰日中未決勝負公馳告諸將曰事急矣幸各努力成敗
在此舉也諸將皆躍起公橫槊前驅與諸營乘勝決盪呼聲震屋瓦賊大敗奔
斬首數千級玉成輔清僅以身免八月朔遂拔安慶擢兩江參將　賜號剛勇
巴圖魯同治元年春曾公乘勝下沿江各城鑒進軍江甯公等分取丹陽鎮奪
秣陵關公時年二十五已擢總兵五月攻雨花臺未下張公勝祿中礮亡其秋
軍中疫作僞忠王李秀成率援賊六十萬至鏖戰十餘日不少休曾公督陣礮
傷輔頰公與副將倪公桂力衛之倪公戰歿而賊攻西路急公請衛東路既而
賊果萃東路參將劉玉春死之炸彈入牆如雨公激厲將士死守卒不能破十
月五日圍解　詔加提督銜二年夏與趙君三元破雨花臺僞城秋與蕭公孚
泗張公詩日等攻奪紫金山又敗賊於校場斬馘萬人連克高橋門尙方門方
山土山賊壘又奪七甕橋孝陵衛堅巢勦賊于解溪龍都湖孰純化鎮皆克之
三年正月克天保僞城江甯之圍始合初官軍之攻雨花臺也夜漏三下各軍
束草塡濠梯僞城將登矣賊驚覺然礮擊我軍軍少卻公搴旗直前大呼而進
諸軍繼之爭擲火彈入賊城敵樓火我軍肉薄而登僞城立拔得　旨交軍機
處記名以提督　簡放尋補歸德鎮總兵五月合攻江甯城壘隧道三十餘穴
並爲賊所破襲己巳晦始克地保城六月庚午朔各軍番休進攻賊死拒殺傷
相當公偵知城賊糧足各營苦戰力漸疲乃請于曾公曰師屯城下二年矣不

急克日久且生變請於龍膊子重掘地道功必成某請獨任之龍膊子者地獨高於城賊列礮最密所也曾公壯而許之公遂率副將吳宗國等日夜穴城甲申地道成明日火發城圮二十餘丈諸軍衝入江甯城立拔下令見長髮者殺賊乃薙髮又下令見新薙髮者殺於是殺賊十餘萬人公夜戰過勞明日病熱或曰公恃年壯氣盛不謹疾之由也以七月庚戌卒于軍年才二十七曾公奏公功第一　詔錫一等子爵　賞穿黃馬褂戴雙眼花翎　天書未到而公已甍矣　加贈太子少保　予諡忠壯　敕吉安安慶江甯各建專祠

李公祥和湘鄉人咸豐間從羅忠節公東征屢立奇功由行伍保至參將從隸曾忠襄戲下從克安慶擢副將同治元年從東下攻克巢和沿江各城隘四月渡江克太平府及金柱關進拔蕪湖薄江甯公力戰皆有功八月公與諸將破走僞忠王李秀成圍雨花臺之衆是時江甯城外賊壘尙百數十公與諸將次第鏟平獨鍾山上賊築石壘曰天保城龍膊子山陰築石壘曰地保城未下三年正月公與諸將克天保城江甯城圍合忠襄曰令軍士鑿隧道攻城凡南門一穴朝陽至鍾阜門三十三穴皆爲賊覺或火發而賊已堵築不得入或未發而鑿隧相迎軍士死傷已三千餘人公曰此地保城賊壘不下形勢終不便於是公日夜發礮攻擊五月己巳公冒礮石爲士卒先竟奪地保城遂築礮臺其上俯瞰城中而李提督臣典乃得潛開地道于下遂竟全功蓋江甯復由公奪地保城之力也論功　詔以記名提督　賞穿黃馬褂　錫雲騎尉世職四年曾文正奏補壽春鎭總兵令公統和厚二營從征撚寇後歸劉公松山節制從轉戰河南從援陝西公功皆最六年十月勦宜川撚股劉公命公斷後山路崎嶇隊伍首尾不相顧至太賢邨遇回匪救撚騎數百至公策馬突陳馬腹中礮仆公下馬持矛戰連刺數賊身被十餘創賊矛及公喉歿于陳同時提督劉芳桂救公亦傷左文襄奏聞照提督陣亡例議卹　予諡武壯祔祀羅忠節公湖南專祠

陳公萬勝湘潭人咸豐六年入吉字營從曾忠襄克吉安敍藍翎外委十年從克太湖擢千總十一月從克安慶同治元年從東下克巢和含山渡江克太平府金柱關取丹陽鎭奪秣陵關六郎橋江甯鎭攻雨花臺公皆爲軍鋒閏八月擊退僞忠王李秀成賊衆公裹創血戰累功擢副將　賜孔雀翎三年六月十五日龍膊子地道成忠襄入隧親勘之賊出太平門直犯地道別從朝陽門出數百人焚各礮臺及所積蘆蒿公血戰竟夕殲賊百數十力竭被執賊裂屍竿其首於城上翼日城拔

郭公鵬程湘鄉人咸豐六年從羅忠節轉戰湖北江西八年從李忠武復武昌拔湖口克九江積功擢游擊戴花翎充右營營官九年從李勇毅援寶慶圍解除參將明年攻太湖僞英王陳玉成糾捍賊來援會荊州將軍多隆阿公提督鮑公超敗賊羅山沖公與諸軍夾擊禽斬三千有奇遂克太湖遷副將英酋糾撚匪上犯綠新安渡擾湘軍我軍分八路進攻公出第三路大捷　賜號衝勇巴圖魯十一年五月英酋竄踞德安隨州圖解安慶圍候補道金君國琛率八營會勦公與焉賊破追擊至應山斬級近萬　賞二品封典偕提督蕭慶衍攻銅城閘公先破其一壘衆壘皆下又設伏黃龍邨與蕭公夾擊敗之明年克東關及和州含山巢縣復江浦浦口皖北肅清　詔交軍機處記名以總兵　簡放江甯久不下忠襄令與蕭公共帥八營助攻三年六月掘新隧道公遣卒刈蘆蒿積城下城上礮彈若飛蝗公奮前督攻與王公紹義皆中礮沒於陳

王公紹義湘鄉人少入湘軍累功洊保　記名總兵　賜戴孔雀翎隨攻江甯於同治三年六月十五日死綏十六日城克當事上其功　詔曰花翎副將陳萬勝記名總兵郭鵬程王紹義功績卓著力戰捐軀朕甚憫之其照提督例議卹各賞三等輕車都尉世職尋　賜祭葬入祀京師昭忠祠內閣以諡請有旨萬勝　予諡武烈鵬程　予諡勇烈紹義　予諡剛毅

評曰朱公洪章英豁沈勇劉公連捷樸實精勤彭公毓橘聰明果決李公臣典洞達機宜李公祥和志節堅卓皆干城之選也同建大勳宜哉惟陳郭王三公先一日戰沒不及見江甯之平悲夫

中興將帥別傳卷二十七

長洲朱孔彰譔

蕭節愍公捷三
周貞愍公清元左光培
黃參將國兗
蕭壯節公翰慶

蕭公捷三字敏甫湖南武陵人中道光丁酉武鄉試拔授湘陰千總咸豐二年敘守省城功升守備繼坐賊陷湘陰去職團防大臣曾公國藩奇其才令帶水師以功復職　賞戴藍翎旋補禾綏守備尋隨援武昌領所部冒礮雨進先駛至鸚鵡洲彈火毬焚沿江賊檣殆盡諸軍繼之賊不支揚帆下遁又急駛出賊前焚其輜重城中賊始啓北門走論功以都司用　賞換花翎適餘賊駕艘艑百餘艘浮襄河下公扼之新灘口礮碎賊舟賊覆溺無算會上游突下賊艘擲火我舟火灼公額幾殆不爲卻裹創追二十餘里而還嗣又連敗賊骨牌磯田家鎮直抵九江趨湖口賊遂將先所掠吳城戰艘數百艘實沙石沈之以截江路又於對岸梅花洲築壘環列巨礮數百以阻我軍值水涸弗利仰攻我軍多傷公駕火舟徑衝賊檣時風燥並怒礮轟發如雷當者輒燼遂乘勝駛入內湖泊大姑塘與游擊孫昌凱黃翼升等舫輕舠二十精卒二千自大孤塘至平峯出賊不意又燔二百餘舟賊遂囊土塞湖口扼之各巨艘之泊外江者又爲賊焚九江營亦被襲師弗克歸終夜露宿風雨中旋乘晦霧襲賊雖公湖敗之遂復都昌嗣賊由大姑塘上犯勢甚盛公迎拒之青山西賀虎臣率師船分趨東岸爲犄角鼓而並進賊人舟俱燔餘退據湖口爲負隅計艨艟列數十里我軍議水陸並攻之俄陸師薄城地垂下公率十七舟猛進手自搴旗條中飛礮殞事聞　贈副將　賜祭葬　予諡節愍　賞世職入祀　京師昭忠祠咸豐七年九月官軍克湖口九年彭公玉麟建水師昭忠祠於石鐘山曾公疏請列祀與曾及周貞愍公黃參將國兗祔焉

周貞愍公清元字玉泉湘陰人也世業農兒時與羣兒角戲於牧場立表數十步外飛石命中掘溝尋丈跳越之能往復十次羣兒皆出其下同里左明志者以拳勇鳴於鄉招致門下傳以技嘗言天下幸無事有事則周清元暨吾子光培皆驍將也咸豐二年冬賊自益陽竄臨資口公混迹市人中默識其軍卒舟艦器械之數聞提督向公榮尾追至八字哨相距三十里公邀道見向公曰廣西能戰賊不過三千餘人餘皆裹脅耳臨資口四面阻水湘包其東南賞繞其西北數十里平原渺無障蔽所擄民船笨重不易行一炬可盡也請以兵扼要路使不得偷渡賊糧盡旬日當餓死何怯而不爲向不省公固以請向叱之退繞道樟樹港至湘陰賊從容駛去矣及東南糜爛公太息曰賊自走絕地向公縱之去能辭厥咎邪三年曾文正募水軍公謂光培曰時至矣丈夫當努力殺賊報國毋徒死牖下爲也遂同應募隸楊公載福戲下楊公爲湘陰汛外委夙才公而蕭節愍官湘陰千總時亦知公驍勇及戰必與俱四年賊踞湘潭楊公及彭公率水師進勦時賊掠民船數千旗幟蔽兩岸咸畏懾公大言曰民船不能戰一炬可盡也何懼爲遂隨楊公猛擊逼賊巨艦賊倉卒以瓷盤來擲公手接而回擲之中賊渠楊公躍登賊舟公隨聳身入用火毬分擲左右舟時風烈火熾賊爭赴水死後軍爭進分途縱火燔賊船皆盡公以功拔充哨官隨攻克岳州嘉魚各郡縣八月攻克武漢受重創力疾進勦蘄黃田家鎮皆有功五年武昌再陷公隨彭公回援駐金口扼上游每戰必身先不受創不止六年胡文忠督攻武昌經歲不下議先斷賊糧路乃檄水師清江面公時將副後營先下駛越武漢二城直駐沙口賊數來犯擊敗之駐沙口入閱月而賊糧斷十一月二十二日遂克武昌公戰黃鶴樓下被礮傷越半月卒於軍年二十有六公繇藍翎外委洊保參將加副將銜　賞驍勇巴圖魯名號並換花翎洎死事　詔眡副將例議卹　予諡貞愍　賜祭葬　賞世襲騎都尉祀　京師昭忠祠公勇而廉所得月俸半以充犒賞既卒不名一錢所部醵金送之還葬而左君光培戰績與公埒後官至總兵

黃參將國兗字聰軒乾州廳人居廳東喜鵲營汛城少沈毅有識略道光二十七年冬苗匪楊貴倡亂三廳戒嚴時汛城兵調出過半民情恟懼父老推君爲

團長練鄉丁偕汛兵守禦君以兵法部署明賞罰嚴斥堠郵民避亂爭攜家入汛城明年三月事定衆以君知兵勸入伍遂隸鎮湲營從討李沅發以功賞六品服咸豐三年曾文正公治水軍於衡州調充水師營隊長從克湘潭復岳州
賞戴藍翎尋克武漢敘把總田家鎮之捷以功晉千總亡何水師陷入鄱陽湖君從屯江西婦逆樓殆盡明年羅忠節公以湘軍克弋陽廣信君帥戰舟助勦遷守備六年副將周鳳山師潰於臨江曾文正檄湖口諸軍回援於是南康爲賊踞六年水師復南康君權都司　詔換花翎君爲人寡言笑重氣誼以樸勇見知於統帥彭公玉麟會皖北賊氛熾當事疏稱無水師不能制賊命而水師莫善於湖南請　敕湘軍選將領馳赴巢湖治戰艦創立水軍有　詔趣行彭公問孰敢往衆逡巡莫對君請行遂以君應　詔七年夏君率匠卒繞道蘇浙出東壩從蕪湖渡江閉關抵廬州謁巡撫福濟慷慨陳時務福公以國士待之越五月舟師成名曰巢湖水師盡破瀕湖賊壘毗水爲之一清以功晉游擊福公於旅見時嘗把臂語君曰壽春鎮一席儀君將誰屬勉之蓋福公擬聯師進規安慶且大用君也八年夏福公　內召代者爲翁公同書時大江以北遍地皆賊廬州尤受敵客兵約萬人饟奇絀兵屢鼓噪詰桀者遂與賊通嘗巡撫更代時軍心益不固君深以爲憂屢言諸廬州守馬新貽相對歎息而已七月十二日馬守召君入城計事晝日三至或尼君行君曰公事易敢避難遂駕小舟帥水師十三人赴之水寨距城八十里詰旦入郡城與馬守會議殘著尙握忽報賊入城馬請與君暫避入民舍君不可急上馬帥從者出當賊當是時賊騎入殺人如草火四起人馬騰蹴聲如沸哭聲震地君大呼殺賊手刃數人賊初如入無人之境至是突遇君奮呼巷戰大驚疑中伏遂各披靡使得壯士百餘人繼之城可復也柰諸軍無應者賊環擊君君顧從卒僅存徐福田玉清兩人知事不可爲揮令逃生躍下馬手擒一巨酋口嚙其面血如注曰吾且生啗汝賊黨叢刺之遂遇害年四十有三明日徐福歸水寨君從子兆槐密約水陸各營期復城亡何陸軍皆潰走賊塞斷水舟師困巢湖無出路又三日乃沈燬焚舟而散馬守遇救出城尋復官未十年至兩江總督君本無民社責又獨身討事非臨陳比使策馬潰圍出必可得生而君不願以彼易此也同治元年四月官軍克廬州彭公得君死事狀牒曾公具疏請　卹得　旨贈參將　賞雲騎尉世職入祀湖口昭忠祠君仗策從軍時四子皆幼稚君訓之曰勉讀書善事祖母無他言在巢湖其得民心秋毫無所擾數登岸微行與田叟野老話稼穡事詢民疾苦困憂者輒周恤之又喜與士大夫唱和其和蔡日詩有句云形離入大地光自射長天時人以爲詩讖云

蕭公翰慶字輔臣清泉人咸豐元年從都司徐大醇勦賊廣西大醇死綏公冒險扶其櫬歸三年曾文正治水師於衡州公投効軍中以戰功洊保千總四年夏進攻岳州賊遊手紅旗報捷文正奇其文雅詢知爲讀書士改敘從九品從克武昌權府經歷再權州判六年改隸彭公玉麟部下充水師營官同攻武漢晉同知直隸州冬十月武昌克復晉知府七年從彭公帥水師自外江會攻湖口將戰公察山後炊煙起知有伏乃潛從山後進擣一鼓殲之遂拔湖口　詔賞孔雀翎八年四月官軍克九江公與副將孫昌凱等登岸截擊北城逃賊無一漏網者敘功加道銜九年正月僞翼王石達開自江西南安竄湖南道郴桂圍永州長沙戒嚴鄂撫胡文忠檄公帥礮船援湘四月朔抵祁陽時沿江皆賊壘公躬入小河乘三版督戰平之總兵周寬世及賊戰於長葉嶺公帥礮船夾擊之賊大敗湖南肅清乃回鄂　詔以道員交軍機處記名　簡放十年春江甯賊犯杭州浙撫羅公遵殿疏調楚軍援浙公與羅公子忠祜有舊遂請行會猝無見兵得唐君訓方舊部號訓字營者四千人益以池州降卒二千馳赴之抵徽州而杭城已陷時左副都御史張公芾方治徽甯防務疏留公辦賊尋攻石埭太平克之　詔加鹽運使銜方進攻池州而常州趣援甚急乃分降卒圍池躬帥訓字六營暨親兵二營赴之途次聞湖州被圍乃改援湖時前路賊騎充斥衆請緩行公曰湖州皖浙咽喉也儻有失則兩浙糜爛矣行抵禮義橋悍賊突出公截橋而戰勝之日暮大雨賊至我軍且戰且進抵同心橋賊來愈衆圍公數重麾將吳修孜鄧茂先戰死公血戰良久力竭死之年三十有四事聞
詔加等賜卹　予謚壯節原籍及死事地方並建專祠

中興將帥別傳卷二十八上

長洲朱孔彰撰

黃武靖公翼升
李勇毅公成謀
李提督朝斌
王提督吉

黃公翼升字昌岐湘鄉人也少業鐵工又毀肆賣爆竹歲荒不能自給曾文正公剏練水軍公應募隸戲下文正命監造戰船有龍降其舟色青長五六寸瞻見儀怒文正偕幕客李元度往觀之李曰此黃河廟中常示見者後統偏師屬彭公楊公轉戰湖南北九江安慶擢至總兵咸豐十一年文正增淮揚水師一支保薦公　詔令總統遂於彭楊所部外別樹一幟八月從克安慶同治元年李公鴻章統陸師援江蘇由輪船赴上海公統淮揚水師輔之由長江直下衝賊巢而過克瀕江各府縣　詔擢淮揚鎮總兵　賞穿黃馬褂晉江南提督明年克蘇州遂帥師援浙所過郡縣皆下又明年官軍克江寧粵逆平文正奏立長江水師　詔授公提督節制水師五鎮亡何撚寇賴公率舟師進剿淮北抵山東所向皆捷六年官軍蹙撚寇於燕齊接壤之運河時河水淺躍馬可渡公禱於龍神廟禱畢舟中龍復見水不雨而漲驟增五六尺賊突圍不能遲遂為官軍所殄撚匪平　詔錫騎都尉加賞一等輕車都尉幷為三等男公督水師十年如湖口東梁山太湖之役戰數日夜皆身先士卒躬冒礮石然彈子或碎翎頂或穿衣而過寸膚未傷咸目為　中興福將十一年由長江提督乞病歸嘗僑白門與夫人某氏禮佛好施行路稱之先是夔門鮑公超夫婦來長沙以貧故謀生計不就久之貧甚存錢止數百鮑故烈士以錢市酒肴畢就將與夫人飽飫以死鄰嫗知之以告公公敂門則戶鍵矣毀門入鮑夫婦方舉箸公問何為以實對公喟曰壯士柰何效匹夫匹婦死溝瀆鮑曰柰飢食何公曰予主我隸名軍籍豈惟不死且可圖進取王侯將相寧有種邪鮑泣拜公亦拜遂逆以歸不數年鮑由步卒起家官浙江提督封一等子為時名將微公不及此也光緒十八年復起用補授長江水師提督　賞紫禁城騎馬二十年正月皇太后萬壽慶典奉　懿旨加尚書銜八月卒於官年七十有□　贈卹如例予謚武靖子宗炎卽選道孫恩綬

李公成謀字與吾湘鄉人也家貧以補釜為業父死不能殯葬舅氏賻之公兄弟三人皆嗜博飲私相謂曰今藉舅氏力僅可舉喪事無以治酒食待鄉里弔客執若攜賻入博局以冀一得足自豪負則吾三人舁父而葬何如皆曰諾一夜竟罄其賻遂用葦箔葬父於黃牛嶺後公兄弟皆貴人以為得吉兆云咸豐初曾文正公剏水軍公應募隸楊公載福戲下轉戰湘鄂潯陽積功擢副將公軀幹雄偉身長八尺能一手樹大檣張颿而行胡公林翼歎曰詩所謂有力如虎執轡如組者其李將軍之謂乎七年五月師次官牌追賊至湖口兩隊輕進為賊所乘公衝入賊陣拔出諸將轉敗為勝公統偏師嘗出不意擊賊日夜飄忽數百里倏東倏西既克湖口彭楊擊馬當燬華陽鎮賊舟殆盡進拔望江先登陷陳明日破東流趨安慶鹽河平賊壘三焚賊舟數十再攻下安慶對岸賊壘三又明日衝過安慶破樅陽賊壘燬賊船八十餘又明日破大通賊壘三燬賊船五十又二日克銅陵破土橋賊壘四焚賊船百餘駛至舊縣峽口見江南水軍紅單船紅單船上人以楊公一軍從賊中來何以飛渡至此又言銅陵泥汊賊築堅城二攻七月不下楊公令公往攻不半日破之盡夷賊衆獲大礮數百尊奪大拖罟船一三版船四得米六屋軍械無算悉送紅單船紅單船將大驚媿喜八月回駐湖口自湖口以下七百餘里江面肅清胡公奏是役出奇制勝公功為最於是　天子褒嘉以公有老母在家聞其孝　賞二品封典實異數也後克復九江安慶擢漳州鎮總兵克太平蕪湖金柱關東西梁山各要隘擢福建水師提督同治十一年黃公翼升為長江提督乞病歸是時公已之福建任用彭公密保　朝廷命公代黃公十餘年長江三千里桴鼓不驚盜賊屏跡皆公之勞也光緒十七年卒於官　贈卹如例予謚勇愨

李公朝斌字質堂湖南善化人咸豐間入水軍隸楊公載福戲下從克岳州武昌湖口沿江城隘累敘至總兵同治元年攻拔蕪湖金柱關擢浙江處州鎮總

兵克九洑洲擢提督曾文正公捌設太湖淮揚水師令公領太湖一軍黃公翼升領淮揚一軍李公鴻章先率陸師八千人援上海公與黃公率水師往佐之七月至上海與程公學啟會師夾浦督師船百艘攻沿湖賊壘下之九月進擣臺湖破賊壘六十月與總兵張遇春破盤門外賊壘蘇州省城既復　詔援江南提督在官十餘年整飭戎行優劣得所屢出海巡緝操練南洋兵輪江防軍固彭剛直每歎其賢後乞病歸光緒十九年卒於家公本姓王氏官江南提督時牒請歸宗曾文正批答云來牘具悉貴軍門於始生之際即為李氏撫養艱難鞠育至於成立王氏本生父母已隔絕不相聞問事隔四十三年直至今歲始有呈請歸宗之議披閱所鈔李氏族叔傳銊等家信其中所引典故大半本於晉賀喬妻于氏表文未必十分中禮所述從前情事稱王氏恩誼已斷僅非過當之論本部堂考核古禮輒與此案恰相脗合者惟查古來名臣如吳之朱然本姓施氏周逸本姓左氏魏之陳矯本姓劉氏宋之葉夢鼎本姓陳氏即當代名族如嘉興錢文端公之先本姓何氏合肥李爵大臣之先本姓許氏其後皆未歸宗必有權衡於至當者乃不為世所譏本朝吉禮之書惟秦文恭公蕙田之五禮通攷最博且精其所引金史張詩一案詩本李氏子育於張氏閱三十年始知初議歸宗以張氏無子遂仍其舊秦公稱張詩為孝今貴軍門王氏本生之父母尚有來兄弟承祀而李氏撫養之父母別無主後正與張詩之事相類權度禮意貴軍門應為李氏後不必歸宗毫無疑義惟於李氏別為一宗於王氏不通婚姻一以報鞠養之深恩一以明族屬之大義本部堂當奏明立案以為貴軍門家乘之緣起至王氏二老以垂暮之年目覩貴軍門身躋通顯追念前事羨而兼悔自屬常情禮不忘其所自生貴軍門天性肫摯必宜曲盡敬養之禮恩義周至斯兩全之道也

王公吉湖南衡陽人由行伍起家道光三十年勦滅新甯土匪李沅發咸豐元年隨衡州標兵出師廣西勦導匪二年回防湖南五年曾文正調赴江西充水師幫導官七年攻克湖口梅家洲賊屯又克彭澤望江東流銅陵皆身先士卒歸傷徧體保守備九年彭公玉麟委充幫導官十年攻樅陽偽城踏平殷家匯池州城外並驍嶺各賊壘保都司十一年回援湖北克復孝感雲夢應城時賊竄麻城公追躡其後裹創血戰遂解城圍　賞給勇巴圖魯名號復德安黃州湖北肅清保副將是年又攻克東流彭澤二縣力解南陵縣圍同治元年賊分黨由蕪湖上竄會各軍生禽偽王及逆黨百餘復攻克太平府金柱關又攻克蕪湖收復東西梁山擢總兵明年以曾文正彭剛直奏薦補狼山鎮總兵仍進攻青陽並高淳溧水東壩皆下之　上諭著有提督缺出儘先題奏九年赴狼山鎮任在官十年出海巡緝如余山馬蹟山大洋山小洋山各島素稱逋逃淵藪咸悄遵約束化莠為良臥鼓邊亭商民頌戴光緒七年四月卒於官水師中驍將如鄒桂芳胡俊友官至總兵同治二年五月攻九洑洲陣亡喻俊明官至浙江定海鎮總兵丁泗濱官至浙江黃巖鎮總兵王明山任星元彭楚漢官至提督孫昌凱初為鎮工咸豐四年攻田家鎮賊屯與劉國斌載鑪鼓鞴冶鎖斷賊橫江洋橋鐵纜遂大破之克田家鎮官至浙江處州鎮總兵郭明龍咸豐六年入水師從克復九江又從攻安慶大通樅陽賊屯十年派充營官攻破南陵賊圍十一年克池州同治元年攻運漕無為東西梁山皆下積功擢總兵從克蕪湖金柱關中礮殞追　贈提督成發祥累功擢江南京口協副將克巢縣推為首功克九洑洲先登官至總兵同治四年冬病亡曾文正公具疏請卹追　贈提督皆有名

評曰中興撥亂水師功高楊彭為帥而部下多將才死事者悉數難終惟蕭節愍周貞愍黃參將蕭壯節世尤壯之其功成而歷百戰者則黃二李王諸公勛績皆可述焉

中興將帥別傳卷二十八下

中興將帥別傳卷二十九上

長洲朱孔彰譔

趙剛節公德光

田巡撫興恕 咸豐洪

韓果靖公超

趙公德光字輝堂貴州郎岱廳人本姓張氏少從提督趙德昌征戰遂冒姓趙咸豐六年由勇丁勦雲南回匪保六品軍功藍翎八年雲貴總督吳振棫飭令回黔勦匪於平越拔補千總十年克修文擢都司　賞花翎苗匪踞獨山州城攻拔之北徇下羊場巴香直抵清水江剿平四十餘壘明年破賊沙潭江口再捷於主戎山威名由是漸起　賞嘉勇巴圖魯同治元年進攻王丰王丰者在清水江外賊之老巢也山箐深峭公得降人詷知賊以要蘿溪新寨嚴爲門戶旁則花嚴梯子嚴間道走蘿溪公分軍塞其旁別遣奇兵瞰寨嚴後而建旗鼓自將當其前與賊爭山纍肩越壘以進氣銳甚遂奪王丰拔出男婦數千人追至偷大平毁賊寨而還衆聲大和　命以副將留黔補用二年克復舊縣補都勻協副將記名總兵三年公方營東山平圖霸芒而省門告警率師回援縱擊於紅邊北衙大勝於永樂堡再變之小箐又以其間收復龍里與賊戰於城內江西衛賊陷鎮西衛攻清鎮廣順定番長寨俱失公引兵而西連下數城出奇制勝所在戰克復北定開州修文賊逼青嚴又南出貴定龍里黔西大定望援切巡撫張公亮基檄公往應公自開州橫出陸廣河掃盪而前又以次戡定已而開修再失公憤禍變之廓已也益進部曲而申討之警備不虞難以記名提督选署古州安義鎮總兵遙領而已方是時省之南則潘名杰省之北則何得勝二巨憝者卵翼其閒又傳以苗教回狆黨蝶朋咻蔓延如麻公提孤軍當四戰地數不滿六千頻年轉戰無虛日鏖鋒屢竭至或忍飢赴敵奮戰於嚴風酷雨之中終日荷戈不獲一飽而含宏淵默未嘗一見顏色人咸以爲難愈益敬敬其攻賊也尤善爲趨距騰劫之法賊莫知所爲備皆畏憚之號曰鐵脚版云五年權署貴州提督正月克復永甯州城引軍而西至畬貴廣與復引而東至舊縣軍久無功會暑疫回省其秋赴援安順追賊至頭舖二舖大破之安順圍解六年春再援定番出賊不備疾馳至穿心堡乘雷雨中賈勇士皆殊死鬭賊大潰墜崖罣樹死者以萬計斬賊酋許八大等進薄花山降二十餘屯直抵底季登山營兩峯間斷賊樵汲遂拔陳喬生逆巢聲威大震遠近快之　賞換博奇巴圖魯旋密疏奏保按察使鮑桂生請破格擢用　上以公武臣擅保文員

命傳旨申飭郎岱賊入安平公乘勝要敗于蘆荻哨日加晡率數騎渡河度地勢驟中伏鎗墮馬從者驚潰賊出剖心裂腹擢公首以去同治六年七月初五日也年才三十越二日趙德昌所遣守備楊嗣基接應公者至公死所賊猶未退衆皆痛憤見紅巾賊十餘負公首疾馳嗣基揮騎羁追及之沙子哨悉數殲滅奪回事聞　上悼惜殊甚加太子少保銜照提督陣亡例　賜卹死事地方及貴州省城郎岱廳原籍建立專祠　予諡剛節　賞騎都尉兼一雲騎尉世職達姦黎君庶昌嘗與余談公逸事言公卒時夫人雷氏生子甫彌月耳公之行軍也一以愛民爲主有警卽赴如患難之在其身以故百姓戴若慈父母諸路告急皆求提督觀行一閒公至相率輸豬雞菜果或炊飯以待及其卒士民巷哭失聲提督德昌亦有大功於黔黔之人故樂稱趙氏

田公興恕字忠普湖南鎮筸廳人也初爲鎮標兵屬鄧公紹良專逆攻長沙以地雷壞城鎮筸兵拒之不得入公與有勞賊退屯湘江西岸連營百數巡撫駱文忠公募人夜驚賊公應募擢小舟往潛以火球擲入賊營賊數百追之公棄舟泅水免文忠賞其勇時年甫十六也咸豐五年充哨官隨湖南候補道王鑫生克郴州六年獨將五百人名虎威軍後稍增募隨蕭壯果啟江援江西克萬載復袁州七年由上高進攻英岡擒賊巢僞翼王石達開糾悍黨數萬圍公營公以千二百人破走之四月進攻臨江掘地道攻城火藥發城裂數丈公率親兵先登城賊死拒諸軍徘徊不進公受重傷左右戰歿百數城遂未下九月賊復糾黨四十萬連營數百來援蕭公畏其衆約公暫退公不可大言曰兵貴精不貴多石逆食賺大衆其實烏合不耐戰興恕保爲公破之蕭公壯其言乃以己所部扼城賊以章武平江兩軍爲公接應明日公率壯士數百直入賊陣逆

捷應軍至公已戰勝見公旗麾東指西賊莫敢嚮兩軍夾擊遂破賊壘百餘援賊遁竄城賊亦潰走臨江復八年克桑仁樂安宜黃南豐各城四月克撫州江西肅清敘功升副將加總兵銜並　賞尚勢勇巴圖魯時貴州黎平圍急駱文忠公檄公援黔八月公統軍抵黎平次潭溪司離城三十里明日即攻破北門賊營入城安撫又明日攻破南門賊營又明日攻破西門賊營經年之圍三日而解闔城官民同慶更生九年石逆竄湖南圍寶慶駱文忠公檄募足四千五百人回援三月抵寶慶駐府南時趙觀察煥聯周提督寬世駐府東石逆圍城號稱百萬分兵圍公營令與趙周二軍隔絕自四月合圍無日不戰初掘濠築牆以自固後牆倒濠填與賊聲息相聞互攻互拒一夕數起一餐累輟至六月中糧藥將罄公益選營中敢死士號曰死勇將決勝負於一戰會李公續宜由鄂來自外攻入公率死勇由內應之大破賊於九童橋殺賊萬餘人於是石逆遁入廣西公改死勇名曰長勝軍移駐靖州旋奉　命署貴州提督增兵二萬由湖南轉餉督辦貴州軍務十年取道銅仁分三路進解印江思南石阡等城圍並克貓貓山賊巢兩旬之閒復地數百里四月　授貴州提督十月石逆卒陷荔波獨山定番廣順省城戒嚴公率所部馳抵省垣布置城防節督大軍赴定番迎勦石逆聞公至棄城遁走十二月　授欽差大臣關防明年兼署貴州巡撫時年二十有四也時上游猶狆各匪下游苗教各匪肆擾府無完縣縣無完堡公分路援勦屢挫賊鋒招撫耆名逆首唐天祐買榴保陳大六柳天成等克復歸化荔波定番廣順獨山等城疏通省道擊威大捷同治元年西人文乃爾傳教入黔公惡其倔強殺之西人譁於朝　命褫公職交川督查辦隨帶長勝軍出省士庶焚香跽送數十里不絕行次遵義匪起值總督勞公崇光爲賊所困甚危公聞之驟馬衝出大呼曰田某在此鼠輩敢爾賊驚潰翼勞公出四年發往新疆効力行至甘肅左文襄公奏留防秦州甘回不敢犯境十二年釋歸光緒三年十月卒於家年四十有一公貌勇善戰雖不讀書用兵與古人暗合自公去貴州貴州兵事久不振署巡撫時以前政寬弛更繩以法由是將怨沸騰卒不安於位公解提督印謝　恩疏有云各爲其主常懷犬馬之戀無禮於君妄擬鷹鸇之逐天下傳誦之公罷貴州巡撫時韓公超爲巡撫部將威應洪最有名

威公應洪字曉廷初家貧甚爲人傭會軍事興應募入虎威營從提督田興恕追賊至贛州之殷家橫甯交綏賊佯敗興恕怒馬直前伏賊四起圍之數重應洪率三百騎馳救之遂翼興恕出重圍論功授把總由是每與賊遇輒備其先登輒披靡積功至參將旋隨興恕援黔駐師黎平之潭溪時賊據青龍櫓與巢峭絕壁立各監皆壘石嚴守公購土人爲鄉導由閒道繞出其背攀蘿緣絕壁而上直擣其巢賊顛崖踏死無算即乘勝徇各砦苗酋梁維幹余老柯唐義輔等相率乞降遂復古州同治三年粵賊李復猷竄臨平之洪州勢甚盛公率游擊雷三佳以五百人赴援遇賊於峽溫徑狹箐密僅容一騎卻而復前者三賊奪氣回洪州阻水爲營兼旬保險不出潛於昏夜偷襲我營火通帳起營卒大亂公奮臂大呼手格殺數十人而死事聞　贈提督銜　賜卹　予謚節愍給騎都尉世職　命於黎平建專祠

韓公超字寓仲號南溪直隸昌黎人也以道光甲午副貢生就職州判壬寅歲西洋互市啓釁天津設防公投効軍前和議成擬以本職遇缺即選二十四年發貴州冬署三腳屯州同捕盜有聲二十七年署獨山州城外諸砦素爲盜藪官不能治公親率兵役擒數十人歸按其罪盜賊屏跡明年夏解獨山任冬丁父憂見旋服闋咸豐元年復到貴陽黎平太守胡公林翼聞公名招赴黎帶勇緝盜時粵西寇起勢張胡公憂國如家愛才如命見公大喜屬訓練勇丁駐懷遠東粵匪不敢犯境二年爲沙雷公山苗叢動胡公往討公爲前鋒數月破平之三年粵寇犯長沙陷岳州破武昌東下胡公已升貴東道湖廣總督吳文節公奏調胡公公代選勇士六百從胡公行胡公欲與公俱公曰黔不久必亂公辦鄂賊起將辦黔賊也明年果有獨山州之亂獨山匪楊元保糾黨數千人圍州城先經游擊楊廷桂擊退進營土井寇復來攻公馳救率壯士陷陣斬級數百賊敗奔又破賊於猴窩洞地壩洞蠻你四月元保竄至粵境粵軍擒誅之時大府飾以楊元保擊亂奏實非元保一股或請收兵公曰不可合此時不辦

賊後更難措手矣五月攻破攢往又攻破董璽山禽賊首劉仲林丁老喬於是
各股敗匪盡入南丹之芒場大山南丹炎熱管兵驕不用命皆譟欲歸以苗匪
無大志不遽攻也公乃回駐四亭不返州城六月獨匪粵匪約合數千先後來
犯皆大破之斬馘千數百人獨境始平敘功擢知縣加同知銜　賞戴花翎八
月桐梓匪楊龍喜作亂陷縣城並陷仁懷安南普安又攻綏陽正安黔西遵義
各城公率軍往討先解遵義圍入城安撫衆聲大和明日公出城營紅花岡時
城外八營皆不能戰公官最卑兵最少名最好諸軍退縮遷延是以賊勢日張
衆問計安出公曰諸公不能從吾言肎從吾言必破賊衆曰請從公公曰近日
皆賊來攻官軍不聞官軍往攻賊賊屢勝必輕我輕我我襲之可破矣請與趙
提督各將一軍分攻雷台山大因保趙曰諾公夜率九百人潛進天未明離賊
營數十步賊始覺衆蔟擁而登縱火焚賊三營立燬賊遁入山趙違約日出進
兵至半途賊迎戰大敗而回諜告公公幾不能收軍乃傳令曰分軍為左右拒
左拒則右退右拒則左退每退五十步樹一紅旗令軍士排立止齊賊乃不敢
逼自是屢創賊斬殺悍酋王三乍巴又以計離其黨羽斬逆首楊龍喜傳首省
垣得　旨擢知府又破賊於臺拱勝秉鎮遠兵單餉絀為他人所挂強弱不齊
卒不能滅賊然賊見韓軍則膽寒每避之不得接戰公嘗假他軍號臨陳則展
旗揚聲大呼韓家人馬來矣賊即敗走世稱韓家軍戰勝時不許取財物獻首
級故兵尤神速部勇多不過二千能以少勝衆六年秋補石阡府尋以道員
記名簡放八年守青溪克鎮遠　詔授貴州糧儲道旋加按察使銜署貴東道
又署按察使十一年冬濟鎮匪民戕官圍城公誅其首惡餘不問亂平同治元
年　詔加布政使銜賞武勇巴圖魯名號奉　上諭賞給二品頂戴署理貴州
巡撫二年病免歸家四年劉公長佑為直隸總督奏請公督辦永郡團練八年
曾文正公以團練有效奏於　朝部議免從前一切處分加一級光緒四年卒
於家年七十有九其後直隸總督臚陳生平戰績以聞　賜諡果靖公性沈勇
肎分功與人遵義之役有烏游擊懦而無能公請率軍速進曰某在前君在後
隔一二日程亦可為聲援烏知公追及賊大功必成而又知己軍弱不任戰欲
別派人統軍在後己與公偕行可分功公念烏怯同行必僨事乃好言慰之曰
兄慮不同行則滅賊後無兄功邪請選兄部卒最強者五十人而以二弁將之
隨我馳騁如此安得不分功邪烏乃許之卒禽楊龍喜提督孝順公忠勇樸誠
公常稱之欲與共辦下游之賊大府遽撤川兵而狆匪復熾孝公遂為賊牽綴
於上游不得與公軍合從此苗疆鼎沸而教匪號匪回匪又充斥上下游全局
大壞後公去臺拱至鎮遠守邛水四年苗匪不能過黔人仿宣和遺事作四十
八回其目云戰定番孝順寡擊衆守邛水韓超逸待勞蓋紀實也
評曰余聞遵義黎君蒓齋言想見剛節之為人剛節豈弟倘桓桓如虎貔哉其
愛民之心深矣田公之富勇氣韓公之肎讓功是能禁暴安民和衆者也故至
今黔人稱之

中興將帥別傳卷二十九上

長洲朱孔彰撰

楊武愍公玉科

陳總兵國瑞

楊公玉科字雲階雲南麗江府人其先居湖南同治初以義勇入滇營三年岑公毓英征曲靖見部將顏雲芳麾下有卒驍鷙瑙陳以一當百詢問召與語奇之拔為隊長保千總旋充營官公由是感激效死所向有功八年擢參將從援省城時回勢披猖號三十萬環省垣西南北賊壘延袤十餘里省東之江右館石虎岡賊酋林立悍回馬添順踞尋甸城與相應岑公令公率偏師繞四川會理攻武定元謀大姚祿勸定遠白井易門皆下之遂解省城圍擢總兵九年與諸將黃文學李維述等分攻姚州永北鎮南公功為最補雲南開化鎮總兵黃文學克永北而亡諸將乞休岑公乃令西北各營皆統於公書戒其勿暴虐勿妄殺授以春秋與論兵事至夜分不倦公於迤西各城山川險夷瞭如指掌岑公歎為名將因令直擣迤西遂連克麗江鶴慶劍川浪穹鄧川賓川永昌永平趙州蒙化十一年抵大理大理東臨洱海西倚蒼山自回酋杜文秀竊踞內築土垣包偽禁城其中堅且厚公穴地道營塌東南城率軍士乘缺口衝入賊踞土城猶死拒復用地雷破之斬級二千餘公屯內校場蓮花池增調五千人環攻偽城文秀糾死黨出戰公親擊之賊死五六千人文秀敗入偽城飲毒死文秀黨蔡廷棟舁尸以獻氣息猶屬即劖其首解送省城時岑公軍次紅崖距大理百二十里十二月甲寅岑公至部署撫事蔡廷棟楊榮佯稱乞款陰埋地雷於行館欲害公與岑公岑公偵知之令公率二百人先入公潛至偽府撤礮樓大呼二百人出戰礮發岑公所伏兵乘夜梯登入偽城與公軍合巷戰竟日官軍傷亡千計賊死者萬人辛酉賊焚偽府奪門出走大理三城皆克獲文秀幼子三女一其黨魁楊榮蔡廷棟等百三十人皆伏誅大理平　詔記名提督十二年二月辛酉克鄧獵甲戌克順寧四月庚戌與蔡標克雲州光緒二年署雲南提督叛將蔡開先踞騰越作亂公率師討平之後移廣西右江鎮調廣東高州鎮總兵十年廣西巡撫潘鼎新奏調公率師出鎮南關法人攻諒山戰歿賜卹如例　予諡武愍

陳總兵國瑞字慶雲湖北應城人也幼孤年十一游河南固始投提督黃開榜麾下黃奇之蓄為父子賫以兵擊賊克復正陽關及懷遠縣城奮勇先登咸豐九年十二月賊踞鳳陽府城城甚堅國瑞請非出奇計不可下會大風率壯士七人懷火毬攀堞上火起奮殺官軍乘之賊衆驚潰相蹂踏死者無算遂復府縣二城生禽撚酋張元龍等大臣勝保上其功擢守備加都司銜　賜枝勇巴圖魯名號十年正月　欽差大臣袁甲三奏　命討河北賊調國瑞隸其軍時壽州危急命率兵往勦中途聞賊犯壽陽夜潛返破賊立解鳳陽城危擢游擊同治元年賊踞天長六合屢攻未克偵知賊有驍將陳振邦者以計降之遂克其城畜振邦為義子後振邦亦以戰功著天長既復時清淮髮撚猶猖獗漕運總督吳棠奏調國瑞往勦僅率壯士五百人赴敵而賊衆十萬已將淮關稅銀數十萬兩掠去國瑞亟揮軍追擊賊敗奔奪回所掠金撚酋張樂行之圍清河也國瑞往援賊易其兵少圍之國瑞短小精悍服紅袍袖策馬馳入賊陳與壯士往來奔擊賊披靡敗走自此賊中稱紅孩兒軍聞名膽寒事聞　諭旨褒獎授副將加總兵銜進勦泰興宿遷斬級逾萬生擒老賊數百拔出難民入千移軍邳州累戰皆捷降撚酋高圭江北悉平奏　旨以總兵儘先題奏旋破賊高郵寶應召伯埭各湖面殲賊萬人二年六月奏　命勦山東賊率所部二千人進軍沂州破援賊李成之衆賊畏避不敢出踞蘭山縣境內築城浚濠自衛國瑞身先士卒越濠梯城斬其軍師孫化祥降仲郵賊酋宋三綱等餘賊望風納款乘勝進攻宗城克之賊砦盡夷散遣脅從萬餘人進兵攻兗州白蓮池白蓮池者教匪宋維明等所踞巢穴中環九大山山峻路險賊砦其上出劫入保為患歷有年所國瑞兵至逆酋劉雙印率黨迎戰國瑞命部將郭寶昌襲賊後遏其歸路命康錦文潛師伏山徑中俟賊過半橫出截之國瑞自將一軍衝其中堅三路夾擊斬賊萬餘禽劉雙印等二十餘酋餘賊負隅死守不出攻月餘未下會夜大雨國瑞料賊防弛乃冒雨緣崖暗登大破之殲賊近萬斬逆渠宋維

明劉錦春科爾沁僧親王駐軍淄川以捷奏得　旨賞穿黃馬褂嗣流賊竄曲
阜卽率師馳護　聖陵殄平兗曹沂三府踞賊　賞頭品頂戴無何苗沛霖復
叛江北震動　上命國瑞幫辦江北軍務八月國瑞率三千人進援蒙城初苗
沛霖之圍蒙城也城中兵少食盡賊數萬蟻附環城築壘城外百里皆附苗民
圩與相犄角他軍援蒙者壁數十里外國瑞至攻紅里圩王審等處破之連毀
附圩賊營數十轉戰而前直擣其巢壘苗逆率死黨迎敵國瑞麾軍奮擊賊崩
潰整軍再戰又大敗之賊乃拒河固守不出日用大礮向官軍營中轟擊子落
如雨國瑞方閱文書甫離席礮子碎其坐國瑞大怒命左右置交椅營門外端
坐大呼曰我陳國瑞也任爾施礮無我則有爾有我則無爾矣賊聞言放數十
礮不中乃相顧大駭遂止不轟擊曰以長河高壘自固國瑞一日乘黑夜大雨
令壯士涉河潛入賊船斬守船賊數人奪其船爲浮橋進逼賊砦立營五座背
水爲陳奮呼搏戰連破賊老巢生禽苗天慶等斬首八千苗沛霖夜攜數十賊
巡濠爲官軍巡哨者昏黑中擊殺三日後始知之於是苗逆平僧忠親王以國
瑞攻賊功上　詔以提督記名簡放　賞三代一品封典　賜福字班指荷包
各珍物同治二年四月授浙江處州鎮總兵時官軍圍金陵急賊糾合陝西皖
豫各省髮撚數十萬赴援髮酋陳得才屯踞麻城白杲鎮五月國瑞奉　命由
皖豫入楚勦賊賊聞官軍至先於麻城西築壘數十樹木柵綿亙四十里與皖
楚各官軍相持月餘不下國瑞始至兵纔八百人不俟大軍齊集卽於是日三
更分五路進兵拔其木柵土壘禽斬大小頭目百餘人餘賊驚潰下竄先是逆
酋陳得才聞國瑞將至泣語其黨曰紅孩兒至吾不得生矣至是果敗國瑞未
抵麻城時有與國瑞不協者誣國瑞逗留有異志及國瑞至一戰破賊湖廣總
督官文公聞捷大喜飛報僧忠親王王至國瑞單騎往見言狀王聞於　朝仍
命國瑞回營督兵追賊蘄水蘄州羅田廣濟至冶溪河與賊大戰殺斃千人賊
敗奔潰竄至英山霍山之界衆尚二十萬國瑞與楚皖官兵合擊賊亦糾各黨
分隊迎敵正酣戰間賊目忽見國瑞旗幟驚曰此紅孩兒軍也所至衝殺勢如
山倒賊大敗不支禽偽端王藍成春於陳偽將馬融和等乞降陳得才服毒死

遣散脅從難民十數萬人江北大定十一月河南巡撫張之萬奏調國瑞駐光
州堵禦撚匪撚酋張總愚犯鄧州僧忠親王戰不利國瑞督兵赴援四年二月
追賊至確山斬馘萬人脅從步賊乘勢逃散殆盡賊僅存馬隊由確山竄汝甯
汴梁歸德府至山東濟甯州沂州府又繞道清江竄抵曹州府飄忽千里爲僧
忠親王馬軍追及賊回頓國瑞步軍未到率其精銳併力迎戰忠親王墜馬遇
害迨國瑞步兵追至則官軍已潰勢不可支次日國瑞收集敗軍泣諭將士曰
我軍數年以來戰無不勝今賊如此猖獗喪我親王誓與決一死戰諸君願從
者隨不願者聽言畢策馬前進從者僅數百人大呼搏戰我軍奮勇爭先無不
以一當百賊卽敗遁尋獲僧忠親王遺骸負入曹州府城自去頂翎素服治喪
嗣以軍敗各督撫及統兵各帥俱獲嚴譴惟國瑞以力戰貸而言者不已奉
旨免幫辦穿黃馬褂後歸曾公國藩節制曾公愛其勇欲玉成之又慮其驕欲
裁抑之諄諄數千言教戒國瑞不能從以傷病乞歸旋因事革職同治六年十
月　特召入都賞御前正黃旗頭等侍衛統神機營七年正月撚逆張總愚北
犯保定擾及安肅京師戒嚴　上命都統都興阿公總統神機營防勦以國瑞
隸其軍賊竄正定東南國瑞循滹沱河進戰殺賊無數河水爲赤餘賊尙踞對
岸國瑞渡河大破之　朝廷慮西回東犯與張逆合　命國瑞駐軍太行山之
青化鎭以扼東西要隘堵守月餘四月聞張逆勢熾郭寶昌身受重傷陳振邦
戰歿唐縣賊將北犯國瑞星夜馳回直省繞出賊前賊復南竄至平原茌平博
平國瑞追及敗之賊嗣由武定竄海豐國瑞與郭松林夾擊復大破之賊目邱
貝才等皆降餘賊竄至徒駭河國瑞與劉松山劉銘傳郭松林諸軍合擊賊殲
之張總愚赴水死西撚平論功復提督　賞雲騎尉世職請假南歸寓揚州數
年與李世忠搆釁訟於曾公曾公奏革世忠職降國瑞爲都司光緒元年復以
總兵曾啓綸毆斃胡士禮事牽連削職戍黑龍江八年十二月三十日以傷病
卒於戍所年四十六九年七月戶科給事中鄧承修上言國瑞秉性忠勇不避
艱危隨僧忠親王轉戰山東安徽湖北直隸河南等省平苗沛霖敗張樂行勦
流寇張總愚任柱斬萬小元龔耀諸悍賊厥功劇多居平治軍嚴所得賞賜悉

分與士卒無所私用能得其死力所向有功諭　旨賞予裴卹嗣翰林院編修
尹琳基等復以國瑞行軍有法遺愛在民請於山東建立專祠皆從之尋奉
旨復總兵許其歸葬立兄子覲全爲嗣　賞還雲騎尉世職初國瑞好私鬬嗜
殺人妄肆譏評惡逆耳之言不能與諸將和衷然至性過人聞人談忠臣孝子
事傾聽不倦喜親近名儒講誦孟子每見故舊子弟自據胡床踞趺坐語曰汝
須學好人在戍所歎曰吾早從曾文正公之言不及此夫

評曰楊武愍氣質雖麤而勇有餘得岑襄勤之教故克建奇勳陳總兵不能領
會曾文正之言謫戍而死惜哉雖然二公善戰豈非英彭之徒歟

中興將帥別傳卷二十九下

中興將帥別傳卷三十

長洲朱孔彰譔

華爾　法提督卜羅德

勒伯勒東

法爾第福　又名法耳地福又名買忒勒　英提兵㖞樂德克

戈登

華爾美國部落鈕要人初仕本國為將以罪廢來上海國人欲殺之會賊陷蘇州上海將治兵練勇道楊君坊愛其勇匿之家介上海道吳君煦言於美領事獲免以是德吳君願効死咸豐十年夏五年賊陷松江吳君令華爾募西勇數十人為前行我數百人半夷服半常裝繼之華爾誡曰有進無止止者斬賊迎戰鎗礮雨下令皆伏無一傷者頃之突起手加額為號百二十鎗齊發凡三發斃賊數百追之遂與敗賊偕入城置一棒中衞登之黃衣賊五輩乘馬來接戰斃其四最後傷其一賊呼曰走城遂復初吳君與華爾約克城盡賊所有畀之比華爾至賊館空矣盡我勇入城觀華爾方酣戰先攫之吳君更與華爾五千金令守松江練洋鎗勇五百名衣服器械步伐皆夷也同治元年正月賊犯松江廣富林衆數萬華爾率五百人禦之賊圍之數十重華爾乃分其衆為數圓陳陳分五重人四嚮最內者平立其外遞俯至最外者幾踞地矣皆以鎗外指望之者如蝟首刺鍼然將居中吹角為號一動無不動數十鎗齊舉賊披靡遁走時浦東賊踞高橋逼上海華爾約英法兵列陳海濱而自率所部攻高橋盡平賊壘上海解嚴　詔賞四品翎頂以其願改服色隸中國也二月攻蕭塘克之及李公鴻章率師至上海華爾遂歸李公節制乃立常勝軍募中國勇令華爾教練其勇穫倍於湘淮各營勇募至三千人令參將李恒嵩為之副三月華爾會英法二國兵復嘉定青浦留英法兵與常勝軍共守之英提督何伯請會攻浦東廳縣辛未克奉賢法提督卜羅德中鎗殞　詔賞貂皮綵緞卹其家偽忠王李秀成之犯太倉也悉銳攻青浦嘉定英法兵怵賊衆突圍出嘉定復陷青浦亦危而賊圍松江尤急甲午夜華爾撤衆青浦銜壯士五百人襲破天馬山由礮路突入青浦犂守軍死戰出城併力守松江與賊戰大破之遂解松江圍　朝廷賞三品頂戴副將銜七月復青浦八月賊糾衆十餘萬復犯上海華爾自松江偕道赴援會諸軍擊走之後偕甯紹台道史致諤浮海克甯波餘姚適賊陷慈谿華爾率常勝軍數百人攻城方以遠鏡瞭賊鎗丸洞匈遽背猶揮衆登城克之明日卒美國兵頭那師亦以攻城死華爾以中國章服斂從其志也後葬松江李公鴻章請於　朝從優　賜卹甯波松江皆準建祠初喪歸吳君煦檢其篋得金陵城圖凡賊會所居百十處距城垣丈尺方位纖悉皆具亦不知何時何人所繪可謂有心人已

勒伯勒東者同治二年以法國副將權授浙江甯兵統花綠頭軍一千五百人克上虞進薄紹興城以所奪賊礮攻賊勒伯勒東親然放礮裂殞命乃以法國參將法爾第福權授副將接統其衆法爾第福又名達耳地福又名買忒勒攻紹興西郭門用車輪大礮轟塌城垣十餘丈法爾第福揮軍登城賊衆死拒有黑夷五六十人助賊環放洋鎗法爾第福立橋上腦左中鎗亡左公宗棠疏言達耳地福自十年八月到甯管帶花頭黃頭兩隊練勇訓習洋鎗防守餘姚剿退各鄉股賊上虞之捷亦與有力此次抵營未及一月忠義奮發身先士卒遽爾捐軀請照副將從優議卹　詔曰可勒伯勒東亦從優　賜卹買忒勒死時李公鴻章令德克碑接統其衆德克碑未至甯波道史士良請英國總兵㖞樂德克權代之㖞不可曰我國法駐防官不能出百里外史君與領事繙譯等官強之㖞乃以打鳥報其提督而率衆行盡打鳥則可出百里矣既至與賊戰大破之俟德克碑至乃退明年正月紹城克復㖞因擅離汛地為其提督劾罷甯人大感公饋留之不可史君與衆紳籌餽白金萬以為贐㖞不受曰我國法人臣不能受鄰國贈賄也無已則留二千金以犒其軍士曰是從我與中國捍患者其八千金斷不敢受矣遂揚帆去李公鴻章聞之謂此等舉動中國士夫所難不意得之島客可勝欽偉初買忒勒在上海頗讀華書與吳君春泉冬日飭之會北風大作買執吳手曰北風其涼雨雪其雱惠而好我攜手同行洋將也而有中土儒將風流異哉

德克碑者法國總兵既接統買忒勒部左公令助攻富陽由寶塔嶺脚登岸用炸礟盡燬城外賊壘遂克富陽乘勝攻杭州苦戰十里街克望江門外三石壘攻鳳山門皆有功浙江平乃撤兵還國

戈登英國人同治二年李公鴻章令領常勝軍二千人二月攻福山營於舊城之額令呂宋兵乘小舟薄賊壘焚洋橋死士伏城牆下日中港東西賊營皆破緣牆入斫賊牆內賊盡殲遂奪福山石城由是解常熟圍撥總兵三月進攻太倉毀南門賊卡戈登列大礟程公學啓營前毀賊二石壘各軍乘之遂克太倉州程公學啓進攻崑山獨與戈登規形勢謀先斷蘇州陸路援賊時水道已有布置遂與戈登乘輪舟繞出崑山賊後進義鎮猛攻二日賊大潰奪賊壘四僞慕王譚紹洸自崑山糾悍賊四萬來爭戈登與各路官軍大破之遂復崑山新陽縣城自是由松江移駐崑山常勝軍策應各路往來游擊所向披靡六月與程公學啓取花涇港程公之攻同里也戈登與副將李恆嵩知吳江賊必無備遣率常勝軍逼北門盡燬城外賊壘明日賊開門降遂收吳江震澤戈登還崑山以事謁李公於上海李公先以華爾陳亡令洋人白齊文領其軍白齊文因閉松江城譁餉撤去匿上海暗與賊通至是率外國流氓二百人入蘇州城爲賊購炸礟製小輪船戈登偵知之告李公而急歸崑山爲備旋進攻蘇州與官軍盡破齊婁二門外賊壘賊酋郜雲官等乞降戈登與程公單舸會雲官等於洋澄湖語具程忠烈傳中官軍遂於十月二十七日收蘇州省城　朝廷賞戈登頭等功牌銀萬兩李公犒常勝軍銀七萬兩未幾助攻宜興克之同治三年常勝軍次第裁撤戈登歸英國稱名將後英國埃及人作亂戈登督師討之與戰中鎗亡　朝廷遣使弔焉戈登常言中國之民耐勞而易使果能教練陸兵可使爲極強之兵可以知其將略矣

評曰昔回紇助唐契丹救晉皆率其突騎馳騁中原雖紓一時之危或貽數世之禍泰西各國始因上海甯波口岸互市人自爲戰有安危與共之心厥後皆能效順以彼兵法練我士卒並受疆臣節制有昔人之利無昔人之害雖曰時異勢殊亦馭之者得其道矣今錄有勞于中國者著于篇凡舍短用長　王者無外而殊邦烈士並足多焉

中興將帥別傳卷二十